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周

(一)

著讓貽孫



23.11527
336
231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周

(一)

著讓詒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粵昔周公續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案，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隳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考。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會。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闕章縉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咳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麤輟，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大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臆定而手剏之哉？其闕意眇指，通關常變，權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

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閹閹之昵。咸隸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擇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遽。誦訓土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間。若會四枝百𦉳。而達於凶。無或離闕而弗鬯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臯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辜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郛縣。置之公邑采邑。遠極於

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蓰於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大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大史臧其副貳成康旣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褒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漸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間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

竹帛三鄭賈馬諸儒賡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擯廢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痛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纂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杪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卽一二閎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鼓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顙而方趾橫目而

直榦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與相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蒸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敵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閎意眇指，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

學以臬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與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旣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擇參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闕奧，裨賈疏之遺闕。艸荆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櫟括輒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牾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慝也。繼復更張義例，剟繁補闕，廿年以來，藁艸屢易，最後遙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儒所論多

閱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秉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鉤稽而揚權也。故略引其端，而不敢馳騁其說，覬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倏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捲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故民竄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隳隘，而譎觚千紀者衆，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絕潢斷港，而薪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安莫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考證之淵樞，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旣寫定，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敝，一二犖犖大者，用示藥楬，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閱意眇指，理董而講貫之，別

爲專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心所企望
而且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敘



573.11527
364
201

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

經本以唐石經爲最古。注本以明嘉靖放宋本爲最精。此本原出北宋槧。雖明刻而在諸宋本之上。近黃丕烈

有重校刊本。今據此二本爲主。閒有譌脫。則以孟蜀石經。元石久佚。今僅存宋拓秋官上

臧湖州張氏。今據湖南周編修鑾詒景寫本校。又馮登府石經考異。載有夏官殘拓。今未見。此刻之佳。在兼載鄭注。性讎勘極疏。譌躋挽衍。不可枚舉。又多妄增助語。蓋沿唐季俗

本。難以依據。及宋槧諸本。阮元校勘記所據。有宋刻小字。大字本。余仁仲本。岳珂本。黃

修念慈所校宋婺州唐氏本。建陽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又有明汪道昆放岳本。與阮黃校岳本小異。參校補正。箸其說於疏。凡嘉靖本注

宅本咸不誤者。今徑補正。不箸於疏。唯衆本是。非錯出。及文通義短。據善本校改者。始箸之。至版本文字異同。或形體譌別。既無

關義訓。且已詳阮黃兩記。今並不載。以祛毓冗。近胡培翬儀禮正義。阮福孝經義疏。補。陳立公羊傳義疏。並全錄阮記。

俗本譌文。塵穢簡牘。非例也。

陸氏釋文。成於陳隋間。其出最先。與賈疏及石經。閒有不同。所載異本異讀。原

流尤古。今並詳議其是非，箸之於疏。

釋文據盧文弨校本，兼以阮氏校勘記，及賈昌朝羣經音辨參訂之。

以存六朝

舊本之辜較。

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

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引董道說，隋書經籍志載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與賈本卷帙並同。董說不爲無據。唐修經疏，大都

沿襲六朝舊本。賈疏原出沈氏，全書絕無援引沈義，而其移改之跡，尚可推案。如載師疏，引孝經援神契一節，本草人注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句釋義，賈移入載師，而忘刪其述注之文，是其證。至董氏謂賈兼據陳劭周禮異同評，則臆揣，不足據也。在唐人經疏中，尙爲簡當。今據彼爲本，疏據阮校本德化李氏有宋刊八行殘帙，遠出十行本之前，未能段校也。訂譌補闕，凡疏家通例，皆先釋經，次述注，然鄭注本

極詳博。賈氏釋經，隨文闡義，或與注複，而釋注轉多疏略。於杜鄭三君異義，但有糾駁，略無申證。故書今制，掣覈闕如。今欲橋斯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咸遜省約。注文附奧，則詳爲疏證，蓋注明卽經明，義本一母也。今疏於舊疏甄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閒有刪剟移易，而絕無羈改，且皆明揭賈義，不敢攘善。唐

疏多乾沒舊義，近儒重修，亦或類此。胡氏儀禮正義，開襲賈釋，郝懿行爾雅義疏，亦多沿劭義，竊所未安。非膚學所敢效也。

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孔氏禮記正義，稱皇侃時乖鄭義，左傳正義，稱劉炫習杜義而攻杜氏，是也。鄭學精冊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經儒攷釋此經，間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宣究詳塙，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衆家爲主，注有悞違，輒爲匡糾。凡所發正數十百事，匪敢破壞家法，於康成不曲從杜鄭之意，或無諄爾。

古經五篇，文繇事富，而要以大宰八灋爲綱領，衆職分陳，區畛靡越，其官屬一科，敍官備矣。至於司存悠寄，悉爲官職，總揭大綱，則曰官灋。若大宰六典，八則之類。詳舉庶務，則曰官常。若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以下，至職末，皆是也。而官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若大宰職末受會。

則官成也。大計羣吏。則官計也。詔王廢置誅賞。則官刑也。六者自官職官常外。餘雖或此有彼無。詳略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不必旁稽。唯官聯條緒紛緜。峴絡隱互。椒見百職。鉤覈爲難。今略爲甄釋。雖復疏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議禮羣儒。昔偁聚訟。此經爲周代法制所總萃。閔章縛典。經曲畢咳。而侯國軍賦。苞何膠於舊聞。明堂辟癰。服蔡騰其新論。兩漢大師。義詁已自舛互。至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瘡。偏戾尤甚。然如郊社禘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唐疏各尊其注。每多曲護。未爲閔通。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黨伐。以示折衷。

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大小戴記及公羊春秋。並今文之學。故與此經義多不合。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襍陳。尤宜精擇。今廣徵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

諒其不合者。則爲疏通別白。使不相殺。提近儒攷釋。或綴粹古書。曲爲傳合。非徒於經無會。彌復增其紛紜。如惠士奇禮說。義證極博。而是非互陳。失在繇雜。至沈夢蘭周禮學。而新奇繆整甚矣。又陳奐毛詩傳疏。及鄭漢助讀書偶識諸書。說禮亦多此失。學者詳之。今無取焉。

經文多存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

如敷漁。濃法。聯連。頒班。于於。攷考。示祇。眡視。政征。敍序。衰邪。裁災。蠱鮮。

齎粢。皋罪。狸埋。剗刮。壹一。稟栗。兢暴。覈核。毓育。皆省。嫫美。嫫嫫。匱樞。齎難。馭御。數繫。敏叩。彊強。簞簞。飄風。果裸。鬻煮。噉呼。靄雷。磬韶。侑宥。歛吹。爾邪。虞鏐。壯兆。寢夢。操拜。諸稽。遼原。參三。凡四十餘字。並經用古字。鄭則改用今字以通俗。今字者。漢人常用之字。不拘正段也。考工記字

例與五官又不盡同。

如殺作網。擊作毆之類。又五篇古字。如敍攷。晦于皋諸文。記並從今字。疑故書本如是矣。

宋元刻本未通

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岐互。非復舊觀。段玉裁漢讀考。及阮黃兩記舉正頗多。尙有未盡。今通校經注字例。兼采衆本。理董畫一。或各本並誤。則仍之。而表明於疏。經注字體。咸依唐石經。嘉靖本。岳本。參互校定。注疏中。間有隋唐以來相沿俗書。如總摠。祇畝。亂亂之類。形聲省別。以承習

既久，姑仍其舊。唯疏中蒙案，開用六書正字，以崇古雅。此自是鄙書私定義例，不敢以是盡改古書也。至經注傳譌，或遠在陸賈以前，爲段阮諸家及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刊正者，則不敢專輒改定，並詳箸其說於疏，俾學者擇焉。

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謂古文周禮說也。或出杜鄭之前，次則賈

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無論與鄭異同，並爲攬拾。近世所傳，有唐杜牧攷工記注二

卷，義指舛陋，多襲宋林希逸考工記解說，僞託顯然，今並不取。至於六朝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

精博，甄錄尤詳。凡錄舊說，唐以前皆備舉書名，宋元以後，迄於近代，時代未遠，篇帙見存，則唯箸某云，以省繁碎。大氏宋元明舊說，多采之王與之訂義，

陳友仁集說，及官纂義疏，至國朝諸儒攷釋，則以廣東學海堂經解、江蘇南菁書院續經解爲開藪。此外如吳廷華疑義、李光坡述注、李鍾倫纂訓、方苞集注析疑、莊有可集說、蔣

載康心解、及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黃以周禮經通故之類，唯吳書僅見傳鈔殘帙，莊書亦未有梓本，餘咸世所通行，故疏中並唯箸姓名，不詳篇目也。至如許珩注疏獻疑之疏淺，

莊有可指掌之武斷，若斯之屬，雖覽涉所及，亦無譏焉。間有未允，則略爲辨證，用釋疑悟。宋元諸儒說於周

公致大平之迹，推論至詳，而於周制漢詁，或多疏繆，今所舉擇百一而已。宋元迄今，訓釋既多，唯擇其義據通深者錄之，或一條之中，是非錯出，則爲芟剟瑕類，以歸純粹，凡有繆迕，悉不暇論也。

天筭之學，古疏今密，然此經遠出周初，鄭詁如圓率則徑一圍三，天行則四游升降，並據九章考靈曜，雖法數疏闊，而以古術釋古經，致爲塙當，今疏惟考工一篇，輪蓋周徑，校密率於圓觚，柯櫪倨句，證弧角於西筭，餘咸據古，悉緯史志，及唐以前筭經，占經爲釋，後世新法，古所未有，不可以釋周經及漢注也。如鄭伯奇

學計一得，以西法推大司徒土圭測景，謂非營雖時實測，雖據密率，然非周漢人所知也。

二鄭釋經，多徵今制，攷之馬班史志，衛應官儀，率多符合，良以舊典隲文，留遺因襲，時代匪遙，足相比況，晉宋而降，去古彌遠，政法滋更，北周李唐，建官頒典，雖復依放六職，而揆之禮經，多不相應，故此疏於魏晉以後儀制，槩不援證，惟

州國山川宜詳因革故職方輿地備釋今名以昭徵實之學

舉證古書咸揭篇目以示審塙所據或宋元舊槧或近儒精校擇善而從多與俗本不同其文義殊別有關指要者則於疏中特箸某本非恆例也佚書則咸

詳根底

或兩書同引而互有省改宜兼采者則兩箸之

用懲臆造兼資覆勘

近代佚書輯本甚夥難據若劉逢祿論語述何

何晏論語集解爲何休說佚文乃沿北堂書鈔陳禹謨本之誤陳氏詩疏以儀禮經傳通解說五門制爲尙書大傳佚文乃沿董豐垣輯本書傳之誤並由討覈不審故有茲失昔儒說解援據古籍或尙沿俗本及刪改舊文義指未備者今並檢元書勘正此
匹校讐非改竄也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廿四冊每
冊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
四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周禮正義目錄

第一冊

卷一

卷二

卷三

第二冊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第三冊

卷八

卷九

周禮正義目錄

周禮正義 目錄

卷十

卷十一

第四冊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第五冊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第六冊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第七册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第八册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第九册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周禮正義

目錄

第十冊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第十一冊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第十二冊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第十三冊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第十四册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第十五册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第十六册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周禮正義

目錄

卷五十七

第十七冊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第十八冊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第十九冊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第二十册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第二十一册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第二十二册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第二十三册

卷七十九

周禮正義 目錄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第二十四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周禮正義

卷一

瑞安孫詒讓學

天官冢宰第一

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疏〕天官冢

者。陸氏釋文云。本或作冢宰上。非。餘卷放此。案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此其舊題也。漢志舊錄。本於劉歆七略。是西漢經本。皆官別爲篇。東漢以後。賈馬諸儒。爲之傳注。每篇析爲二卷。至於篇題。相承無改。鄭君作注。揭署亦同。故士冠禮賈疏引鄭序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蓋合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數之。厥後陸音賈釋。及唐開成。宋嘉祐兩石經。錄目並同。釋文所載或本。篇別上下而無第一之題。蓋傳錄者所改易。非周經漢注之舊。故陸賈諸儒並不從也。鄭目錄者。隋書經籍志云。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唐書經籍志同。故與經注別行。宋以後。單行本久佚。此周禮目錄六篇。賈氏於六官篇首。具列舊文。爲之疏義。今亦據而釋焉。云象天所立之官者。六官分象天地四時。冢宰爲六官之首。總建六典。故象天也。云冢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尙書周官孔穎達疏引馬融周禮注。同。賈疏云。下注對大宰。則云冢者大之上。此不對大宰。故云冢大也。云宰者官也者。說文心部云。宰。鼻人在屋下執事者。引申之。凡官吏皆得稱宰。此經有大宰、小宰、宰夫、內宰、外宰。春秋卿大夫家臣采邑之長。亦多稱宰。則宰之名。通於尊卑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文王受命改制之事。云。名相官曰宰。據此。是相官名宰。始於周代。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大宰不與五官同舉。鄭注以爲並股制。然孔穎達疏引鄭志。崇精問。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賈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鄭意殷五官亦並大宰爲六卿。大宰。殷時已爲天官。總攝六職。董子以相官名宰。爲周之改制。殆未足信。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仲長統昌言云。冢宰、堯官也。亦不知何據。班固白虎通義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公羊僖九年何休注。呂氏春秋季秋紀。淮南子時則訓高誘注。並訓宰

爲治。與馬說同。釋文引干寶周禮注云。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諸家之說。並偏舉一端。不若鄭義之闡通也。云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者。明冢宰象天。取兼總六職之義。荀子王制篇云。木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爲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云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者。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云。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大宰卽王之相。故亦不以職事名也。賈疏云。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攝羣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

周禮〔疏〕周禮者。全經之大名也。漢以前經本。並小題在上。大題在下。故此題在篇第下。陸氏毛詩釋文云。馬融、盧植、鄭玄注三禮。並大題在下。是也。此經。史記封禪書、漢書禮樂志、及河間獻王傳。並稱周官。藝文志本於七略。則稱周官經。斯蓋西漢舊題。隋書經籍志云。周官。蓋周公所建官政之法。是也。若鄭衆以爲卽尙書周官。則賈疏引馬融及鄭序。已所共失矣。其曰周禮者。荀悅漢紀成帝篇云。劉歆以周官經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釋文敘錄亦云。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爲周禮。案漢書王莽傳。歆爲國師。在始建國元年。而居攝三年九月。歆爲羲和。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已云發得周禮。以明殷監。又引司服職文。亦稱周禮。然則歆建周官以爲周禮。疑在莽居攝。歆爲羲和以前。陸謂在爲國師以後。未得其實。通數諸文。蓋歆在漢奏七略時。猶仍周官故名。至王莽時。奏立博士。始更其名爲周禮。殆無疑義。左文十八年傳。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又閔元年傳。齊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昭二年傳。晉韓起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歆蓋以周官故名。與尙書清混。而此經爲周公遺典。與土禮同爲正經。因采左氏之文。以爲題署。義實允當。東漢之初。杜馬諸儒。咸傳歆學。鄭序謂鄭少贛。鄭仲師。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而馬氏自序。則稱周官傳。鄭仲師諸子。據氏兩注。亦稱周官。諸家解詁久佚。其題周禮與否。今無可質證。若鄭君作注。則正題周禮。故家宰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又冬官目錄云。古周禮六篇畢矣。其二禮之注。採舉此經。咸不云周官。隋經籍志載漢晉諸家注。並題周官禮。蓋唐人兼采二名。用以著錄。非其舊題。要周禮之目。始於劉歆。而定於東漢經師。其輒蹟固可尋也。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彼注云。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案鄭意蓋以此經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曲禮孔疏

云。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義三百。四也。禮記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今案漢藝文志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注從章昭說。亦以禮經爲周禮。又引臣瓚云。禮經三百。謂冠昏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瓚說最析。足正鄭章之誤。蓋周禮乃官政之法。儀禮乃禮之正經。二經並重。不可相對而爲經曲。中庸禮儀威儀。成專屬禮經。與周禮無涉。孝經春秋禮說所云禮經。禮義。正經者。亦無以定其必爲此經。鄭章孔諸儒。並以三百大數巧合。遂爲皮傅之說。殆不足馮。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爵名。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然則秩官之制。莫備於周。此經建立六典。洪範畢貫。精意眇指。彌綸天地。其爲西周政典。煌然無疑。故劉歆以爲周公致太平之道。鄭申其說。定爲周公攝政六年所制。具詳後注。至其傳授端緒。則賈序廢興。引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焚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道。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饒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達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遠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書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遠以爲六卿大夫。則衆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鉅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又云。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少小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賈所引馬傳。蓋卽周禮傳序之佚文。其言周官晚出。五家之儒。莫得見者。五家。蓋謂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禮記正義孔序引六藝論所謂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是也。馬序所述。此經隱顯原流。最爲綜析。且去古未遠。當得其實。漢書河間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考獻王以孝景前二年立。立二十六年。武帝元光五年薨。然則獻王之得周官。與周官之入祕府。不知其孰先孰後。要與馬序所云武帝時始出之語。不相符也。釋文敘錄載或說云。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經籍志云。李氏上於河間獻王。獻王補成。奏之。杜佑通典禮篇說同。左傳序孔疏亦云。漢武帝時。河

閒獻王獻左氏及古文周官。此則祕府之本。即獻王所奏。但馬序絕未之及。不知果足馮否。至馬序云出山巖屋壁。祇謂種藏荒僻。與淹中孔壁。絕無關涉。釋文敘錄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審擇鄭君論意。蓋因古禮出於孔壁。禮記。周禮。則得之河閒。故兼涉二原。不分區畛。又云周禮六篇者。亦由渾舉大數。冬官闕篇。偶未析別。鄭君禮學。受之馬氏。鄭論所說。與馬序固無戾也。而曲禮孔疏乃謂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後漢書儒林傳亦謂孔安國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斯並誤會鄭情。妄滋異論。太平御覽學部引楊泉物理論云。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楊氏疑亦因六藝論文。妄撰此說。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劉歆讀太常博士書。及許君說文敘。備舉孔壁所得經傳。而並無周官。足證范蔚宗及楊泉之誤。況武帝本不信此經。購補之事。必是虛妄。禮器孔疏又謂漢孝文帝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此尤繆悠之說。絕無根據者也。惟漢禮樂志載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是時。此經未出。而得以校竇公之書者。考漢藝文志。說河閒獻王與諸儒。采周官諸子。作樂記。劉向別錄亦載獻王所修樂記。其第二十二篇曰竇公。是。蓋竇公獻書。雖當孝文。為古文之得經後。用相勘驗。始知其原本。是則獻之與校。本不同時。不得據此而疑孝文時已得周官也。此經在漢。為古文之學。故說文敘稱周官為古文。五經異義亦多稱古周禮說。書既晚出。西漢之世。絕無師說。表章之功。實賴向歆父子。東漢之初。博士罷廢。袁宏後漢紀。載章帝建初八年。周官與古文尚書。毛詩。同置弟子。厥後傳授漸盛。而今文經師。若何休。臨碩之徒。並發難端。競相排所。唐趙匡五經辨惑。陸淳春秋纂例。復謂此經為後人附益。宋元諸儒。重愷地謬。異論彌夥。汪中云。漢以前。周官傳授原流。皆不能詳。故為衆儒所排。考之於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篇。即夏官職方職文。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大戴禮朝事載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於六藝。其傳習之序。明白可據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若夫古之典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爵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議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案注說最允。今檢校周秦先漢諸書。毛詩傳。及司馬法。與此經同者最多。其它文制契合經傳者尤衆。難以悉數。然則其為先秦古經。周公致太平之法。自無疑義。而俗儒不悟。猶復

妄有詰難，皆鄉壁虛造不經之論，等諸自飾，蓋無識焉。

鄭氏注〔疏〕

范氏後漢書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

事扶風馬融，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年卒。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論、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孝凡百餘萬言。案本傳載鄭諸經注，儀禮當作周禮，其云禮記，則通禮經及小戴記言之，今本乃俗儒臆改，非其舊也。王溥唐會要：司馬貞孝經鄭注議，引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則鄭注三禮，並在遭黨錮時。賈序廢典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大夫鄭少賡，及子大司農仲師，故議郎衡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鑿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覽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弊類，考訓詁，用不顯傳於世。今讀而辨之，庶成明理於典籍，倘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讀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案此鄭周禮序佚文。詩鄭諸序孔疏所云：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是也。舊蓋附三禮目錄，今亦並佚。賈氏所引，亦非全文，又與賈辨禮語混淆莫辨。今稽覈文例，審定錄之。據禮序所述，則鄭本從張恭祖受此經，而所見解說，則有二鄭、衛、賈、馬五家之學，蓋此經自劉歆立博士，至東漢初，而其學大興，漢藝文志有周官傳四篇，不著撰人，疑即歆所傳也。歆傳杜子春，子春傳鄭興、賈逵，而興傳其子衆，衆又自學於子春，故釋文敘錄云：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後漢書賈逵傳又云：父歆，從劉歆兼習周官，達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是劉歆別授賈歆，歆子逵又傳歆之學。然則逵雖受業杜君，亦自受其父學，與鄭仲師同也。鄭君此經之學，雖受之張氏，然鄭序不與二鄭衛賈馬諸君並舉，蓋唯有傳授，無訓釋之書，而後漢書董鈞傳又云：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鄭玄，則鄭又別傳馬氏之學。羣書援引馬傳佚文，與鄭義往往符合，而今注內絕無揭著馬說者，蓋漢人最重家法，凡稱述師說，不嫌蹈襲，故不復別白也。鄭所述舊說，惟杜子春、鄭少賡、仲師三家最多，自序所謂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今讀而辨之者也。至賈景伯說見於注者，止釋人一事，或以賈馬說解，其時盛行，故不備述。杜鄭之義，不顯傳於世，故甄采較詳與，又西漢傳注，皆與經別行，詩國風周南孔疏引馬融周禮注云：欲省學者兩讀，故

具載本文，此蓋亦馬序佚文，據其所說，則馬氏解詁，始以注附經，鄭君作注，實沿馬例，本傳載鄭又著答臨孝存周禮難，賈序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潰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志魏志裴松之注引續漢書，並云北海臨孝存，孝存，卽碩字也，碩與鄭爲同里後進，而所學殊異，乃妄奮論難，排竿古經，鄭隨事規駁，持論尤正，其書久佚，今惟女巫及夏官敘官賈疏，詩衛風伯兮，大雅棫樸，禮記王制孔疏，引其佚文各一事，餘並不傳，莫詳其說，馬鄭之後，訓釋周禮者，釋文敘錄所載，有王肅注十二卷，干寶注十三卷，隋志又有伊說注十二卷，崔靈恩集注二十卷，今亦並佚，馬傳干注，羣書開有徵引，孤文碎義，無關指要，惟鄭注博綜衆家，孤行百代，周典漢詁，斯其淵藪矣。

惟王建國

建、立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維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疏〕惟王建國者，此以下天官一篇之序目也。釋文引干寶云：王、天子之號，三代所稱，說文曰：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邑，治天下，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謂營都也。周公制官政之法，在營維之後，故五篇之敘，並以建國發端。注云建立也者，大宗伯量人注同，說文五部云：建、立朝律也，引申之，凡立皆爲建，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者，此鄭依劉歆說，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道也。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鄭意作六典之職，卽制禮之一端也。明堂位孔疏云：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四，卽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時卽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謂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熱，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熱，謂二年之後，明年秋，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

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案詩豳譜孔疏引王肅金縢注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即書僖孔傳所本。鄭說本於伏傳。然伏傳所云一年救亂。即指武王崩之次年。六年制禮作樂。即救亂後六年。鄭君則謂武王崩。三年喪畢。周公辟居東都二年。至第三年。成王迎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周公居攝元年。至六年而制禮作樂。則六年為武王崩後之十年。說與伏傳又異。考史記周本紀及魯世家。並不云周公辟居東都。反而後居攝。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大傳所云二年克殷。罪人自指武庚管蔡而言。鄭以居東二年在居攝之前。說殊未安。竊謂周公攝政之年。當以伏傳為正。鄭王之說。並失之矣。云營邑於土中者。釋經建國即指營雒之事也。說文邑部云。邑。國也。營邑與建國義同。賈疏云。即召誥云。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是也。立國必居地中者。案尚書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鄭注云。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為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據鄭此言。則文武所居為非地中。政教不均。故居地中也。案桓二年左氏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則居洛本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下為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云七年致政成王者。亦明堂位文。鄭彼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賈疏云。必七年者。洛誥云。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注。以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云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者。釋文云。雒。水名也。本作洛。後漢都洛陽。改為雒。案雒邑之雒。不當作洛。雒非後漢所改。詳職方氏疏。賈疏云。此鄭解周公制禮。必兼言建國於洛邑之意。案尚書洛誥云。周公曰。孺子。來相宅。亂為四方新辟。是使居洛邑也。下云。惠篤敘。無有違自疾。是授以此禮。使行之也。案賈說洛誥。蓋隱括鄭書注義。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孔疏引鄭書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孔申其義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據鄭義。洛誥是周公攝政七年所作。而尚稱殷禮。則周公作周禮雖在六年。其班行則在致政時。故明堂位孔疏。亦謂成王即位乃用周禮。是也。雒邑即王城。伏傳云。營成周者。下都也。洛誥。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瀾水東。瀾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瀾水東。亦惟洛食。詩王諸孔疏引鄭書注云。瀾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御覽州郡部引帝王世紀云。周后稷始封部。及公劉徙邑於翽。至太王避狄。徙邑於岐山之陽。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暨文王受命。徙都

於鄭。武王自鄭居鎬。諸侯宗之。是爲宗周。及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周公相成王。以鄭鎬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土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洛邑。是爲王城。名曰西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地理志。王城本郊鄭之地。是以或謂之郊鄭。故春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郊。鄭。河南是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鄭鎬。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鄭。至懿王徙犬丘。平王卽位。徙居洛邑。及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案皇甫謐所述。最爲詳析。蓋周公營王城。將使成王遷都之。然成王不果遷。仍居鎬京。至平王東遷。乃居之。其成周本營以遷殷民。至敬王始從王城遷成周。遂爲王都。至赧王。復徙都王城而亡。王城於職方氏九州。在豫州之域。在今河南洛陽縣城內四偏。成周在縣城東二十里。引司徒職文者。證建國卽營維也。並詳本職。賈疏云。鄭引此者。破賈馬之徒建國爲諸侯國。詒讓案考工記匠人建國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是建國本舍兩義。鄭以下文云。辨方正位。故以此建國爲營維。不從賈馬說也。辨方正位。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勢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語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維。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維。汭。越五日甲寅。位成。〔疏〕辨方正位者。釋文云。辨本亦作辯。盧文弨云。說文。辨。判也。辯。治也。後來多通用。詒正位。謂此定宮廟。〔疏〕讓案。辨。正字。辯。借字。魏徵羣書治要引。亦作辯。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辯方位而正則。正本此經。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齊景公新成柏廡之室。師開曰。室夕。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然則辨方正位者。所以定城矩與宮矩。使無朝夕也。互詳大司徒匠人疏。注云。辨別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賈師大司馬注並同。鄭司農云。別四方者。後漢書鄭興傳云。興子衆。字仲師。建初六年。代鄭彪爲大司農。案仲師作周禮解詁。見鄭敘。與鄭大夫與爲二鄭。敘所謂同宗之大儒。故稱官以致敬。司農亦釋辨爲別。與後鄭說同。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干寶注云。辨方。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干亦從二鄭義。云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者。先鄭以正位爲正朝位。御覽引干注云。正位。謂若君南面當陽。臣北面卽陰。居后北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位少陽之類。說亦與先鄭同。後鄭不從。賈疏云。案易緯乾鑿度云。不易者。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司農據而言焉。云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勢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者。此後鄭讀辨先鄭義。故稱名。

以別之。先鄭釋辨方爲別四方，而不詳其法。後鄭引匠人文，增成其義，並詳本職。視、水職作嘒。此引作視者，則經視古今字。經例用古字，注例用今字也。詳大宰疏，引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者。雒，僞孔本作洛，非。下並同。案此即周公居攝五年營雒邑之事也。召誥上文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僞孔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模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云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者。於、書作于，此經例用古字，作于，注例用今字，作於。此注引書，與上文于於銷出，疑鄭本通作於也。詳釐人疏，僞孔傳云：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孔疏引鄭書注云：汭、隈曲中也。云正位謂此定宮廟者，明此正位與召誥攻位位成義同，破先鄭正君臣朝位之說。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即宮廟之位也。書盤庚下篇云：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孔疏引鄭書注云：正宗廟朝廷之位。又周書作雒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體國經野。九緯，左祖右社，而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足證營雒即正宮廟之位也。體國經野。九緯，左祖右社，而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體國經野者，方位既定，次乃分國野疆域，使內外別異也。注云體猶分也者，墨子經上篇云：體分於兼也。案此據引申之義也。說文骨部云：體，總十二屬也。本無分義，以總爲一體，分爲衆體。展轉引申，亦得訓爲分。故云猶分也。凡杜鄭訓義之言猶者，並本訓不同，而引申假借，以通其義。釋文引干注云：體、形體。義本途人，蓋分邦國之形體，謂之體國。猶制四方之形體，謂之形方。干義與此注亦相成也。羣書治要注云：體、形體。義本途人，蓋分邦國之形體，謂經訓爲之里數者，途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鄭彼注云：經、形體。皆訓制分界也。又途師云：經牧其田野。注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此經野，亦謂制其里數，爲之疆界。若方里爲井，是也。羣書治要注云：經野、疆理其井廬也。說亦略同。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而朝後市者，據匠人營國文。彼營國廟社朝市等，皆分別營之，即此所謂體國。故引以爲證，並詳本職疏。云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者，據小司徒文。此即經野爲之里數之事。故引以爲證。亦詳本職疏。賈疏云：案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爲溝洫法。無此方里爲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爲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故鄉大夫職云：國中七尺，野自六尺，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野。但鄭據小司徒成文而言。案此野爲國城外至五百里疆之通稱。經野，實兼溝洫井田二法言之。先鄭漏舉一端以見

義耳。又鄉遂以外四等公邑。亦當制井田。鄭賈謂公邑無井田。非也。詳小司徒匠人疏。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疏〕設官分職者。又廣設百官府以爲治也。注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戰國策秦策高誘注云。設。置也。說文書部云。設。施陳也。自部云。官。吏事君也。爾雅釋詁云。職。主也。官。通公卿大夫士。謂治事之人。職。通三百六十職。謂所主之。以爲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疏〕注云。極中也者。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洪。事。大宰八則之官職是也。棟也。棟在室之正中。故引申之。中並謂之極。云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者。賈疏云。案尙書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惟時厥庶民於汝極。謂皇建其有中之道。庶民於之取中於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詒讓案。極訓中。猶言中正。漢書兒寬傳。天子建中和之極。顏師古注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也。掌。主。極。正也。引周禮此文。顏訓與鄭義亦相成也。治。王所以治邦國也。佐。猶助也。鄭司農云。邦治。謂摠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摠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摠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官皆摠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摠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疏〕乃立天官冢宰者。賈疏云。據下注而言。則此言冢宰者。據摠攝六職。若據常職。則稱大宰也。云使帥其屬而掌。邦治者。說文巾部云。帥。佩巾也。是部云。遑。先道也。凡經遑領字。通段帥爲之。屬者。說文尾部云。屬。連也。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此經官屬。亦謂同官尊卑以職事相連屬。六官並以正長帥領其屬官。大宰爲天官之正。天官全職咸屬焉。自小宰至胥徒。又爲當官之屬。大宰並帥領之也。賈疏云。案小宰六屬而言。則此屬唯指六十官之屬也。掌邦治者。掌。主也。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禮政刑事不同。皆是治法也。云以佐王均邦國者。詩小雅節南山云。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賈疏云。以大宰掌均節財用故也。周禮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據王國也。然不言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王之冢宰。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今言邦國。則舉外可以包內也。注云。掌主也者。小爾雅廣言文云。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者。卽本職云。佐王治邦國是也。云佐猶助也者。肆師正義同。說文無佐字。左部云。左。手相左助也。佐卽左之俗。左本訓手相助。引申之。凡助並謂之左。廣雅釋詁云。佐。助也。鄭司農云。邦治謂摠六官之職也者。摠。俗總字。冢宰雖專掌治職。而總攝六官。凡教禮政刑事五職。無所不統也。云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以司徒敘官掌邦教等。五官各掌一典。惟大宰總建六典。明卽摠六官之職。故引以爲證。云六官皆摠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摠己以聽於冢

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者。明大宰雖帥本屬六十官。實則統屬六官也。君薨。百官擗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論語憲問篇文。何晏集解引孔安國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引之者。亦證六官總屬大宰之事。白虎通義爵篇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出之也。班說偏隘。非論語義。引爾雅曰冢大也者。釋詁文。書舜典孔疏引舍人注云。冢。封之大也。云冢宰大宰也者。此云冢宰。本職作大宰。一官二名。故引爾雅而釋之。鄭目錄。及白虎通義。書疏引馬融周禮注。並訓冢爲大。詳前疏。又釋文引鄭云。宰。主也。案鄭全經六篇注。無宰主之訓。陸氏蓋以注有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之文而推其義。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

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擗焉。則謂之冢。

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大〔疏〕治官之屬者。自小宰至夏采。並屬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士以三命而下爲差。〔疏〕於大宰。即大宰八法之官屬也。云大宰卿一人者。此以下敘治官之目。敘之通例。皆先揭官名。次陳爵等。次紀員數。大宰爲治官之正。卿。其爵也。說文卯部云。卿。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即據此經。自虎通義爵篇云。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班氏以王度記說與經不合。故兩存之。臧琳謂自虎通封公侯篇引別名記。司馬爲天官。故謂冢宰非六卿之長。其爵但爲大夫。此蓋夏殷之制。與周禮不合。案臧說近是。左定四年傳。說成王時。周公爲大宰。又書顧命。成王召六卿。僞孔傳說大保召公爲冢宰。詩小雅十月之交云。家伯維宰。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宰家伯。鄭詩箋亦以爲冢宰。又春秋桓四年經。有宰渠伯剌。左傳僖五年。有宰周公。亦曰宰孔。文二年。有大宰王子虎。國語周語。有大宰忌父。並即大宰卿也。云小宰中大夫二人者。治官之貳也。自此以下至旅下士。於大宰並爲當官之屬。爵位以等遞降。而員數則以次倍增。六官之屬皆如此。賈疏云。小宰與大宰同名。大小爲異。故鄭注禮記王制。引此六卿下中大夫十二人爲十二小卿。云宰夫下大夫四人者。治官之考也。賈疏云。宰夫是大宰之考。謂若地官之考爲鄉師。春官之考爲肆師。夏官之考爲軍司馬。秋官之考爲士師。冬官之考爲匠師。以其掌事不與大官同。故異大官也。宰者。調和之名。夫者。治也。以其治此一官所主事也。胡匡衷云。宰夫四人。而雜記禮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宰夫下尚有上中下士也。詒讓案大宰。小宰。宰夫。或單稱宰。詳宰夫疏。此經王官之爵凡七等。曰公。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而無上大夫。沈彤云。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案沈說是也。士

相見禮云。上大夫相見以羔。注云。上大夫、卿也。孤即六卿之中執政者之稱。蓋無專職。亦無員數。而爵等則與卿同。故五官之敘不見。詳掌次疏。其命數則中下大夫亦同。國語周語。襄王曰。外官不過九品者。疑即據七等之爵。而益以孤與庶子。韋昭注以爲九卿。未瑋。又左桓三年傳。說侯國有上卿下卿上大夫。又成三年傳云。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卿有上中下。大夫有上下而無中。並與此異。然成二年傳載晉三帥同三命。與典命公之卿三命文合。上大夫亦與此經中大夫相當。然則彼制與此經異而實同也。凡諸官。中大夫。書牧誓立政謂之亞族。僞孔傳云。亞、次。族、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左傳文十五年杜注云。亞族、上大夫也。又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族皆一命之服。亦次於卿也。下大夫又謂之嬖大夫。左昭元年傳。鄭子產數子南曰。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又國語吳語。嬖大夫提鼓。卽大司馬族帥下大夫執桴是也。云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者。凡諸官。上士。王制謂之元士。又謂之適士。中下士又謂之官師。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注云。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吳語。官師攬鐸。亦卽大司馬兩司馬中士執鐸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以官師爲上士中士。恐非。上士或又謂之列士。詳後疏。凡大宰所屬。上士以下。亦繫宰爲稱。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云。宰、士也。是也。云族下士三十有二人者。唐石經三十作卅。全經六篇並同。今從宋本。賈疏云。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以下士稱族。以其理衆事。故特言族也。論議案。大宰下士又謂之宰族。凡諸官下士。或謂之庶士。並詳後疏。注云。變篆言大。進退異名也者。以上云佐王均邦國。則稱大宰。此敘官及本職。又變文稱大宰。五官咸無比例。故特釋之。云百官擢焉。則謂之篆者。荀子王制篇楊注云。總、領也。篆雖爲天官卿。實總領六官之事。卽上注云六官皆總屬於篆宰。是進異名也。云列職於王則稱大者。賈疏云。不總百官。與五卿並列。各自治六十官。則退異名也。若然。總百官則稱篆者。以其天官。象天覆萬物。案經大宰職曰。凡邦之小治。篆宰聽之。是專國小治而稱篆也。司書職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詔王及篆宰。是貳王事。總衆職而稱篆也。又司會職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篆宰廢置。是總四國之治而稱篆也。詔篆宰而誅之。是總衆官誅賞而稱篆也。又司會職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篆宰廢置。是總四國之治而稱篆也。若主當官。不兼他職。則言大者。謂若下文大喪贊贈玉含玉。賓客贊玉凡玉爵。祀五帝則涖卣。如此之類。與諸官並有事。則稱大也。案賈說是也。宰夫以官刑詔篆宰。則稱篆宰。而從大宰祗滌濯。則稱大宰。一職之中。二文殊別。其義尤顯較矣。又篆宰在王初爲大宰之尊稱。而侯國亦以此稱上卿。故聘禮注云。侯國謂司徒爲宰。而左昭元年傳。趙文子亦稱鄆子皮曰篆宰。則猶言篆卿爾。云篆大之上也者。謂篆既剛大。又有高而在上之義。爲大中之最上也。云

山頂曰冢者。爾雅釋山云。山頂。冢。釋名釋山云。山頂曰冢。冢。腫也。言腫起也。此釋冢爲大之上之義。云旅冢也者。爾雅釋詁文。掌次及司士注並同。云下士治衆事者。宰夫八職。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注云。旅。辟下士也。又左襄二十六年傳。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杜預注云。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可與此互證。又燕禮大射儀。士之外別有士旅食。卽下府史及不命之士。與此旅下士異。云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者。莊存與云。大宰爲正。小宰爲貳。宰夫爲攷。庶士爲般。庶人爲輔。賈疏云。大卿一人。小卿則二人。已下皆去上一倍者。是轉相副貳也。言王臣者。自士以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爲王臣也。對下經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辟除者。非王臣也。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者。賈疏云。典命文。大夫無中下之別。案序官則有中下大夫。則四命大夫自分爲中下。似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高下不同也。云士以三命而下爲差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是其差也。府六人。史十有一人。府師。治藏。史。掌書者。凡〔疏〕有二人者。此以下陳大宰常官之屬。庶人給事者之員數也。此亦並屬宰夫。故燕禮云。宰夫有司薦。注云。宰夫之吏也。卽此。又左哀三年傳云。命宰人出禮書。杜注云。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魯語韋注云。宰人。吏人也。蓋亦卽通大宰之屬吏言之。凡府史以下。亦謂之庶士。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庶士。府史之屬。國語魯語云。列士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章注以列士爲上士。庶士爲下士。與鄭說不同。詩周南葛覃孔疏。援鄭難章。未知孰是也。注云。府治藏者。釋文出府藏二字。疑陸本作府治府藏。案宰夫八職云。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則陸本非是。說文广部云。府。文書藏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府。文書財物藏也。是凡財物所藏。並謂之府。因之凡治藏之吏。亦通謂之府也。又府與庫亦通稱。禮弓說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云。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與治藏。義略同。故鄭亦以府史爲釋也。云史掌書者。宰夫八職云。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說文史部云。史。記事者也。是史本記事之官。因之凡掌治文書之吏。亦通謂之史也。云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者。明府史卽庶人在官者。不命於王也。官長。謂當官之長。地官敘官注云。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又士冠禮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然則辟除府史。皆當官之長主之。故特牲饋食禮注於士私臣。亦云自己所辟除者。是職長或爲士。亦得自辟除屬吏矣。王制注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孔疏云。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其說最析。賈疏乃云。官長。謂一官之長。若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大宰辟召。是謂非六官正長。不得辟除府

史。失鄭指矣。又府史班秩。在胥徒之上。大宰施法於官府。所謂置其輔也。蓋選擇民之有才藝者充之。與胥徒給役者不同。故官長以禮辟除。明不以役法徵發之也。凡辟除者。謂辟召除署。漢書景帝紀云。初除之官。顏注引如淳云。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王制疏云。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賈疏則釋除為除其課役而使之。案此府史。大司徒十二職。所謂之服事。卿大夫職云。國中服公事者皆舍。則府史宜有除課役。然非此注辟除之義也。又案府史與胥徒皆無爵。同為庶人在官者。析言之。則府史尊於胥徒。亦得與不命之士同稱士。故燕禮大射儀謂之士旅。食矣。賈疏又云。周禮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常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常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常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王引之云。天官掌天府四人。史二人。春官大司馬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司器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經已如是。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疏〕徒百有二十人者。說文走部云。徒。步行也。讀如謂。謂其有才知。為什長。〔疏〕凡徒亦步行給役者。故以為名。唐石經二十作廿。全經六篇並同。今從宋本。注云。此給徭役者。徭。徭之俗也。鄭以胥徒卑於府史。非官長所辟除。乃平民來應徵調。大司徒小司徒鄉師載師注。並假縣為之。此作徭者。徭之俗也。鄭以胥徒卑於府史。非官長所辟除。乃平民來應徵調。供公家徭役者。卿大夫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王制孔疏引鄭駁五經異義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是胥徒國野之人來給役者也。賈疏云。案下宰夫八職云。七曰胥。掌官箴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鄭云。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招呼。案禮記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祿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論語案。府史胥徒。並有稟食而無祿。王制云。祿者。即稟食。故府史及不命之士。燕禮大射儀通謂之士旅食。注云。旅。衆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其胥徒雖亦為庶人在官。而不得為士。以其為受役之民也。稟食詳宮正疏。云若今衛士矣者。舉漢法以況周也。鄭駁異義。亦謂胥徒如漢正衛。與此注義同。衛宏漢舊儀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而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庶

物。已則翬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輶宿、掌次張之也。二則掌徽敝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者。掌非已所爲。則掌節、掌固、掌覆。本非已造。廢壞修之而已也。自外不稱典司職掌者。皆逐事立名。以義銓之。可曉也。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外內饗。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羣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第。故此宮正之等士官爲前。內宰等大夫官爲後也。曲禮孔疏引干注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人。橫其材也。通攬其材者。既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案賈釋官名之義。略本考工記總敘注說。干氏說亦略同。然以諸職考之。似皆隨事立名。本無定例。如同一鄉遂官也。而州比鄰鄉稱長。黨縣稱正。族鄒稱師。閭稱胥。里稱宰。尊卑不嫌同名。又遂人爲六遂之長。既非以事名官。亦未必終身任職。則鄭干之說。皆不可通矣。況全經之中。如內饗。本職稱饗人。甸師。大祝職稱甸人。大僕。射人職稱僕人。大馭等五馭。校人職稱僕夫。與本職亦不必同。至儀禮。禮記。左傳。國語官名。與此經復多岐互。如宗伯或稱宗人。鍾師或稱鍾人。司關或稱關人。鄉大夫或稱鄉正。遂人或稱遂正。庖人或稱庖正。墓大夫或稱司墓。宮人或稱司宮。甸師或稱甸師氏。大史或稱大史氏。若此類甚多。是官名可以互稱。尤可證其本無定例。又諸官稱氏者。亦不必皆世官。詳春官敘官疏。莊存與云。宮正宮伯。佐小宰治宮中之令。上士二人。職在王宮。常日得休沐相代。下二職同。注云正長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宮正主宮中官之長者。賈疏云。此宮正並下宮伯。雖俱訓爲長。其義則異。若宮正則主任三宮卿大夫士之身。爲宮中官之長。故其職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宮伯所掌者。亦掌之。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直主宮中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行其秩敘授其舍次之事。亦得爲長。故云伯長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也。伯、長。〔疏〕注云伯長也者。爾雅釋詁文。春官敘官注同。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

長也。鄭司農以詩〔疏〕膳夫上士二人者。以下至亭人五官。並掌膳食之官。王之服御。以膳食爲重。故次宮衛諸官之觀之曰。仲允膳夫。〔疏〕膳夫。燕禮謂之膳宰。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是也。胡匡衷云。膳宰

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制。而檀弓云賁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而公羊傳云膳宰膳膳不熟。是其確證。膳夫亦稱爲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餼。是也。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鼈。宰夫和之類。皆指謂膳宰。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爲一。案胡說是也。膳夫。大戴禮記保傅篇又謂之大宰。亦與家宰異。互詳本職疏。云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者。燕禮記云。羞膾者。小膳宰也。注云。膳宰之佐也。案小膳宰卽此中士以下是也。云胥十有二人者。大射儀云。宰胥薦脯醢。注云。宰胥。宰官之吏也。卽此膳夫之胥也。注云膳之言善也者。以聲類爲訓也。凡鄭云之言者。並取聲義相貫。說文肉部云。膳。具食也。从肉。善聲。鄭燕禮注亦云。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云今時美物曰珍膳者。據漢時語爲說。漢書百官志云。少府卿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是也。云膳夫食官之長也者。小宰六屬云。大事則從其長。注云。若庖人內外饗與膳夫共王之食。是膳夫卽庖人內外饗享人諸食官之長也。云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者。小雅十月之交篇文。鄭彼箋云。仲允。字。膳夫。上士也。當王之飲食膳羞。先鄭引彼以證仲允所爲卽此膳夫也。左莊十九年傳。又有膳夫石速。又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疏〕庖人中士

左哀元年傳有庖正。杜注云。掌膳羞之官。案庖正蓋庖人之長。卽此中士是也。注云庖之言苞也者。亦以聲類爲訓也。說文尸部云。庖。廚也。字亦作胞。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庖苞胞聲類並同。呂覽本味篇又作桴人。高注云。桴。猶庖也。案庖桴亦音近假借字。云裹肉曰苞。桴者。裹。嘉靖本誤作在。今據宋紹興董氏本。葵州唐氏本。建陽本正。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又少儀注云。苞。苴。謂編束葦葦。以裹魚肉也。莊子列禦寇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苞。苴。有苞。裹也。云賈主市賈。知物賈者。爾雅釋言云。賈。市也。聘禮。賈人四面坐。啓櫝取圭。注云。賈人。在官知物賈者也。國語晉語章注云。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案知物賈。謂知賈直之貴賤。其字今別爲價。古通以賈爲之。此賈亦庶人在官者。凡諸官有市賈之事者。並有賈。列府史下。胥徒之上。此及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犬人十一職。是也。賈疏云。下文九職。鄭注。行曰商。處曰賈。賈乃在市而處者。故知物賈。此特有賈人者。庖人性當市之故也。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饗、割烹煎和之稱。〔疏〕內饗者，本職亦得饗人，左襄二十八年傳亦云。饗人竊更之以驚。云府二人、史四人者，公食大夫禮云。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注云：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案雍人即饗人，旅人、即此官府史之屬。少牢饋食禮有雍人、雍正、雍府。蓋大夫家臣，亦有主饗之官。雍正爲長，雍府，即其府也。注云：饗割烹煎和之稱者，據本職文。說文食部云：饗、熟食也。饗即饗之隸變。凡熟食，必有割烹煎和，故謂之饗。字亦省作饗。隸變作雍。國語周語云：佐饗者齊焉。章注云：饗、烹煎之官也。賈疏云：饗、和也。熟食曰饗。熟食須調和，故號曰饗。案賈說亦通。云內饗所主在內者，賈疏云：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之事。案內饗官寺所在，鄭賈並無說。考少牢特牲饋食禮，雍饗並在廟門外，則此官所居，疑亦當在王宮內路門外，與廟饗並相避也。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饗所。〔疏〕注云：外饗所主在外者。賈疏云：案其皆是在外之事。故云所掌在外也。案外饗官寺所在，鄭賈亦無說。考此官掌外祭祀，兼有社稷大社在治朝之右，則此官疑亦當在應門內外，其有事於四郊丘兆王社明堂大學等，則各隨其地而掌事焉。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主爲外內饗。〔疏〕注云：主爲外內饗。煮肉者。據本職云：職外內饗之饗，亨、

饗人雖外內事殊，而亨煮之事則同，故總設一官，不分內外也。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郊外曰甸。師、猶長也。〔疏〕甸師者以下至膳人，皆掌

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故次於此。此官與饗人亨人等職事相通。故公食大夫禮云：甸人陳鼎七。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是諸侯禮甸師兼亨人也。云徒三百人者，賈疏云：特多者，天子藉田千畝，藉此三百人耕耨，故多也。

注云：郊外曰甸者，謂即大宰邦甸之地，在四郊之外者也。本職注云：甸在遠郊之外，通典凶禮引虞植禮記注說甸人云：郊外曰甸。去天子城二百里內也，與鄭說同。爾雅釋地云：郊外謂之牧。陸釋文云：李本牧作田。案田甸字通。案問

六節義論王冰注。引爾雅。作郊外爲甸。甸外爲牧。雖與李巡本不同。而田正作甸。盧鄭疑兼本彼文。賈疏云。案載師云。任近郊遠郊之地。次卽云。公邑之田任甸地。甸地卽在百里遠郊外。天子藉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爲甸師也。然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供野之薦。又給薪蒸。以供亨飪。故在此。次亨人也。論議案。甸師主田野之物。非取郊外距國二百里之甸地以爲名也。大祝職及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士喪禮。文王世子。喪大記。左成十年傳。國語周語。並謂之甸人。士喪注云。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彼甸人卽甸師之屬。鄭以主田野釋之。則不爲郊外之地可知。左傳。使甸人獻麥。杜注云。甸人。主爲公田者。藉田。卽公家田也。省文亦稱甸。穀梁桓十四年傳。甸粟而內之三宮。范甯注云。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並與士喪注說略同。又少儀云。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注云。甸。謂田野之物。此官主藉田及共野物。自當以士喪注主田野之說爲正。此注別援郊外爲甸爲說。與彼不合。蓋偶有不照賈疏。曲申其說。乃謂天子藉田在南方甸地。故官稱甸師。則尤誤之甚者也。考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諸侯耕於東郊。孔疏云。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氏掌之。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據孔說。是鄭本謂藉田在南方之遠郊。國語周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詩小雅祈父孔疏。引孔晁國語注云。宣王不耕藉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孔晁謂藉田在近郊。雖與鄭孔少異。要其在郊則同。賈氏本職疏。亦從祭統在南郊之說。此疏又云在南方甸地。以傳合郊外曰甸之義。而忘其與祭統之文。顯相違戾。不亦疏乎。竊謂周語說耕藉之禮云。王卽齊宮。王乃淳濯饗醴。及期。王祿饗饗醴。乃行。及藉畢。宰夫陳饗。王飲大牢。然則由國以至藉田之地。必道涂不遠。故崇朝往反。可以逮事。孔晁謂在近郊。揆之事理。實爲允愜。若在遠郊。則至近亦必在五十里之外。甸則又在百里之外。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必竟日而後至其地。於事徒勞。義又無取。必不然矣。至白虎通義耕桑篇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公羊桓十四年傳何注亦云。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此又謂天子諸侯親耕同。在東郊。亦誤。又案鄉遂不制井田。四郊制同。故藉田千畝。卽十夫之田。遂人云十夫有溝。是也。與井田一井九百畝異。此亦足證郊田爲溝洫法也。云師猶長也者。地官敘官注義同。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應劭云。師者。長也。文王世子云。師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周書謚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是師長並有表率教訓之義。故曲禮孔疏引干氏謂凡有師者訓其徒也。義亦與鄭略同。云甸師主其野物官之長者。莊存與云。獸人以下四官屬甸師。賈疏云。或云。與地官掌葛。掌炭。掌蠶。委人等。同掌供野物。故與彼官爲長。若然。彼屬地官。此屬天官。越分相領。恐理不愜。此甸師當與下獸人已下亦供野物爲長也。故下數職注不言長。明甸師與之爲長。但獸人等中士。此爲下士。下士得與

中士爲長者，如大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鄭云：大史、史官之長，彼下大夫與中大夫爲長，此下士亦與中士爲長，有何嫌也？案賈誼旬師下士，得與獸人獸人等中士爲長，於理究未合。竊疑旬師職任頗重，下士或當爲上中士之誤。春官內史，則非大史之屬官，不足取證，詳春官敘官疏。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獸人者，掌共野獸之官也。凡野獸謂之獸。上，東首，性在其西，北首東足，內則云：三牲用菽，獸用棗，爾雅釋獸釋畜亦分二篇，是也。獸人，國語魯語亦謂之獸虞，詳本職疏。

獸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疏〕獸人者，釋文云：獸音魚，本又作魚，亦捕魚也。重文漁，篆文漁从魚，又竹部云：簾、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簾，重文叙，簾或作叙，從又，從魚，莊述祖云：獸卽叙，讀簾，蓋古音也。昭二十年左傳：澤之萑蒲，舟叙守之。注：舟叙，官名，叙當爲叙之譌。案莊述祖是也。王維集京兆尹張公德政碑：亦有舟魚衡鹿之文，可證唐本左傳尚有作叙者。但左傳舟叙，自是澤虞，非獸人也。詳地官敘官疏。此敘敘並叙之別體，古段爲捕魚字，石鼓文漁字作澤，卽从叙之變體。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云：漁，聲類作敘，敘二體。張參五經文字亦云：漁，敘同。凡經用古字作敘，注用今字作漁，本職先鄭注及禮運後鄭注，同，並作漁人。用正字也。釋文別本作魚，亦漁之段字，國語魯語又有水虞，章注亦謂卽漁師。詳本職疏。云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者，穀梁隱五年傳云：魚、卑者之事也，故以中下士掌之。云徒三百人者，賈疏引馬融云：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疏〕鼈人者，說文屈部云：鼈，甲蟲也。此官掌共介物，與下膳無胥者，殆其事易供，而無庸有才智者率之。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膳之言〔疏〕府二人，史二人者，王引之云：大宰疏曰：膳人食醫之等，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膳之言，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

賈疏云：乾曰腊，朝暾於夕乃乾，故云腊之言夕，或作久字，久乃乾成，義亦通也。阮元云：久者，夕之誤也。惠棟云：說文，管，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祖同意。籀文作管，从肉，管夕古字通。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管子云：且昔從事，王逸楚辭章句同。詩云：樂酒今昔，是皆以昔爲夕，腊之爲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久，久猶昔也。國語云：厚味實腊毒。章昭曰：腊讀若廟昔酒，漢之曾久白酒，亦云昔酒。詒讓案：毛詩陳風墓門傳云：昔，久也。文選七命李善注引賈逵國語注云：腊，久也，是腊亦得訓久，但腊夕聲類相近，凡注例云言者，多依聲以通其義，若前注云：腊之言善，卮之言苞，是也，或本作久，義雖可通，而非鄭之舊。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衆〔疏〕醫師者，說文酉部云：醫，治病工也。古

醫亦有齊和飲食之類，故設在飲食之間也。注云：醫師衆醫之長者，前注云：醫師長也，故衆醫之長，謂之醫師，莊存與云：食醫以下四官，屬醫師。

食醫中士二人。食有和齊。〔疏〕注云：食有和齊藥之類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春多酸，夏多苦之等，皆須齊和，與藥同，故鄭云：食有和齊藥之類，故在醫官之內也。

疾醫中士八人。〔疏〕疾醫者，釋名釋疾病云：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案疾醫，若今之內科醫也，左傳僖三十年，晉有醫術成，十年，秦有醫緩，疑卽此官也。

瘍醫下士八人。瘍，創也。〔疏〕瘍醫者，若今之外科醫也。注云：瘍，創也。瘍也者，醫師注云：身傷曰瘍，說文疒部云：瘍，創也。瘍，頭創也。羅、腫也。瘍卽癰之隸變，又刃部云：刃，傷也。重文創，亦或從刃。

廣雅釋詁云：瘍，創也。本職注云：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跪跌者，則瘍爲凡創癰之通名。孟子萬章篇云：孔子於衛主癰疽，趙岐注云：癰疽，癰疽之醫也。蓋卽此瘍醫。互詳醫師職疏。

獸醫下士四人。獸，牛馬。〔疏〕獸醫者，此官專主醫獸，故以事類附諸醫之後。注云：獸牛馬之屬者，明此獸爲牲畜，獸之通稱。與獸人及庖人六獸爲野獸，對六畜爲家獸者異。賈疏云：案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畜獸異矣，而言獸牛馬者，但此職云：主治牛馬，未必治其野獸，對文則畜獸異，散文通，故爾雅又云：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既不別釋畜，則獸中可以兼牛馬，是其牛馬亦有獸稱，詒讓案：此官亦掌醫馬。

夏官敘官馬下士二人下。別有醫四人者。彼馬醫。蓋散醫。故無爵。此獸醫通掌畜獸。故有屬。與彼異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酒正。酒之長。酒〔疏〕酒正者。以下至驢人八官。皆掌飲

說文四部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注云。酒正。酒官之長者。前注云。正。長也。賈疏云。此酒正與下酒人。漿人爲長。注雖不言漿。文略

也。案賈說是也。酒正爲酒官之長。卽月令之大酋。詳本職疏。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酒者。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閤以奄。女酒。女奴曉

或曰。奚〔疏〕酒人奄十人者。賈疏云。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則此奄亦府史之類。以奄爲異也。宦女。〔疏〕云。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者。賈疏云。則女酒與奚爲什長。若胥徒也。奚三百人。以其造酒。故須人多也。

注云。奄。精氣閉藏者。說文門部云。閤。豎也。宮中奄。閉門者。奄卽閤之借字。掌戮云。宮者使守內。然此經宮府小官。凡與嬪婦雜處者。多以奄爲之。不徒守內也。云今謂之宦人者。明周之奄人。卽漢宦人也。漢書惠帝紀顏注。

應劭云。宦官。閤寺也。文選宦者傳論李注云。宦者。養也。養閤人。使其看宮人。案戰國策趙策。有宦者令繆賢。又唐六典李林甫注。引石氏星經云。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則周時已稱宦人。不自漢始矣。引月令仲冬。其器閤以奄

者。鄭彼注云。器閤而奄。象物閉藏也。引之者。證此奄人取精氣閉藏。與彼義同。月令孟冬。仲冬。季冬。文同。此獨引仲冬者。偏舉一時。以況義也。賈疏謂取十一月一陽發生。以其奄人。雖精氣閉藏。猶少有精氣。說迂鑿。非鄭指。

云。女酒。女奴曉酒者。方言云。曉。知也。謂多才知。知作酒之事者。凡酒漿醴醢醢醢七職。並掌飲食。乘盛之事。故皆有女奴。卽寺人。世婦。所謂女宮是也。云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者。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

春槩。注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卑人也。亦引司厲文。案凡女宮皆用刑女。猶奄。閤皆用刑男也。沒入縣官爲奴者。秦漢時。通以國家爲縣官。史記李斯傳云。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

於縣官。是也。史記周勃世家。司馬貞索隱云。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爲縣官者。夏官王畿內名縣內。卽國都也。主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互詳司厲疏。云其少才知。以爲奚者。春官敘官注云。奚。女奴也。說文女部云。嫗。女隸也。

案奚卽嬖之借字。凡此經之奚，皆爲女奴。對秋官五隸爲男奴也。賈疏云：奴者，男女同名。以其曉解作酒，有才智，則曰女酒。其少有才智給使者，則曰奚。惠士奇云：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量所以贖之，則無有，是故悲也。然則古之爲酒者皆女奴，信矣。云今之侍史官婢者，後漢書鍾離意傳李注，引蔡實漢儀云：尚書那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繫被服，執香爐，燒熏，從入殿中，給使護衣服也。又漢書賈禹傳云：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漢舊儀云：省中侍使令者，皆官婢，擇年八歲以上，衣綠，曰宮人，不得出省門。置都監，老者曰婢。婢教宮人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婢，不得使宮人。案依衛宏說，則漢之侍史，卽於官婢中選擇爲之。鄭以其類周之女奴與奚，故以爲況。云或曰奚宦女者，賈疏云：漢時有此別號。按左氏，晉惠公之女名妾，稱爲宦女，謂宦事秦公子，亦云宦女也。案賈說非也。此別一說，謂此奚卽宦女。對前奄爲宦男。司刑注云：宦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然則漢之官婢，猶男之有宦奴，宦女，猶男之有宦人，二者小異。宦女非卽官婢之別號也。又左傳宦女，卽妾媵之稱。與漢之宦女亦異。俗本宦女作宦女，尤誤。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女漿、女奴。〔疏〕漿人者，酒正注云：漿，今之載漿也。酒漿同以共飲，故漿人與酒人同屬酒正。而員數則半於酒人。以漿輕於酒，事省故也。注云女漿女奴曉漿者，女奴與上女酒同。曲禮云：納女於國君曰備酒漿。酒漿，卽是經女酒女漿是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疏〕凌人，賈疏云：案其職

羞繼焉，以供爲膳羞，故連類在此也。云徒八十人者，以供藏冰之役，故員數多也。左昭四年傳說藏冰之事云：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杜注云：輿隸皆賤官，彼與疑卽此徒矣。注云凌冰室也者，本職注同。初學記地部引風俗通云：積冰曰凌。說文欠部云：臙，公出也。詩曰：納于臙陰，重文凌，臙或从夷。案出，疑室之譌。玉篇欠部云：凌、冰室也。漢書惠帝紀：未央宮凌室災，顏注云：凌室，藏冰之室也。引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者，幽風七月篇文。毛傳云：凌陰、冰室也。賈疏云：案詩之所釋，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之日鑿冰者，謂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處，於是乎取之。沖沖、鑿冰之意。周之三月，夏之建寅之正月，納冰於凌陰室中。案彼又

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啓冰之時也。鄭答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校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關土寒。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引之者。證凌陰卽此冰室。爲一物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竹曰籩，女籩，女簠等並同，與前女酒、女漿等一。女領十，奚異者，以其事少，用奚不多故也。注云竹曰籩者，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說文竹部云：籩、竹豆也。本職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云女籩女奴之曉籩者，亦與女酒同。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豆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于醢也。女醢、女奴曉醢者。
 〔疏〕醢人者。說文酉部云。醢、肉醬也。
作醢之法。詳本職注。注云醢豆實。

也者，本職云。掌四豆之實。掌客注云：豆、菹醢器也。鄉射禮記云：醢以豆。注云：豆宜漂物。云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于醢也者。于賈疏述注作於。黃丕烈云：于於古今字。經用古字。當作于。注用今字。當作於。本書往往錯互。案黃校是也。賈疏云：決上籩人。不以籩中之實爲名。而以籩爲官號。此卽以豆中之實爲官號。不謂之豆人。此是間辭。鄭還自答。豆不盡於醢者。其豆之所盛。非止此職中四豆之實而已。天子豆百二十。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二。子男豆二十四。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彼有饔飱饔餼夾膾之屬。其數甚多。是豆不盡盛醢而已。若言豆人。恐彼並掌之。此醢人惟掌此四豆之實而已。故不得言豆人而言醢人也。案賈云：天子百二十豆者。據膳夫王饋羞用百有二十品。此與公豆四十等。並是庶羞。但以禮器孔疏引皇侃說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則天子亦止六十豆耳。賈說殊失考。凡庶羞之豆。皆別掌於庖人。非醢人所共。詳膳夫庖人疏。云女醢女奴曉醢者。亦與女酒同。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醢。女奴曉醢者。〔疏〕醢以醬以酒。廣韻十二皆云。醢。俗作醢。廣雅釋器云。醢。醢也。案說文皿部云。醢。醢也。作醢。醢也。案醢以醬和酒爲之。故鄭聘禮注云。醢。穀陽也。醢。肉陰也。內則云。三牲和用醢。獸用梅。鄭彼注云。家物野物自相和。又說八珍云。食漬以醢者醢醢。醢卽梅漿。醢與梅醢同類。則醢爲醢明矣。注云女醢女奴曉醢者。

亦與女
酒同。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女鹽者女奴
曉鹽者。

〔疏〕鹽人者江永云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不設掌鹽蓋王畿內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即今之

青登濟萊等處鹽其地在齊職方氏幽州利魚鹽即今之長蘆鹽其地屬燕左傳郇瑕氏國饒近鹽即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人所共三國之貨貢與鄭注餉鹽爲戎鹽其蕃國之貨貢與意當時侯國產鹽之地或亦設官爲守予其民以斥鹵之地使之取鹽以當賦如角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爲鹽筴始計口而增鹽稅每鹽一升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所望之守則鹽利盡歸於公民始不得私煮耳注云女鹽女奴曉鹽者亦與女酒同。寡人奄一人女寡十人奚二十人。以巾覆物曰寡女。〔疏〕寡人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供巾寡所以覆飲食巾部云幘幔也周禮有幘人案寡即幘之變體宋嘉祐石經依說文作幘輪人亦有幘字。小爾雅廣服云大巾謂之寡廣雅釋詁云射覆也云女寡女奴曉寡者亦與女酒同。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疏〕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者此官掌王寢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並謂之司宮公食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燕禮注以司宮爲小宰誤莊存與云掌舍以下三官屬宮人云府二人史四人者大射儀有司宮士即此宮人之屬吏也。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舍行所解。〔疏〕掌舍者掌王行道館舍之事故次宮人之後聘禮云次舍帷幕者也賈彼疏謂即此官而兼幕人者又左昭元年傳亦云敝色館人之屬也杜注云館人守舍人也與鄭賈義同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者說文公部云市居曰舍釋名釋宮室云舍於中舍息也賈疏云案其職云設車宮壇壝宮帷宮之等並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王引之云疏以解爲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色休息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賈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繁而不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解舍猶休止也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講治共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也五行

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氏房宿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賈反。故鄭云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者。帷覆。上者。以備王舍息。故次諸宮舍官之後。注云幕帷。覆上者者。本職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詳彼疏。〔疏〕幕人者。釋文出掌幕二字。與經文不合。本職釋文仍作幕。上者者。本職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詳彼疏。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次。自修。正之處。〔疏〕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詳前凡於內外以帷簾別爲舍息之處。並謂之次。修正。猶禮弓云。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廡而修容焉。注云。更莊飾。凡次。亦修正莊飾之所也。本職云。凡祭祀掌尸次。先鄭注云。尸次。祭祀所居更衣帳。更衣亦自修正之一端。正明注疏本誤。作止。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疏〕大府者以下垂職幣九職。並掌府藏會計之官。凡府藏皆以共王之用。既用。則須會計。故次宮室服御官之後。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顏注云。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史記貨殖傳張守節正義說同。案泉府屬地官。天府屬春官。職金屬秋官。似不宜與大府等同列九府。劉迎。玉與之謂九府卽此大府至職幣九官。其說較顏爲允。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彼注以爲殷制。與周法異也。此府藏諸官。通長屬言之。謂之府人。左昭十八年傳云。使府人庫人各敵其事。是也。彼又有庫人。此經無者。左傳孔疏謂通言庫亦謂之府。則此諸府可兼庫人。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彼五庫。蓋亦九府所職矣。注云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者。前注云。府。治藏。左傳隱七年孔疏引風俗通云。府。藏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此大府與下玉府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疏〕大府者以下垂職幣九職。並掌府藏會計之官。凡府藏皆以共王之用。既用。則須會計。故次宮室服御官之後。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圖法。顏注云。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史記貨殖傳張守節正義說同。案泉府屬地官。天府屬春官。職金屬秋官。似不宜與大府等同列九府。劉迎。玉與之謂九府卽此大府至職幣九官。其說較顏爲允。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彼注以爲殷制。與周法異也。此府藏諸官。通長屬言之。謂之府人。左昭十八年傳云。使府人庫人各敵其事。是也。彼又有庫人。此經無者。左傳孔疏謂通言庫亦謂之府。則此諸府可兼庫人。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彼五庫。蓋亦九府所職矣。注云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者。前注云。府。治藏。左傳隱七年孔疏引風俗通云。府。藏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此大府與下玉府

內府外府諸治職官爲長。故尊之曰大。呂氏春秋分職篇說楚葉公發太府之貨予衆。是侯國亦有太府也。云若今司農矣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掌穀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是漢時大司農主府藏。與周太府職同。故舉以爲況。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工能攻玉者。〔疏〕賈八人聘

禮云。賈人啓櫝取圭授宰。卽此。又少儀云。臣致穩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注亦謂卽玉府之賈。是也。云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者。沈彤云。胥爲什長。胥一則徒十。玉府四胥而徒乃四十八。何也。必十徒不足供一胥之科次。故浮於常也。注云工能攻玉者者。卽考工記玉人之工。考工記總敘注云。攻猶治也。凡工皆庶人在官者。與賈同。諸官有造作之事者並有之。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內府主良貨。〔疏〕注云內府主良貨。賄藏之內者者。良貨賄。其物珍貴。故賄藏之內者。別於外府。謂之內府。主與之謂當在庫門內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主泉。〔疏〕注云外府主泉。藏在外者者。泉布以流通爲用。故藏之外舍。其官卽對內府稱外府也。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

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尙書。〔疏〕注云會大計也者。大宰注同。說文言部云。計。會也。算也。賈疏云。案宰夫職。日計曰成。月計曰長。若今尙書。〔疏〕曰要。歲計曰會。故知會大計也。詒讓案。通言之。成要會通曰計。而會爲歲計。校成要爲大。故云大計。若司書三歲大計。則又大於歲計。亦司會所通掌也。云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者。小爾雅廣言云。司。主也。說文司部云。司。臣司事於外者。賈疏云。其職云。逆邦國都鄙官府。是句考獨天下。云計官之長者。莊存與云。司書以下四官屬司會。云若今尙書者。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尙書員五人。續漢書百官志。尙書六人。六百石。劉注引蔡質漢儀云。典天下歲盡集課事。志又云。凡郡國歲盡。遣吏上計。蔡氏所云掌。天下歲盡集課事。卽掌歲計也。與周司會主計同。故舉以爲況。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司書主計之簿書。左昭二十五年傳。咸會爲屈賈正計於季氏。杜注云。送計簿於季氏。賈疏云。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爲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常持簿。簿則簿書也。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王氏漢官解云。小官簡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簡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此言之。少內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少爲名。王應麟云。漢書丙吉傳。少內簡夫自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注云。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主歲計以歲斷。人。徒二十人者。此宜上士中士及史八數。皆倍於職內。以主出事繁。故官吏特多也。注云主歲計以歲斷者。邦國會計之事。以歲之豐歉爲斷也。金榜云。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周官經。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恆於歲杪制爲式法。凡受財用者。皆並式法受之。故授式法之官名職歲。蓋由此矣。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職幣者。王念孫云。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所主者財物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案王說是也。幣訓餘。詳大宰疏。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裘者。說文衣部云。裘。皮衣也。司裘掌皮二官。亦有府藏。故次諸府藏會計官之後。司裘不與春官。

司服極次者。玉藻注云。裘。裘也。故與內司服及屨人等。同屬天官。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宰。宮中官之長。〔疏〕內宰者以下至

掌王寢內之事。與宮正宮伯職掌。內外相備。故亦屬大宰。賈疏云。名內宰者。對大宰治百官。內宰治婦人之事。故名內宰。然則大宰不稱外者。爲兼統內也。前讓案。內宰與小宰相對。爲內外小宰。治王宮之政令。內宰治主內之政令。職掌略同也。賈謂對大宰。未允。云下大夫二人者。后卑於王。故內宰之爵。亦降於小宰一等也。云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者。公食大夫禮有內官之士。注云。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卽此上中士以下是也。注云內宰宮中官之長者。與下內小臣。關人。寺人。內豎等爲長。故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門。注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案彼注蓋以此官所領屬官多奄豎。故亦稱奄尹。實則此官以士人爲之。非奄官也。呂氏春秋仲冬紀高誘注云。關尹於周禮爲宮人。則非是。其九嬪以下內官。雖亦內宰所教詔。然非其屬官。賈疏謂與下女史已下爲長。非鄭指也。胡匡衷云。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云。宮宰。守宮官。然則諸侯之內宰。又謂之宮宰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奄。稱士者。〔疏〕內小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則此小臣侍后。異其賢也。

職與大僕侍王同。亦是佐后之事。故在此用奄者。以其所掌在內。故儀禮燕禮。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鄭彼注云。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詒讓案。內小臣者。對夏官大僕屬官小臣爲外也。王官備。故有大僕。又有小臣。內官略。故止有內小臣。其侍后與大僕侍王略同。不復立內大僕也。通言之。內小臣亦稱僕。故書立政云。左右攜僕。僞孔傳云。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孔疏謂寺人內小臣等。是也。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也者。以其職掌較重。常選擇奄之賢者爲之。故特有爵也。賈疏云。案上酒人漿人等。奄並不稱士。則非士也。獨此云以其有賢行命爲士。故稱士也。案詩。巷伯。奄官也。注云。巷伯。內小臣。小臣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必知巷伯與

小臣爲一人者，以其俱名奄，又言奄，亦宮中爲近，又稱伯，長也。內小臣又稱士，亦是長義，故知一人也。案賈引詩注，卽小雅巷伯敘箋義也。左襄九年傳，令司宮巷伯敝宮，杜注云，司宮、奄官，巷伯，寺人，孔疏亦以司宮爲內小臣，巷伯爲寺人，與鄭說不同。今考詩敘之巷伯，卽本詩之寺人孟子、杜孔說不誤。鄭以內小臣釋之，非也。內小臣自是司宮，故左昭五年傳，楚靈王曰，吾若以韓起爲關，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注釋司宮云加宮刑，彼以司宮與關並舉，明以加刑示辱，則司宮卽此奄士無疑，惟儀禮燕禮諸篇，司宮爲宮人，故與內小臣並見，與左傳義異。詳前疏。胡匡衷云，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臣。左傳僖四年，與小臣，小臣亦斃，晉語說此事云，飲小臣酒，亦斃。韋注云，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闡士是也。

關人王宮每門四人。圉游亦如之。使守門、面、御苑也。游、離宮也。〔疏〕關人者。賈疏云。以其掌守中門之禁。同官別職。則此關人每門及圉游。同名關人而職別。山虞澤虞云。每大澤大山及川衡林衡。亦是別職同官也。別官同職者。唯有官連耳。詒讓案。此關人無爵。則亦庶人在官者也。沈彤云。關人內豎。案其職。則類胥若徒也。云王宮每門四人者。黃度、沈彤並云。宮門、臯庫雄應路凡五。當二十人。是也。云圉游亦如之者。釋文游作旂。云。本亦作游。案說文旂部云。游、旌旗之流也。从旂。汙聲。旂卽游之省。圉人經及大宰注並作圉游。則陸本非也。亦如之者。亦每門四人也。其凡數無考。注云關人司昏晨以啓閉者者。昏開聲類同。說文門部云。關、常以昏閉門隸也。祭統云。關者。守門之賤者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云。關弑吳子餘祭。關者何。門人也。刑人也。賈疏云。此釋名關人之意。昏時閉門。則此名關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云刑人墨者使守門者。賈疏云。此秋官掌戮職文。鄭彼注云。黥者無妨於禁繫。欲使守門。案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宮中門。則唯雉門耳。而言每門者。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使墨者守之。或解以爲王有五門。四面皆有中門。故言每門。義亦通也。案禮記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彼注謂夏殷時。公羊云。開殺吳子餘祭。近刑人。輕死之道。彼據人君加之寵。故云近刑人輕死之道。若君有防衛。不親近。則非近刑人。其創者使守關。以其醜惡遠之。不得約彼卽以十二門皆使墨者也。詩云。昏椽靡共。箋云。皆奄人。彼據后宮門。故使奄者也。案依鄭賈說。此關人皆以墨者爲之。然詩召旻之昏椽。昏卽關也。鄭彼箋云。昏椽皆奄人也。皆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孔疏云。案周禮序官。關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爲之。關人與之爲類。宜居其間。則亦奄人也。關人、王宮每門四人。圉游亦如之。

然則王宮之與園游。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閹人。是閹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固。則墨則皆亦爲閹。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閹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天子五門。雉門爲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固則用則也。官與寺人爲類。生以奄者爲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屋。是門房之守。皆奄爲之。故知閹是奄人之官名也。案依孔說。墨守門。宮守內。則守固。通名閹人。其說較鄭賈爲長。穀梁襄二十九年傳亦云。閹。門者也。寺人也。是宮者爲閹也。左莊十九年傳云。鬻拳自則。楚人以爲大閹。呂氏春秋音初篇說夏后孔甲田。取民子以歸。子長。蔡勳。拆標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韓非子內儲說下篇。齊有門者則跪。是則者亦爲閹也。管子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是又以劓者守門也。以意求之。掌戮所云墨者使守門者。疑通凡守城郭宮府諸門者言之。司門之門徒。亦其一也。又云。則者使守固者。亦即固游之閹。鬻拳則跪。皆以則者而守門。或侯國之法。與此經不同。王宮五門之閹。蓋當兼用奄墨。匠人注云。內。路寢之裏也。外。路寢之表也。是王宮內外。以路門爲分限。然則聖門至應門爲外。當以墨者爲之。路門以內爲內。當以宮者爲之。掌戮所云宮者使守內是也。後漢書宦者傳論。亦以此閹者守中門之禁爲宜者。蓋晉宋以前。此經舊說。有以此官爲奄人者。孔謂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似即本於彼。義亦得通。但治朝應門。六宮嬪御所不至。似不必用奄人耳。至賈泥鄭義。乃謂不得以王城十二門皆使墨者。殊爲失考。又木職所云中門。實兼庫雉應諸門言之。鄭孔謂專指雉門。義固未改。賈引或說。謂四面皆有中門。則通閹門言之。不知閹門雖亦常有閹人。然不得稱中門。亦未必有四人也。云固御苑也者。地官敘官固人注云。固。今之苑。說文曰。部云。固。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固。又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竹部云。篋。禁苑也。漢書宣帝紀顏注引蘇林云。折竹以繩綿連禁篋。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篋。此御即篋之借字。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固也者。園之燕者也。呂氏春秋重己篇高注云。養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固。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固。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義同。詩秦風驪驥孔疏云。有蕃曰園。有牆曰固。左傳僖三十三年孔疏云。天子曰苑。諸侯曰固。以上諸說。蓋各舉一端言之。實則苑固通稱。此經及地官固人並稱固。是周制天子稱固。雍氏云。禁山之爲苑者。非天子固之名。左傳疏說非也。淮南注與許說正相反。疑傳寫之誤。賈疏云。案詩云。王在靈囿。注。所以養禽獸。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案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猶以爲大。何也。孟子答。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故以爲小。不亦宜乎。君之囿。民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爲大。不亦宜乎。則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故也。白虎通又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

里。小國二十里。與孟子不同者。白虎通細別言之也。案固。王與諸侯大小之制。經無正文。賈引白虎通義。今本佚此文。其說與毛詩大雅靈臺傳同。公羊成十八年何注云。天子固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徐彥疏引司馬法。穀梁楊士助疏引徐邈說。並同。此依今文家說。三等國里數。十取一以爲固。與此經不相應也。又案。天子靈臺在郊。故詩駉駉疏云。固。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臺。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園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又靈臺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有園臺。觀鳥獸魚鼈。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考周西都。文王都豐。所作靈臺。三輔黃圖云。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蓋亦於郊內爲之。固人所掌者。即郊固。委人又有野固。則更在郊外。彼或亦當有閹人守之。又月令孔疏云。路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焦偕亦云。左襄十四年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昃不召。而射鴻于固。二子從之。是時二子應召至朝。久待不召。乃知公在固。故往見。是固在宮中也。案依孔焦說。王宮中亦有苑固。然其地當甚小。與郊固廣狹迥殊。此閹人守宮門。亦得兼掌之矣。云游離宮也者。固人注。釋固游爲離宮小苑。鄭蓋謂游即於固內爲宮室。說苑正諫篇云。咎犯曰。便游緒畫。是也。別於城中王所居之宮。故謂之離宮。以其可以游觀。故謂之游。漢舊儀云。上林苑中離宮觀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是也。賈疏云。固是大苑。其門皆使閹人守之也。此離宮。即固游之獸禁。故彼鄭云。謂固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或以爲游亦謂城郭中與公所爲者也。案賈引或說。蓋謂游在城郭中。別於固在城郭外也。今考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敗於署梁。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則游不定在城郭中矣。或說未然。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賧。〔疏〕寺人者。內則云。爲宮室。辨外內。深宮固門。開寺守之。是寺人

人同。注云。寺之言侍也者。寺侍聲類同。廣雅釋詁云。侍。近也。詩大雅瞻卬篇。時維婦寺。毛傳云。寺。近也。是寺侍並訓近。寺人者。猶言近侍之人也。又詩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陸彼釋文云。寺本或作侍。是寺侍互通。左傳襄二十五年。侍人賈舉。昭二十五年。侍人僚相。孟子萬章篇。侍人瘠環。侍人並即寺人也。賈疏云。欲取親近侍御之義。此奄人也。知者。見僖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呂卻欲焚公宮。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彼寺人披自稱刑臣。明寺人奄人也。若然。寺人既掌內人。不掌男子。而秦詩云。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而掌男子者。彼秦仲。宣王命作大夫。始大。有車馬。其官未備。

故寺人兼小臣。是以寺人得掌男子。詒讓案車鄰毛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孔疏云。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案孔說較賈爲長。引詩云。寺人孟子者。小雅巷伯篇文。鄭彼箋即據此經爲說。引之者。證彼寺人與此同也。彼巷伯亦即此寺人。左傳襄九年杜注同。詩箋以巷伯爲內小臣。非是。詳前。疏云。正內路寢者。內與寢義同。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燕操泥而就家。入人內。即此義。漢書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彼專謂室爲內。與此義微異。賈疏云。寺人既不得在王之路寢。而云正內五人者。謂在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案賈說是也。凡王與后。皆路寢一。燕寢五。路寢爲正。燕寢爲小。此正內既非王寢。明據后路寢言之。可知后六寢對王六寢。謂之內。猶女史云內宮是也。云王之正內者。后寢亦統於王。猶內宰稱后宮爲王之北宮也。但此寺人與下內豎。雖專繫后路寢。其王燕寢及后燕寢側室等。亦當有侍御奄豎。蓋燕寢卑於正寢。或以冗散給事。無定員專直。故經唯著正內之人數與。后六寢。亦前一後五。詳內宰疏。

內豎倍寺人之數。豎。未冠者。〔疏〕內豎倍寺人之數者。王之正內十人也。內豎無爵。蓋與庶人在官者同。注云豎未冠者正內之人數與。后六寢。亦前一後五。詳內宰疏。

案未冠謂十九以下。十五以上。故本職注謂之童豎。學記注云。成童十五以上是也。賈疏云。春秋左氏傳。叔孫穆子幸庚宗婦人而生牛。以爲豎官。則亦童豎未冠者。必使童子爲之者。鄭於其職注云。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也。詒讓案。內豎以侍御王內爲名。文王世子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其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書度邑篇云。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小子御。即此內豎也。是內豎亦侍王大寢燕寢。明寺人內豎不僅侍后寢矣。內豎。省文亦稱豎。左傳二十八年傳云。曹伯之豎侯孺。管子小稱篇云。管仲對桓公曰。公喜內而妬。豎刁自利而爲公治內。然則內豎或亦以奄爲之。然不盡用奄也。

九嬪。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疏〕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九嬪者。此官與世婦。女御。並王之妾御。不列於百官。以大宰兼治宮政。故以事類屬之。全經五篇。凡本非屬官。而以事類附屬者有三。一、婦官。此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及春官世婦。內外宗等。是也。一、三公。地官

之鄉老，爵尊於大司徒是也。一、家臣。春官之都宗人，家宗人，夏官之都司馬，家司馬，秋官之朝大夫，都士，家士是也。三者皆無所繫屬，故以其職事相近者附列各官，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也。注云：嬪婦也者，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天子妾有嬪，嬪，實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曲禮鄭注云：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孔疏云：嬪，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引昏義以下者，以九嬪、世婦、女御三官，經不列其人數，故據禮記補之。鄭彼注云：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內治婦學之法也。檀弓云：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注云：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嚳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卽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蔡邕獨斷說略同。內宰先鄭注亦據彼以釋六宮。金鶚云：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而昏義謂天子世婦、御妻，合三夫人、九嬪，共一百二十人，說未可信。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云：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廢子姓也。夫百姓亦約舉其大數言之，非必限定百人也。爲此說者，蓋以王制言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之設官，當與之準，故有百二十人之數。然王制所言，亦未可信。周官六官之屬，合三百六十，以法周天之度，其人數更不止此。豈止百二十人邪？鄭注以爲夏制昏義，以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兩相比擬，其同爲周制可知。若以三公以下百二十人爲夏制，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爲周制，則比擬不倫矣。然則王制所言官數，指周制言，明矣。所言周制，顯與周官不合。且天子之事繁，故設官必多，后之事簡，何必悉與天子相準？若王后以準天子，而諸侯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其夫人何不設三十五人以準之邪？后之婦官，有世婦女視女史等官，已如此其備，又何必有百二十人乎？案金說是也。此經九嬪世婦女御並不言數，昏義所說內官之數，與外官相準，而外官之數，與此經六官之數，遠不相應，則內官之數，亦不可信。可知矣。依昏義說，內官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士，而鄭內司服屨人注，說內外命夫命婦秩次，則以九嬪視孤妻，世婦視卿大夫妻，復與彼文舛異。至春官世婦，則又兼有宮卿下大夫中士三等。此皆與昏義有不能強合者。又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有妾，又以世婦在嬪上，與昏義及此經敘內官次第並不合。考九嬪職主贊后，非世婦之比。追師職又以九嬪在內命婦之外，則九嬪必尊於世婦可知。曲禮文蓋偶有舛異，不爲典要也。又案獨斷云：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考天子一娶十二女，亦見檀弓注引春秋說，而白虎通義嫁娶篇引王度記，則云：天子一娶九女，兩文已自差悟。蔡氏又以三夫人九嬪，合充十

二人之數。則古絕無是說。唯春秋繁露爵國篇。說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似即春秋說十二女之義。彼中左右夫人。似即三夫人。然又有世夫人及姬良人等。尤與禮不合。必非周制也。又管子小匡篇。說齊襄公有九妃六嬪。尹知章注云。天子九嬪。諸侯六嬪。亦未知確否。云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者。阮元云。于當作於。是也。案內宰注亦云。夫人於三公。從容論婦禮。此注與彼同。鄭意此經有九嬪世婦女御。獨無三夫人。明三夫人擬三公。三公與王坐而論道。無正職。三夫人亦與后坐而論婦禮。無官職。繫人云。共夫人數飲于賓客之禮。即此注所謂三夫人也。經文止此一見。蓋其位尊。次於后。故事亦簡簡。簡於六卿也。

世婦 不言數者。君子不苛於色。〔疏〕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案孔疏未稿。惠士奇云。春官世婦。其職視宮卿。二人。其次視下大夫。四人。其次視中士。八人。而天官世婦則闕焉。康成謂屬春官者。如漢大長秋。屬天官者。乃二十七世婦。非也。世婦屬天官內宰。而職掌禮事。故兼屬春官。其職本同。文有詳略。春官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天官世婦亦云。祭之日。撤陳女宮之具。春官世婦云。帥六宮之人。共齋盛。天官世婦亦云。帥女宮而濯。爲齋盛。春官世婦則曰。大賓客云云。大喪云云。天官世婦。則一言以蔽之。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彼列其目。此舉其綱也。獨內外宗女不屬天官。然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甲臨。春官世婦則曰。相內外宗之禮事。天官世婦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則又未嘗不同也。但此略而彼詳耳。案惠謂此世婦與春官世婦職同。以經考之。良是。竊謂世婦蓋有內命婦外命婦之別。此世婦次於嬪御之間。則內命婦也。春官世婦。與內外宗並列。則外命婦也。職掌雖略同。而內外遇別。故分屬二官。至鄭謂春官世婦爲男子。則甚誤。互詳春官敘官疏。注云不言數者。君子不苛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者。對九嬪稱九。是言數。世婦及下女御皆不著人數。明必有德乃充。不必備數也。世婦以下人數衆多。故容有不備。九嬪以上人少。則必備三九之數。賈疏謂九嬪無德。亦與世婦女御同闕。故特互其文。令義兩得見。誤。

女御 晉義所謂御妻。御。〔疏〕注云晉義所謂御妻者。晉義御妻在九嬪世婦之下。與此女御差次正相當。故知女御即猶進也。侍也。御妻也。御妻又謂之妻。曲禮云。天子有妻有妾。鄭彼注云。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

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是也。案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世婦諸妻疏食水飲。諸妻。疑亦據侯國之女御言之。但御妻在嬪世婦下。則不得取齊匹之義。荀子君子篇云。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然則女御者。其正名御妻者。其別稱。不爲典要者也。周書祭公篇云。汝無以嬖御固莊后。嬖御。卽女御之屬。此經女御無人數。蓋亦不必備員。其分列各職者。唯內司服女御二人。縫人女御八人。餘無可考。內宰九嬪兩職。又謂之九御。亦非其員數。昏義御妻八十一人。嬖八十一元士。與此經元士之數不合。不宜據彼以定此。女御之數。前疏已辯之矣。云御猶進也。侍也者。春官敘官注義同。廣雅釋詁云。御。進也。又釋言云。御。侍也。獨斷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祝。女奴。〔疏〕女祝者。此官與女史並后宮之官。故次嬪御之後。惠士奇云。女祝視大祝小祝。曉祝事者。〔疏〕注云。女祝女奴曉祝事者。謂亦與女酒女奴曉酒同。說文示部云。祝。祭祀主

贊詞者。案女祝雖無爵位。然備官后宮。且古者巫祝皆世事。則女祝疑當以祝官之家婦女爲之。與女巫略同。鄭槩以女奴當之。恐非。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女奴。〔疏〕女史者。說文史部云。史。記事者也。惠士奇云。女史視大史小史。詒

字者。亦與女酒同。案女史疑當以良家婦女知書者爲之。奚。乃女奴耳。鄭義恐未允。春官世婦之屬。有女史二人。與此官亦異。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主也。典婦功者。〔疏〕典婦功

下三官。並主女功之事。故次宮官之後。云工四人者。此不言女工。則男工也。疑卽以韓氏之工爲之。云賈四人者。賈疏云。以其絲枲有善惡貴賤之事。故須賈人也。注云典主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支部云。賈。主也。典卽賈之事。爲下典絲典枲諸官之長也。惠士奇云。月令染人曰婦官。蓋典婦功之屬官。總掌其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疏〕

典絲者。說文絲部云。絲。蠶所吐也。案凡繒帛皆以絲爲之。此官通掌之也。

典。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則泉是雄。麻。對其是麻之有實實者也。案案。詳徑人疏。淮南子覽冥訓云。位賤尙菜。惠士奇謂菜與桌通。卽此典是也。淮南高注。以菓爲菓耳。菓名。失之。案古無木棉。凡布皆以麻葛爲之。此官通掌之也。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有女御者。以〔疏〕內司服者。此官與縫人並掌宮

女功官之後。賈疏云。以其掌后以下六服。言內司服者。亦是對春官司服男子服爲內。不與春官司服同處者。以從內官之例。故在此。云奄一人者。賈疏云。以其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以與婦人同處。故用奄也。云女御二人者。以王后尊貴。其衣服自有法式。故以女御內官監領之。蓋女御雖於內命婦秩次最卑。然尙常尊於無爵之奄。故縫人敘亦以女御次奄下。而其職則云。以役女御。以相比例。知此官常亦聽於女御。女御非此官之屬也。若然。經不以女御領奄者。以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者。說文衣部云。裁。制衣也。又糸部云。縫。以鍼紩衣也。賈疏云。長者。謂與下縫人爲長。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賈疏云。使無色過者。謂此女御二人。與奄官同職。蓋選擇良家女子爲之。亦得以禮侍御於王。故與前女御同名也。賈疏云。以此女御還是女奴。曉進御衣服者。故與女酒、女祝、女史同號女也。以衣服進。謂進衣於王。王見之。或當王意。賈疏云。得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使王無淫色之過。故名女御也。案賈說非也。女奴乃罪人沒入者。至卑賤。不得爲侍御。下縫人女工在女御之下。注謂是女奴。則鄭不以女御爲女奴明矣。但此與縫人二職之女御。當卽選上女御爲之。鄭似謂在八十一人之外。亦未允。女御本無定數。不必有八十一人。詳前疏。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女工。女奴。〔疏〕縫人奄二人者。賈疏云。奄有二人。亦是縫

十人者。女御亦與奄官同職。專掌縫王后之衣服。故本職云。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明奄官與女工爲女御役。每十工。以女御一人監領之。若然。此女御亦非縫人之屬。而女工則屬女御。又兼屬縫人。蓋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也。注云女工女奴曉裁縫者。此女工亦於女奴中選充之。與女祝女史同。國語晉語云。鄭伯嘉造納女工妾三十人。蓋卽此女工。章注以工爲樂師。非也。又左成二年傳。魯賂楚以執鍼織紵皆百人。杜注云。

執鍼。女工。織紵。織緇布者。蓋亦女工之別名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染人者。說文水部云。染。以染緇爲色。案染人亦兼染絲及帛。

人衣服。故亦連類在此也。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疏〕追師者。賈疏云。在此者。職云。掌王后之首服。

此。若然。男子首服在夏官弁師者。以其男子。是陽義。又取夏詩萬物長大。長大乃冠。故在夏官。此婦人。直取首服配衣。故與衣連類在此。若然。首反處下者。以冠履自相對。不與服爲先後。故不在上也。云工二人者。蓋卽以玉人雕人之工爲之。注云。追治玉石之名者。本職注云。追。猶治也。詩大雅棫樸篇。追琢其章。毛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又云。雕謂之琢。是雕琢並爲治玉之名。荀子富國篇引詩。追作雕。說苑修文篇。又引作彫。又詩周頌有客篇。敦琢其旅。孔疏云。敦。雕。古今字。案說文玉部云。琀。治玉也。雕彫並琀之借字。琀。追。敦。一聲之轉。敦琢。

履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疏〕履人者。說文履部云。履。履也。賈疏云。案其職云。

追師。掌掌婦人首服。此履人兼男子履寫。在下體賤。故男子婦人同在此官也。云工八人者。蓋以韋氏之工爲之。呂氏春秋召類篇。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輓者也。高注云。輓。履也。作履之工也。亦此工之類。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疏〕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疏〕夏采者。釋文云。采。或作

云。在此者。其職云。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喪事是終。故在末職也。詒讓案。此官所掌。止大喪復一事。疑文有闕佚。大喪非常。復又喪紀之小節。不當專設一官也。右天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十二人。上士四十二人。中士百十八人。下士百七十九人。府八十五人。史百四十八人。胥百七十四人。徒二千二百四人。工三十二人。賈四十四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三千三十三人。又奄上士四人。寺人內豎及奄無爵者四

十四人。內司服縫人女御十人。女祝四人。女史八人。女奴百二十五人。奚六百七十二人。女工八十人。凡女官、女庶人。總八百九十九人。此外九嬪、世婦、女御。無員數。閭人每門四人。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九百八十人。注云夏采夏翟羽色者。采。染人云。秋染夏。注云。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秋爲飾。又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鄭彼注云。采。五色也。據此。則夏卽謂染五色。參夏翟之羽采。卽畫纁所謂五采備也。此官掌以乘車建旛。復于四郊。旛有染鳥羽爲飾。所謂夏采也。穀梁隱五年傳。舞夏。范注云。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此亦以夏爲夏翟。而訓義又小異。夏翟詳染人疏。云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者。禹貢徐州云。羽畎夏翟。亦詳染人疏。云有虞氏以爲綏者。鄭據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而互易其字。又讀綏爲綏。其說非也。綏卽巾車五路所建之大旛。司常九旗之旒也。不必著羽。其著羽者。別爲九旗之旒旌。詳本職及巾車司常疏。云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者。賈疏云。案冬官考工記有鍾氏染羽夏。卽五色也。此職中注及彼注皆云。綏。謂注旒於千首。不云翟羽者。蓋注文不具耳。

周禮正義

卷二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乘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擾、猶馴也。統、猶合也。詰、猶禁也。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任、猶俾也。生、猶養也。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教典、司徒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禮典、宗伯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政典、司馬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刑典、司寇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刑。以佐王均邦國。事典、司空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均邦國。此三時皆有官。唯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司空之職亡。小宰職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疏〕大宰之職者。天官之正。所分掌之職事。卽下八法之官職也。官各有職。百官府所同。經惟大宰、小宰、宰邦事。〔疏〕夫云職者。以正、貳、攷。其官特尊。故別異其文。地春夏秋四官並放此。云掌建邦之六典者。敘官注云。建、立也。經例言建者。並謂修立其政法之書。頒而行之。六典至九兩。卽後文治象之法。亦卽治官官法之總會也。六典分屬六官。大宰掌治而總建六典者。敘官先鄭注云。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是也。云以佐王治邦國者。大宰之治。外統邦國。故穀梁傳九年傳云。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云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者。國語楚語車注云。經、經緯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又

云。冢宰之官以成道。以之道則國治。卽治邦國官府之義。詩大雅棫樸云。綱紀四方。鄭箋云。以綱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云。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鄭注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案此散文得通。賈疏謂以畿內據近而言。非是。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盛德記云。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又云。司徒之義以成德。以之德則國安。卽安邦國之義。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爾雅釋詁云。諧。和也。和諧訓同。變文以見義。盛德記云。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又云。宗伯之官以成仁。以之仁則國和。卽和邦國。諧萬民之義。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正百官者。盛德記云。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又云。司馬之官以成聖。以之聖則國平。卽平邦國之義。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者。小宰注云。糾。猶割也。察也。盛德記云。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飭司寇。卽詰邦國之義。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盛德記云。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卽富邦國之義。治典教典曰官府。禮政刑事四典曰百官者。亦變文也。後文及小宰宰夫。詳言之曰百官府。略言之則或曰官府。或曰百官。其實一也。賈疏謂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非也。小宰六職及諸官敘首所說。與此經小異大同。並文偶變易。不爲義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者。說文邑部云。邦。國也。又口部云。國。邦也。釋名釋州國云。大曰邦。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案此注析言之。故大邦小國。大小並據封域所包而言。許統言之。故邦國互訓。不分大小。此經上曰邦者。據王國而言。下曰邦國者。總舉大小侯諸侯國也。王國亦曰國。故祖祝云。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小曰國者。止據此文邦在上。國在下。故爲此解。案。儀禮覲禮云。同姓大國。異姓小邦。則邦國大小通也。云邦之所居亦曰國者。此復於大邦小國中析言之。明國又爲對野之稱也。呂氏春秋明理篇高注云。國。都也。賈疏云。此卽據王國而言。故上云惟王建國。匠人營國方九里。與典命國家。皆是邦之所居亦曰國也。釋文引干注云。國。天子諸侯所理也。邦。疆國之境。案。理當作治。陸書傳寫。避唐諱改。干以國爲天子諸侯所治。卽邦之所居也。惟以邦爲國境。則不分邦大國小。與鄭說小異。云典常也。經也。法也者。賈疏云。爾雅釋詁云。典。常也。孫氏云。禮之常也。釋言云。典。經也。又云法者。以其經常者卽是法式。詒讓案。說文丌部云。典。五帝之書也。又引莊都說。典。大冊也。典本則書冊。書冊所以著政法。故又爲

典法也。毛詩周頌維清傳云。典。法也。與法者。治之大經。可以常行者。故又訓經。訓常。此並展轉引申之義。鄭言此者。明典含義甚廣。施之尊卑。各有所取也。云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者。卽經邦國之義。明上乘之以治下者也。云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者。法式者。下守之以事上。亦與下八法治官府義略同。云常者。其上下通名者。賈疏云。經據在上。禮據在下。至於王與邦國官府。俱有常義。故云常者上下通名也。云擾猶馴也者。服不氏注義同。此假借之義也。呂飛鵬云。說文手部。擾。擾也。與馴義異。牛部。擾云。柔謹也。馴。擾之擾當作。玉篇曰。尙書擾而殺字如此。惠棟云。春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史記注云。擾音柔。擾。馴也。尙書擾而殺。徐廣曰。擾一作柔。擾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音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案。惠呂說是也。擾卽擾之借字。廣雅釋詁云。擾。馴。善也。又釋言云。馴。擾也。擾柔亦聲近義通。國語齊語云。寬惠柔民。柔民。猶言擾民也。地官敘官注云。擾。亦安也。安與馴。義亦相成。云統猶合也者。後八統注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說文糸部云。統。紀也。紀。別絲也。別絲必總合之。故又引申爲統合之義。漢書敘傳張晏注云。統。合也。書周官孔疏引馬融注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案。本與統合。義亦相近。云詰猶禁也者。說文言部云。詰。問也。引申爲訓禁之義。廣雅釋詁云。詰。責也。責與禁。義亦相成。釋文引干注云。詰。彈正糾察也。義與鄭略同。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者。呂利文。傷孔本刑上無詳字。大司寇注引書。亦作詳刑。蓋鄭據今文書爲注。本有此字。後漢書劉愷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書傷孔傳云。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此引之者。證詰邦國。卽彼詰四方也。云任猶傳也者。後注同。說文入部云。任。保也。引申爲傳立之義。釋名釋言部云。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青徐人言立曰傳也。案。傳有立義。此經凡作官民以立其職事。治土地以立其材產。並謂之任。大司馬注又云。任。猶事也。事與傳。聲義亦同。賈疏云。傳。猶立也。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云生猶養也者。本職後注同。說文生部云。生。進也。引申爲生養之義。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養。長也。生長義亦同。賈疏云。冬官主土地。所以養民故也。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以下者。並據五官敘官文。云此三時皆有官。唯冬無官。又無司空者。謂四時之官。唯冬官亡闕也。云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者。三隅反。論語述而篇文。謂以春夏秋冬三官例之。則司空篇首。常有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之文。故知事典司空之職是也。云司空之篇亡者。謂河閒獻王得周官時亡此篇。賈疏謂六國時亡。其時以考工記代之。非也。詳前及考工記總敘疏。引小宰職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者。冬官既亡。而小宰六屬。有冬官掌邦事之文。故引以證司空掌事典也。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

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瀆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百官所居曰府。弊、斷也。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若今博士、大史、大宰、大祝、大樂，屬大常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是也。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聯事通職所共也。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賁賈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官瀆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小宰職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官刑謂司刑所掌，墨、劓、剕、宮、劓、則、劓、殺、辜也。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所以斷羣吏之治。

〔疏〕以八瀆治官府者，釋文云：瀆、古法字。案說文：瀆，部云：瀆，利也。平之如水。從水，鹿所字也。法本爲刑法，引申之。凡典禮文制通謂之法。韓非子：雖三篇云：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此八法爲治百官之通法。全經六篇，文成數萬，總其大要，蓋不出此八科。以大宰一職論之，自職首至末，通爲官職，其中六典八法之等，建立大綱，則官法也。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以下，行事細別，則官常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受會，則官成也。廢置誅賞，則官刑也。計吏，則官計也。至於率領貳考以下，則有官屬。旁通五官，則有官聯。其餘六官三百六十職，雖爵有尊卑，事有繁簡，要此八法足以咳之矣。賈疏云：此八瀆雖不云建，亦有建義。故鄭注大史職云：六典八瀆八則，雖繁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是也。上六典云治邦國，此八瀆云治官府。官府，在朝廷之官府也。云一曰官屬，以舉邦治者，賈疏云：以下皆單言邦，據王國而言之。云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者，此八瀆皆云邦治，唯官聯官常云官治者，亦變文，無義例，故小宰六職亦云合邦治。賈疏謂官聯言官，欲取會合衆官，乃始得治。官常言官，欲取官有常職，各自治其官，故二者不言邦而云官，失之。餘詳小宰疏。注云百官所居曰府者，廣雅釋宮云：

府、舍也。官也。管子度地篇云。官府寺舍。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官吏所止爲府。左隱七年孔疏引風俗通云。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案。府者大名。其小者即宮正次舍之舍。注云。舍、其所居寺。是也。凡內外衆官。皆有府寺。長各率其屬而居之。賈疏云。官府與上府史之府別。彼府主藏文書。此府是百官所居處。皆是府聚之義也。云弊斷也者。小宰、祗祿、掌囚注並同。小爾雅廣言云。蔽、斷也。左昭十四年傳。叔魚蔽罪邢侯。杜注同。大司寇先鄭注引左傳。蔽作弊。弊即蔽之借字。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者。據小宰六屬文。屬、猶言屬別。謂以竊秩尊卑相領。國語楚語云。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彼據五官言之。義亦同也。凡官屬。有總屬。有分屬。有當官之屬。有冗散之屬。總屬。即六官屬各六十。通屬於其正。是也。分屬。若庖人、內饗、外饗、亨人。屬膳夫。是也。當官之屬者。宮正中下士以下。屬於上士。是也。冗散之屬。若四方之以舞仕者屬旄人。國勇力之士屬司右。相犬牽犬者屬犬人。皆無職名員數。是也。四者各以尊卑相隸。通謂之官屬。先鄭舉其大者言之。凡六官之屬。亦多。獻葵。不皆六十。小宰約舉大數耳。詳彼疏。云若今博士大史大宰大祝大樂屬太常也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引之者。證官大小相屬之事。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是也者。以此官屬舉邦治。與彼文同。故舉以相證。六屬止引天官者。撮舉六官之首。餘不備詳。云官職謂六官之職者。職者。主領之言。即敍官注云。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也。凡三百六十職。通謂之官職。此舉其大者明之。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者。亦證此官職辨邦治。與彼文同。云官職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者。大事。即小宰六屬之屬。其事衆多。則六官之屬相佐助共舉之。依小宰云。凡小事皆有聯。則不必大事而後有聯。此據六官共舉者言之。故云大事。其小事。則不必合六官。或異官。或同官。凡各屬共爲一事。亦得爲聯。儀禮燕食射聘諸篇。衆官各執其事。亦即官聯之法。故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膳宰樂正聯事。即其義也。云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者。段玉裁云。漢以後。連貫字皆用連。不川聯。故司農以今字易古字。而又明之曰。周秦古書。連貫字皆用聯。說文耳部曰。聯、連也。耳連於頰。絲連不絕。故從耳。從絲。此古書二字。與凡言故書者不同。案。段說是也。云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者。王制注云。連、猶聚也。謂連聚數官。旁通官職。互相佐助。以合治一事。周書大戒篇云。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荀子王制篇云。職而不同。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蓋言官聯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胡廣漢官解詁云。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官聯者也。說與鄭同。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

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恤之聯事者。亦證此官聯會邦治。彼云合邦治。會合義同。云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連事通職所共也者。謂各職當官常行之事。大史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也。每官各有其專領之職事。不得相侵越。官常主分。與官聯主合。義正相反。蓋以官職分言之。著於書者爲官法。布於行事者爲官常。官尊者法與常兼備。官卑者則惟奉行官常而已。故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明司以上皆有官法。旅以下。則惟有官常也。云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者。謂各官府所掌之事已成。則案其簿書文字。考其品數法式。即治會之事。司會云。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此官成。正與日成月成歲成同義。司書云。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注云。成。猶畢也。此注云成事。猶彼云事成。彼要貳。亦即官成之要會也。然則鄭所謂成事品式。即謂凡官事之有文籍可稽校案驗者。小宰以比居簡稽等爲八成。正是此義。士師掌士之八成。邦治邦賊之等。亦即最會刑名之簿書。王制云。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即此官成也。賈疏乃謂官自有成事品式。依舊行之。則是有司循行故事。與官常殆無區別。經注之義。皆不如是矣。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

縣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實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者。亦證此官成經邦治。與彼文正同。後文云。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注亦釋爲八成。與此義同。云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者。此注用今字作法也。謂邦之大事。各有專法。著其禮節名數。若今會典通禮之屬。一官兼之。以授衆官。使各依法共治之。是謂官法。若大司徒之地法。小司徒之比法。大司馬之戰法。後世謂之司馬法。縣師之縣法。稍人謂之縣師之法。皆是也。鄭約舉此四者。爲下引小宰職文起義耳。此注不及者。亦文不備。云官刑謂司刑所掌舉劾舉宮舉則舉殺舉也者。據司刑五刑文。舉。古罪字。凡經例用古字。或作舉。注例用今字。皆作罪。今司刑經並作罪。而此注引乃作舉。與例不合。疑誤。詳甸師及司刑疏。賈疏云。此是正五刑。施於天下。非爲官中之刑。故後鄭不從之也。云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者。據後文。凡三年大計與歲計。通爲官計。先鄭略舉一隅爲釋也。云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者。據大司寇文。宰夫官刑注義同。凡百官府黜陟廢置誅賞。並以此爲斷。與司刑五刑異也。書舜典云。鞭作官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云。官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案。鞭亦官府輕刑之一也。賈疏云。是專施於官府之中。於義爲當也。云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者。小宰云。以聽官府

之六計。幣羣吏之治。與此經官計文亦相會。故鄭據彼爲歲計。補先鄭義也。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濩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

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

役。以馭其衆。邑。都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

退也。退其不能者。舉賢而置之。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率出泉也。〔疏〕邑以八則治都鄙者。治畿內采

賁。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疏〕邑以八則治都鄙者。治畿內采

與公邑地相錯。則公邑與都鄙治法常略同。以其可互推。故經不具也。云一曰祭祀以馭其神者。都家各有常祀。又有山

川等命祀。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是也。賈疏云。采地之中。祭祀宗廟社稷五祀。下注云。凡云馭者。所

以馭之內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則無可去取。至社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公有功。是內之善也。

案。賈說非也。都鄙命祀。亦以地之廣狹。爵之尊卑爲差。蓋地廣爵尊者。所祀神亦尊而衆。地狹爵卑者。所祀神亦卑

而少。是祀命各隨黜陟而改。以馭其神也。云二曰濩則以馭其官者。後經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

其佐。陳其殷。置其輔。即都鄙之官府。皆秉法則以治之也。云三曰廢置以馭其吏者。吏。謂采邑有地。治之吏。則計

其賢否。以詔廢置也。云八曰田役以馭其衆者。田役。謂凡田獵起徒役也。遂人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蓋役

事以師田爲最大。故經起徒役以田。謂之田役。以發兵。則謂之師役。而功作之事亦咳焉。大宗伯軍禮云。大田之禮。而

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故云以馭其衆。賈疏云。謂采地之中。得田獵使役於民。據此文。則卿大夫得田獵。而

春秋左氏傳。鄭大夫豐卷請田。子產不許者。彼常田之外。臨祭取鮮。唯人君耳。大夫唯得常田。故禮云。大夫不掩

與三等采地錯居。以其環繞國之邊竟，故通謂之鄙。所居爲公邑，則爲縣鄙。所居爲采邑，則爲都鄙。其爲都鄙，而曰縣曰都則異，都鄙屬於采地之主，縣鄙屬於公邑之吏，官制迥不同。蓋都家爲內諸侯，故亦立兩設伍，略放邦國之制。若縣鄙，則天子使吏治之，而領以縣師，不得有兩卿五大夫之等也。云則亦法也者，爾雅釋詁云，則，法也。大宗伯大史大司馬注義並同。亦者，家上八法，明文異義通。云典法則所川異，異其名也者，賈疏云，謂典法則三者相訓，其義既同，但邦國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是所川處異，故別言之。其實義通也。劉台拱云，都鄙亦有官府，所以治之者，亦猶王朝之八法也。但施於都鄙，則曰法則，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者，大司徒注同。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案，都鄙制井田，小司徒非牧之法，四井爲邑，四縣爲都，故大夫曰家邑，公卿王子弟曰大小都，都邑以大小異名，散文亦通。故經以都鄙咳家邑，而注則以采邑食邑通釋大小都。左隱元年傳，有大都、中都、小都，彼中都，即此小都，而小都則即此家邑。明都邑通言不別矣。采邑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白虎通義京師篇云，公卿大夫皆食采者，示與民同有無也。公羊襄十五年何注云，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漢書刑法志顏注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采地，云以種菜，非也。案，何說是也。家邑大小都三等采地，皆頒田邑以爲祿也。凡公卿大夫貴戚有功，得世祿者，皆頒邑以爲祿，是謂采邑。唯疏族新進，未得世祿者，則賦田數粟以頒祿，是謂祿田。賈賈服疏引鄭志云，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是采地皆特賜也。其在王子弟無官者，雖無祿，而得以恩澤食邑。采邑食邑，食其田，井主其邑，治以家宰私臣，又子孫得世守之，祿田不世守，且僅食其田之租稅，而不得主其邑。各就近屬鄉遂或公邑王官治之。若司勳賞地附屬六卿之比，此其異也。凡命士有功德者，或功臣之後，亦開有采地，祭法注云，置都立邑，爲卿大夫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是也。然士有采地者甚少，且里數亦大減。其餘則唯頒祿田而已。故國語晉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明恆制士不得有采邑。鄭釋三等采地，止於大夫，王制畿縣內三等國，亦云其餘以祿士，是也。其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則又無祿，而唯有稍食，以祿與命相將，不命，則亦無祿也。通言之，祿田或亦謂之采，采地及稍食，或亦謂之祿，散文不別也。其外諸侯入仕者，亦受采地以爲祿，如其官爵，故毛詩鄭風緇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公羊定四年何注亦云，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是也。凡三等采地制，互詳小司徒載師疏，賈疏云，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案，禮記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鄭注中庸云，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

不必授以官守。然則王子母弟。雖食采邑。未必別有官。有官。則依公卿大夫食邑。不假別言也。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左僖二十四年傳。富辰云。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豐、郕。文之昭也。邶、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云。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也。邶、應、扶風雍縣東南有邵亭。畢、京兆長安縣西北。原、河內汝水縣西北原城。毛聃。鄭以此六國。並王子弟食邑之在畿內者。故引以爲證。白虎通義京師篇。謂天子太子食采百里。與諸侯封同。於經無證。疑不足據。云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者。賈疏云。案。孝經大夫章不云社稷。則諸侯卿大夫也。若王子母弟及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故云祀先君社稷五祀也。論議案。先君社稷五祀。舉都鄙之常祀而言。都鄙亦有兩卿五大夫等官。官各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彼皆非常祀。故此注不及也。云法則其官之制度者。都鄙亦有兩卿五大夫等官。官各有制度。是謂法則也。賈疏云。謂宮室車旗衣服之等。皆不得僭也。云廢猶退也。退其不能者。說文尸部云。廢。屋頓也。引申之。人罷棄屏退。亦謂之廢。檀弓注云。廢。去也。士冠禮注云。退。去也。是廢退義同。謂退去其不能者。不復用也。云舉賢而置之者。廣雅釋詁云。置。立也。鄭以此經廢置對文。廢爲退去其不能者。明置爲舉其賢者而置之於位也。云祿若今月奉也者。釋文云。奉。本或作俸。案。俸卽奉之俗。國語楚語章注云。祿。奉也。廣雅釋詁云。稟。奉。稟。祿也。漢書高后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顏注引章昭云。粟米曰奉。續漢書百官志。載百官受奉。自大將軍三公。至斗食佐史奉。並云月若干斛。所謂月奉也。賈疏云。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故云若今月奉也。沈彤云。宮正之會稍食。宮伯之均秩。皆以月終。則給祿常亦然。蓋漢亦承周法也。云位爵次也者。謂爵秩尊卑之次。卽後文長、兩、伍、股、輔。各以爵等尊卑相領屬。是也。云賦口率出泉也者。後注同。賈疏云。下文九職九賦。職賦相繼而言。故知賦卽九賦。口率出泉也。釋文引干云。賦。上之所求於下。案干說。蓋通諸賦稅言之。是也。鄭意蓋以都鄙亦有口泉。賈小司徒疏引鄭志。說都鄙無口賦者。謂其不入於王。非謂自全不征也。實則後經九賦非口泉。鄭說殊不足據。詳後疏。云貢功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貝部云。貢。獻功也。丁晏云。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荀作功。古貢功通用。故鄭訓爲功。云九職之功所稅也者。賈疏云。亦約下文言。九賦上言九職。九職任之。九賦敎之。是以大府云。九賦九功。九功。卽九職之功。故鄭於此以貢爲功。是九職之功出稅也。論議案。後文別有九貢致邦國之用。知此貢非彼九貢者。九貢出於諸侯。非都鄙所出。故以貢爲九職之稅也。釋文引干云。貢。下之所納於上。說與鄭同。云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者。土均注云。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管子立政篇云。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哭泣之位。皆

如其國之故。謹守其法而審行之。賈疏謂若士冠禮。若不醴。醴用酒。是其一隅也。今案。禮俗當分爲二事。禮謂吉凶之禮。卽大司徒十二教。陽禮教讓。陰禮教親之等是也。俗。謂土地所習。與禮不同。而不必變革者。卽十二教之以俗教安。彼注云。謂土地所生習。是也。士均小行人禮俗義並同。鄭賈合爲一。失之。鄭司農云。士謂學士者。明此士對官吏而言。則非上中下士。國語周語韋注云。士。講學道藝者也。學士。卽士之養於學者。見樂師大胥小胥職。都鄙亦有學以養士。其賢能者。則選爲兩卿五大夫。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等。其尤賢者。亦得升於王朝。皆得受祿位也。

三曰子。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詩云。誨爾序爵。言教王以賢否之第次也。班祿所以富臣下。書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五福。一曰壽。尊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凡言馭者。所以馭。疏。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者。與內史司士爲官聯也。賈疏云。大宰以此八柄詔告於王馭羣臣。餘條皆不之內之於善。言詔。獨此與下八統言詔王者。餘並羣臣職務常所依行。歲終致事。乃考知得失。此乃王所操持。王不獨執。羣臣佐之而已。故特言詔也。云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者。爵祿爲予奪置廢之本。故首舉之。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此不言食者。祿亦可以賂食也。云四曰置以馭其行者。賈疏云。有賢行。則置之於位。故云以馭其行。云七曰廢以馭其罪者。罪。疑當作舉。詳前疏。云八曰誅以馭其過者。誅。卽內史之殺。爲罰之最重者。故以次於末。案。此經八者。唯爵祿爲賞罰通法。以下六者。則予置生爲賞之事。奪廢誅爲罰之事。賞罰文別。而敘次則正相對。若內史八柄。則自爵祿之外。以予奪置廢生殺皆賞罰。自相對爲文。故與此文次不同。義各有當也。自鄭誤解生爲養老。誅爲溝責。賈氏遂強爲之說。謂奪重於誅。又謂內史變誅言殺。與此義殊。並不可通。今無取焉。注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者。說文木部云。柄。柯也。重文。或从秉。是柄木爲斧柯之名。以斧柯爲人所執。引申之。凡有所秉執者皆謂之柄。左昭二十三年傳云。又執民柄。杜注云。賞罰爲民柄。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棟。威權也。此八者。亦王所秉執威權賞罰之事。故謂之八柄也。禮運云。禮者。君之大柄也。注云。柄。所操以治事。柄秉聲類亦同。內史又借枋爲之。管子小匡篇。管子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謹用其六乘。如是。

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國語齊語載其文。作六柄。案彼六柄御百姓。生貴貧富。與此同。殺即誅。賤即廢也。此馭羣臣。相予置。爲八柄。義亦略同。云詔告也。助也者。說文言部云。詔。告也。爾雅釋詁云。詔。助。勸也。經例。凡言詔者。並以言詔告相左助之謂。詔訓告。大卜大僕注亦同。云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者。喪服傳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此八柄。據羣臣而言。故上不及天子。爵下及士者。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鄭彼注云。爵。秩次也。又士冠禮記云。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彼注云。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又大行人注云。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此不言孤者。孤亦冢卿也。白虎通義爵篇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實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據周制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又云。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內爵稱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何以知士非爵。禮曰。四子強而仕。不言爵爲士。至五十爵爲大夫。何以知卿爲爵也。以大夫。知卿亦爵也。何以知公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份。諸公六份。合而言之。以是知公卿爲爵。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變實文何。內者爲本。故不改內也。案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賔。又職喪云。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則士得爲爵。經有明文。白虎通謂周士非爵。與此經義異。鄭所不從。云詩云。誨爾序爵。言教王以賢否之第次也者。誨爾序爵。大雅桑柔文。鄭彼箋亦云。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與此注同。云班祿所以富臣下者。韓非子解老篇云。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凡食粟田邑。通謂之祿。皆所以富贈臣下。故經云。以馭其富也。引書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者。賈疏云。尚書洪範文。厥。共也。方。道也。穀。善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以善道接之。引之者。證以馭其富也。案。賈說同。僞孔傳。鄭書注今佚。不知與彼同否。以此注引彼文推之。疑鄭本釋穀爲祿也。云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者。呂飛鵬云。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賜予雖未能馭富。亦富之漸也。故云予以馭其幸。詒讓案。說文天部云。發。吉而免凶也。幸即發之鍊變。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幸。僥幸也。鄭意幸者僥幸恩澤之音。謂諸臣本無功德。以言行偶合於善。則王亦有以賜予之。以廣恩澤。並以爲後人勸也。江永云。凡賜予皆爲予。圭瓚。車馬。衣服。旌旗。弓矢。鉞鉞。虎賁。皆予之大者。幸與福一例。得予則爲幸。得生則爲福。案。江說是也。注義未咳。云生猶養也者。前注同。劉敞云。生以馭其福。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者。議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閻氏。

而免。纘尹克黃。改命曰生。則此類也。江永云。生。謂以八議生之。案。劉江說是也。易。祗。李光坡。李鍾倫。蔣載康。俞樾說。並同。經以生對誅。殺爲文。則正謂保全臣下。使究其年壽耳。鄭以養爲訓。求之太深。於義轉遠矣。云。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者。謂老者筋力衰劣。故王養以福之。云。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者。賈疏云。此並文公十三年公羊傳文。彼云。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此云爲周公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詒讓案。主後聲義並近。疑嚴顏文異。此引之者。證生養義同。云。五福一曰壽者。賈疏云。此亦洪範文。引之者。證賢臣老。養之。是五福一曰壽。故曰以取其福也。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說文奪部云。奪。手持佳。失之也。又支部云。斂。彊取也。此奪卽斂之借字。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奪。取也。臣有大罪。沒取其家財入官。亦謂之奪。劉敞云。奪者。削其田邑祿職。惠士奇云。左傳莊十九年。惠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奪田收秩。所謂奪以取其資也。案。劉惠說是也。鄭鏐說同。此奪對子爲文。亦謂奪其田祿耳。非必盡沒其家財也。云。六極四曰貧者。賈疏云。亦洪範文。引之者。證大罪奪之家資。以取其資也。云。廢猶放也者。此引申之義。小爾雅廣言云。放。棄也。莊子釋文引李頤云。廢。棄也。是廢放義同。說文支部云。放。逐也。左傳宣元年杜注云。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案。經以廢對置爲文。亦止謂廢黜。不令在位耳。前注云。廢。猶退也。與此義最合。此注放棄之說。亦似太深也。云。舜殛鯀于羽山是也者。葉鈔本釋文。殛。係作極。案。說文無極字。今書舜典亦作殛。縣。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史記集解引馬融書注云。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祭法孔疏引鄭志。答趙商云。縣非誅死。縣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尙書云。縣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憾。爲說父不肯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據鄭志。則鄭以殛爲放。與馬說不同。故引以證此廢爲放之義也。殛。當依宋本釋文作極。段玉裁云。洪範。縣則殛死。釋文。殛。本又作極。左氏昭七年傳。堯殛鯀羽山。釋文。殛。亦作極。然則堯典殛縣。亦是極字之假借。殛之本義訓爲殊。殊之訓死也。一曰斷也。殛之所假借爲極。極。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云。誅責讓也者。司救注云。誅。誅責也。義與此同。廣雅釋詁云。讓。誅。責也。黃以周云。鄭意過與罪對。罪重而過輕。故誅訓責讓。引曲禮曰。齒馬路有誅者。鄭彼注云。路馬。君之馬。齒欲年也。誅。罰也。賈疏云。引之者。證誅爲言誅責之。非有刑罪也。內史變誅言殺。欲見爲惡不止。則殺之。劉敞云。誅者。殺也。過當作禍。聲之誤耳。有取其福。則有取其禍矣。福稱生。則禍稱誅矣。八柄者。先敘賞而後言罰。賞則先重。罰則後重。故誅最後言也。內史貳八柄。爵祿廢置予奪生七者皆同。而其一則爲殺。殺則誅也。鄭必以責讓釋誅者。疑過失但當責讓。

不當誅殺耳。不知此過字當讀爲禍。古禍過通用。漢書公孫弘傳。諸常與弘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其證也。因假過爲禍。鄭君遂失其解。賈見內史八柄。變誅言殺。不知其文異義同。而曲爲之說。胥失之矣。案。劉向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姜兆錫說。並同。此經凡言誅。雖有訓責讓者。而此職之誅。以內史證之。則不得與殺義歧連。鄭賈說並未允。云凡言馭者。所以馭之內之於善者。此總釋上下兩章也。馭。釋文作馭。案。說文。馭。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蓋使馬以筴策馭之使行。引申之。凡有所馭使皆曰御。經例。凡言馭者。並有子奪勸懲之誼。八則八柄及下八統。皆所以令臣民。強之爲善。猶孟子梁惠王篇云。驅而之善。故並以馭爲。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

八曰禮賓。

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親親。若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也。能。多材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祭。

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疏〕以八統詔王馭萬民者。此親故賢能庸貴吏賓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疏〕八者。所略甚廣。不止羣臣。故經以馭萬民言

之。賈疏謂民與在上。同有此八事。故以萬民爲主。則保庸達吏諸事。非萬民所得與。於義難通。不可從。注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者。前注云。統。猶合也。廣雅釋詁云。率。連也。此八統並所以連合上下。敘其等差。故云合率以等物也。魏氏羣書治要注云。統。所以總物者也。義與鄭同。賈疏云。物。事也。謂率下民使與上合。皆有以等其事。上行之。下效之也。云親親若親九族也者。賈疏述注。若上有謂字。書堯典云。以親九族。書釋文引馬鄭注云。九族。上而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云敬故不慢舊也者。大司寇注云。故。謂舊知也。云晏平仲久而敬之者。論語公冶長篇文。引之者。證敬故之事。云賢有善行也。能多材藝者。孔繼汾謂有善行也。也。疑當作者。阮元校同。案。詩大雅烝民孔疏引此注。作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材藝者也。疑今本二句各脫一字。內則注云。賢。猶善也。說文能部云。能。熊屬。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彼注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小司寇議賢議能注。義亦同。大司徒十二教又云。以世事教能。注謂士農工商之事。是賢屬德行。能包道藝及四民之事。故鄭云。有善行。多材藝。善行與德行。義亦同。云保庸安有功者者。地官敘官

注云。保、安也。又大司徒注云。庸、功也。司勳云。民功曰庸。云尊貴尊天下之貴者者。廣雅釋言云。貴、尊也。天下人所尊尚者。王亦尊之。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者。公孫丑篇文。引以證尊貴之義。彼文云。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趙注云。三者天下之通尊也。引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者。證尊貴之義。貴有德。即孟子之尊德也。貴貴。即尊爵也。貴老。即尊齒也。敬長慈幼二者。牽連引之。於經無所當也。江永云。尊貴。鄭引孟子三達尊及祭義證之。則貴中兼有爵齒德。案江說是也。賈疏以孟子爵德。當經進賢使能。又以祭義之貴有德爲經之舉賢。貴貴爲經之尊貴。非鄭引彼二書之旨。云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說文一部云。吏、治人者也。後注云。吏。小吏在鄉邑者。大宗伯。一命受職。注云。始見命爲正吏。王之下士一命。是命士及不命之士。並得稱吏。賈子階級篇云。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彼官師小吏。蓋專指中下士及不命之士言之。與此注義亦通也。小吏爵秩卑賤。有勤勞者。則亦察舉之。俾通於上。故謂之達。檀弓云。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云。謂君所命。蓋周制。公孤上卿。皆以世族爲之。其大夫士以下。則多參用庶族。故小吏積勞。亦得馴至達官也。此吏與宰夫之羣吏義同。詳後疏。又此八統與下司寇八辟目正相應。達吏當彼議勤之辟。鄭云勤勞之小吏。蓋隱據彼經爲釋。此達吏與進賢使能異。賢能者皆有才德。殊異於衆。故因而進之使之。達吏則不必有才德。但以任事年久。積累勤勞。錄而通之。蓋以校計年勞。振拔困滯。卑官平進。與後世計資格相似。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彼德功能。即此進賢。保庸。使能。久即此勤勞之小吏。明勤勞必年久乃著。此職與小司寇司士。三經義實相通貫也。云禮賓賓客諸侯者。即後文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也。凡諸侯來朝會。王待以不純臣。故謂之禮賓。小司寇八辟。八曰議賓之辟。注云。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彼注專據賓格諸侯爲釋。義與此注小異。云所以示民親仁善鄰者。釋馭萬民而有賓客諸侯之事。賈疏云。親仁善鄰。左氏隱六年陳五父之辭。親仁善鄰。則當禮賓。故引以證禮賓也。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任。猶傳也。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秬、秠、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八材。珠曰執事。切。象曰瑤。玉曰珉。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鑠。革曰剝。羽曰析。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者。今

儲貨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稅大麥，而有梁、藁、樹、果、蔬、曰園，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嬖、婦人之美稱也。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爲宦女焉。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蔬不熟曰饔。〔疏〕以九職任萬民者，任民以制國用之法也。黃以周云，九職者，任夫力也，任夫力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鄉大夫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九職任民之法，國語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謂此，閭師言任農貢九穀，以至任虞貢其物，各以其所有穀物，以充力征，是九職徵賦之法，司會云，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謂此，又云，周禮，民之受田地而不耕毛者，出里布屋粟，民之不受田地而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皆示罰也。不以爲正稅，至孟子言虞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惰民閒民之征，爲經常之賦矣。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法，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故九賦曰九正也。九職力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閒惰之民，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周禮九職中，有貢九穀貢布帛二職，農貢九穀，不出布帛，嬖貢布帛，不出九穀，非一人並征之，均人職云，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則經常之征，止有力賦兩稅可知。案，黃說是也。穀梁成元年傳云，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桓寬鹽鐵論本議篇云，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女工効其功，是有民則有職，有職則有功，九職者，謂任民以職事，其目有九也。民各以其力所能，受職而貢其功，以爲賦稅，故大府內府司會謂之九功，閭師謂之八貢，大府謂之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蓋任民之貢，不爲正賦，其率亦甚輕，故惟實府庫以其餘奏之用。下文九賦地稅，則爲賦法之正。大府以其力自任其職事而共貢，均人所謂均地職，是也。任役者，民以其力任國事，共軍旅會同及城道之役，亦通謂之力征，均人所謂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又云，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是也。力征計戶任夫，猶後世之丁稅，自老疾及惰民外，無不受職共貢，役征雖亦計戶任夫，而大役不必常有，有事受役，歲不過三日，無事則免，不以爲歲征之常科，是其異也。互詳鄉大夫均人疏。云一曰三農生九穀者，說文農部云，農，耕也，閭師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是也。民事以農爲尤重，故九職亦以此爲首。云二曰園圃毓草木者，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是也。大司徒注云，育、生也，毓育古今字，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者，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彼分爲二，以充八貢，此則合爲一職，其事同也。山澤之材，卽後八材，凡山澤所出者皆是，作、謂蕃聚興發之，以給用。

也。云四曰蔽牧養蕃鳥獸者。閭師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是也。大司徒注云。蕃。蕃息也。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者。閭師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是也。考工記總敘云。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亦謂此也。賈疏云。謂百種巧作之工。所爲事業。變化八材爲器物。飭之而已。飭。勤也。勤力以化八材。案。考工記。飭五材。先鄭注謂飭爲治。此飭化與下文化治。義蓋略同。說文力部云。飭。致堅也。謂治八材。極其堅致。化。礦樸以成器物也。賈通飭爲勤。未瑯。互詳考工記疏。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者。閭師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是也。考工記總敘云。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亦謂此也。云七曰嬖婦化治絲枲者。閭師云。任嬖以女事。貢布帛。是也。化治。謂繅絲棼麻。或化爲線縷。織成布帛。故考工記總敘云。或治絲麻以成之。枲。麻義同。管子輕重甲篇。有絳絲之籍。孟子盡心篇。有布縷之征。亦謂此也。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者。此民家所養。有常生者。以其賤。故無貢也。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自三農至臣妾。皆有常職。此閒民不任受職。止任與人傭賃。而卽以轉移執事爲職。閭師云。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江永云。九職任萬民。皆任之以生財。大學所謂生之者衆也。九職外。有學士習道藝。巫醫卜筮守世事。府史胥徒服公事。皆非所以生財。故不在九職之數。而大司徒并之爲十有二。天下之民盡此矣。九職生財。卽閭師之八貢與無職者之夫布。然亦稍有不同。九職合處衡爲一。而有臣妾聚斂疏材。閭師無疏材之貢。而分處衡爲二。亦得九。大府所謂九功者也。案。江說是也。大司徒頃職事十有二。其稼穡。樹藝。作材。阜蕃。飭材。通財。化材。斂材。生材九者。與此正同。而別有學藝世事服事三者。此九職無之者。大宰主財用之總要。彼三者皆無力征。非財用所出。故不及也。注云任猶傳也者。前注同。賈疏云。傳。謂立也。使民之業得立。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者。據角人云。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羽人云。掌以時徵羽鬬之政于山澤之農。又掌葛云。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故以山農澤農與平地之農爲三也。彼山澤皆曰農。又皆出物以當邦賦。明生九穀爲其本職。而後鄭不從者。蓋以山澤生穀之地甚少。故易之。云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者。說文禾部云。穀。糲也。百穀之總名。稷。稷也。五穀之長。秫。稷之黏者。稻。稌也。黍部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麻部云。麻。泉也。未部云。未。豆也。又艸部云。荅。小豆也。麥部云。麥。芒穀。廣雅釋艸云。大麥。麴也。小麥。麴也。大麥。未也。小豆。荅也。案先鄭所說九穀。今惟稻黍豆名與古同。麻卽籩人之貢。宋以後醫書謂之火麻人。詳彼疏。其稷。今謂之高粱。秫卽高粱之黏者也。黍卽今北方之稷。其米爲黃米。南方或無其穀。後人說稷黍二穀者。多淆亂莫辨。故爾雅釋草。稌。稷也。郭注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稌。左傳桓二年孔疏引舍人云。稷。粟也。齊民要術引孫炎說同。國語晉語韋注云。稌。稷也。本草陶弘景注云。汎勝之種植書。無稷有粟。是稌。依此諸說。是西漢以後。

並以九穀之粱，家稷之名，故先鄭此注舉微而遺粱，其釋鍾氏丹硫，亦以爲赤粱，粟卽粱也。蘇恭唐本草，謂稷卽粱，則又以九穀之黍，與稷相混，唯程瑤田辨黍稷，最爲精析，今依用之。程氏說黍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麋，黍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爾雅，秬，黑黍，內則，飯黍，稷，稻，粱，自黍，黃粱，鄭注，黍，黃黍也，經傳中見黑黍自黍黃黍，不見黑黍自黍黃黍，是以知散文通稱黍也。糜，一曰黍，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養醴粥之屬，故釐簋實糜爲之，又名曰黍，不黏者有糜與黍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黍有黑黍白黍赤黍，而獨無黃黍，唯糜則類多黃者，然則黃黍者，糜也，黍也，內則直呼曰黍，今人乃以爲黍，豈不繆哉，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呼之曰糜，黍又冒黃粱之名，呼黏者曰黍，黃粱，不黏者曰硬黃粱，太原以東，則呼黏者爲黍子，不黏者爲糜子，武邑人亦呼之曰黍子，糜子，而呼黍之米曰黃米，糜之米曰黍米，北方稷黍音相邇，稷黍稷名，承譌日久，論者因謂稷黍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說文，黍稷互釋，稷黍互釋，其爲二物甚明，又說稷云，稷，藟，大名也，黏者爲稷，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秬秠，又謂之蜀黍，蓋黍之類，而高大似蘆，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黍，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黍次之，黍麋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黍，百日不藝黍，聞之鳳陽人云，彼地種高粱最早，諺云，九裏種，伏裏收，管子，日至七十日，今之正月也，余旁行南北，氣候不齊，曾未聞有正月藝黍者，至安徽藝黍，遲至五六月，烏在其爲日至百日不藝也，而高粱早種於正月者，則南北並有之，故曰黍爲首種，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良耜詩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黍耳，大戴禮，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戶，注云，庶人無常性，故以稷爲主，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爲主，賤者食以高粱爲主，是賤者食稷，而不可以冒粟爲稷也，又云，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粟之名，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顏師古，並承襲前人之說，無能正之者，陶通明注本草，言書多云稷與黍相似，然觀其所著書，其所謂與黍相似者，猶是指粟言，不謂稷在黍中也，至唐蘇恭誤解陶氏與黍相似之云，乃曰本草載稷不載黍，因以黍爲稷，而謂與黍爲秬秠，破冒稷爲黍之非，轉致強分黍爲二穀，不知黍中之有稷，猶稷中之有秬，稻中之有秠也，一穀自兼二種，安可以黍之不黏者，而冒爲黍乎，厥後陳藏器因之，謂黍如黍，黑色，宋蘇頌則直謂黏者爲秬，不黏者爲黍，而孟詵，寇宗奭之徒，亦踵蘇恭之繆，而與蘇頌相反，所見不同，均之爲誤也，案，程說是也，云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鑠，革曰剝，羽曰析者，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引申之，凡可用之物皆曰材，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鑠，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云，六者皆治器之名，

此卽先鄭所據。案，珠曰切。釋器珠作骨。賈疏謂司農讀爾雅本作珠。象曰瑤。釋器瑤作瑤。王充論衡量知篇亦云。骨曰瑤。與此注同。革曰剝者。說文刀部云。剝、裂也。皮部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羽曰析者。廣雅釋詁云。析、分也。司常云。析羽爲旌。此二者。釋器無文。先鄭以意增之。以足八材之數也。江永曰。八材。先鄭本爾雅珠象玉。石木金革羽。遺擄埴之工。且珠之用少。當不特設一工。宜以曲禮土金石木獸草之六材。而益以玉羽。案。江說亦通。云開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者。左傳昭五年杜注云。開、暇也。此民無常職事。轉移無定。與人爲役。故謂之開民。說文走部云。逐、遷徙也。移卽逐之段字。江永云。開民。傭力之人。執事於農工商賈園牧虞衡之家。轉移無常。卽傭師之無職者。云若今傭賃也者。說文貝部云。賃、傭也。史記范雎傳云。唯曰。臣爲人傭賃。一切經音義引孟氏云。傭、役也。謂役力受直曰傭。玉篇貝部云。賃、傭也。案。詩周頌載芟。侯疆侯。以後鄭彼箋云。以謂開民。今時庸賃也。與先鄭此注說同。云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者。大司徒注云。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隰平地。卽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所謂原隰。舉衍沃也。後鄭以原卑於山。隰高於澤。於生穀爲宜。故川易先鄭義。其一爲平地則同。賈疏云。原及平地。可種黍稷之等。隰中可種稻麥及稊也。惠士奇云。三農者。上農、中農、下農也。管子揆度篇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案。惠說亦通。云九穀無稊。大麥而有稊者。此破先鄭說也。釋文云。苽字或作菰。案。卽苽之俗。後鄭蓋依先鄭膳夫六穀注說。而加麻及大小豆也。賈疏云。以稊爲赤粟。與稷黏疎爲異。故去之。大麥所用處少。故亦去之。必知有稊者。下食醫云。凡饌食之宜。有大宜稊。魚宜苽。故知其稊苽也。且前七穀之中。依月令。麥屬東方。黍屬南方。麻屬西方。豆屬北方。稷屬中央。故知有稷黍麻豆麥。稻與小豆。所用處多。故知有稻。有小豆也。必知有大豆者。生民詩云。藝之戎菽。戎菽、大豆。后稷之所殖。故知有大豆也。案。賈疏以稊爲赤粟。卽沿先鄭鍾氏注說之誤。稊者。今北方之小米也。南方謂之粟米。說文米部云。粟、米名也。米、稟實也。鹵部云。稟、嘉穀實也。禾部云。禾、嘉穀也。程瑤田云。禾、粟之有稟者也。其實、粟也。其米、粟也。史記索隱載三蒼云。粟、好粟。其證也。內則言飯有粟。又有黃粟。是稊者。白粟也。今北方稱呼粟米之純白者曰粟米。賈公彥舍人疏乃云。正言粟卽粟也。夫粟稊也。以粟爲稊。是以粟爲稊。此說蓋據郭璞爾雅注。乃漢世訓詁相承之語。孔穎達於曲禮稊曰明粟。亦釋之曰。稊、粟也。蓋承其誤矣。汎勝之種植書。不見稊。而云稊是稊。先鄭注鍾氏丹稊爲赤粟。其注九穀。亦有稊無稊。然於六穀。則又稊稊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稊稊也。顯然與禮經相畔矣。及其注百穀之屬。於稊之外。又復舉稊。稊稊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不知秦漢以後。何以潤二穀而一之。如呂氏春秋審時篇。舉稊而逸稊。其十二紀中所載。又舉稊而逸稊。月令及淮南子。皆因

於呂紀。文亦同之。淮南子天文墜形主術三訓。凡四見諸穀之名。皆不見稷字。直謂稷即粱也。後鄭知稷粱之不可以相無也。而改司農九穀之說。證卓矣。又云。食醫宜稷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種。內則。菽麥黃稻黍粱。稷唯所飲。見種則不見稷。故司農說九穀。稷並見。後鄭不從。入粱而去稷。以其固粱而稷重稷也。案。程說是也。段玉裁劉寶楠說並同。至九穀之說。二鄭而外。亦多舛異。如齊民要術引汜勝之種植書。以爲稻黍稷小麥大麥小豆大豆。案。據本草陶注。汜氏所謂稷者即粱。則所謂米者。蓋即指粱之不黏者。此與先鄭義略同。唯以米易稷耳。崔豹古今注。又以爲黍稷稻粱三豆二麥。其說豆有三。不知塙指何種。此諸說並與疾醫六穀不合。不可以說此經。苽即彫胡。詳膳夫疏。云樹果苽曰圃。圃其樊也者。載師注義同。賈疏云。此圃。即載師所云塙圃任圃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苽者。又云。案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環廬樹桑麻菜茹瓜瓠果苽。應劭曰。木曰果。草曰苽。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苽。臣瓚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苽。助與贊義同。晏獨異也。案。載師云。塙圃任圃地。則圃在圃中。故鄭云。樹果苽曰圃。圃其樊。是以詩云。折柳樊圃。謂與圃爲樊。樊。其蕃蔽也。詒讓案。毛詩齊風東方未明傳曰。圃。菜圃也。又將仲子傳云。圃所以種木也。說文口部云。種菜曰圃。圃所以樹果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論語子路篇集解引馬融說。並略同。據載師云。塙圃任圃地。則不得如毛許說。以菜木分屬圃圃。故鄭易之。依鄭義。圃樹果苽。何師注云。果。桃李之屬。苽。瓜瓠之屬。則云樹果苽。可通包菜木。圃之四畔爲藩籬。則謂之圃。說文爻部云。林。藩也。樊。卽林之段字。爾雅釋言及詩東方未明傳並云。樊。藩也。詩疏引孫炎云。樊。圃之藩也。與鄭義同。至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爲居。井廬慮非盡取焉。范注云。損其廬舍。案作一圃。以種五菜。外種椒桑。以備養生送死。此謂井田之法。於公田中廬舍之旁。隙地爲圃。以種菜木。與此圃圃專爲臠草木之地迥異。詳載師疏。云虞衡作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賈疏云。案。地官。掌山澤者謂之虞。掌山林者謂之衡。則衡不掌山澤。而云虞衡作山澤者。欲互舉以見山澤亦有山林之材也。鄭既云虞衡掌山澤之官。復云山澤之民者。欲見虞衡是官。非出稅之人。以山澤之民無名號。故借虞衡之官。以表其民所任者。任山澤之萬民。山虞澤虞之官。非是以任出稅之物。但主山澤之民也。案。賈說是也。山林川澤之民。屬於虞衡。故卽名其民職曰虞衡。亦通謂之虞。史記貨殖傳引周書云。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云澤無水曰藪者。地官敘官。澤虞有大澤大藪。中澤中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水希卽是無水。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云。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無水。故可居禽獸也。蓋析言。則藪與澤別。統言之。則藪澤亦通。故職方氏藪澤注云。大澤曰藪。是也。云牧牧田在遠郊者。據載師云。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彼注云。牧田。畜牧者之家。

所受田也。又鄭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後鄭彼注：不從先鄭。而此注乃正從先鄭彼注義。當以此注爲正。詳彼疏。云皆畜牧之地者，牧爲蓄畜鳥獸之專地。其地甚廣，載師所任。既別爲區域，蔽近水澤，薦草蕃衍，則亦可就之畜牧。故經兼舉之。開師八賁，止云任牧，不及載者，文省也。管子國準篇云：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彼麋鹿之地卽載，牛馬之地卽牧也。江永云：蔽牧養蓄鳥獸，不必家畜，蔽牧之民，各守其地野鳥獸，取之有時，是亦所以養蕃之。疑載牧之民有二種，其受田於遠郊者，則實家畜，其處山澤與邦田之地者，則實野鳥獸，家畜入於途師，而途師以共野牲，其卵鳥，則掌畜復養而共之。野鳥獸入於途人獸人與掌畜，而諸官以共。共人庖人之用。案：江說是也。云行曰商，處曰賈者，司市注云：通物曰商，居實貨曰賈。義與此同。說文商部云：商，從外知內也。又貝部云：賈，行賈也。賈市也。一曰坐賣售也。案：商卽賈之假字，白虎通義商賈篇云：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卽如是。尙書曰：靡率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案：商賈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尙書以行爲賈。班說非。文選西京賦薛注又云：坐者爲商，行者爲賈。蓋誤文。云阜盛也者，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傳文，大司徒司市掌畜注義並同。云金玉曰貨者，後注云：貨賈珠貝，自然之物也。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鄭彼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金玉並天地所化，生自然之物，故謂之貨。杜壺卿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龜貝金玉之屬曰貨。云布帛曰賄者，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布帛魚鹽之屬曰賄。案：此商賈阜通賄賂，大司徒十二職事，謂之通財。說文貝部：貨賄並訓云財也。漢書食貨志云：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是布帛亦得爲貨。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賈疏云：聘禮曰：賄用束紉，是人所爲曰賄也。若然，王制云：錦文珠玉，不賄于市。此商賈得通之在市者。彼據珠玉有錦文者，或彼異代禮也。案：左氏襄十五年，宋人獻玉于子罕，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獲其所。服氏云：富，賣玉得富，是其得幣玉也。案：賈說非也。王制所說，欲防民之奢耳。此經主於阜通貨賄，義各有當，不當援彼疑此。又王制：錦文與珠玉各異物。賈謂珠玉有錦文者尤謬。云嬪婦人之美，稱也者，敘官九嬪注云：嬪，婦也。案：此嬪婦指外嬪婦，卽典絲之外工。與九嬪世婦等內嬪婦異。嬪義取可賓敬，故爲婦人之美稱。詳敘官疏，引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者，禮嬪爲婦人美稱。僞孔傳云：降，下。嬪，婦也。與鄭義同。云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者，書費誓：臣妾遺逃，僞孔傳云：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書注云：臣妾、廝役之屬也。惠士奇云：古無奴婢，有臣妾，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族六二，得童僕，貞。左昭七年傳

魯語。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彼藉田謂田稅。賦里謂廩稅。並爲任地之法。任力謂力征。爲任民之法。與此經正同。九賦猶後世之地稅。九職猶後世之丁稅。而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則猶後世之差徭。各自爲一法。此職九賦。以司會載師證之。其爲地征。本無疑義。自後鄭以爲口泉。而賈疏申其義。遂於九職開民夫布之外。增一泉征。又無以處幣餘之賦。而經義晦矣。云一曰邦中之賦者。載師云。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此其地征也。六鄉之吏及閭師場人等斂之。云二曰四郊之賦者。距國百里。四郊六鄉之地征。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六鄉四郊之吏及閭師斂之。云三曰邦甸之賦者。距國二百里。六遂公邑之地征。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六遂之吏及縣師斂之。云四曰家削之賦者。距國三百里。公邑之地征。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是也。自此以外至邦都。並縣師斂之。賈疏云。謂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故名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爲公邑。公邑之內。其民出泉。入王家。故舉家削以表公邑之民也。江永云。八則言賦實以馭其用。則都鄙亦常有賦入於王。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疏云。若采地之稅。則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是謂采地有賦。此疏謂三等采邑。出泉賦於公卿大夫。而三等公邑。則出泉賦於王。蓋揭采邑。表公邑。非是。案。江說是也。賈依後鄭義。以此九賦爲口泉。與稅異。小司徒疏引鄭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鄙無口率之賦。故此疏亦本彼爲說。不知此賦自是地征。非口賦。地征在公邑固全入王。采邑雖入其主。亦計率貢其餘於王。此由誤解賦字。與司勳疏實不相蒙也。但彼疏謂采地之稅四之一入王。亦不謬耳。詳彼疏。云五曰邦縣之賦者。距國四百里地之地征。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是也。其公邑之賦。全入於王。小都采地之賦。則計率貢於王。云六曰邦都之賦者。距國五百里地之地征。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亦公邑之賦全入於王。大都采地之賦。計率貢於王。云七曰關市之賦者。司市司關所斂廛征財征是也。云八曰山澤之賦者。山林川澤之地征也。山虞澤虞川衡林衡斂之。云九曰幣餘之賦者。說文食部云。餘。饒也。百官府法用之餘義。職幣所斂者。是也。注云財泉穀也者。宰夫小司徒注義同。說文貝部云。財。人所寶也。考工記總敘云。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財亦指穀言之。賈疏云。見外府云。掌邦布之出入。賜予之財用。以此知財中有泉也。又知財中有穀者。案。禮記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米即是穀。故知財中有穀也。詒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注云。粟米布帛曰財。依鄭前注說。則布帛爲財。此財財並言。則財中不含布帛。對文則異也。但鄭意此賦爲口泉。則以泉爲主。其無泉者。則入穀及布帛以當泉。然此賦實爲地稅。則本不計口爲征。而泉穀布帛。各隨所有斂之。亦不定以泉爲正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者。

賈疏云：先鄭約稅師閭閻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故云各有差，後鄭不從者，以閭市山澤幣餘之賦，皆無地稅，即上云邦中四郊之等，亦非地稅，故不從也。案：先鄭據載師釋此九賦爲地稅，其說固不可易，後鄭及賈破之，非也。云幣餘百工之餘者，謂百工財賄所用之餘入於官者，大府，幣餘之賦，先鄭注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與此注說異，皆未盡得其義，此幣餘之賦，乃官府法用之餘，不徒出於百工，若云在市百工器物之貢，則是九職之一，與幣餘之賦，尤不相涉也。云玄謂賦口率出泉也者，漢書高帝紀云：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顏注云：率，計也，此即漢初口率出泉之法，廣雅釋言云：率，計數也，謂校計人口，令出泉也，口率出泉，省文亦云，口泉，與漢小丁之口錢異，詳後，賈疏云：案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賦爲口泉也，金榜云：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謂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八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賦，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江永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故使出夫布，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案：江說是也，賦雖爲歲入之總名，而九賦當以先鄭之說爲正，蓋自邦中至山澤八者，並任地之稅，幣餘出於官府，雖非地稅，而官府亦即出賦之地，故司會云：以令田野之財用，若是指泉，則不得言田野矣，載師任地，自國宅無征外，閭閻、近郊、遠郊、甸、稍、縣、都、及漆林之征，即此邦中至山澤八賦之法，若夫布，則閭師與八貢同舉，乃九職閒民之征，非九賦之正，若如鄭說，非徒幣餘一賦必不可通，而閒民之外，農牧虞衡之民，既各有所事任之職事，以令貢稅，乃復計口令出泉，是責倍輸之賦也，豈先王之法乎，惟管子山至數篇云：邦布之籍，終歲十錢，輕重甲篇云：桓公曰：寡人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又云：則無屋粟邦布之籍，國蓄篇云：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麻，五者不可舉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以諸文互校，彼邦布，蓋即閭師無職者所出之夫布，載師：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出此布，周制本使閒民情民出之，則不以此爲任民之通法，而管子言之甚詳，疑春秋以後，侯國橫征，或使民之有職事者亦出此布，抑或變更九職任民之故法，改貢物爲入泉，皆未可知，要所謂籍於萬民，籍於正人者，實後世口泉之濫觴也，管子海王篇又云：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月入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此正人月籍三十錢，與山至數篇文異，考彼書揆度篇云：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是萬乘之國，實有千萬人，而止籍其當分之正人百萬，蓋亦十賦其一，然非周初九賦之制也，又案：漢書食貨志說周法云：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

商虞衡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刑法志亦云。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其下卽說丘乘軍賦之法。蓋亦以稅當此經之九職，賦當此經之九賦。與後鄭義略同。而以賦爲兼有軍賦，則小異。考國語魯語說軍賦歲收一井出穫禾秉芻倍米，與井田什一之常稅，絕不相冢。詳載師疏。漢志說稅賦給用，與大府九賦分給九式之文尤不合。不可以證此經也。云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絕此其舊名與者。此舉漢法證賦爲口率出泉也。漢舊儀云，算，民年七歲以上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以給車馬。案，此卽鄭所謂算泉，或謂之賦者也。漢書高帝紀，四年，初爲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與衛敬仲說同。賈疏謂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與衛說小異。當以衛爲正。漢之口錢與算錢，二者不同。然其計口出泉則同。二者民並謂之賦，故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以口錢爲口賦錢。鄭惟舉算泉爲況者，以鄉大夫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與漢算泉法約略相當也。黃以周云，注口率出泉，蓋亦謂計夫賦役，故又曰今之算錢。漢有算錢口錢二法，皆計口出錢也。算錢起於高帝，貢禹以爲古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算，算錢口錢，二者分別言之。後漢光武紀注引漢儀注，分算錢口錢爲二，與貢禹傳合。算錢者，已成丁壯而賦之，口錢，則賦其未成丁壯者。高帝紀，初爲算錢，文帝紀，民賦四十，景帝紀，二十始傳，宣帝紀，減民算三十，成帝紀，減賦四十，皆算錢也。又云，漢之算錢，爲古力役之征，應入九職，不得據以釋九賦。案黃說是也。鄭以前九職爲地征正賦，故以此九賦爲口賦，而以漢算賦況之。然漢之算賦，與古九職力役之征相類，但九職之征，受職者各貢其物，自閒民外，皆不定賦爲泉。漢之算賦，則概令出泉而不貢物，其法仍異。而鄭以況九賦田野之征，則尤不相當也。若漢之口錢，則取之十四歲以下之小口，此皆古之所不征者，實爲病民之橫斂。鄭固不謂周有此法也，以管子考之，則東遷以後，侯國已有口賦之制。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說武帝云，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則秦亦有口賦，此並漢算賦之濫觴，而非非小丁之口錢，但口錢雖橫征，然似亦起於漢初，貢禹謂起於武帝者，據產子三歲卽出口錢，又加錢三，言之耳。非前此全無口錢也。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證六鄉之征賦也。云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者，證六遂之征賦也。云皆謂此賦也者，謂鄉大夫遂師二職所云征，卽此經之賦，並據口泉而言，然鄉大夫所云，乃力役之征，計戶共貢役，而不計口出泉，先鄭彼注，謂征爲給事，於義爲近。後鄭以爲賦稅，乃誤說也。遂人財征，則據地稅言之，雖卽此九賦，而亦非口泉。此注亦誤。詳鄉大夫

夫列，云邦中在城郭者，與鄉大夫國中同，彼注亦云，國中，城郭中也，案，城中，謂王城方九里之中，城之外有郭，周書作雒篇云，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孔晁注云，郭、郭也，案，七十二里當作二十七里，此國中，注謂兼城郭中言，則方二十七里郭門之內，並爲國中矣，焦循云，隱公五年傳云，鄭人伐宋，入其郭，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按公聞其入郭，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給已而怒，則當時謂郭內爲國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鄉大夫職，國中對野言，與孟子同，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郭、郊以外也，此野爲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爲國中矣，又云，經典國有三解，其一，城中日國，小司徒稱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廩里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日國，小司徒稱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鄉士掌國中，是也，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爲國，城外爲郊，蓋單舉之則相統，並舉之則各屬也，云四郊去國百里者，載師職近郊遠郊注，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此四郊，據王城四面，面各百里，遠郊以內，通有郊稱，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爲郊，亦據遠郊大界言之，段玉裁云，周禮之制，王城方九里，謂之國，城中謂之國中，城外五十里爲近郊，至百里爲遠郊，近郊遠郊，見載師，近郊，經不多見，遠郊，經文謂之郊，謂之四郊，郊之內爲六鄉，至二百里爲野，野之內爲六遂，經文如大宰小司徒闡師，多以國中四郊並舉，言四郊，卽關六鄉在內，但言鄉，則未見鄉之所際，故言六鄉，不可以關四郊也，郊者，鄉與遂之閒也，國中四郊對舉，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也，鄭注王制移之郊云，郊、鄉界之外者也，正謂郊在鄉與遂相接之閒，故云鄉界之外者，謂鄉之邊也，案段說是也，此經凡言郊，有包六鄉在內者，如此職言四郊之賦，不別出六鄉，猶之甸包六遂，經止言邦甸之賦也，有別郊於鄉之外者，如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遺人有鄉里之委積，又有郊里之委積，郊與鄉並舉，則專指鄉外之餘地言之，互詳小司徒載師遺人疏，云邦甸二百里者，載師職甸地注引司馬法云，二百里爲州，甸卽州也，云家削三百里者，釋文云，削本亦作稍，又云，鄭案說文邑部云，鄉，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周禮曰，任部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載師職作稍地，注云，故書稍或作部，部、正字，削稍同聲假借字，縣師稍人，字並作稍，載師注又引司馬法云，三百里爲野，稍卽野也，說文云國甸者，疑因稍與甸地相比，故家其稱，周書作雒篇云，制郊甸方六百里，方六百里，開方爲地三十同，卽自稍以內，包國中及郊甸之地也，云邦縣四百里者，載師職縣地注引司馬法云，四百里爲縣，是也，云邦都五百里者，載師職，大都任曷地，注引司馬法云，五百里爲都，說文邑部亦云，周禮，距

國五百里爲都。是也。金鶚云。邦都卽豎地。以其在五百里。爲疆界之地。故曰豎。以其大都所在。爲都之宗。故曰都。云此平民也者。賈疏云。謂六曰已上。皆是平善之民。先王以農爲本。故謂之平民也。對七曰已下。非農民者。爲未作也。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者。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司馬貞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案占會百物。謂向官自隱度諸物。會聚積貯以求利。若食貨志。王莽詔云。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是也。賈疏云。謂關上以貨出入。有稅物。市若泉府。應布縹布之等。亦有稅物。山澤。民人入山澤取財。亦有稅物。此人占會百物。爲官出息。易祓云。關市之賦。如司市所言市征。司關所言關門之征。是也。山澤之稅。如非人所取。角骨物之類是也。案易說是也。孟子滕文公。公孫丑篇。道注。並引此經關市之賦。以明關市之有征稅。則趙岐亦以此賦爲卽關征市征。疑漢時禮案已有此說。而邪卿從之。蓋此關市山澤之賦。卽地稅及貨賄材物之稅。非占會百物者之口賦。鄭賈說亦誤。云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者。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斥。不用也。謂國中。之斥幣不用者。隱度其直。受而賣之也。賈疏云。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孔廣森云。封禪書曰。賜樂大。乘與斥車馬帷帳器物。然則斥幣。謂物陳積而斥出不用者。若占賣之。卽謂之斥賣。貨殖傳。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漢書。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是也。賈師注云。官有所斥令賣。其斥字義同此。晏子春秋曰。財在外者斥之市。是周時已有斥賣之語。王念孫云。幣餘之賦。鄭司農云。百工之餘。大府注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占賣國中。之斥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案。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爲敝。說文。敝。敝也。一曰敗衣。從支尢。尢。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帑敝。囊粟不直錢。顏注曰。帑者。帛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敝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敝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于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卽敝器。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川。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卽靡敝也。孔宙碑。彤幣。卽彤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帑幣卽帑敝也。字或作幣。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弊。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弊。弊亦餘也。合言之則曰弊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爲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

而又云古實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錢將朽蠹。則亦誤以爲幣帛之幣。豈知幣爲假借。誤當如其本字乎。案王安石、王昭禹、易祓、薛氏、劉迥、陳友仁、方苞、江永、莊存與、沈夢蘭。並據職幣。證此幣餘爲式法所用之幣。而王說尤精瑋。是正二鄭之誤。云皆未作當增賦者。謂關市山澤幣餘三者。皆未作。與上平民務本業者異。當增其日泉也。今案此並非日泉。幣餘爲官府公用之餘。亦非未作。鄭說並失之。云若今買人倍算矣者。證未作當增幣也。惠棟云。此漢律也。應劭漢書惠帝紀注云。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買人與奴婢倍算。云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者。賈疏云。以經云斂財賄。財賄卽是穀物。取之以當賦泉之數者。若漢法入百二十。云每處爲一書。所得財物。給下九式之用。九賦各有對待。若此一曰邦中之賦。彼云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等。是也。賈疏云。此九賦所得財物。給下九式之用。九式用處不同。故此九賦分爲九處。是以每一處爲一書。以待賓客之等。式。謂用財之節度。是所待異也。江永云。關市山澤之賦。亦卽在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中。幣餘之賦。亦卽八賦中之餘財。何以別出三種。列而爲九。蓋九賦因九式而分者也。觀大府職可知矣。賓客、芻秣、工事、匪頒、幣帛、祭祀、羞服、喪荒、好用。因國之用財有此九事。故於通國之賦。先分之爲九。以待九式之用。酌其所入所出之多寡。約略相當。準之以爲式焉。非謂王之膳服。必出於關市。國之喪荒。必取諸山澤也。其財物略相當焉耳。他賦與式皆倣此。惟幣餘一賦。從八式所用之餘而生。因王不能無賜予。故於八式所用之財。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常留餘。特設職幣一官掌之。是以賦與式而皆有九也。案江說是也。

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臣也。好用。以九式均節財用者。此制國用之總要也。此皆國之法用。大府以九賦正共之財待之。因事爲之法。燕好所賜予。〔疏〕式。故司書謂之九事。金榜云。九式者。冢宰以歲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經。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恆於歲杪制爲式法。凡受財用者。皆並式法受之。理財之道。節用爲本。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又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

職以節財用。蓋其職之轉相佐貳者如此。云一曰祭祀之式者。若肆師云。立大祀。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皆有等差。又王制祝家宰制國用云。祭用數之仂。注云。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卽祭祀用財之式也。賈疏云。謂若大祭次祭用大半。小祭用特牲之類。云二曰賓客之式者。若大行人掌客所掌禮籍之等數。是也。云三曰喪荒之式者。賈疏云。喪謂若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賵贈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案賈說非也。此喪當通大喪小喪言之。凡斂葬祭奠及明器等。皆依法式共之。王制云。喪用三年之仂。是也。金榜云。喪荒。大府作喪紀凶荒。事出非常。不可預爲節度。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有人。辨九穀之物。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故耕三餘九。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云四曰羞服之式者。賈疏云。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釋文云。羞服。干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或作膳。臧琳云。干賈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阮元云。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注云。卽羞服也。此經本作羞服之證。案。阮元說是也。羞卽膳。夫庖人所共膳羞。酒正有酒式。是其一隅。服卽司服內司服弁師。履人所共冠服。皆有法式。干寶謂兼有車。亦是也。云五曰工之事者。冬官百工造作器物。須授以齋材。貴賤工沽。亦各有法式也。注云。式謂用財之節度者。說文工部云。式。法也。此九者。皆國用之節度。多少有常。法式者。大府所謂凡頒財。以式濩授之。是也。云荒凶年也者。大司徒注同。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說文禾部云。穰。虛無食也。荒卽穰之省。又凶部云。凶。惡也。凶年。謂年惡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韓詩外傳康作荒。荒康古字通。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諸書所說。凶荒異名。此經通言不別也。云羞飲食之物也者。釋文引干注義同。此羞爲凡飲食膳羞之通名。與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專屬庶羞者異。云工作器物者。漢書食貨志云。作巧成器曰工。賈疏云。若考工所作器物也。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賈疏云。謂若司儀職。上公三問三勞之等。皆有束帛。聘禮。賵用束紼。詒讓案。贈賓客。猶司儀諸公相朝之致贈。聘禮云。公使卿贈如覲幣。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聘禮又云。宰書幣。諸侯之宰。猶天子大宰。故亦掌幣帛之事。但此幣帛之式。似當主聘問幣賵之幣而言。若贈勞之幣。則上賓客之式內已略之矣。云芻秣養牛馬禾穀也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艸也。又食部云。秣。食馬穀也。秣與秣同。小爾雅廣物云。稟謂之秣。秣謂之芻。充人注云。養牛羊馬曰芻。毛詩小雅鴛鴦云。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傳云。摧。莖也。秣。粟也。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案。凡刈草及莖禾藁似牛馬。謂之芻。以粟似牛馬。謂之秣。故云。芻秣。養

牛馬禾穀也。江永云：賓客來，固有幣帛，芻秣又別爲二式者。王朝遣使存覲省聘問，亦用幣帛。牛人牧人諸官，自有芻秣，十二閑之馬，用芻秣尤多也。案江說是也。賈疏偏據聘禮致饗餼芻禾等爲釋，說未咳。鄭司農云：匪分也者，自陳人注云：匪讀爲分，是匪分聲轉義同。莊述祖云：說文：匪，器似竹篋，無分訓。惟篆有非音，說文云：篋，賦事也。从美从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煩。一曰：讀若非。周禮借匪作篋，故司農云：匪分也。云：煩讀爲班布之功者，宮伯大宗伯注：大史先鄭注：讀並同。說文：頁部云：煩、古音讀如汾，在諄文欣魂痕部。班、分瑞玉也。支部云：攷、分也。段玉裁云：司農謂煩非其義，故易爲分瑞玉之班。煩、古音讀如汾，在諄文欣魂痕部。班、古音在元寒桓刪山仙部，合音最近。古相假借，若讀爲分，或讀爲攷，則同部假借。云：謂班賜也者，以匪訓爲分，班訓爲布，匪煩卽謂分布賜予也。云：玄謂王所分賜羣臣也者，賈疏云：就是司農班賜之義也。江永云：匪煩之式，見於經者，廩人匪煩稍食也，宮正內率王宮后宮之稍食也。乘人外內朝覲食者之食也。又如膳夫肉脩之煩賜，酒正之秩酒，宮伯司裘之煩衣裘，司裘羅氏之行羽物，凌人之煩冰，皆匪煩之類。是皆有常數者，其出於恩好賜予，則入好川之式，金榜云：國語：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川，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七穀之數，以待國之匪煩，大宰九式，八曰匪煩之式，則匪煩者謂祿食歟。祿食所以代耕，恆以歲爲上下，由是匪煩有式，墨子書：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蓋其遺法，案江金說是也。沈彤說亦略同。凡經言匪煩者，以羣臣之祿爲最大，此外若稍食及歲時之常賜，遺人之委積，凡著於秩籍，爲法所常得者，並入此科。經例：常賜謂之煩，非常賜謂之賜，典臬云：煩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煩衣服爲匪煩，賜予爲好賜，其分別甚明。合言之則云煩賜，膳夫云：凡肉脩之煩賜，是也。此注釋匪煩爲分賜羣臣，蓋通咳祿食及常賜言之。廩人注又以匪煩爲遺人諸委積不及羣臣之祿賜者，以委積爲藏聚米穀倉廩之通稱，凡羣臣祿賜之米穀，咸出於彼，故偏舉爲釋。義實互相備也。詳廩人疏。云：好用燕好所賜予者，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也。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賜予，卽好用也。案左傳昭五年云：宴有好貨。杜注云：宴飲以貨爲好。又昭七年云：楚子享公子新壺，好以大風。注云：宴好之賜。此並因饗燕而賜，此好用。內饗謂之好，王燕閒，與諸侯及親貴諸臣爲恩好，而有賜予，下經旂賞，注亦以燕好爲釋，可證，則不必專屬饗燕之賜，但其賜予在常法頒賦之外，故別入好用。賈疏以燕飲有所愛好，釋注燕好，非鄭指也。呂飛鵬云：玉府云：凡王之好賜，內府云：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職幣云：以詔上之小川賜予，皆謂好用。職幣疏以爲常賜予、誤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嘉

實，以幣帛簠簋，將其厚意，而曰人之好我，形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十曰貨貢，十一曰物貢，十二曰貨貢，十三曰物貢，十四曰貨貢，十五曰物貢，十六曰貨貢，十七曰物貢，十八曰貨貢，十九曰物貢，二十曰貨貢，二十一曰物貢，二十二曰貨貢，二十三曰物貢，二十四曰貨貢，二十五曰物貢，二十六曰貨貢，二十七曰物貢，二十八曰貨貢，二十九曰物貢，三十曰貨貢，三十一曰物貢，三十二曰貨貢，三十三曰物貢，三十四曰貨貢，三十五曰物貢，三十六曰貨貢，三十七曰物貢，三十八曰貨貢，三十九曰物貢，四十曰貨貢，四十一曰物貢，四十二曰貨貢，四十三曰物貢，四十四曰貨貢，四十五曰物貢，四十六曰貨貢，四十七曰物貢，四十八曰貨貢，四十九曰物貢，五十曰貨貢，五十一曰物貢，五十二曰貨貢，五十三曰物貢，五十四曰貨貢，五十五曰物貢，五十六曰貨貢，五十七曰物貢，五十八曰貨貢，五十九曰物貢，六十曰貨貢，六十一曰物貢，六十二曰貨貢，六十三曰物貢，六十四曰貨貢，六十五曰物貢，六十六曰貨貢，六十七曰物貢，六十八曰貨貢，六十九曰物貢，七十曰貨貢，七十一曰物貢，七十二曰貨貢，七十三曰物貢，七十四曰貨貢，七十五曰物貢，七十六曰貨貢，七十七曰物貢，七十八曰貨貢，七十九曰物貢，八十曰貨貢，八十一曰物貢，八十二曰貨貢，八十三曰物貢，八十四曰貨貢，八十五曰物貢，八十六曰貨貢，八十七曰物貢，八十八曰貨貢，八十九曰物貢，九十曰貨貢，九十一曰物貢，九十二曰貨貢，九十三曰物貢，九十四曰貨貢，九十五曰物貢，九十六曰貨貢，九十七曰物貢，九十八曰貨貢，九十九曰物貢，一百曰貨貢。

文。徐氏謂故書亦爲校後之本。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是正賈疏之誤。但此經唯祿府所藏。河間獻王所獻者。爲祖本。或爲古文書。與孔壁諸經同。此非二經所得見。然則所謂故書者。有杜及二經所據之本。有後鄭所據之本。要皆不必祿府舊帙。不過校之今書。所出略前耳。今書。則後鄭所見同時傳寫之帙。蓋故書今書。皆不能確定其爲何家之本也。至杜鄭所校本外。又有賈馬二家。亦今書之別本。以疏及釋文所引考之。大宗伯圖敗。馬本作國敗。巾車有握。馬本作有輓。梓人胸鵠。賈馬作冒鵠。並不見於注。則今書或本甚多。鄭亦不能悉校矣。夏采注謂士冠禮。玉藻。故書綏作綏。禮經雖有古文。而小戴記則本不出壁中。無古文。而亦得有故書。斯亦故書今書。不過新舊本之證也。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者。大行人後鄭注義同。月令云。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此卽祀貢犧牲之法。齊桓公責楚貢包茅。見左傳四年傳。禹貢亦云。荊州。厥貢包匭菁茅。包茅詳甸師疏。云貢皮帛之屬者。小行人六幣。璋以皮。注云。皮。虎豹皮也。帛。卽上注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是也。賈疏云。此九貢。皆是諸侯賓客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貢。作貢貢者非也。王引之云。祀與賓相對爲文。其爲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甸師。開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貢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爲之解。非是。案。王說是也。先鄭以賓貢爲供賓客之貢。後鄭因其與幣貢無別。故不從其義。然以經考之。實當以先鄭爲長。若然。此注所謂帛者。專指供賓客之帛而言。其他幣帛。並當入幣貢也。云器貢宗廟之器者。大行人器物。後鄭注云。尊彝之屬。與先鄭同。與此注異。賈疏云。大行人因朝而貢者。得有成器。此歲之常貢。不獨有成器。故後鄭不從也。江永云。器貢。若昭十五年左傳魯壺之屬。傳曰。諸侯之封。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彝器之來。嘉功之由。疏謂諸侯常貢無成器。未確。案。江說是也。莊存與說同。互詳大行人疏。云幣貢繡帛者。說文巾部云。幣。帛也。禹貢貢篚。兗州有織文。徐州有玄織縞。揚州有織貝。荊州有玄纁機組。是也。云材貢木材也者。說文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禹貢。揚州貢木。云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者。聘禮記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珠亦玉之類。與貝並天地所化生。故云自然之物。後鄭則珠入游貢中。不爲貨貢也。云服貢祭服者。卽禹貢玄纁玄纁綈之屬。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纁。細也。祭服之材尙細。是也。先鄭說服貢亦謂服材。非謂制成衣服。賈疏謂後鄭不從。以大行人因朝而貢。有祭服。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服。亦非也。左桓十五年傳云。諸侯不貢車服。則成服無貢法。大行人貢服物。亦非成服。互詳彼疏。云旂貢羽毛者。說文从部云。游。旂旗之流也。从从。汙聲。旂卽游之省。賈疏述注作游貢。疑經本不作旂字。先鄭以旂爲旌旗之游。旌旗有注羽旄。故以羽毛爲釋。禹貢。揚州。荆。

州。並貢羽毛。徐州貢羽賦夏翟。案。毛。卽旄人之旄。說文。翟部云。翟。旄牛尾也。旄。正字。毛。旄。假借字。旄旗注。羽旄。詳司常疏。云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摯者。釋文云。摯本亦作贊。案說文無贊字。蓋卽摯之俗。經注凡瑞摯字。並作摯。或作贊者。誤也。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先鄭蓋以大行人六服之貢。與此九貢爲一。而物貢在彼六貢之外。故別以蕃國之貢爲釋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其九州之外。世一見。無此歲之常貢之法也。云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者。國語魯語云。仲尼在陳。有華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罍。其長尺有咫。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遼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罍。其長尺有咫。韋注云。楛。木名。罍。鑊也。以石爲之。肅慎。北夷之國。此亦貢其所貴寶之事。故引以爲證。云玄謂嬪貢絲枲者。後鄭依今書作嬪爲釋。大行人嬪物注義同。禹貢。青州貢岱畎絲枲。匭縶絲。賁州貢絲。豫州貢枲。國語齊語云。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後鄭以絲枲婦功所用。故以當嬪貢也。王引之云。寶。木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爲解者。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爲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所爲。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貢飭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爲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寶。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寶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類物。類。卽寶之借字。鄭司農乃誤讀類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類物。卽大宰之寶貢乎。案王說是正後鄭之誤。云器貢銀鐵石罍丹漆也者。六者皆制器所用。禹貢。梁州貢鐸鐵銀鑄罍。荊州貢砥礪斧斤。青州貢鉛松怪石。徐州貢泗濱浮磬。兗州豫州並貢漆錫。貢磬錯。並是也。云幣貢玉馬皮帛也者。後鄭以小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貢。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玉貢皮馬。並通稱幣。故據增成先鄭之義。後注又以玉入貨貢。則鄭意以此玉專指圭璋等六玉。追琢成器者而言。皮亦當專指虎豹皮。其官獸皮中裘材者。自入服貢中也。賈疏引禹貢之熊羆狐狸球琳等以釋此皮玉。未愜鄭指。云材質樞幹栝柏篠簜也者。亦與先鄭義同。禹貢。荊州貢柞栝栢。說文木部云。柞。木也。重文柞。或从肅。鄭考工記總敘注引書。柞亦作柞。或鄭本尙書如是。賈考工記疏。及詩衛風竹竿孔疏。引鄭書注云。柞。栢。四木名。幹。栢幹。栢葉松身曰栢。又揚州。厥貢篠簜。賈大射儀疏引鄭書注云。篠。箭。箛。大竹也。云貨貢金玉龜貝也者。前注云。金玉曰貨。說文貝部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先鄭說有貝而無金玉龜。故後鄭增成其義。禹貢。揚州貢金三品。荊州九江納錫大龜。雍州貢球琳。卽金玉龜貝也。禹貢。揚州貢織貝。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貝。錦名也。則鄭不以爲龜貝。賈疏引彼釋此貝亦非。云服貢綈紵也者。禹貢。豫州貢綈紵。是也。云旂讀如囿游之游者。賈疏述注。如作爲。段玉裁云。

賈疏作讀爲，是游本訓旌旗之流，其字皆作旂，而游與旌旗之流義不同，故雖同字，而曰讀爲，易其義也。周游見序官，阮元云，依說文於部，旌旗之流，字作游，从於，汙聲，假借爲出游之游，出游字或作遊，則俗字也。先鄭云，游貢羽旌，游之本義也。後鄭云，游貢燕好珠璣珎珎，游之引中假借之義也。易其字之本義，故曰讀爲，周游之游，其字皆从水，凡作旂，不从水者，亦俗字也。凡讀如讀爲，皆有仍用本字之例，殊之於其義也。案段阮說是也。後鄭不從游之本義爲釋，故云讀爲，若作讀如，則是僅擬其音，不易其義，不宜別以燕好爲釋矣。游俗作遊者，說文，游，古文作遊之變體，詳師氏疏，云游貢燕好珠璣珎珎也者，段王裁云，地官囿人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燕好珠璣珎珎，皆游觀之物，論讓案，後鄭以游爲燕游，故釋爲燕好之物，禹貢，徐州貢淮夷璣珎珠，則州璣珎組，雍州貢珎珎，詩韓奕孔疏引鄭書注云，珎珎，珠也，云物貢雜物，魚鹽橘柚者，禹貢，徐州貢魚，青州貢鹽，海物惟錯，揚州包橘，是也。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兩，猶耦也。

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體別爲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勸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疏〕疏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者，此聯倫屬，以立治教之本也。賈疏云，言邦國，即頌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疏〕據諸侯及萬民而言，謂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有九事，吳廷華云，周禮邦國，或主天下，或主一國，此經九兩，亦應通天下言之，案吳說是也。此九兩，以有牧以地得民，故經云繫邦國之民，實則通畿內畿外言之，賈疏殊泥，惠士奇云，繫，猶屬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七，屬曰，國則任貴，官則任長，學則任先，師則任賢，族則任宗，家則任主，鄉則任貞，蓋牧以地得民，故國則任貴，長以貴得民，故官則任長，以賢得民者，師，以道得民者，儒，族則任宗，宗以族得民，家則任主，主以利得民，鄉則任貞，貞，吏以治得民，此文王官人以七屬任之法，周公又分七屬爲九兩者，有師以賢得民，自有友以任得民，有吏以治得民，自有藪以富得民，則九兩包於七屬也。注云兩猶耦也者，說文兩部云，兩，再也，兩，卽兩之借字，廣雅釋

詰云。耦。兩。二也。釋名。釋親屬云。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案耦卽相人偶際會之意。御覽職官部引舊注云。兩。耦合之言。與鄭義同。云所以協耦萬民者。說文心部云。協。同心之辭也。明注疏本作協。非。言立此九兩。所以使民自相協耦也。云繫聯綴也者。廣雅釋詁云。聯。繫。連也。說文糸部云。繫。繫。繫也。一曰惡繫。糸部云。系。繫也。凡連綴字。當作系。經通假繫爲之。黃丕烈云。聯。古字。連。今字。注用今字。當作連。案黃校是也。聯。連。古今字。詳前八法官聯疏。但舊本並作聯。今不敢輒改。御覽職官部引舊注云。繫者。以維持其情性。使不離散也。大戴禮記作七屬。亦取繫屬之義。云牧州長也者。後建其牧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書立政。宅乃牧。孔疏引鄭書注。亦云州牧。劉敞云。牧者。司牧也。謂邦國之君也。諸侯世。故曰以地得民。王安石。李光坡。方苞。莊有可說。並略同。案劉說較鄭爲賅。此牧卽孟子梁惠王篇之人牧。趙岐注以爲牧民之君。是也。此與建其牧以地得民。其說最塢。蓋自畿外九州牧伯。五等諸侯。及附庸之君。與公卿大夫食三等采地。凡世守其國邑者。當牧以地得民。其說最塢。蓋自畿外九州牧伯。五等諸侯。及附庸之君。與公卿大夫食三等采地。凡世守其國邑者。通謂之牧。鄭云州長。固爲牧中之一。而別以諸侯爲長。公卿大夫爲主。則非也。云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者。九州見職方氏。鄭意。每州各有大封域。以牧聚其一州之民。故云以地得民。今案。地者。大小國邑之通稱。不必一州也。鄭以牧專屬州牧。遂以地爲專指九州之封域。義亦未賅。云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者。賈疏云。對則大夫稱長。諸侯稱君。今此上言牧。下言長。故據諸侯也。江永云。詩曰。克長克君。諸侯固有長稱。論議案。諸侯雖得稱長。然此長實非諸侯。法說非也。文王官人七屬。三曰官則任長。惠士奇。孔廣森謂卽此所謂長。以貴得民。其說是正。鄭之誤。蓋此長與諸侯之長。及後文都鄙所建之長。並異。長猶言官長。卽公卿大夫士。凡有爵位而無國邑者之通稱。小宰六屬。皆云大事則從其長。是也。爲其無世守之封采。則與牧異。無專泄之地治。則又與吏異。此皆以貴領賤。故曰。長以貴得民。所謂民者。蓋兼舍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工賈隸役等。凡執事於百官府者而言。周書作維篇云。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亦謂此也。鄉大夫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其所謂長。卽此長以貴得民。其所謂治。卽下吏以治得民。調人云。師長之黷。兄弟。彼師長。卽此九兩之師與長。故與國君之黷。賦父文別。亦長非諸侯之一證矣。若如鄭說。以長爲諸侯。則諸侯各世有其國。與州牧無異。亦可以地得民。而必區而別之曰。以貴得民。果何理乎。云師諸侯師氏者。鄭以經邦國屬侯國。故師儒皆據諸侯師氏保氏官爲釋。云有德行以教民者者。鄉大夫以德行屬賢。故鄭以有德行釋經以賢得民也。詳前疏。賈疏云。師氏職云。以三德三行教國子。故知有德行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者。儒行目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孺

也。以先王之道，能澤其身，此經以師儒對文。鄭既以師爲諸侯師氏，故以儒爲諸侯保氏，彼職云：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故云有六藝以教民也。知道即六藝者，宮正云：教之道藝，鄉大夫云：察其道藝，藝即道也。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注亦云：道，多才藝者，是道藝義同。鄭以德行釋賢，六藝釋道，深合經指，但此經之師儒，於文王官人七屬，當四曰學則任師，七曰先則任賢，所苞甚廣。鄭偏舉師氏保氏二官爲說，則又未咳。劉公拱云：師，即禮經所謂先生。鄭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是也。儒，即禮經所謂君子。鄭注云：有大德行不仕者，是也。俞樾云：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是古謂術士爲儒。凡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此經所謂儒者，止是術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術也。國語曰：過五日，道將不行。韋注曰：道、術也。儒以道得民，謂以道術得民也。止說此經者，習於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甚尊，於是始失其解矣。案劉勰說：得之而未盡也。此經之師儒，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聯師儒，皆通乎上下之辭。師則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藝，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國學，鄉遂州黨諸小學，以達里巷家塾之師，固爲師而兼儒，下者如嬪婦有女師，巫醫農工，亦皆有師。蓋齊民曲藝，咸有傳授，則亦各有師弟之分。以賢得民，祇謂師賢於弟子耳。奚必德行純備之賢乎？儒則泛指誦說詩書，通該術藝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稱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聖賢之道也。云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即文王官人七屬，五曰族則任宗，是也。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別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有收族者也。收族者，即文王官人七屬，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又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鄭彼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其後世以爲祖也。繼別爲宗，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別者爲小宗，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別者爲小宗，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與稱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白虎通義宗族篇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呂飛鵬云：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注云：

大夫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據此。則別子必爲大夫。而後得爲後世之太祖。其子孫適長。因得繼別子而爲大宗。若爲士者。祇得爲禰於其子。而不得爲大祖於其後世。故其子孫適長。繼禰而爲小宗。大祖之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不遷。族人之同大祖者。盡宗之也。繼禰之宗。止於五世。族人之同高祖者。宗之也。此經宗以族得民。當兼大宗小宗言。大傳注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繫姓弗別。親食勿殊。從宗合族。此所以得民也。案呂說是也。百世不遷之宗爲大宗。必別子之有爵者。荀子禮論篇云。大夫士有常宗。是也。五世則遷之宗爲小宗。則通於齊民。此經云得民。當兼及小宗。但小宗不能統收合族。故注唯據大宗言之。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謂人注云。主。大夫君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大夫稱主。先鄭意此主爲三等采邑之民。尊其君之稱。後鄭亦從其說。今案采邑之主。亦得有所食之邑。當屬牧以地得民。不得云以利得民也。劉敞云。主讀如孟子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俞樾云。有主客因而有臣主。晉語載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尙殺。君臣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也。相沿既久。而大夫稱主。遂成定名。先鄭卽以說此經主字。恐非周公制禮時之本意也。按六曰主。與下文八曰友。義蓋相近。大戴記曾子制言篇云。曾子門弟子或將之習。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然則主也。友也。皆人所因依者也。主。卽孟子主顏黜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利之言利賴也。主以利得民。謂爲人所利賴也。任之言信任也。友以任得民。謂爲人所信任也。調人職曰。君之驪廬父。師長之驪廬兄弟。主友之驪廬從父兄弟。彼所謂師長。卽此二曰長。三曰師也。所謂主友。卽此六曰主。八曰友也。鄭彼注曰。主。大夫君也。蓋亦失之矣。案俞援調人及曾子制言。證此經之主友。其說致瑣。此主以利得民。當文王官人七屬之六曰家。則任主。蓋凡寄寓之賓旅於所寄之主人。與庸貨之閒民於執役之家長。並謂之主。以皆利賴彼以安。故云以利得民也。云民稅薄利之者。先鄭誤以主爲采地之主。故以薄稅爲利。若然。則牧以地得民。獨不可薄稅以利民乎。於義不通。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者。賈疏云。上思利民。忠也。此左氏傳隨季良之辭也。段玉裁云。注經之例。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爲者。易其字。此皆不用其本字。如祝讀如注。聯讀爲連是也。凡有言讀如讀爲。而仍用本字者。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辟讀爲固辟之辟。此蓋一字有數音數義。利民之利。音與財利別。固辟之辟。義與旗辟別。故云讀如讀爲以別之也。利民與財利別者。如公羊之伐。案段說是也。云謂以政教利之者。破先鄭薄稅利之之說。謂以善政善教利民也。後鄭說利不爲薄稅。雖與先鄭異。而誤以主爲采邑之主。則同。案此主雖爲主友之主。與利民義亦相通。後鄭說爲長。云吏小吏在鄉邑者者。鄭意此吏與前達吏義同。賈疏云。謂若比長閭胥。或在鄉。或在公

邑采邑，皆是，易教云，吏如總巡采邑之吏，李光坡，姜兆錫，蔣載康說同，案易說尤賾，文王官人七屬，二曰總則任貞，盧辯注云，幹事曰貞，周禮曰，吏以治得民也，鄭說與大戴記義合，周書作雋篇云，農居鄙得以庶士，亦謂此也，惟此經之吏，所咳頗廣，說文一部云，吏，治人者也，則吏者，凡治民官之通稱，與它治事之官不同，此吏當通鄉達公邑，凡有地治之官，自卿大夫至不命之士，無問尊卑，悉謂之吏，以其治民而不得有其地，故曰以治得民，不止小吏也，云友謂同非相合，勸作者者，賈疏云，鄭意經意非爲同師曰友，正是同在非邑之閒共居，若里宰職合，勸，注云，合耦，使相佐助者也，江永云，友以任得民，德行道藝相勸，吉相慶，凶相恤，緩急相救，有無相通，是也，而同非合耦，勸作，亦其一，呂飛鵬云，任即六行之任，大司徒注云，任信於友道，是也，說文云，任，保也，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注云，保，猶任也，二義相兼，乃備，案江呂二說是也，此友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聯朋友，蓋通於四民言之，以其各有相保任之義，故云以任得民，鄭專屬農民，偏舉一端以見耳，引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者，滕文公篇文，趙注云，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共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案疾病相扶下，趙本孟子有持字，俗本此注亦有，惟宋婺州本嘉靖本無，與賈述注合，今從之，鄭以此友專屬農民，故引孟子鄉田同井爲證，孟子據侯國井田之制言之，鄉田，非即王國逵之田，賈疏謂鄉逵雖不爲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與井田同，故云同井，未得鄭指，又謂或解爲同井水，尤謬，云蔽亦有虞者，賈疏云，地宜澤虞職云，每大澤大蔽，中士二人，是蔽有虞也，惠士奇云，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國之蔽，民共之而吏掌之，案惠說是也，此蔽即凡山林川澤材用所出之土，官吏守其地者之通名，以其有地守而不主其民，則似吏而非吏，掌地利而不專其土，則似牧而非牧，故別屬之蔽，不必專屬水希曰蔽也，賈疏謂上八者，皆據人而言，此蔽不據人而言，不知鄭云蔽亦有虞，虞即主蔽之人，九兩未有不據人言者也，賈以蔽爲指其地，亦非鄭指，又釋文云，蔽，干云宜作叟，今案叟即窆之俗，說文又部云，窆，老也，以富得民，不必年老，于讀未允，云掌其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待入于王府，頌其餘於萬民者，阮元云，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頌其餘于萬民，此王爲玉宇之誤，案阮校是也，于，注例當作於，此於于錯出，誤，又澤虞職文，民作人，材作財，與此亦小異，蓋先鄭約引以證蔽有虞，以富得民之事，不必盡依元文也，云富謂蔽中材物者，國語周語云，蔽、物之歸也，此亦當通山林川澤等凡出材物者而言，以富得民，民，即指占取材物之民也。

周禮正義

卷四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

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疏〕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宰當官專領之職事、亦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疏〕即八法之官常也、和布當讀爲宣布、詳後疏、大宰於周正月朔日、始宣布治典

於畿外邦國、畿內都鄙、不及鄉遂公邑者、亦宣布之可知、經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月令云、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注云、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案、彼飭國典、在周正二月、故鄭以爲夏殷制、云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者、即於布治之日、縣治象之法於王門之象魏、使國中萬民觀之、治象之法、即上六典八法已下、凡大宰之官法皆是、必縣之象魏

者、古凡典法刑禁之大者、皆表縣之門閭、即布憲之義也、云挾日而斂之者、釋文云、挾字又作挾、干本作市、案、說文市部云、市、周也、小爾雅廣言云、周、挾、市也、挾市義同、挾、俗字、說文所無、或本非也、干本亦不足據、賈疏云、斂藏之於明堂、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又大同寇疏云、天子斂藏於明堂、諸侯斂藏於祖廟、禮運

孔疏引熊安生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穀梁傳云、天子頒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廟、非鄭義也、案、熊說即賈疏所本、又、左傳哀三年孔疏云、地官、夏官、秋官、皆有此言、地官云、布教、縣教象、夏官云、布政、縣政象、秋官云、布刑、縣刑象、各縣所掌之事爲異、其文悉同、惟春官不縣者、以禮法一頒、百事皆足、不可又縣、故不縣之、注云正月周之正月者、唐會要引干注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與鄭說同、賈大司徒疏云、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戴震云、

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漢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於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考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偏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行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云吉謂朔日者。大司徒族師注義並同。唐會要引干注。亦云。吉。朔日也。毛詩小雅小旻篇。三月初吉。鄭云。初吉。朔日也。此卽鄭所本。夏所云。大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皆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旻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說文。吉。善也。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賈逵左傳八年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皆可謂之吉。立春爲春之始日。周語。先立春九日。謂初春之始日。章注以二月初日解之。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以立春之日爲初吉。謂初春之始日。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毛鄭及國語義駁之。蓋每月氣朔之始。通得爲初吉。省文則曰吉。詩禮之吉與初吉。朔始也。周語之初吉。氣始也。論語之吉月。吉謂氣始。月謂朔始也。與他書泛言吉日者異。韓愈李翱論語筆解。謂此經月吉。論語吉月。皆指行吉禮之月日。非朔日。王引之云。經傳凡言吉日者。與朔日不同。一月之始。謂之朔日。或謂之朔月。或謂之朔。日之善者。謂之吉日。或謂之吉。朔日不必皆吉。故朔日不可謂之吉日也。大宰正月之吉。黨正孟月吉日。族師月吉。皆日之善者。日之善者不必在朔日也。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小明二月初吉。亦謂一月上旬之吉日也。上旬凡十日。其善者皆可謂之初吉。非必朔日也。土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令也。吉也。皆善也。案王說卽本韓義。似亦得通。吳廷華方苞說並同。今存之以備一義。云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者。賈疏云。言天下。卽經邦國都鄙。是畿外畿內徧天下。卽鄉大夫職云。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是司徒布教法。從六鄉已下出。則此大宰布法。亦從六鄉已下出也。云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者。書。謂以治象書於版而縣之。說文。縣。部云。縣。繫也。凡書著文字。通謂之象。司常說旗識云。皆畫其象焉。杜注云。畫當爲書。與治象義略同。賈疏云。

此鄭釋經中乃縣。必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一事。故云正歲縣也。易祓云。鄭蓋以小宰互文推之。其理殊不然。小宰正歲所觀。不言縣治象。則知非大宰縣治象之時也。大宰縣治象。櫟於正月始和之下。是以周正建子。示萬民以更改之意。何必求合乎小宰。江永云。縣法於象槐。疑一歲有兩縣。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爲萬民觀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之也。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各言其一耳。鄭注謂正歲而縣於象槐。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協。案。易注說是也。此乃縣。案正月之吉爲文。則非至正歲始縣可知。治象等已斂之後。藏於明堂。非縣則無由觀。明正歲小宰等率屬以觀。亦縣可知。鄭并萬民觀與百官觀爲一事。乃移此正月之縣象於正歲。以遷就其文。不可從。凡地宜夏宜秋。官言縣象者。並放此。云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者。據小宰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濬者國有常刑。鄭以彼觀治象。與此爲一。故謂萬民觀之。有振木鐸以徇之事。又小宰亦率屬而往。其說皆非也。云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者。謂既布又縣之。使百官萬民徧觀。所以示重治法。正月正歲。歲時更始。將以除舊布新。明布治縣法。皆所以新王事也。云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上六典已下至九兩。國法常定。今云始和。似更新其事。改造云爾。其實不改。王引之云。改造不得稱和。和當讀爲宣。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九字爲一句。和布者。宣布也。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於四方。布憲職曰。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正與此同。月令。命相布德和令。和亦當讀爲宣。謂布其德教。宜其禁令也。以六書之例求之。宣恒皆以亘爲聲。宣之爲言和也。禹貢。和夷底績。鄭注讀和爲桓。如渚注漢書酷吏傳曰。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歐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是其例矣。凡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言始和布者。準此。案。王說是也。鄭司農云。象槐闕也者。廣雅釋宮云。象槐、闕也。說文山部云。槐、高也。門部云。闕、門觀也。槐、卽槐之省。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禮運孔疏引孫炎注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使民觀之也。因謂之闕。釋名釋宮室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亦謂之魏闕。莊子天下篇云。心居乎魏闕之下。呂氏春秋審爲篇高注云。魏闕象槐也。懸教象之法。泱日而收之。魏槐高大。故曰魏闕。淮南子本經訓高注義同。賈疏云。周公謂之象槐。雉門之外。兩觀闕高槐然。孔子謂之觀。春秋左氏。定二年夏五月。雉門災及兩觀。是也。云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者。闕。去也。仰觀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是以莊二十一年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注。闕、象槐也。案。公羊傳云。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僭門。則諸侯不合有觀也。若然。雉門災及兩觀。及禮運云遊於觀之上。有觀亦是僭也。焦循云。釋宮。觀謂之闕。說文。

闕、門觀也。是觀闕一物也。禮運云。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月令。可以居高明。注云。高明。樓觀之屬。然則觀即樓類。可登者也。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此兩觀在雉門。天子則在應門之兩旁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云。設兩觀。天子之禮也。何注云。禮。天子諸侯壘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云。天子諸侯壘門。又云。家不壘門。注云。闕者謂之壘。正義云。兩邊築闕爲基。基上起屋。曰壘門。郊特牲云。壘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正義亦云。兩邊起土爲壘。壘上架屋。曰壘門。據此。則大夫不壘門。諸侯不兩觀。兩觀者。天子也。春秋定公三年左傳云。邾子在門壘。臨廷。廷即指治朝。韓詩外傳云。吾君有治事之壘。是路門亦有壘。蓋天子皋路爲壘門。應門爲兩觀。闕爲專名。壘觀爲通名。魯之僭。在於兩不在於觀也。穎容以爲上有所闕失。下得書之於闕。故謂之闕。非取名之義也。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服虔注云。西辟。西偏也。即觀之在西者。蓋享於其上也。詒讓案。象。魏也。闕也。觀也。以魯制言之。三者蓋異名而同物。天子諸侯宮門皆築壘。壘上起屋。謂之壘門。匠人門阿。即壘門門屋之阿也。天子壘門之兩旁。特爲屋。高出於門屋之上者。謂之雙觀。亦謂之兩觀。諸侯不得爲兩觀。則即於門壘之上。正中。特高其屋。出於它門壘之上。是謂一觀。觀即因門壘爲之。故亦稱觀壘。左僖五年傳云。公登觀壘以望而書雲物。即雉門兩觀之壘也。詩大雅。蠶蠶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謂諸侯觀壘在廟中。容廟中亦爲壘門矣。天子兩觀之北墉。附於宮牆。自宮內視之。不見其闕。故曰外闕。諸侯就門壘爲觀。其闕半在門內。故曰內闕。通而言之。雙闕亦單稱闕。兩觀亦單稱觀。公羊何注。謂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可證一觀兩觀同得稱闕也。說文。門部。釋闕爲門觀。而韋部。別云。闕。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缺。缺之與闕。義訓不同。蓋闕即門觀。本不取缺爲義。則不必雙而後稱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諸母昆弟不出闕門。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過闕而下。皆據侯國制言之。不必有二闕也。釋名。以闕然爲道訓闕。禮運。孔疏。引熊安生說。亦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似並誤。視闕爲一義。孔氏又據孫炎說。謂闕取相對爲雙之義。又謂諸侯不得有闕。不知一與雙。通謂之闕。諸侯不得有兩觀者。乃不得爲雙闕。若一闕。因得爲之矣。先鄭及左傳杜注。並以闕釋象魏。皆不實言一觀兩觀。說禮者皆以象魏爲兩觀之定名。則又非也。據公羊。載子家駒之言。則兩觀爲天子之制。魯僭設之。平諸侯得設一觀。謂之闕門。不得爲兩觀。而縣法象魏事。宜通於邦國。不止周魯有之。然則無論一觀兩觀。皆巍然而高。即通謂之巍闕。無論爲壘爲觀。皆可以縣法。即通謂之象魏。象魏之名。起於縣法象。不繫於觀之一與兩。有與無也。凡諸侯三門。庫路爲壘門。雉門爲一觀。故史記。扁鵲傳云。出見扁鵲於中闕。以其在內外門之中也。魯三門。雉門亦本當爲一觀。而僭爲兩觀。其縣法亦即在雉門。故雉門兩觀。即爲象魏。天子五門。

象魏所在。經注並無文。其兩觀所在。則後鄭闢人及朝士注。並謂亦在雉門。與魯同。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故以施布政教爲名也。周禮曰。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闕也。崔氏說謂天子象魏在雉門。即賈疏所本。故推鄭意。謂天子雉門設兩觀。因以兩觀爲象魏。在雉門之外。其說非也。明堂位說魯制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明魯之庫門爲天子皋門之制。魯之雉門爲天子應門之制。魯兩觀在雉門。則天子兩觀不在雉門。而在應門。可知。戴震、孔廣森、焦循、金鶚。並謂周制。天子當於應門設兩觀。其說甚瑣。然此經之象魏。則又不在應門而在庫門。何則。庫門以內。非萬民所能至。而庫門外廷。即朝士所掌三詢之朝。衆庶咸在。又有嘉石、肺石。所以平罷民。達窮民。則萬民皆得至。可知五官縣法。萬民所觀。當於其門。殆無疑義。若如賈說。謂象魏在雉門。則萬民得越三詢外朝而入庫門。僅謂在應門。則萬民并得至雉門以內。何以肅門禁乎。周書作雉篇云。應門庫、庫。庫者。謂庫門爲雉門之制。蓋天子五門。惟應門爲兩觀。餘四門皆爲雉門。不設觀。魯則雉門爲兩觀。路庫爲雉門。不設觀。它諸侯則雉門爲一觀。路庫二門與魯同。天子五門。不皆設兩觀。故周書庫之制。殊異於應門。諸侯三門。不皆設一觀。故史記中闕之名。專屬之中門。參互證論。足明其義。魯以雉門之兩觀爲象魏。天子以庫門之雉門爲象魏。凡諸侯以雉門之闕門爲象魏。蓋象魏者。崇高之名。禮器說天子雉門爲以高爲貴。則庫門雖不爲觀。亦可謂之象魏矣。諸侯以庫門爲外門。三詢之朝。在庫門內。則萬民皆得入庫門。故象魏設於雉門。象魏恆視外朝所在爲之。不必兩觀而後可縣法象也。天子門制。互詳闕人疏。云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者。哀三年桓宮僭宮災左傳文。忘。今本左傳作亡。杜注云。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說與先鄭同。引之者。證象魏爲闕也。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賈疏云。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甲。故以從甲至甲言之。惠士奇云。左傳。成九年。挾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正義。挾。周匝也。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挾辰者。子亥之辰一而挾日者。甲癸之日一周。古挾挾通。詩曰。使不挾四方。毛傳。挾。達也。謂方皇周挾於天下。故曰達。阮元云。挾。古挾字。周禮毛詩用字正同。干本作市。係以意改。非也。案。阮說是也。挾。即俗挾字。國語越語云。挾日而令大夫朝之。章注云。從甲至甲曰挾。挾。市也。韋說與鄭同。諸家云從甲至癸差一日者。據鄭云凡十日。則亦。是甲癸一周。而云自甲至甲者。不外所挾日耳。此乃立文小殊。不爲異說。賈云鄭破之。固矣。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者。更申勅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

亂爲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司農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玄謂殷衆也。〔疏〕而建其牧。立其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疏〕而設其牧。立其監者。說文支部云。敝。敷也。聲讀與施同。施卽敝之段字。以下皆五等侯國立州牧。邦君及卿大夫士以下。尊卑相副貳之法。建牧以領一州。立監以治一國。皆謂君也。建立義同。云設其參。傳其伍者。國設三卿。而以五大夫副貳之。以下皆謂臣也。傳當爲敷之借字。二字聲類同。古通。說文支部云。設。施陳也。支部云。敷。施也。是設敷義相近。此設傳。亦通言之。故後都鄙又云。設其伍。明其義。互通也。賈疏謂大夫上有卿。下有士。受上政傳於下。受下政傳於上。故云傳。義未瑣。胡匡衷云。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傳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案。胡說是也。此及下經所建邦國都鄙官府官數。凡言參伍之等。並專指卿長當官副貳之員數。實則侯國卿大夫。各有上下二等。其大夫人數甚衆。亦非伍所能盡也。餘並放此。又案。典命云。公之孤四命。先鄭注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是公國三卿之上尙有孤。但自侯伯以下並無。則非侯國之通法。故經無設孤之文也。云陳其殷。置其輔者。輔。唐石經初刻作傳。後磨改。賈疏云。殷者。三卿下各陳士九人。三九二十七。輔者。謂三卿下各設府史胥徒。案。賈釋陳殷置輔。似失鄭指。詳後疏。注云。乃者更申勅之者。說文支部云。乃。曳詞之難也。乃卽乃之隸變。乃本爲難詞。引申爲重復警戒之言。勅。依字當爲敕。說文力部云。勅。勞也。又支部云。敕。敕。誠也。案。經典多借勅爲敕。實則二字音義迥別。鄭此注。及宰夫閭胥司市途大裘小臣諸職注。並以此申勅之事。後文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所無。鄭意此文與正月縣法相次。明亦每年正月之後。有此申勅之事。後文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蓋大宰通掌邦國百官之訖計。而詔王廢置。此施邦國都鄙官府等。並廢置之。大凡與官計事。亦相通也。若然。此施典邦國。蓋卽每歲布治以後。受會之時。更以此典申勅邦國。建立牧監以下。不可有空闕。亦不得有僭溢也。下施則都鄙。施濬官府。並云。乃。義亦同。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者。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注云。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爲牧。孔疏云。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爲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又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云。伯。長也。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書立政。宅乃牧。孔疏引鄭注。說同。自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州伯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案。漢書王莽傳。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

五郡。蓋卽據此經爲之。其以牧爲州牧。卽鄭義所本也。依王制說。牧卽州長。每州一牧。掌交云。論九州牧之維。是九州則九牧。而王制云八伯。孔疏引鄭注尙書說。同。又引鄭志。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黃以周云。凡一州必有一伯。故唐虞分十二州。書稱之曰十有二牧。夏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牧。周亦分九州。左傳稱之曰九伯。王制云。八州八伯。承上千里之外。設方伯爲文。故止云八州。既舉八州。當云八伯。非畿內無伯也。伏生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嶽八伯。此舉巡守畿外爲文。故亦曰八伯。鄭據此。遂謂畿內無伯。是十二牧實止十一牧。九牧九伯實止八牧八伯。豈其然與。畿內之伯。蓋亦二伯中一人兼之。案黃說本陳祥道。是也。掌交注亦釋九牧爲九州之牧。左傳四年傳。五侯九伯。杜注。及大宗伯疏引賈服說。並以爲九州之伯。王制疏引鄭志。釋左傳九伯爲每州二小伯。與賈服等義不同。然亦以畿內爲有一伯。則鄭自有兩解矣。至說苑君道篇。說周公踐天子位。立十二牧。方三人。此與周州數不相應。殆不足據。又牧或以侯。或以伯。皆擇有功德者爲之。曲禮唯云侯者。偏舉爵尊者言之。其實兼有伯也。以侯伯同七命。州牧職重。故加一命爲之。若上公九命。王之三公八命。雖不復作牧。故左哀十三年傳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彼伯謂九命之伯。侯牧卽八命之牧。與曲禮入曰牧。外曰侯之文。亦正相應。然則此注及大宗伯注並云侯伯有功德者。明牧無上公也。然周制雖以州長爲牧。別於分陝之二伯。而州牧亦通稱州伯。王制注謂殷州長曰伯。周別曰牧。及詩邶風旌丘箋。謂周牧下別設二小伯以佐牧。說雖未瑣。詳大宗伯疏。云所謂八命作牧者。據大宗伯文。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大司馬注云。監。監一國。謂君也。說文臥部云。監。臨下也。五等諸侯。雖爵有尊卑。皆君臨一國。故同謂之監。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彼謂方伯之國。別有天子命卿爲三監。此經無文。引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者。賈疏云。此是尙書梓材之篇。周公封康叔而勅之。證監是諸侯之義也。云參謂卿三人者。釋文引干注云。三公也。案廣雅釋言云。參。三也。故三卿謂之參。周書樞匡篇云。大荒。卿參皆糴。卽國語魯語所謂國有饑饉。卿出告糴。侯國不得立三公。干說非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案鄭王制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此說與王度記合。胡匡衷云。經云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應飲酒義云。建國必立三卿。是也。案胡說是也。國語魯語。叔孫穆子云。諸侯有卿無軍。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章注云。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依章說。則王制文非誤脫。與鄭義不同。黃以周云。王制當作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不列位於天子。大宗伯云。三命受位。

注曰。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子男二卿再命。未受位於王。二卿命於其君。一卿亦非命於天子也。小國三卿。皆未受位於天子。故曰伯子男有大夫無卿。案。黃中。國語。說亦通。侯國之卿。未受位於天子者。大射儀。謂之小卿。故鄭彼注云。小卿命於其君者也。此經云。設參。通命卿小卿言之也。侯國三卿之名。經注並無文。公羊文八年。襄十年。何注。並謂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三上卿。香酒誥有圻父農父宏父。僞孔傳以爲司徒司馬司空。即諸侯三卿之制。王制孔疏引崔氏云。三卿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案。內則鄭注云。周禮家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又聘禮注云。諸侯謂司徒爲宰。崔氏蓋本此二注而推其義。賈孔禮疏。並從其說。胡匡衷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徒。乃召司馬。乃召司空。司徒爲宰。牧誓及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爲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傳云。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五年傳。子產入。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三卿無大宰大司寇之官。而左傳楚與宋有少宰。又有大宰。宋有少司寇。又有大司寇。則東遷後所僭設。不如古也。春秋時。宋鄭皆有六卿。晉有八卿。其新上下軍未罷時。且有十二卿。比天子之卿猶倍之。僭妄甚矣。詒讓案。魯三卿。孟氏常爲司空。而論語子張篇云。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是侯國司空兼司寇之證。大戴禮記千乘篇。說侯國設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爲四佐。名四輔。與此經義不合。疑晚周之制。又案。公羊莊元年。何注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意蓋謂王制所說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於天子者。即邦國所貢士。然禮經及春秋傳。咸無其事。亦不足信也。云伍謂大夫五人者。大司徒云。五人爲伍。故此大夫五人亦謂之伍。與彼義同。王制。大國次國小國並云下大夫五人。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五大夫。下天子。子。曾子問說諸侯朝於天子云。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注云。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列其五官。即五大夫也。賈疏云。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注云。一大夫爲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空事。一大夫爲司寇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檀弓孔疏引崔靈恩云。五大夫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案。崔說與賈同。惟以五大夫爲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則名與天子六官之制同。但無小宗伯耳。攷。曾子問有小宰。即侯國之制。左傳。宋有少宰。少司馬。少司寇。楚亦有少宰。蓋皆五大夫也。崔說較賈爲

具。又公羊襄十一年傳云。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上士下士。何注云。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案。公羊所云三卿。乃指司馬一官設上卿一。下卿二。非此三卿。然謂諸侯上卿止司徒司空馬。三上卿之下。設五下卿。則與此注三卿五大夫之義正同。五大夫彼云五下卿者。此與王制所云下大夫。並對上卿言之。而立文各異。其實皆據上大夫五人言也。大射儀之小卿。胡匡衷據崔靈恩說。亦謂卽指五大夫。未知是否。鄭司農云殷治律者。爾雅釋言云。殷。中也。鄉士云。士師受中。注云。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殷與中義近。故先鄭以治律釋之。謂治法律之官也。云輔爲民之平也者。賈子保傳篇云。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是輔有平斷之義。先鄭釋殷輔二者。並望文生訓。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殷衆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大宗伯職方氏注義並同。云謂衆士也者。賈疏云。士稱殷。與族同。並是衆義。故鄭云謂衆士也。引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者。彼文大國次國小國並云上士二十七人。是也。侯國上士。當不止二十七人。此亦指副大夫者言之。云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者。王制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彼注云。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賈疏云。按彼注。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言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此謂盟會立位之序。大國之士爲上。北面前行。上九中九下九。次國之士爲後行。上士當大國之中士。中士當大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士。中士當次國之下士。下士當其空。故云。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引之。爲破司農殷爲治律。案。據疏述注各居其上之三分。疑本有數字。孔繼汾亦謂今本誤脫。依王制注說。則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乃據會盟立位而言。與上士二十七人之文。本不相屬。鄭此注牽連引之。義實難通。賈謂破先鄭殷爲治律。亦非其指。竊謂此注似以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爲指人數而言。蓋上中下士數。當中多於上。下多於中。中士居上之三分者。多於上二分八十一人也。下士居上之三分者。中對下爲上。下多於中二分。二百四十三人也。引此者。所以證士之數甚衆耳。若仍如玉制注。據立位而言。則此經本不說立位。鄭何必引彼文爲證乎。鄭此經注引禮記說。與記注固有不盡同者。此類是矣。又案。鄭依王制說。五等侯國。皆有上中下士。公羊襄十一年傳。謂侯國有上士下士。無中士。與禮不合。鄭所不據也。春秋經傳爵國篇。又謂王國亦止元士下士。尤謬。至侯國之官。例降王朝一等。凡王朝下士之官。在侯國。當以不命之士

爲之。此皆未得正祿。謂之士族食。則與庶人在官同。但不命之士。亦列於職官。究與府史小異。疑亦當在陳殷之列矣。云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廣雅釋詁云。輔。助也。府史輔助士以治事。故謂之輔。王制。庶人在官者。鄭注云。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孔疏云。府史之屬。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案。庶人在官者。孔謂兼工賈及胥徒。是也。但此輔。依鄭義。似專指府史而言。攷敘官注。謂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給衛役者。蓋辟除雖不命。亦得謂之置。若胥徒。則以役法徵調之而已。此與工賈皆尤卑。不當在所置之列。故鄭不及也。賈疏謂輔關胥徒。恐非鄭指。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言三卿者。不足于諸侯。鄭司農云。兩。謂兩卿。不〔疏〕乃施則于都鄙。兩者。畿內采地。立長及設官尊卑相副貳之法。長。即都鄙之君。自兩以下。皆其臣也。注云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廣雅釋詁云。長。君也。公卿大夫王子弟。亦各自君其采邑。故謂之長。賈疏云。謂公卿王子弟爲采邑之主。以是一邑之長。故言長。案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案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彼注。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已上。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此鄭云長謂公卿大夫。并言大夫者。以其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是廣解長義。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王子弟食采邑者。謂親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置地。各百里。其次。疏者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與六卿同。已上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之等。其次。更疏者在三百里。各食二十五里。與大夫同。不各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此中唯有都鄙。無家邑之名。故都鄙中含有公卿大夫。春官都宗人宗人。都家並有。故公卿入都宗人中。大夫則入家宗人中。以其公卿雖有大都小都之別。而同名都。故大夫不得都名。直有家稱。故在家宗人也。至於夏官都司馬家司馬。又與家宗人宗人異。故鄭注都司馬。唯云三公與王子弟。其卿又入家司馬中。以其司馬辨尊卑。六卿卑。又自使其臣爲司馬。若叔孫氏之臣。名驪戾。王家不爲之立司馬。故卿入中。若然。都鄙之內。其號有三。若得諸侯之號。唯三公王子弟。故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驪侯。是卿不入諸侯也。若立臣如諸侯。卽此文卿與公同。若稱長可及大夫。亦此注含大夫是也。沈彤云。疏以大夫降於鄉。不合有兩卿五大夫。豈知卿降於公而亦不容有乎。故唯在公。則兩爲卿。五爲大夫。殷爲上士。若在卿。則兩爲大夫。五爲上士。殷爲下士。蓋爵之等。從其長而遞降。爵之數。從其等而遞減也。左定四年傳。謂周公舉蔡仲。以爲己卿士。襄十年傳。殺禽爲王卿士伯與之大夫。是公之兩爲卿。卿之兩爲大夫。皆有名徵。而其下可例推矣。案。沈說得之。蓋卿以上得具官。

故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其大夫則雖亦有私臣。疑止得立家宰一人。不得備兩佐之數。賈疏謂官事相兼。是也。又案此經。凡都家對文者。並以公卿采地爲都。以載師六都爲公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二者同稱都也。家則並專據大夫采邑。以載師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夏官敘官注。以都唯據三公王子弟。而以卿別入家內。蓋鄭偶存駁文。不足據依。賈疏強爲之說。非也。詳夏官敘官疏。凡三等采地。秋官朝大夫敘及載師注。通謂之國。故其君長亦得稱諸侯。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穀梁隱元年傳。又謂之實內諸侯。是也。書立政云。大都小伯。僞孔傳云。大都邑之小長。公羊定十一年何注。又有采長。彼並謂采邑之宰。與此經長爲采邑之君異也。云兩謂兩卿者。亦借兩爲兩也。說文兩部云。兩。剛再也。易曰。參天兩地。都鄙立二卿謂之兩。猶邦國立三卿謂之參也。丁晏云。書蔡仲之命正義曰。周禮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鄭說與季長同本於師說也。論讓案。詩小雅十月之交箋云。禮。畿內諸侯二卿。又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注以爲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並與此注說同。此兩卿。當卽家宰邑宰之屬。喪服傳云。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賈彼疏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家相。又有家宰。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郈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是直有家相者也。案。據鄭賈說。則采邑貴臣。以室老邑宰爲最尊。而爵次則視采主之爵爲降殺。故此注云兩卿。喪服注則以邑宰爲士也。孝經云。大夫有爭臣三人。邢昺疏引孔安國云。家相。室老。側室。又云。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案。孔王並分家相室老爲二。與鄭義不同。恐非。云不言三卿者。不足于諸侯者。于。當從賈疏述注作於。注例用今字也。賈疏云。以畿外諸侯。南面爲尊。故得申而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雖尊。以其在天下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不足於諸侯。論讓案。此對上邦國設其參爲說。詩十月之交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豈侯多藏。鄭箋以爲譏皇父專權。作都。立三卿。明正法不得立三也。鄭司農云兩謂兩丞者。呂氏春秋介立篇高注云。丞。佐也。賈疏云。以其兩卿丞副其長。先鄭以後代之官。乃施濩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司馬。謂家宰。司徒。宗伯。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疏〕乃施濩于官府。而建其正者以下。皆王朝成事者。謂宰夫。卿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疏〕六官長屬尊卑相副貳之法也。注云正謂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者。賈疏云。正。長也。亦是一官之長。案。賈疏附雅釋詁義也。此正。卽六卿所謂大正也。周書嘗麥篇。王命大正正刑書。卽謂大司寇。左昭十五年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杜注釋爲正。

卿。漢書五行志。大政作大正。亦是也。此與宰夫八職之正。兼包百官府當職之長者異。左襄二十五年傳云。六正五吏。又云。百官之正長師族。杜注云。六正。六卿。彼六正。猶此六卿之正。彼百官之正。猶宰夫八職之正也。二者名同而實異。詳宰夫疏。云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也。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賈疏云。謂小卿副貳大卿。吳廷華云。正貳有三。有六官之正貳。如冢宰等爲正。小宰等爲貳。是也。有一官各爲正貳者。如冢正士士爲正。中下士爲貳。是也。有合數官共爲正貳者。如膳夫爲食官之長。庖人內外饗皆貳之。是也。案。吳謂一官各爲正貳。卽宰夫之正是也。云考成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支部云。攷。敏也。又老部云。考。老也。凡訓考成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以宰夫諸官。又次六貳之下。故以當六官之考也。云司空亡未聞其考者。賈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蠶以與匠師御饗。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凡治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成。八成。禮。賓禮也。〔疏〕云。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者以下。並蒙上施典則灋而廣言之。復兼及官成賓禮也。此五者皆云待者。說文支部云。待。候也。謂候其事之至。持此典則等之書以治之。注云。成八成者。卽小宰之八成也。上八法官成注義同。賈疏云。據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不待官府。若不特出之。則無此待萬民之事。在八法官府者。欲見官府執行。阮元云。此經必言官成者。謂以治官府之八成。待萬民之治也。又欲見此官成卽從八法中別出也。云禮賓禮也者。大宗伯云。以賓禮親邦國。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帝。祀五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疏〕也。賈疏云。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具。所當共。脩。掃除蕝酒。〔疏〕也。賈疏云。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大宰掌之。云與其具脩者。賈疏云。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脩之掃除也。注云。祀五帝謂四郊者。謂分祀五帝。則各於其兆。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是也。賈疏云。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其郊。并夏正祭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詒讓案。凡此經通例。有天。有上帝。有五帝。天卽昊天。祀北辰。上帝爲受命帝。在周則祀蒼帝。五帝爲五色之帝。此上下文有天有五帝。而無上帝。則五帝內含有蒼帝。以受

命帝雖尊。然亦五帝之一。言五帝可以咳上帝也。周夏正南郊雖特崇祀蒼帝。然四帝亦配食。故注云四郊。雖指四時迎氣。亦闕南郊大祀。賈說深得鄭指。但五帝之名。依月令。即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天帝。鄭小宗伯注。依春秋緯文耀鉤說。謂蒼帝名靈威仰等。非也。賈疏亦沿其誤。詳掌次及小宗伯疏。又案下文有卜日。四時迎氣。依月令。在四立之日。則固不卜日。然舊戒其備。及前期齊戒。臨祭厭滌濯。贊牲玉幣爵之事。實與南郊明堂同。則此祀五帝。自兼四郊迎氣言。但下文卜日內不含四郊。經注偶未別白言之耳。至賈疏及表記孔疏。謂四郊亦有卜。則又失之。詳後。云及明堂者。謂合祀五帝。則於南郊之明堂也。詩周頌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史記封禪書。裴氏集解引鄭孝經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亦引孝經宗祀爲釋。公羊宣三年何注。國語魯語韋注。及唐明皇孝經注。釋明堂配帝之義。並與鄭同。案依鄭說。周以稷配郊祀者。特祀受命帝也。文武配明堂者。合祀五帝也。亦謂之神。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云。王齊禘於清廟明堂。是也。蓋以合祀五帝言之。則曰大饗帝。以先王配食言之。則曰祖宗。以所祭之地言之。則曰明堂。其實一也。祭法孔疏引雜問志云。春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案。祖宗之祭。說者不同。依鄭祭法注義。則爲合祭五帝。而以文武配食。通典吉禮。及唐書禮儀志。引王肅駁鄭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審如鄭義。則經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執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旨也。是王肅謂祭法祖宗。乃宗廟不毀之名。非即孝經之宗祀。金鶚申鄭祖宗義云。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法言四代祖宗。次於郊禘之下。案。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可稱太祖。亦稱清廟。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書作雒。雒邑有明堂。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廟詩序所謂成雒邑。朝諸侯者。即明堂位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也。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即祀文王於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廟之中。則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獨祀文王哉。明堂本爲宗祀文王之大廟。又無后稷諸神。宜率諸侯而祀文王於此也。清廟祀文王於明堂。明堂可稱太祖。其祀即祖宗之祭可知矣。祭法言周人祖文宗武。孝經言宗文王。似乎不同。不知周初武王之時。本宗文王。及武王沒。乃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言孝莫大於嚴父。

配天。文王爲周公之父。故但舉周公宗祀文王而言之也。王肅乃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廟之祭。非明堂之祭。宋儒皆從之。然有虞氏不宗。而宗堯。堯非舜之祖考。安得祀之於宗廟之中。與魯腰橋牛等並列哉。鄭注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堯之明堂所宗祀配天者。蓋帝嚳也。堯崩而舜立。因祖帝嚳而宗堯焉。賢驥橋牛以上。爲舜之四親。故祀之於宗廟。帝嚳爲堯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故祀之於明堂。明堂爲特祀。不與四廟之主並列也。嚳爲舜之先。有功德。故爲報祀。在宗廟之中。魯語所云。四代報祀。卽祖功宗德之類也。殷周之得天下。與虞夏受禪不同。故明堂祖宗之人。卽宗廟祖功宗德之人。但宗廟不配天。而明堂則配天。此其異耳。豈可謂宗廟有祖宗。而明堂無祖宗哉。且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尙在四親廟中。未有世室之制。安得以文武爲祖宗乎。卽至後世。文武二廟不遷。亦但謂之世室。而未嘗稱祖宗。竊謂祖功宗德之說。當以始祖爲祖功。其後有德者則宗之。宗無數。而祖則一而已。如殷有大甲。大戊。武丁。爲三宗。祭法言殷人宗湯。則有四宗。湯。且稱宗而不稱祖。可知殷之廟惟契稱祖也。周人之廟。亦豈有二祖者。然則祖宗之祭。在明堂審矣。明堂無始祖。自可以祖宗配帝。然禘郊皆以一祖配。而明堂乃以祖宗二人並配。蓋禘郊是二祭。故以二祖分配。明堂祇一祭。故以祖宗二人並祀。案。金說是也。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本國語魯語展禽語。與孝經宗祀文王文不同者。鄭祭法注。以爲祖宗通言。魯語韋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祀文王而宗武王也。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亦云。孝經是周公居攝之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案。韋何說足補鄭義。金說似亦隱據彼文。攷通典吉禮引白虎通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此卽據祭法郊祖宗三祀言之。若廟享。則后稷爲始祖。卽爲大祖。安得別以文王爲大祖乎。然則鄭說亦有所本。唐書禮儀志。長孫無忌申王叔鄭。據國語云。郊。禘。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旂明堂祖宗合爲一祭之非。不知文武雖並配五帝。而祖宗名自不同。豈如王說。則文武同立世室。而區分祖宗二祀。則親廟有四。豈亦得爲四祀乎。其不足以破鄭義明矣。又案。王鄭祖宗之義不同。而說明堂祀五帝則不異。故唐書禮儀志云。明堂大饗。王肅議祀五行帝。王涇大唐郊祀錄。又引孝經明堂配帝王肅義爲祭昊天上帝。案。王涇所引。與唐志不同。今考明堂改祀昊天上帝。始於晉武帝泰始間。晉書禮志。不云王肅說。王氏疑偶誤。然泰始之制。六朝以後。多依川之。或專祀昊天。或主昊天而兼配五帝。陳祥道禮書。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主兼祀昊天及五帝之說。以經考之。其不可通有二。明堂五室。本以崇祀五帝。昊天最尊。何得下就五帝之室。且月至闋。禮極隆重。今相距數月。復降饗明堂。兩舉大祀。既爲大數。降已就堂。尤嫌輕褻。是特祀昊天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明堂每帝一室。

各有攸屬。今若合祀天帝，以昊天與五帝同室，於禮難行。僞云別爲昊天之堂，則堂內筵度有定，既無可增，堂外特置，彼此際隔，又乖合配之義，是合祀昊天五帝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又孝經，郊祀則云配天，宗祀明堂則云配帝，鄭以上帝爲天之別名者，蓋以南郊祭受命帝，明堂合祭五帝，同稱上帝，亦同得稱天，實則天之與帝，雖可通稱，而孝經與此經，則顯有不同，故晉書禮志引晉武帝太康十年明堂復祀五帝詔云，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又引摯虞議，宋書樂志引顏竣議，並同，此釋孝經郊祀爲卽圜丘昊天之神，雖與王肅、唐明皇、及邢昺疏，引孔安國傳說同，而釋明堂，猶遵鄭義，其分別天與上帝，則尤明辨析矣。蓋孝經之天，異於上帝者，受命帝與五帝也，而此經，則學次、大宗伯、肆師、典瑞、司服、職金諸職，凡言天者，並指昊天，言上帝者，並指受命帝，若五帝，則直稱五帝，不稱上帝，蓋孝經與此經，文例本不同，不能強合，而天與上帝之分，在兩經各自區別，亦必不可合，此尤孝經上帝非昊天之神證也。至明堂合祭時日，經無正文，月令，季秋大饗帝，鄭志本以爲秦制，而謂周不審以何月，則鄭自不謂周大饗帝必在季秋，南齊書禮志，王儉議引馬融云，郊天之祀，或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族明堂，此謂祀明堂與南郊，同在夏正月，攷蔡氏獨斷，及續漢書祭祀志，並載漢禮南郊北郊明堂，同在正月，馬氏蓋據漢禮爲說，魏晉禮同，宋制則又與南郊同日，齊志又引蔡仲熊議云，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川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今案，蔡說深得鄭指，蓋明堂時月，鄭本未有定論，馬氏謂與南郊同月，亦無確證，鄭志或謂與郊同日，則尤謬，蓋不足據，然正可證鄭說本不定，否則鄭門弟子何得妄臆異論邪，攷漢書律歷志引逸書伊訓，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劉歆說之，以爲冬至越蒨，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蓋謂卽明堂宗祀之典，所謂祖契而宗湯者，劉說雖不甚高，然竊疑西漢諸儒，有冬至宗祀明堂之說，則與圜丘同月矣，此與司服紀五帝服大裘之文，亦不相礙，其說出於馬鄭以前，或尙可馮也，鄭駁異義說明堂云，五帝各有一室，是謂大饗合祭帝各分就其室，唐書禮儀志，有司奏云，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大室，黃以周云，明堂祀五帝，總在太室，古禮然也，如五室各饗一帝，則文王專配一室，義非配五，卽以武王兼祀，亦是位闕其三，案，黃說近是，祭法孔疏云，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通典吉禮，則云，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案，孔杜二說，似亦據總祭而言，但五室室主一帝，

則義自別有所取。五時皆朔布政。各就其帝之室。此與大饗合祀事不相妨也。又齊志引何休之議云。明堂之祀。有卑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實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案。何氏引鄭說。與詩周頌我將孔疏引維周志同。攷鄭三禮注。說明堂單祭。惟每月應朔。以特牲告。其時帝以文武配。見玉藻注。此外絕無四立迎氣還特祀明堂之文。鄭志問有後人附益。不可以是繩鄭也。何氏不知引告朔證單祭。而信此詭託之謬說。其識蓋遜蔡仲熊遠矣。凡郊祀受命帝。明堂祀五帝。與圜丘祀昊天不同之說。互詳大宗伯大司樂疏。又案。明堂之祭。亦卜日。鄭以此祀五帝內有明堂。則下文卜日內亦含明堂可知。賈疏不知而誤爲之說云。案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明堂不卜。此下經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案。賈說非經注義也。曲禮。大饗不問卜。謂不卜應祀與不耳。此卽常祀不卜之義。非謂不卜日也。大饗雖有定月。曲禮孔疏引崔靈恩說謂亦用辛日。則上中下句不定。豈有不卜日之理。表記疏亦謂此注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禮明堂不卜。誤與賈同。而曲禮疏又云。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一問卜。神有多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案。二疏義異。其爲不達鄭情則一也。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者說文音部云。誓約束也。門部云。戒誓也。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戒者告以其事。誓教其共職。誓則誓其廢職失禮之事。大祭祀恐其失禮。故豫以失禮之刑。約誓誓戒之。大司寇云。若輕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卽大祭祀誓戒之事。刑。若小宰令于百官府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及條狼氏所誓殺墨黷之類。是也。凡誓戒與卜同日。詳大司寇疏。云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者。鄭彼注云。揚。重也。大刑。重罪也。彼文承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之下。明是祭祀誓戒之事。此祀五帝與禘太廟。同是大禮。其誓戒誓勅百官之辭。當與彼略同。故云。是其辭之略也。云具所當共者。說文門部云。具。共置也。謂百官所當共辨之事。祭義云。孝子將祭。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注云。具。謂所共衆物。是也。賈疏云。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云脩掃除糞洒者。說文彳部云。修。飾也。又。內部云。脩。掃也。脩。掃也。經典多借脩爲修。修本訓飾。引申之。掃除宮室壇兆。使之潔清。亦謂之修。中庸。脩其祖廟。注云。脩。謂掃也。說文華部云。糞。棄除也。賈疏云。案。宮人云。掌六廢之脩。守祿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掃除糞洒也。詒讓案。守祿注以有司爲宗伯。典祀云。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帥其屬而脩除。隸僕云。祭祀脩除。此三官並主內外祭祀脩除之事。蓋皆大宰令之矣。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

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疏〕前期十日者。釋文云。前、如字。干本同。本或作先。人。彼言旬有一日者。兼祭日數之與。此前期十日同。云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者。卜之日。遂戒百官以始齊。少牢饋食禮。筮日與宜戒亦同日。即其比例。賈疏謂卜戒不同日。失之。又案。五帝之祀。四郊迎氣。依月令說。不卜日。然則此卜日。專指夏正南郊祭受命帝。及季秋大饗明堂言之。郊特牲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宮。即南郊卜日之事。公羊傳三十一。何注云。禮。天子不卜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已。下天子也。案公羊說。謂魯郊卜日。周郊不卜日。與禮不合。鄭所不從。其迎氣則前期十日。大宰唯掌其戒事。不卜日也。賈疏云。但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案。賈謂四時迎氣亦有卜。表記孔疏亦同。其說非也。迎氣以四立之日月。令有明文。安得有卜。表記上云。不犯日月者。通二至及正月四時言之。下云。不違卜筮。則專指二至正月。不關四時也。蓋犯日月。非必犯所卜之日。鄭彼注亦未嘗合二語爲一事。賈孔自不察耳。凡祭祀之卜有四。卜應祀與不也。卜日也。卜牲也。卜尸也。左傳三十一。年傳云。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然則凡常祀皆不卜。應祀與不常祀之有定日者。則又不卜日。此經五帝及下文大神示先王。皆常祀也。禮無卜祀。唯大旅及祈告非常之祭。乃有卜祀耳。其祭日。則自迎氣外。凡大祀。無不卜者。其牲與尸。則雖迎氣。亦常有卜矣。又案。凡祀天日常禮。並用辛。若非常祀。則或用丁。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白虎通說郊云。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尙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一。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案。御覽引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謂郊常以正月丁之文。若依鄭二禮注義。則魯郊常轉卜三正之辛日。周郊常卜夏正月之辛日。公羊舊說。與諸傳注義。並不相應。疑不足據。曲禮孔疏引崔靈恩云。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饗明堂耳。若圜丘。自川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今攷圜丘當亦用冬至月之辛日。迎氣則川四立之日月。令有明文。餘祀並常如崔說。凡二至圜丘方丘並卜日。詳大司樂疏。注云。前期前所諏之日也者。少牢饋食禮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注云。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以先月下句之已。筮來月上句之已。又特牲饋食禮云。不諏日。注云。諏。謀也。士賤職褻。時

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是其大夫以上。凡祭。必先謀所祭之日。明日乃筮。天子大祀。則用卜。此注云前所諏之日者。即謂諏日時所謀定之祭日。其前十日若祭日用已。則於先一句之戊日諏日。已日卜日。并祭日數之。則云旬有一日。外祭日言之。則云十日。其實同也。穀梁哀元年傳說魯郊云。祭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與此經前期十日卜日禮正合。賈疏亦謂依少牢所諏之日。即祭日是也。而又謂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爲期。今言前期十日者。明祭前十日卜。是謂經前期之期。爲祭之前一日。前期十日者。爲前此爲期之日。以其說推之。則已日祭。當以先一句之戊日卜日。與少牢注不合。非鄭義也。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者。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合之爲十日。賈疏云。案。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詒讓案。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若祭日用已。則先一句之已日始散齊。至乙日。散齊期滿。次丙日。始致齊。至戊日。致齊期滿。即祭前一日。是二齊適盡十日也。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鄭詩周頌執競箋云。執。持也。經凡言執事。並謂諸官。非其專掌。以連事通職。轉相贊助。而執持其事者。猶大史云。凡射事。執其禮事。以大史本不掌射法也。故司會云。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以執事與地治之吏別文。亦足相證。其職掌所存。專共常守者。則謂之有司。互詳小宗伯疏。賈疏云。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泄卜。又案大卜云。大祭祀視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舍有小宗伯及卜師。故言之屬。詒讓案。肆師云。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又大史云。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彼二官亦當在執事之數。鄭不言者。之屬中略之。云既卜又成百官以始齊者。士冠禮鄭注云。戒。警也。告也。既卜得吉。則告百官使始齊。是卜與戒及始散齊並同日也。大司寇云。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注云。戒之日。卜之日也。郊特牲亦謂卜之日。即戒百官。戒百族。賈疏謂卜之後一日。乃戒。使散齊致齊。蓋誤以前期十日。爲先祭前爲期之日。十日。故必移戒始齊之日於卜之次日。而後十日齊滿。乃適與祭日相接。其說與大司寇注義違。不足據也。大及執事祗滌濯。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疏〕及執事祗滌濯者。與大宗伯爲官司寇疏則謂卜戒同日。不誤。及執事祗滌濯。滌濯。謂滌祭器及饌獻之屬。〔疏〕聯也。釋文云。祗。本又作視。案。說文見部云。視。瞻也。从見。示聲。重文祗。古文視。祗。亦古文視。凡經皆作祗。注皆作視。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見別本作視。非經例。不足據。又說文目部有祗字。訓視兒。與古文視字別。祗滌濯者。內外饗廩人世婦人等概器。太宰則監祗之也。賈疏云。謂至祭前夕。大宰祗滌濯。案。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祗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祗滌濯。彼二官親祗滌濯。大宰尊。亦往泄之。注云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者。謂若已日祭。此爲戊日之夕也。

賈疏云。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祗滌濯。儀禮特性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概祭器者。下人君也。江永云。及執事祗滌濯。及與也。謂與諸執事官祗滌濯也。小宗伯言及執事者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及執事祗大斂小斂。及執事祗葬獻器。與此文正相類。彼三處。鄭皆以執事之官釋之。此獨云執事初爲祭祀前祭日之夕。非也。案。江說是也。云滌濯謂滌祭器及饗獻之屬者。大宗伯注義同。釋文云。獻。本又作獻。案。說文。部。獻。卽或鬲字。此注本少牢禮。當以作獻爲正。滌。疏述注作概。阮元云。據此。知注中概本作概。說文曰。概。滌也。鄭君注禮。多作概。凡經注从手之概。俗本多譌从水。案。阮說是也。說文水部。滌。爲水名。非此義。大宗伯注。釋文載或本亦作概。天官世婦云。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此滌濯卽濯概也。說文水部云。滌。洒也。濯。滌也。少牢饋食禮云。宗人命滌。注云。滌。濯滌祭器。掃除宗廟。案。彼滌濯卽滌除宗廟。此不言者。彼命滌在前期旬有一日。至祭日。乃云。雍人概鼎七俎於雍鑾。廩人概甒七與敦於廩鑾。司宮概豆簋勺爵觚。凡洗滌於東堂下。是命滌與概相較旬日。故知滌中兼有掃除宗廟之事。此視滌濯同在祭前之夕。又上具脩注。以脩爲掃除糞洒。故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疏」者。賈疏云。案。此滌濯注不云掃除也。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納牲。將告殺。君親率牲。大夫贊之。以「疏」者。賈疏云。案。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於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卽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干注同。禮器注云。納牲於庭時。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是也。賈疏云。謂率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肫解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謂祭。此言納亨者。以率牲也。惠士奇云。納牲與納亨異。禮運。祭玄酒。薦毛血。爲法太古。腥其俎。執其穀。爲法中古。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爲今世之食。禮器。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祭義。君率牲。穆谷君。卿大夫序從。此之謂納牲。而納亨者。謂合亨之後。羹定之初。薦孰未食之前。羹定詔於堂。先以告神於堂也。祭禮血腥之屬。盡敬心耳。要以孰爲正。五官奉牲。羞其肆。肆者。六牲之體。是爲納亨。諸子正之。司士割之。王親上之。太僕贊之。御僕登之。先是納牲。卿大夫序從而已。及入廟。繫牲於碑。卿大夫袒而封毛取血。入以告神於室。此所謂贊王牲事者。一當朝踐之節。一當饋食之時。猶言納亨者。舉其正也。黃以周云。下贊王牲事。是據未殺爲文。故鄭以納牲解之。案。黃說是也。經云贊牲事。又下文方及祀日贊玉幣禮神之事。故鄭以爲納牲當朝踐之前。與經文敘次最合。不可易也。竊謂迎牲與薦孰二節。大宰並有贊事。經言納亨者。以薦孰咳納牲。注則舉納牲以咳薦孰。皆互文以見義。大祝逆牲注云。既降鑾。後言逆牲。容逆鼎。此經云納亨。猶彼云逆鼎。注云。納牲卽彼逆牲。彼文言逆牲。以見

見通鼎。亦猶此言納亨。以見納牲矣。云謂鄉祭之晨者。禮漢志注引干注云。謂向祭之晨也。鄉向字同。司寤氏注云。晨。先明也。賈疏云。案檀弓云。周人大事以日出。故知納亨是鄉祭之晨。此祭天無祿。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祿而後迎牲也。案曾子問孔疏引熊安生。亦據此注說之。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此即賈說所本。若然。下文享先王納亨。當在旦明以後。雖亦家此文。而時則早晏不同也。云既殺以授亨人者。賈疏云。案亨人職。職內外饗之饗。亨。謂腥其俎。後云。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鄭蓋兼采。彼及明堂位文。賈疏謂專據明堂人鬼諸大祭。納牲禮同。器禮說大廟之祭云。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鄭蓋兼采。彼及明堂位文。賈疏謂專據明堂位。非也。又案大僕。亦云祭祀贊王牲事。彼注云。牲事殺割。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七載之屬。此不言者。大宰官尊。所贊之事。當簡於大僕也。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疏〕曰。及祀之日者。前納亨已爲祭日之晨。以尙未行朝踐正祭禮。故此別言及祀之尙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疏〕曰。注云旦明也者。上注云。鄉祭之晨。爲將明之時。旦明。則已明之時。少牢饋食禮云。爲期於廟門之外。宗人曰。旦明行事。鄭彼注云。旦明。旦日質明。是也。云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者。大宗伯注云。禮謂始肯神時。薦於神坐。賈疏云。上云祀五帝。以爲迎氣於四郊之外。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下云牲幣。彼雖幣。不是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色也。案。鄭賈說未塙。大宗伯六器。乃禮方明之玉。五時迎氣。當用四圭有邸不用青圭赤璋等。其牲幣則或當依方色。詳大宗伯典瑞疏。云爵所以獻齊酒者。謂酌五齊以獻尸也。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園丘用五齊餘盛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案。郊祀雖備五齊三酒爲八尊。然七獻之禮。止用五齊。不用三酒。此注兼言酒。順文便耳。其實獻尸無酒也。云不用玉爵尙質也者。賈疏云。對下經享先王用玉爵。尙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尙質。論議案。不用玉爵者。六天之祭。並用匏爵也。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通典吉禮。及彝崇義三禮圖引三禮義宗說。並謂祭天爵。以匏片爲之。郊特牲孔疏說亦同。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者。賈疏云。謂至祭所而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坐。而從。彼內祭祀贊幣之事。外祭祀禮同。大夫贊幣。祀大神示亦如之。謂天地。〔疏〕作祀。案說文示部云。示。天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此經皆借示爲祇。注皆作祇。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見別本作祇。非經例。不足據。賈疏云。祀大神。謂冬至祭天於圓丘。祀大祇。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亦如之者。從掌百官贊戒

已下。贊玉爵之事已上。皆如祀五帝之禮。注云大神祇謂天地者。天地謂閼阨祭昊天。方正祭大地也。賈疏云。此天謂大夫。對五帝爲小天。此地謂大地。對神州之地爲小地。吳廷華云。五帝之外。則言大神祇。則大於五帝可知。故注以天地言之。詒讓案。大射儀賈疏。謂天子祭山川社稷。亦有前期十日。帥百執事而卜。日遂戒等事。則經大示。亦該四望社稷。注文不具也。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玉几所以子左右玉几。宗。〔疏〕享先王亦如之者。賈疏云。下別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爵。其言亦如之者。謂亦贊王廟獻用玉几。〔疏〕性事已上。不云大者。欲見宗廟六享同然。注云玉几所以依神者。謂先王之神所憑依。別於下朝觀會同之玉几。爲王所憑依也。玉几爲司几筵五几之一。詳彼疏。云天子左右玉几者。賈疏云。此是司几筵文。彼所云者。謂王受諸侯朝觀會同所設。今此享先王鬼神之几。亦與王平生同。故引爲證。此享先王有玉几玉爵。天地有爵。但不川玉飾。祭宗廟川玉几。天地亦應有贊几。不言之者。文不具。詒讓案。天子祭祀。左右玉几。別於司几筵諸侯祭祀右彫几也。其祀天地之几。於經無文。以司几筵五几差之。或當用漆几與。云宗廟獻用玉爵者。梓人爲飲器云爵一升。說文壘部云。壘。禮器也。所以飲器象壘者。取其鳴節節足是也。玉燭寶典及蘇氏三禮圖引梁正阮譜禮圖云。爵受一升。高二寸。尾長六寸。博二寸。傳假翼。兌下。方足。漆赤。中畫三周其身。大夫飾以赤雲氣黃畫。諸侯加飾口足以象骨。天子以玉。案。禮圖說爵制。似不甚瑋。但依其說。則玉爵亦刻木爲之。而飾以玉。若內宰瑋爵注。亦謂以瑋爲飾。是也。賈疏云。按。明堂位。獻用玉瑋。謂王朝踐饋獻醑戶時。若裸。則用圭瓚也。程瑋田云。玉爵。卽玉瑋也。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瑋。殷以皐。周以爵。此明魯有三代之爵。其名不同。其爲爵一也。行葦之詩云。洗爵奠皐。毛傳曰。皐。爵也。說文曰。皐。玉爵也。案。玉爵名制。互詳量人梓人疏。大朝觀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助王受此四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侯也。立而設几。僎。舉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疏〕並訓爲助。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大宗伯文。詳彼疏。云大會同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疏〕並訓爲助。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大宗伯文。詳彼疏。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者。釋經云。大朝覲卽是會同。又不云宗遇之義。賈疏云。諸侯四時常朝不得大。今朝覲稱大者。諸侯爲大會同而來。故稱大朝覲。大會雖無常期。當春來卽是春朝。當秋來卽是秋覲。當夏來卽是夏宗。當冬來卽是冬遇。若大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六服盡來。夏南方六服盡來。秋冬同。經直云大朝覲。不言宗遇。有宗遇可知。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於國外而命事焉。案。大同亦無常期。賈說非。又凡會同皆先行朝禮。並詳大宗

伯及大行人疏。云玉幣諸侯享幣也者。鄭意此卽朝後之享。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是也。玉幣卽親禮所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彼又云。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而授宰幣。彼宰卽謂大宰也。金鶚云。古者玉帛通謂之幣。玉幣卽瑞玉也。曲禮云。操幣圭璧。則尚左手。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再拜授幣。賓再拜送幣者。皆謂玉爲幣也。案。金說亦足補鄭義。竊謂此玉幣當通受玉及受享二者言之。鄭金兩義相兼乃備。蓋朝親會同。以受玉爲正禮。冢宰贊王。不宜遺此。而唯贊受享也。但此玉幣。知不專屬瑞玉者。以內府云。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彼所云幣獻。卽此玉幣。玉獻。若玉幣專爲瑞玉。則朝親禮畢。當以還侯氏。不入內府。唯三享圭璋璧琮。受而不還。乃得入內府耳。凡瑞玉通稱幣。及還瑞玉。不還享玉。並詳司儀疏。又案。凡朝親宗遇。受朝受享皆於廟。鄭曲禮注。謂春夏受贊於朝。非也。賈疏亦沿其誤。詳大宗伯疏。云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云者。賈疏云。案小行人所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據彼鄭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以帛。享后。用琮以錦。則圭以馬。璋以皮者。謂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用璋以皮。則琥以繡。璜以黼者。子男自相享法。但小行人所云者。謂四時常朝。不見大朝親會同法。約與四時常朝。同無正文。故言云也。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者。賈疏云。謂三享之外。別有獻國珍異。亦如三享。執玉以致之。故言玉獻。謂以玉致獻也。易祓云。玉獻。乃諸侯貢珍之禮。大行人之六貢。是也。案。易說是也。鄭意蓋謂享庭實之外。別有珍異之獻。觀禮目錄云。朝宗禮備。親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彼云享獻。亦謂享別有獻。觀禮有三享之庭實。而無珍獻。故云享獻不見。明所不見者。享後之獻。若三享。則經有明文。安得云不見乎。賈彼疏不達鄭意。乃引此經說之云。獻謂三享後行私覲。私覲後卽有私獻。引聘禮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爲證。金鶚云。私覲私獻者。大夫奉君命出使。行聘享之後。別以已物獻他國之君。故曰私獻。諸侯親朝。其享天子之物。皆已物也。又何私焉。案金說足正賈說之誤。又經典享與獻亦多通稱。爾雅釋詁云。享。獻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奉國地重物而獻之。此卽兼享獻而言之者也。知此玉獻非卽玉享者。以親禮三享。庭實皮馬之外無他物。而內府說幣獻有金玉齒革兵器良貨賄等。明此經玉獻自爲享。後六貢之獻。不可混於享也。享爲正禮。獻爲加禮。故觀禮不見。自賈誤解鄭目錄。說者不攷。遂以并疑此注。今無取焉。云玉凡王所依也者。書顧命云。王被冕服。憑玉几。說文几部引作凭玉几云。凭。依几也。有司徹云。主人降。受宰几。宰授几。主人受。彼大夫祭禮。宰贊授尸几。與此大宰贊授玉几。禮例略同。玉几詳司筮疏云立而設几優尊者者。卽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几。是立而設几也。賈疏云知立而設者。案司几筮云。大朝親。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是立而設几也。几爲坐設。今立而設几。故云優至尊也。云玉爵王禮諸

侯之酢爵者。大行人注云。王禮。王以饔飧禮賓也。酢。報飲王也。賈疏云。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此裸時。大宗伯攝裸。非冢宰所贊。但諸侯酢王。用玉爵。則冢宰贊。王受之。故云贊玉爵。云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者。釋文云。依本亦作辰。案依辰字同。司几筵亦作依。此並四時朝覲所同。賈疏謂專指秋冬朝時。亦沿曲禮鄭注之誤。云其禮之於酢階上者。賈疏云。言禮之。謂裸諸侯是也。知王在酢階上者。當依賓主之禮。案燕禮。主君在阼。賓在廟戶之間。故知禮之王在酢階上也。詒讓案。此亦兼據聘禮禮賓公拜送禮之禮。蓋大宗伯酌圭瓚於筵前裸賓。王於酢階上拜送也。凡裸。王不親酌而親拜送。詳大行人疏。大喪贊贈玉。含玉。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雜記〔疏〕大喪贊贈玉。含玉者。釋文云。含木又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則諸侯含以璧。鄭司農云。含玉璧琮。〔疏〕作哈。案說文玉部云。琮。送死口中玉也。口部云。含。嚙也。則含玉正字當作哈。經典多段含爲之。哈又含之俗。賈疏云。大喪。謂王喪。贊玉爲此二者也。但含玉。始死用之。贈玉。於葬乃用。此文後云含玉者。用之則有先後。此作文先後無義例。典瑞并云飯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案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不從彼注者。以后世子喪贈含。王不親其事。則非大宰所贊。唯父母后之喪。王當親贈。及視含。此所贊或當兼彼。但不能通於王后。故賈專據王喪也。又依賈說。則大宰亦贊飯玉。大祝云。大喪相飯。彼以飯咳含。此經以含咳飯。亦互相備也。又案士喪禮。主人親含云。宰洗柩建於米。執以從。又云。宰從立於牀西。在右。注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彼士禮。家宰佐含。此天子禮。雖不親含。大宰亦贊含。尊卑而禮例同。注云。助王爲之也者。亦訓贊爲助也。賈疏云。大喪既是王喪。云助王者。謂助嗣王也。云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者。既夕禮云。乃窆。主人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檀弓注云。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此天子禮。蓋以玉加於幣。以入壙也。贈玉亦用璧。詳典瑞疏。賈疏云。案既夕士禮既窆。謂下棺訖。主人贈用玄纁以入壙。王喪雖無文。應更有加。亦當以玄纁爲主也。所贈亦既窆時也。云含玉死者口實者。典瑞注云。含玉。柱左右驪及在口中者。公羊文五年傳云。含者何。口實也。何注云。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檀弓孔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口實曰含。象生時食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所以有飯哈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哈。是含爲死者口實也。云天子以玉者。賈疏云。此云含玉。玉府典瑞皆直云玉無異物之稱。對大夫已下。不用玉。其實亦爲璧形。案天子含玉。互詳典瑞疏引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者。彼注云。含玉爲璧形。其分寸大小。未聞引之者。證諸侯含以璧也。云則諸侯含以璧者。雜記所云。卽諸侯之禮也。鄭說含玉。天子以玉。諸侯以璧。與禮緯同。以其說推之。則璧當次於玉。春秋緯。謂諸侯以玉。大夫以璧。雖不與禮緯合。亦以玉璧爲尊卑之差。璧。何氏

公羊注作碧。說文玉部云。碧。石之青美者。則降於玉宜也。然此注明引維記執璧之文。則不以璧爲碧可知。玉璧有異。未聞其說。賈疏及王府疏。並謂天子含玉。亦爲璧形。恐非鄭意。鄭司農云。含玉璧琮者。賈疏云。爲璧琮之形也。詒讓案。古書說含玉未有爲琮形者。先鄭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助王爲教令。春秋傳曰。〔疏〕作大事說疑以朝聘享玉用璧琮意致含。亦用是也。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國之大。在祀與戎。〔疏〕則戒於百官贊王命者。象胥注云。作。使也。詩大雅烝民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毛傳云。喉舌。冢宰也。與此贊王命義合。大射儀云。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注云。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然則百官命戒。事無大小。冢宰並掌之。經但舉大事者。文不具耳。注云。助王爲教令者。坊記注云。命。謂教令。明經云。贊王命。即助王爲教令也。引春秋傳者。左傳成十三年劉康公語。賈疏云。上已云。祀五帝及大神祇。祭祀大事。戒百官訖。則此云作大事。戒於百官。唯戎事也。引之者。證經大事是戎事。連引在祀耳。詒讓案。司馬法仁本篇。說用師云。冢宰徵師於諸侯。又云。天子正形。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並戎事戒令之事。王砥治朝。則贊聽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疏〕王砥治朝。則贊聽治者。沛永云。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疏〕君出路門。立於寧。徧揖羣臣。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內朝。大宰所謂贊聽治者。於治事處贊之。非謂揖羣臣時也。注云。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者。此王日視朝之朝也。路門者。王路寢之門。路門之外。即應門之內。天子五門。自外而內。路門居其後三朝。治朝居其中。詳開人及朝士疏。惠士奇云。王與羣臣治事之朝曰治朝。冢宰贊之。宰夫掌其法。司士正儀。辨等而擯之者是也。賈疏云。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疑獄之朝。路寢庭朝。宗人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朝。所掌者也。云王視之則助王平斷者。此注用今字作視也。小宰注云。聽平治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高注云。斷治是聽斷。義亦相近。故云助王平斷也。砥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謂王巡守。〔疏〕注云。謂王巡守在外時者。釋文云。守木亦作狩。案守狩字通。詳士訓四方聽朝。故知巡狩時。此鄭據依常者而言。征。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王。大事決於伐在外。亦有聽朝法。以非常法。故不言也。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王。小事決於冢宰專。〔疏〕注云。大事決於王者。即上云王砥治朝。則贊聽治。彼大治。大宰雖助平斷。可否必決於王。不敢專也。云小事平。冢宰專。平者。亦訓聽爲平斷也。此云小事則大宰聽之。不言贊王。明大宰專決之。不待王命。大戴禮記千乘篇

云。君發禁。幸受而行之。以時通於地。散布於小理。亦謂此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正處也。〔疏〕歲終。則令百官府各

治官之法。官計官成也。大宰總掌六官會計之事。故小宰云。贊冢宰受歲會。王制亦云。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是也。月

令季秋云。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彼蓋月要之屬。故經不具也。歲終者。謂夏正季冬。非周之季冬。詳

宰夫疏。注云。正處也者。左文十八年傳。德以處事。杜注云。處。制也。謂平正處制其治也。賈疏云。經云。令

百官府各正其治。謂正處其所治文書。大宰乃受其計會也。云會大計也者。序官注同。司會云。以歲會。攷歲成。宰

夫云。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是會爲每年之歲。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者之。〔疏〕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計。對日計月計爲大。與下三歲大計異也。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功狀。而奏自王。〔疏〕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治之得失。而以八柄之法詔王也。曲禮五官。致貢曰享。注云。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亦引

此經爲釋。荀子王制篇云。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簡。使五吏克盡。而衆庶不

偷。此冢宰之事也。又王霸篇云。相者論列百官之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

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即此大宰歲終聽致事。詔廢置之事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古者。天子

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又云。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得行能功。管子立政篇云。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

校官。終五日。若然。此歲終正治受會正歲。尙有考德論吏諸事。固亦經義所該矣。賈疏云。百官致其治政功狀與冢

宰。聽斷其所致之功狀文書。而詔告於王。有功者置之。進其爵。有罪者廢之。退其爵也。注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

狀而奏自王者。亦訓聽爲平也。禮器鄭注云。致之言至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義

與此同。又前注云。詔。告也。奏。自與告義同。故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自王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賞

咸通乎羣臣。其義並同。又小司徒云。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此雖專指地官之屬。然亦通內外大小諸吏言之也。二、專指大夫士言之。御僕掌羣吏之逆。與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文相備。則羣吏不關公卿也。三、專指士以下小吏言之。宰夫云。掌治朝之禮。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又云。敘羣吏之治。彼羣吏在大夫下。則卽朝士之羣士。又不關大夫也。司布云。市之羣吏。亦謂所屬市中衆小吏也。四、專指鄉遂公邑等有地治之吏言之。鄉大夫云。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又云。正歲令羣吏攷廢於司徒。以退各憲之于所治。此專指鄉大夫所屬鄉吏也。縣師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此專指公邑之吏也。小司寇三詢之朝位云。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又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司刺文同。此並以羣吏對羣臣言之。朝士外朝之位云。有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亦以羣吏與孤卿大夫羣士別文。此並通鄉遂公邑都鄙之吏言之也。鄭於御僕小司寇朝士三職之羣吏。並以府史釋之。不知府史乃庶人在官者。不可謂之吏。經凡言羣吏者。並無此議。互詳小司寇疏。賈疏云。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則大計會百官羣吏之治功文書云。而誅賞之者。亦當詔王誅賞之。經不言者。冢上廢置文省。注云事久則聽之者。以此三年大計。校歲計爲久也。云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者。明經云。誅賞。重於上文廢置也。賈疏云。上計當年。已有廢置。今三年上大計。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更加賞也。鄭司農云。三載考績者。書彙典文。僞古文入舜典。自虎通義考黜篇云。所以三歲一攷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尙書曰。三載攷績。三攷黜陟。何以知。始攷黜黜之。尙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春秋縣露考。功名篇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諸侯月試其國。外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案依班說。則三載考績。卽有黜陟。依伏董說。則三考九年乃有黜陟。先鄭引彼釋此經三年大計有誅賞。則當與班說同。但書謂考諸侯。與此經考官府。法本異。先鄭以彼考績與此大計年數同。故引以證義耳。實則周制與唐虞不必同也。

周禮正義

卷五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疏〕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者。天官通掌官府。而小宰宰夫宮正宮伯特治宮政。此王宮刑政等。皆小宰所專領。

〔疏〕不佐大宰者也。凡施行爲政。布告爲令。月令注云。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是也。云凡宮之糾禁者。卽士師

五禁。一日宮禁。此官與彼爲官聯也。注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者。子春。河南緱氏人。劉歆弟子。鄭大夫鄭司農皆從受

學。詳賈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馬鄭序。皆不云杜有詁釋之書。射人先鄭注。引子春說而糾之。則注中所述杜義。疑皆先

鄭所口受。著之解詁者。後鄭又傳錄之也。杜意此節三宮字。及職末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諸宮字。並當爲官。

以大宰八濩。大司寇五刑。並有官刑。無宮刑。宮官字形又相近。故破宮爲官。段玉裁云。凡易字之例。於其音之同。

部或相近。而易之。曰讀爲。其音無關涉。而改易字之誤。則曰當爲。或音可相關。義絕無關者。定爲聲之誤。則亦

曰當爲。云玄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名。鄭不從杜易字也。釋文謂干氏亦同。王宮中。謂皋門以內及後宮。大司寇五

刑。不數宮刑。而士師五禁。以宮禁爲首。此宮刑盜卽犯宮禁者之刑也。賈疏云。後鄭以宮刑。宮中之刑。不從子春

官刑者。見秋官司寇。已云四日官刑。此小宰不往貳之。則不須重掌。又見下文。觀治象。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御史中丞者。賈疏引應劭云。秩千石。朝會獨坐。副貳御史大夫。內掌關塞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寮。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此職。于注亦云。若御史中丞。與鄧同。王聘珍云。續漢書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留中。爲御史臺率。鄧舉以汎小宰者。謂其殿中密舉非法。與小宰掌宮之糾禁相似。非必校其官職之大小也。黃以周云。鄧注舉漢官以汎周官有二例。其直汎之於序官者。如大府之爲司農。司會之爲尙書。是擬之以其官也。其注序官不以汎。而汎之於職內所掌之下者。如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曰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曰若今街彈之室。皆擬之以其事也。此舉漢御史中丞以汎小宰。亦謂其糾禁宮事同爾。西漢御史中丞。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御史。掌邦之六典八濩八則之貳。以主糾察百僚。東漢御史中丞屬少府。乃糾察宮事。故鄧舉以汎之。非擬其官也。

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逆、迎受之。鄭司「疏」掌邦之六典八濩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此掌大宰治農云。貳、副也。法之副貳。與司會司書大史內史爲官聯也。以下皆佐大宰之事。賈疏云。大宰本以六典治邦國。今還以六典逆邦國之治。逆謂迎受鈎考之也。大宰本以八法治朝廷官府。今還以八法鈎考官府之治。大宰本以八則治都鄙。今還以八則鈎考都鄙之治。皆鈎考使知功過所在也。注云逆迎受之者。小祝注云。逆、迎也。聘禮注云。逆、猶受也。宰夫萬民之逆。先鄭注云。逆、迎受主命者。是經言逆者。皆爲迎受之義。鄭司農云。貳、副也者。大史司勳大司寇大行人注義並同。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大史司勳注。並云。貳、猶副也。則是以副爲引中之義。與許義微異。此注不言猶者。文不具。六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疏」典八法八則大宰修立其書。彼爲正本。小宰執其副本也。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疏」大宰所掌者。以其祿宰制國用。九貢九賦斂財貳。九式用之。事之大者。故小宰副貳之。然大宰有九職。小宰不貳之者。以其九職云任萬民。小宰若云貳。謂任使亦貳之。故不言。其實九職任之使之。出貢用之。則小宰亦貳之。九貢中兼之矣。以其九職。亦有九貢故也。案依賈說。則此九貢卽大宰司會之九貢。本據邦國之貢。而實兼有閭師之八貢。卽大宰九職之貢也。大府邦國之貢。萬民之貢。二者同稱貢。故此經亦以一兼二。以官府之六敍正羣吏。一曰以敍與大宰詳略互見也。云以均財節邦用者。大宰云。以九式均節財用是也。以官府之六敍正羣吏。一曰以敍

正其位。二曰以敍進其治。三曰以敍作其事。四曰以敍制其食。五曰以敍受其會。六曰以敍聽其情。敍

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治、功、狀。〔疏〕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者。自此六敘至後之事之法。並小宰之官法也。羣吏與也。食、祿之多少。情、爭訟之辭。〔疏〕大宰義同。亦通百官府言之。賈疏云。凡言敘者。皆是次敘。先尊後卑。各依秩次。則羣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云一曰以敘正其位者。謂若司士治朝之朝位。小司寇外朝之朝位。皆依爵秩尊卑爲次也。云二曰以敘進其治者。賈疏云。謂卿大夫士。有治職功狀文書進於上。亦先尊後卑也。云三曰以敘作其事者。謂國有大事。射人作卿大夫。司士作士。諸子作庶子。皆以尊卑之敘作之。象胥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亦以敘作事之等差也。云五曰以敘受其會者。通月要歲會言之。下文云。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事也。受會詳後疏。云六曰以敘聽其情者。後注云。聽、平治也。凡羣臣以事來請辨訟者。亦依敘次平治其情實也。注云敘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者。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秩次則次第義同。經典多段東西牆之序爲之。此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作序。雖述經文亦然。此注仍作敘。疑後人不知注例。依經文改之。云治功狀也者。喪服注云。治、猶理也。謂所治辨之功。敘秩次也。云食祿之多少者。醫師注云。食、祿也。論語衛靈公篇。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集解引孔安國云。先盡力而後祿食。經典通稱祿爲食。分言之。則食與祿別。周制。命士以上。以爵制祿。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則以事制食。此經凡言食者。皆與祿別。司士云。以功詔祿。以久奠食。注云。食、稍食也。此云以敘制其食。常專屬不命之小吏言之。以其在官前後之敘。制其稍食。與司士以久奠食。事正同。若祿與爵常相因。無俟於以敘制之也。鄭誤合食與祿爲一。賈疏謂制祿依爵命授之。並未得經義。祿食之異。詳宮正疏。云情爭訟之辭者。賈疏云。情、謂情實。則獄訟之情。受聽斷之時。亦先尊後卑也。惠士奇云。聽其情。君之所體。韓詩外傳言。人主之疾。十有二發。而隔居其一焉。下情不上通。謂之隔。管子亦言。國有四亡。其二曰塞。曰侵。塞者。下情不上通。侵者。下情上而道止。以敘聽其情。則通而不隔。行而不塞。誰得而侵之。黃以周說同。論議案。凡羣吏之爭訟。及以事來請問請求。亦通謂之情。下文云。聽其治訟。卽是聽其情。內史云。掌敘事之遽。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注亦引此經。以敘聽其情。明不止聽爭訟也。鄭惠各舉一偏爲釋。當兼二義乃備。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

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饗。與膳夫共王之食。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爲一官。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疏〕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者。卽大宰八灋之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也。云一曰天官其屬六十者。此並約舉大數。實則六官之屬員數。多寡不同。皆不止六十也。云大事則從其長者。長。謂當官之長。不必六官正也。若宰夫祭祀從大

宰而砥滌濯。是其一措。云小事則專達者。釋文引干注云。達。決也。案字書達無決訓。士昏禮注云。達。通達也。此專達亦謂修其職事。以自通達於王。干說非經義。檀弓云。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云。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

達於君，則不服斬。此小事可專達於王，所謂達官也。注云大事從其長者庖人內外饗與膳夫共王之食者，以庖人內外饗，皆膳夫之屬，故從膳夫共王之食，蓋大事職任既重，治辨又繁，非一官所能獨共，故肅設是屬，長總其成，獨

則從其長而達於王。若司土職。以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爲大僕從者。亦此義也。六官之內此類甚多。鄭舉一端以況義爾。云小事專達若宮人掌舍各爲一官者。賈疏云。若宮人直掌王之六寢。掌舍直掌王之行設坐立之肆二官。他是小事。又

不立長官當官行事。故云各爲一官。是專達也。云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者。以六乘六十。得此數。此亦約舉大數也。明

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制也。黃以周云：明堂位：夏

此官之以人計者也。夏殷之官，必非一職止一人爲之，可依周官序官推之。兩文互異，義不相妨。案黃說是也。明堂

三增倍。雖與周六官正貳之屬不合。然非一代衆官之通數。則固無疑也。至周代六官大數。則冬官已亡。餘五官敘官。仍說三代官數。是終舉官職大數。所云周三百。非不數冬官也。昏義所云。則三公以下。正貳相參佐之數。故皆以三

或無員數，或有員數，其總數無由校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通典職官云：周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

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內職掌、府史、胥徒、賈人、工人、奄、罪、圜、蠻、夷、貉等五隸、醫人、圉人、虎士、視瞭、及奚、漿、篋、醢、醢、醢、醢、酒、桃、春、枕、餽、羹等女職。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人。都計內

外官及內職掌人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五人。今以五官之屬校之。並不相應。未知其說云何。沈彤則以五官五分取一以例

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者。以下與大宰六典文有異同。義並互相備。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故云以節財用也。云六曰事職以宮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者。書周官孔疏。引馬融注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者。賈疏云。上事與以生萬民。生則養也。與上同。此六職不云官府百官與六典不同者。以六職皆當職行事。義不及遠。故與六典文異也。注云懷亦安也者。明與安邦國義同文異。詩邶風終風箋云。懷。安也。中庸。懷諸侯。亦此義。云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者。賈疏云。大司徒下有遺人掌卜里有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案委積。詳遺人疏。云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並據夏官木職文。職方氏所制之貢。即出於九畿內侯甸男采衛蠻六畿。故政職曰以聚百物。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杜子春弛讀爲施。玄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疏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此即大宰八灋之三。曰官聯以會邦治也。合會義同。賈疏云。謂官府之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然後國治得會合。故云合邦治也。論議案。凡官聯。有同官之聯事。若司市司門司關爲聯事。同屬地官是也。有異官之聯事。若祭祀喪紀。六官之長爲聯事是也。異官之屬。亦多相與爲聯事。若量人云。凡宰祭與鬯人受釐歷而皆飲之。是夏官之屬與春官之屬爲聯事也。云五曰田役之聯事者。田役謂起徒役以田獵。即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亦兼收諸功作之事。詳大宰疏。云六曰斂弛之聯事者。釋文云。弛。劉本作施。音弛。杜作施。案陸謂杜作施。臧輔堂嚴可均並謂據讀作言之是也。蓋杜鄭義本異。劉本則涉杜讀。而誤陸所不從。賈疏云。並大宰任九職九貢九賦。司徒制貢。小司徒令貢賦。若通數小官。則多矣。吳廷華云。斂是征賦。施是施惠。其聯事。斂則載師閭師之屬。施則遺人旅師之屬。皆聯事也。云凡小事皆有聯者。以上祭祀六者並據大事而言。其中亦有小事。若小祝云。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是也。至六者之外衆小事。則條目尤繁多。故經並不悉舉也。賈疏云。謂司關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之類是也。注。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灋濯濯玉鬯省牲鑊奉玉盥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者。此各據本職所謂祭祀之聯事也。五官長屬官聯。繇夥不可具述。故略舉五官之正以明義也。云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

前王者。亦各據本職所謂喪之聯事也。六引。引。釋文作紉云。徐音胤。劉音引。本或作引。案大司徒職亦作引。賈疏云。司農雖解祭祀及大喪二事皆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大祭祀。唯大宰尊。不奉牲。宗伯不言奉雞。司馬直言奉馬。不兼言奉羊。司寇不言奉犬。皆略不言可知。呂飛鵬云。喪與荒爲二事。鄭司農注喪之聯事已具。不言荒者。略也。掌救荒之事者非一官。故有聯事。如小宰受幣玉。大司徒以十二荒政聚萬民。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小宗伯職云。略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士師職云。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治之。是也。云此所謂官聯者。聯。黃丕烈校改連是也。此據大宰文。先鄭彼注。讀聯爲連。則此注聯亦當作連矣。云杜子春弛讀爲施者。丁晏云。遂人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弛。遂大夫與其可施舍注。施讀亦爲弛。士均與其施舍注。施讀爲弛。毛詩矢其文德傳。矢。施也。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施也。古字多通用。云玄謂荒政弛力役者。賈疏云。此經二曰喪荒。荒謂年穀不熟。大司徒有荒政十二。其中四曰弛力。弛力役。謂廩人歲不能人二釜。則令移民就穀。是時弛力役也。段玉裁云。此鄭君不從杜易字也。吳廷華云。弛當依杜氏作施。施與斂出入相對。乃稱也。王引之云。弛舍與賦斂。意義不倫。無由並舉。當以讀施爲是。斂者。聚也。施者。散也。或先施而後斂。或先斂而後施。地官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開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典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鄭注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先施而後斂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薄。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此先斂而後施也。又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糴。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糴。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則掌施惠之事者。非一官。故曰斂施之聯事也。案吳王二說是也。云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者。賈疏云。卿大夫云。國中貴者謂有官爵者。賢者謂有德行者。服公事者謂若庶人在官者。老謂國中六十者。疾者謂廢疾不堪役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也。云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者。以先鄭說祭祀之聯事五官皆備。惟司空獨闕。故補其義。小宗伯。先鄭注。說毛六牲亦云。司空主豕。月令注云。豕。水畜也。賈疏云。司空雖亡。案五行傳云。聽之不聰。時則有豕禍。豕屬北方。又說卦云。坎爲豕。是豕屬水。故知司空奉豕。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政。謂軍政。

也。役、謂發兵起徒役也。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籍也。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版、戶籍、圖、地圖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稱實、謂實子。傳別、謂券書也。聽訟實者、以券書決之。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買、今時月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傳別、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傳別。玄謂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疏〕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者、此即大宰八灋之五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疏〕以官成以經邦治也。彼注云：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案八成與後文歲會月要日成之義同。謂成事品式。著於簿書文券。可以案驗者。其目有八也。詳大宰疏。云一曰聽征役以比居者。賈疏云：八事皆聽者。舊事爭訟。當斷之也。政謂賦稅。役謂使役。民有爭賦稅使役。則以地居者共聽之。吳廷華云：聽、察也。政役八者皆邦治。比居八者。則成典之在簡冊者也。八成繫於邦治之大。聽訟特獄吏事。賈謂八者皆聽斷之事。誤。案吳說是也。此八成皆官府經常之法。凡治民者皆取正於是。聽與後文聽治訟義同。彼注云：聽、平治也。蓋凡者決校攷。辯論陳乞。皆平治之所該矣。大司寇云：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即此八成。彼經與六典八法同事。是獄訟雖以典法成三者爲聽斷。而典法成非專爲聽獄訟而設。先鄭唯以聽訟說版圖傳別。而賈疏遂謂八者專爲聽爭訟之事。皆偏舉一端。義殊未暇也。云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者。大宗伯軍禮云：大師之禮。用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師田發衆庶。故以簡稽之簿書聽之。云三曰聽閭里以版圖者。賈疏云：在六鄉則二十五家爲閭。在六遂則二十五家爲里。閭里之中有爭訟。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聽決之。詒讓案：聽閭里者。謂畿內界域錯互。戶口移徙之事。則案版圖以治之。云閭里者。偏舉鄉遂及郊里言之。若在公邑都鄙。則爲井邑丘甸。猶司書職通畿內。而云掌邦中之版。亦舉邦中以該鄉遂都鄙。皆文不具也。版圖、即大司徒司土職方氏司民及有地治諸官所掌。是也。云四曰聽稱實以傳別者。賈疏云：稱實、謂舉實生子。於官於民俱是稱也。爭此實者。則以傳別券書決之。云五曰聽祿位以禮命者。禮命、謂國之禮籍。生之策命。若典命內史所掌。是也。賈疏云：謂聽時以禮命其人策書之本。有人爭祿之多少。位之前後。則以禮命文

魯聽之也。江永云：爭祿位，如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之類。云六曰聽取予以書契者，說文予部云：予、推予也。賈疏云：此謂於官直貸，不出子者，故云取予。若爭此取予者，則以書契券書聽之，案取予亦通。官民財用頒授之事言之。賈謂於官直貸不出子，非是。云七曰聽實賈以質劑者，即質人所學者是也。賈買亦通官民言之。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者，凡斂散經用之會計。若司會司書所掌，是也。賈疏云：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此出入者，正是官內自用物。有人爭此官物者，則以要會簿書聽之。注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者，先鄭讀政如字，謂軍賦之政事。管子小匡篇云：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所謂軍政也。然軍政與發兵事同，故後鄭不從。云役謂發兵起徒役也者，說文爰部云：役、戍邊也。國語吳語韋注云：役、兵也。是役本爲兵戍，因之凡因事興起徒衆者，並謂之役。發兵不入師田者，此爲平時部署征調，尙未成軍之事，與彼小異也。云比居謂伍籍也者，小司徒先鄭注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大史注云：居、猶處也。賈疏云：即司徒職五家爲比，出軍即五人爲伍，惠棟云：尉繚子有束伍令，史記馮唐傳有尺籍伍符，論讓案先鄭意，蓋謂比居即伍籍，與下注版戶籍小異，伍籍，謂每地人民可任力役者之姓名，校比之時，亦依軍法聯其什伍，戶籍，則無論男女老小，凡弛舍不任力役者，亦咸登於版，詳略殊也。後鄭亦從其說，吳廷華云：此即小司徒之比要，蓋人民多寡之籍也。既考其籍，又驗民居之數以實之，則役不濫矣。案吳說較先鄭爲長，易被孔廣森亦並謂小司徒云：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彼圖，即下版圖之圖。地比，即此比居之比，其說亦是。蓋每年校比，三年大比，皆有總要，其征役弛舍，咸具於書，故其治訟即依此聽之。若然，比之名義，即起於校比，猶簡車徒之簿要，即謂之簡。先鄭謂取五家比伍爲名，非其義也。云比地爲伍，因內政，寄軍令者，賈疏云：謂在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若出軍，則家出一人，則還五人爲伍，是一比長遷爲五長領之，二十五人爲兩，是一閭閭胥即爲兩司馬領之，以此言之，至一鄉出一軍，軍將還是鄉大夫爲之，是因內政寄軍令。此管子文，彼云作內政，司農云：因內政者，讀字不同，案賈說非也。先鄭蓋據國語齊語：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彼下文即說軌里卒伍之事。章注云：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管子小匡篇寄作寓，非。先鄭所據因內政，與章注義合，蓋以意改，亦非讀字不同也。云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者，謂案伍籍以攷夫家可任之人數，而發軍起役，則政役均平，無過勞，亦無遺脫避役之弊也。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者，凡士卒姓名部，兵器種物凡數，皆著於簿書，謂之簡稽。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注云：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管子問篇云：時簡稽帥牛馬之肥瘠，出入生死之會幾何，又侈靡篇云：斷指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則斂刑之。簿書亦得謂之稽，不徒師田矣。簿書詳敘官疏，云簡猶閱也者，遂大夫注同。廣雅釋詁云：簡、閱也。左

租六年傳云。大閱簡車馬也。阮元云。釋文出簡閱二字。則陸本無猶字。云稽猶計也。合也者。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引申爲審慎攷計之稱。故又訓爲計。稽計聲亦相近。水經漸江水酈道元注云。會稽者。會計也。凡事物法數。必攷計而後合同。故又訓爲合。廣雅釋詁云。稽。合也。皆展轉引申之義也。稽訓計。宮正及大司馬注義並同。云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者。若鄉師云。凡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又縣師云。及其六畜車策之稽。是也。要簿亦即簿書。云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者。證簡稽本爲考閱人民兵器之事。遂以名其簿書也。此注據遂人以人民屬稽。兵器屬簡。其實二者亦可互通。故鄉師云。稽其鄉器。是器亦曰稽。大宗伯云。大田簡衆。是衆亦曰簡。明通言不別也。引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者。吳語。吳王夫差會晉公午於黃池。吳晉爭長。吳王乃令服兵損甲。陳士卒百人。以爲微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章注云。擁。猶抱也。拱。執也。抱鐸者。恐有聲也。唐尚書云。稽。榮戟也。鄭司農以爲稽。計兵名籍也。亦引此經聽師田以簡稽爲證。先鄭引之者。明彼拱稽卽執士卒之簿書也。云版戶籍者。司民云。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宮伯先鄭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釋名釋書契云。籍。籍也。所以籍疏人民戶口也。案管子禁藏篇云。戶籍田結者。所以知饒富之不替也。史記秦本紀云。司公十年。初爲戶籍相伍。是周時有戶籍之名。版詳宮伯疏。云圖地圖也者。廣雅釋詁云。圖。畫也。司會注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又大司徒云。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蓋自邦國以至閭里。皆有圖以辨其區域也。云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者。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兼云版者。地之夫家田萊之數。皆著於版也。引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者。證版爲戶籍。圖爲地圖也。云稱貸謂貸子者。舊本並譌予。今據宋婺州本正。賈疏云。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貴。卽地官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若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之類。是也。案賈述注亦作貸子。是也。管子輕重丁篇云。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貸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孟子滕文公篇云。又稱貸而益之。趙注云。稱。舉也。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錢千貫。又云。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云。子。謂利息也。貸子。蓋漢時常語。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顏注云。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案稱當從趙岐訓爲舉。稱責。猶言舉責也。說文菴部云。毋。舉也。此稱卽毋之段字。賈疏謂彼此俱爲稱意。故爲稱責。非其義。說文貝部云。責。求也。今俗作債。非。云傳別謂券書也者。傳別總名爲券書。丁晏云。說文刀部。券。契也。从刀。爰聲。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釋名釋書契。券。繯也。相約束繯繯以爲限也。云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者。凡稱責而抵冒不償。或償不如約。及未予而誣貸。已償而妄索。以此成訟者。並以券書之有無真僞決之。云傳。傳著約束於文書

者。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傳、著也。謂爲文書。列其稱實之數。又爲約束何時償還、及子息多少。並傳著於券書之上。此爲整券。不中別爲兩也。傳、著也。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者。廣雅釋詁云。別、分也。士師亦云傳別。先鄭注云。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義與此同。案此亦傳著約束於文書。但其初書時爲一券。書訖。乃中別爲兩。所貸與予者。各得其一。與傳爲一券。止一家得之者異也。先鄭士師注。又以傳別爲一。與此注小異。詳彼疏。賈疏云。二家別釋。後鄭不從者。名爲券書。卽是傳著於文書可知。後鄭傳別二字。共爲一事解之。云禮命謂九賜也者。曲禮孔疏云。公羊云。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其命賜相將也。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桓楳。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璫。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璫。又尙書。文侯仇受弓矢桓楳。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桓楳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桓楳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與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桓楳。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案孔說未審。九賜。韓詩外傳。白虎通義考黜篇。公羊莊元年傳何注。並作九錫。賜錫義同。然此經九命與九賜。事不相涉。故曲禮。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後鄭釋三賜。而未嘗援九賜爲說。先鄭此注。雖以九賜釋禮命。而實不謂卽大宗伯九儀之命。故先鄭彼注。亦絕無九賜之說。與許氏五經異義說蓋小異。曲禮疏謂司農以九命與九賜爲一。失其指矣。云書契符書也者。釋名釋書契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注云。契券、要也。右爲尊。易繫辭傳。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李鼎祚集解引九家易云。契、刻也。金決竹木爲書契。案符書者。卽質人後鄭注所云。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者也。此皆合井兩札。并刻書以爲符信。故曰符書。說文竹部云。符、信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蓋書雖分著兩札。井而刻其邊側。以紀數。又析之。使取者予者各持其一。其人往取。則予者井兩札。驗其側文合否。而後予之也。惠士奇云。列子說符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契一作挈。漢書有租挈及廷尉挈令。章昭曰。在板挈也。易林大畜之未濟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案惠說足證符契之義。凡符契皆刻其側謂之齒。詳質人疏。賈疏謂官券符屬之書。此據官予民物。何得爲符屬之書解之。故後鄭不從。非也。云質劑謂市中平買。

今時月平是也者。賈人先鄭注云。質劑。月平質也。質。大賈。劑。小賈。說文刀部云。劑。齊也。齊平義相近。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地官賈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若今月平質。不合有兩名。故不從也。孔廣森云。漢書游獵志注。律。平價一月。得錢二千。所謂月平也。楊子法言曰。一閭之市。必立之平。蓋市價以時貴賤。故每月更平之。景武功臣表。梁期侯任當千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案孔說是也。月平者。漢時市價。蓋每月評定貴賤。若今時朔望爲長落也。漢書食貨志載王莽令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卽此月平也。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者。月令。季冬。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各自氏春秋季冬紀高注云。要。簿書也。國語魯語云。收攬而蒸。納要也。小爾雅廣詁云。最。凡目。質。要也。說文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又曰部云。最。犯而取也。又曰會。又一部云。取。積也。案凡經典之言計最。會最。最目。殿最者。皆取之借字。音義並與聚同。故公羊隱元年傳云。會。猶最也。何注云。最。聚也。最之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今並讀如字。非也。漢書嚴助傳。願奉三年之計最。顏注云。計。凡要也。史記周勃世家索隱云。最。都凡也。是計最者。總聚事物。而算校其名數之言計最則有簿書。故此注釋要會爲計最之簿書也。簿書詳司會疏。云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者。以一月之計。少舉其凡要而已。故謂之要。一歲之計多。則總聚攷校。故謂之會也。云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者。證要爲月計。會爲歲計也。云傳別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傳別者。後漢書鄭興傳云。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建武六年。徵爲太中大夫。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杜案興作周禮解詁。見鄭自敘注。凡引鄭大夫義。皆其遺說也。段玉裁云。故書作傳。大夫讀爲符。故書作辨。子春大夫皆讀爲別。司農從別不從符。作傳別。鄭君字從司農。而義則有異。故又自出其說也。辨別二字。古多通用。如月令章句引別名記。卽白虎通之辨名記。竊謂此當從故書作辨。而以辨讀爲別列於注。不當易經文。從杜鄭。謂辨別義與音本皆同也。惠士奇云。傳別。故書作傳辨。杜子春讀爲傳別。案荀子性惡篇。辨合符驗。愚謂辨猶別也。合猶傳也。傳別。猶辨合也。蓋辨而別之爲兩。合而傳之爲一。如符節然。詒讓案士師傳別注云。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傳或爲付。辨讀爲風別之別。又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云。故書判爲辨。鄭司農讀爲別。傳與付付。辨與判。並聲類相近。辨與別亦一聲之轉。說文竹部云。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大夫讀傳爲符。蓋亦謂稱實之符信。分而相合者也。凡此經傳別別字。先鄭讀並與大夫子春同。後鄭惟朝士從今書作判。餘亦並同三君讀。蓋因傳義自通。不煩破爲符字。而別則與一札中別之義尤切。故從杜破字也。云玄謂政謂賦也者。孟子盡心篇趙注云。征。賦也。廣雅釋詁云。征。賦稅也。謂若大宰九賦之等。云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者。謂政正征聲類同。

經文三字錯出。皆謂賦也。或作政者。謂此經。及遂人云。以起政役。又若小司徒之平其政。均人之地政。力政。遂人之平政。羽人之羽翮之政。都司馬之政學。是也。或作正者。若司書之九正。司門之正其貨賄。司勳之無國正。諸子之司馬弗正。是也。或作征者。小司徒云。凡征役之施舍。又旅師云。使無征役。又若敵人之獻征。大司徒之地征。博征等。經文常見。不復詳舉。云以多言之。宜從征者。以征賦無正字。故於三者之中。據其多者從之。此後鄭自著其發疑正讀之例也。云如孟子交征利云者。孟子梁惠王篇云。上下交征利。趙注云。征。取也。鄭引之者。證征爲斂取賦稅之名。賈疏謂引證征是口稅之法。非鄭指。吳廷華云。征役。力役之征也。案吳說是也。後鄭讀政爲征。得之。而釋爲賦稅之征。則非。云傳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者。此增成先鄭義也。說文木部云。札。牒也。士師注云。傳別。中別手書也。朝士謂之判書。又謂之別券。管子問篇云。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卽此稱賣之傳別也。又大匡篇云。君與有司爲別契。注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真僞也。別契與別券義亦同。賈疏云。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字中央破之爲二段別之。呂飛鵬云。釋名釋書契云。別。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卽今市井合開。案呂說是也。中字別之。謂字一行。中分而爲兩。劉勰文心雕龍書記篇所謂字形半分者是也。傳別。破別爲二。各執其一。責時則合二者以爲驗。故史記平原君傳云。操右券以責。又孟嘗君傳云。馮驩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合之。是其證也。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者。賈疏云。此予則取予。謂若泉府云。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及旅師云。春頒秋斂。除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凡要亦是簿書也。詒讓案說文大部云。契。大約也。凡以文書爲要約。或書於符券。或載於簿書。並謂之書契。若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酒正云。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予之。賈人掌稽市之書契。此謂符券之書契。故賈人後鄭注謂書兩札。刻其側。是其制也。若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大司馬云。羣吏選車徒。讀書契。此謂簿書之書契也。此云聽取予以書契。與酒正之書契同。自指符券而言。故先鄭前注以符書爲釋。然取予之數。亦自當有簿書。符券簿書二者。並爲凡要。故後鄭又增成其義。又案注云。出予受入之凡要。謂各司府藏之官。以物出而予人。及以物來入受取藏之者之凡目皆是。若酒正有秩酒者。授以書契。卽所謂出予之凡要也。然則取予與出入。事本相類。而書契與要會異者。書契。乃未予未取之前。豫定其數。以爲符信。要會。則既出既入之後。總計其數。以待校覈也。云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者。最亦取之借字。最目。猶凡目總目。司會注云。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方言。劉歆與楊雄書云。欲頗得其最目。是最目漢人常語。賈疏云。簿書之最目曰契。卽取予以書契是也。獄訟之要辭曰契。卽鄭引春秋傳者是也。引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者。左襄十年傳文。杜注云。契。要契。

之辭。賈疏云：彼云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晉侯使士句平王室。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此即獄訟之要辭曰契。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者。賈疏云：案地官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注：大市。人民下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言兩書一札。同而別之者。謂前後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手書字。異於傳別。案賈說非鄭指也。司市注亦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則後鄭意不謂質劑無手書矣。綜校鄭義。蓋質劑傳別書契。同爲券書。特質劑。手書一札。前後文同而中別之。使各執其半札。傳別。則爲手書大字中字。而別其札。使各執其半字。書契。則書兩札。使各執其一札。傳別。札字半別。質劑。則唯札半別。而字全具。不半別。書契。則書兩札。札亦不半別也。惠士奇云：後漢書張衡傳。應開云云。萬方億醜。并質其劑。章懷注云：質劑。猶今分支契也。質劑。左氏文六年傳謂之質要。荀子王霸篇謂之質律。不徒賣買用之。旅師平頌與積斂之民而散之民。亦憑質劑以爲信焉。又旬計曰月成。月計曰月要。歲計曰歲會。皆名爲質。王制所謂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是也。又獄之要辭亦名爲劑。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是也。然則傳別質劑要會三者。皆書契之別名也。云傳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者。傳別爲券書。與先鄭義同。後鄭意。質劑與傳別。漢時通謂之券書。周時則事別爲名。破先鄭質劑爲平買。不爲券書也。左傳文六年杜注云：質要。券契也。云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者。若典命五儀五等之命。春官敘官注云：命謂遷秩羣臣之書。是也。賈疏云：謂若大宗伯九儀。從一命受職。以至九命作伯。差等有九。是也。沈彤云：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自大夫而上。以策書之所命。皆主乎爵。而以數爲之等。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渙。六曰廉辨。善其事。有辭察也。能。政令行也。敬。不解于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疏〕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者。即大宰八灋之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也。羣吏。亦也。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疏〕通百官府言之。注云聽平治也者。說文言部云：訂。平議也。訂聽聲義相近。國策秦策高誘注云：聽。治也。此經凡言聽治。聽獄訟。皆謂平正斷決其是非。義並略同。云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者。賈疏云：六計。謂善能敬正法辨六者不同。既以廉爲本。又計其功過多少而聽斷之。云弊斷也者。大宰注同。云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者。禮運云：大臣法。小臣廉。此六計通大小臣。亦以廉爲本也。賈疏云：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爲本。廉者。繫不濫濁也。王安石、王昭禹、易祓、王與之、黃以周、並訓廉爲察。蓋以廉爲

幾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規、察視也。讀若錄。於義亦通。云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者。說文諸部云。肅、吉也。重文。肅、篆文肅。从言。善即肅之隸省。宰夫。以法警戒羣吏。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注云。良、猶善也。下廉館。即能者。此廉善即良者。謂善於其所司之職事。有辭令名譽也。云能政令行者。大宰注云。能、有才藝者。司諫云。辨其能而任于國事者。謂有才藝。能任事。則政令自行也。云敬不解于位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不解於位。詩大雅假樂篇文。釋名釋言語云。敬、聲也。恆自肅靜也。說文支部云。敬、肅也。又心部云。懈、怠也。解即懈之借字。賈疏云。謂敬其職位。恪居官次也。云正行無傾邪也者。賈子道術篇云。方直不曲謂之正。毛詩大雅小暉傳云。正直爲正。云法守法不失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謂依法而行。無有錯失也。云辨辨然不疑惑也者。敘官注云。辨、別也。惠棟云。辨然不。不讀爲否。漢官儀解博士云。士者辨於然否。是也。案惠說是也。然此疑當作辨。辨然不。不疑惑也。今本脫一不字。白虎通義爵籍引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說苑修文篇云。辨然不。通古今之道。謂之士。辨然不。即辨然否也。然不既辨。故能不疑惑。大史注亦云。攷案讀其然不。是也。賈疏謂其人辨然於事分明。無有疑惑之事。蓋所見本已脫不字。故不得其解。釋文不爲上不字發音。則陸本亦與賈同。杜子春云。廉辨或爲廉端者。賈疏云。經本或爲廉端。後鄭不從者。若爲端。端亦正。與廉正爲重。故不從。段玉裁云。或爲者。志其本之異也。子春乃劉歆弟子。而所見之本。已有乖異不同之處。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謂其禮法也。戒具。戒。〔疏〕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者。賈疏云。此七事在大宰八法中。官有事者所當共。〔疏〕六曰官法。彼在八曰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敘。故在上。此官法無數。故退在六計下也。注云法。謂其禮法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言禮法。謂七者皆有舊法依行若九式。云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者。即大宰暫戒具修。是也。彼注云。具所當共。謂以所當共之事。戒所掌之官。警其廢闕。此經不言暫修者。文不具也。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施舍不給役者。七事。〔疏〕七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者。說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曰供給。此經通借共爲供。羊人注云。共、猶給也。外府云。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賈疏云。言禮法。謂七者皆有舊法依行若九式。云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者。案施舍與弛捨聲類同。阮元云。凡經云施舍字。注皆讀施爲弛。此注不言讀爲。蓋經本作弛字。案阮說是也。云聽其治訟者。治訟是二事。司市云。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此治。蓋謂以事來春辯。及有所陳訴請求。旅師云。凡新

此之治皆聽之。注云。治。謂有所求乞也。方士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牙士云。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謂聽辨事。皆其一隅也。凡吞辯陳訴請求必有辭。故治亦曰辭。小司徒云。聽其辭訟。辭訟。即治訟也。訟謂爭訟之事。管子立政篇云。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彼以獄與治並舉。猶此云治訟也。訟亦有辭。故通言之。訟亦謂之治。賈人云。凡治質劑者。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注並以聽訟爲釋。是也。注云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者。謂蒙上計數。總爲七事。猶內宰云二事也。賈疏云。七事先四。謂從祭祀至賓客。云如之者三者。從軍旅至喪荒也。言以法掌祭祀已下七者皆是。上六聯。百官聯事通職者。然六聯之中。不言朝覲會同者。以彼賓客中可以兼之。以其朝覲會同。還是諸侯賓客之事。此七事不言斂弛。以其非七事中之大事。故退之在下。云施舍不給役者。施。疑亦當從釋文引經作弛。鄉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餼役。義與此同。凡免力役。大司徒謂之弛。鄉大夫謂之舍。兼而言之則曰弛舍。又左氏宣十二年傳云。旅有施舍。國語周語云。縣無施舍。彼施舍乃岐予之假借字。與此經凡言施舍者義別。云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書亦爲七事者。段玉裁改書亦爲七事爲書亦或爲七事。云此杜改定字。誤。案段校是也。曾釗云。小事。即上云小事皆有聯。是也。凡非祭祀朝覲會同軍旅田役喪荒之事。皆謂之小事。小與七形聲並遠。無容故書譌作小。俞樾亦云。七事上文既明列其目。則但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云云足矣。不必更斥之曰七事者。全經亦無此例。當從故書爲小事。案曾釗申故書義亦通。前六聯。一祭祀。二賓客。三喪荒。四軍旅。五田役。六斂弛。皆爲大事。而復云小事皆有聯。此文與彼正同。惟無斂弛耳。故此亦以小事者爲更端之文。令百官府共其財用等。即上文戒具之事也。此明大事則此。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祿將之事。又從大宰助王官親掌其戒具。小官則令他官共治之耳。故書亦足備一義。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祿將之事。也。將。送也。祿送。送祿。謂贊玉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祿。祿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疏。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者以下至職末。祀。唯人道宗廟有祿。天地大神至尊不祿。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咍之奠之。疏。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者以下至職末。並作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越本注疏及建大字本。同。宋蔡州本。余本。董本。建小字本。並作王。段玉裁云。凡祭祀三字。統五帝大神祇先王而言也。此玉幣爵。即大宰之祀五帝贊玉幣爵。故注云。又從大宰助王。疏云。贊此三者。唐石經及越注疏建大字本作王幣爵。非也。案段說是也。阮元黃丕烈說並同。今據正。宋書禮志朱膺之議引此經云。凡祭祀。贊王祿將之事。則疑劉宋時已有此譌本。不自唐石經始矣。但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亦如之。注云。不用玉爵。尙質也。彼下文又云。享先王亦如之。贊玉爵。此凡祭祀有祿將。則通享先王而言。贊爵內亦當兼有匏木玉諸爵。與大宰文同。而義則較廣也。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者。州長注云。贊。助也。賈疏云。案大

宰職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大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故云又從大宰助王也。云將送也者。爾雅釋言文。小宗伯大史注並同。云裸送送裸者。以將訓送。裸送即是送裸。經言裸將者。文到耳。詩大雅文王篇。殷士膚敏。裸將於京。毛傳云。將。行也。毛訓裸將爲行裸。與送裸義亦相近。云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者。卽宗廟九獻之初獻也。大宗伯注云。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賈疏云。上云贊玉幣爵。裸。祭天。而下別云裸將。見據祭宗廟。且上大宰不言贊裸將。則大宰不贊之。故此注云贊王酌鬱鬯也。段玉裁云。大宰享先王。不云贊裸將。然則小宰於享先王自助王。不同祀五帝從大宰助王。故注別之云贊王也。案段說是也。裸。小宰直助王。不從大宰。毛詩大雅旱麓傳云。祭祀之禮。王裸。諸臣助之。諸臣。卽指小宰。孔疏謂裸亦大宰小宰同助王。失之。云裸之言灌也者。大宗伯玉人注並同。說文示部云。裸。灌祭也。毛詩文王傳同。案許以裸字从示。專屬祭祀之裸。大行人五等諸侯之裸。先鄭讀爲灌。蓋謂賓客當言灌。不當言裸也。後鄭之意。則以祭祀之裸卽爲灌。與裸賓客字義同。廣雅釋詁云。灌。漬也。裸尸裸賓。並取酌鬱鬯灌漬之義。古音裸灌雙聲。後世音讀同。此經祭祀賓客之裸。通作裸。又或借作果。論語八佾。禮記禮器。郊特牲。明堂位。說祭祀之裸。通作灌。蓋並以聲義相近通用。云明不爲飲。主以祭祀者。明裸灌之義。廟享備九獻。朝踐以後。七獻皆飲。惟二裸不飲。故獻九而飲七。司尊彝注所謂二裸爲奠而尸飲七。是也。裸以灌地降神。故云主以祭祀。云唯人道宗廟有裸者。大宗伯云。以肆獻裸享先王。唯廟享言裸。凡賓禮大賓客亦有裸。是裸爲人道。故唯宗廟有之也。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者。祭天地唯七獻。無二裸也。禮器云。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卽至尊莫稱之義。賈疏云。據大宰祀五帝及大神示。皆不言裸。此文又裸將在玉幣爵之下。明宗廟有裸。天地無裸。且大宗伯祀天言禋。祭社言血。享廟言灌。是亦天地無裸也。天地大神不灌者。不用降裸。無妨用桓鬯。必若然。天地用八尊。直有五齊三酒。不言桓鬯尊者。以其幕人職天地八尊者。以與宗廟六彝相對爲文。鬯人職。桓鬯不入彝尊。則別有尊矣。不言者。略耳。不裸者。覆載之德。其功尤盛。欲報之德。無可稱焉。故無裸。直加敬而已。其牲用特。其器陶匏。皆皆賁略之事。故鄭云莫稱焉。祭天地既言無灌。案宗伯灌玉鬯。又案禮記表記云。親耕粢盛。桓鬯以事上帝。上帝得有桓鬯者。案春官鬯人職掌共桓鬯下。所陳社稷山川等外神。皆用桓鬯。不用鬱。鬱人職用鬱鬯者。唯有宗廟及裸賓客耳。黃以周云。典瑞裸圭。止於肆先王。玉人裸圭。止於祀廟。則祀天地不裸明甚。表記桓鬯以事上帝。謂享酒。非裸酒也。梁明山賓引表記文。以證明堂有裸。亦誤。詒讓案玉人。大璋中璋。天子以巡守。注謂以事山川則用灌。是外神山川亦有灌。故鄭云。天地大神不裸。明非大神。或閒有裸。非禮之至者也。山川有灌。則亦用鬱鬯。賈說非是。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

之者。猶特牲饋食禮。尸祭酒。啐酒奠饌。是也。士昏禮啐禮注云。啐。嘗也。雜記。主人之酢也。啐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注云。啐。嘗也。皆嘗也。啐至齒。啐入口。鄭言此者。亦明不爲飲圭以祭祀之義。賈疏云。謂王以圭瓊酌饗也。獻尸。后亦以瓊酌饗。饗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唯裸助宗伯。其明爲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於地也。餘皆助大宰。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大宗伯職。〔疏〕凡賓客贊裸者。賈疏云。案大行人云。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曰。大賓客。則攝而載裸。〔疏〕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也。云凡受爵之事者。大宰注云。王幣。諸侯享云。王爵。主禮諸侯之酢爵。是也。賈疏云。謂上公與諸侯酢王之爵。王受之。云凡受幣之事者。大宰注云。王幣。諸侯享幣也。案受幣。疑當兼受瑞玉及三享之玉言之。詳大宰疏。注云。唯裸助宗伯者。據大宗伯云攝裸。而大宰不云贊裸。小宰非宗伯屬官。而贊之者。亦官聯也。鄭言此者。明三者贊同。而所贊則異。云其餘皆助大宰者。大宰職云。大朝觀會同。贊王幣玉爵。是也。賈疏云。謂受爵幣二者。皆助大宰。賓客酢王之時。大宰於賓處受而授王。王飲訖。大宰受爵以授小宰。受幣之時。亦王親受。受以授大宰。大宰以授小宰也。云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者。謂王裸諸侯。則使宗伯代酌圭瓊。王但拜送而已。至裸訖。諸侯酌玉爵。報酢王。則王親受飲之。不使宗伯代也。賈疏云。案燕禮使宰夫爲主人。是君不酌臣。於諸侯亦然。受酢。是飲酒之事。臣不可代君飲酒。故有受酢之事也。引大宗伯職曰。大賓客。則攝而載裸者。明裸助宗伯之事。若賓客爲上公。宗伯兼攝后裸。則內宰贊之。小宰止贊攝王裸也。詳彼疏。喪荒受其含槨幣玉之事。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槨。〔疏〕喪荒受其含槨幣玉之事者。賈疏云。喪。謂王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上大宰不言。則此小宰專受之。案禮記少儀云。臣致槨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則諸侯臣皆得致含也。論議案雜記說諸侯喪受含槨期之禮。云。宰舉璧與圭。宰夫舉槨。與此王喪小宰受含槨幣玉之事。足相比例。注引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者。公羊文五年傳云。含者何。口實也。文與此注不同。或鄭約引之。口實詳大宰疏。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昭辭云。口實曰含。緣生象食。孝子不忍虛其欲。竊疑此注所引。卽說題辭文。春秋傳。傳當爲說之誤。凡鄭注三禮。引經候並稱說。詳大司樂疏。云衣服曰槨者。說文衣部云。槨。衣死人也。引春秋傳曰。楚使公親。又稅。贈終者衣被曰稅。是送死衣服。當以稅爲正字。今經典並假槨爲之。小爾雅廣名云。衣服謂之槨。荀子大略篇云。衣服曰槨。與此注同。公羊隱元年傳云。衣被曰槨。又穀梁傳云。衣衾曰槨。衣服。卽衾衾被之屬。白虎通義崩薨篇云。槨之爲言遺也。衣被曰槨。知死者則贈槨。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士喪禮鄭注。公羊河

注。義並同。御覽禮儀部引說題辭云。衣被曰襚。養死具也。疑此亦據說題辭文。與上並引春秋說也。案雜記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則襚亦有車馬。不徒衣服矣。云凶荒有幣玉者。賓客所賜委之禮者。明凶荒唯有幣玉。無含襚也。賈疏云。案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彼謂王家賜委諸侯法。此謂諸侯賜委王家法也。詒讓案凶荒賜委。當以泉粟。然必執幣玉以致之。故鄭以幣玉爲賜委之禮也。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

羣吏之要。主每月之。〔疏〕月終。則以官府之敍。受羣吏之要者。以下。並小宰總宰六官之官計官成也。賈疏云。月計曰

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上六敍云。以敍受其會。會亦兼月要也。月要事小。故小宰專受之。不贊冢宰。不受日成者。日成事尤小。故宰夫及當官之長自受。不關小宰也。羣吏。亦通百官府言之。注云。主每月之小計者。明

月要對日成則爲大。對歲會則爲小。小宰得專主其事也。賈疏云。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使齋歲盡文云。言小計。對下經歲會爲大計也。若大會。則下文冢宰平之。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書來至。若

今上。〔疏〕贊冢宰受歲會者。賈疏云。歲計曰會。言冢宰。則據百贊總焉。謂助冢宰受一歲之計。王引之云。贊冢宰受計。歲會。當在歲終。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

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是冢宰受歲會在歲終也。小宰贊之。亦當在此時。案王說是也。經文在歲終之前者。爲下句發端。非蒙上月終爲文也。云歲終。則令羣吏致事者。歲終爲夏之季冬。詳宰夫疏。賈疏云。謂使六官各致一年功狀將來考之

故也。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者。亦訓致爲至也。詳大宰疏。云若今上計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凡郡國歲盡。遣吏上計。漢法。上計於歲盡。與周歲終羣吏致事同。故舉以爲況。賈疏云。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

書及功狀也。丁晏云。漢書武帝紀。受計於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詒讓案左昭二十五年傳云。臧會爲郈賈正計於季氏。杜注云。送計簿於季氏。晏子春秋外篇云。晏子治東阿上計。又淮南子人間訓說魏

文侯時。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濃。徇以木鐸曰。不用濃者國有常刑。是周時已有上計之名。漢亦沿周法也。

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疏〕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濃者。亦書

齊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齊木鐸。武事齊金鐸。縣而觀之。經不言縣者。以大宰正月縣治象已詳。可以互推也。此小宰正歲縣治象。使治官觀。與大宰正月縣治象使萬民觀者爲二事。鄭大宰注并二者爲一。云。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其說非也。又案

依鄭說。此治象卽縣於象魏。竊謂萬民所觀於象魏者。以其人衆。且庶民不得入王之中門也。此百官所觀。似不宜與彼同處。疑當縣於治朝旁。大宰治事之舍。卽匠人之九室。是也。小司徒縣教法。小司寇縣刑法。蓋亦當各就司徒司寇治事之舍。互詳大宰小司徒疏。云徇以木鐸者。說文各部云。徇。行示也。司馬法。斬以徇。徇卽徇之俗。云曰不用濫者。國有常刑者。誓以不用法之刑。常刑。謂官刑之常典也。大司徒賈疏云。常刑者。謂二千五百條。各依輕重而受刑法。注云正義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者。全經凡言正義者。並爲夏正建寅之月。別於凡言正月者爲周正建子之月也。爾雅釋天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左傳昭七年孔疏引孫炎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周書周月篇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時革命。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殷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是周雖建子。亦兼存夏正之事也。王引之云。爾雅曰。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爲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朔月也。云古者將有新令。必齋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者。木鐸有聲。故振奮以警衆。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云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論語八佾集解引孔安國云。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賈疏云。案禮記檀弓云。自寢門至於庫門。振木鐸曰。舍故而諱新。彼及此文。是有命齋木鐸警衆使民聽之事也。案依鄭賈說。此觀治象當在庫門內。徇木鐸疑亦當自寢門以至庫門。寢門外爲治朝。庫門外爲外朝。與明堂位所說亦正合。云木鐸木舌也者。鼓人注云。鐸。大鈴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云。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北堂書鈔武功部引三禮圖云。鐸。今之鈴。其匡銅爲之。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也。揚子法言學行篇云。如將復薦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卽謂木鐸也。云文事齋木鐸者。此職之治象。小司徒之教法。宮正司烜氏之火禁。鄉師之四時徵令。小司寇之刑象。士師之五禁。皆以木鐸徇之。又檀弓令舍故諱新。月令仲春先雷三日。齋木鐸以令兆民。左襄十四年傳。及僞古文書庸征。正月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皆所謂文事也。書僞孔傳云。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云武事齋金鐸者。吳子治兵篇云。夫鑿鼓金鐸。所以威耳。賈疏云。鼓人云。金鐸通鼓。大司馬云。兩司馬振鐸。是也。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今新有法令云云。〔疏〕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者。謂與觀治象。徇木鐸。同日徇行既畢而退。遂宮。是后宮內宰憲禁。此官所憲者。蓋自王六寢以外。五門三朝之地。通憲之與內宰內外職掌。互相備也。注云憲謂表縣之者。小司徒胥師。小司寇冠布憲。注義並同。荀子勸學篇云。不道禮憲。楊注云。憲。標表也。凡禁令欲衆共知。則書

而表縣之。士師掌五禁，亦云書而懸于門閭，卽所謂憲也。列女傳辯通篇云，齊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此憲禁，蓋亦書刑禁於木，表縣之。全經凡云憲者，如小司徒之憲禁令，司市之憲罰，胥師小司寇布憲之憲刑禁，朝士故書之憲刑貶義並同。士師說宮禁等云，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閭，此憲宮刑，與彼事相類，蓋書而懸之，自庭門以至於皋門，與徇木鐸同也。賈疏云，凡刑禁皆出秋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宮內也。云若今新有法令，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瀆，待乃事，以聽云者，漢時新有法令，亦必表縣之，使衆共見，故舉以爲況。

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乃、猶女也。〔疏〕也。令於百官府者，此亦蒙上正議爲文。百官府，通內外言之，不徒宮中異。又案地官觀象之令，在小司徒，與此同，而正議令教官，則在大司徒，與此兩令同，在小宰異者，以大宰總六官，職重事繁，故治官之戒令，皆小宰掌之，教官事簡，故正貳分掌之，其事異也。云曰各修乃職，攷乃瀆，待乃事，以聽王命者，以下並戒令之辭，徐榘中論譚交篇引此文，待作備，亦通。職法，卽大宰之官職官法，事，謂當職之事也。云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者，謂職事有不共舉者，則有刑。大司寇五刑，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卽糾其不共也。大刑，謂常刑之大者，明堂位魯禘誓戒云，百官廢職，服大刑，注云，大刑，重罪也。書費誓誓師亦云有常刑大刑，僞孔傳以大刑爲死刑，是也。大司徒令教官云常刑，與前觀治象，及小司徒觀教象，小司寇觀刑象之令同，此云大刑者，以治官所掌尤重，故特誓之。職方氏，王將巡守，戒於四方，亦云國有大刑，與此正同。注云乃猶女也者，職方氏注同。小爾雅廣詁云，乃、汝也。女汝古今字，與

周禮正義

卷六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如儀〔疏〕

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者此司王之正朝與射人司士爲官聯也三公謂大師大傅大保六卿即六官之正大夫通中下言之三公詳地官敘官疏注云治朝在路門之外者大宰注義同云其位司士掌焉者賈疏云案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羣吏即羣士是其位也吳廷華云此羣吏當合上中下士及故士等言之司士注約禮禮士東面則士位附於孤後也案吳說是也此羣吏專指命士以下言之朝上外朝之位羣士之外又有羣吏則羣吏與羣士異此以羣士爲羣吏者對文則異散文得通也大宰八統七曰達吏注釋爲小吏此羣吏蓋即衆小吏矣云宰夫察其不如儀者敍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恆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疏〕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玄謂復之旨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疏〕敍羣吏之治者此家上經爲文則羣吏亦當專指命士以下言之與大宰大計羣吏之治義蓋小異也云以待賓客之令者此謂朝聘賓客之治令猶大宰云待四方賓客之小治也掌訝云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注云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賁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此令即謂以事令訝而訝爲達於朝者則此官聽而治之也此蓋賓客之小治不必達於王者其大治則大僕諸侯之復逆非此官所掌也賈疏謂賓客之令謂若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肆師云大朝觀佐價及大小行人掌客掌訝委人遺人之屬皆是在賓客之官使辨理之非經義也云諸臣之復者賈疏云案夏官小臣職云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復逆並掌之此不言逆者但宰夫直

次之。不掌事。故於文略也。又案夏官大僕職云。掌諸侯之復逆。此諸臣中兼之。此宰夫恒敘大僕小臣等辦理此復逆之事也。案賈說非也。此諸臣。亦當謂命士以下。與御僕所掌羣吏之逆略同。三公六卿及諸侯之復逆。皆大僕小臣掌之。王與冢宰聽之。非此官所職也。云萬民之逆者。賈疏云。案夏官御僕職。掌羣吏庶民之復逆。彼羣吏。與此經羣吏爲羣臣別。故鄭彼注。羣吏。府史以下。此不言羣吏及復。亦是文略也。此宰夫次敘御僕。使辨理府史萬民復逆也。案賈說亦非也。此羣吏專屬命士以下御僕之羣吏。則通大夫士言之。二經義不甚同。而皆非府史。詳御僕疏。注云。恒次敘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辨理之者。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詳小宰疏。鄉師注云。敘。猶次也。鄭以治卽職事。謂次序羣吏之班秩尊卑。使各自脩其職事也。賈疏云。此宰夫次敘羣吏諸臣等之治職。卽以待賓客以下三事。使之應答不關於事也。鄭司農云。復請也者。廣雅釋詁云。告。復。白。語也。爾雅釋詁云。請。告也。案復請並謂以言語告自於上。曲禮云。小閒。顧有復也。後鄭注亦云。復。白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承閒覲色而復之。國語齊語云。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孟子梁惠王篇云。有復於王者。是諸經凡言復者。率爲告自之義。先秦諸子中。以告爲復者。尤不可枚數。訝士云。入復。後鄭注云。入告王以客至也。彼訓復爲告。猶先鄭此注訓爲請也。又後鄭此後注。及先鄭大僕注。並以復爲奏事。彼此互校。知二鄭復字訓義本同。賈疏謂復是報白之義。不得爲請。故後鄭不從。非。云逆迎受王命者。小宰注云。逆。迎受之。聘禮云。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注云。逆。猶受也。左昭二十五年傳。有司逆命。杜注云。欲迎受殺生之命。故先鄭以迎受王命爲逆。但此經逆與復互文。並爲告請之事。與聘禮。左傳。義實不同。故後鄭亦不從。云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冢伯維宰者。維。疑當作惟。詳夏官敘官趨馬疏。此詩。小雅十月之交文。鄭彼箋云。冢伯。氏。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卿也。賈疏云。知彼宰非大宰。而當此宰夫者。維宰在司徒下。膳夫上。故知是宰夫也。此先鄭以官次第當宰夫。案鄭彼注。冢宰掌建之六典。皆卿也。不從司農者。諸經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宰夫。無單言宰者。故爲大宰解之。若然。大宰在司徒下者。彼以橫龍爲次。不以尊卑。故內史中大夫。在膳夫上士之下。師氏中大夫。在趣馬下士之下。案賈說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大宰冢伯。此卽後鄭詩箋所本。春秋。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公羊傳云。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案大宰屬下大夫。則宰夫也。是宰夫自可單稱宰矣。詩孔疏引王肅說。又以宰爲小宰。與班及二鄭義並異。疑不足據。云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者。此增成先鄭義也。公羊隱三年傳。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何注云。復。報也。又毛詩小雅我行其野傳云。復。反也。是復報報反二義。云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者。大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與此義同。後鄭意此復。直謂在朝廷。親以事奏白於王。以其取報白

反復之義。故謂之復。大司寇云。凡遠近悖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後鄭云。復、猶報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彼注亦訓復爲報。而特以上書言事爲況。足證此注義。賈疏謂羣臣受王命。使臣行之。訖。反報於王。則鄭本無是義。凡受命行事訖而反報。都宗人、家宗人、隸僕。直謂之反命。並不云復。疏說與經注。並不合也。云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者。破先鄭逆爲迎受王命。上書者。謂上書言事於王也。上書與奏事。事亦略同。蓋後鄭意復逆義本互通。但諸臣於王親近。故以爲於朝廷奏事。萬民於王疏遠。或不得於朝廷奏事。故但以上書爲說。此乃隨文異訓。實則復亦可訓爲上書。逆亦可訓爲奏事。大司寇注以上書言事。解悖獨老幼之復。亦其證矣。賈疏云。謂自上而下曰順。故自下而上曰逆也。言上書者。則今之上表也。若然。據夏官。諸侯諸臣萬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皆有上書奏事耳。司農於此注。復爲請。逆爲迎受王命。後鄭不從。及至夏官大僕。先鄭注云。復爲奏事。逆謂受下奏。即與後鄭義同。故彼後鄭從之。若然。是先鄭兩解也。案內豎云。掌外內之通令。凡小事。鄭注云。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內外以大事聞王。則大事俟朝而自復。若然。何須更有小臣等復逆乎。然王者一日萬機。或有俟朝自復。有大事急促。不得待朝。即須非時通傳。使聞徹在上者也。俞樾云。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皆以復逆連文。御僕云。羣吏之逆。庶民之復。此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蓋互言之。非謂諸臣有復而無逆。萬民有逆而無復也。案賈疏此諸臣萬民皆有上書奏事。俞說亦同。並是也。但先鄭大僕注訓復爲奏事。與此訓爲請同。賈謂其兩解。則非。至逆訓受下奏。與此注迎受王命之說同誤。後鄭彼注。偶失刊正。實則彼職復逆連舉。與此互文。義不異也。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敍以治敍。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正、辟於宰夫也。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也。治〔疏〕一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敍、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佐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疏〕曰正。掌官灋以治要者。正與司皆掌官法者。長屬咸有當官之法。正則總建之。司則分治之。詳略雖異。而其爲法則同。官法、官成、官常。即大宰八法之三也。云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者。官契、即小宰八成之書契也。並詳大宰小宰疏。莊存

與云。以上宰夫正職。下皆攷二宰之事也。注云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者。敘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自正已下爲八職。皆備王召呼。則正亦備王召呼及所爲也。詒讓案。此徵令。當爲宣布政治。亦通賅興發屬斂諸事。令。卽命令也。鄭以王之徵召所爲爲釋。義未備。詳後。云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者。釋文云。辟本亦作譬。下皆同。案辟譬字通。鄭意此正爲各官之長。與大宰建其正。略同。但百官府各自有常職之長。通謂之正。不可偏舉。故唯舉大宰以相況。以其長屬自相帥領。不必與爵秩尊卑之次相當。故爲譬況之詞矣。云治要若歲計也者。要計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謂都計諸凡之總簿書也。惠士奇云。要。凡。目三者。皆數也。數分爲目。目最爲凡。凡合爲要。皆謂之數。管子君臣曰。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八職首曰要。卽此。荀子曰。官人失要則死。州里役要。邦國比要。皆名爲要。周官之要在六官。六官之要在天官。是故冢宰治之。司會攷之。天子齋戒受之。有要而後有凡。有凡而後有目。有目而後有數。尊者治約。卑者治詳。賈疏云。案下文。歲終云會。月終云要。旬終云成。此歲云要者。但六卿下云要。不云會。以要當會處。故以治要爲歲計也。云師辟小宰宰夫也者。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爲譬況也。賈疏云。以下文四曰旅。是下士諸官皆名旅。其下士之上有上士中士。向上差次。當三曰司士之上。向上差次。有小宰宰夫。故知二曰師。當小宰宰夫也。言辟者。亦是六卿之下皆有此二者。若司徒之下小司徒鄉師之類。故亦言辟也。王引之云。宰夫掌敘羣吏之治。正也。師也。司也。旅也。皆羣吏之待徵令者。正非必六官之長。師非必六官之貳。與大宰職所云建其正。立其貳者。不同。彼專指六官之長與貳。此則汎指百官府言之。謂百官府各有正師司旅也。大射儀有小臣正。小臣師。鄭注曰。小臣師正之佐也。正。長也。又有僕人正。僕人師。注曰。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曰。司馬正。政官之屬。師正之佐也。成十八年左傳說晉悼公命百官。有卿。有公族大夫。有大傅。有司空。有六官之長。中軍有尉。有佐。有司馬。有候奄。上軍有尉。有司馬。校正屬御戎。司士屬右。六驍屬乘馬御。而統言之曰。師不陵正。旅不偪師。則所謂正者。非專指六官之長而言。如中軍尉。其下有佐。有司馬。上軍尉。其下有司馬。則尉卽是正。御戎。乘馬御。及右。各有其屬。則皆正也。屬於正者。卽師旅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六正已足。六卿則正長非卿可知。故杜注曰。百官正長。羣有司也。正長爲有司。則師旅可知。周語。稷徧戒百姓。紀農協功。乃命其旅曰。耆。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韋注曰。農師。上士也。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農官之君也。故次農正。然則農正之位。卑於后稷。其非命卿可知。農師又卑於農正。其旅又卑於農師。周語又曰。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是官正非上卿也。楚語曰。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

晉公侯伯子男。譬若百官之正長師旅。爲天子之羣吏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然則正固有小者。王制。史以獄成告於正。鄭注曰。正。於周。鄉師之屬。左傳有卜正、工正、候正、校正、隄正、四鄉正、馬正、陶正、令正。五工正、九農正、賈正、車正、牧正、庖正。是官之小者亦得名爲正也。周官以正名者。黨正但爲下大夫。鄉大夫職謂之羣吏。其他宮正、酒正。則以士爲之。推而至於百官府。皆名有正。故酒誥稱庶士有正。大雅稱鞠哉庶正。不必六官之長而後爲正也。師則屬於正者。故左傳曰。師不陵正。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不必六官之貳而後爲師也。案王說甚覈。與鄭義足互相備。此正與大宰之正異。師旅與夏官序官之師旅亦異。正固兼有大小。師亦通於尊卑。如書盤庚云。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僞孔傳云。師長。公卿。是公卿爲師也。國語魯語云。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章注引賈逵、唐固、虞翻云。師尹。大夫官也。又楚語云。君。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注云。師長。大夫。是大夫亦爲師也。墨子尚同篇引相年之道云。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卿大夫師長。是師長降於大夫。則又賅元士以下矣。但鄭約舉大宰當職官屬相譬況。則大宰爲正。小宰宰夫爲師。上中士爲司。下士爲旅。約略比擬。等差如是。非謂正必六卿。師必中下大夫。司旅必士也。云治凡若月計也者。謂都計諸目之總簿書也。庖人注云。凡。計數之。管子幼官篇云。計凡付終尹。注云。凡。謂都數也。賈疏云。上要既常歲會。故治凡當月計曰要之處也。云司辟上士中士者。此亦約大宰屬官之上中士爲譬況也。司與師亦通稱。若司市稱市師。亦稱市司。是也。云治目若今日計也者。謂都計諸數之總簿書也。目詳於凡。故公羊傳五年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賈疏云。從治要向下以次差之。此治目當日計目成之處。故云今日計也。案注例。凡言今者。皆舉漢制爲況。目成見下文。不當云今。上治要治凡注。亦無今字。疑涉下贊治注而誤衍。賈所據本已然。云旅辟下士也者。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爲譬況也。敘官。大宰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注云。下士。治衆事者。是也。云治數每事多少異也者。此亦約舉大宰屬官爲少也。自要以下。以次遞詳。至數而纖悉畢備。故云每事多少異也。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者。說文艸部新附云。藏。匿也。案正字當作藏。藏卽臧之俗。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府。文書財物藏也。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若也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尚書侍郎主作文書起草。鄭以史掌官書。故以起文書草爲釋。御史掌贊書。注亦云。若今尚書作詔文。賈疏云。起文書草。乃後判決。是爲贊治之法。故稱贊治也。云治敘次序官中者。敘疑亦當作序。凡注例用今字。雖賈疏經文。亦不用古字。詳小宰疏。小宰六敘注云。敘。秩次也。賈疏云。既有才智。爲什長。當次序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故云次序官中也。云如今侍曹佐伯傳吏朝也者。賈疏云。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

言傳吏朝者。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胥爲什長亦然。故舉漢法況之也。孔廣森云。後漢書宣者曹節傳。越騎營五百。注曰。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宋書百官志云。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章昭云。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爲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依章訓。伯。謹爲陌。依疏。如字讀之。司服注曰。今時伍伯提衣。古兵服之遺色。侍曹。謂伍伯當日者。文王世子注云。如今小史直日。陳遵爲公府掾史。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自還。是侍曹之法。有事當傳告也。案孔說是也。賈釋。伍伯。本崔豹古今注義。三國志杜瓊傳云。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是侍曹卽隨侍曹吏之卒也。鄭言此者。以傳吏朝。與次序官中。事相類。故舉以爲證。非況胥爲什長。賈說失之。云徵令趨走給召呼者。司市注云。徵。召也。若典祀云。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大胥云。以鼓徵學士。皆召呼之事。黃以周云。注趨走釋徒。召呼釋徵令。謂徒者徵召教令者也。惠士奇云。徵令者。傳令也。韓非難一日。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然則戰國徵令以都丞。猶周之徒也。詒讓案。經凡言徵者有二。一爲徵召。若典祀大胥二職所云。是也。一爲徵斂。若載師云以時徵其驛。掌茶云徵野疏材之物。是也。掌炭云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亦專據徵斂言之。至司書云。以逆羣吏之徵令。小司徒云。以行徵令。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閭胥云。各掌其閭之徵令。則皆通舉宣布政治之事。而徵召徵斂二義。自眩於其中。此經上云掌百官府之徵令。亦與小司徒諸職。同爲總舉之文。而徒掌官令以徵令。則自爲徵召教令。鄭此注義不誤。而釋前百官府之徵令亦爲召呼。則非也。掌治灋以致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疏〕掌治灋以致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者。此與司會天府爲官聯也。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疏〕賈疏云。宰夫是甸考之官。故以治法考百官及羣都縣鄙鄉遂之內治功善惡也。案羣都縣鄙謂采邑之都鄙。及公邑之縣鄙。鄭賈以縣鄙爲鄉遂。非也。此內舉官府。外舉采邑公邑。以咳郊野鄉遂。明畿內之治。此官通攷之。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大府。職內。職歲。職幣。並有官府都鄙之文。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此云羣都縣鄙。司會云郊野縣都。天府云鄉州都鄙。大府諸職則唯云都鄙。並詳略互見。文不具也。云乘

其財用之出入者。謂以書契版圖。及月要歲會。通計其財用出入之凡數也。云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者。凡治財用物不如法。則有損乏鹽惡之弊。故以詔告冢宰誅之。大司寇官刑上能糾職。此卽糾其職之不舉。黜其官爵。復加以刑罰也。云其是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者。賞。謂增其祿秩。江永云。是用。謂度支有方面用不匱。長財。謂經理有法而財自生。善物。如牧養肥充。制作精良之類。此皆能稱職者。故賞之。注云羣都。諸采邑也者。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是也。賈疏云。謂大都小都采邑三處也。云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者。據遂人五鄙爲鄙。五鄙爲縣。云晉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者。鄭意經縣鄙卽六遂之屬別。大司徒六鄉之制。五百家爲黨。五黨爲州。與六遂縣鄙相當。經舉縣鄙以咳州黨。明鄉遂之治宰夫通考之也。王安石云。縣者。縣師所掌之縣也。王昭禹說同。姜兆錫云。羣都縣鄙。猶司士言都家縣鄙。謂采邑及凡公邑也。案王姜說是也。經言縣鄙者凡六。此職云。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遂人云。造縣鄙形體之濩。司常云。州里建旗。縣鄙建旆。大司馬云。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司士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朝士云。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鄭司士注云。縣鄙。鄉遂之屬。義與此注同。而司常注則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大司馬注亦云。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都長也。則皆謂專指六遂之吏。不兼六鄉。與此及朝士注異。綜核諸文。司常之縣鄙。與州里並舉。大司馬之縣鄙。與鄉州並舉。則皆則縣鄙不得咳六鄉可知。蓋經凡言縣鄙者。惟遂人之縣鄙爲遂之屬別。此外如此及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皆公邑也。縣卽縣師縣士之縣。爲四等公邑之通名。公邑所居。謂之縣鄙。猶大小都所居。謂之都鄙。非六遂五鄙之縣五鄙之鄙。左昭二十年傳。晏子曰。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闕。暴征其私。彼縣亦是公邑。故必由偏介之闕而入共征役。與此經義可互證。鄭賈說並失之。此職及司士。朝士。皆舉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耳。互詳司常大司馬疏。云乘猶計也者。稟人乘其事注義同。說文樂部云。樂。覆也。隸變爲乘。乘本訓覆。段借爲計數之義。賈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云財泉穀也者。大宰注同。云用。貨賄也者。賈疏云。案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故知用中有貨賄也。云物。畜獸也者。謂庖人六畜六獸之屬。若牛馬之等。亦動物之種別也。案此物卽小宰外府司會司書之百物。當通咳動植器械之屬。凡周於民之食川者皆是。不徒畜獸也。注說似未咳。詳外府司會疏。云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者。呂氏春秋處方篇高注云。辟。邪也。賈子新書道術篇云。罷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蓋辟者差戾之言。以空作見。卽漢書食貨志所謂多張空簿。府臧不實。若是。則財用物等與實差戾不相應。故謂之辟名。釋文引干注云。辟不當也。與鄭義略同。賈疏云。其人失財用物者。則詐爲文書。以空物作見在。文書與實物不相應。是罪人也。案鄭賈以辟名通冢財用物三者爲文。亦未塙。竊

謂此文當讀凡失財用爲句。物屬下辟名者爲句。此經凡掌器械膳服畜獸諸官。多云辨其名物。蓋異物則異名。名與物必相應。若以鹽爲良。以惡爲美。則物與名違舛不相應。所謂物辟名也。財失則不長。川失則不足。物辟名則不善。上下文正相對。自鄭賈以來。並失其句讀。而義亦晦矣。云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與大宰八法七曰官刑同。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祗滌濯。薦、脯醢也。〔疏〕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者。式灋。卽大宰九式祭祀之式是也。小宰注云。法。謂其禮法也。羞、庶羞內羞。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饔餼。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此戒與彼事同。蓋前祭十日。大宰則戒齊。宰夫則戒具及薦羞也。云從大宰而祗滌濯者。賈疏云。上大宰職已云祀五帝祗滌濯。此宰夫又從大宰而祗之也。論讓案。此卽小宰六屬所謂大事則從其長也。凡大祭祀祗滌濯。在祭前一日之夕。詳大宰疏。大射儀云。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彼諸侯大射。亦宰夫掌戒。天子禮常亦然。此不云射者。文不具也。注云薦、脯醢也者。膳夫云。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士昏禮。贊者薦脯醢。注云。薦、進也。有司徹云。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彼大夫禮。亦其象類也。賈疏云。案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諸單言薦者。皆是脯醢。故知此薦亦脯醢。凌廷堪云。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士冠禮醴辭曰。嘉薦令芳。注。嘉、善也。善薦。謂脯醢。饗醢豆實。凡經所謂薦者。皆指脯醢也。論讓案。此以禮之恆例言之也。其祭祀禮盛者。則朝事饋食之豆。饗謂之薦。饗人注云。未食未飲曰薦。是也。饗人二饗之實皆無脯。而脯自爲加饗之實。則又當爲羞矣。蓋薦與羞繫乎饌之正加。禮殺。則脯爲正。入薦內。禮盛者。則脯不入正饗。而爲加。不拘一例也。云羞。庶羞內羞者。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於戶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戶佑。主人主婦皆左之。卽宰夫主羞之事。掌彼注云。房中之羞。其饗則糗餌粉羞。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也。案。庶羞。卽臠臠臠及饗人醢人之加豆饗。內羞。卽羞豆饗也。饗人注云。既食既飲曰羞。以禮經攷之。鄉飲酒。燕禮。鄉射。大射禮。羞皆在獻後。特牲。少牢饋食禮。羞皆在尸飯後。蓋庶羞內羞爲加饌。故後設也。互詳膳夫庖人饗人醢人疏。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比。校。〔疏〕凡禮事。唐石經初刻作祀。磨改作禮。案上云掌祭祀之戒具。此別云凡禮事。蓋廣略崇行禮之事。石經初刻誤。云贊小宰比官府之具者。賈疏云。上小宰於七事已言以法掌戒具。此宰夫贊小宰校次之。使知善惡是否也。論讓案。聘禮。宰甸幣命宰夫官具。注云。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亦宰夫比官府之具之一端。注云比。考次之者。大司馬注義同。大胥注云。比猶校也。又春官世婦主云。比、次也。是比兼校次二義。謂考校序次之。凡朝覲會同

賓客以牢禮之濃。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殯牽。與其陳數。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客道川也。膳獻。禽羞餽也。飲食。燕饗也。鄭司農云。殯。夕食也。春秋傳曰。殯有陪鼎。牽牲。牢可牽而行。〔疏〕者。春秋傳曰。殯牽竭矣。玄謂殯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疏〕凡朝覲會同賓客者。通四時朝覲及大小會同賓客等而言。賈疏云。上大宰云。大朝覲會同。彼言大。謂朝覲會同而來。今此朝覲不言大。則朝覲自是四時常朝。及會同皆有賓客也。案賈說是也。但經云賓客。似亦常關聘客言之。云以牢禮之濃者。凡待賓客之禮有牲牢者。若大行人云成牢禮是也。其法蓋在大宰九式賓客之式。而此官掌之以爲官法者。荀子王制篇云。宰爾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是也。云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殯牽與其陳數者。此與大行人掌客爲官聯也。賈疏云。下別言委積之等。則此牢禮謂饗餼之禮。若然。委積是賓未至時在道所設。聘禮云。聘曰致饗。則饗餼是朝日致之矣。今在委積上者。以饗餼是禮之大者。故先言之。且委積非直賓來時共之。賓去亦共之。在下亦其宜。若然。殯牽皆殺。而云殯牽者。以掌客云積視殯牽。據積而言之也。案依鄭賈義。上云以牢禮之法者。通下諸禮言之。此又云掌其牢禮者。牛人注云。牢禮。殯餼也。賈以下文別有殯。故唯以饗餼爲釋。司儀亦云。餼牢賜獻。是牢禮猶言餼牢。理或然也。至掌客云。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飲食之等數。彼牢理當賂積及殯。而餼別見。與此不同者。詳略互見。無定例也。經賓賜之殯牽。釋文云。一本作賓賜掌其殯牽。于本同。包慎言云。此經注與疏。鄭本似無賓賜之三字。如有此三字。二鄭不應無一語及之。上陳牢禮之法。委積一也。膳獻二也。飲食三也。并殯牽而四。經文何以於殯牽上獨加賓賜之三字。經果變文以別殯牽於上三者。注當中釋其義。注無釋。卽知經之本無此三字也。當由干本作賓賜掌其殯牽。傳寫漏入鄭本耳。案包說近是。依今本。則牢禮也。委積也。膳獻也。飲食也。賓賜也。五者總掌其殯牽。似以殯爲執食。牽爲生牢。五事者或殯牽兩有。或有殯無牽。或有牽無殯。故綜舉之也。依釋文別本。則殯牽自專掌賓賜爲文。不涉上四者之事。二義絕不同。論經文。上既云掌其牢禮等。則下不得更以賓賜掌其殯牽爲更端之語。別本文義爲短。若如今本。則不徒賓賜二字鄭賈並無釋。據鄭以膳獻爲禽羞餽。而聘禮記注謂禽羞餽卽聘義之時賜。司儀客拜禮賜注又云。禮賜謂乘禽。是賓賜已賂於膳獻之中。經亦不必更見此文。況後鄭釋殯爲致殯。則自以殯牽與牢禮四者平列。既不以殯牽屬賓賜。亦不以爲總承上五事之文。以經注參互校之。鄭賈本似無賓賜之三字。惜於古無徵。未敢專輒刪定也。注云牢禮之法。多少之差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詳大宰疏。鄭以此云法。則是總舉多少之差。與下牢禮據致饗餼言者不同。其差數則大行人掌客所說五等諸侯隆殺之等是也。云及其時也者。

謂其致之先後。皆有定時。賈疏云。案聘禮云。賓至。大夫帥至於館。即言宰夫朝服設飧。又云。聘日致饗。即天子待諸侯亦然。其委積者。從來至去。在道而殷之。並是時也。若然。此等之禮。並是掌客所主。今此復言之者。此宰夫雖非正職。以其主陳之。當知其數。故言之耳。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者。大行人注義同。鄭詩小雅瓊葉序箋云。繫養者曰牢。說文牛部云。牢。閑。養牛馬圈也。凡牲必繫養於牢。故祭祀賓客之牲並謂之牢。對文則三牲具曰大牢。繫二牲曰少牢。故公羊桓八年何注云。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羊豕曰少牢。散文則通稱爲牢。國語晉語韋注云。凡牲一爲特。二爲牢。是二牲以上並得牢稱。知此牢禮必爲大牢者。據聘禮歸殯歸饗饋並以一大牢爲一牢。故云牛羊豕具爲一牢也。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道脩委積。注云。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是也。賈疏云。依掌客云積視殯率。殯有芻薪及米。明委積在道所設。亦有芻米薪蒸也。且地官遺人云。十里有廩。廩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其委積給客道用也。案委積詳大司徒疏。云膳獻。禽羞。餼也者。賈疏云。此聘禮記文。彼注云。禽羞。謂成熟有齊和者。餼。四時珍美穀物也。餼。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是也。論語案。鄭蓋謂積殯饗饋之外。別有膳羞之獻。不在常禮之數。聘義云。燕與時賜無數。是也。以其膳羞有和齊。故謂之膳獻。王安石以掌客說之云。膳則殷膳大牢之屬是也。獻則土分有禽獻之屬是也。王昭禹。易祓。王氏詳說。李光坡。姜兆錫。方苞。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案王說較鄭尤備。掌客說諸侯相朝之禮。君殷膳。及夫人膳。並以大牢。牛人亦云積膳之牛。則膳不徒指禽羞餼等可知矣。云飲食。燕饗也者。即掌客云上公三食三饗三燕。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男壹食壹饗壹燕是也。大宗伯嘉禮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彼飲食與饗燕異。此注不別者。散文得通。且賓客之禮。以饗爲最重。食燕次之。此經唯云飲食。明通賅饗燕矣。賈疏云。鄭以燕饗解飲食。即是飲入燕饗中。不解經中食爲食禮者。經中言食。則食禮自明。今云飲食燕饗者。欲見飲入燕禮。可知饗中又兼燕饗食。以其饗有米有酒故也。論語案。聘禮說禮賓云。宰夫徹几改筵。又賓解以醴。又薦饔豆脯醢。公食大夫禮云。凡宰夫之具饌於東房。又宰夫設黍稷膳稻。則賓客飲食之禮。疑宰夫皆親其事。不徒掌其法數矣。鄭司農云。殯。夕食也者。說文食部云。殯。饋也。饋。中時食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饗殯。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殯。黃以周云。夕食爲殯之本義。古人日食盛。夕餽日之餘。於禮殺矣。故不備曰殯。殯率之殯。自當以後鄭之說爲正。率謂生牲。殯則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以飪爲先。其禮具見聘禮。鄭注云。飪。孰也。又云。新至尙孰。毛詩傳云。孰食曰殯。義與鄭兩通。案黃說是也。析言之。則朝食曰饗。夕食曰殯。通言之。則凡熟食並曰饗殯。朝聘致饗殯。則爲凡食物之通稱。飪腥兼備。不止熟食矣。惟其禮殯殺而饗盛。故司儀注云。小禮曰殯。大

禮曰饗餼。禮殺者取夕食以爲名。禮盛者取朝食以爲名。實則致禮本不限以朝夕。先鄭就本訓爲說。於經義未切。故後鄭不從。引春秋傳曰殯有陪鼎者。左昭五年傳。楚薳啓疆曰。宴有好貨。殯有陪鼎。杜注云。熟食爲殯。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此引以證殯有熟食也。云牽牲。牢可牽而行者。掌客先鄭注義同。後鄭彼注云。牽。生牢也。聘禮。饋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牛以四羊豕。豕西牛羊豕。注云。饋。生也。牛羊在手牽之。豕束之。是也。以其可食。則謂之饋。以其可牽而行。則謂之牽。其實一也。引春秋傳曰。饋牽竭矣者。左僖三十三年傳說鄭使皇武子辭秦客云。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杜注云。資。糧也。生曰饋。牽。謂牛羊豕。掌客先鄭注。亦引左傳此文。賈彼疏引舊注云。饋。死牢。牽。生牢。聘禮疏引彼服虔注云。腥曰饋。案饋者。牲殺而腥致之也。對孰牢則曰腥。曰生。對生牢則曰死牢。其義通也。此引之者。證牲可牽行稱牽之義。云玄謂殯。客始至所致禮者。掌客注義同。賈疏云。此亦破先鄭。案聘禮。客始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殯。不待至夕也。詒讓案。據聘禮。則諸侯亦宰夫掌殯。與王國同。江永云。後鄭謂殯客始至所致禮。非也。此謂或有時賜之小禮。饋牽耳。始至致殯。前言牢禮中已兼之。案江不從鄭者。以經云賓賜之殯牽耳。然經本不定。鄭本或無賓賜之文。則注說自可通。今兩存之。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者。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皆有陳數。考校可知也。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聘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疏〕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者。賈疏云。弔。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而含。葬。葬而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贈焉。春秋禮武氏子來求贈。〔疏〕弔。謂王使人弔諸侯。自弔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贈喪之具。百官當共。故宰夫摠戒令之。注云弔事。弔諸侯諸臣者。明通曉畿外諸侯畿內諸臣也。賈疏云。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禮記檀弓曰。君臨臣喪。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天子之禮。弔諸臣之法。春秋左氏。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有弔法。故云弔諸侯諸臣也。左傳文五年孔疏。引何休膏肓云。禮尊不含卑。鄭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繼次之。賵次之。賵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繼之。賵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案。雜記疏引釋奠疾說同。依鄭說。則王於諸侯之妻及臣。亦有哀弔之法。其於王臣。三公。當視二王後。卿大夫。當視諸侯。士。當視諸侯之臣。亦各以差次爲含繼賵之法。此弔事通賵之矣。又案。凡王遣使聘問諸侯。此官亦宜掌其戒令。聘禮云。宰書幣命宰夫官具。禮注云。命之使衆官具幣及所宜賵。是凡使命禮幣。宰夫並掌之。經唯言弔事者。亦文不具也。云幣。所用聘也者。禮

既夕注云。贈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贈。少儀云。贈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是贈有幣也。依既夕文。贈亦有幣。此止云贈者。以贈是加恩厚。其幣尤多。故特言之。賈疏云。案公羊傳。日實曰舍。車馬曰贈。衣服曰綈。幣不入舍。綈贈中。故知是贈。非也。云器。所致明器也者。檀弓云。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云。神明死者。異於生人。賈疏述注。致上有用字。云。案儀禮既夕禮云。若就器。則坐奠於陳。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翫好所有。則此贈與人。亦是賓客就器。而云明器者。相對言之。則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之等。是主人之明器。賓客所致者。謂之就器。就。成也。謂善作之。名爲就器。摠而言之。皆是神明死者之器。故此就器亦名明器也。云凡喪始死。而含綈者。據士喪禮君使人弔綈。及親友綈。皆在小斂以前。彼士禮。雖無君致舍之文。但主人飯舍並在小斂前。則王於諸侯諸臣等有致舍者。亦在小斂前可知。是始死卽有弔及含綈之事。然此據儀內諸侯及諸臣言之。若畿外諸侯距王國遠者。則不限此。若文九年榮叔歸含贈。含與贈同歸是也。含綈。詳大宰疏。云葬而贈者。據禮既夕。公贈及親賓贈贈在祖奠以後。又云。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在樞行以後。是也。鄭彼注云。贈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贈。送也。是在將葬之時。既夕公贈亦使宰夫。與此經合。贈者。春秋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公羊傳云。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與車馬曰贈。何注云。贈猶覆也。禮。知死者則贈。穀梁傳亦云。乘馬曰贈。荀子大略篇云。輿馬曰贈。案大行人賈疏引左傳服注。以宰嚭爲天子宰夫。若然。此官主贈。贈并奉致之矣。贈者。既夕云。知死者贈。記云。凡贈幣無常。注云。玩好曰贈。在所有。自虎通義崩。藝篇云。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知死者則贈。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云其間加恩厚。則有贈焉者。據既夕禮。贈與贈同時。公羊隱元年傳。荀子大略篇。並云。貨財曰贈。公羊何注云。贈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穀梁傳云。錢財曰贈。是贈所以加恩厚助其喪費也。賈疏云。言此者。欲見贈非正禮。其贈乃是於死者恩厚乃加之。故禮記云。弔喪不能贈。不問其所費。是恩厚之義也。引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贈者。明非加恩厚則有不贈也。賈疏云。隱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子來求贈。何以書。譏。何譏。喪事無求。求贈。非禮也。何休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心。又云。蓋通於下。何休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鄭引此者。見王於諸侯諸臣有歸財爾。諸侯諸臣亦不得求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疏〕掌小官之戒令者。謂小官當共辨及奉行之事。宰夫豫禁戒告令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疏〕之。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

自竊門至於庫門。通典凶禮引盧植注。疏此經爲釋云。戒令。卽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案此亦戒令之一端。云帥執事而治之者。此宜親帥執事官吏治其事也。王后世子之喪。禮重事繁。治通於百官府。不必專職之有司。故以執事言之。詳大宰疏。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者。謂王及后世子三者之喪並爲大喪也。大宗伯注義同。通典引禮記盧注說此經云。大喪亦君也。則盧謂大喪不關世子。與鄭說異。賈疏云。大宰云。大喪贊贈王含玉。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魯人魯人俱云。大喪之稱。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彼皆據王喪。唯司寇云。大喪前王。以爲嗣王。皆不爲后世子喪者。彼皆不對小喪。此大喪對小喪。亦王所申服。故注爲王后世子也。此不言庶子。文不具。案宗伯注亦以大喪關后世子。賈偶失檢。又賈大司寇疏謂此注王后專屬后無王。亦非鄭指。詳彼疏。云小喪夫人以下者。關九嬪世婦女御諸內人小喪也。大史注云。小喪。卿大夫也。此文別有三公六卿諸大夫之喪。則此小喪中不兼卿大夫。故唯據內人小喪而言。賈小祝祝疏謂小喪內有王后世子。殊誤。詳彼疏。云小官。士也者。對六官正貳攷等爲大官也。通典引禮記盧注說此經云。小官。屬官也。與鄭說同。賈疏云。宰夫下大夫。所掌而晉小官。明是士可知。云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者。以冢宰爲宰夫之正。宰夫既專掌小官。明大官當冢宰掌之可知。賈疏云。冢宰不言者。文不具。云治謂共辦者。喪服傳注云。治猶理也。考工記總敘注云。辨猶具也。辨俗作辦。說文力部新附云。辦。致力也。賈疏云。謂當職合辦之。共者共。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冢宰〔疏〕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者。此與職喪爲官聯也。官有司。謂小官之主共喪事者。亦謂之公。有司。職喪云。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是也。賈疏云。三公六卿喪尊。故宰夫與冢宰官職喪帥其於喪家有司而治之。治之。亦謂共辦之。胡匡衷云。司。主也。凡事有專主者。謂之有司。有司有二義。一是事有常職者。謂之有司。一是事本無常職者。行禮時。特使人主其事者。亦曰爲有司也。案胡說是也。此經凡云有司者。並據專主其事之官。其本非專主。而聯事通職以共其禮者。則謂之執事。互詳大宰小宗伯疏。云凡諸大夫之喪者。通中下大夫而言。云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者。賈疏云。大夫之喪卑賤。宰夫不自爲。使在已之下。其旅三十有二人。帥有事於喪家之有司而治之。詒讓案。旅帥有司。亦卽官有司。冢上文省。若其私臣。則不煩宰旅帥之矣。注云旅。冢宰下士也者。前注云旅辟下士也。敘官。大宰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宰夫爲冢宰之考。冢宰之族。亦爲宰夫屬官。故知其旅卽謂冢宰下士也。禮記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亦云。旅。下士也。案。魯季氏爲司徒。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

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曰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歲終，自周季冬，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

會〔疏〕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者，宰夫之官計官成也。此總掌治官之歲會，與大宰小宰通受六官歲會異。賈疏云，羣吏成者，賈疏云，謂每月終則令羣吏正其月要，月要，謂月計曰要也。每旬終則令羣吏正其日成，日成，謂日計曰成也。論讓案，依此經，則一月三正日成，計一歲十二正月要，一正歲會也。管子立政篇云，三月一校，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又君臣上篇云，是故歲一省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則一時半歲，亦有計事，經不具也。云而以攷其治者，賈疏云，言會要成摠考之，云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者，此宰夫之官刑也。賈疏云，謂告家宰而誅貴之也。注云歲終自周季冬者，大司徒注同，宋董氏刊本，自作目，非。賈疏云，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戴震云，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王引之云，歲終與正歲相應，鄭注小宰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則正歲爲夏之孟春，歲終爲夏之季冬，不得以爲周之季冬也。請以四證明之，內宰職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是夏之正月，言歲終與正歲，而一歲盡於此矣，故正歲則曰均曰施，言其始也，歲終則曰會曰稽，言其終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是夏之孟冬矣，孟冬以後尚有兩月，豈得遽會其稍食稽其功事乎，此一證也。祗祿職曰，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上言正歲，下言歲終，明正歲是夏之正月，歲終是夏之十二月，正歲行事，歲終弊之，而一歲全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則甫及夏之十月，十月以後，尚有兩月，豈得十月遽弊其事乎，此二證也。小司寇職曰，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是歲終在孟冬正歲之間，則爲夏之季冬明矣，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夏之孟冬，則孟冬祀司民，已是夏之孟冬，何得又以歲終爲孟冬乎，此三證也。小宰，歲終，則令羣吏攷事，以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攷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小司徒，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攷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鄉師，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攷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黨正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攷事，正歲，屬民讀灋，塗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攷事，正歲，簡祿器，脩祿政，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皆先言

歲終。後言正歲。蓋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其二月則建丑之月。而夏之歲終。其三月則建寅之月。而夏之正歲也。故正歲歲終。用夏時之名。而先歲終而後正歲。則周月之次序也。若謂歲終爲周之季冬建亥之月。則爲周月之最後者矣。何以先言歲終。後言正歲乎。此四證也。歲終與夏之正歲爲終始。豈與周之正月爲終始乎。案戴王二說。足正鄭義之誤。吳廷華、曾釗、林喬陜說同。云正猶定也者。說文正部云。正、是也。事必是而後定。故引申之定亦曰正。管子法法篇云。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云旬、十日也者。說文勺部云。旬、徧也。十日爲旬。云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會者。漢書賈誼傳云。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案違時令。若十二月之政令先後違其時節。失期會。謂事之共辨有。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警。勅戒之言。鄭司農云。〔疏〕令脩宮中之職事者。亦謂王宮中也。檀弓說宰夫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注云。庫門。宮外門。天子謂之皋門。然則皋門以內。通謂之宮中。宰夫皆警戒之矣。注云警。勅戒之言者。說文音部云。警、戒也。又支部云。敕、戒也。勅卽敕之借字。詳大宰疏。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勑羣吏者。此依今字作法也。先鄭亦以正歲爲夏之正月。與經凡言正月者異。謂夏正月小宰戒令百官府時。此官則亦警戒其屬及王宮中羣吏也。賈疏云。正歲乃夏之正月。是其歲始。故以法警戒羣吏。令脩其能者。書其能者。以其良者。而以告于上。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大宰也。鄭司農〔疏〕書其能者。大宰注云。能。多才藝者。司諫云。掌糾萬民之德。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此書其能者。卽書其有道藝而能任國事者。又兼書良者。小宰六計辨羣吏。一曰廉善。二曰廉能。良卽是善。故與能者並書之也。賈疏云。上云令脩宮中之職事。則此謂宮中諸吏也。正歲之正月。則豫選之。擬至歲終當舉之也。注云良猶善也者。玉府。司裘。夏官敘官。校人。考工記總敘。弓人。注義並同。說文高部云。莠、善也。良卽莠之隸變。良謂有善行次於有德行之賢。故師氏三行。二曰友行以事賢良也。云上謂小宰大宰也者。二官皆宰夫之長。賈疏云。以其承上文歲始。未是賞時。且長自告於王。知上非王。是小宰大宰。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者。漢書本紀。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又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又武帝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云。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案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三者並漢時薦舉之目。賈疏謂異等者。四科不同。等級各異。失之。又謂賢良卽經云良者。茂才卽經云能者。今審先鄭此注。蓋雜舉漢制爲況。非必以賢良屬良。茂才屬能。故鄉大夫先鄭注云。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

若今舉茂才，則又以孝廉況典賢，茂才況典能，與此注可互證矣。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糾猶割也。〔疏〕掌王宮之戒令糾禁者，戒令，謂戒禁，此官與彼爲官聯也。注云，糾猶割也，察也者，小宰注同。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時，四時也。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若糾猶割也，察也者，小宰注同。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者，今部署諸廬者。〔疏〕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者，衆寡，官府次舍爲文，凡吏士有職事常居宮內者爲官府，舍，其所居寺。〔疏〕官府之小者爲舍，其官府本在外，而入內治事，或無專職，而入共守衛，使令暫居更直者，爲次。官府次舍，所居之人，通謂之衆寡，與小司徒登其鄉之衆寡，爲鄉里之民，人異而義同，宮伯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此下文亦云爲之版以待，與彼文相應，是士庶子亦在衆寡之內，彼職又謂之宮衆，蓋自官吏，以逮宿衛之士庶子，守王宮之閤寺，虎士，隸民，皆通曉於是矣。注云，四時者，鄙師注義同，謂通四時皆比校之也。賈疏云，此時是尋常事，故爲四時解之，案地官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闢萬民之羣，鄭彼注，時，隨其事之時，不爲四時解者，彼據羣匪非常故，爲隨其事之時，不得爲四時也。云比，校次其人之在否者，宰夫注云，比，校次之，此義與彼同，宮中官吏員數衆多，故宮正以時校次其在否也。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者，大宰注云，百官所居曰府，蓋諸官府皆在宮外，惟此諸官掌王服御膳食，及詔王聽治，職掌尤近，故於宮中爲官寺，宮中，即泉門以內也，云次諸吏直宿者，凡官吏治事士民聽事所居處，通謂之次，宮伯士庶子所止曰次，司市市官所治曰思次，介次，皆是，穀梁莊十年范注云，次，止也，直宿者，或以職事暫留，或以更番當直宿於是者，別於官府爲常居之處也。賈疏云，此次，謂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即詩云適子之館兮，鄭云卿士所止之館，在天子之宮中，如今諸廬，彼二者與此次爲一物，此據宮中之官府，下宮伯云授八次八舍，鄭注衛王宮者，彼注宮中官府子弟，案依賈說，則宮中官吏之次，並在路門之外，正朝之左右，凡諸官府，無論寺在內在外，其在宮治事，各於治朝旁之次，或當直宿，則亦於次中宿，若今之朝房是也。次，詩鄭風緇衣謂之館，亦通謂之官，玉藻云，在官不俟屨，注云，官，謂朝廷治事處也，朝廷，即指治朝左右言之，又案，凡次舍對文義異，散文亦通，故左襄二十三年傳云，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杜注云，次，舍也，國語魯語云，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今有司來命曰，將易而次，又公欲弛邱敬子之宅，對曰，今命臣更次於外，請從司徒，以班徒次，魯語之次，即所居寺舍，世官則以爲宅，與朝廷治事之次異也。云若今部署諸廬者，賈疏述注今下有時字，阮元云，時字當有，注中屢言若今時，詒讓案，此亦舉漢法爲況，說文网部云，署，部署也，各有所网闕也，漢舊儀

云。宮司馬。內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黃門鉤盾署屬少府。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引胡廣云。衛尉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矣。藝文類聚職官部。引漢官解詁云。衛士於周垣下爲廬。各有員部。唐六典李林甫注引應劭漢官儀云。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主事。此注云部署諸廬。殆卽衛尉光祿勳三署南北廬之屬矣。丁晏云。漢書金日磾傳。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文選西都賦。周廬千列。李善注。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張晏曰。直宿曰廬。云舍其所居寺者。宮伯八舍注云。舍。其休沐之處。釋名釋宮室云。舍。於中舍息也。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寺。官舍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引風俗通云。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案鄭意此舍卽官寺。亦卽官府之府。蓋府爲百官居寺之大名。其屬別謂之舍。若今之諸官衙署是也。諸吏官寺若在宮外。則入宮時。治事直宿於治朝之次。退直。則仍適宮外之寺。若親近之官寺。既在宮內。則治事直宿。亦在治朝之次。其退直。卽居其宮內之寺。若然。寺舍則在內。外不定。視其職掌之近遠爲之。在外之寺舍。則若大司馬注謂軍將營治於國門之屬是也。在內之寺舍。則若此宮中諸吏。及宮正士庶子休沐居八舍是也。凡次多在路門外應門內。爲之版以待。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待。待比近治朝之處。舍則當在應門之外皋門之內。與次不同處也。爲之版以待。也。玄謂版其人之名籍。待。待戒令及比。〔疏〕爲之版以待者。此掌王宮版籍之法與內宰爲官聯也。注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之版圖也者。賈疏云。先鄭於八以版爲之。圖亦畫版爲之。故通言之。圖亦得爲版。論語鄉黨篇云。式負版者。集解引孔安國云。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先鄭意。此官府次舍所居之人。則書於版。其宮室所在方位。則書於圖以備稽察也。云待。待比也者。說文令部云。待。候也。謂候當比之時。案版籍以校比之也。云玄謂版其人之名籍者。其人卽上文官府次舍之衆寡是也。後鄭意官府之人。但有名籍。不必有圖。故不從先鄭義。云待。待戒令及比者。亦增成先鄭義。以職首云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明施戒令。夕擊柝而比之。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情離部署。鄭司農云。柝。戒守。〔疏〕時亦當案版籍也。夕擊柝而比之。者所擊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邾。〔疏〕夕擊柝而比之者。比。謂依在版之名籍。周歷諸次。而校其是否。此謂每日小校比。與上四時大校比異也。注云夕。莫也者。釋文云。木亦作暮。說文夕部云。夕。莫也。又井部云。莫。日且冥也。廣雅釋詁云。莫。夜也。莫暮古今字。云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解情離部署者。荀子王制篇楊注云。行。巡行也。離部署。卽謂驛次。解亦懈之借字。詳小宰疏。賈疏云。謂直宿卽坐持更之人。則行夜者擊柝校比直宿人。詒讓案。藝文類聚后妃部引尚書大傳云。雞鳴。大

師與雞鳴於陸下。然後應門擊柝告闔也。彼擊柝疑卽此官所掌矣。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者。挈壺氏後鄭注云。擊柝。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說文木部云。檣。列也。易曰。重門擊柝。柝卽檣之隸也。說文又有檣字。云。行夜所擊木。引易又作檣。然則檣正字。檣假借字。此經字多作檣。挈壺氏。野廬氏。脩閭氏三職。字並從壺。挈壺氏。野廬氏疏引此職同。疑今本作柝者誤。又案。經凡言擊柝者有二。一爲守衛士民所擊。賈所謂持更者也。一爲官吏校比諸士民者所擊。鄭所謂行夜者也。王宮有衛士直宿。自兼有持更擊柝之人。此宮正則又擊柝校比之。故先鄭云。戒守者。義與後鄭云。行夜同也。孟子萬章篇趙岐注云。柝。門闕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趙氏前一義與許鄭並不合。不足據。引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賈疏云。易擊辭文。彼又云。蓋取諸豫。鄭玄注云。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爲門。震。日所出。以爲門。重門象。艮又爲手。巽。女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爲坎。坎爲盜。五離爻爲甲冑戈兵盜。謂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是也。又引春秋傳曰。魯擊柝聞於鄰者。左哀七年傳。秋。伐邾。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鄰。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云。故。及於我。左傳釋文云。柝字又作檣。引此二文。並證擊柝爲戒守之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鄭司農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玄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師國子而致於大子。〔疏〕國有故。則令宿者。國有非常之故。當嚴戒守政。此官則令士庶子等入詔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疏〕衛王宮。蓋平時唯宮內官吏及士庶子當直者宿。有故。則令諸不當直者盡入宿衛也。云其比亦如之者。賈疏云。亦如上夕擊柝已上之事與平常同也。注鄭司農云。故。謂禍災者。大宗伯云。以弔禮哀禍災。注云。禍災。謂遭水火。掌客注云。禍災。新有兵寇水火也。此作禍災者。注例用今字也。詳膳夫疏。云。令宿。宿衛王宮者。說文木部云。宿。止也。行部云。衛。宿衛也。宿衛王宮。謂更直止宿宮中爲扞衛也。引春秋傳曰。忘守必危。況有災乎者。證火災有守衛之事。賈疏云。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彼爲則。先鄭云。必。讀字不同也。云玄謂故。凡非常也者。廣雅釋詁云。故。事也。此經凡言有故者。並謂非常事變。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是也。其大者則謂之大故。鄭各隨文釋之。膳夫注云。大故。寇戎之事。小司徒注云。大故。謂災寇也。大宗伯注云。故。謂凶裁。肆師注云。大故。謂水旱凶荒。大祝注云。大故。兵寇也。司險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此云凡非常。則通朝士凶荒札喪寇戎。

請事言之。較先鄭禍災之義尤備。賈疏又謂及王時出行不在。則巡守股國。亦當令宿。猶諸侯有出疆之政。亦以庶子入守公宮也。引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者。鄭彼注云。謂朝覲會同也。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案彼文又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注云。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是鄭以彼庶子卽夏官諸子官也。云正室守大廟者。注云。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案正室。卽小宗伯之門子。大廟。謂若后稷廟也。云諸父守貴宮貴室者。注云。謂守路寢。禮記釋文無貴宮二字。王引之謂彼注路寢專釋貴室。不當有貴宮二字。此注亦後人據禮記誤本加之。是也。賈疏云。謂同族諸爲父行者。貴宮貴室。同爲路寢。路寢對大廟。生人之尊也。案賈本已衍貴宮二字。故強爲之訓。禮記孔疏義同。皆不足據也。云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者。注云。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也。賈疏云。亦謂同族之內諸爲子行孫行者也。云此謂諸侯也者。以彼文云公族公宮。則是諸侯法也。云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者。據諸子文。諸子。燕義引作庶子。故夏官敘官注云。諸子。或曰庶子。鄭注文王世子之庶子。亦以諸子釋之。蓋王國諸子亦得稱庶子。故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此注亦云王之庶子。賈疏及燕義孔疏並謂於天子爲諸子。於諸侯爲庶子。非鄭義也。云令宿之事。蓋亦存焉者。賈疏云。彼是甲兵。不云宿衛。故鄭云令宿之事蓋亦存焉。存焉者。宿衛之事。亦在唯所用中。引之者。欲見國有故中有王出疆巡守征伐。皆須令宿。增成先鄭義也。案賈說亦非也。鄭引文王世子及諸子職文者。證有故則國子有宿衛之事。但國子宿衛雖庶子官所令。既入宮。則亦由宮正令宿。故云蓋亦存焉。云蓋者。以彼二經無文。鄭互推補之也。辨外內而時禁。鄭司農云。分別外人。〔疏〕注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者。敘官注云。辨。別也。賈也。此男女謂相對爲外人內人。其內人非謂內宰職所云內人。是刑女在宮中者也。案。賈說非經注義也。此內人外人。常謂宮內宮外之人。不必分男女也。禁之者。宮內之人。非時不得出。宮外之人。非時不得入也。內則云。爲宮室。辨外內。深宮固門。開寺守。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吏職也。稽。猶考也。計也。功。鄉大夫士功狀及職業多少。案此亦中當兼關庶子。賈說未賅。云糾其德行者。謂教羣吏及羣子等以六德六行。與師氏爲官職也。凡國子皆入王宮左之小學。此官所掌者。宮中官吏子弟。及宿衛士庶子等。亦糾其德行。下文又云。教之道藝。明雖貴遊宿衛。亦不應學也。注云。稽猶考也。計也者。稽考。小司徒賈人注並同。稽訓留止。引申爲審慎考計之義。小爾雅廣言亦云。稽。考也。計訓互詳小宰疏。云功。吏職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功。事也。廣雅釋詁云。職。事也。凡吏受職則有事。事成則有功。故職

事通謂之功。云緒其志業者。內宰注云。緒、業也。顧炎武云。已成者謂之。幾其出入均其稍食。鄭司農云。幾功。未成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中庸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疏〕注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司馬殿門也。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祿粟。〔疏〕出。亦不得入者。孔廣森云。漢書嚴延年傳注。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然則在內者。見彼劾奏。即不許出矣。云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賈疏云。言引籍者。有門籍及引入乃得出入也。又云司馬殿門者。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北平石皆號司馬殿門也。王應麟云。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殷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顏師古曰。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微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寶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王嘉傳。為郎。坐戶殿門失閑免。梁孝王傳。梁之侍中。耶、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阮元云。漢宦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司馬殿門即殿司馬門也。案阮說是也。劉向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齊有司馬門。則周季已有此制矣。云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王制注云。譏苛。察也。幾譏。荷苛。字並通。春官世婦及射人經注並作苛。關人司關。洋氏環人注同。比長注又作呵。正字當作詞。說文言部云。詞。大言而怒也。荷苛皆假字。呵即詞之俗。賈疏云。案關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司門云。幾出入不物者。謂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職雖不同。皆是守禁。此經直云幾其出入。明知有此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此增成司農義也。詒讓案。疏數者。謂出入疏數異於平時。則亦幾荷之。云稍食。祿粟者。內宰廩人掌固注義並同。說文禾部云。稍。出物有漸也。商部云。稟。賜穀也。賈疏云。稍。則稍與之。則月俸是也。則下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之類。其祿與之米稟。故云祿粟也。易祓云。當是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金榜云。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明稍食與祿殊也。沈彤云。稍食。食之小者。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馭夫為中士下士。宮中則師圉府史以下。觀宮正食官府之衆寡。內宰食王內之人民。並稱稍食。則易說誠然。而疏以稍食為命士以上之祿之通稱。誤矣。案易。金。沈。三說是也。校人先鄭注云。稍食謂稟。此訓最析。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注云。食。稍食也。亦以祿食並言。然則有爵則有祿。有事則有食。故廩人以稍食匪頒二者並舉。食異於祿明矣。以經考之。賦祿或以田。或以米粟。奠食則以米粟。無以田者。自鄉以下。至命士。皆有爵者也。故皆給祿不給食。祿之多寡有定。視命數以為差。小宰云。聽祿位以禮命。內史云。王制祿。則贊為之。

校人云。等取夫之祿。是也。不命之士。及庶子庶人在官者。皆無爵而有事者也。故皆給食不給祿。檀弓云。仕而未
有祿者。是也。食之多寡無定。視其事之繁簡。功之上下。以歲時稽而均之。小宰六敘正羣吏云。以敘制其食。醫師
云。歲終稽其醫事。以四等制其食。內宰掌內官云。均其稍食。夏官稷人云。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
校人云。等宮中之稍食。是也。稍食亦曰稟食。聘禮云。既致饗。旬而稍。鄭彼注云。稍。稟食也。是稍食稟食義同。
墨子七患篇云。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早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則
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無祿而有稟食。即所謂稍食也。中庸云。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注云。既。讀爲餽。餽稟稍食
也。彼說百工以無祿故有稍食。餽稟亦即稟食也。大府。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注云。稍秣即芻秣。稍秣即給牛馬之
稟食也。人之稟食。謂之稍食。猶之牛馬之芻藁。謂之稍秣矣。稍食。通言之或亦謂之祿。故王制云。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爲差。庶人在官者。不得有祿。孟子王制所謂祿實。即稍食。燕禮士旅食注云。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
庶人在官者也。然則此注以祿稟釋食。或亦謂非正祿。與燕禮注意略同。但經則凡言祿者皆正祿。與稍食顯有區別。
鄭既未別白言之。賈疏遂并祿食爲一。使分田制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也。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濫。
祿之典。與詔事稟食之法。清批無別。其失甚矣。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也。民。宮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濫。
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者。釋文云。妄亦作邪。案。說文衣部云。褻。褻也。邑部云。邪。環邪郡。此經例用古字作褻。
注例用今字。多借邪爲之。詳司諫疏。去之者。謂擯放不得入宮也。注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內宰云。分其人
民以居之。注云。人民。吏子弟。此云吏之家。即吏子弟也。宮中吏。即前注所說膳夫王府諸官。其官府本在宮內。
故其子弟得相隨入宮。但此民與內宰之人民所略甚廣。蓋兼舍凡士庶子及虎士守王宮者言之。賈疏謂若司隸隸民之類。
亦是也。互詳內宰疏。云淫。放濫也者。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淫。放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淫。濫也。云怠。解慢
也者。亦以解爲懈。說文心部云。怠。慢也。懈。怠也。云奇袤。誦觚非常者。褻。黃丕烈校改邪。賈疏云。兵書有
誦觚之人。謂誦詐樂出觚角非常也。案。賈引兵書。未詳所據。祭義云。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與此奇褻義
同。孔疏云。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又賈子道術篇云。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奇褻與誦觚
非常。並謂奇詭不正。誦觚。猶莊子齊物論云。恢恠憭怪。彼釋文引李頤云。憭。乖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桀服。
誦詭非常之服。觚怪詭說並聲轉義略同。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此注作誦怪。則司馬貞服改。不足據也。至此經奇褻
文凡三見。而注悉小異。內宰。禁其奇褻。注云。奇褻若今媚道。比長。有舉奇褻則相及。注云。褻猶惡也。蓋鄭君
隨文立訓。總其大要。義並通也。又司救。掌萬民之褻惡過失而誅讓之。注云。褻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

麗於罪者。奇妾。妾惡。義亦相近。奇又作倚。管子版法篇云。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荀子榮辱篇云。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又王制篇云。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卽所謂奇妾之民也。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疏〕會其什伍者。說

也。宮中宿衛士庶子及虎士等。亦以軍法部置之。以佐守衛。而便校比。猶諸子掌國子合其卒伍也。云而教之道藝者。使就王宮左之小學而教之。與保氏爲官聯。亦猶諸子使國子脩德學道也。注云五人爲伍者。小司徒族師。及夏官敘官文。說文人部云。伍。相參伍也。云二伍爲什者。說文人部云。什。相什保也。周書大聚篇云。十夫爲什。云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輩。比也。說文人部云。倫。輩也。謂倫輩相合比作功事而學道藝也。賈疏云。宮正掌宮中卿大夫士亦兼掌子弟。會。謂會合其宮中子弟。使之以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必會合之者。欲使之宿衛時語言相體。服容相識。是其輩作也。及其學問。又相親及切磋琢磨。是其輩學。摠是相勸帥也。云且寄宿衛之令者。賈疏云。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在家時五家爲比。在軍還五人爲伍之類。此亦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使之輩學。似若在家也。因使之宿衛以寄軍令也。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御當依保氏作馭。詳彼疏。管子君臣篇云。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賈疏云。謂若保氏云。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亦保氏職文也。案少儀問道藝後鄭注云。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賈據彼注義。故分道藝爲二。王引之云。鄉大夫。以攷其德行之。察其道藝。德行與道藝分言。則道非德行之謂也。案道者。術也。韋昭吳語注。道。術也。道藝卽術藝。列子周穆王篇。魯之君子多術藝。是也。道訓爲術。藝亦是術。故以道藝連文。道卽藝也。司農言禮樂射御書數。先王所以教道民。故又謂之道也。疏以道爲三德三行。非先鄭之意。案王說是也。凡經云德者。並指六德六行而言。云道者並指六藝六儀而言。兼舉之。則曰德行。曰道藝。此教之道藝。道卽是藝。與德行無涉。上文云糾其德行。乃是六德六行耳。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後鄭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是後鄭亦分釋甚明。學記注蓋偶有不審。不爲典要。賈誤會先鄭之指。強分爲三。又引保氏養國子以道爲證。不知保氏所教之道亦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疏〕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者。正宮中卽藝儀。與師氏教德行異職也。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吏〔疏〕則會其行事者。正宮中官吏之月要歲會。亦此官之官成官計也。賈疏云。稍食。謂宮中官府等月祿。故至月終會計之。歲終則會計行事吏職。當考知功過也。案稍食與祿異。詳前疏。注云行事吏職也者。上文稽其功緒注云。功。吏職也。此云行事。與上文功是一。

故注亦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使居其處。〔疏〕凡邦之大事者，全經各職所掌。

喪。大師。大田諸事。皆爲大事。此邦之大事。王宮有戒守。則當謂有寇戎及大喪之事。賈疏據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然大祀宮中不必有戒守之事。疑此大事不關祀也。宮伯。邦有大事。疏亦惟以寇戎爲釋。注云使居其處待所爲者。賈疏云。謂使之皆在次舍。不得去部。春秋以木鐸脩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疏〕春秋以木鐸脩火禁者。亦士師宮禁所守而聽待政令。須有所爲。

氏脩國中火禁。內外職掌互相備也。脩火禁亦文事。故舊木鐸。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者。明脩火禁必以春秋之義。司燭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先鄭注云。以三月木時昏。火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木黃昏。火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火星即心星。詳彼疏。云因天時而以戒者。即因出火入火之時而施禁以戒救之也。賈疏云。此謂宮正於宮中特宜慎火。故脩火禁。夏官司燭云。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下又云。時則施火令。爲焚萊之時。故脩火禁也。秋官司烜云。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是二月預脩之。三月重掌事。各有所爲。不相妨也。案經云春秋。不云何月。賈據注推之。謂當在季春季秋。則火出入之後也。姜亮錫云。春秋謂仲春卯月仲秋酉月也。以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推之可見。案依姜說。則脩火禁在火出入之先。於經義並可通。若然。司烜氏歲止一脩火禁。此官掌宮政。於火禁尤重。故歲兩脩之與。凡邦之事蹕

宮中廟中則執燭。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執燭。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又曰。有事於武宮。〔疏〕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賈疏云。謂祭祀之

也。王出向二處。當侵晨而行。爾時則宮正爲王執燭爲明也。詒讓案。執燭。與宮人開人爲官聯也。此官唯掌執燭。本不掌蹕事。但其執燭以隸僕之蹕爲節。蓋必王親與祭事乃有蹕。若小祭祀及祈禱王所不與者。則無蹕。此官亦不執燭。當別使賤者執之。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開人爲大燭于門外。大射儀亦同。鄭注云。燭。焦也。彼司宮爲宮人。則庶子當即宮伯所掌之士庶子。蓋亦兼屬宮正。禮經與此經義不迕也。注云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者。邦。舊本作國。今從宋余仁仲本。賈疏云。先鄭讀火絕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一共爲一句。宮正既不掌蹕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

正爲王蹕。非也。武億云。司烜氏。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此卽火禁連文之徵。案武說是也。此凡邦之事。與上文凡邦之大事文例亦正同。先鄭讀二句並不辭。故後鄭不從。又案。文選潘岳藉田賦云。宮正設門閭之蹕。此用先鄭義也。李善注引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則與二鄭讀並不合。不可從。云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者。孔廣森云。衛宏漢舊儀曰。策勳則左右侍帷帳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論讓案。先鄭意宮正掌宿衛。故又爲王蹕。與漢衛士蹕事相類。故舉以爲況。文選緒白馬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亦云。大駕出薄。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街。今本文選注作填衛。誤。互詳闕人疏。云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執燭者。舊本廟中下有則字。今據宋本注疏本刪。先鄭以蹕與執燭並爲宮正之事。蹕在宮外。執燭則在宮內。謂宮廟二處並當執燭也。宮正不主宮外之事。則不得在外爲王蹕。宮內之蹕。又自有隸僕掌之。故後鄭不從。云玄謂事祭事也者。破先鄭國有事爲泛指王出行幸之事。賈疏云。謂在宮中廟中二處皆有祭事也。云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者。賈疏云。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中門之外也。依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月。曰竈。案司門云。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則此七祀等是謂羣姓所立者。不在宮中也。祭法又云。王自爲立七祀者。此則禘祀在宮中者也。案社稷當在中門內。賈依鄭義。謂在中門外。非也。詳小宗伯疏。又案。月令注云。凡祭五祀於廟。孔疏云。中霤禮文。設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七祀加司命與厲。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案如孔說。則七祀皆在廟門內外。鄭以廟亦在宮中。但此經以廟與宮對文。廟以祭祖考爲主。餘祀並統於宮。然則此注與月令注義亦無迕也。云祭先公先王於廟中者。司服注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啻至諸蓋是也。后稷及大王以後諸王並爲先王。詳彼疏。云隸僕掌蹕止行者者。破先鄭爲宮正蹕也。隸僕云。掌蹕宮中之事。先鄭彼注云。蹕謂止行者清道。後鄭以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爲句。謂二處蹕止行人。並隸僕所掌。不關宮正。闕人云。大祭祀喪紀之事。蹕宮門廟門。與此文例正相類。云宮正則執燭以爲明者。賈疏謂王侵晨行執燭爲明。案祭義云。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彼雖謂郊祀。其宗廟之祭當亦然。然則及闇亦當執燭爲明也。引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者。春秋文二年經。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三家經並同。鄭此引以經爲傳。又大事上有有字。蓋偶誤記。大事。公穀以爲大禘。左傳杜注以爲大禘。此引以證祭祀爲邦事也。云又曰有事於武宮者。昭十五年經。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左傳杜注云。武宮。魯武公廟。此武宮亦廟也。鄭引之者。亦以證有事爲祭祀也。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廬。倚廬也。舍。聖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大喪則授事也。者賤者居聖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疏。廬舍者。

賈疏云。大喪。謂王喪。臣子皆爲之斬衰則同。廬舍所居則異也。案此大喪當亦兼先后及王后之喪言之。賈說未核。說文手部云。授。予也。以廬舍授予當居者。云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者。惠士奇云。荀子大略曰。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故欲辨貴賤。先辨親疏。既序親疏。又分貴賤。同一居廬。或宮或祖。或隱或顯。貴非人君。則祖之。親非適子。則隱之。尙親而兼尙尊也。注云廬。倚廬也者。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注云。宮。謂圍障之也。檀。祖也。謂不障。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自虎通義喪服篇云。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實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開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向。賈疏云。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云舍。聖室也者。喪大記云。既練居聖室。不與人。人居。既祥。黝聖。注云。黝聖。聖室之節也。地謂之黝。牆謂之聖。又喪服傳云。既練。舍外寢。注云。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聖爲之。不塗聖。所謂聖室也。自虎通義喪服篇云。練而居聖室無飾之室。賈疏云。舍對廬。故爲聖室。聖室者。兩下爲之。與廬異。惠士奇云。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聖。釋名云。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聖室者。屋下壘聖爲之。蓋柱楣倚壁爲一偏。壘聖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塗之。既練壘之。既祥又加黝聖。總謂之廬。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此之謂也。云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者。雜記云。疏衰皆居聖室不應廬。嚴者也。注云。言廬衰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然則親者貴者居倚廬。亦以親貴主嚴也。賈疏云。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者。居倚廬。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二者居聖室。知義如此者。以其經云辨其親疏貴賤。明當如此解之也。吳廷華云。倚廬皆在寢門之東。適子當逼寢門。餘以次而東。蓋以親疏別遠近也。又曰。貴賤者。爲異姓之臣言之。親者在後。疏者在後。同姓在前。異姓在後。案依吳說。則同一居倚廬。亦自有親疏貴賤之異。聖室亦然。足與鄭義互相備。引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者。鄭彼注云。謂未練時也。賈疏云。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彼注云。士居聖室。亦謂邑宰也。並爲朝廷之士亦居廬。引之者。證貴者居廬。賤者居聖室。一邊之義耳。其實爲諸侯禮。不辨親疏貴賤。而別其遠近。並爲天子之臣也。雜記孔疏云。按開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聖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聖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聖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聖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爲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是大夫以

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聖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聖室。則此經士居聖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聖室。證賤者居聖室。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爲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聖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聖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孔引庾熊二家說。卽賈氏所本。熊氏或說與雜記注義違。此注又不得據諸侯制。非鄭指也。依庾熊賈說。則喪服斬衰皆居倚廬。既練居聖室。乃據親者言之。雜記所云。爲疏者之法。則士於君。雖斬衰。亦降居聖室。蓋於貴賤中。復以親疏別爲差次。經記各舉一隅。不容泥也。

周禮正義

卷七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版。宮正通掌宮中官府衆寡之版。宿衛士庶子。蓋亦咳於其中。此官則案宮正之版以令其職事。其不入宿衛者。別著於司士之版。諸子治之。注鄭司農云。庶子。宿衛之官者。謂公卿大夫士之子宿衛王宮者。雖有未受爵命者。亦謂之官。猶庶人在官者亦謂之官也。賈疏謂先鄭此注謂若夏官諸子職。彼諸子是下大夫。此宮伯中士。不合掌之。故後鄭不從。非也。諸子雖亦名庶子。然彼爲帥領庶子之官。經中凡言庶子者。乃諸子所屬之人。並非宿衛專職。先鄭何得援彼釋此乎。云版。名籍也者。宮正注義同。云以版爲之者。釋名版之義。論語鄉黨皇疏云。謂邦國圖籍也。古未有紙。凡所書畫皆於版。故云版也。管子宙合篇尹注云。版。牘也。說文片部云。版。判也。書版也。案。判木以書之。故謂之版。王充論衡量知篇云。斷木爲槩。枘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牘。然則版卽牘之未甚刮削者也。亦謂之方。晉蔡氏注云。方。版也。云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者。大胥注同。漢書高帝紀。詔曰。民前或相保聚山澤。不書名數。顏注云。名數。謂戶籍也。案。鄉戶籍者。卽謂鄉里戶口之名數也。漢書高帝紀。詔曰。民前或故又謂之戶版。御覽學部引晉令云。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札卽版也。漢戶版制。或與晉同。云玄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者。御覽職官部引環濟要略說同。此增成先鄭義也。諸吏。卽宮正注云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是也。賈疏云。吏謂卿大夫士之總號。以其宮正掌宮中官府。宮伯掌其子弟故也。惠士奇云。趙策。左師觸龍願以其少子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則知戰國時衛王宮者皆卿大夫之庶子。卽夏官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文王世子所謂。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公族之無事者。國子貴遊子弟也。貽讓案。稿人。饗士庶子。後鄭彼注云。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

與此注同。而大司馬。王弼勞士庶子。注云。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之戒令。注云。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彼二注以庶子爲卿大夫之子。不分適庶。則士卽指上中下士。又與此注微異。蓋鄭本無定解。以經攷之。士庶子不當分適庶。此注義非也。金榜云。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其職宿衛者則謂之庶子。周官經言士庶子者甚衆。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饗。饗士庶子。掌其割烹之事。大司馬。王弼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司。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鄭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竊以羣經考之。象晉。凡作事。王之大吏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下事庶子。掌客。王巡守殷國。從者三公。卿大夫。從者卿大夫。侯伯之禮。大夫。侯子男之禮。士。侯諸侯之卿禮。庶子。壹貳其大夫之禮。周人。凡賓客之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凡庶子於士。相差一等。故燕禮。大射禮。於獻大夫獻士後。並云。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此其先後受獻有差。王宮之士庶子在版者。未聞其數。而朝大夫。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庶子四人。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是庶子雖未受爵王朝。而其數已列於羣臣之版。如是。蓋已命者謂之士。司士所云。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是也。未命者謂之庶子。大僕所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是也。此公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而或曰士。或曰庶子。所由名位不同。要不以適庶殊也。俞正燮云。宮伯云。王宮士庶子。外饗酒正云。饗士庶子。司士云。辨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象晉云。次事上士。次事庶子。庶子在士下也。大僕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庶子在僕下也。掌客云。士。侯諸侯。庶子。侯諸侯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也。朝大夫序官云。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四人。其官列在士府史下也。燕禮。大射禮有庶子執燭阼階上。大射儀。獲者執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所名庶子者同。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南大宰使少庶子之市。又云。卜皮爲縣令。使少庶子伴愛於御史。內儲說下云。濟陽君有少庶子不見知。又云。晉平公鴈客。少庶子進炙。國策云。秦王庶子蒙嘉。呂不韋庶子甘羅。韓太子庶子強。史記扁鵲列傳云。魏門下中庶子。蓋典謁者。士大夫家有之。夏官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戒令。家司馬亦如之。則都有庶子。如卜皮之庶子是也。家有庶子。如呂不韋之庶子是也。史記商君列傳云。魏人爲魏相公叔痤中庶子。亦家臣也。案金僉說並穀。金謂士庶子以已命未命爲別。亦致塙。蓋周時凡貴族子弟。無論適庶。並謂之國子。師氏所教。保氏所養。諸子所掌者。是也。國子之中適者謂之門子。小宗伯所掌者是也。其以才藝選擇爲宿

衛。及給侍御守圉者。謂之士庶子。則無適庶之分。其備宿衛者。亦不必王宮內諸吏之子也。凡士庶子或出於王族。其在侯國謂之公族。故衛宏漢舊儀云。周千八百諸侯。其長伯爲君。次仲叔季爲卿大夫。其支屬爲士庶子。皆世官位是也。或出於異姓卿大夫士子弟。若趙左師觸龍請以少子衛王宮是也。綜校全經。士庶子內備宿衛。外從巡守。且歲時有饗。死傷有弔勞。職任既親。恩禮尤備。其爲貴游子弟。殆無疑義。象胥掌客敘庶子於士之下。皆單稱庶子。不連士爲文。則經之凡言士庶子者。所謂士。即上中下士。凡王族及羣臣子弟既命而有爵者。如司士王族故士是也。春秋繁露爵國篇說天子官制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蓋卽指此。其未命者。下士一等。則與庶人在官者等。以其世家貴冑殊異之。故不曰庶人而曰庶子。其他公邑及都家成有貴族。侯國亦有公族世族。故亦有庶子。若掌固朝大夫諸職。及燕禮大射儀所云皆是。新序雜事篇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尙衣冠御郢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墨子尙賢上篇。又謂之門庭庶子。此亦侯國宿衛侍從之庶子。以其侍衛宮庭。故謂之中庶子。書康誥又有外庶子。外者。對中之言。謂庶子之不充宿衛者也。至韓非子。戰國策。及史記所說庶子。蓋皆良家少年子弟爲家臣給使令者。雖職事卑賤。然亦周官都家庶子之遺制也。夏官諸子職兼掌庶子。燕禮謂之庶子正。若此經及燕禮大射儀所云庶子。卽諸子所掌之人。而非官。鄭儀禮注誤會燕儀之文。遂盡以彼庶子爲諸子官。非也。又小司徒之餘子鄭注云。卿大夫庶子異。鄭非爲一。亦非。詳諸子及小司徒疏。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秩。祿稟也。敘。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天子所用。〔疏〕掌其政令者。凡宿衛士庶子所有治政戒令。此官並專主之也。云行其秩敘者。行。謂巡行校比之也。賈疏云。秩。謂依班秩受祿。敘者。才藝高下爲次第。王引之云。秩敘。謂士庶子更番宿衛之次。第一月之次謂之秩。一歲之次謂之敘。故下文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均者。齊其勞逸。行者。巡其先後也。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正同義。不得以爲祿稟才等也。又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亦謂役邦事之人。鄉師爲之次第而頒之。使各以其次服役。豈有祿稟與才等乎。秩與敘同意。彼注訓敘爲次。是也。訓秩爲常。則非也。案王說是也。凡經云秩敘者。並常爲聯之借字。說文豐部云。豐。爵之次第也。引虞書曰。平糶東作。今經典通借秩爲之。注云。秩祿稟也者。左莊十九年傳。收膳夫之秩。杜注云。秩。祿也。荀子勸國篇云。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楊注云。秩祿皆爲廩食也。鄭意後文云月終則均秩。卽宮正云月終則會其稍食。故以祿稟爲釋。然彼二文實不相涉。此義未塙也。祿稟詳宮正疏。云敘。才等也者。敘。注例當作序。詳小宰疏。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司勳注云。等猶差也。鄭意後文云歲終則均敘。卽宮正歲終則會其行事。故以才等爲釋。此義亦未塙。才等。謂才高

下之等差也。云作徒役之事。天子所用者。據諸子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天子。唯所用之。又云。凡國正勿及。是它官不得役國子。此宿衛士庶子。即於國子中選擇用之。鄭意宮伯雖專主宮中士庶子。與諸子通掌國子不同。然庶子本屬天子。則天子有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徵候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得役宮衆。故據彼文爲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疏〕注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徵候便也者。賈疏云。以其言八。似若八方爲四方四維然。相徵察來往處。〔疏〕候望皆便。故次舍皆八也。孔廣森云。此約漢法言之。西京賦所謂衛尉八屯者也。案孔說是也。薛綜西京賦注云。衛尉帥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士則傳宮外向爲廬舍。與此注四角四中之制正相似。徵候者。說文各部云。徵。循也。人部云。候。伺望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中尉掌徵循京師。顏注引如淳云。所謂游徵循禁盜賊也。此士庶子亦掌游徵循行宮內外伺望非常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者。王南宮北宮非宿衛所居。則內當謂路門外應門內。及北宮以後。皆有八次。依方位分列其間。凡路門外之次。皆在治朝左右。八舍則在皋門內。及東西北宮周垣之內。環繞列處。周書克殷篇云。王入卽位于社大卒之左。孔注云。大卒。屯兵以衛也。國語楚語云。榭度於大卒之居。案大社在治朝之右。而大卒之居與彼相近。然則榭或卽宿衛八屯之一與。云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者。賈疏云。謂宿衛之處稍在前爲之館也。舍者。若掌舍之舍。亦舍息休止之處。故鄭爲休沐之處也。詒讓案。宮正注以次爲諸吏直宿之處。舍爲其所居寺。義與此注同。然則此次。亦卽衛士直宿之處。舍。其聚居之官寺。宿衛必分班更迭入直。退直則歸休沐。初學記政理部云。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依後鄭義。宿衛士庶子當直。則宿於路門及應門外之八次。退直休沐。則止於皋門內之八舍。士庶子之次舍雖並在宮中。亦自有內外之別。二鄭說本不異。賈謂後鄭不從先鄭。非也。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疏〕若邦有大事之者。賈疏云。事。亦謂寇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行。則宮伯戒令之。詒讓案。大事亦當兼大喪。戒守。及王巡守。殷國。士庶子從行。不徒大師也。互詳宮正疏。注云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者。明宮衆卽宿衛士庶子也。象胥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彼下事不作士以上。而大事作諸侯等。不妨兼及士庶子。此大事則或有急變。宮衆亦被選當行與彼文不迕也。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頒讀爲班。班。布也。〔疏〕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者。謂均平衣裘。若今賦冬夏衣。〔疏〕其番直之次也。鄭前注以秩敘爲祿稟

才等。義未允。惠士奇云。宮正之士庶子。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猶漢之衛卒。唐之府兵也。漢之衛卒。每一歲而更。唐之府兵。宿衛者皆月上。然則月終均秩者。猶府兵之月上。歲終均敘者。猶衛卒之歲更。蓋番上更休。皆有秩敘。各得其均。案惠說是也。此士庶子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雖與漢衛卒唐府兵微異。然其更番宿衛。則與歲更月上之制略同。云以時頒其衣裘者。賈疏云。夏時班衣。冬時班裘。注云。頒讀爲班。班。布也者。此與大宰匪頒義同。彼先鄭注亦云。頒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班訓布。大史注亦同。小爾雅廣詁云。頒。布也。廣雅釋詁云。班。布也。是頒班義通。云衣裘若今賦冬夏衣者。鄭舉漢法爲況。明此頒爲常賜也。漢時宿衛吏士蓋有賦冬夏衣。賈疏云。賦。班也。班之與賦皆賜授之義。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羞。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疏〕。掌王之食飲膳羞者。掌

酒人。漿人。庖人。醢人。等共之。云以養王及后世子者。春秋僖五年穀梁傳云。天子世子。世天下也。公羊傳云。世子。猶世世子也。自虎通義爵篇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王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案世大字通。此經並稱世子。唯諸子職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明世大得互稱也。又司市。世子爲國君之子。與此異。賈疏云。舉尊者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以下亦養之。案賈兼及羣臣者。謂貴近諸臣食於官者。若左襄二十八年傳說齊卿有公膳是也。膳夫當亦掌其膳羞之法數。其退食於家。則非此官所掌也。注云食。飯也者。釋文云。飯。依字作飧。案說文食部云。食。米也。飯。食也。飧。卽飯之俗。陸說非。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穀食曰食。此食卽六穀之飯食。醫謂之六食。內則云。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稬。食。鰓醢而庶食雉羹。麥食脯醢雞羹。析稬犬羹兔羹。是也。云飲。酒漿也者。說文飲部云。飲。酤也。飲卽飲之隸變。釋名釋飲食云。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案酒。卽酒正之三酒。漿。卽下六清。而六清內之醢。醫亦通爲酒。並所以供飲。故通謂之飲。云膳。牲肉也者。廣雅釋器云。膳。肉也。謂正饌者六牲之肉。云羞。有滋味者。庖人注義同。庶羞百有二十品。皆肉及菜果之有滋味者。故於膳之外別言之。案內則載上大夫庶羞二十豆。目之爲膳。彼庶羞卽此羞。六牲之外。有雉兔鴝鵒。亦名膳者。蓋散之得通。云凡養之具。大略有四者。賈疏云。下文仍有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稱。不言之者。此舉大者。珍醬是饋之小者。略而不言。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

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饔。進物於尊者曰饔。此饔之盛者。王舉之饔也。六牲。馬牛羊豕犬
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謂淳熬。淳毋。炮豚。炮脾。搏
珍。漬。熬。肝營也。醬。謂醃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饔。以五齋七醢七道三醢實之。醢人共齋醢醢物六十饔。
鄭司農云。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疏〕凡王之饔者。此王饔食之大數也。王舉則此宜依法數共而親饔之。
庶。蒸。彫胡也。六清。水漿醴醕醢醢。〔疏〕注云。進物於尊者曰饔者。賈疏云。據此文云王之饔。及少牢特牲皆云
饔食。是進物於尊者曰饔。鄭注王府云。通行曰饔者。後對獻是進物於尊。則饔是通行也。論議案。此謂膳夫親進饔於
王也。說文食部云。饔。餉也。淮南子詮言訓許慎注云。饔。進食也。士虞禮特豕饔食注云。饔猶歸也。凡經典於生
人飲食鬼神祭享通謂之饔。亦並取進餉之義。本不辨尊卑。鄭綠文爲訓耳。云此饔之盛者。王舉之饔也者。食膳飲羞
珍醬六者成備其物。是饔饔之至盛者。故下注云。殺牲盛饔曰舉。但此皆通舉大數。不必盡用。其常食亦取具於是。而
數尤少。唯王所欲而進之。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者。牧人注義同。說文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引申爲凡畜之稱。
鄭意此六牲卽庖人之六畜。故彼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也。王引之云。此六牲與牧人不同。牧人之六牲。
謂馬牛羊豕犬雞。此六牲則牛羊豕犬鴈魚也。蓋膳夫之食飲膳羞。與食醫之六食六膳百羞相應。食醫職曰。凡會
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牛羊豕犬鴈魚。所謂六膳百羞相應。食醫職曰。凡會
六食也。鄭司農以稌黍稷粱麥苽爲六穀。其說洵不可易。由是推之。則牛羊豕犬鴈魚亦膳夫之六牲明矣。鴈謂鵠也。
幾典。二生一死。贊。馬融以二生爲羔鴈。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二牲。蓋羔與鵠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也。
魚亦可畜之池。故亦謂之牲。大司馬。大祭祀饗食羞牲魚。鄭司農曰。大司馬主進魚牲。是也。牛宜稌。羊宜黍。豕
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猶月令食麥與羊。食菽與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皆以牲配穀。鄭未
考食醫之文。故說之未確。案王說是也。姜兆錫說同。此經所用者。生人膳食之六牲。牧人所掌者。鬼神祭祀之六牲
也。馬尤爲大牲。不以供膳羞。惟大司馬喪祭奉之。則其不常用也。云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者。
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注云。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案。庶羞者。別於正饔之言。凡祭禮食禮。三牲骨體
腸胃膚魚脂並在俎。肉羹滷在鍋及豆。醬之醃醢。是爲正饔。此外三牲醢臠炙。及他禽獸蟲魚菜果衆物在籩豆者。並
謂之庶羞。是爲加饌。所以備極珍味。故其數特多也。賈疏云。案公食大夫下大夫十六豆中。從膳膳膳已下。皆出於
牲。不見有出禽獸者。上大夫加以雉兔鴝鵒。此則出禽獸也。案。據內則庶羞尚有出於蟲魚菜果者。鄭賈不言。亦文

八

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皀之，灋手以摩之，去其燂，爲稻粉蠶漚之以爲醢，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煎肺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將當爲牂，牂，牝羊也，剉、剉，博異語也，謹當爲謹，擊之誤也，墮塗，塗有樓草也，釁，謂皮肉之上魄莫也，極、洩，亦博異語也，極讀與潏潏之潏同，慈肺，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燂，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爲肺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醢醢，可食也，又，搗珍，取牛羊麋鹿腎之肉，必舐，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燂，柔其肉，注云：舐，脊側肉也，捶，搗之也，餌，筋韌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醢醢與，又，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明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注云：湛亦漬也，又，爲熬，捶之去其燂，編萑布牛肉焉，屠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注云：熬，於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肺似矣，又，肝骨，取狗肝一，幪之以其骨，濡炙之，舉脰，其骨不羆，注云：骨，腸間脂，賈疏云：是爲八珍，彼有櫛與飾，彼是羞豆之寶非珍，故不取，云醬謂醢醢也者，據醢人，共醢六十齎，醢人，共醢物六十齎，掌客，上公饗醢醢百二十齎，卽此醬之數也，說文酉部云：醬，醢也，从肉酉，酒以酹醬也，引聲，案醢卽醬之俗，醢亦含齎道齎等言之，故論語鄉黨皇疏云：古者醬齊道三者通名也，江永云：醬者，醢醢之總名，醢之物有七，醢醢，豕肉作之，又陸產之物有蜺兔鴈，水產之物有蜎蠃魚，或閒有之，未必皆備，內則有卵醬，亦魚醢之類，有芥醬，則醢人七道之類，漬諸醢而成者也，醬物以醢醢爲主，或於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鼈醢醬，濡魚卵醬是也，或於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暇脩蜺醢，脯羹兔醢，臠膚魚醢，魚膾芥醬，臠腥醢醬是也，凡酢醢醬，或單言醢者，醢醢也，言醢醬者，以醢和醬也，濡豚不用醬，而三牲和用醢，用梅醬作之者，爲醢醢，醢主酸，醢主鹹，公食禮，凡炙無醬，注云：已有鹹和是也，案江說甚覈，唯王舉川大年，則醢醢當兼有羊牛豕肉之醢，互詳醢人疏，云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齎，以五齎七醢七道三齎實之，醢人，共齎道醢物六十齎者，據醢人醢人文，醢醢各六十齎，合之正百有二十齎，證醬卽醢醢也，醬者，醢之隸變，說文缶部云：醢，汲耕也，既夕禮注云：瓦器，其容蓋一般，廣雅釋器云：甔，瓶也，甔甔並甔之俗，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甔以盛醢醢，高一尺，受二斗，案依陶人注，則般受斗二升，故賈聘禮疏謂甔與簋同受斗二升，禮圖說與既夕注義不合，恐誤，鄭司農云：羞，進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羊部云：羞，進獻也，大司徒牛人小子司士注並同，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菰者，據食醫文，大宰有九穀，此止用六者，與倉人注之六米同，皆謂穀之有米可爲飯者，九穀中有麻，與大小豆並不成熟，不可爲飯，故不用，先鄭釋大宰九穀，有稷無粱，則非也，玉藻說諸侯注云：朔月四簋，依注當爲黍稷稻粱，孔疏云：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半，當

六益。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益也。案據孔說。則天子唯朔食備用六穀。常食亦止四益。無諸侯朔食同也。云苽。彫胡也。者。食醫注同。說文草部云。苽。彫苽。一名蔣。西京雜記云。苽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廣雅釋艸云。苽。蔣也。其米謂之彫胡。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苽者。蔣實也。其米曰彫胡。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苽梁只。王逸注云。苽梁。蔣實。謂彫胡也。案五苽。彫苽。彫苽。字並同。唐慎微證類本草。引蘇頌圖經云。苽卽江南人呼爲蔣草者。生水中。葉如蒲葦。其苗有根梗者謂之苽蔣艸。至秋結實。乃彫胡米也。程瑤田云。蔣草有牝牡之異。根成蔣者。俗呼蔣葦。其草不抽莖。不秀不實。根不成蔣者爲牡。秋末抽莖吐秀結實。案程說甚覈。淮南子詮言訓云。苽飯謂牛。俗弗能甘也。古文苑宋玉賦云。爲炊彫胡之飯。是古人有以苽米爲飯。內則云。苽食。論語鄉黨篇云。雖蔬食菜羹苽祭。必齊如也。故二鄭以充六穀之一。但苽非常食。劉向列女傳母儀篇云。精五飯。蓋以六穀去苽。是爲五饌矣。云六清。水漿醴醢醫藥也。釋文云。醢水又作涼。又醢作醢。案此卽漿人之六飲也。彼文醢亦作涼。又飲以清爲主故也。陸本非。彼六飲中醴醢醢並有清精據彼注。漿涼亦當清精兩有。此云六清者。以水唯有清無糟。又飲以清爲主故也。陸王曰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殺牲盛饌曰舉。王曰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疏〕王曰一舉者。朔望牢。皆特殺也。云鼎十有二者。專據盛食大牢言之。鄭賈謂凡王舉皆大牢。非也。詳後。注云殺牲盛饌曰舉者。鄭意凡特殺謂之舉。而王食則大牢。賈疏及玉藻孔疏說同。金鶚云。舉者。殺牲盛饌也。大牢少牢特牲皆可言舉。不必大牢也。膳夫云。王曰一舉。當是少牢。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諸侯日食特牲。朔日少牢。降殺甚明可知。王曰一舉。爲少牢也。禮弓云。國亡大縣邑。君不舉。玉藻云。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君以諸侯言。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是特牲少牢皆可稱舉。何必大牢乎。下文云。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諸不舉。承上日一舉而言。皆指少牢。并包特牲。少牢且不舉。則大牢不言可知也。玉藻言諸侯特牲三俎祭肺。而曲禮云。歲凶君膳不祭肺。是諸侯歲凶不得日食特牲可知。天子歲凶不得日食少牢。所謂大荒則不舉也。大札與天地有災。邦有大故。更可知矣。案金說是也。鄭以殺牲盛饌釋舉。不質言何性。則亦以特牲以上皆爲舉。但此注之意。以後賈疏引鄭志說推之。則專指大牢耳。其曲禮內則注。並從玉藻日食少牢之說。蓋鄭二禮法自有兩解。賈後疏。及王制孔疏。並謂日食大牢爲周公所制禮。日食少牢爲衰世制。非也。國語楚語云。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章注云。舉。人君朔望之盛饌。案章氏以大牢爲天子朔望盛饌。則亦謂王日食少牢矣。

竊謂彼文以尊者曰舉對卑者曰食。此可證鄭殺牲盛饌之說。彼文特牛少牢特牲並謂之舉。此可證金氏舉不必皆大牢之說。惟彼舉專指朔望盛饌而言。故曰大牢。此舉則兼朔望及常日而言。朔望大牢。日食少牢。皆每日特殺。即同謂之舉。賈子禮篇云。天子饋牲而食。以饗飽也。蓋亦指日食少牢而言。云王日一舉。以朝食也者。賈疏云。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案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餽者。餽朝之餘。則遂以食之。謂朝之食。明知先朝食。次乃日中而餽。案賈謂一日之食有三時。是也。三時者。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中至日昃。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是朝食在禺中前。故後注云。燕食。謂日中與夕食。明朝食之外。尚有日中夕食。與玉藻注義同。論語鄉黨篇。不時不食。集解引鄭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鄭意蓋謂食必三時。通於上下。自虎通義禮樂篇云。王者所以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大陽之始也。哺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大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繆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曰。暮食。復禮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卽食。飽卽作。故無數。彼謂天子日四食。諸侯以下以次遞減。與鄭說不同。今案此經云。王齊日三舉。則天子日無四食明矣。說文食部云。餽。日加中時食也。中食正在日下側時。則已略於夕食。論語亞飯三飯四飯。自是一食。佑樂之節。自虎通說誤。云后與王同庖者。賈疏云。案玉藻云。夫人與君同庖。鄭注云。不特殺。明后亦與王同庖可知。案依鄭賈說。同庖亦謂同食一半。郊特牲云。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列女傳貞順篇。衛寡夫人曰。唯夫婦同庖。故知王與后同庖。其母后及世子以下則異庖也。云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者。聘禮致饗云。任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牛、羊、豕、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臠、臠、臠、陪牛羊豕。鄭彼注云。陪鼎。三牲臠臠臠臠。陪之。庶羞加也。膚。豕肉也。又公食大夫禮注云。牛曰臠。羊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也。賈疏云。鼎十有二者。案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饌豆耦者。謂正鼎九。陪鼎三。卽是奇數。總而言之。卽十二。郊特牲孔疏云。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鼎九。又有陪鼎。臠一也。臠二也。臠三也。論讓案。公羊桓二年何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此皆專據正鼎而言。少牢饋食禮正鼎五。特牲饋食禮正鼎三。卽大夫士之祭禮。天子時祭及大舉皆大牢。故正陪有十二鼎。若少牢。則牢鼎無牛。陪鼎無臠。特牲則正鼎又無羊。陪鼎又無臠。數皆不備。十有二。經舉多以略少也。云物。謂牢鼎之實。亦九鼎者。釋經物皆有俎也。王制孔疏。公羊桓二年徐疏。引此經。並讀鼎十有二物爲句。失之。此亦大舉大牢之俎數也。俎以載牢鼎之實。內饗注云。取於鼎以實俎。說文且部云。俎。禮俎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俎。肉几也。明堂位云。周以房俎。聶氏三禮圖引三禮舊圖。

云，俎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賈疏云，言實，卽牛羊豕之類也，亦九俎者，陪鼎三，膳膳膳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詒讓案，若少牢則俎五，特牲則俎三，皆不備九，經亦舉多以略少也，又陪鼎之實實於三豆，此不言者，文略，賈疏又云，案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爲三牲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聞其說，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禮數不同，難以據也，王制之法，與禮違者多，當以經爲正，若然，此周禮周公大平法，玉藻據衰世，或是異代，故與此不同，案賈說非也，經云鼎十有二，蓋專指朔望盛饌舉之尤盛者言之，與上云舉關朔望與日食者不同，詳略不嫌互見，經文固有此例，鄭注此謂日食大牢，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祭謂判肺脊也，達席玉藻難據，賈孔迺疑其別據衰世或異代法，誤益甚矣，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疏〕王日一舉爲文，明殺牲盛饌，必奏樂，與大司樂爲官聯也，玉藻云，奏而食，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疏〕王日一舉爲文，明殺牲盛饌，必奏樂，與大司樂爲官聯也，玉藻云，奏而食，注云，奏，奏樂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大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賈疏云，上言王日一舉，此云以樂侑食，卽是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案，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尙有舉食之樂，明天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案，大司樂云，王食大食皆令奏鍾鼓，彼大食，自是朔食日舉之樂，大司樂或不令奏，故不言之矣，無妨，日食自有舉食之樂，案賈說是也，論語微子皇疏謂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則不奏，王制，玉藻云日食爲夏殷禮，其說不足據，左哀十四年傳說，宋向巢每食擊鍾，將食又奏，是侯國之卿日食亦奏樂，則王日食必奏樂可知矣，大戴禮記保傳篇，引青史氏記說，王后就燕室，大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盧注云，大師，贊者，大宰，膳夫也，以相推約，王舉在寢，亦宜此官與贊師同御左右，若然，王日三食，朝食最盛，其有樂既大司樂令奏，日中夕食禮稍殺，或大師令奏與，又王后與世子大食亦常有樂，經文不具也，互詳大司樂疏，云膳夫授祭者，賈疏云，謂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曲禮云，殺之序，徧祭之，今徒言祭肺者，略舉其首者也，詒讓案，授祭，卽大祝九祭之共祭，凡食祭，近者授，遠者不授，燕禮云，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膳宰卽膳夫也，授祭，互詳大祝疏，又案，王朝食盛饌，其授祭諸事，此官之長親侍，蔡邕集明堂月令論，引古大明堂之禮云，日出居東門，膳夫是相，蓋卽侍王朝食之事也，其日中夕食，則下云，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是也，其禮略殺，或中士以下更迭侍御與，注云，伯，猶勸也者，毛詩小雅楚茨傳文，大司樂三宥注同，此亦當作宥，宥本訓寬，假借爲勸助之義，詳大司樂疏，云祭謂判肺脊也者，謂飲食之祭，明堂位

云。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說文刀部云。刊。切也。特性饋食記。離肺一。刊肺三。鄭彼注云。離猶捧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刊肺。爲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刊爲切。又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肺不離。注云。肺不離者。刊之也。不言刊。刊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刊之。便實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又特牲饋食禮。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嚼之。注云。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嚼之。所以導食通氣。賈疏云。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爲舉肺。亦名離肺。此爲食而有也。二者名爲祭肺。亦名刊肺。此爲祭而有也。但舉肺離而不絕。刊肺則絕之。今此膳夫授祭爲食而授。卽舉肺也。鄭以經直云祭。不言舉。又不言離。直云祭。故云祭謂刊肺也。以優至尊。故與祭祀同刊肺也。若然。鄉飲酒。鄉射。無連言脊。今兼言脊者。依士虞。特性。皆言授肺脊。故鄭依之而言。案賈說是也。禮經通例。凡祭祀。有祭肺者刊之。祭後不嚼。又。有舉肺者不刊。祭則嚼之。食禮但有舉肺。無祭肺。此王食。宜用舉肺。而云刊肺者。鄭意蓋依公食大夫禮。刊肺以優尊。故刊之。便王祭也。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者。曲禮。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穀之序。徧祭之。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又士昏禮注云。必爲所祭者謙敬。示有所先也。論語鄉黨皇疏云。祭。謂祭食之先也。夫禮。食必先取食種種出片子置俎豆籩地。名爲祭。祭者。報昔初造此食者也。君子得惠不忘報。故將食而先出報也。釋文引干注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民起居。案依鄭賈說。凡食祭泛祭。先造食之人無所主命。干氏祭五行六陰之神。五行卽十日。六陰卽十二辰六陽六陰也。其說不知何據。云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者。說文品部云。品。衆庶也。引申爲周徧之義。玉藻說君賜臣食之禮云。先飯辭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鄭彼注云。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不嘗羞。膳宰存也。彼又云。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注云。必先徧嘗之。孔疏云。品猶徧也。案此云品嘗食。猶王藻云辭嘗羞也。卒食以樂徹於造。造。作也。鄭司農云。造。謂食之。〔疏〕卒食以也。膳夫共王食。故掌爲王嘗羞。道王使食之。卒食以樂徹於造。故所居處也。已食。徹置故處。〔疏〕樂徹于造者。食終復奏樂徹膳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食以禮。徹以樂。賈疏云。卒。終也。天子食終徹器之時。作樂以徹之。但天子祭祀。歌雅以徹。徹食器之時。樂章未問也。惠士奇云。以樂徹者。荀子正論曰。天子晏而饋。伐罍而食。雍而徹。淮南子主術曰。鼗鼓而食。奏雅而徹。鼗鼓者。王大食之所奏也。案據惠說。則天子食亦以雅徹。與祭祀同。詳樂師疏。注云造。作也者。爾雅釋言文。鄭司農云。造。謂食之故所居處也。已食徹置故處者。賈疏云。二鄭義同。皆謂造食之處卽廚是也。案內則云。天子之闈。左達五。右達五。彼亦是置食處。今此不徹於闈者。但闈內別置新饌。案文王世子未有。原卽此。亦不重進。故徹於造。惠士奇云。大祝注云。故書造作竈。然則古文造竈通矣。吳

越春秋。勒馬銜枚。出火于造。開行而進。案造吳語作竈。所謂係馬舌出火竈。猶策傳灼燭之處。亦以造名。注。造音竈。本此。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餽。注云。餽者。食朝之餘。故王卒食則徹於竈。以便蒸溫而供日中及夕之餽也。賈疏謂徹於造者不重進。失之矣。案惠說甚瑣。凡餽必蒸溫。蒸溫必於竈。竈。禮經謂之饔。有司徹云。乃焚尸俎。注云。溫尸俎於饔。是也。若左右達之罔無竈。不可以蒸溫矣。特牲饋食禮。饋饔在廟中西壁。雍饔在廟門外東廂。少牢饋食禮。雍饔所在同。而虞饔則在雍饔北。與特牲異。故月令注謂竈在廟門外之東。但彼諸饔並在廟。非常食庖廚饌具之所。王饋食在寢。以君子遠庖廚之義推之。疑當在寢門外。蓋與膳夫庖人諸官寺相近。王卒食。則分徹於二饔。虔置以俟餽。故荀子正論篇云。雍而徹乎五祀。五祀亦即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疏〕王齊日三舉者。說謂竈。淮南子主術訓脫天子之食云。已飯而祭竈。或亦謂此與。王齊日三舉。齊必變食。〔疏〕文示部云。齊。戒絜也。齊即齋之假字。賈疏云。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大牢。案玉藻朔食加日食一等。則於此朔食當兩大牢。不言之者。文不具。齊時不樂。故不言以樂佑食也。孔廣森云。賈說於經無文。然國語天子舉以犬牢。祀以會。韋昭注曰。會。會三大牢。是天子大祀有用三大牢之法。蓋朝踐一牢。象朝食。饋獻一牢。象日中食。醑尸又一牢。象夕食。或齊舉與大祀同也。荀子正論曰。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重者兩也。殆所謂兩大牢與。案。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玉藻有明文。鄭內則注亦從其說。賈謂朔食兩犬牢。非也。孔據楚語章注。天子祀用三大牢。謂王齊舉或與大祀同。攷古書說天子祭禮。雖禘祫殷祭。亦無三大牢之文。唯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注謂用王禮。然王禮十二牢。自是致饗饌等盛禮之陳數。非日食所用。王巡守殷國。國君膳用饋。則井不具犬牢。蓋饗食亦當然。必無十二牢也。然則章謂王大祀三大牢。殆不足據。竊謂楚語云祀以會者。疑謂禘祫殷祭會合六牲。蓋於犬牢之外更增馬牲等。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注謂指大遺奠。攷士喪禮。士祭以特牲。遺奠加一等。用少牢。以此例之。則王時祭用大牢。遺奠加一等。用六牲。殷祭禮盛。或亦用六牲與。王齊日朝食。蓋用大牢。日中及夕食。則或少牢。或特牲。故云三舉。蓋特殺即謂之舉。若必三大牢。既無加於飽。而徒多殺大牲。先王制禮。必不如是之侈矣。至荀子所謂重大牢者。楊倞注云。重。多也。謂重大牢。則不為兩犬牢。即令如孔說。亦戰國時汰侈踰制。不足以證禮也。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者。論語鄉黨篇文。集解引孔安國云。改常饌。引之者。證齊日三舉。異於平日一舉。亦所謂變食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寇戎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

之不〔疏〕大喪則不舉者，凡不舉，並謂不特殺牲也。蓋食魚腊之屬，大喪則又不肉食，禮尤殺也。以下五者，皆舉。〔疏〕王遇喪災減膳之事，惠士奇云，大喪謂后世子之喪，春秋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而宴，宴必奏樂，故曰宴樂。叔向以爲非禮，又云，言大喪則兼包小喪，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總衰，大夫士疑衰，皆小喪也。子卯尙穰食菜羹，王服衰而殺牲盛饌，有是理乎，則小喪亦不舉可知也。案惠說是也。大喪關王后世子，詳宰夫疏。曲禮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爲之不樂食，是小喪王不樂食，則不殺牲盛饌可知，此不舉，皆主王言。賈疏謂大喪不舉屬臣子，誤。注云大荒凶年者，大宰注云，荒，凶年，此云大荒，猶大司樂云大凶，春秋經云大饑，穀梁傳云大侵也，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鄭注云，禮食殺牲則祭先，不祭肺，則不殺也。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周書大匡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王既發命，入食不舉，自虎通義諫諍篇云，禮保傳曰，王失度，膳夫微，其膳宰所以微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微鵜鷄，二穀不升，微鵠，三穀不升，微雉，四穀不升，損而獻，五穀不升，不備三牲，墨子七患篇云，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微鼎食五分之三，並大荒不舉之事，云大札，疫癘也者，大司徒，大宗伯，大司樂注，及司御先鄭注，義並同，說文尸部云，疫，民皆疾也，癘，惡疾也，釋名釋天云，厲，疾氣也，中人如厲厲傷物也，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札，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左昭四年傳云，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杜注云，天死曰札，國語周語，民無天昏札瘥之憂，韋注云，疫死曰札，管子五行篇云，旱札，苗死民厲，案厲卽癘之借字，云天裁，日月晦食者，說文火部云，裁，天火曰裁，重文災，或从山火，災，繒文从𠂔，此經例作裁，注例作災，亦或作災，蓋漢時通用災字，亦注從今字之例也，此注各本並作裁，疑後人依經改之，案通言之，天地變異，皆謂之裁，日月晦食者，謂晦與食並爲天裁也，左文十五年，昭十七年傳，並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春秋經，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公羊傳並云，晦者何，冥也，何注云，晝日而冥，穀梁傳十五年傳義同，賈疏謂日食在晦朔，謬云地裁，崩動也者，賈疏云，左氏書地震及梁山崩是也，論議案，左成五年傳說，山崩川竭，君不舉，是其事，云大故，寇戎之事者，大祝注義同，朝士云，若邦內荒札喪寇戎之故，凶荒札喪，上文已具，故知大故唯據寇戎言也，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君不舉，是寇戎君不舉之事，鄭司農云，大故，刑殺也者，賈疏云，引之在下者，欲見大故中含有不殺之事，引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者，左莊二十年傳文，杜注云，不舉，去盛饌，先鄭引之者，譏利殺不舉之事，國語周語亦有此文，韋注則云，不舉樂也，賈疏謂，彼不舉者，謂不舉樂，此經數事不舉，司農意亦謂

不舉樂，故引以爲證。蓋本章說，然非此經之義。先鄭意似亦不如是也。王引之云：左成五年傳：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襄二十六年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既云不舉，又云徹樂，則不舉非徹樂矣。膳夫王日一舉之下，始云以樂侑食，則所謂舉者以盛饌言之，非謂作樂明甚，而昭十七年傳：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不舉，去樂也。則西漢時已誤解矣。案王說是申先鄭義，但不舉樂，亦自是先秦古說。韓非子五蠹篇云：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是章釋不爲無本，但於此經義自不相應耳。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疏」王燕奉膳贊祭者，說文手部云：奉，承也。贊祭，卽授祭也。蓋亦以樂侑食。品嘗食，與朝食同。注云燕食謂日中與夕食者，說文手部云：宴，安也。燕，宴之假字，以王日三食，日中與夕食饌具減殺，別於禮食及朝食盛饌，故謂之燕食。與小臣道僕燕出入之燕義略同。王制孔疏：謂食禮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諸公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禮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鄭注曲禮酒漿處有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案孔說禮食，卽此文王賓客食是也。蓋王無與臣下旦夕燕食之禮。故士相見禮君賜臣食，注亦以爲禮食。明此王燕食，非與羣臣食，唯有旦夕自食得爲燕食也。賈疏云：案上王日一舉，鄭云謂朝食，則此云燕食者，謂日中與夕相接爲三時。案王藻：天子與諸侯相互爲三時食，故燕食以爲日中與夕。云奉膳，奉朝之餘膳者。王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注云：餽，食朝之餘也。賈疏云：則一半分爲三時，故奉朝之餘餽也。云所祭者牛肉者，賈疏云：案王藻：諸侯云：夕深衣，祭牛肉，鄭注云：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牛肉，互相挾，則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牛肉，故言所祭者牛肉也。贊祭者，助王祭牛肉。案鄭王藻注又云：祭牛肉，異於始殺也。孔疏云：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牛肉爲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膳夫親徹胾俎，胾俎最尊也。有胾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疏」者，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者，賈疏云：王祭祀，謂祭宗廟，有胾俎食之俎皆爲胾俎，見於此矣。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者，賈疏云：王祭祀，謂祭宗廟，有胾俎亦當然。賓客食，謂王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胾俎。此二者皆名胾俎。膳夫徹之，詣讓案，此云王賓客食者，對上王燕食爲文，言食，而饌燕咳於其中，燕禮云膳宰徹公俎，是燕亦膳夫徹君俎也。注云膳夫親徹胾俎，俎最尊也者，胾俎，特牲、少牢饋食禮，並作胾俎，胾俎字通，鄭彼注云：胾俎，主人俎也。案說文自部云：胾，主人階也。以下文及少牢注義推之，鄭意蓋以東階爲主人之位，故卽稱主人之俎爲胾。

俎。祭禮主人受酢雖不在阼階。然亦在戶東也。賈疏謂以其酢者酢也。取王與戶賓相答酢之義。則是讀酢爲酢。與司几筵酢席正同。然此義止可通於祭祀饗燕。若食禮。則本無酬酢。賈說不可通於彼也。祭祀及賓客食。雖尊尸賓。然王自有常尊。故膳夫之長親徹之。少牢有司徹注說司馬司士徹俎。不使宰夫特徹俎者。彼大夫禮。與王禮異也。云其餘。則其屬徹之者。謂若尸賓之俎。則宰夫使其屬徹之。賈疏云。以其經膳夫徹王之俎。明非王俎。則其屬徹之可知。膳夫是上士。則其屬中士以下是也。詒讓案。宰夫之屬。猶有司徹之宰夫贊者。詩小雅楚茨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云。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孔疏以諸宰爲即膳夫及其屬是也。其後之俎。則內小臣徹之。非此官所掌也。云賓客食而王有俎。王與賓客禮食者。賓客禮食。即掌客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壹食之等。王待來朝諸侯以不純臣禮。故王亦有俎。其與聘使及羣臣食則無也。賈疏云。以其賓客與祭祀同科。故知是禮食。非是凡平燕食。案公食大夫。主君與聘大夫禮食。實前有食。君前無食。退俟於廂。今此天子與諸侯禮食。王前有食。俎者。天子於諸侯。其禮異於諸侯與聘大夫。故王前有俎。云主人飲食之俎皆爲俎。見於此矣者。以此經祭祀及特牲少牢禮主人有俎。是祭祀飲酒之俎。此經賓客食主人有俎。是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司農云。稍食之俎。鄭言此者。亦見酢俎爲主人俎之通名。不專據飲酒酬酢爲義也。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鄭司農云。稍大舉時而閒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鄭司農云。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閒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者。薦脯醢。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疏〕注鄭司農云。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閒食。謂之稍事。膳夫主設薦脯醢者。侯。猶云夕深衣祭牢肉。則天子夕食牢肉可知。又。脯醢者。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若大夫已下燕食。有脯無醢。設脯無醢。若王之日食。不得空薦脯醢。故以爲小事飲酒。云玄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者。此破先鄭義也。廣雅釋言云。稍。稍小也。以其爲飲酒之小者。別於大事飲酒。故謂之稍事。若禮醢之屬亦是也。士冠禮。賓醢冠者薦脯醢。又。始加醢。用脯醢。賈疏云。案下經燕飲酒。謂大事與臣飲酒。則此云王之稍事。是王小事而飲酒。故空設薦脯醢。若大飲與食。則有牲體。曾釗云。上言賓客食。下言燕飲酒。而此言王小事飲酒。似屬不倫。按賓客本有稍禮。聘禮記句而稍是也。且本經數言稍。並注曰稟食。衆人稍禮注云。王稍所給賓客。則此稍事亦當謂給賓客者矣。所以知有脯醢者。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衆人。共賓客之稍禮。注。衆人所給。六槩而已。是稍事賓客有酒槩矣。肉必從酒。衆人所謂饗賓制其從獻脯醢之量是也。彼雖王親饗。與稍事王不親饗不同。要無不可以例推之。肆師。共設匪罍之禮。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稍事之有脯醢灼然矣。但致禮。據公食大夫禮。使大夫以侑幣致之。則享燕之致禮。亦當使大夫。而此膳夫爲士者。蓋致之則

大夫總其事，而薦設則士分其職，亦猶正共禮酒，飲酒使其士奉之與。曰凡王之稍事，王燕飲酒則爲獻主。鄭司農云：王之稍，有有故不親饗之稍，有賓未去留開之稍，故曰凡以舉之。案曾說亦通。

人常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疏〕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者，燕即大宗伯饗燕之燕，左昭二十七年傳云：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

爲主人，以此推之，則天子之禮賓燕及族燕，亦並膳夫爲獻主也。注鄭司農云：主人常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者，王與之周禮訂義引崔靈恩云：凡王燕諸侯皆於路寢，使膳夫爲主人，王不爲主，以燕禮輕，故君不酌也。

賈疏云：此約燕禮而知。案燕禮主人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酌酒獻君，君酢主人，主人酌酒獻賓，以後爲賓舉族，引燕義曰：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者，鄭彼注云：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又燕禮云：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注云：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抗禮也。天子膳夫爲獻主，案依後鄭燕義燕禮注義，則是使宰夫爲獻主，左傳齊侯飲魯昭公酒，使宰獻，孔疏亦以宰爲宰夫。若然，彼爲諸侯燕聘賓及異姓大夫禮，與此經王燕及文王世子諸侯族燕使膳夫爲獻主並異，而燕義釋文引別本使宰夫作使膳夫，林喬蔭，黃以周，並據聘禮云：燕則宰夫獻，燕禮亦云：主人筵前獻賓，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明主人與膳宰別，其說甚析，然則燕義別本作膳夫，自是譌文，蓋古書凡言膳宰，即此膳夫，雖亦或通稱宰夫，而聘禮經記宰夫與膳宰並見，明非即膳夫可知。燕義之文，與彼正合，則宰夫實即此經天官之攷，鄭說自不可易，先鄭引燕義以證此經，蓋亦同後鄭義，故此注引之，更無駁易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亦主其饌之數。〔疏〕掌后及世子之膳羞者，賈疏云：上云：王日一舉，注：后與王同庖，不言世子，則世子與王別，性亦膳夫所掌。注云：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者，賈疏云：案上文凡王之饋食用六穀已下言饋，則膳夫親饋之，故云品嘗食，案內饗共后及世子之膳羞，則是后世子內饗饋之，故鄭云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詒議案：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太宰持斗而御戶右，王后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又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則有徹膳之宰，太子有過，而宰徹其膳，盧注云：太宰膳夫也。並即此官主后世子饌數之事。又后世子大食亦常有樂育，詳前疏。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鄭司農云：〔疏〕凡肉修之頒賜皆掌之者，常賜謂之頒，好賜謂之賜，經云頒賜，蓋兼二賜言之，脩，脯也。〔疏〕常賜於大宰九式入匪頒，好賜則好川也。內饗云：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然則凡肉脩之頒賜。皆膳夫掌其事。饗人共其物。聘禮記云。胙肉及庖車。胙字通。左襄二十六年傳云。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飲賜。賈子禮篇云。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謂肉脩之頒賜也。注鄭司農云。脩。脯也者。掌客注及說文肉部並同。釋名釋飲食云。脯。博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膳人後鄭注云。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餼脩。賈疏云。加薑桂餼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則脩脯異矣。先鄭云脩脯者。散文言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疏〕凡祭祀之致福者。凡都都宗人云。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注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家宗人云。凡祭祀致福。注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則經云凡祭祀。所賁甚廣。賈疏謂專指諸臣自祭家廟。非也。云受而膳之者。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凡致福者都家宗人致於祭僕。祭僕展其體數訖。膳夫則受而膳之。其非祭祀致福而獻膳。則徑致於膳夫。玉藻云。膳於君。有葷桃茢。皆造於膳宰。膳宰即膳夫也。注云。膳夫。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於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致福者。少牢饋食禮視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此歸胙曰致福。與彼事異而義同。少儀云。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鄭彼注云。攝主曰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依彼注義。則此私祭而云致福者。亦散文通也。但臣奉君命。爲國祭祀。似亦當有致福。管子小問篇云。桓公即位。令羣社塞禱視覺已疵獻胙。是公祀歸胙之證。竊疑此經祭祀致福。及少儀爲人祭。並舍公祀私祀言之。言家偶不詳省耳。又左傳四年傳說晉太子祭齊姜云。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杜注云。胙。祭之酒肉。穀梁傳十年傳云。世子已祠致福于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醑爲酒藥。肅以毒。國語晉語說此事略同。此雖非君命。然亦公祀也。又據彼文。則致福歸胙。酒肉兩有。此注止言餘肉。不言酒者。酒以共飲。當酒正受之。非此官專職也。賈疏述注致福下有者字。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故云致福。知諸臣有致胙法者。案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脰歸脰。彼注云。受脰。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脰。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今彼雖據諸侯禮。王之臣致胙亦然。故云歸胙於王也。鄭司農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者。膳夫受胙於王。饋食時則進之以。以摯見者亦如之。鄭司農云。以羔鴈雄爲摯。〔疏〕夫以摯見者亦如之者。賈疏云。謂卿大夫。充膳。示不虛受其福也。以摯見者亦如之。見者。亦受以給王膳。〔疏〕夫以下新仕爲臣者。卿摯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來見王。亦受以給王膳也。論議案。此與司士爲官職也。士相見禮。受摯。復見之有還摯。又云。士見大夫。終辭其摯。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然則卿大夫士見王。亦直受摯不

還，故膳之也。注鄭司農云，以羔鴈雉爲祭見者，亦受以給王膳者，以大宗伯六牲之內，孤執皮帛，不中膳羞，庶人執鴈，工商執雞，庶人工商無特見王禮，故不數鴈雞也。薛季宣云，司士曰，掌擯士者，膳其祭，後鄭謂膳者入之於王之膳人，然則膳人，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其頒賜諸臣則計之。〔疏〕蓋之歲會，亦此官之所受者受之司士也。官成也，膳夫受庖人諸官之歲會而入之冢宰，小宰贊冢宰受而聽之，歲終，亦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云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者，賈疏云，此膳夫所掌膳羞是其正，故世子亦不會，至下庖人，王及后不會，則世子會之，彼禽獻是其加，故會之。注云不會計多少，優尊者者，賈疏云，依宰夫職，會是歲計，謂若計則似限尊者有多少，若不計，則任所用，故云不會是優尊者也。云其頒賜諸臣，則計之者，釋經則會也，頒賜，即上文肉脩之頒賜是也，以頒賜與進膳異，且當有限制，以防濫恩，故計之。

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曰曰牲，鄭司農

獻樂，又內則無熊，則六獸常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牲宜爲，〔疏〕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者，賈疏羔豚饋饗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疏〕云，掌其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謂夏官校人，地官牛人，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總送六畜與，此庖人六獸六禽，即下獸人送之，此庖人得此六畜六獸六禽，共與膳夫內外饗，此禽獸等皆有名號物色，案六牲中羊爲夏官羊人所共，賈謨遠之，又六禽內羔豚饋饗亦羊人豕人牛人共之，舒鴈則掌畜共之，獸人共者，唯雉鴈耳，賈據後注，謂六禽並獸人所獻，說未備，豕人文閭，賈知屬冬官者，依小宰職注司空奉義補也，名物，若爾雅釋鳥釋獸釋畜所說，種別不同，皆辨異之也，注云六畜，六牲也者，說文釋部云，豕，撻也，田部云，畜，田畜也，爾雅釋畜釋文引說文作豕，牲也，案，凡經典牲畜之畜，並豕之借字，左傳桓六年孔疏云，爾雅釋畜，於馬牛羊豕狗雞之下，題曰六畜，故鄭衆，服虔皆以六畜爲馬牛羊豕犬雞，並然則先鄭左傳注說亦同後鄭義，六牲見膳夫及牧人，然膳夫六牲當爲牛羊豕犬鴈魚，與此六畜微異，牧人之六牲，乃正此六畜耳，詳膳夫疏，又左昭二十五年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蓋六牲中馬不常川，故去之，犬雞不爲半，故三犧亦不數，是皆不出六牲之外，而杜注乃以五牲爲樂鹿麋狼兔，孔疏引服虔又以爲麋鹿熊狼野豕，並取此六獸二鄭義爲釋，失之，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者，釋畜牲異名之義，養，謂象臥蕃息之，用，謂共祭及膳，說文牛部

卽賓客禽獻之事。彼記又云：禽羞似獻比。鄭注云：禽羞，謂成孰有齊和者。則禽獻之外，又有禽羞。當亦此官共之。下云：凡用禽獻注云：用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宰夫賓客膳獻，注亦以禽羞似獻爲釋。是生孰通得稱獻。則此共禽獻，亦得兼收禽羞。故經不具也。注云：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者。文王世子注云：紀猶事也。案此喪紀與甸師喪事義同。蓋通大小喪言之。禮運鄭注云：紀，絲縷之數有紀。喪事有法數，故亦謂之紀。呂氏春秋音律篇高注云：喪紀，喪服親疏輕重之紀。彼專據服制而言，非此經之義。賈疏云：凡喪未葬以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吳廷華云：庶羞，蓋內則及公食大夫禮饌臘炙醢等二十豆也。士虞禮有載四豆，故注云然。論語案：經云喪紀，鄭賈皆謂據喪祭虞祔，知不含喪奠者。特牲饋食禮注云：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喪奠皆無尸，至虞而後立尸。明虞祔乃有庶羞，喪奠雖有簋豆，皆神饌，不得爲庶羞也。饌人云：喪事共其薦饌羞。彼注以爲殷奠時者，據喪奠中有栗脯及糗等耳。非謂喪奠有庶羞也。又案：小宗伯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亦以喪祭爲虞祔之祭。然三年之喪，虞祔之後，尙有練、大祥、禫諸祭。雖爲吉祭，而亦在未終喪之內。此云喪紀，所咳者廣，則練祥諸祭庖人亦當共其庶羞。不徒卒哭也。虞祔詳小宗伯大祝疏。云禽獻，獻禽於賓客者。賈疏云：謂若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是也。云獻，古文爲獻。杜子春云：當爲獻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故曰當爲。徐養原云：獻爲字之誤。古文卽故書也。案注云古文者，惟此經與臬氏兩見。徐謂古文卽故書。是也。此卽謂舊本，非古文大篆。與儀禮古文亦異。詳大宰疏。又案：此及下文言禽獻者，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令，令獸人也。禽獻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聘禮之數。乘禽於客，日如其饗。〔疏〕此官受之以爲官法，賓客至，則依法以授而令之也。賈疏云：凡朝聘賓客之式者，館與之。賓客既在館，此庖人乃書所共禽獻之數令於獸人，以數授之。云其出入亦如之者，賈疏云：既以數授獸人，依數以禽入庖人，是入也。庖人得此禽，還依數付使者送向館，是出也。亦如之者，亦依法授之。注云：令，令獸人也者。賈疏云：案獸人云：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故知令獸人。論語案：六禽有騂雉，又掌客注：謂乘禽雉鴝之屬。鄭意鴝謂野鴝。獸人掌野獸并掌野禽。故此注謂唯令獸人也。今攷鴝當爲鵒。聘禮注說禽獻又有鷩，則皆

家畜也。其雞或亦當有之。則宜并令雞人掌畜等共之。注義未備也。云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者。禽獸當繫畜於闕牢。不可久處庖中。故必待賓客至將獻之時。乃令獸人等取而獻之。明未獻則不豫取也。云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者。司書注云。法猶數也。宰夫。凡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膳獻與其陳數。是數與法相將。故鄭即以數釋此經之法。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授。與也。謂庖人書所當獻禽獸之法數以與獸人等。使依書取致之也。云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校數之者。獸人等既取禽獸以入致於庖人。庖人仍以前所與之書校數其具否。云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付使者。即付宰夫等也。賈疏云。解經出亦如之。言展而行之者。展猶省視也。行。去也。謂將向客館之時。省視禽牲。然後去。云掌客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者。釋朝賓禽獻之數。詳掌客職。引聘禮。乘禽於客。日如其饗餼之數者。釋聘客禽獻之數。聘禮記云。既致饗。句而稍。宰朝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賈疏云。言此臣禮。不依命數。公侯伯之卿三命。子男之卿再命。皆以爵卿也。饗餼五牢。日五雙。故言日如其饗餼之數。論議案。五等諸侯。雖依命數。亦依饗餼牢數。則每牢十雙。如上公九牢。乘禽日九十雙是也。此臣禮。依饗餼牢數。則每牢一雙。卿五牢。而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是也。云士中日則二雙者。亦聘禮記文。鄭彼注云。中猶閒也。不一日一雙。大寡。不敬也。賈疏云。謂作介時。士爵一日則一雙。禽獻不以命數。故言閒日則二雙。言此者。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鱸。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鱸羽。膳膏膋。以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以牛脂和之。腍。乾雉。鱸。乾魚。膏臊。豕膏也。膳膏膋。以豕膏和之。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鮮。魚也。羽。鴈也。膏膋。羊脂也。玄謂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攢與膋。物成而充。膋。鰾。鰾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疏〕凡川禽獻者。此共王之禽獻也。上云六禽。此又有鱸鱖者。魚爲小牲。亦得稱禽也。國語魯語云。使水虞登者。以下辨四時所用禽獻之物。內則文並同。司權注云。行猶用也。春秋縣露天地之行篇云。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爲天地之美四時和矣。案。此經說四時之味所宜。即董子所謂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也。鄭賈以五行休王爲說。於經無當。注云川禽獻。謂煎和之以獻王者。賈疏云。

殺牲謂之用。煎和謂之膳。用膳相將之言。故以煎和解川。上言賓客之禽獻。此川禽以王為主。故言獻王。案賈疏非也。川與行義同。此獻王者。以備膳羞。別於上賓客之禽獻爲生致者。故注特言煎和也。但聘禮賓客有禽羞。彼注謂有齊和。則亦宜依此法行之。此禽獻內雖以王膳爲主。當亦略賓客之羞矣。煎和詳內饗疏。鄭司農云。膏香。牛脂也者。說文香部云。香。芳也。香。春之隸省。內則香作蕕。鄭彼注云。牛膏。蘇。蕕。香字同。香。臊。腥。腥。皆以其芳臭名膏也。賈疏云。案內則鄭注。釋者曰。膏。凝者曰脂。彼是相對之義。通而言之。脂膏一也。故司農以脂解膏。案賈謂通言脂膏是一。是也。然非先鄭之旨。梓人注云。脂者牛羊屬。膏者豕屬。故經云膏。統言不別。而先鄭及杜

釋香。特言牛脂羊脂。辨異名也。云以牛脂和之者。謂以牛脂和羔豚之肉爲膳也。云膳。乾雄者。內則注同。此據土相見禮云。冬用雄。夏用膳。注云。夏用膳。備膳臭也。內則釋文引盧植亦云。膳。雄膳。說文肉部云。北方謂鳥膳。膳。傳曰。堯如膳。舜如膳。案許意。蓋謂凡雞鶩鴈屬之屬。乾者通得解膳。於此經及內則義亦得通。廣雅釋器云。膳。脯也。蓋亦指羽鳥之乾脯言之。云鱸乾魚者。內則注同。籩人膳鮑魚鱸注云。鱸者。析乾之。出東海。說文肉部云。鱸。乾魚。尾膳鱸也。周禮有膳膳。許所據字與鄭異而義同。內則釋文載鱸本又作鱸。與許合。此鱸卽鮫人之鮫夏獻之。故國語魯語謂之夏鮫矣。云膏膳豕膏也者。釋文引干注同。說文肉部云。膳。豕膏臭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蝦臭曰膳。並與先鄭說同。說文魚部云。鱸。鮭臭也。引周禮曰。膳膏鱸。鮭魚臭也。阮元云。周禮諸本不同。說文引經。每兼釋異本。蓋膏膳一作膏鱸。而其義爲魚臭。與鄭以爲豕膏。杜以爲犬膏。俱互異。說文於鮭下引周禮。於膳下止存豕膏臭一義。則許氏所據古文本作鱸。案阮說是也。惠士奇說同。然膳爲犬臭。內饗有明文。則不當別爲魚臭之鱸。許所據本不及杜鄭本之長。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水居者腥。肉攫者臊。高注云。肉攫者。攫挈肉而食之。謂鷹鵠之屬。故其臭臊也。高說膳臭。與此經及說文並異。云以豕膏和之者。亦謂以豕膏和膳鱸爲膳也。杜子春云。膏膳犬膏。膏腥。豕膏也者。擅內饗文。內則注亦云。犬膏膳。俞樾云。膳腥。腥三者。均當以杜說爲定。內饗賦云。辨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羊泠毛而羹。膻。犬赤腹而臊。臊。豕首視而交睫。腥。然則膳以犬言。腥以豕言。豕以羊言。在水經具有明證。先鄭以膏膳爲豕膏。則與內饗職不合。後鄭以膏腥爲雞膏。附會土木金火爲義。更不足據矣。案俞說是也。說文肉部云。膳。犬膏臭也。與杜鄭此注字義又異。疑本賈侍中說。又許書腥字別爲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不爲性臭。亦詳內饗疏。云鮮。魚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也。內則注云。鮮。生魚也。對前鱸爲乾魚。鮮。鱸之借字。詳前疏。云羽。鴈也者。內則注同。說文羽部云。羽。鳥長毛也。此與司裘羅氏羽物義同。乃禽鳥之通名。杜據食醫六牲有鴈。故專舉鴈爲釋。鴈亦卽鵠也。釋文出鱸羽云。羽。鳥長毛也。鮮。魚也。羽。鴈也。杜云。鮮羽。鴈也。

則陸所見本杜注無魚也二字。而以鮮羽二字連讀。然鴈曰鮮羽。於義無取。其本殆不足據。其所引後鄭說。蓋據內則注。非此經注義。云膏羶。羊脂也者。內則注云。羊膏羶。說文義部云。羶。羊臭也。重文羶。羶或从豎。是豶羊臭。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草食者羶。是也。云羊脂者。亦以有角者脂別之。云玄謂膏腥。雞膏也者。釋文引于注同。又云。或作雉膏。案內則注亦云。雞膏腥。此無正文。後鄭以五牲分屬五行。而以時令合之。謂秋當用雞膏。故不從子春說。其實非也。又五牲無雞。釋文所載或說亦非。云羔豚。物生而肥者。大宗伯注云。羔。小羊也。說文豚部云。豚。小豕也。重文豚。篆文从肉豕。此釋春行羔豚之義。春萬物生長之時。羔豚亦肥腠也。云犢與騂。物成而充者。說文牛部云。犢。牛子也。述人注云。騂。騂鹿子。此釋秋行犢騂之義。秋萬物長成之時。犢騂亦充實也。云臠。臠。臠而乾者。釋夏行臠鱠之義。說文日部云。臠。乾也。耕暴田曰臠。夏盛暑臠熱。故物易乾也。云魚鴈水涸而性定者。釋冬行魚鴈之義。凡六禽六摯之鴈並當爲鵠。即舒鴈也。前杜釋羽爲鴈。當同。鄭於大宗伯注則釋鴈爲鴻鴈。此注亦然。故云水涸性定。以鴻鴈亦水鳥也。然與經義不合。詩周頌潛敘云。季冬薦魚。鄭彼箋云。冬魚之性定。孔疏云。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云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者。此鄭自申其膳和應五行休王之說也。內則注亦云。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賈疏云。春木王。火相。土死。牛屬中央土。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雞屬東方木。秋時木死。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又云。五行王相相剋。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爲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爲休廢。已下推之可知。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爲休廢。若然。向來所膳膏者。皆是死之脂膏。鄭云。休廢者。相對死與休廢別。散則死亦爲休廢。故鄭以休廢言之也。案鄭意常如賈說。但膳蓋齊和。常取性味相成。不宜傳合五行休王爲釋。且秋行犢騂膏腥。腥實爲豕膏。豕北方畜。秋時金王水相。亦非休廢之膏。鄭賈說不可從。云牛屬司徒。土也者。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注云。牛能任載。地類也。又牛人掌養牛。亦屬司徒。是於五行屬土也。亦詳大司徒疏。云雞屬宗伯。木也者。雞人掌雞牲。屬宗伯。是雞屬木。詳春官敘官疏。云犬屬司寇。金也者。犬人掌犬牲。屬司寇。是大屬金。詳秋官敘官疏。云羊屬司馬。火也者。羊人掌羊牲。屬司馬。少牢饋食禮注引尙書傳云。羊屬火。凡此諸牲屬五行之說。蓋並依洪範五行傳義。互詳夏官敘官疏。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加世子可以會之。〔疏〕歲終則會者。正膳蓋輕於正膳。經云唯王及后不會。則世子不在不會之例可知。對前膳夫掌正膳世子亦不會也。

周禮正義

卷八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

屬肉物。載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疏〕云。注云制。肆解肉也者。爾雅釋言云。制。裂也。說文刀部云。割。剝也。郊特牲

傳云。大司徒注亦云。肆。解骨體。是肆解即割裂牲體骨肉之通名。故此注釋制爲肆解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

傳云。殺者中死。割者中理。凡牲體有豚解體解節解法數不同。詳後及小子疏。云亨。煮也。方言云。亨。熱也。凡

火乾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煎和蓋謂煎熬而以五味調和之。呂氏春秋仲夏紀高注云。和。齊也。煎。熬也。又本味篇云。凡

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辛苦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

左昭二十年傳。晏子曰。水火醴醢鹽梅以亨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並煎和齊五

肱之義。云體名脊骨肩臂臑之屬者。凌廷堪云。凡牲左體謂之左肱。右體謂之右肱。前體謂之肱骨。又謂之前體骨。

肱骨三。最上謂之肩。肩下謂之臂。臂下謂之臑。後體謂之股骨。又謂之後體骨。最上謂之肱。又謂之前體骨。肱下謂之肘。又謂之腋。略下謂之幹。中體謂之脊。脊骨三。前骨謂之正脊。中骨謂之代脊。後骨謂之短脊。脊兩旁

之肋謂之脅。又謂之胸。胸又謂之幹。脊骨三。中骨謂之正脊。又謂之長脊。前骨謂之代脊。後骨謂之短脊。肩兩旁

之脂。又謂之肱。肱上謂之脾。餘骨謂之儀殊。左右肱股四。脊一。兩脊二。謂之七體。又謂之豚解。左右肱股骨各

六。脊骨三。左右脊骨六。謂之二十一體。又謂之體解。節解謂之折。骨折謂之殺脊。案。凌說二十一體有殷而無脾。各

從少牢賈疏說也。朱子則謂當加兩脾而去殷。黃以周云。豚解合升。是并脾升。體解不升脾。而士虞。特牲。少牢饋

爲一體也。案黃說是也。云肉物。載燔之屬者。釋文燔作膳。云。本亦作燔。案宋本亦作膳。說文肉部云。載。大胃也。又炙部云。燔。宗廟火孰肉。燔即膳之借字。士虞禮注云。載。切肉也。燔詳量人疏。王引之云。載燔乃割烹煎和之異名。非肉所本有之名物也。與體名爲牲所本有者義例參差。殆非經意。今案。肉物蓋若大雅行素饗之嘉穀脾臠。少牢饋食禮之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倫膚九。及心舌載于肝俎。賓長羞牢肝之屬。凡無骨者皆是。案王說是也。凌廷堪云。皮謂之膚。精者謂之倫膚。腹腴謂之腸胃。知食味者謂之心舌。氣主謂之肺。舉肺謂之離肺。又謂之膾肺。祭肺謂之判肺。又謂之切肺。肺與正脊謂之舉。肉理謂之腠。又謂之奏。案此即所謂肉名也。云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者。賈疏云。案膳夫職庶羞百有二十品。今言百。故鄭云舉成數。詒讓案。百品味。即後云百羞是也。國語周語云。品其百籩。亦同。凡庶羞之屬。濡者實於豆。乾者實於簠。云百籩者。以咳豆也。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俎。實鼎曰脊。實俎曰載。〔疏〕王舉則陳其鼎俎者。舉亦謂殺牲盛饌也。賈疏云。陳鼎俎以實俎者。凡牲必解而享之於饌。既孰乃取以實鼎。亨人注云。饌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香於鼎。是也。將薦之。則以七出牲體於鼎而載之於俎也。其見於禮經享饌升鼎載俎三節皆備者。少牢饋食禮云。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饌之西。二鼎在豕饌之西。司馬升羊有肺。實于一鼎。司士升豕有肺。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五而鼎。腊一純而鼎。卒。皆設屬。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此取於饌以實鼎也。又云。鼎序入。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於東方。當序南。于洗西。俎皆設于鼎西。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肝俎。上利升羊。載右肺。下利升豕。其載如羊。體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解。十五而俎。腊一純而俎。膚九而俎。此取於鼎以實俎也。凡禮略者。或取於饌。即實之俎。鄉飲酒記云。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俎山東壁自西階升。注云。亨狗既孰。載之俎。是也。云實鼎曰脊。實俎曰載者。即據少牢饋食文禮。他篇多言升。士冠禮載合升。鄭注云。在鼎曰升。在俎曰載。彼升即脊也。通言之。在俎亦得謂之脊。燕禮。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脊。注云。脊。俎實。脊字又作蒸。國語周語有。還百羞。將物珍物。全燕炙蒸着蒸。着蒸。特牲饋食禮作殺。此皆並謂俎實。是脊與載對文則異。散文亦通。還百羞。將物珍物。以俟饋。先進食之時。恒〔疏〕者。選百羞。將物珍物以俟饋者。說文立部云。俟。待也。經典通假俟爲咳。賈疏云。百羞選擇其中御者。恒〔疏〕者。則庶羞百二十。饗物者。即饗用百二十饗。珍物者。諸八珍之類。案。膳夫云羞。

III

總結釋義者。掌皮云。共其羴毛爲醢。故毛結亦謂之羴。內則釋文云。冷。結毛如醢也。陸雖釋冷。實羴字義也。曲禮牲號云。羊曰柔毛。注云。羊肥則毛柔潤。毛零落總結則不柔潤。故爲病矣。云醢失色不澤美也者。釋文醢作醢。云本又作醢。阮元云。玉篇。醢。白色。醢。牛色不美澤。又牛黃白色。說文牛部。醢。牛黃白色。是也。但此爲鳥色。則不得部無醢字。今禮記內則作醢。而釋文作醢。云本又作醢。知醢爲俗字。案阮以醢爲俗字。是也。但此爲鳥色。則不得爲醢字。陸本及玉篇不足據。玉篇此字注亦隱用此注義。而以失色爲牛色。尤譌謬之甚者。此字古常止作醢。內則注云。醢色。毛變色也。孔疏云。醢色。其色變無潤澤。廣韻三十小引蒼頡篇云。醢。鳥毛變色。字作醢。與內則或本同訓爲鳥毛變色。與此注失色之義亦正合。古文苑班婕妤詩素賦。有見禽華以醢色之語。亦其證也。云沙。漸也者。沙。漸一聲之轉。說文卅部云。漸。散聲。方言云。漸。散也。東齊聲散曰漸。秦晉聲變曰漸。內則注云。沙。漸也者。彼釋文云。漸水作斯。孔疏云。漸謂破斯。古之斯字單作斯耳。案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云。其聲斯醢。盧注云。漸當聲誤爲斯。漸斯漸斯聲義並相近。曲禮云。雞曰翰音。注云。翰。長也。音。鳴也。是雞以長鳴爲良。故鳴聲沙。漸則爲病也。云交睫腥。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者。內則注同。段玉裁云。注舉交睫腥三字者。以此腥別於上文腥臊。腥香之腥也。鄭君說腥爲雞膏交睫腥之腥。當易爲星。云肉有如米者似星者。內則注云。星。肉中如米者。段玉裁云。似星當作日星。謂肉有如米者謂之星。如飯之粦也。許叔重說勝爲犬膏之臭。腥爲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故其字從肉星。星亦聲。則腥爲正字。而腥爲周禮腥臊之正字。許所據周禮。與鄭所據不同。鄭從杜作腥。而一云豕膏。一云雞膏。許作勝。而曰犬膏。說又乖異耳。阮元云。爾雅。米者謂之粦。郭注云。飯中有腥。亦以腥爲正字。詒讓案。後鄭因此經腥爲豕病。而庖人膏腥注以爲雞膏。二者不相當。故破腥爲星。而別爲之說。依許說。則腥自爲豕生息肉之正字。不必改讀。但此經方言氣臭之不可食者。不宜腥獨爲肉有如米之名。鄭說殆非也。此腥實當讀如字。庖人之膏腥。亦當依杜子春說訓爲豕膏。兩經文義本相合。鄭岐而二之。遂滋曲說耳。互詳庖人疏。云般臂。臂毛有文者。釋文云。臂。徐本作辟。案辟卽臂之省。內則注云。般臂。前腥般般然也。般蓋辨之借字。說文文部云。辨。駢文也。賈疏云。鄭答洽剛。童牛之楮。木在手曰楮。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般臂。惠棟云。山海經北山經。諸毗之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郭璞云。臂。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空臂膊。阮元云。釋文。般音班。注云。臂毛有文。是亦讀般爲斑也。古般斑通。郭氏以今字讀之。故引作斑。案阮說是也。斑亦卽辨之俗。鄭司農云。庖。朽木臭也者。呂飛鵬云。說文广部。庖。久屋朽木。周禮曰。牛夜鳴則庖臭如朽木。與司農說合。詒讓案。後鄭內則注云。庖。惡臭也。引春秋傳曰。一燕一庖。僖四年左傳作瘠。杜注云。瘠。臭草。亦與朽木臭之義相

之而施。鹿曰鍛脩，廣雅釋詁云：鍛，椎也。蓋取乾脯維其椎擣之，是爲鍛脩。若內則牛脩是也。互詳膳夫膳人疏。云：肫如脯而腥者，亦如脯之薄析，但不乾耳。膳人注云：肫，宜爲脯而腥。肫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說文肉部云：肫，一曰：不孰也。經典通假腥爲之。互詳膳人疏。鄭司農云：刑，謂夾脊肉者。先鄭以刑爲一物。膳人杜注亦云：肫，皆謂夾脊肉。曾釗云：刑，不訓夾脊肉。據先鄭意，當讀爲肫。刑从升聲，與肫聲近。說文肉部：肫，夾脊肉也。正與先鄭合。案曾說是也。肫，說文訓爲無骨脂。杜及先鄭亦釋爲夾脊肉者。蓋讀肫爲脩也。易成九五爻辭：成其脩。釋文引虞翻云：脩，夾脊肉也。孔疏引子夏易傳云：在脊曰脩。鄭易注云：脩，脊肉也。王肅云：脩在背，而夾脊字亦作脩。內則擣珍用脩。鄭注云：脩，脊側肉也。肫與脩聲類相近。詩小雅小旻：民雖靡盬，大雅緜，周原膺膺。釋文及文選魏都賦李注引韓詩：肫並作脩。杜鄭二君讀肫爲脩。猶韓詩以脩爲肫也。集韻十五灰亦云：脩或作肫。卽其證。云：或曰脩肉也者。膳人先鄭注同。說文肉部云：脩，句也。案此亦讀肫爲脩。而說異。易成九五王弼注云：脩者，心之上。口之下，心上口下，卽當脩之肉也。云：骨肫，謂骨有肉者。謂牲牢之骨體也。肫不得爲牲體。先鄭本疑當作肫。與說文肉部引庖人文同。此又以骨肫爲一物也。先鄭意蓋以此字從肉。義可通於牲魚。故庖人單言肫，則釋爲乾魚。此與骨連文，則以爲骨之連肉者。與後鄭本字義並微異。若亦同後鄭作肫從魚，則形義相將，不得通於牲畜矣。云：玄謂刑，刑也者。破先鄭刑肫爲一物。刑，謂聲類同字通。史記敘傳：嘔土刑，亦以刑爲刑。刑，謂聲見享人。後鄭意刑謂和羹之菜肉也。云：肫，肫肉大脔。所以祭者者。亦破先鄭夾脊肉脔肉之說。說文肉部云：肫，薄切肉也。肫，肫也。一曰：切肉。肫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脔。注云：聶之言肫也。先鄭案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脔。然則肫肉大脔者，謂薄切肉爲大脔。卽所謂聶葉切之者。但不復報切耳。少儀又云：魚祭肫。注云：肫，大脔。謂剝魚腹也。凡進羞必以肉肥美者，特爲大脔以擬祭。謂之大魚。或謂之肫。案凡肫肉大脔，在牲謂之大，在魚謂之肫。通言之，大亦得名肫。此職及膳人之肫是也。互詳膳人疏。云：骨性體也者，謂六牲之骨體。祭統云：凡爲俎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脾，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亦卽上體名脊脅之屬是也。云：肫乾魚者，庖人先鄭注同。此亦破先鄭骨肫爲一物也。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好賜，王所饗人與此正同。凡卿大夫以事在公，則有公膳。左傳昭四年孔疏：謂在官治事，官皆給食是也。公之膳食，亦饗人掌

之。則不徒好賜也。孟子萬章篇云。庖人櫛肉。蓋饗人與庖人通職。並掌餽賜之事矣。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也者。鄭詩小雅鹿鳴箋云。好猶善也。大宰好川之式。注云。好川。燕好所賜予。此好賜與好川義同。內府又謂之好賜予。皆謂王於羣臣有所厚好。則賜予之。不在常賜之科者也。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殯饗饗食之事亦如之。

殯。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疏〕外祭。外祭之割亨者。對宗廟六享爲內祭祀也。賈疏云。謂天地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饗。〔疏〕外神。皆掌其割亨。云共其脯脩刑臠者。刑亦與錫通。謂錫羹也。詳內饗疏。云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者。賈疏云。謂若鼎十有二者也。云凡賓客之殯饗饗食之事亦如之者。賈疏云。謂所陳之數如宰夫職所云者也。皆以外饗共之。故言亦如之。案此謂共陳實三者並如祭祀也。賈說未咳。公食大夫禮云。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卽賓客食陳鼎俎之事。注云殯。客始至之禮者。宰夫注義同。詳彼疏。云饗。既將幣之禮者。賈疏云。案聘禮記云。聘日致饗。鄭注云。急歸大禮。鄭云。將幣者。卽是聘享也。若諸侯來朝。亦朝日致之也。詒讓案。凡朝聘致饗。皆在將幣之後。故掌客注亦云。饗。既相見致大禮也。左傳隱十年杜注云。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餼。謂之郊勞。是謂賓至郊卽致饗餼。與禮不合。謬說不足據。又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膳宰致饗。章注云。膳宰。膳夫也。案聘禮。宰夫設殯。卿歸饗餼。蓋此外饗共客賓之殯饗。亦從其長而致之。彼云膳宰者。以外饗是膳夫之屬亦得通稱也。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者。宋建陽本作於賓客。賈疏述注同。疑所見本亦有賓字。莫盛於饗者。對殯爲致賓客之殺禮。故司儀注亦云。小禮曰殯。大禮曰饗。又掌客注云。大者既兼殯積。有生有殯有執。餘又多也。賈疏云。以其饗之中有殯有奉。又有酒有米。兼燕與食。其中芻薪米禾又多。故云莫盛。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於饗也。邦饗耆老孤子者。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說文老部云。耆。老也。曲禮云。六十曰耆。於虞序。〔疏〕案饗耆老者。言饗以咳食。耆老亦關四等之老言之。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注云。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孔疏引皇侃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

校年養庶人之老是也。又郊特牲云：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孔疏引熊安生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案文王世子說：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又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是老幼同時並養。熊說不爲無徵。依郊特牲文：蓋老幼並春秋兩養。春用饗禮。秋用食禮。故王制謂周兼修虞夏殷之禮。孔疏引熊氏推鄭義。謂四時養老。蓋謂春用饗禮。夏用燕禮。秋冬用食禮。又引皇氏說：謂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孔又申鄭義云：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周冬夏不養老也。今案：皇說舛誤無理。不爲典要。據羅氏云：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而郊特牲又云：秋食耆老。禮書引尚書大傳云：舜五祀。秋饗耆老。而春食饗子。是虞禮與周略同。此皆春秋有養之明文。大戴禮記干乘篇云：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息爲鄉飲酒。亦燕之類。是冬養又用燕禮矣。禮文岐迕。難以合一。要王制疏謂鄭意止有春秋二養老。與諸經及注義皆合。近得其正矣。凡常禮饗食皆在廟。此饗耆老孤子。據文王世子說。則皆在學也。饗士庶子雖無文。或當與老幼同。王制疏引皇氏說：謂饗宿衛及耆老皆用饗禮。致仕之老。當用正饗房俎。與饗來朝諸侯同。饗死政之老。則用折俎殺烝。亦無正文。未知是否。至說文食部云：饗。鄉人飲酒也。此用詩豳風七月朋酒斯饗毛傳義。詩孔疏謂鄉飲酒禮事重。故以饗言之。是蓋饗之別義。此經凡言饗者。並與彼不同。饗耆老與鄉飲酒雖皆在學。其禮則隆殺迥殊。饗禮兼食燕。其禮最盛。故稿人云：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若川鄉飲酒禮。則不得有食矣。蓋鄉邑之吏。養老於學。容有川鄉飲酒禮者。千乘所謂息是也。若天子諸侯養老之盛禮。未有不用正饗禮者也。凡饗正禮必在廟。然亦有不在廟者。猶左傳莊十二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是也。食正禮亦在廟。而祭義樂記視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則天子饗耆老皆於學。又何疑乎。王制疏又引熊氏說：謂天子一年七養老。亦誤。詳羅氏疏。注云：孤子。死王事之子也者。說文子部云：孤。無父也。卽司門所謂死政之孤是也。賈疏云：謂若左氏哀公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至二十七年。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月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庚之子而賜之。是其禮孤子之法。互詳司門疏。云士庶子衛王宮者。卽公卿大夫之子宿衛王宮者。戰國策中山策云：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是饗士庶子之事也。凡國子備宿衛者。已命者爲士。未命者爲庶子。詳宮伯疏。云若今時之饗衛士矣者。惠棟云：續漢書禮儀志云：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定待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親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案：前漢饗衛士於曲臺。後漢於平樂觀。孔廣森云：王尊傳曰：正月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宏言常以正月五日也。和熹鄧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遣。

衛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引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者。證饗耆老在學也。彼下文云虞庠在國之西郊。鄭注云。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也。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孔疏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又引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事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國老。謂卿大夫之法。論議案。庶老亦當兼有庶人之老。依大司徒注及賈疏義。庶人之老。蓋七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九十養於學。與卿大夫士之老異也。此職及酒正嫡人之饗。並兼咳四等之老。與遣人司門之養老事指死政之老者異。賈疏謂耆老對孤子經耆老以死政之老爲主。非也。東膠卽文王世子之東序。祭義樂記通言之則曰大學。周大學在南郊。王制注以爲在國中王宮之東。非周制也。自虎通義鄉射篇謂事三老在辟雍。辟雍亦卽大學。故禮運云。三老在學。初學記禮部引白虎通則云。禮三老於明堂。禮五更於大學。蓋禮家傳。師役則掌其其獻賜肺肉之事。長帥。其。〔疏〕師役則

開之異。國老互詳羅氏疏。東膠虞庠並詳大司樂疏。獻賜肺肉之事者。賈疏云。師役者。謂出師征伐及巡狩田獵。掌共其獻者。謂獻其將帥。并賜酒肉之事並掌之。論議案。肺。饌實。肉豆實。獻有肺肉。若量人從獻肺燔之等。賜有肺肉。若膳夫肉脩頒賜之等是也。師役在野外軍中。其獻酒事略。故唯薦肺醢肉物。無牲體之俎也。注云。獻謂酌其長帥者。對賜兼士徒以下通。有之也。賈疏云。以經獻謂酌其長帥軍將已下至伍長有功者饗獻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謂喪事之。〔疏〕凡小喪紀者。大史小喪賜證注云。小喪。卿大夫也。惠士奇謂當爲諸侯。案此小喪紀當亦據王

王官所掌也。此與小祝小司馬二經義並小異。詳彼疏。注云。謂喪事之奠祭者。賈疏云。謂其殷奠及虞禮之祭皆有鼎俎。故云喪事之奠祭也。吳廷華云。喪紀陳鼎俎。自小斂奠始。謂

亨人掌其鼎饌以給水火之齊。饌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疏〕饌。饌也。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無足曰饌。士冠禮鄭注云。煮於饌曰亨。又。特性饋食禮。亨于門外東方。四面北上。鄭彼注云。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饌。各

一饌。少牢饋食禮有羊饌豕饌。是饌爲煮肉及魚腊之器也。云既孰乃齊于鼎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卽內饗注所謂取於饌以實鼎。實鼎曰齊也。賈疏云。案少牢饌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饌。饌別有一鼎。饌中肉孰。各升一鼎。故云既孰乃齊于鼎。論議案。王舉牢鼎九。當有七饌。牛羊豕魚腊鮮魚鮮腊也。腸胃與牛羊同

饌。膚與豕同饌。其膏之則異鼎耳。少牢腸胃與羊亦同饌。賈說未析。又案。牢鼎以盛牲體。皆既孰乃晉之。內則。八珍炮豚及群云。鉅鑊湯以小鼎。燕脯於其中。彼小鼎置於鑊中以煮肉。則不待既孰乃晉。此宜咸掌之也。云齊多少之量者。齊即分量之法。凡烹煮。或多泊。或少泊。此職外內饗之饗亨者。王念孫云。烹即亨也。既言亨。則無庸更言煮。案鄭注云。饗。今之饗。主於其饗煮物。疏云。主外內饗饗亨者。皆是。以饗釋饗。以煮釋亨。而經文原無饗煮二字也。唐石經有煮字。即涉注文而衍。而各本遂消其誤。詩楚茨及左傳桓十四年正義引此有煮字。疑亦後人依唐石經加之。瓠葉正義云。天官享人掌外內饗之饗。皆作職外內饗之饗。無煮字。特牲饋食疏云。周禮享人。其職主饗之事。以供外內饗。亦無煮字。案王說是也。凡經亨煮字例作饗。注乃作煮。此經作煮。與字例亦不合。詳肆師疏。經言此者。明此官兩屬外內饗。通掌其亨煮之事。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也。云辨膳羞之物者。謂辨別膳夫膳用六牲。羞用百二十品之物。皆亨而共之。注云。職主也者。爾雅釋詁文。春官夏官秋官敘官注並同。云饗今之饗者。說文饗部云。饗。齊謂之炊饗。釋名釋宮室云。饗。餘也。餘度甘辛調和之也。楚辭九款王注云。饗炊饗。詩小雅楚茨篇。執饗錯錯。毛傳云。饗。饗饗也。案。外內饗之饗。即禮經之雅饗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撤鼎俎于雅饗。雅饗在門東南北。上注云。雍人掌割亨之事者。饗。饗也。羊豕魚腊皆有饗。案特牲饋食禮又謂之牲饗。魚腊饗。少牢雍人即外內饗。天子食祭用大半。則饗饗牛羊豕魚腊鮮魚鮮腊各一饗也。少牢別有庖饗在雅饗之北。士虞及特牲禮又謂之饗饗。乃炊黍稷之饗。饗人掌來炊事。非手人所職也。鄭儀禮注直釋饗為饗。此獨云饗今之饗者。以古時饗饗兩稱。漢時則皆稱饗不稱饗。故釋之。云主於其饗煮物者。釋經饗亨之義。亨即煮也。煮物。謂牲體及魚腊等。祭祀共大羹錫醢賓客亦如之。大羹。肉滫。鄭司農云。大羹。鹽菜矣。疏。祀祭共大羹。錫醢者。賈疏云。大羹。肉滫。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以鹽。不致五味也。錫醢。加鹽菜矣。疏。鹽菜及五味。謂饌中煮肉汁。一名滫。錫醢者。謂是陪鼎臠臠臠。牛用也。云賓客亦如之者。謂賓客饗食之禮。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大饗先大羹。是也。賈疏云。謂若致饗饗及殯禮皆有陪鼎。則錫醢也。案錫與陪鼎異。掌客及聘禮載致殯饗饗之禮並有陪鼎。又有錫。賈謂錫即陪鼎。非也。錫實三牲之滫。與公食大夫十六豆臠臠臠亦異。詳掌客疏。注云大羹肉滫者。爾雅釋器云。肉謂之羹。說文羹部云。羹。五味

耘或耔，毛傳云，耘，除草也，耔，雖本也，案芸，義異，耔訓與芸同，而鄭兼云耔者，漢書食貨志云，播種於剛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薿薿，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據此，則耨除草，即隴土以附根，芸，耔事相因，故鄭兼舉以釋耨也，云王以孟春躬耕帝藉者，月令孟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鄭注云，帝藉，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賈疏云，藉田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藉者，舉尊言之，詒讓案，月令據供祭祀言之，謂之帝藉，此經據王親耕言之，謂之王藉，義並通也，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者，亦月令文，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此注，公五推上無三字，王念孫據月令孔疏述經，及唐月令諸書，並無三字，謂今本有三字，為後人據誤本月令加之，其說近是，國語周語虢文公說藉田禮云，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王乃使司徒成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及期，主裸鬯饗禮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壠，班三之，章注云，一壠，一耨之壠也，王無耦，以一耨耕，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月令疏引賈逵說同，詩周頌載芣孔疏引章說釋之云，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各五推，卿九人發，各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其土蓋八十一人為之耳，續漢志注引盧植云，天子耕藉，一發九推未，周禮二耨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伍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云，禮以三為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又引國語說之云，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案盧說當作一發三推，三發九推未，盧孔並參取國語一發班三之文以說月令，盧則謂凡發皆以三為數，班三，猶言皆三也，依其說，則王一發三推，班三之，三發通為九推，三公則一發五推，三發為十五推，卿諸侯則一發九推，三發為二十七推也，白虎通義耕桑篇引曾子問云，天子耕東田而三返之，三返，即三發也，盧說蓋本於彼，孔氏則依賈高章說，以周語一發為人數，而班三為下各三其上，故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而五推，卿五人發而九推，賈疏云，王三推而一發，公五推而三發，卿諸侯九推而五發，案賈似亦用孔說，但卿諸侯五發，與孔不合，疑當為九發之誤，以上諸說，並於月令之文無涉，未知鄭意云何，至孔說大夫所發人數，與賈高章說同，而推數則月令無文，孔亦無以說之，呂氏春秋孟春紀作卿諸侯大夫九推，則校月令多大夫二字，是以大夫推數與卿諸侯同，白虎通義耕桑篇引祭義云，卿大夫七推，續漢志注引月令章句說，又謂孤卿七推，大夫十二推，並與月令不合，鄭所不取，云庶人終於千畝者，亦周語文，章注云，終，盡耕之也，鄭引之者，證甸師率屬耕藉之事。

續漢志注引月令章句云士終畝。與國語不合。不足據。云庶人。謂徒三百人者。據敘官有徒三百人。人數衆多。故使盡耕千畝也。徒卽庶人在官者。故周語云庶人。韋注云。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藉田者。義與鄭同。云藉之言借也者。藉正字作耕。說文耒部云。耕。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應劭風俗通義祀典篇義同。初學記禮部引月令章句。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辭綜二京賦注。釋藉田。亦並從許鄭義。藉。毛詩載芟敘。國語周語。字並作籍。呂氏春秋孟春季秋紀並作帝籍田。又上農篇云。故天子率諸侯耕帝籍田。案籍籍並耕之借字。故鄭載芟箋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疏及周語韋注。亦同鄭義。明籍籍字雖乖異。義實一也。北堂書鈔禮儀部引賈逵國語注云。天子躬耕籍田。助民力也。續漢志注引盧植云。藉。耕也。春秋傳曰。邠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漢書文帝紀藉田顏注引應劭云。籍者。帝王典籍之常。又引臣瓚云。親耕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籍謂蹈籍也。顏從瓚說。據應說以典籍爲釋。則字當爲籍。與風俗通說異。瓚說以蹈籍爲釋。則字當爲藉。故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五經要義云。藉。蹈也。言親自履蹈於田而耕之。卽瓚說所本。今案。許鄭訓藉爲借。卽指使庶人終畝而言。其義甚精。應氏曲藉之言。望文生訓。固不可通。臣瓚蹈藉之說。亦淺陋無取。而以親耕不得稱假借。妄破鄭義。則載芟疏已所其謬矣。云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者。謂王一耕三推以發其耑。而使甸徒芸芋終其事。以王不自終其事。故謂之借。芸芋在苗生葉以後。終之者。明自芸芋以後。至於穫。並庶人共其役也。國語周語云。王治農於籍。耨穫亦於籍。韋注云。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則耨穫雖庶人之事。王或亦親至監視之矣。云盛盛祭祀所用穀也者。祭義云。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醢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據此。則盛盛關天地山川社稷以至廟享凡內外大小祭祀言之。阮元云。盛當爲稷。經作盛盛。注皆作稷盛。案阮說是也。詳後。云稷稷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禾部云。盛。稷也。重文稷。齊或从次作。又食部云。養。稻餅也。重文稷。養或从米。又皿部云。盛。黍稷在器以祀者。據許書。則盛爲盛盛正字。案爲稷稷字。稷爲養之或體。三字週別。依鄭說。則經典盛盛字並當爲稷。稷卽稷也。今本爾雅稷稷字亦从米。蓋許鄭二家說本不同。段玉裁云。稷卽盛字。小宗伯辨六盛之名物。注云。盛讀爲稷。六稷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全經內盛字。當以此例之。此注上云盛盛。下云稷稷也。春人盛盛之米注云。盛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肆師表盛盛注。稷。六穀也。在器曰盛。明盛皆讀爲稷。九嬪玉盛注則云。玉敦。受黍稷之器。與說文合。案。段謂此經盛盛字鄭皆讀爲稷。是也。此注絕不及从禾之稷。明與許說不同。說文盛字說解與下注盛訓義正同。蓋亦卽指祭穀。猶毛詩小雅甫田傳云器實曰齊。器實卽謂六穀也。蓋許並不以盛爲器名。韻會引作黍稷器。非也。九嬪注因玉敦

所以盛祭穀。故以玉敦釋玉璽。猶圭瓚所以盛鬯。大宗伯謂之玉鬯。非以鬯爲器也。云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者。釋六穀總名六萊之義。說文禾部云。稷。齊也。五穀之長。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又云。稷者。得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案續漢志注又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亦其義也。程瑤祀典篇。獨斷。說並同。續漢志注又引蔡邕月令章句云。稷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亦其義也。程瑤田云。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管子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然則首種爲稷。稷爲五穀之長。故司農之官曰后稷。因之爲祭穀之總名也。案程以月令首種釋稷爲五穀之長。其說甚高。賈疏以月令稷屬中央土。五行土爲長爲釋。非其義。稷卽今高粱。釋草郭注以稷爲粟。誤。詳大宰疏。云在器曰盛者。毛詩小雅甫田傳文。肆師注同。說文皿部云。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甫田孔疏云。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爲穀則絜清。祀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稷。在器爲盛也。案孔說是也。凡盛者。實於器中之名。祭穀黍稷實於簋敦。稻粱實於簠。通謂之盛。然稷盛對文則異。散文亦通。故閭師云。不耕者祭無盛。注云。盛。黍稷也。又閭人祭門川。瓢。杜注云。稷。盛也。國語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菜。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韋注云。器實曰稷。在器曰盛。上言稷。此言盛。互其文也。此皆以稷盛互稱明器。實與在器義得兩通。故說文盛盛二字訓義略同。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稷。盛。稻也。以盛爲稻。與稷稷相對。古無此訓。不可從也。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淩也。故齊桓公賁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燒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宜。〔疏〕此祭祀共蕭茅者。以下共甸田所產之草物疏果也。賈疏云。亦以縮酒。宜以藉祭。縮酒。沸酒也。醴齊縮酌。〔疏〕此祭祀共蕭著。據祭祀宗廟時有之。若共茅。外內之神俱用。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菑。菑讀爲縮者。臧琳云。說文酉部。菑。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菑。象神飲之也。从酉从艸。春秋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菑酒。又詩伐木。有酒湑我。傳。湑。菑之也。箋云。王有酒。則湑菑之。則菑酒字本从艸从酉。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菑酒。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祀共蕭茅。蓋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數酌。皆菑之聲近假借字。甸師云菑茅者。以茅爲菑酒之用。當如字讀。鄭少贛既從左傳菑酒義。而復讀爲縮者。恐人不識菑字。故以今文讀之。段玉裁云。鄭大夫依或本作菑。大夫讀爲縮酒之縮。說文酉部有菑字。許所據同大夫也。若王獻之辭中令帖云。蓬菑與闔蕪齊榮。蓋

謂蕭即蕭字，非是。云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者，賈疏云，此鄭大夫之意，取士虞禮束茅立几束，所以藉祭，案，賈說是也，大夫此注，隱據禮經之宜爲釋，依士虞禮設饌饗神陰厭時，祝取奠解祭于世，即所謂沃酒其上，左傳僖四年杜注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國語晉語，置茅絕，韋注云，絕，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說並與大夫同，說文謂加裸圭而灌鬯酒，則是裸事亦用茅，論語八佾，皇疏說灌法云，於太祖室奠龜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皇說與許略同，蓋祭初降神之祿，與二裸獻尸事異，但祿圭即圭瓚，用以酌鬯，非束茅所加，許說與禮微迕，不知何據，至禮經少牢，特性，大夫士吉祭無茅，唯士虞喪祭有之，彼賈疏據司巫注，謂天子諸侯吉祭亦有宜，大夫意或亦當然，士虞祭宜在祝酌奠後，則王禮九獻祭宜亦當在朝踐後延尸入室時，故通典吉禮謂饋執尸入室時，尸舉奠，舉祭酒以善茅，謂之縮酒，此亦用大夫義，謂祭宜在尸舉奠時也，據皇侃說，則似初降神灌鬯時已有宜，考士虞設宜在初陳饌未迎尸時，以相推約，義並得通也，互詳司巫疏，又案，春官敘官賈疏引先鄭釋左傳屏攝云，束茅以爲屏蔽祭神之處，此與大夫束茅沃酒義異，而亦祭祀用茅之事，則亦此宜共之矣，云縮，說文水部云，浚，抒也，一曰水下滴瀝漉浚也，縮浚並與漉義同，左傳僖四年孔疏，及論語憲問邢昺疏引，浚並作滲，說文水部云，浚，抒也，一曰水下滴瀝漉浚也，此冢上酒滲爲文，疑作浚爲是，然釋文云，浚，荀潤反，劉思順反，則劉昌宗及陸本並作浚，與孔所見本異，云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不祭不共，無以縮酒者，左傳四年傳，齊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注云，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書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穀梁傳四年傳，齊桓公曰，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范注云，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案穀梁云不祭者，謂不以菁茅共祭，即左傳所謂王祭不共也，然菁茅荆產，當在大宰九貢記貢之科，非甸師所共，此引以證菁茅縮酒之事耳，云杜子春讀爲蕭者，段玉裁云，爲當作從，凡二本字乖異，而用一廢一，曰從，如蕭或爲蕭，鄭仲師從蕭讀縮，杜則從蕭是也，鄭君從杜蕭與茅爲二，大夫許君蕭茅爲一，云蕭香蒿也者，郊特牲注同，爾雅釋草蕭萩郭注云，即蕭，說文艸部云，蕭，艾蒿也，蒿，蒿也，蒿，香蒿也，詩王風采芣孔疏引陸璣疏云，蕭，今人所謂萩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蒸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云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者，大雅生民文，毛傳云，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蒸蕭，合馨香也，引證祭祀有蕭，從杜讀也，引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蕭合馨香者，今禮記薦作奠，馨香作覆簋，鄭彼注云，奠，謂薦熟時也，特性饋食所云祝酌奠於饋南是也，蕭，蕭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檀當爲馨，字之

誤也。奠或爲薦。此引薦從或木。聲從改讀。凡宗廟之祭。有兩度燔蕭。此既薦燔蕭。在饋食時。更有朝踐時燔臠膾。亦燔蕭。故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燎膾蕭。見以蕭光。此注不言者。文不具也。云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者。郊特牲合馨香。本兼黍稷及蕭二者言之。此就經舉證。故唯云蕭也。云茅以共祭之。亦以縮酒者。明茅於祭有二用。一以祭酒。與縮酒不同。不當如大夫說以苴爲縮酒也。御覽百卉部引毛詩義疏云。白茅。茅之白者。古川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案。此官所共茅。自是畿內所生。當即詩之白茅也。云苴以藉祭者。亦據士虞禮有苴。彼注云。苴猶藉也。此即鄉師之茅。苴及司巫苴館之苴。詳彼二職疏。賈疏云。此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爲苴以共之。此據祭宗廟也。鄉師又云。大祭祀共茅。苴者。謂據祭天時。亦謂甸師氏送茅與鄉師。爲苴以共之。若然。甸師氏直共茅而已。不供苴耳。云縮酒。涕酒也者。涕與漉義亦同。凡酒濁者。必涕之而後可酌。其用茅者。謂之縮。不用茅者。直謂之涕。詩小雅伐木云。醴酒有衍。又云。有酒湑我。毛傳云。以筐曰醴。以藪曰湑。湑。蓄之也。孔疏云。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詒讓案。湑即所謂縮。藪。即不用草而涕者。故用筐也。通言之。則縮亦爲涕。故後鄭以涕訓縮。此與大夫說縮酒爲束茅立祭前沃酒其上者異。云醴齊縮酌者。司尊彝文。引之者。證茅以縮酒也。共野果蔬之薦。甸在遠郊之外。郊外曰野。果。〔疏〕共野果蔬之薦者。與場人爲官聯也。薦亦冢上祭祀爲文。吳廷華云。薦即中庸薦其時食之薦。注云甸在遠郊之外者。敘官注義同。賈疏云。案。載師。公邑之田任甸地。在二百里中。司馬法。百里爲遠郊。今言甸在遠郊外。則是二百里中。云郊外曰野者。毛詩召南野有死麕傳文。遂人。縣土注並同。說文里部云。野。郊外也。案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說文門部用彼文作郊外謂之野。蓋許鄭所見釋地。並無牧文。此注義即本於彼也。凡此經注言野者有五解。對文各有專屬。散文則可以相統。此注以甸釋野。則以野爲二百里甸之專名也。縣師徵野之賦。賈注云。野謂甸稍縣都也。遂人掌邦之野注同。則距王城二百里甸。至五百里畛。通得野稱也。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注云。野。甸稍也。賈人野三句注同。彼文郊野之外。別出縣都。則野爲二百里。甸三百里。稍不兼縣都也。又載師注引司馬法云。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則野又爲稍地之專名。內不及甸。外不及縣都也。又。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則野爲城郭外可知。是王城之外。四郊以內。亦得稱野也。竊謂藉田當從孔晁說在近郊。甸師掌田之官。不取二百里甸爲名。此云其野果蔬之薦。果蔬出於園圃。賈師以場圃任園地。彼場人所掌。在城外郭內。此甸師所掌。蓋在郭外近郊之內。與藉田相近。亦有種果蔬之園地也。場人掌國之場圃云。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蔬。委人掌飲野賦。凡疏

一七

曠者。有皋者。謂凡五刑。則刑殺不於市朝。於此死刑焉。謂死及肉刑在甸師氏。必在甸師氏在曠場。多有屋舍。以爲隱處。故就而刑焉。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中不云有爵者。文不具。注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者。官。謂甸師所治處也。賈疏云。此斷獄。自是秋官罪定斷訖。始適甸師氏而刑殺之。若然。斷獄不在甸師後。鄭不破之者。案掌囚云。凡有爵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經亦云死刑焉。甸師氏不斷獄顯然。故不破之。詒讓案。先鄭意刑官就甸師官府斷獄而後。刑殺也。文王世子云。公族其刑罪則繼制。亦告於甸人。鄭彼注云。繼讀爲鍼。鍼。刺也。刺。割也。割。割也。告讀爲鞠。讀書川法曰鞠。據此。則適甸師氏雖在獄成之後。然讀鞠之時。因或不服。亦容別有繼斷矣。引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斃於甸人者。鄭彼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懸緇殺之曰斃。引之者。明王族無大辟。經云死。即彼之斃。彼諸侯甸人。即此甸師氏也。通典凶禮引盧植禮記注云。斃。麗繫也。與此經不合。非也。引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也者。今禮記踐作斃。鄭彼注云。斃。割也。引之者。謹經云刑止有墨劓剕三刑也。云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者。甸師官寺常在與藉田相近郊野之地。故云隱。文王世子孔疏云。若異姓。則刑之於市。此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故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大曰薪。小曰蒸。木〔疏〕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者。外內饗主饗饗。須薪蒸以共亨煮。亦甸徒所共。國語周語云。甸人積薪。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薪薪用饗之。甸人並即甸徒也。薪蒸又可爲燭。故此官亦兼主燭燭之事。左襄三十一年傳云。甸設庭燎。又燕禮。大射儀並云。甸人執大燭于庭。若然。此經薪蒸亦兼共燭燭。下止共饗事。經文不具也。凡此官之薪蒸。亦於四郊以內取之。其六遂以外之薪蒸。則委人掌之。故彼職祭祀喪紀皆共薪蒸。二官亦互相備也。又案公食大夫禮云。甸人陳鼎七。與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事同。是外內饗陳鼎俎之事。甸人亦役之。公食注謂彼甸人兼享人。義亦得通。注云役。爲給役也者。廣雅釋詁云。役。使也。此經凡云役者有二。一當官之屬給正長之役。如警蹕役大師。蹕人役本職之女御是也。一異官以連事通職相役。如此官役外內饗。酒人役世婦。罪隸役百官府。蠻隸役校人。閩隸役掌畜。夷隸役牧人。貉隸役服不氏是也。二者雖有同官異官之別。而其爲給事則同。賈疏云。其徒三百人。耕耨藉田千畝。其事至閒。故兼爲外內饗所役使共其薪蒸。云木大曰薪。小曰蒸者。賈疏引纂要文同。委人注云。薪蒸結炊及燎。屬者曰薪。細者曰蒸。說文艸部云。薪。燒也。蒸。折麻中餘也。月令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案。蒸本爲麻餘。

惜爲小木之名，薪蒸，卽薪柴也。凡薪取大木，以給炊爨，蒸柴取小木，以給燎燭，既夕注云：燭川蒸，是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罔也。以罔〔疏〕所罟田獸者，與冥氏穴氏爲官職也。云辨其名物者，若爾雅釋獸所結繩以田以漁，重文罔，罔或加亡，罔，或从系，爾雅釋器云：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置，罟謂之罟，兔罟謂之罟，其大而疏者，則亦此官所兼掌，故國語魯語云：鳥獸孕，獸虞於是乎禁置羅，韋注云：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置，兔罟，羅，鳥罟也，彼獸虞疑卽此獸人，亦兼言鳥罟可證，若然，釋器諸罟，唯魚罟掌於獸人，餘罟此官並掌之矣，云以罔搏所當田之獸者，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左傳莊十一年杜注云：搏，取也，謂張罔遮格搏取之，當田之獸，卽庖人六獸之屬，賈疏云：案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四時各有其一以爲主，無妨四時兼有罔取當田之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野聚，麋，野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疏〕冬獻狼，夏獻麋者，此四時

年傳云：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是也，注云：狼，野聚，麋，野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者，說文犬部云：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又鹿部云：麋，鹿屬，冬至解角，山海經中山經郭注云：麋似鹿而大也，詩齊風還，孔疏引陸機疏云：狼，其膏可煎和，賈疏云：夏苦其大熱，故獻麋，冬苦其大寒，故獻狼，案內則取稻米與狼臠膏以爲飭，狼之所用，惟據取膏爲飭食，若藥之所用，則多矣，前漢案：狼膏聚，藥膏散，鄭蓋目驗得之，神農本草經云：藥脂味辛溫，鄭以爲涼，與彼正相反，未知其審，賈疏謂狼山獸，山是聚，故狼膏聚，藥澤獸，澤主銷散，故藥膏散，義亦未瑣，云獸物，凡獸皆可獻也者，謂春秋所獻衆多非一獸也，詩秦風駉駉篇，奉時辰牡，毛傳云：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毛卽本此經爲說，亦以獸物爲羣獸，又鄭士相見禮注云：禮有秋獻麋，蓋兼據庖人禽獸言之，云及狐狸者，賈疏云：案內則，狐去首，狸去正脊，二者並堪食之物，故知獸物中兼獻，案賈說未得鄭情，狐狸雖可食，然非珍異，鄭不宜偏舉之，尋此注所以別出狐狸者，蓋謂獻裘材，時田則守罟，備獸觸，〔疏〕時田則守罟也，司裘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掌皮秋斂皮，則狐狸宜以秋獻可知，文選南都賦李注引着頡篇云：擗，擗也，又射雉賦注引埤蒼云：擗，爪持也，案擗，卽梓人擗翬擗之擗，觸以角，

國獲並以爪。義得兩通。恐獸入罔仍觸攫破。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田。謂罔而逸。故豫守其處。見入罔。則搏取之。

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禘。秋獻禽以祀祫。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謂輸之於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疏〕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者。贊致禽之事。與山虞澤虞甸視爲官聯也。若斬首折馘。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

之俗體。云什而田止者。此經及大司馬。凡田事言弊者。並爲止。其本義則皆爲什。此所什者。通關火車羅徒。先鄭後注已詳。故此不著也。詳大司馬疏。鄭司農云。弊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者。據大司馬文。謂以火止。車止。羅止。徒止。爲止獵之節也。此引之者。證田止稱弊之義。云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者。釋文云。釐本亦作萊。阮元云。山虞澤虞通稱。虞人釐所田之野。亦兼駭山虞萊山野。澤虞依川之。虞中。即虞旗之中。禽注於虞中。所謂致禽也。山虞澤虞通稱。虞人釐所田之野。疑故書或本有借釐爲萊者。故先鄭萊澤野也。並詳山虞疏。云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者。釋經令禽注于虞中也。廣雅釋詁云。註。置也。注。註聲類同。虞旗。澤虞職作虞旗。以旌卽旗之注析羽者。故言旗不言旌。猶大司馬蒐田章注言虞人植旌以旌。咳旗也。云當以給四時社廟之祭者。卽據大司馬爲說。社謂社祫。廟謂禴烝。云故曰春獻禽以祭社。夏獻禽以享禘。秋獻禽以祀祫。冬獻禽以享烝者。大司馬文。浦鏜云。大司馬職禴烝祫。下獻作致。賈疏云。此祭並非四時常祭。以田獵得禽牲。因享祭之耳。案詳大司馬疏。云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者。亦大司馬文。云公之。謂輸之於虞中者。此兼釋大司馬文。明此云令注禽于虞中。卽彼云大獸公之也。云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斬首折馘者。此兼釋山虞文。亦據大司馬云。獲者取左耳。詩大雅皇矣篇。攸馘安安。毛傳云。馘。獲也。不服者殺而馘其左耳曰馘。說文耳部云。馘。軍戰斷耳也。春秋傳曰。以爲俘馘。重文馘。職或从首。又又部引司馬法曰。載馘職。職者。耳也。先鄭意四時大田本以習戰。故獲禽取左耳。亦法戰伐俘獲斬首取左耳也。以致功者。謂致其多獲之功。云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者。左隱五年傳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注云。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引之者。證田獵數所獲禽獸。亦爲數軍實之事。賈疏云。案。襄二十四年。楚薳啓疆如齊聘。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注云。蒐。數軍實兵甲器械。與隱公傳數軍實一也。若然。注傳兵甲器械與斬首折馘不同者。兵甲器械自爲軍實。至

於斬首折馘。亦是軍實。仍於生執因俘。亦爲軍實。是以僖公三十三年晉捨秦囚。先軫曰。墮軍實。是也。案賈引襄二十四年左傳注。蓋賈服義。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共其完。〔疏〕人。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者。與國人爲官聯也。李鍾倫云。生獸則獸人直供與庖人。死獸則付之腊者。或鮮之。或乾之。以共庖人之用也。但言祭祀。賓客。喪紀等。不言王膳者。省文。實王膳亦在其中。

肆乾之。是有完有不完者。此獸人死生兼共。則皆完者也。故知此是完者。或解。凡獸入于腊人。當乾之。〔疏〕注云。當乾

謂死獸也。此官入之腊人。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給作器。〔疏〕皮毛筋角。入于玉府者。明殺獸則當入其物也。乾之爲腊腊等。又入之腊府也。腊府。皮毛筋角。入于玉府。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彼不

獻筋角。此又不入齒須等者。皆互文見義。要隨所有通入之可知。注云。給作器物者。左隱五年傳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明此皮毛筋角。亦以中作器物故入之玉府也。鷹人云。凡居有斂其

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注云。以當稅給作器物也。此注不云當稅者。彼屠者。爲市民私畜。故有稅。此官掌田獸。爲公家物。不必入稅。故但入皮毛筋角。以共川而已。賈疏云。獸人所得禽獸。其中皮毛筋角。擇取堪作器物者。送入於玉

府。擬給百工。凡田獸者。掌其政令。〔疏〕也。述人云。凡田獵者。受令焉。注云。令。謂時處也。此政令。亦謂所宜飾作器物。

田之時。與處及爭訟。屬禁之事。此官並掌之。與述人爲官聯也。賈疏云。謂田獵取獸禽者。所有政令。獸人掌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

敝人掌以時。敝爲梁。月令季冬。命漁師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也。〔疏〕掌以時。敝爲梁者。禮運注引敝並作漁。偃水爲關空。以筍承其空。詩曰。敝筍在梁。

疏云。取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一也。季春云。鸛鷠於寢廟。二也。又案。鼈人云。秋獻鼈魚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授神契云。陰川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

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獺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漁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案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乃止。案王制孔疏謂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賈說異。

未知孰是。竊謂賈一歲三時五取魚之說。雜據舊文言之。實則四時實祭。隨月皆可取魚。惟夏濫之禁。國語有明文。周書大聚篇云。禹之禁。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亦可證夏不取魚之說。然大祭祀賓客。俎實有鮮魚。

則亦自有特取魚之法。固不在禁例矣。注引月令季冬命漁師爲梁者。賈疏云。案月令季冬云。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此注云季冬命漁師爲梁。文句不同者。鄭以此經有梁字。故於月令以義取之。非是。月令正文。案賈說是也。鄭引月令者。證此官卽彼漁師也。呂氏春秋季冬紀高注亦云。漁師。掌漁官。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十二月虞人入梁。疑鄭或兼采彼文。但彼虞人當爲澤虞川衡之屬。非此虞人也。又國語晉語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韋注云。土蟄發。謂立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案韋以水虞爲漁師。則亦卽此虞人。然月令孟冬有命水虞漁師之文。二官並命。則水虞疑當爲夏正之虞人。非卽漁師也。韋云掌川澤之禁令。則亦兼據川衡職爲釋。蓋二官本聯事通職。未能質定也。又韋意似謂孟春雖得取魚。而嘗魚之時當依月令季冬。故唐固以爲孟春之誤。然依毛詩周頌潛魚。則冬春皆有薦魚之事。故此經後文亦云春獻王鮪。唐說不誤。章爲失糾也。鄭司農云。梁。水僣也。僣。水爲關空。以節承其空者。釋文出水僣云。徐本作區。阮元云。說文區部。區。匿也。人部。僣。僣也。是水僣字。當從徐本作區。賈疏云。謂僣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符者。葦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詒讓案。說文木部云。梁。水橋也。毛詩邶風谷風傳云。梁。魚梁。蓋梁本爲橋梁。引申爲取魚之梁。魚梁絕水爲之。爾雅釋宮云。隄謂之梁。詩衛風。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傳云。石絕水曰梁。王制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水僣。卽謂絕水也。與左襄二十五年傳僣豬之僣義略同。宮人注作區。豬。故徐邈本此注亦作水區。釋名釋水云。滴。術也。僣水使鬱術也。魚梁。水確之謂也。毛詩魚麗傳云。士不隱塞。庶人不數言。詩釋文隱本又作僣。僣卽障塞水流之義。字又作隈堰。廣雅釋宮云。粗濬。隈也。後漢書董卓傳。僣立隅以爲捕魚。李注引續漢書。隅作堰。並同。符者。說文旬部云。符。曲竹捕魚筍也。淮南子兵略訓云。魚筍門。高注云。竹筍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蓋竹及葦薄皆可以爲筍。爲魚梁者。先以土石壅水。使不流。而後於梁中開爲關空。使魚得從中出入於筍。關空者。關與門關字同義。空孔古今字。言於魚梁開爲門孔。可開閉。而後以筍承其孔以遮魚也。夏小正傳云。梁者。主設罔罟。春獻王者也。則梁亦可設罔罟。不徒設筍矣。引詩曰敝筍在梁者。齊風敝筍篇文。引以證梁有空當以筍承之也。春獻王鮪。王鮪。鮪之大者。月令。疏。春獻王鮪者。毛詩周頌潛魚亦云春獻鮪。鄭箋云。春。鮪新來。獻之者。謂於宗廟也。鮪。季春。薦鮪于寢廟。注云王鮪。鮪之大者也。說文魚部云。鮪。鮪也。周禮春獻王鮪。爾雅釋魚云。鮪。鮪。似鐵兜鍪。口在頭下。其甲可以摩蓋。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鮪。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一名鮪。鮪。鮪。似鐵兜鍪。口在頭下。其甲可以摩蓋。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鮪。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一名鮪。

需計口入泉，故賈犛角人諸職有當邦賦之說，不知口賦卽九職之貢，本貢物而不率泉，則聚骨卽爲正賦，不必云當賦也。角人諸職以物當邦賦者，皆別有義例，詳彼疏。

鼈人掌取互物。

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葫胡龜鼈之屬，**〔疏〕**注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葫胡龜鼈之屬者，取聲相近也。釋名，胡，互也。盧文弨云，呂

氏春秋孟冬紀，其蟲介，高誘注，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漫與萌音義同。廣雅釋詁，萌，當也。蓋如器之有蓋。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此當與古係冠者殊，必攢其頸與頷下而爲之，故亦取名於此耳。案丁虛說是也。此卽大司徒大司樂之介物。先鄭以經不云介物而云互物，明取萌胡爲義。互又與泓通。左傳昭四年杜注云，泓，閉也。孔疏亦引此經互物爲釋，彼泓爲閉，猶釋名云歛互也。釋名釋飲食又云，胡餅，作之大漫泓然也。萌胡，漫胡，曼胡，漫泓，皆形容之語。聲義並同。說文兩部云，萌，平也。又牛部云，萌，相當也。萌與兩聲義亦相近。蓋介物皮甲周市歛合，上下必相當也。釋文引干注云，互，對也。互對卽兩甲相當之義。掌蠶掌歛互物，後鄭注云，互物，蚌蛤之屬，干說與彼略同。蓋龜鼈蚌蛤同爲介蟲。以時簠魚鼈龜蜃，凡貍物。蜃，大蛤。鄭司農云，簠，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亦並稱互物。二鄭及干義得兩通矣。以時簠魚鼈龜蜃，凡貍物。蜃，大蛤。鄭司農云，簠，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謂簠刀含。〔疏〕以時簠魚鼈龜蜃者，賈疏云，卽下經春獻鼈蜃。若然，簠魚鼈，據所取，下經，據所獻。其時一也。驟之屬。〔疏〕注云，鼈大蛤者，隨人地宜敘官，赤友氏注並同。國語晉語韋注云，小曰蛤，大曰蜃，皆介物蚌類也。說文山部云，蜃，蜃屬，有三，皆生於海，蜃屬，千歲雀所化。秦人謂之牡蠣，海蜃者，百歲燕所化也。蜃，一名復衆，老服翼所化也。賈疏云，月令云，雉入大水化爲蜃者是也。對雀入大水化爲蛤爲小蛤，釋文引干注云，蜃，鰕類。案說文魚部云，鰕，鰕也。爾雅釋魚云，鰕，鰕。郭注云，今泥鰕，則與蜃異物。干氏所說，未詳其義。鄭司農云，鰕，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者。說文手部云，鰕，刺也。周禮曰，簠魚鼈，惠士奇云，說文說本司農，國語晉語，簠魚鼈，以爲夏竒。作稽。莊子則陽篇，冬則獨鼈於江，作獨。列子仲尼篇，牢籍庖廚之物，作籍。殷敬順釋文，謂籍本作籍，以竹木圍繞又刺也。案籍，乃西京賦所謂又族之所撓物，東京賦，瑋珉不族，謂貍物也。阮元云，作籍爲正字。作籍爲聲借字，說文籍從手，籍省聲，故列子竟省手作籍也。呂飛鵬云，韋昭國語注，籍，據也。宋庠補音，稽或作獨，又作籍，蓋指爲正字，稽獨爲同聲通用字。案惠阮呂說是也。稽獨籍並與籍同。西京賦之又族與據同，又卽此注之權。玉燭寶典引孔晃國語注云，稽，又取之也。文選潘岳西征賦，鋌又來往，李注云，又，取魚又也。掌蜃注引漢時東萊方言以蛤灰爲又灰。蓋亦以又取之。初學記漁部引纂文云，鈎鐵有鉅，施竹頭，以之擲鰕鼈，疑卽所謂杈矣。

二五

爲蛤爲蟻。而蠶則其尤狹長者。先鄭以蠶爲蛤。散文通耳。杜以蠶爲蟬。與說文脩爲蟻合。其義較析。故後鄭既夕注亦從之。賈疏謂蟬蛤一物。非也。云蟻。蟻子者。醢人注同。內則蟻醢。鄭注云。蟻。蟻子也。爾雅釋蟲云。蟻。蟻子也。大蠲。小者蠲。其子蠲。郭注云。蠲。蟻卵也。夏小正。二月抵蠲。傳云。抵猶推也。蟻。蟻卵也。爲祭醢也。說文蟲部云。蟻。蟻子也。周禮有蟻醢。蟻羅也。蟻。蟻子也。案爾雅釋文引說文蟻作蟻。與蟻部蠶爲蟻字別。引國語云。蟲舍蟻蟻者。魯語里革語章注云。蟻。蟻子也。可以爲醢。蟻。蟻子也。案爾雅釋蟲郭注。宜十五年公羊何注。左傳杜注。及孔疏引李巡爾雅也。劉歆說。蟻。蟻子。董仲舒說。蟻子也。案爾雅釋蟲郭注。宜十五年公羊何注。左傳杜注。及孔疏引李巡爾雅注。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說。並與董同。依劉歆說。則蟻與蟻異名同物。祭統。陸產之醢。鄭注以爲蟻蟻之屬。則似從劉歆說。若蟻子害稼。不宜舍之。且不聞可爲醢也。賈說依董說以蟻爲蟻。謂與蟻別。連引之。恐非鄭意。則掌

凡邦之簪事

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肝之事。

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疏〕掌乾肉者。通牲

田獸之脯腊臠肝之事者。田獸卽庖人六獸之屬。獸人所入者也。蓋此官本正掌共田獸之肉。田獸不皆生得。其肉鮮少乾多。以其習於乾肉之事。故并使掌家牲之乾肉。若家牲之腥肉。則自有庖人內外饗共之。非此官所掌也。其獸肉則腥乾兼掌。故賈疏引鄭志云。趙商問。膳人掌凡乾肉。而有臘肝何。鄭答。雖鮮亦屬膳人。姜兆錫云。牢鼎之實。腊與鮮腊爲二鼎。則膳人掌乾肉。自有枯潤之不同也。案姜說是也。士昏禮及聘禮。公食大夫禮。並有鮮腊。既夕禮又謂之鮮獸。注云。鮮。新殺者。此臘肝蓋亦以獸肉之新殺者制之矣。阮元云。臘肝之事四字疑衍文。下經臘肝始有注。若於此先言臘肝。二鄭。杜氏。康成。當於此下注矣。釋文出腊字音於豆脯之下。則陸本尙未誤衍。此疏引趙商問膳人掌凡乾肉而有臘肝何。亦據下文言之。案阮據釋文校。於義近是。句祝疏亦引此經掌凡田獸之脯腊。而此疏標起止。則有之事二字。或是後人竄改。非賈氏之舊。但此四字。於義亦尙可通。未敢專輒刪定也。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者。凡牲獸大者不易乾。故必解肆其骨體而後乾之。以爲俎實。禮經謂之乾肉折俎。解肆。謂亦若腥牲有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之等也。詳內饗疏。散文通言。凡脯腊之屬。並爲乾肉。大物乾肉。亦通謂之腊。少牢饋食禮云。腊川饗。是也。對文析言。則乾肉之異於腊者。一解肆。一全乾也。又異於脯脩者。一體折。爲俎實。一薄析。爲饗實也。姜兆錫云。首句言乾肉。而下句乃指田獸言之。則是牲肉。案此乾肉鄭不別牲獸。賈謂專屬獸肉。姜則謂

專屬牲肉。今論審經言凡田獸以下爲區別之文。謂乾肉自當兼含牲獸。賈姜二義。相兼乃備。禮經所言者。則皆三牲之肉。士冠禮始醢再醢有肺醢。三醢乃有乾肉折俎。注云。乾肉。牲體之肺也。折其體以爲俎。士虞記注義同。然則此宜牲獸兼掌乾肉之義。與禮經亦不異也。云若今涼州烏翅矣者。士虞記乾肉注義同。烏翅。蓋漢時涼州所出乾肉。亦解肆牲體而乾之。故鄭以爲況。烏翅名義未詳。云薄析曰肺者。說文肉部云。肺。乾肉也。內則注云。肺。皆析乾肉也。案。散文肺與乾肉亦通稱。凡肺牲獸兩有。內則有鹿肺田豕肺麋肺。此獸肺也。又有肺羹。注謂析乾牛羊肉。此牲肺也。齊民要術作肺法云。用牛羊鹿鹿野豕豬肉。或作條。或作片。鄭云薄析。卽謂作片。故後注謂肺之言片析肉意。鄉射禮記云。薦肺用籩。五臠。臠長尺二寸。脩。鄉飲酒記又謂之挺。皆片析之名。其長逾尺。則雖片析。又近於條矣。云捶之而施薑桂曰脩脩者。內饗注云。脩。鍛肺也。郊特牲云。大饗。尙股脩而已矣。有司徹注云。股脩。擣肉之肺。又內則注云。股脩。捶肺施薑桂也。又云。捶。擣之也。案脩卽鍛之俗。昏義字又省作段。淮南子道應訓高注云。捶。鍛擊也。蓋脩亦薄析乾之。與肺同。故少儀束脩。孔疏謂卽十脰肺。是亦片析爲臠之證。但既析乾之後。又捶擣之使堅實而加薑桂。以助其辛烈之味。是曰鍛脩。內則說八珍之熬。亦先捶之而屑薑桂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作鍛脩法。蓋與彼略同。凡脩亦牲獸兩有。互詳膳夫內饗疏。云脩。小物全乾者。說文日部云。脩。乾肉也。重文脩。籀文从肉。釋名釋飲食云。脩。乾肉也。案小物全乾。謂小禽獸之屬不解肆者。若庖人注云脩乾雉。是也。夕禮注云士腊川兔。是也。賈疏云。案特牲云。陳鼎于門外。彬在其南。南順。實獸于上。又云。宗人舉獸尾。是其全者。士川兔。是其小物全乾。少牢川麋。不云舉獸尾。則未全。若然。則天子諸侯之所用雖無文。其獸必大。亦不必全。今云全者。據有全者耳。案賈說是也。易噬嗑六三爻辭云。噬腊肉。又六五云。噬乾肉。彼釋文引馬融云。晞於陽而燬於火曰腊肉。是腊與乾肉不同。但禮經凡言腊者。皆田獸。田獸之中。若麋鹿之屬。亦有大有物。自當解肆以之。不必皆全。則亦通謂之腊。故莊子外物篇說任公子得大魚離而腊之。是卽析乾者也。散文腊乾義通。故許劉並以乾肉詁。凡祭祀共豆肺薦肺臠肺凡腊物。肺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鄭司農云。臠。膾肉。鄭大夫云。胾爲半體。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臘祭于其上。內則曰。麋鹿田豕麋皆有胾。足相參正也。大者。載之大鬯。臠者。魚之反覆。臠又詁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臠亦豚肉大鬯。胾宜爲脯而腥。胾之有片也。析肉意也。禮固有腥臠醢。〔疏〕凡腊物者。卽獸腊載於俎者也。注云肺非豆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以雖其有爲執之。皆先制乃亨。

云聲之誤。賈疏云。案籩人職有栗脯。則脯是籩實。故云脯非豆實也。知豆當爲羞者。案籩人職云。凡祭祀共其籩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案依鄭賈說。則羞脯者。謂加籩羞籩之實。薦脯者。謂朝事饋食之籩實。則二者皆主籩而言也。據爾雅釋器云。竹豆謂之籩。是籩亦可稱豆。而鄭必破豆爲羞者。以此經凡言籩豆者。皆塢爲二器。不相與借。不可援彼釋此也。易祓。陳友仁。姜兆錫。江水。並據王制天子歲三田一爲乾豆之文。證此豆脯不必破字。攷王制鄭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賈疏人甸祝及擲射禮疏。王制孔疏。並謂脯非豆實。而別據籩人注云。作醢及醢者。必先臠乾其肉。釋乾豆之義。此與易陳諸說可互通。惠士奇又據內則脯醢。證脯可爲豆實。依諸家說。則脯雖不盛於豆。而以脯爲醢爲羹。則不妨爲豆實。此皆不破字。而說尙可通。附著之。以廣異義。鄭司農云。脯。脅肉者。內饗注同。鄭大夫云。胖讀爲判。杜子春讀胖爲版者。段王裁云。判版胖古音同在元寒桓刪山先部。兩讀爲疑。當作讀如。此擬其音。不必易其字。其字從肉。則正字也。說文半部胖字下曰。半體肉也。臠字下曰。周禮有臠判。案。段謂兩讀爲當作讀如。是也。說文肉部引周禮作判者。依鄭大夫讀。半部胖訓半體者。據儀禮。二文不相妨也。又云臠胖皆謂夾脊肉者。此讀臠爲脰也。內饗先鄭注亦以臠爲夾脊肉。詳彼疏。胖者。內則鵠鴛胖鄭注云。胖謂脅側薄肉也。脅側薄肉。卽夾脊肉也。又云禮家以胖爲半體者。禮凡用成牲者皆胖升。少半饋食禮云。司馬升羊右胖。胖不升。肩臂臠臠胾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又司士升豕右胖。文與升羊同。又既夕禮云。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其實羊左胖。胖不升。是禮經所謂胖者並謂半體。凡吉禮牲皆用右胖。變禮反吉。用左胖。說文亦以胖爲半體肉。廣雅釋詁云。胖。半也。並與禮家說同。後鄭則謂此臠胖義與左右胖異。故亦不從其說。云玄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羞者。鄭彼注云。大。以肥美者特爲臠。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臠。臠。大也。唯醢醬無大。引之者。證牲獸肉本名大也。又引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臠祭于其上者。此證臠本爲割魚大臠之名也。鄭彼注云。臠讀如殷畛之畛。剝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案禮經本作佐主人皆一魚。此鄭所省改。引內則曰麋鹿田豕皆有胖者。內則文胖本作軒。鄭彼注云。軒。讀爲憲。憲謂養葉切也。軒或爲胖。此鄭依或本引之。案彼上文云鹿脯田豕臠臠臠臠。而云皆有胖。明臠乾胖腥。文正相對。足證胖如脯而腥之義。又彼下文云。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又云。野豕爲軒。注。軒亦或作胖。少儀說野豕爲軒云。豕而不切。則知內則之胖不爲半體矣。云足相參正也者。謂有司徹之大。可證此經之臠。公食禮之臠。雖與此臠異物。而同爲大臠。亦足相證。據內則。知此胖與禮家半體之胖不同。皆足相參正也。云大者。載之大臠者。釋公食禮文。說文肉部云。載。大臠也。案此謂三牲鳥獸之腥肉也。云臠者。魚之反覆者。釋有司徹文。少儀注云。

臠，大醬，謂剝魚腹也。案臠，置聲近，鄭意剝魚腹取大醬反覆之，故謂之臠。此臠之本義，饒人朝事之饒有臠鮑魚鮓，注云，臠，臠生魚爲大醬，是也。云臠又詁曰大，二者同矣者，爾雅釋詁云，臠，大也。臠與臠音義並同，言此者，明臠與大雖以魚肉異名，義則同也。云則是臠亦臠肉大醬者，明此臠卽公食禮之大，段臠魚大醬之名以名臠肉大醬，不當如先鄭及杜子春說也。內饗注義亦同，又說文肉部云，臠，無骨腊也。揚雄說鳥腊，周禮有臠判，許意蓋以此經臠判與臠腊同掌，故亦釋爲腊物。臠爲無骨腊者，蓋卽謂臠肉大醬之乾昔者，此疑本賈侍中說，亦足備一義也。云臠宜爲臠而腊者，內饗注義同，云臠之言片也，析肉意也者，臠與臠同爲腊肉，臠又薄析之，不爲大醬，卽內則注所謂養葉切之也。廣雅釋詁云，片，臠，半也。說文片部云，片，判木也。臠判片聲並相近，片絕之，卽析肉之意。鄭云此者，明臠亦如臠之片析，不徒爲半體也，但臠則析而乾之，臠則析而不乾，以此爲異。阮元云，玉篇肉部引作臠之，言半也。古書片半通用，其音義皆同。云禮固有臠臠，雖其有爲孰之，皆先制乃亨者，賈疏云，祭祀之禮，臠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臠之，又有薦孰之禮，禮經固有此三者，皆當先制爲臠，言此者，證臠與臠不同，破諸家之意。案賈說非也，郊特牲云，腥肆醢醢祭，鄭彼注云，臠，熟也。又祭義云，臠祭腥而退，注云，臠祭祭腥，臠肉，腥肉也。湯肉曰臠，細釋鄭意，蓋謂禮有腥臠醢之薦，腥是生肉，臠是半生半孰之肉，臠是孰肉，然雖有孰臠，亦必先以生肉依法制割而後亨之，明此腊人所掌臠，亦是未亨之前制之，或臠爲大醬，或薄析之，故得爲腥肉也。賈乃謂證臠與臠不同，失其指矣。賓客喪紀共其肺腊凡乾肉之事〔疏〕云，此所共者，共內外饗也。

周禮正義

卷九

天官冢宰下。

〔疏〕

天官冢宰下者。釋文作天官下。云本亦作天官冢宰下。案。宋以來刻本。並與釋文或本同。孔

傳。周禮。則每官爲一篇。不殊上下。故鄭自敘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也。石經十二卷之數。乃後人所分。不知始於何時。隋志已然。案。孔說是也。士喪特性之下篇。皆別取篇首之文爲題目。與曲禮檀弓雜記上下篇。並通計篇數。蓋漢時傳本如是。故曲禮下鄭目錄云。簡策重多。分爲上下。是也。此六官六篇。別爲上下。蓋亦後人以簡策重多分之。然鄭本尙無此分別。故不以上下篇計數。唐石經作天官冢宰下第二。以後五官。並通計上下爲十二篇。尤誤。今不從。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孟子曰。藥不瞑眩。厥疾無瘳。

〔疏〕

掌醫之政令者。掌衆醫藥治齊和之政及命令也。云聚毒藥以共醫事者。

毒藥之物。出於山澤。蓋委人及山虞澤虞等斂聚。入之醫師。儲以待用也。賈疏云。謂所有藥物。並皆聚之。以供疾醫瘍醫等。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者。說文山部云。毒。厚也。廣雅釋詁云。毒。苦也。凡辛苦之藥。味必厚烈而不適口。故謂之毒藥。月令。孟夏聚畜百藥。鄭注云。蕃廩之時。毒氣盛。素問藏氣法時篇云。毒藥攻邪。又移精變氣論云。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五常政令論云。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王冰注云。藥厚薄。謂氣味厚薄者也。鶡冠子環流篇云。味之害人者。謂之毒。積毒成藥。工以爲醫。是毒藥者。氣性酷烈之謂。與本艸經所云有毒無毒者異。鄭義根據古訓。不可易也。賈疏謂藥中有毒者。巴豆狼牙之類。殆未達鄭指。王安石。王昭禹。鄭鏐。姜兆錫。莊有可。俞樾。並謂毒藥爲二。卽瘍醫職五毒五藥。亦通。引孟子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賈疏作滕文公篇文。惠棟校余本。作者藥不瞑眩。厥疾無瘳。明汪道昆本同。阮元校宋本。作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賈疏作

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葉鈔釋文作無瘳。虛本仍作不瘳。今從嘉靖本。宋岳本亦同。孟子趙注本。作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國語楚語同。賈疏云。注云逸書也。藥使人瞑眩。悶亂。乃得瘳愈。猶人敦德。惠乃治也。引之者。證藥中有毒之意。此是古文尙書說命之篇。高宗語傅說之言也。不引說命而引孟子者。鄭不見古文尙書故也。案賈說非也。方言云。凡飲藥。傳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又云。南楚飲毒藥。謂之頓。猶中齊言眠眩也。國語章注云。瞑眩頓替。攻已之急也。據此。是瞑眩亦謂藥氣味辛苦酷烈。飲之傳之。使人頓悶痛苦。卽所謂毒也。故鄭引以爲證。非證藥中有毒也。又賈所引孟子趙注。與今本少異。而義旨校長。至東晉僞古文說命。有此二語。卽取孟子爲之。鄭注真古文書。本無此篇。不足據也。凡邦之有疾病者。有死傷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曰。死。頭瘍。亦謂禿也。身傷

造。猶至也。造謂來至醫師所治之官府也。云則使醫分而治之者。賈疏云。疾病者付疾醫。死傷者付瘡醫。故云分而治之。下有食醫獸醫。亦屬醫師。不來造醫師者。食醫主齊和飲食。不須造醫師。獸醫畜獸之賤。便造獸醫。故云不須造醫師。注云。死。頭瘍者。說文死部云。死。頭瘍也。左襄十九年傳云。荀偃瘡。生瘡於頭。蓋死爲頭創專名。官瘡不得稱死。而死得通稱瘡。故鄭許並云頭瘍。賈疏云。案下瘡。瘡腫瘡等不言死。此特言死者。瘡瘍等可以兼之。故云死。頭瘍。謂頭上有瘡含膿血者。云亦謂禿也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死。瘡禿也。云身傷曰瘡者。若瘡醫四種之瘡。是也。說文死部云。瘡。頭創也。廣雅釋詁云。瘡。傷創也。內則云。頭有創則沐。身有瘡則浴。爾雅釋訓云。肝瘡爲微。則創凡在頭身及四肢者。並謂之瘡。鄭以經瘡死並言。死爲頭瘡。則瘡直爲身瘡。故據內則爲訓。實則死亦得通稱瘡也。云分之者。醫各有能者。賈疏云。疾醫知疾不知瘡。瘡醫知瘡不知疾。故云醫各有能。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爲下。食。祿也。全。四爲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疏〕詳宰夫疏。小宰注云。稽。猶計也。賈疏云。謂疾醫等。歲始已來治病。有愈有不愈。並有案記。今歲終總考計之。據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食祿五等之差。注云。食祿也者。小宰六敘云。四曰以敘制其食。注亦釋食爲祿。賈疏云。食卽月俸。故以祿解食。依序官。疾醫中士。瘡醫下士。案禮記王制。下士視上農夫。

膳者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四時皆須涼，故言齊膳。膳秋時，云飲齊膳冬時者，酒正漿人共六飲之齊也。賈疏云，謂若漿人六飲水漿之等，四時皆須寒，故言飲齊膳冬時，飲宜寒故也。注云，飯宜溫者以下，內則注並同。膳夫注云，食，飯也。士昏禮云，黍稷四敦皆蓋，注云，蓋爲尚溫。案溫者，不寒不熱之謂。說文食部云，饌，飯傷熱也。溫則不至於饑矣，云饌宜熱者，饌者肉湊，以熱爲美，士昏禮云，大饌湊在饗，注云，饗，火上，蓋亦尚熱。戰國策燕策云，昔趙王與代王飲，酒酣，樂進取熱飲，府人進爵饗，饗宜熱而飲之，故謂之熱飲。云饗宜涼者，膳夫注云，饗，謂醢醢也，醢醢之屬，不須溫食，故宜涼也。云飲宜寒者，六飲皆以水和齊，以寒爲貴。楚辭招魂云，挫糟凍飲，耐清涼些，所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則曰，棗栗餠蜜以甘之，葷苔粉榆饒醢漸醢以滑之，內謂宜寒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則曰，棗栗餠蜜以甘之，葷苔粉榆饒醢漸醢以滑之。

〔疏〕凡和者，論調和五味多少之齊也。內則文亦同。云調以滑甘者，說文水部云，滑，利也。此五味益以滑，謂之食。案此味分四時，不以月別，禮運所云，未聞其審。注云，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者，內則注云，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云，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肥甘，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淮南子墜形訓云，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賈疏云，東方木味酸，屬春，春時調和食，酸多於餘味一分。南方火味苦，屬夏，夏時調和食，苦亦多於餘味一分。西方金味辛，屬秋，秋時調和食，辛亦多於餘味一分。北方水味鹹，屬冬，冬時調和食，鹹亦多於餘味一分。中央土味甘，屬季夏，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於五行土爲尊，於五味甘爲上，故甘摠調四時。內則孔疏云，依經方，春不用食酸，夏不用食苦，四時各減其時味也。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蕭吉五行大義論配氣味篇云，周禮解有兩家，一云宜從時氣，春食須多酸，夏食須多苦，一云多者，過也，春食過酸，宜減其鹹味，夏食過苦，宜減其酸味，是以後句云調以滑甘，今依前解，四時之味，各隨時所當，故逐時減苦，養體之宜，土既居樞轂四時，是以四時味兼須甘味以調之。呂飛鵬云，前說即鄭注各尚其時味之義，由後說推之，過酸宜減其鹹味，過苦宜減其酸味者，治其源也。酸爲木味，鹹爲水味，苦爲火味，水生木，木生火，減其所生之味，而春酸夏苦，不至於太過。若然，則秋食過辛，宜減其甘味，冬食過鹹，宜減其辛味。案蕭吉亦從鄭說，其所述第二說，義殊迂曲。蕭氏亦不從也。引內則曰，棗栗餠蜜以甘之，葷苔粉榆饒醢漸醢以滑之者，賈疏云，龍經滑甘之所用之物，鄭君注內則，豈，葷類，榆白曰粉，饒，新生者，蒿，乾也，齊人澠曰漸，秦人滑曰

糲。謂將此糲已下。和漉以滑之。論議案。燒橋。內則作免。禮記釋文云。莧字又作稟。案橋稟字同。羣經音辨女部引禮。燒橋。漉。云。鄭康成讀。攷內則注。鄭無異議。音辨所述鄭讀。蓋即指此引內則文。疑買昌朝所見周禮釋文本作燒橋。橋字亦通也。又今本內則注。燒作免。橋作莧。齊秦字互易。與賈疏所引不同。或賈依此注改之。潛者。說文水部云。久泄也。內則說爲醢云。爲稻粉極漉之。注云。極。讀與漉同。則漉與極漉義同。並謂以米粉和菜爲。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司農云。稌。稷也。爾雅曰。稌。稻。苽。也。影胡。〔疏〕凡會膳食之宜者。此論六膳六食。牲與穀配合之宜也。內則文亦同。云牛宜稌者。賈疏云。依本草素問。也。亦是甘苦相成。云黍宜稷者。稷即今之高粱。詳大宰疏。賈疏云。穀類味酸。牝豬味苦。稷米味甘。亦是甘苦相成。云犬宜粱者。粱即今北方之小米。詳大宰疏。賈疏云。犬味酸而溫。粱米味甘而微寒。亦是氣味相成。云鴈宜麥者。王引之云。鴈謂鴈也。爾雅。舒鴈。鴈。李巡注曰。野曰鴈。家曰鴈。莊子山木篇。命鴈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鴈也。齊策。言。鴈。自關而東謂之鴈。南楚之外謂之鴈。說文。鴈。鴈也。莊子山木篇。命鴈子殺鴈而亨之。謂殺鴈也。齊策。士三食不得醬。而君鴈膳有餘食。韓詩外傳。及說苑尊賢篇。並作鴈膳有餘粟。晏子春秋外篇亦曰。君之鴈膳。食以菽粟。墨子雜守篇曰。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鴈。說苑臣術篇。秦穆公悅百里奚之言。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漢書翟方進傳。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皆謂鴈爲鴈也。堯典。二生一死。贊。馬融以二生爲鴈。鴈則鴈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二牲。蓋羔與鴈。皆常畜之物。故謂之牲。王制曰。庶人春薦非。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鴈。亦謂鴈也。案王說是也。賈疏云。鴈味甘平。大麥味酸而溫。小麥味甘微寒。亦是氣味相成。云魚宜苽者。賈疏云。魚味寒。魚族甚多。寒熱酸苦兼有。而云宜苽。或同是水物相宜。案此六者。牲穀相配。亦取氣味相宜而已。賈傳合五行爲說。經旨實未必然也。又月令。說春食麥。羊。夏食菽雞。季夏食稷牛。秋食麻犬。冬食黍豕。蔡邕集月令問答。謂皆時味所宜。與此六牲六穀氣味相成異也。注云。會。成也。謂其味相成者。爾雅釋詁云。會。合也。謂齊合諸味相成。不爽戾也。云稌稷也者。釋文云。稌本亦作杭。說文禾部云。杭。稻屬。重文。稌。杭。或从更聲。稌。稻也。引周禮曰。牛宜稌。稻。稌也。案說文謂杭爲稻屬。而以稌稻轉相訓者。稌稻爲大名。杭則稻之不黏者。故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杭。稻不黏者。稌。黏稻也。先鄭意。蓋謂食稻宜用不黏者。故即以稌釋稌也。引爾雅曰。稌稻者。釋艸文。郭注云。今沛國呼稌。上以稌釋稌。偏舉一種。更引爾雅此文。明稌稻。

體爲大名也。云蒞彫胡也者。釋文云。彫。劉本作凋。膳夫注亦作彫。詳彼疏。凡君子之食恆放焉。放。猶依也。〔疏〕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者。禮器注云。君子
之子也。注以君子爲大夫及公子。月令孔疏。引月令章句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位士也。自虎通義號篇云。或稱君子者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何以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案此經君子。當以王
爲主。而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有公膳者。亦依此齊和之。不下及士庶人。與蔡班義小異。賈疏云。上六食六飲。一經據共王不通放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蒞已上。齊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爲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故云恆放焉。
 注云。放猶依也者。廣雅釋詁云。放。依也。
 墨子法儀篇云。放依以從事。是放依義同。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瘡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

疾。痼疾。氣不和之疾。瘡。酸削也。首疾。頭痛也。〔疏〕但是療治。必須將養。故以養言之。疾病兩言之者。疾輕。痼。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曰。六癰作見。〔疏〕掌養萬民之疾病者。賈疏云。此主療治疾病。而云養者。病重。故注論語云。疾甚曰病。謂疾病俱療。故兩言之。此直言萬民。不言王與大夫。醫師雖不言。或可醫師治之。案後注云。養。猶治也。此官掌治疾病。通於上下。廣言之。故云萬民。賈說非。云四時皆有癰疾者。並據時氣所感。病之多者言之。云春時有瘡首疾者。謂春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爲瘡痛而在首也。左昭元年傳。子產論六氣之疾。云風淫末疾。孔疏引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眩也。此瘡首疾在春。亦風氣所生也。云夏時有痒疥疾者。說文壯部云。痒。瘍也。疥。搔也。又虫部云。蟬。搔也。痒。即蟬之段字。俗作癢。釋名釋疾病云。癢。揚也。其氣在皮中。欲得發揚。使人搔發之而揚出也。疥。齬也。癢搔之。齒齬齬也。謂夏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爲創痒而成疥也。云秋時有癰寒疾者。說文壯部云。癰。熱寒休作病。釋名釋疾病云。癰。酷虐也。凡疾或寒或熱耳。而此疾先寒後熱。兩疾似酷虐者也。謂秋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爲癰而發於寒也。素問癰論云。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淅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癰。又金匱真言論云。秋善病風癰。又陰陽應象大論云。夏傷於暑。秋必痼癰。與此經義合。左昭元年傳云。陰淫寒疾。亦與此義略同。云冬時有嗽上氣疾者。謂冬氣不和。民感其氣。則爲嗽而氣上逆也。陰陽應象大論云。秋傷於溼。冬生欬嗽。義亦與此經合。注云。癰疾。氣不和之疾者。說文壯部

云。驢。惡疾也。隸變作癘。氣謂四時五行之氣。不和者。即後注云。病由氣勝而生。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行春令則民多疾病。高注云。水火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病也。左昭四年傳杜注云。癘。惡氣也。字亦作厲。釋名。行天云。厲。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物也。案此癘爲四時常疾。其大疫亦謂之癘。即膳夫之大札。彼注云大札。疫癘是也。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癘者何。痢也。何注云。痢者。民病疫也。痢與癘。聲類亦同。云癘。酸削也。首疾。頭痛也者。說文十部云。癘。酸病。頭痛。周禮曰。春時有癘首疾。案癘。削。聲類同。賈疏云。人患頭痛。則有酸嘶而痛。酸削。則酸嘶也。丁晏云。釋名釋疾病云。酸。遜也。遜。遁在後也。言癘疼力少。行遁在後。似遜遁者也。消。弱也。如見割削。筋力弱也。即釋此酸削之義。曾釗云。注意謂頭痛酸削耳。若疏析癘首爲二。則頭痛之外。何者爲酸削之痛邪。說文云。酸病。頭痛。左思蜀都賦云。味蠲癘瘡。劉注。瘡。頭痛也。周禮。春多癘首之疾。有古訓不分癘首爲兩解。又素問金匱真言論。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故春氣者病在頭。是感春厲氣爲頭痛。內經有明文。賈乃別癘爲酸削之痛。非注意矣。案曾說是也。列子黃帝篇。指擣無痛癢。張湛注云。癘癢。痛癢也。張機金匱要略虛勞篇云。足酸削。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作癘癢。廣韻十二齊云。癘癢疼痛。酸癢聲同。癘與癘。亦聲相轉。神農本草經云。磁石主周痺風溼。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洗酸癘。是凡首及四肢。並有酸癘之痛。而春之癘疾。其酸癘則多在首。故經云癘。而又云首疾也。說文以酸癘專屬頭痛。義即本此經。管子地員篇云。終無癘。尹注云。癘。首疾也。亦與許義同。賈疏謂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非經義。云癘。欬也者。廣雅釋言同。釋文云。尹嗽。本亦作欬。虞文昭云。說文。欬。吮也。無嗽字。玉篇。欬。上欬也。則作欬爲正。案盧說是也。原本順氏玉篇欠部。引此經。亦作欬。又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齊郡謂欬曰欬也。嗽即欬之俗。說文元部云。欬。並氣也。釋名釋疾病云。欬。刻也。氣奔至出入不平調。若刻物也。云上氣。逆喘也者。賈疏云。久欬不已。則使人多涕唾。而而浮逆喘。即說文所謂逆氣也。素問五藏生成論云。欬嗽上氣。厥在胸中。又欬論云。久欬不已。則使人多涕唾。而而浮腫氣逆也。又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上逆而欬。發爲痿厥。然則上氣。即因嗽之甚而氣逆爲喘。事亦相因。故經云嗽上氣疾也。引五行傳曰。六癘作見者。明癘疾生於五行之氣也。賈疏云。案五行傳云。五福乃降。用彰於下。六淫作見。一曰視之不恭。是謂不肅。惟金沴木。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惟火沴金。又曰晦之不明。是謂不哲。惟水沴火。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惟土沴水。又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惟木金水火沴土。此其五淫也。言六淫者。惟天雖無淫。案洪範六極。又案昔傳致六極之由。皆由身之五事。一曰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二曰疾。視不明之罰。三曰憂。言不從之罰。四曰貧。聽不聰之罰。五曰惡。貌不恭之罰。六曰眚。皇不極之罰。據此六極。皇極爲屬天王者。

不極亦有疴疾病。併前五者爲六診。彼言診。此鄭注言癘者。言診謂五行相乖診。此言癘。癘氣與人爲疫。故不同。若據五事所致言之。四時之疾。皆據晦之不明者也。又云。春是四時之首。陽氣將盛。惟金診木。故有頭首之疾。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起。惟水診火。木爲甲。亦有甲。故有疥痒之疾。秋時陽氣漸銷。陰氣方盛。惟火診金。兼寒兼熱。故有瘧寒之疾。冬時陰氣盛。陽氣方起。惟土診水。以土壅水。其氣不通。故有嗽上氣之疾。詒讓案。鄭本五行傳亦作診。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鄭彼注云。診。珍也。此引作癘者。癘診聲近義通。大祝注亦同。左傳昭七年孔疏。引鄭箴膏肓云。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尙書五行傳六厲。是也。則又借厲爲之。漢書五行志云。氣相傷謂之診。診猶臨莅不意也。與鄭此注癘字。訓義略同。賈據五行傳以釋此經四時之癘疾。與醫家說不必盡合。然鄭意或如是。附存之以證注義。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也。養。猶治氣勝負而生。攻其癘。養其不足者。五味。醢酒餚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疏〕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者。以下通稷麥豆也。五藥。草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疏〕論治疾之術。並疾醫之官法也。注云。養猶治也者。此引申之義。養身卽所以治病。是養與治。義相成也。云病由氣勝負而生者。謂五行之氣。相勝則爲病。卽五行傳五診之義。素問陰陽別論云。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浮。溼勝則濡瀉。此言陰陽寒熱燥溼。氣相勝爲病之事。與此注義。亦足互相備。云攻其癘。養其不足者。羸。釋文作羸。盧文弨云。爾雅釋天。夏爲長羸。注云。本或作羸。是古並通川。賈疏云。夏時病者。則五味中食甘。五穀中食稷。以甘稷是土之穀味。土所剋水。是攻其羸也。土生於火。土是火之子。食甘稷。爲子養母之道。故云養其不足也。云五味。醢酒餚蜜薑鹽之屬者。賈疏云。醢則酸也。酒則苦也。餚蜜卽甘也。薑卽辛也。鹽卽鹹也。云五穀。麻黍稷麥豆也者。賈疏云。此依月令五方之穀。此五穀據養疾而食之。非必入於藥分。程瑤田云。五穀養疾。宜與藏氣相應。故據月令配五行者爲之注。素問藏氣發時論。稷米甘。小豆酸。麥苦。大豆鹹。黃黍辛。蠶繭五味篇。宜稷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音五味篇。麥苦。大味鹹。稷甘。黍辛。麻酸。案五音篇與月令同。合觀之。稷稷可互取。小豆麻可互取。又云。綜計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據之以注疾醫。史記天官書。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虛辨大戴禮注。皆同。素問金匱真言論。五方之穀。曰黍稷稻粱。鄭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稷稻粱。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同。管子地員篇。載五土所宜之種。曰黍稷稻粱。淮南子脩務訓五穀。高注。載黍稷稻粱。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穀。黍稷稻粱也。自金匱真言以下。說並不異。而五常政大論。則又進麻爲木穀至火穀。則黍黍互用。以上言五穀者凡十二事。雖不能齊一。然皆有稷無粱。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粱只。王

澠注。五稷。稻稷麥豆麻也。菽稷。蔣實。謂雞苗也。王說亦爲有稷無稷。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稷粟菽。粟。稷也。是爲有稷無稷。凡此皆秦漢後稷梁淵一之證也。金鶚云。鄭注疾醫五穀。據月令爲說。其注職方五穀。則以爲稻黍稷麥菽。有稻而無麻。與素問金匱真言論合。趙岐。高誘。韋昭說。皆與此同。盧辨。楊倞。顏師古。皆與疾醫注同。王選以爲稻稷麥豆麻。則稻麻並舉而無黍。逸周書曰。麥黍稻粟菽。則無麻稷而有粟。管子曰。黍稷菽麥稻。則無麻粟而有麻。諸說不一。鴉謂五穀者。以其爲飯者而言也。曰黍稷稻粱麥。膳夫王食六穀。食醫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內則言飯黍稷稻粱下。又言麥食苽食。可知六者皆可爲飯矣。內則疏。謂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苽。可知常食者。黍稷稻粱也。苽爲雞胡。其米所出頗少。惟天子諸侯得暫食。而麥則貴賤皆食之。然則六穀去一而爲五穀。當存麥而去苽矣。若菽與麻。古人用爲簋實。不以爲飯。是則五穀不當數麻菽矣。月令。素問。逸周書。管子。或別有取義。皆不可以定五穀之名也。案金說是也。云五藥草木蟲石穀也者。謂動植庶物入藥分者。約有此五類也。大觀本草引陶弘景本草序。附載本草經舊目。有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八類。鄭此注依經五藥約略數之。故與彼不同。云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者。隋書經籍志。引梁七錄。有神農本草經三卷。今存。子儀者。賈疏云。案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蹶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案摩。又中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儀與義一人也。若然。子義亦周末時人也。案賈所引劉向說。見說苑辨物篇。今本作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游矯摩。蓋傳寫譌外。當據此以正之。韓詩外傳。亦載其事。作子明灸陽。子游案摩。子儀反神。其子儀之名。與賈引劉說同。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者。賈疏云。此已下並據月令性南首而言。肺在上當夏。故云肺氣熱。心在肺下。心位當土。心氣亦熱。故言次之。肝在心下近右。其位當秋。故云肝氣涼。此三藏並在膈上。脾於藏值春。故云溫。腎位在下。於藏值冬。故言寒。此二者在膈下。此五藏寒熱等。據月令成文而說。及其醫方之術。心屬南方。肝屬東方。肺屬西方。脾屬中央。腎屬北方。此並據五色而言。不據氣之寒熱也。案月令。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土。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腎。此即賈氏所據也。月令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

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兩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兩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疾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鑒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曾釗云。此注本古尚書說。以方書考之。殊不然。鄭駁異義。從今文尚書說。蓋二書不作於一時也。素問宣明五氣篇。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爲噦。從此經五氣當從之。蓋因五氣以審五藏。傷則病。絕則死。呂飛鵬云。素問至真要大論。岐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病木於脾。衝陽絕。死不治。太陰司天。淫淫所勝。病木於腎。太谿絕。死不治。少陽司天。火淫所勝。病木於肺。天府絕。死不治。陽明司天。燥淫所勝。病木於肝。太衝絕。死不治。太陽司天。寒淫所勝。神本於心。病門絕。死不治。所謂動氣知其藏也。案衝陽足跗上動脈。胃氣也。木勝土。故脾胃病。尺澤在肘內廉大紋中。肺氣也。火勝金。故肺大腸病。大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腎氣也。土勝水。故腎膀胱病。天府在臂臑內廉下腋三寸。亦脾氣也。太衝足三指本節後二寸。脈動應手。肝氣也。金勝木。故肝膽病。神門在掌後銳骨之端。動脈。心氣也。水勝火。故心與包絡病。五氣絕。故不治。反是則生。案五行主五藏。當以駁異義說爲正。曾說是也。又曾呂二家。並據素問說五藏之氣。與鄭異而義可通。今兩存之。云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者。賈疏云。宮數八十一。配中央土。商數七十二。配西方金。角數六十四。配東方木。徵數五十四。配南方火。羽數四十八。配北方水。此五聲。數多者聲濁。數少者聲清。人之言語似之。故云言語宮商角徵羽也。詒讓案。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木。在藏爲肝。在音爲角。在聲爲呼。火。在藏爲心。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土。在藏爲脾。在音爲宮。在聲爲歌。金。在藏爲肺。在音爲商。在聲爲哭。水。在藏爲腎。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彼五音。卽此經五聲也。彼五聲。宣明五氣論又謂之五氣。與此經五聲不同。云五色。而貌青赤黃白黑也者。賈疏云。此據五方。東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中央土色黃。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病者面色似之。詒讓案。素問五藏生成篇云。五藏之氣。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始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又靈樞經五色篇云。以五色命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此並治疾察五色之法。云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者。賈疏云。假令冬時面色黑。其氣寒。聲應羽。此是盈而王。吉可知。若冬時其色黃。其氣熱。聲應宮。此得中央土來剋己。此是虛而休。凶可知。若得東方青色等。則子來助己。亦吉。

云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公者。釋文云。扁本亦作鵲。又引漢書音義云。扁鵲。魏桓侯時醫人。案鵲。俗字。古書扁鵲字。並作扁。史記扁鵲公傳云。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又云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本傳載二人以氣色等脈死生之事甚衆。故鄭謂其審用此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竅之變。謂開閉非常。陽竅七。陰竅二。藏

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疏〕注云。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者。此蒙上文爲義。廣雅釋言云。參。三和乎。岐伯榆拊。則兼彼數術者。〔疏〕也。周書常訓篇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賈疏云。上經觀其氣色。此經驗

其脈候。故以參兩言之。言兩者。謂九竅。與所脈爲兩。兩與九藏爲參。云竅之變。謂開閉非常者。說文穴部云。竅。空也。九竅開閉有常。若失其常。則爲疾病。故曰非常。云陽竅七。陰竅二者。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清陽出上竅。

濁陰出下竅。王注云。上竅。耳目鼻口。下竅。謂前陰後陰。又金匱真言論云。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北方黑色。入通

於腎。開竅於二陰。呂飛鵬云。耳目鼻。竅各二。口竅一。陰竅二。是爲九竅。云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者。賈疏云。謂九藏。在內。其病難知。但診脈至與不至。卽知九藏之動。故云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也。云正藏五者。醫經所謂五

神藏也。素問五藏別論云。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五行大義云。五藏者。肝心脾肺腎也。藏者。以其藏於形體之內。故稱爲藏。亦能藏受五氣。故名爲藏。云又有胃旁肱大腸小腸者。賈疏云。此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爲九

藏也。六府。胃。大腸。小腸。旁肱。肱。三焦。以其受盛之府。故謂之爲府。亦有藏稱。故入九藏之數。然六府取此四者。案黃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盛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肱爲津液之府。天氣之所生。其氣

象天。故寫而不實。實不滿。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肱者。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也。案賈所引難經。見本經第三十五難。及素問五藏別論篇。舊注疏本。文多譌誤。今各據本書校正。鄭於五藏之外。

又取六府之胃。膀胱。大腸。小腸。以足九藏之數。而舍肱與三焦不數。國語鄭語云。建九紀以立純德。章注云。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旁肱腸膽也。則并大小腸爲一而增肱。與鄭小異。又素問六節藏象論。三部九候論。並云形藏

四。神藏五。爲九藏。王注云。形藏四者。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也。形分爲藏。故以名焉。神藏五者。一肝。二心。三脾。四肺。五腎也。神藏於內。故以名焉。所謂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

也。故此二別附。此說九藏。復與鄭章異。今案素問說。下部三候。肝腎脾胃。中部三候。肺胸中心。上部三候。頭角口齒耳目。爲三部九候。卽九藏。故王冰據以爲說。雖根據古醫家言。然此經九藏內。已有耳目口。則九藏不當數形藏。素問三部九候。自是專家之學。與此經義不合。又靈蘭秘典論。別有十二藏之目。正藏五。及胃膀胱大腸小腸之外。以膽膈中三焦。亦爲藏。足徵方術家展轉增加。本無定數矣。云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者。賈疏云。但醫者診脈。諸脈皆可據。若脈之大候。取其要者。在於陽明寸口二處而已。陽明者。在大拇指本骨之高處。與第二指間。寸口者。大指本高骨後一寸。是也。俞正燮云。陽明。人迎及衝陽也。案俞說是也。以靈樞經本輪經脈兩篇攷之。人迎爲大腸手陽明脈。經脈云。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卽賈所說是也。衝陽。爲胃足陽明脈。本輪云。在足跗上五寸陷者。是也。寸口。則爲肺手太陰脈。亦名氣口。素問經脈別論云。肺朝百脈。氣口成寸。以決死生。王注云。三世脈法。皆以三寸爲寸關尺之分。說文寸部云。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難經第一難亦云。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寸口者。脈之大會。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取於寸口也。今諦審注意。陽明者。通咳人迎與衝陽而言。寸口者。通咳寸關尺而言。內經說脈。有尺寸而無關。蓋魚際至關。關至尺。各得一寸。故對關尺言之。寸口雖專屬寸。而對陽明言之。則三部通得謂之寸口也。張機傷寒論敘云。觀今之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跌陽卽衝陽。張氏論候脈。亦於寸尺外。特舉人迎跌陽。與鄭以陽明寸口並舉。其意正同。賈釋陽明。舉人迎而遺衝陽。非鄭指也。云能專是者。其唯素和乎者。左昭元年傳。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卽其人也。云岐伯榆拊。則兼彼數術也者。釋文云。榆。本亦作俞。岐伯榆拊。皆黃帝時醫人。案今醫家書。素問及靈樞經。皆述黃帝與岐伯問答語。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岐伯。黃帝大醫。榆拊。駱冠子世賢篇。淮南子人閒訓。並作俞拊。史記扁鵲傳。號中庶子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拊。治病不以湯液醢灑。鑄石爲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開髓腦。操荒。爪幕。滌浣腸胃。激滌五藏。練精易形。張氏正義引應劭云。黃帝時醫也。漢書藝文志方技家論云。大古有岐伯俞拊。又經方有秦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案釋文。或本作俞。與史記漢志諸書合。賈疏云。上神農子儀扁鵲俞公秦和等。各專一能。此二人兼上數術耳。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爲〔疏〕曰。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者。書其事以備稽攷。亦疾醫之官計也。注云。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制後治之戒。〔疏〕曰。終者。說文歺部云。歺。斲也。人所離也。釋名釋喪制云。老死曰壽終。壽。久也。終。盡也。

生已久遠，氣終盡也。檀弓，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鄭彼注云：死之言漸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漸。案此注以死終爲老少之異，與檀弓義異。鄭隨文解之，云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者。漢書劉向傳顏注云：以，由也。謂病治之不愈所由情狀。云醫師得以制其祿者，賈疏云：則上十全爲上，已下是也。詒讓案：此本上醫師爲說，則當云制其食，鄭合祿食爲一，未析。詳前疏，云且爲後治之戒者，疾病不愈，或由醫不應法，故書其不愈之狀，爲後之治此病者之戒，使勿復踵其失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

謂附著藥，刮，刮去膿血。〔疏〕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殺之齊者，釋文云：折，劉本作斯。臧琳云：說文艸部，殺，謂以藥食其惡肉。〔疏〕斯，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折，篆文斯从手，然則今用折字者，從小篆也。劉昌

宗作斯，爲古文。當從之。賈疏云：注藥於瘡，乃後刮殺，而言齊者，亦有齊量之宜也。詒讓案：漢書郊祀志願注云：齊，藥之分齊也。惠士奇云：劑以砭，殺以藥，是爲齊。注云：腫瘍，癰而上生創者。說文肉部云：腫，癰也。

又艸部云：癰，腫也。癰，卽癰之隸變。釋名釋疾病云：腫，鍾也。寒熱氣所鍾聚也。癰，癰也。氣壅否結，裏而潰也。論衡狀留篇云：肉暴長者曰腫，此腫瘍，亦謂癰創腫結，未成膿血者也。云潰瘍，癰而含膿血者也。素問五常政大論

云：分潰癰腫，王注云：潰，爛也。說文占部云：潰，爛也。潰，正字。潰，借字。此潰瘍，謂癰已成膿血潰破者也。云金瘍，刃創也者，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金，刀劍之屬。說文刃部云：刃，傷也。或作創，創卽創之俗。釋名釋疾病云：

創，戕也。戕，毀體使傷也。此金瘍，卽謂金刃之傷也。左傳成十六年孔疏引服虔云：金創爲夷。云折瘍，踣跌者者，後漢書方術傳，李注云：踣，屈損也。方言云：跌，蹶也。踣，跌也。謂手足宛屈及蹶仆，因而折損支體，故謂之折瘍。月

令云：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彼創，卽此金瘍，折，卽此折瘍也。云祝當爲注，續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者，祝注一聲之轉，釋名釋疾病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諸病源候總論云：注病，注者，住也。言其連滯

停住。死又注易旁人也。段玉裁云：此易其字而釋其音，又釋其義也。云注謂附著藥者，惠士奇云：古人假借，多取音同。兩人甲屬，匠人水屬，注皆云屬讀如注，音同。古文通，左傳，韎韐之附注，賈服皆云：注，屬也。案惠說是

也。士冠禮鄭注云：屬猶著也。注屬著，音義並相近。附著藥，蓋猶今治創瘍者之傅藥。玉燭寶典引崔寔四民月令云：正月上除，合注藥，是也。墨子非攻中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

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墨子之祝藥以食。與此經祝藥。義不相應也。云刮。刮去膿血者。說文刀部云。刮。刮去惡創肉也。引周禮曰。刮殺之齊。又刮。刮把也。刮即刮之。隸變。阮元云。說文刮刮異義。鄭君謂爲一字。論讓案。鄭蓋謂刮刮古今字。故經作刮。注並作刮。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下注直云刮殺。可證。釋文出刮去二字。似陸本注。上刮字作刮。則是以刮釋刮。殆非鄭本之舊。俗注疏本同。非也。惠士奇云。太玄。達之次七曰。達于咬割。前亡後賴。測曰。達於咬割。終以不廢也。刮殺猶咬割。內經癰瘍宜砭石。古者以石爲鍼。謂之砭。云殺謂以藥食其惡肉者。左傳僖十五年。杜注云。食。消也。謂傳藥於創。消其腐惡之肉。惠士奇云。太玄從之次七曰。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注藥以食其肉。惡去而善生。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止病曰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合黃。置石膽丹沙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疏〕之官法也。以五毒攻之。以下通論治瘍之術。並瘍醫則不用此法。注云。止病曰療者。說文尸部云。癰。治也。重文癰。或从癰。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療。治病也。云攻治也者。小爾雅廣詁文。龜人。考工記總敘注。並同。云五毒五藥之有毒者。即下石膽等五者。是也。云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置石膽丹沙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者。鄭據漢時瘍醫有此注藥。即古五毒之遺法也。釋文云。整。本又作整。案內則敦牟。鄭注云。牟讀曰整也。敦整。黍稷器也。孔疏引隱義云。整。土釜。說文金部云。整。鍬屬也。又虛部云。號。土釜也。整。整。牟。並整之借字。黃。蓋即燒黃土爲整。抱朴子神仙金鈞經說。作丹藥。盛用黃土甌。注云。意是土釜也。出在廣州。及長沙。豫章。臨川。鄱陽者。皆可用之。又此諸郡。皆作黃土整。亦可用之。依其說。則黃土整又與土釜不同。賈疏謂唐時合和丹藥者。皆用黃瓦甌爲之。亦名黃整。大觀本草引蘇頌圖經。謂黃整若市中所貨。有蓋瓦合。諸說差異。未知其審也。丹沙。宋本。江疏本作丹砂。砂即沙之俗。神農本草經云。石膽。主金瘡諸毒氣。丹砂。主身體五藏百病。雄黃。主風瘰惡瘡疽痔死肌。殺百蟲毒。礬石。主鼠瘻蝕瘡。慈石。主周痺風溼。又名醫別錄說石膽雄黃礬石並有毒。丹砂慈石並無毒。蓋五石之藥。咸氣性酷烈。故謂之五毒。不必皆有毒也。云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者。明此藥可食惡肉也。大觀本草引蘇頌云。直史館楊囑。瘍生於頰。依鄭注合燒藥成。注之創中。少頃。朽骨連兩牙潰出。遂愈。案蘇頌所記。足證此注肉破骨出之義。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疏〕氣養爲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藥之力。〔疏〕氣養

之者。以下三法。並四寫所通用也。與疾醫云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略同。蓋治瘍之異於治病者。惟祝藥及刮殺之齊耳。其養治之法。則不異也。注云。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者。賈疏述注。攻下有之字。疑今本誤脫。刮殺者。去其惡肉。養之者。長其新肉也。此以五藥療之。亦長新肉之事。療瘍之五藥。即疾醫之五藥。非上文攻瘍之五毒也。賈疏謂此文重言五藥者。爲下五味節成此藥。故須更言五藥。則似攻療爲一事。失之。云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者。據疾醫校也。惠棟云。說文。饋客芻米曰氣。氣本饋字。經傳無五氣之文。內經載氣法時論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味爲充。故鄭據此五氣當爲五穀。案惠說。足中鄭讀。惠士奇。呂飛鵬。並據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天食人以五氣。謂五氣即五行之氣。不必改爲五穀。亦足備一義。云節。節成其藥之力者。鄭意蓋謂既服藥之後。更以五味節成其藥之力。則五味亦即疾醫注所云醴酒飴蜜薑鹽之屬。非謂五味之藥。賈謂即下文以酸養骨之類。失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也。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疏〕凡藥以酸養骨者。此通論五味六和之藥。醫以五行爲宗。滑又以通五行之氣。凡食醫疾醫皆然。此總發之。案吳說是也。此以五味增骨爲六。與上五味不相累。賈疏謂上云以五味節之。即此五味。欲見五味節成五藥。故藥味合言。非經義。注云。以類相養也者。賈疏云。謂若酸與骨。辛與筋之類。是也。云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者。白虎通義五行篇云。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淮南子時則訓。其味酸。高注云。酸之言鑽也。萬物鑽地而生。管子四時篇云。風生木爲骨。尹注云。骨。亦木之類也。賈疏云。酸木味之等。並依洪範及月令爲說也。木立地中似骨者。謂似人之骨立肉中者。故以酸養之。云辛。金味。金之纏合異物似筋者。白虎通義五行篇云。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然傷成物辛。辛所以熟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熟也。說文辛部云。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賈疏云。人之筋。亦纏合諸骨。故云似筋而以辛養之也。云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者。說文辰部云。髓。血理分。寢行體中者。重文脈。髓或从肉。脉即脈之俗。白虎通義五行篇云。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水主鹹。管子水地篇云。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尹注云。分流地上若脈也。云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者。白虎通義五行篇云。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素問五運行天論云。火生苦。云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者。白

虎通義五行篇云。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王注云。物之味甘者。皆土氣之所生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甘者。中央之味也。又五行之義篇云。甘者。五味之本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五行大義引元命苞云。甘者。食常言安其味也。甘味爲五味之主。猶土之和成於四行也。賈疏云。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故云含載四者。似人之肉。亦含載筋骨氣脈。故以甘養之也。案此經辨諸味所養。與古醫家言不相應。未審其義。鄭賈以象類釋之。亦無當藥疾之用。殆非其本旨。今以古醫經校之。當是此經文有譌互。蓋以酸養骨。骨當作氣。以苦養氣。氣又當作骨。馬總意林引公孫龍子云。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彼言甘益肉。辛益筋。與此以甘養肉。以辛養筋。正同。而言苦有益於骨。足證以苦養氣。當作以苦養骨。苦既以養骨。則酸當以養氣。又可知矣。素問六節藏象論云。肺者。氣之本。宣明五氣論云。心主脈。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藏氣法時篇云。肝用辛補之。酸寫之。心用鹹補之。甘寫之。脾用甘補之。苦寫之。肺用酸補之。辛寫之。腎用苦補之。鹹寫之。蓋此經凡言養者。皆謂補其本。素問以酸補肺。卽此以酸養氣也。以辛補肝。卽此以辛養筋也。以鹹補心。卽此以鹹養脈也。以苦補腎。卽此以苦養骨也。內經諸文。皆此經之稿誦。自漢以後。經文氣骨二字互易。鄭賈皆緣誤爲釋。遂不可通。要之醫藥之術。古今不易。不可誣也。至素問宣明五氣論。說五味所禁。又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五臟生成篇說略同。彼云五味所走。與此經所養。義亦相合。而以所走之味。多食爲禁者。蓋節其太過。卽藏氣法時篇補寫異用之義。與此經文異而理實通也。云滑。滑石也者。神農本草經云。滑石味甘寒。主身熱洩瀉。女子乳難癰閉。利小便。蕩胃中積聚寒熱。益精氣。久服輕身耐飢長年。賈疏云。以五味酸苦辛鹹甘。養骨筋氣脈與肉。相配訖。前食醫云。調以滑甘。平常服食。五味之外有滑。彼滑用薑荳粉榆。今此養病。五味之外。亦宜有滑。但於藥分之中慎滑。則不得如平常用薑荳等。故以滑石解之。云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者。本草名醫別錄云。滑石通九竅六腑津液。去留結。令人利中。是通利往來之藥。故可以養竅。然鄭云諸滑物。似通莖菜之滑而言。以其品類衆多。而性味大同。義得兼含也。凡有瘍者。受其藥焉。〔疏〕。凡有瘍者。受其藥焉者。賈疏云。卽上五藥是也。凡國中有瘍。不須身來者。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畜獸之疾病及〔疏〕。注云。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者。重人賤畜。故略同在一醫也。此醫唯療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畜獸之疾病及〔疏〕。注云。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者。重人賤畜。故略同在一醫也。此醫唯療

家畜，不療野獸，但畜獸義通，今以畜解獸，故畜獸連言之也。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爲其病狀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

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爲其病狀。

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也。氣謂脈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也。

〔疏〕氣也者，療畜獸以灌行之者，猶飲也。爲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投壺注云，灌，猶飲也。謂先灌藥以緩其病，使不至

〔疏〕注云・療畜獸以灌行之者・爲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者・投壺注云・灌・猶飲也・謂先灌藥以緩其病・使不至

增劇。可以徐察其狀也。賈疏云。爲其病狀難知。故先灌而和緩之。以其瘦弱。且強其氣力也。吳廷華云。灌藥必須行之。卽所謂行藥也。又恐其弱。故又緩以強之。蓋行則氣動。病之所發。惟動乃見。故得觀而養之。云節。趨聚之

故先灌而和緩之。以其瘦弱。且強其氣力也。吳廷華云。灌藥必須蓋行則氣動。病之所發。惟動乃見。故得觀而養之。云節。趨聚之

節也者。釋文云。聚。本亦作驛。案聚卽驛之省。大司馬云。車驛徒趨。說文馬部云。驛。馬疾步也。趨驛之節。謂或緩或急。依節更迭行之。以動其氣也。云氣謂脈氣者。謂血脈之氣發於外者。左傳十五年傳。慶鄭說小駟云。亂氣

行之。以動其氣也。云氣謂脈氣者。謂血脈之氣發於外者。左僖十五年傳。慶鄭說小駟云。亂氣

發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所謂脈氣也。云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者。謂既適其趨聚之節。而脈氣外發以諷之。乃知其病之所在也。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

慎興。外彊中乾。所謂脈氣也。云既行之。乃以脈視之。而脈氣外發以諷之。乃知其病之所在也。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

後藥之養之食之亦先攻之而後養之〔疏〕然後藥之養之食之者。藥之。自以瘍醫之祝藥附著之也。注云。亦先攻之而後養之者。賈疏云。亦上瘍醫以五穀養之養。彼注先刮殺盡乃養之。此亦然。

亦先攻之而後養之。〔疏〕然後藥之養之食之者。藥之。卽以癰醫之視藥附着之也。注云。亦先攻之而後養之者。賈疏云。亦上癰醫以五穀養之養。彼注先刮殺盡乃養之。此亦然。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疏〕
外體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者謂醫師使獸醫療之也云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者獸醫

〔疏〕凡醫之有疾者，有癰者，似瘡者，謂醫師使
獸醫療之也。云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者，獸醫

之官計也。賈誼云：上醫曰十全爲上者，唯據疾醫與癰醫，不據獸醫。故此云計其難而進退之。進退，亦謂據功過進退其祿也。論議案：此進退，卽據醫師進退獸醫下士四人而言。猶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獸醫之下，亦當有

此進退。卽據醫師進退獸醫下士四人而言。猶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獸醫之下。亦常有

散醫。無其數。則亦當稽其身。而以醫師五等制食之法。進退其食。此經山言進退醫官。而不及制散醫之食。醫師則唯言制散醫之食。而不及進退醫官之事。皆互文以見義。

醫師則唯言制散醫之食，而不及進退醫官之事，皆互文以見義。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式灋，作酒之法也。灋，有功灋之功，月令曰，刀飭力飭。秬稻必齊齊，作酒之齊也。麴蘖必時時，作酒時有米麴之麴也。水泉必香香，有酒之香也。陶器必良良，有酒之良也。火齊必得得，有酒之得也。鄭司農云：

式法。作酒之法。惟酒醴有米麴之麴。又有功治之功。見今日。刀命力節。秬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醴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秬酒及共受之改令。此言下其酒。以酒。其則有華氏律之也。賈疏云。酒王。辨

人以其材。〔疏〕四飲，則漿之政令亦掌之。今直言掌酒之政令，不言漿之政令者，但據酒之尊者而言。其實漿亦

〔疏〕掌酒之政令者，謂作酒及其禁之政令，此官不掌酒禁，以酒禁別有藉工掌之也。賈疏云，酒正辨四飲，則漿之政令亦掌之，今直言掌酒之政令，不言漿之政令者，但據酒之尊者而言，其實漿亦

之，不言者，亦舉尊言也。注云：式法作酒之法式者，此亦注川今字作法也。作酒法式，卽後文之酒式。大宰九式，

注云・酒作酒之法者・此亦注川今字作法也・作酒法式・卽後文之酒式・大宰九式・

有羞服之式。此酒式。蓋又羞式之一端與。云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沾之巧者。說文米部云。籩。酒母也。籩。卽籩之俗。凡造酒爲麴。所用米不同。聘禮注云。凡酒。稻爲上。黍次之。梁次之是也。又用米多少。亦有麴數。漢書平當傳如淳注引漢律云。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是也。功沾者。猶後注云。作酒之善惡。司兵注云。等。謂功沾上下。義與此同。國語齊語云。辨其功苦。管子小匡篇。及荀子王制篇。亦並有功沾之語。苦與沾。亦聲類同。蓋凡器物飲食之精者。並謂之功。粗者並謂之沾。作酒之法同。而作之則有詳略久速。故亦有功沾之巧。二者並法式所該也。引月令者。仲冬令文。彼文館作熾。鄭彼注云。酒孰曰齊。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穠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案月令注以大酋爲酒人。與此注異。當以此注爲正。彼大酋爲酒官之長。此酒正亦與酒人。大酋人爲長。正與彼相應。故此注引彼文爲釋。彼注蓋偶通長屬言之。未及別白耳。呂氏春秋仲冬紀高注亦云。大酋。主酒官也。曾醴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齊。於周禮爲酒正。亦與此注義同。月令孔疏乃云。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爲酒人。欲以調停鄭兩注之差互。非。凡爲公酒者亦如之。射飲也。鄭司農云。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者。嫌酒正自授其所屬胥徒等。故特釋之。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疏〕人公牛。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牛人注云。公。猶官也。此與關人公器。牛飲酒。鄉飲酒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三年賓賢能後。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此數事者。皆爲國行禮。不可橫斂於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爲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吳廷華云。此亦有祭祀之酒。云亦以式法及酒。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泛者。成而滓浮泛然。如今宜成醴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疏〕辨五齊之聞。杜子春讀齊皆爲桑。又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名者。五齊。有滓未沈之酒也。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然者。釋名釋飲食云。汎齊。浮醴在上。汎汎然也。脫文水部云。泛。浮也。汎。浮兒。二字音義相近。郊特牲。明水汎齊。注云。汎齊。或爲汎齊。禮記釋文亦云。汎。本又作泛。同。

說文米部云。糟。酒滓也。成而滓浮。謂酒熟而糟上浮。又謂之糟。說文酉部云。醴。泛齊。行酒也。蓋謂薄酒。九章算術。不足篇云。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泛齊味薄。故謂之薄酒。醴又疑卽內則之醴。互詳漿入疏。云如今宜成醴矣者。賈疏云。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醴。蒼梧醴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今鄭云宜成醴矣。亦未知鄭意酒名地名。類下鄭白。則爲地名。王聘珍云。釋名釋飲食云。酒言宜成醴。蒼梧清之屬。文選七命李注引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醴。據此。則宜城之爲地名無疑。續漢書郡國志。南郡有宜城侯國。丁晏云。初學記酒類。有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後漢杜根傳。爲宜城山中酒家保。李賢注。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林頤山云。漢地理志。濟南郡有宜成。續漢志已省。宜城醴。當出南郡宜城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酒則醴數徑寸。浮蟪若萍。醴酒有滓浮在上。與泛齊同。故事以相況。案王丁林說是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山南東道襄州宜城出美酒。俗號爲竹葉杯。北堂書鈔酒部。引傳玄七謨云。甘醴賁於宜城。又酒賦云。比蒼梧與宜城。字並作城。可證。釋名與此注並作成。蓋偶用省畧字也。說文酉部云。醴。汁滓酒也。御覽飲食部。引禮記外傳云。泛齊。俗爲自醴。齊民要術引食經。有作自醴法。以秫米與麴合作之。云酒甘如乳。則泛齊與醴齊。同爲甜酒。但稍濁耳。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者。謂醴之不滓者。汁與糟相將未分。故禮酌醴必用杷。若滓而去其糟。則別爲醴清。入四飲內。不爲齊也。說文酉部云。醴。酒一宿孰也。釋名釋飲食云。醴齊。醴。體也。醴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也。許劉言醴成之速。鄭言醴成之濁。各舉一端。義不異也。御覽飲食部。引禮記外傳云。醴齊。汁滓相將。同一體也。卽本鄭義。呂氏春秋重己篇高注云。醴以漿與黍相體。不以鞠也。高氏似亦釋醴爲體。而云以漿與黍作之。山海經中山經云。其祠漿醴。郭注亦云。以漿作醴。韓詩及漢書顏注。則謂醴。少麴多米曰醴。漢書楚元王傳顏注云。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孰。不齊之。呂氏春秋高注亦云。醴濁而甜。賈疏云。此醴齊。作時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云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慈白色者。釋名釋飲食云。益齊。益。漬也。漬。漬然濁色也。說文酉部云。醴。濁酒也。又水部云。漬。雲氣起也。決。漬也。益翁。卽醴濁之借字。益與翁。亦雙聲義近。猶決訓漬也。益齊。禮運禮器。並謂之醴。詳後疏。云如今鄭白矣者。賈疏云。一屬南陽郡。一屬沛國。蕭何初封在沛。其字本作酈。故說文邑部云。酈。沛國縣。今酈縣。後高后封何夫人。則在

南陽郡。鄧。郡。異字異音。續漢志始誤爲一字。與醴同音者。自是鄧字。史記蕭相國世家索隱。引鄧誕生云。鄧屬沛郡。音。醴。屬南陽。音。醴。鄧氏雖亦以鄧爲郡。而音則不誤。賈以此注鄧爲南陽地名。非也。依陸說。則鄧爲醴之借字。說與賈異。御覽引禮記外傳云。益齊。今之曰醴酒也。亦與陸同。惠士奇申陸說云。鄧。讀爲醴。廣雅釋器。醴。酒也。南史王元凱傳。宋孝武四時詩。所謂白醴解冬寒也。黃以周說同。丁晏亦云。玉篇酉部。醴。白酒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白酒曰醴。賈疏以鄧爲地名。非也。案惠丁說是也。先堂書鈔酒部。引孫詵三公山下賦。亦云九醴醴。據張華云。宜城九醴。醴則自醴。似亦出宜城。沛國之鄧。南陽之鄧。皆不聞出美酒。其爲聲近假借字明矣。云。醴者。成而紅赤者。釋名釋飲食云。醴齊。色赤如醴也。說文糸部云。緹。帛。丹黃色。紅帛。赤白色。廣雅釋器云。緹。赤也。蓋酒成而淺赤色。故謂之醴齊矣。云如今下酒矣者。賈疏云。下酒。謂曹床下酒。其色紅赤。故以緹名之。惠士奇云。詩。醴酒有旨。說文酉部云。醴。下酒也。謂醴酒以篋。汪文盛說同。案惠注說。是也。賈云曹床下酒。曹當作糟。下酒。蓋糟床盛下之酒。醴齊於益齊益清。故鄭以下酒爲釋。云沈者。成而滓沈者。釋名釋飲食云。沈齊。濁滓沈下。汁清在上也。案沈齊雖有滓而沈。故其酒稍清。禮運坊記。並謂之澄。禮器又謂之清矣。云如今造清矣者。釋名有蒼梧清。卽造清也。惠士奇云。文選張衡南都賦。十旬兼清。疑卽此。云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賈疏云。言自醴以上。唯有泛齊。泛齊滓浮。則濁於醴齊汁滓相將者。此二者。皆以茅沈之。故司尊彝云。醴齊縮酌。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謂以事酒之上清明者和醴齊。以茅沈之。使可酌。鄭彼注云。泛從醴。是二者皆縮酌。故云自醴已上尤濁。縮酌也。云益以下差清者。賈疏云。案司尊彝云。益齊沈酌。鄭注。沈。清也。謂以清酒沈之。則不用茅。以其益已清故也。鄭注又云。緹沈從益。則亦用清酒沈之。呂飛鵬云。五齊。皆酒之濁者。後鄭謂益以下差清。但較泛齊醴齊爲稍清耳。其實皆濁酒也。案呂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清醴之美。始於未相。高注云。醴。清酒。周禮醴齊是。廣雅釋器云。清英。酒也。醴。英。並與益聲類同。鄭及高誘並以益齊爲清。於濁齊之中爲差清也。故郊特牲說齊注云。說。猶清也。五齊濁。涉之使清。謂之說齊。是鄭謂五齊皆濁。與許君訓醴爲濁酒。並不相悟也。云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者。周人作五齊三酒。分齊法式。經傳無文。鄭略依其清濁象類說之。故云未可盡聞也。云杜子春讀齊皆爲案者。司尊彝鬱齊。醴齊。益齊。杜讀同。賈疏云。子春意見禮運云。案醒在堂。案穀爲緹酒。則其餘四齊。皆以案穀爲之。故讀齊皆爲案。詒讓案。齊。正字。案。假借字。杜轉讀齊爲案者。蓋兼據司尊彝故書案爲蠶。蠶。案。字同也。禮運注云。案讀爲齊。聲之誤也。後鄭說與杜正相反。故不從杜讀。孔疏云。爾雅。案。糴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案當爲齊。今案杜讀齊爲案。惟取聲類同耳。非必取以稷作酒之義。賈說不若孔說之當。

云又禮器曰。提酒之用。玄酒之尚者。賈疏述注。又作云。疑當作又云。今本似誤。禮器元文。提酒實作醴酒。此引作提。與彼文異。杜引之者。證此提齊也。云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者。後鄭蓋讀齊與月令醴稻必齊之齊同。司尊辨先鄭注。讀齊爲齊和之齊。與後鄭此注正同。享人注云。齊多少之量度。量卽謂米麴水火之數量也。御覽引禮記外傳云。齊者。酒人和合之分劑之名也。劑。齊。字同。賈疏云。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謂若祫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是以度量節作之。不從子春爲案者。禮運唯有醴齊稱案。於此五者皆稱齊。子春破五齊從一案。於義不可。故鄭於禮運注案當爲齊。破一案從五齊。於義可也。此五齊與下三酒。及春官鬯人所造鬯酒。所以異者。五齊三酒。俱用秬稻麴蘖。又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者也。是以下經鄭注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尙味而貴多品。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故禮坊記云。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是也。其鬯酒者。自用黑黍爲之。與此別也。案賈說祫禘時祭。用齊多少。本崔靈恩說。詳後及司尊辨疏。然賈以祭大小齊多少釋此注。則非鄭意。又賈謂五齊三酒。並秬稻所作。與鬯人鬯酒爲秬黍所作異。表記孔疏謂五齊之酒卽鬯酒。以秬黍爲之。二說差異。程瑤田則據內則。禮兼用稻粱黍三米。又聘禮。醴黍清皆兩甞。明五齊非秬鬯。三酒亦不皆用秬稻。案程說甚塢。蓋五齊。酒人所作。秬鬯。鬯人所作。分掌二職。不可并而爲一。司尊辨鬯齊亦在五齊之外。足證其非同齊。鄭禮注既絕無秬鬯卽五齊之說。而前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一曰昔酒。三注引月令證作酒之事。亦非謂齊酒二者。皆必用秬稻。賈孔說並不足據。

曰清酒。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疏〕辨三酒。曰清酒。其酒則今之醴酒也。昔酒。今之會久白酒。所謂舊醞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醴。接夏而成。〔疏〕之物者。三酒。已涉去滓之酒也。上五齊言名。此三酒言物。名物相將。兩文互相備也。物卽謂酒之種別。賈疏謂物者。材也。以三酒所成有時。故豫給材令作之。非也。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者。賈疏云。此三酒並人所飲。故下云共王四飲三酒也。但事酒酌有事人飲之。故以事上名酒也。昔酒者。久醞乃熟。故以昔酒爲名。酌無事之人飲之。清酒者。此酒更久於昔。故以清爲號。祭祀用之。此昔酒清酒。皆以酒上爲名也。御覽飲食部。引禮記外傳云。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吳廷華云。三酒不第共祭祀。如下王及后世子賓客孤老士庶子皆用之。注。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者。有事。謂若特牲少牢饋食禮。凡諸執事之人。不與尸爲獻酬者也。賈疏云。謂於祭祀之時。乃至卑賤執事之人。祭未並得飲之。云昔酒無事而飲也者。賈疏云。亦於祭末。羣臣陪位不得行事者。並得飲之。云清酒祭祀之酒者。賈疏云。亦於祭祀之時。賓長獻尸。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神共器。尊同酌齊。故酌清以自酢。故

司尊彝云。皆有醴。諸臣之所酢。此三酒。皆盛於醴。尊在堂下。但此清酒受尸酢。故以祭祀言之。案禮運孔疏引崔氏。則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與前說小異。通典吉禮。亦從其義。孔駁之云。案司尊彝云。皆有醴。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酌醴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醴。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言酢王。崔氏所說。於義疑也。案孔說深得鄭旨。但三酒所用。經本無明文。二鄭及崔杜。並以意推之。於經成無據證。先鄭之義。與後鄭亦未必盡同。其以清酒爲祭祀之酒。似謂卽獻尸之酒。而賈以尸酢實長釋之者。以司尊彝注。說獻尸用五齊。不得用三酒也。然酢實仍是酢臣。不得獨爲祭祀。惟加爵酌尸。或足當之耳。但此自是後鄭及崔氏之義。與先鄭意亦未知合否。黃以周云。清酒既爲祭祀之酒。宜崇於助祭之酒。何爲事酒昔酒。反在祭酒之上。事酒昔酒。內則謂之白酒。鄭注聘禮酸黍清。云酸白酒也。先言酸白酒尊。而謂祭祀用其酒之下。不用其尊。無是禮也。然則執事之酒。雖亦用事酒昔酒。要不得謂事酒昔酒。不用諸祭祀矣。案黃糾三酒尊卑差次之外。連是也。以此經齊酒通例言之。本皆濁尊於清。後注云至敬不尚味。是也。而依鄭此注義。則以清酒最尊。昔酒次之。事酒又次之。先鄭及賈孔說並如是。崔靈恩說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明亦以清酒尊於昔酒也。然後鄭聘禮注說。則又以白酒尊於清酒。鄭二禮注義。既自不同。今亦無可質正。未敢臆定也。云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者。賈疏云。先鄭云。有事而飲。據有事時飲之。後鄭云。酌有事者之酒。謂有事之人。但是有事之人。雖不當祭時。亦酌酒與之。是就足先鄭義也。御覽引禮記外傳云。事酒新成者。酌飲有事。謂廟中助祭親事者也。廟中以有事者爲榮。釋名釋飲食云。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案二鄭以飲有事釋事酒。望文生訓。義本不甚塢。劉說與二鄭異。而義實長。郊特牲孔疏。說事酒云。謂爲事而新作者。亦與劉同。郝敬。方苞。蔣載康。黃以周。並據少牢宰命爲酒。釋此事酒。義證尤塢。俞樾云。事酒者。謂臨事而釀者也。三酒以新舊爲次。疏謂昔酒久釀乃孰。清酒更久於昔。然則事酒最在前。其爲新酒可知也。云其酒則今之醇酒也者。郊特牲注亦云。事酒今之醇酒。皆新成也。孔疏云。醇是利醒醴醴之名。卽今卒造之酒也。惠士奇云。醇酒有舊有新。舊爲昔酒。則新爲事酒矣。案惠說是也。事酒有事而釀。則隨時可釀。但五齊不必皆醇。事酒則必待醇而後孰。故亦謂之醇酒。明曾醇而不甚久者也。賈疏謂事酒亦冬釀夏成。似非。云昔酒今之曾久白酒者。賈疏云。言昔爲久。曾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曾久白酒況之。但昔酒對事酒爲清。若對清酒則爲白。故云曾久白酒也。故晉語云。味厚實昔毒。酒久則毒也。案鄭郊特牲注。以味厚昔毒。釋昔酒之義。故賈亦引國語爲釋。而以昔毒爲昔毒。文小異。今章本作厚味實昔毒。注云。腊。亟也。釀若廟昔酒。文選七命。李注引賈逵國語注云。腊。久也。又鄭語云。毒之曾腊者。其殺也滋速。

依說文肉部，腊卽昔之綴文，其字木同，亦皆有久義，鄭韋訓讀，可互證也。說文，食部云，食，酒，會也，釀之米麴，會澤，久而美味也，釀酒，久釀會澤也，釀，澤，釋，字並同，說文所謂釋酒，蓋兼事酒昔酒言之，二酒皆會澤，但以釀之新舊爲異，釋名所謂釋酒，蓋專指舊釀言之，卽此注之會久白酒也，方言云，會，熱也，自河以北，趙魏之閒，久熟曰會，蓋事酒會澤而不必久，昔酒必會澤之久而後成，故亦謂之會久白酒，內則，酒清白，注云自，事酒昔酒也，是事酒昔酒，並自而不清，但昔酒會澤較久，故獨得昔名，事酒昔酒，聘禮亦謂之釀，士虞記又作波酒，聘禮之釀清，猶內則云清日矣，云所謂舊釀者也者，郊特牲云，猶明清與釀酒于舊澤之酒也，彼注云，澤，讀爲釀，舊釀之酒，謂昔酒也，涉清酒以舊釀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賈疏云，案彼上注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釀酒益齊，涉於舊釀之酒，三酒除事酒清酒，則云舊釀，是昔酒可知也，對事酒爲新釀，昔酒爲舊釀，清酒不得釀名，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清酒，會澤之尤久者也，北堂書鈔酒部，引袁子正論云，中山清酒，說文西部云，釀，釀也，作酒曰釀，賈疏云，以昔酒爲久，冬釀接春，明此清酒久於昔酒，自然接夏也，中山，郡名，故文魏都賦云，醇酎中山，沈酒千日，丁晏云，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中山出好酎酒，初學記酒類，引晉張載酒賦，中山冬啓，醇酎秋發，卽鄭所云中山冬釀也，論議案，統校經注，凡齊酒，並濁者成速，清者成遲，五齊最濁，成最速，故說文以釀爲一宿孰，三酒之中，事酒較濁，亦隨時釀之，會澤卽孰，昔酒較清，則冬釀春孰，清酒尤清，則冬釀夏孰，月令，命大酋爲酒，在仲冬，鄭彼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又別引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逸禮與記文相較一月，其爲冬釀一也，詩豳風七月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毛傳云，春酒，凍醪也，孔疏以爲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又謂卽此注所謂中山冬釀，然依鄭義則冬釀春成，是爲春酒，卽三酒之昔酒，此清酒接夏乃成，則更久於春酒，孔疏謂春酒，卽中山冬釀，非也，又月令孟夏云，天子飲酎，注云，酎之言，辨四飲醪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彼酎酒以春酒重釀之，故夏成，此清酒夏成，非重釀，與彼亦異，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醪，清，謂釀之清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醪爲醪，凡醪濁，釀醪爲之，則少清矣，醫，釀之字從毌，從酉，省也，漿，今之酸漿也，醪，今之粥，內則有黍醪，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醪，稻醪，清醪，黍醪，清醪，梁醪，清醪，或以醪爲醪漿水，〔疏〕醪，后致飲于賓客之醪，有醫醪糟，糟音聲與酒相似，醫與醪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疏〕辨四飲之物者，賈疏云，案漿人有六飲，此言四者，以漿人注，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故此唯辨四飲之物也，注云，清謂醪之清者，以別於五齊之醪，爲汁滓相將，不滓者也，凡滓皆謂去其滓，士冠禮云，凡醴事，質者用

槽。文者川清。賈疏云。此鄭康成入解之。康人云體。此云清。故云清謂體之涉者。江永云。體有清有糟。而四者惟
有清者。蓋糟醴與醴齊同。已於五齊中辨之也。云醫。內則所謂或以醴爲醴者。彼注云。醴粥爲醴。江永云。今時北
方造黃酒之法。先煮黃米爲粥。乃入麴蘗釀之成酒。正與內則注合。此惟黃米可釀粥。而穠稻則否。黃米。蓋卽古之
芒。又內則重醴中。亦有梁醴。蓋炊飯而釀者爲醴。煮粥而釀者。以醴爲醴也。云凡醴濁醴醴爲之則少清矣者。明
醫雖亦是醴。而清濁小異。凡醴濁。必涉之乃清。若以醴爲醴。則雖不涉。亦少清於醴。以醴本含水多也。然鄭云少
清。則醫之糟者。雖清於未涉之醴齊。而校之已涉之醴。清而仍少濁也。云醫之字從醫從酉。省也者。釋文云。從醫。
烏分反。徐烏例反。本或作醫。臧琳云。醫字正從醫從酉。不當言從酉省。考賈疏云。從醫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
則賈疏本作從醫從酒。省也。釋文。音烏兮反。蓋已誤作醫。或作醫。卽醫之俗字。徐仙民音烏例反。當作蔽醫之醫。
與賈疏本同。今賈疏亦作從醫從酉。幸有去羽去水之言可考也。說文酉部云。醫。治病工也。醫。惡姿也。醫之性然。
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一曰醫。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據說文則醫爲病容。一曰病聲。皆取會意。
不從醫省。而鄭云從醫省者。鄭以醫爲諧聲字。凡醴醴醴醴等字。皆從酉。酉卽酒也。說文。醫下云。从酉。醫之性
得酒而使。又云。酒所以治病也。亦以酉爲酒。鄭云從酒省者。則凡從酒字。皆因省從酉。是酉酒不同矣。惠棟云。文
當云从醫从酒省。段玉裁亦改酉爲酒云。鄭意此字。俗用爲醫藥字。而其字上從醫。下從酒省。則四飲之一。乃此字
本義也。鄭不言從酒省。段聲者。段聲字。在古音脂微齊皆族部。醫字古音。在之哈部。與內則臠字同物同音。案
惠段說是也。臧氏謂徐音及賈疏本。並作從醫從羽省。亦足正今本之誤。然徐賈所見。仍是晉宋以後之誤本。非鄭君
之舊。又案後鄭言此者。取醫於文從酒省。證其爲酒醴之屬耳。許引此經云醫酒。則亦以醫爲酒醴。玉藻五飲之酒卽
此。素問有湯液醴論篇。醫酒。卽醴醴。與湯液異。五齊三酒。皆可治病。四飲之醫。雖亦名醫酒。然治病之酒。
實不必專川醫也。云漿今之載漿也者。鄭內則注。亦云漿醴載。說文。水部漿。酉部載。並云醴漿也。漿卽漿之正字。
釋名釋飲食云。漿。將也。飲之寒溫多少。與醴相將順也。廣雅釋詁云。醴載。醴漿也。案漿載同物。衆言之則曰載
漿。蓋亦醴糟爲之。但味微酢耳。內則又有醴。注以爲梅漿。蓋亦載漿之別。此漿內通含之矣。賈疏云。此漿亦是酒
類。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爲載漿也。云醴今之粥。內則有黍醴醴飲粥稀者之清也者。說文酉部云。醴。黍酒
也。一曰甜也。賈侍中說醴爲醴清。許所云黍酒。蓋卽內則之以醴爲醴。鄭以爲四飲之醫。賈侍中云。醴爲粥清。則
卽此四飲之醴。賈說與鄭同也。云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醴清清黍黍清清黍清。或以醴爲醴漿水臠者。舊
本臠作醴。宋建陽本。注疏本。並作臠。釋文云。臠。木又作醴。案建本與陸合。今從之。內則。酒。並作糟。臠亦

作醴，鄭彼注云，重，陪也，糟，醴也，清，沛也，致飲有醇者，有沛者，陪設之也，永清醇，謂，梅漿，案二鄭說諸飲，並以此經及內則參校爲說，而義各異，後鄭以彼三醴，當此經之清，及漿人之醴，彼醴醴當此經之醴，而彼之醴，則即此經漿之屬，先鄭則以彼醴醴與三醴，同當此經之清，而以彼之醴，當此經之醴，並與後鄭義異，惟謂彼黍醴與漿，即此經之漿與醴，水即漿人之水，則與後鄭說同，內則又有濫，後鄭以當六飲之涼，此先鄭不引之，疑亦同後鄭說矣，云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醴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先鄭據此經下文，明與內則醴糟，物同而字異也，云糟音聲與酒相似，醫與醴亦相似者，臆，舊本亦作醴，今從注疏本，段玉裁云，今內則酒作糟，疑是用周禮改也，司農云，糟音聲與酒相似，謂之相似，則非一字也，酒之本義，當是艸類，從艸酒聲，故沈重音子山反，糟曹聲，古讀如擊，同在尤幽部，糟是正字，酒是假借字，又云，醫與醴音聲亦相似，蓋同在之哈部，今本內則作醴者，俗製也，江永云，先鄭以醴釋醫，別爲一義，未確，下言后夫人致禮，醫亦有糟，醴爲梅漿，安得有糟乎，案江說是也，內則八珍，食漬以醴若醴醴，則醴爲醴類明矣，故後鄭彼注，以爲梅漿，此注則以醫與醴醴是一，皆不從司農說也，云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者，謂內則之酒，與下文糟爲一物，臆，掌其厚薄之齊，以其王之四與此醫爲一物，依後鄭說，則酒糟同物，而醴醫不同物，此引之者，廣異義也，臆，

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五齊正用醴爲〔疏〕掌其厚薄之齊，以饌者，賈疏云，從五齊已下，非酒正所造，並是酒人漿人所作，故直辨其厚薄之齊，饌者，謂饌陳具設之也，注云，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具設之者，說文食部云，饌，具食也，重文饌，義，或从巽，是物具爲饌，此王饋食，主於備品物，具設四飲三酒，故云饌，后世子則不具設，故不云饌也，云五齊正用醴爲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者，明經不云共五齊，以漿人醴入六飲，亦即上四飲之清，餘四齊，皆非常飲所川也，凡酒以苦爲正，故疾醫注，以酒屬五味之苦，醴則濁而味甜，與它酒異，故於五齊之中，特取此備六飲之一也，云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者，賈疏云，三酒味厚，五齊味薄，故言似酒醴恬，全與酒味別也，凡祭祀，以凜其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嘽之視，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

爵屬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醕在
月。棗醕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
貴多。〔疏〕凡祭祀。以薄共五齊三酒者。亦酒正之官法也。賈疏云。謂天地及宗廟等總目之言。但祭有大小。齊有多
品。〔疏〕少。各有常法。云以實八尊者。五齊則盛以六尊。三酒則盛以疊尊。各隨其事而用之也。賈疏云。五齊五
尊。三酒三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爲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禮運孔
疏云。周禮大禋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醕在戶。
棗醕在堂。澄酒在下。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禘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齊也。故鄭注司尊彝。
四時祭法。但云醴齊而已。其禘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禘祭在秋。案司尊彝。秋齊冬齊。朝獻用兩著尊。
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益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
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齊。醴齊。明水。黃齊。盛鬱鬯。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禘祭凡十八尊。
案依崔孔義。則大禘十八尊。大禘十六尊。時祭十二尊。司尊彝。賈疏說。亦同。此三實八尊者。以崔孔所推大禘禮
言之。則一著尊盛泛齊。一著尊盛醴齊。一壺尊盛益齊。一壺尊盛醴齊。以上四尊。皆陳於堂上。一壺尊盛沈齊。一
壺尊盛事酒。一壺尊盛昔酒。一壺尊盛清酒。以上四尊。皆陳於堂下。此並據五齊三酒之正尊言之。不數鬱鬯及明水
玄酒等尊也。又案鄭司尊彝注。謂大禘備五齊。崔靈恩推之以爲禘用四齊。時祭用二齊。賈前疏及郊特牲疏。引皇侃
說。禮運疏說。並同。江永則云。凡祭祀。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通言之。非一祭中具備也。觀司尊彝六
尊。不並用。可見漢儒謂禘大於禘。故疏家云。禘備五齊。禘備四齊。此以意言之耳。禮運諸篇。雜陳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未有及泛齊者。則泛齊唯用之祀天地。案江謂禘亦不得備五齊。與鄭義不同。以司尊彝六尊不並用推之。似亦可
通。然經無明文。未敢定也。互詳司尊彝疏。云去祭三貳者。賈疏云。就三酒人所飲者。三度副益之。云中祭再貳小
祭壹貳者。經例凡列次分別數。曰一曰二。積衆增益數。曰壹曰再。中祭小祭禮殺。獻酬數校少。故正酌之外。止再
度壹貳益之也。云皆有酌數者。賈疏云。謂三酒之祭。副益等尊。皆有酌器盛酒。益尊數者。謂多少之數。注云。
酌器所用注尊中者。說文酉部云。酌。盛酒行觴也。凌廷堪云。凡刺酒之器曰勺。士冠禮注。勺。尊斗。所以刺酒
也。考鄉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左玄酒。皆加勺。大射。方壺膳尊。亦云加勺。特牲饋食記。兩壺加勺。士
冠禮。兩壺酌酒加勺。亦加勺。蓋酒在尊中。必以勺斟之。然後實於爵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有甒實勺。解角柄。士虞
禮。兩甒醴酒加勺。是醴亦用勺也。詒讓案。此酌。卽梓人之勺。凡斟酒以注之尊。斟尊以注之爵。皆用勺。故說文

勺部云。勺。挹取也。勺以酌酒。則亦通謂之酌。故楚辭招魂。王注云。酌。酒斗也。此三酒與五齊。雖有貳不貳之異。而其用勺注尊則同。經於酒言酌。於齊言器者。互文見義也。云數量之多少未聞者。酌數。若士昏禮酌玄酒三屬于尊之類。梓人云。勺一升。卽其容量。而鄭云未聞者。謂初注尊。及後武益。酌數量數。皆未聞。酒言數。齊言量。亦互文也。鄭司農云。勺一升。卽其容量。而鄭云未聞者。謂初注尊。及後武益。酌數量數。皆未聞。酒言數。齊言量。四京賦。膳夫馳騁。察貳廉空。薛綜注云。貳爲兼重也。賈疏云。先鄭之意。注酒於尊中爲副。子春後鄭亦與之同。案賈說是也。杜及二鄭。並以加益訓貳。副貳義亦同也。其備加益。亦別有尊。故易坎六四云。樽酒簋二。李鼎祚集解引虞翻云。貳。副也。禮有副樽。虞所說副樽。卽備加益之尊。韓詩外傳。范昭謂齊景公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倅尊。亦卽副尊也。然此經三貳再貳壹貳。自是就正尊加益之數。與副尊不相涉也。云大祭天地者。肆師。立大祀。則先鄭謂天神亦分三等。此天地在大祭中。則專指圜丘。方丘。南北郊。及五帝而言。非謂天神並爲大祭也。後鄭說同。通典吉禮引崔靈恩說。圜丘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案依崔說。則唯圜丘備八尊。與大禘同。其南北郊迎氣等。並與大禘同。不得備八尊。方丘。崔無說。當亦同圜丘備八尊。蓋二丘與大禘。尊數相等。二郊與大禘。尊數亦相等。但無二彝爲異也。云中祭宗廟者。先鄭意宗廟人鬼。先王先公。並爲中祭。後鄭則以先王爲大祭。先公爲中祭。與先鄭異。云小祭五祀者。大宗伯地示之五祀也。後鄭說亦同。云齊酒不貳。爲尊者質。不敢副益也者。齊酒。尸所飲。主於尊神。故尙質不副益也。賈疏云。以其主獻尸所用。少故不副益。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者。說亦與先鄭同。三酒人所飲主於文。故有三益再益一益之差。引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嚶之視者。證貳爲副益之義。漢書藝文志弟子職一篇。在孝經家。今在管子第五十九篇。彼文云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還而貳。唯嚶之視。同嚶以齒。周則有始。尹知章注云。貳謂再益。食盡曰嚶。周還。此引作周旋。字通彼文。本以益食爲貳。與此經益酒爲貳義同。賈疏謂彼周旋而貳。亦爲副益酒尊。失之。云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裘冕所祭也者。賈疏云。已下至玄冕所祭。並據司服六冕差之。冕服有六。天地宗廟。各有三等。故以六冕配之。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裘冕。祭地亦用大裘。是天地宗廟。皆有大祭。一也。云中祭者。王服鷩冕裘冕所祭也者。賈疏云。案司服。先公則鷩冕。四望山川則毳冕。是天地宗廟。次祭。二也。但天之次祀。不見衣服者。日月是天之次祀。以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兼服玄冕。故天之次祀中不見衣服。詒讓案。後鄭肆師注。以大祀爲天地宗廟。中祀爲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則大

祀有先公。中祀有社稷五祀而無先公。並與此注義異。金鶚據彼注糾此云。鄭既以宗廟爲大祭。驚冕以享先公。獨非宗廟之祭乎。何又以驚冕所祭爲中祭也。吳廷華亦云。先王先公之祭。其禮原無隆殺。其分袞冕驚冕者。不過視先王先公之服以爲服。所謂不敢以已之尊服臨先公。非以此爲中祭也。蓋先公之祭。若在親廟之中。則與先王之祭何別。若在禘祫。則尤爲大祭。況據中庸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先公之祀。等於先王也。案金吳說是也。禮器注。謂祭先公七獻。亦未瑯。詳司尊彝疏。云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者。釋文云。希本又作絺。案作絺者。依司服注讀改。非鄭之舊。司服弁師注。說希冕。並依經作希。不改字。賈疏云。按司服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玄冕。鄭彼注山林川澤之屬。鄭雖不言風師雨師等之屬。中兼之也。惟見天地小祭。不見宗廟小祭者。馬融以爲宗廟小祭。謂祭禘是也。祭禘之時。或可亦用玄冕。若然。則禮器云。一獻質。謂祭羣小祀當玄冕。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當希冕。五獻也。謂祭四望山川當龜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驚冕。雖不言九獻。以此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爲三。按司服。四望山川。禮器下文云。大饗不足以大旅。大旅當大裘。據此一獻至九獻。以此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爲三。按司服。四望山川。服龜冕。五獻。社稷服希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按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獻。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按王制。宗廟之牛角握。國語。山川之牛角尺。社稷尊於五嶽者。彼自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與宗廟同角握。詒讓案。小司徒舞師。後鄭注並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謂小祭。惟據玄冕祭。不兼希冕祭。又肆師小祀。後鄭注以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則又謂有山川無社稷五祀。義並與此注異。吳廷華云。司服明云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小祭只有玄冕。若希冕則在羣小祀之上也。鄭以希冕玄冕。俱爲小祭。與司服經悖。案吳說是也。金鶚說亦同。然鄭此注及肆師注。所定祭祀差次。岐迕殊甚。今亦無以質其是否。詳肆師及大司樂疏。云三貳再貳一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者。凡經作壹。注例並作一。亦古今字也。此說與杜及先鄭同。謂以勺酌酒。就三酒之尊。注而益之。如其數也。引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醕在戶。案醕在室。澄酒在下者。釋文云。醒。本亦作緹。案禮運作醕。釋文或本作緹者。疑依上經文改。緹醒字同。司尊彝注。亦引此文釋之作緹。與此別本同。鄭禮運注云。案。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字雖異。醕與盎。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案禮運此文。謂齊酒等所陳位次。此引之者。欲證三酒卑在堂下也。凡齊酒陳位。詳司尊彝疏。云澄酒是三酒也。者。此專釋酒字。不釋澄也。其澄自如禮運注說。與沈齊同物。禮運疏云。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數問。鄭荅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如鄭所荅。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益澄字。當云酒

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禮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注又以澄爲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荅之云。禮運云醴醴醴。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醴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爲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賈疏亦云。案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荅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於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當云酒是三酒。而賈徑云本按鄭作注時。謂澄酒之酒字是三酒。以別於上文玄酒之酒字。趙商不善讀鄭荅語。蓋忘其有澄字之意矣。而賈徑云本無澄字。有者誤也。是賈誤矣。云益之者以飲諸臣者。與子春說同。賈疏云。案司尊彝云皆有釁。諸臣之所酢。是飲諸臣也。云若今常滿尊也者。據漢法爲況。蓋亦常副益之。使酌之不罄。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山鼎常滿。藝文類聚雜器物部。有宋何偃常滿尊銘。卽此。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尙味而貴多品者。不尙味。謂齊甜而酒苦。貴多品。謂酒三而齊五也。郊特牲云。饔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彼主饔豆言。鄭以祭祀用五齊。義與彼相類。故約彼文爲說。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醴糟。皆使其士奉之。禮酒。齊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糟醫醴不涉者。涉曰清。不涉曰糟。后致。〔疏〕共賓客之禮酒者以下。皆致朝聘飲無醴醫醴不涉者。與王同體風也。亦因以少爲貴。士謂酒人。漿人。奄士。〔疏〕共賓客之禮酒者以下。皆致朝聘凡致酒皆盛於蠶。其數未聞。云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醴糟者。此致飲。亦與王致饗燕禮相擬。掌客。諸侯相朝。夫人於侯伯。有致饗於上公。又兼致饗食。亦其比例也。據掌客聘禮。夫人於朝賓聘使致饗。有壺酒。后亦當同。此不言者。文略亦共之可知。賈疏云。醫醴糟者。言致飲之中。取二飲以致之。云皆使其士奉之者。天府注云。奉。猶送也。江永云。酒人。漿人。與酒正。奉之之文雖同。而所奉則異。酒人漿人。奉之於酒正者也。酒正奉之。奉之於王朝者也。案江說是也。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云。謂諸侯來朝觀。及女賓之賓客。然則后致飲於賓客。酒正奉之。內宰致之。注云。禮酒。王所致酒也者。酒人注云。禮酒。饗燕之酒。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帛致之。則從而以酒往是也。賈疏云。下酒人云賓客之陳酒。彼言陳。謂若致饗燕。列陳於客館中。若禮酒不言陳。謂饗燕之酒。王當親饗燕。王有故。則使人就館以酬幣致之。案賈說是也。凡王致賓客之禮。有積有殯。有饗燕。唯積無致酒之文。餘皆有之。鄭知此禮酒。非殯饗燕者。以彼二禮。酒人謂之陳酒。與禮酒文別。故知爲饗燕之酒也。鄭又知非王親饗燕之酒者。以下云王之燕飲酒。酒正奉之。彼文含有賓客燕飲之酒。若饗禮更盛於燕。

饗王親饗。則宜酒正自奉其酒。不當反使其士奉之。禮轉殺於燕飲酒也。致酒。詳酒人疏。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者。明王致饗燕。則有酒無飲。后致饗燕。則有飲無酒。互相備也。賈疏云。酒是陽。故王致之。飲是陰。故后致之。是陰陽相成。故云夫婦之義。云禮醫醴不涉者。涉曰清。不涉曰糟。說文米部云。糟。酒滓也。糟即釀之隸變。凡醫醴作成時。並汁滓相將。亦通謂之糟。涉去其滓。取其汁。則謂之清。此經醫醴下特著糟字。則是不涉者也。云后致飲無醴醫醴不清者。與王同體風也者。賈疏云。對下漿人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醴糟而奉之。謂夫人卑於后。致三飲醫醴糟上。加之。以清醴。今后尊。唯有醫醴二飲。無清醴。既無清醴。醫醴當清。今皆不清者。以其后尊。夫妾片合。與王同體。故屈。夫人卑與王不同體得中。故加之。以清醴也。案王國致飲於賓客。后少夫人多者。養賓之禮。尊者可略。卑者宜詳也。鄭賈謂以與王同體而屈。似非經意。云亦因以少為貴者。賈疏云。案禮器云。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是以少為貴。則夫人三飲。后二飲。是因以少為貴。云士謂酒人漿人奄士者。賈疏云。酒使酒人。漿使漿人。皆奄士。案序官。酒人奄十人。漿人奄五人。皆不言士。此經注皆士者。為宜首當是士。但非賢故不言士。內小臣是奄而稱士。鄭云異其賢。王昭禹云。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所謂酒正則中士也。所謂士則下士也。吳廷華云。注以酒漿奄士訓經。蓋見酒漿二職。於賓客酒皆曰奉。與此經奉字合。遂以內小臣奄士。合酒漿之奄士。為此經士字作詰。賈又以非賢故不言士釋之。其說似是而非。蓋序官。士大夫皆以爵言。酒人止奄十人。漿人止奄五人。使酒漿奄人果是士。序官何得無士名。且使酒漿奄人果不賢。故不言士。則此經又何得以士目之。況此經言后酒漿之職。不言后。則此經奉之人。何必即是酒人。漿人。竊謂酒正一官。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據序官大宰注云。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如其說。是一官之中。自有副貳。酒正。中士。正也。下士。則其副貳也。下節王燕飲。酒正奉之。謂中士四人也。此經奉賓客之禮酒。當是下士。故曰使其士奉之也。若以士為奄士。則酒漿奄人。既不言士。內小臣奄士。又非奉禮酒之職。所謂奄士者。又安指邪。案王吳說是也。魏校。姜兆錫。方苞。江永。蔣載康。黃以周說。並同。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故書酒正。〔疏〕凡王之燕飲酒。飲酒與膳夫義同。亦兼燕賓客及諸臣言之。賈疏謂惟指王與羣臣燕飲之酒。說殊未咳。共計者。共酒之時。并具計簿奉之。云酒正奉之者。此燕飲酒。王親與。故酒正自奉之。異於致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也。注云。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者。計謂其數量。著於秩藉者。凡燕飲酒。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其多少。皆計數量共之當足也。

云故書酒正無酒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者。先鄭依故書無酒字。則官名未著。故特釋之。後鄭則以故書今書義並通。而有酒字。文尤詳備。故不從故書也。黃以周云。酒人於共賓客之禮酒。飲酒。樂人於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鬯醕。並曰而奉之。不復舉其官爲奉者。卽其官可知也。此曰正奉之。對上文共賓客之禮酒。及后致飲於賓客。使士奉之爲文。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要以前。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者。此皆於學行之。詳外饗疏。耆老。亦通四等之老言之。王制。孔疏牲則體薦。體薦有房烝。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其所云飲。卽是饗也。二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其酌數亦常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殺烝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是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酒數。又云。饗致仕之老。則常用正饗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廢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常用折俎之饗。案皇說。饗致仕之老。與死事之老異。禮經無明文。未知然否。但致仕之老。尊卑命數不同。死事之老。或無爵秩。雖用房烝殺烝之禮。而酌數不能依命數。則亦常無酌數。皇說與經義自不迕也。注云。要以醉爲度者。不豫限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法。尊卑。〔疏〕士庶子等之酒。賜謂好賜。頒謂常賜。要以醉爲度而止。亦不及亂也。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法。尊卑。〔疏〕士庶子等之酒。賜謂好賜。頒謂常賜。與膳夫肉脩之頒賜義同。詳彼疏。云皆有灋以行之者。皆依大宰九式之法行之。好賜則有好用之式。常賜則有匪頒之式也。行與司裘羅氏行羽物義同。彼注云行。謂賦賜是也。注云。法尊卑之差者。此亦注用今字也。以爵秩之尊卑。爲賜頒之差數。必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鄭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與法式相應也。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至於今秩之。玄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疏〕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者。小宰八成云。聽取予以書契。注云。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此書契。有秩。〔疏〕卽出予之凡要也。蓋凡有秩酒者。此官則案其當得之數。爲書契以授其人。至其人來取酒。又案視書契。而後依數授之。賈疏。謂酒正授使者酒書之多少。以爲契要而與之。是授酒之時。復與以書契。非經義也。注。鄭司農云。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者。賈疏云。司農之意。謂在朝羣臣。親近於王。總名給事中。王常以酒與之。詒讓案。給事中。謂給事王宮中官吏。春官世婦注云。女宮刑女給事中事者。晏子春秋外篇云。擁札慘筆。給事宮殿中。並與此義同。漢書百官公卿表。有給事中加官。與此異。云秩常也。常受酒者。秩常。爾雅釋詁文。鄉師注同。引

國語曰。至於今秩之者。楚語云。國且延語其弟曰。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養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韋注亦訓秩爲常也。此引無令尹二字者。先鄭所刪。彼秩謂脯糗。不云有酒。先鄭引之。證常秩之義耳。云玄謂所秩者。謂老臣者。破先鄭給事中予酒之說也。內則云。大夫無秩膳。彼注云。謂年五十始命。未甚老也。此秩酒。與秩膳事同。明非老臣。不得有。故不從先鄭說。引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鄭彼注云。不俟朝。君揖則退。月告存。每月致膳。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引之者明彼云有秩膳。亦有秩酒也。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疏〕日入其成者以下。正酒府之成要。所謂官成也。宰夫云。多少。著之簿書。至浹旬。則總計十日之成。言之酒正。正受而聽之也。云月入其要者。賈疏云。謂酒正得酒人日計文書。日計其月要。至月盡以月計文書。入於小宰。云小宰聽之者。小宰云。聽出入以要會是也。賈疏云。小宰將酒正文書。聽斷之。知其得失。注云。出謂授酒材者。賈疏云。謂授酒人以其材。酒正職者所言者是也。云及用酒之多少也者。賈疏云。謂若其五齊三酒以下是也。云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者。日計。每日計之。其事輕數少。不必言於小宰。故知酒人受酒材及用酒之有司。各言其計於酒正也。云酒正月盡言於小宰者。酒正總計一月。授用酒之數爲月要。而言之小宰。故小宰云。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彼不云受日成。是小宰唯聽月要。日成則酒正自聽之也。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善惡者。〔疏〕歲終則會者。此正酒府之歲會。亦宜小宰云。贊冢宰受歲會。是歲會。當小宰贊大宰聽之。經文不具也。云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者。賈疏云。不云世子。以其酒與膳異。膳羞食之正。則世子亦不會。膳禽食之加。世子會之。酒亦爲加。故亦會之。云以酒式誅賞者。此酒正之官計也。式卽上文簿式。凡所作之酒。如式者爲善。不如式者爲惡。亦當言於大宰小宰而誅賞之。注云。誅賞作酒之善惡者者。謂計致酒人等所作之善惡。卽上注所謂功沾之巧是也。

周禮正義

卷十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亦官聯。〔疏〕祭祀則

以役世婦者。謂共具齊酒。又親奉致之世婦。遂共其役也。注云。世婦謂宮卿之官者。賈疏云。謂春官云。每宮卿一人。案鄭賈意。此世婦。非天官之世婦也。然二世婦內外異而職掌略同。祭祀皆掌饌具。則此世婦。不專指春官宮卿明矣。繼人職云。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是亦奄官得爲內嬪婦役之例。鄭賈說未咳。互詳敘官疏。云掌女

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者。亦春官世婦職文。引之者。明彼具內含有五齊三酒。又掌宿戒。故有役使之事也。云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者。賈疏云。酒人以奚送酒至世婦。因爲世婦所役使。詒讓案。敘官。酒人有奚三百人。人數衆多。故此官率領之。留爲世婦役。不言女酒者。女酒掌爲酒。不掌其送饌具之事也。云亦官聯者。聯。黃丕烈校

改連。是也。舊本並誤。詳大宰疏。賈疏云。卽小宰云祭祀之聯事是也。其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

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佑。〔疏〕彼注云。酒正使之也者。賈疏云。酒正云共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士卽此酒人也。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疏〕彼不言飲酒者。禮酒中可以兼之矣。吳廷華云。酒正言士奉之。此經亦言奉者。蓋

謂酒人奉於酒正。而酒正之士。奉於賓客。疏仍主酒正。注奄士。說非也。案吳說是也。黃以周說同。互詳酒正疏。云禮酒饗燕之酒者。此謂三酒也。凡饗燕獻酬用之。王於賓客饗食燕。通謂之禮。故覲禮云。饗禮乃歸。但此及酒正

之禮酒。並謂致之客館者。故酒正注又云。王所致酒也。云飲酒食之酒者。賈疏云。謂食時有酒者。曲禮云。酒漿處有。則此非獻酬酒。是酹日之酒也。詒讓案。此謂四飲之醴清也。公食大夫禮云。飲酒漿飲俟于東房。注云。飲酒。清酒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蓋食禮無獻酬。唯有酹口。故別謂之飲酒。公食注清酒。賈彼疏謂卽三酒之

清酒。吳廷華。稽寅亮。黃以周。謂當爲四飲之清是也。此四飲。樂人六飲。並無三酒。云此謂給賓客之稍者。猶漿

人共六飲。云共賓客之禮。別於下陳酒。爲致饗餼也。掌客云。賓客有饗。唯剪脩之受。注云。脩。人稟也。聘禮記注。亦以稍爲稟食。此下注謂不親饗食歸幣之酒。則與稟食別。而云稍者。以其歸於客館。有似稟食。亦得通稱稍。故賈疏云。此禮酒飲酒。總言王若不親燕飲食。則使人致之於客館。任賓客稍稍用之。故云給賓客之稍。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伯幣致之者。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伯幣。致饗以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又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伯。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伯幣致之。注云。伯。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賈疏云。彼雖無致饗法。案鹿鳴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各以其爵者。則諸侯來朝。遣三公致饗。卿來聘。遣卿大夫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伯幣。案賈說是也。聘禮。公子賓壹食再饗。燕與羞椒。賜無常數。彼爲諸侯使卿自相聘之禮。禮殺。食饗有常數。而燕無常數。故亦無不親燕致幣之文。此天子待來朝諸侯。據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燕語文。下摠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是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親燕。亦有致幣可知。故鄭賈並兼言燕也。賈掌客疏。謂燕禮饗。不酌蓋不致幣。聘禮疏。亦謂天子諸侯燕。皆無酬幣。與此疏說自相抵牾。不足據。胡承珙云。周陳道祥是也。詩小雅鹿鳴。孔疏亦謂燕當有幣。今燕禮不言者。文略。互詳掌客疏。又案鄭知此禮酒。非王親饗燕食之酒者。以酒正饗士庶子書老等。皆共其酒。則王饗賓客。亦當酒人從酒正共之。不當直使酒人共之也。凡事共云則從而以酒往者。賈疏云。謂酒人以酒從。使人往客館授與賓客。案此當謂奉之於酒正。鄭賈說亦誤。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疏〕注云。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酒之酒。酒正當奉之者。于。注例飲之酒。酒正當奉之。〔疏〕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此謂酒正所奉者。則酒正云。凡王之燕飲酒。酒正奉之。并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饗。亦是酒正奉之。以其事非一。故言凡事共酒入于酒正之府。惠士奇云。宰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酒正職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成要。即書契。府實掌而藏之。酒正。府二人。酒人漿人無府。故酒人共五齊三酒。漿人共六飲。皆曰入于酒府。謂入于酒正之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也。案惠說是也。酒人共酒。漿人共漿。入於酒府。固謂入酒漿之物。然亦兼入書契。以備成要。惠說足補凡祭祀共酒以往。不言奉小〔疏〕注云。不言奉小祭祀者。賈疏云。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此不言注義。凡祭祀共酒以往。祭祀。〔疏〕奉。謂小祭祀。王希冕玄冕所祭者。故云共酒以往。詒讓案。大祭祀之。

衆雜之辭，黃以周云，諸謂梅諸，或以桃諸爲之，謂之桃諸，釋名，桃諸，水漬而藏之，其味溢溢然，酢也，孔賈申鄭，並以諸爲衆辭，非鄭意，案黃糾孔賈之誤，是也，但論審內則注意，醴者，煮梅取其汁爲酢漿，卽六飲漿之別，故云梅漿，蓋則以乾蘆漬水成味，故云以諸和水，此與寒弱及糗飯雜水異，孔合爲一，非鄭指也，綜核許鄭諸說，蓋涼本爲寒飲，故呂氏春秋節喪篇高注，又云以冰置水漿於中爲溢，是飲水宜寒，而涼溢又六飲中之最寒涼者，其味雜和衆物，唯意所欲，故或寒弱，或糗飯雜水，或以諸和水，三者雖不同物，以其重是寒水雜和米物，故同得涼稱，許以雜味詰醇，義足通咳，鄭二禮注似岐異，而實可互相備也，許鄭並以涼爲和水，與酒不同，唯說文西部，有釀字，許云泛齊，行酒也，疑漢時禮家說，有以內則之溢爲酒名者，故字或作釀，猶涼亦作釀也，楚辭招魂，挫糟凍飲，酹清涼，王逸注云，盛夏之時，習釀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惠士奇，孔廣森，並據彼以證涼溢爲寒涼之飲，但依王注，則彼爲涼酒，此與說文訓釀爲泛齊，義略相近，然依鄭說，則溢無厚薄之齊，與酒迥異也，云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者，賈疏云，此文六飲，并有水涼，酒正辨四飲，無水涼，以其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二者並不須豫辨，故言無厚薄之齊，詒讓案，水涼無厚薄之齊，謂非釀釀所成，與酒絕異，故酒正不辨之也，其賓客之稍禮，稍禮，非飧饗之禮，留人所給，亦〔疏〕以稍言之，詒讓案，此注釋稍，爲留開王稍所給，猶大府注，釋稍耕爲稍用之物也，聘禮記云，既六飲而已，〔疏〕以稍言之，詒讓案，此注釋稍，爲留開王稍所給，猶大府注，釋稍耕爲稍用之物也，聘禮記云，既致饗句而稍，鄭彼注云，稍，稟食也，賈彼疏，謂以共賓客之道，十日爲正，行聘禮既訖，合歸，一句之後，或達凶變，或主人留之，不得時反，卽有稍禮，蓋凡朝聘賓客，始至則有殮，既行禮則有饗，若其有事留開，則別給稟食，其禮殺於殮餼，蓋有米穀酒漿而無牲牢，故鄭聘禮注，以稟食爲釋，又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云，此謂給賓客之稍，又謂王不親饗食而致幣，以酒從往，然則賓禮自致殮饗正禮外，凡致飲食於客館，不必稟食，並得稱稍矣，云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者，賈疏云，漿人不主酒齊，唯主飲，故知此稍禮所給，六飲而已，其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醴糟而奉之，亦酒正使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禮，〔疏〕助王養賓，亦致於客館，詒讓案，三夫人詳敘官疏，掌客，五等諸侯相飲醴用柶者，柶也，不用柶者，清也，〔疏〕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者，賈疏云，夫人，謂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朝，夫人致禮，有蜜豆饗，卽盛酒漿之器也，彼夫人爲諸侯夫人，與此王后下之夫人異，而致禮賓客則略同，云而奉之者，黃以周云，謂奉之酒正，注云，亦酒正使之者，賈疏云，亦謂酒正使酒人漿人奄士也，故酒正云，醫醴糟，

皆使其上奉之。彼注上。酒人漿人奄上。故知亦酒正使之。案鄭意。酒正使漿人奉之賓客。其說非也。酒人漿人之奄士。亦不當稱士。賈與酒正注之誤。詳酒正酒人疏。云三物有清有醑者。明經清醑。通醑醑醑三者言之。醑有清醑。內則所謂重醑。彼注云。重。陪也。致飲有醑者。有清者。陪設之也。醑即醑醑爲醑。故亦有清有醑。醑爲清不醑。亦有清者。凡涉者爲清。不涉者。其滓卽爲醑也。黃以周云。陪醑之也。黍醑。者黍爲醑。其稱而清者。謂之醑。其厚而有滓者。所謂醑醑也。云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者。賈疏云。對后體王風。故醑醑醑而無清醑也。案夫人致飲。備於后者。卑者之禮實宜詳也。鄭賈說未審。亦詳酒正疏。尊客。致禮公侯伯八壺。子男六壺。此夫人所致無文。五等諸侯。宜有降殺。其備三飲則同。云禮。飲醑用醑者。醑也。不用醑者。清也者。士冠禮云。賓醑冠者。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醑。加醑覆之而葉。又醑實以一獻之禮。鄭彼注云。醑實不用醑者。涉其醑。凡醑事。贊者用醑。文者用清。是醑有醑用醑。清無醑不用醑之事。醑者角醑。所以扱醑。祭之。詳玉府疏。賈凡飲共之。謂非食。〔疏〕注云。謂非食時者。謂疏云。案醑只爲醑醑。醑既涉而清。則不假醑。則此經清醑是也。凡飲共之。謂非食。〔疏〕注云。謂非食時者。謂口漱口之飲也。賈疏云。上共王六飲。食時以共訖。此又云凡飲共之。故云謂非食時。孫布旦云。食畢飲酒謂之醑。飲醑謂之漱。祭祀。尸食畢而獻之謂之醑。士昏禮。合巹而醑。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爵而醑。此皆用酒者也。士昏特牲少牢。醑皆不設。公食禮兼設酒醑。而實但飲醑。弟子職曰。左酒右醑。又曰。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亦但飲醑而已。是則禮之重者。食畢用酒以醑而無醑。輕者兼設酒醑。而食畢但飲醑也。案孫說甚允。凡六飲。食時雖有飲以醑漱。然唯用酒醑二物。不全共也。上言共王之六飲。雖據王舉言之。然亦通舉大數。不全用也。此云凡飲。則所舍亦甚廣。但非王舉耳。而鄭以非食時解之者。明此亦具六飲與上同。而與食禮唯用酒醑異也。公食大夫禮。飲酒醑飲。鄭彼注云。醑飲先言醑。別於六飲也。彼醑飲。是食時漱口之飲。而謂其別於六飲者。明不兼餘四飲也。若然。此注云非食時。謂通共六飲可知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

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疏〕掌冰者。說文欠部云。欠。凍也。冰。水堅也。重文凝。俗冰从疑。當爲正。正謂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疏〕經典通。限冰爲欠。此當從故書及先鄭。讀爲掌冰。政。謂主藏冰出冰之政令也。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者。左傳隱十年。孔疏引干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案此疑引干氏周禮注義。斬冰者。檀弓注云。斬。伐也。大學云。伐冰之家。伐斬義同。謂冰堅須斬伐而取之。左昭四年

傳。中豐說藏冰云。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又云。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蓋此官令山人縣人等。入山谷斬而納之。注云。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者。此後鄭誤。從杜以正歲連讀也。月令。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注云。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孔疏引三統歷云。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昂二度中。去日八十度且心五度中。左襄九年傳云。心爲大火。是十二月大寒。且心中。即火星中。冰盛之時也。案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蟄日躔而言。此注云火星中。據中星而言。同屬季冬。天象也。此經及月令。皆十二月斬冰。當月即納於凌室。詩幽風七月篇。則十二月鑿冰。正月納之。與此納冰一月。詳敘官及後疏。引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者。左昭三年傳晉張趯語。引之者。證火星中在季冬大寒之時也。今本左傳。作火中寒暑乃退。賈疏引作火中而寒暑乃退。又引注云。火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中暑退。案詩幽風。禮記檀弓孔疏。李善文選閒居賦注。引左傳。並作火星中而寒暑乃退。疑今本左傳有脫字也。賈引注說。與杜義同而文異。蓋據賈服義。云凌。冰室也者。敘官注同。云三之者。爲消釋度也者。入春以後。氣溫冰漸消釋。故計每歲所用冰數。三倍納之於冰室之中。則雖有消釋之減。不至乏用也。云故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者。先鄭從故書讀掌冰政句。斷謂藏冰之政令。凌人主掌之也。政正聲類同。詳小宰疏。云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者。謂杜讀掌冰爲句。訓其義則爲主冰也。云政當爲正。正謂夏正者。段玉裁云。此鄭君用杜說改政爲正。下屬也。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爲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正爲長。王引之云。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爲一歲之長。而但以爲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案段王說是也。云三其凌三倍其冰者。賈疏云。謂應十石加至四十石。卽是三倍其冰也。阮元云。應春始治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疏〕春始治鑑者。十石者。三倍之爲三十石。案阮說爲長。春始治鑑。氣。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疏〕釋文云。鑑者。本作監。葉鈔釋文。監作溢。案禮記云。左傳襄九年。正義引此文作鑒。疑監字當本作鑒。治讓案。鑑監鑑。聲類同。古通鑑。則俗體也。鑑依注當爲金器。則是治鑄所成。蓋亦與氏爲之。此官春治之者。謂於孟春未出冰時。豫備具檢察之。慮有帚缺。不任用也。注云。鑑如甄。大口者。說文金部云。鑑。大盆也。又缶部云。甔。小口甔也。方言云。甔。甔也。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間。其大者謂之甔。又云甔。周洛韓鄭之間。謂之甔。案甔卽甔之別。據

說文爲小日器，則鑑蓋大口器矣。說文以鑑爲大盆，急就篇顏注云，盆斂底而寬上，寬上卽大口。許說蓋與鄭同。呂氏春秋慎勢篇云，銘篆著乎壺鑑，節喪篇，及墨子節葬篇，並作壺鑑，鑑俗作鑒。廣韻去聲五十九陷云，鑒，大盆。似盆是也。司烺氏及攷工記，攻金之工，又有鑒鑒之鑒，與此鑑字同而義別。云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春夏之時，食物得溫氣則易敗，故用鑑盛冰，置食物於冰上，以寒之也。玉燭寶典引千寶注云，鑑，金器，盛飲食物，以置冰室，使不茹餒也。案依千說，鑑盛飲食不盛冰，與鄭義小異。據下云冰鑑，則千義非也。云春而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者，謂啓冰則須用鑑，故先一月豫治之也。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云，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復賦之，左昭四年傳云，祭寒而薦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鄭兼用此諸文，啓冰在夏正二月後，夏頒冰在夏正四月，蓋啓後兩月，始頒之也。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酒醴，見溫氣亦失味。〔疏〕外內饗之膳羞鑑焉者，此與外饗內饗爲官聯，彼二官並於凌人取冰鑑也。賈疏云，謂王后及世子，并饗耆老孤子之等。以下文云祭祀，此經直云膳羞，明非祭祀也。二月之後，皆須鑑以盛冰，故云鑑焉。云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者，此與酒人漿人爲官聯也。賈疏云，酒謂酒人之酒，謂三酒五齊，舉酒而言，漿人之醴，謂六飲，舉醴而言，亦如之者，亦以鑑盛冰。注云，酒醴見溫氣亦失味者，酒醴得溫，則酸而失味也。楚辭招魂，凍飲，王注謂盛夏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是亦酒用冰取寒，不失。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使停膳羞。〔疏〕祭祀共冰鑑者，謂共冰井共鑑以盛之，賈疏云，此云祭祀者，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鑑，云賓客共冰者，謂共致之賓客之館也。賈疏云，謂諸侯來朝主，禮之以殮及饗餼，直共冰以往，無鑑也。注云，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者，冰用鑑者，爲置膳羞其中，久不失味，賓客膳羞，大喪共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皆常共新者，嫌使停宿，故不以鑑往也。依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疏〕大喪共夷槃冰者，左傳所謂喪浴用冰也。賈疏云，亦謂三月已後，遭大夷之言尸也者，喪大記注同，夷尸音近得轉相訓，士喪禮注，亦云夷槃，承尸之槃，呂飛鵬引成十七年左傳，一朝而

尸三卿。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三卿。是夷尸謂得通也。云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者。於舊本誤于。今據宋蔡州本。建陽本正。喪大記云。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覆簀。鄭注云。造。猶內也。積簀覆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還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孔疏云。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在襲斂之前也。林喬蔭云。喪大記注。以襲在室中。小斂後則使於堂。明此兩處。皆先於牀下造冰。孔疏誤會注意。士之有冰者。禮明於陳襲事之後。未浴之前。言用夷槃。則固在死之本日。未至厥明。案林說是也。云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爲言者也。于。黃丕烈校改於。阮元云。宋本無者。案疏亦無者。諸本蓋衍。案黃阮校是也。此廣證名夷之義。既夕禮。夷牀。鄭注云。朝正極用此牀。又士喪禮云。士舉。男女奉尸夷于堂。輿用夷衾。注云。俛之首尸也。夷衾。覆尸之衾也。今文俛作夷。案夷夷字同。喪大記亦作夷。是鄭所據也。引漢禮器制度者。賈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也。依制度云。天子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此經雖云夷槃。無形制。故依焉。若然此周謂之夷槃。漢謂之大槃。是別大異名。案喪大記。君設大槃者。彼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夷槃。故名大槃。彼大夫云夷槃者。卑不嫌得與天子同名。其制則小也。釋文云。漆赤中。用朱漆其中。詒讀案。漢禮器制度。蓋卽後漢書曹褒傳所云。叔孫通漢儀十二篇。王充論衡謝短篇云。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亦卽是書。惟篇數不同。未知孰是。喪大記注。引漢禮文與此同。彼注又云夷槃小焉。周禮天子夷槃。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槃。然則其制宜同之。據彼注說。則漢禮夷槃。小於大槃。鄭意此經夷槃。爲天子禮。亦卽禮記之大槃。其制度當與漢大槃同。故引以爲夏頒冰掌事。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春秋傳曰。〔疏〕夏頒冰掌事者。賈疏云。據頒賜羣臣言。釋也。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者。此亦讀頒爲班。班。賜也。見大宰注。鄭志引此經亦作班冰。大戴禮記。夏小正三月頒冰。傳云。頒冰也者。分冰以接授大夫也。彼頒冰在三月。與此時異。而事則同。賈疏云。謂三陸之時。蠅蟲已生。公始用之。四月以後。暑氣漸盛。則賜及羣下。引春秋傳者。左昭四年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四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使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賈疏云。

爾雅云。北陸。虛也。西陸。朝觀。昂也。服氏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觀。不言在則不在昂。謂二月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謂今此鄭注引朝觀而用之。謂經夏頌冰。則西陸朝觀而出冰。羣臣用之。若然。日體在昂在三月內。得爲夏頌冰者。據三月末之節氣。故證夏頌冰。此言夏。據得夏之節氣。春秋言火出者。據周。至於七月詩。二之日。鑿冰。三之日。納於凌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答。幽土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公始用之也。案據賈引服說。西陸朝觀。謂在二月。是月即出冰。出冰即獻羔啓冰。公始用之。左傳杜注。則云謂夏三月日在昂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是謂西陸朝觀。在二月時。則公始用冰。而出冰則在三月。又與服小異。詩。左傳孔疏。並引鄭志。荅孫皓問云。西陸朝觀。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是鄭說西陸朝觀。又爲四月。故引以證此經夏頌冰。與二月開冰爲二事。月令孔疏亦云。鄭以爲四月之時。日在畢昂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案孔述鄭義甚析。鄭謂立夏昂朝觀東方。與夏小正四月昂則見之文正合。故左傳疏引劉炫。亦從其說。賈疏乃謂鄭據三月末之節氣。非也。但以左傳文義推之。先藏冰。後出冰。畢賦更在其後。敘次不容淆混。若依鄭義。則四月出冰。三月乃云畢賦。於理難通。審文校義。西陸之名。通咳自虎七宿。服說塙鑿。不可易也。至中豐云。火出而畢賦。服據昭十七年傳梓慎語。釋爲夏之三月。以左證左。亦自允當。杜則云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杜意蓋因此經有夏頌冰之文。故兼三四兩月爲釋。據夏小正三月頒冰之文。則服說專指三月。得之。竊謂頒冰者。隨時授用。非必盡在一時。三月之末。暑氣初生。容已有頒冰之事。至四月以後。暑氣大盛。則所頒尤多。左傳及夏正。據其初頒時言之。故繫之三月。此經則據其頒多時言之。故繫之夏。明自孟夏至季夏。一時三月。頒冰之事。凌人悉掌之。斯乃秋刷。刷。清立文有異。於事無悖。此經通例。凡紀時者。皆用夏正。頒冰是夏非春。與左傳夏正之文。不能強合也。秋刷。刷。清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內新冰。〔疏〕注云。刷。刮也。又部云。刷。飾也。此刷即獻之借字。封人注。亦云刷治緊清。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疏〕注云。刷。刮也。又部云。刷。飾也。此刷即獻之借字。封人注。亦云刷治緊清。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內新冰者。謂豫刷除冰室。爲十二月內新冰之備也。云玄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者。後鄭意秋時。去內新冰時尙遠。故止爲清除其室。不用先鄭義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

籩。竹器如豆者。

〔疏〕

掌四籩之實者。此並與醢人爲官聯也。祭祀以饌實乾物。分四次薦之。籩。容實皆四升。

而籩豆偶，是也。注云：籩，竹器如豆者者，論語述而皇疏云：竹曰籩，木曰豆。豆盛菹醢，籩盛果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附也。案籩與豆，形制大同，蓋亦有校有錯，但編竹作之爲異，故爾雅釋器謂之竹豆，詳敘宜及旅人疏，賈疏云：皆面徑尺柄尺，亦依漢禮器制度知之也。云其容實皆四升者，賈疏云：據其籩朝事之籩，其實體賁之所受則曰容，據其所實體賁等則曰實，四升亦約與豆四升同也。案豆容四升，見旅人職，朝事之籩，其實體賁，白黑形鹽臠鮑魚鱠。賁，案賁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熟麥曰饘，麻曰賁，稻曰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臠，臠生魚爲大臠，鮑者，於菹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鱠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今河間以北，煮種麥實之，名曰饘，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疏〕后薦此八籩，謂宗廟之祭，第一次所薦之籩也。賈疏云：此言朝事，謂祭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所貴也。〔疏〕后薦此八籩，江永云：內宰司尊彝疏，后薦朝事豆籩，在延尸出戶，迎牲未入之時，禮運孔疏，在升首之後，薦腥之前，今從賈疏，蓋尸出在堂，席前不可空，故先設豆籩，案江說是也。通典吉禮，謂尸初出戶時，及薦腥之後，有兩次薦豆籩，尤誤。互詳內宰司尊彝疏，左傳僖二十二年，孔疏云：此等所陳，雖爲祭祀，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云其實體賁白黑形鹽臠鮑魚鱠者，釋文云：饘，芳弓反，徐又芳勇反，或耶第反，嚴可均云：耶第從雙聲，蓋本或作饘矣。案嚴說是也。然鄭以達釋饘，說文麥部，饘，讀若馮，則自以諧雙聲爲正，不當作饘。陸所載或音不足據，此八籩於四等籩爲最尊，諸侯以下亦通用之，而數有降損，不得備用，故左傳魯饗周公，饘白黑形鹽，有司徹禮，上大夫賓尸四籩，則用饘賁白黑是也。賈疏云：八籩者，則饘爲熬麥，一也，賁爲麻子，二也，白爲熬稻米，三也，黑爲熬黍米，四也，形鹽似虎形，五也，臠以魚肉爲大臠，六也，鮑以魚於菹室糗乾之，七也，鱠爲乾魚，八也。注云：賁，案賁也者，弓人注同，說文艸部云：賁，穢香艸，施，案賁也，重文臠，施，或从麻賁，又艸部云：案，麻也，此賁卽賁之借字，爾雅釋草云：案，麻，虞案賁，御覽百卉部，引吳普本艸云：麻子一名麻廩，賈疏云：案，麻服云：苴，經，子夏傳云：苴，麻之有賁，賁，是麻之子實也。又案，疏，衰裳齊，牡麻經，子夏傳云：牡麻者，案，麻也，則案，麻謂雄麻也，若然，案，麻無賁，而解賁爲案賁者，舉其類耳。程瑤田云：麻，大名也，無賁者，案，有賁者，苴，有賁則有賁矣，北方苴，麻，三月下種，夏至前後，牡麻開細碎花，色白而微青，苴，麻不作花而放勃，勃與花初胎時相似，名之曰賁，卽麻實之穉者，牡麻俗呼花麻，花落後，卽先拔而漚之，剝取其皮，是爲夏麻，苴，麻俗呼子麻，八九月開，子孰則落，農人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爲

秋麻。杜麻有花無實，言實則子見，故禮經數穀但曰實，注者並曰稟實，而喪服疏引孫炎，直以麻子釋實也。劉寶體云：玉篇：有子曰：其無子曰稟。列子：楊朱篇：昔人有美哉，救甘稟者。呂氏春秋：當時篇：得時之稟，厚稟以均，列子：呂覽所云：並謂稟實，然則稟是大名，有子無子，皆得併之，而玉篇別言之者，有子可通言稟，無子不可通言實也。廣韻乃謂有子曰稟，無子曰其，非是。李時珍本草綱目云：大麻即今火麻，亦曰黃麻。案依李說，則九穀之麻實曰實，即今之火麻人，是也。程瑤田說同。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饗者，先鄭不以此朝事爲祭祀之事，謂王朝起未食時，先進餅餌爲口實也。寒具者，北堂書鈔飲食部引通俗文云：寒具謂之餽，齊民要術云：環餅，一名寒具，以蜜調水波麵，北戶錄注：引證俗音云：饗，饗，內國呼爲環餅，亦呼寒具，惠士奇云：晏子春秋曰：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暖食者，漢之寒具也。先鄭謂朝事者，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饗，則饋食加羞，皆非祭禮，乃王者之饋食燕食可知矣。云熬麥曰饗者，有司徹：取饗設于豆四，注云：饗，熬麥也。方言云：熬，熬麥而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程瑤田云：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饗，蓋麥乾煎則質輕，撥去之甚易，故以爲況。詒讓案：說文火部云：熬，乾煎也。重文：熬，熬或从麥作，蓋即緣熬麥而制字。又鄉部云：饗，熬也。饗，方音作煑，今俗書作炒，古所謂熬，即今所謂炒也。春秋繁露：祭義篇云：夏上尊實，尊實，饗也。夏之所初受也。又四祭篇云：禘者，以四月食麥也。董子說夏上饗，蓋亦以爲熬麥，但饗不可實於尊，尊疑當作算，算，算字通，算與饗形制同。云麻曰饗者，以下三者，並家熬爲文，有司徹內則注：並云：黃熬，稟實也。云稻曰白者，有司徹：婦饗者執白黑以授主婦，鄭注云：白熬稻，左傳：僖三十年杜注同。劉寶楠云：管子地員篇：五傑之士，其種白稻，是稻俾白也。程瑤田謂白當爲白稷，亦通。云黍曰黑者，有司徹注云：黑熬黍，左傳杜注同。賈疏云：爾雅有秬黑黍，故知黑是黍。云稷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饗者，說文竹部云：稷，擣也。釋名釋言語云：稷，堅實也。此謂擣鹽使堅，又刻爲虎形也。云故春秋傳曰：饗虎形者，賈疏云：左氏傳三十年冬，王使周公問來聘，饗有昌歌白黑形饗，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饗虎形，服云：其形，非是築尅爲之，故後鄭不從也。詒讓案：尅與刻通，服說與先鄭同。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大夏之鹽，高注云：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鹽形饗，案形饗，即我鹽，御覽飲食部：引涼州異物志：說戎鹽，土人鑿爲虎形，哈古之遺制與，詳鹽人疏，云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者，破先鄭之說，此謂朝事，即司尊彝朝踐之節也。彼注云：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此於祭宗廟九獻當三獻之前，故鄭據以爲說，謂之朝事者，祭義云：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燂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

見開以俛顙。加以饗。以報魄也。彼注亦云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孔疏云。朝事謂旦朝祭事。又郊特牲云。坐尸於堂。注云。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時尸。薦以饗豆。詒讓案。祭義以朝事與薦黍稷爲二禮。與此經以朝事與饋食並舉。同足證朝事卽朝踐。不當如先鄭清朝進口實之說也。賈疏云。祭宗廟無血。鄭云薦血腥者。鄭注論語。亦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皆謂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爲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節。故連言血耳。非謂祭血也。司尊彝疏又云。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案禮器孔疏引熊氏說同。卽賈所本。孔氏駁之云。案詩小雅論宗廟之祭。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簪。則是有用血之明文也。熊氏云無血。其義非也。孔又引皇氏云。郊則先設血也。後設腥與燔孰。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案皇孔說是也。郊特牲說宗廟之祭。明云血祭。盛氣也。孔疏謂在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是時血與腥同薦也。互詳司尊彝大祝疏。云形醢。醢之似虎者者。鹽人注同。賈疏云。以爲自然似虎形。此破先鄭築鹽爲虎形也。案左傳杜注云。形醢。醢形象虎。依後鄭義。云醢。醢生魚爲大饗者。膳人注云。醢者。魚之反覆。有司徹。尸俎五魚。侑主人皆一魚。皆加醢祭于其上。鄭彼注云。醢。剝魚時。割其腹以爲大饗也。可用祭也。案凡膳肉大饗。獸謂之大。魚謂之醢。通而言之。獸肉亦得謂之醢。故內饗注云。醢膳肉大饗。此醢鮑魚。並據魚言。故知卽膳生魚爲大饗。與內饗膳人。醢膳爲獸肉別也。云鮑者。於福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也者。釋文云。福。本又作腐。案腐卽獲之省。福。俗字也。說文火部云。燹。以火乾肉。重文。籀文不省。廣韻二十四職云。燹。福同。又乾。釋文作幹。云又作乾。阮元云。賈疏本亦作乾。經乾僦字作乾。陸本作幹。殆非。案阮校是也。漢書顏注。引並與今本同。方言說火乾五穀。云關西隴冀以往謂之燹。秦晉之間或謂之燹。福。燹字同。糗。音義亦相近。蓋福糗並爲熬穀。引中爲凡以火乾物之通稱。謂於福魚肉之室內。爲火以乾之也。賈疏以福室謂福土爲室。失之。又說文魚部云。鮑。鮑魚也。釋名釋飲食云。鮑魚。鮑腐也。魚藏淹使腐臭也。史記貨殖傳。鮑千石。鮑千鈞。裴駟集解引徐廣云。鮑。鮑魚也。索隱引聲類集云。破鮑不相離。謂之鮑。完漬云。鮑。正義云。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爲鮑。謂之鮑開者也。漢書貨殖傳顏注云。鮑。鮑魚也。卽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鄭康成以爲鮑於福室中乾之。非也。福室乾之。卽鮑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鮑魚者。是也。秦始皇載鮑魚臭。則是鮑魚耳。而福室乾者。本不臭也。急就薦注。亦云鮑亦海魚。加之以鹽而不乾者也。案據計劉諸說。則鮑爲鮑魚之未乾者。與鄭說異。張守節以鮑爲破開中頭尾不相離。則與聲類集完漬義亦異。皆未知孰是。燕士奇云。史記。鮑千石。鮑千鈞。鮑卽鮑。析乾爲鮑。破開爲鮑。鮑亦腐乾之。但不析耳。或云鮑魚誤。凡匱實皆

乾。案惠說近是。又賈子新書禮篇云。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案禮。魚俎皆用生魚。不用鮑魚。賈子所說。蓋謂鮑魚不登於正俎。非不實於饗。與此經義不相核也。云鮑者。析乾之。出東海者。乾。釋文亦作幹。庖人先鄭注云。鮑。乾魚。案鮑蓋與鮑同。惟以破析其體爲異。莊子外物篇。說任公子得大魚。離而腊之。卽析乾之義。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屬徐州。云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者。謂臘鮑魚。腥乾兼備也。近者可以生致。故用腥而爲臘。遠者不能生致。故乾之以備物。而爲鮑魚。是各因其宜也。云今河間以北。煮種麥實之。名曰蓬者。續漢郡國志。河間郡屬冀州。說文麥部云。麴。煮麥也。讀若馮。段玉裁云。此鄭以方言證司農義也。說文讀若馮。馮與蓬音正同。許時馮字。已同今馮姓之音矣。程瑤田云。說文。熬。乾煎也。煮。宮也。鄭從司農說。熬麥曰麴。又曰煮種麥。與說文所謂麴煮麥者蓋同。然則熬煮通也。鄭舉漢法之蓬。以況蓬實。知其所謂煮者。非麥粥也。又云。種疑或爲種。種之種。宿麥也。又或爲種。種之種。玉裁說亦同。葛洪西京雜記。九月九日。正月上辰。並食蓬餌。蓬蓬音義同。種。釋文音直龍反。正讀爲內宰種。種之種。程說與陸音合。或說則讀爲種。本草陶注云。種。即宿麥。亦謂種麥。此卽或說所本。宿麥爲秋冬種大小麥之通名。種則大麥之別種也。楊倞荀子注引此注。亦作種麥。云據鄭之說。麴麥之牙蘗也。是種種爲種子之種。種種。古今字。則當音章勇反矣。今考此經注。麥麻稻黍四穀。並乾熬。則麥不宜獨爲牙蘗。楊說雖或附唐舊義。然鄭意必不如是也。又煮麥。宋本賈疏述注作炙麥。阮元謂炙當作炙。買所據注。蓋本作炙。種麥。案說文亦作煮麥。然鄭意必不也。御覽飲食部。引束皙餅賦云。朝事之饗。煮麥爲麴。亦從許及後鄭說。云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也者。各本並無也字。今從嘉靖本。說文肉部云。膾。細切肉也。腴。腹下肥也。有司徹注。謂膾爲剗魚。割腹爲大膾。是膾正是膾魚腹下腴。故饋食之饗。其實棗。棗桃。乾棗。棗實。饋食。薦執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引漢時燕俗語爲證也。饋食之饗。其實棗。棗桃。乾棗。棗實。饋食。薦執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食之禮。乾棗。乾梅也。有桃諸。疏。饋食之饗者。此宗廟之祭。第二次所薦之饗也。賈疏云。此謂朝踐薦腥後。堂梅諸。是其乾者。棗似栗而小。疏。上更體其犬豕牛羊烹熟之時。后薦謂之饋食之饗也。云其實棗。棗桃。乾棗。棗實者。賈疏云。其八簋者。棗。一也。栗。二也。桃。三也。乾棗。謂乾梅。四也。棗實。五也。其於八簋仍少三。案乾棗既爲乾梅。經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乾梅明別有乾桃。則注引內則桃諸。鄭云是其乾者。既有濕桃。明有濕梅可知。以乾桃濕梅二者。添五者爲七簋。案桃梅既並有乾濕。則棗中亦宜有乾濕。復取一添前爲八也。必知此五者之中有八者。案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簋二豆。大夫四簋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醯人饋食之豆有八。此饋食之饗。言六不

類。又上文朝事之饗言八。下加籩亦八。豈此饋食在其中六乎。數事不可。故以義參之爲八也。郊特牲孔疏。引鄭安生說此經云。乾菹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爲六物。實六籩也。案熊說與賈不同。蓋謂桃氣乾濕。而梅棗則否。王紹蘭云。經文桃與乾菹並列。乾菹爲乾梅。則桃亦乾桃。經不言乾桃者。舉乾菹可知。故鄭注云。有桃諸梅諸。明以乾菹爲梅諸。桃爲桃諸。猶恐人誤爲濕物。故注又云是其乾者。是知鄭不以桃爲濕桃矣。鄉射記。脯用籩。注。籩宜乾物也。禮何以用乾不用濕。濕者。新也。祭主四時。棗與桃梅。濕者不能時有。亦不能同時並有。如煮梅以五月。煮桃以六月。剝棗以八月。若籩實用濕。臨時豈能備物。案王駁賈說甚允。吳廷華。姜兆錫。說並同。敖繼公據少牢。不備戶禮。四簋棗栗脯。謂經棗下脫糗。栗下脫脯。然亦止七籩。孫希旦又據曲禮。婦人摯脯脩棗栗榛俱。皆籩實。議補損爲八籩。黃以周云。記曰。鼎俎奇而籩豆偶。籩未有用五者。周官當有誤文。饋食之籩蓋四。其實棗栗榛。不備用桃。內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鄭注。謂人君燕食之庶羞。非用於祭。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黍祭先王爲上盛。栗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饋食爲祭之盛禮。則其籩不用桃明矣。鄭注。釋乾菹引桃諸梅諸。今本作桃乾菹。乃後人以注語增之爾。古人飲酒之禮。籩如豆數。而食禮有豆無籩。饋食用食禮。故籩不必如豆數。案黃氏議減籩數。與熊說同。而數小異。但以禮經通例考之。食禮固有豆無籩。而飲酒禮有籩。則數咸與豆同。如士冠禮再醺。士虞禮獻祝。特牲禮主婦致饋于主人。皆二籩二豆。少牢禮。賓尸用四豆四籩。它小禮用脯。二者則皆一豆一籩。是無籩則已。有則其數未有不與豆相麗者。賈氏八籩之說。殆不可易。黃又議刪經桃字。案注既釋菹爲乾梅。而又兼舉桃諸。則鄭本實有桃字。必非後人妄增。韓子謂桃不入廟。疑專指生桃言之。熊黃說似皆未審。竊謂推校禮經。凡用饋食之豆。恆配以饋食之籩。如士虞特牲禮。並用二籩。棗栗配饋食二豆是也。而既夕禮。大遣奠四豆。脾析俎醢葵菹醢醢。其四籩爲棗栗栗脯。士冠禮再醺。士喪禮大斂奠。亦並以栗脯。配葵菹醢醢。唯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以棗栗栗脯。配非菹醢葵醢。未敢臆定。謹備著之。以俟商榷。注云。饋食薦孰也者。孰。古熟字。特牲饋食禮注云。祀祭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又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注云。言饋食者。著有黍稷。司尊彝。秋嘗冬烝。其饋獸用兩壺尊。注云。饋獸。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是在九獻第五獻之前。爛薦體解之時。后薦此豆籩也。詳膳夫疏。云。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者。儀禮特牲饋食禮第十五。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又少牢饋食禮第十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賈特牲疏云。曲禮。大

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也。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案鄭以天子諸侯祭禮亡故。故舉諸侯大夫士禮之存者爲說也。云不祧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昔云饋食之禮者。賈疏云。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祧。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則無此二者。而自薦孰始。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一。是饋孰。陰厭陰厭後。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云乾蕡乾梅也者。丁晏云。說文艸部云。蕡。乾梅之屬。引周禮曰。饋食之饔。其實乾蕡。後漢長沙王始蕡。爲蕡。蕡或从條。齊民要術引廣志曰。蜀名梅爲蕡。大如雁子。梅杏皆可以爲油脯。黃梅以蕡作之。云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者。內則載國君之燕食。有此二者。引以證蕡。兼以乾桃也。孔疏云。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卽今之藏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蕡。詒讀案。凡乾梅乾桃。皆蕡而暴之。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五月煮梅。六月煮桃。傳並云。煮以爲豆實也。饔豆通稱。釋名釋飲食云。桃諸。藏桃也。諸。儲也。藏以爲儲。待給冬月用之也。云榛似栗而小者。榛卽業之借字。說文木部云。業。果實如小栗。春秋傳曰。女挈不過業栗。詩鄭風定之方中。孔疏引陸璣疏云。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藝。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東上黨皆饒。又云。桂陽有業栗。業生。大如杼子。中人皮子形色。與栗無異也。加籩之實。凌芡桌脯。凌芡桌脯。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但差小耳。加籩之實。凌芡桌脯。凌芡桌脯。加籩。芡也。芡。雞頭也。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凌芡桌脯。〔疏〕加籩之實者。此宗廟之祭。正獻之後所羞之籩也。注云。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者。謂在九獻第六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又見特牲主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唯主於后也。少牢。主婦不設籩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亦與士同也。詒讀案。加籩之薦。與加爵相同。故內宗注釋加豆籩。爲加爵之豆籩是也。攷左傳僖二十二年云。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又昭六年云。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臣下勿堪。據左傳說。則饗禮亦有加籩豆。然在九獻三獻之外。而鄭此注及內宰司尊彝注。並以九獻第八獻九獻爲加爵加豆籩。卽薦於彼時。則以加爵爲在正獻之內。禮運孔疏。引崔靈恩則云。尸十五飯後。王酌尸爲七獻。后酌尸爲八獻。諸侯爲賓者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孔氏又云。案特牲有三加。凡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祗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陳

神道中崔義云。籩人饋人。言朝事饋食之籩豆。則朝踐饋獻之籩豆也。言加籩加豆。則加爵之籩豆也。特性禮。主人主婦既醑尸。然後長兄弟衆賓長爲加爵。則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鄭說誤。案崔陳謂加爵在正獻之外。是也。薛季宣。鄭說同。江永。金榜。亦謂薦加豆籩。當在九獻後諸臣獻尸時。不在八獻后亞王醑尸時。並足正鄭買之誤。互詳內宰司尊彝內宗疏。云重言之者。以四物爲八籩者。四物。物各二籩。合成八籩。嫌物各一籩。故重言之。云漢芟也者。說文艸部云。芟。芟也。楚謂之芟。秦謂之薶。爾雅釋艸。芟。芟也。據郭注云。芟。今水中芟。惠士奇云。楚語風到噴芟有疾。屬曰。芟。我必以芟。及祥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愚謂漢芟栗脯。分實八籩。天子之祭禮也。特牲有司徹。不開有漢芟。大夫而薦芟。是潛用天子之禮也。故屈建曰。干國之典。說者謂芟非祭物。誤。云芟雞頭也者。說文艸部同。方言云。發芟。雞頭也。北燕謂之菰。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芟。南楚江湖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雁頭。或謂之鳥頭。崔豹古今注云。芟。雞頭也。一名雁頭。一名芟。陶注云。此卽今蕎子。莖上花似雞冠。實有芒刺。其裏如珠。可以療饑。神農本草經云。雞頭實。一名雁頭。一名芟。葉似荷而大。葉上瑩紐如沸。實有芒刺。其裏如珠。可以療饑。饋食。栗一籩。此加籩。栗二籩。所實則同。醑人四豆。朝事與加豆。同用醑醑。饋食與加豆。同用魚醑。則一物不嫌兩薦也。經作栗。注作栗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鄭司農云。漢芟脯脩者。段玉裁云。司農云之下。脫當晉二字。謂漢芟栗脯。當作漢芟脯脩。脩。段脩也。栗與饋食複。故易之。詒讓案。此先鄭改字以避兩薦也。有司徹。主婦獻尸。佐主人。並有脩脩。若然。先鄭以此脯爲乾肉之不餒者。與脩小異。故並薦之。後鄭則以脯脩同物。而栗不妨與饋食同。故不從。士冠禮再醑兩籩。既夕。羞籩之實。糗餌粉羞。羞。謂若少牢。主人醑尸。宰夫羞房中之禮。大造奠四籩。皆以栗脯並薦。亦其證也。羞籩之實。糗餌粉羞。羞。謂若少牢。主人醑尸。宰夫羞房中之作芟。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芟字或作養。謂乾餅餅之也。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餅。餅之曰養。糗者。搗粉熬大豆。爲餅養之黏著。以粉之耳。餅言糗。養言粉。互相足。〔疏〕羞籩之實者。此亦宗廟之祭。正獻之後。加爵之前。所羞之籩也。賈疏云。此當王醑尸。內饗進之於尸。佐等者也。案賈謂王醑尸後。進羞籩。此於王祭宗廟。當在明日釋祭時。依注義也。玉藻孔疏說同。然據後世婦云。及祭之日。泄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是正祭之日。亦當有此羞籩等之進。注文偶不具耳。詳後。又據世婦職。則內羞世婦所掌。故詩小雅楚茨孔疏云。內羞則世婦薦之。賈謂內饗進之。於經無徵。不足據也。云糗餌粉羞者。賈疏云。此爲二籩。糗與粉爲一物。恐餌養黏著籩。故分於二籩之下。注云。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醑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佐。主人主婦。皆右之者。有司徹文。鄭目錄云。有司徹。少牢之下篇也。故此引之稱少牢也。彼文於主人醑尸之後。云尸佐。

主人。皆升簋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饌則糗餌粉養。其豆則醢食糝食。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賈疏云。天子祭祀之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解之。案有司徹。上大夫當日賓尸正祭。不設內羞。故於賓尸設之。此天子之禮。賓尸在明日。則祭祀日常設之。案少牢下大夫不賓尸。賓尸致爵受酢。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于尸祝及王與后。然鄭不引不賓尸而引賓尸者。以其設內羞之禮。故祇引其一。但正祭設於祝。賓尸設於佑。又賓尸主人醢尸後。正祭賓長受酢後。爲異耳。論讓案。羞籩羞豆。於天子祭禮。薦於何時。經無可攷。注以少牢上大夫禮相比況。則王禮當於明日賓尸。尸醢尸後。薦於尸佑及王后。其正祭之日進內羞。止見世婦職。而注則無文。賈據少牢下大夫不賓尸禮推之。謂王禮正祭九獻。諸侯爲賓者。獻尸受酢後。亦有此內羞之薦。詩小雅楚茨云。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毛傳云。豆。謂內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孔疏云。有司徹大夫賓尸。尙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非但正祭所用。至釋又用之。故云釋而賓尸及賓客也。案孔意疑亦與賈同。任啓運駁賈。正祭之日。設二羞於尸祝及王后之說。云王不獻祝。王與后未交致爵。內羞庶羞。於何用乎。案任謂王不獻祝是也。賈人疏。亦謂天子無獻祝及給食之事。此疏與彼疏。蓋自相抵牾。至王禮祭日九獻之後。王后自有交致爵之禮。故鄭司几筮注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則賈謂正祭有設二羞於王后。說自可通也。以特牲少牢二禮推之。蓋王祭日。諸侯爲賓者終獻後。王與后交致爵。則進羞籩羞豆於尸及王后。至長兄弟等。爲加爵。則進加籩加豆。經先加籩而後羞籩者。以羞籩輕於加籩。故文不次耳。王禮。經注雖闕略不備。而依大夫士禮推致之。尙可得其端緒也。云故書養作茨者。徐養原云。茨爲養之假借。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者。說文米部云。糗。熬米麥也。案米蓋謂稻米。程瑤田云。陳藏器曰。糗。一名糲。和水服之。河東人以麥爲之。應者爲乾糗糧。東人以稷米爲之。炒乾磨成也。釋名釋飲食云。糗。餽也。飯而磨之。使齏碎是也。然則糗有搗粉者。有未搗粉者。籩實之。饌實自黑。國語。設糗一筐以羞于文。其糗之未搗粉者。與既夕篇之四簋。栗糗栗脯。直呼糗餌爲糗。則已搗之糗粉於餌者也。左傳。陳轅頤出奔鄭。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脩焉。杜注。栗糗。乾飯也。公羊傳。魯昭公走之齊。高子執單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於從者。何休注。糗。糲也。左傳之梁糗。公羊之單食。曰致糗。蓋皆謂飯爲糗也。今人炊飯令汁乾。亦謂之乾飯。然則糗之義本寬也。其已搗粉之糗。可和水而服之者。若今北方之麵茶。南方之麪芽。皆其類也。其未搗粉而亦可和水者。則鄭注六飲之涼。云今寒粥者。糗飯雜水是也。其已搗粉。亦可餅而食之。若玉篇以麪糝爲糲。廣韻以爲餅是也。

合諸言糗者而觀之。糗之爲言氣也。米麥火乾之。乃有香氣。故謂之糗。說文熬米麥之訓。最爲得解。無論搗與未搗也。案程說是也。內則注云。糗。搗熬穀也。書賈誼孔疏云。糗謂熬米麥使熟。又搗之以爲粉也。蓋凡乾熬稻稷黍麥豆諸穀。通謂之糗。先鄭云。熬大豆與米。後鄭云。熬穀。許云。熬米麥。其義一也。惟糗有搗與未搗兩種。先鄭釋糗爲熬豆米。以別於粉之爲豆屑。則謂此糗爲熬而未搗者。粉餅以搗爲宜。故後鄭不從。云粉豆屑也者。釋名釋首飾云。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此豆屑亦謂磨。熬豆爲粉。知是豆者。粉餅餅宜用豆也。云英字或作養者。段玉裁云。謂書亦或作養也。司農從或本云。謂乾餅餅之也者。釋名釋飲食云。養。漬也。黍稷屑使相潤漬。餅之也。餅。井也。洩穀。使相合井也。劉說養與先鄭同。謂乾黍米屑不和水。其爲餅餅者。黍氣潤漬所成。後鄭則直謂和水爲餅。與先鄭異也。云玄謂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者。稻米。謂糗米也。與黍米皆黏。宜爲餅養。故知粉二者所爲也。楚辭招魂云。粗枝蜜餅。王注云。言以蜜和米麴。煎作粗枝。搗黍作餅。卽此粉黍米之餅也。云合蒸曰餅。餅之曰養者。說文彌部云。糗。粉餅也。重文餅。謂或从食耳聲。食部云。養。稻餅也。重文養。養或从米。餅麴養也。火部云。蒸。火氣上行也。蒸卽黍之段字。段玉裁云。許說與鄭不同。謂以稷米蒸熟。餅之如麴。餅曰養。今江蘇之養飯也。粉稷米而餅之而蒸之。則曰餅。今江蘇之米粉餅。米粉團也。粉餅則傳之以熬米麥之乾者。故曰糗餅。養則傳之以大豆之粉。米部曰。粉。傳而者也。許不言何粉。大鄭云。豆屑是也。詒讓案。依許書。則米屑所爲曰餅。麥屑所爲曰餅。不屑之米所爲曰養。急就篇顏注云。洩麴而蒸熟之則爲餅。洩米而蒸熟之則爲餅。列子力命篇。張湛注云。養。稻餅也。味類記。米不碎。說並與許同。據鄭說。則餅用乾粉合黍之。養則水洩爲餅。不乾蒸。二者同用粉不用米。惟以蒸不蒸爲異。與許說不同。餅養。散文亦通。故方言云。餅謂之糕。或謂之養是也。又初學記歲時部。陳元靚歲時廣記。引千寶注云。糗餅者。豆末和屑米而蒸之。加以棗豆之味。卽今餅餠也。案千說。蓋謂搗豆爲末。以粉米屑之。上合蒸之。又加以棗使味美也。徐堅所引味下疑有脫字。高承事物紀原飲食部。引千注。作糗餅者。或屑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亦誤。千說以糗爲豆末餅爲屑米蒸之。並與後鄭同。其用棗者。以助餅之甘。蓋據晉時作蒸餅法。齊民要術有作梗米重糯法。亦略相類。餅餠者。玉篇食部云。蜀人呼蒸餅爲餠。類篇食部云。餠。丸餅也。云糗者。搗粉熬大豆者。謂取大豆熬之。又搗之爲粉也。內則。糗餅粉醢。注云。糗。搗熬穀也。以爲粉餅餅與養。既夕禮。大遣奠有糗。注亦云。以豆糗粉餅。云爲餅養之黏著以粉之耳者。釋名釋飲食云。餅。而也。相黏而也。竟豫曰。漚漚。就形名之也。是餅養潤漬。皆易黏著。故以豆屑粉之。使分散也。云餅言糗養言粉互相足。凡祭祀共其饔薦羞之實。薦羞。皆者。賈疏云。餅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養言粉搗之。亦糗之。故言互相足也。

食未飲曰薦，既「疏」凡祭祀共其薦羞之實者，賈疏云，謂四時禘祫等，皆共其薦，注云，薦羞皆進也者，賈疏云，食既飲曰羞，「疏」庖人注義同，云未食未飲曰薦者，賈疏云，先薦後獻，祭祀也，據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羞豆，朝事饋食之饌是也，詒讓案，此謂先設之正饌也，宰夫注云，薦脯醢也，朝踐饋食之豆，饌及脯醢，皆為正饌，此與宰夫注，各舉一隅為釋，詳彼疏，云既食既飲曰羞者，宰夫注云，羞，庶羞，內羞也，賈疏云，為尸食後，醢尸訖所進羞，即加饌之實是也，吳廷華云，此言加饌，以饌羞也，案吳說是也，此據後設之加饌言之，加饌豆羞饌豆及庶羞，皆加饌也，此注與宰夫注，亦互相備，互詳宰夫疏，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羞饌，謂殷奠時，「疏」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羞饌者，賈疏云，喪事謂大奠時，賓客之事，謂享燕時，亦薦羞饌，謂殷奠時，「疏」共其薦羞饌，注云，喪事之饌，謂殷奠時者，賈疏云，殷，尤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遺奠之類也，吳廷華云，儀禮之例，脯醢皆曰薦，始死即有之，士喪禮，脯醢醢酒，奠於尸東是也，羞止有庶羞，據上疏則加豆饌，亦得曰羞，據士喪禮，小斂止有脯醢，則薦饌而已，大斂奠兩豆葵，菹芋兩饌，栗脯兩豆，皆饋食之豆，是上疏所謂薦兩饌，皆加饌是，則所謂羞也，則大斂已有羞饌，疏止以朔奠以下言，誤也，案吳說是也，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注云，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曾子問，有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又喪服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注云，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案凡喪禮之奠有十，惟始卒及朝夕奠為小奠，其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遷祖奠，祖奠，大遺奠，並有牲醢為殷奠，此注本兼小斂大斂奠言之，賈乃漏釋耳，又釋名釋喪制云，朔望祭曰殷奠，所用殷衆也，劉氏復偏舉朔望奠為說，尤未咳，其士喪禮無月半之殷奠，又朔望無饌，天子朔望皆有奠，其禮尤盛，當與士異也，互詳牛人喪祝疏，又案既夕禮，大遺奠又有羞饌之糗，庖人云，若喪紀之庶羞，亦此所謂羞饌也，彼注以為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於其飲食以共「疏」注云，於其喪祭虞祔，不數喪奠者，以其未立尸也，互詳彼疏，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房中之羞，「疏」飲食以共房中之羞者，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又云，內羞在左，故知內羞為房中之羞，即糗餌粉，凡饌事掌之，養醢食糗食等，是也，此即羞饌之實，不及朝踐饋食加饌等者，以其非飲食恆禮所用也，醢，凡饌事掌之，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醢，苦菹，鹿醢，茆菹，麋醢，切之，四寸為菹，三醢，亦醢也，作醢及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菹之，雜以粢麴及醢，漬以美酒，塗置甕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糜，糜，糜，酢，或曰糜，糜，糜也，有骨為醢，無骨為醢，菹菹，韭菹，鄭大夫讀昂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

春讀非爲卯。玄謂著。藁著也。菲。兔葵。〔疏〕掌四豆之實者。此並與籩人醢人爲官聯也。說文豆部云。豆。古食肉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王涇大庖郊祀錄。引三禮圖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案此四豆。以盛菹醢。則皆木豆也。與旅人所爲瓦豆異。正字皆作桓。經典通作豆。凡祭祀以豆盛濡物。亦分四次薦之。朝事饋食加豆。皆八豆。羞豆則四豆。與籩人四簋。數正相當也。賈疏云。言四豆之實者。豆與籩並設。節數與四簋同時。亦謂朝事饋食加豆。羞豆之實是也。云朝事之豆者。賈疏云。亦謂朝踐節八豆。並后設之。云其實菹醢醢。本樂薦菹醢。鹿醢。菲菹。麋醢者。釋文云。醢。木又作盜。案蓋卽醢之譌。詳後。賈疏云。於豆內齎菹之類。菜肉通全。物若膳爲菹。細切爲齎。又不言菹者。皆是齎。則菹水之類是也。論讓案。此第一豆。亦最尊。故左僖三十年傳。魯饗周公閱。辟昌獸。禮經推聘禮致饗。全用此八豆。公食大夫禮六豆。則無菲菹麋醢。上大夫八豆。注謂因六豆而加以葵菹蜋醢。少牢饋食禮。則用芹菹醢。葵菹醢。皆參用饋食之豆。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則唯用韭菹醢。昌菹醢。皆不備用。亦禮之殺也。又案郊特牲云。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醢。菲菹。麋醢。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詩大雅既醉。孔疏云。記言恆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爲恆。饋食爲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恆加相亞。宜爲朝事與饋食。故不爲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醢人云。朝事之豆。有菲菹青菹。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蜃醢。蜃非陸產。蜃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案依郊特牲注說。則四豆惟朝事爲恆豆。饋食以下三豆。並爲加豆。與此經加豆爲第三豆異。郊特牲孔疏。謂彼加豆。亦卽此經第四豆。與詩疏僉異。於義雖可通。然非鄭指也。但此經四豆之實。水陸錯出。與禮記所說。亦不相應。鄭以爲天子禮異。理或然矣。注云。醢。肉汁也者。說文肉部云。醢。肉汁滓也。又血部云。醢。血醢也。禮有醢醢。以牛乾脯。梁韜。鹽酒也。無醢字。聘禮注云。醢。醢汁也。又公食大夫禮。注云。醢醢。醢有醢。畢沅校本。釋名釋飲食云。醢多汁者曰醢。醢。醢。醢也。宋魯人皆謂汁爲醢。毛詩小雅行葦傳云。以肉曰醢醢。案說文云。醢。醢醢醢者。許所見儀禮周禮經文。並作醢醢也。二徐本作醢醢。非。今從段玉裁校刪。依許說。則醢爲肉汁滓。醢爲血醢。二義不同。然禮經無血醢。而鄭說醢醢。正與許書醢字說解同。竊謂正字當本作醢。醢乃後來孳生字。二禮及毛詩。並作醢。此經別本又作醢。皆醢之變體。漢時禮家說。蓋有以醢爲血醢者。許遂別以醢隸血部。實則與醢。是一字也。凡醢醢皆有汁。而牛乾脯獨得醢名者。卽三牲之醢醢。是肉非血。許說未塙。段玉裁云。許云汁滓者。謂醢不同治也。凡醢醢皆有汁。而牛乾脯獨得醢名者。卽三牲

不言牲名，他醢醢不言醢，立文錯見之法，汁即醢酒所成，言皆牲物，非有執汁也。毛傳云：以肉曰醢。大鄭云：醢醢，肉醬也。皆言肉以包汁，不言何肉者，蓋謂周禮六牲之肉，下文醢醢麋鹿麋兔，在六獸六禽內可證也。許但言牛乾脯者，舉六牲之一，以包其餘也。案段說是也，凡醢皆有汁，故實於豆，行祭孔疏，謂肉醢特有多汁，故以醢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名，非也。又內則，記大夫庶羞二十，牛炙牛醢，羊醢豕炙之下，並有醢。孔疏引熊氏云：此經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牲，故醢人職無云牲之醢也，今案熊說亦非也。此經醢醢，即是三牲之醢，安得謂醢人職無牲醢乎？云昌本昌蒲根者，公食大夫禮注，云昌本，昌蒲水菹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冬至後五旬七日，菹始生，高注云：菹，昌蒲水草也。又克己篇注云：本根也。昌蒲根菹，又謂之昌歎，左傳三十年傳云：饗有昌歎，饗人疏引左傳服注云：昌歎，昌本之菹，歎，玉篇欠部作歎，義未詳，韓非子說難篇，呂氏春秋遇合篇，並云文王嗜昌蒲菹，高注亦云：昌本之菹，本草草部云：菹蒲，一名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一寸九節者良，案古昌本常川此，本草別有白昌，證類本草引陳藏器云：菹即今之溪蓀也。一名昌陽，生水畔，人亦呼爲菹蒲，一名水菹蒲，根色正白，去蚤蟲，白昌不可爲菹，非古昌本也。云切之四寸爲菹者，賈疏云：蓋以一握爲限，一握則四寸也，論讓案，土虞禮注云：菹判，判即切也，昌本後文在五齋之內，此云爲菹者，菹齋，故文得通，有司徹亦云昌菹，其切之皆以四寸爲度也，詳後疏，云三醢亦菹也者，對文則有骨爲醢，無骨爲菹，散文則通，有司徹，凡醢亦並通曰菹，云作菹及醢者，必先醢乾其肉，乃後菹之，雜以粢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甑中百日，則成矣者，此釋作菹及醢之法，臠乾者，說文肉部云：臠，薄脯，臠之屋上，方言云：臠，暴也，燕之外郊，朝鮮例水之閒，凡暴肉謂之臠，釋名釋飲食云：臠，迫也，薄掾肉，迫著物使燥也，莖者，說文艸部云：斬芻也，急就驚顏注云：細斫臠也，此引申爲細切肉之稱，蓋先析肉爲薄片，暴乾之爲臠，復細切之，和粢麴等物以爲之，說文說作醢醢法，與此正同，粢麴者，以粢米爲麴，漢書平當傳，如淳注引漢律云：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此粢麴，即粟米所作之麴也，甄者，小口罌，詳凌人疏，賈疏云：案王制云：一爲乾豆，鄭注云：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脯非豆實，亦謂作醢，始得在豆，與此先臠乾其肉，義合，鄭司農云：麋醢麋肝醢醢者，說文骨部云：肝，散也，隨，骨中脂也，爾雅釋訓，郭注云：肝，腳脰，案隨即體之變體，若依此說，則鹿麋諸醢，並肝醢醢矣，此於經無驗，故後鄭不從，云或曰麋醢醢也者，說文西部云：醢，肉醬也，廣雅釋器云：醢，醬也，此又一說，直謂麋肉爲之，與前麋肝醢醢說異，以諸醢通例校之，後說爲是，云有骨爲醢，無骨爲菹者，亦或說也，謂醢醢但以有骨無骨爲異，不用肝醢也，爾雅釋器云：肉謂之醢，有骨謂之醢，郭注云：醢，肉醬，醢，醢，醢骨，醢，說文肉部云：

腰，有骨醃也。重文，醃，或从難，釋名釋飲食云，醃有骨者曰醃，醃，與先鄭說同。云菁菹非菹者。說文艸部云，
 菹，冥也。封塗使密冥乃成也。公食大夫禮。後鄭注云，醃有骨謂之醃。與先鄭說同。云菁菹非菹者。說文艸部云，
 菁，非華也。又非部云，非，菜名。一種而久之，故謂之非。廣雅釋艸云，非，其華謂之菁。玉燭寶典，引四民月令
 云，八月收非菁，作搗齎。賈疏云，以菁爲非菁，於義不可，後鄭不從。若爲非字，非則菁菁，於義爲是。後鄭不應
 破之。明木作非，不作非也。阮元云，考疏云以菁爲非菁，於義不可，後鄭不從。據此是先鄭作菁菹，非菁菹也。非
 華謂之非菁，漢人語尙知此。後人奪下菁字，賈時不誤。案阮說是也。上已有非菹，不當復出。故先鄭以非菁菹爲釋。
 別於上文非菹爲非菁也。賈所見別本，蓋作非菁菹，疏當云非菁則菁菁，蓋非非形近，非菁又與非菁聲相轉。故互誤。
 今本有菹字，說文訓菁爲非菁，知不作非菁菹者，以別本作非菁，若爲非菁，則義不可通，賈不宜云於義爲是也。爾雅
 釋艸云，非，芴，郭注云，卽土瓜也。又非菁菜，注云，非草生下溼地，似菁菁，華紫赤色可食。據郭說則非似菁菁，
 而實非一物。惟段公路北戶錄云，菁菁，小學篇曰芴菁，與釋艸非芴字同。故賈云卽菁菁也。云鄭大夫讀芴爲芴，芴
 菹，芴初生者，芴芴聲相近。鄉師大祭祀共芴菹，杜注云，菹，當爲菹，以芴爲菹。案芴初生，所謂芴也。毛詩邶風
 靜女傳云，芴，芴之始生也。玉燭寶典，引夏小正云，二月，時有見芴，始收芴也者，取以爲豆實也。今大戴禮記，
 黃作稊誤。又引詩草木疏云，正月始生，其心似麥欲秀，其中正自，長數寸，食之甘美，蓋芴初生可作菹，故小正取
 爲豆實矣。賈疏謂芴不可食誤。云或曰芴水草者，卽後鄭所謂芴葵也。祭統，水草之菹，鄭注云，芹芴之屬。段玉裁
 云，此大夫所引或說不改字，又一說也。云杜子春讀芴爲芴者，段玉裁改芴爲芴，云杜子春以芴不見於經傳，易爲魯
 頌薄采其芴之芴，鄭申之曰芴葵，知鄭必申杜者，若非杜說，則鄭當云芴當爲芴，芴葵也。且今本杜說讀芴爲芴，殊
 不可通。若云讀芴如芴，亦當訓爲何物。惟杜破字作芴，則芴葵之解，已在其中。鄭特明言之耳。陸氏作釋文，賈氏
 作正義時，注文已譌。又不知芴芴本二聲，芴芴必二字，誤謂本一字，故不能誤正。周禮釋文，芴，音芴，北人音
 柳。魯頌釋文，芴，音芴，徐音柳，皆混芴芴爲一字。泮水本是芴字，訓芴葵，說文艸部可證。韋昭音萌菹反，則章
 時芴已誤爲芴矣。漢律歷志，冒芴於芴，芴字僅見於此。又云，按杜不云芴當爲芴，而云讀爲芴者，古音芴聲芴聲，
 同在尤幽部，凡易其字而音韻同部者，皆曰讀爲也。案段據說文，定芴字當爲芴，諸芴聲，不當從芴，其說自是。但
 杜鄭說字形聲正別，不盡與許同。證以漢志冒芴之文，及韋昭萌菹之讀，蓋漢時自有從艸芴聲之字，至許君乃定其字
 爲諸芴聲。然芴芴古音同部，未必芴聲之必不可諧也。竊疑杜鄭自作芴字，此當云讀芴如芴，非正其字，乃擬其音耳。
 管子五行篇，芴葵，尹注云，芴，芴葵。早春而生也。字亦作芴可證。云玄謂菁，菁菁也者，書禹貢孔疏引此注，菁

八五

藥。鳧葵。又爾雅。菰苦葦。郭注云。今菰葵也。又菰蚬蚬。注云。今刺葵也。又芳戎葵。注云。今蜀葵。此六者。皆有葵名。亦以其可食而味滑也。然皆似葵。爲葵之類。非卽葵也。今秋葵。一名側金盞。六月放花。大如槐。鵝黃色。紫心六瓣。朝開暮落。隨卽結子。諸葵。惟蜀葵。根苗嫩時可食。秋葵。嫩時食之尤佳。鮑昭葵賦云。豚耳鴨掌。今觀秋葵。其葉如鴨掌。則秋葵卽葵菜之葵。明矣。云脾析鹽醢。蠶蜋醢。豚拍魚醢者。賈疏云。此八豆之內。脾析。蠶。豚拍。三者不言道。皆鹽醢也。詒讓案。士冠再醢。注云。士喪大斂奠。士虞特牲。二豆。並用葵菹醢醢。士喪大遣奠四豆。又加以脾析蟬醢。亦士禮殺。不得全用八豆也。注云。蠶蜋蟬。蠶大蛤蜊蛾子者。鼈人注並同。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二月抵蜆。蜆。蜆卵也。爲祭醢也。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者。既夕注云。脾讀爲雞脾。脾之脾。脾析。百葉也。說文肉部云。脾。土藏也。膽。牛百葉也。一曰鳥膽。脰。脰。鳥胃也。段玉裁云。脾讀爲雞脾。脾之脾。脾析。百葉也。說文與注。與。脾。脾也。脾與斯。斯與析。音近。故釋脾析爲脾。脾。雞胃皆有脾。脾。謂胃也。卽許所謂鳥膽脰也。鄭與許字異而音義同。謂之百葉者。胃薄如葉。碎切之。故云百葉。未切爲脰脰。既切則謂之脾析。謂之百葉也。此胃也。而經注何以謂之脾。蓋如今人俗語。脾胃連言。故以脾之名加於胃也。經文脾析。說禮家容有讀爲脰者。故許從之。不欲與土藏同名也。莊子耕桑楚。臘者之有膽脰。司馬云。膽。牛百葉也。是也。大雅。加肴脾臠。脾蓋亦謂百葉。許以牛百葉系諸獸。系諸已成之豆實。故以鳥膽脰爲別一義。實則皆謂胃也。廣雅云。百葉謂之膽脰。渾言之也。案段說是也。鄭既夕注。必讀脾爲雞脾。脾者。以別於土藏之脾。許君則徑定其字爲脰。與鄭義小異。又說文肉部云。脰。牛百葉也。廣雅釋器云。胃謂之脰。然則脾析也。脾脰也。脾脰也。百葉也。脰也。五者皆胃之異名。既夕注止云百葉。不云牛。賈彼疏云。醢入。天子禮。容有牛。此用少牢無牛。常是羊百葉。故不云牛。然則凡牲胃。並有百葉之稱。不徒牛矣。云鹽醢也者。隨人。先鄭注同。云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爲臠。謂脰也者。段玉裁云。以拍爲臠。卽讀拍爲臠也。易其字而訓爲脰。詒讓案。士喪禮。特豚而脰。鄭彼注云。脰。脰也。今文脰爲迫。文選東京賦。毛魚臠。字。古蓋無正字。故假借作拍。脰迫及臠。聲類並相近也。凡成牲體。解左右脅。各分爲三。前曰代脰。案說文無脰。後曰短脰。脰未成牲。則唯解左右脅爲二。禮所謂兩脰是也。云或曰脰拍脰也者。段玉裁云。此又一說。不易字而訓爲脰。拍不得訓脰。此是讀拍爲脰。說文曰。脰。脰甲也。案段說是也。惠士奇說同。士喪禮小斂奠云。兩脰亞。兩脰亞。此拍與脰字同。彼脰拍相亞。則拍非脰明矣。故後鄭不從。云今河間名脰脰聲如銀縛者。段玉裁云。此鄭君援方音。以證前說之是也。河間謂脰脰爲縛。則易拍爲縛。訓脰宜矣。脰訓縛。脰脰之屋上。非謂脰也。謂依河間語音。

則字用。即段氏爲鑄器也。拍，古音與膊同。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笱菹魚醢。芹，楚葵也。鄭司農云，深蒲，蒲翦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醢醢，肉醬也。筍，水中魚衣，故書。〔疏〕章注云，加豆之實者，國語周語，鴈或爲鴝，杜子春云，當爲鴈，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筍，箭萌，筍，竹萌。〔疏〕章注云，加豆之實者，國語周語，後所加之豆也。賈疏云，此加豆之實，亦與加籩之實，同時設之，論讓案，加豆，亦爲加爵時，內宗所薦之豆，在正獻之後。鄭司尊彝注，謂在九獻第八獻時所薦，誤也。詳籩人疏，云深蒲醢醢者，賈疏云，醢醢，與朝事之豆同，云筍菹魚醢者，魚醢亦與饋食同，因籩人加籩之實，栗與饋食同也。注云，芹，楚葵也者，爾雅釋艸文，郭注云，今水中芹菜，說文，艸部云，芹，楚葵也。又荳菜類，周禮有荳菹，詩魯頌泂水，薄菜其芹，箋云，芹，水菜也。案鄭郭並以芹爲楚葵，即水芹也。許則以此芹菹，字當爲筍，而楚葵之芹，別一艸，未知孰是。水菜之芹，神農本草經又作水蘄，陶注云，其二月三月作莢時，可作菹，及孰，燠食之，又有橙芹，可爲生菜，亦可生噉，俗中皆作芹字。案芹，正字，蘄，俗作，陶說誤。鄭司農云，深蒲，蒲翦入水深，故曰深蒲者，說文艸部云，蔞，蒲翦之類也。又蒲，水艸也，可以作席，深，即蔞之假借字，詩大雅韓奕，毛傳云，蒲，蒲翦也。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蒲，深蒲也。周禮以爲菹，謂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謂蒲，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肥，又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大美，今吳人以爲菹，輪人注云，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蔞，案蔞，蔞字同，深蒲，蓋蒲始生嫩葉，未出水者，故可爲菹，許以蔞爲蒲蔞之類，則不以爲一物，與二蔞說異，云或曰深蒲，桑耳者，神農本草經，有桑耳，名醫別錄云，味甘，一名桑蔞，一名木蔞，說文艸部云，蔞，桑蔞也，蔞，木耳也。案桑耳，即桑蔞，謂木耳之生於桑者，齊民要術云，作木耳菹，取桑葉榆柳樹邊生者，是也。內則，燕食庶羞有芝栢，孔疏引庾蔚之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栢，今春夏生於木，可用爲菹，盧植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栢，栢即蔞也。然桑耳爲深蒲，其說無據，故後鄭亦不從。云醢醢，肉醬也者，有肉以包汁，與後鄭前注義同。云筍，水中魚衣者，段玉裁云，說文艸部，曰筍，水青衣也。从艸治聲，此先鄭說也。然則先鄭本作落，今本經文作落，混誤不成字。洪頤煊云，詩采芣，正義引此作落菹，案段洪校是也。祭統，孔疏引經，亦作落，說文落字注，今本作水衣，段從爾雅音義，引說文校改，又釋草云，覃，石衣，郭注云，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魚衣，水衣，石衣，蓋異名同物，然則經先鄭本，固當作落。後鄭本，則自作落，故釋爲箭萌。蓋二蔞本自不同，注偶未別自釋之耳。孔引作落，則與後鄭說不合。今不據改，云故書鴈或爲鴝者，說文佳部云，雞，鴝屬也。鴝即雞之借字。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鴝，杜子春云，當爲鴈者，段

玉裁云。爲。宜作從。故書本不畫一。杜從其長者也。云玄謂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者。子亦謂蒲。嫩葉也。說文艸部云。蒲。蒲子。可以爲平席。蓋深蒲。卽蒲之少者。故謂之子。可作席。其初生者可爲菹。後鄭說與先鄭及許同。但先鄭不云蒲子。故增成其義。云筵筍萌者。不從先鄭本作菹也。菹。卽筵之俗。爾雅釋艸云。筵。筍萌。郭注云。萌。筍屬也。引周禮曰。筵菹鴈醢。說文竹部云。筵。竹萌也。箭。矢竹也。御覽兵部引字統云。箭者。竹之別。大身小葉曰竹。小身大葉曰箭。箭竹主爲矢。因謂矢爲箭。案郭引此經作筵者。從爾雅文改也。釋文出菹字云。爾雅作筵。則經本不與釋艸同。可知。云筍竹萌者。亦爾雅釋艸文。竹。謂大竹也。詩大雅韓奕。孔疏引孫炎云。竹初萌生。謂之筍。又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醬以苦酒。鼓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說文竹部云。筍。竹胎也。段玉裁云。許意筍筵不以大竹小竹分別。筍。謂掘諸地中者。如今之冬筍。筵。謂已抽出者。如今之春筍。差豆之實。醢食糝食。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爲餅。糝食。菜餹蒸。玄謂醢食也。內則曰。筍。與鄭說不同也。差豆之實。醢食糝食。取稻米舉極洩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糝。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疏〕差豆之實者。此亦謂房中之羞也。賈疏云。此差豆之實。亦與羞醢之實。同時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餅煎之。〔疏〕設之。云醢食糝食者。賈疏云。謂糝與糝食爲二豆。注。鄭司農云。醢食。以酒醢爲餅者。賈疏云。醢。粥也。以酒醢爲餅。若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案賈云起膠餅。膠。卽教也。漢書李陵傳。注引孟康云。煤酒教。玉篇酉部。有醉字。云酒醉。醉卽教之俗。程瑤田云。起膠餅。齊書永明閒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起麴餅。卽此也。蓋蒸餅饅頭之類。可充饌實。而以爲豆實。宜後鄭不從也。云糝食。菜餹蒸者。說文米部云。糝。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重文糝。古文糝。从參。又鬻部云。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饅爲糝。重文饅。鬻或从食束。釋名釋飲食云。糝。粘也。相粘教也。饅字又作糝。爾雅釋器云。菜謂之糝。詩大雅韓奕。其糝維何。維筍及蒲。毛傳云。糝。菜穀也。案依說文爾雅。則菜饅同物。但唯蔬菜不得稱糝。諸審先鄭此注。似用許書後一義。以饅爲饅。易。鼎。覆公餗。釋文引馬融。亦云饅。饅也。穀梁傳三十四年。楊士助疏又引馬云。謂饅也。蓋先鄭意以菜與饅粥合蒸之。是謂糝食。凡以米和菜。通謂之糝。但菜多而米專用屑者。爲饅。內則說饅。有和糝。鄭注云。凡饅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是也。菜少而米或用屑。或用粒者。則爲饅。故說文糝亦訓粒。又米部云。糜。糝也。糝。米和也。是也。凡饅糜皆煮之。而先鄭云。煮之者。以糜多淖。必煮之。乃可爲豆實也。後鄭別取內則爲釋。故不從先鄭。云玄謂醢食也者。說文器部云。鬻。鬻也。重文鬻。鬻或从食衍聲。賈疏云。案雜問志云。內則饗次糝。周禮饗次糝。又醢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饗無醢。周禮有醢無饗。明醢饗是一也。故破醢

下與饌人異。以其王舉不共饌實。唯豆有實。王舉謂王日一舉。鼎有十二。則醢人共醢六十。以醢爲主。其實有五。饌七。灌等。凌廷堪云。禮經通例。食禮則有豆無饌。飲酒之禮。則豆饌皆有。故公食大夫。有豆無饌。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豆饌皆有。特性。尸入九飯。有豆無饌。主婦亞獻。主人獻饌。豆饌皆有。少牢。尸入十一飯。有豆無饌。有司徹。祭畢賓尸。豆饌皆有。案王舉用食禮。故有豆無饌。凌說足與賈說相證。析言之。則齎菹醢與醢別。統言之。則齎菹醢得通稱醢。故五齎七菹三醢。總爲醢六十。薄也。又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鄭注。謂天子朔食之豆。孫希旦云。醢人朝事之豆八。饋食之豆八。加豆八。差豆二。合爲二十六。天子全用之。而公以下遞減焉。案依孫說。則王太舉正饌。亦卽此四種豆。於數頗合。亦足備一義也。注云。齊當爲齎者。明此與酒正五齊異也。說文非部云。齎。醢也。從非次弟皆聲。重文齎。齎或从齊。是齎卽齎之或體。從齊得聲。曲禮。飯齊齎齊。並以齊爲齎字。段玉裁云。此定爲齎之誤也。故曰當爲。云五齎。菹本脾析豚豚拍深蒲也者。賈疏云。此據豆內不言菹者。皆是齎。以次數之。有此五而已。云七菹。醢菹。蠃魚兔鴈醢。七菹。非菹。葵芹菹。菹。三菹。麋鹿醢也者。並據上經去復重計之。云凡醢醢所和者。據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齎。通醢醢言之。但此宜共醢六十。齎。與醢人共醢物六十。齎別職。則此齊醢菹醢之屬。皆未和醢者也。蓋齊菹等雖皆以醢作之。作成之後。亦仍有和醢不和醢之別。鄭言醢醢所和。明齎物調和之通法耳。云細切爲齎者。釋名釋飲食云。齎。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莊子列御寇篇云。齎粉。又大宗師篇釋文。引司馬彪云。齎。碎也。是齎爲切和細碎之名。故菜肉之細切者。通謂之齎。細切。卽少儀注所云報切之是也。六全物若醢爲菹者。說文艸部云。菹。酢菜也。又艸部云。菹。醢也。又肉部云。醢。薄切肉也。釋名釋飲食云。菹。菹也。阻也。生醢之。遂使阻於寒溫之間。不得爛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金物爲菹。是細切醢切。謂小物不及四寸者。全而不切。醢謂薄切之。但不細切耳。此經菹本爲五齎之一。而前注云切之四寸爲菹。是細切醢切。皆以四寸爲度。細切者。蓋若今之肉絲。醢切者。卽內則少儀注。所謂薑葉切之。蓋若今之肉片。士喪禮。大斂奠醢豆。兩其實。葵菹芋。注云。齊人或名全菹爲芋。蓋葵長過四寸。以爲菹。當醢切之。今喪奠禮略。亦全而不切。故禮經特著芋文。明非恆法也。互詳內饔疏。引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醢而不切。麋爲辟難。兔爲宛脾。皆醢而切之。切菹者。菹實之。醢以柔之者。舊本。麋鹿互譌。今據宋董氏本。及注疏本正。釋文出皆醢。云本或作醢。下同。案禮記文。醢並作菹。鄭注云。菹之言醢也。此軒辟難。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菹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內則亦有此文。案此注作醢者。薄切肉之正字。少儀作菹者。聲近假借字。釋文作醢者。又菹之異文。鄭引彼文者。明彼菹軒。卽此七菹之屬。辟難宛脾。卽此五齎之屬也。云由

此言之，則齋菹之稱菜肉通者，賈疏云，鄭案三豆之內，七菹皆菜無肉，五齋之內，菜肉相兼，若據少儀齋菹之稱，菜肉通也，詒讓案，鄭因此七菹皆菜，而少儀云，麋鹿爲菹，故又據彼明齋菹，惟以細切不細切爲別，不分菜肉也，依說文，則菹爲酢菜之專名，少儀麋鹿之菹，似當爲菹之借字，與鄭義少異，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致饗餼〔疏〕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者，賈疏云，饗與之醢，詒讓案，客內亦兼侯國卿大夫來朝者，其致饗餼，亦共醢也，注云，致饗餼時者，賈疏云，案掌客，上公之禮，醢百有二十饗，侯伯百饗，子男八十饗，此共醢五十饗，井醢人所共醢五十饗，共爲百饗，此據侯伯饗餼之禮，舉中言之，明兼有上公與子男，若然，則上公百二十饗，與王數同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而書，其同姓諸侯，唯魯得與二王後同，其餘同姓，雖車服如上公，從侯伯百饗而已，又案，掌客上公已下，並是諸侯自相待法，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又案聘禮，待聘臣亦云醢百饗，得與諸侯同者，彼別爲臣禮，禮有損之而益，故子男之卿百饗，其數多於君，案子男卿，醢醢不得多於君，賈說未允，詳掌客疏，凡事共醢。

周禮正義

卷十一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齊菹。醬屬。醢人〔疏〕七菹。凡齊者皆須醢成味。

醢物者。此亦共豆實。與醢人爲聯事也。五齊。齊。亦當爲齋。不齊菹同。凡醢人共齊菹。此官則以醢和之以成其味也。云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者。賈疏云。醢人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論讓案。經言共五齊七菹。而云凡醢物。則醢物卽指齊菹之和醢者。此祭祀云凡醢醬之物者。醢亦卽和醢之齊菹。醬卽未和醢之醢也。凡經言醬者。多爲醢之通名。若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簠。內饗云。醬物是也。此職醢醬並言。則醢及醬爲二物。但醬有二。有和醢不和醢之別。士昏禮。饌于房中。醢醬二豆。注云。醢醬者。以醢和醬。生人尙褻味。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賈彼疏云。祭祀無此法。以生人尙褻味。故有之。據鄭賈說。則和醢之醬爲褻味。祭祀所無。此醢醬之物。共祭祀之用。則醢與醬各自共之。非和醢之醬明矣。故賈別以醬爲豆醬。豆醬。卽醢人豆實之醢。未和醢者也。云賓客亦如之者。此當并共和醢之醬。而云如祭祀者。明其法數略同。賈疏云。上經云。賓客之禮。據饗餼。此云賓客。據饗食致之。注云。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者。內則。說麋鹿魚爲菹等。並須醢以柔之。注。謂醢菜而柔之以醢。殺腥肉及其氣。至將食時。又有以醢和醬。是齊菹醬之類。並須醢以柔之。且成其醢味。故醢人兼掌之。

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簠。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簠。凡事共醢〔疏〕

王舉則共

共爲百齋，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政令，謂受人教所處。〔疏〕以共百事之鹽者，謂祭祀賓客膳羞等，用鹽爲和。

處置者，凡海鹽產鹽之處，以鹽來入，此宜並受之。又區其種別，處置其所，則教令之。云求者所當得，祭祀共其

者，謂求鹽共川，各依其所當得者與之。若祭祀當得苦鹽散鹽，賓客當得形鹽散鹽，膳羞當得飴鹽是也。

苦鹽散鹽，杜子春讀苦爲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鄭司〔疏〕注云，杜子春讀苦爲鹽者，苦鹽聲類同，故杜讀從之。

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史記貨殖傳索隱引伊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案小司馬所引，即伊氏周禮注佚義也。

賈疏云，鹽，謂出於鹽池，今之鹽池是也。段玉裁云，凡周禮苦讀爲鹽者甚多，故杜比例知之也。魏了翁云，苦鹽自

對下文飴鹽，不改爲鹽亦可。案魏說亦通。水經凍水注，說鹽池云，土人鄉俗引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

成鹽，即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鹽之名，殆資是矣。案曲禮云，凡祭宗廟之禮，鹽曰鹹鹺。注云，大鹹

曰鹹，然則祭祀之鹽，貴其大鹹。爾雅釋言云，鹹，苦也。郭注云，苦即大鹹。淮南子墜形訓云，鍊苦生鹹，苦鹽，

即大鹹也。禮道元謂河東鹽池，鹽鹽味苦，然則苦鹽鹽鹽，義本兩通，不必破字矣。宋史食貨志云，引池而成者曰鰔

鹽，周官所謂鹽鹽也。與賈說同，蓋以味育，則曰苦鹽，以形言，則曰鰔鹽也。互詳典婦功疏，云謂出鹽直用不凍治

者，說文水部云，凍，滴也。賈疏云，對下經鰔鹽是凍治者也。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者，史記索隱引伊說云，散鹽，

東海資水爲鹽也。案伊亦用鄭義，賈疏云，下經自有鰔鹽是凍治，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散鹽，鰔水爲鹽者，對上鹽鹽

非鰔水所爲鹽也。釋文於下經鰔鹽，始發音疑，此注鰔字，本作煮，注例用今字也。互詳肆師疏，說文鹽部云，鹽，

鹹也。古者風沙初作，鰔海鹽，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天生曰鹵，人生曰鹽。管子，地數篇云，請君伐菹薪，煮

沸水爲鹽，案鰔海水爲鹽，所謂人生者也。宋史食貨志云，鰔海鰔井，鰔鹹而成者，曰未鹽。周官所謂散鹽也。案禹

貢，青州貢鹽，職方氏，幽州其利魚鹽，皆鰔海之鹽也。又案苦鹽，味大鹹，爲鹽之最貴者，散鹽則味微淡，用多而

品略賤。祭祀則次於苦鹽，賓客則次於形鹽，故謂之散，散之爲言樸也。說文肉部云，散，雜肉也。散即散之隸變。

此經凡言散者，皆屬沽狼醢，亞次於上之義。故屨人散屨次於功屨，巾車散車次於良車，充人之散祭

祀，別於五帝先王之祭。旄人之散樂，別於雅樂。司弓矢之散射，別於師田之射。事異而義並相近也。賓客共其形

鹽散鹽。形鹽。鹽之。〔疏〕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者。依左傳三十年傳說。則惟饗大賓客。有形鹽。其燕食及小賓客。形似虎形。〔疏〕並用散鹽也。又經人。祭祀朝事之饗。亦有形鹽。上祭祀不言共者。文略。注云。形

者。饗人注同。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今我鹽有焉。〔疏〕王之膳羞共飴鹽者。饗食尚羹味。之恬者。廣雅釋器云。飴。飴也。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飴味甘。故鹽味甘者。亦謂之飴鹽。又內則。說人君燕

食有卵鹽。疑卽此。恬卽甜字。詳酒正疏。云今我鹽有焉者。神農本草經云。戎鹽味鹹。一名胡鹽。生胡鹽山。及西

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賈疏云。卽石鹽是也。燕士奇云。御覽飲食部引涼州記曰。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

石。其甜美。涼州異物志曰。鹽山二岳三色爲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作獸辟惡。佩之爲吉。名曰戎鹽。可以療疾。則戎鹽不徒供膳羞。兼可療疾病。又土人鍊爲虎形。大小如意。明鹽人形鹽。亦用戎鹽也。論議案。凡齊事。鬻鹽以

依鄭說。則戎鹽蓋鹹而微甜。呂氏春秋木味篇云。伊尹曰。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殆卽戎鹽與。待戒令。齊事。和五味之。〔疏〕味者。齊事和五味之事者。若食醫掌和王之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須調和五

事。鬻鹽漬治之。〔疏〕味者。齊事和五味之事者。若食醫掌和王之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須調和五

述經文。亦不用古字。說文鬻部云。鬻。亨也。重文煮。鬻或從火。此鬻鹽。通上苦鹽等言之。呂飛鵬云。鹽出鹽池。凡出鹽之所。皆得稱鹽。故未煎之鹽亦稱鹽。郊特牲。煎鹽之尙。疏云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此注云漬治

之。殆卽所謂煎鹽與。幕人掌其巾幕。以覆物。〔疏〕亦其類。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謂有巾。則此官唯掌賓祭及王飲食覆物之巾。佩

巾。非其所掌。賈疏謂此巾兼以拭物。非也。注云。共巾可以覆物者。敘官注。亦云以巾覆物曰幕。謂巾幕。卽是巾之可以覆物者。以別於佩巾。不可以覆物也。國語周語云。淨其巾幕。章注云。巾幕。所以覆尊彝也。案幕卽

幕之俗。大射儀云。膳尊兩飯。幕用錫若絺。燕禮云。公尊瓦大兩。幕用絳若錫。特牲饋食禮云。置兩壺卒奠。幕用

裕。又記云。饗巾以絳纁裏。士昏禮云。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公食大夫禮云。簋有蓋幕。是尊彝饗豆

簋簋。皆有幕。幕以布及葛爲之。亦通謂之巾。士昏禮。及特牲記所云是也。張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簋巾闊一幅。又

云。覆饗巾。士大夫以緇布緇裏。諸侯天子以玄布緇裏。禮圖所云。蓋巾幕之通制也。其牲鼎之覆。以茅爲之。禮經

謂之罪。與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疏布者。天〔疏〕酒。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者。賈疏云。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巾冪異。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案依通典吉禮。引崔靈恩說。則唯園丘。以疏布五齊三酒。乃有八尊。其二郊及迎氣。止四齊三酒。則唯七尊。加明水玄酒。則十四尊也。詳酒正疏。注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者。郊特牲云。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又禮器云。犧尊疏布。此以素爲貴也。注云。冪或作冪。案冪卽冪之借字。疏布。鄭不云何布。賈以爲大功布。蓋據士喪禮。大小飲奠。冪並用功布。故鄉射記疏。謂喪巾之冪。皆用疏布。明祭冪雖尚質。不當降於喪冪也。今攷喪服經有疏衰。又有大功布。小功布。彼注云。疏。猶羈也。大功布。其銀治之功。羈治之閒。傳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國語魯語云。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七升布。卽大功布也。攷士喪禮。喪大記。及司巫注引逸禮。並有功布。鄭士喪注云。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故賈孔咸以七升大功布釋之。然既夕云。簪三。冪用疏布。二。冪用功布。則疏布非卽功布。竊疑功布既爲大功布。則疏布當卽六升之布。蓋疏衰之布。雖自三升以上。而問傳說斬衰受服六升七升。而後謂之成布。則五升以下。雖有疏名。而尙未得爲成布。七升以上。則加以羈功。而不僅稱疏。是疏布之纁六升。不當以七升以上之大功布混之。明矣。賈疏云。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冪六尊。是祭天地六尊。卽知此疏布冪八尊。無祿。是天地可知。又見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冪。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尙質之義也。詒讓案。禮運說宗廟之祭。亦云疏布以冪。則內祭祀亦有川疏布冪者。孔疏謂彼記陳夏殷諸侯之禮。未知然否。疏布巾。蓋用素布一幅爲之。陳祥道謂下言畫布巾。則疏布不畫可知。是也。郊特牲以疏布別於黼黻文繡。明疏布尙質。無黼黻之文矣。以畫布巾冪六尊。宗廟可以文畫者。〔疏〕以畫布巾冪六尊者。用玄也。賈疏云。言六尊者。雞彝。鳥彝。斚彝。黃彝。虎彝。兎彝。此六尊。皆盛鬱鬯。以畫布冪之。此舉六尊。對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相鬱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案賈疏。祭天地亦有相鬱之彝。蓋陳而不祿。詳壘人司尊彝疏。又燕禮。公尊。冪用綌若錫。注云。冬夏異也。依鄭彼注義。則天子諸侯。冪常用錫。夏則以綌綌。黃以周云。凡尊冪。錫爲上。綌次之。綌又次之。錫。布之細者也。依鄭彼夏之別。非其義也。鄉飲酒。士皆特牲。皆用綌。是士以綌爲正也。畫布。爲布之細者。卽錫也。案黃說與鄭小異。於

義亦通。錫布。依鄭注義爲七升半。依金榜說。則當爲十五升。金說爲允。其布精於功布。於差次亦正符合也。
注云。宗廟可以文者。賈疏云。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爲質。故言宗廟可以文。云畫者畫其雲氣與者。賈疏云。三禮
通例所言畫者。解皆以爲畫雲氣。謂畫爲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詒讓案。鄭君諸經注。凡言畫者。多
以雲氣爲說。如射人及鄉射記之畫侯。司几筵及書顧命之畫純。司常之畫象。喪大記之畫荒。皆以爲雲氣。蓋皆意爲
之說。於經典無確證。王昭禹。黃以周。謂下
文凡王巾皆黼。則畫布巾亦畫黼。其說亦通。凡王巾皆黼。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尙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之類。別於上覆尊彝之巾。爲祭祀所用也。又據典絲注。則王盟巾亦有畫黼。賈疏云。凡
王之覆物之巾。皆用黼文覆之。言凡非一四飲三酒之外。饗豆俎簋之屬皆用之。注云。四飲三酒皆畫黼者。謂以玄
纁布一幅爲巾。而畫以黼文。飲食不用五齊。故不言也。其布蓋亦以錫及絺紵。四飲三酒。詳酒正職。云周尙武者。
賈疏云。黼者。自與黑作斧文。取金斧斷割之義。周以武得天下尙武。故用黼也。詒讓案。黼字通。周書器服篇記。
明器有斧巾。卽此黼巾也。云其用文德則黻可者。亦鄭以意言之。明不必皆用黼也。賈疏云。謂若夏以揖讓得天
下。是文定天下。則常用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背也。若然。易云。湯武革命。殷亦以武得天下。則亦用黼耳。宮
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人。掌王之六寢之脩。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
寢。傳公薨于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則掌百官之警戒。與其具脩。注云。脩。本亦作修。案修正字。經例用借字作脩。大宰祀五帝。
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則掌百官之警戒。與其具脩。注云。脩。本亦作修。案修正字。經例用借字作脩。大宰祀五帝。
寢五者。說文山部云。寢。臥也。膠部云。牀。病臥也。案牀省。變作寢。凡宮寢。並取寢息爲名。釋名釋宮室云。
寢。寢也。所寢息也。賈疏云。路寢制如明堂聽政。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曲禮孔疏云。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
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
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胡培翬云。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
五。路寢則正寢。小寢則燕寢也。正寢之一。天子至士所不殊。惟燕寢有隆殺耳。詒讓案。路寢。大僕謂之大寢。燕
寢見女御。亦曰小寢者。對大寢言之也。此王六寢。自相對爲大小。與后寢無涉。公羊莊三十二年。何注云。夫人居
小寢。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及檀弓孔疏引服虔說。並以小寢爲夫人寢。彼以夫人寢對君寢爲小寢。與此注義異。鄭
匠人注。謂天子路寢。制如明堂。而此注云路寢一。小寢五。則鄭意路寢者。一寢而五室十二堂。小寢五者。五寢寢

各一堂二房一室也。小寢雖不如明堂制，然五寢方位，亦與明堂五室同。故曲禮疏，說五小寢，並依匠人五室注義。一寢居中，而四寢分居四維，蓋深得鄭指。內宰，先鄭注說后六宮，後五前一，與後鄭說王寢制正同。然鄭路寢如明堂制之說，實未塙。李如圭云，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辰，闢閭南嚮，則戶闢開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而阼階而，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然則鄭謂天子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案顧命，路寢東西房側階之制，不可通於明堂。李氏所駁甚當。江永金鶚說並同。明堂位孔疏，引尚書大傳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伏傳亦謂路寢有東西房及北堂，足證其必不爲明堂制矣。喪大記孔疏，引熊氏說，謂天子路寢，左房則東南火室，右房則西南金室，欲以傳合東西房與五室爲一制。說殊牽強，亦不足據。五詳大史匠人疏，又案伏傳，說路寢制，有東西房北堂而無室，依禮經，北堂皆在東房之後，則言房可以咳北堂，而室必不容不見。義並難通。豈伏意謂北堂在室後，或舉堂以見室與，引玉藻曰，朝辨色始入者，釋文云，辨本又作別，案禮記作辨，辨別聲近義通。詳敘宜疏，鄭彼注云，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賈疏云，謂羣臣昧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云君日出而視朝者，彼上文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云，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然則此視朝亦謂內朝，云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鄭彼注云，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賈疏云，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君使人視大夫，大夫退還舍，君然後適小寢，釋去朝服，服玄端，云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者。玉藻，聽政在路寢，是路寢以治事，聽政畢則適燕寢，是燕寢以時燕息，故女御云，掌御紋于王之燕寢，但路寢爲王之齊宮，凡齊疾亦於彼居息，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路寢亦有居息之時矣。云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者，莊三十二年，僖三十三年經文，公羊莊公傳云，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說同，云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者，據玉藻及春秋經，諸侯非一寢，明天子宜有六寢也。春秋定十五年經，公薨于高寢，穀梁傳云，高寢，非正也，左傳杜注亦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是高寢非正寢。故鄭不引，又說苑脩文篇云，春秋曰，王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承明，路寢謂之承明何，曰

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案說苑，說承明文有缺佚，大意蓋以始受命之王居中承明，猶諸侯之有高寢也。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案劉向說，天子亦三寢，與此經乖。其說高寢，亦與穀梁傳不合。並鄭所不取。至諸侯寢數，此注無文。賈疏云：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喪大記孔疏云：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案賈孔二說不同，以孔爲長。黃以周云：天子諸侯之寢，見於經傳者，止有路寢小寢，所謂燕寢高寢者，皆小寢也。祭義云：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鄭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亦兼正寢言。以此例之，則諸侯三宮，亦正寢一，小寢二，可知也。側室不得謂之寢，賈疏非。胡培翬云：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疏解此經爲大夫之制，謂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大夫有燕寢，有側室矣。既夕記：月朔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賈疏以下室爲燕寢，則士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單室，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矣。若諸侯小寢二，與大夫士同爲燕寢一，側室一，不幾上下亡等乎。案黃胡說是也。金鶚亦謂側室非小寢，並足正賈說之誤。春秋僖公二十年五月，四宮災，公羊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又穀梁桓十四年傳云：旬粟而納之三宮，並諸侯夫人三宮之證。鄭此注及內宰注，以後六宮擬王六寢，則亦謂侯國夫人三宮，與君三寢相擬，可知六宮兼路寢言之，則侯國三寢三宮，亦兼路寢言可知。綜校鄭義，孔說自塢，又文王世子云：諸孫守下宮下室，注云：下室，燕寢，是燕寢通稱下室，而不得爲側室，側室蓋在后燕寢之兩旁，而別自爲院，故內則云：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孔疏：謂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是側室別有門而南嚮，足以明其制，又側室，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記謂之宴室，爲其非寢，除其不獨去其惡臭。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謂：猶絜也。詩云：吉蠲爲餽，鄭司農詳內宰疏，爲其非寢，除其不獨去其惡臭。云：井，漏井，所以受水潦，謂：猶絜也。詩云：吉蠲爲餽，鄭司農

燕居之事。無大小皆共給之也。云婦除者。說文土部云。婦。埽也。此即上云脩是也。詳隸儀疏。大射儀云。司宮婦所畫物。大射雖不在殿。宮人蓋亦掌其婦除之事矣。云執燭者。昏執之以爲明也。宮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彼注以爲祭事。蓋在殿外。宮廟之中。則宮正執燭。若平時在殿內。則此宮人執之。二職互相備。亦宜聯也。燕禮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司宮。即宮人。燕在殿。故亦此官執燭。公食大夫禮。司宮具几筵。注云。司宮。大宰之屬。宰宮廟者也。即據此官言之。彼食禮在廟。故注兼云宮廟。燕禮注。以司宮爲小宰。失之。云共鑪炭者。說文。金部云。鑪。方鑪也。王燕居寒。則共鑪炭爲溫。蓋掌炭共炭。此官以共王。二官相與爲聯事也。注云。勞事。勞。喪之事者。謂上三者之外。凡王之六。四方之舍事亦如此。從王適四方及〔疏〕注云。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者。寢中。勞苦卑喪之事。宮人並掌之。會同所舍。〔疏〕注云。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者。舍之處。亦如上掌凡勞喪之事。貽讓案。王行所至之地。則掌舍爲宮以舍。宮人亦從而掌其舍中之事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牀。桓。再。重。故書桓爲桓。鄭司農云。牀。懷牀也。桓。受居溜水凍藥者也。杜子〔疏〕

掌王之會同之舍者。統下三宮四門等言之。賈疏云。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爲壇於國外。與諸侯相見。而命以致禁之事焉。王至壇所舍息也。案賈據會同常禮之行於國城外者。唯爲壇壇宮而已。其十二年王巡守。會諸侯於畿外方岳及殷國。道路較遠。或於道廬宿市之舍。則備此三宮四門。各隨時地設之。會同詳大宗伯疏。注云。故書桓爲桓者。宋娶州木。建陽木。董氏木。嘉靖木。並作拒。下同。葉鈔本釋文亦作拒。案拒即桓之誤。今依宋互注本正。徐養原云。司會參互。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脩闕氏互懷。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當爲互。是古者牀桓之桓。或通作互。互與巨形聲相似。故作桓則讀爲桓。作巨則讀爲互。杜鄭各依字讀之。鄭司農云。牀。懷牀也者。先鄭蓋以牀爲懷之借字。爾雅釋宮云。櫛謂之懷。郭注云。屋椽。說文木部云。櫛。櫛也。懷。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懷。齊魯謂之櫛。案櫛。即屋椽端橫木。釋文云。懷。威。疏闕反。盧文弨云。當本亦作櫛。段玉裁云。懷字不當有此音。非是。關字有誤。則或本當作櫛。字通。俗文曰閉門機曰櫛。案懷櫛義同。然櫛與疏闕音遠。疑段說近是。云桓受居溜水凍藥者也者。賈疏云。掌舍掌閉衛。不掌潔淨之事。又行止之處。未卽有蟲可凍。先鄭輒依故書桓而爲溜水凍藥。又桓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段玉裁云。此司農從故書作桓凍藥。凍。讀如盥漱之漱。藥。釋文當洛反。讀爲汙。集韻。汙常洛切。滴也。受居溜水凍藥者。今之格書是也。謂雷水下其間。漱之汙之。疏

云凍蟲。岳珂藻音妒。葉林宗鈔宋本釋文。及宋槧周禮。藁當洛反。蓋皆讀藁爲蠹。似非也。會同之舍。爲壇不屋。不應有懷及格霜等。故後鄭從子春作性桓。訓行馬也。案段說甚駁。先鄭以桓爲受居溜水之物。溜霜字通。即宮人後鄭注云。霜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漢人所謂承霜者也。說文水部云。凍。澹也。澹。澹口也。二字音義不同。釋文云。凍。徐劉色遵反。賦色胃反。是徐遵劉昌宗並如字讀。而賦衰則讀爲澹。蓋與匠人注澹溜字同。段從賦讀。於義自通。但凍藁。疏釋爲凍蟲。釋文則讀藁爲蠹。猶掌染草。釋文音藥爲妒也。此與賈義正同。段則據今本說文讀藁爲溜。皆未知孰得先鄭之旨。曾劍則謂藁即懷字。脩闕氏注。懷。束兩版爲之。此注云藁。蓋以接桓所受水而瀉於地者。形制與懷同。故借名藁。若然凍藁。即謂澹澹其承霜之木中空如懷者。義亦得通也。至惠士奇。曾劍。又並謂桓即渠之省。惠又引荀子非相篇渠區爲釋。揆之聲義。亦似符合。但諱審經義。竊疑桓與掌固樹渠字同。其義當爲藩落。上方氏。王巡守則樹王舍。注云爲藩羅是也。脩闕氏互懷。古文苑。揚雄城門校尉箴。用彼文作析桓。與此故書正同。蓋交木爲行馬。謂之性。樹木爲藩落。謂之桓。二者皆以備守衛。故經並舉之。以此釋故書。或可備一義與。云杜子春讀爲性桓。性桓謂行馬者。說文木部云。性。性桓也。桓。行馬也。周禮曰。設性桓再重。段玉裁云。杜易桓爲性。鄭君從杜也。司農性桓爲二物。杜性桓爲一物。桓與桓形聲皆相似。說文性桓字下。云行馬也。引周禮桓字。下不引周禮。亦是從子春說。不從故書。案段說是也。行馬。以木相連比。交互爲之。故謂之性桓。桓字亦作互。脩闕氏先鄭注云。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亦謂之閑。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性桓。六韜軍川篇云。三軍拒守木蟻蟻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是周時有行馬之名。漢時因之。藝文類聚職官部。引漢官儀云。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是也。云玄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者。周衛。謂周市王舍爲藩衛。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云。內列。藩營之在內者也。是周衛有外內列之證。然則設性桓再重者。內列一重。外設車宮亦一重也。賈疏云。此性桓所施。唯據下文車宮壘宮止宿而言。其帷宮無宮暫止之閒。未必有此性桓也。設車宮轅門。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疏〕設車宮轅門者。以下設三宮四門之法。宮之爲言營也。凡野舍爲營城四門可知。注云。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者。有四門。則三宮及無宮。並設土爲宮。此不築土。而以車爲宮。明是阻險之處。暫以此備非常。次車以爲藩。謂野處無牆垣。則以車相次比爲藩落也。孫子軍爭篇曹注云。以車爲營曰轅門。即本此經。賈疏云。言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論議案。凡兵車乘車曲軸。大車直轅。兩制不同。此會同設車宮。當用兵車。則轅當爲轉。經注散文不別也。又轅門。

亦建廡。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之事。云艾闢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范注云。轅門。卽車以其轅表門。楊士疏云。謂以車爲轅。舉轅爲門。又建旃以表之。並與鄭義同。此會同之舍。雖與蒐狩異。車宮轅門之制則一也。又韓非子十過篇云。智伯與韓魏圍晉陽。二君朝智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則軍旅亦爲爲壇壝宮。棘門。謂王行止宿平地。起轅門矣。惠士奇云。漢衛青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蓋師古車宮之遺意。爲壇壝宮。棘門。築壇。又委壇土起爲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以戟〔疏〕注云。謂王行止宿平地者。賈疏云。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壇壝爲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以戟〔疏〕注云。謂王行止宿平地者。賈疏云。以下文二者非止宿之事。唯有此壇壝委壇土起壇壝以爲宮者。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壇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又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注云。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壇土爲埽以象牆壁也。案此並所謂壇壝宮也。壇。謂宮內之土堂。壇。則通壇外之營域言之。祭法注云。封土爲壇。書金縢三壇同壇。書釋文引馬融云。壇土堂。蓋壇者。委土之名。凡委土而平之爲壇。於壇之中封土若堂。爲壇壝之外。四面圍繞。擁土若牆垣爲壇壝。三者通謂之壇。故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注云。壇壝與壇壝也。又聖人社壇。注云。壇謂委土爲壇壝。廣雅釋丘云。壇壝。厓也。說文土部云。埽。庫垣也。鄭意築土高起爲壇。又於壇外四面委土爲庫垣。令高出於壇。使有壝埽。卽所謂宮也。賈疏謂掘地爲宮。土在坑畔而高。爲壇壝。司儀疏。亦謂掘地爲壝。壇土爲壝埽。當牆處則似爲溝壝矣。殊誤。又聘禮。未入竟。壝埽。爲壇壝。彼但壇土爲壇。不爲壝埽。故下云無宮。與此壇壝宮異也。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者。小爾雅廣器云。棘。戟也。說文戈部云。戟。有枝兵也。讀若棘。明堂位。越棘大弓。鄭注云。棘。戟也。左隱十一年傳。子都拔棘。杜注同。案戟詳治氏疏。棘戟古同讀。故經典戟字。多作棘。壇壝宮無屋。於壇旁樹戟以表門。戟門。卽於壇旁爲之。故觀禮注云。諸侯入壇門。卽此棘門也。惠士奇云。戰國策楚策。楚考烈王卒。李園入宮。置死士於棘門之內。則知古者宮門皆立戟矣。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者。存異文也。宋世華云。詩斯千。如矢斯棘。韓詩棘作柝。聲類柝。古材字。案宋說是也。棘柝材三字。古音同部。故棘門或爲材門。其義未聞。賈疏云。閔二年。衛文公居楚丘。國家新立。齊桓公共門材。先令豎立門戶。故知棘門爲帷宮。設旌門。謂王行止。有所展肆者食息。〔疏〕爲帷宮設旌門。亦得爲材門。卽是以材木爲門也。案賈說亦通。爲帷宮。設旌門。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疏〕者。與蕃人。掌次。司常。爲官聯也。注云。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者。肆。卽肆之借字。賈疏云。見下曲禮云。君命大夫與士肆。鄭云。肆。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則此亦王與羣臣晝止。有所展習。云若食息者。非直

有展習。亦有食息之時。案曲禮經注。肆。並作肆。賈引作肆。與彼釋文所載別本同。惠士奇云。聘禮。未入竟。壹肆。爲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蓋張帷以象宮室。帷一面而闕其三。不成宮也。案惠說近是。彼聘使展肆。疑無用帷宮無宮之制。蓋帷宮正法張帷。周市爲垣。又於中張帷。幕爲次。不僅帷其北也。左宣十八年傳。公孫歸父墾帷而復命於介。穀梁慶十八年傳。亦有墾帷之文。似皆與聘禮略同。云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者。幕人注云。在旁曰帷。謂張帷帳爲宮也。賈疏云。案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注引此。掌舍爲帷宮設旌門。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掌之。其旌門。則司常所云析羽爲旌者也。會同賓客。置旌門。注引此。掌舍爲帷宮設旌門。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掌之。以爲之。國語齊語。執枹鼓立於軍門。章注云。軍門。立旌爲軍門。若今牙門矣。又云渠門亦旌。注云。渠門。兩旌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矣。是渠門亦旌門。此帷宮爲會同之舍。大會同。六軍從行。故旌門之制。亦與軍門同也。依章昭說。似諸侯旌門用大旂。但龍旂色青。今齊語云赤旂。則當是烏華之旂。以其法析羽於千首。故謂之旌。若天子制。似當用大常而注析羽也。至毛詩小雅車攻傳。說田禮云。褐繡旆以爲門。與穀梁傳謂置旆以爲轅門同。則因王侯所載旌。並爲通帛之旂。蓋旂旌。皆五旗之通制。故詩孔疏。謂彼卽此及大司馬之旌門。賈大司馬疏同。是也。五旗通有旂旌。詳司常大司馬疏。又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鄭注云。郊舍狹窄。爲帷宮以受勞。引此職帷宮旌門。然則旌門。蒙帷宮爲名。亦得謂之帷門矣。無宮則共人門。謂王行有所逢遇。若往遊觀。陳〔疏〕無宮則共人門者。壇土。畫外垣也。此無宮。亦王行道路暫駐。故不壇土。畫外垣。則立人以表門。云共者。謂選擇其人而立之也。注云。謂王行有所逢遇。若往遊觀者。謂王行在道。或與諸侯逢遇。或無所逢遇。而暫往遊觀。則不爲宮。但立人門。以二者皆行道者卒簡略之事。不久停止故也。云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者。謂列人爲周衛。當門處。則選擇長大之人以表之也。惠士奇云。虎士立爲門四。各持兵。故曰人門。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以遇禮相見。以人爲當。何陳列周衛。其禮疏略。與此注可互證。此雖云無宮。蓋亦列人爲當。故孫子軍爭篇曹注云。以人爲營。人門是也。凡舍事則掌之。王行所〔疏〕注云。王行所舍止者。言雖非會同。若巡守師田之類。王行所舍止。其事皆掌舍掌之。

人幕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鄭司農云。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

〇五

次云。師田則張幕。設重帟。是王在幕設帟之事。若帳中有帟者。學次云。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次即帳。是帳中坐上有承塵也。論議案。檀弓注云。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釋名釋牀帳云。小幕曰帟。張在人上。突突然也。又云。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案承塵。即平帳。以其平施於坐上。則謂之平帳。以其承塵土。則謂之承塵。後鄭此說。即增成先鄭之義。玉篇巾部云。帟。平帳也。又承塵也。分爲二義。非。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平帳義。亦誤。云帳帟皆以緇爲之者。說文糸部云。緇。帛也。賈疏云。以其布帷幕之內宜細密。又案喪大記有素錦緇。緇即帳。彼喪用錦。明此用緇可知。案賈知素錦。緇即帳者。據雜記云。其輔素錦以爲屋。注云。輔。象宮室屋。其中小帳。覆棺者。彼屋亦與帳同。又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壇上張赤帟陰羽。又云。堂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乘車立焉。青帟陰羽。又云。外壘之四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閑。孔晁注云。帟。帳也。陰鶴也。以羽飾帳。然則吉時之帟。蓋以采緇爲之。周書帟有羽飾。此經無。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共之者。掌。〔疏〕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者。賈疏云。此一經皆供與掌次。次云師田。彼師即此軍旅。彼田即此田役是也。此云祭祀。即掌次云諸侯朝覲會同是也。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與掌次。案田役。謂四時大田起徒役。詳大宰疏。注云。共之者。掌次當以張者。明此官唯掌共。不掌張事也。大喪共其帷幕。帟。綬。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疏〕大喪共其帷幕。帟。綬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遂師云。先張神坐也。是大喪亦當共幄。此不言者。文不具。注云。爲賓客飾也者。明喪當去飾。而共此四者。是爲賓客殷飾。賓客。謂諸侯君臣來朝聘。及來奔喪弔聘者也。云帷以帷堂者。堂。謂路寢之堂。賈疏云。謂若喪大記及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也。云或與幕張之於庭者。庭亦謂路寢堂下。賈疏云。案尚書顧命云。出綴衣於庭。鄭云。連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爾時在庭。應設此帷幕。無正文。故云或也。有解者云。爲王襲經在庭。故有帷幕。按喪大記。諸侯踊降階下。襲經於序東。雖王禮亦當哭踊在降階下。何因反來庭中襲經乎。恐不可也。論讓按。此帷幕。亦以布爲之。依檀弓注。說天子禮。別有覆棺之綵幕。當亦此官共之。又墨子節葬篇。說送葬亦有屋幕。則不徒張之於庭矣。云帟在樞上者。掌次注云。張帟樞上承塵。又檀弓注云。帟張於殯上。殯上。即樞上也。據遂師注。大喪葬時。張神坐。亦設帟。注不言者。亦文不具。三公及卿大夫之喪。

共其帟。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疏〕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者，此亦謂張殯上之帟也。賈疏云：掌次云：諸侯與孤，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疏〕侯再重，孤卿大夫之喪共其帟者，則此云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云：諸侯與孤，不云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此不云孤，孤與卿大夫同不重，幕人不張，故略不言，注云：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者，以士賤不得備物，士喪禮亦無帟，引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者，證有惠則賜，蓋亦此官共之。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丈尺，大小。〔疏〕止，言舍，謂舍息，云以待張事者，賈疏云：次者，則舍也，言次，謂次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則張之，案賈說未咳，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王次張施陳設之事，此官悉掌之，故下經載幕亦云張，明張事不徒設帷幕帷帟等矣，蓋凡王次，皆幕人司凡筵共其物，掌次掌其事，三官相與爲官聯也，凡張帷幕等，並以木爲柱，而後施以繒布，故呂氏春秋音初篇云：幕動拆，委人，喪紀共其木材，注亦云木材給張事是也，注云：法大小丈尺者，此亦注用今字也，司書注云：法，數也，謂大小丈尺之數，賈疏云：大小者，下文有大尺之數未聞，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次小次是也，丈，尺之數未聞，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張氈案，以氈爲牀於幄中，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

象鳳皇羽色以爲之。〔疏〕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者，釋文云：皇邸，一本作皇羽邸，阮元云：此因注云羽字也，案阮說是也，以下並王之張事，王大祭祀，皆設大次小次，以爲休息之所，氈案皇邸，即張於次中，賈疏謂王坐所置，是也，氈案云：張，皇邸云：設者，說文音部云：設，施陳也，與張文異義同，故下文又云設重案矣，注云：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者，經注例，凡圓字，當作圓，此疑誤，賈疏云：見下經別云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依此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即是大司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也，案鄭賈意，經雖言大旅，實即圓丘之大祀也，依此注，則上帝指昊天而言，大宗伯及典瑞，皆云旅上帝，注並云上帝，五帝也，職金旅上帝，賈疏亦以五帝爲釋，二說不同，考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云：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家語郊問篇：王肅注同，彼云大旅不足以饗帝，饗帝，即圓丘之祭，大旅既次於饗帝，則此注以大旅上帝爲祭天於圓丘者，非也，禮器注說，以大旅爲祭五帝，與大宗伯，典瑞諸注，義同，然此職下文別出祀五帝，明上帝與五帝異，則以上帝爲通咳五帝者，亦非也，蓋帝之與天，雖可互稱，而此經則塙有區別，通校全經，凡云昊天者，並指圓丘所祭之天，凡云上帝者，並指南郊所祭受命帝，二文絕不相通，此職云大旅上帝，大宗伯云：旅上帝及四望，典瑞云：祀天旅上

周禮正義 卷十一

帝。又云。祀地旅四望。職金云。旅于上帝。玉人云。旅四望。凡言旅者。並指非常之祭而言。所旅者止於上帝四望。不云旅昊天。旅五帝。則知旅祭上不及昊天。下不徧及五帝。此大旅上帝。自專指有故祭受命帝與南郊之祭帝同。而禮不同。與圜丘昊天祭。則迥不相涉也。蓋受命帝。在五帝之中爲特尊。而卑於昊天。旅上帝有張翬案設皇邸。則祀昊天亦同。可知旅禮略而郊祀詳。旅有張設。則郊祀亦同。又可知經舉上帝而不及昊天者。明舉卑可以見尊。舉大旅而不及郊祀者。明舉略可以見詳。經固有此文例也。凡上帝與昊天五帝不同。互詳大宰。大宗伯。肆師。典瑞疏。南齊書禮志。載江淹王儉議。並謂南郊爲旅上帝。又引孔晁云。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案孔晁治王肅之學。蓋亦以郊正爲一。南郊祀昊天。以五帝配。是爲旅上帝。則亦以旅爲郊也。王議又引馬融說。以爲夏正總旅明堂。舊唐書禮儀志。載唐人亦有釋典瑞旅上帝。爲衆祭五帝者。繁縠表難之云。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邪。案繁說。是也。馬王諸家之說。其不可通有四。此經云大旅。下文又別云祀五帝。則上帝非即總祀五帝可知。假令大旅與祀同。此五帝經何以爲別異之文乎。其不可通一。旅爲總祭。古無是說。大宗伯。典瑞。玉人並云旅四望。望祀各就其方。無總祭之法。若如馬說。豈得復有總祭四望之禮乎。其不可通二。大宗伯以旅上帝。爲國有大故之祭。若南郊則常祀之最大者。不得待有大故始行之。其不可通三。職瞭說。大旅有樂器。與大喪同。笙師說。大旅陳器亦然。明大旅之禮。與常祭不同。若郊祀用盛樂。豈得但廢陳之。其不可通四也。凡大旅與圜丘不同。帝與南郊。帝同而祭不同。互詳大司樂疏。云國有故而祭亦曰旅者。明旅本爲有故特祭之專名。常祀不名旅也。賈疏云。案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旅。案詳大宗伯疏。云此以旅見祀也者。賈疏云。但此文五帝見正祀。其旅見於大宗伯。大宗伯昊天不云旅。故此見。此文不言正祀。故鄭以因旅見之。欲見有故。昊天亦旅之。故云以旅見祀。詒讓案。大宗伯注云。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知祀之備也。據彼注。則旅與祀禮小異。此經云王旅上帝。不云祀上帝。不宜大旅有張翬案設皇邸之等。大祀反無之。故鄭謂經言旅以見祀。明旅有此張設。則祀亦有。不待言也。然以經考之。昊天似無旅法。鄭賈並謂昊天亦有旅。非也。云張翬案以翬爲牀於帳中者。掌皮云。共其毳毛爲翬。以待邦事。釋名釋牀帳云。翬。旂也。毛相著旂旒然也。說文毛部云。翬。旒也。木部云。案几屬牀。安身之几坐也。案對文則案與牀異。散文則通。凡牀以木爲之。此注云以翬爲牀者。言以翬覆牀上爲之。猶於牀上覆重席。謂之重案也。賈疏云。牀上著翬。即謂之翬案。據鄭云於帳中。則知不徒設翬案皇邸而已。明知井有大次小次之帳。與下祀五帝互見之也。鄭司農云。皇羽覆上者。樂師。皇舞。先鄭注云。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翬翠之羽。然則此皇邸。先鄭意。疑亦當爲翬。

翠之羽覆邸上。與後鄭皇爲象鳳皇羽義異。賈疏謂先鄭亦以皇爲鳳皇羽。疑非先鄭意。云邸後版也者。謂既案後之植版也。爾雅釋器云。邸謂之抵。凡物根抵必在後。故後版謂之邸。轉人以大車後轅爲邸。與此義略同。云玄謂後版屏風與者。賈疏云。此增成司農義。言後版者。謂爲大方版。於坐後畫爲屏文。言屏風者。據漢法況之。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呂飛鵬云。康成三禮圖云。展從廣八尺。畫屏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賈云爲大方版於坐後。畫爲屏文。是卽以後版屏風爲屏依。案呂說是也。釋名釋牀帳云。屏風。所以屏障風也。爾雅釋器郭注。謂射容形如牀頭小曲屏風。此既案。卽牀而設後版。蓋與漢晉牀頭屏風正相類。故後鄭舉屏風。以申先鄭後版之說。然不云畫牀。賈據司几筵注。謂牀依制如屏風。因謂此皇邸亦畫屏文。不知此皇邸以皇羽覆上。不必更畫屏文也。屏風。亦見燕丹子及史記孟嘗君傳。則戰國時已有此稱。不始於漢矣。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者。樂師。皇舞注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注云。皇。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禮經言皇者。鄭並以鳳皇羽爲釋。爾雅釋鳥云。鳳其雌皇。山海經南山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此象鳳皇羽色。亦謂染羽爲五采也。賈疏云。案尙書禹謨。羽賦夏翟。謂羽山之谷。賈夏翟之羽。後世無夏翟。故周禮鍾氏染鳥羽。象鳳皇色以爲之。覆於版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黻。此不在寢廟。無展。故不得云黼黻。故別名皇邸。案賈說非也。鳳皇羽與夏翟羽色。並備五采。鄭各畧文爲訓。故不同耳。爾雅釋器云。牀戶之閒。謂之展。此皇邸大旅。朝日祀五帝。張大次所用。既不在牀戶之閒。雖形制相近。而畫飾迥異。不得卽黼依之別名也。典絲疏說亦同。朝日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居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輦。初往所止。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疏〕朝日祀五帝者。亦冢王爲文。此皆大祀。王親息。重帟。復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疏〕與祭。則有此張設之事。五帝尊於日月。而經先云朝日。後云祀五帝者。各隨文便。無義例。云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者。賈疏云。大輦小輦。但輦在幕中。既有輦。明有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輦中設承塵。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輦及皇邸。亦可知。上既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爲義。注云。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者。玉藻云。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謂國門也。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禮方明。彼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此云拜日於東門之外。兼用玉藻觀禮兩文。觀禮所記。雖非春分朝日。其禮略同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卽日月之正祭。鄭說本馬融。詳典瑞疏。云祀五帝於四郊者。賈

疏云。案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案月令。立春於東郊。立夏於南郊。季夏六月。迎土氣。亦於南郊。立秋於西郊。立冬於北郊。謂靈威仰之屬。案詳小宗伯疏。云次謂幄也者。敘宜注云。次。自修正之處。凡祭祀朝覲之所。必張幄以爲自修正之處。經云大小次。次卽幄。四合象宮室者也。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賈疏云。必兩次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壇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幄。退俟之處。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氏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彼注云。闇。昏時也。陽。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案彼注謂郊祭。此注引之。證朝日祀五帝。與郊祀略同。亦終日有事也。云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者。強力。謂強有力也。聘義云。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挈壺氏注云。代。猶更也。以其竟日有事。雖有強力。亦不能支。故王與諸臣更番迭進。王以次退俟於幄。得以暫息。不至疲倦。云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者。明合諸侯。亦於壇內外設大小次。及重幣重案也。合諸侯。卽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賈疏云。案司儀。合諸侯爲壇三成。是也。云重幣復幣者。復。宋本。嘉靖本。並作覆。今從注疏本。廣雅釋詁云。復。重也。賈疏云。謂兩重爲之。詒讓案。周書王會篇。說成周之會。埤及爻間。皆張赤幣。蓋卽重幣也。云重案。牀重席也者。牀不可以言重。故知爲覆重席。賈疏云。案司凡筮。莞筮編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當有此三重。與重幣不同。案賈意。重案當有三重席。與重幣止兩重幣。文同義異。但司凡筮三種席。謂加席也。與重席本不同。以禮經重席之例言之。天子當莞筮五重。玉藻云。天子之席五重是也。此經注並無重席之數。疑覆案之席。與設於地不同。或不必備五重。後文諸侯不云重案。則是不重。與禮器亦異。是其證也。重席。詳司凡筮疏。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者。卽蒼赤黃白黑五天帝是也。詳大宰及小宗伯疏。師田則張幕。設重幣重案。不張幄者。於是臨誓。〔疏〕師田則張幕。設重幣重案者。亦案上王爲文。謂大師及四審者。爲王設坐。不言帷者。亦有可知。注云。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迴顧占察者。謂師田有誓衆之事。故設平帳之帟。而不設四合象宮室之帳。使四旁皆見。以便王之迴顧占察。說文見部云。覘。窺視也。占。卽覘之段字。故方音云。占。視也。凡相窺視。南楚或謂之占。自江而北。凡相候謂之占。然則占察。猶言視察。司稽司門注。並云視占是也。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

即宮待事〔疏〕諸侯朝觀會同者，以下並諸侯之張事，賈疏云：此謂與諸侯朝觀之，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觀會同之處，爲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觀會同一也。案經言朝觀者，明四時常朝，亦張大小次也。賈謂因會同而朝，不關常朝，非經義，云則張大次小次者，賈疏云：亦如上文大小次，丈尺則減耳，論議案，張大小次，則亦當有帝案，但不重耳，又聘禮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鄭彼注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賈彼疏云：凡爲次，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故云：少退於君之次，則諸侯卿大夫來聘問，亦有次，此經不言者，文略，注云：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者，賈疏云：鄭云初往止居者，謂宮外也，即宮者，應是宮內言，宮即司儀所言，宮方三百步，曠土爲之是也，言待事者，欲於幄中待事，辦否，案賈據會同言之，其朝觀之次，則在皋門外及廟門外，觀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而北上，異姓東而北上，鄭彼注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即朝觀即宮待事之次也，但觀禮注：謂朝觀受次，在文王廟門外，而依小宗伯注：廟在雉門外，則非三朝所在，小司寇注：雖有外朝在雉門外之說，然以朝士校之，自是譌文，今考定廟當在路門外，鄭彼注義，舛迕甚多，故賈彼疏云：又齊僕大行人注：謂朝觀王，有車迎出大門之法，則諸侯待事，亦不宜唯在廟門外，鄭彼注義，舛迕甚多，故賈彼疏云：又齊僕大行人注：謂朝觀諸侯相朝聘，迎賓客者，皆有外次，有外次於大門外者，則無廟門外之內次，天子觀遇在廟者，有廟門外之內次，無大門外之外次，案賈蓋亦知鄭義之難通，故爲此說以轉旋之，然究不協也，江永云：朝觀當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廟門外，觀禮所謂前朝皆受舍于朝，是也，觀禮言：旅見則分同姓西而，異姓東而，若其特朝，則次當張之門外西方，而東面以爲止居待事之處，掌訝云：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入，復至行禮，爲時久，則侯氏宜於大次止居以待，乃交擯天子許入，於是侯氏入大門，至廟門外，入於小次，以待事，師田則張幕設案，鄭司農云：師田，案江說，與聘禮觀禮義並合，是也，凡四時朝觀禮亦無異，詳大宗伯疏，師田則張幕設案，謂諸侯相與師田，玄謂此掌次張之，〔疏〕師田則張幕設案者，賈疏云：文承上諸侯，謂諸侯從王師田，即張幕設案者也，不言重諸侯從王而師田者，〔疏〕則無重席，亦應有，單席於牀也，注：鄭司農云：師田，謂諸侯相與師田者，先鄭意，上張幕設重帝重案，爲天子師田，此文承上諸侯朝觀會同之下，故當爲諸侯相與師田，與上天子師田異也，云玄謂，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賈疏云：後鄭不從先鄭者，以其天子掌次，不合與諸侯國內張幕，故云掌次張之，以明非諸侯相與師田也，此至下所云次者，謂以緡爲幄帳，案聘禮記所云次，或以帷及席，皆得與此掌次所云次，別也，案賈意上大小次，注以次爲幄，據幕人注：緡以緡爲之，故謂此及下所云次，並以緡爲幄帳，與聘禮記次以帷布

爲之者別。又士冠禮賓就次。注云。次門外更衣處也。以帷幕簾席爲之。賈疏謂士卑。或張簾席。故此疏亦云。或以帷及席。皆得。竊謂行禮有次。通於尊卑。帷雖繪布異材。然皆可爲次。此經諸次所設不同。既無用帷之明文。則或亦得合有帷席之次。賈必謂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其與聘禮次別。殆失之固矣。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孤。王之孤三人。侯。張大次小次。〔疏〕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者。此畿內諸臣之張幕。孤卿不設帷次。降於諸侯也。注云。有師田亦張幕設案。〔疏〕邦事。謂以事從王者。賈疏云。謂若上王大旅上帝。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及師田等數事。王親行。則從王往也。云者以王命出也。賈疏云。若祭祀。則容王有故不視。羣臣攝之。若諸侯使臣時聘殷覲。王不親行。則於國外使羣臣受之。是王命出也。云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論道者。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又引環濟要略云。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者。不掌官。桀然孤特也。書僞古文周官說。與周禮說略同。僞孔傳云。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論語微子皇氏義疏。引鄭書微子注云。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亦從古周禮說。王引之云。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是鄭注所本也。案三少。出大戴禮記保傅篇。曰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天子宴者也。未嘗以爲周禮之孤。周禮言三公者。皆箸其數。曰三若孤。實有三人。則亦當著其數曰三孤矣。乃通考全經言孤者。凡二十有一。皆但謂之孤。無言三孤者。則孤之數。必非三人。未可以保傅之三少當之也。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帑。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掌客。從者。三公祗上公之禮。卿祗侯伯之禮。皆言三公。而不言孤。孤已在卿之內故也。經凡以孤卿並言者。皆不著卿之人數。以卿與三公對言。則曰六卿而不言孤。豈非以孤在六卿之內。則不得於孤之外。更數六卿。亦不得於六卿之外。更言孤乎。蓋六卿中有秉國政者。其位獨尊。故謂之孤。孤者。獨也。譬之大國之卿。晉士會受戲之命而將中軍。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位在六卿之列。而又獨尊也。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孔注曰。冢卿。孤卿。蓋爾雅。冢。大也。六卿之中孤爲大。故曰冢卿也。穆天子傳。百辟冢卿。亦孤也。郭注以爲冢宰。失之。昭四年左傳。叔孫卒。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注曰。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則季孫爲冢卿。孟孫叔孫爲介卿。可知季孫秉國政。故謂之冢卿也。其位在六卿之首。其數則一人而已。不得有三也。自班氏作表。誤以三少爲孤。而康成沿襲之。於是東晉古文尙書。竊其說以入周官。

曰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孤之爲官，達失其本義矣。又案以周禮之孤爲三人，其誤始於鄭氏。漢書王莽傳曰：「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蓋莽建立周禮，見周禮歷言三公孤卿，則妄以孤爲三公之佐，而置三公司卿以攷敘之。至班氏作表，又以大師大傅大保爲三公，而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官名雖異，而以孤爲三人，分屬三公，則沿鄭莽之誤。案王謂孤爲冢卿，卽在六卿之中，非三少，其說致謬。孤者，執政之卿，亦謂之卿士。詩小雅十月之交，說皇父卿士，在家伯維宰之上。鄭箋以宰爲冢宰，則皇父爲孤卿可知。左隱九年傳，載鄭莊公爲王左卿士，與鄭公忌父爲右卿士，並爲政。左隱三年，杜注謂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執政必孤卿，而有左右，是有二孤矣。蓋孤爲諸卿中執政者之稱，無專職，亦無定員，但不可以三少強充其數耳。通言之，孤在卿中爲特尊，秩次亞於三公，故亦通稱公。鄉飲酒禮，諸公大夫，注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是也。」卿士爲孤，而亦爲諸卿之通稱，故書洪範云：「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孔疏引鄭書注云：「卿士，六卿掌事者，又匠人注，以三孤六卿爲九卿，亦非。」詳彼疏，云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者，以經言孤卿，不及三公，故鄭補其義，賈疏云：「謂如上諸侯之禮，中唯有會同師田，無言祭祀，鄭云祭祀者，王於會同與祭祀同。」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上張帟，樞〔疏〕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者，賈疏云：「以其王以下子三夫人與諸侯同再重，九嬪二十七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一而已。」八十一御妻與士同，無帟，有賜乃得帟也。此肅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金鶚云：「凡兩物積累，方可言重，若正一物，則不可言一重，故再重之下，卽曰不重，而無一重之文。」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以待事，衆也。公卿以下，卽位所祭祀之門外，注云：「張帟樞上承座者，詳幕人疏。」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以待事，衆也。公卿以下，卽位所祭祀之門外，所居，更衣帳，〔疏〕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者，賈疏云：「祭祀言凡者，天地宗廟外內祭祀，皆有羣臣助祭，其尸次，更衣帳，〔疏〕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張旅幕，旅，衆也。謂衆人共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尸次。」注云：「旅，衆也者，序官注同，云公卿以下，卽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者，上經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注謂以事從王，又謂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設大次小次，是公從祭者，特設次，卿從祭，當特張幕，則此注公卿以下，蓋外公卿言之，謂中大夫以下待事，則衆人共居旅幕，以其無專幕也。通典吉禮，說大祐云：「掌次於廟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林喬蔭云：「尸次差設於廟門外之西，案林蓋據聘禮注，賓次在門西推之，於義近是。」杜謂設於門東，

恐未塙。賈疏云：若宗廟自有廟門之外，若外神於郊，則亦有壇宮之門。門外並有立位，云爲之張大幕者，以其旅居人衆，取足相容，故特爲大幕也。云尸則有幄者，以經云張尸次，與上朝曰祀五帝，設大次小次，同爲四合之幄也。少牢饋食禮云：視迎尸于廟門之外，特牲饋食禮云：視迎尸于門外。注云：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則尸次亦於廟門外張之。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幄者，掌訝云：次于舍門外，後鄭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士冠禮：大射儀注：並同，卽用先鄭義。次張帷幕爲之，故謂射則張耦次。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之帳。賈疏云：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故言更衣。射則張耦次，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疏〕射則張耦次者，通三射而言。賈疏云：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此六耦三耦，據諸侯射者，若衆耦則多，但無常數耳。案天子大射，當在東郊南郊，燕射亦具六耦，賈說並誤。詳司裘，大司馬，射人疏。注云：耦俱升射者，卽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云：王六耦，諸侯四耦，孤卿大夫士三耦是也。左襄二十九年傳云：射者三耦，杜注云：二人爲耦，曲禮孔疏云：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賈疏云：案大射猶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應兩楹之間，履射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云次在洗東者，鄭大射儀注云：耦次在洗東南，案彼經上文云：設洗于阼階東南，然則耦次又在洗之東南，亦卽阼階南也。此注不言南者，文不具，又案大射注：據射宮庭中言也。燕射於路寢，亦有阼階，唯賓射於治朝，無堂階，以意推之，賓射耦次，其在路門外東塾之東南與，引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者，賈疏云：證次中有弓矢，其耦立位在次北西面，至射乃命三耦入次，取弓矢，引之者以天子之次無文，雖六耦不同，設次則與諸侯同也。儀禮鄉射，乃是州長射士禮，其中雖有鄉大夫詢衆庶之射，並無次，故堂西比耦也。掌凡邦之張事。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疏〕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者，此並掌財用府藏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疏〕官之官法，與大宰正副相贊者也。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此官並執其法籍之貳，賈疏云：大宰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者，以其物入大府故也。云以受其貨賄之人者，明凡貨賄之入，此官總受之也。賈疏云：九貢，謂諸侯九貢，自然有金玉

曰貨。布帛曰賄。九賦。謂畿內之九賦。口率出泉。九職。如三農園圃之類。亦有不出貨賄者。皆言受其貨賄之入者。雖以泉穀爲主。民欲得出貨賄者。則取之以當邦賦之數。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是其不要取泉也。案九賦者。畿內田野之稅。九功者。萬民職事之征。賈依大宰注說。以九賦爲口泉。非也。並詳大宰疏。云頌其貨于受藏之府。頌其賄于受用之府者。賈疏云。言大府雖自有府。其物仍分置于衆府。注云。九功。謂九賦也者。司會云。以九功之濫。令民職之財用。故云九功。卽九職之功。授其事則爲職。獻其成則爲功。其實一也。管子乘馬篇云。賈而不爲官買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彼功。卽此九功之功。與功而不與分。謂使爲賈工者。各自貢其功。若問師商賈百工之貢不與分者。不願以食也。賈疏云。以其九職任萬民。謂任之使有職事。故大宰云。九職大府斂貨賄。據成功言之。故云九功。其本是一。故云九功九職也。江永云。九功中。臣妾不貢疏材。此舉其大綱。未暇細別。問師乃分析言之。云受藏之府。若內府也者。據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是受藏之府。職金云。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注亦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黃以周云。周府內府。皆藏貨賄之良。以待王之大用。大用不常有。故謂之受藏之府。明不遽出也。詒讓案。鄭意蓋謂玉府內府外府。皆爲受藏之府。唯云內府者。文不具也。云受用之府。若職內也者。據職內云。以逆邦國之賦用。是受用之府。鄭意蓋謂職內職歲職幣。皆爲受用之府。唯舉職內者。亦文不具也。金榜云。受藏之府。受用之府。六官之屬俱有之。在天官則玉府。內府。外府。其較著者也。職內掌邦之賦入。職歲掌邦之賦出。蓋名執其出入之總。以贊逆會。乃計官之屬。故與司會司書。職相亞次。非謂邦賦盡入於職內。盡出於職歲也。案金說是也。此經受藏受用之府。所賅甚廣。若酒人漿人酒飲並入酒府。廩人市布入泉府。珍異入膳府之屬。凡百官之有府者。並得受之。注唯舉內府職內二官。以見例耳。云若者。卽是比擬之詞。非而受藏專屬內府。受用專屬職內也。云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者。以貨爲金玉。賄爲布帛。皆給用之物。賈疏云。鄭欲以藏用互文。貨言藏者。以其善物。賄言用者。以其賤物。其實皆藏皆用。故言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云良者以給王之用者。若內府待邦之大用。玉府掌王之良貨賄之藏。是也。云其餘以給國之用者。若職內邦國之用。是也。云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者。賈疏云。言受藏謂內府。言受用謂職內。皆藏以給用。言藏亦用。言用亦藏。是互文也。雜言貨賄者。言貨兼有賄。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疏〕

凡官府都鄙之吏者。此吏通家官府都鄙爲文。謂王朝衆官。及都鄙采邑。咸有官吏。猶司會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百物財用。此內舉官府。外舉都鄙。以通該郊野縣等。明畿內之官吏通掌之。文不具也。采邑之吏。雖各屬其主。然

稍用之物也者。釋芻秣亦曰稍秣之義。說文禾部云。稍。出物有漸也。芻秣。亦以漸頒之。故云稍用之物。云喪紀即喪荒也者。亦據九式文。呂飛鵬云。九式言喪荒。注云。稍。荒。凶年也。此經言喪紀者不一。庖人共喪紀之庶羞。注云。喪紀。喪事之祭。外饗凡小喪紀注云。謂喪事之奠祭。則喪紀止可云喪事。不可兼云荒也。案呂說是也。大宰九式有喪荒。此有及無荒者。荒非常事。不可豫爲節度。故文不具也。詳大宰疏。云賜予即好川也者。以九式有好川。無賜予。彼注云。好川。燕好所賜予是也。凡賜有常賜。有好賜。常賜者。歲時頒賜。著於秩籍者。好賜。則常賜之外。以恩澤特受賜。非恆典也。常賜謂之頒。上匪頒內已略之。明此賜予。專據好賜言也。凡經云賜予者。並爲好賜。詳內饗及大宰疏。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者。先鄭意聘使當有幣帛。故有餘來還。謂之幣餘也。賈疏云。案大宰司農注。幣餘。百工之餘。與此注不同者。蓋是司農互舉以相足。後鄭不從者。聘使之物。禮數有限。何得有餘來還。又且有餘來還。何得有賦。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者。大宰疏。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也。此九貢之財所給宰幣餘之賦。後鄭注同。案幣餘。幣當讀爲敝。二鄭說並誤。詳大宰疏。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也。此九貢之財所給弔用也。〔疏〕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者。邦國九貢。爲數不多。不及九賦九功之富。又無泉穀之貢。故專儲以待弔用也。五事。〔疏〕江永云。以待弔用者。亦謂取之諸侯者。還用之諸侯耳。非謂弔用必取給于九貢。而九貢必不可爲他事用也。注云。此九貢之財所給也者。據大宰云。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書禹貢孔疏引鄭書注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即謂此大府等也。賈疏云。案大行人六服。諸侯因朝所貢之物。與大宰九貢歲之常貢。雖曰時節不同。貢物有異。要六服之貢。與九貢多同。亦入弔用之數。云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者。明與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爲專據弔諸侯諸臣者異也。賈疏云。案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下云有喪禮。荒禮。弔禮。禴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故云給凶禮之五事。論讓案。鄭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疏〕凡知弔用非即凶禮之弔禮者。以弔禮所用無多。故以凶禮五事總釋之。鄭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疏〕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此即上文九功。亦即國師之八貢也。任民以九職。而使貢其功以常賦。故謂之功。亦謂之貢。九功之財。數亦少於九賦。以充府庫者。積儲以備九賦九貢之不足。及他小川。亦取諸此也。江永云。此對邦國之貢言。之。即九功所出之財貨。非別有貢物也。黃以周云。此言九職力征。國師職所謂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時徵其賦。是也。力征。其所入者少。止以充府庫。不若九賦之待川廣也。賈氏疏。鄭以九功爲田賦。九賦爲口錢。則是以前地之正稅充府庫。而口賦之餘稅。反給邦國之大川。無是理也。案黃說是也。注云。此九職之財者。即上九功之財也。賈疏云。案大宰云。九職任萬民。此上文又云九功。此貢即是九職之功所稅。故知此是九職之財。

周禮正義

卷十二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良、善也。此物皆式賈之餘財。〔疏〕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則又不可言兵。凡云兵器者。並兵與器爲二。鄭賈多釋爲軍器。則與內府不合。非也。大宰注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則金玉玩好兵器。亦良貨賄之種別。此金玉玩好兵器及良貨賄。即大宰九賦之稅所造。及九職之功所賈者。故逢師云。入野職野賦于王府。明此官爲其受藏之府。內府亦掌良貨賄。此官蓋掌其尤良中王之服御者。亦與彼爲官聯也。易祓云。獸人曰。皮毛筋骨入于王府。獸人曰。凡獻征入于王府。廩人曰。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澤虞曰。掌國澤之政令。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職金亦曰。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金石丹青于守藏之府。此其玩好兵器良貨賄之物。王府皆掌而藏之矣。注云。良善也者。宰夫注義同。云此物皆式賈之餘財所作者。賈疏云。案上大府云。式賈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彼玩好之中。兼有金玉兵器。故知式賈餘財也。云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者。賈疏云。即上大府云。受藏受用之府是也。詒讓案。以經云良貨賄。其王之服玉。佩玉。珠玉。佩玉者。玉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纓。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璫。衡牙。〔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者。此皆王服御之玉也。江永云。有法度之續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疏〕玉。典瑞掌之。良貨賄之玉。王府藏之。服玉。佩玉。珠玉。食玉。含玉。皆良貨賄之玉也。詒讓案。說文玉部云。珠。璣中陰精也。此珠玉則當是小玉。圓好如珠者。或亦琢玉爲之。非璠珠也。爾雅釋地云。南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彼珠。即小玉也。荀子賦篇云。旋玉璠珠。不知佩也。則古珠或以璠爲之。毛詩衛風木瓜傳云。瓊璠美石。玉石散文亦通。注云。佩玉者。王之所帶者。說文人部云。佩。大帶佩也。釋名釋衣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麟之屬也。案容刀

諸物。所謂事佩也。與玉佩異。賈疏云。謂佩於革帶之上者也。引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者。彼下文即說天子以下佩玉事。故引以證王必佩玉之義。聘義文亦略同。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纓者。亦玉藻文。鄭彼注云。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賈疏云。所佩白玉。謂衡璜琬琰。玄組纓者。用玄組纓。穿連衡璜等。使相承受。引詩傳者。賈疏謂是韓詩。案月令孔疏。引韓詩外傳。文與此同。然今本外傳無此語。疑出韓詩內傳也。國語晉語章注引詩傳。及大戴禮記保傅篇。賈子容經。說佩玉。並略同。云佩玉上有慈衡者。大戴禮保傅篇注云。衡。平也。賈疏云。衡。橫也。謂慈玉爲橫梁。案說文玉部云。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衡。卽珩之假字。徐堅初學記器物部。引三禮圖云。衡。長五寸。博三寸。上平爲衡。案御覽及韋氏三禮圖引。並作傳一寸。疑徐引非是。玉藻云。一命再命。幽衡。三命。慈衡。注云。衡。佩玉之衡也。青謂之慈。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瑤玖。則天子以下佩玉各異。所謂慈衡者。卽大夫佩水蒼玉之衡。此鄭引詩傳成語。故仍其舊文。不復改易。實則天子當佩白玉。不佩慈衡。國語晉語云。白玉之珩六雙。楚語亦云。楚之白珩。蓋卽天子所佩白玉衡也。又詩傳云。上有慈衡。賈孔疏義。並謂佩上止有一衡。而宋本大戴禮。及賈子月令章句。三禮舊圖。漢書五行志注。並云上有雙衡。初學記器物部。引魚豢魏略。亦云有雙璜雙珩琬琰珉珠爲佩者。乃漢明帝采古文始制也。任大椿云。考衡之爲義。惟一梁上橫。追師之衡。轉人之衡。與佩上之衡。名義相似。蓋以一衡爲上端。下屬三組。中組以貫琬琰。旁組以貫璜瑒及雙璜也。若有兩衡。何以貫三組乎。況三禮舊圖。明云衡長五寸。若雙衡則一尺矣。佩繫身旁而容一尺之衡。其不適於體甚明。故雙之作慈。當以韓詩爲正。案任說甚數。孔廣森亦據儀禮經傳通解。校改保傅雙衡爲慈衡。但據玉藻。則天子以下佩衡。玉色各異。大戴禮諸書。並通說佩制。與詩說不同。不宜概沿三命慈衡之文。陳奐。黃以周。並從舊本大戴禮作雙衡。陳氏云。珩爲佩玉最上之名。行步。下則雙璜與珩牙成聲。上則珩與珩成聲。采芑篇。有珩璜。傳珩珩聲。謂卽雙珩之聲也。鄭引詩傳者三家。釋采芑之慈珩。後儒因改大戴禮雙字爲慈字。天子自珩。大戴言天子之珩。不得爲慈珩明矣。案依陳說。則韓傳詩。自作慈衡。戴記述禮。又自作雙衡。兩文不可強合。其論實允當。晉語。說自珩以雙計。亦足爲保傅佐證。但任謂衡之義。取一梁上橫。與車衡義同。其說則固不誤。蓋雜佩之玉不一。今以條組交午貫穿。若非以一衡總攝兩端。則縣之革帶。必有散亂之弊。聲亦安能成節乎。衡之不能與璜同爲平列分縣。揆之物理。殆無疑義。竊謂古佩玉自有雙衡。而實非平列。似當以兩玉重疊懸之。其形蓋橫平。而上微隆起爲鈍角。下微容邪刻。旁出爲岐足。故晉語章注云。珩形似磬而小。楚語注又云。珩上之橫者。韋所謂象聲而上橫者。自據漢以後橫縣之習爲象。然則三禮舊圖云。上平曰衡。亦對雙璜側垂大較言之。實則衡上隆而下窪。與橫

璽略同。固非正平也。其縣之則上下重杵。相去當不逾數分。動則下衡之首。與上衡恆相磨切。故不藉衡牙。而自能瑣然成聲。而三組分貫於上下衡之中。與兩旁。則與一衡無異。自無不能總攝之患。揆校文制。於禮或有合乎。云下有雙璽衡牙者。保傳盧注云。半璧曰璽。玉藻云。佩玉有衡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孔疏云。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璽。中央下端。縣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璽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皇氏謂衡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璽。以衡牙爲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爲前後觸也。賈疏云。謂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璽。故云雙璽。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衡牙。使前後觸璽。故言衡牙。案賈說是也。依皇侃說。則璽一名牙。衡牙者。以衡璽得名。與鄭賈說異。保傳盧注云。衡在中。牙在旁。說亦與皇同。初學記及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下有雙璽。徑三寸。衡牙長三寸。綜校諸說。璽蓋以徑三寸之璧。而中析之。每璽肉蓋徑一寸。其好半徑則五分也。長皆如其全徑。衡牙長三寸。橫設璽間。其兩角適切璽好之中。以雙璽肉各一寸。并衡牙三寸爲五寸。與上衡之長適相準。此亦衡橫縣之義證也。云璽珠以納其間者。大戴禮或曰璽。美玉。璽。石次玉。書禹貢云。淮夷璽珠。孔疏引鄭注云。璽珠。珠名。說文玉部云。璽珠也。宋弘云。進水出北珠。北珠。珠之有聲者。重文作璽云。夏書。北出虫寶。賈疏云。璽。蟻、蟻也。珠出於蟻。故言璽珠。納其間者。組纒有五。皆穿珠於其間。故云以納其間。案賈蓋謂蟻爲蟻之別種。因以名其珠。卽本鄭義也。玉藻疏。謂佩組三道。皆穿以璽珠。賈更及邪繫二組。午貫四維。故有五組。與孔義實同也。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璽。璽以雜之。衡牙璽珠以納其間。初學記器物部。引三禮圖文略同。又云。璽中橫以衡牙。以蒼珠爲璽。案此並讀衡牙璽珠以納其間爲句。與盧辯及賈孔兩疏異。漢書五行志顏注說同。蓋衡牙居兩璽之間。亦得爲納間。然鄭讀實不如是也。依大戴記。雜佩又有璽珠。毛詩鄭風。有女同車傳云。佩有璽珠。所以納間。此注引詩傳。則無璽珠。唯有璽珠。賈疏又云。案毛詩傳。衡璽之外。別有璽珠。其璽珠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於璽珠之內角。斜繫於衡之兩頭。於組末繫於璽。案諱釋賈說。似以璽珠爲一玉。且唯中組設之。與璽珠徧綴五組不同。而盧辯及三禮舊圖。並謂璽珠卽珠。續漢輿服志注。引顏延之纂要云。璽珠所以納間。在玉之閒。今自珠也。似亦以璽珠與璽珠爲一珠。乃玉珠非蟻珠。魏略以璽珠爲琕珠。說文玉部云。琕。石之美者。則魚說雖不以琕珠璽珠爲一。而亦不以爲蟻珠。並與賈義異。任大椿云。保傳諸先言懸衡及雙璽衡牙。特舉上下兩端也。上下玉名既著。於是始言上下之閒。貫以北珠。而北珠之中。又閒以璽珠之玉。其云璽珠以雜之。猶云璽珠以閒之也。鄭風。佩玉璽珠。於

毛傳佩有瑤瑤。所以納間。開猶中也。謂瑤瑤納在銜瑤瑤之中也。大戴禮注。亦謂玼珠納銜瑤瑤之間。不及瑤瑤。蓋彼注以瑤瑤爲玼珠別名。非玉也。則佩上下。惟有銜瑤二玉。欲明玼珠在納玉間。惟得云納於銜瑤之間耳。今攷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瑤瑤瑤之類。珩瑤瑤瑤與瑤瑤並舉。珩瑤瑤瑤既爲玉。則瑤瑤亦爲玉明矣。故說文玉篇。皆云瑤。石之似玉者。說文云。瑤。瑤瑤。玉篇亦云。瑤。玉也。續漢志。孝明皇帝乃爲大佩銜牙雙瑤瑤。皆以白玉。然則漢志。明以白玉爲瑤瑤。則瑤瑤不得爲玼珠矣。案任謂瑤瑤非玼珠。是也。賈前疏謂瑤瑤以白玉爲之。與續漢志同。則亦不謂與瑤瑤珠爲一。任說與賈正合。瑤瑤納間。似五組皆當有之。與瑤瑤珠相錯共處。而賈前疏則謂唯中組有之。古書所說不詳。宋以後說者。皆謂瑤瑤在中組。雙瑤在旁。或無瑤瑤證。今亦無以定之。經云佩玉。蓋通銜瑤瑤牙及瑤瑤玼珠言之。佩以玉爲主。言玉可以駭石珠也。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者。賈疏云。案弁師。掌五冕。裘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緇冕五旒。玄冕三旒。皆十二玉。冕則冠也。弁師又有皮弁。章弁。冠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二玉也。論議案。弁師又有玉笄。玉瑱。當亦在服玉之內。先鄭不言者。文不具。又月令。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土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後鄭彼注云。凡所服玉。謂佩飾及所佩者之銜瑤也。呂氏春秋孟春紀。王齊則高注。則直訓服爲佩。彼不言佩玉。故服玉內兼有佩玉。此服玉在佩玉之外。故先鄭止舉冠飾之玉爲釋也。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疏〕注云。玉是陽精之純者。賈疏云。但玉聲清。清則屬陽。又案楚語。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案賈說非也。易說卦傳云。乾爲玉。故爲陽精。白虎通義攷黜篇云。玉者。德美之至也。故爲陽精之純者。云食之以禦水氣者。大戴禮記勸學篇。及管子修務篇並云。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此謂玉可以禦水氣。義蓋與彼同。但齊居路寢。何必以禦水氣。未審厥指。賈疏謂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亦未確。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者。楚辭離騷云。精瑤瑤以爲糧。王注云。精。瑤也。靡。屑也。精瑤玉屑以爲儲糧。是古有食玉屑之法。賈疏云。其玉屑。研之乃可食。俞正燮云。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玉泉。一名玉屑。神農岐伯雷公甘。三輔黃圖云。武帝銅盤玉杯承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皆食玉也。惠士奇伯夢而惡之。則玉非可食之物益明。曾釗云。方書亦有食玉法。然非經義也。膳夫職云。王齊日三舉。是齊食加日食二等。其器必有川玉者。玉藻正義。天子朔月。太牢當六簋。盛舉則八簋。禮器注。饗簋。謂刻而飾之。天子以玉。然則食玉。蓋卽簋歟。日食朔食。並有簋。玉府獨共王齊者。變食。亦變器也。案先鄭說。蓋據漢時神仙服食家言。若

禮。凡扱。扱。扱。並以柄。蓋與匕。飯匕。牲體之匕。形略同。而用異。據士冠禮。角柄有枋有葉。舊禮圖說匕。亦同禮圖之。據。即聘禮之。士冠禮之。鄭注云。葉。擯大端是也。云以楔齒者。即據士喪禮文。彼注云。爲將舍。恐其口閉急也。喪大記疏云。楔。柱也。以柄柱張尸齒。令開也。引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柄者。證角柄楔齒之事。喪大記云。小臣楔齒用角柄。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則天子禮亦與士同。故鄭引士禮爲證也。楔齒必用角柄者。蓋以始死。不能猝辦喪器。因以生時所用之角柄。斷去其櫜。而用其曲柄。故喪大記疏。謂角柄長六寸。與三禮舊圖角柄曲柄之長正合。以其楔齒。即謂之楔。既夕記所云。楔。貌如輓上兩末。蓋楔未斷時。上端之柄。有末而下端。則爲擯。上銳下圓。止有一末。至斷去其櫜。則曲柄乃有兩末。正與車輓相似。但車輓上附於衡。下扼牛領。兩末必下向。此楔齒則兩末上向爲異耳。至於角柄曲柄。乃其本制。非爲楔齒乃屈之也。賈疏乃爲如枇杷。拔屈中央楔齒。則似謂不去其櫜。而別屈其中央。誤也。云喪禮疏亦云。此角柄。與扱角柄制別。故屈之如輓。蓋謂遇喪時。別制此楔齒之角柄。與生時所用形制不同。誤也。云楔齒者。令可飯舍者。舍。釋文作哈。案哈即舍之俗。詳大宰疏。謂始死時。柱齒令不開。以待飯舍也。云玄謂復於四郊以綏者。後鄭意。復衣裳止用於廟寢也。賈疏云。案夏采云。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言此者。破先鄭於四郊亦以衣服。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燕衣服者。巾絮。衽衣袍。衽之屬。皆良貨賄所成。第。實。〔疏〕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者。賈疏云。謂燕寢中。凡褻器也。鄭司農云。衽席。單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疏〕所有衣服之屬。衽席者。亦燕寢中臥席。牀第者。謂燕寢中牀。實也。注云。燕衣服者。巾絮。衽衣袍。衽之屬。明非燕居上服玄端服也。賈疏云。巾絮者。案內則。左佩紒。紒。紒。即巾也。又婦事舅姑。佩有絲纁。此絮則纁也。寢衣者。論語鄉黨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袍。擇者。案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與子同袍。是也。王念孫云。絮與紒通。紒亦巾也。說文。紒。巾絮也。巾絮。即巾絮也。方言。帟。巾也。大巾謂之帟。嵩嶽之南。陳穎之開謂之帟。郭璞音奴豬反。漢書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注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說苑正諫篇。吳王蒙絮覆面而自刎。謂以巾絮覆面也。亦通作絮。風俗通義怪神篇。以絮巾結兩足幘冠之。是也。疏以絮爲纁。失之。釋文不爲絮字作音。蓋誤以爲絲絮之絮矣。案王說是也。說文衣部云。被。衽衣。袍。衽也。擇。紒也。玉藻云。纁爲纁。纁爲袍。纁爲紒。帛爲紒。廣雅釋器云。擇袍。長襦也。擇亦作澤。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袍也。爲袍。內衣也。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秦風無衣篇。與子同澤。箋云。澤。襲衣。次著袍。次著案澤。釋。字通。詩箋雜記注。及論語鄉黨皇疏引鄭注。並以袍澤爲襲衣。蓋凡著袍纁者。必內著澤。襲衣。次著袍。次著

中衣。次加禮服爲表，故賈聘禮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假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襦，衣，襦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若春秋二時，則衣衾，衾之上，亦得爲襦，故賈雅釋袍，並訓長襦，而說文又訓釋爲袴也。凡中衣以內之衣，通爲襦衣，燕居容有之長者，通言之，亦得爲襦，故賈雅釋袍，並訓長襦，而說文又訓釋爲袴也。凡中衣以內之衣，通爲襦衣，燕居容有袍，襦等，此官盡共之矣，中衣，中衣若玉藻所謂振絺綌表裘者，故亦通謂之燕衣服，自裘爲司裘所掌外，餘中衣及絺綌襦，賈所成，云第，第，第也者，說文竹部云：第，牀簣也，簣，牀機也，爾雅釋器云：簣，謂之第，郭注云：牀版也，喪大記注云：檀第，第，第也，案第爲牀上竹木之機，亦通謂牀爲第，方言云：牀，齊魯之閒謂之簣，陳楚之閒，或謂之第，與此經義小異，鄭司農云：衾，衾單也者，賈疏云：案曲禮云：請衾何趾，鄭注云：衾，臥席，又案斯干詩云：下莞上簟，內則云：敝枕篋簟席，衾而藏之，司農云：單席則臥之簟席，案賈說是也，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衾何趾，彼文以衾爲臥席，對席爲坐席言之，此經衾與牀第並舉，則衾席並爲寢臥之席可知，士昏禮：御衾于奧，賈疏云：良席在東，北止，是臥席稱衾，亦稱席也，既夕記云：設牀第常爛，衾下莞上簟，此士禮遷尸之席，與生時臥席同，禮器孔疏，引熊氏云：天子臥席，則亦下莞上簟，詩斯干所云是也，詩小雅疏：亦謂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莞簟同，依熊氏說，則此經衾席，即下莞上簟之臥席也，先鄭云：單席者，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此臥席，蓋下鋪莞席五重，而上加簟席不重，不重，即單席也，先鄭意經衾爲親身之簟席，席則在下之莞席，衾席異物，猶內則豆席對文，鄭注亦云：簟席之親身也，若然，衾席單席，乃專釋衾字，因文便連言席，猶酒正注：澄酒三酒，專釋酒字而連言澄也，凡禮經同席而爲設之，謂之重，異席則謂之加，上席有再加，而皆止一席，故曰單，單者，不重之謂，非無加之謂也，詳司几筵疏，云：衾器，清器，虎子之屬者，從文衣部云：衾，私服，引申之，凡私衾之川器，亦謂之衾器，丁晏云：史記萬石君傳，石建取親中裙廁，廁，集解呂靜云：衾，衾，衾器也，音咸豆，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衾，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行清，中受糞函也，東南人謂盥水空中如曹，謂之衾，鄭云：清器，猶行清也，義本賈君，說文：廁，清也，廣雅：廁，廁也，清，言其處特異餘所，常當加潔清也，釋名釋宮室云：廁，或曰圓，言至穢之處，宜當脩治，使潔清也，蓋漢時名廁爲清，故謂受糞之器爲清器，清器，即行清，謂以木爲函，可移徙者，通謂之廁，與宮人之匿爲地廁別，虎子，盛溺器，亦漢時俗語，後漢書獻帝紀：李注引漢官儀云：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糞器，虎子之屬，西京雜記云：漢朝

以玉爲虎子，以爲餽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是也。說文木部云：櫛、櫛密，養器也，與買鄰義同。賈疏云：案內豎及葬，執襲器以從遺車，彼襲器，振飾頽沐之器，與此注不同，彼從葬於死者，不用清器，故爲頽沐之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繁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制牛耳，取其血，玉敦，歟。〔疏〕若合諸侯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是也。其血玉器，〔疏〕十二年巡守殷國，亦有盟法，左昭十三年傳，晉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請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注云：十二年王巡守，盟于方巖之下，彼聘朝會年數，雖不與此經同，而十二年巡守則一，足爲巡守有盟之證。四者之盟，封人所謂大盟也，云則共珠槃玉敦者，王大盟，此官共繁敦，以盛牛耳及血，其諸侯自相與盟，非玉府所共也。共之者，奉其器以授司盟及戎右，三官相與爲官聯也。歟畢，則又受而藏之。注云：敦繁類者，廣雅釋器云：整、孟也。整敦字同，詩衛風氓，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敦器似孟，士喪禮云：黍稷用瓦敦，有蓋，又啓會而足，注云：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少牢饋食禮云：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又云：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形，賈氏彼疏引孝經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圍相連，有蓋氏三禮圖引舊圖云：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案少牢注，謂敦飾蓋象龜形，蓋者疑辭，賈彼疏謂唯蓋象龜，龜圖從之，非鄭指也，依鄭孫諸說，則敦之形制，蓋與簋相近，亦有首，有蓋有足，又有無足者，士喪禮謂之廢敦，注云：廢敦無足者，是也，此玉敦常有足，與金敦同，金鷄云：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周之八簋，是敦爲虞器，周用簋簋，亦兼用敦，然簋簋爲天子諸侯之器，而敦則大夫士用之，內則言父母之敦牟，非餽莫敢用，是大夫士常食用敦也，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是皆禮用敦也。少牢饋食禮：主婦執一金敦黍，又云：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是祭祀用敦也，士喪禮：朔月奠，有黍稷，用瓦敦，士虞禮：贊設二敦于俎南，是喪禮用敦也，經典並無天子用敦之文，玉府玉敦，會盟所用器，非祭器也。九嬪：凡祭祀贊玉盥，玉盥者，玉簋蓋也。鄭注：玉敦誤，云珠玉以爲飾者，賈疏云：此繁敦，應以木爲之，將珠玉爲飾耳。案賈說是也。禮器之敦皆木器，而飾口以金，瓦敦則無飾，此玉敦，蓋亦以木爲之，而飾口以玉，珠槃，亦以琢玉小珠爲槃口之飾，云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者，牛人：祭祀共牛牲，并其盆簠，先鄭注云：盆所以盛血，是祭祀盛血用瓦盆，此槃則以木爲之，形制蓋與盆相近。敦、盛食者，內則注云：敦牟，黍稷器也。九嬪玉盥，注亦以爲玉敦，與此器同而用異。賈疏云：案特牲少牢，皆敦盛黍稷，以槃盛血雖無文，郊血及血以告殺，當以槃盛血也。案賈說與牛人不合，恐非是。鄭意恆制槃盛血，敦盛食，盟

則以繫承耳。敦盛血。不與常同也。左傳僖三十三年。曹僖負羈饋晉公子榮。則榮亦可以盛食。不定以盛血矣。云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飲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者。說文欠部云。飲。獸也。國語晉語。章注云。飲。飲血也。此據戎右玉敦辟盟。與贊牛耳爲二事。明珠槃盛耳。不盛血也。曲禮孔疏云。盟者。殺牲飲血。晉于神也。盟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飲血而讀誓。云尸盟者。執之者。明大會同。王尸盟。卽王自執牛耳也。賈疏云。尸。猶主也。小國主盟。故使執牛耳也。知此珠槃玉敦。爲盟而設者。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荆。彼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飲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荆拂之。是以知珠槃玉敦。爲盟而設。若然。執牛耳。是小國尸盟者也。若以飲血。則大國在先。故哀公十七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公先飲。晉亞之。既言爭先。是以知大國當在先。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在戎右執牛耳也。案賈說非也。左定八年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衛人請執牛耳。杜注云。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又哀十七年傳。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虺也。杜注云。執牛耳。尸盟者。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孔疏云。劉炫以爲小國恆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黃以周云。依禮。諸侯相與盟。大國執。發陽之役。吳不盟。宋皇緩又臣。魯衛無大小。故石魋執。杜劉說皆失之。詔讀案。以左傳諸文駁之。則執牛耳者。必尸盟。尸盟者。必大國。其常法也。亦有時以小國尸盟。則卽以小國執牛耳。其變禮也。故襄二十七年左傳。宋之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是小國亦有尸盟之證。然則執牛耳必尸盟。不分大國小國。賈及劉氏規杜。並謂執牛耳必小國。杜預春秋釋例云。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卽劉賈諸說所本。然與襄十七年傳注不合。今考鄆衍吳盟。則公子姑曹執。發陽吳不盟。則衛石魋執。似當以大國執爲正。但蒙之盟。魯與齊盟。齊大於魯。何以孟武伯自謂當執牛耳。則杜謂執者無常。視自可通。賈又謂飲血必大國在先。尸盟則小國。不知先歃卽是尸盟。故宋之盟。晉楚爭先。叔向以非歸其尸盟爲說。又戎右贊牛耳。亦非卽執牛耳。賈乃云若諸侯相與盟。則大國戎右執牛耳。此與戎右職不合。又與小國尸盟執牛耳之說。自相違伐。並非也。左傳定八年。孔疏又云。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衛人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鄆衍吳爲盟主。不知盟禮當令小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之。是分執牛耳。涖牛耳爲二。尤誤。云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榮或爲珠。榮者。段玉裁云。司農從或本作珠。鄭君從之也。徐養原云。珠夷形聲不同。各爲一字。凌人共夷榮水。依尸而爲言者也。此不應與之同名。故不從故書。詔讀案。徐錯本說文同。

部。說盟禮作朱盤玉敦。疑故書或本有作朱者。朱與夷形近。與珠聲同。故傳寫互異。與云玉敦。血玉敦者。玉敦所以承血而傳獻之也。春秋釋例云。盟者。珠槃玉敦。以承流血而同獻。又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有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當獻血。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而定從於殿上。據彼二文。則繁亦以獻血。或通言不別也。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疏。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者。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疏。並謂臣民獻之於王者。王府則受而藏之。以備共御也。注云。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者。鄭以此經云王之獻。與內府四方之幣獻。文例相似。彼幣獻爲四方所進獻。則此王獻。亦據王所獻遺言之。故謂此經金玉兵器等。皆是百工爲王作。藏之王府。以備獻遺諸侯者。百工則考工記攻金刮摩設色諸工是也。云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者。鄭又釋天子遺諸侯物稱獻之義。檀弓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鄭彼注云。君有饋。有饋於君。與此注尊之曰獻義同。賈疏云。若正法。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非是。獻金玉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藏之。不得在此。故知金玉是獻遺諸侯者也。況諸侯中。兼有二王之後。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自然稱獻也。若王肅之義。取家語曰。吾聞之君取於臣曰取。與於臣曰賜。臣取於君曰假。與於君謂之獻。以此難鄭君。鄭君弟子馬昭之等難王肅。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況諸侯之中。有二王之後。何得不云獻也。案依王肅說。則此經云獻。亦爲臣獻於王。劉敞。易祓。黃度。林之奇。王與之。方苞。林喬蔭。黃以周。說並同。江永云。注謂王用以獻遺諸侯。恐不然。此謂臣下有獻於王。王如曲禮所謂大夫私行。反必有獻。少儀所謂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是也。四方之幣獻。則入之內府。王引之云。獻者。獻於王也。諸侯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於王。則王府爲王受而藏之。若魯僖公納玉於王十穀之類。是也。若謂王獻諸侯之物。則受而藏之者。當在諸侯。不得在王府矣。且何以別於下文凡王之好賜乎。內府。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鄭彼注曰。王所以遺諸侯者。彼注王遺諸侯之物。故曰共曰奉。此爲諸侯獻王之物。故曰受曰藏。不可比而同之也。至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禽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與此相。所謂官職也。若謂內府所掌。玉府不應與之同。則內府掌共王及冢宰之賜予。玉府何以亦共王之好賜乎。殆失之矣。案江王宗王肅說。並通。少儀。臣致饔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彼注引此經爲釋。似亦以獻屬臣獻君言之。足正此注之誤。云通行曰饋者。說文食部云。饋。餉也。廣雅釋詁云。饋。遺也。饋遺並通行之辭。賈疏云。言通行者。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

相於。皆可云饋。康子饋藥。陽貨饋孔子豚。皆是上於下曰饋。膳夫職云。王饋用六穀。及少牢特牲稱饋食之禮。並是於尊者曰饋。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是不敵相饋。故鄭云通行曰饋。引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者。莊三十一一年經。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左傳云。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幣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杜注云。捷。獲也。獻。奉上之辭。又釋例云。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卑。故書以示過。杜例與鄭此注義同。賈疏云。然三傳皆不解獻義。今鄭引者。以齊大於魯。言來獻。明尊之則曰獻。未必要卑者於尊。乃得言獻。云文織畫及繡錦者。月令。文織有恒。注云。文謂畫也。說文糸部云。織作布帛之總名也。又帛部云。錦。襄邑織文也。書禹貢。兗州厥篚織文。偽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荀子禮論篇。楊注云。文織。染絲織爲文章也。任大椿云。鄭破文爲畫織。爲錦繡。其實錦織而繡刺。鄭蓋以文通言之也。詒讓案。月令注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又玉藻。士不衣織。注云。織。染絲織之。蓋大夫以上服。皆染絲織之。織成文則爲錦。織成綬繒而畫之。則爲文。刺之則爲繡畫。兼布帛言之。雖屬文亦得爲織。繡錦。皆帛之有文。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疏〕凡王之好賜者。內饗注云。好賜。王所善而采者。雖屬織。亦得爲文。故鄭兼釋之。義同。賈疏謂王於羣臣有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賄。未析。詳大宰內饗疏。好用殿九式之末。其事較輕。而此及內府。外府。職歲。職幣。五官。通掌之者。此及內府共其貨賄。外府。職歲。職幣。則共其財用。貨賄財用。分諸諸官府。或此有彼無。不能一律。故必衆官通共。乃能具給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用。朝。〔疏〕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皆受藏之也。良兵良器。此是冬官百工所作。亦由大府而來。良兵。謂弓矢戈矛戟戣五兵之良者。良器。謂車乘及禮樂器之善者。詒讓案。九功。即九職。貨賄。即九職商賈之貢。良兵良器。即九職百工之貢也。其九貢九賦亦有之。九貢九賦九功。並詳大宰。大府疏。注云。大用。朝。觀之班賜者。鄭意此大用。對職幣詔上之小用賜予。故亦以班賜爲釋。謂若親禮賜侯氏車服。又云。重賜無數。注云。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此貨賄良兵良器之等。亦所以共重賜也。賈疏云。掌給九式及巾用。是大府所給也。好賜之用。玉府所給也。此又言以待邦之大用。是朝觀

頒賜可知。黃以周云：內府之大用，謂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大財用也。注：專以朝覲之頒賜言，似偏。案黃說，凡是也。此大用，與外府職幣小用相對爲文。當通包九式之法用，與大府是屬同共，不得強爲區別。鄭賈說並未咳。凡

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者，大宰、大朝

聘禮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束。注云：馬出，當從廢也。餘物皆束，藏之內府，是聘之幣獻也。二者蓋皆藏於內府。職方氏注云：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詳彼疏。云凡良貨賄入焉者，賈疏云：其不良者，入於職內給國之用。此良者，

入內府爲給王之用。注云：諸侯朝聘所獻國珍者，國珍，謂侯國所出之珍物，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奉國地所出重寶而獻之，明臣職也。是也。賈疏云：覲禮所云匹馬阜上，九馬隨之，龜金竹箭，分爲三享是也。諸侯遣臣聘所獻國珍

者，謂若聘禮束帛加璧，庭實乘皮之等，是也。此因朝聘而貢，先入於掌貨賄，入其要於大府。凡適四方使者，其乃始通之於內府也。案賈謂朝覲庭實，有龜金竹箭，本鄭覲禮注，說似未塙。詳大行人疏。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適四方使者，猶小行人云：使適四方，彼注云：適之也。賈疏云：謂使公卿

此物亦據貨賄及良兵器等而言。凡使者所當受之物。內府則依法式，共而奉與之。注云：王所賜予，則共之。或有所善，亦賜予之。治，注云：家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據大宰文。此即敘官注云：百官也

也。好賜予，卽內饗玉府之好賜也。注訓好爲善，與內饗注義同。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灋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出入，謂受之復出之。

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

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有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

一、〔疏〕掌邦布之入出者，此官爲九府之一，凡國法鑄造及賦入之泉布，此官總掌其入出之事，與泉府爲官聯也。惠士奇云：「謂此邦布，卽周師之夫布，亦卽荀子富國篇所謂刀布之歟。」又管子輕重甲篇云：「屋粟邦布，今案管子之邦布，卽載師之里布，亦泉人之一端也。」詳載師疏。注云：「布泉也者，載師、司市、廩人、羊人、巫馬注，並同。禮弓注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國語周語：「章注云：「泉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云布讀爲宣布之布者，以玉裁云：「凡言讀爲者，必易其字，此未易其字，而曰讀爲，何也？」雖未易其形而易其義也。布字與織爲本義，宣布爲引伸之義，以布可舒卷而引伸之也。鄭恐人疑經謂布匹，故舉引伸之義以易本義。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者，明泉布異名同物，以行之曰布，故取宣布之義。漢書食貨志：「顏注云：「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云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者，漢書食貨志云：「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注引如淳云：「流行如泉也。」史記貨殖傳：「計然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云入出，謂受之復出之者，謂凡納邦布者，皆入於外府，其須用者，則外府復出之也。云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者，作之謂出泉市材，使官工營作之，買之謂直出泉市已成物，不須作者，及動植諸物皆是也。云待猶給也者，大府注同。云有法百官之公用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也。謂官府之公用，著於大宰九式之法者，鄭意經云：「待猶給也者，大府注同。云有法百官之公用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也。謂國家非常所用，凡有遽者，謂在朝官府依常法用之，強爲分別，非鄭指也。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者，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兩方輕重以銖，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櫛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更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案國語周語：「亦載此事，在景王二十一年，韋注云：「單穆公曰：「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之來，自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省之不熟也，案韋說是也。云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者，謂秦及漢初，泉法數變易，不復識古圜法之本制也。云至漢唯有五銖久行者，漢食貨志云：「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孝文五年，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武帝更造錢幣，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明年，有司更請郡國鑄五銖錢，案漢初，英錢四銖三銖之屬，皆不久卽罷，惟五銖終漢世行之，故云唯五銖久行。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者，漢食貨志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卽真，以爲書契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

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玄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所布。幼布。玄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是王莽異作泉布多品之事也。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者。言莽亡後。所作泉布並廢。至鄭君時。民間所存者。惟此三品爲多也。云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即鄭所據也。云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者。亦據漢志。文已詳前。宋建陽本無貨泉二字。亦通。賈疏云。案彼大泉直五十。不云五十。言十五者。亦誤。當從五十爲正也。論讓案。周語注。引此注作文曰大泉五十。與漢志同。疑今本脫誤。彼注又引唐固說。以大泉爲周景王所鑄。亦誤。云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是也。共王及左曰泉。直一也者。亦天鳳元年所作。漢志云。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是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禮曰。行道之財用也。聘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疏。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者。謂共泉與司農。內司農。道師。弁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師。履人。玉府。諸官用之也。云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者。以下並專屬王之用。不爲后世子也。亦並共泉與之。賈疏云。幣齋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幣齋。案經云。財用之幣。齋。與下賜予之財用互文。疏以文例整齊之。則云幣齋之財用。凡疏述經注。不必盡依元文也。此幣。即小行人六幣之等。與職幣義異。祭祀以下五者所用幣。蓋謂共王及諸臣行道之用。及問勞大小賓客。若祭祀有助祭。喪紀有弔送。會同軍旅則或來會。或徵告。皆有財幣。賈專據聘問言。則與經總承上五事者。不相應矣。云賜予之財用者。即內饗好賜。亦即大宰之好川。詳大府疏。易祓云。此即上文所謂待邦之用。凡有法者也。法。九式是也。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大宰羞服之式。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之幣。賜予之財用。則又大宰祭祀賓客喪紀弔送。願好川之式。注云。齋。行道之財用也者。漢書食貨志云。行者齋。居者送。顏注云。齋。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廣雅釋言云。齋。裝也。漢書霍去病傳。約輕齋。顏注云。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案

依鄭中車注。則齋本訓財。而此特云行道之財用者。以經幣齋與財用連文。不當總訓爲財。故以行道別之。然則此齋。猶言持也。謂行道所持之財用。小宗伯云。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注云。謂所齋來賓獻之財物。此幣齋。義當與彼同。彼爲齋來之物。此爲齋去之物。凡禮幣及行道辨裝。通爲幣齋。皆外府所共也。通言之。齋卽爲財用。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彼馬資與此幣齋。義亦略同。引聘禮曰。問幾月之齋者。聘禮記。記聘使將行之禮。云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鄭彼注云。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齋。案彼依今文作資。此經字與古文同。故鄭卽從古文作齋引之也。鄭司農云。齋或爲資者。謂故書或本也。不云故書者。文略。丁晏云。掌皮。先鄭注。齋或爲資。典婦功注。故書齋爲資。杜子春讀爲資。典泉注。故書齋作資。攷工記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古齋。齊。資。並通用。云今禮家定齋作資者。先鄭據聘禮記今文作資。與古文異。今禮家。卽謂禮今文家也。云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者。段玉裁云。此司農說禮家定齋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齋。從貝齊聲。資從貝次聲。實一字也。古字亦多或者。謂字多或體。如說文多云某或某字者。是也。說文貝部。資。貨也。齋。持遺也。不云是一字。似較鄭君爲長。論議案。齋資兩文。杜許並分爲二。先鄭則兩列其字。不敢決定。後鄭則徑合之。故全經字並從齋而訓解。則兼取許書二義。如巾車毀折。入齋於職幣。鄭不從杜讀爲資。而從其資財之訓。此與許書資字說解同者也。此職幣齋。注謂行道之財用。小宗伯將幣之齋。注謂齋來之財物。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齋。牽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齋其工。注云。給予財用之直。典婦功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注云。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纈。曰行道。曰齋來。曰給予。曰來取。此並與許書齋字說解持遺之義略同。而曰財用。曰財物。曰絲纈。則又兼取資財之義。然則後鄭離合二字爲一。不及許之分析。而隨文作訓。義則二者兼備。未嘗偏持一說矣。至考工記總敘。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云。資。取也。操也。此亦與持遺義同。依許書正當作齋。而鄭順從資者。以彼記故書作齋爲齋之同聲。故不得不從今書耳。凡邦之小用皆受焉。皆來〔疏〕凡邦之小用皆受焉者。小川蓋共三夫人與諸王子以之明切。故不得不從今書耳。會同饗食師田喪紀等諸事之用。又大府有王玩好之用。皆是對上文共王后世子衣服。及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等財用。爲邦之大用也。凡大用小用。皆爲法用。則皆此官共其泉布。賈疏謂外府所納泉布。所積既少。有小川則給之。若大用則取餘府。失之。注云。皆來受者。謂主用者來取外府。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疏〕歲終則會者。此給之。彼則受也。經文云皆受。嫌此官受彼。故特釋之。

外府之官成也。云唯王及后之服不會者。膳夫注云。不會計多少。優尊者。是也。賈疏云。言王及后不會。以衣服異於膳羞。與所加萬獻。故通世子可以會之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逆受而鈎考之。〔疏〕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者。此執國典之副。與小宰。大史。內史。爲

官職也。司會總天下會計之成。爵尊任重。凡治官官法之大者。並大宰掌其正本。此官掌其副貳。其職蓋亞於六卿。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六官以爲嚮。司會均人以爲輔。又大司寇。邦大盟約之盟書。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則約劑之屬。亦其所掌。不徒典法則矣。互詳大宰小宰疏。注云。逆受而鈎考之者。小宰注云。逆。迎受之。又鄉師注云。逆。猶鈎考也。鬼谷子權篇。陶弘景注云。求其深微曰鈎。國語晉語。章注云。考。校也。鈎考。亦謂鈎求考校之。察其是非也。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

會計。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疏〕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者。大府。爲官職也。賈疏云。九貢。卽是大宰九貢。其所貢之物。出於諸侯邦國言之。財用。謂諸侯於其民什一取之。既取得民物。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之物。皆市取土毛。貢於天子。則禹貢所云。厥隴厥貢。是也。故云致邦國之財用。此卽小行人云。春令入貢。是謂歲之常貢。大行人固朝而貢者。所貢無常。不應使司會致之。案賈疏。邦國之貢。據大司徒後鄭注。說謂次國貢三之一。小國貢四之一。義與彼經不合。詳彼疏。云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者。明九賦爲地稅之正法也。上九貢出於畿外邦國。以其自遠而至。故曰致。此及下九功並出於畿內。以其敷之於近。故曰令。謂以其書。令凡稅斂之吏。依法征之也。賈疏云。此九賦。卽大宰所云九賦斂財貽。是也。言法者。謂口率出錢多少。有其定法。九賦之內。惟有關市幣餘。國中非田野。自外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都。山澤。盡是田野。據多言之。故曰令田野之財用。案九賦卽畿內之地稅。故經云令田野之財用。若如鄭賈說。以爲日賦。則與經義不相應矣。九賦。關市幣餘之賦。卽出於官府。賈後疏謂官府不出賦。亦誤。並詳大宰疏。云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者。九功與大府內府義同。大宰以九職任民而貢其功。猶後世之口賦。鄭賈謂卽什一之地稅。非也。詳

大宰內府疏。云以九式之禮。均節邦之財用者。與大宰同。上三者。爲釁入之法。此爲頒出之法。故云均節。詳大宰疏。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者。此與宰夫。司士。職方氏。司民。爲官聯也。賈疏云。案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此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在邦中。故舉官府以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賦也。百物財用者。以其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得。故大宰云。九賦釁財賄。則此百物財用。一也。但九式用九賦。大宰均節而用之。此司會主鉤考。故亦言之矣。此書契版圖。下文司書掌其正。此司會主鉤考。故掌其副貳。會釁云。此經不掌賦。蓋謂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之在書契版圖者之貳。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耳。不必謂掌官府以表邦中也。當以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絕句。其言書契。謂官府之書契。版圖。謂郊野縣都之版圖。百物財用。謂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賈疏讀財用絕句。誤矣。案會說是也。黃以周說同。此經官府。蓋通六官所屬百官府言之。郊野縣都。則自國城外極於五百里。此官總考其會計。職掌蓋通於畿內。不及國中者。言郊以包國中。文不具也。百物財用者。宰夫注云。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禽也。案百物者。小宰六職云。政職以聚百物。事職以生百物。又見外府司書。綜校諸文。則百物常通。咳大司徒五地動物植物。及園師百工所貢器物之等言之。宰夫注義。殊未暇也。百官府及郊野縣都。皆有府藏委積廩牧。則各有財物存儲及出入。故職內有官府都鄙財入之數。職歲有官府都鄙財出之數。凡此財用出入之數。則在書契。官祿民賦之數。則在版。田野地產之數。則在圖。經云在者。明官府郊野縣都百物財用之總要。咸具於此。官府之長。郊野縣都之吏。各分執其正本。此官則通執其副貳。以待會計也。賈疏乃以此爲專據九賦言之。遂謂官府爲邦中之賦百物。爲出物以當泉賦。其誤甚矣。又司書。卽司會之屬官。所掌版圖。亦卽副貳。賈謂彼掌其正。亦誤。云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者。謂據書契版圖等。以考吏治之舉廢。羣吏與大宰小宰義同。亦通內外百官府言之。詳大宰疏。賈疏云。羣吏謂朝廷官府。下及羣都縣鄙羣臣之治。皆逆而鉤考之。羣吏以官計文書。送於司會者。司會皆聽斷之。注云。郊。四郊。去國百里者。大宰注義同。此四郊兼六鄉。當通王城以外至三百里界言之。賈謂據遠郊言誤。云野甸稍也者。賈人注同。甸師注云。郊外曰野。縣士注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是也。蓋甸稍在鄉郊之外。縣都之內。此及遣人質人諸職。通謂之野。縣師遣人縣士。經注並以野爲甸稍縣都之通名。此文郊野之外。別出縣都。故知野不兼縣都也。此野當兼六途公邑家邑言之。云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者。大宰注義並同。此縣都。當通公邑大小都言之。云書謂簿書者。謂會計之書。著於簿籍者。釋名釋書契云。笏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案孟子萬章篇云。孔子先簿正祭器。趙注亦以簿爲簿書。則周時已有簿書之名。賈疏謂舉漢法而言。非也。互詳敘官及小宰疏。云

契其最凡也者。小宰注云。凡簿書之最目。默訟之要辭。皆曰契。是也。最凡。與最目義同。賈疏云。此之傳契。即小宰八成取予以書契之類。最凡。謂計要之多少。以爲契要。案亦詳小宰疏。云版。月籍也者。小宰先鄭注同。小司寇。司民之民數。凡登於天府者。司會皆受其貳。即所謂版也。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者。據司書大司徒。並云土地之圖。形象。謂方圓邪正之形。田地廣狹。謂廣輪步畝之數。並載於圖也。以參互攷月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疏〕以參互攷日成者。此官贊冢宰總掌六官也。賈疏云。司會鈎考之官。以司書之等。相參攷互考一日之中。計算文書也。黃以周云。日謂十日。月成。謂旬日之成。猶挾旬謂之挾日也。宰夫職云。歲終。令正歲會。月終。令正月要。旬終。令正日成。文義與此相同。則日成爲十日之成。可知也。云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者。月要歲會。即小宰八成。所謂聽出入以要會也。賈疏云。月計曰要。亦與諸職參互考一月成事文書也。歲計曰會。以一歲之會計。考當歲成事文書。注云。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職歲之出者。賈疏云。案司書職云。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又案職內云。掌邦之賦入。又案職歲云。掌邦之賦出。云參互鈎考。明知有此三官。出內事共鈎考之。云故書互爲巨。杜子春讀爲參互者。脩闕氏云。掌比國中宿互權者。注云。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與此義同。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互巨。形聲並相近。故傳寫易譌。掌舍桂極。故書極爲巨。杜讀極爲極。亦其比例。及冢宰廢置。周。猶偏也。言四國者。本〔疏〕計也。以周知四國之治者。以歲成贊冢宰大計。考天下吏治之舉廢。亦所謂官邑之治。皆其所通掌也。云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大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又八則治都鄙。三日廢置以馭其吏。是大宰本以廢置詔王。司會既受諸會計官之歲計而聽之。又入之冢宰。而以吏事之得失。詔王及冢宰。以六官之官計。爲其所專司也。廢置。亦通內外官吏及官長等。凡指脩舉者則進置之。怠弛者則黜廢之。王制云。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鄭彼注云。歲終羣臣奏歲事。市。司市也。從。從於司會也。此即考歲成。詔王及冢宰廢置之事。注云。周猶偏也者。大司徒。小司徒。司稼。大祝。司險。注並同。說文口部云。周。密也。又勺部云。知。知。知。也。凡經典訓周偏者。皆用之借字。廣雅釋詁云。周。偏也。云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鈎考以告者。賈疏云。案上云掌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逆。即鈎考也。周。方苞云。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來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賈職

之數，則古者邦國之要會，皆達於天子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敘，猶比次也。謂鈎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之簿書，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謂受財幣

之簿書也。玄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爲之簿書，使〔疏〕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於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疏〕出百物以敘其財者，此通掌治官官法官成官計之書及王畿版圖之法以考會計與小宰大府大司徒大史內史職方氏司民爲官聯也邦中之版者大宰注云邦中在城郭者此官職事通於畿甸則不當止掌王城內民數之版蓋以王城爲官府人民所萃故舉以咳百縣文不具也邦中在土地之圖者即職方氏天下之圖此則據畿內言之賈疏云言掌邦之六典已下至周知入出百物已上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共司會主鈎考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鈎考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九職即司會九功也九正即司會九賦九貢也九事即司會九式也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者即司會百物財用一也敘謂比次其財知用多少云受其幣使入於職幣者賈疏云百官所用餘財送來與司書司書受其幣使入於職幣之官不入本府案受其幣幣與大宰大府幣餘之賦義同幣鄭讀爲敝即官府所用之餘也鄭賈並如字釋之非經義詳大宰疏注云九正謂九賦九貢者賈疏云案上司會有九賦九貢此司書則有九正無九賦九貢故知九正則是九賦九貢也云正稅也者讀正爲征也釋文云九正音征注同案陸音是也司勳先鄭注云正謂稅也司門注云正讀爲征征稅也此不著其讀者文略與司勳注例同九賦爲地稅故掌交謂之九稅征稅義同九貢雖出於邦國亦征於民而共其物故亦通謂之正正征字通詳小宰疏賈讀正如字以謂九賦九貢正稅也爲句訓此二者之財皆出於正稅依其說則正爲正共之義非鄭指也云九事謂九式者賈疏云九式據川財言之九事據川財所爲之事其理一也云變言之者重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者賈疏云謂變九賦九貢言九正變九式言九事也重以其職明本而掌之非徒相副貳也者謂司會六典八法八則之式是也案鄭賈意蓋謂司書自掌九正九事之正本不徒如小宰大府職內職職掌其副貳故變文以見義也云敘猶比次也者敘注例當作序詳小宰疏說文敘部云敘次第也敘本爲事有次第之義引

申之。凡比例次第。亦謂之敘。故云猶比次也。云謂鈎考其財幣所給。及其餘見。爲之簿書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見。現在也。餘見。亦見申屠嘉傳。蓋漢時常語。謂百官府所藏財幣。除已給用外。餘留見在者。經云敘其財。注。敘。言幣者。鄭以受幣爲幣帛也。賈疏云。司書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明知敘其財者。所給諸官。餘不盡者。卽以餘見爲之簿書。擬與司會鈎考之。云故書。受爲授。鄭司農云。授當爲受者。授從受得聲。故傳寫易誤。段玉裁云。此從司農。以爲聲之誤而改之也。丁晏云。典婦功注。授當爲受。聲之誤也。掌葛注。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云謂受財幣之簿書也者。先鄭不知幣當讀爲敝。而以爲幣帛。故云財幣之簿書。其說非也。云玄謂亦受錄其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於職幣者。此從先鄭以授爲受。而以幣爲餘幣。義長於先鄭。云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者。賈疏云。釋經百官餘幣。不入於本府。而入於職幣之意。若入本府。卽是久藏。將恐朽爛蠹敗。故入職幣。使人占賣之。本在生利也。詒讓案。後鄭雖以幣爲餘幣。而兼以幣物爲說。義仍未愜。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上。謂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多。餘幣。而兼以幣物爲說。義仍未愜。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少而闕之。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疏〕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者。王引之云。經兩用字複出。文不成義。下用字。蓋因注而衍。賈疏云。此經上之用財。必攷于司會者。又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據此則注文作財用。經文則作財。不得云用財用也。唐石經始誤衍。案王說是也。此用字。疑卽下經民之財用之稅文。誤移著此者。司書爲司會之屬。故凡財用之出。必就司會考而書之。以備要式也。注云。上謂王與冢宰者。以冢宰爲天官之正。司書卽冢宰之屬。故亦謂之上也。賈疏云。案內府職云。凡王及冢宰賦與則共之。明此上中有冢宰可知。云王雖不會。亦當知多少而闕之者。明王之用財。亦在司書司會所考之列。但爲簿書時闕其數。示不爲限制耳。賈疏云。案上膳夫庖人及外府等。皆書王及后不會。此經上之用財。必攷于司會者。此之所考。但知多少而闕之。非是會計與王爲限。云司會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者。據司會文。以司會爲計官之長。司書乃其屬。故必考於彼也。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械。猶兵也。逆。受而鈎考之。〔疏〕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者。亦贊大宰治官計也。大計者。通計畿內百官府之吏。察其政治得失。羣吏與大宰。小宰。司會。義同。詳大宰疏。云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者。王引之云。賈疏釋經曰。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者。民之財用。謂幣帛多少。則所據經文。財下有用字。財用器械。相對爲文。與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文義乃相稱也。唐石經。始脫用字。案王說是也。民之財用。謂家有恆產。稽其貧富。器若鄉師。羣羣器。

途大夫稼器。械謂兵甲旗物。田野可食之士。夫家可任之民。六畜則馬牛之等。凡案比所及者。皆總考其數也。此案比任土任民財用百物之數。即小司徒之比法。三年大比。與大計事相因也。州長云。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縣師云。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彼因大比而察吏。與此因大計而知任土任民之數。事同。蓋田野之蕪闢。戶口之息耗。成與吏治之舉廢相通。故大計與大比。皆三年一舉。而其條法簡要。互相出入。亦與小司徒。鄉大夫。縣師。爲官聯也。云以知山林川澤之數者。此虞衡所掌。任土任民之餘。亦比法之所及也。賈疏云。案大司徒地有十等。不言丘陵墳衍原隰者。略言之也。云以逆羣吏之徵令者。徵令。謂宣布法令。通曉徵役徵賦二義。詳宰夫疏。賈疏云。逆謂鉤考也。此司書知民之財器已下。川澤已上。恐其羣吏濫徵歛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徵令也。注云。械猶兵也者。明經言器械。猶王府內府云兵器也。說文収部云。兵。械也。木部云。械。一曰器之總名也。少儀不度民械。注云。械。兵器也。公羊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殺械成。何注云。有攻守之器曰械。是械器義同。析言之。則凡師田攻守甲兵之屬。通名爲械也。云逆受而鉤考之者。司會注同。云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者。釋名釋長幼云。山無草木曰童。賈疏云。山林不茂爲童。川澤無水爲枯。所稅。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者。稅其有。今山林不茂。則無材木。川澤無水。則無魚鼈蒲葦。故不稅之。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法。猶數也。應當稅者。疏。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者。稅斂。通任地任民之征賦言之。法。即前九職九正事。凡專司徵斂者。皆是。賈疏謂若地官閭師。旅師。諸徵斂之官。今考凡征賦。國中四郊。閭師斂之。鄉遂。鄉師。遂師與閭師同斂之。公邑。縣師斂之。旅師唯斂三粟。則非稅斂之正也。賈說未咳。云中四郊。閭師斂之。鄉遂。鄉師斂之。官成也。事畢則有成。即司會所謂日成月成歲成。各官皆爲要會。其正本入大宰。副本則入司書也。賈疏云。及事成收斂畢入要。謂寫一通副貳文書。名爲要。入司書。必來受法。又入要貳者。以司書知財器已下之數。擬後鉤考之也。注云。法猶數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也。法訓數者。引申之義。管子七法篇云。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是凡會計等數。並謂之法也。云應當稅者之數者。賈疏云。即上田野夫家之等。是其本出稅者之數也。云成猶畢也者。說文戊部云。成。就也。引申爲凡邦治攷焉。考其法於疏。凡邦治考焉者。謂凡事終畢之稱。士喪禮。獻素獻成。注云。飾治畢爲成。亦其義也。凡邦治攷焉。考其法於疏。政治有疑互辨訟攷。注者。皆就此官考之。賈疏謂吏治之善惡。非也。注云。考其法於司書者。經作攷。注作考。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也。邦治有成法。皆藏於司書。故還就考之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

類相從。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疏」掌邦之賦入者。此計官財入之官成也。賈疏云。謂九職九貢九賦之稅入。皆凡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與大「疏」掌之。獨云賦入者。賦是總名。下言賦者。皆此類也。云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者。此官唯主百官府財入之凡總。其受職則各自有職之者。但辨使各從其類耳。不必皆入於職內之府也。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者。此及職職職幣三職。並云官府都鄙之財。即司會所云。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也。舉官府都鄙。以通包郊野縣等。明其無不掌也。賈疏云。都鄙。謂三等采地。采地之稅四之一。案賈謂貳者。謂職內受取一通副貳文書。擬鈎考以逆邦之賦用者。職內既知財入之數。鈎考川賦多少。知其得失。案賈謂采地之稅四之一入王者。據小司徒注義。其說未確。詳小司徒疏。注云。辨財用之物處之。使種類相從者。敘官注云。辨、別也。謂分別其賦入之財物。自以種類相從而藏之。賈疏云。但賦之所入。先由職內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衆府。以是分別使衆類相從。案賈說。非也。此官雖自有府藏。然唯掌會計。不掌徵歛。故總辨百官府之財用。亦仍就各職當官之府。分別存儲。蓋職內職藏。通掌財之出入。亦止執其凡總。財入不必皆由職內受入大府。財出亦不必皆由職藏受大府而出之。故經於職幣。有敘幣振財之文。而此及職藏兩職。則無之。足以明之矣。云總。謂簿書之種別。與大凡者。種別。謂名物之細目。大凡謂多少之都數也。凡衆物出入細目。則以種類分別書之。又卒較其都數。二者並總爲簿書。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總。凡也。云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者。賈疏云。司關司市。皆屬地官。關市皆有出稅。故知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也。言之屬者。兼有城十二門亦有稅入。案百官府又有幣餘之。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貳令者。謂若令御史所寫下本奏。王入。賈說未確。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所可者。書之。若官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王「疏」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者。賈疏云。其有官府。合用官物而受財者。並副寫一通勅令文書與職內。然後職內亦有府。貨賄留之者。故得出給。故大府職云。頒其賄於受用之府。鄭注云。受用之府。若職內是也。案賈說非也。此官唯掌書貳令。不必自出給財物。詳後。注云。受財。受於職內以給公用者。鄭意職內掌財用之物。凡受財者。即向職內受之。知給公用者。別於賜予爲私用。非職內所給。然諦審經義。實不如鄭說。蓋此受財者。即謂以上令受財於百官府。如受泉者。即自向外府泉府取之。但以令送致此官。書其副貳。以備鈎考。非必皆此官取百官府之財以

三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以貳者亦如職內書〔疏〕掌邦之賦出

財出之官成也此官亦唯主百官府財出之凡總其出給各自有職之者不必職歲自取給之也賈疏云職內主入職

歲主出職內所入於衆府所用之多少皆主之故云掌邦之賦出但九貢九賦九功之用皆主之特言賦者亦如

職內云賦賦是總稱也云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者賜卽下云凡上之賜予是也賈疏云職內云以貳官府都

鄙之財入之數此職歲亦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入一出皆書其貳共相鉤考故職內云以逆邦國之賦

用此職歲云以待會計而考之其事通也注云以貳者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者說文糸部云編次

簡也賈疏云職內云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此官主出所出亦皆由上令所出前後不同亦皆書其貳令編

存爲案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百官之公用式法多少職歲掌

出之舊用事存焉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百官公用卽外府邦用有法者式法卽大宰九式之法與大宰頒財式法

同凡百官府及都鄙羣吏出財用皆須依放九式之法爲多少之節度以其爲職歲常所秉以用事故卽就之受出財舊

法式以頒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敘受賜者〔疏〕也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者此與職幣爲官聯

授之也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敘受賜者〔疏〕也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者此與職幣爲官聯

是出於職幣之府以此官掌財出之數故兼敘其事二官同授之且考其會計也賜予謂好賜亦卽大宰九式好用之

式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職計蓋卽此職歲職幣

之屬注云敘受賜者之尊卑者敘注例當作序此與小宰六敘義同謂及會以式灋贊逆會助司會鈎考

若數人同受賜則各依其秩次尊者先授卑者後授職歲與職幣同敘之也及會以式灋贊逆會助司會鈎考

注云助司會鈎考羣吏之計者此贊司會而與職內職幣共攷會計之書也州長注云贊助也司會注云逆

受而鈎考之賈疏云案司會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此官主式灋出財用至歲終會計之時則以式法贊助司會

鈎考會計之事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凡用邦財者謂軍旅〔疏〕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

財者之幣者此官掌大宰九職幣

之幣者此官掌大宰九職幣

餘之賦，亦依式漫，核計其財用有贏餘者而斂之。注云：幣謂給公用之餘者，幣讀爲敝，敝之餘也。詳大宰疏：給公用之餘，謂九式所用之餘也。故還以式法斂之。云凡川邦財者，謂軍旅者，以其在官府都鄙之外也。惠士奇謂邦財者，外府。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財用之幣，皆指軍旅，似未咳。振掌事者之餘財，謂以王命有所作爲，先言斂是。凡者，幸較之辭，蓋通關諸法用而言。鄭謂專指軍旅，似未咳。振掌事者之餘財，謂以王命有所作爲，先言斂幣。後言振。〔疏〕此注云：王念孫云：經言斂言振，注言拊言檢，今據宋建陽本，注疏本正。說文手部云：檢，拱也。非猶收也。張揖注上林賦同。孟子萬章篇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廣雅曰：收斂，拊取也。又拊，收也。孟子梁惠篇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趙岐注曰：檢，斂也。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作不知斂。斂亦收也。振，拊、檢、斂、四字同義。故曰振，猶拊也。檢也。賈不曉振字之義，又不曉拊字檢字之義，乃云以財與之謂之拊。此誤以拊爲拊濟之拊，知其是剩謂之檢。此誤以檢爲檢察之檢。案王說是也。云掌事，謂以王命有所作爲者。賈疏云：以其上經官府已下，是其國家常事。此別言掌事，是王命有所作爲。詒讓案：大府云：凡官府都鄙之史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此掌事餘財，卽吏及執事者所受財用之餘也。惠士奇云：巾車之毀，折入其齋。泉府之賸，貨納其餘。是爲掌事者之餘財。案惠說亦注義所咳。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者，互之，猶庭氏注云：互言之。王念孫云：上言斂幣而不言振財，下言振財而不言斂幣者，言幣則兼財，言財則兼幣，互文耳。故云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賈誤以振爲振濟之振，又云：今於上文直言斂，不言振，亦振之下言振財，有餘亦斂之可知。故言互之也。此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案王說亦是也。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楊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奠，定也。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定，〔疏〕皆辨其物而奠其錄者，此計官餘財之官成也。賈疏云：其錄藉，鄭司農云：揭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上經既斂得幣，皆當辨其物，知其色類及善惡，而奠其錄者，謂定其所錄簿言色別，各入一府，云以書揭之者，賈疏云：謂府別各爲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謂之揭。云以詔上之小用賜予者，內府云：以待邦之大用。注云：大用，朝覲之班賜。彼注以頒賜釋大用，疑鄭意此賜予，亦卽小川矣。今攷外府云：共賜予之財用。又云：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是賜予與小用，自是二事。小用，法用之小者，猶介人云：餘法用，蓋大用小川，皆不出大宰九式之外。但以事分大小，遂有差別耳。幣餘，爲獎餘之財，故以共小川。又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此亦以詔賜予也。賈疏云：詔，猶告也。職幣既知府內，則告上之王與冢宰小川賜予之事，此謂常賜予。玉府所云：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及內府云：凡王冢宰之好賜，此二者非常賜予。外府及

典絲枲三官言賜予者，與此職幣同，亦是國家常賜予，案賈說非也，此賜予，亦謂好賜，與常賜予異，又案大府云，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彼亦據幣餘之財而言，則此小川內，當亦兼有玩好之用矣，並詳大宰及大府疏，注云，奠定也者，司市，小史，弓人注，並云奠，讀爲定，是奠定聲近，義亦通也，云故書，錄爲祿，杜子春云，祿當爲錄者，祿，聲類同，亦通作萊，周書王會篇云，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萊幣焉，孔注云，萊，錄諸侯之幣也，彼幣爲幣帛，與此異，而錄義與此同，云定其錄籍者，杜亦訓奠爲定也，廣雅釋詁云，錄，具也，說文竹部云，籍，簿也，凡財物之名數，具於簿籍，故通謂之錄，奠其錄，謂次第財幣名物，善惡多少，記錄定著於簿籍也，鄭司農云，揭之者，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者，職金云，辨其物之熾惡與其數量，揭而甄之，先鄭注云，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國語晉語，章注云，著，附也，案揭者，概也，此云以書揭之，猶典婦功云，物書而揭之，泉府云，物揭而書之，並謂書其名數於牒，以爲表識，而附著之其物之側也，揭詳泉府職金疏，歲終則會其出〔疏〕歲終則會其出者，此正幣餘之歲會，職幣之官成也，買謂贊司會之會事也，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疏云，以其職幣主出，故歲終與司會會之，下贊之，亦買

周禮正義

卷十三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疏〕掌爲大裘者，與司服爲官職也。云以共王祀天之言之，夏正南郊，祀受命帝，及春祭蒼帝，冬祭黑帝，亦服大裘，故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經言祀天，以賅五帝，互文以見義也。其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秋祭白帝，揆之時月，皆不得服裘。賈謂通四時祭天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非也。又祭地之服，經注並無文。賈疏云：案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崑崙神州，亦用大裘可知。案郊特牲，孔疏引王肅聖證論說：謂祭天地皆大裘，又崔靈恩說：謂崑崙神州亦用大裘，此並賈氏所本。王制疏亦云：按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案孔亦從王崔說，通典吉禮說同。陸佃云：大裘，冬裘也。冬日至，然後服以祀天。若夏祀天，則惟裘而已，其祭地蓋亦如之，故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先儒謂崑崙神州，亦服大裘，按司裘曰：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則祀地不服大裘，以夏日至，不可服裘故也。案陸說是也。方丘祭大地，在夏至北郊，依賈與瑞疏，說在七月，皆不得服裘。孝經緯雖說祭天地同禮，然無祭地服大裘明文。鄭亦無是義。王崔賈孔，並馮臆推測，不足據也。注、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者，司服先鄭注：及玉藻後鄭注義，並同。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祭天所以用大裘者，則黑羔裘也。黑者，象天色之玄，大者擬覆垂蓋，隋書禮儀志引禮圖云：大裘之服，羔正黑者爲之，並本二鄭義。賈疏云：裘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於大射也。祭服皆玄，上經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詒讓案：大裘用黑者，取其與冕服玄衣相稱，用羔者，取其質也。凡冕服，弁服，冠服，並有裘，經唯云掌爲大裘，而不及裘冕以下之裘者，玉藻：狐青裘，注以爲玄衣之裘，孔疏引熊氏云：謂六冕及爵弁也。案熊以彼注，通賅六冕，則是謂大裘亦爲狐青裘，與鄭義顯違，孔氏墨守注義，不宜從而糾，撰之義疏恆例，皆不可通。竊疑熊說六冕，當作五冕。

蓋推鄭意。王六冕。自大裘外。餘五冕。服皆不服羔裘。此乃中玉藻注義。其與此注義。仍不相該也。詩召南羔羊孔疏。引劉焯劉炫。則云司服職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以下冕不復云裘。司裘職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亦不別言裘冕以下之裘。明六冕與爵弁。同用大裘之羔裘矣。案二劉謂六冕同羔裘。與玉藻注不合。玉藻疏亦中熊難劉。而羔羊疏轉從劉說。自相違伐。亦孔氏之疏也。賈後疏。以玉藻注玄衣。爲指玄端服。則賈意亦與劉同。金榜云。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掌祭祀。裘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戶。從車。自裘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案金說是也。據先鄭後注。以示質爲釋。是專屬祀天而言。若官祭祀。當備文采。以明差次。無爲皆取示質之義。何必與祀天同用黑羔裘乎。互詳司服及後疏。又案玉藻疏引皇氏云。凡云冕及爵弁。無裘。孔疑其文無所出。今考六冕內明有大裘。而云無裘。皇侃必不至蒙固如是。竊疑皇說無裘。當作羔裘。蓋卽二劉說所本。玉藻注。狐青玄衣。皇亦謂玄端。與劉說同。卽其僞證也。孔氏所見皇義。字已譌互。故不可通耳。云服以祀天示質者。謂羔色純黑。不及狐裘之華縟也。賈疏云。以其衾已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玉海車服引三禮義宗云。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旒。天道至尊。雖可比擬。舍去雕飾。服以其質。金榜云。玄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有二章。案金說是也。左傳哀十年。孔疏云。裘上裼衣。裼衣之上。乃有朝祭正服。裘上有兩衣也。依孔說是。凡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衣。亦謂之裼衣。鄭志謂大裘上有玄衣者。玉藻注云。凡裼衣象裘色。是也。但審後鄭意。蓋謂裼衣卽上衣。並純玄無文。先鄭示質之義。或亦如此。今考大裘固裼玄衣。而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良。上衣則當以衰龍十二章爲裘。冕則十二旒。不得如鄭舊賈說也。詳司服弁師疏。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善也。中秋鳥獸雝雝。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衣云。良裘。王所服也。行羽物。以羽物飛鳥賜羣吏。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此羽物。小鳥鵲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鴈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鴈。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謂黼裘與。此羽物。小鳥鵲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鴈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鴈。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疏〕中秋獻良裘者。唐石經誤作仲秋。今從宋本正。凡經四仲字。並作中。釋文亦不誤。良裘。謂王冕弁冠服之裘。次於大裘者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爵弁。青豹裘。絞衣以裼之。羔裘。豹裘。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狐青裘。蓋玄衣之裘。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金榜云。凡冕服爵弁。服皆玄上緇下。玉藻。狐青裘。注云。玄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爵弁也。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裘。近得其質。狐白裘錦衣。爵弁裘絞衣。皮弁服之裘也。羔裘緇衣。冠弁服之裘也。章弁服韎章衣裘。韎者赤黃之閒色。故羔羊正義云。兵事旣川韎章衣。則川黃衣狐裘。春秋傳。藏之狐裘。敗我

于狐貉是也。鄭疑黃衣狐裘，爲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爲一事，傍謂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案金縢合鄭孔及皇熊，說冕弁冠諸服之裘，致隔，張惠言，宋縣初說，並同。此良裘，卽通賅彼諸裘言之也。云王乃行羽物者，此宜掌裘，又兼掌羽物，與羅氏爲官聯也。注云，良善也者，宰夫注義同。云仲秋鳥獸雉者，此卽書堯典中秋鳥獸毛毼之異文，賈疏引鄭書注云，毼，理也。毛更生整理，惠棟云，釋文云，雉、音毛，案雉當爲髦字之誤也。尙書云，中秋鳥獸髦毼，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說文之毼，卽今書鳥獸毼毛之毼，毛盛也。從毛隹聲。虞書曰，鳥獸髦毼，毼，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說文之毼，卽今書鳥獸毼毛之毼。字，此注雉字，與隹形近，惠謂涉彼而誤，近是。鳥獸髦毼，惟見說文鄭注尙書，與許本同異，今無可考。此毛毼之爲雉，蓋鄭君涉筆之誤，非鄭所讀堯典如是也。雉、傳寫又誤作毼，後人不敢輕易，而依今書讀之，故陸音毛，亦非謂雉卽毛字，玉燭寶典，引此注作毛毼，蓋六朝舊讀如是，集韻六蒙云，毛或作雉，又誤采陸音，古實無是字也。云因其良時而用之者，此中秋季秋兩獻裘，並謂獻已成之裘，凡皮以乾久爲良，必非新取卽獻，而鄭言此者，蓋謂前年中秋取裘材，次年中秋裘成，乃可獻而用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彼秋斂皮，卽取裘材之時，至次年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彼秋斂皮，卽取裘材之時，至次年春皮乾久，始獻之入司裘，既入司裘，乃頒與裘氏，制之成裘，至中秋季秋而獻之，以兩職經注合校，可以得其義也。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者，先鄭意此良裘，不辨何裘，但是王所服，凡冕服弁服之裘皆是，以尊者所親御，當擇毛物純繅，人功密致者獻之，故稱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者，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彼注云，黼裘，行謂賦賜，義與此同，云玄謂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者，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彼注云，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黼，黼、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黼田之禮，賈疏云，案彼文云，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卽是仲秋田獵之名，彼黼田用黼裘，與仲秋獻良裘，同時皆不爲寒設，故知此良裘，則與彼黼裘一也。案賈說，非鄭指也。注以黼裘說此良裘，亦因黼裘唯天子諸侯誓省得服，其文最繇，玉藻與大裘同舉，明視官裘爲特尊，故舉以爲釋，非謂此專爲仲秋黼田而獻，不爲寒設也。但五冕祭服之裘，與黼裘同爲大裘之次，不宜不在良裘之列，此經之義，自以先鄭說爲最賅，又黼裘鄭王藻注，謂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然羔之與狐，應轉迥殊，相雜爲文，恐非所宜。孔廣森謂錯白黑羊皮爲之，於義可通，而終嫌其太樸，竊疑當以狐白雜狐青爲之，乃得相稱耳。且黼裘珍貴，固既與五冕之裘，同川狐也，又案玉藻之誓省，鄭讀爲誓黼，於經無徵，且依其說，則上服當爲冠弁服，是降於五冕爵弁章弁皮弁服之裘，不得爲尤善矣。陳祥道讀省如字，謂祭祀服以聽誓命，省性饒，其說近是。惠士奇，戴震，孔廣森，宋

歸初。說同。竊謂鷩裘蓋天子諸侯齊服之裘。祭前暫省。服齊服。與正祭不同。互詳司服疏。至家語郊問篇。說郊禮云。天子大裘以黼之。王注云。大裘爲黼文也。此以鷩裘爲卽大裘。其說殊謬。蓋王肅采郊特牲文私定。不足辯也。云此羽物。小鳥鷩雀之屬。鷩所擊者。賈疏云。案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行羽物。彼注云。羽物若今南郡黃雀之屬。彼黃雀。卽此雀之屬。此鷩與雀。亦是鷩所擊。故連言鷩也。云中秋鷩化爲鷩。中春鷩化爲鷩者。月令仲春。鷩化爲鷩。無中秋鷩化爲鷩之文。惟王制云。鷩化爲鷩。然後設爵羅。不著時月。鄭知爲仲秋者。以春生秋殺。鷩因時氣而化。二仲爲春秋之中。經雖無文。可互相推定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鷩則爲鷩。五月。鷩爲鷩。此與月令文飛。鷩所不用。故月令。季夏。鷩乃學習。孔疏引鄭志。集氏問云。仲秋乃鷩化爲鷩。仲秋鷩化爲鷩。此六月何言有鷩學習乎。張逸答曰。鷩雖爲鷩。亦自有真鷩可習矣。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鷩以中春化爲鷩。中夏陰氣起而復爲鷩。此兼鷩小正爲說。非鄭義也。云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者。通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釋此經中秋行羽物。及羅氏中春行羽物。一年二次行羽物。並順始殺與止殺之時也。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微服。謂狐青裘裘之屬。鄭司〔疏〕季秋獻功裘者。國語周語云。單襄公曰。隕霜而冬裘具。韋注云。孟冬天子始裘。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疏〕故九月可以具。案彼冬裘。蓋兼此良裘功裘言之。具裘之時。始於中秋。盡於季秋。昔服霜者。舉其最遲之期限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王始裘。則季秋天子已衣裘矣。賈疏云。按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季秋則是九月授衣之節。云以待頒賜者。頒謂常賜。若宮伯掌宮中士庶子云。以時頒其衣裘是也。賜謂好賜。非常賜也。詳膳夫疏。賈疏云。功裘之內。有羣臣所服之裘。故言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服者。謂攻皮之工。裘氏作之。功有精麤。猶典婦功。有良功苦功。上文良裘之功最精良。此裘功微麤苦。則亞次於彼者。故直謂之功裘也。云謂狐青裘裘之屬者。賈疏云。案玉藻。君子狐青裘裘。裘裘青紵裘。彼云君子。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彼云豹裘青紵裘。裘用雜。故爲大夫士。若君則用純。引此者。證功裘中有此狐青裘裘。以待頒賜。玉藻仍有羔裘狐裘。亦是臣之所服裘。不引之者。之屬中含之矣。若然。狐青裘者。鄭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天子下至士。玄端之服皆服之。又云裘裘者。鄭彼注。引孔子素衣素裳。謂是君臣視朝之服。案玉藻。狐青裘玄衣。凡疏引皇氏云。玄衣。謂玄端也。劉氏同賈說。卽本於彼。孔又引熊安生說。謂玄衣。卽指冕服爵弁服是也。詳前疏。劉氏之意。蓋以五冕之裘。同羔裘。則狐青裘玄衣。不得復爲五冕之衣。故必易爲玄端。而後可申其說。亦以玄端衣與狐青色。足相配也。詩邶風旌丘孔疏說亦同。金榜云。玉藻狐青裘。玄紵衣以賜之。皇氏以玄衣爲玄端。則玄紵衣以賜。爲以品裘布矣。案金說。足證熊劉之誤。賈氏從之。疏矣。詩召南羔羊孔疏。又謂鄭意功裘以待頒賜大夫士。明狐青

非冕服之裘，以巾劉氏之說，亦非也。賈又以裘裘爲視朝之服者，玉藻疏云，天子視朝，服皮弁服，狐白錦衣，士不衣狐白，熊氏云，用裘裘素褐也，諸侯在國視朝，則素衣素裳，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素裳，視朝之服是也。又案賈謂此功裘，內含有諸狐裘及羔裘是也，但據經以待頒賜之文，則不關王自服之裘可知，然則狐羔諸裘，皆宜屬諸侯及卿大夫士所服言之，後鄭上良裘注，不及狐青裘，則似王所服裘，自黼裘外，皆入此功裘，恐非經義也。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者，先鄭以良裘爲王所服，故此功裘爲卿大夫所服，亦通冕服，弁服，玄纁服之裘而言也，其說亦較後鄭爲長。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別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垂，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爲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侯，亦九十參七十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尺曰質，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獲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故書諸侯則共，疏王大射者，王與諸侯諸臣，射於大學，其禮大於賓射，燕射，鄉射，故謂之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疏大射也，射義，孔疏云，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則是大夫士有鄉射，無燕射，但士當亦有大射，孔說並未備，孔又不及鄉村者，以鄉遂之吏主其事，王與諸侯，咸不與也，漢書吾丘壽王傳，又謂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未知確否，詳後及梓人疏，云則共虎

於其射宮者。說本如是。今攷天子大射之宮。見於經者有二。一在東郊。爲壇。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抗大侯。規鵠。豎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覆物以射是也。此天子春與邦國實士大射。公卿及諸侯咸在。卽所謂春以功也。其禮最盛。而人尤衆。故不於大學。而於郊壇。若歲時大祭擇士。及王與羣臣或國中學士射。則當在太學中學之辟雍。諸子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射卽辟雍也。惟射宮本無定所。射於東郊。卽以壇宮爲射宮。射於大學。卽以辟雍爲射宮。注說固足以賅之矣。蓋鄭謂大射在郊甚塢。而謂天子郊學爲小學。則失之。賈孔謂王大射在四郊之虞庠。尤誤之甚也。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亦各於其國郊之太學。卿大夫大射。異地。大司馬注。謂大射於澤。實據習射言之。非大射射宮之正也。諸侯大射。亦各於其國郊之太學。卿大夫大射。則各於所近鄉學庠序之中。孟子滕文公篇云。序者。射也。此指州序等而言。卽卿大夫所射。非天子大射之所。亦非大學之東序也。周學制異同及射宮。並詳大司馬樂及諸子疏。云侯者。其所射也者。鄭鄉射禮大射儀注。並云。侯謂所射布也。小爾雅廣器云。射有張布謂之侯。說文矢部云。侯。春饗所射侯也。歸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案三射之侯。制雖小異。而以布爲之則同。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賈疏云。侯中上下。俱有布一幅夾之。所飾者。唯文有兩侯之側。故云飾其側也。云又方制之以爲鵠。著於侯中者。於舊本誤于。今據宋余仁仲本正。蓋。釋文云。本亦作準。丁晏云。說文土部。壇。射皋也。从土。章聲。讀若準。木部。杲。射準的也。蓋卽壇之省文。賈疏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故云方制之。質者。正也。所射之處。故名爲質。三分其侯。鵠著於侯中。案丁說是也。說文高部云。章。執也。讀若純。非此義。釋文或本作準者。準卽壇之借字。質本章又作質。故釋質爲正。而不及章。詩小雅賓之初筵。孔疏引鄭此注。亦作質。是孔賈所見本同。今本疏述注仍作章者。宋人以疏合注時。改從釋文也。質與壇義同。毛詩賓之初筵傳云。的。質也。荀子勸學篇。亦云質的。說文詁林爲準的。是壇杲的質同物。方制之爲章。謂如其飾侯之皮。制之正方。以爲其侯之鵠。若虎侯則虎飾而虎鵠。熊侯則熊飾而熊鵠。官皆放此。云所謂皮侯者。據梓人文。鄭說以鵠卽章。與諸儒不同。詳後。朱大韶云。侯皆以布爲之。其曰虎侯。熊侯。豹侯。麋侯。豎侯者。據侯中言鵠。川皮爲之。故掌於司裘。蓋川皮之存毛者。故得辨其爲虎熊豹麋豎。云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者。以三侯之尊卑遞推知之。賈疏云。卿大夫更言以下者。兼有士亦射豹侯。云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者。降於天子也。云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者。卿大夫唯射麋侯。故知君臣共射之也。云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者。大射儀注云。量侯道。謂去堂

遠近也。天子大射，侯道之數，禮無明文。鄭依大射儀，畿外諸侯大射侯道，及射人所言九節，七節，五節，推之。射人注，說賓射侯道亦同。自虎通義釋射篇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祭者所服遠，卑者所服近也。案此漢時禮家之異說，蓋因大射儀，諸侯大侯九十步，推之。天子侯道，當遠於諸侯，故謂天子百二十步，步即弓也。今考匠人，市朝一夫不過百步，若百二十步，凡七十二丈，射宮之庭，未必有如此之廣，其說殆不足據。云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步，參七十步，五十步，釋文云，干，本又作犴，案大射儀作干，鄭讀爲犴，犴即犴之或體。詳射人疏，此並據大射儀彼文。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九十步，參七十步，五十步，鄭彼注，云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慘，慘，雜也。豹侯者，豹鵠而繫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犴，犴侯者，犴鵠而繫飾也。鄭意畿外諸侯，得同天子用三侯，與畿內諸侯，止得用熊侯豹侯異，故云列國之諸侯以別之。云遠尊得仲可同耳者，賈疏云，對此經畿內諸侯之近尊，不得同於天子三侯，云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者，大射儀注，亦云尊者射之，以威不審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案梓人云，毋或若女不審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是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也，祭義云，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諸侯以下射中之，則得爲諸侯也，此明射以考德，有德者宜爲王侯，失德者則忝其爵位，非真以射爲黜陟也，書益稷云，侯以明之，僞孔傳云，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亦此義也，楚辭大招，王注云，王者當制服諸侯，故名布爲侯而射之，古者選士必於鄉射，心端志正，射則能中，所以別賢不肖也，王說與鄭亦略同，鄭司農云，鵠，鵠毛也者，說文鳥部云，鵠，鴻鵠也，賈疏云，先鄭意以鵠字與鴻鵠，鵠字同，故爲鵠毛解之，案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鄭不從，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者，毛詩齊風猗嗟傳，亦云二尺曰正，實之初筵疏云，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則質也，舊云方四寸，又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祝肅正之注，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案據此說，則先鄭及馬氏，並謂鵠最大，正次之，質最小，三

射之侯中，皆有此三等。後鄭說則以皮侯棲鵠不爲正。采侯設正不爲鵠，正鵠大小同，而侯異，其皮侯之鵠，采侯之正，又各隨侯中之大小爲增減，二義不同。王肅據小爾雅廣器文，定質爲六寸，餘並從先鄭義，質說稍異，而亦以正鵠爲一，並與後鄭義殊。金鵠云，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實射，其說始於鄭。中庸射義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釋文曰，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實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竊以爲非也。詩齊風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正而不言鵠，此但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實射也。射義云，射者，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非必大射也。且大射實射既別，則燕射亦宜有異，若亦名正鵠，是無別也。若別有其名，何不見於經乎？卽或混同於大射實射，其取義亦不確。獸侯爲獸形，有似於皮侯，當名爲鵠，然畫布非棲皮，有類於采侯，又當名爲正，殊難處置，惟無以處夫獸侯，故知正鵠之不可分屬皮侯采侯也。小爾雅云，鵠中者謂之正，齊風毛傳云，二尺曰正，鄭司農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據此可知正鵠但有內外之分，而無畫布棲皮之異也。正象內志之正，鵠象外體之直，故正在內而鵠在外，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天子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畿外諸侯亦然，畿內諸侯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大夫士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侯國大夫與王朝諸侯同，士與王朝大夫同，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天子正方二尺，畿外諸侯同，畿內諸侯侯正方一尺五寸少半寸，大夫士正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魯是畿外諸侯，故毛傳以二尺曰正解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二尺曰正，本於毛傳，亦可見正在鵠中也。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其單言正，或言鵠者，省文也。以中正中鵠，皆可謂中，故正鵠可偏舉也。第正鵠雖皆可謂中，而尤以中正爲善，故齊風言不出正也。鄭注射人所謂中二尺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與毛傳二尺曰正合，但毛不專屬采侯，而鄭專屬采侯，是爲異耳。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言鵠而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並不言鵠，蒙上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布爲正，與棲皮之鵠異，誤矣。朱大詁申先鄭馬王說云，鵠與正相連，不與侯連，故曰棲，曰設，居侯中者謂之鵠，居鵠中者謂之正，射義云，發而不失正鵠者，又云失諸正鵠，是中正謂之中，中鵠亦謂之中，居正中者謂之質，質之初筵，發彼有的，質也，苟卿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淮南兵略訓高注，的，射準也，是也。侯未有不設正鵠者，故經但言鵠，不言正，以正居鵠中，舉鵠而正賅焉矣。鄉射記，天子熊侯自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質卽二寸曰質之質，於布侯皮侯皆曰質，則質居正之中可知，案金朱據毛馬先鄭說，定正在鵠內，無大射實射之分，又謂鵠居侯中三分之一，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其說近是，竊謂侯中大小取數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鄉射記有明文，三分侯廣而鵠居一，梓人亦有明文，馬鄭王諸儒，不容不見，而謂侯鵠正質內外大小四等，爲一定之

數者。蓋假大夫士諸侯侯中之度。約舉大數。以明大小之差也。鄭漢助云。鄉射記。鄉侯十尺。鄭馬言侯方十尺者。據鄉侯也。四尺曰鵠。亦據鄉侯取成數言之。其實三分取一。侯丈八尺者。鵠六尺。侯丈四尺者。鵠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侯丈者。鵠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案鄭說是也。五十弓之侯中十尺。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其正侯金說。當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而云四尺曰鵠。二尺曰正者。約舉成數也。據先鄭說。正之內尚有質。楚辭大招云。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廟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掛辭讓只。彼正據大射大侯言之。而亦設昭質。足證先鄭義。質亦謂之的。故毛詩荀子。並以的質同論。韓非子外儲說左及問辯二篇。並云設五寸之的。是質小於正。古有明徵。質居正中。蓋亦當居正三分之一。則五十弓侯之質。當方三寸七分強。而先鄭云四寸曰質者。亦舉成數也。先鄭梓人注云。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彼云身一丈。與此注十尺曰侯同。彼爲設數。則此注亦爲設數。非侯之通制可知。侯鵠正質。隨侯道爲大小。故質槩的爲一物。而馬鄭說質四寸。小爾雅說槩六寸。韓非說的五寸。其非一定之數。又可知矣。今參取馬鄭王及金氏義。推定天子以下侯制。蓋凡侯皆爲侯中。及鵠正質三等。其侯中及鵠正大小之差。當如金說。其正內之質。則九十弓之侯質。方六寸六分強。與小爾雅六寸之槩文合。七十弓之侯質。方五寸一分強。與韓非五寸之的文合。而五十弓之侯。與馬鄭四寸之質亦相近。可以釋諸說之紛互矣。至賈景伯說正大於鵠。則於古無可證。鵠方二尺。與梓人文尤不合。金榜謂蓋段侯中六尺明之。然以鄉射記推之。六尺之侯。侯道止有三十弓。禮經。侯道未有如是之近者。則亦不可通也。云玄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三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此鄭據鄉射文。明侯中之數。隨侯地之遠近而各異。以破先鄭十尺曰侯之說也。引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鄭彼注云。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引之者。明鵠大小之度。出數於侯中。以破先鄭四寸曰鵠之說也。云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大射儀注。說大侯鵠侯中侯之鵠同。賈疏云。以其侯中丈八尺。三六十八。故鵠居六尺。侯中丈四尺者。取丈二尺。三六十二。得四尺有二尺在。又取尺八寸。三六十八。又得六寸有二寸在。寸各爲三。二寸各爲六分。取二分各爲三分寸之二。卽是大半寸也。侯中一丈者。取九尺。三三而九。得三尺一尺在。又取九寸得三寸。仍有一寸。分爲三。得一分。故云少半寸。論議案。鄭言此者。亦破先鄭侯十尺。鵠四尺之說。然先鄭實假設之數。與鄉射梓人文。本不相戾。後鄭似未察。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鵠者。大射儀注。以此訓爲第二說。云或曰鵠爲名。射之難中。中之爲鵠。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鵠鵠知來。案鄭引淮南子汎論訓文。

今本鴝作乾。高注云。乾。鴝也。廣雅釋鳥云。鴝。鴝也。說文佳部云。鴝。鴝也。鳥部云。鴝。鴝也。山鴝。知來事鳥也。鴝。雅雅也。鴝之異文。鴝與鴝亦聲相近。依高張說。則鴝鴝即今之喜鴝。說文則以爲山鴝。二者種類略同。釋文引劉昌宗。雅音雁。金鶚亦謂古字鴝與雁通。鴝與鴝通。鴝鴝。猶鴝鴝也。非小鳥。案劉音金說。與先鄭鴝毛之義相近。然與許鄭諸家說鴝鴝並不合。未知是否。中之爲鴝者。本左昭十二年傳。其以中鴝也之文。謂以中鴝爲鴝異也。云亦取鴝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者。大射儀注義同。此說較鴝鴝之義爲優。金鶚云。鴝與鴝聲同。爾雅釋詁云。鴝。直也。鴝。轉聲爲較。故釋詁較亦訓直。鄭注射義云。鴝之言鴝也。鴝。直也。然則鴝本作鴝。或作較。其作鴝者。古字假借耳。云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說文侯字注云。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豕虎。大夫射麋。麋。惑也。白虎通義鄉射篇云。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亦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遠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班氏所說。即鄉射記之獸侯。與此經大射侯異。而釋義亦與鄭許同。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者。大射儀注云。士無臣。祭不射。射義疏。亦謂士唯有賓射燕射。金榜駁之云。大射主於擇士。天子諸侯將祭。於是乎行之。鄉大夫士無將祭。擇士之事。因射賢衆選賢。孔子射於豐相之圃。是其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釋大射儀之義。遂廣及鄉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金鶚云。士亦有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士以三耦射。射義疏。大射儀書士射干。其明證也。鄭注。射人以爲賓射。非也。先儒皆謂士無臣。故無大射。然考之特性饋食禮。有宗祝佐食雍人。所謂有司也。士冠禮云。有司如主人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射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夫羣吏雖不可謂臣。而既爲士治事。即當考校其功。豈得無大射乎。史記云。諸儒大射於孔子家。此亦可見士有大射矣。大夫士大射之地。先儒謂不可考。案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是大夫士之射在郊。射義云。孔子射於豐相之圃。鄭注。豐相。地名。此當爲大射。孔疏以爲賓射。非也。蓋大夫士大射。皆於國外射圃也。胡匡衷云。特性饋食禮。有私臣。則士有臣矣。左傳云。士有隸子弟。又云。士臣卑。蓋士得以其子弟及府史之屬爲臣也。案依二金及胡說。則士亦有臣。得行大射。其說亦較鄭爲長。云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云。虎當爲豹者。賈疏云。虎侯是天子大侯。不宜在諸侯熊侯之下。故不從也。段玉裁云。說文。侯。天子射熊虎豹。諸侯射熊虎。此從故書以熊侯爲最貴。天子諸侯同之。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鄭司農云。三侯。熊虎豹也。與許云天子射熊虎豹合。然則經文。本作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豹侯。司常熊虎爲旗。熊在虎上。論議案。論語八佾篇集解。引馬融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亦以熊貴於虎。與先鄭及許同。又鄉射記。天子熊侯。諸侯麋侯。

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彼指鄉射燕射之侯。亦以熊黃於虎。竊疑此經故書。天子則虎侯先熊侯。諸侯則熊侯先虎侯。兩文錯異。先鄭及馬季長。許叔重。讀。並天子三侯首熊侯。次虎侯。而諸侯二侯。則仍故書之舊。後鄭從杜子春說。不改天子三侯。而破諸侯虎侯。大喪。麻衣。飾皮車。皮車。遺車之革路。故書麻衣爲淫。鄭司農云。爲豹侯。以合三侯之次。二說不同。山所讀各異也。大喪。麻衣。飾皮車。淫。喪也。玄謂麻衣。與也。若詩之與。謂象似而作之。凡爲神之。〔疏〕大喪者。賈疏云。謂王喪。詒讓案。亦當關后世子喪。詳宰夫疏。云麻衣者。亦與司偶衣物。必沾而小耳。〔疏〕服爲官聯也。賈疏云。謂明器中之裘。卽上良裘功裘等。云飾皮車者。與巾車。車僕。司常。校人爲官聯也。賈疏云。亦謂明器之車。以皮飾之。注云。皮車遺車之革路者。巾車。王五路。有革路。注云。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天子遺車。亦備五路。此革路。亦稱皮車。皮革散文通。新序雜事篇云。中行穆子皮車。十乘。謂兵車也。車僕云。大喪麻革車。彼注云。言興革車。則遺車不徒戎路。廣闕平輶皆有焉。則此飾皮車。亦通賈五戎車。蓋皆司裘飾訖。與車僕麻之。巾車又云。大喪飾遺車。則此官所飾者。唯革路而已。餘玉金象木四路。並巾車飾之也。云故書麻爲淫。鄭司農云。淫。喪也。陳說也者。司服。大喪。司兵注。義並同。徐養原云。麻之爲淫。蓋聲之誤。然先鄭直訓淫爲陳。是不必改從麻也。說文廣部。麻。陳與服於庭也。字從今書。義同先鄭。然則淫與麻。皆引本或作淫。爾雅釋詁。麻。與興也。此後鄭所本。而不能通其義於淫。曾釗云。淫與陳聲近。詩行葦。以引以興。引本或作淫。爾雅。引。陳也。則司農訓爲陳。正合古義。詒讓案。司服。司兵先鄭注。並云淫。讀爲麻。則先鄭亦不從故書也。此與大師注。獨無讀爲麻之文。疑所引不備。陳說。謂爲明器之裘。將葬。則與明器遺車等同陳之。既夕禮。葬前一日。於祖廟祓飾柩訖。云陳明器于乘車之西。卽廟之中庭。許君以陳與服於庭解麻。卽隱據彼經也。其葬日至。麻。亦當如既夕云。陳器于道東西。既變。則亦與司服麻衣服。同藏於槨中也。云玄謂麻。與也者。爾雅釋詁文。大司樂。大師。笙師。典庸器。巾車。司兵。注。並同。後鄭亦以麻裘爲明器之裘。而訓義則與先鄭異。段玉裁云。此鄭君不從故書作淫。司農訓陳也。書或作麻。故鄭君從之。爲之說如此。說文所據周禮。亦作麻。與後鄭同。詒讓案。全經五篇。大喪言麻者十有六職。此司裘。麻裘也。司服。共麻衣服也。大司樂。散麻樂器也。大師。帥贊而麻也。小師。與麻也。眠瞭。笙師。鐸師。簫師。麻樂器也。典庸器。麻荀簣也。司干。麻舞器也。巾車。帥遺車達麻之行也。車僕。麻革車也。司常。建麻車之旌也。司兵。麻五兵也。圉人。麻馬也。先鄭皆訓爲陳。後鄭皆訓爲興。謂作之。賈司兵疏云。先鄭麻皆爲陳。後鄭皆不從。以爲麻興解之者。見司服云。大喪。共其復衣服。敝衣服。奠衣服。麻衣服。掌其陳序。圉人職云。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麻馬亦如之。以此言之。麻陳既別。則麻不得爲陳。以興

象爲義也。姜兆錫申先鄭說云。獸、印陳也。爲王喪其文耳。笙師云。大喪獻樂器。大旅陳樂器。賦諱則云大喪獻樂器。大旅亦如之。是獻陳異文同義也。巾車云。大喪飾遺車。遂獻之行。飾而遂陳。其義甚明。若遺車既飾矣。而又云遂與似而作之。義可通乎。王引之說同。案姜王說是也。凡獻者陳而不名。司服之陳序。蒙上復敘奠獻四者衣服而言。故獻衣服之外。復言掌其陳序。圉人所云。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者。指駕車之真馬而言。故鄭注云。啓後所駕馬。以其陳而不名。與塗車芻蕘異。故下別言獻馬亦如之也。要之凡器物之陳而不用者。謂之獻。亦可謂之陳。故大旅之獻。笙師謂之陳。既夕禮言陳明器。而不言獻。明言陳猶言獻也。其用者則謂之陳。而不可謂之獻。故圉人云陳馬。又云獻馬。明兩文不相涉也。後鄭以爾雅有獻與之訓。遂據以易先鄭之說。而於巾車注。仍云獻與也。謂陳駕之。則自知其不可通。而兼用先鄭之義。亦足徵其非達詁矣。云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者。後鄭意此獻訓與。與六詩比興之興同義。釋名釋典義云。興物而作謂之興。荀子禮論篇云。明器類而不用。是明器雖不用。亦象似生時所用之物而作也。云凡爲神之偶衣物。必沾而小耳者。孔廣森云。偶、寓也。謂作假物寄寓其象。史記。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音寓。韓延壽傳曰。實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漢郊祀有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寓車馬。卽偶車馬也。案孔說是也。偶衣物謂明器。賈疏讀偶衣。句斷。失之。既夕記說明器云。弓矢之新沽功。注云。沽示不用。又喪服注云。沽猶廢也。荀子禮論篇云。具生器以適墓。略而不盡。額而不功。明不用也。爲偶衣物廢略而小。亦示不用之義。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疏〕者。凡邦之皮事掌之者。凡聘享庭實及弁冠鳥帶席楨諸服。用皮革者皆是。后亦常有裘。經不言二月也。鄭宰夫注。謂是周之季冬。失之。詳彼疏。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疏〕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者。賈疏云。鳥獸毛毳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乃須治用功深。故冬斂之。乾久成善乃可獻。故春獻之也。宋繇初云。凡連毛者曰皮。裘材也。去毛者曰革。練治之。革曰韋。此云革。蓋兼韋言之。冠與帶之材也。注云。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者。釋經。秋冬斂。春乃獻之之義。鄭意凡裘材皆於前年秋取之。故獸人春秋獻獸物。注云。及狐狸。卽取裘材也。爾雅七月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彼仲冬取者。民間取獸時或略後。與此經不必同也。依經注義。秋

斂春獻，並屬裘材，其司裘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則獻已成之裘，獻成距斂皮已期歲，其爛乾久可知，其事革亦以乾久爲善，故釋名釋喪制云：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云獻之，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者，以共尊須擇良者，故特獻之也。皮革兩者，皆獻其良，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用多少故事，〔疏〕革于百工者，者入司裘，皮以爲王裘，革以給帶屨及皮車等之用，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用多少故事，〔疏〕革于百工者，此家上春獻爲文，謂既獻之後，遂依式灋頒之於百工也。案敘官司裘之下無工，則凡皮革之良者，雖獻於王入司裘，仍以此官頒之於工，其不良者，則此官直頒之於工，不入司裘也。百工者，即考工記總敘云：攻皮之工五，兩鮑鞞韋裘，又彼注說百工云：衆言之是也。賈疏謂獻良者入司裘，其餘乃入百工，是入司裘者，即不復頒工，似非經義，注云：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蔣駉康云：式灋，即九式之灋，指工事言，賈疏云：若裘氏作裘，兩人作甲冑，謂皮革皆其其毳毛爲毼以待邦事，毛細則共之，〔疏〕詳掌次疏，賈疏云：謂若掌有川物多少之數，有舊法者也。其其毳毛爲毼以待邦事，毛細則共之，〔疏〕詳掌次疏，賈疏云：謂若掌次張毼案是，當其川毼，則掌皮共毳毛與冬官，使作毼與掌次也。云毳毛毛細者，說文毳部云：毳，獸細毛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毳，羊細毛也。凡毼以毳毛爲之，淮南子齊俗訓云：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旃，毼也。同：歲終則會其財，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所給予人以物曰齋，〔疏〕歲終者，亦謂夏之季冬，云則會其財成也。〔注〕云：財，斂財本數者，賈疏云：謂四方所有皮革之入，掌皮之數，是本數也。詒讓案：大宰注云：財，泉幣也。此財蓋謂所斂皮革直泉多少之本數。云及餘見者者，餘見，謂所用餘皮革見在者也。詳司書疏，賈疏云：財，泉給不盡見在庫者也。云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者，此亦謂給予百工也。掌受財于職金以齋其工，注云：齋給市財用之直，墨子非樂篇，說爲舟車，云萬民出財，齋而予之，此經義與彼同。段玉裁云：此與許君齋訓持遺合，案詳外府疏，云今時詔書或曰齋計吏者，孔廣森云：漢書文翁傳曰：買刀布蜀物，齋計吏以遺博士，詒讓案：計吏，即上計吏，詳小宰疏，齋計吏，乃以賜物畀計吏，使持與所賜之人，非即賜計吏也。賈疏謂有詔賜，與計吏則曰齋，殊失考。鄭司農云：齋或爲資者，外府注同，亦謂故書或本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版〕，謂宮中開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

形象也。政令，謂施開寺者。稍食，吏祿粟。〔疏〕掌書版圖之遺以治王內之政令者，匠人注云：內、路寢之裏也。王也，人民吏子弟分之使衆者，就寢均宿衛。〔疏〕路寢以內，至於北宮，凡王及后夫人所居之舍，此官通掌之，蓋舉門以內，通爲主宮，路門以內，通爲王內，此官治王內之政令，與小宰治王宮之政令，內外互相備也。王內與敘官王之正內女史內宮，專指后宮，言者異。惠士奇云：王宮后宮，皆曰王內，版圖政令，宮正，宮伯，分治之，而內宰則兼治之者也。云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者，愈懣云：均者，據版以均之也。人之多寡在版也，分者，據圖以分之也。地之廣狹在圖也。注云：版，謂宮中開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者，小宰注云：版，戶籍也。又宮正注云：版，其人之名籍。蓋凡戶籍名籍，並謂之版。宮中開寺，卽內小臣、閹人、寺人、內豎之屬，本在宮中者，鄭意開寺本身固著錄籍，其子弟或通籍得入宮者，內宰亦書之也。云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者，王居南宮，后居北宮，世子亦自有宮，內則注云：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喪服傳，亦謂有東宮，有四宮，有南宮，有北宮，若然，世子居東宮，羣王子則居西南北三宮，與王及后所居南北宮異，其後廢亦有王女之宮，猶公羊莊元年傳，所謂羣公子之舍是也。自后世子以下諸宮，皆統於王宮，故此官并掌之。大宰注云：百官所居曰府，吏官府之形象，謂吏人所居之府寺，其方位界域，廣狹遠近，悉書其形象於圖也。凡經言版圖，圖並謂地圖，小宰聽閹里以版圖，注云：圖、地圖也。司會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注云：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義並與此同。云政令，謂施開寺者，賈疏云：以其開人主中門之禁，寺人掌王之內人之戒令，內宰爲之長，故知政令者，施之於開人寺人也。不言內小臣及內豎者，蓋亦施之也。云稍食，吏祿粟也者，稟、舊本誤廩，今依注疏本正。宮正注義同。賈疏云：吏卽開寺子弟宿衛后宮者，宮正所均，謂宿衛王宮者，以米稟爲祿之月俸，均之者，當知見在空闕也。詒讓案：稍食者，稟食也。與正祿異。詳宮正疏。云人民吏子弟者，鄭意王內，非庶民所居，明人民爲在宮中官吏之子弟，官正去其淫怠與其奇喪之民。注云：民、宮中吏之家人也。義與此同。惠士奇云：宮伯之士庶子，宮正之衆寡，內宰之人民，一也。古者兵出於民，故曰夫家衆寡。又曰：人民，虎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力之士，皆人民也。案惠說是也。后宮之朝及門垣，蓋皆有宿衛，故後文有北宮糾守之事。此人民，當兼賧士庶子，及夏官之虎士，秋官之隸民，凡備衛守其使役者，皆是。若宮中官吏，其身任在宮給事，或得并攜子弟之無職事者同居，然其官寺，當在路門以外，不得在北宮也。若然，此官及宮伯宮正所掌，蓋皆通王宮后宮宿衛吏士言之，並互詳宮正疏。云分之使衆者，就寢均宿衛者，宿衛人民衆寡，必分使相等，所以均其勞役，且使遮迺。以陰禮教六宮，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六宮後五前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周密，無疏懈之患。

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疏〕注。鄭司農云。陰禮婦人之禮。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昏禮。毋戒女曰。夙夜無違宮事。不〔疏〕者。媒氏注云。納幣用緇。婦人陰也。凡禮之涉婦人者。通謂之陰禮。後文。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注云。陰禮。婦人之祭禮。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注云。陰禮。謂男女之禮是也。又內小臣云。掌王之陰事。陰令。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並以事涉婦人。故謂之陰。與此義同。云六宮。後五前一。論讓案。王六寢。前路寢一。後燕寢五。一居中。其四分居四隅。宮。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爲之。南北相當耳。論讓案。王六寢。前路寢一。後燕寢五。一居中。其四分居四隅。后六宮亦然。詳宮人疏。云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皆義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此卽先鄭所本。敘官後鄭注。亦引彼文。其說實未可信。詳敘官疏。云玄謂六宮謂后也者。賈疏云。先鄭意以陰禮婦人之禮。教六宮之人。自后以下至女御。後鄭意以婦人之禮教后一人。六宮。卽后也。論讓案。後鄭意下文別出九嬪。則此六宮。不得通賅嬪御。其三夫人班秩。雖在九嬪之上。究不可與后並言。明此六宮。當專屬后。故不從先鄭說也。云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者。此六宮。卽后所居之寢。與匠人室中度以几。宮中度以筵。以宮對室。主外之圍繞。言者異。宮人。王六寢直稱寢。此后稱宮。不稱寢。宮之爲言營也。營繞周市。卽隱蔽之義。婦人所居。以隱蔽爲宜。故異其名也。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者。申先鄭前一後五之義。明后寢與王同。宮人注。說王六寢。云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卽正寢。小寢卽燕寢也。后燕寢五。中及四方。諸侯夫人燕寢三。則中及東四。左襄九年傳。魯穆姜薨于東宮。卽三寢之一也。云教者不敢斥言之。謂之六宮者。后尊與王同。內宰主內教。不敢斥言后。故以后之宮言之也。云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者。衛宏漢舊儀云。皇后稱中宮。王應麟云。哀帝紀中宮注云。皇后之宮。云昏禮。每戒女曰。夙夜毋違宮事者。據士昏禮文。明婦人主宮事。故后稱宮也。以陰禮教九嬪。教以婦人之舉中省文。〔疏〕注云。教以婦人之禮者。與上先鄭說同。云不言教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者。賈疏云。司農意上後鄭意下文別教九御。故知此教三夫人已下。以婦職之濃。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衰。展其功緒。婦職。謂織紉綉縫之事。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於王。因以號焉。使之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正其服。止踰侈奇邪。若今嬪道。展。猶錄也。緒。業也。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繡

案之「疏」以婦職之薄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者，婦職，即大率九職，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此官亦以職事授事，內嬪婦，而贊九嬪，教九御也，王引之云，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綬于王所，即此所謂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也，案王說是也，九御屬九嬪，此官使各從其長，以施教作事也，云禁其奇誕者，釋文云，衰、本亦作邪，案經例用古字作衰，注例用今字作邪，或本非是，詳宮正司練疏，奇邪之禁，亦士師宮禁之一端也，注云，婦職謂織紉組紃之事者，釋文云，線本亦作縑，案縑，縑，字同，詳經人疏，此即化治絲枲之事，內則云，女子執麻枲，治絲繭織紃組紃之事者，釋文云，線本亦作縑，案縑，縑，字同，詳經人疏，此即化治絲枲之事，然則薄閭者爲組，似繩者爲紃，賈疏云，織紃爲一事，組紃又爲一事，縫紃又爲一事，三者皆婦職也，案詩注云，王后織玄紃，公侯夫人紃，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度士以下，各衣其夫，貴賤皆有職者，彼示雖貴無得遊手率先之意，非如此絲枲二事，貴其功緒也，上文世婦以上，皆直言陰禮不言職，此言職者，以其世婦以上貴，無絲枲等職業之法故也，云九御女御也者，以其次九嬪之後，故知卽女御也，國語周語云，內官不過九御，魯語云，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禴之粢盛，章注云，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也，案此文云，以陰禮教九嬪，與教九御別，則九御，非卽九嬪也，章說非，九御亦謂之諸御，莊子德充符篇云，爲天子之諸御，不瓜割，不穿耳，是也，云九九而御於王，因以號焉者，九九而御於王，卽九嬪注，所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是也，今案女御人數未塙，詳敘官疏，云使之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者，鄭意九嬪九人，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嬪之屬，是每九嬪一人，領女御九人，亦卽大率八法官屬之義也，九九爲屬，各自相從，以御於王，又同受職作事，使分別班秩，不相雜廁，內嬪婦與外百官府，固無不同矣，賈疏謂九人爲一屬，屬，猶聚也，非經注之義，云正其服，止踰侈者，踰侈，謂踰越僭侈，服其所不當服者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將陵侯史子回妻宜君，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奇邪，若今媚道者，此注用今字也，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將陵侯史子回妻宜君，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奔市，又外戚世家云，長公主譟栗姬挾邪媚道，陳皇后挾婦人媚道，鄭以媚道卽婦人奇邪之事，故舉以爲况，云展猶錄也者，說文戶部云，展，轉也，引申爲校錄之言，聘禮注云，展猶校錄也，謂校比紀錄之以考其高下也，云緒業也者，廣雅釋詁同，宮正注，亦云緒其志業，云故書，二爲三，杜子春云，當爲二，二事謂絲枲之事者，段玉裁云，此鄭君從杜，定爲字誤而改之也，王引之云，故書作三是也，三事，謂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祀賓客喪紀，謂之三事，猶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喪荒，小宰謂之七事也，下文云大祭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裸獻瑋爵，皆贊，凡喪事佐后，使治內外命婦，正其服位，曰祭祀，曰賓客，曰喪事，所謂三事也，正其服位，所謂正其服也，亦如大

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矣。案此外事。蒙上婦職爲文。則杜鄭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謂祭宗廟。義自允協。但王中故書。於義亦通。黃以周說同。今附存之。

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此大宗亞裸。謂夫人不與而「疏」后裸獻。攝耳。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酌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疏〕后裸獻。則贊者。此與外宗爲官聯也。內宰。祭祀。贊后裸獻。猶小宰祭祀贊王裸將之事。賈疏云。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裸者。謂室中二裸。后亞王裸。尸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此三事。內宰皆佐后裸時。以璋瓚授后獻時。以玉爵授后。故云則贊也。云瑤爵亦如之者。唐石經。贊下疊一贊字。則讀贊瑤爵亦如之爲句。阮元云亦如之者。謂亦贊也。正下文所謂皆贊也。若瑤上復有贊字。則不可通。唐石經非。案阮說是也。嚴可均亦據疏云。瑤爵亦如之者。亦贊之也。謂少一贊字爲是。今不據增。賈疏云。謂尸卒食。玉爵尸。后亞王而酌尸。則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亦贊之也。亦贊之也。案朝踐饋獻。亦用瑤爵。鄭賈謂用玉爵。非也。詳後。注云。謂祭宗廟者。明不關外祭也。賈疏云。以其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后夫人不與。又天地無裸。此云裸。故知經云大祭祀者。據宗廟而言也。但宗廟之祭。四時與禘祫六享。皆有此裸獻瑤爵之事。故總言宗廟也。案賈說是也。亦詳小宰疏。云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者。此王初裸。后亞裸。爲宗廟九獻首二裸之節。裸尸於室中。迎牲於門外。故言出也。此注謂迎牲在后亞裸之前。司尊彝注。先說后以璋瓚酌亞裸。次引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則謂迎牲在后亞裸之後。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從此注義。謂王出迎牲。后乃從灌。賈司尊彝疏。則謂此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裸出迎牲。后乃後裸。其實以彼注爲正。今案。王裸則后亞裸。事本相次。但初裸既畢。則王無事。已可以出。不必待后畢裸而後出也。王出之後。后乃送裸。逮王迎牲而入。則后裸已訖。是王出在后送裸之先。入在后畢裸之後。二注文。本無悟也。云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此大宗亞裸。謂夫人在后送裸之後。亦執璋瓚也。鄭彼注亦云。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孔疏云。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瓚亞裸之禮。云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者。鄭以此獻與裸對文見異。謂當九獻中四獻六獻之節也。賈疏云。案禮記禮運云。腥其俎。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執其俎。謂解而執之。是其薦腥薦孰也。此二者。是堂上朝踐饋獻之節。室中二灌訖。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謂體解而執之。乃執其體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后亦玉爵酌盞齊以獻尸。名爲饋獻。江永云。內宰及司尊彝疏。

延尸出戶。在二灌訖。王出迎牲之時。禮運孔疏。在血毛詔於室之後。今從賈氏。蓋尸主在堂。而血毛詔於室。郊特牲下文所謂求而未之得也。案江說是也。五詳司尊彝疏。又依崔靈恩義。薦腥薦孰之獻。當在後文瑤爵內。凡后獻皆用瑤爵。不用玉爵。則獻當與裸爲一。鄭說非經義。詳後。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酌尸。后亞獻之者。謂當九獻中七獻八獻之節也。賈疏云。案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食以酌尸。謂之朝獻。后亦於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益齊。以酌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禮運疏云。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鄭鏐云。自三獻以至九獻。王皆以玉爵。后皆以瑤爵。康成特指八獻時所用之爵。恐非也。江永云。凡后獻皆用瑤爵。言瑤爵亦如之。所以別於裸用璋瓚耳。金榜云。司尊彝注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益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斚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當明堂位之加爵。則以璧角璧散。與此瑤爵爲一。是加用瑤爵也。賈孔之徒申注義者。謂后未酌尸以前。不用瑤爵。朝踐饋食。皆酌玉爵以獻。與至同。唯崔靈恩以爲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榜案周人祭祀賓客之禮。王以圭瓚裸。后以璋瓚亞裸。其裸器既殊。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其爵制亦異。故內宰又言。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裸獻也。瑤爵也。對文並舉。后之正獻具是矣。特牲饋食禮。加爵在正獻後。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獻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然則內宰所贊。非加爵章著矣。又云。祭統獻之屬。莫重於裸。故謂之裸獻。鄭君分釋裸獻爲二。非也。案鄭江金從崔說。后獻皆用瑤爵。是也。黃以周說同。凡九獻內。四獻。六獻。八獻。后皆用瑤爵。鄭誤謂六獻以前。后獻並同王用玉爵。至八獻始用瑤爵。賈孔禮疏。並襲其誤。不可從。云其爵以瑤爲飾者。謂刻木爲爵。而以瑤飾之。若大宰之玉爵也。毛詩。衛風木瓜傳云。瓊瑤美石。說文玉部云。瑤。玉之美者。木瓜。釋文引說文。作美石。與毛義同。楚辭九歌。王注云。瑤。石之次玉者。然則瑤次於玉。故祭統獻尸。王用玉爵。后用瑤爵。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亦瑤爵降於玉爵之體也。賈疏依司尊彝注。說謂后以瑤爵亞酌尸。即明堂位之角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爲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爲總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爲飾。禮運。明堂位。孔疏說。亦同。並非也。詳前金榜說。及司尊彝疏。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禮記之禮。常與樂相應。位。〔疏〕正后之服位者。賈疏云。服。謂若內司服雜衣已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疏〕用。位謂后助祭之位。正之使不失其所。云而詔其禮樂之儀者。賈疏云。

后之行禮之時，皆合於樂節，各當其威儀，皆內宰告后，使依於法度。注云：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者，內宗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祗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蓋及徹，歌雍，是后薦徹，及與樂相應之事，賈疏云：案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是后薦徹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義也。江水云：漢書禮樂志：秦漢之樂，乾豆上登歌，猶古清廟之歌，疏謂薦時歌清廟，其說蓋本此。云位，謂房中月內及阼所立處者，賈疏云：但天子諸侯祭禮亡，今云位謂房中者，案儀禮特牲云：主婦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主婦北面拜者，時內子及尸酢主婦，主婦適房中，南面祭酒，及主人致爵于主婦，亦於房中南面拜受爵，至於少牢，主婦入戶西面，獻尸及酢，主婦無入房之文，即此云位謂房中月內者，據特牲士禮而言也。案少牢有司徹云：主人位乎阼階上，獻尸佑訖，主婦乃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之事，九嬪者，贊后注云：助九嬪贊后之事者，州長：先鄭注云：贊，助也。以九嬪職：祭祀無特行禮之事，薦玉豆，薦徹豆籩，「疏」明九嬪禮事，即贊后之事也。云九嬪者，贊后薦玉豆，薦徹豆籩者，賈疏云：引九嬪職贊后爲后薦玉豆，薦徹豆籩等，是九嬪贊后之事，即內宰助九嬪，九嬪贊后也。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裸之禮，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疏」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裸之禮，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疏」故云凡以廣之。云裸者，謂行朝覲禮訖，即行三享之禮，享訖，乃禮賓於戶，肅之閒，亦專屬裸，后之獻賓亦以瑤爵，賈依鄭義，分裸獻爲二，而以瑤爵別爲酬賓，皆贊助于后也。案此裸獻，與大祭祀同，亦專屬裸，后之獻賓亦以瑤爵，賈依鄭義，分裸獻爲二，而以瑤爵別爲酬賓，皆贊助于后也。案此裸獻，與大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賈疏云：見大行人，云上公之裸，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則是上公乃有再裸，王先一裸，次后再裸，按孝經緯云：二王之後稱公，則知二王之後，有后裸也。又案中車云：同姓金路，鄭云：王子母弟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則此云王之同姓，亦謂侯伯得與上公同再裸，亦有后裸可知。若同姓爲子男者，則與異姓同一裸，無后裸也。故鄭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但裸時大宗伯代后，至於拜送則后，則內宰亦贊后拜，送爵，詒讓案：依大宗伯注疏，王與后二裸，皆宗伯攝爲之，二裸皆有贊，攝王裸時，則小宰贊，小宰云：凡賓客贊裸，是也。攝后裸時，則內宰贊，此經所云：是也。小宰注：謂贊裸爲助宗伯，攝王裸時，則此贊

裸。亦助宗伯可知。賈謂贊后邦送。失之。云裸之禮。亞王而禮賓者。大行人云。王禮再裸而酢。是裸即禮賓也。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體。則謂之禮。不川體則謂之餼。餼。亦體類也。故通稱禮也。詳司儀疏。云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者。賈疏云。后之裸者。饗燕亦與焉。案掌客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無飲酒之禮。惟有饗燕耳。饗者。享大牢以飲賓。立行禮在廟。獻依命數。爵盈而不飲。燕禮。具牲狗。行一獻之禮。四舉旅降。脫履升坐。其爵以酢爲度。饗燕皆有獻賓酬賓。后亦助王獻賓酬賓之事。內宰皆贊后也。案此亦常以裸獻爲一事。饗禮上公九獻。初獻二獻爲裸。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初獻爲裸。其裸後獻酒。則以瑤爵。與裸獻異也。鄭賈說非。互詳大行人疏。云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者。鄉飲酒禮。賓酢主人後。主人實饌酬賓。注云。酬。勸酒也。案酬者。謂主人先飲以勸賓也。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瑤。瑤。猶厚也。勸也。酬即瑤之或體。江永云。瑤爵。亞王酬賓之爵。注。謂亞王酬賓之爵。非也。以幣酬賓之禮。惟獻末王一行。后則無酬。凡后獻皆用瑤爵。金榜云。禮。婦人於賓。有獻無酬。案江金說。是也。引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者。今坊記。穆侯作饗侯。鄭彼注云。同姓也。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鄭以天子饗諸侯。后助獻賓無正文。故引諸侯相饗。夫人獻賓爲證。明后禮與諸侯夫人同也。致后之賓客之禮。謂諸侯來朝觀及女賓之賓客。〔疏〕助君養賓也。后致禮於諸侯。亦所以助王養賓。賈疏云。謂若酒正云。致后之賓客之禮。其掌客致夫人之禮。彼諸侯夫人致禮於賓客法。明后亦致牢禮於賓客。鄭注。掌客。凡夫人禮。皆使下大夫致之。則此內宰。亦下大夫也。云及女賓之賓客者。賈疏云。謂畿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禮。故亦致禮焉。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者。賈疏云。喪者凡。則王及后世子已下皆是。以其皆有服位。故云凡以廣之。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位之前後也。注云。使其皆有服位。故云凡以廣之。使治。則是內宰自使其當官之屬治之。內宰下大夫。其屬最尊。惟上士。故知使上士也。賈疏謂以外內命婦卑。故內宰不自治之。非經義。此外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者。此皆內宮之嬪御。故謂之內。玉藻云。唯世婦命於奠廟。鄭注云。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獻事畢。乃命之以其服。是內嬪御亦有命也。賈疏云。不言三夫人者。三夫人從后。不在治限。故不言也。案賈說是也。肆師。大喪。禁內外命男女之哀不中薄者。彼

注。內命女。王之妾夫人以下。與此注不同。據遺師云。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是內命婦不敷九嬪。則三夫人更不敷可知。喪太妃。亦云內命婦。君之世婦。若然。經凡言內命婦命女者。唯當敷世婦女御耳。三夫人九嬪位尊。殆非內宰建師所治也。二注既並未確。互詳內司服疏。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者。喪服經。大夫命婦傳云。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鄭彼注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案據鄭彼注。則喪服傳。大夫妻。關上公及卿妻言之。與此經以卿大夫妻爲外命婦合。至國語魯語。以卿之內子。與命婦並舉。章注云。卿之適妻曰內子。命婦。大夫之妻也。釋名釋親屬云。卿之妃曰內子。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內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也。歷人注。又專以孤妻爲內子。卿大夫妻。並爲命婦。與章說微復小異。皆析言之也。統言之。則卿大夫妻。同受后夫人命。亦通稱外命婦矣。云王命其夫。后命其婦者。與喪服注義同。玉藻云。君命屈伏。再命褰衣。一命襜衣。士樣衣。鄭彼注云。君。女君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案后命命婦。蓋使女更賜以衣服。與王格廟策命諸臣禮不同。玉藻又云。唯世婦命於寢。其他則皆從男子。蓋外命婦各從其夫。內命婦不得從君。則特命於獻廟時矣。云玄謂士妻亦爲命婦者。此增成先鄭義。肆師內命女注。亦通稱大夫士妻爲命婦。賈疏云。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明士妻亦爲命婦可知。若然。喪服命夫命婦。皆據大夫不含士者。彼據降服不降服爲說。故唯據大夫爲命夫。其妻爲命婦。不及士也。論議案。析言之。則士妻不得稱命婦。故魯語云。列士之妻。釋名釋親屬云。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喪大記云。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歷人注。亦分士妻與命婦爲二。此經通言之。則外命婦得下闕士妻也。互詳。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敝。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大司寇疏。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敝。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君所以立國也。建國者。必而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次。思次也。敝。介次也。陳。猶處也。度。丈尺也。量。豆區之屬。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疏〕凡建國者。與敝官建國義同。亦謂營部也。云佐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摺。與陰禮婦人之祭禮。天〔疏〕后立市者。以后命於北宮後周垣之外。立三市。而兼治其市政。與司市爲官聯也。云殷其次。置其敝者。謂設置市官。所治官舍。又分置其肆之行。即司市以次敝分地而經市之事也。云正其肆。陳其貨賄者。謂內宰令市官使列肆。各以類相從。即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之事。

也。云出其度量淳制者。淳、釋文作渾。案說文水部云。渾、渾也。從水章聲。渾即渾之隸變。謂內宰以所定度量之法式。出與司市質人等官。使數率齊一。以防抵冒爭訟之弊。即司市以度量成質而徵價之事也。注云。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者。亦辨方正位之一端也。云建國者。必而朝後市者。據匠人文。後謂在王宮之北。詳彼疏。云王立朝而後立市。陰陽相成之義者。賈疏云。王立朝。即三朝。皆王立之也。後立市者。即此文是也。朝是陽。王立之。市是陰。后立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云陰陽相成之義也。詒讓案。后立市。謂建國之時。以后命立之。特取陰陽相成之義。其實市事。非后所與也。云次。思次也。敘、介次也者。釋文云。介或作分。非。孔繼汾云。介。篆文作𠂔。隸省作分。其作分者。分之譌也。詒讓案。思次介次。見司市職。彼注云。思次。若今市亭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賈疏云。案司市注。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與此注不同者。鄭望文解之。彼經無肆文。故以敘爲行列。并思次介次。共爲一所解之。此文自有肆文。故分思次介次別釋也。王安石云。次其官之次。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敘其地之敘。司市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王昭禹。易祓。方苞。姜兆錫。蔣載康。說。並同。俞樾云。司市職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則彼經亦有肆文也。鄭以敘爲肆之行列。與下句肆字自不相如。蓋敘者。統諸肆而言之也。肆者。就一肆而言之也。乃於此經分次爲思次。敘爲介次。義殊未安。司市職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泄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質師。泄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以敘與介次別書之。可知此注之非矣。案王俞說是也。敘蓋市肆行首當市朝者。胥及肆長所治處。與思次介次並異。詳司市疏。云陳猶處也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陳列。即處置之義。謂分別其貨賄。使各處其肆。不相雜廁。即肆長所云。名相近者相遠。實相近者相爾。是也。云度。丈尺也者。司市。大行人注。並同。此關五度也。漢書律厯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云量。豆區之屬者。司市。大行人。注義並同。亦關五量也。左昭三年傳。晏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杜注云。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漢厯律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鄭司農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者。謂建國始立市時。后命內宰營其廛肆之等。明市舍皆官授。市人不得私建也。但此專據王城內三市言之。其國外廛遂。公邑。家邑。之等。皆有市。則皆其長吏立之。不必盡稟命於王后也。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者。市中不得有他神位。而周制百案以上。則得立社。故知先后命立市時。亦并命爲祭社立

社。卽祭法所謂置社是也。詳大司徒疏。云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者。故書作敦。杜讀爲純。今經作淳者。從今書也。質人亦作淳。杜讀同。徐養原云。質人壹其淳制。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玄謂淳。讀爲淳。戶鹽之淳。淳純。音同。古字通用。至管子君臣篇。丈尺綽制作綽。注以爲古準字。蓋淳純皆有準音。此字以純之左傍。淳之右傍。合而成之。說文所無。乃俗體也。云純。謂幅廣也者。質人注同。說文巾部云。幅。布帛廣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幅廣二尺七寸。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鄉射禮注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後疏引鄭志。又謂二尺四寸爲幅。蓋據帛言之。故王制孔疏。謂布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鄭孔說與班說異。不知杜從何說也。云制。謂匹長者。說文亡部云。匹。四丈也。漢食貨志說同。淮南子天文訓云。四丈而爲匹。一匹而爲制。是制卽一匹之長也。管子乘馬篇云。季絹三十三。制常一鎰。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云。終歲布帛取二制焉。此制似皆卽匹之異名。字又作製。說苑復恩篇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衛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是也。依杜及淮南說。則制卽媒氏之兩布帛。每端長二丈。合兩端而成匹。則四丈也。然據鄭引巡守禮。則制長丈八尺。又是一端之長。與杜及淮南書並不合。又王制云。度量數制。鄭彼注云。制。布帛幅廣狹也。是制又爲幅廣矣。云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狹與者。後鄭依今書作淳。讀亦依子春爲純。而義小異。制幣丈八尺。卽幣之長。純四狹。卽幅之廣。後鄭釋純與杜同。而釋制則與杜異也。天子巡守禮。蓋禮古經逸篇之一。聘禮注又引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既夕禮。賈疏亦謂丈八尺曰制。朝貢及巡守禮。皆有此文。今案狹只。並咫之假字。賈疏引鄭志。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狹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惠士奇云。淳與純通。純。猶全也。既夕禮。罔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十制五合。然則丈八爲端。名曰制幣。蓋用之鬼神者也。曲禮曰。量幣。古之幣帛。有純有制。全曰純。量曰制。吉凶禮用制。賓嘉禮用純。詒讓案。淳制之義。杜以純爲幅廣。制爲匹長。鄭引逸禮。雖與杜義小異。而以純爲廣度。制爲長度則一。然既夕及逸禮。並云制幣。耶禮又云。釋幣制玄纁束。既云釋幣。而又別之曰制。則制非匹長之通名。鄭據逸禮。謂凡制幣皆丈八尺。其說自可馮。但周制。布帛一端二丈。今云丈八尺。則制乃布帛長度之不足者。依此經云。出其淳制。質人云。壹其淳制。則淳制。自當爲布帛廣長之正法。乃純廣猶是恆度。而匹長乃專舉丈八尺之制。廣廣而長不足。於文例既爲參差。且內宰所出。質人所壹。匹長皆不足於常度。又何理乎。惟惠氏以爲純。卽媒氏純帛之純。全者爲純。不全者爲制。嘉賓禮用純。吉凶禮用制。通校禮經。無不符合。今依其義。更爲申釋。竊謂說文力部云。制。裁也。是制者。裁布帛之名。因以爲端幅尺度減少之稱。蓋

古者布帛廣度不同，而一端之長，則咸以二丈爲正，如其正度者謂之純，純不必專屬廣度也，取其純者裁而減之，或減其長不及二丈，或減其廣，布不及二尺二寸，帛不及二尺四寸者，則皆謂之制，制亦不必專屬長度也，昏禮，納幣用純帛者，卽長二丈，廣二尺四寸，如其正度之帛也，士昏記云，皮帛必可制，明其爲不裁制之全帛矣，鄭氏注，破純爲緇，失之，聘禮既夕禮，及逸禮所云制幣，皆丈八尺，蓋於長二丈之常度，減去二尺，是謂之制，逸禮又云，純四咫者，四依鄭志當爲三，謂匹長雖減，而幅廣則猶是二尺四寸之全度，然既經裁減，則究非全帛，故謂之制幣也，然則純者，廣長完全之正法，制者，廣長裁減之別法，凡賓嘉禮必用其類，故用純帛取其全也，吉凶禮用制幣，或焚或埋，備物而已，故用制幣，取其易共，義各有當也，至於民間買價，蓋亦純制兩有，然制雖減常度，亦自有差節，不能任意減省，曲禮謂祭祀之禮幣，曰量幣，蓋祭祀用制幣，度雖不足，仍須中量，若雜記云，魯人之贈也，廣尺長終幅，此則制幣之減省太甚者，正所謂不中量者矣，然則純制兩制，而皆爲布帛之準法，通於禮俗，故內宰出之，質人又豈之也，至管子君臣篇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稱加指衡石，量卽指斗斛，則綽制卽指丈尺言可知，若管子輕重甲篇云，纂組一純，戰國策秦策云，錦繡千純，高注云，純、束也，穆天子傳云，錦組百純，郭注云，純、匹端名，說苑善說篇云，文織百純，此與管子、韓子、淮南子之制，並卽布帛匹束之通名，與此經純制，及媒氏純帛義，咸不相涉也，又案，依此注義，淳制爲布帛之專稱，通言之，布帛亦得稱度量，故幣曰量幣，王制云，布帛幅廣狹，不中度量，不粥於市，是也，云陰禮婦人之祭禮者，前注鄭注云，陰禮，婦人之禮，此據祭市社而言，故知爲婦人之祭禮，然外祭祀，非后所與，或亦命內宰師女祝，以禮就祭之與，**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焉，〔疏〕中春者，謂夏之中春也，凡經言春夏秋冬者，並據夏時，詳大司馬疏，云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者，齊戒，親東鄉躬桑，注云，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孔疏云，按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案馬質注云，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其義非也，詒讓案，此經親蠶，以中春與月令躬桑，祭義浴種，時月並不同，熊安生據馬質注，謂浴種，有二月三月兩浴，賈疏及詩大雅瞻卬孔疏，並從之，黃以周云，蠶中春詔后始蠶，季春朔日，乃入蠶室也，依周官中春始蠶，故鄭注馬質明蠶書，二月浴種，依戴記季春始蠶，故注

祭義以爲季春朔日浴種。此各據本書以爲言耳。似非重浴。案黃說與皇侃同。於理近是。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三月。妾子始蠶。亦蠶事盛於三月之證也。又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又孟夏云。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此經無夏獻繭。乃收繭稅之事。蓋文不具。又案夏小正傳云。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若然。王女亦有蠶事。不徒命婦矣。云以爲祭服者。月令說視桑云。以共郊廟之服。是也。穀梁桓十四年傳云。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孟子滕文公篇云。夫人蠶。經以爲衣服。詩閟風七月毛傳云。祭服。玄衣纁裳。任大椿云。經傳言祭服者。多據冕弁服。內宰祭義。祭服。謂冕服也。上喪禮。祭服。次散衣。次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謂爵弁皮弁也。賈疏云。禮記祭義。亦云蠶事既畢。塗朱綠之。玄黃之。以爲祭服。此亦當染之以爲祭服也。注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者。于。當作於。注例複述經文。亦不用古字。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鄭彼注云。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賈疏云。鄭以諸侯爲少陽。是天子以純陽爲尊。則后蠶於北郊。純陰爲尊也。詒讓案。月令注。說公桑兩稅云。收以近郊之稅。則北郊謂近郊五里之內。孔疏謂公桑在國北近郊。是也。惠士奇云。公羊桓十四年何休注。曰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供樂盛祭服。白虎通耕桑篇曰。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漢儒之說。皆不合周官。云郊必有公桑。蠶室焉者。祭統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桑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又案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后妃率九嬪蠶于郊。桑于公田。是公桑。卽公田所種之桑。又於其處築養蠶之室。二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謂內人。主〔疏〕也。歲終者。謂夏之季冬。鄭賈以爲周季冬。非者同在北郊也。內宮之歲會也。稍食。亦謂稟食。依鄭義。內人爲女御。稟食當視命士之祿。依沈彤江永說。爲女府史女工女奴等。則稟食當視府史胥徒。此官皆總攷其歲會。亦內宮之官成也。云稽其功事者。正內宮之官計也。上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云展其功緒。功事與功緒略同。彼之先展省之。此歲終又總稽攷其成功。典絲典枲。並云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事略同也。賈疏云。稽。計也。又當計女御絲枲二者之功事。以知多少。雖注云。內人。主謂九御者。前注云。九御。女御也。寺人。典婦功。注義同。女御云。以歲時獻功事。卽此功事也。賈疏云。按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嬪婦。既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九御也。沈彤云。內人。謂女酒女簪之等。而上及女府女史也。女御與九嬪世婦。皆爲

內命婦。內宰注已言之。且聞人於外內命婦出入。爲之辟。而內人之出入。無帥則幾。是又其下於內命婦之微。又云。女給事自外而入役宮中。其非刑女有家者。食當視在官庶人也。江永亦云。此卽與婦功之內人。與典絲之內工。是宮中專治女功者。貽讓案。經言內人者凡六。此職云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一也。內小臣云。祭祀賓客喪紀。正內人之禮事。二也。開人云。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三也。寺人云。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四也。內豎云。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五也。典婦功云。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六也。通校諸文。蓋內人所賅甚廣。當上關女御。下兼女府史及女酒女。內工等。凡內宰會其稍食。稽其功緒。及寺人掌其戒令禁令。典婦功授其事。並通上下言之。凡內小臣正其禮事。弔臨于外。寺人詔相之。及內豎爲之蹕者。則專指女御而言。若止屬女府史以下。何得與祭祀賓客喪紀之禮事。且寺人爲之詔相。內豎爲之蹕乎。若聞人幾其出入者。則又專指女府史以下而言。鄭及沈江。各舉一偏爲釋。相兼乃備也。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農云。烝而〔疏〕帛等。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者。說文。鹿部云。麤。鹿超遠也。米部云。爲義也。案依賈說。則小大卽麤良。經不宜複出。殆非也。竊謂此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卽典婦功所謂辨其苦良。比其小大也。小大者。凡帛布絲帛之功。麤疏者爲大功。精密者爲小功。喪服。大功小功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彼大小功。賈子新書六術篇。作大紅細紅。並專據布言之。左閔二年傳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布。麤布。大帛。厚繒。則繒帛亦有大小。並其義也。但喪服注釋冠。浩功爲麤功。云麤功。大功也。賈說似隱據彼注。則與此經義不相當。蓋此經之麤。卽典棄之苦功。先鄭謂卽麻功。良卽典絲之良功。先鄭謂卽絲功。是也。麤良者。別絲棄而比之。小大者。通絲棄而比之。以經證經。二事顯異。自後鄭典絲典棄注。不從先鄭說。賈氏此疏。遂並大小麤良爲一。其誤甚矣。注云。獻功者。九御之屬者。女御云。以後鄭典絲典棄注。是也。典婦功注云。國中嬪婦所作成。卽送之。不須獻功時。故此注亦專據內嬪婦爲釋。賈疏云。上文云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明所受獻功。還是九御之屬可知。鄭司農云。烝而獻功者。國語魯語。公父文伯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紱。綈。綈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韋注云。冬祭曰烝。烝而獻布帛之功也。此卽先鄭所本。凡烝祭以孟冬。則獻功亦在是月。

管子輕重乙篇云。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織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詩鄭風。定之方中箋。謂營室中在小雪時。則正是孟冬。管子所言。與魯語合。此蓋魯齊制。與此經不必同。姜兆錫謂此獻功。爲內工獻功於后。在歲終。卽所謂添而獻功。若外工獻功於典婦功。則在秋。其事異。姜蓋以此經上歲終爲文。先鄭意或當如是。廟享正祭。雖不在季冬。而冬祭通得稱添。則國語義。與此經亦尙可通。唯典婦功秋獻功。實通內外工言之。姜謂專屬外工。究無腐也。未知果得先鄭意否耳。云玄謂典婦功曰。及秋獻功者。後鄭以後經有明文。故不從先鄭說。會內宮之財用。計夫也。賈疏云。不從先鄭者。以其內宰佐后受。明是婦官所造。還是典婦功女御等秋獻功也。會內宮之財用。計夫下所。〔疏〕會內宮之財用者。此遙蒙上歲終爲文。亦內宮之歲會官成也。注云。計夫人以下所用財者。明后之財用不會用財。〔疏〕也。凡共三夫人九嬪世婦等之財用。亦常有常秩。與外官之祿相類。女御以下則有稍食。賈疏云。以其云內宮。是總六宮之內所有。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財用。皆會計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書之。明用王之禁。〔疏〕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者。賈疏云。正歲謂建寅之月。歲始。故總均宮中所受稍食月令。令之守宿衛者。〔疏〕倖之人。歲始又施其女功絲枲之事。論讓案。國語魯語云。社而賦事。則常在中春。彼外嬪婦於家受事。校內宮週一月。亦不相遠也。云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者。卽小宰云。凡宮之糾禁。彼又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注云。憲謂表懸之。但彼通掌王宮。此官則唯掌北宮。禁卽士師之宮禁。此官與彼二官。爲聯事也。賈疏云。糾其守者。謂宿衛之子弟。糾其惰慢者也。注云。均稍調度也者。大司樂先鄭注云。均。調也。又司稼注云。均謂度其多少。此均其稍食。亦謂案其位之尊卑。功之勤惰。爲稍食之多少。使之均調也。云施。猶賦也。者。此段借之義也。說文从部云。施。旗兒。又支部云。數。敷也。讀與施同。施卽敷之借字。管子山權數篇。賦籍藏龜。尹注云。賦。數也。敷。賦。同訓數。故施亦訓賦。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盧注云。施。賦也。賦功事。猶國語云賦事矣。云北宮。后之六宮者。古者宮必南鄉。王路寢在前。謂之南宮。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待朝在南宮。是也。后六宮在王六寢之後。對南宮言之。謂之北宮。左襄十年傳云。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又哀十七年傳云。衛侯甯于北宮。是侯國後宮。亦稱北宮也。賈內小臣疏云。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云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明用王之禁令之者。阮元云。疏引注于。作於。此非。案阮校是也。此釋經云。王之北宮。明后雖自主六宮。仍統於王也。后宮所憲之禁令。卽小宰所建之宮刑。亦士師五禁之一。故云川王之禁令之。云守宿衛者者。大司寇。軍刑上命糾守。注云。守不失部伍。此宮官糾守。亦謂糾察宿衛吏民。使不失部伍也。賈疏云。謂若宮伯所

掌士庶。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于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子者也。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種。王當以耕種于藉田。玄謂詩云：黍稷種。是也。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一疏。上春者，天府注云：上春，孟春也。注云：六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明此六宮之人，通賅衆嬪御，與上文以陰禮教六宮，專指后一人者，異也。云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番華之祥者，番，蕃之省，明放岳本及注疏本，並作蕃，與釋文不合。釋文又云：孳，本又作滋。案孳滋，聲義同，謂皆取生育之義。象類同也。云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者，生者謂不朽變，即舍人所縣以共獻者也。此亦取生育不傷之義。云且以佐王耕事者，謂佐王孟春躬耕帝藉之事也。詳甸師疏。云共禘郊也者，國語魯語云：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又楚語云：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是也。賈疏云：禘謂祭廟，郊謂祀天。舉尊言之，其實山川社稷等皆用之也。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種者，釋文云：種、本或作重。案如字書禾旁作重，是種之字，作童，是種殖之字。今俗則反之。種、本又作移。案陸說是也。說文禾部云：種，先種後孰也。从禾重聲。種、疾孰也。从禾童聲。詩曰：黍稷種。重文。移，種或从麥。種、孰也。从禾童聲。經注：種，種字。正字當作種。經之種注：藏種先種後種耕種字。正字當作種。種，種字。此及舍人司稼凡三見。及籩人注：種，麥字。並作種。陸，所謂俗反互易也。釋文或本作重，即種之省。種作移，則或體也。管子地員篇云：羣土之長，是惟五粟。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五塤之土。其種大移和，細移和，黑莖黑秀。呂氏春秋任地篇云：種，種禾不爲種，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高注亦云：晚種早熟爲種，早種晚熟爲重。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賀循云：種、早也。種、晚也。又引干寶周禮注云：種、晚種，稻之屬。種、陵穀，黍稷之屬。今案據管呂書說，則種種者，蓋稷穀之通名。黍稷稻粱麥，並有此先種後孰，後種先孰之異種也。賀循說種早種晚，專據孰時言之。與毛詩七月傳說同。干注謂種種有原隰之異，並漢以前絕無此說。不知令升果何所據也。云王當以耕種于藉田者，于、注例亦當作於。各本竝誤。謂后獻種在王耕藉之先。王受此種種之種，乃以耕種於王藉也。月令：耕藉在孟春，與此後獻種同月。藉田亦詳甸師疏。云玄謂詩云：黍稷種。是也者，豳風七月，魯頌閟宮，並有此文。種種，毛詩並作重種。字並小異。賈疏云：此增成先鄭義，亦以其本又作種種，說文禾部，引詩同。呂氏春秋任地篇，高注引詩，作重種。字並小異。賈疏云：此增成先鄭義，亦以其

弗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種。云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者。賈疏云。此以下亦是增成先鄭義。所分居者。唯據九嬪以下。三夫人不分居。亦得爲三夫人以下也。每宮九嬪一人者。九嬪九人。六宮各一人。則三人在也。世婦二十七人。六宮每宮三人。則九人在也。女御八十一人。六宮各九人。餘二十七人在也。其餘謂不分者。故云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也。后不專居一宮。須往卽停。故云唯其燕息焉。金鶚云。王后六宮。一正寢。五小寢。六宮兼正寢而言。正寢非居息之所也。九嬪世婦女御。或分居。或隨后一宮。十三人已不能容。若王后至其宮。又加四十人。何以容之乎。案金說是也。此經九嬪。世婦女御。敘官並不言數。又不見三夫人。固不可援昏義內官百二十人之說。以定其居。又后六宮正寢。爲聽內治及齋居之宮。金謂非居息之所。亦至當不易。匠人。九嬪所居之九室。乃內宮之朝治事處。非宮人居息之所。竊謂六宮除正寢及燕寢中宮。爲后自居外。餘四宮。爲嬪御所居。北旁尙有側室。則內官之爵秩較卑者居之。諸侯三宮。夫人亦自居二宮。餘一宮及側室。爲嬪御所居。公羊僖二十年。何注說三寢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有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皆不足據也。以經考之。后雖有六寢。內官所居者。則唯在五小寢。經通言之云。六宮之人耳。互詳敘官九嬪疏。又案后夫人寢數。或六或三。等殺有定。而側室之數。則多少無定。取足容居處而已。其室蓋在后燕寢之旁。后生子亦就之。故內則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卽通王后以下言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寢室。盧注云。寢室。郊室。次寢也。亦曰側室。案宴燕。字通。盧謂卽側室是也。其云郊室者。郊夾之誤。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此卽盧所本。然古書無以夾室爲側室者。宋本內則注。夾作夫。於義較長。盧所據本。蓋已譌作夾。故又譌爲郊。殆不足據也。賈宮人疏。謂側室。卽爲燕寢之一。亦誤。云從后者。五日而沐浴者。謂五日則退居宮休沐也。內則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是沐浴以五日爲期也。云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偏浴者。賈疏云。鄉所分居六宮九嬪以下。皆三分之。一分從后。兩分居宮。假令月一日。一分從后。至月五日。從后者五日滿。則右邊三宮之中。舊居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又來入右邊三宮。從后者至十日又滿。則左邊三宮者。來替此從后者。從后者來居左邊三宮。又至十五日。則三番總遍。故云十五日而遍。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者。敘官注義同。婦禮卽上文陰禮是也。賈疏云。王后六宮。夫人有三。分居不遍。因卽尊之。三公坐與王論道。三夫人尊卑與三公同。三公侍王。三夫人亦侍后。故取以證三夫人。不分居宮之義也。

周禮正義

卷十四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命。謂使令所爲。或言〔疏〕

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者。賈疏云。殺官云。奄上

大命。則大僕掌王命及服位。此小臣亦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則小臣侍后。與大僕侍王。同也。詒讓案。大僕屬

官。又有小臣。掌王之小命。此內小臣。職掌與小臣相當。后宮事少。故不殷內大僕。則不問大命小命。皆內小臣掌

之也。正服位者。從內宰也。大僕。掌王視治朝之位。則后視內宮之朝。內小臣亦常掌其位。毛詩衛風碩人傳云。君

聽朝于路寢。夫人視內事于正寢。亦相擬也。正后服位。互詳內宰疏。注云。命謂使令所爲者。說文口部云。命。君

使也。內則注云。命謂使令。謂后於宮內外。有所使令。及所求爲。皆掌其事也。云或言王后。無義例也。后出入

耳者。賈疏云。以此經及上經。皆云王后。下文則皆云后。鄭慈人以爲別有義意。故云通耳。無義例也。后出入

則前驅之。〔疏〕后出入則前驅者。后乘車出入。此宜爲之前驅引道。亦猶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爲。爲后傳辭。有所求

尊卑也。俎。謂后受尸。〔疏〕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者。賈疏云。此三者。后皆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也。三事。皆

之爵。飲于房中之俎。〔疏〕與后爲擯贊也。云詔后之禮事者。猶大僕祭祀賓客喪紀。詔王禮儀。小臣詔相王之小禮

儀也。內宰云。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春官世婦云。祭祀。詔王后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有所求爲者。賈疏云。后爲上三事須物。則小臣摺贊而傳辭。與諸司求物。供所爲也。詒讓案。說文。人部云。償。導也。重文。或从手。凡禮經言摺。或接贊。或詔禮。皆取導引贊助之義。此摺。當亦爲導贊。鄭謂傳辭義亦同。而云有所求爲者。蓋以下文別云詔禮。則此摺非二事可知。故意其傳辭。實因有所求爲也。互詳大宗伯疏。云詔相正者。異尊卑也者。明三者。文異事則一也。賈疏云。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言也。女御。直正之而已。云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者。于。注例當作於。賈疏云。天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薦俎。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饋尸。尸酢主婦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撤。亦約與士禮主婦之俎。同也。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事于四方。則亦如之。后於其族親所善。疏。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者。好。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好令。亦恩澤之命令。此官爲傳之。此猶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也。此四方諸侯云好事。卿大夫云好令者。亦五文見義。賈疏謂后雖無正令施與卿大夫。則亦如之者。於。經例外。全無言教所及。故云事。未塙。注云。后於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者。詩鄭風遺大略云。好。猶善也。賈疏云。后有族親在四方。謂畿外諸侯。於王有親。謂若魯衛晉鄭之等也。於卿大夫。亦謂同姓族在朝廷者也。王后意行所善。遣小臣往。以物問遺之。案注云。其族親所善。當亦指后已族黨及昏姻之親言。非專謂王族也。賈謂若魯衛晉鄭。掌王之陰事。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書漏不盡八刻。疏。掌王之陰事。陰令者。皆義云。未咳。掌王之陰事。陰令。自錄所記。推當御見者。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鄭注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然則陰事陰令。內小臣掌之。王后治之矣。注云。陰事。羣妃御見之事者。殺官注云。御。猶進也。侍也。以是婦人之事。故謂之陰事。與內宰陰禮義同。賈疏云。謂若九嬪職。後鄭所云者是也。云者。今掖庭令書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續漢書百官志。掖庭令一人。六百石。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漢舊儀云。掖庭令書漏未盡八刻。應監以酉次上。嬪好以下。至後庭訪白錄所推當御見。案漢儀。訪白錄所。當作自錄所。記。謂錄次所記宮人之名籍。此法與彼正同也。鄭以爲內小臣。亦掌羣妃御見之事。故以漢法爲況。云陰令。王所求爲於北宮者。亦以王令婦人之事。故謂之陰令。賈疏云。謂若嬪人女御。爲王裁縫衣裳及絲枲織紵之等。皆是王之所求索。王之所造爲者也。案北宮。詳內宰疏。

閤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疏」者，鄭意中門，卽雉門，在外二門之內，內二門之外，於五門爲第三也。司儀：諸公臣相爲國客，云兩觀。及「疏」者，鄭意中門，卽雉門，在外二門之內，內二門之外，於五門爲第三也。司儀：諸公臣相爲國客，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與聘禮。公出，及大門內，問君，賓對，文同。又左昭二十五年傳：說臧氏逐臧會，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是諸侯三門，大夫二門，中門皆在外門，內則天子中門，亦必在外門內矣。但此經中門之禁，當兼庫雉應三門言之，詳後。云若今宮闕門者，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漢官秩云：平城門爲宮門，水經穀水注：引洛陽故宮名，有朱雀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是東漢時，宮門並有闕。鄭以周雉門爲王宮中門，亦有闕，與漢制同，故舉以爲況。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者，朝士，先鄭注同，賈疏云：司農庫門在雉門內，爲中門，詒讓案：天子五門，此經唯師氏，司士，匠人，有路門應門，其皋門，庫門，見詩及禮記，雉門見春秋經及禮記，並詳後。毛詩大雅緜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依毛說，則皋門非王之宮門，與明堂位說不合，先鄭所不從也。其五門名義，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云：天子宮門有五，法五行，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皋門者，王宮之外門，皋之爲言高也，謂其制高顯也。庫門，因其近庫，卽以爲名也。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視法，故以施布政教爲名也。應門，謂其制高顯，侯羣臣，常在此門之內也。路門，路，寢之門也。案崔以五門雉門在庫門內，則依後鄭說，與先鄭異，亦詳後。云路門一曰畢門者，書顧命云：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僞孔傳云：路寢門，一名畢門，卽木先鄭說，孔疏云：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卽是路寢之門，一曰畢門也。賈疏云：言路門者，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以大爲名。言畢門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云玄謂雉門，三門也者，賈疏云：破先鄭雉門爲二門，必知雉門爲中門者，凡平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亢，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說魯制，二兼四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案賈據朝士注，及詩大雅緜箋義也。後鄭說天子門數亦同先鄭，惟以雉門第三庫門在其外，與先鄭異，故朝士注，云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言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

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是鄭據彼二文。故知雉門當爲三門也。今攷天子五門之次。後鄭此說。塙不可易。明堂位說魯制。以庫門當天子皋門。雉門當天子應門。皋門於五門爲最在外。古無異說。則庫門必在雉門外可知。魯庫門既在雉門外。則天子庫門。必不在雉門內。又可知。先鄭說與明堂位亦不合。宜後鄭之不從也。其諸侯三門之制。則當從劉敞說。有庫雉而無皋應。魯與凡諸侯並同。朝士注及詩箋。並謂諸侯有皋應而無庫雉。非也。詳朝士疏。明堂位雖以庫雉二門爲魯制。當天子之皋應。實則天子五門。兼有庫雉。非天子有皋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也。孔廣森云。郊特牲記。王之郊也。獻命庫門之內。周書作雉。亦有應門庫臺。案孔說是也。郊特牲正據天子郊禮言之。故上有卜之日。王立於澤之文。作雉亦塙是雉邑之制。御覽禮儀部。引周書逸文。說明堂制。亦有庫門雉門。其說雖與匠人不合。然可證天子本有庫雉二門。二鄭之義。不可易也。至此經之中門。先鄭謂是庫門。後鄭謂是雉門。並據第三門言之。今攷五門之次。以雉門爲三門。當依後鄭說爲正。然此中門。實不專屬雉門。當兼庫雉應三門言之。蓋五門以路門爲內門。皋門爲外門。餘三門處內外之間。故通謂之中門。猶之治朝。與三詢之朝。對燕朝言之。通稱外朝也。司儀之中門。據侯國制止三門。則中門自專屬雉門。與此小異。敘官賈疏。又載或說。謂王宮四面。皆有中門。其說殊謬。竊謂天子五門。本皆有闕人。此獨言掌守中門之禁。以皋門內之外朝。三詢觀法之地。嘉石肺石所在。萬民皆得出入。其守禁較寬。又有師氏同守之。非闕人所專司。唯庫門以內三門。廟社府庫及官府次舍。羅列其間。地居要近。闕人專掌其守禁。故經特舉中門言之。非謂中門之外。遂非闕人所守也。金鶚云。闕人。王宮每門四人。是外門亦有守也。但中門之禁較嚴。故特言中門。非謂外門無禁也。案金說是也。檀弓記。曾子與子貢弔於季氏。闕人弗內。二子入於其廡而修容焉。蓋季氏大夫二門。亦各有闕人守之。闕人弗內者。不得入中門也。入廡修容者。已得入大門也。郊特牲。庫門注云。庫或爲廡。是廡庫同處。天子諸侯庫門所由得名。大夫則在大門內也。此雖非王侯制。然可證中門門禁。嚴於外門。闕人所議察。尤謹於是矣。引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者。賈疏云。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公羊傳曰。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今鄭所引。不與彼傳同者。鄭勦傳。非彼正文也。引之者。證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則知天子五門。雉門亦爲中門。有兩觀矣。詒讓案。鄭正據公羊文。故不引春秋經也。穀梁傳亦云。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雉門始也。後鄭推魯禮以合天子。謂王五門。亦雉門設兩觀。玉海引崔氏義宗及賈疏說。並同。孔廣森云。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春秋經書雉門及兩觀災。魯之兩觀當於雉。案孔說是也。戴震。魚循。說同。天子五門。惟應門爲正門。故特設兩觀。其餘四門。並爲壘門。一觀魯無應門。故於雉門設兩觀。

此魯禮不可以概天子之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喪服，衰經也。凶器，明器也。制也。互詳大宰疏。喪服凶器不入宮者，以下宮門糾禁之事，即士師之宮禁也。金鶚云：自魯門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怪民狂易，「疏」以內，即是王宮，曰不入宮，則外門有守明矣。中門惟臣得入，凡民皆不得入。春秋傳曰：彪奇無常，怪民狂易。非特喪服凶器等，不得入也。注云：喪服衰經也者，賈疏云：案下曲禮云：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苞屨，謂杖齊衰，扱衽，斬衰，初死服厭冠，總小功冠，檀弓云：士唯公門，說齊衰，服間注云：大功免經，鄭云：衰經義出於彼也。曲禮孔疏云：此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服間云：唯公門有稅齊衰，注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案據鄭孔說，則喪服不得入公門者，以五服經重爲差，輕者不得入，重仍得入者，蓋君以事召之往朝，則服重者，得喪服入公門，其非入朝時，仍不得入，故此經繫云：喪服不入宮也。白虎通義喪服篇云：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即約此文，云凶器，明器也者，家人注同，曲禮云：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鄭彼注云：此謂喪在內，不得入，當先告君耳。凶器，明器也，賈疏云：案士喪禮，主人所造曰明器，賓客所致曰就器，此經凶器，亦應兼有就器，而云凶器明器者，以主人明器爲主也。案明器，詳宰夫疏，云潛服者，衷甲者者，廣雅釋器云：潛，隱也。左哀六年傳：潛師閉塗，杜注云：潛師，密發也。逸周書文政篇云：同惡潛謀，孔注云：潛謀，潛密之謀也。此潛服，亦謂義人隱密而襲戎服者，左襄二十七年傳云：將盟于宋，四門之外，楚人衷甲，杜注云：甲在衣中，是也。云賊器，盜賊之任器者，司厲云：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先鄭注云：任器，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是也。云兵物皆有刻識者，謂有刻識文字可辨，說文敘說：秦八體有奇書，即刻識兵器之書也。賈疏云：案定十年，侯犯以郿叛，叔孫氏之甲有物，是也。云奇服，衣非常者，說文大部云：奇，異也。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非常曰奇。六韜上賢篇云：奇其冠帶，偉其衣服，此義人也。荀子非相篇云：奇衣婦飾，楊注云：奇衣，珍異之衣，引春秋傳曰：彪奇無常者，左閔二年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臬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罕夷曰：彪異無常，金玦不復，杜注云：偏衣，左右異色，其中是公服，彪，雜色，雜色，奇怪非常之服，引之者，證奇服即非常之服也。云怪民狂易者，漢書王子侯表：樂平侯訴病易免，顏注云：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又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男子王褒入北司馬門，燬東門，上前殿。

入非常室中。收縛考問。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案說文部云。屬脈屬也。狂易字。當爲屬之假借。釋文云。易、徐音陽。依徐音則當爲易字。蓋易之形誤。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持公家器出入者。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鄭司農云。公器。將。凡內人者。謂女府史以下。詳內宰疏。注云。三

道也。使者謂道引之人。若寺人掌內人及女宮。相道其出入之事。內豎爲內人。即內人之帥。掌訝。國賓客至爲前驅。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即賓客之帥其公器。亦各有有司帥之也。鄭知又有符節者。以掌節云。門關川符節。注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蓋此三者。本於宮門出入無禁者。亦必有帥道符節。乃得行防姦盜也。鄭司農云。公器將持公家器出入者。牛人。公牛注云。公猶官也。彼職又云。公任器。亦即此公器也。云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者。釋文云。苛本又作呵。案將帥引之者。謂使人道引之出入。無則以時啓閉。時漏。疏。以時啓閉者。啓閉。猶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也。注云。時漏盡者。謂宮門夜漏盡則啓。晝漏盡則閉也。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鄭注云。辟。啓也。然則王宮啓門在質明之前矣。賈疏云。漏盡者。謂若夏至。晝則日見於陛下。鄭注云。晝則六十刻。夜則四十刻。冬至。晝則日見漏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就時之閒。大判九日校一刻。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關。辟行人。使無干也。內命。疏。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關者。釋文云。關。本又作辟。案是也。凡此經辟人字。並作辟。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注云。故書。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蓋杜鄭校定字例如是。若此經故書作關。杜鄭不宜無說。足證其誤。五詳大司寇疏。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者。釋文云。辟。避也。案說文辟部云。辟。法也。干部云。干。犯也。此謂辟除行人。使無干犯而已。不止行也。凡經辟人字。大司寇杜注。小司寇先鄭注。並訓爲辟除。即辟法引申之義。後鄭義亦當同。陸訓爲避。義雖得通。而非杜鄭之旨。亦詳大司寇疏。云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賈疏云。謂若宮正所掌者也。對在朝卿大夫士爲外命夫。鄭雖不解外內命婦。其外命婦。則總外內命夫之妻。內命婦。即三夫人以下也。案賈說是也。肆師。大喪。禁外內命男女之哀。不中澣者。注云。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彼內命男。統朝廷卿大夫士。此內命夫。注云。在宮中則餘朝廷卿大夫士。並爲外命夫。與彼不同者。六卿以出。外命夫不常在宮中。關人不當爲辟。

故知自以在宮，對朝廷爲外內。掌掃門庭，門庭，門相〔疏〕中掌掃門庭者，通掌五門之庭，凡掃除之事，宮人掌之，此官掌寢也。外內命婦，詳內宰疏。掌掃門庭，當之地。〔疏〕中掌掃門庭者，則王路寢以內之掃除，宮人掌之，此官掌寢也。外五門門庭之掃除，與彼爲官聯也。注云，門庭，門相當之地者，門外露以外相當之地也。說文戶部云，庭，宮中也。又戶部云，廷，朝中也。王五門，唯路門內燕朝爲庭，以外諸門庭，皆無屋宇，當爲廷，作庭者，假借字也。凡五門路門庫門外，並爲朝廷，應門雉門皋門外，雖不爲朝，而皆有廷，其廟門闔門外亦然。蓋每門門廡所覆地，謂之門基，基以外，皆門廷也。賈疏謂闔人掌中門，則門相當之地，唯中門外之地，若餘門庭，則各有守門者掃之，非也。凡五門門廷，其義蓋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疏〕大祭祀喪紀之事，設皆百步，詳匠人疏。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疏〕大祭祀喪紀之事，設大祭祀在宮中者，唯有宗廟六享及大社，是也。喪紀亦冢大爲文，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注云，燎，地燭也者，謂樹地之大燭，非人所執者也。祝文火部云，燭，庭燎大燭也。士喪禮注云，燭，櫛也。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闔人爲大燭於門外，彼諸侯禮，此經天子祭祀喪紀，闔人亦設門燎，門燎，即大燭也。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此燭在門外曰門燎，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者，燭爲大名，蓋人執者不得稱燎，在地者得通稱燭也。門燎之制，當與庭燎同，而數較少。詳司烜氏疏，云蹕止行者者，師氏大司寇注義並同。又隸僕，先鄭注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敲蹕，段玉裁云，說文走部，蹕，止行也。足部無蹕字，今周禮皆作蹕，惟大司寇釋文作蹕，詒讓案，蹕者，清道，禁止人不得行，辟者，禁人干犯，不干犯者仍得行，二字義異。互詳大司寇疏，云廟在中門之外者，鄭謂中門即雉門，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是也。今案廟當在應門內，路門外之左右，鄭說非是，詳彼疏。凡賓客亦如之。〔疏〕凡賓客亦如之者，賈疏云，賓客在宮中廟，謂若饗食在廟，燕在寢，皆爲設門燎，及蹕止行人。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疏〕相道其出入者，道，唐石經作導，說文寸部云，導，導引也。導，正字，道，假借字。訝士掌訝二職，道字，石經亦皆作導。宋本並作道，與釋文合，今從之，相道，謂詔相帥道之，糾，謂察其不從戒令者。注云，內人女御也者，內宰注云，

內人。主謂九御。女御。卽九御也。詳彼疏。典婦功先鄭注義亦同。云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春官世婦注義同。賈疏云。謂男女沒入縣官爲奴者。王昭禹云。女宮。若女奚之類。是也。沈彤云。女宮。卽奚也。序官酒人。奚在女酒。下注以奚爲宦女。禁暴氏奚與隸並稱。注以奚爲女奴。女奴卽司厲入春臺之女子。宦女。卽掌戮守內之宮者。是二者卽在宮刑女。故知女宮爲奚也。案王沈說是也。云糾猶割祭也者。小宰注義同。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謂宮。〔疏〕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

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既言致於有司。明是男子官宮。所掌女宮也。非是下文世婦之帥女宮者也。詒讓案。經言有司。容有它官得役女宮。若內宰及內外宗之屬皆是。不徒世婦也。春官世婦。與天官世婦。內外異而職掌同。此有司。不當專指宮卿言之。鄭說未咳。佐世婦治禮事。世婦。二十。〔疏〕注云。世婦二十七世婦者。賈疏云。上云有司是宮卿世

故得佐世婦治禮事。禮事。卽世婦所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案此亦當兼有宮卿世婦。鄭賈說亦未咳。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于其

前而詔相之。從世婦所弔者。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疏〕弔臨者。此直言凡內人弔臨於外。不指斥其事。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也。

故知不自弔臨。案世婦職云。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故內人得從之也。云若哭其族親者。此兼以哭釋臨也。雜記。說弔禮先唯致弔。後臨。則哭。是析言之。弔臨小異。嚮人云。凡王弔臨。共介嚮。注云。以尊適卑曰臨。是鄭釋弔臨。通言不別。但此內人。非內宮尊官。嫌不得取臨卑之義。故兼釋爲哭也。詳嚮人疏。賈疏云。王后有哭族親之法。則內人女御。亦往哭之。云立其前者。賤也者。樂記云。宗祝辨乎禮儀。故後尸。商祝辨乎饗禮。故後主人。是凡詔相。必居後。此寺人詔相女御等。則立於其前。明以其賤。故不與他詔相禮同也。云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者。以內人出入王宮。當習禮法。不可有闕失。故雖賤。亦使寺人詔相之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疏〕注云。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后六宮通命於卿大夫之事。春官世婦掌之。不使內豎。則此內外之通令。謂王以小事。通命於后六宮及卿大夫。皆內豎掌之也。云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者。敎官注云。豎。未冠者之官

大夫也者。后六宮通命於卿大夫之事。春官世婦掌之。不使內豎。則此內外之通令。謂王以小事。通命於后六宮及卿大夫。皆內豎掌之也。云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者。敎官注云。豎。未冠者之官

名。故云童豎。以其未成人。故無與爲禮。又出入便疾。宜於給小事也。經云通令。令命。義同。文王世子云。問於內豎之御者。注云。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卽據此經爲說。云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侯朝而自復者。賈疏云。經云。凡通小事復白也。明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疏云。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者。賈疏云。皆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祫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謂饗食時也。喪紀在廟。謂喪朝廟。爲祖奠遣奠時也。皆爲內人蹕。止行人也。注云。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人。亦謂女御也。女御云。凡祭祀贊世婦。賈疏云。內人卑不專行事。案下世婦職云。掌祭祀以下三事。與此經三事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漑。及爲案盛也。云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者。以蹕爲止行人。既不關禮事。內人又卑。故使童豎爲之。亦內小事之類也。惠士奇云。內豎爲王后之喪蹕。又爲內人蹕。內人。六宮之人。則蹕之名。通上下矣。至秦。天子出入稱警蹕。諸侯出入稱蹕。促。惟至尊乃蹕也。案惠說是也。冢人云。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爲之蹕。則諸侯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襲器以從遣車。喪遷者。將葬朝于廟。〔疏〕王后諸臣。皆得稱蹕矣。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襲器以從遣車。喪遷者。將葬朝于廟。〔疏〕王后遷于宮中則前蹕者。賈疏云。謂七月而葬。將葬而朝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詒讓案。此後喪將葬。朝於祖廟。準王禮。蓋亦以葬前八日啓殯。卽朝祖。每廟一日。七日而畢。明日而遂葬也。云及葬。執襲器以從遣車者。此亦小事之尤勞辱者也。賈疏云。謂朝七廟訖。且將行。在大祖廟中爲大遣奠。苞牲取下體。鬼神依之。故使執襲器從之者。遣車九乘。后亦同。使人持之往如墓。則此內豎執襲器從遣車之後。以其遣車載牲體。鬼神依之。故使執襲器從之者。若生時亦執襲器從也。注云。喪遷者將葬朝于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鄭彼注云。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此遷于宮中。與彼遷于祖義同。故曾子問孔疏。引鄭志云。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朝祖禮。互詳喪祝疏。云喪器。振飾頽沐之器者。振飾與振拭同。爾雅釋詁云。振拭。刷清也。士喪禮。拒用巾。注云。拒。拒也。晞也。清也。古文。拒皆作振。說文巾部云。飾。刷也。讀若式。又水部云。沫。洒面也。重文漬。古文。沫。沫。從頁。頽卽漬之或體。魯順命。王乃洗頽水。書釋文引馬融注云。頽。頽面也。案此襲器。蓋既夕禮明器用器燕器之屬。賈疏云。玉府云。凡襲器。鄭注以爲清器虎子。不爲振飾頽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牀第等連文。但死者器物。雖皆不用。仍法其威儀者。故此注襲器。爲振飾頽沐之器。不

爲清器虎子也。知有振飾沐器者。案特牲爲尸而有槃匱。并有單巾。巾爲振飾。槃匱爲盥手。明其類而沐髮亦有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槃匱。是送葬之時有襲器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敎于王所。

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

婦功。謂絲枲。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者。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教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敎。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闕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疏〕掌婦學之灋者。九嬪之官法也。匠人云。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賈彼疏。謂九室爲教九御之所。是卽嬪婦教學之宮也。注云。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婉。婦功謂絲枲者。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彼注義與此同。昏義所云。詩周南葛覃。毛傳。以爲古者女師之教。若然。女官與女師所教異。而四事則同。劉向列女傳。有貞順篇。又後漢書列女傳。曹昭女誡婦行篇云。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聰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勸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言。溫凜嚴饒。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衣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案曹大家謂四行。卽本此經四事也。賈疏云。案內則云。姆教。婉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故鄭君此注。婦德謂貞順。當依聽從。此云婦容。謂婉婉。還當彼婉婉也。此云婦功。謂絲枲。還當彼執麻枲。已下惟婦言。注與彼少異。此注以婦言謂辭令。彼內則注以婉爲言語。婉之言媚也。謂容貌也。不同者。以彼經無四事之言。故分婉婉爲二事。以充四德。此有四者之言。故并婉婉爲容貌。別以辭令解婦言。然彼以婉婉亦兼婦言者。以其言語婉順。亦得爲容貌故也。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者。內宰注。釋九御云。九九而御於王所。因以號焉。與此義同。女御注云。王不就后宮息。故凡嬪御。皆就御於王所。毛詩邶風靜女傳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珥。以進退之。是也。云九嬪者。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也者。賈疏云。釋經使九嬪教女御之意。既習於四事。卽經婦德之等。是也。云又備於從人之道。謂御序之事。卽經各帥其屬以時御敎于王所。是也。云教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者。謂女御

八十一人，爲九嬪之屬，是一九嬪領九女御，以御於王寢，兼以受婦職，故內宰云：以婦職之禮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注云：使之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經云：王所，卽謂王之燕寢，女御云：掌御敘于王之燕寢，是也。賈疏云：亦九九相與從王者，亦上居宮及以作二事，皆九人相配，故以亦之也。云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者，廣雅釋詁云：御、進也。言以夕進接於王，勸王燕息也。云亦相次敘者，敘、注例當作序，此作敘者，蓋後人依經改。後敘哭注，亦云次序，可證。詳小宰疏。賈疏云：亦上居宮有次敘也。云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者，謂羣妃御見之法，半月更直，周而復始，象月及后妃星也。淮南子天文訓云：月者，陰之宗，禮弓注云：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案卽史記天官書云：天極星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案隱引授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神仕注云：祭地方澤，象后妃，亦謂此也。云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者，賈疏云：案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后以下法之，故從微嚮著，卑者宜先，從著嚮微，卑者宜後也。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者，鄭意以九嬪世婦，女御，並九人而當一夕，三夫人，三人而當一夕，后則專夕也。鄭所說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之數，並據昏義文，其所云當夕者，並謂更迭當直，非必王之接於寢也。內則云：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鄭注以五日之御，爲諸侯之制，謂夫人當一夕，兩嬪一夕，姪婦兩兩而御五日而徧也。詩小雅采芣毛傳，亦云：婦人五日一御，孔疏引王肅，則云大夫以下之制，此並無明文。要嬪御以敘侍御於君，與遠色之義，不相妨也。惟昏義所說內官之數，則非周法，蓋不足據。詳敘官九嬪疏。云自望後反之者，謂望前則先卑後尊，故先女御，次世婦，次九嬪，次三夫人，而後及后，若望後則反是，先后，次三夫人，次九嬪，次世婦，而終於女御，皆放月盈闕之義。賈疏云：言亦者，亦上居宮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者，賈疏云：孝經援神契文，但彼是孔子所作，故言孔子云也。日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今以陽尊而陰卑，月乃爲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爲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隨日而行，婦從夫放月紀者，解后已下就王燕寢而御之意。案左傳敘孔疏引春秋感精符，亦云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與孝經緯說略同。鄭引此者，取婦從夫，放月紀證后妃象月，御於王十五日而徧之義。賈說非鄭意，契制之義，賈釋未明，通典吉禮云：日者，陽精屬天，月者，陰精屬地，陰道契制於陽，故月屬天而從於陽，彼文蓋隱據孝經緯，而以契制爲契制，則是讀契爲挈，同聲假借字也。又曲禮孔疏：引此注而釋之，云月紀，是星也，案孔凡祭祀贊玉璽贊后薦徹豆饗，徹，故書，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云，星疑亦指后妃星，然月紀之義未詳。

〔疏〕凡祭祀者。賈疏云。后無外事。唯有宗廟禘祫。與四時月祭等。云贊玉盥者。以下並與外宗爲官聯也。賈疏云。但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簠簋。贊。助也。助后薦玉盥也。江永云。奠定詔於堂之後。乃延主於室。徙堂上。朝踐饋食。豆籩入室。設於戶席前。俎入設於豆東。后乃薦玉盥。設於俎南。案江說是也。祭祀贊后薦玉盥者。以特牲少牢饋食禮約之。蓋當四獻之後。設陰厭時。后則以玉盥薦黍稷。外宗云。王后以樂羞簠。則贊。則九嬪與外宗同贊之也。云贊后薦豆籩者。詩小雅楚茨孔疏云。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豆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詒讓案。朝踐饋食。后凡二次薦豆籩。九嬪亦與外宗同贊之。祭畢。又同贊后徹之。故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祇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其加豆籩。內宗薦之。內宗卑於九嬪。則加豆籩。此宜蓋不贊之也。又案。豆籩中內羞。爲世婦所薦。庶羞。則當小子薦之。孔謂二羞。並世婦薦。未塙。詳世婦小子疏。注云。玉盥。玉敦。受黍稷器者。鄭亦讀盥爲來。六來爲祭穀。故以玉飾受黍稷之器。卽謂之玉盥猶圭璜盛鬯。謂之玉鬯也。詳甸師及宗伯疏。祭祀饌兼有稻粱。亦得稱來。鄭知此玉盥內。不關受稻粱器者。以稻粱爲加敦。內宗薦之。亦九嬪所不贊也。賈疏云。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周之八簋。則周用簋。特牲少牢。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堂位。明哲得兼用四代之器。用敦。則天子亦兼用可知。云玉敦者。謂以玉飾敦。謂若玉府云。珠槃玉敦。但彼以珠槃盛牛耳。玉敦盛血。此玉敦盛黍稷爲異耳。金鶚云。明堂位。敦爲虞器。周用簠簋。亦兼用敦。然簠簋爲天子諸侯之器。而敦則大夫士用之。玉藻云。諸侯朔月四簋。是常食用簠簋也。掌客。上公簠十。亦侯伯八。子男六。簋則同用十二。是享賓用簠簋也。禮運言陳其簠簋。祭統言八簋之實。曾子問言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是祭祀用簠簋也。皆未有言敦者。可知敦非天子諸侯之器也。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則知此玉盥者。玉盥簋也。經典並無天子用敦之文。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此會盟所用。非祭器也。天子之祭。既有簠簋稻粱。簋盛黍稷。雖有敦。將焉用之。案金謂天子祭祀常用簠簋。不用敦。是也。但此職所贊后薦者。唯正饌。則玉盥止有玉盥。無玉敦也。至外宗云玉豆。則豆籩亦飾玉。此唯云玉盥贊豆籩。不云玉者。以已詳於彼。亦互文見義也。簠簋。詳舍人。舛人疏。玉敦。詳玉府疏。云后進之而不徹者。賈疏云。豆籩云贊薦徹。玉盥直贊。不云薦徹。明直贊進之而已。案禮器云。管仲饋簋。注云。天子飾以玉。此直云玉敦。則簋亦飾以玉。而不云者。但玉敦后親執而設之。故特言之。若簋則九嬪執而授后。后設之。若少牢。主婦親受非蒞醴。其餘婦贊者授主婦。主婦設之。故不言也。案依金鶚說。則玉盥卽玉盥。非玉敦。賈疏爲分別。非也。詩小雅楚茨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遇。鑄云。君婦。謂后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饌豆而已。孔疏云。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

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案孔說是也。賈外宗疏。亦據楚矣。謂宰徹黍稷。彼宰。即膳夫也。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章。注謂宰夫徹敦。亦可證膳夫徹簋之說。若然。則唯豆籩后薦后徹。九嬪外宗贊之。其玉璽則后薦。膳夫徹。九嬪外宗唯贊薦。不贊徹也。云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者。以玉璽無義。而玉璽見大宗伯。故杜讀從之。段玉裁云。此鄭君從杜謂字之誤而改之也。篆體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勻。若有賓客則從后。當贊。〔疏〕若有賓客則從后者。與內宗爲官聯也。注云。當贊后事者。王上二畫相近。不勻。若有賓客則從后。后事。〔疏〕賈疏云。后之有事於賓客者。唯有諸侯來朝王親饗燕。后當助王饗燕時。九大喪。帥敍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猶道也。〔疏〕大喪。帥敍哭者亦如之者。與肆師。春官。世嬪從后往也。及殯後朝莫哭言之。賈疏云。大喪謂王喪。帥敍哭者。謂若內外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爲前後列位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敘也。案大喪。亦容有后喪。賈說未咳。注云亦從后者。以經冢上云亦如之。明亦從后贊事也。云帥猶道也者。說文巾部云。帥。佩巾也。又疋部云。連。先道也。經典多段帥爲連。以其非本義。故云猶道也。云后哭。衆之次序者乃哭者。亦注用今字作序也。肆師。序哭。注云。序。使相次秩也。喪大記注。說諸侯喪哭位。云女下立於夫人後。準彼文。則王喪當亦然。明后在前先哭。三夫人以下至內外宗命婦等。乃各以尊卑次序擯哭也。哭位次。詳肆師疏。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爲齋盛。〔疏〕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者。女宮。即刑女之在宮中者。詳寺人疏。賈疏云。此婦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賓客。謂饗食諸侯在廟。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遣奠時。爲此三事。則帥女宮而濯。案少牢。饗人祗鼎俎。廩人祗瓶。司宮祗豆籩。皆使男子官。不使婦人者。彼以大夫家無婦官及無刑女。故並使男子官。此天子禮。有刑女及婦官。故與彼異也。云爲齋盛者。齋亦當讀爲桑。詳甸師疏。注云。擗拭也者。說文手部云。擗。滌也。詩大雅泂泂篇。可以滌滌。毛傳云。滌。清也。彼釋文滌。作擗。爾雅釋詁云。拭。清也。案濯。即滌也。曲禮云。器之滌者不寫。注云。滌。謂陶梓之器。不滌。謂淮竹之器也。此濯。亦謂陶梓之器。少牢饋食禮。廩人祗瓶。祗與敦。于廩饗。若然。天子禮有玉璽簋豆等。皆此官帥女宮。概之於虞饗也。云爲猶差擇者。謂簡擇米之精潔者供之。既夕記。夏視漸米。差盛之。注云。差。擇之。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詔曰。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是祭祀齋盛。必差擇之也。賈疏云。祭祀黍稷。春人春

女宮。即刑女之在宮中者。詳寺人疏。賈疏云。此婦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賓客。謂饗食諸侯在廟。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與大遣奠時。爲此三事。則帥女宮而濯。案少牢。饗人祗鼎俎。廩人祗瓶。司宮祗豆籩。皆使男子官。不使婦人者。彼以大夫家無婦官及無刑女。故並使男子官。此天子禮。有刑女及婦官。故與彼異也。云爲齋盛者。齋亦當讀爲桑。詳甸師疏。注云。擗拭也者。說文手部云。擗。滌也。詩大雅泂泂篇。可以滌滌。毛傳云。滌。清也。彼釋文滌。作擗。爾雅釋詁云。拭。清也。案濯。即滌也。曲禮云。器之滌者不寫。注云。滌。謂陶梓之器。不滌。謂淮竹之器也。此濯。亦謂陶梓之器。少牢饋食禮。廩人祗瓶。祗與敦。于廩饗。若然。天子禮有玉璽簋豆等。皆此官帥女宮。概之於虞饗也。云爲猶差擇者。謂簡擇米之精潔者供之。既夕記。夏視漸米。差盛之。注云。差。擇之。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詔曰。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是祭祀齋盛。必差擇之也。賈疏云。祭祀黍稷。春人春

之。饌人炊之。皆不使世婦。故此爲非春非炊。是差擇可知也。詒讓案。國語楚語。觀射父曰。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穀梁文十三年傳云。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又桓十四年傳云。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御廩。夫人八妾所春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彼爲諸侯禮。則天子禮。宜亦后帥六宮春其粢。意者春人既春之後。后帥六宮更精春之。鄭云差擇。或亦舍此義。又賈特牲饋食禮疏。引易歸妹上六云。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鄭注云。宗廟之禮。主婦奉筐。及祭之日。泝陳女宮之米。若然。鄉祭之晨。女宮或當奉米以授饋人炊之。與特牲士禮。主婦視館饔事相擬與。及祭之日。泝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羞。房中之羞。內。疏。及祭之日。泝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者。此謂祭祀世婦。掌視內羞井薦之也。婦官所兼泝也。莊有可云。陳具。陳酒漿醴醢。巾冪春館諸具也。注云。泝。臨也者。州長。黨正。小宗伯。大司馬。大司馬。大司寇。注。並同。說文立部云。竈。臨也。老子釋文云。花。古無其字。說文作竈。案。泝。並。竈之俗體。云內羞房中之羞者。卽饌人羞饌之實。糗餌粉羞。醢人羞豆之實。醢食慘食也。內羞皆穀物。女宮所共。與庶羞爲內外賓所共異。故謂之內羞。又謂之房中之羞。見有司徹。賈疏云。案少牢皆從房中而來。故名爲內羞。案詳饌人疏。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王使。疏。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亦與內宗爲官聯也。此。后使弔臨。臨。謂哭也。詳寺內宗云。九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昔掌卿大夫云。文同而注異者。彼上文云。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彼文與后事相連。彼主於后。此上文無后。故知此王使往也。若然。后無外事。彼弔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則后不弔。以其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后不弔。畿外諸侯。既輕於王之卿。卿既后不親弔。畿外諸侯不親弔可知。若然。喪大記。諸侯夫人弔卿大夫士之喪者。以其諸侯臣少。故不分別尊卑。夫人皆弔之也。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文使世婦往弔者。此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爲弔。是以大僕云。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爲弔。是其事也。此所弔。不言三公與孤者。文不具也。案鄭賈說。非也。此世婦與春官世婦。內外異而職掌同。此所云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亦后使與內宗共弔。臨卿大夫之喪耳。鄭以天官春官兩世婦。有男女之異。遂謂內宗是后使。此是王使。賈疏申鄭。又曲爲之說。不知王使弔臨。自有大僕小臣。何爲復遺世婦乎。至王於諸侯之喪。賈疏致禮物。則自有含襚贈弔之禮。不爲弔。賈謂致禮亦名爲弔。說尤牽強。又引小臣注致禮。今本彼注無此文。彼疏述注亦無。所未詳也。

女御掌御敍于王之燕寢。言掌御敍。防上之專妬者。于〔疏〕序。各本並誤。謂令嬪御等。以尊卑敍次。更迭御侍於王。卽所以防嬖寵之專妬也。賈疏謂鄭解不使九嬪世婦掌房之意。使女御掌之。官卑不敢專妬。殊非鄭旨。云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胡培翬云。王六寢。其一爲正寢治事之處。而所居恆在於燕寢。后夫人以下。分居六宮。其有當御者。則就於王之燕寢。此古者王后居寢之制也。賈疏云。破舊說云。王就后宮者。故鄭云此也。案詩召南小星。孔疏引尙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列女傳。周宣姜后傳。說后夫人御於君之禮同。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韓詩章句。亦云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以歲時獻功事。功之事。〔疏〕注云。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亦功事之類。又黃佐並后妃御見就王燕寢之證。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以歲時獻功事。功之事。〔疏〕注云。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亦功事之類。又黃佐六藝流別引尙書大傳云。季夏。命世婦治服章。案此經世婦無治婦功之文。而女御卽世婦之屬。伏傳所云。或卽此官功事之一端與。注云。絲枲成功之事者。卽九嬪婦功之事。內宰佐后受之者也。呂氏春秋上農篇云。春夏秋冬。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列女傳母儀傳云。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案劉引詩大雅瞻卬文所述。蓋三家詩義。彼公事卽此功事。毛詩說爲外政。非也。管子問篇云。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工事亦卽功事。公功工。並聲近義同。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三月。女御始蠶。執養宮事。彼宮事。卽女宮之功事。亦兼蠶織言之。凡祭祀贊世婦。助其帥。〔疏〕注云。助其帥。卽女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彼宮事。卽女宮之功事。亦兼蠶織言之。凡祭祀贊世婦。助其帥。〔疏〕注云。助其帥。卽女也。賈疏云。上世婦職云。掌祭祀賓客喪紀帥女宮。及大喪掌沐浴。王及后。〔疏〕注云。王及后之喪者。賈疏云。王祭之日。涖女宮之具。故知此贊者。助其涖女宮也。大喪掌沐浴。王及后。〔疏〕注云。王及后之喪者。賈疏云。王使之於南牖下。但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喪亦使女御浴者。案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喪。沐或使婦人。而浴未必婦人。或亦供給湯物而已。亦得謂之掌也。方苞云。注非也。大祝職。大喪始崩。以肆壺。則非女御所掌。明矣。疏謂或使婦人供給湯物。亦非也。肆師職。大喪。大漸以壺。則樂蠶。壺人職。大漸設斗。共其壺。則共給湯物。不以婦人。明矣。經所以不明著王后者。男不死於婦人之手。士庶人且然。況天子乎。以外官掌之。則大喪爲王。以婦官掌之。則大喪爲后。不待言耳。案方說是也。此大喪。蓋專繫后及母后言之。依宰夫注。男大喪。含世子。則此女大喪。或亦含王姬。故下文又別言后喪。注兼舉王。則誤也。賈疏依違其說。亦非。喪大記云。

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士喪記云。外御受沐入乃沐浴。鄭注云。外御。小臣侍從者。又既夕記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鄭注云。內御。女御也。彼注據士禮。女御謂女子侍御者。雖非此官。而可證喪禮沐浴。男用外御。女用內御。其別至嚴。王喪不當使女御沐浴。明矣。惟王喪沐浴。於經無文。大祝濟尸。乃浴之一節。其勞辱之事。非所掌也。以意求之。似當是御僕沐浴。此下文云。后之喪持髮。御僕亦云。大喪持髮。然則后之有女御。與王之有御僕。職正相準。彼職不云大喪沐浴者。文不具耳。后之喪持髮。髮。棺飾也。〔疏〕注云。髮。棺飾也。持而從柩車也。注云。髮以布衣木如襦。與喪大記注云。漢禮。髮以木爲篋。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之於塋中。後漢書趙咨傳。李注引三禮圖云。髮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旁也。說與鄭同。惟云以竹爲之。與鄭異。說文羽部云。髮。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垂。釋名釋喪制云。髮。齊人謂扇爲髮。此似之也。象髮扇爲清涼也。呂氏春秋節喪篇。僕髮以督之。高注云。髮。棺飾也。畫黼黻文。狀如扇。插於僕邊。又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髮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案巾車。后輦車。有髮棺飾。蓋與彼相類。僕。卽縫人之柳也。依高說。是髮插柳邊車箱之中。非人執以從車。則持髮。當與旅賁氏持楯。齊右。道右持馬。義同。謂扶翼維持之。不爲持執之義。與鄭說異。賈疏云。案禮器云。天子八髮。又漢制度。皆戴髮。后喪亦同。將葬向塋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故云持而從后柩車也。案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從之數蓋如使。〔疏〕注云。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者。賈天子製制。互詳縫人疏。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從之數蓋如使。〔疏〕注云。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者。賈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爲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以無正文。故言蓋言云。以疑之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疏〕注云。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者。以祀。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彼王以宗廟爲內祭祀。與此其后內祭祀。異也。賈疏云。依祭法。王立七祀。有戶竈中。雷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內祭祀竈門戶者。以其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雷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有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云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者。說文示部云。禱。告事求福也。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報福。卽得求而報之。

故曰祠。鄭以凡災變祈禱，非后所與，故唯以疾病禱。掌以時招梗禱禳之事，以除疾殃。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祀爲禱。下文招梗禱禳，亦云以除疾殃，是其證也。掌以時招梗禱禳之事，以除疾殃。鄭大夫讀梗爲亢，謂招善祀爲禱。下文招梗禱禳，亦云以除疾殃，是其證也。爲更。玄謂梗禳未至也。除災害曰禱。禱，猶刮去也。〔疏〕掌以時招梗禱禳之事者，此四者，並宮中祈禱之小事。后卻變異曰禱。禱，攘也。四禮唯禱，其遺象今存。〔疏〕所不親與者，則女祝專其事也。招梗禱禳，與小祝侯禱事略同。賈疏云：此四事，並非常求福去殃之事。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以除疾殃者，說文占部云：殃，咎也。除疾殃，與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義同。注云：鄭大夫讀梗爲亢者，丁晏云：梗从更聲，更亢聲相近。後漢書樊宏傳：封族兄忠更父侯。即亢父也。說文：杭，从禾亢聲。或从更，作梗。云謂招善而亢惡去之者。說文手部云：招，手呼也。男巫招弭。注云：招，招福也。左傳宣十三年：杜注云：亢，禦也。大夫意招梗二祭相對，一爲招善使來，一爲禦惡使去也。然與禱禳無別。故後鄭增成其義。賈疏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捍禦惡之未至。云杜子春讀梗爲更者，梗更，聲類同。杜以此梗，爲除舊更始之祭，故破字爲更也。惠士奇云：管子四時篇云：脩除神位，謹禱弊梗。弊，當作幣。讀漢禮儀志曰：周人火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風俗通：祀典亦曰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招者，旁招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梗者，更始。更用幣，謂內咎遷之去。云玄謂梗禳未至也者，段玉裁云：大夫子春皆易字。鄭君不易也。方言曰：梗，猛也。韓趙之間曰梗。凡艸木刺人，自關而東，或謂之梗。論語案：此增成大夫義。災異未至，先祭祀豫禦之，是謂之梗。對下禱禳，皆爲災害已至之祭也。說文示部云：禦，祀也。疑卽所謂梗矣。云除災害曰禱。禱，猶刮去也者。大祝六祈：三曰禱。注云：禱，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神仕注云：禱，除也。賈疏云：禱者，除去見在之災。金鶚云：禱，刮。聲相近，故以刮訓之。說文云：禱，會福祭也。謂除去疾殃，所以會福也。案金說，是也。我文類聚禮部，引說文云：禱，除惡之祭也。與今本說文異。依鄭義，經凡云禱者，有三。此禱與大祝六祈祝禱禳之禱爲一，皆爲祭名。神仕之禱，則與庶民之禱，爲一。爲禱災害之通語。其音讀如漬。大宗伯之禱，則與大行人小行人之禱爲一，爲會財救災之事。與祭祀之禱，不相涉也。云卻變異曰禱者，說文示部云：禱，禱禳祀。除癘殃也。古者燧人禁子所造。風俗通義祀典篇云：禱者，卻也。聘禮：禱乃入。注云：禱，祭名也。爲行道累歷不祥。禱之以除災凶。山海經中山經：平逢之山，其祠之川一雄雞，禱而勿殺。郭注云：禱亦祭名。謂禱卻惡氣也。賈疏云：禱者，推卻見在之變異。云禱，攘也者。禁殺戮注云：攘，猶卻也。禱爲卻變異之祭。義與攘同。云四禮，唯禱其遺象今存者。漢書地理志云：左馮翊雲陽，有越巫船鄭祠三所。船，卽說文辛部卒。古文姑之譌。鄭

即禰之段字。點鄭。即月令之禰。是漢時有禰祠。其招榑禰三者。漢時並無其制。故云唯禰遺象存也。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內治之法。本在內。〔疏〕云。掌王后之禮職者。謂典禮之職事也。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者。猶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也。注云。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者。賈疏云。案內宰職云。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今此云掌內治之貳。故知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掌此。女史書而

貳之。逆內宮。鈎考六。〔疏〕宮。逆內宮者。猶內史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逆會計也。賈疏云。言內宮。亦對王之六寢爲內也。逆內宮。鈎考六。宮之計。〔疏〕宮。謂六宮所有費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鈎考之也。詒讓案。左成十八年傳云。齊侯使士華

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杜注云。內宮。夫人宮。據彼則諸侯夫人宮。亦稱內宮。與此王后六宮稱內宮同。蓋后六宮在王燕寢之後。南北正相當。內則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云。外寢。君燕寢也。是后夫人寢。對君寢爲內外。以方位言之。則曰北宮以內。外言之則曰內宮。其實一也。注云。書內令。后之。〔疏〕書內令者。書於方策。以授內

鈎考六宮之計者。鄉師注云。逆。猶鈎考也。鈎考。詳司會疏。書內令。后之。〔疏〕小臣。使施行之。猶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也。毛詩鄘風靜女傳云。占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

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又釋名釋首飾云。以丹注面曰的。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丹於面。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然則女史兼書王之陰事。與內小臣爲官聯。

不徒書內令矣。注云。后之令者。明與內小臣。掌王之陰令異也。賈疏云。內令亦對王令爲內。故鄭云后之令。謂書而宣布之於六宮之中也。凡后之事以禮從。亦如大史之。〔疏〕注

亦如大史之從於王者。賈疏云。案大史職云。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注云。告王以禮事。此女史亦執禮以從王后。故云如大史之於王。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婦式。婦人事之模範。法其用財舊數。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事。謂以女

功之事。來取絲枲。故書。賈爲資。杜子春讀爲資。鄭。〔疏〕掌婦式之灋者。此官掌嬪婦絲枲功事之官法也。云以授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疏〕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賈者。釋文云。賈本亦作來。阮

司農云。內人謂女御。女功事資。謂女功絲枲之事。〔疏〕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賈者。釋文云。賈本亦作來。阮

元云。當云本亦作資。案者。字之誤也。段玉裁亦改案爲資。云亦作資者。乃依法改經之本也。案阮段校是也。凡經
齋字。故書。或作資。後鄭皆從齋。外府注。以資爲齋之或體。則此職經文。必不從資可知。陸校別本不足據。杜許二
鄭。說齋資二字異同。詳外府疏。注云。婦式。婦人。事之模範者。說文工部云。式。法也。又木部云。模。法也。
爾雅釋詁云。範。法也。是式與模範義同。此即大宰九式蓋服之式。凡服物式法。施於嬪婦者也。云法其用財舊數者。
此亦注用今字也。賈疏云。此即典與泉所授絲枲多少。並有舊數。依而授之。云嬪婦九嬪世婦者。賈疏云。案內宰
以作二事及婦功。唯據九御而育。不見九嬪世婦有絲枲之事。此言嬪婦者。但三夫人無職。九嬪已下皆有之。但女御
四德不備。須教之。九嬪世婦素解。不須教之。其實有婦職也。是以魯語云。王后織玄紵。公侯夫人紵絺。卿之內子
大帶。則貴賤皆職事也。云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賈疏云。案下內司服注。言及言凡。殊貴賤
也。此云及。非直殊貴賤。亦含國中婦人。故云容也。必知有國中婦人者。以下典絲云。嬪婦于外內工。注云。外工。
外嬪婦也。故大宰職云。嬪婦化治絲枲。是其國中婦人。有嬪婦之稱也。詒讓案。鄭意九嬪世婦亦內人。而經云以授
嬪婦及內人。爲殊別之詞者。以嬪婦爲大名。所略甚廣。容外嬪婦之賢善。工於事者。亦得與焉。其內人則專屬宮人
而言。故經言及以殊之。鄭知此嬪婦。非專屬外嬪婦者。以外嬪婦爲九職之一。通於萬民。人數衆多。其內人則專屬宮人
由官授也。云事齋。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者。外府注云。齋行道之財用也。掌皮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齋。引
申之。彼來取而此給予以財物。亦得爲齋。考工記總敘注。云資。取也。後鄭外府注。謂齋資字同。故此注兼以來取
爲訓。絲枲亦即資財也。賈疏據外府注。行道曰齋爲釋。未達鄭指。互詳彼疏。又案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是
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蓋絲麻。即女功之齋材。故此注亦以絲枲釋事齋矣。云故書。齋爲資。杜子
春讀爲齋者。段玉裁改讀爲資。爲讀爲齋。云此故書作資。子春易爲齋。而鄭君從之也。今本作杜子春讀爲資。便是
讀資爲資。不可通矣。杜易其字。司農則不易字。讀從故書作資。大約諸家皆訓資爲貨。訓齋謂持遺分別。與說文解
字合。案段說是也。杜意經文故書。齋資錯出。凡爲給予之義者。當從齋。凡爲財貨之義者。當從資。故此故書作資。
而杜讀爲齋。巾車。毀折入齋于職幣。故書。作齋。而杜讀爲資。二注正相反。可以推其分別二字之例矣。依後鄭外
府注義。則齋資一字。資即齋之或體。故於此職從杜作齋。而於巾車。則不從杜作資。賈疏不知杜讀資。當爲齋。乃
謂鄭不破子春者。從上注義可知。不復重言。亦非也。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者。寺人後鄭注義同。案此內人。即
典絲之內工。蓋通女御以下內嬪婦之職者言之。詳內宰疏。云女功事資。謂女功絲枲之
事者。先鄭從故書作資。與杜及後鄭讀異。其以絲枲釋事資。則與後鄭同。故附引之。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

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物。書而揭之。授。當爲受。聲之誤也。國中嬪婦所作成。卽送之。不須獻功時。賈之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鄭司農云。苦讀爲監。謂分別其絲帛與布。

紵之麤細。皆比其大小。書其〔疏〕。凡授嬪婦功者。授。當讀如字。此嬪婦亦通內外言之。云及秋獻功者。謂夏之賈數而著其物。若今時題署物。季秋。毛詩閨風七月云。九月授衣。又云八月載績。傳云。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是婦功成於秋末之證。注云。授。當爲受。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凡字之誤。聲之誤。易之例。皆曰當爲。賈疏云。以其上文已授女功。故知此爲受。詒讓案。此又言授嬪婦功者。爲下言獻功辨賈書揭之事發端。明必先授乃獻。典絲典枲兩職。並先言頒授而後言獻功。卽其證也。易祓。李光坡。姜兆錫。並謂此不當破字得之。注說誤。云國中嬪婦所作成。卽送之。不須獻功時者。賈疏云。以其經受嬪婦功在秋。爲內人九御受獻。有定時也。案鄭意當如賈說。蓋鄭既破授爲受。故以受嬪婦功。爲受國中嬪婦。無定時。對下秋獻功。爲內人九御受獻。有定時也。實則經云秋獻功。自統內外嬪婦言之。注說非經義也。云賈之者。物不正齊。當以泉計通功者。賈疏云。婦人雖等受絲枲作有麤細善惡。故以泉計。而通爲功。布絹惡者。盡其材猶不充功。布絹善者。少送以充功直。故云泉計通功也。鄭司農云。苦讀爲監者。舊本悅云字。今據宋婺州本校補。賈疏述注。亦有。段玉裁云。毛詩鴛鴦傳云。鹽。不功至也。四牡傳云。鹽。不堅固也。杜子春於鹽人。讀苦爲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意義正同。依說文則鹽爲河東鹽池。亦非正字也。鹽人。苦鹽。讀爲鹽。而下文云鸞鹽。鄭云凍治之。然則凡鹽之粗者爲鹽。因以爲凡物粗者之名也。案段說是也。呂氏春秋誣徒篇云。從師苦而學之功也。高注云。苦。讀如鹽會之鹽。不精至也。史記五帝本紀。器皆不苦。正義云。苦。讀如鹽。麤也。又平準書云。鐵器苦惡。國語齊語云。辨其功苦。韋注云。苦。肥也。淮南子時則訓云。工事苦慢。高注云。苦。惡也。則苦不破字亦可通。云謂分別其絲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其大小者。敘官注云。辨。別也。先鄭以典絲云受良功。典枲云受苦功。故以良功爲絲功。麤帛。與苦功爲枲功。布紵也。賈疏云。司農之意。以典婦功主良。典絲典枲主苦者。又以其絲枲之中。各自有苦良。若然。經云苦。謂就良中苦者也。詒讓案。此辨苦良。比小大。與內宰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同義。比麤良者。謂校其絲功與枲功也。比小大者。通絲帛枲布。校其功之麤疏與精密也。先鄭蓋以絲帛細與布紵麤。釋經之苦良。而兼帛布紵中。又各有麤細二等。麤者謂之大。細者謂之小。受功時又通校之。據經云辨其苦良。則此官無論苦功良功。通主其授受辨比之事。不得謂專受良功也。此當以先鄭說爲正。賈申後鄭說。謂經云苦。謂就良中苦者。失之。互詳內宰及典絲典枲。

疏，云書其買數而著其物者，職幣注云，揭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謂以木爲代，而書其買數，以附著其物之上，故謂之揭，詳職幣職金疏，云若今時題署物者，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題，祿也，審祿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疏〕以共王及后之用，與內府蓋漢時凡書物有所表識，亦謂之題署，故舉以爲况，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疏〕以共王及后之用，與內府爲官聯也，賈疏云，此於典絲典枲，處受其良好者，入此典婦功藏之，待王及后之用，故藏之於內府也，詒讓案，大府注以內府爲受藏之府，又其府藏在內，故續婦之功，共王及后之用者，亦頒藏於彼，彼職不言共王及后之用者，文不具也。

周禮正義

卷十五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楊之。絲入。謂九職之。疏。掌絲入而辨其物者。謂外嬪婦所入絲纁縑帛。及染人皆辨異之。以待用也。注云。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者。據大宰及閭師文。賈疏云。后宮所獻之絲。自於后宮川之。以爲祭服。不入典絲。其歲之常貢之絲。若禹貢兗州貢漆絲之等。且餘官更無絲入之文。亦當入此典絲也。案禹貢。絲帛等爲篚貢。書孔疏引鄭注云。貢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賈蓋據彼注義。彼云入女功者。卽謂典絲功官。明典絲功爲此官之長。常監涖同受之也。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疏。掌其藏與其出者。藏。謂入絲時受而藏之。出。卽下頒絲及賜予。皆授之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時。疏。是也。注云。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者。對大府云。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是掌貨賄者。藏出不同官。此職藏出同掌。明以絲貢較少。一官可以兼之。不煩兩設也。云時者。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者。說文火部云。煖。溫也。糸部云。縑。并絲縑也。急就篇。縑。縑縑練素帛。縑。顏注云。縑之言兼也。并絲而縑。甚細密也。帛。縑言諸縑也。案溫煖謂春夏時。清涼謂秋冬時。賈疏云。文繡必於清涼者。以其文繡染絲爲之。若於夏暑損色。故待秋涼爲之也。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外內工。外嬪婦也。疏。皆以物授之者。賈疏云。若縑帛則授之以素絲。若文繡則授之以縑絲。故以物而言者。賈疏云。上典婦功云。凡授嬪婦功。并有九嬪世婦。此注內工。不言嬪婦。直云女御者。案內宰職。教女御以作二事。及九嬪職。教九御以婦職。則女御專於絲枲也。詒讓案。敘官內司服。縫人。皆以女御役十女工。是女御爲女工之監領。內宮容更有散員。女工共女御之役者。凡上之賜予亦如之。王以絲物。疏。注云。王以絲物賜人者。及此內工卽女御。與衆女工治絲枲者之通稱也。賜人。疏。亦謂好賜也。詳大府疏。及

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良、當爲苦字之誤。受其贖罪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

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織帛。〔疏〕及獻功者。賈疏云。卽上典婦功云。秋獻功。是也。云則受良功而藏之者。此宜爲絲帛受藏受用之府。故於外嬪婦入絲功。則受之也。絲功亦有苦者。經對臬功。

則云良功。詳後疏。云辨其物而書其數者。絲有縷數。四京雜記。郾長倩遺公孫弘書。云五絲爲縷。倍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縷。倍縷爲縷。詩召南羔羊篇。說素絲云。五紕。五絨。五縷。五總。毛傳釋紕總。並云數也。案

鴻，當與綬同。又月令季春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是絲入又須稱其輕重。若弓人云：絲三耶，其帛則有匹束廣狹長短之數。內宰所謂度量淳制，是也。受功時則皆書之。注云：良、當爲苦字之誤者。賈疏云：以其典絲典纂。

授絲枲。使外內工所造縑帛之等。良者入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故典枲直有苦者。而無良者。明典絲亦不得有良者。故破良爲苦。必從苦者。見典婦功有良苦之字。故破從苦。苦、卽麤也。案經自以絲功爲良功。對枲功爲苦

功・鄭賈說失之・云受其麤鹽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者・鄭謂絲功亦自有良苦・良功別使典婦功受之・以供王及后之用・典絲惟受苦功・以給有司之用・申明其破良爲苦之意也・然典婦功云・

辨其苦良，既良苦通辨之，則不專受良功可知。鄭說亦誤。有司，謂專主用絲枲者之官。蓋若內司服、司服、履人、弁師之屬，詳宰夫疏。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練帛者，賈疏云：先鄭之意，以爲絲功爲良，枲功爲監，故不破良爲

苦。玄旣不從。引之在下者。亦得爲一義故也。鄭鏐云。典絲之職。以絲爲主。則獻功之時。受絲功之繅帛。故曰受良功。蓋物之美者曰良。絲視麻爲美。絲功謂之良功。典絲受之。麻功謂之苦功。典臬受之。案鄭鏐說是也。黃以周

說同先鄭。不破字。謂凡絲功並爲良功。無
論精粗。此宜通受之。其說較後鄭爲長。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以給衣服。冕旒及依鬻巾之屬。自與黼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疏〕凡

絲者。賈疏云。謂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晉凡以廣之。云共黼黻組就之物者。此兼共色絲也。凡色絲。皆典絲先其素絲入染人染訖。仍入典絲以共用。說文糸部云。組。綬屬也。其小者以爲冠纓。段玉裁云。織成之綬材。謂

之組。玉藻。綬必連組。曰玄組綬。是也。賈疏云。凡祭服皆畫衣黼裳。但裳纁須絲衣。畫不須絲。而書其絲者。大夫已上。裳皆先染絲。則玄衣亦須絲爲之。乃後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爲冕旒之就。故組就

連言之。注云，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者，謂典絲共色絲，以給作此諸物之用，旒，旌之俗，詳弁師疏。賈疏云，衣服釋經黼黻，但周之冕服，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龍袞，已下直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玄衮及黼。

連言之。注云，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者，謂典絲共色絲，以給作此諸物之用，旒，旌之俗，詳弁師疏。賈疏云，衣服釋經黼黻，但周之冕服，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龍袞，已下直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玄衮及黼。

連言之。注云，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者，謂典絲共色絲，以給作此諸物之用，旒，旌之俗，詳弁師疏。賈疏云，衣服釋經黼黻，但周之冕服，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龍袞，已下直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玄衮及黼。

商書云。瘠冕黼裳之類。冕旒者。釋經組就。謂若弁師云。十二就之等。依者亦釋經黼。此據祭服。謂若掌次大旅上帝。設皇邸。邸即屏風。爲黼文。盛中者。亦釋經黼。謂若冢人職云。王巾皆黼之類。案賈以依爲掌次之皇邸者。嫌祭服黼依。無見文也。今攷士虞記云。佐食出月負依。則天子祭禮。有黼依可知。掌次。皇邸。雖與依形制略同。然經注並無黼之文。不可以釋此注之依也。詳掌次司几筵疏。云白與黑謂之黼者。據遺續文。云采色一成曰就者。弁師。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注云。就。成也。又大行人注云。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案成備義同。凡會合采色以爲文飾。采備爲就。若典瑞。圭璧。繅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等。並以五采三采二采備爲一就。惟一采不言就。巾車之樊纁。弁師之冕纁。凡言就者。義並同。但此典瑞所共組就。織采繅所爲。蓋專據冕旒言之。其典瑞纁藉。巾車樊纁。依鄭說爲畫章及采屬。並非典瑞所共也。采就亦詳典瑞疏。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以給纁纁者。吁口素握。〔疏〕喪紀共其絲纁組文之物者。說文絲部云。纁。絮也。絮。散綿也。案凡纁者爲絲。之屬。青與赤謂之文。〔疏〕不纁者爲纁。即今之絲絛。組文。並以絲織成。四者皆絲物。故此官共之。喪紀。詳庖人疏。注云。以給纁纁者。吁口素握之屬者。賈疏云。此鄭並據士喪禮而言。纁纁者。謂所裁縫。皆用纁纁。釋經。絲也。著吁口素握者。釋經纁組。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案喪大記。屬纁以俟絕氣。內則云。屨著素。鄭云。素。纁繫。是川纁組之事也。案以士喪禮攷之。自賈所舉外。斂屍時亦用纁組。又有纁瑱。纁極。又輿目有著組。決有組繫。簪亦用組。又屨有組素。則即內則之屨素也。通校士喪上下篇。無纁組著吁之文。賈此疏亦未釋。竊疑吁乃單字之誤。著素。即謂握。士喪記云。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掌。是也。蓋鄭以給纁纁釋經之絲。以著口釋之纁。而以素握釋經之組。以絲纁組三者。喪紀所用處多。故略舉以收其餘也。云青與赤謂之文者。據畫纁文。但此文爲纁帛有文采者之通名。喪紀川文。若縫人館師所用。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謂茵席屏風之屬。〔疏〕凡飾邦器文繡。是也。實不定爲青赤兩采。鄭約舉記文以見義耳。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謂茵席屏風之屬。〔疏〕凡飾邦器織絲組者。謂掌飾器之有司。來受絲物。此官則授之也。玉府注云。文織畫及繡錦。案上喪紀共絲纁組文。凡四物。此飾邦器則不用繡。故經唯云文織絲組。蓋文織爲二物。上經通謂之文。絲組亦爲二物。則與上經同。互詳玉府疏。注云。謂茵席屏風之屬者。賈疏云。上既言祭服喪紀所用絲纁。今復云飾邦器。故知此據生人所設器物言。茵者。謂若少儀云。枕几茵穎之等。鄭云。茵。著草。是也。席者。謂席之四絲。若司几筵云。紛純。畫純。纁純。纁純之等。是也。屏風者。即上文注黼依也。重言之者。上據祭祀時。此據爲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種別爲計。鄭司農云。所用。謂若司几筵云。依前者是也。案屏風。詳掌次。司几筵疏。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各以其所飾之物。計。

會傳者〔疏〕注云。種別爲計者。廣雅釋詁云。種。類也。謂凡絲物。每一種類。別爲計簿。鄭司農云。各以其所飾之物。計會傳著之者。先鄭謂此經亦案上飾邪器爲文。所會者。止謂文織絲組諸共飾之物。計其數而傳著爲簿書。其說未咳。後鄭所不從也。

典泉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蒺之屬。故書。齋作資。

〔疏〕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者。縷。唐石經作絲。誤。今從宋本。說文巾部云。布。泉織也。系部云。縷。縷也。凡麻紵等。並先爲縷縷而後成布。自疏衰三升。至麻冕之布三十升爲最精。詳纂人。司服。弁師疏。麻。縷也。

也。詳敘官疏。賈疏云。欲見布縷縷用麻之物。紵用草之物。布中可以用葛蒺之草爲之。云以待時頒功而授齋者。亦如典絲待與功之時。毛詩豳風七月傳。謂八月麻事起。是也。時至。此官則頒之以職事。復授之以泉葛之材也。賈

疏云。亦如典婦功注。謂以女功事來取者。注云。縷十五升布。抽其半者。朝服用布。何襄用絲乎。抽。猶去也。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又云謂之縷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有絲。朝服用布。何襄用絲乎。抽。猶去也。

又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縷。注云。縷。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釋名釋喪制云。縷。縷也。縷麻細如絲也。說文糸部云。縷十五升布也。一日兩麻一絲布也。案依鄭說。則縷布六百縷。依許說則千二百縷。計

是也。喪服傳云。十五升布抽其半者。謂有事者六百縷。無事者亦六百縷耳。二鄭禮注。並失其義。許又引一日兩麻一絲布者。此誤。說與喪服注所引或說同。則鄭已斥之矣。互詳司服疏。云白而細疏曰紵者。說文糸部云。紵。縷屬。

細者爲紵。粗者爲紵。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白而細爲紵。詩陳風東門之池。孔疏引陸璣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宜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刈之以鐵若竹。挾

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如筋者煮之。用枳謂之數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案鄭云白而細疏者。謂其布色白。縷細而疏。猶今之細白紵布。以爲夏衣。喪大記云。縷紵不入。注云。當暑之襲衣也。云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

衆多者。明麻草所績之物衆多。不可備數。故雜舉布縷縷紵四者以概之。云草。葛蒺之屬者。掌葛。徵草貢之材於澤農。注亦云。蒺。紵之屬。廣韻四十一迴云。環同縷。說文縷部云。縷。泉屬。引詩曰。衣錦褕衣。雜記字作縷。注云。

縷。草名。無葛之縷。去麻則用縷。證類本草云。苧實。唐本注云。一作苧字。人取皮爲索者也。圓經云。北人種以鐵布。及打繩索。苗高四五尺。或六七尺。葉似苧而薄。花黃。實帶殼如蜀葵。中子黑色。陳啓源云。苧麻。一名苧

也。案陳說是也。此二者，皆艸之類。稟可績者，故典稟并掌之矣。葛、詳掌葛疏，云故書，肅作資者，段玉裁云，典婦功職，杜讀資爲肅，此不言杜讀者，鄭時書作肅而從之，亦是省文互見。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

苦功，謂麻〔疏〕及獻功受苦功者，此官爲稟布受藏受用之府，故於秋獻功之時，外嬪婦以稟功來入，則受之也。稟功布紵，〔疏〕功亦有良者，經對絲功則云苦功，云以待時頒者，賈疏云，卽下文頒衣服及賜予，是也。注云，其良功亦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者，與典絲注義同。鄭意麻功，亦有良苦之別，以良功入典婦功，故經止云苦功。然經自以稟功與絲功相對爲良苦，後鄭說亦失之。鄭司農云，苦功，謂麻功布紵者，亦讀苦爲肅也。喪服，齊衰傳云，冠者，沽功也。注云，沽猶麻也。苦沽，亦聲同字通，先鄭以麻功屬於絲

功，故謂之苦功。對典絲絲功爲良功，此義亦校後鄭爲長。詳典絲疏。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授之，授受待有司之政令，布〔疏〕頒衣服授之者，與大宰匪頒義同，謂常賜也。云賜予亦如之者，謂好賜非常秩者。詳大宰及言班衣服，互文，〔疏〕大府疏，注云，授之，授受班者者，謂待當班者來，則授之也。經云頒，注云班者，蓋亦讀頒爲班，詳大宰疏，云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服，互文者，謂互文見義，帛亦有班衣服，布亦待有司之政令也。賈疏云，帛謂典絲，布謂典稟，據成而言，知爲互文者，以其典絲典稟，俱不爲王及后之用者，將頒賜，故知互見爲義也。案賈亦依鄭義，謂王及后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疏〕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者，此正稟物所用，並入典婦功也。然亦非經義。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疏〕出入之歲會，亦卽此官之官成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司農云，褱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揄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揄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維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揄，王后之服，刻揄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褱衣畫翟者，揄翟畫揄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褱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墜，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恒，恒之言宣，宣，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

常神明。又曰。璫兮璫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拜之璫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祿衣也。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律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祿衣玄。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縞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緣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疏〕闕狄。四鞠衣。五展衣。六緣衣。是也。玉海車服。引三禮義宗云。陽爻九。故王服有九。者。名出于此。〔疏〕闕狄。四鞠衣。五展衣。六緣衣。是也。玉海車服。引三禮義宗云。陽爻九。故王服有九。陰爻六。故后服惟六。天子九服。祭服有六。王后六服。祭服有三。陽色尙文。故有章數等級之別。陰色尙質。故無殊章之品。云緣衣者。釋文云。緣。或作祿。案經注。緣字並當作緣。後鄭改爲祿。或本依鄭義改。非其舊也。詳後。云素沙者。賈疏云。此非服名。六服之外。則言之者。此素沙與上六服爲裏。使之張顯。但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素沙。亦上下連也。王之吉服有九。韋弁已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已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韋弁。天地山川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與者。案內宰云。祭祀裸獻。則贊天地無祿。言祿。唯宗廟。又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於外神。不與。是以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

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孔廣森云。禮。婦人從夫之服位。男子冕弁之服。凡有九等。婦服此唯見六服者。外祀武甸。非后所有事。故不備其服。今差次之。蓋祿衣視衾冕。揄狄視衾冕。鞠衣視希冕。襜衣視玄冕。稅衣視爵弁。錫衣視冠弁。宵衣視玄端。何以明之。記曰。君衾冕立於阼。夫人副祿立於房中。是祿衣視衾冕也。玉藻曰。王后祿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祿衣。鄭曰。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是揄狄視衾冕。闕狄視衾冕也。鄭曰。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是鞠衣視希冕也。喪大記曰。復。大夫以玄纁。世婦以襜衣。玄上纁下。冕服之色。大夫一命而冕。世婦一命而襜。故玉藻曰。一命襜衣。是襜衣視玄冕也。喪大記曰。復。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諸侯以襲衣冕服。爵弁服。夫人以稅衣揄狄。狄稅素沙。亦以狄比冕服。稅比爵弁服。是稅衣視爵弁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錫衣者。緇衣也。主人朝服布。主婦緇衣亦布。是錫衣視冠弁也。特性饋食。主人冠端玄。主婦纁笄宵衣。是宵衣視玄端也。案孔分配男服。自鞠衣以上。與鄭義同。襜衣視玄冕。稅衣視爵弁。亦依鄭禮記注義。喪大記之襜衣。卽此展衣。稅衣。卽此祿衣也。綜而論之。展衣以上。鄭義差次甚常。其祿衣。依鄭此職及追師注義。服次者視弁服冠弁服。服纁笄者亦曰宵衣。則視玄端服。並未盡精析。今依孔說。參之禮經。蓋女子次祿衣。視男子之爵弁皮弁服。女子被錫衣。視男子之冠弁朝服。女子纁笄宵衣。視男子之玄端服。

青衣曰裘衣。而以新爲領者。與後衣實不同。此經無者。亦文不具也。又依鄭義。此王后六服。當皆侈袂。然於經無文。未知是否。詳通師疏。注。鄭司農云。律衣畫衣也者。賈疏云。先鄭意律衣不言袂。則非翟。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也。呂飛鵬云。說文衣部云。周禮曰。王后之服律衣。謂畫袍。說與先鄭合。詒讓案。許云袍者。卽後注所謂六服皆袍制也。律衣。後鄭謂以緋刻畫雉爲飾。則自當與掄翟闕翟同名。今不名翟而名衣。明與二翟異制。賈疏謂以其衣是服之首。故自言衣。蓋曲說也。竊謂當以先鄭及許畫衣之說爲長。穆天子傳云。天子大服。冕。冕。冕。冕。者。蓋衰冕之服。后之律衣。視王之衰冕服。衰衣有畫章。故亦謂之律衣。猶婦人有褙衣。士喪禮及雜記。名男子玄端服之連衣裳者。亦曰褙衣也。此可證司農畫衣之說。或當如釋名說衣畫章雉之形。若九章之有華蟲耳。僞云緋刻雉形。則不可通於男子之衰衣矣。郭璞注穆傳云。律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殆未達其義。引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褕立于東房者。證律衣與男子衰冕相當也。賈疏云。彼據二王後。夫人助祭服褕衣。與后同也。云掄狄闕狄。畫羽飾者。廣雅釋器云。狄。羽也。呂飛鵬云。說文衣部云。掄。褕翟。羽飾衣。據此則掄爲正字。掄爲假借。毛詩鄘風。君子偕老。傳云。掄翟。闕翟。羽飾衣也。毛許皆不言畫。與先後鄭異。詒讓案。先鄭蓋亦讀狄爲翟。但以狄爲雉羽。而掄非雉名。毛許說亦略同。依後鄭說。則掄爲掄之假字。依許說則自有本字。此許鄭說字之異。畫羽飾。蓋謂以采色畫鳥羽。綴之衣以爲飾。毛許止云羽飾衣。不言畫者。文省。三君說實同也。但衣以羽飾。於制未協。君子偕老。孔疏引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旗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案孫說是也。陳啓源據左昭十二年傳。有秦復陶翠被。胡承琪據樂師先鄭注云。聖舞者。衣飾翬翟之羽。說苑善說篇。襄成君衣翠衣。證古衣服。有羽飾者。然彼皆非禮法之服。不可以釋此經。詩君子偕老篇。又以二翟爲象服。孔疏謂以象骨飾服。尤謬。云展衣。白衣也者。後鄭詩鄘風絲衣。鄭風君子偕老箋。及釋名釋衣服義。並同。說文衣部云。褕。丹縠衣也。案許以褕爲正字。則展爲同聲假借字。君子偕老。毛傳亦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詩釋文云。褕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說與鄭異。孔廣森云。詩言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說文曰。瑳。玉色鮮白。以玉之白。喻衣之白。則展衣自信矣。案孔說是也。引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澣衣者。證屈澣文異。云屈者。音聲與闕相似。檀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者。明此經與禮記文異義同。屈闕澣展。古音並同部。故云音聲相似。屈。玉篇糸部又作網。則俗字也。云鞠衣。黃衣也者。綠衣箋義同。云素沙。赤衣也者。蓋釋沙爲丹沙也。周書王會篇云。卜人以丹沙。先鄭意。素沙別爲一服。以生品爲之。而以丹沙染其色也。然經傳凡言素者。並爲白。不當爲赤。且經明言六服。如先

鄭說素沙爲一服。則有七服。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狄當爲翟者。據詩鄘風字作翟。明狄爲假字。翟爲正字也。巾車。后路重翟。翟。翟車亦並作翟。翟狄聲近字通。書禹貢。羽畎夏翟。染人注。及漢書地理志。引並作夏狄。是也。云翟。翟名者。爾雅釋鳥云。鵠山雉。彼釋文鶴作翟。郭注云。鶴長尾者。說文羽部。翟。翟爲翟之種別。故此成通言翟也。也。案依爾雅。則翟與翟。各爲十四雉之一種。後鄭之意。則翟爲雉之大名。翟。翟爲翟之種別。故此成通言翟也。染人注。亦以夏狄爲六雉總名。與此注義同。唐郊祀錄引三禮圖云。婦人祭服。所以用雉爲飾者。取其專一之德。復有文采之華。故川之以飾衣也。云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者。亦釋鳥文。今本爾雅。雉作洛。五色作五采。搖作鷄。說文佳部。說十四雉之名。亦作搖。鷄爲鷄鳥。非雉名。當從搖爲正。伊雉字亦不當作洛。詳職方氏疏。釋鳥。郭注云。翟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王后之服以爲飾。鷄卽鷄雉也。亦王后之服以爲飾。郭卽本鄭義。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續於衣以爲文章者。此統翟衣揄翟二服而言。說文刀部云。刻。鑲也。謂鑲繒爲雉形。而復畫之。備五采以綴衣也。今案翟衣。疑不當以繒刻雉形。後鄭說未據。云翟衣畫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者。玉藻。翟衣。揄狄。風狄。注云。翟讀如翟。揄讀如搖。翟。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案鄭意。律揄皆畫文。如其雉。闕狄不畫翟名。故謂不畫也。禮記。說棺飾有揄絞。注亦謂絞繒。畫翟雉。與此義同。釋名釋衣服云。王后之上服。曰翟衣。畫翟雉之文於衣。搖翟。畫搖雉之文於衣。闕翟。刻翟雉形。而不采畫綴於衣也。依禮圖述鄭義。鈔衣冠部。引三禮圖云。揄翟。刻青翟形。采畫雉綴於衣。闕翟。刻赤繒爲翟形。而不采畫綴於衣也。依禮圖述鄭義。則三翟。律玄。揄青。闕赤。皆如其色。刻繒爲之。詩。君子偕老之象服。鄭箋謂指揄翟闕翟。象律字通。史游急就篇云。律飾刻畫無等雙。是女服有刻畫爲飾。但劉以闕釋闕翟。玉藻孔疏。則謂取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未知孰是。劉釋律衣搖翟。皆不云綴繒。亦與鄭義小異。陳祥道云。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崔靈恩謂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案陳蓋兼采先鄭及劉氏說。其引三禮義宗。王后以下翟數之說。亦未知然否。云此三者皆祭服者。賈疏云。對鞠衣以下。非祭服也。云從王祭先王。則服律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者。舊唐書儒學傳。引三禮義宗。書鈔引三禮圖說。並同。賈疏云。鄭言此者。欲見王后無外事。唯有宗廟分爲二。與王祀先王祭衰冕。先公驚冕同差。羣小祀王玄冕。故后服闕翟。唐書引義宗。又云。王后無助祭天地五嶽。是也。故自先王以下。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案凡婦人從夫。行禮服次。必相配。此注以后律衣視王衰冕。后揄翟視王驚冕。是也。惟闕翟依後注。說內外命婦服次。及喪大記注義。則當視羣冕。今祭羣小祀。王玄冕。則后

當展衣，而展衣非三翟。不可以爲祭服。故從以闕翟當之。然於差次究嫌錯互。又據此注及賤人疏。引鄭志。說此三祭。皆從王。今攷司服注云。翟小翟。林澤填衍四方百物之屬。彼皆外祭。王后所不與。唯女祝。王后有內祭祀。內禱祠。注以內祭祀爲宮中竈門戶。內禱祠爲疾病祈報。此注所云。疑卽據彼言之。但宮中諸祀。其禮甚微。疑皆后自主之。王似不必與祭。不審鄭意果何指也。又司服。王饗射鷩冕。唐書引義宗云。搖狄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蓋崔氏雖不違鄭義。而仍以掄狄視鷩冕。故據司服王服。正後注后展衣見賓客之說。明三翟不能當六冕也。云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者。孔廣森云。續漢輿服志曰。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穆。闕祿加上之服。圭穆。卽圭衣也。林頤山云。注所舉以況三翟者。常舉圭衣中離圭有襪者言之也。釋名釋衣服。婦人上服曰圭。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圭衣實由是而得名。又漢江充傳。充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注。曲裾如婦人衣。蘇林注。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緡角割。名曰交輸裁。如淳注。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蓋自其所垂偏旁而言。交輸裁一頭狹。故釋名云。形如刀圭。賈逵又云。衣圭。自其垂之兩旁而言。兩旁尖長。中尖漸殺而短。故蘇林云。交輸裁。如淳又云。若燕尾。凡漢制。圭衣中離圭有襪。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翡翠垂髻。郭璞注。司馬彪曰。襪。圭飾。髻。燕尾。燕尾卽圭衣。漢司馬相如傳。張揖注。襪。離圭。卽司馬彪所云圭飾離圭。又卽續漢志麗圭。穆。案林說甚駁。圭衣。卽衣圭。如淳引賈景伯說。疑卽此經注文。鄭說或本於賈也。後漢書光武紀。諸于繡襪。李注引前書音義云。諸于。大掖衣。如婦人之圭衣。圭衣。卽圭衣也。蓋漢時圭衣。制最華麗。其刻繒爲飾者。謂之髻。亦謂之襪。文選傳綬雜賦。華圭飛髻而雜繡羅。襪羅。卽離離。李注引司馬彪上林賦注云。髻。燕尾也。衣上假飾。據此諸文。知漢圭衣。刻繒爲假飾。亦畫而綴之。衣以爲華者。故鄭人以爲三翟之遺俗也。至江充曲裾後垂交輸。蓋效婦人衣爲之。本非法服。如淳以爲卽深衣之續衽。非也。喪服鄭注云。婦人不殊裳。衰下無衽。是婦人衣亦無衣旁垂如燕尾之衽。則圭衣削幅之與衽不相涉明矣。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者。月令鄭注。亦云鞠衣。黃桑之服也。案黃桑服。卽後世之組色。釋名釋采帛云。組。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急就篇。鬱金半見組白約。顏注云。組。淺黃也。依鄭說。則鞠衣鞠爲籜之借字。卽地官敘官注之鞠。易緯稽覽圖云。黃之色悖如鞠塵。是此。故賈疏及詩君子偕老孔疏。並謂鞠鞠字通。然漢唐人說鞠衣。多謂取秋華之鞠同色。呂氏春秋。季春紀。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高注云。內司服。王后之六服。有鞠衣。衣黃如菊花。故謂之鞠衣。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鞠衣。衣名。春服也。蓋鞠華之色。釋名釋衣服云。鞠衣。黃如鞠華也。月令孔疏。亦云鞠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

服也。與詩疏說異。王聘珍云。孔本劉熙說。與鄭所云鞠塵者不合。其說非是。鞠即鞠葉之鞠。古無鞠字。說文作鞠。古與鞠通。齊民要術說作鞠之法。以青蒿上下弇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生黃衣乃止。釋名釋飲食云。鞠。朽也。鬱之使生衣。案王說是也。黃華之鞠。見蠅氏。其字借鞠爲之。既不作鞠。又不可以言塵。陸氏周禮毛詩禮記釋文。並兩存而音。而不能決。蓋咸未達鄭指矣。云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者。引證鞠衣爲桑服。今禮記上帝作先帝。鄭彼注云。爲將禱求福祥之助也。先帝。太皞之屬。唐書引三禮義宗云。鞠衣以采桑則服之。書鈔引三禮圖云。鞠衣。王后親桑之服也。賈疏云。謂季春將蠶。后服之。告先帝養蠶之服。案據崔賈說。蓋麗之於神以告桑。遂服以親桑親蠶。故追師注。亦謂編服之以桑。與此衣正相配也。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者。詩君子偕老箋。亦云展衣。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唐書引三禮義宗。書鈔引三禮圖說。亦同。賈疏云。知義然者。以其鞠衣在上。告桑之服。據衣在下。御於王之服。展衣在中。故以爲見王及賓客之服。但后雖與王體敵。夫尊妻卑。仍相朝事。與賓同。諸侯爲賓客於王。后助王灌。饗賓客則后有見賓客之禮。是以亦服展衣也。若然。內則注。夫人朝於君。次而祿衣也者。彼注謂御朝也。孔廣森云。王以皮弁爲朝服。后以展衣爲朝服。取其色與皮弁素積相應。案鄭意蓋當如孔說。此注以展衣爲后以禮見王之服。猶巾車注。謂安車爲后朝見於王所乘。皆指常朝言之。賈後疏引大傳注。謂后夫人朝服同展衣。而內則世子生。則有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鄭彼注。則云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祿衣也。與此注及大傳注義異。追師注。謂后見於王。首服次。然次祿衣。乃燕見之服。內則明云。朝服則與燕見服異。今以男女二服差次推之。天子朝服皮弁。則后當次祿衣。諸侯朝服冠弁。則夫人當備笄宵衣。毛詩齊風鵲鳴傳。謂夫人備笄而朝。其說甚確。鄭三禮注及大傳注說。井與次不合。賈疏謂內則注。次祿衣爲御朝。彼孔疏亦謂當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然后御見亦當備笄宵衣。二說井非也。互詳追師疏。又賈釋見賓客爲從王灌饗賓客。蓋與巾車注。謂厭翟爲后從王灌饗諸侯所乘同。內宰。凡賓客之祿。獻瑤爵。注謂后亞王禮。獻卽其事也。但依崔賈恩說。后從饗賓客。當服揄狄。亦不當服展衣。鄭賈說未確。詳前。云字當爲檀。檀之言檀。宜誠也者。亦依玉藻。雜記。喪大記。破展爲檀。與司農說同。君子偕老箋。亦云展衣字誤。禮記作檀衣。檀之宜檀。爾雅釋詁文。鄭述之以明名檀之義。馬瑞辰云。玉藻櫛櫛檀櫛。孔疏釋名。檀衣。檀。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是矣。案馬說亦通釋名說。與鄭微異。而字亦从檀。說文則展衣字作褻。而不收檀字。許鄭說亦異也。云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者。井鄭風君子偕老文。釋文云。玼音此。劉倉我反。本亦作瑳。與下瑳字。同倉我反。阮元云。詩釋文。玼音此。本或

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按玼瑳。聲相近。說文。瑳。玉色鮮白。玼。玉色鮮也。義亦同。然一書之中。不當玼瑳互出。毛詩瑳兮下傳箋。王肅皆無說明。與前章同作玼也。此注玼亦作瑳。劉昌宗音育。育。我及。蓋毛詩前後。皆作玼。禮注據魯詩前後皆作瑳。今本合并爲一。以前後區別之。非也。案阮說是也。馬瑞辰說。同陸所見或本。不誤。毛傳亦以二瑳爲釋。又云玼。鮮盛貌。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鄭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鄭引彼說。證三狄字當作玼。且爲祭服。故云德常神明也。云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引配君子者。毛傳亦以展衣爲釋。又云。展誠也。美女爲媛。鄭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此注引以證展衣爲以禮見王之服。故云行配君子也。云二者之義。與禮合矣者。謂詩言天帝。見二翟之爲祭服。言邦媛見展衣之爲禮見服。二義并與禮合也。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者。證綠衣當爲祿衣。夏采注。引喪大記。祿作稅。阮元云。今本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據此注所引。知本作祿衣。下云字或作稅。當兼雜記喪大記言之。賈疏云。或雜記文。蓋賈所據雜記。已作稅矣。雜記。其餘如士。注云。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正義本稅衣作祿衣。與此注正合。稅祿皆聲相近。云言祿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祿衣也者。呂飛鵬云。毛詩綠衣箋云。綠當爲祿字之誤也。祿衣黑。雜記。喪大記。皆作稅衣。康成破稅爲祿。此經綠衣。康成亦作祿。則鄭以祿爲正字。然注士喪禮祿衣。云古文祿爲綠。則古無祿字。審矣。說文衣部無祿字。而據以讀此經。士喪禮。玉藻。亦並作祿衣。此不備引。故云言祿者甚衆也。云祿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者。于。亦當作於。唐書引三禮義宗。書鈔引三禮圖說同。賈疏云。案尙書多士傳云。古者后夫人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注云。朝服展衣。君在堂。又云大師奏鸛鳴子簫下。然後后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以此而言。云釋展衣朝服以燕服。然後入御。明入御之服。與燕服同祿衣。以其展衣下唯祿衣。故知御與燕居。同祿衣也。以其御與燕居。同是私囊之處。故同服。案賈所引大傳舊本。譌稅不可讀。今據詩召南小星疏。御覽皇親部。儀禮經傳通解內治篇所引。補正。依鄭此注及道師注。則王后御於王。服次祿衣。燕居服縱辨祿衣。張惠言云。后燕居宜宵衣。案張說是也。玉藻云。天子玄端而居。注謂玄端爲王燕居之服。后燕見燕居之服。當與王燕衣相配。自宜服縱辨宵衣。鄭以祿衣宵衣爲一。亦非也。互詳道師疏。云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者。鄭士喪禮注云。黑衣裳赤綠。謂之祿。祿之言綠也。又雜記注云。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釋名釋衣服云。祿衣。祿然色黑也。賈疏言。男子祿衣黑。禮雖無文。案士冠禮陳服於房。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至於士喪禮陳襲衣于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祿衣。祿衣當玄端之處。

變音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襲時。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故雖男子之玄端。亦名祿衣。又見子羔襲用祿衣。緇帶。緇裳。婦服。緇帶與玄衣相對之物。則男子祿衣黑矣。男子祿衣既黑。則是此婦人祿衣。亦黑可知。鄭言此者。以六服之色無文。欲從下而上推次其色。以此爲本。故言之也。案祿衣。男女皆有之。男子祿衣。卽玄端服之連衣裳者。春秋絲露度制篇云。大夫衣祿士不以燕。蓋卽指玄端服。與依賈士喪禮疏。以赤祿專釋婦人服。則赤祿卽緇帶。緇爲赤之淺者。散文通稱。又案男子祿衣。卽玄端服之別制。玄端布衣。則祿衣亦用布可知。女子六服皆絲衣。與彼不同。祿衣又視男子弁服。不視玄端。蓋亦黑縗爲之。故士昏禮謂之純衣。鄭注亦釋爲絲衣。明與男子祿衣。色同質異也。況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衣服通例。男女所同。后六服。皆以素沙爲裏。沙穀以絲爲之。若祿衣表布而裏素沙。則是以帛裏布矣。足明其不然也。士昏禮又有纁笄宵衣。又云。女從者畢袷玄。賈疏推鄭義。謂純衣表布衣袷玄。皆是祿衣。而少牢疏則云。綃衣者。六服外之下者。今以經注考之。惟純衣當爲祿衣。其背衣及袷玄。並以配玄端。與純衣配爵弁服不同。鄭賈說非是。詳前及追師疏。云六服備於此矣者。先鄭以素沙爲一服。鄭不從其說。明自祿衣至袷玄。六服已備。不當如先鄭說。更數素沙也。云祿衣袷玄。聲相近者。謂與纁帶聲近。聲類相近也。玉藻注。祿衣袷玄。惠士奇云。袷。不當如先鄭說。素問骨空論云。袷臂齊肘。注云。袷音搖。段玉裁云。祿與纁聲近。后服刻繪爲纁形。而采畫之縹於衣。鄭意纁是正字。律是假借字。說文亦以律爲蔽膝正字。而王后祿衣。特假借此字也。袷與搖聲近。袷衣刻繪爲搖形。而采畫之。鄭意搖是正字。袷是假借。說文作袷字。從衣俞聲。字不從手。亦不謂爲搖之假借。狄與翟聲近。鄭意禮經翟是正字。狄是假借。展與翟聲近。鄭意從喪大記玉藻。作翟爲正字。作展爲假借。說文字作翟。從衣翟聲。今詩禮皆無其字。云祿字之誤也者。祿亦當爲祿。詩邶風祿衣序箋。云祿當爲祿。故作祿。轉作祿字之誤也。孔疏云。此祿衣。與內司服祿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祿衣言色。明其誤也。段玉裁云。賈疏云。祿與絲。不得爲聲相近。但字相似。故云字之誤。毛詩正義云。此祿衣。與內司服祿衣字同。則周禮經文作祿甚明。故鄭定爲字形之誤。若本是祿字。則祿祿皆衆聲。當與祿袷袷。皆爲聲相近。或當云聲之誤。不得別爲字之誤矣。孫志祖云。蓋賈氏所見本猶不誤。然釋文云。祿或作祿。同吐亂反。沿譌久矣。案段孫說是也。蓋此經自是形誤。與士喪禮。祿衣古文作祿爲聲誤不同。大戴禮記。夏小正八月。玄校傳云校也者。若綠色然。傳松卿本。亦誤爲祿色。與此正同。云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袷狄青。祿衣玄者。狄、依前破字當作翟。各本並誤。賈疏云。王后六服。其色無文。故須推次其色。言推次者。以鞠衣象鞠塵。其色黃。祿衣與男子祿衣同。其色黑。二者爲本以五行之色。從下向上。以次推之。水色既黑。祿衣象之。水生於金。祿衣上有展衣。則展衣象金色白。故先

鄭亦云展衣，白衣也，金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之，土生於火，火色赤，鞠衣上有闕翟，則闕翟象之赤矣，火生於木，木色青，闕翟上有榆翟象之青矣，五行之色已盡，唯有天色玄，韠衣，最在上象，天色玄，是其以下推次其色也，詒讓案，六服之色，依後鄭說，則韠衣玄，榆翟青，闕翟赤，鞠衣黃，展衣白，襜褕黑，依先鄭說，則展衣白，鞠衣黃，素沙赤，韠衣爲畫衣，二翟則畫羽飾，不詳何色，詩君子偕老，毛傳，以展衣用丹縠，則色赤，餘五服無說，孔疏云，孫臧推之以爲韠衣赤，榆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襜褕黑，鞠名與麤同，雖毛亦當色黃，襜褕，與男子之襜褕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臧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韠衣赤，榆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襜褕衣越青而同黑也，段玉裁云，毛許馬融，皆云展丹縠衣，仲師始云白衣，而鄭君從之，蓋舊說周禮鞠衣黃，襜褕衣，素沙白，則展衣丹縠，案孫孔所推六服之色，纏復雜亂，無所取義，段說雖依據故書，而緣爲問色，不宜以爲法服，素沙別爲一服，亦與經不合，鄭君所說，推次精當，不可易也，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者，緣衣箋亦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賈疏云，案喪服上云斬衰裳，下云女子鵲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連衣裳矣，又昏禮云，女次純衣，亦不言裳，是其婦人連衣裳，裳衣既連，則不異其色，必不異色者，爲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故也，黃以周云，婦連衣裳，裳亦別爲之，而連綴於衣，非裳與衣同幅爲之也，俗儒據詩綠衣黃裳，以爲婦人亦殊裳，殊謬，云素沙者，今之白縹也者，釋文云，縹，聲類以爲今作縹字，案說文素部云，素，白緻縹也，糸部云，縹，白鮮厄也，縹縹如夢，稍縹鮮厄也，聘禮，束勅注云，勑，紡絲爲之，今之縹也，段玉裁云，據計則縹與縹各物，音近而義殊，二禮之鄭注，自謂縹不謂縹也，案段說是也，依許說則縹即縹，與縹小異，後注又舉沙縠爲比，廣雅釋器云，鮮支，縠縹也，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白鮮支，縹也，亦名縹，則漢之縹，卽魏晉以後之縹矣，云六服皆袍制，以自縹爲裏，使之張顯者，說文，衣部，以縹衣爲畫袍，與鄭義同，詩綠衣云，綠衣黃裏，鄭箋云，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展衣襜褕，皆以素紗爲裏，今緣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雜記注，亦云六服皆袍制，不擇，以素紗裏之，如今桂袍襖重緇矣，孔疏云，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漢時有挂袍，其袍下之襖，以重緇爲之，詒讓案，據雜記云，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重言狄稅，而總云素沙，明此經先舉六服，而終以素沙，素沙，卽衣裏，通六服言之，猶屨人云赤舄黑舄，赤總黃總，青句素屨，總句，卽爲舄屨之飾也，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義亦然也，則漢時婦人衣亦上下連，名袍，與六服同，凡古男女袍制，并連衣裳，有表裏，賈疏據雜記云，子羔之襲，闕衣裳，闕卽是袍，謂男子袍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則非

袍。而云袍制者。正取衣復不單。與袍制同。不取衣裳。別爲義。非也。雜記。繭衣裳。孔疏謂亦連衣裳。足正賈說之誤。又案古制。布帛表裏必相應。此六服。皆以緇爲之。故以素沙爲裏沙。亦緇帛也。若六服之下。更有錫衣宵衣。以布爲之。則不得以素沙爲裏。以帛不裏布也。此經不及錫衣宵衣。或以是與。云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者。于亦當作於。鄭雜記注。亦云素沙。若今紗穀之帛也。沙紗。古今字。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云。白沙在泥。與之皆黑。論衡率性篇云。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白紗。卽此素沙也。惠棟云。釋名釋采帛曰。穀。粟也。其形足而跟。視之如粟也。又謂沙穀。亦取跟跟如沙也。說文糸部曰。穀。細縛也。與鄭說合。呂飛鵬云。古無紗字。至漢時始有之。漢書江充傳。充衣紗穀禪衣。注。師古曰。紗穀。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紗。稠者爲穀。則紗與穀有別。任大椿云。江充傳注曰。稠者曰穀。釋名所云。如沙如粟。皆稠之狀。蓋穀卽今之縐紗也。案任說是也。依鄭義。六服皆以緇爲之。而別以沙穀爲裏。段玉裁據毛詩傳云。展丹穀衣。推此經舊說。蓋謂言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衣。素沙者。互見。則鞠衣等皆以穀爲之。舊師說或然。然非經義也。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綠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綠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國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祿衣。〔疏〕此論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者。綠亦當爲綠。注當爲綠。各本並誤。賈疏云。上言王后六服。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綠衣。女御也者。綠。當作綠。賈疏述注不誤。下同。內宰注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賈疏云。鄭以內命婦。無過三夫人已下。外命婦。無過三公夫人已下。但經云鞠衣以下。則三夫人。三公夫人同。皆得闕狄以下。則此命婦之中。無三夫人及三公夫人矣。故內命婦。從九嬪爲首也。鄭必知九嬪以下。服鞠衣以下者。但九嬪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已下。服亦三等。故知鞠衣以下。九嬪也。展衣以下。世婦也。緣衣。女御也。王應電謂世婦當服鞠衣。女御當服展衣。金榜云。鄭君以九嬪世婦女御。當內命婦。因以差三夫人宜服闕狄。榜謂玉藻。王后祿衣。夫人掄狄。注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據夫人掄狄差之。則九嬪屈狄。世婦鞠衣。女御展衣可知也。追師。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明內命婦不數九嬪。玉藻。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皆從男子。注云。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明內命婦。數自世婦以下。鞠衣。黃桑服也。月令季春。薦鞠衣于先帝。爲將蠶求福祥之助。及奠繭。命世婦以其服。世婦服鞠衣。此其著也。內司服所辨內外命

婦之服，更有緣衣爲外命婦言之耳。案金說甚精，是正此注之誤。云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者，此以婦人鞠衣，對男子之緇冕，婦人展衣，對男子之玄冕，婦人緣衣，對男子之弁服也。北堂書鈔衣冠部，引三禮圖云，鞠衣，孤之妻服，以從助祭，展衣，卿大夫妻服之，以助君祭，緣衣，士妻服，以從君助祭者也。與鄭義同。賈疏云，此約司服，孤緇冕，卿大夫同玄冕，士皮弁，三等而言之，孤已下妻，其服無文，故以此三等之服，配三等之妻也。孤妻，亦如九嬪三服俱得也。卿大夫妻，亦如世婦展衣緣衣俱得也。士妻緣衣而已，但司服，孤卿大夫士文，承諸侯之下，皆據諸侯之臣而言，若然，諸侯之臣妻，亦以次受此服，是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韞衣，一命褱衣，士緣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韞、當爲鞠，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若然，五等諸侯之臣，命雖不同，有孤之國孤緇冕，卿大夫同玄冕，無孤之國，則卿緇冕，大夫玄冕，其妻皆約夫而服，此三等之服，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則王臣與公國之臣同，服皆孤一等，卿大夫共一等，如司服所說，侯伯子男之國，無孤，則卿大夫異等，妻服亦如之，雜記云，內子以鞠衣褱衣素沙，下大夫以褱衣，其餘如士，注云，此復所用衣也，內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褱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又喪大記云，復，大夫以玄纁，世婦以褱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注云，纁，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以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褱衣，此二文，並據無孤之國而言，如其說則侯伯子男之卿，得服緇冕，妻服鞠衣，而天子及公之卿，反服玄冕，妻服展衣，於次不順，故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盧注駁其誤，云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韞衣者，謂其夫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上公夫人乃韞衣，孫鄭等改鞠衣，非也，又云，一命展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玄又分公卿大夫及其妻，爲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緇冕，卿大夫玄冕，何爲易之，又令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孤，緇冕與鞠衣錯易，尤非宜也，據盧說，則侯伯子男之卿，亦與大夫同一等，皆服玄冕，妻皆服展衣，其說似是，大宗伯再命受服，注云，此謂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亦不言子男之卿當緇冕，或鄭亦自知其說之未安，而更定之乎，若然，雜記內子鞠衣之文，疑當指孤之妻言之，卿之妻自同下大夫褱衣，記文詳略互見，遂失其義耳，又案外命婦之服，依鄭義，自大夫妻緣衣以上，皆侈袂，其士妻緣衣，則不侈袂，其說亦不盡謬，詳追師司服疏，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者，狄，亦當作翟，下並同，賈疏云，婦人之服有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則當掄狄，是以玉藻云，王后

禮衣。夫人揄狄。注。夫人三夫人。若三公夫人。不得過闕狄。知者。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執璧同。則三公亦義冕。王藻。君命屈狄。據子男夫人。則三公之妻當闕狄。三夫人其服不定。三公夫人。又無正文。故總云。以疑之也。案依賈說。則三夫人服有兩說。據玉藻注義。則三夫人得衣揄狄。鄭此注。以九嬪及孤之妻鞠衣遞加之。則三夫人及公之妻。常服闕狄。與玉藻注不合。其說非也。陳祥道云。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簪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金鶚云。三夫人尊與三公同。則三公夫人亦揄狄。同於侯伯夫人。案陳金兩說是也。姜兆錫。蔣載康。黃以周。說同。依鄭賈義。則天子三公服義冕。妻服闕狄。天子孤服緇冕。妻服鞠衣。公之孤侯伯子男之卿及妻服同。天子之卿大夫服玄冕。妻服展衣。公之卿大夫。侯伯子男之大夫。及其妻服同。天子及諸侯之士。同服弁服。妻服祿衣。差次渚舛。殆不可通。今通校諸經。及陳金諸家說。考定王臣服次。天子三公當驚冕。妻當揄狄。則孤卿當義冕。妻當闕狄。大夫當緇冕。妻當鞠衣。士當玄冕。妻當展衣。侯國之臣。則當如盛景宣說。乃合其次耳。鄭賈說之誤。互詳司服疏。云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在闕狄。唯二王後祿衣者。玉藻注。及詩君子偕老義。義同。書鈔引三禮圖。及通典吉禮引崔寔恩說。亦並依鄭義。鄭既以鞠衣以下衣。對男子緇冕以下。差而上之。則婦人闕狄。對男子之義冕。婦人揄狄。對男子之驚冕。婦人祿衣。對男子之衮冕也。故喪大記云。復。君用揄狄。子男以義。注云。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祿衣。而侯伯以驚。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義。其夫人乃用屈狄矣。又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祿立于房中。注云。祿。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則魯夫人得同二王後夫人服也。賈疏云。玉藻云。夫人揄狄。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鄭必知侯伯夫人揄翟而下。以玉藻云。君命闕狄。再命鞠衣。一命褙衣。夫並是子男之國。闕狄既當子男夫人以上差之。侯伯夫人。自然當揄翟。二王後夫人當祿衣矣。案喪大記云。復。君以卷。注云。上公以衮。則夫人用祿衣。又案隱五年公羊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稱公。若然。天子三公。有功加命服義冕。其妻亦得服祿衣矣。此注直云二王後。不云三公之內上公夫人者。以其八命則義冕。夫人服闕翟。不定故不言。若然。喪大記注云。公之夫人。容三公夫人兼二王後夫人矣。明堂位云。夫人副祿。是魯之夫人。亦得祿衣。故彼鄭注。副祿。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以此而言。則此注亦含有九命。上公夫人與魯夫人同也。詒讓案。侯國內命婦之服。經注無文。詩綠衣箋云。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綠衣次之。次之者。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孔疏云。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人下姪婦鞠衣。二嬖展衣。其餘祿衣也。張惠言別依金鶚說。又以意推之。謂上公侯伯世婦。從君祭。鞠衣。從夫人見賓客。展衣。以禮見君。祿衣。御於君。宵衣。御妻從夫人祭賓客。並展衣。

餘與世婦同，妾從王祭賓客，並祿衣，見於君入御，並宵衣。子男世婦從夫人，祭祀賓客，展衣，以禮見君。凡祿衣，御於君，宵衣，御妻妾從夫人祭祀賓客，並祿衣，見於君入御，並宵衣，其所推未知是否，附著以備攷。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言及言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疏〕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者，賈惟據宗廟大小祭祀，賓客，謂后助王灌饗，諸侯來朝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案后從王饗賓客，當衣揄狄，鄭賈謂服展衣未禡，詳前疏，云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者，賈疏云，謂后祭祀賓客時，云凡命婦者，兼外內命婦也。詒讓案，王姬之服，經注並無文攷，毛詩召南何彼穠矣，敘云，王姬亦下降於諸侯，車服不繫於其夫，下王后一等，鄭箋謂服揄狄，此官當亦共之，經文不具也，云共喪衰亦如之者，謂喪紀則共衰，此通關后以下及內外命婦言之也。說文系部云，縗，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經典通假衰爲之喪服，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婦人喪衰之制也，賈疏云，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已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莊有可云，喪衰，斬衰齊衰也，后當更有錫衰，縗衰，疑衰，嬪婦以下大功小功等私服，司服不共也，注云，凡者，凡女御與外命婦也者，賈疏云，鄭知凡中內命婦，唯有女御者，據上文外內命婦服，唯有鞠衣已下，此經上已云九嬪世婦，則內命婦中，唯有女御也，其外命婦中，則有孤妻以下，云言及言凡，殊貴賤也者，明九嬪世婦，亦即內命婦，以其貴，故冢后爲文，言及以示殊異，其女御外命婦等，名位較賤，則別言凡爲綜括之辭，明其與后等差懸絕也，云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者，據公羊傳八年，公會主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傳義，鄭以外命婦中，三公夫人及孤卿之妻，其服或加於九嬪世婦，而經必先九嬪世婦，次及凡命婦者，明以尊王內官，合於春秋尊尊之義也，云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者，明夫受服於司服，則妻亦受服於內司服也，賈疏云，此約大宗伯男子之服，彼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則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乃受服，天子下士一命，則不受，故鄭云下則不共也，云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者，追師注義同，賈疏云，案此上經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案特牲，主婦饗笄緇衣，少牢，主婦饗鵲衣，侈袂，士妻不衣祿衣，大夫妻侈緇衣，不衣展衣，如其夫自於家祭降服，是自於其家則降，上經祭祀賓客共后之服，是外命婦助后祭祀賓客，乃服上服也，互詳追師疏。

后之喪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粉帨線。疏：后之喪其衣服者，通王后及先后有之。內命婦及王女之喪，

正謂製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案依賈說，則后製斂服，稱數與王同。詳小宗伯疏。司服云：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麻衣服，皆掌其陳序。此官掌后服，則后喪，亦當共復斂奠麻四者衣服，與司服掌王服內外相準，不徒共斂服也。云凡內具之物者，喪紀所用絲枲縫紵之物，內人所具者，亦并共之也。注云：內具粉帨線，麻衣之屬者，釋文云：粉，本又作帨。說文巾部云：楚謂大巾曰帨。帥，佩巾也。帨帥，或从兌聲。帨，書衣也。案帨，或从衣，案帨即帨之變體。帨，假借字也。內則注云：粉帨，拭物之佩巾也。繁，小簋也。繫與繫同。賈疏云：案內則，婦事舅姑，有粉帨線，麻衣之屬，故死者入殯，亦兼有數物。內則更有刀礪小腦之等，故云之屬，以總之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爲役助之。宮，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者，說文糸部云：縫，以鍼紵衣也。謂王宮中線縫紵之事。此官成掌之也。注云：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爲役助之者，斂官，奄官，下有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蓋以王及后尊貴，其裁縫衣服，自有法式，縫人不取專爲，故使女御監縫事。縫人奄官，則與女工給其使役，佐助成之。猶酒人注，謂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爲世婦役也。云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爲焉者，明非王及后之衣服，若三夫人以下縫紵之事，直縫人專爲之，不關女御，故下文云：掌凡內之縫事，是也。鄭司農云：線，縷者。說文糸部云：喪縫棺飾焉。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綫、縷也。重文線，古文綫，公羊傳四年傳，何注云：綫，縫帛縷。喪縫棺飾焉，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子帷幕，而加文縷，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獸三列，素錦藉，加僞荒，纁組六，齊五采五貝，黼裳二，獸裳二，黃裳二，皆戴圭、魚、羅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襲，諸侯六襲，大夫四襲，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疏〕是王冢后世子已下，亦縫棺飾焉。注云：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者，啓，謂啓殯也。凡喪禮，大斂後，殯於四階上，以木覆棺而塗之，將葬之前一日，啓殯，遷棺而朝於祖，鄭言此者，明孝子見棺如見親之身，故棺飾，殯生時帷幕爲之，檀弓云：制絞衾，設奠襲，爲使人勿惡也。鄭喪大記注云：飾棺者以華，道路及殯中，不欲衆惡其親也。云既載飾而以行者，此明棺飾，即葬行時，柩車所飾柳絮等，故檀弓注云：殯、引飾棺以綫，葬、引飾棺以柳絮，彼殯引棺飾，即雜記所說，行死柩自外

來就殯之事，以非常法，故鄭此注不兼結飾言之，賈疏云，案既夕禮，日側，遂匠納車於階間，卻庭而下，載之於殯車之上，乃加帷荒飾棺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設祖奠，明日且，乃更徹祖奠，設遣奠，也牲取下體，乃引向殯，云遂以葬者，謂葬時，并以入殯藏之也，喪禮謂之見，既夕禮云，乃窆，藏器于旁，加見，注云，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是也，云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荀子禮論篇云，無幃，絲蒿縷絜，其類以象非帷幃尉也，王念孫謂無幃，即喪大記之素錦繡，加幃荒，荒在上，象幕，繡在下，象幃，故曰其類象非帷幃尉也，案鄭說與荀子同，賈疏云，幕人共帷幕幃帟綬，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于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更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已下是也，引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者，孔疏云，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詒讓案，以下並據喪大記諸侯棺飾，證天子之法，龍帷者，象生時之帷也，幕人之帷，亦以布爲之，但此以畫龍爲異，帷，檀弓又謂之幃，據柳象宮室，故別稱幃也，云三池者，彼注云，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竿，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孔疏云，三池者，諸侯禮也，池謂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云振容者，孔疏云，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文餘如幃，畫幃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幃動，故曰振容，詒讓案，此容，蓋與婦人車之童容，形制相似，詳巾車疏，云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彼注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黼荒，緣邊爲黼文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孔疏云，荒，謂柳車上覆，謂黼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黼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已相背，爲三行也，詒讓案，荒，象生時之幕也，蓋亦以布爲之，云素錦繡者，彼注云，繡以觀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孔疏云，素錦，自象生時之幃也，幕人之幃，以繒爲之，此則用素錦爲異，云加僞荒者，彼注云，僞當爲帷，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繡，以觀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云繡組六者，彼注云，組，所以結連帷荒者也，賈疏云，組謂繫連帷荒，以繡色爲之，左右各三組，井之六耳，云齊五采五貝者，彼注云，齊象車蓋，繡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繡貝落其上及旁，孔疏云，齊五采者，謂黼甲上當中央，形員如華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繡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云黼絜二，黻絜二，畫絜二者，釋文云，絜，本又作簠，案絜，聲類同，古通，說文竹部云，簠，扇也，重文簠，簠，或从妾，喪大記注云，畫者畫靈氣，其餘各如其象，釋名釋喪制云，

鬻有鬻有畫。各以其飾名之也。鬻、詳女御疏。云皆戴圭者。賈疏云。謂置圭於鬻之兩角爲飾也。云魚躍拂池者。彼注云。以銅爲魚。懸於池下。行則魚上拂池。孔疏云。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維。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云君纁。戴六纁披六者。彼注云。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賈疏云。謂於車與兩廂。各豎三隻輪子。以纁爲值。幹其輪子。各使相值。因而繫前後披兩廂。各使人持制之。以備車之傾側也。其實兩廂各三。而云六者。人君禮文圖數。兩傍書六耳。案賈所謂車兩廂。各豎三輪子者。卽柳材也。戴披。並詳司士疏。云此諸侯禮也者。彼云君據諸侯禮。故三池六鬻。與天子禮異。賈疏云。天子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推天子禮也。又引禮器曰。天子八鬻。諸侯六鬻。大夫四鬻者。上引雜記。不見天子鬻數。故又引禮器補之。八鬻者。蓋如諸侯六鬻。加龍鬻二。爲八也。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鬻。皆五列。又有龍鬻二。其戴皆加璧者。以周天子棺飾無文。鄭據漢禮補之。龍火鬻。鬻皆五列。視喪大記周諸侯禮加龍火。又增三列爲五列。又於六鬻之外。增龍鬻二。與禮器八鬻數合。其不戴圭而戴璧。亦是周天子禮。故明堂位云。周之璧鬻。注云。天子八鬻。皆戴璧垂羽。諸侯六鬻。皆戴圭。是漢禮皆約周天子禮爲制。故鄭引彼證此也。云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衣鬻柳之材。必先纁衣其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鬻柳。作接櫛。鄭司〔疏〕注云。必先纁衣其農云。接、讀爲纁。櫛、讀爲柳。皆棺飾。檀弓曰。周人櫛置纁。春秋傳曰。四纁不蹕。鄭司〔疏〕注云。必先纁衣其說文水部云。材、木挺也。又糸部云。纁、繞也。謂鬻以木爲匡及柄。柳上蓋下帷。亦以木爲櫛。所謂材也。經不云衣鬻柳。而云衣其材。則二者並先纁繞衣其內材。而後張其外衣之帷荒。凡內衣纁之。外衣則張之而已。不纁也。賈疏云。鬻柳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纁之。乃後張飾於其上。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者。柳聚一聲之轉。凡棺飾帷池容荒齊等。並聚於柳也。釋名釋喪制云。輿棺之車曰輜。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似也。亦曰鼈甲。似鼈甲然也。其旁曰櫛。似屋櫛也。惠士奇云。柳。一作僕。莊子達生曰。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膝席之上。聚僕之中。柳之言聚。故曰聚僕。棺之飾也。呂氏春秋節喪曰。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僕鬻以督之。一作纁鬻。見荀子禮論篇。案惠引莊子。足證鄭劉二家義。漢書季布傳。置廣柳車中。顏注引鄭氏云。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又引晉灼云。周禮說衣鬻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晉說亦本鄭義。又案凡覆柩車者。上曰柳。下曰櫛。柳衣謂之荒。櫛衣謂之帷。故既夕禮注云。櫛有布帷。柳有布荒。是也。劉氏亦以柳櫛別釋。若總言之。則櫛亦通名柳。故檀弓注。釋櫛爲柳衣。喪大記注。謂帷荒。皆所以衣柳。柳亦通名櫛。既夕記云。巾奠乃櫛。櫛中兼帷荒也。此經言柳

不言櫛，明柳之內氣有藉可知，又據檀弓及喪大記注，則柳爲帷蓋內木材之名，而檀弓孔疏，則謂帷蓋及木材等，總名曰柳，然則柩車之上，上蓋下帷，內材外衣，通得柳名，此經之柳，固無所不咳矣，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者，釋文云，度、音宅，古文庀，與度字相似，因此而誤，賈疏云，是濟南伏生書傳文，故云度西曰柳穀，見今尚書，云宅西曰味谷，度、亦居也，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引之者，見柳有諸色，丁晏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曰味谷，徐廣曰，一作柳谷，書堯典正義引夏侯等書，味谷爲柳谷，儀禮經傳通解，檀弓書大傳虞傳，秋祀柳穀，注、柳、聚也，齊人語，說文赤部，穀、日出之赤也，穀穀、聲相近，故賈以爲色赤，案丁說是也，據堯典疏及大傳，則作柳穀者，蓋今文尚書，鄭注尚書，從古文，作味谷，故三國志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云古柳卯同字，而以爲味，即指此也，此注欲證柳聚之義，故從今文引之，度訓居，義亦可通，賈說得之，陸疑爲庀之誤，不可從，云故書，契柳作接櫛，鄭司農云，接讀爲麗，櫛讀爲柳，皆棺飾者，徐養原云，接、麗之假借字，櫛字，字書所無，釋文音柳，亦就此經而作音耳，其本音木義，則不可考，殆亦傳寫之誤也，集韻四十四，有載葵僂蟬輜四字，皆喪車飾，葵、麗，見檀弓下注，云周禮華作柳，柳在幽尤韻，葵在侯韻二韻，異部而相近，故可通用，荀子禮論有縷麗，又有麗葵，楊倞以爲俱麗之誤，段玉裁云，櫛從木從聲，麗從貝從卯聲，而先鄭讀櫛爲柳，此於聲韻求之也，案段說是也，莊子德充符篇云，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麗資，資、蓋即櫛之譌文，麗資，即麗柳也，引檀弓曰，周人牆置麗者，彼文云，殷人棺槨，周人牆置麗，鄭彼注云，牆、柳衣也，又引春秋傳曰，四麗不蹕者，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齊崔杼弑莊公，葬諸土孫之里，四麗不蹕，下車七乘，是也，杜注云，喪車之飾，諸侯六麗，蹕止行人，段玉裁云，此司農易接爲麗，而引檀弓及春秋傳，以證麗之義也，司農所據記傳字作麗，今本記傳，則皆作契矣，監本注疏，改牆置麗，爲牆置契，則舛錯不倫，喪祝注，亦云四麗牆置麗，麗者，契之假借字也，論議案，此經故書作接，先鄭讀爲麗，後鄭自依今書作契，與先鄭不同，故引之，在後女御御僕二職，並作契，不作麗，可證後鄭不從麗矣，掌凡內之縫事〔疏〕掌凡內之縫事者，謂宮中三夫人以下，

周禮正義

卷十六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

暴練。練其素而暴之。故書。纁作纁。鄭司農云。纁謂讀當爲纁。纁、謂絳也。夏、大也。秋、乃大染。玄、謂

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秋爲節。禹貢曰。羽彫夏狄。是其纁名。其類有六。曰韋、曰摺、曰鬻、曰留、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疏〕掌染絲帛者。未織者爲絲。已織者爲帛。凡王后及公卿大夫之衣服。並染絲而織之。元士以下。則服染纁。玉藻云。士不衣織。是也。內命婦女御以下。外命婦士妻以下。並同。此官掌染絲帛。則亦染桌布。經不言者。亦文不具也。云春暴練者。說文曰部云。暴、晒也。从日出收米。與本部暴字別。隸變二文並作暴。誤。經例暴字。從古文作𦵏。而晒暴字。此及鍾氏並作暴。亦傳寫沿誤也。以下四時染事。並關絲帛二者言之。賈疏云。以春陽時。陽氣燥達。故暴曬其練。案賈說。非也。此借練爲練。謂以絲帛。暴之練之。以俟染也。暴布帛宜於春。故月令仲夏云。無暴布矣。云夏纁玄者。賈疏云。夏暑熱潤之時。以朱湛丹穉。易可和釋。故夏染纁玄而爲祭服。案賈據鍾氏染纁法也。染玄者。當以涅不唯用朱。疏說亦未析。云秋染夏者。秋時石染草染。無不宜。可博染衆色也。云冬獻功者。染事既成。入之典婦功。及典絲。賈謂獻之於王。失之。注云。暴練。練其素而暴之者。說文糸部云。練、練也。素、素部云。素、白緻縞也。水部云。漚、澣也。雜記注云。素、生帛也。釋名釋采帛云。練、澣也。煮使委爛也。素、朴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功飾也。又物不加飾。皆自爲素。此色然也。段玉裁云。此練當作漚。漚其素。素者。質也。卽曉氏云。漚絲。漚帛也。已漚之帛曰練。曉氏如法漚之暴之。而後練帛之質精。而後染人可加染。案段說是也。此練卽漚之借字。凡織治絲帛。通謂之漚。已漚之絲帛。亦通謂之練。說文訓練爲漚。緝已漚之帛也。淮南子說林訓云。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墨。高注云。練白也。此已漚之絲也。注、練其素。統漚治素絲素帛二者而言。

故下云玄纁以爲祭服。賈疏謂素卽絹。先練乃暴之。若然。服則先染絲乃織之。不得爲練。非也。暴凍絲帛法。並詳
說文。云故書。纁作纁。鄭司農云。竊讀當爲纁者。段玉裁云。此以纁不見於他經傳而易其字也。宛聲類聲。略相
似。說文。黑部有纁字。云黑有文也。從黑冤聲。讀若館登之登。按纁卽纁字。故書。假借爲纁字也。主司之云。纁、
說文作纁。玉篇。纁。或作纁。廣韻。纁。黃黑色也。纁與纁同。又通作死。淮南時則篇。天子衣死黃。高誘注曰。
苑。讀纁館之聲。則古人衣色。亦有用纁黃者。急就曰。鬱金半見細白粉。顏師古注曰。鬱金。染黃也。鬱與纁。聲
義正同。夏竊玄者。幽風七月。所謂載玄載黃也。似不必改爲纁字。案王說亦通。許君自敘。述所傳禮周官。皆古文。
而說文有纁無纁。疑許所見故書。又作纁矣。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云。心腹宛黃。宛亦纁之借字。云纁。謂絳也者。
說文糸部云。纁。淺絳也。絳。大赤也。廣雅釋器云。纁謂之絳。賈疏云。絳卽爾雅及鍾氏所云。三人爲纁者。是也。
詒讓案。依說文義。纁雖絳之類。而色淺於絳。故士冠禮纁裳注。亦云淺絳裳。此不言淺者。散文纁得通稱絳也。亦
詳鍾氏疏。云夏大也者。爾雅釋詁文。鍾師注亦同。云秋乃大染者。大染。謂通染衆色。在先鄭凡說。故後鄭不從。亦
云玄謂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謂夏時染事始起。惟可染此二者。不可染餘色也。云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
祭服者。周髀算經云。天青黑。地黃赤。青黑。卽玄色。黃赤。卽纁色也。賈疏云。案易九事章云。黃帝堯舜。垂衣
裳。蓋取諸乾坤。乾坤卽天地之色。但天玄地黃。而玄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與黃共爲纁也。凡六
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云以爲祭服。卽祭義云。玄黃之者也。王制孔疏。引鄭易繫辭注。云土託位南方。南方色赤。
黃而兼赤。故爲纁也。案賈卽本鄭易注義。云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者。後。舊本作后。今據
注疏本正。凡染用草木者。謂之草染。祭服所不用。祭服纁玄。染必以石。謂之石染。纁者黃赤。其染以朱。說文丹
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丹。卽鍾氏所謂朱也。玄者。鄭謂赤黑。周髀云。青黑其染以涅。淮南子似真訓云。今以
涅染纁。則黑於涅。高注云。涅。礬石也。是也。石質堅。故必湛研之而後可用。知湛研必三月者。亦約鍾氏文。
依鄭說。蓋孟夏取丹涅之石湛研之。至季夏始可染纁玄也。詩幽風七月云。八月載纁。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
裳。毛傳云。朱。深纁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八月玄。校彼二經。又以染玄纁爲在八月者。染纁玄雖始於夏。至秋
亦尙可染。此經云。秋染夏。夏爲五色。則亦兼有纁玄。幽詩夏正。與此文雖異。義不乖也。又月令云。季夏命婦官
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
級之度。鄭注云。婦官。染人也。采。五色。據彼文。季夏卽染五色。此夏唯染纁玄。至秋乃染夏者。月令孔疏。謂
彼是秦法。竊謂染練有時。不應周秦法異。疑月令或因夏染纁玄。而類及諸色。且染夏雖在秋。而命婦官。則不妨先

時敕戒。月令之文。與此經似亦無稽。齊民要術引崔寔四民月令云。六月。命女工織練。可燒灰染青紺。八月。涼風戒寒。趣練練帛。染綵色。明染事盛於夏秋之交。亦與經義合也。云考工記。鍾氏則染繡也者。明染絲帛。與染羽術同。鍾氏云。染羽以朱滿丹雘。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是也。云染玄則史傳闕矣者。鍾氏又云。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注云。凡玄色者。在緇細之間。其六入者與。是染玄亦以朱爲質。而入黑汁。但其術。經記無文。故云闕也。云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者。此據禹貢夏狄之文。破先鄭夏大之訓。染五色。或川草木。不必用石染。故以秋也。引禹貢曰。羽彫夏狄者。彫。釋文作彫。阮元傳校宋本同。案彫。彫之俗。說文。彫部。古文。作彫。篆文。作彫。匠人經。亦從俗作彫。則此注不必改彫。今從嘉靖本。宋鑒州唐氏本同。今書作羽。賦夏翟。漢書地理志述禹貢。翟。亦作狄。敍官注。引書作翟。翟。正字。狄。段借字。以內司服注。破狄爲翟。推校之。則此注作狄。恐非鄭注舊文。賈疏云。彫。谷也。羽山之谷。有夏之五色之翟。雉實焉。案實本似亦作夏翟。所釋義與詩小雅節南山孔疏。引禹貢鄭注同。卽約彼注義也。云是其總名者。書僞孔傳亦云夏翟。翟。雉名。內司服注義同。鄭意翟爲雉之總名。夏翟。又爲雉備五色者之總名也。云其類有六。曰翟。曰搖。曰翬。曰翟。曰翟。曰翟。搖。爾雅釋鳥作鷩。鷩。詳內司服疏。釋鳥又云。南方曰翟。東方曰翬。北方曰翟。西方曰翟。並此注所本。彼文留希翟。作鷩鷩鷩。說文佳部。雉字注數十四種。雉。留希翟。與此注同。翬。作鷩。希作鷩。又與此小異。未知孰是。云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者。釋鳥。說五采皆備成章者。惟翟鷩二雉。四方之雉。不言何色。鄭意四方雉文。承鷩鷩之下。其毛羽當亦備五色也。云染者。擬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者。御覽服章部。引董巴漢輿服志云。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翟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亦染五色放翟翟取名之義。掌凡染事。〔疏〕掌凡染事者。藉載康云。常統布屬章革羽毛等。染羽。見鍾氏。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鄭司農云。追。冠名。周道也。章甫。殷道也。牟追。夏后氏之道也。追師。掌冠冕之官。故井主王后之首服。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褙。立于東房。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統紘纆。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縣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纁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纁笄纁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

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詩云：璫兮璫兮，其之翟也。髮髻如雲，不脣髻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檀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髮髻衣，移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纁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緣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疏〕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者，賈疏云：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首服，則副編次也。追，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爲衡笄也。詒讓案：此婦人首服六，亦與男子服相類，依鄭義，三翟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則當男子冕首也，緣衣首服次，則當男子弁服也，緣衣或不服次，而服纁笄，則常男子冠服也，以禮經校之，唯明堂位祭統，以副璋配袞冕，士昏禮，以次純衣，卽緣衣配爵弁，二文與鄭義正同，而餘服則未甚符合，今依金榜，孔明堂位祭統，以副璋配袞冕，士昏禮，以次純衣，卽緣衣配爵弁，一爲被錫衣，常男子玄冠朝服，一爲纁笄宵衣，當男子玄端服，此經無被者，以非王后賓祭所用，故文不具，鄭賈以被卽次，宵衣卽緣衣，皆非也，並詳後，云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者，賈疏云：此云及，則與上內司服同，亦是言及殊貴賤，九嬪下不言世婦，文略，則外命婦中，有三公夫人，卿大夫等之妻，內命婦中唯有女御也，云以待祭祀賓客者，后則從王，九嬪外內命婦等，則從后也，注，鄭司農云：追，冠名者，釋官名之義，兼明追衡笄之追，亦爲首服也，引士冠禮記曰：委，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牟追，夏后氏之道也者，證追卽牟追冠也，牟，釋文作毋，與儀禮同，鄭彼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聞，續漢書與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也，韋氏三禮圖引舊圖云：毋追制，與周委貌同，殷冠委大臨前，夏冠委前小損，案牟追形制，蓋與委貌略同，委貌卽玄冠，詳司服疏，云追師掌冠冕之官，故井主王后之首服者，賈疏云：此鄭意以追師掌作冠冕，弁師掌其成法，若縫人掌縫衣，別有司服內司服之官相似，故有兩官，共掌男子首服也，後鄭不從者，此追師若兼掌男子首服，亦當如下屨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兼主爲文，今不云王，明非兩官共掌，此直掌后已下首服也，云副者，婦人之首服，又引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褕立于東房者，彼上公夫人服褕衣而副，與后同，故先鄭引以爲證，林頤山云：先鄭卑證副，不及編與次者，其意以副編聯文爲句，次自爲句，宗詩毛傳舊讀，卽用其義，不與後鄭析副編次爲三同，案詩鄭，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次編髮爲之，笄，衡笄，先鄭宗毛傳義，王后首服分爲四，不分爲五，副編一，次一，追一，衡笄一，此云副，婦人首服，亦宗毛傳編髮爲之，合副編爲一物，案林說是也，云衡，維持冠者者，左傳桓二年杜注同，案詩副笄，毛傳，國

語楚語。韋注。並云衡筓。是以筓與衡爲一物。林願山云。先鄭以副編與次。爲王后所獨。追與衡筓。爲王及王后所同。故其自中已說曰。追師掌冠冕之官。故井主王后之首服。其說衡。引左氏傳。亦單證衡而不及筓。亦宗毛傳二字聯文爲句。如說副。單證副而不及編之例。不如後鄭分衡與筓爲二也。先鄭既合衡筓爲一。故得與王之冕弁冠筓相例。案續漢志。漢世替制。左右各一橫簪之。考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儀禮士冠注。筓。今之簪。衡筓。卽續漢志所云橫簪。案林謂先鄭依毛詁。合衡筓爲一。卽漢志橫簪是也。史游急就篇云。冠幘簪簪。結髮組。皇象碑本。簪作黃。彼簪黃。亦卽指衡筓。橫簪。衡橫黃字並通。顏師古注。云黃卽步搖。非也。但詩副筓。爲婦人持副之筓。此注云。衡維持冠者。則當是偏舉男子持冠之筓爲釋。卽弁師之玉筓也。若女子則唯有編筓副筓。無持冠之筓。漢制雖有持冠之筓。然簡究與冠不同。後鄭不從毛。別以衡爲筓。旁垂玉。禮無明文。自不若先鄭之義。據明塢。故何楷。秦蕙田。及江永。張惠言。宋綰初。林喬蔭。莊有可。並從毛及先鄭。以衡卽爲筓。陳奐謂婦人有副筓。有編筓。維持編者。謂之編筓。維持副者。謂之副筓。副筓用衡筓。編筓不用衡筓。金鶚亦謂筓有二。云安髮之筓。士喪禮謂之髻筓。髻之爲言會也。髮所聚會也。固冠之筓。謂之衡筓。衡之爲言橫也。橫之於首也。連言曰衡筓。單言曰衡。一也。案陳金說。足巾毛及先鄭義。士昏特牲禮。婦人服有編筓。宵衣。編筓。卽持髮之筓。蓋婦人之常服至卑者。卽以編筓爲首服。喪服小記。所謂男子冠而婦人筓也。自此以上。更加他首服。則亦別著筓。故服副者。有副筓。以此推之。則服編次者。亦當有編筓次筓。是爲衡筓。女子副編次而著筓。猶男子冕弁而著筓。故女子雖不冠。而不害其有衡筓也。國語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筓之。其可乎。韋注云。筓。內子首服衡筓也。是衡筓。唯內子乃得著。妾則否也。列國之卿服玄冕。內子當服編展衣。則楚語之衡筓。當卽編筓。明不第副有筓也。若編筓。則女子十五以上之常服。通於貴賤。不必內子矣。竊謂王后首服。亦當有編筓衡筓。此經衡筓。自是二筓。衡卽副編次之筓。筓則編筓也。副編次筓。故特稱爲衡。編筓卑。故不別制名耳。引春秋傳曰。衡紕紕者。桓二年左傳。臧哀伯語。賈疏云。彼云衡紕紕。則據男子之衡。引證此者。司農意男子婦人皆有衡。後鄭意亦爾。但後鄭於此經無男子耳。案賈說是也。男子之衡。蓋卽弁師之玉筓。散文得通也。統詳後。紕紕詳弁師疏。云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者。玉藻孔疏。引鄭志說同。釋名釋首飾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川衆物。成其飾也。劉前說與鄭同。云其遺象。若今步搖矣者。玉藻疏引鄭志亦同。釋文云。縣。本或作搖。案縣搖字通。詩君子偕老箋。說六珈云。副既筓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彼疏引此注亦作搖。明堂位注。亦云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案依後鄭說副。列衆物爲飾。與編次唯以髮爲之者異。蓋首飾之最華者。釋

名釋首飾云。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動也。續漢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以黃金爲山。貫白珠爲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龍。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此並漢時步搖之飾。藝文類聚人部。引宋玉風賦。有步搖垂珠之語。疑亦漢人依託爲之。周制實樸。未必盡如漢法。但副爲首飾。加於紒上。則與步搖約略相似。故鄭舉以況義耳。又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李注太平御覽服部。並引鄭注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案鄭所謂假紒遺象者。乃編字詁釋。與副不同。且不引三輔方言。其非後鄭說無疑。先鄭解詁。隋唐志已不著錄。亦非李賢等所得見。此或買馬干諸家佚說。誤屬之。鄭與毛詩傳。以副爲編髮爲之。義亦略同。惠士奇云。漢之假髮。亦名爲副。故廣雅釋器云。假結謂之髻。副。以髮爲之。故從髟。然則副與編一物也。飾之盛者爲副。其次爲編。與案漢皇后謁廟。首服假紒。上有步搖。乃后之盛飾。故康成以副當之。其實步搖非副。而在副上。則副爲假紒。又何疑。王念孫亦云。副之異於編次者。副有衡筓六珈。以爲之飾。而編次則無之。其實副與編次。皆取他人之髮。合已髮以爲結。則皆是假結也。案廣雅文。足證李引舊說。惠王兩說。亦足以釋毛鄭之紛。但說文無髻字。玉篇髻部云。髻。本又作副。則當是副之俗體。非古字也。云服之以從王。祭祀者。謂副配三翟。內司服注。以三翟皆爲祭服。是也。玉藻疏引鄭志。亦云三翟首服副。賈疏云。祭祀之中。舍先王先公。羣小祀。故以祭祀總言之也。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案賈謂鄭以三翟當王六冕。以其皆祭服也。但以內司服及喪大記注。所定男女服次。覈之。三翟所配者。實止義冕以上四服。其絺冕玄冕。於婦人服。當別配鞠衣展衣。三翟不得通配六冕也。若然。王祭羣小祀服玄冕。則后從王。當服編展衣。方與等差相合。內司服注。謂后從祭羣小祀。服闕狄。似未協。詳彼疏。秦蕙田云。副配三翟。其制亦宜有三等之別。如用玉加於副以爲飾。謂之珈。侯伯夫人掄狄之副。川六珈。則王后祿衣之副。其珈必不止六。而闕狄之副。其珈又當降殺。如王五冕之旒。有等級之辨也。案秦說近是。但君子偕老傳。謂珈爲笄飾之最盛者。則珈兼於飾笄。不專主於飾副。疑編次之笄。亦有之也。珈數降殺。金鶚謂衛侯爵七命。夫人以偶數故六。由此推之。子男夫人常有四。上公夫人常有八。王后常有十。但於經無文。未知是否。云編。編列髮爲之者。玉藻疏引鄭志同。釋名亦云。編。編髮爲之。說文糸部云。編。次簡也。引中爲編髮之稱。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以繩次物曰編。此編蓋亦以細繩聯次髮爲之。云其遺象若今假紒矣者。玉藻疏引鄭志亦同。惠士奇云。假紒者。假髮爲髻。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肅宗賜東平琅邪兩王書。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則知假紒。皇后服之。與副同矣。林願山云。續漢輿服志。皇后謁廟。假結髻。紒髮傾髻爲盛飾。用髮既多。乃先作假髻。後漢馬廖傳。長安語首飾假髻。宋五行志。晉海西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紒髮傾髻爲盛飾。用髮既多。乃先作假髻。後漢馬廖傳。長安語

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亦指假髻而言。因其真髻上。又覆以假髻。髻高近於一尺。然則編列髮爲假髻。其形制大而且高也。云服之以桑也者。謂編配鞠衣。桑謂蠶桑之事。兼內宰仲春親蠶。月令季春告桑言之。詩君子偕老及雞鳴。孔疏引以桑。並作以告桑。疑據內司服注增。賈疏云。上注鞠衣以告桑。此下注及鄭答志。皆云展首服編。此直據鞠衣服之以桑。不云展衣者。文略。其編亦兼於展衣也。鄭必知鞠衣展衣服編者。三翟首服副。皆禮女次純衣。此純衣則緣衣。緣而云次。則緣衣首服次可知。其中唯有編明配鞠衣展衣也。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者。玉藻疏。引鄭志同。士昏禮。女次純衣。注云。次。首飾也。今時髮也。釋名云。次。次第髮也。字又作髮。說文髻部云。髮。川純比也。玉篇髻部云。首飾爲髮。蓋次第髮長短。必用梳比。故首飾以爲名矣。君子偕老疏云。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髮他髮與已髮相合爲紒。是編次所以異也。云所謂展髻者。玉藻疏引鄭志同。釋文云。髻。本又作鬋。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移袂。注云。被錫。讀爲髮髻。古者或別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詩召南采芣。被之僮僮傳云。被。首飾也。箋亦引禮主婦髮髻以證之。此注與詩箋所謂髮髻。即據少牢禮改字爲說。說文髻部云。髻。髮也。重文髻。髻或从也聲。髮。髮也。又髻。髮也。張參五經文字。引鄭詩箋。作髮。段玉裁謂少牢追師注。髻。髮字。亦並當作髻。鄭云。髻。髮。以髮婦人之結作髻者。誤。其說是也。戴震云。鄭注禮。合次與髮髻爲一。其箋詩又合被與髮髻爲一。被之爲次。恐未然也。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之首服編。緣衣之首服次。君子偕老之次章。上言其之髻也。下言髮髻如雲。不謂髮也。箋曰。髻。髮也。不用髻爲善髻。被。古字通用。然則詩之被。乃所謂髻。不在副編次之數。金榜云。少牢。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案。男子服爵弁者。婦人首服次。少牢。主人服朝服。而主婦或首服次。蓋非其差矣。經傳或言髮。或言髻。一物二名。未有連屬爲文。髻髮髻者。鄭改經被錫爲髮髻。非古也。被即詩所謂被錫。今文作髻。說文云細布。子虛賦被阿緇。是也。案戴金並謂被別爲首服。在副編次之下。纓之上。規鄭少牢注破字。及以被與次爲一之誤。義致精瑋。張惠言說同。然則鄭釋次義。與許劉同。自是古制。而所謂髮髻者。則止可以釋詩之被。不可以釋此及禮經之次矣。云服之以見王者。謂次配緣衣。內司服注云。緣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並謂襲燕服御見時也。賈疏云。士昏禮。女次純衣。純衣即緣衣。則緣衣首服次可知。上注展衣云。以禮見王。則展衣首服編。以禮見王。此又云次以見王者。則見王有二。一者以禮朝見於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也。一者緣衣首服次。接御見王。則緣衣與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君皆云見王耳。案內司服注。謂后以禮見王。服展衣。故燕見降一等。當服緣衣。然王燕服玄端。以次推之。則后燕見王。當纁笄宵衣。與燕居同。若服次緣衣。則正與王皮弁朝服相當。非燕見之服也。內司服注。

謂后朝服展衣。故後賈疏。謂后朝王首服編。並非其差。互詳內司服疏。云王后之燕居。亦纁笄總而已者。謂亦纁衣而不服次。故王藻疏引鄭志云。若燕居之時。則亦纁衣纁笄總而已。賈疏云。案士冠禮。纁長六尺。以緇髮笄者。所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也。案鷩鷩詩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云。東方明。則夫人纁笄而朝。但諸侯夫人於國。衣服與王后同。而得服纁笄而朝者。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纁笄。而毛云著纁笄朝者。毛更有所見。非鄭義。若然。彼鄭不破之者。以其纁笄燕居無正文。故且從毛也。其質朝王時首服編也。案鄭賈說非也。后御見。與燕居之服。蓋同纁笄宵衣。鄭以其纁笄燕居爲一。故有茲誤。又纁笄有與被同服者。則常服纁衣。與宵衣唯服纁笄異。毛詩鷩鷩傳。謂夫人笄纁朝。此指諸侯夫人朝服。蓋卽被纁衣。與諸侯朝服冠弁正相常。服被者。亦纁笄。纁笄則不必盡著被也。其夫人燕見燕居之服。疑亦常纁笄宵衣。不降於王后者。禮窮則同也。又案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鷩初鳴。成盥漱。纁笄總。衣紳。纁與纁同。則纁笄總。蓋婦人之常服。但禮經言婦人纁笄者。士昏禮特牲饋食禮。並服宵衣。其等差。蓋在襟衣之下。若如注說。謂王后燕居服襟衣。則不得去次而徒纁笄。鄭說不可通也。又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婦事夫。鷩初鳴。成盥漱。纁笄總而朝。公羊莊二十四年何注。詩鷩鷩孔疏。引列女傳魯師氏母語。文略同。蓋妻事夫之常禮。通上下言之。故止著纁笄之文。而不詳其服之異也。云追。猶治也者。序官注云。追治玉石之名。衡笄。皆玉爲之。故別言追。不言爲也。林頤山云。後鄭改先鄭舊義。以追連下衡笄讀。說追爲治玉。猶言追玉之名。衡。玉笄。卽追師所以名官。而分衡與笄爲二物。引詩云。追琢其璋者。大雅棫樸文。毛詩。璋。作章。阮元云。此當據魯韓詩玉篇正部。引詩亦作璋。詒讓案。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是彼詩追訓。與此經同。故引以爲證。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者。賈疏云。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弁師云。諸公用玉爲瑱。詩云。玉之瑱也。據諸侯夫人。夫人。與君同用玉瑱。明衡笄亦用玉矣。其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服翟衣。明衡笄亦同玉矣。其九嬪命婦等。當用象也。案諸侯夫人。玉笄瑱。瑱玉爲之。乃石之似玉者。與王后玉瑱。蓋小異。詳弁師疏。聶氏三禮圖引梁正阮氏圖云。笄。士以骨。大夫以象。賈謂九嬪命婦等用象。並依大夫制也。鄭風君子偕老。說衛夫人象服。穀梁傳九年。楊疏謂卽象笄則誤。云唯祭服有衡者。詩君子偕老疏。引衡下有笄字。案衡笄不得垂於副旁。此與注下文不合。大雅棫樸疏。引亦無笄字。則鄭風疏。蓋傳寫誤衍。賈疏云。見桓二年臧哀伯云。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紕紃纁。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於三翟矣。鞠衣以下雖無衡。亦應有紕以懸瑱。是以著詩云。充耳以素。以青以黃。是臣之紕以懸瑱。則知婦人亦有紕以懸瑱也。云垂于副

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者。于亦當作於。釋文以下無紃字。賈疏云。傳云。衡紃結紃。與衡連。明言紃爲衡設矣。筓旣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爲橫。旣垂之而又當爲橫者。其筓言橫。據在頭上橫貫爲橫。此衡在兩旁當耳。據人身豎爲從。此衡則爲橫。其衡下乃以紃懸瑱也。案賈所據本有紃字。國語魯語章注云。紃所以懸瑱。當耳者。說文糸部云。紃。冕冠塞耳者。詩齊風著箋。說紃織之人。君五色。臣三色。孔疏引王肅說。則謂天子玄紃唯一色。金鶚亦據國語魯語。王后織玄紃。謂王與后皆常用玄紃。其說近是。凡瑱皆有紃。而祭服別有垂縣之衡。則詩禮諸經。並無見文。鄭說不知何據。賈亦無所申證。今以此注所說形制。反復考之。疑後鄭卽緣男子之冕橫。推之以說后之首飾。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紃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晏子春秋外篇云。纁紃琄耳。惡多所聞也。紃。卽纁之或體。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紃。紃。音以黃綿大如丸。懸冠兩邊當耳。纁漢輿服志注。引呂忱字林。論語皇疏。左傳孔疏。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並用其義。而求之詩禮。絕無徵證。如淳漢書注。又謂以玉爲瑱。用紃纁懸之。大戴禮盧注。所說略同。則謂纁與紃。異名同物。然紃爲織成條繩。不用紃纁爲之。其說亦難通。竊疑古書說冕飾之纁。正字當作衡。其物則以玉爲之。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蘇子云。天子坐九重之內。旒以矚明。衡以隱。旒旒。卽旒纁也。蘇子雖晉蘇盛所撰。然以纁爲衡。必有所本。蓋纁衡。聲近字通。衡之與瑱。同用玉。繫以紃而垂之。衡橫而瑱從。與佩玉之衡相類。故亦謂之衡。以紃貫衡。與瑱垂於耳旁。皆有充塞之象。故衡瑱紃三者。並可以充耳塞耳言之。後鄭此注。卽據彼爲釋。但天子諸侯冕服之衡。以玉爲之。若后首服。則不必有此。後鄭說。不若先鄭釋衡爲筓之瑤。而可以證古冕橫之爲玉。而非縣丸。自漢以後。失其形制。因其字借作纁。而士喪禮又有瑱用白纁之文。遂推之生人之冕飾。望文生訓。卽爲黃綿爲丸之說。魏晉以後。冕服並沿其制。鄧書燕說。千載勿悞。誠足恠也。云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纁也。纁髮如雲。不脣髻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者。鄺風君子偕老文。玼當作瑳。詳內司服疏。毛傳云。玼。鮮盛貌。纁。榆。纁。纁。羽。飾衣也。賣。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繫也。瑱。塞耳也。鄭箋云。髮。髮也。鮮。繫者不用髮爲善。賈疏云。引之者。證服纁衣。首有玉瑱之義。故云是之謂也。其紃之采色。瑱之玉石之別者。婦得服纁衣者。紃用五采。瑱用玉。自餘鞠衣以下。紃則三采。瑱用石知義然者。案著詩云。充耳以素。鄭彼注云。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紃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有素者。目所先見。而云下云尙之以纁華。注云美石。彼下經文又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黃。據臣三色。故云人君五色矣。詩云玉之瑱。據君夫人云川玉。則臣之妻與夫同美石。彼毛注以素爲象瑱。鄭不從者。若素是象瑱。文何以更云纁華瑱英之事乎。故鄭以爲紃也。云筓垂髮者者。喪服小記注義同。說文竹部云。筓。簪也。又先部云。先。

首筓也。俗作簪。釋名釋飾首云。筓。係也。所以係冠使不墜也。公羊傳九年。何注云。筓者。簪也。所以繫持髮。士冠禮賈疏云。凡諸設筓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筓。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筓。案賈說分別甚析。士喪禮云。髻筓。中注云。筓。髮之中央以安髮。此即安髮之筓。亦即編筓也。喪服傳云。吉筓尺二寸。又吉筓有首。注云。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王及后吉筓制亦常同。賈士喪禮疏。又云。安髮之筓。男子婦人俱有。冠筓。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金鶚云。婦人有環之筓。故唯云卷髮。不知尚當有持首服之衡筓。賈謂婦人止有安髮之筓。非也。案金說是也。鄭意疑亦謂后夫人無環之筓。故唯云卷髮。不知尚當有持首服之衡筓。詩廊風副筓。是也。二者形制蓋同。但編筓短而副筓長耳。詳前疏。魏書劉芳傳。載後魏王肅說。謂古男子無筓。則尤謬。云外內命婦。衣鞠衣。檀衣者。服編衣者。服次者。祿。釋文作緣誤。屨人疏引鄭志說同。玉藻疏引鄭志作展衣。祿衣首服次。疑誤記也。賈疏云。案皆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則祿衣。據士服爵弁親迎攝盛。則士之妻服。祿衣首服次。亦攝盛。祿衣既首服次。三翟首服副。則鞠衣檀衣首服編可知。云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者。賈疏云。知者大夫妻服檀衣。首服編。士妻服祿衣首服次。少牢特牲。是大夫士妻。特牲云。主婦編筓。宵衣。少牢云。主婦麗髮衣。移袂。但大夫妻移袂爲異。又不服編。故知自於其家則降。詒讓案。內司服注。云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王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此首服亦與彼同。但彼注。止云外命婦。此注外內並舉者。內命婦雖無於其家祭祀賓客之事。或以禮事至其家。則亦宜降於佐后之服也。內外命婦服升降。其差次禮文不備。張惠言參合鄭禮注。及金榜之說。又以意推之。爲婦人服表。謂內命婦三夫人。從王祭先王先公。擯狄。告桑。鞠衣。從后祭羣小祀。擯狄。告桑。鞠衣。從后見賓客。以禮見王。御於王。與三展衣。以禮見王。祿衣。御於王。宵衣。九嬪從王后祭。擯狄。告桑。鞠衣。從后見賓客。以禮見王。御於王。與三夫人同。世婦從后祭告桑。並鞠衣。從后見賓客。以禮見王。御於王。亦與三夫人同。女御從后祭桑。見賓客。並展衣。以禮見王。御於王。並與三夫人同。外命婦。三公夫人。從后祭閼狄。從后桑。鞠衣。從后賓客。展衣。祭其廟。祿衣。次國小國之卿之妻。助君祭。鞠衣。從夫人賓客。展衣。從夫人小禮事。祿衣。祭其廟。宵衣。王之卿大夫。公之卿大夫。侯伯子男之大夫之妻。助君祭。從后夫人賓客。並展衣。從后夫人小禮事。祿衣。祭其廟。宵衣。王及侯國士之妻。助君祭。從夫人賓客。祿衣。祭其廟。宵衣。張表所差如此。雖無明證。大較近之。惟天子三公驚冕。夫人從后祭常綸狄。自祭其廟當展衣。又次國小國卿妻。與大夫妻。似不宜分爲二等。天子士妻服。亦不宜與侯國之士妻同。張氏沿內司服注之誤。偶未釐正耳。互詳彼疏。云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麗髮衣移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纓弁

宵衣，是也者，少牢經，髮衣，本作被錫衣，鄭讀爲髮髻，此依破字引之，髻，疑當爲髻，詳前，移袂，舊本移，作修，非，今據注疏本正，少牢釋文作修袂，此與唐石經同，鄭彼注云，纁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緇本名曰宵，鄭意少牢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主婦服次，特牲諸侯士之祭禮，主婦服纁笄，故引以證大夫士妻自祭降服之事，今考髮髻衣，當爲被錫衣，與男子玄冠朝服相當，纁笄宵衣，又見士昏禮云，姆纁笄宵衣，注云，宵讀爲詩，葉衣朱綃之綃，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與特牲注說小異，而其以宵衣爲卽縗衣，則一金榜云，凡此祭於公，大夫冕服，其妻展衣，士爵弁服，其妻縗衣，皆縗衣也，特牲少牢，自祭於廟，主人朝服，布衣也，故主婦亦服縗衣，特牲主婦宵衣，昏禮注云，以綃爲領，則宵衣亦以布爲之可知，案金說也是也，孔廣森，林喬樸，張惠言說，並略同，蓋錫衣，與司服錫衰同物，宵衣亦卽錫衣，而以綃爲領者，與男子玄端服相當，鄭說，並失之，云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者，士昏禮親迎云，主人爵弁，纁裳纁袖，女次純衣纁袖，純衣，卽縗衣，士上服，爵弁服，士妻上服，次縗衣，惟服以助祭於君，今親迎得服之，故云攝盛服，此引證非助祭而不降者，爲非常禮也，孔廣森云，昏禮，主人爵弁，女次純衣，纁袖，雜記，子羔之饋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袖爲一，曾子以爲婦服，則稅衣纁袖者，卽純衣纁袖也，案孔說是也，稅縗通，詳內司服疏，云移袂，縗衣之袂者，鄭於少牢經既破被錫爲髮髻，則所云衣者，不知何衣，意大夫妻助祭服展衣，自祭降一等，當服縗衣，故謂移袂者，卽縗衣也，鄭彼注釋衣移袂云，亦衣縗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彼注不云縗衣者，鄭意縗衣卽縗衣，依鄭司服注義，蓋謂大夫以上朝祭服，並侈袂，士朝服玄端服，則不侈袂，以相比例，則婦人服，大夫妻縗衣以上，並侈袂，士妻縗衣，則不侈袂，與男服差次相應，但婦服侈袂，唯少牢一見，而鄭謂大夫以上服並侈袂，說亦不甚確，未可據以推定婦服也，詳司服疏，賈疏云，此鄭覆解少牢主婦衣移袂者，是移縗衣之袂，上既云移袂，今又云移縗衣之袂，不同者，但士之妻服縗服縗衣助祭，及嫁時，不移其袂，今大夫妻縗衣移，而以縗衣袂者，以大夫妻與士妻，縗衣名同，不得言移於縗衣之袂，故取縗衣也，黃以周云，鄭注少牢云，亦衣宵衣而侈其袂，又注追師云，侈袂，縗衣之袂，是鄭亦以宵衣爲縗衣也，婦人縗衣，配男子朝服，案鄭賈意當如黃說，故鄭士昏禮注，以宵衣亦爲玄衣，賈內司服疏，謂少牢大夫妻，侈縗衣袂，少牢疏義同大意，蓋謂少牢主婦所服，亦卽縗衣，但士妻縗衣袂無侈法，今云侈袂，則是縗衣，明縗衣宵衣本同，惟以領袂爲異，今考宵衣，實卽錫衣，與縗衣自是二服，此注說非是，少牢，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侈袂，特牲，主人冠端玄爲玄端服，主婦纁笄，縗衣不侈袂，蓋衣同，而首服及領袂則降，男女服差次正合，若如此注以爲縗衣，則與主人朝服不相當，足知其非，又案，婦人服次縗衣，以降爲被錫衣，唯少牢禮一見，更降爲纁笄

宵衣。士昏禮兩見。特性一見。則皆不加被。蓋筭卽爲首服也。又士昏禮。增從者畢玄端。女從者畢袞玄。纁筭。被纁。蓋亦卽錫衣之衣加被者。與玄纁服正相當。以其不緇領。故不云宵衣耳。鄭注及賈彼疏。亦謂卽纁衣。則非也。云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者。賈疏云。以其諸臣之妻。有助后與夫人祭之事。諸侯夫人無助后之事。故自於其本國衣服。得與王后同也。所同者。上公夫人。得纁衣已下至褙衣。褙衣從君見大祖。綸翟從君祭羣廟。閼翟從君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褙衣以接御。侯伯夫人。得綸翟已下。綸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閼翟已下。與上公夫人同。子男夫人。得閼翟已下。閼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與羣小祀。鞠衣以下與侯伯同。並綸翟。綸衣以燕居也。二王之後。與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夫人褙衣。是也。喪紀。共筭經亦如之。〔疏〕喪紀共筭經亦如之者。喪紀。王后以下。通內外命婦皆共之也。喪服經云。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筭。翟衣三年。注云。箭筭。篠竹也。又記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其舅姑。惡筭有首以髮。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傳云。筭有首者。惡筭之有首也。惡筭者。櫛筭也。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吉筭者。象筭也。注云。櫛筭者。以櫛之木爲筭。或曰櫛筭。案檀弓說。櫛筭長尺。蓋短於吉筭。后之喪筭。亦常有箭筭櫛筭。但后吉筭用玉。則折筭。或不用象筭耳。其內命婦九嬪以下。外命婦卿大夫妻以下。喪筭與喪服經記同。凡經。有首經要經。男女制同。詳司服疏。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鳥。黑鳥。赤纁。黃纁。青句。素屨。葛屨。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覆下曰鳥。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履。今世言屨以通於屨。俗履。葛屨。屨語反與。爲屨有絢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纁黃纁。以赤黃之絲爲下絛。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纁緇純。禮家說纁。亦謂以采絲縹其下。玄謂凡屨爲。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絢纁純。素積白屨。緇絢纁純。爵弁纁屨。黑絢纁純。是也。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赤鳥爲上。冕服之鳥。詩云。王賜韓侯。玄衮赤鳥。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鳥。黑鳥。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鳥。玄鳥爲上。褙衣之鳥也。下有青鳥赤鳥。鞠衣以下皆屨耳。句。常爲絢聲之誤也。絢純者。同色。今云赤纁黃纁青絢。雜互言之。明爲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爲之飾。如纁之次。赤纁者。王黑鳥之飾。黃纁者。王后玄鳥之飾。青絢者。王自鳥之飾。言纁必有絢純。青絢亦有纁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鳥皆黑飾。后之青鳥白飾。凡屨之飾。如纁之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絢純之拘。著屨屨之頭。以爲行戒。纁純中紉。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鳥。其餘唯服冕衣翟。著鳥耳。士爵弁纁屨。黑絢纁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纁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用皮時。〔疏〕堂王及后之服屨者。賈疏

云。但首服在上尊。又是陽多變。是以追師與弁師。男子婦人首服。各別官掌之。履寫在下卑。又是陰少變。故男子婦人同官掌之也。云爲赤寫。黑寫。赤總。黃總。青句。素履者。此辨二寫一履。色及采飾之別。卽此官之官法也。賈疏云。謂掌而營造之。故云爲也。赤寫者。男子冕服。婦人閼翟之寫也。黑寫者。天子諸侯玄端服之寫。赤總已下。云總云句者。欲言總約以表見其寫。赤總者。是天子諸侯黑寫之飾。黃總者。與婦人爲玄寫之飾也。青句者。與王及諸侯爲白寫之飾。凡履寫皆有約總純三者相將。各言其一者。欲互見其履寫。故多舉一邊而言也。素履者。大祥時所服。去飾也。案寫履之差。見於經者。唯此職及士冠士喪二禮。文皆不具。此經雖有互文錯見之例。然如鄭賈所說。前後參差。絕無義例。殆不足據。林蔭云。王與后蓋皆二寫。一赤寫。一黑寫。赤總以飾赤寫。黃總以飾黑寫。燕居則王及后。皆不服寫。而服履。是爲素履。案林說較長。王昭禹亦謂赤寫赤總。黑寫黃總。卽林氏所本。莊有可說。同。史浩釋赤總黃總。亦從林說。又謂青句。卽以飾素履。亦近是。今依據禮經。參以諸家之義。竊謂此經赤寫黑寫。王與后通得服之。赤寫。則素約總純。黑寫。則黃約總純。素履。則青約總純。蓋赤寫最尊。故卽以赤爲飾。不以他采間之。亦謂之金寫。以赤兼黃朱。近於金色也。小爾雅廣服云。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寫。而金約也。是卽金寫。寫約同色之塙證。士冠三履。並總約同色。而此赤總黃約之下。別出青約。明青約自與素履爲一履。素履。卽士冠禮之白履。林木孔廣森說。謂非凶履。是也。王之白履。青約總純。與士白履緇約總純。小異。其必曰青約素履者。別於凶履無約。其不曰青總素履者。嫌與上赤總黃總。連文無別也。要之此經。二寫一履。與士冠禮三履之色正同。唯王及后。仍當有纁履黑履。與士三履同。經不著者。以寫尊履卑。舉赤寫黑寫。足以咳謾履黑履。卿大夫及王之命士。得服冕服者。亦得服赤寫。侯國之士。服自爵弁以下。則惟服纁黑自三履。蓋服履之內。本無青黃二色。經文敘次。自明析也。云葛屨者。說文艸部云。葛。絺綌材也。賈疏云。自赤寫以下。夏則用葛爲之。若冬則用皮爲之。在素履下者。欲見素履。亦用葛與皮故也。案詩禮諸經。止有葛屨。無葛寫。竊意寫尊。雖夏亦當用皮。葛屨止可用以爲屨。不以爲寫也。賈說恐未塙。賈疏又云。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裘衣。鷩衣。裘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寫。章弁衣以絺。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寫。冠弁服黑衣裳而黑寫。冠弁玄端。褱衣玄寫。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掄翟青寫。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閼翟赤寫。首服副。從王見羣小。褱衣黃履。首服緇。以告桑之服。纁衣白履。首服緇。以禮見王之服。褱衣黑履。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寫。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履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履寫皆同裳色也。案賈引鄭志。所定王及后服寫履之差。亦未塙。詳後。初學記履部引賈子云。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此說履制。與禮經不合。尤不

足襪也。注云。履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襪也者。引服別。則襪別也。賈疏云。履從裳色。裳既多種。故連言服也。云履下曰寫。擇下曰履者。隋書禮儀志。引禮圖同。說文履部云。履。足所依也。履。履也。釋名釋衣。履云。履。禮也。飾足所以爲禮也。亦曰履。履。拘也。所以拘足也。履其下曰寫。寫。腊也。行禮人立地或泥溼。故履其下。使乾腊也。賈疏云。下謂底履重底。重底者。名曰寫。擇底者。名曰履也。惠士奇云。方言。中有木者謂之履。寫。自關而東履。其庫者謂之鞮。下擇者謂之履。郭注云。今韋鞮也。然則擇以皮而履加木矣。隋志云。近代或以重皮而不加木。隋制復古以木重底寫。冕服著之。履則通用。任大椿云。釋名。履其下曰寫。履其末下使乾腊也。古今注。寫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溼也。蓋寫以革爲底。而以木爲重底。置在履下。故釋名謂履其末下。古今注亦云。木置履下也。革柔。故以革親足。木堅。可以禦泥溼。故以木著地也。云古人言履以通於履。今世言履以通於擇。俗易語反與者。賈疏云。首直云履人不言寫。及經寫履兩有是音。履通及寫。漢時名履下者。爲履。并通得下擇之履。故云俗易語反與。論語案。鄭謂周時本以履下曰寫。擇下曰履。然此經履內兼有三寫。是履下亦通名履也。毛詩幽風狼跋傳云。赤寫。人君之盛履也。又小雅車攻傳云。金寫。達履也。此並古義之以履通寫者也。至漢時俗語。則無復寫名。而以履爲履下之正稱。其擇下者。蓋別稱鞮。方言所云。卽漢時語也。擇下者。雖亦或稱履。則以爲段借之通語。不爲正名。是與周時語。正相反也。云寫履有鞮。有鞮者。飾也者。寫履鼻飾謂之鞮。牙底相接縫中之飾。謂之鞮。繞口之飾。謂之純。純見士冠禮及士喪禮。此經有鞮而無純者。文不具。鄭司農云。赤鞮黃鞮。以赤黃之絲爲下緣者。謂鞮赤黃之絲爲條綳。以緣牙底相接之縫中。云下緣者。對繞口之緣爲上緣也。先鄭說與後鄭同。引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鞮純者。今儀禮冬皮屨。作冬白屨。又鞮純。作鞮純。陸氏儀禮釋文。亦無鞮字。蓋先鄭所見本異。鄭彼注云。冬皮屨。變言自者。明夏時用葛。亦自也。士冠禮亦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賈疏云。引士喪禮者。證鞮爲下緣。云皆鞮純者。葛屨皮屨。皆有鞮也。鞮純。純用緇。則鞮純亦用緇也。云禮家說鞮。亦謂以采絲縹其下者。漢時禮家說士冠義也。縹。蓋與縹同。釋名釋首飾云。導所以導縹。縹。使入巾幘之裏也。履。亦以采絲縹入屨牙底。接縫中爲飾。故云縹其下。縹於屨牙底之間爲飾。猶士虞禮。爵口足之間爲縹。謂之縹也。說文系部云。縹。以絲介履也。疑卽此縹。又履部別有縹字。訓履下。蓋卽履下底之名。徐鍇說文繫傳。謂此注之縹。卽縹字之假借誤。云玄謂凡履寫。各象其裳之色者。士冠禮注。亦云履者。順裳色。蓋凡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帶與衣同色。裳與帶同色。履與裳同色。賈疏云。履寫與裳。俱在下體。其色同。後廷堪云。亦有履與裳不同色者。玄端用黑履。而裳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異。是也。注蓋舉其多者言之耳。引士冠禮曰。玄端黑履。青絢純。不

素積白履，緇約纁純，爵弁纁履，黑約纁純，是也者。此士冠三加，玄端，皮弁，爵弁服之履也。鄭彼注云，玄端黑履，以玄裳爲正也。約纁純三者皆青。爵弁履以黑爲飾，引此者，證履象裳色之義。玄端，皮弁，爵弁服，並詳司服疏。云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者，賈疏云，則司服六冕，與章弁皮弁冠弁，是也。鳥有三等，謂經赤鳥，黑鳥，白鳥也。云赤鳥爲上冠服之鳥者，天子吉服，以六冕爲上，此經二鳥，先赤後黑，亦以赤鳥爲上。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故同亦鳥也。赤鳥，亦謂之金鳥。鄭詩小雅車攻箋云，金鳥，黃朱色也。孔疏謂金鳥者，卽禮之赤鳥，是也。云詩云，王賜韓侯，玄衮赤鳥，則諸侯與王同者，詩大雅韓奕文，毛詩，賜，作錫，俗本多依詩改作錫，非。又車攻云，赤芾金鳥，會同有繹，毛傳亦云，諸侯赤芾金鳥，賈疏云，玄衮者，冕服皆玄上纁下，而畫以袞龍，赤鳥者，象纁裳故也。引之者，證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鳥，赤鳥爲上也。案詩幽風狼跋，亦說周公服赤鳥，但依鄭賈說，則諸侯吉事，無不服鳥者。今考左傳及諸子述諸侯事，涉屨者甚多，疑諸侯弁服冠服，亦止服屨也。詳後。云下有白鳥黑鳥者，賈疏云，白鳥配章弁皮弁，黑鳥配冠弁服，案司服注，章弁以韎韐爲弁，又以爲衣裳，則章弁，其裳以韋之赤色章爲之。今以白鳥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志及聘禮注，章弁服皆以素爲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鳥配之。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履，白屨也。白屨，卽與皮弁素積白屨同。今以黑鳥配之，不與裳同色者，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皆玄端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裳白屨，若玄端之裳，則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章是韠，從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侯鳥有三等，玄端既不得與祭服同赤鳥，若與章弁皮弁同白，則黑鳥無所施，故從上士玄裳爲正而黑鳥也。大夫玄端素裳，亦從玄裳黑屨矣。案鄭賈說，非也。王及諸侯弁服冠服，禮無服鳥之正文，又此經本無白鳥，而鄭以青約爲白鳥，謂經舉飾以明鳥，其說本屬牽強。章弁服韎裳，當以司服注爲正。鄭志云素裳，乃鄭未定之論，不足據。依賈又謂冠弁玄端服黑鳥，亦本鄭志說，任大椿云，冠弁，卽朝服也。天子諸侯朝服皆素裳，鳥從裳色，燕禮記疏，謂諸侯朝服當白鳥，則天子冠弁，亦當白鳥。案任說是也。宋蘇初說同。今依此經及士冠禮考之，王爲實止有赤黑二種，屨則當有纁黑素三種。赤鳥以配五冕服之纁裳，纁履以配章弁服之韎裳。素履以配皮弁冠弁服之素裳，黑履以配玄端服之玄裳。惟黑鳥無所施。今考司服，齊服玄端，上通於天子，齊順命載康王卽位之禮，云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纁裳，纁裳，卽玄裳，黼裳，黑白相間爲纁服，黑鳥者，殆卽玄冕玄裳黼裳之鳥也。如是則於經文既合，而二鳥配冕服，素履配弁服，於尊卑敘次，尤絕無抵牾。較之以青句爲白鳥，橫增經外之服名，以黑鳥配冠弁，復乖朝服之裳色，不遠勝乎。王齊服玄冕玄端，亦詳司服疏。云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鳥者，內司服注云。

律衣揄狄闕狄。此三者。皆祭服。是也。賈疏云。以王爲有三。后爲不得過王。故知后爲亦三等。但冕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爲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翟三等之爲配之。云玄爲爲上。律衣之爲也。下有青爲赤爲。鞠衣以下。皆屨耳者。御覽引三禮六服圖云。王后率衣爲玄。揄狄青爲。闕狄赤爲。鞠衣黃爲。並依鄭義。賈疏云。玄爲配律衣。則青爲配揄狄。赤爲配闕狄。可知六服三翟。既以三爲配之。且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爲。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又云。上公夫人。得服律衣者。亦得玄爲也。案鄭賈說亦未安。玄爲青爲。經文所無。鄭以意增之。以配律衣揄狄。誤亦與王服增白爲同。但后之爲屨所配。經無明文。今以屨順裳色推之。竊謂唯闕狄赤服赤爲。當如鄭說。餘服則律衣玄。揄狄青。玄青與黑色並相近。當同服黑爲。鞠衣黃。當服纁屨。展衣白。當服素屨。襍衣青衣黑。則當同服黑屨。但禮經闕略。無文可證耳。云句。當爲句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依士冠禮作句。定爲聲之誤。實則古假借字也。案段說是也。漢書王莽傳。亦作句。云句。當爲句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依士冠禮作句。定爲聲之誤。同色故也。云今云赤纁黃纁青纁。雜互言之。明爲屨衆多。反覆以見之者。賈疏云。以其男子有三等屨爲。婦人六等屨爲。若具言其屨爲。於文煩。故雜互見之。明其衆多也。案鄭賈釋經。以赤纁爲黑爲之飾。又以黃纁見后有玄爲。以青纁見王有白爲。而赤爲當黑纁。則又無文。故云雜互言之。其說亦非也。今據小爾雅。推定赤纁。卽赤爲之飾。則黃纁。亦卽黑爲之飾。而青纁。又當別爲素屨之飾。無白爲玄爲。經文敘次。並不雜互。鄭自誤釋耳。云凡爲之飾。如纁之次者。畫纁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注云。此言畫纁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纁以爲衣。此所謂纁次也。賈疏云。無正文。此約皮弁。白屨黑纁纁純。白黑比方爲纁次。爵弁。纁屨黑纁纁純。黑與纁。南北相對。尊祭服。故對方爲纁次也。以此而言。則知凡爲。皆不與屨同。而爲纁次可知。詒讓案。此亦鄭以意說之。蓋不足據。以金爲纁同爲色證之。則無纁次之說可知。云赤纁者。王黑爲之飾者。賈疏云。以其爲飾從纁之次。亦是南方火色。與北方黑對方。更無青屨。取赤爲纁。知是王黑爲之飾也。案賈鄭說亦非也。今定赤纁卽赤爲之飾。赤纁則赤纁。小爾雅所謂金鈎。是也。云黃纁者。王后爲玄之飾者。賈疏云。以其天玄與地黃。相對爲纁次。故知是王后爲玄之飾也。案鄭賈說亦非也。今定黃纁爲黑爲之纁。非纁次也。云青纁者。王白爲之飾也。賈疏云。亦以對方飾之。亦得與揄衣黑屨爲飾。但據爲尊者而言。王亦與諸侯白爲爲飾也。案鄭賈說亦非也。今定青纁卽素屨之纁。亦非對方色也。云青纁必有纁純。言鈎亦有纁純。三者相將者。賈疏云。以士冠禮三冠。各有纁純。故知三者相將。但經互見。故各偏舉其一耳。案鄭賈說是也。鈎纁純同色。故經不一一備詳。但鄭謂舉纁鈎以見爲屨。則非耳。云王及后之赤纁皆黑飾。后之青爲。

白飾者。賈疏云。以爲皆對方以續次爲飾。故知義然也。案鄭賈說亦非也。今定王赤舄赤飾。后無青舄。云凡屨之飾。如續次也者。畫續之事。云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自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續。注云。此言刺繡采所用。續以爲裳。所謂續次也。鄭以士冠禮。黑屨。青紃纁純。白屨。緇紃纁純。與畫續黼黻續次正合。故云如續次。此說亦非。詳前。云黃屨白飾。自屨黑飾。黑屨青飾者。賈疏云。此據婦人之屨。鞠衣已下之屨。故有黃屨黑屨也。以屨從續次爲飾。故知義然也。詒讓案。黃屨。當云續屨。白屨。卽素屨也。云紃。謂之拘者。釋文拘。作救。云戚如字。劉音拘。段玉裁從釋文作救。云作拘者誤。拘謂之救者。爾雅釋器文司救注。云救。猶禁也。禮。防禁人之過者也。儀禮注。拘之言拘也。鄭自爲說。故云之。言此引爾雅云謂之。案段說是也。云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者。賈疏云。拘謂屨頭。以條爲鼻。鄭注士冠。亦云拘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言拘取自拘持爲行戒者。謂使抵目不妄顧視也。詒讓案。拘形制。鄭士冠士喪禮注。並云如刀衣鼻。漢書王莽傳。句履。句卽拘之段字。宋祁校本。引章昭云。句履。頭飾形如刀鼻。與鄭說同。顏注引孟康云。今齊祀履爲頭飾也。出履二寸。師古云。其形岐頭。顏說岐頭之形。未知其審。據孟康說。出履二寸。蓋屈絲條。著履頭爲小紐。如刀衣鼻。可以穿繫。故士喪禮。襲時。乃屨繫結于跗連拘。賈彼疏。謂刀衣鼻。況拘在屨頭上。以其皆有孔。得穿繫於中而過。曲禮孔疏。引禮記隱義。亦言古者屨頭鼻。繫繩相連結之。是也。又穀梁襄二十七年傳。衛侯之弟專出奔晉。機拘邯鄲。楊士助疏引樂信云。拘。著履鼻之頭。卽周禮拘結及純。是也。然則拘蓋染絲織成著之。至內則履著素。注云。素。屨繫也。屨繫著於踵謂之素。與屨飾著於頭。謂之拘。異。內則孔疏引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又引士冠禮。青紃纁純。並證。則誤以素約爲一。非也。晏子春秋諫下篇云。景公爲屨。黃金之素。飾以組。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素約並舉。足證其非一物。彼拘有玉。又甚長。蓋非常制。依法出履二寸如刀衣鼻。卽至長亦不得盈尺也。又拘廣度。經注無文。曲禮疏引士冠禮。拘博寸解者。云用緇一寸。風之爲拘。然士冠禮博寸。專屬純。則與拘廣無涉。孔說亦誤。云總經中糾者。士冠禮注同。賈疏云。總。是牙底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詒讓案。廣雅釋器云。緇。亦緇也。緇。緇也。說文糸部云。糾。團采也。條。扁緒也。淮南子說林則云。條。可以爲總。不必以糾。高注云。糾。亦緇也。緇。緇也。糾。糾以五采。注云。糾。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故賈以條釋糾。內則疏云。薄紈爲組。以繩爲糾。然則總者。織采絲爲糾。以飾爲屨縫中。與釋以采糾緇。略同。騶鐵論散不足篇。說履云。執其糾。亦。凡緇以糾緇牙底之縫。故謂之糾下矣。又荀子富國篇云。布衣糾屨之士。楊注云。糾條也。謂編麻爲屨繩之屨也。彼糾屨。卽繩屨。乃屨者所服。與此屨總異。云純緣也者。士冠禮。三屨並云純博寸。彼注及司几筵注。並同。說文糸部云。緣。衣純也。賈疏云。

謂以縹爲口緣。詒讓案。禮服凡緣邊口。並謂之純。若衣之領袂。筵席之邊。並有純。是也。此純亦謂爲履繞口之緣。與縹縹之緣異。漢書賈誼傳云。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絳。顏注引服虔云。加牙絛以作履絛也。偏諸。卽說文之偏絛。廣雅之編絛。又廣雅釋器。說履云。其絛謂之無絛。無絛。綵也。則履絛亦以采絲絛爲之。與縹同。云天子諸侯吉事皆寫者。卽上云王吉服有九。諸侯吉服。各依爵命爲差。鄭意天子諸侯冕弁冠諸服。凡吉事並服寫也。任大椿云。天子諸侯。自冕服外。雖朝服玄端皆用寫。惟天子爵弁當用履。履人注。天子諸侯吉事皆寫。爵弁。爲天子哭諸侯及承天變之服。非吉事也。似不當寫。諸侯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則服爵弁。雖非凶事。但既服士服。似亦當從士履。案任推鄭義。深得其旨。若然。諸侯爵弁用之吉事。依鄭義。仍得服寫矣。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諸侯與羣臣朝服白履。是諸侯吉事。亦有著履者。賈彼疏則謂鄭據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寫。其臣則白履也。依賈說。則諸侯朝服玄冠。亦服寫也。今考天子諸侯。弁服冠履。無論吉凶。似皆當服履。鄭賈謂皆服寫。恐非。云其餘唯服冕衣翟。著寫耳者。此兼釋后夫人內外命婦服履之差也。依鄭典命。司服。內司服。注義。服冕。謂王之三公服毳冕。孤服絺冕。卿大夫服玄冕者。並得服赤寫。士服爵弁。則服緇履。不得服寫也。衣翟。謂后以下至三公夫人。服三翟者。並得服寫。其九嬪世婦御妻。及卿大夫之妻。不得服翟者。皆服履也。今考天子士得服冕。而不得服寫。九嬪孤卿之妻。並宜得服寫。皆不如鄭所說。詳後疏。云士爵弁緇履。黑絢縹純。尊祭服之屬。飾從續也者。補釋士冠禮義。依鄭前說。寫飾從續次。履飾從續次。士爵弁緇履若從續次。則宜白飾。今士冠禮黑絢縹純。與續次不合。故鄭以爲因祭服特尊之。得與寫同。從續次。士冠禮注。亦云爵弁尊其履飾。以續次。是也。云素履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賈疏云。下經注。散履與此素履同。是大祥時。則大祥除衰杖後。身服素縹麻衣。而著此素履。故云非純吉。經素履。不云絢縹純。故知去飾。無絢縹純也。孔廣森云。素履如素積之素。非凶履也。陳奐云。素者。白也。素履白履。卽皮履。案孔陳說是也。此卽禮經之白履。詳前。云言葛履明有用皮時者。以先鄭引士喪禮云。夏葛履。冬皮履。而此經止云葛履。不云皮履。明此職所掌。自葛履外。諸寫履皆以皮爲之。故士喪禮直言冬白履。是凡履寫之以色別者。並皮爲可知。詩魏風葛履。孔疏云。凡履。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弊。君子不履絲履者。謂皮履以絲爲飾也。夏日之有葛履。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履寫。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案孔謂禮履皆用皮。是也。但依士喪禮注。謂夏川葛。履亦白。則無論皮葛。並同裳色。是葛履亦爲禮履。若如孔說。則冠喪大禮。乃川不禮之履。其可通乎。但葛履止夏時服之。餘三時則皆當皮履。賈士冠禮疏。謂春宜從夏。秋宜從冬。非也。凡皮履。以韋革爲之。不存毛。左昭十二年傳。說

楚蠻王服豹舄，杜注云：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履。功履，散履。命夫之命履，於孤卿大夫則白履黑履，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履爲功履，女御士妻，命履而已。〔疏〕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者，賈疏云：上明王及后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履，亦謂去飾。〔疏〕等尊者爲履訖，此明臣妻及嬪已下之履也，言外內命夫，案肆師職云：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鄭彼注：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彼外命男，則此外命夫，若然此外命夫，其妻爲外命婦，鄭雖不注，亦與彼同也，內命婦，自是九嬪以下也，案賈說是也，互詳內宰，肆師疏，注云：命夫之命履，續履者，賈疏云：以其經不云舄，唯云履，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無命履，故知命履中唯有履而已，士之命履爵弁則續履，故云命履續履而已，貽誤案，鄭以命夫命履爲續履，專指士爵弁服言也，然此命夫，常通公孤卿大夫士言之，經舉履以見舄，互文以見義，猶上文王后之服履，亦不舉舄也，依鄭賈說，王之三公服纁冕，孤服絺冕，卿大夫服玄冕，並得服舄，今考定王三公服鷩冕，孤卿服纁冕，大夫服絺冕，又依禮器說，王之命士，亦得服冕，與鄭注小異，竊謂毛詩傳，赤舄爲人君之盛履，則赤舄唯人君乃得服之，天子三公孤卿，或以外諸侯爲之，或食大小都，亦有人君之道，自得服赤舄，其大夫士爵秩較卑，疑雖得服冕，而仍服續履，與其妻服纁履白履，亦適相稱也，王三公以下之履，詳大宗伯司服疏，云命婦之命履，黃履以下者，內自九嬪至女御，外自孤卿內子下及士之妻，通稱命婦也，賈疏云：以其外命婦孤妻已下，內命婦九嬪已下，不得服舄，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黃履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履，士妻與女御，皆揄衣黑履，故云以下以廣之，案鄭賈說亦非也，以差次考之，外內命婦，王三公夫人，當服揄狄，九嬪及孤卿之妻，並當服闕狄，則皆得服赤舄，世婦及大夫之妻，當服鞠衣，並當服纁履，御妻及士之妻，服展衣，並當服白履，無黃履也，詳前及內司服疏，云功履次命履，於孤卿大夫則白履黑履者，功履猶司裘之功裘，亦人功微麤者也，命履，人功最精，功履次於命履，故微麤，次命履，謂降一等也，賈疏云：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爲命舄，以下仍有章弁白履，冠弁黑履，故云次命履，命履，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身則功履，次命舄也，云九嬪內子亦然者，雜記云：內子以鞠衣，注云：內子，卿之適妻也，此注則專據孤之妻言之，不含卿妻也，賈疏云：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履爲命履，功履之中，有揄衣白履，揄衣黑履，故云亦然，案九嬪及孤妻，當以赤舄爲命舄，鄭賈說亦非，云世婦命婦，以黑履爲功履者，此命婦，專據卿大夫妻言之，賈疏云：以其皆以揄衣白履爲命履，其功履唯有揄衣黑履也，案卿妻當與孤妻同，世婦及大夫之妻，當以纁履爲命履，白履爲功履，鄭賈說亦非，云女御士妻，命履而已者，賈疏云：以二者唯有揄衣

黑屨爲命屨。故云命屨而已。案女御及士妻。當以白屨爲命屨。鄭賈說亦非。云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此據大宗伯云。再命受服。明王之下士及妻。皆不得受命屨也。詳大宗伯及內司服疏。云散屨。亦謂去飾者。賈疏云。據臣言散卽上之素。皆是無飾互換而言。故云謂去飾者也。案鄭賈意。此散屨。猶上素屨。皆凶服。又士冠禮云。不屨總屨。注云。總屨。喪屨也。縗不灰治曰總。亦其類也。但此說亦非是。今考此功屨散屨。猶巾車言良車散車。蓋尋常燕居之屨。降於功屨者。其人功尤顯。凶屨去飾。或亦在其內。然必非專指凶屨也。鄭巾車注。以功沽詰良散。其義最允。凡此經言散者。並取蠲沽猥雜。亞次於上之義。詳蠲人巾車疏。凡四時之祭祀。以

宜服之。祭祀而有素屨散屨。〔疏〕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者。此專據祭服爲屨而言。不聞王后素屨。外內命夫命婦

粗纓。注云。纓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紃。孔疏。謂據戴德喪服變除禮文。賈疏云。鄭知此經四時祭祀。含有素屨散屨者。以此經四時祭祀。總結上文諸屨。故知有此二屨也。云唯大祥時者。此據外內命夫命婦。爲王斬衰而言。初死。著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同疏屨。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紃纓純。是以上經注云。非純吉。故云唯大祥時也。但上經據卑云散。散與素一也。案鄭賈說。並非經義。又素屨散屨。亦非凶屨。詳前疏。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路。於大廟以冕服

復謂始死。招魂復魄。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升自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簋。升自阼階。以衣尸。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音死而哭。哭而復。蓋其復反。故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檀弓又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喪大記又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摠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喪大記又曰。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天子之禮也。大祖。始祖廟也。故書。綬爲摠。杜子春云。當爲綬摠。非是也。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則旌旒有是綬者。當作綬字之誤也。綬以旌牛

尾爲之，綴於檐上，所謂注旒於千首者，王記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旒，吳疏：「掌大喪以冕服復之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綬者。」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今禮家定作綬，吳疏：「于大祖者，此與祭僕隸僕爲官聯也。」賈疏云：「大喪，謂王喪也。」謂初死屬纊絕氣之後，卽以冕服自衰冕以下，六冕及爵弁皮弁之等，復、謂招魂，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大祖之廟，當升自東階北面，履危四上，云：「天子復，如是者三，乃卷衣投於前，有司以饗受之，升自阼階，入衣於尸，復而不蘇，乃行死事也。」案六冕當作五冕，依賈說，則王喪當十二人，復敘官止下士四人，於數不足者，蓋當使官官，若祭僕，隸僕，小臣之屬，同復也，云：「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者，綬，當從故書作隨，卽旒之段字，謂以象路建大常，而載全羽之旒，至四郊祭祀兆域之處，升車之左轂而復也。」注云：「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者，此夏采復於大祖及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廟大寢，此五者，並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博求之也。」云：「乘車玉路者，賈疏云：「案巾車云：玉路，以祀祭天地於郊，川玉路，明於四郊復乘玉路可知。」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平生，在四郊，郊、事神之處，故復之也。」案此乘車，實當爲象路，卽司常之道車，鄭賈以爲玉路，則不得建綬，非也，詳後。玉路，詳巾車疏，云：於大廟以冕服不出宮也者，冕服，卽五冕之服也，凡復川衣裳，不用冠，故士喪禮，說士復云：「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此王復川冕服，亦用衣不用冕也，玉府亦云：大喪共復衣裳，雜記云：復，諸侯以襲衣冕服爵弁服，後鄭注云：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案此天子冕服，蓋亦自衰冕而下爲五，其衰冕以祭吳昊天上帝，非廟享所服，則復於大祖，蓋亦不用大裘十二章之衰也，大廟，在應門內之左，後鄭開人及小宗伯注，雖謂在中門外，要不出應門庫門，故云：不出宮也，云：四郊以綬出國門，此行道也者，四郊，蓋謂近郊五十里，在國門之外，王生時，非行不出國門，故川行道之法，建綬以復，不用冕服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者，後鄭士喪禮注義同，詳玉府疏，引士喪禮曰：「士死于適室者，鄭彼注云：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賈疏云：適室，則適寢也，大夫士謂之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也，云：復者一人者，賈疏云：命士不命之士皆一人，若大夫以上，皆依命數也，云：以爵弁服者，士以爵弁爲上服，猶王川冕服也，云：升自東榮者，賈疏云：升屋從東榮而上，天子諸侯言東階，云：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者，鄭彼注云：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云：降衣于前，受用饌，升自阼階，以衣尸者，鄭彼注云：降衣，下之也，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引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姓者，賈疏云：男子稱名，據大夫士禮記曲禮云：「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諸侯復，曰：某甫復矣，鄭注云：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詒讓案：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

名。婦人稱姓。與伯仲。鄭注。謂彼擯殷禮實。復臣得名君。先鄭意或以小記爲周法。則大記文。容亦含天子禮。與後鄭據曲禮義不同也。云唯哭先復。言死而哭。哭而復。冀其復反者。唯哭先復。亦喪大記文以下。先鄭釋大記義。明始死卽有復。是冀其復反而生也。云故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者。鄭彼注云。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鄉其所從來也。引之者。廣證喪禮必有復之義。云檀弓又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門郊者。鄭彼注云。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常有事。引之者。證天子有復大祖四郊之事。其小祖。卽祭僕復于小廟。是也。又案檀弓。庫門據諸侯法。賈士喪禮疏。謂天子五門。皆復。則不徒庫門以內矣。云喪大記又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風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摠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者。鄭彼注云。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君以卷。夫人以風狄。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風狄。互言耳。上公以衰。則夫人用襦衣。而侯伯以縗。其夫人用綌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風狄矣。纁。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摠衣。案先鄭引此者。證王復常用五冕服也。其王后之喪復。當用襦衣以下。賈士喪禮疏。謂婦人無外事。王后以下復。自門以內。廟寢而已。則后夫人喪。無四郊復也。摠衣。卽展衣。稅衣。卽祿衣。詳內司服疏。又案大記說。復者朝服。士喪記同。賈前疏亦從之。士喪禮疏。謂天子復者。當皮弁服。則是服王視朝之服。此與大記注不合。未知稿否。引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者。鄭彼注云。館。主國所致舍。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予使有之得升屋。招用摠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云大夫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家。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者。亦摠括雜記文。彼文兼大夫士。此不云士者。文不具。鄭彼注云。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引此二文者。證乘車建綏之事。先鄭蓋亦從杜子春說。破故書讀爲綏。後鄭則又破綏爲綏。與先鄭異。並詳後。云喪大記又曰。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者。鄭彼注云。不於之復。爲主人之惡。雜記云。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引此者。亦廣證復事。云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天子之禮也者。以天子備官。故大祖四郊之復。別以此官掌之。其諸侯則無此官。故喪大記云。小臣復。注云。小臣。君之近臣也。又上喪禮注云。復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爲之。明此夏采復專爲天子之禮也。又案玉府。大喪。共復衣服。先鄭注云。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於大廟至四郊。是先鄭意四郊復。乘車建綏。仍兼用冕服。後鄭不從。故此注不備引也。後鄭彼注。亦糾正先鄭意義。詳彼疏。云大祖。始祖廟也者。注云。大祖。對祭僕小廟爲文。以七廟之中。始祖爲最尊。故謂之大祖。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云。大祖。后稷是也。周七廟。以后

優爲始祖。詳春官敘官。及守祀疏。賈疏云。餘六廟此不云復。案祭儀云。大喪復於小廟。注。小廟。高祖以下。是親廟四也。其五寢。則隸僕復。故隸僕職云。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唯二祧無復文者。案祭法。親廟四與大祖。皆月祭二祧。享嘗乃止。無月祭。則不復也。禮記檀弓云。復於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周禮不言庫門者。文不具。云故書。綏爲旌。杜子春云。當爲綏。非是也者。段玉裁云。杜易旌爲綏。先鄭從之。故書作旌。說文無此字。釋文曰。旌音維。徐音遂。據徐音。疑本作旌。或作旌。說文外。部。旌卽旌字。金榜云。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旌。孤卿建旌。大夫士建旌。師都建旌。州里建旌。縣鄙建旌。此七旌蓋無羽。賓祭之所用也。其白旌曰旌。則以有羽爲異。道車載旌。旂車載旌。是也。旌旌。皆張綏幅屬旌焉。畫於綏如日月爲常。已下夏采以乘車建旌。復於四郊。當爲旌。說文旌。亦作旌。因訛而爲旌。杜子春改綏。鄭又讀從綏。皆非。司常。道車。謂象路。復者。求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朝夕燕出入者。建旌以復。鄭謂乘車玉路。非也。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旌之譌。言其旌者。明異物。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旌。孤卿以旌。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旌。異之於生。失之矣。王引之云。經本謂建旌。非爲建綏。旌與旌同。乘車建旌。亦如生時之道車載旌也。從衣作旌者。假借字耳。鄭當依故書作旌。而讀爲旌。不當沿子春之誤。徑改爲綏也。旌得借川通字者。旌讀俱音遂故也。旌旌旌之或體者。古音通與遂同。地官。遺人。劉昌宗音遂。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旌。南山經。旌山之尼。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旌。白虎通義曰。旌之爲言遺也。是也。故從遂聲作旌。或從遺聲作旌。亦猶九旗之旌。或作旌也。旌爲旌之假借。非譌字。案段金玉說。是也。云玄謂明堂位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者。後鄭欲見綏爲有虞氏之旌。故先引此文。見魯有四代旌章之事。云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綏者。綏舊本作綏。今據宋蔡州本正。阮元云。此仍當爲綏。下始云當作綏。案阮校是也。段玉裁。黃丕烈校。亦改作綏。彼文云。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鄭彼注云。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爲綏。有虞氏常言綏。夏后氏常言旌。此蓋錯謬也。綏謂注旌牛尾於杠首。所謂大旆。王制注說亦同。鄭意綏爲有虞氏旌。但注旌不張綏屬旌。今案有虞氏之旌。卽司常之交龍爲旌。巾車之大旌。夏后氏之綏。卽司常之龜蛇爲旌。巾車之大旆。鄭互易其字。又讀綏爲綏。非也。詳司常疏。至釋名釋兵云。綏。有虞氏之旌也。注。旌竿首。其形紫紫然也。綏。夏后氏之旌也。其形襄襄也。案劉亦從明堂位注義。而仍以綏爲夏旌。則又小異。亦不足據也。云則旌旌有是綏者。當作綏字之誤也者。此後鄭據明堂位有綏。明旌旌自有是名。但其字實當爲綏也。段玉裁云。司農稱雜記證杜說。但綏綏二字。古音同在支佳部。歌戈麻部開。而義各有當。綏者。下垂之意。故系於冠纓爲飾者。謂之綏。旌旌之旌。但

亦謂之綬。鄭君雜記注云。綬。當爲綬。讀如葵實之葵。字之誤也。綬。謂旌旗之旒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明堂位注云。綬。當爲綬。讀如冠義之義。綬。謂旌牛尾於杠首。皆與夏采注正合。注文臺云。綬。本登車之索。鄭引明堂位。證是綬爲旌旗之綬。當爲綬。非車綬也。案段注說。是也。說文系部云。綬。車中把也。綬。系冠纓垂者。旌旗之綬。與冠綬同有垂義。故鄭破綬從綬也。云綬。以旌牛尾爲之。綴於杠上者。後漢書馬融傳。李注云。幢。旌旗之竿也。謂以旌牛尾爲綬。繫於竿上也。旌。牛尾。詳春官敍官。及樂師疏。云所謂旌於竿頭者。毛詩鄘風干旌傳。云旌旌於竿首。大夫之旒也。爾雅釋天。云旌旌首。曰旌。郭注云。載旌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干旌。孔疏引李巡云。旌牛尾著干首。案後鄭此注及司常注。並引旌旌於干首。蓋即據毛詩傳。與釋天文異。賈疏謂出爾雅。誤干卽竿之借字。亦卽幢也。注。義亦同司常注。引此以釋析羽爲旌。敍官注亦謂染鳥羽。象夏翟以爲綬。則鄭謂綬旌旌牛尾。又兼注鳥羽。故賈疏云。案鍾氏染鳥羽。以爲王后之車飾。亦爲旌旗之綬。則旌旗亦有鳥羽。獨云旌牛尾。舉一邊而言。其實兼有也。云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者。據巾車文。言此者。欲見大喪所建之綬。卽大常而去其旒者也。云今以之復。去其旒。異於生。亦因先王有徒綬者。賈疏云。生時有旌。有綬。有旒。今死去旒。是異。先王。有虞氏也。徒。空也。有虞氏空綬。未有在下旌旌。故云徒綬也。案賈疏所謂旌旌。謂綬也。巾車注。說旌制云。正幅爲旌。旌則屬焉。旒卽旌之俗。凡九旗恒制。皆有旌旒。鄭意此綬則旌旒。並無注。止云去旒者。文不具也。鄭又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綬。卽是徒綬無旒。此大喪復。四郊所建。以大常去旒存綬。與生時所建大常不同。而賈固有虞氏有徒綬之制。襲而用之也。今依金氏說。則此王喪四郊之復。當用象路。建大常。而注全羽之旒。與生時祀四郊所乘車異而旌同。云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者。此故書。謂儀禮禮記舊本。與注中凡言故書者異。今士冠禮記字作綬。彼注無作綬之文。玉藻注亦然。皆文不具。綬。嘉靖本作綬。段玉裁。黃丕烈校。並據注疏本作綬。今從之。段云明冠綬字誤。則旌綬之字誤可知。案段說是也。然賈疏謂故書多作綬者。謂作系旁委也。則賈所見本。已誤綬矣。云今禮家定作綬者。謂禮士冠玉藻二記。冠綬之字。漢時禮家說。又定作綬。亦見玉藻注。而士冠注則無文。此雖與鄭從綬異。然其不從綬則同。故亦附存其說。段玉裁云。漢時說禮家。定從綬字。義者。艸木花垂兒。其音亦在支佳部。如玉藻細布冠續綬。注云。綬。或作綬。是其證也。玉藻音義曰綬。本又作綬。是唐時禮記。尙有作綬者也。

周禮正義

卷十七

地官司徒第二

鄭目錄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疏〕地官司徒第二者。阮元云。第二。唐石經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疏〕作第三。非。鄭目錄云。象地所立之官者。司徒於六官爲第二。次於冢宰。又掌地事。故謂之地官。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徒典春。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又以司徒爲四方金官。並非此經義。云司徒主衆徒者。小爾雅廣言云。司。主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書周官雋孔傳云。主徒衆教。以禮義。國語周語云。司徒協旅。章注云。司徒掌合師旅之衆。云地者。載養萬物者。郊特牲云。地載萬物。藝文類聚地部。引春秋元命苞云。司徒協旅。章注云。司徒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是地載養萬物之義。云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者。據敘官文。云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所以親百姓。擾。亦安也。言饒衍之。〔疏〕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六典云。二曰教典。以五品者。書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不遜。史記殷本紀。後漢書周舉傳。並作不訓。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亦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是作訓者。爲今文尚書也。史記五帝本紀。又作五品不馴。索隱云。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斐氏集解引鄭書注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者。賈疏云。有虞氏五。卽舜典所云。敬敷五教。又文十八年云。舜臣堯。舉八元。使敷

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而周十有二者，據司徒之職云。一曰以祀禮教敬以下，是也。案成王周官云，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則周亦有五教，而云至周十有二者，鄭據此周禮之文。言十二以對於虞，其實五中雖不含十二，十二中亦含有五。案齊周官，乃偽古文，非鄭所見。賈說非，云擾亦安也者，大宰注云，擾，猶馴也。案擾者，饗之借字，饗訓馴，與安義近，此經又以安擾連文，故云亦安也。詳大宰疏云，言饗衍之者，賈疏云，以言饗益衍長，亦是安義。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疏曰：大司徒一人者，教官之正也。左定四年傳，成王封康叔，陶叔授民，杜注云，陶叔司徒，書顧命，成王召六卿，偽孔傳謂芮伯爲司徒，詩衛風淇奥孔疏引鄭書注，則謂彤伯爲司徒。又書敘云，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詩小雅十月之交云，番惟司徒，又鄭風緇衣敘，謂鄭桓公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皆即大司徒卿也。云小司徒中大夫二人者，教官之貳也。云鄉師下大夫四人者，教官之攷也。云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者，亦謂衆下士也。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即此下士也。注云，師長也者，天官敘官注義同。鄉師下大夫與上士以下，至府史胥徒，及諸鄉吏爲長六官之攷，自天官夏官外，皆以師爲名，義並同。云司徒掌六鄉者，以六鄉附比玉城，地近事重，故使大司徒總領鄉吏，又以小司徒鄉師專掌其事，猶途人途師，專主六途之事也。云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者，賈疏云，以其鄉師佐司徒，主六鄉，故言分而治之，以鄉有六，其人有四，故二人共三鄉。云相左右者，左右，助也，以其二人共主三鄉，不得各專其鄉事，故相助而已。詒讓案，鄉師二人共三鄉，蓋以六鄉分爲左右，左三鄉，右三鄉，各設鄉師二人以主之，王制云，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是鄉有左右，左襄九年傳，說宋左右二師令四鄉正，是宋制四鄉，亦分左右，可以互證。但鄭云相左右，則自取職掌相助之義，不謂鄉分左右，既夕禮注云，途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窆，職相左右也，與此注義正同。賈說得之，管子立政篇云，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此齊制。鄉立一師，與周制異。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焉。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正之言政也。師之言帥也。胥有才知之稱。載師職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司勳職曰：掌六鄉之賞地。六鄉地花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司勳職曰：掌六鄉之賞地。六鄉地花遠郊之內，則居四同。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

〔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者，賈疏云：鄉老者，謂三公在朝，三公八命，卽典命云：三公八命，是也。分陝而治，則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既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沈彤云：鄉老二鄉一人，注以爲三公兼之，而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不以六鄉兼之。鄉老無專職，惟及鄉大夫帥其吏而禮賓賢能，以獻其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而已。故三公可兼。若鄉大夫則職專，而所掌多，故別置。而不以六卿兼也。如或兼之，亦與公之兼卿者，常暫殊矣。案沈說是也。賈氏敘廢興引馬融傳云：賈逵以爲六卿大夫，則不察宰以下是。賈景伯以此六卿大夫，卽六官之長，說文麗部云：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封圻之內，六卿六卿治之，蓋亦用賈說。今攷鄉大夫云：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明鄉大夫與六官之長異。鄭如賈說，則司徒卽鄉大夫之一，豈得自掌教法而自受之乎？況鄉遂內外相副，遂官之爵，唯較鄉官差一等。儻鄉大夫卽以六官之長爲之，則遂大夫爲中大夫，又當以六官之貳，小宰小司徒等爲之乎？其亦不可通矣。又案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是后六宮有十二宮，卿與王六官及六卿大夫爲十二卿，數同。若如賈景伯說，則后得置十二卿，王反止有六卿，豈其然乎？胡匡衷云：左襄九年傳：宋有鄉正。國語周語：有鄉長。韋杜皆以鄉大夫釋之，則諸侯有鄉大夫矣。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以大夫爲之，亦當鄉置一人。周禮：六卿之大夫，皆屬於司徒，諸侯則使卿分掌之。左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晉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國語：齊高子帥五鄉焉。是諸侯之鄉大夫，統於卿也。云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者，藝文類聚引風俗通云：周禮五黨爲州，州有長，使之相周足也。案州長爲一州之長，故內則謂之州伯。沈彤云：三十州則三十人，賈疏云：每鄉有五州，州長以中大夫爲之，亦四命。云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者，釋名釋州國云：五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之所尊長也。沈彤云：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賈疏云：五黨爲州，黨正使下大夫爲之，亦四命。云族師每族上士一人者，沈彤云：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賈疏云：五族

爲黨。族師使下士一人爲之。亦三命。云閭胥每閭中士一人者。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沈彤云。三千閭則三千人。賈疏云。四閭爲族。巷門爲閭。胥有才知之稱。閭胥使中士一人爲之。亦再命。詒讓案。周書謨謨云。邑乃命百姓達于家。閭里君以爲之資。率帥。古今字。閭率。當卽此閭胥也。云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者。釋名釋州國云。五家爲伍。又曰。比相親比也。沈彤云。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賈疏云。五比爲閭。比長使下士一人爲之。亦一命。特言五家者。明閭胥已上至鄉。皆有家族。故其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從少至多。故於比言五家爲本也。胡匡衷云。內則。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注。閭胥州長。皆有屬吏。內則所記。多諸侯之禮。周禮序官。鄉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此有閭史州史。又有閭府州府。或周禮闕也。案胡說近是。鄉吏惟比長領五家。事少或可無屬吏。其閭胥以上。據內則似皆應有府史。此經並無。六達官亦然。未詳厥故。豈因鄉達官多逾萬。不能盡爲置屬。或就所治役民。給事無定員。故經不著邪。注云。老尊稱也者。漢書東方朔傳云。老者。人所敬也。士昏禮。授老屬。注云。老。尊。尊吏之尊者。鄉老。亦是鄉吏之最尊者。故稱老也。賈疏云。案下曲禮。三公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此鄭注云。老尊稱。未必是年老也。云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者。以一鄉老領二鄉三公。則三鄉老。與三公之數正合。明鄉老卽以三公爲之也。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者。賈疏云。成王周官云。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雖言天子諸侯公中。亦含三公。是其內與王論道也。案賈引書周官。乃僞古文。非鄭所據。云中參六官之事者。賈疏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其中參六官之事。案鄭謂此鄉老卽三公。而又中參六官之事者。謂上兼太師太傅太保。下又兼六卿之職。蓋依周禮舊師。及古文尙書說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而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臣謹案周公爲保。召公爲師。周公太公。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又云。古周禮說三公無官。參職於天子。何官之有。案三公之官。經無明文。異義引古周禮說。以爲太師太傅太保。大戴禮記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禮說。以爲太師太傅太保。大戴禮記保傅篇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

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導之教順，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參者也，與古周禮說同，賈氏後疏引鄭志，趙商問，尙書周官云，大師、大保、大傅，茲惟三公，此漢時所傳眞周官佚文，爲東晉僞古文所本，其所說三公，亦同古周禮說，當可依據，故毛詩小雅節南山傳，漢書百官公卿表，及許君異義，並從其說，據後疏申鄭志，若趙商義，則鄭亦以爲成王以後，三公之制如是也，若今文尙書說，以三公爲司徒、司馬、司空，韓詩外傳，及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公羊文八年何注說，並同，則六卿之中，冢宰最尊，反不爲公，義已難通，況韓詩外傳，及漢表引或說，並謂三公，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論衡順致篇，引尙書大傳，有天子公人、地公之說，蓋伏生亦謂三公即司馬、公、人，公即司徒、公，地公即司空，公，是今文家說三公之敘，司馬最尊，在司徒之上，與此經六卿，尊卑敘次，既乖刺不合，而司馬屬天，尤違經義，攷書傳之文，本在夏傳月令，孔疏以爲是夏制，理或然也，鄭大傳注，據周禮以說夏制，以爲一公兼二卿，兼下以爲稱，則伏傳本義，固不如是，書顧命云，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詩衛風淇奥孔疏，引鄭彼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僞孔傳亦謂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召公領冢宰，畢公領司徒，毛公領司空，芮伯爲司徒，不爲公，足證三公者，領一卿，並不以一公兼二卿，又仍以冢宰爲大保，而不以司徒爲公，皆不如書傳說，蓋周時三公，爵在卿上，或本爲三公，而因六卿偶闕，則以三公下兼，或本爲孤卿，而功德隆重，則上兼三公，如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杜注，謂大傅爲孤卿，文六年，晉有大傅陽處父，大師賈佗，又成十八年，士渥濁，襄十六年，羊舌肸亦並爲大傅，孔疏謂諸侯孤卿，猶天子三公，是天子以師傳爲三公，諸侯以師傳爲孤卿，亦其比例，而士會以將中軍兼大傅，尤可證卿兼保傅之事，然則上下相兼，事所固有，必不如書傳注說，一公兼二卿，職掌參分，垂爲定制也，至鄭注書傳，所以爲此說者，殆因周侯國官制，惟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而以一卿領二大夫，今文諸儒，或不見佚周官之文，求古三公之官而不得，則推諸侯之制於天子，以爲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而以一卿領二大夫，今文諸儒，或不見佚周官說，實則此義與鄭志不合，述鄭學者，以鄭志爲定論可矣，云外與六卿之教者，卽爲卿老也，卿老無正職掌，惟三年大比，賓賢能，與卿大夫同與其事，故云與六卿之教，康王時，畢公爲大師，卽三公之一，而書畢命敘云，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是卽畢公兼掌鄉郊爲卿老之證，又君陳敘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敘意與畢命略同，君陳，周公次子，疑亦以公孤而兼爲六卿之正長者也，云其要爲民，是以屬之卿焉者，鄭意，三公通參六官，無所繫屬，惟分掌六卿，則亦教民之官，故附列諸卿官之前，明卿老爵尊，實非司徒之屬官也，此卿老以事類附屬地官，乃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詳天官敘官九嬪疏，賈疏云，三公無正職，是以三百六十官之中，不見三公之任，唯此六卿

之內而言三公。故云屬之鄉焉。不言三孤者。以其佐公論道。三公有事之所。亦有三孤。故不言之。案異義周禮說三孤之義。亦此經所無。詳掌次疏。云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者。謂之鄉。遞分爲五者。而總屬於鄉。五者之中。又各以大小自相爲屬別也。大戴禮記王言篇。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卽此義。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向也。衆人所向也。又案此經之制。以比閭族黨州鄉。與遂屬鄰里。鄰鄰縣遂相當。而爵則加彼一等。漢書食貨志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又云。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案此以遂之鄰里。易鄉之比閭。而以鄰長常比長。里胥常閭胥。非此經之制。疑別有所本。遂之鄰長。爲不命之士。漢志云。下士則仍依比長之爵次。又國語齊語。管子定民之制。五家有軌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連長。二千家有良人。宰則萬家。制鄰。三十家爲邑。三百家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率。管子立政篇。則分國爲五鄉。鄉有師。分鄉爲五州。州有長。分州爲十里。里有尉。分里爲十游。游有宗。十家爲什。什家爲伍。什伍皆有長。霸冠子王鈇篇。則五家有伍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扁長。二千家有鄉師。萬家有縣衙夫。十萬家有郡大夫。漢書晁錯傳云。古之制。邊縣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四里一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有假候。此並春秋以後侯國之制。雖亦略放鄉州屬別之法。而積數迴殊。與此經不相應也。云正師胥。皆長也者。謂此三者雖別爲官名。不稱長。而義亦略同。天官敘官注云。正、長也。又云師猶長也。賈疏云。自州已下至比長五官。州比自稱長矣。唯有黨正。族師。閭胥。不言長。故鄭云正師胥。皆長也。胡匡衷云。內則。州史獻諸州伯。伯亦長。稱州伯。亦州長也。云正之胥政也者。文王世子鄭注云。正者。政也。夏官敘官注云。政、正也。政從正得聲。故義取於正。正義亦通於政。得互相訓也。鄭言此者。明異長胥正。兼取主五百家政教之義。云師之言帥也者。賈疏云。以其帥領百家。故言帥也。云胥有才知之稱者。春官敘官注同。言以才知見擇。長二十五家也。此亦諸胥爲謂。注不言者。文不具。詳天官敘官疏。引載師職云。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又引司勳職曰。掌六鄉之賞地者。賈疏云。欲見賞地在六鄉之中。同在遠郊之內。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者。載師注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是也。賈疏云。案司馬法。王城百里爲遠郊。於王城四面。則方二百里開方之二。二如四。故云居四同。言此者。破賈馬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論議案。鄉必在城郭外四郊以內。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破三郊。卽諸侯三鄉。言郊以包鄉。王制孔疏。謂左有鄉在國城內。非也。賈馬亦謂鄉在遠郊內。遂在遠郊外。與杜鄭義同。而載郊制則異。當以杜鄭爲正。詳載師疏。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者。遂人敘注義同。百里內外。

卽遠郊之內外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周禮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則六軍之事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隧。與遂同。賈疏云。以其遂人掌六遂。案遂人職云。掌郊之野。郊外曰野。故知百里外爲六遂。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聚土曰封。謂壇壝。疏。封人者。掌封壇之等。壝。及小封。壝也。疏。是土地之事。故屬地官。

此官總主畿封。其官府當在國中。左傳隱元年。鄭穎考叔爲穎谷封人。桓十一年。鄭有祭封人仲足。文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昭十九年。蔡有鄆陽封人。二十一年。宋有呂封人華豹。論語八佾篇。衛有儀封人。杜注皇疏。並謂典

守封疆者。彼爲有地治之小吏。與此封人不同。或春秋以後侯國之制也。云胥六人。徒六十人者。賈疏云。胥徒多者。以其畿封事廣故也。注云聚土曰封者。王制不封不樹。注云。封謂聚土爲墳。是聚土而高者。皆謂之封也。云謂壝

壝。壝及小封疆也者。木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注云。壝謂壇及壝壝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小封疆卽畿封之屬。壝壝壝。詳掌舍疏。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鼓人者。說文鼓部云。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鼓人。是樂官而屬司徒者。以其兼掌鼓役事故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舞徒。給縣役能。疏。舞師者。說文舞部云。舞。樂也。用足相背。呂氏春秋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闕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左襄十年傳。宋以桑林享晉侯。舞師題以旌夏。常卽此官。杜注。以爲樂師。非也。舞師亦樂官。而屬司徒者。以鼓人掌鼓。兵舞。帔舞。舞師與彼爲聯事。故同屬地

官。而次其後。賈疏謂鼓人教六鼓四金。舞師教舞。亦是教官之類。故在此。非也。注云。舞徒。給縣役能舞者以爲之者。縣。卽僮之假字。詳天官敘官疏。賈疏云。餘官直言徒。此官徒言舞者。徒是給縣役之人。今兼云舞。卽徒

中使能舞者。以充徒數也。俞樾云。徒給縣役。不得卽以舞者爲之。疑舞下有闕文。當云舞者若干人。徒四十人。春官敘官。舞師曰。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旌人曰。舞者衆寡無數。又曰。徒二十人。皆其例也。傳寫奪誤。遂以

舞徒連文。注家卽從而爲之說。殆失之矣。案俞說亦通。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云。爾牧來思。何。疏。牧人者。掌牧田。養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疏。亦有地守。故屬地

官。云下士六人者。莊存與云。牧六牲分職也。注云。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說文支部云。牧。養牛人也。左昭十七年傳云。馬有圉。牛有牧。引申之。凡養六牲者。通謂之牧。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先鄭注云。牧田。牧六畜之田。卽此牧人所牧也。賈疏云。對充人養牲於國中。引詩云。爾牧來思。何養何筮。或負其篋。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者。小雅無羊文。篋。釋文作維。案篋正字。維別體。毛詩作篋。傳云。何。揭也。篋所以備雨。筮所以禦暑。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鄭箋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案則有之。引之者。證牧人養牲野田之事。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疏〕

牛人者。掌牧公牛。以大司徒掌奉牛牲。又庖人注云。牛屬司徒土也。故屬地官而次牧人之後。注云。主牧公家之牛者。本職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注云。公。猶官也。明彼公牛。卽謂公家之牛也。載師。以牛田任遠郊之地。先鄭注亦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引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者。犝。釋文作犝。案說文牛部。作犝。犝正字。犝。隸變字。此亦小雅無羊篇文。毛傳云。黃牛黑唇曰犝。鄭箋云。誰謂女無牛。今乃犝者九十頭。言其多矣。引以證牛人牧牛之事。云犝者九十。其餘多矣者。與詩箋說同。賈疏云。證經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充。猶肥也。養。〔疏〕充人者。賈疏云。祭祀之牲。本以諸官堪入祭

使之肥充。故其職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故與牧人連類在此也。案凡祭牲。當由牧人共入牛人羊人諸官。乃選入充人芻之。賈謂諸官選入牧人。非也。詳牧人職疏。注云。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者。說文几部云。充。長也。高也。引申爲牲畜肥臚之稱。特牲饋食禮。宗人視牲告充。鄭彼注亦同。此充人官主祭祀之牲。故卽取告充之義爲名。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

載師者以下至均人五官。並掌土地賦役之事。故亦屬地官。注云。載之言事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載。事也。云事民而稅之者。賈疏云。案其職。上云任土之法。下云近郊十一之等。是其任民而稅之者也。引禹貢曰。冀州既載者。對

孔疏引鄭書注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彼載爲作徒役。與此事民而稅之。事雖不同。而訓則一。故引以爲證。云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閭師縣師徵斂之官。所斂之賦。有入遺人者。均人主掌地守地職。皆與載師事通。故載師與之爲長。案閭師縣師。皆有專掌之地治。不僅主徵斂。似非載師之屬。唯遺人掌委積。均人掌鄉遂公邑土地徵役。或與載師職掌相通耳。鄭賈說恐未塙。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正。言閭者。徵〔疏〕者。掌國中四鄉官之長。猶鄉遂之有鄉師遂師。公邑之有縣師也。凡國中應里四郊鄉里。蓋並爲閭里之制。而於六鄉之外。別爲地治。其屬別。當亦有比閭或鄰里之等。惟不立鄉遂。而通謂之閭。故其長謂之閭師。猶修閭氏掌國中。亦以閭爲名也。但經文不具。無由考其詳耳。互詳本職疏。云史二人。徒二十人者。此官掌徵斂。則不宜無府。又無胥。竊疑此經閭師縣師屬官文。疏略特甚。當與鄉遂官無府史。同屬闕文也。詳前疏。注云。主徵斂六鄉賦貢之稅者。案其職云。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以時徵其賦。六鄉之地。雖內連國中。外通四郊。而此官正掌國中四郊之地治。則不得兼徵六鄉之賦貢。况六鄉遂賦貢。卽徵於遂師。公邑賦貢。卽徵於縣師。則六鄉賦貢。卽徵於鄉師。亦不必以閭師兼掌之矣。鄭說未允。詳本職疏。云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正。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此釋官名閭師之義。賈疏云。鄉官有五者之名。正取二十五家爲閭。以爲徵斂之官號者。徵民之稅。恐不能細委其民。故以近民之官爲號。案鄭賈說。非也。國中四郊官之長。以閭爲名者。以其亦爲比閭之制也。鄭惟以掌六鄉賦貢爲說。未塙。云凡其賦貢入大府者。賈疏云。此貢非是大宰九貢。正是九職之貢。卽其職。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之類。是也。此云賦。謂大宰九賦之內。則國中四郊二者。是也。故其職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又云。凡無職者出夫布。是其九職之內。故云凡其賦貢入大府。故大府職云。掌九賦九貢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焉。案賈以九賦爲日泉。故謂全入大府。實則九賦爲地稅正供。大半爲穀。入倉人也。詳大宰疏。云穀入倉人者。賈疏云。案倉人云。掌粟入之藏。故知穀入倉人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徵野賦貢也。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鄭司農

云。四百〔疏〕縣師者。掌公邑官之長。與閭師同有地治。而所領疆域。自甸達畿。距國既遠。其轄境尤廣。故次閭里曰縣。〔疏〕師之後。而爵尊一等。且數亦較多也。載師注云。公邑謂六達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鄭謂公邑有縣也。鄭鑠云。王國百里外爲六達。又其外爲家邑。小都大都。尙有餘地。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金榜云。周制。鄉達之外有都鄙。有公邑。縣士注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師。稍人。縣士。治公邑之官也。案鄭金說。是也。江永。姜兆錫。林喬蔭說同。全經凡言縣者有四。此縣師及縣士所掌之縣。爲四等公邑之通名。一也。小司徒四甸爲縣爲都之屬別。二也。縣正所掌二千五百家之縣。爲六達之屬別。三也。大宰邦縣之賦。即載師所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爲距王城四百里地之事名。四也。但依載師注義。謂公邑之縣。與五鄙之縣同。則是溝洫貢子之法。其說非也。今攷公邑。實當與采邑同制。井田亦爲甸之法。則縣之名。蓋卽起於四甸之縣。猶采邑稱都名。亦起於四縣之都。其義正同。與六達之縣。固不相涉也。但公邑自甸至噩有四等。惟甸有公邑。無采邑。其在稍者。與采邑同處。在縣者。與小都同處。在置者。與大都同處。王官所治爲公邑。公邑所居謂之縣鄙。采主所治爲采邑。采邑所居謂之都鄙。二者互相出入。制宜略同。采邑大都極於百里。不止四縣。則公邑總部之大縣。亦宜極於百里。不止四甸可相比例也。周書作維篇說王畿云。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又云。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城方王城九之一。說文邑部亦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案月令亦有百縣之文。千里開方。得方百里者百。司馬法以百里爲一甸。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百同。卽百縣也。惠士奇云。周書千里分爲百縣。昭五年左傳。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遠守四千。則每縣百乘。百縣萬乘。此國畿千里出車之大數也。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風俗通曰。百里爲同。總名曰縣。案惠據作維及左傳遠啟疆語。釋此縣。是也。金榜說同。蓋百縣之制。雖通王畿大較言之。然公邑總部之爲縣。則縣士有明文。自當卽一同之縣。以小司徒甸之法言之。作維之鄙。卽四甸之縣。郡卽四縣之都。皆與此經異。而彼所謂縣。卽小司徒注所謂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者。則與載師大都正相應。蓋卽所謂大縣。而四甸之縣。則所謂小縣也。此經縣師縣士所治。當卽一同之大縣。可無疑矣。互詳載師匠人疏。云上士二人者。公邑卑於六達。故縣師爵。降於遂師一等。縣數無定。二人同治之。如鄉師下大夫四人掌六鄉。遂師下大夫四人掌六遂。職相左右也。至公邑有地治之官。當亦自非邑甸縣都至四都之長。以次遞增其爵。左襄三十年傳說。晉絳縣人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以爲絳縣師。杜注云。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卽據此官爲釋。孔疏謂守公邑之長稱大夫。案絳時爲晉都。

而得爲公邑之縣者，晉自唐叔始封以後，都已歷徙，或沿舊制不改，故終仍如公邑。孔以縣大夫爲公邑之長，理或然也。又昭四年傳，有縣人，蓋亦卽縣吏之屬。杜注以爲六遂之屬，非也。但王朝公邑官名數，於此經究無文可證。載師注謂如州長縣正之說，蓋誤以鄉遂之法，推之公邑，則不足據。左文十六年傳，宋有帥甸，杜注云，帥甸，郊甸之帥。孔疏以爲卽公邑大夫，又月令有命四監之文，呂氏春秋，季夏季冬，紀高注謂周制，畿內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高說亦本周書彼郡卽四縣之都，都有監大夫，則亦卽公邑之吏也。二說，古籍咸無可實證，附議之以備考覈，又周書誓參篇云，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大祠及風雨，彼野宰得兼命家邑縣都，蓋卽此縣師之屬，以家邑卑於大小都，又與公邑地相連比，故命令得及之也。公邑官吏，亦互詳載師疏。注云，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六畜車輦，是其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人民已下之數，仍有六畜車輦，故言已下。江永云，注非也，天下土地人民，自有職方氏掌之，亦但知其數要耳，其詳數自在列國諸侯，若縣師者，上士中士止六人，豈能一一稽之，又四郊以內之人民田萊等，自有鄉遂之官稽之，亦非縣師之職。案江說，是也。本職注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故此注亦以天下爲言，然其說非是，今攷縣師之掌公邑，猶鄉師之掌鄉邑，遂師之掌遂邑，而亦與遂師同屬遂人，以遂人之職，得通及甸稍縣都，而此官則唯專主公邑之土地人民，其典法命令，雖間及於都家，而究不得侵其地治，至於外而邦國，內而郊里，則尤迴不相涉矣。云徵野賦貢也者，賈疏云，案其職云，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郊外曰野，以其二百里外至邦國，以其地廣，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徵斂別官，百里之內，六鄉之中，閭師徵之，閭師斂之，以其地狹，徵斂同官，案旅師不斂野之賦貢，賈說非，詳後疏。云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者，賈疏云，自百里以至邦國，分爲五等，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都，畿外邦國，是其縣居中焉，以其徵外內之賦，舉中爲名，鄭雖言自六鄉，六鄉仍舊郊內，據六鄉已外而言，案縣師掌公邑，此縣爲公邑之通名，義起於四甸之縣，鄭賈謂取甸稍縣都，縣居中爲名，未謬，鄭司農云，四百里曰縣者，義亦與後鄭同，賈疏云，據載師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司農云，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玄謂以物有所饋遺，〔疏〕注，鄭

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者，此疑其音也，賈疏云，此小雅谷風詩，彼謂朋友道絕，相棄如遺忘物，云玄謂以物有所饋遺者，廣雅釋詁云，饋，遺也，段玉裁云，司農言讀如，非讀爲也，鄭君恐其義不明，因足成之，其實饋遺與遺

稟：古音不別。案段說是也。此官所掌，皆施予之事，故取饋遺爲名。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力政者。〔疏〕均人者，此官掌均鄉遂比，則大均，爵雖卑而職甚重，與司會總司財賦會計，異官而職互相備，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六官以爲均，司會均人以爲輔，謂六官官當一均，司會均人，又當驛內二均也。注云，均猶平也者，後士均注同，說文土部云，均、平偏也，是均兼平徧二義，通言之，凡平並得爲均，故言猶平也。云主平土地之力政者，據本職文，政當讀爲征，此官掌大司徒土均之灋，與土均職異而義同。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司諫司教官之長，鄭司農云，詩云，

橋維師〔疏〕師氏者，此官與保氏，並掌小學之官也。文王世子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又云，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氏，〔疏〕注云，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注云，謂內則設師保以使國

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據彼注則師保教於小學，與大司樂成均大學之教，內外相備，但彼以師氏爲父師者，父師，猶云大師，對保氏言之也，經傳凡云大師少師者，文各不同，如三公之大師，則位在六卿上，魯洛諸孔疏，引

尙書大傳云，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則爲州里之師，而大平御覽皇親部，引尙書大傳云，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彼大師，蓋卽大司樂，而小師，蓋卽師氏，故分掌大學

小學，並與文王世子父師，異也，互詳本職疏，國語魯語，有師尹，韋注引賈逵唐固虞翻說，亦謂卽師氏，恐非，賈疏云，以其主教，與地官掌十二教同，故亦在此，以其教國子有道藝，故使中大夫尊官爲之也，云徒百有二十人者，

賈疏云，以其國子人多，使役處衆，故其徒多矣，注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者，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師導之教順，賈疏云，案其職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是

其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云保氏司諫司教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保氏佐師氏教國子，以其司諫諫萬民，司教教萬民，皆是教之義，故師氏與爲長，鄭司農云，詩云，橋維師氏者，小雅十月之交篇文，鄭彼箋云，橋氏師氏，中大夫，掌

司朝得失之事，與先鄭義同，維，賈疏云，述注作惟，是也，今本作維，誤，詳夏官敘官趣馬疏。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書敘曰：周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疏〕云：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廣雅釋詁云：保、定也。爾雅釋詁云：安、定也。是保安義同。說文：人部云：保、養也。養與安義亦相成。本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文王世子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大戴禮記保傅篇云：保、保其身體。盧注云：保謂安守之。引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者。君薨敘文：尙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師氏保氏，皆大夫官。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則馬季長亦以彼師保爲此師保氏。鄭川師說也。云聖賢兼此官也者。此釋書敘義也。君薨孔疏引鄭書注：亦云此師保爲周禮師保氏大夫之職。賢聖兼此官。賈疏云：召公爲賢，周公爲聖。此二人爲三公分陝，以其周公爲聖，下兼此師保氏官。召公爲賢，下兼此保氏官。故云聖賢兼此官。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稱。鄭志：趙商問：案成王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在成王周官前，故成王周官，稱三公爲大師大傅大保。若然，大傅者，畢公爲之。兼世子之官。故稱大傅，是以文王世子云：大傅在前，少傅在後。若孔君之義，三公之號自名師保，不由兼師保氏。案書周官：漢時今古文兩家並亡。趙商所引，蓋其殘語之見於它書者。卽僞古文所本也。鄭答趙商問：語意簡晦。賈氏所述，亦未得鄭指。諦釋其意，似謂初時二公爲師保，是兼此師保氏之官。其後成王制三公官，名大師大傅大保，則二公卽爲三公之師保，不復兼此官也。故書顧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詩淇奥孔疏引鄭書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則鄭亦以大保爲三公，非兼保氏之官矣。實則君薨敘所云師保，亦卽指大師大保，非兼師保氏。馬鄭說並未安。故孔疏亦庶鄭之謬。大戴禮記保傅篇：及前賈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並謂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是爲三公。其文雖與君薨敘異，然可證其非兼師保氏之官矣。至文王世子云：大傅在前，少傅在後，鄭注謂太子在學時，又云入則有保，出則有師。鄭注謂太子燕居出入時，此與保傅謂三公爲太子師，三少與太子晏之文，小異大同，似亦非此師保氏之官。故師保氏本職，但言教養國子，及司王朝守王宮門闈之事。太子入學，雖與國子齒，而師氏保氏職掌甚多，必無朝夕在太子前後，及出入燕從之事。二記所言，與此經不甚相應，不可強爲傅合也。三公三少，互詳前疏。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以諫正人行也〔疏〕司諫者此官與司教掌教萬民之官卑於教國子者故次假長帥上下文有徒無胥者皆此類注云諫猶正也者保氏掌諫王惡注云諫者以禮義正之案說文言部云諫証也諫本爲諫諍引申之凡糾正萬民之事通謂之諫正與証字亦通楚辭七諫王序云諫者正也云以道正人行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正其行故鄭就而解之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救猶禁也〔疏〕止也注云救猶禁也者亦引申之義說文支部云救防禁人之過者也案其職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是其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調猶和也〔疏〕調人者掌和難與教萬民事相因故類列於教民官之後注云調謂之調調猶和合也者說文言部云調和也賈子道術篇云合得密周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之言謀也〔疏〕媒氏者掌男女之判是夫家人民之事故

調人而次之賈疏引集略云配醴男女取地道生息義亦通注云媒之言謀也媒氏者掌男女之判是夫家人民之事故媒之謀也謀合二姓廣雅釋詁亦云媒謀也媒謀聲類同故義亦通云今齊人名麴麴曰媒者說文米部云麴酒母也麴即麴之俗說文玉篇並無麴字釋文音魚列反又五結反徐音去磯反案魚列五結二音與麴同段玉裁云此舉方俗語證成其義也司馬遷傳曰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尊當爲孽媒孽猶醴醴正與此鄭注合小顏亦曰齊人謂鞠餅爲媒此必漢書音義中舊說徐仙民麴音去磯反則麴麴醴醴地非醴字也詒讓案漢書李陵傳作媒孽注引孟康云媒酒教此麴麴即麴孽之別體徐音似非鄭義賈疏云麴麴和合得成酒醴名之曰媒言此者欲見謀合異姓得名爲媒之意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司市。

市官〔疏〕司市者以下至泉府十官，並掌國市政令刑禁貨賄之事，亦有地治，故屬地官。司市亦省稱市。王制云：市之長。〔疏〕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注云：市、司市也。注

云：司市，市官之長者，說文口部云：市，買賣所之也。賈疏云：市官，謂質人已下至泉府司市，與之爲長也，以其市官之長，經紀事大，故使下大夫尊官爲之屬，及胥徒又衆也。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質、平也。主〔疏〕質人者以下至泉府九官，並

注云：質、平也者，夏官敘官馬質注同，爾雅釋詁云：質、平成也。其職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馬牛兵器珍異，成質義亦同。云主平定物賈者者，平謂抑其騰躍，定謂禁其誑豫，皆質人主之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疏〕

注云：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者，載師注同。惠棟云：管子五輔篇曰：辟田疇，利壇宅。荀子王制篇曰：定廛宅，是古廛字，皆作壇也。丁晏云：古壇廛，聲相近，說文鳥部：鷦，从鳥寬聲。縮文从廛作鷦，云說云：市中空地者，載師先鄭注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義與杜同。文選西京賦薛注：亦云都邑之空地曰廛，後鄭所不從。云玄謂廛，民居區域之稱者，載師注義同。段玉裁云：此從杜易字而不從其說。賈疏云：見遠人

云夫一廛，田百畝，及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卽市屋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詒讓案：民謂四民，凡無爵者之稱，區域者，猶言界限，鄭意民居地各有界限，是謂之

廛，不定爲市中空地也。蓋古書凡言廛者，猶今人所謂基地，載師之廛里圍廛，遂人之夫一廛，皆指農圃牧工商賈受田者之居，廛人之廛布，及司關之征廛，則指市中之邸舍，無論在里在市，已有宅肆，未有宅肆，其基地通謂之廛，

此廛人唯掌市宅，不掌民宅，鄭欲綜釋全經廛字之義，故云民居區域，杜及二鄭，各舉一端爲釋，義實相成也。互詳載師遂人疏。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競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競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

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疏〕則一人皆二

史者。賈疏云。自胥師至司稽。皆是府史之類。非是命士。已上胥者。有才智之稱。師。長也。肆。謂行列。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有二史副之。助作文書。云司稽十肆。則一人者。文選燕城賦李注。引字書云。賈。古文暴字。案暴。說文本部作暴。重文。無賈字。然薛尚功鐘鼎款識。周宣盤絳帖。秦詛楚文。並有此字。又易繫辭。重門繫柝。以待暴客。易釋文引鄭本。亦作賈。則賈蓋古暴字之或體。許偶失收耳。凡此經暴字。多如此作。惟大司馬。大司寇。訝士。禁暴氏。小行人。經仍作暴。疑皆傳寫之誤。云肆長每肆則一人者。賈疏云。肆長謂行頭。每肆則一人。亦是市中給繇役者。注云。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者。以此六官。經不言爵。則皆庶人在官者。胥師。賈師。司稽。司稽。所主肆多。常視它官之府史。天官敘官注云。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故知此四官。皆司市所自辟除也。云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此其所主肆尤少。復卑於胥師等四官也。天官敘官。胥徒注云。此民給繇役者。縣限字也。莊子知北遊篇。有監市。彼釋文引李頤云。市。魁也。以司門門徒。亦稱監門例之。則監市當即此肆長之屬。賈疏云。以其司稽已上。是府史之類。明此二者。與胥徒同是給繇役者也。云胥師領羣胥者。師與長義同。二十肆十胥。而一師則師即什長也。文選張衡西京賦云。周制大胥。謂此官也。云賈師定物賈者。本職云。展其成而奠其賈。司市注云。奠。讀爲定。故云定物賈。天官敘官注云。賈主市賈。知物賈。故主定之。亦謂之賈正。左昭二十五年傳。威會奔郕。郕助假使爲賈正。杜注云。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若市吏。卽此官也。云司稽禁暴亂者。此注例。川今字作暴也。本職云。禁其關關者。與其賈亂者。市人有爲暴亂擾害民者。司稽主禁止之。云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皆非商賈而留連市中。不以時去者。此官掌察而禁之。故以司稽爲名也。此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云。故書。〔疏〕注云。泉。或作錢。

泉。或作錢者。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注云。古曰泉。後轉曰錢。段玉裁云。外府注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說文貝部曰。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而廢貝行錢。據許語。錢卽泉。秦時易名錢也。故金部錢字下曰銖也。古田器。一曰貨也。然則錢之名。不始於漢。檀弓注曰。古者謂錢曰泉。知漢時謂泉曰錢也。故書。泉。或作錢。蓋假借錢字之肇端矣。徐養原云。泉錢同聲。古蓋通用。秦爲廢貝之始。非名。

錢之始也。案徐說，是也。漢書食貨志云，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則劉所見故書亦作泉，故二鄭不從或本作錢。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

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疏〕司門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正其貨賄，凡物犯禁者舉之，以

尹，國語周語云，門尹，除門，章注云，門尹，司門也，左傳僖二十八年，宋有門尹般，哀二十六年，又有門尹得，皆是也。云下士十有六人者，王引之云，下云每門下士二人，上又云，下士十有六人，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即每門下

士之總數，則鄭注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以每門下士二人計之，十二門當有下士二十四人，不得但言十有六人也，若謂下士十有六人，在每門下士之外，則疏云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關閉者，此司門，是都司總監

十二門官，案下大夫及上士中士，皆位尊於下士，故下士但分掌每門之關閉，而下大夫，上士，中士，則總監十二門，如云下大夫，上士，中士之下，又有下士十六人，總監十二門，則其位與每門之下士相埒，何得居其上而總監之乎？下司

關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彼文與此略同，而中士四人之下，不言下士人數，至每關始云下士二人，然則司門亦但云每門下士二人，而中士八人之下，

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明矣。邇考五官敘官，凡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一官之中，無再見者，不得於每門下士二人之外，又言下士十有六人，蓋涉上文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而衍也。賈疏但云，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開

閉者，而不及下士十有六人，與每門下士之同異，則所據本，無下士十有六人之文可知。唐石經誤衍，案王說，是也，云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者，沈彤云，王城十二門，下士則二十四人，府則十二人，史則二十四人，

徒則四十八人，詒讓案，門徒本職，又謂之監門，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即此守門之徒，詳天官敘官疏，注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者，賈疏云，案經有每門下士二人，據在門關閉者，此司門，鄭云若今城門校尉，則是都司總監

十二門官，故舉漢法況之，詒讓案，續漢書百官志云，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云，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劉注引此司門千注云，如今校尉，志又云，每門候一人，六百石，注引此每門下士二人，千注云，如今門候，千說足補鄭

義，云主王城十二門者，賈疏云，案匠人云，營國九里，旁三門，四面各三門，是有十二門，鄭云，十二門，以通十二子，十二子，則十二辰也。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關

界上之〔疏〕司關者，關爲國境之門，故家司門而次之。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國貨之節以連門市，故同與市連類在

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案沈說：是也。司關，國語周語謂之關尹。蓋侯國之制，亦作關令尹。史記老子列傳：說

老子見周衰，迺遂去至關，見關令尹喜，蓋卽每關下士二人。案隱引李尤函谷關銘：謂喜爲函谷關尹，而崔浩及葛洪

抱朴子：則云散關令，今攷老子時，函谷關，散關，皆非王畿地，則關令尹，亦非周官也。互詳本職疏：云府一人，

史二人，徒四人者。沈彤云：府每關一人，則十二人。史每關二人，則二十四人。徒每關四人，則四十八人。詒讓案：

掌戮云：劍者使守關，卽此守關之徒四人。上中下士，並有爵命，必不使刑人爲之也。注云：關、界上之門者，王

制，關執禁以譏，注云：關、竟上門，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注云：古者竟上爲關，以譏異服，譏異言，界與竟

義同，彼關人，卽此每關下士二人也。賈疏云：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故

云：關界上門也。詒讓案：管子大匡篇云：桓公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尹

注云：更立國界而爲之關，亦關在界上之證。孟子梁惠王篇：云郊關者，蓋指遠郊門言之，散文，門關通也，與界上

之關異，左昭二十年傳：說齊毀僂介之關，杜注以爲迫近國都之關，彼非常制，則正關必不在四郊明矣。又賈聘禮疏

云：魯廢六關，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節、猶信也。行〔疏〕掌節者，賈疏云：案其職

在此者，以其節連於門市，故亦連類在此。云府二人者，呂祖謙云：左傳文八年，宋司城蕩意諸來奔，郊節於府人，卽

此所謂府二人者也。古者必有府人藏此節，所以效於府人。胡匡衷云：書康誥云：越小臣諸節，傳以爲諸有符節之吏，

疑卽掌節也。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者，玉藻：凡君召以三節，注云：節所以明信，釋名釋兵云：節者，號令賞罰之節也，節、卽之與借字，詳本職疏。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

人胥十有一人。徒百有二十人。

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疏。以下至

鄰長。並治六遂之官吏。故亦屬地官。此官總掌六遂及四等公邑。舉近咳遠。故以遂人名官。而列諸遂吏之前。本職云。五縣爲遂。案遂卽夫閒有遂之遂。溝洫之法。始於田首之。遂因以爲五縣之名。左傳襄七年。有隄正。杜注云。五縣爲隄。國語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隄焉。韋注云。隄。六隄也。又漢書王莽傳。說莽依周官。作六鄉六隊。隄隊。並遂之借字。云中大夫二人者。通掌六遂。與遂師分治三遂。異也。云遂師下大夫四人者。以下唐石經跳行別爲一條。誤。六遂。蓋亦如六鄉分爲左右。此官亦二人。共三遂之事。與鄉師掌鄉。同也。注云。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者。司徒。卽謂大司徒也。司徒通掌邦畿土地政教之事。而兼領六鄉國中鄉里之地治。此官亦通掌遂甸以外土地政教之事。而兼領六遂公邑之地治。職秩約略相儗也。賈疏云。遂人主六遂。如司徒主六鄉。但官卑校一節。司徒六命。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此遂人中大夫二人。當小司徒處。遂師下大夫四人。當鄉師處。但無六命。卿一人。以其六鄉爲正。六遂爲副。故尊卑不同。以主事相似。故上士已下。其數與司徒同。云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案其職云。遂人掌邦之野。下文以達于畿。是其義也。詒讓案。此謂六遂在遠郊之外。遂吏所治家數有定。雖不出甸地。而遂人所掌。則通於甸稍縣都。是內與遠郊接界。而外達於五百里之畿。非謂六遂七萬五千家。分居甸稍縣都也。賈前疏引賈馬說。六鄉之地。在遠郊五十里內。五十里外置六遂。此與杜鄭說郊制不合。不足據。賈敘周禮廢典。又引馬融傳。敘述賈遂義。以爲六鄉及六遂爲十五萬家。越千里之地。然則賈景伯蓋謂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居五十里郊內。六遂七萬五千家。則分居五十里郊外。至五百里布滿王畿。此說與經尤不合。則馬氏已所其謬矣。云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焉者。謂甸公邑與遂同處。稍縣都之公邑。及家邑大小都。則遂人所兼掌也。賈疏云。但六遂之地。只在二百里內。亦有公邑。故載師職云。公邑之田任甸地。其公邑自二百里以出至五百里皆有焉。家邑。大夫采地。在稍地三百里。小都。卿之采地。在縣地四百里。大都。三公王子弟在置地五百里。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置地。遂人雖專六遂。以其言掌野。郊外曰野。大摠之。言以言達于畿。故知兼掌此等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者。卽遠郊百里外也。故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鄼長。每鄼中士一人。里宰。每里

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縣鄙里鄰。遂之屬別也。〔疏〕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者，沈彤云，六遂則六人，詒讓案，左

宋災，令遂正納郊保，疏謂當此遂大夫，案此與鄉大夫亦稱鄉正同，孔後說是也，前疏以爲遂人誤，云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者，縣正，鄰師，鄰長，里宰，鄰長，唐石經皆跳行誤，沈彤云，三十縣則三十人，云鄰師，每鄰上士一人者，沈彤云，百五十鄰，則百五十人，云鄰長，每鄰中士一人者，說文邑部云，百家爲鄰，鄰，聚也，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注云，四里爲鄰，聲類同，沈彤云，七百五十鄰，則七百五十人，云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者，唐石經作二人，誤，釋名釋州國云，四鄰爲里，居方一里之中也，案此里爲二十五家，非五十家，亦不必方一里，劉應說，並誤，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春秋通其所也，案此里爲二十五家，非五十家，亦不必方一里，劉應說，並誤，周書嘗多篇有里君，蓋卽禮記之里尹，鄭注云，里尹，開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案王度之里百戶，管子度地篇，亦云百家爲里，則當鄉之族，遂之鄰也，此經開胥鄭長，以上士中士爲之，卽里宰亦下士，非庶人在官者爲之，逸禮之言，非周制也，又禮記孔疏，引攢考職云，古者七十二家爲里，又引尚書大傳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鄭注云，蓋虞夏時制，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一里八十戶，其有辨讓仇健者爲里正，比庶人在官，彼似侯國井田之制，國語齊語云，管子制，國十軌爲里，賜冠子王鈇籍云，十伍爲里，此並後世邑里之制，與此經皆不相應也，左襄九年傳，國語周語，並有司里，乃司宅里之官，杜章注，並謂卽此里宰，誤，沈彤云，三千里則三千人，云鄰長，五家則一人者，釋名釋州國云，五家爲伍，又謂之鄰，鄰，連也，相接連也，沈彤云，萬五千鄰，則萬五千人，鄰長無爵無祿，受田如農民，而去其役賦，如庶人在官者也，詒讓案，漢食貨志，有里胥鄰長，又云，鄰長位下士者，彼以鄰里上承族黨州鄉，則鄰長卽比長，故云位下士，與此異也，玉燭寶典引章昭，謂彼里胥，卽此經里宰，未搞，互詳前疏，賈疏云，此遂大夫，於六遂各主一遂，似鄉大夫各主一鄉，但遂大夫以下，其官皆卑於鄉官，命數皆減一等，是以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不使卿爲之差次，至鄰長五家則一人者，是不命之士爲之，其鄉內比長，亦五家一人，彼使下士爲之，詒讓案，六遂官，當亦有府史胥徒，經無者，疑有闕文，詳前疏，注云，縣鄙里鄰，遂之屬別也者，賈疏云，以其鄰長已上至縣正，皆屬於遂大夫，故言遂之屬別，與上文州黨族閭比鄰之屬別，相似。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正川里宰者，亦斂民之稅，

宜督其親民。〔疏〕旅師者。此官與稍人。委人。士均。並掌六遂以外征聚賦役委積土地之官。故亦屬司徒。而次遂官之後。旅師斂之。徵斂別官。故官屬與胥徒多也。案旅師唯主聚三粟。非征賦之官。賈說。非也。凡國中六鄉四郊之賦貢。關師鄉師令之。鄉吏斂之。六遂之賦貢。遂師令之。遂吏斂之。公邑之賦貢。縣師令之。公邑之吏斂之。皆非旅師所掌。詳本職疏。注云。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鄭意本職云。掌聚野之勘粟。屋粟。閒粟。勸粟。即野之正賦也。不知勘粟乃農民合耦者同出之。粟與官賦不同。鄭并以爲一誤。云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者。賈疏云。里訓爲居旅者衆也。衆之所處。即與里義同。故鄭云里宰之師也。案左襄二十八年傳。杜注云。旅客處也。引申之。凡居處亦謂之旅。故鄭以爲里宰之師。非。旅里同訓居處也。賈說失之。然旅師雖主六遂以外之三粟。而不爲里宰之師。鄭說亦不謬。江永謂旅衆也。謂主衆社合輸之粟。其說近是。詳本職疏。云正川里宰者。亦斂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此亦誤說也。賈疏云。遂官之內。縣鄙已下。正川里宰爲徵斂之官名者。亦是斂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若似六鄉之中。取閭名爲徵斂之官。故鄭云亦謂閭師也。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疏〕稍人者。主公邑軍賦之官。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

政令。丘乘即三等采地。沿注說之誤也。注云。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者。賈疏云。案其職云。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故云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案鄭賈說非也。稍人掌公邑丘乘之政令。以公邑亦制井田也。注謂掌令都鄙。誤。詳本職疏。云距王城三百里曰稍者。賈疏云。案載師家邑任稍地。在三百里內。故知三百里曰稍。云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者。鄭意此官兼掌縣都。而以稍名官者。舉近以咳遠也。賈疏云。以其家邑在三百里。小都在四百里。大都在五百里。從三百里向外。故言自稍以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主斂甸稍芻薪之賦。〔疏〕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以共委積者也。

此官掌委積與遺人相備。故爵秩員數並同。唯無胥爲異。孟子萬章篇云。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趙注云。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案委吏。疑即此委人之屬。史記孔子世家作季氏。史誤。注云。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

共委積者也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故鄭云主斂甸稍薪芻之賦。共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故云以供委積者也。詒讓案。本職云。凡其聚以待頒賜。注云。謂縣都畜聚之物。則此官兼長縣都。鄭唯云甸稍者。文不具也。大司徒注云。少曰委。多曰積。此官掌芻薪之委積。與遺人委積。兼有粟米芻薪者不同。故以委名官。然此官雖以薪芻共與遺人。而當官亦自有委積。但不及遺人之備耳。委積。詳大司徒疏。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平也。主平。〔疏〕土均者。掌

地政令之事。與均人掌鄉遂公邑職掌。互相備也。曲禮。說天子六府。一曰司土。鄭彼注以爲殷制司土。於周爲土均。惠士奇云。土均均人。皆掌均土地之政令。而異其官者。一兼均力役。故曰均人。一專均土地。故曰土均。其在春秋。

則謂之地均。管子乘馬篇。所謂地均。以實數者也。案土均掌邦國都鄙。詳均人及本職疏。注云。均猶平也者。前注同。云主平土地之政令者也者。大司徒云。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此官專掌其法。故卽以爲名。

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平土地以均地守。是主平土地之政令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草。除。〔疏〕草人者。此官與稻人。並掌治田之事。土田爲征賦之所出。故

艸。百卉也。草。草斗櫟實也。經典通借草爲艸。肆師注云。古之始耕田者。除田種穀。除草。卽除田也。賈疏云。案其職唯有董種之文。無殺草之事。鄭云草除草者。殺草然後種之。職雖不言殺草。名爲草人。明知除草。故鄭云除

草也。惠士奇云。芟草所以成穀。故管子地員曰。草土之道。各有穀造。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疏〕稻人者。初學記寶器部引物理論云。稻者。漑種之總名。案稻卽

食醫之稌。詳彼疏。曲禮說。天子六府。四曰司草。鄭彼注。以爲殷制司草。於周爲稻人。云胥十人。徒百人者。賈疏云。胥徒多者。以其井道營種稻田。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訓讀爲馴。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告道。〔疏〕此官與訓

訓。並掌訓說土地圖志之事。故亦屬司徒。注。鄭司農云。訓。讀爲馴者。爲疑當作如。此擬其音也。說文音部云。訓。說教也。從言川聲。漢時讀馴音。與川蓋尤近。故先鄭讀從之。若如今本作讀爲。則是易其字。與下引爾雅文義。不相屬矣。知非經文作馴。先鄭讀爲訓者。以本職及下誦訓夏官訓方氏。證之二鄭本。必不作馴。無疑也。惠棟云。訓與馴。古今字。史記五帝紀云。帝堯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殷本紀。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後漢書又作訓。萬石君傳。馴行孝謹。亦作訓。易坤初六象曰。馴致其道。鄭注云。訓從也。徐爰音訓。依鄭義。云謂以遠方土地所生異物。皆道王也者。本職云。道地懸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即其事也。徐爰音訓。依鄭訓道也者。釋詁文此引證訓有皆道義。云玄謂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者。本職云。掌道地圖。注云。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後鄭釋訓爲說。與先鄭訓道。略同。以先鄭唯據辨地物爲說。義未明。故增成之。毛詩鄭風。定之方中傳。說大夫九能。云山川能說。孔疏引鄭志荅弼逸云。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惠士奇謂訓說兼彼二義。是也。此官所職者。說其形勢。下誦訓所職者。述其古事也。述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能訓說四方所誦習。〔疏〕注云。能訓說四方所誦習者。亦釋訓爲說及人所作爲久時事。〔疏〕注云。實疏云。其職云掌道方志。謂所識四

方久遠之事。是其能訓說四方所誦習者也。惠士奇云。誦者。爲王誦之。韓非子難言云。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楚辭有惜誦。案惠說是也。此官名誦訓者。謂誦述古言古事而說之也。云及人所作爲久時事者。賈疏云。案其職云以知地俗。鄭注云。傳事也。謂博知古事。是其人所作爲久時事者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虞、度也。度知山。〔疏〕山虞者以下至澤虞四職。皆掌山林川澤之

虞。經典通謂之虞人。書堯典。舜命益作朕虞。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書注云。虞掌山澤之官名。是周亦沿唐虞制也。穀梁莊二十八年。築微傳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案此經山林藪澤皆設官。但不禁民之取耳。國語晉語。說文王詢于八虞。章注引賈逵唐固云。周八士皆在虞官。是周文王時有虞官。不得謂非正法。穀梁說與經不合。山虞之屬。亦謂之山人。左昭四年傳。說獻冰云。山人取之。杜注云。山人虞官。又曲禮說。天子六府。

二曰司木，鄭彼注，以爲殷制司木，於周爲山虞。注云，虞度也者，爾雅釋言文，云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大據高卑遠近言之，所生，卽下迹人廿人諸官所掌者，是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虞度也，主商度山川之事，亦通。賈疏云，經文有中山，鄭唯言大小者，略言之耳。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

山之虞。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疏〕林衡者，國語齊語云，山立三衡，章注云，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案

虞，故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易也。六三及辭云，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鹿麓，字通，彼虞卽謂林衡也。山林地相比，故虞衡通稱，亦通謂之麓。說文林部云，麓，守山林吏也。國語晉語云，主將適蝶而麓不聞，左昭二十

年傳云，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是也。云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者，釋文云，麓，木亦作藁，案說文林部，麓，重文

繫，云古文从系，賈疏云，案上山虞，中士四人，下士八人，相併亦十二人，但山虞尊，使中士爲官首，下士爲之佐，

此林衡卑，故下士自爲官首，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者，賈疏云，胥徒多於山虞者，以其林麓在平地，盜竊林

木者多，故須巡行者衆，以是胥徒特多也。云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者，賈疏云，胥徒不多者，以其

大林麓據特大者，故胥徒特多，中小已下，自如尋常法，故如山虞。注云，衡，平也者，漢書律厯志文，梓人注同，

荀子禮論篇云，衡者，平之至也，云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亦如山虞度度山之大小及所生也。國語齊語，章注云，

掌平其政，亦通。云竹木生平地曰林者，大司徒及職方氏注義同，說文林部云，平土有叢木曰林，詩小雅車輦，大雅

生民，並云平林，毛傳云，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此明林衡所掌，兼有平林也，風俗通義祀典篇云，禮記，將至

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又毛詩鄭風擊鼓傳云，山木曰林，釋名釋山云，山中叢木曰林，林，

森也，森森然也，與此義別，賈疏云，對山中之林，自是山虞掌此，別言林衡，故知竹木生平地者，云山足曰麓者，

梓氏注同，此亦謂山足生竹木者也，說文林部云，一曰林屬，於山爲麓，釋名釋山云，山足曰麓，麓，陸也，言水流

順陸燥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

案穀梁傳十四年，沙鹿崩，傳云林屬於山爲鹿，

沙、山名也，應義本於彼沙鹿，蓋卽麓之大者。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曰：川，流水也。禹貢〔疏〕：川，衡者，曲禮說天子六府，三曰司水。鄭彼注，以其川路長遠，巡行勞役故也。中川小川之等，自若常法，故差少。云中川下士六人者，唐石經跳行，誤。注云：川，流水也者，說文川部云：川，貫穿通流水也。管子度地篇云：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釋名釋水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賈疏云：對澤爲停水，引禹貢曰：九川滌源者，僞孔傳云：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引以證川爲流水也。

澤虞。每大澤大數。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數。如中川之衡。小澤小數。如小川之衡。曰：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蔽，禹貢〔疏〕：澤虞，每大澤大數。中士四人者，國語齊語云：澤立三虞。所生育者。案彼蓋兼川澤官言之。三虞者，川與澤蔽，皆有大中中小三等也。章注亦與鄭前注義同。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鵠。梁鵠者，天子獵之田也。賈誼新書禮篇云：鵠者，天子之圃也。虞者，圃之司獸者也。鍾師賈疏引五經異義：今詩韓魯說：鵠虞，天子掌鳥獸官。案賈子及韓魯詩說，蓋以鵠爲圃之假字。鵠與蔽通。鵠虞，即蔽澤之虞也。職方氏：豫州澤蔽曰圃田。穆天子傳：云：天子里圃田之路十虞。東虞曰免臺。西虞曰櫟丘。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丘。此西周畿內大澤蔽之虞也。左昭二十年傳：晏子曰：澤之在蒲，舟鰈守之。蔽之薪蒸，虞倏守之。莊述祖云：左傳舟鰈，鰈當爲鰈之譌。呂氏春秋上農篇：澤非舟虞不敢緣名。舟虞，即舟鰈也。案莊說是也。彼舟虞有地守，疑卽此澤虞。但彼澤蔽，官名不同。蓋齊制與此經異。賈疏云：中士尊於川衡者，以其澤之所出物衆多。云胥八人，徒八十人者，賈疏云：胥徒少者，以其巡行處近故也。中澤小澤已下，皆如川衡者，自是常法。注云：澤，水所鍾也者，大司徒注義同。賈疏云：鍾，聚也。謂聚水於其中，更無所注入。案周語：大子晉云：山土之聚，澤水之鍾。纂要亦云：水所鍾曰澤。詒讓案：此對川爲流水也。釋名釋地云：下而有水曰澤。言潤澤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

永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云水希曰藪者。說文月部云。唏。乾也。希卽唏之段字。所以則無水。故大宰注云。澤無水曰藪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謹案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入釋水。故知水希曰藪。以其藪與澤。以有水無水爲異。故於經別立官掌之。案職方。澤藪曰具區之類。及毛傳云。不澤。已險障無決溢矣。引之者。證九州各有澤也。又引爾雅有八藪者。釋地十藪云。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陰。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閒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此引作八藪。未知其說。大司徒疏引鄭禹貢大陸注。亦有爾雅有八藪之文。疑鄭所見釋地本如是。郭本作十藪。乃據別本增定。非其舊也。賈疏謂九澤。通畿內一州則有九八藪。除畿內一州而言。爾雅有十者。以其周秦同在雍州。秦有楊紆。周有焦護。一州有二。故十。其說殊迂曲。恐不足據。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迹之言跡。〔疏〕迹人者。自此至掌蜚九職。並掌山澤所生物之

曰藪牧。養蕃鳥獸。故各設官以取之。而次虞衡之後。注云。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者。說文走部云。迹。步處也。漢書李布傳。顏注云。迹。謂尋其蹤迹也。此迹人亦掌蹤迹禽獸。知其所藏之處。跡與迹同。左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蓬澤有介麋焉。杜注云。主迹禽獸者。亦同鄭義。

卅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卅之言曷也。金〔疏〕府。卅人者。曲禮說天子六

以爲殷制司貨。於周爲卅人。注云。卅之言曷也者。賈疏云。經所云卅。是擗角之卅字。此官取金玉於卅。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以其金玉出於石。左形右聲。從曷字也。王聘珍云。說文石部曷字注云。銅鐵模石也。从石黃聲。讀若曷。重文作卅。注云。古文曷。周禮有卅人。是卅爲曷之古文。本爲卅人之卅。復爲擗角之卅。賈疏說非是。案王說。是也。曷卽曷之俗。依鄭說。則卅與曷。聲近字異。依說文則卅卽曷之古文。鄭許說字不必盡同。賈氏於小學尤疏。未足馮也。張參五經文字云。卅。說文以爲古卯字。與今本說文不合。恐不足據。云金玉未成器曰曷者。與說文曷則銅鐵模石同。廣雅釋器云。鐵朴謂之曷。未成器。卽所謂模也。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疏〕角人者說文角部云角獸角也此官與羽人皆無史者以無文書之事不川史也曲禮說天子六府五曰司器鄭彼注以爲殷制司器於周爲

角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掌葛者說文艸部云葛絺紵也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染草藍蒨〔疏〕掌染草者凡染有石染有草染此官掌欲染色之

木染乃誤文不足據詳鍾氏疏注云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者說文艸部云藍染青草也爾雅釋草云歲馬藍郭注云今大葉冬藍也月令仲夏毋艾藍以染爾雅又云茹蘆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
云茜茅蒐也茅蒐茹蘆人血所生可以染絳詩鄭風東門之墀孔疏引陸機疏云茹蘆茅蒐蒨艸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蒨案說文無蒨字蓋卽茜之俗說文又云草草斗機實也一曰象斗子又木部云棚柔也其阜一曰樣樣棚實也案象斗卽草斗俗作阜斗象正字當作樣與象音同故亦謂之象斗釋文云象本又作樣樣卽樣之俗詩唐風鴛羽孔疏引陸疏云徐州人謂機爲杼或謂之棚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或言樣斗是也此象斗爲木通言之亦爲染草互詳大司徒疏賈疏云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案其職注云染草茅蒐蘆豕首紫蒨之屬二注不同者染草既多言不可盡故互見略言耳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掌炭者說文火部云炭燒木未灰也炭出於木故掌炭與諸徵飲草木之官同列於此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茅〔疏〕門箋並云茶茅荼此荼卽秀之借字爾雅釋草云不

榮而實者謂之秀。案茅無實而曰秀者。謂其華采。鄭風孔疏。以茶爲茅草秀出之穗。是也。說文禾部。釋采爲禾成秀。即其義。論語子罕篇云。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國語周語韋注云。榮而不實曰秀。明秀不必皆有實也。大觀本草。引蘇頌圖經云。茅。夏生白花。茸茸然。即鄭所謂茅秀也。釋草別有茶苦菜。與此異。又大戴禮記夏小正。亦有二茶。四月云取茶。茶也者。以爲君薦蔣也。此即茅秀之茶。又七月云灌荼。茶。菴葦之莠也。爲蔣蒨之也。此爲菴葦之茶。據彼文。則君尊。宜用茅秀之茶。故鄭詩禮注。並云茅秀。不及菴葦之茶也。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疏〕掌蜃者。左昭二十年傳說。齊制云。澤之鹽蜃。注同。引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者。證蜃爲大蛤。鄭彼注云。大水。淮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囿。今〔疏〕囿人者。掌囿游之官。亦有地守之事。故亦官。故此略之。注云。囿。今之苑者。天官敘官囿游注云。囿。御苑也。此明古之囿。即漢之苑。漢舊儀云。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養百獸。三輔黃圖。載漢長安有上林苑。甘泉苑。御宿苑。思賢苑。博望苑。西郊苑。樂遊苑。宜春下苑。又引漢儀注云。養鳥獸者。通名爲苑。與古囿養鳥獸同。囿制。詳天官敘官疏。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場。築地爲壇。季秋除壇中爲之。〔疏〕場人者。掌園地之官。任園地。非燕囿則謂之園。故冢囿人而次之。云每場下士二人者。場園亦各有區界。其步畝之數。經注無文。賈疏云。以其九穀則別場。故言每以殊之。案此場。即園地。專種蔬果。與農田治穀之場別。木職亦無治穀之事。賈謂九穀別場不足據。孟子告子篇云。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楓楸。則爲賤場師焉。趙注云。場師治場園者。場以治穀園也。案場師亦即場人之長。場地兼樹材木。故有梧櫨也。趙誤亦作賈同。注云。場築地爲壇者。說文土部云。場。一曰田不耕。一曰治穀田也。壇。野土也。華嚴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除地平坦曰場。祭法注云。除地曰壇。毛詩鄭風東門之壇傳。云壇除田町。町者。獨斷云。壇謂築土而無屋者也。是場壇。並築地之名。賈疏謂除地曰壇。築堅始得爲場。

非也。云季秋陰圃中爲之者。賈疏云。以其春夏爲圃。以種菜蔬。至季秋始爲場。引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者。翫風七月篇文。毛傳云。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鄭彼箋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方苞云。本職曰國之場圃。則爲載師所任。而非農家之場圃可知。注疏並誤。案方說。是也。鄭以此場。卽農民納禾稼之場圃。故引詩以證其義。實則此場圃。爲種疏菜麻果木之專地。種時爲圃。收刈之後。則爲場。與七月詩所說農家場圃。於所受廩地爲之者。異。此場不必共納禾稼之用也。場亦通作唐。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治唐圃。疾灌浸。務種樹。織葩屨。結置網。捆蒲葦。唐圃。卽場圃也。晏子春秋問下篇。亦云治唐圃。考非屨。據二書之文。則場圃不種禾稼。審矣。互詳載師疏。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曰廩。

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疏。廩人者。自此至廩人八官。並掌出穀米穀禾稼之事。故亦屬地官。云徒三百人者。賈疏云。此釋文出盛米云音成。則陸本藏米作盛米。義亦通。說文尙部云。尙。穀所振入也。宗廟盛食黃。尙而取之。故謂之尙。重文廩。尙或从尸。从禾。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祿。以奉宗廟者也。釋名釋宮室云。廩。貯也。寶物可貯借者。投之於其中也。文選藉田賦。李注引月令章句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與鄭義同。賈疏云。對倉人藏穀曰倉。又本職疏云。廩法有數名。春秋桓十四年八月。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單云廩。則平常藏米之廩。此不言御廩。則廩中可以兼之矣。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尙孝。合藏菜盛之委。故名學爲米廩。非廩稱也。詩云。亦有高廩。又云萬億及秬。注云。廩所以藏菜盛之穗。以其萬億及秬。數多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論讓案。廩與倉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廣雅釋宮云。廩。倉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廩。御廩。一名神倉。是廩倉通名。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舍人已下。同掌米穀之事。皆以士爲之。故廩人下大夫與之爲長。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猶宮也。主平。疏。注云。舍猶宮也者。說文△部云。市居曰舍。

引申之。凡人所居之宮。通謂之舍。云圭平宮中用穀者也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平宮中之政。故就職內圭平宮中用穀解之。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倉人者。說文倉部云。倉。穀藏也。倉黃

藏也。藏穀物也。呂氏春秋仲秋紀。高注云。圓曰圉。方曰倉。案本職云。掌粟入之職。與計云穀藏義合。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疏〕司祿者。此職亡。孟子萬章篇。北宮錡問曰。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趙注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

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案據趙說。則司祿職亡。在秦火以前。理或然也。江永云。司祿職雖闕。觀其序於廩人倉人舍人之後。司祿之前。皆爲穀米之類。其爲頒穀祿於羣臣可知矣。諸官之授田食邑者。三公六卿王子

母弟及諸卿之大夫元士也。其餘散官。不得有田。宜以廩人倉人之粟給之。所謂匪頒之式也。校人等馭夫之祿。是其一隅。又案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內史。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此授田祿者也。若

食則司祿給之。當不關內史。分言之祿與食異。通言之食亦祿也。故官名司祿。食亦謂之祿。宮伯月終則均秩。月令

收祿秩之不常。是也。莊公十九年。惠王奪子禽視與魯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此散官無田有秩之證也。案江說

是也。凡周制有世祿采地。有祿田。有祿粟。有稍食。對文祿與食異。散文則食亦通稱祿。此官蓋通掌之矣。互詳宮

正。內史。司士疏。注云。主班祿者。賈疏云。其職既闕。未知所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次倉人。明是班多少之官。故鄭云主班祿。故與倉人連類在此。易祿云。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

藏之。鄭謂司祿爲文昌第六星。祿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及三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於穀數亦

然。俞樾亦云。祿與穀。古通稱。祿謂之穀。穀亦謂之祿。此司祿乃主穀數者。祀司祿之日而獻穀數。亦卽此官獻之。案易俞謂司祿掌穀數。是也。然掌穀數亦得兼掌班祿。以祿卽出於穀也。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疏〕種穀曰稼。如嫁。〔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其職云巡野觀稼。出斂法。女以有所生。〔疏〕亦是徵斂地事。故連類在此。其職云巡野觀稼。出斂法。注云。種穀曰稼者。毛

詩魏風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積。案此對文別也。散文則斂亦爲稼。詳本職疏。云如嫁女以有所生者。稼嫁。聲類同。稻人掌稼。下地。注云。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論語皇疏云。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苗。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

春人奄二人女春抗二人奚五人

女春抗。女奴。能春與抗者。〔疏〕春人奄二人者。說文曰部云。春。擣粟抗。扞臼也。詩云或春或抗。

以其與女奴同處故也。在此者。與春人。廩人。連事。故亦連類在此。注云。女春抗。女奴能春與抗者。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藥。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春人廩人之官也。此女春抗。卽謂女子常爲奴。其能春抗者。卽入此職。上者爲女奴。下者爲奚。其不能春抗者。別入廩人矣。墨子天志下篇云。婦人以爲春曾。春曾。卽此春抗也。云抗。扞臼也者。說文曰部云。扞。扞臼也。詩曰。或賡或扞。重文抗扞。或从手从亢。此用或體。石經从亢作抗。誤。段玉裁云。扞。扞也。既春之。乃於臼中搗出之。引詩云。或春或抗者。詩大雅生民篇文。抗。扞。毛詩作掄。說文作百。有司微注引詩亦作抗。與此注同。毛詩傳云。掄。扞臼也。掄卽抗之借字。段玉裁云。鄭君注禮。多用韓詩。然則韓詩作抗也。

館人奄二人女館八人奚四十人

鄭司農云。館人。主炊官也。特性饋。〔疏〕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

賓客共其簋簠。不在天官。而在此者。以其因春人。又因地道之成。故在此。注。鄭司農云。館人。主炊官也者。特性饋食記。鄭注云。館。炊也。方言云。糲。熟也。自河以北。趙魏之閒。氣熱曰糲。故主炊之官。名館人也。胡匡衷云。左成十年傳。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疑卽館人之官。諸侯與天子異名也。引特性饋食禮曰。主婦視饋饌者。證館有炊義。彼注云。炊黍稷曰館饌。饌也。義與先鄭同。云故館書。館作饌者。說文食部云。館。酒食也。詩曰。可以饋館。重文饌館。或从配。配。從米。段玉裁云。說文館。或从配。作配。疑。今周禮配下譌多火也。特性饋食禮。注曰。古文館作精。周禮作饌。徐養原云。館饌乃一字也。鄭疊故書祇疊異字。不疊重文。此其變例。鄭注特性云。館。周禮作饌。明他經無饌字。此注云。故書館作饌。而無所說。於後經則竟作饌人。是今故書皆同也。饌之爲館。已無可疑。故不曰饌。當作館。

稟人奄八人女稟每奄二人奚五人

鄭司農云：稟、讀爲稿師之「疏」。

稟人者，稟從禾高聲，即稟之借字。女稟，

釋文：並作稟。葉鈔釋文及宋本載音義，又作稿，皆非鄭本之舊。今從唐石經。宋婺州本、嘉靖本、孫經世云：經稟字，即小行人故書稟字本，皆從禾不從木。釋文：凡從木之稟，例苦老反，從禾之稟，例古老反。小行人故書稟字，釋文：反古老，訓禾莖，亦訓矢幹，從木者，非。地官序官，唐石經嘉靖本，字亦從禾，與小行人釋文形聲適相應。從禾之稟，反古老，訓禾莖，亦訓矢幹，從木之稟，反苦老，訓枯稿，轉而反苦報，則訓稿勞，音義俱別。從禾音義，於地官小行人，皆不合。故注依先鄭以古老反之稟，改讀苦報反之稿，而其一旦因以改故書之經，地官序官，與小行人經，或改或否，正如授之爲受，於司書大司徒則改，於典婦功司儀，則皆未之改耳。案孫說是也。說文禾部云：稟、禾稂也。其變體爲稿，木部云：稟、木枯也。其變體爲稿，經典凡言稿勞者，即木枯引申之義。字當從木，其有作從禾之稟者，則爲假字，誤字。此二字形義之別也。釋文發音之例，從木之稟，有苦老苦報二音，從禾之稟，則止有古老一音。此二字音讀之別也。此經稟人女稟，及牛人稿牛，司厲春稟，小行人稿禮，訓義並同。其字皆當從木音苦報反，而經本稟稟錯出者，則以鄭本有改故書，不改故書之二例也。此經兩稟字，石經並從禾，自是故書正本，先鄭因作稟義遠，且與夏官稟人無別。木職又正作稿，故讀爲稿師之稿，稿，即稟也。後鄭讀從先鄭，而正文則仍從故書，作從禾之稟，以已著其說於注，則正文從故書無害也。此官故書作稟，而注讀爲稟，夏官敘官稟人，故書作稟，而注讀爲稟，二注正相反，而其不改故書則同。至小行人稿禮字義與此同，故書亦作從禾之稟，則徑依先鄭讀，改經爲稿，鄭審定經字，或改或不，例本不一，至其爲注，則自有較然不混之大例，其破字而不改正文者，則於注正其讀，而不云故書作某，以正文仍是故書。若此經，是也。其破字而徑改正文者，則於注必云故書作某，而後讀爲某，以正文已改，則不得不先出故書，而後著其改讀之說，若小行人注，先出故書稿爲稟，而後引先鄭說破爲稿，是也。此注既不云故書作稟，則正文未改爲稿，明矣。其稿人木職，及牛人稿牛，司厲春稟字，則故書本不誤，故二鄭並無說，彼此互校，此經兩稟字，鄭本不作稿，殆無疑義。通志堂釋文出稟人云：注音稿，同苦報反。與唐石經正同。蓋稟本當音古老反，而注既改讀爲稿，則經字雖作稟，亦當從注讀苦報反也。釋文葉鈔作稿，虛校作稟，則字本不誤。先鄭改讀，轉成完贅。若云後鄭所改，則注又不宜無故書作某之文。葉鈔原流雖古，此條殆不足據。全經中稟稟二字，偶互甚多，故詳辯之。云奄八人，女稟每奄二人，奚五人者，女稟，亦即司厲之女奴，其能役稟人者，則入此職也。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共外內朝完食者之食，所共處多，故有奄八人，又女稟，每奄二人，奚五人也。沈彤云：女稟，每奄二人，八

奄則女壘十六人，每奄，奚五人，則四十人，詒讓案，右地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十五人，上士四十人，中士百四十八人，下士三百二十人，府一百三人，史二百二十九人，胥二百二人，徒二千六百二十八人，賁八人，鄉官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人，中士三千人，下士萬五千人，遂官中大夫六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百五十人，中士七百五十人，下士三千人，無爵者萬五千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二人，又奄十二人，又奚八十五人，女奴二十六人，凡女庶人總百一十一人，此外山虞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林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川衡大川下士十二人，史四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中澤中戴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澤虞大澤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戴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澤小戴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場人下士每場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無爵者胥師二十，肆一人，史二人，賁師二十，肆一人，史二人，司饌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每肆一人，皆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四萬一千六百九十五人，注，鄭司農云，稟讀爲稿師之稿者，俗本稟作藥，非，稿並當作稿，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稿讀之，注云故書，稿爲稟，鄭司農云，稟當爲稿，謂稿師也，稿師，見左傳二十六年三十三年傳，阮元云，蓋經文作禾稟字，爲假借，故司農讀作枯稿也，小行人注，與此正合，惠士奇云，稟人主完食者，司農讀稟爲稿，蓋本書序稟飫篇，孔傳云，稟、勞也，飫、賜也，左傳正義引服虔云，以師枯稿，故饋之飲食，小行人稟餼，大戴禮朝事儀，亦作稿，古文也，兩傳皆作稿，似後人所改，而古無之，故說文不載，公羊莊四年何注曰，牛酒曰稿，加飯羹曰饌，其文蓋起於漢歟，嚴可均云，說文無稿字，漢碑亦未有，五經文字稿勞師也，見春秋傳，周禮借稿字爲之，檢石經稿人職，正作稿字，稿與稟同，然張以爲稿，見春秋傳，亦但據所見本言之，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李注引漢書音誼，服虔曰，以師枯稿，故餽之酒食，勞苦，謂之勞也，是漢時稿師之稿，正作稿，服虔左傳本，亦正作稿，今皆作稿者，轉寫譌耳，孫經世云，小行人故書之稟，先鄭曰當爲稿，此注先鄭曰讀爲稿師之稿，讀爲與當爲，注例不分爲二，立之爲說，先鄭於鄉師則云讀爲，於司市則云當爲，莫之爲定，杜氏於司市則云當爲，於小史則云讀爲，其歸一耳，案阮惠嚴孫說，是也，此經作從禾之稟，先鄭讀爲從木之稿，卽以正字讀假字之例，古稿師字，亦本作稿，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酒肉曰餽，牛羊曰稿，共枯稿也，與服義正同，今本此注及左傳並譌稿，非也，云主完食者，故謂之稿者，稿亦

周禮正義 卷十七

五八

當作稿。據本職云。掌共內外朝寃食者之食。因其無事而給食。同於稿勞。故以名官。賈疏云。以在朝之人。不得歸家亦枯稿。以須稿勞之。故名其官爲稿人。亦同廩人連類在此。

周禮正義

卷十八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若今司

〔疏〕

掌建邦之土地

民之數者。總掌天下版圖之法。與司會。司書。職方氏。司民。爲官聯也。土地之圖。圖也。人民之數。版也。建者。謂修而立之。續漢書郡國志。劉注引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此周初人民之大數也。云以佐王安擾邦國者。安擾義。與敘官同。注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者。王應麟云。史記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後漢書建武十五年。封皇子。大司空上輿地圖。馬援曰。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史記正義。天爲蓋。地爲輿。故云輿地圖。孔廣森云。漢書匡衡傳。有初元元年。郡國補。三王世家曰。御史奏輿地圖。漢初地圖。藏御史大夫府。元壽二年。定三公官。以御史大夫爲司空。故更名司空郡國輿地圖矣。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周。猶徧也。九州。揚荆豫青雍雍幽冀并也。輪。從也。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濱曰川。水鍾曰澤。〔疏〕其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疏〕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者。釋文云。原。本又作遷。阮元云。周禮。原隰字。多作遷。此當本作古字。因注作原而改。案阮說是也。遷原。古今字。經例用古字。當作遷。注例用今字。當作原。遷師。據隰。字正作遷。今本此職誤以注改經作原。夏官敘官。則又以經改注作遷。二者交失之矣。此十等名物。卽山師川師。遷師所掌。此官則執其總而辨之。以著於圖籍也。周書程典篇云。慎地必爲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度其高下。利其陂池。愛其農時。脩其等列。務其土質。差其施賦。卽此知九州地域。辨十等名物之事。注云。周猶徧也者。司會注同。云九州揚荆豫青雍雍幽冀并也者。據職方氏文。云輪。從也者。既夕記。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鄭彼注同。賈疏引馬融云。東西

爲廣。南北爲輪。一切經音義引韓詩云。南北曰從。東西曰橫。孔廣森云。越語廣運百里。韋注。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案地以南北爲從。則輪之義猶運也。運聲又近隕。毛詩。幅隕既長。傳曰。幅。廣也。隕。均也。彼均字。當讀作運。案孔說是也。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輪運隕員均。聲並相近。云積石曰山者。對下丘爲純土也。說文山部云。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云竹木曰林者。序官林衡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云注讀曰川者。賈疏云。案釋水云。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澮。彼注云。皆以小注大。大小異名。言注澮曰澮者。謂以澮中水注入澮中。使有所云。此云注澮曰川者。爾雅無此言。鄭以義增之耳。謂以澮中水注入川。案職方九州皆直川。故知從澮入川。此澮與四澮義異。四澮則亦川。故職方云。其川三江。其川江漢也。案賈說非也。說文川部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濬之距川。言深之入水。會爲川也。廣韻二仙。引月令章句云。受衆流注海。曰川。案此云注澮曰川者。鄭意此川謂大川。與匠人所云。兩山之間必有川者。同。注澮。卽謂注四澮。蓋川水流注入澮。又獨行注海也。與釋水注澮之澮異。賈引彼爲釋。誤。云水鍾曰澤者。序官注義同。云土高曰丘者。爾雅釋丘云。絕高謂之京。非人爲之丘。說文丘部云。北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廣雅釋丘云。小陵曰丘。故此經以對大阜之陵也。云大阜曰陵者。爾雅釋地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說文阜部云。陵。大阜也。釋名釋山云。土山曰阜。大阜曰陵。陵。隆也。體隆高也。云水崖曰墳者。說文土部云。墳。墓也。水部云。澮。水崖也。引詩曰。敦彼淮澮。岸部云。崖。高邊也。此墳卽澮之借字。謂水邊崖岸高起者也。廣雅釋丘云。墳。厓也。厓。宋本作澮。詩召南汝墳。孔疏引作澮。厓厓澮。音義並略同。云下平曰衍者。釋名釋地云。下平曰衍。言漫衍也。小爾雅廣器云。澤之廣謂之衍。左襄二十五年傳。井衍沃。杜注云。衍沃。平美之地。孔疏引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澮曰沃。義並與鄭同。左僖二十九年傳。有昌衍。哀七年傳。有鄆衍。史記封禪書。秦有鄆衍。並卽此。左傳疏云。衍地高於原。又云。衍是高原而美者。沃是下平而美者。則與鄭賈劉諸說。並不合。不可從。云高平曰原者。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文。說文走部云。遠。高平之野。人所登從。走各余闕。又彙部云。𡵓。水泉本也。重文原。篆文从泉。案原卽遠之借字。小爾雅廣器云。高平謂之太原。水經汾水注。引書大傳云。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又引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賈疏云。案爾雅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不云高平曰原。此言高平曰原者。對下淵曰隰而言。其實高平卽廣平者也。爾雅高平曰陸者。據山傍平者。故下云可食者曰原也。論語案。此注云高平曰原者。別於下平曰衍也。公羊昭元年傳云。上平曰原。義亦同。蓋高地之廣平者。謂之原。下地之廣平者。謂之衍。通釋曰廣平。則無以見其爲高地。故殊異之曰高平。明與衍別也。夏官敍官道師注云。原地之廣平者。彼不以填

舒原隰對文。故直用釋地爲訓矣。云下濕曰隰者。濕、明監本及毛晉本。並作溼。案說文自部云。隰、阪下溼也。水部云。溼、幽溼也。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則溼爲正字。然漢以後經典。通借溼爲隰。今不據改。爾雅釋地云。下濕曰隰。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隰。詩秦風車鄰孔疏。引李巡云。下溼。謂土地低下常沮洳。名爲隰也。釋名釋地云。下濕曰隰。隰、陂也。陂、隰意也。公羊昭元年傳云。下平曰隰。則與衍義同。鄭所不從。云名物者。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者。名若爾雅釋地。釋丘。釋山。釋水所說地名及所在物。卽下文五土之物生。是也。山林以下合之爲五地。分之爲十等。說苑辨物篇云。山川汚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與此義略同。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千里曰畿疆。猶界也。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下。溝、穿地爲阻固也。封、起土界也。社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一疏。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者。此家上以天下土地之圖爲文。亦案圖分別之。與職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疏。方氏爲官聯也。邦國數。詳職方氏疏。都鄙。謂畿內大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數詳後疏。云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者。定其封疆溝洫。以正其經界也。封人云。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封人掌治封其溝。蓋掌固。司險。與冬官匠人爲之。皆司徒授其法而命之也。賈疏云。王畿內千里中置王城。亦有五百里。其邦國都鄙。亦皆有畿界也。溝封。謂於疆界之上。設溝。溝上爲封樹。以爲阻固也。云設其社稷之壇者。賈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壇埒於四面也。案賈說未咳。社之祭通於公私。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荀子禮論篇云。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蓋通此諸社而言。此外則鄉州遂縣。及公邑采地之縣都等。凡大城邑所在。亦各有公社。若州長云。歲時祭祀州社。論語先進篇。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云有社稷焉。是也。王侯鄉遂都鄙之社。並爲公社。置社則爲私社。至校人又有馬社。內宰注。謂市亦有社。則尤公社之細者。此經設其社稷之壇。家上邦國都鄙爲文。則大司徒所親設者。當爲大社王社。其邦國以下國社侯社置社等。蓋亦掌其法而頒之。晉書禮志。引擊虜議。謂大司徒所立者。專指大社。說亦未塢。大社所在。小宗伯有社稷。注謂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右。故賈謂在中門之外。其實當在路門外。應門內。鄭賈說。非也。詳小宗伯匠人疏。王社所在。經無見文。祭法孔疏云。或云與大社同。

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案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云。王社在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卽崔氏所本。宋書禮志。引王肅說。唐書韋叔夏議引皇侃說。亦略同。孔及通典吉禮。並從其義。然鄭載其敘義。不云祈王社。故賈疏謂王社與大社同處。與孔引或說正同。金鶚云。夫自爲立社。與爲羣姓立社。異其事。宜異其地。而並設於一處。何也。藉田爲王之田。王社亦王之社。則王社宜在藉田之中。案金申崔孔義甚瑣。諸社。惟大社在王宮中。故周書作雒篇云。乃建大社於國中。禮運亦云。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彼對祭帝於郊言之。明國謂國中。而宋志引王肅論太社云。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不自立之於京師。其說雖不足辯。王國四郊。惟南郊有王社。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馬融說。謂大社之外。又有五社。東社八里。西社九里。南社七里。北社六里。是謂近郊四方有四社。白虎通義社稷篇。引尚書逸篇說略同。其制尤與禮經不合。不可從也。詳大宗伯疏。其置社隨民居設之。在邑在野。本無定法。故郊特牲孔疏云。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案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案說文示部云。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風俗通義祀典篇。引周禮說同。據鄭則百家以上。乃得有置社。若閭里二十五家。則不得立社。與許應說不同。詳州長疏。注。云千里曰畿者。說文田部云。畿。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則言畿。案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又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所謂天子千里地也。其九畿。侯畿以外。而各五百里。兩而合之。亦千里。故小司徒凡建邦國。正其畿疆之封。注。通九畿言之。云疆。猶界也者。夏官敘官掌疆。注義同。爾雅釋詁云。疆。界垂也。說文畺部云。畺。界也。重文疆。或从疆土。田部云。界。境也。穀梁昭元年傳云。疆之爲言。猶竟也。案疆界正字。當作畺。此經並從或體作疆。惟載師肆師二職作畺。鄭云。猶界。與穀梁云。猶竟。同。凡言猶者。並引申假借之義。依許說則界卽疆之本義。二說蓋小異。夏官注不云猶。則與許同。又案封人云。掌殷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彼經王國曰畿。侯國曰疆。此經制其畿疆。總家邦國都鄙爲文。亦以畿大界小。與封人義略同也。引春秋傳曰。吾子疆理天下者。證疆界之義。左成二年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又曰。今吾子疆理諸侯。此注與彼不同者。鄭蓋偶誤記也。云溝。穿地爲阻固也者。廣雅釋水云。溝。坑也。謂穿地爲坑塹。掌固云。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又司險云。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彼五溝。卽遂人之塗溝洫洧川。則溝封之。溝亦略依溝洫之制爲之。禮運云。城郭溝池以爲固。是溝所以爲阻固也。云封起土界也者。敘官封人注云。聚土曰封。小爾雅廣詁云。封。界也。賈疏云。穿溝出土於岸。卽皆爲封。封卽起土界也。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者。賈疏云。鄭義依孝經緯。社者。五土

之稷神，以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迴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稷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案賈說非也，鄭意社祭土神，稷祭田神，土神亦名后土，田神亦名田正，故以社稷爲后土田正之神，若句龍爲后土，稷爲田正，並謂生爲土官田官，歿而配食焉，此注后土及田正，自謂土田之神，不關配食之句龍稷，故大宗伯注云，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是也，詳彼疏，云壇壇與壝壝也者，封人注義同，賈疏云，經直云壇壇即壝壝，不云壇，以壇在壇之四面爲之，則中有壇可知，故鄭兼云壇也，案禮記郊特牲云，君南鄉於北壇下，鄭注云，北壇，社內北牆，彼社雖無室，壇外四面有壁，壁外乃有壇耳，若然，封人云設王之社壇者，彼官卑主設之，此大司徒尊官，直主其制度而已，焦循云，祭法注云，封土曰壇，說文云，埽，封人云，卑垣也，蓋壇爲擁土之名，故壇埽均謂之壇，案焦說是也，說文土部云，壇，祭場也，壇即土堂，周書作維篇，說大社云，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擊取其方一面之土，齋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白虎通義社稷篇云，其壇大如何，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潔清也，案周書之壇，即白虎通之壇也，二書所說大社壇土備五色，及班說天子諸侯壇廣之度，獨斷及書禹貢孔疏，引韓詩外傳說，並同，壝壝者，其壇外周市之卑垣，即左哀七年傳所謂社宮也，蓋壇者，委土之名，凡委土而平築之，謂之壇，於壇之上積土而高若堂，謂之壇，外爲庫垣，謂之壝壝，通言之，壇壝皆得稱壇，故壝人社壇用大壝，注云，壝，謂委土爲壇，是也，焦循云，郊特牲云，北壇，北堂書鈔引太公金匱云，植槐於王路之右，起兩社，築垣壇，垣與壝同類，是壇外有垣周之也，黃以周云，社稷皆有壇，而外環以垣，其垣束木爲之，而塗以土，穀梁傳云，亡國之社，爲廟屏，屏內束木，而外塗之以土，亡國社可爲廟屏者，以社制本束木而塗土也，晏子問上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是其證也，案焦黃說社垣之制，近是，但此垣即郊特牲之壝，與封土之壝埽不同，凡社宮外內，蓋有高卑兩重垣，外卑垣爲壝壝，內高垣爲壝壝，壝壝以爲宮之界域，壝以藏社之石主，猶宗廟主祀，藏西壁中也，又案獨斷云，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玉海郊祀引五經通義，謂稷在大社西井壇，郊特牲疏，條牒論云，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依此三說，則社稷之壇，蓋爲總壇一，總壇之上，別爲分壇二，所謂同堂別壇也，唐郊祀錄，引魏孔晃議云，召詣始立社，牛一羊一豕一，無社及稷也，又周禮考工記，左祖有社，不言稷，土師，亡國之社稷，但一尸同壇並坐，通祭稷，劉焯難云，社大稷小，無同壇並坐之義，依孔說，則社稷同壇，社壇

之外。不立稷壇。召諸僞孔傳。謂社稷共牢。蓋與孔晁說同。今案社稷。土穀別神。所配人神亦異。必無同牢之禮。召諸所記告立社稷之禮。詳大略。細故。不見稷牲。匠人右社。猶小宗伯云。右社稷。亦文有詳略。土師。中大夫四人。足備二尸。皆不足爲同坐通祭之證。論語。費有社稷。是大夫采邑之社有稷也。莊子庚桑楚篇。說庚桑楚北居長壘之山。畏壘之民。欲社而稷之。是民間私社。亦有稷也。通典吉禮。載漢魏官社無稷。尤與古制不合。不爲典要。討覈經典。社稷同堂別壇。蔡氏及五經通義條牒論之說。殆不可易。惟條牒論謂稷壇在社壇西。或云在社壇北。以位次之。皆居社上。則似未安。焦循駁之云。小宗伯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尊尊之義。社爲五土之總神。其尊於稷無疑。今稷壇轉居社壇之右。是尊卑之位素矣。其說甚是。金鶚亦謂社宜在稷西。殆近之矣。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者。賈疏云。此田主當在藉田之中。依樹木而爲之。故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云田主田神者。謂郊特牲云。先穡與神農一也。若然。鄭意以田神爲神農。則無后土及田正之神。直以神農爲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所云司穡。一也。惠士奇云。墨子明鬼篇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叢位。叢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又云。立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非后土田正之外。別有田神也。賈未達其義。乃云田主以神農爲主。后土田正憑依之。同壇共位。其說支離。疑誤後學。呂飛鵬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田主謂社。則此經田主。亦當爲社稷之主。故鄭釋之。云后土田正之所依。蓋田神卽后土田正之神。案惠呂說。是也。上注釋社稷爲后土田正之神。則此云后土田正者。卽指社稷之神。明樹在社稷壇內。以其爲神所憑依。故謂之主。亦卽墨子所謂叢位矣。鄭言田神者。欲見土穀之神。通爲田神。其所依之樹。卽謂之田主耳。凡宮中大神。及藉田王社。以至國社侯社置社等。並有樹。賈氏不從藉田王社之說。而釋此田主。又謂在藉田中。則似樹田主與社稷。絕不相涉者。違失經意甚矣。其社稷有樹之義。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卽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獨斷云。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之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並引此經爲說。魏書劉芳傳。亦引此經及封人文。證社必有樹。又引五經通義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劉氏又云。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案劉說凡社無不樹。最爲明析。鄭意亦當如此。但天子大社。諸侯國社。並在其中。不可云田主。故此經田主。郊特牲疏謂指置社。祭法疏亦云。大夫所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樹之田主。各

以其所宜，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依孔說，是鄭意謂凡社通有樹，而惟置社之樹爲田主也。說文以此經各樹其土所宜之木，屬二十五家之社，二十五家有社，雖鄭所不取，而以田祖爲置社，則義不異。曾釗云：王社侯社在藉田，此云以其野之所宜木，則王社侯社及置社也。案曾說是也。王社侯社，既在藉田中，則其樹亦得爲田主，不徒置社以下矣。云詩人謂之田祖者，據詩小雅甫田文，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設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求。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案應說本許氏，而以詩田祖釋田主，則與鄭同。賈疏云：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穡，簡章亦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鄭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引之者，證田主是神農也。詩孔疏亦引此注而釋之，云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云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案賈孔二說不同，似皆未達鄭指，此經田主，本專爲社稷之神所憑依，而鄭引詩田祖以證之者，蓋謂田祖非一，兼有地示人鬼，土穀之神，似地示也。田祖及配食社稷之句龍后稷，人鬼也。仲春祈年於社，亦兼祭田祖，凡柴田神，皆以田主爲憑依，故鄭亦兼以田祖釋田主也。至鄭以田祖爲神農，則不甚確，詳簡章疏。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者，論語八佾篇：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釋文引鄭本論語：社作主。注云：主，田主，謂社也。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夏人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澆，宜栗也。是論語所云，雖三代異制，亦因其土所宜之木，故據以爲說。依許此說，則周西都大社主社，宜樹栗也。然古書說社樹者，文多乖異。白虎通義社稷篇：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並與周人以栗之文不合，而逸書五社之文，尤爲不經。不足據也。又案鄭論語注：釋主爲田主，卽本此經，皆謂植木依神之主，其祭祀陳設之主，則自以石爲之，小宗伯注可證。而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此則以松栗並爲刻主之木，與論語不同，非鄭義也。云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者，謂地宜松者，以松爲社，卽名松社，若宜它木亦同。莊子人間世篇：說齊有樂社，卽以木名。社之事，云以別方面者，賈疏云：但四方宜木，而各不同，或一方宜松，則以松爲社，以別餘之方面耳。以土會之，濃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

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

會、計也、以

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毛物。貂狐貉貉之屬。獾毛者也。鱗物。魚龍之屬。津、潤也。羽物。翟雉之屬。核物。李梅之屬。專、園也。介物。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莢物。薺莢王棘之屬。皙、白也。瘠、羸也。羸物。虎豹狼獾之屬。淺毛者。叢物。萑葦之屬。豐、猶厚也。庫、猶短也。杜子春讀生爲性。鄭司農云。植物。根生之屬。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玄謂膏當爲藥字之誤也。蓬莢之實有藥稻。〔疏〕以土會之澤。辨五地之物生者。以下土會至本俗六。皆教官之官法也。物生。即動植人民之屬。五地各有所宜。澤。此取厚卑高下相對。故先言山林也。又彼云五變而致土示。注云。土祇原隰及平地。此中不見平地者。亦原隰中可以兼之也。云其植物宜阜物者。阜、釋文作阜。宋岳珂本亦作阜。唐石經作阜。阮元云。阜者。草之俗字。說文。草者。草斗櫟實也。自人用草爲艸木字。乃別製阜爲草斗字。岳本作阜。與釋文合。周禮用假借字也。案阮說。是也。但夏官敘官及校人經。並有阜字。今姑從石經。云其動物宜羸物者。釋文云。羸、劉本作羸。音麟。案字書無羸字。蓋卽麟之譌體。盧文昭校改爲羸。案集韻十七真云。麟通作羸。盧蓋據彼校然。說文魚部云。鯨、魚也。與麟音同義別。云其民黑而津者。釋文云。津、一本作澹。丁晏云。廣韻十七真。澹、氣之液也。本一作澹。詒讓案津、津之省。說文水部云。津水渡也。非此義。津潤字當作澹。經典通借津爲之。澹卽澹之譌。詳後。云其民專而長者。專、搏之借字。考工記。矢人梓人廬人。搏圓字。並作搏。大戴禮記易本命篇。廬注引此經亦作搏。亦詳後。云五曰原隰者。原亦當作澤。詳前疏。云其植物宜叢物者。叢、唐石經作蔡。蔡亦卽叢之譌。今從宋本。注云。會計也者。鄉大夫泉府注。並同。天官敘官注云。會、大計也。云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以貢稅之法。須會計而定。故因辨別五土所生人物之異也。云毛物。貂狐貉貉之屬。獾毛者也。釋文云。貉依字作貉。賈疏云。獾毛。謂毛之細獾者也。詒讓案。說文多部云。貂、鼠屬。大而黃黑。出胡丁零國。貉、獸也。貉以狐善睡獸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又犬部云。狐、獾獸也。四獸毛尤細獾。故舉以概諸獸。賈疏據爾雅釋獸云。狸狐貉貉。謂鄭依彼經。而所讀文異。非也。又釋文。獾、一音如勇反。則疑讀如書。與與。鳥獸毛之猓。集韻二腫

六七

馬棘。並刺多而長。故鄭據爲說。葉與莢形近。傳寫譌誤。遂不可通。陸賈所見。皆誤本也。云質。白也者。說文白部云。質。人色白也。云膚。臙也者。說文肉部云。臙。瘠也。重文臙。古文臙。从卩束。又臙。少肉也。案瘠卽臙之俗。賈疏云。案爾雅釋音云。臙。臙也。注云。齊人謂瘠瘦爲臙。則臙爲瘦小之貌。故鄭云。瘠也。釋文云。臙。其俱反。又作臙。音稍。與考工記。臙後音同。案臙。形近互譌。詳梓人疏。云。臙物。虎豹狼獾之屬。淺毛者。梓人注義同。說文衣部云。臙。租也。重文臙。臙。或从果。臙卽臙之別體。月令及管子版法篇。字又作保。尹注亦同。鄭義。賈疏云。考工記梓人職。說大獸而云厚脣。弁口。出自。短耳。大胃。懼後。若是者謂之臙屬。又爾雅有虎有豹。故知臙物有虎豹也。但爾雅及諸經。不見有臙。曲禮云。載貔貅。此鄭云。貔貅。臙卽貅也。云。淺毛者。若以淺毛言之。則入臙蟲中。故月令中央土。其蟲臙。鄭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若據有毛言之。卽爲毛蟲。故白虎入西方。毛蟲之長也。洪頤煊云。史記周本紀。如豺如離。集解徐廣曰。此訓與螭同。說文作离。注云。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文選西都賦。李善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卽螭字。疏以豺當之。非是。案洪說是也。离。俗作螭。螭卽离之譌體。釋文音勅宜反。不誤。梓人注作螭。螭。字同螭者。說文多部云。螭。豹屬。出貉國。淺毛者。謂毛疏少者。對前毛物爲縹毛者也。詩大雅韓奕。鄭韋淺縹。毛傳云。淺。虎皮。淺毛也。又云。貓似虎。淺毛者也。說文虎部云。對縹。虎縹毛。謂之縹苗。縹。淺也。爾雅釋獸及郭注義同。此縹物。鄭依梓人義。卽毛物之別。古書多說縹蟲。釋者舛舛甚衆。呂氏春秋觀表篇。高注云。縹蟲。麒麟。縹鹿。牛羊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爲縹蟲。淮南子時則訓云。孟夏其蟲縹。高注云。縹蟲。縹爲之長。縹亦卽縹之借字。此亦以縹爲獸類。而以蹄角保見爲縹。則與鄭義小別。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云。保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曾子天圓篇云。唯人爲保。而後生也。太玄經玄數篇。范望注云。縹爲無鱗甲毛羽。人爲之長也。素問五常政大論云。保蟲靜。王注云。保蟲。謂人及蝦蟆之類也。漢書五行志。引劉歆洪範五行傳云。時則有保蟲之擊。謂蝦蟆之屬也。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鄭注義同此說。尤爲詭異。今參互校覈。大戴保。專屬人而言。此經民物文異。與彼本不相蒙。此外諸家異說。無可質證。惟范望王冰以無鱗甲毛羽爲縹。足備一義。要鄭據考工以記釋經。自足憑也。云。豐猶厚也者。說文。豐部云。豐。豆之豐滿也。豐滿則厚。故引中爲凡厚之稱。楚辭大招云。豐肉微骨。王注云。豐。厚也。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豐。或謂之匱。豐其通語也。云。庠猶短也者。明與弓人豐肉而短。義同也。說文广部云。庠。中伏舍。一曰。屋卑。卑者必短。故引中爲凡短之稱。司弓矢。庠矢。先鄭注。讀爲人罷短之罷。與此義亦同。云。豐物。在葦之屬者。說文舉部云。葦。聚也。又艸部云。葦。亂也。葦。大腹也。文子上德篇云。在葦有叢。淮南子似真訓。高注云。聚木曰叢。案在葦聚生。枝葉繁

密。故謂之叢物。云杜子春讀生爲性者。丁晏云。性从心生聲。大戴禮禮。三木。天地者。性之本也。史記禮書。性作生。鄭司農云。植物。根生之屬者。廣雅釋地云。植、種也。文選四京賦。薛綜注云。植物草木。云阜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阜斗者。阜亦早之譌。呂飛鵬云。大雅綿。柞械拔矣。箋云。柞、櫟也。唐風集于苞栩。陸機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小爾雅云。柞之實謂之櫟。說文。柞、櫟也。柔也。其實阜。一曰櫟。又云櫟。栩實。又云草。草斗。櫟實。一曰櫟斗。案說文無阜字。草卽阜字。櫟、木作象。阜斗一名象斗。掌染草。注云。藍、蓐象斗之屬。是也。胡承珙謂櫟似栗而圓。近帶處有棘葉自裹。謂之象斗。可用以染。其實如小栗而微長者爲杼。與櫟相似而微異。要之皆柞實也。據此則柞似栗。故先鄭以阜物爲柞栗之屬。案呂說。是也。爾雅釋木云。櫟其實杼。郭注云。有棘葉自裹。早卽所謂杼也。櫟一名柞。柞實與栗。皆有棘葉自裹。故鄭以二者。並爲阜物。至後世以阜斗可以染黑。因謂黑爲阜。此阜乃後起之名。非其本義。賈疏乃援柞實之皮。得染阜以釋阜物。非也。云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者。樂記注云。致、密致也。案致。卽今之緻字。謂木理細致而滑白如脂膏也。山海經海內經。都廣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注云。言好米皆滑如膏。淮南子傲真訓。膏夏紫芝。高注云。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與先鄭此注略同。然義殊迂曲。故後鄭不從。云玄謂膏。當爲藥字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鄭君謂爲聲之誤也。膏高聲。在古音蕭宵肴豪部。藥咎聲。在古音尤幽部。一字雙聲。云蓮夾之實。有藥稻者。毛詩小雅彤弓傳云。藥、稻也。說文藥部云。藥車上大藥。艸部云。蓮芙蕖之實也。夾、雞頭也。爾雅釋艸。郭注云。蓮、謂房也。房與藥稻。並取包裹之義。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競。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俗謂土地所生習也。偷謂朝不謀夕。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世事謂士農工

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爲善也。〔疏〕十有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謂九儀也。〔疏〕十有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地物生爲文。五物隨地不同。而民相與習貫。安其常居。乃可因藉而施以教法也。此十二教。爲教官官法之總要。兼有禮樂儀等。及制爵制祿。則事通於貴賤。不專施於庶民也。王制云。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彼七教。繫人言之。與十二教亦互通也。云一曰以祀禮敬。則民不苟者。此於大宗伯五禮屬吉禮。自此至五曰儀。並與大宗伯爲官聯也。下文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又鄉三物六藝。以禮爲首。王制亦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此官敷教。禮爲尤重也。賈疏云。凡祭祀者。所以追養繼孝。事死如事生。但人於死者。不見其形。多有致慢。故禮云祭極敬也。是以一曰以祀禮敬。死者尙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云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此於五禮屬嘉禮。下文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亦用此禮。孝經云。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賈疏云。謂鄉飲酒之禮。即黨正飲酒之類。是也。黨正飲酒之時。五十者堂下。六十者堂上。皆以齒讓爲禮。則無爭。云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者。陰禮。鄭賈並謂昏姻之禮。此於五禮亦屬嘉禮。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注云。親其恩。是也。民樂其昏。則無失時之怨。云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者。王念孫云。樂下不當有禮字。蓋涉上祀禮。陰禮則與教和之義無涉矣。且樂禮二字。義不相屬。若經文果有禮字。則鄭必常有注。今鄭注釋陽禮陰禮。而不釋樂禮。則樂下本無禮字可知。以祀禮教敬。以樂教和。其義皆人所共知。不煩訓釋。故鄭皆無注也。下文云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即此所云以樂教和也。不當有禮字明矣。自賈本衍禮字。而開成石經以下。皆沿其誤。鄭風緇衣。正義引此作以樂教和。則民不乖而釋之。云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據此則孔所見本無禮字。足正賈本之誤。鈔本北堂書鈔帝王部十。設官部四。白帖六十一。引此皆無禮字。案王說是也。上自一至三。並爲禮教。此則專爲樂教。不當兼言禮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高注引此經。亦無禮字。是漢時經本無此字之塙證。六樂爲鄉三物六藝之一。故此宜通掌其教。亦與大司馬樂爲官聯也。乖、莠、莠之變。說文竹部云。莠、戾也。云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者。儀。謂大宗伯九儀以辨上下尊卑之等。師民六儀。亦通咳焉。以此爲教。則民不敢踰越其等列。大戴禮記少閒篇云。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又朝事篇云。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親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案義與儀通。朝事所云。即此經之義。云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者。即下文以本俗六安萬民之事。王制云。司徒云道德以同俗。亦是也。賈疏云。俗謂人之生處習學不同。若變其舊俗。則民不安。

而爲苟且。若依其舊俗化之。則民安其業。不爲苟且。故云以俗教安。則民不偷。偷。苟且也。云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齟者。刑及下文鄉八刑。及大司寇司刑五刑之法。此宜與彼爲官聯也。齟。卽暴字。詳敍官疏。賈疏云。刑者禁民齟亂。今民刑得所。民得中正。不爲齟亂。云八曰以醫教恤。則民不怠者。士師五戒。一曰醫。用之於軍旅。此官與彼爲官聯也。但此暫通民閒大小諸事而言。皆以刑罰豫警敎之。使民知戒慎。則勤於從事。鄭訓恤爲憂。賈疏謂民有厄喪。教之使相憂恤。則民不懈怠。非也。云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者。度。謂制度也。賈疏云。度謂衣服宮室之等。尊卑不同。以此法度教之。使知節數。民知禮節。自知以少爲足。云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職謂四民之常職。下文十二職事通駭之。但彼世事爲巫醫卜筮之屬。與此異。詳彼疏。賈疏云。父祖所爲之業。子孫述而行之。不失本職。云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者。與司士爲官聯也。王制云。司徒尚賢以崇德。賈疏云。人有賢行。制與之爵。民皆謹慎矜於善德。以求榮寵。注云。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者。白虎通義鄉射篇云。二人爭勝樂以德功也。人有功則制祿與之。民皆與其功業。注云。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者。白虎通義鄉射篇云。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宗禮讓。故可以選士。論語八佾。皇疏引樂疏云。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子尊讓則不爭。又云。先禮而后射。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凡國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鬪辨之獄。則節鄉飲酒之禮也。經解云。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俞樾云。陽禮與陰禮對文。陰禮爲婦人之禮。則陽禮爲男子之禮。明矣。古人行禮。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禮。婦人皆得與焉。惟鄉射飲酒。純乎男子之事。而婦人不與。故曰陽禮。案俞說。是也。鄉射鄉飲酒禮。詳鄉大夫疏。云陰禮。謂男女之禮者。媒氏注云。納幣川稱。婦人陰也。郊特牲云。昏禮不川樂。幽陰之義也。說文女部云。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男女昏姻之禮。謂之陰禮。內宰云。以陰禮教六宮九嬪。先鄭注云。陰禮。婦人之禮。又云。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注云。陰禮。婦人之祭禮。彼陰禮雖非昏姻之禮。然亦以婦人主陰。與此事異而義略同。云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者。時謂媒氏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之時。孟子梁惠王篇云。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不怨通男女言之。言無失時之怨也。云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者。賈疏云。案易乾鑿度云。不易也者。其位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依此言其不易也。云俗謂土地所生習也者。說文人部云。俗。習也。釋名釋言語云。俗。欲也。俗人所欲也。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又云。修其教不易其俗。此與大宰

土均，禮俗義同，皆謂民生長其土地所習之事，順其俗以教之，則安也。云倫謂朝不謀夕者，朝不謀夕，左昭元年傳文，丁晏云，說文，心部，倫，薄也，公羊桓七年，何注則民不倫，釋文本又作倫，詩他人是倫，鄭箋，倫，讓曰倫，倫取也，詒讓案，倫，即倫之俗體，說文所無，表記安肆曰倫，注云，倫，苟且也，苟且，即倫薄引申之義，論語泰伯篇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倫，國語齊語云，政不族舊，則民不倫，字並作倫，說文女部，別有始字，訓巧黠也，與倫薄之義亦相近，云恤謂災危相憂者，羣書治要注，危作厄，案賈疏釋經，亦有厄喪之文，疑作厄者，近是，鄭以此恤，與後文六行之恤義同，爾雅釋詁云，恤，憂也，一切經音義引孫炎云，恤救之憂也，謂者後文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之類，云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意者，說文心部云，怠，慢也，懈怠也，解，懈之借字，凶患即災危，民相憂則緩急有所恃賴，故不懈怠也，俞樾云，教之相恤，不必以賢，注不及賢字之義，蓋亦有所疑而闕之也，今案恤者，慎也，詩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毛傳曰，溢，慎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是恤亦有慎義矣，書堯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多士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其義並爲慎，此經以賢教恤，即以賢教慎也，士師之職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賢，用之于軍旅，其實賢之用，亦不專在軍旅，條狼氏注曰，賢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疏又引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賢之，是祭祀田獵，無不用賢，賢之用廣矣，國有大事，先賢戒之，使知敬慎以役上命，故曰以賢教恤，則民不忘，若謂災危相憂，則與不忘之義，不相屬矣，案說文是也，云度謂宮室車服之制者，說文又部云，度，法制也，賈疏云，謂若典命云，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及侯伯子男已下，各依命數，是其制度也，云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者，賈疏云，案齊語云，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亂，昔聖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又云，士之子恆爲士，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農之子恆爲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以世事也，論議案，事謂道藝曲藝之等，四民皆有之，鄉大夫注云，能者，有道藝者，故云以世事教能，後十二職事，亦有世事，則惟據學士言之，與此兼四民者，異，詳彼疏，云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爲善也者，大戴禮記小辨篇云，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盧注云，矜猶慎也，廣雅釋詁云，矜，大也，鄭意慎德，謂矜大其善德，以相勸善，賈疏謂民能矜然求其善德，又相勸爲善也，似非鄭指，德即德行，鄉大夫注云，賢者，有德行者，故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云庸，功也者，春官敘官及職疏注，並同，爾雅釋詁云，功，勞也，說文力部云，功以勞定國也，司勳云，國功曰功，民功曰庸，庸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賈疏云，此經云以庸制祿，司士云以功詔祿，庸即功，其理同也，云爵以顯賢，祿以賞功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彼云德，即謂賢者也，人有德，則賜爵以

章顯之。有功。則頒祿以賞賜之。路史有虞紀。引尚書大傳云。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與功。輕利而興義。蓋卽本此經。云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謂儀者。義儀。古今字。小宗伯注引故書。及杜讀同。黃以周云。小宗伯辨儀。肆師禮儀。注並云故書。儀爲義。杜注小宗伯。亦讀義爲儀。司農注肆師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卽誼。則義本正字。而杜鄭讀爲儀者。小宰注所謂以多言宜從征之例也。貽讀案。此儀或爲義者。故書。自有作儀作義兩本。全經感儀字甚多。故書不皆作義也。凡感儀字。古正作義。漢以後假儀度之儀爲之。杜鄭皆以今段字。讀古正字。取通俗也。互詳肆師疏。云謂九儀者。賈疏云。不從古書讀從大宗伯九儀。一命至九命作伯也。

以土宜之瀆。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二十

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相。占視也。阜。猶盛也。蕃。蕃息也。育。生也。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疏〕以土宜之瀆。辨十有二土之名物者。卽辨各土形高下。營建都邑之事言之。草人云。掌土化之瀆。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土方氏云。以辨土宜土化之瀆。而授任地者。注云。土宜。謂九穀植稗所宜也。彼二職。土宜與土化並舉。故鄭專以穀土所宜爲釋。與此經義小異。云以任土事者。猶小司徒云。以任地事。彼注云。地事。謂農牧衛虞。是也。賈疏謂任人性居之。失之。注云。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者。謂此十二土。卽依保章氏之星土所屬。分爲十二也。十二邦上繫十二次。若吳越屬星紀。齊屬玄枵之屬。並詳保章氏注。李淳風乙巳占分野篇。引春秋內事云。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纏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賈疏云。周語伶州鳩云。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又云。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故知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若然。唐虞及夏萬國。殷周千七百七十三國。皆依附十二邦。以繫十二次。若吳越同次之類也。凡繫星之法。皆因王者所命屬焉。故昭元年左傳云。晉侯有疾。鄭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又云。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又襄九年。晉士弱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皆先王命祀之法也。案元命包云。國君王者封。上應列星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比其餘小國。不中星者。以爲附庸。若然。附庸不繫星。其餘皆繫星也。玉海天文引三禮義宗云。星分所主。各有山序。晉屬實沈者。高辛之子。主祀參星。宋屬大火者。閼伯之墟。主祀大

辰。齊祀元陽者，達公託食，其餘國非所悉，九州之中，國數非一，是以吳越同次，燕陳共分，案古者侯國祀其分星，崔氏以分野本於命祀之星，則可互通，賈氏此疏，亦從其說，保章氏疏，又謂皆其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與此疏義違，夫一次之中，其國非一，豈得封日皆同，況萬國並建，與廢不常，則易姓更封，分星宜隨歲而改，何以十二次之星野，古今不易，其不可通明矣，云相，占視也者，爾雅釋詁云，相，視也，方音云，占視，視也，自江而北，凡相候，謂之占，相民宅，亦謂候視之，故云占視也，尙書召誥說營洛之事，云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亦云相視也，此相民宅，與彼義同，云阜猶盛也者，大宰注義同，云蕃，蕃息也者，掌畜注義同，說文艸部云，蕃，艸茂也，引申之，凡鳥獸孳乳蕃息，亦謂之蕃，國語魯語云，蕃庶物也，章注云，蕃息也，云育，生也者，舊本育作毓，非，今據宋岳珂，余仁仲本，正，說文去部，育，重文毓，云育，或从每，漢時蓋習川育，此經作毓，注作育，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廣雅釋詁云，育，生也，國語魯語，章注云，毓，即育字生也，云任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者，大宰注云，任，猶傳也，案任傳，並有立義，謂就地之力，勢所生，民之材力所能，傳立之以成其功也，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蓺，猶蓺也，〔疏〕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者，此即辨土宜而任土事也，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者，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是壤與土義同，賈疏云，此十二壤，即上十二土，上經論居人物之事，此經辨其種植所宜，故變其文，云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者，明土爲地之大名，土吐，聲類同，書禹貢九州，有厥土厥田之異，孔疏引鄭書注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與此注義同，此經之壤，即可田之土也，丁晏云，說文土部，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白虎通義五行篇，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釋名釋地，土，吐也，吐生萬物也，太平御覽地部，引春秋元命包，土之爲言吐也，言子成父道，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釋文引馬融云，壤，和緩之貌也，和緩，即柔土之義，釋名釋地云，壤，膿也，肥膿意也，書云，壤謂息土，堅謂築土，蓋地率爲堅土，既經人所耕種，則解散和緩，故謂之壤，管子臣乘馬篇云，一農之量，壤百畝也，壤，即然田也，引詩云，樹之榛栗者，鄭風定之方中篇文，引以證經，樹爲種果木也，云又曰，我藪黍稷者，小雅楚茨篇文，引以證經，藪爲種穀也，然此經樹藪實當爲一事，鄭分爲二，非也，後文十二職事，一曰稼穡，即大宰九職之三農生九穀，二曰樹蓺，即九職之園圃毓草木，彼先鄭注，分別甚明，後鄭亦無異說，此文與彼同，不宜兩

謂。然則稼穡爲種穀。樹藝爲種果木。明矣。後鄭忘檢彼文。乃以稼穡爲耕。而分樹屬園。藝屬農。故上云耕而樹藝。又引詩以證藝穀。不知種穀雖得稱藝。而此經樹藝。則不涉種穀之事。本職自有增證也。云藝猶蒔也者。國語周語韋注同。亦釋藝爲種穀也。說文訓部云。藝。種也。蒔。即藝之俗。又艸部云。蒔。更別種也。廣雅釋地云。藝。蒔種也。書堯典播時百穀。詩周頌思文孔疏。引鄭注云。時。蒔也。蒔。蒔之俗。種。蒔五穀也。是蒔蒔同訓種。然此經之義。則當爲種菜。蒔瓜蒔之事。左昭六年傳云。不樵樹。不采。蒔。彼云樹。卽果木也。蒔。卽菜茹也。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

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民均。平也。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駢剛赤緹之屬。征。稅也。民職。民職。〔疏〕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者。謂均平土地貢賦之法。卽均人土均所掌。是也。云制天下之地征者。賈疏云。言天下。則并畿外邦國所稅入天子而言也。此地征與下爲目也。云以作民職者。謂依法使民起而任其職事。大宰以九職任萬民。是也。凡經云作者。並使令興起之謂。詳射人疏。云以令地貢者。地貢。卽出於九職。大府云。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是也。云以斂財賦者。大司徒以法命鄉師閭師縣師遂師均人。稍人等官。征斂九賦及力征也。云以均齊天下之政者。以均平義近。不煩展轉引中。故文省也。小司徒注亦同。云五物五地之物也者。卽上文辨五地之物生。是也。云九等駢剛赤緹之屬者。以草人駢剛赤緹等。土有九種。與此數合。故據以爲釋。書禹貢有九州土田之異。又左襄二十五年傳。以山林。藪澤。京陵。淳鹵。疆。洌。偃豬。原防。濕。臯。衍沃。爲九等。鄭不從書及左傳者。以其不見本經。故不據也。又小司徒均三等土地。注云。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疑舊說有以二人至十人爲九等者。鄭亦不從之也。云征。稅也者。載師司門注並同。廣雅釋詁亦云。征。稅也。凡經賦稅。通謂之征。大司徒注云。地征。謂地職地守之稅也。云民職。民九職也者。卽大宰以九職任萬民。是也。此據任職之人言之。謂之民職。後分地職。據九職所宜之地言之。其義同也。云地貢。貢地所生。謂九穀者。賈疏云。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卽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此經云以作民職爲九職。卽云令地貢。明貢是九穀可知。詰讓案。九職所貢。亦謂之貢。閭師八貢及夫布。是也。後制地貢。注云地貢。謂九職所稅也。是地貢通含九貢。此經土均之法。據穀土言之。九職之貢。不盡出於地。故此注又專舉三農貢九穀爲釋。又土均云。以均地貢。彼注云。諸侯之九貢。與此注異者。彼職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故以邦國九貢爲釋。義各有當也。云財謂泉穀者。大宰注義同。

云賦謂九賦及均賦者。均人注云。財賦。九賦也。案九賦。即太宰以九賦歛財賄。是也。軍賦者。小司徒注云。賦謂出車徒給餼役也。鄭意九賦。有財賄。爲財賦之正。其賦中又當兼有軍賦。以軍賦雖無財入。而亦稱賦也。均人以力政與財賦並舉。軍賦卽力征。彼注專舉九賦爲釋。與此注義小異。以土圭之瀆。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

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故書。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

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利。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疏〕

以土圭之瀆。測土深者。以下掌土圭測景之法。與土方氏爲官聯也。賈疏云。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度也。度土之深。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戴震云。測土深以南北

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古者宮室皆南嚮。故南北爲深。東西爲廣。猶之車輿。以前後爲深。左右爲廣也。表景短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案戴說。是也。云正日景者。釋文云。景。木或作影。非。下及注同。顏之

推家訓書證篇云。周禮土圭測景。景朝景夕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多。而世間輒改。治周禮從葛洪字。甚爲失矣。案顏說。是也。說文日部云。景。光也。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火日外景。蓋日光外照爲

景。因之物之成陰於日者。亦謂之景。後世妄生分別。增爲影字。陸所載或本。正六朝人所妄改也。地之方位。遠近不同。日景有長短朝夕之異。故必測度而後乃得其正。云以求地中者。卽求下文日至景尺五寸之地。爲東西南北之中

也。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者。此正南北之里差也。地體渾圓。以距日之遠近。爲景之長短。及氣之寒暑。蓋日行日入。常近赤道。中國居赤道北。若其地偏南。則於日爲近南。距日較近。日光線所射微正。故其景短。得日之光熱。亦最盛而多暑。若其地偏北。則於日爲近北。距日較遠。日光線所射尤斜。故其景長。得日之光熱。亦大減而多寒也。賈疏云。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

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據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

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據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

都之事。北云日北者。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爲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之事也。案賈五表之說未塙。詳後。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此正東西之里差也。凡地之東西緯度同。則距日遠近亦不異。故景無長短。而有朝夕氣。亦無寒暑而有燥溼。若其地偏東。則得日較早。故地中日方中而此已夕。其氣亦燥而多風。若其地偏西。則得日較遲。故地中日已中。而此尙朝。其氣亦溼而多陰。但風雨爲地氣蒸鬱而成。雖由日光所照。氣有漲縮聚散。而與景夕景朝。則絕不相關。然則近東多風。近西多陰。蓋由測驗而知。與寒暑之繫於日行。固不同也。賈疏云。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爲近東。亦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云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於日爲近西。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乃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此經皆未得所求耳。東方多風。西方多陰。陰卽雨也。戴震云。日北猶堯典之度南交。度朔方也。日東日西。猶堯典之度嵎夷。度西也。分四方測驗。然後折取其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差移。取中加時。以是求東西之中。所謂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者如是。古人用土圭測黃赤二道。猶今之測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江永云。測景惟能知南北之差。若東西則隨人所居而移。經謂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者。言其理當如是。非眞能同時立表。知其東表日已映。西表日未中也。西法則東西里差。以月食時刻先後定之。疏立五表之說亦妄。案戴江說。是也。蓋土圭測景。止以求南北之差。東朝西夕。則備論里差之理。固非土圭所能測矣。翟蠡。悉遠開元占經云。日南則景短多暑者。謂夏至日躔南方非宿也。日北則景長多寒者。謂冬至日躔北方非宿也。日東則景夕多風者。謂春分日躔東方角宿也。故秋分祭夕月也。日西則景朝多陰者。謂秋分日躔西方婁宿也。故春分祭朝日也。古文天圖。春秋二分並交婁角也。可知夕者。秋分之異名。朝者。春分之別號。景長傳南至。景短傳北至。今日南則景短。日北則景長者。先論日躔宿也。後論日躔景也。案占經說。與鄭賈絕異。疑六朝天官家之別解。依其說南北東西者。乃據日躔而言。不涉里差之法。則於測土求中之文。無會。非經義也。注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者。據典瑞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謂立表以得景。而以土圭度其景之長短也。開元占經云。土圭者。非削土爲其圭象。訓爲度也。置圭度量。謂之土圭。案占經說與後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義同。梅穀成云。土圭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撰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云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者。說文水部云。測深所至也。周髀算經云。覆矩以測深。引申之。凡量度之事。並謂之測。地廣深不可知。必量度而後得。故通云測也。然此

測土深之義。當從戴說。以南北言爲正。二鄭說並未審。云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者。段玉裁云。救、從支求聲。古讀亦巨鳩切。尙書。器非求舊。漢石經作救。舊尙書。方鳩僉功。說文人部。作方救僉功。救卽救。古支與爰。偏旁多通用。然則周禮以救爲求。古文假借字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者。先鄭亦以測土深。兼廣深言。與後鄭說同。梅穀成云。土圭之法。乃求地中自四邊嚮內。規方千里。以爲王畿。又自王畿嚮內。以至將建王城之地。而置表測景。以漸而進。故曰土深。猶士冠禮。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也。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者。表。卽後注所云八尺之表也。中國既在赤道北。則九州皆在日北矣。而經云日南日北者。自據九州地之南北而言。不謂在日之南北。亦不謂日行之南北。故夏至日北行。而云日南多暑。冬至日南行。而云日北多寒也。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者。賈疏云。景夕。於晝漏半東表日跌。中表景乃中。景朝。亦於晝漏半西表日未中。而中表景乃中也。戴震云。自東至西。環地面各有子午卯酉。東方日中。景正。四方尙在午前。而爲景朝。西方日未中。而中表景乃中也。戴震云。夕。周髀稱晝夜異處。加時相及。據其方戴天相距四分天周之一爲言。以率率之。周天十二次。一日十二時。去一次則差一時。地與天恆相應也。東西相差若干時。半之則爲地中與東西所差之時。是則地中景正。而東方景夕。西方景朝也。凡差一時。於地面繩直計之。大致得六千里。道路迴曲之數。則過乎此矣。案戴說甚數。日跌。謂景過中而側西也。詳司市疏。又東西距日。行無遠近。此近日遠日。據日出地早晏言之。其與上注文同。意實微異也。云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者。晝漏半謂日加午時。古漏刻制。詳挈壺氏疏。置土圭。亦謂以土圭置測景之表下以度之。賈疏云。度景之法。冬至夏至。皆可爲之。皆據晝漏半者。以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也。云表陰陽者。東方西方是陰陽。故別云審其南北也。又云知以晝漏半者。以其通卦驗云。冬至至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以知用八尺表。而以晝漏半度景也。云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者。義亦與先鄭同。日東日西。晷景無長短之殊。而有遲早之異。故云東於土圭。西於土圭。明對地中爲東西也。云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者。賈疏云。此言對下經地中是陰陽風雨和會。爲得所求也。戴震云。寒暑陰風之偏。及四時天地交合。陰陽風雨和會。蓋實驗而知。先驗其偏。後求之而得其中也。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者。賈疏云。案三光考靈耀云。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下云。日南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是半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等。是千里差一寸。算法亦然。言此者。欲見經日南日北之等。皆去中表千里爲術。景長景短。皆差一寸耳。詒讓案。周髀

疏矣。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景尺有五寸者，南戴目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幾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樹、樹木溝土，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中。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疏〕地中者，此明建王國必於土中之義。日至之景，夏至所測維岳之景也。月令，仲夏日長至，仲冬日短至，續漢書律歷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夏至晝漏極長，去極極遠，晷景極短。冬至晝漏極短，去極極近，晷景極長。極者，去而還之意也。戴震云，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以最短爲度，及其漸長，皆用是度之。案戴說是也。地中者，爲四方九服之中也。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白虎通義京師篇云，王者必卽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亦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史記周本紀云，成王在豐，使視洛邑，周公復卜申視率，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御覽帝王部，引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以鄆鎬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土中，故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賈疏云，上經置五表於四方，四表未得所求，今於中表，夏日至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梅穀成云，主於形，言天之包地，皆圓體也。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景之處爲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沖和會合，乃可謂中，嘗以歷法推之，窮南極北，晝夜偏贏，赤道之下，冬夏適均，惟中國之地，晷景盈縮，與時進退，二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謂之地中，良不誣也。云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者，梅穀成云，天地所合者，地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四時風雨寒暑，皆天地爲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之合爲之也。云然則百物阜安者，賈疏云，阜、盛也。如是四時得所，則百物盛安也。沈夢蘭云，五種六擾，皆宜也。云乃建王國焉者，與天官敘官惟王建國，義同。謂於此地中之處，定建王都，書召誥孔疏引馬融注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云制其畿方千里者，卽大司馬之國畿，職方氏之玉畿也。千里通東西都計之，周書作雒篇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邠山，以爲天下之大濬，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爲百縣，鄭詩王譜云，王城者，周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

堙。孔疏云。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卽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韋昭云。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臣瓚按。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秦譜云。橫有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是鄭以西都爲八百。東都爲六百。其言與瓚同也。鄭志。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甸。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也。除畿內三百里。又侯五百里。定陶在外。何謂之不合。以子魚言爲伯甸。本其始封而在甸服。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周禮每言王畿千里者。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蓋以西都先王所居。東都賦實所均。不可並爲二畿。故通數之共爲千里。案據孔說。則鄭說與周書漢志同。云而封樹之者。與上文邦國都鄙。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同。不言溝而言樹者。亦文互相備也。賈疏云。於畿疆之上而作深溝。土在溝上。謂之爲封。封上樹木以爲阻固。注云。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此亦依率計之。非實測也。劉敞九章算術注序。引周官說同。南戴日下。謂大地之南。常赤道下。墨子經上篇云。日中正南也。賈疏云。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尺五寸。景去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者。賈疏云。考靈樞文言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游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與星辰西北游。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不過三萬里。故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案月令孔疏。引鄭考靈樞注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又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四遊。春分四遊之極。地雖四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案此釋地與星辰升降四遊之義。尤詳析。今故備錄之。云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者。鄭意於四表三萬里之中。折取其半。爲萬五千里。故地中景長尺有五寸也。云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者。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鄭彼注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暑同也。案鄭言此者。亦證成日景尺於地千里差一寸之義。賈疏云。一寸爲正者。卽是景一寸。地千里。與王制注暑同一也。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

以應千里。故鄭注王制云：象日月之大也。云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者。據掌固云：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又司險云：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是畿疆皆有溝封，卽於其上樹木，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者，據玉人云：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者。表卽匠人所謂置槩，以縣厖以景之勢，表以取景，圭以度景，其用不同也。依鄭考璣耀注：四遊之說，夏至地平，適當天中，於時測地中之景，正與土圭等，因卽以是爲測景之根數也。必立八尺表者，據古天官家說，以天下至地八萬里，賈疏引考璣耀云：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是也。周髀算經云：周髀長八尺，髀者，表也。易緯通卦驗：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天文志：說測景皆用八尺之表。九章算術劉序說此經，亦同。詳匠人疏：云今潁川陽城地爲然者，陽城縣，續漢書郡國志屬豫州潁川郡，今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漢時陽城，夏至以八尺表測景，適一尺五寸，無贏朋。先鄭蓋據目驗得之。開元占經曰：占，引晉太康地記云：河南陽城縣，是爲土中，夏至景尺有五寸，所以爲候也。卽依鄭說，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河南府告成縣測景臺，在縣城內西北隅，高一丈，開元十年，詔太史監南宮說，立石表焉。唐之告城，卽漢陽城地也。周髀算經李注云：大司徒職：夏至之影，尺有五寸，馬融以爲洛陽，鄭玄以爲陽城。尙書考璣耀：曰永影一尺五寸，日短十三尺。鄭玄以爲陽城，易緯通卦驗：夏至影尺有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劉向洪範傳：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是時漢都長安，而向不言測影處所，若在長安，則非晷影之正也。向又云：春秋分長七尺三寸六分，此卽總是虛妄。後漢歷志：洛陽夏至，影一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自梁天監已前，並同此數。案此經求地中據建國言，則當指王城。李引馬氏云：洛陽，則成周也。成周在王城東二十里，經度相等，日景自同。若先鄭云：陽城則在王城東南百八十里，以鄭千里差一寸之率求之，陽城尺五寸，則王城當贏一分強矣。據李氏說，則漢歷洛陽晷景，與此經正同。又與先鄭說異，未知孰是。竊謂古時測算之法，本不甚密，王畿千里，通爲土中，不能決定其爲何地，是以古書言晷景者，亦各不同。周髀夏至晷一尺六寸，趙爽注云：周官測景尺有五寸，蓋出周城南千里也。斯又以長尺六寸者，爲王城之景，而以千里差一寸之率減之，故謂此經尺五寸之景，爲出王城南千里，蓋皆據率肌推，非得之實測也。二鄭以陽城爲釋者，據其時目驗晷景，與此經偶合耳。亦非謂地中必在陽城。賈疏不悟，強爲之說。云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不在潁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洛都雖不在地之正中，潁川地中，仍在畿內。若然，武王已遷鼎於洛，欲以爲都，周公又度景求地中者，武王雖定鼎訖，周公更度之者，所以審慎。江永駁之云：周都洛邑，欲其無遠天室，而四方入貢，道理均，人謀則成，王已遷鼎，鬼謀則周公召公，九卜河朔黎水，再卜澗東溷四，以審定之，所謂土中者，合九州道里。

形勢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圭，度夏至景與圭齊，而後謂之土中也。既定洛邑，樹八尺之表，景長尺有五寸，是爲土中之景，乃制土圭以爲法，他方度景，亦以此土圭，隨其長短量之，是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景而得也。經文本謂測景以建王國，則當時惟於東都王城測之，至漢儒乃謂潁川陽城爲然，陽城今登封縣，在洛之東南，此別有其故，蓋黃赤道開之緯度，古闊而今漸狹，漢時王城，夏至日稍偏南，而景微長，必進至陽城，然後合土圭也。然唐志言陽城景尺四寸七分八釐，則漢時宜更短於此，漢唐人言，未知孰得其真，今案江說甚通，足以釋諸書之紛矣。又開元占經天體渾宗篇，載吳王蕃渾天象說，引此經注而說之，云誠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而南萬五千里而常日下，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從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上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斜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之法言之，而旁萬五千里，則句也，立八萬里，則股也，從日斜射陽城，則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八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歩，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歩，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宋書晉書天文志，並采其說，此又欲據表景之長短，推天地距數，及天之周徑，尤不足據。

周禮正義

卷十九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租稅，得其半耳。其中，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旨。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賁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賁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賁重，正之也。小國賁輕，字之也。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

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附庸，凡建邦國者，此建畿外五等邦國之法也。職方氏說五等侯國之里數同，云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者，以土圭測景之法，定邦國之方位而正其疆域也。戴震云：土圭之灋，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偏東偏西偏南偏北，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啟閉，其疆域廣輪之實，亦於是分明不惑焉。案戴說是也。賁疏依千里而差一寸之率，測其封域之里數，云假令封土公五百里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減五分，一分百里，五分則五百里，既非密率，又事涉繁碎，殆非經義。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者，此經所食者半，及參之一，四之一。

皆當依先鄭說。據諸侯自食言之。公五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即二十五同。食者半。則十二同。又五終之地也。云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四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十六。即十六同。食者參之一。則五同三成。又三分之一也。云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三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九。即九同。食者亦三分之一。則三同也。云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二百里開方。爲方百里者四。即四同。食者四之一。則一同也。云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者。百里開方。爲方五十里者四。食者亦四之一。則二十五成也。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者。玉人。土圭以致日以土地。注云。土猶度也。俞樾云。土度聲近。通用。書案舊。杜乃攬。雍氏注引作敷乃攬。說文支部。敷讀若杜。土之通作度。猶杜之通作敷矣。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案俞說是也。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者。謂土地即辨方之事也。若土圭景短。即知其國於四方爲近南。景長。即知其國於四方爲近北之屬。賈疏謂五百里四百里之等說。未咳。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者。賈疏云。司農意以經云其食者半與參之一四之一。皆自食。其餘並入天子。雖不云四之一。司農意亦四分之。三分入天子。一分自食。江永云。先鄭謂其食者爲諸侯。後鄭謂其食者爲天子。以文勢言之。土其地。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國。則其食亦當指諸侯。先鄭之義爲長。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亦謂其可食者也。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亦謂受賞者。食其參之一。其餘以食民。以供上也。先鄭以其半爲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蓋謂小國無附庸。然亦當并山川及不可食之地言之。乃近密小國。可食地少。而虛寬之數多。其猶下地萊二百畝。亦所以優之與。王昭禹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若其半則山林川麓不可食者也。以至侯伯子男之地。亦各以是爲差。州方千里。其地不能無肥磽之辨。凡以可食多者爲上。諸公之地。可食者半。所謂土地也。侯伯之地。可食者三之一。所謂中地也。子男之地。可食者四之一。所謂下地也。猶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任民而已。鄭鏐。方苞。說。略同。案王說。即江氏所本。皆足補二鄭之義。國語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王若騶而食溱洧。與此食字義。正同。五等侯國所食之地。大多小少。非徒地有廣狹。蓋亦兼以肥磽制其義等。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管子八觀篇云。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策秦策。黃歇說秦昭王曰。隨陽有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皆此經食字之摘詁也。云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者。並闕宮篇文。毛傳云。龜蒙。山也。荒。有也。鄭箋云。策命伯禽。使爲君於魯。加賜之以山川土田。

及附庸。令專統之。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引之者。證魯有附庸也。又引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者。季氏篇文。集解引孔安國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使主祭蒙山。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故此引以證附庸在邦域中也。云此非七十里所能容者。隱駁今文五經家說也。先鄭意附庸包於侯國封域。假令魯封域止七十里。則不能容附庸。明其不可信也。魯爲侯國。卽依今文說。亦當百里。此云七十里者。蓋別依今文春秋義。自虎通義爵篇云。殷家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是今文家又有侯七十之說。故先鄭據而破之。云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者。司農謂必如此。經有方四百里五百里等國。乃能容附庸。是合於魯頌論語之言也。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者。卽二十五成之地也。云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者。賈疏云。五經家。謂者張苞。何休。孟子等。皆以爲周法。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子男五十里。故男食五十里。是與五經家說合。若自子已上。以百里七十里國。於此經二百里已上。四之一三之一不合。故直舉男地而旨。論讓案。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孟子萬章篇。春秋繁露爵國篇文。並同。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謂震雨同也。七十五里。差德功也。此先鄭所謂今五經家說。卽漢時今文經師之說也。賈疏謂若張苞何休孟子等。大宗伯疏亦云。張苞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張苞周。蓋指張禹苞咸周氏。張禹治今文論語。苞周章句。並出張侯論。見何晏論語集解敘學而篇。集解又引苞咸說千乘之國。從王制義。是三家皆傳今文論語。公羊莊元年。何注說三等國。並依王制義。春秋公羊。亦今文學也。周禮爲古文之學。故今文經師。皆所不從。今文之說。蓋以王制孟子所說。爲周制。無二百里以上至五百里之國。後鄭以王制爲虞夏殷之制。周初因之。周公制禮則改制。如此經之說。故王制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於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又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增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

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政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閱，以爲說也，是鄭謂虞夏地大而國多，故爵土爲三等，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限，殷地狹於虞夏，而國少，故仍夏制，周初亦然，至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開於虞夏，而封國之數，猶因殷舊地，增國少，故得廣土增爵，有五百里四百里之封，此後鄭通周官王制孟子，以調停其說之意，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開田，此亦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限，爲虞夏之制，即後鄭所本，先鄭之意，或當與彼同也，今考明堂位說，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曰，昔我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並與此經合，管子輕重乙篇云，天下之勞，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俱諸侯度百里，貢海子男者，度七十里，雖與此經小異，然亦不以百里爲大國，足徵周制，必不如孟子所說，況孟子又言齊魯之封，儉於百里，則所說三等之國，自謂一代恆法，非周初沿殷舊制之制，可知，鄭四代損益之說，不能通於孟子，王制孔疏，引鄭答臨碩云，孟子當據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蓋亦知二書後出，與周初典法，不無歧異也，江永云，諸侯之地，土田爲實封，若附庸在其封內，雖爲社稷臣，而不得有其地，名山大澤有以封者，其餘山川蔽澤斥鹵磽塉之地，與夫城郭宮室溝塗，皆不可食者，統而計之，大國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百里，此周禮與孟子王制，所以不能同，周禮就其虛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土田實封耳，又云，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產對晉之辭，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言與孟子王制合，與周禮遠，當觀其所以立言之意，此因晉人責其侵小，而晉人自有兼數圻之失，故子產不欲舉大國虛寬大數，而惟舉一同之制，以顯兼數圻之多，其言有所爲也，王制則述孟子者也，不然，孟子生近齊魯，豈真不知齊魯始封，尚有餘地，而云儉於百里哉，案江說，略本王安石，陳祥道，於義得通，金鶚，黃以周，亦並謂孟子王制所言之三等之封，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除山川附庸言之，此經五等之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爲兼山川附庸言之，與江說略同，竊謂孟子謂齊魯初封，儉於百里者，自是故言其小，以鐫切七國，大抵春秋以後人，說列國封城大小，多非其實，如昭二十五年左傳，楚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國語楚語，自公子張說齊桓晉文曰，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幾田以屬諸侯，以楚武文及桓文初得國時疆域考之，斷不止此數，楚語章注亦云，方欲善美之故，尤小焉，此與子產孟子之言，足相比例矣，又後鄭依王制說，附庸在方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之外，故職方氏注，亦謂州封五等國二百一十，其餘以爲附庸，亦不若先鄭說以附庸在封域內之允也，云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質輕重之等者，後鄭以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等，爲天子所食之貢，故引土均均

地貢，以破先鄭義，其說實非也。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此鄭爲比况以申其食者，爲貢入天子之說。謂公以下貢有輕重，猶之齊民授地，有一易再易等之率耳，非謂真以此三等地封諸侯也。賈疏云，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此諸侯之地，據貢入天子以耕之者，入諸侯以易而不耕者，故以公之地貢半，似二百畝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貢入天子，似家三百畝，佃百畝，留二分似荒廢者也。子男之地，以三易四之一，貢與天子，似家得四百畝，佃百畝，留三分，似三百畝不耕者也。民但家無三易之地，直以况義耳。云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者，此中大國貢重，小國貢輕之義。土均云，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媿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故鄭依而言也。賈疏云，後鄭意釋公國貢半已下漸少之意，言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自川，即足其國禮俗喪紀及畜積之用，故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川，乃足其國，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其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四分之乃是其國，亦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云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者，漢書食貨志云，大司農陳咸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頗注云，經、常也。此注疑指漢時諸侯王國，亦以常用所餘，儲爲司農穀，故舉以爲況。司勳，先鄭注云，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是也。賈疏以度支經用，爲國家喪紀所用，餘入天子，殊誤。司農官，詳天官敘官疏，云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者，此亦申地貢大重小輕之義。左昭十三年傳云，同盟於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云，列、位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蓋兼據彼文爲說。正、讀與征同，字之者，左昭十六年傳，子產曰，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又三十年傳云，字小在恤其所無。孔疏引服虔云，字、養也。江永云，諸侯固各有貢，然九貢皆貨賄服物，不貢粟米，則天子不食諸侯之地，不可謂之食，制其貢，亦惟以其所有耳。豈舉其地之半，參之一，四之一，而貢其貢哉。後鄭正之字之，其言雖美，非實事也。案江說是也。地貢雖大重小輕，而此經其食者，實當爲諸侯自食，大國食多，小國食少，所以示尊卑隆殺之差，非所謂正之字之也。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者，後鄭以附庸爲加賜在封地之外，亦破先鄭說也。賈疏云，案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伯即牧也。此牧正帥長，皆是有功諸侯，乃得爲之，有功即有附庸，又諸侯有德，雖不爲牧正帥長，亦得有附庸，故鄭總云，諸侯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焉。詒讓案，鄭王制注云，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牧即大宰建牧立監之牧，彼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是有功德者，並得爲牧，周牧亦通稱伯，不專屬殷制也。詳大宰及大宗伯疏，云爲其有祿者當取焉者，謂諸侯有國無

祿。其爲牧正帥長者。則宜別優以祿。故加賜附庸。使取其貢賦以當祿也。云公無附庸者。賈疏云。以其天子畿方千里。上公五百里。地極故無附庸也。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者。賈疏云。以其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方百里者。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爲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爲十六同。與侯等。故知伯附庸七同也。其子有功。進受伯地。加五同。與伯等。男有功。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開方之皆可知。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者。謂有功而進。則取此附庸入郊國。有罪而退。則歸之於王。別給有功者。賈疏謂退則歸焉者。謂爲開田者。非。云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者。釋魯頌之義。賈疏云。魯雖爲侯爵。以其王子母弟。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成王以周公制典法之勳。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云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者。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鄭彼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賈疏云。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云附庸二十四。言周公有德。兼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故云兼此四等矣。凡言同者。皆百里地。百里則爲國。周法不滿百里。乃爲附庸。今皆名附庸爲同者。但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附庸成同。并數之矣。假令男附庸三同。附庸國則多矣。據成同而言三耳。自餘五同七同已上。其義可知也。案鄭意當如賈說。據春秋繁露爵國篇。說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五十里。是附庸不得有百里之國。鄭約言以便計算耳。但魯地方七百里。乃作記者之侈說。非其實也。依此經及史記言之。魯爲侯爵。則地當方四百里。附庸在封域之中。論語有明文。先鄭說自不可易。後鄭欲傳合明堂位七百里之文。遂謂魯本受五百里地。同於上公。又於封地之外。別增附庸二百里以充其數。殆未足馮矣。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

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都鄙。天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

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周末開矣。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城郭之宅曰室。詩云。職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疏〕此畿內稍縣。置三等采邑。非田授地。一歲乃復種地。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

之法也。縣師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是制域爲縣師所職。司徒則以法命之，其封溝則封人匠人等爲之。詳前疏。賈疏云：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又下文小司徒職云：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造都鄙制其地域也。云以其室數制之者，賈疏云：其室在都邑之內，而云制之者，依其城內室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謂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之等，是也。沈彤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謂先量地定域也，則都邑之大小，正繫其地，以其室數制之，乃卽城內之室數，以爲縣鄙之屬，使多寡與地邑相得，民寡則徙之入，民多則徙之出，非計其室數以制都邑也。案沈說是也。云不易之地家百畝者，畝，釋文作畝，云本亦作古畝字，案說文田部作畝，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從田每聲，重文畝，畝，或從田十久，畝卽畝之俗體，經例皆作畝，不作畝，陸本誤，此辨都鄙授地之法，載師縣師注，以此不易一易再易之制，爲六鄉之法，與此經注並不合，誤也。都鄙亦當有餘夫，其授田，以遂人三等田萊之率推約之，蓋亦當上地田二十五畝，中地田五十畝，下地田七十五畝，各視其正夫所受之田，以四分之一，爲餘夫之田，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者，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附畢原之屬，在畿內者，詳彼疏，云其界曰都鄙所居也者，大宰注義同，謂所居治之邑曰鄙，其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三十五里，竟界所包，通曰都也。賈疏云：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據其四境，卽是其界曰都，云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者，鄭王制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外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次國二十有一，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是鄭據彼稱縣內，定爲夏時采地之數也。知周曰畿者，據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是也。云周未聞矣者，賈疏云：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云畿內九十三國，卽此都鄙之數有文矣，而云未聞者，以無正文，故疑焉。案書傳云：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與王制數同，故鄭從之，畿內九十三國，卽依王制說也，此注以彼爲夏制，周所不川，故云未聞，蓋兩注義本異，賈合爲一，失之，又王制孔疏，引鄭書注及鄭志，嘗趙商說：夏初諸侯萬國，畿內四百國，此謂夏王畿千里，無鄉遂，而盡以爲五十里之國，此本非據論，又不謂是周法，詩小雅甫田，孔疏乃據彼說，謂周制，郊內亦封諸侯，尤謬舛不

足論也。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鄆留者。賈疏云：案桓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云：祭仲者何？鄭相也。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野鄆不同者何？鄭所見傳異也。案玄覽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鄆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是鄭君不從公羊引之者，直取鄆所居爲義，其鄭居留之事，猶自不取也。所謂文取而義不取也。論語案：鄭引羊公傳鄆留，何本作野留，蓋嚴顏之異，何注云：野鄆也。則鄆野文異而義同，云城郭之宅曰室者，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釋名釋宮室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引詩云：嗟我婦子，玁狁之室，爲改歲，入此室處者，爾風七月篇文，引之者，證室在城郭內也。鄭彼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當避寒氣，而入所營望墻戶之室而居之，云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者，明采地制，非田異於鄉遂比閭鄰里之制，云丘甸之屬，舉中言之，明上關縣都，下關井邑也。室數者，謂若采地無公田，則一井九家，卽爲九室，邑四井，則三十六室，丘四邑，則百四十四室，甸四丘，則五百七十六室，縣四甸，則二千三百四十四室，都四縣，則九千二百六十六室，其邦國制，公田則一井八家，卽爲八室，邑則三十二室，丘則百二十八室，甸則五百十二室，縣則二千四十八室，都則八千一百九十二室，此以田室分配通率計之如是，若城郭聚居，則常視地之險夷大小而制之，或一井一邑，特爲一城，或數井數邑，合爲一城，皆不能豫定，都鄙城制，經無明文，考周書作雒篇云：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彼大縣當卽大都，小縣當爲家邑，不及小都者，舉大小以咳中，文不具也，以差計之，小都立城，當方王城六分之一，然則王城方九里，大都城蓋方三里，小都城蓋方一里有半，家邑城蓋方一里，古者民宅不過五畝，大都三里之城以營百室，餘地尚多，無不容之患也，引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證以室數制之法，鄭彼注云：得，猶足也，案王制此文，謂若量地方一里，則爲制井，而民居八家，地方二里，則爲制邑，而居民三十二家之類，其有盈縮方斜，及不爲井者，皆以率消息之，使參相得，此邑通大小言之，不定爲四井之邑也。制邑之法，詳里宰疏，賈疏謂欲見邑在城外，居在城內說，誤，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者，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國語齊語，章注云：易，變易也，凡田或種穀，或休生艸，更迭變易，故謂之易，案易卽遂人之萊，不易地美，旣不須更休，故有田無萊，案正得百畝，無副益，云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者，謂一田一萊也，漢食貨志云：中田夫二百畝，休一歲者，爲豎易中

田。賈疏云。謂年別。佃百晦。廢百晦。詒讓案。呂氏春秋樂成篇云。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近此一易之田也。云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者。謂一田二萊也。漢食貨志云。下田夫三百晦。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賈疏云。以其地薄。年年佃百晦。廢二百晦。三年再易乃徧。故云再易也。惠士奇云。呂氏春秋任地云。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謂也。土勞多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而芟其陳。秋耨而敗其實。冬耜而剋其根。則有雍氏殺草之法。以治其地。土各有異物。物各異宜。則有革人土化之法。以倍其地。水歸其澤。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歲二歲。然後復種。則土加肥美。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故曰易。江永云。田休一歲二歲不耕。所以養地力也。南方無休不耕之田。非盡山地美。亦由糞田之力勤。而糞田實勞且費。北方糞田尤艱。故有休田之法。詒讓案。此上中下三等田制。與遂人六遂田制。略同。此所謂易。即彼所謂萊。但彼上地猶有萊五十晦。非全不易者。與此小異耳。又此三等授田之法。古說以爲即爰田。故漢食貨志。說民受田三等。云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左傳十五年傳。晉作爰田。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國語晉語。作賴田。韋注引賈逵。亦訓賴爲易。義與服孔同。說文走部云。趨。趨田。易居也。爰賴。字並通。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孟子滕文公篇。死徙無出鄉。趙注云。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漢書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賴田。顏注引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食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已。是也。案張孟說爰田之制。周秦不同。其以三等授田。及晦數多少之差。古今是一。但周制三等受田之人。彼此相易。當年耕上田百晦。二年耕中田二百晦。三年耕下田三百晦之百晦。至四年而仍耕上田百晦。是以易居爲爰田。有不易而無不爰。秦制。則受上田者。常耕此不易之百晦。受中田者。常自換耕二百晦。二年而周。受下田者。常自換耕三百晦。三年而周。彼此更不相易。是以休田爲爰。則爰即此所謂易。上田不易。即無爰。中下田乃有爰也。許何服趙諸家。釋周制並同。其說但依孟說。則漢志所云自爰其處者。即秦法之爰田不易居。然漢制實以爲周井田之法。則班自謂周制不易居。與許何諸說不同。孟康不辨。以爰土易居爲古制。則仍是許何義。非班旨也。今考小司徒。說六鄉田制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謂上地所養者衆。下地所養者寡。是周之授田。本以人數爲等衰。蓋家口之衆寡。與受田之肥磽。兩相劑而平。則

非所謂肥饒獨樂。饒獨苦也。授田既視人數，則不得分年易居。儻如許何諸說，則是家七人受上地者。次年換受中地，更次年又換受下地，將不足以給其養。田廬改易，紛擾無已，更無論矣。然則自爰不易居，當以漢志爲正。張所說秦制，殆不足信。孟所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凜而待政令。分地職，分其九職所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疏〕以爲地法而待政令者，地法卽任地之官法。大司徒修建爲書，以授職師使職之。政令，謂王之政令。凡頒授徵斂之事，皆是也。注云，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者，賈疏云，上經既授上中下地，此經云分地職，故知分地職者，是分九職所宜，九職則大宰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是也。所宜，謂若孝經注，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粱之類，是也。案賈說卽上土宜之法，非鄭意也。九職所宜，當是農圃在平地，藪牧在山澤，各隨所宜授之，云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者，均人土均注義同。司市，小史，弓人注，並讀奠爲定，職幣注云，奠，定也。故經云奠，注直云定，不讀爲定者，以互見於彼諸職，文不具也。釋文引劉昌宗，奠亦音定。賈疏云，案昭二十年左氏傳，晏子云，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注云，衡麓舟楫虞候所望，皆官名也。守之，令民不得取之不其利時。景公設此守以致疾，故晏子所非，非其不與民同，鄭引之者，以證地守之官，若然，在地官唯有衡麓，無舟楫所望者，此周禮舉其大綱，左氏言其細別，故詳略不同。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者，若闢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等，卽太宰九職之人所貢也。又土均亦云，以均地貢。注云，地貢，諸侯之九貢，彼下文有邦國都鄙，故別以太宰九貢爲釋，與此異。云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者，說文支部云，頒，分也。頒，卽頒之假字。分命者，謂命民各脩常職之事，職亦卽九職，及下經云，頒職事十有二，是也。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皆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饑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縣役也。去幾，閉市不幾也。皆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賊，急其利以除之，饒謹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舍禁，若公無禁利，皆禮，謂殺吉禮也。

義。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非。骨互詳大司馬疏。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者。賈疏云。昏禮有六。并有玄纁束帛。凶荒爲昏。不可備行此禮。使有女之家。得減口數。有男之家。易得其妻。故娶昏者多也。論讓案。周書羅氏篇云。大荒。嫁娶不以時。孔注云。不以時。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合之。又毛詩衛風有孤序云。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蕃育人民也。又召南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義。並與此經合。云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者。修。經注例並用借字作脩。唯此作修。疑誤。淮南子俶真訓。高注云。求。索也。是索求義同。以凶荒。恐舊在祀典。今或廢缺。鬼神怨恫。而爲此災。故搜索修舉而祭之。觀以弭其災者。呂氏春秋懷寵篇云。問其數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是也。此廢祀無不搜索。其內外常祀。自有祈禱之祭可知。又案此索鬼神。謂在常祀之外者。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爲蜡祭。異。又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說十二月。各有索祀於四正四隅之禮。於經無文。與此索廢祀。亦不同也。云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者。詩大雅文。鄭箋云。靡。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毛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正本此經。至左莊二十五年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杜注云。天災。日月食大水也。是彼謂暫時遇災祈請之禮。其大荒禱祀。自牲幣兼有。賈疏謂天災之時。祈禱無牲。災成之後。卽有牲體。失之。云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者。賈疏云。上文旣言緩刑。其餘盜賊用急刑。乃上下文爲妨。故鄭云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故須急其刑以除之。云杜子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者。段玉裁云。蕃。藩。義異。說文。蕃。艸茂也。藩。屏也。此易其字以易其義。鄭從之也。賈疏云。經云蕃者。是蕃育之字。故讀從藩。是藩閉之字。案大司馬樂云。大凶大裁。令弛縣。注云。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彼又云。日月食。四鎮五嶽崩。諸侯薨。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引春秋傳曰。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彼之二文云。令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釋下之。去樂。據廟中祭時暫縣之樂。去而藏之。此云藩樂。謂閉藏樂器。據廟中祭祀藏去樂器而不作。若然。祭祀不作。明路寢常縣。亦釋下之。互見其義。論讓案。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祭事不縣。此息廟中之樂也。又玉藻云。年不順成。天子食無樂。此息路寢常縣之樂也。周書羅氏篇云。大荒。國不稱樂。此通廟寢之樂言之也。但此荒政藩樂。宜與大司馬樂大凶弛縣相當。彼上文天地大災。乃云去樂。去樂與弛縣。有輕重之異。則此蕃樂。非卽彼去樂矣。竊謂弛縣者。謂弛金石之樂。不必藏去。此藩樂者。亦謂弛縣之後。藩蔽不令人見。不必盡藏去也。若去樂。則盡斂所有樂器。藏之府庫。不徒藩之而已。杜讀蕃爲藩。甚謬。而釋爲閉藏。則與去樂義混。賈不能辨。遂以蕃樂與去樂爲一。疏矣。云玄謂去歲。去其稅耳者。賈疏云。破先鄭之義。全不幾。後鄭必直去

其稅。猶幾之者。案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明知司農之義非。王氏詳說云。門關與市異。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去幾者。市之去幾也。門關所以防姦人之出入。不幾得乎。案先鄭說與司關文迕。後鄭破之。是也。但幾是幾祭。去稅不可以言去幾。後鄭說仍不可通。王說得之。蓋經云去幾。自指國中市廛言之。大凶。門關常詰姦盜。不宜無幾。若國市爲貨賄所聚。固宜去幾。以來商賈。司市之作布。與此去幾。皆通商恤民之事也。云舍禁。若公無禁利者。毛詩大雅雨無正傳。云舍。除也。賈疏云。案左傳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伐鄭。同盟于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杜注云。與民共。是也。云賁禮。謂殺吉禮也者。賁。亦當作省。賈疏云。此破先鄭之義。司農引掌客職。凶荒殺禮。證賁禮。後鄭之意。凶荒殺禮。是總目之。言不專於吉禮。鄭知賁禮專是吉禮者。以其下有殺哀與賁禮相對。故知賁禮。專是吉禮也。案賈說。非也。後鄭亦同先鄭訓賁爲殺。但先鄭引掌客文未備。故更足成之。吉禮對凶禮而言。凡五禮內吉賓嘉諸禮。通殺禮。不徒於掌客殺賓禮。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鬼神禱而不祀。周書維匡篇云。年饑。舉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禮無樂。是殺吉禮也。穀梁傳云。大侵。弛侯。范注云。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周書大匡篇云。大荒。國不鄉射。是殺嘉禮也。云殺哀。謂省凶禮者。庫人注云。殺。猶減也。公羊何注。訓殺爲省。謂減省喪禮。趙簡易也。周書維匡篇云。大荒。喪禮無度。祭以薄資。又大匡篇云。哭不留日。庶人不獨葬。是殺哀之事也。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

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五十異根之屬。振窮。拊撙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賁〔疏〕以保息六養萬民無財粟貸之。寬疾。若今癰不可事。不葬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縣役。不專取。〔疏〕以保息六養萬民安養民之政。不關凶荒之事。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徒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疆。管子入國篇。說九惠之教。亦與此六事略同。云二曰養老者。謂養庶人之老。王制云。司徒養耆老。以致孝。是也。羅氏養國老。及外饗酒正橘人云。饗耆老。並通養四等之老。遠人養老。則又即司門死政之老。並與此異。注云。保安也。又前注云。蕃。蕃息也。息。蕃義同。民必安而後能蕃息。故以保息連言。云慈幼。謂愛幼少也者。敘官文心部云。慈。愛也。幺部云。幼。少也。釋名釋言語云。慈。字也。字。愛物也。月令仲春。養幼少。存諸孤。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者。國語越語云。越王句踐命人生丈夫。二簋酒。一犬。生女子。二簋酒。一豚。生三人。

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章注云。母。乳母也。餼。食也。鄭以周法無文。故引彼爲況。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亦其事也。云十四以下不從征者。賈疏云。案鄉大夫職。國中七尺。野自六尺。皆從征。案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注云。六尺。謂年十五。則十五從征。十四以下不從征。可知亦是愛幼之事也。云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糧之屬者。賈疏云。案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常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云。七十已上。上所養也。此云七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五十異糧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稷。士兼食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黍粱。故云異糧。案王制云。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食飲不離。膳飲從於遊。鄭彼注云。糧。糧也。此不備引。故云之屬以咳之。依賈義。則庶人之老。當七十養於鄉。八十養於國。九十養於學校。大夫士之老。養。遲二十年。故鄭引王制而易其文。王制孔疏引盧植王肅說。謂五十養於鄉。卽養庶人之老。非鄭義也。羣書治要引此注。作七十養於學。則疑據王制改。與賈本不同。又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情。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亦卽養庶人之老之事。云振窮。拊救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者。釋文云。拊。拊也。本亦作拯。救。職幣注云。振。猶拊也。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拊。上舉也。引易曰。拊馬壯吉。今易明夷及辭。拊作拯。漢書董仲舒傳。願注云。拊。古救字。是拊拯救。字同。左昭十四年傳。分貧振窮。杜注云。振。救也。賈氏述注。揀亦作救。疏云。案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鄭依此而言。詒讓案。王制云。司徒恤孤獨以逮不足。管子五輔篇云。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義亦通於此。云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者。後注云。恤。振憂貧者。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賈疏云。案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散之。注云。困時施之。饒時收之。是其恤貧之法。云寬疾。若今廢不可事。不第卒。可事者半之也者。葉鈔釋文。癰。作瘡。宋蔡州本同。案說文疒部云。癰。罷病也。瘡。卽癰之省。小司徒注云。廢疾。謂癰病也。案荀子王制篇云。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楊注云。五疾。瘠癯跛躄斷者。侏儒。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啞跛。偏枯握。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莊子人間世篇。說支離疏止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

聚薪。是周時寬疾不徒舍役。又給養矣。鄭引漢法者。孔廣森云。漢書高帝紀。如淳注云。律高不滿六尺二寸已下爲罷癯。是但以人癯矮者。通謂之癯。若有癯疾者。別謂之癯不可事。其可事者。雖不服戎。猶任城道之役。食貨志曰。常有更賦。罷癯咸出。謂癯可事者也。案孔說是也。算卒。卽漢書高帝紀之更賦。顏注引如淳云。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願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便住。一歲一更。請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此云不第卒。卽不出更賦。可事半之。謂出更賦之半也。賈疏謂不第計以爲士卒。失之。又案管子度地篇云。問其民有銅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此與漢注正同。云安。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媼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各本。猶舊也。美、善也。謂約榑攻堅。風雨攸除。連、猶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疏〕安。以本俗六安萬民者。此卽上文十二教。以俗教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疏〕安。則民不偷之事。云一曰媼宮室。二曰族墳墓者。周書大聚篇云。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管子揆度篇云。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卽媼宮室族墳墓之事。云三曰聯兄弟者。釋文云。一本作聚兄弟。阮元云。鄭訓連於兄弟。上則作聚者。非。案阮說是也。呂氏春秋上農篇云。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此卽聯兄弟之事。注云。本。猶舊也者。廣雅釋詁云。本。始也。始。與舊義近。本俗者。謂各安其舊俗也。云美。善也者。士喪禮注同。經作媼。注作美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廣韻五旨云。美。嫩、同。錢大昕云。嫩。古美字。此字不見於說文。古文。微。與尾通。變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畝。漢書作尾生。媼。嫩從攴。當與媼通。詩誰謂予美。韓詩。美作媼。說文女部。有媼字。則該乎嫩矣。案錢說。是也。說文女部云。媼。順也。順善。義亦相近。云謂約榑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者。約小雅斯干文。彼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詩云。約之閣閣。榑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云。約。束也。鄭箋云。約。謂縮版也。榑。謂掘土也。賈疏云。榑。謂築之橐橐。風雨攸除。是其約榑攻堅。攸。所也。能使風雨所除。芋。居也。君子小人。各有所居。引之者。證美宮室也。經云。媼宮室。明不使華美。故以攻堅解之。王引之云。鄭注約舉詩辭。攸字。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川韓詩。蓋韓詩芋。作字。云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者。淮南子假真訓。高注云。

族、類也。此族墳墓，即墓大夫，令民族葬之法。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也。族葬，蓋以先祖居中，子孫以昭穆居左右，所謂生相近，死相迫也。互詳墓大夫疏。云連，猶合也者。此從今字讀聯爲連也。大宰八法，三曰官聯，先鄭注云：聯，讀爲連。古書連作聯，是聯連。古今字。凡物相連屬則合井，故連。引申之亦訓合也。云兄弟，婚姻嫁娶也者。賈疏云：案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黨爲兄弟，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又案喪服記：兄弟皆在外邦，及與兄弟居，彼皆據同宗小功已下，知此兄弟是婚姻，非是同宗者。見上云族墳墓是同宗，明此兄弟施於外姓婚姻，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爲兄弟，故曾子問曰：不得嗣爲兄弟，是以知兄弟是婚姻也。論讓案：詩小雅，黃鳥敘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固。孔疏引此經注而釋之。云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案孔說未核。此經兄弟，謂異姓兄弟也。與調人兄弟之難，從父兄弟之難，大宗伯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專指兄弟者異。夫婦有兄弟之道，因之外親，相謂爲兄弟，故釋親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婦之黨爲姻兄弟。郭注云：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公羊傳云：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喪服總麻三月章云：姑之子，鄭注云：外兄弟也。此婚姻兄弟也。釋親又云：從母之男子，爲從母兄弟，喪服總麻三月章云：從母昆弟，又云舅之子，鄭彼注云：內兄弟，是母黨之兄弟也。異姓兄弟，當兼此數者。孔偏據夫婦爲釋，非經義。又案此兄弟謂外親，蓋通於尊卑之稱。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凡外親尊屬，亦得稱兄弟，不必倫敘相常矣。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即大宰九兩之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者也。賈疏云：以其鄉立庠，州黨及遂皆立序，致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鄉閭子弟皆相連合，同就師儒，故云連師儒也。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者，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云：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司諫疏引鄭論語注：公羊定四年徐疏引有類篇：並與逸禮同。論語學而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爲友，然則同門與同師，文異義同。云同猶齊也者，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同、齊也。墨子經上篇云：同異而俱之於一也。云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者，賈疏云：士已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故云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並皆齊等也。詒讓案：後漢書王符傳：李注引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春秋繁露服制篇云：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此亦同衣服之一端與。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

漢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漢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正月之吉。月朔日也。司徒

以布王教。至正歲。

〔疏〕正月之吉。始和。布告于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司徒當官專領之職事。所謂宜常又書教法而縣焉。也。此以周正建子之月。吉日布教於天下。和。當讀爲宜。詳大宰疏。云乃縣教象之漢于

象魏。使萬民觀教象者。教象之法。卽十二教。及鄉三物之類。司徒於布教之日。卽縣教象於象魏。使萬民觀之也。

天子象魏在庫門。亦詳大宰疏。云乃施教漢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者。賈疏云。若據邦國。使諸侯教所治民。若據都鄙。則使公卿大夫教所治民。

注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者。大宰注義同。云司徒以布王教者。賈疏云。案大宰注云。布王治之事於天下。此不言天下。注文略。邦國都鄙。則亦天下也。云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者。鄭以乃縣教象之法以下。爲正歲夏正建寅月之事。與小司徒云。正歲則帥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其屬而觀教法之象爲一。然與經承正月之吉者。不合。其說非也。詳大宰疏。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

使之相受。五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闕。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闕。當爲糾。謂糾其惡。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闕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疏〕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者。此制六鄉比伍之法也。與遂人

比長治之。五家數既少。居又相比。有罪過不容不知。故使相保任。比長云。五家有舉奇衰則相及。因平時相保。故有罪過則相及矣。云五比爲閭。使之相受者。一閭二十五家。閭胥治之。比止五家。不能成城邑。則鄉邑蓋自二十

五家爲始。既同處一邑。則宅舍得相容受以居。比長云。五家相受。遂官鄰長亦同。則相受不定二十五家。經各舉一

耨。事實通也。云四閭爲族。使之相葬者。一族百家。族師治之。相葬。謂有喪葬。則四閭之人。會助其執紼下棺實

土之事。族師云。以相葬埋。鄉師云。族共喪器。既夕禮云。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荀子禮論篇。亦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云五族爲黨。使之相救者。一黨五百家。黨正治

之。相救。謂以力相振助也。孟子滕文公篇云。鄉田同井。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亦相救之事。賈疏云。民有凶禍者。使民相救助。云五黨爲州。使之相闕者。一州二千五百家。州長治之。相闕。謂以財相補助也。云五州爲鄉。使

之相賓者。一鄉萬二千五百家。爲一總部。鄉大夫治之。民語齊語云。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則以二千家爲一鄉。與此經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家數迥殊。非周制也。相賓。卽鄉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云。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又先鄭注云。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案彼衆寡。卽鄉內之民有賢能。則相與會集賓敬之也。注云。此所以勸民者也。謂此經六事。雖官施其令。而實則皆勸民自相爲之事也。云保。猶任也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者。長。卽鄉吏。謂大司徒令其長。又各以大司徒之教令。使其所治之民也。云保。猶任也者。說文人部云。保。養也。任。保也。保本訓養。引申爲相保任之義。管子大匡篇云。吾權任子以死生。尹注云。任。保也。方音郭注云。保。言可保信也。此五家爲比。亦使之相保信不爲惡。若大司徒云。吾權任子以死生。尹注云。任。保也。方音郭注云。保。與拯救也。云賓。賓客。其賢者者。卽後文賓與之事。謂有賢者。則以鄉酒飲之禮賓客。尊敬之也。云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者。據族師云。使之相保相授。與此文同。士師亦云。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使之相安相受。故杜依之改字。徐幹中論讀交籍。述此經作相憂。蓋形近而誤。段玉裁云。此與典婦功同。但此經文已易。彼經文未易。而出故書。於注全書體例。不必畫一也。徐養原云。典婦功注。以授爲聲之誤。然周禮受字。故書。多作授。古者授受通用。掌葛。以橫度受之。故書亦或爲授。云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者。鵬冠子玉鈇篇。說制邑理都之法。云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是民移徙有相受之法也。賈疏云。案比長職云。五家相受和親。與此文同。皆謂一閭之內。無出入之法。比長職又云。徙於國及郊。則從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彼是出鄉閭外。與此閭內自相容受不同。故後鄭易之。以爲宅舍有故。相受寄託解之。論議案。杜說與鵬冠子合。義亦可通。至比長所云授者。謂官與官相授。非民間自相授受之事。與此不相涉也。云闕。當爲糾者。據州長云。正月之吉。各屬其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又遂官鄰長云。掌相糾相受。此上亦有相受之文。故杜依彼二文。讀闕爲糾也。段玉裁云。漢時小篆。蓋無闕字。故杜易其字。如易輒爲糾之比。鄭君則取從貝周爲說。所謂就其字之聲類。考訓詁。排祕逸也。鄉師闕萬民之難。鄭司農云。闕。讀爲周急之周。說文無闕字。許意蓋謂周是闕。非。其實論語周字是假借。周禮闕是正字。孟子作周。不從貝。丁晏云。周糾。聲相近。說文木部。柶。讀若斗。是其例也。云謂糾其惡者。鄰長注云。相糾相舉察。是也。後鄭以相闕義自可通。故不從杜說。云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者。此從杜讀而義微異。說文受部云。受。相付也。謂不安其宅舍。以人物相付託容受也。云闕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

賜、贈也。鄉師、賜。先鄭設爲周。詩大雅雲漢篇。靡人不周。毛傳云。周、救也。月令。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周賜。古今字。禮物不足。謂家貧不能給昏喪之禮。則同州之人。出私財以給足之。云闕二。十五家以下者。賈疏云。案此經五家爲比。五州爲鄉。轉相增。故其數可知。程瑤田云。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凡七萬五千家也。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

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

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育草木。作材。謂

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財。化材。謂嬖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開民無常職。轉移執〔疏〕事十。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玄謂生材。養竹木者。〔疏〕事十

有二十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者。頒。訓分。詳前疏。賈疏云。大司徒主天下人民之數。故頒下民之職事十有二條。於天下邦國及畿內都鄙。使以登成萬民。此經不言鄉遂及公邑者。舉外以包內。司徒親主鄉遂公邑。頒之可知。云一

曰稼穡者。賈疏云。已下即大宰九職。大宰既掌之。此又重掌者。以大宰尊官。總知其數。此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頒行。義各有異也。江永云。職事十有二。稼穡至生材。即大宰之九職。其學藝。世事服事。此三職。非生材之人。案

江說是也。大宰任民。主於理財。故止有九職。此官主於教民。故十二職通頒之。以鄉大夫職參考之。學藝世事。即賢能。服事。即服公事。三者皆有復。故爲九職。民貢所不及矣。云二曰樹藝者。藝。石經作藝。與下學藝字同。今從

宋本作藝。阮元謂唐人之例。樹藝字作藝。道藝字作藝。是也。上文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字亦作藝。然依說文。則樹藝學藝字。並當作藝。藝藝。皆藝之俗。注。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者。自稼穡

至生材。先鄭皆取大宰九職爲釋。敘官注云。種穀曰稼。說文禾部云。穀可收曰穡。毛詩魏風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故以種穀爲稼穡。云樹藝。謂園圃育草木者。大宰。育。作藝。此作育者。亦用今字也。宋本及俗本。並

作藝。非。樹藝者。種果木蔬草之通稱。賈疏據前注。以藝爲種黍稷。則與稼穡文複。非也。並詳前疏。云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敷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者。並與大宰文同。上文云以阜人民。以蕃鳥獸。此以

阜蕃專屬鳥獸者。上注云。阜。猶盛也。蕃。蕃息也。盛與息義相成。故此兼阜言之。云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財者。財與貨賄義通。說文具部。貨賄。同訓財。詳大宰疏。云化材。謂嬖婦化治絲枲者。絲枲。即女工所用之材。故云化

材。云斂材。謂臣妾聚斂材者。與大宰文同。云生材。謂開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賈疏云。司農之意。此開民在第九。當大宰九曰開民無常職。故以開民解生材也。但周公制禮。大宰任民無常職。於此頒職事。不可頒無常職。使民行之。故後鄭易之。以為養竹木解之。江永云。先鄭得之。開民。執事於農工商賈虞衡之家。皆所以生材。後鄭謂養竹木者。非是。案江說是也。開民雖無常職。而轉移執事。即是其職。故大宰列之九職。此列之十二職事。明非無職也。賈疏駁先鄭。謂頒職事。不可頒無職事。誤。云學藝。謂學道藝者。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後鄭注云。道。多才藝者。案學道藝。謂學士也。道藝同訓。經有兼言道藝者。宮正及卿大夫諸文。是也。有單言道者。道即兼藝。大宰及保氏大司樂諸文。是也。此經又單言藝。藝亦即兼道。亦詳宮正疏。云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據前十二教經為釋。蔣康虞云。世事。累世專業相傳。凡巫醫卜筮諸藝事。與前十二教世事。別以農工商賈及士。已見於前也。江永說同。案江蔣說。是也。王制云。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彼執技自百工外。並此所謂世事也。先鄭及賈疏。並謂此與前十二教之世事同。但彼世事。總指士農工商四民言之。此十二職。一稼穡。五飭材。六通財。十學藝。四民已包舉無遺。則世事不得通四民言。與彼微異也。云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與卿大夫服公事者。義同。賈疏云。謂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公家服事者也。云玄謂生材養竹木者。大宰注云。生。猶養也。賈疏云。此後鄭破司農之義。案大宰事典云。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云。以養萬民。則知生為養。山虞林衡別官。則知此生材養竹木在於平地。林衡所掌。是也。案養竹木。已賅於三曰作材中。不常別為職事。後鄭及賈說。非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疏〕民而賓興之者。此即六卿大夫實與賢能之事。上文云。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三物者。教鄉學之官法。大司徒頒之六鄉之吏。使教於鄉庠序黨序。及四郊虞庠之等。有此三事也。大戴禮記王言篇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賢者懼。漢書食貨志。說里序之教。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此所賓興。即賢能秀異鄉民之三物克備者也。云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者。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案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彼三德與此六德全異。三行。亦唯孝友與此六行同。又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大師亦謂六德。彼中和卽此忠和。而孝友又取之三行。並與此不同。蓋教本多術。此官通教萬民。與大司樂教大學。師氏教小學。各舉一端。亦互相備也。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者。與保氏同。羣書治要引作馭。與保氏五馭字同。是也。此經例凡馭車字作馭。侍御字作御。二字較然不同。石經及宋以來刻本。並誤。注云物猶事也者。亦引申之義。小爾雅廣詁云。物。事也。云興。猶舉也者。遂大夫大司馬注。並同。廣雅釋詁云。興。舉也。鄉大夫注云。變舉音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是也。云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賓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者。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彼注釋以禮禮賓之。云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故此注亦舉鄉飲酒爲說。云知。明於事者。說文口部云。知。智。知也。又白部云。慚。識詞也。凡論德者。並慚之段字。隸省作智。羣書治要引此經注。並作智。釋名釋言語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白虎通義情性篇云。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云仁。愛人利物謂之仁。大玄經玄纘云。同愛天下之物。無有偏私。故謂之仁。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莊子天地篇云。愛人利物謂之仁。大玄經玄纘云。同愛天下之物。無有偏私。故謂之仁。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文耳部云。聖。通也。毛詩邶風凱風傳云。聖。睿也。洪範。睿作聖。僞孔傳云。於事無不通謂之聖。文獻通考郊社考。引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云。心明曰聖。白虎通義聖人篇云。聖者。通也。道者。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案依鄭義。此聖德卽明達之稱。與知德略同。但知者事至不惑。聖則博通先識耳。鄉飲酒義云。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彼注云亦訓爲通。卽此義。並與聖神之聖。異也。賈疏云。案襄二十二年。威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何休云。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威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玄箴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雨行。傲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若然。此云聖。亦與武仲同。是皆述聖人之道。云義。能斷時宜者。若中庸云。義者。宜也。白虎義通情性篇云。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云忠。言以中心者。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賈子道術云。愛利出中謂之忠。國語周語云。考中度衷爲忠。說文心部云。忠。敬也。從心中聲。又中部云。中。內也。此注依聲爲訓。

言內盡心之敬。是爲忠也。大司樂中和注云。中。猶忠也。二字互訓。與此注同。云和。不剛不柔者。大司樂注云。和。剛柔適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董子以不剛不柔。通屬中和。鄭君以不剛不柔。專屬和者。彼中和通言。此中和爲六德之二。義訓各別。故鄭分釋之也。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者。大司樂注義同。爾雅釋訓云。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賈子道術云。子愛利親爲之孝。兄敬愛弟謂之友。師氏云。友行以尊賢良。與此注及爾雅不同者。內據親屬則曰兄弟。外據朋友則曰賢良。義得互含。不相妨也。云睦。親於九族者。說文目部云。睦。目順也。一曰敬。和也。坊記云。睦於父母之黨。鄭注云。睦。厚也。賈疏云。堯典云。九族既睦。是睦親於九族也。九族者。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及總麻之內也。案賈說九族。與尙書釋文引馬鄭說同。蓋卽約鄭書注義。後漢書班固傳李注引鄭書注。亦云睦親也。云姻親於外親者。說文女部云。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重文嫺。嫺文姻從周。此經作嫺。注作姻。蓋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詩邶風燕燕箋。及羣書治要。引經並作姻。爾雅釋親云。婿之父母爲姻。左傳五年傳。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杜注云。姻。外親也。案姻本爲外親之名。引申之。親於內外親亦謂之姻。賈子新書傳職篇云。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賈疏云。上云睦施於九族。明此姻是親於外親也。左傳云。土駒月。外姻至。亦據外親之等。外親者。則妻族母族是也。云任。信於友道者。詩邶風燕燕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禮記文王官人篇。觀其任廉。盧注云。任以信相親也。史記季布傳。集解引孟康云。信交道曰任。賈疏云。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是也。云恤。振憂貧者。前注云。恤謂災危相憂。說文心部云。恤。憂也。收也。鄭中庸注云。振。猶收也。云禮。五禮之義者。據下經及保氏大宗伯文。五禮通咳吉凶。其節文隆殺。各有精義。若禮記射義燕義之等。是也。云樂。六樂之歌舞者。亦據下經及保氏大司樂文。云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者。並據保氏文。御。並當依保氏經注作馭。賈疏云。書。品者。形聲處事。差品不同。數言計者。有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猶割察也。不弟。感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六疏。以鄉八刑糾萬民者。此卽十二教。以刑教中則民不誡之事。鄉八鄭司農云。任。謂朋友相任。恤。謂相憂。六疏。刑。刑之行於鄉中者。司徒掌六鄉。故鄭掌其刑。大司寇五刑。三

刑下以不孝爲首。賈疏云：上設三物教萬民，民有不從教者，則設刑以刑之。上三物有六德，六行六藝，六德六藝不設刑，獨於六行設刑者，鄭注師氏云：在身爲德，施之爲行，德爲在身，不施於物，六藝亦是身之能，別加此二刑，故二者不設刑，其行並是施之於人，恐有愆負，故設刑以防之也。造言亂民，民中特害，故六行之外，別加此二刑。故注云：糾、猶割祭也者，小宰注義同，云不弟，不敬師長者，孟子告子篇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趙注云：弟、順也，賈子道術篇云：弟敬愛兄謂之悌，周書謚法篇：孔注云：不悌，不遜順也，悌即弟之俗，案師氏三行云：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依鄭說，此不弟，似兼含不順爲義，但彼師長，長當謂官長，此注則似主長老而言，義亦微異也。賈疏云：此不弟，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在睦姻之上，此變言弟，退在睦姻之下者，上言友，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兼施於師長，故退在睦姻之下，云造言，詭言惑衆者，大宰注云：造，作也，詩小雅河水，民之詖言，云詖，僞也，謂造作僞妄之言，以惑衆聽，禁暴氏，禁庶民之作言詖而不信者，亦其類也。云亂民，亂名改作，更造法度，左道以亂政也者，王制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鄭彼注云：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疏云：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案荀子正名篇云：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此即言亂民之刑也。又案：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司誡，掌市禁，亦有誡亂之禁，則亂民當亦兼有暴亂之民矣。鄭司農云：任，謂朋友相任，詳前疏。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禮者，上六行注云：任，信於友道者，二鄭義同，云恤，謂相憂者，詳前疏。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疏〕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者，此即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云：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即防之俗，蓋防爲止水之隄，引中爲防檢之義，上六藝已咳五禮六樂，但彼是教民興藝之事，此更以禮樂教化萬民，故別言之，賈疏云：案禮記樂記云：禮者著誠去僞，故以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使得中正也。注云：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者，王制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樂記云：禮節民心，自虎通義禮樂篇云：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上文十二教云：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教中即使之不越禮也。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者，據大宗伯文王制云：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彼六者以事別，與五禮亦互通也。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

心應和也。鄭司農云：六樂，謂雲門、[疏]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者，此卽十二教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之事。成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注云：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者，樂記云：樂和民聲，又云樂也者，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卽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之事也。鄭司農云：六樂，謂雲門成池大韶大濩大武者，釋文：韶作招，云本亦作韶，又云：濩、本亦作護，案招韶護濩，字並通，詳大司樂疏。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不服教，不服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榮爲大士，或謂歸于圜土。圜土，謂[疏]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者，賈疏云：上以禮樂化民，而萬民不厭獄也。獄，城圜，謂[疏]服十二教，則闕爭起，有獄訟者，將斷割之時，恐其獄訟不審，故與其有地治者，謂治民之官，共聽而斷之。云其附于刑者，歸于士者，以司徒雖掌鄉八刑，而獄訟之事，必屬之刑官也。其官刑，卽罰以下，則司徒專斷之。賈疏云：若有小罪，則司徒決之，其附於五刑，則歸於士，使秋官士師之等斷之。注云：不服教，不服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賈疏有嫌獄，賈述注作獄，疏云：上以十二教教民，使不貪冒，其民有不厭服於十二教，卽是貪冒之人也。獄有二種，有嫌獄，有厭獄之獄，謂若祭禮有陰厭之類，是也。此言不厭服十二教者，謂不厭服行十二教也。阮元云：賈疏有嫌獄，厭獄，陰厭字，皆作古厭字。是賈氏所據鄭注作厭也。依說文：厭，服字，當從尸，案阮校是也。釋文：厭，於涉反，或於驗反。賈作厭，與陸引或音同。依陸前音，則字當作厭。說文尸部云：厭，答也。一曰合也。字亦作壓。公羊文十四年：何注云：壓，服也。漢書刑法志云：獄疑於人心，不厭者，輒獻之。此與許書合義相近。賈疏厭獄之訓，恐非鄭意。貪冒者，左文十八年傳：貪于飲食，冒于貨賄，杜注云：冒，亦貪也。云爭罪曰獄者，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同。大司寇云：以兩劑禁民獄，注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鄭意：凡言獄者，並謂以干犯罪名之事相告發，或已有罪而抵誣他人。若此者，並謂之獄也。云爭財曰訟者，呂氏春秋高注同。大司寇云：以兩劑禁民訟。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說文言部云：訟，爭也。易訟：釋文引鄭易注云：辯財曰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獄，爭罪也。訟，爭辭也。案爭財，謂以財貨取與相抵冒，而告之官者，然經凡獄訟對文者，獄大而訟小也。鄭謂以爭罪爭財爲異，似非經義。獄訟，散文亦通。詳大司寇疏。云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賈疏云：司徒主六鄉，明知有鄉州也。案上經布教於都鄙，明地治之內，兼有都鄙可知。論讓案：鄭意此云有地治者，猶達大夫

云屬其地治者，亦猶蜡氏云，有地之官，在六鄉則爲鄉州之吏，在采地則爲都鄙之吏，此皆有聽獄訟之事，故鄉師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又云，聽其獄訟，是也，云附麗也者，大司寇注云，麗附也，二字互訓，附於刑，猶言麗著於刑法也，詳大司寇疏，云士，司寇士師之屬者，司寇，關大小司寇，與士師及其屬官，皆刑官，故通謂之士，孟子梁惠王篇云，士師不能治士，趙注以不能治獄爲釋，則獄亦得稱士矣，賈疏云，案秋官有士師，鄉士，遂士，縣士，並主獄訟之事，故云士師之屬也，鄭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者，與後鄭說同，部界所屬吏，卽鄉州及治都鄙者也，云士，謂主斷刑之官者，秋官敘官，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是其義也，先鄭此義，亦與後鄭同，但汎言斷刑之官，故後鄭補之，引春秋傳曰，士榮爲大士者，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殺弟叔武，元咺訴於晉，諸侯會於溫以討之，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杜注云，大士，治獄官也，引之者，證凡主斷刑之官，並稱士也，云或謂歸于圜士者，于，當從賈疏述注作於，此兼存別本別說，謂書或作歸于士義，則與司寇三罰而歸于圜士，同也，惠棟曰，鄭以古士字，有作士者，故復以圜士釋之，詩周頌云，士當爲士，周牧敦亦以士爲士，云圜士，作乘馬卽相士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咧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爲士，周牧敦亦以士爲士，云圜士，謂獄也，獄城圜者，比長注云，圜士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關於出之，司寇及秋官敘官先鄭注義，並同，初學記政理部，引春秋元命包云，爲獄圜者，象斗運合，釋名釋宮室云，獄，確也，音實，確人情僞也，又謂之圜士，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史記天官書云，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賊人之牢，卽獄城圜之象，月令孔疏，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士，殷曰羑里，夏曰均臺，詩召南行露，孔疏云，鄭異義，駁云，獄者，圜也，囚證於圜核之處，周禮之圜士，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皋陶造獄謂此也，既因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圜士，因謂圜士，亦爲獄，案孔說是也，此經凡言圜士者，並爲頌繫罷民之獄，司寇，大司寇，司圜，所掌，是也，其五刑之囚，則自繫獄士遂士縣士諸官之獄，不入圜士，月令孟春，省圜之正名，又墨子尚賢下篇說，傳說居圜土之上，則殷獄羑里之外，亦別有圜士，其制不始於周，鄭記崇精問似謂周凡獄，通名圜，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肆，〔疏〕祀五土，殊失考，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肆，〔疏〕祀五牛牲者，太宰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大司徒奉牛牲，與大宗伯，大司馬，大司空，爲官聯，小宗伯云，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頌之于五官，使其奉之，是也，經言五帝，而不及昊天上帝，及方丘北郊者，文不具也。

凡郊丘五帝並川犢。餘神則用牛。通謂之牛牲。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主玄冕所祭。依彼注義。則凡中祀。王希冕所祭以上之牛。並大司徒奉之矣。然則此官所奉甚衆。經唯舉五帝以見義耳。注云。牛能任載地。類也者。庖人注云。牛屬司徒。土也。易說卦傳云。坤爲牛。孔疏云。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又月令注云。牛、土畜也。孔疏引洪範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注云。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義與此注同。云奉。猶進也者。祝文內部云。奉、承也。引申爲進奉之義。廣雅釋詁云。奉、進也。大司徒寇小司徒寇注。並同。鄭司農云。羞、進也者。膳夫注同。云肆。陳骨體也者。春官敘官注云。肆、猶陳也。謂陳骨體爲俎實。賈疏云。骨體。肩臂脊脅之屬。司農以肆爲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箋云。有肆其骨體於俎上。即體解折節爲二十一體。是也。案賈說。非也。詩小雅楚茨。或肆或將。毛傳云。肆、陳也。箋云。有肆其骨體於俎上。先鄭即本毛義。小子羊肆。先鄭注云。非羊肆。體薦全烝也。依左傳杜注。國語章注義。則體薦。半解牲體而薦之。全烝。爲全升牲體而不解。先鄭小子注。別以體解節折釋羊般。則不以肆爲體解二十一體。可知矣。云玄謂進所肆解骨體者。後鄭從先鄭訓羞爲進。而不從其訓肆爲陳也。小子羊肆注云。肆讀爲鬻。羊鬻者。所謂豚解也。是後鄭讀肆爲鬻。鬻解。即豚解也。據大宗伯典瑞注義。則肆者。爲凡解牲體之通名。豚解體解。皆謂之肆。而祀五帝自血腥始。則當先進豚解。以此下注特引士喪禮豚解之法。以證義。小子經則羊肆與羊般對文。故彼注亦專舉豚解爲釋。二注意異而義同也。凡豚解。解左右股肱脊及兩脅爲七體。詳小子疏。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者。士喪禮云。特豚四髻去蹄。鄭彼注云。髻、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案殊肩髀。即解左右股肱爲四也。彼下文又云。兩肱脊。注云。肱、脅也。即所謂七體。賈疏云。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髻。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肆。當彼鬻也。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燂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率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烝。始後豚解也。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何紹基云。釋文。肆、託歷反。注肆解。肆去。同。案注引士喪禮。蓋以肆易鬻。當作四肆去蹄。賈疏誤作肆解。去蹄者。因上句肆解骨體而誤也。釋文。肆去。二字。足正其誤。案何校是也。孔繼汾說同。俞樾云。此注此疏。均有誤字。蓋鄭意肆。即鬻之段字。其義爲解。故注士喪禮。以四解說四鬻。而此注則以肆解連文也。肆解者。以解訓肆也。乃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本作四。肆去蹄。蓋謂此經之肆。即彼經之鬻也。故易彼經之正文。從此經之段字。使讀者易曉。此古人引經明假借之又一例也。賈疏本作但彼云四鬻。此云四肆。其字不同。蓋所異者。止肆之一字。故曰此云肆。當彼鬻也。注文涉上有肆解字。

既作肆解去蹄。後人又改賈疏以從之。其誤遂不可正矣。案賈疏亦當如俞校。內喪疏引士喪禮四肆去蹄。即依此注。是賈所見本與陸同之證。士喪禮之驚。正字當作驚。詳小子疏。

享先王亦如之。〔疏〕

享先王亦如之者。賈疏云。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令遣人使爲之也。少曰委。多曰疏。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者。賈疏云。案大行人。諸侯朝稱賓。鄉大夫來聘稱客。彼對文曰積。皆所以給賓客。〔疏〕例。散文賓客通。此云大賓客者。唯據諸侯來朝。大司徒令遣人於野路之上。脩治道塗。及委積芻薪米禾之等。以待賓客。案賈說是也。此云大賓客。小司徒云小賓客。皆君臣相對爲大小。其實賓客則自不別。大行人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與此義別。彼大客仍在小司徒小賓客內。此大賓客內。亦當含要服以外。蕃國來朝之小賓也。野謂自四郊以至於畿。遣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是也。賈云。脩治道塗者。蓋據遠人云。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遂師云。賓客則巡其道脩。凡其委積。注云。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以彼二文證之。則此經謂道路及委積。二者兼令脩之。非止謂脩道上之委積也。但遣人不掌脩道塗之事。故方苞。蔣載康。並謂脩道自大小司徒以及遂人遂師。皆令野廬氏。其說足補鄭賈之義。注云。令遣人使爲之也者。賈疏云。案遠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故知義然也。黃度云。鄭云令遣人以遠人掌委積也。脩道非遣人之事。案黃說是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遣人注同。賈彼疏云。據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芻。亦曰委。是也。案賈說是也。說文禾部云。積。聚也。廣雅釋詁云。委。積也。蓋委積義同。凡儲聚禾米薪芻之屬。通謂之委積。九章算術商功篇。有算委粟委菽委米。及芻蕘芻童術。皆有積。是也。鄭謂多少異名。據遣人職爲說耳。又案國語周語云。野有庾積。章注云。庾。露積穀也。詩小雅篤公劉云。迺積迺倉。蓋積本爲露積之名。總言之。凡倉廩之屬。亦稱積。遣人云。候館有積。掌戮云。髡者使守積。皆通倉廩。不皆露積也。云皆所以給賓客者。若遣人路室。大喪。帥六鄉之衆庶。有委。候館有積。及司儀云。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等。皆以給賓客行道之用也。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疏〕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者。以下后與王禮略同。葬當亦得用六引也。世子喪。蓋不備六引。則此大喪。不得闕世子以下。但其用役。亦取之鄉遂。則亦大小司徒從人等致之矣。案遂師。道野役及殯車之役。注謂司徒使之。稍人云。大喪帥殯車。與其役以至。以聽於

司徒。是自鄉遂以至公邑。其役政咸受治於司徒。以其掌六鄉地事。尤爲親切。故經唯著帥六鄉衆庶之文。若其徵令所及。實通於畿內矣。又案少儀云。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則疑公卿大臣之喪。司徒亦使其屬官治其役事。但不親其事耳。屬六引者。謂葬行時屬引索於柩車之軸。以便挽引。既夕禮云。乃載屬引。注云。屬。猶著也。注云。衆庶。所致役也者。遂人注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即此衆庶共其役也。賈疏云。但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者。既夕禮注云。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轡。曰轡。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案喪車。即巾車之圜路。遂師之靈車也。引與轡同。爲大索。惟以舉棺引車爲異。詳遂人疏。又遂人六紼。注云。用紼旁六。則此六引。亦用引旁六。云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者。紼。紼。同。賈疏云。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在棺曰紼。見經體。行道曰引。見川力。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旗。畫熊虎者也。徵衆。〔疏〕大軍旅。大田。五文以見義也。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刻日樹旗。期於其下。〔疏〕大軍旅。大田。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者。即大宗伯軍禮之大師大田也。因大田而起徒役。謂之大田役。亦略有大役之事。詳大宰疏。賈疏云。凡征伐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司徒主六鄉田。即治其徒庶之政令。注云。旗。畫熊虎者也者。據司常文。云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者。釋名釋天云。熊虎爲旗。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說文从部云。熊旗五旂。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案旗期。聲同。明用旗兼取期衆之義。賈疏云。凡起徒役。不令而誅。謂之虐。故徵衆庶。預刻集日。至日樹旗。期民於其下。衆皆至弊旗。誅後至者也。鼎崇義云。轉人云。熊旗六旂。遂大夫四命四旂。鄉大夫六命。則爲六旂。案依鼎說。則大司徒大旗。亦當六旂。司常大閭云。孤卿建旗。帥都建旗。大司馬治兵。又云。軍吏載旗。百官載旗。大司徒卿。常法。宜建旗。今以師田用軍法。且司徒在軍。或即爲軍將。故改建旗。但凡鄉遂致民。皆以大旗。似義取表事。與司常大閭。大司馬治兵敘爵不同。則不定爲軍將。而期民通用旗。故鄉師時田云。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遂人起野役。亦云以遂之大旗致之。義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並略同。孟子萬章篇。說招庶人以旂。疑卽用旗。互詳鄉師遂人疏。

節者不行於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節。〔疏〕同。致萬民於王門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非通國中四郊之民。盡致之也。王門。即王宮之皋門庫門。虎賁氏所守者。對司門國門爲城門。觀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亦是也。致萬民。蓋於皋門內外屬衆而待事。國語吳語云。越王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

外。彼將興兵征伐，故致民於國門。此大故備守，則致民於宮門。緩急事異也。云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者，謂令鄉遂都鄙及邦國也。司險云，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此官蓋亦兼令之矣。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者，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此下文荒札別見，故注不及也。司險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此大喪及大兵事，則謂之大故。虎賁氏云，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彼詳言之，故大喪與大故並舉。此通言之，則大故亦得含大喪。經注詳略，不嫌互見也。云節，六節者，據小行人，六節達於天子。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癘也。移民，辟災就賤，其有「疏」賈疏云，令邦國者，謂令天下諸侯邦國也。移民，謂分口往就賤，財是米穀也。其有留守不得去者，則賤處通穀米與之。云舍禁弛力，薄征緩刑者，並詳前疏。賈疏云，若據大荒，則全無征稅。今言薄征者，容有小荒仍征稅。注、云大荒，大凶年也者，大宰注云，荒凶年，此災尤重，故曰大荒。云大札，大疫癘也者，膳夫注云，大札，疫癘也。與此義同。云移民辟災就賤者，說文禾部云，移，禾相倚移也。又走部云，逖，遷徙也。經典通假移爲逖。大札則徙民避災，大荒穀貴，則徙民就穀賤之處，使易得食。廩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即就賤也。孟子梁惠王篇，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即大荒移民之事。云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者，前注云，財謂泉穀，故輸穀謂之通財，有守謂有地守，或老稚守田宅不能移者，則輸穀以賙其乏。孟子之移粟，是也。小行人云，若國札喪，則令賑補之。若國凶荒，則令關委之。亦即札荒通財之事。云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者，春秋經文，先是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故此年夏歸之粟。左傳云，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賈疏云，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歲終，自周季冬也。教官，其屬六十。〔疏〕歲終，則令教官道，證經通財之義。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疏〕正治而致事者，此正教官之職會，所謂官計也。注云，歲終自周季冬也者，宰夫注同。此經通例，凡言歲者，並據夏正。歲終，實當爲夏之季冬。鄭以爲周季冬，非也。詳宰夫疏，云教官，其屬六十者，地官所屬之凡數也。云正治，明處其文書者，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注云，正，正處也。謂明審處制其文書也。云致事，上其計簿。正歲，令于教者，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計簿，即歲盡上計之文書也。正歲，令于教

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正歲夏正月朔日〔疏〕疏正歲令于教官者此就教官之屬各官府申敕之與小司徒

親教法時所令不同詳彼疏云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者猶小宰令治官云各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也云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者賈疏云謂文書不正直而濫失則有常刑案常刑詳小宰疏注云正歲夏正月朔日者小宰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賈疏云知是朔日者以其正月之吉是朔日此雖不言之吉亦是朔日爲始可知也

周禮正義

卷二十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賈疏云。謂爲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

廢疾。謂癰病也。

「疏」教。掌建邦之教灋者。謂建立教官之官灋也。賈疏云。小司徒。副貳大司徒之事。大司徒已掌十二

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案四郊者。謂遠郊百里以內。闕六鄉也。詳大宰疏。不言六

達及公邑者。以內舉國中四郊。外舉都鄙采地。則六達公邑。已包於其中。故文不具也。凡經言國中。並謂王城之中。

六鄉之民。分屬四郊。不居國中。而四郊別有郊里。亦不盡爲鄉州。賈疏謂國中有四郊。皆是六鄉之民所居。非也。詳後疏。夫家九比。謂人民男女及縣都九夫爲井。閭里五家爲聯之數。凡書於版者。皆是也。云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凡征役之施舍者。以九比之數。而均役法也。凡貴者。謂命士以上。賤者。謂庶民老幼。謂國中六尺以下。六十一以

上。野五尺以下。六十六以上。案鄉大夫云。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施舍。卽謂

貴及老幼廢疾。而經別云征役施舍者。謂老幼廢疾之外。仍有賢者能者服公事者之等。經不具言。故更以施舍通咳之。

猶遂人云。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亦於老幼廢疾之外。別言施舍也。遂人之政役。亦卽此征役。彼注云出土徒

役。則專據力役之征言之。賈疏謂征謂稅之役。謂縣役施舍者。貴與老幼廢疾不科役。故言弛。並非經注義也。云與

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者。賈疏云。祭祀者。謂鄉中州祭社。黨祭禘。族祭步。飲食者。謂若行鄉飲酒及族食。喪紀

謂九夫爲井者。先鄭意九夫爲井。三三相比。卽爲九比。是謂鄉遂亦同都鄙。用井田法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卽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爲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案賈駁先鄭說。是也。後文攷夫屋。謂六遂外公邑用井田法。非鄉遂亦有井田也。但公邑當用井田法。賈中後鄭說。亦不足據。云玄謂九比者。案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云。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采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王引之云。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家采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案九比之義。二鄭說均未安。王氏糾之。是也。竊謂經九比二字本平列。與夫家同九者。謂井田之制。九家爲一井也。比者。謂比閭之法。五家爲一比也。都鄙公邑之案數。以九計之。四郊鄉遂之家數。以比計之。其法數不同。故云夫家九比之數。猶簡軍衆者。言卒伍也。經文本明白。說者誤以九爲比之數。遂不得其解耳。云貴謂爲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者。賈疏云。鄭解諸文貴賤相對。皆以爲貴謂卿大夫。賤謂士。獨此賤爲占會販賣者。以其此經論九賦之事。案大宰九賦有幣餘之賦。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此經貴與老幼癘疾。皆弛舍無賦。唯此賦當彼幣餘之賦。故爲販賣者解之。案大宰九賦注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則鄭意此賦內。兼有關市山澤出賦者而言。賈謂專指幣餘之賦。非鄭指也。但此經九比。本與九賦無涉。則貴者當指命士以上。賤者當指庶人以下。後鄭專取九賦爲釋。亦非經義。云癘疾。謂癘病也者。癘。宋小子本作廢。經注同。說文疒部云。癘。同病也。急就緒云。篤癘。癘癘迎醫匠。顏注云。癘。四肢不收。癘。疲病也。王制云。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注云。廢於人事。案廢。卽癘之借字。癘。詳大司徒疏。云施。當爲弛者。讀爲大司徒弛力之弛。遂人遂師遂大夫士均注義。並同。小宰敘弛之聯事。注云。杜子春弛讀爲施。案弛施。聲類同。故可互讀。詳小宰疏。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民之多少。物。乃頒比灋。大夫者。大胥注云。比。猶校也。謂校數戶口財物之法。對三年大比爲小比。卽鄉師國比。族師邦比之法也。周歲時小比。不知以何月。依鄭賈說。則似四時各一行之。賈疏云。比法。謂若下經五人爲伍。五伍爲兩。是也。六鄉大夫。皆六命卿爲之。小司徒爲校比之法。頒與六鄉大夫。云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者。賈疏云。衆寡據人民。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挽行。惠士奇云。小司徒徒及鄉師。頒六鄉之比法。車輦登其數。馬牛辨其物。

簡閱之而已。非籍而賦之。案惠說。是也。此比法唯衆庶共軍賦日賦之等。其六畜車釐。則唯以備大田大役之徵發。不以共軍族也。六鄉出軍。不出車馬。詳後疏。云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者。賈疏云。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以歲之四時。具錄其數入小司徒。云以施政教。行徵令者。謂致其數以施政治教法。徵令。亦謂宣布法令。通咳徵役賦二義。詳宰夫疏。注。云登。成也。成。猶定也者。鄉大夫族師遂人注義。並同。登成。爾雅釋詁文。國語周語韋注云。成。定也。鄭以登本無定義。而登訓爲成。成亦訓爲定。展轉引申。則登亦得爲定。故必先以成訓登。復以定訓成。明其義之相通也。定。謂定其衆寡以下。凡數之實無遺。誤也。云衆寡。民之多少者。賈疏云。謂六口已上爲多。五口已下爲少。云物。家中之財者。謂泉穀也。云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者。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賈疏云。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今時白役簿。皆在於冬。代異時殊。故有革別也。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大比。爲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疏〕及三年則大比者。三年徒總掌其事。與司書。鄉大夫。縣師。遂大夫。小司徒。司民。爲官聯也。云則受邦國之比要者。賈疏云。每至三年。則大案比戶口。大比之時。則天下邦國。送要文書。來入小司徒。故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也。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者。大司馬注云。簡。謂比數之。是比。猶言簡閱也。賈疏云。上經順比法。每歲之四時。簡閱衆寡及其物等。此經三年大比。并天下邦國而簡。鄭不言六畜車釐者。文略。亦簡閱可知。云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者。賈疏云。此經但受邦國比要。上經直言順比法於六鄉。以歲時入其數。不言三年大比。故知此文含鄉遂也。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者。先鄭意六鄉戶數。始於五家爲比。因以爲名。然大比之法。通於畿內及邦國。則兼有井田九夫三屋之制。不應獨取六鄉五家之名。況此經凡言國比邦比者。皆取校比之義。先鄭說未允。後李賢後漢書安帝紀注云。案比。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孔廣森云。後漢皇后紀曰。八月算民。管子度地篇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是周法校比。亦以秋月。詒讓案。此職及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縣師。遂大夫諸職。說大比者。並不著時月。據鄉飲酒禮。鄭注引鄉大夫大比與賢能之事而說之。云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則鄭謂大比在正月。然經無明文。未知是否。管子乘馬篇云。春曰書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此謂三時有比稽之事。與度地文又小異。淮南子時則訓高注。又有三月料民戶口之說。疑皆非周法也。云要。謂其簿者。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也。賈疏云。

謂若今之造籍，戶口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

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

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胥，伺捕盜賊也。貢，饋婦百工之物。賦，九賦也。鄉之田制與遂同。

〔疏〕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者，此皆六鄉治軍之制也。六遂軍制亦同。賈疏云，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

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者，夏官敘官制軍文，同，彼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是也。賈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

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

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江永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似家出一人爲兵，如

管仲以十五鄉，三萬家出三萬人之法，信如此，則天子六軍，惟取足於六鄉，何爲六遂及甸稍縣都，皆有作民師田行

役之事，以此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亦言其聯絡卒伍之法，當如此，果有軍旅，或調遠，或調近，必有

更休之法，當不令遠地獨逸，近地獨勞，上地中地地下地，家家雖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當不令下地家五人，

亦與上地家七人者，同出一人爲兵也。云以起軍旅，以作田役者，田役，謂田獵，起徒役，亦兼畋諸功作力役之事，

凡軍旅起正卒，時田癸卒，竭作役事，作正夫，餘夫徵發，並與軍法略同。云以比追胥者，宮正注云，比，校次其人之在

否，胥亦癸卒盡作，故須校次之，云以令貢賦者，賈疏云，依鄉中家數，而施政令以貢賦之事。注，云用謂使民事

之者，賈疏云，謂使人爲事，卽軍旅田役，是也。云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

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者，夏官敘官經注義同，並詳彼疏。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者，賈疏云，案

管子書云，因內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爲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爲伍，則爲伍長領之，

在家閭胥領一閭，在軍則爲兩司馬領之，在家爲族師，在軍爲卒長，在家爲黨正，在軍爲旅帥，在家爲州長，在軍爲

師帥，在鄉爲大夫，在軍爲軍將，自伍長已上，全與此文不同者，鄭君以義言之，非彼正文也。案作內政而寄軍令，

國語齊語文，管子小匡篇，寄軍令作寓軍令，疑賈誤記，云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者，釋因

農事定軍令之意。齊語。管子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鄭略本彼文。云作爲也者。爾雅釋言文。云役。功。力之事者。遂人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此經既云軍旅。又以田役並舉。明不兼師田。惟指起徒役功力之事。蓋散文凡起大衆之事。通謂之役。故役得舍師田。對文則役與師田。異也。云追。逐寇也者。後先鄭注及修閭氏注義並同。說文走部云。追。逐也。公羊莊十八年。何注云。以兵逐之曰追。案鄭意蓋謂追爲逐外寇。與胥爲司捕內盜賊。異。然通言之。司捕亦爲追。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管子禁藏篇云。民無流亡之意。更無備追之憂。皆是也。引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者。賈疏云。案彼傳戎侵魯。魯公追之出境。服氏云。桓公爲好。莊公獨不能修。而見侵。濟西。曹地。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引之者。證追。是逐寇也。云胥。伺捕盜賊也者。士師注云。胥。讀如宿僧之僧。僧。謂司搏盜賊也。案伺。卽司之俗。詳師氏疏。捕。卽搏之借字。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捕。取也。後世通以捕爲搏。義亦互通。段玉裁云。此當云胥讀爲僧。而不言者。互見。惠士奇云。胥。與狙通。謂伺捕盜賊。伏而候之。如狙之伺物。故曰狙候。案惠說亦通。云賁婦。百工之物者。據閭師云。任工以飭材事。賁器物。任嬪以女事。賁布帛。鄭於八賁。唯舉此二者。明與後非牧田野令賁。爲農牧衡虞之賁。互相備也。詳後疏。賈疏云。案大宰九職之賁有九。此賁獨云嬪婦百工二者。此六鄉之賁。不論地事。則所令之賁。亦不及地賁也。故以此二事當之。云賦。九賦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二者之賦。在六鄉之內。此經既論六鄉之賦。不得有三曰邦甸已下。若然。此唯有二賦。而云九賦者。二賦是九賦中物。故總云九賦也。詒讓案。賦卽地征之通名。鄭大宰注。以九賦爲口率出泉。非也。詳彼疏。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明亦爲溝洫法。不制井田也。賈疏云。此經之內。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開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眡。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其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案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以其遂內不見出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故知遂之軍法如六鄉。若然。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爲義。詒讓案。六鄉授地三等田萊之制。亦當與遂同。詳遂人疏。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猶偏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

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疏」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者。賈疏云。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以其佐大司徒掌其土地人民之數。故制上地。下地。中等。使得均平。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者。六鄉三等田制。亦與六遂同。此經計戶口之多寡。遂人辨土地之肥磽。兩職文相表裏。此上地。卽遂人云。田百畝。萊五十畝也。賈疏云。七人之中。一人爲家長。餘六人在強弱半。強而可任使者。家三人。云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者。卽遂人云。田百畝。萊百畝也。賈疏云。六人之內。一人爲家長。餘五人在強弱半。不可得言可任者二人半。故取兩家併言可任者二家五人。云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者。卽遂人云。田百畝。萊二百畝也。賈疏云。五人之內。一人爲家長。餘四人在強弱半。故云可任者家二人。詒讓案。公羊宣十五年。向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漢書食貨志。說李悝盡地力之教。亦云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蓋並據下地言之。此與大司徒都鄙三等田。衰同而制異。載師。縣師。遂人。注。並以大司徒所云爲六鄉之制。非也。詳載師疏。注。云均平也者。大司徒注同。云周。猶偏也者。司會注同。云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者。自八人以上。四人以下。經不言授地之等數。明八人以上。並以七人爲率。授以上地。四人以下。並以五人爲率。授以下地也。云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者。賈疏云。案王制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彼言五等。此云七六五三等。其人不同。故鄭爲九等計之。此經皆云家。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從此二人爲一等人。至十人則爲九等。自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唯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下地之三等。故鄭云七六五者。爲其中。若然。王制不云上上之地。食十人。又不云其次食四人。其次食三人。其次食二人。直言自九以至五。不言九等者。彼欲取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自府史胥徒四者。食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四人。三人。二人。與此五等農夫相當。故不言其餘四者。又襄公二十五年。楚薊掩書土田。度山林。陂澤。辨京陵。表澗。數疆。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非衍沃。以授子木。禮也。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惡有九等。與此不同。鄭注尙書云。賦之差。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爲九等者。以九州出賦多少不同。有九等。故鄭君以非田美惡爲九等計之。非是實地之差也。案此經及大司徒。遂人。大司馬諸職。說田制。雖止三等。王制。及孟子萬章篇。春秋經傳爵國篇。說上下農夫亦止五等。而鄭有九等上下之說。賈內史大司馬疏推之。以爲十人食上上。九人食上中。八人食上下。七人食中上。六人食中中。五人食中下。四人食下上。三人食下中。

二人食下，王制孔疏，亦同其說，依其義則經所云家七人者，宜食中上之地，五人者，宜食中下之地，而經云上地家七人，下地家五人，與鄭所說不合，大司馬疏，強圓其說，謂地分上下，人即據中，經以五文見義，迂曲殊甚，竊謂三等授地，自是較略之制，其細別差率，隨宜損益，不能豫定，管子乘馬數篇云，上田之壤，守之若干，開墾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相壤定籍，而民不移，亦以三等相壤，呂氏春秋上農篇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據呂覽說，是十人與九人，數雖有益，而田不逾上等，足明三等授田制，約而無不咳，固不必求之過密矣，云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國語魯語，章注云，任，勝也，廣雅釋詁云，丁，強也，釋名釋天云，丁，壯也，言人必強壯，始可勝力役之事，此任力役三等，所謂上劑，中劑，下劑，遂人云，以下劑致壯，則六遂無上中劑也，論語八佾篇云，爲力不同科，集解引馬融云，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似亦即據上中下三等任力法言之，云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壯相半，其大數者，謂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家各去老者一人，即賈疏所謂家長，是也，其餘者，以男女強壯相半之率約之，其可任者，如經三等之數，依鄭所推九等之法，則此經爲中地三等，其上下地各有三等，亦依此率差之，則上地家十人，可任者二，家九人也，上中地家九人，可任者，家四人也，上下地家八人，可任者二，家七人也，下上地家四人，可任者二，家三人也，下中地家三人，可任者，家一人也，下下地家二人，可任者二，家一人也，賈疏云，但一家之內，二人至十人，或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不可齊準，今皆以強壯半者，周公設法，據其大數故，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也，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凡起徒役，者，徒役，謂大軍大役，士徒徵調之事，家一人者，正卒之數也，鄉遂不制井田，其軍賦家以一人爲正卒，故上文伍兩卒旅師軍，即比閭族黨州鄉所出，六軍七萬五千人，即六鄉七萬五千家之正卒，家數與軍數，正相當也，司馬法，通三十家出士徒三人，十家而賦一人，乃丘乘之法，出於都鄙，與此不同，互詳後疏，又案，周軍賦力役，政法略同，軍法六鄉爲正，六遂爲副，皆出軍而不出車，而公邑丘甸，共其車牛輦輦及任載之役，若鄉遂兵不足，徵及公邑，則出兵兼出車，井出一人爲兵，餘家共其車牛兵器及糧食，孫子用閒篇云，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即據侯國井田有公田者言之，一家從軍，七家共其器糧，故不得操事，王國丘甸，雖無公田，其法蓋不異，而國語魯語，說有軍旅之歲，又有井出穰禾秉芻秣米之征，亦以共軍之糧食秣料者也，至於役法，則用民歲不過三日，均人公甸之法，是也，大役作民徒，鄉遂視軍賦，正夫亦七萬五千，餘夫無定數，不必盡發，其就役者，以三日爲正，三日以外，凡

不就役者。相與共其食。以爲顧更之直。而兼共其馬牛車器。鄉遂不出車馬。而比法亦兼及六畜車叢之稽。卽以備徵役也。其公邑丘甸役法。亦當如是。凡軍役之賦。有事則發之。無事則弛免。與九職地事之征亦不同。互詳均人疏。沈彤云。王畿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通三等地之率。俱二家任五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實任二百五十六萬人。今案此經。本專舉六鄉任民之法。沈又通之畿內。雖與公邑丘甸之法不相應。而大總計之。於義亦通。云以其餘爲羨者。賈疏云。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羨卒。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壯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壯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羨卒。饒遠故也。案賈說是也。六鄉與六遂田制軍制。並同。而役法則有上劑下劑之異。鄉大夫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彼野通鄉遂而言。蓋六鄉之民。年十五以上。皆受征役爲餘子。二十以上有室。則受田爲餘夫。餘夫爲羨卒。從行役。王制疏引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是也。詩魏風陟岵云。予季行役。毛傳云。季。少子也。彼詩有父母兄。而少子行役。是卽竭作之羨卒。亦卽餘夫矣。至三十以上。受正田爲正夫。左襄二十三年傳云。臧孫使正夫助之。是也。正夫受役。則爲正徒。左襄九年傳云。宋災。使華臣具正徒。是也。受兵則爲正卒。鄭內則注。所謂三十受兵。是也。但六鄉正軍。家出一人。六遂副軍亦然。民三十以上。必自爲戶者。始爲正卒。若家已有父兄爲正卒。雖三十有室。而不別爲戶。則仍爲餘夫。六遂亦同。六鄉之民。正卒家一人外。年十五之餘子。則受役。二十三十之餘夫。皆爲羨卒。受兵。其六遂則家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外。皆不爲卒。此其同而異者。賈尙未及別析耳。又六鄉餘夫。當於四郊受田。鄭載師注。謂出耕遂公邑。亦非是。詳彼疏。云唯田與追胥竭作。賈疏云。田。謂田獵。追。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非直正卒一人。羨卒盡行。以其田與追胥之人多故也。王鳴盛云。田而竭作。卽郊特牲所謂惟爲社田。國人畢作也。江永云。天子六軍。取之六鄉。而六遂與甸稍縣都。亦有兵所以防守。不在六軍之中。卽天子六軍。亦所以備制。若有征伐。猶徵兵於諸侯。王朝將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不盡用六軍也。觀桓王伐鄭。有陳人蔡人衛人從。則盛時可知矣。畿內六軍。與六遂甸稍縣都之兵。大抵爲防寇盜而設。故唯田與追胥竭作。畿內若有盜賊。雖羨卒猶當用之矣。竭作。亦疑有更休一歲。四田正羨盡行。得毋勞民妨農。大莫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不常用也。春秋必謹而書之。若盜賊竊發。常調其近者而追之。注。鄭司農云。羨。饒也者。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此正卒之外。多出之卒。故曰羨。云田。謂獵也者。田僕注義同。大宗伯云。大田之禮。簡衆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公羊桓四年何注云。田者。蒐狩之總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說苑脩文篇云。其謂之畋何。聖

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歲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案畋，即田之借字。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甸徒，即田卒。田卒，田禮也。詳大司馬職：云追，追寇賊也者，與後鄭注同。云竭，作盡行者，大傳鄭注云：竭，盡也。詩大雅常武：云作，行也。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謂凡可任者，不論正癸，盡起而行。命，所以〔疏〕凡用衆庶者，謂大師大田大役，聚致六鄉之民徒也。云聽其辭訟者，小宰云：聽其治訟，治辭，義所誓告者，謂若大司馬軍吏聽誓，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故，謂戎事也。小子斬牲，左右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其誓告之事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疏〕正卒，備兵衛也。云大故，致餘子者，謂國被災寇，餘子，謂癸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則正卒亦發可知。又案周書羅匡篇云：年饑，餘子俸運，則餘子有故，亦共役，不徒備守矣。注：云大故，謂戎事也者，戎事，謂征伐，邦國之事，故須致衆也。倉人注云：大事，謂喪戎，依大司徒司險注，喪事，當爲大故，故此注唯云戎事，倉人注兼及喪者，大事大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也。賈疏云：見左氏成公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云大故，謂災寇也者，謂凡大事之凶者，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禍災，大祝注云：大故，兵寇也。案災謂水火大災，寇謂外寇侵犯，及內寇竊發，二者皆有守備之事，大司徒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此後文別見大喪，故注不及王崩。互詳司士疏。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者，大司馬注云：致，謂聚衆也。百姓，即謂年三十以上，爲正徒正卒者也。凡致民皆於王門及國門，詳大司徒疏。云餘子，謂癸也者，上文云以其餘爲癸，是餘子，即癸卒也。賈疏云：以其癸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癸，故鄭不從之。王引之云：田與追胥常有之事，猶須癸卒偕行，災寇非常之事，豈有反不使癸者乎。大司徒職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此云大故，致餘子，餘子，即民之子弟。孟子滕文公篇：所謂餘夫也。故大司徒統謂之萬民，蓋國之大事，但致正卒而已。大故，則不惟致正卒，又並癸卒而致之。故曰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若謂大故，致癸大夫之子，而非癸卒，則大司徒何以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乎。案王說是也。云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破先鄭餘子即癸卒之說。後鄭謂此餘子，即宮伯之士庶子，諸子之羣子，皆宿衛王宮者也。金榜云：先鄭云餘子謂癸者，是也。後鄭謂餘子爲卿大夫之子，

則常諸子帥之。致于太子。宮正宮伯令之。小司徒掌萬民。不常致卿大夫之子。王引之云。卿大夫之子。謂之國子。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者。諸子之職也。與小司徒何涉乎。鄭蓋據宣二年。左傳。乃宦卿之適子。又宦其餘子。之文。今案民之子弟。亦謂之餘子。逸周書羅匡篇。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年饑餘子倖運。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司馬彪注。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漢書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是也。何必卿大夫之子。而後爲餘子乎。先鄭之說爲長。案金玉說。是也。六鄉上劑致民。民年三十。受兵爲正卒。其子弟六尺以上者。爲餘子。二十以上已授室者。受田爲餘夫。餘夫爲羨卒。亦通謂之餘子。惟十九以下未授室之餘子。則不得爲餘夫。此其異也。此經餘子。蓋亦通餘夫羨卒言之。司馬彪以餘子爲未應丁夫。蘇林又云。未任役。似皆指十九以下。未任大力役者而言。與此小異。賈疏謂鄭據書傳云。餘子皆入學。知不得爲羨。今攷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綏胤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鄭彼注云。餘子。猶衆子也。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說與此注略同。故賈引以申注義。然書傳說餘子就學。必於農隙。出學又傳農事。卽漢志所謂餘子在序室。則仍是民之子弟。王制孔疏。引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此與鄉大夫野六尺以上之文。正相應。蓋庶民子弟。十五亦入里塾。猶國子十五入大學也。若如鄭大傳注說。餘子爲卿大夫之子。則在免農之科。何必農隙而後得學乎。鄭彼注說。蓋誤。國策秦策。范雎爲梁餘子。高注云。大夫庶子爲餘。誤與鄭略同。至左傳說。晉宣卿之餘子。與庶子並舉。杜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則彼餘子。並不通咳卿大夫之諸子。與此經餘子。尤不相當矣。蓋古制力役之事。但致正卒。非大故不役其子弟。呂氏春秋離俗篇云。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說苑高節篇云。佛肸用中李畔。城北餘子田基後至。袪衣將入罪。國策趙策云。燕趙久相攻。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則後世酷烈之政。羨卒盡起以從軍。周初無此法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貢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玄謂隰臯之地。九夫餘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一族之衆而田一成，則非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縣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土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其都鄙，都鄙則三等采地，是也，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是次田二牧，當上地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乃經土地而非牧其田野者，此都鄙井田之法也。賈疏云：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掌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故云非牧其田野。江永云：非牧其田野，衍沃川井，隰臯用牧，有此通融之法，則凡高下低邪之地，皆可以方田之算衡齊之，無地不可井矣，但有公田，無公田，其制不能畫一。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有通融之法，而小司徒惟言九夫爲井，未及論其中區之爲公爲私，載師任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似皆無公田，司稼巡野觀察，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惟皆私田乃有不定之斂法，如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不必論年之上下矣。據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而小司徒言攷夫屋，旅師言聚野之屋粟，是川夫三爲屋之法矣。用屋法，則非八家同井之法。案江說，是也。此經井邑丘甸縣都，是徵法九家同井之井田。孟子所說，是助法八家同井之井田，助有公田，徵無公田，兩法形體雖同，而家數迥異，徵法以一井九百畝之田，分授九家，而載師以郊甸稍縣都地之遠近，司稼以年之上下，通校其差率而爲斂法。孟子滕文公篇，趙注謂徵法耕百畝者，徵取十畝以爲賦，殆未察其制。云四丘爲甸者，賈疏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十里之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云以任地事者，賈疏云：謂若大宰九賦任萬民，謂任役萬民使營地事，云而令貢賦者，貢者，九賦之力征，卽闢師之八貢，賦者，地

征。卽大宰之九賦。鄭賈謂賦專爲軍賦出車徒之等。說未咳。詳後疏。云凡稅斂之事者。都鄙雖制井田。而此經則是徹法。無公田一井九家。各受田百晦。而斂其什一之稅。賈疏釋稅斂爲一井之田。一夫稅入於官。則是合徹助爲一法。非經義也。詳匠人疏。注。云此謂造都鄙也者。謂三等采地爲井田法也。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賈疏云。案遂人。夫閒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也。此雖不言異於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是也。案采地制井田。匠人爲之溝洫。鄉遂亦有溝洫。而不爲井田。其溝洫形體。亦與此殊。是其異也。至公邑之在甸稍縣都者。亦當制井田。與都鄙同。鄭賈謂公邑皆不制井田。非也。詳後疏。云重立國者。謂采地爲畿內國。故與畿外侯國。同制井田。今案公邑亦制井田。侯國亦有井田。不可一概論也。詳匠人疏。云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者。塗。塗之俗。掌節司險注。五塗字。並作涂。此疑誤。此釋經土地爲經界也。司市注云。經。界也。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與此注義同。漢書食貨志亦云。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此小司徒所經正建步立晦。正義固已咳矣。賈疏依天官敘官經野注義。謂經爲之里數。卽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之等。今案里數。亦包於經界之內。注義固已咳矣。五溝五塗。詳遂人司險職。云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者。釋名釋州國云。周制。九夫爲井。其制似井字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名爲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程瑤田云。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疆。別九夫二縱二橫如井字也。論讓案。衍沃之地可爲井者。則平方如圖。其不可爲井者。則以九章方田之術步之。使其分率均平。則雖不如井字。而步積之數。亦相等也。引孟子者。滕文公篇答畢戰問井地之語。證經土地卽經界之事也。井地不均。均。宋石經及宋本孟子。並作鈞。賈祿。今本作穀祿。姦吏。今本作汚吏。趙注云。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暴君。殘虐之君。汚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使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庸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案趙義與鄭同。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左襄二十五年傳。說楚爲掩書九等土田之事。云度山林。鳩藏澤。辨京陵。表淳南。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杜注云。隰臯。水岸下溼。爲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云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者。兼釋此經及左傳義也。王制孔疏云。按辨而當一井。淳南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辨。四

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者法積百井。除山川坑斥三十六井。定出賦者六十四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斥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穀萬乘。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斥。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按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戲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案左傳孔疏。又引賈逵說。與異義左氏說同。卽二鄭所本也。依異義及賈鄭說。則牧卽一易之田。因以爲隰臯九夫之名。沈彤謂卽大宰獻牧之牧。亦卽休不耕之田。是也。蓋非牧猶言田萊。休不耕之田以長草萊。故杜預以爲芻牧之地。書禹貢青州云。萊夷既牧。明萊田宜畜牧矣。云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者。據大司徒職。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井牧亦造都鄙之法。授田宜依彼制。故知有此三法也。賈疏云。三家受六夫之地。是隰臯之地。二牧始當一井。故云二而當一。云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者。據左哀元年傳文。明彼一成之田。卽匠人之十里曰成也。云一族之衆而田一成。則非牧之法。先古然矣者。謂亦近二當一之率也。賈疏云。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族。則地以上中下爲率者。以爲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族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族。舉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鄭言此者。非牧之法。自夏而有。非祇於周。詒讓案。此可證鄭亦謂夏與周。田制不異。孟子謂夏五十。周百畝者。蓋傳法之異。非授田有多少也。詳匠人疏。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匠人注同。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非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孟子滕文公篇。春秋繁露爵國篇。說並同。李翱平賦書。以三百六十步爲里。乃唐以後法。今承川之。與古里法不同也。又古書並謂井里同步。唯大戴禮記王言篇云。三百步而里。千步而非。此說非里步異。與古制不合。蓋文有舛誤。穀梁韓詩孟子。皆據制公田者爲說。故一井田九夫。治田之人則止八家。鄭匠人注。謂周畿內。都鄙井田。不制公田。則一井田九夫。治田之人亦九家。此云九夫所治之田。九夫。猶言九家也。審校鄭義。蓋計地雖有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及受田一易再易二而當一之率。而同井聚居。則不宜過於疏曠。自以一井九家爲定數。故鄭注引司馬法。十井爲通。雖以三十家約計。而其比居。實以三十六家聚居四井之地。餘六井。卽宮室塗巷。及一易再易所除之地。皆所不居者也。然則虛實相除。當以一通除其六井。而不以一井除其六家。明矣。賈疏乃謂一井之內。地有九夫。謂中一夫入於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

有九家。既達畿內不制公田之義。復以逐井除減。謂無九家。殆未達鄭指。漢書食貨志。載王莽擬載師里布法。令宅不毛者。出三夫之布。似劉歆等即謂方里之井。三分除二。止有三夫。論語公治長皇疏。亦謂方里爲井。非有三家。蓋以一通三十家之率分除之。則一井止有此數。是漢以來。已有此說。即賈氏所本。然不可以此消鄭義也。云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者。明井田亦有溝洫。匠人文足與此相備。鄉師注謂冬官攷有匠師。即匠人之長。此官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案匠人云。井開有溝。成開有洫。同開有澮。是匠人爲之溝洫也。云相包乃成耳者。謂井邑溝洫互相包。乃成一成一同也。云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者。對邑丘等以外旁加之地。治溝洫不出田稅也。賈疏云。從非邑至縣都。從內向外界相連比。井稅一夫。故言以出田稅。云溝洫爲除水害者。匠人爲溝洫。注云。主通利田開之水道。是也。程瑤田云。溝洫以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管子立政篇。溝瀆不達於隘。郵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尚書大傳。溝瀆雍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此皆溝洫爲除水害之證。云四井爲邑。方二里者。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義同。井方一里。四井積四里。開方爲二里。釋名釋州國云。四井爲邑。邑猶悒也。邑人聚會之稱也。案都鄙公邑。民相聚而居。蓋始於四井三十六家。故謂之邑。國語齊語。管子治鄙。以三十家爲邑。亦與四井家數相近。凡鄉遂都鄙公邑。聚居無城。不論家數多少。通謂之邑。詳里宰疏。云四邑爲丘。方四里者。四邑積十六里。開方爲四里。釋名釋州國云。四邑爲丘。丘。聚也。說文北部云。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北。謂之虛。云四邑爲甸。甸之言乘也者。段玉裁云。甸。古音陳。陳乘雙聲。稍入職。丘乘注曰。丘乘四邑爲甸。甸讀與維禹敷之之陳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此注甸之言乘。即其訓曰乘也。甸與乘雙聲。因以知其訓曰乘。稍人之乘即甸。故此注甸之言乘也。詩讓案。乘。即後引司馬法革車一乘之乘。鄭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是也。釋名釋州國云。四丘爲甸。甸。乘也。出兵車一乘。管子乘馬篇云。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山至數篇說同。又修廣篇云。乘馬甸之衆制之。案管子六里。疑皆當作八里。所言丘乘之制。與此經同也。甸乘。義同。互詳稍人疏。云讀如衷甸之甸者。左哀十七年傳。衛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杜注云。衷甸一轅。卿車。段玉裁云。讀如者。但疑其音。讀如衷甸之甸。猶讀如維禹敷之之敷也。衷甸。古音讀衷陳。云甸方八里者。甸積六十四里。開方爲八里。云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者。王制云。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案此亦申上注。溝洫與邑丘等相包之義。以此四丘爲甸。既積六十四里。更加溝洫之地。積三十六里。通爲百里。開方得十里。是於甸八里旁加一里。即匠人云。

方十里爲成。明成中包甸。司馬法。成甸出車異而實同。是其證也。但此所加之地。通溝洫言之。洫包甸外。而溝則交注甸內。鄭欲取整數計之。故通云旁加一里。匠人注。又謂緣邊一里。治洫。實則所加之地。不盡在旁邊。亦不盡治洫也。云積百井九百夫者。賈疏云。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非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即匠人注云。甸方八里出田稅。是也。賈疏云。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明里外旁加之三十六井。井爲虛地。不出田稅者也。賈疏云。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丘爲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曾成也。若然。方里爲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深四尺。方十里爲成。成開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揔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陳喬樞云。夫之名有二。其連夫家爲文者。則指人也。其從田制而言。如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則指地也。九夫爲井。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是已。鄭所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謂一成百井。其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以爲溝洫。宋人誤解鄭義。而以旁加之夫。爲專治溝洫之人。使不出稅。失之殊甚。匠人注云。夫三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鄭明言共治溝。則推之洫洫。皆當共治之。安得專有治洫治洫之夫。所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者。計六十四井之田方八里。其旁加有一里。縱橫合之。爲方十里。即畝開之。田首之遂。井開之溝。成開之洫。積六十四井算之。加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鄭於成發之者。以整數爲算法耳。成但言洫者。以成始有洫。言洫則畝遂與溝可知也。奈何以旁加一里在一甸之外。而其夫專治溝洫乎。匠人之法。一成一洫。其成之一面近洫者。使之治洫。猶小可也。其成之三面。距洫已遠。獨此四旁三十六井。使之越數里之地。往來治洫。豈所以便民者哉。然一成之地猶小也。至同方百里。其旁而距洫之遠。或數十里。或百里。其對面距洫之遠。皆百里。豈所使四旁十里越百里之地。專任往來治洫。有是理邪。攷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作田役。注謂役爲功力之事。小司徒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竊以洫洫之事。正所謂功力之役。如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遂溝小而易。故但一井共洫之。洫與洫廣而且深。則洫之者。當合一成一同。而家出一人共役其事。不當專責之某井某夫也。若必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賦稅。豈先王均力征之意哉。信南山詩箋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言甸在一成中。又言其中六十四井。則是一成之中。但有一甸。六十四井之田。故曰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餘爲畝遂溝洫。雖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無田。故無可出稅也。案司馬法。有成方十里。

出長轂一乘之文。亦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文。是知據夫地言之。則爲一成所出。據井田言之。則爲一甸所出。二者相通。故各據一焉。匠人爲溝洫。曰成曰同。益見方十里。方百里者。爲包溝洫之地也。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若其餘里亦有夫井。何以但言容一甸乎。又云。方百里爲同。同容四都六十四成。變甸言成者。明一甸。卽一成也。不言百成而言六十四成者。明一同雖百成。而實但有六十四成之田也。謂旁加一里。旁加十里。非溝洫之地而何哉。今卽昭遂溝洫之地算之。一夫百畝。畝廣尺長終畝。每六畝而當一畝地。則六夫之畝。當一夫之地。甸六十四井。得十井。三分非之二。爲九十六夫。畝之水入於遂。遂在田首廣二尺。三夫而共一遂。遂長終井。其當畝處。益以畝廣六分畝之一。井間有溝。以受遂水。廣四尺。長終甸。成間有洫。以受溝水。廣八尺。長終成。洫之縱橫從遂。其當畝處。亦益以畝廣六分畝之一而三倍之。洫廣三倍於遂。故當畝廣處。亦三倍算也。合遂溝洫之長廣地。又不下數井。溝洫以通水利。徑畛以通車徒。遂上之徑容牛馬。溝上之畛容大車。洫上之涂容乘車一軌。計其地之長廣。亦不下十數井。徑畛包於溝洫。則三十六井之爲溝洫地也。明甚。鄭言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其算法當自精覈。非然者。一夫百畝。除其畝廣。是田無六尺之畛。而夫無百畝之田矣。况一成之地。若皆爲田。不知溝洫。又取何地以爲之邪。案陳說是也。鄭所謂治洫治澮者。皆指澮治洫治澮所治之地言之。故稍人注云。是學令都鄙脩治非邑丘甸之溝涂。溝涂之人名。非別里異。則民之家數存焉。明治溝涂者。卽丘甸之人。鄭以治溝之人。別在丘甸之外。則治溝涂之人名。安得見丘甸之家數哉。陳說信足發明鄭君之微旨矣。云四甸爲縣。方二十里者。賈疏云。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爲成而言。詒讓案。甸積六十四里。甸郊則二百五十六里。開方得十六里。旁各加一里爲二十里。國語周語章注云。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者。不數旁加四里也。云四縣爲都。方四十里者。縣實田積二百五十六里。四縣則一千二十四里。開方得實田三十二里。通虛地八里爲四十里也。呂氏春秋賁因篇。高注云。周禮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也。卽據實田言之。云四都。方八十里者。都實田積一千二十四里。四都則四千九十六里。開方得實田六十四里。通虛地十六里。爲八十里也。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者。王制云。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此亦明甸八十里。而加十里。卽匠人云。方百里爲同也。此一同百里。亦謂之縣。周書作雒篇云。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都。郡有四鄙。彼縣卽匠人之同。郡卽此經之都。鄙卽此經之縣。名制並異。疑晚周之制。左哀二年傳。說晉制亦縣大都小。與周書同。又此方百里中含四都。管子乘馬篇云。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此亦以中地百里含四都。與此同。而國

數室數並不合，亦非周法也。云積萬井九萬夫者，同方百里通虛實之地，爲積萬井九萬夫也。賈疏云：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四都之實地四千九十六里，爲四千九十六井，即每甸八里六十四井實田，所繫積而成也。賈疏云：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所繫積而成也。賈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六十四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千九十六井，井有九夫，四千九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陳喬樞云：一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爲六十四甸，以甸六十四井五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爲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故鄭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也。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澮者，以一同萬井九萬夫，除實地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六十六夫外，餘五千九百四井，五萬三千一百三十夫爲虛地，分治澮及澮，此治澮二千三百四井者，即甸外旁加之虛地三十六井所繫積而成也。賈疏云：此據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是不出稅治澮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爲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八十截，一行八十井，八八六十四，爲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爲二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澮也。陳喬樞云：以成之三十六井治澮計之，六十四甸，得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皆爲澮澮之地，故鄭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澮也。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此除四都實田四千九十六井，及治澮之虛地二千三百四井之外，又加此虛地以治澮也。賈疏云：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加五里，即爲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卿之采地，四都爲方百里一同，即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即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三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爲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陳喬樞云：鄭又言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以上文所算無治澮之地，恐人不知以澮澮之地，爲井澮在內，故言此以別之。明治澮之地，在三千六百井之中，不在治澮地內也。此三千六百井者，即王制所謂山陵川澤溝澮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也。鄭不言者，方詳井田澮澮之制，故從略耳。論議案：漢書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衛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漢志一同，除三千六百井，即此注一同所除旁加之數也。王制孔疏：天子畿方異義左氏說，亦與漢志同。班許兩家，並兼山川坑斥等計之，鄭專屬治澮澮言者，文不具耳。但漢志一同萬井，除三千六百井，存六千四百井，以算衛約之，是爲二十五分而去其九，存者十六也。前注說一成，以三十六井治澮，六

十四井出田稅。與彼率正同。較之三分去一之率。所去已較多。此以一同包百成。百成之內。既去其二千三百四井治池。又去其外三千六百井治治。是萬井之中。去者五千九百四井。存者止四千九十六井。以算衡約之。是爲六百五十五分。而去其三百六十九。存者二百五十六也。較之一成。所去尤多。故依鄭說。則一同定出賦者。校漢志少二千三百四井。蓋漢志據一同總除之。而鄭則據積百成爲同。節次除之。故得數不同。又此率止可施於井田。依鄭義。王畿百同。自都鄙外。鄉遂等皆爲不井之田。未可以此率概之。故載師注說。王畿百同。受田家數。止以三分去一。大約計算。漢志以井田爲王畿之通法。其說皆未合。故鄭並不從也。又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方里而一井。方百里爲方里者萬。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圃葵園壘沼棧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案依董子說。則一同得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案依董子說。則一同得良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一畿得良田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所得數。皆贏於漢志三十三分之一。而三分除一之率。則同。商子來民篇云。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案商君以惡田良田。共處十分之六。亦與三分去一之率相近。蓋古人計地墾田。法皆如是。惟井田與不井之田。算率少異。互詳載師疏。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者。非邑丘甸縣都。及五溝五塗之制。至同而大備也。陳喬樞云。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其中甸之地。方六十四里。爲四千九十六井。溝洫之地。方四十八里。爲二千三百四井。合爲方八十里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山川城邑之三分去一者。爲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其餘非以之治治與治上之道。然後溝塗備而井田成。故曰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云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者。賈疏云。解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是止於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稅入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也。案上諸男之地。亦四之一。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論讓案。鄭意若備一同之制。則經當云四都爲一大都。今經自以井邑以上。積至四縣爲都而止。不復及大都者。以一同之中。雖舍四都。然公之采地自食者。止三都。以一都入王。故此文止於四縣之小都。據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杜注以爲畿內共職貢者。是采地之貢。重於外諸侯。沈彤亦據以證鄭義。今攷左傳。亦無四之一入王之明文。鄭自隱據大司徒子男所食爲比例。然此實臆說。於經無確證。大司徒五等國所食。義亦本不如是。詳彼疏。云其制三等者。據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謂畿內采地。自百里以下。遞減爲三等。異於畿外封國。自五百里以下。遞減爲五等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鄭彼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方五百里。其次

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又左傳昭十三年，孔疏：及國語周語韋注，引鄭志云：畿內之諸侯，雖爵在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此皆鄭謂畿內三等，異於畿外五等之說也。然依彼注，說周畿內，仍夏殷制，爲三等之國，則當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三等，而此注下文，又以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爲三等，與王制注說小異。似當以此注爲正。孟子萬章篇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文復差異，依其說，則卿采邑百里，大夫采邑七十里，並校此注爲贏，而元士采邑五十里，又此及王制經注所無，古經歧迤，無可質定，又王制說五等國里數，亦實非殷法，詳大司徒疏，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者，此卽公所食之大都也，三等采地，卽畿內之國，故謂之百里之國，百里者，積萬里一之四，中舍四都，方八十里，積六千四百里，通治澮之地爲方百里，以司馬法出車之法計之，爲百乘之地，實出車六十四乘也。鄭謂采地者皆四之一入王，故四都而以一都之田稅入王，餘三都，公自食，沈彤云：公田二千有四十夫，王食者五百一十二夫，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者，此卽卿所食之小都也，方五十里者，積二千五百里，中舍四縣，方四十里，積千六百里，仍餘九百里，爲方三十里，通爲二十五乘之地，實出車十六乘，鄭謂四之一入王，故四縣而以一縣之田稅入王，餘三縣，卿自食，沈彤云：孤卿田五百一十二夫，王食者百二十八夫，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者，此卽大夫所食之家邑也，方二十五里者，積六百二十五里，中舍實田四甸方十六里，通虛地爲四成方二十里，積四百里，仍餘二百二十五里，爲方十五里，通爲六乘有奇之地，實出車四乘，鄭謂四之一入王，故四甸而以一甸之田稅入王，餘三甸，大夫自食，沈彤云：大夫四百二十八夫，王食者三十二夫，程瑤田云：縣之田才二十里，都之田才四十里，而鄭言卿大夫采地，乃云二十五里之國，五十里之國者，蓋舉一同之田，四之一與十六之一而言之也，案程說是也，公卿大夫，采地三等，各相倍半，以次遞減，故大都地正一同，而小都家邑皆有餘地，不能適合四縣四甸之里數也，依此注義，則畿內采地里數，亦不足滿，故鄭彼注及大司徒注，並以爲五里，其總數則大司徒注云未聞，王制說天子縣內，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三等之國，凡九十三國，鄭不從之者，以王制說畿外五等國里數，既與此經不合，則畿內采地里數，亦不足滿，故鄭彼注及大司徒注，並以爲夏制，說雖不甚確，然其不可以證此經，則固無疑也，又案此四甸之縣，凡六十四邑，通旁加之地，則曰百邑，左襄二十七年傳，衛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坊記孔疏引熊安生云：卿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案二里者，卽四井之邑也，孔廣森云：百邑者，四百井也，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案孔說是申鄭義，蓋百邑爲非四百，與此家邑四成之數正同，沈彤謂卽四甸之地，則去旁加之地計之，此足證王國大夫與侯國之卿。

其采地同也。而左傳杜注雜記左傳孔疏。則謂百邑是一乘。方十里之邑。非四井之邑。依其說則邑卽一甸。出兵車一乘。百邑卽一同也。合於坊記家富不過百乘之文。而與此注大都百里。亦正同。然其說非是。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五乘者。五成之地。三乘者。三成之地。並與此家邑相近。以此推之。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坊記疏引易訟九二。邑人三百戶。鄭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又論語。伯氏駢邑三百。注云。齊下大夫之制。是古邦國大家采地。亦不逾此。明鄭志說不可易也。至春秋以後。陪臣僭侈。於是有百乘之家。而與王之大都等。至戰國且有千乘之家。而與公侯大國等。皆非古制也。侯國采地之制。論語公冶長皇疏。坊記疏引皇氏熊氏說。皆以意爲推次。並差異無可實證。今不詳論。云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者。賈疏云。謂采地之中。亦有九職。農則三農生九穀。牧則數牧以蕃鳥獸。衡虞則虞衡。作山澤之材。九職唯言此三者。以其經言地事。故舉以言之。其餘六者。略而不言矣。案此地事。與載師土均職略同。詳載師疏。云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者。卽大司徒地貢。是也。賈疏云。此貢選出於農衡。地事既無九職。則貢中亦無九貢也。詒讓案。閭師八貢。此任地令貢。注舉農牧衡虞四事。上經令萬民之貢。注舉嬪婦百工者。以其非地事也。於八貢獨遺剛與商二貢不言者。以農可畝圃。工可畝商。故均人地職。土均地事。注並兼舉農圃。明其互相備。文不具也。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者。賈疏云。以其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故以賦爲軍賦解之。若然。大宰九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者。謂三等采地之外。皆有公邑。公邑之內。口率賦錢。入於王家。但公邑無名。故舉三等之號以表之。故禮雜問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名。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有軍賦革車匹馬士徒而已。是也。詒讓案。大司徒云。以斂財賦。注云。賦謂九賦及軍賦。此無九賦者。鄭謂采地無口賦也。實則大宰九賦是地稅。非口賦。此賦當亦兼九賦言之。注說非也。九賦。詳大宰疏。引司馬法者。釋井牧軍賦之法。兼證此非邑丘甸縣都。與匠人通成終同。同制也。漢書藝文志。禮家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史記司馬穰苴傳。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是司馬法。實古軍禮之遺文。故足與禮經相證。賈疏及隋書經籍志。謂卽穰苴所撰。誤也。論語學而集解。馬融注。及晉書地理志。並引司馬法文。故與此注略同。今本司馬法。止存五篇。無此文。蓋在佚篇中。云六尺爲步者。漢食貨志同。爾雅釋宮。那疏引自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案車人爲耒。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此兼耒木弧曲之度計之。如此其弦度亦止六尺也。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與司馬法異者。蓋步法。秦漢時有改易也。通典軍禮。說一步五尺。

此唐以後制。今承川之。互詳車人疏。云步百爲晦者。漢食貨志同。韓詩外傳云。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說文田部云。六尺爲步。步百爲晦。秦田二百四十步爲晦。桓寬鹽鐵論未通篇云。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案玉篇田部云。秦孝公二百四十步爲晦。蓋商鞅開阡陌時所改。漢又因秦制。其晦長於古百四十步。而廣一步則同。九章算術方田篇。畝法亦依秦漢制。今承川之。云晦百爲夫者。漢食貨志同。論語皇疏云。畝百爲夫。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百晦卽謂之夫。一夫百晦。積萬步方百步也。程瑤田云。晦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論讓案。古晦法百步。步法六尺。步晦相乘。得六百尺。更以六百尺自乘。得三十六萬尺。爲古百晦之積。今晦法二百四十步。步法五尺。步晦相乘。得千二百尺。更以千二百尺自乘。得百四十四萬尺。爲今百晦之積。而今尺校古尺。又約贏四分之一。則今百晦。大於古幾五倍矣。古今尺異同。詳玉人疏。云夫三爲屋者。漢食貨志同。論語皇疏云。夫三。方百步者三也。廣一里。長百步也。案一屋三百晦。積三萬步。管子乘馬篇云。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爲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彼蓋以半晦爲一聚。以次積之。三夫爲一家。家卽司馬法之屋也。屋。詳匠人疏。云屋三爲井者。漢食貨志云。屋三爲井。非方一里。是爲九夫。與經云九夫爲井。義同。一井九百晦。積九萬步。云井十爲通者。漢書刑法志同。一通九十夫。三十屋。九千晦。積九十萬步。此舍虛地而言也。以實地計之。則當爲二邑八井之地。以其二井爲虛地。井計之爲一通。論語皇疏云。此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賈疏云。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爲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爲一通。程瑤田云。井十爲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通於池也。云通爲匹馬者。賈疏云。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之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唯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者。受田者三十夫。一夫爲一家。故三十家也。賈疏云。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論讓案。此大略計之也。若以八井實地計之。則當有七十二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三十六家。校總計一通之數多六家。然其出四馬則同。云通十爲成者。漢刑法志云。通十爲成。成方十里。論語皇疏云。成。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兵賦法一乘成也。案一成。百井。三百屋。九百夫。九萬晦。積九百萬步。程瑤田云。通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乎成也。云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賈疏云。一成之內有十通。言三百家者。亦如前通率法。一成之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

人。此亦含虛地大略計之。司馬法別說甸出長穀一乘者。一甸。卽一成所包之實地。一甸凡五百七十六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校總計一成者少十二家。其出革車一乘則同。春秋成元年。作丘甲。左傳杜注。以爲令丘出甸之軍賦。爲非法之重斂。孔疏釋甸出一乘。謂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常二甸出一乘。是除而又除。失之遠矣。云十成爲終者。漢刑法志云。成十爲終。荀悅漢紀。終作衆字通。案一終百通。千井。三千屋。九千夫。九十萬畝。積九千萬步。賈疏云。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爲縱橫各十截。爲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爲終。據同一畛終頭而言。程瑤田云。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漚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漚。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云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者。賈疏云。十成成百井。故千井三千家。詒讓案。成有九千夫。亦如前通率法。故爲三千家。此亦含虛地大略計之也。以實地計之。則一成中包一甸。十成則十甸。凡五千七百六十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二千六百八十家也。校總計一終之數。少三百二十家。其出革車十乘則亦同。云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者。漢刑法志云。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案一同百成。千通。萬井。三萬屋。九萬夫。九百萬畝。積九萬萬步。賈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爲同。程瑤田云。十終爲同。同。大成也。一漚上承漚溝遂昭之水。以事達於川。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同九萬夫。亦如前通率法。故爲三萬家。此亦含虛地大略計之也。以實地計之。則同中包四都。凡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家也。校之總計一同之數。少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八家。其出革車百乘。則亦同。又漢刑法志云。亦以一同所包之實地計數。然以同中實地爲四都。而總以一同百井。去其三千六百井計之。依其說則一同六千四百井。凡五萬七千六百夫也。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二萬八千八百家。與四都家數不合。然其出車之數。則無不同也。陳喬樞云。小司徒言井牧之法。而溝洫之法。詳於匠人。司馬法自六尺爲步。至屋三爲井。言夫畝之數。自井十爲通。至同方百里。言土地之數。無有異也。鄭恐人不明。故引匠人溝洫之制。而證以司馬法之文如此。詒讓案。以上並引司馬法文。以說井牧出軍賦之法。然彼本有二法。詩小雅信南山孔疏。引左傳成元年服注。述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注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而服注則甸出一乘。縣出四乘。都出十六乘。兩法不同。賈疏云。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案司馬法

二文差互。鄭此注。論語注。各據其一。無所折衷。依賈說。則此注所引者。爲天子畿內采地法。左傳服注所引者。爲畿外邦國法。坊記及左傳成元年孔疏說。並同。穀梁哀十二年。楊士助疏云。甸出長穀一乘。此甸據實出賦者言之。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者。通計治溝洫者言之。其實一也。案楊說與賈孔不同。而於義爲長。黃以周云。左傳曰。晉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則一縣。猶一同也。四十九同。爲方七百里。出車四千九百乘。此用成出一乘之法也。左傳又曰。公子無虧戍衛。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此用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之法。亦成出一乘之法也。賈疏謂邦國用甸出一乘。七十五人之法。亦與傳戾。案黃說。亦足證賈孔說之誤。江永云。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非邑丘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甸與乘。古字通。因一乘常用四馬。其制成於六十四非。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相通者。非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是以漢志云。一同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一畿千里。出萬乘。亦皆以百分之六十四爲實。三十六爲虛。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非爲實。三十六非之地爲虛矣。案江說。亦是也。漢志所說一同非田實數。與四都之井數不合。與爲封畿其不合彌多。然可證司馬法二文。虛地實地。異而實同之義。蓋此注引司馬法。止於一同萬井。出車百乘。是爲采邑大都之賦。漢志據其率推廣之。以十同爲一封。十萬井出車千乘。是爲諸侯大國之賦。又以十封爲一畿。百萬井出車萬乘。是爲王國之賦。然此止是大略之法。若以任地之制。分別精算。則不必密合。此猶作雒說王畿百縣。止據縣鄙都鄙言之。若郊甸鄉遂。安得盡以縣都概之哉。今以此經及司馬法。參互校之。王畿及侯國。皆有鄉遂都鄙之異。鄉遂五五相比。斷不能爲井田。又左傳成元年疏云。長穀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據孔說。是鄉遂賦法。出兵而不出車。若依司馬法計井出車之制計之。則必王國侯國。皆不立鄉遂而後可。其不合者。一也。且都鄙雖爲井田之制。然疆域華離。及山川所限。斷不能截然正。亦必有畸零不井之田。錯乎其間。則亦不能皆符此數。其不合者。二也。又司馬法所計夫數。皆以一井九家爲率。則不爲公田。而據鄭匠人注。則王畿之井田。用貢法。無公田。邦國之井田。用助法。有公田。有公田則一井止八家。一邑止三十二家。而丘甸以上之積數。皆當大減。是侯國卽不立鄉遂。盡爲井田。亦不能充此數。其不合。三也。然則作司馬法者。未嘗不知井與不井。形體不一。但分地校量。則約互雜糅。不便計算。故設此計里令賦大略之疏率。無論井與不井。一以此通之。不過謂地方百里。可出車百乘。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可出車千乘。地方千里。可出車萬乘耳。彼本不謂盡天下皆爲井田。而說者必欲牽就井數夫數。一一校覈。求其密合。其有當乎。既知其爲大

略之法。則知通成丘甸二文雖異。而同爲計里出車之法。不當如賈孔說。以爲都鄙邦國之異制。蓋丘爲匹馬。丘牛卽通爲匹馬。左傳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孫子作戰篇云。財竭則急於丘役。並謂此也。丘十六井。凡百四十四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受田者凡七十二家。此與通十井三十家。數雖不合。而其出匹馬則同。但丘增出牛三頭耳。以平價論之。馬貴而牛賤。三十家而出馬一匹。與七十二家而出馬一匹。牛三頭。其費同約略相等也。成包一甸。甸出長轂一乘。卽成出革車一乘也。甸六十四井。以率通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此與成百井。三百家。數雖不合。而其出車一乘則同。由是推之。終十成。包十甸。同百成。包百甸。其井及夫家之數。亦皆不合。而其出車十乘。百乘。則亦同。但依鄭義。一同雖可容百成。而緣邊須再除其治地之虛地。是同中實地。止包四都六十四甸。則止能出六十四乘。不足百乘之數。足證司馬法。亦大略計之。本未以溝洫積數實除。止以百成包百甸。則出車百乘。與甸出一乘之積數。固無不合。故論語注所引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者。依服氏所引。本爲一甸所出。而左傳疏引論語注。又云。成方百里所出。則鄭亦以二者是一。可以互通。非一成所出。必少於一甸所出之數也。至甲士步卒之數。兩文所以不同者。江永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金榜云。周軍賦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一云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革車百乘。士千人。成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爲十而賦一。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授田二百八十八家。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爲正卒。後法爲通正羨之卒。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春秋成元年。作丘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丘出之。丘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案江金說。是也。戴震說同。七十五人者。任民之法。非卽兵車一乘之人數。三十人者。出軍之法。兵車一乘。二十五人。餘五人將重車也。江氏謂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足正賈孔采地。邦國異制之誤。至周制。鄉遂什伍。與都鄙三甸。法制迥異。上文正義卒。雖專據鄉遂。

之。與都鄙不相家。而丘甸調發。亦必有正義二卒。自無疑義。金氏援彼文。以釋司馬法丘甸之制。謂三十人者爲正卒。七十五人者爲通正義之卒。通正義。卽是甸乘本法。調發止於正卒。與江說亦足以相明。然以實地計之。通包八井。依率除之。則不止三十家。而成包一甸。則又不足三百家。終包十甸。同包四都亦然。通而計之。蓋不盈十家而賦一也。至一甸之田。依率通之。凡三十二井。二百八十八家。而地步卒七十二人。則是四家而賦一人也。及其調發。則以三十二井而出士徒三十人。是一井九家而賦一人也。尙餘二井不賦卒。使互相補助。以紓其力。則與十賦一之制。亦大略相近。是依丘甸之法。則九家有奇而賦一。依通成之法。則不足十家而賦一。二法略同。管子八觀篇云。什一之師。三年不解。此與十賦一之法合者也。而孫子用閒篇。以八家賦一人計之。蓋邦國制公田者之遺法。亦是爲非出一人之證。又案司馬法二文雖異。然皆謂一成百井。出兵車一乘。依鄭除虛地計之。實一甸六十四井。而出一乘。內外相舍。其數同也。而公羊宣十五年。哀十二年。何注。並謂十井出兵車一乘。論語學而集解。引馬融云。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咸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皇氏義疏。以包說爲夏殷制。據賈疏。則鄭論語注說與馬同。今攷馬鄭說。丘乘出車。合於司馬法。封國里數。合於此經。其義不可易也。管子揆度篇云。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當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戶。爲輕車一乘。爲馬四萬匹。此里數車乘。與司馬法說正同。千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爲當分者百萬戶。爲輕車一乘。一甸當賦六乘有奇。惟夫田戶口之數不合耳。甸之名出於乘。明乘法始於一甸。猶如包何說。則當二邑有半。而賦戰九百。卽司馬法同出革車百乘之制。又大戴禮記。說侯國采地有五乘三乘。依馬鄭義。爲五百井三百井之地。與左傳卿備百邑四百井之文相近。若如包何說。則五乘者。止五十井。不過十二邑有奇。三乘者。止三十井。不過七邑有奇。與大國卿采地之制。相去遠甚。其可通乎。至鄉遂一家賦一人。而都鄙則一井賦一人者。六鄉之卒。皆素隸軍籍。六遂雖無軍籍。而與六鄉皆出兵而不出車。故家出一人不爲多。丘乘之卒。出於農民。且有出車馬甲兵之費。雖平時徵軍所不及。然其所云一乘三十人。一乘七十五人者。亦必像定其制。若有大征伐。或師不功。鄉遂兵不足用。則亦徵及之。至於田役迫胥。癸卒盡行。則又與鄉遂無異。故井出一人不爲少也。鄉遂軍制。及都鄙出車徒之異。並詳夏

官敘官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辨其守。謂衡虞之屬。疏。常。〔疏〕乃分地域而辨其守者。賈疏云。小司徒佐大司徒。主土地。言分地域。謂建邦國之等。各有營城遠近。爲城。〔疏〕疆界。辨其守。謂邦國都鄙之內。所有山川。使虞衡守之。云施其職而平其政者。卽閭師任民。均人土均均地政之事。注。云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者。明此經不家上造都鄙爲文也。賈疏云。案大司徒職。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人民之數。小司徒佐之。明分地域者。亦普及天下也。是以知分地域之中。有畿外邦國。畿內都鄙。及六鄉六遂。鄭雖不言公邑。地域之中。亦含有四等公邑可知。云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者。守卽所謂地守也。大司徒云。奠地守。注云。謂衡麓虞候之屬。均人士均地守注義。並同。云職。謂九職也者。大司徒云。分地職。注云。分其九職所宜也。此職亦卽地職。通大宰九職言之也。云政。稅也者。與均人之地政。土均土地之政。義同。大司徒作地征。彼注云。征稅也。云政。當作征者。謂征稅之字。不當作政教之政也。均人士均諸職。地政字注。並讀爲征。凡此經征政字。多通用。詳小宰疏。云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者。段玉裁云。說文戈部。或。邦也。域或。或字也。日部。國。邦也。蓋古三字本一字。國與邦。異部而雙聲。杜必改邦爲域者。邦者統詞。域者別詞。徐養原云。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祭祀。王〔疏〕凡小祭祀奉牛牲者。州之地域。與此經地域同義。案段徐說。是也。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玄冕所祭。〔疏〕與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徒。小司空。爲官聯也。云羞其肆者。肆。依鄭義。亦當讀爲髻。詳小子疏。賈疏云。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今於小祭祀。則小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舞師注同。賈疏云。案司服職云。羣小祀則玄冕。彼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其於天神。亦有小祀。則風師雨師之等。小祭祀既用牛。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案酒正注。以六冕差之。緇冕所祭。亦入小祀中。今鄭不言之者。以其社稷五祀。於祭饌之事。入次祀中。故宗伯云。血祭祀社稷五祀五嶽。故於此奉牛牲。不言緇冕矣。論讓案。此注與酒正注不同。此是也。詳酒正及肆師司服疏。又案。依此經。則王國羣小祀。皆用大牢。或亦兼有特牛。月令孔疏。謂五祀門簾等用特牛。又引熊安生。謂礩攘亦用牛。是也。郊特牲疏。又謂天神日月地。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侯之使臣。〔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者。令四郊以外。脩道路及委積也。注。云小賓客。諸侯之使臣者。明此小賓客。兼大行人之大客。小行人之小客。二者而言。詳大司徒疏。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謂五等諸侯來朝者。此小

賢客。諸侯使卿大夫來聘。故小司徒令野廬委積。大司徒注。令。令遣人。此雖無注。大軍旅。帥其衆庶。帥而亦與彼同。案。遣人唯掌餉委積。其脩道當令野廬氏。賈據大司徒注。義未咳。詳彼疏。大軍旅。帥其衆庶。帥而致於大。〔疏〕注。云。帥帥而致於大司徒者。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大軍旅以旗致萬民。明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司徒。〔疏〕此大軍旅。帥其衆庶者。小司徒治於六鄉之內。帥其衆庶。致與大司徒可知。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巡役。小力役之。〔疏〕小軍旅巡役。小司徒治其政令。賈疏云。案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此作脩行。阮元云。蓋循行之誤。詒讓案。掌固注云。巡。行也。循與巡。字通。賈疏云。此經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對大軍旅。天子親行。此經巡役。文承小軍旅下。故知小功役之事。則巡行之。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俞樾云。大司徒職。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鄭君解巡役爲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與彼文相配也。然此文小軍旅巡役。自與上文所云。大軍旅帥其衆庶相配。巡役卽以小軍旅言。不得分爲二事。小軍旅巡役者。謂小軍旅。則巡行其徒役也。鄉遂職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疏曰。謂六軍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引。喪復土。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是軍旅亦有徒役之證。案俞說亦備一解。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引。喪復土。〔疏〕大喪者。賈疏云。謂王喪。案常亦關后世子。詳宰夫疏。云。帥邦役治其政教者。賈疏云。邦。國也。帥。領國民。則知達人所致六途之役。稍人所帥公邑之役。並致於小司徒。而所謂治其政教者。卽達人之六紼。達師之抱磨。共丘籠及餐車之役矣。以達與公邑之役並致焉。故統之曰邦役。案方說。是也。蔣載康亦謂葬時兼督達役。賈謂唯帥達役。說未咳。注。云。喪役。正棺引。窆復土者。釋文云。窆。劉補鄧反。孔攢汾云。如劉讀。卽當作塋。案孔校是也。劉昌宗本。蓋與陸賈本字異。而義則同。賈疏云。鄭解經大喪所役。不據初死。以其初死。所役無多。故據葬時而言。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棺車。自廟至塋。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紼。四碑。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爲丘陵。故云復土也。詒讓案。正棺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天子禮與土同。復土者。卽既夕禮之實土。史記孝文本紀。發卒藏郭。穿復土。案隱云。謂穿塋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卽以爲塋。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窆。詳鄉師疏。又遂人注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途役之。達師共丘籠之役。注云。丘籠之役。實兼治六途之役矣。凡建邦國立其社役。窆復土也。此注說喪役有窆復土。則鄭意亦謂小司徒不徒治六鄉之役。實兼治六途之役矣。凡建邦國立其社

稷正其畿疆之封畿，九〔疏〕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者，大司徒掌辨邦國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

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

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也，正其畿疆者，謂九畿畿上，皆有疆界封樹，以爲阻固也，注云畿九畿者，謂侯甸

男采衛要夷鎮藩，九凡民訟以地比正之，鄭司農云，以田畔所〔疏〕凡民訟以地比正之者，謂爭戶口征役，及子

謂聽政役以比居，是也，孔廣森云，比卽比居，下圖卽版圖，管仲治齊，有戶籍田結，是古圖比之法，注鄭司農

云，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者，賈疏云，六鄉之民，有爭訟之事，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

其訟，治讓案，先鄭謂此以地比正民訟，猶後世斷訟，以里鄰爲正左，云田畔，所與比者，以經云地，地訟以圖正

比，明田畔相比，則居亦相近也，然此比，實當爲比居之比，與五家爲比義不同，先鄭說，失之，地訟以圖正

之圖，謂邦國本圖，〔疏〕地訟以圖正之者，易被謂此卽小宰八成，所謂聽閭里以版圖，是也，注云地訟，爭疆

土地之圖，是也，賈疏云，凡量地，以制邑，初，封疆之，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治成，治〔疏〕歲終

時，卽有地圖，在於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治成，治〔疏〕歲終

亦謂夏之季冬，建丑之月，鄭賈並謂周之季冬，建亥之月，非也，詳大宰疏，云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者，正教官之

歲會，所謂官計官成也，賈疏云，屬官謂教官六十，成謂計簿，正所治計會文，書而誅賞者，據其考狀，有罪則誅責

之，有功則賞之，注云治成，治事之計者，治成，卽司會云，以歲會攷歲成也，成要會，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亦通言不別，賈疏據宰夫職，歲計言會，月計言要，日計言成，謂此成爲日計小成，失之，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疏〕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者，賈疏云，羣吏，謂當職六十官，此亦是歲終之時，此言要會，謂是月計，正歲，則帥

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疏〕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者，教灋之象，卽大司徒教象之灋也，此小司徒正歲建寅之月，縣教象使百官觀，與小

宰帥屬觀治象略同，與大司徒，正月，縣教象使萬民觀者異，鄭大司徒注，井二者爲一，非也，詳大司徒及大宰疏，

〔疏〕

又此教官之屬觀教象，疑當在治朝之旁，大司徒治事之舍，故鄉大夫云：「正歲令羣吏效瀆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蓋效瀆於司徒，即因觀象在司徒所治舍，故就考之，而司徒縣教瀆於所治，亦猶鄉吏受教瀆而憲之於其所治，足相推例也。」五詳大宰小宰疏，云：「徇以木鐸，曰不用瀆者，國有常刑者，此即就觀法之處，以木鐸徇而戒之，亦與小宰徇治官同，與大司徒分令百官府者，異也。」詳小宰疏，云：「令羣吏憲禁令者，羣吏憲禁令，蓋各於所治憲之，猶鄉大夫令鄉吏憲法於所治也。」古凡禁令，大者皆書縣之以警衆，若小宰憲禁于王宮，土師五禁，皆書而縣于門閭，此禁令者，當效彼宮禁國禁野禁等，縣門閭，即憲法也，云：「脩邊糾職以待邦治者，糾職，猶大司徒官刑上能糾職，注云：職事脩理，是也。」賈疏云：「謂脩其法制，糾察職事，以待邦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有治，則供之。注云：「憲表縣之者，小宰注義同。」

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三「疏」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者，即上文三年大比之事，小司徒專治六鄉四郊，而亦通

掌公邑都鄙之比法，經文不具，義可咳也，云：「平教治，正政事者，賈疏云：以其三年大比之時，大黜陟之禮，故斷其教治文書，復須正直其政事公狀，云：攷夫屋者，謂校考鄉遂溝洫縣鄙井田之數，而著之於圖也，云：及其衆寡六畜兵器等，亦考其人民及器物之數，著之於版，以上皆大比時鄉郊之吏所登者，此曰兵器，互相備，云：以待政令者，國有軍旅賦役之政令，則依此數均平與發之。」注云：「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賈疏云：遠郊之外爲六遂，內爲六鄉，六鄉之民，非直在城中，亦在四郊，故比長閭胥六鄉之吏等，布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也，案賈蓋依鄭載師注，說遠郊之內，二十四萬夫地，六鄉受十五萬夫，餘九萬夫，以廩里場圃宅田土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者，各受一萬夫，適盡九等，田里雖在六鄉之外，亦附屬六鄉，故賞田，以廩里場圃宅田土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者，各受一以外更無餘地，故謂四郊之吏，即六鄉之吏，在四郊者，審如是則言六鄉，已足咳四郊，經文何其複而贅乎，今通校經注，竊謂鄉與郊通言之，則鄉包於郊內，析言之，則郊自處於鄉外，賈井爲一，非也，王制云：「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是鄭意鄉界外別有郊里，本不謂四郊盡爲鄉里，明矣，孫希旦云：郊內之地四同，非六鄉所能盡，故其在鄉界之外者，亦如六遂之有公邑，設吏治民而立學焉，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言六鄉而又言四郊，即此案孫說，是也，蓋王國置鄉，數止於六，其家數夫數，皆不容增減，九等田里，或在城郭中，其在外者，家數亦自無多，以地比附屬六鄉，固

其所宜。至九等田外之餘地。布在郊內者。其中皆有民居。則不屬六鄉。別謂之郊。故遺人職有鄉里。又有郊里。鄉里。卽六鄉及九等田所居。郊里。卽四郊所居也。至載師九等田里。本不必各占一萬夫。彼注自是段此大略計算。不爲定論。且六鄉七萬五千家。尙有餘夫。亦當在遠郊以內受田。則郊內鄉外。必有餘地。揆之事勢。可無疑矣。郊里既非鄉吏所治。故自有主民之吏。謂之四郊之吏。其官名爵次。注無文。沈彤以爲宜依縣鄙之制。有縣正以下至鄰長五等官。而爵則降於鄉吏二等。爲上中下士。且小司徒見四郊之吏。縣師見都鄙稍甸郊里之羣吏。固有明文也。遂之法。計家以爲縣鄙。而郊如之。則卽其縣鄙以設官。亦如遂。至官之爵等。則遞降於遂也。案沈說。於義可通。蓋四郊在六鄉之外。與遂相接。既分乎鄉遂之間。則不爲非田可知。不爲非田。則其計家以制里也。亦當以五五相比。如鄉遂之法。制里既如鄉遂。而其地實鄉遂之畸餘。則其設官之名。或與遂同。而爵自不能與遂等。但四郊除六鄉六遂外。尙有九等田之減。則其爲郊里者。究不知爲地幾何。置吏及令賦之數。均無可推校耳。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與前注引司馬法文同。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者。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井。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鄭意此夫屋。並非井田之夫屋。但取三三相任。出地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貢。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三夫爲屋。是一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井田之法。亦八家勸一夫稅入於公。相保任以出穀者也。金鶚云。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不知鄉遂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五家相比。何有夫屋乎。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不知田不井者。皆五五地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不知田不井者。皆五五相任。未有三三相任者也。鄭不知公邑亦爲井田。故妄作此解耳。案金說是也。以經攷之。王城外二百里內。六鄉六遂。皆不爲井田。四郊爲六遂之餘地。縣師謂之郊里。郊既稱里。則與鄉里同。五五相任。亦不爲井田。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明四等公邑。自內向外。以甸爲始。是六遂之餘地。始爲公邑。六鄉四郊之餘地。皆不爲公邑也。公邑稱邑。卽以四井爲名。則當以三三相任爲井田。此云攷夫屋。卽謂通考溝洫井田之制。鄉遂四郊。則百畝爲夫。十夫有溝。六遂外之公邑。則三夫爲屋。三屋爲井也。蓋小司徒爲地官之貳。其職掌雖專主鄉郊。而六遂公邑。亦皆其所兼統。故有攷夫屋之事。據上經注。謂大比兼受鄉遂邦國之比要。則公邑非其職掌所不及。可知。此經言比吏。但舉六鄉四郊。而不及六遂公邑者。文偶不具耳。鄭君不悟。以爲鄉遂餘地。甸稍縣畺之公邑。皆不爲井田。故於此經不得其解。四等公邑制井田。互詳匠人疏。

周禮正義

卷二十一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聽。謂平察之。

〔疏〕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者。掌鄉學之政。凡鄉學。以鄉人

是也。鄉先生以三物教鄉之子弟。此官則察其教之善否。而與其賢能。與鄉者。鄉大夫。爲官聯也。賈疏云。鄉師四

人。其鄉有六。二人共主三鄉。故言各掌其所治鄉之教也。云而聽其治者。賈疏云。自鄉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

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溢失。審察之。注云。聽謂平察之者。小宰注云。聽。平治也。國策秦策高注云。聽。察也。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

貴賤廢疾牛馬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施舍。謂應復免。〔疏〕以國比之

稽其夫家衆寡者。謂四時小案比。與鄉大夫爲官聯也。小司徒云。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此官掌受比法。而以四時計

常鄉之民數也。云辨其可任者。賈疏云。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之等。云掌其戒令糾禁者。卽士師五戒。四曰

糾。用諸國中。五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是也。管子立政篇。云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者。小宰注義同。

經云。老幼貴賤廢疾。自幼賤二者外。皆應復免。卽鄉大夫云。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也。其幼者。則國中六尺。野五尺以下。亦舍之。小司徒注云。施。當爲弛。此不破字者。以互見於彼。故不復釋。

施舍。詳。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而至於至。小宰疏。詳。大役。則帥民徒而至者。賈疏云。謂築作堤防城郭等大役。使其民。既。已也。役要。所遺民徒之數。辟。功作。〔疏〕大役。則帥民徒而至者。賈疏云。謂築作堤防城郭等大役。使其民。章程。逆。猶鈎考也。鄭司農云。辟。法也。〔疏〕鄉師則於常鄉之內。帥民徒而至。至。謂至作所也。云既役。則受

州里之役要者。此職州里二見。與州長。司常。大司寇義。相同。謂州之所居。闡黨族閭比言之。猶遺人云。鄉里也。賈疏云。所役之民。出於州里。今欲鉤考作所功程。須得所遺民徒本數。故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役要。則役人籩。要。云以考司空之辟者。此與司空爲官聯也。賈疏云。辟謂功程。司空主役作。故將此役要。以鉤考司空之功程。沈形云。鄉遂郊野官。平時屬司徒。有大役。令鄉師遂人致於司空。故鄉師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遂人職。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蓋當役之時。鄉自州里以下。遂及郊野自縣以下。皆受法於司空。以治民徒之役事。又云。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包州長以下官。郊公邑官亦包之。注。云而至。至作部曲也者。大役任衆。爲大宗伯軍禮之一。蓋亦以軍法部署之。故至所作之處。各就其部曲也。曲者。部之小別。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下有屯。祭義孔疏云。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云既已也者。毛詩召南汝墳傳文。司干注同。云役要。所遺民徒之數者。大司馬云。大役屬其械。受其要。注云要。簿書也。卽此所謂役要。又職金注云。要。凡數也。遂人云。以下鄉致此。要。要。義同。云辟。功作章程者。卽役法也。與先鄭義同。賈疏云。功作之事。日日錄其程限。謂之章程。云逆。猶鉤考也。者。司會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云逆受而鉤考之。此義與彼同。鉤考亦詳彼疏。賈疏云。鉤考役事。恐有濫失。鄭司農云。辟。法也者。爾雅釋。凡邦事令作秩敘。猶次也。事有常次。則不偏。〔疏〕徒之次第。以授其長。課詰文。戎有司寇注。並同。其先後。均其勞逸。使以次服役也。注。云事。功力之事者。卽州長云。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是也。云秩。常也者。酒正注同。案作秩敘。當與宮正及里師兩職。行其秩敘。義同。秩敘。卽次敘。鄭訓秩爲常。非也。詳宮正疏。云敘。猶次也者。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云事有常次。則不偏。大祭祀。羞牛牲。其茅菹。杜子春云。菹。賈疏云。謂營作之事。多少有常。事有次第。則不爲偏迫。又不匱乏。大祭祀。羞牛牲。其茅菹。杜子春云。茅。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爲菹。謂祭前菹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玄謂菹。士虞禮所謂苴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疏〕大祭祀羞牛牲者。大司徒云。奉牛牲。羞其肆。小子云。羞。羊肆。注並釋羞肆。爲進所肆解骨。是與。〔疏〕體。大司徒疏謂奉牛牲。謂初率入時。羞其肆。謂進骨體。此經言羞不言奉。則唯佐進骨體。不佐奉入也。賈疏謂奉牛牲。鄉師亦佐大司徒。非也。云共茅菹者。賈疏云。案甸師職共蕭茅。彼直共茅。與此鄉師。鄉師得茅。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藉祭。故云茅菹也。詒讓案。此與甸師爲官聯也。吉祭亦有菹者。天子禮。

詳與大夫士禮異。詳甸師司巫疏。注。杜子春云。菹。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者。菹。菹。聲類同。段玉裁云。杜讀菹爲菹。易其字也。菹。酢菜也。醢人茆菹。鄉大夫讀爲茅菹。茅初生可爲菹也。案段說。是也。葵菹。亦見醢人。杜意此共茅菹。與醢人爲豆實也。云鄭大夫讀菹爲菹。謂祭前菹也者。菹菹。一聲之轉。猶助菹字通也。史記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菹也。公羊宣十二年傳。茅旌。何注云。斷曰菹。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讓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呂飛鵬云。說文云。菹。祭菹也。菹。茅菹也。許說與鄭大夫同。詒讓案。大夫此注。與甸師菹茅注。並隱據禮經之菹爲釋。祭前菹。亦卽謂承祭之菹。與後鄭義本同。但不直以菹爲菹。而讀爲菹。則於經不合耳。引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者。賈疏云。大過初六爻辭。引之者。證菹爲菹之義。云玄謂菹。士虞禮所謂菹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此後鄭別據禮經以菹爲菹。破杜及鄭大夫讀。司巫菹。鄭義亦同。不云讀爲菹者。菹訓菹。自是正字。士虞作菹。乃假借字。鄭彼注亦云。菹。菹。猶菹也。段玉裁云。鄭君云茅菹。卽上虞禮之菹茅。取黍稷祭。取膚祭。皆以此承菹。既祭。束而藏之。菹。菹。二字。古通用。皆菹也。云祝殷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菹三。取膚祭如初者。此並約士虞禮文。證祭用菹之事。云此所以承祭者。謂以承菹所祭黍稷膚祭等物也。詳司巫疏。云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菹。是與者。去。謂藏去也。賈疏云。欲見此是祭神之餘。不可虛棄。必當藏之。所藏者。卽守祧職既祭。藏其菹。是也。言菹者。謂祭黍稷三及膚祭如初。皆隨減以祭之。故名爲菹。以其無正文。故言蓋與以疑也。惠士奇云。康成謂守祧之菹。卽士虞禮之菹。非也。祭於菹者。謂之饗。士虞記所謂既饗。祭于菹。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菹。菹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尸餘。皆祭於豆間及地。不於菹也。呂飛鵬云。後鄭謂此經之菹。卽士虞禮之菹。又引守祧職云。既祭藏其菹。蓋謂既祭。束而去之者。非虛棄也。必當藏之。故引守祧職文。以明當藏之義。非以茅菹爲菹也。案惠氏根據禮經。其說甚是。而鄭意則當如呂說。蓋禮經之菹祭。皆在迎尸後。固與菹祭異。但論審此注。及守祧注意。蓋謂禮經菹祭。以菹減得名。而守祧藏菹。不止藏菹祭之物。明并未迎尸。以前祭菹之物。亦藏之。以其亦有隨減之義。故遞謂之菹也。互詳守祧疏。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菹。輦戮其犯命者。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疏〕大軍旅會同者。賈疏云。大軍旅。謂王行征伐。大會同。謂王於國外與諸侯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行時會殷同也。云正治其徒役者。卽上之民徒。賈疏云。謂六軍之外。別有

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注云。能。駕馬者。說文車部云。能。大車。駕馬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徐廣云。能。直轅車也。能。即能之俗。蓋小車曲轅駕馬。大車直轅駕牛。今能雖駕馬。而依牛車直轅之制。以便任載。其制當如車人之大車。但以駕馬爲異。鄭許徐三說。足互相備。沈彤云。能。謂能屬。當亦人挽行。江永云。從後推之曰能。從前挽之曰能。能從共。以兩手拱而推也。今有後推之車。案沈江二說亦通。史記夏本紀。山行乘能。能。河渠書作橋。漢書溝洫志作楊。顏注引韋昭云。楊。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也。彼似卽今之轎。其初制蓋有輪而無蓋。後乃增損之。古時南方已有之。中原則無是制也。云能。人挽行者。說文車部云。能。輓車也。輓。引車也。釋名釋車云。輦。車人所輦也。呂氏春秋本生篇。高注云。人引車曰輦。中車。王后五路有輦車。注亦云爲輗輪。人輗之以行。左襄十年傳。秦董父輦重如役。杜注云。步輗重車以從師。此輦輦。皆所謂重車。蓋亦爲輗輪。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爲尊也。云所以載任器也者。牛人。兵車以載公任器。注云。任猶用也。謂軍中之用器。此家輦輦二者言之。賈疏謂。輦以載輗重。輦以載任器。是以載任器。專屬輦。非鄭意也。任器。亦通爲輗重。賈分爲二。尤非。凡六軍之重車。皆官給牛人共其牛。此輦輦等。則專備徒役之用。非六軍輗重。故使鄉民自具。而鄉師正治之也。云止以爲蕃營者。蕃。與藩通。左昭十三年傳。乃藩爲軍。杜注云。藩。籬也。國語晉語云。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以藩爲軍。攀輦卽便而舍。章注云。藩。籬落也。謂止舍時。則以輦輦環列。爲蕃籬營壘。卽掌舍所云。設車宮轅門。是也。漢書衛青傳。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亦言之遺法。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輗輦者。證此輦。卽輗輦也。以下引司馬法。今本並無此文。蓋在逸篇中。北堂書鈔及御覽車部。引司馬法。宋書禮志引傅子。輗輦。並作輗車。義亦通。書鈔又引司馬法舊注云。蓋在逸篇中。北三代車各有別名也。亦同鄭義。余車之義未聞。釋名釋車云。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官爲奴者引之。殷所制也。輗輦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輗。輿也。所載衣物雜廁其中也。左傳宣十二年孔疏云。輗重。載物之車也。說文。輗。輗。一。名輗。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輗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輗以行謂之輗。輗重輦。一物也。云輗。一。一斤。一鑿。一。輗。一。輗。周輦。加二版二築者。輗斤鑿。並所以攻木。輗者。所以發土。說文木部云。相。一。曰徙土。輗。齊人語也。重文輗。或从里。方言云。輗。東齊謂之輗。賈疏謂輗者。或解以爲輗。或解以爲輗。輗。亦不殊。是也。鋤者。所以蘇艸。說文金部云。鉏。立。輗所用也。鋤卽鉏之俗。版築者。所以築壘壁。廣雅釋器云。輗。謂之築。文選燕城賦。李注引三蒼解詁云。版。築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沓。六韜軍用篇云。銅築。銅爲重。長五尺以上。三百枚。以上並說一輦所載任器之名數。非謂一人所需也。管子海王篇云。行。服連輗輦者。必有一斤。一鋸。

一轆，一轆，若其事立，彼連，即此轆，字通，又輕重乙篇云，一車，必有一斤，一轆，一轆，一轆，一轆，一轆，然後成爲車，鉅，蓋鉅之誤，軻，即斧柯也，其所說，並與司馬法略同，引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者，賈疏云，亦是司馬法文，以上說所載任器，以下說輦人多少，前代寬實無版築，輦人多，後代狹劣加版築，輦人少，引之者，證周輦即此經輦，一也，又并見所載之器，段玉裁云，謂一輦載二十人，若十八人，十五人所需也，周加二版二築，故每輦僅容十五人所需，正義不了，又云，輦人之數不可知，以說文扶字下云，並行也，從二夫，輦字，從此輦字下云，從扶，在車前引之，蓋二人並行輦一輦，爾雅毛傳釋詩，皆云徒輦者也，案三代輦人數，賈謂指輦車之人言之，然古輦載器少而輦人多，周輦載器多而輦人反少，於理未協，依段說，則一輦止以二人輦之，今考淮南子說山訓云，引車者，二六而後之，高注云，輦三人，兩輦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是引輦亦不必皆二人矣，沈彤則據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云，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守車，即謂輦輦，周十五人而輦，十五人，當作二十五人，今案周軍制，二十五人爲兩，兵車重車各一乘，重車，即牛人所共駕牛之車，此輦輦，雖亦通稱重車，然實與彼小異，曹氏新書之守車，似亦即牛車，李靖問對所引，乃唐人僞託，譌謬不足信，夏官敘官疏，已辯之矣，然則周時行軍，是否亦二十五人共一輦，無文可證，段沈之說，未知是否，姑兩存之，以備校覈，云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者，惠士奇云，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輅輦，則古輦皆作連，可知矣，段玉裁云，說文辵部，連，爲連屬字，耳部曰，聯，連也，案連輦，古今字，許云，負車者，謂人輦車而行，如負車然，人與車相屬不絕，故引申輦爲連，申車職及管子書，輦字，皆作連，司農當云，連今之輦字，不當云讀爲輦，此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漢人以今字易古字之大例也，徐養原云，巾車輦車，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亦作輦，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疏〕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者，率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遂人注云，大喪之正者，猶上經云，治其政令也，及葬，執紼，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匠師，事宜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賈疏云，訓監，當督察其事，及葬，執紼，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執舂以御柩，天子六〔疏〕及葬者，賈疏云，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舂，羽葆幢也，爾雅曰，舂，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疏〕及至葬，引向柩，

云執纁者。纁。俗注疏本作纁。非。唐石經。宋本。嘉靖本。及釋文葉鈔本。並作纁。詳後。賈疏云。纁爲藻幢也。鄉師執藻幢卻行。在樞車之前。云以與匠師御隨而治役者。說文亡部云。樞。棺也。重文。樞。案經作樞。注並作樞。亦經用古字。注川今字之例。御隨者。與匠師。喪祝。爲官聯也。賈疏云。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樞。治役。亦謂監督役人也。注。云匠師。事宜之屬者。以事宜掌百工。考工記有匠人。明其長爲匠師。猶梓人之長爲梓師。皆事宜之屬。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公之榼而刻其柄。匠師慶言于公。韋注云。掌匠大夫。卽此官也。匠爲攻木之工。左襄四年傳。定嬖薨。匠慶請木作榼。則王樞當卽匠師監作之。故葬時。亦與鄉師同御樞治役也。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者。以匠師爲司空之考。當亦以下大夫四人爲之。賈疏云。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考稱士師。唯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稱師。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故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云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者。天官敘官注云。師。猶長也。以官名匠師。明爲主衆匠之長。喪葬用匠。故與鄉師共主葬爲官聯。穆天子傳。說葬盛姬云。大匠御樞。大匠。卽匠師也。引雜記曰。升正樞以下者。鄭彼注云。升正樞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紼引同耳。廟中曰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樞者居前道正之。案鄭注。此經纁卽翻。故引彼文以證義。但匠人執翻以御樞。今本雜記。作匠人執羽葆御樞。與此注又不同。臧琳云。據周禮注及賈疏。知雜記本作匠人執翻以御樞。羽葆幢三字。爲翻字之義。今本誤以翻字之訓爲經。又脫幢以二字。殘缺謬誤之至。考正義知孔氏所據。卽同今本。而賈氏所見。獨與周禮注合。案臧說近是。但賈疏述注。作匠人執翻羽葆幢。又釋之云。彼文唯有執翻。無羽葆幢之言。鄭因釋翻爲羽葆幢。與注又不相應。疑賈所見注本。匠人執翻下。旣以御樞至鄭司農云翻十六字。而誤以執翻與羽葆幢牽連讀之。故不知羽葆幢爲先鄭說。又於天子六引禮依此云二語。全無疏述。然則賈所據禮記本勝於孔。而此注乃說誤不足據之本也。云天子六引。禮依此云者。天子六引。見大司徒職。鄭言此者。以天子禮無文。約與雜記諸侯禮同。惟引紼數異。途人注。說執紼云。天子其千人與。然則天子引增二。執引入數。則倍之矣。鄭司農云。翻羽葆幢者。先鄭亦以纁翻爲同物也。幢。葉林宗鈔本釋文作幢。案幢。是也。說文無幢字。本部云。幢。帳極也。玉篇巾部云。幢。翳也。或作幢。幢卽鄉射禮翳旌之杠。鄭彼注云。杠。幢也。夏采注。說綏旄。亦云綴於幢上。翻者。說文羽部云。翳。翳也。行以舞也。翻。卽翳之隸變。字又作欄。廣雅釋器云。幢謂之欄。喪大記云。君葬用翻。御樞用羽葆。孔疏引隱義云。羽葆其象如麾。又雜記疏云。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漢書高帝紀注。李斐云。纁。羽毛幢也。司馬相如傳。顏注云。葆者。卽今之所謂纁頭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合聚五采羽。名

爲葆。方言云。翽。幢也。楚曰翽。關西關東皆曰幢。釋名釋兵云。翽。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案葆。卽蓋斗。亦卽輪人之蓋部。蓋注鳥羽於幢首。其形下垂若蓋。然謂之羽葆幢。又謂之翽。御柩所執。與舞師羽舞所持。皆是物也。鄉射禮。說以翽旌獲。云以白羽與朱羽綵杠。長三仞。以鴻臚船上二尋。此與翽旌形制。蓋略同。但執以指麾杠。當差短耳。引爾雅曰。翽。翽也者。亦明翽與翽同物。釋言云。翽。翽也。翽。翽也。郭注云。翽。今之羽葆幢。翽。舞者所以自蔽翳。詩王風君子陽陽篇。左執翽。說文羽部。引作翽。毛傳云。翽。也。翽也。孔疏引李巡云。翽。舞者所持翽也。孫炎云。翽。舞者所持羽也。案翽。亦翽之俗。翽字。說文未收。與翽音義亦同。而字實異。故爾雅及毛詩傳。以翽翽與翽相訓。此注亦謂翽兩出。二鄭各依字引之。明其本非一字。翽又作翽。則翽體也。唐石經周禮毛詩爾雅。並作翽。不作翽。王風釋文云。翽。俗作翽。張參五經文字。亦云翽作翽。此是也。云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者。鄉射禮注云。翽。亦所以進退衆者。賈疏云。天子六鄉。千人輓之。柩車恐傾側。執翽者。指麾輓柩之役人治喪者。使柩車令不頃側。又千人輓柩以持六鄉。恐行列進退失所。皆以翽指麾之。故云正其行列進退也。雜記諸侯禮。匠師執翽。此天子禮。鄉師執翽。尊卑不同也。案賈說。非也。匠師與鄉師同。御柩當亦同執翽。此經與雜記文。互有詳略耳。邦國有三鄉。容諸侯禮。亦兼有鄉師執翽矣。喪祝云。及祖。師棺乃載。遂御。注云。御之者。執翽居前爲節度。是凡御柩者。無不執翽。不徒鄉師可知。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度。是凡御柩者。無不執翽。不徒鄉師可知。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翽。禮記亦謂封。〔疏〕及窆。執斧以涖匠師者。與匠師。遂人。家人。爲官聯也。注。云匠師主者。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疏〕豐碑之事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云。公輸若。匠師。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斂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絛繞。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賈疏云。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鄉。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繼舍之節。匠師主當之。故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也。云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者。說文斤部云。斧。斫也。執斧。所以備斫伐。賈疏云。鄉師執斧以臨之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使匠師戒其事。云故書。涖作立者。司市大宗伯注同。立涖。同聲假借字。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者。大僕注同。小爾雅廣名云。下棺謂之窆。檀弓孔疏云。窆。下棺內壙中也。引春秋傳曰。日中而翽者。左昭十二年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翽。弗毀。則日中而翽。子太叔請毀之。子產弗毀。日中而葬。杜注云。壙。下棺。

引之者。廣異文。舊本依左傳作塋。今據宋建陽本校改。阮元云。塋。宋本釋文葉鈔本作塋。按說文有塋。塋字。無備塋字。二字從山者。誤也。說文。塋下。亦引左傳朝而塋。釋文作塋者。古字假借。自是鄭注古本如此。案阮校。是也。遂人太僕注。引春秋傳。塋字。宋本及葉本釋文。亦並從人。蓋先鄭所據左傳本。與許杜不同。後人依左傳改此注。而又譌其體耳。士師注。載故書邦朋。朋字。亦作俾。云禮記所謂封者者。禮弓。縣棺而封。曾子問。遂既封而歸。鄭彼注。並云封。當爲窆。又王制。庶人縣封而葬。喪大記。凡封。川。紼。去碑。負引。注亦並讀謂窆字。又禮既夕經。柩至于塋。屬引乃窆。鄭彼注云。今文。窆爲封。是禮古文經爲窆。今文經爲封。周禮多古文。故作窆。禮記多今文。故作封。先鄭不引禮經者。以禮經今古文字異。不若禮記之畫一也。段玉裁云。此謂窆塋封。三字雖異。實一事也。周禮作窆。左氏傳作塋。禮記作封。皆謂葬下棺也。塋從尉聲。在古音蒸登部。窆從乏聲。在古音侵緝部。封在古音冬鍾部。其音進轉相近。故朋。俗讀如蓬。窆。諱如勇音。故禮記以封字代窆塋字也。語言斂侈。而字因之異焉。不特異字同義。實一語也。故遂人注曰聲相似。說文。穴部曰窆。葬下棺也。引周禮及窆執斧。土部曰塋。喪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曰。朝而塋。又曰。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說與仲師同。蓋賈侍中諸君子說。皆同也。說文作塋。今左傳作塋。崩聲。傳寫小異也。禮記。下棺之封。音家讀彼驗反。與窆同音。其餘封土之封。如吾見封之若堂等。皆不讀彼驗反。黃以周云。下棺曰窆。聚土曰封。戴記潤淆。鄭注隨文是正。王制云。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記文兩封字。連文不別。鄭注正之云。縣封。當爲縣窆。封謂聚土爲墳。分割詳析。云立。讀爲泄者。司市。大宗伯。先鄭注義。並同。段玉裁云。當云立當爲泄。字之誤也。而云讀爲者。立與泄雙聲。且立。卽古位字。於音亦爲同部也。依說文立部。嫌。臨也。則嫌是正字。經典多作泄。作花。徐養原云。說文無泄字。泄。卽古位字。字。先鄭以俗字釋經。欲人之易曉也。古者位嫌。俱借川立字。至篆文而立位嫌。始各爲一字。後復於位傍。加水作泄。或於位上加艸作花。以代嫌字。去古益遠矣。云泄。謂臨視也者。天官世婦注云。泄。臨也。爾雅釋詁云。泄。視也。臨視事相因。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田法。人徒。〔疏〕凡故鄭兼二義釋之。時之田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總謂之田具。大司馬職云。前期出田灋于州里者。州里。亦通比閭族黨言之。此宜以法頒與州長以下羣吏。使依法以作衆庶也。云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者。鼓鐸。包鼓人六鼓五金。旗物。包司常九旗。兵。包司兵司戈盾之五兵五盾。器。謂車轂及任器。凡鄉州吏卒所得用者。皆豫營辦備具。屆期則簡閱之。蓋田事。卒鳩作。不徒作六軍肄習射獵。用兵器多。而不必皆精良。故使鄉民自具。而鄉吏掌其簡閱之事。族師亦云。若作民

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也。若巡守會同征伐。大起六軍。其兵器尤精良。則皆官授。非民間所共。互詳小司徒司兵疏。兵器詳玉府疏。云脩其卒伍者。賈疏云。謂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皆須脩治。預爲配當。注。云田法。人徒及所當有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田法。謂田事之典法。以習兵言之。則曰戰法。大司馬大閱。前期軍吏。戒衆庶。脩戰法。注。云羣吏鄉師以下。然則此田法。鄉師蓋受之司馬。而出之州里。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是也。賈疏云。人徒者。卽經卒伍。是也。及所當有者。則經鼓鐸旗物兵器。是也。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

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

衆。當以鳥隼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故書巡。作遽。屯。或爲警。鄭大夫讀「疏」司徒致衆庶者。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司徒致衆庶者。大旗致衆庶者。大旗。卽熊旗之爲覆制者。詳司常疏。賈疏云。謂植旗。期民於其下。云而陳之以旗物者。賈疏云。

陳列衆庶之時。亦植於行首。詒讓案。國語吳語云。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建旆。十行一壁大夫。建旌。十旌一將軍。戰常。此卽陳軍行首植旗之法。云辨鄉邑者。賈疏云。田獵之時。非直有六鄉之衆。亦有公邑之民。分別之。案賈說。非也。上經云。前期出田。濔于州里。則此及期致衆庶。所致者。卽州里之民。公邑田役致民。

自有縣師稍人職之。非鄉師所掌。則經邑不謂公邑之民。明矣。里宰注云。邑。鄉里也。此鄉邑。亦猶言鄉里。凡六鄉。五比爲閭。則聚居爲城邑。猶之里宰六途之邑。爲五隣聚居。小司徒。都鄙之邑爲四非聚居也。然則辨鄉邑者。

謂卽六鄉之衆。而辨其某鄉某邑耳。凡全經言邑者。不必皆屬公邑。詳里宰疏。云而治其政令刑禁者。刑禁。卽士師五戒之禁。注引軍禮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是也。云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者。賈疏云。謂兵衆屯聚。各有車徒。各於前後而巡行之。但民庶之等。各有軍將教命。犯命者則戮之。云斷其爭禽之訟者。卽大司馬注所云。爭禽而不畜者。罰以假馬。是也。賈疏云。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注。云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者。大司徒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詳彼疏。云此又以之明爲司徒致之者。謂此鄉師致衆。既至。仍致之於司徒。是卽爲司徒致之。故因用司徒之大旗。不改其物也。云大夫致衆。

當以鳥隼之旗者。賈疏云。案司常陳九旗之次。云通帛爲旛。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又云。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大司徒既建卿官。尋常建旛。在軍建熊虎。鄉師既是大夫官。尋常建物在旛下。明在軍當以鳥隼之旗。在

夫士建物。大司徒既建卿官。尋常建旛。在軍建熊虎。鄉師既是大夫官。尋常建物在旛下。明在軍當以鳥隼之旗。在

熊虎下可知。案鄭意當如賈說。蓋因鄉師爲司徒之攷。當依大夫士建物。與鄉吏不同。今司徒致衆。旣用旗。則鄉師致衆。當用旗。皆以降殺。不用本所建之旗也。但九旗之廢物。實爲五正旗之通制。司常大閱。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卽大司馬治兵之百官載旗。不得分爲三旗。又以九旗尊卑之常次論之。轉人。旗七旂。而旗止六旂。則旗實當列。下。不得以司常文之先後爲次也。若然。鄭賈之說。皆有難通。竊謂司常大閱。云州里建旗。大司馬治兵。云鄉家載物。則鄉師下大夫常法。應建旗物。而此致民則用旗。非其所得建。故經特揭之。云司徒之大旗。明致衆用旗。義取期民。故遂入大司馬致衆。並用之。此與山虞以廣旗致禽。同爲表事。與乘車建旗敘爵。本不相涉。不必強爲之說也。互詳大司徒疏。云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者。謂衆至。則鄉邑之人。各自列爲陳。以旗物列陳前爲表識。欲其行列齊正。不使僥亂也。黃度讀致衆席而陳之爲句。而以旗物辨鄉邑爲句。易祓。鄭鑄。李光坡。李鍾倫。方苞。欲姜兆錫。莊有司。讀。並同。今案以旗物辨鄉邑。卽大司馬中夏蒞舍。辨號名。中秋治兵。辨旗物之事。旗物鄉邑不同。亦卽大司馬所云。鄉以州名也。黃誼於義亦通。云辨。別異也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云故書。巡作述者。段玉裁云。古音巡。川聲。述。尤聲。同在諄文。魂術物沒部。故故書。作述。今書。作巡。述。訓循。巡。訓延行兒。義亦相近也。徐養原云。說文走部。述。循也。述與循。音義俱同。而循巡。古亦通用。漢書游俠萬章傳。章遠循甚。懼。遠循。卽遠巡。故巡。亦通作述。云也。或爲督。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者。段玉裁改讀屯爲讀督。云屯聲殿聲。古音同部。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督之本。鄭君則曰。今書。多爲屯。從屯。故其說義不同。今本。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誤聲與殿同聲。故大夫子春皆易督爲殿字。而其說殊。大夫易爲課殿之殿者。課殿。謂課試居殿。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弟上爲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然則少贛謂巡其怠玩者也。案段校是也。黃以周說同。此云屯。或爲殿。蓋故書有二本。一作屯。一作督。鄭大夫及杜本。則皆作督。故依聲類讀爲殿。若作屯則義甚顯白。不煩改讀矣。徐養原云。說文尸部。屍。體也。或从骨殿聲。作督。別無督字。古者課殿軍後之殿。疑只作屍。殿乃擊聲。說文在攴部。非此義。然殿最乃考課之法。非所施於師田。云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爲前後屯兵也者。賈疏云。謂軍在前曰啟。在後曰殿。屯兵。則是殿兵也。段玉裁云。軍在後曰大。經雖兼言前後。然古人前後本末。多無定稱。是在前護衛者。亦可謂之殿也。徐養原云。經云前後之屯。而讀爲在後曰殿。明與經義不合。黃以周云。鄭杜皆用故書作督。故杜讀爲殿。又通爲屯。與督聲近。杜注帝當爲定。其字爲莫同例。案黃說。是也。杜本亦作督。故讀爲殿。而訓爲屯兵。以督本無屯訓。必依聲類讀爲殿。乃可通爲屯。後鄭以經云前後之屯。則不得爲殿後之殿。且作屯。與大司馬文同。於義自通。故不從大夫子春讀也。云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者。賈疏云。謂

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是車徒異部也。段玉裁云。鄭君從屯爲說。云車徒異部。則讀如今云屯兵屯田之屯矣。論議案。車徒異部。謂車徒各自屯聚。分爲前後兩部也。楚辭離騷云。屯余車其千乘兮。王注云。屯陳。廣雅釋詁云。屯。聚也。大司馬。冬狩禮。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注云。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部相去之數也。車徒舉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卽車徒異部之事。云今書。多爲屯。從屯者。謂今書之內。亦有二本。一作屯。一作臂而爲屯者多。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最後鄭從之。大司馬亦作屯。不作臂。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市朝。市謂國中及郊野之市。〔疏〕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市朝。市謂國中及郊野之市。衆之所聚。故有徵令。則以木鐸巡行警告之。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者。徵令。與小司徒云行徵令。義同。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予不備。必有凶災。鄭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闢萬民之難阨。以四時田狩。有徵役之事。月令所云。並是常行之命令。故舉以爲釋。王命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難阨。〔疏〕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闢萬民之難阨者。與司救爲官聯也。注當作艱。案阮說。是也。注例用今字。羣書治要引注作艱。難。難文艱字。詳遺人疏。巡國及野。謂行視王城及城郭外六鄉四郊之民。此國野相對。野謂國城以外。與鄉大夫同。與縣師遂人之野異。詳甸師疏。云以王命施惠者。明惠出於王。司救注云。施惠。賙恤之。注。云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者。謂無定時也。月令季春云。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賙貧窮。振乏絕。卽此施惠之事。但天子出令。總以季春。其有司奉行巡恤。則通於四時。不能豫定也。賈疏云。以其難阨是非常之事。故不得爲四時解之。云難阨。饑乏也者。遺人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彼注義同。黃丕烈謂難。當作艱。云此亦當注用今字。下遺人注。艱阨。猶困乏。仍作艱。案黃校與阮同。是也。爾雅釋詁云。艱難也。說文自部云。阨。塞也。戶部云。阨。隘也。經典。阨。亦通用。阮卽阨之隸變。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阨。困也。鄭司農云。闕。讀爲周急之周者。賈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案亦詳大疏。司徒。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疏〕六鄉之治。以詔廢置者。此正六鄉之歲會。鄉官之官計也。賈疏云。云則考

鄉師責其治政文書。考其功過。有功則置之。有過則廢之。詔。告也。皆王與冢宰廢置之。案賈誼謂詔爲告。王與冢宰。本司會職文。但考大司徒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小司徒云。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鄉師。爲大小司徒之屬。則此詔廢置。當亦兼詔大小司徒。賈義未咳。王引之云。鄉師之職。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謹案。鄉師每三鄉二人。鄉大夫每鄉一人。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刀。刀。古其字也。玉篇。刀。古文其。墨子公孟篇。魯有昆弟五人者。刀父死。刀長子嗜酒而不葬。是也。刀與六相似。故書傳往往互譌。史記周本紀。名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說文。診字解。引五行傳。若六診作。今本六字。並誤作其。蓋古文其字似六。故六誤爲其。其亦誤爲六。刀鄉。卽其鄉。謂所掌之鄉也。鄉師鄉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其鄉之吏。鄉師職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其鄉器。鄉大夫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各率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是其明證。案王說近是。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簋簠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槃素俎。褐豆。軼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爲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鬯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疏。正歲。稽其鄉器者。賈疏云。正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鄉之器服。詒讓案。鄉中所用器服。蓋亦有簿籍著之。此宜於正歲命所屬之吏。各考其所儲器服。察其完否。而各上其數。此宜則案籍總考校之也。云比共吉凶二服者。鄉器得有吉凶之服者。通言之。服亦謂之器也。以下鄉吏所共器服。並率民出私錢。而以官錢補助之。爲器服藏於鄉吏所治處。民有事須用。則就吏取之。用畢。復歸而藏之。吏皆司其典守出入之事。云黨共射器。州共賓器者。黨州始有學。故使共鄉射鄉飲酒之器也。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上州吏以下。已各自共。恐其有不備。此宜復總共各器。以通資一鄉之用也。賈疏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共。卽旁相共也。注。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祭祀於大宗伯五禮屬吉禮。故祭服謂之吉服。賈疏云。當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黨祭。鄉祭。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

服。云凶服者。弔服也者。賈疏云。若人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弔服。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詒讓案。周書大聚篇云。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孔注云。邑閭比相救卹。比服。共喪服也。與此經義相應。云比長主集爲之者。比長令同比五家。集以相共也。云祭器者。簋蓋鼎俎之屬者。賈疏云。案特性。同姓用簋。少牢皆用敦。同姓者。乃用簋。今言簋者。况義耳。云閭胥主集爲之者。閭胥令同閭二十五家。集以相共也。云喪器者。夷盤素俎。楬豆。輅軸之屬者。賈疏云。夷盤者。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實不得用夷盤。引之者。以况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素俎。楬豆者。案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楬豆。兩籩無膳。此不言籩無膳者。文略也。輅軸者。案既夕禮。士朝廟。用輅軸以載柩。此庶人無輅軸。引之者亦以况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盤輅軸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故知引以况義。不言棺槨。亦主人自共之也。故閭師云。不樹者無槨。此三者。並是爵物所爲。知者。案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鄭玄云。爵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鄭不云祭器。文略有祭器可知。鄭知必用爵物。不用官物爲之者。以其不爲官事。明不用官物可知。案楬。士喪禮作輅。鄭賈作楬。字通。彼注云。素俎喪尙質。凝。自也。又殯。升棺用軸。注云。軸。輅軸也。輅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則不徒朝祖所用也。夷盤。詳淩人疏。云族師主集爲之者。族師令同族百家。集以相共也。云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者。吉凶二服及祭器三者。並民閒自用之物。使民有無自相共。對下賓射二器。爲其官用。非民自相共也。云射器者。弓矢。輅中之屬者。鄉射禮云。納射器。注云。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輅。豐也。又云。輅猶輅也。所以承荷齊矢者。大史先鄭注云。中所以盛筭也。案此不舉決拾旌籌豐等。亦之屬中駭之。賈疏云。云之屬者。容有侯乏等。云黨正主集爲之者。謂黨正自集共之也。云爲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者。卽所謂鄉射也。詳後鄉大夫疏。賈疏云。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要在一黨之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云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者。賈疏云。案鄉飲酒。三年貢士之時。行飲酒之禮。卽有酒尊俎賓。二人鼓瑟在堂。笙入在於堂下。故言尊俎笙瑟。言之屬者。更有籩豆之等。云州長主集爲之者。亦謂州長自集共之也。云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者。卽三年大比。鄉大夫賓賢與賢能。行鄉飲酒之事。亦詳鄉大夫疏。賈疏云。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內。此州則共之。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云吉器。若閭祭器者。凶器。若族喪器者也者。賈疏云。以其鄉大夫備集此四器。恐閭族已下。有故不得自共。故知還是閭族黨州所當共者也。凶器。若族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者。賈疏云。連州黨并言之者。以其州黨射器兵器二者。皆有禮器樂器。故州黨并言之。自射器已下。皆爲國行禮。得官物所爲。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爲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

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酒材尙得公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可知。以其爲官行禮故也。云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者。州黨族閭。當地或有災兵荒札。不能共其器。故鄉大夫又備集之。以補其缺乏也。云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者。上文州黨族閭所共器。並當地自共以用。不及他地。此鄉大夫所集。則此州黨族閭所共之器。得旁資他州黨族閭之用。以令有無相通。雖有故不共。仍足以行禮。是民無廢事之患也。云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者。賈疏云。自比共吉凶二服。至州共簪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是上之相補。故云上下相補。庶民乏於財物。闕於禮義。教化不成。今以器服共之。卽禮行而教成也。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察辭。〔疏〕若國大比者。謂三年大比。詳小司正歲稽鄉器同。注。云考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者。經作攷。注作考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也。謂考其所與賢能之士。實有道藝與不。以知其長吏所教之善不。云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不者。辭卽言事之辭。吏謂州長以下至比長所言事。皆察之。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此察辭。亦兼有獄訟之辭矣。云展猶整具者。後司市注云。展之善整也。又充人。先鄭注云。展具也。少儀注云。展省具也。是展兼整具二義。展事。卽省視其整具與不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鄉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疏〕鄉大夫之職者。以其鄉爵尊。故殊異其文。與正貳老

及戒令糾禁。是也。注。鄉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者。大司徒注義同。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

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其鄉吏。州〔疏〕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者。賈疏云。吉。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教灋。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法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

各以教其所治者。鄉吏。通州長以下至比長。皆受此官所頒之教法。以教其民。州長黨正。則各與鄉先生教民於其學。族師以下無學。則歲時讀法。亦各於其治。以此法教民也。云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者。賈疏云。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民有六德六行之賢者。有六藝者。並擬實之。詒讓案。國語齊語。云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鄉長退而修德進賢。與此法同。注。云其鄉吏州長以下者。明關所屬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等。通頒之也。

以歲時發其夫家之衆寡。辦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養卒也。疾者。謂若今癰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疏〕法。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此亦謂四時小案比。因辨萬民力役之征。輕重征舍之。言於大司徒。〔疏〕法。與鄉師爲官聯也。此登夫家衆寡以下。並與鄉師職掌同。此官唯登入其書爲異。可任。謂能受職受役也。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賈疏云。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案韓詩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並不辨國中及野外之別。惠士奇云。荀子仲尼篇曰。五尺童子。管子乘馬曰。童五尺。內則注。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國策楚策。楚襄王使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說苑。齊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是老弱皆從軍矣。則六尺非童豎益明。以中人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尺爲中。內經謂丈夫年三八而長極。中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爲夫。杞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儻死焉。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案惠說。是也。凡國中二十以上。野十五以上。未授室者爲餘子。已授室者爲餘夫。三十以上爲正夫。皆征之。謂正夫餘夫餘子。皆受役此征。李光坡。方苞。江永。莊存與。並從先鄭說。謂指力役之征。是也。蓋當兼大宰九職之力。征。及均人公旬三日之役。征言之。平時則受職而貢其功。有事則受役而任其力。皆以此爲年限也。後鄭及賈謂兼九賦口泉。失之。九賦爲地征。非口泉。惟九職閒民之夫布。略與後世口泉相類。然亦與役征異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事。故任力有國中及野之異。國語晉語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故有老幼舍征之法。大司徒保息六。一曰慈幼。注云。十四以下不從征。是鄭意十四以下。爲五尺以下。則十五以上。爲六尺矣。論語泰

伯籍。六尺以孤言。故彼注云。十五以下。明有不及。六尺之孤。即十四以下也。內則注。亦以成童爲十五以上。明十五而不爲幼童。二注說無悖也。後漢書班超傳。曹昭上書云。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李注引此經釋之。云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二十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案李說與鄭賈同。韓詩傳說。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此經國中七尺至六十皆征之制。亦正合。惟據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則行役與受兵不同年。此經野六尺而征。是受役。非受兵。曹昭十五受兵之說。與此經無當。李傳合爲一。非也。互詳小司徒疏。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者。貴舍。謂官吏有復除。賢能舍。謂學士有復除。服公事舍。謂庶人在官有復除。老疾舍。謂民有復除。諸子。國子之卒。凡國正弗及。即貴者之舍也。王制。鄉論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即賢能之舍也。又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即老疾之舍也。云以歲時入其書者。書即夫家名數之版籍。賈疏云。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具作文書。入於大司徒。注。云登。成也。定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國中。城郭中也者。司士。脩閭氏。匠人。注義同。對城郭外曰野。謂王城九里。郭城二十七里之內也。大宰又謂之邦中。詳彼疏。云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者。後鄭以此征爲賦稅。即口泉也。賈疏云。以其經云七尺及六十。對野中六尺至六十五。是其晚賦稅而早免之。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據國中而言。是其國中復多役少也。莊存與云。此謂力征也。軍賦無過家一人。不皆征也。古征有三。無口率出泉。鄭君非也。案莊說。是也。江永說同。鄭以經征之爲口賦。故大宰九賦注。說口率出泉。亦引此職文爲證。實則古無口賦。此經之征。與九職九賦復不同。據王制孔疏。引鄭駁異義說。又不以征爲口賦。則鄭自有兩解矣。復多役少者。謂應役之人多。而受役之人少。役少則更上密而勞。故晚征而早免之。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者。此野對城郭中言之。則郭門以外。近郊遠郊之通稱。孟子滕文公篇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亦以野對國中言之。與此正同。經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早賦稅而晚免之。又無舍文。是應復者少。受役者多也。但野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雖宜少於國中。其老者疾者。則與國中無異。亦自當有舍。故鄭云復少。明非無復也。野受役人多。則更上疏而逸。故早征而晚免之。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者。先鄭以此征爲力征。與後鄭異。先鄭是也。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

皆征之。計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閒。多其五歲。又何太遠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輓引樂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案許雖不從此經。而以征爲征役。說與先鄭略同。後鄭雖駁許。然亦以征爲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即先鄭所謂給公上事也。則與此注義異。彼義爲允。曾釗云。王制。五十不從力政。何得國中六十。野六十五。尙征之。疏謂樂作輓引。正與鄭駁異義相反。案曾說。是也。此征自兼賧役征。但所謂役征者。亦自有分別。年未至五十者。則共勞辱之役。鄭駁異義。所謂輓引樂作。王制注亦云城道之役。是也。五十以上者。則唯給公家之事。鄭駁異義。所謂爲胥徒。是也。胥徒之役。國中始於二十。止於六十。野始於十五。止於六十有五。若輓引樂作及田役。則通以五十爲限。還兵則通以六十爲限。賈疏謂田獵征伐。並不辨國野之別。是也。祭義。五十不爲甸徒。即王制所謂不從力政。明甸徒以外他小役。尙任爲之。此經與禮記義。本相通。鄭賈說之未析耳。又鹽鐵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書壯而息老艾也。此經所云征者。謂小役。故國中以二十爲始。六十而免。野則十五爲始。六十五而免。鹽鐵論。說十五與小役。可與此經互證。他書所言。或據大役及戎事言之。故晚役而早免。此經與禮記孟易韓詩。文似錯互。而義則並通。又案孟易韓詩。謂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行役。指大役。亦即王制之力征。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七尺卽年二十。明年二十而後任受九職。則力征大役。亦必二十以上。可知矣。王制孔疏云。其力征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案孔說。是也。凡民二十爲餘夫。餘夫可爲養卒。三十爲正夫。正夫則爲正卒。餘夫受役。而正卒受兵。故受兵之年。當以孟易韓詩爲正。白虎通義三軍篇說。亦同。桓譚謂二十與戎事。曹昭謂十五受兵。皆非也。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者。舍卽施舍之舍。小宰注云。施舍不給役者。毛詩大雅雨無正傳云。舍。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侯表。敘云。求其子孫。並受役除。高帝紀。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左傳昭二十七年。孔疏云。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案逸周書文酌篇云。樂生身復。則周時已稱復。管子輕重甲篇云。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卽此舍役之事。云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者。惠士奇云。漢書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書。劉瑜上書。言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詒讓案。漢書食貨志。晁錯奏曰。今民

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據彼是爵九級。已得復。此云關內侯有復。則二十級乃復。疑後漢所改。此經所舍貴者。常兼命士以上。及王族。鄭舉漢法以況義耳。云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者。沈彤云。服公事者。在官庶人也。案沈據大司徒十二職事服事。賈疏義也。依其說。蓋通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等言之。但依鄭志說。則胥徒正在征之之列。明此不得有胥徒。與彼義微異也。孔廣森云。漢書高帝詔曰。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惠帝詔曰。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所謂吏有復除也。云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養卒也者。孔廣森云。武帝建元元年。令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賈山上文帝至言曰。陛下卽位。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所謂復養卒也。云疾者。謂若今癯不可事者。復之者。宋蔡州本。癯作瘠同。大司徒寬疾。注云。若今癯不可事不算卒。詳彼疏。云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者。賈疏云。知者以其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上云受法於司徒。故知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興賢。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若今舉茂才。實。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疏。三年則大比者。謂大案比也。詳小司徒職。依鄭鄉飲酒禮注。則此大比實與賢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疏。能。亦在正月。與受頒教法同月。詳後。又學記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注云。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鄭蓋以此三年與彼中歲校比之期不同。故謂彼非周制。而孔疏引皇侃說。則謂中年考校。亦周法。竊謂中年考校。自是鄉遂羣吏考校之事。其鄉遂大夫大比。則以三年上文頒教法于鄉吏。亦云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蓋或比年。或中年。或三年。其事大小不同。要通謂之考校。宜尊者。校比期遠而疏。官卑者。校比期近而數。學記與此經。本不相妨。皇侃較鄭爲長。云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卽所謂選士也。鄉之學士。其始學於州黨之學。學成。則州長黨正。論其秀者。升之鄉學。學成。則鄉老鄉大夫鄉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故王制云。司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於司馬。曰進士。鄭彼注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彼注又據學記。有中年考試。九年大成出學之說。依彼經注義。則自秀士升爲選士。自選士升爲俊士。自俊士升爲進士。凡三升而後受爵祿也。自鄉而升於司徒。自司徒而升於學。自學而升於司馬。凡三升而後登於朝也。

此經則止有自鄉升司徒法。更無升學升司馬之文。後經獻賢能之書。王受而登于天府。內史武之。注云。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則似此升於司徒者。即可受爵祿。故王制孔疏。謂王制據學者。故中年考試。周禮據鄉人。故三年一舉。鄉人不在學者。及諸侯所貢士。亦升諸司馬。是謂鄉之秀士。有在學不在學者。則九年學成。三升而至司馬。不在學者。則唯三年賓興。可由司徒而徑升於司馬矣。黃以周云。學記周禮所異者。一開歲。一三年耳。而鄉遂大夫所考學士。必升諸國學。教成而後用之。故鄭注王制。命鄉論秀士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即以鄉大夫文言之。明其同也。孔疏以爲周之選舉有二法。一由鄉舉。一由學舉。王制命鄉論秀士。鄉。即鄉大夫。論。謂論之於學也。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衆庶爲鄉人未入學者。則其所與者。爲學士。所考者。亦考之於學可知也。考德行道藝。即司徒之三物。其職曰。受教法於司徒。則所論之士。必升名於司徒可知也。又曰。退而頌之於其鄉吏。鄉吏。即州長。黨正之屬。州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序。州之學也。又曰。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是亦考之於學也。黨正職曰。書其德行道藝。亦謂書之於學也。周之鄉舉里選。必入學而考之。而教之。教成而後用之。故所用之人。皆通達政事。而無不知學之人也。鄉大夫職。於賓興之後。不復言入學事者。教學非其職。略之也。其曰。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爲賢能終言之。非賓興後。即任以官爵也。案黃說。是也。周選舉之法。經雖言之不詳。然其先後條理。亦尙可考。以理推之。此經賓興賢能。由鄉升之司徒。亦必當由司徒升之學。而後升之司馬。司徒升之學。即成均大學。故王制說。大學之教。俊選皆進山大學。升之司馬。乃得受爵祿。故司馬云。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注亦引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之文以爲釋。是鄭亦謂此經。與王制選舉之法略同。非由選士即可升司馬也。至中年考試。鄭自別據學記爲說。王制本無是文。其與經三年大比異同。本可勿論。孔疏以在學不在學。強爲區別。又引熊安生說。以爲殷周之異。皆非經義。又案漢書食貨志。說里塾之教。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曰進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班說。鄉學秀異移國。仍入小學。又謂進士。別爲諸侯所貢之士。皆與王制文迥。公羊宣十五年。何注說。與漢志略同。而分鄉學與庠爲二。尤爲疏舛。皆不足據也。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者。禮。即鄉飲酒禮。此經鄉老無專職。惟大比與賢能。鄉老與焉。國語齊語云。合羣變比校民之有道者。蓋即其事也。注云。賢者有德行者者。小司寇注義同。以經云與賢者。小司寇注義。亦同。以經云能者。即承上道藝而言。故知能即有六藝者。亦即大宰九兩。四曰儒以道得

民也。亦詳彼疏。云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者。明鄉人非善者。不得與觀禮也。賈疏云。謂鄉中有賢者。皆集在庠學。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衆寡。不言其數。此經衆寡兩言。無間多少。皆來觀禮。故云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者。漢時舉孝廉。即有德行者。舉茂才。即有道藝者。與此賢者能者。約略相擬。故舉以爲况。並詳宰夫疏。云賓。敬也者。說文貝部云。賓所敬也。自虎通義五行篇云。賓者。敬也。云敬所舉賢者能者。敬。舊本作賓。非。今據余仁仲本。及注疏本正。此釋經賓與之義。謂衆所舉賢能之人。以禮賓敬之也。大司徒注云。賓。賓客。其賢者與敬義亦相成。云玄謂變舉言與者。謂合衆而尊寵之者。大司徒注云。與。猶舉也。鄭以與舉義同。管子八觀篇云。論賢不鄉舉。則士不急行。鄉舉即賓與。此經不言舉而言與。謂合衆殊異之也。凡賓與必合衆。故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衆之時。欲見其化。知尚賢尊長也。亦其義。云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者。謂合衆於鄉庠飲酒。而以所與賢能之人爲賓。大司徒云。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即謂此也。鄉飲酒禮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引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及此經釋之。云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又云。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賓之也。即此經以禮禮賓之事。亦通謂之饗。說文食部云。饗。鄉人飲酒也。詩豳風七月。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臠彼公堂。稱彼兕觥。毛傳云。饗者。鄉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亦即此禮也。賈鄉飲酒禮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其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還是鄉飲酒黨飲酒法。又鄉飲酒義。孔疏云。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生最賢。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也。段玉裁云。先儒謂鄉飲酒。其用有四。其說未備。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社。注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然則亦必以禮禮賓之也。五也。六遂之縣正如州長。則縣亦有序。春秋亦必以禮會民。而射於其序。六也。鄭師如黨正。

鄙亦當有序。國索鬼神。亦必以禮屬民飲酒。正齒位。七也。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以化之。八也。不變。命右鄉移左。左鄉移右。如初習二禮以化之。九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習二禮於郊學以化之。十也。不變。移之遂。又爲習二禮於遂學以化之。十一也。名爲鄉飲酒。而在鄉者六。在郊者一。在遂者四。案鄉遂小學鄉飲酒之禮。孔段所說略備。據月令。季冬。大飲燕注。則鄉飲酒之禮。惟大夫以下有之。天子諸侯有大饗大飲。而無鄉飲酒。蓋其禮迥不同也。又案。周易觀李氏集解引鄭易注云。諸侯貢士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是諸侯亦有賓興賢能之事。但彼在國學。蓋當用大飲之禮。與鄉飲酒禮。異也。鄉學名庠。詳大司樂疏。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厥其也。其實之明日也。獻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疏〕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者。論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府言者異。詳大宰及小司寇疏。又案州長云。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彼廢興。兼興民及察吏二者言之。是此官於大比之時。并大計羣吏。故遂大夫大比。亦有屬地治。戒功事。誅賞廢興之事。可以互證。此證無計吏之事者。文不具也。詳州長疏。云王再拜受之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擗。唐石經及宋以來版本。並誤。詳大祝疏。云登於天府。內史貳之者。王以所獻賢能之書。正本藏於天府。其副本則在內史。此官與彼二官爲官聯也。注。云厥其也者。爾雅釋言文。與氏注同。云其實之明日也者。謂次日之朝。朝王而獻其書。鄉飲酒禮云。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又有息司正之禮。殆皆在獻書退朝之日與。云獻。猶進也者。廣雅釋詁云。明日。進也。云王再拜受之。重得賢者。重其有得賢之慶也。小司寇司民。獻民數於王。王再拜受之。彼爲重民數而奇拜。此獻賢能之書。王再拜受之。以禮備重。故襄拜也。云王上其書於天府者。司民注云。登。上也。王致其書於天府。言登者。亦重得賢。云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天府。云羣祖廟之守藏。又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也。又彼職獻民數則受而藏之。此獻賢能之書。尤重於民數。故天府亦受而藏之也。云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者。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賈疏云。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詔案。詔爵祿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卽其事也。蓋賢能由鄉升於司徒。更由司徒升於學。由學升於司馬。然後升於朝而受爵祿。王制注。謂在九年大成之後。然則三年大比時。未遽詔爵祿。凡升於司徒。升於司馬者。皆先告於王。王制文可互推。亦非獻於王。卽通籍於朝也。此注要其終言之。謂王既受此賢能之書。

其後當以時予之爵祿，則內史以詔王，備遺忘耳。互詳司士疏。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謂闔門之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贊射者。又使公〔疏〕夫與鄉老則退。各就其鄉學之序。而與鄉人習射。是爲鄉射之禮。問之裘。序點。揭解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乎。〔疏〕夫與鄉老則退。各就其鄉學之序。而與鄉人習射。是爲鄉射之禮。將行鄉射。復當行鄉飲酒禮。則與獻賢能之書。不同日也。凡鄉射禮。以鄉大夫詢衆庶爲主。州長亦得行焉。賈疏謂鄉射本爲州長之禮。鄉大夫用之。非也。五物與大司徒鄉三物。事異而義同。彼注云。物。猶事也。五事。皆據射禮而言。凡大射賓射燕射皆有之。此經以五物專屬鄉射者。以鄉大夫詢衆庶在鄉學。惟用鄉射之禮故也。論語八佾篇。子曰射不主皮。集解引馬融云。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昔射者。不但以中皮爲美。亦兼取和容也。案馬說五善。卽此經五物也。二曰和容。段玉裁謂和爲衍文。是也。其說專據射禮。較杜鄭爲優。詳後。注云。以用也者。小爾雅廣詁文。說文已部云。目。用也。以卽目之隸變。云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者。謂鄉大夫會民射於鄉庠。而以五事詢考之也。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彼經云。鄉射之禮。主人戒賓。注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賈疏云。案今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又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據鄉大夫所行射禮也。豫謂州長春秋二時習射於序。論讓案。鄉射禮。射於序。而用鹿中。與鄉學名序。及大夫用兕中不合。故鄭以爲諸侯州長上土春秋習射之禮。此就今所存鄉射經爲說耳。實則鄉射禮。自以天子鄉大夫詢衆庶之禮爲最重。鄉射之名。實起於此。州長以下。並鄉大夫之屬官。禮名鄉射。足以昭之矣。鄭司農云。詢。謀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寇注同。云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以前此所與之賢能。既獻其書於王。其衆庶之中。未登庠序者。或尚有可與之人。故復以此鄉射禮詢問之。明仍爲謀賢能。以待後三年之復興也。云和。謂闔門之內行也者。孔子燕居云。闔門之內有禮。故三族

和也。先鄭本彼爲說。云容。謂容貌也者。說文山部云。容。盛也。頁部云。頌。兒也。兒部云。兒。頌儀也。猶文作貌。容貌。卽頌兒也。經典皆借容爲頌字。先鄭不知和容爲射禮。故泛舉行及容貌爲說。其實非也。論語馬注。以射禮說和爲志體和。容爲有容儀。皇疏云。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身體和順。故曰體和也。和容。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凌廷堪云。經文明云鄉射之禮五物。然則此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案凌說足申馬義。蓋和專指射者之志體。容則通凡射儀之委曲。無釋獲而言志體和。卽射義所謂志正體直也。有容儀。卽射義所謂進退周還必中禮也。周書大聚篇云。立鄉以習容。彼亦專屬習射言之。云主皮。謂善射者。先鄭意五物之中。惟此指射。餘皆泛論容德。故特釋之。凌廷堪云。二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謂第二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倚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禮。射不主皮。鄭注。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案凌說。是也。云射所以觀士也者。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是射者。所以觀士之德行也。云故書。舞爲無者。段玉裁云。舞。從外蘇聲。故書以無爲舞。古文假借字也。云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者。段玉裁云。頌容。古今字。漢時以容爲容兒字。則以頌專爲雅頌字。子春破和容爲和頌。釋之曰。謂能爲樂也。蓋以樂歌對下文樂舞爲言。鄭不從也。馬季長曰。四曰和頌。合雅頌也。從杜易字。案段說。是也。論語馬注。以容爲頌。雖與杜讀同。然亦主射禮言。其說實較杜爲長。皇疏云。射時有歌樂。音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令與雅頌之聲和合也。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案皇說。是也。凌廷堪亦謂此卽鄉射禮第三次射之以樂節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雖足輔馬義。云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者。段玉裁云。馬季長曰。五曰興武。興舞同也。馬本與故書作無者不同。以舞訓武。則用杜說。而不從杜字也。論語皇疏云。非唯聲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王引之云。五物五者。皆鄉射之禮。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興舞之義。馬未之及。案大司馬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馬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卽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興者。作也。起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鄭彼注曰。興。猶作

也。皇疏非是。案杜云六舞。卽泛指大司樂雲門大卷等六代之舞。其說固誤。馬說專據射禮。雖較杜說爲優。然仍是容節合樂。與和頌無大區別。惟王說據大司樂樂師弓矢舞爲釋。其體最精。李光地。莊有可。說並同。詩齊風猗嗟云。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馬瑞辰。陳奐。亦謂卽此五物與舞之事。是也。蓋鄉射禮。大師奏騶虞以射時。尙有三耦及衆耦。以弓矢舞之節。今鄉射經不言者。以其爲射禮之細。故略之耳。云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者。賈疏云。破司農子春之義。案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教成則與之。明此詢者。還是三物之內。不是三物之外。別有和容。又且主皮與舞。是六藝之內。明此和容是六德六行之中。在下謂之載。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在上謂之包。容則孝也。孝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案鄭不知此五物爲鄉射之節。而謂彼大司徒鄉三物爲一。故以彼一六德二六行。釋此一曰和。二曰容也。彼六行中無容。鄭云容包六行者。廣雅釋詁云。容。禮也。謂六行是人之法。則容可包含此六者。非以容當六行之孝也。賈謂鄭以容爲孝者。亦非鄭指。云庶民無射禮者。據經無庶民射文。賈疏云。天子至士。有大射。燕射。賓射之等。庶人則無此射禮。故云無射禮也。云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鄭不知主皮。卽鄉射第二次射。故以爲庶民因田獵分禽之射也。田獵分禽有射事。詳大司馬注。及鄉射記注。引書傳文。具於後。云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者。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彼注云。禮射。謂以禮論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尙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需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凌廷堪云。鄭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己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尙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尙何升降之有哉。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案凌說是也。此經五物四射所同。主皮之名。蓋起於大射。大射。張皮侯。以皮飾侯。又方制之以爲鵠。故以中鵠爲主皮。賓射。燕射。雖不張皮。亦沿大射主皮之名。然後得通也。三射侯制。詳梓人疏。云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者。賈疏云。以主皮當射。和容當禮。與舞當樂。

五五

使治者。如此。而賈子新書大政篇。則謂上選吏也。必使民與焉。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之。上察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必取其愛焉。十人愛之者。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者。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者。則萬人之吏也。所謂使民與賢。使民與能者。如此。注。云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者。長。即大宰九兩之長。以貴得民。謂出其鄉而爲王朝百官府之正長也。鄭云。教以德行道藝者。蓋以出教對入治而言。實則長亦兼治民。不止教也。賈疏謂以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爲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也。此以長爲都鄙之長及諸侯。蓋本大宰注。然非經義。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劉劭爵制云。古者天子寄軍令於六鄉。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衆相得也。通典職官說同。此釋出使長之爲六鄉之吏。在軍爲軍將之等。亦非經義也。云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治之。賈疏田役之事於內也者。治即九兩之吏。以治得民。謂入爲本鄉治民之吏者。州長以下皆是。墨子尚賢中篇云。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此云出使長之。即長官也。入使治之。即治邑也。賈疏云。以其能者德小。不可以爲大夫諸侯等。故選入鄉中。量德大小。以爲比長。比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賈疏田役於內也。案鄭長。遂官。常由遂大夫與配之內。選擇爲之。非鄉大夫所興也。賈說非。依此經說。則出長入治。以賢能而殊其人。則皆自鄉而升之司徒。升之學。升之司馬。而後授以爵祿也。云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者。明使民自舉賢能。皆以順民爲爲政之本也。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者。皆歸謬文。天明威。僞孔本作天明畏。書釋文云。馬本作威。鄭本蓋與馬同。僞孔傳云。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威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引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者。老子任德章文。王獨注云。動常因也。河上公注云。聖人重改更費因循。若自無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云如是。則古今未。有遠民而可爲治者。廣雅釋詁云。遺。離也。上既引書及老子二文。證爲政以順民爲本之義。故此又申釋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疏〕歲終者。亦謂夏之季冬。云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六鄉之歲會。亦鄉吏之官計也。賈疏云。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以下。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以下。致與大司徒。然後考之。注。云會計也者。大司徒注同。云致事。言其歲盡文書者。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亦云。正歲。令羣吏者。濃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疏〕正歲。令羣吏致事。即小司使。歲盡文書來至。義與此同。

徒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澤之象令。羣吏憲禁。令脩滯糾職。以待邦治。考濬于司徒。謂觀象於司徒所治之官府。因而考論受行之羣吏。亦即上文鄉吏。是也。賈疏云。正歲。建寅之月。鄉大夫令州長已下羣吏。令使考法於司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云以退者。憲之於其所治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宋余仁仲本。治下衍之字。唐石經。所下大上。損闕三字。蓋與余本同。明注疏本。遂以下文國字。上屬此章。大謬。宋婺州本。建陽本。岳本。明嘉靖本。並無之字。今從之。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君。鄭司農云。大詢于衆庶。洪範所謂謀。〔疏〕國大詢于衆庶者。此王以國家大事詢萬民。對前鄉老鄉大夫以鄉射詢衆庶爲文也。云則各帥其鄉之衆及庶民。〔疏〕寡而致於朝者。於。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朝謂外朝。在臬門內。庫門外者。小司寇云。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注云。鄉大夫在公後。即其朝位也。注。云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者。賈疏云。案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以下。此亦云國大詢於衆庶而致於朝。故知大詢者。賈詢國危之等。此三者。皆是國之大事。故稱大詢。鄭司農云。大詢于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洪範稽疑章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人作民。與先鄭所據本同。引之者。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使民皆聚於閭。〔疏〕注。云使民皆聚於閭。胥證大詢偏及衆庶之事。十五家爲閭。中士爲閭胥。胥則有治政之處以聚其民。大故。謂災變寇戎之等。警急須入。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俞樾云。令民各守其閭者。不使出二十五家之外也。閭之下。尚有比。不言各守其比者。比止五家。爲數太少。若使此比之民。不得至彼比。大近煩苛。故不言比而首閭。使此閭之民。不得至彼閭。所以待政令也。莊存與云。大司徒致民於王門。其在鄉者。則守其閭。亦互相足。案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蓋二十五家聚居一閭。閭中有巷。巷首則有門。故因以閭爲五比之名。依鄭大司馬注。謂六鄉爲軍將。營治於國門。莊則比閭之吏。當亦營治於閭門。若然。守閭胥所治處。即是守閭門。俞莊說。與注義亦相成也。晏子春秋外篇云。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兵而立於閭。墨子公輸篇。墨子說公輸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雖以徵令盤無攻宋。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納也。並國有故謹守閭之事。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雖以徵令者。無節則。〔疏〕云。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不得通。

夫也。凡民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爲之節。然則此旌節，卽鄉大夫所爲以與之者也。輔令，亦通王與百官府之徵令文書言之。與彼輔王命義同。注云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謂民雖以應徵令而行，仍須持旌節以爲信。若無旌節，則雖有將之者，仍不得通行。掌節云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是也。

周禮正義

二十二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論語曰：雖州里行。〔疏〕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者，州長之官法也。

教者，與鄉先生以鄉三物教於州學也。教治政令，四者平列。猶鄉大夫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也。賈疏謂治政令之法者，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非經義。阮元云：賈意於經教字一逗，然黨正云政令教治，則賈讀非也。注。

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者，大司徒注義同。引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者，衛靈公篇文。何氏集解引鄭注云：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亦據鄉遂爲說。又引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者，左宣十一年傳云：

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者，杜注云：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引之者，證侯國亦有州也。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

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疏〕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者，以下並掌當州教治

之事。賈疏云：謂建子之月一日，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與司諫爲官聯也。德行道藝等，黨正以下，各有所書。此官又總校考之，說文力部云：勸，勉也。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與

司政爲官聯也。過惡，卽司教之衰惡過失。糾戒，亦與司教誅讓防禁事。略同。注。云屬，猶合也。聚也者，說文戶部云：屬，連也。引中爲合聚之義。屬聚，遂大夫大行人注。並同。云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者，爲其聞之者

衆，將以勸其向善之志。此與鄉大夫合衆賓興賢能意同。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疏〕若以歲時祭祀州社者，賈疏云：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射義曰：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疏〕歲時，唯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

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案賈說。是也。州社蓋亦有仲春仲秋兩祭。黨正祭。族師祭。皆以春秋。蓋禮有隆殺。而時則同。此經不著時者。以下文云。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變文以避復重也。凡社歲二祭。詳肆師疏。州社者。州之官社。鄉遂之制。二千五百家以上。始得立社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孔疏云。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稌牡。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案以孔引駁異義說。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案以孔引駁異義說。參綜考之。鄭意蓋謂周時有公社。有私社。公社斷自鄉州縣都。此經州社。是也。其私社則大夫士庶人。族居百家以上。得立之。祭法置社。是也。駁異義謂有國及治民大夫有社稷。自指國邑公社言之。孔以爲百家以上之治民大夫。非鄭指也。公社之祭。王侯及治民大夫主之。故州有社。而黨族則別祭。祭酬。私社之祭。貴家大族主之。故祭法云。大夫以下。明平民百家以上。尚不得立社也。孔唯引鄭駁義。而不詳說云何。考說文示部云。周禮二十五家爲社。異義說或當與彼同。但經無此文。風俗通義祀典篇。引作周禮說。蓋此經舊師說如是。據彼則閭里二十五家。即得立社。史記魯世家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哀十五年左傳杜注。呂氏春秋慎大篇高注。漢書五行志顏注引臣瓚說。管子小稱篇尹注。史記孔子世家索隱。荀子仲尼篇楊注。說並同。商子賞刑篇云。里有書社。楚辭天問云。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皆閭里立社之證。然左哀十五年傳。齊與衛書社五百。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說齊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荀子仲尼篇。作書社三百。呂氏春秋高義篇。說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以上諸書所云書社。或致異國。或賜諸臣。則當爲都鄙采地之制。都鄙制。丘甸則不得有二十五家之里。戰國策秦策云。賜之二社之地。高注云。邑皆有社。二社二邑。彼邑似即指都鄙四井之邑。左昭二十五年傳。自莒疆以四。請致千社。千社。疑亦即千邑也。若然。鄉遂二十五家而立社。都鄙公邑四井而立社。與。今考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則周初已有書社。竊疑即置社之制。與閭里之社不同。閭里二十五家立社。恐是晚周之法。許應所稱。雖經師舊義。鄭所不從。故郊特牲孔疏云。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案孔辯民社爲秦制。深得鄭指。管子乘馬篇。又云。方六里爲社。方六里爲積三十六里。以一里八家計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此疑齊制。與禮亦不合也。云則屬其民而讀禮亦如之者。謂正月吉日之外。復有仲春仲秋社後兩次讀法。亦有考糾勸戒之事。如正月吉也。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禮即鄉射之禮。王制云。元日習射上功。是也。亦春秋兩行。不必與祭社同月。鄉射

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鄉飲酒義云。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鄭彼注云。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禮也。賈疏云。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云。序。州黨之學也者。鄉飲酒義注義同。賈疏云。案下黨正亦云飲酒於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爲序。若鄉則立序。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序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序則鄉學也。論讓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鄭注云。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序門外。是也。序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今文像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又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案依鄭鄉射注義。則鄉郊之學。爲序有室。州黨之學。爲序無室。序。正字當作謝。又卽爾雅釋宮之謝。書泰誓孔疏。引孫炎云。謝。但有堂也。其序爲大學東序之專名。具有堂室。與序略同。不可通於州黨無室之學。經典凡說州學作序作豫者。並聲近假借字。此經及學記注。並不破序爲謝者。文不具也。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注云。羣吏。鄉達之官。彼注蓋並家侯國言之。不復析別耳。實則鄉達不得有東序也。焦循云。爾雅云。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謝。無東西廂言。則視寢又無室矣。杜預注。宣十六年傳云。宣謝。講武屋。謂屋歇前。孔疏云。歇前者。無壁。如今縣。是也。歇前。正無廂與室之屋也。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以校序庠別於學。序乃鄉學之名。殷人尙質。其制無室而歇前。周立此制於州達。而易鄉學爲庠也。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文王世子於大學言東序。是大學亦有序稱。周之東序。又曰東膠。膠與校。蓋同音通用字。大學稱庠校。猶鄉學名庠。而北學亦稱上庠也。歇前之制。惟在州達者然耳。段玉裁云。成周學制。鄉有鄉學。其屬別爲州黨族比閭。州有州序。黨有黨序。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家有塾也。鄉大夫等掌之。大司徒領之。自鄉而四郊。每郊有郊學。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鄭注。周立小學於四郊。鄉之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鄭注。爲之習禮於郊學。文王世子。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敏才焉。鄭注。謂論說於郊學。祭義。天子設四學。鄭注。四學。謂周有四郊之虞庠也。皆是也。亦大司徒領之。由郊而外。距郊百里內爲六遂。鄰里鄣鄙縣。皆其屬別也。每遂有學。學記所謂術有序。是也。其所屬之學。當亦如鄉達大夫等主之。亦大司徒領之。此城中城外學之大概也。鄉學必在百里之適中。而不在邊。虞庠乃設百里之邊。故記曰。在國之四郊。注謂之郊學。命鄉簡

不帥教者習禮。先在本鄉。繼有鄉移左鄉。左鄉移右鄉。繼移郊學。繼移遠學。終乃屏之遠方。山近泊遠。蓋然可考。案段說甚疑。周鄉遂學制。依鄭三禮注義。鄉學名庠。六鄉則六庠也。鄉之次爲州。州學名序。六鄉三十州。則有三十序也。州之次爲黨。黨學亦名序。六鄉百五十黨。則有百五十序也。六鄉地不逾四同。而立庠序百八十有六。國學及四郊之學。尚不與其數。教法亦甚詳矣。蓋周制自國學外。鄉學郊學。並名庠。王制及鄉飲酒義所說。是也。州黨及六遂之學。並名序。此經及學記所說。是也。左襄三十年傳。鄭有鄉校。此猶東序之或稱東膠。蓋侯國之制。至孟子滕文公篇。說夏校殷序周庠。史記儒林傳同。說文戶部。則云庠。禮官養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漢書儒林傳說同。文雖差異。要並指三代之鄉學而言。焦循說甚瑣。段玉裁。孔廣森說。亦同。遂學亦名序。故學記云。衛有序。注云。衛。當爲遂聲之誤也。孔疏云。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也。皇氏云。遂學曰庠。與此文違。其義非也。陳祥道云。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州長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案陳說比例極是。足申鄭孔義。若然。六遂亦當有六序。遂之三十縣。與百五十鄉。與鄉之州黨同。當亦有學。然其名不見於經。學記疏謂亦名序。未知然否。漢書食貨志。謂五比爲鄰。五鄰爲里。里有序。序有左塾右塾。白虎通義辟雍篇說。同。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又謂一里八十家。中里爲校室。以此例之。則似閭族里鄰亦有學。經注並無文。未知其審。段玉裁謂班何所云。卽學記之家有塾。理或然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射義云。內志正。外體直。是也。引射義曰。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者。證射爲正志之義。賈疏云。釋。陳也。言各陳釋己志。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大祭祀。謂州社稷也。蒞。大喪。鄉老〔疏〕凡州之大祭祀。大義。言各陳釋己志。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鄉大夫於是卒者也。蒞。臨也。〔疏〕喪。皆蒞其事者。祭祀喪紀。皆當州之禮事。亦教治之一隅也。注。云大祭祀。謂州社稷也者。明與它職大祭祀。關天地宗廟者。異。賈疏云。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晉州之大祭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者。以鄉吏之中。爵尊者無過鄉老。鄉大夫。卒若國作於所治之州里。亦得爲喪紀之大者。明與它職大喪。關王后世子者。異也。云蒞。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疏〕若國作民而師田而致之者。賈疏云。首若者。不定之辭。若。如也。如有國家作起其民。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謂役作。此數事者。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於司徒也。注。云致之。致之於司徒也者。賈疏云。謂

州長致與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徒職云。大軍旅帥其衆庶。是也。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者。夏官敘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衆師。卽一州二千五百家所出。州長敘官云。每州中大夫一人。此又云掌其戒令賞罰。故知在軍就爲師帥。左傳十五年傳。晉作州兵。杜注云。使州長繕甲兵。蓋亦師帥之事也。賈疏云。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爲師帥。卽是因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疏〕歲終者。對內政寄軍令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疏〕歲終者。對夏正一歲之終始也。凡此經云。歲終皆爲建丑之月。賈疏謂周歲終失之。詳宰夫疏。云則會其州之政令者。此正當州之歲會。亦州吏之官成也。云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者。夏正建寅之月。又讀教法。此在周正月後兩月。仲春祭社前一月。則此官一歲四讀法也。注。云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者。上文正月之吉。三已屬州民而讀法。是建子之月已讀之。此於正歲建寅之月又讀之。明爲四時之正。故重復申明。欲民之徧諭也。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疏〕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者。此州吏之官則大攷州里者。謂年年考訖。至三年則大考之。晉大者。時有黜陟廢興故也。詒讓案。大攷州里。謂考察吏民之賢否。州里。關黨族間比言之。詳鄉師疏。云以贊鄉大夫廢興者。此亦兼與民察吏二者言之。鄉大夫於大比之時。有實與賢能之事。又因以察吏治。遂大夫云。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比。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是大比民有實與。吏有廢置。皆鄉遂大夫總掌其事。州長縣正以下則贊之。明大比與大計。事相因也。詳司書疏。注。云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者。大宰注云。廢。猶退也。興與進。義亦相成。鄭司農云。贊。助也者。充人大行人注。並同。小爾雅廣詁云。贊助。佐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論語曰。〔疏〕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者。教謂教於黨學。及後農云。五百家爲黨者。大司徒注義同。引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童子者。鄉黨問篇文。彼魯制諸侯三鄉。亦五百家爲黨。故引以爲證。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疏〕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者。賈疏云。黨正。糾親民者。於教亦彌數。

注。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大宰注云。吉謂朔日。云備親民者。於教亦備數者。賈疏云。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樂。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摠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惠士奇云。讀法。州長一年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閭胥讀。春秋祭樂亦如之。祭。謂雪祭水旱之神。蓋〔疏〕春秋祭樂者。與州春秋祭社事相礙。蓋亦以仲春秋祭無時。春秋祭樂亦如之。祭。謂雪祭水旱之神。蓋〔疏〕春秋祭樂者。與州春秋祭社事相礙。蓋亦以仲春秋祭云亦如之者。亦屬民而讀法也。注。云祭。謂雪祭水旱之神者。即大祝六祈之祭也。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雪宗。祭水旱也。鄭注云。宗皆當爲祭。故此云雪祭。又左昭元年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說文而部云。祭。設縣龍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祭衛使災不生。金鶚云。大祝六祈。三曰禴。四曰祭。禴之祭。主於癘疫。祭之祭。主於水旱。故祭法云。雪宗祭水旱雪霜風雨之不時。爲水旱所由致。義與水旱相因也。第祭禴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禴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是禴祭一類。故禴癘疫。亦通謂之祭也。祭之祭。雖有日月星辰與山川二者。而山川較多。楚語曰。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章注云。此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然則祭於日月星辰者。惟天子有之。非天子則祭於山川。黨正職云。春秋祭樂。是祭之祭。達於大夫可知。祭於山川者多也。祭祭亦及社稷。大祝職曰。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鄭注。天裁。疫癘水旱也。是祭及社稷矣。左傳第言山川而不及社稷。以蠡胎爲汾神故也。且祭之時。亦有二。無定時者。遇災而行。所以禳水旱。則山川社稷。並祭有定時者。於春秋二仲行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略同。其祭則主山川而不及社稷。以社稷已自有春秋之祭也。州長首春秋祭社。黨正言春秋祭樂。社有定時。則祭亦有定時可知。社稷尊於山川。故州長祭社。黨正祭樂。案金說甚數。此經之祭樂。祭法謂之雪祭。蓋因祭水旱之神。通謂之雪。其實與祭雪不同。周祭雪有二。正雪爲常禮。月令繫於五月。依鄭義則在周六月。又有旱雪爲變禮。周秋三月遇旱則祭。不早則否。月令。大雩帝之下。又有命百縣雪祀之文。百縣。即謂畿內鄉遂公邑。則州黨得有常雪之祭。其旱雪之祭。亦當有之。但二雪並無春秋再祭之法。則雪祭與常雪不同。明矣。論衡謂古有春秋二雪。其說絕無根據。不足證此也。雪禮詳女巫疏。又晉書禮志引學虞議。謂此祭樂。即書之六宗。及月令之天宗。其說甚誤。但學議以此祭樂。與肆師社宗並舉。齊校文義。疑學氏所見本。祭。實作宗。或據賈馬王諸家舊讀。故與鄭異也。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聖人注云。祭謂營鄩所祭。營鄩。即謂壇之營城。

也。祭與社稷。同爲地示。故其壇位。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略同社稷。壇位。詳大司徒疏。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徵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疏〕序。以正齒位者。謂行鄉飲酒之禮於黨學之序也。黨序亦無室。與州序同學。記云黨有庠。孔疏云州黨曰序。此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序。不別立序。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鼎循云。黨與逢對舉。則鄉之通名。案焦說近是。互詳州長疏。正齒位。卽王制云習鄉上齒。是也。管子八觀篇云。時無會同。喪烝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無自生矣。此因蜡祭而行鄉飲酒。卽會同以明齒長教輯睦之事也。賈疏云。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於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者。祭義文同。賈疏云。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壹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有壹命之人來者。卽於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再命齒于父族。謂父族爲賓。卽與之爲齒。年六在賓東。年小在賓西。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壹命。則此壹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者。釋文云。蜡。依字作藉。案月令釋文。引字林作藉。卽蜡之俗。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噲而祭司噲也。祭百種以報噲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鄭彼注云。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案鄭以此經云索鬼神。與郊特牲蜡索之訓。正相會。故據以爲說。周十二月。於夏正爲十月。故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鄭注云。十

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燕。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月令又云。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制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疏云。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敘在祈年之前。然鄭爲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卽黨正飲酒也。案據鄭孔說。則建亥之月。天子先大飲燕於大學。大飲之後有蜡祭。蜡之後有臘祭。臘之後黨正乃屬民飲酒於序。正齒位。其次蓋如此。此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卽舉蜡祭。以明黨正之飲酒。在國蜡後也。索鬼神。卽指大蜡八神。而鄭孔據月令以說蜡。謂八神之外。又廣及日月星辰社門閭等衆神。金鶚云。月令多雜秦制。秦無蜡祭。而於孟冬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遂勞農休息。以倣周之大蜡。而不以蜡名之。後儒不察。而以爲周禮。誤矣。周禮。孟春祈穀於上帝。仲春祭社稷。亦所以祈年。皆於本年之春行之。未有預祈於年前者也。歲終之祭。當報而不當祈。且祈年不當但祈日月星辰。而不及上帝。日月從祀於圜丘南郊。又特祀於二分。未聞祀於孟冬者也。社已祀於春秋。先祖已祭於四時。此時適已烝祭五祀。已分祭於四時。乃復祭之。不病其數乎。況先祖五祀。於勞農休息。絕不相關。又先祖祭於廟。五祀祭於宮。而勞農休息。則在於郊。其地隔遠。皆不合於禮。禮運云。耆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鄭注云。謂蜡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不知蜡祭畢。必行燕禮。燕禮以大夫爲賓。孔子爲大夫。故爲蜡賓。燕於寢。故事畢而出游於觀。若祭宗廟而助祭。孔子安得爲賓乎。不得據此而謂蜡亦祭宗廟者也。然則祈年於天宗以下三祭。非周禮明矣。鄭注皆指爲周之蜡祭。殊不知蜡祭畢。著八蜡之神。若蜡祭亦祭天宗公社等神。經文何以不著乎。且經云。蜡者索也。以八神有功於民。而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若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何待索邪。案金謂祈年天宗祠公社門閭。非蜡祭。是也。黃以周說同。大蜡八神。皆非常祀所及。搜索而祭之。故經云索鬼神。與大司徒十二荒政之索鬼神。爲修廢祀。事異而義同也。至臘爲息民之祭。與蜡同日行之。但有尊卑之別耳。通言之。臘亦得謂之蜡。其黨正飲酒正齒位。卽在蜡臘之日。故郊特牲因蜡而及息民之祭。月令又因臘而及勞農休息之事。明黨飲亦與蜡臘事相因。雜記云。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鄭彼注亦

引此經爲說。是其證也。蜡臘異同。詳簡章疏。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者。案彼云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鄭彼注云。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孔疏云。按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實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衆賓。實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四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傍。同南面立也。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尋爲簠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實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釋文云。隙。本又作卻。案卻。即隙之借字。白虎通義鄉射篇云。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以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非茨牆。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閒暇。復長幼之序也。鄉飲酒義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鄭亦本彼爲說。國語齊語云。班序齔毛以爲民紀統。亦謂此也。賈疏云。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以今儀禮唯有鄉飲酒禮。爲諸侯鄉大夫禮。無天子黨正飲酒之禮也。云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賈疏云。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上豆數之言。此經唯有一命已上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案賈說是也。此蒙上禮亡。而言微失少者。謂記雖略見其事。而文不備耳。云凡射飲酒者。賈疏云。謂州長春秋行射。黨正十二月行鄉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者。明此三命再命一命。並據當鄉之民。仕者而言也。賈疏云。證此經壹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云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是也者。鄉飲鄉射二記。並有此文。故兼引之。賈疏云。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上。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旣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鄭彼注云。齒。人壽之數也。又衆義注云。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賈疏云。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賓客相次。以其壹命。若據天子之國。壹命爲下士。

若據諸侯之國。壹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士立於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于亦當作於。此猶文王世子云。不踰父兄也。父族對異姓言之。則凡同大宗者皆齒。不徒九族也。賈疏云。以其賓在戶屬之閒南面。若實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賈疏云。既言齒於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者。于亦當作於。此不齒。謂爵貴。特居尊位。雖父族亦不以年相次。荀子大略篇云。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祭。義文略同。所謂不齒也。與大司寇圖士罷民不齒義異。違席於尊東。亦兼據鄉飲鄉射二禮爲說。鄉飲酒禮云。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鄉彼注云。尊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席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又鄉射禮。一人舉解。後云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升席于尊東。注云。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尊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爲僎。尊東明與賓夾尊也。案鄉飲鄉射。遵席皆與賓夾尊。鄉飲酒禮。遵席於賓東者。賓東即尊東。二經義不異也。賈疏云。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於尊東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卿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壹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於下。故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於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壹命齒於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於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壹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別爲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案依鄭三禮注。及賈疏義。則此黨飲酒正齒位。雖義主尚齒。而實兼貴貴。故一命無不齒。再命則有齒有不齒。三命則皆不齒。其鄉飲酒賓賢能。則尊賢而兼貴貴。故天子中士再命。仍齒於鄉里。而侯國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子男大夫一命者。轉得與天子上士同不齒也。至文王世子說。天子諸侯朝公族於內朝。則又親親而兼尚齒。故彼文云。公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而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又云。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彼注云。

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亦引此經爲說。然則內朝公族之朝。雖三命仍無不齒。蓋與此二禮又異矣。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其黨之〔疏〕注。云其黨之民者。賈疏云。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與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凡作民而師。日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亦於軍因〔疏〕田法。此官受彼法以治之也。注。云亦於軍因爲旅帥者。蒙上州長在軍爲帥也。夏官敘官云。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黨正敘官。亦每黨下大夫一人。賈疏云。此亦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帥。亦如州長因爲師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疏〕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者。此正黨之歲會。亦黨吏之官成也。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疏〕糾戒事尤詳也。注。云書記之者。廣雅釋言云。書。記也。謂記其德行道藝於版籍。書益稷云。書用識哉。記識義亦同。賈疏云。以其三年乃一貢。今以歲時洎校比。洎。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卽貢之也。及其六畜車輦。〔疏〕校字。皆當從手。非也。詳夏官敘官疏。賈疏云。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族。至今小案比。〔疏〕以歲時洎校比者。鄭長注云。校。猶教也。此卽木因之字。段借爲校數之名。夏官釋文。謂比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云洎。臨也者。天官世婦注義同。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者。賈疏云。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小司徒大比。先鄭注云。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蓋卽大案比。其小案比。不知以何月。呂飛鵬云。淮南子時則訓三月官鄉注云。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據此則漢之案比。亦或以三月。詒讓案。高氏所云。或卽小案比也。先鄭以此四時校比。對小司徒三年大比爲小。故及大比亦舉漢法爲況。然漢大案比。亦每年一行。實與周制小異。賈疏謂漢小案比。亦對三年大比爲小。非也。

如之〔疏〕及大比亦如之者。賈疏云及至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政事。邦政之事。鄭〔疏〕注。云政事邦政之事者。此讀政如字。與他職讀爲征者異。司農云。百家爲族。〔疏〕賈疏云。謂國之征役。皆是也。鄭司農云。百家爲族者。

大司徒注。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

義同。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

讀邦〔疏〕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賈疏云。黨正所書。德行道藝具言。此云孝弟睦姻。惟據

法。六行之四事。有學卽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應不異黨正。但文有詳略。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析

別而言耳。詒讓案。閏胥讀法。已書其敬敏任恤者。故此官唯書孝弟睦姻。與閏胥互相備也。注。云月吉每月朔日

也者。以經不著某月。明每月朔日。皆讀法也。吉爲朔日。大宰注義同。賈疏云。以其親民。教亦綱數。故十二月

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者。段玉裁云。故書。或無事字。考杜易政爲正下屬讀

之。黃以周云。與凌人故書掌冰政。杜破政爲正。下屬歲十有二月。其例正同。詒讓案。杜云當爲正月吉者。據州長

讀法。亦在正月之吉也。賈疏云。但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爲正月之吉。則與州長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爲戒令政

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者。此卽與今書同。法。經例作灋。注例用今字。故作法。蓋故書止有兩本。一本無事字。

一本有事字。後鄭以有事字者爲正本。則以無者爲或本。杜以無事字者爲正。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爲人物裁害之

水。則以有者爲或本。前後兩舉。故書或作而文不同。由鄭杜意各有所主耳。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爲人物裁害之

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媒娼之酺。與人〔疏〕春秋祭酺者。酺與酺

鬼之步與。酺亦爲增位如零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春秋祭酺者。酺與酺

禮。蓋亦以仲春仲秋與祭社同月也。云亦如之者。亦屬民而讀法。仲春仲秋月朔。既讀法。其祭酺之日。更復讀之。

是卯月酉月各兩次讀。通前爲十四讀法也。注。云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者。裁。注例用今字。當作災。校人注。

亦作災。此疑誤。詳膳夫疏。字書。酺字無祭神之義。鄭以黨正祭及漢法約之。知酺亦與人物爲裁害之神也。云故

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者。賈疏云。校人職云。馬步亦爲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酺者。子春亦無正文。

直以疑之。今此爲正。故依之也。段玉裁改當爲酺。爲當從酺。云故書。酺步兩有。杜從酺不從步。今本作當爲酺者。

非也。林頤山云。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秦始皇紀。天下大酺。集解文穎曰。酺。周禮族師。

筆春秋祭醢。爲人物裁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醢。案林說亦通。云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醢。尙沿周禮春秋祭醢遺俗。遂改故書祭步爲祭醢。彼注亦云。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鄭引之者。欲證故書或作步。義亦得通也。云則未知此世所云蠶螟之醢。與人鬼之步與者。此據漢時民間有此二祭。蠶螟之醢。卽爲物裁害之神。人鬼之步。卽爲人裁害之神也。賈疏云。但此經云醢。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蠶螟之醢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醢。定當何醢。故兩言之。徐養原云。醢步。通川。可以兩從。鄭君之說。與子春小異。嘉士奇云。封禪書有諸布。索隱引爾雅。祭星曰布。非也。大觀六號。二曰鬼號。布者。鬼號也。秦漢之布。卽周官之醢。淮南子泥論訓曰。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布。猶醢也。步也。族師祭醢。校人祭步。所謂布也。醢步布。音相近而通。詒讓案。醢之爲祭。古書別無所見。步爲祭名。自校人馬步外。又見大戴禮記諸志篇。云天子崩。步於四川。代於四山。則祭川亦謂之步矣。又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洪範五行傳云。惟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惟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此步。或卽祈禱六沴之祀名。與諸志步四川義。略同。鄭五行傳注。訓步爲推演天道。似失其義。至此注蠶螟之醢。人鬼之步。蓋漢時世俗祈禱小祀之名。今無可考。惠氏謂卽史記封禪書所載。雍諸祠祀之諸布。其說近是。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郭注云。布。散祭於地。公羊傳三十二年。何注亦云。日月星辰布。此祭醢雖非祭星。而鄭謂亦爲壇位如蠶螟。則與布散祭於地。禮正相類。故與祭星同名。猶之蠶正祭醢。亦與幽祭祭星同名也。淮南書之宗布。高注云。羿。古之諸侯。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星爲布。謂此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案宗布。疑亦卽此經之祭醢祭醢。幽祭祭醢。字並作宗。卽其比例。祭醢。並祈禱災害之祭。羿除天下之害神。因託祀於祭醢。其義正相應。惠氏謂布卽醢。而不知宗亦卽醢也。淮南注後二說。或卽此注人鬼之步。古制茫昧。未能定也。至校人冬祭馬步。注云。馬步神爲災害馬者。字與此人鬼之步同。彼疏引此注蠶螟之醢。作玄冥之步。則傳寫譌舛。不足據也。云蓋亦爲壇位。如蠶螟者。釋文云。祭本亦作醢。下黨祭同。案祭醢。聲之誤。此謂祭醢之禮。約與蠶正祭醢之祭。同也。云族長無飲酒之禮者。賈疏云。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醢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者。明醢與醢。事相因也。賈疏云。鄭必知因祭醢。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族醢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醢與。鄭彼注云。合錢飲酒爲醢。族醢相酌。似之也。卽引明堂禮乃命國醢。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醢法。醢卽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徐養原云。漢書文帝紀。初卽位。醢五日。注文類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

五日也。此謂又與祭酺不同。祭酺雖亦飲酒。然非賜酺也。故良相正義。謂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是聚飲之酺。乃後起之義。周制。酺爲祭名。酺乃爲飲酒。事雖相因。實則異也。林頤山云。周制有酺無醴。禮器及注。引王居明堂禮。有醴無酺。說文酉部。酺。王德布大飲酒也。酺。會飲酒也。漢制。酺是詔賜贖典。族師春秋祭酺。乃與醴會飲酒相近。詩周頌良耜。以開百室。鄭彼箋云。百室。一族也。出必共。漁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醴之歡。後鄭箋詩。舉合酺以足祭酺之義。其故由於州長黨正。有飲酒禮。飲酒之錢。皆官長所供給。此之族師。本無飲酒禮。特因祭酺而合錢飲酒。乃合民間私錢爲之。卽禮器及王居明堂禮所謂酺也。漢食貨志上。李惲以爲一夫治田百畝。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爲錢三百。又卽族師春秋祭酺。合民間之錢爲酺。得一佐證。劉向列女傳魯母師傳。酺醴醉飽。則祭酺自古然矣。案徐林說。是也。黃佐六藝流別引尙書大傳。亦云仲秋乃命民散酺。與鄭引明堂禮同。鄭以逸禮說酺亦在中秋。與此經春秋祭酺時合。故謂祭酺後有與民飲酒之事。詩以邦比之濃。帥四閭。箋所言甚析。後世沿襲。遂以酺亦專爲會飲。而失其祭神之義。乃與醴無復區別。非其本也。以邦比之濃。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癘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登。成也。〔疏〕以邦比之濃者。與鄉師國比之法義同。卽小司徒云。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是也。此亦小案比。四時行之。與小司徒三年大比事異。云帥四閭之吏者。賈疏云。族師管四閭。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帥四閭之吏也。云以時屬民而校者。賈疏云。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云及其六畜車輦者。月令季春云。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卽六畜之校比也。六畜之馬牛及車輦。所以備田役之用。不以共師旅。以鄉遂出兵而不出車也。詳小司徒鄉師鄉大夫疏。注。云登。成也。定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相共。猶相救相勸。〔疏〕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民人之什伍之法也。賈疏云。在家爲有五家爲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爲聯相管之法。今云十家爲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爲什。本出於在家。故并二比爲十家爲聯。擬入軍時相并。故覆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明是在軍法耳。案據士師說鄉合之法。云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則此并比族爲聯者。欲使之相與佐助保任。乃在鄉之常法。賈謂是在軍法。非是。鄉邑當自一閭二十五家始。然邑之小者。或二比十家。亦可自爲保聚。論語公冶長

篇。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穀梁莊九年傳。並云十室之邑。是亦可爲聯。不必軍法也。周書大聚篇云。發令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帥。資喪比服。五月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教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卽平時比伍閭族。相爲合聯之事。云四閭爲族。八閭爲聯者。八閭二百家也。若然。在軍蓋亦百人爲卒。二卒爲聯。經文不具也。賈疏云。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鄭答并之爲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爲聯之類也。云使之相保相受者。大司徒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此又以二閭二族。相聯保受。其事同也。彼注云。保。猶任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云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者。鄭賈讀相及句斷。案當讀相及相共爲句。賈疏云。案檀弓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墨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莊存與云。鄭君言非至理也。夫罪有不相及者。其惡在身。雖父子兄弟。不能化之使正也。如石礫之於石厚是也。有相及者。其惡非一人所能獨爲。非鄰里佐助。相與比周。則立敗矣。故令相及以孤惡人之黨類也。如經所謂造言亂民之等。是也。案莊說是也。又管子立政篇云。十家爲什。五家爲伍。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又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與此義略同。云以受邦職者。民各有職。各受而任之。若大宰九職。大司徒十二職事之屬。云以役國事者。州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是也。士師鄉合云。以比追胥之事。亦其一隅。云以相葬埋者。釋文云。埋。本或作理。阮元云。經常用理字。此淺人以俗字改之。案阮說是也。埋。正字當作葬。經並借理爲之。詳隨人疏。此卽大司徒云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也。注。云相共猶相救相賙者。羊人注云。共。猶給也。賈疏云。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此所戒勅。亦與彼同。故引爲證也。俞樾云。相共猶相及。蓋既使之互相保受。故有罪而刑罰。有善而慶賞。亦相及相共也。鄭君誤以相共爲相救相賙。賈疏遂斷刑罰慶賞相及。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爲句。皆非經旨。案俞說於義爲長。

其治令戒禁刑罰。亦於軍因〔疏〕。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者。賈疏云。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卽爲一卒。爲卒長。〔疏〕。卒長還使族師爲之。云簡其兵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轡任器之屬。此亦謂田役。道胥養卒鳩作。民閒自備兵器。若大師發六軍。其兵器皆官授。非鄉里所自共。詳鄉師司兵疏。云以鼓鐸旗物帥而至者。鼓鐸旗物。亦簡閱備具。而後帥其衆而至所期之處也。亦詳鄉師疏。賈疏云。族師以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帥。

以致司徒也。注云亦於軍因爲卒長者。蒙上黨正在軍爲族帥也。夏官敘官云。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卒衆。卽一族百家所出。族師敘官。亦每族上士一人。故知在軍就爲卒長也。賈疏云。亦釋經掌其治令已下。亦非衆屬軍吏。還是自爲卒。歲終則會政致事。〔疏〕歲終則會政致事者。此正族吏長者也。亦族師之官成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鄭司農云。二〔疏〕各掌其閭之徵令者。與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同。亦通咳徵役徵賦二義。因爲兩司馬。注不言者。文略。注。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爲閭者。大司徒注義同。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

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酬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故書。既爲灋。杜子春讀。〔疏〕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者。謂當閭案比之事。賈疏云。謂歲之四時。閭胥各自數。常政。爲征。暨。爲既。〔疏〕閭之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卽鄉師云。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此不云可任

者。文不具。亦辨之可知。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者。役政。釋文作政役。阮元云。注先釋役。後釋政。釋文蓋誤倒。王引之云。祭祀役政喪紀。不得言數。蓋因本篇屢言某某之數。若大司徒人民之數。地域廣輪之數。之類。而誤也。數當爲事。州長云。師田行役之事。鄭長云。喪紀祭祀之事。此亦當云。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事。惟有事故聚衆庶。若作數。則文義不可通矣。鄭注賈疏。皆不解數字。則其爲事字可知。事字易明。無須作解也。唐

石經始誤作數。案王說。是也。此春秋惟據祭祀言。凡州社黨酬族祭。皆以春秋是也。其餘役政喪紀。皆無定時。凡因事聚衆庶。卽是屬民。故任在何時。皆與之讀法。賈疏云。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爲之

聚衆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灋者。比亦謂四時小案比。卽上數衆寡之事。亦卽族師云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衆寡之等。是也。賈疏云。上族師已上官。讀法雖稀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

於民爲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卽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賈疏云。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詒讓案。敬卽大司徒十二教以祀禮教敬敏。卽師氏三德之敏德。以

爲行本。是也。任恤則大司徒六行之二。錯舉此四者。以明教民德行。條目匪一。皆互相備也。注云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酬也者。明當閭無祭祀之事。經言祭祀。謂佐州黨族祭祀之事也。云役。田役也者。謂因田而發徒役。與凡

社黨祭族酬也者。明當閭無祭祀之事。經言祭祀。謂佐州黨族祭祀之事也。云役。田役也者。謂因田而發徒役。與凡

社黨祭族酬也者。明當閭無祭祀之事。經言祭祀。謂佐州黨族祭祀之事也。云役。田役也者。謂因田而發徒役。與凡

社黨祭族酬也者。明當閭無祭祀之事。經言祭祀。謂佐州黨族祭祀之事也。云役。田役也者。謂因田而發徒役。與凡

役事異。詳鼓人疏。賈疏云。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云政。若州射黨飲酒也者。鄭讀政。如字。經注皆不言。閭有學。則當閭無特爲射飲之法。惟於州長黨正射飲時。開胥則與其事也。王引之云。役政。卽政役。杜子春讀政爲征。是也。後鄭分役政爲二。以爲政若州射黨飲酒。失之。上祭祀。下喪紀。皆二字爲一事。何役政獨爲二事乎。案王說。是也。役政。卽小宰八成之聽政役以比居。政亦當讀爲征。詳彼疏。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賈疏云。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衆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喪解之。云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比。亦謂小案比。四者謂一祭祀。二役。三政。四喪紀。與比爲五。皆聚衆庶。則皆讀法以勅戒之。依王說。政役爲一。則止有四事。經云既比則讀法。既。當訓爲已。謂歲時案比事竟。因衆庶未散。遂留與之讀法也。注云。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者。以經先言祭祀政役喪紀聚衆庶。而後云既比。嫌比不聚衆庶。故云及以類舉之。非以及比詰既比也。勑。卽敕之借字。詳大宰疏。云故書。既爲暨者。說文平部云。息。衆詞與也。暨。卽息之俗。與既聲類同。云杜子春讀政爲征。暨爲既者。皆依聲類破字。鄭讀政。如字。不從杜。而暨從今書作。既。與杜讀同。政。讀爲征。均人注義同。互詳小宰疏。凡事掌其比。饋撻罰之事。饋撻者。失禮之罰也。撻。用酒。故既。與杜讀同。政。讀爲征。均人注義同。互詳小宰疏。凡事掌其比。饋撻罰之事。其罰以兕角爲之。撻。扑也。故書。或言饋撻之罰事。杜子〔疏〕凡事掌其比。饋撻罰之事者。小胥注云。比。猶校也。此比爲一事。饋撻罰爲一事。春云。當有饋撻罰之事。賈疏云。言凡非一。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凡有失禮者。輕者以饋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饋撻罰之事。注云。饋撻者。失禮之罰也者。小胥云。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饋。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此開胥掌其比。饋撻罰。與彼事相類。失禮。卽不敬怠慢之事也。鄉射記云。射者有故則撻之。亦失禮之罰。云饋用酒其罰以兕角爲之者。小胥注云。饋。罰爵也。說文角部云。饋。兕牛角。可以飲者也。其狀饋饋。故謂之饋。重文。饋。俗饋从光。詩周南卷耳篇。我姑酌彼兕觥。毛傳云。兕觥。角爵也。左昭元年傳云。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舉兕觥。杜注云。兕觥。所以罰不敬。詩卷耳孔疏云。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觥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觥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觥解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觥。卑者舉角。特性。二爵。二觥。四解。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

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案孔引舊禮圖說，與毛詩義同，是也。先師說，於古無徵，疑不足據。觥以兕角爲之，故亦通稱角。少儀云：不角，注云：角，謂觥也。此與四升之爵異。又案爾雅釋獸云：兕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重千斤，左傳宣二年，孔疏引劉欣期交州記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依郭劉說，則兕角甚長，故可制爵矣。云：撻，撻也者，司市注：云：撻，二字互訓，小胥注云：撻，猶挾也。挾以刑扑，說文手部云：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重文違，古文撻，虞書曰：逮以記之，鄉射記云：司射取扑撻之，注云：扑所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互詳司市小胥疏。云：故書，或言觥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觥撻罰之事者，段玉裁云：所以必從杜者，嫌觥撻之外，別有罰事也。論讓案：觥撻並爲罰事，故以觥撻罰連文。司市刑有扑罰，卽此撻罰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衰則相及。衰，猶「疏」，五家相受相和親者，賈疏云：宅舍有

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臯奇衰則相及者，釋文云：臯，本亦作罪，案臯罪，古今字，經例用古字作臯，或本非，詳甸師疏。此卽族師云：刑罰慶賞相及也，有罪則刑，奇衰則罰，不及慶賞之事者，文不具。賈疏云：五家有罪，則連及，

欲使不犯。莊存與云：奇衰，謂造言亂民之類也，匿不以告，故相及耳。論讓案：比長在軍，亦因爲伍長，注不言者，文略。注：云：衰，猶惡也者，衰，注例用今字，當作邪，各本並誤。宮正注云：奇邪，譌觥非常，司教云：掌萬民

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注云：衰惡，謂悔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脫於罪者，衰惡與奇衰，義同，互詳正疏。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

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疏」謂不便其居也者，則從而授之者，此治五家內遷徙之事，所以檢察逃亡也。注：云：徙，處之吏，明無罪惡，「疏」謂不便其居也者，說文走部云：徙，移也。徙，遷徙也。徙，卽徙之隸變，廣雅釋詁云：

徙，移也。不便其居，謂民不便安其故居，則隨時有遷徙也。詩魏風碩鼠云：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鄭箋云：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案詩箋：蓋以三年大比，釋詩三歲貫女之文，不謂非大比之期，民卽不

得出徙也。賈疏輒據彼箋，謂古者必三歲大比之年，乃有遷徙，固矣。云：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者，賈疏云：周法，遠郊百里內井國中，共爲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之內，案鄭賈意：鄉地互國中及四郊，

此徙於國中及郊，並謂同在一鄉屬地之中，對下文徙於他爲異鄉爲文，然其說非也。六鄉七萬五千家，計家定里，蓋內不及國中，外不盡四郊，番費醫，說魯三鄉爲三郊，明國中非鄉民所居，遺人，鄉里郊里兩舉，明鄉里之外，別有

郊里。此云徙于國中及郊者。謂出鄉里而徙於國中及郊里也。詩碩鼠。又云。適彼樂郊。毛傳云。郭外曰郊。彼詩即謂徙於郊。以毛義推之。郭內。即國中。郭外即郊。蓋國中及郊里。雖已出鄉。而地尚與鄉相近。故惟比長授之。不必以旌節行之。國中郊有授。則其自此鄉徙彼鄉。或不出當鄉者。亦有授可知矣。鄭賈說並非經義。又景府朝士。賈疏謂國中即六鄉。郊即六遂。亦非是。凡六鄉不及國中與郊里。互詳縣師鄉士遂士疏。云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者。鄭長注云。授。猶付也。所處之吏。謂所徙處當地之官吏。比長以徙者付之。若然。五家之內。既有出徙。則不成伍。當於比外更徙入一家以補之。亦自有彼處之吏來授此。比長則受之矣。賈疏云。若有罪惡。則下文無授。無節。園土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之也。今伍長自往付授。明無罪惡。直是不便其居耳。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徙於他。謂出居異鄉也。賈疏云。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爲鄉內。此爲之旌節而行之者。與掌節爲官職也。注。云徙于他。謂出居異鄉也者。賈疏云。對上經直言國中及郊爲鄉內。此言徙於他。明是出居異鄉也。案鄭賈說。亦非也。此徙於他者。謂由鄉遷於六遂。及都鄙公邑者也。以其距鄉道里較遠。不可徒授。故必待旌節乃行。若如鄭說。出居異鄉。則仍不出六鄉界內。上文徙國中及郊。已足駭之矣。云授之者。有節乃達者。賈疏云。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有授無節。此徙外鄉。非直有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節亦授之者也。此節。即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園道路川旌節。一也。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土者。獄城也。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闕於出。〔疏〕注。云鄉中無授。出鄉無節者。賈疏云。上釋出鄉有授兼節。此注釋鄉中無授。出鄉無節者。以其出鄉之。雖兼有授。直舉有節以對鄉內有授也。云過所則問。繫之園土。考辟之也者。葉鈔本釋文。何作荷。案葉本釋文。是也。宮正注。幾荷字。亦作荷。荷。即詞之段字。呵。俗體也。詳宮正疏。繫之園土。謂歸之司圜。使繫治之。賈疏云。謂所過之官司。見即問之。必知有何問之者。若不問問窮詰。則虛實難明。故知何問也。繫之園土。謂繫在獄中。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云園土者。獄城也者。大司徒注同。云獄必園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闕於出之者。釋獄城園之義。詩小雅河水敘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孔疏引授神契云。春執規。淮南子天文訓云。東方木。其帝大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中庸注云。木神則仁。是規與仁。於五方同屬木。故規主仁也。漢書刑法志云。孔子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是闕於出之。亦謂求所以生而宥之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壇，謂壇及壝埒也。畿上有封。若今〔疏〕掌設王之社壇者，賈疏云，謂王壇，皆設置之，直言壇，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案賈說三社三稷者，謂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及戒社亦有稷也。晉書禮志，引摯虞奏，謂封人所設者，專指王社，非也。云爲畿封而樹之者，此與掌固爲官聯也。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賈疏云，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爲溝壑，其土在外而爲封，又樹木而爲阻固，案賈說樹專屬畿封，據掌固文也。今考凡社稷亦皆有樹，經樹之，常蒙社壇畿封二者而言。魏書劉芳傳，引此經以明社稷之有樹可證。互詳大司徒疏。注，云壇，謂壇及壝埒也者，大司徒注義同。凡委土爲壇，及卑垣之壝埒，通謂之壇。周書作維篇云，封人社壇下，即言大社壇，備五色土之制，蓋謂壇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是鄭亦謂大社備五色土。若然，王社土依方色，則西都以白土，東都以黃土，與互詳大司徒疏，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封起土界也。崔氏古今注云，封疆畫界者，封土爲壑，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壝埒，以畫分界域也。依鄭賈義，此畿封，據距王國五百里大界言之，實則近郊遠郊，及甸稍縣都，亦皆有封，大戴禮記王言篇云，五十里而封，蓋王國近郊之封也。經唯云畿封者，文不具爾。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者，魏書劉芳傳引此注不言稷者，下有王社於社四字，疑劉氏所增。賈疏云，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按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案稷爲穀神，鄭賈以爲原隰之神，非也。但穀生於土，穀神自卑於土神，鄭此注義自不誤。宋書禮志，引晉傅咸表云，周禮封人，掌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綿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立其國之封，設壇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義與鄭此注同。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立其國之封。

〔疏〕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肅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諸侯立社之法也。案賈引書孔傳說，亦本周書作維篇，彼說大社，備五方之土，云將建諸侯，鑒取其方一而之土，肅以黃土，宜以白茅，以爲社之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白虎通義社稷篇，史記三王世家，引春秋大傳說，並略同。白虎通又引春秋文義云，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此並邦國社稷之制，云封其四疆者，夏官敘官注云，疆，界也，此以侯國之界爲疆，別於王國之界爲畿，通言之，王畿亦曰疆，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賈疏云，諸侯百

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注云。封國。建諸侯者。以下別出都邑。明封國指畿外侯國。不關內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亦據侯國大界而言。實則侯國。皆有郊縣等。亦各有小封也。造都邑之封

域者亦如之。〔疏〕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者。此建內諸侯采邑之法。與縣師量入爲官聯也。賈注云。造。作也。謂作立都邑。賈疏云。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采邑之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

封域。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詒讓案。都邑亦有社稷。經不言設其壇者。文略。又左宣十一年傳。楚令尹蔣艾微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亦以封人爲釋。若然。此官掌

造都邑。并掌治其築作城郭之役。不徒正其封域矣。合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疏〕

注云。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賈疏云。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令

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引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者。鄭彼注云。單出里者。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孔

疏亦謂據采地言之。案依鄭孔說。則此爲祭都鄙之社。與下丘乘之制相應。賈疏以此爲據六鄉州長之社。與下爲三處

之社。非也。但都鄙制。丘乘則不得有二十五家之里。鄭彼注說亦微誤。云唯爲社田國人舉作者。鄭彼注云。舉作。

人則盡行。非徒美也。賈疏云。鄭云非徒美。謂在六遂之中。以下鄉致社。當家之內。一人爲正卒。一人爲養卒。其

餘爲餘夫。但田與追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美也。案依鄭說。此亦都鄙之社。賈謂據六遂。亦誤。云唯爲社。

丘乘共乘盛者。鄭彼注云。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賈疏云。此

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

一里。則爲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其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共乘盛而祭社。

故云丘乘共乘盛也。案賈謂一井九夫。八家治之。據侯國都鄙制也。若畿內都鄙無公田。則一井當九家治之。其丘甸

共乘盛。則一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賈疏云。社稷爲上神。是民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命民共

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禮祭社各有職事。案郊特牲疏。載皇熊二義不同。賈依熊說。皇氏則云國人舉作。是報本。而丘乘共乘盛。是反始。言乘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絃。其其水橐。謂刷

當以豕〔疏〕凡祭祀飾其牛牲者。天地大祭用犧。官大祀中祀用大牢。皆有牛牲也。賈疏云。謂王之天地。宗廟。先爲聲。〔疏〕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置其絃者。釋文云。絃。木又作絃。案絃正字。絃別體。詳後。云共其水彙者。彙。唐石經誤彙。葉鈔本釋文同。今依宋岳本。婺州本。嘉靖本正。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者。說文巾部云。飾。刷也。讀若式。又部云。廠。飾也。轉相訓刷。卽廠之借字。釋名釋言語云。飾。拭也。物穢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後明。猶加文於質上也。爾雅釋詁云。拭。刷清也。郭注云。拭。拭掃刷。皆所以爲潔清。拭飾。聲義亦同。大史節中。小子飾牲。羊人飾羔。校人飾幣。馬飾黃駒。凡云飾者。義並如是。陳祥道。曾釗。並謂飾爲文飾。引莊子列禦寇篇。橫牛衣以文繡爲證。案祭牲必先刷治潔清。而後被以文繡。陳曾說亦經義所該。然非其本義也。鄭司農云。橫衡。所以橫持牛也者。賈疏云。司農意以衡爲持。故云所以橫持牛。以橫衡共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詒讓案。說文角部云。衡。牛觸橫大木。其角。木部云。橫。以木有所逼束也。又云。櫛。角械也。與又告部云。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易曰。僮牛之告。據詐說。則橫衡與櫛告。異名同物。並爲角械也。先鄭說同。廣雅釋詁。亦云。橫衡。衡也。正本許說。又毛詩魯頌閟宮。秋而載營。夏而橫衡。傳云。橫衡。設牛角以橫之也。鄭彼箋云。橫衡其牛角。爲其觸人也。陳祥道云。橫衡。以木爲之。橫設於角。則橫衡其角。猶射以橫幅。其矢也。曾釗云。橫。通也。衡。橫也。橫通於角。以防牛觸衡。說文在角部。則非設於鼻之物。魯頌。夏而橫衡。毛義卽先鄭所本。康成詩箋亦同。毛此獨爲異解。失之。案陳曾說。是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橫木於牲角端。以備抵觸。謂之橫衡。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云。橫。謂以木橫其角。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曰童牛之櫛。又引侯果云。櫛。橫也。以木爲之。橫施於角上。止其觸之威也。並同毛許先鄭義。云。絃。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原本顧氏玉篇糸部云。絃。字書亦絃字也。說文糸部云。絃。牛系也。讀若弦。祭統云。及迎牲。君執絃。注云。絃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絃。孔疏云。絃。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又少儀云。犬則執絃。牛則執絃。馬則執絃。注云。縹絃。皆所以繫制之者。廣雅釋詁云。絃。繫也。又釋器云。絃。索也。云。今時謂之雄。與古者名同者。謂漢時名牛鼻繩爲雄。與絃音同。段玉裁云。絃字。从系多聲。音直氏反。漢時謂之雄。古音多。在支佳部。雄在脂微部。部分最近。又雙聲。故司農曰名同也。晉太子申生雄經而死。蓋謂以繩自縊也。曾釗云。絃說文無之。蓋卽絃字。又謂之雄。雄从矢聲。爾雅。矢雄。引陳也。矢引。聲同。故引可作絃。亦可謂雄。蓋皆一物也。案曾說。是也。匠人。量宮城之度以雄。亦絃之假借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謂飾馭。及設橫衡。置絃。三事。皆在夕牲時。夕牲。卽充人之展牲也。賈疏云。但夕牲在祭前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而言也。案賈謂正祭時亦有此

毛魚。豚也。廣韻五肴云。魚。炮字同。尋毛許之義。當亦以毛爲去毛。詩之毛魚。卽此經之毛炮也。蓋凡燔炙之屬。皆制割肝肉。而後火熟之。炮則不制割。而以全體包裹燒之。其豚之屬。有毛者則先去其毛而燒之。謂之毛炮。故詩禮並特著毛文。以示別異。毛許亦皆隱據毛炮爲訓。實則炮从包。以聲兼義。當以鄭訓裹燒爲正。凡單言炮者。不必皆有毛。故詩小雅六月。大雅韓奕。並云包鼈。韓奕箋云。以火熟也。孔疏及陸釋文。並讀爲魚。大射儀注。引作炮。鼈。釋文載或本作燔。魚。詩疏又引字書云。魚。毛燒肉也。魚。蒸也。通俗文云。燔黃曰魚。明其義別。陸孔意蓋泥於毛許毛炮之訓。謂魚炮同字。魚燔同字。嫌鼈無毛。不可言魚。故改讀從魚。不知豚有毛。須去則云毛炮。鼈無毛可去。亦不妨云魚。其字實同。或作魚者。乃通借字。故漢書楊惲傳云。烹羊魚羔。顏注云。毛炙肉也。卽今所謂燒也。齊民要術作鱣魚肺術。云草裹泥。封燔於中臠之。漢書之魚羔。猶此毛炮豚。要術之燔魚。猶詩之炮鼈。可互證也。禮運。燔黍稷豚。鹽鐵論散不足篇。作燔豚。廣雅釋器云。燔謂之魚。魚亦與炮通。疑西漢禮家說。有謂燔豚。卽炮豚者。若然。祭祀有毛炮之豚。或沿用上古法與。云以備八珍者。據內則文。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腍者。博碩肥腍。左桓六年傳隨季良語。詳充人疏。彼告神。卽充人碩牲之辭。此封人歌舞牲辭。約與喪紀彼同。故先鄭依以爲說。知唯歌舞牲不歌舞豚者。以八珍非正饌事。且豚君不親牽。不當有歌舞之事也。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大盟。會。〔疏〕之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者。賈疏云。言凡。凡此下四事。王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詒讓案。軍旅又有師祭。亦當用牛牲也。注云大盟會同之盟者。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是合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並有盟法。以王親蒞諸侯盟。故謂之大盟。其十二年巡守殷國。亦有盟法。會同大盟。當關彼諸事。注義亦通咳之矣。詳玉府疏。國語齊語云。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左襄十年傳。殺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辭旆之盟。杜注云。辭旆。赤牛也。舉辭旆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是王重盟。必用牛牲也。其小盟。則有用羊馬豕犬離者。詳秋官敘官及司盟疏。

周禮正義

卷二十三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音聲五聲〔疏〕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者賈疏

案賈疏職發首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壎瑟下又云掌大師之縣鑾愷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賈疏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賈疏也其音鼓當教鑄師故其職云掌金奏之鼓此文云以音鼓鼓金奏

故彼鄭注云主擊音鼓是也詒譚案此所教雖教賈疏鑄師然鼓人亦自教其徒屬鄭大射儀注說獻樂人有鼓人則此官非徒教而不奏可知矣其大司馬大閱之鼓亦鼓人鼓之鄭彼注以鼓人為中軍之將非也況賈疏鑄師皆

樂官專掌奏樂其非樂事之鼓及金則亦鼓人自掌之矣賈說未備云以節聲樂者謂祭饗作盛樂以鼓及金為節也云以和軍旅者賈疏云下云以鼗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田役謂起徒役以田獵亦咳諸功作力役之事

詳大宰及後疏賈疏云下云以鼗鼓鼓役事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注云音聲五聲合和者者大司馬樂云文之以五聲播之以五音是也賈疏云

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相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教為鼓而辨其聲用鼓為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和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故釋五聲則合得音故不重云音也

教擊鼓者大小之數〔疏〕別其差次也云又別其聲所用之事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別下文雷鼓及四又別其聲所用之事〔疏〕別其差次也云又別其聲所用之事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別下文雷鼓及四

金聲之所用各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疏〕以雷鼓鼓神祀者雷鼓為鼓名下鼓為擊鼓小師注云禮同雷即雷之隸省此疑當經作雷注省作雷與大司馬樂經注字例同今本蓋後人依注改經非其舊也大司馬樂又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亦云主地法天而王樂縣鼓，則此六鼓當皆爲縣鼓。大僕云，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建鼓即殷之楬鼓，不縣者，彼鼓以達窮遠，非樂縣所川也。大射儀，樂縣亦川建鼓者，賈彼疏以爲川殷法，禮器說諸侯祭樂，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蓋指軒縣北方一列，應擊在鼓東也。孔疏引熊安生云，大射，謂射禮也，此謂祭禮也。案依熊說，則周制惟祭樂常川縣鼓，其他或皆建而不縣，如大射法，詩周頌有聲敍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而云應田縣鼓，是亦祭樂川縣鼓之見於經者。互詳大僕疏。注，云雷鼓，八面鼓也者，說文鼓部云，周禮六鼓，雷鼓八面，風俗通義聲音篇，文選東京賦薛綜注，魏書禮志崔逸說，並同。大司樂先鄭注云，雷鼓，雷鼓，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是先鄭謂雷鼓六面，與後鄭異。賈疏云，雖無正文，案韓人爲皋陶，有晉鼓，鼓皋鼓，三者非祭禮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雷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案雷鼓，雷鼓路鼓，二鄭並以爲一鼓而有數面，大僕賈疏，謂軍事，主執路鼓，王與大僕戎右各擊一面，是多面皆可擊矣。然其造作之度，與攷擊之法，無見文，聶崇義三禮圖，則以雷鼓爲八小面，倂而共抵，雷鼓六面，路鼓四面亦然，其制甚不經，文獻通考載宋祁議，謂此三鼓，雖擊之皆不成聲，則前制必不如是。胡彥昇謂三鼓並止二面，制與韓人晉鼓同，未知是否。云神祀，祀天神也者，若大宗伯禋祀實柴燔燎三祀，皆祀天神也。大司樂圜丘天神，亦用雷鼓。賈疏云，天神得祀，地神得祭，宗廟得享，案下雷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雷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問大小皆雷鼓，則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詒讓案，祀天神，謂圜丘南郊以下，御覽文學部，引孔融與諸卿書，稱鄭康成以爲郊天之鼓，必當麒麟之皮，疑漢季有此妄說，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疏〕抑或文舉未窺鄭學，假殷此以獻嘲，要鄭諸經注，實無是義，不可誣也。注云，靈鼓六面鼓也者，冥氏注同，說文鼓部云，靈鼓六面，文選東京賦薛綜注說同，大司樂先鄭注云，靈鼓四面，與後鄭異，云社祭地祇也者，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鄭注云，社祭地祇，與此義同，此舉社以昭祭地祇，大司樂方丘地祇，亦用靈鼓。賈疏云，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祇，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祇，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也。金鶚云，天子大社，祭九州地祇，王社祭畿內地祇，是亦祭地也，故北郊亦通謂之社，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仲尼燕居，曾子問，皆言郊社，而郊特牲明言社所以神地之道，社通於地明矣。又云，社地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凡經典郊社並稱者，皆祭地之通名，周官祭地與社多互見，血祭祭社稷，則祭地亦血祭可知，兩圭咸池祀地，則社稷可知，案金說是也。經典凡言郊社者有二義，中庸所云，可咳方丘北郊大地后土之祇，禮運云，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地於國，

所以列地利也。則專指大社言之。若方丘北郊。則不得祀於國中矣。此經雖不對郊爲文。而義與中庸略同。互詳大宗伯疏。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疏〕鼓。四面鼓也者。說文鼓部云。路鼓四面。風俗通義聲音篇同。大司樂先鄭注云。路鼓兩面。與後鄭異。云鬼享。享宗廟也者。六享所通用也。大司樂宗廟大祫。亦用路鼓。賈疏云。案大宗伯。宗廟有六享。則禘祫及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繼有享先公爲次祀。祭廟爲小祀。皆以鼙鼓鼓軍事。鼙鼓。謂之鼙。〔疏〕以鼙鼓鼓軍事者。賈疏云。案大司馬職。以其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以鼙鼓鼓軍事。鼙鼓。長八尺。〔疏〕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鼙鼓。軍將執鼙鼓。鄭注云。王不執鼙鼓。尙之於諸侯。則在軍以鼙爲正。無妨兼有路鼓。鼙鼓之等也。論讓案。大司馬職。又有師帥執提。旅帥執鼙。此職不見者。以其形制較小。非軍事所重。經文不具也。注。云大鼓謂之鼙者。爾雅釋樂文。鼙人注亦同。說文鼓部云。鼙鼓。舉鼓。晉鼓。皆兩面。又云。大鼓謂之鼙。八尺而兩面。以鼓軍事。从鼓。賁省聲。重文。鼙。或从革。賁不省。案大司馬。諸侯執賁鼓。注引此經同。詩大雅靈臺。亦云賁鼓。賁即鞞之省。靈臺毛傳云。賁。大鼓也。孔疏云。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論讓案。爾雅釋詁云。鞞。大也。鼙。賁填。鞞類同。故並有大義。賈疏云。此唯兩面而已。而稱大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爲大耳。云鼙鼓長八尺者。以鼙鼓鼓役事。鼙鼓。長〔疏〕疏以鼙鼓鼓役事者。說文鼓部云。鼙。大鼓也。鞞人作鞞鼓。賈疏云。鞞人。文。以鼙鼓鼓役事。丈二尺。〔疏〕明堂位。舉門。鄭注云。舉之言高也。此鼓又大於鼙。其聲尤高。大。故以爲名。字亦省作告。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伐告鼓。李注云。告鼓。大鼓也。賈疏云。案詩云。鼙鼓弗勝。鄭云。鼙鼓不能止之。此云鼓役事。謂鼙鼓起役事。與彼不同者。但起役止役。皆用鼙鼓。兩處義得相兼耳。注。云鼙鼓長丈二尺者。鞞人云。爲舉鼓。長尋有四尺。八尺爲尋。尋有四尺。卽丈二尺也。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疏〕注云。晉鼓長六尺六寸者。賈疏云。亦鞞人云。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鍾者。鍾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鐃。先擊鍾。次擊鐃。以奏九夏。又鍾師注云。謂王擊晉鼓以奏其鍾鐃也。案金奏。於樂始作時奏之。故國語晉語云。先樂金奏。綜攷鄭義。蓋先擊編鍾。次擊鐃。而後以晉鼓和之。詳鍾師疏。賈疏云。案晉鼓。鄭注云。晉鼓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若然。則晉鼓亦擊編鍾。鍾師擊不編鍾。又案。鍾師云。掌金奏之鼓。鄭注云。主擊晉鼓。則是晉鼓和金奏。但鍾之編與不編。作之皆是金奏。晉鼓皆和之矣。鄭唯言編鍾。據晉鼓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是不編之鍾亦有鼓。鼓卽晉鼓也。案賈說是也。鍾之不編

者卽鐃。亦謂之鐃。據詩小雅鼓鐃云。鼓鐃伐響。又大雅靈臺云。賁鼓惟鐃。是奏樂亦有以鐃鼓。鼓和鐃鐃者。不定用晉鼓也。以金鐃和鼓。鐃。鐃于也。圍如確頭。大上。〔疏〕以金鐃和鼓者。以下辨四金之用。皆與鼓和。將軍事所用也。金鐃亦以和樂。注。云鐃。鐃于也。圍如確頭。大上。小下者。賈疏以爲此名制。並出漢大予樂官。釋文云。確。本又作椎。案說文石部云。確。脊也。圍而大上小下。正確頭之形。宋書樂志云。鐃于圍如確頭。大上小下。今民間猶時有其器。沈約亦同鄭義。釋文或本。及初學記樂部。引古今樂錄。述此注義。並作椎。山海經中山經郭注。亦云鐃于形如椎頭。蓋皆傳寫之誤。椎頭。卽玉人之終葵首。玉藻注說珽云。方如椎頭。是其形微方。此注云圍。則不得如椎頭矣。國語晉語。趙宣子曰。是故伐備鍾鼓。擊其罪也。戰以鐃于。丁甯。敵其民也。韋注云。鐃于形如確頭。與鼓相和。唐尚書云。鐃于。鐃也。非也。鐃與鐃于各異物。又吳語云。吳王乃乘枹。親就鳴鐃鼓。丁甯。鐃于。振鐃注說同。案韋說亦作確頭。此經金鐃金鐃。其用各異。明唐固說。韋所之是也。鐃于。說文金部。鐃字注作淳于。南史齊始興王鑑傳。云。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箛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又後周書解律徵傳。云樂有鐃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鐃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董道廣川書跋。引干注云。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案董所引。與南史及後周書所說正同。然宋時干注已佚。非董氏所得見。書跋所引。疑卽據拾二史爲之。非干注舊文也。又御覽樂部引樂書云。鐃于者。以銅爲之。其簡象鍾。頂大後標。口弇上以伏獸爲鼻。內懸子銅鈴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似。此說又與鄭于小異。未詳所據。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者。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注云。和鐃于。則鄭以和鼓。專爲作樂之事。賈疏云。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鐃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陳祥道云。國語曰。戰以鐃于。丁甯。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鍾鼓。丁甯。鐃于。則兵法固用鐃矣。案陳說是也。江永說同。淮南子兵略訓。亦云兩軍相當。鼓鐃相望。賈說失之。以金鐃節鼓。鐃。鐃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疏〕以金鐃節鼓者。賈疏云。此謂在軍之時所用。與鼓爲節也。古今樂錄。說並同。說文金部。云鐃。鐃也。軍法。司馬執鐃。國語晉語。宋庠補音引韋注云。丁甯令丁。謂鐃也。案韋以令丁爲鐃。與說文金部鈴字說解同。依鄭說則鐃卽鈴。蓋三者。形制大同。大司馬疏引司馬

法云。十人之長執鉦。與公司馬執鑼之文相當。左傳襄十三年。孔疏引又作執鈴。亦可證三者同物。廣雅釋器云。鑼、鉦、鉦、鑼、鐘、鈴、也。蓋鑼、鉦、雖與鑼、鉦形制大小不同。然其匡皆與鐘相似。故張揖遂以鈴通釋諸器矣。但鈴形雖亦似小鐘。而中有金舌與鑼同。鄭此注以鉦釋鑼。不云即鈴。亦不云有舌。則與章說異。說文雖亦以鑼為一。而釋鉦之形制。乃與鄭金鑼說解同義。蓋亦微異。詳後疏。云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曰。軍行鳴鑼者。據大司馬文。彼云鼓行鳴鑼。車徒皆作。即此節鼓之事。鄭引作軍行者。以義改之。凡鳴鑼時。鼓亦暫止。故詩小雅采芣云。鉦人伐鼓。毛傳云。鉦以靜之。鼓以動之。蓋鼓一戒一止。鑼為之節。即所謂靜之也。賈疏疑詩傳鉦以靜之。與此軍行所用不同。以金鑼止鼓。鑼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疏〕以金鑼止鼓也。賈疏云。此案春秋左氏傳。曹劌云。非也。以金鑼止鼓。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鑼且卻。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鑼。注。云鑼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者。釋文云。秉。本又作柄。案柄正字。秉聲近假借字。脫文木部。柄。或作棟。古書多借秉為之。後賈舞注。亦云有秉。宋書樂志。初學記樂部。引古今樂錄說。並與鄭同。秉亦皆作柄。釋名釋樂器云。鑼、聲。鑼。鑼也。說文金部云。鑼。小鉦也。軍。卒長執鑼。又云。鉦、鑼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通典。樂云。鑼如編鍾。而無舌有柄。搖之以止鼓。編鍾與鈴形制亦相近。段玉裁云。鑼。鈴。鑼。四者相似。而有不同。鉦似鈴而異於鈴者。鑼似鈴而有柄。為之舌。以有聲。鉦則無舌。柄中者。柄半在上。半在下。稍稍寬其孔。為之抵拒。執柄搖之。使與體相擊。為聲。鄭說鑼形。與許說鉦形合。詩采芣傳曰。鉦以靜之。與周禮止鼓相合。論讓案。鄭意鑼鉦同物。而鑼與鉦不同。許則謂鑼為小鉦。是鉦亦可謂之大鑼矣。此與鄭義必不能強合者。詩小雅采芣孔疏云。鑼似小鐘。鑼是鈴。是有大小之異耳。俱得名鉦。案孔說與許小鉦義略同。鈴詳巾車疏。引司馬職曰。鳴鑼且卻者。彼文云。乃鼓退鳴鑼且卻。注云。軍退。卒長鳴鑼以和衆。鼓人為止之也。案依大司馬大閱之禮。則軍進鳴鑼。軍退鳴鑼。鼓皆為之暫止。其義同也。鑼以進軍。故云節鼓。鑼以退軍。故云止鼓。以金鑼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鑼。〔疏〕以金鑼通鼓者。賈疏云。此實則二者並為止鼓。以軍進退變文耳。以金鑼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鑼。〔疏〕是金鈴金舌。故曰金鑼。在軍所振。對金鈴木舌者。為木鑼。施令時所振。音通鼓者。兩司馬振鑼。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注。云鑼大鈴也者。謂鑼即鈴。而形制較大也。說文金部云。鑼。大鈴也。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司馬執鑼。鈴。令丁也。釋名釋兵云。鑼。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小宰注云。武事。奮金鑼。亦詳彼疏。云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鑼者。彼文云。司馬振鑼。軍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注云。司馬。兩司馬也。振鑼以作衆。鄭以彼所云。即此所謂

通鼓。說文是部云。通。達也。以鼓者非一人。故振鐸。令其一人先鼓。衆人偏應之。通者。傳達周徧之謂。大僕田役。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而。亦謂王鼓一面爲倡。贊鼓者乃偏鼓餘面也。又下注。引司馬法。鼓四通三通五通。並謂聲節一終。與此義亦相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爲之。謂千戚也。帔。列五采綸。〔疏〕者。謂祭祀百物之神。帔祭也。與大宗伯以酬辜祭四方百物同。賈疏云。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帔舞者。擊鼓以爲舞節。箭師云。祭祀則鼓羽箭之舞。注云。鼓之者。恆爲之節。是也。賈疏云。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帔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帔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帔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案依賈說。百物之神匪一。蓋無專川之舞。若坊水庸之屬。則用兵舞。若郵表囑之屬。則用帔舞。於舞師興舞時。此官則爲之鼓也。注云。兵謂千戚也者。此武舞之小者。樂師謂之千舞。千戚。卽兵事所用之千戚無飾者也。祭統說大嘗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彼謂大舞。取千戚以朱玉爲飾。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注云。授以朱干玉戚之屬。彼亦據大舞而言。此小舞之千戚。乃司戈盾所授。無朱玉之飾者。賈疏謂此千戚。卽朱干玉戚。非也。云帔列五采綸爲之。有乘者。說文。刀部云。列。分解也。樂師注云。帔析五采綸。列析義同。謂翦列五采綸。以爲舞具。有乘者。使可執也。說文羽部云。翦。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讀若帔。與後鄭字義並別。晉創云。說文巾部。帔。注云。一幅巾。與帔幣並列。不以爲舞器。則許君所據古文周禮作翦。不作帔。詒讓案。依後鄭說。帔列五采綸爲之。則以作帔爲正。方言云。帔。繅也。陳宋鄭衛之間。謂之帔。郭注云。帔。繅。謂物之行散也。帔舞列綸。疑亦取破散之義。樂師先鄭注。以帔爲全羽。則與許同。詳彼疏。帔。字又作翬。史記孔子世家云。會於夾谷。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旛旛羽翬。不擊劍撥。鼓譟而至。索隱云。翬。謂舞者所執。字又作翬。御覽禮儀部。引桓子新論云。昔楚靈王信巫祝之道。齊戒潔。以祀上帝。禮羣神。躬執羽翬。起舞壇前。翬。並帔之借字。凡軍旅夜鼓。擊。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晉鼓四通爲大。〔疏〕云。皆舞者所執者。謂千戚及帔。皆就所執以名舞也。凡軍旅夜鼓。擊。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晉鼓四通爲大。〔疏〕凡軍旅夜鼓。擊者。與鐸師爲官聯也。鼓。擊者。鐸師注云。鼓之以護鼓。宋書樂志云。鼓長丈二尺者曰擊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案依沈說。則鼓。擊以護鼓。與鄭義不合。疑不足據。又案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韓詩章句云。應門擊柝。鼓人上堂。此宮中警夜之事。雖非軍旅。疑亦此官之屬。鼓之。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云。引夜戒守鼓也者。掌固杜注云。謂擊鼓行夜戒守也。說文豆部云。籛。夜戒守鼓也。讀若戚。此籛卽籛之異文。戒守者。

謂夜間警戒爲守備也。引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驚。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發者。卽鐘師所謂夜三發也。引之者。證鑿爲夜戒守鼓之事。今司馬法無此文。蓋在佚篇中。釋文云：响、本又作胸。亦作照。案說文曰：部云：响、日出溫也。火部云：煦、蒸也。肉部云：胸、脯挺也。發响字。當從响。注疏本釋文：响作响。誤。又說文壹部：贗字注云：禮昏鼓四通爲大鼓。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明。段玉裁云：大鼓。當依注作大驚。謂大行夜也。阮元云：發明爲發响之誤。當從禮注校正。丁晏云：漢書藝文志：禮家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故許君稱之曰禮。詒讓案：晨戒戒晨。義通。未知孰是。御覽兵部。引李衛公兵法。及李筌太白陰經。嚴警鼓角篇。並云：凡搥鼓三百三十三椎爲一通。未知周制亦然否。賈疏云：欲取從初夜卽爲警戒之意。故擊鼓四通。使大驚也。夜半三通爲晨戒者。警衆豫使嚴備。使早當行。旦明五通爲發响者。旦明五通。晨响之時當發。故云發响也。案鑿鼓音同。然大驚不取大驚。賊之義。賈望文。軍動則鼓其衆。動且。〔疏〕軍動則鼓其衆者。賈疏云：尋常在道欲行之時。所擊之鼓。則上注五生訓。不足提。軍動則鼓其衆。行。〔疏〕通發响是也。今別言軍動。則據將臨陳之時。軍旅始動。則擊鼓以作士衆之氣。故曹勰云：一鼓作氣。注：云動且行者。且、舊本譌且。今據宋建陽本。岳本正。賈疏述注亦作且。云謂行前向陳時也。汪文臺云：大司馬職云：鼓人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所謂動且行也。云謂前向陳。不可徑行。步伐進止。皆有定法。經言動。注云且行。其義田役亦如之。〔疏〕田役亦如之者。田役。謂一也。各本注作且行。疏作且行。亦疏附注異本之證。案注說是也。田役亦如之。〔疏〕起徒役以田獵也。凡時田講武。其事嚴重。與軍旅同。此官亦鼓其衆。大僕云：田役贊王鼓。是大田王親鼓。此官又別鼓之。若他役事。則王所不與。無親鼓之法。惟此官鼓之。卽上云以整鼓鼓役事是也。此文以軍旅田役救日月三者並舉。與大僕文略同耳。田役止爲田事。不兼舍大役也。大司馬。中冬大閱狩田。鼓人主鼓。詳彼疏。賈疏云：田獵圍合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職云：鼓遂圍禁。是也。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月鼓者。聲大異。春秋傳曰：非日月。〔疏〕救日月則詔王鼓者。與大僕爲官聯也。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謂日月食時。鼓人詔告于之。皆不鼓。王擊鼓。聲大異以救之。案大僕職云：軍旅田役贊王鼓。鄭注云：佐擊其餘面。又云：救日月食亦如之。大僕亦佐擊其餘面。鄭既云佐擊其餘面。則非只兩面之鼓。案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與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案救日月所用之鼓。經無正文。賈謂同用雷鼓。書胤征孔疏說同。賈大僕疏云：日食。陰侵陽。當與鼓神祀同用雷鼓也。若然。月食當用鼗鼓。則謂月食別用鼗鼓。又與此疏說異。案庭氏注：謂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恆矢。則救月之與救日。禮有降殺。或當如大僕疏說也。又穀梁莊二十五

年傳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范注云。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楊疏云。五鼓者。槩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案五兵。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種。爲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鼗鼓。路鼓。鼙鼓。鼗鼓。晉鼓之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又周禮云。雷鼓鼓神祀。則似救日之鼓。用雷鼓。但此用之於社。周禮又云。鼗鼓鼓社稷。則又似救日食之鼓。用鼗鼓。進退有疑。不敢是正。檢案徐兩家之說。則以五鼓者。非六鼓之類。別用方色鼓而已。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是非六鼓之類也。案依楊說。則六鼓之外。別有方色之鼓。又管子問云。於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孔疏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努。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此以鼓爲五兵之一。復與穀梁不合。亦恐不足據。注云。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者。荀子天論篇云。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云。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異者。天之威也。鄭意古以日月食爲天之著異。示威。故王親鼓。擊告其異。案日月之道。經緯同度。則有掩食。但古歷家未有豫推日月食之術。故詩大雅十月之交。孔疏謂周魯歷無考日食法。是必臨食始見。驚爲災異。故王親鼓以警衆。而後內外吏民。咸鼓驢而救之。攷日食用鼓之事。見於春秋者。莊二十五年。文十五年。經並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文十五年。昭十七年傳。並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然則天子之禮。王親擊鼓於大社也。左傳杜注云。伐鼓于社。責羣陰。伏鼓于朝。退自責。公羊莊二十五年傳。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何注云。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貴陰也。諸家說並謂擊鼓爲責陰。與鄭聲大異之義。亦互相成。又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干寶云。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其所謂伐鼓于社及朱絲縈社。與左氏公羊說救日食禮同。疑卽釋此經也。案劉引干說。卽周禮注佚文。然不知繫何職。其所釋伐鼓于社及朱絲縈社。與左氏公羊說救日食禮同。疑卽釋此經也。引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者。左傳二十五年傳文。引之者。證救日月用鼓。爲聲大異也。杜注云。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聖賢所重。故特鼓之。賈疏云。案莊二十五年左氏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慫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者。然此救日食用鼓。唯據夏四月陰氣未作。純陽用事。日又大陽之精。於正陽之月。被食爲災。故有救日食之法也。月似無救理。尙書胤征。季秋九月日

食。救之者上代之禮。不與周同。案賈說非也。左昭十七年傳云。季平子曰。唯正月朔。願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又大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尚夫驪。庶人走。此並謂夏四月。周六月。始有救日之禮。餘月則否。又不見救月食之事。然此經救日月之文。鼓人大僕庭氏三見。並不著時月。又日月並舉。則不問何月日食月食。並有救法。與左氏義不同。疑此經爲周初之制。左氏所說。乃後王所更定。況彼云瞽奏鼓。而此經則王親鼓。雖違符夏書。而近乖周典。兩文自不相應。賈氏轉據左氏。謂此經亦指夏四月。又疑月食無救法。並謬。又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孺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御覽天部。引荊州占云。月蝕。后自提鼓階前。把槌擊鼓者三中。良人諸御者。宮人。皆擊析救之。月已蝕。后乃入齋。服縞素三日。不從樂以應其祥。此先王之所以免天地之災。而解四境之患也。此並救月食之事。與此經可互證。大喪則詔大僕鼓。始崩及窆。〔疏〕大喪者。謂王及后喪也。云則詔注。云始崩及窆時也者。賈疏云。案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

帥而舞旱暵之事。羽。析白羽爲之。形如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雪也。暵。熱氣也。〔疏〕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者。與樂師。簫師。爲官聯也。此所教四舞。亦皆小舞也。賈疏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並有旌舞施於辟雍。人舞施於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酬。樂師先鄭注云。羽舞者。析羽。鄭知用白羽者。以其直名羽。明仍野人。故無旌舞人舞。注。云羽析白羽爲之者。樂師先鄭注云。羽舞者。析羽。鄭知用白羽者。以其直名羽。明仍其羽色。與皇舞五采異也。詩陳風宛丘云。值其鷺羽。又云值其鷺翮。毛傳云。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疏引陸璣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又詩邶風簡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公羊隱六年傳。初獻六羽。何注亦云。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此注云析白羽。蓋亦謂析鷺鴻之羽。注之權首。以爲翳也。翳亦謂之翮。鄉師先鄭注。所謂羽葆幢。司常云。析羽爲

旌。簠射禮。翺旌。亦以白羽朱羽爲之。羽舞之翺。蓋與彼相似也。云形如戟也者。羽舞與戟舞。所持之翺。形制亦相類。惟一用析羽。一用析楨不同。亦俱有秉可執也。戟形制。詳鼓人疏。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者。四望。卽五嶽四鎮四瀆及海也。此皆大山川。與上山川爲中小山川異。公羊傳三十一年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是四方四望可通稱。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注云。四方。卽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彼四坎壇。亦當含有四望也。依鄭義。此四方與大宗伯醴華祭四方百物。及大司馬祀祫。並異。又詩邶風簡兮篇云。方將萬舞。毛傳云。方。四方也。以千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書於四方。案宗廟不得稱四方。陳奐以爲衍文。是也。以山川爲四方。蓋亦據四望言之。但萬爲大舞。與此兵舞羽舞不同。毛或別有所據。與此經義不相應也。四方四望。並詳大宗伯疏。云旱暵之事。謂雩也者。稻人云。旱暵共其雩斂。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故知旱暵之事卽雩也。但周之雩禮有二。一正雩。每歲建巳月行之。二旱雩。則於周秋三月遇旱乃行之。不早則否。正雩。天子曰大雩。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其上又云。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祝敔。注云。爲將大雩帝。習樂也。又云。自鞀鞀至祝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歌舞而已。是大雩祭五帝用盛樂。當依大司馬祀天神之禮用大舞。此皇舞爲樂師小舞之一。則所謂舞旱暵之事者。爲旱雩可知。蓋卽月令注。所謂他雩歌舞而已。是也。若大雩之舞。授器備干戚戈羽。豈徒皇羽哉。互詳司巫疏。云暵熱氣也者。說文日部云。暵。乾也。排暴田曰暵。引易曰。燥萬物莫暵乎火。今說卦作燠。易釋文引王肅云。火氣也。又引徐本作暵。云熱暵也。暵。字亦通。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者。段玉裁謂皇當作翬。樂師先鄭注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翬翠之羽。此蒙羽。卽謂蒙首也。說文。釋翬爲以羽翬首。義亦同。又說文雨部。雩。或作翬。注云。雩。羽舞也。亦卽謂此皇舞。賈疏云。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皇爲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頭亦以翬翠羽。至後鄭乃有鳳皇羽之說。故注王制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先鄭固不以羽爲畫羽。亦未必以皇爲鳳皇也。賈說未允。惠士奇謂皇舞。皇謂冠。卽文選東都賦。所謂冠華垂翟。列舞八佾者。亦卽獨斷之建華冠。飾以羽。若有虞氏之皇。故名曰皇。先鄭所謂蒙羽舞者。卽此。又謂宗廟冕而舞。旱暵皇而舞。說文鳥部。翬。知天將雨鳥。故舞旱暵。則冠之以翬焉。案爾雅釋言云。華。皇也。獨斷及續漢書與服志。並以建華冠。爲卽翬冠。是皇華同訓。翬翠一鳥。惠舉證先鄭說。未嘗不可通。然此曠四舞。樂師六舞。並據手執舞器爲名。未有言冠者。故後鄭不從也。云書或爲翬者。皇翬。聲類同。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彼釋文亦作翬。段玉裁改爲書或爲皇。云說文羽部云。

聖、樂舞以羽翬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從羽王聲。讀若皇。案此用鄭司農說也。或賈侍中說亦如是。與樂師注曰。故書。皇作聖。鄭司農云。聖讀爲皇。書亦或爲皇。是則仲師叔重皆從聖。此舞師注。當云鄭司農云聖舞蒙羽舞。書或爲皇。鄭君經文從皇。引仲師說。則先聖後皇。今本淺人所改也。樂師後司農云。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是後司農謂其羽似鳳皇色。故定從皇也。案以此及樂師兩注通校之。段校近是。云或爲義者。徐養原云。義。卽威儀字。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舞之容儀在羽。故謂羽舞爲義舞。論讀案。義與皇聲。聲義俱遠。蓋字之誤。二鄭皆不從也。云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輅者。樂師注云。皇舞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析羽。卽雜衆羽也。後鄭意此皇舞。亦執羽不蒙於首。破司農蒙羽舞之說。掌次。皇邸注云。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此皇舞所持。蓋亦染羽也。鳳皇羽備五采。詳掌次疏。又詩簡兮疏。引異義云。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案翟羽亦五采。穀梁隱五年。范注釋舞夏。云夏大也。大雉翟雉。左襄十年傳云。宋公享晉文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屈以旌夏。杜注云。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案旌夏。疑亦析翟羽爲旌。天官敘官注云。夏采。夏翟羽色是也。鄭此注。必知象鳳皇者。以其名皇也。亦如輅者。明羽舞皇舞同制。惟以色爲異。續漢書禮儀志云。旱采。公卿官長以次行雲禮。必求雨。立土人舞僮二佾。劉注引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曰。聖亦旱染羽爲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欲其有時而去之。案劉氏所引經。從故書作聖。注又與鄭異。當是誤記。惠士奇以爲干寶注。案續漢志注。屢引干注。惠說近是。赤阜之阜。毛晉本續漢志作草。草卽阜本字。赤草染羽。未聞其說。鍾氏。染羽以朱湛。丹雘。先鄭注以丹雘爲赤粟。疑赤草又當爲赤粟也。訓旱暵爲注陽。亦難通。疑當爲恆暵之誤。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謂野人。〔疏〕凡野舞則皆教之者。與旄人爲官聯也。注云。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以別於舞徒四十人。欲學舞者。爲在官之舞人也。旄人掌教舞散樂。注云。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自有舞。然則凡野人欲學舞者。先教以散樂之舞。野舞既閑習。乃教以樂師六小舞。大司樂六大舞也。賈疏云。謂論語凡小祭祀則不與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謂舞師諄野人能舞者。兼有童子冠者。說亦通。凡小祭祀則不與舞。小祭祀。王玄冕所祭。〔疏〕兵舞輅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填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輅舞。而云不與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宮中七祀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云輅猶作也者。爾雅釋言云。輅。起也。說文人部云。作。起也。是輅作同義。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疏〕：「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

云：物謂毛色也。案凡牲畜，區別毛色，各爲種類，通謂之物，實人三馬，校人六馬，馬各爲一物，詩小雅無羊云：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阜蕃，詳大司徒疏，云以共祭祀之牲。牲者，詩小雅無羊，孔疏云：牧人注云：掌養牲於野田者，其職曰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則六畜皆牧人主養，其餘牛人羊人之徒，各掌其事以供官之所須，則取於牧人，非放牧者也。羊人職曰：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買牲而供之。是取於牧人之事也。江永云：遠郊有牧田，以授九職中之藏牧，使牧六牲，即以牲物爲貢。牧人掌之。國有祭祀，牧人共之於王朝。牛入地官牛人充人及司門。羊入夏官羊人。豕入冬官豕人。犬入秋官犬人，而蒙於地官之槁人。雞入春官雞人。馬入夏官圉人。馬性唯有事於四海山川，及喪祭遺奠用之。將祭祀，則各官供之。小宗伯毛而辨之，頒之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使共奉之。牛爲大牲，所用者多，則遠郊又有牛田。牛人掌之，養國之公牛，而祭事用牛者，與牧人並共也。十二閑之馬，別有校人諸官掌之，非牧人之職也。羊人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買實牲而共之。此謂牧人有時偶乏羊牲，則於長官受布買牲，以共王朝之用，非謂共之於牧人也。案孔江說是也。此牧人是養牲之官，牛人等是共牲之官，共牲當由牧人共入牛人等，賈疏謂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失之。注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者，膳夫注義同。此六牲，卽庖人之六畜也。六牲去馬，亦謂之五牲。左昭十一年傳云：五牲不相爲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杜虛注並云：五牲牛羊豕犬雞，與月令五時性合，是也。詩無羊，孔疏云：馬是國之大用，特立牧師圉人，使別掌之，則蓋擬駕用者屬牧師，令生息者屬牧人，鄭司農云：牲，純也者，犬人先鄭注同。說文牛部云：牲，牛純色。禮祭祀牲，曾釗云：下經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牲可也。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凡幾珥沈辜，用牲可也。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皆以全與彪對言。彪爲雜，則牲是純可知。案曾說是也。牲爲牛純色，引申之，凡牲純色，並謂之牲，先鄭及許說得之。此後鄭注別爲體完具，不從先鄭，然犬人注引先鄭說，仍不破之。又表記牲牲，後鄭注亦云：牲，猶純也。則亦兼取純色之訓矣。云玄謂牲體完具者，不從先鄭說也。犬人賈疏云：案尙書微子云：犧牲用，注云：犧，純毛，牲，體完具，彼牲與犧相對，是犧爲純毛，牲爲體完具，詒讓案，後鄭意牲從全得聲，聲亦兼義，說文入部云：全，完也。牛部云：牲，牛完全也。完具與完全義同。書微子傳孔傳，山海經西山經，郭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虛注，說並與後鄭同。又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牷肥腍，杜注云：牲，純色完全也。則兼用二鄭之義。曾釗云：說文牲訓體完具，

輪訓純色。此經性牲對言。牲安有又訓完具之理。性色之純。性體之具也。案曾釋牲二字義得之。今以諸經及說文通校之。凡言牲性牲牲者。牲謂角體完具。性謂毛羽純色。犧則祭牲角體完具。而又兼毛羽純色也。蓋單言牲。則純應解有。而角體則無不完具也。穀梁哀元年傳云。全曰牲。傷曰牛。明不完具。則不可以爲牲也。言牲又言性。則以性見其牲之爲純色。明不徒取完具而已。至祭祀之牲。擇之尤精。則特取體全色純之美名。謂之犧牲。明其無不備也。三者之義。各有所取。而說者。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騂牲。赤色。不燎。遂滋菲亂。故略辨之。云。陽祀。春夏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疏〕。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鄭司農〔疏〕。毛之者。黝當從段玉裁校改。幽。詳後。以下並辨祭祀用牲毛物之異也。注。云。騂牲赤色者。說文馬部無騂字。新附有騂字。云。馬赤色也。騂與驪同。案凡經典騂字。正字並當爲驪。驪。爲赤土。引申爲凡赤性之稱。詳草人疏。賈疏云。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詒讓案。依鄭義。周郊祭受命帝即蒼帝。則周以木德王而尚赤者。五行大義引春秋感精符云。周以天統服色尚赤者。陽道尚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左行用其赤色也。家語五帝篇。說五德之色。云。所尚各從其所王之德次。周人以木德王尚赤。性用騂。王肅注。亦謂木家尚赤者。修其母。致其子。鄭意或與彼同。又後漢書章帝紀。李注引禮緯說。周爲天正。色尚赤。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公羊隱元年何注。白虎通義三正篇。引尚書大傳。說並同。此別從三正所尚。與輪德運者異。而以周爲尚赤。則一也。又古說。或云周火德。詳大司樂疏。云。毛之。取純毛也者。卽下云牲物是也。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國語楚語云。毛以示物。山海經南山經。凡離山之首。其祠之禮毛。郭注云。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下之吉。然後養之。此毛之。卽所謂擇其毛也。擇牲取其純色。謂之毛。故公羊文十二年傳。以不純色爲不毛矣。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者。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云。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神仕注云。地物陰也。此但舉地示。不及物彪者。以百物入後時祭。用牲物內。不定用黝牲也。北郊祭地。祭九州之總示。詳典瑞疏。賈疏云。但天神與宗廟爲陽。地與社稷爲陰。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圜丘方澤。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地。皆用蒼黃。四時迎五方天帝。又各依其方色。性則非此騂牲黝牲。惟有郊天地及宗廟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是社稷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於北郊就陰位。彼對

郊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辟陰。以是知陰祀中有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南齊書禮志云。何佟之奏。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詒讓案。此陽祀當兼圜丘及五帝。陰祀當兼方丘及五示言之。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牲各依玉色。乃皆禮方。明非正祭也。鄭彼注以爲圜丘方丘祭天地。與南北郊異牲。失之。詳彼疏云。又案。賈疏謂社稷亦用黝牲是也。詩周頌良耜。秋報社稷也。其詩云。殺時稌。毛傳云。黃牛黑臀曰稌。孔疏云。社稷用黝牛。色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臀也。案秋報。即祭社稷之正禮。孔說非也。爾雅釋畜云。黑臀。郭注云。此宜通謂黑臀牛。然則詩言稌。不妨爲黝牛黑臀。毛云。黃牛。以牛黃者多耳。此與社稷用黝牲之義。固不相礙矣。云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者。即大宗伯之四望也。詳彼疏。四望牲用方色者。若祀岱嶽沂山。涉瀆。則牲用青色。餘並放此。又案男巫。亦云望祀。彼注疏謂祭類造神榮之神。則不專屬四望。與此祭祀義微異。亦詳彼疏。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者。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四時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是春夏爲陽也。又史記封禪書。載秦祠雍四時上帝。陳寶牲。並春夏用騂。秋冬用騂。漢時蓋猶沿其制。故先鄭以此陽祀用騂。爲春夏。則陰祀用黝。爲秋冬也。其說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黝讀爲幽。幽黑也者。守禮注同。段玉裁改經黝牲爲幽牲。注爲幽讀爲黝。黝。黑也。云經注文當如是。今本經作黝。注幽黝互譌。由或以注改經。復或以已改之經改注之故也。守禮職曰。幽聖之。注鄭司農幽讀爲黝。黝。黑也。引爾雅地謂之黝。今本譌舛。與此正同。釋文兩云黝。司農音幽。然則其誤在陸氏已前矣。說文。幽。隱也。幽有黑意。不得徑訓黑也。玉藻。一命緹紱幽衡。再命赤黝幽衡。鄭注云。幽讀爲黝。黑謂之黝。以禮記證周禮。事甚顯白。鶴人注。陽祀用騂。陰事用黝。不作幽。又案小雅臨桑。其葉有幽。毛傳。幽。黑色也。然則幽黝古今字。先後鄭皆以今字證古字。案段說是也。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引此注。直云黝黑也。疑所見本尚不誤。黝訓黑者。爾雅釋器云。黑謂之黝。郭注云。黝。黑貌。說文黑部云。黝。微青黑色。云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神仕注云。天也。陽也。南郊祭天。祭受命帝也。詳典瑞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謂周正赤統。郊牲騂。祭牲騂牡。又郊事對云。魯郊用純騂犢。並與鄭說同。賈疏云。案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是南郊用騂也。檀弓云。殷尚白。周尚赤。是祭宗廟用赤也。據此而言。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後鄭先解陰祀。後釋陽祀者。陽祀待先鄭釋訖。隨後破之故也。詒讓案。詩魯頌閟宮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箋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

色。與天子同也。此郊祀用騂之證。書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詩周頌烈文。孔疏引鄭書注。以爲特祫文武。白虎通義三正篇云。詩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案班所引者。大雅旱麓篇文。小雅信南山。亦有清酒騂牡之文。毛傳義與班同。據詩書所言。則周祭宗廟后稷文武。並用騂。而公羊文十三年。說魯牲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羣公不毛。何注云。白牡。殷牲也。騂。周牲也。不毛。不純色。詩閟宮亦云。白牡騂剛。毛傳同公羊。是魯廟牲有三等。周公用殷牲。楊子法言君子篇云。牛。玄騂白騂而角。其升諸廟乎。蓋通三統言之。周廟牲則先王先公同用騂。當無異也。又周制。凡郊丘配食之人。皆用騂牲。四月大雩。九月大饗。亦陽祀。其牲並同。郊特牲孔疏。謂各依方色。非也。互詳大宗伯疏。又案史記封禪書云。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暎之神。作四時祠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此祀白帝。亦不用方色牲。騂黃與騂色相近。或亦陽祀用騂之意與。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川時祀。四時所當祀。謂山。〔疏〕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者。亦謂純色也。賈疏色。則此牲物者。非方非雜。雖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注。云時祀。四時所當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謂祀有定時。著在常典者也。賈疏云。案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地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案依鄭賈說。則山川林澤以下。牲無定色。但不用羆而已。王氏訂義引崔靈恩說。謂祭山川牲玉。各放其方之色。則凡山川牲。亦以方色與四望等。論語雅也皇疏義同。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山川曰犧。犧。盧注云。色純曰犧。體完曰牲。山川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廋索之。此謂餘山川皆用廋。並與鄭義不合。又南齊書禮志云。劉繪議。語云。犖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爲陰祀否。若在陰祀。則與黝非矣。何佟之議。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案依何議。則山川降於四望。牲既不依方色。而當從周所尚之色用騂牲。此說亦與鄭不合。惠士奇云。犖牛之犖。體純騂而角繭栗。此天性也。未有歆於上帝而吐於山川者。故曰山川其舍諸。說者據此以爲山川用騂牲。誤矣。案惠說是也。凡外祭毀事。用羆可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書。毀爲羆。羆作龍。杜子春〔疏〕注云。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云。羆當爲毀。龍當爲羆。羆謂雜色不純。毀謂副率侯禋毀除殃咎之屬。〔疏〕川用事者。賈疏云。知外祭中有表

貉者。據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裘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云彪。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彪中有黃色者用之。不必純。案裘貉。詳肆師疏。云故書。毀爲彪。彪作龍。杜子春云。龍當爲毀。龍當爲彪者。段玉裁云。此皆字之誤也。孰毀相似。龍彪相似。巾車。龍勒。龍馵也。馵車。故書。馵作龍。玉人。上公用龍。龍常爲彪。然則經文彪雜字。多作龍。徐養原云。說文目部。隄。危也。從目从毀省。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隄。又出部。黼。黼不安也。易曰。繫黼。又瓦部。顛。康瓠破器。从瓦泉聲。或从執作繫。易之繫。即書之隄。隄與黼同。隄與繫同。隄字既从毀。而繫字。古文假借。以爲泉字。顛从泉。或又从執。是從毀从泉从執之字。互相爲用。又甄爲破器。廣雅云。裂也。破裂。亦即毀缺之義。說文土部。毀。缺也。又缶部。缺。器破也。故毀字可轉爲甄。又云。巾車與犬人俱作馵。玉人與此經俱作彪。馵彪。古亦通用。云彪謂雜色不純者。玉人注義同。犬人字作馵。先鄭注亦云。謂不純色也。說文犬部云。彪。犬之多毛者。又馬部云。馵。馬面類皆白也。牛部云。犛。白黑雜色毛牛。彪馵犛。聲同。義並相近。凡毛物一色者。謂之純。雜二色以上。謂之彪。論語雅也。謂之犛。即公羊文十三年傳。所謂不毛也。國語晉語云。以彪衣純。韋注亦云。雜色曰彪。云毀謂副辜侯禴除殃咎之屬者。賈疏云。案宗伯云。黼。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禳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禴。皆是禱祈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彪之類。故引以爲證也。詒讓案。杜謂此毀事。即禴人所云禳事也。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馵可也。此云副辜。與彼辜同。毀者。毀折牲體之言。幾珥沈辜。及此注之侯禴。皆有披縻牲體。即大戴禮曾子天圓篇所云。割列禳瘞。故並謂之毀事。國語周語。隨會問殷烝。云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與此事異而義同。杜以毀除殃咎爲釋。殊未當。副辜。大宗伯作禴辜。副篆文。應繡文。詳大宗伯疏。又案。犬人沈辜。沈謂祭川。辜謂祭四方百物。依上注義。山川四方百物用牲物者。謂四時常祀。不得用彪。此毀事及犬人沈辜。內山川四。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犧牲。毛羽完具也。方百物。有用彪者。謂非時而祭。則得用彪。二文不相妨也。授充人繫之。犧牲。毛羽完具也。之。周景王時。實起見雄雞。〔疏〕授充人繫之者。繫疑當作繫。下同。詳司門疏。賈疏云。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疏〕授充人繫之者。案此當牧人共牲與牛人羊人等。又與牛人羊人等同授充人也。賈說未析。天子以犧牛。注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說文牛部。云犧。宗廟之牲也。詩魯頌閟宮。享以騂犧。毛傳云。犧。純也。曲禮。天子以犧牛。注云。犧。純毛也。賈犬人疏。引鄭書注義同。御覽職官部。引章昭辭釋名云。充六牲。取其毛

純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犧。犧、希也。案章訓犧爲純色。書微子傳孔傳。月令孔疏引王肅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疏注。說並同。此與鄭純毛義亦不異。此注兼言完具。則當舍角體言之。按曲禮注義尤備也。賈疏云。犧性不云純。則惟據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牷未必純犧。若犧則兼牷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論讓案。祭祀必毛純體完。諸說多偏舉一隅。實則禮經凡賓客膳羞之牲。得稱牲牷。而不得稱犧。明犧爲祭祀之專名。許解與此經脂合。足通咳諸義。左昭二十五年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彼三犧。蓋指牛羊豕。杜注云。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義未允。孔疏引服虔。以爲雁鶩雉。則尤謬說也。云授充人者。當殊養之者。若充人云。繫于牢。繫於國門。是殊別於牧羣也。云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者。賈疏云。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龍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邇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爲君。彼直云自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之意也。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注異。蓋賈服舊注此引左傳者。證犧性必毛羽完具之意。賈謂證純色非。又案。凡牲皆貴牡。故傳云雄雞。經典凡說祭祀。云玄牡。白牡。騂牡。皆是也。月令孟春。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注云。爲傷姦生之類。孔疏云。以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若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依孔說。則凡大祀皆牲用牡。中小祀。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祭祀者。以下。則閒有川牝者。詩小雅伐木說。燕牲云肥牡。則賓客饗食。燕牲亦貴牡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祭祀者。〔疏〕疏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者。直送祭有司。不授充人也。注。云謂非時而祭祀者。據充人職。散祭祀之牲。亦祭毀事用。彪可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猶官也。〔疏〕以待國之政令者。謂其牲及役有司以法令。此官共之也。畜牧也。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可以繫牛。徹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疏〕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者。其內

祭天地之牛。角。兩栗。宗廟之牛角握。公羊倍三十一。何注云。禮祭天。牲角兩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禮器孔疏。引禮緯稽命徵說同。穀梁哀元年傳。說郊牲云。我以六月上甲始牝牲。十月上甲始繫牲。然則凡祭祀。皆先牝牲而後授繫。此牛人其祭祀之牛。蓋受祭於牧人。亦先牝之。而後授繫之也。注。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者。謂將祭之夕。夕牲之牛也。賈疏云。若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正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爲齊時所食。齊則十日。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鬼神。求福之牛也者。祝文示部云。祈。求福也。謂若大祝之六祈。後鄭彼注云。造類禱禁皆有牲是也。賈疏云。案上文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時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則非禱祈非時祭者。故後鄭亦不從也。云玄謂享獻也者。爾雅釋詁文。大祝玉人注並同。詳大宗伯疏。云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卽正祭之牛牲也。獻神。關天神地示人鬼言之。賈疏引宗伯六享爲釋。則似專屬享先王之牛。非也。云求。終也者。爾雅釋詁文。云終事之牛。謂所以奉于垂。壬午猶釋。穀梁傳云。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公羊何注云。禮。釋。繼。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又毛詩周頌絲衣序云。釋。賓尸也。鄭彼箋云。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後鄭意釋爲正祭之明日。尋釋而復祭。因以賓尸。祭事至此而終。故云終事也。有司徹載大夫之禮。同日賓尸而無又祭。故惟云載尸俎。明不特殺。此天子禮。異日又祭而後賓尸。常別用牲。則牛人特共之。故絲衣云。自羊徂牛。鄭箋釋爲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是天子諸侯禮。與大夫以下異也。釋禮亦詳司几筵疏。陳祥道云。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稷牛唯具。享牛卜而後用。求牛具而不必卜。求牛。猶曲禮所謂索牛。左傳所謂索馬牛也。劉敞說同。惠士奇云。凡祭祀前三日擇牲者。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是爲求牛。求猶擇也。卜吉而後養之。是爲享牛。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康成云。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孔疏謂此皆上得簾下。下不得簾上。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然則求牛卽索牛歟。案陳惠說。校二鄭爲長。蓋凡大祭祀。牛必卜繫。其別擇以備臨時有故更易者。則不卜繫。此卽享牛求牛之義。但天子求牛。雖不卜繫。然亦必用犧牛。曲禮及左傳索牛之義。與求牛義雖互通。然天子祭牲。與大夫索牛。種物實不同也。云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者。司几筵注云。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釋於祔。是三者各異處。故云求神非一處。禮器云。設祭于室。爲祔于外。鄭彼注云。祔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彼注義與此同。然禮器

乃正祭之祊。實與釋異。鄭合爲一。未安。亦詳司几筮疏。又案此注。云孝子求神非一處者。泛釋宗廟之祭。必有釋之義。非以求神釋經之求牛也。蓋鄭既據爾雅訓求爲終。又申之曰終事之牛。則不謂求牛取求神之義可知。賈疏謂郊特性云。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是名釋祭爲求也。亦非鄭指。云職讀爲犧者。肆師注同。段玉裁云。以職爲犧。同音假借字也。孔廣森云。牛人肆師。兩見職人之文。注並讀職爲犧。蓋古文字少。則無犧杖之職字也。國語周語曰。牧協職。可證此職人之義。云職謂之杖。可以繫牛者。職謂之杖。爾雅釋宮文。郭注云。繫也。說文木部云。櫜。弋也。杖。劉杖。又尸部云。弋。繫也。象折木衰銳著形。尸。象物挂之也。案劉杖。木名。見爾雅釋木。段借爲繫弋字。正字當作弋。儀禮經傳解通續引尙書大傳云。櫜。隨者有容。櫜杖者有數。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續也。鄭彼注云。杖者。繫牲者也。蓋杖弋者。折木衰銳。可櫜於地。廟中凡牲。皆繫於弋。不徒牛也。莊子人間世篇云。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則繫獸亦用杙矣。云櫜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賈疏云。與。疑辭。疑之者。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卽以櫜人爲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書之耳。段玉裁云。牧人授充人繫之。充人繫祭祀之牲。繫必有杖。故謂牧人充人爲櫜人也。詒讓案。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于職人。注云。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彼注職人有監門人。無牧人者。以經無正文。故兩解小異。亦以凡掌養繫牲者。並得爲職人與。凡牲未殺之前。皆繫於職。充人唯持繫繫牲耳。非在牧人。便不繫於職也。周語牧協職。章注亦謂卽此經牧人。又孟子萬章篇云。孔子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趙注云。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史記孔子世家。則云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司職吏。蓋卽職人。亦卽牧人也。孟子云。乘田者。乘甸之暇字。凡野田通稱甸。載師以牛田牧田任近郊之地。牧人於彼芻牧。謂之乘田。猶掌近郊藉田之官。謂之甸師矣。但牧人雖可稱職人。而此經職人。則似不兼牧人。當以肆師注爲正。凡牲牛。皆牧人以共牛人。牛人以授充人等。不得牛人復授牧人也。賈誼失之。詳牧人疏。云芻牲之芻者。說文草部云。芻。刈草也。小爾雅廣物云。稊。謂之稊。稊謂之芻。生曰生芻。是凡以草及禾稊飼牲。並謂之芻。正字當作藪。詳充人疏。云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者。謂於公牛之中。擇其中祭祀之用者。以授職人。使芻而養之。凡賓客之事。其牢禮積膳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牢禮。殮饗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曰。主。凡賓客之事。其牢禮積膳客之牛也。曲禮云。賓客之牛角尺。賈疏云。謂五等諸侯來朝。兼有臣來聘。皆共牢禮積膳之牛也。注。云牢禮。殮饗也者。謂賓客始至則致殮。既朝聘則致饗。皆有牲牢。故云牢禮。郊特性云。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亦

謂是也。殯饗，詳宰夫外饗疏。賈疏云：此一經皆謂致與賓客者。下云饗食，是速賓之禮也。案大行人掌客，皆云上公殯五牢，饗餼九牢五積。侯伯殯四牢，饗餼七牢四積。子男殯三牢，饗餼五牢三積。積之多少，各視殯牢，其膳則五等諸侯皆大牢，故云牢禮殯饗也。云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者，積，即委積也。宰夫注云：委積，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又掌客，上公五積等云，皆賦殯率。注云：率，牲以往不殺也。是賓客之積有牲牢，其牛亦牛人共之，云若司儀職曰：主國五積者也。證賓客有致積，彼說諸公相朝之禮。天子待朝聘賓客禮亦略同。云膳所以開禮賓客者，賈疏云：謂賓客未去之閒致禮也。云若掌客云：殷膳大牢者，賈疏云：彼注云：殷中也。中閒未去，即是閒禮賓客也。

饗食賓射其膳羞之牛

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小臣請執幕者，與。〔疏〕饗食賓射者，小臣注云：賓射於朝，詳大宗伯疏。經舉饗食而不及燕，舉賓射而不及燕射者，天子諸侯燕有不射，而射無不燕，故舉射可以見燕也。賈疏云：饗者，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享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者，謂大射及與賓客射于廟。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也。案據賈說，則經又兼見大射膳羞之牛，亦足補注義也。云共其膳羞之牛者，賈疏云：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注云：羞，進也者，膳

夫先鄭注同。云所進賓之膳者，明經膳羞同物也。云燕禮，小臣請執幕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者，賈疏云：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階降下北面，請執幕者與羞膳者，注云：執幕者，執瓦大之簾也。方圓簾無簾，羞膳者，羞於公謂席羞云。云至主人獻賓，賓四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殷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禮，其牲猶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席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席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案燕禮記云：其牲狗也。鄭目錄以彼為諸侯燕羣臣之禮，此經天子射前之燕有牛，故賈謂天子禮異。詩小雅伐木敘云：燕朋友故舊也。其詩云：既有肥羜，孔疏謂天子燕禮，異於諸侯，以詩及此經相參證。天子燕牲，其用大牢與。又案鄭說膳羞同物，故賈謂即席羞也。今攷膳，當即膳夫所云膳用六牲，謂正俎也。羞，當即膳夫之羞，用百二十品，乃專指席羞言之，饗食燕，並以正俎為重，經不當以席羞駭正俎。鄭賈說非經指。軍事共其犒牛，鄭司農云：〔疏〕疏本，葉鈔釋文，並不誤。賈疏云：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犒牛也。阮元云：經注皆本

作稿。賈疏未誤。序官稟人疏。亦云枯槁須槁勞之。故名其官爲槁人。案阮說是也。注、鄭司農云槁師之牛者。槁、舊本亦誤稿。今依余本正。賈疏云。案左氏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槁師之牛。故引以爲證也。喪事共其奠牛。謂殷奠遺奠也。〔疏〕喪事共其奠牛者。此其喪奠之牛牲以屬凶禮。槁師之牛。故引以爲證也。喪事共其奠牛。喪所薦饋曰奠。〔疏〕故不與前祭祀共牛爲類。注、云謂殷奠。遺奠也者。賈疏云。喪中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爲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歛大歛。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遺奠時。有牲體。大遺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詒讓案。喪奠有卜。其始死及朝夕奠。無牲體。小歛奠以下禮。盛有牲體。故謂之殷奠。大遺奠禮尤盛。故於殷奠之外。別言之。殷奠。詳邊人疏。遺奠。詳大史疏。云喪所薦饋曰奠者。說文曾部云。奠、置祭也。從酋。曾酒也。下其丌也。禮有奠祭者。釋名釋喪制云。喪祭曰奠。奠、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在輅外。輅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疏〕凡會同軍旅行役者。賈疏云。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云牽。居其旁曰傍。任猶用也。〔疏〕共其兵車之牛者。此其任載之牛也。賈疏云。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爲兵車。案賈說是也。此兵車。卽車人之大車。直輅駕牛。與輪人兵車曲輅駕馬者異。司馬法又謂之重車。天子六軍。重車之數無文。吉天保孫子集注。引曹操杜牧說。及李靖問對引曹公新書。並謂兵車一乘。重車亦一乘。是六軍之重車。凡三千乘也。韓非子外儲說篇。說一車之任。不過三十石。兵車一乘。凡二十五人。此其衣裝任器糗糧芻蕘。爲數甚多。固宜專車以載之矣。況以丘乘出車之法校之。詩小雅信南山。孔疏引司馬法。說甸出晨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彼牛多於馬至二倍。雖不必盡以駕車。然可證重車之數。必不減於兵車也。鄉遂車牛。出於公家。與丘甸不同。六軍之牛。大數當有萬餘。蓋皆此官共以授鄉遂七萬五千家養之。臨川又掌其稽比之事。互詳夏官敘官疏。注、云牽傍。在輅外輅牛也者。說文車部云。輅、引車也。謂在輅外引車之牛。賈疏云。上云兵車之牛。據在輅內者。別言語其牽傍。故云在輅外輅牛也。云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者。釋牽傍之名義也。罪隸注云。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說文牛部云。牽、引而前也。又牛部云。傍、附行也。廣雅釋言云。牽、挽也。案大車駕牛之數。經注並無文。竊謂任載輜重。不當減於駟馬車。疑亦駕四牛。但車人大車止一轂。與馬車二輅不同。則輅內止容一牛。與馬車轎下二服亦異。其三牛蓋分列輅外之前。及兩旁在旁者。猶馬車之驂。其在前者。亦不必正直輅前。當亦稍偏。或左或右。但較兩驂略前耳。大車之御。亦當居車上。以御輅內之牛。其輅外二牛。別以二人於

車下御之，或牽引於前，或附傍於旁，因謂其牛爲牽傍，然則牽傍者，卽轆車之牛，而實據人御之而爲名，罪隸云，牛助爲牽傍，注云，罪隸牽傍之，詩小雅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箋云，營謝轉輸之役，有責任者，有輦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將車，卽將轅內之牛者，牽傍，卽牽轅外之牛者，彼並據人而言，此經云共其牽傍，則據牛而言，牽傍之人，取諸罪隸，非牛人所共也，賈疏謂以其在轅外將御爲難，故特言人御之，殊非鄭意，云任猶用也者，司隸注同，既夕禮云，用器，弓矢耒耜兩敦槃匱，此任器，猶彼言用器也，但彼用器，不盡軍旅行役所用，若軍旅用器，則六韜軍用篇所說是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

待事，鄭司農云，互謂樞衡之屬，盆簋，皆器名，盆所以〔疏〕注，鄭司農云，互謂樞衡之屬者，說文竹部云，笠可以收

樞衡釋之，樞衡之互，並詳封人疏，云盆簋皆器名者，說文木部云，有所盛爲器，無所盛爲械，盆簋是器，別於互爲械也，云盆所以盛血者，陶人云，盆實二鬮，厚半寸，唇寸，說文皿部云，盆，益也，方言云，甄謂之益，自關而西

或謂之益，或謂之益，急就篇，顏注云，盆，益也，益一類耳，缶，卽益也，大腹而斂口，盆則斂底而寬上，案盆瓦器，故可以盛血，云盆受肉籠也者，說文竹部云，簋，宗廟盛肉竹器也，周禮供盆簋以待事，又籠，一

曰簋也，廣雅釋器云，簋，簋也，云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者，文選張衡西京賦云，置互擺牲，薛綜注云，互所以挂肉，一切經音義引若頡篇云，格，櫛架也，詩小雅楚茨，孔疏引此注格作架，蓋以義改之，又爾雅釋宮云，櫛謂之

棧，長者謂之閣，格與閣，聲同字通，縣肉格，卽挂肉長棧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圓爲格，卽此，賈疏云，但祭祀殺訖，卽有薦爛薦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縣

肉也，故詩云，或剝或烹，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案賈引詩注約小雅楚茨毛傳文，今本詩傳作亨者，卽互之別體，易大畜六五爻辭云，積豕之牙，彼釋文引鄭注云，牙讀爲互，蓋縣肉格，六牲同名互矣，

充人掌祀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芻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觸，〔疏〕學繫祭祀之牲

當作穀，下同，詳司門疏，繫牲，卽牧人注所謂殊養之，墨子明鬼篇云，犧牲不與昔聚羣是也，牷，亦謂純色也，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者，賈疏云，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總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

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云牢，閑也者，說文牛部云，牢，閑養馬牛圉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牛馬老于欄牢，案此牢以養牲，與校人十有二閑以養馬，二者義同，繫帝牲之牢，郊特牲及公羊宣三年傳，並謂

之滌。鄭禮記注云。滌。牢中所接除處也。又公羊何注云。謂之滌者。取其滌蕩潔清。此經言牢不言滌者。統言之。滌亦是牢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鬻者防所繫之禽獸。自相觸鬻也。祭義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云養牛羊曰芻者。以芻養牲。因謂之芻。正字當作欄。說文牛部云。欄以芻蕘養牛也。墨子天志上篇云。欄牛羊。豕犬羝。賈疏云。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豕。又不繫之矣。案賈說非也。祭祀之犬。豕於欄人。非此官所掌。豕豕經雖無文。據少牢饋食禮注云。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於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是鄭意豕亦先繫。後疏引國語孔晁注。說豕亦繫之三月。章昭說同。莊子達生篇云。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豕曰豕。豕豕亦先繫。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是豕非不繫之之證也。云三月一時。節氣成也。大戴禮記本命篇。虞注云。三月萬物一成。賈疏云。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是其三月之義也。詒讓案。獨斷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徒之三月。亦其潔也。鹽鐵論毀學篇云。在郊祭之牛。養食非年。享先王亦如之。〔疏〕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彼則與禮不合。不足據。享先王亦如之。〔疏〕享先王亦如之者。此繫內祭祀宗廟六享之牲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則與禮不合。不足據。享先王亦如之。〔疏〕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彼指郊天以后稷爲配。稷雖人鬼。牛亦繫於滌三月。但有不吉。可以未繫者易之。故孔疏云。凡帝牲稷牲。羣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公羊宣三年。何注說稷牛云。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於滌宮。所以降稷尊帝。家語郊問篇。王注又云。別祀稷時。牲亦芻之三月。配天之時。唯具之也。此並謂配帝之稷牛。不特繫。其說非也。此享先王亦人鬼。牲亦繫之三月。有故則易之。與郊之稷牛同。詩魯頌閟宮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箋云。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是廟享先時養牲之事也。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者養。〔疏〕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者。賈疏云。不言三月。則或一句之內而已。不必三月也。其諸侯祭祀養之。〔疏〕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案賈引國語楚語文。章注義與孔是同。檀弓孔疏述國語義。則謂牛羊必在滌三月。犬豕不過十日。二義小異。竊謂繫牲之遠近。當視其祭之大小。不以牲別。王涇唐郊祀錄云。凡祭祀之牲。大祀在滌九十日。中祀二十日。小祀十日。唐制最與古合。賈謂散祭祀浹日。則不辨大小牲。亦不盡從章孔說也。社。云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鄭意散祭祀。卽小祭祀。

散者。亞次於上之言也。肆師云。立小祀用牲。彼注以爲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此注與彼義同。散義。詳鹽人疏。賈疏云。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云凡時祀用牲。其中無社稷四望。唯天神司中司命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案賈謂此散祭祀。卽牧人時祀之神。彼時祀內有日月。故賈云天神司中司命以上。然鄭肆師注。以日月入次祀。則不得爲散祭祀可知。蓋鄭本不以此散祭祀與牧人時祀爲一。賈強合之。非鄭意也。但鄭注酒正小祭。與肆師小祀義。亦自相差。互詳肆師疏。云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云。祭祀之牛牲繫焉是也。官卽官府。謂每門下士所治之處。鄭司農云。使養之使守門者。養之者。明非展牲則告。鄭司農云。展。具也。具性。若今時司門大夫士等自養之。司門云。監門養之。注云。監門。門徒是也。展牲則告。鄭司農云。展。具也。具性。若今時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疏〕展牲則告。牲者。牲謂純色。則亦告牲體完具可知。一注。鄭司農云。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疏〕展。具也者。鄉師後鄭注云。展猶整具。肆師展犧牲。後鄭注云。展。省閱也。與先鄭此注。義亦相成。詳彼疏。云具牲。若今時選牲也者。先鄭以漢法。凡祭祀之前。有選牲之事。卽此展牲。故舉以爲況。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彼亦繫頒之前。展牲之事也。祭義。說祭牲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穀梁哀元年傳。云郊牛日展。又云。我以六月上甲始牝牲。十月上甲始繫牲。范注云。牝。具也。先鄭此注。蓋兼祭義。視牲擇毛巡牲。及穀梁牝牲展牲諸事言之。賈疏云。先鄭以爲選牲時。後鄭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牲明非初選牲。故不從。云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謂展牲之有司。若肆師之屬。方展時。充人則以牲牲告之。云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王應麟云。丙吉傳。子顯從祀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顏師古注。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詒讓案。後鄭意經言展牲者有二。肆師之展犧牲。在繫牲之前。卽先鄭所謂選牲也。蓋直視而擇之。無告牲之事。此展牲有告牲。乃禮經之視牲。大宗伯小宗伯又謂之省牲。展省視。義並同也。蓋將繫則選牲。將用則視牲。二者皆得謂之展。穀梁云。郊牛日展。則凡祭前巡視之事。通謂之展。展固非一次矣。此展牲行於將祭前一日之夕。故漢禮謂之夕牲。續漢書禮儀志。正月天郊夕牲。劉注云。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哺五刻。夕牲。大祝吏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牝。太祝令機牲舉手曰。充。是漢禮亦以夕牲爲省牲。又有省牲之事。與此同。故鄭及干氏並舉以爲況也。又案此展牲。卽夕牲。告牲。是告於人。與下碩牲告於神異。公羊成十七年。何注說郊禮云。夕牲告牲后稷。徐疏謂古禮。郊之前日。

0

24+

14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周

(二)

著讓詒孫

573.11527

562

212

行發館書印務商

芒

國學基本叢書

周禮正義

(二)

孫詒讓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573.11527

364

2:2

24087

周禮正義

卷二十四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疏〕土掌任

灋者。即大司徒之地法。此官所受。以為官法者也。賈疏云。即下經云。廩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云而待其政令者。賈疏云。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經園廩二十而一以下。是。注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者。大宰注云。任。猶

傳也。力。謂性力肥磽。勢。謂形勢高下。生育。若農田生九穀。場圃育草木。山澤各有生育之材。物。皆任之以俾立其功。事也。書禹貢敘云。任土作貢。孔疏引鄭書注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亦即此義。云且以制貢賦也者。賈疏云。

因民九職以制貢。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名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名賦。故云厥賦惟上上之等也。案古無口率出錢之法。鄭賈釋大宰九賦為口賦。非也。

此經任土。當有田賦軍賦。無口賦。詳大宰疏。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保章氏注云。物。色也。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此義與彼同。賈疏云。此言出於孝經緯授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

以給天下。黃自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滂泉宜種稻。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詒讓案。地事與小司徒以任地事。土均以均地事。義並同。小司徒注云。地事。謂農牧衡虞也。土均注云。

地事。農圃之職。彼二文言事不言職。故事即為職。此文地事與地職別言。則地事謂農牧衡虞之地。對地職謂農牧衡虞之人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以經云地職。則主有事於地者言之。故於九職唯舉農牧衡虞。不通舉餘職。亦與

地事義相應也。不言圃者。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以農可賧圃。文不具也。

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故書：廩或作墮。郊或爲藹，稍或作削。鄭司農云：墮讀爲廩。廩，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蒿藿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玄謂廩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廩，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蕪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達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置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不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以廩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田百畝，是廩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廩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疏〕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者，以下任土令賦。與大宰九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達，餘則公邑。〔賦〕正相應。國中，即彼邦中。通城郭中而言。園地則在城外郭內，故次國中。賈疏云：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置各五百里，百里爲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爲始也。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者，即大宰所謂四郊也。

賈疏云。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廩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江永云。近郊遠郊七種之田。皆農田外之閒田。農田自近郊以外皆有之。不定在近郊遠郊。故不言。下經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則農田在其中矣。案江說是也。農田自近郊始。故詩衛風碩人云。說于農郊。毛傳云。農郊。近郊是也。四郊亦有廩里。通言之。六鄉即在四郊之內。析言之。則郊在鄉里之外。鄉家數有定。郊家數則無定也。詳小司徒縣師疏。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即大宰所謂邦甸也。賈疏云。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達七萬五千家。餘地。即九等之人所受。以爲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甸。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案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釋文引李巡本。牧作田。田甸字通。甸地自六達七萬五千家之外。餘地悉爲公邑。猶六鄉之餘地爲鄉里。不必皆九等之人所居也。賈說誤。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即大宰所謂家削也。稍。說文邑部引作郛。詳後。賈疏云。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名三百里地爲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即大宰所謂邦縣也。四百里之內。公邑采邑制非田。純爲縣都之制。故謂之縣。賈疏云。謂天子之鄉。各受五十里采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甸地者。說文。甸部。賈或作疆。此經畿甸字並作疆。惟此作甸。此即大宰所謂邦都也。賈疏云。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疆地之中也。五百里爲疆者。以外畔至五百里畿甸。故以賈言之。程瑤田云。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六達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達之餘地也。家邑之田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甸。稍縣疆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郊甸言餘地。於稍縣疆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案程說是也。此經任土之文。由內而外。自國中至置。皆互相備。如廩里所任。自國中始。場圃所任。自城外附郭始。而郊甸稍縣都。凡民居所在皆有之。七等田所任自郊始。而甸稍縣都亦皆有之。公邑所任自甸始。而稍縣都亦皆有之。經各舉其一。餘不備詳。而六鄉任郊地。六達任甸地。則又以其爲經野之大端。衆所共知。不煩更舉。故文不具也。又此經自國中至置。即大宰九賦。前六賦彼又有關市山澤。則亦通包於此任地八者之中。唯幣餘一賦。出於官府。非任地所及耳。注。云故書廩或作壇者。詳敘官廩入疏。云郊或爲蒿者。徐養原云。郊蒿。古字通川。春秋桓十五年。穀梁經曰。公會齊侯于蒿。公羊作郛。又文三年左氏傳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紀。郊作郛。是郊蒿同音。故並與郛通也。云稍或作削者。段玉裁云。稍。說文邑部作郛。云國甸大失稍。稍所食邑。從邑肖聲。周禮曰。任郛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案今周禮無郛字。疑故書削即郛之譌字。鄭君從稍。許從郛。大宰家削之賦。音義云。本又作郛。案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壇讀爲廩者。敘官杜注同。云廩。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者。敘官杜注亦云。市中空地。案市亦在城中。此別言

者，以肆宅異之，依先鄭遂人注云，廛、居也，則亦以廛爲民居所在，而此注云空地者，蓋謂此經廛里相對爲文，凡可居之地，未有宅肆者，謂之廛，已有宅肆者，謂之里，後鄭意則凡民居之地，不論宅肆有無，其區域並謂之廛，先鄭義未咳，故不從也，凡民占城市地，擬爲肆宅者，雖空地亦當有稅，賈疏謂空地何因有二十而稅，則非也，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者，說文內部云，宅，所託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賈疏云，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恐後更有子弟，國中不容，故別受宅田於近郊，以備於後子弟益多，出往居之，惠士奇云，古有掌宅之官，管子大匡弗鄭爲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是謂國宅，國語晉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韓非子，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園，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詒讓案，凡廛宅，皆計戶而授，未有不居而豫授田，以備益多者，又凡官宅民宅，國中與郊並有之，郊之民宅，即是廛里，郊亦有廛里，不必皆在國中，既有廛里，則不得又有宅田，先鄭說於情事未協，故後鄭不從，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耕之田也者，先鄭意士大夫之子，賢者得世祿，不賢者則歸之農，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是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不得爲大夫子得而耕之田，云賈田者，吏爲縣官實財與之田者，謂在官之賈人，若庖人、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犬人、諸職，所屬賈人是也，先鄭意國中賈人在官者，本身亦受田，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案賈說非也，周制，凡賈人、無輪在官在市，本身皆不受田，其家則皆受田，先鄭說未允，故後鄭不從，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者，謂民受庸爲公家耕田，斂其禾粟，以共官府之用，若南郊藉田千畝，甸師徒二百人耕之是也，后公桑在北郊亦同，俞樾云，牛人公牛，市車公車，注並曰公猶官也，然則官田猶公田矣，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案賈說非也，近郊雖有十一之稅，不害官田無稅，猶廛與國宅同在國中，而廛有稅，宅無稅，固兩不相礙矣，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邦國米粟，出於九賦，及九職三農之貢，則自近郊藉田外，未必更有公家自耕之田在遠郊，先鄭說究難通耳，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者，牛人云，掌養國之公牛，即公家之牛也，云賞田者，賞賜之田者，說文貝部云，賞，賜有功也，月令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注云，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左傳哀二年，趙簡子克敵之賞，云士田十萬，即此賞田也，又傳三十三年，晉文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召以爲賞田，彼賞邑在都鄙，與賞田在鄉遂異，而賞功之典則同，故亦通云賞田矣，賈疏云，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鄭從之，江永云，司勳又有加田無國征，蓋亦在賞田之中，惠士奇云，祿

田之外。有功而賞。曰賞田。魏策。公叔璜爲將。與韓趙戰而勝。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然則賞田亦謂之祿也。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者。敘官牧人注云。養牲於野田是也。牧師云。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彼牧地專屬牧馬之地。蓋卽於牧田中。分別授之。賈疏云。司農意此卽牧人掌牧六牲者也。江永云。牛田牧田。兼用先後鄭之說。皆是授民以田。而爲公家畜牧。卽九職之職牧。養蕃鳥獸。閭師之任牧。以畜事實鳥獸者也。牛田。牛人掌之。牧田。牧人掌之。若十二閑之馬。當自有牧地。蓋亦在近郊遠郊。此不言者。主於田也。段玉裁云。小雅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傳曰。出車就馬於牧地。箋曰。牧地在遠郊。然則詩之牧郊是一處。主謂遠郊百里竟上。卽周禮之以牧田任遠郊之地也。魯頌。駟曰。駟駒牧馬。在圻之野。傳曰。圻。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引周禮牧田任遠郊證之。是則牧田在野。野在百里外。駟言在野者。出車則謂之郊野。距郊不遠也。故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詩毛傳周禮注。言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較少四字而實無異。析之則爲郊牧野林坰。合之則牧野林坰。皆得統謂之郊。牧田在野。得解郊者。自遠郊以至六達之餘地。皆有牧田。周禮舉近以包遠也。案江段說是也。先鄭此義。後鄭所不從。然注大宰職牧云。牧之田。在遠郊畜牧之地。詩箋亦引此經牛田牧田。以證郊牧。並仍從先鄭義。竊謂此牧田。卽大宰之職牧。亦卽爾雅之郊牧。詩邶風靜女篇云。自牧歸荑。毛傳鄭箋。並以牧田爲釋。又國語周語云。國有郊牧。韋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又云。商之亡也。夷羊在牧。注云。牧。商郊牧野。詩大雅大明。孔疏引鄭書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說文土部作埒。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南郊七十里地。與牧田在遠郊正合。左隱五年傳。亦云鄭人侵衛牧。此並遠郊牧田謂之牧也。釋地云。郊外謂之牧。彼郊卽指近郊言之。蓋畜牧當辟民居與良田。必在近郊之外。故王國牧田。自遠郊始。自此以外。甸稍縣臺。亦皆有之。魯之牧田。別在坰野。明不止遠郊有牧也。遠郊牧田。事得牧名。其地蓋尤廣。公私畜牧。咸萃於是。公牧固無稅。私牧則有稅也。賈疏偏主後鄭。謂公家養牛及畜牧之田。不當有稅。殆未達其指。至畜牧之人。有餘力可以耕者。則亦受田。如後鄭之說。故魯頌疏。謂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然則牛田牧田。當兼畜牧之地。及牛人牧人所耕之田言之。可無疑矣。引司馬法者。今本司馬法佚此文。縣士注義亦同。引之者。證彼郊卽此遠郊。州卽此甸。野卽此稍。縣與此同。都卽此臺也。王制孔疏。引司馬法。作二百里野。誤。金鶚云。大宰九賦。有家柙邦縣邦都。邦都卽臺地。以其在五百里爲臺界之地。故曰臺。以其大都所在。爲都之宗。故曰都。司馬法五百里爲都是也。又曰。三百里爲野。以二百里之內有六達。不純爲野。故在三百里。杜子春云。蒲讀爲郊者。杜以遠蒲近蒲。於義無取。故讀從郊也。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者。肆

師注、及詩魯頌駉疏引白虎通義同。此皆謂郊之遠界。郊門之所在也。聘禮云：賓至於近郊。又云：賓及郊。鄭注云：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賈疏云：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故後鄭從之也。案魏書劉芳傳：引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與杜鄭說同。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爲郊。據遠郊言也。大戴禮記盛德篇：說天子明堂在近郊。云近郊三十里。詩駉疏引服虔書：牧豎僞孔傳說：並同。敘官賈疏：引賈馬說遠郊五十里。文選西京賦薛注云：五十里爲之郊。百里爲甸。二說不同。而與司馬法義並不合。公羊桓元年何注云：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則又以豳爲郊。其說尤謬。不足據也。其侯國二郊遠近之法。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詩駉疏引孫炎云：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孫謂百里之國。十里爲郊。蓋據男國言之。亦同後鄭。聘禮注義詩疏。又引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孔謂是夏殷諸侯之國郊。與周異。周書大聚篇：又云五里有郊。則疑小國或都邑之制。段玉裁云：郊之爲言交也。謂鄉與遂相交接之處也。故說文曰：距國百里爲郊。此郊之本義也。謂必至百里而後爲郊也。而爾雅曰：邑外謂之郊。邑者國也。是則自國中而外至於百里。統謂之郊矣。此引仲之義也。國外郊內。爲六鄉之地。故周禮立文。多言國中及四郊。以包六鄉。其有單言六鄉者。其事不涉國中者也。言四郊可以包鄉。故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案晉三郊三遂。卽三鄉三遂。周禮又於百里之中。立近郊之名。皆由是也。既有近郊。則不得不謂百里爲遠郊矣。云玄謂廩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者。漢書食貨志云：在壁曰廩。在邑曰里。公羊宣十七年何注義同。邑居里。蓋漢人常語。故舉以爲况。漢書高祖紀云：沛豐邑中陽里人也。豐爲沛之鄉邑。中陽爲邑中之里。卽所謂邑居里也。邑居里。省文則曰邑居。亦曰居里。詳後。云廩、民居之區域也者。敘官廩人注義同。鄭意里謂民居。廩是其區域。有里則有廩。通而言之。是爲廩里也。云里、居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里部同。方苞、沈彤、並謂此里爲國宅。對廩爲民宅市宅。金鶚亦云：鄭以里廩皆指民居。非也。廩里二字。當分爲二。廩是民所居。里是百官所居也。孟子云：願受一廩而爲氓。又云：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是廩爲民居之證。又云：臣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是里爲百官所居之證。案方沈金說是也。此廩里、二鄭說並未析。蓋通言之。廩里皆居宅之稱。析言之。則廩人農工商等所居謂之廩。若後文園廩之廩。則專指民宅市宅而言。遂人之廩。則專指農民之宅舍而言。廩人司關之廩。則又專指市與關工商之宅舍而言。是

也。士大夫等所居謂之里。詩大雅韓奕說。黻父所居。云於黻之里。左昭二十一年傳云。翟僕新居于新里。華姓居于公里。公里。卽宋公宮旁之宅里。又昭三年傳。晏子辭徒室。曰敢煩里族。國語魯語。郈敬子言宅命於司里。又周語云。敵國賓至。司里授館。是國宅稱里。故掌於司里也。後經國宅無征。應征二十而一。而里征之有無不見。亦國宅卽里之證。國宅亦省稱宅。荀子王制篇云。定廩宅。廩宅。卽此廩里也。但國宅不得稱廩。而民宅市宅。則通稱宅。亦可通稱里。故後經云宅不毛者。有里布。遂人云。以田里安宅。又頃田里而云夫一廩。孟子公孫丑篇。亦云廩無夫里之布。是皆民宅市宅之通稱。國語魯語章注。亦云里。廩也。要此經廩與里並舉。後經又與國宅並舉。則廩之內。不得兼舍國宅明矣。云圃。樹果蔬之屬者。大宰注義同。江永云。以場圃任園地。謂城外有可爲園圃之地。授九職中藝園圃者。詳匠人疏。云季秋於中爲場者。敘官注義同。江永云。以場圃任園地。謂城外有可爲園圃之地。授九職中藝園圃者。使貢草木果蔬之屬。場人掌之。非農民築場圃納禾稼之場圃也。農家場圃。自於廩地作之。與此無涉。方苞云。以經次之。則園地附郭之地也。沈夢蘭云。園地。管子所謂唐園。可樹果蔬者也。地在國郊之間。案江方沈說是也。國中居人至衆。必有專地。以樹蔬菜麻果木。乃足備用。此園地在國中及近郊之間。蓋於國門之外。郭門之內。空閒之地爲之。管子輕重甲篇云。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歷縷之北也。以唐園爲木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蠶。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北。有所隄其手楮之功。唐園故有十倍之利。唐園。卽場圃。此卽園地在郭門空間之地之塙證。莊子讓王篇。顏回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彼郭內之田。卽種桑麻之場圃也。亦足與管子互證。上廩里分處城郭中。故云任園中之地。此場圃。則唯在郭內。不在城內。故別云任園地。若農家場圃。則受田之家。自於田中爲之。不得以當園圃之專地也。閻師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園以樹事貢草木。農園事不相兼。其不可合爲一明矣。互詳敘官疏。云樊圃謂之園者。大宰注義同。云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者。據士相見禮。破先鄭民宅之說。學記孔疏。引尙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公羊宣元年傳云。閔子退而致仕。何注云。致仕。還祿位於君是也。此宅田。蓋凡士大夫之退居者所受。以其退居則無祿。而嘗仕則不可同於齊民。故別以田給其家。凡侯國賢士大夫。或寄居於是者。常亦以此田養之矣。引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者。鄭彼注云。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外。引周禮此文爲證。又書酒誥云。越百姓里居。僞孔傳云。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逸周書商誓亦云。百官里居。然則致仕去官。而居宅謂之宅者。猶書云里居矣。沈彤云。致仕官之所食。於經無考。白虎通致仕篇云。三分其祿。以一與

之。又引王度記云。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前說常謂食大夫以上。後說常謂食元士以下也。若其家則皆別受田五十畝耳。中下士家。已受五十畝。致仕而家。復有所受。致仕則祿薄。而子惟自食其力。常更足之以五十畝也。若元士以上。則致仕而其家始受田。蓋仕之時祿厚。子爲學士或任官。無庸別受田。致仕則子孫之不才者。將不免於農。故亦稍授田使習之也。案致仕者。受田等數。於經無文。沈以意推之。未知是否。王制注。又說天子縣內。有致仕百里。大國三十里。次國六十里。小國二十七。彼自據異代制爲說。與此近郊內宅田不合也。云士。讀爲仕者。仕百里。聲類同。丁晏云。隸釋馬江碑仕喪儀。宗洪适云。仕讓爲士。賈疏云。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宜之仕。云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者。圭田。據孟子文。匠人注云。圭之言珪。絜也。周禮謂之圭田。與此義同。又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鄭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圭田。以義同。郊之地稅什一。案彼注引此圭田不破字。賈疏云。王制是殷法。圭田無稅入天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案近郊田甚多。縱有圭田。其數蓋少。不害其爲無征。鄭賈謂周圭田有征。恐未據。引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者。滕文公篇文。彼文無自字。匠人注引同。此蓋鄭所增。趙注云。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細士無絜田也。非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趙說亦以圭田爲士田。蓋即本鄭義。而亦不破字。沈彤云。禮。國君大夫之子免農。士之子皆不免農。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是其徵也。王之士之子有免農者。惟上士之子耳。上士即元士。故元士之適子衆子。並學於諸樂官也。若中士下士。祿以遞薄。則子當業農以自食其力。故載師有士田。其家亦各受五十畝。案沈說亦不破字。於義近是。竊謂此士田。當兼二鄭及沈義乃備。蓋卿大夫命士之圭田。士之子及未仕之士。家所受田。皆以五十畝爲率。士餘子弟。亦受田。則止二十畝。漢食貨志所謂士家受田五十畝。乃當農夫一人是也。此數者。通謂之士田。以卿大夫亦得稱士也。後鄭破士爲仕。義轉偏隘。當依王制注。不破字爲是。國語魯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云。受公田也。彼大夫食邑。謂采邑。則士食田。謂命士身所食之祿田。此士田。則命士之子等所受田。祿田不親耕。士田則親耕。所謂不免農也。大夫以上。既有采邑。其子免農。不當受田。學校之士已命者。當受祿田。未命者則當免農。而廩食於官。亦不身受田。其子則皆受田也。又案。卿大夫士得世祿者。受采地。即大小都家邑是也。其不得世祿者。則賦田歛粟以爲祿。所謂祿田也。祿田不得世守。亦不自耕。其數衆多。蓋亦當於甸公邑取之。唯圭田數少。或當在此近郊士田之內耳。祿田與采地異。詳大宰疏。云賈田。在市買人其家所受田也。

者。破先鄭爲在官買人所受田，後鄭意在官買人家所受田，當卽後官田，不入此買田內，在市買人，卽大宰注所謂處曰買是也。買人身在市，不得爲農，其家有子弟任農者，則授以田。江永云：漢志：工商家亦以口受田，則在民間爲工者，亦予以田，如買人之例。案江說是也。依漢志說，工亦受田，而經無工田者，工賈職事相等，故經舉賈以賅工，文不具也。至在官之工，則當廩食於官，不當受田，詳後。云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者，謂各職府吏胥徒，及在官工賈之類，其家所受田，破司農公家自耕田之義，黃以周云：庶人之在官者，給以稍食祿，足以代耕，其身免農，其子不免農，案黃說是也。凡庶人在官者，木身受稍食於官，而其家則別受田，所謂官田也。國語晉語云：工賈食官，章注云：工，百工也，賈，官賈也，食官，官廩之，彼工賈亦謂在官之工賈，章謂官廩之，卽稍食也。與此經官田異。云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者，謂爲官畜牧者，其家所受田，破光鄭直爲養牛牧六畜之田也。黃以周云：畜牧者亦免農，子不免農，後鄭爲長，詒讓案：此當兼用先後鄭義，詳前。云公邑，謂六達餘地者，明遠郊以外，距王國二百里甸地之內，除六達七萬五千家外，並爲公邑。大戴禮記王言篇云：百里而有都邑，蓋卽指公邑言之。王鳴盛云：達之餘地卽公邑，縣士注：所謂封則爲采地，未封則爲公邑也。蓋公邑雖稱餘地，實多於達幾倍，準之稍縣都，亦多於采地幾倍也。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明與采邑屬私家臣治之者，異也。云自此以外皆然者，謂稍縣置縣，除大都小都家邑之外，其餘地並爲公邑，如甸，縣士注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是也。賈疏云：以大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非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無多，故唯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爲公邑也。若然，是公邑之地有四處也。案王制：說天子縣內九十三國，其餘以爲閒田，彼閒田，卽此公邑也。故賈據以爲釋，但王制所說，鄭以爲夏制，故大司徒注：謂畿內國數未聞，小司徒注：說三等采地里數，亦不從彼文，賈說非鄭指也。詳大司徒小司徒疏。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賈疏云：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爲一節，故二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案依鄭賈說，二百里三百里公邑大夫如州長，則似亦爲州黨族閭比之制，其官則州長以下至比長也。四百里五百里公邑大夫如縣正，則似亦爲縣鄙閭里之制，其官則縣正以下至鄰長也。蓋鄭謂公邑不制井田，與鄉遂同，則亦以五五相比之法，制其邑居，不必計三等田萊，以通其率，故可依放鄉遂之成法，而無勞更易，今攷不井之田，唯甸公邑容或有之，其稍以外公邑，皆錯居都鄙之間，則無不制井田之理，至所定二百里以外爲州，四百里以外爲縣，則又徒比傳司馬法州縣之文，於經實無稿證。

但鄭雖謂公邑爲州縣。而吏大夫止於州長縣正。則無鄉遂也。論語八佾皇疏。乃云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郊特牲孔疏。亦謂公邑之屬有遂。則是六遂之外。又有無數之遂。此於理必不可通。鄭亦無是義也。金鶚云。公邑之官。自二百里至五百里。當無尊卑。乃附會司馬法區而別之。殊無謂矣。但公邑之官。宜尊於采邑。縣邑宰當爲中大夫。甸邑宰當爲下大夫。以鄉大夫官尊。不得與之並。宜從遂大夫之別也。縣師、掌公邑、故以縣名。又月令有百縣之文。王制言天子之縣。而公邑之止於縣可知矣。案金說近是而未盡也。公邑官之見於經者。有縣師、縣士、與鄉師、鄉士、掌六鄉。遂師、遂士、掌六遂。同是即公邑止於縣之證。依鄭說公邑不制井田。則縣如五鄙之縣。依金說公邑制井田。則縣即四甸之縣。二說不同。以金爲長。但月令百縣。亦見周書作雒。乃以王畿千里百同爲百縣。是縣方百里。與四甸封域迥殊。蓋井田之法。四甸爲縣。公邑所治。則以四都爲一總部。通謂之縣。縣有大小。猶四縣爲都。而采邑之大都。則四都在采邑爲大都。在公邑則爲總縣。里數同也。若然。公邑總縣。大夫統四都。而都縣甸丘邑井之吏。咸屬焉。蓋與遂官略同。縣師通治諸縣。亦與遂師同。但縣吏爵等員數。不可攷耳。互詳敘官及匠人疏。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者。鄭意二百里以外公邑官如州長。故司馬法或謂之州。四百里以外官如縣正。故此經及司馬法並謂之縣也。金鶚云。司馬法謂二百里曰州。以六遂如州在二百里也。四百里曰縣。與周官同。云遂人亦監焉者。賈疏云。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野。大槐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爲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閒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鄉遂及公邑。皆爲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案遂人兼監公邑者。以四等公邑。皆自六遂以外地相聯比也。至公邑田制。則與都鄙同爲井田。鄭賈謂爲溝洫。誤也。詳匠人疏。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以公卿大夫爵次尊卑差之。尊者采地大而距國遠。卑者采地小而距國近也。但此大都小都。通爲采邑。是都亦稱邑。左隱元年傳。有大都中都小都。彼中都即此小都。而小都即此家邑。是邑亦稱都。蓋二者大小異名。散文則通。故大宗伯注。謂鄉有家邑。皆通言不別也。金鶚云。左氏云。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先君之廟有二。公卿大夫之采邑。得立大祖廟。士無大祖。是無先君之廟矣。又云經不言元士之賜之。得立出王廟者。是亦先君廟也。故王國公卿采邑稱大都。大夫采邑稱小都。士則稱邑而已。又云經不言元士之采地所在。疑亦在稍地中也。案金說近是。縣士先鄭注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則先鄭以爲大夫食縣。以次差之。則常命士食稍。公卿同食。暨與後鄭異也。賈疏云。此經有家邑小都大都之文。小司徒有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彼據稅入天子而言。此據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通治溝洫及清而膏也。程瑤田云。公之采地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鄉之采地四縣者。一都之地。故

曰小都。大夫之采地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沈彤云。家邑卽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詒讓案。公食四都。實田方六十四里。井虛地計之。爲八十里。更旁加十里。則一同方百里也。卿食四縣。實田方三十二里。井虛地計之。爲四十里。更加餘地。則方五十里也。大夫食四甸。實田方十六里。井虛地計之。爲二十里。更加餘地。則方二十五里也。凡公卿大夫所食里數。並以倍半遞減。故於四都四縣四甸之地。皆有所羨餘。虛地以治溝洫。實田則盡以自食。小司徒注。謂三等采地。並四分之。入其一於王。乃肥說也。賈疏亦沿其誤。並詳小司徒疏。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此關三等采地而言。大宰注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是也。賈疏云。王子弟者。據春秋之義。凡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在重。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食邑。詒讓案。白虎通義京師篇。說天子大夫亦食采百里。則與王子弟同。未知然否。云置五百里王畿界也者。大司徒云。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注云。疆。猶界也。置本字。縣或字。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距界各五百里。所謂置也。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不如圖者。如圖。謂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以外。甸稍縣都。大小相包。各以百里爲界。以次迭遠。是正方也。然地有低邪錯互。其勢不能皆正方。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不方。則受田邑者。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亦此意也。云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不方。則受田邑者。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或近。自不能盡如常制。鄭言此者。明此經所言遠近之差。皆據常制。若授田則又當因地制宜。不能拘執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者。卽謂任之不得不取正於方平。以爲率也。賈疏云。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賦貢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賦貢也。云以廩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田百畝。是廩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者。亦中民居區域之說。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都城亦謂在城郭中。後鄭意。是此廩里。與遂人夫一廩。地異而義則同。凡卿大夫士及四民所居宅。大總言之。通謂之廩里。此廩里在國城中。雖當以百官及士工商等等居宅爲多。然近郊貢郭之農。亦容有居城郭中者。管子大匡所謂耕者近門。亦與仕者及工賈同居城郭中。卽其證也。遂人之廩。在野與田同授。則當爲農人所居宅。然各在其城邑中。則一也。其鄉遂以外。凡都邑所在。皆有官吏及四民之宅。亦同謂之廩里。經惟云以廩里任國中之地者。主其多者言之。猶之公邑有四等。惟甸最多。經遂繫公邑於甸地矣。又案。國中廩里。蓋亦計戶而授之。其數無文。以遂人注六遂之廩約之。或亦當如孟子五畝宅之制與。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賈疏云。據大司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有也。云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者。四郊

以內。包六鄉共四同。甸六遂公邑共十二同。稍公邑家邑共二十同。縣公邑小都共二十八同。置公邑大都共三十六同。井之總百同也。國中四郊三十六萬夫。甸百八萬夫。稍百八十萬夫。縣二百五十二萬夫。國三百二十四萬夫。井之總九百萬夫也。通虛實之地。爲田九萬萬畝。故國語鄭語云。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畝。卽九萬萬畝。一圻之大數也。韋注以爲九州之數誤。賈疏云。王畿千里。開方之。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百爲里一。故云積百同。一同百成。成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賈疏云。此瀆。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開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官民宮室。塗巷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案王城當方九里。賈謂方十二里。非是。詳後。王鳴盛云。三分去一之法。凡古人論田制。舉其大略者。皆以此爲例。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舉其大略者也。注與王制合。詒讓案。漢書食貨志云。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其率與此注百同九百萬夫。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同。皆據不井之田言也。漢書刑法志。說一同萬井。除山川沅斥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以其率推之。百同爲田六十四萬井。爲夫五百七十六萬。此據井田言也。與小司徒注。一成除旁加十里爲四都實田。正同其率。蓋二十五分而去其九。校此注三分去一爲稍強。鄭以王畿百同。與自都鄙外。皆不爲井田。故不盡從漢志也。互詳小司徒疏。云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賈疏云。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程瑤田云。六百萬夫。以家受二夫通之。實受田三百萬家。詒讓案。此兼據司馬法說。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積之百同。則得此數。故知有此三分去一。及以三等地相通之法。云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賈疏云。以其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而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者。此亦如前三分去一之率計之。四同之內三十六萬夫。三分去一。去十二萬夫。是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者。賈疏云。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程瑤田云。遠郊之內受田之法。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制通之。三家六百畝。是家受二夫也。六鄉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五萬夫。云其餘九萬夫者。賈疏云。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云廩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者。賈疏云。鄭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爲萬家解之。

據整數而言耳。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趙春沂云。農人以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案賈趙說是也。鄭意蓋謂九等田約九萬家。授田半農人。則不易之田家五十畝。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之田家百五十畝。通計之三家而受三夫之地。故云通受一夫也。鄭必知九等田。半農人歲耕五十畝者。以上引孟子圭田五十畝。以釋士田。欲符其數也。依鄭此說。則遠郊之內。六鄉餘地九萬夫。以九等田里任之。適盡此九者。雖在六鄉七萬五千家之外。亦附屬六鄉。故司勳注云。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是也。今考九等田里雖屬六鄉。然不必盡九萬夫之地。遠郊之內。尙有餘地。小司徒所謂四郊。縣師所謂郊里是也。鄭說遠郊以內。盡屬鄉。失之。詳小司徒及縣師疏。又案。匠人營國方九里。九九自乘凡八十一里。爲地七百二十九夫。此國城中地之大數也。周書作雒。王城之郭方二十七里。以二十七自乘。凡七百二十九里。除國城八十一里。凡六百四十八里。爲地五千八百三十二夫。此郭中地之大數也。兩相并總六千五百六十一夫。以任廩里場圃。尙有王宮官府朝市倉庫學校城垣塗巷家墓溝瀆之域。則其爲廩里場圃者。夫數蓋亦無多。而鄭以二者皆一萬夫者。城郭之外。鄉里郊里。亦各有廩里場圃之地。且以九等田均分。約計爲此數。固不必一一密合也。王國城郭里數。互詳大宰疏。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通六鄉及九等田里之數也。賈疏云。此鄭總計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據實授地爲定數。故云定也。詒讓案。依鄭說。九等田家受一夫。則九萬夫卽有九萬家。而此仍以四萬五千家折半計之者。亦以九萬家本是約計。不必實數如此。故仍以二夫爲一夫爲率耳。引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者。漢書食貨志文。比。舊本譌此。今依釋文及宋蔡州本正。與漢志合。顏注云。比。例也。賈疏云。引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人云。夫一廩。田百畝。餘夫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非田百畝。案餘夫受田。實二十五畝。止得正夫四分之一。無受百畝之法。班志謂亦受田如比。後鄭及遂人先鄭注。並從其說。非也。孟子餘夫與遂人同。賈分爲二。以調停孟子及班鄭之說。亦非也。詳遂人疏。又案受田之年。經無明文。賈據鄭內則注義。謂三十受田。後漢書劉寵傳。李注引春秋井田記同。而漢食貨志云。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則校鄭說早十年。陳奐云。古者二十受餘夫之田。三十受一夫之田。六十歸田於公。大凡三十取室生子。子年三十。父年必六十。是父歸田。乃子受田。

矣。案陳說足證鄭義。蓋夫家之名。起於一夫一婦。則受田者。無論正夫餘夫。年二十三十。必已取室。而後謂之夫。賈氏謂二十九以下未有妻者。得爲餘夫。非也。媒氏之法。男子三十而取。自是極限。是年二十多已取妻。閒有未取者。則不得爲餘夫。又安得竟受一夫之田乎。况六鄉十五萬夫之田。以養六軍。六遂副六鄉亦然。則凡受夫田者。必任受兵。鄉大夫職。國中七尺止任力役。尙未受兵。此尤未受夫田之據證。王制孔疏。引易孟氏詩韓氏說。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受田歸田。與受兵還兵。年必正相準。內則注說。不可易也。大抵男子年二十。或已授室。則受餘夫之田。餘夫任行役。小司徒田。與追胥獫狁卒。作是也。至三十而丁衆成家。別自爲戶。則爲正夫。受田百畝。正夫任受兵。卽六軍及丘甸之卒是也。餘夫爲養卒。正夫爲正卒。受田與受役受兵。事亦正相當也。若二十以上。或未授室。則從父兄而耕。不得爲餘夫受田。其已授室受田之餘夫。雖年過三十。或尙從父兄。不自爲戶。則仍爲餘夫。或不得爲正。以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一家無二正卒。卽一月不得兩受正田也。古正夫餘夫受田之法。蓋約略如是。鄭謂三十受田。自指正夫自爲戶者言之。其從父兄爲戶者。固不得同受田。而漢志二十受田。則又自據餘夫言之。明受田自此始耳。非必二十卽爲正夫也。國語魯語。章注云。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田五十畝。六十還田。此似亦謂二十受餘夫之田。三十受正夫之田。其說近是。但餘夫受田。不得有五十畝。章說仍與經不合耳。餘夫五詳遂人疏。云士工商家受田五十畝。乃當農夫一人者。亦漢志文。賈疏云。此謂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矣。沈彤云。五口。謂餘子弟。蓋士與工商別爲業。家有丈夫成人亦受田。半農夫。其餘子弟不得如成人。故五口當一農夫。各受田二十畝。案沈說是也。士工商餘子弟。猶農人之有餘夫也。其授田。蓋不易之田口二十畝。一易之田口四十畝。再易之田口六十畝。當農夫五分之一。其視孟子餘夫田減五之一。若依班鄭說。餘夫受田與正夫等。則亦止五分之一矣。鄭引之者。證士工商不惟本身受田。半農人。卽其子弟受田。亦不得與農餘夫等也。但上士工商等家受田。鄭意並依圭田例。以五十畝爲正。漢志所說。乃五十畝外。別有所受。蓋亦當於士田賈田內授之。與農之餘夫異。經文所云。或亦含此。故舉以爲釋耳。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此據遂人三等頒田有餘夫。而小司徒說六鄉授田之法。不見餘夫。故意鄉遂雖同有餘夫。而授田則皆在遂地中也。賈疏云。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云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者。明士工商本身不受田。其家雖受田。而與農民餘夫異也。賈疏云。案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但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此唯說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

免農矣。故禮運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既有祿。沾及子弟。故其家田。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也。此工商比農民爲賤。故其家人。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爲官所使。故云以事入在官。案賈說。非鄭指也。此工商當通包在官市二者言之。內宰云。凡建國佐后立市。是市舍皆官建以授民。故在市之工商。亦得通謂之在官。國語齊語云。處工就官府。亦其義也。鄭意蓋謂士工商等。以事在官。則其家人亦隨父兄在國。故士田官田賈田等。皆於郊內授之耳。此沿漢志四民之文。故唯舉士工商。其實商中亦當兼有賈。賈謂此工商。與上賈人別。亦失之。云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鄭意餘夫既在遂地中。而六遂七萬五千家。家數有定。其餘地盡爲公邑。明餘夫必於公邑受田也。此餘夫蓋通咳鄉遂之餘夫。卽上云在遂地中者。敍官注云。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采邑。小都大都焉。是鄭意公邑雖非遂。而亦附屬遂人遂師。故通以公邑爲遂地也。賈疏云。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子弟也。卽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耕公邑也。案此餘夫。專據農民之餘夫。不含士工商之子弟也。賈謂專指士工商家言誤。金鶚云。九等之田。非必各有一萬夫。安得謂餘夫無地可受乎。且農夫之耕。必與其家相近。若去家甚遠。朝夕往來。田且荒蕪矣。若使別居離其父兄。亦非情理。是六鄉餘夫。必不出耕於遂地也。公邑亦制井田。皆每夫受田百畝。何待鄉遂之餘夫來耕乎。餘夫與正夫同居鄉遂公邑都鄙。隨處有之。豈必在遂地之中哉。竊謂古者地廣人稀。田不盡井。隨地皆有開田餘地。不萊田取之於此。圭田及餘夫之田。亦取之於此。且生齒日增。已井之田。不足以給。亦取於此以授之。每夫百畝。不盡爲井田之制也。此無公田。當用賈法。餘夫之田。亦宜用賈。然則周之兼用賈法。不特鄉遂爲然。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可知鄉遂之外。亦有用賈者矣。如盡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何必論年之上下乎。案金說是也。六鄉之餘夫。當授以四郊之田。六遂之餘夫。當授以甸公邑之田。鄭謂遠郊之地。除六鄉及九等田里外。無餘地。故無以處餘夫。而謂出耕公邑。非也。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者。卽據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除郊內四同三十六萬夫。餘得此數也。云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者。鄭意甸以外。城郭宮室。分布其間。不若郊內之多。又匠人云。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野涂以爲都經涂。是野涂狹於國中經涂環涂。都經涂與國野涂等。則都野涂益狹可知。是涂巷又狹。此三者既占地校少。則田宜增多。故不用郊內三分去一之率也。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賈疏云。但百里之內。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注。十

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土地不易。案百畝。一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鄉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徐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徐巷狹者。鄭意遠郊外。土地有萊五十畝。故育於城郭少徐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者。賈疏云。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爲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所去者五十。向者借半。今於百三十中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同未分爲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爲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添前六十五同。總爲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十同。六九五十四。爲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九九八十一。又爲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又添五百四十萬夫。總爲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程瑤田云。遠郊之內。除所去之數。實田二十四萬夫。甸稍縣都。除所去之數。實田六百二十四萬夫。綜計之。所去止二百五十二萬夫。所餘有六百四十八萬夫。所餘夫數六百萬夫外。實癸四十八萬夫。然以所羨數爲六家加一夫之數。適加四十八萬夫。大共計之。百同定受之田。實止三百萬家。云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者。賈疏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程瑤田云。大司徒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職。乃經土地而非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云。隲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且縣師注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爲善言近。遂人注云。六遂之民奇受廬。土地有萊。爲所以饒遠也。不但與經相戾。即與其自注。亦不相蒙矣。豈謂遂人所掌之野。得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徒司徒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案程說是也。前賈疏引鄭志說。亦與此注同誤。云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者。賈疏云。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家。受二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

受五百二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爲六十萬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十八萬家。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萬。爲二百八十八萬家。又將此一百四萬夫地。添前五百二十萬夫。總爲六百二十四萬夫矣。程瑤田云。甸稍縣都受田之法。以上中下三等。有萊之制。通之。三家六百五十畝。是六家受十三夫也。甸居十二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七十八萬夫。六遂定受田七萬五千家。計十六萬二千五百夫。餘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十八萬五千家。以爲公邑。綜計之。爲定受田三十六萬家。稍居二十同。縣居二十八同。都居三十六同。除所去之數。實田五百四十六萬夫。以六家十三夫之通率計之。爲定受田二百五十六萬家。其三等采地。鄭所未聞。故正田無定數。以其餘爲公邑者。亦無定數。合甸稍縣都。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加遠郊內之十二萬家。百同定受之田三百萬家也。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者。卽謂甸一百八萬夫地。以鄭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除之。又以六家受十三夫之率通之。六遂七萬五千家外。餘受地二十八萬五千家。並爲公邑也。賈疏云。鄭既總計畿內遠郊之外。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既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者。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廩亦輕之。〔疏〕凡任地者。此周徵法。任地令賦遠近輕重之差也。云國宅無者。園廩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園廩有瓜。〔疏〕征。園廩二十而一者。賈疏云。園廩上經場園任園地。廩。卽上經廩里任園中之地。井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沈彤云。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則凡國以外之宅皆無征。國以外之園廩。皆二十而一矣。案沈說是也。管子幼官篇云。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卽所謂二十而一也。管子以田租而從此園廩之率。蓋令賦之尤輕者。非恆法也。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者。謂六鄉民田及七等田之賦。凡十一者。並謂十中稅一。詳匠人疏。賈疏云。近郊。卽上經宅田。土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什一而稅也。遠郊卽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民田之賦。賈疏云。卽上經公邑之田任甸地已下。至任賈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任甸地。則

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直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爲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爲夏之貢法故也。詒讓案，鄉遂郊里制溝洫，四等公邑制井田，通以此十一二十而三十二，三等之率征之，采地賦稅，雖入於其主，其率亦視此，周徹法，通於畿內，稍縣都采地公邑皆制井田，而無公田，則亦不用助法，賈謂采地用助法，公邑用夏之貢法，乃沿匠人注之誤，非也。公邑制井田，亦詳匠人疏，唯云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釋文漆作泰，云泰、本又作漆，劉本作泰字之變也，案泰正字，漆毀字，泰卽泰之變體，經注例皆作漆，詳後，漆林者，亦於園地樹之，史記老子韓非傳說，莊周嘗爲蒙漆園吏是也，蓋園征雖二十而一，其種漆林者，則當二十而五，不可以一率齊也，賈疏云，上之三等爲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又云，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下之中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廩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粟二百四十斛，釜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問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晦之稅，出禾芻粟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陳壽祺云，魯語，仲尼言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佰米，不是過也，許僭周禮，蓋出此，說文禾部，耗、引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耗，案此聘禮記文，惟彼斤字作斗，疑許所見本異，又疑此出周禮說，故異義據之，說文僭周禮，皆屬周禮說，非周禮六篇文，案陳說是也，異義云故周禮，當作古周禮，說此經爲古文家說也，有軍旅以下，自是舊師參合魯語，乃聘記補此經之義，鄭駁蓋偶失攷，依舊師說，則此職爲任地正稅之法，魯語所云，別爲軍賦之法，故章注及家語正論篇王注，並謂其歲收爲有軍旅之歲，明其非正稅，無軍旅則不征也，惟魯語本云稷禾秉芻佰米，而周禮記則據聘記釋其義，今攷彼記，說秉米車米秉禾三文雖相屬，而各自計數，義實不相蒙，既與魯語文數不同，而周禮說及章注，又并記文之不相蒙者爲一，以傳合魯語之義，實不可通，然則舊師之說，實未足馮，宜鄭之不從也，又魯語云，一井所出，而周禮說則云百晦之賦，似據侯國都鄙公田九一之法，若畿內都鄙無公田，則當以一井九百晦通計而爲賦法，不當井賦百晦也，此其尤難通者矣，漢書食貨志，引李悝盡地

力之教。云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五石。蓋據下地。平歲之稅計之。雖地有肥磽。年有豐儉。而其率略同。依此推之。則遠郊二十而三。百畝稅二十二石五斗也。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百畝稅三十石也。公羊穀梁宣十五年傳。孟子告子篇。文選報孫會宗書。李注引尚書大傳。並以十一爲賦稅之正法。而砥其遠邇。是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禹貢甸服五百里。說殊不塙。江永云。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是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禹貢甸服五百里。近者貢粗而且服。遠者貢精而不服。是虞夏砥遠邇之法也。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取民固不過十一。然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其勢不得不然。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此爲法制外橫征者言之。若通融遠近。以立均平之法。乃王政也。以總任藉服均之三百里外乎。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此爲法制外橫征者言之。若通融遠近。以立均平之法。乃王政也。非橫歛也。俞樾云。周稅漆林獨重。故經文川唯其二字。見此不在常科之內。若自國宅至甸稍縣都。通率之適合十一之數。何也。園廩二十。近郊十。遠郊二十。甸稍縣都十。其數六十。園廩稅一。近郊稅一。遠郊稅三。甸稍縣都稅二。其數七。是爲六十而稅七。稍浮於十一。然有國宅一分無稅。則適是十而稅一矣。公羊據其大數言之。周禮以通率言之。二者雖異而實同。案江俞兩說。足以釋此經與公穀孟子之紛。國語齊語云。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荀子王制篇亦云。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也。致貢。此與魯語孔子之言合。皆足與此經互證也。注云。征稅也者。大司徒注同。謂地稅也。云言征者。以共國政也。者。征稅所以共給國政之川。征政字通。詳小宰疏。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者。任地。猶上文任土。後鄭云。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是也。云國宅。城中宅也。故此國宅。先鄭以爲城中宅。即鄉大夫及四民居宅之通稱。賈疏云。先鄭意廩既爲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廩里既爲民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爲官府治事處解之。詒讓案。先鄭說雖可通。而所含大廣。民宅不得盡無征也。云無征無稅也者。說與後鄭同。云故書。漆林爲漆林。杜子春云。當爲漆林者。說文漆部云。漆。木汁可以髹物也。水部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也。經典通借漆爲泰。故杜亦從之。此以借字易正字。猶鍾師故書內夏。內自是正字。而杜從借字易爲納。玉人故書稍氣。氣亦是正字。而杜從或體易爲簞也。釋文作泰雖正字。而與注不合。蓋此經與注。自有常川之字。例不能盡以正字繩之。通校全經。凡漆字之見於經者。司几筵。巾車。職方氏。輪人。弓人。皆不作泰。見於注者。角人。鬯人。司几筵。小師。笙師。巾車。輪人。轉人。弓人。亦皆不作

素。其漆素錯出者。惟此職。釋文或本作素。巾車注則作漆者七。作素者三。自是傳寫錯互。不足以消經注之通例也。云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者。沈彤云。國謂城中宅。卽公卿大夫士之所居也。此宅與宅田之宅同。專指下士以上。言所以無征者。於貴者優之也。金鶚云。百官所居。當在城中。蓋古者每日必朝。朝辨色始入。其登車在夜未旦。城門必天明乃啓。若在城外。不及朝矣。羣士亦必入朝。是公卿大夫士。皆必居城內也。王宮方千二百步。兩旁宜爲羣士之宅。蓋宿衛王宮者。皆士也。居此便於宿衛。東西南三面近城門。皆當爲公卿大夫士之宅。其北近城。皆工商所居。蓋工商居近市也。四隅之地。非貴者所宜居。庶人在官者。當居此也。士所居亦有近市者。孟子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指士言也。晏平仲之居近市。景公故欲更其宅歟。案金說甚駁。古者田宅皆官授。國語魯語云。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又云。公欲弛鄆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是公卿大夫士之宅。咸官授之。其世官者。亦世居是宅。唯鵲馴或去國。則宅當還之官。故孟子有三年收其田里之說。里卽所謂國宅也。魯語章注。以彼宅爲有司所居。與鄭此注說同。考大司馬注云。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引魯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爲證。詩鄭風糴衣孔疏。引鄭書注。又云。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鄭意亦謂公卿大夫。以居宅爲私朝。卽是治事之寺舍。非如後世私室。與官署迥異也。凡吏宅既皆官所授。故無征。鄭說與國語義合。自是此經國宅之稱。詁而賈援匠人九室以釋之。則非鄭指。九室在宮內。乃卿士公朝之次。豈宅里之謂乎。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賈疏云。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吏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園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者。國語魯語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章注云。里廩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爲差也。與此經義合。賈疏云。以其廩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廩是廩無穀也。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爲非廩。種蔥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案賈說非也。園自爲種草木之地。非於田畔爲之。家二畝半之說。又鄭所不取。詳前疏。云古之宅必樹者。釋民宅有稅之義。明廩征卽征其所樹也。宅必樹詳後。云而置場有瓜者。賈疏云。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廩。置場有瓜。鄭云中田。田中作廩。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廩皆有稅之事也。案置場與園廩異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鄭賈並合爲一。誤也。詳前疏。

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賈之百兩一布。又廩人職。掌歛布之次布儗布質布罰布廩布。孟子曰。廩無夫里之布。則天

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大夫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兇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疏〕田不耕者，有里布，凡開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疏〕田不耕者，有里布，凡下並任土任民賦稅之餘法也。里布，屋粟者，任土之餘也。宅不毛，田不耕者，蓋兼惰民受田宅而蕪廢不治，及富貴家之廣占田宅，以爲游燕者言之。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大夫之征者，任民之餘也。凡惰民之無事者，則令出征賦以示罰。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廣雅釋草云：毛，草也。穀梁定元年傳：云毛澤未盡。注、范邵云：凡地之所生謂之毛。公羊宣十二年傳：云錫之不毛之地。何注云：堯塙不生五穀。曰不毛。此宅不毛，與田不耕對文。凡則非不可種五穀，故據孟子爲不樹桑麻。遂人注：說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莽法卽放此經。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者，此說里布。爲卽布帛之布。漢書食貨志：說周布帛以廣二尺二寸長二丈爲度。此廣長各取十分之一，裁制之以爲幣。布參印書者，蓋謂書布之上，而加參印。漢書平帝紀：如淳注：引漢律，傳信用五寸木，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此布參印書，疑亦參印布書之上，以檢姦僞也。但此當有正文，今未詳所出。云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者，抱布貿絲，鄭風氓綺文。毛傳云：布，幣也。鄭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案毛詩傳，亦無布參印書之說。先鄭或據三家詩也。云或曰布泉也者，此又一說。後鄭亦從之。外府注同。引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者，昭二十六年左傳：申豐從女買以幣錦二兩適齊師。高齋以錦示子猶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賈疏云：杜以爲布爲陳，不爲布泉。此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也。云又廩人職，掌飲市之次布儵布，實布謂布廩布者，亦證布爲泉也。彼職次作欸，僞作總，杜子春讀總爲僞，故先鄭從之。詳彼疏，引孟子曰：廩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者，公孫丑篇文。願爲其民，今本作願爲之氓。趙注云：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大夫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氓，民也。趙說亦與先鄭同。江永云：孟子夫布，卽闡師之夫布。里布，卽載師之里布。蓋戰國時爲一切之法，凡居廩之民，不問其有職無職，而皆使出夫布，亦不問其毛與不毛，而皆使出里布。此爲額外之征。故欲其餘之。案江說是也。孟子里布，與此同，而夫布則別見闡師。此夫家征內亦兼有之。故先鄭引以證義。管子輕重甲篇云：澤魚之征，百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彼邦布，當卽此經里布。夫布，蓋春秋時已額外賣屋粟里布夫布之征。故管子亦欲去之也。云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

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者。明爲罰賦。欲勸民之就業也。四業。卽諸子注四民之業。漢書食貨志。亦云四民有業。賈疏謂卽閭師畜耕樹蠶四業。又引或說以爲四時之業。並謬。云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者。梁惠王篇文。趙注云。廬非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人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引之者。證宅當樹桑廬也。案漢書食貨志。說井田之制。云還廬樹桑。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亦云。還廬舍。種桑荻雜。菜。並與孟子說同。趙氏廬非邑居各二畝半之說。亦本穀梁宣十五年傳。及漢食貨志。鄭所不從。詳匠人疏。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者。布參印書。先鄭亦自不得其義。但見舊時有此說。遂據以爲釋。故又自發此疑。舊時說。蓋卽詩禮舊師說也。云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者。從先鄭後一說。訓布爲泉也。後鄭意此里。與遂人五鄰之里義同。泉卽謂口泉。賈疏引鄭志云。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爲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案鄭答辭意簡晦。未審其義。惠士奇云。罰一家而使出二十五家之布。勢必不能。宅之所處爲里。里者。居也。量人所謂軍社之所里是也。蓋宅在里。故宅不毛者出一家之里布。里布者。一家之里也。江永云。里字之義有三。一爲三百步之里。一爲二十五家之里。一爲里居之里。里布者。里居之里。此經以廬里任國中之地。遂人以田里安社。王制田里不粥。孟子收其田里。皆此義。卽謂其所居之宅也。孔廣森云。里布非得二十五倍之罰。蓋別有計里出布之法。正國語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蔣載康云。里布卽廬里。里布。一廬之布。案惠江孔蔣說是也。孟子趙注。說里布亦訓里爲居。則漢儒已有此說矣。里與宅同。里布卽廬征。亦猶廬人之廬布。孔氏援魯語。賦里以入。以釋此里字最精。蓋當依其宅占地之多少。而差其征。大約五畝之宅。以廬征二十而一之率計之。則所征里布。與田征四分畝之一數。常略相等。其所征當甚少。而鄭謂不論其宅之大小。概令出二十五家之布。無此理也。漢食貨志。載王莽擬周官法。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蓋以里爲方里而非之里。一井九夫。三分減二。止有三夫。抑或以九夫開方一面亦適三夫也。此雖不以爲二十五家之里。然數仍太多。且與屋粟義相抵。經義必不如是也。云空田者。謂以三家之稅粟者。謂此屋與小司徒考夫屋義同。彼注引司馬注云。夫三爲屋。三夫卽三家所受之田。故以屋粟爲三家之稅粟。漢食貨志。載王莽擬周官法。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卽鄭所本。江永云。屋粟又見旅師。自是當時征稅之名。不知其多少也。田不耕有多少。當量田而出粟。豈可限以三夫。案江說是也。田不毛者所出之粟。亦當依常稅十一至十二五等之率。計畝征其粟。以屋爲井田之小成。故假以名之耳。非謂不論其空田之多少。而概令出一

屋之粟也。凡此經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皆即就地征力征之恒法，以爲罰。明其雖不任征，而不在弛舍之例耳。豈於幣征之外，別規罰征之色目，亦豈於恒額之外，增溢罰征之等數哉？云以共吉兇二服及喪器也者，此鄭以意推之，謂射器資器等，爲國行禮，故出官物爲之。惟吉兇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比族圭集此罰物爲之，故鄭唯據此二事而言也。云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者，後鄭意。此無職事，即閭師之無職者也。賈疏云：此則大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無可賦稅，乃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孔廣森云：民無職事者，謂閒民之游惰不給，轉移執事者，朱大韶云：無職事，謂既無職，而又不事事者，即所謂惰游之士也。無職而又不事事，故辭以夫家之征，與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出屋粟，同列此九職所不任也。鄭以無職事，即無職之閒民，不特與上二句不一例，且與閭師之無職者出夫布不合。姜兆錫、黃以周、說同。案孔朱說是也。職事義雖同，而此無職事，與閭師無職者，義實小異。蓋閒民雖無職，而轉移執事即其事，惰民并轉移執事而無之，則信無職事矣。鄭賈并爲一說，殊未審。漢食貨志，載王莽隄周官法，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蓋劉歆等亦以此無事與閭師無職者爲一，故竟以夫布當此夫家之征。後鄭義略本於彼，不知此惰民出夫家之征者，乃泉粟兩出爲罰征，彼閒民出夫布，唯出口泉爲九職之常征。夫布爲閒民惰民所同出，閒粟則爲惰民所獨出。二法固不同也。云夫稅者，百晦之稅者，謂出百晦什一之稅粟，閭師疏引鄭志答劉琰云：夫征田稅，如今租是也。此即旅師所謂閒粟，孟子趙注說夫布，亦以夫爲一夫，與鄭義同。然出百晦之稅，於數太多，似不足據。管子乘馬篇，說士農工商皆與功，而云不可使爲功，則視貸離之實而出夫粟，彼夫粟即此閒粟也。但彼云視貸離之實而出之，則夫粟自有輕重之差，不定出百晦之稅明矣。云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者，謂出軍賦力役之征，均人云：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左傳昭四年，孔疏謂即出丘甸之軍賦是也。江永云：諸經凡言夫家者，猶云男女無妻者爲夫，有妻者爲家。案此夫家之義，當從江爲正。小司徒注云：夫家猶男女也，全經言夫家者甚多，其義並同。詳小司徒及縣師疏，此注獨分爲二，與小司徒注自相違伐。非也。夫家之征，惠士奇、黃以周、並謂出夫布，其說甚是，然當兼鄭稅粟爲釋，方爲咳備。蓋凡平民既授室受田，則成夫家，任職事者有地征，九賦之稅是也。又有力征九職之貢是也。自賢能、廢疾、貴者晦服公事者外，無人不出此征。此無職事浮游，不任農圃，故罰使出閒粟，以當地征，惰窳不任役，故罰使出夫布，以當力征。夫布與閭師無職者之征同，但彼爲九職之閒民，本非不任職者，故唯出夫布，而不受田，則不令出粟。此無職事，則九職所不任者，既以不任役，罰使出布，又雖不受田，仍罰令出粟，上里布屋粟之罰，出布者不出粟，出粟者不出布。此夫家之征。

則布粟兼出。故經不實言布粟。而通謂之征。鄭亦知此夫家征內。兼有嘽稅及力征。然不謂亦出夫布。以時徵其賦。而謂家征爲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夫惰民罷弱。於本身職事。尙不能任。豈任受邦國師田之役乎。

〔疏〕以時徵其賦者。賈疏云。閭師徵歛六鄉之賦貢。師遂旅師。歛六遂已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歛事重。以載

閭民夫家之征。亦可歛之。詒讓案。敘官注云。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則此官實總掌賦法。所云徵其賦者。亦依任土之法。令閭師等官徵之。而理董鉤考其當否。徵歛煩辱之事。殆非所親也。賈疏謂載師蓋徵畿內之賦貢。

此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能給乎。又旅師唯掌三粟。不掌六遂正賦之事。賈說亦失之。又案。此經上文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三種罰賦在鄉郊者。蓋閭師及鄉吏徵之。在六遂以外者。則旅師徵之。此官亦唯總掌其法。不掌徵歛之事

也。

周禮正義

卷二十五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掌

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

〔疏〕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者主國中郊里版籍之法與司民爲官聯也此官爲國中及四郊吏之長而兼掌六鄉賦貢之事脩閭氏掌比國中注云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

是國中廛里及郊里雖在六鄉之外而亦用比閭法五家爲聯與鄉遂同故通屬閭師四郊即郊里詳遺人疏賈疏云閭師徵歛百里內之賦貢以其人民是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謂九職任民之事其六畜亦任其役貢也此官掌國中四郊亦有地治則亦常有校比之法與鄉師遂師縣師同經文不具也云以待其政令者賈疏云政令謂賦役皆是也注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也者以經言

國中即載師所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言四郊即載師之近郊遠郊四郊中有六鄉是六鄉之中自廛里至遠郊閭師並掌之鄭書此者欲別於下縣師所主數不止國中四郊也賈謂閭師直知其入數不施政教非鄭指也又案

敘官注云閭師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則鄭意國中四郊並通屬六鄉今攷載師云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云掌六鄉之賞地明郊里得附六鄉而國中亦可類推但六鄉大夫及官吏之數皆有定限自三十州七萬五千家之外所

增益者咸非鄉吏所治則皆此官專掌之小司徒云四郊之吏即此官之屬吏也蓋國中四郊之政治與鄉多相通賈故官吏職事與鄉吏亦得相佐助而其部居固自類然不混也亦詳大宰疏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庖

人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川之曰牲此據民間字義言之故亦云六畜但六畜任力者以馬牛爲主此大總計之耳賈疏云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則唯牛可爲農事而鄭據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不川爲農事

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爲用故推入農事之中是以閭師主徵歛亦摠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及九貢者賈疏云案下又陳賈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爲主耳賦謂口率出泉若然案大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爲九等

此國中及四郊。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摠而言也。其九貢又與大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爲一。謂諸侯之九貢。此卽大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案賦者。徵歛之大名。故九賦九貢。通謂之賦。九賦卽地稅。鄭賈謂口率出泉。非也。詳大宰疏。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賈草木。謂葵〔疏〕凡任民者。此任民作貢。卽大宰九職之力征。亦卽大府內府之九功。司會所謂以九功之法。令民非果藏之屬。〔疏〕職之財用是也。任民之法。通於畿內。而其頒行。則自國中始。故於此官。備列其法。賈疏云。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卽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大宰注云。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大府亦云。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以下。並與大宰九職文相應。耕爲三農所任之職事。九穀卽耕田所成之功。宜以職事授之民。而使各以其功爲貢。所以敵其情。而不強責其所無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賈疏云。大宰云。七日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女卽彼嬪婦也。詒讓案。此嬪婦布帛之貢。爲民家女口之力征。卽管子入國篇。所謂婦征。亦卽孟子所謂布縷之征也。月令。蠶事既畢。乃收繭稅。以桑爲均。注。謂外命婦就公桑蠶室而蠶。收以近郊之稅。彼則公桑之地征。與此嬪婦之貢異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者。山澤雜有農圃牧諸職。若掌葛葛征草貢之等。所貢匪一。故通言其物以咳之。賈疏云。大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卽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爲義也。此文次弟。與大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爲次。此不依彼爲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爲一。此文分山澤爲二。唯有八者。任九職有臣妾及閒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其閒民。載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爲二者。以山澤所貢不同。故分爲二。以充八通閒民爲九耳。江永云。九職中惟臣妾不貢疏材。委人之薪芻疏材木材。掌茶之疏材。自是取之於虞衡及山澤之農。九職除臣妾。析虞衡爲二。仍是九。故大府言九功之人。案江說是也。此任民之法。按之大宰九職之人。唯無臣妾耳。蓋臣妾最賤。雖受職而不貢功。卽無口賦也。至下文夫布卽閒民之貢。賈固鄭以夫布入九賦。故謂此經閒民無貢。不足據也。此力征之貢。與九賦地稅不同。與均人公甸三日之力役亦不同。凡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於法既任力役。則

於身應計口出賦。故令各以其所能受職。而貢其功以爲征。不受職則爲惰民而有罰。其老幼及貴者賢能廢疾服公事者。皆不受力役。則亦不征其職貢。此任民作貢。與後世丁口賦正同。但出物而不出泉。與後世法小異耳。漢書食貨志。載王莽罷周官法。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嬖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官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二爲貢。蓋比傳此經。而失其本意者。九貢任。其征甚輕。安得以地稅十一之法提之邪。凡力征與地征力役並不同。互詳大宰。鄉師。載師。均人疏。注云。貢草木。謂葵韭果蔬之屬者。葵韭蔬爲草。果爲木。葵韭共爲菹。見醯人。果菹詳甸師疏。草木可貢者多。故約。凡無職者出夫布。獨言無職者。〔疏〕凡無職者出夫布者。賈疏云。無職非一。故言凡。此無舉四者以略之。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爲有職者執事當家廢地。不事卽無職也。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莊存與云。夫布。一人之力征也。江永云。此經凡無職者。與農圃等同列。卽此職中之閒民。夫布亦是閒民本身正職。與今時丁錢相似。孟子廢無夫里之布。夫布。卽此經之夫布。案莊江說得之。凡力征皆以夫計。故國語魯語云。任力以夫而講其老幼。章注云。力謂繇役。以夫家爲數是也。上農圃工商之貢。皆計率以征其物。但此閒民則不貢物而出泉耳。此夫布。卽漢之口泉。計夫出之。故謂之夫布。唯閒民無功可貢。乃有此泉征。鄭以通釋九賦。則非也。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賈疏云。上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卽賦也。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言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閒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歛。在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今租卽夫征。不獨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句耳。劉琰又問。閒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賦。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答曰。讀天官宰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歛賦。嫌無職者不常出算。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宰宰則審者。案宰宰職。九職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爲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九職。安得八賦依八貢出之乎。言審矣者。審八賦不依九職爲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句下讀爲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賦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詒讓案。鄭意上八貢所任之人。或受田。或受功。皆有常職。出貢復出賦。賦卽口泉。此無職者。既不受田。復無常職。則唯出賦不出貢。今攷載師。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爲田稅及力征。力征亦卽口泉。

此無職者出夫布，則專爲口泉而無田稅，鄭分別二者甚精，但不知夫布與八賁，並爲九職之賁，九賦爲地稅之總名，不得爲口泉，口泉亦唯閒民出之，八賁所任之人非閒民，賁物而不出泉，則義尚未審耳，朱大韶云，載師云，無職事者，閭師云，無職者，兩義迥別，不得合爲一，無職事，謂既無職而又事事者，無職，乃九職之無常職也，冢宰謂之閒民者，無職而轉移執事，是仍有職業者也，鄭司農云，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備賁也，故令出夫布，布泉也，謂出一夫之泉，閭師所任，卽冢宰所任，於農圃工商牧績虞衡八者，皆任賁其物，於無職者云出夫布者，蓋八者皆有物可賁，轉移執事之閒民，但有一夫力征，故令出一夫之布，自凡任民至無職者出夫布爲一節，合之卽冢宰之九職，亦卽司會之九功，冢宰分其職，閭師徵其賦，司會給其用，不得但云八賁，下別言凡民不畜不耕不樹不蠶不績者，與載師凡宅不毛者節同，載師謂之，閭師則恥之，經於無職者不云民，明與上八者合爲九職，賈沿注說，乃云其句下讀爲義，非也，至鄭以無職在九賦中，尤屬非是，案朱說是也，此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經無職，與載師無職事者，義雖互通，而人實迥異也，

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掌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也，不帛，不〔疏〕此明庶民不畜者，祭無牲者，皆資所業以自共，其情不事事者，則罰令不得備禮利用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賈疏云，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雞，無失其時，是以不畜者當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王制云，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案依賈說，則庶民自祭，得用雞豚爲牲，國語楚語云，庶人祀以魚，魚亦膳夫六牲之一也，但此無牲無盛等，皆罰惰民本身，使不得備禮，則凡自祭祖禰皆無之，賈並謂其人死後乃罰之，殆非經意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盧注云，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是庶民耕者，祭以稷爲盛，今不耕則罰之，并不得稷饋也，云不樹者無椁者，雜記云，士雜木椁，注云，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還廬樹桑，死者得葬焉，葬卽歇借字，亦棺梓材也，據鄭義，則庶民得有五寸之椁，蓋亦以所樹雜木爲之，今不樹則罰之，死者有棺而無椁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賈疏云，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說文系部云，績，耕也，凡麻枲之事謂之績，故詩陳風宛丘云，不績其麻，廋風七月，孔疏云，績，耕麻之名，案衰以麻爲之，故不績，則喪不得制衰也，注云，掌其家事也者，祭無牲無盛，葬無椁，衣不帛，喪不衰，並制其家之禮事，以示罰也，云盛黍稷也者，甸師注云，齎盛，祭祀所用穀也，棗，稷也，在器曰盛，蓋齎爲祭穀，實於器則謂之齎盛，散文則祭穀謂之

棗。亦通稱盛。故此注以黍稷爲釋。互詳甸師疏。云棗周棺也者。說文木部云。棗。葬有木草也。棗卽靈之類。變。檀弓云。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又云。殷人棺槨。注云。棗。大也。以木爲之。言棗大於棺也。白虎通義崩斃篇云。鄣之爲言鄣。所以開鄣辟土。無令迫棺也。釋名釋喪制云。鄣。鄣也。鄣落在表之言也。案周棺者。謂周棺之四圍。若上下則不周。故檀弓孔疏云。棗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是也。云不吊不得衣帛也者。說文帛部云。帛。棺也。帛。織絲爲之。故不蠶者。不得衣帛也。任大椿云。雜記注。麻衣自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考管子立政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又春秋縣露制服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又縣露度制篇。古者庶人衣綬。綬無文帛也。又尚書大傳。命民得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衣有爵。庶人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矣。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自布深衣異說。今攷鄭注。深衣爲庶人之吉服。言其常服常布也。若行盛禮。或當攝盛。則衣絲也。管子春秋縣露。尚書大傳。謂庶人衣絲。非常制也。疏引孟子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則庶人布深衣。其常也。鹽鐵論。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云不蠶。喪不得衣衰也者。衰。縗之借字。詳內司服疏。釋名釋喪制云。成服曰衰。衰。摧也。言傷摧也。喪服記云。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注云。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衰戚。無所不在。案此不衰。謂五衰之服。皆不得制也。江永云。斬衰齊衰。當心前長六寸廣四寸之布。謂之衰。不續之人。遇有斬齊之喪。其衰服不設此布以恥之。非不服。喪服云。皆所以恥不勉者。因其情游不勉事正業。故爲此謂以恥之。蓋其知恥而改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也。郊里。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疏〕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長。四等公邑之地域。互甸稍縣。外與邦國都鄙。內與郊里甸遂相連比者。其疆界互相出入。故此官通掌其地域。縣都亦有公邑。經唯言稍甸者。文不具也。又王制。說畿外封國之餘。以爲閒田。天子亦置吏治之。疑亦隸此官矣。江永云。謂邦國與都鄙。稍甸與郊里。其間相連之地域。縣師主分別之。不得侵越。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主公邑版圖之法。自此以下。並專治稍甸縣都公邑之政法。與邦國都鄙郊里不相涉也。小司徒注云。夫家。猶男女也。

王引之云。夫家。以婚配者言之也。其餘老弱孤獨。不得謂之夫家。則以人民該之。賈疏以人民爲奴婢。非也。謂奴婢爲人民者。惟見賈人朝士之文。其餘則否。案王說是也。曾釗說同。江永云。甸稍縣都。地廣民衆。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以能辨稽者。都家公邑。亦放鄉遂各有親民之吏。以邦比之法按登之。縣師則按籍辨之稽之耳。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均人云。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故六畜車輦。亦有稽。卽小宰八成。聽師田以簡稽是也。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三年大校比民數。則正公邑官之官計。凡大比與大計。事相因也。詳司書疏。江永云。攷羣吏者。攷甸稍縣都之羣吏也。案江說是也。此羣吏。專指公邑之吏。與大宰小宰諸職之羣吏。通百官府言者異。詳大宰疏。詔廢置。亦謂詔王及冢宰及大小司徒。詳鄉師疏。注云。鄉里。鄉所居也者。載師注云。里。居也。故鄉所居。謂之鄉里。書畢命敘云。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卽治鄉里之事。賈疏云。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鄉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鄉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里有居在郊者也。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則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王昭禹云。鄉里在鄉遂之間。林喬蔭云。六鄉內屬國中。外界於郊。司勳云。掌六鄉賞地之法。而載師賞田在遠郊。則鄉之界於郊。明矣。然未可以郊卽爲鄉也。遺人既有鄉里之委積。又有郊里之委積。則郊非卽鄉矣。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則郊又非遂矣。王制。命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命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則鄉在郊以內。遂在郊以外。而鄉不在郊矣。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受之。是鄉既不在郊。亦不在國中矣。故大司馬云。鄉家載物。郊野載旂。旂言鄉。又言郊。以明二者之異。案王林說是也。遠郊之內地。凡四同。其稍近者。六鄉七萬五千家所居。遺人。司諫。所謂鄉里。鄉師。州長。司常。所謂州里是也。六鄉之內外。則爲載師之場圃。及七等田地。其外尚有餘地爲民居者。則別謂之鄉里。猶之甸地。除六遂七萬五千家外。餘地別爲公邑也。鄉里者。里閭通稱。鄉民所居。亦什伍相比。與鄉遂同。與四等公邑井田之制異。故不爲公邑。而與鄉里同稱里。鄉里之地在四郊。各爲小城邑。左襄八年傳。所謂郊保是也。亦置吏以治之。小司徒云。四郊之吏。卽此鄉里之羣吏也。全經散文言鄉者。或通六鄉言之。其以鄉與郊對文者。則鄉爲鄉里。郊爲郊里。二者迥異。秋官。四郊之獄。掌於遂士。而不屬鄉士。王制。四郊之學。在鄉學之外。皆絕不相提。鄭王制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卽此鄉里之牆詰。賈氏不悟。乃以爲六鄉之民居於郊者。若謂在七萬五千家及七等田之內。則仍是六鄉之里。何以則屬之郊。若謂在七萬五千家及七等田之外。則本不屬於鄉。何得尙爲六鄉之民乎。其不可通甚矣。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者。賈疏云。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江永云。縣師以縣爲名。所主

者。甸稍縣都。然縣都外連邦國。甸稍內連郊里。其間四等公邑。犬牙相錯。故通邦國郊里。與稍甸都鄙之地域言之。正所以別其爲甸稍縣都之地域。以爲辨稍張本也。縣師實不掌邦國。亦不及郊里。下言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與其六畜車犂之稽。又云作其衆庶。所謂其者。指縣師所主者言之耳。鄭謂縣師主數周天下。謬矣。金榜云。周制。鄉遂之外。有都鄙。有公邑。縣土注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師稍人縣士。治公邑之官也。鄉遂之外。甸稍縣都。皆有公邑。其域內連郊里。外比邦國。而家邑大都小都之地。又牙錯其間。故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謂與公邑相連比者。縣師主辨其地域。非縣師所掌得內及郊里。外及邦國都鄙也。案江金說致塙。足正鄭君之誤。林喬蔭說同。云萊休不耕者。遂人注義同。彼經云。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以萊對田言之。田爲常歲耕者。則萊爲休不耕者也。謂之萊者。王制釋文引何胤云。草所生曰萊。又引庾氏云。萊。草也。案萊本爲草因之田。休不耕。但生草者。謂之萊。其山澤野地草之所生。棄之不耕者。有田事。則除草爲防於其中。而教戰校獵。亦謂之萊。山虞云。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萊。澤野。大司馬云。萊。所田之野是也。放火焚草。謂之焚萊。司權。牧師。所云是也。全經之中。生草與除草焚草。同謂之萊。其事異。而由草得義則同。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賈疏云。郊外言萊。卽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畝百畝之類。是萊爲草萊穢汚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云上地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善言近也。論讓案。鄭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六鄉亦常有田有萊。與遂人上地萊五十畝。中地萊百畝。下地萊二百畝。六遂之制同。與大司徒造都鄙之制異。此注謂郊內言易。郊外言萊。又以言易者。屬之六鄉。言萊者。屬之六遂。是鄉田制不與遂同。既與大司徒經文相悖。又與小司徒注義自相違伐。非也。載師及遂人注。亦與此注同誤。詳載師疏。

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受法於司馬者。〔疏〕若將軍旅會同田役之戒者。此治公邑知所當徵衆寡。

有若無。不定之辭。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論讓案。會同常禮。不出郊甸。不必作衆庶。此謂巡守殷國。王於方岳侯國。行大會同之禮。六軍從行。役及公邑。此官則戒作之也。田役。謂因田獵起徒役。亦略諸功作力役之事。詳大宰疏。云則受濩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者。師役軍賦法。並掌於大司馬。此官則受而行之。所作者。公邑之軍賦出徒。井出車馬兵器也。公邑亦

制井田，故軍賦同都鄙之制，與鄉遂出兵不出車異。賈大司馬疏，謂公邑出軍之法，與鄉遂同，非也。詩小雅信南山孔疏，引司馬法，說井田出車之制，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即司馬官法之遺。此衆庶，即彼甲士步卒等，馬牛車輦，即彼戎馬長轂及牛等，下兵器即彼戈楯等是也。詳小司徒疏，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衆庶既集，則以軍法部署之，車以百二十五乘爲伍，三十乘爲卒，詳司右疏，賈疏云，人則百人爲卒，五人爲伍，云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者，賈疏云，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受矛戈戟也。鄉師云，以旗致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江永云，稍人言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是稍人自帥也。此言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使都家公邑之長帥，而鄉師不帥也。稍人職，以縣師之法作之，則是縣師受法於司馬，稍人受法於縣師，縣師是中間稟令施令之人，不惟不帥師徒，而致於鄉師者，亦非其職，疏帥而致於鄉師，則於經文以帥而至者不協。又徒稍人之職矣。案江說是也。兵器當分爲二，器謂任器之屬，賈以兵器通爲五兵，非也。詳玉府疏，注云，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即大司馬之職法也。鄉師之田法，亦其細別，此官則受之以爲官法，故稍人即謂之縣師之法，方士亦謂之縣法也。軍旅會同田役，事有大小，所徵衆寡之數不同，司馬頒其法於縣，縣師則受法，從而徵之。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名山大澤不以封。〔疏〕凡造都邑者，賈疏云，都謂大都小都，邑者，與封人量人爲官聯也。賈疏云，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域即疆域大小是也。江永云，職首通掌地域，謂與甸稍縣都相連已定之地域，此則新制之地域也。金榜云，量人掌建國之法，造都邑亦如之。是量其地者，量人職也。封人凡封國，封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制其域者，封人職也。於公邑之地造都鄙，縣師掌公邑之地域，故於其造都鄙也，亦掌其事。案金說是也。凡造都邑，其土地取之公邑，其除絕也，則又歸之公邑，故此官得制其域。至都邑既建以後，則其政治貢賦，咸都家之君自主之，此官不復參與，唯其典法命令，問有及於都家者，故方士掌都家，而云脩其縣法。周書晉麥篇，亦云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於大祠，及風雨，野宰，即縣吏也。注云，物謂地所有也者，即大司徒云，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之事，凡山川民物等，皆其地之所有也。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王制文，鄭彼注云，與民同財，不得專管，亦賦稅之而已。言此者，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謂甸稍縣都也，所〔疏〕注云，野謂甸稍縣都也者，遂人注義同，縣釋辨物制域之義。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徵賦貢，與闡師同。

以外。距王城二百里甸。至五百里都。通得野稱也。亦詳甸師及縣土疏。江水云。六達以外。通名野。此謂徵公邑之民賦也。公邑之民賦。邑大夫徵之。縣師以入大府。其疏材等物。委人斂之。若謂縣師親徵民賦。則公邑民賦繁多。豈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能徵哉。云所徵賦貢與閭師同者。賈疏云。但閭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閭師同。若斂野之賦貢。是達師旅師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案鄭賈說並未安。此野之賦貢。卽達師之野職野賦。所掌地畧。而法略同。此宜主公邑。不主三等采地之賦貢。采地賦貢。亦非達師旅師所斂。互詳旅師疏。

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常通給者也。故書。羸阨作羸阨。羸阨。羸。困乏也。門閭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餽廩也。羸旅。過行寄掌邦國之委積。以待施惠者。掌王畿米粟薪芻等之委積。皆於九式所用之外。就地儲積。以待施惠之事。與鄉師司救。委人。爲官聯也。江水云。遺人。委人。皆掌委積。而所主不同。遺人兼有薪芻。而所主者粟米之積。委人主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之積。遺人之委積。自鄉里至縣都皆掌之。但所主者粟米。非委人之所聚者耳。案江說是也。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羸阨者。以下並掌委積官之官法也。賈疏云。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少。摠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爲恤民之羸阨之等也。羸阨。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之。案賈說非也。年穀不熟。自在凶荒之科。此云民羸阨者。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闕萬民之羸阨。以王命施惠。蓋隨時察問。民有困乏不給者。則賜恤之。不係於年之上下也。云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者。賈疏云。門謂十二國門。關謂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義死政之老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郊里。謂六鄉外四郊所居。與鄉里異。賈疏謂卽六鄉之民居遠郊者。失之。詳縣師疏。賓客委積。卽大行人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之等。出入道路。隨宜供致。以其自國而出。以郊爲始。故此職以郊里之委積待之。而委人則又以稍聚待賓客。明道路所出。隨在皆有。不必皆出郊里。大小司徒。並有賓客令。野館道委積之文。彼野。蓋通郊甸稍縣都言之。與此下文野鄙。亦不同也。云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賈疏云。上既言郊里據遠郊。則此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謂客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羈旅處處皆有。獨於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羈旅。皆得取之。故獨見於此也。詒讓案。此職野鄙不兼縣都與縣師之野異。然當兼甸稍言之。司會賈人注。並云野。甸稍也。是也。羈旅。謂畿外客民。與上民爲六鄉土著異。蓋畿外之民來至王國者。皆於六遂外之公邑。暫時寄居。以鄉遂夫家有定。國中四郊。士民萃處。皆無容羈旅之地。故必於野鄙受廬。而即以野鄙之委積待之。委人亦以甸聚待羈旅。皆是意也。至客民之留居不反者。則亦於公邑受田。故旅旅師掌野之興積。而云凡新甿之治皆聽之。暫止則爲羈旅。久居則爲新甿。其實一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賈疏云。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其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案稍當在野鄙內。賈謂在縣都中。亦非是。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者。賈疏云。倉人主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猶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廩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是廩人亦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則此鄉里已下。皆無入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所藏者。則給羈旅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也。案鄭賈意。蓋謂此官所掌委積。以米穀爲主。即倉人所謂穀積是也。凡委積皆出於式川之餘。管子輕重乙篇云。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游財亦即餘法用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注云。移用。謂轉運給他。此鄉里之委積等。亦以法用所餘。轉運別儲以給羈旅諸用。是與彼移用義正同也。賈疏云。職內所云。亦謂本司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亦如此也。云皆以餘財共之者。餘財。即國用之餘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大司徒注同。案委積。皆倉廩積聚之通稱。詳大司徒疏。云鄉里。鄉所居也者。謂六鄉七萬五千家所居之里也。此經及司諫。謂之鄉里。鄉師謂之州里。義並同。其地同在遠郊以內。而非七萬五千家所居者。則別謂之郊里。故縣師注。以郊里爲郊所居。義亦與此同。云艱阨。猶困乏也者。阨。危之借字。鄉師注云。艱阨。飢乏也。詳彼疏。經作羈。注作艱者。阮元云。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賈疏云。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云門闕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者。此老孤。專指死政之老孤。蓋春饗秋食之外。又給餼廩

其人。孤獨賸弱。不可令遠取。陳唐於官。以門閭人所常出入。故令就給之也。惠士奇云。古者軍營在門。故死事之者。孤。養以門閭之委積。蓋就其地而養之。所以勵士而勸功也。文十一年左傳。鄭肅伐宋。司徒皇父禦之。彤班爲御。以敗狄於長丘。宋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征者。門閭之委積。彤班食之。因謂之彤門。案惠說亦通。軍營在門。詳大司馬注。云。驛旅。過行寄止者。說文。網部云。驛。馬絡頭也。重文驛。驛或从革。此驛即驛之譌體。史記陳杞世家。解引賈逵左傳注云。驛。寄旅客也。然則驛旅。謂行客經過。因而寄止其地者也。云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大府注云。待。猶給也。又大司徒云。大荒則命邦國移民通財。是無論畿內畿外。凡有凶荒。悉彼此相通給之。故以縣都之委積待之也。云故書。段玉裁云。說文。董部。董。黏土也。驛。當爲驛。寄當爲驛者。據。舊本誤。今依宋建陽本。互注本。及釋文正。段玉裁云。說文。董部。董。黏土也。驛。當爲驛。寄當爲驛者。據。舊本誤。今周禮故書作。據見說文手部。節也。於此不可通。故子春易之。不易爲驛而易爲驛者。據鄉師有驛。阮之文。故知當從。輶。連。阮言之。以見同鄉師也。易寄爲驛。亦依字之聲類。徐養原云。驛。輶。輶。各以同音相通。注云。驛。旅過行寄止者。則驛寄義亦同也。宋世華云。王制。東方曰寄。呂覽慎勢注。寄作驛。論讓案。子春易經字爲。凡賓客。籍。而注仍作。亦用今字也。俗本注亦作。非。委人驛旅注云。故書驛作奇。驛寄奇。聲類同。

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

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徒有序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疏〕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

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而委積。此經所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者。此野謂城郭外。自近郊至五百里幾。凡道路所出。皆有此制。與上文野鄙。專指甸稍異。廬。即野廬氏所巡行宿息之等。云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者。呂氏春秋不廣篇云。軍行三十里爲一舍。故三十里有宿。路室儲備多於廬。故有委。管子大匡篇云。三十里置連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爲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以委積。注云。連。今之郵驛也。委謂常有儲。擬以供過者。此與三十里路室有委合。又據管子。則路室似兼爲傳遽之舍。續漢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周法或與漢同。云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者。荀子大略篇云。吉行五十里。故五十里有市。候館儲備尤多。故有積。大戴禮記王言篇云。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拙行者。有與亡。此與五十里候館有

積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序也者。釋名釋宮室云。廬。廬也。取自覆廬也。圉師注云。廬。廬也。廬雅釋宮云。序。廬舍也。廬制最疏略。惟爲長廣之周屋。以便晝息。漢時野候。蓋正如此。故舉以爲況。徒有序者。明其無序室。不可野宿也。序。即廬。詳圉師疏。又國語周語云。國無寄寓。章注云。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爲廬舍。可以寄羈旅之客。案說文戶部云。廬。寄也。則寄寓。當卽此經之廬。國語又云。立鄙食以守。章注云。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此廬。亦卽彼鄙食之制。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說文戶部云。宿。止也。又高部云。亭。民所安定也。亭有樓。蓋宿有路室。其制視廬加詳。具有房室。可以夜宿。漢時亭亦有室可宿。史記李廣傳。霸陵尉止廣宿亭下。是其證。御覽居處部。引風俗通云。謹案春秋國語置有寓望。謂今亭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曰亭。亭。留也。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據應說。則漢之亭。兼周路室候館之制矣。又周書大聚篇云。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舍有委。蓋邦國都鄙路室之制。與此經異。云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者。聘禮。及郊。又云及館。注云。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說文人部云。候。伺望也。又食部云。館。客舍也。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又木部云。樓。重屋也。魯語云。宿於重館。章注云。館。候館。引此經。案館與觀。聲近字通。釋名釋宮室云。觀。觀也。於上觀望也。楚辭大招。王注云。觀。猶樓也。蓋候館之制尤備。不徒有室。又有高明樓榭。足供候望觀眺。惠士奇謂卽周語所謂寓望是也。云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者。賈疏云。十里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廬。一也。中田有廬。二也。易剝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注云。小人做狠。當剝微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云。於時廬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令。四也。案依鄭賈說。通詳之。則自王城外至於畿內。約有十市十宿三十廬。其廬宿市左右旁。自相距里數。則無攷矣。案通言之。宿市路室候館。皆謂之野廬。故野廬氏掌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是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疏〕事。巡而比之者。委積分儲各處。此官則巡行比較之。恐有闕乏也。云以時頒之者。賈疏云。則以待者是也。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溝渠。牛馬車輦。〔疏〕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者。大司徒云。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政。此均人則轉委積之屬。〔疏〕所均。卽土均之法也。賈疏云。均人所均地政已下。總均畿內鄉遂及公邑。均地政者。謂均

地守地職二者之稅。使皆十一而出稅。又均人民已下力征之事。若然。土均云。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與此鄉遂及公邑別。彼文云。地貢。鄭云。謂諸侯之九貢。與此九職之貢。又不同也。案均人掌均鄉遂公邑之地事。與土均掌均邦國都鄙之地事。職掌內外遠近。亦相備也。地政雖是十一之稅。然常爲九賦。非九職也。鄭賈說並誤。注云。政讀爲征者。土均注同。此據大司徒土均之法。云地征。故讀從之。凡此職地政力政。政。並讀爲征。卽小宰注所云征字。或作政者也。云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者。大司徒注云。征。稅也。鄭意此地征。卽地稅。對口泉爲民稅也。今案當爲九賦。卽下云財賦是也。九賦是地稅。非口泉。詳大宰疏。管子乘馬篇云。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百而當一。楚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戴鎌繼得入焉。九而當一。芟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楚棘雜處。民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又云。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卽此均地征之法也。惠士奇云。遂人以土均平政。均人土均。皆掌土地之政令。管子乘馬篇所謂地均。以實數者也。左襄二十五傳。楚薳掩所書九度。八鳩。七辨。六表。五數。四規。三町。二牧。一井之土。亦不外是矣。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山林林麓川澤之土。非人之金玉錫石之土。均人之場圃之土。凡在大司徒徒土地之圖者。十有二土之名。十有二壤之物。皆以土均之法均之。則皆與土均聯事而分掌之者也。云地守衛虞之屬者。土均注同。林衡掌林麓。川衡掌川澤。並云平其守。注云。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此均地守。卽所云平其守也。賈疏云。亦謂畿內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遺其地之民守護之。及其入山林川澤取之者。使出稅以當邦賦。云地職農圃之屬者。與載師授地職義同。亦據有事於地者。故不通舉九職。載師注。釋爲農牧衛虞。此衛虞別入地守。又不及牧。故云之屬以略之。云力征人民。則治城郭塗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者。此力征。卽任役。有事則征之。與九職之力征。爲民貢之常征異。賈疏云。人民并車輦。並是力之征稅。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人食二鬴爲無歲。歲無贏餘也。公。事也。旬。均也。〔疏〕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者。此均力役之官法也。賈疏云。此所說如常幣原隔之幣。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此亦據人而言也。以歲上下者。上即豐年。下即儉年也。王引之云。以歲上下。則在農功既畢之後可知。注云。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者。賈疏云。案廩人云。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而不知之。彼又云。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時則無力征矣。若然。此食二鬴而言無年。無年者。鄭云無贏儲。仍未移民就穀。此無年。與彼不能人二鬴之歲不同。彼不能人二鬴。自然無贏儲也。案賈說是也。王藻云。年不順成。土功不興。孔疏亦云。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二鬴。則猶與土功也。云公。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句。均也者。爾雅釋言云。洵。均也。句洵。聲類同。詩大雅桑柔篇。苑彼桑柔。其下侯句。毛傳云。句言陰。均也。鄭意役法常均勞逸。故謂之公句。即取役事均平之義。猶市賈謂之月平也。云讀如營營原隰之營者。即小雅信南山篇。昀昀原隰之異文。段玉裁云。讀如營。說其音也。營。今詩作昀昀。營從田。葵。省聲。葵在庚耕清青部。句昀在真臻部。二部古字合用也。呂飛鵬云。鄭蓋引韓詩也。詩大雅。來句來宣。箋云。句當作營。營營為同聲字。句可讀作營。亦可讀如營也。江永云。公句者。公家力役之程日也。力役以句計。左傳宣十一年。楚令尹箴艾獵城沂。三句而成。不愆于素。定元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三句而畢。公句即此句字。舊讀均。非。是力役或一句二句三句。而一夫不過三日。三日之外。他役代之。案江讀是也。王昭禹。陳祥道。鄭鏐。方苞。王引之。並讀句如字。與江略同。蓋鄉師大役。有役要。亦案日校計。句者日之小成。宰夫所謂旬終則令正日成。是也。役要計日受功。故亦謂之公句。依江說。則不論公役之多少。而一人一年。止用三日二日一日。與王制及賈中鄭義並合。於義為允。大戴禮記王言篇。亦有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文。蓋力役大小遲速。不能豫定。而一人應直之役。歲必以三日為正。其中與發。亦自有更遞及顧代之法。不慮其廢事而厲民也。又案此力征。謂興作大役。與九職任民之征異。以小司徒遂人經文攷之。六鄉六遂致民。雖有上劑下劑之異。而家皆以一人為正卒。國有大功。小司徒大司馬計用役之數。書以授鄉遂之吏。以致民。其正卒來供役。在公句三日之內者。蓋受役而自廢其食。若三日之外。未受代。則其不來共役者。計公旬三日之食。相與共而給之。以當顧役之直。蓋或共役。或出泉。自有均平之法。其馬牛車輿之等亦然。此官皆當均而治之矣。云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句者。坤為均。易說卦文。內則注云。句當為均。聲之誤也。易說卦。坤為均。今亦或作句也。段玉裁云。易坤為均。亦有作為句者。則句讀為均。此周禮句亦讀為均也。內則句而見。鄭讀均。而見古文均字作𠂔。說文句字。他書作洵。荀字今作均。知句句古通用。不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無力征。恤其勞也。無財賦。〔疏〕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者。賈疏云。凶。謂年穀別。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恤其乏困也。財賦。九賦也。〔疏〕不執札。謂天下疫病。則無力征及財賦二事。

此卽康人云。不能人二鬴之歲。王昭禹云。無力政。則大司徒十二荒政所謂弛力也。無力賦。則荒政所謂薄征也。案王說是也。無力政者。謂井公旬一日之役。亦弛而不徵。大凶札。尤重於無年也。此力政。亦謂與役。非九職之力征。民勞而財乏。不可重困之。故無力征財賦。以恤其災。云財賦。九賦也者。大宰云。以九賦歛財賄。注云。財。泉穀也。賈疏云。此卽大宰九賦。謂口率出泉。知賦中惟是九賦者。以下文有地守地職。故此惟有九賦也。若然。上均地政。不齊均九賦。亦均之可知。案九賦乃地稅之正。鄭賈以爲口泉。非也。財賦雖爲九賦。當兼有載師里布。閭師夫布。及廩人五布之等。司市云。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是其一端也。又案。大司徒。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不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非凶〔疏〕注云。不收山澤及地稅。亦不平計地稅也者。謂虞衡不收山澤之稅。農圃不圖之屬是也。與地政爲九賦地稅之正不同。鄭并爲一。非也。云非凶札之歲。乃舉之也。三年大比。則大均。有年無年。大平當收稅。乃均之耳。明此均平計地之稅之事。皆非凶札之歲。乃舉之也。三年大比。則大均。計之。若久不脩。則數或〔疏〕也。三年大比。則大均者。此贊小司徒大比民數。而因以稽攷地政地守地職力政。大總統計均平之。使無勞逸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謂歲有豐凶。地有遠近。時有久暫。周衰政失。力役不均。故孔子傷之。公旬之有均。卽力役之有科也。注云。有年無年。大平計之者。賈疏云。經既云大均。明知有年及無年。皆須大平均計之也。云若久不脩。則數或闕者。明大均。不得踰三年之意。

師氏掌以嫩詔王。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疏〕掌以嫩詔王者。嫩。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告王也。謂以善道告王。使之。通典吉禮。引馬融注云。嫩。嫩道也。告王以善道。與鄭注同。引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詔。告以善道。卽諭諸德之事。論。禮記作喻。義同。通典引馬注云。師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也。亦約文王世子文。荀子儒效篇。說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周公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卽師道也。

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德行、內行之稱。在心爲德。施之

爲行。至德。中和之德。覆載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國〔疏〕小學教國子之官法也。三德三行。皆此官掌焉。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疏〕小學教國子之官法也。三德三行。皆此官掌焉。案外舍。卽小學也。師氏教以德行。保氏教以道藝。學小成而後升於大學。大司樂教之。三官爲聯事。所教亦互相備也。云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者。通典吉禮。引司馬注云。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爲也。賈疏云。善父母爲孝。以孝德之孝以事父母。則知逆惡不行也。案賈略本馬義。俞樾云。逆惡之事。無取乎知之。知當讀爲折。荀子勸學篇。以孝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勸學篇。作朽木不知。知卽折之段字也。知與折。古音相近。中庸旣明且哲。哲。徐本作知。知之通作折。猶知之通作哲也。孝德以折逆惡者。言其孝德折其逆惡之心也。折。猶制也。論語顏淵篇。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是折與制義通。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是謂孝德以折逆惡。案俞說亦通。云教三行者。教其子以躬行之事。其要有三也。云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者。通典引馬注云。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與此異。又大司樂。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良。猶善也。案大司徒六行。亦以孝友爲首。但彼無順行。而有睦姻任恤。與此異。又大司樂。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彼通言之。故以孝友爲德。猶此三德六行。皆有孝也。又案依馬說。此友行。據朋友爲義。故云以尊賢良。而大司徒大司樂兩職注。並據爾雅善兄弟爲友。義不同者。善朋友善兄弟。兩義可互通。經注各舉一端以見義。實不相妨也。云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者。通典引馬注云。師德所不知也。長。老者。案此師長。當與調人師長之驪臧兄弟義同。卽大宰九兩之師以賢得民。長以貴得民。事長。謂事官府都邑之長。亦當盡禮。孝經云。以敬事長。則順是也。士冠禮。冠禮畢。云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彼鄉大夫卽長。鄉先生卽師。蓋成人亦重事師長。不徒小學之教也。馬以爲長老。雖亦經義所該。然不得在復讎之科。不可通於調人矣。賈疏謂朋友之長者。尤誤。注。云德行。內外之稱。以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者。通典引馬注同。說文子部云。德。升也。又心部云。德。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經典通以德爲德。經例多以德行通言。故大司樂注云。德能躬行者。唯此以三德三行分教。故鄭特分別釋之。大戴禮記盛德篇云。

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是德者。心蘊於內。行者。身履於外之名也。賈疏云。案禮記云。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則德在內。行在外也。又見經至德敏道行爲本。道行是施之於外之名。又孝德知逆惡行。亦是在外之事。則知三德皆在內與外行爲本。又三行云。親父母之等。故云施之爲行也。云至德中和之德者。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鄭據彼爲說。又鄭中庸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是中和爲德。中庸爲用。故不云中庸之德。而云中和之德。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依鄭說。則此至德兼彼二德也。通典引馬注云。至德者。中德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爲道本。亦據中庸爲說。與鄭同。云覆轡持載含容者也者。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彼注云。幬。亦覆也。幬亦作轡。此注即本彼文。明中和所以爲至德也。云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者。賈疏云。此是論語雍也之文。引之者。證此至德。與中庸之德爲一之意。案鄭中庸注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者。書康誥云。丕則敏德。說文支部云。敏。疾也。順時。卽敏疾之義。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云。敏。行之疾也。故以爲行本。引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者。學記引兌命文。兌說字通。鄭彼注云。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案僞古文說命。襲此文作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非鄭所見。此引之者。證敏爲仁義順時之義。云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者。大司徒六行云。善於父母爲孝。所謂愛親也。此復廣言孝德之盛。故兼尊祖言之。引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證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之義。賈疏云。是禮記中庸文。言二人通達行孝者也。案中庸上文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則善繼人之志。據周公以成王時未大平。不得制禮作樂。周公攝政六年。大平。乃制作禮樂。爲善繼文王之志。武王伐殷是也。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也。善述人之事者。據武王能述父以伐紂之事。則尙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是也。中庸孔疏云。善繼人之志者。謂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善述人之事者。言文王有文德爲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此是武王周公繼孝之事。案繼志述事。賈孔二疏。義正相反。孔說爲允。云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者。孝經云。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是行莫尊於孝也。大司樂。樂德亦以孝友爲下。賈疏云。三德以孝德爲下。故云德有廣於孝。則至德敏德。是二德廣於孝德也。三行之中。孝行施於父母爲上。順行友行施於外人爲下。故云而行莫尊焉。案此經之義。當如鄭賈說。但德行上下。亦非一揆。不容泥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虛注云。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敏德。

人道曰孝德。四代曰：有天地德，有地德，有人德，夫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爲能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地之德，有廣狹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爲人德，因事則爲禮，厚其行則爲孝也。案虞意，蓋以此孝德對天地二德，則爲下，而爲人德之重，故彼記又以爲德之始，說亦可通。但以此三德爲卽四代記天地人三德，則不免牽合，恐未足馮耳。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漢書禮樂志說同，卽後云國子弟是也。大司樂云：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注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並本班義，賈疏云：此經直言國子，案禮記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文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也。鄭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言之，其實皆有也。王制惟言大子適子，不言弟，鄭知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弟也。案御覽皇親部，引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與王制文略同，並鄭所據。國語周語云：宜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乃命魯孝公於夷宮，草注：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之子，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子弟謂之國子。據周語則王子羣后之子，皆爲國子，與王制書傳文合。此注不言王子及諸侯子，賈謂略言是也。金榜云：天子立四學，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謂之國子。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所謂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家塾入鄉學，其後選之士，乃得升於大學，是其貴賤之差，又云：師氏，大司樂，鄭注皆云公卿大夫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鄭注諸子職，依川其說，兼數士之子，蓋據王族言之。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公族有大夫，復有士之說也。然喪服經：齊衰以下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凡於爲大夫者，則得服其親服，穀梁春秋曰：公子之重視大夫，然則在王族者，不更別以大夫士審矣。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之子弟，或兼舉士之子，義得兩通。詒讓案：此經有國子，有門子，二者不同。國子者，卽國之貴游子弟，此通乎適庶而言者也。小宗伯云：其正室謂之門子，則專指王族及公卿大夫之適子言之，此不兼庶子者也。王制及書傳所云適子者，乃專指入學之門子言之。管子立政篇云：國子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是也。蓋古多世官，故入學者，以適子爲尤重。實則宦族支庶子弟，亦無不入學者，故此經通言國子弟，而王制書傳，則止舉適子，義不相破也。至元士雖爵秩較卑，然在王族則有門子，在庶姓亦多世官，其適子雖不得爲門子，然亦必入學，此注不及元士之子，亦是文略。賈說深得鄭指，至鄉遂俊選，則唯入大學，不入小學。故此注不及也。又案：依尚書大傳說，則

此經之國子。爲年十三以上者。大司樂之國子。爲年二十以上者。長幼不同。管子小問篇云。昔者吳子戰。未敵者不得入軍門。國子適其齒。遂入。爲吳國多。是國子不論年齒長幼之證。但國子入學之年。禮經無文。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鄭注云。成童十五以上。大戴禮記保傅篇。則謂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就大學。盧注云。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尙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案依盧說。則保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爲王太子之禮。內則書傳說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爲諸侯世子及卿大夫士嫡子之禮。其或遲三年。十五入小學。或早二年。十八入大學。爲世子以下晚成早成之別制。今考保傅上文。自據王太子之禮。固當如盧說。然白虎通義辟雍篇。漢書食貨志。說並與彼同。而不云有貴賤之異。公羊僖十年。何注則云。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是諸侯子入學之年。又與王太子同。至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據御覽引書傳。自通王太子以下言之。王制孔疏。引書傳略說。又云。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則盧說皆非伏君之指。賈子容經又謂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視保傅內則復遲早各較一年。衆說乖異。未能臆定。要王侯之子始就傅。卽入小學。自宜較早。公卿以下之子。必先教於家塾。而後入小學。自宜較遲。此則揆之理而可信者耳。云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者。賈疏云。此約文王世子文也。案彼云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是世子與國人學生齒焉之事。居虎門之左。司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是世子與國人學生齒焉之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疏〕居虎門之左者。此官朝位。居路門外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疏〕之東方。特牲饋食禮注。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此據出路門鄉外言之。故亦以東爲左也。云司王朝者。當以嬖詔王也。惠士奇云。師氏保氏。同居門左。各司王朝。保氏不耆耆者。耆文可知。注。云虎門。路寢門也者。卽五門之路門也。左昭十年傳。齊陳鮑伐欒高。子良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孔疏亦以爲路寢門。又引或說。謂是宮之外門。則非也。賈疏云。鄭知者其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之處。司士所掌路門外。是常朝日所朝之所。經云司王朝。明據此朝。

故鄭以路寢門外解之。詒讓案。師氏教國子於小學。在王宮南之左。其居虎門左。司王朝。則專據朝位言之。不涉教學之事。鄭學記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王制注。謂周制大學在王宮之左。小學在郊。則學記注。所謂師保教於內者。不在王宮左之學。鄭說學制雖不確。然亦不謂師保之教。即在虎門之左右。而漢以來多以虎門爲小學所在。如蔡邕集明堂月令論。謂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闥。魏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與月令論說同。詩大雅靈臺孔疏。引袁準正論云。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大戴禮記保傅篇。盧注云。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玉海學校引三禮義宗云。內則云。人君之子。十年出就外傅。謂就外室而受教也。外室在虎門之左。師氏之旁。而案鄭氏廣韻二十三魂。引周禮云。公卿大夫之子。入王端門之左。教以六藝。謂之門子。蓋亦據此經舊注義說。並因師氏朝位居虎門左。與王制小學在公宮左。方位偶同。遂謂小學即在彼。金鶚云。天子諸侯小學。皆在宮南大門內之左。中門以內。路內之外。則有宗廟。不得爲學也。師氏掌小學之教。保氏副之。師氏又以嬖詔王。故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以治朝在虎門外也。或據此文。遂謂天子小學。在虎門之左。不知經文但言師氏居虎門之左。未嘗謂小學在虎門左也。案金鶚是也。王國小學。自當如王制說。在王宮南之左。即舉門內之左也。師氏教小學。其宮雖不及大學之廣。然王太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咸在。其人數甚衆。則亦必不甚隘。路門之左。既有宗廟。必無更容小學之地。蔡虛諸說。殆不可通。鄭亦無是義也。大學小學制。詳大司樂疏。云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者。明虎門之外。即三朝之治朝。司士所掌是也。天子門朝。詳閹人及朝士疏。云虎門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者。獸之勇猛者。莫如虎。路門爲師氏守衛之所。故畫其象以示威嚴也。劉敞謂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宮。蓋居此門。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案司士治朝之位。虎士在路門右。蓋虎士分守五門。自內而出。以路門爲始。劉說亦足備一義。五行大義論禽蟲篇云。考異鄭云。參伐虎之德義主斬刈。所以學門謂之虎門。乃畫虎於門者。以兇居西方。兇是說。言主講說。故又金有殺伐之威。虎有毒害之猛。故金義扶虎。案蕭所述。疑六朝禮家義。蓋亦沿門閭小學之誤。說與鄭義遠。不可據。云司猶察也者。媒氏及禁殺戮注並同。說文司部云。司。臣司事於外者。引中爲占察之義。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伺。察也。伺即司之俗。云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者。以此官掌以美詔王。明司王朝。亦爲詔以善道也。王位在路門外之廷。師氏之位在其左。略後。與大僕大右位相次。蓋亦南而西上。司士正朝儀。王還揖門左。即此位也。門左在王後。故王揖須還向之。明此官詔王。必去其本位。趨前至王位。乃得詔告之也。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述衛武公曰。位宇有官師之典。韋注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宇。案韋義本爾雅釋宮。天子宇在路門外。諸侯亦然。位

守。即治朝之位。詳司士疏。惠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士奇謂官師。即師氏保氏是也。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者。此於三德三行之外。更教以通知掌故之學也。賈疏云。以其師氏知德行。是也。「疏」識其善惡得失。故掌國中禮失禮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國之子弟。即王太子已下。言弟即王庶子。以其諸侯已下。皆以適子入國學。庶子不入故知也。案國子弟。亦通諸侯以下庶子言之。賈說非。詳前疏。注。云教之者。使識舊事也者。國中失之事。即國家舊所行之政治。故以教告國子使識之。云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者。謂中失皆以禮之當否爲斷也。云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者。黃以周云。故書中下脫或字。杜用故書本作中。故云當爲得。據書或字。以正故書也。若故書本作得。何必改讀。段玉裁改當爲爲當從。云此鄭君從今書作中。杜從故書作得也。當從今本作當爲。誤。杜鄭說各異。其實中得雙聲。兩皆可從。惠棟云。史記索隱引三倉曰。中。得也。封禪書云。康后與王不相中。周勃傳。勃子勝之尙公主。不相中。皆訓爲得。呂覽行論篇云。禹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高誘曰。中猶得也。然則中失。猶得失。故鄭川杜說。而不改字。王念孫云。管子國蓄篇曰。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謂不相得也。齊策。是秦之計中。而齊燕之計過矣。高注亦曰中。得也。中得義相同。故二字可以互用。宋玉風賦曰。中唇爲唇。得目爲瞋。韓詩外傳曰。動作中道。從容得禮。漢書京房傳曰。厯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是也。中得聲相近。故二字可以通用。呂氏春秋至忠篇。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雄得之。淮南齊俗篇。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文子自然篇。得作中是也。然則或改字。或不改字。義得兩通也。案黃段惠王說是也。毛詩小雅十月之交箋云。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則鄭亦兼從故書矣。云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者。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此杜所本。詩商頌玄鳥。孔疏引鄭禘祫志云。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此從今書作中失。而義與杜同。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疏」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者。遊。俗游字。說作游。或省作旂。唯此職及司禘諸子司禘氏字作遊。蓋皆遷之變體。學謂就王宮南左小學之宮而學也。師氏保氏。爲之師而教之。注。云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者。賈疏云。此即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公卿三公羣后卿大夫元士之子。略言之也。詒讓案。此貴遊子弟。即上文之國子。與諸子國子。存遊倖義亦同。並統卿大夫之子而言。蔡氏月令論。引古大明堂禮云。王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及門子。門子。即適子之在小學者也。鄭以

經云。貴遊。故止舉王公之子弟最貴者爲釋。其實義得繁略也。云遊無官司者。諸子注云。遊倅。倅之兼仕者。無官司。卽未仕者也。賈疏云。言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遊暇習業。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者。段玉裁云。此鄭不易字。杜改字也。後杜說者存其說也。杜意謂遊爲聲之誤。詒讓案。杜意疑讀爲凡國之貴子弟猶學焉。依杜說。則於文不順。故後鄭不從。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

從。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者。賈疏云。祭祀。則郊廟及山川。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疏〕社稷。是也。賓客。謂諸侯及卿大夫來朝聘。或在朝。或在廟。會同。

亦或在畿內。或在畿外。軍旅。謂出畿外征伐。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注。云舉猶行也者。說文手部云。舉。對舉也。引申之。亦爲行。國語晉語。章注云。舉。動也。行與動義亦相近。

云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者。黃以周謂故書舉下脫或字。段玉裁改爲爲從。云此鄭君從今書作舉。杜從故書作與也。徐養原云。禮記禮運。選賢與能。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舉與古字通。无妄象傳。

物與无妄。虞翻注。與。謂舉也。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與。舉也。墨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詳。言舉謂之不詳也。今案鄭從今書。訓舉爲行。與杜義異。然與舉古既

通用。則凡舉皆可通作與。觀禮運之舉。與易象楚辭墨子。初非同義。則此經鄭杜二義。皆可作舉。亦皆可作與也。王引之云。作與者是也。王與其事。則親往可知矣。大宗伯職曰。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祭僕曰。凡祭祀王之所不

與。則賜之禽。是吉凶之事。王有與。有不與也。故曰王與則從。與。聽治亦如之。〔疏〕注云。謂王舉本字也。舉。借字也。保氏王舉則從。亦當爲與。案王申杜義是也。外以聽朝。〔疏〕於野外以聽朝

者。與大宰云。聽四方之聽朝義同。野外。謂野舍。未至國邑也。賈疏云。卽上數事。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

之門外且蹕。兵服。旃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

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然則師氏使其屬帥之者。蓋與司隸同帥之。二官爲聯事也。四夷

之隸。卽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彼夷隸。專指東夷之隸。通言之。則蠻閩夷貉。皆爲夷。故此總謂之四夷之隸。毛詩大雅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兵。卽謂此四夷之隸所持兵也。賈疏云。使其屬者。屬卽序官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官。上士二人。并有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隸。若秋官蠻隸之等。各使四夷隸。以其本國之

兵器。及其服。以守王之門外。以衛王宮。云且蹕者。與開人隸僕爲官聯也。注。云兵服。旂布弓劍不同也者。卽司隸所說其邦之服與兵也。旂、旌之借字。王制。護西戎衣皮。北狄衣羽毛。旌、卽皮毛之服也。賈疏云。東方南方。卽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旂。其兵弓矢。論議案。周書王會篇云。周公旦主東方。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此卽會同守壇壝宮之隸也。彼東方之兵。有弓矛。與賈說異。又據彼文。則守衛之服。亦依方色與。云門外。中門之外者。謂王宮中門之外。賈疏云。案開人掌中門之禁。卽中門內。他人不得入。明在中門之外。論議案。依鄭開人注義。中門爲雉門。然王宮五門庫門之內。萬民卽不得入。開人中門之禁。當據庫雉應諸門言之。此官掌教小學。在庫門外之左。則守王門外。亦當爲庫門外。以其當三詢外朝之北。萬民得至。譏察尤嚴。故特使師氏守之也。互詳開人保氏疏。云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宮也者。開人注云。蹕止行者。謂禁止行人。不得迫近王宮。使無闖入也。云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者。據司隸帥四翟之隸。明此經亦當作隸。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內列。藩營之在內也。徐養原云。肆。說文作隸。从長隶聲。隸从隶奈聲。二字形相似。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者。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疏〕列。蕃營之在內者也。亦與司隸爲官聯也。賈疏云。朝在野外。卽上文聽治是也。注。云內如守王宮。〔疏〕列。蕃營之在內者也。亦與司隸爲官聯也。賈疏云。朝在野外。卽上文聽治是也。注。云內故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棧板再重。注云。以周衛有內外列是也。王引之云。列。卽厲禁之厲。司隸職守野舍之厲禁。鄭注曰。厲。遮例也。釋文。例木又作列。同音烈。是厲與列同。祭法。厲山氏。魯語作列山氏。蠻隸職在野外。則守厲禁亦與此同。意但彼在外。此往內爲異耳。山虞職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典祀職帥其屬而守其厲禁。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墓大夫職。帥其屬而巡墓厲。鄭注云。厲。坐限遮列處。皆其證也。案王說是也。凡周衛所在。通謂之列。左文元年傳。楚潘崇掌環列之尹。杜注云。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則國內宿衛。亦得稱列。不徒野舍矣。云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者。賈疏云。案司隸職云。守野舍之厲禁。上文云使其屬帥四翟之隸。則二處。皆帥四夷隸守之。莊存與云。其外列。則司馬帥六師守之。

周禮正義

卷二十六

保氏掌諫王惡。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疏〕掌諫王惡者，此官掌教小學而兼爲王之諫官也。呂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爲大諫，大諫臣，疑卽此保氏之職。與下司諫糾萬民之德，異也。注云：諫者，以禮義正之者。序官司諫注云：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此注與彼義同。王制云：天子齊戒受諫。注云：歲終，羣后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此保氏亦隨時諫王惡，使改爲之。引文王世子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鄭彼注云：慎其身者，謹安護之。引之者，證保氏卽彼保。諫王惡卽輔翼而歸諸道也。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自矢、參連、剡注、襄尺、非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雍雍，喪紀之容，涕洟翔翔，軍旅之容，閑閑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涕洟翔翔，軍旅之容，閑閑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疏〕而養國子以道者，此官居小學，教國子以道藝，與師氏教德行，互相備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引申爲教養。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孟子離婁篇云：

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云：「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引虞書曰：「教育子。」並即此經養國子之義。云「乃教之六藝者」，此與六儀皆教小學之官法也。大戴禮記保傅篇，說王太子年八歲，學小藝，束髮而學大藝。此六藝，蓋通大小藝言之。內則云：「十年學書計，成童學射御，又十年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即此六藝六儀之小者也。注云：「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論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者。」賈疏云：「案文王世子云：『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傳之德行而審論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不云保氏以師氏之德行審論之者，鄭以義約之，少傅既以大傳之德行審論之，明保氏亦以師氏之德行審論之可知。故鄭言之耳。案鄭以經先言養，後言教，故以養爲審論德行之事，非以道爲德行也。實則養之與教，事本相成，經言道即指藝儀等，對師氏所掌三德三行爲德，太平御覽工藝部，引馬融注云：「道六藝最得其義，鄭意亦當與馬同。」故大司樂注云：「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分別道德甚析，賈疏謂此道，即上三德三行，故鄭以師氏之德審論之，乃教之，非經注義也。道藝義同，詳宮正疏，云五禮，吉凶賓軍嘉也者，據大宗伯文，云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者，據大司樂文，案內則云：「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此保氏教小學所教者，即成童以下舞象舞勺之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正謂此也。而得教六大舞者，蓋誦其樂章，至二十，乃列舞位，肆其節奏也。墨子公孟篇云：「舞詩三百，是即舞之樂章。」周書世俘篇云：「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當即大夏之詩。」時武王初滅殷，未作大武，故用夏樂也。六樂名義，詳大司樂疏，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非儀也者，釋文云：『襄音讓，本作讓。』案白氏六帖射部，引亦作讓。賈疏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讓爲讓，古今文也。新序雜事曰：『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白矢作白勻。』襄尺作讓尺，賈云襄君一尺而退，則襄讓爲讓，古今文也。新序雜事曰：『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吳越春秋曰：『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莊子田子方篇云：『適矢復沓。』注云：『矢，去也。箭適去復沓也。然則復沓，猶參連也。』列子仲尼篇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是爲參連。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黃以周云：『襄尺，襄，古攘字。今用讓，鄉射記曰：『大夫與士射，耦，少退於物。』君爲下射，退於物一箭，箭三尺，少退於物，即襄尺也。井儀，井，古作井，侯有上下舌，其形如井，中設正方二尺，如井之，詩行葦曰：『既挾四鍬，四鍬如樹，謂儀表。』音四矢之發，悉如井儀，音其中的之正也。詒讓案：『白矢義頗欠通。』賈望文爲訓，殆未必塙。廣韻作白勻，樹

皆取類于老。則皆從老轉注之。言若水之出原。分岐別派。爲江爲漢者。受其名。而本同主于一水也。江聲云。說文解字一書。分部五百四十。卽建類也。始一終亥。卽一首也。云凡某之屬皆從某。卽同意相受也。案徐江說是也。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者。九章算術云。方田之御田疇界域。粟米以御交實變易。衰分以御貴賤粟稅。少廣以御積算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盈不足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御錯糴正貢。句股以御高深廣遠。李籍音義云。諸田不等。以方爲正。故曰方田。粟者米之未舂。諸米不等。以粟爲率。故曰粟米。衰。差也。以差而平分。故曰衰分。少廣從多。以從之多。益廣之少。故曰少廣。商。度也。以度其功庸。故曰商功。均。平也。輪。委也。以均平其輪委。故曰均輸。盈者。滿也。不足者。虛也。滿虛相推。以求其適。故曰盈不足。方者。左右也。程者。課率也。左右課率。總統羣物。故曰方程。句。短而也。股。長面也。短長相推。以求其弦。故曰句股。案差分卽衰分。旁要卽句股。古今異名耳。先鄭說並本九章。劉徽九章算術注敘。亦云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與先鄭說同。孔廣森云。旁要卽今三角法也。凡三角必有三邊。其兩斜邊。謂之大腰小腰。要卽腰字。其直邊今謂之底。古謂之旁。蓋立觀之則爲旁。僂觀之則爲底。猶古句股本立形。西法僂之。號爲直角也。三角可以御句股。句股不可以盡三角。故周公九章。舉旁要而不舉句股。至漢旁法亡。始以重差句股足之。張文虎云。今九章算術缺旁要。惟楊輝九章算法詳解。句股容方第一問。引句股旁要法。孔氏以爲卽三角法。案釋名云。在邊曰旁。史記扁鵲有公傳索隱云。方猶邊也。孔說近之。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賈疏云。此漢法附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臧琳云。釋文夕桀音的。沈祥易反。此二字非鄭注。又少儀正義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卽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卽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一篇。未知所出。據此知鄭司農注。本云今有重差句股。賈孔所見本並同。馬融干寶注。作今有重差夕桀。沈重陸德明本。則與馬干同。故皆爲夕字作音。今注中疏中。句股上皆有夕桀二字。又後人據釋文所加。案臧說是也。今本注並有夕桀二字。誤。重差者。九章算術劉序云。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李氏音義云。重。復也。差。不齊也。重差。句股名也。孔廣森云。重差者。重兩句股取其影差。異乘同除。以知比例。若劉徽海島經是也。少儀正義。以重差當差分。誤矣。張文虎云。夕桀。惟秦九韶數學九章第四篇。望敵圓營術有其名。云以句股求之。夕桀入之。亦卽句股容圓術也。重差者。重疊測望而知其差也。劉徽海島算經序云。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繫矩。倂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此卽

所謂重差也。旁要夕榮。蓋皆測望中之一事。旁要測方。夕榮測圓。夕榮云者。廣雅釋詁云。夕。衰也。榮者。揭也。文選謝靈運擬劉楨詩注。榮與揭音義同。又東京賦薛注。揭猶表也。蓋揭表而邪望之。卽劉徽所云。孤離者也。疑重差夕榮。古人本以旁要該之。其實此三者。皆不離於句股。後人強爲之分析耳。案孔張說是也。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者。說文頁部云。頌。兒也。容卽頌之假字。詩周頌離騷天子穆穆。鄭箋云。穆。穆。美也。離序云。禘太祖也。是祭祀之容也。皇皇見少儀。詳後。云賓客之容。嚴恪矜莊者。先鄭以意言之。云朝廷之容。濟濟跄跄者。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跄跄。荀子大略篇云。朝廷之美。濟濟鎗鎗。楊注云。鎗與跄同。濟濟。多士貌。跄跄。有行列貌。卽先鄭所本也。云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者。亦先鄭以意言之。云軍旅之容。闐闐仰仰者。詩大雅常武。闐闐如虓虎。義云。闐然如虎之怒仰。釋文云。本印作印。案印仰。古通用。詩大雅卷阿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印印。志氣高遠也。云車馬之容。顛顛堂堂者。莊子馬蹄篇云。其視顛顛。釋文引崔譔注云。顛顛。專一貌。論語子張篇。堂堂乎張也。何氏集解引鄭注云。晉子張容儀盛。賈疏云。先鄭以意所釋。不依經典。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釋文作濟濟皇皇。北堂書鈔禮儀部引同。案少儀云。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彼注云。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又玉藻云。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注云。齊齊。恭整貌也。濟濟翔翔。莊敬貌也。云喪紀之容。纚纚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路路者。玉藻云。喪容纚纚。色容顛顛。戎容暨暨。音容路路。注云。纚纚。纚纚貌也。顛顛。憂思貌也。暨暨。果毅貌也。路路。教令嚴也。云車馬之容。匪匪翼翼。馬之嚴正。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儀文注云。匪。讀如四牡駢駢。孔疏云。翼翼匪匪。馬之嚴正。少儀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闕。闕。宮中。〔疏〕爲與。詳師氏疏。云使其屬守王闕者。與師氏守王門爲宜聯。皆以助宿衛。備非常。與小學之事無涉。注云。闕。宮中之巷門者。說文門部云。闕。宮中之門也。又麗部云。共。里中道也。篆文作巷。巷卽巷之缺省。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闕。左傳哀十四年。杜注云。闕。宮中小門。孔疏引孫炎云。宮中相通小門也。釋宮又云。衛門謂之闕。宮中衛謂之壺。左傳襄九年疏。引孫炎云。巷舍。閒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成十七年疏。引李巡云。闕。衛頭門也。案巷與衛同。里中道謂之巷。宮中巷謂之壺。有巷則有門。宮中壺之有闕。猶里中巷之有闕也。焦循云。考工記云。廟中容大屬七個。闕門容小屬參个。注云。廟中之門曰闕。雜記記夫人之奔喪云。入自闕門。升自側階。以階例門。則闕亦在側。爾雅云。宮中之門謂之闕。其小者謂之閤。小闕謂

之閤。公羊宣六年傳。于內朝達外朝之門爲閤。蓋在路門之旁者。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閤。守門者。守其中門。守閤者。守其左右之閤門。士虞禮注云。閤門。如今東西掖門。又注。保氏王閤。云宮中之巷門。然則朝廡之外。皆有巷相通。其巷側之門曰閤。而在巷頭者曰閤。惟其在巷側。故在朝廡之東西壁。婦人由巷而入廟。故出自閤門也。金鶚云。閤者。門之小者也。大廟路寢宮旁一門。各居四旁之中。羣廟亦然。凡在南者皆稱門。其餘稱閤。廟寢之外。周圍牆垣。亦有閤門。其在南者。天子曰皋門。諸侯曰庫門。大夫士曰外門。或曰大門。則上下通稱也。門亦各居正中。左哀十四年傳云。子我歸。屬徒攻閤及大門。先言閤。後言大門。可知非宮中之閤。此閤蓋屬於外牆。徒兵自外攻之也。保氏守王閤。此閤屬於外牆。與大門同類。凡人得至。故須守之。內則云。深宮固門。閤寺守之。是宮中小寢之門。皆閤寺所守。保氏所守之閤。非宮中之閤也。又云。閤與圍。散文亦通。公羊宣六年傳云。趙盾與諸大夫立於朝。則無人荷畚自圍而出者。圍蓋小寢之門也。大夫小寢門。亦曰閤。公羊傳又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圍。則無人圍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此敘靈公使人殺趙盾之事。大夫亦恆居小寢。小寢門小。故曰閤也。樂記。閤門之中。亦當指小寢門。案焦金說。是也。諸經凡言閤門者。蓋有三。一爲廟中巷門及寢門。匠人及雜記所云是也。一爲宮內巷門及小寢門。釋宮所云是也。一爲宮旁之側門。此經所云是也。凡王五門。諸侯三門。並據宮南正中。之門言之。其北與東西三而。必尚有旁出之側門。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之宮四通。是四面有門也。聘禮云。請觀訝師之自下門入。下門亦即側門。蓋凡不由大門入者。皆入下門矣。側門亦謂之閤。故左傳說子我攻閤及大門。皆不勝。子我未入大門。而得攻閤。則閤爲宮中外達內之側門。非宮內之巷門可知。左傳疏謂公宮非止一門是也。而謂子我蓋從別門而入。兵得至閤。故與大門並攻。則於事情不合。凡三門五門。皆有旁出之側門。通得閤名。此保氏守王閤。亦即王宮之側門。而注以爲宮中之巷門者。鄭以師氏保氏所守者。爲雉門外自皋門之內。通爲宮中。而凡側門之內。必別有巷。以達於內宮。故側門亦得稱巷門也。但保氏與師氏。同教庫門外之小學。則所守亦必與學相近。當皆在庫門外。鄭賈謂專屬雉門。殊不謬耳。閤通言之。亦得稱閤。周書皇門篇云。周公格于左閤門。孔注云。路寢左門。此即路門旁之閤門也。左成十七年傳。齊慶克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閤。杜注云。閤。巷門。此亦齊公宮之閤門。是閤閤通稱。不拘巷頭巷側也。至蔡氏明堂月令論云。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日出居東門。膳夫是相。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及門子。日側出西閤。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閤。視帝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閤。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閤。故周官有門閤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閤。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案選禮以閤爲西門北門。與諸經並不合。蓋禮家之駁文。不爲典要。蔡氏輒據以

釋此經。疏矣。蔡氏謂此經有門闕之學。亦臆說不可信。詳師氏疏。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抑則易。巡問。巡問民閒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疏〕也。掌糾萬民之德者。小宰注云。糾猶察。俗六之聯朋友也。云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者。此與鄉途之吏爲官聯也。賈疏云。此萬民時所習。即大司徒所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德行也。彼又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此道藝也。云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于石經及舊本並誤於。今從宋婺州本。嘉靖本。正。上文書其德行道藝。是兼咳賢能。此唯辨其能者。司士云。以能詔事。大司寇官刑亦云。上能糾職。注云。能。能其事也。是有能。即可任事。不必皆賢也。賈疏云。案鄉大夫職云。與賢者能者。賢謂德行。能謂道藝。彼則賢能俱與。此直云辨其能。可任于國事。不言賢者。既辨其能。則賢者自然亦辨而舉之。可知也。惠士奇云。比長教和親。閭胥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屬民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是爲德行道藝。黨正歲時屬民而書之。州長正月屬民而考之。然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則復加考而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司諫復以之考鄉里之治。而詔廢置。蓋比閭族黨州鄉。或有書之未備。考之未精。舉之未審者。司諫巡問而觀察之。以進退其鄉之吏。由是窮居側陋之士。無不上聞。言行必達。皆登於書。注云。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者。賈疏云。案鄭注論語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則彼其共在學者切磋以道義。此勸萬民爲友朋。則若孟子所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者同。故鄭云切磋以善道也。云強猶勸也者。明與勸朋友義略同。說文力部云。勢。迫也。勸勉也。強即勢之段字。但經強字疑當作彊。詳草人疏。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彊。勉也。強彊字通。強勸同有。勉厲之義。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漢書食貨志云。十一以上。上所強也。顏注云。勉強勸之。令習事也。義並與此同。引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者。證強有勸義。鄭彼注云。抑。猶損也。孔疏引賀氏云。師但勸強其神識。而不抑之令曉。則受者和易。和易亦易成也。云巡問。行問民閒也者。掌固注云。巡。行也。管子問篇云。問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處士脩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治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即巡問之事也。云可任于國事任。吏職者。即鄉大夫云。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吏即鄉吏。賈疏謂使爲比長閭胥族師之類。是也。以考鄉里之治。

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疏〕也。以考鄉里之治者，此官兼贊鄉吏之官計，與鄉師爲官聯。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疏〕也。遺人注云，鄉里，鄉所居也。云以行赦宥，赦，唐石經初刻作赦，磨改作赦。案說文支部云，赦，置也。重文赦，赦或从亦。今經典並作赦。注云，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考也。經廢置主吏音，赦宥主民音。賈疏云，由上文巡問，則知吏之治不，故鄭兼吏民總言之。

司救掌萬民之褻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亦由邪惡。謂侮慢長老，言語無忌，而未應於罪者。過失，

罪者，誅，誅貴也。古者重〔疏〕掌萬民之褻惡過失而誅讓之者，此掌教救罷民之事。說文音部云，讓，謂責讓，刑，且貴怒之，未卽罪也。〔疏〕賈疏云，褻惡，謂坐嘉石之罷民，不入園土者。過失，謂不坐嘉石入園土者也。誅讓，卽下下文三讓是也。云以禮防禁而救之者，申明禮法，以防禁其爲非，卽所以救其陷罪。大司徒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學記云，教也者，養善而救其失者也。注云，邪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應於罪者。邪，宋本及舊注疏本，並作襄，今從嘉靖本正。下並同。阮元云，釋文出經之襄云，注作邪同。此經作古襄字，注作今邪字之明證。今本皆依經改作襄矣。下同。案阮說是也。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大司徒注亦並作邪惡可證。五詳宮正疏。侮慢長老，語言無忌，皆邪僻之事。故謂之邪惡。卽下文之恥諸嘉石者。大司徒云，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應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此云未應於罪，猶云未應於法。析言之，奇襄輕於過失，通言之，褻惡亦爲罪過也。莊存與云，此未應於法者，若禁暴氏禁殺戮，所掌則已麗於法者也。云過失亦由邪惡。謂好訟，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者，說文酉部云，醺，醉也。營，醺酒也。醺卽醺之俗。書無逸傳云，以酒爲肉，謂之醺。又微子孔疏云，醺，謂飲酒醉而發怒，此醺營好訟，謂因飲酒醉而爭訟，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卽司刺注所說是也。二者俱由褻惡不悛，成是過失，以其過失重於褻惡，故麗於輕罪，卽下文之歸於園土者也。其不由邪惡醺營好訟之過失，則徑宥之，不入園土。司刺三宥再宥曰過失。注云，過失者，舉刃欲斫伐而執中人者是也。云誅，誅責也者，大宰注云，誅，責讓也。與此義同，並謂責讓輕罰，非誅殺也。云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卽罪也者，責怒，卽誅讓也。賈疏云，未卽罪者，此園土對五刑之刑。凡民之有褻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人，則是未卽罪也。以其未入五刑之罪，且役之耳。

役諸司空

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在於司空。〔疏〕凡民之有三讓而罰者。此治表惡之罷民。與朝士爲官聯也。三讓三罰。即此官防禁之事。云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者。讓罰而改。則釋之。若三罰不悛。則歸之司寇。使朝士恥之。司空役之也。事具大司寇職。注云。罰謂撻

擊之也者。說文刀部云。罰。辜之小者。从刀从晉。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案撻擊即扑罰。司市云。大刑扑罰。注云。扑。撻也。云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邪惡之狀。著之背也者。大司寇注云。明刑。奮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是也。賈疏云。案司圜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彼據過失入圜土者。但冠尊不居肉袒之體。豈嘉石之罷民而著冠乎。明其去冠飾也。莊存與云。此即所謂象刑惟明。云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

之者。據朝士云。左嘉石。謂在庫門外。外朝之左也。云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者。以司空爲事官。役事繁猥。故罰罷民。使其共勞役。大司寇注云。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御覽刑法部。引風俗通云。周禮。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離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案應說役司空爲平易道路亦通。云坐役之數。存於司寇者。賈疏云。司寇云。重罪。旬有三日坐。莽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是其坐役之數也。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不

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疏〕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者。此治過失之罷民。與司圜爲官聯也。亦三讓三罰之。云三罰而歸於獄城也者。大司徒注義同。即司圜所掌之獄也。云過失近罪者。賈疏云。謂對表惡未近罪。此圜土之刑人。近五刑之罪。故入圜土也。云畫日任之以事而收之者。據司圜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謂對表惡未近罪。此圜土之刑人。近五刑之

圍所掌。則任之以事。亦即使共司圜之役。賈疏謂亦使司空使之。誤。云夜藏於獄者。獄即圜土也。謂頌繫之。禁其亡逸。云亦加明刑以恥之者。據大司寇圍土罷民。及司圜皆云明刑。是圜土之罷民。亦加明刑。與嘉石同也。云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未忍刑之者。賈疏云。彼坐嘉石者。罪輕未著。須坐嘉石。使衆人知之。此等罪重已著。不須坐嘉石也。比五刑之罪又輕。故未忍刑之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

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災害也。節。旌。〔疏〕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者。郊謂四郊。內包六鄉。野節也。施惠。賜恤之。謂六達。外關四等公邑。遂人云。掌邦之野。注云。

郊外曰野。此野，謂甸、稍、縣都是也。蓋自國中以至五百里，皆此野。此野，通巡行之矣。郊野，互詳大司馬疏。云而以王命施惠者，此與鄉師遺人、旅師、委人，爲官聯也。注云：天患，謂裁害也者。裁，羣、羣，治要引作災。案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小宰疏。樂記注云：患，害也。水旱疾疫，皆天所降之災害。故謂之天患。云節，旌節也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賈疏云：此經巡國及郊野，是道路之事。故知旌節也。賈疏云：節，珍圭，典瑞珍圭以恤凶荒。案賈疏亦通。云施惠，賜恤之者。旅師注云：以賜衣食曰惠。說文心部云：惠，惠，仁也。孟子滕文公篇云：分人以財謂之惠。月令行慶施惠。注云：謂惠恤其不足也。案凡以財物與人，並謂之惠。此施惠，蓋謂旌給衣食及醫藥等。若鄉師云：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鬴。以王命施惠是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相與爲仇讎。〔疏〕云：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者，師氏注云：司，猶察也。表記

之令。此官主司察而治之。注云：難，難相與爲仇讎者。典瑞注云：難，仇讎也。御覽人事部，引馬融注云：難，謂相與爲仇也。鄭本馬義，賈疏云：言仇讎者。案左氏桓公傳云：怨耦曰仇。則仇是怨也。讎，謂報也。即下文父之讎已下皆是怨當報之。云諧，猶調也者。爾雅釋詁云：諧，和也。說文音部云：諧，詒也。調，和也。是諧調義通。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相〔疏〕。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者，殺即掌殺戮。所謂斬殺戮也。傷謂掌殺同也。惠士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乃秋官所弊而謀。非調人之所和而釋。所謂過而殺傷人者，吉人良士，本無殺傷之心。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耳。調人乃教民之官，故以其民共聽而成之。注云：過無本意也者。廣雅釋詁云：過，誤也。謂本意不欲殺傷人，而誤殺之傷之也。與司牧司刺過失義同。鄉射記云：射者有過則撻之。注云：過謂矢拂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聚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即無本意之義。互詳司刺疏。云成，平也者。司市，賈人，方士，大行人，小行人，注並同。詩大雅縣，虞芮質厥成，毛傳亦云：成，平也。平，謂斷其是非，使兩得其常，息其爭訟也。凡成平皆兼有聽斷之事。訝士云：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與此義略同。鄭司農云：以民成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者。史記張湯傳云：使吏捕湯左田信等，集解引漢書音義云：左，證左也。證佐與證左同。謂以民之與知其事者爲證。佐以平定其罪之輕重也。先鄭

意。蓋謂雖無本意而殺傷人，仍當科輕罪。後鄭則謂無罪，故不從也。云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者，先鄭後注云，成之謂和之也。卽從此義，和解亦謂先斷其是非，而後釋其仇怨也。與下文令勿讎異。賈疏云：先鄭雖爲兩說，後鄭以後說爲是，故下注云：上說立證佐成其罪，似非也。云春秋傳曰：惠伯成之之屬者，賈疏云：左氏文七年傳云：魯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姊聲已，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又云：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惠伯成。烏獸亦如之。過失殺傷人，「疏」注云：過之，注云：平二子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是其事也。烏獸亦如之。之畜產者，「疏」注云：過失殺傷人，屬亦以民平和之。案今殺傷人牛馬之等，償其價值耳。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祇父。師長之讎，祇兄弟。主友之讎，祇從父兄弟。和之，使辟於此，不得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疏」父之讎，辟諸海外者，賈疏云：以下皆是殺人之賊，王卒而視，不可舍，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疏」法所當討，卽令殺之，但未殺之，雖以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也。云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者，釋文出從兄二字，則陸所見經本，蓋重作從兄弟，無父字，附雅釋親云：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兄弟。郭注云：從父而別，然則上云兄弟者，謂親兄弟，但此經從父兄弟，當兼有從父，經從字，貫父及兄弟爲文。荀悅申鑒時事篇，說依古復讎之科，云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卽隱據此經義也。賈疏云：不同國，別國卽得，云國君之讎，祇父者，賈疏云：謂同國人殺君，祇、猶比，比父亦辟之海外，云師長之讎，祇兄弟者，卽大宰九兩之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師長之讎，謂從學之師，官府都邑之長，爲人所殺，而子弟吏民爲之報讎，漢人有掾史部民，爲府主守令復讎者，尙與經義合，此經長與師當爲二，說者多誤合之，非也。互詳師氏疏，云主友之讎，祇從父兄弟者，卽九兩之六曰主，以利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韓非子五蠹篇云：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卽爲兄弟主友報讎之事，主友義詳後，賈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姊妹女子在堂，及兄弟衆子，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斬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以其同繩履故也，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其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爲無子，復無親於己者，故據已親疏爲遠近，若有子及親於己，則自從親爲斷。案賈據服屬補經義，甚嚴，惟禮記說復讎之法，文多差異，曲禮云：父之讎，弗與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

之讎不同國。鄭彼注云。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不反兵。恒執殺之備。不同國。讎不吾辟。則殺之。交游或爲朋友。又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云。寢苦枕塊。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與弗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白虎通義誅伐篇。論復仇。略依檀弓說。而云朋友之仇。不與同朝。族人之仇。不共鄰。公羊莊四年何注又云。禮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諸文並與此經互有異同。又此經同姓之親。止於從父兄弟。而曾子及班何說。並廣及族人。尤爲不合。曲禮孔疏云。檀弓云。父母之仇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此不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讎。仕弗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也。兄弟不共國。謂不同中國也。而亦不反兵者。父母仇讎。則不仕不辟市朝。兄弟仇讎。則猶仕而辟市朝也。而亦同不反兵。則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二次不同者。調人亦謂會遇恩赦之法。辟諸千里之外。檀弓又云。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雖同不反兵。與父母讎異也。交遊之讎不同國者。交遊。朋友也。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而調人云。從父母兄弟之讎不同國。與此同。又調人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是主友亦同。此與調人皆謂會赦。故不同國。雖不同國。國外百里二百里則可。其兄弟仕不與共國者。必須相去千里之外。故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是也。但從父兄弟及交遊主友報讎之時。不自爲首。故檀弓云。從父兄弟之仇。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也。江永云。若是殺人而義者。不當報。報之則死。如殺人而不義者。正法當討。不當教之辟也。此辟讎者。皆是過失殺人。於法不當死。調人爲之和難。而讎家必不肯解者。乃使之辟也。阮元云。調人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曾所看有意辱殺之讎不同。案江阮說。足申此經之義。黃度。王與之。李光坡。李鍾倫。方苞。莊存與。孫希旦。蔣載康。亦並謂此經家上過而殺人者而言。是也。賈孔禮疏。並以會赦爲釋。非周法也。注云。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者。說文走部云。避。回也。辟。卽避之段字。謂辟之使相遠。則欲報仇者。不得就而報之也。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職方氏注引爾雅同。詳彼疏。賈疏云。案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玄。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玄已年老昏聩。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遼東作難。未達周公聖意所趣。若文之難海水爲四海。

故今明之。然離近東夷之人。當辟之四戎。餘皆放此。趙商問。調人職。辟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於是伐之。臣惑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鄭答曰。離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乎。子之所云。偏於此義。若然。鄭云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不乎者。欲明孝子雖會赦。恆有復讎之心。故避之海外。使絕忠臣孝子心。使無往之緣。其孔子云寢苦枕干不仕者。可通之會赦之後恆然。其君亦然。恐來入中國則殺之也。復讎之法。依異義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鄭從之也。案文若。荀彧字。其與鄭君問難語。未詳所出。據後漢書三國志或傳。皆不云爲徐州刺史。疑有舛誤。依賈說。則鄭意以海外爲四海之外。所辟絕遠。荀以海水爲難。殆未達鄭指。賈糾之是也。但以會赦爲說。則仍非經義。又曲禮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讎。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孔引尤備。所稱古周禮說。蓋此經舊師佚義。復讎盡五世。卽謂高祖至玄孫。賈前疏義本於彼也。云主。大夫君也者。謂家臣及采邑之民。稱其君爲主也。大宰注云。主。謂公卿大夫。此注不言公卿者。喪大記云。大夫君不迎於門外。鄭依彼成文。亦以公卿得通大夫也。坊記云。大夫不稱君。鄭注亦引此經爲釋。引春秋傳者。襄十八年左傳文。證大夫君得稱主也。杜注云。大夫稱主。亦依鄭義。王引之云。宜子所云。乃同官相尊之詞。非大夫君之謂也。惟仕於家者。以大夫爲君。晉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則家臣之於大夫。義與君臣相等。故喪服。大夫之臣。爲大夫服斬衰。大夫君之讎。宜與君同。而今乃輕於師長。無是理也。案曲禮曰。交遊之讎不同。國。主友。蓋皆交遊之屬。主謂適異國所主之人也。羈旅相依。有朋友之道。故與友並言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晉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盧注曰。且客之而已。是其證主之讎不同國者。謂爲所主者。或爲人所害。則與害所主者之人。不同國而居。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也。案王說是也。此主友。卽大宰九兩之主友。主者對客之稱。注並誤。詳大宰疏。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瑞節。玉節之刺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疏〕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者。江永云。使之辟而不辟。則有逆從王命也。王以刺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疏〕命之罪。於是調人與報者以瑞節爲信。使其執至官而治之也。

注云。瑞節。玉節之刻圭也者。阮元云。刻。當從典瑞玉人作琰。非此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直是譌字耳。下同。案阮校是也。鄭言此者。明與大行人達瑞節。通玉節及金竹六節言者異。凡玉節。通謂之瑞節。左文十二年傳。以聘玉爲瑞節可證。詳掌節疏。掌節注云。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知此瑞節。必爲琰圭者。典瑞云。琰圭以易行以除惡。此執罪人與除惡義相應。故知川琰圭也。典瑞又有穀圭以和難。此官掌和難。知不用穀圭者。以經云執之。則不復和之矣。明常用除惡之玉也。云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者。公羊桓十年。何注云。弗者。不之深也。法當辟而弗辟。則是違王命。故治其罪也。云王以刻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者。刻亦當作琰。鄭意典瑞玉節。並是王使之瑞節。此瑞節亦當爲王與調人執之也。治其罪。賈疏謂執付秋官而與之罪。案當亦歸於朝士而治之。江永云。注非也。如調人當執。則以官法執之可矣。何必王與瑞節。節必使離人自執者。欲伸其報仇之情也。執至官而治之。則注亦不計其殺也。經無王與調人瑞節之文。故知是調人與仇家。案江說本葉時是也。莊有可說同。此家上文亦謂過失殺人。罪不當死。而不從相辟之命。故使報仇之人。執以歸之官而治其罪。若不義殺人。於法當死者。則朝士所謂過失殺報仇離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是也。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復。反也。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邦國鄭此及朝士注。並未得其義。有反殺者。〔疏〕注云。反。復也者。說文又部云。反。覆也。復。覆義通。謂已殺人。其黨欲報讎。已復殺之也。云謂重殺也。〔疏〕復殺之者。此欲除害弱敵也者。公羊定四年傳云。復讎不除害。何注云。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已而殺之。注義本於彼。賈疏云。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爲敵而害已。云邦國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卽誅之者。明其罪大。調人不得復和而解之。所逃至之國。得卽誅之。示惡之甚也。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者。論語述而皇疏云。反。猶重也。左桓十七年傳云。高伯其。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爲戮乎。復惡已甚矣。杜注云。復。重也。是反復並得訓重。先鄭義與後鄭同。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疏〕而義。於法宜殺者也。不宜更令相辟而不同國。江永謂不同國三字衍。案此疑當作同國。令勿讎。謂雖同國。亦不得讎也。經蓋涉上文而誤衍不字。左襄二十二年傳云。鄭游販將如晉。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殺之。以其妻行。子展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使復其所。卽同國也。使游氏勿怨。卽令勿讎也。可證此經之義。云讎之則死者。此調人之當刑也。蓋比故殺人罪。亦歸於朝士使刑之。注云。義宜也者。中庸文。云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者。謂子

弟弟子條屬。爲父母兄弟師長被大辱而殺其人。是於情爲不容已。卽是得其宜也。此鄭略舉一端爲義。劉敞謂若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江永謂戰陳殺人。或爲姦盜被殺之類。並得備一義。云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者。父兄殺殺。子弟本宜復讎。以世義殺。故令不得讎也。云使之不同國。而已者。鄭時經本已有不字。故謂與前從父兄弟及主友之讎。同辟諸異國而已。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鬪怒。辯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玄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疏〕凡有鬪怒者。成之者。鬪怒之讎。輕於殺人。此官亦主調和之也。云先動者誅之者。不可成而先發難。則是違也。案經云。鬪。則亦容有毆擊。但未至傷人。則不科罪耳。賈說未析。云不可成。不可平也者。亦訓成爲平。謂兩家不願和解也。云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者。記辯訟之姓名及釁端所本起也。墨子號令篇云。必護問父老吏大夫。諸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又韓非子守篇云。民相惡。吏所解。皆札書藏之。與此經有鬪怒不可成者。書之法。略同。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者。亦謂和解之。此其類也者。惠棟云。何休公羊傳二十七年注。與後鄭訓平義同。云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者。惠棟云。何休公羊傳二十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復相犯復故罪。此謂人成之之法也。成之者何。和之也。御覽引王褒僮約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之條。後漢書桓譚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卽先鄭所云移徙之法也。云玄謂上言立證佐成其罪。似非者。此破先鄭上注。說明成當爲平斷和解之義。先鄭前注。兩說義異。此注與後鄭並從後義。故別自辯正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娶。〔疏〕掌萬民之判者。謂治百族婚姻之事。士昏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案昏有六禮。通於尊卑。媒妁通辭。各有黨友。此官特掌其禮法政令耳。士昏注所云媒氏。自廣咳民閒媒妁言之。賈疏疏謂指侯國媒氏官。非也。王畿千里。受田者三百萬家。此官止下士二人。豈能

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者。所謂言其極法耳。又引馬昭曰。禮記本命曰。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大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尙書大傳曰。孔子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紉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云。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婦之長。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婦長。何關盛衰。一說關畏厭。而傷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張融從鄭及諸家說。又春秋外傳。越王句踐蕃育人民。以速報吳。故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如是足明正禮男不二十娶。女不十七嫁可知也。穀梁文十二年傳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范注云。譙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荀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寧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通典嘉禮云。今案三十二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卽衆庶之禮也。故下云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服經爲夫婦之長。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宜有貴賤之異。而婚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之後。皆可嫁娶矣。論讓案。此經及禮大戴記本命。小戴記曲禮內則。春秋穀梁傳。並有男子二十娶。女子三十嫁之文。漢魏諸儒說者互異。以爲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同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者。許君引大戴說及伏生班固盧植馬昭張融之說。淮南子汜論訓亦云。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伯邑考。非法也。是也。以爲大夫士以上。不拘年數。惟庶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者。許推春秋左氏說。及譙周。范甯。杜佑之說。是也。以爲男十六以上可娶。女十四以上可嫁。三十娶。二十嫁。言其極法者。王肅及肅所私定家語之說。大戴禮本命盧注。亦以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是也。竊謂通校羣經。並無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不可嫁娶。及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同法之明文。况譙王諸家所舉。未三十二而嫁娶者。證驗繁夥。非盡衰世之法。則王氏三十二言極法之

說：未嘗不可通。鄭曲禮注云：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爲人父之端。許君五經異義引左氏：國君十五生子之文。以駁禮大戴說。而詩召南摽有梅孔疏：謂鄭君無駁。則許鄭所見本同。亦未嘗謂未三十二。必不可以嫁娶也。俞正燮云：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墨子節用上云：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大戴本命云：男二十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二十七十四。然後其化。韓詩外傳云：男子十六而精化。小通。女子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小具而生氣感動。獨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然則十六十四。足以反施亂化。亦是任爲夫婦。是知三十二之令。爲民之無力者言其極。士以上婚有禮。禮無嫁娶年者。國家各有事故政役喪紀。不可豫期也。案詩豳風譜正義云：依文王世子篇。是文王娶太姒。年不過十二。襄九年左傳云：呂氏春秋云：文王十二而生子。詩大明正義云：大戴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是文王娶太姒。年不過十二。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其娶亦常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其父路親受業孔子之門。則路亦非三十始娶。韓非子外儲說右云：齊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越語云：越王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罪。皆防其極。故皆曰令。然則令著三十二十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於四十九。故以二十爲極。男精化通遲。止於六十四。故以三十爲極。女至二十或嫁二十之男。或不及二十之男。或三十之男。或七十爲宗子之男。男至三十。或娶十五之女。或二十之女。或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女。男女配合。萬有不齊。各舉所極。非比較年數也。案俞說足以釋諸家之紛矣。注云：二三二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者。鄭意男年三十。女年二十。爲嫁娶之正年。法天數三。地數二。地承天覆相配合。大戴禮記本命篇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盧注云：男女合於五十。周書武順篇云：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五以成室。自虎通義嫁娶篇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案諸說與鄭義並通。惟說文包部云：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己爲夫婦。淮南子汜論訓高注說同。此別據五行爲說。非鄭義也。云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者。釋文云：奇。

本或作倚。案王弼本易說卦作倚。陸所見或本。蓋依王本改。宋蔡州本同。易釋文云。蜀才作奇。賈疏云。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是就奇數之中。天三度生。地二度生。象天三覆地二。故云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案周易孔疏引鄭易注云。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之以天。兩之以地。者。天三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臧庸云。易正義引鄭云。倚託大衍之數。是鄭王皆作倚數。鄭注易與注禮。所據本不同。注易是費氏本。本傳云。始通京氏易。注禮在注易。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未成昏禮者。以前。則周禮注作奇字。所據蓋京氏易也。蜀才作奇。與周禮注正合。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未成昏禮者。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玄。疏。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鄭以此爲正昏禮。則判妻即取夫妻判合之義。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一。疏。謂正妻也。入子亦與納女義同。江永云。娶判妻。謂娶人所出之妻。入子。謂再嫁而攜其女入後夫之家者。書之者。防其爭訟也。莊存與云。左襄二十七年傳云。東郭姜以孤入。喪服有從爲之服之文。則入子古有之矣。書之。使不亂族也。黃以周云。判妻即嫁妻。夫妻爲判合。妻而嫁合者又判矣。入子。即從母適人者。案江莊黃說。並與鄭異。而義較長。王昭禹。鄭鏐。李光坡。方苞。莊有可。說判妻。姜兆錫。蔣載康。說入子。並同。江說。今考判妻。蓋兼夫在而後出。與夫亡而再嫁二者而言。入子亦關男女。喪服注云。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是也。二。鄭說並未安。聖證論孔晁說。又以此經爲據霜降嫁娶之候。尤非。詳後疏。注云。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鄭意此娶判妻入子。並指尋常嫁娶而言。上成名以上之男女。是未成昏禮者。此所書是已成昏禮後。更書之也。曲禮說昏禮云。日月以告君。注云。周禮。凡娶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然則鄭意書之者。并書其嫁娶日月矣。鄭司農云。入子者。謂嫁女者也。國策秦策高注云。入。納也。先鄭以入子猶云納女。亦即後文之嫁子也。云玄謂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媵。今本並作聘。今從宋本嘉靖本。說文女部云。媵。問也。聘。正字。聘。段字。賈疏云。案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晉人來媵。是媵也。姪娣而書者。謂待年於父母者也。隱二年冬。伯姬歸于紀。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何休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鄭君或與何休異。如是言娶判妻。姪娣後去者。則存焉。故入子。謂媵與姪娣後去者也。案昏禮云。雖無娣媵先。則媵與姪娣一也。此鄭云媵姪娣。不止是一者。既言媵又云姪娣。故知別。且媵與姪娣相對。則姪娣無媵稱。故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是其義也。媒氏掌萬民之判。知不聘者。見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且媒氏所掌。雖以萬民爲主。亦容有尊者娶法。故鄭云容媵姪娣不聘也。知不聘者。見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故也。詰讓案。釋名釋親屬云。姪婦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是謂姪婦即媵。春秋公羊說。則謂媵與姪婦是二。故隱元年何注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婦。嫡姪婦無子立右媵。姪婦無子立左媵。姪婦。是嫡與左右媵。並有姪婦也。蓋媵與姪婦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天子諸侯。媵與姪婦皆備。大夫士以下。或止有媵。或止有姪婦。故姪婦即稱媵也。云不娉者。左成十二年傳云。聲伯之母不聘。杜注云。不聘無媒禮。後鄭意姪婦從嫡而來。不具六禮。故經不云娶而云入也。此說與先鄭不同。然亦非經義。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合也。此謂男女已議昏。或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諸禮已備。惟請期親迎之禮未行。則令其及時備禮而會合之。注云。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者。鄭以中春爲嫁娶之正期。詩召南摽有梅。鄭風野有蔓草。唐風綢繆。陳風東門之楊。箋義並同。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周官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也。班說與鄭同。賈疏及玉燭寶典引王肅聖證論云。吾幼爲鄭學之時。爲謬言尋其義。乃知古人皆以秋冬。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牁。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三星參也。十月而見東方。時可以嫁娶。又三時務業。因向休息而合昏姻。萬物閉藏於冬。而用生育之時。娶妻入室。長養之毋亦不失也。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遠也。詩曰。將子無怒。秋以爲期。韓詩傳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爲此驗也。而玄云歸。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時來歸之言。非請期之名也。或曰親迎用昏。而曰旭日始旦何用哉。詩以鳴雁之時。納采。以昏時而親迎。而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奔者不禁。則昏姻之期。盡此月矣。故急期會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春班爵位也。通典嘉禮引馬昭非肅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禘。玄鳥孚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候。冰泮之時。正以禮昏者也。次言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昏期盡不待備禮。玄鳥至。祀高禘。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楚。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凡此皆與於仲春嫁娶之候。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人。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蔽芾其樗。喻行遇惡夫。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

娶之候。玄據期盡之教以爲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正月。昭又曰。肅引經秋以爲期。此乃淫奔之詩矣。賈疏又引張融評云。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交昏於仲春。易泰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易之咸卦。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皆說男下女。召南草蟲之詩。夫人待禮。隨從在塗。采芣者以詩自興。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舊說云。士如歸妻。我尙及冰未泮定納。其篇義云嫁娶以春。陽氣始生萬物。嫁娶亦爲生類。故管子篇時令云。春以合男女。融謹案春秋魯逆夫人。嫁女四時通用無譏文。然則孔子制素王之法。以遺後世。男女以及時盛年爲得。不限以日月。家語限以冬。不附於春秋之正經。如是則非孔子之言嫁娶也。以仲春著在詩易夏小正之文。無仲春爲期盡之言。又春秋三時嫁娶。何自違家語冬合男女窮天數之語也。詩易禮傳所載咸歸妹之卦。國風行露綢繆。有女懷春。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乃足容往反也。秋如期往。淫奔之女。不能待年。故設秋迎之期。標有梅之詩。殷紂暴亂。娶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得及其時。陳晉棄周禮。爲國亂悲傷。故刺昏姻不及仲春。玄說云嫁娶以仲春。既有羣證。故孔晁曰。有女懷春。毛傳云春不暇待。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謂蠶事始起。感事而出。載芣其標。喻遇惡夫。熠燿其羽。喻嫁娶之盛飾。三星在隅。孟冬之月。參見東方。舉正昏以刺時。此雖用毛義。未若鄭云用仲春爲正禮爲密也。是以詩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箋云。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時。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又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爲昏。然則以二月爲得。其實惟爲有故者。得不用仲春。案以上王鄭異同。及馬孔等論難。並聖證論佚文賈疏所載。實亂失次。復多脫誤。今依玉燭寶典通典及臧琳所校。補正昏期之說。荀子以爲始於霜降。終於季冬。毛公韓太傅依以詁詩。童子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易林復之履家人之損說。並同。此王肅秋冬嫁娶之說所本。家語本命篇注又云。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不禁。期盡此月故也。此又孔晁說所本。通典嘉禮引束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故春秋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閒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讓得時失時。不善者邪。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識。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取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

也。又案桃夭篇。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常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實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有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咏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以爲之證。反覆相難。錯矣。則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杜佑又申其義云。案士昏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可配合。婚姻之義。在於賢淑。四時通用。協於詩禮。安可以秋冬之節。方爲好合之期。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束氏之說。暢於禮矣。惠士奇云。管子幼官。春三耶。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耶合男女。秋三耶。十二始耶。十二中耶。十二小耶。而始耶合男女。輕重已冬夏兩至後九十二日。謂之春秋兩至。春至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蓋始耶合男女者。自露下收聚之初。始耶之辰。荀子所謂霜降逆女是也。始耶合男女者。清明後出耕之日。始耶之辰。媒氏所謂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春至。卽春分。十日之內。三耶之中。中春之月。會男女之時。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故曰室無處女。謂女盡行。過此則非昏姻之時。荀卿所謂冰泮殺止。案語所謂冰泮而農事起。昏禮殺。於此衆說皆同。康成獨異。而管子尤合周官。又云。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太玄內婦始秋分。自秋至春。皆嫁娶之時矣。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版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案惡說與束杜略同。詩禮諸經及管荀諸子所說昏時。錯互難合。竊謂士昏禮不書時月。則本無定時可知。荀卿所說。始於季秋。殺於中春者。蓋謂齊民之家。及時趨暇。大略如是。非必著爲令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及此經中春會男女。亦因時已近夏。民間昏事漸殺。故令其及時成禮。孔晁謂是期盡之法。說自可通。其士以上無農事之限。則昏娶卜吉。通於四時。既非限於中春。亦不必在秋冬。夏小正冠子在二月。而士冠禮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有夏葛屨冬皮屨之文。不限常月。亦其比例。鄭王紛紛詰難。皆不及束杜之因通矣。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權許之〔疏〕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亦謂男女已議昏而未及備禮者也。國語周也。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玉燭寶典引董助問禮俗云。周禮仲春。奔者不禁。謂不備禮而行。非謂淫佚奔者。如姪娣不娉之例。案譙說是也。此奔亦由媒氏。但禮不備耳。韋昭所云。則淫佚踰禮。不由媒氏。與此異也。

胡培翬云。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則以禮娶也。奔則不備禮之謂。此經奔字。當如是解。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者。康成注禮箋詩。俱以仲春爲昏月之正。故謂當此時。而有六禮不備者。許之。恐其過時則傷。司徒荒政十四。多昏。先鄭謂不備禮而娶。亦此意也。賈疏遠失注意。案胡說本集時。戴震亦足申讎董兩家義。坊記注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蓋不備禮者。謂六禮之中。或一二禮未備。或不俟親迎。而從權昏嫁耳。非謂六禮全闕也。毛詩召南標有梅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鄭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勸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毛以男年三十。女年二十。即可不備禮而行。鄭以過三十二。明年而後。可不備禮而行。二義微不同。要兩君皆隱據此經義。其以奔爲不待禮。則一也。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者。賈疏云。於是時。謂是仲春時。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鄭云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戴震云。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凡昏娶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案戴說與。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月。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疏〕而不小異。於義亦通。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月。雜記曰。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疏〕而不令罰之者。此媒氏之官刑也。賈疏云。言令者。即上中春之月。令會男女。男女有喪禍之故。得不用中春令。無故不用令。則罪罰之也。戴震云。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注中云。案戴注說。足補鄭義。蓋經言不用令。即蒙上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及中春會男女兩令字爲文。鄭賈二十三而嫁是也。案戴注說。足補鄭義。蓋經言不用令。即蒙上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及中春會男女兩令字爲文。鄭賈偏舉一端。義尚未備也。注云。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者。宮正。國有故則令宿。注云。故。凡非常也。故知故謂喪禍非常之變。內則注云。故。謂父母之喪是也。云有喪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者。有喪禍過期不得娶。喪禍終則宜亟娶。故鄭謂得用非中春之月也。鄭釋不用令。偏據中春而言。亦經義所咳。但不用令。當謂不備禮而奔者。唯中春權許之耳。餘月則有禁罰。若備禮嫁娶。通於四時。雖非中春之月。不得爲不用令也。鄭說未析。引雜記曰。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娶妻者。賈疏云。證喪禍之故。於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也。云已雖小功者。彼上文有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娶。故云已雖小功也。詒讓案。彼文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則文義並乖。疑傳寫誤衍。據。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司。猶察也。無身自冠娶而言。此引作冠子娶妻。則文義並乖。疑傳寫誤衍。

鰥寡〔疏〕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者。此亦蒙上中春之月爲文也。詩召南行露。鄭風野有蔓草箋。並引此經中春之者。〔疏〕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家語本命篇王注。及北史李業興傳。並以此爲夏正二月事。皆其證也。陳奐云。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管子合獨。亦即行周禮會男女法。古者未三十男亦行娶。未二十女亦行嫁。三十二十爲年。若踰時無夫家。則爲鰥寡矣。嫁娶以中春之月爲期。盡以年盡之男女。於期盡之月行之。此雖禮不備。而亦會而行之者也。若遇凶荒。亦得行此。衛風有狐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蕃育人民也。案陳說是也。此會。卽謂會而行之。與上會男女義同。注云。司。猶察也者。師氏注同。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賈疏云。上文已云令會男女。謂無夫家者也。今又言司察男女無夫家。是嘗已有匹配。故鄭云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也。莊存與云。無居室從人之端。古亦謂之鰥寡。呂飛鵬云。詩行露箋引此經。令會男女井及無夫家者。若然。則無夫家者。卽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而言。不必定爲鰥寡也。案莊呂說是也。鄭以鰥寡釋經無夫家者。蓋指凡男女過時未有室家。及貧不能嫁娶者而言。書堯典孔疏。引尚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不必嘗有匹配。而後謂之鰥寡。與王制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義異。賈及詩召南行露孔疏。並謂此據已昏之鰥寡言之。再娶再嫁。雖法所不禁。亦何必官司察而會之哉。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人陰也。凡於娶妻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婦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者。著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天子〔疏〕昏禮之通法以防侈也。入幣卽內幣。入內字通。士昏禮謂之納徵。鄭彼注云。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羊何注云。納幣卽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實也。案此經入幣。卽實言之。左傳文二年杜注云。士昏六禮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此謂尊卑異稱。肱說不足據。注云。純實纁字也。古纁以才爲聲者。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紱。鄭彼注云。純當爲纁。古文纁字。或作糸旁才。又祭統云。王后薦於北郊。以共純服。注云。純以見纁色。並以純爲纁。說與此同。毛詩召南行露傳云。昏禮純帛不過五兩。彼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並作紵字。疑後人依此注改之。毛鄭讀不必同也。賈疏云。纁以糸爲形。才爲聲。故誤爲純字。但古之纁有二種。其纁布之纁。糸旁借後不誤。故禮有纁布冠纁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纁。則糸旁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卽破爲色。此純帛及祭統蠶事以爲純服。又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

皆絲理自明。卽爲色解之。昏禮云。女次純衣。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直云純衣。絲理不明。故爲絲衣解之也。段玉裁云。云實縹字者。俗謂爲純絲字。實則縹字也。縹字作純者。蓋古文縹以才爲聲。作材。篆作材。純篆作材。隸作純。形略相似。是以誤爲純字也。說文無材字。蓋失之。詒讓案。鄭意蓋謂材卽縹之古文。或體實一字也。以純字與縹形遠。與材形近。故不破爲縹而破爲材。說文縹字重文無材字。許鄭義不同也。賈謂縹布字作縹。縹帛字作材。士冠禮疏及詩小雅都人士孔疏說。並同。恐非鄭意也。然鄭破爲材。義實未塙。惠士奇讀純如字。云純猶全也。其說最允。莊有可。黃以周。說並略同。蓋此純帛爲長二丈之全帛。對聘禮既夕禮之制幣。爲長丈八尺減少之幣。卽內宰所謂純制也。又史記蘇秦傳。錦繡千純。裴氏集解云。純。匹端名。亦引此經爲釋。據裴說則晉宋禮家說。有讀此純如字。而釋爲端束者。戰國策秦策。高注云。純。束也。卽其義。但一匹兩端。十端一束。純制通有此稱。段令純卽是一束。經不宜復云無過五兩。此雖六朝古說。義不可通也。互詳內宰疏。云納幣用縹。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者。說文糸部云。縹。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云。縹。澤也。泥之黑者曰澤。此色然也。縹色黑屬陰。以婦人陰。故縹色用其類也。云五兩十端也者。賈疏云。古者二端相同。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詒讓案。兩與匹同。說文匹部云。匹。四丈也。左閔元年傳云。重錦三十兩。杜注云。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又昭二十六年傳云。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環。注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匹也。小爾雅廣度云。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匹二有半謂之束。案小爾雅。當云兩謂之匹。今本衍倍字。則匹爲二兩。與古義不合。其說端兩束之數則不誤。五兩總束之。故士昏禮謂之束帛。彼注云。束帛。十端也。端。雜記注謂之个兩。既夕注謂之合。義並同。云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者。大宰注云。兩。耦也。以取其配耦判合之名。故不云十端。而云五兩。亦用其類之意。云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者。賈疏云。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行各有二日。東方木爲甲乙。南方火爲丙丁。中央土爲戊己。西方金爲庚辛。北方水爲壬癸。是十日言相成者。木八爲金九妻。火七爲水六妻。土十爲木八妻。金九爲火七妻。水六爲土五妻。所越者爲妻。是夫妻相成之數。云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者。據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彼注云。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玄纁。取其順天地也。又隱元年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白虎通義嫁娶篇說同。陳奐云。士昏禮言玄纁束帛。媒氏入幣純帛。不及玄纁者。五兩卽玄纁也。黃以周云。庶人用縹。於文無見。從白虎通義。案陳黃說是也。納幣用玄纁。蓋通於尊卑。故班何說納徵並無異幣。天子諸侯。雖加以圭璋。而用玄纁。則與大夫士同。鄭既破純爲材。以其與士昏禮用玄纁不合。故以此材帛爲庶人禮。純用縹而無縹。而以玄纁兼用者。爲士以上禮。今定純如字讀。純帛五兩。卽玄纁束。

士庶人禮同。雷學淇云：每束之率，類皆三玄二纁。雖凶禮之襲贈尚然，豈有昏之嘉禮，純用緇帛者？其說足以餓鄭之失矣。云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者，賈疏云：玉人文，謂加於玄纁束帛之上以行禮。云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者，鄭彼注云：十个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賈疏云：證五兩兩五尋四十尺之意，尋八尺則一兩，四十尺五兩，四五二十，總二百尺，故鄭云：然則每端二丈，若餘行禮則用制幣丈八尺，取儉易共，此昏禮每端二丈，取誠實之義，故以二丈整數爲之也。詒讓案：依鄭義，則端二丈，匹四丈，此爲布帛之常法。吉凶禮同，說苑修文篇，取說則以束帛，天子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亦如之，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士玄一纁一，各二丈，降及下士庶人，綵縵布帛各一匹而已。依劉說，則天子每端二丈五尺，每匹五丈，諸侯大夫端丈五尺，匹三丈，士端一丈，匹二丈，端束並以尊卑遞降，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則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則與禮經布帛常度不合，恐不足據。禁遷葬者與嫁殤者，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者，此并正男女合葬之禮也。注云：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而合之，今時娶會是也。〔疏〕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者。賈疏云：遷葬，謂成人歸寧，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案鄭賈意此遷葬與嫁殤，皆是會合死人之事，而嫁殤特著殤文，明遷葬爲非殤，故謂據成人歸寧而言。方苞謂遷葬，或出母改適無子，而前子欲遷以耐父，劉毓崧云：成人歸寧，生非夫婦，死而合葬者，其類有二，一則生前爲名分所限，不得稱爲夫婦，而死後以合葬違其私者，如國策漢書所載秦之宣太后，欲魏醜夫殉葬，漢之館陶主與董偃會葬是也，一則生前恩義已絕，不得復爲夫婦，而死後以合葬遂其情者，如通典凶禮所載，或父在櫬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與前夫合葬，或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或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是也。今案方劉說最詳析，蓋此等成人歸寧，或生時本非夫婦，或嘗爲夫婦而中絕，是皆不得謂之嫁，直遷柩相從而已，故經謂之遷葬也。知非禮經改葬者，陳立云：禮有改葬總之文，則改葬本非所禁，況改葬之禮，當家人墓大夫職之，無絲屬之媒氏，其說是也。云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喪服傳云：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二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鄭注云：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傷者，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賈疏云：嫁殤者，生年十九以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者，舉女殤，男可知也。黃式三云：嫁殤者，謂生前有婚議，女未嫁而死，死而歸葬於男家，必禁之也。云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者，人倫之正，必生時備六禮而相接，死乃合葬，今生既未以禮相接，死乃合之，則是亂人倫，故禁之也。黃式三云：曾子問曰：女未廟見

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女既娶近三月。夫妻已成矣。未廟見舅姑。雖成妻。未成婦。主既不祔于皇姑。墓亦不葬于夫家。彼遷葬嫁殯者。墓已合葬之。將主亦祔之乎。主不祔而合葬之。合葬而主亦祔之。禮之無一可者也。鄭司農云。嫁殯者。謂嫁死人也者。此謂生時本無昏議。男女兩殯。因嫁而合葬之。此亦事之所有。故引之於後。云今時娶會是也者。先鄭舉漢法爲況。洪适錄釋。漢相府小史夏堪碑云。娉會謝氏并靈合柩。娶會。卽所謂娉會也。以後碑文推之。則謝氏亦已死而移柩以嫁者。與先鄭義正同。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陰訟。爭中葦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也。不可埽也。中葦之言。不可道。〔疏〕注云。陰訟。爭中葦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疏〕注云。陰訟。爭中葦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也。有勝。各有姪婦。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杜意蓋以此陰訟爲姪婦之訟。與鄭義異。而亦得通。云勝國。亡國也者。喪祝云。勝國邑之社稷。注云。勝國所誅討者。社稷者。若毫社是矣。左文十五年傳云。凡勝國曰滅之。書敘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賈疏云。此社有四名。若此往勝得彼國將社來。謂之勝國。卽此文是也。若據彼國喪亡。則謂之亡國之社。引公羊傳者是也。又名喪國之社。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其地則曰毫社。則左傳云。毫社。是也。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也。公羊哀四年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掩奄字通。柴棧義同。喪祝注亦云。蓋掩其上而棧其下。白虎通義社稷篇。引公羊傳亦作奄。何休注云。掩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漢書王莽傳。劉嘉奏云。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賈疏云。奄其上者。卽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者是也。棧其下者。謂於下著柴以棧之。使不通陰故也。焦循云。論衡亦云。亡國之社。屋其上。棧其下。絕於天地。此卽公羊說而易柴爲棧。說文云。棧。棚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板閣曰棧。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考諸說。蓋編木爲壁。蔽其四面。如今之棚欄也。案亡國之社。在廟門外。詳喪祝疏。云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者。賈疏云。以其勝國社。上下不通。是不宣露。中葦之言。亦不宣露。故就而聽之也。若然。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小棠之下。不在勝國社者。彼謂周公未制禮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案召伯非媒氏。則聽男女之訟。不必於戒社。賈制禮以前法。固矣。云其罪不在教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者。釋文聽上無以字。義亦通。

鄭意媒氏直主聽訟。不主刑。凡訟既聽之後。辨其罪之大小。其小罪可赦宥者。則媒氏專決而釋之。其大罪不可赦宥。當入五刑者。則媒氏不再聽。直歸之秋官也。大司徒云。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此經義與彼同。蓋大罪入五刑。歸於士者。亦媒氏先聽之。非謂直歸不聽也。云士司寇之屬者。大司徒注義同。亦關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等官言之也。引詩者。鄭風牆有茨篇刺公子頑之詩。毛傳云。中葍。內葍也。徒注義同。內葍之言。謂宮中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彼釋文引韓詩云。中葍。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漢書文三王傳。晉灼注引魯詩義同。鄭注禮時。未見毛詩。當用魯韓義也。引之者。證經陰訟是爭中葍之事。以其有醜。故不可宣露也。

周禮正義

卷二十七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屬量、豆區斗斛之度、丈尺也。〔疏〕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者，賈疏云：治、下文云聽處置貨物是也。政者，即下文云以政令禁物靡等是也。刑者，即下文云以刑罰禁讎是也。量度，即下文云以量度成買是也。禁令者，即下文云以買民禁偽是也。案教者，當教以通財阜貨，及會計贏絀，鑒別良楮之事。賈謂教處置貨物，義殊未咳。注云：量、豆區斗斛之屬者，漢書律曆志云：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非水準其概，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此舉斗斛以咳五量，豆區亦量名，斗斛以十積數，豆區以四積數，二者不同，故鄭兼舉之。互詳內宰疏，云度丈尺也者，內宰注同。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然，敘、肆行列。〔疏〕以次敘分地而經市者，以下並市官之官法也。經市者，建國立市，必先治市地而定其界域也。林也。經、界也。〔疏〕賈疏云：司市之官，以次敘二事，分地而置之，而以經界其市，使各有處所，不相雜亂也。林翫云：即內宰所謂設其次，置其敘，及本職所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使各以其地，各以其時，而撓越紊雜之弊不行矣。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者，並據下文爲釋。凡官吏治事處，通謂之次，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注云：次，諸吏直宿舍者所居寺，此下經司市澈思次，胥師賈師澈介次，皆市吏治事處，故亦謂之次，但宮正次舍分爲二，宮伯士庶子所止八次八舍，亦同，此注以舍釋次者，散文得通也。思次，爲市官總治之所，介次，爲分治之所，因之所部之市肆，亦通謂之次。敘官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是二十肆有一介次，即爲一次，故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云：與小人遊，賦乎如入鮑魚之次，此分地經市，亦通官吏所澈及市民所居言之也。云若今市亭然者，丁晏云：史記三代世表：臣爲邸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注、旗亭，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取名焉。文選西京賦：廓開九市，通關帶闌，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薛綜注：旗亭，

市樓也。後文思次注。若今市亭也。介次注市亭之屬。別小者也。先鄭注。次。市中候樓也。論讓案。續漢書百官志。雒陽有市長。蓋卽於市亭爲官寺。與周制略同。故鄭舉以爲况。云敘。肆行列也者。王昭禹云。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案王說是也。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肆行列前後有次第謂之敘。蓋卽各肆行首。當市朝之處。每肆市舍多少無定數。其行首爲巷門。門外卽市朝也。自朝望之。各肆次第分行。十肆則有司。五肆則有司。二肆則有司。一肆則有長。皆於門爲治。所謂敘也。下文云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刑戮宜於市朝。朝士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是遺物亦宜置於朝。是卽敘近市朝之證也。敘既近市朝。又胥長所治。故辟布諸事。咸就是治之矣。內宰置其敘。注釋敘爲介次。是以敘爲總次。大於二十肆。與彼經文及此注義並乖異。非也。肆行列。謂數肆之地。合成行列。下文陳肆爲分陳貨物。令各異肆。其事不同。互詳內宰疏。云經。界也者。孟子滕文公篇。經界不正。趙注云。經。亦界也。說文田部云。界。境也。三市。市別一夫。於中分地爲次。分次成敘。分敘成肆。各有界域。所謂經也。與經野義略同。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肆。異肆也。肆異則市平。〔疏〕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者。崔氏古今注云。肆所以陳貴賤之物也。肆。陳也。猶列也者。肆師掌客注。義並同。說文自部云。陳。列也。陳卽陳之借字。云辨物。物異肆也者。謂肆各從其物。陳列爲一處。鄉師注云。辨。別異也。蓋別異衆物。使以類相從。若後注云。貨之肆。馬之肆。及肆長所云令陳其貨賄。則市平者。物各異肆。則種別相校。易以定其功沽。而價不至騰躍。故市得其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疏〕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者。林喬蔭云。卽本職所謂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則奇袤均。鄭司農云。靡。謂侈靡也。無益者不作。而虛耗之弊絕矣。注云。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者。賈疏云。司市。出政令而禁其物貨細靡者。但物貨細靡。人買之者多。貴而無用。令使羸物買之者少而賤。使市買不平。令禁之則市物均平。故云均市也。鄭司農云。靡。謂侈靡也者。小爾雅廣言云。靡。細也。賈子新書道術篇云。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爲靡。說文人部云。侈。奢也。凡物之細靡者。必奢。故云侈靡。王制注云。實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是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居貨物曰賈。布。謂〔疏〕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者。招致商賈。使貨內聚而布外流。所以通市政也。林喬蔭云。卽本職所謂亡者使有。泉也。〔疏〕利者使阜。則有無懋遷以相通。而居奇之弊絕矣。賈疏云。由此二等之人。或通貨。或在市賣之。故貨

賄卑盛。而布泉得行。注云。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買者。太宰注云。行曰商。處曰買。義與此同。考工記云。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漢書食貨志云。通財鬻貨曰商。互詳太宰疏。云阜猶盛也者。太宰注義同。鄭司農云。布謂泉也者。以量度成買而徵債。徵。召也。債。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疏〕以量度成買而徵債者。即下文之展成買。賈外府注義同。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買諸賈人。既成買矣。與此義略同。賈疏云。量以量穀梁之等。成。定也。二物以量度家定物買。注云。徵召也者。爾雅釋音文典祀注同。俞樾云。僖二十七年左傳曰。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即此經徵字之義。徵之言明徵也。謂不相欺也。案俞樾左傳釋此徵爲徵辭。義亦得通。云債買也者。後注及賈師注同。賈師先鄭注又云。債。賣也。賈疏云。以言徵召買者。故以債爲買。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云貴債者。鄭注貴賣之。鄭亦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段玉裁云。說文賈人部。債。見也。鄭訓賣。後文又訓買。皆見之義也。債。讀。古今字。孫經世云。司市以下諸債字。皆讀爲賣。說文賈人部。債。見也。鄭訓賣。後文又訓買。與賈債飾行債。義若錯出。正如賈用不售與賈害。賈余餘勇。沽酒市脯。與求善買而沽諸義。各有當耳。案孫說是也。釋文載劉昌宗音。與說文賈讀爲賣也。又載賈音。此讀賈爲賣也。段從賈音。孫從劉音。以義考之。劉讀爲允。債本訓賣。而亦通訓買。後文及賈人賈師。並云賈債。債與賣對文。則債有買訓可知。云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也者。物買定一。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賈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疏〕以質劑結信而不相詐。則買者樂至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賈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疏〕以質劑結信而人所掌者是也。凡市皆以質劑爲要信。故小宰八成云。聽賣買以質劑。謹而治之。所以清辯訟之原也。賈疏云。質劑謂券書。恐民失信有所違負。故爲券書結之。使有信也。民之獄訟。本由無信。既結信則無訟。故云止訟也。注云。質劑有同義也。案亦詳小宰疏。云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者。賈疏云。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券。與古質劑同也。孔廣森云。要。讀如原始要終之要。言人相借貸物。爲之中者。保其必還。過時不還。則責保者也。鄭司農云。質劑月平者。小宰先鄭注亦云。質劑。謂市中平買。今時月平是也。賈疏云。先鄭解以爲月平。若今之手估文書。亦得爲一義。故後鄭引之在下也。案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賈民。賈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疏〕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者。葉鈔本月平。亦詳小宰疏。

音。古注賈氏同。案賈氏義難通。疑傳寫之誤。說文人部云。偽、詐也。賈疏云。司市之官。用賈民知物真偽者。使禁物之偽。而除去人之詐虛也。注云。賈民。胥師賈師之屬者。胥師云。察其詐偽飾行僥倖者而誅罰之。賈師云。各掌其肆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即禁偽除詐之事。敘官。胥師賈師等並無賈。注謂皆司市所自辟除。又云。胥及肆長。市中給縣役者。然則此賈民。即謂胥師至肆長諸市吏。以其辟役在市之賈人爲之。別於它官府之府史胥徒等爲庶人在官者。故謂之賈民。鄭云之屬者。約略略舉之詞。明兼有司。稽。胥。肆長。諸官也。賈疏則以屬爲官屬。而謂賈民屬胥師賈師。受其役使。案胥師之屬即胥。賈師之屬即肆長。而賈師凡國之寶貨。各帥其屬而闢掌其月。彼疏又謂賈師之下有羣賈。二肆則一人者。則似賈師之屬。別有羣賈。爲敘官所未載者。殆即隱據此賈民爲釋。其說無徵。亦非鄭指也。云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僞與實詐者。賈疏云。直依經解之。情則真也。情僞既據物而賤。則言實詐。據人而說也。黃以周云。荀子儒效曰。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周官以市屬胥師賈師。蓋謂非其人不能辨物。亦不能治市。以刑罰禁競而去盜。刑罰。憲〔疏〕以刑罰禁競而去盜者。禁競。即司競所禁者是也。去盜。即司稽掌執市之盜賊以向。且刑之是也。此皆所以爲市除害而護商。競。即暴字。詳敘官疏。注云。刑罰憲徇扑者。釋文。扑下有也字。各本並無。此明刑罰即市刑。非五刑。亦非罰布也。賈疏云。司市所施。惟施於市中者。故下云小刑憲罰。以泉府同貨而敘除。同。共也。同者。謂民貨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故知惟有此三者也。以泉府同貨而敘除。不售。共也。同者。謂民貨無貨。則除。〔疏〕有急求則賈之。或敘或除。謂之同貨。所以通有無而齊贏絀之數也。朝士凡民同貨財者。義與此略同。凡市官以公貨同之於民。其事掌於泉府。而司市亦總其成焉。賈疏謂司市之官。以泉府所藏之布物。與民同行其貨。而民無財者。除而予之。後敘取其直。非也。注云。同。共也者。墨子經上篇云。同異而俱之於一也。言官與民有無相通。若同共有此貨也。云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敘而買之者。賈疏云。民賣物不售。則以泉府之物買取之。釋經同貨也。案鄭意蓋謂敘除二者。總爲同貨之事。此云民貨不售。則爲敘而買之者。據泉府敘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之文。釋經敘除之敘也。賈謂以敘買專屬同貨。經敘除別謂敘所除之直。非鄭指也。云民無貨則除賈而予之者。泉府先鄭注云。除。賈也。賈疏云。此謂所買得之物。民有急須而無貨者。則賈予之。有時敘取其直。釋經敘除也。案此據泉府職釋經之除。不及敘取其直之事。賈說亦失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

販夫販婦爲主。

日昃。昃中。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爲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

〔疏〕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者。以下論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之事。日昃而市。謂自禺中至跌中。卽易繫辭云。日中而市。市之最盛時也。云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者。朝謂平旦至食時。夕謂下側至黃昏也。惠士奇云。行人之儀。不朝不夕。晏子雜篇云。室夕。管子七法篇云。立朝夕。古語皆以朝夕爲東西。賈疏云。案下文市朝一夫各方百步。就百步而分爲三時之市。恐不可。若然。則一夫者。據市亭置次與敘。司市及賈師胥師聽事之處。取其列行肆之處。則居地多矣。此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偏。夕市於西偏。郊特牲所云是也。案郊特牲云。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云。朝市。宜於市之東偏。此卽賈說所本。但三市當於王北宮後垣之外。不列三區。不於一院內爲之。又市朝一夫。亦卽列行肆之處。不徒爲市吏次舍。賈說並失之。詳匠人疏。注云。日昃。昃中者也。釋文云。昃。木又作戾。案戾卽昃之變體。賈疏云。昃者。傾側之義。昃者。差昃之言。故以昃解昃也。是以尙書無逸云。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中後稱昃也。阮元云。大司徒注云。日昃。景乃中。此昃當作跌。跌昃二字。上正下俗。案阮校是也。跌中者。日過中而側西。別於日未中而側東爲禺中也。說文日部云。昃。日在西方時側也。引易曰。日昃之離。又矢部云。吳。日西也。側。昃也。聲義並同。廣雅釋詁云。昃。跌也。昃。並傾側之言。郊特牲注引此經作日側。既夕禮亦云。日側。注云。側。昃也。謂將過中之時。皇前謚甲乙經。謂時加未爲日昃是也。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據鄭說則日昃者。謂日中而微側向西之時。雖將過中而離中未遠。故亦通謂之日中。日跌中爲側。更向西則謂之下側。卽春秋定十五年經所謂日下吳。公羊何注云。下吳。蓋哺時是也。蓋禺中不可言昃中。而禺中昃中。則可通言日中。鄭五行傳注所說甚明。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以日側爲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是誤以禺中爲昃中。非古訓也。云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明百族商賈。販夫販婦。並雜聚於市。三時咸有。經云爲主。但就其時來者較多言之耳。大司馬田法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先鄭注釋爲主爲居前。與此義異。云百族必容來去者。百族人衆。若令以朝市。或不能畢至。夕市或不及畢去。故必以日昃而市。容其來去也。賈疏云。百族或在城內。或在城外者。容其來往。故於日昃以後主之。云商賈家於市城者。大宰注云。行曰商。處曰賈。以賈居於肆。商雖行亦有邸舍在城市。卽所謂販夫販婦也。考工記總敘注云。資。取也。操也。朝資夕賣。謂賈賈者。國語鄭語。說有夫婦鬻壓孤筮服者。卽所謂販夫販婦也。考工記總敘注云。資。取也。操也。朝資夕賣。謂

所廢不多，無肆立持，不豫儲，不久居，於夕市爲宜也。云因其便而分爲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衆者，賈疏云，以分爲三市者，欲了其所賣之物，極盡其衆也。鄭司農云，百族，百姓也者，國策秦策高注云，族，姓也。百姓，謂平民自商賈物，實賣於市者，後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卽百族也。賈疏云，欲見此百族，異於秋官司寇成於百族，彼百族，是府史以下，此據市人稱百族，明據天下百姓亦非百官，百姓對則正姓與氏族異，通而言之，氏族則庶姓，故以百姓爲百族。詒讓案，大司寇之百族，雖與此市人少異，然後鄭彼注，亦引禮運百姓爲釋，與先鄭此注義略同也。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

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市入，謂三時之

守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度，謂受也，因刻丈尺耳，羣吏，胥師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奠，謹爲定，整勅會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次，若今市亭也，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故書，涖，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爲定，鄭司農云，思，辭也，次，市中侯樓也，立當爲涖，涖，視也，玄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

〔疏〕案三市，每市蓋各有總門，其內分設各次，次內又分列各肆，肆有一巷，是三市之中，內外分合，其門不一，

胥二肆一人，則所守之門，當爲肆門也，云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者，江永云，平肆者，平其肆之貨賄，不使其名實相紊也，胥師，賈師，肆長，三職，皆言平，而肆長尤其專職，展成奠賈，則賈師之專職也，展成，卽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之成，謂以所買賣之物，書之質劑，成其交易，奠賈，亦以其物之賈，書之質劑，皆賈人省之定之也，云上旌于思次以令市者，司常云，析羽爲旌，思次爲市官所涖，其旌當用司市之物，依大司馬治兵章云，百官載旗，則思次所縣，當爲旗而注析羽者也，司市，縣旌於所治之次，使市者望而聚於其處，日莫市散，則下之，云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者，治謂以事咨辨陳請，訟謂爭訟，大事則爲大治大訟，小事則爲小治小訟，詳小宰疏，莊存與云，司市聽大治大訟，賈人佐之，胥師聽小治小訟，賈師佐之，詒讓案，市官聽大小治訟者，各於其市朝，凡思次介次，皆於市中爲寺舍，其外爲朝，以聽治訟及爲刑肆罪人之所，其地當與百官府治事之朝略相儗，史記孟嘗君傳云，朝趣市者，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卽此，索隱謂市之行列如朝，故曰市朝，失之，注云，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者，謂日昃朝夕，市人湊集入市門時，云胥守門察僞詐。

也者。據胥師文。謂市人有爲飾虛詐者。察而糾之。以市門爲市人所出入。易以司察。故使吏守之。云必執鞭度以威正人衆也者。國語晉語章注云。鞭所以擊馬。案繫革於木以擊人馬。通謂之鞭。書舜典云。鞭作官刑。據此則市刑亦用鞭矣。賈疏云。鞭以威人衆。度以正人衆。故并言之也。云度謂受也。因刻丈尺耳者。王引之云。方言曰。宋魏之間謂之攝。受或謂之度。郭璞注曰。受。今連枷。所以打穀者。受。亦杖名也。今江東呼打爲度。廣雅曰。受度。杖也。然則古人謂受爲度。以打得名。故鄭云以威正人衆也。又云。因刻丈尺耳者。以上文云以度量成買而徵價。故井及之。其實鞭度但供撻戮。下文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若均平物買。則當兼操權量。不得獨持丈尺矣。賈不解謂受爲度之義。乃云一物以爲二用者。以繫梢於上則爲鞭。以長丈二。因刻丈尺則爲度。失之。案王說是也。云羣吏。胥師以下也者。咳賈師。司隸。司稽。胥。肆長。諸官言之。賈疏云。見下胥職云。執鞭度而巡其前。此亦執鞭度。故知是胥師以下。故鄭據云胥師已下。云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者。黃以周云。謂則胥師已下。非直巡行肆。亦更來守門。故鄭據云胥師已下。云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者。黃以周云。謂辨其物類。各陳諸肆。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是也。云展之言整也者。鄉師注云。展猶整具。說文支部云。整。齊也。云成。平也者。調人注同。云會平成市物者也者。言市者。聚會平定市中列肆之物。成其買賣。黃以周云。展如聘禮展幣之展。謂校錄之。展成奠買。謂展視所成之物以定其買。所謂以量度成買而徵價是也。案黃說亦通。云奠讀爲定者。小史弓人注並同。丁晏云。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奠。定也。禹貢奠高山大川。史記夏本紀。奠作定。匠人凡行奠水。使定物價防詐僞也者。勅。宋注疏本疏述注作敕。案整勅之勅當作敕。疏作敕。不體。易噬嗑象辭云。先整勅會者。使定物價防詐僞也者。勅。宋注疏本疏述注作敕。案整勅之勅當作敕。疏作敕。不體。易噬嗑象辭云。先王以明罰勑法。易釋文引鄭云。勑。理也。一云整也。此注云整勑。與鄭易注義合。皆借勑爲敕。敕勑。音義迥別。詳宰夫疏。賈疏云。恐有豫爲詐欺。故云防詐僞。王引之云。賈未解豫字之義。故云豫爲詐欺。如賈說則當言豫詐。不當言詐僞也。今案豫亦詐也。晏子問篇曰。公市不豫。宮室不飾。鹽鐵論力耕篇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不豫謂不詐也。又禁耕篇曰。教之以禮。則工商不相豫。謂不相詐也。連言之則曰詐豫矣。荀子儒效篇。工致牢而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買。亦謂市買皆實。不相詐僞也。楊涼注。豫買。豫定爲高價也。誤與賈疏同。淮南覽冥篇。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買。史記循吏傳。子產爲相。市不豫買。索隱曰。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買。誤亦與賈疏同。說苑反質篇。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買。義並與荀子同。說者皆讀豫爲凡事豫則立之豫。望文生義。失其傳久矣。案王說是也。云上旌者以爲衆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者。謂樹旌以表市。使衆望而可知。韓非子外儲說云。宋人有酤

酒者。縣犧甚高著。漢市樓名旗亭。蓋亦立旗於上。旌卽旗識也。云思次若今市亭也者。前注同。此爲司市總治市政之次。云市師司市也者。以司市掌治教。爲市官之長。故謂之市師。敘官鄉師注云。師。長也。漢書食貨志。說王莽更名市。令市長爲司市師。蓋卽放此制。云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者。上思次。司市所治。聽大治大訟。此介次。胥師賈師所治。聽小治小訟。思次爲市亭。明介次爲市亭之屬。別而小者。爲胥師賈師分治市政之次。聘禮注云。介。副也。謂小次爲大次之副屬別。與敘官注云鄉之屬別。途之屬別。義同。黃以周云。說文。介。畫也。从人从八。八之言分。分主市次者。胥師賈師。故胥師賈師治於介次。詒讓案。分與副義亦相成。云故書治作立者。鄉師注同。杜子春云。莫當爲定者。段玉裁云。讀爲定者。就其聲類而易其字義也。當爲定者。直謂爲字誤聲誤而改之也。其意不同。故兼存。鄭司農云。思。辭也者。詩大雅文王篇。思皇多士。毛傳云。思。辭也。案詩多以思爲發語辭。故先鄭據以爲釋。後鄭不從也。云次。市中候樓也者。遺人云。市有候館。又三輔黃圖云。長安九市。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是漢時市有市樓。爲市吏候望之所。先鄭蓋舉漢制以爲況也。云立當爲治者。段玉裁云。鄉師云立讀爲治。此云當爲治。案古者立位同字。則讀立爲治。卽讀位爲治也。後世立位二字。韻部迥別。案詳鄉師疏云。治視也者。爾雅釋詁文。大宗伯注亦同。云玄謂思當爲司字。聲之誤也者。賈疏云。下云介次不爲辭。明思不得爲辭。直是思司聲同。故誤爲思也。此思司聲同。不得爲字誤。今有本云字聲之誤。兼有字者。讀當云思當爲司字。字絕讀之。乃合義也。段玉裁云。據疏知賈本本無字字。無者爲長。注例當爲某之下。未見有贅字字者也。今本注內有字字。淺人增之。黃以周云。思司音近義通。釋名釋言語云。司。思也。毛詩傳云。司。主也。干寶周禮注云。司者。總其領也。總主市肆者市師。故上旌於思次。市師治焉。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故書。辟爲辭。鄭司「疏」凡民之期于市者。萬民。卽上文之百姓。通市中諸往來賣買者而晉。下三者。皆期於市者所有事也。云刑戮者。卽下文市刑憲徇扑三罰。亦通謂之戮。晉云撻戮。卽扑罰也。凡司麟司稽。所搏執犯禁及盜賊。胥師所戮有罪者。皆於常敘行其刑戮也。云各于其地之敘者。賈疏云。敘則諸物行肆之所也。詒讓案。敘卽上文次敘之敘。蓋諸肆行首。當市朝之處。胥及肆長所治者。凡辟布以下三事。各就其敘治之。取其近而衆見之也。注云。期謂欲賣買期決於市也者。謂欲賣與欲買者。兩相爲期。約至市決其售否。曾釗引史記孟嘗君傳。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證。此經義是也。賈疏謂人各自爲期限。使了市事於市。失之。云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者。謂敘

有市吏澈之。宜有官度量法式。凡市人有以斗斛丈尺差異爭訟者。則就其行肆。校驗平壹之。漢時市官。蓋亦有此法。凡鄭言處者。多爲審察是正之義。大宰注云。正、正處也。大史注亦有處吉凶之語。皆其證。賈疏謂斗斛處置於米粟之肆。丈尺處置於絹布之肆。非鄭指也。云故書辟爲辭者。徐養原云。說文辛部。辭、訟也。又辟部。辟、法也。二字形雖相近。音義迥別。故二鄭各就其字之本義解之。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者也。此訓辭爲訟。與說文同。先鄭意布卽泉也。因爭泉物而辭訟。謂之辭布。賈疏云。先鄭從故書。辟布爲辭訟之布。後鄭不從。而爲羣吏考實諸泉入者。若辭訟之布。當歸其本主。何得各有地之敘乎。明不得爲辭訟之布也。云玄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者。說文。辟訓法。此引中爲考案之義。泉入。卽謂廩人所斂五布入泉府者。市吏各就其敘。以考案市人所入布。與法數常相應。不得有差闕也。賈疏云。謂民將物來於肆賣者。肆長各考量物數得實。稅入於市之泉府。知民將物來於市有稅者。案下文云。國凶荒。市無征。明不凶荒有征矣。其實者。則宜置於地之敘。欺者沒入官。是其法也。案此泉入。不專指物稅。賈說非是。云及有遺忘者。卽謂五布之入數。或有遺忘。亦就其敘考問之也。賈疏云。謂羣吏考實泉之處有遺忘者。便歸令本主識認之。下文得貨賄六畜之等。是依列肆失者。與此文別也。案賈似以遺忘爲遺失泉布者。則與下文得貨賄事略同。非經注義也。但鄭說亦似未塙。洪頤煊謂宰夫職。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誅。宰而誅之。注云。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此辟布當與彼同義。其說似近。是蓋凡萬民買賣。賈直既定。而所與泉布。或與所約之數不相應。或已付賈。而物主詐稱未付者。皆就其敘。案問其是非也。賈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則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賈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疏〕之者。此治市中拾遺之令也。亦置於其敘。以俟辨識。以敘近市朝。又市官所治望也。與朝士得獲貨賄六畜者。委於朝同。彼文有人民。此無者。文不具也。賈疏云。此謂在列肆遺忘闕失者。使各歸本肆。使主識認取之。注云。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者。經云亦如之。卽家上文各於其地之敘而言。貨之肆。馬之肆。其行首。卽所謂敘也。云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者。呂氏春秋樂成篇云。物之遺者。民莫之舉。高注云。舉、取也。故凡物沒入官。謂之舉。司門注亦同。朝士云。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此三日卽舉者。以市肆繁雜。不容久留也。沒入官。卽彼云大者公之。其小者當亦得入私。經文皆不具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使阜。利於民。謂物質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沽者。使有

類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鄭司農云。〔疏〕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者。治謂市官設法以治之。所以察良楮而遏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疏〕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者。治謂市官設法以治之。所以察良楮而遏也。注云。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實厚。謂誠實堅厚者也。云害。害於民。謂物行沽者。沽。釋文作苦。宋鑿州本。及新注疏本。並同。段玉裁云。行。今俗所謂行貨不精者也。方言注。謂之行敝。今譌爲扞敝。唐書韓琬傳謂之行竈。今行譌汗。沽。不堅固也。王引之云。古人謂物胞薄曰行。或曰苦。苦與鹽同。唐風鴛羽毛傳曰。鹽。不攻緻也。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及管子小匡篇。並云辨其攻苦。韋昭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尹知章注曰。功。謂堅美。苦。謂濫惡。是苦亦行濫之稱。故後鄭又謂之行苦。漢書禮樂志。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鹽。夫婦之道。行鹽不固也。行鹽卽行苦。案段王說是也。沽苦字通。苦見驢人。典婦功。典臬。三職。彼注及先鄭注。並讀爲鹽。而沽見酒正。司裘。巾車。司兵。諸注。則注例用沽不用苦。然沽義亦當與鹽同。王說得之。行訓惡。亦詳胥師疏。云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微之也者。賈疏云。總釋經亡者利者。云起其賈者。謂增起其賈。引物自然來。故使有使阜盛也。云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微之也者。謂抑貶其賈。則售者無利。所以卻退之。使人不齎其物也。云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者。小爾雅廣言云。靡。細也。方言郭注云。靡。細好也。祭義注云。微。少也。使微者減損之。使微少而已。對使亡爲卻絕。竟不得市也。鄭司農云。亡者使有。無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者。士喪禮注云。亡。無也。市無此物。則開利其致來之道。使商樂齎。與後鄭起其賈。義亦相成。賈疏謂二鄭義異。失。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疏〕凡通貨。以璽節出此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也。案李說是也。此專據商賈言之。大宰九職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是也。凡商賈所齎物。並以璽節通之。注云。璽節。印章者。掌節注云。璽節。今之印章也。職金注云。璽者。印也。說文土部云。璽。王者印也。重文璽。籀文从玉。印部云。印。執政所持信也。廣雅釋器云。印。謂之璽。釋名釋書契云。璽。徒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印。信也。所以封物爲信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佩綬。以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獨斷云。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國語魯語云。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而予之璽書。韋注云。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印封書也。案衛蔡章三說是也。周書殷祝篇云。湯放桀。取天子之璽。置天子

之坐。則夏殷時已有璽，但三代時，爲尊卑印信之通稱。許說據秦以後制，不可以說經。章亦印也。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李注云，章、印章也，依鄭說，蓋刻璽爲文，印之竹帛以爲節，職金云，辨其物之微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微爲璽書揭著物，與璽節異，而其形制略同。云如今斗檢封矣者，賈疏云，案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則周時印章上，書其物識事而已。丁晏云，說文木部，檢，書署也，釋名釋書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後漢書公孫瓚傳，袁紹鑄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卓蠡施檢，章懷注，檢，今俗謂之排，排如今言鑲簽耳。續漢書祭祀志，尙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二分璽親封之，詒讓案，漢斗檢封，名制不可考，云使人執之以通商者，謂使商賈之人，自執此璽節，以通其貨賄也。云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者，賈疏云，以其商旅買貨賄於市，以出向邦國，故知是王之司市給璽節也。云以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者，賈疏云，以其貨賄從邦國來，當入王畿，故知還是邦國之司市給璽節也。此經直云入之，鄭雖云內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亦容有從畿內入市者，故下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鄭云，變司市言貨賄者，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若然，商資於民家，得出向邦國，若資於民家，亦容入來向王市賣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爲民乏困也。金〔疏〕者，即賈疏夫則璽節受之於門關矣。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疏〕者，即賈疏夫之大荒大札也。札喪是一事，賈疏謂札謂疫病，喪謂死喪，分爲二義，失之。云則市無征而作布者，均人云，凶札則無財賦，故市無征，市征，即大宰九賦之市賦也。注云，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爲民乏困也者，物貴而市不餉稅，則物益貴，民將重困，故無征，即謂不敷次布總布等也。云金銅無凶年者，賈疏云，以其凶年穀則貴，金銅凶年亦賤，故云無凶年。云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者，外府注云，布、泉也。王聘珍云，管子山權數篇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國語周語，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應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詒讓案，周書大匡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幣和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游旅使無滯，亦古者遇天災鑄泉之事，蓋泉布爲民間通行之貨，無市征，則官之泉入大減，無以給民用，故作布以濟其乏，而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鄭司農云，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

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疏〕凡市，僞飾之禁者。月令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亦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疏〕季春云，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淫巧以蕩上心。注云，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李光坡云，此以買民禁僞而除詐也。云在民者十有二者，民即上文百族，謂平民也。十有二者，禁書之條目有此數。下並同。注、鄭司農云，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買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者，買疏云，謂民與商賈及工，四者，皆同十二。工匠主營作，故云不得作，其處曰買，買主賣粥，故云不得粥。商主通貨賄，貨賄皆當豫資貯，故云不得資。萬民非作非粥非資，故以畜聚而言也。云玄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者，以下並引王制，證市禁之事。鄭彼注云，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買疏云，耒耜長六尺，弓長六尺六寸之等，矢長三尺之類，皆有長短度數也。云兵器，車不中度，不粥於市者，買疏云，案考工記，輪人為兵車乘車之輪，崇六尺六寸，成出革車一乘，出於民間，故民亦有粥兵車之法，云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者，狹、釋文作夾，案禮記作狹，夾即狹之借字。鄭注云，數、升縷多，少。買疏云，布之精麤，謂若朝服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有三等，或四升，或五升，或六升，大功已下，有七升八升九升。小功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有十五升，抽去半其帛之升數，禮無明文，布幅則廣二尺二寸，其縷幅則依朝貢禮，廣二尺四寸。云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者，姦色，即五方之閒色也。五行大義，引類子嚴春秋釋例云，東方閒色綠，南方閒色紅，西方閒色縹，北方閒色紫，中央閒色驪黃，云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者，注云，物未成，不利人。云木不中伐，不粥於市者，注云，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云亦其類也者，買疏云，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者，注云，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云亦其類也者，買疏云，云王制所云不中度之類是，在工者不中數，不中量，姦色亂正色，是在商者，不時及未熟，是在農者，此等亦兼有在買者，故云亦其類也。案依賈說，則後鄭以王制諸云不粥者，分屬民商賈工，與先鄭以不得粥專屬賈者異，王制又云，有金璧圭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錦文珠玉，不粥於市。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不引者，以彼諸物不粥者，各自有取義，不關僞飾，故不具引也。云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者，經民商賈工數各十二，通為四十八也。買疏云，王制之文，從用器為一，兵車為二，布三，帛四，姦色五，五穀六，果實七，木八，禽九，獸十，魚十一，鼈十二，是聞之十二矣。於四十八則未聞三十六，故云未聞數十二也。案注疏說頗難通，王制約舉市禁，本未細計凡數，買強以充十二事，分合既未當，且依其說，則是所聞數止十二。而注云未聞數十二，於文義亦復乖迕。竊疑鄭意止略舉王制以況義，並非以當此十二禁。

之通稱。賈疏云：大夫中含有卿。內子，卿之妻。含大夫之妻命婦也。故經云命婦。注云內子也。若然，此經大夫命婦，是諸侯科中，不見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卿大夫及命婦，亦是互見爲義也。詒讓案：對文則卿妻爲內子，大夫妻爲命婦，散文則卿妻亦爲命婦。詳內宰疏。都卽大小都，亦兼家邑等言之。云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也者，釋文云：說、解說也。鄭意：市者，爲買民與刑人所聚之處，國君爵尊體崇，不當非時遊觀於市，故設此法以示解說，實以禁其佚遊也。云國君則赦其刑人者，刑人，謂市人之犯大刑者，卽上云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是也。國君過市時，適遇有當附刑之人，則赦之。晏子春秋外篇云：晏子曰：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案易繫辭云：日中爲市，日中之朝，卽市朝也。晏子所說，與此經合。若然，此刑人通駭五刑，凡大辟以下皆赦之。非唯市刑憲徇扑等，但五刑既赦，則憲徇扑等小刑，亦赦可知。此乃設法以禁國君之遊市，非縱有罪也。云夫人世子，命夫命婦，則使之出罰者，謂罰幕帶之等。云異尊卑也者，明國君與夫人以下尊卑異，故或施惠以爲說，或罰以示警也。云所罰，謂憲徇扑也者，賈疏云：其憲徇刑之輕者而赦之，使出帷幕難備之物者，出物雖重而無恥，憲徇雖輕而有愧，故以出物爲輕也。案依賈說，則鄭意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等過市，亦仍赦刑人，但所赦者，止屬憲徇扑等，刑輕且不得徒赦，必罰令出物乃赦之。若然，是所罰幕帶帷蓋等，乃使所赦憲徇扑之刑人出之，但憲徇扑刑有大小，而所罰物並同，於義既未協，且審經文，國君則云刑人赦，夫人世子以下，則云罰，二文不相侔，恐不當如鄭賈說，江永謂卽使夫人世子等遊市者出罰物，義似較允也。云必罰幕帶蓋帷，市者衆也，此四物者，在衆之用也者，賈疏云：案幕人云：掌供帷幕幄帶綬，帷幕用布，幄帶用繒，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帶承塵，其蓋，當是於衆中障暑雨之蓋，未必是輪人所作蓋弓二十有八，在車者也。江永云：幕帶蓋帷，皆所障蔽之物，罰之以示不當遊市，所以恥之也。若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宣者參乘，而招搖過市，尤不知恥者也。案江說是也。幕帶蓋帷，皆行道及野舍所用，貴人出游，蓋必齎此諸物以行，故過市時，應時卽罰令出此，留之列次，以共衆用，亦取其易辦也。賈使憲徇扑市人出之，則當令出泉貨作諸物，非應時所能猝辦，足知其非矣。云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於其國，與王同，以其足以互明之者，謂此司市實掌王國之市，而經說國君等侯國之法者，明王與國君同，后與夫人同，王世子與諸侯世子亦同，其過市亦有。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赦刑人及罰幕帶之法，經舉侯國，互文以見義也。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者，唐石經作市司胥師賈師而從，嚴可均云：必有事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疏〕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者，唐石經作市司胥師賈師而從，嚴可均云：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疏〕疏云不帥胥師者，胥師不知物賈，則經常無胥師，案嚴說是也，宋以來版

本。胥師並作帥。今從之。師役。謂軍旅。起徒役也。賈疏云。王與諸侯行會同及師役征伐之等。或在畿內。或在畿外。皆有市。則市司帥買師而從。以其知物賈。故使從。不帥胥師者。胥師不知物賈。於事緩。故不從也。注云。市司。司市也者。與上文稱市師同。以其非正官名。故或曰市師。或曰市司。無定稱也。鄭漢助謂此卽宰夫八職之二曰師。三曰司。若然。則似市師爲長。而市司別爲所屬士。亦通。云賈賈也者。前注同。賈賈。猶小宰云賈賈也。俞樾云。賈者。賈之賈字。訓賈不訓買。鄭君訓賈爲買。誤也。惟賈既訓賈。則不得復與賈連文。而此云掌其賈賈之事。賈人云。凡賈賈者賈劑焉。賈師云。凡國之賈賈。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皆連言之曰賈賈。義似可疑。乃鄭君於賈師注。云故書賈爲買。是知經文本作賈賈。當以故書爲正。胥師職曰。凡天惠禁賈賈者。先鄭無注。後鄭釋爲賈賈。夫賈之與買。賈也。賈。惡也。後鄭亦以行賈惡物解之。賈師職曰。凡天惠禁賈賈者。先鄭無注。後鄭釋爲賈賈。夫賈之與買。然異義。豈有賈之一字。既可訓買。又可訓賈者乎。且賈師一職。前云禁賈賈者。後云凡國之賈賈。同在一簡之中。乃賈賈之賈。則訓爲賈。賈賈之賈。則訓爲買。此其遼失。尤爲顯然。今定賈爲賈之賈字。其音爲育。其義爲賈。凡經言賈賈者。皆從故書作賈賈。則字義正而經義亦明矣。案俞說亦通。但此經賈賈之文三見。鄭唯於賈師注。云故書賈爲買。則此與賈人二經故書今書。似同作賈賈。不必作賈賈也。云會同師役必有市者。大衆所在。來物以備之者。以會同師役。皆聚大衆食用之物。恐有不給。故司市爲招來市物。以備其缺乏也。易被云。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遠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所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營軍之量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軍亦有矣。市。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也。成。平也。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疏〕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類。皆常用器。宜不在禁限。戎器。其謂甲冑戈盾之類與。王制又言兵車不弼於市。此得賈兵器者。弓矢佩刀服劍之也。案江說是也。但此經凡云兵器。並當分爲二物。兵謂五兵。器則車輦用器之屬。內府所謂良兵良器是也。鄭賈並以兵器爲卽戎器。失之。互詳玉府疏。注云。成。平也者。調人注同。云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者。賈疏云。會謂市人會衆賈賈。止爲平物而來。賈人主爲平定之。則有常估。不得妄爲賈賈也。云人民。奴婢也者。謂私家奴婢。卽大宰九職之臣妾也。與凡泛言人民指平民賈者。異。說文女部云。奴。奴婢。古之舉人也。則古者奴婢。皆舉人之

案沒入官者爲之。然此職之人民，則繫於市者，蓋古私家自有鬻買臣妾奴婢之法。莊子徐無鬼篇，說南伯子綦之子綰遇盜，刑而鬻之於齊。曲禮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檀弓云，子碩請鬻庶弟之母，是也。至國語越語云，王命有司，大向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則古舉人沒入官者，亦或轉鬻私家爲奴婢矣。惠士奇云，懷人民者，掌之質人，獲人民者，告之朝士，古無奴婢，謂之臣妾，亦曰人民。云珍異，四時食物者，廩人注同。據賈師云，四時之珍異是也。食物珍異，蓋若內饗所云珍物之屬。公羊昭三十一年傳云，有珍怪之食，何注云，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篇云，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並與此義同。賈疏云，見下廩人云，凡珍異之有帶者，斂而入于膳府，卽果實及諸食物，依四時成熟者也。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司農云，質劑，月平賈謂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疏〕凡賣價者，質劑焉者，卽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之事。謂就此官所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疏〕治處，定其質劑也。賣價，價亦質也。詳司市注。注，鄭司農云，質劑，月平賈也者，小宰司市先鄭注義並同。云質大賈，劑小賈者，先鄭意質劑並爲平賈，以市大小異名。文選左思魏都賦，質劑平而交易。劉達注亦依先鄭義。云玄謂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者，破先鄭月平之說。小宰注云，質劑，今言券書也。詳彼疏。云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者，小宰注亦云，長曰質，短曰劑，謂人畜等物重賈貴，則用長券之質，器用等物輕賈賤，則用短券之劑。賈疏謂若人民，則未成鬻已下，牛馬未著齒已前，亦得爲小者也。恐非鄭意。又曲禮云，獻田宅者操書致，王引之謂致卽質，古字通。若然，市田宅者亦用質與，惠士奇云，質人賣價，人民用長券，謂之質，王褒僮約，石崇奴券，古之質歟。賈許贖，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而遭逃之臣妾，皆得歸其主焉。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稽，猶考也。有主來議認，驗其質而歸之。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杜子春云，淳當爲〔疏〕同其度量，壹其淳制者，惠棟云，淳制，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玄謂淳讀如淳戶鹽之淳。管子君臣篇作綽制，云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戈兵一度，上經注云，量度，若今處斗斛及丈尺。愚謂斗斛屬量，戈兵屬度，管子是也。詒讓案，綽淳字同。詳內宰疏。云犯禁者舉而罰之者，禁，謂犯質劑者之禁也。荀子王霸篇云，質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楊注云，質律，質劑也。可以爲法，故言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不偏聽也。案依楊說，質律，蓋卽此官糾禁之，著爲官法者也。舉罰之者，猶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彼注云，沒

其財而撻其人。但此舉亦謂沒入其貨罰。依鄭義爲罰令出布。故賔人注。以賔布爲此官所罰犯賈劑者之泉。而司關注。則以罰爲撻。是卽司市刑之撻。二義不同也。至罰泉。在賔人五布。當爲罰布。非賔布。詳彼疏。惠士奇云。犯禁者罰之。謂川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則猶制不壹。度量不同。故舉其貨而罰之。注云。稽考也。治也者。稽考。宮正注同。賈疏云。并取治賈劑并解之。故兼云治也。云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者。賈疏云。案小宰職云。聽取予以書契。經既云書契。故知與彼同。非上賈劑之市賈者也。云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者。書敍孔疏引鄭易注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說文刀部云。券、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釋名釋書契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案此謂符券之書契也。書兩札各持其一。則有左右。故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注云。契、券要也。老子云。聖人執左契而不貴於人。右契左契合之。卽兩札也。刻其側者。蓋依其取予之數。刻札旁爲紀。墨子備城門篇云。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挈爲人數。挈契字。古通。十挈五挈。卽刻以紀數者。亦謂之齒。管子輕重乙篇云。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列子說符篇云。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張湛注云。刻處似齒。易林大畜之未濟云。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蓋書契與傳別賈劑。形制略同。惟以兩札刻側爲異。互詳小宰疏。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者。此依天子巡狩禮爲說。內宰杜注義同。云皆當中度量者。中其廣狹長短之度量。云玄謂淳。讀如淳戶鹽之淳者。賈疏云。後鄭不從杜子春純者。純止可爲絲爲綱。不得爲幅廣狹。故讀從土虞禮淳戶鹽之淳。段玉裁云。讀如淳戶鹽者。擬其音也。案段說是也。據內宰注。故書作敦。今書作淳。子春依禮逸經作純。此經則故今書並作淳。後鄭於二職。並依作淳之本。淳純字通。不煩破字。故義同子春。而字則仍而不改。但引士虞禮以擬其音。賈說非是。凡治賈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基期內聽期外不聽。謂賈券契者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疏〕凡治賈劑者國中一旬者。謂以抵賈質劑成訟者。此官則量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疏〕其所居之遠近。爲約期以聽之。此與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遠近之期略同。蓋賈質取予之訟。當就此官平決。其附于刑者。則常歸于士。二官相與爲官聯。其官法亦相因也。國中。據王國都城言之。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云邦國基者。基、釋文作基。云本或作基。阮元云。士虞禮注云。古文并。皆作基。近人以基年字別於期會。直是俗字。然自廣韻已如此分別。非也。詒讓案。說文月部云。期。會也。又禾部云。稭、復其時也。引唐書曰。稭三百有六旬。此邦國基之正字。當作稭。經典通假期爲之。基期雖聲

類相通。而訓義各別。儻經果作基字。則鄭不宜無釋矣。釋文。基當本作期。朝士邦國邦。釋文作期。是其證也。蓋鄭本經文。三期字本同。後人妄生分別。改邦國期字爲非。惟釋文尙存鄭本之舊。今本釋文作基。乃傳寫之誤。注云。謂府券契者來訟也者。賈疏云。此經據上質劑與書契來訴者。訟亦得謂之治。公羊傳。大治大訟。小治小訟。彼治與訟異。鄭知此治質劑。卽爲訟者。以與朝士士治有期日同。散文。訟亦得謂之治。公羊傳。大治大訟。小治小訟。彼治與訟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者。此官既與訟者爲期。俾自來聽鞠。如逾期而訟。主不至。則是誦詐不實。故不復聽以絕其好訟。且省文書之煩也。云野。遠郊也者。謂距國百里以內關六鄉也。賈疏云。以其內有國中。外云野。野遠郊之外。明知郊是遠郊也。云野。甸稍也者。司會注同。此文野與都別。則與縣師達人縣士之野兼甸稍縣都言者。異。詳甸師及司會疏。依此注義。則此野與朝士異。彼野通四等公邑。則縣置亦在野內。而六達屬郊稍家邑。則又屬都。此經則距國二百里至三百里。無論六達公邑家邑並屬野。而縣置之公邑。則又屬都。其分合迥不同也。賈疏云。下有都。都是四百五百里。明此是二百里甸。三百里稍可知。云都。小都大都者。據載師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明通舍彼二等都也。但此都與朝士之都亦異。彼通咳三等采地。則內兼稍家邑而不及公邑。此則於大小都外。兼合縣置公邑。而稍家邑則屬野。其界域亦不同也。

廛人掌斂市絀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布。泉也。鄭司農云。欵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僦。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玄謂總讀如租總之總。

穆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質布者。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疏〕市下斂市絀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者。王念孫云。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疏〕市下斂市絀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者。王念孫云。上文質人云。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下文泉府云。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文云。掌斂市之絀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三之字。文同一例。載師注。載師疏。及序官疏。三引此文。皆有之字。案王說是也。釋文云。欵。木或作次。丁晏云。欵。假借字。說文糸部。欵。續所糾也。非此經之義。詒讓案。釋文或本是也。載師先鄭注。引此經亦作次布。與或本正同。此作欵者。疑涉下總布而誤增系形。江永云。欵布者。市之屋稅。總布者。貨賄之正稅。廛布者。市之地稅也。古者建國。王立朝。后立市。國中大小之肆。皆是公家之財所成。故有屋稅。廛者。停貨物於此。則有地稅。閭師云。任商以市事。貨賄。總布。正是貨賄之稅。又云。官獨以廛名者。舉廛以該肆也。五布。惟總布最

多，地稅有定，質劑物微，罰布無常，貨賄充物市廛，源流而至，非廛人所能盡稽，故必使每肆之肆長斂之，入於廛人，此總布是商賈之正賦，大宰所謂市賦，閭師所謂商賈貨賄者，此也。布即貨賄，案江說是也。凡商賈有屋稅廛稅，又有所貯貨物之稅，此三者為九賦之市賦，乃正稅也。此外又有力征，即九職貨賄之貢，總布者，以貨物稅為正，而亦兼有貢，故謂之總，明通賦賈也。市征雖亦有它物，而以泉布為多，故有五布，即泉府所云市之征布也。管子戒篇云，市正而不布，蓋非周法，與此經不合。五布之義，以江為允。今從之，詳後疏。注云，布、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紵布列肆之稅布者，紵亦當作次，此即市肆之屋稅也。賈疏云，謂在行肆坐賣物之常稅也。丁晏云，紵、依字當為次，即思次介次之稅，故先鄭以為列肆之稅布。江永云，列肆有稅，猶民之廛里有稅，杜子春云，總當為僦者，肆長杜注同，載師先鄭注，引此經作僦布，亦從杜讀。段玉裁云，杜蓋謂為聲之誤，二字雙聲也。云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者，說文人部云，僦，互不齊也，故其稅謂之僦布也。江永云，周官所征者，征諸商賈也，若無肆立持者，販夫販婦，鬻賣小物，暫立即去耳，豈征其貨乎。案江說是也。云玄謂總讀如租稅之稅者，段玉裁云，鄭君讀如稅者，擬其音耳，非讀為也。租稅當是組總之譌，見巾車職，轉寫譌從禾也。云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者，斗斛銓衡，為市中公用之器，使人守之，或有出稅也。銓衡，詳大行人疏。王與之云，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布也。貨入於肆，肆長隨其所貨之物，收其稅，總而計之，其數非一，謂之總布。江永云，杜鄭二說，皆非。守斗斛銓衡，乃閒民備力於商賈者，轉移執事之人，本身自有夫布，不當征其稅，王說得之。肆長陳其貨賄，辨其名實而平正之，又斂其總布，正是貨物之布，貨有貴賤，賄有輕重，舉其總數以計布，故謂之總布。案王江說是也。莊存與、蔣載康，莊有可說，並同。互詳肆長疏。云質布者，質人所罰質劑者之泉也者，即質人云，犯禁者，舉而罰之是也。賈疏云，謂犯質劑違券書，罰泉也。王與之云，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布也。質人責償之質劑，如今田宅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質布。江永云，罰則當入罰布，何為別名質布，此即償質劑之布也。古未有紙，大券小券，當以帛為之，交易以給質者，而賣者亦藏其半，質劑蓋官作之，其上常有璽印，是以量取質賣者之泉以償其費，猶後世契紙有錢也。案王江說亦是也。莊存與、蔣載康，曾劄，莊有可說，並同。云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者，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云，罰、罰賂也，此罰布，亦即市中罰賂之泉，所謂貨罰，周書大匡篇，覲均市之法，云以罰助均，亦謂此也。賈疏云，謂司市有教令，其人犯之使出泉，江永云，罰布有三，質人罰度量酒制之犯禁者，一也。胥師罰詐偽飾行僞惡者，二也。胥同有罪者，三也。而凡犯禁之類，如不當粥而粥，乘天患而賣價，皆有罰布可知矣。鄭注謂罰犯市令者之泉是矣。而

賈人罰犯實劑者之泉。卽是詐飾行儼惡者之罰。乃別之入質布。則謂布之類不該矣。案江說亦是也。云：「塵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者。」王制：市塵而不稅。注云：塵、市物邸舍。說文：人部云：市居曰舍。買疏云：謂在行肆，宜有邸舍。人有置物於中，使之出稅。故云：塵布也。詒讓案：孟子公孫丑篇：趙注云：塵、市宅也。蓋凡民居在里爲民宅，在市爲邸舍。其區域並謂之塵。此塵人所斂者，市中之塵布。故鄭偏舉貨物邸舍爲釋。邸舍，卽市宅也。詳敘宮疏。江永云：塵與欸異者，欸是賣物之肆。塵是停儲貨物之舍。賣者買者皆有之。今時謂之棧房。賣者肆中不能容，則停貨物於塵。買者當時不能卽運，又或儲之以待時鬻。亦須塵。此塵亦是官物，故常有稅。案江說固是，但市肆狹隘，止容販物商賈之家，人或於肆外近市之地別居者，則亦常納塵。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以當稅給作器物。布，猶農民之受塵者有里布，則塵固不徒儲藏貨物之舍矣。

筋骨，不中〔疏〕篇。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者，說文戶部云：屠、剝也。屠六畜者，亦於市爲肆。莊子讓王

川，亦稅之。〔疏〕篇。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者，說文戶部云：屠、剝也。屠六畜者，亦於市爲肆。莊子讓王

聯也。買疏云：居者，謂屠殺豕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屠卽取皮角筋骨，堪飾器物者，使入王府也。注云：以當稅給作器物者也者。據角人徵齒角，羽人徵羽翮，並云以當邦賦之政令，通言之。賦卽稅也。屠者居肆，有牲畜之

物稅。又有市塵之地稅。本身又有民職之貢。故使入皮角筋骨等以當之。旣入則輸之王府。給作器物也。此賦稅各有定限，僨所斂者多，溢於所當賦稅之數，則亦依平價以官泉償之矣。云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者，買疏云：

謂若牛羊有皮角及筋骨，其豕則無之類，是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故書：滯或作塵。鄭司農云：謂滯不中用，亦使出物之稅，以當邦賦之處。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貨不售者，宜爲居之。貨物沈滯於

塵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賤者也。塵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塵而不征，法而不塵，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市矣。謂貨物緒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塵而不征，其有貨物久

滯於塵而不售者，宜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塵。玄謂滯讀如沈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疏〕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

物也。不售而在塵，久則將瘦臞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寶。一疏。入于膳府者，此與膳夫

泉府爲官聯也。但此爲滯物之珍異，中王后世子之膳羞者，泉府所斂者，則爲滯物之中民用者，不必珍異也。買疏云：

謂官以泉府之財買取之，入于膳夫之府，以供官食。注云：故書滯或作塵者，謂故書有二本，一本作滯，一本作塵

也。曾釗云：泉府滯，故書作彈。詩下民卒瘁，釋文本又作憊。沈本作憊。載師及此職序官注，皆云：塵、故書作彈。杜子春譌爲塵，俾與滯形近。故滯書爲憊，變作彈。彈與塵聲近。又書爲塵，徐養原云：此經以滯爲塵，泉府以滯爲

廩，廩在仙韻。廩在旱韻。二韻本通。滯在祭韻。古祭泰夫廢。往往與元寒桓刪山仙相出入。如譙從獻聲。鍾讀如商是也。然則廩與滯。古蓋通用。案徐說是也。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者。謂如後泉府云。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也。先鄭雖以貨物沈滯爲說。然從故書或本作廩。又以珍異爲貨。與後鄭義並異。國語晉語。叔向曰。假貸居貽。韋注云。居。畜也。史記呂不韋傳云。此奇貨可居。漢書貨殖傳云。廢居居邑。注。如瀆云。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此官爲居之。亦謂官以直收畜之以待用也。云貨物沈滯於廩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此釋故書或本作廩之義。謂貨物沈滯不可售。積貯廩中。卽謂之廩也。民之齎物求售者。或急待其直以給喪疾之費。今既沈滯。則將抑買以冀速售。故官爲以平賈居之。使民喪疾得給。而官用亦不求而備也。云廩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卽前後鄭注所謂貨賄諸物邸舍也。載師先鄭注云。廩。市中空地。未有肆。此爲邸舍。故不云空地。後鄭不從作廩之本。故不用先鄭義。賈疏謂但廩雖非肆。是官之邸舍。不得爲空地。故後鄭不從。蓋不知先鄭此注義。與載師注小異。若空地全無舍。豈可以畜藏貨物乎。引孟子曰。市。廩而不征。法而不廩。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者。公孫丑篇文。先鄭以彼廩亦市中畜藏貨物之處。故引以證故書廩字之義。賈疏云。周則廩有征。上文廩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又云。法而不廩。則與此經同。故先鄭引之。後鄭增成其義也。案孟子之廩。爲市之地稅。賈謂卽廩布是也。孟子之征。爲市之正稅。亦卽上文之總布是也。與廩征異。依此經則市有廩。又有征。孟子之文。不可通於此也。云謂貨物諸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廩而不征者。釋文云。諸。木或作貯。又作積。藏。劉本作葬。丁晏云。集韻。貯。積也。或作諸著。通作積。後賈師注亦有諸字。阮元云。諸从二者聲。二之或字也。二者。辨積物也。詒讓案。說文貝部云。貯。積也。與二聲義同。諸卽貯之俗。積聲近假借字。左傳襄三十一年。取我衣冠而積之。杜注云。積。畜也。藏葬亦聲之誤。先鄭引孟子證故書之廩。又以此經轉釋孟子之義。欲其互相證明也。依先鄭義。貨物諸藏於市中。所謂廩也。不租稅。所謂不征也。不征。通廩稅貨物稅言之。孟子趙注云。廩。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廩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案趙義蓋亦以征爲卽廩稅。與先鄭說略同。考王制與大戴禮記王言篇。管子五輔篇。並有市廩而不稅之文。與孟子正同。王制上文又云。公田藉而不稅。則是殷之助法。故後鄭彼注及孔疏。以市不稅。亦是殷制。彼注又云。廩。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則廩卽爲地稅。征自爲貨物之稅。後鄭不從先鄭說。尋文究義。當以後鄭爲允。又載師。國宅無征。廩征二十而一。國宅卽不得關市廩。趙引彼爲證。亦失之。云其有貨物久滯於廩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廩者。亦以此經與孟子互相釋。謂以法爲居取之。卽此經斂珍異之有滯者。及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是也。不廩。謂不令久滯於市。

孟子趙注云。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案趙以法爲征地稅什一之法。與先鄭說異。地稅十一者。蓋兼據遂人上中下地。皆奇受一廛爲釋。不知孟子之廛。專屬市宅。不與夫田並授。若市宅之地稅。則又咳於載師園廛二十而一之內。不得謂廛宅之征外。別有地稅什一之法。趙說與此經不合。不足據。云玄謂滯讀如沈滯。不滯者。後鄭從今書作滯。破先鄭說。說文水部云。滯。凝也。沈滯與凝義相近。段玉裁云。鄭君從滯讀如沈滯。不獨擬其音。亦取其義同也。云珍異。四時食物也者。質人注同。以經云入于膳府。故知爲食物中之珍異也。云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廛腐敗者。釋文云。瘦本又作腹。廛又作臙。案說文臙部云。臙。臙也。瘦腹字同。集韻四十九宥云。瘦或作腹。臙。賈疏述注亦作臙。云考工記梓人云。大智臙後。臙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臙腐敗。是以爲買之。呂飛鵬云。疏所據注作臙。釋名臙膏約少之言也。太平御覽引作臙瘦。詒讓案。臙瘦字。當作臙。作臙者。字形相近而譌。詳大司徒及梓人疏。云爲買之入膳夫之府者。明此斂珍異。爲以平買買之。不爲當賦稅也。珍異共膳羞。故入膳夫之府。天官敘官。膳夫有府二人。是有府藏也。云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者。說文糸部云。紓。緩也。民貨不滯。則其急紓。官得珍異。是不失實也。桓寬鹽鐵論本議篇云。開委府于京。以簡貨物。賤卽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貨利。故曰平準。此注義本於彼。

周禮正義

卷二十八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憲表〔疏〕各掌其次之政令者次謂二十肆之介次也詳

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云憲刑禁焉者賈疏云刑謂市中之刑憲徇扑禁謂市中之禁謂司市當時殷禁令非士

師五禁也案賈說是也禁即司市偽飾之禁四十八之屬此與小司寇布憲所憲刑禁通咳五禁者異注云憲表

縣之者小宰注義同此謂書揭市利市禁表縣市門豫相戒敕司市市刑之察其詐偽飾行價賤者而誅罰之

憲罰則謂市人犯刑禁者書縣其姓名罪狀以示戮與此表縣同而事異也〔疏〕察其詐偽飾行價賤者而誅罰之

鄭司農云債賈也賤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玄〔疏〕察其詐偽飾行價賤者而誅罰之者此即司市以賈民

謂飾行價賤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疏〕禁偽而除詐之事也誅謂以司市市刑徇徇扑之刑施

之罰謂罰令出泉即廩人之罰布是也注鄭司農云債賈也者此經云飾行價賤明債據賈者而言故從本義

爲賈司市賈師爲賈者其轉訓也詳司市疏云賤惡也者毛詩小雅民勞傳文小行人注同云謂行且賣姦偽惡物

者先鄭讀行如字說文貝部云賈衛也行部云衛行且賈也賈賈字同故先鄭亦以行且賈爲釋賈疏云

先鄭云謂行且賣姦偽惡物以且閉之則行是行步之行不爲行濫之行故後鄭不從以爲行濫解之武德云據此

先鄭解行字不與飾連文是讀從飾字絕句行價賤者又爲句司市以賈民禁偽而除詐又云凡市偽飾之禁可證先

鄭讀案先鄭釋行爲行步則與飾文義不屬其意當如武讀但於文不順不如後鄭以飾行屬讀之允也云玄謂飾行

價賤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者李光坡云行不堅固也王引之云後鄭注乃淺陋人所改非其

原本也案疏是後鄭以行爲行濫與先鄭異若如今本云使人行賈則與先鄭同矣疏何以云後鄭不從乎又案釋

文行下孟反若是行步之行不得有下孟之音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後鄭注云

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害者釋文行遐孟反又如宇肅胡剛反苦音古遐孟即下孟也

行濫，卽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敝，或曰行濫。九章算術說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正相反，以牢爲行，猶言以堅爲脆也。方言：榆鋪輹輹輹葉翰義也。郭璞注曰：皆謂物之行敝也。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卽方言之輹，輹爲行敝，故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爲行濫，正謂此也。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正合。取行苦之物，飾以欺人，故曰飾行。張衡西京賦說市曰：鬻良雜苦，蚩眩邊鄙，則飾行之謂也。飾行與價慝相對爲文。後鄭之說善矣。案王說深得注指。此注舊本疑當作謂使人賣行惡物於市，今本誤到其文，遂失其義耳。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疏〕

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者，賈疏云：上司市已云胥正當職，故申敘之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也辨別〔疏〕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者亦謂介次也賈疏云案序官云賈師二十肆則一人與胥師數同故云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也云辨其物而均平之者卽胥師云平其貨賄二官相佐助也云展其成而奠其賈者奠亦當爲定鄭不釋者以冢上司市注略之賈疏云以其知物價故也注云凡天患禁貴賈者使有恆賈恆常也謂若諸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病者貴賈之因天災害〔疏〕天患者與司救云凡歲時有天患義同彼注云謂災害也注云恆常也者說文二部云輻常也恆卽輻之隸變云謂若諸米穀棺木而睹久雨疫病者貴賈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者此亦訓價爲賈也諸卽貯字見應人注久雨則米穀貴疫病則棺木貴漢書刑法志云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之物〔疏〕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者諺曰鬻棺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四時之珍異亦如之薦宗廟之物人珍異義同亦禁其貴賈使有恆賈也注云薦宗廟之物者賈疏云凡國之賣賈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案月令四時有珍異之物皆云先薦寢廟故鄭以爲薦宗廟舉重而言也

賈賈也故書賈爲賈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注云價賈也者司市注同價兼賣買二義詳司市疏云賈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逸〔疏〕故書賈爲賈者段玉裁云此從今書作賈也必從今書者

價雖可調賣。但此經以官斥賣爲言。則賣在上。價在下。訓買爲長。不當云買價也。論議案。司市賈人並有賣價之文。故後鄭不從故書作買價。鄭司農云。謂官有所斥賣者。賈疏云。斥謂指斥出之。故鄭注大宰。亦云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義與此同也。案斥賣。詳大宰疏。徐養原云。若從故書賣爲買。則價仍訓賣。故先鄭云有所斥賣。正釋價字之義。云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爲官賣之。均勞逸者。詩小雅杜杜云。繼嗣我日。鄭箋云。嗣。續也。爾雅釋詁云。嗣。繼也。直月。謂人當一月。國語晉語云。臣敢煩當日。章注云。當日。直日也。直月與直日義同。謂師其屬每月相繼。續更代當直。爲官掌賣價之事也。賈疏云。賈師之下有羣賈。亦二肆則一人者。使之更互相代也。李鍾倫云。屬。蓋卽肆長是也。疏言賈師下有羣賈二肆則一人。於經無之。案李說是也。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賈彼疏謂賈民。爲屬於賈師諸官者。故此疏又謂賈師之屬。別有羣賈。蓋隱據彼賈民爲說。實則兩疏皆非也。凡師役會同亦如之。〔疏〕凡師役會同亦如之者。謂道路之市。及軍市所在。亦從司市。

司虢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鬪者。與其虢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疏〕掌憲市之禁令者。此官掌市刑。卽司市以刑罰禁鬬之事也。憲亦謂表縣之。以示十肆之人也。云禁其鬬鬪者。者。〔疏〕與其虢亂者。出入相陵犯者者。此掌市中亂民罷民之禁。鬬鬪謂爭鬬而鬬。鬬。謂人注云。鬬。怒辯訟者也。與此義略同。鬬。古暴字。說文本部云。暴。疾有所趣也。引申爲暴戾字。暴亂。以暴作亂者。禁暴氏云。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此禁市民之暴亂。與彼爲官聯也。陵。凌之假字。說文攷部云。凌。越也。云以屬遊飲食于市者。禁市中惰遊之民也。遊。游之俗。詳師氏疏。注云。鬬鬪也者。說文鬬部云。鬬。擊也。又言部云。謹。謹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謹。言語諄諄也。是鬬謹同義。衡枚氏云。掌司鬬禁鬬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此禁市民之鬬謹。亦當通鬬呼歎鳴。及行歌哭之等。與彼爲官聯也。鄭司農云。以屬遊飲食羣飲食者。州長注云。屬猶聚也。聚羣義同。謂羣聚遊於市而相共飲食也。書酒誥云。厥或詁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尚書大傳云。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燕社不敢遊飲。唯六十以上遊飲也。此卽古屬遊飲食之禁。賈疏云。此屬遊飲食。謂聚而羣遊飲食者。禁之。若不羣遊。則得飲。洪頤煊云。管子立政篇。又聞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鬬有司見。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疏〕也。案搏猶今言捕也。戮卽司市市刑憲徇扑。胥云之。復無時屬。遊與鬬屬義同。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疏〕也。案搏猶今言捕也。戮卽司市市刑憲徇扑。胥云

也。鑿是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疏〕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即

司職。五官之禁者。此官常巡行五肆之敘。司察之也。云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者。此則在司市諸官市禁之外者。故特舉之。王應電云。搏之。歸於胥師。注云。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司門注同。又野廬氏注

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義亦同。方言云。占。祝也。凡相竊視。南楚或謂之占。案占。祝之假字。詳掌次疏。物猶法也。不物。謂不如常法。左隱五年傳云。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

之亂政。與此不物。文異而義略同。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疏〕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者。此即司市此皆形迹詭異。或爲姦竊。故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疏〕以刑罰去盜之事也。賈疏云。上司市市中

之刑。無過憲徇扑。附於刑者歸於士。此亦無過小盜徇扑而已。故云以徇且刑之。若直徇者不必有刑。其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也。故云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作。起也。坐。坐起也。禁令。當市而

習。杜子春云。當爲〔疏〕各掌其所治之政者。此官所治之地。蓋即內宰司市之敘。詳司市疏。賈疏云。案序官。胥襲。謂掩捕其不正者。〔疏〕二肆則一人。故亦云各掌其所治之政。則一人掌二肆者也。云執鞭度而巡其前者。謂巡行

肆前近市門之處。司市云。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是也。鞭度。亦詳彼疏。云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者。與司職所憲禁令同。注云。作起也者。大司馬。考工記。機目梓人注。並同。說文人部云。佻。起也。作即佻之隸變。云坐起禁令

當市而不得。空守之屬者。蓋謂無肆立持者。索市不得。乃空守其所賣之物。荀子哀公篇云。好肆不守折。即空守之義。野廬氏云。以幾禁行作不時者。注云。不時。不夙則莫者也。此經坐作出入。猶彼云行作。三市各有定時。當亦兼有

不時之禁矣。云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者。徐養原云。襲。習。古字通。掩襲與重襲。義雖異而音則同。故亦通作習。左傳襄十三年。歲習其祥。禮記表記注。引傳習作襲。云謂掩捕其不正者者。國語晉語章注云。襲。掩也。方

音云。掩。索取也。謂伺其不意而捕取之。恐其逸失也。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罰之使。出布。〔疏〕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者。罪。經例用古字

扑罰也。此謂市人有罪而未屬於刑者。故戮而罰之。不歸於士。注云。罰之使出布者。以經於撻戮之外。別有罰之。故知爲罰布。非市刑三罰也。賈疏云。卽上廩人職云罰布。一也。故彼注云罰布者。犯市令之布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者自相近。

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而實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買人不得雜亂以欺人。〔疏〕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者。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買人不得雜亂以欺人。

也。云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者。此卽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之事也。注云。爾亦近也者。爾。卽邇之借字。爾雅釋詁云。邇。近也。燕禮。特牲少牢饋食禮注。並云爾近也。云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者自相近者。謂物別爲肆。同肆之中。又辨其善惡。使同實者相從也。淮南子覽冥訓云。若章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卽此經名實遠近之義。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而實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買人不得雜亂以欺人者。與後鄭義同。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杜子春云。〔疏〕斂其總布者。江永云。廩人有款布。三布中總布最多。故使每肆一人之肆長。隨時斂之以歸廩人。而廩人以入泉府也。案江說是也。亦詳廩人疏。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僞者。廩人杜注同。彼後鄭注不從子春說。別釋爲守斗斛銓衡者之稅。則此職義。亦當與彼同。今引杜說而不破者。蓋以已詳於彼。故不復出非於此。轉從杜讀也。賈疏謂此肆長各一肆。故罰其無肆立持之布。以爲後鄭從杜。失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證爲庫。杜子春云。庫當爲滯。鄭司農云。物。符信。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爲封。〔疏〕掌以市之征布者。卽大宰九賦市賦之泉也。符信。然後予之。玄謂抵實抵字。抵。木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疏〕賈疏云。卽上廩人款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之。故據云征布也。惠士奇云。在國曰邦布。外府掌之。在市曰征布。泉府掌之。云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於。段玉裁校改于。又云。售者。離之俗字。不當施於經文。當改正。案段說是也。於。經例用古字皆作于。

傳與調人仇讎。字同而義異。漢書食貨志。說王莽僭周官法。並作讎字。亦經本作讎之譌。此卽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除之事。亦與廛人爲官聯也。謂若國語越語云。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皮冬絺。旱舟水車。卽滯於民用之物。不能急售者也。云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者。賈疏云。都鄙者。可兼大小都及家邑。國人者。謂住在國城之內。卽六鄉之民也。郊人者。卽遠郊之外。六遂之民也。案國卽國中。謂城郭中。郊。六鄉外之餘地。經言國人。以昭國外之六鄉。言郊人。以昭郊外之六遂公邑。秋官。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亦其比例也。賈說未析。注云。故書滯爲痺。杜子春云。痺當爲滯者。故書。滯誤爲痺。猶廛人故書滯。或作廛也。詳彼疏。杜意蓋謂經云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爲民不急用之貨。故沈滯而不售。則官爲斂之。漢食貨志。載王莽時。令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絰之物。周於民用而不難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莽制正本此經。審釋彼文。疑劉歆所傳周官經滯於民用。滯亦作痺而讀爲痺。痺與周義相近。杜氏之學。受之於歆。而此讀與漢志異。則杜君不盡墨守其師說矣。鄭司農云。物楊而書之。物物爲摘書書其賈。楊著其物也者。楊。嘉靖本誤揭。今據岳本正。職幣云。以書揭之。注云。揭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說文巾部云。帛。幡幟也。又竹部云。篋。表識書也。案前篋。聲義亦略同。摘卽靜之俗。集韻二仙云。篋。篋識也。或从手。又說文木部云。揭。揭櫟也。引春秋傳曰。揭而書之。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揭。櫟也。又周禮云。揭而書之也。蓋許君卽引周禮此文。今本作春秋傳者。傳寫之誤。此云物楊而書之。謂每物摘書其賈直於櫟。附著其物之側。以表識之也。亦詳職金疏。云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謂來買無定時。急求待用。若下祭祀喪紀是也。漢食貨志。載王莽時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敢不離與欲得。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先鄭云急求。卽劉歆所謂欲得者也。云抵。故賈也者。國策中山策。高注云。抵。當也。謂依故買入時相當之賈直予賈者。凡貨滯不售而官取之。其賈必賤。民買之官。仍依其故賈者。不欲取其贏以病民。若本賈貴而今賤。則民不必從官買矣。賈疏謂假令官前賈時貴。後或賤。今依故賈與之。卽損民故不得依。故賈以解抵。此不足以破先鄭之義也。但此文云。各從其抵。與下經從其主。從其有司文例。正同。故後鄭不從先鄭。而謂抵卽主有司耳。云主者。別治大夫也者。謂治三等采邑之官。卽公羊定十一年傳。所謂采宰。天官釋文引鄭云。宰。主也。故邑宰亦謂之主。大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謂采邑之君。立兩卿五大夫。此主則別治各邑之大夫。與五大夫異。故云別治大夫也。云然後予之。爲封符信。然後予之者。賈疏云。封符信。謂有符信文書。皆封題之。計賈者得主及有司。然後賣。不須封信文書。但於理無害。故後鄭不破之也。案賈說非也。此謂欲買官物者。必從其所屬主有司。爲封符信致之泉府。泉府乃以物予之。所以防檢猾商。用賤直販官物而賈賣之。以病民也。後鄭

亦同此義。云玄謂抵實抵字。抵。木也者。段玉裁云。實抵字者。猶媒氏云純實材字也。才聲誤爲屯聲。從木誤爲從手。其理一也。說文云。抵。木根也。韓非解老曰。直根者書之。所謂抵也。木之所以建生也。云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者。賈疏云。鄭欲解抵與主有司爲一。故云主有司是也。江永云。自比長鄰長以上。皆可謂之主有司。其爲公邑稍縣都。做鄉遂之制。各有其主。不必公邑大夫與食采大夫。然後謂之主也。從泉府買一不時須之物。必關白大夫。恐難乎其爲買矣。案江說是也。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賈也。以祭。〔疏〕市之滯物。轉賈與民也。注。鄭司農云。賒。賈也者。說文貝部云。賒。賈買也。賈。賈也。案此經以凡賒者。與凡民之賈者並言。賒卽所謂賈買。貸卽所謂賈也。賒者。先賈物而後償直。是雖賈而仍賈。故許兼云賈買。賈者。先賈泉物而後仍償以泉物。則是徒賈。故許唯云貸也。凡賒從官賈物。而約期以付賈。不得過旬日三月而不取息。貸則從官借物。而約期以償物。得過旬日三月而有息。此其非異。而所以利民則一也。云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賈買物者。明惟此二事。得從官賈買物。它小事不得也。漢書食貨志。載王莽令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賈之賈但賒之。顏注云。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莽制正本此經。凡民之賈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國出絲葛。則以絲葛償。玄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疏〕有司辨而授之者。與其而貸萬泉者。則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疏〕有司辨而授之者。其此則以市之征布。及所斂市之滯物。貸民以治產業也。左文十四年傳云。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彼貸公財者。公有司主之。疑卽此泉府之屬。賈疏云。貸者。卽今之舉物生利。與上文不同。辨而授之。謂別其所授之物以與之。云以國服爲之息者。息卽小宰注所謂貸子。管子輕重丁篇云。凡借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史記孟嘗君傳云。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云。息。猶利也。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者。賈疏云。此則上文有司。一也。若然。此經不言都鄙主者。有司中兼之。故上注亦云本所屬吏。是抵本中兼二者。惠士奇云。有司。鄉遂之吏也。周書大匡云。賦酒其幣。鄉正保貸酒。謂散之貸者。鄉正保焉。案惠說是也。云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鄭意此貸者。卽謂貸前所收市中不售之物。故須別物定賈也。辨。卽所謂別其物。與司市。賈師。辨物義同。江永云。辨者。辨其人

之可貸與否也。如其人有生業。不為游惰。是可貸者也。否則貸不能償。當不許其貸矣。此所貸者。是貸泉。非貸滯於民用之物。案江謂貸專為貸泉。亦得通。後注云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則鄭亦謂兼貸泉矣。但經云辨而授之。固當辨其人。然亦當泉府與其有司。辨所貸泉物多寡。以定出息之數。應償者或有抵冒也。鄭江二義。相兼乃備。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質也者。廣雅釋詁云。貸。借也。說文貝部云。貸。施也。貸。從人求物也。依許說則從人求財。字當作貸。以物假予人。字當作貸。二字小異。經典多通用。廣韻二十五德。云。貸。謂從官借本質也。義本此注。字正作貸。先鄭謂民欲行賈而無本。則從官借泉為本以賈也。金榜云。先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為職。其以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市之滯貨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貨。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為貸。旅師職云。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為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案金說是也。此民即賈人。猶司市以賈師胥師之屬為賈民也。蓋二鄭說不同。而謂從官貸則一。漢志王莽法亦同。此民對有司為文。金釋甚瑣。知非民間自相稱貸者。民自貸一泉物。其事畧細。不必泉府與有司辨而授之也。云故有息。使民弗利者。貸泉行賈。與上供粢祭異。法當內息。使民勿專以此為利也。云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者。先鄭蓋釋國服。與書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義同。必以所出為息者。取其易得。且官不失利也。云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者。謂以諸物償還所貸泉之外。更入其贏為息也。云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者。爾雅釋詁云。服。事也。於國服事。即九職農圃等事。稅云服者。若書禹貢三百里納結服是也。賈疏云。先鄭以所賈之國所出為息已下。後鄭不從者。凡言服者。服事為名。此經以民之服事。唯出稅是也。則載師云二十而一已下是也。金榜云。後鄭說是也。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為差。是謂以國服為之息。云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出息五百者。賈疏云。萬泉出息五百。計當二十而取一。若然。近郊十一者。萬泉。其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泉。其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泉。其出息二千。鄭直云園廩者。略舉以言之也。金榜云。輕者二十而一。重者無過二十而五也。案金說是也。後鄭據載師稅法等。襄釋此經國服義。自不可易。但又牽傳受田為釋。則非也。儻如其說。則同此稱賈出息。而甸稍縣都之民。必重於郊里。遠郊之民。亦必重於近郊。果何說乎。且國宅無征。則貸泉亦當無息。更不可通矣。蓋貸息輕重。不能一率。自當隨民間所便。但其等衰。約區五等。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二十而三。或十二。或二十而五。以此為限。明不得逾溢耳。與分地差征之法。固絕不相蒙也。云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者。漢食貨志云。王莽時。民多乏

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即其事也。又王莽傳云。令市官收賤賣貴。除貸予民。收息百月三。似亦參用此經除貸之法。而責息則增二倍。非古法也。賈疏云。此則與周少異。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據本徵利。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後科。唯據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徵一千。贏五千徵五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也。會。計也。納。入。疏。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者。此宜爲市征受藏受用之府。故有國事。於此取財用。與

作用財物者。皆來向泉府取財爲具焉。泉府財盡。乃於餘府別取焉。金榜云。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云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者。此正市布之歲會。亦市官之官成也。王制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彼注以市爲司市。案此經司市無會計之文。唯此職有歲終出入之會。疑此宜爲司市之屬。此歲會即上於司市。以從司會而質於王者與。賈疏云。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廩人斂取布帛已下。注云。會計也者。大司徒注同。云納。入也者。公羊莊九年傳云。納者何。入辭也。說文口部云。內。入也。納。內之借字。凡此經通例。內外字作內。出內字則借納爲之。詳鍾師疏。云入餘於職幣者。以職幣掌式法。以斂凡用邦財者之幣。是掌幣餘之官。故知入其餘。即入於彼也。賈疏云。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與天官職幣。職幣別出與人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鍵讀爲蹇。疏。以閉門也。墨子號令篇云。昏。諸門亭皆閉之。晨見掌

文。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此即授管鍵啟閉門之法。賈疏云。謂用管籥以啟門。用鍵針以閉門。國門。則王城十二門者也。注。鄭司農云。鍵讀爲蹇者。段玉裁以讀爲蹇如之譌。近是。鍵者。鍵之借字。古書鍵字常見。而先鄭以蹇擬其音者。杜鄭注例習見之字。亦閒有發讀也。賈疏謂讀爲蹇。取蹇蹇之意。則緣誤本爲說。謬。云管謂籥也者。月令孟冬。脩鍵閉。慎管籥。注云。管籥。搏鍵器也。孔疏云。管籥。此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管籥。摺於鑲內。以博取其鍵也。又檀弓疏云。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案鄭孔以月令鍵閉爲二物。管籥爲一物。左傳三十二年傳。秦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杜注亦釋管爲籥。鬼谷子內鍵篇云。以變求內者。若管取鍵。鍵與鍵通。是管所以取鍵出之。而管非即鍵。檀弓注云。管。鍵也。又以管鍵爲一者。蓋鑰匙入牝以開鑲。須入牝以閉。其物雖異。以同是牝之類。故名亦得通。若對文則異。此經及月令是也。云鍵謂牡者。月令注云。鍵。牡閉牝也。孔疏

云。凡鐻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而何胤云。鍵是門屬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屬關門以內孔中。按漢書五行志。每云牡飛及牡亡。謂失其鑰須。須則牡也。何胤云。兩邊樹木。非其義也。又檀弓疏云。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案依孔說。則鍵卽今銅鐵鎖之須。依何說則鍵爲木鎖。卽今之門樞。其字正作鍵。說文木部云。鍵。此門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匠人斲戶。無一尺之鍵。不可以閉藏。顏氏家訓引月令章句云。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刻移。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關。關下牡也。此關與鍵爲一物。與古書凡言鑰爲管者不同。方言云。戶鑰。自關而東。陳楚之間謂之鍵。自關而西謂之鑰。此鑰鍵亦關鍵之假字。非謂鎖匙也。金鎖與木鎖。器異。而其用以開閉則同。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此經注所云。則皆金鎖與月令同也。幾出入不物者。幾謂苛察也。詳宮正及司關疏。注云。不物。衣服視占。正讀爲征。征稅也。犯禁。謂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司稽注同。賈疏云。見王制云。關執禁以幾。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疏〕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司稽注同。賈疏云。見王制云。關執禁以幾。禁異服。識異言。關人云。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明此司門亦然。故鄭以不物衣服之等解之。云正讀爲征者。正征聲類同。詳小宰疏。鄭知此正當爲征者。以司關云。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廬。門關職事略同。明此正卽征字。與肆長陳其貨賄而平正之義。不相涉也。云征稅也者。大司徒注同。賈疏云。下文云。國凶札無關門之征。明無凶札之時有征稅。故讀從征稅之字也。江永云。司關明言凶札無門關之征。而遺人以門關之委積養老孤。則門關皆有征。明矣。文十一年左傳。宋公以門賞彫班。使食其征。謂之彫門。門征之見於傳者也。云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謂於法不合販鬻。則商所不資操者。卽司市所云僞飾之禁。在商者十有二是也。云舉之沒入官者。司市注同。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疏〕注云。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者。據人所出入。易以取簠簋也。云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者。明與外璽。酒正。搞人。諸職。饗耆老兼養國老庶老者。異也。死國事。謂凡勤勞王事而死者。月令云。立冬之日。天子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鄭彼注云。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深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管子入國篇云。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據此則凡勤勞上事而死者。並得爲死事。鄭月令注。惟云死戰事者。舉其重者言之耳。老。鄭謂其父母。吳子勵士篇云。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顧炎武云。死國事者之父。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是也。案顧說是也。此死政之老。或兼有死事者之祖父母。王制孔疏云。皇侃云。

子孫爲國難而死。王者養死者父祖是也。云孤其子者。外喪云。邦喪者老孤子。注云。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詳彼疏。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監門。〔疏〕祭祀之牛牲繫焉者。釋文。繫作繫。云木又作繫。阮元云。古繫字。多作繫。易繫辭。本作繫。詒讓案。繫即繫之隸變。說文。受部云。繫。相繫中也。系部云。繫。繫也。一曰惡繫。又千部云。係。繫束也。凡繫縛字。正字當作係。繫。並聲近假借字。此職及古人校人繫字。釋文並作繫。疑經系束字。本作繫。與大宰繫聯。贊小史世繫字。爲系之假字異。注則皆作繫字。漢書景帝紀。農桑繫畜。顏注云。繫謂食養之。古繫字。蓋漢以後繫字。通行繫。繫又爲古今字。此經作繫。注作繫。亦經川古字。注川今字之例也。應人弓人。又以繫爲繫。考工記字例。與經不同也。云監門養之者。賈疏云。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則使充人繫而養之。若天地宗廟。則繫於牢。芻之三月。若其散祭祀之牲。則不在牢。遺此監門門徒養之。不必三月也。詒讓案。穀梁哀元年傳。說郊牛卜之不吉。繫而待六月始用牲。然後左右之。范注引此經。謂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然則大祀之牲。凡不繫於滌者。亦於門養之。與散祭祀同也。注云。監門。門徒者。毛詩小雅節南山傳云。監。視也。孟子萬章篇。抱關擊柝。趙注云。監門之職也。荀子榮辱篇云。監門御族。抱關擊柝。楊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案史記信陵君傳云。魏侯羸爲大梁夷門監者。又云。羸乃夷門抱關者也。是抱關即監門。荀子重舉之。楊倞遂分爲二。非是。凡門徒主守視國門。故謂之監門。敘官司門有徒四十人。又每門徒四人。即所謂門徒也。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祭門之〔疏〕。凡歲時之門者。賈疏云。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是也。此外尚有祭法。王立七祀。三曰國門。是門之正祭。又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據鄭彼注。爲攘四方之神。非祭國門。月令孟冬。又有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彼蓋秦法。非周制也。注。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者。餘與大宰幣餘之賦。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義同。謂祭門有餘財。則此官受而儲之。猶司書云受其幣。泉府云納其餘也。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王造。猶至也。告。告於〔疏〕至也。蓋造訓爲詣。詣則有所至。故造亦訓至矣。云告。告於王。而止客以俟逆者。賈疏云。謂四方諸侯來朝觀。至闕。闕人告王。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得告。皆遣人往迎。故云止客以俟逆也。詒讓案。止客者。止客於館以待也。凡門皆有客館。與郊闕同。必止客俟逆者。恐倉卒逆者不至。於禮有闕。又國語周語云。敵

國賓至。門尹除門。韋注云。門尹。司門也。除門。掃除門庭也。此經不言除門者。亦文不具。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拊商。

〔疏〕注云。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司市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是國貨之節。即司市之璽節也。凡商之貨本出於市。自內出者。齋司市之璽節。由門而達關。由外入者。齋邦國司市之璽節。由關達門。以至

於邦國司市解之。誤。云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從邦國司市解之。誤。云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

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者。賈疏云。將送商人而執節者。別有過所文書。若下文節傳。當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其自內出者。義亦然。云參相聯以檢拊商者。賈述注。聯作連。阮元

云。注常本用連。此改聯。非。案阮校是也。凡經例作聯。注例作連。經云聯門市者。即太宰之官聯。小行人注云。門關者。與市聯事是也。彼注聯亦當作連。詳大宰疏。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李注云。檢。猶察也。一切經音義引

三蒼云。猾。黠惡也。賈疏云。司市與關及門。三處相連。恐竊猾商人。或以多爲少。或隱而不出而避稅。故相連以檢括之也。其遠郊近郊。雖不置官掌之。亦應有人幾問。但無稅法。故不言耳。惠士奇云。管子問篇曰。市者。天地

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險阻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乘遠人。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征

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由於市。自外而不由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

其征廛。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疏〕入關門者。皆察之。賈疏云。司。主也。主貨賄出入。非經義。云掌其治禁者。治。謂求請辭訟。禁。謂刑禁。黃以周云。王制所謂關執禁以譏。禁者。禁其非法之物也。云與其征廛者。惠士奇云。管子幼官篇。三會諸侯令曰。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此周官關市之征也。論讓案。管子所言。足

證關市有賦。但百取一二。則與此經法。未必合耳。注云。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者。大司徒注云。征。稅也。凡商賈及平民之齋百物過關者。皆有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云。兒說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是即

畜之稅。注唯云貨賄者。文不具也。應猶應人之應布。注云應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是也。二者。通爲大宰九賦之關賦。互詳應人疏。江永云。此征應是二事。征者。貨賄之稅也。應者。貨賄停關邸舍之稅也。若不停關。則無應布矣。案江說是也。賈疏謂征卽稅。應卽邸舍。一事雙言。失之。云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應者。賈疏云。案上文應人有應布。鄭云應。邸舍。此關旁亦有邸舍。商人於關停止則有稅。故云如市之應也。江永云。關上宜無應。而亦有應者。謂貨賄物多。暫有停關。以待有司之稽察也。物少則不。必停於應。詒讓案。邸客舍者。明關上兼有客舍。不徒商賈之舍也。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不出於從私道出辟稅者。則〔疏〕凡貨不出於關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不出於關。謂從私道沒其財而撻其人。〔疏〕出辟稅者。辟與避同。謂私從關旁它道而出。越關以辟征稅也。云則沒其財而撻其人者。司市注云。舉之沒入官。是舉其貨。謂沒其財入官。撻卽司市刑之大刑扑罰。閻胥云。掌其比績撻罰之事。是撻卽爲罰也。案賈人云。犯禁者舉而罰。應人注以彼罰爲罰泉。與此文同而義異者。鄭以經云罰其人。不云罰財。故與彼注不同也。賈疏云。案上憲罰之等皆是撻。但舉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商或取貨於民間。無應節者。至其貨。已是罰物。故知罰其人。是撻之可知也。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關或取貨於民間。無應節者。至有應節亦爲之傳。傳〔疏〕凡所達貨賄者。至關。關爲之應節及傳出之者。賈疏云。若本由王市而出。則司市爲之應節。商如今移過所文書。傳〔疏〕凡所達貨賄者。至關。關爲之應節及傳出之者。賈疏云。若本由王市而出。則司市爲之應節。商或於民間者。或在郊內關內民間。賈得物貨。不得向司市取應節。故因向關外則便於關取節而出。若在城內民間資貨者。司門爲應節以出之。授節者卽授傳與之。云其有應節亦爲之傳者。謂其本由王市而出。已有司市之應節者。司關仍爲之傳以出之。若徒有應節而無傳。仍不得行也。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者。後漢書陳蕃傳。李注云。傳。謂符也。漢書文帝紀云。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注張晏云。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古今注云。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版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釋名釋書契云。過所。過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求。執以爲信也。案今本釋名。外互不可讀。今依畢沅校正。劉云。過所。卽此注所云移過所文書也。唐六典。李林甫注。亦云古書帛爲繡。刻木爲契。二物通謂之傳。傳如今過所。則唐時尙有過所之稱。蓋凡傳必有文書。卽掌節注云。說所齋操及所適是也。西漢時用傳。東漢時則爲移過所文書。凡所過關津。必案驗文書乃得行。因卽稱其文書爲過所。蓋當時卽沿俗語如此。韓非子說林上。國凶札。篇云。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鳴夷子皮負傳而從。則傳亦書於竹木。與符節之制相近。故可負而行矣。國凶札。

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爲札。春秋傳曰：札瘥天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孟子曰：關，幾

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

〔疏〕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者，賈疏云：此司關所掌，兼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是同。司

作飢，非。說文凶部云：凶，惡也。此凶札，即大司徒之大荒大札。凶荒義同。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此凶年通謂饑荒，不勉如墨子三穀不收之說也。

云札，謂疾疫死亡也者。膳夫注云：大札，疫癘也。與此義同。云越人謂死爲札者，段玉裁云：舉方俗語言以證之也。鄭君於大宗伯云：札讀爲截，案札古文假借字，呂忱字林，乃有殂字，從少止聲，引春秋傳曰：札瘥天昏者，左昭十

九年傳：鄭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故有大死小疫之異，此札總爲疾疫死亡，不別大小，散文通也。云無關

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者，此亦釋征爲租稅也。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凶札弛出入關門之征，所以矜其

災也。云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者，姦，釋文作奸。即姦之俗。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

異言，注云：譏苛察，廣雅釋詁云：何幾，問也。幾譏苛何字，並通用。苛，詳宮正疏。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遂郊之門，執禁以譏異服，問異言。彼文與王制略同，而云遂郊之門，或即近關之禁與。引孟子曰：關幾而不征，則

天下之行旅，皆說而願出於其塗者，公孫丑篇文。今本，幾作譏。行旅作旅。塗作路。案塗俗字。當作涂。趙注云：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

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

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案孟子關幾而不征之說，王制及大戴禮記王言篇，國語齊語，管子小

匡篇，荀子王制篇，說並同。依後鄭王制注說，則彼爲殷制，故王制與公田藉而不稅之文並舉。趙岐亦以孟子所云，非周公之制，且彼以不征爲常法，不關凶札。先鄭引之者，明無征爲恤行旅耳。實則彼文與此經，本不相應也。

凡四方之賓客，敝關，則爲之告。謂朝聘者也。叩關，猶謁關人也。鄭司農說：以國語曰：〔疏〕凡四方之賓客

告者，賈疏云：敝猶至也。畿外諸侯來朝，使卿大夫來大聘小聘，但至關門，皆先謁關人。關人止客，則奔告王。王使

小行人逆勞於畿也。詒讓案：大傳鄭注云：古者郊關，皆有館焉。蓋賓客至關，則止於館。俟關人告王，遣勞而後入

也。注云。謂朝聘者也者。朝者。爲大賓小賓。聘者。爲大客小客。賈疏云。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聘禮。使者至。謁關人。此經亦據云賓客敬關。則爲之告。是以鄭云謂朝聘者也。云叩關。猶謁關人也者。叩。敬之俗。宋岳本。董本。及注疏本。並作敏。今從宋蔡州本。建本。互注本。嘉靖本。與賈疏同。典同注。亦作叩。疑漢時已有此字。注例用今字。不必與經同也。說文支部云。敏。擊也。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鄭彼注云。謁。告也。案此謂賓至關。先告每關司關下士。下士來告司關上士。上士爲之告王。關人卽司關。通長屬言之。故稱人。周書大聚篇云。遠族來至。關人易資。亦與禮經同。說文。敏訓擊。本與謁異。以聘禮所云。事與此同。故用以況義。云鄭司農說。以國語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者。周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蕭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涂。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矣。王曰。何故。對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章注云。秩官。周常官篇名。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爲之告。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爲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賈疏云。引之者。國語云。關尹以告。則此經司關爲之告。一也。行理以節逆之者。證關尹告王。王使小行人以節迎之也。胡匡衷云。關人之長。天子謂之司關。諸侯謂之關尹。其職掌一也。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

傳出內之。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之〔疏〕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者。明非朝聘。凡

旌節。與上達貨賄用。凡外內臣民至關無節者。此官爲之旌節及傳出內之。其有旌節者。此官亦爲之傳以輔之。與達貨賄。節異而事同也。賈疏云。有外之送令者。則以節傳內之。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關人以節及傳。內之至王。有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之。謂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也。注云。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者。貢獻。謂邦國所貢獻。文書。謂內外文報。皆尋常往來之事。云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爲之節與傳以通之。〔疏〕外內臣民以常事往來。亦爲節傳出內之也。此節謂以路節達諸四方。注云。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與此義同。故引以言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疏〕掌節。掌守

用者。段玉裁云。說文曰。圭。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守邦鄙者用角。使山邦者用虎。土邦者用人。澤邦者用龍。門關者用符。貨賄用璽。道路用旌。案許所據掌節小行人二職。字作日。蓋故書本爾。論議案。

說文竹部云。節。竹約也。符節字。當作付。經典皆借節爲之。許所據。疑是故書或本。用正字也。賈疏云。此一經論王國之節。對下文邦國是諸侯。故此王國文。單言邦也。江永云。此經爲下文諸節提綱。玉角虎人龍固邦節。而符璽通行於民者。亦邦節也。辨其用。下文所云是也。案江謂邦節。兼爲下諸節爲目得之。但邦節自當有王所用瑞節珍圭之等。經不言者。以文已具典瑞。此宜與彼爲宜聯。詳略足互相備也。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者。賈疏云。皆約典瑞言之。案典瑞云。珍圭。以徵守。以恤內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懸。是其邦節也。不數自外璧琬以起度之等。以其彼是王國所用。非使者之節。故不言之。論讓案。珍圭以下四者。天子所用之玉節也。亦謂之瑞節。調人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用之。注云。瑞節。玉節之琬圭也。是也。凡節並掌於掌節。而玉節又兼掌於典瑞。經凡言瑞者。不兼金竹之節。以爲瑞節。此卽圭璋亦得爲節之瑞證。鄭以經不見王使人所用之節。故補之。云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賈疏云。此釋經而辨其用。故典瑞注。亦皆云王使之瑞節也。江永云。單子述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謂行理以節爲信。將其逆賓之命。非謂以節授賓。使其道路爲信也。豈有王使諸侯。須侯國沿途授節。而後可歷門關哉。云輔王命者。執以行爲信者。廣雅釋詁云。輔。助也。敘官注云。守邦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王使傳命於四方。處人不信。又各以其節輔助之。亦所以絕矯誣而昭明信也。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疏〕守邦國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者。以下辨內外侯國及官吏所用之節。並掌節之官法也。江永云。此謂諸侯與都鄙大夫。遣使不出竟內者用之。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者。詛祝注云。邦國。諸侯國也。書舜典僞孔傳云。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云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者。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是也。賈疏云。畿內公卿大夫。亦是畿內之國。但對畿外諸侯爲尊。故公卿已下。言都鄙也。此云都鄙用角節。注謂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是都鄙之主。案小行人都鄙用管節。注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故用管節。與此不同。彼諸侯采地。亦同用管節。亦異外內也。若天子公卿大夫采邑之吏。下注約入道路用旌節。黃以周云。掌節云。掌守邦節。言王官之節。小行人云。達天下之六節。是侯國之節。其節異外內。亦職有大小。江永云。小行人。都鄙用管節。管節與角節別異者。角節。都鄙大夫遣使之節。管節。都鄙之吏授民之節。然此經道路用旌節。亦兼都鄙。而小行人旌節管節別異之。

是侯國之都鄙，則主與吏異節，二者不同，然經無正文，未知是否，江說雖與鄭異，而義可兩通，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者，有命令施於其竟內，亦執節以行爲信也，賈疏云，亦如上文王有命，有節以輔之，云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小大者，王，舊本譌玉，今據宋本正，此謂邦國玉節，亦如王珍圭五者之制，但有大小耳，賈疏云，以邦國與王同稱玉節，故知邦國亦有數等之節，亦皆以玉爲之，以其諸侯國內，亦有徵守好難起軍旅之等，故知與王同，知以命數爲小大者，以其命圭之等，依命數，故知亦以九以七以五爲節也，其天子玉節，自以大小爲數，故知與王同，俱同九寸，穀圭牙璋，俱七寸，唯有珍圭無文，鄭云，大小，當與琬琰相依，惠士奇云，公羊哀四年傳，齊陳乞遺陽生與之玉節而走之，秦安國君刻玉符，約立子楚爲適嗣，呂氏春秋上德篇，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哀十四年左傳，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皆玉節也，案惠說是也，周書允文篇云，執彼玉珪，以居其宇，亦守邦國用玉節也，此與公侯伯命圭不同，云角用犀角者，說文牛部云，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爾雅釋獸云，犀似豕，郭注云，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庫門，即有三豕，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櫛，好食棘，亦有一角者，案據漢舊儀，說秦以前，民以金玉銀銅犀象爲璽，即後之璽節，明此角節，亦用犀也，云其制未聞者，賈疏云，以其邦國之玉節，可約以王之玉節，都鄙之角節，無可依約，既無舊制，故云其制未聞，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爲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疏」得達，孫子九地篇云，夷關折符，無通其使節，符義同，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者，說文口部，引國並作邦義同，三節，蓋亦以命數爲小大，如玉節而形制不同，云皆金也者，別於後符節旌節用竹也，云以英蕩輔之者，蕩，乾隆石經作蕩，從干義也，詳後，嚴可均云，朱申句解本蕩作簿，通典卷五十七引作簿，馮登府云，釋文但作蕩，古从竹从艸，字通，注云，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者，使，即據邦國之君使臣聘而言，賈疏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或於天子，或於諸侯，故並言之也，江永云，此即小行人之虎人龍節，鄭彼注謂使之四方，亦皆舊法式以齊等之，是也，列國之使，各用其虎人龍節，以爲行道之信，觀其用虎節，知其自山國而來，人龍亦然，注所謂自其國象是也，若王朝遣使邦國，則必用玉節。

豈因其所使之國，而從彼國之象哉。案江說是也。說文謂此三節，爲使山邦等所用。左傳文八年孔疏，說三節，亦謂王使之，使於土國之等，並非鄭義也。云土，平地也者，賈疏云，對山澤，非平地也。云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者，釋三節取此爲象之意。山國澤國，卽管子山至數篇，所謂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是也。云以金爲節，鑄象焉者，謂鑄虎人龍之象於節也。云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者，明三等之節，各鑄國所多之物以象之，欲其視而可識，信驗明白也。云今漢有銅虎符者，證三節用金爲之。金，卽銅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千注，亦云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與鄭義同。賈疏云，案太史公本紀，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亦云勅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杜子春云，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鄭引之者，欲明漢時銅虎符，本出於此也。杜子春云，鐫當爲幣，謂以函器盛此節者，段玉裁云，說文巾部，幣，金幣所藏也。從巾奴聲。案此字乃都反，亦讀湯蕩反，古音魚虞模部，其入聲爲藥鐸陽唐部，其入聲亦爲藥鐸，是以奴聲，而以湯蕩反之也。幣者，藏金布之府，引巾爲函器，吳越春秋，廿蜜九權卽此字，云或曰英蕩畫函者，賈疏云，其函猶是蕩，但以英華有畫義，故更云畫函也。經云輔之者，以函輔此法，使不壞損也。案昭二十九年，公在鄆，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注，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與此別也。段玉裁云，幣言英者，謂畫也。榮而不實謂之英，故凡華飾謂之英。鄭風重英，魯頌朱英，皆是也。丁晏云，詩二矛重英，傳謂有英飾，鄭箋謂畫飾，故又以英蕩爲畫函，續漢百官志劉注，引千注云，英，刻書也。蕩，竹節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者，亦取則於故事也。惠士奇云，千說是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康成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詒讓案，千釋蕩爲竹節者，蓋讀蕩爲蕩也。爾雅釋艸云，蕩，竹，郭注云，竹別名，書禹貢孔疏，引李巡云，竹節相去一寸曰蕩，孫炎云，竹闊節者曰蕩，說文竹部云，蕩，大竹也，陳祥道亦以蕩爲竹函，卽本千說，此以英蕩輔節，下又云以傳輔節，英蕩似與傳相近，若如子春說爲函器，函節相將，非所以言輔，千義長於杜，至左傳昭二十九年之龍輔，杜注本不謂卽龍節，孔疏乃云，謂鑄金爲龍，以玉爲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又引玄扈云，盛龍節之玉函耳，其說殊謬。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司門，司關也。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司市，或資於民家焉，變鄉遂言

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凡旌節有法式，「疏」門關用符節者以下，辨王國人民，通行畿內外之節也。注云：門關，司門，司關也者，賈疏云：藏於掌節，「疏」以其人之出入，必由門由關，而授節者，非門關之官，不可輒授，故知主守門及關者，故以司門司關解之也。云貨賄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者，司市云：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是也。故璽節，司關亦謂之國貨之節，云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者，小行人注義同。賈疏云：謂以其授節非官不可，言路，即遂入徑參涂，道路之涂也。鄉之田制，與遂同，故知旌節是鄉遂大夫所授也。案賈說非也，依後注義，則五涂之制，通於畿內，不關田制異同。鄭蓋據鄉大夫比長職，皆用旌節，故知用旌節者，是鄉遂大夫也。又布憲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行夫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是凡道路之事，悉用旌節，故秋官環人，又謂之路節，據鄭說，殆皆受節於鄉遂大夫與，云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也。賈疏云：據此注，凡民出至邦國，若宅在國城中，先由門，則司門授之節，若宅在關內者，則由關，司關授之節也。若邦國之民來入，則先由關，司關授之節，若然，邦國之民入，其節直由關，不由門，亦云由門者，因王國之民出山門，故摠言之，於義無妨也。云其商則司市爲之節者，賈疏云：此王之掌節，而言貨賄用璽節，明是王之司市，非邦國之司市，其實商徒從邦國來，即邦國司市爲之節，故上司關注云：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自外來者，即案其節，是邦國之璽節也。詒讓案：小行人有門關用符節，而無貨賄用璽節，彼注云：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亦所以異於畿內也。依彼注及司關注義，是凡商自侯國入王畿者，則侯國之司市，授璽節以達之，其於已國往來，及從已國至它侯國者，則侯國之司市，授符節以達之，蓋邦國通貨賄，雖同用符節，然亦有璽節之法，存於其國，故商自侯國入王畿者，仍得用璽節，從王國之制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爲之節者，小行人注義同，賈疏云：知徵令有節者，見鄉大夫云：國有大故，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注云：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不得通，是徵令有節之事，又如家徒有節者，見比長云：若徒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是家徒有節也。云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關者，時事，謂歲時常事，賈疏云：時事行，若比長云：徒於郊，徒於國，當鄉徒及非徵令，皆不須節，筆言不出關者，關內當都邑常行不出關，皆不須節也。云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焉者，明璽節容有非司市所授者，即司關注云：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事也。賈疏云：司市本出璽節授商，今不言市，而變言貨賄，故鄭云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於民家，則由門

者。司門與之節。由關者。司關授之節。故變言貨賄也。云。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者。明有地治之官。皆得授旌節。不徒鄉遂大夫也。如凡徵令及家徒。在公邑及都鄙。則亦其吏授以旌節。其小都大都之主。則自用角節。不用旌節也。鄉遂爲溝洫法。公邑采地爲井田法。田制不同。而皆有五涂。賈疏謂公邑爲溝洫法。非也。詳匠人疏。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者。說文竹部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黃以周云。漢宮中諸官詔符。長尺二寸。用鐵印文。崔豹古今注云。籍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司馬門。續漢書百官志云。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印文符。案省必舉宮中諸官詔符爲況者。以其亦縣宮門爲符驗。與此經門關所用。略同也。說文所說符。則剖竹爲之。未知孰是。鄭符者。非宮中所用。鄭小行人注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案鄭不以此符節爲竹使符。而於管節。乃援彼爲況者。蓋以管節亦竹所爲。故以竹使符況之。實則符管兩節。皆全竹。不半分。與漢竹使符。咸不相似。鄭釋兩節。亦並不取析竹之義也。陳祥道則謂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此又隱據漢竹使符。以釋符節。與鄭義異。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曉。然若合符節。楊注云。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案楊氏亦謂符節。剖全竹爲之。陳義疑卽本於彼。但荀子符節。似通舉瑞節言之。非必專指門關之節。楊說亦恐未允也。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者。司市正義同。秦以前官私印。得通稱璽。漢因秦制璽。爲天子印之專稱。私印爲印章。不得稱璽。詳司市疏。惠士奇云。古者刻符摹印。皆曰璽書。呂氏春秋執一篇。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西門豹爲鄴令。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是印爲璽也。戰國策。楚攻韓。冷向求救于秦。公孫昧曰。其言收璽。實猶有約。注云。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是符爲璽也。江永云。小行人不言璽節。璽節非以竹爲。鄭注今之印章。是也。案江說是也。漢舊儀。謂秦以前璽。以金玉銀銅犀象爲之。此璽節。蓋亦以金銅爲之。王制有金璋。孔疏引皇侃。以爲用金爲印章。書康王之誥。上宗奉同瑁。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奏載或本。同作銅。誦爲天子副璽。並以金銅爲璽印也。云。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者。玉藻注云。今漢使者擁節。孔疏云。擁。持也。史記高祖紀索隱。引韋昭云。節。使者所擁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氎三重。蘇鶚演義引三禮義宗云。節長一尺二寸。秦漢以還。易之旌幢之形。其制漸長數尺餘。案李崔所言。皆秦漢節之制也。古玉節爲圭璋。金節符節爲符。璽節爲印章。形制不一。亦不皆以竹爲之。惟旌節與漢節。形制相近。而度較短。司常云。析羽爲旌。旌節。蓋卽以竹爲幢。又析羽綴幢以爲節。亦

其異於九旗者。無綏旂也。漢節。卽放古旌節爲之。故鄭舉以相況。古旌節。蓋亦兼有旄。若漢節之有旄。孔廣森云。桓十六年左傳。衛侯使急子如齊。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自旌而先。明急子以自旌爲節。所謂旌節也。案孔說得之。毛詩邶風二子乘舟傳。說壽子事云。竊其節而先往。孔疏亦謂以自旌爲旌節是也。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者。釋文云。郵作卸。誤。漢書主父偃傳。顏注云。程。課也。王聘珍云。漢舊儀云。秦置使者乘馳傳。其驛馳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續漢書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劉昭注云。東晉猶有郵驛。其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吉至州郡。此皆郵行有程之證。云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者。慮送行者。或容姦人。法不得通者。擅以節通之。故以其道里日時。著爲程品。使逾期則不得通。易以檢察也。云凡節有法式。藏於掌節者。法式。謂玉角虎龍以下等差異同之式。藏於掌節。邦國都鄙及諸官府之授節者。皆依法式自爲之。大行人云。十有一歲達瑞節。亦齋掌節所藏之法式。往至邦國齊等之也。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爲信耳。傳說〔疏〕上經。門關謂有節。必有傳。輔成信驗。或有節無傳。或有傳無節。或節傳俱無。則不得通達於天下也。案賈知此節謂門關諸節者。以司關云。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又上文虎人龍三節。云以英蕩輔之。則不必更以傳輔之。明此節內無彼三節矣。注云。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也。遠行。謂郊畿以外。達於都鄙邦國。必有節乃得出也。云輔之以傳者。節爲信耳。傳說所齋操及所適者。傳卽文書。故得說所齋操及所適。齋操。謂貨幣車馬之屬。所適。謂所至國地。節以爲信。無此等文字。故復以傳輔助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圍土內〔疏〕也。注云。圍土內之者。賈疏云。見比長云。無授無節。圍土內之故也。

周禮正義

卷二十九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

〔疏〕注云。郊外曰野者。甸師注同。謂遠郊百里外也。云此野謂甸稍縣都者。縣

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者。此遂人不言掌遂。又見下文云以達于畿。明遂人掌野通至畿疆也。但

遂人雖專掌二百里之中。乃兼掌三百里以外。其有溝洫井田之法。皆知之也。案野詳甸師縣師疏。以土地之圖。

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鄴。五鄴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

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

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疏〕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者。

案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疏〕此六遂比伍之制也。田野猶言田萊。詳

司書疏。縣鄙卽遂之屬別。與宰夫。司常。大司馬。司士。朝士。諸職之縣鄙爲公邑者。異。賈疏云。遂人以土地之

圖。據圖以經界其田野。田野。謂田在百里之外。野中所經界者。卽造縣鄙已下是也。云皆有地域溝樹之者。地域。謂遂邑之疆界。封人云。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也。溝樹以爲阻固。掌固云。掌修城郭溝池

禮國經野。注云。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司市注云。經界也。國語楚語云。且夫制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蓋縣鄙疆界。若形體之分列。故天官注卽釋體爲分矣。云鄰里鄣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者。此六遂之地在甸。與郊內六鄉。制同而名異。鄉自五家爲比。積至五州而爲鄉。猶自鄰積而成遂也。大小相包。六遂亦通受地七萬五千家。其數與鄉同。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爲鄰者。以六遂在遠郊外。故云田野之居。比伍之名。卽謂鄰里等五五相比之名。先鄭亦止謂比伍名。與國中六鄉異。而云異制者。注文偶不審耳。實不謂異制也。賈疏乃謂先鄭以六遂之內。夫一廛田百畝。及上地有萊五十畝。并下劑致阡等。爲制異。不知廛及田萊等。皆與比伍之名無涉。先鄭意本不如此也。云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者。後鄭以先鄭云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嫌名異。制亦異。故更釋之云。明鄉遂但異名以示相變。制實不異也。云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者。明六遂七萬五千家。亦家出一人。爲六軍之副。是軍制遂與鄉亦不異。不徒居之比伍也。賈疏云。案小司徒云。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但彼鄉中唯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據大較而言。細論之。仍有少異。以其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民。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是其稍異也。案六鄉上地亦常有萊。凡治野。以下劑與六遂同。賈說非。詳後。賈大司馬疏。又謂公邑出軍之法。亦與鄉遂同。其說亦非。詳彼疏。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阡稼穡。以興勸利阡。以時器勸阡。以疆予任阡。以土均平政。變民言阡。異內外也。阡猶體。體無知貌也。致。猶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婚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鏹之屬。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鄭大夫讀勸爲「疏」。凡治野者以下八事。皆治野民之法。卽遂官之官法也。云以下劑藉。杜子春讀勸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致阡者。宋本釋文出致阡。則此章七阡字。陸並作阡。說文素部。勸字注引周禮曰。目與勸利萌。字又作萌。段玉裁云。自帖二十二二十三。引致阡。安阡。任阡。利阡。旅師新阡。字皆作阡。不作阡。開成石經皆作阡。詩氓之蚩蚩。石經亦作阡。避氓爲亡民也。詩禮作阡。自唐石經始。所當更正。又云阡字作萌。說文爲朕。許君民部曰。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漢人謂民爲萌。如列女傳魯戚孫母傳。斂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漢書霍去病傳。及厭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皆可證。今周禮遂人阡字凡七。

達大夫一。旅師一。宋本周禮音義。詩衛風正義。自帖所引周禮。皆作氓。然則唐初周禮本作氓。後改爲卮。實則漢時周禮本作萌。後改爲氓。丁晏云。萌。古字與民通。管子揆度篇。其人同力而宮室美者。良萌也。說文田部。卮。田民也。从田亡聲。廣雅釋詁云。卮。癡也。古氓卮萌民。聲近通用。五經文字田部。卮莫鄧反。又音盲。張參此書作於大曆十一年。在開成石經之先。已有卮字矣。周頌侯疆侯以。箋引周禮以疆予任民。民與氓古通用。詒讓案。此經之氓爲野民。此與旅師新卮之義亦合。則說文民部又有氓字。云民也。讀若盲。則此經注諸卮字並當作氓。今本作卮。自願爲之氓矣。此與旅師新卮之義亦合。則說文民部又有氓字。云民也。讀若盲。則此經注諸卮字並當作氓。今本作卮。自是後人所改。若說文引作萌。則是假借字。疑漢時自有此別本。鄭注之本。未必與許同也。云以田里安卮者。賈疏云。田則爲百晦之田。里則五晦之宅。民得業則安。故云安卮也。云以土宜教卮稼穡者。大司徒云。以土宜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又云。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凡草人所掌是也。云以疆予任卮者。疆。釋文作疆。宋建陽本同。並誤。民有餘力以治田。謂之疆予。亦任民之餘法也。云以土均平政者。大司徒云。以土均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此官掌六遂以外之地征。亦以土均之法平之。注云。變民言卮。異內外也。卮。猶憤憤無知貌也者。卮亦當作氓。釋文云。憤。本又作悽。賈疏云。此案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卮。此變民言卮者。直是異外內而已。無義例。以其民者冥也。卮者。憤憤。皆是無知之兒也。案賈本亦作憤。卮。與憤一聲之轉。說文讀氓若育。蓋亦以聲兼義。賈子大政下篇。亦云民之爲言瞑也。萌之爲言盲也。賈子以盲詁萌。與許以盲詁氓正同。此注憤。當從陸所載別本作爲正。說文心部云。悽。不明也。爾雅釋訓云。悽悽。潤潤。悽也。彼釋文亦云悽。字或作悽。鄭以悽釋氓。而訓爲無知貌。與說文爾雅訓義。及廣雅卮癡。賈子萌盲之詁。並通。又案。民爲兆民。四民之通名。卮。氓字通。並爲田野農民之專稱。故說文訓卮爲田民。田必在野。故國策秦策。高注云。野民曰氓。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氓。野人之稱。田野必在國外。故此經六遂以外之民稱氓。史記三王世家。案隱引三蒼云。邊人曰卮。墨子尚賢上篇云。國中。四鄙之萌人。四鄙。卮邊邑在甸外者也。又古制。凡外來新民。皆於六遂外之公邑受田。故亦謂之氓。旅師新卮是也。通言之。氓亦謂之民。故此經與旅師。並氓民錯出。旅師云。以質劑致民。卮此經以下劑致氓也。毛詩衛風氓傳。及說文。亦以民訓氓。偶未別白言之耳。云致猶會也者。說文文部云。致。送詣也。廣雅釋詁云。致。會至也。此會字。釋文音古外反。旅師以質劑致民。注亦釋致爲會。賈彼疏以會計爲釋。鄭意或當如是。蓋致本有會聚之義。會聚則可會計。故又引申爲會計之會也。云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者。賈疏云。卮此下文夫一應以下是也。云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者。卮小司徒云。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是也。達地

雖亦有家七人受上地。家六人受中地。其會計之時。則皆以家二人任之。是以下地爲率。減於六鄉也。賈疏云。對六鄉之中。其家一人爲正率。已下皆爲羨卒。此六遂之中。家一人爲正卒。第二者爲羨卒。自外並爲餘夫。家取二人。爲下劑致也。惠士奇云。六鄉役民以上劑。六遂役民以下劑。劑者。州里之役要。而司空之辟也。案惠說是也。劑卽徒役之凡要。以所任之多少爲上下。故鄉師謂之役要。要劑名異而義同。但鄭訓致爲會計。於經義究似未協。竊疑致。當與大司徒致萬民。小司徒致民義同。彼致民。先鄭注訓爲徵召會聚是也。下劑致。謂依下等役法。徵聚遂徒。輕其力役以惠遠也。云樂昏。勸其昏姻也者。呂氏春秋爲欲篇。高注云。勸樂也。是樂勸義同。謂勸成其昏姻。使之相愛樂也。云如媒氏會男女者。媒氏職。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遂官亦以是令民也。云擾順也者。大宰注云。擾。猶馴也。馴順字通。書皋陶謨。擾而毅。僞孔傳亦云。擾。順也。昏姻相樂。則民和順。故云擾民。賈疏謂順民意。失之。云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者。詩周頌臣工篇。痔乃錢鎛。毛傳云。錢。銑鎛。此與耒耜皆田器。鑄金爲之。以供歲時之用。故謂之時器。遂大夫又謂之稼器。考工記。段氏爲鎛器。亦卽此也。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者。詩周頌載芣篇。侯彊侯以。毛傳云。彊。彊力也。以。用也。鄭箋云。彊有餘力者。引周禮曰。以彊予任民。以謂川民。今時備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孔疏云。彊有餘力。謂其人彊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使佐助他事者也。案據注及詩箋疏說。蓋謂凡民一夫受百畝之田。其彊有餘力者。則不以百畝爲限。當於百畝之外。復予之田。若餘夫受田之比也。若然。則授田有逾常制。於經亦別無可徵。未知塙否。竊疑彊予。當爲治田之人有餘力。官勸其相佐助而耕者。馬瑞辰謂此彊予。卽遂師之巡其稼穡。而移川其民。其說近是。馬氏又謂此予。亦卽詩之侯以。予以。古通用。予卽謂備賃也。莊有可說同。此與鄭釋詩禮義並不同。而亦可通。若然。彊謂農民自相助予。殆卽閒民受庸治田。若國語晉語所謂隸農者。或亦任民之一端與。又案詩箋宋本。彊作強。疑此注例用今字。亦當作強。詳草人疏。云政讀爲征者。詳小宰疏。云土均掌均平其稅者。土均云。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注云。政讀爲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案六遂及公邑之稅。均人均之。邦國都鄙之稅。土均均之。但均人與土均官異。而同用大司徒土均之法。故鄭通言之。非謂土均得內掌六遂也。云鄭大夫讀勸爲藉。杜子春讀勸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者。里宰云。以歲時合耦于勸。司農子春注義。與此同。孟子滕文公篇云。助者。藉也。案大夫子春並據里宰合耦爲說。勸藉助。聲義並相近。而勸从助得聲。於義尤切。故杜讀爲助。後鄭亦從之也。段玉裁云。此可不易其字。直云勸。藉也。助也。合於詁訓之法。說文未部。勸字下曰。殷人七十而勸。勸。藉稅也。從耒助聲。引周禮目與勸利萌。耕字下曰。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然則藉藉一字也。許君以藉則勸。勝於杜鄭之易字。許先

商人之七十而勸，釋之曰藉稅也者。此發明孟子之義。孟子言稅法也。後引周禮者，周禮之與勸不言稅，但謂民人易相借力佐助，故許君以爲引申之義，詒讓案。許蓋亦釋此勸爲藉，與鄭大夫說同。故引此文爲證，宜借民力以治田，與民自相借以耦耕，事異而義同也。謂起民人令相佐助，亦杜說。里宰注可證。賈以爲後鄭說。誤。爾雅釋言云：興，起也。又小爾雅廣詁云：助，佐也。故杜釋爲起民人相佐助也。江永云：此卽旅師職與發勸粟，頒之於民，施其惠，散其利。至秋而歛之者也。若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勸，以治稼穡，趨其耕耨，此當在以時器勸吐之中。農民最患無蓋藏，秋歛之粟，歷冬及春已欲盡，東作方興，室如懸磬，數口之家，嗷嗷苦饑，將稱貸於兼井之家，則有倍稱之息。至秋而歛，僅足以償，曾未幾時，而又告匱矣。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安能比戶如此哉。故令野有勸粟之法，豫爲之儲，旅師聚之，又兼屋粟閒粟以益之，其用之也，春頒而秋歛，并不令其出息。於是農人無半歲之饑，田功無荒廢之患，而餘一餘三之積，亦由此基之。此大有利於田吐之事，故此職特言以興勸利吐。在時器勸吐之先，正是旅師春頒出粟以散利之事，若其春耕已不足，雖欲以時器勸之，亦不能枵腹而乘耒矣。案依江說，則此與當如旅師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之義，興勸利吐，亦與彼職興積散利文相應。於義似較長也。互詳里宰旅師疏，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晦菜五

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晦菜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晦菜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廬，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廬，謂百晦之居也。玄謂廬，城邑之居。孟子所云，五晦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途之民，奇受一廬，雖上地猶有萊者，所以饒遠也。王莽時，城〔疏〕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者，此六途受地之制也。小司徒注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疏〕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此言六鄉亦爲溝洫也。實則三等田萊之制，鄉亦常與遂同。其大司徒都鄙井牧之法，則以不易一易再易爲三等，而不易之田，家百晦無萊，與此少異。載師縣師及此注，又以三等田萊爲都鄙之制，非也。賈疏云：此據在六途之中爲野，故以野言之。此直言上中下地，亦當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也。云上地夫一廬，田百晦，萊五十晦者，沈彤云：大司徒乏頒田於都鄙也。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遂人之頒田於野也。中地田百晦而萊百晦，卽一易之晦數也。下地田百晦而萊二百晦，卽再易之晦數也。唯上地田百晦而萊五十晦，乃與不易之晦數異。而康成則謂其有所饒，考諸大司馬之職，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夫食者參之二，謂三分百五十晦，而歲種

其二也。食者半。謂歲種二百畝者半也。食者參之一。謂歲種三百畝者一也。歲種二百畝之半。三百畝之一。固皆百畝也。三分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二。亦曷嘗饒於不易之畝數哉。抑百五十畝而歲種其三之二。則歲休其一也。休其一而種其二。則是不易者多。而易者寡。易止一歲。而不易連二歲。其地特稍遜於皆不易者耳。此又上地與不易者之等。所以異而同者也。王鳴盛云。載師疏。鄭志答張逸。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畝。又三分去一之法。十八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則甸地共十二同。內六遂二同五十成。二十二萬五千夫。十八分而去五。得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六遂七萬五千家。通率六家而受十三夫。則受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之地也。下劑致阡。可得十五萬人。注云。萊謂休不耕者。縣師注義同。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者。戶以一夫一婦爲率。所謂夫家也。其所賦之田百畝。卽謂之夫。云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者。此據漢書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釋經餘夫亦如之。謂一家之中。正夫止一人。正夫之外。若有子弟任耕種者。口數衆多。是爲餘夫。凡餘夫一人。亦受此一夫所賦百畝之田。是餘夫與正夫等也。後鄭亦同此義。故載師注亦引漢志爲釋。孟子滕文公篇。則云餘夫二十五畝。不云亦受百畝。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及後漢書劉寵傳李注。引春秋非田記。並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與孟子說同。賈載師疏。謂彼餘夫。是二十九以下未有妻。故受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以調停孟子及二鄭之說。今案孟子趙注云。餘夫者。一家制也。趙說較二鄭及班志爲長。陳祥道申趙說云。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王鳴盛云。陳解甚確。蓋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十二畝半。中地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也。莊存與云。餘夫亦如之者。據餘夫應受之地。而亦配以萊也。若云別有田有廩。則與正農無異。何爲餘夫。案陳王莊三說。並足申趙義。方苞。姜兆錫。金鶚。說亦同。但餘夫之名。與正夫皆起於一夫一婦。凡十五以上未授室者。小司徒通謂之餘子。而不得爲餘夫。參校漢志及鄭何說。餘夫皆專據已授室之子弟言之。蓋一家五口。除母妻外。男子止有三人。本身已受田。父老既不任耕。子少又未授室。必子已長及有壯弟。乃爲餘夫。漢志衆男亦不外此。趙氏兼舉老小說。殊未審。又此餘夫之田。當與正夫同以率輸稅。趙氏注王制夫圭田無征之文。謂餘夫與圭田。皆不出征賦。則非王制義。尤不足據。國語魯語章注又云。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此蓋以二十者爲餘夫。

與賈說同。而受田之數復異。亦非也。又案小司徒計口授田之法。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依漢志及先鄭趙邠卿說。則無論上中下地。皆家一人受正田。其餘男子任耕者。悉爲餘夫。別受田。是餘夫即在七人六人五人之內。而受田則在正田之外也。依何邵公說。則以五口爲一家。蓋舉下地爲率。五口之外衆男。乃爲餘夫。以是推之。似上地家七口。中地家六口。其餘夫亦必在七口六口之外。二說少異。金鶚云。小司徒所謂家七人。家六人。正合子弟計之。蓋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田。詩所謂侯亞侯旅是也。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獎。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獎卒。卽餘夫也。獎卒在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畝之田可知矣。案金謂餘夫卽獎卒。在家七人之內。是也。但獎卒雖不受百畝之正田。而得受二十五畝之餘田。蓋獎卒者。別於正卒之言。餘夫者。亦別於正夫而言也。正卒必年三十受兵。而家以一人爲斷。正夫亦然。則所謂餘夫者。亦必二十以上。有室而後受餘田。又必至三十別爲戶。而後得爲正夫。受正田可知矣。若然。經餘夫常有二。一爲二十九以下。有室而未任受兵者。一爲家已有一人爲正卒。年三十以上。不別爲戶者。二者皆當從父兄之爲正卒者爲戶。則必在五入六入七人之內可知。何說五口。通父母妻子餘夫在其外。亦謂子幼不得爲餘夫耳。若子長至二十。已有室。與獎卒竭作之列。豈得因其在五口之內。而不授以二十五畝之田乎。然則何說與先鄭說。亦可互通。不容混也。五詳載師疏。云廬居也者。說文廬部云。廬。二畝半也。一家之居。方言云。廬。尻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廬。毛詩魏風伐檀傳云。一夫之居曰廬。案先鄭所謂廬者。謂夫受田百畝。於中爲居。所謂二畝半爲廬舍者也。依後鄭義。則六遂無公田。又不從廬舍二畝半之說。詳匠人疏。云楊子雲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居也者。漢書楊雄傳。述雄自序云。楊氏漢元鼎間。避仇。過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郭。有田一廬。有宅一區。顏注引晉灼云。周禮上地夫一廬。一百畝也。案廬卽廬字。先鄭蓋謂此經夫一廬。謂田中之居。楊雄有田一廬。直謂田百畝。二者雖異。然亦以古制田百畝而中有廬。因謂百畝之田爲一廬。義足相證。故舉以爲況也。云玄謂廬城邑之居者。破先鄭居在田中之說。知廬在城邑者。卽載師云。以廬里任國中之地。是也。但此廬里。不在國城之中。城邑者。泛指六遂之城邑言之。孟子滕文公篇。許行曰。願受一廬而爲氓。蓋凡受宅者皆一廬矣。互詳敘官及載師疏。賈疏云。此經上中下地。皆云夫一廬。田百畝。百畝與一廬。別言之。則此廬與廬人。皆謂廬綿於其中。則此乃是廬里任國中之地一也。不得同爲百畝之田。詩所云三百廬兮者。自是三百家之稅。故亦廬表稅也。云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者。詳載師疏。孟子桑下無麻字。呂飛鵬云。此及載師問師疏。皆較孟子增一麻字。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句。詒讓案。載師注引亦無麻。此疑後鄭所加。引此者。證廬卽五畝之宅。破先鄭百畝之居之說也。荀子大略篇。亦云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

與孟子義同。後鄭意五畝之宅，皆在城邑中。孟子遺注，則續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爲說。後鄭所不取，詳匠人疏。云六遂之民，奇受一廩，雖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者。賈疏云：經餘夫亦如之，則餘夫皆有田有廩，是餘夫奇別更受廩，備後離居之法，故奇受一廩也。對六鄉不言餘夫之廩，上地又無萊，故云皆所以饒遠也。李鍾倫云：鄭以六鄉餘夫不別受廩，又上地不復加萊，據大司徒造都鄙，注不易一易再易，即此上中下地，彼不言餘夫亦如之，又無萊五十畝，此法見於司徒，而司徒主六鄉，故以爲鄉之田制如此，然彼實都鄙法，鄉當從遂，鄭於田法軍法，既以鄉爲類矣，而又以鄉與都鄙爲一法，何也？案李說是也。鄭謂於上田有萊等，爲甸稍縣都之通制，故云饒遠。縣師注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亦以郊外之遠，對郊內之近言之，然三等田萊之法，鄉遂制實同，而都鄙公邑則異。此以有萊者爲郊外六遂及都鄙之制，而以不易一易再易三等，爲六鄉之制，與大司徒經文及小司徒注義並相戾。詳載師縣師疏，又案後鄭以經云亦如之，蒙上廩田爲文，故謂餘夫奇受一廩，然春秋孟子漢志及先鄭何趙諸儒說，並止謂餘夫受田，不云受廩，大戴禮記曾子制言篇云：君子之爲弟也，近市無買，在田無野，盧注云：田，無廩也，則子弟不得與父兄同受廩，明矣。經云如者，亦止謂田萊耳，後鄭始誤會，非經義也。云王莽時，城郭中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者，亦證廩在城邑也。漢書食貨志云：王莽以周官稅民，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案莽制，即放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法爲之。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十夫，二鄉之田，百夫，一鄣之田，千夫，二鄣之田，萬夫，四縣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疏〕凡治野者，王念孫云：野下原有田字，於田中之制，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疏〕設五溝五涂以治之，故曰治野田，凡治野三字，已見上文，此文自作凡治野田，與上文不同，自唐石經始脫田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周頌噫嘻箋，及魯頌閟正義，引此並作凡治野田，噫嘻正義釋之云：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案王說是也，此記六遂治溝洫以制地之制也，六鄉之制，亦同。惟都鄙公邑制非田，與此異，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者，賈疏云：已下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可以通道向都及國城也。程瑤田云：遂人之不爲非田，確有可證。周頌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爲耦，駿發

曰私。是不盡非無公田之法也。耦曰十千。是萬夫之證也。里曰三十。是萬夫之田。方三十三里。又少半里。舉成數之證也。注云。十夫。二鄰之田者。以下並以家授田一夫計之。明授田與制邑。夫家數必相應。故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上文一夫授田百畝。是一夫即一家所受。六遂五家爲鄰。二鄰爲里。則有十家。論語所謂十室之邑是也。居同邑。耕同野。故十夫爲二鄰之田。凡十夫爲田千畝。不成方。其長十萬步。云百夫一鄰之田者。百家爲鄰。其邑百室。受田百夫。故云一鄰之田。凡百夫爲田萬畝。方十萬步。云千夫二鄰之田者。五百家爲鄰。二鄰爲里。則有千家。論語所謂千室之邑是也。千室受田千夫。故千夫爲二鄰之田。凡千夫爲田十萬畝。亦不成方。其長千萬步。云萬夫四縣之田者。二千五百家爲縣。其邑萬室。受田萬夫。故云四縣之田。凡萬夫爲田百萬畝。方千萬步。此並據遂人治六遂而言。若鄰之田制與遂同。則十夫爲二比之田。百夫爲一族之田。千夫爲二黨之田。萬夫爲四州之田。故詩周頌良耜云。以開百室。鄭箋云。百室。一族也。百室者。出必共池。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百室之田即百夫。故得共一池也。云遂溝洫。皆所以通水於川也者。即司險所謂五溝也。匠人注云。遂者。夫閒小溝。說文水部云。溝。水瀆。廣四尺。深四尺。洫。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又水部云。洫。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洫。廣二尋。深二仞。又水部云。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之於距川。言深之於水。會爲川也。案澮即洫之借字。遂亦作術。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遂。小溝也。洫字又作澮。毛詩文王有聲篇。築城伊澮。傳云。澮。成溝也。此五者。散文通謂之溝。亦謂之洫。左襄十年傳。鄭子駟爲田洫。又三十一。年傳云。田有封洫。杜注云。洫。田畔溝也。是也。通水於川。即小司徒注云。溝洫爲除水害是也。論語學而皇疏云。畝度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爲溝。通水流。水流狀然。因名曰洫也。遂。取其水始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閒之水曰溝。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程瑤田云。禹之治水也。濬洫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洫。二水爲澮。衆水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濬之理。於是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洫而澮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畝。然後一旦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靈達於川矣。其承畝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曷爲承之以溝。流通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構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洫字從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衆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泛溢之害也。云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者。並依匠人文爲說。澮廣深亦倍洫。而依彼文云。廣二尋。深二仞。不云倍者。鄭說洫爲七尺。則二仞爲丈有四尺。與廣不相等。其說非也。詳彼疏。賈疏云。此雖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

廣深。亦與井田溝洫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云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者。即司險所謂五塗也。說文寸部云。徑。步道也。田部云。畛。井田閒陌也。是部云。道。所行道也。足部云。路。道也。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塗。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道。蹈也。路。露也。言入所踐蹈而露見也。詩周頌載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毛傳云。畛。場也。鄭箋云。畛。謂舊田有徑路也。鄭言此者。欲見五塗向外則達於畿。向內則通於國都也。此徑畛等。即所謂阡陌。都鄙井田之塗亦同。故說文以畛爲井田閒陌。散文塗道路亦通稱。孔廣森云。楚國以畛記田。故楚辭曰。田邑千畛。戰國策。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殆因周十夫有溝。其徑名畛。遂謂十夫之地。千畝爲畛歟。云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者。賈疏云。此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容二軌。塗容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畛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六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是以春秋有牽牛蹊。蹊。即徑也。論語案。徑容牛馬。故說文謂之步道。鄭月令注。亦云步道曰徑。明才容徒行。不容車也。畛容大車者。鄭依車人說。大車徹廣六尺。則畛廣六尺。侈於溝二尺也。說文田部云。畷。兩陌閒道也。廣六尺。許說畷。與此畛廣正同。塗容乘車一軌者。依匠人注。說乘車軌廣八尺。則塗廣一尋。與池正同。廣於畛二尺也。道廣二尋。與治正同。倍於塗也。路廣三尋。廣於道三之一也。惟徑之度無可考。以次減之。徑其廣四尺。侈於遂二尺與。知徑非廣二尺與遂廣同者。周尺一尺。校今尺不及八寸。二尺止一尺六寸弱。於度太狹。不足以容牛馬。以畛之廣侈於溝二尺例之。則徑廣亦不必正與遂同也。鄭釋五塗廣度。於衰分不誤。唯車人大車徹廣。疑當作八尺。則畛廣六尺。尙未能容大車耳。詳彼疏。又凡鄭所云。容大車乘車機軌者。必容方軌並行。若必適如每軌八尺之數。則方軌並行。不能無擊互之患。蓋此注及匠人說道塗之廣。凡度以軌者。皆主築治之地而言。至道塗兩旁。既臨溝田。必非隨地勢爲之。自當留不築治之餘地。以爲隱固。故二軌之道。兩車往來。足相容讓。但餘地之廣。既不占正軌之度。則當隨地勢爲之。不可豫定尺寸。故注不備論耳。云都之野塗與環塗同。可也者。明此五塗與五溝相並。而匠人野塗。則爲野之大路。二者小異。但都之野塗。不過三軌。此川上之路。亦三軌。與彼略同也。其郊甸之野塗則五軌。廣於川路二軌。賈疏云。案匠人云。環塗以爲諸侯經塗。野塗以爲都經塗。鄭注云。經亦謂城三道。諸侯環塗五軌。其野塗及都環塗野塗皆三軌。彼注亦與此注同。皆以爲都之野塗。與環塗同。依內則云。道有三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是以鄭解川上之路。及都之野塗。皆容三軌也。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者。詩周頌噫嘻箋義同。孔疏云。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之。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賈疏云。此

解經萬夫有川之意。從西北隅北畔至東頭。有十澮。一澮百夫。十澮千夫。千夫萬步。萬步有三十三里百步。百步是少半里。以九澮摠而言之。則萬夫矣。故云萬夫者。三十三里少半里矣。云九而方一同者。同方百里。里有九夫。一澮有九萬夫。此云萬夫有川。以九乘之。與一同夫里之數正相等。但澮澮之體不同耳。賈疏云。案匠人云。廣尺深尺謂之澮。以至方百。百爲同。同問廣二尋。深二仞。彼井田法。澮澮稀少而云同。此雖澮澮法。澮澮稠多。與彼井田相準擬而言也。云以南畔圖之。則遂從澮橫。澮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者。賈疏云。案詩有今適南畝。又云。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澮。十澮卽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澮。十澮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四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程瑤田云。畝。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間。夫間。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澮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澮。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間言夫也。澮經十夫。流入於澮。澮之長如澮。縱承十澮。十澮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澮也。澮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澮。而橫承十澮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案程說是也。晦制南東。各視其土宜爲之。南畔則畝橫遂從。澮橫澮從。澮橫澮從。東畔則畝從遂橫。澮從澮橫。澮從川橫。五涂之從橫。與五澮同。鄭止圖南畔者。以東畔與南畔。從橫正相反。可以類推也。至萬夫有川。鄭謂九澮而川周其四旁。程則謂十澮而川流其一面。蓋鄭意萬夫之田。縱橫皆有二川夾注其外。故中止容九澮。若爲十澮。則當獎千夫之田。於數不合也。然如鄭說萬夫九澮。則其一而近川。千夫十澮。遂無所入之澮。若以十澮之水。徑注於川。則五澮皆由小注大。由淺注深。以次灌輸。斷無十澮越澮而注川之理。至萬夫之川。一面爲之。已足承十澮之水。若四周爲川。則占地遽增三倍。而又無益於用。其誤殆無疑矣。詩周頌噫嘻疏。又謂遂澮澮皆以九積數。蓋襲鄭九澮之說。而誤益甚矣。又案遂人之澮澮。以十積數。爲鄉遂不井之田澮澮之制。匠人之澮澮。以八積數。爲都鄙井田澮澮之制。其形體之異。互詳匠人疏。又案遂從在夫間。長竟一夫。凡六十丈也。澮橫承十遂。其長十倍於遂。竟十夫凡六百丈。加以十遂二丈。十徑四丈。通六百零六丈爲一澮之長。澮從與十澮爲方。積百夫。長亦竟十夫六百丈。加以十澮四丈。十畝六丈。通六百一十丈。爲一澮之長。澮橫承十澮。其長十倍於澮。竟百夫六千丈。加以十澮十涂。共十六丈。又加百遂百徑六十丈。通六千零七十六丈。爲一澮之長。川從與十澮爲方。積萬夫。長亦竟百夫六千丈。加以十澮十道。共三十二

丈。又加百溝百畝。共百丈。通六千一百三十二丈。爲一川之長。川寬百夫六千丈。卽三十三里少半里也。云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者。此有六遂受地之法。亦據王制三分去一之率。通計之也。鄉遂皆爲不井之地。故同川此法。其都鄙制井田。則所去不止三分之一。詳小司徒載師疏。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遂人主六遂。與司徒主六鄉同。唯在二百里以內。今經云以達于畿。明畿以內之中。雖有都鄙作井田之法。遂人亦盡主其地。公邑之中。爲溝洫之法。與鄉遂同。遂人盡主之可知也。案公邑亦當爲井田。賈依鄭說謂公邑爲溝洫。誤也。經言以達於畿者。明道路四達無阻耳。非謂遂人溝洫之制。達於五百里之置地也。詳匠人疏。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登。成也。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應讀爲池。職謂民九職也。分其農牧衛賦。九賦也。政。疏。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者。猶小司徒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役。出士徒役。疏。制。云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猶小司徒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也。六遂征役之法。與六鄉略同。據鄉大夫經舍征之法。老幼廢疾之外。尚有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之屬。經不具言。故更以其施舍者。通咳之。鄉師國比之法。又云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遂師亦然。此及小司徒並云可任者。亦文不具也。注云。登。成也。猶定也。夫家。猶言男女也。應讀爲池者。小司徒注義並同。凡經云施舍者。注並讀爲弛舍。詳小宰疏。云職謂民九職也者。九職見大宰。此卽大司徒載師之地職是也。賈疏云。以其頒職而作事。是民之九職。使之作事而遺出九貢也。云分其農牧衛虞之職。使民爲其事也者。說文支部云。攷。分也。頒卽攷之借字。象胥注云。作。使也。鄭意經作事。卽大司徒之土事。小司徒之地事是也。農牧衛虞。亦約舉九職之三。與載師地職注義同。云載師職云。以物地事。授地職。互言矣者。謂經云職事。卽是分職使民爲其事。職事相貫。而載師則以地職與地事分舉。明是互文見義。實無二事也。賈疏謂彼云物地事。不云貢。此云令貢賦。不云物地事。地事與貢賦相互。非鄭指也。云貢。九貢也者。據闡師任民之貢有九。亦卽大司徒之地貢是也。九貢。卽大宰九職所出。而彼職之九貢。則與土均之地貢。並爲邦國貢。與此異也。云賦。九賦者。據大宰九賦。三曰邦甸之賦。卽六遂及公邑所出。其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甸遂亦有之。是則不備九賦。鄭通言之耳。云政役。若出士徒役者。政亦當讀爲征。與小司徒之征役。及均人力政。義同。賈疏云。卽上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是也。若

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役謂師田，若有功作，遂之大旗，熊虎。〔疏〕野役者，猶後云六遂之役，不云六遂者，容甸以外公邑之役亦治之。賈疏云：若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之類也。云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賈疏云：謂令縣正已下，縣正云：若將川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沈彤云：野，公邑官亦包之。詒讓案：遂吏帥民而至，亦致之於司空，與鄉師大役帥民徒事同。云以遂之大旗致之者，依司常大閼云：帥都建旗，大司馬治兵云：軍吏載旗，攷彼二經，帥爲軍將，都爲大小都之長。軍吏爲六軍諸將帥，咸與遂吏無涉。唯鄭注司常帥都云：六鄉六遂大夫也。而大司馬云：帥都載旗，注又專主遂大夫爲釋，其說實不槁。依經義，遂大夫當在大司馬郊野載旄中，又爵爲中大夫，則尤不得建大旗之禮，而此云遂之大旗者，蓋義取期民，以旗表事，故不依遂吏建旗恆法。敘官注云：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鄉師時田，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六遂爲六鄉之副，故起野役，亦同用大旗也。此與司常大司馬建旗敘爵不同。詳大司徒疏，賈疏云：以其遂人雖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旗致衆，今遂人掌衆與大司徒同，故致衆得用熊虎爲旗也。案賈說本鄉師注義未槁，詳彼疏。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者，小宰注云：役，謂發兵起徒役也。又小司徒注云：役，功力之事。閼胥注云：役，田役也。是師田及他功作起徒役之事。通謂之役，遂師大喪，亦云道野役是也。賈疏云：以其縣正所云，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爲此事致之，明此役與彼同。其云功作，則移執事之等是也。云遂之大旗熊虎者，據司常九旗，熊虎爲旗，案此遂之大旗，蓋卽熊旗之旗。熊義云：四旗，詳大司徒司常疏。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疏〕凡國祭祀，野牲，令野職者，此官掌令遂師共野牲，令委人共野職也。若然，野牲言共亦令之。野職言令亦共之，皆互文見義。注云：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者，野牲，卽九職中載牧所養之鳥獸，其在遂地者，則遂師共之。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也。賈疏云：謂牛羊豕在六遂者，故曰野牲。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共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云野職，薪炭之屬者，此野職，唯據祭祀所用，故知薪炭之屬，與遂師云：入野職于玉府者爲貨賄，異也。賈疏云：此官令之，委人斂之，故下委人云：掌斂野之賦，又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委積於廬。〔疏〕凡客，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蓄聚之物，言之屬者，兼此諸物也。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宿市。〔疏〕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者，此贊大小司徒也。賈疏云：案大司徒云：令野修道委積，彼謂攝令遺人，此於百里外野道，又令之，是亦令遺人也。案賈據大司徒注義，方苞，蔣載康，謂修道當令野廬氏，二說相兼乃備，詳彼疏。又案此野

道。即遺人云。國野之道。蓋通咳匠人野涂五軌。及甸以外公邑采邑。野涂三軌。凡賓客往來所出道路。此宜並令修之。與上文野田五涂異也。注云。委積於廬宿市者。並據遺人文。大喪帥六遂之役

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綽。舉棺索也。葬。舉棺者。主

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疏。大喪相終始也。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備。皆葬下棺也。聲相似。疏。大喪

遂之役而致之者。大喪。亦謂王及后之喪。知不闕世子者。世子喪。當用諸侯禮。不得備六綽也。云及葬。帥而屬六綽者。謂葬載及窆時。以索舉棺。亦帥遂役屬著舉下之也。云及窆陳役者。釋文作及窆。云劉昌綽反。穿也。本作窆。

賊彼驗反。與注相應。阮元云。陸從劉昌宗作窆。與注乖。當從賊。喪本作窆。今本是也。段玉裁云。劉本大誤。與注不相應。或云注有給墓上事及窆之文。然窆爲穿地。窆爲下棺。事各不同。致役爲墓上事。及窆陳役爲窆。蓋六遂分

任其役也。案阮段說是也。此云及窆陳役。猶遂師云及窆抱磨也。劉陸本。蓋涉注文而誤。注云。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者。賈疏云。以其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故知致役給墓上。墓上則說載

下棺之等。竊謂穿壤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以其地官之卿。掌徒庶之役。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綽。舉棺索也者。綽與緇同。白虎通義崩薨篇云。緇者。所以牽持棺者也。

緇。記注云。綽。引同耳。廟中曰綽。在塗曰引。檀弓。引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棺及殯。皆執緇。注云。車曰引。棺曰緇。喪大記言。葬。川輻四綽。注云。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綽。既夕禮注云。引。所以引棺車。在輻輳

曰緇。左宣八年傳。冬葬敬嬴。早無麻。始用葛。杜注云。葬所以引棺。殯則有之。以備火災。葬則以下極。孔疏云。禮葬字或作緇。或作綽。繩之別名也。緇者。所以引棺。於殯則已有之。繫於輻輳。以備火災。有災則引棺以避火。及葬

則用之以下極也。案孔說是也。統覈諸經注。蓋綽與引。同爲大索。以麻爲之。棺殯於廟時。則繫於輻輳。以備遷舉。及將葬。載極於車時。亦以綽舉而載之。既至壙。又以綽繫於輻輳。舉而下窆也。析言之。則在廟在壙舉棺之索。謂

之綽。在道引車之索。謂之引。引屬於輻輳之軸。綽屬於輻輳。其用不同。故大司徒注。詁引爲引喪車索。與此綽訓舉棺索異。通言之。則綽引同物。故既夕及雜記。並以綽引通稱。先鄭大史注云。引六緇。曲禮注孔本亦云。綽。引

車索是也。釋名釋喪制云。從前引之曰緇。緇。發也。發車使前也。縣下壙曰緇。緇。持也。徐徐持下之也。案劉釋綽爲發車使前。亦即以引爲綽。其所云縣下壙曰緇。乃正是禮注之綽。綽。持字通。故喪大記注。亦云綽或爲率。率即

肆也。云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者。載謂舉棺載於柩車。既夕禮。遷祖正柩。後云乃載。注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是也。說謂說下棺於地。既夕。在廟載及至塋。兩云屬引。後引即絆。故注云。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柩耳。是也。二者一升一降。並當舉棺。故皆用絆。詳喪祝疏。云用絆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者。賈疏云。案雜記。諸侯執絆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天子千人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案檀弓孔疏。引何胤說。與鄭賈同。白虎通義崩葬篇。說天子之制。云臣子更執紼。晝夜常百二十二人。御覽禮儀部。引作千二百人。義較今本爲長。蓋鄭據倍諸侯數班。據王禮之大數。說雖異。義並得通。至呂氏春秋節喪篇云。世俗之行喪。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此則戰國之侈制。不足以證禮也。云陳役者。主陳列之耳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賈疏云。以其經云及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千人執紼。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云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者。鄉師云。大喪川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紼。以與匠師帥而治役。及窆。執紼以涖匠師。鄭言此者。明三官相與爲官職。非遂人所專治也。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卽遠相終始也者。賈疏云。知義然者。案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絆及窆陳役。鄭據此二文言之。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爲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殯車。屬六絆。則六遂爲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爲始。至殯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爲終。以二處合自共爲終始。故云卽遠相終始也。是以大司徒注云。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絆也。論議案。檀弓云。飯於闕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此注卽據彼文。正棺謂正柩於兩楹之間。詳小司徒疏。啓謂啓殯。朝謂朝祖。並詳喪祝疏。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餽。皆葬下棺也。聲相似者。鄉師大僕注義並同。聲相似者。謂窆封餽三字。聲類並相近。餽。舊本作作。宋本作餽。葉鈔釋文同。今據改。案正字當作。借作餽。餽餽皆譌。並詳鄉師疏。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施。讀亦弛也。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疏〕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者。賈疏云。以遂師下大夫四人所掌六遂。亦如鄉師生六鄉。亦二人共主三遂。故云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云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卽四時小案比之事。亦當以國比之法治之。

屬以輿帝先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以輿帝先者。與幕人爲官聯也。先謂先柩行至墓。豫張設之。云及望抱磨者。抱卽衰之借字。說文衣部云。衰。裏也。國策秦策。高注云。抱。持也。賈疏云。及。至也。謂柩車至壙。望。下棺也。下棺之時。遂師帥其執紼者之人名。歷適而校數之也。云共丘龍及蜃車之役者。役卽上野役。此蒙丘龍蜃車二者爲文。丘龍以取土。蜃車以載柩。二者皆須徒役。此官則於所作野役中。簡選以共之。賈疏云。土曰丘。謂共爲丘之龍器以盛土也。蜃車之役。謂在祖廟中將行。共蜃車以載柩之役人也。案賈意蓋謂共役并共龍車之器。今攷蜃車卽巾車。柩路此王之柩路。當亦巾車共之。稍人注。謂王柩路。遂人共之。非也。又廟中將行。載柩屬六引。當用鄉役。不當使遂官共之。鄭雖謂遂出柩路。而此注兩言執紼。則自謂共蜃車說載之役。非在道引行之役也。又丘龍似亦非遂官所共。賈疏說皆未塙。詳後及稍人疏。注云。使以輿帝先者。大宰也者。賈疏云。以其天官幕人。掌共帷幕。輿帝先者。大宰。故知使幕人以輿帝先。是大宰也。詒讓案。輿帝雖幕人所掌。然但主共張。其奉而致之墓者。仍是六遂徒役之事。然則帥其屬者。卽遂師自帥其所屬官及徒役。特聽大宰之使令耳。賈謂大宰使幕人。非經注意也。云其餘司徒也者。謂道野役以下諸事。皆司徒使遂師爲之。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而治其政令。稍人云。大喪。帥屬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是大喪之役事。自鄉遂以至公邑。司徒盡掌治之矣。云輿帝先。所以爲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者。幕人注云。帝在柩上。此別爲神坐上亦有帝也。輿則在旁。賈疏云。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凶靈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輿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帝之承座。以爲神坐也。云道野役。帥以至墓也者。賈疏云。以其云導。導是帥引之言。故知從廟帥引。往至墓所也。云丘龍之役。爲復土也者。冢人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又云。及窆。以度爲丘隧。小宗伯注云。窆。謂葬穿壤也。復土。詳小司徒疏。賈疏云。窆謂穿地。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爲丘壟。皆須龍器以盛土也。云其器曰龍者。說文竹部云。龍。舉土器也。淮南子精神訓云。負龍土。高注云。龍。受土籠也。云蜃車。柩路也者。據巾車云。小喪共圍路。卽此蜃車也。圍柩。古今字。互詳巾車疏。雜記孔疏云。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輿車同。故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於階間。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輿車。輿車。卽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云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者。賈疏云。謂在祖廟中。遂匠納車於階間。卻而上載之。乃加帷荒。帷荒卽柳也。四輪迫地而行。卽輕車以二軸而貫四輪。卽許氏說文云。無輻曰輕者也。詒讓案。蜃車之制。既夕記注云。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轂前後轆。轅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輕爲輪。又雜記注云。輕崇蓋半乘車之輪。據此則凡蜃車皆四輕輪。崇三

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燕策。新序雜事。作歷室。蓋古字通用。惠士奇云。磨當作秣。說文。秣。秣疏適秣也。從二禾。讀若歷。適者。適均。呂覽辨士篇曰。稼穡而不適。謂分布不均。故二禾相比。秣疏乃適也。然則執磨者千人。分布於六幹。如禾稼有行。勿使疏密。正其行。齊其力。巡行校錄。遂師執書數之。名曰抱秣。秣借爲磨。歷磨。皆以秣得聲。漢書議郎耿育疏曰。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王充謂太王實父以王季當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大伯覺悟。去而避之。合觀衆說。則適秣之義明矣。孔廣森云。魏書蔣濟傳云。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歷適。猶適歷。疏密均布之謂。磨者。執幹人名籍。取適歷之義。以爲稱也。古者發大役。必籍其名而稽數之。師則拱稽。喪則抱磨。案孔說是也。此經云抱磨。與大史大師抱天時。大遷國抱法。義同。並謂抱持圖籍之書磨者。卽校次執幹者之名籍。周書世俘篇云。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馘磨卽校數俘馘之籍。可與此經互證。又月令季冬。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士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注云。歷。猶次也。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注云。簡歷。謂算其陳列之也。此磨與彼歷。聲義並同。蓋因簡歷人役。遂稱其簿書爲磨。猶小宰八成。聽師田以簡稽。卽簡閱稽計士卒之簿書也。云遂人主陳之者。賈疏云。案上遂人云。及望陳役是也。云而遂師以名行校之者。賈疏云。但執幹之人。背碑負引而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疏〕軍旅田獵。平野民者。卽遂人云。師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卽田獵平民之事。彼注亦訓平爲正。蓋正其行列。使不踰越。正其部伍。使不混淆。亦以軍法部署之。鄭司農云。比讀爲庀者。前注同。此比爲校比之義。不當爲庀。故後鄭不從。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讀亦爲弛。功事。九職。〔疏〕各掌其遂之政令者。賈疏云。此一經與遂至鄰長。皆六遂之吏。與鄰吏鄉大夫至比長地治不同。而職掌相等。鄉吏職詳而此略者。亦以其可互推。文不具也。注云。施讀亦爲弛者。亦蒙遂人遂師而言。詳小司徒疏。云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者。賈疏云。大宰以九職

任萬民。彼云任。即此功事。謂任之使有功者也。論讓案。大宰九職。大府謂之九功。故知功事即九職之事。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

邑。政令戒禁。〔疏〕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者。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此正遂吏之歲會。亦即此官之遂大夫亦施焉。〔疏〕官成官計也。注云。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

遂大夫亦施焉者。據卿大夫云。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此官與彼職事同而文異。故鄭意此邑兼舍都鄙四之邑而言。公邑謂六遂以外甸稍縣置四等公邑。即載師注所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

如縣正者是也。采邑亦即載師之家邑。小都大都之吏是也。賈疏云。言之者。若直言遂之吏。則不容公邑與采邑。今遂大夫不言遂之吏。變云爲邑。則遂中可以兼公邑采邑二者。故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以其遂人云掌野。又云

以達於畿。故知亦施政令戒禁。案鄭意當如賈說。但此官爲遂吏。唯主當遂一萬二千五百家。與遂人遂師通掌甸稍縣者異。則其政令不得及於公邑采邑。此經云爲邑。當與里宰鄰長諸職凡言邑者同。即鄰里節鄙縣所治之邑里也。鄭

賈說未塙。詳里宰疏。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簡。猶閱也。稼器。耒耜耨耨之屬。稼政。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疏〕

注云。簡猶閱也者。小宰注同。云稼器。耒耜耨耨之屬者。茲其。宋蔡州本作滋其。賈疏作滋基。案雍氏注亦作茲其。賈本及宋本。似並非是。月令季冬修耒耜。具田器。鄭彼注云。田器。耨耨之屬。此脩稼器。蓋通彼耒耜田器備脩之。

國語魯論章注云。耨。茲其也。管子小匡篇。尹注云。耨。耨耨也。廣雅釋器云。耨耨。耨也。一切經音義。引耨耨篇云。耨。茲其也。說文木部云。耨。斫也。齊謂之耨耨。孟子公孫丑篇。雖有耨耨。不如待時。趙注云。耨耨。田

器耒耜之屬。案茲其基。字並通。依月令注。茲其與耨耨。趙岐說非。云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皆脩封疆。耨耨。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者。鄭彼注云。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

禮作遂。遂。小溝也。步道曰徑。相。視也。案彼上文云。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亦是命田官修稼政之事。故引以爲證。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耒。明其有功者。屬

其地治者。興耒。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興。猶舉也。〔疏〕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耒者。亦謂每三年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正月。大案比而興遂民。詳小司徒。卿大夫

疏。賈疏云。三歲大比以下。若卿大夫三歲大比。與賢者能者。其義同。變之耳。吏則遂大夫已下縣正至鄉長。云明其有功者者。此六遂之官計也。大比。與大計事相因。故興耒之時。兼察吏也。云屬其地治者者。地治。大司徒云。

有地治者。靖氏云。有地之吏。卽上爲邑者是也。注云。與。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者。此亦變民言也。經注。卽字。亦並當作。詳。遂人疏。此謂行鄉飲酒之禮於遂序。以興遂之賢能。如鄉大夫賓興六鄉賢能之禮。王制。說大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移之郊。移之遂。注亦謂遂大夫掌之。爲習禮於遂之學。是也。又案。六遂與六鄉。治教相。此遂大夫與。卽用鄉飲酒之禮。其屬縣正如州長。則縣亦當有春秋以禮會民。射於縣學。鄒師如黨正。則鄒亦當有國索鬼神。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經唯於此職著與。之典者。文不具也。凡遂學降於鄉學一等。與州黨之學。同爲無室之序。詳州長疏。賈疏云。此文不具。故鄭就鄉大夫解之。彼以鄉飲酒興賢能者。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此職亦然也。云與猶舉也者。大司徒注同。云屬猶聚也者。州長注同。云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勅其餘以職事者。國語周語云。尊貴明賢。章注云。明。顯也。此明其有功。亦謂舉而顯異之。與八統遠吏義同。勅亦勅之借字。詳大宰疏。呂氏春秋孟春紀。田事既飭。高注云。飭。讀作勅。勑督田事。是勑有戒督之義。其餘謂所明之外。凡無功無過者也。賈疏云。謂當與舉之時。因舉治民之吏。鄰長以上吏之有功者而升之。又聚其地治。鄰長以上。勑之。以職事。使之不慢也。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鼓兵革。〔疏〕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者。賈疏云。謂將四通之事。以戒勑其功事。功事。卽上注九職之功業也。也。云而誅賞廢興之者。此六遂之官計官刑也。賈疏云。此亦如大宰注。大有功。不徒與。又賞之。大無功。不徒廢。又誅之。注云。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云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者。賈疏云。此無正文。唯約上下文而知義耳。案遂師云。夫家衆寡。六畜車輦。此遂大夫亦云。夫家衆寡。以教稼穡。鄭長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云。趨其耕耨。鄭據而言。故以四事當此四達。黃度云。四達。謂達之於四疆。案鄭訓達爲通。是也。而以夫家衆寡等。充四達之數。則未安。四達之義。似當以黃說爲長。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時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於四疆。有闕而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義生。不利衣食。鷦冠子道端篇云。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皆此經四達之摛詁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疏〕各其縣之政令徵比者。賈疏云。謂政教號令。徵發校比之等也。云以頒田里者。亦依遂人上中下地三等之法。頒授之也。云以分職事者。荀子王霸篇云。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所謂分其職事也。賈疏云。卽九職之功事。

也。云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者。釋文。趨。作趨。云本又作趨。案陸本是也。說文走部云。趨。走也。趨。疾也。趨。聲近。經典亦多通用。經例。凡趨走字作趨。催促字作趨。與說文正同。職喪云。趨其事。字亦作趨。可證。鄭長里宰。並云。趨其耕耨。蓋皆傳寫訛誤。稼事。即耕耨。謂疾督其田事。而課其勤惰。以爲賞罰也。注云。徵。徵召也者。司市注義同。云比。案比者。謂案戶比民。漢制以八月案比。所謂小案比也。詳小司徒疏。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司農云。謂轉相佐助。〔疏〕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者。民也。言師田。謂出師征伐及田獵也。言行役。謂若巡狩及功役。注云。移執事。移用其民者。王安石云。若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也。論議案。此與大宰九職。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事異而義同。方苞云。移執事。謂掌固之移甲役。其職云。與國有司帥之。即縣正也。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則遂師掌之。帥之者。則鄭長里宰耳。案方說亦通。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者。亦與遂師後鄭注義同。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疏〕事。事訖。乃稽考其功多少。當計會其事之可否。而有功者賞。無功者誅也。而誅賞。〔疏〕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者。此縣吏之官計官刑也。賈疏云。此經結上文功役之。鄆師。各掌其鄆之政令祭祀。祭祀。祭也。〔疏〕同。黨祭祭。故知此鄆所祭祀。謂祭祭也。凡作民則掌其戒令。起役也。〔疏〕田行役。作民。謂起役也者。胥注云。作。起也。鄆師在遂。與六鄉黨正相等。黨正云。凡作民而師。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上。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時也。四。〔疏〕以時數其衆庶。文每云野役。故知此作民。亦是起役事也。賞者。媿。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數其衆庶。亦即小案比。猶黨正云。以歲時澆校比也。王制孔疏云。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鄆與黨同。縣正主射。鄆師主正齒位。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注云。時。四時也者。宮正注同。蔣康虞云。據黨正四孟讀法聚民也。論議案。鄭意周法。一歲四時有小比。詳小司徒疏。歲終。則會其鄆之政而致事。〔疏〕歲終。則會其鄆之政而致事者。此正鄆之歲終。亦鄆吏之官成官計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

鄺長各掌其鄺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校猶數也〔疏〕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者亦謂四時小案比也云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者賈疏云謂民之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祭祀謂若族祭醴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鄺師鄺長皆不言所祭神者六遂與六鄉互見其義也注云校猶數也

者明與縣正數衆庶義同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段借爲校數史記平準書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裴氏集解引如淳云校數也又漢書嚴助傳顏注云校數也廩人注云數猶計也是校數同訓計凡全經云

校比者義並同夏官釋文謂比校字當從手旁非也詳夏官敘官疏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簡器簡穰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大夫〔疏〕甲冑盾也賈疏云謂師田及巡守之等直言以旗鼓兵革不言車輦文不具注云簡器簡穰器也者賈疏云見遂大夫職云正歲簡穰器脩穰政則此官與遂大夫共簡之云兵器亦存焉者

以鄺長爲遂人之屬其在遂又與六鄉族師職掌相等遂人族師並云簡其兵器則知此簡器亦常兼有兵器也但遂人族師兵器並當分爲二鄭則謂即戎器義尙未瑯耳兵器詳玉府疏惠士奇云鄺長簡兵器以備追胥非以供軍旅會同之用也案惠說是也此簡兵器亦兼有時田以田事獎卒竭作兵器亦民閒自共與大師異也六遂副六鄉

亦出軍而不出車馬兵甲詳小司徒疏云有司遂大夫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聽之受而行

者以鄺長即遂大夫之屬明當佐彼同簡穰器等也之也女功〔疏〕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者趨當作趨詳縣正疏賈疏云此鄺長親民故趨其耕耨並稽考女

絲枲之事〔疏〕功之等事詒讓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五穀畢人民皆居宅里正趨耕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彼說井田一里八十戶里正爲之長蓋與鄺長爵秩略相儔故稽女功之事亦略同也注云聽之受而行之也者國策秦策高注云聽受也賈疏云知非聽斷之者以鄺長中士官惟承受遂人以下之事不得專聽斷故知聽謂受聽而行之也云女功絲枲之事者即大宰九職嬪婦化治絲枲之事九嬪婦功義亦同六韜農器篇云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管子山國軌篇亦云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即稽女功之事

功業若干即稽女功之事

周禮正義

卷三十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邑猶里也。

〔疏〕

掌比其邑之衆寡者。此亦四時小案比也。云與其六畜兵器者。兵謂五兵器。謂車轂用器。

之筭。詳玉府疏。注云。邑猶里也者。明此邑卽一里二十五家之邑也。爾雅釋言云。里。邑也。郭注云。謂邑居。金鶚云。云邑者。民居之所聚也。釋名云。邑。猶侶也。邑人聚會之稱也。說文云。邑。國也。謂國都所在也。邑爲民居所聚。民居有多少。故邑有大小。極其大而言之。則爲王都之邑。極其小而言之。則論語有十室之邑。其間大小不等。未可枚舉也。邑之制。在國中。則始於一里二十五家。在野。則始於四井三十二家。在國中者。二十五家爲一里。里有巷。巷口有閭。一里之人聚居於此。故謂之邑也。在野者。四井之田。凡三千六百畝。其民居計三十二家。聚於一處。猶今之村落。然如地狹勢偏。不足四井。則或三井。或二井。或一井。皆可爲邑。孟子云。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可見一井亦可爲邑矣。論語謂十室之邑。卽一井之邑。一井八室。晉十室。舉大數也。鄉遂之邑。以二十五家爲制。如有不足。或四鄰。或三鄰。或二鄰。皆可爲邑。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室也。十室之邑。此至小者。下此不可以爲邑矣。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縣。五縣爲遂。自閭以至鄉。自里以至遂。皆邑也。每閭每里。星羅棋布。偏於百里之間。縣師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注云。郊里。郊所里也。賈疏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郊而曰里。明是以一里爲一邑。里與閭亦通稱。案金說甚覈。但依鄭說。畿內井田不制公田。則上地一井有九家。四井之邑。有三十六家。中下地依率遞減。金從賈稍人疏。說謂一井八室。乃侯國制公田之法。畿內無此也。又案凡鄉遂公邑之民。皆聚居於邑里。而耕其邑外之田。其邑里之大小。則以夫家之數爲之。雖視地形爲分合。然大率一家如受廬宅五畝。則二十五家之邑。民宅占地百二十五畝也。以歲時合耦于耜。三十六家之邑。民宅占地百八十畝也。涂巷官府不在此數。其地則固包於三分去一之內矣。

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

杜子春云。勸讀爲助。謂相佐助也。玄謂勸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季

冬之月令。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秩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

〔疏〕以歲時合耦於勸者。賈疏云。歲時者。亦謂歲之四時。云趨其耕耨者。趨亦當作趣。詳縣正疏。云以待有司之

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者。賈疏云。以六遂之賦稅。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則此財賦。言待有司徵斂者。謂縣師

旅師也。方苞云。遂之財賦。遂師徵之。疏誤。案方說是也。遂師云。以徵財征。則此官所待者。即遂師之徵令。及

司稼之斂法是也。財賦者。大司徒以土均之灋。以斂財賦。注云。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軍賦。此財賦義與彼同。然

亦常兼九職之力征言之。縣師掌公邑。旅師掌聚勸粟屋粟閒粟。咸不掌六遂之賦稅。賈說並非是。詳縣師旅師疏。

注云。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三耜爲耦。此言兩人相耦而耕也者。彼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此合耦。即

謂兩人併發一尺之耜也。惠士奇云。古者二耜爲耦。而輓犁以耕。管子乘馬。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程瑤田云。耜

之長自本至末。尺有一寸。其本廣五寸。本有筴以受耒者也。用以耕。一人之力能任一耜。而不能以一人勝一耜之耕。

何也。無佐助之者。力不得出也。故必二人並二耜而耦耕之。合力同奮。刺土得力。土乃迸發。以終長畝不難也。故

后稷之爲畝田。亦必用二耜爲耦。廣尺深尺之法也。里宰以歲時合耦於勸。言農事最重。必於先年季冬之月。合耦於

里宰治處。合耦者。察其體材。齊其年力。比而選之。使能彼此佐助。以耦耕也。周頌曰。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又

曰。其耕澤澤。千耦其耘。言耕者必言耦。以非耦不能善其耕也。耦之爲言並也。共事並行。不可相無之謂耦。鄭司

農云。勸讀爲藉。杜子春云。勸讀爲助。謂相佐助也者。遂人云。以興勸利。注云。鄭大夫讀勸爲藉。杜子春讀勸

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義並與此同。賈疏云。藉。借也。非相佐助之義。故後鄭不從之也。杜子春讀勸爲助。謂

相佐助也。於義合。但文今不足。故後鄭增其義也。云玄謂勸者。里宰治處也者。卽里宰之官府治事處也。段玉裁云。

鄭君說與遂人異者。以經文言於勸。則勸必有其地。故訓爲里宰治處。云若今街彈之室者。賈疏云。鄭以漢法況之。

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王應麟云。金石錄有漢都鄉正街彈碑。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碑。平氏縣有

南陽都鄉正街彈碑。韓釋亦以爲街彈勸碑。蓋未考此注也。酸棗令劉熊碑云。愍念蒸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殷

門更。惠士奇云。周書大聚云。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敬

爲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俱耘。此里宰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興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於街立

爲長。飲食相約。與彈相庸。耦耕俱耘。此里宰合耦之法也。與彈相庸者。興起而檢彈之。以佐助其功也。漢於街立

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開粟者。說文平部云。聚。會也。此官掌野民興積之事。故主聚此三粟。聚者對下散利爲文。謂會合儲積之以待用也。此三粟。本非農賦之正法。賈疏謂此旅師斂六遂之稅。非是。六遂之正稅。非旅師所掌。詳後疏。

注云。野謂遠郊之外也者。委人注義同。詳甸師疏。案此野當通六遂及公邑言之。鄭賈謂唯據六遂說未咳。云勸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者。此亦讀勸爲助。與遂人里宰杜注同。賈疏云。六鄉六遂與公邑三處。皆爲溝洫法。三等采地。乃爲井田。今此六遂之中。鄭云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稅粟。以爲井田。與例違者。但鄉遂之中。雖爲溝洫法。及其出稅。亦爲井田稅之。是以小司徒職云。考夫屋。注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出地稅。亦取井有九夫。三三相保而稅之。故以井言之。江永云。旅師所掌。卽遂人以興勸利忙之事。勸粟者。農民合出之。因合耦于勸。故名勸粟。正猶隋唐社倉義倉。每歲出粟少許。貯之當社。以待年饑之用者也。旅師所聚。以勸粟爲主。勸粟無多。恐不足以給。又以載師之屋粟開粟益之。注謂勸粟民相助作近之。謂一井之中九夫之稅粟。非也。稅粟當入縣師。旅師惟聚此三粟。非徵賦之官。委人注言野之農賦。旅師徵之。亦誤。案江說是也。方苞。曾釗說同。六遂之稅粟。當入遂師。公邑之稅粟。當入縣師。皆非此官所掌。此三粟卽下文所謂興積。故言聚不言征。明聚民之粟而仍散之民。與賦民粟以共國用者。異也。鄭誤以爲正稅之粟。而以勸粟爲一井之稅。則與小司徒匠人法鄉遂不制井田之說。自相戾矣。賈知其不合。而又援小司徒攷夫屋之文。以曲證其說。不知三三相任。仍不可以言井。況彼文本指六遂外公邑制井田之法。並非謂鄉遂出地貢之法也。云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開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者。皆罰粟也。賈疏云。此並載師職文。但彼云出夫家之征。彼注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此經云粟。無取於家征之義。故略不言也。案鄭賈並據載師爲釋。但彼經云。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爲惰民罰粟。與大宰九職。閒民無常職者唯出口泉異。通而言之。惰民亦得謂之閒民。故罰粟亦稱閒粟。管子乘馬篇。說士農工商皆與功。而云不可使而爲工。則視其貧離之實而出夫粟。此足爲閒粟卽夫粟之證。又案屋粟閒粟。雖以屋夫爲名。其徵斂亦各有輕重之。不定以三夫一夫爲率也。互詳載師疏。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以賜衣食曰惠。以作事業。〔疏〕而用之者。此當屬上爲句。王安石云。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開粟而用之。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

饒之歲。當東作時。皆用此粟頒之。待秋而斂之。注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者。鄭以此云而用之爲更端之語。不當云而。故破爲若也。段玉裁云。而如若。一聲之轉。宋本作讀實者。實蓋曰之誤。曰譌曰。又譌實也。讀日與讀實爲同。王引之云。而猶若也。若與如。古同聲。故而訓爲如。又訓爲若。書康誥。若有疾。荀子富國篇。若作而。詩甫田篇。突而弁兮。猶嗟篇。頤而長兮。正義而並作者。都人士篇。垂帶而厲。淮南汜論篇注。而作者。襄三十年左傳。子產而死。呂氏春秋樂成篇。而作者。江永云。舊讀而用之而字爲若。今詳文勢及經意。當讀本音。與上連爲一句。此粟歲歲皆用。非謂有時而用也。案江說本王安石是也。王昭禹。王與之。王應電。姜兆錫。方苞。莊存與。武億。莊有可。讀並同。云若用之謂恤民之艱。委積於野。如遣人於鄉里也者。賈疏云。案遣人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此六遂卽鄉里也。故鄭云委積於野。如遣人之於鄉里也。案賈說非也。鄭意旅師以野積恤艱。猶遣人以鄉里委積恤艱耳。鄉里自是六鄉。不關六遂。不得并爲一也。云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者。遂人云。以下劑致此。注云。致猶會也。賈疏云。所聚之粟。還擬凶年振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案入稅者之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故云質劑也。案依賈說。則鄭釋致爲會計之會。與遂人注同。此勸粟徵斂時。蓋與民爲質劑以爲信。故頒予時。亦案質劑以授之。但致民當爲會計之義。恐未協。互詳遂人疏。質劑詳小宰疏。江永云。質劑。猶今之契券。所以爲授受之驗。謂三者之粟也者。謂所與起之粟。別爲儲積。卽上勸粟屋粟。平日合出勸粟者。案江說亦是也。云與積。所與之積。謂三者之粟也者。謂所與起之粟。別爲儲積。卽上勸粟屋粟。粟是也。管子橫修篇云。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左襄九年傳云。晉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是公私皆有積。與遣人委積義同。此旅師所頒者。自是當官所與之三粟。故經特言與積。凡粟米儲藏於倉庾。通謂之積。詳大司徒疏。云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少者。舊本書洪範云。無偏無頗。僞孔傳云。偏不平。頗不正。平頒則無不平不正之弊。今書頗作敝。乃唐人所改。非是。江永云。平頒者。其數皆均。無偏饒偏乏也。必平頒者。勸粟本均輸。頒之有不平。則人不肯出勸粟矣。云縣官徵聚物曰興者。縣官猶言公家。鄭用漢時常語。詳載師疏。賈疏謂六遂已外。縣師徵之。故云縣官徵聚物曰興。大誤。云今云軍興是也者。亦據漢時常語也。孔廣森云。漢書軍興。猶今言軍需也。司馬相如傳曰。發軍興制。擅廣漢傳曰。乏軍興。云是粟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者。賈疏云。案上縣師職云。歲時徵野之賦。賈故知也。案縣師掌公邑之官。不掌聚三粟。三粟非九賦九貢之正稅。亦旅師自徵之耳。注疏說誤。云以關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者。司救注云。施惠關恤之。又大司徒荒政十二。一曰散利。先鄭注云。散利。貸種食也。貸種以資稼穡。亦作事業之一端也。賈疏云。以衣食先當時用。不

生其利。故云惠。所爲事業後卽有利。故云利。此對文惠利兩有。故爲此釋。若通而言之。惠利爲一。故論語孔子云。因民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是惠利通也。江永云。此粟補民不足。貸而無息。是惠利也。施之散之。農民皆蒙惠利也。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者。鄭以此貸民粟。與泉府貸民泉物同。故亦以國服爲之息。詳彼疏。江永云。均其政令者。毋有貸而不償。抵冒侵欺諸弊也。曾釗云。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乃貸於買者。先鄭注彼經云。從官借本。買故有息是也。此旅師主惠民。所用粟春頒秋斂。不言息。則不同泉府明矣。竊謂平政令。凡用粟春頒而卽平施惠散利之政令。所以防侵漁。察欺盜也。案江曾說是也。此貸粟不當使出息。注說失之。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饑時收之。〔疏〕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者。江永云。此申明用粟之時。與斂粟之法。粟不斂則無以糴。歲是一事。賈疏謂上經所云。是貸而生利。此經是直給不生子利。失之。注云。困時施之。饑時收之者。春耕種之時。粟少民困則施之。秋收穫之時。粟多民饒則收之。所以通盈闕而均斂散也。管子均藏篇云。常春三月。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與此春頒義合。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爲之等。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此春頒義合。與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川新民焉。〔疏〕凡新甿之治皆聽之者。此兼掌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川新民焉。〔疏〕凡新甿之治皆聽之者。此兼掌惡爲之等者。嫩。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新甿。新徙來者也。經注甿字。亦並當作氓。此亦變民言氓也。孟子公孫丑篇云。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之氓矣。又滕文公篇。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願受一廛而爲氓。彼氓。卽指新民也。氓。古文作萌。呂氏春秋高義篇。說墨子於越。欲自比於賓萌。賓萌。猶言客民。亦新民之謂。蓋古者外來之民。士工商皆於國邑受廩。而農則受田於野。鄉遂夫家有定。不容增減。四郊地又無多。則客民受田。宜於途外之公邑可知。周書大聚篇云。乃令縣鄙商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此卽招外民以實縣鄙之意。然則新氓之治。旅師專掌之。職是故耳。新氓互詳途人疏。云治。謂有所求乞也者。墨子經上云。治。求得也。賈疏云。以其無征役可治。又新來未有業次。故知治是求乞也。云使無征役。復之也者。鄉大夫注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敢役事也。左宣十二年傳云。旅有施舍。復卽所謂舍也。引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者。以證新甿無征役。亦有期限也。彼文云。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注云。自。從也。孔疏云。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按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

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云以地美惡爲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美也。賈疏云。此皆據小司徒職文。此三等據中地而言。故注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但彼六鄉上地無萊。此據六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已外。中地下地外內同皆三百畝耳。案鄉遂田制。賈謂六鄉上地無萊。非也。詳遂人疏。云族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川新民焉者。明此官兼掌治新阡者。以其新來徙。須授以廬地。井同其惠利也。然族師不掌地稅。但掌三粟耳。鄭誤以勸粟爲地稅。故有此誤。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惟禹。禹之政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惟禹。禹之政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

〔疏〕

掌令丘乘之政令者。此井田出車徒之法也。稍人爲主公邑之官。四等公邑制井田。故亦爲丘甸出車之制。即小

敘官注亦云。稍人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也。賈疏說亦同。不知此職專掌公邑。不掌都鄙也。坊記孔疏。謂公邑出軍。與鄉遂同。亦非稍人掌。公邑。詳縣師疏。公邑制井田。詳匠人疏。注云。丘乘。四丘爲甸者。據小司徒井田法。讀乘爲甸也。云甸讀與惟禹。禹之政同者。詩小雅信南山篇。維禹甸之。鄭彼箋云。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此引甸作敵者。賈疏云。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敵。敵是軍陳。故訓爲乘。惠棟云。敵。古文陳。見義雲章。小司徒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又甸祝注云。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云。甸讀爲田。古陳田字同。陳又訓乘。又與甸通。丁晏云。說文田。陳也。自部陳。从自从木申聲。支部。敵。列也。从支陳聲。玉篇。自部。陳列也。或作敵。廣韻十七真。陳敵。古文。爾雅郊外謂之田。釋文引李巡注。田。敵也。謂敵列種穀之處。急就篇頗注。陳完奔齊。亦爲田氏。蓋以陳田聲相近。云其訓曰乘。由是改云者。謂甸之名。本取與乘同義。故丘甸。改爲丘乘也。甸訓乘。小司徒注義同。郊特性。唯社。丘乘共乘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乘者。以其於車賦出長穀一乘。亦以丘甸。爲丘乘。與此義同。互詳小司徒疏。鄭必破乘爲甸者。以司馬法丘出戎馬一匹。甸出長穀一乘。乘非丘之所出。況郊特性以丘乘共乘盛。彼共者爲丘甸之人。無與車乘事。經記互證。則丘乘爲丘甸之借字。明矣。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者。鄭意丘甸。是都鄙制井田之法也。賈疏云。此據小司徒職云。司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而言也。知直令爲溝涂者。以下文云。若有會同。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彼是令軍法。明此惟令治溝涂而已。云云丘甸者。舉中書之者。以丘甸上有縣都。下

有井邑。丘甸在其中。故經舉之以略上下也。云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者。小司徒注云。一成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澮。謂成中實地一甸六十四井。受田者三百家。甸外虛地三十六井。爲溝涂之地。仍使甸民三百家治之。同包四都。亦放此而遞增其家數。是校計治溝涂之人。而非邑丘甸縣都之家數。已略於其中也。賈疏謂甸方八里。其中六十四井。使出田稅。外加一里三十六井。使治溝澮。不出稅。三十六井治溝涂人名。則一井地有九夫。家則有八。四井爲邑。三十二家。今案依鄭匠人注義。畿內不割公田。與畿外侯國制異。則上地一井九夫。卽爲九家。一邑凡三十六家。賈以公田爲釋。尤違鄭義。互詳小司徒。里宰。匠人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里。唯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疏〕。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川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疏〕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葦輦者。此掌公邑調發車徒之事。與縣師縣士爲官聯也。賈疏云。若者。此等或有或無。故云若。爲不定之辭也。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行役者。謂巡守及興役。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卽受法於司馬。縣師既得法。稍人又受法於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也。云以聽於司馬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此官非司馬之屬。以大事作徒役。爲司馬所專掌。故以連事通職。暫聽於司馬也。賈疏云。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一注云。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者。據縣師文。云邦國都鄙稍甸里。唯司馬所調者。欲見司馬調發周於天下。縣師亦然。賈疏云。縣師注云。郊里。郊所居也。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金榜云。公邑謂之縣。縣師掌公邑之地域。稍人治公邑丘甸之政。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葦輦。以聽於司馬。都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聽於國司馬。縣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注以稍人主爲縣師令都鄙丘甸之政。非也。案金說。是也。縣師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里之地域。注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故此注亦以縣師之法。爲統邦國都鄙稍甸里。不知縣師惟掌公邑。此稍甸里之政也。又郊里爲六鄉之餘地。非卽六鄉之民。居國中及遠郊者。賈疏亦誤。並詳縣師疏。云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者。亦據縣師文。賈疏云。欲見縣師受法於司馬。稍

人又受法於縣師之意也。云是以書令之耳者。此家上引縣師職。亦謂縣師以書令之。賈疏謂稍人書而令之。誤。云其所謂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者。鄭意縣師所主周天下。但稍人唯主都鄙。所作所帥者。即三等采地之車徒。其邦國公邑鄉遂之車徒。則非稍人所作也。今案。此稍人。專主公邑。其所作所帥。並專指公邑之車徒言之。鄭謂令三等采地。亦誤。云同徒。司馬所調之同者。此釋同爲均同之義也。鄭謂同即百里之同。金榜云。說文云。周制。王畿千里。分爲百縣。稍人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謂作其一縣之徒役。其縣方一同。春秋傳。遠啟疆晉之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以司馬法同方百里。革車百乘。計之縣之里數。與周官經符合。案金縢司馬法十終爲同。釋此同徒。是也。沈夢蘭說同。此稍人掌三乘之政令。同徒者。已乘所出之徒。已乘之法。終於一同。其徒即所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也。經曰同徒。明公邑制軍。不用鄉遂伍兩之制矣。互詳敘官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者。釋文云。遞。本又作適。賈疏云。此釋其同徒。同其勞逸遞等也。案賈本亦作遞。不誤。遞又見掌固注。說文是部云。遞。更易也。爾雅釋言云。遞。迭也。謂更迭受役。均其勞逸也。鄭不知同。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徒之同。即十終之名。而釋以均同。故此又申其義。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疏〕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者。宰夫注云。大喪。王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疏〕后世子也。賈疏云。此經釋天子之喪。將葬。使稍人帥蜃車及役人使至之事。云以聽於司徒者。於亦當作于。此以職事聽於本官之正。乃大宰八法官屬之常例。以象上文。嫌亦聽於司馬。故經特著之。賈疏云。以其司徒地官卿。掌徒席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注云。蜃車及役。遂人共之者。賈疏云。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綽。又遂師職。亦共已籠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曾釗云。遂師云。共蜃車之役。則共其役。非共其車也。竊謂車受於巾車。稍人則役其人將之。以至遂師。遂師又帥之至司徒也。案曾說是也。云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者。賈疏云。此欲釋得在稍人之意。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也。案縣師注云。野。謂甸稍縣都也。三等采地。自稍以出。故鄭謂稍人爲野監也。然稍人掌公邑。不主采地。蜃車亦非公邑采地所出。蓋六遂之餘地。即爲公邑。故稍人以役助遂吏致之耳。鄭說亦失之。引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者。既夕記文。鄭彼注云。遂匠。遂人匠人也。遂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職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引之者。欲證遂人共蜃車之事。云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此經上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

諸侯卿大夫之喪，蜃車柩路。皆從遂人而來可知。案鄭賈說。亦非也。巾車云。小喪共廛路。明大喪亦共之。互文以見義也。鄭謂天子至士。柩路皆從遂來。與巾車文不合。既夕記。遂匠納車。亦謂共役。不足證士喪遂出柩路也。又卿大夫士柩車。不得稱路。此家天子爲文。故通謂之柩路。天子至士。葬並用蜃車。詳遂師疏。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謂遠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

絮冬之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斂之。工商殯〔疏〕。掌斂野之賦者。此與下文爲目賦謂九賦之貢。與遂師野賦爲九賦之婦。遂師以入玉府。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地稅異。釋文出賦斂二字。云力黠反。岳珂云。注疏以掌斂野之賦爲一句。以斂薪芻屬之下句。釋文則以掌野之賦斂薪芻爲一句。案釋文惟稅斂賦斂之斂。力黠反。至斂弛。斂市枋布。斂其皮角。斂總布。斂市之不售。春頌秋斂。與此斂野之斂。皆無音。謂當如字讀。從上聲也。若照注疏。則此斂皆當從上聲。案岳說是也。釋文音讀並誤。云斂薪芻凡疏材木材者。此並野賦也。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薪以共爨。芻以共秣。疏材木材。以共食用。此所斂。蓋斂之於虞衡。及掌茶諸官也。月令云。季夏。命澤人納材葦。仲冬。山林藏澤。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蓋彼官以薪芻疏材木材等來入。此官皆受而儲之也。江永云。委人惟斂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掌粟米布帛泉貨諸物之賦也。注云。野謂遠郊以外者也。旅師注義同。此亦通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故下文有甸稍縣都之聚。而不及六鄉四郊。蓋附郭場圃之疏材。場人掌之。遠郊以內之薪蔬疏材。甸師掌之。此官則專掌六遂以外。與彼二官互相備也。月令云。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又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注云。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今月令四爲田。案彼四監官。於經無所見。而百縣共薪芻等。則與此官斂野薪芻事同。竊疑當從今月令爲田監。田甸字通。此官掌斂六遂及公邑之薪芻。六遂在甸。故亦謂之甸監。百縣。即公邑也。賈疏云。委人所斂。皆據六遂已外至王畿。故鄭摠言之也。云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者。明此野賦內無農賦也。賈疏云。此則九職所出貢。貢賦通言之。九職之中。有園圃毓草木。又有虞衡作山澤之材。故以園圃山澤言之也。云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賈疏云。疏是草之實。材是木之實。故鄭並言之。九職中有臣妾聚斂疏材。鄭彼注云。疏材。百草根實。不以木解材。文略也。彼臣妾聚斂。雖無貢法。要知此疏材。亦是草木有根實者。鄭不言根。亦略言之也。案賈說非鄭指也。木根不可以充疏。故此注不言根。大宰注不言木者。文偶不具。凡草木之實。通謂之疏。疏材。謂百疏之材。材猶物也。疏強爲分別。失之。云凡

畜聚之物。瓜瓠葵芋。聚冬之具也者。畜卽蓄之段字。說文艸部云。蓄。積也。廣雅釋詁云。蓄。聚也。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八月。割瓜。畜瓜之時也。月令云。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注云。始爲聚冬之備。呂氏春秋仲秋紀。作務蓄菜。高注云。蓄菜。乾苴之屬。賈疏云。七月詩。八月斷壺。壺。瓠也。有甘可食者。信南山詩。疆場有瓜。士喪禮又有葵菹芋。故知畜聚物中。有瓜瓠葵芋之等。但士喪禮籩豆差之葵菹芋。芋爲長菹。不得爲芋子。其南方有芋子堪食。與士喪禮芋別也。案諸審注意。芋卽指買所謂芋子。與士喪禮葵菹芋異。說文艸部云。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聚冬之具者。詩邶風谷風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之無時也。依鄭說。凡畜聚之物。亦卽疏材。爲其可儲畜以共食。故鄭特別出之也。云野之農賦。旅師斂之者。亦明此委人不兼斂農賦也。然此說非也。旅師三粟。非農賦。野之農賦。六達常爲途師斂之。公邑常爲縣師斂之。詳旅師疏。云工商嬪婦。途師以入主府者。明委人亦不兼斂工商嬪婦之賦也。賈疏云。案途師云。入野職野賦於玉府。雖不言工商嬪婦。但途師既入野之賦貢。明嬪婦工商之賦也。知者以其玉府掌玩好之物。其工商嬪婦所作。堪爲玩好。故入玉府者。工商嬪婦也。云其牧。則途師又以共野牲者。明委人又不兼斂牧之賦也。賈疏云。上達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知九職之中。載牧養鳥獸者。途師共之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

待羈旅。聚凡畜聚之物也。故書。羈。〔疏〕委積以待羈旅。此官掌委積。雖與遺人爲官聯。而唯掌斂野賦。則內不及郊里。故自甸稍以外。與彼不同。江永云。與遺人之待賓客羈旅者別異。委人無遺人之粟米。而遺人無委人所聚之物也。案江說是也。距王國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其地則六達及公邑也。詳載師疏。注云。聚凡畜聚之物也者。據上文亦謂疏材聚冬之具也。今案當兼有薪芻等。此聚與遺人委積義。亦略同。江永云。聚者。通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者。皆隨地儲備。主其地者。守以待賓旅道路之用也。云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者。段玉裁云。遺人職作寄。古者奇寄羈同部。徐養原云。遺人羈作寄。此作奇。其寄之譌字邪。抑寄之省文邪。羈字。俗從奇作羈。其誤蓋有由也。後漢書馬援傳。授鑄銅馬式。依儀氏釋中。羈字又卽羈之省文。說文所無。凡其

聚。以待頒賜。余當爲餘。聲之誤也。〔疏〕凡其聚以待頒賜者。此亦與遺人職掌互相備。頒爲常賜。卽遺人恤難東薪。晏子諫上篇云。無委積之氓。與之薪燎。使足以畢霖雨。是凡疾病災荒。受粟者必兼受薪薪之證。賜爲好賜。則恩澤所加。非由恆秩。或亦有受薪薪薪材之法矣。頒賜義。別詳膳夫疏。注云。余。當爲餘。聲之誤也者。段玉

義云。此蓋亦古文假借字。職方氏昭餘祁。淮南子作昭余。徐鍇說文亦作余。云餘謂縣都畜聚之物者。賈疏云。以其
 委人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王畿。上已云甸稍。明此言餘聚。是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中畜聚之物。如上稍甸畜聚之物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
 兵器與其野固財用。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廩宿止之薪芻也。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固之財用者。苑囿藩羅之材。〔疏〕人掌斂野賦。故所有委積皆供之。云賓客共其芻薪者。蓋通道路及致饗殯言之。上云以稍聚待賓客。亦常有芻薪。此又共之者。凡云待者。皆豫儲以俟求索。此云共。則臨時奉而致之客館以給用。故立文有異也。江永云。芻禾又見於舍人。蓋委人共其物。而舍人載之於車。猶春人舍人。各貢其米也。薪則委人自載之與。
 注云。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式法。即太宰九式之法。謂此祭祀以下五事。所共多少之節度。並依故事爲之。不得有義缺也。云薪蒸給炊及燎者。薪以給內外饗及饌人之炊爨。蒸以給大宗伯及開人司烜氏之燎燭也。云麤者曰薪。細者曰蒸者。甸師注云。木大曰薪。小曰蒸。與此義同。云木材給張事者。若帳櫨之屬。張事。詳掌次疏。賈疏云。以其祭祀而云木材等。案掌次云。張大次小次及幕。並須木材。明據此所云。故云給張事。案賈專據祭祀言之。經喪紀亦共木材者。掌次。喪事有帷幕帟等。亦以木材給張事。又喪車飾。亦用木材。經人云。衣翼柳之材是也。云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者。此委積與遺人義同。以軍旅車徒既衆。所川薪芻尤多。非平時道路委積所能給。故諸官特於所出道涂。別爲委積。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僞孔傳云。應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是其事也。若然。有軍旅則此官共其薪芻。其米穀則遺人與廩人共之。亦與彼爲官聯也。墨子旗幟篇云。凡守城之法。樵薪有積。管茅有積。荏菹有積。木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此亦軍事城守時薪芻之委積。其數尤多。彼又有木材之積。費誓亦云。時乃植榦。此經文不具也。賈疏謂大行人掌客。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屬。委人惟共其薪芻。則非經注之惜。大行人掌客之委積。當在上文賓客共其薪芻內。不關軍旅之事也。又案凡委積之處。米穀與薪芻。各別爲積。漢書天文志。如酒注云。芻粟積爲廩。九章算術商功篇。有芻粟芻童之積。皆是也。云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者。賈疏云。以其疏材是百草根實。可得助禾粟。以供馬牛。故云助禾粟。云野委。謂廩宿止之薪芻也者。謂廩宿人所止舍之處。有薪芻之聚。謂之野委也。賈疏云。案遺人云。十里有廩。廩有飲食。三十里有宿。

五九

讓案。土地之征。當爲九賦地稅。均人注以爲卽地守地職之稅。此注義亦當同。非經義也。詳彼疏。云地守虞衡之屬者。均人注同。云地事農圃之職者。小司徒云。以任地事。注云。地事。謂農牧衛虞也。此止云農圃者。以虞衡別入地守也。又均人云。均地職。與此地事相當。故知事卽職也。彼注亦云地職。農圃之屬。又載師云。以物地事。授地職。職事不同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云地貢。諸侯之九貢者。明與大司徒地貢爲九職之貢異也。賈疏云。此土均均邦國都鄙。而云均地貢。明據大宰九貢而言。論讓案。大司徒五等邦國。公食者。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半。侯伯食者參之一。子男食者四之一。鄭亦據此官均地貢爲釋。詳大宰大司徒疏。

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爲輕重之凜而行之掌其禁令。施。讀亦爲弛也。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

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疏〕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者。賈疏云。土均主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故土均以和畿外邦國畿內都鄙。

之政令。案和與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義同。亦當讀爲宣。謂宣布政令刑禁及以下諸事也。賈說誤。和宣字通。詳大宰疏。凡邦國諸侯都鄙采長。其政令刑禁。雖得自專主之。然其典法。則咸稟於王國。故此官依六官治法。參以邦國都鄙土地所宜。宣布頒示。使遵行之也。云與其施舍者。小司徒云。以辨其貴賤老幼癯疾。凡征役之施舍是也。謂賦役施舍之事。亦依土地所宜。制爲法令。宣布之邦國都鄙。使依行之。若大宰八法治都鄙。五曰賦貢。

以馭其用。八曰田役以馭其衆。皆有施舍之法是也。云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爲輕重之凜而行之者。嫩。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此三事。亦依王國之法。宣布邦國都鄙使之。大宰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大宗伯云。乃頒祀於邦國都鄙家鄉邑。小行人云。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明邦國都鄙之禮俗喪紀祭祀。咸考於王官。此官掌均地之嫩惡。故治其輕重之法也。賈疏云。自禮俗喪紀祭祀三事。皆以地之美惡輕重者。

地美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案依賈說。則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唯此三事。大司徒注。說侯國地貢。謂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卽據此經爲釋。則鄭意當如賈說。今審玩經著皆以之文。似

常通包上政令刑禁以下言之。蓋此官職掌。與均人略同。唯大司徒土均之法。是其專職。本不掌政刑禮俗之等。因以

上諸事。皆須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則與土均法相通貫。故兼使此官修定等差宣布之。則此章諸事。咸依地制法明矣。

云掌其禁令者。謂禮俗以下三者。別有禁令。以警敎其不如法。與上刑禁異。猶小司徒云。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也。

注云。施饋亦爲弛也者。段玉裁云。亦者。亦遂人遂師而看。岳本無亦字。案遂大夫注亦同。詳小司徒疏。云禮俗。

凡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者，大宰注云，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謂非當代所行之禮，從其舊俗不變者也。案此禮俗，當分爲二，卽大司徒十二教之陽禮教誨，陰禮教親，及以俗教安也。鄭并爲一事未安，詳大宰疏。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曲禮文，鄭彼注云，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孔疏云，此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已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爲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卽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又引熊氏云，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虛，啟以商政，封康叔於夏虛，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據孔熊說，則鄭釋曲禮本有兩解，此注引證禮俗，誦訓先鄭注，引證地俗，並與答趙商義同，又士昏禮云，若不醴，則醴用酒，鄭彼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亦引曲禮彼文爲證，與此注同，云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者，賈疏云，以厚薄解經，嫌惡，豐省解經爲輕重之法也，江永云，以地微惡爲輕重之等，如居沃土者，當禁其奢侈，示之以儉，居瘠土者，當救其鄙陋，示之以禮，引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證此以地微惡爲輕重之法，卽設於地財之義。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疏〕注云，土化之

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土化之法，卽草人之官法，謂土地磽瘠，則察其土質所含異同，羸腴，糞墾和齊，而變其質，化之使和美也，云若汜勝之術也者，漢書藝文志，農家汜勝之十八篇，本注云，成帝時爲議郎，顏注引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爲御史，案汜書今佚，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汜書云，凡耕之本在於趨時，和土務糞澤，有強土弱之，弱土強之之說甚詳，又有復種法，亦其一隅也，云以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者，載師物地事，注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左成二年傳，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杜注云，攝殖之物，各從土宜，此與彼義同，占者，廣雅釋詁云，視也，驗也，謂驗視其土之形色，以定其所宜之種，種卽職方氏豫州宜五種，兗州宜四種之等，是也，詩小雅大田箋云，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爲種與擇種，義亦同，凡糞種，辟剛用，云黃白宜以種禾之屬者，賈疏謂依孝經緯授神契而言，案文見載師疏，禾者，卽九穀之梁也，凡糞種，辟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澗用貍，勃壤用狐，埴壤用豕，彊藥用蕢，輕農用犬，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糞取汁也。

赤緹。緹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渴。兩也。狃。黼也。勃壤。粉解者。埴壤。粘疏者。強堅者。輕麗。輕肥者。故書。辟爲挈。填作盆。杜子春挈讀爲辟。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川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蓋種。填壤。多盆鼠也。壤。白。〔疏〕凡糞種者。糞。釋文作蓬。云本亦作糞。案說文非部云。蓬。棄除也。从収推華色。賁。麻也。玄謂填壤潤解。〔疏〕棄采也。宜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嚴可均云。糞作糞。蓋隸變。漢碑有糞字。釋文作蓬不體。案嚴說是也。糞種卽土化之法。月令季夏云。可以糞田疇。孔疏云。糞。壅苗之根也。案依二鄭義。則此爲糞穀之子種。或子種苗根兩壅之與。云糞藥用糞者。糞藥。釋文作糞藥。云藥。本又作鹽。俗注疏本。糞亦作糞。羣經音辨同。嚴可均云。釋文。糞。其兩反。轉寫之誤。糞不得音其兩也。月令可以美土糞。鄭彼注引作強。強與糞同。蓋讀如佩強之強。故此注爲糞堅者矣。案嚴說亦是也。云輕麗川犬者。與不體。釋文作糞。阮元云。釋文與糞體合。孔廣森云。注於大司徒五物九等。卽引此駢剛赤緹之屬當之。管子地員。九州之士爲九十物。則又因九等而區別之。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此經鹹渴次於渴澤。亦緹次於駢剛。皆從色狀相似者類列之。不以土物上下爲次。案孔說是也。地員之九十物。與此九土。大致相同。並詳後。注云。凡所以糞種者。皆謂資取汁也者。荀子富國篇云。多糞肥田。廣雅釋詁云。糞。饒也。謂資取汁。壅培諸穀種。使之肥饒。漢書郊祀志。載王莽種五梁米於殿中。竊盜冒犀玉二十餘物漬種。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有剉馬牛羊豬雞鹿骨。資取汁漬種法。云骨汁肥。使稼耐旱。是鄭所本也。云赤緹。緹色也者。酒正緹齊注云。緹者成而紅赤。說文糸部云。緹。帛丹黃色也。緹。帛赤黃色。廣雅釋器云。緹。謂之紅。緹。赤色也。喪服記鄭注云。緹。淺絳也。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緹。再染謂之緹。三染謂之緹。蓋赤爲緹。緹之通語。緹卽緹。爲赤之淺者。乃一染之專名。故鄭直釋爲緹色。釋名釋地云。土赤曰鼠肝。似鼠肝色也。孔廣森云。地員五弘。其色如鼠肝。所謂赤緹者也。云渴澤。故水處也者。說文水部云。渴。盡也。爾雅釋詁云。涸。渴也。案渴今通作竭字。與訓欲飲之澉別。渴澤。猶竭澤也。澤故有水。今涸渴。則無水而可耕種。故云故水處。禹貢揚州二州。厥土惟塗泥。近此所謂渴澤。管子乘馬篇。亦云涸澤百而當一是也。云渴。兩也者。說文兩部云。兩。西方鹹地也。安定有兩縣。東方謂之廣。西方謂之兩。此渴卽所之俗。禹貢海濱廣斥。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斥。並作渴。史記集解引徐廣云。渴又作斥。又引鄭書注云。斥。謂地鹹鹵。史記河渠書云。澤鹵。索隱云。澤。一作渴。水或作斥。又貨殖傳云。渴鹵。漢書溝洫志作烏鹵。顏注云。烏鹵。卽斥鹵也。謂鹹鹵之地也。文選木華海賦云。襄陵廣鳥。李注云。尙書廣斥。史記斥爲鳥。古今字也。案據說文。則鹹渴正字當作廣。廣隸變爲斥。或假爲爲之。或又加水爲渴。實一字也。左襄二十四年傳。表濱鹵。孔疏引賈逵云。濱。鹹也。濱鹵。卽此鹹渴。惠士奇。

即本此經。又案此以強堅釋彊。經注字異。月令注。強。強字同。考說文弓部云。彊。弓有力也。虫部云。強。蜥也。力部云。彊。迫也。今字並借作強。通校全經六篇。遂人彊予字。經注並作彊。司諫強之道藝。車人彊不足。弓人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維幹強之。經注並作彊。梓人強飲強食。經同。掌次。禁暴氏。與人注。亦並作彊。諸文錯出。必有譌舛。以意求之。疑此及司諫遂人。皆當經作彊。注作彊。即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惟考工記字例。與五官不甚同。或自作彊。則未可定耳。云輕彊。輕脆者。彊亦當作彊。丁晏云。說文火部。彊。火飛也。廣韻四宵。彊。今作彊同。引申之爲輕彊之意。釋名釋地。土白曰漂。漂。輕飛散也。漂彊聲相近。案丁說是也。漢書五行志。谷永言成帝崇聚輕彊無誼之人。與此義同。樊漂聲類同。說文水部云。漂。浮也。土性輕浮。則不韌剛。故鄭以輕脆釋之。孔玉燭寶典引四民月令云。三月可苗沙白輕土之田。可證釋名土白曰漂之說。惠士奇謂與劇通。引地員五剝爲釋。孔呂說並同。案地員說五剝云。如芬以脹。脹當卽胞字。形近而誤。云故書。彊爲挈者。段玉裁云。說文馬部無彊字。徐鉉新附字作彊。云從馬解。省聲。案土部曰。彊。赤剛土也。從土解。省聲。此周禮彊剛正字。且牧人彊牲。魯頌解。角低仰便也。引詩曰。解解角弓。又有彊字。一角仰也。從角切聲。引易曰。其牛彊。今易作彊。蓋解與彊義類相近。故解字轉爲彊。彊與挈俱从切。挈與彊俱从手。彊彊彊三字。其音亦相近。是其輾轉相變之固也。云填作彊者。聲近段借字。徐養原云。彊與填。古字通。春秋左氏經。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穀梁作貢泉。是貢與蚡同也。蚡卽彊字。凡古書多假借。今書多用木字。故書借彊爲填。彊填猶曰填填。當以後鄭之說爲長。云杜子春挈讀爲彊。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者。杜讀與說文彊字說解同。依其義則彊剛土色。與赤彊略同。惟以剛強爲異。呂飛鵬云。地員篇赤填歷強肥五種。無不宜。蓋言彊剛也。案呂說是也。地員又有五粟。云剛而不穀。孔氏以當此彊剛。亦通。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彊種者。此卽汜勝之法。與後鄭前說同。江永云。種字當讀去聲。凡彊種。謂彊其地以種禾也。後鄭謂煮取汁。先鄭謂用汁漬其種。是讀種爲上聲。凡彊當施之土。如川賦。則以骨灰洒諸田。川麻子。則用擣過麻油之渣布諸田。若土未化。但以汁漬其種。如何能使其土化惡爲美。此物理之易明者。今人糞田。川麻子。則汁漬種者。農家歲歲糞田。欲其肥美多穀也。若彊剛諸土。未經變化。恐非一歲所能化。況又惟漬其種乎。案江說本項安世。於義近是。經說彊種而辨九等土宜之異。則糞宜謂施之土者。若然。此彊種。宜讀如黃自宜以種禾之種。與上經爲之種之種不同。但二鄭彊種之說。自是古農家遺法。今雖不承用。未敢輕破也。云填填多益鼠也者。段玉裁校改填填爲益鼠。云此依故書作益。如其字解之。今各本云填填多益鼠。殊誤。案段說是也。益鼠者。爾雅釋獸。鼯鼠。

郭注云。地中行者。釋文云字亦作舛。說文鼠部云。鼯。地中行鼠。伯勞所作也。一曰鼯鼠。重文舛。或從虫分。舛與舛同。木艸名醫別錄云。鼯鼠在土中行。陶注云。俗中一名鼯鼠。一名鼯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甚強。常穿地中行。討掘即得。方言云。蚘。鼯鼠之場。謂之坻。郭注云。鼯鼠。舛鼠也。穀梁隱三年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楊疏云。壤。徐邈亦作場。藥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場。先鄭意。鼯壤謂鼯鼠穴行地中。起土上出。浮解成壤。即方言所謂鼯鼠之場。莊子天道篇亦云。鼠壤有餘蔬是也。此乃望文爲訓。故後鄭不從。云壤白色者。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先鄭蓋據彼爲說。賈疏云。禹貢有黃壤。則此壤不得專據色白解之。故不從也。云賁。麻也者。廣雅釋艸云。賴。麻也。賴。正字。賁。假借字。僊人注云。賁。泉實也。云玄謂壤潤潤解者。段玉裁云。鄭君則依今書作墳。釋墳墳爲潤解。潤訓墳。墳訓解。別於勃壤爲粉解。詒讓案。禹貢兗州厥土黑墳。僊孔傳云。色黑而墳起。釋文引馬融云。墳有膏肥也。冀州白墳。僊孔傳云。無塊曰墳。說文土部云。墳。柔土也。案馬云有膏肥。即所謂潤。孔云無塊。即所謂解也。呂飛鵬云。地員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注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蓋言墳壤也。案呂說是也。孔氏說同。

稻人掌稼下地。

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疏」掌稼下地者。掌隰農稼穡之事。下地即澤地。亦即左襄二十五年傳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疏」之隰皋。與小司徒遂人三等地之下地。義異。注云。以水澤之地。

種穀也者。水澤謂澤地之有水者。對草人渴澤爲無水者也。載師賈疏。引孝經援神契云。滂泉宜種稻。說苑辨物篇云。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稂。又復恩篇云。下田滂邪。得穀百車。下地。即滂泉下田。凡稻皆種於水田。內則有陸稻。管子地員篇謂之陵稻。齊民要術謂之旱稻。則稻之別種也。云謂之稼者。有似嫁女相生者。敘官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與此義同。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

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儼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揚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

芟。芟也。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澮行水也。玄謂儼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埒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疏」云。以豬畜水者以下。並掌下地治水之事。云以澮寫水者。說文土部云。寫。置物也。引申爲輸寫之義。廣雅釋詁云。寫。除也。俗輸寫字。作瀉非。云以涉揚其芟作田者。此於澤地芟草治田之事。與上六者爲禦水行水事異。

程瑤田云。稻人掌稼下地。卽所云稼澤也。蓋水澤下隴之地。一遇淫雨。漫沒隨之。內水難出。外水易入。無減水之法。斯不得與水爭地。於是藉以畜之。使其出者有所歸。防以止之。使其入者不內汎。夫然後疆理其地爲遂。於是每夫之田首。則水之編繆於最下之地者。今皆以其遂分而受之。所謂均水也。其水之在百畝中者。則爲陂以居之。陂必成列。是謂以列舍水。遂中之水。受之以溝。溝深於遂。水乃流行無所滯。是曰蕩水。而溝又深於溝。其承溝水也。隨納隨消。是曰寫水。如此則以消承溝。以溝承遂。以遂承列。遞相受焉。水乃不爲田害。而因以涉揚其受以作田也。此治溝澮。亦專爲除水害。蓋芒種雖資於水。而大浸亦必傷其稼。故稻人之治之也。既先有事於藉防。以去其漫沒之大患。而後爲溝澮。使水盡由地中行。水由地中。田乃可作。涉揚其受。蓋治溝澮之餘。事順而撫者也。注云。鄭司農說藉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假藉者。左襄二十五年傳文。杜注云。假藉。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開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先鄭意此經之藉防。二者與彼正同。故引以爲說。云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者。說文刀部云。列。分解也。廣雅釋詁云。列。布也。國語楚語。章注云。舍。去也。先鄭意。水道分布衆多。泄之外出。因謂之列也。賈疏云。先鄭以舍爲舍去之舍。後鄭以爲止舍之舍。以澮是寫去水。以舍爲止水於其中。故不從先鄭也。云以涉揚其受。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完受鉤也者。說文林部云。櫛。徒行厲水也。重文涉。篆文从水。艸部云。茭。刈草也。詩鄘風載馳傳云。水行曰涉。小爾雅廣音云。揚。舉也。肆師注云。茭。茭草除田也。先鄭意涉爲行田中之稱。篆澮寫水爲文。以田水既寫去。則泥淺可以徒行。乃得舉茭鉤以去草也。國語齊語。章注云。茭。大鎌。所以茭草也。茭鉤。卽謂鉤鎌。所以迫地茭草。詳羅氏疏。江永云。下地之田。田中常有水。足涉水。揚舉除草之器以茭之。若水盡寫。不得謂之涉。案江說是也。云杜子春讀蕩爲和蕩者。段玉裁云。和蕩如滌器之盪。搖動而令之去也。云謂以溝行水也者。釋名釋言語云。蕩。盪也。排盪去穢垢也。以溝行水。亦排盪使去。故謂之蕩水也。云玄謂假藉者。畜流水之陂也者。後鄭從先鄭說。以藉爲假藉而申其義。書禹貢。陂波既豬。孔傳釋爲過豬。過假一聲之轉。書釋文又引馬融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水經涑水輒注云。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宮人注云。匿豬。謂蓄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與此事異而義同。凡五溝皆以通水。此豬則以雍障停畜。故云畜流水之陂也。廣雅釋地云。陂。池也。月令注云。畜水曰陂。假。詳宮人疏。云防。豬旁隄也者。說文。防。防。隄也。唐也。月令季春。修利隄防。鄭意隄防所以障止水。使蓄於豬而不外泄。故經云以防止水。防字俗作坊。經解云。坊止水之所自來。郊特牲。蜡祭坊與水庸。水庸。卽蕩水之溝也。防。詳匠人疏。江永云。後鄭解防字未確。此職專掌稼下地。凡下地常憂潦。田間之水欲其易出。外流之水。欲其不入。以藉畜水。所以分減內

水也。以防止水。所以堵截外水也。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此積。卽所謂淵也。於溝中作之。視其地勢。句曲過於矩之處。掘深之。令水洞復畜聚於此而成淵。溝中爲淵之處多。則田中之水減矣。下地常濱大川大澤。必爲隄以閘之。今江南之圍田是也。後鄭解爲豬旁隄。則是陂塘之隄。畜水以備灌溉。此平原憂旱之地。非下澤憂潦之地矣。案江說是也。云遂。田首受水小溝也者。卽遂人云。夫間有遂是也。匠人爲溝洫。田首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故云田首受水小溝。五溝以遂爲最小也。云列。田之畦垆也者。莊子天地篇。釋文引李頤云。垆中曰畦。楚辭招魂王注云。畦。區也。廣雅釋丘云。垆。垆也。略卽垆之俗。田中爲區畛。垆畔分列。故謂之列。說文土部云。歷。稻田畦也。列蓋卽歷。程瑤田謂卽歷。亦是也。沈夢蘭謂大戴禮主言篇云。三井而句烈。烈通作列。水道也。卽此以列舍水。言三井而一溝也。案沈說可備一解。但井田之法。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此經溝遂列並出。則列非卽溝遂也。大戴所言。與井田溝洫兩制。並不相應。所未詳也。云洫。田尾去水大溝者。卽遂人云。千夫有洫是也。匠人云。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洫。洫洫之法。始於遂。終於洫。洫則達川矣。對遂爲田首小溝言之。故云田尾大溝。五溝自遂注溝。自溝注洫。自洫注洫。自洫注川。此經唯舉遂溝洫而無洫者。洫亦洫於溝洫也。云作猶治也者。說文人部云。作。起也。引申爲治作。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治猶作也。云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者。此破先鄭說也。司戈盾注云。舍。止也。後鄭意此芟。卽下文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之芟。謂開遂放水。使入止於田畦垆。因涉水。播揚前年夏所芟之宿草。而後可以治田種稻也。詩玉風唐風。並云揚之水簍云。波流湍疾。洗去垢濁。此揚與詩義略同。皆激揚播盪之意。依先鄭說。則田故有水。寫之令出。而後可以芟新生之草。依後鄭說。則田故無水。放之令入。而可以播揚所已芟之宿草。二說迥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蕪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之。明年乃稼。〔疏〕夷。唐石經及各刻本。並作夷。釋文同。惟宋婺州本。及明錢求赤所藏宋本。宋注疏本。作夷。與注及雅氏文合。今據正。此亦謂澤地必先芟草。乃可種稻。與雅氏爲官聯。雅氏夏夷秋芟。分屬二時。此不分者。通言之。其義同也。注云。殄。病也。絕也者。國語晉語云。固民之殄病是待。殄。卽病也。又越語云。疾殄貧病。詩大雅雲漢篇。胡寧殄我以旱。箋云。殄。病也。釋文。殄。韓詩作殄。殄與殄。殄類並相近。又爾雅釋詁云。殄。絕也。故鄭兼二義爲釋。凡陸草不耐濕。故可以水病絕之。毛詩曹風下泉傳云。積重槩。非澌草得水而病。亦其義也。

云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芟夷蕪崇之者。隱六年左傳云。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杜注云。芟。刈也。夷。殺也。蕪。積也。崇。聚也。先鄭引彼證此經。芟夷卽刈草。義與杜同。說文爾雅部云。發。以足踢夷艸。春秋傳曰。芟夷蕪崇之。據說文。則許所見左傳古文作發夷。據先鄭此注。則所見左傳自作芟夷。與此職及肆師雍氏諸文同。許鄭本自不同也。芟夷。互詳秋官敘官。及雍氏疏。云今時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者。亦證夷爲刈草之義。段玉裁云。司農於雍氏曰。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文互相足。云玄謂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據月令季夏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以利殺草。如以熱湯。則以水殄草。必在六月也。凡殺草。蓋於夏初先芟夷之。雍氏所謂夏日至而夷之。管子度地篇亦云。大暑至。利以疾耨殺草。藏是也。芟夷之後。恐有復生者。故於六月更行水以病絕之。故云絕病草之後生者也。江永云。夏月草盛長。乘其水熱殄草之時。芟夷之。則根易絕。明年可稼也。案此卽雍氏所謂以水火變之也。詳彼疏。云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者。此謂夏以水殄草之後。如尚有未殄之草。則秋時水涸更芟之。此第二次。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疏〕草。卽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者。賈疏云。但水鍾曰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種。稻麥也。〔疏〕草。卽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云芒種。稻麥也者。說文艸部云。芒。草耑。芒種。謂有芒束之種也。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稻。有芒之穀總稱也。說文麥部云。麥。芒穀。秋種厚種。故謂之麥。來部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麴。一來二麴。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詩周頌思文孔疏。引鄭書大誓注云。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穀。蓋平麥也。案麥宜於陸地。而亦有宜於澤地者。故孝經敘那疏。引鄭孝經注云。下田宜稻麥。公羊。早暵定元年。何注亦云。隰宜麥。九穀之族亦宜澤地。經不言者。以菰非常川之穀。所種較稻麥爲少。文不具也。早暵共其雩斂。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疏〕早暵共其雩斂者。舞師注云。早暵。熱氣也。司巫注云。雩。旱祭也。非四月之正雩。正雩之財用取之官。不斂於民。賈疏謂早雩及四月龍見而雩。二種雩。皆供雩斂。非也。二雩禮。詳用巫疏。注云。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者。月令孔疏。引服虔左傳注云。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是雩之爲祭。兼爲百穀。而稻爲水穀。待水尤急。故此官特共早雩之斂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者。修雩所需財用。官不能盡共。則斂之民。故曰雩斂。晏子春秋諫上篇云。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吾使人卜。云禱在

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喪紀共其葦事。葦以闡穰，穰之物。〔疏〕喪紀共其葦事者，此因掌穰澤，并使共澤艸，

者，說文艸部云：葦，大腹也。大腹禮記夏小正傳云：葦未秀爲蘆，案葦即今之蘆，互詳司几筵疏。掌筮共闡穰之蜃，注云：闡，猶塞也。將非棹先塞下以禦濕也。賈疏云：鄭言禦水之物，則在棺下川之，或以抗席，即是禦土，與禦水義乖，恐非也。案據澤虞注，則抗席蓋用蒲，不用葦。賈疏或說是也。然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則喪奠自有葦席，但非入殯之抗席耳。又既夕記：有葦苞以苞牲體，此共葦事，當亦兼共席苞之材，鄭不備舉耳。

士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疏〕掌道地圖者，地圖，即司書大司

彼藏其書，此官則爲王道之。與彼爲官聯也。注云：道，說也者，廣雅釋詁同。毛詩鄭風定之方中傳：說大夫九能，云山川能說，即其義。云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者，九州形勢山川所宜，若職方氏所述各州山鎮

澤藪川浸，及畜穀所宜之屬，大宰注云：詔，告也。施其事，謂施職貢之事。與小司徒：載師，均人，諸職地事，義異。賈疏云：其九州地圖，乃是諸國所獻以入職方。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王，使依而貢其貢獻之物，

云若云荆揚地宜稻，幽井地宜麻者，釋文云：麻，一本作糜。李及聶氏亡皮反，劉沈皆作糜。音紀倫反。案注辨土所宜，荆揚皆言穀，幽井不應論麻，紀倫之音，恐非。段玉裁云：以李聶之反語訂之，則當云一本作糜也。糜從黍麻聲，

或省作糜，是以誤糜。程瑤田云：此糜字，必糜字之譌。蓋注所謂若云者，實據職方氏：職方荆揚，但云宜稻，與此注合，而幽州宜三種，井州宜五種，注皆有黍無麻，是麻當作糜，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稌也。禾屬而黏者

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糜即謂黍，二字可互通也。案段程說是也。道地隱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地隱，若障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無。

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疏〕注云：地隱若障然也者，賈疏云：謂土地所則不求也。鄭司農云：地隱，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魍魎之屬。〔疏〕生惡物，障即障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

爲也。諸讓案：玉篇廣部云：瘴，瘴癘也。古止作障。三國志公孫瓚全琮傳：日南蒼梧南海，並有障氣是也。蠱詳庶氏疏，云辨其物者，別其所有無者，謂辨地所有善物也。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善物此有彼無。若職方九州之利，皆當別而志之。尙書大傳云：太子十八日，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其土地所生，美珍怪異人民之所好惡，山川之所有無。與此辨地物原其生之事略同。云原其生，生有時也者，原，猶察度也。墨子非命上篇云：原察百

姓耳目之實。賈疏云：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皆王之求也者。淮南子儼真訓：高注云：求，索也。國語周語云：阜其財求，此謂王於九貢之外，特有所求。若春秋王使求金求車之屬，必因地所有，時所生也。云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者，謂其地所不產，及非其時，則王不得妄求。禮器云：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亦其義。鄭司農云：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蜥之屬者。胥師注云：慝，惡也。爾雅釋魚云：蝮虺，博三寸者。大如擘。說文虫部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虺卽虫之借字。蝮虺與隙蠱，同爲地所生惡物。二鄭義足互相備。

王巡守則夾王車。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

〔疏〕王巡守則夾王車者。此與誦訓爲官聯也。夾王車者。從行備顧問。既夕禮注云。在左右曰夾。巡守。王行在道。此官則左右夾王車而行。猶族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也。注云。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爲守者。說文走部云。巡。視行兒。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鄭注云。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與此注同。守字或作狩。孟子梁惠王篇云。晏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公羊隱八年。何注云。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急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白虎通義巡狩篇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文選東都賦。李注引禮記逸禮說同。此並以巡爲循。又以守爲牧。皆別爲一義。鄭謂所守者。卽指四海爲王自所守之地。有之。書舜典僞孔傳云。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左莊二十一年傳云。王巡執守並以守。據諸侯守土言之。此與鄭訓同。而義小異。賈疏謂巡守中。含諸侯爲天子守土。天子自守天下二義。非鄭意也。巡守年歲。詳大行人疏。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說四方所讖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疏〕注云。說四方所讖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者。亦訓道爲說。詔爲告也。方志。卽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識記久遠。掌故。外史掌其書。此官則爲王說之。告王使博觀古事。二官爲聯事也。志。識字同。詳小史及保章氏疏。云所讖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殷之二陵者。賈疏云。左氏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注云。大庭氏。古亡國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案賈引左傳注。據服義也。杜注云。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孔疏云。先儒舊說。皆言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鄭玄詩譜云。大庭氏在軒轅之前。亦以大庭爲炎帝也。又僖三十二年傳。秦蹇叔曰。殷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注云。殷在弘農澗池縣西。大阜曰陵。皋夏桀之祖父。此並四方所讖久遠之事。若後

世地志。所謂古蹟。誦
訓所道。亦其類也。 掌道方愿。以詔辟忌。以知地俗。
俗也。曲禮曰。君子〔疏〕掌道方愿。以詔辟忌者。此亦詔王也。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述衛武公曰。倚几有誦訓之諫。行禮。不求變俗。 方愿。即此官也。章注以誦訓爲工師之諫。書之於几。失之。注云。方愿。四方有誦所惡也者。亦訓愿爲惡也。四方各有鄙惡之語。爲人所惡。故謂之方愿也。惠士奇云。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蓋四方所辟所惡。謂之方愿。云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音語也者。辟與避同。韓詩外傳云。指緣謬辭謂之苟。謂王音若不辟其方之忌。則聞者將竊議其音之苟謬者。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天子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是也。云知地俗博事也者。上詔觀事。是博古事。此知地俗。是博今事也。鄭司農云。以詔辟忌。不違其俗也者。曲禮云。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注云。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此辟忌。即謂方俗所問禁。故告之。使不違。引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證之違其俗之事。許士均疏。 王巡守則夾王車。〔疏〕與土訓爲官聯也。

周禮正義

卷三十一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疏〕

掌山林之政令者。山林之地。有任農授地。取井伐材。及田獵征賦。此官皆掌其政令也。賈疏云。案下文林有衡官掌之。今山虞兼云林者。彼林是竹木生平地者。林衡掌之。此山林井云者。自是山內之林。卽山虞兼掌之。云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者。明山林等皆設守也。林衡川衡。並云平其守。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卽大司徒。小司徒。均人。土均。所謂地守也。江永云。凡山林川澤。皆國所有。使其地之人各占其地。種栽草木。長養魚鼈。卽九職中虞衡之民是。謂之守而官爲之禁令。當取物之時。各入其物以爲地職之貢。閭師所謂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者也。入貢之餘。卽是民所自有。猶必令其取物有時。取之有節。若官自取物。不在禁限。此二虞二衡之通法也。注云。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者。蕃。藩之借字。每物各就其地爲蕃籬界限。使人不得妄入。國語晉語章注云。蕃。籬落也。賈疏云。但山內林木金玉錫石禽獸所有。不問每物。各有蕃界。設禁亦不同。云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者。謂侵蕃界。違時日。及焚萊諸事。並有誅罰。設爲禁令也。管子立政篇云。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天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虞師之事也。荀子王制篇說略同。云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者。賈疏云。案下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是使其地之民。占取澤物者守之。明此山虞所守亦然。是以此下文亦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明是守山林之人也。詒讓案。占卽大宰注所謂占會百物。占伐林木。謂民有隱度林木之多少。入貢於官。伐實之而取其贏者也。官既以林木授占伐之民。因使自守其地。是謂之守。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者。惠士奇云。厲。古列字。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古厲列同音。列山氏。一作厲山氏。詩垂帶如厲。左傳繫厲游纓。康成皆訓厲爲裂。漢郊祀歌。巡萬里。晉灼曰。巡。古遯字。讀爲厲。阮元云。說文走部作遯。遯者。遮也。列厲皆假借字。案惠阮二說。是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遮列出入。文選緒

白馬賦。李注引通俗文云。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遫。後鄭玉藻注亦云。列之青遮列也。典祀墓大夫注。並訓厲爲遮列。司隸注又作遮例。列字亦作烈。詩鄭風。大叔于田。火烈具舉。毛傳云。烈。列也。孟子滕文公篇云。益烈山澤而焚之。遫。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疏」厲列例烈。並通。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玄謂「疏」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者。仲當作中。凡經注四中字。例皆作中。不作仲。輪人注約此經亦作中可證。石經及各本並誤。以下斬木材之法。卽山虞之官法。林衡亦受焉。檀弓注云。斬。伐也。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文選閒居賦。李注引神農本草云。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後鄭王制注說同。故先鄭以春夏生爲陽木。秋冬生爲陰木。云若松柏之屬者。據秋冬生之木而言。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案月令。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秋冬生。不用仲夏斬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云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梓氏注義同。此破先鄭以四時分陰陽之說。穀梁傳二十八年傳。云永北爲陽。山南爲陽。范注云。日之所昭曰陽。說文自部云。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山南爲陽。山北爲陰。爾雅釋山云。山曰夕陽。山東曰朝陽。若然。生山南及東西。通得爲陽木。唯生山北者爲陰木矣。云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者。阮元云。釋文堅濡。戚如亮反。又音柔。案據戚亮音如亮反。則濡本作爽。考工記需字如亮反。陸氏皆本戚音。又音柔。則仍濡字之音。案阮說是也。此濡與僕同。說文人部云。僕。弱也。其字俗又作輓。戚音得之。詩大雅桑柔箋。亦有柔濡之語。則濡不當讀柔。明矣。弓人。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濡。彼需當作爽。此云堅濡。猶彼云堅爽也。凡從需聲爽聲字。經注多互譌。詳轉人鮑人疏。後鄭意冬夏斬木。違其時則木或過堅強。或過濡弱。恐不任用。惟各依時斬之。則堅濡適調。呂氏春秋仲冬紀。高注謂是月竹木調初。亦此義也。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季。猶耜也。服與耜宜用耜材。「疏」凡服耜斬季材者。耜卽車寸。以木爲之。耜爲耒頭之金。則不用木。而云斬季材者。通言之。耒亦得稱耜也。耒與服。用材大小同。故於考工同屬車人。互詳彼疏。云以時入之者。入之工官車人等也。賈疏云。以其須堅。故須依上文仲冬仲夏之時也。注云。季。猶耜也者。說文子部云。季。小稱也。禾部云。穉。幼禾也。廣雅釋詁云。季。稚少也。穉。古今字。云服與耜宜用耜材。尙柔刃也者。服與耜材小而用勞。故尙柔刃也。賈疏云。二物皆須堅刃。故斬季材少木爲之。刃。釋文作忍。段玉裁云。刃。初。古今字。賈疏作堅刃。是賈本作刃也。岳本固之。陸本作刃。考工記注。則刃自且明也。亦疏作刃。釋文作忍。詒讓案。軌人車人注。堅刃字亦作刃。與此同。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韌。柔也。詩鄭風釋文。以

轉爲正字。但說文無此字。漢人皆以忍刃字爲之。鄭此注。今本刃忍錯出。月令注云。柔刃。詩小雅白華。大雅抑箋。並云柔刃。又易革。王弼注作堅仞。呂氏春秋仲冬紀。高注作調仞。蓋本無正字。故諸書互異矣。云服牝服車之材者。車人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詩小雅大車云。不以服箱。毛傳云。服。牝服也。既夕禮。賓奠幣於棧左服。注云。服。車箱。是牝服可省稱服。即大車較開木。其圓徑。蓋當與輿人駟馬車較圍略同。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曰。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疏〕注云。時。斬材。斬故亦以理材爲之。亦詳車人疏。云。案禮記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彼據萬民伐木之時。謂十月之中。此云萬民時斬材。亦謂十月時。云有期曰。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者。謂依其所用木之多少。爲其出山入山之日數。恐其逾期多采。則財物罄盡。故爲期限以節之。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掄。猶擇也。不禁者。山。〔疏〕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者。邦工。謂國者也。賈疏云。上文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彼據堅刃之極時。但國家須材。不要在仲冬仲夏。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音時節。須即取足之故也。注云。掄猶擇也者。說文手部云。掄。擇也。掄。東選也。國語齊語。論比協材。章注云。論。擇也。論與掄通。案注云猶。則鄭以擇爲引申假借之義。非其本義。蓋與計異。云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者。釋文云。拘本亦作侑。案說文人部云。侑。務也。於義無取。或本非。賈疏云。此對萬民不得非時入。入。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疏〕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者。禁即上文之厲。謂山林又有日數。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疏〕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者。禁即上文之厲。謂山林注云。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者。周書大聚篇云。萬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謂春不斬木也。月令。孟春。禁止伐木。季夏。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注云。爲其未堅刃也。案此經。秋斬木不入禁中。夏得斬陰木。彼季夏禁斬伐者。季夏與秋時相接。秦法與周略同。賈疏云。上經云邦工入山林不禁。此又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與上違者。上文據國家使工取擇木。故非冬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云斬四野之木可者。四野。平地所生之木。既無厲禁。故春秋亦得入斬也。賈疏云。雖斬四野木。至於三月。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伐桑柘。彼注。愛蠶食也。凡竊木者有刑罰。竊。盜。〔疏〕凡竊木者有刑罰者。賈疏云。此謂非萬民入山之時。而民盜山林之木。與之以刑罰。詒讓案。萬民入山也。〔疏〕之時。占伐林木者。各有部界。越界私伐者。亦爲竊也。注云。竊盜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穴部云。

盜自中出曰竊。書微子。陸氏釋。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爲主。主辨護之也。〔疏〕若祭山林，則爲主者。文引馬融書注云。往盜曰竊。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爲主。主辨護之也。〔疏〕若祭山林，則爲主者。林川澤。是也。此山虞爲主者。謂就山林而祭之。其四望總祭五嶽四鎮。兆於四郊。自有祭有司主之。非山虞所職。賈疏云。此山林在畿內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祭。主謂主當祭事者也。云而脩除且蹕者。賈疏云。謂掃除蕪穢。且復蹕止行人。注云。爲主。主辨護之也者。賈疏云。案中候握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壑折西向。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云辨護者。亦謂共時用。相禮儀者也。案賈引中候注。義尙未明。辨即今之辨治字。漢書李廣傳。顏注云。護謂監視之。此辨護。亦謂辨治監視其事。不定供用相禮也。墨子號令篇云。養吏一人。辨護諸門。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辨辯字同。說文辛部云。辯。治也。於義亦通。是辨護。並辨治監視之謂也。云脩除治道路場壇者。檀弓注云。脩。猶治也。又曲禮注云。除。治也。是脩除。並有治訓。賈疏云。案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鄭云。有司恒主脩除。謂掃除蕪穢。場謂地。即除地之處。壇神位之所也。詒讓案。祭山林亦爲壇壇。營兆。管子修靡篇云。若樊神山林祭之是也。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萊。除其草萊也。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較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疏〕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初數則短也。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疏〕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者。賈疏云。言大田獵者。謂王親行。若田在山。則山虞萊草木於可陳之處。云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者。此與獸人甸視爲官聯也。依鄭義。此旗不注羽。與澤虞虞旗異。今考虞旗亦常爲熊旗。則此旗或亦有注羽。兩經互文見義耳。疑不必以山澤異物也。賈疏云。使民得禽牲者。望見之致禽於其所。注云。萊除其草萊也者。王制釋文引庚氏云。萊。草也。引申之。凡艾草焚草。通謂之萊。詳縣師疏。山田之野。其地廣博。山虞於其外艾草。以爲田之大界。毛詩小雅車攻傳云。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是也。其防之中。擬田獵處不艾。惟於防南別除地三四百步。其中爲四表之地。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廣各容三軍。以爲教戰列陳之頃。此萊野。蓋兼彼二者而言之。賈疏偏據除教戰之地爲釋。疏矣。詳大司馬疏。又此萊野。謂艾草與焚萊別。其焚萊亦山虞兼掌之。故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注云。焚萊者。山澤之虞是也。澤虞職同。云弊田。田者止也者。獸人注云。弊。仆也。仆而田止。詳大司馬疏。云植猶樹也者。田僕注義同。說文木部云。植。月植也。引申爲凡樹立之義。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鮮冽水之間。凡官置立者。謂之樹植。云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較其耳。以知獲數也者。即獸人云。

及幣田。令禽注于虞中。田僕云。及獻比禽是也。既通注虞中。不知所獲孰多。故又各校其所取之左耳。以知其數而計其功。云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初數則短也者。賈疏云。案司常云。師都建旗。大夫士建物。此山虞是士。不建物而建旗者。以其主山。山多熊虎。故得有旗。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若軍吏是卿大夫。則杠長五仞。今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爲旗。初數則短。宜三仞。案賈兼據大司馬治兵。軍吏載旗爲釋也。蓋鄭意此官既非師都。又非軍吏。而得建旗者。特取畫熊虎之義。今攷大司徒注。旗與期。聲義同。故令虞官樹之田處。以表獲。因謂之虞旗。猶鄉師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遂人起野役亦然。蓋義取表事。與乘車建旗。敘爵不同。又今攷定禮物。爲諸旗通制。則此虞旗。當卽熊旗之物。鄭賈說似未塙。又賈引禮緯說。旌旗之杠。天子以下初數亦難信。詳節服氏與人疏。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者。獸人注義同。說文刀部云。刳。斷耳也。刳珥。音義相近。賈疏云。必取左耳者。以其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又云。珥當爲斷。案賈蓋以此珥。與肆師。小子。羊人。士師。司約。犬人。諸珥字同。然彼爲繫禮之事。故鄭易爲斷。此經珥爲斷耳。則與斷別。且刳珥有羊犬。則引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者。證珥爲取禽左耳之事。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民守林麓之部分。則掌巡林麓之禁令者。麓。釋文作楚。案楚卽麓之古文。詳敘官疏。賈疏云。此林衡兼麓者。以爾雅山足曰麓。雖連於山。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林衡也。案山足曰麓。今爾雅無此文。賈敘官及載師作氏疏。引並同。未詳所據。注云。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者。與均人。土均。均地守義同。賈疏云。部分。謂部伍。有多少遠近之分也。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盜竊。則有〔疏〕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者。此林衡之官計也。注云。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者。林麓蕃茂。民賞。不則罰之。〔疏〕不盜竊。則有賞。不則罰之者。據山虞云。凡竊木者有刑罰。明不盜竊者有賞也。賈疏云。林衡之官。既平民之守護林麓。而會計民有功者賞之。損麓之財者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瀾于山虞。而掌其政令。法。萬民出入。〔疏〕若斬木材。則民有功者賞之。損麓之財者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瀾于山虞。而掌其政令。法。萬民出入。〔疏〕若斬木材。則而掌其政令者。賈疏云。上山虞官尊。故設之。是以此林衡若斬木材。期於虞邊受焉。注云。法萬民出入時日之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案山虞云。仲冬仲夏春秋。是時之期。號令萬民。斬材有期日。是日之期也。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舍其守者。時案視守。〔疏〕掌巡川澤之者。於其舍申戒之。〔疏〕掌巡川澤之

子王制篇云。汚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卽所謂川澤之禁也。賈疏云。川注瀆者皆是也。水鍾曰澤。澤與川不同官。今川衡兼云澤者。澤與川連者。則川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爲滎澤。滎澤則與濟連。則管濟川者。兼滎澤掌之。如此之類皆是。云而平其守者。亦謂平其地之民。守川澤者之部分也。注云。舍其守者。謂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者。鄭意舍卽守者止宿之處。以案視守者於其舍。卽謂舍其守也。賈疏云。此舍其守。謂川衡之官。時復巡行所守之民。當案視其所守。守人當於其舍申重戒勅之也。俞樾云。如注義。則當云以時戒其守。不當云以時舍其守。注義非也。舍。猶置也。廣雅釋詁。捨。置也。舍捨古通用。襄十四年左傳曰。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戊焉。此經舍字。與彼同義。舍戊。卽置戊。祭祀賓客共川奠。川奠。饌豆之實。〔疏〕祭祀賓客共川奠者。與以時舍其守。猶以時置其守也。案俞說亦通。祭祀賓客共川奠。川奠。饌豆之實。〔疏〕祭祀賓客共川奠者。與文元部云。奠。置祭也。引申之。凡薦羞通謂之奠。故賓客饗食。亦得有川奠。國語魯語云。水虞講虞。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韋注云。水虞掌川澤之禁。則卽謂川衡也。注云。川奠。饌豆之實。魚鼈蜃蛤之屬者。謂川中所產之物。可以共奠者。此官則共與饌人饌人實之。賈疏云。鄭此注。皆據饌人及饌人而言。案饌人職云。朝事之饌。有鱸鮑魚鱠。醢人云。饋食之豆。有醢醢醢醢。醢。是蛤。則魚鼈及蜃。皆川中所生之物。故引證川奠也。具有醢醢。亦是川奠。故云之屬。故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疏〕掌國澤之政令者。賈疏云。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爲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周公設經。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是互見爲義故也。云爲之厲禁者。亦謂遮列守之。而設其禁也。云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者。賈疏云。亦據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無妨。山虞川衡之等。亦入玉府。亦是互見其義也。注云。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者。謂近澤之人。隱度澤中所產財物。而取之澤虞。因別其部分。使各守其所占之界。不得相侵越也。云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據獸人云。皮毛筋角。入于玉府。麋人云。凡居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此四者。皆澤物之中器用者。故入之也。賈疏云。但萬民入澤。雖無正文。案王制。頒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萬民入澤。可同時。皮

謂犀皮。角變角犀角。珠出於蟾蛤。在澤。其貝亦出澤水。故知之也。云入之以當邦賦者。據角人羽人掌葛。皆以所征當邦賦。即大宰九賦。八曰山澤之賦。亦即遂師入玉府之野賦。此官國澤財物入玉府。不云當邦賦。角人等以所征當邦賦。不云入玉府。亦皆互文見義。故鄭取彼爲釋。但依鄭大宰九賦注義。賦爲口泉。彼注云。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是也。實則九賦當爲地稅。非口泉。此經所云當邦賦者。賦又當兼地稅及力征言之。二者通得稱賦也。詳大宰疏。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注云。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而已。月令云。孟冬。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是山澤有常賦。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租。明成年澤梁有租。與關市同。租即賦也。大戴禮記王制篇云。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荀子王制篇亦云。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王制則又云。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諸文錯異。皆與此經不合。非周制也。云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爲也者。謂入賦之餘。所占取之人。乃得取以自爲也。云入山亦有時日之期者。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澤物之奠。亦饔豆之。〔疏〕注云。澤物之奠。亦饔豆。賈疏云。亦如山虞職所云也。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實。芹苴藁菜之屬。〔疏〕之實。芹苴藁菜之屬者。此蒙上川衡川奠而言。亦共與饔人隨人實之。賈疏云。案饔人職。加饔之實。有藁菜。隨人朝事之。喪紀。其其葦蒲豆有苴菹。加豆之實有芹菹。是皆澤中所出。故引證澤物之奠也。兼有深蒲昌本之等。故云之屬。喪紀。其其葦蒲之事。葦以闔壤。〔疏〕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者。共葦。與稻人爲官聯也。周書文傳篇云。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蒲。蒲以爲席。〔疏〕月令。季夏。命澤人納材葦。注云。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彼謂歲時之常共。故有定時。此喪紀則據川時納之。不必季夏也。注云。葦以闔壤者。稻人注同。云蒲以爲席者。既夕禮云。抗木橫三縮三。加抗席三開傳云。既虞。卒哭。芻不納。注云。芻。今之蒲草也。又雜記云。士輔蒲席以爲裳帷。司几筵有蒲筵。乃吉席。非喪紀所用。然亦當澤虞共。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禽。猶致禽而珥之。經止舉喪紀者。文不具也。蒲詳隨人疏。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禽。猶致禽而珥其主澤。澤鳥所。〔疏〕若大田獵則萊澤野者。凡王大田獵。必於大澤蔽。若西都則於弦蒲。岐陽石鼓文。是其事也。集。故得注析羽。〔疏〕東都則於圃田。詩小雅車攻吉日二篇。是其事也。將田之前。此官則於澤田之野。芟除野草。爲田之防。又於防中別除草爲教戰之地。詳山虞疏。云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者。此與獸人甸視爲官聯也。注云。屬禽。猶致禽而珥焉者。賈疏云。案山虞致禽之義。謂輸之於公。當致之於虞旗之中。而珥焉以效功。此云屬禽者。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禽與屬不同。而鄭云屬禽猶致禽者。鄭欲明山虞澤虞文皆不足。故互見爲義。案賈說是也。甸視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彼注云。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

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是國與致義小異。鄭言此者。明致屬事相因。各舉一事。足以相咳耳。若大司馬注。釋獻禽與致禽屬禽爲一。則失之。詳彼疏。云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者。析羽爲旌。據司常文。鄭意此澤虞川旌。與上山虞川旌不注羽。異。明以澤是鳥之所集。故依其事類。使建析羽。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旌。又案此旌亦以熊虎之旗而注析羽。凡五旗皆有注羽不注羽之別。詳司常疏。

厲禁而守之。田之地。若。掌邦田之地政者。掌公私田獵之地之政令也。與均人地政。政爲征之借字異。云爲厲守之。注云。田之地若今苑也者。此謂大田獵在近郊山澤多禽獸之處。則爲苑囿。以材木爲藩籬。使其地之民遮

屬大田獵之地異也。敍官固人注云。固今之苑。漢時養鳥獸之地。通名爲苑。與山虞澤虞所。凡田獵者。受令焉。令謂

也。疏。凡田獵者。受令焉者。亦通公私小田獵者言之。凡王四中大田獵。皆在四孟時祭之後。蓋止以給乾豆。不能

有小田獵之事。月令云。仲冬山林藏澤。有能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彼野虞卽山虞澤虞。蓋此官與彼同令之也。

方苞云。春秋傳。鄭申豐將祭請田。子產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則公卿王子弟宜得用鮮。凡田獵者。或王子弟公

卿有宗祧之事。而王賜以田。或喪紀賓客春秋之膳獻。有司時取。亦如斬材之有期日。凡此類皆迹人令之。疏謂夏官

主田獵者受令。非也。四時鄉師出田法。致衆庶。以聽令於司馬。先期虞人萊所田之野。無受令於迹人之義。案方說

是也。注云。令謂時與處也者。時謂田獵所宜。及禽獸茁壯之

時。與大司馬大田。定在四仲月者。異。處亦謂苑囿所在之地也。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爲其天物。且害心

〔疏〕禁麇卵者。賈疏云。此謂四時常禁。案月令。孟春云。不麇不卵。又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者。彼以春時生乳。特禁之。案賈說是也。庖人。禽獸秋行饋膳。士相見禮注。亦云禮有秋獻麇。則麇非不得取。但非時及它獸之麇。則有禁耳。云與其毒矢射者。賈疏云。其月令季春云。饒獸之藥。毋出九門者。王

彼亦崇其春時。彼鄭注云。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注云。爲其天物且害心多也者。王

制云。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注云。重傷未成物。殀斷殺。此天與王制殀義同。賈疏云。且害心多。釋毒矢射

者也。云麇麋鹿子者。說文鹿部云。麇。鹿子也。爾雅釋獸云。麋其子麇。鹿其子麇。是麇子別名麇。此以麇爲麋鹿

子者。對文則麇爲鹿子。散文則麋鹿子通稱麇。曲禮

孔疏云。麇乃鹿子之稱。而凡獸子亦得通稱是也。

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也。錫。劍。〔疏〕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者。江永云。井人與秋官職金聯事。

府也。此不言丹青者。文不具。詒讓案。金。五金之總名。詳職金疏。彼職又有丹青。卽染石也。又凡磬石。砭石。及美石。可飾佩器者。經書石。皆足以收之矣。地其所產之處。若職方氏揚州金錫。荊州丹銀。雍州玉石。及書禹貢。青州岱畎鉛石。徐州泗濱浮磬。揚州金三品。又揚州瑤琨。荊州厲砥磬。豫州磬錯。梁州鏐鐵銀鏈磬。雍州球琳琅玕之屬是也。云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者。亦有藩界禁令。管子地數篇云。山有鐵有銀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此所謂厲禁也。賈疏云。亦謂使其地之民遮護守之。注云。錫。劍也者。丁晏云。爾雅釋器。錫謂之劍。郭注。白鐵。職方氏注。錫。鐵也。說文金部。錫。銀鉛之間也。劍。錫也。急就篇顏注。錫。在銀鉛之間。卽今白鐵也。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也。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疏〕注云。物地。占者。淡。釋文作啖。云本亦作淡。案啖卽淡之譌。陸本不足據。占其形色。與載師物地事。草人掌土化之事以物地。義同。知鹹淡。似言地土之鹹淡然未詳其說云何。管子地數篇云。伯高對黃帝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惠士奇云。榮者。山之精神。徵爲形色。占其氣知其味。謂之物地。知鹹淡。卽知金玉。金鹹而玉淡。故洗金以鹽。案惠以鹹淡爲金玉。亦未知是否。云授之。教取者之處者。管子地數篇。山海經中山經。廣雅釋地。並云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取之之處也。井人既物地而知金玉錫石所生之處。乃以圖授其徒。教使取之。巡其禁令。行其禁。〔疏〕注云。行其禁。明其令者。掌固注云。巡。行也。禁。謂厲禁及禁止爭奪。明其令。〔疏〕令謂採取之政法。井人主巡行其地。誅其違禁令者。使無失用而病民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山澤山齒角骨物。大者。〔疏〕掌以時徵齒角凡

農者。山澤亦有可耕之土。其近地之民。亦以率受田。是爲山澤之農。大宰先鄭注。以平地山澤爲三農。卽據此經爲釋。山澤之農。受田而耕。或就地田獵畜牧。則有齒角骨物等之征也。賈疏云。角人止應徵角物。兼言齒骨者。以其齒骨也是角類。以細小之事。因類兼掌之。云以當邦賦之政令者。賈疏云。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令以此農近山澤。山澤有此骨角及齒。此三者。國之所須。故使以時入採而稅之。以當地稅也。江永云。此爲三農之職。別於虞衡。閭

師言貢九穀者。正賦也。有他物亦可代之。案江說是也。賈以經云山澤之農。故專據田稅言之。卽九賦之地征也。實則此邦賦。常兼有九職之力征。閻師注云。賦謂九賦及九貢是也。而地征則夫田之外。或兼有占會山澤之地者。亦別科租稅。此數者。或征泉穀。或貢其物。大總言之。通謂之賦矣。下羽人掌葛邦賦義並同。至大宰九賦注。以賦爲口泉。則非經義。詳彼疏。注云。山澤出齒骨角物者。明經徵齒角骨物。必於山澤之農。因是其所出之地也。云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者。犀及麋鹿。皆有角。象則有齒。四者皆有骨物可用者。故特數之。以度量受之以其財用。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度所中。〔疏〕漆浣者。受之以量者。段玉裁云。浣當作塈。字之誤也。說文土部云。塈。以漆和灰丸而鑼也。從土完聲。許云。灰者。謂骨灰也。通俗文。燒骨以漆曰塈。巾車注。杜子春曰。軟讀爲漆塈之漆。直謂棄漆也。案段說是也。王聘珍。曾釗。黃玉烈說同。漆塈蓋取碎骨以燒灰。故以量受之。較其多少而已。不度其長短也。云其餘以度。度所中者。齒角骨物。長大者中爲大器。短小者中爲小器。故必以度度之。若弓人所云。角長二尺有五寸之類。是其度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本。羽。〔疏〕亦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者。啟

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也。注云。翮。羽本者。爾雅釋器云。羽本謂之翮。郭注云。鳥羽根也。說文羽部云。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案翮卽鳥翼間長羽有莖者。韓詩外傳云。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翮。益一把。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審搏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飛不爲加高。損一把不爲加下。是也。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疏〕凡受羽者。山澤之農。以羽來入。此官則受之也。注云。審搏縛。羽數束名也者。百謂之縛。其名音相近也。〔疏〕羽無度量可計。故入羽時。以束計而受之。引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縛者。釋器文。郭注云。別羽數多少之名。云其名音相近也者。段玉裁云。謂箴與審。縛與搏。皆相近也。洪頤煊云。穆天子傳。郭璞注。十羽爲箴。百羽爲縛。十縛爲縛。見周官廣韻注。引周禮百羽爲搏。十搏爲縛。是箴審同聲字。搏當作縛。縛當作縛。釋文。縛。劉音古木反。劉昌宗本作縛。李鍾倫說同。俞樾云。就本經論之。搏縛並從專聲。古音相同。乃以爲百羽千羽之異名。殊不可解。疑周禮原文。本作十搏爲縛。蓋搏卽爾雅之縛。搏卽爾雅之縛。爾雅並從系。周禮並從手也。鄭公孫揮。字子羽。其義卽取諸此。後人因爾雅縛字從系。因改此經搏字作縛。而傳寫又誤爲縛耳。案洪俞說並通。未知孰是。爾雅之縛。說文藥部作藥。穆天子傳云。天子於是載羽百縛。字

與爾雅同，竊疑此經劉昌宗音讀縛爲縛，從爾雅讀耳。所據本未必果作縛也。郭注穆傳，亦似依爾雅以改此經。依鄭說則爾雅與此經，字異而音相近，各從其舊可也。云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者，以其一羽不能成束也。爾雅釋文云，孫同鄭意云，蓋誤。郭云，凡物數無不從一爲始，以爾雅不失，周官未爲得也。案今郭注無此語，蓋郭音義之佚文，依鄭及孫炎義，則爾雅當云十羽謂之箴，百羽謂之縛，千羽謂之緹，今本十羽誤爲一羽，以下積數遂遞誤。郭則謂一羽亦得有名，說雖可通，但一羽古謂之箴，九章算術粟米篇云，買羽二千一百箴，劉注云，箴，羽本也，若然，一羽不名箴，足證鄭義矣。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草貢出澤，賁紵〔疏〕之屬可耕績者。

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者，詩周南葛覃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說文艸部云，絺，細葛也，綌，粗葛也。周書文傳篇云，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是葛爲絺綌之材也。賈疏云，所以徵絺綌于山農者，以其葛出于山故也。其徵絺綌之材，卽葛是也。云凡葛征者，江水云，葛之材惟中絺綌，而又言凡葛征，蓋葛草之類如葛者，亦征之。云徵草貢之材于澤農者，此卽閭師八貢，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也。農常貢九穀，而貢草木者，澤農兼樹藝之事，與常農不同也。注云，草貢出澤，賁紵之屬，可耕績者者，典臬，掌布總纁紵之麻草之物，注云，草，葛黃之屬，是草貢之材，卽謂賁紵，諸草皆澤所生，故於澤農征之。賁紵，並詳典臬疏，以權度受之。以知輕重長短也。故書，受〔疏〕注云，以知輕重長短也者，賈疏云，上角人齒角，不須稱，直言度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

疏，云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者，段玉裁云，當爲受之爲，當作從，案段說是也。杜蓋以角人羽人及掌染草掌炭諸職，並云受，故定從之，詳大司徒疏。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染草，茅蒐蘼蘆〔疏〕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者，染草種類不一，或以春，或以秋，豕首紫荊之屬，〔疏〕各隨其時斂之也。王安石云，掌染草至掌炭所徵，亦必常邦

賦之政令，而不言者，則以角人羽人掌葛見之。注云，染草，茅蒐蘼蘆豕首紫荊之屬者，首，舊本誤目，今據宋本正。斂官注云，染草，藍蒨象斗之屬，此別言茅蒐等者，染草衆多，故鄭錯互舉之。茅蒐，卽蒨，詳斂官疏。蘼蘆者，說文木部云，蘼，一曰宅蘼木，出弘農山也。文選南都賦李注，引郭璞注上林賦云，蘼，蘼蘆，玉篇木部，又作托蘼，藥宅托，蘼蘆，聲並相近，皆卽一物。蘼蘆蓋木類，其葉可染，故通謂之染草。斂官注之象斗，亦木也。劉向列仙

傳云。陸通食藥盧木實。是爲木類之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云。櫨。今黃櫨木也。證類本草引陳藏器日華子云。黃櫨堪染黃。生商洛山谷。葉圓木黃。疑卽是木矣。豕首者。賈疏云。爾雅云荊棘豕首。郭注云。本草曰薺蘆。一名蟪蛄蘭。今江東呼蟪蛄首。可以燭蠶蛹。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何色。未審鄭之所據也。詒讓案。神農本草經云。天名精。一名蝦蟇藍。一名豕首。鍾襄謂豕首卽染藍之草。是也。紫荊者。爾雅云。藐。此草。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此蔞。廣雅釋草云。此蔞。此草也。神農本草經云。紫草。一名紫丹。一名紫芙。陶注云。今染紫者。案紫荊荊蔞。並音近字通。說文草部。別說染聊黃之草。單名蔞。與此蔞異物。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徐廣云。緹。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似紫。此合蔞。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權量。以知輕重多。〔疏〕以待時而頒之者。莊有可云。頒之於農與蔞爲一。誤。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少。時。染夏之時。〔疏〕染人也。注云。權量以知輕重多少者。染草又不計長短。故不川度也。云時。染夏之時者。據染人云。夏緹玄。秋染夏。夏爲五色。以草染。故知以其染之時頒之。不言染緹玄之時者。彼注謂緹玄以石染。不川草染故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疏〕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者。月令

物之徵。蓋亦以季秋入之。此徵令專據徵斂之令而言。詳宰夫疏。注云。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者。灰炭。皆燒草木爲之。故出於山澤之農。賈疏云。灰炭既出山澤。不云徵於山澤之農者。義可知。經略而不言也。云灰給澣練者。說文水部云。澣。濯衣垢也。澣卽澣之俗。謂以灰濯布縷。若雜記說總加灰爲錫。深衣注。謂用十五升布。澣濯灰治是也。練謂以灰澣絲帛。若帛氏澣絲以況水。注謂用灰澣水。又澣帛以櫨爲灰。是也。詳染人疏。云炭之所共多者。若宮人共鑪炭之屬。其待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疏〕以共邦之用者。惠士奇云。掌炭。掌用者衆。故所共者亦多也。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疏〕灰物炭物以共邦用。掌炭。掌聚炭及疏材之物。以待邦事。掌蠶。掌斂互物蠶物以共闡壤之蠶。蓋皆畜聚之物。一時不可猝辦。故平時聚而斂之。以待邦用。兼以共喪。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共喪事者。以著物也。〔疏〕掌以時聚茶者。依大戴禮記夏小正說。取茅茶以四月。既夕禮曰。茵著川茶。〔疏〕取荏葦茶以七月。是其時也。注云。共喪事者。以著物也者。士喪禮注云。著。充之以絮也。案凡衣服茵席之覆者。中空而以物充之。並謂之著。夏小正四月記茅秀之茶。云取茶。茶也者。以爲君薦藉也。又七月記荏葦之茶。云濯茶。茶。荏葦之莠。爲薦藉之也。精與著義同。蔣卽茵也。

操小正說，則三者之茶，皆可以著物矣。引既夕禮曰：茵著用茶者，證喪紀用茶著物之事。賈疏云：案既夕禮爲茵之法，用細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茶，極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壙也。是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疏〕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也。野生疏材，以共祭祀賓客，及王以下之庶羞也。云凡畜聚之物者，委人文同，彼注云：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詳彼疏，江永云：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藥物，草木爲之多，疏材畜聚中，常有藥物，入於醫師。注云：茶茅莠者，敘官注同，云疏材之類也。因使掌焉者，以茶是草，亦疏材之類，故并使掌野疏材之徵也。云徵者，徵於山澤者，謂亦徵之於山澤之農也。云入於委人者，賈疏云：以其委人掌斂野之賦，凡疏材木材，所斂者衆，故知此掌茶所徵，亦入委人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壙之蜃也。互物，蚌蛤之屬。闔，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疏〕掌斂互物，斂之於澤漁，與散人鼈人爲官聯也。賈疏云：以其互物是蜃之類，故因類使兼掌之。蜃物者，共百事之蜃，與下共闔之蜃別。注云：互物，蚌蛤之屬者，蚌，鼈人注作蚌同。蚌蛤，並詳彼疏，賈疏云：案鼈人云：掌取互物，先鄭云：互物，謂有甲蘭胡故也。云闔猶塞也者，說文門部云：闔，城曲重門也。土部云：壘，塞也。此闔卽壘之借字。淮南子兵略訓：斥闔要遮，則陸本非是。井椁者，士喪禮既井椁，注云：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賈疏云：案稱人注亦作禦，則陸本非是。井椁者，士喪禮既井椁，注云：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賈疏云：案士喪禮：窆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灰於椁下，以禦禦濕也。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者，左成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杜注云：燒蛤爲炭，以瘞壙。賈疏云：雖二王之祭祀，共蜃器之蜃，飾祭器之屬也。聖人職曰：凡四後，不得純如天子亦用蜃，故被譏，引之者，證天子之宜也。祭祀，共蜃器之蜃，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疏〕蜃飾之，知義然者，左氏石尙來歸蜃，是祭社之器爲蜃也。大行人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

云。歸服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爲服。是其宗廟社稷之器。皆蠶灰飾之事也。案後鄭說蠶器。不以蠶灰飾。買說未審。引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蠶器者。彼文無器字。鄭彼注引杜子春云。蠶。水中蠶也。又自爲說云。蠶畫爲蠶形。則不爲蠶飾。此注引以證飾蠶之器。則仍從杜說。與本職注義小異。引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蠶者。三家經。蠶並作服。大宗伯。司士。兩注引亦並作服。與此異者。蓋鄭因服肉盛以蠶器。遂改字引之。詩大雅綿箋云。春秋傳曰。蠶宜社之肉。彼引左氏說。亦改服爲蠶。與此同。左傳杜注云。服。祭社之肉。盛以蠶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此引以證祭祀用蠶之事。云蠶之器以蠶飾。因名焉者。嫌蠶器卽以全蠶之甲爲器。故釋之。明以蠶甲爲飾也。爾雅釋器云。弓以蠶者謂之瑯。說文玉部云。瑯。蠶甲也。所以飾物也。禮云。佩刀。天子玉瑯而瑯瑯。又云。瑯。瑯。屬。禮。佩刀。士瑯瑯而瑯瑯。蠶器之蠶。卽瑯瑯之屬。取其甲以親祭器。爲文飾也。鄭司農云。蠶可以白器。令色白者。先鄭直謂以蠶灰飾。其白盛之蠶。盛。猶成也。謂飾精使白之蠶。〔疏〕注云。器令白。不爲蠶甲飾器。後鄭不從。故引其說於後。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云。〔疏〕盛猶成也者。盛成。聲同義通。匠人注云。盛之言成也。以蠶灰聖牆。所以飾成宮室。義與此同。丁晏云。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作盛。公羊莊八年傳。成者。盛也。云謂飾牆使白之蠶也者。爾雅釋宮云。牆謂之聖。守禮。先鄭注云。聖。白也。王廟廢悉爲聖牆。卽用此蠶灰爲飾也。云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云者。蛤卽蠶之小者。豈人。籍魚鼈龜蠶。先鄭注云。籍。謂以杈刺泥中搏之。又杈字同。續漢書郡國志。東萊郡。屬青州。賈疏云。蠶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又取以爲灰。故以蛤灰爲又灰也。

圉人掌圉游之獸禁。圉游。圉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疏〕注云。圉游。圉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游。離宮也。敍官注云。圉。今之苑。蓋鄭意。圉本爲大苑。於大苑之中。別築藩界爲小苑。又於小苑之中。爲宮室。以是爲離宮。以其是圉中遊觀之處。故曰圉游也。賈疏云。言離宮者。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別爲宮。故名離宮。以宮外爲客館。亦名離宮也。案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並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掛讓取。是爲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案賈說。非鄭意也。此囿自咳郊內。囿面言之。唯游別爲小苑。與囿不同耳。委人別有野囿。在六遂以外。則似非此官所掌。詩天官敍官疏。云養獸以宴樂視之者。宴。釋文作燕。字通。明此獸非徒共祭祀喪紀賓客俎豆之實。亦以備王宴樂觀視。

之也。云禁者。其藩衛也者。謂園游皆有藩離爲禁衛。使內獸不得奔逸。外人亦不得私入。文選西京賦。薛注云。禁。禁人妄入也。委人注。亦謂苑囿有藩羅。藩藩。字通。賈疏云。卽非守門者也。其守門則壘者。故關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園游亦如之。鄭云。壘者使守門是也。鄭司農云。園游之獸。游牧之獸者。賈疏云。此與後鄭義異。謂獸之游。非人游觀。詒讓案。先鄭以游爲游散。聚收爲義。然天官敘官。關人園游不言獸。則游不主謂獸可知。牧百獸。備養衆物也。今按庭有鳥獸。自〔疏〕。舉成數而言。注云。備養衆物也者。經言百獸。則其種物衆多。云今按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鸕鷀。備焉者。釋文云。鸕鷀又作鷀。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漢官典職云。宮中苑育麋鹿麋鹿鳥獸百種。賈疏云。雖以百獸爲主。其中亦有飛鳥。故鄭注引漢之掖庭。有鳥獸爲證也。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疏〕。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者。獸。謂庖人之六獸。中膳羞者。白虎通取之面也。獸人亦云。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蓋園人主牧養。獸人主搏取。或園中所無。則獸人別共之。二官相與爲官聯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疏〕。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者。卽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是也。其地在郭門之內。凡種樹蔬菜。麻果草木。以共食用者。咸萃於是。經唯言樹果蓏者。舉其一端。互文以見義。果蓏爲疏材之屬。此官掌樹郭內場圃之疏材。與甸師共四郊之果蓏。委人斂六遂以外之疏材。職掌皆互相備也。賈疏云。場圃。連言場圃同地耳。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其場因圃而爲之。故並言之也。案賈據敘官注義也。凡園地種時則爲園。收刈之後則爲場。與田首之場圃異。詳敘官及載師疏。云以時斂而藏之者。賈疏云。案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此場人又掌之者。此據祭祀喪紀賓客者。場人徵斂藏之。其餘則閭師徵斂之也。案賈說非也。閭師。總掌九職之貢。場人則爲掌園地之專官。草木之貢。當閭師以法使場人斂之。非場人唯掌其祭祀喪紀賓客之物也。呂氏春秋仲秋紀云。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高注云。有司。於周禮爲場人。場協入也。案場協入。國語周語文。章注亦云。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卽本此經爲說。注云。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者。甸師注云。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說文瓜部云。瓠。瓠也。棗亦木實。瓠與陸同爲瓜類。此注與彼義同。云珍異。蒲桃枇杷之屬者。皆果中之珍貴者。文選上林賦云。櫻桃蒲陶。枇杷櫛柿。李注

引郭璞云。蒲陶似燕薹可作酒。又引張揖云。枇杷似斛樹長。葉子如杏。漢書西域傳云。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蒲桃。卽蒲陶也。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蔬。享亦如之。性。納

〔疏〕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蔬者。與甸師爲官聯也。共之。以與廩人爲實也。注云。享。納牲者。賈疏云。享納牲。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迎牲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簋。豆簋中有果蔬之物。故云享亦如之。若然。上言祭祀。餘祭祀也。案此注可疑。依賈說則經云享者。專指宗廟之祭。卽大宗伯之六享也。然上云祭祀。廟享當已

賡於其中。至祭有納牲。宗廟及天地大祭所同。大宰云。祀五帝。納亨。贊王牲事。祀大神亦如之。鄭彼注亦以納牲釋享是也。今此注但云納牲。則無以見其必爲宗廟。況廟享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簋。雖正在迎牲之時。然薦豆簋與納牲。自是二事。今但云納牲。亦無以見朝事之有豆簋。又廩人四簋之實。朝事之簋。無果蔬。用果蔬者。乃是饋食之

饗。則與納牲節次。尤不相當。注說究不可通。所未詳也。今以經文攷之。祭祀之外。別有所謂享。疑專指宗廟薦新。晉之。亦卽大宗伯六享之以饋食享先王也。凡果蔬珍異新出。或薦於廟。若月令仲夏。嘗黍。羞以含桃。是也。其

禮殺於祭祀。無迎尸裸獻之事。故經云享亦如之。明所共與祭祀同。而禮則異爾。薦新亦通稱享。互詳大宗伯疏。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賈疏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賈疏云。廩人掌米。倉人掌穀。今廩人云九穀者。以廩人雖專主米。亦

計一年穀入之數爲簿。若月令云。舉五穀之要。但此官總掌九穀之數要。而所藏則爲米。故明堂位。魯有米廩。少牢饋食禮注。亦云廩人掌米入之藏者。是也。賈疏云。廩人掌米。倉人掌穀。今廩人云九穀者。以廩人雖專主米。亦

兼主穀。故以九穀言之也。云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者。國語周語云。廩協出。章注云。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案此以待匪頒。賜稍食者。卽協出之事也。沈彤云。穀爲米粟委積之通稱。凡官所食。與之田而令自取。惟封邑頒掌地爲

然。其餘則皆收其穀而給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邦用。卽匪頒。賜稍食之屬。匪頒中祿居大半。稍食則食之小者。是藏米於廩。藏粟於倉。積委積於場。以待分給也。

楚語。觀射父云。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正謂是也。注云。匪讀爲分者。段玉裁云。匪頒字。始見於大宰九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此則徑讀匪爲分。與仲師說小異。亦令互相足也。非字有分背之義。匪

微與文二韻。字多互轉。匪得讀爲分。猶蠶分聲得讀爲微也。案段說是也。匪卽羹之假借字。詳大宰疏。云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者。大宰匪頒之式。注云。王所分賜羣臣也。江水。沈彤。金榜。曾釗。並謂匪頒。當爲羣臣之祿。

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者。大宰匪頒之式。注云。王所分賜羣臣也。江水。沈彤。金榜。曾釗。並謂匪頒。當爲羣臣之祿。

是也。蓋匪頒本以頒祿爲最大。而稍食及委積賜資之有常秩者。亦通含於其中。此經雖別出稍食。而祿賜則不容略。注唯舉委積者。似鄭誤以百官之祿屬稍食。義殊不及大宰注之駭。又注云。委人之職諸委積。江永。曾釗。並謂委人無粟米。疑其未塙。沈彤則謂委人常爲遺人之誤。沈校是也。遺人云。掌國之委積。以待施惠。有鄉里門閭郊里野鄙縣都諸委積。鄭彼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與此注義相應。彼職未又云。凡委積之事。以時頒之。故鄭據以釋此匪頒。若委人之委積。既無粟米。文又不及遺人之備。鄭不當舍彼而從此矣。又案遺人諸委積。首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則於此經當在賜之科。又委人云。凡其聚以待頒賜。賜爲好賜。與頒爲常賜不同。則此匪頒賜二者之內。通有委積。注專以委積釋匪頒。於義亦未析也。云賜謂王所賜予者。賜與鄉師云。賜萬民之難。義同。謂臣民有不足。則王賜給之。賜謂以恩澤賜之。卽大府之賜予。內饗之好賜是也。孟子萬章篇云。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趙注云。周者。謂周急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周與賜同。若然。賜賜二事小異。鄭通釋之耳。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云。周。賜也。亦以賜釋周。與鄭義略同。經凡云賜者。並爲好賜。詳大宰膳夫疏。云給好用之式也者。謂賜賜當入好用之式。賈疏云。此卽九式之中。九曰好用之式是也。故彼注。好用。燕好所賜予也。云稍食祿粟者。宮正注同。賈疏云。此卽司士以功詔祿。又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之類是也。江永云。統言匪頒。則稍食在其中。分言之。則諸臣之祿爲匪頒。在官工役之粟爲稍食。案江說是也。稍食猶言稟食。與祿異。孟子萬章篇云。廩人繼粟。此卽廩人掌稟食之證。鄭賈說並非是。詳宮正疏。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猶〔疏〕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者。禮用年之豐凶也。案周書禮匡篇。有成年。年儉。年饑。大荒。四等登降之法。卽以年上下數邦用之事。賈疏云。上下卽豐凶。廩人之官。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若歲凶。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云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者。賈疏云。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在上用穀之法。以治年之凶豐。此則王制云。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者。是也。注云。數猶計也者。說文支部云。數。計也。此云猶者。鄭蓋以數本爲算數。引申爲計算之義。與許少異。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也。〔疏〕凡萬民之食食者。此卽上文所謂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邦用之豐殺。與民食之足否。事常相因也。賈疏云。此謂給萬民糧食之法。食食謂民食國家糧食者。江永云。通計萬民之食。非謂國家之糧食者也。疏誤。案江說是也。曾釗說同。云人四鬴上也。

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者。賈疏云。上謂大豐年也。中謂中豐年。下謂少儉年。雖此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孔廣森云。漢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此經月食二鬴者。爲粟一石二斗八升。尙未能及月一石半。故謂之下歲矣。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米也者。膳夫食川六穀。注云。食。飯也。謂通計民每口一月所食米之數也。賈疏謂頒祿。古今皆月月給請。故知此皆一月食米。失之。云六斗四升曰鬴者。東氏陶人注義並同。說文謂部云。鬴。鎮屬也。重文釜。鬴或从金父聲。左昭三年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謂齊舊量釜六斗四升。陳氏新量。釜八斗。鄭以齊舊量卽周量。故據以爲釋。一釜凡爲區者四。爲豆者十六。通六斗四升也。以此計之。則月食四鬴者。鬴石五斗六升。以三十日除之。日食八升五合又三分合之一。月食三鬴者。一石九斗二升。日食六升四合。靈樞經云。人食一日中五升。與此相近。月食二鬴者。一石二斗八升。日食四升二合又三分合之二。既夕記。獸饗食鬴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注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是饗食日二升一合弱。此下歲之食。倍於彼也。沈彤云。律呂新書。漢量與周同。而漢量有容二斗七升者。當今五升四合。有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是古之十。當今之二也。闕若璵說同。案依沈說。則此經上歲人日食一升七合。有奇。中歲人日食一升二合有奇。下歲人日食八合有奇也。至左傳陳氏新量之釜。杜云容八斗。實當爲十斗。管子海王篇云。鹽百升而成釜。卽十斗之釜。與石同。故國蓄篇云。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大女食三石。吾子食二石。與此經四鬴三鬴二鬴。差數雖巧合。然以漢志李悝說人食月一石半計之。大男月食。必無四石之多。管子之說。殆不可信。非徒釜數與此經不相應也。詳稟氏疏。若食不能人二鬴。則合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就穀。就都鄙之有。〔疏〕用。若食不能人二鬴者。謂不及下歲。則當治荒政而節法者。殺。猶減也。若。殺。就都鄙之有。〔疏〕用。云則令邦移民就穀者。卽大司徒大荒。令移民之事。云詔王殺邦用者。謂殺九式之用。若十二荒政之貴禮。及士師荒貶之法。皆是也。注云。就穀。就都鄙之有者。大司徒注云。辟災就有是也。逸周書文酌篇云。四親就年。亦此義。賈疏云。此據天子畿內。六鄉六遂及公邑。純屬天子。與三等采地不同。若民有不能人二鬴之歲。移民就賤。當先密都鄙三等采地之中。都鄙亦凶。乃出密畿外也。故知就都鄙者也。云殺。猶減也者。廣雅釋詁云。殺。減也。此亦引申之義。故云猶。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日糧。謂糶也。〔疏〕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者。與遺人止居日食。謂米也。〔疏〕委人爲官聯也。師役。謂軍旅起徒役。大會同百官。

八軍從行，故皆須治糧食。晏子春秋問下篇。孟子梁惠王篇。並云師行而糧食是也。王昭禹云。莊子逍遙篇曰。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日聚糧。謂計口而爲之糧食也。注云。行道曰糧。謂糲也者。說文米部云。糧。穀也。糲。乾飯也。釋名釋飲食云。千飯。飯而暴乾之也。孟子梁惠王篇云。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糲糧。于橐于囊。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安方啓行。趙注云。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賈疏云。尚書賁篇云。峙乃糲糧。卽糲也。程瑤田云。方音。凡以火乾之穀之類。關西隴冀以往謂之饔。公羊傳。魯昭公走之齊。高子執單食與四脰脯。國子執鹽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糲於從者。何休注。糲。糲也。疏云。若今之糲米。屈原賦。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糲芳。王逸注。糲。糲也。說文。糲。乾也。蓋卽方音火乾之饔也。云止居曰食。謂此廩人米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春人春之。大祭〔疏〕大祭祀者。亦謂天地宗廟之等。云則共其接盛者。釋當是則接盛。無共其二字。觀注云扱以授春人春之。春人職云。祭祀共其盛盛之米。然卽非廩人共之明矣。注疏本係誤衍。案虞說近是。賈疏云。此卽廩人兼掌御廩所藏藉田之收。以共祭祀之用者也。注云。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者。一。宋婺州本。嘉靖本。作壹。各本並作一。與釋文合。今據正。惠士奇云。祭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士昏禮記文。賈疏謂讀如特牲少牢。誤。段玉裁云。及聲。在古音侵鹽添部。妾聲。在古音覃談咸銜嚴凡部。聲類同也。云扱以授春人春之者。賈疏云。此廩米與春人春之。當須扱與春人。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扱。收也。廣雅釋詁云。扱。取也。謂扱取穀粟於倉。以授春人。公羊文十三年傳。說魯祭。周公盛。魯公廩。何注云。盛者。新穀。穰者。故上一新也。廩者。連陳於新上。財令半相連爾。此王國大祭祀之盛。當皆用新者。其春而亦尤精潔。詩大雅召旻。鄭箋云。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然則祭祀之盛。其侍御米與。云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鄭彼注云。重粟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是也。國語周語。魏文公說藉田之禮。云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韋注云。廩。御廩也。一名神倉。鍾。聚也。謂爲廩以藏主所藉田。以奉粢盛也。穀梁桓十四年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范注云。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此經無三宮春米之文。依穀梁說。則御廩所藏者。亦已春之米。鄭云穀者。穀與米。散文則通。御廩既藏米。又與春人者。或當如賈說。廩藏廩米將用。復與春人更精春之與。云不以給小用者。明它小用之穀。別廩藏之。不入御廩神倉也。賈疏云。祭義云。天子藉田千

敵。諸侯藉田百畝。以事天地社稷。先公。敬之至也。是不給小用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宰。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

〔疏〕掌平宮中之政者。莊存與云。舍人有米有粟。平宮中之政。王宮也。北宮也。外內朝寃食也。司祿則給百官百

特多特少也。云分其財守者。賈疏云。財卽米也。故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亦謂米爲財。謂分米與宮正內宰守禁

之所。使頒與所使守之人。云以灋掌其出入者。灋卽大宰九式匪頒之式。此官所掌以爲官法者也。賈疏云。出謂米出

於廩人。以出給。入謂其有空缺。則還入廩人。皆當以法。不可虛也。注云。政謂用穀之政也者。卽後注云。用穀

之多少是也。謂計其人數多寡。爵秩高下。以定祿食用穀多少之法數。云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

使守而頒之也者。大宰注云。財。泉穀也。沈彤云。古者穀幣貨賄。通謂之財。此則專指穀也。賈疏云。必送米與宮

正內宰者。此二官皆有宿衛之人。須米料之數故也。案鄭賈以宮正掌宮中衆寡之稍食。內宰掌王正內之稍食。亦各有

府藏。故知分送二官。使守而頒之。云而行出於廩人者。以廩人掌頒稍食之穀。宮正內宰。特依數爲書契頒之。其

穀則出於廩人也。云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者。謂官吏有遷黜物故更代者。未上則爲空缺。不須給祿食。舍人則計其

數收還。仍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方曰簠。圓曰簋。〔疏〕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者。賈疏云。天地宗廟

於廩人也。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盛黍稷稻粱器。〔疏〕大次小祭。皆有黍稷。於簠簋實之陳之。故云

凡。以廣之也。江永云。簠盛黍稷爲正饌。簋盛稻粱爲加饌。天子八簠。諸侯六簠。簠之數未聞。凡賓客之禮。簠皆

少於簋。則祭時宜亦放此。天子蓋四簋。諸侯蓋二簋。天子用六。才。參。蓋亦盛之於簋。案江說甚嚴。但祭統。皆

器圓。簋象。是用木明矣。案賈所述易損義。並據鄭易注文。論語公冶長皇疏說同。凡器方圓。並當據外言。錢亦內方外圓。而稱圓法。是其比例。賈說深得鄭指。毛詩小雅伐木篇。陳饋八簋。傳云。圓曰簋。是鄭所本。說文竹部云。簋。黍稷圓器也。簋。黍稷方器也。又淮南子秦族訓。許注云。器方中者為簋。圓中者為簠也。是許君謂外圓內方者為簋。內圓外方者為簠。其說與鄭正相反。蓋師說不同。陸氏詩秦風釋文從鄭義。禮聘禮釋文從許義。案聘禮。二竹簋方。注云。器名也。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依禮經文。則鄭義據不可易。否則竹簋不當特言方。為殊異之詞矣。戴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外方內圓曰簋。內方外圓曰簠。足高二寸。挫其四角。漆赤中。此說亦與鄭同。至御覽器物部引三禮圖云。簋受一升。下足高一寸。中方外圓。漆丹中。蓋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玉飾。盛黍稷。受一升。足高一寸。中圓外方。挫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簋。盛稻粱。案此所說簋簠。形制既違鄭義。又與禮經不合。或御覽傳寫互譌。其云蓋象龜形。尤誤。戴震云。禮器。管仲鑄簋。注云。鑄。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爾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雜記注云。鑄。刻為蟲獸也。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歐陽氏集古錄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與真古簋不同。案集古所云。但於其蓋刻為龜形者。即三禮圖之敦。與簋蓋皆以蓋頂作一小龜。是也。其說始於儀禮疏。誤解鄭注飾蓋象龜。蓋字。蓋之為言。意疑未定之辭。無正文也。案戴說極精。足正舊說之誤。胡培壅說同。云盛黍稷稻粱器者。掌客注云。簋。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此據言之。故云黍稷稻粱器。許說與鄭亦相反。鄭是也。詳掌客疏。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宮米芻禾。禮。致饗。〔疏〕賓客亦如餽之禮。〔疏〕賓客亦如餽之禮。亦有意簋簠實之陳之事。言賈之陳之。則據饗餼及饗食之時也。注云。禮。致饗餼之禮者。據聘禮記以致饗餼為歸大禮。故知禮即致饗餼也。又掌客注。以殯積為致賓客之小禮。亦有車米芻禾。此禮內當亦略之矣。賈疏云。案聘禮曰。致饗。使卿章弁歸饗餼。米百筥。設於中庭。車米三十車。陳於門外。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又案。掌客。上公米百有二十筥。車米四十車。禾五十車。芻薪倍禾。侯伯米百筥。車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子男米八十筥。車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言陳。是其饗餼車米宮米芻禾所陳多少之事。詒讓案。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廩人獻餼。司馬陳芻。韋注云。生曰餼。禾米也。案饗餼之禾米。本舍人共致之。彼云廩人者。以舍人即廩人之屬。故通言之也。芻亦此官共之。司馬但喪紀共飯米熬穀。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生其陳設之事。凡賓客車米宮米芻禾陳數。並詳掌客疏。喪紀共飯米熬穀。用糴。土用粱。皆四升。賓者唯盈熬穀。

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蚺蜋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簋。大夫三種六簋。士二種四簋。加魚腊焉。〔疏〕喪紀共飯米熬穀者。與典瑞。大祝。小祝。爲官聯也。故荀子禮論篇云。飯用生稻。明天子用黍米亦生可知。熬穀則未書之穀。說文火部云。熬。乾煎也。注云。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者。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鄭彼注云。尊之也。食道養米貝美。自虎通義崩薨篇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云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凡喪禮。有飯有含。二者不同。天子飯用玉雜米。不用貝。並詳典瑞疏。云君用粢。大夫用稷。士用粱者。據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爲說也。賈疏云。彼據沐時所用。今引證飯者。但飯米沐米。與重鬻所盛用米皆同。是以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筭。稻米一豆實於簋。據飯含所用。下卽云。祝漸米。管人受潘。煮于釜。外御者沐。又云。鬻餘飯。盛以二鬲。是其三者用米同。故引沐法以證飯也。但喪大記注。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以其士喪禮諸侯之士沐稻。喪大記注又云。差率而上。天子沐黍與。則天子飯用黍也。案賈據喪大記注。及士喪禮。謂天子士與諸侯士所用米異。是也。檀弓孔疏說同。穀梁隱元年。楊疏謂大夫士同用稷。非鄭義也。云皆四升者。一豆之實也。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于簋。鄭彼注云。豆四升。鄭意飯米雖貴賤所用不同。然其實簋。則無貴賤並用一豆。故云皆四升也。云實者唯盈者。其實之以盈口爲度。不必盡四升也。士喪禮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鄭彼注云。唯盈取滿而已。是也。云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蚺蜋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小祝注義同。鄭喪大記注云。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蚺蜋。使不至棺也。孔疏云。謂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蚺蜋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詒讓案。錯於棺旁者。論語爲政篇集解。引包咸云。錯。置也。謂大斂後。殯棺於西階。而置此熬於棺之四旁也。引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簋。大夫三種六簋。士二種四簋。加魚腊焉者。賈疏云。見尊卑用簋數多少不同之意。鄭彼注引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簋。又曰。設熬旁一簋。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簋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然。天子當加麥苽。六種十簋。首足亦各一簋。其餘亦設於左右也。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詒讓案。籩人有鬻質白黑。卽熬麥稗稻黍。若然。天子熬穀。或常有質與。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鄭司農云。春。王當〔疏〕以歲時縣種種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者。賈疏云。內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疏〕宰注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種。彼內宰上春后獻種。示不敗壞。且助王耕事。此云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卽縣之以至春獻之。注云。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者。凡穀種。得溼鬱。則萌蘖而數敗。故必高縣之。使其風氣燥達。則種良而易生也。齊民要術收種篇云。凡

五穀種子。過穀則不生。生者亦尋死。粟黍稷粱。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則刈高縣之。至春治取別種。以擬明年種子。卽縣種之事。鄭司農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者。于。亦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釋經春獻種之義。明王所耕於藉田者。卽此舍人所獻之種也。云后獻其種。見內宰職。掌米粟之出入者。謂諸穀米粟出入之事也。已春者爲米。未春者爲粟。說文米部云。米。稟實也。南都云。稟。嘉穀實也。孔子曰。稟之爲言續也。米稟本專屬稟。假借爲諸穀之通稱。程瑤田云。以稟主九穀。因爲諸穀之總名。義與倉人職同。賈不知。乃云正言稟卽稟也。夫稟。稷也。以稟爲稷。是以稟爲稷。此說蓋據爾雅郭注。云江東呼粟爲稷。孫炎注。亦云稷卽粟也。乃漢世訓詁相承之語。孔穎達於曲禮稷曰明稟。亦釋之曰稷。粟也。蓋承其誤矣。又云。說文稻字注。稻一稻。爲粟二十升。禾黍則一稻爲粟十六升大半升。稻黍之實亦曰粟。假借通稱也。案程說。足正賈疏之誤。粟之本義。卽九穀之稟。非稷也。詳大宰及倉人疏。注云。九穀六米別爲書者。賈疏云。九穀之名。已見大宰注。今云六米者。九穀之中。黍稷稻粱麻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六米別爲書。釋經辨其物也。程瑤田云。考小宗伯及春人注。並以麥爲籩簋實。是麥有米明矣。光武自無蕪亭至南宮。馮異復進麥飯。菰。飯則米爲之也。說文。記陳楚之閒。相謁食麥飯曰餐。方言亦曰。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謂之餐。說文言麥飯。方音音麥。蓋皆音麥有米也。但今世麥皆磨之爲麪。其春米炊飯。則久失其節度矣。若豆大小雖異。其無米則一。余以爲穀中無米者。或指麻與大小豆耳。六米斷指食醫之六穀。賈釋鄭義。恐未得其審。案程說是也。後籩人六食。注云六穀之飯。膳夫食用六穀。先鄭注亦依食醫爲釋。有麥無大豆。則賈說之誤明矣。歲終則會計其政。政。用穀。〔疏〕歲終則會計其政者。正米粟之歲會。亦卽此官之官成也。注云。政用穀之多少。此官掌穀用出入之政。故歲終總會計之。則知其多少之凡目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以粟爲主。〔疏〕掌粟入之藏者。謂凡入粟於國者。並藏於倉人也。莊存與云。倉藏粟。不粟入之藏。偏舉其一。故釋之也。程瑤田云。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稟。鄭注大宰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爲主。則是稟卽粟矣。史記索隱載三倉云。稟。好粟。其證也。案程說是也。賈疏亦以粟爲稷。誤。詳舍人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瀆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饒賓客之屬。

〔疏〕以待邦用者。即匪頒賜賚食之用。詳廩人疏。注云。止猶殺也者。殺廩人殺邦用之殺。謂減省之也。云殺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則彼委積是言用。以此餘者爲之。是豐優賓客者。今倉人穀不足。故止彼餘法用。故鄭據遺人而言焉。彼遺人注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今穀不足亦止之。故云之屬。惠士奇云。凶年則鄉里門閭郊野鄙縣都。皆不入委積。蓋凶荒札喪。則國無征。故止餘法用。而以豐年之所藏頒之。詒讓案。法用之正者。即外府云邦之用。凡有法者是也。鄭以經云止餘法用。明邦用之正者。不穀與廩人食不能二。醢殺邦用。異也。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大事。謂〔疏〕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官掌倉庾。故共穀積。別於委人所共。爲芻蕘之積。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廩有飲食。三十里路室有委。五十里候館有積。此官與彼爲官聯也。注云。大事謂喪戎者。賈疏云。案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不言喪事。今此喪戎不言祀者。此經云共道路。惟軍戎及喪。在外行於道路。故據而首焉。祭祀遠無過在近郊之內。無在道共糧之事。故不言祭祀也。

司祿。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稷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周。猶徧也。徧知種所爲法也。〔疏〕掌巡邦野之稼者。程瑤田云。詩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籍。此對文稼稷異也。司稼云。巡野年種穀。用〔疏〕觀稼。則兼種與斂言之。詩甫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箋云。稼。禾也。謂有粟者也。是斂亦可曰稼。蓋散文則通矣。案程說是也。說文禾部云。稼。禾之秀實爲稼。一曰在野曰稼。許亦據斂時言之。云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者。穀類衆多。大總言之。大宰謂之九穀。每穀又各有物色種別之異。此官皆徧知其名。吳越春秋云。稷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桑稷黍禾粱麥豆稻。各得其理是也。云以爲灋而縣于邑閭者。法謂稼法。亦此官之官法也。秋官敘官伯聞氏注云。閭謂里門。此邑閭。亦即邑中之里門。與小司徒四井爲邑。大司徒五比爲閭。並異。注云。周徧徧也者。司會注同。云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法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下開種所宜之地。若大司徒五地十有二壤。及職方氏九州。凡水陸鹹淡堅柔。各有所宜之種。故縣以示之。以爲種植之

法。縣即謂縣法。與舍人縣種之種事異。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注云。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案此經無田畯。疑是冬官之屬。此官蓋亦與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疏〕者。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為官聯也。然時。觀稼善惡。則知年上下豐凶。而出稅斂之法。詒讓案。斂法。謂賦斂之正供。亦此官之官法。又即周之徵法也。載師任地之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以地之遠近。為稅法之差也。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又以年之豐歉。為稅法之差也。二官蓋互相備。依漢書食貨志。引李悝說。百晦。平歲收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五石。以此率準之。則平歲百晦之斂。近郊十五石。遠郊二十二石五斗。甸稍縣都。約三十石。而歲豐所收。增於平歲。則所斂亦增。歲歉所收減於平歲。則所斂亦減。蓋皆以地遠近與年上下互劑之。此周徵法。雖不及殷助法。而實善於夏之貢法也。徵為周賦斂之正法。自來說者。皆止援孟子為釋。而不知求其義於此。遂多誤解。五詳載師匠人疏。注云。斂法者。豐年從正者。賈疏云。年雖豐。與中平一皆從正法。十一而稅之也。案正法。即載師所說。十一至二十三等法。是也。依鄭賈說。蓋謂豐歲亦依平歲所斂之數。不增也。然此經斂法。有定率而無定數。與夏貢法不同。則豐年之斂。似宜增於平歲。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孟子滕文公篇。龍子亦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是也。依漢志李悝說。上孰百晦。收六百石。則十一之斂。宜六十石。中孰收四百五十石。則斂宜四十五石。下孰收三百石。則斂宜三十石。然所斂雖倍增。而於十一之率。則固無所溢。亦是不得謂之非正法也。管子大匡篇云。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此雖非周法。然亦可證稅法。隨年上下。不無增減矣。云凶荒則損者。大司徒十二荒政。二曰薄征。先鄭注云。薄征。輕租稅是也。賈疏云。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減於十一而稅之。案依漢志李悝說。小饑百晦收百石。則十一之斂。宜十石。中饑收七十石。則斂宜七石。大饑收三十石。則斂宜三石。然則饑年所斂。雖大損。而於十一之率。則亦無所減。惟大饑或當弛征。不必有三石之斂耳。鄭賈謂歲減於十一之率。是小饑收百石。而斂不及十石。似非周之本法也。云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者。賈疏云。鄭舉漢法以況義。十傷二三。謂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為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以凶荒所饒饒民法也。孔廣森云。前漢成帝紀曰。郡國被災十四已上。毋收田租。後漢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其什四已上。勿收田租。芻粟。有不滿者。以實除之。不滿。即謂傷十分之二三者。就其餘見減半稅之也。何武為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已上免。

重安帝永初七年。蝗災。傷稼十五已上。乃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均。謂度其多少。調。稟其艱阨。與。所徵賦。〔疏〕

掌均萬民之食者。亦蒙上以年之上下爲文。均食者。謂平民間糴糶與積之法。與上數法爲賦稅異。周書大匡篇云。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卽凶荒均民食之事也。漢食貨志引李悝云。一夫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李悝平糶之法。亦此官均民食之一也。云而調其急而平其興者。此卽旅師興積之事。凡民食不足。則以所積者調貸之。其有贏餘者。則案法數平其興發之政。使無不均之患。注云。均謂度其多少者。釋文度下有平字。疑今本誤稅。內宰均其稍食。注云。均。猶調度也。此義與彼同。多少。若廩人所云。四鬴三鬴二鬴之屬。云調稟其艱阨者。鄉師云。調萬民之糶阨是也。稟謂給其食。調與周同。詳鄉師廩人疏。云與所徵賦者。旅師注云。縣官徵粟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江永云。興。起也。發也。謂調急之時。平其所興發之廩食。猶旅師平頒其興積也。注謂興所徵賦。非也。案江說本玉與之。是也。方苞說同。賈疏謂當各計十一而稅。不得特多特少。則仍是出斂法之事。非所謂平興矣。

春人掌共米物。米物。言非一米。〔疏〕掌共米物者。謂春穀成米而共之也。注云。米物言非一米者。舍人注。九穀有六米。此春人並共之也。祭祀共其齋盛之米。

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疏〕案。祭祀共其齋盛之米者。共謂春人共生米與饋人炊之也。釋文云。齋。音菜。注同。本亦作屬。可盛以爲簋簠實。〔疏〕案。案經當作齋。注當作菜。陸賈本經注並作齋。或本經注並作菜。皆非也。詳甸師小宗伯疏。注云。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簋簠實者。阮元云。當作菜盛。案阮校是也。凡經作齋。注並讀爲菜。甸師。小宗伯。肆師。大祝。注並同。菜。稷也。因以爲祭穀之通稱。亦詳甸師疏。賈疏云。器實曰齋。則黍稷稻粱是也。在器曰盛。則簋簠是也。故鄭據言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屬中兼有麥苽。可盛以爲簋簠之實也。賓客共其牢禮之米。謂可以實簋簠。〔疏〕賓客共其牢禮之米。有牢者也。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注云。牢禮。飧饗也。此經牢禮。則有饗而無飧。以飧無簋簠之米也。其積有簋米。則亦春人共之。注云。謂可以實簋簠者。凡禮之通例。致禮於賓客等。孰食並實於簋簠。生

處。司士掌之。又有外朝在臯門內。庫門外。三槐九棘之朝。是斷獄弊訟之朝。朝士掌之。今言外內朝。明據三槐與路門外二者。以其路寢庭。非常朝之處也。云。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者。鄭舉漢法爲況。朝士注云。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說與此同。王應麟云。續漢志。熹平四年。馮光。陳晃。奏。歷元不正。詔以羣臣會司徒府議。注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待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又百官志注。北而議郎博士。司徒府與蒼龍閣對。厭於尊者。不欲號府。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明帝本欲依之。迫於大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四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探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據周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周禮外朝。于寶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論議案。據劉昭所引。則干注說與鄭同。疑晉時猶沿漢制也。鄭言此者。謂漢亦有外朝。與宮內之朝爲二。故舉以與周制外內朝相況。實則周外朝無宮室。與漢大會殿小異也。云。內朝。路門外之朝也者。卽大宰宰夫之治朝也。對庫門外之朝。則爲內朝。詳大宰及朝士疏。云。完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尙書之屬。諸直上者者。說文山部云。完。徹也。从心。人在屋下。無田事。周書曰。宮中之完食。段玉裁云。周書蓋周禮轉寫之誤。宮中之完食。似涉校人宮中之稍食而誤。賈疏云。亦引漢法說之。謂以次當直。留在朝宿不遠。須以食供之。完食者。完。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完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食。彙人供之。因名完食者。孔廣森云。尙書散屬。漢時號完官。申屠嘉傳曰。外墀垣。故完官居其中是也。官無常員。其給食亦無常例就。謂之完食。成帝河平四年。詔避永它郡國在所完食之。文穎注。完。散也。案孔說是也。此完食。卽在官府服公事之人。以事留外內朝者。故官共其食。以其爲散吏。故謂之完食也。其公卿大夫等。以事留宮中。不遠退食者。則內饗共之。非稿人所掌。詳內饗疏。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子弟。宿衛王宮者。〔疏〕食禮之證。耆老。通四等之老言之。賈疏謂專指死王事者之父。說未咳。詳外饗疏。注云。士庶子。宿衛王宮者。宿衛王宮者。明士庶子衆多。不宿衛者。無饗禮也。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先鄭注云。庶子。宿衛之官。後鄭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此注云。卿大夫士之子弟。亦卽指諸吏之適子庶子也。今案。凡卿大夫士之子。已命掌祭祭祀之犬。養犬豕曰豢。不於饌人者爲士。未命而在官者爲庶子。後鄭以適庶分士庶子。非也。詳宮伯疏。掌祭祭祀之犬。言者。共至尊。雖潘滿

殘餘，不〔疏〕。篆，篆祭祀之犬者。此亦謂將祭之前別繫者。與充人爲官聯也。注云：養犬豕曰篆者，說文豕部云：可繫也。豕，以穀罔養豕也。又口部云：罔，豕廁也。篆卽豕之熱變。少儀云：君子不食罔腹。注云：周禮作篆，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賈逵左傳注云：篆，養也。穀食曰篆。孟子告子篇趙注云：草食曰芻，穀食曰篆。是篆本爲養豕之名，通言之。凡穀食之牲，皆謂之篆，以對草食之牲謂之芻。故養犬亦稱篆。墨子天志上篇云：莫不憫牛羊。篆犬豕，絜爲案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是也。此不言篆豕者，司空奉豕，疑冬官別有豕人篆之。云不於餽人音者，共至尊，雖其潘瀾殘餘，不可繫也者。釋文云：潘，本或作蕃。養，本亦作殘。案內則云：燔潘請饌。鄭注云：潘，米瀾也。說文水部云：潘，漸米汁也。滿，潘也。廣雅釋器云：泔，潘瀾也。瀾與滿通。殘餘者，易賁彖辭，束帛殘羹，釋文引子夏傳，作殘羹。呂覽權勳篇，高注云：殘，餘也。說文白部云：餽，禽獸所食餘也。羹殘，並餽之借字。賈疏云：以其餽人所炊米，爲祭祀及共王與后，並是至尊，故雖米之潘瀾殘餘，亦不得繫之與犬，故於此言之也。

周禮正義

卷三十二

春官宗伯第三。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疏〕

春官宗伯第三者。阮元云。第三。唐石經作第五。非。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者。宗伯於六官爲第三。於四時當春。故象之而稱春官。云宗尊也者。大宗伯注同。說文八部云。宗、尊祖廟也。自虎通義宗廟篇云。宗者、尊也。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云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者。郊特牲說祭社云。所以報本反始也。又祭義云。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鄭注云。反始也。報天之屬也。是郊社以下諸祭祀。悉爲報本反始之事。故法春生萬物之義以名官也。云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疏〕

周官爲孔傳。訓宗伯爲宗廟官長。與鄭義異。亦通。云伯、長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春者、出生萬物者。獨斷云。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云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者。郊特牲說祭社云。所以報本反始也。又祭義云。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鄭注云。反始也。報天之屬也。是郊社以下諸祭祀。悉爲報本反始之事。故法春生萬物之義以名官也。云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者。謂地夏秋冬四官。並以司爲名。是取典主之義。春言掌鬼。神示之事。以人所尊敬。不可以人主之。故獨變其名。不言司而言宗也。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

國。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執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春秋。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又曰。使宗人覲夏獻其禮。禮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疏〕是也。注云。禮謂曲禮五者。賈疏云。案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

一字兩訓。蓋有以也。統之於心名爲體。周禮是也。踐而行之名曰履。儀禮是也。既名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若然。則儀禮爲曲禮。今此鄭云禮爲曲禮五者。對文則儀禮是曲禮。周禮是經禮。散文此周禮亦名曲禮。案賈說非鄭指。鄭釋邦禮爲曲禮者。正謂今禮經宗伯特掌之耳。非謂宗伯掌此周禮。鄭儀禮目錄。每篇並云於五禮屬某禮。卽所謂曲禮五也。若周禮則古經六篇。不當云五矣。然鄭以周禮對儀禮爲經曲。其說亦不謬。詳天官目錄疏。云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者。據大宗伯職。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總三十有六也。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者。據經云掌邦禮。引書藝典者。阮元云。釋文出女秩二字。則此注本云女秩宗也。詒讓案。鄭所引書爲孔本入舜典。又女作秩宗。女作汝。並非其舊。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天事地事人事之禮。秩宗主秩尊卑。賈疏云。案彼虞書云。脩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五禮矣。今案曲禮孔疏云。鄭注大宗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今注無此文。疑孔誤以禮論之文爲鄭注也。云宗官又主鬼神者。卽本職掌吉禮是也。引國語者楚語文。賈疏云。是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射父對此辭。云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者。賈疏云。孔服注以爲聖人大德之後。生謂稷。稷謂純毛色。牲爲牛羊豕。玉帛。孔服皆以爲禮神玉帛。謂若宗伯云蒼璧黃琮。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案章注並與賈引孔服義同。云采服之宜者。宜。草木作儀。賈疏引服氏云。祭祀之所服色。謂若司服袞冕以下。是也。云彝器之量。次主之度者。賈疏引服云。量。數也。祭祀之器。皆當其數。次。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云屏攝之位者。賈疏云。服氏云。屏猶井也。謂攝主不備。井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卽引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視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井之事。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時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彼鄭司農云。束茅以爲屏蔽。祀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國語異。案章注引周氏說屏攝。與賈引服說同。又云。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章義與左傳先鄭注義略同。較服爲長。云壇場之所者。賈疏引孔云。去廟爲祫。去祫爲壇。去壇爲墀。又云。場祭道神。曾子問道而出是也。案章注云。除地曰場。義較孔爲長。云上下之神祇者。章本無祇字。賈疏引孔氏云。上謂凡在天之神。天及日月星。下謂凡在地之神。謂地山林川谷丘陵也。云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者。賈疏引孔氏云。既非先聖之後。又非名姓之後。但氏姓所出之後。子孫而心常能循舊典者。

則爲大宗。大宗者。於周爲宗伯。案章本作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云所自出也。與賈引孔說異。漢書郊祀志。亦約此文顏注釋氏姓所出。云謂神本所出。及見所當爲主者也。此說得之。孔以爲大宗所出之氏姓。非其義也。宗即禮官之通稱。魯語又云。夏父弗忌爲宗。宗即宗伯也。書顧命云。大宗麻冕彤裳。又云上宗奉鬯。孔疏引鄭書注。以爲上宗猶大宗。即大宗伯是也。曾子問。祭統。亦並有大宗。周書魯麥篇又謂之太宗。義並同。云春秋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者。釋文。躋作躋。云本又作躋。案說文足部云。躋。登也。無躋字。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三家經並作躋。左傳云。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杜注云。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先鄭此引宗伯作宗人。孔繼汾謂涉下文而譌。今攷後鄭禮器注引亦同。疑所見本與杜異也。此經有都宗人。家宗人。則宗人爲卑者之稱。然經典多通稱宗伯爲宗人。雜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孔疏謂即大小宗伯。書顧命云。授宗人同。孔疏亦以爲小宗伯。是宗伯宗人可互稱。故先鄭引以爲證。國語魯語。載夏父弗忌自云我爲宗伯。是實爲宗伯之官。諸侯三卿五大夫。無大小宗伯。蓋雖立此官。爵則卑也。云又曰使宗人贊夏獻其禮者。亦左哀二十四年傳文。彼云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贊夏獻其禮。杜注云。宗人。禮官也。亦引證宗人典禮之事。又引禮特牲者。賈疏云。此特牲饋食禮。食宿賓之明夕。祝濯。主人與衆兄弟及賓入。即堂下位。宗人升自西階。視盥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引此者。亦證宗人主禮也。詒讓案。士冠禮亦云宗人告事畢。鄭注云。宗人。有司主禮者。先鄭不引彼文者。欲見宗人主祭祀之事。故別引特牲爲證。云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者。據上引書禮及春秋內外傳諸文。知自唐虞至周。並以宗官典禮及祭祀也。曲禮。天子六六。其二曰大宗。鄭注以爲殷制。云漢之大常是也者。賈疏述注。作則漢時大常是也。疑誤。國語楚語章注云。秩宗之官。於周爲宗伯。漢爲太常。說與先鄭同。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顧注引應劭云。常。與也。掌典三禮也。是漢大常。亦典禮及祭祀。故以況周之宗伯。漢書王莽傳。莽改大常曰秩宗。義亦同也。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疏」大宗伯卿一人者。禮官之正也。書顧命。成王召六卿。爲孔傳謂形伯爲宗伯。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詩淇奥孔疏引鄭書注。又謂西伯爲宗伯。即此大宗伯卿也。云小宗伯中大夫。

二人者。禮官之貳也。周書蓍夢篇。又謂之少宗。又王會篇有彌宗。蓋亦卽此官也。云肆師下大夫四人者。禮官之攷也。注云。肆猶陳也者。掌戮注同。說文長部云。肆。極陳也。肆卽肆之隸變。云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陳列者。賈疏云。案小宗伯云。掌建邦之神位。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之等。故知佐宗伯列陳祭祀之位也。知亦陳牲器陳列者。案其職云。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楮人。又云。祭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是其陳牲器陳盛之事者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鬱金香草。〔疏〕鬱人者。鬱正字作鬱。說文林部云。鬱。木叢生爲首者。祭祀宗廟先灌。灌用鬱。其職云。掌祿器。故宜先陳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鬱。鬱金香草者。郊特牲孔疏引馬氏說。鬱。草名。以鬱金香草合爲鬱也。說文鬱部云。鬱。芳艸也。一曰鬱。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水經溫水注。引鬱地。理風俗記云。周禮鬱人和鬱。鬱。芳艸也。百艸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許謂芳草。應謂鬱金香。並與此注義同。其百艸之華。鬱人所貢。別爲一說。玉燭寶典云。萬震南州異物志云。鬱金香。唯罽賓國人種之。色正黃而細。後漢朱穆。南陽宛人。鬱金賦乃云。歲朱明之首月。步南園以迴眺。覽草木之紛葩。美斯化之英妙。韋曜雲陽賦云。草則鬱金句。然則南方自有此草。非必罽賓。案據杜說。則古中原自有鬱艸。故以和酒。而今無之。猶古以薑桂爲常食。今北方絕無桂也。今藥中別有鬱金根。無香。出蜀中。與香草鬱金華異。古鬱艸用葉不用根華。互詳本職疏。云宜以和鬱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鬱臭。鬱合鬱臭。陰達於淵泉。所謂鬱和鬱也。賈疏云。鬱人所掌者。是秬米爲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灌賓客。則鬱人以鬱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香煮之。以和鬱酒。則謂之鬱鬱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醴爲酒。芬香條暢於上。〔疏〕鬱人者。掌共秬鬱。與鬱人職掌相下也。秬如黑黍。一稊二米。成。故次其後。注云。鬱。醴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者。本職注云。秬鬱。不和鬱者也。詩大雅江漢篇。秬鬱一亩。鄭箋云。秬。黑黍酒也。謂之鬱者。芬香條暢也。易震卦辭。不喪匕鬯。李氏集解引鄭易注云。鬱。秬酒。芬芳條暢。因名焉。白虎通義攷黜篇。

說柜也。芬香條也。以通神靈。案條暢。即條也。柜暢字通。說文柜部云。柜以饋饋也。芬芳故服以降神也。收服。亦當作條暢。說苑脩文篇云。柜者。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柜爲寶。所謂條暢於上下也。云柜如黑黍。一稔二米者。說文柜部云。櫃。黑黍也。一稔二米以釀。重文柜。櫃或从禾。又禾部云。稔。稔也。稔。稔也。柜一稔二米。案櫃。經典皆作柜。賈疏云。案爾雅云。柜。黑黍。柜。一稔二米。此爾雅上文云柜黑黍。是一米之柜。直以柜爲名。下文云柜。一稔二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柜。此柜酒用二米者。故鄭云柜如黑黍。此據爾雅下文二米之柜。其狀如上文黑黍者。若然。爾雅云柜一稔二米。不言黑黍者。爾雅主爲釋詩。案生民詩云。維柜維柜。爾雅云柜。黑黍。即是維柜者。云柜一稔二米。即是維柜者也。若然。爾雅及詩云柜者。即黑黍之皮。以皮而見柜。是以鄭志張逸問云。柜人職注云柜如黑黍。一稔二米。案爾雅柜一稔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答云。柜即其皮。稔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鄭云重言者。柜既是皮。復云稔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稔是皮。故重言稔是一。還是柜。故云更無異稱也。詩大雅生民孔疏云。柜是黑黍之大名。柜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柜。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柜皆黑黍矣。而春官柜人注云。釀柜爲酒。柜如黑黍。一稔二米。音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柜爲正稱。二米則柜中之異。故言如以明柜有二等也。柜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柜人爲酒。爾雅云柜一稔二米。以宗廟之祭。唯祿爲重。二米嘉異之物。柜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柜。其實柜是大名。故云釀柜爲酒。爾雅云柜一稔二米。柜人注云。一稔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柜即皮。其稔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柜稔。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稔爲柜也。程瑤田云。賈所疏及引鄭志問答之意。未見分曉。檢生民疏。乃知孔所見柜人注作柜如黑黍。一稔二米。以稔字易爾雅之稔字也。據此則是柜原包一稔二米者。而柜即柜之皮耳。但一稔二米。不能不異其名。故義取諸皮之含米者。異而名之爲柜也。然鄭釋柜用一稔二米者。若但云釀柜爲酒。則其義不顯。故必須見柜字。而又解之云如黑黍一稔二米者。言如一米之柜。而一稔二米也。是爾雅釋詩之意。欲見柜爲稔。故以稔解柜。既上承柜字。可不復更見柜字。鄭意欲見柜亦柜。既直見柜字。而柜稔皆皮。則不妨易稔爲柜也。此屬文之法。孔氏得其義矣。案孔程述注義是也。鄭注本作一稔二米。故張逸以發問。詩江漢孔疏引孫毓毛詩異同評。亦云柜是酒名。以黑黍一稔二米者作之。正本鄭此注爲說。今本此注並作一稔。陸音孚。賈述注及引鄭志亦作稔。並誤。黑黍即黑稔。齊民要術引廣志云。稔有赤白黑青黃凡五種。是也。柜爲其別種。故爾雅釋神郭注云。此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爾雅釋文引或云。今蜀黍米白殼黑。蓋以黍爲高粱。非也。古九穀之黍。即今之稔。詳大宰疏。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疏〕

雞人者。賈疏云。案雞人職云。共雞牲。大祭祀。夜呼旦。雞又屬木在春。故列職於此也。詒讓案。此亦以五行義類屬春官也。庖人注云。雞屬宗伯。

木也。月令注云。雞。木畜。孔疏引洪範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雞禍。注云。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賈子胎教篇云。雞。東方之牲也。風俗通義祀典篇。引青史子書說同。並賈說所本。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彝亦尊也。豐曰彝。彝。〔疏〕司尊彝者。此官與司几。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疏〕筮。天府典瑞四職。

並掌五禮器物之官。故亦屬宗伯。司尊彝亦謂之犧人。故國語周語云。犧人薦醴。章注云。犧人。司尊也。卽指此官。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彝亦尊也。豐曰彝者。說文糸部。云。彝。宗廟常器也。从糸。糸。祭也。升時米器中實也。互聲。此與爵相似。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雉彝。象彝。以待祿將之禮。又曾部云。算。酒器也。周禮六尊。犧尊。象尊。斚尊。壺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重文尊。算或从寸。案六彝盛豐。六尊盛五齊。疊尊盛三酒。尊與彝對文則異。散文亦通。故禮器云。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明堂位亦以雞彝。黃目爲灌尊。又曰鬱尊。爾雅釋器云。彝。卣。鬲。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名。是也。云彝法也者。爾雅釋詁云。彝。法常也。是彝法同義。云言爲尊之法正者。正各本並作也。賈疏云。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爲法。故名此豐曰彝也。是以鄭云言爲尊之法也。案據疏似實所見。本亦作法也。嘉靖本作法正。疑誤。

司几筮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筮亦席也。鋪陳曰筮。藉之。〔疏〕司几筮者。說文几部云。几。踞几。以廢物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筮亦席也。鋪陳曰筮。藉之曰席者。鋪陳。釋文作鋪之。疑涉下藉之而誤。燕禮。賈疏引此注亦作鋪陳。說文竹部云。筮。竹席也。又巾部。

云。席。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鋪。鋪純飾。釋名釋林檎云。筮。衍也。舒而平之。衍衍然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祭統云。鋪筮殷同几。是鋪陳曰筮。藉之。謂人所坐履。則曰席。賈疏云。殷筮之法。先設者皆言筮。後加者爲席。故其職云。殷筮筮紛純。加纁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筮。儀禮少牢云。司宮筮於奧是也。是先設者爲鋪陳曰筮。藉之曰席也。云然其言之筮席通矣者。凡對文則筮長席短。筮鋪陳於下。席在上。爲人所坐藉。散文則筮亦

爲席。故本職云掌五席。實兼筵言之。士冠禮蒲筵注云。筵。席也。蓋席亦有鋪陳之義。鄉飲酒禮注云。席。敷陳也。是也。

天府上士二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府。物所藏。言天者。〔疏〕注云。府物所藏。尊此所藏。若天物然。

府。文書藏也。賈疏云。府。聚也。凡物在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詩云。叔在戴。火烈具舉。注。戴澤。禽之府也。大府玉府外內府泉府。皆是藏財貨。鄭云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案賈引鄭義論語先進篇注文。互詳天官敘官疏。云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者。謂天府所藏在大祖廟。故特尊其名。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王者天太祖。儀禮經傳通解續。引鄭洪範五行傳注云。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令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義與此注同。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瑞。節信也。典。瑞者。出官掌玉瑞玉器之藏。與天府瑞。若今符璽耶。〔疏〕職掌相備。故次其後。注云。瑞。節信也。

信也者。本職注云。瑞。符信也。說文玉部云。瑞。以玉爲信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何謂五瑞。謂珪璧琬琰璋也。左文十二年傳。秦西乞術答魯辭玉。云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杜注云。節。信也。云典瑞。若今符璽耶者。舉漢官爲況。續漢書百官志云。尙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疏〕與命者。此官掌禮命之事。故亦屬宗伯。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者。賈疏云。

凡言命者。皆得簡策之命。秩。次也。命出於王。故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書即簡策是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疏〕

司服者。冠服與禮命相將。故司服亦屬宗伯。賈疏云。案其職云。掌王之吉凶衣服。公羊傳云。命者何。加我

服也。再命已上。得命即得服。故司服列職於典命之下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典祀者，此與守祧皆掌兆廟之官，故亦屬五帝之兆，尊於宗廟故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祧焉。奄，如今之宦者。〔疏〕守祧者，祀宗廟之官，故次典祀。金鶚云：對文則祧與廟別，散文則祧與廟通。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祧卽廟也。守祧職兼廟祧，而官以祧名，是廟祧通稱爲祧也。天子有二祧，而通稱七廟，亦猶是也。案金說是也。祭法孔疏：引襄九年左傳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然則祧之名，通於四親廟矣。云奄八人者，賈疏云：以其與女祧及奚婦人同處，故須奄人。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案賈本張融評聖證論：說詳後，云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者，沈彤云：女祧每廟二人，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則十六人，每廟奚四人，則三十二人。注云：遠廟曰祧者，別於四親廟爲近廟也。說文示部新附云：祧，遷廟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祧，將祧而去之，故曰祧。鄭祭法注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許宗彥云：遠廟者，遠於廟，自正廟而遷之於祧，謂之遷，故祧曰遷廟。去祧而壇，則無廟矣。故謂之毀，增埤鬼皆毀廟，云周爲文王武王廟者，鄭以二祧爲卽文武世室也。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尸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王制孔疏引石渠論：白虎通：並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引盧植云：二祧謂文武，案此皆鄭義所本。公羊成六年何注說同。賈疏謂鄭以二祧爲祭法之祖宗，今攷祖宗之祭，固是祭文武，然鄭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則鄭雖以二祧爲文武廟，實不以祖宗爲二祧之祭明矣。但鄭以周二祧專爲文武廟，其說亦非也。文武世室，不遷不毀，與二祧迭毀不同。周七廟二祧爲遷廟，當從王肅說，謂王之高祖之父及祖，以次遞遷，非不遷不毀之廟也。通典吉禮載王肅非鄭云：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爲壇，又引馬昭非王云：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爲二祧者，凡別遠近以親爲限，親內爲近，親外爲遠。文武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自非文武。親外無不毀者，又引孔晁申王云：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爲名。文武以尊重爲祖宗廟，何取遠近，故后稷雖極遠，以爲太祖，不爲遠也。許宗彥云：

章玄成鄭康成等，皆以文武爲不遷之廟。既以文武爲不遷廟，而周制止五廟，始有二祧，是周人尊事文武之創典。且爲周七廟之制所由來，經傳不容無一語及此也。且謂文武不遷者，謂文王受命，武王始有天下，宜加尊禮，異於常制，今二祧宮嘗乃止，其禮既簡，祧有廟而無寢，其制亦殺。況鄭謂二祧者，遷主所藏之廟，文武以親盡而爲祧，凡先王亦親盡而祧，其主亦藏於祧廟，是文武仍與凡先王等，豈爲尊禮哉？又鄭解祧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使文武長居二祧，凡祧主皆藏祧廟，則何超上之有？祭法去祧爲壇，南史臧肅曰，尋去祧之晉，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所駁甚確。金鶚云，成王之時，文武在世親廟中，安得以爲二祧乎？文武居二祧，必在共王之世，去周公制禮時甚遠，何可以解周官乎？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懿王孝王之時，周於是而有九廟，然則文武爲二祧，不過在穆王共王之時，未幾而爲世室矣。何得謂文武常爲二祧乎？案許金二說申王義是也，明堂位以魯公之廟，放文世室，武公之廟，放武世室，明矣。魯伯禽及武公特立廟，放周文武廟，則文武於二祧之外，別立廟明矣。且姜嫄爲先妣，尙特立閭宮之廟，文武受命報業，其特立廟，不亦宜乎？要之七廟之制，定於周初，文武去祧，則在懿孝以後，無論別立廟與否，皆不可以淆七廟之初制。則固較然無疑耳。云遷主藏焉者，本職注亦云，遷主所藏曰祧，鄭祭法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賈疏云，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大祖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大祖也。案鄭賈說亦非也。凡遷主當從章玄成許慎說，並藏大祖廟，不藏二祧，無天子諸侯之異，聘禮之祧，卽廟之通稱，非謂諸侯遷主藏大祖廟，遂名大祖廟爲祧也。金鶚云，祧，遷廟也，大祖百世不遷，豈可以遷主所藏，遂名爲祧乎？其說是矣。詳本職疏，云奄如今之宦者者，天官序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義與此同。云女祧，女奴有才智者者，賈疏云，亦若天官女酒女漿女祝女史之類，皆女奴有才智者爲之，無才智者，卽入奚類也。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曰鬼。王制疏云，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徽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鈎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

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廟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禮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廟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謬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族嗣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廟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廟五者。非是別立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廟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推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國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國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貽讓案。禮緯及孝經緯謂唐虞夏殷本制。皆始祖廟一與四親廟爲五。周以文武不毀爲二祧。故七廟。鄭從其說。王肅則謂周本七廟。內含二祧。文武別立廟。在七廟之外。二說不同。王是也。漢書韋玄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與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案劉歆謂天子七廟是正法。宗不在數中。卽王肅所本。通典吉禮載唐岑文本議。謂孔安國。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金鶚亦申王維鄭云。王制祭法禮器曾子問穀梁傳十五年傳。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戴禮三本篇亦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此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百王不易之制也。若天子諸侯皆親廟四。何尊卑之無別乎。王制孔疏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爲等殺。然凡禮之等殺。必有一定之制。何獨於廟制而不然。殷使天子無人可宗。竟無異於諸侯乎。且卽有其人。亦必待親盡當祧。然後立廟以宗之。則四世之中。廟制皆與諸侯無別矣。聖人制禮而顯若是乎。王制祭法諸魯。明言七廟。此經文之確然可據者。惟喪服小記有云。王者祧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蓋天子三昭三穆。其二昭二穆爲四廟。一昭一穆爲二祧。祧不得爲廟。則正四廟而已。二祧不尊不親。故略而不言。非謂天子無七廟也。周官爲周公所作。在成王時。則自武王至大王爲四親廟。諸暨亞圉爲二祧。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皆先王也。亞圉諸暨。皆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說。雅頌之作。亦在成王之時。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天保篇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中庸亦言周公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禴祠烝嘗。時祭也。時祭及先公。則廟不止於四矣。中庸言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天作序言祀先王先公。亦謂時祭禴祀若禘祫。則先公與先王並列。自必祀以天子之禮。天作序亦不必別言之。但言禘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則鷩冕。此亦謂時祭禴祀先公之尸服鷩冕。故祭者亦服鷩冕。不以卑臨尊也。若禘祫之祭先王先公。同在一處。祭者只應服裘冕。何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又有先公之廟。非七廟而何。天作孔疏。謂周初只五廟。先公爲后稷。則諸書所言先公。皆后稷矣。不知后稷爲周太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先王。不歌天作也。若天作所祭有后稷。后稷爲周始祖。其功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當歌思文。禮者。何必特言之乎。則先公非后稷明矣。許宗彥云。周禮五廟二祧。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祧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祧爲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

遺遠之意。胥失之矣。案鄭及馬昭張融孔穎達等之說。金許兩家難之詳矣。馬昭引禮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以明七廟七尸。文武亦與祭。若文武不在七數。則不同祭爲非禮。不知此乃懿孝以前禘祫之禮。其時文武未去祧。故止六尸。若孝王以後。二世室已立。則旅酬當有八尸矣。又此官奄八人。以七廟通姜嫄廟爲八廟。廟一人。金鷄以爲此在周公制禮時。已有七廟之明證。是也。張融乃疑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此亦不悟文武去祧。在懿孝以後。此經作於成王初。文武尙有親廟。又何疑於奄八人之不足配哉。又天子宗廟。在雉門內。路門外。及廟制異同。詳小宗伯及木職疏。其祧之所在。經注無文。焦循云。廟制同於路寢。每堂東四九楹。得四十五步。七梁之得三百十五步。館靈在西堂下。則堂下至壁。有餘地也。士冠禮。適東壁。注云。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是闈門在壁。而闈門之外。必有巷道。以居兩廟之夾中也。然則此四十五步外。又加以堂下餘地。及牆之厚。巷之廣。每廟至少約得十步。共七十步。並之已三百八九十步。治朝之左。僅廣四夫。得四百步。去七廟之三百八九十步。此外宿衛官舍諸涂。豈十餘步所可受者。考隸僕職。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釋釋。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若祧與五廟並列。而祧獨無寢。何以成制。則二祧與五廟。必非一地也。惟祧與廟不一地。故廟有寢。祧無寢。五廟共廣三百步。於朝左爲可置。案焦謂祧當與廟別立。寢不可易。今依王義說之。蓋路門外惟有五廟。其祧與文武世室姜嫄廟。皆當別立。但無正文。未能定其所在。要皆在宮內。而不與五廟並列。則固無疑也。云奚。女奴也者。謂女奴之少才智者。詳天官敘疏。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僕。亦用士人。女府女。疏。世婦者。此官與內外宗並婦官。以禮事佐后者。故亦屬宗伯。而次守祧之後。互詳天官史。女奴有才知者。敘官疏。云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者。賈疏云。王后有六宮。每宮卿二人。則十二人也。案王之六卿皆六命。十二小卿皆四命。此六宮十二卿。不言命數。亦可當小宰小司徒等十二小卿。同用四命。中大夫爲之。以其同十二人故也。沈彤云。婦官而以卿大夫士名之。何也。白虎通云。卿之言章。夫之言扶。士之言事。婦人有是德。則亦以是爵爵之也。下大夫每宮四人。凡二十四人。中士八人。凡四十八人。詒讓案。經凡言卿者。並六命卿。無言小卿者。賈謂此官卿。是中大夫之小卿。蓋隱據昏義二十七世婦。當二十七大夫爲說。但此官備卿大夫士三等。自與彼不同。賈說與經例不合。非也。此世婦宮卿以下。並以婦人爲之。與天官世婦職掌略同。王與之。覲校。柯尙遜。方苞。孫志祖。並謂彼世婦爲內命婦。此世婦爲外命婦。其說甚謬。蓋天官世婦爲內命婦。故與九嬪

女御爲次而屬大宰。以大宰兼掌宮政也。此世婦爲外命婦。故與內外宗並列而屬宗伯。以宗伯掌禮事也。外命婦爵尊者比於卿。而終不得稱嬪。故與大夫士同。家世婦之稱矣。本職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明其非內命婦。蓋世婦自有內外命婦之別。經亦分列兩職。其異同分合。自有精意。而說者不悟。強爲推測。鄭以此官爲士人。賈馬又以爲奄人。其說皆不可通。互詳天官敘官疏。云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者。沈彤云。六宮女府女史。凡十人。奚九十六人。注云。世婦。后宮官也者。據經云。每宮卿二人。鄭意此與二十七世婦異。乃后宮之官。以士人爲之也。云王后六宮者。詳內宰疏。云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者。丁憂云。漢書百官公卿表。將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又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廩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官皆屬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賈疏云。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爲之。若然。天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鄭云。奄稱士。異其賢。似卿大夫不用奄人者。案彼天官之內職。內有婦人者。皆用奄人。獨此宮卿大夫士。與下女府女史奚同居。不用奄。非其宜。但此經不言奄。故鄭亦不言奄。其實是奄可知。是以賈馬皆云。奄。卿也。然鄭云。漢始大長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小臣。是上士用奄人。鄭即云。奄稱士。異其賢也。若然。小臣上士言奄。此不言奄者。但上天官共婦人同職。皆已言奄。於此略而不言耳。孔廣森云。賈馬舊說。世婦爲奄卿。故鄭君辨之。言漢初皇后宮官。尙用士人。則周宮卿是士人。非奄可知。疏乃以爲見周時用奄之義。適與注反矣。後漢宦者傳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奄人。不復雜調它士。然鄭引漢法以說此經。則非也。官以婦名。不但施諸士人不可。即施諸奄人亦不可。愚謂此等必諸臣之妻。老而有德者。選令治宮廟之內。禮卿之妻。卽命爲宮卿。大夫之妻爲宮大夫。士之妻爲宮士。玉藻曰。唯世婦命於奠醢。其它則皆從男子。正謂此世婦也。后妃獻醢於太廟時。命世婦。與君因祭而命卿大夫者同禮。下文女府女奚。冠以女字。而卿大夫之等不言者。正因號稱世婦。其必非男子無疑耳。沈夢蘭云。此闢人所謂命婦。亦云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鄭注謂如漢之大長秋。是以男子官世婦矣。或疑奄人爲之。亦非周官奄人至上士止也。案孔沈說是也。其謂從夫之爵。說本王與之。孫志祖說。亦同。但此經六官之正及六卿大夫。男卿止有十二人。未必其妻盡爲宮卿。如十二卿之中有無妻。或有妻而老病不任宮事者。又將闕其數乎。竊意此當兼有數仕諸卿之妻。抑有非卿妻而以賢加命。取備員數者。固不容泥也。云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亦對奚爲女奴。少才知者也。與前女祿義同。又此女史爲府史之屬。與天官女史爲內官異。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旨。〔疏〕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者。別夫人。猶內宗也。注云。內宗。五屬之女也。與此注小異。服問孔疏引熊氏云。內宗有二。案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詒讓案。此經內宗止取有爵者。不論有服無服。故鄭以同姓之女廣言之。雜記內宗。亦當與此同。彼注謂此五屬之女。熊氏遂謂內宗有二。非也。穆天子傳。說葬盛姬事云。女主即位。王臣姬姓之女倍之。郭注云。疑同姓之女。爲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五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左傳杜注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穀梁范注義同。杜范二家。蓋謂同姓大夫之婦稱宗婦。與宗女異稱。故鄭此注。專以同姓之女爲說。詩小雅棠棣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蓋亦以內宗內無宗婦。故二者並舉。竊謂以服問注義。外宗得關外親之婦。則內宗不當專屬同姓之女。祭統說諸侯祭禮云。宗婦執盥。從夫人薦洗水。諸侯之祭。宗婦得從夫人。則天子之祭。宗婦亦宜得從后矣。左桓六年傳。子同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杜注云。蓋同宗之婦。彼宗婦從夫人。與內宗職王后有事則從之文相應。則宗婦即內宗也。又襄三年傳。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孔疏謂諸姜。同姓之女。宗婦。同姓之婦。彼使婦人越置送葬。雖不合禮。然與內宗職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之文。亦可相比例。然則內宗兼同宗之女婦言之。經止云內女者。言婦不可以咳女。言女則可以咳婦。肆師職以內外命婦爲內外命女。即其例矣。又案特牲饋食禮。主婦亞獻尸。則宗婦贊設饌。主婦致酌於主人。則宗婦贊豆。主人致酌於主婦。則宗婦薦豆。祭畢則宗婦徹祝豆籩。徹主婦薦俎。此與內宗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事略相類。蓋天子官備。故祭禮贊后者。有九嬪世婦女御內外宗等衆官。士禮略。則祭禮贊主婦者。唯有宗婦。而兩相比例。亦可知內宗內之必有宗婦矣。至此內宗與祭統春秋經傳之宗婦。並謂君同宗之女婦。與內則宗子宗婦別。公羊莊二十四年何注。以大夫宗婦。爲大夫爲宗子者之妻。非也。云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賈疏云。但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今言內女有爵。明嫁與卿大夫及士。周之法爵亦及士。故兼言士也。案周爵下及士。詳大宰疏。云凡、無常數之旨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凡、數之總名。是凡者舉其最目。無一定之常數。故經亦不言數。後凡以神士者無數。與此義同。此不云無數者。文不具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疏〕是無常數之旨也。案賈說是也。通典凶禮引王肅云。外宗。外女

之嫁於卿大夫者也。王蓋謂不及士妻。非鄭義也。注云。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者。喪大記。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注云。外宗。姑姊妹之女。與此注同。孔疏云。姑姊妹必嫁于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案周禮外宗。外女之有爵者。若其有爵。則爲外命婦。此別云外宗。容無爵者。又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又服問云。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孔疏引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是三也。陳立云。宗即宗族之宗。外此者。皆不得與宗之名。故知內宗包有同姓。外宗專指有服者言。如姊妹之子爲舅。姑之子爲外昆弟。女子之子爲外孫。皆在總麻。女子在室。應與子同。記者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明皆不得以本服服之也。而內宗何知不專指五屬內者。以大夫士之制。無服族人。有爲宗子齊衰三月之制。諸侯以上奪宗。明五屬內外。皆不得服本服也。既曰君夫人。則皆指有爵者可知。蓋無爵則入庶人爲國君章。且周禮內外宗。皆與王后祭事。更非無爵者所能矣。何知外宗無從母及舅之女者。古者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娶。故宋殺大夫。春秋譏其三世。內娶逆婦姜于齊。譏其略知舅與從母。皆在他邦。其女不得嫁于本國之大夫。案陳說是也。但此外宗。當兼有外親之婦。於服制外親總麻。婦則無服。而得爲外宗者。諸侯以上奪宗。五屬內外。皆不得服其本服。是外親之女。已不得以服通。則外親之婦。亦不必據本服之有無爲論。要之內外宗。並女婦兩有。固當據服問注。補此注之義矣。

家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象冢而爲之。疏。家人者

官。並掌冢墓喪葬之事。於五禮屬凶禮。故亦屬宗伯。士喪禮云。筮宅。冢人營之。又記云。冢人物土。注云。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即此官也。注云。冢封土爲丘壠。象冢而爲之者。說文勺部云。冢。高墳也。又土部云。壠。丘壠也。方言云。冢。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壠。自關而西謂之丘。小者謂之墳。大者謂之丘。爾雅釋山云。山頂冢。釋名釋喪制云。冢。腫也。象山頂之高腫起也。曲禮注云。壠。冢也。案冢本義爲山頂。山頂必高起。凡丘墓封土高起爲壠。與山頂相似。故亦通謂之冢也。賈疏云。案其職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直云丘。不言封。亦有封可知。案禮記云。適墓不登壠。是聚土亦爲壠。故兼云壠也。又禮記云。古者墓而不墳。

又有墳稱。秦漢已下。天子之丘。亦謂之陵也。案爾雅山頂曰冢。故云象冢而爲之也。若然。云丘陵。亦是象丘陵爲之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墓。冢塋之地。孝〔疏〕墓大夫者。亦

昭十二年傳云。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注云。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冢。孔疏謂即此墓大夫是也。注云。墓。冢塋之地者。說文土部云。墓。丘也。塋。墓地。檀弓云。古者墓而不墳。注云。墓謂兆。或今之封塋也。又曲禮注云。冢。塋域。方言云。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案據鄭說。則兆域內平地謂之墓。於墓中封土爲塋。則謂之冢。二名迥別。渾言之則冢墓亦得通稱。故廣雅釋丘云。墓。冢也。賈疏云。不云冢云墓者。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云墓。墓即葬地。云孝子所思慕之處者。墓。塋類同。釋名釋喪制云。墓。墓也。孝子思慕之處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職。主〔疏〕職喪者。周書大聚篇

此官也。注云。職。主也者。享人注同。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大

樂。樂官〔疏〕大司樂者。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此官至司干二十職。並掌樂事之官。賈疏云。大司樂掌之長。國子六樂六舞等。在此者。以其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但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者也。論議案。大司樂。樂師。又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亦通謂之樂正。鄉飲酒禮注云。正。長也。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詩書禮樂以教士。將出學。大胥小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又文王世子云。大樂正學舞千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云。小樂正學干。注以爲樂師大射儀。亦有小樂正。彼注義同。凡諸樂官。亦通謂之洽官。毛詩邶風簡兮敘云。衛之賢者。仕於洽官。箋云。洽官。樂官也。洽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洽官。以下樂官之屬。燕禮大射儀亦通謂之樂人。詳本職疏。注云。大司樂。樂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與樂師已下至鞮鞻氏已上爲長者。案與庸器。司干。

當亦屬大司樂。
賈說未備。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疏」大胥中士四
八職云。胥掌官敘以治敘。本職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小胥亦云。正樂縣之位。二官並掌位敘之
事。故以胥名官。云小胥下士八人者。賈疏云。小胥。掌樂縣之法。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注云。胥有才知之
稱者。地官敘官注同。引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佐記作贊。義同。鄭彼注云。小樂正。樂師
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彼大胥
即此官。故
引以爲證。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矇三百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嗣云。曠也。
睽而無見謂之曠。有「疏」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者。此官爲樂工之長。故禮經通謂之工。大射儀有大師
目無眸子謂之曠。少師。論語微子篇。有大師。少師陽。集解引孔安國云。魯哀公時樂人。史記周本紀。作
大師。少師。少師。以爲商紂時樂官。漢書古今人表。顏注引鄭論語注。以爲周平王時人。則亦主官少師。即此小師也。
云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者。此皆樂工也。以其材藝高下。分爲三等。禮經亦通謂之工。大射
儀說工升歌。大師少師之下有上工。蓋即此上瞽。又有羣工。即此中瞽以下也。云眡矇。三百人者。爲瞽矇之相。如上
中下瞽之數。是每瞽一相也。其大師小師。官尊員少。蓋自別有相之者。不使眡矇。若燕禮小臣相工。大射儀僕人相工
與。云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者。乾隆石經。無此十七字。賈疏云。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無府
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矇三百人而已。又云。案其職。大師小師及瞽矇眡矇四者皆別職。又無府
史。而并言之者。以其大師小師爲長。故連類言之。馮登府謂賈疏兩言無府史胥徒。此十七字爲後人所補。阮元則謂四
官分職。府史胥徒。統屬於四官。故經文合併爲一條。如大司樂樂師之例。案前後諸樂官。並有府史胥徒。不宜此四職

獨無。阮說是也。但數官同屬。此經常見。疏例並止云別職同官。共府史胥徒而已。此疏特詳釋之。與官職不同。似所見本實無此四句。然唐石經及宋以來版本並有。賈本實未盡善。今未敢據刪。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者。國語晉語云。瞽矇修聲。章注云。無目於聲音者。故使修之。案本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又小師。掌教鼓。祝。故填籥弦歌。注云。教、教瞽矇也。則瞽矇亦歌器兼掌。故大師以下及三等之瞽員。數至三百餘人之多。鄭惟云歌。舉其重者言之耳。云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者。明大師小師。亦以瞽矇爲之。以其賢知。使爲瞽官之長。故殊異之而稱師也。引晉杜預云。瞽也。大師也者。檀弓文。彼文作杜賁。注云。或作屠。大師典奏樂。案左昭九年傳。作屠。瞽矇。即師。鄭意師。瞽亦瞽矇。以賢知而爲大師。故引以爲證。云瞽讀爲虎。瞽之瞽者。賈疏云。易頤卦六四云。虎眈眈。其欲逐逐。先咎。是也。段玉裁云。說文曰。眈。古文視。可無注而首其讀者。周禮一經。凡眈字多以比類爲訓。嫌此與彼同。故明之。詒讓案。虎眈。今易作虎視。李鼎祚集解本作眈。鄭注此經例用今字作視。則此疑亦當作讀爲虎視之視。今本作眈者。或後人以經改之。云瞽目明者。釋文引字林云。明也。賈疏云。以其扶工。故使有目者爲之也。胡匡衷云。眈。瞽矇職云。凡樂事相瞽。瞽之於相。不可須臾離。周公設官。使瞽矇專其職。因兼習樂事。庶作樂之際。工與相兩相諳熟。而器數之用。亦從而不紊。此相工所以使瞽矇之意也。官名瞽矇。當即取爲瞽矇之義。鄭司農云。無目瞽謂之瞽者。釋文云。瞽。本又作矇。或作眈。劉又音眈。賈疏云。案詩有矇矇。尙書有瞽矇。於此文有瞽矇。據此三文。司農參取而解之。無目瞽謂無目之瞽。詒讓案。說文目部云。瞽。目但有眈也。又新附云。眈。目精也。廣韻十六軫。云眈。目童子也。集韻十六軫。云眈。目眈也。釋名釋疾病云。瞽。目也。瞽。目也。又新附云。眈。目精也。案許鄭說雖異。而所謂瞽者。則皆非目精之謂。眈字。許書所無。古蓋通用。般字。集韻訓目眈得之。先鄭云。無目眈者。蓋謂目縫結合。絕無形眈。即劉氏所云不合如鼓皮是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無目謂之瞽。國語周語章注云。堯典僞孔傳義並同。無目眈故直謂之無目。新序雜事篇云。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眈。足證先鄭之義矣。許謂有目眈。與釋名三蒼說並不同。非也。賈疏釋注謂無眈。亦非。睽。釋文載本又作眈。眈二字。眈字亦說文所無。集韻十六軫云。眈。一曰目精。音義並與眈同。釋鴻然輔行詁弘決引玉篇云。有瞽無眈曰瞽。正作此字。眈者。說文目部云。目劬毛也。目劬毛有無。不足爲病。作眈者蓋誤本。劉昌宗依以發音。不足據也。眈。嘉靖本又作眈。黃丕烈云。玉篇。眈與眈同。眈眈同字。案眈字見公羊文七年傳云。眈眈大。夫使與公盟。疏云。用目視之。今案嘉靖本。蓋偶誤而合於釋文或本。實不足據也。今從各本校正。云有目眈而無見謂之瞽者。說文目部云。瞽。童瞽也。一曰不明也。時大雅靈靈。瞽矇奏公。毛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瞽。國語周語

章注同。釋名釋疾病云。瞶有眸子而失明。蒙蒙無所別也。賈疏云。謂瞶瞶然有眵眵而無見也。詒讓案。詩瞶瞶。即此瞶瞶。先鄭亦同毛義。文選演連珠李注。引韓詩章句云。無珠子曰瞶。與毛鄭說異。云有目無眸子謂之瞶者。釋文云。瞶。本又作瞶。案瞶即瞶之俗體。此兼釋詩義也。說文目部云。瞶。無目也。又盲目無眸子也。釋文引字林云。目有眵無珠子也。毛詩大雅維蠶傳云。無眸子曰瞶。國語周語章注云。釋名釋疾病云。瞶。縮壞也。賈疏云。謂目精黑白分明而無眸子者。謂之瞶。詒讓案。眸亦俗字。小司寇注作牟子。與說文合。孟子離婁趙注云。眸子。目瞳子也。依毛鄭說。瞶爲無眸子。則即說文所謂盲。說文以瞶爲無目。則又即先鄭所謂無目瞶之瞶。二說互異。劉章沈並從毛鄭說。文選演連珠注引韓詩章句云。珠子具而無見曰瞶。與毛鄭許諸家說又異。陳奐謂緯詩瞶瞶二字。訓義疑誤。易其說近是。又案依二鄭此注。則大師小師及上中下瞽。並即以瞽瞶爲之。瞽瞶亦即詩之瞶瞶。鄭詩箋義亦同。蓋凡樂官及工。事專耳治。要取其目無所見而已。奚辨其目瞶與眸子之有無乎。而國語周語召公曰。瞽獻曲。又曰。師箴瞶賦。瞶。又曰。瞽史教誨。章注云。瞽。樂大師。又云。師小師。而於瞶則無說。依彼文則瞽師瞶瞶。四者不同官。實即此大師長屬。隨文錯舉耳。故呂氏春秋達鬱篇。亦載此語。唯云瞶瞶師誦。無瞽瞶之文。明不必實有瞽瞶官矣。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音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

〔疏〕典同者。通掌調樂器之官。故次大師小師等官之後。注云。同。陰律也者。據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漢書律歷志云。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同即呂也。亦詳大司樂疏。云不以陽律名官者。賈疏云。謂其

官不名典律。而云典同也。云因其先音耳者。即據堯典及大師文。並言同律也。王制孔疏。謂以同平聲爲發語之本。謬說不足據。引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同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又書釋文引鄭書注云。同律陰呂陽律也。賈疏云。案孔注尙書。律爲發制。當齊同之。則同不爲陰律。與鄭義別也。又引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者。亦證同先律言之義。

瞽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瞽師者。此官與鍾師。笙師。鐃師。皆分

通掌衆樂。故冢典同而次之。瞽師。燕禮注謂之瞽人。國語晉語云。遵篠簜。章注云。簜。戴也。虞。玉聲也。不能僂故使之戴。簜蓋即此瞽師之王也。論語微子篇。有擊磬蕢。亦即此。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

史四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疏〕樂鍾也。說文金部云。鍾。酒器也。鍾。經典通段鍾爲鐘。釋名釋樂器云中。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案鍾師。禮經謂之鍾人。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鴈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鬻。注云。鍾人掌以鍾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已。川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是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疏〕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者。鄉射記云。和。凡四人。附雅釋樂云。笙小者謂之和。又鄉飲酒禮。笙入。主人獻之于四階上。一人拜。注云。一人。笙之長者也。然則此笙師中士二人者。卽其長。主樂笙和之數無文。中下士六人通掌之與。

鐃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二十人〔疏〕鐃師。中士二人者。燕禮注謂之鐃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二十人。而大。〔疏〕鐃師。中士二人者。燕禮注謂之

韋注云。直主擊鐃。卽此鐃師之工也。陳旻云。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有鐃。北無鐃。疑天子宮縣。鐃亦東西有之。南北否。周禮序官。鐃師中士四人。鍾師中士四人。此編縣設四面。故四人也。鐃師中士止二人。或卽東西二鐃與。案賈小胥疏。說軒縣有三鐃。則宮縣當有四鐃矣。陳說與賈不合。而義亦得通。注云。鐃如鍾而大者。大射儀鐃注同。說文金部云。鐃。大鐘。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鐃應之。從金薄聲。鐃。鐃也。鐃上橫木上金華也。一曰田器。從金專聲。詩曰。痔乃錢鐃。此經通借鐃爲鐃。初學記樂部引三禮圖云。鐃。鍾之大者也。形如鍾。但大耳。其在虞亦一枚而已。左傳襄十一年孔疏。引鄭君禮圖。及賈疏說。並同。案鄭云。如鍾而大者。鍾謂編鍾。言鐃形如編鍾而度特大。鳧氏所謂大鍾是也。附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鐃。其中謂之鐃。小者謂之棧。郭注云。晝日笙鐃以閒。亦名鐃。案書咎陶謨之鐃。據大司樂賈疏引鄭書注卽禮經之頌鍾。實編鍾也。郭引以證大鍾爲失效。而以鐃鐃爲一。則鐃不可易。此經及儀禮皆有鐃無鐃。詩及附雅則皆有鐃無鐃。實一鐃明矣。江永云。鄭注鐃如鍾而大。國語。細約有鐃無鐃。韋注。鍾大鍾。鐃小鍾。當以鄭說爲正。大射儀。東方笙鍾與笙磬並陳。而鐃在其南。西方之鐃。

亦在頌鐘頌馨之南。豈非笙鐘笙馨頌鐘頌馨爲編縣。而鐘爲特縣與。左傳。鄭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鐘馨。國語作寶鐘。其云歌鐘。必是應歌之鐘。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者。而於鐘則言及以殊之。豈非特縣者爲鐘。與馨師等教擊馨擊編鐘。鐘師掌金奏。鐘師掌金奏之鼓。豈非登歌用編鐘。金奏用鐘。鐘小者應人聲。鐘大者應鼓聲與。卽國語伶州鳩之言。亦是以鐘爲大鐘。其云細鈞有鐘無鐘。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卽細鈞之鐘也。若奏細鈞而兼用鐘。則鐘又大于鐘。鐘聲爲鐘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鐘。所以使鐘聲之昭也。大約有鐘無鐘。兩相相配爲宜。若不甚大。則鐘不可用。川鐘則絲竹細聲爲所抑。如不鳴。故亦不用鐘。所以使絲竹之鳴也。章注未細釋其言。而誤解耳。案江說是也。周語云。細鈞有鐘無鐘。鐘卽指編鐘。鐘亦謂大鐘。與此注義正同。鐘爲特縣之大鐘。故大射儀。軒縣東西各一鐘。說文云。堵以二者。卽據大射儀爲說也。又云。金樂則鼓鐘應之者。謂金奏奏鼓鐘。鐘師金奏注云。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鐘是也。詩大雅靈臺云。賁鼓維鏞。毛傳云。鏞。大鐘也。商頌那云。庸鼓有數。庸與鏞同。二詩皆以鏞與鼓同舉。此與說文鼓鐘應樂之文正同。亦卽鐘師所謂以鐘鼓奏九夏也。章注周語晉語。並以鐘爲小鐘。殊誤。昧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昧爲昧著之昧。玄謂讀如昧食飲之味。〔疏〕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爲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注云。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讀如味食飲之味者。此先鄭據明堂位文。改昧爲味也。讀如味者。釋其音也。說文章部。昧從末聲。與昧讀未聲異。故必破爲味。而後可讀如味。明堂位注。引周禮昧師掌教味樂。正從先鄭讀。後鄭此注則不破字。與先鄭及明堂位注異。詩小雅毛傳。白虎通義禮樂篇。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及徐疏引樂緯注。說昧樂並作味。明堂位孔疏引樂元語。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又並作味。諸書說其義。而以暗昧爲訓。則先鄭此讀。乃古義也。詩傳諸文。並詳釋義疏。云杜子春讀昧爲昧著之昧者。段玉裁改爲爲如。案此釋音不釋字。段校是也。昧著。爾雅釋草云。昧莖。又釋木云。昧莖著。爾雅釋文味作昧。此兩文小異。未知杜所舉爲草爲木也。杜讀昧字。蓋與先鄭同而音微異。云玄謂讀爲昧始之昧者。後鄭不破字。故不從杜及先鄭讀。詩小雅瞻彼洛矣孔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昧聲如茅蒐。字當作昧。詳鄭意齊魯方音昧聲如茅蒐。蓋與未聲尤近。然昧字實從末聲。則不當如此讀。故正之曰。字當作昧。駁異義說。與此注可互證。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旄牛尾。舞、旄人者。此官掌教

夷樂。與後鞮韠氏專掌夷樂及聲歌異。賈疏謂此官教而不掌。鞮韠氏掌而不教。故二官共其事。非也。云舞者衆寡無數者。賈疏云。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以其能爲四夷之舞者卽爲之。故無數也。注云。旄、旄牛尾者。山海經北山經云。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郭璞注云。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此旄。卽旄牛尾之長毛也。旄牛。樂師先鄭注作髦牛。正字當作犛。並詳彼疏。云舞者所持以指麾者。謂以旄牛尾爲舞者之翳也。說文於部云。旄、幢也。廣雅釋器云。幢謂之屬。賈疏云。案樂師掌小舞。有旄舞。是舞者所持以指麾。則此旄人舞夷樂。而云旄。是亦舞者所持以指麾者。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籥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釋。萬入去籥。傳曰。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疏〕籥師。中士四人者。亦掌舞事。宜尊於舛師旄人。而列其後者。以欲與籥章相次也。文王世子云。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案此籥師止中士四人。無丞。或文有闕。抑或四人雖同爵。亦以一人爲正。三人爲丞。文王世子孔疏。又謂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未知是否。籥師。逸周書世俘篇又稱籥人。又喪大記云。君喪。狄人出壺。又云。狄人設階。注以爲樂吏。書顧命亦云。狄設黼辰綴衣。狄。祭統作翟。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注云。翟。謂教羽舞者也。胡匡衷。黃以周。並謂翟人卽籥師。近是。書僞孔傳云。狄下士則似以爲旄人。恐不確也。注云。籥。舞者所吹者。呂飛鵬云。說文竹部云。籥。書僞竹管也。龠部云。龠。樂之竹管三孔。以蘇衆聲也。案籥師之籥。當從龠。龠爲正字。籥爲假字。詒讓案。吹籥三孔。舞者所吹之籥則六孔。詳笙師疏。引春秋及傳者。宣八年經。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公羊傳云。釋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音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注云。千謂楬也。聖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賈疏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答廢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案鄭刪去廢義與何同。此引之者。證籥爲文舞所吹也。依公羊何注義。則萬爲武舞。與籥爲文舞相對爲文。鄭文王世子注。及詩邶風簡兮商頌那簫。並同其說。而簡兮毛傳。則云以千羽爲萬舞。是萬爲舞之總名。不專爲武舞。孔疏引孫毓說以傳爲失。陳奐云。千舞武舞。羽舞文舞。曰萬者。又兼二舞以爲名也。千舞以舞大武。羽舞以舞大夏。

逸周書世俘篇。箭人奏武。王入進萬。孔晁注云。武以千羽爲萬舞也。正木毛義。初學記。樂部引韓詩。萬。大舞也。以千羽舞。故萬舞爲大舞。韓傳亦同毛義。宣八年春秋經。萬入去箭。此萬之有箭者也。公羊傳萬箭對文。故以萬爲千舞。箭爲箭舞。其實萬則未有不箭也。孔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此乃西京嚴彭祖。顏安樂。兩家舊說。以萬爲羽與。公羊傳以萬爲千。互相發明。最爲得旨。又引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則萬舞有羽。古無異說。萬舞兼千羽。或省言千。謂千爲萬。其說本自可通。武功者必有武舞。非有武舞者。即去文舞也。自何邵公不從嚴顏舊說。後儒遂以萬舞爲千舞之專稱。而不爲羽舞之兼號。夏小正傳。萬也者。千戚舞也。鄭箋亦同。公羊何說。孫毓從鄭駁毛。於古未審矣。黃以周云。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各當其德。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千玉戚而舞。云先必有後。是則文樂亦有武舞。武樂亦有文舞。特分先後而已。故舜樂曰箛韶。文王樂曰象箛。箛者。武舞也。以其先文樂。故曰韶曰象耳。禹以文得。亦先文樂。故大夏爲文舞。而公羊傳云。朱千玉戚以舞大夏。是則六樂皆文武舞備也。詩簡兮曰。方將萬舞。又曰。左手執箛。右手秉翟。明萬雖武舞。亦用文舞也。故傳云。以千羽爲萬舞。是則萬者。千舞羽舞之總名也。宣八年春秋經。萬入去箭。正以萬兼羽箭。故別言之。隱元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尤爲萬有羽舞之顯證。案陳黃說是也。蓋萬爲大舞。文武兼備。即大師樂雲門大卷以下六代舞之通名。夏小正之萬用入學。謂大夏也。商頌那之萬舞有奕。謂大漢也。詩春秋及周書之萬。謂大武及大夏也。蓋小舞或用羽箭。或用千戚。不得兼備。惟大舞則文舞以羽箭爲主。而亦有千戚。武舞以千戚爲主。而亦有羽箭。故祭統云。朱千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而公羊昭二十四年傳。則兩易其文。謂千戚舞大夏。八佾舞大武。是即大舞文武兼備之證。然則夏小正及公羊傳。以千戚釋萬者。明文舞而有千戚。見其爲大舞耳。說者遂據彼以萬專爲武舞。則膠柱之論也。至萬之名。所起甚古。故夏正商頌並言之。何氏謂爲武王樂名。抑又謬之甚矣。引詩者。邶風簡兮篇文。毛傳云。箭。六孔翟。翟。羽也。引之者。亦證文舞吹箭之事。

箭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箭章。吹箭。〔疏〕箭章者。掌野樂之士鼓。師而次之。注云。箭章吹箭以爲詩章者。明與上箭師掌箭舞事。異也。賈疏云。案其職有幽詩。幽雅。幽頌。是吹箭以爲詩章。故官名箭章也。

鞀。鞀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鞀。讀爲鞀。鞀。四夷舞者所服。〔疏〕鞀。鞀氏者。此官也。今時倡踏鼓。胥行者。自有鞀。

鞮師。旄人。箛師。箛章之後。注云。鞮讀爲鞮者。各本並爲作鞮。讀如鞮也。今依荀利本刪正。段玉裁云。下文云鞮鞞。是知其必作讀爲矣。鞮。謂革鞮也。又云。鞮字當是本作鞮。而從鞮字加革旁。說文走部作鞮。是古本也。賈疏云。此鄭讀從鞮人之鞮也。案鄭注曲禮云。鞮。無約之鞮也。此鞮。亦是無約之鞮。彼爲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鞮。此爲四夷舞者所鞮。其鞮無約。一也。案賈說非也。曲禮注謂鞮。無約者。因大夫去國用喪禮。故去飾。非謂常用之鞮。鞮。悉無約也。此舞者鞮。不必無約。互詳鞮人疏。云鞮。四夷舞者所鞮也者。段玉裁云。鞮上所字。文選魏都賦注引無。說文曰。鞮。履屬。儀禮曰。鞮。非者。鞮。履也。不常有所字。案段說是也。四夷舞者。猶言四夷舞者。鞮也。然據疏則實所見本。已衍此字。釋文云鞮。許慎云鞮也。呂忱云鞮。革鞮也。鞮者鞮鞞。蓋以鞮爲鞮。方言云。鞮。鞮。鞮。鞮也。徐竟之郊謂之鞮。自關而西謂之鞮。鞮者謂之鞮。郭注云。今革鞮也。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鞮曰鞮。鞮。皮也。以皮作之。說文走部云。鞮。是則字林乃有鞮字。革部之鞮。是常用之鞮。走部之鞮。乃四夷舞者之鞮。說文革部無鞮字。釋文引字林。鞮者鞮鞞。是則字林乃有鞮字。革部之鞮。是常用之鞮。走部之鞮。乃四夷舞者之鞮。當作鞮鞞之誤也。許與鄭注說同。案段說是也。說文足部云。鞮。舞履也。重文鞮。或從革。蓋凡舞履皆用革。而四夷舞者尤殊異。故以名官也。字林以鞮爲鞮鞞。說文革部云。鞮。鞮也。則鞮鞞亦革鞮之別制。云今時倡蹋鼓者。自有鞮者。賈疏云。謂漢時倡優作樂。蹋地之人。并擊鼓。沓沓作聲者。行自有鞮。引之者。證四夷舞者。亦自有鞮。與中國不同也。案三國志楊阜傳。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漢書禮樂志顏注云。沓沓。疾行也。蹋鼓。沓行。蓋謂沓疾行。不當如賈所說。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疏〕

典庸器者。此與司千二官。一掌藏樂器。一掌藏舞器。故列諸樂官之末。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詳天官敘官疏。注云。庸。功也者。大司徒注同。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者。先鄭說與後鄭同。器。謂鐘鼎盤盂之屬。引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者。左襄十九年傳文。杜注云。林鍾。律名。鑄鐘聲應林鍾。因以爲名。引以證鑄器銘功之事。

司千。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千。舞者所持。謂盾也。春〔疏〕注云。千。舞者所持。謂盾也者。秋傳曰。萬者何。千舞也。盾。釋文作楯。宋余仁

件木及宋注疏本。並同。阮元云。盾者。正字。櫜。俗字。治讓案。說文戈部云。戰。盾也。經典通段干爲戰。小爾雅廣器云。干。盾也。公羊宣八年何注云。干謂櫜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僞孔傳云。干。櫜也。孔疏云。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櫜。自蔽扞也。以櫜爲人扞。通以干爲櫜名。故干爲櫜。賈疏云。謂若樂師云。干舞。則小舞也。其夏官司兵云。掌五兵。祭祀授舞者兵。則五兵俱掌。但無干耳。然彼注云。謂朱干玉戚者。鄭連言朱干耳。案司干所掌者。卽朱干玉戚。司兵所掌者。無飾之干戚。賈謂彼授舞者無干。誤也。詳本職及司兵疏。引春秋傳者。公羊宣八年傳文。引之者。證武舞持干也。案公羊以萬爲干舞者。對箭爲箭舞也。實則萬當爲干舞箭舞之通名。詳前疏。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曰卜。大卜。〔疏〕大卜者。此官至籒人七職。並掌卜筮之官。以卜筮爲問鬼神之事。故亦屬宗伯。大卜亦曰卜正。卜筮官之長。〔疏〕左隱十一年傳。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杜注云。卜正。卜官之長。孔疏謂卽大卜。蓋周初滕叔續嘗爲此官。又曰。易祭義云。易抱龜南面。鄭彼注云。易。官名。周禮曰大卜。云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者。賈疏云。此大卜有卜師及卜人。皆士官。而卜人無別職者。以其助大卜卜師行事故也。其卜師則與大卜別職。亦是別職同官。注云。問龜曰卜者。說文卜部云。卜。灼剝龜也。曲禮云。龜爲卜。筮爲筮。孔疏云。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自虎通義著龜篇云。龜曰卜。卜。赴也。爆。見兆也。云大卜。卜筮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龜人董氏占人筮人等爲之長也。

龜人中士三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傳云。卜之以守龜是也。國語晉語章注。以守龜爲卜人龜人之官。非是。注云。工取龜攻龜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取龜。用秋時甲戌之時也。攻龜。用春時風氣燥達之時故也。治讓案。此工於考工記五工無所屬。疑或當用刮摩之工。如雕人兼治骨角。此工攻龜。亦治龜骨也。

蕤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蕤之類。用荆。楚燂是也。楚即荆。故云用荆。蕤、所以極管人。〔疏〕注云。燂燂用荆。蕤之類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共燂契。

馬。用荆竹爲之。此亦用荆。故云蕤之類也。阮元云。此釋官名蕤氏之故也。說文竹部。蕤、擊馬也。疏云。蕤用荆竹爲之。然則賈本作從竹之蕤。轉寫誤從艸。釋文序官。蕤是誤字。而集韻因分從竹從艸爲兩字。案阮說是也。蕤即蕤之僞變。漢隸从竹从艸。字多互易。字又作垂。詳本職疏。本職燂契注。引士喪禮而云楚燂。即契。所以用灼龜也。燂謂炬。其存火。又云。遂飲其燂契。注云。燂謂以契注燂火而吹之也。是燂爲炬。燂爲燂契。鄭意二物皆以荆爲之。而士喪禮云楚燂。不云楚燂者。蓋燂以灼龜。不可用官木。故白虎通義著龜篇。引禮三正記云。灼龜以荆。藝文類聚木部引三禮圖云。楚燂以荆爲之。然以灼龜正以荆者。凡木心圓。荆心方也。是燂必用荆。若燂則所以然火。燕燂。或以荆。或以官木。皆可爲之。故無楚燂之稱。漢書韓延壽傳云。民無蕤楚之憂。顏注云。蕤、杖也。楚、荆也。是蕤亦多以荆爲之。與楚燂略同。故此官掌燂燂。謂之蕤氏也。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占。青龜之卦。兆吉凶。〔疏〕注云。占青龜之卦。兆吉凶者。易繫辭云。極數知來。

爲訓。鄭則據本職兼著占卦。龜占兆。二者言之。凡卜筮。各使占人占之。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筮則占者朝服。書洪範云。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士喪禮卜日云。占者三人。是凡卜筮無貴賤。皆三人占之。故人數獨多也。白虎通義著龜篇云。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此漢人之異說。不足據。互詳大卜疏。

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問。舊曰筮。〔疏〕冠禮。士喪禮。特性饋食禮。並有筮人。又有卦者。士

注云。筮人。有司主三易者。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胡匡衷謂卦者。亦筮人之屬。筮人亦稱筮史。詳占人疏。注云。問。舊曰筮者。說文竹部云。筮、易卦用蓍也。从竹从彳。彳。古文巫字。又艸部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案筮即彳之隸省。筮爲梓人擗網授筮字。蓋噓之別體。此段爲著筮字。經作筮。注並作筮。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曲禮云。著爲筮。特性饋食禮注云。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白虎通義著龜篇云。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賈疏云。鄭意以筮爲問。故易蒙卦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筮爲問也。云其占易者。謂通占三易也。賈疏云。即易之九六爻辭是也。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疏〕占夢者漢書藝文志云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案左哀十六年
賦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疏〕傳有衛侯占夢變人侯國亦有此官也此亦占驗之官故次卜筮官之後
列職於此注云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者木職先鄭注義同說文示部云祲精氣感祥從示侵省聲
釋名釋天云祲侵也赤黑之氣相侵也漢書匡衡傳顏注引李奇云祲氣也昔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云祲
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也荀子王制篇云占祲兆楊注云侵陰陽相侵之氣春秋經傳如天之爲篇云天地
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書禹貢傳云漸入也淮南子泰族訓云精祲有以相薄也許
注云精祲氣之侵入者也侵漸與侵入義同云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者左昭十五年
傳文杜注云祲妖氣也孔疏引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引以證祲爲陰陽之氣也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大祝祝

〔疏〕大祝下大夫二人者說文示部云祝祭主贊詞者大祝至祖祝五職並祝官祝所以事鬼神故同屬宗伯
周書王會篇云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又大戴禮記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虞注云雍大
祝亦卽此官也云小祝中士八人者周書魯夢篇謂之少祝賈疏云大祝與小祝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胥徒
云大祝祝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與下小祝喪祝甸祝等爲長也賈疏云大祝亦作泰祝晏子春秋內篇諫上齊
有泰祝子游是也凡祝官亦通稱祝史燕禮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賈彼疏以爲祝及大史胡匡衷云祝史卽
祝官祝謂之史者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古者通謂掌文辭之官爲史故祝稱
祝史金縢云史乃冊祝是也卜筮之官亦稱史以兆卦亦有繙詞故也大射司射獻釋獲者大史既受獻於其
位下又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則祝官亦兼有史可知左傳多謂掌祝者爲祝史昭十七年魯祝史請所用
幣十八年鄭使祝史徒主祀於周廟哀二十五年衛侯因祝史揮以侵衛是可證也左傳又
謂祝史爲祭史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祭史亦卽祝史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者此官有夏殷周三

代之祝。此上士二人。疑卽周祝。中士四人。則夏殷祝也。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士喪禮有商祝。夏祝。三者不同。鄭彼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祝。習周禮者也。賈彼疏云。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此篇及既夕。以夏人教忠。從小飲奠。大飲奠。及朔半薦新。祖奠。大遣奠。皆是夏祝爲之。殷人教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爲之。此篇及既夕。皆夏祝商祝。周禮以商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胡匡衷云。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飲有商祝。鋪絞紵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官田也。〔疏〕則帥有司而饋獸于郊。注云。甸之祝者。小宗伯。若大甸。甸服注云。甸。田也。治田入穀也。是甸有治田之義。故引申爲田狩之稱。亦以聲兼義也。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疏〕注云。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者。詛。沮。聲類同。釋名釋詁云。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司巫。巫。〔疏〕司巫者。說文巫部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何注云。巫者。事鬼神。以治病請福者也。司巫。男巫。女巫。並巫官。亦掌事鬼神。與祝官事相因。故亦屬宗伯。而次祝官之後。注云。司巫。巫官之長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羣巫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神士等爲師。故云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巫能制神之處。〔疏〕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者。國語楚語云。在男曰祝。在女曰巫。此男女皆曰巫者。散文通也。檀弓。魯穆公問縣子曰。吾欲暴虎馵而奚者。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又曰。吾欲暴巫而奚者。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

中士四人者。國語楚語云。在男曰祝。在女曰巫。此男女皆曰巫者。散文通也。檀弓。魯穆公問縣子曰。吾欲暴虎馵而奚者。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又曰。吾欲暴巫而奚者。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

中士四人者。國語楚語云。在男曰祝。在女曰巫。此男女皆曰巫者。散文通也。檀弓。魯穆公問縣子曰。吾欲暴虎馵而奚者。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又曰。吾欲暴巫而奚者。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

疏乎。女巫職。先鄭注引彼基巫爲釋。則檀弓巫即女巫。其冠乃男巫也。梁冠子環流篇云。積冠生跂巫以爲師。蓋巫師爲男女巫之長。以男巫之有才智者爲之。故亦用冠矣。左傳僖二十一年杜注。以巫冠爲女巫。又引或說以爲冠非巫。瘠病之人。並非是。注云。巫能制神之鬼。位次主者者。據國語楚語文。詳前及神士疏。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史官之長。

〔疏〕大史。下大夫二人者。此官與小史。掌典法禮籍。兼司星曆之官。故亦屬宗伯。案史官之設。蓋始於黃帝。下迄殷周。職掌尤備。左襄四年傳。辛甲爲武王大史。周書王會篇。有大史魚。史記周本紀。有大史伯陽。鄭世家有大史伯。老子傳有大史儋。漢書藝文志。有周宣王大史繡。並卽此官也。云小史。中士八人者。小史。大史之副貳。左襄二十五年傳。齊有南史。孔疏謂是小史。周易集解引尚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盛事。五史不知何官。或當以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分列四方。與御史爲五史與。賈疏云。小史與大史。別職而同官。故共府更也。注云。大史。史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內史外史御史等爲長。若然。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大史得與內史爲長者。以大史知天道。雖下大夫。得與內史中大夫爲長史以稱大也。案賈說非也。大史與小史。馮相氏。保章氏爲長。若內史則爵尊於大史一等。蓋與大史相左右。外史御史。則內史之屬官。皆不屬大史也。大史對內史。亦稱左史。周書史記篇。穆王時有左史戎夫。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內史太史。左右手也。虞注云。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書則右史書之。孔疏云。熊氏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夫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諸之事。是內史所掌在輔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觀禮。賜諸公奉饌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事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詒讓案。據盛德玉藻諸文。則內史非大史之屬官。益信矣。申鑒時事篇。亦作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與漢志及六藝論同。蓋皆所

聞之異。孔廣森據國語晉語。文王訪於辛尹。與左傳辛甲爲大史。證尹佚當爲內史。其說甚瑣。若然。通言之。內史亦得稱大史。若史逸及鄭以大史命伯石皆是。孔氏謂內史闕。大史攝之。非也。觀禮之大史。或亦卽內史。左傳之左史。則卽大史。故襄十四年杜注。亦云左史晉大史。孔氏謂春秋時特立左右史。左傳敘疏。又謂諸侯無內史。疑亦非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樂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

展之行。宿〔疏〕馮相氏者。此官與保章氏。並日歷之官。左襄二十七年傳。有司歷。疑卽此。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離不貸。〔疏〕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此馮相保章皆掌日歷。故屬大史。而次諸祝。諸巫之後。注云。

馮、樂也者。廣雅釋音云。馮、登也。左傳宣十二年杜注云。樂、登也。是馮樂義同。云相視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目部云。相、省視也。云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者。賈疏云。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其天子有露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故云登高臺也。云次序者。馮相氏掌天文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變則不依次序。不變則如常有次序。故以次序言之也。案依鄭賈義。凡官稱氏者。並爲世守是職。曲禮孔疏引于賈說亦同。以全經攷

之。官名氏者。地官春官各三。夏官十有四。秋官二十有三。如師氏保氏之類。既非世守之事。至考工諸工。皆世事而稱氏者。又止十有一。然則凡以氏名官者。無由決其必爲世官矣。況此經甸師大史諸官。本不名氏。而禮記左傳

亦稱甸師氏。大史氏。此又不必世官。而後可以稱氏之證也。鄭于說並未瑣。互詳天官敘官疏。又案。視天文必登臺者。國語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臺不過望氣祥。詩大雅靈臺敘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氣象。察氣之妖祥也。

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案鄭據僖五年左傳文。詩孔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

有時臺。圓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川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臺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

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又引鄭駁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

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固也。沼也。同音靈。於臺下爲圓爲沼可知。案左氏觀臺。當卽雉門兩觀之臺。詩之靈臺。不當與太廟明堂辟廱同處。異義引左氏說未允。但天子宮廟明堂大學。蓋皆爲臺門。故古書多傳合爲一。鄭謂

靈臺不在大廟，其說甚瑣，而謂與辟廡同在國之西郊，則仍未安。今攷靈臺當在壇園之中，靈園與辟廡，並在南郊，其地相近而非同處，至諸侯無靈臺辟廡，而有觀臺，其廟門或亦有臺，然皆非靈臺，此官掌視天文，或卽於觀臺，或別於官寺爲臺，以便觀象，要與靈臺成不相涉也。靈臺，疏引袁準正論辯賈逵等說亦甚駁，互詳大司樂諸子匠人疏，云天文屬大史者，國語魯語云，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章注云，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賈疏云，案周語，單子謂魯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大史知天道之事，引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者，孟春令文，貸、釋文作貸，云吐得反，或音二，阮元謂賈是，案今月令仍作貸，依釋文或音，則本又作貳，尤誤，鄭彼注云，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儷，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引之者，證大史率馮相氏等次序天文之事。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守也。世，注云，保、守也者，淮南子主術訓，高守天文之變。〔疏〕注云，保、猶守也。詩鳧鷖孔疏，引

鄭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此保章氏，亦謂守持察視，不差失也。云世守天文之變者，本職云，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是也。鵠冠子王鈇篇云，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此保章之義也。賈疏云，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世守天文之變也。月令孔疏云，馮相保章，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麻，主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遯變，度數失其恆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所掌別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內史，中大夫一人者，宮正注，謂其官府在宮中，故曰內史。又與大史相左右，亦曰右史，而與外史御史爲長，故次大史諸屬官之後。詩小雅十月之交云，繫于內史，又左傳莊三十二年，有周內史過，僖二十八年，有內史叔興父，文元年，有內史叔服，並卽此官也。周初尹佚，亦嘗爲此官，互詳前疏，又此官卽唐虞之納言，詳本職疏。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

〔疏〕御史者，此官亦掌藏書，所謂柱下史也。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云：侍御史，周曰柱下史，老聃爲之，秦改爲御史，史記張敖傳云：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案隱云：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秦在殿柱之下，故老子爲周柱下史，案史記老子傳，止云周守藏室史，曾子問孔疏引史記云：老聃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與今本史記不合，莊子天道篇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皆不云柱下史，惟莊子逍遙游釋文引世本云：錢鏐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一云即老子也，孔穎達，司馬貞，或即本於彼，然則老子爲柱下史，即爲御史也，但爲中下士，或爲百二十人之史，則無可攷耳，曾子問疏引鄭論語注云：老聃，周之大史，疑非柱下，蓋中祕藏書之所，御史掌之，與小史外史所掌，內外相備，故史特多，本職不掌藏書者，文不具也，左哀三年傳云：命周人出御書，杜注云：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彼御書，疑即御史所掌之書，凡周代文籍，並掌於史官，詳小史疏，又案通典職官云：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依杜說，則此官又掌記事，與外史相贊，又戰國策遺策，張儀曰：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是又掌受書，蓋晚周之制，與此經不盡相應也，注云：御，猶侍也，進也者，天官序官注同，云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者，賈疏云：其職云：凡治者受法令焉，井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復在府上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巾猶衣也。

巾車，車〔疏〕巾車者，此官與典路車僕司常，並掌王以下車旗禮次之官，故亦屬春官，大射儀云：命巾車張三侯，官之長，〔疏〕左襄三十一年傳云：巾車脂轄，則侯國亦有此官，又詩唐風，彼汾沮洳，有公路，孔疏謂即此官，胡匡衷則謂當是下典路，二說並通，未知孰是，云府四人者，掌藏公車，樂記云：車甲峙而藏之府庫，說文廣部云：庫，兵車藏也，云工百人者，即輪人，輿人，輶人，車人，四工之給事於官者，胡匡衷云：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工人屬車，疑即此，注云：巾猶衣也者，大射儀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華嚴經音義引珠藏云：以衣被車，謂之巾也，賈疏云：謂王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詒讓案：巾以幘被器物，故裝衣車，亦謂之

巾車。云巾車，車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典路車僕等爲長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所乘車，王之〔疏〕注云，路，王之所乘車者，巾

車之尊名，自王以下通於侯國之卿，鄭舉尊者言之耳，詳巾車疏。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注云，司常主王旌旗者，大行

則日月爲常，總言之，則常爲九旗之通稱，故主旌旗者，謂之司常，賈疏云，九旗之別，自王已下，尊卑所建不同，不專主於王，鄭云，司常主王旌旗者，以王爲主，何妨尊卑皆掌。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注云，都宗人者，以下二

主祭祀之禮者，故次宗伯之末，賈疏云，此既掌祭祀，不云伯而云宗人者，避大官名，胡匡衷云，宗伯，諸侯以下通

謂之宗人，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鄆，使視宗祈死，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魯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

視宗祈死，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章注，宗，宗人主禮樂者，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

屬之，章注，宗老，爲宗人者，據此則大夫有宗人也，詒讓案，宗伯宗人，亦通稱王，小宗伯，書顧命謂之宗人，是其

證也，詳前疏，此都宗人，家宗人，與夏官都司馬，家司馬，秋官都士，家士同，蓋亦都家自使其臣爲之，但受命於

王，猶侯國上卿，亦王命之也，以其受命於王，而掌禮事，本職又有王命禱祭之事，有事則更迭聽政於王國，故以職

事附屬宗伯之末，鄭於都家諸官，唯以都司馬都士家士爲家臣，此注不辨家臣王臣，未詳其指，夏官敘官都司馬注，

則直以爲王臣，賈彼疏遂以此都家宗人及都士家士，並爲王臣，皆非經義，與鄭秋官敘官注義亦不合，不足據也，云

注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者。賈疏云。案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則大夫采地。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詒讓案。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故都鄙兼有大夫采邑。此都家宗人別官。故知都內不兼大夫采邑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大夫。〔疏〕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者。亦謂每家如是也。少牢饋食禮云。宗人奉饗東侯國家宗人。蓋亦有上中士等。人數匪一也。注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者。此余本注疏本並作邑。即載師之家邑是也。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疏〕凡以神

數者。士。本職作仕。孫志祖云。旄人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則當作仕。沈彤。孔繼汾。說同。案載師士田注云。士讀爲仕。曲禮說天子六太。鄭注以爲殷制。其五曰大士。鄭云。大士以神仕者。其說雖不確。然可證仕士。聲同字通。敘官與本職。字不必盡同。如地官藥人。本職作稿人。館人。本職作饌人是也。此士字似本川段字。與本職不同。注不云讀爲仕者。亦以互見載師注略之。賈疏云。此神士。還是上羣巫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以其能處置神位。故以神爲名。無數者。有卽入之。故無常數。在都家之下者。欲見都家神亦處置之。案據此知賈本亦止作士。但此神士非官名。賈似忘士爲仕之段字而誤釋。不足據也。右春官之屬。癘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上士四十九人。中士百五十人。下士二百七十五人。府百八人。史二百六十三人。胥百五十八人。徒千七百六十人。工百四十八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二千七百九十七人。又贊。贊上贊四十人。中贊百人。下贊百六十人。既瞭三百人。妹師舞者十六人。凡樂工等無爵者。總六百十六人。又奄八人。又世婦宮卿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中士四十八人。鄭以爲士人。今定爲女官。女府十二人。女史十二人。奚九十六人。又女祝十六人。奚三十二人。凡女官女庶人。總二百五十二人。此外內宗。外宗。旄人。舞者。男巫。女巫。以神仕者。並無員數。又都宗人。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宗人。每家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皆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六百七十三人。注云。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者。以巫有男女。女巫止掌祓除蠶浴。及舞雩諸事。不識他事。此神士掌三神之法。其事繁要。故知男巫之俊有學

問才知者充之也。賈本職疏云。知是巫者。此中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按外傳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此神士是巫。云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據大司徒六藝文。御疑當從保氏作馭。詳彼疏。案此藝。當謂技能。卽指事神之事。不涉六藝也。文王世子云。凡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注云。曲藝。爲小技能也。王制以祝史爲執技以事上者。此神仕爲巫。亦祝史之類。故亦通謂之藝。乃注義未允。云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者。鄭以意推之。以其藝爲貴賤之等。貴賤據爵等言之。當有此三科也。但司巫爲巫官之長。不過中士。則凡以神仕者。似不宜有上士。竊謂此貴賤之等。當指功敘稍食言之。前賢矇無爵。而分上瞽中瞽下瞽。夏官藥人。則云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皆其比例也。鄭說亦未允。

周禮正義

卷三十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

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內禮賓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疏」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說文示部云。神、天神。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疏」引出萬物者也。人鬼者。祭法云。人死曰鬼。爾雅釋訓云。鬼之言歸也。說文鬼部云。人所歸爲鬼。地示者。釋文云。示、或本作祇。案說文示部云。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此經例用古字。通借示爲祇。注例則用今字作祇。陸所載或本。與全經字例不合。非也。太平御覽地部引物理論云。地者。其神曰祇。祇、成也。百生萬物備成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佐。釋文云。本或作左。阮元云。依說文。左者正字。佐者今俗字。案阮說是也。但經例凡佐助字。並作佐。不作左。大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職同。或本亦非。注云。建、立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天神爲祀。地祇爲祭。人鬼爲享。見下文。賈疏云。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据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据尊卑爲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明此三者。專屬吉禮。不通咳五禮也。云保、安也者。地官序官注同。云所以佐王建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明建保邦國。乃通咳五禮。不專承上所建之吉禮爲文也。云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者。目、舊本譌自。今據余本注疏本正。賈疏云。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論議案。尊鬼神。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爲告。杜子春云。吉爲告。禮者非是。先特舉吉禮。重人事。謂凶禮以下。宗伯通建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爲告。杜子春云。吉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疏」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者。以下五禮至六器等。並禮官之官法也。說文士部云。吉、善禮。吉禮之別十有二。「疏」也。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吉、福也。案祭祀之禮。

敢以善得福，是謂之吉禮。大祝吉祝。注云：祈福祥也。亦此義。禮以事神致福爲本義。故五禮首吉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注亦云：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注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亦據下文，云故書吉或爲告者，謂故書有兩本，一本作吉，一本作告也。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禮記緇衣，尹吉即尹告之誤。周易：后以施命誥四方，王弼本作誥四方，亦是字誤。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賈疏云：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阮元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

司中司命，飢師雨師。

禮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燂、積也。詩曰：芄芃穠穠，薪之燂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燂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

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實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

四星，或云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

〔疏〕以禮祀昊天上帝者，賈疏云：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爲次。謂飲神始也。治讓案，說文示部云：祀，祭無已也。此經通例，天神云祀，地示云祭。人鬼云享。

三者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媒，亦祭天也。郊特牲孔疏云：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至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

八也。雩與郊媒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案曲禮疏：說天歲有九祭，亦與崔同。詩大雅生民箋云：禘祀上帝於郊媒，說與許同。而月令注：則謂郊媒祠媒官，不祭天。崔氏不數郊媒，蓋從月令注義，但此九祭之中，

圜丘祭昊天，南郊祭受命帝，迎氣大饗，皆祭五帝。雖同爲祭天，禮之隆殺，亦自不同。要其用禮祀，則一也。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郊特牲疏云：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

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爲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爲燔祭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

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今案日月之祭有五，崔氏所舉四祭，惟二分朝日夕月，爲

天子之正祭，其主配南郊，祈年天宗，爲從祭，它如左昭元年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則因祭而祭也。觀禮：拜日于東門之外，禮日于南門之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則因會同而祭也。此二祭無定時，

諸氏亦未舉。至祭義所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卽是二分之正祭。小宗伯兆四類。則又天神之別祭。並不在迎氣時。詳小宗伯疏。又凡祭月皆於壇。所謂夜明是也。其禮皆與日同用實柴。觀禮鄭注。謂祭地瘞卽祭月。說殊不塙。崔氏遂謂郊蜡。祭月於坎。用瘞埋。非也。云以瘞燎祀司中司命。風俗通義祀典篇。三引此文。其一作柳。柳蓋酒之誤。酉。古文作𣎵。故禮或作𣎵。又譌爲柳也。又此云祀。說文引作祠者。蓋亦傳寫之誤。說文火部云。𣎵。柴祭天也。燎。放火也。經正與彼同。孔繼汾謂釋文。疑禮之譌。亦通。風俗通義祀典篇。三引此文。其一作柳。柳蓋酒之誤。酉。古文作𣎵。故禮或作𣎵。又譌爲柳也。又此云祀。說文引作祠者。蓋亦傳寫之誤。說文火部云。𣎵。柴祭天也。燎。放火也。經惟通段燎爲𣎵。漢書郊祀志作燔。用正字也。觀師者。九經字樣虫部云。𣎵。古文風。全經六篇。風雨字皆作風。惟風師字作𣎵。說文無此字。從𣎵。與六書例亦不合。所未詳也。凡祭星辰。尊者亦以實柴。卑者則以瘞燎。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郭注云。布。散祭於地。爾雅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又引孫炎云。既祭。布散於地。似星辰布列也。釋天又云。祭風曰𣎵。公羊傳三十一年傳。徐疏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踐及皮破之以祭。故曰𣎵。又引孫炎云。既祭。披𣎵其牲。以風散之。又公羊傳三十一年。何注云。日月星辰布。風𣎵雨升。說與釋天又小異。其云雨升者。蓋卽此經祭雨師。𣎵升煙之義。此經不云布𣎵者。約舉大端。不詳縹節也。注云。𣎵之音煙者。賈疏云。案尙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𣎵。注云。𣎵。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𣎵。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川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於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禮記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𣎵之言煙也。案書堯典。𣎵千六宗。通典古禮引鄭注云。𣎵。聲類同。故升煙以祭。謂之𣎵。祀。對實柴。𣎵言之也。散逸書作煙于六宗。鄭注云。煙。祭也。字當爲𣎵。蓋𣎵。聲類同。故升煙以祭。謂之𣎵。祀。對實柴。𣎵言之也。散文則禮通爲祭祀。爾雅釋詁云。𣎵。祭也。說文示部云。𣎵。祭也。一曰精意以享爲𣎵是也。詩大雅生民孔疏。引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𣎵。𣎵。非燔燎之謂也。又引袁準云。𣎵者。煙氣煙燭也。天之體遠。不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外傳曰。精意以享。𣎵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祭祀曰𣎵。相因者。周禮云。禮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燭之體也。書曰。𣎵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祭祀曰𣎵。若繫祀爲𣎵。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繫。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案袁說是也。洛誥。𣎵於文武。是人鬼可稱。詩小雅大田云。來方禋祀。鄭箋云。禮祀四方之神。祈報是地示亦有禮祀矣。此皆散文通言。禮節實不同也。云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郊特牲云。周人尙臭。漚用鬯臭。彼文本指宗廟禋祀。此天神無禋。而升氣亦尙臭之意。故引之。禮記之取義於煙也。云禋。積也者。與說文禋

謂積木燎之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積薪燔柴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燔之言聚也。謂聚薪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於天也。燔聚疊韻。聚積亦同義。引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楨之者。大雅棫樸文。毛傳亦云。燔。積也。鄭彼箋云。自棫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所以爲薪。至祭皇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此引之者。亦證燔訓積薪也。云三祀。皆積柴實性體焉。或有玉帛者。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吳商說同。說文木部云。柴。小木散材。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柴以給燎。此三祭皆燎。故知皆積柴也。賈疏云。於司中司命等言燔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柴。至昊天上帝言煙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實柴。次實性。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不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牷。立小祀用牲。彼雖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二大小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煙祀中有玉帛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燔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性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郊特牲疏云。其闋丘之正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燔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引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墀地而設正祭。又云。皇氏云。祭日之且。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案崔氏二家。並依鄭義推定。通典吉禮說亦略同。公羊傳三十一年何注云。天燔地燎。燎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呂氏春秋季冬紀。高注云。燎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亦並謂祭天神有燔牲玉之事。與鄭及韓詩傳同。金鶚云。大宗伯於昊天上帝言禮祀。日月星辰言實柴。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言燔燎。皆類敘而別言之。其禮必各異。禮之言煙。又爲精意以享。故知其但以幣帛加柴上而燔之。不貴多品。又取其氣之潔清也。實柴。謂以牲體加於柴上。祭日月非全烝。當取其體之貴者燔之。爾雅釋天云。祭星曰布。謂以牲體分析而布於柴上。以象星辰之布列。日月星辰亦燔幣。然所以異於禮祀者。在牲不在幣也。燔燎則有柴有牲無幣。而用柴獨多。此祀天神之等殺也。論議案。郊丘及日月諸天神之祀。禮經無專篇。此職三禮之別。鄭賈所釋。並未詳析。無可推校。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三牲俱足以禱爲名稱。若少其一。則但云實柴。若少其二。則以積薪爲名。此謂以牲牢多少異名。今攷昊天上帝本用特牲。而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則王國大小祭祀。咸用大牢。崔氏所云。正與禮反。其不足據明矣。竊以意求之。禮祀者。蓋以升煙爲義。實柴者。蓋以實性體爲義。燔燎者。蓋以焚燎爲義。禮各不同。而禮盛者得下兼。其燔柴則一。故鄭小子注。以此三祀通爲積柴。又覲禮及爾雅釋天。並云祭天燔柴。大傳云。柴于上帝。祭法云。燔柴于泰壇。說文示部云。紫。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又火部。蕤。亦則爲

祭天，是禮祀亦可以言柴，亦可以言燎也。然祭天禮祀升煙之節，據崔靈恩熊安生說，在正祭之前，則尚未薦血腥，安得便取牲燔燎，郊特牲疏云，郊唯特牲得供正祭，燔燎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此乃知其不可通而曲爲之說，不知國語周語云，郊禘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分體薦之，本不肆解，若如皇熊說分體以供燔燎，則正祭時所薦，體已不全，安得謂之全烝乎，何氏公羊注，謂取俎上七體燎之，攷之禮經，七體者，乃豚解之法，是房烝，非全烝也，且卽如其說，既取七體以燎，則俎爲虛俎矣，正祭時復用何體乎，然則升煙之節，蓋無燔牲，但祭天升煙，歆神之後，疑當復有實柴之禮，實柴則有燔牲，故韓詩內傳有升柴加牲之文，書舜典，至于岱宗柴，釋文引馬融云，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是禮祀亦兼實柴之證也，蓋祭天升氣之後，有薦血，禮器郊特牲，所謂郊血大饗腥是也，薦血之時，蓋殺牲而不解，是之謂全烝，既薦血，又薦腥，則牲已解爲七體，禮運注所謂豚解而腥之也，於是復有實柴之禮，於七體中取其貴者，加於柴上而燔之，猶廟享薦孰之前，有薦蕭之節也，蓋升煙之初，無燔牲，故薦血得有全烝，薦腥之後已豚解，故實柴得燔牲體，但所燔者，乃七體中之一體，何邵公以爲盡取七體而燎之，蓋所聞之誤，至實柴主於實牲體，燔燎與實柴禮，蓋隆殺小異，禮亦由隆而殺，其隆者得以下兼，殺者則不能上節，此經天神地示人鬼三祭，每祭之中，皆先言大祀，次及中小祀，禮亦由隆而殺，其隆者得以下兼，殺者則不能上節，若祭天神，則禮祀亦兼實柴，實柴燔燎，不能兼禮祀也，地示則血祭亦兼有埋，埋沈不能兼血祭也，人鬼則肆獻裸亦兼饋食，饋食不能兼獻裸也，等次甚明，可以例推，而鄭賈並謂大小同禮，互文見義，則無復隆殺之差，賈疏又謂先實柴，次實牲，後取煙，則節次尤淆混矣，至祭天地燔燎之玉，與禮神之玉亦異，郊特牲疏引皇侃說，圜丘之祭，先燔柴及牲玉以降神，及殷正祭就坐，乃置著璧於神坐以禮神，通典說亦同，足證燔燎之玉，非卽禮神之玉，蓋禮神之玉，有一定之制度，祭畢則藏之，燔燎之玉，但取備物，其形制必沾而小，若左昭三年傳，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珪沈于河，此則妄干大位，媚神求福，非常法也，又案，圜丘南郊禮神之玉，依典瑞文，皆當用四圭有邸，其燔玉經無文，疑當用一圭而小，皇氏依後鄭注義，謂圜丘禮神以蒼璧，又云，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並非是，通典引許敬宗等奏，謂燔柴當用蒼璧，正祭當用四圭有邸，說亦未允，蒼璧非祀天之玉，詳後疏，又此祀天神禮祀實柴，及下文文祭地而埋沈等，賈疏以爲皆歆神始，郊特牲疏引崔靈恩熊安生說略同，又引皇侃說，則謂燔柴在作樂降神之前，說雖未是，而謂在正祭之前，亦同崔熊義，唯爾雅釋天郭注云，燔柴，既祭積薪燒之，燔埋，既祭埋藏之，詩大雅鳧鷖疏，引孫炎義同，此並與崔熊皇說異，通典及舊唐書禮儀志，載許敬宗等奏云，謹案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尙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燔血，祭宗廟則燔蕭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燔柴在祭初，禮無所惑，是以三

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燔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晉太常賈誼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牷左胙。漢儀川頭。今郊川胙之九介。太宰令奉牲胙。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燔薪之上。此即晉代故事。亦無祭末之文。賀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胙。復云今儀川胙九介。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別燔牲體。非於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以前。仍遵古制。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緣告廟之幣。事畢燔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載張說。徐堅。康子元等。駁許議云。案禮迎神之儀。樂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惠士奇申崔許等義云。燔柴升煙。以達精意。當在祭初。天神之祭。猶人鬼之祿。郭注爾雅。謂既祭而燎。是宗廟亦當既祭而祿也可乎。蓋奏樂致神。而人鬼禮之以玉而裸鬯。地示禮之以玉而薦血。天神禮之以玉而燎柴。張說謂宜先祭後燔。非通論也。今案孫郭說非經注義。惠氏駁之是也。此經天神地示人鬼三祭。並舉祭初之重節而言。如地示之血祭。人鬼之肆獻裸饋食。皆不在祭末。何獨於天神之禮柴。及地示之燔狸。獨舉祭末之禮言之乎。且鄭注於地示血祭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此言血祭之在祭始也。於天神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又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陰祀既云自血起。明陽祀亦自氣臭起矣。二注蓋互文見義。是鄭意亦不以柴燔爲祭末之節可知。況司巫守瘞注。明有祭禮未畢之文乎。惟觀禮祭天燔柴。祭山川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賈彼疏云。燔柴等在作樂下神之後。是下神之禮終。又謂或可周禮此二者爲歆神。至祭祀之後。更有此祭瘞升沈之事。若今時祭祀記訖。始有祭瘞之事者也。賈此說即兼采漢魏以後祭禮。不知下神之後。不可以言終。若云祭後更有祭瘞。則亦非祭之重節。不過如廟享既祭藏陪之例。乃祭之餘事。經安得特舉爲諸祭殊別之禮乎。彼注云。終矣備矣者。乃通燔柴升沈瘞五者而言。謂歷數祭事終盡於此。終之義與備蓋略同。非謂祭瘞等在祭終也。賈誤會鄭意。乃自生岐連。非也。至於郊祀燔牲。當在升煙之後。於川全蒸之文。本不相近。前已辯之。賀循用左胙之說。本於漢制。漢書郊祀志。王莽奏天地用牲一。燔瘞瘞瘞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瘞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是謂用左用右。並別殺牲。故通典許敬宗奏。謂燔用著瘞。正祭用駢瘞。一祭遂用兩瘞。說實大謬。不足據也。又案。凡祀天皆用駢瘞。鄭後注謂園丘別用著瘞。亦非也。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升煙尙氣臭。氣臭卽陽也。賈疏云。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升。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性爲義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者。說文。弁部云。廟亦云。昊天。天大號也。云上帝。玄天也者。典瑞注同。賈疏云。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

之禮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爲一也。孫星衍云：「司農上帝爲玄天，蓋謂北極上帝，玄、北方也。」故明堂北出稱玄堂，卽是康成所云北極上帝。賈以先鄭與王肅同一天，非也。案孫說是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北方曰玄天。」高注云：「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云玄天。」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玄天之氣，經于張翼轸胃，開元占經天占引尙書考靈曜說：「天有九野，亦云北方玄天。」先鄭此注以天釋昊天，而別以玄天釋上帝者，蓋謂昊天之大名，上帝爲北方之帝，天北高而南下，故獨專上帝之稱。禮經凡言上帝者，皆玄天也，與後鄭北極天皇大帝之說，亦略相類。然則先鄭說雖與後鄭小異，究不同王肅一天之說。疏說甚誤。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據大司樂文，卽冬至圜丘所祀者也。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亦謂實柴取實牲體爲義。日月星辰不用犢，故云實牛，但先鄭唯釋實柴爲實牛柴上，則似禮祀燔燎，並不實牛矣。說與後鄭異，又案天神，唯圜丘五郊明堂用犢，餘日月星辰以下，皆用大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用牛牲，是也。」其祈禱則用少牢，祭法：「祭日月等，並家祭時埋少牢爲文，是也。」郊特牲疏：「引崔靈恩說，謂日月用犢，又引皇侃說，謂日月合祭用犢，分祭用少牢，孔氏又謂日月以下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並與禮不合，不足據也。」互詳小司徒羊人疏。云故書，實柴或爲實柴者，實實，形近而誤。二鄭並不從也。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北堂書鈔設官部：「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春秋元命苞云：「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主閭德宜符德立題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書鈔引宋均注云：「能，今之台字也，占經又引黃帝占云：「三能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爲孟，次星曰司徒，司中爲仲，次星曰司空，司祿爲季，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顏注引孟康云：「泰階，三台也，又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云：「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是司中卽三能，又卽三階也。」云司命，文昌宮星者，賈疏引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文昌六星，從斗魁第一星爲上將，建威武，第二星爲次將，臨左右，第三星爲貴相，主文理，第四星爲司命，主賞功進賢，第五星爲司中，主司過詰咎，第六星爲司祿，佐理實，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義與司農同，太平御覽天部，引石氏星經，以司命爲文昌第五星，疑非，祭法：「王立七祀，別有司命，鄭被注謂小神，居人間，主督察三命者，白虎通義壽命篇云：「司命舉過，說文示部：「亦引漢律有祠祝司命，彼並非天神。」

祭法孔疏。引皇侃說。亦以爲文昌宮星。非也。楚辭九歌。有大司命。少司命。大司命。疑卽此天神。少司命。卽祭法小神矣。云風師。箕也者。此注川今字作風也。書舜典孔疏。引後鄭書注說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獨斷云。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與風。御覽天部引荆州星占云。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出三日。又云。箕宿四星。第二星一名風后。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引石氏云。箕。大星。一名風星。月宿之。必有大風。是箕爲風師也。風俗通義又引楚辭說云。飛廉。風伯也。案此本離騷王逸注。漢書郊祀志顏注同。此秦漢以後之異說。不可以證禮也。云雨師。畢也者。舜典疏引後鄭書注說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泰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獨斷云。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與雨。義並與司農同。風俗通義又引春秋左氏說云。共工之子爲玄冥。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案玄冥爲地示五神之一。不可以渚天神。楚辭天問王注。又謂雨師名萍翳。漢郊祀志顏注亦云。屏翳。一曰屏號。顏又據秦祀二十八宿。復祀風伯雨師。證非箕畢二星。此亦秦漢後異說。不可以證禮也。云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者。冬至。圜丘祭天神。詳大司樂職。公羊宣三年何注云。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御覽天部。引五經通義云。神之最大者。曰昊天上帝。卽耀魄寶也。又云。天皇大帝。亦曰太一。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天星大帝。名耀魄寶。主天子象。下出命符。賈疏云。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含元氣以斗布。當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尙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獻案。設皇邸。以族上帝。上帝卽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第六。今尙書歐陽說曰。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旻天。冬日上天。揆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尙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稱宜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揆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愬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問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闕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常順於時·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於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故尚書四時為名·似本正稱·論議案·爾雅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郭注云·言氣晴明·詩王風黍離孔疏·引李巡云·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又引孫炎本亦同·許鄭所據作春昊夏蒼·與李孫郭本異·白虎通義四時篇·載爾雅有二說是也·釋名釋天云·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灝灝也·與今本爾雅同·廣雅釋天云·東方昊天·與今尚書及許鄭所據爾雅同·毛詩王風黍離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說與古尚書說同·此經昊天·月令別稱皇天·既非東方之帝·又祀於冬至·則毛詩及古尚書說·庶得其正矣·金榜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族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鼐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榜謂昊天·垂象之天也·上帝·祈穀之帝也·冬至禘者為昊天·啓蟄郊者為上帝·後鄭合昊天上帝為一·誤·案金說是也·此職及司服之昊天上帝·亦當分為二·昊天為圜丘所祭之天·天之總神也·上帝為南郊所祭受命帝·五帝之蒼帝也·大司寇小司寇並云·禮祀五帝·則五帝皆同禋祀·此經唯云上帝者·以受命帝即五帝之一·義得互見也·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族上帝·彼云祀天即此昊天·族上帝即此上帝·二者別文·明其非一帝可知·而鄭賈說昊天上帝·並合為一·為專指圜丘之天帝·非也·凡此經及禮記單云上帝者·並為受命帝·典瑞注以為統咳五帝·掌次注又以為專指圜丘天帝·亦非也·月令注·以皇天為北辰·上帝為大微五帝·彼皇天即此昊天·注分釋義較長·但以上帝為通五帝·則仍未析耳·互詳掌次及後疏·又案鄭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賈所引春秋緯·並據北極大星言之·即今之北極帝星也·然五行大義論諸神篇·引甘公星經·晉書天文志·並謂天皇大帝·名耀魄寶·一星在鉤陳口中·則北極帝星之外·別有天皇大帝之星·史記天官書·及漢書天文志·並無之·今天官家所測星圖·則帝星外·又別有北極與天皇大帝兩星·然古說北極四星·或云五星·皆不兼鉤陳及其口內之星·據賈引鄭說·謂昊天上帝·一曰大一常居·與元命包說同·則鄭所謂天皇大帝者·自指北極帝星·非後世所測鉤陳口中星也·互詳匠人疏·又案鄭謂周圜丘祭天皇帝·猶漢郊祀大一·即本漢制為說·據史記封

釋者。漢武帝時。以公孫卿公玉帶言祠太一。又唐人羅思養祠太一方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園郊。蓋西漢人謂天神最貴者爲太一。與緯候說同。但云以春秋祭之東南郊。則時地與禮不合。蓋方士之妄也。金鵬云。鄭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以爲天皇大帝。注大司馬樂以爲天神主北辰。注月令皇天以爲北辰耀魄寶。本於春秋緯。謬也。古尙書說云。元氣廣大曰昊天。有曰皇天者。說文。皇。大也。天道至大。故稱皇天。合而言之。曰昊天上帝。或言皇天上帝。分而言之。曰昊天。曰上帝。或曰皇天。或單言天。單言帝。一也。要不可以星象爲天。北辰。天皇大帝。皆星名。未可以爲天也。案金說是也。大戴禮記公冠篇。附載祀天祝辭云。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不稱北辰天皇大帝。則鄭說未可信矣。云星謂五緯者。保章氏注云。星謂五星。說文晶部云。疊。萬物之精。上爲列星。重文星。疊或省。案總言之。則五星二十八宿及恆星。通稱列星。析言之。則有謂五緯者。此職及保章氏之星辰。並對二十八宿而言是也。有謂二十八宿者。馮相氏。蒼頡氏。之二十八星是也。五星謂之五緯者。史記天官書云。紫宮。房心。橫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是也。賈疏云。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云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保章氏注同。辰依字當作壽。說文會部云。日月合宿爲壽。十二次者。月令鄭注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孟秋者。日月會於奎婁。而斗建申之辰也。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書堯典孔疏云。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賈疏云。尙書堯典云。麻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爲二。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

事。但二十八星而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序征云：辰弗集於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金鶚云：辰爲日月所會，所會卽在二十八宿，如孟春日在營室，是會於室宿也。五星爲緯，二十八宿爲經，故與日月列而爲四，左傳以歲時日月星辰爲六物，周語以歲日月星辰爲五位，是辰與星別，不得以星辰爲一物也。堯典言曆象日月星辰，僞孔傳云：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孔疏此星辰共爲一物，鄭注亦以星辰爲一，果爾則左傳何以稱六物，周語何以稱五位乎？星辰之解，當以大宗伯注爲最確，然對文則別五星非辰，二十八宿非星，散文則通五星亦可言辰，二十八宿亦可言星，案金鶚是也，此辰卽二十八宿，因日月所會，分爲十二次，以星土言之，則爲分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兆十有二州，鄭注云：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卽此十二次之星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者，並詳前，賈疏云：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言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倒也，詒讓案：二鄭說司中司命雖不同，而皆以爲星，蓋古天官家說如是，司中，左襄十一年傳，又謂之司慎，詳司盟疏，又月令孔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中二星，在危北，此別爲小星，史記天官書及漢書天文志，並無之，與文昌宮星異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賈疏云：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同蕭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稷冕，及其血祭，卽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金鶚云：五帝爲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於昊天，天神有禮祀實柴燔燎三等，以禮祀爲首，地祇有血祭醴沈鬯辜三等，以血祭爲首，正自相當，五祀尙得與地同血祭，豈五帝爲天之亞，而不得與天同禮祀乎？案五帝用禮祀，大小司寇兩職有明文，鄭說與彼經悟，金氏駁之是也，五帝名號，詳小宗伯疏，賈疏又云：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爲六宗，案尚書堯典，禮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案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尙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晉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有三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玄之闕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禮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禘。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燔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墽地而祭。於其實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曰。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安卽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同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祭祭水旱。孔安國注尙書。與此同。張融評從鄭君。於義爲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卽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案六宗之義。自賈所舉外。其異說見於呂氏春秋孟冬紀高注。晉書魏書禮志。續漢書祭祀志劉注。漢書郊祀志顏注。通典諸書者。復有數家。如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高誘。崔靈恩也。以爲月令之天宗者。虞植。龔虞也。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張髦也。以爲六地數主祭大社及五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迪也。餘如王充。李邵。孟康。劉劭。則從歐陽夏侯說。賈逵則從古尙書說。顏師古則從劉歆孔光說。孟康。范甯。吳商。裴駟。則從鄭君說。王莽則兩取劉歆及尙書說。馬融則兩取書古今文說。今討覈四禮。知周本無六宗之祭。而後文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實卽古六宗之遺典。亦卽禮經所謂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醢辜祭方明諸家聚訟。並未得其義。今附著其略於此。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醢辜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實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稷。廟爲罷。鄭司農云。稷當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率。披嚙牲以祭。若今時噬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華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佳之舍藏。嚙。嚙牲胸也。嚙而嚙之。謂嚙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疏。以血祭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疏。祭社稷。

五祀五嶽者，賈疏云，此一經言祭地，示三等之禮，尊卑之次，亦是畝神始也，社稷五祀五嶽，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畝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又云，五嶽畝神，雖與社稷同川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狸沈也，案依賈說，則血祭即謂薦血，通典吉禮引三禮義宗則云，祭地以薦血爲先，然後行正祭，杜氏說方丘北郊社稷之祭，並云奏樂致神訖，牽牲取血，並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是則瘞而不薦，與賈說不同，今攷地示血祭，與天神禋祀相侔，疑當先薦神，後灌祭，使其氣下達，與郊特牲說宗廟血祭略同，賈唯云薦，則於義未備，至地示大祭，唯有狸牲玉，而血則灌而不狸，崔杜說亦未常也，詩大雅鳧鷖孔疏云，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狸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狸否，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狸，如鄭此言祭五嶽有狸，明社稷亦狸矣，案孔說是也，此地示三祭，血祭得兼狸，猶前天神三祀，禮祀得兼實柴，唯闕辜自爲一祭，它祭不兼此法耳，凡瘞狸爲祭地示之通法，觀禮云，祭地瘞，祭法云，瘞埋於秦折，祭地也，爾雅釋天云，祭地曰瘞埋，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瘞土，無年瘞土，是大地與社稷五祀，並有狸可知，賈疏謂血祭中，唯五嶽四瀆兼有狸沈，說亦未咳，但據鄭志說，則大地示之有瘞狸，乃下兼之，節，不可以當血祭之正禮，此亦足證崔杜說之未足馮矣，又案，凡王國有三社三稷，祀之並用血祭，晉書禮志引鄭處奏，謂血祭者，專指大社，非也，社稷春秋報，歲凡二祭，五祀正祭，蓋當在中秋，與報社同時，詳後及肆師疏，五嶽爲四望之一，則四鎮四瀆及海，當亦用血祭，其禮秩同也，經唯舉五嶽，注補其義，亦唯及四瀆，皆文不具也，四望正祭，當在孟春南郊之後，詳小宗伯疏，云以狸沈祭山林川澤者，狸沈，兼牲玉幣言之，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山海經北山經，說祠山神云，用一璋，玉用一璧，西山經云，用百瑜，用一吉玉，北山經云，用一珪，中山經云，祠之禮，用玉者尤多，南山經云，用一璋，玉用一璧，西山經云，用百瑜，用一吉玉，北山經云，用一珪，中山經云，用一藻玉，左傳襄十八年云，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年云，王子朝以成周之寶珪滿于河，定三年云，葵侯歸，及漢，執玉而沈，管子形勢篇，亦有淵深沈玉之文，是狸沈有玉也，穆天子傳，說禮河有沈璧，沈牛馬豕羊，亦沈祭牲玉兩有之證，禮運云，瘞，注云，埋牲曰瘞，幣帛曰繒，是狸有幣，則沈亦有幣可知，故鄭司巫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鄭彼注不言幣者，文偶不具耳，此經地示三祭，血祭與天神禋祀相侔，狸沈與天神實柴相侔，凡狸沈者，無血祭，而血祭則兼有狸，血祭薦血之時，雖不狸牲，而薦血之後，復有瘞狸之禮，則狸牲亦猶禋祀升煙時不燔牲，而升煙之後，復有實柴之禮，則燔牲祭地用全烝者，亦據薦血之時言之，其後仍有解肆之法，既解肆，乃取其體之貴者狸之，與祭天用全烝，而實柴之燔牲，則用解肆之體，亦正同也，互詳前疏，又案，此五嶽四瀆，已入血祭，則狸沈之山川，當爲中小山川，其林澤則通大中小言之，祭之時月，經注並無文，月令孟春云，乃簡祭典，命祀山林川澤，

又仲冬云。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注云。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二文既不同。禮器又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注云。配林。林名。則似祭山林與四望同月。諸文舛迕。未能定也。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賈疏云。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而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禮相對。金鶚云。血祭自社稷始。不言祭地者。祭地與社稷同用血祭也。賈疏謂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禮相對。不知瘞埋可與燔柴對。不可與禮祀對。其說似是而非。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故方丘亦通稱社。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大司樂奏大蕤。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而此社稷地。地亦兼社。地與社稷同樂。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即五嶽。次于社稷。而與地同圭。則社稷亦與地同圭可知。而地與社稷同血祭。從可知矣。案金說是也。賈疏謂經舉社以表地。說本不誤。然又謂祭地當用瘞埋。以對祭天之禮祀。則似瘞埋尤重於主祭。果爾。則經備舉地而祭法。安得獨遺其最重之禮乎。蓋由不知瘞埋即狸沈之狸。乃祭地血祭後之節。非其最重者也。賈又謂此血祭下。仍有狸沈與醴華二祀。二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故闕大地亦非鄭指。今並不取。又案。大地。示雖與社同血祭。而禮秩尊卑迥殊。其祭儀亦有同有異。金鶚云。禮運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社卑於地可知。且祭地專於天子。而祭社下達於大夫士。至於庶人亦得與祭。蓋祭地是全載大地。社則有大小。天子大社。祭九州之土。王社祭畿內之土。諸侯國社祭國內之土。侯社祭藉田之土。與全載之地異。又地有上中下。上為山嶽。中為平原。下為川瀆。社雖兼五土。而為農民祈報。當以平原穀土為主。是社與嶽瀆。各分地之一體。與全載之地尤異。此社神與地神所以分也。然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凡經典郊社並稱者。皆祭地之通名為社。洛誥言社而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其祭已該於郊之中。孔疏言告天。不言告地。從省文也。舜典言類于上帝。而不言祭地。亦猶是也。周官祭地與社多互見。血祭祭社稷。則祭地亦血祭可知。兩圭咸池祀地。則社稷可知。豈社與地無二祭乎。社為地之屬。故祭社之禮。有與地同者。求神川血祭。玉川兩圭有邸。樂川咸池是也。然地尊於社。故祭社之禮。多與祭地殊。祭地以夏至及孟秋。祭社以春秋二仲。祭地於方澤及北郊。祭社於國中及藉田。祭地以后稷配。祭社以句龍配。祭地七獻。祭社五獻。祭地用一犢。祭社用大半。祭地服裘冕十二章。祭社服毳冕五章。其不同如此。案金說是也。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者。賈疏云。對天為陽祀。自煙起。貴臭也。金鶚云。血祭。蓋以血滴於地。如鬱鬯之灌地也。血祭與禮祀正對。氣為陽。血為陰。故以煙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為氣之凝。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尚臭之意。又云。賈疏謂薦血何能使氣臭下達於地。郊亦薦血。而不謂之血祭。可知血祭非薦血矣。通典以血祭為瘞血。不知牲幣有形質。故須瘞埋。血有氣無質。何必瘞乎。案金說亦近是。

但祭地示川血。疑當先薦而後灌祭。賈說亦未嘗不可通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依今文孝經說也。賈疏引孝經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名。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偏敬。故立稷以表名。漢書郊祀志。王莽奏云。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尊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是社稷爲土穀之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者。卽下句龍柱稷等是也。鄭言此者。亦從孝經說。破古文左氏說。以社稷卽祭此配食之神。不祭地示也。通典吉禮及引崔靈恩說。並同。許君五經異義。則依古文左氏說。以社稷卽祭句龍稷等。爲鄭所駁。王肅又申其說。與鄭學諸儒相難。郊特牲孔疏云。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之云。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神。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粟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說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四瀆。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稷。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馬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揀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酌醴原隰。下云黍稷彧彧。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孔疏又云。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五穀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薦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賈事之。故牛角薦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既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語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

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性。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性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言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于社。費上公。不云貴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爲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貴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貴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春秋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蠶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案風俗通義祀典篇。亦據左氏說。雖孝經。其稷米祭稷。反自食之。難與許略同。獨斷及書召誥僞孔傳。唐郊祀錄引劉向說。並同賈馬許王義。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漢仲長統答荀彧說社神。則以後鄭爲正。侍中鄭義又依賈馬等說難之。金鶚中鄭難王云。太宗伯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而血祭祭社稷。與五祀五嶽並列於地祇。社稷爲地神甚明。又左昭二十九年傳。亦以社稷與五祀並列。考五祀是五行之神。五行質具于地。故爲地示。五祀非人鬼。則社稷亦非人鬼可知。且古之祀典。人鬼特祀者。如先嗇。先蠶。先炊。先聖。先師之類。皆爲小祀。而郊特牲篇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稷是國之主。諸侯所首重。天子之祭。亦亞於天地。更可知其非人鬼矣。王說誤甚。金又糾許鄭說稷神之誤云。五經異義今孝經說稷爲穀神。許氏駁之。謂既祭稷穀。不得以稷米祭反自食。因取左氏說。以稷爲田正。許氏又駁之。以稷爲原隰之神。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案社字從土。明是土神。稷字從禾。明是穀神。易云。百穀艸木麗乎土。故稷亦爲地示之屬。猶日月星辰。皆爲天神也。穀爲土所生。故社尊於稷。而穀與土別。故稷可與社對。若原隰則已在五土之中。既總祭五土之神。何必又別祭原隰。原隰又何可與五土總神對乎。至許氏以自食爲疑。其說尤謬。夫祭稷者。祭稷之神。非祭稷也。物必有神主之。其神既主是物。正宜用是物以祭。報其生育之恩。安得謂自食乎。左氏謂稷。田正也。此言稷之所配食者。爲田正之官。以其播殖百穀。有功於世。故配食於穀神。猶句龍能平水土。故配食於土神也。許氏卽以田正爲稷。與賈逵等同誤。案金說亦致塙。足以折衷許鄭王諸家之論。稷爲五穀之神。白虎通義說最允。鄭此注雖亦以穀神爲稷。然實本援神契說。以爲原隰之神。則仍是五土之一。與社無大區別。固不若功說專屬穀神之允也。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釋配食社稷之人也。釋文云。厲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轉。左昭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

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鄭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緣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閒，案左氏祭法，並不言湯遷柱而祀棄，此云湯遷者，漢書郊祀志云：「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故賈疏引鄭尚書夏社序注云：「犧牲既成，棄盛既潔，祭祀以其時，然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早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此注與書序注義，並本漢志，至祭法言稷繼柱在夏衰，夏衰卽湯興，時代相接，故紀載偶異。賈謂遷柱山旱，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非也。云故書祀作稷，謂爲罷，鄭司農云：「稷當爲祀，書亦或作祀者，作稷，釋文作爲稷，虛文昭云：「此與爲罷一例作爲字是。」詒讓案：「小祝保郊祀于社，注亦云：「故書祀或作稷，杜子春讀稷爲祀，書亦或爲祀，小子先鄭讀同，徐養原云：「說文示部：「祀或从異，作稷，然則祀稷一字也，而司農讀此經：「子春讀小祝，並稱稷當作祀者，蓋稷字唯周禮故書有之，他經罕見，讀者或未之識。」杜鄭校勘諸本，知卽祀字猶疑而未敢決，故曰當爲祀，至許君乃始決之。此與司徒序官饋饌一例，皆同字而疊故書者也。段玉裁云：「司農以正字改或字，故云當爲祀，說文刀部云：「副、判也，引周禮副辜祭。」又云：「鬲、籀文副。」許亦從今書，蓋本賈侍中與，案段說是也。上天神諸祀，故書不作稷，而此五祀字獨作稷，小祝郊祀，小子五祀，故書亦並作稷，全經唯此三祀字，故書與今書不同，然則故書寫定者，謂此三祀字，與泛言祭祀者不同矣。杜及二鄭則謂稷卽祀，經字不宜互異，故並校定從祀，許書亦與杜鄭同，鬲辜，夫人先鄭注：「引作罷辜，從故書也。」牧人杜注作副辜，則從篆文。山海經中山經云：「其祠秦逢蕭池武羅，皆一牡羊副，字亦作副，並與許同。」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掌次先鄭注云：「五帝，五色之帝，先鄭意五祀卽五郊，明堂所祭之五帝，以祀於宮中，特稱五祀也。影宋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引聖證論述鄭衆說，帝作官，則與後鄭義同。未知足據否。攷五帝之祭，無在宮中之法，唯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祀六沴之神，云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鄭注云：「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庭也。」此祀五精之神，案五精之神，卽五帝，大傳注引或說正在宮中，先鄭此說，或隱據六沴之禮與，賈疏云：「先鄭意此五祀，卽掌次云祀五帝，一也。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闕丘與四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金鶚云：「五帝爲天神，何得血祭，又何得祭於宮中，司農說謬，云罷辜，披縶牲以祭者，惠士奇云：「文選四京賦：「置互擺牲，薛注謂破縶縣之，古文擺作罷，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作罷，故以披釋罷，古音罷，讀如婆，披讀如坡，二同聲類，故鄭

君從今書作禴。釋以禴牲。晉。披。禴。雙聲。說文。禴部曰。禴。率也。與二鄭皆以禴釋率。論讓案。說文。禴部。禴。別也。讀若罷。故書作罷。先鄭訓爲披。蓋謂即禴之段字。小子。羊人。犬人。並有沈率。率。義與此同。禴。率。蓋用特性披禴以祭。小子先鄭注亦作率。謂禴牲以祭也。云若今時禴狗祭以止風者。爾雅釋天。祭風曰禴。郭注云。今俗當大道中禴狗。云以止風。此其象是漢晉間有禴狗止風之法。故先鄭舉以爲況。云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破先鄭是尊是奉。鄭據彼文。謂五祀即奉五官之神。御覽禮儀部引漢舊儀云。祠五祀。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是漢五祀亦祭五官。與鄭說同。但此五祀所祭者。爲五行之示。國語晉語。展禽說祀典云。地之五行。章注云。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是也。左氏之五官。乃五大神。五示與五官。名同而實異。故左傳杜注云。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孔疏亦引國語晉語說。轅公夢蓐收。人面自毛虎爪。龍五行之神。非即重該等。其說皆致謬。蓋重該等五人官。雖亦配食五祀。而五祀主神。實非五人官。鄭提爲一。非也。又謂在四郊者。此謂特祭五神。所謂四方之祭也。曲禮云。天子祭四方。諸侯方祀歲徧。鄭彼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禴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孔疏云。案宗伯云。禴率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論議案。五祀祭於四郊。故又謂之四方。凡大饗明堂。及五時迎氣五示。皆從食於五帝。非其正祭也。五示特祀。惟有四方之祭。其時月經無明文。詩小雅甫田云。以社以方。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孔疏謂秋功報成。總祭四方。依其說則祭四方。當在仲秋。與社同時。淮南子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高注云。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御覽天部引易緯通卦驗。亦云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自虎通義八風篇說同。四鄉。即四方也。二書所言。當亦指四方之正祭。然謂在孟秋。則與詩方社同時不合。蓋所傳之異也。大司馬。中秋爛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彼乃因田而祭四方。其禮略殺。非此五祀之正祭。詳彼疏。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注云。時。四時。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彼用埋則亦地示而主四時。與此五祀略同。五祀血祭亦兼瘞埋。但彼以祈禱。降用少牢耳。又鄭說此五祀。與月令五祀門戶中霽竈行異。彼五祀。即祭法王立七祀。而去司命泰厲。小祝云。分禱五祀是也。此天子之禮。既不云七祀。則非祭法所云可知。又此文在五嶽上。若是月令五祀。其神不當尊於五嶽。故二鄭說雖不同。而皆不援月令

五祀爲釋。而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謂后土有家。則祭中霤。又禮器。孔子曰。載文仲安知禮。燔柴於奧。夫奧。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奧或作竈。孔疏云。案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周禮說。顧項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陞。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陞。於禮乖也。案據孔引異義。是周禮舊說。有謂此五祀。卽以五官食於月令之五祀者。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引說文亦云。周禮以竈祠祝融是也。通典吉禮。引馬融及賈準正論說。左傳昭二十九年孔疏。引賈逵說。呂氏春秋孟冬紀高注。及風俗通義祀典篇說竈神。並同。既與祭法天子祭七祀不合。又以五官貴神。下配戶竈等。尤違禮意。故鄭並不從也。金鶚云。此五祀列社稷五嶽之中。必非戶竈等五祀可知。五帝屬天。五神當屬地。故以血祭祭之。國語晉語云。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地之五行。卽五神。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謂迎氣分配五帝時。五人神亦從食也。此非五祀之正祭。因釋四郊之祭井及之。賈疏云。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但迎氣迎五方天帝。不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卽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案五時迎氣。所迎者五天帝。而兼及五行之示。若五人帝。五人神。則配食焉。鄭賈皆不及五行之示。亦誤。云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釋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顧項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者。卽上云五官也。鄭誤以爲卽五行之示。故引以爲釋。左昭二十九年傳云。顧項氏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釋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顧項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詩小雅甫田孔疏。及賈疏引鄭志云。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顧項氏之子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稷食火土者何。答曰。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后土轉爲社。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稷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案據鄭志所引先師說。犁爲祝融。本專食於火。句龍爲后土。本專食於土。而左傳言后土爲社。疑句龍先爲后土。後轉作社。不宜復爲后土。因謂稷兼代句龍爲后土。故兩食火土。是鄭此注與左傳差互之故也。實則蔡墨所謂后土爲社。以后土土神。社是地示。職位略同。句龍既爲后土。又兼祀社。非謂爲社之後。遂不復爲后土。鄭所引先師

說。強爲遷代。不足據也。金鶚云。五行氣行於天。實具於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神。五神分列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卽五祀之神也。左傳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犁爲祝融。句龍爲后土。此五官有功於世。故配食於五神。若月令句芒等。則非人神也。鄭注以爲五人神。誤矣。對文天曰神。地曰示。散文示亦曰神。故月令五者皆曰神。左傳以五祀與社稷並稱。是地示。非天神也。大宗伯列五祀於社稷五嶽之間。而以血祭祭之。其爲地示尤明。鄭注謂五祀者。五官之神。因引重該等解之。然此乃人神。安得列於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抑又誤矣。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兼舉天神地示。而不及五祀。蓋以五帝該五祀。省文也。五祀亦當兆於四郊。其壇與五帝同。而其制小而且卑。皆可推而知矣。案金氏謂五祀爲地示。卽月令句芒祝融等五神。又謂左傳顓頊四叔及句龍等。皆人神之配食於五示者。其說皆是也。春秋繁露求雨篇。說五時之神云。春祭共工。夏祭蚩尤。季夏祭后稷。秋祭小昊。冬祭玄冥。此與月令說復異。非古制也。又御覽禮儀部。引禮含文嘉云。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兆正謀。又引舊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此五祀亦於四郊爲兆位之證。然緯注所說。距國里數。並與皇覽逸禮說迎氣郊堂同。與鄭月令注不合。疑不足據。詳小宗伯疏。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者。史記封禪書云。岱宗。泰山也。南嶽。衡山也。西嶽。華山也。北嶽。恆山也。中嶽。嵩高也。漢書郊祀志同。詩大雅崧高孔疏。引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崧高。並同鄭義。案南嶽衡山。衡亦作霍。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說文山部云。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白虎通義巡狩篇云。嶽之爲言物也。猶功德也。東方爲岱宗。南方爲霍山。西方爲華山。北方爲恆山。中央爲嵩高。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五嶽。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南方爲霍山一名霍。西方華山。北方爲恆山。中央曰嵩高。此並以南嶽爲霍山。說苑辨物篇說同。詩嵩高疏引孫炎爾雅注。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水經釋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爲南岳。在廬江灊縣西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通典吉禮引三禮義宗云。唐虞衡山爲南嶽。周氏霍山爲南嶽。斯並以衡霍爲二山。與孫叔然說出也。漢武帝以衡山遠曠。因議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南山得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漢武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依郭說。則南嶽本爲衡陽之衡山。衡山一名霍山。漢武移南嶽於廬江之天柱。天柱本不名霍山。因漢武移祀。遂稱天柱爲霍山。

故嵩高疏引尚書大傳虞夏傳云。霍山爲南嶽。此與爾雅並在武帝移祀以前。已爲衝爲霍。則霍山本不爲天柱之名可知。漢武號天柱爲南嶽。事亦見史記封禪書。崔靈恩謂周以霍山爲南嶽。尤臆說不爲典要。應郭說塙不可易。故孔氏書舜典。詩崧高。左傳昭四年疏。賈大司樂疏。並從其義。然釋山別有河南華。河四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之文。大司樂注據之。與此異者。鄭因釋山五嶽有二文。故兩存之。據詩崧高疏引鄭禘問志。則鄭謂周五嶽有吳嶽。有嵩高。金鶚謂以吳嶽爲中嶽者。周初之制。以嵩高爲中嶽者。東遷後從殷制。其說甚塙。封禪書亦謂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是中嶽隨王都遷易之證。此經作於周初。則凡五嶽。皆當如大司樂注。數吳嶽而無嵩高。此注爲鄭君未定之論。賈疏謂大司樂注據災異。尤誤。詳大司樂疏。云不見四嶽者。四嶽之匹。或省文者。釋文云。寶本亦作瀆。下同。案後注作四瀆。阮元云。寶者。瀆字之假借也。丁晏云。小宗伯注。四望五嶽四鎮四寶。大司樂注同。左傳襄十九年。執公子牙於句瀆之巳。史記齊世家。作句寶。莊九年傳。遂殺子糾於生寶。齊世家作生瀆。詒讓案。史記殷本紀。引尚書逸湯誥云。東爲江。北爲濟。四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圉瀾。民陵居殖五穀也。鄭以四瀆爲五嶽之匹者。明祭四瀆與五嶽禮等。亦川血祭。故以五嶽該四瀆也。風俗通義又云。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是漢祭四瀆五嶽。亦同禮。四瀆之濟。正字當作涕。四水源流。詳職方氏疏。云祭山林曰埋。山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說文艸部云。薤。瘞也。水部云。湛。沒也。經禮沈。卽薤湛之假借字。經注例又並作埋。卽薤之俗。詳鼈人疏。賈疏云。經山林川澤總言。不析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順其性之含藏也。詒讓案。爾雅釋天云。祭山曰肢縣。祭川曰浮沈。覲禮云。祭山曰陵升。祭川曰沈。公羊傳三十二年何注。亦云山縣水沈。諸書說祭川。與此經合。而祭山則異。詩大雅鼈鸞孔疏云。鄭志釋天云。祭山曰肢縣。不言埋。張逸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而於校人王人之注。有肢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肢縣之法。鄭雖不解肢縣之義。要祭山肢縣而復埋也。今案管子形勢篇云。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祈羊卽肢縣。沈玉卽此沈祭也。但釋天祭山肢縣之文。與此經祭山不同。孔謂祭山肢縣而復埋是也。鄭答張逸。不從爾雅。而校人王人注。又據以爲說者。蓋謂山嶽正祭以埋。告祭以肢縣。與鄭志說微異。要孔說足以通之。賈疏謂爾雅肢縣。或異代法。鼈鸞疏引孫炎說。又謂肢縣卽埋。邢曷爾雅疏。遂合肢縣與此經沈爲一。則不徒於經義不合。并非鄭意矣。至鼈鸞疏又誤解鄭義。謂祭川亦沈而復埋。則尤失鄭指。惠士奇云。左傳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之河上。沈而自出。言神不歆其祭也。安得有沈而

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宗廟之祭，有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禴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

也。禴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禴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禴言肆獻裸，禴言饋食者，著有序，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禴於「疏」云：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六者皆大祖，明年春，禴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禴一禴，「疏」云：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從禮祀以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欲神始，何者，案大司馬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圍鍾爲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以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爲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煙，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裸，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爲下神始，煙血與裸，爲欲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饗腥，三獻，一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禴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燔，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孰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爲薦饌可知，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獻言燔，一獻言孰也。吳綬云：肆獻裸者，享先王之降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冒於上，而以四時之祭，分承於下，肆獻裸饋食，不專一祭，隨所值而當之者也。案吳說是也。江永說同。凡禴祫及時祭，皆兼有肆獻裸饋食諸節，故司尊執說，祠禴嘗烝，及閒祀追享朝享，皆有裸，明二裸九獻，禮無不備，鄭賈以肆獻裸饋食，分屬禴祫，殆非經義，鄭賈人注，謂始禴自饋食始，於經亦無可徵，竊謂此云肆獻裸者，亦兼有饋食，此統含禴祫及時祭也。云饋食者，則唯自饋孰始，特牲饋食禮注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士虞禮云：特牲饋食，注云：饋，猶歸也。少牢特牲饋食禮，爲大夫士祭禮皆三獻，因以饋孰爲始，謂之饋食，若然，天子諸侯，亦當有大牢饋食禮，饋食雖有饋尸之獻，然在食後，與裸獻在祭前不同也。凡王禮，廟享皆九獻，而告祭及祈禱禮殺，容有自饋食始者，故此經以爲六享之一也。又江永謂天子諸侯，每月朔朝廟之祭，常用饋食禮，方苞、莊有可，又以此饋食爲薦禮，經亦宜含此諸義。凡天子諸侯獻新物，皆用薦禮，故公羊桓八年何注云：無牲無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月令，仲春，天子鮮羔開冰，季春薦鮓，孟夏以雉嘗麥，仲夏以雞嘗黍，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皆云薦，薦廟是也。薦不用成牲，則不成肆解。又

不迎尸。則無裸獻之節。直饋新物而已。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彼所謂饋食者。卽指特牲饋食禮所謂稷饋者。則無尸之饋也。此經饋食。蓋兼彼饋食稷饋二禮言之。禮既夕云。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室。注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是薦新無尸之厭。亦有黍稷。故通謂之饋食矣。凡庶人無祭禮。止有薦而已。士已上有祭禮而獻新物。則用薦禮。其禮雖殺。而獻於祖考則一。故亦謂之享。詩周頌清廟序云。冬季薦魚。秋獻鮪也。而其詩云。以享以祀。此薦亦得爲享之證也。又天子諸侯。每月朔朝廟。當亦用薦禮。詳司尊彝疏。云以祠春享先王者。此辨周時祭之異名。爾雅釋天云。春祭曰祠。郭注云。祠之言食。說文示部云。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祠也。春秋桓八年公羊傳云。春曰祠。何注云。祠猶食也。猶饗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祠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云以禴夏享先王者。禴與祠同。爾雅云。夏祭曰禴。郭注云。禴、新菜可灼。說文云。禴、夏祭也。公羊傳云。夏曰禴。何注云。灼、麥始熟可灼。故曰禴。云以嘗秋享先王者。肆師注云。嘗者。嘗新穀。爾雅云。秋祭曰嘗。郭注同。公羊傳云。秋曰嘗。何注云。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云以烝冬享先王者。爾雅云。冬祭曰烝。郭注云。烝、進品物也。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烝者何。冬祭也。冬曰烝。何注云。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義說同。案烝。國語。魯語。大戴禮記千乘篇。並作蒸。聲同字通。以上說時祭。並與此經同。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以禴爲殷祭。詩小雅天保孔疏。引鄭禴禴志。亦謂祠禴嘗烝。爲周公制禮所改。郊特牲祭義。又有春禴秋嘗。注以禴爲禴之誤。又以爲夏殷之禮。以其與此經不合。知非周法也。又此經時祭。不言何月。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孔疏云。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禴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禮記云。七月而禴。獻子爲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義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禴祭禴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案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庾災。左氏公羊以爲不

應嘗。此等皆不川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案孔說是也。國語楚語云。日月會於龍蛇。羣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章注云。烝。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烝。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春秋繁露四祭篇云。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約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公羊桓八年何注云。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通典吉禮引高堂隆云。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此並與鄭孔說同。左桓五年傳云。始殺而嘗。烝而烝。杜注以始殺爲建酉之月。閉烝爲建亥之月。孔疏引賈服。則以始殺爲孟秋。是亦以孟月也。唯蔡邕集月令問荅云。宗廟之祭以中月。說與鄭異。而杜氏春秋釋例。烝嘗例云。周禮祀號日以四時仲。正之也。又云。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斯又誤據大司馬中夏中冬約烝之文。不知其爲皆祭獻禽。非正禮也。其天子薦新無常月。月朔之薦。則比月行之。不必在孟仲月。管子輕重已篇云。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大宗。其盛以麥。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依其說則祭大宗在中夏。祭大祖在孟秋。不皆在首時。或亦據薦新言之。又大司馬獻禽祀約烝。蓋亦川薦禮。詳彼疏。注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說文高部云。高。獻也。孝經曰。祭則鬼言之。篆文作享。享即享之隸變。以此六者並云享先王。故知爲宗廟之祭。經例。凡祭享字作享。饗燕字作饗。儀禮禮記。則祭享字亦通借饗爲之。與此經字例不同也。國語魯語云。嘗禘蒸享。章注云。春祭曰享。享。獻物也。彼以享專屬春祭。非此經之義。云肆獻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者。鄭以此文在四時之上。則其禮宜大於時享。故以爲禘祫。然其說非也。此肆獻祫爲廟享之隆禮。凡殷祭時祭所同。雖中含禘祫。而非專據禘祫言之。至饋食爲廟享之殺禮。則惟告祭祈禱及薦新朝朔時行之。不關時祭殷祭也。禮書引陸淳云。禘以肆獻祫爲主。猶生之有饗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也。案陸說亦以此首二享爲殷祭。而與鄭義正相反。並非經義。云肆者。進所解牲禮。謂薦孰時者。賈疏云。薦孰。常朝踐後燭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醢。鄭云孰其醢。謂體解而燭之。是其饋獻。獻以盎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爲二十一體。故云肆也。詒讓案。小子羊肆注云。肆讀爲鬻。羊鬻。所謂豚解也。此訓肆爲解牲體。蓋亦讀爲鬻。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注義略同。惟禮經有豚解。又有體解。二者不同。士虞記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脰脊脅而已。孰乃體解。升於鼎也。凡豚解者爲七體。體解者爲二十一體。解肆雖同。體數則異。廟享二解兼有。但薦腥則豚解。薦孰則體解。小子注以羊肆爲豚解。典瑞。裸圭以肆先王。注云。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彼注亦不專屬薦孰。則是兼腥孰二解矣。而此注專舉薦孰者。鄭以經云肆獻祫爲逆言。則肆當獻後。而薦腥在二祫之後。三獻之前。於次不合。故以四獻之後薦孰爲釋。然則鄭意豚解體解。通謂之肆。而此經之

肆。則專屬體解。無豚解。賈疏謂肆解爲二十一體是也。但此經肆獻祼爲祭祀之隆禮。文次先後。蓋無定例。此肆亦當爲豚解體解之通名。不必專屬體解也。任啓運謂肆爲薦血腥。與薦孰對文。黃以周亦據郊特牲記。用牲有六節。毛血腥肆。謂腥肆爲一類。經凡云肆者。皆專屬薦腥。義亦得通。豚解體解。詳內鬯疏。又案典瑞。肆先王。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訓肆爲陳。書牧誓。商王紂昏棄厥肆祀。爲孔傳同。詩周頌。詳內鬯疏。又案典瑞。肆先王。御覽之饌。馬意蓋亦謂陳饌以祭。然是內外大小羣祀之常法。不宜與獻祼並舉。故鄭不從也。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者。以上下文例校之。薦血腥下。當有時字。此謂當三獻四獻之節也。賈疏云。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尸。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詒讓案。鄭以經文逆言則獻在祼後肆前。故惟據朝踐三獻四獻爲釋。實則經文通昭朝踐。饋獻。朝獻。再獻等爲文。鄭說亦非經意。云祼之言灌者。小宰注同。云灌以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者。司尊彝注義同。謂當初獻二獻之節。獻尸凡九。以二祼爲始。故云始獻尸也。賈疏云。凡宗廟之祭。迎尸入尸。坐於主北。王以圭瓚酌鬯以獻尸。尸得之。滌地祭訖。啐之奠之。不飲。尸爲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酌尸等爲終。故此稱始也。論語八佾皇疏云。郊特牲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尙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案此注及司尊彝注。並云獻尸。與祭統及書傳注同。賈中鄭義。以獻尸尸祭之。卽爲灌地求神。皇氏及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書洛誥孔說。說並同。皇引或解則謂灌地與灌人不同。與鄭義異。論語八佾集解引孔安國云。灌者。酌鬯灌於人肌以降神也。周易集解引馬融易注。亦以灌爲進爵灌地以降神。孔馬說似並專屬灌地降神。與灌尸別。王鳴盛云。祼有二。郊特牲云。周人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論語既灌。孔安國注。酌鬯灌以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祼。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鄭注司尊彝云。祼謂以圭瓚酌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灌。江聲。黃以周。說並同。今案王說與皇引或解同。於義得通。竊謂士虞禮未迎尸陰厭時。有祭酒於苴之節。王祭禮。尸未入以前。或亦先以鬯鬯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郊特牲孔疏。引熊氏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郊特牲孔疏。引熊氏曰。魂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賈疏義同。云灌是也者。釋郊特牲所云先求諸陰。卽指灌言。故彼上文說灌鬯。云臭陰達於淵泉。又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卽求諸陰之義也。云

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禘逆音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賈疏云。如向所說。具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薦。薦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禘逆音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爲文。卽於下五享與上禘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詒讓案。經言肆獻裸以別於饋食耳。本非逆音。肆獻裸爲隆禮。固禘禘時享所同。然經實不專據禘言。饋食之享。則無肆獻裸之節。鄭謂六享所同。亦非也。云禘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著黍稷。互相備也者。祭義云。薦黍稷。蓋肝肺首心。鄭彼注云。薦黍稷。所謂饋食也。鄭意此經肆獻裸饋食四者。實止三節。裸爲一節。獻爲一節。薦孰與薦黍稷同在一時。則肆與饋食共爲一節。禘禘同爲大祭。則三節皆備。肆獻裸爲禘。明禘亦有之。饋食爲禘。而禘亦有黍稷。二者錯舉。明互相備。然依鄭說。則肆獻裸饋食。禘禘所同。何以經文分屬二享。其說殆不可通。今以經文攷之。肆獻裸。亦非無黍稷。實兼禘禘時享。而饋食則爲殺禮。本不屬禘。又饋食雖亦有肆獻。而與盛禮不同。鄭說並非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者。此釋周禘禘之通制。王制注。及詩商頌玄鳥箋義。並同。賈疏云。此亦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卽以春秋爲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以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爲禘祭也。大祖。謂周公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據春秋閔二年春。吉禘于莊公。彼在夏。不在春者。鄭禘禘志。謂因懼難而速。非禮也。云羣廟者。謂大祖及四親廟各分祭。閔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者。舊本無率字。賈疏述注同。余本及注疏本有。與釋文合。今據增。五年而再殷祭。公羊文二年傳文。賈疏云。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以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爲三年禘。七年八年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詩玄鳥。禮記王制。曾子問孔疏。並引鄭禘禘志云。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至二年春。其閒有閔。二十一月禘除喪。夏四月則禘。既禘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于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禘大廟。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以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魯僖公以其三

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僖喪至此而除，閉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闋除喪不禫，故明月卽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以其逆祀，故特譏之。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祫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而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祫，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祫，爲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禫，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祫于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祫于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五歲祫，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祫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誦詁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考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于太祖，明年春，祫于羣廟，僖也，宜也，八年皆有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準況可知也，案此鄭所考魯禮祫疏數之說，二疏所引互有刪易，今參合校補著之於此，鄭依春秋經傳所書祫之年，互相參校，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雖不甚瑳然所定三年祫五年祫之說，則不謬也，詳後云一祫一禫者賈疏及詩魯頌閟宮孔疏並謂是禮獻文漢書韋玄成傳亦有此說謂自終喪之祫數之吉禫後三年則有祫吉禫後五年又有禫是謂三年祫五年禫其實祫禫更迭而行自相距各有五年也案宗廟之祭莫大於祫禫而自漢以來羣儒聚訟鄭說烝則不禫見於諸經注及祫禫志者王制云天子饋禔祫禫祫嘗祫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禔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禔以禫爲殷祭也詩周頌雝禫太祖也鄭箋云禫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王制疏引鄭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又閎宮疏引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祫故祫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宋書禮志載朱甯之議引鄭云禫以孟夏祫以孟秋王制疏云鄭祫禫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禫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祖若穆之遷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

廟也。通典吉禮引禘志說禘位悉同。是孔義亦本禘禘志也。綜此諸文。則鄭說周之禘禘。並爲殷祭。其異者。禘小
而禘大。禘分而禘合。其年之疏數。則吉禘之後三年禘。五年禘。禘禘自相距各五年。其祭之時。則吉禘以春。大禘
以夏。禘以秋。其祭之儀法。禘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文武以前遷主於后稷之廟。文武以後遷主
穆祭於文王之廟。昭祭於武王之廟。未遷之主。各自祭於其廟。此其率較也。今博稽經典及羣儒之說。其與鄭同者。
如齊魯禮志。引禮緯稽命徵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後漢書張純傳。純奏云。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
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說苑脩文篇。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引白虎通五經通義。許慎異義。
賀循祭議說。並同。初學記禮部。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又說
文部云。禘。禘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禘。蓋據周禮說文。此並與
鄭三年禘。五年禘之說同者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季夏。卽夏正之孟夏。毛詩閟宮傳云。
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
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禘也。第也。禘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
大合而祭之。禘者。合也。此與鄭夏禘秋禘之說同者也。曾子問云。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公羊文二年傳云。
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穀梁傳
說同。漢書韋玄成傳云。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御
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云。禘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又引白虎通義云。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
祖也。此與鄭禘合祭已毀未毀之主於太祖廟之說同者也。至其說之異者尤衆。綜而論之。約二十一家。鄭以禘禘爲二
祭。而或合爲一。通典吉禮引賈逵劉歆說禘禘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禮書禮志引王肅云。禘禘一名也。合而祭
之。故稱禘。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論語八佾集解。引孔安國說。王制疏引杜預說。左傳僖三十三年疏引
劉炫說。並同。此與鄭義異者。一也。鄭以禘大禘小。而王制疏云。王肅張融孔晃。皆以禘爲大。禘爲小。唐郊祀錄
引馬融云。禘大禘次之。公羊閔二年徐疏述何休義。亦云禘大於禘。此與鄭義異者。二也。鄭謂三年禘。五年禘。而
穀梁閔二年楊疏。推范甯義云。禘既三年。禘則五年。此與鄭義異者。三也。又閟宮疏引禘禘志云。或云歲禘終禘。
漢書韋玄成傳匡衡云。閉歲而禘。又劉歆以爲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通典吉禮。晉徐禪虞喜議引春秋左氏說。亦
有歲禘終禘之文。此與鄭義異者。四也。鄭以禘禘自相距各五年。而諸儒以禘禘爲一。則禘自相距各三年。而無五年
之禘。故閟宮疏引禘禘志云。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左傳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杜注謂禘者。三年大祭

之名。又謂倍公廩三禘。乃致哀姜。蓋謂五年再禘。則八年三禘也。唐書禮志引晉陳舒議。亦謂三年一禘。此與鄭義異者。五也。又或謂禘與禘。自相距三年。禘與禘。自相距五年。公羊閔二年徐疏云。何氏之意。以爲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與禘並作之。但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禘而已。一禘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禘同年時矣。此與鄭義異者。六也。鄭以禘禘既夏秋不同。則相距月數。不得均齊。而或謂殷祭相距各三十月。通典吉禮引徐選議云。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此與鄭義異者。七也。鄭以吉禘在春。大禘在夏。而或謂禘無常月。杜氏春秋釋例云。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卽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此與鄭義異者。八也。鄭以大禘在秋。而或以禘爲在冬。續漢志張純奏云。禘之爲言諦。諦謂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唐志開元太常議。亦云秋冬爲禘。此與鄭義異者。九也。鄭以周禘既在秋。則王制禘禘當禘烝非周法。而或據彼文謂禘三時皆可。通典引徐選云。禘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惟春不禘。故曰特約。非殷祀常也。又引宋周景遠議。亦謂夏秋冬三時皆殷。此與鄭義異者。十也。鄭以一年之中。禘禘不並行。而或以禘禘同年而異時。穀梁楊疏云。或以禘禘同年。但禘在夏。禘在秋。直時異耳。此與鄭義異者。十一也。鄭以三年喪畢而禘。明年春禘。以後三年禘。五年禘。年禘。悉以是爲根數。而公羊閔二年何注云。禮。禘禘從先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是謂建國定制。歷世積推不斷。自新君除喪之年爲始。此與鄭義異者。十二也。鄭以禘合禘分。而諸儒或以禘禘爲一。而禘爲合祭。論語八佾集解引孔安國云。禘禘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通典引王肅云。曾子問唯禘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爲禘禘殷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此與鄭義異者。十三也。鄭以禘文武以前遷主。祭於后稷廟。以後遷主。分祭於文武廟。而或謂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大祖廟中。通典吉禮引韓詩內傳說同。又王制疏載王肅論云。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遷也。審諦昭穆遷主遷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于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此與鄭義異者。十四也。或以禘禘爲一。而合祭爲禮之常。特祭爲禮之變。春秋釋例云。禘於大廟。禮之常也。各於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此與鄭義異者。十五也。或分禘禘爲二。而禘仍合祭。續漢志張純奏。引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爲昭南。子爲穆北。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與鄭義異者。十六也。鄭以禘爲毀廟未毀廟。皆合食於大祖。而或謂禘止毀廟合食。續漢志張純奏。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此與鄭義異者。十七也。鄭以禘禘

皆偏及已毀未毀之主，而禘合禘分，而或以禘則毀廟合食，禘則不及毀廟，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與鄭義異者，十八也，鄭以禘禘皆盡及毀廟之主，而通典引徐禘虞喜議，據左氏說，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又引袁準正論說同，則謂雖及毀主，而有遠近之殺，此與鄭義異者，十九也，鄭司勳注，以冬大烝，祭功臣，而公羊文二年何注云，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此與鄭義異者，二十也，鄭以喪畢，先禘後禘，以後三年禘，五年禘，是自除喪以後，皆禘先禘後，而公羊何注，謂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則禘禘先後無定，此與鄭義異者，二十一也，以上諸說，岐連禘出，無所折衷，今博攷諸經，審釋鄭義，惟周制毀廟之主，並藏大祖廟，不藏文武廟，則禘祭遷主，亦當如禘通合食於大祖廟，逸禮，韓詩，五經通義諸家之說，實爲允愜，鄭誤以文武爲二禘，凡文武以後，遷主藏焉，故謂禘祭亦以文武後遷主，以昭穆祭於文武廟，此與禮制不合，詳敘官及守祧疏，此外諸義，則並綜貫經傳，絜不可易，蓋春秋有禘，有吉禘，而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左傳不云何祭，公穀則以爲大禘，明禘之外，別有此大禘之祭，則謂禘禘一祭二名者，非也，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以爲禘而禘，經獨書大事，明禘大而禘小，則謂禘小於禘者非也，通典亦申鄭說云，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禘大於禘，案春秋公羊傳云，大事于大廟，大事者，禘也，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既不於大祖，則小於禘也，又案禮記，禘於大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案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禘小於禘也，禘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大祖廟，禘者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與禘，同得爲股，禘則小於禘，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禘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禘明矣，案杜說詳覈，足輔鄭義，國語周語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漢人因而爲歲禘終禘之說，然日祭月祀之說，煩數不合禮典，且云歲貢終王，不云歲禘終禘，終禘卽三年喪畢之吉禘，而歲禘之說，於經無徵，且依彼說，則世唯一禘，禘既太疏，比歲有禘，禘又太數，於理尤未安，則謂歲禘終禘者非也，禘禘既爲二祭，則當分年迭行，公羊說大禘，而云五年再股，是無五年再禘之說，則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者，非也，何氏公羊注說五年而再股祭，云三年禘，五年禘，蓋以五年再股，二祭通數，與鄭說略同，徐彥不達，誤謂禘三禘五，各自計年，實非何意，唐制亦沿斯誤，故通典吉禮載開元太常議，據鄭義駁之云，今大廟禘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不通計，或比年類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驛有三股，法天象閏之期，既遼其度，五歲再股之制，數又不同，蓋深中其失，則徐彥之說非也，季夏魯禘，有明堂位明證，則杜預謂禘無常月者，非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禘，此禘在秋之明證，王制三時之禘，與禮不合，比時股祭，尤爲煩瀆，鄭以爲夏股法，雖無確證，然其非周制，固無可疑，則漢以後制以冬禘，及

徐邈四時皆禘之說，非也。禘夏禘秋，時既不同，則無中分各三十月之理。況以六十月再殷爲定限，而其間有閏，積十二閏，則五年再殷之數，必有超越，尤不可通。則徐邈每三十月殷之說，非也。三年終喪，必有吉禘，明禘後有禘，積自是三年禘後復有禘，距前禘自是五年，則謂禘三年，禘五年者，非也。五年再殷，公羊有明文，斷無同年再殷之理。則謂禘禘同三年者，非也。春秋閏二年，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並特祭於其廟，則謂禘合祭於太祖者，非也。禘迎四廟之主，曾子問有明文，則漢制禘止毀主合食祖廟，不及未毀主之說，非也。禘毀主合食，逸禮亦有明文，則漢光武時議者，謂禘不及毀主者，非也。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烝爲冬祭，既不在夏秋，則非禘禘可知。況功臣配食，乃禮之小者，不容禘禘二祭，專以此爲區別，則何休禘惟功臣與祭之說，非也。禘禘之祭，聚訟已久，今以鄭義爲本，而條列唐以前諸家之說，辯證其是非，宋以後異說尤繁，並不復論，其郊丘明堂之禘，與廟享不同，別詳大司樂疏。

周禮正義

卷三十四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哀謂救患分裁。凶禮之別有五。〔疏〕以凶禮哀邦國之憂者。五禮之二也。說文凶部云。凶、惡也。釋名釋

之凶禮。注云。哀謂救患分裁者。裁、注例用今字。當作災。下並同。詳膳夫疏。說文口部云。哀、閔也。救患分裁。據左傳元年。邢還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文。彼以邢被狄伐。諸侯救之。與此後經輪恤事相類。鄭以五凶

釋。云凶禮之別有五者。目具下文。以喪禮哀死亡。哀謂親者服焉。〔疏〕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鄭喪服注云。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之憂。則此亦據諸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云親

焉服焉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已下。有含井有服也。若然。此據大夫以下而說。天子諸

侯雖無服。其含祔則有之。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綖。明天子諸侯於臣子。皆有含祔也。貽讓案。諸侯雖絕傍期。然諸侯於其諸父及兄弟之爲諸侯者。則有服。喪服傳云。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義亦通於此也。通典凶

禮引譌周云。諸侯降旁親。旁親若爲諸侯。及女子嫁於諸侯。服以荒禮哀凶札。荒、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如國人。此即鄭所謂親者服焉之義。賈說未慊。含祔詳小宰疏。以荒禮哀凶札。荒、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

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疏〕以荒禮哀凶札者。遭凶札。貶損振救之禮。謂之荒禮。若大司徒十二荒政。士飲酒不樂。札讀爲載。載謂疫癘。〔疏〕及周書大匡維匡二篇所紀。是其略也。注云。荒、人物有害也者。賈疏

周禮正義 九 卷三十四

云。經云荒以爲目。下云凶札。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有害。案司服云。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癘。荒。飢饉者。彼不以荒爲目。以荒饑凶處。故彼注荒爲飢饉。不爲物有害也。引曲禮者。鄭彼注云。登。成也。皆爲自貶損憂民也。禮。食殺性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脾。不祭脾。則不殺也。不治道。爲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鍾磬之屬也。梁。加食也。不樂去琴瑟。此並遇荒自貶損之禮。故引以爲證。據小行人云。國札喪。則令樽補之。國凶荒。則令調委之。是常有調補之事。注不具也。云札讀爲載。載謂疫癘者。病。舊本作厲。今據毛晉本校改。膳夫注云。大札。疫癘也。大司樂注亦作厲。阮元云。札者。古文假借字也。故注易其字作載。載者。斷也。至字林乃有殂字。从殂聲。丁晏云。札載。聲相近。釋名釋。天。札。載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段玉裁云。札字已屢見矣。此乃云讀爲載者。互見也。以弔禮哀禍裁。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如何不弔。〔疏〕也。案弔之本義爲弔喪。引申爲弔裁之通。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疏〕也。弔禮哀禍裁者。說文人部云。弔。問終語。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弔亡國曰唁。弔死曰弔。弔喪主曰傷。弔所執紼曰繞。彼弔死以下三事。並謂問終。於此經常入喪禮之科。與此弔禮異也。通言之。五凶禮並得稱弔。詳大府疏。注云。禍裁謂遭水火者。小行人注義同。裁。注例亦當作災。宮正注可證。說文示部云。禍。害也。又火部云。天火曰裁。水火皆爲人之患害。故通稱禍裁。掌客。禍裁殺禮。注云。禍裁。新有兵寇水火也。此下文別云以恤禮哀寇亂。故注不兼兵寇也。云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如何不弔者。據左莊十一年傳文。此引證弔水裁之事。云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者。並雜記文。鄭彼注云。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已。此引證弔火裁之事。以禮禮哀圍敗。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正其所喪。春秋襄三。〔疏〕以禮禮哀圍敗者。賈疏云。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喪失財物。若同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正其所喪也。洪頤煊云。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攝禮之。字當作國敗。鄭注不釋國字。亦當作國敗。包慎言云。經下文以恤禮哀寇亂。圍可包於寇亂之中。此當從馬融作國爲常。案洪包說是也。依賈說。蓋唐時鄭注本亦有作國敗者。與馬本正同。賈大行人疏。及蜀石經小行人注。引此經並作國敗。可證也。國敗。猶左哀十三年傳云國勝。蓋據國爲敵所勝言之。則曰國勝。據國見敗於敵言之。則曰國敗。義實同也。注云。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正其所喪者。謂禮之義。猶言合會也。禮會。聲類同。小行人攝禮注。亦云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廣雅釋言云。更。償也。賈疏云。必知禮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

故知此禮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致禮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搞禮之。是其有財貨相補之驗。論議案。此禮與女祝。大祝。神仕。庶氏。諸職之禮。文同而義異。詳女祝疏。云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裁故者。春秋經文。公羊傳云。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穀梁傳云。更宋之所喪財也。此引以證會合財貨。更其所喪之事也。云是其類者。澶淵之會。爲宋火災。雖非圍敗。然歸財與禮。事類相同。故云。以恤禮哀寇亂。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疏〕注云。恤憂也者。爾雅釋詁文。云鄰國相憂者。賈疏是其類。以恤禮哀寇亂。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兵作。〔疏〕注云。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爲說。故鄭以鄰國解之。哀之者。既不損財物。當遣使往諮問安而已。云兵作。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之相親附。〔疏〕以賓禮親邦國。於外爲寇。作於內爲亂者。約左傳文七年魯叔仲惠伯語。以賓禮親邦國。賓禮之別有八。〔疏〕國者。五禮之三也。說文貝部云。賓所敬也。賓客之禮主於敬。故謂之賓禮。注云。親謂使之相親附者。謂舊本作者。蓋涉後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章注而誤。今據宋本正。謂制朝聘之禮。使諸侯親附。王亦使諸侯自相親附也。云賓禮之別有八者。目亦具下文。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服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具下文。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疏〕春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疏〕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者。則歲時諸侯見王之異名也。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案異義相聘。聘當爲朝。不爲古昔。義不可通。疑當作不爲左青。鄭意散文則朝覲亦可通稱。禮說與春秋說。義不相遠也。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金鶚云。會同之禮有四。一是王將有征討。會一方之諸侯。時見曰會是也。一是王不巡守。四方諸侯。皆會京師。殷見曰同是也。此二者。皆行於境內者也。一是王巡守。諸侯會於方岳。書周官篇所謂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也。禹會諸侯於塗山。亦是巡守會同。一是王不巡守。而殷國諸侯。畢會於近畿。此二者。皆行於境外者也。時見時巡。所見皆止一方諸侯。殷見殷國曰會。則四

方六服諸侯畢至。故曰殷。會同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同亦可言會。會亦可言同。總之皆曰會同諸侯。亦曰會同。林喬蔭云。會同之禮。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櫨恆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牛人云。凡會同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徭。以載公任器。縣師云。若將有會同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稍人云。若有會同行役之事。則以縣帥之法。作其同徒衆。帥而以至。廩人云。凡邦有會同。則治其糧與其食。遺人云。凡會同。掌其道路之委積。大祝云。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司士云。凡會同作士從。諸子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天子凡其扈從。有官有兵。其在道有次舍。有委積。其出入所經。皆有告祭。若如舊說。會同皆在京師。則諸侯來朝。天子未嘗外出。何以有此諸儀。論讓案。會同禮。蓋有常槩不同。鄭賈所釋。若並據常典言之。故壇宮受玉。不出郊甸。若其變禮。則多與巡守並行。或在方岳。或在東都。如周公朝諸侯於東都之明堂。宣王亦有東都之會。詩小雅車攻云。會同有繹。是也。其殷國則又或在侯國。道里遠近。不可豫定。故六軍羣子從行。而委積館舍之類。亦與大師無異。司馬法仁本篇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守省方。合諸侯政不同。卽指巡守之會同而言也。金氏所舉四者。最爲詳析。林氏據掌舍諸職。以明會同之不必皆在畿內。亦是補鄭義耳。詳大行人疏。人云。春秋諸侯之等。以諸侯見王爲文者。賈疏云。案此經文皆云見。是下於上稱見。故云諸侯見王爲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義。皆云朝覲諸侯。是王下見諸侯爲文。故彼注云。王見諸侯爲文。二者相對。爲文不同。以彼是天子見諸侯之義。圖天下之事。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爲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爲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爲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依大行人文。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世一見。無分年朝覲之法。故專據九州以內。侯甸男采衛要六服言之。四時分來。謂六服每服各分四方。每方又分四部。依四時更迭而來也。詩大雅韓奕篇。韓侯入覲箋云。諸侯秋見天子曰覲。孔疏云。駁異義云。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是鄭意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也。下文奄受北國。則韓侯是北方諸侯。而得秋覲王者。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諸侯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面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徧。蓋於時分來。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

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禘秋嘗冬絜。獨無春祀。明爲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爲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嘗閏春祭也。案孔說是也。大行人注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依彼注云。四方各四分之。則鄭意於六服之中。分爲四方。一方之中。又分爲四部。以四時分來。部近東者則朝春。部近南者則宗夏。部近西者則覲秋。部近北者則遇冬。是東方亦可以秋覲。西方不必無春朝。蓋與賈說正同。賈疏釋四時分來。謂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秋西冬北皆然。是則一方盡來。無四分之事。與韓奕疏引馬融說正同。實非鄭指。又大行人賈疏。謂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東方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餘方皆然。是馬季長亦主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之說。則賈馬鄭三君。義本不異。與韓奕疏所述馬說不同。未知孰得其實。又公羊桓元年傳何注。說五年一朝之制。云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蓋謂於四方諸侯之中。分爲五部。部主一年。五年而徧。又於一部之中。分爲四輩。輩主一時。四時而徧。此則與經注之義並異。不足取證者也。陳汲謂朝覲不分方分時。云以春來則曰朝。以夏來則曰宗。以秋來則曰覲。以冬來則曰遇。猶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濞春不朝。使人爲秋請是也。又書康王之誥。大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則是康王初卽位。四方諸侯以朝。適皆在京師也。主與之說同。金鶚云。諸侯朝覲。經典並無分方分時之說。蓋朝覲之年有定。若東方諸侯。春時或有故。則至夏秋皆可朝。苟必拘其時。將廢朝乎。案陳金說亦通。但漢人說朝禮者。並謂分方分時。既無正文。未敢輒易。謹附其說於此。其四時朝覲之月。將經注亦無文。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則謂以夏正四孟月。詩周頌臣工箋云。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孔疏亦謂諸侯之朝。皆用孟月。與班義同也。云名殊禮異者。觀禮目錄云。朝宗禮備。親過禮省。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學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謂於內朝而序進。親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孔疏引崔靈恩說朝宗之禮。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廟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王迎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寧以待。諸侯次第而進。謂入應門。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案以上並鄭據曲禮解朝覲名殊禮異。春夏與秋冬不同之說。六朝諸儒及唐人經疏。說並略同。然鄭觀禮記注。則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是鄭亦有兩解。公羊隱十一年何注。亦云禮朝受之於太廟。不別朝覲之異。與曲禮文不同。萬斯大。凌廷堪。並謂將覲之時。或

先行常朝之禮。故有東面西面之位。金鶚又駁鄭說云。朝宗覲遇。特以時而異其名。其禮必不有異。均是諸侯。乃春夏來者。寬以待之。秋冬來者。嚴以接之。果何義耶。凡諸侯見天子。無論何時。皆謂之覲。書言肆覲東后。於春時言之。詩言韓侯入覲。左傳言晉侯出入三覲。郊特牲言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皆諸侯見天子稱覲。不必在秋。否則天子春夏皆下堂而見諸侯。有是禮乎。朝亦四時之通稱。不必在春。然諸侯相見亦稱朝。君臣每日常見亦稱朝。惟覲則專屬諸侯見天子。不可混稱。故覲禮一篇。特名曰覲。所以別於常朝也。鄭乃謂此諸侯秋見天子。朝宗禮備。覲遇禮省。誤矣。凡朝聘皆必受摯於廟者。謙不敢當也。必無受摯於朝之禮。且諸侯莫摯必北面。而此云東西面。其非受摯甚明。崔氏謂諸侯春乘命車。天子出迎。君臣皆服皮弁。其謬尤甚。總之朝覲。天子必無迎賓之禮。諸侯亦必無不乘墨車者也。皮弁每日常朝之服。乃諸侯初見天子受摯。而以此服相接可乎。竊謂諸侯既入廟行覲禮。次日天子視朝。諸侯又行朝禮。蓋覲以正君臣之分。故北面。朝以通上下之情。故東西面。案萬淩金三家。並謂四時朝覲。禮當不異。足正鄭賈之誤。曲禮所謂天子當俟。諸侯北面者。與覲禮合。自是朝覲宗遇之通禮。而所謂天子當寧。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則於經無徵。萬淩金並謂主每日常朝之禮。於義得通。而萬淩謂先朝後覲。金謂先覲後朝。說又互異。未能決定。考司士常朝之位。止云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無諸侯。射人朝位。與司士同。而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朝士三詢外朝之位。則五等諸侯並東面。此皆與曲禮必不能強合者。故江永以曲禮爲記人之異說。黃以周亦謂覲禮。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尙左也。曲禮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則是尙右。疑其爲異代禮。間疑載疑。不敢曲爲傳合也。云更遞而偏者。謂一歲而當朝之服偏。六歲而六服偏。卽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偏。是也。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者。賈疏述注。作朝之言朝也。爾雅釋詁云。朝。早也。是朝取來早之義也。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說與鄭小異。云宗。尊也。欲其尊王者。宗尊義。詳目錄疏。御覽引白虎通云。所以制朝聘之禮何。所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欲全臣子之恩。一統尊君。故必朝聘也。是朝有尊君之義。云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者。覲勤。聲類同。說文見部云。諸侯秋朝曰覲。勞王事。鄭覲禮目錄云。覲。見也。彼據字義。此據聲訓。義亦相成也。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者。遇偶。爾雅釋詁文。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云。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此卽異義公羊說所謂卒而相逢於路曰遇者。雖亦取不期之義。而與冬見天子之禮迥異。左傳隱四年孔疏。引劉歆賈逵說。並以彼亦用冬遇之禮。則杜氏釋例已難之矣。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謂有大事之時。則來見。不依六服疏數之節。及春秋朝覲之期也。射義云。狸首者。樂會時也。諸侯以樂會天子爲節。左襄二十八年傳。子產曰。小適大。共其貢。

職。從其時命。杜注云。從朝會之命。此時見義與彼同。云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者。明時見亦先行朝覲常禮。既朝覲乃行會禮。但時會人衆。必於國外爲壇。與常朝在廟異也。國外。謂王城之外近郊。爾雅釋詁云。會。合也。故合諸侯謂之會。禮詳司儀疏。賈疏云。此司儀及覲禮所云。爲壇合諸侯是也。又云。既朝覲者。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朝。爲壇賈意。蓋謂時見會當方六服諸侯。其適當朝歲者。則先朝於壇。復朝於壇。其不當朝歲。專爲時見而來者。則無先朝國中事。覲禮疏亦同此說。然依後注。說殷同雖不當朝歲。亦先朝於壇。復朝壇。則此時見當方諸侯。當朝歲與不常朝歲。疑皆先行常朝之禮。惟時見止合當方。其當朝歲而不當征討之方者。則不與命事之列。或但朝國中。不復更特見於壇耳。賈說恐非鄭意。又案時會殷同。並先朝國中。後朝於壇。則有兩次將幣。其致享及禮祿亦然。故司儀經注。說享及禮。並於壇以五爵分爲三等。是其證也。命事。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論語先進皇疏云。時見曰會。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諸侯共征之。曲禮疏說。亦與皇同。又云。朝覲。王乃爲壇於國外。與之會盟。春於國東。夏南。秋西。冬北。會則隨事無有定期。有時而然。故曰時見曰會也。案依皇孔二說。則時見亦分方。會盟之壇。隨四時而異。金鶚云。鄭不言一方諸侯。文略也。云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者。左昭三年傳。鄭子太叔語。引以證時會即爲有征討之事。云殷猶衆也者。大宰注同。曾子問云。諸侯族見天子。注云。族。衆也。殷族義亦同。云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者。大行人殷同注義同。稅文曰部云。同。合會也。賈疏云。案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尙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詒讓案。十二歲。侯甸男采要五服。皆當朝歲。其衛服雖不當朝歲。亦因王不巡守而來見。則六服當同。先朝於廟。後朝於壇。其禮與時見大同。但時見無常期。殷見則必在十二年王不巡守時。時見合當方諸侯。殷見則六服四方。萃於一年。以此爲異耳。殷見。大行人謂之殷同。至大行人又有殷國。雖亦十二歲。因王不徧巡守而行其禮。然與殷見正禮迥異。鄭賈說並未析。詳職方氏及大行人疏。云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者。賈疏云。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命市納價之類。又尙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玉。及協時月正日之筭皆是也。云殷見。四時四方分來。終歲則徧者。大行人注義同。亦謂六服分爲四方。每方又四分之。四時分來。與朝覲法同。但朝覲各以其朝歲。四時分來。六服六歲乃徧。殷同則皆於不巡守之年。四時六服分來。一歲則徧。以此爲異也。賈疏謂與上同爲四方方名。總一時來。王制疏亦云。每當一時。一方總來。不四分也。通典賈

禮引崔靈恩說。時聘曰問。殷類曰視。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同。並非鄭意。七年十〔疏〕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經例凡視字。並用古字作晤。唯此獨從今字作視。未詳其例。賈疏云。此二經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彼注云。此大聘及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蓋鄭意比年小聘。五年大聘。爲諸侯邦交之法。聘義注。據大行人歲問殷聘。證小聘大聘是也。諸侯於天子。則不用是法。故王制注。廣爲諸主所制。明非周公所制禮也。而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及公羊桓元年何注。則並依王制說。說文見部亦云。諸侯三年大相聘曰覲。覲。視也。視。瞻也。段玉裁謂許以周禮之覲。卽三年大聘。故大行人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省與視同。開歲而舉。所謂三年大聘。下於上。上於下。皆得曰覲。許說與周禮不相達也。案段說亦得通。但王制三年大聘。與此經殷覲。究不相應。蓋五年一朝之文。既與大行人不合。則聘年亦不足取證可知。互詳大行人疏。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者。冢上時見而晉。大行人注同。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者。大行人注云。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天子無事則已。是也。賈疏云。上時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遺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者。賈疏云。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案小聘使大夫。亦詳大行人疏。云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大行人注義同。一服朝之歲。謂惟侯服來朝之歲也。曲禮孔疏云。覲亦見也。爲來見王起居。故曰覲也。案孔訓覲爲見。與許訓爲視同。覲亦作眺。國語齊語云。重爲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覲眺。聲類同。云諸侯乃使卿以禮衆聘焉者。此亦釋殷爲衆。與殷見義同。六服皆來聘。故謂之衆。賈疏云。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此既諸侯使臣代已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使卿爲大禮。對使大夫爲小禮也。曲禮疏云。殷覲。亦並依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隨方逐時。但不每方分爲四耳。所以殷覲不須分見四時者。小聘不須更見四時法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此三年唯有侯服朝。餘五服並不朝也。賈疏云。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諸侯服數來朝。一服朝。當此三年。以其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殷覲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

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也。衛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也。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也。大禮聘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以軍禮同邦國者，謂威其不協僭差者，禮之四也。夏官敘官注云：軍、衆名也，軍旅田役，皆興起徒衆，故謂之軍禮。注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爾雅釋詁云：協、和也。左昭三年傳云：不協而盟，僭差者，謂僭越差貸，史記禮書云：奢溢僭差，威而同之，所以和其爭競，一其制度，賈疏云：既云同邦國，則使諸侯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和協不僭差，僭差，謂若禮記郊特牲云：大宮縣自牡。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侯之僭禮也。云軍禮之別有五者，卽下大師大均大甸大役大封，五者是也。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義，〔疏〕大師之禮用衆也者，大師馬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賈疏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義勇之志，率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職，〔疏〕大均之禮者，校比戶口，以均平征賦之事，事止於畿內，勸而用之。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職，〔疏〕大均之禮者，校比戶口，以均平征賦之事，事止於畿內，亦有地均之事，然皆諸侯自主之，非王官所掌，注云：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者，賈疏云：鄭約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注云：政讀爲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衛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若然，地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爲目也。此云之賦，卽彼注之稅，一也。詒讓案：均人云：三年大比則大均，注云：有年無年，太平計之，此主王國而言，蓋欲均地政地守地職之等，須屬聚衆庶，大平計其事，故屬軍禮，疏謂諸侯僭差無道，賦稅不均，則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非也。云所以憂民者，前注云：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疏〕大田之禮，恤、憂也。地政地守地職等，不均則民病，故大均以憂恤之。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疏〕大田之禮，云：此謂天子諸侯，親自四時田獵，案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通謂之田禮，具大司馬職，注云：古者因田習兵者，小司徒注云：田猶獵也，大司馬注云：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案習兵謂春振旅，夏蒐舍，秋治兵，冬大閱，皆因田而習之，亦具大司馬職，云閱其車徒之數者，其、釋文作衆，小宰注云：簡猶閱也。公羊桓六年傳云：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簡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宮邑，所以〔疏〕此宮謂王宮，不云城者，各舉一隅爲釋，邑謂都邑，築宮邑也，及閱義同。

匠人建國營國之事。大典徒役。亦以軍法部署之。故屬軍禮也。云所以事民力強弱者。大司馬注云。任猶事也。事以其力之所堪。謂因民力之強弱。任之以立其功。賈疏云。論語云。爲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強弱也。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之固。〔疏〕注云。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者。賈疏云。知大封爲正封疆者。謂若聚。故云大封之禮。合衆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爲阻固。則封人云。爲畿封而樹之者是也。論讓案。大卜注云。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也。左昭三十年傳云。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此云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與此義同。但據鄆大卜注。則是大封者。謂邦國疆界有侵越者。當帥師以定之。如左傳文元年云。晉侯襲戚田。襄八年云。吾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皆正封疆而用師。故屬軍禮。經云合衆。疑亦無關軍旅之事。大卜注。校此爲審。當據以補其義。溝塗即五溝五塗。見遂人司險職。蓋注例皆作涂。此作塗者。涂之俗。疑傳寫之誤。詳小司徒疏。又後經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彼疏以爲封建邦國。蓋邦國初建。容亦有封疆溝塗。錯互不正。當合軍以治之。此經與彼事小異。而實相因。此疏與大卜注境界侵削之說。則專據建國後言之耳。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而實相因。此疏與大卜注境界侵削之說。則專據建國後言之耳。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疏〕言。以嘉禮親萬民者。五禮之五也。賈疏云。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者。餘四禮萬民所行者少。故舉邦國而所善者而爲之制者。謂飲食昏冠等禮。並人心所嘉善者。故順而制設其禮。使相親樂也。賈疏謂設禮節。以飲食之。以裁制之。非鄭愜。云嘉禮之別有六者。卽下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脰膾。賀慶。六者。是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疏〕以飲食之族兄弟者。此飲食賓射饗燕之禮。皆宗族兄弟。故舊朋友。四方之賓客所通有。宰夫云。凡賓客掌其飲食。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壹食。是四方賓客。亦有飲食也。射人。小臣注。以賓射爲與來朝諸侯射。是四方賓客。亦有燕射也。國語周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殷烝。又毛詩小雅伐木序云。燕朋友故舊也。是宗族兄弟。故舊朋友。通有飲食饗燕之禮也。經各舉一端。互文以見義耳。賈疏云。此經云飲食。亦尊卑通有。下文別有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注云。親者。使之相親者。前注義同。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人君與宗族飲食之禮。今亡。蓋與燕禮及公食大夫禮略同。王制孔疏引皇侃云。食

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案人君以下族食。蓋亦當用禮食。故皇氏不數也。飲酒者。蓋謂族燕。燕與飲酒亦通稱。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特性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殷于西序下。注引尚書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彼注又云。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毛詩小雅滿堂傳云。夜飲。燕私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燕宗也。鄭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依詩書傳義。則天子四時祭及禘祫。疑並有族燕之法。國語周語云。時宴不淫。韋注云。一時之閒。必有燕禮。宴燕字通。蓋卽指時享後之燕言之。其卿大夫以下。則宗子主其禮。又月令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注云。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饗恩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然則歲終。又有合族大飲於寢之禮。不徒時祭矣。引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賈疏云。鄭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又引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者。弗別。釋文作不別。今禮記作弗。鄭彼注云。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若今宗室屬籍也。賈疏云。引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注引文王世子。據人君法。引大傳。據大夫士法。則萬民亦有此飲食之禮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成其性。〔疏〕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者。若士冠士昏禮是也。天子諸侯昏禮亡。禮注云。四當爲三。玄當爲衰字之誤。依盧說則公冠亦止三加。蓋始加緇布冠。玄端服。再加皮弁。三加衰冕也。士冠禮賈疏。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衰冕矣。家語冠頌篇王注。冠義孔疏。又謂天子當四加玄冕。五加衰冕。與賈說不同。案盧說公冠三加本不謬。而玉藻說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明不上達於天子。爾弁於天子爲吉凶參半之服。則不宜列加服之數。玄冕衰冕。異服同冠。又不可分爲兩加。王孔賈諸家之義。亦並錯互難通。未能定也。賈疏云。此一節陳昏姻冠笄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男而言。亦有姻笄。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配爲夫妻是也。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子許嫁十五而笄。不許亦二十而笄。皆貴之以成人之禮也。詒讓案。男女必冠笄而後昏嫁。二禮相因。故以親成合言之。注云。親其恩者。謂昏禮也。哀公問云。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又昏義

云。降出御婦車而婦授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婦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親其恩。言合其恩誼。云成其性者。謂冠禮也。士冠禮。士冠。始加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鄭彼注云。既冠爲成德。又冠義云。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白虎通義性情篇云。性者。生也。成其性。言成其生之德也。以賓射

之禮。親故舊朋友。

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疏〕以賓射之禮。親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疏〕故舊朋友者。王

與諸侯射於朝也。鄉射記云。惟君有射于國中。賈疏謂天子賓射在朝是也。其禮亡。蓋當與大射禮略同。詳射人疏。賈疏云。謂若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是賓射之侯也。以此賓射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

所以申歡樂之情。故云親故舊朋友也。案射人所說。乃大射禮。彼注以爲賓射。非也。賈疏亦沿其誤。詳彼疏。注云。射禮。王亦立賓主也者。賈疏云。案大射禮。以大夫爲賓主。案此云王以賓射之禮。既行燕飲之禮。明知王亦立

賓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爲世子時共在學者。賈疏云。若據即位爲王以後。亦有以臣爲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朋友。明據未爲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居攝。成王與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太子。是爲世子時

共在學者也。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者。欲見此賓射內。兼有諸侯之賓。小臣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是也。云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者。書牧誓文。僞孔傳云。同志爲友。言同志滅紂。又僞古文泰誓亦襲此文。非鄭所見。

賈引泰誓爲釋。非也。賈疏云。言此者。欲見經云朋友。亦含諸侯在其中。案洛誥。周公謂成王云。孺子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爲朋友。則此朋友之中。可以兼之矣。云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者。小司寇八辟之二。彼注云。故謂

舊知。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然則彼賓謂賓客諸侯。與故舊朋友。義不相涉。此牽連引之。證天子有友諸侯之義。非謂此朋友。專指三恪三代之後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賓客。謂〔疏〕宴。安也。案燕飲。正字當作宴。經通借燕爲之。燕即今燕禮是也。饗又盛於燕。故大行人注云。饗。朝聘者。〔疏〕宴。安也。案燕飲。正字當作宴。經通借燕爲之。燕即今燕禮是也。饗又盛於燕。故大行人注云。饗。

設盛禮以飲賓也。左宣十六年傳云。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國語周語亦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股烝。案左傳。享。亦即饗。假借字。周語立飲。亦即饗禮也。

其禮今亡。互詳酒正疏。注云。賓客謂朝聘聘者者。賓謂來朝諸侯。客謂其來聘卿大夫。燕禮記有與四方之賓燕之禮。彼賓爲聘使。司几筵國賓注。亦兼朝聘賓客言之。散文通也。賈疏云。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者。食無厭辭之法。

故別言於上，與私飲同科。此饗燕謂掌客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字大宰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一獻四舉，旅降脫屣升坐，無筭爵。以酢爲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客也。陳壽祺云：考儀禮聘禮曰：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俎無數，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壹食壹饗。據此則聘賓再饗，聘介壹饗。王禮與侯禮宜同，禮記聘義，大戴禮朝事儀，皆云壹食再饗。燕與時賜，所以厚重禮也。以脤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疏〕買疏謂聘客皆一饗，失之。以脤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脤。〔疏〕以脤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者，孔廣森云：與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互文，異姓亦有脤膳，其兄弟之國，當有賀慶，益可知矣。且歸脤雖諸侯，於異姓大夫通有之，故子以脤俎不至去魯。論語記：祭於公，不宿肉。案孔說是也。公羊定十四年何注云：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亦通同異姓言之。注云：脤膳，社稷宗廟之肉者，說文示部云：脤，社肉，盛以蠶，故謂之祿。天子所以親遠同姓，春秋傳曰：石尙來歸祿，又炙部云：饗，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諸侯。案說文肉部：無脤膳二字，而別有脣字，訓口耑，非此義。此脤膳卽藏饗之俗，量人又作燔，疑當爲饗，詳彼疏。賈疏云：鄭據云：脤膳，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脤是社稷之肉，膳卽是宗廟之肉。是以左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諸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注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蠶器，故曰脤。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注云：膳，祭肉，又案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蠶，宗廟之肉名曰膳。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膳，社稷之肉曰脤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膳，非鄭義耳。對文脤爲社稷肉，膳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蠶蛤，故掌蠶云：祭祀共蠶器之蠶。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蠶也。案賈說是也。脤膳之義，公穀與左氏說不同。公羊定十四年傳云：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膳。穀梁傳文略同，此並謂脤膳爲腥熟異名，無廟社之別。其左氏說，則以脤爲祭社肉，膳爲祭宗廟肉，故閔二年傳：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又襄二十二年傳：鄭公孫僑曰：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魯，耐與執燔焉。是並以脤膳爲廟社異名。許鄭及國語晉語章注：漢書五行志服虔注：並從其說。惟昭十六年傳：子產曰：孔張爲弔大夫，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傳無祭社之文。杜注則云：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孔疏云：先儒皆以脤爲祭社之肉，劉炫以爲脤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今案脤膳對文則廟社有異，散文祭廟亦通稱脤。劉炫說不誤。惠士奇亦云：受脤歸脤，似非指社，杜預謂大夫祭社，歸肉於公。孔疏乃云：大夫奉君命，攝祭於社，皆臆說也。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掌蠶，祭

社共盛器。亦非獨盛社肉。則臘兼廟社互舉通稱。審矣。互詳量人疏。云以賜同姓之國者。聘禮記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云。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則兄弟之國。亦兼有異姓。此昏姻甥舅。別入下文異姓中。故知惟據同姓諸姬之國也。云同福祿也者。少牢饋食禮。祝嘏。王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是祭祀本以受福祿於神。今同姓諸侯。與王同祖。故以臘臘致之。明與彼同受此福祿也。云兄弟有共先王者者。釋同姓之國。有稱兄弟之義。賈疏云。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此文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倍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注云。胙。臘肉。周禮以臘臘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又倍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膺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臘臘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臘。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臘臘也。云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臘者。春秋經文。引以證共先王之國。有歸臘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廣雅釋詁云。賀。喜事。詳掌蠶疏。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異姓。王昏。姻甥舅。王昏。〔疏〕也。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者。廣雅釋詁云。賀。喜行賀人也。月令注云。慶。謂休其善也。賈疏云。言賀慶者。謂諸侯之國。有喜可賀可慶之事。王使人往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雖主異姓。其同姓有慶賀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可知。注云。異姓。王昏姻甥舅者。爾雅釋親云。婦之父爲婚。婦之父爲婚。婦之父母。婦之父每。相謂爲昏姻。婦之黨爲婚兄弟。又云。母之兄弟爲舅。母之從父兄弟爲從舅。謂我舅者。吾謂之舅也。又云。妻之父爲外舅。郭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舅。然則亦宜呼壻爲舅。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賈疏云。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昏。壻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則爲甥。娶女來則爲舅。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疏〕者。此與大小行人爲官聯。是昏姻之國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疏〕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也。大行人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注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此九儀與彼略同。但彼專據侯國賓客之禮。此則通咳內外諸臣諸侯言之。所包尤廣也。此亦卽小宰所云。聽祿位以禮命。先鄭彼注云。禮命。九賜也。後鄭不從。曲禮孔疏云。案舍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桓楹。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

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異義許慎視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案依孔引異義，則許與先鄭義同。今攷九命與九賜，迴不相涉，兩漢諸儒，或合爲一，漢書王莽傳，張純等曰：「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顏注引張晏云：「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是西漢時已有是說，即許君所本。」公羊莊元年何注，亦以九錫說九命，穀梁莊元年楊疏，廣其非是。至先鄭雖以九賜說禮命，而此職注絕無一語涉九賜者，其說與許何諸家，蓋又小異。互詳小宰疏。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者，若典命，九命，禮儀以九爲節，七命，禮儀以七爲節，五命，禮儀以五爲節，各依命數爲差，所以正貴賤之位次，使不淆混差僭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者，左莊十八年傳文。」彼上文云：「王命諸侯，故引以證每命異儀。」明彼云禮，即此經九儀也。壹命受職，始見命爲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爲大夫，〔疏〕壹命受職者，職與爵相兼，故曲禮注云：「凡仕者一命而受爵，通典職官云：『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命者，命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一命而受職，再命不書自明耳。」案杜說是也。此經自一命至九命，咸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皆宗伯正之。注云：「始見命爲正吏者，賈疏云：『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爲正吏也。』案賈謂正吏，對府史胥徒者，蓋據御僕，小司寇，朝士注，並以羣吏爲府史，實則此注當對不命之士而言，若大宰達吏注，云小吏，則通命士及不命之士言之，不盡正吏也。云謂列國之士者，賈疏云：「謂公侯伯爲列國，下云七命賜國，鄭注孝經云：『列士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爲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爲大夫者，賈疏云：「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亦一命者，凡經例積數，皆作壹，注例用今字通作一。」詳酒正疏。典命，無王朝士命數，但王之大夫四命，以次差之，則三命二命一命，宜爲上中下士也。鄭此及下注，皆先舉侯國之臣，次及王臣者，欲先見卿大夫，而後及士也。賈疏謂以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爲首，以王臣亦之，非鄭指也。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者，謂始受王之官職，治其所掌之事也。」再命受服，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玄謂此先鄭義與後鄭略同，但以此一命爲王之中下士，與後鄭異。」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疏〕再命受服者，通典職官云：「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爲也。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爲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疏〕也。注：「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者。』賈疏云：『祭衣服，雖不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鄭云爲上士，則服爵弁服也。』此言再命爲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也。詒讓案：『受祭衣服，謂受助祭於君之服，亦即錫爵時所受命服，曾子問云：『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是也。』蓋命服必受於

君。乃得有之。故禮運以冕弁藏於私家爲非禮。明未受命及黜退者。不得有也。其自祭及朝服。則自作之。故國語魯語云。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詩周南葛覃毛傳亦云。孔疏云。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又月令孟夏。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注云。收繭稅者。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孔疏引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惟稅其繭餘得自入。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孔氏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爲。故禮再命受服。所以有繭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案依皇侃說。則助祭服。外命婦自作。孔則謂外命婦入稅於公官。以其絲織作祭服。還以授卿大夫士。其妻不自織。二說不同。孔氏爲允。云玄謂此受玄冕之服者。以玄冕爲諸侯卿大夫之上服。助祭服之。明此再命受服。皆據受上服言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爲卿者。並據典命爲說。此列國亦專指公侯伯。故別出子男也。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賈疏云。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玉藻注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則公之有孤之國。孤繅冕。卿大夫同玄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卿繅冕。大夫玄冕。士皆爵弁。若然。此注云於子男爲卿。卿當繅冕矣。鄭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案賈疏玉藻注。謂鄭意無孤之國。卿不與大夫同玄冕。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盧注糾鄭之誤。謂卿大夫同玄冕。不以有孤無孤而異。其說甚允。竊謂此注直引典命文。無分別無孤國卿服之義。疑鄭君自易其說。與玉藻注。不必同也。互詳內司服司服疏。云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亦典命無文。以次推之也。云則爵弁服者。賈疏述注。則上有士字。云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則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自公以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助祭服。故士以爵弁爲正也。任大椿云。卿大夫以玄冕爲命服。爵弁以下。其次也。士以爵弁爲命服。皮弁以下。其次也。大宗伯注。謂大夫玄冕。士爵弁。蓋專以大夫士之上服爲命服也。次服所施。等殺或高下。則惟庶乎爵。不庶命數。如天子之土惟三命。與諸侯之卿同。而三命之士惟得爵弁。子男之大夫一命。與天子之下士同。而一命之大夫。得服玄冕。於此見命服從爵。不從命數。大夫士命服。惟助祭得服之。雖朝朔及家祭。皆用命服之次。又云。據注則再命受服兼含。士受爵弁服。但攷玉藻。一命緇韠幽衡。注謂公侯伯之士一命。疏謂緇韠當爵弁韠。大宗伯疏謂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據此則諸侯之上士一命。天子之下士一命。皆得服爵弁矣。又何待再命之士也。今攷月令疏。謂禮再命受服。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然則爵

弁郊廟之服，必再命之士，乃得受，其一命之士，雖得服爵弁，不得受服，內司服，凡命婦供其衣服，注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然則不受服者，公家不供其服，非不得服也，案任逸注義，深得鄭旨，依鄭此注，及士冠禮注，詩周頌絲衣箋說，是天子及五等諸侯之士，命數不同，皆以爵弁爲上服，則雖三命上士，亦不得服冕，而禮器說冕旒，云士三，是士有服冕矣，鄭彼注以爲夏殷禮，殊無塙證，鄭鑄，陸佃，並謂天子上士三命，玄冕，文蒸，黃以周，說同，王昭禹，孫希旦，則謂天子中士再命，亦玄冕，吳廷華，孔廣森，金鑄，則謂天子上中下士，並得服玄冕，以尊卑之等論之，王臣陪臣，服有隆殺，而士獨一同爵弁，非其差也，說苑修文篇云，士服黻，此與玄冕一章之服適合，但上士三命，服章視命數，則宜得有希冕三章之服，是又不止玄冕矣，若然，王臣命服，蓋不以爵爲別異，而兼以命爲差次，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言冕之等不及士，司服，士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及士冠禮士以爵弁，爲三加之尊服，並專據侯國之制，不得以概天子之士也，說文曰部云，冕，大夫以上冠，荀子富國篇及大略篇，皆云大夫裨冕，自虎通義鄉冕篇云，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言冕皆不及士者，以唯天子士乃得服冕，不服冕者多，三命受位，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疏〕注，鄭司亦容據侯國制言之也，互詳典命司服疏，三命受位，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疏〕注，鄭司下大夫之位者，賈疏云，先鄭意以上士二命，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上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名爲上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卽典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況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云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者，典命云，公之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此云列國之卿，卽指公侯伯之卿也，左成二年傳，說晉鞏朔未有職司於王室，杜注云，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是命卿以上，乃受位於王也，賈疏云，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聘天子，不得言位於王，是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士，卽爲王臣也，論語案，依此注說，則小國之卿再命，未得受位，卽不命於天子，故王制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而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引王度記，則云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王制注，依其說，謂彼記文似誤脫，是鄭謂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今攷典命注，引王制，依其元文，絕無改易，以相參證，疑此注義，乃鄭君後定，與王制注說，自不同也，黃以周云，王制，二當

作三。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不列位於天子。王制所言命於天子。皆謂受位於王國。大宗伯三命受位。子男之卿再命。未受位於王。二卿固命於其君。一卿亦非命於天子也。列國之大夫。必受位於天子。而後可謂之卿。其未受位者。於其國雖曰卿。其實大夫也。故晏子曰。惟卿爲大夫。小國三卿。皆未受位於天子。故叔孫穆子曰。諸侯有卿無軍。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韋注。國語有卿。有命卿也。案黃說亦通。但此注依典命。侯伯之卿。同四命。爲已受位。而魯語謂伯無卿。下同子男。則與此經義究不合。古籍岐互。未能決定也。云王之上士亦三命者。上注以王之下士一命。中士再命。以次推之。則王之上士。當三命。與外國之卿同。故詩鄭風褻裳箋云。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是也。

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器。爲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疏」注。鄭司農云。受器。爲器者。簠簋鼎俎之屬。先鄭以器爲祭器。與後鄭說同。而云爲上大夫者。先鄭上注以王之下大夫三命。差而上之。則四命者。當爲上大夫。與後鄭說中下大夫同四命。異也。沈夢蘭云。上大夫。卽序官中大夫。康成謂中下大夫皆四命。按司士。大夫以其等旅揖。中下大夫不同等。非皆四命可知。先鄭是也。案沈中先鄭說亦通。云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通典職官云。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爲之也。賈疏云。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爲祭服。後爲祭器。則儀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今云公之孤四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命卽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言。案受器義。與受服同。蓋器之大者。受之於官。其小者則自造之。杜說最允。但受器者受大造小。則無不具矣。未受器者。唯得自造小器。而大器不具。是具器。卽受器。猶之六命賜官。而後得具官。賈疏與杜義。亦足相輔也。引禮運者。鄭以彼云大夫。卽指侯國卿大夫三命以下者而言。明未受器者。器既不具。則須假。不假而自具。則爲非禮。故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鄭注云。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孔疏云。若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又王制。大夫祭器不假。孔疏引皇侃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禮運謂無地大夫也。案孔說足申鄭義。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者。典命云。王之大夫四命。注云。四命。中下大夫。然則王之中大夫亦四命。此及下注止云下大。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爲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夫者。文不具也。

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疏」注。鄭司農云：「則者，法也者。」大宰注義同。先鄭之意，蓋謂此賜則，與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天問云：「地方九則。」王注云：「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漢書敘傳云：「坤作墜執，高下九則。」顏注引劉德云：「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大司徒土均之法，有九等則，即均平差等之法矣。云出爲子男者，據典命云：「子男五命。」又云：「王之大夫四命，及其出封加一等是也。」云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賈疏云：「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則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賦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爲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爲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爲成國言之，惟公及侯，方其伯三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鄭注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詰讓案，王制注云：「方五百里者，謂之大國，方四百里，方三百里者，謂之次國，方二百里及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然則男方百以上，已得爲國，故典命：「大行人，以子男爲小國之君，此注謂侯以上乃成國者，以下文七命賜國，及左傳成國半天子之軍諸文，參互定之，故與彼異，云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者，賈疏云：「亦是典命文，案此亦常兼中大夫言，云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謂賜爵爲子男也，大司徒云：「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云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者，賈疏云：「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左傳襄十四年孔疏，引此注，作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又釋之云：「如鄭之言成國者，惟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何紹基云：「七命賜國，注兼侯伯，則此注謂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者是也，左傳正義，與此疏不相應，亦與賜國注不相應矣，案何說是也，此下文云七命賜國，與典命侯伯七命相應，故鄭以伯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若如孔本作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是謂伯雖與侯同七命，而尙不得爲成國，則賜國之文，有侯無伯，注何得通言侯伯乎，況此注上云：「賜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與先鄭所云出爲子男義正同，方百里即男之地，二百里即子之地，大夫四命，出封賜地，止得爲五命之子男，若三百里則伯之地，乃六命卿所封，下文七命受國，二鄭注說甚明，段如孔本兼賜三百里之地，是大夫五命受則，得受七命伯之地，非其次也，典命後鄭注，說出封加等，亦云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不云大夫得爲伯，孔所據本延謬，與此經注義，並不合，詩大雅板孔疏，亦謂此注以伯以上爲成國，與左傳疏不同，而又據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及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諸文，謂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爲成國，伯未成國，說亦歧互，不足據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者，以莽制五十里爲則，雖與大司徒子男之地不合，而子男賜則，其名則同，故引以爲證，惠棟云：「主莽傳云：「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士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

九成，衆月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案十里爲成，成百戶，故方百里爲萬戶，方七十里，爲四千九百戶，言五千，舉成數也，方五十里爲二千五百戶，皆與王制合，附城猶周之附庸，自九成至一成，降差以兩，五差計之，合一則二十五成之數，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賈疏云，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爲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爲俗說也，詒讓案，何鄭意則爲子男受地之名，而所受地數，自據大司徒子二百里，男百里，爲正，王制謂子男同五十里，合於俗說，而子男受斥謂周子男五十里者爲俗說，卽大司徒先鄭注所云，今五經家說也，莽制，子男地止二十五成，合於俗說，而子男受則，正合此經，義足互證也，詳大司徒疏，云獨劉子駿等，議古有此制焉者，賈疏云，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太平制禮所定法，故云議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證時有解則爲五十里者故也，案據後鄭說，蓋劉歆等知周有五百里以下之國，又知此經一則有百里二百，六命賜官，鄭司農云，子男入里之制，莽制兼采俗說，蓋與歆等不同，先鄭未據莽制，則亦同而異也，賈說未析，六命賜官，爲卿，治一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官，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疏〕注，鄭司農云，子圍齊，荀偃爲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疏〕男入爲卿，治一官也，也者，先鄭意此賜官，與前壹命受職義略同，謂爲六官之卿，治其常官之事，賈疏云，案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爲王制六命卿，於理不可，故後鄭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加，若毛君之義，出加入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是出加入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爲王卿大夫，其尊如故以爲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並入爲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兮者，以晉侯入爲王卿，謙不敢必常七命之服，故云六兮耳，詒讓案，依無衣詩文，似王朝卿大夫，自有六章之服，詳典命疏，云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者，據典命文，云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此破先鄭子男爲卿，治一官之說，說文山部云，官，吏事君也，家臣亦事其主若君，故謂之官，賈疏云，案載師有小都大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大宰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王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大小都耳，案公卿采邑，有兩卿五大夫等，詳大宰疏，此賜官，卽所謂具官也，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蓋王朝三公采邑，得立二卿五大夫，卿采邑，得立二大夫五士，皆具立兩股伍之制，所謂具官也，

若大夫家邑。雖亦有設官屬。然不得具兩伍之數。故此經六命而後賜官。諸侯之卿。仍不得具官。故論語八佾篇。孔子以管仲官事不攝為非儉。蓋侯伯之卿。與天子大夫同。禮運以大夫具官為非禮。即指諸侯卿大夫言之也。引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言臣僂。實先後之者。左傳文。彼文云。晉侯伐齊。將濟河。中行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妻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言臣僂。實先後之。杜注云。彪。晉平公名。曾臣猶未臣。官臣。守。七命賜國。官之臣。賈疏云。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為官。故荀偃自於晉侯稱官。畿內諸侯臣亦稱官。此經是也。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疏〕注云。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據典命云。侯伯七命。以侯伯始為成國。對上五命賜則。為出就子男未成國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疏〕注云。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據典命云。侯伯七命。以侯伯始為成國。對上五命賜則。為出就子男未成國者。八命作牧。〔疏〕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疏〕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賈疏云。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命也。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為牧。總其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天子。得專征伐之。詒讓案。鄭言得專征伐於諸侯者。謂得專征當州諸侯。欲見不得征五侯九伯也。此州牧亦通稱州伯。詳後疏。詩衛風伯兮孔疏。引鄭答臨頤。引公羊桓五年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案據鄭答周禮難義。則七命以下諸侯。亦得從征伐。但不得專耳。鄭司農云。一州之牧者。謂牧為一州之長。九州則牧有九人。亦詳大宰疏。云王之三公亦八命者。據典命文。王之三公不得作牧。但命數同耳。九命作伯。〔疏〕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伯者。上公即三公也。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又云。王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加一等。知為二伯者。據王制。天子之老。為左右二伯。注云。老謂上公是也。王制。又有八伯。即上文八命之州牧。與東西二伯異。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稱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自虎通義封公侯篇云。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春秋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者主其易。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

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案班說東西二伯，雖義多牽傳，然亦謂二伯以三公爲之，與鄭說同。云得征五侯九伯者，明不止得專征諸侯也。左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疏引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案杜注亦同。左傳所云，據太公而言。太公封齊，雖爲侯爵，然亦以三公爲二伯，故得齊此殊典。五侯九伯之說，鄭與賈服杜異。詩鄭風旂丘孔疏，引鄭注答張逸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何云夾輔之有也。依鄭志說，則九州，州以一侯爲牧，故言五侯。九牧，每一牧，又以二伯佐之，九州通有九侯十八伯，二伯中分天下，每一大伯，分統四侯半，及小伯九，以整數言之，故云五侯九伯。其說殊迂曲。左傳孔疏，斥其事無所出，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殆非過論。竊謂左傳九伯，當從賈服杜說，爲九州之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其所謂方伯八伯，卽上文作牧及掌交之九牧，與左傳九伯亦同。左傳伯有九，彼云八者，王制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雖八九校數少差，要之周之州伯，卽州牧之通稱，殆無疑義。鄭以王制爲殷法，彼注謂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實則周之州牧，亦未嘗不稱伯也。考之經傳，周時止有東西二大伯，及一州之牧伯，並無州牧下，更立二小伯，九州十八伯之說。詩旂丘序云，賈衛伯也。衛伯蓋亦爲一州之牧，自鄭彼箋，誤以周制使伯佐牧，謂之州伯，賈孔禮疏，牽於其說，糾繞殊甚，今不悉論。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者，爾雅釋詁云，伯，長也。掌客云，諸侯長十有再獻，注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公羊莊四年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彼注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先鄭蓋依彼文謂方伯，爲卽分陝二伯，以其東西分主各長一方之諸侯，故謂之方伯也。然王制，方伯與八州八伯之文相屬，是又以方伯爲卽州伯，又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而後鄭聘禮注，謂牧有三監，是後鄭亦以彼方伯，爲卽牧伯也。詩施氏敘，上云賈衛伯，下又云，賈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則詩敘方伯，亦指牧伯而言。故孔疏云，方伯皆謂州長，州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又左哀十三年傳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杜注云，伯王官伯，侯牧方伯，此亦謂二伯爲王官伯，方伯爲侯牧，王制毛詩左氏義，與曲禮異。後鄭謂殷制八州牧爲八伯，周制九州十八伯，爲佐牧之伯，皆非分陝之伯，與先鄭說亦異。賈疏謂方伯可及州牧并二伯，蓋欲爲曲禮王制及二鄭作調人，然非先鄭指也。又案依先鄭此注義，則二伯方伯，並取長爲稱，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五經異義云，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述職也，何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欲抑之也，三公，

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而行天下。爲其威故抑之，明有所屈迫也。許以伯爲屈抑之稱，義殊牽強，不及先鄭詁之允也。

周禮正義

卷三十五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等、猶齊。〔疏〕以玉作六瑞者。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瑞、信義。與敍官注同。此六瑞。卽執之曰瑞。白虎通義文質篇云。五瑞。謂圭璧琮璜璋也。則又卽下文六器之屬。蓋玉器之通名矣。互詳典瑞疏。云以等邦國者。賈疏云。此有王之鎮圭而言邦國者。以邦國爲圭也。注云。等、猶齊等也者。廣雅釋詁云。等、齊也。齊等邦國者。謂以瑞信齊。王執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疏〕王執鎮圭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鎮圭尺一之。無使有差僭也。王執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瑱飾。圭長尺有二寸。〔疏〕有二寸。王者執以祀天地。曲禮孔疏云。天子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知者。典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案鄭孔說與馬同。注云。鎮、安也者。廣雅釋詁同。云所以安四方者。職方氏注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王執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方。故象彼爲文。國語周語云。爲摯幣瑞節以鎮之。韋注云。鎮、重也。重與安。義亦相成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瑱飾者。玉人注云。瑱、文飾也。六瑞之瑱飾。經無文。鄭皆依其名義推之。大司樂四鎮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職方氏。九州有九鎮。內含有五嶽。鄭意此鎮圭。卽瑱刻爲山形。以山莫大於鎮。故以爲名。非謂必分象會稽等四山也。依鄭說。六瑞並有瑱。禮器云。大圭不瑱者。謂玉笏之。公執桓圭。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瑱。瑱也。與六瑞不同。云圭長尺有二寸者。據玉人注。公執桓圭。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爲瑱。飾。圭長〔疏〕公執桓圭者。以下皆五等諸侯。朝見於王。及自相朝。所執之瑞也。玉人謂之命圭。觀禮謂之瑞玉。穀九寸。〔疏〕梁定八年傳謂之封圭。說文土部云。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从重土。楚爵有執圭。重文圭。古文圭。从玉。案許說本此經。又說苑修文篇云。諸侯以圭爲贊。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剛。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贊。摯瑞義同。桓

字亦作璫。說文玉部云。璫。桓圭。公所執。依許義則璫爲公圭。正字經典。通假桓爲之。鄭以桓圭取雙植爲義。則桓非假字。與許義異。注云。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者。賈疏云。案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典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上公也。通典寶禮。引高堂隆云。周禮。公執桓圭。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八命之公。與王諸道。則執璧。案高堂說是也。三公之執有二。九命者執桓圭。故書。金縢說。周公秉圭。八命者唯執璧。故射人云。三公執璧。互詳彼疏。云雙植謂之桓者。賈疏云。桓謂若屋之桓楹。案檀弓云。三家視桓楹。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豎者而言。桓若豎之則有四棱。故云四植。植。卽棱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棱著圭不見。唯有上二棱。故以雙言之也。檀弓孔疏云。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卽今之橋旁表柱也。周禮。桓圭而爲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有四柱。但璫爲二植。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黃以周云。鄭注檀弓云。四植謂之桓。此云雙植。蓋據一面言之。案黃說是也。桓圭蓋兩面。而各琢二棱。合之爲四棱。正與四桓楹相似。賈似誤以爲一柱而有四棱。孔疏亦未析。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者也。圭上圓銳。下覆象棟宇。兩面爲桓象四楹。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桓者柱。柱者所以安上。明宮室棟梁之材。非柱不安。象上公方伯佐王治天下。所以匡輔王國。爲王所憑安也。云桓圭。蓋亦以桓爲璫飾者。與鎮圭以四鎮爲璫飾同也。云圭長九寸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亦云桓圭九寸。並據大行人及玉人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身圭。以保身。圭皆長七寸。〔疏〕注云。信當爲身。聲之誤也者。釋名釋形體云。身。身。伸也。可屈伸也。案信伸。古今字。故定爲身之聲誤。云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璫飾者。說文呂部云。躬。身也。是身躬義同。並指人之形體也。御覽珍寶部引三禮圖云。信圭。謂圭上琢爲人頭身之形。躬圭。謂圭上琢爲四體之形。案信圭。蓋僅具頭身。躬圭。則兼琢四枝。爲別異也。云文有龜螭耳者。鄭意謂信圭文縹。躬圭文麤。以此爲差。猶玉人注。以加文飾。殺文飾。爲大璋中璋之差是也。曲禮孔疏引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爲信。其文縹細。曲者爲躬。其文麤略。賈士相見禮疏。亦以信圭爲信伸通。段玉裁云。信。古伸字。伸圭躬圭。同像人形爲璫飾。而伸圭人形直。躬圭人形微曲。躬或從弓。取躬窮意也。陳祥道。陸佃。鄭鏐。方苞。姜兆錫。莊有可。俞樾。說並略同。案此說亦本江南諸儒而不破字。其義較鄭爲長。然則信躬又以所刻人形曲直爲別。不徒璫文龜螭之判矣。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文縹細者爲信圭。文麤者爲躬圭。信者取忠信謹敬以事上。躬者欲其謹行而保其身。案崔讀信如字。非鄭義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釋破信爲

身之義。明身躬同象人身。欲見侯伯皆當慎行以保其身也。崔靈恩以此爲專釋躬圭。未析。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云圭皆長七寸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亦云信圭七寸。躬圭七寸。並據大行人玉人。文。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飾。〔疏〕注云。穀所以養人者。說苑修文篇云。五穀者。以奉宗廟。或以蒲爲瑤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疏〕養萬民也。鄭意穀爲民食。人賴以養。子所執璧象之。欲其能養民也。云蒲爲席。所以安人者。說文艸部云。蒲。水艸也。可以作席。案司几筵之蒲筵。卽蒲席。蒲席。人藉之以安。男所執璧象之。亦欲其能安民也。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執蒲璧以象天地所生之物。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蒲璧柔滑。義與鄭異。荀子不苟篇云。與時屈伸。柔若蒲葦。男於五等最卑。故取柔順爲象。馬傳義亦得通。云二玉蓋或以穀爲飾。或以蒲爲瑤飾者。孔繼汾。段玉裁。並謂以穀爲下。說瑤字。是也。案典瑞穀圭注云。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此穀璧。當亦與穀圭同。又山海經西山經云。瑾瑜之玉。堅栗精密。郭注云。玉有粟文。所謂穀璧也。案彼堅栗疑堅栗之譌。郭妄說不足據。云璧皆徑五寸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亦云。穀璧蒲璧五寸。並據大行人文。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賈疏云。據上文。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之言至所。〔疏〕以禽作六摯者。釋文云。摯。本或作贊。阮元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摯以自致。〔疏〕云。廣韻六至下引以禽作六贊。云本亦作摯。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摯。握持也。引申爲人所執摯之稱。贊卽摯之俗。說文女部又云。摯。至也。引虞書云。雉摯。則古文又以摯爲之。禽者。鳥獸之總名。詳庖人疏。賈疏云。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爲主也。案莊公傳。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尙書五玉亦云贊。則玉亦是贊。此上下文玉爲瑞。禽云贊者。此以相對爲文。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贊爲文。注云。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者。賈疏述注。所執。作執之。案摯執。至致聲。義並相近。爾雅釋詁云。摯。至也。士相見禮注云。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說苑修文篇云。贊者。所以贊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臣見君有贊何。贊者。執也。贊已之誠。致已之惓惓也。王者綠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鵞。工商執雞。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續。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續。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疏〕孤執皮帛。卿執羔者。此辨孤以下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疏〕見君。及自相見之摯也。王國與侯

國諸臣並同。通典寶禮引高堂隆云：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案高堂並用鄭義，云大夫執鴈，士執雉者，通典引高堂隆云：大夫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士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士也。府史以下，至于比長，庶人在官，亦謂之士。案此當作鄭義，彼謂鄰長等不命之士，亦執雉，於義得通，但謂府史胥徒，得與士同擊，恐非。云庶人執鷩，工商執雞者，說文片部云：庶，屋下衆也。案庶人即齊民，賈後疏謂指府史胥徒，則在官在野，其擊同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謹案周禮說五玉，擊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擊，此許駁此經庶人以下有擊之說也。陳壽祺云：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擊，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擊明矣。案陳說是也。注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者。賈疏云：案聘禮束帛加璧，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束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爲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爲之飾者，凡以皮配物，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爲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之，但皮與帛爲飾耳。案鄭云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者，謂以皮包裹帛之表爲飾也。賈謂若小行人璋以皮等，爲皮設於庭，不知小行人馬皮等，皆爲庭實，此後注明云凡擊無庭實，何得援彼爲釋邪？賈說不可從。云皮，虎豹皮者，賈疏云：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執虎豹之皮者，義取有文而能服猛，詒讓案小行人六幣，璋以皮，注亦釋爲虎豹皮。管子揆度篇云：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武即虎字。彼蓋亦謂以皮爲擊也。尹知章注釋爲裘，失之。云帛如今璧色絹也者，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夫人玄纁束帛加琮，鄭注亦云：帛今之璧色絹也。說文帛部云：帛，絹也。糸部云：絹，帛也。二字互訓。凡璧以白爲貴，漢之璧色絹，即白色也。黃以周云：鄭云帛如今璧色絹，明其與璧同色。有異玄纁者，璧色白，鄭注虞書三帛，謂赤黑白三色。孔注意同。案黃說是也。聘禮享君束帛不著色，享夫人束帛則著其色，曰玄纁。明上束帛如其本質爲白色。此注即釋據彼經爲釋，亦兼明此經凡帛不言色者，並是自絹不染者也。孔廣森則謂此帛當爲玄纁束帛，敖繼公、胡培壅、並謂聘禮享君帛不著色，當爲玄纁，於義亦通。至書舜典修三帛，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云：三帛，三孤所執也。書孔疏引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僞孔傳說與王同。檀漢祭祀志劉注，引范寧書注云：玄纁黃，三孤所執。王孔謂公之孤執玄帛，不及王之孤，范則謂三孤分用三色帛，似皆以意推之。據舜典疏引鄭書注，以三帛爲薦玉之絹，則不如馬王說。孟子滕文公篇趙注，又云匪賦

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此亦以束帛爲玄纁。而謂諸侯通執帛。與此經五等之學尤不合。皆不足據。云羔。小羊者。羊人注同。說文羊部云。羔。羊子也。云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士相見禮注云。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說苑修文篇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卿以羔爲贊。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春秋繁露執贊篇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謫。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贊。公羊莊二十四年何注云。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謫。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案董何說與鄭異。云鷹取其候時而行者。士相見禮注云。鷹取其候時。飛翔有行列也。春秋繁露執贊篇云。鷹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贊。說苑修文篇云。鷹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大夫以鷹爲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公羊何注云。鷹取其人在人上。有先後行列。說並與鄭異。王引之云。鄭蓋以鴻鷹釋之。鴻鷹春去秋來。故曰候時也。其實大夫所執之鷹。直謂鵠耳。古者謂鵠爲鷹。故膳夫六牲有鷹。豋典。二牲一死贊。馬注曰。二牲。羔鷹。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若非常畜之鵠。不得謂之牲也。羔鷹皆常畜之物。而雉則野物。不畜於人。得之則死。故曰一死。若以鷹爲鴻鷹。則中於增繳。斃於網罟。與雉皆爲死物。書何以獨謂雉爲一死乎。且鴻鷹孟春北去。仲秋始來。中閒數月無鷹之時。大夫將何以爲贊乎。然則謂大夫執鴻鷹。非事實也。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始以鷹爲鴻鷹。而說苑白虎通因之。則其誤久矣。蓋執贊之禮。漢世已廢。故不知大夫所執之鷹爲鵠。而以爲鴻鷹也。不然。則在野之鷹。或曰鷹。或曰鴻鷹。或曰候鷹。稱名至無定矣。而執贊之禮。何以經傳皆言執鷹。絕無言執鴻鷹者乎。以是言之。殆非鴻鷹。案王說是也。江永、方苞、孫志祖、黃以周、說並同。士昏禮。納采用鷹。亦攝盛。用大夫摯也。凡此經鷹並爲鵠。詳食醫疏。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釋文云。介或作分。案分介。亦字形相近而誤。詳內宰疏。士相見禮云。士相見之禮。擊冬用雉。夏用鴈。注云。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鴈。備臭腐也。說苑修文篇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士以雉爲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攝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公羊何注云。雉取其耿介。云鷹取其不飛遷者。賈疏云。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鶩。鶩卽今之鴨。執之者。象庶人安土重遷也。案曲禮云。庶人之摯。匹。鄭注云。說者以匹爲鶩。孔疏云。野鴨曰鶩。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爾雅釋鳥云。舒鳬。鶩。舍人及李巡云。鳬。野鴨名。鶩。家鴨名。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爲鳬。說苑修文篇云。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贊。云難取

其守時而動者。說文佳部云。雞。知時畜也。新序雜事篇云。雞。守夜不失時信也。此謂工商執業通貨。欲其不失時。故取雞之守時而動者。以爲質也。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引以證天子之臣。所執羔鴈。當飾以績也。鄭彼注云。績。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孔疏云。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云白雉以下。執之無飾者。賈疏云。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無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公羊隱八年徐疏。引鄭尚書如五器注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擊之器者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詒讓案。鄭彼注有飾雉。與此不同。未知孰是。云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擊以布。不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者。彼文云。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驛執之。注云。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上大夫。卿也。如驛執之者。秋獻驛有文當殺之。故飾以布也。云然則天子之孤。飾擊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與者。賈疏云。欲以天子諸侯卿大夫飾擊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詒讓案。此鄭以意定之。以虎皮尊於豹皮。即以爲天子諸侯之孤飾擊之異也。通典引高堂隆云。孤副公與王論道。尊於六卿。其執質以虎皮束帛。公之孤。規聘于天子。及見于其君。其質以豹皮束帛。亦用鄭義。士相見禮注。別載孤執驛之說。與此經不合。彼注亦不言天子諸侯之孤。蓋鄭所不從。自虎通義文質篇云。卿大夫質。古以麋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艸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驛執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班說又謂卿大夫質有古今之異。亦以意定之。無據證也。云此孤卿大夫士之擊。皆以爵。不以命數者。賈疏云。天子孤卿大夫。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稱卿。皆執羔。爵稱大夫。皆執雁。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數及爵。皆執羔。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也。詒讓案。依鄭此注義。則諸臣之擊。皆以爵。不以命數。又王臣與侯國之臣爵同。則擊亦同。惟以飾爲異。此鄭據三禮經記。參互考定。精瑣不易也。左定八年傳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杜注云。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孔疏云。賈逵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案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鴈。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賈何以計命高下。妄稱禮乎。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唯卿爲大夫當

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案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皆云卿。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執羔不執鴈。又士相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是諸侯之卿。必執羔矣。安在於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傳文之乖於禮者。爵是卿也。皆當執羔。趙鞅。荀寅。不應執鴈。此是當時之失。失於偏下。以晉卿失於偏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賈言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矣。魯人於是始知執羔爲尊。成亦效晉。唯上卿一人獨執羔耳。未必卽能如禮。諸卿皆執羔也。案依賈說。則擊以爵。兼以命數。依先鄭說。則王臣與侯國之臣。降殺一等。其說與此經及士相見禮。並不合。宜孔氏之糾其誤也。但晉三卿爵同擊異。魯羔鴈尊卑俱并。並與禮違。是則衰世沿襲之失。司約所以有治擊之約與。又案依鄭賈義。凡擊皆依執者之爵爲降殺。不視所見之人爵位爲次。惟聘禮。卿大夫勞賓云。大夫奠鴈。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彼注兼據掌客職文。而謂卿擊有降用鴈。則與禮例不合。恐不塙也。云凡擊無庭實者。別於小行人六幣有庭實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疏〕以玉作六器者。說文器部云。器。皿也。此引申爲凡禮神玉器之稱。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爲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唐郊祀錄引五經通義云。禮神川玉者。猶臣子爲質也。賈疏云。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唐會要。王起請造禮神九玉。議引三禮義宗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卻收。祀神者與牲俱燎。案崔氏以禮神之玉。與燎玉異。是也。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亦謂祭天先燔玉。至設正祭。乃置禮神之玉。與崔說略同。惟鄭以此與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等。同爲初祭禮神之玉。若如其說。則此當通舉十器。不宜別出六器。且彼四器不論尊卑。皆川圭璋。又皆有邸。與此六器絕不類。則其用不同可知。鄭說殊不足據。黃以周云。徐邈云。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園丘與郊。各有所施。徐以爲璧奠圭執。則下文圭璧以祀日月。鄭注圭。其邸如璧。是圭璧與四圭有邸。同爲圭也。圭璧以奠神。則四圭有邸。安見其自執邪。如謂圭璧亦其所自執。又與朝日執鎮圭之文相戾。且禮日又用何玉。案黃說是也。徐謂園丘南郊。同執四圭。得之。而謂禮神別用玉。則非是。今考定此六器。別爲禮方明之玉。非正祭時禮神之玉。詳後疏。云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書金縢文。彼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

疾弗豫。周公爲三壇同壇。爲壇於南方北而。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圭、彼從古文作珪。此經注並作圭。僞孔傳云。璧以禮神。植、置也。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爲贊。孔疏引鄭書注云。植、古置字。則鄭說與孔同。故引以證用璧禮神之事。但彼植璧爲禮三主之神。與下經著璧禮天。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蓂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疏〕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者。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日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疏〕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放櫟公謂此六器。卽禮方明之玉。金榜云。六器文。次六瑞六贊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贊。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典瑞。璜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觀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鄭以六器。爲閭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天以四圭。地以兩圭。其族上帝亦以四圭。與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祭也。牲用騂。又與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者異性。然則六器爲祀方明所用甚明。案放金說是也。惠士奇。秦蕙田。盛世佐。凌廷堪。孫希旦。莊有可。說並同。唐虞有六宗之祭。六宗者。天地四方之神。禮漢書祭祀志劉注。引尙書大傳說六宗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書葬典孔疏引馬融說。亦以六宗爲天地四時。伏馬說。與此天地四方略相類。但四時所迎者。卽五帝五神。雖未嘗不咳於四方天地之中。而六宗實非專祀五帝五神也。周無祭六宗之文。而朝覲會同有方明。漢書律歷志。又引伊訓說。伊尹祀于先王。誕寶有牧方明。蓋商周方明之神。卽唐虞六宗之遺典。觀禮以方明爲盟神。楚辭九章惜誦。說誓事云。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王注以六神爲卽六宗。以禮考之。亦卽方明之神。彼於六神之外。特舉五帝。明方明泛禮衆神。不專屬五帝矣。況五帝有黃帝。而方明不及中央。六天純天神。而方明兼及地示。名殊禮異。不辨可知。又國語越語。越王腎范蠡封地云。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云。鄉、方也。四方神主。蓋誓盟事相因。其神同。皇天后土卽禮天

地。四鄉地主卽禮四方。彼此亦可互證。推核禮意。蓋大會同。會合羣神以詔盟誓。其神衆多。不可盡設其主位。故爲方明通舉六方之神。合而告禮之。以其神之尊貴言之。則云六宗。以其神之著明言之。則云方明。其義一也。其禮無所專主。本與二郊四時之特祀。及明堂大饗之祭不同。且因事告禮。當有牲幣。而無迎尸獻酬之節。與祭禮隆殺亦迥異。故不謂之祭。而謂之禮。觀禮又有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等。亦猶是也。觀禮注云。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又云。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蓋誓告禮殺。則不可以用常祭之牲玉。故特依方色。作此六器。而牲幣亦放而制焉。此其差次之精。不容淆混者也。續漢祭祀志注。引司馬彪。按此經以說六宗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案司馬彪雖不以此六玉爲禮方明。然以六宗羣神爲釋。則正協古義。足正鄭誤。又案觀禮注。說方明六玉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賈彼疏據司盟注。謂彼上下四方之神。專指日月山川。雖亦在其中。而義無專屬。殆無疑義。觀禮上與東方同圭。實則止五玉。神。下及四方。則分禮地示。日月山川。雖亦在其中。而義無專屬。殆無疑義。觀禮上與東方同圭。實則止五玉。自不若此經六玉之完備。金定爲文誤。實爲允當。典瑞。斂尸六玉有琮。注亦以爲取象方明。則鄭亦謂禮方明。玉宜有琮矣。六琮。詳前疏。方明互詳司盟司儀疏。又案蒼璧者。廣雅釋器云。蒼。青也。毛詩小雅采芣傳云。蔥。蒼也。爾雅釋器云。青謂之蔥。郭注云。淺青也。據毛郭說。則蒼蔥並青之淺者。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此蒼璧。卽水蒼玉。與下青圭色小異。賈疏云。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而天不用玄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鄭意此六玉。爲圓丘方丘及五時迎氣之玉也。冬至圓丘祭昊天上帝。卽北辰耀魄寶。詳前疏。賈疏云。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圓丘者也。詒讓案。鄭說此禮天。不謂夏正南郊祭受命帝者。以郊特牲祭法。並說郊用騂犢。而此下文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天用蒼犢。與彼異。故典瑞注。謂南郊祭受命帝。用四圭有邸。與圓丘異玉也。張履云。此云禮天地。則告禮也。故下云皆有牲幣。若圓丘之祭。則牲又何待言有哉。四圭有邸。則圓丘用之。故書祀也。案張說是也。圓丘祭昊天。當與南郊同用四圭有邸。若如鄭說。以此爲圓丘之祭。典瑞四圭有邸。爲祭南郊。則昊天尊於受命帝。反降用璧。而不與四圭之重器。不亦僭乎。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崙也者。釋文作混淪。云混。本又作崐。淪。本又作崐。宋建陽本作崐崙。盧文弨云。崐崙。說文山部無之。水部有混淪。知古皆借用也。史記又作崑崙。陸氏於大司樂云。崐崙。混淪則混淪也。各依字讀。非也。案盧校是也。崐崙。崑崙。皆俗字。說文卑部。水部。並止作崑崙。司儀注引爾雅同。混淪則混淪也。賈疏云。崑崙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黃琮禮崑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鼗鼓鼗鼓。夏日至

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是卽與此同也。曲禮孔疏云。崑崙者。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礬配閼丘。亦當配方澤也。詒讓案。鄭謂此禮地非北郊祭地者。以依牧人陰祀用騂牲。北郊與南郊相對。牲用陰陽之色。不得依玉色用黃牲。故典瑞注。謂北郊祭地。玉用兩圭有邸。不知方丘亦當用四圭。無異玉也。又方丘祭大地之神。鄭依緯書。謂祭崑崙。考大戴禮記公冠篇。附載祭地祝辭云。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不稱崑崙。則緯說不足據。互詳典瑞疏。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者。以下並謂四時迎氣。分祭五帝也。月令孟春云。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又云。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祭法孔疏。引鄭志雜問志云。春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據鄭志此說。其則句芒以下五人神。皆配食於庭也。鄭意迎氣祀五色帝。亦用方色之玉。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五經通義。說祀五帝云。牲幣及玉。各依方色。御覽禮儀部引蔡氏月令章句。亦據此經以釋五時迎氣之玉。並與此注義同。今定此禮。四方用青圭等爲告禮方明。其五時迎氣。常亦用四圭有邸。與南郊同。以迎氣亦正祭。不宜與方明同玉也。云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者。月令孟夏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又云。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注云。迎夏。祭赤帝靈威怒於南郊之兆也。云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者。月令孟秋云。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又云。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者。月令孟冬云。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又云。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注云。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賈疏云。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爲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爲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案依鄭賈說。則迎氣卽祭五帝。而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唐郊祀錄云。馬融、盧植、王肅、賈逵。皆以迎

者。迎四時之氣。祭者。五人帝大昊等是也。月令孔疏。引蔡邕說。與賈馬同。此並謂迎氣不祭五天帝。又分迎與祭爲二。與鄭說異。不足據也。又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季夏迎中郊。玉用黃琮。郊特牲孔疏云。五時迎氣。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爲亦用黃琮。熊氏以爲亦用赤璋。蕭崇義云。案祀五精之帝。玉幣各如其色。季夏土王而祀黃帝。禮用赤璋。獨不如其色。於理未允。準孔義。依先師所說用黃琮九寸爲當。案大宰賈疏。亦謂禮中央之玉用赤璋。蓋依熊安生說。通典吉禮及孔疏。則並依蔡邕說。謂常用黃琮。但此經禮方明之玉。本無中央。其季夏迎祀黃帝。玉當亦用四圭有邸。不用黃琮赤璋等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卽下璧圓象天等是也。云璧圓象天者。說文玉部云。璧。瑞玉圓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璧者。方中圓外。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川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祀昊天五精帝。圭璧琥璜。皆長十二寸。以法十二時之義。蕭崇義云。隋潘徽江都集禮。依白虎通說璧好方。案鄭玄。阮湛。梁正等圖。禮天圭璧。皆長九寸。蓋遵周禮玉人職守九寸之璧。好三寸而圓。取以爲法也。知璧好圓而不方者。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今以九寸之璧。三寸之好言之。若好方則四角侵璧肉。而不成其倍。失爾雅之義也。又引阮鄭二圖云。蒼璧九寸。厚寸。案班說璧好方。殊謬。蕭氏所之是也。崔以此六玉。爲祀昊天及五精帝。亦依鄭義說圭璧尺度。與阮鄭圖不同。黃以周云。玉人云。璧好三寸。附雅云。肉倍好謂之璧。故鄭阮禮圖云。蒼璧九寸。崔氏以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例之。故云圭璧皆長尺有二寸。兩說各有依據。今從崔說。云琮八方象地者。說文玉部云。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鉦。徐鍇繫傳云。謂其狀。外八角而中圓也。黃以周云。地分八方。始於易八卦方位。琮有角。取諸此。漢碑所圖。或作五角。或作十角。陳祥道說四角謬。案黃說是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圓中牙身方外曰琮。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案鄭云八方者。謂爲鈍角八觚。班云牙身。則似據玉人大琮射四寸言之。牙爲銳角。非琮之恒制也。又班氏以琮爲四方之玉。與此經義亦不合。五代會要引阮氏圖云。黃琮無好。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放地數之十。蕭氏禮圖又引義宗云。黃琮十寸有好。蕭崇義云。江都集禮依白虎通說。琮。外方內圓有好。案黃琮八寸而無好。玉人職云。琮八寸。其黃琮取寸法於此。其玉人職說諸琮形狀。並不言好。故知諸琮本無好也。又云。黃琮比大琮。每角各刻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案蕭從阮說。與崔潘不同。琮有好與否。經注並無文。依許君說。似車鉦。車鉦中空以函軸。琮形似之。則是有好矣。白虎通義。圓中。對璧方中。則亦似謂有好。潘徽說殆不誤。以下五玉。蕭義並與崔異。疑皆本阮鄭圖也。黃以周云。白虎通義。圓中。外方曰琮。謂牙以內。其形本圓也。又云。

內圓外直，外牙而內湊，外牙申言直，內湊申言圓，牙雖衰刻，視內圓爲直，內圓非孔，故曰內湊，湊者，合也，豈孔之謂乎？案黃據阮圖舊義，申白虎通說，似亦可通，今并存在以備考。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圭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萬物之始，莫不自潔，圭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上兌卽上銳，並據剡上寸半言之也，說文土部云，圭，瑞玉也，上圓下方，許云上圓者，以圭上銳爲鈍角，故聘禮記注，亦云剡上，象天圓地方也，是許鄭義不迕也，肅崇義云，青圭亦九寸，厚寸，博三寸，剡上，各寸半，云半圭曰璋者，說文玉部云，半圭爲璋，公羊定八年傳云，璋判白，何注云，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璋，半圭，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璋之爲言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肅崇義云，赤璋九寸，案公羊何注又云，璋者，所以郊事天，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春秋縣露門祭篇，亦以奉璋爲文王之郊，彼並謂南郊祭受命帝用璋，與此經不合，不足據，云象夏物半死者，賈疏云，夏時齊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賈疏云，謂以玉爲虎形，猛，與屬四方，是象秋嚴也，肅氏三禮圖引鄭圖云，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孔廣森云，肅圖琥作虎形，疑未必然，六玉之名，半圭曰璋，半璧曰璜，琥當是半琮耳，蓋琮之制，外爲捷盧，若鋸齒半之，則背上有齟齬刻者似伏虎，故謂之琥，猶爵之象爵，亦非作鳥形也，鄭司農說牙璋，琿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然則刻齒卽虎象似矣，案孔說是也，琥作虎形之說，左傳昭三十二年孔疏亦同，但六瑞五玉，未有刻爲物形者，雖古說似不可信，說文玉部云，琥，發兵瑞玉，爲虎文，龍、禱旱玉也，爲龍文，二篆相次，考御覽珍寶部，引呂氏春秋，段成式酉陽雜俎，並有戰鬪用琥，大旱用龍二語，今呂覽佚此文，許蓋別本，彼書與此經典瑞玉人諸玉義，不相應也，云半璧曰璜者，賈疏以爲逸禮記文，說文玉部云，璜，半璧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璜者，橫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肅崇義云，玄璜九寸，云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璧圖象天全見，今璜半之，故象天半見，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以從爵，若人〔疏〕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者，食醫注云，放，猶依也，牲幣各依放六器之色，蓋天以蒼幣蒼牲，地以緇幣黃牲，東方牲幣與天同，南方以朱幣騂牲，西方以素幣白牲，北方以玄幣黝牲，公羊僖三十一年何注，引禮祭六宗，牲角尺，此牲約與彼同，孫希旦云，此謂大朝覲之時，所以禮方明者，非祀天之禮也，方明非正祭，嫌不用牲幣，故曰皆有牲幣，案孫說是也，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用其方之色牲，明用方色牲，唯四望爲然，天地五帝五神，皆尊於四望，

則牲用騂騂。不依方色。然則圜丘祭昊天。當與南郊受命帝。同用騂牲。方丘祭大地。當與北郊后土。同用騂牲。不
用蒼牲黃牲也。論語堯曰篇。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書湯誥孔疏。引鄭論語注。謂用玄牡者。爲總告五方之
帝。而用皇天大帝之牲。彼殷禮。祀昊天用正色之牲。則周祀昊天。亦宜用正色之牲可知矣。舊唐書禮儀志。長孫無
忌等議。祭天地燔瘞之牲。依此經用蒼黃。壇牲依牧人用騂騂。此亦牽傳鄭義。不知此經爲禮方明之牲。與正祭無涉。
強生分別。並誤。五時迎氣。則五帝當用騂牲。五帝當用騂牲。亦不必用方色之牲。鄭賈誤以此爲圜丘方丘及迎氣之
牲。故牧人注以陽祀用騂牲。爲祭天南郊。陰祀用騂牲。爲祭地北郊。不及圜丘方丘。非也。知五帝五帝牲用騂騂者。
詩小雅大田云。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彼云禋祀。則方中宜有天神。當依甫田毛傳義。以方爲迎四方氣於郊。騂黑即
牧人之騂牲。騂牲也。此即五帝五帝。不用方色牲之塙證。大田傳以黑專指羊豕。鄭箋又以彼方爲祈報四方之神。不爲
迎氣。義並未允。史記封禪書。載秦襄公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黃牛羝羊。騂黃並與騂色近。秦蓋沿用周制。
故雖祀白帝而不用白牲。此亦五帝牲。不必依方色之證也。郊特牲及詩周頌我將孔疏。又謂大饗五帝於明堂及大雩。
並用五色之牲。經注並無文。恐皆不塙也。互詳牧人疏。注云。幣以從爵者。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
帛以侑。彼食禮無獻酬。故幣不從爵。凡祭祀之禮有獻尸。則有從爵之幣也。賈疏云。知幣是從而非禮神者。若是禮
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案
鄭賈說亦非也。此禮天地四方。乃告禮。非正祭。無迎尸獻酬之節。則此幣自是禮神之幣。非從爵之幣。注說不可從。
通典吉禮。說郊天禮神之主。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引此經文爲釋。杜以此爲郊禮。雖與鄭異。而亦非經義。
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賈疏云。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
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
亦有幣之從爵也。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佚。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
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蕩滌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
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
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
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
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燥。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

育其「疏」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者，以下並通論禮樂之精義，所以致中和而育民物也。大司徒云：以五禮防萬民，類「疏」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彼以禮樂施教，此以禮樂成德，其事略同，凡云防之者，皆以防其德之過，使有所止也。注：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說文心部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白虎通義情性篇云：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案先鄭意，此陰德，與大司徒陰禮義略同，然亦兼取陽性陰情爲義，故釋爲男女之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情性雖有陰陽之殊，而情發於性，有生所同，故云天性生而自然者，即釋經天產之義，後鄭亦訓產爲生而義異，云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者，過時、謂男女年過三十二十而不嫁娶，先時謂未及年而嫁娶也，血氣未定，論語季氏篇文，云聖人爲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者，泆、釋文作失，云本亦作佚，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媒據氏文，云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者，釋名釋天云：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先鄭意，六情雖皆屬陰，然男女之情，尤隱在內而不宜露，故經獨謂之陰德也，云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者，謂若農圃虞衡之屬，分取地之所生之物，以致富也，以其宜露於外，故以屬陽德，先鄭蓋以地產爲地生之物，大戴禮記四代篇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地性、即地生，與先鄭義略同，後鄭亦以地產爲地生之物，而義亦異，云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與道人之正性者也者，滌蕩、釋文作蕩滌，史記樂書云：故博採風俗，協比聲律，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是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云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者，此先鄭附著別說也，白虎通義情性篇云：性者、生也，與產義同，故先鄭又以地產爲土地生人之性各異也，今以經考之，天產地產之說，當以後鄭爲正，先鄭諸說並失之，云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者，此並土地生人之異性也，史記貨殖傳云：齊其俗寬緩，西楚其俗剽輕，易發怒，漢書地理志云：齊詩曰：子之營，遭我虛囷之閒，又曰：嗟我於著乎，而亦其舒緩之體也，論衡率性篇云：齊舒緩，楚促急，云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者，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是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云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者，釋名釋天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先鄭謂分地利以致富，及或說土地異性之類，二者皆露見於外者，故經謂之陽德，對陰德爲隱而不露者也，云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者，明以禮樂正陰陽之德，而民物各得其所也，云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者，賈疏云：取下文釋此也，云

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此動物，據人所食者而言。六牲詳膳夫疏。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者。此植物，亦據人所食者而言。九穀詳大宰疏。曾子天圓篇云：地之所生下首。阮元云：地靜，故草木靜者屬地。其首恆在下，草木甲坼而生，以根爲首，枝爲末也。詒讓案：後鄭說天產地產之義，深得經旨。呂氏春秋上農篇云：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於國，以教民尊地產也。高注云：地產，嘉穀也。義與此同。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者，此言食陽以劑陰也。郊特牲注云：性、陽也。賈疏云：以其陰主消內，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賈疏云：過謂氣太過，太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爲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者，此言食陰以劑陽也。郊特牲注云：庶物、陰也。賈疏云：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知植物爲陰者，見聘禮致饗餼，醢在碑東，醢在碑西，醢是穀之所爲，是穀物爲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物相對，故動爲陽，植爲陰，彼以醢醢相對，故醢爲陽，醢爲陰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爲德，今先鄭以陽德爲分地利以致富，以身外解之，與陰德爲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爲男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云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者，賈疏云：謂太靜爲傷性，樂爲陽，故制和樂以節之，詒讓案：後鄭釋天產地產之義是也，而釋陰德陽德則未允，竊謂此經之義，當以大司徒十二教章，互相證明，彼經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注云：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陰禮、謂男女之禮，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此陰德，即謂昏禮，陽德亦即謂鄉射飲酒之禮，本於性情之謂德，制其節文之謂禮，其實一也。昏義云：后治陰德，注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與此義亦略同。作之云者，謂順其性情而宣道之，以天產作陰德者，謂同牢之禮，有性牢而用食禮也。以地產作陽德者，謂鄉射飲酒，有酒醴獻酬之禮。酒醴出於五穀也。昏禮同牢雖有三醢，而無獻酬，則性牢爲主，鄉射飲酒亦有性，而以獻酬爲大。經各舉其重者而言之也。郊特牲云：昏禮不川樂，幽陰之義也。若鄉射飲酒則有樂，故經於陰德，云以中禮防之，所以禁事淫佚，於陽德，云以和樂節之，所以禁其爭競，兩經互證，其義昭然，而二鄭以來，皆未達其旨。宋以後釋此經者，惟王安石、王昭禹，謂陰德所以行陰禮，陽德所以行陽禮，其說較長，而謂天產養精，地產養形，則仍未究其本，此外異論紛互，率皆虛陳陰陽之理，失之彌遠，今悉無取焉。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者。

賈疏云。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性情和也。能育其類者。下文合天地之化已下是也。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疏〕以禮樂合天地之化。謂金玉錫石之等。木無生理。皆由純氣微質。凝積變化以成形者。聘禮記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即其義也。百物之產。則謂大司徒五地勸植諸物。種類蕃孳。自有生理者。聖人制作禮樂。合聚萬物。爲牲牢粢盛酒醴器服之等。以待祭祀賓客之事而用之也。賈疏謂以禮樂並行。萬物感化。則能生非類。又能生其種。非經義也。云以致百物者。即地示之物彪。神仕所致者。與百物之產異。注云。禮濟虛。樂損盈者。賈疏云。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爲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賈疏云。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閒。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其爲一。以事鬼神爲二。以諧萬民爲三。以致百物爲四也。知化產共爲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爲一也。案鄭賈說並非也。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即上文之天產地產。不得與下三者並列爲四。注說甚誤。又審鄭意。疑誤以百物之產。與以致百物爲一。賈亦未得其指。云能生非類曰化者。此亦誤以化與產相對爲文。謂物生而變其本類者也。說文七部云。匕。變也。化。教行也。經典通借化爲匕。楚辭離騷王注云。化。變也。荀子正名篇云。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楊注云。化者。改舊形之名。淮南子齊俗訓云。夫蝦蟇爲鵲。水螭爲螭。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即鄭所本也。云生其種曰產者。說文生部云。產。生也。此兼動物植物言之。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祗滌濯。滌玉鬯。省牲饌。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玉之大禮。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滌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滌之。祭又奉之。饌。享牲器也。故書。滌作立。鄭司農。〔疏〕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宗伯當官專領之職事。讀爲滌。滌。視也。〔疏〕所謂宜常也。此卜日。祗滌濯。並與大宰爲官聯。帥執事而卜。日。謂大祭祀。大宗伯滌卜。大卜注云。大事。宗伯滌卜是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祠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神祇不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祗。率執事而卜。日。大鬼。謂先王也。孔廣森云。鄭箴膏肓云。當卜祀。

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視學。鄭亦不以祀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王紹蘭云。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此卽公羊禘祫不卜之說所本。謂禘丁亥有定日。故不卜也。鄭說之曰。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與公羊小異矣。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亦是準少牢禮有筮無卜爲義。但少牢大夫禮略。鄭注祭人先筮而後卜。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是先筮不吉乃不卜。明筮吉仍當卜也。亦與公羊說異。龜人。祭祀先卜。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則先鄭亦以祭當卜日也。案孔王說是也。云省牲鑊者。釋文云。省。木又作省。後省牲鑊皆同。案省正字。皆假借字。此省牲。卽充人之展牲。在祭前之夕。省牲則在祭日之晨。故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祭之日省牲。二事分別甚明。此文偶省并耳。賈疏謂省視親烹牲之鑊是。謂大宗伯省牲鑊不省牲。非也。此卜日以下凡十事。卜日。一也。宿爲申戒。二也。厭滌濯。三也。泄玉鬯。四也。省牲。五也。省鑊。六也。奉玉盥。七也。詔大號。八也。治其大禮。九也。詔相王之禮。十也。鄭分泄玉鬯。奉玉盥。玉與鬯盥各爲二事。賈又并宿厭滌濯爲一。省牲鑊爲一。並失之。小宗伯疏以省牲別爲一事。則不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賈疏云。案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詒讓案。大宰帥執事下。止云卜日。故爲宗伯大卜之屬。此帥執事。下兼宿厭滌濯等。故廣咳諸有事於祭者也。云宿。申戒也者。公食大夫記注義同。謂申戒百官也。江永云。宿厭滌濯。宿字爲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大史及宿之日。卽此宿字。案江說是也。凡王禮。大祭祀。祭前十日則戒。大宰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厭滌濯是也。祭前三日則宿。故大史云。戒及宿之日。及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是戒宿不同日。宿在戒之後。故云申戒。應飲酒記注云。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又宿戒。又士冠禮注云。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案士冠宿賓。少牢饋食禮。尸及賓皆先戒後宿。申戒。卽再戒之義。禮祭祀戒宿。或前十日戒。三日宿。或前三日戒。一日宿。要其不同日。一也。大祭祀卜日之後。厭滌濯爲一事。謂祭前一宿。厭所滌濯祭器。蓋川肆師注。宿先卜祭之夕義。然非經義也。師掌宿。與賈疏以宿與厭滌濯爲一事。謂祭前一宿。厭所滌濯祭器。蓋川肆師注。宿先卜祭之夕義。然非經義也。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云。宿讀爲肅。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卽指此經及肆師世婦大史諸宿字而言。宿戒散文亦通。互詳後世婦疏。云滌濯。灋祭器也者。大宰注義同。釋文云。灋。木或作概。案作概者是也。詳大宰

疏。少牢饋食禮云。宗人命滌。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卽此祗滌濯。彼大夫之禮。宗人視滌濯。猶王禮大小宗伯祗滌濯也。詩召南采芣苢。說諸侯夫人視濯漑。孔疏云。此諸侯禮。夫人視滌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論語案大宰祀五帝。享先王。皆及執事祗滌濯。若然。或大宰代王祗。大宗伯則代后祗與。云玉。禮神之玉也者。賈疏云。卽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盥。注云。玉盥。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盥。卽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盥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盥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故不同。又云。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鬱。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鬱。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璜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川玉氣是也。論語案。蒼璧黃琮等。非正祭禮神之玉。詳前疏。此經玉璽玉璜連文。亦非禮神之玉。玉引之云。鄭以泄玉璽三句。總承祭享祀言之。而祭天地無鬱鬱。且器用陶匏。若以玉璽爲圭瓚瓚。玉璜爲玉敦黍稷。則但爲宗廟之祭。而與大神大示無涉。故以玉爲禮天地之玉。與璽璜別釋也。然璽與璜。皆始泄之。祭又奉之。何以璽但言泄。璜但言奉。獨至於玉而已言泄。又言奉乎。今案泄玉璽三句。專謂享大鬼也。玉璽。圭瓚也。周語。有神降于莘。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氏。奉犧牲玉璽往獻焉。韋注曰。玉璽。璽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是玉璽爲圭瓚之明證。典瑞所謂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也。玉璽與九嬪職同。其皆爲玉敦可知。九嬪之贊玉璜。大宗伯之奉玉璜。皆所以享人鬼也。上文祭享祀並列。而此獨言享者。上文卜日宿祗滌濯。已總祭享祀言之。則此泄玉璽云云。無嫌專指享廟之事。不別言享大鬼者。上文已云享大鬼。故不待別言之也。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祗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盥盛告潔。展器陳告備。此總天地宗廟言之也。而其下遂云及果臝鬻。則專謂宗廟之祭。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陪獻。逆牲逆尸。令鍾鼓有。亦如之。執明水火而號祝。總大禋祀肆享祭示言之也。至逆牲逆尸。令鍾鼓有。則專謂肆享之事。皆連類而及。不復區分。是其例也。案王說是也。方苞。蔣戴康。莊有可。說同。但玉璽當爲玉璜。非玉敦也。詳九嬪疏。玉璽。玉卽人之祿玉。玉璜。璽亦當讀爲案。詳甸師及小宗伯疏。云始泄之。祭又奉之者。賈疏云。鄭據上云泄。泄。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又云。奉玉璜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泄者。璽謂社稷天地。當盛以瓦簠。但璽與上璽互見爲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案鄭以玉璽之玉。與玉璜之玉爲一。故以泄與奉。皆指禮神之玉。特事有先後爲異。其說非也。賈謂璽爲瓦簠。亦非。方苞云。於玉璜曰奉。於玉璽曰泄。

者。小宰贊祿。宗伯惟泄玉鬯而已。云鑊。亨牲器也者。享人注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小宗伯注云。省鑊。祿。享腥孰。案省鑊者。省匪三牲及魚腊之鑊於雍饗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者。謂大祝。六號中之大者。若神號。則以皇天上帝爲大。餘天神爲小。示號則以后土爲大。餘地祇爲小。皆皆放此。賈疏謂六號即是大號。非鄭指。云以詔大祝。以爲祝辭者。即大祝云。掌六祝之辭是也。云治。猶簡習也者。喪服注云。治猶理也。小宰注云。簡猶閱也。開習大禮。所以理董之。故謂之治。云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者。賈疏云。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爲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爲小也。詔相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案賈說非也。鄭言此者。欲見治其大禮。與詔相王之大禮同。未祭之前。豫簡習大禮。俾無差誤。至臨祭時。即以此禮詔相王。明簡習爲備詔相也。云羣臣禮爲小禮者。據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肆師亦云相治小禮。小宗伯注義同。汪文童云。經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治其大禮。則中有小禮可知。經云詔相王之大禮。大禮。屬王。則小禮爲羣臣之禮亦可知。云故昔。泄作立。鄭司農說爲泄。泄視也者。鄉師注並同。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王有故。代。疏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者。謂凡祭祀。王宜親祭。而有故不與也。祭統云。君子之祭也。行其祭事。疏注云。王有故。代。疏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者。謂凡祭祀。王宜親祭。而有故不與也。祭統云。君子之祭也。君不與。而使人代行之事。賈疏云。攝訓爲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蠻人受畋。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俞樾云。王之祭祀。自有等差。大祭不與。則冢宰攝之。貳王治事。自是冢宰之職。他官不得攝也。中祭小祭。其禮較輕。王或不與。則宗伯攝之。故云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下文王后不與。特言大祭祀。則此但言祭祀。爲凡祭祀。非大祭祀明矣。案賈云。容二官俱攝。自謂或冢宰。或宗伯。皆可代王行祭事。非爲一時二官並攝也。俞謂祭祀有大小。冢宰宗伯。或當依官之尊卑。分別攝祭。於義可通。與賈義亦無迕也。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薦徹豆籩。疏注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者。賈疏云。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云則攝而薦豆籩徹者。賈疏云。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論讓案。薦豆籩徹。謂攝薦豆籩。而并徹之也。此與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同。變文則云薦豆籩徹。以薦徹通貫豆籩。猶衆人清醴醴醴。以清醴通貫醴醴。經自有此首尾綜包之文例也。賈謂以薦先徹後。退徹文在下。經無此意。注作薦徹豆籩者。順文便改之。非所見經本不同也。祭統。說祭大廟之禮。云君執圭瓚祿尸。

大宗執璋瓊亞祿。注云。大宗亞祿。容夫人有故攝焉。以此推之。天子祭大廟。后亞祿。有故后不與。亦當大宗伯攝之。此僅言大祭祀攝薦徹豆籩。文不具也。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祗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蓋簠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然則王后不與。則薦徹及祿獻諸事。宗伯並攝之可知矣。其天地外神。后本不與者。凡朝踐饋食醑尸。並宗伯亞王獻。亦兼薦徹。此常法。不爲攝也。注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者。據九嬪文。此謂朝踐饋食之正豆籩也。其加豆。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載。爲也。果讀爲祿。代王祿賓客以饗。君無酌籩。內宗所薦徹。后雖不與。非宗伯所攝。農云。王不〔疏〕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者。此蒙上兩經爲文。攝祿雖以王爲主。亦兼攝后也。賈疏云。此大賓客。對親爲主。〔疏〕文則賓客異。散文則通。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爲諸侯通也。大行人云。大賓。爲五等諸侯。大客。卽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再祿而酢。此再祿者。有后祿。則亦攝爲之。內宰贊之。侯伯一祿而酢。子男一祿不酢。此皆無后祿。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宰宗伯攝而爲之。坊記孔疏云。案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且王於同姓。雖爲侯伯。車服與上公同。上公既再祿。后與王俱祿。則上公相於。與王同也。其同姓上公。則后與夫人。親祿獻拜送也。若異姓上公。使人攝祿。故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祿。謂異姓也。案據孔說。是同姓上公。則后祿大宗伯攝之。后則親拜送。異姓上公。則后不與。蓋宗伯兼攝拜送。其王祿則不論同異姓。唯攝祿不攝拜送也。諦審孔義。似以此攝祿專屬后言。陳祥道。劉彝。王安石。王昭禹。鄭鏐。姜兆錫。蔣載康。亦並謂此專蒙上后不與之文。攝祿唯攝后。其王祿代酌獻爲常禮。不得云攝。林喬蔭云。本文承上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是統爲王后不與而言。卽外宗所云。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賓客之事亦如之者也。蓋上公之禮。王祿再祿而酢。再祿者。王爲一祿。后爲再祿。此大賓客。卽指上公。禮常再祿。而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再祿也。載與再古通。若是代王。則直曰攝祿可耳。何必言載。黃以周說同。案陳劉諸家說。與經義合。較鄭爲長。又案。大饗。王與后亦有祿。與禮賓同。蓋亦宗伯攝之。詳大行人疏。注云。載爲也者。小爾雅廣音云。載。行也。檀弓鄭注云。爲。行也。是載爲義同。云果讀爲祿者。祿果。聲類同。大行人。王祿再祿而酢。注亦云。故書。祿作果。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字也。祿從示果聲。古音在歌戈部。鄭云。祿之言灌。祿與灌雙聲。非祿音同灌也。云代王祿賓客以饗者。賈疏云。見饗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饗實彝而陳之。卽大行人所云祿。與此祿皆用饗也。云君無酌臣之禮者。卽燕義云。臣莫敢與君亢禮也。賈疏云。見燕禮。大射諸禮。皆使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道大宗伯代祿。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

詒讓案。天子燕。以膳夫爲獻主。詳膳夫職。云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者。中釋載訓爲之義。明攝爲禫。不攝送禫也。酌謂實饗。饗於圭瓊璋瓚。獻謂授之於賓。二者皆攝爲之。大行人注。說上公再禫之禮。云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禫。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禫。后又拜送爵。是王及后。皆親拜送也。觀禮不詳禮實之節。而聘禮聘享訖後禮賓。公於阼階上拜送。此王待大賓客禫禮。親拜送禮。蓋與彼略同。但彼禮聘使。宰夫酌醴。公不親酌而親獻。此王禮朝賓。大宗伯祼鬯。王酌獻並不親。與彼異耳。賈疏云。以其言代而爲禫。卽是直禫不拜。案鄉飲酒燕禮。大朝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爲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者。與後鄭義同。大朝觀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相。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哭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紼衣。〔疏〕注云。相。詔王禮也者。大行人。詔相諸侯之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是詔諸侯也。爵弁絰紼衣。〔疏〕與相義同。云出接賓曰相。入詔禮曰相者。釋文。相作償。云本或作賓。案說文。人部。償。償爲償之或體。依鄭義。償相字當作償。償禮字當作償。賓者。其借字也。此下經及小宗伯肆師。並作償。小行人司儀。並作償。象胥作賓。大行人則作償。又作賓。諸職錯互。疑皆傳寫亂之。償相。司儀注義同。此明償相因事異稱。其實一也。聘禮。卿爲上償。注云。償。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又鄉射禮。相拜注云。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是償相異名。而聘禮記云。償者立于闕外以相拜。又檀弓云。子游償由左。注云。償相。佑喪禮者。是相亦名償。故賈疏謂此對文義爾。通而言之。出入皆稱償也。又案。償在賓。謂之介。故士冠禮注云。在主人曰償。在客曰介。是也。云相者五人。卿爲上償者。觀禮注云。天子見公。償者五人。見侯伯。償者四人。見子男。償者三人。皆宗伯爲上償。案彼注。卽據此經。周書王會篇云。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纔有繁露。彼大會同止二相。又有太史大行人。而無大宗伯。疑文有闕脫。賈疏云。此則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償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依太史大行人據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爲上償。若大朝覲。則肆師爲承償。四時來朝。小行人爲承償。案觀禮。尚夫爲未償。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卿爲上償。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償而言也。云大喪。王后及世子也者。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注亦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與此注義同。賈疏云。以其與王爲上相。則王在矣。而云大喪。明是王后及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也。后及世子喪。王爲此主哭及拜賓。則宗伯亦爲上相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同爲位而哭之者。同姓則爲位於廟。異姓則爲位於外也。左襄十二年傳云。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

宗於祖廟。同族於廟。王哭諸侯禮。當與彼同。賈疏云。謂諸侯薨於本國。赴告天子。天子爲位哭之。大宗伯亦爲上相。與王爲摯耳。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爲之總麻。不應直哭之而已。引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紼衣者。釋文。紼作純。檀弓釋文亦云。紼。本又作純。引之者。證天子哭諸侯之事。鄭彼注云。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摯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也。時人問有弁絰。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總衰也。案爵弁絰紼衣。卽司服職弁絰服。王命諸侯則償。償。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指者鄭檀弓注。以絰爲衍文。非也。詳司服疏。王命諸侯則償。償。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疏〕王命諸侯則償者。此謂諸侯始封。或嗣位而來朝。及有功而進爵。王則錫命。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疏〕之於廟也。穀梁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范注云。當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償之。是來受命。注云。償。進之也者。別於出接賓者也。說文人部云。償。導也。重文償。償或从手。依鄭義。此字亦當作償。與償相字同。詳司儀疏。管子小問篇。東郭郵至。桓公令償者延而上。尹注云。償。謂贊引賓客者也。此王命諸侯。大宗伯償。亦謂贊引令進前受策命。故云進之也。司士云。掌摯士者。又小司寇職。說外朝三詢之事。云小司寇摯以敘進而問焉。並與此償義同。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釋文云。假。至也。知假祖廟者。祭義云。爵祿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又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白虎通義爵篇云。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徐幹中論爵祿篇云。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摯相。內史作策也。卽據此經義。毛詩周頌賓敘。大封於廟也。孔疏引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卽假廟封諸侯之事。賈疏云。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之。則祭統十倫之義。六曰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特爲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策。逸視策。惟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案賈引洛誥注。卽鄭書注佚文。詩周頌烈文敘孔疏。引鄭書注文略同。蓋鄭意以歲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爲此祭而假廟。與上文烝祭文不相蒙。僞孔傳則謂卽仲冬烝祭之日。特加文武各一牛以告。是與祭統諸侯命臣同。非鄭義也。祭統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順陰義也。賈孔禮疏。並謂彼爲諸侯因時祭命臣。法月令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注引祭統駁之云。今

此行賞司也。而封諸侯則遠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諱釋月令注意。蓋謂當夏非封國之時。故據祭統文正之。實則鄭意天子命諸侯。皆特假祖廟。非徒不於孟夏。即秋嘗亦非其時也。又案依鄭書注義。假祖廟蓋川特牛皆祭。其禮殺於時祭。祖廟者。謂於祖王廟。洛誥。成王命伯禽於文王廟。而兼告武王。國語周語。說宣王命魯孝公於夷宮。韋注云。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皆其證也。云立依前南鄉者。賈疏云。此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立依前南鄉之事也。云償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王右以策命之者。策。釋文作筴。案策。冊之借字。筴即策之俗。鄭覲禮注云。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知內史策命之者。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賈疏云。此案覲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詒讓案。覲禮。策命爲大史。與此經內史策命小異。或禮經通稱內史爲大史與。互詳敘官疏。云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此兼約左傳及覲禮文。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升。四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凡禮之通例。臣與君行禮。皆降拜登受。左傳不云降拜登受者。文略也。詳司儀疏。云此其略也者。命諸侯之儀。禮經無專篇。鄭據覲禮及祭統左傳。推其大略。不能得其詳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者。祭謂四時祭。若祭統禘嘗是也。經唯云命諸侯。而此注則通舉諸侯爵祿其臣。以見天子不用此法。又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償。注云。償之。如命諸侯之儀。彼注亦無殊異之文。然則鄭意天子賜卿大夫士爵。亦特假廟。未知是否。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互詳小宗伯疏。四。〔疏〕注云。故謂凶災者。宮正先鄭注義同。災。舊本作裁。今據宋鑒州本正。凡經作裁。注例用今字皆作災。云。旅。祭名也。字亦作醴。漢書敘傳。大夫醴岱。顏注引鄭德云。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云。醴。亦陳也。史記六國表云。位在藩臣。而醴於郊祀。蓋兼據此經旅帝爲說。旅醴。聲近義同。書禹貢云。荆岐既旅。又云。蔡蒙旅平。又云。九山刊旅。並即旅羣望之禮。僞孔傳云。祭山曰旅。望文爲訓。義殊未咳。云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者。賈疏云。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饗之。祠饗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

典瑞注同。孝經那疏引論語鄭注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主五方爲五帝。又公羊宣三年何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說與鄭同。五帝。詳小宗伯疏。金榜據掌次大旅上帝。則張翥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謂上帝非五帝。廣鄭注之誤。其說是也。此大旅上帝。專指受命帝而言。不兼及黃赤白黑四帝。梁書許懋傳云。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引此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彼以此經證大旅。蓋亦以此上帝爲南郊所祭之蒼帝也。互詳掌次疏。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者。漢書郊祀志。王莽改定祭禮。引此經說之云。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蓋劉歆等說。即先鄭所本。小宗伯先鄭注又云。四望。道氣出入。與此注自相達。未嘗厭義。御覽禮儀部引大祝馬注。以爲日月星辰。則統天神無山川。淮南子人間訓。郊望禘嘗。許注云。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此亦謂望祀。有日月星辰。與馬鄭略同。而謂廣及衆山川則異。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何注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何氏所說尤廣。案四望。不得有日月星辰。亦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說。皆非也。惟四望爲大山川之祭。川以海爲大。不宜遺之。先鄭謂四望有海。則是補後鄭義。詩周頌敘云。殷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即巡守望祀之禮也。金鶚云。學記言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爲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云玄謂四望。五嶽四瀆四望者。小宗伯注同。穀梁僖三十一年傳范注。引鄭君云。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賈疏云。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四瀆又與五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爲壇遙祭之。故云四望也。又小宗伯四類四望。疏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陳壽祺云。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蓋無定數。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並同。公羊傳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此公羊說以河海爲三望也。左傳僖二十一年正義。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春秋魯郊祭三望。晉郊天

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左氏說以國之分野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境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詩魯頌閟宮正義。引康成駁異義。獨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其義審矣。知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爾雅曰。梁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肥林。左傳昭七年。晉韓宣子曰。並走羣望。昭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唯漳。楚之望也。由此言之。他國諸侯之望。不必限以三。明矣。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竟。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之矣。案陳說是也。四望者。分方望祭之名。通言之。凡山川之祭皆曰望。於山川之中舉其尤大者。別祭之。則有四望。天子統治宇內。則四望之祭。亦外極四表。北堂書鈔禮儀部。引尸子云。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四極。卽四望也。後鄭釋四望。略本公羊三望義。其說甚允。惟不及海。蓋文偶不具耳。前疏引五經異義。及左傳疏引賈服說。並以魯三望爲分星及山川。左傳僖三十一年杜注說亦同。春秋釋例亦云。天子郊祀。因望祭四方衆神。諸侯不得依天子。唯望祭其封內山川分野之星。是謂之望。依諸說。則天子四望。亦當有星辰。蓋與漢書王莽說。大同小異。今考左傳三十一年傳云。望。郊之細也。宣三年傳又云。望。郊之屬也。此並謂望禮。輕於郊耳。非謂望兼及天神也。莽說殊不足據。賈許服杜諸儒。咸襲其說。疏矣。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疏〕王大封。則先告后土者。謂封建諸侯也。說文土部云。封爵。諸侯之土也。詩周頌敘云。賚。大封於廟也。鄭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與此義同。大祝云。建邦國。先告后土。川牲幣。卽此大封告后土之事。賈疏云。大封。謂者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爲采邑者爲小封。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后土神。然後封之也。論讓案。此與上經軍禮大封。爲正邦國都鄙之封疆。事異而實相因。詩周頌時邁孔疏。謂此大封。卽封禪之禮。通典吉禮引袁準正論。說封禪。亦舉此經證義。蓋卽孔氏所本。其說不經。不可從。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卽上五祀之土神。兆於南郊者也。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云。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賈疏云。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爲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爲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卽以社爲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爲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答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告后土。玄云后土土

神，不言后土社也。詩小雅甫田孔疏云：「商周間，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案據賈孔說，蓋此注有別本，土神作社神，大祝后土注云：社神，即誤本之未盡刊正者也。孔引鄭志文尤詳備，蓋趙商田瓊，並誤以此注土神，爲即指社，故疑而發問，通校諸經注義，后土蓋有三，一爲大地之后土，即左傳履后土是也，一爲五祀之土神，即此經告后土是也，一爲社，則因后土爲社，遂通稱社，亦曰后土，鄭二禮注，謂后土即社，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亦云后土，在野則爲社是也，據周書作雒篇，王封諸侯，取大社之土授之，則謂告大社，亦未嘗不可通，但此經通例，凡言社者，皆不云后土，故鄭釋此社爲土神，檀弓國亡縣邑，君哭於后土之文，據侯國而言，曲禮諸侯方祀，容有不祭后土者，故鄭別以社釋之，說自不誤，公羊僖二十一年傳云：諸侯祭土，何注云：土謂社也，亦與鄭同，但經后土本爲五行之示，而鄭所謂土神者，則以人神之黎當之，固非其實，又黎本食火，后土自是句龍所食，此云黎所食，不云句龍者，鄭從先師說，以句龍爲社，因以黎兼食火土，其說尤牽強，賈謂左氏所云后土，與此同，亦非，凡五祀非人神，詳前疏。

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頒、讀爲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疏，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者，亦以王命頒之，大祝所謂祀命是也。注云：頒，讀爲班者，大宰匪頒之式，先鄭注云：頒、讀爲班布之班，此讀與彼同，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謂建邦國及建都家鄉邑時，大宗伯則以祀典頒之，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武王之攻殷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分祭與班祀義同，彼武王初定天下，於前代故國，別有分祭之命，其後新建邦國，亦隨時各以當祀者班之，左傳三十一年傳云：成王周公之命祀是也，都家，則大宰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注云：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又都宗人注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家宗人注亦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皆是也，賈疏云：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

子男五，皆大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鄉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者，王子弟公卿采地爲都，大夫采地爲家邑。詳載師及敘官，都宗人，家宗人疏，賈疏云，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爲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三十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卽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疏分於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邑。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職，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也。易祫謂鄉邑。卽六鄉六遂。李光坡云，鄉邑，鄉遂公邑，鄉邑之中，亦有祀，如社稷酬之類。先邦國，次都家，次鄉邑，易自外至內之序也。案易李說是也。李鍾倫、方苞、沈彤，說同。鄉遂公邑，各有所當祀之神。大宗伯則頒其禮與治鄉邑之吏，使奉其祀也。鄭以鄉邑爲都家之鄉邑，未安。

周禮正義

卷三十六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疏」。建國之神位者。通建國中及四郊廟兆之位。位與辨方正位義同。凡天神地示祀於兆。人鬼祀於廟。經唯云神位者。散文通也。賈疏云。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爲外神也。云右社稷。左宗廟者。據王宮出路門向外言之。土冠禮。出門左。注云。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獨斷云。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右。賈疏云。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尙左。又案桓公二年。取郟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實家有宗廟。尙親親。文家有社稷。尙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尙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爲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尙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哀冕。在南郊藉田之中。不與宗廟同處。戒社在廟門外。對。故注不同也。詒讓案。右社稷者。謂大社大稷也。其王社王稷。在南郊藉田之中。不與宗廟同處。戒社在廟門外。又不在右。經文不具也。焦循云。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有社稷。左宗廟。門正午。社壇在右。是爲未位。乾鑿度謂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並坤象。故位於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案焦說是也。社稷在未位。則宗廟當在已位矣。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亦云文家有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右。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也。實家左社稷右宗廟。蓋卽何劭公所本。此並以右爲上。鄭祭義注則云尙左。二說不同。惠士奇駁何云。周書武順曰。天道尙左。地道尙右。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詩裳裳者華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然則小宗伯建神位。有社稷。陰道也。故秋歛於右。左宗廟。陽道也。故春生於左。金鶚云。地道雖尙右。而宗廟卻尊於社稷。鄭注大司樂。以圜丘方丘宗廟。爲三大禘。大宗伯職云。祀大神。祭大示。

享大鬼。大鬼、謂宗廟大祭也。社稷非大示。而宗廟與天地並列。其尊於社稷可知。故享先王袞冕。先公鷩冕。祭社稷則鷩冕。諸侯祭宗廟大牢。社稷則少牢。豈可謂尚尊尊而立社稷於右乎。牧人職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注謂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社稷。宗廟屬陽。故在左。左爲陽也。社稷屬陰。故在右。右爲陰也。案惠金說明。注謂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社稷。宗廟屬陽。故在左。左爲陽也。社稷屬陰。故在右。右爲陰也。案惠金說明。與此同。漢書韋玄成傳。玄成奏議云。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案韋據侯國三門言之。故云在大門內。大門內、即中門外也。獨斷云。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玉海郊祀引五經通義云。大社在中門之外。自虎通義社稷篇云。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馬融注云。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大社在中門之外。雉門之內。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案馬氏謂王者有五社。自虎通義社稷篇。引尙書逸篇亦同。其說不經。殊不足據。至宗廟社稷在中門外之說。韋馬與兩通義並同。即鄭所本。魏晉以後。禮家咸依其義。然實非也。劉敞云。天子諸侯。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開於兩社。爲公室輔者也。廟在治朝之左。雉門之內。郊特牲曰。釋之於庫門內。失之矣。釋當於廟。即廟在庫門者。無失也。又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疎。故戒之於外朝。百姓親。故戒之於太廟。陳祥道說同。戴震云。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壝於路寢之西。天子諸侯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在路門外廷。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廷。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避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中門內。不出闕門者。得祭門者也。左傳曰。開於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金鶚云。司儀。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又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旅擯。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聘禮亦云。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即得及廟門。何以有每門乎。顧命言康王卽位於廟。當在既耐之後。上云諸侯出廟門。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是廟在應門內。可知也。古者女子十歲。卽不出中門。士冠禮。適東壁。北面見於母。鄭注。母在闕門外。婦人入廟由闕門。夫婦女有助祭之禮。宗

廟必時至。廟門尚不敢入。况可出中門乎。案劉陳戴金諸家說。並謂廟不在雉門外是也。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
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又墨子明鬼下篇云。昔者虞夏及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
建國營都。曰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叢社。蓋王宮方九百步。三分之。廟社與王寢
適在中三百步之內。儼如鄭說。則廟社在雉門外。前近皋門。於全宮三分在南三百步內。遼中正之義矣。又劉戴金三
家。並謂諸侯廟在雉門內。天子廟在應門內。是也。依後鄭闢人注義。天子五門。今廟社並之路門外夾治朝。其外有
應雉庫皋四門。諸侯在雉門內。則即中門之內也。詳大宰闢人疏。又匠人賈疏云。按劉向別錄云。路寢在明堂之西。
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皆不與禮合。鄭皆不從之矣。案路寢在路門內。古無異說。
宗廟社稷在路門外。明堂辟雍在郊。二者絕不相涉。而劉謂東西並列。是謂皆在路門內矣。說苑修文篇。又謂天子路
寢有三。曰承明。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此說與別錄復異。並乖謬不可信。宜鄭之不從也。云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
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者。段玉裁云。謂別無位字也。徐養原云。此古文假借字也。古借立爲位。篆加入傍。云古
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位者。證立位同字。段玉裁云。古文春秋經者。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是也。謂左
氏春秋也。志以古經十二篇。別於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說文曰。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自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

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寶。四類。〔疏〕
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疏〕
兆五帝於四郊者。段玉裁云。於。當作于。賈疏云。自此以下云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大帝者。此文
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園丘。及澤中之方丘。
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案賈謂二丘不在四郊者。謂不定在某方之郊也。大司樂疏說同。今考園丘亦當在南郊。方
丘亦當在北郊。賈說非是。此兆五帝於四郊。謂於王城外近郊五十里之內。設兆位也。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翟
方進等。議云。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
文選東京賦李注。引白虎通云。祭天必於郊者何。天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潔也。此並釋祭天地於郊之義。其
實四望四類等。亦各兆於近郊。義並通也。又案五帝四郊之兆。每帝各於當方之郊。黃帝則在南郊。其青帝迎氣之兆。

自於東郊，而在周尊爲受命帝，則亦別設兆於南郊，周書作雒篇云，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蓋其壇兆特大，足以容配食衆神，與四郊迎氣之兆不同，此經通舉四郊迎氣之兆，以賅南郊泰壇，以受命帝亦五帝之一，故不別出也，其二丘及北郊泰折諸兆，亦此官所掌，經文並不具也，云四望四類亦如之者，四望爲地示，四類爲天神，次於郊丘者，亦分營壇兆於四郊也，但祭各有時，不與五帝同舉，崔靈恩以四類與五帝連文，遂謂此四類，卽因迎氣而迎日月等，故祭義孔疏駁之云，崔氏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卽祭日月，崔說非，案孔難崔說甚當，但四望四類專祭時月，經無明文，春秋僖三十一年經云，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宣三年成七年經，亦並云不郊，猶三望，江永據彼謂祭四望之禮，行於郊後，其說是也，以類推之，四望之祭，當在南郊之後，四類之祭，當在北郊之後，而皆與郊同月，蓋南郊祭受命帝，天神皆與食，漢書郊祀志所謂祀天則天文從也，日月星辰，既與食於天郊，而四望地示則不與，故南郊之後，特祭四望，而不祭四類，北郊祭地，地示皆與食，漢志所謂祭地則地理從也，山川海嶽，既與食於地郊，而四類天神則不與，故北郊之後，特祭四類，而不祭四望，此先王制禮，斟酌於疏數之間，其意至精也，漢郊祀志，王莽奏以四望爲日月星海，而謂冬至祭南郊後，望羣陽，夏至祭北郊後，望羣陰，玉燭寶典引易通卦驗云，冬至成天文，鄭注云，天文，謂三光也，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之者也，此與莽說略同，並與春秋禮不合，至四望四類，用樂及冠服牲玉，經注亦無文，金鶚云，四類亦天神，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鼓人以雷鼓鼓神祀，此天神兼五帝日月星辰等神言之，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可與地同圭，則日月星辰，亦可與天同樂矣，四望服希冕，司服有明文，而四類之服不見，然觀祀五帝，服大裘，冕十二章，日月與五帝，同爲昊天之作，亦當服之，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當是十二章大裘冕服，少采當是九章裘冕，月旣降於日，則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又當降於月，始服鷩冕七章也，四類尊于四望，故四望服希冕三章也，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而四類之牲不見，然上文云，陽祀用騂牲，四類皆天神，亦爲陽祀，則用騂牲可知也，圭璧祀日月星辰，則司中等可知，血祭祀五嶽，則四鎮四瀆亦可知矣，案金氏所推定，於差次頗相合，足補注義，又管子輕重已篇云，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號曰祭星，案冬至後九十二日，則是當春分也，此祭星，亦非四類之正祭，附識以備考，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者，賈疏云，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謂壇土爲之，卽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王聘珍云，說文土部，兆作堯，云畔也，爲四畔界，祭其中，周禮曰，堯五帝於四郊，從土兆聲，

又十部。卅、重文作兆。云古文卅省。是兆乃卅之古文。古通用。詒讓案。爾雅釋言云。兆、域也。郭注云。兆、營界。陸釋文。本又作兆。說文引周禮。亦作兆。與爾雅或本同。蓋兆正字。兆借字。許所據此經故書本。用正字也。說文宮部云。營、市居也。漢書禮樂志。顏注云。域、界也。蓋封土爲壇。於壇之外。四圍周而爲界。卅。即說文所謂爲四畔界。祭其中者。是爲營域。後注云。兆。墓域。蓋凡壇墓之營域。通謂之兆。兆亦作肇。詩大雅生民。以歸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也。是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壇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雲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彼泰壇以下。鄭注並謂壇。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壇、四奧。注云。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依鄭彼注。亦卽四郊之壇。則對文壇各異名。散文則天地百神之兆。通謂之壇。亦通謂之兆矣。云五帝。皆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賈大宗伯疏云。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卽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大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郊特牲孔疏云。鄭氏謂天有六天。黃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大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郊特牲孔疏云。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顓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川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祭法孔疏。又引王肅難鄭云。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四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郊特牲疏。又引張融云。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孫星衍云。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爲五人帝。則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皞。可服裘耳。

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且五帝之說，不始於鄭。史記載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祭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則五色之帝，自周以來，有是名矣。古巫咸廿石三家天文之書，以人事定星位，廿氏中官，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中，又有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在南宮，蓋中官天皇大帝，象園丘，五帝內座，象郊。南宮五帝坐，象明堂，而甘公石中皆周人，其所據又三代古書。讖緯如後出，亦當本此，安得不以五色之帝爲五天帝乎。金鶚云：「五帝爲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於昊天。」月令云：「春帝大皞，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義、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爲號。若月令所言，則天帝也。鄭注月令，以五帝爲人帝，其亦誤矣。周官注引春秋緯文耀鉤，謂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自招拒，黑帝汁光紀，以此爲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據也。案五方天帝之祭，自秦襄公以來，史有明文，則其說甚古。非鄭君臆定，月令孔疏，引賈馬蔡邕，謂迎氣卽祭大皞句芒等，王肅本其說，遂謂五帝卽五人帝，無所謂五天帝，與古不合，必不足據。孔孫兩家難之，是也。但以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考之，西漢以前，止有五色帝之稱。王莽定祭祀，五帝亦止稱五靈，唯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淳于登說，始以五帝爲大微五帝座星。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五經通義，始有靈威仰等之號，並與鄭說同。蓋皆本天官書緯爲說，實非古制。金氏謂凡祀五帝，卽祭月令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天帝，而以伏義、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爲配，其說致塙。楚辭九章惜誦，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云：「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爲大皞，南方爲炎帝，西方爲少昊，北方爲顓頊，中央爲黃帝，則漢人已有大皞等，爲五方帝之名者，是與金說互證。詳典瑞疏，云黃帝亦於南郊者，鄭以四時各於當方之郊土寄王，四時無當方之郊，故特釋之。謂亦在南郊，凡迎氣祭五帝，依月令，四帝皆在四立之日，惟黃帝無文。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則云土王之日，迎中氣於中室，以意推之，或當在季夏之下辛與。又案，凡五帝兆位所在，依鄭義並在近郊，故月令，孟春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然則餘帝，並在當方近郊五十里爲兆，可知。故郊特牲疏，謂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是也。御覽禮儀部，引皇覽逸禮云：「距冬至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案逸禮所謂四郊之堂者，當卽壇兆，然距邦里數，各依四時五行之數爲之，則又與王居明堂禮不同，魏書劉芳

傳。芳上疏論置五郊去城里數。引賈逵云。東郊木帝大昊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皞九里。北郊水帝顓瑊六里。中央黃帝之位。井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此蓋賈君周禮注佚文。正本逸禮說。鄭所不從。芳又引鄭別注。亦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去都城七里。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西郊去都城九里。北郊去都城六里。則又同賈義。與月令注不合。唯云中郊在西南未地。則與此注黃帝在南郊義同。未知劉氏所據。劉又引盧植。許愼。王肅說。及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蔡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高注說。並與賈同。劉芳又引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據宋說。則逸禮及書傳疑。皆後人依漢制附益之。此經爲周法。自當從鄭月令注義也。又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楚巫微見景公曰。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齊而後登之。考合祭五帝於壇。唯有天子大雩。疑齊魯大雩。晏子所言五帝之位。卽雩壇。故同在南郊。與四郊分祭之兆異也。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賈疏云。案上法。司農以爲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爲五嶽之屬解之。案賈說非也。道氣。蓋卽謂迎氣四郊。說文寸部云。導。導引也。道導字通。迎氣亦導引之意。後鄭以迎氣卽祭五帝。故不從也。若五嶽等。則不得以道氣爲說。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三皇五帝。詳外史疏。賈疏云。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案賈所引史記劉恕通鑑外紀引同。今檢無其文。都宗人疏。亦引史記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是上古無名號之君。未知何據。御覽禮儀部引漢舊儀云。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是漢時有九皇六十四民之祀。故先鄭據以爲說。九皇者。史記封禪書云。天子欲放黃帝。上接神僊人蓬萊上高世。比德於九皇。漢書郊祀志顏注。引張晏云。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又引章昭說同。案九皇亦見臆冠子秦鴻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又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細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細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視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據董子說九皇。卽帝之以遠而遷者。與張章說異。其所云下極其爲民。蓋卽謂六十四民也。以此推之。六十四民。當在九皇之前。而賈引史記。謂六十四民在九皇之後。復與諸說差迕。又管子封禪篇。史記封禪書。並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竊疑六十四民。井五帝三王。是爲七十二代。皆列於郊號。荀子

禮論篇，所謂郊者，井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者也。民亦古帝王之號。鄭坊記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劉恕引作六十四氏，蓋謂卽管子封禪篇，所云無懷氏、莊子胠篋篇所云容成氏、大庭氏之屬，然與董子說不合，恐不足據也。云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寶者，寶、瀆之借字，四寶卽四瀆，與大宗伯注同。金鶚云：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四望以五嶽爲尊，四瀆爲卑，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是四鎮與五嶽一類，當次于五嶽，而尊于四瀆也。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然學記言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爲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設壇之位，四嶽各隨其方，中嶽當兆于北郊，以乾南坤北，天地之正位，祭地而以北方爲尊也。周以嶽山爲中嶽，在雍州，則其兆當居恆山之西，况地道尊右，正得其宜也。沂山爲青州之鎮，當兆于東，會稽爲揚州之鎮，當兆于南，霍山爲冀州之鎮，當兆于西，醫無閭爲幽州之鎮，當兆于北，各隨其方也。史記引古文湯誓云：東爲江，西爲河，南爲淮，北爲濟，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則當兆江于東，兆河于西，兆淮于南，兆濟于北，亦各隨其方也。海爲百川之王，尊于四瀆，常別爲一壇，兆于東郊之南，海以東南爲大也。鄉飲酒義云：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是海當位于東矣。學記言：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或委，是祭海與祭河不同時，蓋四瀆祭畢，然後祭海，海當別位于一處可知矣。中嶽尊于四嶽，海尊于四瀆，皆當別位，中嶽位于西北，海位于東南，正自相對矣。四嶽爲四望之主，其壇當居正中，四鎮四瀆之壇，列于兩旁，各自相稱矣。又云：四望亦可謂四方，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此四方亦當有四望，凡小祀不爲壇，四方祭以壇，又與日月寒暑等連言，知其非小祀矣。壇而曰坎，蓋先爲坎，而于坎中爲壇，如澤中之方丘也。四望爲地之屬，故爲坎壇。案金縢逸書：定四望方位，於義得通。續漢書祭祀志：載漢北郊地示從食之位，亦海在東，而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與書說小異。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者，明此類，爲日月以下天神之正祭，與大祝六祈之類，異也。曲禮注云：類，猶象也，謂依陰陽方位，象類爲壇位祭之。金鶚云：四類，謂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氣爲類者，云兆日於東郊者，賈疏云：案祭義云：日生于東，故觀禮亦云：拜日於東門之外，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詒讓案：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法云：王宮，祭日也，注云：王宮，日壇也，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此云兆日，卽爲日壇之營域也。管子輕重已篇，說祭日壇，在國東四十六里，方位亦與鄭同。觀禮別云：禮日于南門外，此會同告禮之事，非常祭之兆，御覽禮儀部，引五經通義，據彼說祭日之位，非也。云兆月與風師於西郊者，謂二兆同在西郊，而各爲營域也。祭義云：月生于西，又云：祭月於西，王氏訂義引崔靈恩云：兆日于東郊，兆月於西郊，象日月之生。兆風師於西郊，不從箕星者，箕星，天位爾。賈疏云：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爲陽，土爲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絡由風，故風

亦於西郊也。金鶚云：祭義云：祭月於坎，以月爲陰象，恒有虧缺，故爲坎壇以祭之，非有坎而無壇也。祭法云：夜明、祭月也。此夜明，當卽是坎壇。崔氏以夜明爲秋分之祭，以坎爲大蜡時之祭，非也。案金說是也。觀禮云：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彼會同告祭之禮，亦非常祭之兆，御覽引五經通義：據彼說祭月之位，非也。管子輕重已篇：說祭月壇，在國西百三十八里，方位與禮合，而謂壇在遠郊百里之外，則在甸地矣。於義亦難通。又風俗通義祀典篇：說鄭所不從，通典吉禮：又謂周祭風師於國城東北，則誤以北周制爲周制。尤謬。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賈疏云：以是陽，兆於南郊，案通典吉禮：謂周祭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亦誤據北周制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漢郊祀志：王莽奏兆雨師於北郊，鄭說與彼同，訂義引崔靈恩云：兆雨師於北郊者，水位在北也。賈疏說同。案御覽引五經通義：說祭雨師亦於南門外，風俗通義祀典：說漢制祀雨師於東北，皆與鄭不合。通典吉禮：謂周祭雨師於國城西南，亦誤據北周制也。又鄭釋四類壇兆之方位，獨不言星辰之兆，蓋文不具。江永謂星辰之兆，歲星與蒼龍七宿兆於東，太白與白虎七宿兆於西，熒惑填星與朱鳥七宿兆於南，辰星與玄武七宿兆於北，案五星本主五行，二十八星分列四宮，則兆位當如江說。漢郊祀志：王莽奏定星辰郊位，亦以五星及四方之宿，分兆四郊，正與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江同。管子輕重已篇：說祭星壇在國東九十二里，則謂星辰總爲一壇，疑不足據。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疏〕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者，皆地示次於四望者，亦兆之於四郊也。分方祭之，故亦通謂之四方。祭方各爲坎爲壇，丘陵墳衍，詳大司徒疏，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地有十等，不言林澤原隰，亦順所在可知，故略不言也。論議案：大司徒五地十等，此不見林澤者，大宗伯云：以狸沈祭山林川澤，經言山以賁林，言川以賁澤也。丘陵墳衍祭，蓋亦川狸，與山林禮同，又不見原隰者，原隰爲穀土，與平地同，蓋不別祭，郊特牲孔疏：載鄭駁異義：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馬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川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杳杳原隰，下云黍稷彧彧，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案鄭以稷爲原隰之神，則謂原隰不別祭，明矣。今考大社國社，當爲五土之總神，王社侯社置社，則爲平地原隰之神。平地廣大無垠，固不必別設兆而祭之也。至稷爲穀神，鄭謂原隰神，則未搞。詳大宗伯疏。注云：順其所在者，若在東之山川丘陵墳衍，則兆之於東方，是也。餘方故此，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疏〕注云。川等。牲器尊卑之差者。司勳注云。等猶差也。賈疏云。謂若天子大夫已上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疏〕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疊爵勺。辨廟祫之昭穆。始祫之後。父曰昭。子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依大宗伯文。辨廟祫之昭穆。始祫之後。父曰昭。子曰穆。〔疏〕辨廟祫之昭穆者。昭。葉鈔釋文作烈。案烈卽邵字。與昭聲類同。小史釋文。亦有此字。詳彼疏。廟祫。謂五廟二祫。通爲七廟。辨昭穆者。別其昭穆而書之。四時以敘享祀。其禘祫殷祭。則兼辨遷廟主之昭穆。亦以敘合食也。國語魯語云。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冒之親疏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草注云。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案此雖據王七廟而言。其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廟。小宗伯亦當辨而書之。賈疏云。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士二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總云廟祫之昭穆也。許宗彥云。廟至四世。必迭遷祫。至六世必迭毀。故昭穆皆宜辨也。注云。祫。遷主所藏之廟者。敘官守祫注云。遠廟曰祫。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是也。鄭意周二祫。卽文武廟不毀。其文武以後毀主。悉以昭穆藏於其中。今考周文武廟。別爲世室。不爲二祫。二祫亦非遷主所藏。詳敘官及守祫疏。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漢書韋玄成傳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論語八佾皇疏。說禘祫禮云。列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爲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之孫爲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賈疏云。周以后稷廟爲始祖。特立廟不毀。卽從不啻已後爲數。不啻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弟稱穆也。論讓案。昭穆者。所以辨廟祫之序次。不以此爲尊卑。凡廟及神位。並昭在左。穆在右。故家人掌公墓。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注云。昭居左。穆居右。廟位與墓位同也。宋史禮志何洵直議云。古者葬祔以其班。祔以其班。爲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廟次雖遷。昭穆之班。一定不移。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鄭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邾晉應韓。武之穆也。宮之奇謂太伯虞仲。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爲王季之穆。夫文王太王。其子對父。皆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穆。其爲子一也。對父或稱昭。或稱穆。知昭穆爲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異也。案何說義據明塙。可爲昭穆之定論矣。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父子孫矣。又自虎通義宗族篇云。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尙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一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處。尙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此以三族爲卽九族。以其父族母族妻族。故曰三族。漢書高帝紀如淳注。大戴禮記保傳篇盧注。並用其義。然與士昏記不合。鄭所不從也。漢書張晏注。以三族爲父母兄弟妻子。亦微誤。引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者。證三族引而爲五九之義。鄭彼注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賈疏云。若然。不言以五爲七。乃云以五爲九者。齊衰三月章云。爲曾祖。鄭注云。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爲曾孫玄孫。服同總麻三月。以尊卑服同。故經云以五爲九。不須言以五爲七也。云正室。適子也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嫡。正也。嫡適。字同。文王世子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鄭彼注云。正室。適子也。此正室與彼同。亦謂王族及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正室者。對庶子爲側室。左桓二年傳云。卿置側室。杜注云。側室。衆子也。云將代父當門者也者。明以父老則適子代當門戶。故尊之曰門子。喪服。童子唯當室總。注云。當室。爲父後承家事者。當門。猶當室也。當門謂之門子。當室亦謂之室子。戰國策齊策。有齊孫室子陳舉是也。左襄九年傳。盟於戲。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杜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國語晉語云。育門子。章注云。門子。大夫適子。韓非子亡徵篇云。羣臣爲學。門子好辯。蔡邕集明堂月令論。引古大明堂之禮云。日中出南門。見九族及門子。周書皇門篇云。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罔不茂揚肅德。訖亦有爭。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又云。自其善臣以至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成獻言在于王所。孔注云。大門宗子。適長。私子。庶孽也。彼文分別甚明。蓋詳言之曰大門宗子。省文則曰門子。其實一也。經凡云門子者。皆專指適子。云國子者。則通適庶言之。二者不同。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廣韻二十三魂云。周禮云。公卿大夫之子。入王端門之左。教以六藝。謂之門子。蓋亦本此經。舊說與應劭說。並以門子爲卽國子。不分適庶。非也。惠士奇云。公羊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武氏子者。天子

之大夫。其稱子者。父卒。子未命也。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稱仍叔之子者。父老。子代從政也。愚謂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於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云政令。謂役守之事者。賈疏云。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大子。惟所用之。是其役事。案宮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八次八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總云政令。役守之事也。案賈意。役事。卽甲兵之事。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會同亦兵車之會。大司馬通掌士庶子。小宗伯則唯掌門子。二官爲聯事也。但諦審注意。役事似不唯甲兵之事。蓋當兼有賓祭禮事。若燕禮大射儀。咸有庶子給事是也。王族門子。則宗廟祭祀。亦共其職事。故文王世子云。公族。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經不云大祭祀者。文不具也。此六牲及下六齋六弊六厚。並云辨名物性盛之物。謂種類之別。彘尊之物。謂形制之別。賈疏訓物爲色。謂六牲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之等。則不可通於彘尊。非達詰也。云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者。賈疏云。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卽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注云。毛。擇毛也者。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色之牲毛之。注云。毛之。取純色也。墨子明鬼下篇云。聖王必擇六畜之勝。膳肥倅毛。以爲犧牲。祭義說祭牛云。擇其毛而卜之。此注卽用彼文。互詳牧人疏。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者。證五官奉六牲之事。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大司馬云。喪祭奉詔馬牲。大司寇云。大祭祀奉犬牲。宗伯司馬。雖不云奉雞牲羊牲。而雞人屬春官。羊人屬夏官。亦奉之可知。司空主豕。詳小宰疏。又此五官奉牲。雖以大祀爲主。其實中祀亦同。唯無馬牲耳。其小祀則五官之貳奉之。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小司寇云。小祭祀奉犬牲。以此推之。則小祭祀奉牲。亦小宗伯主雞。無馬牲。小司馬唯主羊。小司空亦主豕。此經五官。或通正貳言之與。賈疏云。六卿應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齋。讀爲梁。六梁。謂。辨六齋之名物與其奉牲。故五官也。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疏〕用者。別六穀之名。及其種類也。若黍稷爲盛。稻粱麥苽爲盛。粳黃白黑。爲饗賓之屬。皆是也。云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後世婦職云。祭祀帥六宮之人共盛。六宮奉盛與五官奉牲。職掌內外。互相備也。國語魯語數姜曰。天子日入監九御。

使潔奉神郊之粢盛。韋注云：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並六宮之人。掌祭祀粢盛之事。六宮詳內宰疏。注云：竈讀爲粢者，鄭意：竈非穀名，故依聲類讀爲粢。詳甸師疏。云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者。釋文苽下有也字。膳夫先鄭注云：六穀，稌黍稷粱麥苽。稌卽稻也。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雞彝、鳥彝、斚彝、黃彝、斚彝。案本爲稌，因以爲祭穀之通稱，亦詳甸師疏。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雞彝、鳥彝、斚彝、黃彝、斚彝。後疏。注云：六彝，雞彝、鳥彝、斚彝、黃彝、虎彝、犀彝者。並據司尊彝文。云果讀爲裸者，詳大宗伯疏。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尊，有司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疏、尊、齊、酒、以獻尸及賓也。賈疏云：案司尊彝，唯爲祭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爲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唯在外野饗，不川祭祀之尊，故春秋左傳云：犧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饗人云：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則上六彝，亦爲祭祀賓客而辨之，而不言祭祀賓客者，舉下以明上，故略而不言。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說晉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曰：奉其犧象，出其尊彝，是饗賓客，亦陳六尊六彝之證。宗廟六享川尊，四時不同，文具司尊彝職。其實客所用，經注無文。賈疏云：司尊彝，祭祀所陳，用各不同。春祠夏禴，雞彝鳥彝，尊則犧象，秋嘗冬烝，罍彝黃彝，尊則著罍，若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虎彝犀彝，尊則大山，竊謂賓客春朝夏宗，彝尊當準祠禴，秋嘗冬烝，尊尊當準嘗烝，同亦四時分來，皆按時祭陳設，惟非時之會，當準閒祀，用虎犀大山也。案賈說亦通。注云：待者有事則給之者，此通釋上經也。大府注云：待猶給也。說文予部云：待，候也。豫辨其名物，候有事時而給之。故謂之待。賈疏云：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及上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衆，故云使共奉，此及上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常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斚尊、著尊、大尊、山尊者，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賜有功者。〔疏〕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者，此亦謂辨其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書曰：車服以庸。〔疏〕物等差，令有司共具之，以待賞賜，賞賜亦通邦國及卿大夫士言之。賈疏云：衣服，謂若司服裘冕以下，唯有大裘，不可以賞賜，以其諸侯不合用之。是以魯祭天用裘冕，則二王後祭天，亦不得用大裘也。車旗，謂若巾車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及夏篆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唯玉路不得賜，與大裘同，是以魯用殷之大路也。詒讓案：宮室之賞賜，謂賜宅里也。注云：王以賞賜有功者，明平時好賜，不得有衣服車旗宮室等也。有功者，若司勳六等之功是也。大宗伯九儀，再命賜服，則是常典，不在賞

賜之料。又白虎通義考黜篇。引禮說九錫。有車馬衣服。云車者。謂有赤青之蓋。朱輪特脂居前。左右懸轡也。以其進止有節。德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成規。袞龍之衣服。表顯其德。案漢人九錫之說。於經無徵。白虎通所說賜車之制。亦與巾車五路不相應。疑皆非古制。引書曰。車服以庸者。堯典文。偶古文入舜典。孔傳云。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川引之者。證有功有賞賜車服之事。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卜日。省牲。視滌。〔疏〕云。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小宰疏。注云。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疏〕注云。號。神號幣號者。凡卜。必就鬼神以卜。故有神號。當亦有示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者。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既高作龜是也。又卜。大祭祀。省牲。祗滌濯。祭之日。逆齋省錢。告時於王。告備于王。師注云。大貞。小宗伯命龜。則不徒詔號矣。又卜。大祭祀。省牲。祗滌濯。祭之日。逆齋省錢。告時於王。告備于王。逆齋。受饋人之盛以入。省錢。視享。〔疏〕大祭祀。省牲。祗滌濯。祭之日。逆齋省錢者。賈疏云。此云省牲祗滌濯。屬執。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疏〕省錢。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大宗伯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逆齋。即大宗伯泄玉齋者是也。大宗伯泄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詒讓案。省牲。即充人之展牲。在祭前之夕者也。漢禮謂之夕牲。詳充人疏。云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者。即郊特牲云。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彼注云。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是也。注云。逆齋。受饋人之盛以入者。聘禮注云。逆猶受也。饋人云。掌凡祭祀共盛。故知受饋人也。齋。依鄭讀。亦當爲齋。注當作逆齋。郊特牲注引此經。而改作齋。肆師。表齋盛。經作齋。注亦作齋。可證。此逆齋。即小祝之逆齋盛。齋盛對文義異。散文得通。詳甸師疏。賈疏云。案少牢。饋饌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饋饌亦在廟門外。今言逆齋。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案饋人共盛。注云。炊而共之。則鄭意此逆齋。爲已炊之盛。故賈小祝疏。謂饋饌後。尸將入室食。小祝乃迎饋人之盛盛以入。蓋食醫食齊視春時。明必將食。乃出饌而實之也。但此逆齋文。在省錢之前。小祝逆齋盛文。在

通尸之前。江永謂當在饗祭之晨，其說甚精。竊謂通簋當有二。一則祭晨饌陳，春人共米實於簋，二祿之後，小祝迎之以入，肆師表之告絜，而後付饋人炊之。此未炊之盛也。及饋獻之後，炊饋已熟，小祝復迎之以入，實於簋。蓋而後后薦之。此已炊之盛也。蓋祭禮盛與牲並重，第一次迎簋告絜，與迎牲告碩之節相準。第二次迎簋，與亨飪迎鼎之節相準。兩迎，小宗伯皆蒞之。鄭賈據後迎，江氏據前迎，二義相兼，乃備也。互詳小祝疏。云省饋、視享腥，執者，說文目部云，省、視也。謂就廟門外東方饗饌。視三牲魚腊之饌，饋獻前則視絜，饋孰時則視孰也。凡祭祀，殺牲薦血腥後，乃付亨人享之。朝踐祭腥時，牲尚未入鑊，鄭言視享腥孰者，未飪則爲腥耳。賈疏謂鄭兼言朝踐，而不言饋孰，非也。云時薦陳之晚早者，賈疏云，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晚早。云備謂饌具者，廣雅釋詁云，備、具也。賈疏云，此饌具，卽堂東所陳，陳備卽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詒讓案，此告備，卽禮經之告具，特牲饋食禮，既陳設之後，云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于門外，宗人告有司具，卽其事也。特牲禮，宗人視濯之後，又告濯具，亦與告備事相類。又視牲時，宗人舉獸尾告備，少牢饋食禮亦云宗人告備，則卽充人職展牲告脞之事，與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瓊果，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瓊，諸侯瓊瑋，賓〔疏〕凡祭祀賓客，以時將此告備具也。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瓊果，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瓊，諸侯瓊瑋，賓〔疏〕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祭祀也。果亦讀爲裸，詳前疏。注云，將、送也。猶奉也者，小宰注云，將、送也。天府注云，奉、猶送也。是將與送奉，展轉相訓，義並通也。進裸，必奉瓊而送之，故鄭兼二義爲釋。云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謂初獻之節也。賈疏云，案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注云，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人道宗廟有裸，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謂瓊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者，以賓客王不親送裸也。賈疏云，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裸者是也。云天子圭瓊者，賈疏述注，天子下有用字，典瑞云，裸圭有瓊，以肆先王，以祿賓客，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瓊以祀廟，是也。云諸侯瓊瑋者，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是也。賈疏述注，諸侯下亦有瓊字，云諸侯用瓊瑋，此謂未得圭瓊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瓊，然後爲鬯，未賜圭瓊，則資鬯於天子，是用瓊瑋，謂未得圭瓊賜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瓊灌，大宗用璋瓊亞灌，鄭云，大宗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瓊也。若然，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天子用圭瓊，則后亦用瓊瑋也。其諸侯未得圭瓊者，君與夫人同用瓊瑋也。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小禮，羣〔疏〕以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伯，故於中言之，以結上也。注云，小禮、羣臣之禮者，大宗伯

馬。蓋皆此官池而受之也。注云。謂所齋來貢獻之財物者。說文貝部云。齋。持遺也。齋來。猶言持來。鄭此義與辭合。觀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鄭注云。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卽此貢獻之財物也。賈疏云。此謂諸侯來朝覲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以陳。故云受其將幣之齋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行被社。擊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還廟主行。社主曰軍社。還主曰祖。春秋傳曰。軍社。不用命戮于社。社之。蓋川石爲之。奉謂將行。〔疏〕若大師者。大司馬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云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者。與司馬職奉之。凡行主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軍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已克敵人。設奠以反主。反社主。如初迎之禮。此卽奉社主還主之事。依孔叢子說。則在軍立社主與行主。蓋亦如國中左祖右社之制。社則爲壇位於軍舍之右。祖則爲壝次於軍舍之左。但依劉敞。陳祥道說。廟社在路門外。治朝左右。則在軍健之。亦當於中門內內門外左右。設主位。孔叢子謂在中門外外門內。蓋沿漢儒舊說之誤。彼書爲王肅私定。故與古制不甚合也。此云立軍社。猶大祝云設軍社。謂舍而封土。立壇位。奉主車。則兼社祖二主言之。據軍行時也。大司馬奉主車。注兼廟社爲釋。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率主車。彼疏亦謂主中有二。則此經主車。亦兼二主明矣。凡軍有司。大祝也者。賈疏云。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故也。論讓案。大司馬注云。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注云。奉以從。是軍社及還廟主。皆大祝奉之也。以其爲專主神事之官。故謂之有司。詳宰夫疏。云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還廟。而以其主行者。社謂大社。有事。卽大祝云。宜乎社。造乎祖。是也。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調之宜。詩大雅維孔疏。引孫炎云。大事。兵也。有事。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宜乎社。造乎禘。受命於祖。是出軍之先。必先有告祭之事。於社及祖也。依王制之文。則祖禘並告。聘禮。使者行時。釋幣于禘。注亦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禘而已。是王禮。太祖以下至四親廟。皆當有事可知。此唯云還廟者。據以其主行者言之。若餘廟。則直造告而已。不以主行也。云社主曰軍社者。量人注云。軍社。社主在軍者。以其大社在國有壇位。今載以從軍。則謂之軍社。依毛詩大雅皇矣傳。及司馬法。宜社皆於冢社。則軍社亦卽載大社之主。晉書禮志。孽虞奏則云。周禮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大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擊鼓。主奉

以從是也。案樂氏以軍社爲王社，則與毛詩及司馬法不合，不可從。云遷主曰祖者，明主車有廟主，亦兼爲下，尚青發義。七廟自禘廟以外，並得稱祖，故出軍載遷主，亦稱祖也。又謂之宗，肆師云：「凡師甸，用牲于社宗，是也。」祖宗義亦同。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此亦載主以行，而奉禘廟主者。」蓋一時權宜用變禮，文王世子云：「其在軍則守於公禘。」注云：「公禘，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禘，在外親也。彼公禘亦遷主，非禘廟主也。引春秋傳曰：「軍行祓社，擊鼓，祝奉以從者。」左定四年傳：「衛祝佗語，杜注云：「師出，先有事祓禘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擊爲響鼓，祝奉以從者。」奉社主也。」鄭引之者，證大祝立軍社奉主車之事。引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者。」鄭彼注云：「齊車，金路，彼上文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答以此語。」明大師禮與巡守同，故引以爲證也。又彼遷廟主，鄭君無注，孔疏引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案凡禮經所謂遷廟者，並主二祧言，即君之高祖之父，及祖之廟是也。」故曾子問下，又云：「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蓋言天子七廟，其大祖及四親廟，皆不可虛主。惟二祧爲遷廟，則可虛主，故出則奉以行也。若鄭說周制，則以二祧爲文武廟，而謂天子之高祖之父及祖，並以次迭毀，而藏其主於文武廟，則其所謂遷廟主者，謂遷廟所藏之毀主，而非當廟之主，非經義也。曾子問又有天子諸侯行無遷主廟，則主命之說，蓋謂諸侯不祖天子，以始封君爲太祖，自始封以下五世，皆無遷主，則別有主命之法，記廣論變禮，故兼及天子耳。其實三代之王，咸無是事也。引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者，則甘誓文。」書序云：「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是亦大師有軍社遷主之證。故引之也。今書不用命，不作弗，大司寇注引同。史記夏本紀述書文亦作不，蓋鄭所據本異，賞於祖，戮於社，詳大司寇疏。云社之主，蓋川石爲之者，賈疏云：「案計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爲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案賈引許說，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有此文。唐郊祀錄引崔靈恩云：「社主以石，取堅實之義。」案此石主，謂神主，與大司徒樹木爲田主異。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呂氏春秋貴直篇，亦云拔石社，則似以田主與社主爲一，殆不足據。云奉謂將行者，前注云將猶奉也。國語晉語韋注云：「奉，行也。」是奉兼二義。主車在道，小宗伯奉之以行，以戰事危，宜致謹也。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注云：「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與此不同者，彼據師敗還而言，故奉主車，謂送主歸廟社，此據初出軍而言，則奉主車，宜爲將行，義非一端，各有當也。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

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疏〕。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者。王引之云。于四望三字。當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疏〕。在若軍將有事之下。寫者錯亂耳。大祝云。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此云若軍將有事于四望。則與祭有司將事。正相合也。與讀與共之與。泉府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鄒長曰。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掌固曰。有移甲與其役財川。與國有司帥之。與祭。有司將事者。士昏禮記。某既得將事矣。鄭注。將。行也。謂與掌祭祀之有司。共行事也。先後鄭不察經文之誤。遂讀與爲預。而或以與祭絕句。或以與祭有司連讀。或以有事爲祭表貉軍社。或以有事爲合戰。胥失之矣。案王說是也。四望。詳大宗伯疏。賈疏云。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注云。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者。謂敵軍既近。將有戰事。後鄭以有事爲有戰事。今審校經義。實當爲祭事。春秋宣八年經。有事于大廟。左傳杜注云。有事祭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貉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者。此讀與祭句絕。言軍有祭祀。則小宗伯與其事。以別於四望。則有司將事。小宗伯不與也。表貉卽表貉。詳肆師甸祝職。賈疏云。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于小宗伯。輒於此言之。見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爲一事解之也。云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者。此後鄭讀與如字。又以與祭有司連屬讀之。不從先鄭釋也。祭有司。亦謂專主祭事之官。猶國語魯語有宗有司。章注云。有司宗官司事臣也。賈疏云。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王引之云。祭僕云。掌受命于王。以祇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鄭彼注云。祭祀有司。有事于祭祀者。卽此所謂祭有司也。不直曰有司。而曰祭有司者。以大司馬曰。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大司馬之屬。亦有有司。但彼掌軍事。此掌祭事。故別之曰祭有司也。云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者。以上經立軍社。奉主車。云帥有司。此將事四望。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饋獸于郊。遂頒禽。甸。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疏〕。若大甸者。卽大宗伯軍禮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疏〕。若大甸也。云則帥有司而饋獸于郊者。賈疏云。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獸薦於神位以敬神。非正祭。直是野饋獸於郊。云遂頒禽者。賈疏云。因事曰遂。以在郊饋獸訖。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詒讓案。饋言獸。頒言禽者。獸與禽通稱。亦以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私之者不饋。則饋郊者皆大獸。故變文以見義與。注云。甸讀曰田者。甸田聲同。敘官注云。甸之言田也。田爲田狩正

字。甸爲借字，故讀從之。賈疏謂郊外曰甸。大山稱甸，兼取獵在甸地，失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此有司專主田事者也。賈疏云，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弊致禽，饋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不可帥大司馬身，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詒讓案，鄭言此者，別於上祭有司爲春官之屬也。據甸視云，及郊饋獸，則經有司內，當亦含有甸視，注文不具也。云饋、饋也者，爾雅釋詁文，甸視注亦同，云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者，鄭意饋獸，與大宗伯六享饋食義，略同。士虞禮注云，饋、饋也，謂以所獲獸，歸薦於四郊羣兆，蓋其禮甚簡。與大司馬廩田致禽祀祔異，云郊有羣神之兆者，賈疏云，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羣神之兆也。云頒禽，謂以手羣臣者，祭義云，頒禽隆諸長者，鄭彼注云，頒之言分也。此頒禽亦謂分予之，羣臣即大夫士也。頒、注例用今字當作班。詳宮伯疏，引詩傳者，毛詩小雅車攻傳文，賈疏云，證頒禽之義，書傳亦云焉。詒讓案，詩傳以習射於澤宮，下云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此云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者，隱括其義，非其原文也。穀梁昭八年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鄉射禮注，引尚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取，並與詩傳略同，此頒禽事在祭前，故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也。賈氏鄉射禮疏，誤謂在祭後，魏了翁儀禮要義引書傳，凡祭作已祭，非也。射義孔疏引書傳，亦作凡祭，不誤。擇取三十者，鄭詩箋云，每禽三十也。穀梁范注云，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君之庖，澤宮即辟雍，詳司弓矢疏。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謂曰，〔疏〕大裁者，司服害。案此大裁，當兼天地之大裁，及大荒大札言之。互詳後疏。注云，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者，賈疏云，鄭知者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裁，則禰祀社稷，司巫云，國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男巫職中雖無事，其司巫所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詒讓案，上大師、軍將有事、大甸、三者，並云有司，此大裁，及下文王崩，三言執事者，胡匡衷云，特性饋食禮，有司羣執事分言之。凡職有事、大甸、謂之有司，無專司而臨事來助祭者，謂之羣執事，士虞禮，有賓執事者，注云，賓客來執事者是也。云求福曰禱者，說文示部云，禱，告事求福也。禱，即禱之隸變，云得求曰祠者，女祝注云，祠，報福也。謂既得所求，則祠以報之也。引謂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論語述而篇文，何晏集解本，禱作祿，大祝先鄭注引同，說文言部，引論語作禱，與後鄭此注同，此引證有禱祠上下神祇之事也。詳大祝疏，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者，此說與後鄭同，但不

釋執事爲何官。王崩大肆以桓鬯泚。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泚爲〔疏〕。王崩。大肆。以桓鬯泚者。故引之於後。王崩大肆。以桓鬯泚。泚。以桓鬯浴尸。玄謂大肆。始舉尸伸之。〔疏〕曲禮云。天子死曰崩。注云。自上顛壞曰崩。穀梁隱三年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大肆。在崩日未襲前。詳大祝疏。注。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者。凡浴尸必肆而後浴。故先鄭卽以浴釋肆。此經據陳言之。則云大肆。肆師據浴言之。則云大泚。其義同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廟下。沐浴于中霤。王喪大肆當亦同。但大泚用鬯。蓋浴之一節。其勞辱之事。自有掌之者。非此官所掌也。女御注。謂王喪亦女御浴。則不瑯。詳彼疏。云杜子春讀泚爲泚者。段玉裁云。泚。說文從水弭聲。古音在支佳部。泚。說文不載。從水民聲。在真臻部。杜以雙聲易其字也。泚取泚滅之義。以桓鬯浴尸。其中泚滅然也。許叔重云。泚。飲也。按許義蓋亦周禮說。謂以桓鬯鬯尸口鼻。如飲之然也。許不從杜。案段據注通例。凡破字皆云讀爲也。然此疑當作讀泚如泚。乃擬其音。非破其字。小祝注云。故書。泚爲攝。杜子春云當爲泚。彼經不作泚。而杜讀爲泚。則此經作泚者。杜不宜轉破爲泚矣。云以桓鬯浴尸者。據肆師云。大喪。大泚以鬯。則築鬯。是泚當用鬯也。經云。桓鬯者。散文未和鬯者。不得稱鬯也。已和鬯者。得通稱桓鬯也。賈疏云。以死者。人所惡。故以桓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肆鬯泚尸。小祝又云。大喪贊泚。彼二官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及執事。泚大斂小斂帥異儀也。云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者。敘官注云。肆猶陳也。廣雅釋詁云。陳。伸也。及執事。泚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泚。臨也。親斂者。蓋事宜之屬爲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疏〕及執事。泚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疏〕斂者。公羊定元年何注云。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白虎通義崩薨篇。引禮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案天子小斂之日。班何不同。考天子七日而殯。王制有明文。大斂與殯同日。則小斂必五日也。若如班說。則小斂與大斂。相去爲日太多。殆不足據。又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云。與。猶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王制孔疏。引鄭箴膏肓說。亦云人君殯斂來日。然則天子小斂。數死日爲第六日。大斂數死日爲第八日矣。注云。執事。大祝之屬者。賈疏云。案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泚之。詒讓案。云之屬者。以尙有喪祝等。亦主斂事。喪大記云。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注云。胥常爲祝。是大喪羣祝咸與斂。又射人云。大喪與僕人遷尸。注。以僕人爲大僕。彼二官。蓋亦在執事之列。此

官與彼爲官聯也。云泄、臨也者。州長注同。云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爲之者。鄭意。小宗伯與大祝等。但泄斂事。仍不親斂也。賈疏云。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爲之也。引喪大記者。賈疏云。以天子之喪。大小斂稱數無文。故約諸侯法。推出天子斂之稱數也。案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法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襲與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贊同。故祿與廟數及襲斂。亦無嫌也。喪大記孔疏云。案鄭注雜記篇。以爲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案孔說亦與賈同。喪大記云。小斂衣十有九稱。不著君大夫士之異。故鄭說之曰。君大夫士一也。此補成其義。非喪大記原文。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對親者各就哭位。不助斂也。據士喪禮。大斂時。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而後士與商祝同斂。是主人之親者。不與斂事也。大喪。則凡王之親者。皆就哭位。故助斂必以異。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制色宜。〔疏〕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者。與大族也。賈疏云。此異族。據姓而言之。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齊制色宜。〔疏〕僕爲官聯也。說文工部云。式。法也。左昭二十三年傳。有冠法。卽冠式也。路門之外。卽治朝所在。故縣衰冠之式於彼。以示百官。賈疏云。大僕云。縣衰首服之法于宮門。注云。首服。謂免髮笄總。廣狹長短之數。與此不同。故彼別縣之也。注云。制色宜。齊同者。司服云。凡喪爲天王斬衰。衰冠之制。具喪服經。賈疏云。式謂制及色。案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耳。齊衰。貌若菜。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銀而勿灰。明不色爲武耳。古吉冠以黑緇爲梁。亦以黑緇爲武。梁之廣無正文。喪冠廣二寸。見喪服篇。賈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帽。盡舉頭而蒙之也。吉冠之異於喪冠者。吉用緇而喪用麻布也。吉冠之武用緇。而喪冠之武以纁也。吉冠之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而縫之。不見其畢。喪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畢。謂之厭冠也。吉冠纁武異材。喪冠纁武同材也。喪冠三辟積。於二寸之梁上縮縫之。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殷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左縫。周始變爲橫縫。辟積無數。冠形穹隆。當長尺有數寸。橫縫可十餘辟積。古冠之廣止二寸。非用一幅。及執事祗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疏〕及執事祗葬之材。舉頭而蒙之也。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疏〕葬獻器。遂哭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注云。執事。蓋梓匠之屬者。明與上文泄大小斂之執事異也。梓匠者。木

工之長。梓人記有梓師。鄉師職有匠師。此官與彼爲官聯也。兼有它工官。故言之屬以賅之。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者。賈疏云。亦約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又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四面北上。主人徧視之。如哭梓。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其事也。案鄭檀弓布材注云。材。梓材也。士喪禮獻材注云。材。明器之材。則二材不同。然據士喪禮。主人先有哭梓之事。此小宗伯代王哭獻明器。當亦代哭梓。故賈兼引檀弓以補其義。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優王。故有代哭以節哀也。賈疏云。按士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卽小宗伯哭之是也。卜葬兆。甫窆亦如之。兆。墓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爲皆爲穿。杜子春讀爲爲。〔疏〕卜葬兆者。王制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二三月而葬。左氏爲短。鄭箴之。隱元年傳。並略同。唯左傳云。士踰月葬爲異。王制孔疏引何休公羊膏旨。以爲士禮三月而葬。左氏爲短。鄭箴之云。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年來日。士殯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死月。乃大夫之踰月也。孔又云。鄭箴膏旨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曰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詒讓案。依鄭箴膏旨說。則王七月葬。爲不數死月。若數死月。則是八月矣。然與春秋經不合。禮無明文。未知孰是。卜兆者。卜王墓之兆域也。凡天子至中大夫並卜兆。下大夫士則筮宅。詳大卜疏。云甫窆者。始於兆域穿地。就其所而卜也。既夕禮云。窆宅。家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而其壤。又云。指中封而筮。彼掘地出壤。卽此甫窆。明甫窆與筮。同時並舉。窆卽就此所穿之壤而行事。王禮用卜。當亦然。故經以二事連言也。云亦如之者。既夕禮。窆宅。主人往兆南北而免經筮。主人經哭。此天子卜兆。亦大宗伯代王哭。其禮約與士筮宅同。賈疏云。亦如上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殯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注云。兆。墓域者。士喪禮注云。兆。域也。義本爾雅釋詁文。說文土部云。塋。墓地。廣雅釋丘云。宅兆。塋域陵地也。兆。塋之正字。塋域卽營域。凡墓外皆四圍周市爲界畔。與祭祀壇壝營域同。故亦通謂之兆也。詳前疏。賈疏云。孝經注。乃後人假託爲之。故與此注義違。賈謂義兩舍。非。云。甫。始也。舍。相兼乃具。故注各據一邊而言也。案孝經注。乃後人假託爲之。故與此注義違。賈謂義兩舍。非。云。甫。始也。者。家人注同。老子以閼衆甫。河上公注亦云。甫始也。賈疏云。既得吉而始穿地爲塋。故云甫窆也。案賈說非也。依既夕禮掘地就中封而筮。下云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注云。更擇地而筮之。是始筮時。卜筮從否。尚未可知。得吉

後之治穢。不得爲甫穢也。互詳家人疏。云鄭大夫讀穢皆爲穿者。阮元云。皆字涉下誤衍。賈疏云。此經唯有一穢。而云皆。在下家人甫穢。皆爲穿也。案賈說亦通。惠士奇云。漢書。王莽掘東平共王母丁姬故冢。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師古曰。穿謂穢。卽小爾雅廣名。所謂穢謂之穢。水經濟水注。引漢書。穿中作穢中。則穢讀爲穿。信矣。說文穴部曰。穿。通也。穢。穿地也。文異義同。云杜子春讀穢爲穢者。爲當作如。此杜不破字。而擬其音如穢也。說文穴部云。穢。從穴。彘聲。引周禮大喪甫穢義。與子春同。云皆謂穢穿穢也者。謂鄭杜讀異而詁義則同。士喪禮。掘地出穢。卽穿穢也。惠士奇云。小爾雅穢謂之穢。填穢謂之封。與鄭義合。云今南陽名穿地爲穢。聲如腐肥之肥者。肥。嘉靖本並誤。今依岳本正。宋蔡州本。注疏本。下肥字。又作穢。釋文云。腐肥之肥。七歲反。舊作穢。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穢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穢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有穢音卒。穢者。牛羊脂。穢者。與易破。恐字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穢已下皆非鄭義。臧琳云。說文肉部。肥。小與易斷也。从肉从絕省。臠。與易破也。从肉義聲。據注云。皆謂穢穿穢也。南陽人名穿地爲穢。其義當用易破字。但釋文定從肥字。易斷易破。義得相通。陸云。今注本或有作穢字者。知故作肥字。作穢者。蓋後人依字書所改。未足據也。陸云。舊作穢。沈重云。穢者。牛羊脂。恐字誤。然注疏本作腐肥之肥。王從舊作穢。其上一字作肥。乃依釋文竄改耳。古人或以聲借通用。不得以字書未收。而疑爲誤也。義則可通。聲恐未協。疑當作穢則可通。義恐未協。段玉裁云。穢字。恐其音義不顯。故以今南陽語言證之。南陽名穿地爲穢。其義也。穢聲如腐肥之肥。其音也。此與陸人注今河間名豚脊聲如鍛縛。文法正同。子春正川南陽語耳。聲如腐肥之肥。釋文以爲肥。七歲反。舊作如腐穢之穢。穢者。牛羊脂。沈重謂不當施於此。但肥字。字書所無。惟有穢字。音千劣反。與劉昌宗肥音清劣倉沒二反相合。似作穢爲得也。此穢音義大旨如此。古去入不分。七歲千劣二反。卽一音也。肥穢音義皆相近。陸云。字書有穢無肥。考說文皆有之。案臧段說是也。依釋文。蓋陸本作聲如腐肥之肥。舊本或作如腐穢之穢。別本又或作如腐穢之穢。俗本肥穢錯出。則兼采兩本之不可通者。釋文如沈解以下十九字。今本譌舛不可通。常從臧校正之。其云穢以下皆非鄭義者。謂作穢作穢。皆非鄭本之舊。此陸自著其校定從肥之意也。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疏〕注云。喪祭。虞祔也者。庖人注義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公羊文二年何注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以下穢。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

三。案王喪祭。宗伯詔禮。猶士喪祭。宗人詔禮也。士虞禮云。主人卽位于門外。宗人卽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告有司具。入門。主人卽位于堂東。宗人西階前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及賓之事。又彼禮尸升云。宗人詔踊。陰厭云。宗人詔降。皆詔禮之事。附禮蓋與虞同略。賈疏云。鄭知喪祭是虞附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附而已。故以虞附解之也。引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雜記鄭注云。天子至士。葬卽反虞。是天子亦以葬歸之日虞也。賈疏云。自始死至葬前。未忍異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於坐前也。既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朝爲大遺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爲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附于祖父者。鄭彼注云。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又士虞記云。三虞卒哭。曰哀薦成事。注亦引檀弓說之。云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與檀弓注說同。檀弓孔疏云。以虞祭之時。以其尙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案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既虞。然後附死者於先死者。考士虞記云。始虞用柔日。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注云。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若然。天子禮則丁日葬。八虞並用柔日。其九虞改用剛日。則壬日也。故許總計之。云十六日。孔引異義云。九虞用柔日。與許鄭所說並不合。蓋傳寫之誤。此注舉虞附。則其中兼有卒哭之祭。士禮未虞後。間日卽爲卒哭之祭。天子卒哭。在葬後兩月。則與九虞之日。相去甚遠。與士禮不同也。其附祭。天子至士。同在卒哭之明日。詳大祝疏。賈疏云。此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卽爲吉祭。以卒去無時哭。哀殺故爲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爲吉祭。則禮祭已前。皆爲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而鄭云喪祭虞附。并附祭。亦爲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并附祭總釋。故喪中之祭。總爲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爲吉祭。附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案賈說是也。以禮之正論之。則喪終以後。乃爲吉祭。故士虞記於禮後云。是月也吉祭。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穀梁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禫于莊公。傳云。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是喪中之祭。皆不得爲吉祭。若就喪中之祭分別言之。則虞爲喪祭。卒哭後爲吉祭。檀弓有明文。此注既據彼爲釋。而又以附爲喪祭者。順文便因附與喪畢後之吉祭別。故兼及之耳。喪祝。擊喪祭祝號。注云。喪祭。虞也。不數附祭。成葬而祭墓爲位。已封也。

天子之家。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疏〕云。成葬而祭墓爲位者。與家人爲官職也。賈疏其神以安之。家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尸。〔疏〕云。成葬者。謂丘墳已訖。以王之靈柩。託於此土。故祭后土之神。使安祐之。當設祭位於墓左也。注云。成葬。丘已封也者。小爾雅廣名云。墳。謂之封。丘封既畢。則葬之事成。故謂之成葬。云天子之家。蓋不一日而畢者。賈疏云。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土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爲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家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云位壇位也者。謂封土爲壇。以設神位。及主祭者之位也。凡經云爲位者。不在宮廟。則爲壇位。此及下文禱祠肆儀等是也。在宮廟。則唯爲几筵坐立拜獻之位。下文類宗廟及射人云。祭侯則爲位。是也。云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者。欲使先祖形體託此而安。故祭其地后土之神。嫌此祭墓爲祭所葬者。故特釋之。引家人職者。賈疏云。證祭墓爲位時。家人爲尸以祭后土也。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肆。習也。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疏〕。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義爲儀。謂若今時肆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疏〕祠。肆儀爲位者。甸亦讀爲田。即大宰云田役。謂王大田獵而起徒役也。詳大宰疏。禱祠。謂因事之祭也。注云。肆。習也者。說文肆部云。肆。習也。重文肆。篆文肆。經典皆從重文。謂將禱祠。豫肆習禮儀。若左莊三十二年傳。雪。講于梁氏。杜注云。講。肆也。賈疏云。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事。皆有禱祠之法。皆須豫習威儀。乃爲之。云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者。義爲儀。不云當者。案上文省。義儀。古今字。大司徒注。引故書及杜讀同。段玉裁云。肆當爲肆字之誤也。義讀爲儀。見肆師鄭司農注。云謂若今時肆司徒府也者。孔廣森云。史記淮南王傳。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言因肆儀。會丞相府而議也。後哀帝定三公官。以丞相爲司徒。司徒府中。有百官大朝會殿。故肆儀者就焉。楊倞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還。謂操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服皮曰。兼行天子事。先肆習威儀也。注授漢況周。容肆儀時。亦宗伯攝王事。云小宗伯主其位者。禱祠肆儀有神位。亦有與祭執事者之位。蓋皆此官爲之。說文肆部云。朝會東茅表位曰絕。漢書叔孫通傳。說朝儀云。爲絲莚。野外習之。肆儀爲位。蓋猶是矣。國有禍。則亦如之。〔疏〕國有禍。則亦如之。云。禍。義亦得賅也。注云。掌客注云。禍。義。新有兵寇水火也。賈疏謂兼有凶。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禱祈禮輕。類者、〔疏〕几天地之大裁者。即大司樂云。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戕。令去樂。注云。大怪異。依其正禮而爲之。〔疏〕几天地之大裁者。即大司樂云。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戕。令去樂。注云。大怪異。而重於常禱。故唯天地大裁乃行之。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者。大祝、六祈。一曰類。是類亦禱祈之祭。依正禮者。據大祝注。類亦用牲。蓋依放祭社稷宗廟之正禮。而略殺。亦取象類正祭之義。故謂之類。淮南子本經訓云。類其社。高注云。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彼爲師祭祭天。故依郊祀爲之。與此類社稷宗廟。事異而義同。前四類祭日月星辰。非禱祈之祭。與此禮別。又國語楚語云。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韋注云。以事類曰類。時類於二禘。案彼時類。似即指時享。此類宗廟無定時。與彼異也。賈疏云。求福曰禱。禱禮輕。得求曰祠。祠禮重。則祠者。依正祭之禮也。禱禮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略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也。

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疏〕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者。此大小禮。並通賅五禮。與上專屬吉禮者異。云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者。賈疏云。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宗伯之儀也。

周禮正義

卷三十七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也。助〔疏〕掌立國祀之禮者。即大宗伯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通內外大次小祀典言之。立與建。義同。注云。佐。

助也者。天官敘官注義同。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

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疏〕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者。此立國祀三等之禮也。大宗伯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辨事天神地示人鬼之異禮。此則辨大次小三祀隆殺之等衰。通咳鬼神示與宗伯職互相

備也。牲謂純色之牲。次祀小祀不云牲者。文不具。其實次小祀。非外祭毀事。無不用牲者。詳牧人疏。凡此諸祀。並謂始立宮兆時。以此禮祭而告之。以後歲時常祀。禮亦咸視此爲差。書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僞孔傳云。用牲

告立郊位于天。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云。告立社稷之位。用大牢也。此即營維立郊社諸祀用牲之事。彼經不云用玉帛者。亦文不具也。賈疏云。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示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

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宗廟中。無升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爲禮神之玉。亦通一塗。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宜有禮神幣帛而已。注。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

下者。酒正先鄭注云。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此釋大祭與彼注同。蓋專指圜丘方丘南北郊五帝言之。次祀即彼中祀。此注次小二祀。偏舉天神以見例。故不及宗廟五祀也。云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

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者。並據大宗伯文。補先鄭之義。次祀舉五嶽者。以咳四望也。賈疏云。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祀。即先公是也。不言之者。已於酒正云。次祀。鄭司農云。若然。後鄭已具於彼故也。又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宗廟小祀。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案

後鄭此注。以宗廟爲大祀。不辨先王先公。疑與酒正司服注義不同。賈據彼注釋此。似失其旨。又賈引馬融以宗廟小

祀爲廟與無後。考廟與無後有二。一爲先君。一爲王之適子孫。公羊莊三十二年傳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無子則不廟。通典凶禮引五經異義。亦引春秋公羊說。又引左氏說。臣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許君謹案。引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以證左氏義。鄭駁之謂未踰年君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是先君殤與無後。立廟序於昭穆。則不得爲小祀。若不序於昭穆。則無廟。唯祭於壇也。其適子孫之殤與無後。則祭法云。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注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凡庶殤不祭。曾子問孔疏。又引熊安生說。殤與無後者。唯耐與除喪二祭則止。據鄭熊義。是祭殤唯從祖耐食。又唯用厭。其禮甚殺也。若然。二者皆無特立宮廟之事。故鄭不從馬義也。又案大次小三等之祀。經無明文。二鄭依大宗伯。略爲差次。而酒正後鄭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毼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彼注並依司服祭服差次爲說。則大祭。謂昊天上帝五帝先王。中祭。謂先公四望山川。小祭。謂社稷五祀羣小祀也。此注既以宗廟全屬大祀。又以社稷五祀爲中祀。以山川爲小祀。後鄭二注。既自不同。六朝以來義疏。亦無通釋。金鶚云。大祀用玉帛牲醴。典瑞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兩圭有邸。以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是日月星辰四望山川。皆有玉。豈非大祀乎。何得以日月星辰五嶽爲次祀。山川爲小祀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嶽既爲大祀。而社稷五祀在五嶽上者。何反列於次祀乎。司中司命。與星辰同。何得下列於小祀乎。案金說與二鄭不同。以經考之。司服祭服。大司樂樂舞。或別有取義。不定以尊卑爲差次。固不必強爲傳合。以典瑞祭玉。推校日月星辰四望山川用玉。固有明文。而依王氏訂義引崔靈恩說。司中司命。與星辰同。然則天神無次祀矣。竊謂經凡言祭祀。惟酒正及無徵。卽司民司祿。亦是星辰。無由定其必不得與司中司命同用玉。然則天神無次祀矣。竊謂經凡言祭祀。惟酒正及此職分三等。餘職皆止分大小二等。疑次祀亦并入大祀。其差次難以詳定。若然。此經以玉以歲時序其祭祀。及高性幣之有無。爲三等祀之差。亦約略區別。不能盡以此推決也。互詳酒正典瑞司服疏。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者。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爲餌。玄謂祈當爲進禱之禮。珥當爲餅。饌餅難。其餅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禱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疏〕以歲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鄆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餅社也。〔疏〕時序其祭祀者。序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序。第次其先後大小者。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序卽敘之借字。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作序。此經仍作序。疑後人以注改之。非其舊也。詳小宰疏。賈疏云。卽上立大祀

已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其大小先後也。不必先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而應先。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云故書。祈爲幾者。與犬人字同。惠士奇云。幾。說文作幾。云以血有所割。塗祭也。幾。會爲幾。段玉裁云。此云故書祈爲幾。小子職注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云或是故書有作幾者也。幾。幾字。古多通用。詩如幾如式。亦作如幾。禮記。雖幾。讀離幾是也。云杜子春讀幾當爲祈者。杜從小子羊人。作祈爲正也。云耳爲餌者。耳下各本並有當字。今從宋婺州本及嘉靖本。此與小宗伯肆師注云。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當爲肆。義爲儀。文例正同。亦案上文省。說文器部云。鬻。粉餅也。從鬻耳聲。重文餌。鬻或从食耳。耳餌。聲類相同。故杜讀從之。然未詳其義。云玄謂祈當爲進禱之禮者。段玉裁云。玉藻。沐畢進禱。此禱即說文之既字。噉字。許君皆云小食也。鬻。屋封羊。血僅流於前。乃降。以少許血飲屋。如進小食然。故云當爲進禱之禮。小子職。祈或爲刳。許士師職作刳。鄭君云。刳當爲正字。說文。刳。割傷也。此亦與刳羊血僅流意合。而血部又有數字。然則禮家有定此字作幾者。詒讓案。注例云當爲者。破其字也。故下注直作禱。然小子犬人注。謂刳餌正字當作刳。而於此又破字爲禱。二說岐互。當以小子犬人注爲正。賈疏謂此注取音不取義。則非鄭例也。云耳當爲餌者。大人注同。凡經餌字。此職及小子。羊人。士師。司約。犬人。六見。經並作耳。鄭並破作餌。段玉裁云。子春云耳當爲餌。餌字。於義不相關。故依雜記公羊傳作餌。封羊爲刳。割雞爲餌。小子士師注。皆曰毛牲曰刳。羽牲曰餌。本雜記也。鄭司農注小子。從耳。云牲頭祭也。說文無餌字。然則許說周禮。蓋同先鄭與。云禱餌者。禱禮之事者。士師犬人注同。鄭意。他祭祀皆無祈耳。惟蠶禮乃有之。蠶其大名。禱餌其細節也。說文。幾。訓塗祭。塗亦蠶也。許鄭字異而義同。引雜記曰。成廟則蠶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證蠶禮有祈耳之事。大戴禮記。諸侯蠶廟篇文略同。鄭雜記注云。廟新成必蠶之。尊而神之也。案雍人卽內饗。詳天官敘官疏。孔疏引熊安生云。舉羊。謂抗舉其羊。升於屋上。自中者。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云中屋南面。封羊血流于前乃降者。于。下文作於。此疑傳寫之誤。雜記疏引熊氏云。謂當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南面。封割其羊。使血流於前。雍人乃降。云門夾室皆用雞者。夾。釋文作俠。下同。案俠夾字通。雜記及雞人。並不作俠。陸本非是。大戴記作郊。亦假借字。孔疏云。門。廟門也。夾。釋文作東。西廂也。減於廟室。故蠶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故云皆也。大戴禮疏注云。郊室。門郊之室。一曰東西廂也。案依盧說。則夾室卽匠人之門室。與孔說異。江永又謂東西箱名夾。不名夾室。夾與室爲二地。亦未知孰是。詳匠人疏。云其餌皆於屋下者。鄭彼注云。餌。謂將封割牲。以蠶先減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皆神欲其聽之。孔疏云。謂未封割羊與雞之時。先減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餌訖。然後升。

屋而釁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孔疏云。謂釁訖爲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上之中。夾室故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雞。使血流。案依鄭孔說。則釁耳毛爲釁。釁後仍有割牲。是爲釁。釁在屋上。與釁在屋下不同。考大戴記云。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鄰室。割雞于室中。依彼記則割雞門即在屋下。夾室即在室中。故盧注云。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孫希旦云。據記文則廟用羊。升屋而割之。而謂之釁門。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中室而謂之釁。疏乃謂羊亦有屋下之釁。雞亦有屋上之釁。然大戴禮。門夾室。即在屋下割雞。別無屋上之釁。而廟亦未必有屋下之釁矣。蓋釁自爲二禮。釁之禮重。故在屋上。釁之禮輕。故於屋下。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此亦於屋下爲之。未必升屋也。鄭說先釁後釁。記中實無此義也。案孫據大戴記釋雜記。謂釁於屋下。不必更有屋上之釁。足證二記義通。鄭虛孔說。皆未審此經創釁。壇廟兩有壇兆。成無室屋。明唯取血灌地。卽爲涂釁。鄭孔謂上釁下釁。兩事並行。必不能通於此。至鄭釁耳旁毛之說。蓋因祭義說宗廟大祀。有毛牛尙耳之禮。推傳爲之。然釁禮甚輕。未聞有是。鄭注此經。亦無此說。殆已知其非篤論而易之矣。互詳小子疏。云然則是禮謂羊血也者。謂釁廟用羊血者。卽此經之禮。門夾室用雞血者。卽此經之釁。小子注。謂用毛牲曰割。羊卽毛牲也。但雜記注謂釁爲以耳旁毛薦神。則不分毛牲羽牲。以此經及雜記文駁之。似亦以不分爲是。詳小子疏。又據犬人職。則幾珥亦用犬。此案上引雜記文。故不及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賈疏云。引證血傍爲之。以證釁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割釁則奉犬牲。此割釁正字與。案據賈說。則此引小子文珥當作釁。今本並誤。彼正文作珥。注讀爲釁。從所讀之字引之也。士師職文亦作珥。注讀爲釁。小子注引之。卽作釁可證。云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者。謂小子珥社稷。祈五祀。並據宮兆始成時。證此大次小祀並有釁。亦據始成時。明祈珥與釁爲一也。宮兆、關廟與壇二者言之。引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郈子用之者。左氏經文。公羊經。邾人作郈婁人。穀梁經節作繒。並與左氏異。引傳曰。用之者何。蓋卽其鼻以釁社也者。公羊傳云。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川之社奈何。蓋卽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云。用之者。叩其鼻以釁社也。引之者。證珥當作釁也。段玉裁云。公羊傳。釁社。今本作血社。誤。郭注山海經。引作釁社。惠士奇云。山海經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神用魚。注云。以血塗祭爲神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神。音鈞釁之釁。玉篇耳部。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珥。蓋用祈神聽。故神從申。釁。周禮皆作珥。古文假借。釋名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從申從血。後人所加。故說文不載。詒讓案。山海經祈神。釁作珥。與此經合。釁作神。則說異不合六書。疑非古字。郭引公羊作神。蓋就彼經文改字。然可證公羊本。不作血社也。穀梁范注云。釁者。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案據鄭說。則釁社與釁廟同。非謂釁祭器。范說非。公羊穀梁之釁川鼻血。山海經

之聘用魚。則皆不必有薦耳毛之事。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展、省閱也。職讀爲機。機可以繫。〔疏〕大亦可證鄭經注義。不容泥也。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牲者。此機人。謂充人及監門人。〔疏〕大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者。繫、經字疑當作繫。詳司門疏。賈疏云。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爲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詒讓案。此展犧牲在繫牲之時。與充人展牲。爲祭前一夕之視牲異。穀梁成七年傳云。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即此大祭祀展牲之事也。據祭義。牲初繫。及朔月月半。君皆親視。呂氏春秋任敬篇云。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令官更之。亦是也。若然日展。蓋此官專其事。餘則從王展之與。凡經云展牲有二。詳充人疏。注云。展、省閱也者。特牲饋食禮云。宗人視牲告充。省閱與視義同。故充人祭前一夕之展牲。大宗伯小宗伯謂之省牲。說文至部云。至、極巧視之也。尸部云。展、轉也。轉變作展。凡經典言展省者。並至之借字。充人先鄭注云。展、具也。省閱則具備。二鄭義亦相成也。云職讀爲機。機可以繫牲者。牛人注義同。云此機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賈疏云。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機人是此二官也。言此機人。對彼機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牛人所云機人者。鄭彼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兼祭諸神司中之等。段玉裁云。監門人者。司門云。祭祀之牛牲繫焉。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既滌濯亦如之。宿之先卜〔疏〕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監門養之。是也。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既滌濯亦如之。宿之先卜〔疏〕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期。當爲三事。卜日者。即大宰之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在祭前十日者也。宿者。戒致齊。即大宗伯之宿。注云。宿。中戒在祭前三日者也。爲期者。即雞人之爲期。注引少牢饋食禮云。既宿戶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在祭前之夕者也。此三事。及祭前之夕。既滌濯。四者。肆師皆詔相其禮儀。鄭并宿爲期爲一。似未安。賈疏又謂云。祭祀之卜日宿爲期。則是卜前之夕之爲卜期。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爲期。是又并卜日宿爲期。通爲一事。皆非經義。今考少牢特牲。簋日前無爲期之事。天子禮詳。祭祀卜日。即有爲期。亦當略於卜日之中。經不必詳列其事也。互詳大宗伯疏。注云。宿。先卜祭之夕者。謂先此卜日及正祭之夕。皆有爲期之事。先卜之夕。即誼日之日。夕時先祭之夕。則祭前一日之夕。若大司樂大祭祀宿縣是也。今以大宗伯經注證之。宿當爲前祭三日之申戒。鄭謂先卜祭之夕。與大宗伯經注不合。非也。賈謂專屬先卜日之夕。則又失鄭指矣。通典吉禮云。將祭祭前期十日之前夕。祭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饗鬻相治肆師告其大宰大宗大史。帥執事而卜日。蓋亦誤沿賈義。

小禮誅其慢怠者。表爲剝。剝表。皆謂徽識也。鄭司農云。築者。築香草。煮以爲鬯。〔疏〕祭之日。表齋盛告之旦明。此告絜。即蒙表齋盛言之。左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即告絜之辭。賈疏云。當祭之日。具其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絜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賈疏云。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詒讓案。告備。亦與小宗伯大祭祀告備于王。義同。並據饌具言之。特性饋食禮。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鼐告絜。與此事異。云及果築鬯者。果。裸之段字。謂常有裸者。此官則築鬯煮之。以授鬯人。使以和鬯而實彝也。賈疏云。謂於宗廟有裸。案禮記雜記。築鬯以櫛。杵以梧。而築鬯金煮。以和桓鬯之酒。以涉之而裸矣。云相治小禮者。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云。小禮。羣臣之禮。若然。此官相治小禮。亦佐小宗伯。以尊卑轉相副貳也。云誅其慢怠者。大宰注云。誅。責讓也。謂執禮有慢怠者。則責讓之。即禮官之官刑也。注云。築。六穀也者。此亦經作齋。注讀爲築也。詳小宗伯疏。云在器曰盛者。甸師注同。云陳。陳列也者。司市注云。陳猶列也。是陳列同義。云果築鬯者。所築鬯以裸也者。鬯人注云。築鬯金煮之。以和鬯酒是也。詳彼疏。鬯並當作煮。凡經作鬯。注例用今字作煮。先鄭注及後注。並作煮。一職之中。先後不宜錯異。足證其誤。享人。草人。鬯人。注。亦並作煮。不作鬯。說文以煮爲鬯之或體。詳鬯人疏。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果讀爲裸。此注直釋爲裸不改。讀者以彼注已詳。故不復釋。云故書。表爲剝者。段玉裁注。故書作剝。今書作表。故書。假借字。今書。正字也。徐養原云。文選孫綽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李善注。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引戰國策曰。舉標甚高。此經剝字。似當作標。或古字通用。云剝表。皆謂徽識也者。說文巾部云。標。幟也。則蓋即標之段字。賈疏云。以剝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築之上。皆爲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視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會蓋覆之。觀器不知其實。故特須表顯之也。段玉裁云。表築盛者。謂如周公盛。魯公肅。羣公濂。各以小旌書某公之食爲表識也。徽識。說文作微識。本謂司常九旗之屬。表築盛象。此而又細。案段說是也。徽識詳司常疏。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鬯者。說文木部云。築。搏也。又鬯部云。鬯以釀。釀。醱也。雜記。鳴曰以櫛。杵以梧。注云。所以搏鬯也。案鬯字通。後注云。香草。鬯也。鬯人注云。鬯爲草。若蘭。先鄭之意。蓋謂鬯爲草名。鬯爲和鬯之酒名。未和鬯者。不得稱鬯。依後鄭敘官。及鬯人職注義。則鬯木爲未和鬯之桓酒。詳言之。則曰桓鬯。築煮香草以和桓鬯。乃爲鬯。是二鄭義本不同。但桓鬯鬯。通得鬯稱。經典或以鬯爲鬯者。省畧通音。散文不別。則先鄭此注。義雖未析。

言共設匪禮。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簠。簠實實于簠者。鄭彼注云。謂主國君有疾病若它故。賈疏云。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同是不親食之事。又欲破八簋。今不親食。而以豆簋之實。致之其館。故不實於豆簋。而實於簠簠也。云匪其簠字之誤與者。段玉裁云。說文。簠。飯器也。匪。器似竹。簠。簠。黍稷方器也。以黍稷實於飯器。猶爲相近。匪則禹貢以盛玄纁織文織貝。周書以實玄黃者。故鄭君辨正之。案段說是也。匪。經典多假簠爲之。說文竹部云。簠。車咎也。與匪字異。簠。匪之或體。匪。簠。並形近易譌。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簠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咎。小簠以竹爲之。受五斗。大簠受五斛。案匪所以盛幣帛。鄭知非盛幣帛。幣帛用匪者。以簠簠相將。禮經有明文。又聘禮說致食。聘云。如致饗。則當執幣以將命。或無實匪陳設之事也。俞樾云。詩鹿鳴傳曰。簠。簠。簠。簠。同類之物。對文雖別。散文或亦可通。士虞禮。苴實于簠。鄭注司巫。引作實于簠。案依俞說。則匪卽簠之通稱。亦可備一義。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饗。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是不親饗。有致酬幣之事也。云或者匪以致饗者。賈疏云。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簠。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簠。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案賈說是也。聘禮記。說致饗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注云。亦實於簠簠。是鄭意致饗與致食同。但以饗禮已亡。不若公食之有明文。禮文容有變易。或饗食授祭。授實祭。〔疏〕饗食授祭者。此謂王親饗食也。若掌致饗時。自以簠實實於匪。與食禮異。則可不破字也。饗食授祭。授實祭。〔疏〕客上公三饗三食之等。亦兼饗食羣臣及聘使等言之。注云。授實祭肺者。卽大祝九祭之共祭也。肺亦謂判肺。公食大夫禮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辭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是食禮授實祭肺之事。凡酒食膳羞皆有祭。而肺爲重。故鄭唯云授肺。詳膳夫疏。賈疏云。祭謂祭先遣食者。案膳夫云。授王祭。則與祝侯禋于畀及郊。侯禋。小祝職也。賈五百。〔疏〕與祝侯禋于畀此授祭者。非授王可知。故鄭云授實祭肺也。與祝侯禋于畀及郊。侯禋。小祝職也。賈五百。〔疏〕與祝侯禋于畀二祭名。詳小祝疏。左昭十八年傳云。鄭災。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讓火於玄冥回祿。卽此禋郊之事。注云。侯禋。小祝職也者。小祝云。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此云與祝。明卽與小祝共將事。二官爲官聯也。云畀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者。大喪。大禋以鬯。則築鬯。築香草煮以爲鬯。以〔疏〕大喪。大禋以鬯。則築鬯者。大喪。謂王及后並詳載師疏。

僅不得稱大樽耳。賈疏云：上小宗伯，大喪以鬯酒，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尸，使之香也。案此亦唯
尊築煮取汁，以授鬯人，使和鬯酒以共鬯。鬯人云：大喪之鬯，共其肆器是也。賈謂此官亦掌和鬯酒，未析。注云：
築香草煮以爲鬯，以浴尸者，用前所注義也。此與前祭祀賓客云築鬱同，但彼主共裸禮，此主共浴尸，所用有
異。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鬯酒是也。云香草，鬱也者，鬱之段字，詳敘官及鬯人疏。依敘官注義，鬯酒
爲不和鬱之酒，此說有鬱者，經云築鬱，明有鬱和，若止用鬯，則不煩築鬱也。鬯與鬱，對文則異，散文亦通。
前疏：此與九嬪世婦爲官聯，令者，令內宗外宗序之也。外內命婦，卽下文之外內命女。序哭，通始崩及殯後朝奠哭
言之。注云：序使相次秩者，序亦敘之借字。詳前疏。喪大記云：既正尸，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
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王喪，內外命婦哭位次，當與彼同。賈疏云：哭法，以服之輕重爲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爲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
灋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
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疏〕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
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疏〕賈疏云：外內命男女，爲王雖有
齊斬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云且授之杖者，依喪服，斬衰苴杖，齊衰削杖，傳云：苴杖、
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木杖者何爾也。案服杖，蓋亦伊耆氏共之，此官則依其爵之尊卑，以次授之。賈
疏云：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注云：外命
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者，賈疏云：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宮爲正，朝廷，在王宮內爲內命
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夫等，皆爲外命男。云其妻爲外命女者，此統承上內外命男之妻言之，明此外命女，不繫
夫爲內外，乃對內命女九嬪以下爲文，其夫雖爲內命男，妻仍爲外命女也。外內命男女，屢人亦謂之外內命夫命婦。
內宰亦云外命婦，先鄭彼注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爲命婦，故此外命女，亦通卿大夫士妻也。說
文女部云：女、婦人也。女婦、散文通稱，云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者，據喪服齊衰不杖期章經文傳云：何以期
也。從服也。通典凶禮引馬融云：夫爲君服三年，妻從夫降一等，故服期。又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
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

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彼內外族亦爲外命女，而爲君服斬者，本有服，非徒從夫，故加之也。云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賈疏云，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詒讓案，內命女，卽內宰之內命婦也。彼注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則不數三夫人，與此注異。據追師文，則內命婦，似并不數九嬪，不徒三夫人也。詳內宰內司服疏，又案喪大記孔疏，謂內命婦有子婦，則此內命女，當舍王子孫之婦，其王女王孫女之未嫁者，卽喪大記之子姓，亦當與內命婦同列也。云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小宗伯云，王崩，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不中法，卽違所縣之式也。賈疏云，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爲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袷以下，具有裁制，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者，此喪服四制文，鄭彼注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先鄭蓋偶不省記，故但稱舊說也。又引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者，喪大記與喪服四制文略同，而獨無授士杖之文，故引以證其同異也。鄭彼注云，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孔疏引熊安生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杖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案熊氏所推內外命女授杖日數甚允，王禮當亦同，云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者，後鄭亦以王喪授杖，禮無明文，約同喪大記諸侯禮也。但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則授大夫世婦杖，時尙未殯，既殯，乃授士杖耳。賈疏云，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視先服，鄭注云，視佐含歛先病，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同時，有服卽杖矣，唯天子服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法也。云七日授士杖，四制云者，先鄭不詳所出，故後鄭補之。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尙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蠶亞，將舟亞。〔疏〕宗廟亞，故書，位爲泚，杜子春云，泚當爲位，書亦或爲位。宗謂宗廟。〔疏〕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者，小宗伯注云，甸讀曰田，孔叢子儒服篇云，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則凡告社宗，皆用特牲也。賈疏云，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所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爲位祭也。注云，社，軍社也者，據小宗伯云，大師，立軍社也。云宗，遷主也者，小宗伯注云，遷主曰祖，祖宗一也，並詳彼疏。晉書禮志，載擊虞請祀六宗議，引此經用牲于社宗之文，謂宗卽六宗，又卽月令之

天宗。與鄭義異。案天神尊於社稷。經不宜以社宗立文。擊說不足據。引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鍾亞。觀壺亞。將舟亞。宗廟亞者。黃榦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云。王升舟入水。鍾鼓惡。觀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注云。惡當爲亞。亞。次也。觀壺。壺。知天時占候也。宗廟。遷主。是書傳亞。本皆爲惡。此引作亞者。從改讀字也。賈疏云。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鍾亞。亞王舟。後觀壺亞者。觀壺可以望氛祥。亞鼓鍾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爲將。將舟亞。在觀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壺。有壺壺。所以觀天文。有壺壺。以觀四時施化。有壺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壺壺。不得觀天文。有時壺壺。左氏說天子有壺壺。諸侯有觀壺者。然文王時已有壺壺。今武王而曰觀壺者。鄭君之意。觀壺則壺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云故書位爲位。杜子春云。散當爲位。書亦或爲位者。位。聲類同。徐養原云。鄉師。司市。大宗伯。散字。故書皆作立。小宗伯位字。故書作立。此經位字。故書亦當作立。與小宗伯同。今作位。疑傳寫之誤。云宗謂宗廟者。杜說與鄭同。然不云遷主。則嫌於載大祖及四親。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類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廟主行。故鄭引之在後也。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類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疏〕類造上帝。封于大神者。此家上師爲文。類造以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疏〕下。皆師祭也。爾雅釋天云。是禋是禘。師祭也。即此類上帝之事。詩周頌敘云。桓。講武。類禘也。是講武亦有類。但時田事輕。不必備此三祭也。賈疏云。上經用牲于社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即此經據剋勝後事。告天及社之事。案賈蓋據鄭引大傳。故以此祭爲在克敵以後。然審釋經文。無克勝告祭之義。疑此三祭。當通未戰之祈禱。與已戰之告祠言之。疏說似未備。云祭兵于山川亦如之者。此謂爲軍事而有告祭山川之事。故曰祭兵。與公羊莊八年經祠兵。賈後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祠五兵事。異也。注云。造。猶即也者。說文是部云。造。就也。方言云。即就也。是造即義同。賈疏云。諸文皆云造于廟。類于上帝。造廟于廟。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者。謂即所征之地。爲上帝之兆域。就而祭之。與在國南郊之正壇兆不同。鄭意蓋謂此類造上帝。即大祝及饒典王制之類上帝。以其即而祭之。故經兼言造。明此造非大祝六祈之造。類上帝之外。別無造上帝也。諸經亦唯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禘於所征之地。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孔疏云。按五德之

帝。應祭四郊。此謂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于南郊。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今尙書夏侯氏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尙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王制疏又引異義。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尙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今案據王制注及今文尙書說。則類上帝。卽祭感生帝於南郊。春秋繁露郊祀篇亦云。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然書今文說。謂類以事類祭之。書古文說。謂類以類告。並與鄭依郊祀爲之之說小異。書舜典肆類于上帝。僞孔傳云。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卽從古文說也。鄭於異義雖無駁。然實不從古文書說。意謂類既是告祭。則其禮當依類正禮而略殺。故小宗伯類社稷宗廟。注謂禱祈禮輕。依正禮而爲之。此類帝亦宜與彼同。注謂依郊祀而爲之。猶云依正禮而爲之。依者。比放之言。明非全如正禮矣。賈疏不達。乃謂此非祈禱之祭。依正禮郊祀而爲之。卽四時迎氣是也。是謂與正禮無異。非鄭指也。書類上帝。陸繹文引馬融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亦云禮祭上帝於圜丘。與馬說略同。此與王制注以上帝爲五帝者異。當以王制注義爲正。凡經言上帝者。並非昊天。詳掌次大宗伯典瑞疏。又案王制說。出征類帝宜社造禰。並是將行時。於國中爲此告祭。故於禩特言於所征之地。明類宜造三者。皆不於所征之地也。毛詩大雅皇矣傳。亦云於內曰類。於野曰禩。義蓋與王制同。若此經三祭。則並在所征之地。故詩周頌桓序孔疏云。肆師注言爲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禩。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爲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卽當以稷也。孔說深得鄭指。但告祭禮簡。疑不必舉配祖之大典。孔云以后稷配。未知是否。云封謂壇也者。祭法注云。封土曰壇。地官敘官注云。聚土爲封。凡壇皆聚土爲高。故亦謂之封也。云大神。社及方嶽也者。明與大宗伯祀大神爲圜丘五郊。異也。賈疏云。知者以其命所報告。皆是出時告者。以出時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今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嶽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嶽。方嶽。卽四望也。論議案。公羊哀四年傳云。社者。封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封十有二山。鄭注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社與方嶽。並爲壇以祭。故謂之封。此皆地祇而言神者。散文神祇通也。云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明唯就軍所依止山川祭之。遠者不祭也。國語晉語云。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絕。殷望表。章注云。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此卽祭山川爲位之事。引大傳曰。牧

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於牧室者，祈于社，于亦當作於，各本並與上下文錯互，似誤。此禮類造上帝封大神之事，彼注云，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賈疏云，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退向牧地，而柴於上帝者，以實柴祭帝，即此經類于上帝，一也。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二也。設奠于牧室者，凡師不功，則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常，連引之者，欲見此經亦常有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工，古〔疏〕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者，此與大司馬爲官通謂之主車，詳小宗伯疏，注云，助、助大司馬也者，賈疏云，案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司馬也。若然，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即大司馬奉之，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工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者，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字，丁晏云，古工功通用，書天工人其代之，漢書律志作天功，云謂師無功者，不亦無也，詳大司馬疏，云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者，牽與牛人罪隸牽衍義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師徒敗北，則恐主車爲敵道及，故在前助牽挽之，欲速行也。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表貉，師祭也，貉，讀爲十百之百，於所立也，其神蓋蚩，〔疏〕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者，甸亦讀曰田，大甸獵，即山虞澤虞之大甸獵也，大司馬，中就，或曰黃帝，〔疏〕春蒐田，云有司表貉，中冬狩田云，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彼經惟春冬二田表貉者，文不具，據此經則四時大田，通有此祭，故甸祝亦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矣，爲位者，肆師爲其几筵之位，司几筵云，甸則設熊席，右漆几，是也，注云，貉師祭也者，大司馬先鄭注義同，爾雅釋天，是禋是禘，師祭也，禘與貉同，王制，禘於所征之地，注亦云，禘、師祭也，爲兵禘，其禮亦亡，案據爾雅王制，則禘本爲出軍之祭，以大田用軍禮，故亦有此祭也，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者，甸祝注云，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與此讀同，段玉裁云，以貉百，古音同，在魚鐸部，祭貉不得其解，於義求之，當爲禘氣勢增倍，則於音當易爲十百之百也，莊述祖云，大司馬表貉注，鄭司農云，貉讀爲禘，禘、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禘，後鄭不改，而肆師則不用先鄭說，貉伯本同音，故以本音讀伯，說文云，伯、相什伯也，案段莊說是也，杜及二鄭，蓋皆以貉禘字同，而其音義，則杜及後鄭並讀爲百，取什伯增倍之義也，先鄭則讀禘如字，與杜及後鄭小異，又詩小雅吉日之既伯，即甸祝之禘馬，與師祭之禘，聲近而

義異。詳彼疏。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立表之處。即教戰之地。所立南北四表。大司馬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是也。表貉之祭。蓋當最南第一表處。王引之云。師祭下當更有祭字。周頌桓正義引此云。爲師祭祭造軍法者。案王校是也。孫志祖說同。云禘氣勢之增倍也者。即取十百之義。句祝注云。禘氣勢之十百而多獲。是也。依鄭義則貉爲師田之禘祭。當在事前。孔叢子儒服篇。說禘在已克敵之後。則是報祠。而非祈禱。不足據也。云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者。就賈疏述注作尤。詩大雅皇矣孔疏。引亦同。阮元云。就。俗字也。賈疏云。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德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盾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故鄭曰。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五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案賈引公羊說以下。並約五經異義文。祠兵。見春秋莊八年公羊經傳。何注云。將出兵。必祠於近郊。異義引公羊說。又云祠五兵及蚩尤。則與此經表貉之祭相近。然左氏及穀梁經。並作治兵。依大司馬賈疏。引鄭駁異義說。以祠兵爲治兵之誤。又謂無祀五兵之禮。則鄭不從公羊說也。至黃帝蚩尤之祭。見於古者。史記封禪書云。秦始皇祀八神。三曰兵主。祠蚩尤。漢書高帝本紀。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擊鼓。顏注引應劭云。黃帝戰于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云。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愛之以作劍戟也。是祭黃帝蚩尤之事。又王制孔疏引熊安生說。以禘爲祭地。蓋以對類爲祭天言之。然表貉之禮。立表而不爲壇。則非祭地可知。漢書敘傳應劭注。釋禘爲祭馬。則又以禘馬之伯爲禘。並非也。詳校入疏。嘗之日。涖下來歲之芟。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疏）嘗之日。涖下來歲之芟者。以下三卜貞來歲之徵應。此與彼禮略同。此三卜。蓋並在秋時。嘗即大宗伯以嘗秋享先王。是也。詩大雅生民篇。載謀載惟。毛傳云。嘗之日。涖下來歲之芟。彌之日。涖下來歲之戒。社之日。涖下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然而謀。陳祭而下矣。即據此經。依毛說。則卜即在孟秋嘗日陳祭之時也。賈疏云。以其餘事卜。則大宗伯涖卜。或大卜涖卜。此及下三事。皆肆師涖卜也。則陳龜。貞龜。命龜。示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爲之。注云。芟。芟草。除田也者。說文艸部云。芟。刈艸也。左隱六年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蕞崇之。大戴禮記四代篇。子曰。平原大戴。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如芟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並芟草之事。除田。謂濬除草蕞。化萊土爲執田。大戴禮記夏小正云。

正月、農師均田。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耕。是也。云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者、齊民要術云、凡開荒山澤、皆七月芟艾之。草乾即放火。至春而開。是始耕者、必先除田、而後種穀。其已耕之田、亦年年芟除。恐田蕪不任耕種也。云耆者、耆新穀者。白虎通義宗廟篇云、秋日嘗耆者、新穀熟、嘗之。春秋繁露四祭篇云、秋日嘗耆者、以七月嘗黍稷也。互詳大宗伯疏。云此芟之也。功者、釋卜爻必於嘗之義。鄭意芟草除田、穀乃得殖。故嘗新穀爲芟之功也。云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者、謂庶草蕪蕪與下年或不同。故先期卜之。然田草蕪蕪、自當芟刈。無俟於卜。鄭說於事理未協。殆非經義。竊謂此卜芟者、乃芟場圃蔽澤萊牧之草物。以備疏材染績芻秣薪蒸之用。與稻人雍氏之芟、專屬芟刈田草異。爾雅釋天云、穀不孰爲穢。疏不孰爲饑。下文卜稼者、即卜穀之孰不。此卜芟者、或即卜疏之孰不。其事正相因。卜者、卜其所收之草物多少。非卜其宜芟與不也。祭統云、古者於嘗也、發秋政。草艾則蠶。未發秋政、則民勿敢草也。鄭彼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饗亨。此卜芟、蓋兼舍祭統草艾之事。嘗之日、發秋政。故因以下來歲之芟。其事足相證矣。引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者、周頌載芟文。毛傳云、除草曰芟。除木曰柞。鄭箋云、將耕先始芟柞。獮之日、泄卜來歲之戒。秋田爲獮。始其草木、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引之者、證耕田宜芟草也。獮之日、泄卜來歲之戒。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疏」獮之日者。詩大雅生民孔疏云、嘗在孟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獮後社也。注歲兵寇之備。「疏」云、秋田爲獮者。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彼注同。云始習兵戒不虞也者。賈疏云、鄭解不於春蒐夏苗泄卜來歲之戒。必於秋獮之日爲戒者。以其春教振旅。夏教蒞舍。非正習兵。秋教治兵之日。故於是戒不虞也。言不虞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備之。云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者。廣雅釋詁云、戒、備也。問後有兵事。社之日、泄卜來歲之稼。社、祭土。爲取財焉。「疏」周頌序云、載芟、春藉田而祈社與不。使備其食川兵甲也。社之日、泄卜來歲之稼。社、祭土。爲取財焉。「疏」周頌序云、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白虎通義社稷篇云、歲再祭之何。春祈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授神契曰、仲秋獲禾。報社祭稷。玉海郊祀引三禮義宗說同。公羊莊二十三年何注云、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郊特牲孔疏云、其社之祭。饌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案孔謂歲三祭社。據白虎通義及何氏公羊注。則社止二祭。班何是也。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鄭注以爲蜡祭。國語魯語章注、亦引月令。謂冬有祭社。然於他經無徵。疑非周法。詳黨正疏。國語魯語又云、土發而社。韋注、以土發爲春分。此謂春社也。此經社之日。則當是秋社。故

賈疏云。類上文嘗謂是秋。則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云散卜來歲之稼者。賈疏云。祭社有二時。謂春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秋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注云。社祭土。爲取財焉者。賈疏云。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又孝經緯云。若社者。五土之總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云卜者。問後歲稼所宜者。歲有旱潦。則稼所宜異。故卜以問之也。若

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疏〕則令國人祭者。謂外祭祀之通於國人者。公私共舉之。以廣

謂水旱凶荒者。大宗伯注云。故謂凶荒。小司徒注云。大故。謂災寇也。寇戎無令國人祭之事。故唯據水旱凶荒爲釋。云所令祭者。社及樂酬者。酬下釋文有也字。疑今本脫。賈疏云。案地官。州祭社。黨祭樂。族祭酬。於六遂之中。

亦縣祭社。鄙祭樂。鄭祭酬。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案賈說是也。此三祭。皆公私所通共者。故鄭特舉之。歲時之祭。凡公社止於州縣。依鄭祭法注義。百家以上。得置社。是私社通於族黨。則亦有令祭矣。詳大司徒疏。歲時之祭

祀亦如之。社。此其一隅。〔疏〕者。歲時之祭祀亦如之者。賈疏云。上經據禘祈。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也。亦如之

民祭之事。月令雖止記春命祭社。其歲時他祭祀。凡通於民間者。並官命祭之可知。故云其一隅也。又案郊特牲孔疏。引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依鄭志說。彼據秦法。則所命者爲二十五家之社。此注

據周法。則當爲百家以上之置社。兩注所據不同。義並通也。詳大司徒疏。賈疏謂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依賈說則似鄭謂社一歲有四祭。失之。凡卿大夫之喪。相

其禮。相其適。〔疏〕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者。雜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蓋正考職掌相通。兩經義略同也。注

知所相者。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自王。禮也。故書。儀爲義。〔疏〕凡國

適子也。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者。賈疏云。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治之。謹

習其事也。注云。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自王。禮也者。漢時凡大禮。有司蓋每事必更迭奏白。以備遺忘。此佐宗伯治禮儀。不云所治之事。故鄭舉漢法況之。明爲奏自王也。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者。司農下當有云字。

今本並稅。大司徒以儀辨等。小宗伯肆儀。故書並作義。杜子春並讀爲儀。皆以今段字。讀古正字也。云古者書儀田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者。段玉裁云。此爲全經發凡起例也。尙書多用誼爲義字。徐養原云。說文我部。義、己之威儀也。从我羊。人部。儀、度也。从人義聲。言部。誼、人所宜也。从言从宜。宜亦聲。說與先鄭合。詒讓案。依先鄭計說。古凡威儀字。正作義。仁義字。正作誼。而儀別爲儀度字。今禮典通段儀爲威儀。義爲仁義。與古不同。此經故書禮義。義謂威義。正與古合。但全經通例。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者。此小禮事。肆師專治之。不佐宗伯也。

鬱人掌裸器。裸器。謂彝。與小宰內宰及典瑞玉人經同。蓋全經故書。及鄭新定之本。自不無錯異也。注云。裸器。謂彝及彝與贊。此皆盛鬯及酌裸之器。通謂之裸器。賈疏云。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彝。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尙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桓圭瓚。皆與桓鬯相將。卽下文裸玉是也。故知裸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

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者。鬯。於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無裸事。此云祭祀。唯據宗廟耳。其賓客裸。則大行人云。公再裸之等是也。云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明此官唯主和鬱。不主築煮也。凡有裸事。肆師豫築煮鬱草。取其汁以授此官。更於鬯人取桓鬯酒。以鬱和而實之。賈疏云。謂和鬯人所造桓黍之鬯酒也。爲宗廟賓客用鬱者。則肆師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益齊。涉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饗賓客及祭宗廟之處也。注云。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者。肆師注義同。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中。停於祭前者。雞。釋文作雉。云本又作雞。段玉裁校。刪貫下爲字。云說文鬯部。鬱字下曰。芳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爲鬱。許說同先鄭。且周禮經文音築鬱多矣。安得云百二十貫爲築也。周禮鬱字。亦當依說文從臼。案段說是也。黃丕烈校同。賈疏述注。讀百二十貫爲築句誤。雉者。說文金部云。雉。斗也。史記索隱引埤倉云。雉。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絲。廣韻三蕭云。雉。溫器。三足而有柄。釋文作雉。卽雉借字。停之祭前。謂尸祭後奠之也。云鬱

爲草者闕者。賈疏云。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蕭。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蕭。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鬯耳。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鬯草也。詒讓案。鬯與鬱別。逸禮及禮緯。並以鬱爲鬯草者。散文得通也。陳啓源云。注謂鬱草若蘭。以其俱是香草。故取以相方耳。若鬱金之種類。又各不同。朱穆鬱金賦云。歲朱明之首月。是華以四月也。傳玄賦云。葉萋萋而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是華色正黃也。楊孚南州異物記云。鬱金出罽賓。色正黃。與芙蓉華裏頗蓮相似。可以香酒。此與傳賦合。至唐書言太宗時。伽藍國獻鬱金葉。似麥門冬。九月開華。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本草云。其華十二葉。爲百草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兩書言華之色候互異。以朱傳二賦較之。又不同。其種類當不一矣。不知古人所用何種也。黃以周云。魏略云。鬱金香生大秦國。狀如紅藍。二鄭所云。蓋卽此。李時珍本草綱目。鬱金有二。鬱金香用葉。此用根。其苗似薑。然古所稱香草。皆以葉。先鄭云。十葉爲貫。則所用者葉。非華。亦非根也。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裸玉。謂圭。凡裸玉濯之陳之者。說文水部云。濯。滌也。若祭祀。則於大宰大小宗伯祫滌濯時。濯裸玉而陳之也。其賓客。亦於陳奠時陳之。注云。裸玉。謂圭瓚瓚者。賈疏云。此裸玉。卽圭瓚是也。故玉人典瑞。皆云裸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王川圭瓚。后川璋瓚。故鄭并言之也。詒讓案。詔裸將之儀。與其節。節。謂玉瓚勺以金爲之。不用玉。因其以圭璋爲柄。故通謂之裸玉。形制詳典瑞玉人疏。早晏之〔疏〕。詔裸將之儀者。以特牲少牢禮。主人主婦獻尸之禮推之。送裸時。王當拜。后當俛拜。皆其儀也。又依時。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大禘之裸。衆尸皆在大廟中。依次而裸。則其敘次。亦鬱人詔之矣。注云。節。謂王奉玉送裸早晏之時者。小宗伯注云。將。送也。猶奉也。賈疏云。奉玉。謂王與后裸時。奉墳而酌鬱鬯。云送裸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嚼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凡裸事沃盥〔疏〕。凡裸事沃盥者。說文皿部云。盥。澡手也。左僖二十三年傳。奉匱沃盥。孔疏云。沃。謂澆水也。詒讓案。沃盥者。謂行禮時必澡手。使人奉匱盛水。以澆沃之。而下以槃承其棄水也。賈疏云。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裸。若祭祀。王及后裸。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案賈說是也。此沃盥。並謂尸賓初入門行裸時。爲王及后沃盥。以此官專掌裸事也。小臣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謂朝踐三獻以後之盥。其裸時。沃尸盥。別有小祝掌之。皆非此官所掌矣。互詳小祝小臣疏。又案。以少牢特牲饋食禮考之。凡尸與主人主婦之盥不同。少牢云。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司宮設盥水于洗東有枓。注云。凡設水用枓。沃盥用枓。此主人盥於洗。沃以枓。彼下文云。祝盥于洗。升自

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是也。特性云。主婦盥於房中。注云。主婦盥。盥於內洗。引士昏禮婦洗在北堂。是主婦盥於內洗也。彼又云。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簪巾在門內之右。注云。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是尸盥於槃。沃以匱也。御僕。大祭祀相盥。即謂相王盥。彼注云。相盥者。謂奉槃受巾與。若然。大喪之泚。其其肆器。肆器。陳尸鄭意。王后尊。亦不就洗。與尸同盥於槃。沃以匱。與少牢特性主人主婦盥異也。大喪之泚。其其肆器。肆器。陳尸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疏〕大喪之泚。其其肆器者。亦謂王及后喪也。此不云大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疏〕泚。則疑或關世子之喪。據肆師注。泚亦用鬱鬯。則常聖人共相鬯。此官和鬱。經止言共肆器者。文不具也。注云。肆器。陳尸之器者。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相鬯。注云。大肆。始陳尸仲之。案大泚用鬱鬯。大視謂之肆鬯。其浴鬯之器。即謂之肆器。此官掌肆鬯。故井其器共之。引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者。證泚常用夷盤夷牀也。並詳凌人疏。云此之謂肆器者。喪大記所言盤牀等。並是浴尸所用。明即此肆器。此官與凌人同共之。相與爲官聯也。云天子亦用夷盤者。賈疏云。凌人職云。大喪共夷盤冰。此夷盤。則諸侯大盤之類。及葬其其裸器。遂殯之。遺奠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小則異也。案凌人。盤作槃。盤即槃之籀文。亦詳彼疏。及葬其其裸器。遂殯之。遺奠與殯也。殯之於祖廟。〔疏〕遂殯之者。殯。殯之借字。詳鼈人疏。注云。遺奠之殯與殯也者。賈疏云。知葬共裸器。階間。明奠終於此。〔疏〕據遺奠時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肆器。奠之大者。唯有遺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遺奠。有此裸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詣讓案。鬱人共奠彝。則亦和鬱鬯以實之。亦宜有舟。注不言者。文不具也。云殯之於祖廟階間者。狸。注例當作狸。各本並誤。狸埋。古今字。詳鼈人疏。賈疏云。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爲主命行。反遂狸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遺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狸之於階間也。孔廣森云。裸器言埋。則亦從葬者也。似非如注所云。遺奠之殯與殯。埋於祖廟階間也。檀弓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此裸器。正葬所用之祭器。案孔說近是。校人云。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與此文例正同。云明奠終於此者。釋共即狸之義。凡喪奠有十。始於始死奠。終於大遺奠。詳喪祝疏。賈疏云。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以神事之。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殯之卒餗而飲之。〔注〕受福之暇。聲之誤也。王爵尸。尸綴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乃

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疏〕大祭祀者。謂宗廟禘祫及時享。云與量人受舉爵之卒爵而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醢。事相成。〔疏〕飲之者。二官爲聯事也。先鄭量人注云。舉。器名。陸佃。孫希旦。林喬蔭。黃以周。並謂卽郊特牲云。舉爵角。是也。孫希旦云。特牲禮。祭初設饌。饌神。祝酌奠於錫南。天子諸侯之祭。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尸將入室。亦先於室中設饌酌奠。舉角。所奠之爵也。鬱人與量人。受舉爵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舉爵歷而皆飲之。蓋錫南之奠。至上嗣舉奠飲之。還洗酌入。尸受。祭之卒之奠之。則鬱人量人飲之。言舉爵之卒爵。以見其爲上嗣所飲。而復奠之爵也。案孫說甚覈。而未盡也。蓋王禮。太子舉爵。猶特牲嗣舉奠解也。但彼士禮。嗣舉奠卒爵後。云舉奠洗酌入。尸拜。受祭酒酌酒奠之。則尸仍奠而不飲。而王禮則有太子獻酢之事。故文王世子云。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又鄭詩小雅賓之初筵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滿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明王禮與士禮不同。今以特牲禮及詩箋說。推約之。蓋朝踐之後。薦孰之時。延主入室。祝酌舉奠於錫南。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爵。王拜安尸。尸執舉。祭之卒之奠之。及九獻加爵畢。太子入。尸執奠舉。太子受。祭之卒之。卒爵。洗爵以獻尸。尸受。祭之卒之卒爵。尸又洗爵酢太子。太子受。祭之卒之奠之。及禮畢。尸將出。王則以此奠舉賜鬱人量人飲之。奠舉之時。卒而未卒爵。故此經云受卒爵。量人則云受舉爵也。但禮無二人同飲一爵之事。蓋先受者。爲舉奠之餘。其次或常受而更酌。經通言不別耳。互詳量人疏。注云。舉受福之舉。聲之誤也者。鄭不知此舉舉。卽郊特牲之舉舉。故破爲舉也。少牢饋食禮鄭注云。舉。大也。予主人以大福也。賈疏云。此大祭祀云受舉。謂祭宗廟者也。段玉裁云。說文。舉從古。段聲。舉從斗而象形。二字古音。皆在魚模部。皆讀如古。故鄭君就其聲類而易其字。云王酌尸。尸舉王。此其卒爵也者。謂廟享凡十五飯後。王酌尸。尸酢王。復致舉。王受舉而卒爵。卽卒爵也。王酌尸。依鄭義。於九獻爲朝獻。詳司尊彝疏。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舉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饌受齊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者。少牢饋食禮。於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之後。云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車北而于戶西。以舉于主人。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齊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饌受齊黍。主人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鄭注云。詩猶承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飲曰齊。明豐年乃有黍稷也。案鄭引之者。證王酌尸後。有舉舉之事。但彼諸侯卿大夫禮。止三獻。酌尸爲初獻。王禮有九獻。則酌尸爲七獻。以此爲異耳。又詩小雅楚茨既既刺箋云。舉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糝于醴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

之以匱。祝則釋綬辭以粉之。亦說王祭受嘏之禮。孔疏推箋意。謂天子禮當如特牲尸親嘏。與少牢使祝嘏不同。又謂少牢宰夫受以篚。詩箋云。受以篚。少牢先釋辭。後嘏黍。詩箋先予嘏。後釋辭。皆天子禮與大夫異。今案鄭謂受以篚者。讀詩既匡之爲篚也。尸親嘏之禮。據特牲經說亦可通。惟先釋辭。後予嘏。乃順詩文作訓。非謂禮異。此注引少牢。先受嘏後受黍之文。以釋王禮。足證鄭意不如孔說矣。云此嘏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賈疏云。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嘏人量人法。天子有獻嘏人量人之禮。無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爲證也。林喬陞云。經明言受卒爵而飲之。亦未常有更酌以獻之事。疏臆造爲天子有獻嘏人量人之禮。果何據邪。案林說是也。注云出房。亦謂七獻之後。王受嘏訖。由室中出在房時。少牢饋食禮云。主人執爵以興出。特牲饋食禮。亦云主人出寫爵于房是也。然彼大夫士禮。主人出寫後。仍入室設筵。而後獻祝及佐食。此注說嘏人與量人受王之卒爵而飲之。約與彼獻祝及佐食食禮相當。然不言王酌獻。而云受王之卒爵。則似謂王出房寫爵時。卽命官以爵賜嘏人量人。與祭統賜爵羣有司相類。蓋王尊。不常與嘏人量人爲獻酬也。若然。鄭意本不謂王獻嘏人量人。賈實未達注指。云必與量人者。嘏人贊祿尸。量人制從獻之脯醢。事相成者。量人。饌作燔。假借字。賈疏云。上文贊祿事。詔祿將之儀。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醢之數量。前祿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鬯。謂醴也。不和鬱者。〔疏〕注云。秬鬯。不和鬱者。爲和鬱者也。敘官

先鄭肆師注云。築香草煮以爲鬯。說文鬯字注義同。則以鬯爲已和鬱者。義與後鄭異。詩江漢毛傳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毛亦以鬯爲非未和鬱之酒。而義與先鄭復不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鬱。金香草。釀以秬黍。是爲秬鬯。書文侯之命。僞孔傳釋秬鬯。亦云釀以鬯草。蓋卽本毛說。詩孔疏云。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黍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案孫氏申鄭。其說是也。依毛義。秬與鬯爲二。鬱與鬯爲一。意謂築煮鬯草。合之秬黍。藉鬱而釀之。是爲鬯酒。則鬱非草名。而鬯乃草名。依後鄭則鬱是鬱金。秬鬯是黍

酒。二者相合。乃成鬱。鬱。毛爲鬱合。鄭爲鬱金。兩說絕不相蒙。孔氏述毛。謂築煮合鬱。亦用鬱金。非毛義。毛泛云鬱香草。則不知指何草言之。春秋繁露執贊篇云。暢者。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說苑脩文篇云。鬱者。百草之木也。自虎通義考黜篇云。鬱者。以百草之香。鬱而合釀之。成爲鬱。郊特牲孔疏引盧植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郁黍鬱合釀之。成爲鬱也。董劉班盧四家說。亦以鬱爲鬱合。而並謂香草非一草。不知與毛義同否。考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顏注云。百末。百草華之末也。以百草華末雜酒。故香且美也。事見春秋繁露。據顏說則董子疑卽本漢制。恐非古法。至今本自虎通義。作鬱金而合釀之。乃習聞鄭義者增之。非其舊也。僊班亦謂用鬱金。則不宜用百草之香矣。郊特牲疏又引馬融云。鬱。草名。以鬱金香草。合爲鬱也。馬以鬱爲鬱金。與後鄭義同。而以合鬱後乃爲鬱。則又同毛董劉班先鄭諸家之說。論語八佾皇疏又云。鬱。鬱金之草。取汁釀黑柜。一桮二米者爲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爲鬱。亦曰柜鬱也。若又據鬱金取汁和莎。涉於此鬱。則呼爲鬱鬱。此復謂先煮鬱金。釀柜爲柜鬱。更據鬱金。和柜鬱爲鬱鬱。與諸儒之義又不同。蓋衆說之舛異如此。黃以周云。鬱人曰共柜鬱。鬱人曰和鬱鬱。是柜鬱可單稱鬱。而鬱未和鬱。祇單稱鬱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川鬱臭。鬱合鬱臭。陰達于淵泉。曰鬱合鬱。與下蕭合黍稷。同以二物相合。然則經之單稱鬱。皆柜鬱也。經之單稱鬱。皆未和鬱者也。經之稱柜鬱者。亦鬱之不和鬱者也。案黃說是也。云飾之。謂設巾者。賈疏云。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釋人云。以疏布巾幕八尊。以畫布巾幕六尊。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巾幕。明柜鬱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凡祭祀社壇。用大韞。以祭也。大韞。瓦罍。所〔疏〕之六尊。盛酒之六尊。異也。此內外祭祀盛鬱之尊異同之法。與小宗伯司尊彝盛鬱小宰疏。云社壇用大韞者。通大社王社而言。凡祭社必兼祭稷。經不言稷者。亦舉大以收細也。與封人義同。注云。壇。謂委土爲壇壇。所以祭也者。壇壇。釋文作壇壇。大司徒注云。壇壇與壝壝也。賈疏云。謂四邊委土爲壇。於中除地爲壇。壇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壇之類也。此經云社壇。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壇。皆直據外壇而言也。焦循云。尙書金縢。爲三壇同壇。馬氏注云。壇。土堂。祭法去壇爲壇。注云。除地曰壇。封土曰壇。蓋壇爲壇土之名。故壇均謂之壇。鬱人社壇。亦以壇言。案焦說是也。鄭意凡祭必設於壇。不於壝壝。故注止云壇壇。賈謂直據外壇而言。失其指矣。云大韞瓦罍者。明與司尊彝酢鬱。明堂位山罍。皆川木爲之。異也。司尊彝有大尊。注云。大古之瓦尊。此瓦罍謂之大韞。義與彼同。賈疏云。韞川瓦。取賈略之義也。義崇義云。大韞。張鎰圖引阮氏圖云。瓦爲之。受五斗。赤雲氣畫山文。大中身兌。平底有蓋。張鎰指此瓦罍。爲諸臣之所酢之罍。誤。案義說是也。阮圖謂瓦罍受五

斗亦是。而謂畫山文。則與山疊制提。恐不足據。但此注雖不言畫。然據說文木部楊字注。及詩周南孔疏引五經異義。詩毛韓說。並謂疊爲取象雲雷。則大疊亦當絕土爲雲雷之文。若大尊則純素無文。與大疊異也。互詳司尊彝疏。蔡門用瓢。蔡。謂營鄭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讀。則爲瓢。杜子春讀爲齊。取甘瓢割去抵。以齊爲尊。盛。〔疏〕注云。蔡。謂營鄭所祭者。蔡即大祝六祈之蔡。營蔡。聲類也。玄謂蔡讀爲齊。取甘瓢割去抵。以齊爲尊。〔疏〕同。祭法注云。鄭之言營也。說文元部云。蔡。設縣龜爲營。以禱風雨雪霜水旱癘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一曰蔡衛。使災不生。左傳昭元年杜注云。蔡祭。爲營。營。用幣。以祈福祥。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說。及左傳孔疏引賈逵說。並與杜同。孔又釋之云。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壇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營。聚也。聚草木爲祭處耳。治讓案。鄭所謂營鄭。即服虔所謂營。鄭。字通。樂記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注云。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鄭相去近。舞人多也。又奔喪喪位注云。位有鄭列之處。鄭又通作纂。史記叔孫通傳。爲縣葭野外習之。集解引如淳云。葭。謂以葭茅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絕也。索隱引纂文云。龜。今之纂字。是此注云營鄭。又即許君所謂設縣龜爲營。謂立營兆鄭表而祭之。黨正注。謂祭蔡亦爲壇位。如社稷亦是也。左傳疏。以爲立壇表得之。其訓攢爲聚艸木。則非。云門國門也者。謂王城十二門。別於月令秋祀門爲廟門也。初學記天部引三禮義宗云。蔡。止雨之祭。每蔡於城門。賈疏云。禮記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知也。引春秋傳以下者。並左昭元年傳子產對晉侯語。引以證蔡祭之事。賈疏云。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治讓案。先日月。後山川。大祝注及祭法注。說文蔡字注。並同。蓋許鄭所見本並如是。水旱癘疫之不時。今左傳作水旱癘疫之災。此癘疫字倒。明監本。毛晉本。並改從左傳。大祝注引左傳。亦不倒。疑監毛本近是。不時。左傳作災。祭法注及大祝注賈本。亦並作不時。彼疏云。鄭君讀傳有異。此疏云。鄭君以意增之。二說乖異。大祝疏是也。云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川牲于門者。春秋經文。左傳杜注亦云。門。國門也。此引以證水旱癘疫之事。公羊傳云。於社。禮也。於門。非禮也。與此經不合。鄭所不從。云故書瓢作則。鄭司農讀則爲瓢者。段玉裁云。故書作則。假借字也。云杜子春讀爲蔡者。齋。亦聲近假借字。小祝。設道廟之奠。杜注亦云。齋當爲蔡。此與小宗伯六齋注云。齋讀爲蔡。義亦略同。又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彼注亦以齋爲蔡。又云故書表爲則。此經故書則齋。與彼故書則齋。聲讀相近。若然。杜或謂二經義同。故讀齋爲蔡與。云瓢謂

瓠簋也者。說文瓠部云。瓠、匏也。瓠、匏也。廣雅釋器云。瓠、簋也。方音云。簋、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簠。或謂之櫜。或謂之瓢。郭注云。瓠、勺也。論語公治長皇疏云。瓠、瓢也。段玉裁云。一瓠剖爲之二瓢。曰簋。皆禮所謂簋也。說文。簋、訓也。幹、訓也。破匏也。漢書以簋測海。張晏曰。簋、瓠瓢也。楚辭方言。皆作簋。俗作簋。案段說是也。簋卽士昏禮之匏。注云。合匏、破匏也。凡瓠可半剖爲勺。亦可全剖爲簋。故莊子逍遙游篇。說大瓠云。剖之以爲瓠。又云。慮以爲大樽。此注謂爲勺。故釋爲簋。後鄭以此盛鬯皆是簋。故後注正之曰爲簋。其義較長。凡用瓠者。皆尙其質。故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詩大雅篤公劉云。酌之用匏。毛傳云。儉以質也。此蔡門用瓠齋者。蓋亦與祭社用大罍。同取從質之義也。又案此經故書。作剝。杜本卽故書也。再傳至司農。始依聲類讀爲瓠。則不宜杜氏先有瓠齋之釋。殆仍是先鄭義也。云菜盛也者。甸師注云。菜、稷也。在器曰盛。通言之。則菜盛亦可互稱。但此釋亦未審其義。當以瓠菜爲祭穀。則非此官所職。疑此盛。當謂盛酒之器。左哀十三年傳云。旨酒一盛兮是也。蓋先鄭意。祭穀爲菜。既可通稱盛。以相比例。則酒器爲盛。亦可通稱菜瓠。菜卽爲破瓠爲盛。然其義亦迂曲。且與上下文疊脩蠃散。文例亦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祗。以齊爲尊者。段玉裁云。鄭君以爲讀菜訓盛。則六者皆得言盛。不得獨綴於瓠。故易爲齊。齊卽齋字。左傳噉齋。字作齊。瓠以柄爲祗。以腹爲齋。去其柄而用腹爲尊也。用腹爲尊。則不用兩析之瓠。然則經文之瓠猶言瓠也。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脩。凡裸事用概。凡禴事用散。裸、當爲埋字之誤。故書。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蠃。書亦或爲蠃。蠃、水中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蠃爲上。蠃爲下。蠃畫爲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疏〕凡山川四方用蠃者。四方之祭有二。一爲舞師四方之祭祀。注云。謂四望也。一卽大宗伯五宗伯別有四方百物之祭。則入禴事中。與此四方異。云凡禴事用概者。概、葉鈔釋文作概。案賈疏釋概爲橫概之義。則字不作概。宋本釋文不足據。云凡禴事用散者。賈疏云。卽大宗伯云。禴、葉鈔釋文作概。是也。注云。禴當爲埋字之誤也者。賈疏云。若禴則用蠃。當用蠃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蠃者。大山川。段玉裁云。埋、經典多用埋。與禴字略相似而誤。案段說是也。禴事。蠃人兩見。此涉彼而誤。埋卽蠃之俗體。此經蠃人蠃人經注。皆作埋。大宗伯則經作埋。注作埋。此校定經字。疑當作埋。傳寫誤從俗耳。五詳蠃人疏。黃以周云。大宗伯有埋沈醑奉之祭。此禴事用概。與禴事用散。對文則爲埋字之誤無疑。云故書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

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者。此故書有兩本。鄭據義長。則以作蜃者爲正本。杜據存舊。則以作謨者爲正本。而其讀從蜃。則同。段玉裁云。古文謨字作蜃。與蜃篆文相亂者。字之誤也。王引之云。謨與蜃。聲不相近。注中三謨字。疑當作讀。說文。讀。讀若振。與蜃字聲近而通。凡字之眞聲展聲者。往往通借。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蜃。鄭司農注大司馬曰。五歲爲蜃。後鄭讀蜃爲蜃。是其例也。隸書眞莫二形相似。學者多見謨。少見讀。故謨誤爲謨矣。案王說亦通。云蜃。水中蜃也者。鼃人注云。蜃。大蛤是也。段玉裁云。杜意直用水中蜃爲尊。則亦兼存杜說也。宋書禮志。器之蜃。注云。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杜蓋謂此蜃與彼同。鄭彼注亦舉此經爲證。則亦兼存杜說也。丘景先議引此職蜃作蜃。說云盛酒當以蜃括。疑亦用杜義。而字則從大宗伯蜃膳之蜃。亦以二者器異。而用蜃則同。可互通也。鄭司農云。脩謨散。皆器名者。先鄭脩謨二字。並從故書如字讀。後鄭不從也。云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者。賈疏云。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爲吉喪不可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作宗廟六享。皆以裸爲始。當在鬱入川弊。今不川鬱。在壘人川甫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橋可也。改塗可也。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論讓案鄭士虞記注云。練而後遷廟。無禘祭之說。大宗伯及王制注。並云。魯禮三年喪畢。而始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王制孔疏。據彼釋此注云。惟詩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遷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壘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於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今案孔參合詩箋及穀梁義。以證此注始禘在練時。與賈說略同。王制孔疏。亦有練而禘廟之說。然詩釋文。古者君喪三年既畢下。無禘於其廟而後六字。陸云。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禘。是後本也。玄鳥孔疏。亦謂後本爲誤。定本無此文。又謂鄭禮注及禘禘志。亦無此言。其

說與王制疏不同。考此注始禘之說。絕無徵驗。惟詩箋兩禘夾一禘之本義。似通於此。然孤證歧互。究難憑信。況鄭詩禮箋注及賈疏之義。疑注甚多。何則。遷人疏引鄭論語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蓋宗廟時祭。尚有二禘及朝踐之節。禘爲殷祭。不當自饋食始。若云喪中禮殺。則又不宜蒙殷祭之名。此鄭說之可疑者。一也。鄭說禘祫。備具禮記注及禘祫志。假令果有終始兩禘。時殊禮異。則不宜此注及詩箋之外。絕無一言及之。此鄭說之可疑者。二也。又詩箋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既云喪畢。則是前禘雖在祫前。仍在太祥之後。熊安生說是也。與此疏練時始禘之說本不合。故此疏不援詩箋爲證。而士虞禮疏。則引詩箋後本。謂鄭意除練時特禘。三年喪畢。更有此禘。是則祫前乃有二特禘。與祫後之終禘爲三。其說尤不經。此賈說之不合者。一也。賈所引左氏說以下。蓋據五經異義文。案左傳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賈服杜並謂卽三年之終禘。賈意謂彼禘在非年之後。卽是練時。今考左傳。本無非年之文。異義引左氏說。增易舊文。義指亦未明析。賈氏強以彼禘當此始禘。實未必合。此賈說之可疑者。二也。陳壽祺駁賈說云。罔人無禘祭明文。鄭云始禘。亦指喪畢明年之禘。非練後也。竊意左氏說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是而復期年。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年終禘之說。未有兩岐。賈疏誤初爲君薨之期年。故生異論耳。案陳糾賈氏誤左傳。是也。其謂此注始禘。卽賈服所謂終禘。亦足備一義。但終禘爲殷祭之始。其禮至隆。必無自饋食始之理。於禮究不可通。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云。神主入廟。先爲一禘。明年春禘而又祫。成氏亦參合此注及詩箋爲說。而謂祫之前有二禘。與士虞疏說略同。尤不足據。今以禮經及鄭義。推校羣經。竊疑此注始禘。當爲始祫之譌。蓋天子喪祭。九虞及卒哭之祭。皆在寢。至祔始祭於祖廟。鄭意經云廟。則非卒哭以前之祭。用由則非吉祭九獻之禮。惟始祫在卒哭之後。主已祔祖。而祭未純吉。宜用大牢。饋食三獻而畢事。故雖廟祭。而無上尊之祿。注意不過如是。自祔禘形近譌易。疏家不辨。強爲援證。而抵牾彌甚。不知練時特禘。鄭本無是義。不可誣也。云脩展概散。皆漆尊也者。鄭意此四者。卽司尊彝六尊之類。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注云。凡觴五升爲散。彼散別爲爵名。與此罔尊異。莊崇義云。皆容五斗。漆亦中。云脩讀曰由者。後鄭據書詩左傳。說罔尊並云由。故依聲類。破脩爲由也。司尊彝釋文云。由本亦作攸。脩攸。聲類同。惠士奇云。集韻由或作脩。段玉裁云。脩由字。同在古音尤幽部。聲類同也。由卽說文由字。寫之異耳。中尊名由者。由讀若調。蓋取芬芳條暢之意與。凡言讀曰者。與讀爲同。云由中尊者。爾雅釋器云。由。中尊也。郭注云。不大不小者。鄭言此者。欲見川中尊則無祿。與時享及禘祫不同。洛誥云。秬鬯二由。文侯之命。詩大雅江漢。左傳二十八傳。並云秬鬯二由。左傳孔疏引李巡云。由。鬯之器也。詩孔疏云。鬯當在彝。而此及尙書左傳。皆云秬鬯一由者。當祭之

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案據孔說。則凡常祭用卣者。無論用鬱與否。皆實於彝。未祭之先。則皆以卣盛之。於廟用卣。則當祭亦盛於卣。是直以卣代彝。與常祭異也。然其說未端。詳後疏。云謂獻象之屬者。司尊彝有獻象著壺。大山六尊。鄭意彼六尊。與卣同爲中尊。但以盛卣盛酒爲異也。云尊者。彝爲上。疊爲下者。據附雅及司尊彝推定之。爾雅釋器云。彝、卣、壺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名。左傳疏引孫炎注云。尊彝爲上。疊爲下。卣居中。爾雅那昂疏引禮圖云。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壺爲下。受一斛。是其差也。程瑤田云。周制尊有上中下三品。彝、上尊也。小宗伯職。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禋將。鬱人職。凡祭祀賓客之祿事。和鬱以實八尊。是也。疊、下尊也。諸臣在廟爲賓。備卒食三獻酌。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司尊彝職。所謂皆有彝。以實八尊。是也。卣、中尊也。小宗伯職。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酒正職。凡祭祀以禮共五齊三酒。諸臣之所酢是也。考卣人職所用之器。有大壺。瓢。爵。脩。壺。散。是六者。皆尊名也。皆所以實卣者也。鄭注。廟用脩。脩讀曰卣。可知卣卣惟和鬱者。乃實於彝。其未和鬱者。則實於卣明矣。黃以周亦云。鬱人和鬱卣以實彝。是此尊卑之差也。詩孔疏混而一之。殊謬。案程黃說是也。云壺畫爲蜃形者。明不以蜃甲飾尊也。賈疏云。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合尊之象者。合。龜人。釋文作合。將。云合。木亦作合。將。木又作彙。阮元云。今爾雅作合。彙。賈疏同。論讓案。作合。彙者。是也。龜人。釋文注亦云。謂鱗刀合。彙之屬。鄭以此釋經之蜃者。爾雅釋魚。蚌。合。彙。郭注云。蚌。卽蜃也。說文蟲部云。蚌。蜃屬。是蜃蚌同類。段玉裁云。鄭君意蜃不可爲尊。但以蜃畫爲蜃形。以蚌名合。彙。有尊盛酒之象。故川爲蜃而取名也。云彙尊以朱帶者。賈疏云。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彙。彙者。橫槪之義。故知落腹也。云無飾曰散者。賈疏云。以對橫槪。獻大喪之大卣。設斗共其鬯。卣。斗。所以沃尸也。鬯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黃以周云。特性有散尊。大喪之大卣。設斗共其鬯。卣。斗。所以沃尸也。鬯美者。鄭司農云。〔疏〕大喪之大鬯者。亦謂王及后喪也。云共其鬯。卣者。此官共卣。卣。鬱人以和鬱也。注云。斗所以鬯讀爲獻。沃尸者。御覽器物部。引通俗文云。木瓢爲斗。案正字當作料。說文木部云。料。勺也。少牢饋食禮注云。料。斛水器也。凡設水用盥。沃盥用料。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注云。以料酌水沃尸也。史記張儀傳索隱云。凡方者爲斗。若有安長柄。則名爲料。是料與斗字異。經典料作斗者。皆誤字也。詩大雅行葦孔疏。引漢禮器制度說。大斗云。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士喪禮賈疏云。料受五升。方有柄。用挹盆中水以沃尸。案賈說與漢禮器制度正同。卽此沃水所用之斗。亦謂之疊料。其酌鬯當用尊料。卽梓人之勺。與疊料制同。而容量異也。云

鬯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鬯酒。卽秬鬯之酒。取其芬芳條暢以鬯尸。又以和浴湯。去其臭惡。使之香美也。惠士奇云。齊語。三鬯三浴。韋注云。鬯或爲薰。呂氏春秋木味。湯始得伊尹。祇之於廟。鬯以饋殷。風俗通祀典引作薰。以萑葦。漢書。像讓鬯而吞炭。顏注云。鬯。薰也。以毒藥薰之。是古薰多作鬯。段玉裁云。鄭君意。鬯如字讀之。讀如響鍾。響鼓之聲。故云鬯尸以鬯酒也。案段說是也。凡大齊以鬯塗尸而浴。故謂之鬯。與以血塗鍾鼓謂之鬯。義同。蓋凡塗浴謂之鬯。香草謂之薰。祇火謂之熏。三者不同。鬯浴之正字。自當作鬯。古鬯薰字。聲近互通。然塗香事或相因。而與祇火。則迥不相涉。凡鬯浴字。古書或作薰者。皆段借也。但鄭意。鬯與浴事相因。不甚分別。故女巫鬯浴。注云。以香薰藥草沐浴。是又兼取薰香之義。此注云。使香美。亦似與女巫注義略同。若然。鄭意鬯浴與鬯器。義同而微異也。互詳女巫疏。鄭司農云。鬯讀爲微者。存異讀也。雞人天府注並同。段玉裁云。微。美也。鬯從分聲。微從微聲。文。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給泮〔疏〕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者。此與宮人爲宜聯也。凡王常微二鬯。古多互轉。蓋以鬯和湯也。注云。給泮浴者。賈疏云。鄭知王齊以鬯爲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潔也。詒讓案。國語周語說藉田之禮云。王卽齊宮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饗人薦鬯。饗人薦醴。王祿鬯。饗醴乃行。韋注云。祿。灌也。濯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也。是王齊事。又有祿鬯之禮。祿之言灌。謂啐之也。則共鬯又不止給泮浴矣。又此齊鬯人共鬯。周語云。饗人共之者。蓋所聞有異。或饗人鬯人通職。同之。凡王弔臨。共介鬯。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與。凡王弔臨。共介鬯。曲禮曰。擊天子鬯。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檀弓曰。臨請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疏〕注云。以尊適卑曰臨者。說文臥部云。臨。監臨也。以尊監臨卑。故謂之臨。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疏〕賈疏云。欲解臨非如雜記云上客臨。彼謂哭臨也。此王弔諸侯諸臣。故以尊適卑解之。詒讓案。檀弓云。喪公用之。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注云。君辱臨其臣之喪。此注卽隱據彼文。故檀弓又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是也。若散文則尊卑得通稱臨。故左隱元年傳云。收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則子臨父之葬。亦謂之臨。蓋取散事之義。義非一端。不容泥也。其哭臨之臨。亦上下通稱。左宣十二年傳云。楚子圍鄭。鄭人卜臨于大宮。吉。國人皆哭。守陴者皆哭。杜注云。臨。哭也。大宮。鄭祖廟。又襄十二年傳云。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彼臨亦謂哭。雜記。諸侯使弔禮。先弔則唯致弔辭。後臨則哭。亦以弔與臨爲二事。蓋聞遠喪不得弔。就宮廟殷位而哭爲臨。亦通謂之哭。其近喪因弔而哭其斂殯。則云弔臨。明其事相因也。此經天官世婦及內

宗弔臨。鄭並釋爲弔。蓋以通言不別。惟寺人云。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注云。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彼注以哭釋臨者。以內人賤。不必取以尊臨卑之義。故與此注小異也。引春秋傳曰。照臨弊邑者。左昭三年傳齊晏嬰語。杜本弊作敝。字同。引以證臨爲尊適卑之義。鄭司農云。弔。香草者。賈疏云。見王度記云。天子以弔。諸侯以薰。禮緯亦云。弔草生庭。故知弔香草也。此直是杜弔。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者。漢書南粵王傳顏注。引李奇云。介。被也。呂飛鵬云。介有被義。故司農以介弔爲被。弔。卿大夫卒。王或與斂。故有被弔之事。詒讓案。先鄭釋弔爲香草。義雖不塙。而訓介爲被。則似較後鄭爲長。介弔者。殆卽以弔酒灑被王身。以辟穢濁。亦桃茢拂柩之意與。云玄謂曲禮曰。擊天子弔者。鄭彼注云。擊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弔爲擊者。所以唯用告神爲至也。說苑脩文篇云。天子以弔爲贊。弔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弔爲贊。春秋繁露執貫篇云。凡贊。天子執暢。暢有似於聖人。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於天。其淳粹無釋。與聖人。一也。案暢卽弔之借字。公羊莊二十四年何注。說天子贊用弔。義與董略同。云王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介爲執致之。舊本誤作以介爲擊致之。今據宋婺州本。岳本。余本。及宋注疏本。正。賈疏云。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又云。介。副也。王弔臨諸侯。則有副使從行者。段玉裁云。司農讀如介冑之介。鄭君讀介紹之介。案段說是也。大宗伯。王哭。諸侯爲上相。疑此介。亦謂宗伯。但禮器云。天子無介。注云。無客禮也。賈疏謂此介取副王之義。究與禮器文牾。似不若先鄭義之安。引檀弓曰。臨諸侯。殯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者。釋文云。父本又作甫。案今禮記文。亦作甫。賈疏云。此亦下曲禮文。言檀弓者誤。案鄭彼注云。殯。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引以證天子適諸侯祝告神之事。云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者。以曲禮云。臨諸侯。亦爲以尊臨卑。故意其爲王適四方之事。知舍祖廟祝告神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壤法亂紀。鄭彼注云。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故使祝告其廟之神也。但曲禮殯鬼神。注謂過大山川。祝用事。此又爲告所適之國宗廟之神者。鄭意。彼云鬼神所舍者廣。舍廟告神。亦得謂之殯矣。又案依先鄭義。則凡王弔喪。不論尊卑遠邇。皆共介弔。後鄭則謂王必至畿外侯國弔喪。舍其祖廟。乃有共介弔之事。其在畿內弔臨諸臣。不舍祖廟。則不用介弔也。必知王有適四方而弔者。典路云。凡弔于四方。以路從。是也。云介於是進里者。謂祝告神之時。介卽進弔以致禮。卽謂之介弔也。士喪禮。君視斂云。釋采入門。注云。釋

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者。明君無故不來也。若然。後鄭意君弔臣。至門。則祝釋采。舍廟則祝告神。介進嚔。足相比例與。

雞人掌其雞牲辨其物。物。謂毛色也。辨。謂毛色也。辨之者。物謂毛色也者。保章氏注云。物色也。呂氏春秋仲秋紀。乃命宰祝。巡行犧牲。瞻肥瘠。察物色。高注云。物。毛也。國語楚語。親射父說祀牲云。毛以示物。是物卽毛色。騂黝之屬。凡牲畜。以毛色別其種類。通謂之物。詳牧人疏。云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者。賈疏云。牧人文。彼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氣。皆隨其方色。亦辨其毛物可知也。論議案。說文鳥部。風俗通義祀典篇。並云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鵠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大祭祀。夜嘯旦以開百官。夜。夜漏未盡雞鳴時。是陽祀雞用騂之證。四方迎氣牲。不必隨方色。詳大宗伯疏。

使夙〔疏〕大祭祀。夜嘯旦以開百官者。釋文云。嘯。本又作呼。案說文口部云。嘯。號也。呼。外息也。嘯。正字。與。夙。漢以後經典。多誤呼爲之。此經作嘯。注作呼。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陸所注別本作呼。蓋依注改經。不足據。說文開部云。開。高聲也。一曰大呼也。又口部云。呌。嘯也。言部云。訃。大嘯也。開。呌訃。音義並同。必呼旦者。祭禮旦明行事。通於貴賤也。注云。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者。文選新刻漏銘李注。引五經要義云。昏。謂漏未盡三刻已前。日入後漏三刻爲昏。日。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出前漏三刻爲明。賈疏云。漏未盡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爲夜。則呼旦也。

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疏〕凡國之大同。軍旅。喪紀。亦如之者。此會同軍旅喪紀。並蒙大爲文。大軍旅。卽大師。大司馬注云。王出征伐是也。大喪紀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以上四事。此官並夜呼旦。以警百官府也。注云。象雞知時也者。說文佳部云。雞。知時畜也。故象之。而令雞人主告時也。云告其有司主事者。凡國事。皆當職有司主之。若小宗伯云。大祭祀。告時于王。是雞人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王也。官國事。亦各告其主之者。鄭嫌經云告時。爲此官直告王。故特釋之。引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者。謹祭行事有定時。鄭彼注云。比次早晏在於子也。旦明。旦日實明。少牢上文又曰。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注云。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

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疏〕凡國之大同。軍旅。喪紀。亦如之者。此會同軍旅喪紀。並蒙大爲文。大軍旅。卽大師。大司馬注云。王出征伐是也。大喪紀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以上四事。此官並夜呼旦。以警百官府也。注云。象雞知時也者。說文佳部云。雞。知時畜也。故象之。而令雞人主告時也。云告其有司主事者。凡國事。皆當職有司主之。若小宗伯云。大祭祀。告時于王。是雞人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王也。官國事。亦各告其主之者。鄭嫌經云告時。爲此官直告王。故特釋之。引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者。謹祭行事有定時。鄭彼注云。比次早晏在於子也。旦明。旦日實明。少牢上文又曰。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注云。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

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此云爲期。與少牢文同。故引以爲證。云告時者。至此旦明而告之者。明少牢所云。爲期在祭之前夕。此官但司告旦。故至祭日旦明時而告之。若爲期。少牢則宗人。天子祭祀當是肆師。其它國事。亦自有主之者。雞人不掌也。賈疏云。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人者。案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凡祭祀而禋禴。共其雞牲。屬。屬廟之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也。而禋禴。共其雞牲。屬。屬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疏〕凡祭祀而禋禴。共其雞牲者。賈疏云。祭祀。謂宗廟之屬。而禋謂祈禱之屬。而禋、四面禋也。禋讀爲微。〔疏〕詒讓案。祭祀亦通內外大小羣祀而言。而禋禴禮輕。蓋專用雞爲牲。故於祭祀外別言之。注云。禋、屬廟之屬者。明禋之事不一。若禋社。禋版。禋器。禋龜筮諸事。皆是。此舉屬廟以該之。云屬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者。據雜記文。詳肆師疏。鄭司農云。面禋、四面禋也者。大宗伯云。以醴稷祭四方百物。注謂燔禴及蜡祭。肆師云。與祝侯禴于廬及郊。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燔禴。以畢春氣。注云。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又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禴。注云。旁禴。於四方之門燔禴也。左襄九年傳。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杜注云。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又昭十八年傳云。鄭火。祓禴於四方。史記封禪書。說秦德公燔狗邑四門以禦燕苗。此謂禴。或於四墉。或於四墉。並分四方面而祭之。皆面禴之類也。云燔讀爲微者。聖人先鄭注同。後鄭意燔廟之燔。讀與燔鼓同。不當爲微。此亦存異讀也。詳天府疏。

周禮正義

卷三十八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所陳之處。酌、使之可酌。各異也。用、〔疏〕尊六彝之位者。六彝爲上。六尊爲中。疊尊爲下。各以尊卑爲陳設之位。室中爲最尊。戶內次之。堂上又次之。堂下爲下。其同設一處。又以北爲上。南爲下。賈疏云。案下兼有疊尊。不言者。文略也。云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者。此與酒正鬱人爲官聯也。注云。位、所陳之處者。賈疏云。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醕在戶。齊醕在堂。澄酒在下。彼是神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案賈說略本崔靈恩。依郊特牲注。及賈後疏引鄭志。說鬱齊及五齊。各加明水。則禮運之玄酒。卽司烜氏之明水。記舉玄酒以見鬱齊也。坊記又云。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孔疏謂醴齊在戶內。卽是在室是也。禮運疏引皇侃。亦云醴在戶內。醕在戶外。而通典吉禮。說大祫禮云。祫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醴齊。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醕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祫祭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所陳設之處。一如祫祭。案依杜說。三酒亦配玄酒。則水也。與禮運玄酒異。蓋齊卽醕。而杜謂在戶內。則與皇孔不同。孫希旦云。特牲禮。尊於戶東。少牢禮。尊於房戶之間。天子諸侯之祭。其盞齊之尊。蓋當特牲少牢設尊之處。在室戶外之東。醴齊在室戶內之東。案孫中皇說是也。江水亦依皇義云。設尊之法。春夏雞彝鳥彝。陳室內近北。獻尊陳戶內。象尊陳戶外。秋冬鸞彝黃彝。陳室內近北。著尊陳戶內。壺尊陳戶外。其疊尊皆陳堂下。凡尊皆南面。明水玄酒在西。案江說亦甚覈。云酌。涉之使可酌。各異也者。卽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等。凡酒清者不涉而酌。濁者必涉而酌。並此官詔之也。郊特牲注云。酌猶斟也。酒已涉則斟之以實尊彝。凡行酒亦爲酌也。案此詔酌。亦兼彼二義。云川。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據下六享之等。川器不同。賓禮大饗。亦川此六尊六彝。故小宗伯云。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經注並專據祭祀者。亦文不具。云實。鬱及

醴齊之屬者。實謂所盛。尊以實齊。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犀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瓚瓚酌亞裸。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醴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裸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變人犧曰。受舉尊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鬯。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鬱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壺。若今時承槃。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神。疊。臣之所飲也。詩曰。餅之罄矣。維疊之恥。疊讀爲稯。稯。雞彝。畫禾稯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爾雅曰。彝。爵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夏后著。殷尊也。罍者。以罍爲尊。春秋傳曰。尊以罍。尊。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雖讀爲蛇虺之應。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大古之瓦尊。山尊。山疊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疊。夏后氏之尊也。故書。踐作饒。杜子春云。饒當爲踐。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還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雉。出屬。印鼻而長。〔疏〕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者。以下辨尊彝之用。並此官陳設尊彝之官法尾。山疊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疏〕也。賈疏云。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

朝享。又是四時之閒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注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是以各二尊。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飴。通鬱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二矣。其祫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川取足而已。案依賈引鄭志。說鬱。皆配以明水。則雞彝尊。齊尊。皆盛明水之尊。鳥彝尊。齊尊。皆盛鬱之尊。王后所同酌也。明堂位孔疏。引皇氏沈氏說。謂春川雞彝。夏川鳥彝。秋川齊尊。冬川黃彝。是謂每時唯用一彝。鬱無明水之配。通典吉禮謂時享。王酌雞彝。后酌鳥彝。大飴在秋。王酌齊尊。后酌黃彝。既無明水。又謂王與后分酌二尊。並與鄭說不合。江永云。彝尊有二者。疏說是也。古人玄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用醴者質略。則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性之旅酬也。燕禮之尊士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玉藻之饗野人也。以酒優之。正是略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燔。血毛大饗。事事反本脩古。顯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略之事乎。王與后合。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為不可。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壺尊。雜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即君夫人別酌。其尊亦必有玄酒。必非兩尊皆酒也。禮運言玄酒在室。舉室中明水配鬱。侯首者。言之耳。非謂在戶在堂下者。即無所配也。案江說足正杜氏之誤。禘祫即追享朝享。賈謂用夏秋之尊非也。詳後。云皆有舟者。舟以承彝。謂春夏皆每彝有舟也。下並同。云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者。釋文云。兩獻水或作戲。案獻。鄭讀為犧。犧戲聲近。故或本作戲。以別於諸獻字也。經於春夏及閒祀。言朝踐再獻。秋冬言朝獻饋獻。其實春夏及閒祀。亦有朝獻饋獻。秋冬亦有朝踐再獻。以尊同。五文見義也。云皆有壺。諸臣之所昨也者。昨。唐石經初刻並作昨。磨改作昨。昨。聲類亦同。詳司几筵疏。此疊別自為尊。與皆有舟文同而義異。賈疏云。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壺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注云。禮謂以圭瓚酌鬱。始獻尸也者。謂尸入室。王行初祼。即九獻之始獻也。其所酌之尊。春夏用鳥彝。秋冬用黃彝。閒祀用雞彝。云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者。亦祼於室中。謂二獻也。酌亦謂酌鬱。尊並與王同。引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川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證王祼為九獻之始。灌祼字同。鄭彼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鬱。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賈疏云。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祼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祼。與此達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祼出迎牲。后乃後祼。其實以此注為正也。案賈推注義。謂王迎牲在后獻後。通典吉禮說同。然諦審鄭意。蓋王祼畢。即出迎牲。逮迎牲而入。則后祼已

畢。二注義本無異。詳內宰疏。云朝踐謂薦血腥醑醢。始行祭事者。朝踐、饔人謂之朝事。彼注義同。此王獻尸於戶西。謂三獻也。其尊春夏用獻尊。秋冬用著尊。閒祀用大尊。賈疏云。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八豆八簋。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肥於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肫解而腥之爲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醑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醑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獻尊也。案凡后獻。皆當用瑤爵。賈謂同王用玉爵。非也。詳後。薦血腥。謂制祭後。血與腥同薦。與初殺牲時血毛之薦異。賈說亦非是。詳饔人疏。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簋。既又酌醑者。后亞獻尸。謂四獻也。尊亦與王同。朝事豆饔。詳饔人疏。賈疏云。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簋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簋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簋也。云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者。鄭意朝獻在饋食之後。而與朝踐同。言朝者。以其亦酌醑齊。又春夏用獻尊。秋冬用著尊。並與朝踐同。故云尊相因。亦明春夏七獻。同名朝獻。秋冬三獻四獻。同名朝踐也。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者。謂七獻也。卒食者。尸十五飯畢也。酌尸者。特牲饋食禮注云。酌猶衍也。是獻尸也。謂之酌者。尸既卒食。又飲頤衍養樂之。曲禮孔疏引何氏隱義云。酌。飯畢滂口也。案七獻亦用玉爵。酌醑齊尊。與三獻同。賈疏云。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醑齊。故鄭先通解之。江永云。鄭說秋冬變朝踐爲朝獻。謂其尊相因。然以酌尸之獻爲朝獻。言於饋食之前。其禮不行於朝。而強名以朝獻。次序則顛。名義則乖。案江說近是。詳後。云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者。謂八獻也。以酌尸三獻言之。則爲再獻。亦用瑤爵酌醑齊尊。春夏用象尊。秋冬用壺尊。鄭謂爵用璧角非也。亦詳後。黃以周云。祭統。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山君右。執策命之。鄭注。一獻。一酌尸也。鄭知非初裸及朝踐饋食之一獻者。以一酌尸之前。皆爲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乃可行爵賞也。祭統之一獻。爲酌尸之一獻。則司尊彝之再獻。爲酌尸之再獻尸。可知矣。云諸臣爲賓。又次后酌醑齊。備卒食三獻也者。謂九獻也。對酌尸初獻再獻言之。則爲三獻。鄭謂諸臣爲賓。以璧角酌醑齊。尊與八獻同。今案九獻。當依崔靈恩說。諸侯爲賓者。以瑤爵獻尸。其諸臣爲賓。酌璧角獻尸。乃九獻外之加爵也。鄭說失之。又案自七獻以下三獻。大夫士祭禮並有之。故特牲饋食禮。尸九飯。主人酌酌尸。主婦酌亞獻尸。賓三獻。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亦主人酌尸。主婦獻尸。賓長獻尸是也。賈疏云。此言再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酌尸。后與賓長爲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酌尸。因饋獻盜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詒讓案。此注說九獻。但用醑盜者。專據時祭用二齊言之。其殷祭依鄭義祫備五齊。禘則四齊。與此異。詳後。云於后亞獻。

內宗薦加豆籩者。賈疏云。案隨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加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饋尸節。案內宗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內宗薦之。案依鄭賈義。后饋尸及諸臣饋尸。名再獻。亦名加爵。故謂后亞獻時。即薦加豆籩。其實加爵。在九獻之外。薦加豆籩。在諸臣饋尸之時。不在后饋尸時也。詳後。云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固。饋獻謂薦孰時者。謂五獻六獻也。王以玉爵酌盞齊獻尸。尊與八獻同。后又以瑤爵酌盞齊亞獻尸。尊與王同。以其與再獻同酌盞齊。又同春夏用象尊。秋冬用璚尊。故云尊相固。鄭言此者。亦見春夏五獻六獻。同名饋獻。秋冬八獻九獻。同名再獻也。賈疏云。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爲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酌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即禮運云。然其殺。鄭注云。體解而燭之。是也。江永云。饋獻一節。禮運孔疏。謂是尸入室之後。賈以執其殷當饋獻節。在尸未入室之前。今考司几筵吉事變几。鄭注。有饋食於堂之語。當以賈疏爲正。若尸既入室。則當食舉矣。豈先獻然後食乎。又按禮運。以薦血腥法上古。執其殷法中古。其下文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云云。皆在未合享之前。獻醢。即朝踐也。獻醢。即饋獻也。然則饋獻不在陰厭之後。亦明矣。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賈疏云。此即饋人籩食之豆籩者。也。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賈疏云。九謂王及后祿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酌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酌尸一。并前八爲九。案九獻之說。異同頗多。禮運孔疏。引崔氏說大禴云。祭日之旦。王服衾冕而入。尸亦衾冕。祝在後伯之。尸入室。乃作樂。降神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祿。當灌之時。衆尸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昨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大祖之尸坐於尸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胙脅。燎於爐炭。入以昭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墻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享。至薦孰之事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大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徒堂上之酌於室內坐前。祝以瑤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饌。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肅。蕭合馨薦。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乃迎尸入

室。舉此奠。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醴尊盞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醴尊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獻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酌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王可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醴尊齊以獻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酌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醴尊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崔說九獻。並約鄭三禮注義。最爲詳覈。通典說略同。但依崔義。后四獻六獻。皆不常用玉爵。又崔以加爵在正獻之後。則薦加豆籩。不當仍在八獻時。疑皆孔依鄭義改之。又崔杜所說行禮節次。與賈亦多差異。如賈謂朝事延尸出戶。在二裸訖。王出迎牲之時。崔則謂在血毛詔於室之後。賈謂后薦朝事豆籩。在延尸出戶。迎牲未入之時。崔則謂在升首之後。薦腥之前。杜又謂在薦腥之後。賈謂饋獻在尸未入室之前。崔則謂在入室之後。皆當以賈爲正。詳籩人內宰及前疏。江永別爲九獻之說。云二裸之後。常有七獻。經文錯綜互見。實則朝踐與朝獻饋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踐爲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酌尸。乃堂上薦腥。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饋熟之始。乃尸食舉後。王酌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爲賓者。亞王酌尸之獻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醢。體其犬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燔法中古。而進孰爲後世之食。孰其醢者。體解而燔之也。祭義曰。燔祭。祭腥而退。郊特牲曰。腥肆烟臠祭。其有薦腥明矣。既以燔法中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燔而何。至於饋熟。則不當有獻。何也。薦腥之後。烹肉既熟。羹定詔於堂。於是奉俎入室。殷陰厭以饗神。乃迎尸入室。舉奠。舉詔妥尸。是時尸即當食舉。安得有獻。蓋堂上腥燔。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既食而王獻以醢。若特牲少牢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即亞王酌尸。尸有酢王之禮。有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醢尸。是謂之再獻。而賓長爲一獻以終之。亦通爲再獻也。然則此七獻者。堂上四獻。室內三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之義。以獻燔當之。又無燔祭缺略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無獻。而獻在既食之後。亦協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踐獻再者。舉首尾以包中間。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間以補春夏。而追享朝享可例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內獻者。用後言之尊耳。殯人籩人。朝事之豆籩。於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籩。朝獻統於朝踐也。饋食之豆籩。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再獻統於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而非食後再加之謂也。又云。堂上薦腥燔。取法前古。朝踐朝獻之尊。盛醴齊。醴齊濁於盞齊也。室中饋執。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盞齊。盞齊清於醴齊也。若王酌尸而用朝踐之醴齊。失其義矣。今案九獻之節無明

文。崔賈孔諸家。並依鄭義。江氏別爲之說。謂朝爲薦饗之獻。今考祭義郊特牲。明有薦腥薦饗二節。而諸家說九獻者。咸無薦饗之獻。祭義孔疏。謂祭腥肉饗肉。並在朝踐時。賈氏則又謂禮運注。所謂執其穀而饗之者。是饋獻之節。二說不同。似皆不塙。江謂薦饗時有獻。於義可通。但經無見文。姑附著之。俟更詳覈。又案先鄭後注。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則謂二大祭獻數與時享同。故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天子禘祫時祭並九獻。賈特牲饋食禮疏云。天子大禘十有二獻。四時與禘。唯有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卿大夫士同三獻。案賈謂大禘十二獻。不知其說云何。陳祥道則謂禘亦十二獻。江永亦據掌客天子合諸侯而饗禮。諸侯長。十有再獻。證大祭宜有十二獻。是賈陳說並可通。要獻數雖有增多。而其大節次。止此四事無疑也。至通典吉禮說大禘。兼用崔賈說。謂加爵三。通正獻九爲十二獻。則非是。特牲少牢加爵。並不在正獻之數。大禘安得通加爵爲十二獻乎。至天子宗廟時享。又有七獻之禮。禮器七獻神。注云。謂祭先公。其與九獻異同。鄭亦無說。禮運疏本崔靈恩說侯伯七獻之禮。云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也。案崔孔謂侯伯七獻。朝踐饋獻。皆夫人獻而君不獻。於禮例亦難通。禮文疏略。今亦無以定之也。云祭之正也者。賈疏云。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列洗散爲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祿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者。賈疏云。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醑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醑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爲說也。王獻諸臣無文。此文約祭統而言。詒讓案。二祿爲奠者。小宰注云。凡鬱鬯。受祭之卒之奠之。是也。鄭意特牲禮。尸飲三。而主人獻賓及兄弟。少牢禮。尸飲亦止於三。明天子禮九獻。二祿爲奠。不入飲數。是尸飲七而止。即可獻諸臣也。賈謂鄭以特牲少牢。證醑尸三獻同。非鄭指。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明主禮九獻。尸飲七。而獻諸臣。故侯伯禮七獻。尸飲五。而獻諸臣。是其降殺以兩之差也。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賈疏云。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祿爲奠。不飲。朝踐以後有尸飲五。獻卿。卽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祿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祿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祿。直有醑尸三獻。獻祿是也。案賈謂祭統據侯伯七獻者。言至諸臣再獻。而尸飲五。可以獻卿。蓋深得經注之旨。祭統孔疏。則謂彼據上公九獻之禮。尸飲五。謂主人醑尸時而獻卿。獻卿後乃主婦醑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乃獻大夫。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並前尸飲九。乃獻士及

羣有司。以此推之。王禮九獻。亦當七獻。而獻卿不待正獻訖後也。禮運疏引崔靈恩說。亦謂八獻後。王可以瑤爵獻卿。蓋卽孔氏所本。其說與此注不合。江永亦駁之云。若如孔說。則賓未獻戶而君先獻賓。失其序矣。其言飲七飲九。皆誤。蓋戶飲五。正獻已畢。飲七飲九。皆正獻之後加爵也。以司尊彝注推之。則備九獻者。戶飲九而獻大夫。戶飲十一而獻士及羣有司。可知也。案江說是也。通典吉禮說時享。又謂七獻爲戶飲七。王可以獻公。八獻戶飲八。可以獻卿。九獻戶飲九。可以獻大夫。士則又并二裸。亦入飲數。與此注頗迕。其謬又不足辨矣。引明堂位曰。灌用玉鬯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者。證九獻用爵不同。鄭彼注云。爵。君所進於戶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賈疏云。彼賜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爲證。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卽內宰所云瑤爵。一也。以瑤玉爲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之名也。明堂位疏云。加謂戶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爵戶。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戶。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總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案明堂位本作加以璧散璧角。此引作加用璧角璧散者。鄭依酌獻敘次改之。玉爵乃君正獻所用。夫人正獻當用瑤爵。瑤爵與璧角璧散異。賈孔說非也。詳內宰及後疏。玉鬯大圭。詳典瑞玉人疏。云又變人職曰。受舉學之卒爵而飯之。則王酌戶以玉爵也者。鄭彼注破學爲嘏。云王酌戶。戶嘏王。此其卒爵也。鄭以彼云卒爵。卽謂玉琖爵。故引以證王酌戶。與朝踐饋食四獻用玉爵同。與后酌戶用璧角異。不謂學爲玉爵也。云王酌戶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金榜云。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當明堂位之加爵。禮運疏云。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瑤爵。謂戶卒食。王既酌戶。后亞獻之。始用瑤爵。則后未酌戶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彝云。王酌戶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陳祥道云。特牲禮。主人主婦既酌戶。然後長兄弟衆賓長爲加爵。則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明堂位曰。獻用玉琖。加用璧散璧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觚。又獻繫主人主婦。加繫長兄弟衆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金榜亦申崔義云。鄭以璧角璧散與瑤爵爲一。崔靈恩以爲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案周人祭祀賓客之禮。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其爵制異。特牲饋食禮三獻之外。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又衆賓長爲加爵如初。注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是非加爵在正獻後之證歟。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薦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故說加爵。當以崔氏爲正。案陳金說是也。禮運疏

又引崔氏云。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祇三加也。通典吉禮說大禘之禮。則云加爵者。謂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案杜即本崔義。而謂天子加爵亦止三加。則小異。經無正文。謹兩存其說以俟考。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者。刻。謂刻木也。凡此經彝尊。依鄭義皆刻木爲之。而加畫飾。唯大尊爲瓦尊。無畫飾。與諸尊異。賈疏云。案尚書鳴鳥之不聞。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聶氏三禮圖。畫雞腹爲雞鳳之形。云雞彝受三斗。鄭圖形制如此。案舊圖。唯雞鳥虎雉四彝。皆云刻木爲之。其。乃畫雞鳳虎雉四物之形。各於背上負尊。皆立一圓器之上。其器三足。漆赤中。如火爐狀。形制二三。皆非典實。案聶說是也。云皆有舟。皆有疊。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江永云。皆有疊。皆者。皆春夏秋冬。皆秋冬也。皆追享朝享也。非謂一尊卽一疊也。案江說是也。據下先鄭說舟爲尊。下承槃。則一尊有一舟矣。鄭以皆有疊與皆有舟文同。尊爲一尊亦一疊。故特釋之。明經言皆者。主謂六享所同有。不謂每獻尊皆有也。凡舟皆繫於尊疊。則自爲酢尊。與獻尊不相涉。云昨謹爲酢字之誤也者。司几筵注義同。昨字於義無取。故鄭破爲酢。段玉裁云。昨酢。同在古音魚虞模部。聲類同也。漢時。醕酢字作酢。醕醕字作醕。說文互易之者。從儀禮。詒讓案。大行人亦作酢。不作醕。此經字例。與儀禮不同。云諸臣獻者。酌疊以自酌。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奠者。賈疏云。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醕齊。尸酢王還用醕齊。后酌尸。用饋獻之尊盞齊。尸酢后還用盞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酌尸雖得與后同用盞。及尸尊賓長。卽川盞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酌。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詒讓案。諸侯爲賓酌尸。與后同用盞。諸臣獻尸爲加爵。不與后同用盞也。禮運疏引崔靈恩說。諸臣用三酒是也。詳前疏。又郊特牲疏引崔靈恩。謂酢王用清酒。酢后用昔酒。皇侃說略同。則是酢王酢后。亦酌疊尊。與此注義不合。孔氏已駁之矣。詳酒正疏。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丁晏云。說文木部。槃。承槃也。古文作盤。籀文作盤。鐘鼎款識。有漢車宮銅承燭槃。是漢時有承槃之制。故先鄭舉以況舟。詒讓案。舟蓋別爲槃以承尊。典瑞注。說裸圭之瓚亦有槃。蓋其類也。形制注無文。聶氏謂謂舟外漆朱中。上有槃。下有圓局足。六彝形制同。唯足內各隨彝畫雞鳳之類以飾之。依聶圖則與槃禁之屬相似。未知古制然否。云獻謹爲犧者。據明堂位。禮器。及詩魯頌。左傳。並作犧也。國語周語亦同。明堂位疏引鄭志答張逸云。犧尊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段玉裁云。鄭志云。或作獻。正謂周禮也。必易爲犧者。元寒歌戈兩部通轉之理。如尚書大誥民獻。歐陽夏侯作民儀。大射儀。獻謹爲沙。郊特牲。讀爲莎。此經下文讀爲儀。讀爲摩莎之莎。皆是。說文。說周禮六尊亦作犧尊。同仲師讀。云犧尊飾以翡翠者。說文羽部云。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出鬱林。晉頌閼宮。犧尊將將。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明堂位尊用犧尊。

注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孔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梁書劉杳傳引鄭志。作畫鳳皇尾婆娑然。據鄭志說。則不以翡翠飾。與先鄭義微異。孔又引王肅禮器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故謂之犧象。詩疏又云。此傳舊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婆娑。傳言沙。卽婆娑之字也。阮誥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婆娑。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左傳定十年孔疏。引阮王義略同。案國語周語韋注云。犧尊。飾以犧牛。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司馬彪云。犧尊。畫犧牛象以飾尊也。並與阮圖同。劉杳傳對沈約論犧象二尊。則並從王義。王念孫云。莊子天地篇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俶真篇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鑲之以剡闕。雜之以青黃。華藻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曰。犧尊。猶疏鑲之尊。犧。古讀若婆娑。婆娑與疏聲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曰。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毛鄭說雖不同。而同是彫文刻鑲之義。則亦不甚相遠也。至阮誥謂犧尊以牛爲飾。祇因犧字從牛。遂望文生義。而創爲此說。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憚其犧。然則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共。尊者謂之犧。何以知必爲牛也。然誥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證。周官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雞彝鳥彝虎彝蜚彝。皆謂畫其形以爲飾。若犧尊爲牛形。則與雞彝諸彝之制不合。子尾送女之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以犧尊爲牛尊。故見有器如牛形者。卽援以爲證耳。宋宜和博古圖所載周犧尊二。皆爲牛形。則又與鄭說而僞爲之者。不足深辯也。段玉裁云。犧。古文讀如沙。說文牛部。犧。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於此知古犧性犧尊字。皆祇作犧。不從牛。毛公時詩作義尊。故毛於其同音得其義。訓爲有沙飾。此乃周秦相傳古訓。王肅劉杳不知此。乃云犧象二尊。形如牛象。眞妄說耳。云象尊以象鳳皇者。與鄭志說犧尊略同。云或曰以象骨飾尊者。此別義亦得通也。明堂位注云。象尊。象骨飾之。則後鄭亦從或說。國語周語韋注義同。燕禮大射儀有象觥。注並云。觥有象骨飾也。義與尊同。象骨卽象齒。詳辨人靈渚氏疏。詩魯頌疏引阮誥禮圖云。象尊飾以象。案阮蓋謂尊腹畫象。而氏三禮圖引梁正說同。又引阮圖說犧象二尊。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則兼川先鄭所述或說。而又小異。詩疏又引王肅。謂尊爲象形。而背上負尊。王念孫云。王說亦與雞彝諸彝之制不合。不可從也。引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者。並證獻尊字當從犧。春秋傳定十年左傳文。云尊以裸神者。裸獻。散文通稱。賈疏云。其實獻尸而云裸神者。尸神象。

尸飲。卽是祿神。若云奉觴賜酒之類。非謂二灌川壺也。云壺。臣之所飲也者。明此酢壺早於六尊。與壺人社壇用大壺。明堂位尊川山壺。爲祀神獻尸之壺異也。引詩曰。鉶之罄矣。維罄之耽者。小雅蓼莪文。毛傳云。鉶小而壺大。罄。盡也。此引以爲酒尊名壺之證。云壺讀爲稼。稼。壺。畫禾稼也者。明壺稼音相近。義亦通也。量人。舉。先鄭注云。壺讀如嫁娶之嫁。嫁稼聲亦同。彼唯擬其音。故云讀如嫁。此兼通其義。故云讀爲稼也。段玉裁云。明堂位曰。尊。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又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爵。從斗門象形。與爵同意。或說受六升。或說蓋謂壺彝也。爵受一升。說文系部。引周禮作壺彝。詒讓案。明堂位壺彝。注亦云壺。畫禾稼也。然則此經壺彝爲灌尊。與爵雖殊器。畫禾稼則一。故同得壺名矣。壺。詳量人疏。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郊特牲及明堂位文。引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者。證三代灌尊之異。彼文彝作夷。鄭讀爲彝。此引從改字。引爾雅曰。彝。卣。卣。器也者。釋器文。釋文云。卣。本亦作攸。案卣與攸聲近。此猶壺人注讀脩爲卣也。郭本爾雅作卣。賈疏云。欲見此經有彝爲上。卣是犧象之屬爲中。壺爲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段玉裁云。著略。疊韻字。說文曾部。作箸尊。詒讓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索隱。並釋象箸爲象尊箸尊。則著尊字。古多作箸。與說文同。著略。蓋漢時常語。鄭詩大小雅諸云。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孔疏以著明質略爲釋。以相參證。疑著略亦文飾簡略之義。云或曰著尊。著地無足者。明堂位注同。孔疏云。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也。叢崇義云。著尊受五斗。漆赤中。舊圖有朱帶者。與犧尊相涉。恐非其制。又云。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兩同。但無足及飾耳。引明堂位曰。著。殷尊也者。證著尊是殷制。周仍之也。云壺者。以壺爲尊者。說文壺部云。壺。昆吾園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聘禮。八壺設於西序。注云。壺。酒尊也。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士旅食于門四。兩圓壺。鄭彼注云。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大射儀文略同。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尊飾。案此壺尊。當卽禮經之方壺。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壺尊受五斗。甔足高二寸。所說容受。與中尊合。而爲圓形則非是。至禮器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注云。壺大一石。與此壺尊異也。陳祥道云。尊其上有蓋。其面有鼻。其下有足。少儀曰。尊壺者。面其鼻。其無足者。著與壺耳。觀投壺之壺。有頸與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矣。先儒謂壺有足。誤也。引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者。左昭十五年傳云。晉荀偃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晏。樽以魯壺。左傳釋文。載或本作尊。與此同。杜注云。魯壺。魯所獻壺樽。此引之。證以壺爲尊之事。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

曰開祀者，任啓運云：開祀、不常舉也。追享、大禘也。以追所自出。故曰追享。朝享、大禘也。合於大廟，若大朝然。故曰朝享。案任說是也。江永、林喬蔭、說同。追享朝享之說，當以先鄭爲正。宋書禮志載徐道娛議，亦從其說。禘以孟夏，祫以孟秋。吉禘則無定月，故謂之四時之閒祀。陸淳春秋纂例云：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陸氏說禘禮，雖與古義不合，而以追享朝享爲禘祫，亦與先鄭同。後鄭所不從，故賈前疏、及禮運疏、通典吉禮、井謂祫在秋，用秋冬時祭之尊，禘在夏，用春夏時祭之尊。此推後鄭說，非經義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彼魯禮參用此三祭之尊，與王禮不同。禘祫異同，詳大宗伯疏。云：雖，讀爲蛇虺之虺者，爾雅釋魚云：蜺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先鄭意蓋謂此尊刻畫爲蛇虺形，故讀從之。云：或讀爲公川射畢之畢者，段玉裁云：司農易蜺爲虺，又僂或說易爲畢，三字古音，同在脂微部也。說文鳥部曰畢，或雝字也。一曰敷字。俞樾云：疑此字實當爲畢。蓋氏掌攻猛鳥。注曰：猛鳥，鷹隼之屬。然則虎豹畢，皆取其猛。司常掌九旗之物，熊虎爲旗，鳥畢爲旟，莽之有取於虎畢，猶之乎旗旟矣。案俞說亦通。云：大尊，大古之瓦尊者。燕禮云：公尊瓦大，禮器又云：君尊瓦甒。注云：瓦甒，五斗。孔疏云：漢禮器制度文也。按禮圖：瓦大受五斗，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瓦甒與瓦大同。案鼎圖引舊圖說：醴甒，與孔同。此經大尊，卽瓦大，亦卽瓦甒。據明堂位：大尊爲虞尊，四代之尊，此爲最古。故云大古瓦尊。祭義說朝事之禮云：甒以俠甒。注云：謂雜之兩甒醴酒，亦卽此也。云山尊、山罍也者，明堂位云：尊用犧象山罍，是山罍山尊得通稱。唐郊祀錄引三禮圖云：山罍、受一斛。畫以山紋雲氣也。肅崇義云：山尊受五斗。郭璞云：山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今山罍既在中尊之列，受五斗可知也。案肅說是也。此山罍與酢罍，名同而實異，亦謂之罍尊。禮器云：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酉。又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彼文君與夫人異尊，雖與禮不合，然以犧象與罍尊並列，猶明堂位以犧象山罍並列，卽此經之山尊、鄭禮器注未及分析。孔疏引熊安生說：遂以彼罍尊，與此經酢罍爲一。而謂彼爲諸侯時祭之禮，非也。引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者，欲見彼泰卽此大尊，彼山罍卽此山尊也。泰大，聲近通用。云：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者。段玉裁云：說文：餞，送行食也。於經無涉。故杜易爲踐，言踐其位，行其禮也。徐養原云：餞踐音同。古蓋通用。儀禮士虞記：未徹乃餞。注云：古文餞爲踐，是其證。案段徐說是也。中庸踐其位。注云：踐猶升也。朝事始事戶於堂，故謂之踐。士虞記：卒哭，祭畢有餞，乃送尸，而飲酒既不在朝時，吉祭又無此禮，故杜不從故書也。云：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者，郊特牲孔疏云：以黃金鑲其外以爲目，引郊特郊者，證黃金爲目之義。鄭彼注云：黃目、黃彝也。周所重，於諸侯爲上也。

云道享。謂道祭還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者。破先鄭以道享爲禘之說也。賈疏云。案祭法云。去廟爲壇。去壇爲壇。壇壇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是道祭還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據春秋經告朔有朝廟。破先鄭以朝享爲禘之說。謂受十二月政。因而有朝廟之祭也。賈疏云。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即朝享。朝享。即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祫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於廟者。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爲布政之宮。以告朔訖。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案賈說是也。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詩周頌我將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并說告朔禮也。論語集解又引鄭注云。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此說告朔後朝廟之祭。此注所謂朝享也。故玉藻孔疏云。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川虎彝雖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又引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案孔述鄭義。與賈同。分別二禮最析。蓋鄭意天子每月朔。告朔於明堂。禮略用特牛。論語注及玉藻注所云是也。既告朔聽朔。乃朝享於五廟。依時享盛禮。用大牢九獻。此經所云是也。至天子告朔聽朔。並於明堂。而此注云。受政於廟。或鄭意亦謂西都無明堂。在文王廟。如熊氏之說。凡告朔必朝廟。穀梁莊十八年傳。謂之朝朔。其在正月者。左襄二十九年傳。又謂之朝正。後鄭因此經朝享亦稱朝。故謂與彼爲一。其實非也。金鶚云。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云。猶者。可止之辭。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譏之也。是朝廟爲禮之小者。謂之朝廟。則不得爲祭祀矣。鄭謂朝享。月朔朝廟。不知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祿用虎彝雖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閒祀也。朝廟所供。當與薦新相似。薦而不祭也。其禮與時祭迥殊。視告朔亦殺。豈得謂之月祀乎。案金駁後鄭說是也。通典吉禮引譙周禮祭集志。謂天子始祖四親廟。皆月朔加薦。謂之月祭。月朔薦與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閒盡畢。似即謂朝廟用薦禮。金說正與彼闇合。蓋廟享正禮。一年四舉。此外唯有禘祫。則殷祭也。若如後鄭說。每月更有朝廟。禮同時享。則是比月正祭。且時享之月。亦當朝廟。則又一月二祭。其爲煩黷。不已甚乎。況天子七廟。自二祫外。祭應周備。既云朝廟。則不可於次日以後選祭。故書洛誥云。歲文王駿牛一。武王駿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孔疏引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

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鄭意朝享諸廟。必崇朝畢事。故得於後更舉告祭別禮。但朔日之旦。王出至南郊。明堂告朔聽朔訖。而反朝廟。爲時已甚迫促。乃復徧大祭五廟。豈能給乎。殆不可通矣。又賈疏謂朝享卽祭法之月祭。孔疏說同。漢書韋玄成傳。玄成奏議。及匡衡告毀廟文。並以時享外之日祭月祀爲開祀。疑亦本西漢禮家舊義。今考祭法日祭月祀之文。亦見國語周語楚語。及荀子正論篇。通典吉禮引高堂隆說。謂天子諸侯。月有祭祀。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陳祥道說同。案祭薦散文可通。則朔薦薦新。亦得爲月祭。但必無九獻二裸之禮。與此經開祀必不相合。況日祭之說。尤於經無徵。疑春秋以後流傳之誤說。不足據也。引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者。文公六年經文。三家經朔並作月。左氏釋文云。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是三家古經。無作告朔者。故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穀梁傳同。鄭此注引作告朔。蓋兼取傳文改經。故引經文而稱傳也。玉藻孔疏引鄭駁異義云。說者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案此注引春秋經者。亦欲見告朔與朝廟爲二事。與駁異義意同。告朔朝廟之禮。詳大史疏。云雌。禺屬。印鼻而長尾者。據爾雅釋獸文。彼禺屬作寓屬。寓卽禺之借字。郭注云。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猢。尾末有歧。鼻露向上。兩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說文山部云。雌如母猴。印鼻長尾。又山部云。禺。母猴屬。賈疏云。虎狝雌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鸞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雌而已也。云山雌。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者。亦上雞彝鳥彝。明山尊亦刻木爲尊。而畫山及雲雷之形。故同名山彝也。其酢彝則唯畫雲雷。而不畫山形。制亦略同。說文山部云。犧。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重文疊。犧或从缶。論衡雷虛篇云。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案王許說與鄭同。賈疏云。疊之字與雷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疊制。韓詩說金疊。大夫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毛詩說金疊。酒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疊者。取象雲雷博施。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雖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疊。古毛詩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疊無黃金飾也。案賈所引異義文有稅誤。今據詩周南卷耳孔疏所引補正。又卷耳疏云。司尊彝注云。刻畫爲山雲之形。則川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舊士

以梓。土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書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疊。取於雲雷故也。案孔說是也。爾雅釋器云。小疊謂之坎。郭注。疊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亦即據酢疊言之。蓋疊有大中小三等。大者即酢疊。容一石。中者爲山疊。與壺人大疊。皆容五斗。小者爲坎。所容未聞。三等大小迥異。韋圖引張鎰圖。誤以酢疊爲即壺人祭社之大疊。以瓦爲之。容五斗。韋氏已庶其謬。燕禮。大射儀。少年饋食禮。又別有盛水之疊。士冠禮注。亦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疊。與臣酢金疊亦異。互詳壺人疏。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洗

酌。凡酒脩酌。故書。縮爲數。齊爲盞。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洗酌者。洗拭勺而酌也。脩酌者。醴釀在戶。桑醴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之次。則釀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醴酒洗于清。汁獻

說于釀酒。猶明清與釀酒于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涉成也。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釀酒摩莎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涉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涉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淋濯之淋。淋酌。以水和而涉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淋。明酌。酌取事酒之上

也。澤讀曰醴。明酌清酒釀酒。涉之皆以舊澤之酒。凡此四者。祿川鬱齊。〔疏〕凡六彝六尊之酌者。此詔其酌之法也。朝川醴齊。饋川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疏〕賈疏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爲目。

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有凡酒淋酌。上不音疊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涉之。使可酌也。注云。故書縮爲數。齊爲盞者。並聲類相近。葉鈔釋文。盞作寶。案寶即盞之俗。數疑卽戴之省。詩小雅伐木毛傳云。以戴

曰滑。滑。茜之也。與縮義同。宋世準云。方言。歛裏謂之縮。或謂之爰。說文。爰作籤。鄭司農云。獻讀爲儀者。段玉裁云。說文獻。從犬屬聲。屬從商虎聲。在魚模部。與獸戈部漢通川。最近周人則元寒部與歌戈部。多合用之

處。司農讀獻爲儀。如周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尚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大誥。作民儀九萬夫。亦其證也。云儀酌。有威儀多也者。先鄭以此獻。與鬱人詔裸將之儀。義同。謂賓祭行裸時。升降洗酌。及拜送諸威儀多。故云儀

酌也。云洗酌者。洗拭勺而酌也者。洗拭之洗。余本及注疏本並作洗。釋文作洗飾。云飾。本或作拭。段玉裁云。司農讀洗爲洗。洗拭。猶拂拭也。飾拭。古今字。說文無拭字。巾部飾。訓云。洗也。詒讓案。洗洗字通。封人。凡祭

祀。飾其牛牲。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洗飾之飾。義與彼同。飾。俗或作拭。公食大夫禮。洗手。注云。洗。拭也。拭以巾。爾雅釋詁云。拭。清也。洗拭勺而酌。謂以巾洗拭勺。使潔清。而後以酌酒也。云脩酌者。以水洗

周禮正義 十卷三十八 一〇三

勺而酌也者。說文水部云。漚酒也。先鄭蓋亦讀脩爲漚。與後鄭同。而別訓爲以水洗勺。酌必洗者。亦欲其潔清。云
釃。釃皆爲齊和之齊者。賈疏云。鄭注酒正爲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杜子春云。數當爲縮者。據禮記正其字
也。縮卽茜之段字。詳甸師疏。段玉裁云。數。古音讀如釃。在侯韻。與尤幽韻古合爲一類。縮在尤幽之入聲。鄭君
從杜說。云齊釃皆爲釃者。酒正注同。杜據故書作釃。則疑當作釃讀皆爲釃。段玉裁云。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
爲釃者。正因此經作釃也。此經釃卽釃字。故酒正齊皆讀釃。云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醴在戶。釃釃在堂。釃釃
在下者。釃。釋文作緹。案釃緹字同。鄭引此者。欲明此釃齊。亦名釃也。詳酒正疏。云以五齊次之。則釃酒。釃齊
也者。鄭禮運注。引酒正五齊說之。云字雖異。釃與釃齊與釃。蓋同物也。賈疏云。於此經及酒正言之。釃次釃。禮
運釃次釃。以釃當釃處卽一物。明釃酒。釃齊也。釃齊云酒。則酒齊亦通。論讓案。說文酉部云。釃。一曰酒濁而
微清也。與後注釃齊差清。義亦相近。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釃酒說于清。汁獻說于釃酒。猶明清與釃酒
于舊澤之酒也者。證數當爲縮。說當訓釃之義。並詳後。云此言轉相釃成也者。郊特牲云。明水說齊。貴新也。鄭彼
注云。說猶清也。五齊濁。釃之使清。謂之說齊。是說卽有釃義。上引郊特牲以明酌釃釃齊。以清酒釃釃齊。又以釃
齊釃汁獻。是轉相釃以成酌也。云獻讀爲釃之莎。齊語聲之誤也者。郊特牲注同。段玉裁云。鄭君謹爲莎。謂齊語
莎誤爲獻。如明堂位獻尊。鄭君獻讀爲莎。亦其證也。又云。莎疑本作沙。轉寫加艸。如詩之沙雞。案段校是也。葉
鈔釋文正作摩沙。大射儀注同。惟郊特牲注作莎摩。莎卽曲禮注所謂接莎。詩周南釋文引阮孝緒字略。又作接莎。釋
莎卽莎之俗。云煮鬱和柜鬯。以釃酒摩莎莎之。出其香汁也者。卽郊特牲所謂汁獻說于釃酒也。彼注義並與此同。釋
名釋姿容云。摩娑。猶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大射儀兩壺獻酒。注云。獻讀爲沙。沙酒濁。特釃之。必摩沙者也。釋
娑沙亦通。此言築煮鬱草以和柜酒。因其太濁。又和以釃齊。復恐鬱煮築未至。香汁難出。故又用手上下接潤之。以
散發其香汁。使易出也。必和以釃齊者。郊特牲注云。不以三酒釃相鬯者。柜鬯尊也。云釃齊尤濁。和以明酌釃之。
以茅縮去滓也者。卽郊特牲所謂縮酌用茅。明酌也。彼注義亦同。賈疏云。釃齊。對釃齊以下三者爲尤濁。上仍有泛
齊。更濁於釃齊也。云釃齊差清。和以清酒。釃之而已者。卽郊特牲所謂釃酒說于清也。彼注義亦同。又云。釃釃齊。
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案釃之。謂用筐釃之也。凡釃用茅者。謂之縮。不用茅者。直謂之釃。詳甸師疏。江永
云。釃齊說酌。謂以所配之明水說之。記言明水說齊新之是也。非謂三酒之清酒爲說也。案依鄭義。說鬱以齊。說齊
以酒。說酒以水。依江說。則無論齊酒。說皆以水。義亦得通。祭統云。宗婦執釃。從夫人薦說水。說水。似亦謂說
酌之明水。鄭彼注。謂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疑未塙。若然。釃釃二齊。同釃以明水。但釃釃用茅。釃不用茅。故

縮澆異酌。而郊特牲謂醴醑於清者。或以水爲醴夫六清之一。實非三酒之清酒與。云其餘三齊。泛從醴。提沈從盎者。提、舊本作醴。今據宋婺州本注疏本正。鄭以酒正有五齊。而此經止有醴盎二酌。故鄭以清濁差次推約之。以泛齊下從醴齊同縮酌。提沈上從盎齊同澆酌。酒正注云。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是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據此文在二齊之下。與酒正事酒昔酒清酒三酒。在五齊之下同。故知凡酒。卽謂三酒。酒雖有三。同爲倍酌。凡者。率較之言也。云倍讀如澆澆之澆者。澆澆見大宰職。讀如。賈疏述注作讀爲。段玉裁云。此讀如當作讀爲。字之誤也。倍字於義無施。直易爲澆字。澆條聲。條與倍同攸聲。故爲聲類。案段校是也。丁晏云。條浪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澆器之澆。漢書恩澤侯表倍侯注。倍讀曰條。古倍條澆。聲相近。云澆酌。以水和而澆之者。賈疏云。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澆。且鄭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江永云。凡酒澆酌。謂以所酌之玄酒澆之。非謂別取水也。黃以周讀倍爲澆。云士虞禮明齊澆酌。澆之言澆。內則注。齊人澆曰澆。是也。案黃說亦通。士虞注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澆釀此酒。則與鄭水和澆之義。亦不迕也。云今齊人命澆酒曰澆者。說文亦部云。澆、澆也。澆酒。蓋以水澆和酒之稱。與澆酒事相類。段玉裁云。澆酒。蓋鄭時呼澆酒之俗語。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郊特牲注義同。以下並釋前引郊特牲之義。郊特牲孔疏云。事酒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云澤釀曰醴。明酌清酒釀酒。澆之皆以舊醴之酒者。郊特牲注亦云。澤讀爲醴。舊醴之酒。謂昔酒也。澆醴齊以明酌。澆釀酒以清酒。澆汁釀以釀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釀酒。以舊醴之酒澆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澆清酒以舊醴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案此記者舉其時制爲況。不與禮合。依此經事酒清酒。同和水澆之。釀酒卽盎齊。澆以清酒。皆不用昔酒也。云凡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鄭以酒正有五齊。而此經四酌。鬱齊本不在五齊之數。則唯有醴盎二齊而已。故定爲時祭用二齊。而以上文時享九獻之次差之。二祿用鬱齊。故此經亦首鬱齊。祿後三獻四獻爲朝踐。此鬱齊後次醴齊。當爲朝踐所用。而七獻之朝獻。與朝踐尊相因。則亦同用醴齊可知也。朝踐後五獻六獻爲饋獻。此醴齊後次盎齊。當爲饋獻所用。而八獻九獻之再獻。與饋獻尊相因。則亦同用盎齊可知也。其凡酒既非正獻所用。明唯諸臣自酢用之而已。云唯大事與大廟。備五齊三酒者。賈疏云。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禘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之。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卽此大事是禘可知也。禮運孔疏云。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禘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醴齊。因饋食

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酌。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醕在戶。棗醢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醴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祫。其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舉彝盛明水。黃齊盛鬱鬯。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禘祭。凡十八尊。其明水鬱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其禘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醴齊沈齊。盛以象尊。王朝踐獻用醴齊。后亞獻用盎齊。王饋獻用醴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王酌尸。盛以犧尊。因朝踐醴齊。后酌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爲賓獻。亦用沈齊。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醴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者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唯兩而已。江永云。前說謂時祭惟用醴盎二齊。後又謂春夏用醴沈。秋冬用醴盎。自相抵牾。其言祫禘用齊之差。及所用尊彝之異。亦恐未必然。鄭司農謂追享朝享爲禘祫。則禘祫彝當用虎雉。尊當用大山耳。案崔氏所說宗廟之祭。大禘用五齊。時祭用二齊。依此注義也。禘用四齊。依禮運義也。並推約後鄭二禮注說差次之。但經無見文。未知是否。至孔後說謂時祭亦兼用醴沈。則與鄭此注不合。江氏糾之是也。又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謂圜丘祭天備五齊。與宗廟祫同。祭感生帝用醴齊以下四齊。與宗廟祫同。五時迎氣用醴盎二齊。與宗廟時祭同。通典吉禮引崔蠆恩。則謂圜丘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以下四齊。二說小異。鄭既無說。今不具論。

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疏〕大喪存奠彝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注云。存。省也者。葬日於祖廟之庭。設大奠。凡喪奠有十。以大遣奠爲最盛。故設彝也。詳大史喪祝疏。賈疏云。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廟厥明將向擴。爲大遣奠時有之。故鄭云謂大遣時。此大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遠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大遣存其尊彝。則陳之不卽徹。〔疏〕注云旅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存省之意也。大旅亦如之。族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疏〕注云族

有大故之祭也者。據大宗伯文。大旅。卽旅上帝也。云亦存其奠。則陳之不卽徹者。賈疏云。以其祭云亦如之。明亦如大遺奠存省之。云不卽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卽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案小宰注。天地至尊不祿。此得用祭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遺奠之而已。亦非祿耳。案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則祭上帝亦有秬鬯。或當如賈說奠而不祿也。表記孔疏。謂秬鬯卽五齊。則非。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五几。左右玉彫形漆素。五席。莞藻。〔疏〕注云。五几。左右玉彫形漆素者。賈疏云。其

玉形以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玉几。下云左右玉几。祀先王。亦如之。但受酢席。未必有几。故不云几筵。其彫几已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請侯祭祀云。右彫几。國賓云。左形几。諸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俱右。是爲神也。又云。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戴震云。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之而合二筵與。案戴說近是。阮圖長五尺。於度太長。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几長七尺。則尤長。恐非。又曾子問孔疏。及肅氏三禮圖。引阮圖並云。几高尺二寸。與賈所引不同。今考人在席則馮几。在車則馮式。與人。式崇三尺有三寸。几高三尺。與式崇約略相儗。若高尺二寸。則太低。不可立馮。孔所引亦非也。肅氏又駁阮圖云。詳五几之名。是無兩端赤。中央黑漆矣。蓋取形漆類而髹之也。案肅說是也。書顧命。又有文貝几。非生時所用。此經亦無之。筵席度。互詳匠人疏。云五席。莞藻次蒲熊者。釋文云。藻木又作繹。阮元云。經作繹。司農讀爲藻。鄭君則仍用繹字。今本作藻。非。案阮說是也。敘官注云。其言之筵席通。故此五席。亦通莞蒲二筵數之。賈疏云。亦數出下文仍有藻荏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詒讓案。書顧命。又有篚席。底席。豐席。筓席。鄭彼注。以爲非生時席。故此經亦無之。詳後疏。又王臥寢衽席。掌於王府。非此官所共設。詳玉府疏。云川位所設之席及其處者。賈疏云。卽下凡大朝覲已下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在虞庠。祀先王在廟奧及堂。酢席在廟室西面。自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案大射在辟雍。賈謂在虞庠誤。亦詳後疏。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繹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左右玉几。鄭司農云：粉謂爲黼，又謂爲和粉之粉，謂白黼也。純，謂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繹，謂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玄謂粉如綬，有文〔疏〕凡大朝覲者，而狹者，繹席，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疏〕賈疏云：此經及下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凡大朝覲，非四時常朝，常朝則春夏受贊於朝，秋冬受贊於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案大朝覲，即司儀所云合諸侯之事。賈謂非常朝是也。但謂常朝春夏受贊於朝，則非。詳大宗伯疏。云大饗射者，賈疏云：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庠中。案王大射，在大學辟雍，亦設黼依，與在廟同也。賈謂大射在西郊小學虞庠中，射義孔疏又引此經，謂大射之射宮在廟，並失之。詳諸子疏。又王春與邦國賈士大射於東郊，則爲壇墠宮，當亦設黼依。詳司裘疏。云凡封國命諸侯者，並謂策命諸侯於廟也。詳大宗伯疏。云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者，此案上朝覲以下諸事言之。觀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即大朝覲廟中之位。又明堂位亦云：天子負斧依，南嚮而立，是大朝覲或在明堂。其設位並同。林喬蔭云：大射儀言：公席于阼階上西嚮。賓席於戶西南面。而司几筵云：大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王之席在戶牖間。賓不得有戶西南面之席。蓋西階而東嚮矣。云設筵紛純者，以下並此官共設筵席之官法也。筵、唐石經作席。案此鋪陳之筵，不當作席。阮元云：涉下文誤是也。詩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鄭彼箋云：莞、小蒲之席也。釋文云：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孔疏云：釋草云：莞，苽也。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苽。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四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苽，四方亦名蒲。以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種席也。知莞用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小。善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祀之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知莞小蒲之席也。郝懿行云：莞，說文作藎。云夫藎也。按莞與藎相似。藎圓而中空，可爲席。蒲葉闊而不圓，其細小者，亦可爲席。所謂蒲率者也。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也。非藎屬。爾雅借莞爲藎，舊注及郭，俱云莞蒲。可知此乃蒲之別種。細小於蒲，爲形纖弱，故名蒲弱。作席甚平，故曰蒲率。鄭箋以莞爲小蒲之席是矣。釋文猶以莞草莖圓，非蒲爲疑。不知此乃似蒲之莞，非似藎之莞也。似蒲之莞，今江南席子草是矣。案郝說深得鄭指。說文艸部云：莞、艸也。可以作席。依鄭斯干箋義，則莞艸雖自可以爲席，然凡詩禮之言莞筵莞席者，莞並藎之段字。乃小蒲之席。與莞艸席不同。列子

天瑞篇云。老非之爲莞蒲。葉扁而不圓。故與韭相似。若莞則不似韭也。漢書東方朔傳。莞蒲爲席。顏注云。莞。夫
離也。今謂之蔥蒲。與詩箋義同。書顧命豐席。僞傳及孔疏引王肅。並釋爲莞。蓋欲以當此莞筵。鄭所不從。不足據
也。云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者。所謂加席也。賈疏云。以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卽謂之筵。重
在上者。卽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案賈說非也。依禮器說。此王位設莞筵。蓋五
重。上加纁席次席。皆不重。凡禮經通例。同席謂之重。異席謂之加。詳後。注云。斧謂之黼。其纁白黑采者。
采。賈疏述注作文。明闕注疏本同。斧謂之黼。爾雅釋器文。郭注云。黼文畫斧形。因名云。觀禮斧依。注云依有纁
斧文。所以示威也。賈疏云。案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彼及諸文多爲斧字者。據續人職則云。白與黑謂之黼。
據采色而言之。若據續於物上。則爲金斧文。近刃白。近釜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論讓案。
黼職職黼爲纁采。鄭觀禮注。亦以斧依爲采。纁斧形。古書多云畫斧。蓋所聞之異。又下次席黼純。黼亦爲纁。故說
文中部云。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純飾是也。書顧命。蔑席黼純。僞孔傳則云。白黑雜繪絳之。彼專據給色言之。
無纁斧與黼依異也。云以絳帛爲質者。言以絳帛爲地。而復以白黑纁之。賈疏云。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此黼畫
之。故知絳帛。絳帛卽丹質也。王鳴盛云。周人尙赤。黼辰當天子之位。當用所尙正色。故知以絳帛爲之。絳。正赤
色也。云依。其制如屏風然者。據漢制爲釋。觀禮注云。依。如今綿素屏風也。明堂位注云。斧依。爲斧文屏風於牖
戶之閒。釋名釋牀帳云。展。倚也。在後所依倚也。書顧命。狄設黼展綴衣。僞孔傳云。展。屏風。畫爲斧文。置戶
牖閒。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閒謂之展。郭注云。窗東戶西也。禮云斧依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顧命孔疏引郭璞又云。
禮有斧依。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展地。因名爲展。案禮經之依。尙書爾雅皆作展。隸釋漢石經尙書又作衣。說
文戶部云。戶牖之閒謂之展。从戶衣聲。則展爲正字。依衣皆同聲假借字。魏書李譔傳。明堂制度論。引鄭氏禮圖。
及北堂書鈔屏風門。引三禮弓矢圖。並云展從廣八尺。畫斧文而無柄。設而不用。有畫飾。今之屏風。則遺象也。禮
圖及郭璞僞孔傳。並依鄭義。惟以纁爲畫小異。漢屏風制。詳掌次疏。賈疏云。案爾雅牖戶之閒曰展。於展之處設
黼。黼卽白黑文而爲斧形。此斧以大版爲邸。卽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展。卽以黼展爲
總名也。案依者。屏風之名。唯其飾爲斧形。賈以斧爲屏風名。書及詩大雅篇公劉孔疏說並同。誤也。又賈以依爲皇
邸者。蓋因大朝觀。在壇不在廟。則無戶牖之閒。不可以言依。經總云王位設黼依。不可以通於此。故取掌次之皇邸
以爲釋。如其說則依與邸同物。在廟則曰黼依。在壇則曰皇邸。因地而異其名。不知經典說黼依。未有飾以皇羽者。
掌次。皇邸設於次。不設於壇廟。此職黼依設於壇廟。不設於次。二者迥異。不可並爲一也。至大朝觀在壇。無戶

闕。在明堂。則王位正當大室中戶。而兩窗夾之。亦不得在戶闕之間。然皆未嘗不可設。闕依。金榜云。宮廟之中設屏。皆在闕戶之間。故爾雅云。闕戶之閒謂之辰。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司几筵職。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闕依。依前南鄉。則闕依所設非一地。故謂闕戶間為辰則可。謂依必設於闕戶間則不可。案金說足釋此經之疑。蓋辰本屏風之名。因其多設於戶闕之間。故以辰名其地。非屏風因置於辰地得名。亦不得謂非闕戶間。即不得設辰也。黃以周云。士虞禮記佐食出戶負依。注云。戶闕之閒謂之依。是自天子下至士。皆有依。其異者繡斧耳。案黃說是也。賈聘禮疏。又謂諸侯依無屏風亦非。云於依前為王設席者。依前。即戶闕間。省文亦云。闕間。顧命云。闕間南嚮。敷重簾席。純。華玉仍几。僞孔傳云。此見羣臣觀諸侯之坐。孔疏謂彼闕間。即此依前是也。凡廟寢皆五架。後楣以前。為堂室南嚮。東為戶。西為闕。依常室外戶闕之間。依前。即堂後楣前。正中之位也。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者。賈疏云。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既立又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至尊。據立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言。故注相兼乃具也。詒讓案。凡几皆設於席上。少牢饋食禮云。司宮筵於奧。祝設几于筵上。是也。此玉几。謂以玉飾几。即顧命之華玉几。僞孔傳云。華。采色。華玉。以飾几。孔疏引鄭書注云。華玉。五色玉也。此玉几。不言色者。文不具。鄭司農云。紛讀為幽者。段玉裁云。幽與份彬。三字同文兒。公冠篇。邪或即彬。或。上林賦。玢幽音紛彬。云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者。先鄭為兩讀。以後讀為正。故釋其義。段玉裁云。粉。色白。如尚書粉米。取其潔也。紛。幽粉三字。古音同部。丁晏云。尚書鄭注。粉米。白米也。故此注謂白繡。云純讀為均。限之均者。賈疏云。案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旗。賈服杜君等。皆為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為均。均即準音與純同。段玉裁改讀為讀如。云此讀如。擬其音耳。今本作讀為。轉寫之誤也。假令易其字為均。則當云均。綠也。而不云純。綠也矣。如下文敦讀曰簾。簾。覆也。乃讀為仍。仍因也。皆可證。賈云左傳均服。賈服杜君等皆為均。均同也。今本疏均字誤。均。案吳都賦。六軍均服。劉逵注引左氏傳。均服振振。均。同也。士冠禮。均用。此司農引左傳作均之故乎。案段校是也。云純。綠也者。履人注同。凡此經諸筵席。有繡畫紛繡四等之純。皆以尊卑為次。書顧命。有底席繡純。僞孔傳云。繡。雜彩。此經無之。亦文不具。鄉飲酒公食大夫記。又有蒲筵繡布純。韋席玄帛純。彼細玄川純。色無文。蓋大夫以下之殺禮。非王侯所用。故經亦不著也。云繡讀為藻。率之藻者。弁師。繡旒。先鄭注亦云繡當為藻。繡。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賈疏云。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率。率。謂畫繫屬旒纓。此並取彼義也。段玉裁云。儀禮注云。今文繡作藻。然則繡是古文。故司農恐人不識。易為藻字。藻。謂畫

水藻文也。鄭君云。縹席。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編以五采。正釋縹義。不易爲藻字。說文云。縹。玉飾。如水艸之文。蓋計君從儀禮今文。不從周禮故書。儀禮古文矣。云次席。虎皮爲席者。據司裘故書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以虎侯爲熊侯之次。先鄭見此下有熊席。爲熊皮席。以彼文例此。則熊席之次。當爲虎皮席。故云次席。虎皮爲席也。引書顧命以下者。顧命篇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蒞之。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此舉括引之。證大朝覲王馮玉几之事。馮。今書作憑。卽馮之俗。釋文及賈疏述注亦同。今從嘉靖本。云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顧命。筍席玄粉純。僞孔傳云。玄粉黑綬。孔疏引鄭書注云。以玄組爲之。綠。惠棟云。漢官儀云。綬長一丈二尺。闊三尺。故云有文而狹。詒讓案。續漢書輿服志說綬制云。凡先合單紉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淳爲一圭。皆廣尺六寸。紛之制蓋與彼相類。鄭書注以紛爲組者。說文系部云。組。綬屬。文選張衡東京賦。次席紛純。薛綜注云。紛純。謂以組爲緣。與鄭同也。云縹席。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者。弁師注云。縹。雜文之名也。典瑞注云。縹有五采文。說文艸部云。蒲。水草也。可以作席。蕝。蒲子。可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云。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匡牀翦席。鹽鐵論散不足篇。說席有蒲子露林。卽此。鄭意縹席。卽削蒲爲席。惟以五采合編之。漢時席蓋有爲合歡文者。鄭據目驗爲說也。顧命底席。僞孔傳云。底。蕝。釋文引馬融云。孔疏引王肅云。蕝。蕝。云。青蒲席也。僞傳之意。蓋以彼底席。當此縹席。又彼蕝席。釋文引馬融云。底。蕝。釋文引王肅云。蕝。蕝。云。說文艸部。作蕝。說與馬同。案馬王僞孔諸說。並鄭所不從。與此縹席蒲筵等。並不相當也。蒲蕝。五詳隨人疏。云畫。謂雲氣也者。顧命。豐席畫純。僞孔傳云。彩色爲畫。孔疏引鄭書注。亦云以雲氣畫之爲緣。與此注同。畫雲氣。詳釋人疏。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周書器服篇。有桃枝蒲席。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次席。竹席也。顧命。篋席。僞孔傳云。篋。桃枝竹。文選左思吳都賦。桃笙象簟。劉逵注云。桃笙。桃枝簟也。爾雅釋艸云。桃枝。爲桃枝竹。蓋欲以當此經之次席。純。孔疏說同。禮器疏引鄭書注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又顧命疏引鄭注云。篋。析竹之次青者。則鄭說與僞孔異。蓋顧命四席。與此經五席。純略同而席異。不可以彼說此。觀禮賈疏。謂篋謂竹青。據竹而青。次謂次列。據文體而說。孔與鄭同非也。又顧命。底席。豐席。篋席。孔疏引鄭注云。底。致也。篋。致也。豐席。刮凍竹席。筍。席。竹青皮也。僞孔傳云。筍。蕝。竹。釋文引馬融云。筍。簞。簞也。彼諸席雖皆川竹。然亦皆非生時席。不足相證。次列。謂刮竹次第編之。自成文章。與上縹席編以五采異。黃以周云。知縹蒲

蕝席，次桃枝席者，詩曰：下莞上簟，與此下莞上次正。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同。故次席爲桃枝竹席，則繹席爲蒲蓐之綴綴者矣。

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視受之，又酌授尸。〔疏〕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者，昨，唐石經初刻作昨，磨改作昨，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詳後，賈疏云：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三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祫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種一席耳。故此唯見三種席也。天子唯器孔疏，引熊氏云：天子祫祭，后五重，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大朝覲，大饗食，封國命諸侯，皆然。其平常朝覲及燕，蓋亦三重席。知者以諸侯燕禮，有加席故也。按賈即本熊說，然非經義也。此大祭爲神所設之席，則莞筵加繹席次席，並不重。禮器所謂鬼神之祭，單席也。其王酢席，則莞筵五重，加繹席次席，皆不重，與朝覲饗射等同。此禮器所謂天子之席五重也。張爾岐云：重席，但一種席重設之，故燕禮鄭注云：重席，重蒲筵細布純也。加席，則於席上設異席，如公食大夫記云：蒲筵，常細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是也。案張說甚析，綜校禮經，筵席陳設之例，凡同席而重設之者曰重，不重則曰單。禮器所云是也。異席而增益設之則曰加。此經及儀禮所云是也。重席止一種席，若燕禮之重席，及書顧命敷重蔑席，亦即以蔑席重設之，不加他席是也。加席則非一種席，若此經莞筵加繹席，復加次席之類是也。下鋪之筵，有重有單，上藉之席，有加無重，禮器所記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大夫席再重者，並指重筵而言，而熊孔賈諸儒，乃雜引加席以釋之，遂謂此經莞筵加繹次二席，爲止三重席，又以爲時祭先王之法，祫祫則以次遞加，不知此繹次爲加席，本不入重數，而莞筵則自有單重之別，其有加則一也。若如熊說，以單席爲無加席，則此經天子祭先王莞筵，上有繹席次席之加，下文諸侯祭祀蒲筵，上亦有莞席之加，明是不單之席，不幾與禮器之文相違乎？是知重席單席，非有加無加之謂也。鄭注燕禮，釋重席爲重蒲筵，又注鄉射禮，重席，云重席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辟君也。其分別重席加席加席甚明，而注鄉射禮大夫辭加席，云加席，上席也。大夫再重，注鄉射禮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云不去者，大夫再重，正也。賓一重席，是又以有加席爲再重，無加席爲一重，與燕禮注自相抵牾。蓋鄭亦未通校禮經，故其說游移不定。此熊賈諸家所由誤也。注：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賈疏云：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卽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爲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段玉裁云：依司農注，似昨本作昨，從自不從日也。丁晏云：唐石經原刻作昨席，先鄭云主階，則讀爲昨，古昨與昨通。荀子哀公

篇。登自阼階。注。阼與阼同。曹騰碑。踐阼之初。亦以阼爲阼。昨昨酢。皆从乍聲。古或假借。案段丁兩說近是。公食大夫記云。不授几。無阼席。彼食禮輕。公不坐。故無阼席。若饗禮重。則當有阼席。故先鄭據以爲說。膳夫昨。亦卽少牢特牲禮之阼俎也。云玄謂昨讀曰酢者。司尊彝注義同。云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者。明祀先王及王受酢。二者並有二加席也。云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者。特牲饋食禮。於尸九飯皆飽之後。云主人洗角升。酌爵尸。拜受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啐酒聽暇。主人酌獻佐食。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獻祝。及佐食如初。賓三獻如初。席於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於主人。主人拜受。爵。卒爵。主婦受爵。醋卒爵。主婦出反於房。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更爵。醋卒爵。降復位。彼經之醋。卽此經之酢。天子祭禮亡。故鄭依彼士禮推而致之。鄭彼注云。席於戶內。爲主人鋪之。西面。又彼禮於陰厭未迎尸之先。云祝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是戶內西面。爲主人之常位。故設席于彼。王席蓋亦設於戶內西面也。賈疏云。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卽設席者。優至尊。亦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賈疏云。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卽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醋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案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獻訖。以薦俎降。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於席東也。江永云。特牲。賓長三獻尸爵止。於是主婦入戶。致爵於主人。受爵酢。主人入房。致爵於主婦。更爵酢。人君禮亦當諸臣獻尸。尸止爵。而後夫婦致爵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櫨。畫文也。不莞席加纁者。纁柔。〔疏〕諸侯祭祀後夫。婦致爵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櫨。畫文也。不莞席加纁者。纁柔。〔疏〕諸侯祭祀績純。加莞席紛純者。禮運說。祭宗廟用越席。彼注云。越席。躬蒲也。孔疏云。卽蒲席。蓋記者雜陳夏殷之禮。論讓案。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蕞縣之尚。蒲越。卽越席。亦卽此蒲筵也。蒲爲蒲之大者。與莞爲小蒲。精麤不同。此諸侯宗廟時祭及殷祭。爲神所設之單席。蓋蒲筵加莞席。並不重。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說。謂此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卽爲二重。不知此祭席爲鬼神設。不當有重。重席亦非有加之謂。熊說並誤。詳前。諸侯祭席。下蒲上莞。則降於天子。下莞上簟。公食大夫記云。蒲筵加萑席。彼大夫禮下蒲上萑。又降於諸侯也。公食注云。今文萑皆爲莞。則與此諸侯祭席同。非其差次。故鄭彼注不從也。云右彫几者。少牢饋食禮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

之。注云。布陳神坐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案士昏禮。士虞禮。凡爲神布席設几。皆云右几。又有司徹云。尸還几北而奠于筵上。左之。注云。左之者。異於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此几爲鬼神設。故在右也。彫几者。說文多部云。彫。琢文也。又几部引周禮五几。作雕几。段玉裁云。說文作雕。假借字。今周禮作彫。正字。案段說是也。彫者。雕而刻畫爲文。背顧命。有雕玉几。僞孔傳云。雕。刻鑲。此彫几。諸侯所川。或刻鑲而不用玉與。注云。績。畫文也者。巾車注同。說文系部云。績。織餘也。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云。績。畫也。禮運孔疏云。初畫曰畫。成文曰績。賈疏云。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績。卽非畫雲。案績人職。對方爲績。是對方爲次畫於緇帛之上。於席爲緣也。王引之云。畫雲畫文。皆畫績之事。不得以畫雲爲畫。畫文爲績。今案文選神女賦李注。引蒼頡篇曰。績似纂。色赤。急就篇。承塵戶幪條績總。顏注曰。績。亦條組之屬也。似纂而色赤。說文。纂似組而赤。蓋以此爲席緣。上文莞筵紛純。紛亦組也。但績爲赤色之組。與紛不同耳。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蓋亦以赤組爲緣。與蒲筵績純同。又玉藻。綳布冠績紱。諸侯之冠也。績亦組也。呂氏春秋離俗篇。白綳之冠。丹績之綳。高注曰。綳。櫛也。蓋以赤組爲績。又漢書王莽傳。侍郎王吁。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謂以赤組爲方領也。案王說亦通。又說文系部云。給。會五采績也。績綳。古字多通用。則績純或當爲績絲。亦未可知。要績畫不得重用。鄭義自不瑯耳。云不莞席加纁者。纁柔穠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葉鈔釋文云。穠。本或作穠。又作穠。同如克反。段玉裁云。穠。當是本作穠。假借爲穠字。凡隸書從穠之字。多誤爲從穠。故說文撰穠字。今本並篆文。誤作穠。案段說是也。詩陳風澤陂箋云。蒲。柔滑之物。此纁席。編蒲莖爲之。故柔穠也。柔穠。猶鮑人注云柔穠。互詳彼疏。賈疏云。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諸侯祭祀席。下蒲上莞。不亦如下莞席加纁者。以其纁柔穠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卽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纁在上爲宜也。又不以纁在莞下者。纁尊不宜在莞下。故川蒲替之也。詒讓案。鄭言此者。以下文昨席莞筵尊於蒲筵。加纁席亦尊於莞席。嫌昨席尙於祭祀。故特釋之。明生人席取柔穠。鬼神則不妨清堅。非尊卑之次也。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彫几。昨司農云。昨。記。國賓。老臣也。爲布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疏〕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者。昨。唐石經初刻。肅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形几。〔疏〕昨席。後廢改作昨。此昨及筵國賓。並篆上諸侯爲文。賈疏云。諸侯爵尸。尸酢主君。亦於戶內之東四面。設此二席。云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者。賈疏云。亦如同二種席也。又云。禮器云。諸侯三重。今諸侯二重者。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

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案此疏亦誤。以加席爲重席之數也。禮器說。諸侯之席三重。孔疏謂三重則四席。其說是也。而引熊安生說。則以此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爲二重。卽賈氏所本。今以禮器及禮經通例考之。此諸侯祭祀酢席及筵賓之席。並當莞筵三重。加纁席不重。酢席亦無禘祫時祭之異。熊賈說並誤。又案諸侯饗賓。亦當莞筵三重。加纁席不重。郊特牲所謂大饗。君之三重席而酢者。蓋專據莞筵而言。孔疏引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爲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纁席一。是爲禮經重席之解。賈從熊氏說。諸侯朝饗三重。爲有二加席。故云加重數非常。不知諸侯席有三重。無三加。若如熊賈說。則諸侯祭祀酢席。止加一纁席。何以饗賓乃有二加。多於祭祀乎。且天子饗祭。加席數同。而諸侯獨異。於禮例亦不協也。其孤祭祀酢席。當用莞筵再重。加纁席不重。大夫祭祀酢席。當依公食大夫記。用蒲筵再重。加荏席不重。今少牢禮不言加席者。蓋用莞筵三重。加纁席不重。賈謂少牢唯一重席。亦非也。云左彤几者。賈疏云。多於大夫。燕禮所謂諸公席三重者。蓋用莞筵三重。加纁席不重。賈謂少牢唯一重席。亦非也。云左彤几者。賈疏云。多於大夫。燕禮所文鬼神則有彤几。此文生人。則左彤几也。又別云左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彤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几。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注云。昨讀亦曰酢者。段玉裁云。亦者。則亦上文。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賈疏云。案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朝聘之賓。而言已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案先鄭引禮記。賈謂據王制國老。未據。此似據成語。今二戴記並無其文。惟喪大記云。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又云。君拜寄公國賓于位。鄭彼注云。國賓。聘大夫。疑禮家舊說。謂彼國賓爲老臣。故先鄭引之也。通典賓禮。引此經說之云。國賓。主公之所不臣者。馬融以爲二王後。則馬謂國賓。在王國爲賓格之國來朝者。與二鄭說並異。於義亦通。左傳二十四年傳云。宋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與喪大記君拜國賓之文相應。若然。國賓在王國。則當爲二王後。在侯國。則當爲他國之君來朝。及王人來聘者。喪大記國賓同。若鄰國聘大夫卑。君當喪時。不當爲出及拜之。與寄公等也。云爲布筵席於屬前者。太室前南嚮之屬也。說文片部云。屬。穿壁以木爲交窗也。凡天子諸侯宗廟路寢。皆有東西房。其中爲室房。室皆南向開戶。東房則戶近西。西房則戶近東。而皆無屬。室則戶屬俱有。戶在東。屬在西。此屬前。卽當室中偏西。室屬之前爲位也。黃以周云。凡賓主人行禮。東面者。以西序爲正位。其南面者。或在戶西。如士冠筵于戶西。記以爲醴于客位是也。或在屬前。如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于戶屬間。而國賓之筵。則在屬前是也。鄉飲酒義云。坐賓於西北。是賓席在屬前。不在戶西明矣。案黃說是也。凡

王侯廟寢室，皆東戶西牖，戶牖之間，爲堂之正中，東西距戶牖正等，戶四則在堂中微東，距戶近而距牖稍遠，牖前則在堂中之西，正當牖，而距戶甚遠，故鄉飲酒注云：賓席牖前南面，而鄉飲酒義，則謂坐於西北，此經之辰前牖前，立文不同，明地亦異也。顧命、顧開卽戶牖之閒，與此牖前異，詳前，云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後鄭意，國賓、於侯國當廣咳朝聘賓客，賈疏云：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加荏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荏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公食上大夫孤爲賓，則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聘禮、將禮賓，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形几，云筵孤形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筵纁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荏席，今隱云國賓孤卿大夫同纁席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案賈據公食聘禮注，推鄭意是也，聘禮疏說同，司儀象胥，國客並專主臣言，則此國賓，自以君主言爲正，鄭以孤亦得用此席，牽連及卿大夫耳，又依後鄭此注說，諸侯待朝聘賓客，皆筵加纁席，則天子之禮當亦然，故禮器孔疏引熊氏云：天子待諸侯則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待諸侯之孤亦然，故公食大夫禮注云：孤爲賓，則筵紛純，加纁席畫純是也，待諸侯之法，然天子待之亦然也，天子於己臣子孤卿以下，蓋亦然，若其純，注云：謂三命大夫是也，公食大夫，雖是諸侯之法，然天子待之亦然也，天子於己臣子孤卿以下，蓋亦然，若其燕此上等之人皆單席，故燕禮賓無加席，注云：燕私禮，臣風也，然天子燕臣亦然也，諸侯相朝，亦二重也，案熊說亦中儀禮注義，賈此疏及聘禮疏說略同，鄭意或當如是，惟諸侯相朝，當筵三重，加纁席不重，熊氏謂止以筵纁爲二重，則誤，云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者，筵賓之席及加席，並與酢席同，故經云亦如之，惟几有左右之異，又彤几之外，更有彤几，故特別言於後，明几不如酢也，云朝者彤几，聘者彤几者，說文多部云：彤，丹飾也，博物志引董仲舒云：彤者赤漆，賈疏云：彤几，亦謂孤也，依聘禮注，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諸侯用彤几，孤用彤几，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几者，引熊安生，謂卽禮器所云鬼神之祭，單席是也，云右漆几者，漆，漆之借字，詳載師疏，段玉裁云：說文几部曰：周禮五几，玉几、彤几、彤几、鬋几、素几、說文作髹，則香牛切，漆部曰：髹，漆也，從漆，髹聲，與漆字義同而音別，考巾車故書軟飾，杜子春云：軟讀爲漆垸之漆，直謂髹漆也，玄謂髹，亦多黑少之色草也，鄉射記注亦曰：

梨、赤黑漆也。據此知司几筵職本作漆，而易爲髹字，亦當是杜子春、賈侍中、衛次仲等說，而許從之，爲鄭君所失載。猶巾車本作軟，子春用其聲類，讀爲漆，釋爲髹，而鄭君從之。二經皆以髹定其色。髹几亦多黑少，以別於上下文形几素几，髹飾以別於疏飾素飾革飾雀飾，但言漆，則色不顯也。鄭君於此不從髹者，鄭意漆几黑几，如巾車之漆車黑車，言漆則色已明，不同漆飾之必當訓爲髹，以別於下文漆車之色也。從鄭爲長。案段說是也，書顧命亦有漆几，許作髹，不足據。注云，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者，此特言王者，明不蒙上諸侯爲文也。甸亦當讀爲田，田役卽謂王大田，起徒役，與大宗伯大田大役，分屬二事不同，大功役王不親與，又無表貉之祭，故知唯王田有此事也。賈疏云，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花，八狩田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案依鄭賈說，則田役之熊席，爲表貉之神設也。呂氏春秋分職篇云，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是生人坐席，亦有用熊者，鄭知此熊席非王凡喪事設革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蒲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梓字磨滅之餘，梓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簋，簋、覆也。棺在殯則棺簋，既窆則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疏〕股革席，右素几者，葦詳澤虞疏，巾車素車注云，以白土聖車也，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疏〕此素几，當與彼同，喪事略，故不漆也。云其柏席用萑蒲純者，萑、唐石經初刻作萑，磨改作萑，案萑席，正字當作萑，說文艸部云，萑，艸多兒，又萑部云，萑，小爵也，並非此舊席之義。注云，喪事，謂凡奠也者，賈疏云，以其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歛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歛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案曾子問，記君薨而世子生之禮，云祝升奠幣于殯東几上，注云，几筵于殯東，明繼體也，孔疏云，皇氏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几，不云殯宮有几，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並無几，降於人君也，並葬後殯宮皆有几，人君未葬前，而於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几，今世子生，既告繼體下室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異常日，庚氏云，未虞施几筵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爲世子之生，故鄭云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今按既夕禮，燕養饋羞如他日，則下室所供之物，如平常皆用吉物，卽今之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以此推之，卽素几，是殯宮朝夕設奠之

凡。不在下室。而虞皇等以爲素几設於下室。未審何以知之。其義非也。熊氏以爲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飲有席。虞始有几。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當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考三家之說。熊以爲是。皇庚以爲非。今案依皇侃說。則此素几。唯下室之奠有之。其殯宮則自天子至士。並葬後始有素几。此注云凡奠。乃專指下室言之也。依陳蔚之說。則下室殯宮未葬以前。皆有素几。此注乃通殯宮下室二者言之也。依熊安生說。則天子諸侯殯宮。有素几葦席。大夫士大飲。始有席。虞始有几。孔穎達從熊氏。又謂凡下室奠川吉几。殯宮則天子諸侯有素几。賈後疏亦用熊義。又謂天子諸侯始死。即有几筵。是此注乃專指殯宮。始死大小飲及殯後諸奠言之也。其大夫士。則大飲奠始有席。虞乃有素几。故士喪禮大飲云。奠席在饌北。士虞禮云。素几葦席在西序下。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云。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孔疏引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又引鄭志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是下室有饋無奠。此注云奠。自不兼下室。足證皇庚二說之非。孔謂下室川吉几。亦卽本謝茲說也。陳祥道云。士虞禮。素几葦席在西序下。則虞亦喪事也。云崔如葦而細者者。崔當爲菴。說文艸部云。菴、蕒也。从艸菴聲。又云菴。菴之未秀者。蕒、茹也。八月茹爲菴。菴爲葦茹菴之初生。一曰蕒。一曰離。或作蒹葦。大葭也。段玉裁云。蒹葦葦。一也。今人所謂荻也。葦一名蕒。一名離。一名蘆。一名華。釋艸曰葦華蒹葦。每二字爲一物。又曰葦蘆蕒蕒。亦每二字爲一物。葦蘆。卽葦華也。蒹蕒。卽蒹葦也。夏小正傳。毛公許君說皆同此。舍人李巡。樊光。則云蘆蕒爲一艸。陸機。郭璞。則又兼葦爲三矣。夏小正七月秀葦葦。傳曰。未秀則不爲葦葦。秀然後爲葦葦。又曰葦未秀爲蒹。葦未秀爲蘆。按已秀曰葦。未秀則曰蒹。曰蕒。曰蒹也。案段說分別葦葦二艸最精。爾雅釋艸。蒹蕒。郭注云。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蔞。鄭此注謂葦似葦而細。猶郭謂蒹似葦而小矣。陳祥道云。崔似葦而小。則葦席麤於崔矣。故喪禮葦席。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者。丁晏云。柏迫聲相近。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曰。柏讀與迫同。詒讓案。公羊文二年傳云。柏者。迫也。史記張耳傳云。柏人者。迫於人也。白虎通義宗廟篇云。柏者。所以自迫切。並以迫切柏。故先鄭以爲釋。然此經迫地之席。並稱籩。其加席乃稱席。分別甚明。則柏席不可云迫地之席。故後鄭不從。云葦居其上者。先鄭既以柏席爲迫地之席。意上仍有葦席。猶上文詣籩上並有加席也。云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者。此先鄭引別說。撰下每敦爲義也。孔廣森云。或說是也。敦本盛黍稷器名。士虞禮曰。饌黍稷二敦于階間四上。藉用葦席。特牲饋食曰。盛兩敦陳于四堂。藉川萑。是此之柏席矣。唯士直措敦于席。人君尊。席上有几。几上展敦耳。柏讀當如今之箔。後世謂

云。凡喪事素几。故云無飾。然順命仍几有華玉文貝。明是有飾。先鄭後既引彼證義。則不宜絕不檢照。竊疑先鄭所云有飾無飾者。專就其實言之。几以木爲質。因其質無飾者。謂唯綴以貝玉。而不復彫刻其木也。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彼玉爵亦以木爲質。而綴以玉。仍雕者。謂就雕其玉。而不雕其木。書雕玉仍几。亦此義也。後鄭彼注云。因爵之形。爲之飾也。說亦未析。若然。以此及順命明堂位三經綜校之。先鄭因質之詰自通。但云無飾。與書貝玉之文似牴牾。斯乃立文偶未審密。要其義實長。後鄭不從。似未達其旨。至順命僞孔傳亦謂仍爲因。而云因生時几不改作。與二鄭義復異。與此經及明堂位仍雕義。亦不能相通。書義恐未必然也。引爾雅曰。儀仍因也者。釋詁文。引以證仍有因訓。并引儀者。隨文便也。引書順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者。篆上文甲子順命。故云翌日。翌。今僞孔本作異。漢書律歷志引書亦作翌。成王崩。孔本作王崩。書釋文引馬融本。及白虎通義崩薨篇引。並有成字。與先鄭所據本同。云癸酉。屬開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者。舊注疏本。南嚮字作嚮。與下東嚮西嚮字異。阮元云。釋文音上經南嚮。云下及注同。則此亦當並作嚮字。嚮正字。嚮俗字。嚮字亦見漢碑。賈疏云。案彼經云。屬開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案先鄭與僞孔。雖並訓仍爲因。而意旨殊異。賈說未然。云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者。明通咳大宗伯。吉禮。先王六享之事。云祿於室者。謂始祭尸入室二祿時。詳司尊彝疏。云饋食於堂者。賈疏云。謂饋獻節。據有熟。故有饋。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祿於室之几。故亦略而不言也。案亦詳司尊彝疏。云釋於祔者。爾雅釋天云。釋。又祭也。毛詩周頌絲衣敘云。釋。賓尸也。鄭箋云。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穀梁宣八年傳云。釋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案釋者。又祭之名。而其所重則在賓尸及賓客。故詩小雅楚茨釋。毛詩敘及爾雅穀梁。各偏舉一端言之。鄭謂釋在祔者。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祔乎外。鄭彼注云。祔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又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失之矣。注云。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此鄭釋釋祭卽祔。並謂在廟門外。其正祭之祔在廟門內。詩小雅楚茨篇。祝祭於祔。毛傳云。祔。門內也。鄭箋義同。說文示部云。繫。門內祭先祖所傍皇也。重文作祔。若然。依鄭義。祔本在正祭日。其祭之明日。又祭。亦通謂之祔。二祔皆在廟門。唯以內外爲異。陸佃。方慤。並謂祔專爲祭之正日索祭之名。釋爲又祭。不謂之祔。金

鶴說同。焦循亦云門內曰祊。祭於門內亦曰祊。釋祭之名。見於諸經者。絕不與祊混。禮記凡所謂祊。皆正祭索神之名。禮器云。爲祊於外。祭統云而出於祊者。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家語孔子引周禮。釋祭於祊。此亦謂明日之祭。在廟門內。非以祊爲門外之名。特牲之所謂失之者。釋在庫門之內爲失。失在庫門。不在門內也。馬瑞辰、陳奐、說同。案以毛許兩家說證之。陸方謂釋不名祊。焦謂祊皆在門內是也。凡詩禮所謂祊者。並指正祭之祊。明日又祭。禮與春秋皆稱祊。不稱祊。鄭注及賈孔二說。並多消舛。但釋雖不名祊。而其祭亦當在廟門內。故流傳譌易。而爲庫門內。若少牢饋食禮。饋尸在堂。彼大夫禮。與天子諸侯不同也。又案。正祭之祊。行於何時。經無明文。秦憲田、孫希旦、金鶚、黃以周。並據詩楚茨。及禮器郊特牲。謂在朝踐之後。饋食之前。其說近是。此注先云饋食於堂。後云擇於祊。明據次日之釋言之。通典吉禮。說大禘之祊。在九獻之後。饋食之前。其說近是。云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者。謂祊時一几。饋食時易一几。釋時又易一几。因祭爲神事。其禮尙文。故易几以示絜新也。後鄭釋變爲易。與先鄭變更訓同而義則異。云凶事。謂凡奠者。與上文喪事同。賈疏云。此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卽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卽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有素几也。案此賈從熊安生說。士虞禮疏說虞同。詳前疏。云几朝夕相因。喪禮略者。此亦訓仍爲因。而義與先鄭異。案顧命陳几。非奠事。無取朝夕相因。明堂位。玉琖仍離。尤與因略之義無會。後鄭說。不能通於彼二經。明非達詁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疏〕掌祖廟之守藏者。謂版法及瑞器也。大戴禮

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先祖之府。卽天府也。天府掌受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而藏之。卽所謂明法矣。云與其禁令者。賈疏云。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注云。祖廟。始祖后稷之廟者。夏采所謂大祖是也。周七廟。后稷爲始祖。遷主藏焉。故寶物亦藏於其廟。詳敘官及守祧疏。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葉鈔本釋文。凡世傳。作傳世。賈疏云。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大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農云。瓊讀爲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四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其行事。〔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者。此與玉府典瑞爲官聯也。藏謂於大祖廟。別爲府庫以藏之。云若有大祭大見於經。〔疏〕喪。則出而陳之者。此與典庸器爲官聯也。大祭。蓋通宗廟六享。外祭祀若明堂大享。疑亦有陳器之法。大喪。當兼王及后喪。世子以下。或無是禮。陳。謂陳於廟與寢也。注云。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賈疏云。此云玉鎮。卽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卽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若璧禮天之屬。卽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若典瑞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案依鄭賈義。則王及諸侯六瑞。通謂之玉鎮。蘇氏演義引三禮義宗云。上公鎮圭圭九寸。侯鎮圭圭七寸。伯鎮躬圭六寸。子鎮穀璧五寸。男鎮蒲璧五寸。謂之鎮者。皆受之於天子以爲瑞信。鎮撫國家也。亦與鄭義同。云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者。宗廟之祭。以禘祫爲最大。然中庸云。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則四時常祭。亦有陳器之事。或不如禘祫之備耳。中庸注。釋宗器爲祭器。義似未咳。又周書世倅篇云。辛亥薦倅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又云。壬子。王服袞衣。矢瑛格廟。癸丑。薦殷倅王士百人。王矢瑛。孔注云。矢。陳時。此並廟中陳寶之事。據彼云告於天宗上帝。則外祭祀亦陳之矣。大喪陳器。卽後引顧命是也。華國者。國語魯語云。以德榮爲國華。韋注云。華。榮華也。此大祭六喪。陳玉鎮大寶器。亦所以爲國之榮華。故曰華國也。云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者。典瑞注同。段玉裁云。瑱鎮皆眞聲。聲類皆同。徐養原云。釋名釋首飾。瑱。鎮也。縣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瑱鎮音義並同。得相假借之故。引書顧命者。成王大喪之儀也。張。釋文作賁。案今書作賁。賁。字同。詳鼓人疏。書孔疏及賈疏引鄭書注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大訓者。禮法。先王德教。卽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胤也。兌也。和也。垂也。古人造此物者之名。賈鼓。大鼓也。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謂顧命所記。卽大喪陳寶之事。彼喪禮以路寢爲殯宮。陳寶卽在路寢之東西序。東西房。若然。大祭在廟。則陳寶亦在。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治中。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廟之房序與。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者。明此官兼爲典法文籍受藏之府。與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鄉大夫云。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

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又小司寇。大比登民數。及訟獄之中。皆登于天府。司勳注。謂功書亦藏于天府。則凡王國之大典法。其正本咸藏之此官。而六官及大史內史司會所藏者。皆其副貳。則其圖籍之富可知。管子立政篇云。百吏受憲於大史。大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罪死不赦。戰國策魏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手受大府之憲。彼憲藏大府。蓋亦即祖廟之府。猶宗廟亦曰大宮。與天官大府異也。又大戴禮記保傅篇云。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蓋亦即此天府之藏矣。賈疏云。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都鄙則三等采地。云以詔王察羣吏之治者。此贊官計之法也。羣吏即百官府。通內外卿大夫士言之。詳大宰疏。賈疏云。皆以據此治中文書而行黜陟也。注云。察。察其常黜陟者。謂察其治修舉者。則當陟之。廢不舉者。則當黜之。皆以詔告王也。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者。江永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从中。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案江說是也。小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訟獄之中。又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彼獄訟之中。亦治中之一隅。並指簿書成要而言。賈疏謂中者陟之。不中者黜之。經直有中。偏舉一邊。上春。釁寶鎮及寶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塗之。鄭〔疏〕釁寶鎮及寶器而言。失其義矣。互詳小司寇疏。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司農云。釁讀爲微。或曰釁鼓之釁。〔疏〕釁寶鎮及寶器。王籍釁鎮。檀注引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以鎮爲鎮。蓋字誤。注云。上春。孟春也者。龜人注云。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是也。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上猶初也。孟春爲春三月之始。故此經及內宰龜人筮人。並謂之上春。云釁謂殺牲以血塗之者。說文釁部云。釁。血祭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部。因以祭之曰釁。呂氏春秋慎大覽云。釁。旗鼓甲兵。高注云。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案以血血之。即以血塗之也。玉燭寶典引不重血字。以血塗之謂之血。其義已咳。疑不重者近是。龜人釁龜。注亦云釁者。殺牲以血之可證。依許慎高說。則釁亦兼祭。鄭此注及龜人注。並不言祭。蓋與彼說異。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臣瓚云。案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祀。案廣說是也。雜記云。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暇豚。此釁寶鎮及寶器之牲無文。蓋亦用暇豚等。鄭司農云。釁讀爲微者。龜人注同。云或曰釁鼓之釁者。段玉裁云。或曰者。大鄭所引或說也。釁鼓之釁上。當有如字。如釁鼓之釁。即鄭君殺牲以血血之之說也。案段說是也。凡經言釁者。有釁浴。有釁廟釁器。先鄭皆讀爲微。此引或說。則謂釁器字別讀。先鄭意實不從之。故於難人注。亦止載前讀也。後鄭之意。則謂釁浴字。當讀爲蒸。而釁廟釁

器。讀如字。說實長於先鄭。若然。先鄭兼存兩讀。後鄭讀正與或同。而不決其是非者。以
上文已著以血血之之說。讀者可自得之。不煩辨析也。互詳聖人女巫巫疏。賈鼓。詳小祝疏。凡吉凶之事。祖廟之
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疏〕祖廟之中。沃盥執燭者。此與小祝。小臣。鬱人。爲官聯也。祖廟亦舉
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爲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謂小祝云。大祭祀沃盥。小臣。大祭祀沃盥。此二官所沃盥。夫
在祖廟中。則天府爲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論議案。二祿時鬱人沃盥。夫
府亦當爲之執燭也。注云。吉事。四時祭也者。卽大宗伯六享是也。賈疏云。略言之。禘祫亦在焉。云凶事。后王
喪。朝于祖廟之奠。注云。吉事。四時祭也者。卽大宗伯六享是也。賈疏云。略言之。禘祫亦在焉。云凶事。后王
后乃朝祖廟。祖廟中。側爲祖奠。厥明將去。爲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論議案。既夕禮。遷祖之後有三奠。曰遷祖
奠。曰祖奠。曰大遣奠。遷祖奠。徧歷七廟。祖奠在日側後。或連闇。當用燭。既夕禮。大遣奠。陳饌。後亦云滅燭。
執燭乃奠。是皆有執燭之事也。三奠詳喪祝疏。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
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理之也。〔疏〕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者。
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疏〕謂卜後歲吉凶之事。與肆師卜來
歲之變戒。三事。略同。與大卜爲官聯也。賈疏云。季冬。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常有卜筮來歲之美
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注云。問事之正曰貞者。大卜注云。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
正之。及從問焉。廣雅釋詁云。貞。正也。左襄十七年傳云。衛侯貞卜。杜注云。正卜。賈疏云。禮記少儀云。問卜
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卽此經云。貞者。問
事之正也。論議案。後鄭與先鄭。皆訓貞爲問。而後鄭又增成其義。謂貞問義同。而卜必曰貞者。乃取其問事之正
也。貞正聲相近。云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者。媿美。古今字。凡經作媿者。注並作美。詳大司徒疏。經不云龜。故
注補釋之。云大卜職大貞之屬者。明問卜謂之貞也。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彼所問事尤大。故云大
貞。此問歲事略小。故唯云貞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凡卜筮禮神有玉帛。故小宗伯云。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
詔號是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謂凡卜筮者。皆問吉凶於鬼神。鬼神卽上下四方之
神。故禮神之玉。亦用六器也。鬼神不能明示其吉凶。故假著龜筮物。以出其卦兆之占。此經本主龜言之。鄭兼言筮

者。牽連及之耳。白虎通義著龜篇云。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班固即問於先祖。與鄭義不同。賈疏云。案易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兆之占耳。案易繫著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以廟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若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非由廟神。與此注義不異也。七八九六等。乃筮之數。不得爲神。說非也。士冠禮注意。亦謂卜筮所問。別自有神。非由廟神。與此注義不異也。七八九六等。乃筮之數。不得爲神。此注云。問於鬼神。亦非指七八九六等而言。賈未達其指。云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鄭以下禮神之玉。經無見文。唯龜人有天地四方六龜。與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名數相應。故段而用之。亦明貞卜所問。即上下四方之神也。若然。鄭意凡卜當備陳六器。非謂以天龜卜。即唯陳蒼璧。以地龜卜。即唯陳黃琮也。云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狸之也者。此陳玉雖以禮神。亦如前大祭大喪陳寶。既事藏之。不狸之地。狸即龜之借字。注例當作狸。各本並作狸。疑誤。詳說人疏。古說采地墜龜。有龜玉之禮。詳大宗伯疏。鄭司農云。貞問也者。大卜注同。說文卜部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質。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洪頤煊云。左哀十七年傳。衛侯貞卜。謂問於卜。貞即是問。故司農云。貞、問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賈疏云。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餘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阮元云。問於丈人。乃大鄭說易之語。易之言貞者多矣。獨此以貞丈人連讀。訓爲問於丈人。大鄭恐人惑。故附見其解。如王弼及孔疏所引注。皆以正釋貞。況彖傳曰。貞、正也。仲師此說。蓋非是。詒讓案。先鄭引易者。亦證貞爲卜問。故又以問釋之。後鄭太卜注。引此文證問於正之義。則亦兼此真正之訓。與易注義同。引國語曰。貞於陽卜者。賈疏云。此吳語黃池之會。董弼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常收文武之諸侯矣。引此三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案賈所引國語注。蓋賈達孔晁諸家注真正之訓。與後鄭同。韋注亦從之。惟釋陽卜云。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與賈所引異。若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疏〕若遷寶則奉之者。謂大遷有遷寶之事。若武王遷九鼎於雒邑是也。賈疏云。謂王者遷猶送也者。司服、笙師、龜人、及大司馬注。並同。說文炒部云。奉、送也。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也。引中之。凡送物而致之亦曰奉。呂氏春秋懷寵篇高注云。奉、送也。

則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疏〕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一三年而獻。小司寇云。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是也。一每年有獻。小司寇云。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是也。大比獻民數。據司民文。蓋亦在孟冬祭司民之日。二者同登於天府也。其穀數無大比獻之文。蓋止每年一獻。無三年總獻之事。以穀輕於民也。李光坡云。司民掌民數。及大比以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然則地官有司祿獻穀數者。必司徒也。司祿文闕。案李說是也。以小司寇及司民二職推之。蓋每年孟冬。則小司寇獻民數。小司徒獻穀數。三年大比。則大小司寇同獻民數。而大小司徒則不獻穀數。故小司寇亦止云獻民數。不及獻穀數之事。賈疏謂民數穀數。皆小司寇受獻。失之。互詳司民疏。云則受而藏之者。皆受之王而藏之府。與司民司祿。爲官聯也。注云。司民、軒轅角也者。小司寇司民注義並同。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石氏云。軒轅近文昌宮。而龍蛇形。凡十七星。南端明者。女主也。母也。女主北六尺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北六尺一星。次夫人也。妃也。次將也。北六尺一星。次妃也。其後次皆衆妃也。女主南三尺星不明者。女御也。御西角丈所一星。曰大民。太后宗族也。御東南丈所一星。少民。皇后宗也。案石氏說與星傳同。然無司民之名。鄭意蓋卽謂大小民也。司民。先鄭注又以爲文昌宮星。詳彼疏。云司祿。文昌第六星者。賈疏引星傳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爲上將。第二爲次將。第三爲貴相。第四爲司命。第五爲司中。第六爲司祿。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文昌六星。六府之宮也。在斗魁前。經緯天下文德之宮。六府。謂金木水火土穀。從斗魁第一星爲上將。建威武。第二星爲次將。臨左右。第三星爲貴相。主文理。第四星爲司命。主賞功進賢。第五星爲司中。主司過詰咎。第六星爲司祿。佐理寶。云或曰下能也者。賈疏云。案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爲大尉。中能司中爲司徒。下能司祿爲司寇。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三能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爲孟。次星曰司徒司中爲仲。次星曰司空司祿爲季。又引春秋元命苞云。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主德、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卽此司祿也。月令孔疏。又引石氏星經云。司祿二星。在司命中。此別一星。與文昌下能星並異。金鶚謂司民司祿。猶司中司命。皆天神。非星也。今案義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說。禹伐三苗。云有大神。人而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則古說有以司祿爲天神之名者。金說亦通。云祿之言穀也者。明祭司祿。取其司穀數也。爾雅釋言云。穀、祿也。詩小雅蕝蕝方有穀。鄭箋

及論語秦伯篇。三年學不至於穀。釋文引鄭注並同。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云。穀者。所以爲祿也。云年穀登乃後制祿者。明祿與穀相關之意。墨子七息篇說。歲饒有損祿之法。詳宮正疏。云祭此二星者。以孟冬者。據小司寇及司民。並云孟冬祀司民。其祀司祿雖無文。與祀司民同月可知。通典吉禮云。周制。立冬後之日。祀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此誤據北周制。不足據。又案祭司民司祿之禮。經注並無文。以大宗伯天神三祀差次約之。當與司中司命同燔燎也。二星於天神爲小祀。王蓋不親祭。賈小司寇司民疏。謂春官祭。或大宗伯主其事與。云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者。據小司寇祀司民。卽云獻民數于王。又司民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是上民數。與祭司民同日也。其穀數。當司祿上之小司徒。小司徒受之以獻於王。亦當與祭司祿同日。今小司寇職有獻民數之事。而小司徒職不云獻穀數者。文偶不備也。

周禮正義

卷三十九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疏〕掌玉瑞玉器者。賈疏云。爲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注云。人執以見曰瑞者。據大宗伯以鎮圭等爲六瑞。此玉瑞。兼天子諸侯所執玉。書舜典云。輯五瑞。又云。修五玉。御覽珍寶部引尚書大傳云。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此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史記正義引鄭書注云。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案書五瑞專屬諸侯。故伏生馬鄭。並偏舉一義。與此經小異也。云禮神曰器者。據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賈疏云。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如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案賈說是也。左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重之以大器。對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是瑞器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唯舜典五器。史記集解引馬融。以爲五玉。而公羊隱八年徐疏。引鄭書注。則云授鑾之器有五。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是鄭說五器不爲玉。賈引彼爲釋。蓋據馬傳。非鄭義。云瑞符信也者。廣雅釋言云。瑞、符也。敘官注云。瑞節。信也。云服飾。服玉之飾。謂纁藉。〔疏〕云。皆纁藉爲飾。玉人大圭云。天子服之是也。與玉府服玉爲冠飾異。賈疏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非其義也。又案。凡玉瑞器。疑並有纁藉。而此經唯大圭鎮圭。五等諸侯命圭璧。及瑋圭璋璧琮。有纁。餘並無文。以玉人琬圭及大圭中邊三璋皆有纁推之。則諸祭玉及玉節等。或咸有。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之。經文不具耳。詳後及玉人疏。

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璜。鄭司農云。言讀爲指紳之指。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璜讀爲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止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爲藻率。〔疏〕王晉大圭。執鎮圭者。以下並此官共設玉瑞器之官法也。戴震云。鎮圭之藻。五就。五市也。一市爲一就。〔疏〕瑞也。大圭。笏也。故摺大圭而執鎮圭。天子玉笏。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管子輕重已曰。天子摺玉笏以朝。是也。云以朝日者。凡王內外大小祭祀。蓋皆摺大圭。執鎮圭。此唯舉朝日者。文不具也。曲禮孔疏據鄭志。說謂王祭天地宗廟及日月。皆執鎮圭。則亦摺大圭可知。玉藻云。入大廟視笏。非古也。明王祭宗廟。亦摺玉笏。鄭彼注謂凡吉事無所說笏。又謂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則笏可摺可說矣。又後別有圭璧以祀日月。彼爲禮神之玉。置於神坐。非摺執所用。互詳大宗伯疏。注云。繅有五采文者。聘禮記注云。繅采曰繅。案二采以上。皆爲繅采。云五采者。據此經天子瑞玉之繅言之也。左傳桓二年孔疏云。五采。謂玄黃朱白蒼。云所以薦玉者。聘禮記注云。繅所以薦玉。重慎也。又士虞禮注云。藉猶薦也。案凡玉有繅者。爲拜時奠之。備毀傷。詳大行人疏。依此注義。據畫采言之謂之繅。據薦玉言之謂之藉。其實一也。禮別有繫玉之繅。及束帛之藉。則其用絕異。聘禮記說圭繅云。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注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聘禮經又有垂繅屈繅。皆即繫玉之繅。畫章衣板之繅以薦玉。不可以垂屈。蓋繫組亦屬於畫章之繅。故得通名繅。然非所以藉玉。故不得通稱藉也。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謁。無藉者則謁。此即束帛之藉。鄭彼注云。藉。繅也。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謁。亦是也。又聘禮記注。亦以繅釋藉。賈氏二禮疏。及王制孔疏。並以風繅垂繅。釋有藉無藉。是誤謂繫組亦通稱藉。戴震云。以其施采謂之繅。以其承玉故曰繅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繅也。束帛加璧。束帛加琮。則束帛爲之藉矣。案戴中曲禮注後一說。足正賈孔之誤。又書舜典。有三帛。公羊隱八年徐疏。引鄭書注云。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繅。高辛氏之後用黑繅。其餘諸侯皆用白繅。周禮改之爲繅也。案赤繅黑繅白繅之說。曲禮孔疏引含文嘉。通典寶禮引尚書中候。並同。蓋鄭所本。據鄭彼注。則古用帛。周用繅。其爲薦玉則同也。云木爲中縣。用章衣而畫之者。大行人注云。繅藉以五采章衣板者。觀禮注云。以章衣木。廣袤各如其圭之大小。聘禮正義同。賈疏云。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板。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章衣之。乃於章上畫之。案鄭說繅。以爲章衣木。賈聘禮疏。謂依漢禮器制度而知。則鄭自據漢禮。不爲無徵。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主地法夏。而王玉厚八分。白藻四絲。主天法質。而王玉厚七分。白藻三絲。主地法文。而王玉厚六分。白藻二絲。案董子所謂藻。即繅

也。然其所述。既非一代之制。於禮經瑞玉纁采制度。亦無一合者。彼云白藻。則無纁采。又用色絲。則當爲纁所成。與鄭畫章說。亦不合也。云就。成也者。爾雅釋詁文。巾車。弁師。大行人注。並同。典絲注云。采色一成曰就。案成者。猶備也。謂衆采等列。相間全備。是謂一就。此就據畫章而言。與冕旒用采絲異也。國語齊語云。纁以爲奉。章注云。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纁。以纁機纂。不用絲。取易供也。纂。機文也。案章意似亦以纁爲機絲爲之。與董子說相類。或亦兩漢經師之舊義。陳祥道亦謂主纁機絲爲之。與冕纁同。金榜又據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謂采就宜以絲爲之。此並與董章說同。非鄭義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穀梁莊十八年傳云。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國語周語云。內史過曰。先王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是鄭所本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者。書堯典云。寅賓出日。以殷仲春。又云。寅饒納日。以殷仲秋。孔疏引鄭書注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寅饒納日。謂秋分夕月也。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大戴禮記公冠篇。載迎日辭同。獨斷云。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分夕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周語章注說同。南齊書禮志。何佟之議云。周禮典瑞。王楮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儀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爲冕也。禮記保傅云。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爲日者。以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秘書監薛靖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潛于審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佟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案何中鄭義是也。鄭以朝日夕月在二分。義本伏馬。與堯典二仲賓饒之文符合。故蔡邕章昭。及初學記禮部。引曹大家列女傳注說。並同。盧植以爲立春朝日。則夕月當以立秋。蓋謂迎春迎秋之時。無

迎日月。郊特牲祭義孔疏。引崔靈恩說。又謂四時迎氣。並祭日月。則肱說無徵。孔氏已駁之矣。詳小宗伯疏。管子輕重已篇云。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饒青。指玉莩。帶玉監。號曰祭日。犧牲以魚。以夏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天子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饒白。指玉莩。帶玉監。號曰祭月。犧牲以雉。依管子說。祭日以冬至後四十六日。此與盧氏立春之說合。而祭月以夏至後九十二日。則又與鄭說秋分同。揆之禮例。既有參差。而牲用雉魚。尤與大祭牲牢不合。管子文多駁雜。亦未足憑也。大戴禮記四代篇云。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董征作。商民執功。百草咸消。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玉燭寶典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朔迎日於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公冠記亦附記迎日之文。與伏傳正同。正月朔。作正月朔日。又并載伏傳春分迎日祝辭。連屬爲一。實則正月朔之迎日。與春分禮不同。今本文及注。尤淆混不可通。蓋皆後儒采摭綴益。非古記之舊文。此皆謂正月朔之朝日也。春秋莊十八年經。春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惠士奇。孔廣森。據穀梁及玉藻聽朔之文。謂天子每月朔有朝日。綜校諸說。蓋天子朝日之禮。每歲凡十有四。舉一立春日。二春分日。并十二月每月朔日。爲十四。其會同拜日。則無定時。不在此數。十四者之中。唯春分之朝爲特祭。其禮尤重。秋分夕月亦同。掌次。朝日。張大小次。設重幣重案。與祀五帝禮同。其爲正祭隆重之禮可知。餘月並唯朝拜而不祭。故馬鄭並據二分爲釋。曲禮疏引鄭志說。亦以此朝日爲祭日。是也。又案依此注及鄭志說。蓋朝日夕月禮略同。經不言夕月者。文不具也。唯國語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小采夕月。韋注云。周禮王楬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依韋說。朝日以五采。夕月以三采。謂與公侯伯圭纁同。又韋引虞翻說云。大采。袞也。或云少采。黼衣也。玉藻疏引孔晁說。與虞及或說同。此與鄭玉藻注玄冕朝日。義不合。則韋昭已駁之矣。引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者。鄭彼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與春分朝日不同。此引之者。明春分朝日。亦於東門之外。與彼同。彼又有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注謂會同以夏秋冬之禮。與二分之祭無涉。故不引也。又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楬大圭。乘大格。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纁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文與此經略同。然則會同朝日。雖非日月正祭。其禮蓋略相等也。又案二分朝日夕月。依鄭蔡說。在東門四門之外。蓋謂郭門之外。即東西郊壇坎之兆也。故覲禮拜日在東門之外。而朝事記云。朝日東郊。郊有日月之兆。小宗伯注云。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故保傳盧注云。祭日東壇。祭月西坎是也。其四代記謂每月朔朝日東堂。東堂即明堂青陽。明堂在南郊。此與東西郊坎壇正祭。及南

郊主配附祭。並異也。日月壇兆。並詳小宗伯疏。古書通以東西爲朝夕。故禮日東方謂之朝。禮月西方謂之夕。於壇兆則分東郊西郊。於明堂則分東堂西堂。其義並同。漢以後議禮者。並誤謂朝日東向。夕月西向。遂啓薛靖之疑。黃以周云。天神皆當南向。禮言祭日東。祭月西者。謂兆日東郊。兆月西郊。鄭注是也。豈東向西向云乎哉。東向拜日。西向拜月。漢制之失也。案黃說是也。凡東西通言朝夕。詳大司徒。司儀。匠人疏。云故書。鐘作瑱者。天府注同。小行人。王川瑱圭。字亦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爲瑱。瑱之指者。指紳。釋文作瑱中。段玉裁據彼改爲晉。讀如薦申之薦。云薦申。卽俗云指紳也。薦指正俗字。申紳古今字。此注當依釋文。俗本作指紳者。非也。案段校是也。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集解引徐廣云。薦紳。卽指紳也。古字假借。先鄭蓋卽本史記。又封禪書作指紳。索隱引姚氏云。晉當作指。鄭衆注周禮云。籍讀爲薦。謂薦之於紳帶之間。案姚察引此注指作籍者。蓋涉史記正文而誤。而讀爲薦。則與釋文正同。足證陳隋本皆如是作矣。云謂指之於紳帶之間者。插。釋文作指。廣韻三十一洽云。指。俗作指。阮元云。插者正字。南者假借字。詒讓案。依姚察所引。則古本插或作薦。士喪禮指笏。注云。指。插也。插於帶之右旁。此大圭卽玉笏。與士指竹笏同。內則鄭注云。紳。大帶也。賈疏云。凡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川素。士用練。卽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簪。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案雜記說申。加大帶於革帶之上。鄭注孔疏。並謂革帶上加大帶。則此大圭。當指於革之外。紳之內。賈謂紳外革內。非也。左傳桓二年孔疏誤亦同。云若帶劍也者。御覽服章部引周書云。武王去劍指笏。以示無仇。蓋武事則服劍。文事則服笏。故指之革外紳內。亦同處也。云瑱讀爲鎮者。段玉裁云。據玉人鎮圭之文易之。上文玉鎮同也。引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桴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彼注云。終葵。椎也。爲椎於其上。明無所屈也。桴。謂也。此經不著大圭形度。故引玉人職以補之。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以證鎮圭之尺度也。云縹讀爲藻率之藻者。司几筵縹席。先鄭注同。聘禮記注云。古文。縹或作藻。今文作縹。案縹藻亦古今字。縹記說縹亦作藻。左傳之藻。據杜注卽此經之縹。故先鄭此注。亦讀縹爲藻。魯語章注引此經。亦作藻。依先鄭讀也。後鄭則以縹爲縹。采正字。不從先鄭讀。說文又從今文作縹。詳司几筵疏。云五就。五市也者。說文市部云。市。周也。俞樾云。就讀爲集。詩小旻篇。是用不集。毛傳曰。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蓋就與集。一聲之轉。故聲近而義通。集之言縹也。古謂一匣爲一縹。淮南子詮言篇。以數縹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縹。匣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匣。說苑修文篇。如矩之三縹。淮規之三縹。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三縹。卽三市也。縹從集聲。市謂之縹。故亦謂之集。司農讀就爲集。故以市訓之。云一市爲一就者。賈疏云。一采爲一市。五采則五市。一市爲一就。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爲一就。下文二采一

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爲一就。卽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市二行爲二就。就卽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又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爲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卽六等。禮記禮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曲禮孔疏引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云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三就也。二采二就者。亦采別二行爲一就。故二就也。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二采采則別。唯一行共爲一就。知然者。禮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爲二等也。此卽賈所本。禮記孔疏說略同。金榜云。周官經。纁藉及冕旒樊纁皆有就。注皆訓就爲成。典絲注。采色一成曰就。大行人注。每處五采。備爲一就。聘禮記注。三采六等。爲三色再就。是朱白蒼爲一就。重言朱白蒼爲再就。與典瑞璠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文合。由是差之。天子之纁。五采備爲一就。公侯伯。三采備爲一就。子男二采備爲一就。其著明矣。采備爲就。采別爲等。等又謂之行。禮記注。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爲再行。是也。典瑞。三采三就。聘禮記。三采二就。禮文或損或益。抑記人之異說。誠不可強同者。熊氏因禮記注。畫之爲再行。達謂采別二行爲一就。以三采六等。與典瑞三采三就相傳合。賈孔之徒。因循其誤。蓋由讀注未審。黃以周云。據鄭聘禮記注。三采再就爲朱白蒼。朱白蒼六等。則三采三就。有朱白蒼朱白蒼九等矣。二采一就。爲上朱下綠。二等則二采再就。有朱綠朱綠四等矣。天子五采五就。當有二十五等。五采蓋用黃黑朱白蒼。案金黃說是也。朱大韶說同。先鄭云一市者。亦謂衆采一周也。市訓周。與成訓備義同。先鄭以一市爲一就。猶後鄭以一成爲一就也。後鄭弁師注。亦以一市爲就。足證二鄭義本不異。聘禮所記。亦是公侯命圭之纁。而言三采六等。不云三采九等。與此經不同。疑記文有脫誤。熊賈孔諸家。牽於其說。乃謂就皆一采市。或以一采二行爲一就。或以一采一行爲一就。二行爲一就者。與等異。一行爲一就者。與等同。展轉糾互。與經注皆不合。不足據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觀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疏〕注云。三采朱白蒼者。卽據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疏〕聘禮記所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爲說。但彼三采再就。與此經三采三就不合。詳前疏。云二采朱綠也者。聘禮記云。問諸侯。朱綠纁八寸。注云。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案彼朱綠八寸者。乃此下璠圭璋之纁。非此子男穀璧蒲璧之纁。彼注。二采再

就當作一就。鄭知子男。繹二采亦朱綠者。以彼文推之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此證諸侯覲用圭璧之事。鄭彼注云。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壺而不授。彼雖是秋見之禮。其春夏冬三時並同。又彼據公侯伯言。故云奠圭。若子男。則奠璧也。云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者。並據大宗伯文。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鄭隱公朝。〔疏〕注。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者。大戴禮記朝事篇。建其旌旗。施其樊纒。從其武車。所以別義也。賈疏云。亦如上文公執桓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即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爲賓。侯伯子男之相爲賓。如公之儀。又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伯子男之臣云。亦如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法。云故鄭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郭子執玉高。其容仰者。定十五年左傳云。春。郭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郭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杜注云。玉。侯朝者之贊。引以證諸侯圭璋璧琮。繹皆二采一就以覲聘。璋以聘后夫人。鄭司農云。璋有沂鄂瑑起。〔疏〕圭璋璧琮。繹皆二采一就以覲聘者。玉人云。璋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又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璋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聘禮記云。問諸侯。朱絲繹八寸。是此繹二采。亦朱絲也。荀子大略篇云。聘人以珪。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璧以聘問。公羊定八年何注。述禮同。蓋謂璋圭璧也。賈疏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穀璧蒲璧之文。直璋之而已。故云璋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若子男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璋璧琮也。二采一就者。謂朱絲二采。共爲一就也。詒讓案。子男之臣享王后。常降用琥璜。此經不具。詳玉人疏。注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者。共聘禮云。使者受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鄭彼注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爲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妃合之象也。賈疏云。鄭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天子。并有自相聘。二者俱見。故云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案鄭賈並專據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言之。實則天子使臣問諸侯。用玉亦當同也。云大夫衆來曰覲。實來曰聘者。賈疏云。此亦據大宗伯云。殷覲曰覲。謂一服朝之歲。卽此覲也。故云衆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無常。

期。卽此聘也。故云寡來曰聘。案詳大宗伯疏。鄭司農云。璚有沂鄂璚起者。沂、釋文作圻。岳本。舊注疏本亦同。玉人注云。璚、文飾也。玉篇玉部云。璚圭有圻鄂也。說文玉部云。璚、圭璧上起兆璚也。周禮曰。璚圭璧。又土部云。圻、地圻也。重文圻。圻或从斤。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地圻也。案沂鄂者。圻畫隆起之謂。依說文字。當作垠。此注及圻人。郊特牲。少儀注。皆作沂鄂。淮南子原道訓云。出於無垠鄂之門。文選張衡四京賦。前後無有垠。或體。圻作沂。鄂作鄂。作垠。皆假借字。此璚圭亦有刻文隆起。故云有沂鄂璚起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職。〔疏〕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者。以下凡言祀天地諸神。圭玉並謂禮神之玉。與燔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疏〕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者。玉人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鼎崇義云。此四圭亦博三寸。厚寸。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賈疏云。於中央爲璧。謂用一大圭。琢出中央爲璧形。亦肉倍好爲之。四面琢各出一圭。天子以十二爲節。蓋四廂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博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論語案。璚以四玉合邸爲之。故云一玉俱成。明四圭同邸。爲一玉琢成也。通典吉禮引崔蠡恩云。四圭有邸者。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爲邸者。取其初生之圓匝也。其玉色無文。今謹案既有邸。皆象物初生。又當春氣之始。威仰又爲青帝。其色宜青。案崔謂此四圭有邸。色亦以青。理或然也。引爾雅曰。邸。本也者。釋言文。郭本邸作抵。阮元云。司農自據當時爾雅。且司農邸有兩說。唯作邸。斯兩說可該。倘作抵。則不能該後說矣。案阮說是也。玉人兩圭。後鄭注。亦不改爲抵可證。邸抵。聲類同。云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者。圭上刻者爲末。下連璧爲本。四圭共著一璧爲抵。故四圭未縱橫歧出矣。御覽珍寶部引馬融注云。四圭相連。皆外縹共一邸。長尺二寸。與先鄭說同。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廣義也。四角。謂刻成芒角四出。賈疏謂卽桓圭之桓。疑非。云邸讀爲抵欺之抵者。段玉裁云。後說謂四圭有芒角。故讀爲抵欺之抵。抵欺。漢人語。哀帝紀。東方朔傳作抵欺。枚皋傳作抵欺。鄭抵作抵。有芒角如抵拒也。云上帝玄天者。大宗伯注同。謂北極上帝也。先鄭意。天與上帝。卽大宗伯之昊天上帝。圜正所祀者也。詳大宗伯疏。云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者。卽泰壇祭天也。賈疏云。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圜正者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四方。玄璚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擯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

易釋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卽郊特性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案夏正郊天禮。詳大司樂疏。然鄭賈說非也。南郊祭受命帝。及五郊明堂祭五帝。雖亦用四圭。而此經者祀天。自專指昊天。故與旅上帝爲受命帝別文。王昭禹。李光坡。方苞。莊存與。並以此祀天爲冬至圜丘祭昊天。與先鄭說同。是也。後鄭以大宗伯若璧禮天。爲圜丘之祭。故不得不以此爲夏正南郊祭受命帝。不知彼乃祀方明之玉。非正祭禮神之玉也。詳彼疏。云上帝。五帝者。大宗伯注同。賈疏云。案宗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也。詒讓案。經以祀天與旅上帝別文。則先鄭以天爲昊天得之。而以上帝亦卽昊天。非也。掌次以大旅上帝。與祀五帝別文。則大旅不及赤黃白黑四帝。後鄭以上帝爲通指五帝。亦非也。經凡言上帝者。皆指受命帝。周受命帝卽蒼帝。凡夏正郊祀及五時迎氣祭五帝。蓋當同用四圭有邸。而經止云旅上帝者。舉非常之祭。以見常祀舉受命帝。以略五帝。亦省文互見之例也。至大宗伯禮四方之青圭等。亦祀方明之玉。非正祭所用。彼注以迎氣爲釋。殊誤。互詳掌次及大宗伯疏。宋書禮志引晉徐邈議云。周禮旅上帝者。有故皆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皆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又樂志亦引邈云。祀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祀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言上帝爾。又引劉宏議亦用邈說。案徐氏亦知上帝非五帝。而謂卽天。則又失之。明堂本祭五帝。孝經言上帝者。五帝以受命帝爲最尊也。詳大宰疏。舊唐書禮儀志。引徐堅康子元等議。謂此經祀天旅上帝。謂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則合旅祀爲一時事。其說尤謬。又唐人多誤釋此旅上帝爲衆祭五帝。亦詳掌次疏。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者。鄭誤以祀天爲南郊祭蒼帝。而蒼帝卽五帝之一。經不宜以天與上帝別文。故謂尊異感帝。而殊言天。不知此天自指昊天。非感生帝也。引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者。賈疏云。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邸。〔疏〕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者。御覽連引之耳。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邸。〔疏〕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者。御覽陳。案據玉人文。聶崇義云。兩圭有邸祀北郊。牲玉皆黑色。注云。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者。易繫辭云。天一地二。漢書律歷志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故鄭以兩圭象地數也。今案祀地兩圭者。取降於天之四圭。非象地數也。四圭亦不象天數。可證鄭說未然。云儻而同邸者。同邸。釋文作同低。阮元云。此作邸爲是。上經四圭有邸。注中不改作低字。則此亦不當改。賈疏云。案王制注。臥則儻。彼儻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

故以僻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論議案。玉人注亦云。有邸。僻共本也。說文舛部云。舛。對臥也。玉篇人部云。僻。相背也。與舛同。是僻即舛之別體。僻而同邸。即謂圭耑相背。而同繫一邸也。陳祥道云。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案陳說是也。趙溥。戴震。黃以周說。並同。賈推鄭義及聶氏三禮圖。謂兩圭邸亦以璧。與四圭同。非也。互詳玉人疏。云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即秦圻祭地也。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議云。瘞地於北郊。即陰之義。賈疏云。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案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川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又大司樂賈疏云。知祭於北郊者。孝經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詒議案。此祀地當爲祭大地。王昭禹。李光坡。方苞。並以爲夏至方丘之祭是也。蓋兩圭所用。自以方丘爲主。而兼含北郊。鄭以大宗伯禮地用黃琮。爲方丘之祭。故以此祀地。專屬北郊。不知彼乃祀方明之玉。非地之正祭所用也。詳彼疏。又鄭以北郊祭神州。謂專祭中國九州之地。故與方丘祭大地者異。書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神州者。王所居五土之神也。又云。崑崙四面有和。今神州是一和也。案神州之說。出於圖緯。其言不經。以義求之。北郊之祭。卑於方丘。當祭后土。后土爲五示之一。猶之南郊祭蒼帝。爲五帝之一也。北郊之祭時月。經注無文。賈此疏及大司樂疏。並謂在七月。晉書禮志引顧和表云。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爲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川夏正。舊唐書禮儀志。引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曲禮孔疏云。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孔兼存兩說。無所折衷。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又云。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金鶚云。方丘在午月。與圜丘在子月正對。則北郊宜在申月。乃步南郊在寅月正對。不宜與南郊同月也。且郊必卜日。或上辛中辛不吉。而用下辛郊天。已近月終。則將以何日祭北郊邪。若與郊天同日。恐行禮者至於厭倦也。若至卯月北郊。則又亂其例也。況帝嚳配方丘。后稷配北郊。則北郊宜後於方丘。豈可先方丘而行之哉。淮南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德。涼風至在申月立秋節。報地德當是祭地。此其證也。案金說是也。又史記封禪書。述周官舊說。夏至祭地祇外。無北郊之祭。漢書郊祀志。及三輔黃圖。載王莽議。亦以北郊方丘爲一祭法。孔疏引董仲舒。劉向。王肅等。並謂圜丘即南郊。則亦以方丘爲即北郊。故左傳桓五年孔疏云。鄭玄注書。多用譌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地有崑崙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晉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二天。用王肅之義。案據

孔說。是王廟亦謂北郊方丘爲一。別無神州之祭。金鵝中鄭難王云。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北郊非方丘明矣。大司樂函鐘爲宮。大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而其上文云。奏大族。歌應鍾。以祭地示。是樂不同也。安得並方丘北郊爲一乎。案金說是也。又案祭社稷之玉。經注並無文。郊特牲孔疏引崔靈恩云。玉當神州同川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通典吉禮。亦引崔氏謂社稷。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玉同四望。云以圭銳首。象士生物是也。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祭謂之瓚。故詩曰。卣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疏〕鬯圭有瓚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灌爲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疏〕鬯圭有瓚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灌以圭爲柄。有瓚。謂以金爲瓚。所謂天子圭瓚也。王后及諸侯。並用璋瓚。卽玉人大中邊三璋云。黃金勺者。此瓚。亦卽勺也。書康王之誥云。上宗奉同瑁。又云。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乘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宅受宗人同。拜。王荅拜。僞孔傳云。同。爵名。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述鄭書注訓爲酒杯。江聲。王鳴盛。孫星衍。並謂卽圭瓚璋瓚。則此瓚又名同也。虞翻別傳。又引今文書同作銅。則疑玉人黃金勺。卽銅之黃色者。詳玉人疏。又案裸圭長度。與鎮圭同。玉人三璋瓚有纁。此圭瓚文制。視彼尤隆。則亦宜有纁。疑亦當同鎮圭五采五就。此經及玉人並不云纁者。文不具也。云以肆先王者。賈疏云。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案肆先王。通祫祫及時祭言之。大宗伯六享。依鄭賈義皆有肆裸。今考饋食禮殺。不用成牲。亦無二裸。則此肆先王內。唯有五享矣。又左昭十七年傳。鄭裨黻曰。用璫瑱玉瓚。鄭必不火。是外祀祈禱。亦有玉瓚。此不言者。非恆典也。云以裸賓客者。此據朝覲諸侯言之。凡五等諸侯來朝覲禮及饗。並有裸。賈疏云。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是也。林喬蔭云。大國孤禮。但以酒。不以鬯。則不得謂之裸。案林說是也。注。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者。明瓚爲挹鬯之器。卽灌禮之器。玉人璋瓚之勺。王制注云。圭瓚。鬯爵也。白虎通義考黜篇云。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氣也。郊特牲孔疏引王肅云。瓚所以斟鬯也。案說文手部云。挹。抒也。又斗部云。斟。挹也。王說與先鄭同。但論澤先鄭意。蓋謂瓚爲挹鬯之勺。因以爲爵。說殊未析。詳玉人疏。賈疏云。鬯卽鬯也。言裸言祭。則裸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肅讓案。先鄭此注裸字。疑本當爲灌。大行人。王禮再裸作酢。先鄭注云。裸讀爲灌。是先鄭從灌爲正。故此下文云。灌先王祭。字亦作灌。不作裸。後鄭投壺注。引此經云。以灌賓客。亦從先鄭讀也。今本先鄭注作裸。疑後人依經改。

之。又案此經二鄭注。皆謂裸圭。爲灌戶及賓。說文艸部云。茜。禮祭束茅加於裸圭。而灌鬯酒。許說以裸圭茜酒。乃裸之異義。二鄭所不取。詳甸師疏。云故詩曰。卣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大雅旱麓文。引證瓚爲圭頭。挹鬯之器也。釋文云。卣又作卣。案今本毛詩作瑟。釋文云。瑟。又作瓚。瑟卣。蓋並瓚之假字。卣疑卣之誤。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箋云。瑟。繫鮮貌。黃流。和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夾矣。案毛鄭釋黃流義小異。先鄭說或當與毛同。玉人裸圭。注云。有流前注。又大璋中璋邊璋。云鼻寸。注云。鼻勺流也。是瓚勺之鼻謂之流。流與勺同質。則黃金勺。卽亦黃金流矣。竊疑三家詩釋黃流。有謂黃金爲勺流者。故鄭據以釋三璋之鼻。若毛詩說則以黃流爲鬯酒。自鼻流出。故傳云黃金所以飾。此以黃金勺釋黃也。又云流鬯也。此以鬯釋流也。孔穎達所據崔靈恩集注。及唐定本皆如是。釋文載別本作黃金所以爲飾。義亦同。唯釋文正本。作黃金所以流鬯也。則似以流爲鼻。與崔孔本義異。然孔疏所爲俗本。疑後人隱據玉人注。竄易毛義。殆不足據。故鄭箋直以和鬯釋黃流。蓋就毛作瑟。亦卽從傳義而略變之。以黃爲鬯之色。要皆與玉人注義不同矣。云國語謂之鬯圭者。魯語云。魯饑。臧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韋注云。鬯圭。裸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禮廟。案用以禮廟。故謂之鬯圭。說文玉部。又謂之琖圭。大宗伯職及國語。亦謂之玉鬯。詳大宗伯及玉人疏。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者。卽謂祭先王時。用以灌也。明堂位云。灌用玉鬯大圭。肆無灌義。先鄭之意。蓋訓肆爲陳。與肆師之肆義同。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肆。陳之牲器以祭也。先鄭義疑與馬同。鄭鑄云。鬱人和鬱鬯。以實甒而陳之。凡裸玉灌之陳之。皆謂肆爲陳圭瓚。陳於先王之前。而用以灌祭。故以爲肆者。灌祭先王。案鑄述先鄭義亦通。云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者。此破先鄭義。謂肆與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之肆義同。以豚解體解牲。解而祭之。因謂祭爲肆。肆解雖不用圭瓚。而凡廟祭用成牲者。皆有二裸。故經以肆見裸也。依後鄭義。肆當讀爲鬯。詳大司徒及小子疏。云爵行曰裸者。賈疏云。此周禮裸。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一尺舊本作二尺誤。今據宋鑒州本。董本。岳本正。漢書楊雄傳。張晏注云。瓚受五升。徑八寸。形如盤。其柄以圭有前流。與漢禮略同。御覽珍寶部引鄭阮禮圖。與張說同。惟云受四升。與漢禮異。疑誤。賈疏云。此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璋者。鄭欲因三璋勺。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卽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詒讓案。詩旱麓箋。說圭瓚黃金勺。亦據玉人瓚瓚爲說。然則瓚槃。皆以金爲之。漢禮瓚槃下復有徑尺之槃。乃以承上槃者。

與圭璜不同器也。又明堂位注云：璜形如半，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璜。亦據漢禮爲說，以金爲璜。而謂之玉璜者，詩旱麓孔疏云：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璜，據成器謂之圭璜。案依孔說，則玉璜山柄得名，其璜勺自爲金質，與鄭箋同。此經云：裸圭有璜，亦謂圭璜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爲璧。〔疏〕月，謂若祭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別有金璜，璜與柄不同物也。圭璜以祀日月星辰，取殺於上帝。〔疏〕月，謂若祭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大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亦是也，其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藉祈而祭，亦用此圭璜以禮神也。金鶚云：星辰與日月，同用圭璜，司中等，疑亦如之。注云：圭其邸爲璧者，與上四圭同，但彼爲四圭，同著於璧，此止一圭著於璧，故直曰圭璜，不言邸者，順文便也。經注並不著圭璜之色，肅崇義以爲色白，祀星辰則各隨方色，未知是否。云取殺於上帝者，日月星辰，在天神中卑於上，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鄭司農云：射，剡也。〔疏〕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賈疏云：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射以禮神。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注云：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餼之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耳。案賈說未析，此造賓客，蓋通咳玉人致稍餼之事，凡造至賓館而致禮皆是也，而贈則爲賓行至近郊，勞送之禮，非致稍餼之時所贈也。贈卽司儀諸公相爲賓之致贈，凡天子待朝聘賓客，蓋亦有之，但侯國贈聘使見於聘禮云：遂行舍於郊，公使卿贈如覲幣，而覲則止束錦乘馬，不以玉致，其禮微殺，若天子待朝賓，則據詩大雅韓奕，及樂記所贈，有大路龍旂之等，其禮甚盛，蓋卽以璋邸射致之，聘禮致饗餼，唯云大夫奉束帛，亦不以玉將命，則用璋邸射者，當唯天子待朝賓，乃有此盛禮，聘客雖亦有郊贈，恐未必用玉也，互詳司儀玉人疏。注云：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者，上四望川兩圭，此山川止用一璋，璋既卑於圭，數又減少，是其禮爲殺，猶日月殺於五帝也，但四望亦是山川，以其尊大，故特殊異之，與地同玉，此山川則謂中小山川，不在四望之列者也。陳祥道云：日月星辰，天類也，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戴震說同，案陳戴說是也，賈推鄭義，謂璋邸亦爲璧，肅崇義說同，失之，璧圓不得有射也，經注亦不著璋邸之色，肅氏以爲色白，祀山川則各隨方色，亦未知是否，王氏訂義又引崔靈恩說，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玉亦用璋邸射，案司中等皆天神，與邸琮象地不合，崔說非是，鄭司農云：射，剡也者，玉人注云：邸射剡而出也，說文刀部云：剡，銳利也，戴震云：祭八方言射者，則角剡出，黃以周云：射卽玉人大琮射四寸之射，案戴黃說是也，琮本八方，此有射者，謂別剡爲銳

角八出。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疏〕注云。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者。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疏〕注云。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者。至。書堯典中命羲叔。曰敬致。致亦謂之底。左桓十七年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國語周語云。立春日月底于天廟。致底。聲義亦相近。致日。即大司徒夏日至測景之義。馮相氏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僊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即其義也。玉人注亦云。度景至不至。以相推校。此注次至字。疑傳寫誤衍。至不亦見大卜注。凡景有進退贏縮。是為不至。詳馮相氏疏。賈疏云。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為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為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為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論議案。漢書天文志云。冬至日南極暑長。南不極則溫為害。夏至日北極暑短。北不極則寒為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開元占經曰。占引洪範五行傳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為寒暑。若其失節。暑過而長則為寒。退而暑短則為燠。人君急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遲而燠。故曰豫懷急寒。一曰暑長為涼。暑短為旱。暑者為扶。扶者邪臣進。正臣疏。人君子不足。奸人有餘。斯並行得失之驗也。又通卦驗。亦有占暑進退吉凶之法。詳馮相氏疏。云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者。據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與此致四時日月。正相應也。云土地。猶度地也者。大司徒。土方氏。玉人注義並同。云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即大司徒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是也。以其景之分寸長短。校地中之景。則知封域之方位及廣輪。大司徒注。謂日景千里差一寸。以非密率也。賈疏輒據彼文。謂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失之。云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者。此經本詳土圭尺度。故先鄭據彼補之。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者。據大司徒文。以舊本作所誤。今據宋婺州本岳本注疏本正。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或為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

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疏〕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者。杜以此珍圭字。矣。恤者。閭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疏〕當與王所執鎮圭同。天府職。玉鎮亦通五等諸侯瑞玉言之。故杜謂徵召諸侯之瑞節。亦名鎮圭也。徐養原云。作珍者。故書也。作鎮者。今書也。鄭君仍從故書。又案珍鎮同音。然故書既借鎮爲鎮。不應復借珍爲鎮。故子春不曰鎮爲。而曰當爲。以珍爲誤字也。段玉裁云。杜易珍爲鎮。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未必有他用。故鄭君不從。謂王使之瑞節。有名珍圭者。論議案。玉藻注引此經。亦作鎮。則鄭亦兼從杜讀。與此注異。云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者。謂王使人徵召守邦國之諸侯。則以鎮圭爲節也。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守邦國都鄙者。案馬義亦與杜同。杜不云都鄙者。文不具也。云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者。漢書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應邵曰。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又史記孝文紀索隱。引漢舊儀云。竹使符。出入徵發。後漢書杜詩傳。上疏云。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是竹使降於虎符。故徵郡守用之也。云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者。此杜據鎮圭說徵守之義。謂鎮圭爲天子之守圭。取其爲一國之鎮。與諸侯鎮撫其國同。故徵諸侯則用之也。云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者。此杜據鎮圭說恤凶荒之義。小宗伯注云。鎮。安也。因民不安其土。故使使往鎮安之也。云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者。明不當與王鎮圭同名也。說文玉部云。珍。寶也。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是鄭意此五玉。即邦節。以其亦用圭璋。故此官與掌節同掌之。二官相與爲官聯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後漢書竇憲傳。李注云。依。準也。賈疏云。案玉人琬圭琰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云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者。後鄭說徵守恤凶荒。義與杜同。大宗伯凶禮云。以荒禮哀凶札。以恤禮哀寇亂。注云。恤。憂也。此恤凶荒。即彼哀凶札。不云哀而云恤者。散文得通也。又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注云。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據彼注。則凡召羣臣亦以珍圭。不徒徵諸侯矣。云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以漢時使者至郡國。必持節爲信。與周制王使至邦國執瑞節。事略同。漢節形制。如周之旌節。與五玉不同。鄭舉以況義耳。詳掌節疏。云恤者。閭府庫振救之者。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閭亦開字。凶荒須開府庫振救之。故使人執珍圭以往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掌節云。皆有期以反節。明使者執王之瑞節以往。事竟歸時。仍執此瑞節以反命於王也。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牙。牙璋。以爲牙。牙。牙璋。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

侯戍〔疏〕牙璋者。賈疏云。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周。〔疏〕於牙璋殺文飾。擲而言之。亦得名爲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此而言。此文云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注。鄭司農云。牙璋。璋以爲牙者。玉人注云。有鉏牙之飾於琰側是也。云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以其鉏牙不平。故云兵象。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璋以徵召。璋以發兵。琮以起土功之事。璋以發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班說惟璋發兵。與此牙璋同。而義與先鄭異。又說璋徵召。琮起土功。此經皆無文。公羊定八年傳何注。亦云禮。琮以發兵。璋以發衆。璋以徵召。說文玉部。又以琥爲發兵。瑞玉並與此經不同。蓋別有所據。云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者。御覽珍寶部引馬注云。牙璋。若今之銅虎符。與先鄭說同。以發兵者。王應麟云。漢書齊王傳。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吳王傳。弓高侯貴膠西王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嚴助傳。上曰。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遇遺助以節發兵會稽是也。互詳掌節疏。云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者。王使起軍旅。治兵守時。持此爲瑞節。與珍圭以徵守恤凶荒同。左哀十四年傳。說宋公使向巢討向魋云。司馬請瑞。以命其徒攻桓氏。杜注云。瑞符節以發兵。又襄二十五年傳。鄭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蓋皆起軍旅之節。故司馬請之致之也。云兵守時。川兵所守者。謂疆場有警。治兵爲守禦也。云者齊人戍遂。諸侯戍周者。春秋莊十三年經。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左傳云。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又昭二十七年左傳云。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引之。證此治兵守。卽兵戍之。璧羨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疏〕注。鄭司農云。羨。爲延之借字。玉人注云。羨猶延。爾雅釋詁云。延。長也。是羨延同訓長也。云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者。徑長尺。卽謂直徑尺也。先鄭蓋亦以璧羨。爲璧作橢圓形。起度量之義。詳玉人疏。引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者。證徑長尺之度也。云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者。賈疏云。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爲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爲不圓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傍一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以爲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卽圭璋璧琮琕瑑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卽司農云。卽爲卽疾之卽。疏讀爲沙。謂圭璋璧琮琕瑑。皆爲開渠爲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卽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滿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滿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瑑在足。璧在背。琮在腹。

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疏〕。𠄎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者。玉人。𠄎琮字。說文玉部作𠄎。則此經故書。疑亦或爲𠄎也。璧琮者。通於天地。〔疏〕。許訓爲琮。鄭所不從。詳玉人疏。六玉。詳大宗伯疏。注。鄭司農云。𠄎外有捷盧也。者。賈疏云。先鄭讀𠄎爲𠄎牙之𠄎。故云外有捷盧。捷盧若𠄎牙。然後鄭不從之也。段玉裁云。此疏𠄎牙之𠄎。當作𠄎牙之𠄎。玉人注。牙璋有𠄎牙之飾。𠄎牙卽說文金部之𠄎。一作𠄎。齒部作𠄎。左氏傳作𠄎。捷盧者。𠄎牙然者。周頌有臂毛傳。說文華部。皆有捷業如鋸齒之語。故用此釋捷盧。以釋𠄎牙也。案段說是也。捷盧之盧。疑與𠄎同。說文金部云。𠄎。錯銅鐵也。蓋訓刻玉分爲𠄎牙。若捷業。錯之形。云𠄎譯爲𠄎疾之𠄎者。段玉裁云。𠄎疾亦疊字。敏捷之意。詒讓案。說文馬部云。𠄎。馬壯也。𠄎疾。蓋謂馬行疾也。但𠄎疾與外有捷盧之義無會。竊疑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非釋其義也。云疏讀爲沙者。段玉裁云。疏在魚模部。沙在歌戈部。漢人合音最近。故讀疏爲沙。云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𠄎。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者。說文眉部云。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頰理也。蓋眉象頰理。因之。凡琮刻成文理。亦謂之眉。眉又與通。刻玉爲容突界畫。容者。如地之溝渠。突者如地之壟埒。故謂之渠。國語齊語云。渠弭於有渚。渠與渠弭。音義亦相近。段玉裁云。沙除者。猶後代人語云沙汰。令去之言也。於渠開。沙除屍汁。則重言璧琮之義無著。故鄭君不易字。云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者。賈疏云。以其六玉所與王爲師。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詒讓案。王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而大斂禮隆。陳器服尤備。故知六玉所用。在於大斂也。左定五年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璜琮。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呂氏春秋安死篇。亦述此事。杜高注。並以璜琮爲君佩玉。案彼以璜琮斂。當卽人君以玉斂之禮。杜高說並非也。云𠄎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說文衣部云。裏。以組帶馬也。聯玉與帶馬。皆以組聯綴。其義同。故後鄭讀從之。玉人𠄎琮。鄭亦讀爲組。𠄎組。並從且聲。故云聲之誤。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呂氏春秋上農篇高注云。渠。溝也。御覽天部引元命苞云。玉之爲言溝刻也。宋均注云。溝謂作器。案溝瑑。言玉之瑑刻容突文。漢書律厯志孟康注。說竹節爲溝瑑。與此相類。後鄭此義。與先鄭略同。賈疏云。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爲脊瑑。案依賈說。則六玉皆有孔。論審經注義。似唯琮璧琮有孔。其餘四玉。則有渠眉而無孔。賈說未塙。琮八方有好。詳大宗伯疏。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者。聯。黃丕烈校改連是也。注例用今字。詳大宰疏。說文糸部云。組。綬屬也。案組卽織成之綬材。以之穿聯六玉。取其斂時。易於繫綴。莊子列禦寇篇云。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連璧。卽以組穿聯之璧。又墨子節葬下篇。說送葬云。綸組節約。疑亦謂此也。云圭在左。璋在右。琮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者。賈疏云。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

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瑋。四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彼六玉以禮神。故喪斂之玉象之。亦取神明之義。詳司盟疏。賈疏云。彼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說文去部云。疏、通也。後鄭讀疏如字。蓋與明堂位疏屏疏勺義同。月令孟春。其氣疏以達。注云。器疏者。刻鏤之。有司徹疏匕注。亦云匕柄有刻飾者。謂六玉之內。唯璧琮更刻鏤之。使兩面疏通。以二玉象天地。故特殊異之也。璧琮皆有好。此別於肉閒。疏。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刻爲小空。與好不同。詳大宗伯疏。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女。則以納徵焉。其聘。〔疏〕穀圭以和難。以聘女者。和難上。唐石經稅以字。今從宋本補。此卽玉人云。穀圭七寸。天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圭也。注云。穀圭。亦王使之瑞節者。義與珍圭牙璋同。云穀。善也者。爾雅釋詁文。御覽引馬注云。穀圭七寸。穀善義與鄭同。云其飾若粟文然者。蓋與穀璧同。云難。仇讎者。謂人注云。難相與爲仇讎。公羊傳二十七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者。復故罪。卽和難之事。云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者。宣四年左傳文。杜注云。莒鄭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是也。云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左傳文十七年。周甘默敗戎於祁垂。成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杜注云。平杜垂之役。引之者。亦證和難之事也。阮元云。瑕嘉。釋文作瑕嘉。云本又作瑕。亦作假。案瑕音假。古字也。云其聘女則以納徵焉者。玉人注云。納徵加於束帛。案納徵。詳媒氏疏。賈疏云。昏禮有六。五禮川屬。納徵不用屬。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細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緇。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旣而爲壇會之。使德結。〔疏〕琬圭者。卽玉人云。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此不云縹。亦文不具。注云。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者。與好。珍圭牙璋穀圭同。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謂有慶賞之事。公羊隱七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管子大匡篇云。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蓋卽此治德之事。與大行人閒問異也。云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旣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者。賈疏云。時見日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夫來。王還使

大夫往會焉。解經結好也。此即大宗伯時聘無常期。一也。案依此注及下注說。則鄭謂聘親時。有命大夫與侯國大夫。壇會之禮。蓋與春秋王人與侯國大夫會盟事略同。賈小祝疏。即隱據此以釋小會同。此與大行人以會同爲君禮之文不合。則春秋衰世之法。不可以釋此經也。竊疑此疏。當是時聘時。王於常禮外。以事使卿大夫至賓館命之。則執之以爲信。不必有壇會之事也。小祝小會同。亦非卿大夫之禮。詳彼疏。引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者。證經結好。即彼時聘時事也。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結好者。以治德結好。舊本並作治德以結好。今據宋岳珂本正。賈疏云。對下文琬圭有鋒芒者也。案御覽引馬注云。琬圭九寸。琬。順也。又後鄭玉人注云。琬猶圓也。圓即無鋒芒。有鋒芒。則前殲而不圓矣。說文玉部云。琬圭有琬者。蓋文有誤。戴震云。琬琬之名。以刻上之寸半爲則也。凡圭直刻之。倨句磨折。上端中矩。琬圭穹隆而起。宛然上見。爾雅宛中宛丘。丘上有丘爲宛丘。宛中隆。並此義。案互詳玉。琬圭以易行。以除慝。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琬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人疏。曰。殷規以除邦國之慝。〔疏〕注云。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者。亦與珍圭穀圭琬圭同。鄭司農云。琬圭有鋒芒傷害。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疏〕注云。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者。亦與珍圭穀圭琬圭同。鄭司農云。琬圭有鋒芒傷害。曰。殷規以除邦國之慝。〔疏〕注云。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者。亦與珍圭穀圭琬圭同。鄭司農云。琬圭有鋒芒傷害。作圓。琬。聲義亦相近。說文又云。鏃。兵耑也。鋒。卽鏃之俗。凡圭皆刻上。而此圭所刻。角度尤銳。故玉人云。刻圭列規。謂左右刻而面下。如効之判。卽是有鋒芒也。周書王會篇云。四方玄纁璧琬。孔注云。琬圭也有鋒銳。凡鋒芒則有傷害。故爲征伐誅討之象。云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爲善者。以此圭貴讓喻告之也者。喻。黃丕烈據道右。懷方氏。擲人。大行人。注校改論。是也。晉師注云。慝。惡也。玉人注云。琬圭。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又謂人和難云。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亦以瑞節爲琬圭。並易行除慝之事也。云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者。賈疏云。此卽大宗伯云。殷規曰視。謂一服朝之歲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大夫爲壇命之爲異也。鄭知使大夫來皆爲壇者。約君來時會殷同爲壇。明臣來爲壇可知也。案此琬圭。亦當是殷規時。王以事使卿大夫至賓館。命之執之以爲信。鄭賈壇會之說未確。引大行人職曰。殷規以除邦國之慝者。證經除慝。卽彼殷規時事也。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玉器。禋圭之。〔疏〕大祭祀者。卽上經祀天地肆先王。亦兼有祀日月星辰山川等。云大旅者。卽旅上帝四望。云凡賓客之事。禋圭之。者。卽禋及造贈等是也。云共其玉器而奉之者。賈疏云。遂向所行禮之處也。注云。玉器。謂四圭解

圭之屬者。賈疏云。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圭璧璋邸之等也。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疏〕大喪者。賈疏云。謂王喪。兼有后世子在其中。以其更不見共后世子之故也。以黍。諸侯飯用粱。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粢。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此即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米貝美是也。含玉者。則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川貝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俱時行之。案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詒讓案。飯含所用。古說多異。雜記說。天子諸侯大夫士。皆飯貝。鄭彼注云。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白虎通義崩薨篇云。哈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璧。士以貝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禮緯稽命微云。天子飯以珠。哈以玉。諸侯飯以珠。哈以璧。卿大夫士飯以珠。哈以貝。雜記孔疏。引禮載說同。此並謂天子飯含用玉。與此經義合。至說苑修文篇云。天子含。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公羊文五年何注云。含。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說同。惟魯作璧。字通。諸文紛外。蓋所聞之異。孔廣森云。周禮。天子不飯貝。故典瑞曰。大喪共飯玉。且如禮文。明飯與含爲二事。雜記。諸侯相含。執璧將命。左傳。陳子行使其徒具含玉。則含者。自天子達於大夫。皆用玉。其飯所用有差。當如白虎通義所說也。案孔謂天子至大夫。含皆用玉。是也。左成十七年傳云。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傳云。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並大夫含用玉之證。孔疏謂大夫不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舍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殆不足據。凡諸家說飯含。或以珠者。亦即玉之小者。鄭注所謂碎玉以雜米者。不必蚌珠也。惠士奇云。珠者。玉之圓好如珠。即玉府之珠玉也。案惠說是也。莊子外物篇引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呂氏春秋節葬篇說厚葬。亦云含珠。是即飯含有用珠之證。凡飯以碎玉。含以小璧。此經及禮緯載說。皆分飯含爲二事。區別甚明。荀子禮論篇云。飯以生稻。哈以槁骨。楊注云。槁骨。貝也。彼似據士禮言之。士喪禮云。飯以米貝。是舉飯以哈含。非士無含也。但禮緯及載說。並謂士飯亦用珠。則於經無文。未知槁否。至飯玉小於含玉。而與含玉同實戶口。故散文亦得互稱。諸書或舉含以咳飯。或稱飯而略含。於義並不戾也。云贈玉者。賈疏云。案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云。飯玉。碎玉。以雜米也者。舍人云。喪紀共飯米。是大喪飯亦

川米。故知飯玉。亦碎之以雜米也。凡天子飯含之米。蓋皆川黍。詳舍人疏。云含玉。柱左右。及在口中者。謂齒。釋文作顛。云儀禮作顛。案既夕記云。寶貝。柱右顛左顛。說文無顛字。阮元云。顛字不古。當是儀禮本作顛。謂齒之盡處牙車也。賈疏云。案士喪禮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既言左右及中。明知柱左右顛及口中。鄭彼注。象生時齒堅。以此而言。士喪禮川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若然。大夫以上。不徒柱左右與中央耳。又賈既夕禮疏云。左顛右顛。謂牙兩畔最大者。云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鄭彼注云。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賈疏云。彼是諸侯薨。鄰國遣大夫來弔。并行含。送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況之。天子亦爲璧形而小。以其入口。故知小也。金鵠云。鄭謂五等璧有大小。疑當依命數。公九分。侯七分。子男五分。天子之玉一寸二分。不必爲璧制。然經無明文。未可定也。云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者。大宰注云。贈玉。既送所以送先王。賈疏云。以既夕禮云。贈川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束帛。謂玄纁也。既夕禮云。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雜記注。引彼文。束下有帛字。賈所引與雜記注同。凡玉器出。則共奉之。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奉。〔疏〕凡玉器出。則共奉之者。此與玉府內府爲官聯也。注云。玉器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典禮所用玉器。已具於彼。此又云凡玉器出。明惟據好賜而言。賈疏云。天府云。遷寶謂徙國都。此不旨遷。直言出。故知王所好賜之者也。云奉之送以往者。天府注云。奉猶送也。所賜在近。則典瑞親奉玉器。往送致之也。云遠則送於使者。典瑞王官。自有職守。不得遠出。若王所好賜在遠。則王自使人就賜之。典瑞則奉玉器送於使者。不自往賜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

〔疏〕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者。此即小宰八成。聽祿位以禮命之事。儀即禮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古者

官。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以定其爵。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義即本此經。注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賈疏云。此五儀有三等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大宗

伯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異儀即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乖者。但大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爲九儀。故注每命異儀。是命異儀即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之爵爲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者。賈疏云。此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諸侯之下。既無四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三等。詒讓案。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前五等。即此經之五儀。後五等。分士爲三等而無孤。與此下文不合。故鄭不據彼爲釋。鄭知此諸臣五等之命。不據王臣者。以王臣位尊。加命卽爲諸侯。則得上關五儀。且下經言王臣。唯三公卿大夫三等。加以士。亦止四等。若依命數分士爲三。則又成六等。與經並不合。司服說五等諸侯服後。亦卽繼以侯國諸臣之服。不及王臣。明王臣禮服。視命爲差。已駭於五儀五等之中。兩職義可互證也。云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者。此諸侯言五儀。下文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是則諸侯之儀。亦視其命也。此諸臣言五等之命。下公之孤四命以下。亦言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是諸臣之命。亦含有儀。明儀與命相將。經互文以見義也。云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者。肆師注同。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疏〕上公九命爲伯。其禮儀。皆以九爲節者。以下正諸侯之五儀也。自此至職末。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同。車旗。旗彼並作旌。義同。此據畿外諸侯之命。皆以奇爲數。王制云。三公一命卷。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大國之君。不過五命。案三公加命。與上公同。次國之君。卽侯伯。小國之君。卽子男也。說與此同。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者。明三公八命。不作伯。不得加命稱上公也。大宗伯九命作伯。注義亦同。此卽掌客經。並以三公與上公。內外相對爲文。鄭以經有爲伯之文。故并合釋之。加命者。卽下文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是也。二伯。詳大宗伯疏。三公。詳地官敘官考工記總敘疏。云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者。此九命上公之正名。雖不作伯。亦得稱上公也。公羊隱五

年傳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賈疏云。案孝經緯授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若然。宋公爲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爲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虢公。非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虞虢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是周之同族。有出封惟稱侯伯而已。是以魯晉鄭衛等。皆稱侯伯。鄭注巾車云。王子母弟雖爲侯伯。而實服如上公。乘金路。是也。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者。說文山部云。家。居也。國之所居。卽都城也。云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者。賈疏云。此經國家及宮室車旗以下。皆依命數而言。既言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爲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爲九里七里五里爲差矣。但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案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則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鄭必兩解者。若案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爲差也。若據此文九命者。以九爲節。七命者。以七爲節。五命者。以五爲節。又案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瀦。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以其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據此二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臆言也。是以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三之一。則鄭是伯爵。城有千五百步爲五里。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玄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是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案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與此注同。孔疏引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又詩大雅文王有聲孔疏。引駁異義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則又以侯伯之城爲方五里。與此注異。賈所引鄭說。鄭伯城制。又與駁異義不同。未詳所據。天子諸侯城制之差。當以書傳注前一解爲正。此注及詩箋說。並非是。金鶚亦謂天子城當九里。又云典命國家固是言城。然不必謂城方也。匠人言旁三門。是天子城十二門。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置罝羅網畢。餼獸之藥。毋出九門。月令爲呂氏所收。或雜入秦制。素木伯爵。而爵擬上公。故城設九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魯侯爵。其城門七。餘可知矣。凡天子十二。公必九。侯伯七。子男五。城門亦宜然。然則典命國家以城門言也。案金說近是。又案此注。說公宮方九百步以下。亦無正文。鄭各依命數差之。以此上推。則天子宮宜

方千二百步。戴震。則依匠人天子城方九里。謂宮當方九百步。其說甚瑣。依彼降殺。則公宮當方七百步。侯伯宮當方五百步。子男宮當方三百步。鄭此注所說。皆宜遞減。而經言宮室以命數爲節。或亦當別有所指與。又禮書引尚書大傳。說天子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亦與命數不相應。彼文亦疑有舛誤。並詳匠人疏。云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戎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者。彼職文有上公樊纓九就。建常九旒等。卽此經之車旗。又有冕服九章等。卽此經之衣服。又有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戎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等。卽此經之禮儀。以彼文等數詳備。故以爲釋。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

冕。衣一章。裳二章。然則絺冕之服。正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孔廣森云。典命言衣服之數。皆如命數。詩曰。豈曰無衣六兮。左傳。鄭伯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則服章有以偶者矣。蓋三公八命。衰而八章。孤卿六命。驚而六章。大夫四命。魯而四章。且王之士。亦當有冕。上士三命。服亦三章。中士二命。服亦二章。下士一命。服亦一章。案孔說足證詩義。但王朝諸臣之服。司服無明文。孔氏所解。與詩疏不同。據詩王風大車傳云。韞衣。大夫之服。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韞冕以決訟。則毛不謂天子大夫正服韞冕。王制云。三公一命卷。則三公加命。乃服衰。木服當爲驚冕。以此差之。則公孤當同驚冕。卿當韞冕。大夫與上士當希冕。中下士當玄冕。無衣疏謂三公韞冕。孤卿絺冕。大夫玄冕。固非。孔廣森陳奐謂三公衰冕。卿驚冕。大夫與上士當希冕。亦加服。非正服也。至其章數。以詩禮參互推之。蓋三公服驚冕八章。孤亦服驚冕而七章。卿服韞冕六章。大夫服希冕四章。上士亦服希冕而三章。中士服玄冕二章。下士亦服玄冕而一章。若然。則五冕之服章數。蓋皆有奇有偶。驚冕有七章八章。韞冕有五章六章。希冕有三章四章。玄冕有一章二章。皆奇偶兼備。乃得與命數相應。臣服衰冕。雖以九章爲至隆。而王自有十二章之衰。是亦得備奇偶之章矣。如是則與禮命詩文符合無违。僅得其義也。三公孤驚冕。及士亦服冕。詳司服及大宗伯疏。注云。四命。中下大夫也者。以經但言大夫四命。不云中下有異。故知同四命也。先鄭則謂四命者。專屬中大夫。下大夫則三命。詳大宗伯疏。沈彤云。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不分二等之明徵。云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者。賈疏云。其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是封畿內者也。今乃封於畿外。在八州之中諸侯也。詒讓案。據小司徒載師注。王三公采地。大都百里。卿采地小都七十里。大夫采地家邑五十里。是三公采地。僅當畿外男國之地。卿大夫采地又減焉。故必出封畿外。公始得受五百里之地。卿始得爲侯伯。受四百里三百里之地。大夫始得爲子男。受二百里百里之地。而命各加一等也。毛詩傳說天子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卽本此經。注龍云。毛正謂王朝大夫出封爲子男。乃得服韞冕也。疏中傳義。乃曰毛意以周禮出封。謂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誤矣。案注說是也。孔疏以出封爲出於封畿。不徒與此經義悞。亦未達毛指矣。云加一等。衰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者。賈疏云。王朝公卿大夫。無功可進。無過可退者。不得出封。以知加一等爲南面之君者。是衰有德也。卿爲侯伯。大夫爲子男也。鄭不書三公者。雖出封加命。爵仍是公。不異故不言也。案白虎通義考黜篇云。大夫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班說亦與鄭賈義同。惟所說三等封國里數。並依今文五經說。與大司徒經不合耳。云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者。謂公卿大夫未出封。及五等諸侯入爲王官者。在朝廷服。各如其本命數。賈疏謂鄭意出加。入則不加不減。

是也。詩王風大車箋云。古者大夫服義冕。以巡行邦國。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此卽賈入不加不減之說。彼孔疏引鄭志答趙商。亦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互詳大宗伯疏。云王之土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序官有三等之士。此文不見。故以意推之。必知士有三命以下者。見經大夫四命。四命以下。唯有三等之命故也。然公卿大夫。以八命六命四命爲陰爵者。一則擬出封加爲陽爵。二則在王下爲臣是陰官。不得爲陽爵故也。下士既無出封之理。又極卑賤。故有三命一命爲陽爵無嫌也。案賈說非也。自虎通義考黜篇云。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是士亦有出封之法。經注文不具耳。通典職官云。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但得進命不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爲侯伯。大夫出則爲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爲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杜說亦與班同。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誓猶命也。音誓者。明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疏〕凡諸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者。於、經例當作子。唐石經及各本並誤。此明五等侯國世子之禮。亦與五儀相擬者也。凡經例皆稱王。此云誓於天子者。對諸侯之稱。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也。彼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亦易孟京說王美稱。天子爵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詐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春秋成八年經云。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公羊何注云。王者。號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自虎通義號篇云。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何班並從易說。通校全經六篇。稱天子者。惟此及司弓矢。校人。玉人。弓人。五職。皆以對諸侯大夫士爲文。蓋與曲禮春秋義略同。非接上事天之號。至古周禮說。以天子爲非爵。鄭所不從。既無關經義。可存而不論也。此經見諸侯世子禮差之等。其王世子禮無文。蓋亦當下王一等。詩召南何彼穠矣。說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下王后一等。則世子之降於王。亦不逾一等明矣。云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者。繼子男。亦謂子男禮畢。諸侯子乃前其位。則與子男同。春秋釋例云。此謂公侯伯子男之世子。出會朝聘之儀也。繼

子男之末。命數相準故也。注云。晉猶命也者。說文言部云。誓、約束也。案約言爲誓。引申之。凡策命有誥戒之辭。亦得謂之誓。賈疏云。諸侯世子。皆往朝天子。天子命之爲世子。故以誓爲命也。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云。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章注云。以爲太子。此卽諸侯適子見天子。天子命爲世子之事。所謂誓也。春秋釋例云。誓者。告於天子。正以爲世子。受天子報命者也。未誓。謂在國正之。而未告天子者也。杜據春秋以後。諸侯世子無見天子之事。故不待見而命。非古制也。誓。朝事記並作省。案省誓義亦略同。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千祿及其高祖。蓋以施命省之謂之誓。以泄視省之謂之省。省於其君。猶省於天子也。連省之則曰誓省。玉藻云。唯君有黼裳以誓省。誓省。亦謂施命散事也。誓命省視。皆爲嘉善之事。故鄭大傳注云。省、善也。於義亦通。而玉藻注讀省爲闕。則未始。云誓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者。謂以樹子。故殊異其文。不曰命而曰誓。公羊傳三年傳。穀梁傳九年傳。孟子告子篇。並載齊桓公命諸侯云。無易樹子。公羊何注云。樹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是其義也。云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者。穀梁傳云。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背使。背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案鄭謂曹世子行國君之禮。蓋卽據穀梁伉諸侯之禮之文。但依此經。則世子得攝君。曹世子來朝。左氏亦以爲禮。而穀梁以爲非正。公羊亦謂職父老子代。並與此經義異。左傳孔疏引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執當理其政。預王事也。又引蘇寬云。誓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寧是安居父位。然則鄭不以用國君之禮爲非。依此經及左氏義也。依左傳杜注及釋例說。則曹世子乃未誓而攝其君者。鄭意當與杜同。此引之者。證世子得攝君。不謂已誓也。荀子正論篇云。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明諸侯有父老子攝之法。足證箴膏肓義。云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者。此並謂已誓者也。禮各下其君一等。則公之子不得執桓圭。而降執侯伯之信圭躬圭。侯伯之子。則不得執圭。而降執子男之殷璧蒲璧也。賈疏云。以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經云下其君一等。明依命數爲降。以知義然也。若公之子如侯伯。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也。云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者。子男之子。通已誓未誓二者而言。未誓者。則專屬公侯伯之子言之。子男之子。雖已誓。以下父一等。則不得執璧。公侯伯之子未誓。則不止下父一等。故與子男之子同執皮帛。次小國之君。小國之君。卽子男也。若然。則子男之子。已誓未誓。禮無差等。所謂禮窮則同也。必執皮帛者。比於孤卿。大宗伯六擊。孤卿執皮帛。其名制等差。具於彼注。此經諸侯適子未誓者之執其飾帛。當與公之孤同用麋皮。書舜典三帛。僞孔傳云。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孔

疏引王肅注亦同。則諸侯世子所執之帛。與公之孤。附庸之君異色。依大宗伯注。凡帛悉爲璧色。無緇玄黃之別。王孔說疑不足據。又依王孔說。附庸之君亦執帛。哀七年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注云。附庸執帛。孔疏云。以世子既繼子男。附庸亦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附庸無爵。雖不得同於子男。其位不卑於世子與公之孤也。諸侯世子各稱朝。附庸亦稱朝。是與世子相似。故知執帛也。且附庸是國。此言執玉帛萬國。國而執帛。唯附庸耳。案此經注。並不言附庸所執。當據王孔杜諸家說。補其義也。又此經亦無附庸之君命數。左傳隱元年疏。及通典職官。並謂附庸四命是也。云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者。此亦主子男之子男未誓者言也。若公侯伯之子。已誓者。其實之當亦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賓之以上卿之禮。故左桓九年傳云。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之禮也。杜注云。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案杜謂各當其國之上卿者。謂公侯伯之子未誓。則依賓公侯伯上卿之禮。子男之子。無論已誓未誓。則一依賓子男上卿之禮。是也。御覽皇親命引服虔。亦云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典命曰。諸侯之嫡子攝其君。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如諸侯之上卿之禮也。上卿出入三積。煢三牢。牽二牢。一享一食。宴之也。此即杜所本。鄭意當與彼同。賈疏云。若行朝禮攝介。依諸侯法。其饗饔饗。一與卿同也。此經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以諸侯序。以無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以下於召陵。陳子在鄭伯上。則是尊誓者。與諸侯序也。若未誓。則亦當執皮帛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一卿命。〔疏〕公之孤四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疏〕以皮帛視小國之君者。以下辨諸臣五等之命也。公之孤命擊。蓋下子男一等。而禮略同。云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者。大戴禮記朝事篇。壹作一。案壹一。古今字。此經五等侯國孤卿大夫士命數尊卑之差。並升降以一等。王制云。次國

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又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案王制文。與此經差異。依此經公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王制則大國卿三命。下卿再命。大夫一命。此侯伯卿大夫命與公同。王制則以侯伯爲次國。無卿大夫命數之文。彼注以上下文約之。謂次國卿二命。下卿及大夫並一命。與公異。此經公有孤卿二等。侯伯子男並止卿一等。王制則卿有上中下三等。此大夫並止一等。而王制則大夫有上下二等。並差悖不合。故鄭彼注。亦引周制以明其異。孔實疏並謂彼爲夏殷禮。亦無塙證。孫希旦云。左傳。晉侯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有一命命卻缺爲卿。魯季平子。叔孫昭子。初以再命爲卿。及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是公侯伯之卿。以三命爲極。而其初升者。或惟再命及一命也。子男之卿。以再命爲極。而其初升者。或惟一命也。案孫說是也。王制與此經。文雖不同。義實互相足。左襄二十六年傳。亦說鄭賜子展三命之服。子產再命之服。是侯伯之卿。自有再命壹命者。蓋初命爲卿。命數皆減。與大夫同。加賜乃得三命。此經唯云卿三命者。據其最貴者言之。實則公侯伯卿。不必皆三命。而大夫士亦不必皆再命壹命。可類推也。云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者。祗。朝事記作視。案祗視。亦古今字。詳大宰疏。賈疏云。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祗其命數者。若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旂。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爲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爲隆殺也。但大夫玄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玄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並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以上。卽有貳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以上。可有貳車也。案依賈說。衣服章如命數。則孤服絺冕當四章。卿大夫服玄冕有一章二章之差。亦奇偶兼備。與王臣服章川偶數同也。又一命以上。宮室車旗等。皆依命數爲差。其不命之士。亦有宮室。蓋與庶人同。若貳車及旗旂衣章等。皆無也。少儀云。貳車者。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鄭注云。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卽據此經爲說。又既夕禮云。薦馬纓三就。注云。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天子之臣如其命數。依彼注說。則侯國孤卿大夫士馬纓同三就。不依命數。與王臣異也。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此孤是大國之臣。故仍列卿大夫之位。與上諸侯適子未嘗繼子男。卽列諸侯之位者異也。賈疏云。知義然者。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作皆視小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贊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其作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將將幣饌酢饗食之之數。以此而言。則以皮帛者。亦是更以贊見。若正聘當執圭璋也。若然。彼云繼小國之君。謂執

皮帛。次小國君後。則與此注列於卿大夫位。一也。此言貶小國之君。注云而禮如子男。則彼其他貶小國君。并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者。先鄭以經侯伯子男。並有卿而無孤。知得置孤爲上公也。孤。大射儀謂之諸公。後鄭注亦云。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義與先鄭同。引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者。證孤得視小國之君也。賈疏云。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婁爲晉所執。晉人使與鄆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並六卿與三孤爲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爲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爲之。故叔孫婁自比於孤也。云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以下引證五等國所置卿大夫士凡數。及天子命之之法。鄭彼注云。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案三卿。卽大宰所謂設其參也。詳彼疏。賈疏云。案王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卿亦是夏殷法。故彼下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故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與大夫同一命。彼注卽引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與古不同。五等諸侯同國。皆有三卿得天子命者。與夏殷同。故引之。若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爲三命。下卿。天子一命。若夏殷已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命。爲三命足矣。案賈謂周大國三卿皆三命。非也。此經卿三命。乃專據上卿言之。不關中卿以下。詳前。云下大夫五人者。卽大宰所謂傳其伍也。亦詳彼疏。賈疏云。王制不言命數者。並不得天子命。夏殷並已君加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二十七人者。賈疏云。夏殷之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九中九下九。而皆云上士者。亦是勉人爲高行。故摠以上士言之也。案賈謂上士二十七人。爲上九中九下九。亦據王制注義。然依鄭大宰注。則侯國士不止二十七人。詳彼疏。云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卿天子不命。已君亦加二命爲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並三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案賈說亦非也。次國三卿。亦不必皆三命。詳前。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鄭彼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案鄭以彼上文說大次小三等國卿大夫位次相當。小國亦有三卿。明此二卿。疑有誤脫。大宰殷參。亦通五等侯國言之。賈疏云。若依此三卿解之。則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爲一命。二卿命於其君。

亦各一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爲再命，二卿命於其君，不得天子命，並已君再命矣，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五大夫同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土，公侯伯之上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爲軍將也，案賈說亦非也，次國之大夫，小國之卿，亦不必皆再命，詳前疏。

周禮正義

卷四十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疏〕掌王之吉凶衣服者。此皆王執大禮。臨

禮吉事服之。服弁服至素服爲凶服。凶禮凶事服之。凡服尊卑之次。繫於冠。冕服爲上。弁服次之。冠服爲下。王之燕衣服。別藏於玉府。此官當亦兼掌其法。與彼爲官聯也。故月令云。仲秋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帶常。彼注亦兼祭服朝燕服爲釋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卽辨冕弁冠諸服之名與物色也。注云。川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者。並據下文。不數兵事者。文不具。王之

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啻至

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袞。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屬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續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爲緇。或作蕭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鷩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鷩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疏〕王之吉服者。以下辨王及諸侯卿大夫士吉凶諸服之差。此王之

吉服。統冕服六弁服三而吉。兼有鬻射及戎服朝服等。蓋與服弁弁絰等吉凶相對爲文。不純爲祭服也。初學記帝王部引尸子云。君天下者。敝衣九種。卽謂六冕三弁之服。弁服無敝。尸子蓋家冕服通言之。玉海車服引三禮義宗云。王吉服有九。一曰大裘而冕。二曰衮冕。三鷩冕。四毳冕。五希冕。六玄冕。六者。祭祀之服也。皮弁素積。玄衣素裳。緇衣玄纁。此又三服。所謂吉服也。玄衣朱裳。燕樂之服。非廟祭之服。故不入九服之數。韋弁戎服。亦不入吉服之例。案崔說王吉服有九。似亦本此經。然於下文三弁。去其韋弁不數。而別舉玄纁以充其數。至玄衣朱裳。卽鄭說天子玄端之服。而崔云燕服不入九服之數。皆與此經不合。或展轉援引。文有譌易與。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者。依鄭義。王祀天。玄冕無旒。玄衣纁裳無章。朱市赤舄。冬則黑羔。大裘。王冕服之最尊者也。今案裘冕當十二旒。衣裳十二章。詳後疏。宋繇初云。大裘爲冬至祀天之服。其時必裘。故特言之。若他祭則有春秋四時。故鬻文言裘服。價值冬月。裘可知也。禮不表裘。大裘不稱。則大裘之上。被以龍裘可知。經於祀天不言裘。享先王不言裘。互相備也。祀五帝亦如之。承上文言。與祀昊天同服。價值夏月。則裘冕而已。案宋說是也。經昊天指冬至圜丘。上帝指夏至南郊。及大旅言之。上帝。卽受命帝也。五帝。當指冬祀黑帝。春祀蒼帝。夏帝雖卽爲受命帝。然迎氣五郊。禮秩平等。與南郊大祀異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夏秋及中央。所祀三帝。皆非服裘之時。則亦唯被龍裘而已。經云五帝。渾舉之辭耳。昊天上帝及五帝。詳大宰。大宗伯。大司樂疏。其祭地之服。此經無文。以天地同禮推之。蓋亦當服裘冕十二章。賈司裘疏。依王肅崔靈恩說。謂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則非其時服。不足據也。又此經唯見大裘。自裘冕以下裘並無文。玉藻孔疏云。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按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案孔所引。卽劉焯劉炫說。亦見詩召南羔羊疏。依鄭玉藻注。說王裘冕以下五冕。當服狐青裘。二劉說與鄭不合。孔氏所引之是也。互詳後及司裘疏。云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裘冕服亦玄。衮衣而九章。鷩冕服玄。鷩衣七章。冕旒裳市舄。與裘冕同。冬則狐青裘。戴震云。王大祭服裘冕。中祭服鷩冕。享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享。尸服有裘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裘冕。案戴說是也。周先王先公。自文王以上至后稷。皆在夏商之世。尸上服。當以夏收殷辱。今周既易以冕服。故享先王服九章之裘冕。降於祀天之服。享先公又降之。則服鷩冕也。王大朝覲會同。亦服裘冕。經不言者。文略。詳後疏。云祀四望山川。則鷩冕者。玄纁衣五章以下。冕旒裳市舄裘。並與鷩冕同。云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者。釋文云。希本又作緇。案作緇。非也。詳後疏。玄希衣三章。爲希冕服。酒正注。以此王服大裘裘冕祭者爲大祭。服鷩冕鷩冕祭者爲中

祭。服絺冕玄冕祭者爲小祭。禮器注。亦據此定祭祀獻數降殺之差。謂祭羣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祭四望山川。五獻。祭先公。七獻。孔疏謂鄭據此職五冕章數。釋彼獻數。又云。案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大蕤。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岳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尊。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爲尊也。金鶚駁鄭禮器注云。社稷之尊。非四望所可等也。大司樂云。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此地示實該社稷在內。大蕤先姑洗。咸池先大磬。可知社稷尊於四望。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社稷。祭四方。此四方當有四望。是社稷次亞於天地。豈四望所得駕出其上乎。小宗伯。大師與祭軍社。使有司將事於四望。四望卑於社稷可知。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嶽卽四望。是四望次於五祀。五祀又次於社稷。社稷尊於四望甚明。周官一經。皆社稷尊於四望。而司服獨不然。何其自相矛盾乎。夫天子大社祭九州地示。王社祭畿內地示。是亦祭地也。故北郊亦通謂之社。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仲尼燕居曾子問。皆言郊社。而郊社特牲明言社所以神地之道。社通於地明矣。九州地示。最爲廣大。彼五嶽能與之爭乎。案金說甚辯。此職冕服之差。社稷在四望山川下。與大宗伯大司樂諸職文不同。熊安生以爲社稷神實卑。而以功進之。與地類。酒正賈疏。又以王人在諸侯之上爲比。皆不足以申經義。惠士奇云。司服義冕祀山川。希冕祭社稷。此社在山川下者。王社也。大宗伯血祭祭社稷。狸沈祭山川。此社在山川上者。大社也。黃以周云。社稷五祀。均有大小。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文列五嶽之上。卽詩所稱之冢土。周書作雒。禮記郊特性。所稱之大社是也。其五祀。左傳所謂句芒祝融豐收玄冥后土之神。祭宜五獻。司服以希冕祭社稷五祀。禮次四望山川之下。如王社州社及社稷之在都邑者是也。其五祀。則月令祭法所謂戶蠶中霤門行之神。祭宜三獻。案惠黃說。於此及大宗伯兩經。似皆得通。晉書禮志傳咸表。謂祭法七祀。亦此羣小祀之屬。黃說與彼略同。但王社亞於大社。王容有親祀。而七祀五祀。則禮甚輕。王未必親與其事。於此經究未甚合。疑事無質。宜從蓋闕也。云祭羣小祀則玄冕者。玄衣纁裳一章也。據玉藻祭義。王聽朔耕藉。皆服玄冕。經不言者。亦文略也。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者。弁師所謂皆玄冕是也。賈疏云。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以首爲一身之尊。故少璽同用冕耳。下經五服同名弁。亦首飾尊。鄭不言者。義可知也。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冕既大同。無以爲別。故不得用冕名服。取畫章之義異以立名。故用服名冕也。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啻至諸暨者。賈疏云。但后稷雖是公。不證爲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

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鄭不數后稷。不啻。后稷子。諸暨。大王父。二者之間。並爲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啻立。不啻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差弗立。卒子毀榆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則大王父也。公祖類。卽組紺。亦曰諸暨也。大禘於太祖后稷廟中。尸服衾冕。王服亦衾冕也。案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至諸暨。天作詩注云。先公諸暨至不啻。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既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輪祠烝嘗。是四時常祭。故注先公中有后稷。天作詩是禘之祭禮。在后稷廟中。不嫌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所據。故注不同也。詒讓案。此經之作。在成王時。則所謂先王者。武王文王王季大王及后稷也。先公者。諸暨亞圉在二祧。高圉以上至不啻不立廟。亦爲先公。若通言之。不啻亦或尊稱先王。國語周語。祭公謀父稱我先王不啻是也。鄭先公之說。詩禮注不同。中庸注數先公自后稷以下者。彼文言追王不及后稷。故注亦以稷爲先公。實則后稷爲大祖廟最尊。雖不追王。而亦得稱先王。上祀之禮。尤不容降於四親廟。享先王服衾冕。則享后稷廟。亦服衾冕可知。故此注先公不數后稷也。詩周頌天作序箋義。與此注正同。惟小雅天保箋。先公并數后稷。與此注及天作箋並異。據孔疏則彼乃唐時俗本。而定本自作諸暨至不啻。詩箋義前後不宜互異。當以定本爲正。孔氏援中庸注義。反廣其誤。僨矣。后稷爲先王說。互詳敘官及守祧疏。諸暨。史記周本紀作公叔祖類。索隱引世本云。大公組紺諸暨。又引皇甫譚說同。中庸孔疏引此注及世本。暨並作暨。錢大昕云。當作暨。暨類。聲相近也。云暨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者。賈疏云。饗食。則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食在廟。故亦服衾冕也。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四郊虞庠中。亦服衾冕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王制孔疏云。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案射人職。賓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亦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任大椿云。諸侯在朝朝服。在路寢亦朝服。玉藻經文可據。以諸侯例天子。則天子在朝皮弁。明在路寢亦當皮弁。燕射在寢。其爲皮弁明矣。賈疏誤。案孔任說是也。陳祥道。金鶚。黃以周。說並同。詩小雅類弁箋云。天子燕亦用皮弁。皮弁。卽天子之朝服也。賈謂燕射朝服。說本不誤。而以彼朝服別於賓射皮弁。則謬。蓋偶忘天子朝服與諸侯異也。凡王大射。當在大學辟雍。賈謂在虞庠亦誤。詳司裘疏。又案王養老亦兼用饗食禮。故文王世子說。天子養老。冕而總干。親在舞位。冕卽玄冕。注唯言賓客者。文不具也。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者。賈疏云。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爲中祀。埋沈已下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

覬先鄭注義同。此唯大裘爲然。其裘冕以下五冕服。並當狐青裘。皇侃。劉焯。劉炫說。謂六冕皆黑羔裘。非也。又王安石。陳祥道。王昭禹。鄭鏐。方苞。姜兆錫。並謂祀天服大裘。更襲龍裘。陸佃。戴震。又據禮記。謂大裘之裘十二章。冕十二旒。金栴亦云。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栴謂玄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郊特牲。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天之數不過十二。王者祀天之服象焉。十二章九章之服通名裘。故於祀天言大裘。以示殊異。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掌祭祀。裘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是裘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案陸戴金說是也。江永。宋綿初。金鶚。莊有可。黃以周。說並同。蓋自鄭誤謂大裘不襲裘。其服無章。冕又無旒。與郊特牲文迕。王肅私定家語郊問篇。遂云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裘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郊特牲孔疏。引家語。作臨燔柴。脫裘冕蕃裘。又引張融說云。王至泰壇。乃脫裘服大裘。諸義略同。皆臆造不經。不爲典要。其以大裘爲卽黼裘。尤王肅之謬也。又王弁服以下。亦皆有裘。凡章弁服。服狐黃裘。皮弁服。服狐白裘。玄冠服。服黼裘。並詳司裘疏。云裘。卷龍衣也者。詩豳風九罭篇。裘衣繡裳。毛傳云。裘衣。卷龍也。玉藻。天子龍卷以祭。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裘。詩大雅采芣篇。玄裘及黼。箋云。玄裘。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釋名釋首飾云。裘冕。裘卷也。畫卷龍於衣也。案卷龍者。謂畫龍於衣。其形卷曲。其字禮記多作卷。鄭王制注云。卷。俗韻也。其通則曰裘。是裘雖取卷龍之義。字則以裘爲正。作卷者。借字也。覲禮注說裘冕云。纁之纁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上公裘無升龍。此注云。卷龍。卽所謂升龍降龍也。賈覲禮疏云。白虎通引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案依鄭賈說。裘龍唯繪龍於衣。徐鍇本說文衣部云。裘。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阿上鄉。是謂卷龍繡於裳。與鄭異。徐鉉本則無裳字。鍇本或誤衍也。云驚。裨衣也者。以驚衣爲裘衣之次也。覲禮云。天子裘冕。負斧依。又云。侯氏裨冕。注云。裘衣者。裨之上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裘無升龍。侯伯驚。子男纁。孤緇。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曾子問玉藻注。及家語辨樂篇王注。義並同。凌廷堪云。覲禮注。裨冕。兼裘冕言之。蓋據司服。公之服自裘冕而下。如王之服也。考覲禮經文。既云裘冕。又云裨冕。則裘冕而上。謂之裘冕。驚冕而下。謂之裨冕。明矣。鄭用虞以驚爲裨衣。蓋統驚冕而下言之。非專釋驚冕也。案先鄭意。或當如凌說。但後鄭以裨同裼。賈覲禮疏。謂取裨陪之義。則是亞次上服之通名。非指一服言之。王六服。大裘而冕最上。不爲裨。裘衣以下五服。通謂之裨。此外

依鄭義上公裘，侯伯鷩，子男毳，孤縠，卿大夫玄，在諸侯及諸臣雖爲上服，而亦家王禕衣之名，非於本身爲次服也。觀禮注以裘爲禕之上，亦謂王禕衣有五，裘最爲上耳。若然，此注主王言禕衣，亦當自裘冕以下，觀禮爲侯氏服，則可自鷩冕以下，曾子問記君薨，告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大祝皆禕冕，荀子大略篇云，大夫禕冕，彼並諸侯卿大夫禮，則當自玄冕以下，先鄭訓鷩冕服爲禕衣，止可以釋觀禮，與此經及禮記，皆不相當也。禕，荀子禮論篇作卑，假借字。楊倞注彼謂禕之言卑，爲冕服之最卑者，非也。云鷩，闕衣也者，爾雅釋言云，釐，闕也。書禹貢孔疏引舍人云，釐，謂毛闕也。胡人積羊毛作衣，爾雅釋文引李巡本，釐作鷩，是先鄭所本。闕者，縠之借字，說文系部云，縠，四胡鷩布也。又毛部云，縠，以鷩爲縠，色如縠，故謂之縠，引詩曰，鷩衣如縠。案詩王風大車之鷩衣，卽鷩冕服，疑許亦以鷩冕爲縠衣，與先鄭說同也。賈疏云，闕，縠毛爲之，若今之毛布，案賈義與許同，但五冕之衣同用絲，斷無以四胡毛布爲衣之理，先鄭說不經，故後鄭不從，引書者，虞書皋陶謨文，爲古文入益稷，縠，今書作會，左傳昭二十五年孔疏，引鄭書注，縠爲縠，故此注引之，徑作縠，今本書疏及釋文，並謂鄭讀爲縠，非也，說文系部引作縠，云縠，會五采縠也，許鄭說不同，互詳縠縠疏，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書孔疏引鄭書注云，會讀爲縠，宗彝，謂宗廟之鸞鵲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雉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縠讀爲縠，縠，紵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縠，刺者爲縠，此縠與縠各有六，衣用縠，裳用縠，案縠當作縠，孔疏云，鄭意以華蟲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雉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縠，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紵以爲縠，施之於裳也，孔又引馬融說，與鄭略同，賈疏云，古人必爲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縠者，縠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縠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雉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雉彝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雉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雉爲宗彝，其實虎雉也，但虎雉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虎取其威猛，雉取其有智，以其印鼻長尾，大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水草，亦取其有文，象衣上華蟲，火亦取其明，粉米共爲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爲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希縠者，孔君以爲細葛，上爲縠，鄭君讀希爲希，希，紵也，謂刺縠爲縠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沈深之義，故裳刺也，黃以周云，縠漢書與服志云，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衣裳備章采，乘輿刺縠，公侯九卿以下皆縠成，案漢代乘輿刺縠不用畫，衣裳章采不用縠，從歐陽家說，說文繪則會，五采縠引虞書作縠，裘字下亦云卷龍縠，從大小夏侯說，

鄭注蓋從古文說。詣讀案十二章之義。衆說紛異。禮書引尚書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謂天子服止五章。日月星辰粉及米黼黻。皆不爲章。是一說也。僞孔傳云。日月星辰爲三辰。華蟲。華蟲。雄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纁。天子服日月而下。此謂天子服有十三章。分華蟲粉米爲二。去宗彝不在章數。是又一說也。今案伏傳。分配五色。既錯亂無義。差次五服。復傳到失敘。且不及日月星辰粉米黼黻。尤爲疏庸。故禮書引鄭彼注。亦以爲疑。僞孔十三章之說。於古無徵。且不數宗彝。而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則書方論服章。何以忽涉彝尊。於文例亦不可通。孟子盡心篇。說舜被袞衣。趙注云。袞。畫也。爲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此以黼黻絺繡並爲畫。又與漢晉書家說絕異。亦不足據。反覆推繹。鄭義精備。不可易也。云華蟲。五色之蟲者。蟲。謂羽蟲也。鄭言此者。明華蟲爲一章。左傳昭二十五年杜注云。華若草華。案杜與益稷僞傳說略同。蓋亦分華蟲爲二章。與鄭義異。孔疏謂孔亦以華蟲爲一章。非僞傳指也。彼疏引顧彪說。及左傳昭二十五年疏說。並不誤。云績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者。考工記畫績之事文。此稱績人者。鄭所省改。鄭注鳥獸蛇云。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麟有文采者。則鄭謂鳥獸蛇。卽十二章之華蟲也。然其說未瑩。詳畫績疏。云。希讀爲絺。或作黼字之誤也者。段玉戔謂絺黼二字。當互易。云此鄭君易希爲黼而辨之曰。書或作絺者。乃是之誤。不可從也。僞孔傳作絺。云細葛上爲繡。是鄭君所謂誤者。既易其字爲黼。則下文皆作黼。說文黼下云。箴縷所紩衣。正與鄭合。今本周禮注。黼縷互換。遂不可通。賈作疏時已誤。而其約舉尚書鄭注云。鄭君讀縷爲黼。黼。然也。固未嘗誤。尙書周禮二注同也。案段校是也。鄭破縷爲黼。故廣韻五旨引此經云。祭社稷五祀。則黼冕。卽依鄭讀也。今本黼縷誤易。故釋文或本作縷。蓋其誤在陸氏以前矣。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鄭意虞夏時衣章有三辰。周制冕服九章則無之。而桓二年左傳。有三辰旌旗之文。明易衣章而畫之旌旗也。益稷疏引鄭書注。說十二章。亦云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旌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書禮注義同。孔氏駁之云。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鄭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殷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劉彝本陸佃說。謂天子袞冕十二章。云鄭見司常云。日月爲常。則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

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非也。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龍。熊虎爲旗。周之衣不去虎。何獨日月爲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案典命職。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裘冕十有二章明矣。楊復。鄭鑄。易祓。敖繼公。李光坡。方苞。莊存與。林喬蔭。說並同。戴震云。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耳。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達延。龍卷以祭。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裘冕。見於此矣。衣之舉。猶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衮目之。大裘不言衮。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金鶚云。蓋天子有十二章之衮衣。有九章之裘衣。享先王裘冕。九章之裘也。祭昊天服大裘而冕。十二章之裘也。王與公侯伯子男差等。王皆十二。公皆九。侯伯皆七。子男皆五。如圭璧旂常之類。不可枚舉。然則公服九章。天子必服十二章。以爲尊卑之別。若同服九章。是尊卑無別也。且周禮尙文。則監二代而損益者。大抵損質而益文也。況冕服尤重文章。夏禹不尙文。猶且致美。而以尙文之周王。乃反損十二章而爲九章。此必無之事也。金榜。宋紹初。莊有可。說同。案諸說皆駁鄭之誤。陸佃。劉彝。謂王裘冕十二章。公裘冕九章。與禮漢書輿服志。漢明帝所定冕服制同。而戴震。金鶚。同謂天子有十二章及九章之裘。說尤精覈矣。賈疏謂天子冕服九章爲大章。其小章則十二。五等諸侯。及內外公卿大夫冕服小章。各如其命數。其說不足據。詳典命疏。云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者。左桓二年傳臧哀伯語。賈疏云。引之者。證周世日月星畫於旌旗之意也。案大常畫日月星。詳司常職。云而冕服九章者。鄭謂周服章去三辰。冕服最盛者。不逾九章也。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者。賈疏云。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裘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取其宗彝則義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義是六章之首。不得以義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論議案。此鄭書注所謂損益上下。更其等差者也。於經無文。鄭以意定之。欲以傳合卷龍虎雉之義。殆不然也。孔廣森云。衮衣。王者之服。唯上公以王者之後。亦得服之。故於文从衣从公。言公之上衣也。衮爲正字。作卷者。假借字。鄭君乃以卷象龍首卷然。遂升龍以爲九章之首。又退宗彝於火下。欲使義冕得取虎雉爲義。廣森疑焉。荀子大略篇曰。鄭天子山冕。則衮冕首山。不首龍矣。禮有言龍衮者。自衮以下無龍章。故衮獨以龍名耳。禮器曰。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言龍下不及諸侯。黼下不及大夫。若龍衮首龍。豈得又謂諸侯以黼首衣乎。案孔謂衮衣不首龍。則不必改虞書十二章之次。其說自通。說苑脩文篇云。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亦以天子服章爲首山。足證荀子之說。但說諸侯以下服章。與禮器詭異。金鶚謂說死指王朝大夫士言。禮器指侯國大夫士言。其說近是。蓋王朝大夫緇冕。

有黼無火。士玄冕。唯有黻而後文。侯國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故與王朝士服同也。云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明畫績五章之次。云皆畫以爲績者。以配替之作績也。說文糸部云。綌。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綌。則計謂山龍等。皆繡而不畫。與鄭義異。云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者。明畫績四章之次。唐郊祀錄云。案三禮圖云。凡章文參錯滿衣裳而已。不拘其數。崔寔云。略畫十二焉。亦取法則天之大數。案崔說與禮圖不同。蓋卽賈疏小章如命數之說所本。於古無徵。未足信也。又案粉。說文黼部作𦘒。云畫粉也。米。糸部作𦘒。云繡文如聚細米也。則分粉米爲二。與書僞孔傳說略同。又以爲一畫一繡。並與鄭說大異。未知是否。云皆希以爲繡者。以配書之希繡也。段玉裁謂希亦當作𦘒。下同。月令注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孔疏云。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云則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者。衣五章。龍山華蟲火宗彝。裳四章。藻粉米黼黻。合之爲九。左昭二十五年傳。所謂九文是也。賈疏云。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案今依戴震金鶚說。天子有十二章與九章之裘。又依孔廣森說。不改虞書十二章之次。則大裘之裘衣裳。皆從偶數。衣六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也。裳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也。其九章之裘衣五章。山龍華蟲宗彝藻也。裳四章。火粉米黼黻也。皆不如鄭賈所說。云驚。畫以雉。謂華蟲也者。說文鳥部云。驚。赤雉也。周禮曰。孤服驚冕。又云鵲。驚也。爾雅釋鳥云。驚雉。郭注云。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左傳昭十七年孔疏引樊光云。丹雉也。案依許慎說。則驚雉色赤。山海經北山經。亦謂之赤驚。依鄭義。華蟲五色。則不爲純赤。或當如郭氏說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說駸駸形色。亦與郭略同。冕服畫驚者。釋名釋首飾云。驚。慙也。性急慙。不可生服。必自殺。故畫其形於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雉言驚者。取文章采著者以爲稱也。云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者。依鄭義。衣三章。華蟲火宗彝。裳四章。與裘冕服同。今依書服章舊次。則衣三章。華蟲宗彝藻也。裳四章。亦火粉米黼黻也。云畫畫虎雉。謂宗彝也者。廣雅釋器云。畫。毛也。鄭意。虎雉並毛蟲之屬。故曰畫。王制孔疏云。宗彝者。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雉二獸。虎有猛。雉能辟害。故象之。周禮當畫虎雉。淺毛細畫故也。孔廣森云。畫冕五章。自藻而下。釋名云。畫。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畫芮溫暖而潔也。是以虞書之次爲說。案孔說是也。黃以周說同。云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者。依鄭義。衣三章。宗彝藻粉米。裳二章。黼黻也。今依服章舊次。則衣三章。藻火粉米也。裳二章。與鄭同。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賈疏云。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畫。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義冕之粉米。亦刺之也。案鄭意。希冕服以希爲名。明衣裳皆用繡。與它服衣畫裳繡異。非謂粉米必不可畫。

也。黼冕之粉米，自畫而不繡。賈說非鄭指。畢沅，吳志忠，校本釋名云：黼冕，黼，粉米於衣也。義與鄭同，云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者，衣一章，卽粉米，裳二章，黼也。鄭說五冕服之章，惟此與舊次同，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黼而已，是以謂玄焉者，賈疏云，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黼於裳而已，孔廣森云，冕之制，以麻衣延玄表繡裏，故弁師言王之五冕，皆玄冕，自希以上，各有取義，唯玄冕從其正名，非以玄衣故也。玄冕一章，猶升黻於衣，詩終南曰：君子至止，黻衣纁裳，此黻有在衣者，非玄冕之服而何。左宣十六年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黻冕者，玄冕也。案孔據詩黻衣，及左傳黻冕之文，謂玄冕一章，猶升黻於衣，而秦風孔疏，則謂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纁裳異其文耳，與孔說異，今攷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黃帝黼衣，大帶纁裳，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衣黼黻之衣，素纁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孟子盡心趙注，亦謂天子畫衣有黼黻，則古書說黼黻在衣者甚多，孔說不爲無徵，姑存以備一義，左傳孔疏，又以黻冕之黻爲蔽膝，則不繡也，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明六冕之通制也，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鄭注云：謂冕服玄上纁下，染人注云：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是冕服，玄衣纁裳者，法天地之色也，喪大記云：大夫以玄纁，玄纁，卽玄衣纁裳，書顧命云：太保太史太宗彤裳，赭形纁，色並相近，得通稱也，凡冕服玄纁者，皆謂染絲織成帛爲之，書僞孔傳釋絲爲葛，則似謂用布，非也，孔廣森云：大戴禮哀公問五義曰：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簞，此冕，謂玄冕也，郊特牲曰：玄冕齊戒，顧命曰：癸卯，士邦君麻冕蟬裳，蟬名玄駒，故玄裳謂之蟬裳，豈得首冕服唯有纁裳乎，案孔謂冕服不必皆纁裳是也，但古書說，冕服裳不一色，而衣則皆玄無異色，唯管子輕重已篇，說四時服纁，各依方色，此與月令五時衣略同，禮經無文，恐非古制，荀子富國篇又云：天子祿衣冕，諸侯玄纁衣冕，楊注云：祿古朱字，纁與裘同，畫龍於衣謂之裘，朱裘以朱爲質也，然則朱裘亦祇是於畫龍處，先施朱爲質，而後布以皂章，不硤其仍爲玄衣也，至顧命王麻冕黼裳，癸卯，士邦君麻冕蟬裳，御覽服章部引鄭書注云：蟬謂色玄也，僞孔傳說亦同，與大戴禮荀子端冕玄裳文，正相應，此與王麻冕黼裳者，蓋皆玄冕玄端齊服，書孔疏引鄭書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孔申其義，以爲裘冕之裳，卽十二章之一，金鶚據畫纁黑與白謂之黼，謂此裳黑白相間，故謂之黼，又舉玉藻黼裳爲證，其說甚精，竊謂顧命爲康王卽位極前之禮，於喪中而行卽位之吉禮，王爲喪主，不可以無改於常，故服齊服玄冕，而易玄裳爲黼裳，癸卯，士邦君無事陪位，則服正齊服，玄冕玄裳，惟太保太史太宗，以方有冊命之盛儀，不得不服吉服，則玄冕而形裳，此其精義也，凡齊服必均玄，而後經齊服又有素端，故顧命王黼裳，明以喪中變禮，黼之色黑白相間，示兼取玄端素端之色，不純吉也，王及諸侯齊服，皆玄冕玄端服，詳後疏，凡兵事，韋弁服，韋弁，

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韎章。〔疏〕凡兵事章弁服者。以下記弁服也。孔廣森云。兵事。謂凡祠兵命之附注是也。今時伍伯提衣。古兵服之遺色。〔疏〕將之事。非必戰服也。聘禮。卿章弁。歸饗餼。則章弁固亦禮服。任大椿云。韎。爲天子諸侯大夫兵事之服。戎服用韎者。以韎革同類。服以臨軍。取其堅也。韎。韎志。韎弁。制似皮弁。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然則形狀似皮弁矣。案任說是也。依鄭義。王章弁戎服。韎草衣裳。禮服則韎布衣裳。亦云朱裳。或云素裳。非也。亦市白帛狐黃裳。今案當爲緇履。詳履人疏。又案兵事雖服韎章弁服。臨戰則韎章弁服上。又蒙甲冑。故成十六年左傳說。卻至服韎章附注。而復有見楚子免冑之文。斯其證矣。注云。韎弁以韎草爲弁。又以爲衣裳者。釋名釋首飾云。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以韎草爲之。謂之韎弁也。說文韎部云。韎。茅蒐染也。也。一入曰韎。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毛傳云。韎。韎者。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韎。鄭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孔疏引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韎。士冠禮注云。今齊人名爲韎。國語晉語韎注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案毛許鄭韎。並以韎茅蒐染者。釋其染草之名。毛許又以爲一入。晉語韎注引賈逵。虞翻。唐固。亦並云一染曰韎者。釋其色深淺之度也。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韎。郭注云。韎。今之紅也。說文糸部云。韎。帛赤黃色。玉藻注云。韎。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然則韎與韎紅。韎。並同色。但以韎帛異名。此章弁服。卽染熟皮爲紅色。以爲弁及衣裳。韎爲一入。與朱四入。色淺深不同。散文亦得通稱。故詩小雅采芣箋云。天子之服韎章弁服。朱衣裳也。孔疏謂韎是朱之淺者。故以朱表之是也。其引別本作朱衣。則誤。云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韎章之附注是也者。賈疏云。左氏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韎章之附注。君子也。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若賈服等說。附謂足附。注屬也。袴而屬於附。若據鄭雜問志。則以附爲幅注。亦爲屬。以韎章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韎章有同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韎章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帛之義。若然。案聘禮云。卿章弁歸饗餼。注云。韎弁。韎章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履爲正也。以其履從裳色。天子諸侯白帛。士大夫白履。皆施於皮弁故也。詒讓案。賈服以附注爲袴屬。鄭則讀附爲幅衣與裳。皆制韎幅爲之。與賈服詁袂屬義略同。左傳杜注云。韎。赤色。附注。戎服。若袴而屬於附。與袴連。晉語韎章注云。附注兵服。自要以下。注於附。並與賈服說同。任大椿云。戎事用韎。聘異於戎。故不川韎。聘禮。正服皮弁。或以朝服。衣皆十五升布。此章弁亦川十五升布爲衣。特以韎染。異於皮弁朝服之布耳。又云。司服注。以韎草爲裳。與雜問志及聘禮注所云素裳。均異。賈疏以爲兩解。竊疑詩朱芾斯皇箋云。天子之服。韎弁服。朱衣裳。特別曰天子

之服。惟天子得朱裳耳。非天子則素裳。故聘禮卿章弁歸饗。注云。素裳。以其爲卿。故下天子也。雜問志。釋韎章之附注。以爲素裳。亦據卻至晉卿。與聘禮之卿同也。然則章弁服。天子朱裳。卿大夫素裳。但攷履人疏。引鄭志。檀南問司服。王后六服之制。答曰。章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據此志。釋司服章弁。則專據天子之章弁矣。而云素裳白舄。是鄭又明以天子之章弁爲素裳矣。雜問志或鄭未定之說。要當以司服注及采芑箋爲正。案任說是也。黃以周又據詩羔羊孔疏。謂章弁韎衣。當黃衣狐裘。都人士狐裘黃黃。賈子新書等齊篇。引作狐裘黃裳。謂章弁服當黃裳。其說亦有據。今攷韎爲赤黃之閒色。故詩箋云。朱裳。賈子云。黃裳。其實通也。唯詩采芑疏。以章弁素裳。爲戎服之正。則非是。又案詩小雅六月孔疏。引孝經注云。田獵戰伐冠皮弁。又引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白虎通義三軍篇亦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懷怕也。與援神契說同。孔氏謂皮草同類。以皮統章言之。王制及左傳昭十二年疏。並以皮弁爲章弁之通稱。然則彼所云皮弁。卽此章弁也。又荀子富國篇云。士皮弁。而大略篇則云。士章弁。任大椿謂大略篇之章弁。卽皮弁。據此諸文。則章弁皮弁。對文雖異。散文可通。然孝經緯及白虎通義。並云素積。則與兵事章弁韎裳仍不合。且白虎通義緋冕篇云。皮弁。征伐田獵。此皆服之。公羊宣元年何注。以皮弁爲武冠。又昭二十五年注云。禮。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以上諸文。與經句冠弁服。饗射鷩冕之文。並不相應。此蓋今文家之異說。彼所云軍旅皮弁素積者。自指皮弁服而言。不必謂章弁素裳。孝經緯及班何諸說。與此經本不相謀。而孔強合爲一。不可通也。云今時伍伯緋衣。古兵服之遺色者。說文糸部云。緋。帛丹黃色。任大椿云。漢書鼂錯傳。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五百。帥名也。後漢書宦者傳。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注。章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又攷古今注。伍百。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伍長爲伯。故稱伍伯。漢制。兵吏五人一伍。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章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則以戶伯爲古之兵士也。西。眡朝則皮弁服。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京賦。武士赫怒。緋衣纁輪。武士。卽注所云伍百也。眡朝則皮弁服。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裘。〔疏〕眡朝則皮弁服者。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案依鄭義。王皮弁。冕。〔疏〕服鹿皮弁。白布衣。素積素鞵。自寫。狐白裘。今案當爲素帛衣白履。詳後及履人疏。皮弁。書顧命又謂之素弁。詳弁師疏。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者。亦注用今字作視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後適小寢釋服。彼云內朝。卽路門外之正朝。云路寢聽

政。卽謂視路寢延之燕朝。諸侯視正朝。燕朝同朝服。則天子視正朝。燕朝亦同皮弁服也。其視皋門內三詢之外朝所服。經無文。當亦與視正朝同。故賈疏云。天子三朝。外朝二。內朝一。二皆用皮弁。故經總云。視朝。則皮弁服也。戴震云。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論讓案。皮弁爲天子之朝服。論語鄉黨篇。吉月必朝服而朝。集解孔安國云。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曾子問孔疏引鄭論語注同。蓋以彼月吉諸侯視朝。常服皮弁。而皮弁爲天子之朝服。故亦通稱朝服。與禮經凡朝服爲玄冠素裳異也。云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者。白虎通義鄉黨篇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釋名釋衣服云。素積。素裳也。辟積其要中使踧。因以名之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細帶素鞶。注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賈彼疏云。素者。謂白縗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然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不並言也。惟喪服裳三衽有數耳。案依鄭賈說。則皮弁服亦用縗。二說並與鄭義也。史記禮書。則云皮弁布裳。是謂裳亦用布。敖繼公又云。皮弁亦絲衣。而色如其裳。則謂衣亦用縗。而素縗爲裳不同。戴震申敖說云。皮弁服。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言。殆非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弔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麤裘。狐白裘麤裘。鄭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其領緣采也。積寅亮云。論語云。縗衣羔裘。素衣麤裘。夫羔裘裘以縗布之衣。而外加朝服。仍用縗布衣。則麤裘以素衣。而外加皮弁服。意必仍用素絲矣。金鶚云。祭服最重。天子諸侯祭服。皆必絲衣。皮弁服。非特用於視朝聽朔。亦祭服也。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大蜡之祭。皮弁素服。又月朔朝享於廟。亦必以皮弁。蓋告朔於廟中。既以皮弁。則朝享亦皮弁可知。時祭冕服。月祭殺於時祭。故服皮弁也。皮弁既爲祭服。豈有不用絲而用麻哉。天子朝服絲衣。諸侯朝服。故用布衣。禮之等殺也。郊特牲云。朝服以縗。自季康子始。縗者。生絹也。素則然縗。縗衣卽素衣也。是康子僭天子之朝服。與八佾雍徹一類也。夫禮以康子之朝服縗衣爲僭。可知天子之朝服皮弁。必絲衣矣。黃以周云。冕服絲衣。冠服麻衣。爵弁皮弁次於冕。其衣仍用絲。凡上衣用絲。中衣用帛。上衣用麻。中衣用布。故曰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注玉藻。謂皮弁服麻。中衣布。而詩箋以錦衣狐裘爲皮弁服。論語又以素衣麤裘爲皮弁服。錦衣。絲衣也。素衣。亦絲衣也。上衣布。中衣帛。君子以爲失禮意。案以上諸家說。並足輔敷義。故詩周頌絲衣其杯。載弁俅俅。鄭箋以爲爵弁。而通典吉禮載五經通

義。引詩作絲衣其紕。會弁俅俅。與衛風淇奥會弁文同。則通義以絲衣之弁爲皮弁矣。說文糸部云。紕。白繭衣兒。詩曰。素衣其紕。許引詩雖不作絲衣。然以紕爲白色。則正皮弁服之衣也。蓋四漢經師。必有釋絲衣爲皮弁服者。斯亦皮弁非布衣之一證矣。依敷說皮弁服素衣。而禮經云素積者。凡禮服之裳。無不辟積。而素積則唯皮弁爲然。故禮經於皮弁。特言素積。敷說與經。亦無悖也。又案鄭聘禮注云。皮弁時或素衣。是鄭謂皮弁服亦有素衣。但爲殊吉之變服。郊特牲說蜡祭送終之服。云皮弁素服而祭。注云。素服。衣裳皆素。文王世子。公族在辟。公素服不舉。注云。素服亦皮弁矣。孔疏謂衣裳皆素。是鄭意皮弁服衣不用白布。而用素者。爲變服。不知皮弁正服。亦衣裳皆素。其異於變服者。加以采緣。故無重素之嫌。戴氏所辨甚析。固不慮其滑提也。至史記布裘之說。與玉藻皮弁裘裘亦不合。蓋不足據。又案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孔疏引盧植釋素端云。布上素下皮弁服。彼素端皮弁二者並襲。而盧專以布上素下爲素端。其說雖未當。而可證盧說皮弁正服不布。上必素衣矣。是或亦皮弁素衣義證之一與。云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裘冕者。明皮弁爲天子常朝服。非大朝覲之服也。賈疏云。案覲禮云。天子裘冕負黼辰。節服氏云。祭祀朝覲。裘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注云。服裘冕者。從王服。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裘冕。若然。春夏受贊於朝。則是祗朝皮弁服也。其受享於廟。與覲同裘冕。故於廟連言朝也。案四時朝覲。皆在廟服裘冕。賈謂春夏受贊於朝。乃沿曲禮注之誤。詳大宗伯疏。又大會同在壇。王亦裘冕。周書王會篇云。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朝服。案王會。天子絕。即裘冕十二旒。不當無繁露。彼蓋文誤。又彼大會同之服。通稱朝服。與此經皮弁朝服。亦不相應也。

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疏〕**凡甸。冠弁服者。此王而加弁也。此弁與爵弁章弁皮弁不同。即所謂皮冠。孟子萬章篇。萬章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趙注云。皮冠。弁也。孔廣森云。左傳。貴衛侯不釋皮冠。楚靈王雨霽皮冠。有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皮冠可釋。可去。則必別有一物。加於冠上矣。案皮冠。蓋猶方相氏之蒙熊皮。孔謂別有一物加於冠上。其說近是。趙氏以弁釋皮冠。蓋即據此經。凡王田服玄冠。而加以皮冠。不可云以冠加冠。故段弁以爲稱。以弁本冠之大名。亦以皮冠舉首蒙之。與弁制略相似也。以弁加於冠上。謂之冠弁服。猶下文以經加弁上。謂之弁經服也。田事。玄冠上加皮冠。有所敬則釋之。猶兵車。章弁上加冑。有所敬則免之矣。冠弁服。依鄭義。委貌冠。即玄冠。緇布衣。素裳素鞵。自寫羔裘。今案當爲白纁。詳屨人疏。注云。甸。田獵也者。小宗伯注云。甸。讀曰田。敍官甸祝注云。甸之言田也。甸田。同聲假借字。此不改讀者。文略。云冠弁。委貌者。士冠禮。主人玄冠。注云。玄冠。委貌也。又士冠記云。委貌。周道也。

注云。或謂委貌爲玄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白虎通義緇冕篇云。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始萌。小故爲冠飾最。故曰委貌。委貌者。謂委曲有貌也。郊特牲注說同。釋名釋首飾云。委貌。冠形委曲之貌。上小下大也。案鄭不知冠弁之弁爲皮冠。故謂冠弁卽委貌。其說未析。而此冠爲委貌。則當如鄭義。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石渠論戴聖說。以玄冠爲委貌。鄭士冠注從之。此注以委貌釋冠弁。卽謂冠弁爲玄冠。則朝服與玄端服。裝異而冠同。聶氏三禮圖引張鎰圖云。諸侯朝服之玄冠。士之玄端之玄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案張圖亦從鄭義。而續漢書輿服志則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牟追。殷之章甫者也。聶圖又引舊圖云。委貌。以漆布爲殼。以緇縹其上。前廣四寸。高五寸。後廣四寸。高三寸。案玄冠有梁有武而著纓。與章弁皮弁制異。依續漢志及舊禮圖說。則委貌似弁而非冠。與鄭義不同。戴震又據國語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筭。彼朝服而有委筭。明其爲弁制。疑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玄冠。孔廣森。金鶚。宋歸初。黃以周。說並同。案士冠禮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毋夏收。彼於委貌之外。別云周弁。明委貌自與弁不同。彼記又云。三王共皮弁素積。是委貌尤不得與皮弁同制。司馬彪說。殆不甚塙。若然。委貌是冠非弁。則不得有固冠之筭。故墨子公孟篇云。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卽朝服玄冠。有纓無紃之明證。竊疑晉語之委。當如雜記委武之委。鄭注云。委武。冠卷也。筭當爲固髮之筭。蓋范武子以杖擊文子之玄冠。折其冠卷。并及卷內之筭。非固冠之筭也。若然。自天子下達於士。玄冠通爲卷武之制。亦同川玄帛。故通謂之玄冠。舉其故名。則亦通謂之委貌。鄭從小戴以委貌爲玄冠。其說自塙。不可易也。至續漢志說委貌制。雖不足據。而謂以皂絹爲之。則自不誤。蔡氏獨斷。晉書宋書輿服志。並謂委貌卽緇布冠。論語子罕皇疏。郊特牲孔疏。亦並謂委貌以三十升緇布作之。聶圖引舊圖。又謂漆布爲殼。皆謬說也。又案。凡玄冠朝服。有繫冠言之者。穀梁哀十三年傳云冠端是也。有繫委貌言之者。左昭元年十年哀七年傳。及國語周語。並云端委。穀梁僖三年傳云委端是也。有繫章甫言之者。論語先進篇云。端章甫。集解引鄭注云。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是也。章甫卽玄冠。故又爲儒士之服。儒行。孔子荅哀公問儒服曰。冠章甫之冠。墨子公孟篇云。公孟子戴章甫。擯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篇。亦以章甫句屨爲古服。是孔門師弟。以章甫爲常服。斯亦足證章甫委貌玄冠三者同物。故通於貴賤。限令是弁非冠。則必大夫以上。乃得服之以朝。儒者安得以此爲常燕之服乎。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者。續漢輿服志劉注。引石渠論云。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布上素下。緇帛帶素章。案鄭亦本小戴說。布上。卽謂緇布衣也。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晏子衣緇布之衣以朝。王制云。周人玄

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其冠則委貌也。彼云玄衣者。緇玄色略同。得通稱。戰國策楚策云。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此楚之變禮。非朝服之正也。賈疏云。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鞶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爲裳也。云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者。明此冠弁服。卽諸侯以下所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彼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引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者。鄭風緇衣篇文。毛傳云。緇。黑色。御士聽朝之正服也。此引以爲諸侯朝服緇衣之證。云謂王服此以田者。賈疏云。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田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摯。不戎服。著冠弁可知。是以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固。二子從之。習五戎。司徒摯之。不戎服。著冠弁可知。是以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固。二子從之。習五戎。冠。則皮弁章弁同。但色異耳。故以章弁爲皮弁。是以正田用章弁也。案賈意。正田服用章弁。亦卽左傳之皮冠。月令。天子習田獵。教五戎。時先冠弁服。厲飾之後。乃易服章弁服。然鄭注但以厲飾爲戎服。無先冠弁後章弁之義。呂氏春秋季秋紀。厲飾作厲服。高注引此經凡甸冠弁服爲釋。則仍以爲甸服。月令孔疏又引熊安生云。戎服者。章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章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熊氏謂一年四田。分用戎服。甸服又與賈不同。竊謂此經著凡田之文。自通四時大小田獵言之。月令記天子田獵。亦當依此經冠弁服爲正。高誘說得之。其云厲飾。無由定其必爲戎服。鄭月令注。蓋偶誤釋。熊賈兩家曲爲申證。遂強生分別。非經義也。左傳襄十四年孔疏。又謂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司服是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田。皆肱說不足爲據。至章弁皮弁。並尊於冠服。賈謂左傳皮冠卽章弁。王制孔疏說同。是諸侯田服。反盛於天子。無是理也。白虎通義鄉冕篇。及公羊昭二十四年何注。詩小雅六月孔疏引孝經注。並謂田獵皮弁。此別說不足以證冠弁。卽皮弁也。詳前。云王卒食而居。則玄端者。玉藻朝服。非天子田獵所用也。賈疏云。案玉藻云。釋君朱。大夫素。士爵章。鄭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以其云朱鞶。鞶同裳色故也。鄭因朝服而說玄端者。以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以其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爲端則同。但易其鞶耳。故因說玄端也。若然。大夫素鞶則素裳。其士鞶言爵章。爵是不純之名。以其士冠禮。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者。前三幅玄。後四幅黃。故言爵鞶也。金榜云。士冠禮。特牲饋食記。鄭注。皆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揚謂玄端三裳。主論列其服。非差次所服之人可也。云者。謂其唯所服服之。不定之辭也。此玄端玄裳黃裳雜裳。不專爲士設。經記說玄端服。唯此三裳。然則服玄端者。無異裳。蓋可知也。金鶚云。朝服素鞶。玄端則爵鞶。玉藻

云。禪君朱。大夫素。士爵章。此但泛言禪制。安見必爲玄端服之禪乎。夫朱裳。裳之最貴者。惟冕服有之。玄端爲禮服之下者。豈得與冕服同朱裳乎。況冕服皮弁朝服。大夫士之裳。皆與天子諸侯同。何獨至玄端。而君與大夫士別爲三乎。然則自天子至於士。玄端皆玄裳也。士冠禮雖並列玄裳黃裳雜裳。而以玄裳爲首舉。是玄端以玄裳爲正。故有杓玄之稱。詒讓案。凡天子甸服諸侯大夫士朝服。皆玄冠緇衣素裳玄端。則天子以下至士。皆玄冠緇衣玄裳。故士冠禮云。兄弟畢袵。玄注云。袵。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袵亦作杓。淮南子齊俗訓云。尸祝杓核。高注云。杓。純服。枝。黑齊衣也。蓋玄端上緇下玄。與素端上白下素。制正相儗。宋縣初亦謂士冠禮玄裳。爲玄端服之正義。又言黃裳雜裳可也。乃緣類許可之辭。尤足與二金說相輔。至鄭說玄端。天子諸侯朱裳。於經無文。陳祥道。張惠言。宋縣初。並庶其誤。而二金說尤詳確。足爲定論矣。又依鄭義。王玄端朱禪。黑舄羔裘。今案當爲緇禪黑履。互詳後疏。

凡凶事服弁服。其服斬衰齊衰。〔疏〕凡凶事服弁服者。凶事。卽喪紀之事。喪禮自王以下。通以厭冠爲首服。厭冠。凡凶事服弁服。而云服弁者。夏官敘官注云。弁者。古冠之大稱是也。國君喪禮未成服前。子服麻弁絰。曾子問。說君出疆薨。已大斂入國之禮云。子麻弁絰。疏衰非杖。注云。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又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亦卽麻弁絰也。彼注則以爲如爵弁而素。喪服小記孔疏。引喪服變除。亦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是又有素弁矣。林霽蔭據彼謂此服弁及弁絰。與厭冠不同。亦足備一義也。互詳後疏。注云。服弁。喪冠也者。喪服。斬衰三年。經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履者。傳云。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黃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鉸而勿灰。衰三升。菅履者。菅非也。外納。注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爲升。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又衰齊疏屨者。麻制之非也。注云。疏猶麤也。沽猶麤也。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又記云。斬衰。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此喪服斬衰齊衰冠衰裳絰之差。弁師注云。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則喪冠法通尊卑。明此天子服弁服。與喪服經傳所說同。云其服斬衰齊衰者。下文說卿大夫士凶服云。加以大功小功。故知此王正凶服。止有斬衰齊衰也。中庸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鄭彼注云。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舅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爲服。所不臣。乃服之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絕絕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似。

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指斥。明闕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爲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爲適子斬衰。其爲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玄謂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案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爲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案中庸孔疏引熊安生云。天子爲正統喪。適婦大功。適孫之婦小功。此實說所本。又喪服經大功章云。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者。通典凶禮引馬融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國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闕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通典又引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據此是王服大功不降絕者。尚有姑姊妹女子子適二王後者。賈氏所舉。殊未盡也。凡弔事。弁經服。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疏〕者。王弔諸侯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故書。弁作紒。鄭司農統議爲弁。弁而加環經。環經。卽弁經服。〔疏〕者。王弔諸侯諸臣。喪主未成服。則服玄衣纁裳。已成服。則服三衰。皆冠弁而加經也。喪服記注約引此經云。凡弔常事則弁經服。當事。謂當大小斂及殯時。明居與出不弁經也。漢書賈山傳至言云。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義與禮經合。金榜云。弁經服。大夫士之祭服。天子以爲弔服。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弁經紒衣。故王之吉服凡九。而弁經不與焉。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者。喪服記及雜記服問注說並同。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說文糸部云。經。喪皆戴也。釋名釋喪制云。經。實也。傷播之實也。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案喪服有首經。有要經。此環經加於弁。謂首經也。其要經。則紒之不如環。詳弁師疏。賈疏云。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經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爲之。故云如爵弁而素。又賈弁師疏云。案曾子問云。麻弁經。鄭云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此不言麻者。皆素爲之。檀弓孔疏云。

鄭知如爵弁者。見檀弓云。殷人冔而葬。又云。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冔是祭冠也。故知弁經是爵弁也。任大椿云。冔服弁經。漢魏六朝諸儒。皆以弁爲素爵弁。通典凶禮。漢戴德曰。君冔臣。疑衰素弁加經。吳射慈曰。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魏博士杜希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周人去玄冠。代以素弁。又禮。自天子下達於士。臨殯歆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據此諸說。弁經用素之義。皆可與鄭注相證。又云。弁經者。檀弓疏云。用素絹。蓋冔服之素弁。與凶服之縞冠同。均以白絹爲之。檀弓注。素服者。縞冠也。貽讓案。鄭素爵弁說。本於大戴。然戴止云素弁。鄭據檀弓弁經葛而葬。及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兩文。參互推定。以爲如祭服爵弁而素。故檀弓注云。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然其說於經無徵。殆非也。金楊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經帶。弔者加經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爵弁加經。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謂之弁經。士則易玄冠爲素委貌冠。加經焉。凡弁經。各以其等爲之。弁師掌其禁令。雜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皮弁服錫衰。士甲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雜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明聞喪哭者。與與殯同服。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是天子與殯。亦爵弁加經。所謂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者也。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凡弔衰未有不經者。故錫衰總衰疑衰。名爲弁經服。謂皮弁錫衰爲不加經者誤。然則諸侯卿大夫甲服。亦皮弁加經明矣。當事。謂當歆殯之事。時主人未成服。弔者亦不錫衰。故曰當事則弁經。天子諸侯卿大夫弁經異等如此。士禮異者。於小斂改服素委貌。喪大記。主人卽位。襲經帶。踊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晉加武者。明其改冠。禮家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小斂後弔服也。又曰。布上素下。鄭君謂卽疑衰。此旣殯弔服也。是謂羔裘玄冠不以弔矣。禮文散逸。學者推士禮致于天子。謂大夫以上弔服皆素弁。失其傳矣。爵弁爲大夫士祭服。天子以爲弔服。蓋尊卑異禮。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以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證之。則弁經葛者。亦爵弁加經。可互明矣。孔廣森云。弁經有加爵弁者。檀弓。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經紵衣是也。有加皮弁者。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言不以朝服而弔也。諸侯與其臣。以冠弁爲朝服。其弔服自可皮弁環經。天子與其臣。皆以皮弁爲朝冠。故弔服更用爵弁經。避朝服也。庶人無朝服。乃得通以素委貌弔矣。弁經而衰者。成服以後之弔服也。爵弁經紵衣者。旣小斂未成服。往哭則服之。咸始聞其赴。遙爲位而哭亦服之。案金孔說是也。張惠言說亦同。經以弁經爲弔服者。其弁在天子卽爲爵弁。在諸侯

則爲皮弁。弁與常服同。但以加經爲異。故弁師云。王之弁經。弁而加環。加明非別爲之弁也。於檀弓見王弔之弁經。爲爵弁加經。於喪服小記。見諸侯弔之弁經。爲皮弁加經。記文甚明。無勞推測。鄭素爵弁之說。雖本大戴。而與禮記不合。其注檀弓爵弁經紂衣。則刪經字。云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問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也。金栴云。雜記麻不加於采。釋上麻者不紳。執玉不麻之義。大帶與執玉。繅藉皆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等。既小斂。以要經易大帶爲麻者不紳。聘禮。遣喪。主人長衣練冠。受玉。爲執玉不麻。其義皆爲麻不加於采。與爵弁加經異義。案金說亦是也。如鄭說。既分哭弔爲二冠。違於雜記大夫哭弔同冠之例。而又必刪經字。而後可申其說。明其非達詰矣。白虎通義喪服篇引檀弓。亦無經字。則疑後人依鄭義刪之。非其舊也。又案爵弁服。依鄭義亦黑布弁。玄衣纁裳。韎韐。赤舄羔裘。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纁帶韎韐。注云。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黃。如爵頭然。或謂之緌。其布三十升。又云。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纁耳。公羊宣元年何注。亦謂爵弁加旒曰冕。此卽賈疏所本。書顧命又作雀弁。孔疏引鄭書注。阮諶三禮圖及獨斷說。竝與士冠禮注義同。依鄭義。則爵弁亦以布爲延武。皆不用韋爲之。劉氏釋名。顧命僞孔傳。並釋爲爵章弁。蓋兼取衣服章弁爲說。非爵弁之本制也。又鄭賈說爵弁爲冕制。異於韋弁皮弁。其說亦不甚塢。江永云。弁字上銳。象形爵弁。與皮弁同名弁。而爵弁有覆版。何以名弁。任大椿云。爵弁旣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攷釋名。弁如兩手相合并時也。以爵章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韐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案江任說。本陳祥道是也。吳廷華。金鶴。說亦同。劉說爵弁。雖未得其制。而謂三弁同形。則是正鄭說之誤。爵弁旣爲合并之形。則無上延。與冕制迥異。鄭賈說爵弁亦爲羔裘。當爲纁腰狐青裘。詳屨人司裘疏。環經。詳弁師疏。引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者。鄉黨篇文。穀梁傳二年楊疏。引鄭論語注云。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賈疏云。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玄冠羔裘朝以弔之。引之者。證凡弔服及弁經。皆施之於小斂已後也。案賈說非鄭旨也。鄭引論語者。欲見玄冠朝服不以弔。天子朝服皮弁。故弔服亦不用皮弁。而用素爵弁。此與喪服注引論語。破士弔朝服之意同。云經大如總之經者。弁師注義同。通典凶禮引戴德說弔服云。經大與纁麻經同。卽鄭所本。喪服斬衰傳云。其經大攝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纁麻之經。小功之帶也。甄鸞五經算術云。纁麻之經。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賈疏云。弔服環經大小無文。但五服之經。纁經最小。弔服之經。亦不過之。是以約同纁經。故云經大如纁之經也。孔廣森云。漢書王莽傳。詔議功顯君服。劉歆等稱周禮曰。

王爲諸侯緹縹，弁而加環紼，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經無文，據記弁緹縹而葬，則弁緹固有葛者，其用之別，或當如歆所說，太平御覽皇覽引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錫衰裳弁緹，下大夫爲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摠麻裳弁緹，異姓葛，同姓麻。云其服錫衰總衰疑衰者，據下文弔服，存此三衰，明異衰同冠，今攷弁緹衰，乃主人已成服後之弔服，其未成服已前弔服，則弁緹或爵弁，或皮弁，咸如其本服，不皆服衰也。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者，據服問及雜記文，明諸侯弔卿大夫，及卿大夫自相弔，其服同，詳前。通典凶禮引戴德云：大夫相弔，錫衰冠加紼，依其說則大夫以素委貌爲弔服，與服問雜記說不合，不足據也。云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者，賈疏云：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緹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金匱云：記言必皮弁錫衰，兼舉內外之詞，疏謂弔異國臣誤，案金說本陸佃是也。孫希旦說同。鄭喪服注云：諸侯卿及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緹，否則皮弁，辟天子也。據鄭彼注，則天子弔服三衰，無論當事與否，悉素弁加紼，故此經無以皮弁爲弔服之文。若諸侯以下，則當事亦弁緹，與天子同，不當事則改著皮弁無紼，其諸侯弔異國之臣，則當事亦皮弁無紼，皆所以相變，示辟天子也。今依陸金說，小記文，兼內外不專指弔異國臣，又皮弁錫衰，卽諸侯之弁緹服，小記不言紼者，文不具耳。鄭賈說並非，又案通典凶禮引戴德云：諸侯會遇相弔，則錫衰皮弁加紼，又引諸侯之弁緹服，小記他國卿大夫，皮弁錫衰而紼，此似亦隱據小記義，而並以弁緹爲皮弁加紼，足證鄭說之誤。通典又引譙周云：國君爲卿大夫，皮弁錫衰以居，其弔則皆錫衰布弁而紼，案布弁，卽曾子問之麻弁緹，彼爲國君子未成服之服，而譙以爲弔卿大夫之服，則與小記不合，殆未足據也。云喪服舊說，以爲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者，此欲見士弔亦素弁加紼，故引舊禮家說而破之，喪服注亦云：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者，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通典引戴德云：同國之士，相爲朝服加紼，鄭述舊說，疑卽大戴義也。攷委貌朝服，卽上文之冠弁服，玄冠緇布衣，積素以爲裳，弔服則易玄冠爲素冠，通典又引戴說，親死既襲，服素章甫冠，亦卽此也。喪服舊說，蓋謂士以朝服爲弔服，但易其冠，布上素下，卽謂緇衣素裳也。鄭意朝服禮不以弔，故喪服注復引論語以證其誤，今依金氏說，素冠朝服乃士禮，主人小斂後弔服，禮家舊說不誤。鄭破之非也。云此近庶人弔服，而衣檀弓孔疏說同，又引或說，庶人布深衣則非，案鄭意謂喪服舊說云：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者，實非士弔服，惟庶人不得服爵弁，故弔服不服弁緹，而正冠素委貌，又素裳與朝服之裳同，然衣則疑衰，仍與朝服緇衣異，故云近庶人弔服而衣緇非也。云士當事弁緹疑衰，變其裳以素耳者，此破喪服舊說，明士弔服，首服弁緹，同諸侯及卿大夫身服，

則疑衰素裳。同於庶人也。喪服。朋友麻注云。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巾服則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巾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經。據彼注。是士巾服。當事則弁經。不當事則皮弁。與服間說諸侯卿大夫巾服並同。惟衣不用錫衰。又辟正喪服。不用總衰而服疑衰。其裳則又辟諸侯巾。異姓士疑衰。變爲素裳也。今依金氏說。士不得以弁經爲巾服。鄭說亦非。云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者。此兼據服間。喪服小記。明諸侯弁經。亦爲素弁加經。與皮弁爲二也。喪服小記云。諸侯巾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下卽云諸侯巾必皮弁錫衰。孔疏云。一云此句因前而發。謂巾異國臣也。若自巾已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一云此亦爲自巾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詒讓案。鄭意小記所說。是不問當事不當事。並徒服皮弁。不加經。自指諸侯巾異國之臣言。若服間說巾已臣。當事弁經。明不當事。皮弁不加經。必兼此二義乃備。此注前引喪服小記。故云他國之臣則皮弁。喪服注專據服間爲說。故云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一注各偏舉一端爲說。今依金氏說。則諸侯巾已臣與巾異國臣。同皮弁加經。巾服。皮弁未有不加經者。鄭分爲二。非也。小記皮弁錫衰之文。與上巾異國之臣。文不相蒙。孔氏前一說。雖得鄭旨。然非經義也。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者。此亦誤謂士巾服亦弁經也。賈疏云。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其服間卿大夫相爲。亦錫衰弁經。不言朋友也。凡巾服。天子之服。侯伯自驚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者。以天子自大裘以下至素服。上公自衮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驚冕而下。如公之服。其諸侯巾服。亦應三衰俱有。知服。皆相如。明諸侯三衰皆有。但所用據文。唯有服間云。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其用總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君巾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已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總麻。則不可以總衰爲巾。總衰既不巾。明疑衰亦不可爲。故以錫衰爲巾服也。士之巾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衰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巾服皆既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巾於命婦錫衰。命婦巾於大夫亦錫衰。注云。巾於命婦。命婦死也。是也。服間云。爲其妻出則不服。與大夫小異耳。云故書。弁作紼。鄭司農紼讀爲弁者。司農下疑脫云字。徐養原云。說文糸部。紼。或从卑。作紼。弁是紼。卽紼字。玉篇紼同紼。弁紼音同。古字通用。弁爲正字。紼爲假借。云弁而加環經。環經卽弁經服者。環經二字。於文義不當重出。疑衍。先鄭亦據。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疏〕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弁師爲說。與後鄭同。侯爲之不杖期。

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經例單稱王。唯此稱天王。蓋亦依告喪諸侯爲文也。春秋隱元年經云。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何注云。晉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案此經爲周初禮典。時未有吳楚僭王之事。何說不可通於此經。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及許慎服虔。並云施於諸夏稱天王。於義亦通。詳典命疏。喪服。斬衰三年。經云。諸侯爲天子。傳云。天子。至尊也。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鄭注云。資當爲齊。聲之誤也。白虎通義喪服篇云。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賈疏云。凡喪者。諸侯諸臣。皆爲天王斬衰。王后齊衰。故云凡以廣之。案賈專舉諸侯諸臣言者。明此服不關庶民也。喪服。齊衰三月。經云。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庶人爲國君。注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白虎通義喪服篇亦云。禮。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而王貴。故恩淺。故三月而已。據班鄭說。則畿內民服王。不斬衰也。其畿外侯國之大夫。據喪服經於王服緦衰。既葬除之。士民於王則無服。侯國大夫於王后服無文。通典凶禮引庚蔚之云。無服。於理近是。喪衰制。詳內司服闋師疏。注云。王后。小君也者。白虎通義嫁娶篇云。天子之妃謂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謂后也。明配至尊。爲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曰王后也。公羊莊二十二年何注云。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案鄭言此者。釋爲王后齊衰。降於王之義。又喪服傳云。君之母妻。則小君也。此王后蓋亦關王之母妻言。其王母若非王后。則諸侯諸臣皆無服。故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王母非后。當與彼同。云諸侯爲不杖期者。賈疏云。案喪服不杖章云。爲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爲王斬衰。爲后期。鄭特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臣爲君。諸侯爲天子。及至不杖章。直云爲君之母妻。不別見諸侯爲后之文。故鄭解之。本不見諸侯爲后者。以其諸侯爲后。與臣爲之同。故不別見也。其卿大夫適子爲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爲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民同不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當然。故云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而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其布。無事其纁。纁。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纁。無事其布。疑衰。十〔疏〕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四升衰。玄謂無事其纁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疏〕大夫士疑衰者。此三衰。並成服以後。

之甲服也。凡甲衰亦有衰，適頁版制與端衰同，但以侈袂爲異，故雜記云：凡弁經，其衰侈袂。注云：侈猶大也，弁經服，甲服也。其衰錫也，總也，疑也。賈疏云：天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總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三孤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是婦與夫同其首服，卽鄭注喪服云：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是婦與夫同其首服，卽鄭注喪服云：凡婦人弔服吉筭，無首素總，是也。通典凶禮：及御覽禮儀部引射慈喪服圖云：天子弔三公及三孤六卿，弁經錫經，甲大夫士，皆弁經疑經，弔畿內諸侯，弁經總經，案依賈疏說，則弔諸侯，通內外五等而言，射氏謂弔諸侯，專爲畿內諸侯，蓋以王無出畿而弔之事，然畿外諸侯，或來朝薨於王國，及王巡守殷國，至畿外侯國，遇有弔事，則亦弁經總經可知。賈說是也。注云：君爲臣服弔服也者，賈疏云：欲見臣爲君斬，君爲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者，喪服傳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又云：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鄭彼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注云：總，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說文糸部云：縷，細布也。總，十五升布也。錫卽縷之借字，釋名釋喪制云：錫，易也。治其麻使滑易也。縷，麻也。縷，細如絲也。賈疏云：有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謂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詒讓案：鄭深衣注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蓋凡以縷爲布，必有兩次鍛濯灰治，所謂有事也。無事者，謂不鍛濯灰治，但依鄭說，則總錫之布，並止六百縷，依許說，總布十五升，則錫布亦當同，二說不合。金榜云：五服皆以升數多寡，爲輕重之差，故自斬衰三升，遞降至小功十二升，升數少者，服重，升數多者，服輕。無緣至總麻而減其升數爲七升半，與大功等也。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總者，謂治其縷細如絲，於上加灰爲錫，是錫之縷，與總同矣。去讀如萬入去箭之去，藏也。十五升之布，盡治其縷爲朝服，藏去其半，治之爲總，是總與朝服異者，在於縷之半無事，不在布之升數。故說文云：總十五升布也。然則總衰錫衰，皆用十五升，治其縷者唯七升半，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則其半爲無事可知。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則其半爲有事可知。總衰以縷得名，錫衰以布得名，咸據其有事者，以明人功遞加。總衰加灰爲錫，故總列五服之內以著其重。錫爲弔服以著其輕。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周制：王之三公六卿，出封皆加一等，以總衰服諸侯，亦仲之也。案金申許義是也。依雜記義，則未加灰之錫布，卽已有事其縷之總布，故通典凶禮引鶚周云：錫衰，用總麻布而灰理之曰錫。明錫總同布，錫布之縷，非全無事者可知。

蓋總錫與朝服布。皆十五升。惟朝服則縹布皆有事。錫則縹半有事。布全有事。總則縹半有事。布全無事。吉凶輕重之差。如是而已。許譙之說。與雜記義合。殆不可易。若如二鄭說。總錫並止六百縹。則喪服傳。何不云七升有半。而必云十五升抽其中。此於文例亦未允協。非徒總疏於小功。於輕重之差。不合也。云疑衰十四升衰者。降於朝服一升也。凡一千一百二十縹。云玄謂無事其縹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者。喪服傳注義同。織縹成布。縹在布內。故以衰在內者。則不治其縹。衰在外者。則不治其布也。賈襄服疏云。以其王爲三公六卿。重於畿外諸侯故也。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云。疑讀曰擬。釋名釋喪制云。疑縹。疑。疑也。疑於吉也。賈疏云。以其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吉者也。通典凶禮引譙周云。士弔服以疑縹。用錫布爲衣而素裳。擬於吉也。案依許君說。總衰至重爲十五升布。則疑衰不當爲十四升布。依譙說。總錫疑三衰同布。則似皆十五升不減者。但縹則仍是半有事者耳。譙云。士弔服素裳。則專據士禮而言。與鄭前注同。非以此擬天子諸侯疑衰之裳也。竊謂王疑衰衰裳。皆當以十五升布。布縹皆有事。與吉布同。其異於吉服者。以爲衰制耳。譙說尙未得其義。又御覽禮儀部引禮記外傳云。疑衰者。疑其大札大荒大戕素服。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戕。水火爲布是絲也。案成伯典說。又與鄭譙異。亦通。

〔疏〕素服者。雜記注云。素生帛也。說文素部云。素。白繒也。案素本爲白繒。引申之凡布帛之白者。通謂之素。後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於彼注唯辨袂制之侈否。不著絲麻之異。則鄭意素服與素端。同爲白布衣而素紵裳。渾言不別。通謂之素服。若然。素服正法。蓋縹冠。自布衣。素裳素履。其異於素端者。凡素服素端。素端。齊服不純。常川采縹也。素服布衣。故玉藻。年不順成。君衣布。周書大匡篇云。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卽此大荒素服也。論語鄉黨篇。素衣麤裘。皇疏云。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麤。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案論語素衣。本據皮弁服言之。皇似誤。謂卽此素服。殊爲失攷。但經自有素衣之素服。蓋亦變禮。故曲禮說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微緣。鞶屨。彼部亦謂之重素是也。禮又有皮弁素服。郊特性以爲蜡祭之服。鄭注云。衣裳皆素。又文王世子說。公族有刑。公素服。注云。素服亦皮弁。則緣皮弁錫衰之文推之。並與此遇災素服衣冠並異。又依後注義。則此素服衣侈袂。於經無文。未知塙否。注云。大札。疫病也者。大司徒注義同。說苑脩文篇云。古者有苗者謂之厲。君一時爲荒。此通云饑饉。散文得通也。云大戕。水火爲害者。大宗伯以弔禮哀禍戕。注云。禍戕。謂遭水火。案散文則荒

札及天地大變。皆爲大戮。此上文已有大荒大札。故唯據水火爲釋也。互詳小宗伯大司樂疏。昏義云。日食則天子素服。左昭二十五年傳。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杜注云。降物素服。則大裁當亦含天地。大裁注文不具耳。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者。春秋成五年。梁山崩。穀梁傳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范注云。素衣縞冠。凶服也。尊。左傳作宗。故此云伯宗。說文糸部云。縞。鮮厄也。小爾雅廣服云。縞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王制孔疏云。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案素服之冠。經無文。故鄭據穀梁義補之。山崩川壅。亦得爲大裁也。檀弓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亦云。素服者。縞冠也。縞素。散文通稱。故詩檜風素冠箋。以爲縞冠。賈疏云。此言素服。案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義與此合。彼又云。年不順成。大夫不得造車馬。君衣布摺木。義與此遠者。彼衣布謂常服。謂禱祈。義與此同也。案賈意此及玉藻之素服。並爲絲衣。彼又云。君衣布。則別爲白布衣。卽後齊服素端。與鄭義不合。玉藻孔疏。則謂素服。與下文君衣布爲互文。是孔意素服卽白布衣。故得與衣布文相互。二說不同。孔說爲允。又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旣祥之冠。麻衣十五升。亦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而無采飾也。案彼文素縞之下。別云麻衣。故知素縞。專屬冠言之。與穀梁以素屬衣。縞屬冠。不同。彼麻衣爲深衣。與此素服麻衣絲裳亦異也。

周禮正義

卷四十一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冕。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總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玄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袷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疏〕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爲節。衮冕而下。謂九章以降也。上公衮無中而益一。則其袂三寸三尺。袷尺八寸。〔疏〕上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此大國諸侯之服也。典命云。升龍。餘與王同。禮器說冕服之章。云諸侯黼。孔疏引熊氏云。諸侯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又引詩采芣。玄衮及黼是也。賈疏云。自此以下。陳諸侯及其臣之服。貴賤不同之事也。但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衮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簪下。下不得簪上也。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者。此次國諸侯之服也。典命云。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爲節。鷩冕而下。謂七章以降也。孔廣森云。侯伯之服。以鷩爲上。而詩韓奕曰。王錫韓侯。玄衮赤舄者。則加賜之也。乃雜記所謂衮衣也。云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者。此小國諸侯之服也。典命云。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爲節。毳冕而下。謂五章以降也。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綈。毛傳以爲子男之服。與此經合。孔廣森云。

魯秋許男新臣卒。左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所以袞斂。許男本衾衣，故加二等而後袞。詒讓案：此經五等諸侯之服，區爲三等，皆據本服言之。其加等之袞衣，則視恩禮之隆殺。唯王所命，其差次不得豫定也。又此經：公服袞冕以下如王，侯伯而下，以次遞降，皆轉相如。然依鄭義，則尊卑服章與旂飾，亦自不同。故觀禮注云：上公袞，無升龍，弁師注，亦謂五等諸侯及孤卿大夫士，冕弁旂飾並異。詳彼疏，云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者，此孤卿大夫士之服，文承五等諸侯之下，鄭賈並謂據侯國諸臣之服，故典命說：王臣命數首三公，而此經無之，則當指侯國之臣可知。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斂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此所謂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又禮器說服章云：大夫斂，孔疏引熊氏云：孤希冕以下，其中有斂，又引詩終南：斂衣繡裳是也。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此卿大夫同服。無大國及次小國之異，而玉藻注云：諸侯之臣，皆爲三等，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故賈內司服大宗伯疏，及王制孔疏，並推鄭義，謂有孤之國，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無孤之國，卿希冕，大夫玄冕，士希冕。玉藻孔疏，亦謂司服此文，爲上公之臣，以其有孤，而卿大夫爲一等也。依鄭賈孔說，則侯伯子男之卿，得服希冕，而天子及公之卿，反止服玄冕，差次乖外，似不可通。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虛注，駁鄭說，謂五等侯國臣，同卿大夫玄冕，不以有孤無孤而異，實較鄭義爲長。今攷大宗伯再命受服注，亦引此經，不著無孤國卿大夫異服之義，則疑鄭已自易其前說。與玉藻注不必同也。五詳內司服，大宗伯疏，云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者，冢上王云凡凶事，服弁服，爲止有斬衰齊衰，明孤卿大夫，於大小功無絕降也。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者，侯國士，不得服冕也。荀子富國篇云：士皮弁，亦據侯國士言之。大略篇又云：士章弁者，任大椿謂皮章通稱是也。賈疏云：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以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爲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案賈謂爵弁承天變，木書金縢鄭注義，見書孔疏，天子哭諸侯，據檀弓文，詳前疏，云其齊服有玄端素端者，士冠禮云：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弁，注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案素端者，如玄端而素也。此通冢王以下至大夫士爲文，吉事齊則玄端服，凶事齊則素端服也。鄭則謂此專屬士之齊服，故特牲饋食禮云：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注云：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彼注亦以此玄端素端，專屬士服，然玉藻孔疏推鄭義，又引皇侃，熊安生，則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陳祥道則謂天子齊服，玄冕玄衣，此經玄端，當通玄端冕。惠士奇又謂齊服有玄端素端，自天子達士是一，其說並與鄭異，而義實較長。戴震云：文王世子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

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金榜云。經所言齊服。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雜記。子羔與五刑。爲大夫禮。其齋有素端一。又公齋有玄端一。玉藻。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紫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玄冠。齊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纓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郊特牲。玄冕齊戒。此齊服玄冕者。天子諸侯禮也。金鶚云。此文雖在士凶服下。其實非專承士言。句在一節末。是總結法。謂自王以至於士。齊服皆有玄端素端也。王之祭祀。惟玄端朝凶事。服皆詳舉。惟齊服不見。可知此句齊服。包王在內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服惟玄端玄冠。是諸侯齊服。亦玄端矣。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玄色陰幽。故齊必服玄端。無貴賤之異。郊特牲言天子之祭。可知齊之玄數字。即天子亦在內也。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裘冕。不知齊祭必異服。自天子以至於士皆然。以祭重於齊。不可無別。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尙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美也。裘冕甚文。齊服豈宜此乎。案陳惠及金鶚齊說是也。綜而論之。凡冕弁冠諸服。並繫冠爲名。唯玄端素端。是服名。非冠名。蓋自天子下達至於士。通川爲齊服。而冠則尊卑所用互異。有玄冕之玄端。有齋弁之玄端。有玄冠之玄端。有緇布冠之玄端。官服各有常冠。故以冠名服。玄冠則冠本無定。故專舉服名矣。天子諸侯大事齊當用玄冕。小事齊則用玄冠。書顧命。王麻冕黼裳。邦君卿士麻冕黼裳。即齊服玄冕玄端。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注云。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記又云。卒食玄端而居。注云。天子服玄端。燕居也。案彼天子朝日聽朔。蓋服玄冕玄端。燕則服玄冠玄端。二者冠異而服同。故記文不別。似不必破上玄端爲玄冕也。其諸侯卿大夫朝日服。或用玄冕。或用玄冠。戴金諸家。舉證略備。此外公冠。別有爵弁玄端。士冠又別有緇布冠。玄端則不必齊服矣。至素端之冠。以玄端例之。亦當有麻冕皮弁緇冠之異。互詳前後疏。天子齊服。互詳旅賁氏疏。又案此經。不著王臣之服者。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士三命。鄭意則謂王臣之服。與侯國之臣同。故觀禮注。說禮冕云。約略相擬。其差次可推校而得。經固有此詳略互見之例也。鄭意則謂王臣之服。與侯國之臣同。故觀禮注。說禮冕云。孤緇。卿大夫玄。不辨王朝邦國之異。又內司服注。說外命婦之服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祿衣。蓋鄭意男女服相配。鞠衣當希冕。展衣當玄冕。祿衣當弁服。故大宗伯注。亦謂王之中士再命。服爵弁。明不得服冕也。然說文鳥部。引周禮曰。孤服鷩冕。此蓋賈逵等說王國孤服如是。而許沿用之。足證漢時禮家舊說。亦謂王臣不與侯國之臣同。又詩王風大車毛傳云。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服鷩冕。依毛說大夫加命。服鷩冕。則其本服當爲希冕。而非玄冕矣。內司服賈疏。則謂三公執璧。與子男同。當亦鷩冕。王制及詩唐風孔疏說同。鄭毛許賈孔衆說。差近離合。王昭禹云。王之三公。當與侯伯同服鷩冕。三公八命而服鷩冕。則

禘六命與子男同服。魯冕。大夫四命則服希冕。與諸侯之孤同服。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當同服玄冕。孫希旦說同。吳廷華云。據經言。卿大夫玄冕。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一命再命三命同玄冕也。鄭以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則亦同玄冕可知。金鶚亦駁賈孔說云。三公。王臣之最貴者也。典命云。三公八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宗伯云。五命賜則。七命賜國。八命作牧。是三公尊。加子男三等。與外諸侯之州牧同。且射人云。三公北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鄭注以爲從三公之位。蓋在三公之後也。明堂位言三公中階北面。侯伯位於東西階。子男則位於門東西。由此觀之。三公之尊。雖諸侯不得與之抗也。豈子男所可同哉。王制云。三公一命卷。鄭注云。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夫加一命。卽得服衮冕。則其本服鷩冕可知也。禮器言。鷩冕之制。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王朝之大夫是也。五冕以玄冕爲下。三旒則玄冕也。士玄冕。則下大夫希冕。上大夫鷩冕。三公玄服鷩冕矣。王藻云。王后祿衣。夫人榆狄。鄭注云。三公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祿衣。三夫人尊與三公同。則三公之夫人亦榆狄。同於侯伯夫人。而三公宜與侯伯同服鷩冕可知。案王吳金說是也。鄭鐸。孔廣森。陳奐。亦並謂王之士得服冕。依次推之。王三公鷩冕。加一命則衮冕。卿鷩冕。孤卽冢卿。加一命則亦鷩冕。大夫希冕。士玄冕。侯國臣服。卿與大夫同。王臣之服。則卿與大夫不同。亦內外尊卑之異。許引此經舊說。以鷩冕爲孤服。其義甚允。不可易也。王朝士得服冕。互詳大宗伯典命疏。注云。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者。此鄭所謂裨冕也。王藻云。諸侯裨冕以朝。注云。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鷩也。賈疏云。此上公衮已下。既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已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裨冕出視朝。鄭云。爲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是受朝之事。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用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也。王制孔疏云。凡此諸侯所著之服。皆爲助祭於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太祀之等。皆服以上之服。若其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送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者。欲見諸侯非助祭。不得申上服也。賈疏云。案王藻云。諸侯玄端而祭。注云。端當爲冕。是諸侯玄冕。自祭於已也。案王藻注云。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祭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衮冕。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云天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玄冕。或可依公羊傳云。自杜周公牲。辟綱魯公牲。羣公不毛。魯公既與羣公別牲而用辟綱。則其服宜用鷩冕可知也。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衮冕。其餘廟亦得用玄冕。王藻孔疏。引熊安生。明堂位君衮冕夫人副祿之義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

亦玄冕。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立始封之君廟。則祭微子以下。亦玄冕。案熊說謂魯祭魯公玄冕。而二王後祭先王。亦服上服玄冕。則不止祭受命王。並與賈義小異。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盧注云。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褱衣。內司服職曰。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紗。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公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咸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纁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頓貶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已。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衽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爲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禪冕矣。孫說爲合。案盧從孫叔然說。謂諸侯祭先君禪冕。卽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以遠尊得申上服。揆之禮意。其說實較鄭爲允。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禪。諸侯禪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此亦謂諸侯朝祭。同服禪冕。蓋卽孫氏所本。但玉藻玄端以祭。祭對朝言之。不宜專舉下服。孫說於彼似有難通。要諸侯祭先君。與朝同服。何孫義不可易也。引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者。禮孤以下祭服之差。欲見孤卿大夫士。非助祭。又引崔氏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君祭也。孔疏云。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又引崔氏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案崔孔並申鄭義。然其說未塙。今攷方伯自祭得用鷩冕。則其孤助祭。不妨服絺冕。以公羊僖二十四年何注云。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公祭。亦謂侯國之士也。義與鄭同。云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者。雜記注義亦同。鄭言此者。欲見雜記之大夫卽孤也。云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賈疏云。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祭皆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玄冠玄端。是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案鄭據少牢玄冠朝服。爲侯國卿大夫之通禮。與特牲士禮異服通冠。故云餘皆玄冠。賈說深得鄭指。雜記孔疏說同。而王制疏。又謂公之卿亦爵弁自祭。與雜記疏自相違牾。非也。至天子孤卿大夫士自祭之服。經無明文。賈謂天子大夫爵弁自祭。士朝服自祭。說本深衣目錄。及熊安生說。孔郊特牲玉藻深衣疏同。若皇侃說。則謂天子大夫皮弁朝服自祭。孔王制疏同。其說皆非也。互詳族賁氏疏。其三公孤卿自祭之服。賈氏無說。王制疏據玉藻注。說諸侯玄冕自祭。推之謂天子孤卿之等當爵弁。張惠言又據孔說推之。謂天子三公。亦當同爵弁自祭。蓋鄭孔意。王臣與侯國之臣上服並

同。或當如張說。然非經義也。今攷定此經孤卿大夫士之服。專爲侯國之制。其王臣上服。從許君及王昭禹金鶚說。三公孤當驚冕助祭。自祭疑當以希冕。卿當義冕助祭。則自祭疑當以玄冕。大夫當與諸侯卿同希冕助祭。則自祭自當同以爵弁。士與諸侯大夫同玄冕助祭。則自祭自當同以玄冠朝服。如此則於差次較合。而大夫自祭用爵弁。與鄭注及雜記文亦無违。儻得其正也。天子士助祭服。互詳大宗伯疏。云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者。謂大夫則玄冠朝服。士則玄冠玄端也。凡朝服玄端。服異而冠同。少牢。主人朝服。爲大夫禮。特牲。士禮云。主人冠端。玄注以爲玄冠玄端。然彼記又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唯尸視佐食玄端。注以朝服爲賓及兄弟之服。放繼公謂皆兼主人說。士祭亦朝服。金榜亦謂主人與賓兄弟。不當異服冠。端玄卽士朝服。金鶚。黃以周。說略同。皆深得經義。然則士玄冠自祭。亦仍是朝服。而非玄端。蓋士助祭服。雖降於大夫。但士齊既用玄端自祭。又不可降服深衣。故仍與大夫同朝服不降。亦禮窮則同。不必如鄭所說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者。降於朝聘天子用冕服也。賈疏云。欲見此經上服。惟施於入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朝聘用皮弁者。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子問云。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及彼下文諸侯相朝云。朝服而出視朝。鄭云爲事故。據此上下而言。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卽用皮弁可知也。云此天子日視朝之服者。卽上云祗朝則皮弁服是也。鄭言此者。欲見諸侯以天子之朝服。爲自相朝聘之服也。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賈疏云。欲見大夫言大功小功。天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期。此云齊者。據爲后夫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孫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期。及至適玄孫皆然也。既爲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之婦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案天子期功喪服不絕者。已詳前疏。諸侯喪制。則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又喪服小記孔疏。謂兄弟俱爲諸侯。依本服期。是諸侯期服之不絕者。又喪服經大功章云。公爲適子之長。適中適。又云。君爲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是諸侯大功之不絕者。賈所舉。亦未盡也。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喪服大功章經云。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鄭彼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治之。又小功章云。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卽葛。五月。此大小功之正服也。賈疏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總者。其本服之總。則降而無服。云士亦如之。卿大夫加總者。喪服經云。總麻三月注云。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也。賈疏云。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降服。則亦有總服。故鄭增之也。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者。鄭以經齊服著士喪服之下。又據玉藻以玄端素組纓。

爲士之齊冠。是士常齊服玄端。而經別有素端。則非常齊所用。故謂亦如上王大札大荒大裁素服。皆爲札荒有所禱請之齊服也。吳廷華云。祭必有齊。不特禱請荒札之外。如虞祔祥禋。齊時。有服者固服其服。若服除及無服者。亦應素服。則不第禱請也。案吳說亦足補鄭義。又案鄭玉藻注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疏推鄭義。謂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則鄭謂玄端。亦爲諸侯卿大夫齊服。而此注以玄端素端。專爲士齊服者。以經文正冢士服下也。攷玉藻云。齊則結佩而爵。孔疏云。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爵章爲韞。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韞素韞也。依孔引熊皇說。亦以此齊服。當通諸侯以下言之。實則此齊服。當上關天子。不徒諸侯也。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者。欲見素端卽上之素服。以修袂不修袂爲異。明士服與王別也。賈疏云。上文已云素服。士既轉相如。已有素服矣。今於經別云玄端素端。爲士設文者。以其大夫以上修袂同。惟士不得修袂。以端爲之。故經別見端文也。案鄭買謂素端不修袂是也。而謂惟士服不修袂。則非素端與玄端相擬。惟色異耳。其服通於王侯卿大夫。其爲不修袂一也。蓋齊服二端。禮作制等。凡玄端皆玄冠緇布衣。玄裳黑履。素端則縞冠白布衣。素裳素履。此玄端素端之正服也。唯天子諸侯有玄冕玄端服。凡冕服皆絲衣。則當玄冕玄緇衣。與玄冠玄端服不同。其素端當亦有麻冕素帛衣。可例推也。二端又各有弁服。蓋玄端則冠弁。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玄端與皮弁皆韞。朝服素韞。四加玄冕。士冠禮賈疏釋彼經。謂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弁玄冕。是實以彼玄端爲弁。朝服爲緇布冠也。此與諸侯遷廟鬯廟二篇之玄服。盧注據雜記。謂卽弁服。可以互證。而公冠盧注。以玄端與朝服爲一。則非也。素端則冠皮弁。雜記素端。孔疏引盧補云。布上素下。皮弁服。又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盧說素端布上素下。與玄冠玄端正服合。而謂冠用皮弁。疑隱據郊特牲。婚服有皮弁素服。其說可通。賀謂衣裳皆素。則與皮弁本服無異。亦非經義也。黃以周云。曲禮言去國素衣。國風言棘人素衣。皆謂白色。不必緇。素端與玄端。多對舉。當以色言。玄端用布。素端亦布也。故素端與皮弁服異。雜記。子羔之襲。素端皮弁並陳。司服玄端素端。亦別於皮弁服。皮弁服絲衣。吉事用之。素端布衣。凶裁齊禱川之。案黃說是也。互詳前疏。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者。釋文云。襦。本亦作襦。案襦卽襦之俗字。羅氏弓人注。並作襦。當改正。說文衣部云。襦。短衣也。急就篇顏注云。短衣曰襦。自膝以上。此襦卽謂上衣之短者。與鄉射大射記繡襦朱襦爲內衣異。先鄭意。端者。以有上襦下裳得名。其上衣不連裳而短。與深衣連裳而長者不同也。金榜云。衣以端名者有二。仲師云。衣有襦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玄端。通稱冕服。爲端冕。朝服玄端。爲委端。爲端委。爲冠端。特性。冠端言玄者。以服緇韞也。此與玄端爲服名者殊異。案金說是也。先鄭以襦與裳不相連屬爲端。乃冕弁諸服之通制。雖亦得備一義。然非此玄端素端之本訓。故後鄭不從。又案衣或以有襦

震者爲端。因之凡冕弁服之玄衣者。亦通稱玄端。國語楚語。聖王正端冕。韋昭釋端爲玄端。此據冕服而言。論語先進篇。端章甫。集解引鄭注。穀梁傳三年傳委端。哀十三年傳冠端范注。左傳哀七年端委孔疏引王肅注。又玉藻大戴禮記公冠之朝服鄭盧注。並釋爲玄端。此皆據冠服而言。與此齊服約玄異也。云玄謂端者。取其正也者。廣雅釋詁云。端。正也。釋名釋衣服云。玄端。其袖下正直端方。與要接也。正字作端。說文衣部云。端。衣正幅。端卽端之借字。子燕居之服。諸侯以下齊服。乃次於朝服之服。雜記。公襲玄端一。服朝一。鄭君謂玄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猶喪哀對弁絰服。侈袂爲端衰。乃次於朝服之服。雜記。公襲玄端一。服朝一。又韞者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是也。天子燕居之服。諸侯以下齊服。乃次於朝服之服。雜記。公襲玄端一。服朝一。又韞者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是也。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小戴禮記保傅篇端冕。盧注云。端。正也。冕服之正。此雖不用不侈袂之義。而訓端爲正。並與後鄭義略同。賈士冠禮疏云。以其俱正幅。故朝服亦得端名。然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是以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又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玄端。諸侯視朝之服。則玄端以朝。得名爲玄端也。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者。賈疏云。喪服記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屬幅廣袤等。袤則長也。謂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也。案屬幅者。喪服記云。袂屬幅。注云。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賈彼疏云。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凡川布爲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寸爲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爲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同。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云其袂尺二寸者。喪服記亦云。袂尺二寸。注云。袂。袖口也。玉藻云。深衣袂尺二寸。鄭彼注云。袂。袂口也。孔疏云。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云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者。葉鈔釋文。已作以。侈作移。案已以字同。此注例作以。詳考工記總敘疏。移修字通。追師注。引少牢饋食禮。亦作移袂。葉本是也。說文衣部云。移。衣張也。移修。並侈之借字。鄭以少牢禮大夫妻衣侈袂推之。士玄端衣。袂二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半而益一。則益一尺一寸。爲三尺三寸。士袂尺二寸。大夫半而益一。則益六。則爲尺八寸也。賈疏云。此亦無正文。案禮記雜記云。凡弁絰服。其衰侈袂。少牢主婦緇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爲大。卽以意爲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任大椿云。吉凶服。皆大夫以上侈袂。侈袂而猶稱端。但據衣身廣長皆二尺二寸言之。若衣與袂皆正方。惟士耳。王制一命卷。疏謂之端者。以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袂尺八寸。其玄端則二尺二寸。袂尺二寸。而不知鄭用服注。謂士之玄端。衣袂皆二尺二寸。大夫以上玄端。半而益一。則是玄端一服。其袂袂已有大夫士之異。不特

玄端已外之服。始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也。案後鄭意。蓋謂凡天子諸侯卿大夫。無論冕弁冠服。皆侈袂。唯士不然。任說深得其旨。王制疏謂玄端服。皆不侈袂。而樂記疏釋端冕。又謂冕服正幅不侈袂。兩疏相連。並非鄭意也。孔廣森云。凡冕服皆正幅。故曰端冕。唯皮弁冠弁服。乃有侈袂。吉事則冠冕之服端弁服侈袂。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知主人朝服。亦侈袂也。凶事則喪服端。弔服侈袂。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又曰。凡弁絰。其衰侈袂。凡端與侈袂。取其相變而已。黃以周說同。案依鄭說。大夫以上朝祭服。無不侈袂。玄端則大夫以上侈袂。士不侈袂。依孔說。則冕服冠服。並不侈袂。惟弁服侈袂。以經攷之。冕服皆正幅。孔說固是。但弁服則不必皆侈袂。雜記弁絰。特其一端耳。委貌朝服。亦實不爲弁制。墨子公孟篇。說楚莊王鮮冠組纓。緣衣博袍。緣達字通。亦玄冠朝服侈袂之證。是侈袂又不徒弁服也。竊謂凡諸侯服之侈袂皆同服。而特示別異。似與尊卑之等。絕不相關。如弔服侈袂。以別於端衰。少牢主婦錫衣侈袂。以別於特牲士妻之宵衣。以宵衣卽錫衣納領也。又儒行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達。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彼疏謂卽大袂深衣。賈疏引孔子大袂單衣。釋侈袂。卽據彼文。若然。深衣得有侈袂。蓋亦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奉。猶送也。〔疏〕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者。賈疏云。大祭祀。則中兼有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送之於王所。〔疏〕故舉大而言。賓客言大者。據諸侯來朝也。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其臣來聘。亦有接待之法。亦略舉大而言。皆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王服之。以祭祀及接賓客也。注云。奉猶送者。天府注同。云送之於王所者。謂司服共衣服。徑送之於王所。以俟王服之也。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厥衣服。皆掌其陳序。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故書。厥爲淫。鄭司農云。〔疏〕大喪共其復衣服者。此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案雜記云。復者。升屋四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人執一領。天子衾冕已下。上公亦皆用助祭之上服。論議案。喪大記云。小臣復。升屋。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注云。司服以饗待衣於堂前。則司服不徒共復衣服。亦與復也。云斂衣服者。賈疏云。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天子蓋百二十稱。案斂衣服稱數。互詳小宗伯疏。云皆掌其陳序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小宰疏。自復衣服以下。並陳而後用。皆以尊卑次第。序列之也。注云。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賈疏云。案下守祫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

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則此奠衣服者也。案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徙之日。君至于廟。祝告將徙。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奉衣服者入門左。升堂。奠衣服于席上。此即喪紀奠衣服之事。奠者。奠於席上。即坐上也。賈謂至祭祀之時。出而陳於坐上。蓋亦專指喪祭言之。當時吉祭。當無奠衣坐上之事。中庸殷其饗衣。注亦止以授尸爲釋。是其證也。孔廣森云。漢大喪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詣陵。奉衣就幄坐。大祝進醴獻如禮。既葬。容根車游載容衣。藏於便殿。此鄭所謂魂衣矣。周之奠衣服。亦藏於寢。其事又相類。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云故魯厥爲淫。鄭司農云。淫讀爲厥。厥陳也者。司裘注義同。陳明衣服者。與司裘厥裘爲宮聯。皆謂葬前一日。則陳於祖廟之庭。葬日至壙。則陳於墓道也。並詳司裘疏。段玉裁云。司裘大師注。皆不云淫。淫讀爲厥。但云淫。陳也。與此詳略互見。云玄謂厥衣服。所藏於梓中者。二鄭並以厥衣服。爲明器之衣服。而訓義則異。凡全經言厥者。後鄭並讀爲與。與先鄭義別。當以先鄭爲長。亦詳司裘疏。知藏梓中者。喪大記云。棺槨之間。君容稅。大夫容輿。士容餼。注云。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又既夕禮云。乃窆。藏器于旁。加見。然則天子梓中所容。當益廣。厥衣服之藏。亦當與用器燕器等。同在梓中見內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外祀。謂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域。〔疏〕掌其禁令者。即守厲禁之政令也。注云。

賈疏云。此即小宗伯所云。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也。云城。兆表之域者。小宗伯注云。兆爲壇之域。壁營字通。言於兆外。四表周市。封土爲界域也。若以時祭祀。

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掃。〔疏〕川祭祀。皆有時也。賈疏云。謂天地山

而役之者。此與司隸爲官聯也。司隸云。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故典祀徵役于彼也。注云。屬。其屬胥徒也者。孔繼汾以首屬字爲衍文是也。賈疏云。以其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者。府史

非役者也。云脩除。芟掃之者。大宰注云。脩掃除蕪酒。毛詩周頌載芟傳云。除草曰芟。言芟其草蕪。而蕪掃之也。云徵召也者。司市注同。云役之。作使之者。謂典祀作使衆隸徒也。鄭嫌役之與上徵役義同。故特釋之。及

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鄭司農云。蹕。列禁。〔疏〕及祭者。謂祭祀之日也。注。鄭司農云。蹕。列禁人。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人。不得令入。〔疏〕不得令入者。山虞云。物爲之厲。先鄭注云。厲。蹕。蹕。列。

守之。詳彼疏。開人蹕宮門廟門。注云。蹕止行者。蓋內祀則開人蹕廟門。外祀但有兆域。故典祀主守厲禁而蹕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敘之餘也。

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此王〔疏〕傳云。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者。先王。謂太祖及四親廟。先公。謂二祧也。大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太王以前爲諸侯。〔疏〕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遵奔走。追王太王王季王。案中庸以追王爲成王時事。與大傳文異。鄭彼注通之云。追王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案中庸以追王爲成王時事。與大傳文異。鄭彼注通之云。追王者。改葬之矣。許宗彥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也。先公。后稷公祖亞圍也。天保詩云。輪祠蒸嘗。于公先王。武王立七廟時。后稷爲祖廟。公祖太王王季文王爲四親。高圍亞圍爲二祧。傳言余敢忘高圍亞圍是也。其時未追王。皆爲先公。至制禮。武王已沒。祔武王而遷公祖。毀高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則四親廟中。不應獨遺公祖。是知追王當以中庸爲定。廟至太王而止。故追王亦祧及太王。若如大傳以爲武王追王。則四親廟中。不應獨遺公祖。是知追王當以中庸爲定。武成金縢稱太王王季。當是史家追稱之。案許說近是。但武王受命。七年乃崩。其間不宜絕無尊崇之典。竊疑太王王季文王之追王。實在武王時。惟廟制未定。祀禮亦未隆。逮周公制禮。始臻美備。大傳原其始。中庸紀其成。二記文本不相連。要此經成制禮之後。則四親廟爲大王以下無疑也。又后稷爲周太祖。雖未追王。亦當稱先王。詳敘官及司服疏。先妣姜原。亦特立廟。經不言者。文略。詳大司樂疏。注云。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者。據王制文。明廟爲太祖四親廟。及祧廟之大名也。鄭彼注云。太祖后稷。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案周雖文武受命。而先爲諸侯。后稷實始受封。故文王不爲太祖。而后稷爲太祖也。通典吉禮引唐張齊賢議云。伏尋禮經。始祖卽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玄注詩敘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祧祭羣祖合食之太祖。案張說是也。成王時。文王尚在四親廟。則不得以爲太祖明矣。三昭三穆者。通二祧及四親廟言之。凡七廟並兼二祧。詳敘官疏。云遷主所藏曰祧者。小宗伯注義同。王制孔疏。引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爲經正文。案此難是也。亦詳敘官及小宗伯疏。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賈疏云。先公。謂諸暨已前。不迫隘爲王者。先公之主。不可

下入子孫廟。故知向上入后稷廟。若然。太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云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者。賈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其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者也。案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案通典吉禮。王肅非鄭云。鄭又曰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爲三祧。而祭法云有二祧焉。又引虞喜云。成王六年制禮。七廟已有見數。文王爲祖。武王爲禰祖。非遠廟也。周官掌宗廟。而職曰守祧。周公不得祖禰。爲遠祧也。當須逆數成。然後廟得別出。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武逆。云爲遷主所藏矣。此皆難鄭先王遷主藏文武祧之說也。漢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奏議云。王者始受命。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祖。藏乎太祖。又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禮祭法。去祧曰壇。去壇曰墀。皆藏於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此謂先公先王遷主。同藏太祖廟之說也。案二說皆與鄭異。而義較長。許宗彥云。毀廟主所藏。經無明文。惟公羊傳云。毀廟之主。陳於太祖。章玄成據此。謂毀廟主藏於太祖。以禮推之。合祭毀宗在祖廟。則毀主自合在祖廟。通典載或問高堂隆云。昔受訓云。馮君入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四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鄭乃以爲分藏后稷文武三廟者。鄭亦知毀主當藏祖廟。惟誤以文武爲二祧。則文武以後之毀主。自不可越文武上藏祖廟。若知文武非二祧。則二祧長爲高祖祖父。凡毀廟於祧廟。必爲祖父行。其祖不當下藏子孫之廟矣。又云。賈疏言周初文武在親廟內。不得爲祧。則周禮制於周公。何以先有守祧。且守祧明言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則祧是先公之祧。非文武之祧也。金鶚云。賈疏謂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是廟有虛主也。曾子問何言七廟無虛主乎。無主而立廟。必不然矣。卽如鄭說。以二祧爲遷主所藏。亦必至懿王以後。成王當祧。藏於文王之廟。康王當祧。藏於武王之廟。而前此數世。二祧虛主。而無所藏。又何爲立之乎。遷主所藏。必在大廟夾室。以大綽在大廟中。故毀廟之主。皆藏於此。且六世以上之主。不可入子孫之廟。是知二祧非遷主所藏也。案計金二說是也。賈疏謂守祧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若益二祧。則十廟。奄八人不足配。此卽張融難王肅說。不知文武去祧。在懿孝以後。作周禮時。本無是制也。詳敘官疏。又案藏主之處。經無明文。公羊文二年何注。謂主藏於廟室中。質家藏於堂。穀梁文二年疏。引衛宏漢舊儀云。主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垺中。通典吉禮引公羊說。左傳昭十年孔疏引白虎通。禮書引五經異義說。並同。此謂在室中西墻也。通典又引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墻之中。此謂在室外西墻也。通典又引或問高堂隆馮君章句說。正廟主各藏太室四壁。遷廟主於太

祖太室北壁。荅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左莊十四年疏云。宗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藝文類聚禮儀部引決疑要注。西廂亦作北廂。或皆據還廟主言之。蓋宗廟六享。皆於廟室。故藏主亦必於室正廟。時享及禘。主位皆西方東面。還廟唯有禘祫。主以昭穆南北分列。若然。正廟主藏西廂。還廟主藏北廂。亦取祭時設位相近。通典載賀循引漢儀。謂主藏西廂。當祠則設座於庑下。卽其義證。大祭雖有朝踐延尸主於堂之禮。而初祫終獻。咸在室中。故高堂隆謂堂上無藏主。其說允矣。又案周宗廟昭穆方位制度。說者多異。賈氏此疏。謂后稷廟在中。常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聘禮疏說諸侯五廟之制。云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南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閣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司儀疏說亦略同。隋書禮儀志。謂阮誥禮圖。從家人職官之。立廟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蓋卽賈氏所本。依其說則天子七廟。二祧別立。則亦五廟。太祖廟居中。左二昭。右二穆。亦各有廟門。及隔牆閣門之等也。通典吉禮引晉孫毓議云。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儀禮經傳通解引隋潘徽江都集禮說同。依孫說。則昭穆居太祖廟之南。不東西並列。宋以來說廟制者多從之。焦循駁孫說云。寢在廟後。準以燕寢之有廷。則廟寢亦必有廷。尺寸雖不可詳。而其制必非甚狹者。前廟之堂七雉。得三十五步。廷三倍之。門堂三之二。共百六十餘步。如孫毓之說。相次而南。則四廟相承。更加祧廟。前有嚳社。依後有嚳寢。此王宮三里之地。不足勝其長矣。案焦氏蓋據尙書大傳。天子堂東西九雉。南北七雉之文。以推廟制。依孫說太祖廟最在北。獨爲一列。其南則一昭一穆。並排爲一列。又其南亦一昭一穆。並排爲一列。是自北而南。以五廟而爲三列。以每廟百六十餘步計之。卽三列已得四百八十餘步。再加以每廟後有寢。五廟之前。又有嚳社。通計之至少亦不下七百步。於王宮三里。所占已過三分之二。必非雉門內所能容。則孫說之誤明矣。惟賈氏因司儀聘禮每門之文。謂每廟門外。必有閣門。則由不知廟當在中門內。而爲此曲說。金鷄云。禮經每門之文。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閣門可知。鄭注引玉藻。君入門。介拂闥。大夫中楫與闥之間。士介拂楫。注周官亦引之。鄭君初不以每門爲閣門也。哀十四年左傳。攻闥及大門。宣二年公羊傳。入其大門。則無人門。入其闥。則無人闥。闥與闥。卽閣門也。必別之於門。是知經典所稱門者。皆指庫雉路諸門而言。闥閣不得混稱門也。曲禮每門讓於客。闥人。王宮每門四人。與此每門文同。其爲庫雉二門甚明。賈以爲閣門誤矣。案金駁賈過三閣門入太祖廟之說甚瑣。蓋依賈說。是五廟門外。南北有牆無門。東西有閣門。賓祭出入太祖廟。皆由閣門側入。於理未協。且穀梁哀四年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凡有門而後有屏。戒社在宗廟之南。則廟南必有門。乃可爲廟屏。若如賈說。廟門之外。南面有牆無門。則戒

社正在牆外。何以謂之屏乎？若云：與廟之內門爲屏。則依賈說。內門與戒社。中隔一牆。屏之爲言。爲門之屏蔽也。今隔以牆。則又何屏蔽之有乎？竊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穀梁以爲閔宮。此卽穆廟正在太祖廟西之證。然則五廟平列。及廟門外隔牆之制。賈說自不可易。依其說計之。五廟。每廟東西四十五步。五列共二百二十五步。益以每廟東西壁餘地及四巷。約計當不過數十步。通計亦不過三百步。王宮之左。自足容之。惟太祖廟門外之牆。常有正門。爲五廟出入之總門。猶孫毓所說都宮門者。其門北與太祖廟門相直。而南直戒社。故有屏象。其昭穆四廟左右。各止二閤門。穆第二廟門外之西牆。則不當有閤門。凡入五廟者。若太祖廟。則由正門直入廟門。更無紆折。不當如賈所說。經三閤門。始至太祖廟也。若入正門。更向左折過東牆閤門。則至昭第一廟。更過東牆閤門。則至昭第二廟。若入正門。更向右折過西牆閤門。則至穆第一廟。更過西牆閤門。則至穆第二廟。賈謂太祖廟門外東面。有兩閤門是也。而謂西面有三閤門。其最外一閤門。在穆第二廟門外西牆。爲入五廟之總門。則非也。凡自外入內。必經南向之正門。而後至廟門。司儀所云每門止一相。聘禮所云。每門每曲揖。皆謂入雉門及此門言之。其門當與太祖廟門同制。亦非如賈所謂概爲閤門也。又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云。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謂神車也。蓋新主入廟。無論昭穆。必居第二廟。下揖。彼出廟門。謂出殯宮之門。卽路寢門也。奉衣服者。升車。謂神車也。蓋新主入廟。無論昭穆。必居第二廟。神車必入正門。過二閤門。始至其廟門而下車。閤門對太祖廟門言之。亦可云出。故云出入門。若如孫說。入都宮之門。卽至廟。則止有入門。無所謂出門矣。其可通乎。又檀弓云。及葬。毀宗廟行。出於大門。注云。毀廟門之西面出。蓋葬朝穆廟畢。不復折回出廟門。故毀西牆而出。如廟西有閤門。則自可由閤門出。何必毀牆乃出乎。斯亦廟西無門之一證矣。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賈疏云。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詒讓案。小宗伯司服疏。謂天子大斂衣百二十稱。則其不盡服者甚多。旣不可頒賜官人。則宜並藏之矣。凡藏遺衣服。蓋各於其廟寢。獨斷云。賤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是也。祧無寢。蓋於左右房遷則與主俱徙。故大戴禮記諸侯遷廟篇。說遷新廟。云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盧注云。言皆者。衣服非一稱是也。云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者。注疊故書凡二字以上。同知此作者。例云皆作某。此不云皆。則作濯者。當專屬廟祧祧字而言。官名字蓋不作濯。敘官注亦無異文可證。段玉裁云。翟聲兆聲。古音同在蕭宵肴豪部。是以周禮以濯爲祧。爾雅以濯爲祧。顯命。鄭云祧讀爲濯。毛詩佻佻公子。爾雅作嬈嬈。案段說是也。說文亦無祧字。玉篇示部有濯字。云古文祧。蓋因濯字增益爲之。亦非古字也。云此王若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者。司服注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啻至諸釐是也。詳彼疏。若

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尸。當服卒者之上。〔疏〕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者。此謂祭日之旦。以先王先公之設其裳衣。彼注云。裳衣。先祖所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然則授尸之外。不別陳設之矣。注云。尸當服卒者之上服者。士虞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鄭彼注云。上服。如特牲士玄端也。通典凶禮。引石渠禮論。問人通漢云。尸。象神也。故服其服。賈疏云。士虞記文。鄭引之者。欲見天子以下。凡尸皆服死者大斂之遺衣。其不服者。以為奠衣服。既替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是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玄端為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為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爵弁者。爵弁木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為士。今為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云以象生時者。以所祭者生時服此上服。今祭時尸亦服之。取其與生時同也。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脩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疏〕其廟則有主黜聖。鄭司農云。黜讀為幽。幽。黑也。聖。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黜。牆謂之聖。〔疏〕其廟則有者。此亦家上將祭祀為文也。據少牢饋食禮。祭前旬有一日。筮日得吉。即云宗人命滌。則脩除亦當祭前十日內為之。云其祧則守祧黜聖之者。黜。當從段玉裁校改幽。詳後。釋文云。聖。本或作惡。案聖惡同聲段借字。黜聖煩於脩除。則不必每祭為之。或當歲一改塗與。注云。廟。祭此廟也者。謂時祭及大禘也。太祖廟則又有大禘。凡廟祧皆貴新。故於歲時祭祀。更脩除黜聖之。中庸云。春秋脩其祖廟。是廟四時必脩除也。穀梁文二年傳云。壞廟之道。改塗可也。改塗即黜聖。彼據新廟言之。據此則舊廟亦恒有改塗矣。云祧。祭遷主者。賈疏云。以遷主藏於祧故也。案上司尊彝有追言。鄭云。追祭遷廟之主。謂禱祈。則此祭遷主之謂也。案遷主不藏於祧。鄭賈謂祭遷主。非也。二祧乃遺廟。依祭法說。亦有時祭大禘。祧亦特祭。故有脩除黜聖之事。云有司。宗伯也者。謂大宗伯也。少牢饋食禮。宗人命滌。注云。滌。漑濯祭器。埽除宗廟。彼侯國大夫禮之宗人。與天子禮大宗伯正相當。故大宗伯職云。享大鬼。祗滌濯。明亦含有脩除也。案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享先王亦如之。注釋脩為埽除糞洒。知此有司非大宰者。以大宰官尊。具脩亦百官之事。非其所專掌也。云脩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黜聖者。賈疏云。鄭以二者廟祧並有。而經廟直言脩除。祧直言黜聖。故互而通之。明皆有也。以鄭云有司恒主脩除。祧亦脩除之。守祧恒言黜聖。廟亦黜聖之。鄭司農云。黜讀為幽。幽黑也者。牧人注同。段玉裁據玉藻注。謂經黜聖當

爲幽聖。注當作黝。讀爲幽。幽。黑也。案段校是也。並詳牧人疏。周書作纁黝。說大廟宗宮考宮。皆玄階立闕。玄。幽色。略同。云聖。白也者。說文土部云。聖。白塗也。釋名釋宮室云。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也。掌蜃共白蜃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是也。引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聖者。釋宮文。郭注云。黝。黑飾地也。聖。白飾牆也。穀梁莊二十三年傳。天子諸侯黝聖。范注云。黝聖。黑色。楊疏引徐邈云。黝。黑柱也。聖。白壁也。案韓非子十過篇云。殷人四壁聖墀。即謂白壁也。范以聖亦爲黑色。徐以黝爲黑柱。並與爾雅訓異。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疏〕注。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者。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注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故後鄭此注不從。云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者。小祝注義同。賈疏云。案特牲禮。祝命按祭尸。取菹捝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判肺。是其隋者。彼不言春似誤。所以誤有春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齊之。是以於此誤有春。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春。此隋祭不合有也。詰讓案。隋字亦作隨。土虞禮。祝命佐食隨祭。注云。下祭曰隨。隨之言猶隨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隨。謂此也。今文隨爲綏。饋食禮注云。黍稷之祭爲隨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案隋。土虞特牲注引並作隨。曾子問注亦同。有司徹注。引此文則作隋。特牲少牢釋文。亦並作隋。攷說文肉部云。隋。裂肉也。又阜部云。陸。敗城阜曰陸。篆文作隋。隋爲減。裂牲肺等。與裂肉之義相近。段玉裁。阮元。胡培翬。並謂作隋爲正字是也。今考土虞注訓隨。下則又正以隨下爲釋。蓋隋隨二字義並通。二禮正文。自當作隋。土虞注當云隋之言猶隨下。若如今本正文作隨。則隨下乃本義。鄭不必言猶以通之矣。又郊特牲注說制祭。亦云取牲脾腎。燎於鑪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彼注墮亦當作隋。孔疏謂墮卽墮祭。謂分減肝腎以祭主前。是鄭意凡以肉物祭於主。通謂之隋。孔釋爲分減。亦與製肉之義正同。至禮經隋或作捩。又作綏者。並聲近字通。惠士奇云。戰國策趙策曰。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飯以手。謂放飯於器曰墮。昭四年左傳曰。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土虞禮曰。墮祭。猶放飯於器。奠幣於神也。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隋。隋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尸餘。通典吉禮引白虎通云。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隋。隋者。毀也。案惠釋

隋字訓義。亦足與士虞注墮下之說互證。黃以周云。周官曰。既祭則藏其隋。故凡隋祭。不啻不嘗。其啻嘗者。皆非隋祭也。凡隋祭有二。一曰祭豆。一曰祭黍稷肺。特性按祭。尸有取菹。換醢。祭于豆間。不云啻嘗。此豆之川隋祭者也。士虞少牢之祭豆。亦無啻嘗之文。雖不云隋。亦隋祭也。可以特性例之。士虞隋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不云啻嘗。此黍稷肺之川隋祭者也。特性少牢之祭黍稷肺。亦無啻嘗之文。雖不云隋。亦隋祭也。可以士虞例之。其餘祭酒曰啐酒。祭銅曰嘗之。祭肺脊曰膾之。士虞特牲少牢並同。皆以別不啐不嘗之爲隋祭也。隋祭之禮。惟尸得行之。其次主人主婦亦間行之。特性尸醕主人。主人拜受角。佐食授按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注。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受祭祭之。謂受此黍稷肺而祭之也。亦不云啻嘗於祭酒。又特言啐以明其非隋。少牢。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按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亦不云啻嘗於祭酒。又別言之曰。又祭酒。不與。遂啐酒。以明其非隋。特性。尸醕主婦。佐食按祭。少牢。尸醕主婦。上佐食按祭。其儀悉如主人之禮。又以別啐酒之。不爲隋祭也。案黃說甚析。今攷隋祭。大祝亦謂之命祭。依特性禮。灌醢黍稷肺。並有隋祭。此注無灌醢。蓋文略而別有脊字。賈謂誤衍。洩延堪。胡培壺。並謂尸未食前之祭。通謂之隋祭。特性。祭離肺正脊。亦統於按祭。則此注兼言肺脊。義似得通。但以黃氏不啻食之說校之。究有未合。不審二說孰得。鄭指。竊疑此注。脊當作祭。士虞特性經。皆云黍稷肺祭。特性主人按祭。注亦云其按祭。亦取黍稷肺祭。皆其證也。肺祭者。別於舉肺之辭。校者不審。或疑其祭字複出。臆改爲脊。遂與禮經不合耳。云藏之以依神者。賈疏云。此義與祭地埋之同。故云依神也。黃以周云。有司徹簋。司宮掃祭。鄭注云。掃豆間之祭。又引舊說埋之西階東。此藏隋之說也。案黃說是也。藏隋與藏服異。藏服者。內之匱笥。藏隋者。卽埋之也。曾子問說師行無遷主。以幣帛皮圭爲主命之禮。云卒敷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藏亦卽埋也。此藏隋。蓋埋諸西階東。與藏幣玉兩階間正同。鄭人注。說大遺奠。埋裸器。亦於祖廟階間也。但有司徹掃祭。似通掃尸賓伯主人主婦等之祭。及未迎尸以前之祭。其皆埋之。此經云藏隋。亦以隋祭爲神之餘。故特尊而言之。其實守祧所藏。與司宮所掃。必不止藏隋祭黍稷肺等。鄉師注以此藏隋釋茅菹。明其祭亦當藏之矣。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疏〕掌女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者。釋文云。比本亦作庇。案庇於義無取。蓋凡字傳寫之誤。此與天官世婦職掌略同。彼職云。及祭之日。撤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是也。惠士奇云。同一祭祀之具也。一曰比。一曰撤陳。謂女宮陳之。世婦則

散臨之。而比較之也。注云。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寺人注云。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案卽所謂奚也。詳寺人疏。云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者。賈疏云。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案賈說宿戒不同日。與大史文合。大宗伯注云。宿。申戒也。是也。而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注云。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宿重也。彼宿在先期旬有一日。卽是散齊之戒。而謂之宿。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彼宿戒亦止一事。則宿戒義得通也。云比。次也者。賈子道術篇云。動靜攝次謂之比。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次比。是比次同義。又說文士部云。坐。地相次坐也。比與坐聲類亦同。云其所濯既及素盛之墨者。大宰注云。具所當共。賈疏云。濯既素盛。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撫爲盛。儀禮特性云。主婦視館饗。亦女宮之事故知也。云鄭司農比讀爲凡。凡具也者。遂師注同。先鄭破比爲凡。而訓爲具。則與具義復。故後鄭不從。詔王后之禮事。勸徹之。〔疏〕內宰云。大祭祀。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注云。勸徹之節者。彼職又云。贊九嬪之禮事。注云。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者。贊后薦玉璽。帥六宮之人共齋盛。帥世婦。〔疏〕帥六宮。勸徹豆饗。卽內宗外宗。並佐王后薦徹豆饗是也。節謂勸徹先後之節。帥六宮之人共齋盛。帥世婦。〔疏〕帥六宮。人共齋盛者。齋亦常讀爲菜。詳甸師疏。此卽天官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爲齋盛是也。嘉士奇云。同一齋盛也。一曰共。一曰爲。謂差擇而共奉之也。注云。帥世婦女御者。賈疏云。案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爲齋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鄭注云。助其帥世婦女宮。是以知齋盛世婦女御之事也。案鄭賈說非也。內宰云。以陰禮教六宮。先鄭謂六宮。通咳后及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後鄭則謂專屬后。此文別云。詔王后之禮事。又宮卿不得帥后及三夫人九嬪等。故唯云帥世婦女御。但此與天官世婦。雖有內外命婦之異。然職秩平等。亦不得相帥。若然。此帥六宮之人。當爲女御以下。與內宰義異也。相外內宗之禮事。有爵佐后者。〔疏〕相外內宗之禮事者。謂內宗外宗職所掌。勸徹及它禮事。世婦並相之也。上王后之禮事云。詔。此外內宗云相者。內小臣注云。詔相者。異尊卑也。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亦與此相應。注云。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賈疏云。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是同姓之女有爵。又云。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是異姓之女有爵。故知之也。知佐后者。外宗云。佐后薦徹豆饗。內宗云。及以樂徹。則佐傳豆饗。注云。佐外宗。故知外。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比師詔相。〔疏〕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者。此大賓客與下文內宗輔相佐后。此官相之也。其事同。〔疏〕大喪之事。卽天官世婦職所云。掌祭祀賓

客喪紀之事是也。賈疏云。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故內宰凡賓客之祿。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祿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是其饗有后事也。彼不言食之禮。亦當有助王之事。故此言之也。注云。比帥詔相其事同。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嫌經云亦如之。唯操相外內宗之禮事。故釋之。明通家上文四事皆如之也。敬者而苛罰之。苛。讀。疏。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者。此與九嬪肆師爲官聯也。釋文。王喪則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已下以尊卑爲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阿貴罰之。詒讓案。此大喪。當亦舍先后及王后之喪言之。外內命婦。詳內宰疏。朝莫哭。卽士喪禮云朝夕哭。注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苛罰。謂責讓而罰之。小胥云。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饋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此喪禮之罰。不可用饋酒。疑當用撻。閭胥云。掌其比。饋撻之事。是撻卽爲罰。亦內宮之官刑也。注云。苛。讀也者。廣雅釋詁云。苛。讀。禮怒也。說文。艸部云。苛。小艸也。言部云。詞。大言而怒也。案。詞。正字。苛。假借字。射人云。大喪。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注云。苛。謂詰問之。詰問與譴怒。義亦相成。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鄭司農云。謂爵婦人。玄謂拜。拜謝之也。疏。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者。於古今字。經例用古字作操。注例用今字作拜。詳大祝疏。注。鄭司農云。謂爵婦人者。先鄭據王后命內外命婦而言。卽內宰先鄭注云。王命其夫。后命其婦是也。賈疏云。此自以爲一義。不達上大喪之事。言爵婦人者。天子命其臣。后亦命其婦。是爵命婦人也。言王后有拜事於婦人。謂受爵命之時。有拜謝王后也。云玄謂拜。拜謝之也者。後鄭以此經冢上大喪爲文。故破先鄭義也。引喪大記者。證大喪后夫人有拜事。賈疏云。但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喪。主入拜寄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其寄公與主人體敵故也。明知天子之喪。世子亦拜二王後於堂下。后亦拜二王後夫人於堂上可知。是以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云。宋公過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謂王喪二王後來奔。嗣王拜之。明二王後夫人來弔。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內來歸寧。值王喪則弔赴也。案賈說是也。喪大記又云。君拜寄公國賓。天子無寄公之拜。而以二王後爲國賓。故大喪拜焉。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使相共授。疏。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明王后亦拜國賓夫人也。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使相共授。疏。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明王后亦拜國賓夫人也。

外百官府也。云。主通之使相共授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與內豎掌內外之通令義同。賈疏云。王后六宮之內。有徵索之事。須通達於外官者。世婦宮卿主通之。使相共給付授之也。內宗掌宗廟之

祭祀薦加豆籩。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爲豆籩。〔疏〕加豆籩者。以下並與九嬪爲官聯也。大祭祀朝踐饋食

之正豆籩。后親薦之。故內宗唯薦加豆籩。注云。加爵之豆籩者。賈疏云。以其食後稱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爲正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後。亞獻尸爲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卽薦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是

也。案依鄭義。王七獻爵尸之後。后酌尸。及諸臣獻尸。爲加爵。故籩人注云。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司尊彝注云。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賈卽依彼爲釋。故云食後稱加。依崔靈恩。陳祥道。薛季宣。鄭鏐。江永。

金榜說。后酌尸入正獻。不爲加爵。九獻畢後。諸臣獻尸。乃爲加爵。其時內宗薦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其說致塙。足正鄭賈之誤。詳籩人司尊彝疏。云故書爲籩豆者。文到也。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者。以內宗所掌。故知婦

人薦也。杜子春云。當爲豆籩者。段玉裁云。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佐傳。佐〔疏〕及以樂徹者。內宰注云。下文兩言豆籩。不當乖異。故杜據以改易。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佐〔疏〕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

樂師小師。並有祭祀歌徹。注謂歌雅是也。云則佐傳豆籩者。謂受所徹。轉授與執事祭所者也。此豆籩。謂正豆籩。與上加豆籩異。注云。佐傳。佐外宗者。賈疏云。鄭知佐外宗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籩。故云佐外宗也。但

籩豆。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

序哭者。次序外內宗及〔疏〕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者。賈疏云。饗食賓客。俱在廟饗食訖。徹器與祭祀同。亦后徹。外

之也。云大喪序哭者。此與九嬪爲官聯也。序哭。序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凡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作

序。此經作序者。蓋後人以注改之。九嬪云。大喪帥敘哭者。外宗云。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字並作敘可證。敘序。

古今字。詳小宰疏。此及外宗云大喪。並當兼王及先后王后之喪言之。序哭亦通始崩哭及殯後朝莫哭。皆次序之。使

不誤也。注云。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者。以外內宗等人數衆多。故依親疏尊卑次序之。賈疏云。知次序外內宗者。

見外宗云。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故知所次序有外內宗也。知有命婦。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

者。上世婦職已云。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者。故序哭中有命婦也。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

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疏〕哭諸侯亦如之者。賈疏云。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總衰者也。若禮弓云。以爵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疏〕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遙哭之。則婦人不哭之。婦人無外事故也。案依鄭賈說。則王后哭諸侯。蓋服次緣衣。大斂以後往。則服素總緦衰。亦加麻紐。外內宗及命婦皆從后。故亦次序之也。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賈疏云。諸侯爲賓。王后弔臨之。卿大夫已臣輕。王后不弔。故道內宗掌弔臨之事。明爲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彼爲王故。彼注云。王使往弔也。此后不弔臨大夫之喪。案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詒讓案。卿大夫弔臨。內宗與世婦爲聯事。天官世婦亦爲后使。彼注云。爲王使。非也。詳彼疏。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祗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疏〕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祗豆籩者。亦與九嬪爲官聯也。

此所薦。並通朝事饋食言之。內宗薦加豆籩。亦當視之也。賈疏云。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餘文豆籩不云玉者。文略。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略籩不言。義可知也。祗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祗其實也。金鶚云。天子諸侯之豆。皆以木爲之。天子又飾以玉。明堂位云。殷玉豆。周獻豆。蓋周既疏刻。而又飾玉。非但獻之也。諸侯但獻之而不飾玉。案賈金說是也。明堂位獻豆。注云。獻。疏刻之。彼記又說魯禘云。薦用玉豆。雕簠。注云。簠。簠屬也。雕刻。飾其直者也。若然。王禮豆籩。亦當飾以玉。而又獻之雕之。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是也。云及以樂徹亦如之者。賈疏云。亦佐后也。猶仍有內宗佐傳也。注云。視。視其實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豆實。若隨人非。〔疏〕疏。賈疏云。羞。進也。籩。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贊。猶〔疏〕王后以樂羞籩則贊者。此亦與九嬪爲官聯也。籩當讀爲案。詳甸師疏。以樂羞籩。蓋歌清廟。詳內宰職云。凡祭祀贊玉籩。贊后薦徹豆籩。豆籩則薦徹。俱言玉籩。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爲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黍稷宰徹之。若然。豆籩與籩。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詒讓案。此謂后四獻後。設陰厭時。玉籩當爲玉簠。蓋膳夫徹。外宗不贊之也。詳九嬪疏。注云。贊猶佐也者。明與上之佐文異義同。贊佐。小爾雅廣詁文。大卜。掌固。厭不氏。趣馬。司民注。並同。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疏〕凡王后之獻亦如之者。此與內宰爲官聯也。注云。獻。獻酒於尸者。於。舊

踐饋獻及饋尸。以食後饋尸。亦是獻。獻中。可以兼之。亦贊可知也。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疏〕宗伯攝其事。

注云。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者。賈疏云。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

如之。〔疏〕賓客之事亦如之者。此賓客不蒙上小爲文。自據大賓朝覲諸侯言之。侯國諸臣來聘。王后不

宮中者。以婦人不與外祭祀也。女祝云。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注云。內祭祀。六宮之中。閤門戶。此小祭

祀。與彼內祭祀同。賈疏云。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彼兼外神。故以玄冕該之也。

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疏〕注云。內。內外宗及外命婦者。此義難通。方苞。外內內外宗及外命婦。傳寫脫一字也。蓋鄭意經云外內。內中唯有內宗。無內命婦。外宗則兼有外宗及外命婦。賈疏

謂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者。內中以兼外宗。外宗不兼內命婦。非鄭指也。知無內命婦者。賈疏云。以其內命婦。九嬪

敘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衆。乃哭。是內命婦。九嬪敘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疏〕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

穆居右。夾。〔疏〕中。掌公墓之地者。王之墓域也。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

處東西。〔疏〕中也。案鎬聚。卽周鎬京。文武葬地。卽畢原。在鎬京之東。蓋王城外近郊內之隙地。周初諸王及

王子弟。皆族葬於彼。卽此經所謂公墓也。凡邦國公私墓地。蓋非一處。宜相地形爲之。大都在東北兩方。故王墓在

鎬東。而左成十八年傳。說晉葬厲公於異東門之外。孟子離婁篇亦云。東郭墦間。是皆在國城之東也。檀弓云。葬於

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注云。北方。國北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

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所以於北方者何。就陰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左

襄二十五年傳。亦說齊側莊公於北郭。唐會要引呂才陰陽書亦云。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是也。然則墓地方位。或東或北。蓋無定所。要必在城郭外爾。云辨其兆域者。謂墓地之四畔。有營城垣埒也。詳小宗伯疏。惠士奇云。定元年左傳。魯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閭。公氏將溝焉。閭者。公墓之地。溝者。兆域也。溝而絕之。爲城外。溝而合之。爲域內。案惠說是也。其墓道則又有門。巾車。及墓。辟啟關。注云。關。墓門也。注云。公。君也者。爾雅釋詁文。案公墓。與巾車公車義同。謂公家之墓地。鄭訓爲君者。以王之所葬也。惠士奇云。公墓。左傳謂之公氏。云圖畫其地形。及丘壘所處而藏之者。賈疏云。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出其丘壘之處。丘壘之言。卽下文丘封是也。既爲之圖。明藏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案士喪禮。篋宅。家人營之。若不從篋。擇如初儀。注云。更擇地而篋之。小宗伯職。亦有王崩卜葬兆之事。是墓地必將葬時。始擇而卜之。後世有壽陵生壙之營。古無是也。然則經云。辨其兆域而爲之圖者。謂總圖公墓之地。辨其界限形勢。有葬者。則識其兆域所在。以備附葬。且使歲久易以識別。其卜葬者。亦案圖以定其處。平時則藏之。家人之府也。賈疏謂未有死者。豫圖其丘壘。誤。云先王。造壙者。焦循云。造壙者。始葬於此之君。詒讓案。壙卽兆域。謂墓地四畔溝兆之大界。廣雅釋丘云。宅兆。壙域葬地也。先王始葬其處。則爲大壙域。以後子孫皆就壙域內葬之。云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者。賈疏云。宅兆。壙域葬地也。先王始葬其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卽是造壙者也。若文王在豐。葬於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卽以文王居中。文王弟當穆。則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卽又是造壙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然。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謂以惠公常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於後皆亂也。若然。兄弟相事。後事兄爲君。則昭穆易可知。但置壙以昭穆夾處。與置廟同也。案賈說是也。互詳大宗伯疏。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疏〕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者。此正侯居前。諸臣居後。亦環衛之義。白虎通義崩薨篇云。禮曰。家人掌兆域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羣臣從葬。以貴賤序。案羣臣從葬。卽通諸侯及卿大夫士而言。賈疏云。言凡者。以其非一。故併卿大夫以凡之。此因上

而言。以其王之子孫。皆適爲天子。庶爲諸侯卿大夫士。若出封畿外。爲諸侯卿大夫士者。因彼國葬而爲造塋之主。今言諸侯卿大夫士者。爲上文先王子孫。爲畿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爲天王是昭。則子爲穆居右。若父是穆。則子爲昭居左。爲卿大夫居後亦然。但穆昭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右並有也。云各以其族者。賈疏云。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當近王墓。弟則遠王墓。爲次第。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云各以其族。互相通也。注云。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者。賈疏云。言子孫者。據造塋者所生爲子已後左右。王子所生。累世皆是孫。言以尊卑處其前後者。卑謂卿大夫士。吳廷華云。先王之子爲諸侯爲昭。則居左之前。爲大夫則居左之後。其孫昭爲諸侯。則亦居左之前。在其祖之南。爲大夫則居其祖之後。先王之孫爲穆。則居右。其前後亦如之。案吳說是也。鄭云。子孫各就其所出王者。若周公之於文王。金履祥通鑑前編引尙書大傳云。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葬。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卽就所出王之義也。云而亦併昭穆者。賈疏云。謂兄弟同倫。常昭自與昭併。當穆自與穆併。不謂昭穆併有也。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

〔疏〕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釋名釋喪制云。戰死曰兵。言死爲兵所傷也。孔廣森云。莊子德充符

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哀二年左傳。趙簡子之晉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自虎通義喪服篇。檀弓曰。不甲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凡此皆死於兵者。不入兆域之證。蓋戰期能克。非期能死。所謂死王事者。必死而有益。若狼贖敵無存之徒。然後登於明堂。饗祿其後。至乃不占震於鳴鼓。陳書怯於聞金。直謂之戰陳無勇而已。案孔說是也。惠士奇云。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氏側莊公於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側者。不殯之名。里名士孫。乃墓中之室。墓大夫之所居。萬民之葬地。則是葬諸邦墓。而非公墓。不但投之域外矣。注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者。賈疏云。曲禮云。死寇曰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卽下文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此是戰敗。故投之塋外罰之也。姜兆錫云。王族無斬刑。磐於甸師氏。若戰而死者。則有之矣。以非全歸。故不居域以內也。案姜說是也。投諸塋外者。謂於其族葬地塋域之外。別爲墓塋。示絕於先祖。若魯季孫葬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也。然則雖投塋外。仍與族葬之地相近矣。其王族有罪。磐於甸人者。亦當不入兆域。經唯言死於兵者。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疏〕注云。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者。賈疏云。則不問爲諸侯與文不具也。凡有功者居前。昭穆之中央。〔疏〕注云。居王墓之前。但是有功。則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此則曲

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上云。諸侯居左右以前。卽是昭居左。穆居右。今云昭穆之中央。謂正當王冢前。由其有功。故特居中顯異之也。案依鄭賈義。則凡有功者。皆不辨爵秩尊卑。昭穆左右。一居王墓之前。以示殊異。左莊十九年傳。說楚人葬鬬拳於經皇。杜注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經。皇冢前闕。殆亦以其有諫王之功。故特葬於公墓之前。近門闕之處與。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疏〕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者。月令孟春令云。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列〔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禮器說禮有以大爲貴者。亦云丘封之大。此丘封之度。亦通小大高卑厚薄言之。注云。別尊卑也者。賈疏云。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故云別尊卑也。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者。賈疏云。爾雅云。土之高者曰丘。高丘曰阜。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冢。人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則公中可以兼五等也。論讓案。釋名釋喪制云。丘。象丘形也。廣雅釋丘云。丘封冢也。方音云。冢。自關而東謂之丘。小者謂之墳。大者謂之丘。檀弓云。吾見封之者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賈封之謂也。鄭彼注云。封築土爲壘。又王制注云。封。謂聚土爲墳。是丘者。積土高大。象丘山之形。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世俗之爲丘壘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所謂丘也。封則聚土築之。若堂若坊之類是也。禮記。或借封爲窆。與此義異。易繫辭云。不封不樹。李氏集解引虞翻云。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聚土爲樹。此誤以封土爲窆。又以樹爲聚土。並不合經義。此經凡穿土字。並作窆。不作封。吳廷華云。丘封者。言封之成丘。義本一貫。鄭分爲二。非。案依吳說。則與下文丘隧。遂師丘龍義略同。亦通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者。證丘封之度不同之事。孔廣森云。漢書。朱雲爲丈五墳。自以廢爲庶人。從庶人之制也。由此推之。蓋關內侯墳高三丈五尺。中二千石以下。至比二千石。銅印黃綬者。墳二丈。下至庶人一丈五尺。似皆以比六百石。銅印黑綬者。墳二丈五尺。四百石以下。至比二百石。銅印黃綬者。墳二丈。下至庶人一丈五尺。似皆以五尺爲差。賈疏云。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之者。以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乖。故不引。或鄭所不見也。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制。故樹楊柳也。王引之云。壇弓。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鄭彼注云。舉。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此與春秋緯說合。論讓案。經云爵等命士以上。爲爵不及庶人。故王制說庶人不封不樹。鄭彼注云。爲至卑無節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據王制及鄭注說。則庶人不封不樹。春秋緯亦云。庶人無墳。鄭此

注引漢律者。證漢亦尊卑封樹不同耳。實則漢庶人有封樹。與周制異也。又案。周天子以下。封樹之等數。經無正文。賈引春秋緯。雖有其文。而疑鄭所不見。檀弓注以高四尺爲周之士制。則鄭非不見緯說。檀弓孔疏。則云天子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又與緯異。未詳所據。至所樹之木。白虎通義崩薨篇引含文嘉說。與賈引春秋緯同。惟云大夫以纁。亦足正此疏藥草之誤。檀弓疏引白虎通。作大夫栗。士槐。無庶人之文。與今本通義文異。又說文木部云。纁。木似欄。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纁。士楊。許說土樹楊。復與諸文不同。淮南。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子齊俗訓云。殷人葬樹松。周人葬樹柏。又無尊卑之異。衆說差謬。今亦無以定之也。淮南。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鄭〔疏〕。大喪既有日者。賈疏云。大喪。月而葬。葬用下旬。詒讓案。此大喪。當亦闕后及世子。但世子葬期。當與諸侯同五月。其度窆以下事蓋略同。唯度法有降殺耳。云請度甫窆者。窆。鄭大夫讀爲穿。詳小宗伯疏。賈疏云。謂家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案賈謂請於冢宰者。以嗣王方在諒闇。未有命戒也。但士喪窆宅卜日。主人咸與其事。則甫窆。疑亦當請於王。其世子之喪。更不待言矣。又據既夕禮。先窆宅。後卜日。敘次甚明。又窆宅。先掘四隅及中。即此所謂甫窆。又云。指中封而歷。明既窆乃窆。二事同日並舉。而卜日則在其後。王禮卜宅。當亦亦然。若然。此經既有日。乃請度甫窆者。疑王禮詳。當先諒日。次甫窆。遂卜宅。次卜日。猶大夫以上祭日。亦先諒後卜也。若然。此云有日。乃據諒日言之。其時實尚未卜日。而甫窆則與卜宅同日。先於將葬之地。掘土以發其功。至得吉後。乃竟其事。其節次不可易也。互詳小宗伯疏。云遂爲之尸者。賈疏云。因事曰遂。初請量度至葬訖祭墓。故家人遂爲尸也。注云。甫始也者。小宗伯注同。云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者。將營王窆。先量度其方位及丘封之度。猶既夕云。窆宅。家人營之。彼注云。營。猶度也。始窆者。對得吉後之營始丘隧等。爲肇始之事也。云爲尸者。成葬爲祭墓地之尸也者。檀弓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云。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此注云。成葬祭墓。卽據彼文。鄭彼注引後經凡祭墓爲尸。而不引此甫窆爲尸之文。則亦從先鄭說。與此注義異。然彼云舍奠卽釋奠。鄭文王世子注。謂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則釋奠無尸。而此有祭墓之尸者。或彼士禮略。禮墓神用釋奠禮。天子禮詳。則禮墓神用祭禮。有迎尸以下之事。賈疏云。先鄭以遂爲之尸。據始穿時祭墓地。家人爲之尸。後鄭據始穿時。無祭事。至葬訖成墓。乃始祭墓。故家人爲尸。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卜葬兆。甫窆哭之。又云。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謂虞祔。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爲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

卽此遂爲之尸。一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者。喪紀以日事多。此下文請度甫窆。則是葬事。故知有日。惟據葬日也。云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爲之尸者。武備謂先鄭蓋讀請度另爲句。不與甫窆連讀。案武說近是。先鄭亦訓甫爲始。但以後文云。凡祭墓爲尸。方是墓成之祭。故及窆以度爲丘隧。其喪之空器。隧。義道也。度丘。以此爲始窆時告后土之祭。此與後鄭義不同。不徒讀異也。及窆以度爲丘隧。其喪之空器。隧。義道也。度丘。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曰。凡封川。疏。及窆以度爲丘隧者。謂既卜宅得吉。則兆域已定。遂營壙治丘隧也。轉。去碑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疏。注云。隧。義道也者。左傳二十五年傳云。晉侯請隧。杜注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棺而下。又隱元年注云。隧。若今延道。廣雅釋宮云。義。義道也。延義隊隧。字並同。史記秦始皇紀云。葬閉中義。下義門。又衛世家云。其伯入釐侯義自殺。索隱云。義。義道也。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義除。劉徽注云。義除。隧道也。其所穿地。上平下邪。賈疏云。此案傳二十五年左傳云。晉文公請隧。不許。王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則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義道。隧與義異者。隧道則上有負土。謂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義道。上無負土。若然。隧與義別。而鄭云隧義道者。對則異。散則通。故鄭舉義爲況也。云度丘與義道廣義所至者。丘卽封土。凡墓上之封土。及墓中之義道。並度其廣義。依法爲之。云窆器。下棺豐碑之屬者。據檀弓云。公室視豐碑。豐碑。是天子下棺之器。詳鄉師疏。引喪大記曰。凡封川。去碑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者。釋文云。咸。本又作緘。案彼文云。大夫士以咸。嘉靖本同。各本並無士。鄭彼注云。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緘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緘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緘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緘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衡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緘而已。賈疏云。執緘去碑引者。謂天子千人。分執六緘。諸侯五百人。分執四緘。其棺當於壙上。執緘者。皆負緘背碑。以鼓爲節而下之。彼諸侯及大夫法。但天子無文。故引之以證天子之法耳。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所飾道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仁。非作象人者。疏。及葬者。謂葬日之旦。既大遣奠。苞牲行器時也。注云。鸞車。巾車所飾道車也者。巾車不殆於用生乎。疏。云。大喪。飾道車。遂厥之行。注云。道車。一曰鸞車是也。案鸞車。卽明器之小車。以水爲之。如五路之制。以之送葬。謂之道車。漢書郊祀志。載漢郊祀。有水寓車。謂之鸞路。與此略同。道車之數。詳巾車疏。云亦設鸞旗者。明道車設鸞。故名鸞車也。史記封禪書。載秦郊祀。有鸞車。鸞與鸞同。鸞以金爲鈴。正

字當作變。詳大駟疏。荀子禮論篇。說明器之與有金革。楊注云。金謂和鸞是也。旗亦如五路之旗。大常大斨等。司常云。大喪建厥車之旌。及葬亦如之是也。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云。鸞有鸞和也。鸞或爲樂也。月令孟春云。乘鸞路。彼別爲虞車。與此遺車異。而取鸞和爲名。則同。鄭司農云。象人謂以鸞爲人者。先鄭謂象人。卽檀弓鸞。後鄭以鸞東草爲之。略具人形。不若木俑。有面目機發。於人尤象。故不從先鄭也。云言言問其不如法度者。廣雅釋詁云。言。問也。連言之。則曰言問。漢書賈誼傳。臣聞聖主音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是也。然明器沽略。不至不如法度。無待於問。故後鄭不從。云玄謂言猶語也者。大祝先鄭注同。廣雅釋詁云。語。言也。說文言部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言之與語。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云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者。虎賁氏注云。遺車。王之魂魄所馮依。故此官以當行。告於鸞車象人。若王生存時也。賈疏謂象人語中車之官。將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城。失之。云於是中車行之者。象人告行。然後中車以遺車及象人行如墓。中車注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是也。云孔子謂爲鸞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者。檀弓云。塗車鸞。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鸞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此舉括引之。明彼俑卽此象人。破先鄭象人爲鸞之說也。鄭彼注云。鸞。束茅爲人馬。謂之鸞者。神之類。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案俑者。以桐爲人以葬。亦謂之偶。說文人部云。偶。桐人也。淮南子繆稱訓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宋本許注云。偶人。桐人也。今本作相人誤。廣韻二腫引埤蒼云。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名之。是俑以木爲人。有機發能跳踊。有類生人。故謂之象人。孟子梁惠王篇云。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亦以俑爲象人。與此注可互證。韓非子顯學篇云。象人百萬。不可謂強。亦謂此也。又案依鄭檀弓注說。古有鸞無俑。周始有俑。亦兼有鸞。故校人注。以遺車之馬爲鸞。賈疏謂周改鸞爲象人。則不用鸞。非鄭旨也。詳校人疏。及窆。執斧以洩。臨。下。〔疏〕及窆。執斧以洩者。與鄉師下棺也者。天官世婦注云。洩。臨也。窆。爲下棺。詳前。賈疏云。案鄉師遂入藏凶器。凶器。〔疏〕遂入藏凶器云。執斧以洩匠師。則此亦臨。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也。遂入藏凶器。明器。〔疏〕遂入藏凶器也。上及窆爲文。謂入殯藏於槨中。既夕禮云。乃窆。藏器于旁。加見。藏苞簪于旁。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於旁者在見外也。雜記云。窆。簠簋。實見問而後折入。注亦云。實見問。藏於見外槨內也。孔疏推既夕注義。謂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今案既夕上文陳明器。總列用器役器等。則皆明器耳。其入殯藏之。乃有見內見外之別。要其在槨中則同也。注云。凶器明器者。闢人注同。既夕禮。陳明器。

先商苞匭鬲。次用器弓矢耒耜敦斚鬯匚。役器甲冑于箚。燕器杖笠罍。又云。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注云。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若然。王禮。明器亦兼有彼衆器。又有遺車以載苞牲體及人器之祭器等。以其皆藏於墳。則通謂之凶。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位。謂丘封所居前後。〔疏〕正墓位者。賈疏云。墓位。即上文昭穆爲左右。是須器也。有事於公墓。則此官於兆域之內。爲之蹕止行人。鄉士云。大喪紀。帥其屬夾道而蹕。若然。柩在道。則鄉士蹕至墓域。則此官蹕。職掌互相備也。云守墓禁者。賈疏云。謂禁制不得漫入也。注云。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者。賈疏云。即上文爲諸侯及有功者居前。爲卿大夫士者居後是也。云禁所爲壘。限者。謂墓域之外界限也。界限之內。禁不得侵發及樵采之等。凡祭墓爲尸。祭墓爲尸。或禱祈焉。鄭司〔疏〕注云。祭墓爲尸。或禱祈焉者。賈疏云。後鄭知此祭墓爲禱祈者。上文遂爲尸。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非一。故知謂禱祈也。詒讓案。禱祈。亦謂有故禱祈於墓地之祇。故以家人爲尸也。其子孫祭父祖之墓。禮經無文。唯曾子問說宗子在他國。庶子祭之禮云。望墓而爲壇以時祭。韓詩外傳云。曾子曰。惟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遠親存。史記周本紀。亦載武王上祭於畢。集解引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是古自有子孫祭墓之法。蓋亦望墓爲壇。與後世祭墓。雖不同。其祭則當以子姓爲尸。不使家人。不可以說此經之墓祭也。鄭司農云。爲尸。家人爲尸者。先鄭以此墓祭家上大喪爲文。謂成葬祭后土也。賈疏云。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爲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爲尸。證成墓之事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疏〕凡諸侯之墓者。授之兆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賈疏云。上文唯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摠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耳。詒讓案。諸侯亦謂內諸侯也。諸臣統同姓異姓。卿大夫士。凡有爵者言之。士喪禮云。簠宅。家人營之。又記云。簠宅。家人物土。注云。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是土亦家人授兆之證。賈士喪禮疏。謂彼爲士。自有家人。非是公墓。蓋非一區。凡諸侯諸臣。或陪葬王墓。或特葬而官予之地。若檀弓晉之九京。皆此官所掌也。檀弓云。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孔疏謂反葬於周京。陪文武之墓。則異姓諸侯。有陪葬之禮矣。云爲之蹕者。惠士奇云。家人掌公墓之地。蹕墓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爲之蹕。則蹕通上下之名。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氏葬莊公。四裂不蹕。案禮。大夫四裂。詳葬以大夫。家人當爲之蹕。四裂而不蹕。則非大夫之葬禮也。案惠說是也。周時蹕稱通於上下。與秦漢後制不同。詳

內豎疏云均其禁者均平其守禁之事。謂調其勞逸猶均人云均地守也。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疏〕注云凡邦中之墓地。別於家人掌公墓之地。爲王及諸侯諸

臣之墓地也。賈疏云以其家人掌王墓地。下文云令國民族葬。非有爵者。故知經邦墓是萬民。若然。下云掌其度數。鄭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而見有爵者。謂本爲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爲卿大夫士。其葬不離父祖。故兼見卿大夫

士也。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各從其親。〔疏〕徒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周書大聚篇云墳墓相連。民乃

有親。卽族葬之法也。古者自公卿以下至於齊民葬地。皆宜授之。故王制云墓地不請。孔疏云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是也。注云族葬各從其親者。賈疏云經云族葬。則據五服之內親者。共爲一所

而葬。異族卽別塋。知族是五服之內者。見左傳哭諸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故知族是服內。是以鄭云各從其親也。正其位。掌其度數。位謂昭穆也。度

〔疏〕注云位謂昭穆也者。賈疏云凡萬民墓地。亦如上文豫有昭穆爲左右。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者。明此官雖專主萬民葬地。然庶族之中。亦有升爲士大夫者。故云爵等。其無爵者。墓大小亦自有度數。不容踰侈。賈疏

云亦如家人云。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使皆有私地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疏〕注云古者萬民墓地同處者。謂凡邦國都

其處。是爲公地域。其族葬則每族各有私地域。爲公地域所包。孟子滕文公篇云死徙無出鄉。趙注云死謂葬死也。無出鄉。卽墓地同處之義。云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後相容者。謂於公地域之中。分別區界。爲某族之墓域。

使合族同葬。足以相容。是爲私地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爭墓地。相〔疏〕注云爭墓地相侵區域者。同處公墓地之中。或有

聽斷其曲。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厲。壁限遮列處。鄭司農云〔疏〕帥其屬而巡墓厲者。賈疏

巡行遮列之處。云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者。賈疏云謂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爲室。而萬民各自守之。案此亦謂墓大夫之官。帥其屬而守之。賈謂民各自守之。非也。居其中者。亦謂居公地域之中。蓋邦墓公地域甚廣。爲百族所同葬。

凡邦國各都邑之中，蓋不過一二區，故可於中爲官寺。墓大夫率其屬分守之。注云：屬，壘限遮列處者。壘限，詳家人疏。段玉裁云：列，說文作邐，邐屬古同音通用。鄭風：火烈具舉，又假烈字。案遮列，詳山虞疏。鄭司農云：詳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者，謂墓大夫有官寺，在邦墓公地域中，居之以治事。凡官寺，即官吏治事之所。宮伯所謂舍是也，亦通謂之室。匠人以九卿治事之次，爲外九室，是其比例。左昭十二年傳云：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注云：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呂飛鵬謂即墓大夫之室，義或然也。又案：呂氏春秋安死篇說爲丘壘，云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則其時諸侯公卿之墓，有爲宮室，若後世陵寢者然，自是戰國之侈制，與禮不合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洫其禁令序其事。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

事謂小斂大〔疏〕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者，與宰夫爲官聯也。賈疏云：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斂葬也。〔疏〕得稱諸侯者，若司裘云：諸侯共熊侯豹侯者也。言凡有爵者，還是卿大夫士，言凡以該之耳。案賈

說是也，自命士以上，並爲有爵。詳大宰大行人疏。但諸侯亦容有畿外諸侯，入爲王官，及來朝覲而薨於王國者，職喪並掌之，不止內諸侯也。宰夫云：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彼不言士喪，蓋士喪職喪自帥有司治之，宰夫不與也。云序其事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小宰疏。賈疏云：謂若襲斂殯葬先後之事。注云：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者，儀禮十七篇，凶禮存

者四篇。喪服第十一，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又士喪禮第十二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又既夕禮第十三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

朝廟日請政期必容焉。又士虞禮第十四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四篇之內，惟喪服統貫天子以下，餘並諸侯之士禮。此國之喪禮，所咳者廣，諸侯士禮，乃其一端。其餘若天子大喪，及

諸侯卿大夫，咸當有事。士禮亦未全具，皆遭秦火而亡。漢時已無可攷也。云事謂小斂。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大斂葬也者，賈疏云：舉大事而言，其間仍有襲事亦掌之，下文別見祭，故此不兼也。

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襚贈賻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疏〕

注云。有事謂含。送贈。贈之屬者。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注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凡喪始死。弔而含。葬而贈。是也。並詳彼疏。賈疏云。不言贈者。贈施於生者。故不言也。云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外宗注云。贊。猶佐也。職喪告主人以禮。佐助其受王之含。送贈也。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者。先鄭讀凡國爲句。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下文云。公有司。豈得公分之爲諸侯有司。爲王有司乎。明此國有司。亦不得分之也。云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者。此說與後鄭同。云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者。後鄭以此國有司。與下公有司義同。又都司馬有國司馬。國並指王國而言。故以國屬有司讀之。破先鄭國爲諸侯國之說也。賈疏云。往。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鄭司農云。號。謂諡號。玄謂告。〔疏〕。凡其喪祭者。小宗伯注云。喪祭。虞向喪家者也。以其喪中自相對。則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若對二十八日爲吉祭。則祥禫已前。出是喪祭。故言凡以該之。言凡者。以其喪中自相對。則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若對二十八日爲吉祭。則祥禫已前。出是喪祭。故言凡以該之。是以鄭亦不有喪祭爲虞也。云詔其號。治其禮者。此與大祝喪視爲官聯也。賈疏云。案大宗伯亦云治其禮。鄭云。謂簡習其事。此治其禮義亦然也。注。鄭司農云。號。謂諡號者。周書諡法篇云。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白虎通義號篇云。帝王者。同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則諡與號異。先鄭以諡號釋此詔號。蓋通言之。諡亦得爲號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小宗伯云。小喪賜諡諡諡。不在此。云玄謂告以性號。諡號之屬。當以視之者。亦破先鄭說也。性號。蓋號。即大祝六號之二。云之屬者。明兼有幣號之等。若士虞記虞祝辭云。敢川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漚酒。又耐辭云。川尹祭。嘉薦普淖。普淖漚酒。是也。喪視云。掌喪祭祝號。則此職喪所詔。即告喪祝也。蓋號。蓋。注例當作樂。詳大祝疏。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令。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疏〕。注云。令。令其當也者。謂共物有法數。給事有期限也。賈疏云。此謂諸官依法令供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依式令之使相供。云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者。明此公有司。即上國有司。夏官敘官注云。公司馬。國司馬也。義與此同。云言國者。由其君所來者。即上文國有司爲奉王命而來也。云居其官曰公者。牛人注云。公猶官也。謂若喪視云。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殯。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諡諡。凡官有常守。自依本職而共。不由王特命者。既夕記有公史。注云。君之典禮書者是也。宰夫云。官有司。義亦同也。胡匡衷云。士喪禮。甸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之屬。蓋皆公家之臣。來治喪事者也。古者臣有喪事。公家使人治之。以喪事需人孔多。家臣不能具官故也。特牲。士祭亦有公有司。

案胡說是也。公者，對私之稱。特性饋食記云：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脅。彼公有司，對私臣言之。亦當與此經同。散繼公謂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是也。鄭彼注：以爲士之屬命於君者。義未允。左文十四年傳：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義亦與此同。互詳宰夫疏。云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者。若宰夫云：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從其官出。卽謂其官當共幣器財用者也。說文走部云：趣，疾也。謂催督令疾共，不得稽緩也。

周禮正義

卷四十二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疏〕掌成均之灋者。大司樂教學之官法也。云以之國子。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疏〕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者。諸子注云。學。大學也。大司樂通掌大小學之政法。而專教大學。與師氏保氏樂師教小學。職掌互相備。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鄭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又文王世子云。大樂正學舞千戚。語說命乞言。皆大學正授數。又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依鄭說。禮記之大樂正。即此大司樂。在周爲樂官之長。而兼掌學政者也。又案。周制。大學所教有三。一爲國子。即王太子以下至元士之子。由小學而升者也。二爲鄉遂大夫所與賢者能者。司徒論其秀者入大學。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是也。三爲侯國所貢士。此三者。皆大司樂教之。經唯云合國子弟者。舉其貴者言之。亦文不具也。詳鄉大夫疏。注。鄭司農云。均。調也者。五行大義引樂緯叶圖微云。聖王法承天以立五均。五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是樂之調。謂之均也。云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者。據樂師云。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先鄭意。樂師主調樂音。此官主成均之法。即掌受樂師成事已調之樂。然成均爲學名。文王世子有明文。先鄭成調之訓尤迂曲。故後鄭不從。云玄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者。文王世子注義同。證成均爲學名。破先鄭義也。董說賈疏及文王世子孔疏。並以爲春秋繁露文。檢今本繁露無此語。當在選篇中。云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後鄭意。

成均既爲五帝之學。其制尤古。周時。其遺禮猶存。可爲法式。此官掌修繕之也。云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者。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義同。漢書禮樂志云。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暨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說亦與鄭同。賈疏云。案王制云。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不言王太子王子與元士之子及俊選者。引文不具。此云弟者。則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案凡國子。皆通適庶言之。故經注並兼舉子弟。賈謂弟專據王子。非鄭指也。凡國子入學之年。鄭王制注引書傳說。謂年十八入大學。而大戴記保傳及白虎通義辟雍篇。漢書食貨志說。則並謂年十五入大學。未知孰是。其出學之年無文。王制注謂九年大成學止。若然。年二十六而出學與。凡學士學成者。皆此官論其秀者告於王。而升諸司馬。王制謂之進士是也。互詳師氏及司士疏。引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彼文云。凡諸子郊者。必取賢敏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習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鄭彼注云。語謂論說於郊學。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成均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鄭引之者。亦證成均是學名也。黃以周云。文王世子以於成均別郊學之人。是成均爲周大學之通稱。云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者。鄭以經言掌成均之法。嫌唯掌其禮法。而不立其宮舍。故據文王世子證成其義。學宮即謂學舍。大戴禮記保傳篇。說小學云。小者。所學之宮也。若然。此成均。亦即大學之宮。鄭彼注以成均爲虞庠者。案虞庠有二。一爲大學之北學。亦曰上庠。一爲四郊之小學。曰虞庠。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此大學之虞庠也。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北史劉芳傳。引王制西郊作四郊。與祭義注合。是也。此小學之虞庠也。段玉裁云。文王世子注之虞庠。謂國之大學上庠。非小學。洪頤煊云。下言樂祖祭於瞽宗。成均有瞽宗。則即大學也。文王世子注。虞庠當是謂虞之上庠。鄭彼注。釋菜於虞庠。則備賓於東序。虞庠與東序同處。是亦虞之上庠也。孔疏以西郊小學。當此之虞庠。亦失之矣。案段洪說是也。呂飛鵬說同。此經成均。當爲大學。固無疑義。而鄭文王世子注。謂郊人得於虞庠酌上尊以相旅。則似仍主四郊小學爲說。段玉裁參合此經。及文王世子二文。謂大學小學。皆得謂之成均。鄭指或當如段說。蓋成均爲五帝之學。舜即五帝之一。故鄭謂成均近是虞庠。然古書無成均即虞庠之文。故仍爲存疑之詞。此注亦不著其說。至周大學之名。見此經者。唯成均。見於禮記者。則又有辟雍。上庠。東序。瞽宗。東序亦曰東膠。與成均爲五學。皆大學也。大學之外。又有小學。又有四郊之虞庠。其制度及所在之地。諸家之說。紛異殊甚。今綜述鄭義。及漢唐舊說。而議其得失。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注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孔疏推其

義，謂周諸侯從殷制。天子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鄉射大射禮記注，並謂大學射宮在郊，蓋即據侯國制也。王制又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注云，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周之小學，如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是鄭以東膠爲周之大學，在國中，虞庠爲周之小學，在四郊也。文王世子云，春秋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是鄭謂周立大學於國中，實備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詩大雅靈臺孔疏，引五經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壁，墜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秋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墜之靈沼，謂之辟廱。鄭駁之云，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沼，有靈池，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固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固，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著，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是鄭又謂辟雍爲大學，在西郊也。金鶚云，王制但言天子大學，與諸侯異名，未嘗言與諸侯異地，則天子大學亦在郊，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矣。大戴禮云，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白虎通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小學大學，以年而分。王子八年甚幼，豈可入四郊之小學乎？小學必在宮南之左，天子諸侯所同，亦四代所同也。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知。養於國，是國中小學，則養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天子大學，凡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於此，其人最衆，故立五學以居之。又學必習射，天子虎侯，九十步，則其地必寬廣，此大學所以在郊也。樂記言武王散軍而郊射，射必在太學，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案金說足正王制注疏，周大學在王宮左，小學在郊，及虞庠即小學之誤。黃以周說同。韓詩說及大戴禮記盛德篇，並謂辟雍與明

堂同處。其說雖不謬。然可證大學在郊之義。蓋周制亦大學在郊。卽五學是也。小學在國。雖無專名。要不得以四郊之虞庠當之矣。韓詩說謂辟雍在國南方七里之內。盛德則云在近郊三十里。二說不同。要大學必在近郊之內。近郊五里爲國中。故大學亦謂之國學。其六鄉七萬五千家在二郊之間。則別置鄉學。六鄉之餘地在遠郊者。又別置郊學。卽虞庠是也。王制簡不率教者。先移之左右鄉。次移之郊。又次移之遂。每移益遠。明郊學必在遠郊百里之內。魏書劉芳傳引王肅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蓋謂郊學在近郊。恐非也。至成均辟雍。亦多異說。依鄭文王世子注說。則成均卽上庠。然董子以成均爲五帝之學。不專指虞學。況文王世子。上庠與成均兩見。則非一學可知。然則成均當爲虞以前之學。周大學上庠之外復有成均。實備五代之制。鄭謂立四代學。義尙未明也。辟雍大學。鄭駁異義。謂在郊與三靈同處。蓋五學皆在郊。近接靈囿。國語齊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閒燕之地。莫如郊囿。若國中則朝宅衛市。咸萃於是。大學學士甚衆。安可設於是乎。鄭義塙不可易。然王制注實謂殷大學在郊。周大學在國。若然。鄭意周辟雍既爲大學。則不得在郊。當云在郊。則又不得爲大學。駁異義未明著其說。王制孔疏云。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續堯疏謂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雍。蓋卽從劉說。不知鄭意果如是。否。今攷辟雍乃天子講學之學。諸學以此爲最尊。而劉孔反以小學虞庠當之。實爲值到失次。況王制本云虞庠在國之四郊。今本作西郊者。乃傳寫之誤。鄭本自不如是。尤不可以證辟雍之在西郊。依鄭說。辟雍與三靈同處。攷之古制。三靈又與明堂相近。則當在國之南郊。金鶚云。國以向南爲正。故惟南郊。可專稱郊。祭地必言北郊。而祭天直言南郊。此其一證。故大學在郊。不必言南也。案金說亦是也。鄭駁異義謂在西郊者。蓋據詩周頌振鷺。有于彼西雝之文。後漢書邊讓傳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學士皆潔白之人也。鄭疑卽本韓詩說。然毛傳云。雝。澤也。則不以爲辟雍。細釋毛義。西雝蓋卽澤宮。毛所謂澤者。卽司弓矢射義之澤。鄭箋以爲西雝之澤。非毛指。亦非詩義也。今通校諸經。涉學制之文。知周制。國中爲小學。在王宮之左。南郊爲五學。是爲大學。辟雍卽大學。在郊。與四學同處。殆無疑義。至五學方位。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古無異說。唯成均辟雍。衆說不同。鄭鐸云。周五學中曰辟雍。環之以水。水南爲成均。水北爲上庠。水東爲東序。水西爲瞽宗。其義最塙。陸佃。黃以周。說五學方位亦同。孔廣森亦以成均爲在南。云周人尙赤。先南方。是以五宮首明堂。五學首成均。林藹云。王制云。天子曰辟雍。其位當在中。故大戴禮保傅篇引學禮云。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中學。凡爲五學。對小學言之。五者皆稱大學。對四學言之。則中學又獨稱大學。蓋東西南北四學。爲國子肄業之所。中之辟雍。乃天子所居。非學者之宮。易傳太初篇所謂在中。

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者。是也。金鶚云。五學以辟雍居中爲最尊。成均在南亦尊。承師問道。必在辟雍。辟雍之尊可知。大司樂。總五學之教。而教樂德樂語樂舞。必於成均。成均之尊亦可知。故統五學可名爲辟雍。亦統五學可名爲成均。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此成均乃五學之通稱也。明堂爲正南一堂。而五室可統稱爲明堂。亦猶是也。然別而言之。則成均自是南學之名。今案諸說。謂成均爲南學。辟雍爲中學。皆不易之論。蓋五學之制。各別爲一宮。地則相距不遠。旁列四學。而中爲辟雍。即取離水爲名。若與四學同宮。而水圍其外。則是總圍四學。何以中學獨取此名。明辟雍與四學異宮。中學圍以水。四學不圍水也。凡王子弟及國中貴遊子弟幼者。則入王宮東之小學。師氏保氏教焉。其庶族子弟幼者。則入四郊之虞庠。鄉吏教焉。長則選其秀者。皆入大學。大司樂教焉。其入學者。蓋分居四學。而辟雍則特尊。爲王受成獻功。及饗射之學。國子無事不敢入。惟王大射及學士學射。則在辟雍。祭義云。天子將祭。必先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澤即靈沼之澤宮。射宮即中學之辟雍。澤宮辟雍。地異而離水則同。司士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學即四學。射即辟雍也。周之學制。大較如是。自鄭君誤解王制。後儒相承莫辨。而鄭義之外。漢魏六朝諸儒。釋學制者。復多異說。或謂大學與明堂大廟同處。賈匠人疏引劉向別錄。謂明堂辟雍。與宗廟社稷左右相對。異義引韓詩說。謂辟雍與明堂同處。左氏說又謂辟雍與大廟同處。舊唐書禮儀志。謂顏師古明堂義。引平帝元始四年孔安等議。隋書牛弘傳引馬宮王肅說。並與韓詩說同。則鄭已駁其非。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直并三者爲一。云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晡入西學。莫入北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晡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太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日出居東門。膳夫是相。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及門子。日側出西門。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門。視帝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闕。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闕。故周官有門闕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位。言教學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令曰。中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

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水環四周，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外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讞。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臣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讞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靈臺疏引盧植禮記注：穎容春秋釋例：並與蔡說略同。靈臺疏引袁準正論駁之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四俘馘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雍。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雍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雍處其中，今未知辟雍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雍，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閒，所能受也。於辟雍獻捷者，諸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摠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讞告，則大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案袁詒謙雖不無舛駁，而論辟雍大學，與明堂大廟之不可合而爲一，則足與鄭駁異義。互相申證，蓋五學與明堂，地雖相近，然各異宮。其與大廟則一在國，一在郊，固遠不相涉也。至蔡氏謂此經有門闌之學，卽四學分列明堂四門，其說尤誤。王宮虎門之

左。唯有宗廟。明堂本不在是。師氏保氏掌教國子。卽在王宮左之小學。非大司樂所掌之大學。師氏守王門。保氏守王闕。皆宿衛之事。門闕又非學宮所在。蔡氏不詳攷。摭集諸文。櫛傳合爲一。謬整甚矣。互詳師氏疏。又玉海學校引三禮義宗云。爲學之制。凡有二義。一學之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四堂。共一基之上。東堂謂之東學。南堂謂之南學。四堂謂之西學。北堂謂之北學。中央謂之大學。二義云。凡立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謂之東學。在南郊謂之南學。在西郊謂之西學。在北郊謂之北學。在國中謂之大學。故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案崔所舉二義。皆非也。五學之制。本與明堂五室不同。明堂之制。五室同居一宮之中。堂宇相連。筵步同度。制自宜然。至於五學則辟雍居中。爲天子饗射之宮。三侯之道。逾二百步。則非徒四堂內之一室可知。況法兼四代。不宜徒取學名。必當略存古制。四學異同。雖無明文。然以魯米廩預宮推之。其制必異。如同宮爲室。而四堂異制。於理不可。其不可通明矣。至以四學分列四郊。而國中爲大學。則尤不然。王制但云虞庠在國之四郊。鄭祭義注。亦專據虞庠小學言之。何嘗謂四郊分建上庠東序瞽宗乎。大學卽辟雍。辟雍在郊。鄭說塙不可易。但謂在國中則誤耳。其四郊虞庠之外。別有鄉遂之學。並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詳州長疏。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祭於廟。凡有道德者使教焉者。明大學之教。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瞽宗。祭於學宮中。凡有道德者使教焉者。明大學之教。保氏教小學同也。漢書禮樂志說周典樂云。自鄉大夫師暨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據此是有道德者。卽指大司樂正屬諸官言之。蓋此經自大學小學。以及鄉遂郊之學。莫不以有道德者爲師。但鄉學之師。自以鄉人之有道德者爲之。士冠禮所謂鄉先生是也。是鄉師鄉老鄉大夫等官。雖掌教。而不自爲庠序之師。遂郊諸官亦然。唯此官教大學。及師氏保氏教小學。則卽以官而爲師。與彼異也。云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明樂官之賢者。得祭於學也。金鶚云。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注云。道多才藝者。法言問道篇云。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無不通。卽多才藝之義。藝卽六藝。道藝義同。鄉大夫兼舉之曰道藝。此偏舉之則曰有道。保氏養國子以道。而教之以六藝。藝之精者。卽道也。樂雖爲六藝之一端。而此官掌治大學之政。其教亦通咳三物。不徒教樂也。賈疏引論語雍也篇。求也藝。鄭注云。藝。多才藝。又憲問篇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謂才藝與六藝別。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藝解之。非也。道藝詳宮正疏。云德能躬行者

者。德卽六德六行。鄉大夫兼舉之曰德行。此偏舉之則曰有德。德可以兼行。故鄭以能躬行爲釋。賈疏云。案師氏注。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彼釋三德三行爲外內。此云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黃以周云。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其科曰六德六行六藝。有德有行者謂之師。有道藝者謂之儒。故家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大司馬之樂祖。所謂有道者。卽以道得民之儒也。有德者。卽以賢得民之師也。樂祖記謂之先師。謂其有德行也。師以賢得民。先師先賢一也。案黃說是也。鄭祭義注云。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文王世子注。又以樂祖釋先師。綜校鄭義。蓋凡師儒之教於學者。通得祀爲樂祖。而以德行為尤重。故記通謂之先師。又謂之先賢。至於前古聖哲。則別祀爲先聖。故文王世子注云。先聖周公。若孔子明先聖。非教學之師儒。蓋視先師爲尤尊矣。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是也者。據書堯典文。證有道德使爲樂官。而教國子之事也。胥子。釋文作育子。云木亦作育。惠棟云。說文引虞書云。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爾雅。育。胥皆訓長。故馬季長注尙書。亦云胥。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阮元云。此注當與說文同作教育子。陸本是也。詒讓案。僞古文入舜典。亦作胥子。鄭王制注引同。段玉裁謂蓋今文作育。古文作胥。則二字並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國子也。云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者。國語周語。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韋注云。神瞽。古樂正。知天道者也。死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神瞽。是樂祖卽樂官也。文王世子。春秋冬。並官釋奠於其先師。彼注引此經。樂祖。謂卽先師之類。但彼三時釋奠。禮殺與祭不同。此樂祖之祭時月及禮。皆無攷。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者。孔攬汾謂樂人所共宗。上當有瞽宗二字。是也。後鄭明堂位注義同。王氏訂義及玉海學校引三禮義宗云。殷學爲瞽宗。宗尊也。瞽無目之稱。瞽童蒙無有所識。爲瞽蒙之尊。又瞽宗者。樂官也。教國子弟樂。訓道童蒙。故因以爲學名。案崔說非鄭義。瞽爲樂人。詳序官瞽矇疏。云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者。或說蓋以瞽宗爲宗廟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天子入太廟。祭先聖。則商嘗爲師者弗臣。先師與先聖同祭。容古亦有祭於廟之說。然此瞽宗則塙爲學名。故後鄭不從也。云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者。釋文云。泮。本亦作頻。案明堂位本作頻。頻俗字。說文有泮無頻。引此者。欲見瞽宗是學名也。鄭彼注云。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卽據此經爲說。賈疏云。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弦爲正。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僊可以爲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僊可以爲

之也。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之。不見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案賈謂祭詩書禮樂之祖。各於其學。文王世子孔疏說同。陳祥道則謂祀先聖先師。皆於西學。秦蕙田云。賢宗在辟雍之西。祀云。祀先賢於西學。則凡先聖先師。並祀於賢宗也。賈疏疑非。黃以周云。詩書禮樂各有祖。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疏家謂各祭其祖於其學。經固無是文。注亦無是意也。文王世子言樂在東序。詩在南學。禮在賢宗。書在上庠。賈引春誦夏弦。以證樂在賢宗。又以之證詩在東序。語既矛盾。且大師詔之文。應句絕。鄭注連賢宗爲文云。春誦歌樂。夏弦播詩。又注禮在賢宗云。學禮樂於殷之學。是詩禮樂之祖。皆祭於賢宗明矣。案秦黃皆本陳說。以駁賈說是也。賢宗於五學在西。故祭義謂之西學。鄭祭義注云。西學。周小學也。彼注亦據此經樂祖爲說。而別以西學爲小學。孔疏又謂小學卽庠庠。在國之西郊。與賢宗在國異。不知西學亦卽大學之賢宗。周大學在郊。不在國也。祀先賢不於小學庠。鄭孔說並誤。不足據。又蔡氏明堂月令論。引禮記大學志云。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案左文二年傳引周志云。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書大匡篇亦有此文。此與逸禮祭聖人善人於明堂之說似合。但禮經無文。未詳其典云何。又此經樂祖卽樂官。祭於賢宗。以樂德教國子。中。亦卽大學。而逸禮謂無位者。祭於大學。則疑秦漢人之異說。與此經及祭義文。皆不相應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庸。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疏〕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者。此樂德樂語樂舞以下。並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上。其祇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李光地云。六德。與師氏三德相表裏。中和卽至德。祇庸卽敏德。六行三行。皆以孝友爲先。故孝友卽孝德也。注云。中猶忠也者。據大司徒六德有忠和。注云。忠言以中心。惠棟云。中與忠通。漢呂君碑云。以中勇顯名。義作忠。後漢。王常爲漢忠將軍。馮異傳作中。古文孝經引詩云。忠心藏之。何曰忘之。今毛詩作中。曾子大孝篇云。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知忠與中同。云和。剛柔適也者。大司徒注義同。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剛柔得適謂之和。云祇敬。庸有常也者。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爾雅釋詁云。祇。敬也。庸。常也。云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者。大司徒注義同。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訓今。〔疏〕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者。謂言語應答。比於言語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疏〕詩樂。所以通意旨。遠鄙倍也。凡賓客饗射旅酬之

後。則有語。故鄉射記云。古者於族也語。文王世子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云。詔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記養三老五更云。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注云。語。談說也。樂記子貢論古樂云。君子於是語。國語周語云。晉羊舌肸聘於周。單靖公享之。語說昊天有成命。皆所謂樂語也。注云。與者。以善物喻善事者。大師注云。與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釋名釋典藝云。興物而作謂之興。論語陽貨篇。孔安國注云。興。引譬連類也。案此言語之興。與六詩之興義略同。云道讀曰導者。以音見義也。導道聲類同。說文寸部云。導。導引也。丁晏云。道導。古通。論語。道之以政。道之以德。漢書刑法志引作導。云導者。言古以剗今也者。釋名釋言語云。導。陶也。陶演已意也。廣雅釋詁云。導。語也。說文刀部云。剗。大鍊也。言古以剗今。亦謂道引遠古之言語。以摩切今所行之事。樂記子夏說古樂云。君子於是道古是也。云倍文曰諷者。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倍讀曰背。賈疏云。謂不開讀之。詒讓案。荀子大略篇云。少不諷。楊注云。諷。謂就學諷詩書也。此諷誦並謂倍文。文亦謂詩歌之屬。云以聲節之曰誦者。賈疏云。此亦皆背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爲異。文王世子春誦注。誦謂歌樂。歌樂卽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徐養原云。諷如小兒背書。聲無回曲。誦則有抑揚頓挫之致。案徐說是也。說文音部。諷誦互訓。蓋散文得通。誦詳瞽矇疏。云發端曰音。答述曰語者。禮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又喪服四制云。齊衰之喪。對而不言。注云。言先發口也。釋名釋言語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也。賈疏云。詩公劉云。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云。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許氏說文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直言曰論。答難曰語。論者。語中之別。與言不同。故鄭注禮記云。言言已事。爲人說爲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

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疏〕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者。賈疏云。此大司馬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者。是小舞。案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謂戈。皆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卽此六舞也。特云大夏者。鄭云。樂之文武備。其實六舞皆樂也。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共其職也。詒讓案。此六代大舞。所謂萬舞也。保氏謂之六樂者。亦有金石之奏及詩歌。墨子公孟篇云。舞詩三百是也。六樂雖有歌奏。而

以舞爲尤重。故此職專據教舞爲文。蓋保氏教小學。亦兼肄六樂之歌奏。而舞則不過象勺。此官教大學二十以上之國子。咸肄大舞。而亦不遺歌奏。二官所教。足互相備。亦宜聯也。賈疏又云。案孝經緯云。伏羲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又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注云。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羲已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焉。則此所不存者。義亦然也。然鄭惟據五帝之中而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故也。案依賈說。此經六樂。斷自黃帝者。以前古樂。或以質。或以無所改作。皆不存。而漢書律歷志。三統麻譜。於少昊顓頊帝嚳。皆云周人遷其樂。則劉歆說周時自有少昊諸帝之樂。以年代既遠。遷廢不用。與賈說不同。未知孰是。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者。黃帝堯舜禹湯樂。皆前代樂。至周尙存者。合之周自作之六武。爲六代之樂。白虎通義禮樂篇。引河間獻王樂元語云。受命而興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自作之。有制是也。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者。賈疏謂已下六舞。並依樂緯及元命包說。蔡氏獨斷云。樂黃帝曰雲門。國語周語韋注。玉燭寶典引樂緯稽耀嘉宋均注。說並同。羣書治要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黃帝作雲門咸池之樂。又楚辭遠遊王注云。承雲。即雲門。黃帝樂也。淮南子齊俗訓註。亦云咸池承雲。皆黃帝樂。而呂氏春秋古樂篇。則以承雲爲帝顓頊作。未詳孰是。大卷詳後。云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者。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鄭彼注云。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國語晉語。展禽對威文仲。亦云黃帝能成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與祭法文小異。以下文駁之。鄭此注並依魯語。不據祭法也。云言其德如雲之所出者。以門者人所出入。明黃帝之德盛。如雲之所出。故樂曰雲門。云民得以有族類者。賈疏云。解大卷。卷者。卷聚之義。即族類也。故祭法云。正名百物。以明民是也。云大咸咸池。堯樂也者。獨斷云。堯曰咸池。楚辭遠遊王注。周語韋注。文選東京賦薛綜注。說同。賈疏云。案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周禮曰。大咸與此經注。樂名不同者。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五帝殊時。不相沿襲。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猶曰咸池。則此大咸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曰大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大章名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亦爲黃帝樂也。周公以堯時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更爲黃帝樂立名。名曰雲門。則雲門與大卷爲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樂記孔疏說同。又引熊氏云。案周禮云。雲門大卷。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樂記唯云咸池大章。無雲門之名。周禮。雲門在六代樂之首。故知別爲黃帝立雲門之名也。黃帝之樂堯增脩者。既謂之咸池。不增脩者。別名大卷。明周爲黃帝於不增脩之樂。別

更立名。故知於大卷之上。別加雲門。是雲門大卷一也。禮樂志云。黃帝曰咸池。今周禮大成在雲門之下。大韶之上。當堯之代。故知堯增脩曰咸池也。案賈說三樂。悉本熊安生義。江永云。呂氏春秋。黃帝作咸池。莊周亦云。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則咸池非堯樂。樂記注云。大章。堯樂名。咸池。黃帝樂名。堯增脩而用之。是鄭自圓其說也。咸池爲黃帝樂。而雲門大章。皆爲黃帝樂。亦屬可疑。此無大章樂者。當時大章之樂不存耳。至魯所存。又止有四代之樂。故季札觀樂。無雲門咸池。案江說亦通。白虎通義禮樂篇。引禮記風俗通義聲音篇。莊子天下篇。漢禮樂志。初學記樂部引樂緯汁圖徵。文選嘯賦注引樂緯動聲儀。並云黃帝作咸池。呂氏春秋古樂篇云。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其說尤詳。故鄭樂記注。亦以咸池爲黃帝樂。惟此六樂。並以時代先後爲次。大成在雲門大卷之後。大誓之前。鄭依敘次差之。定爲堯樂。樂記注。以爲堯增脩而用之。故咸池雖本黃帝所作。而亦得爲堯樂。其說雖無塙證。然墨子三辯篇云。湯脩九招。呂覽古樂篇亦云。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湯修九招六列。此並後王脩前代樂之事。堯脩咸池。理或然也。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招。許注云。舜兼用黃帝樂。此又以咸池爲舜樂。蓋所傳之異。至樂記所說大章。白虎通義引禮記。莊子天下。漢禮樂志。初學記引樂緯。公羊隱五年何注。並以爲堯樂。呂覽古樂又云。堯命質爲樂。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是爲堯所自作之樂無疑。樂記注云。周禮闕之。則鄭不以當此經之大卷可知。其云或作大卷者。乃後人所增。雖賈氏所引已有此文。而與孔疏所述不合。禮記釋文於咸池注。周禮曰大成。下云一本作大卷。此復一別本以咸池爲大卷。與今本以大章爲大卷者又異。皆非鄭注之舊。竊謂此經大章。與樂記大章。本不相涉。江氏謂周時大章已不存。於理可信。六朝義疏家。以此經有雲門大卷。而無大章。樂記有大章而無雲門大卷。欲強爲傳合。乃以大章當大章。遂謂堯用大卷。改名大章而不脩。脩咸池而不改名。周人以大卷歸之黃帝。而加以雲門之美。稱以咸池專屬之堯。而別謂之大成。展轉申演。糾互益甚。今通校鄭二禮注義。蓋六樂之中。惟咸池爲黃帝樂本名。大章爲堯樂本名。自是兩樂。周六樂有堯所增脩之咸池。而無其自作之大章。既無堯脩大卷之事。亦非周加雲門之名。鄭說如是而已。其熊賈孔諸家推測之論。既非鄭指。蓋無取焉。云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者。禪。宋蔡州本。注疏本。並作禪。賈疏述注同。今依宋余本。岳本。嘉靖本。與葉鈔釋文。及校宋本北堂書鈔樂部所引合。此亦魯語展禽語。禪。章本作單。注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祭法作賞均刑法以義終。與此文義並異。非鄭所據。禮單禪。聲類同。案鄭語又云。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單均與單平。義正同。則今本魯語字不誤。祭法作能賞。鄭注云。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則鄭或謬單爲禪。然非古義也。云看其德無所不施者。鄭樂記注云。咸。皆也。池之言施也。有德

之無不施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初學記樂部引五經通義云，黃帝樂所以爲咸池者何，咸，皆，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又引樂緯汁圖徵宋均注云，咸，皆也。池，取無所不浸，德潤萬物，故定以爲樂名也。御覽樂部引樂緯注云，池者，施也。道施於民，故曰咸池。並與鄭義略同。唯宋均讀池如字，小異。云大磬，舜樂也者，說文音部云，磬，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白虎通義禮樂篇引禮記云，舜樂曰韶，此大磬，卽韶。簫，正字作箏，說文竹部云，箏，韶。左襄二十九年傳云，韶，謂箏也。段玉裁云，經典舜樂，字皆作韶，惟此作磬，考說文革部，箏，或作箏，或作箏，箏文作箏，從殺召聲，是則周禮爲古文假借字也。案段說是也。後注及保氏注，並作大韶，用正字也。漢禮樂志，字又作招，墨子三辯，莊子至樂，列子周穆王，呂氏春秋古樂，淮南子齊俗，史記五帝本紀，山海經大荒西經，並有九招。史記李斯傳，昭虞武象，字又作招。招，亦並韶之借字。云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者，樂記云，韶，繼也。注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賈疏引元命包云，舜之時，民樂其紹堯之業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舜曰韶，韶者，言舜繼堯之道也。公羊隱五年何注云，舜曰韶，韶，舜時民樂其紹堯之道也。漢禮樂志作招，云招，繼也。並與義同。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舜時民樂其紹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義與鄭異。云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士，言其德能大中國也者，賈疏云，案禹貢云，敷土，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是敷土之事也。樂記云，大夏也。注云，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大中國，卽是大堯舜之德也。元命苞云，禹能德並三聖，德並三聖，卽是大堯舜之德，亦一也。詒讓案，禹貢，禹敷土，史記夏本紀及荀子成相篇，並作傳土。傳，敷字通。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漢禮樂志云，夏大承二帝也。風俗通義聲音篇同。公羊隱五年何注云，夏曰大夏，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亦並同。鄭義云，大漢，漢樂也者，墨子三辯篇云，湯放桀，桀，夏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護，護字通。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者，亦魯語文，章注云，除其邪，謂放桀打大患也。祭法亦有此文，除其邪，作除其虐，與魯語異。云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者，漢禮樂志云，湯作護，護，言救民也。風俗通義聲音篇，護作護。說與漢志同。藝文類聚帝王部引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公羊隱五年何注云，殷曰大護，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亦並同。鄭義，惟御覽樂部引宋均樂緯注云，湯承衰而起護先王之道。故曰大護，義與鄭異。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者，魯語云，武王去民之穢，祭法云，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此樂

括其文。云言其德能成武功者。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爲大武。公羊隱五年何注云。周曰大武。周時民樂其伐紂也。漢禮樂志云。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勾先祖之道也。武王以功定天下也。風俗通義聲篇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禮記曰。周樂曰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王武者。伐也。又云文王作武。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又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周公作勺樂。賈疏引元命包亦云。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案樂記說大武之舞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事也。是大武有武王太公周公之事。則爲武王命周公所作無疑。莊子天下篇亦云。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黃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偏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至作之。致地祇物彪。動物羽藏之屬。虞書云。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鼓。合止祝。笙鏞以間。鳥獸賡歌。篇謂〔疏〕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疏〕六舞大合樂者。通論樂官總調衆樂。以備賓祭之用。月令季春云。擇吉日大合樂。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其事也。李光地云。大合樂。乃肄習於學之事。賈疏云。以六律六同者。此舉十二管以表其鍾。樂器之中不用管也。大合樂者。據禮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卽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三禘下神。亦用一代。若不隔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禘在下也。案賈推鄭義。以此經所說。爲卽後三禘之合樂。蓋古樂大節凡五。先金奏。次升歌。次下管笙入。次閒歌。而終以合樂。合樂則興舞。此賓祭大樂之恆法也。鄭釋後三禘之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縣焉。乃後合樂而祭之。依賈說此經大合樂。卽彼注所云合樂。以其備六舞。故得稱大以示區別。而彼經所

說三大祭之樂。則自爲降神之樂。卽彼注所云。先奏以致其神者也。郊特牲孔疏。則據此注宗廟九奏之文。謂卽後降神之樂。與賈說不同。今攷此經以致鬼神示。與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通爲六事。平列爲文。則其爲泛論樂理。殆無疑義。李氏以大合樂爲肄習之事。最爲允當。蓋合之云者。亦謂講肄其器調。諧協其音節。後大胥合舞合聲。注釋爲等其進退曲折。使應節奏。此合樂義。正與彼同也。鄭以二至明日。致神示鬼。彫爲釋。說固不塙。至賈以爲三禘之合樂。則鄭本無是義。非徒先後失次。經必無此文例也。孔又據注引書皋陶謨文。以此經爲降神之樂。則與大合樂之文。齟齬不合。況論審鄭晉注義。亦並未嘗以簫韶九成爲降神之樂。孔說尤不可通。要之此經後文園丘方丘宗廟三禘。及兩郊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之樂。無論降神正樂。皆各自具。本章與此章。絕不相涉。六朝以來說禮者。並謂降神與正樂有兩次合樂。遂以此經與後文強相比傳。重慳賾謬。不可究詰。不知祭饗盛樂。其合樂皆止一次。降神與迎賓之樂。皆不過金奏升歌一二節。諸家紛紛之論。均無當於經義也。互詳後三禘章疏。大合樂。非偏作六代樂。亦詳後疏。云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者。賈疏云。致鬼神示者。是據三禘而言。以和邦國以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李光地云。以下推言其川之效。蓋用樂多端。各從類應。非專主一事而言也。案李說是也。致鬼神示以下。乃泛論樂和。而後可以用之賓祭。猶大宗伯云。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也。致鬼神示。自通咳內外羣祀之用樂者而言。非專指三禘之樂也。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者。中庸云。柔遠人也。注云。遠人。蕃國之諸侯也。若然。此賓客遠人。並據朝聘諸侯諸臣。凡賓禮咸有合樂也。但要服以內。朝聘有常期者。謂之賓客。其蕃國無常期。而世一至者。謂之遠人。變文見義爾。云以作動物者。據祭四方百物。亦有樂也。注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聖人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漢書律厯志云。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族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六呂卽六同。漢郊祀志。王莽引周官作六鍾。鍾同。義亦通也。六呂又名六間。國語周語云。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韋注云。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又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故云合陽聲。合陰聲也。云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者。漢律厯志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以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也。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大師持銅而御月左。銅。卽律也。賈疏云。案典同。先鄭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爲。與此注義同也。云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者。大師注義同。賈疏云。據律厯志而言。

子午已東爲上生。子午已西爲下生。上生爲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案律厯志。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大蕤爲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引國語者。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自此已下皆然。是八八爲位。蓋象八風也。引國語者。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自此已下皆然。是八八爲位。蓋象制度律均鍾。均鍾。百官軌儀。韋注云。律謂六律六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者。均平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以立百事之道也。賈疏云。鄭引之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之大小。須應律同也。云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者。此鄭說。周語之義。賈疏云。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卽是應律長短者也。詒讓案。鄭所謂均者。卽後世之調。五行大義引樂緯叶圖徵云。五均者。六律調五聲之均也。鶚冠子環流篇云。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鄭意周語言度律均鍾者。卽謂以度定律。以律制鍾之均。均卽每宮五調。十二宮六十調也。此與韋義小異。云大合樂者。謂備作六代之樂者。鄭意經合樂云大。則與尋常樂節不同。故謂備作六樂也。宋書樂志引王肅議云。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篇作備樂。左傳。王子頊享五大夫。樂及備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樂矣。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孽而用之。所以不儼人心也。又周官大司馬。掌教誨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韋注。東夷之樂也。又韋注。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案王肅說與鄭同。謂大祭祀大賓客。皆備作六代之樂。宋志引韓祇說。通典樂引任昉奏。並依其議。又引梁武帝駁王說云。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踏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卽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記載。初無宗廟郊禋備舞之文。唯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祊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文武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兼之而不用漢者。漢武舞也。周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此明功德所須。蓋止施禘祭。不及四時也。案梁武說與王述舊說略同。而謂大祭止備文武二

舞。義尤完密。蓋此經大合樂。本非祭後合樂之節。鄭王二說。皆不可通。大祭禮節繁重。禋燎祿獻。其事已多。而鄭王謂偏作六樂。賈氏又謂偏作不一時。俱爲待一代訖乃更爲。信如其說。則六樂多者九變。少者亦有六變。與令六樂備作。至少亦有三四十變。此豈一日所能竟乎。至左莊二十年傳。王子頊樂及偏舞。杜注云。皆舞六代之樂。史記周本紀集解引賈逵。及國語周語韋注。說並同。然彼乃縱樂非法。不爲典要。大祭祀用盛樂。必不如是。王肅引以證禮。殊爲失攷。據襄二十九年杜注。則魯有韶夏漢武四大舞。而禘用盛樂。止舞武夏。是知天子三禘。亦止用文武二舞。不容更有增益。左傳襄十年杜注。謂魯祫作四代之樂。孔疏推其義。謂天子祫用六代樂。此與明堂位不合。不足據。孔又引鄭義。以爲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然此注無禘祫用樂不同之說。孔亦不知何據也。又漢書郊祀志。載王莽改祭祀云。周官天璽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璽祇。則璽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璽。其誼一也。天璽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璽配。一體之誼也。此天璽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至。於璽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璽祇皆出。天璽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案莽說。亦以大合樂爲偏作六樂。與鄭義同。然以此章大合樂。與下文分樂以至六樂六變諸文爲一事。並爲孟春合祀天地於南郊之樂。其三大祭之樂。則爲二至天地各特祀之樂。與鄭賈義又大異。攷南郊合祀天地。說甚不經。下文分樂諸文。與此大合樂。亦不相涉。莽臆井爲一。說殊謬妄。舊唐書禮儀志。賈曾表亦以此經爲合祭天神地祇人鬼於圜丘。蓋即隱據莽說。今並無取焉。云以冬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至作之。致地祇物彫者。賈疏云。皆神仕職文。案彼注致神鬼於祖廟。致物彫於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若然。此經合樂。據三禘正祭天。而引彼天地之小神及人鬼。在明日祭之者。但彼明日所祭小神。用樂無文。彼神既多。合樂之時。當與此三禘正祭合樂同。故彼此文同稱致。但據彼正祭。祭天地大神。無宗廟之祭。祭天明日。兼祭人鬼。與此爲異也。案賈述鄭義。謂此經卽後文三禘之合樂。然鄭意果如是。不宜絕不及二至正祭。而反舉明日致神示鬼彫之禮。賈說似非鄭指。審釋注意。蓋以經大合樂云。致鬼神示。又云。以作動物。與神仕文巧合。故據以爲說。並非謂二至三禘之合樂也。但依神仕注義。彼職於二至大祭次日。別爲致天地人物之祭禮。視正祭隆殺懸殊。不當亦備盛樂。此經致鬼神示。自是泛論祭樂。本無專指。鄭賈說雖不同。其非經義一也。云動物。羽羸之屬者。卽大司徒五地之動物。毛物。麟物。羽物。介物。羸物。是也。此動物。據物彫而言。皆非生物。引虞書者。皋陶謨文。爲古文改入益稷。賈疏謂古文在舜典。誤。云夔曰。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者。賈疏云。是舜祭宗廟之禮。案彼鄭注。夏。樂也。夏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卽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詩也。詒讓案。此祭樂升歌之節。於樂節爲第二。升歌。大師謂之登歌。詳彼疏。依鄭說。則夏擊統鳴球以下四者言之。僞孔傳云。夏擊祝。所以作止樂。則以夏擊爲指祝。與鄭說異。非也。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者。賈疏約鄭書注義云。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者。謂舜以爲賓。卽二王後丹朱也。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案書言祖考來格。文在升歌之後。下管之前。賈述鄭義。亦謂祖考之神來至。爲堂上樂所感。是則堂上升歌。卽所謂降神之樂矣。而賈後疏則謂九德之歌。九變之舞。悉爲降神之樂。大師疏。又謂降神合樂。有兩次升歌。郊特牲孔疏。亦據此注。謂書九成卽九變。亦是降神之樂。其說雖不同。要皆非經義。詳後疏。云下管發鼓者。此謂下管樂之第三節也。賈疏約鄭書注義云。謂舜廟堂下之樂。故書下。案下管。亦詳大師疏。云合止祝。敵者。釋文云。敵。本又作梧。案梧卽敵之借字。此謂合樂樂之第五節也。賈疏約鄭書注義云。合樂用祝。祝狀如漆。簡。中有椎。搖之所以節樂。敵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案鄉飲酒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凡合樂之節。並在開歌後。而書先合樂。後開歌者。文不次也。此書備詳祭樂諸節。惟無金奏者。金奏在正樂之先。文偶不具。合樂之後。有興舞。無無算樂者。無算樂。乃無算爵所用。不在正樂之數。惟鄉飲酒燕禮有之。祭饗則無也。合樂亦詳後疏。云笙鏞以開者。謂開歌樂之第四節也。賈疏約鄭書注義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鏞者。西方之樂。謂之鏞。鏞。功也。賈疏約鄭書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開者。堂上堂下開代而作。案鄉飲酒禮云。開歌魚麗。笙由庚。歌南山有臺。笙崇丘。歌南有嘉魚。笙由儀。注云。開。代也。謂一歌則一吹。與書注義同。但鄉飲酒有笙入。無下管。故以笙與歌迭奏。天子諸侯禮盛。有下管亦兼奏笙。則當以管笙與歌迭奏。段玉裁改鏞爲庸。云庸。今版本皆作鏞。誤。古文尙書作庸。鄭訓爲功也。僞孔傳訓爲大鍾。眡。大射儀疏。引笙庸。皆不誤。大司馬注疏。皆爲淺人誤改。案段校是也。今本尙書作鏞。僞孔傳云。鏞。大鍾。吹笙擊鏞。依眡疏引書。則孔本亦當作庸。今本皆後人所改。僞孔釋笙爲吹笙。不知天子樂重管。不重笙。不當舉笙以配庸。其說與鄭異。亦當以鄭爲正。云鳥獸猶。猶。九成。僞鳳皇來儀者。釋文云。猶。本又作猶。案今書僞孔本作猶。與鄭本異。說文倉部引書。亦作猶。是許鄭所據本同。此謂合樂興舞。亦樂之第五節也。賈疏約鄭書注義云。謂飛鳥走獸。猶。然而舞也。籥韶九成。鳳皇來儀者。韶舜樂也。有象在天。謂四靈之屬。四靈則鳳皇是其一。此六變。彼九成者。其實六變致之而言九者。以宗廟九變爲限。靈鳥又難

歌並謂升歌，奏以九夏，歌則以三百篇之詩，小師注云，歌依詠詩也。初學記樂部引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蓋協其律調，則此經奏黃鍾，歌大呂等是也。敘其章義，則左傳所云，奏肆夏，歌文王大明，是也。歌鍾二肆，自是編鍾，以其應歌詩，故謂之歌鍾，與升歌義不殊也。鄭鍾師注，誤以九夏爲樂歌，賈逵揭歌奏爲一，殊爲失攷。北史牛弘傳，引三禮義宗云，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崔說精析，足證賈疏之誤。律調各備五聲，此不言聲者，徐養原云，六歌六奏，蓋皆宮調也。案徐說蓋本宋史樂志引姜夔議，謂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宮於義近是，又此舞雲門等，並止舉一樂，但大祭合樂，皆當備文武二舞，唯以雲門等爲主，下五祭各主所用舞並同，鄭與王肅並謂大祭合六舞，王肅引舊說，謂並止用一舞，二說不同，皆非也。詳前疏，又案，依熊安生說，則迎氣祭五帝，亦用此樂，六藝流別引尙書大傳，說迎春之樂，倡之以角，舞之以羽，迎夏之樂，倡之以徵，舞之以鼓，迎中氣，樂用黃鍾之宮，迎秋之樂，倡之以商，舞之以羽，迎冬之樂，倡之以羽，舞之以干戈，依伏說則五時樂舞各異，與鄭熊不合，恐不足據。注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賈疏云，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而通也。言爲均者，案下文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則是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後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案賈以歌奏互通，又謂作樂先擊二者之鍾，亦誤，玉海音樂引三禮義宗云，堂下之樂，以鍾爲重，故舉鍾而言，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以歌爲稱，言歌者，知是堂上之音，稱奏者，知是堂下之樂，案崔說得之，依其說則奏黃鍾者，擊鍾磬等，以黃鍾宮起調畢曲，歌大呂者，歌詩等以大呂宮起調畢曲，均卽調也，云黃鍾，陽聲之首者，此六祭之奏，皆用六律陽聲，黃鍾爲陽律第一，見大師職，云大呂爲之合者，六祭之歌，皆用六同，陰聲大呂爲陰同第一，黃鍾爲子，大呂爲丑，子與丑合也，並詳大師疏，江永云，此一律一呂之相合，爲地支之子與丑合，亦卽日躔與月建之相合也。下諸律呂皆然，云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者，賈疏云，以黃鍾律之首，雲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云尊之也，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者，明此天神中，無圜丘昊天也，賈疏云，案下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昊天則知此天神，非天帝也，是五帝矣，知及日月星者，案大宗伯，昊天在禮祀中，日月星辰在實柴中，鄭注云，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則日月星與五帝同科，此下文又不見日月星別用樂之事，故知此天神中有日月星辰可知，其司中已下，在燔燎中，則不得入天神中，故下文約與四望同樂也，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者，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

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公羊宣三年何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此即鄭受命帝之說。周書作雒篇云。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玉燭寶典引尚書大傳云。正月。禮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也。並南郊特祀受命帝之事。孫星衍云。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衡言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饗天神。則匡衡即以周官祀天神。是夏正之郊。鄭用匡衡之議。案孫說是也。鄭謂周祭南郊。在夏正建寅之月。與後圜丘之祭在建子之月者異。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鄭注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是鄭說即據郊特牲及易緯兩文。故太宰疏引箴膏肓。謂郊以夏正上旬之日是也。春秋繁露郊祭篇云。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事地。先貴之義也。亦與易緯說同。郊既必在建寅之月。則冬至圜丘之祭。不得名郊。故郊特牲又云。郊之川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是鄭謂魯禮。郊在建子之月。周南郊不在子月之說也。其王肅則謂南郊與圜丘是一。卽在建子之月。與夏正祈穀之郊。事異而名同。故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孔疏引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南齊書禮志。引盧植說亦同王義。郊特牲疏。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徒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祭之事。此王肅鄭郊特牲注之說也。家語郊問篇王注義略同。孔又引聖證論。馬昭中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

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圓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圓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衮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圓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壘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張融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今案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孔安國唐明皇注並同王義。以郊祀爲圓丘。邢疏又引張融稱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廣周人之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此皆不從鄭義。金鶚申鄭難王云。圓丘祭於冬至。周禮有明文。若郊祭則在夏正孟春。左氏桓五年傳。啓蟄而郊。杜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鄭注郊特牲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郊與圓丘不同月。郊非圓丘明矣。肅謂周郊於建子之月。迎冬至長日之至。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寅月。又祈穀郊祭。故言始也。是肅以郊之用辛。與周禮冬至圓丘爲一祭。然迎長日之至。亦非冬至。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是夏至爲長至也。仲冬之月日短至。是冬至爲短至也。日至者。極至之稱。夏至日北極。當云日北至。晝長極。故曰日長至。冬至日南極。當云日南至。晝短極。故云日短至。以左傳日南至例之。可知冬至當爲短至也。後儒訓至爲到。以冬至爲長至。誤矣。郊迎長日之至。此至字。固當訓到。然云長日之至。不云日長至。與月令之文不同。子月冬至以後日尙短甚。不得言長日之至。迨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郊祭以寅月。與卯月近。故曰迎長日之至。鄭說至當不易。而郊非圓丘。更可知矣。肅又謂子月之郊。所以報本。寅月之郊。所以祈穀。是亦不然。王者歲祭天有三。冬至之禘。專爲報本。孟春之郊。報本亦兼祈穀。仲夏之雩。專爲祈穀。何以言之。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辛郊祭天。左氏襄七年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孟春之郊。固以祈穀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云。大報本反始也。是郊亦以報本也。報本祈穀。二者以報本爲主。祈穀則零主之。周頌噫嘻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注以夏祈穀爲雩。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雩所以求雨。其爲祈穀正祭可知。又仲春祭社稷。亦爲祈穀。祈穀有此二祭。則夏正之郊。必不以祈穀爲重矣。肅謂寅月郊。專以祈穀。非也。案金說是也。周制。冬至圓丘祭昊天。以帝嚳配。夏正南郊祭蒼帝。以后稷配。鄭義根據經記。不可易也。王肅謂冬至圓丘通名郊。其說本史記封禪書。及西漢諸儒。非必不可通。而合圓丘南郊爲一帝。皆配以稷。則妄說也。又案。依郊特牲大報天之文。則南郊之祭。蓋以受命帝爲主。餘四帝亦配食。然不得與受命帝並尊。故鄭說南郊。唯以受命帝爲言。受命帝。謂於大微五帝中。特尊其德運之

帝也。淮南子齊俗訓計注。引鄒子云。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應同篇。史記封禪書。及漢書郊祀志。載張倉。公孫臣。賈誼。兒寬說。並同。五行大義引春秋感精符。漢書律厯志引劉歆三統厯。及郊祀志引劉向說。五德並以相生爲次。虞土夏金殷水周木。二說不同。鄭從三統。故謂周受命帝爲即替帝靈威仰。大傳孔疏引春秋元命苞說。與鄭同。王肅私定家語。亦謂周以木德王。而說郊帝。則又不從鄭說。故祭法孔疏引王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引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大任夢大人。感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孫星衍申鄭難王云。商頌小序言長發。大禘也。其詩云。帝立子生商。又云。玄王桓桓。鄭箋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玄王。又云。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考商頌即有玄王之號。又有帝立之說。則感生帝見于經文。春秋繁露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故帝使禹臯論性。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釋商頌之文。稱契母有娥方將。周詩亦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爾雅釋詩履帝武敏云。武。迹也。敏。拇也。爾雅周公所作。縱子夏諸人增補。亦周末之書。既以敏爲拇。亦以姜嫄有履迹之事矣。案孫說足申鄭義。但鄭謂圜丘祭北辰耀魄寶。郊祭感生帝靈威仰。諸名本於緯書。王肅難之。持論自正。然德運終始之說。其原甚古。王者之興。自當各有受命之帝。蓋圜丘昊天。爲天之全體。百王同尊。南郊上帝。則於五天帝之中。獨尊其德運之帝。以示受命之所由。此亦聖人治神制禮之情義。特不必爲感生之說耳。史記封禪書云。秦襄公既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此雖與受命帝不同。然亦足證周特尊蒼帝之說。此注謂郊祀受命帝。不云感生帝。說自純正。此經凡言天者。皆謂昊天。言上帝者。皆謂受命帝。言五帝者。謂五色之帝。三者尊卑不同。而同爲天帝則一。蓋非天不可以稱帝也。揆之經義。周南郊祀受命帝。當祀天帝之大皞。鄭注月令。誤以大皞爲人帝。而別據緯書爲釋。其說固不據。而周有受命帝之祭。則固不誤也。五帝名號。及六天之說。並詳小宗伯疏。郊與圜丘異同。詳後疏。又案禮記及春秋所言郊禮。又有魯禮與周不甚同。郊特牲孔疏云。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

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零。今案魯郊轉卜三正。春秋經傳有明文。鄭說罔不可易。左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此又似有建酉月之祭。其禮無徵。孔疏謂是虛言。理或然也。此魯禮雖與周郊禮不相涉。而後儒每多淆混。謹附攷其略於此。云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者。通典吉禮引孝經鉤命決有此文。壇弓孔疏引鄭志張逸問。禮注云。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故此職及大祝。夏官敘。校人注。引孝經緯。馮相氏注引樂官緯。並稱說也。孝經緯義。與郊特牲同。引之者。證必於南郊之義。賈說云。郊所感帝用樂。與祭五帝不異。以其所郊天。亦是五帝故也。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威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疏〕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者。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述此經。作歌大簇。舞咸池。州之神及社稷。〔疏〕以地祇祇。案奏大簇爲金奏。不當云歌。以祭地示。亦家上以祭爲文。祭不當作候。匡所述。非元文也。賈疏云。地示卑於天神。故降用大簇。陽聲第二及咸池也。注云。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者。大簇寅。與應鍾亥合也。詳大師疏。云咸池。大威也者。前注同。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者。此亦注川今字作祇也。下並同。賈疏云。以其下文若樂八變者。是根崙大地。卽知此地祇。非大地也。是神州之神可知。知及社稷者。以六冕差之。社稷雖在小祀。若薦祭言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用血。與郊同。又在五嶽之上。故知川樂亦與神州同。謂若日月星與五帝同也。金鶚云。鼓人云。以路鼓鼓社祭。社祭與神祀鬼。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疏〕以祀四望者。賈疏云。四望又卑於也。注云。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者。姑洗辰。與南呂酉合也。詳大師疏。云四望。五嶽四鎮四寶者。釋文云。寶本又作濱。案寶卽濱之借字。大宗伯注正作濱。漢書郊祀志。王莽說此經合樂。云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

有小呂。無中呂也。孔廣森云。小呂三寸三分強。倍而用之。六寸六分強。周禮。中呂皆稱小呂。據其未倍時。本於諸管爲最短。故得小呂之名。據其既倍者言之。則長短居三呂之中。故或謂之中呂。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釋文云。嫄本亦作原。案原嫄字同。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郃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史記周本紀云。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郃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號曰后稷。釋文別本。與史記同。詩大雅生民篇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武帝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鄭彼箋云。姜姓者。木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帝。上帝也。敏。拇也。姜嫄祀郊禘之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於是遂有身。後則生子。是爲后稷。是姜嫄感神靈生后稷之事。賈疏云。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君義與史記同。以爲姜嫄。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后稷爲帝嚳親子。鄭君義依命麻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鄭解巨人跡。與毛異也。詩生民孔疏。引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常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箴。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荅曰。卽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釋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又引張融中鄭義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稷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川。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娥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席乎。案賈孔及張融說。皆深得鄭旨。呂氏春秋慎勢篇云。神農十七世有天下。則帝嚳傳十世。當非慈緯之妄說。姜嫄非嚳妃。鄭說與大戴禮。毛詩傳。史記。及生民疏引馬融王肅說。並絕異。然以年代校之。義似允協。古事茫昧。羣言叢亂。姑兩存之。以俟覈定。云是周之先母也者。爾雅釋親云。母爲妣。說文女部云。妣。攷母也。姜嫄生后稷。爲周始祖之母。故謂之先妣也。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者。釋文云。妃。本亦作配。賈並云。凡祭以其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妃也。以其尊敬父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云謂之閼宮。閼神之者。詩魯頌閼宮云。閼宮有飮。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毛傳云。閼。閉也。先妣。

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禘宮也。鄭箋云。閼。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孔疏云。釋詁云。愬神。愬。愬也。閼與愬字異音同。故閼爲神也。詒讓案。毛以姜嫄爲周先妣。與鄭此注同。惟訓閼爲閉爲異。鄭此注與箋詩同也。至毛傳引孟仲子說。以閼宮爲禘宮。攷毛詩生民傳云。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箋云。禮祀上帝於郊禘。月令。郊禘作高禘。鄭注則云。燕以施生時來。巢入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城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依詩傳箋說。則郊禘爲祀天。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亦謂王者一歲七祭天。郊禘爲其一。月令及生民疏。述鄭記焦喬說。則謂古者祭天。而以先媒配之。至高辛以後。改以高辛之君配之。諸說雖差。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異。要郊禘與周祀先妣之宮不同。仲子之說。自是別解。毛鄭皆不從也。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夾。一名闔鍾。先祖。謂先王先公。疏。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者。謂宗廟時享也。通典吉禮云。鍾。一名闔鍾。先祖。謂先王先公。疏。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者。謂宗廟時享也。通典吉禮云。之樂。以後王及后每獻皆作樂如初。九獻之後。王降。冕而擗于。舞大武之樂。以樂尸。案杜以奏屬堂下。歌屬堂上。及舞在獻畢。說並得之。但奏以迎尸。歌以降神。並當在二禘之前。杜謂三獻始作樂。說尙未審耳。又玉海音義引崔靈恩說及通典。並謂禘樂亦用此。案明堂位。記魯禘用大夏大武二舞。祭統說魯大嘗禘樂同。蓋以大武爲主。而以大夏配之。左襄十年傳。所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魯樂卽周樂也。其禘樂則別見後。與此不同。注云。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者。陽律六。無射爲末。故云陽聲之下。無射戊與夾鍾卯合也。詳大師疏。云夾鍾一名闔鍾者。據下經賈逵說。詳後疏。云先祖謂先王先公者。賈疏云。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服異。故別音。此則知先王先公樂同。故合說。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以其俱是先祖故也。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殷之疏。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者。此言六樂當調以聲音也。大師說十二律。亦有此文。義並同。互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聲也。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賈疏云。謂若黃鍾爲宮。自與已下徵商羽角等爲均。其絲數五聲各異也。或解以爲均謂樂器八音之等。若然。何得先云言其均。始云皆待五聲八音乎。明言其均者。以爲六者。各據其首。與下四聲爲均。故云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云播之言被也者。播被。聲之轉。段玉裁云。播音轉則入歌戈部。是以榮播既藉。播卽潘堂古音。被讀如遮去聲。漢志。魯國縣音皮。皮古音如遮。案段說是也。被者。

取布之樂器。以發其音之義。大師注云。播猶揚也。揚與被義亦相成。云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者。杜據大師亦云。播之以八音。故不從故書也。惠棟云。古藩字亦作播。尚書大傳五行傳云。播國率相行事。鄭注云。播讀爲藩。段玉裁云。說文播播從番聲。藩從番聲。是三字聲類同。古音同在元寒部也。此云當爲者。改其字。又云讀如者。既改爲播字。則讀播之音義如是也。說文曰。播。種也。一曰布也。種布二義相同。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蕤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爲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淦。鳳以爲畜。故鳥不畜。麟以爲畜。故獸不畜。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疏〕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者。以下並申論上文致鬼神示。及作動物之事。六物與地故人情不失。〔疏〕示天神同致。則亦謂物形也。李光地云。此承上而論爲樂感召之理。以起下六變九變之端也。黃以周云。一變至六變。皆曰致物。一變至五變。又曰致示。六變又曰致神。上文所謂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作動物是也。而此節意主作動物而言。故致物文在神示之上。賈疏云。此一變至六變不同者。據難致易致前後而言。案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俱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而言也。注云。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者。說文支部云。變。更也。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凡樂一變爲一成。則更奏。玉海音樂引三禮義宗云。凡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六終。終。成也。賈疏云。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孔注尚書云。九奏而致不同者。凡樂曲成則終。終則更奏。各據終始而言。是以鄭云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者。以六樂致六物。與大宗伯地示百物之祭相應也。大蜡索鬼神。黨正文。詳黨正及大宗伯疏。李光地云。注以此六變爲大蜡之樂。特因上下各言鬼神示之祀。中間乃及百物。緣文生義。爲此說爾。無所據也。夫大蜡而用樂。則有之矣。其索物而致之感通之理。當與此同。然考之經。則祭蜡而獻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蓋蕭章之掌。非大司樂之司也。且經文上繫六樂。故知是通言樂理。非指蜡祭。其及于百物者。因此與下節皆論鬼神示之感。而邦國萬民賓客遠人之屬。乃是同類。感

應易曉。故言此以備作動物之意。猶虞書既言神人以和。而必終之以百獸率舞者爾。非自爲一事也。吳廷華云。經本合天神土示山川而大槩言之。鄭因六變俱有致物之文。與郊特牲索饗萬物相符。故謂之蜡。然據神仕職云。以冬日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致地示物。注以魁爲百物之神。是祭地示即有致物義。何獨言蜡。郊特牲言蜡。亦未聞有天神也。案李吳說是也。云六奏樂而禮畢者。唐郊祀錄引崔蠶恩云。蜡者。索也。而索者盡也。大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故其樂亦盡用四方之調。凡四方之十二神。則有十二律。此爲六調。但舉陽律陰配。可悉以合天地四方之神。故終數不過六也。詒讓案。鄭謂此經爲大蜡。而經止有六變之樂。故謂大蜡之禮。樂六奏而畢。崔氏又曲爲申釋。然非經意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大蕤姑洗者。大蕤寅氣。姑洗辰氣。並位在東方。故東方祭用之也。東方律尚有夾鍾。此不言者。上分樂而序之。亦無夾鍾。故鄭不數也。云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者。蕤賓午氣。位在南方。故南方祭用之也。云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者。夷則申氣。無射戌氣。並位在西方。故西方祭用之也。云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爲均焉者。黃鍾子氣。位在北方。故北方祭用之也。自大蕤以下。並以其律爲均。均亦即調也。賈疏云。此鄭知四方各別祭。用樂不同者。以郊特牲云。八蜡以記四方。又云。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四方各有八蜡。故知四方用樂。各有別也。吳廷華云。蜡樂與郊廟之祭不同。此經所謂六樂。蓋承上雲門咸池等六代之樂言之。非大蜡樂。鄭以六律爲六樂。以配四方。春秋各二律。冬夏各一律。刪去六呂不用。自古樂律。未有舍陰用陽如此者。鄭特以意爲湊合爾。案吳說是也。云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者。賈疏云。摠釋地祇與勳之神物。雖有遲疾。皆由以樂和感之。云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者。此並鄭以意說六等之物。致之先後舒疾之義。云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祇也。賈疏云。鄭知土祇中有原隰者。案大司徒有五地。山林已下有原隰。今此則經上已說川澤山林丘陵及墳衍訖。惟不言原隰。故此土祇中有原隰可知也。又土祇中有平地者。案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後鄭以三農者。原隰及平地。以其生九穀。故知此土祇中非直有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不言原隰而云土祇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君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土祇者。五土之摠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祇。故鄭云土神也。案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蠶物。此經則以羽物配川澤。蠶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祇。與大司徒文不類者。彼以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同也。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日月星。鄭以月令祈於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蜡祭所祭衆神。祭卑不可擅尊。地神惟有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

論讓案。原隰及平地之神。卽王社侯社置社之神。詳大宗伯小宗伯疏。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謂四靈象。應天之四官。龍。青龍。鳳。朱鳥。龜。玄武。惟麟無所屬。攷禮運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同左氏義。鄭駁不從。蓋亦以麟爲西方獸。若然。四官白虎。亦麟之象也。但四靈已在毛羽。鱗介四物之內。不常別爲象物。且若依鄭說此爲蜡祭。則彼迎百物。未聞及四靈。此說殆非也。蓋上五物皆生物之彪。與人相近。此象物則時見形象。本無生性。若變罔象之屬是也。以其與人尤遠。故與天神同六變致耳。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者。明此象物及天神。致之最後。非至和則不感也。曾釗云。賈說未安。案下經奏樂于閭丘。六變則天神皆降。可知此天神。卽祭闕丘之神矣。土示。亦卽祭方澤之示。彼八變。此五變者。彼就奏以降神而言。故有不減之樂節。此就神自致而言。故五變而已見其昭假之無閒也。案曾謂此天神土示。通闕丘方丘得之。今攷當亦兼南北二郊等大神而言。賈疏據月令。祈來年於天宗。注謂蜡祭日月星。無天地大神。蓋沿鄭說之誤。引禮運者。釋文云。番本又作獮。亦作醜。案今本禮記作獮。彼釋文亦作番。與此同。鄭彼注云。洽之言閃也。獮。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此引之者。釋四靈之名。

周禮正義

卷四十三

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禘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饗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

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鑼鼓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山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鼗八面，鑼鼓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疏〕凡樂者，此辨三大祭用樂之異也。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聲，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疏〕賈疏云，此三者，皆用一代之樂，類上皆是下神之樂。云圍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者，三大祭之樂，皆首舉四調者，爲歌奏之通均也。云雷鼓鼗者，金奏用鍾鼓也，下管亦奏鼗鼓，云孤竹之管者，下管也。云雲和之琴瑟者，升歌時鼓琴瑟以詠詩也。此三大祭所歌詩，唯下文宗廟云，九德之歌，圍丘方丘，歌詩未聞。凡樂節，升歌在下管前，此經先言管，後言琴瑟者，文不次也。云雲門之舞者與舞也，凡舞在合樂之後。燕禮記云，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注云，勺頌篇，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是也。賈疏云，天用雲門，地用咸池，宗廟用大韶者，還依上分樂之次序，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爲差也。云冬至者，春秋經所謂日南至，於周爲孟春，而云冬者，據夏正中冬月，凡此經四時，並用夏正，周書周月篇云，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也。賈疏云，禮天神必於冬至，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日，萬物秀出之時也。案二至祭天地，鄭注不辨月日，賈謂必於二至日，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賈逵說同，今攷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彼注，以爲魯郊用冬至之月，辛日，與此圍丘之祭，雖無涉，然謂用冬至則同，依鄭彼注，用辛，似謂用冬至之月，故郊特牲孔疏云，案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張融云，祀大神，率執事而卜日，圍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鄭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曲禮疏引崔靈恩說，則謂圍丘用冬至日，不皆用辛，金榜亦云，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魑，注云，致人鬼于祖廟，致物魑于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鄭君實據至月言之，今案張融金榜說，足申鄭義，此經二至祭圍丘方丘，猶左桓五年傳云，啓蟄而郊，夏正之郊，不必正在啓蟄之日，則圍丘方丘，亦不必正在二至之日矣。又杜氏云，夏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至，令剝陰木而水之，雍氏掌殺草云，夏日至而夷之，冬日至而耜之，此皆必不能限以一日者，以經證經，則二至之祭，謂其月自無疑義，云於地上之圍丘奏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方丘宗廟同，說文口部云，圍，天體也，爾雅釋丘云，非人爲之丘，金鶚云，圍丘非人所築之壇，周禮不徒言圍丘，

而言地上之圜丘。正以明其非壇也。山高在地之上。故曰地上。若除地爲壇。不得謂之地上矣。賈疏云。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者。圜象天圓。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案圜丘方丘。賈謂並取自然之丘。未必在郊。亦無論方位。郊特牲疏。引馬昭說同。孔則云。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案孔說與賈不同。以孔爲長。秦壇祭受命帝。明堂祭五帝。並在南郊。則圜丘祭昊天。亦在南郊明矣。漢魏諸儒。並謂圜丘在南郊。故多并郊丘爲一祀。史記封禪書。又說秦八神有天主之祭。云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蓋亦放此經圜丘之制。而義小異。又案此奏之總。冢上鼓管琴瑟舞爲文。周書本典篇云。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明凡興樂。通得稱奏。與上文歌奏對文。爲專屬金奏異也。云若樂六變者。賈疏云。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一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變。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從。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詒讓案。經云。樂六變八變九變者。皆謂金奏升歌。下管閒歌。合樂興舞諸節。各如數而小成。如九德之歌。卽升歌之九終。九韶卽舞之九變也。蓋祭初樂作。不過金奏。六變八變九變。而鬼神已出降。本不待合舞之後。而賈專據舞變言之。義亦未析。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凡樂之變數。皆取所用宮之本數爲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以八變而止。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爲終也。所以用其數爲終者。凡樂以律均取其中聲之調。各得其辰中和。故及其辰終數也。江永云。揚雄太玄之數。子午爲九。丑未爲八。寅申爲七。卯酉爲六。辰戌爲五。巳亥爲四。亦卽聲律之數也。是以黃鍾爲宮者。其數九。大濩之樂。亦九變而終。林鍾爲宮者。其數八。咸池之樂。亦八變而終。夾鍾爲宮者。其數六。雲門之樂。亦六變而終。案江說與崔氏義宗說。足互相發明。江謂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大濩之樂。九變而終。說本劉敞。劉又引書篇韶九成。及此經九韶。以證大濩之終於九。其說近是。若然。依樂記說。大武蓋亦六變而終。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禹命皋陶作夏箚九成。則大夏蓋亦九變而終。惟大濩變數無攷。至上文說六樂一變至六變。各有所致。彼總家上六樂爲文。而止於六變者。蓋彼據中祀以下不用備樂。故至多者六變而終。與此大祀用盛樂不同也。賈據樂記。說大武六成之義。以釋此經六變八變

九變之文，樂記孔疏，引熊安生說六成義同，即賈所本也。黃以周云，熊說大武立四表，昉諸大司馬田獵之法。田獵立表自南始，故以至北之表爲後表，而田獵之行自北始，故鄭注以初鼓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又鼓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三鼓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四鼓而退及表，自前表至後表，準鄭此注，則武始北出，自北表前出至第二表，再成，自第二至第三表，所謂再始以箸往也。三成而南，自第三前至南表，所謂周德自北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自南表回至第三表，所謂復亂以飭歸也。至六成，又自第二回至北表，復綴以崇，所謂樂終而德尊也。至闋丘奏樂六變，用雲門，方丘奏樂八變，用咸池，宗廟奏樂九變，用九磬，其舞之行列，未必同於大武，賈疏仍以大武約之，固未必然。又因九變欲至北表以象歸，遂謂武舞北出自南起，更屬難信。案雲門咸池大磬舞位，今無可攷，熊賈據樂記北出之文，謂舞位從南始，黃氏則據大司馬注義，謂當從北始，其說亦通，既無可質證，姑兩存之。云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者，明大祭備享衆神，禮運云，祀帝于郊，而百神受職，是其義也。賈疏云，天地及宗廟，並言皆降，皆出皆至者，以祭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神多，故云皆也。云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者，中夏日北至，於周爲孟秋，賈疏云，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金鶚云，周禮不徒曰方丘，而曰澤中之方丘，丘下在澤之中，故曰澤中，若封土爲壇，故不得謂之澤中矣。論讓案，方丘亦當與泰折同在北郊，史記封禪書，說秦八神地主之祭云，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丘云，此秦制之謬，與此經正相反也。云九德之歌者，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宗廟之中，又別有九德之歌者，顯宗廟之祭所歌之詞，皆是揚宗廟之德，故加以九德，彰明先祖之德，章成九功之義，賈疏云，以人神象神生以九德爲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也。云於宗廟之中奏之者，賈疏云，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祫祭也，但殷人祫於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爲之，則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是也。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者，賈疏述經，人鬼下有皆至二字，疑唐時別本如是，石經及舊刻本並無，注云，此三者皆禘大祭也者，明此三者爲最大之祭，詩周頌孔疏，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賈疏云，案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禘稱也，祭法云，禘黃帝之等，皆據祭天於闋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論讓案，此天神之祭，爲闋丘祭昊天，地祇之祭，爲方丘祭大地，人鬼之祭，爲大祫，過謂之禘，又天神有南郊祭蒼帝，地祇有北郊祭后土，又有明堂合祭五天帝，五地祇，人鬼有吉禘大禘，五者亦通謂之禘，是禘爲諸大祭之總名也。云天神則主北辰者，謂闋丘之禘，衆天神皆從祀，而以北辰爲主也，冬至闋丘祭天皇帝，即北辰曜魄寶，詳大宗伯疏，魏書禮志，游明根

等議云。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禘五精星辰也。史記封禪書。引周官云。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至。祭地祇。皆川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是司馬遷以此圜丘。爲卽南郊之祭。其云迎長日之至者。兼取郊特性文也。鄭則以圜丘祭昊天。在冬至南郊。祭受命帝。在夏正月。二者不同。齊書禮志。引王肅云。周以冬祭天於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郊特性疏。亦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性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祭法孔疏云。張融以圜丘卽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以上孔所引聖證論。王肅張融等說。並依董馬諸家義。以此經圜丘卽南郊。家語郊問篇注說同。郊特性疏申鄭義云。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又云。爾雅曰。非人爲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孫星衍云。大宰云。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祇。掌次云。旅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典瑞云。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云。祀昊天上帝下。又云祀五帝。按此諸文。明天與五帝非一。肅猶得妄謂之五人帝。其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天神必非人帝。下文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姑洗爲羽。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明此圜丘。與天神非一祭矣。禮器之言圜丘祭天。曰爲高必因丘陵。又曰因天事天。下言巡狩方嶽之祭。曰因名山升中於天。下言郊祭曰。因吉土饗帝於郊。經文及鄭注。三祭甚明。然則圜丘非郊。鄭依禮經。肅何得非之乎。爾雅非人爲之丘。孫炎云。地性自然也。周官云。地上之圜丘。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郊特性云。兆於南郊。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埽地而祭。說文作埽。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文。又云。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按四立。迎氣則于東南西北郊。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丘。埽既爲祭之界。亦不得謂非人爲之丘。圜丘與郊。豈得云一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案春秋繁露云。郊因于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卜不敢郊。是董仲舒不以郊爲冬至祭圜丘之明證。肅等評之。且評劉向馬融者。蓋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圜丘。因疑諸儒卽以郊爲圜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

至園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郊祀志：王莽奏言：文十六年，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井祠五帝，而封禪書：不載其事。平帝時，王莽始按據周官天地祀之樂，有別有合，以立園丘方澤之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先時諸儒所以不議園丘者，周官經至武帝時始出，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劉歆校祕書，始著錄略，莽蓋據歆之議也。董仲舒劉向，何由以園丘爲南郊乎？案孔孫說是也。惟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又云牲幣放其器之色，此專據禮。方明玉非祭天禮神之玉也。鄭以彼爲園丘之祭，與南郊玉及牲幣並異，實非經義。此不足以折王也。詳彼疏。云地祇則主崐崙者，釋文云：崐崙本作崐崙。案正字當作崐崙。此謂方丘之神，衆地而皆從祭，而以崐崙爲主也。鄭以夏至方丘祭崐崙，爲大地之神，與孟秋北郊不同。詳大宗伯疏。金鶚云：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蓋祭地亦用繭栗也。而國語言神郊不過繭栗，則祭地亦神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祭法國語，言神皆在郊上。郊兼天地，則神亦必兼之。禮運云：魯之郊神，非禮也。郊神本可通稱，言郊神猶言郊也。故下文祇言郊，又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郊祭天又祭地也。郊神可通稱郊，祭地則神亦祭地可知。曲禮：天子祭天地，疏云：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魯配園丘，亦當配方澤也。此說自當。然則祭法所謂禘郊者，本兼天地之祭，注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故略之耳。案金說是也。方丘與北郊異同，詳典瑞疏。云人鬼則主后稷者，謂宗廟大禘之禘，四親廟，二祧毀廟，先王先公及功臣，皆與享，而以稷爲主。以后稷爲周之始祖也。大禘亦詳大宗伯疏。云先奏樂是樂以致其神者，明此三樂皆祭祀致神之樂也。謂天神地示祭日，始迎戶升壇時，人鬼祭日，始迎戶入室時，皆先奏樂以致神，使來降也。漢書：禮樂志云：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蓋秦漢祭無尸，而亦有降神之樂，與古禮同。郊特牲孔疏：引皇氏說園丘之祭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次乃奏圓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墀地而設正祭，通典吉禮：說園丘之祭云：祭日之晨，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圓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則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禘祀。次乃墀於丘壇上而祭，又說方丘之祭云：其日，王服大裘，立於方丘東南，西面，乃奏函鍾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案皇說園丘之祭，先燔柴而後作樂降神，而杜說二丘之祭，則皆先作樂降神，而後燔瘞。二說非異，經注並無明文。攷郊特牲疏，引熊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爲致神始，以煙爲歆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地以樂爲致神始，以血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爲致神始，以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大宗伯賈疏說同，案依熊說，則祭天升煙，與祭廟饌，節次相當。鄭此注：謂宗廟作樂降神在饌前，則祭天作樂，不當在燔柴後，

皇說之誤明矣。禮運孔疏。又謂禘祭無降神之樂。與鄭熊說並不合。亦不足據。云禮之以玉而裸焉者。賈疏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裸焉據宗廟。肆獻裸是也。案賈說是也。鄭意。經三祭同云可得而禮。而事則異。天地神而皆無裸。則以玉禮神。人鬼無禮神之玉。則以裸。豈爲禮也。賈深得鄭指。但蒼璧黃琮。非郊丘禮神之玉。詳前郊特牲疏。引皇侃說。圓丘之祭。設正祭後。乃云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又云。無裸唯七獻。通典吉禮。說二丘之祭。並七獻無裸。其宗廟大禘禘。則有裸。無禮神之玉。故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大禘云。尸入室。乃作樂降神。大司樂云。凡樂黃鍾爲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當灌之時。衆尸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不云有禮神之玉。並與鄭義合。依鄭義則大禘作此諸樂畢。乃裸。故經說樂訖。乃云人鬼可得而禮。禘與時享。禮亦當同。而郊特牲云。殷人尚帝。周人尚臭。孔疏。謂周四時常祭皆尚臭。若大禘。則仍先用樂。蓋以此注爲專據大禘。未知鄭意然否。至通典說大禘。謂先行二裸。乃作此黃鍾爲宮以下之樂。則顯與此注敘次違悞。不可從也。云乃後合樂而祭之者。鄉飲酒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金鶚云。合樂。堂上歌詩。琴瑟與堂下之樂合作。其詩或雅或南。其器八音畢奏。此樂之終也。賈疏云。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案賈說。薦獻訖乃合樂者。謂朝踐薦腥后四獻之後而合樂。故前疏謂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是也。祭義云。反饋樂成。注云。反饋是進孰也。蓋樂合於進孰之前。而閑於既進之後。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謂四獻之後薦孰時。則大合樂。與賈說略同。通典吉禮。則謂圓丘七獻。大禘九獻之後。而後大合樂。是在諸獻通畢之後。與崔賈不合。疑非也。今攷合樂在饋孰之前。鄭賈說與祭義合。是也。但謂合樂。卽上文之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則不埒。詳前疏。依賈述鄭義。凡大祭薦獻之前。有降神之樂。後則有合樂。樂之律均及節次略同。賈大師疏。謂大祭祀。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是則降神之樂。始金奏升歌。次下管閒歌。至合樂與舞而終。及至大合樂。又備此諸節。降神與合樂節次。係複無理。且祭樂與饗燕樂寶之樂。大致相同。燕禮郊特牲說饗燕樂。亦無兩次重舉。則祭禮似不當如此之懸。況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是殷大祭降神之樂。亦三闋而止。以樂節推之。蓋不過金奏三終而已。而謂周人本不尚聲。其宗廟降神之樂。乃歌笙閒合。以至大舞各備。九變其縣。乃過於殷禮數倍。其可信乎。細釋此注。前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又云合樂而祭。是蓋降神合樂。兼賅通舉。非謂自凡樂以下至大舞等。皆專爲降神之樂。而合樂又常別求之他章也。合樂時堂上與堂下。歌樂齊奏。舞則王親在舞位。其禮尤爲隆重。然亦止具文武二舞。不必備六舞。上大合樂之文。乃通論樂事。非祭後之合樂也。鄭說。禮祿後有合樂。得之。而謂備六樂則非。詳前疏。

又案鄭前注。引虞書。擊鳴球之文。以爲宗廟九奏之效。應尋文究義。虞書祖考來格。文在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之下。則升歌之樂。卽以降神。而下管諸節。悉在其後。以書禮經注。互相推校。鄭意自謂降神合樂。節無重舉。以次推之。蓋金奏爲迎尸之樂。升歌爲降神之樂。合樂爲饋孰時之樂。而舞亦并作焉。惟下管閒歌。當薦獻何節。經注並無說。意者下管爲二祿之樂。閒歌爲朝踐之樂與。引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彼注云。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汎配五帝也。案漢書韋玄成傳。引大傳文。作祭義。玄成釋云。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卽鄭大傳注所本。然則彼爲南郊祭感生帝。與圜丘祭昊天不同。此經方說圜丘之祭。不涉郊祀。而鄭乃以大傳此文。與祭法說圜丘之文。牽連並引者。蓋欲明王者祖出於天。故禘郊並以祖配。鄭詩大雅生民箋。以姜嫄爲高辛世妃。則周祖稷卽亦祖嚳。天爲稷之所自出。卽亦爲嚳之所自出。大傳雖本言稷配郊。而義可通於嚳配圜丘。故先引此文。以起祭禘嚳之義。與大傳注旨固無悖。舊唐書禮儀志。賈曾表。謂此注以大傳禘爲冬至之祭。譏其與大傳注。遞相矛盾。非也。又攷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志趙商問。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以爲祭天皇帝。與今大傳注不同。則疑鄭先定記注。本以爲圜丘之祭。今本記注。乃後定所改。此注引彼作證。或用先定之義。亦未可知。至賈疏謂引證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禘。則經本不言郊。而注乃援郊祀之文。以證義。鄭意必不如是矣。又案大傳此文。亦見喪服小記。鄭皆以祭天祖配釋之。而王肅聖證論。則謂禘爲宗廟之禘。非郊禘。其說舛謬不足信。近金榜則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云而立四廟。蓋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爲主稷。黃以周又揜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郊特牲疏。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證禘所自出爲祖廟之祭。此則於經義似尙可通。謹附著之。云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者。證圜丘之禘也。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注云。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是彼禘卽此圜丘之祭。故注引以爲證。孔疏云。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但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處爲大祭。總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爲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

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譏緯之妖說。又郊特牲疏：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嘗稱昔者周公禘於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嚳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論議案依鄭大傳祭法注說。王者以天爲祖，所自出，周南郊則以稷配天，圜丘則以嚳配天，祭法之禘嚳，卽此經圜丘之祭也。王肅難鄭，則以祖所自出爲始祖，祭法之禘爲宗廟大禘，以嚳爲后稷所自出，故禘嚳而以稷配之。此經圜丘，則與南郊爲一，祭以稷配，卽所謂郊稷也。二義并贅，南北諸儒，中彼繼此，迄無定論。唐宋以後儒者，多遵王義，而鄭義益晦。近金榜申鄭云：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封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又曰：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繹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桑祿桓壇，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於此矣。孔廣森亦云：大傳曰：禮不主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玄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周秦儒者相承之正說。鄭注因之，自王肅以禘爲祭廟，非祭天，又誤名國丘之禘爲郊，謂郊非祭五帝，抑何不信古之甚也。且魯嘗僭天子之禘禮樂矣，魯之視文王，猶周之視帝嚳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祀文王，益可信俗儒所云：祭始祖之於始祖廟者，周本無是禮矣。王者自天受命，推所自出，本之於天，固無足怪。況夫人履敏，鳳鳥命降，商周之興，實由神感，諸儒乃疑祖之所自出，不得爲天，獨非陋歟。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全烝合升也。房烝升也，儀禮用牲合升有四，冠之醺也，昏之共牢也，盥饋也，喪之斂奠也，而皆用特豚，自餘凡成牲者，則皆升。祭天用犢特豚之類，故亦合升。若禘果爲宗廟之祭，則角握之牛，無不升者也。金鶚又申鄭祭法注義云：魯頌：饗豆大房，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夫魯頌所謂秋而載嘗，此禘禘之大禘也。大禘而用房烝，則宗廟之祭，必無全烝矣。是知周語禘郊有全烝者，必圜丘之禘也。楚語：禘郊祇曰牲，不言羊豕，是特性也。宗廟言牛羊豕，是大牢也。可知此禘非宗廟之祭，若宗廟之禘，安得特性乎。且禘之爲字，从示从帝，帝謂天帝也，則圜丘祭天，是禘之

本義。宗廟之禘，乃別取審禘之義。王肅見爾雅禘大祭，與釋又祭連文，遂以禘爲宗廟之祭，殊不思釋又祭也一句，乃爲下文周曰釋，商曰彤，夏曰復，肅三句提綱，本不與上文連，則禘爲祭天明矣。雖宗廟之禘亦大祭，謂此文爲諸大祭之通釋，固無不可，然豈可專指宗廟之禘哉。祭法，禘郊祖宗，列四大祭之名，黃帝顓頊等，詳其配祭之人，意主於人，故略其地。祖宗之祭在明堂，亦略而不言，豈獨圜丘哉。安得以無圜丘，遂謂其非禘也。周官圜丘方丘宗廟三大祭，皆是禘，其名統於同，故不一言之，豈可以其不言禘，遂斷其非禘哉。周官中諸大祭，皆不著其名，但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祭祀而已，是則宗廟之禘，亦不言禘，何獨不疑其非禘乎。豈周官一書，無禘祭乎。且禘，其最遠者言之，四代皆出於黃帝，黃帝爲始祖也，以次遠者言之，虞夏祖黃帝，殷周則祖帝嚳，又其次殷人祖契，周人則祖稷，其宗派殊也，殷出於契，周出於稷，契始封於商，稷始封於部，天子諸侯，皆以始封者爲始祖，故殷立契廟，周立稷廟，非尊稷契而卑嚳也。稷契既是始封之祖，又各有大功德，故南郊以之配天，然始封之祖，固是稷契，而世系之遠祖，則帝嚳也。嚳又有聖德，故圜丘以之配天，冬至爲陽生之始，故祭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夏正孟春，爲一歲之始，故祭天而以肇封之始祖配，子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先，其配祭各有所當，亦非尊嚳而卑稷也。孝經言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云，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是經意所重，在於嚴父，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其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句，帶說不重，故嚳配圜丘，略而不言，然不略稷而略嚳者，以方言嚴父，明意主於近者，稷近而嚳遠，故略嚳而不略稷也。安得以孝經無帝嚳配天之文，而遂議其非乎。又申鄭大傳注義云，荀子云，王者天太祖，董子云，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可知祖之所自出爲天文矣，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所謂萬物者，實兼人而言，人亦物也，人本乎祖，亦本乎天，祖與天皆人之本，故祭天以祖配，鄭注所謂俱本可以配也，王肅難鄭以亂禮之名，實不知禮制之名，有通而同者，有別而異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祭法禘與郊對，故鄭以禘爲冬至圜丘之祭，郊爲夏正南郊之祭，對文則別也，小記大傳言禘而不言郊，散文則通，故鄭以爲郊也，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夫以四親廟與其祖連文，可知其祖是大祖后稷也，大祖亦有廟，而得配享於郊，不徒廟祀，故不言廟，四親祇得祀於廟中，故云立四廟，若帝嚳非周之大祖，安得與四親並言邪。大傳上言祖，下言大祖，祖卽大祖也，言天子得禘其大祖所自出，諸侯但得及其大祖，不得禘其祖所自出也，其義例最明，若以祖爲嚳，嚳非大祖，與下文諸侯大祖不一例，經義不可通矣，故鄭注皆以禘爲郊，正所以定名實也，禘郊本二祭，而經傳言郊社郊廟者，甚多，皆不及禘，又可知郊與禘通也，郊社之社，本是

祭地。而得謂之社。亦散文則通之例。肅何不識其亂名實乎。案二金及孔說是也。云圓鍾夾鍾也者。隋書音樂志。引賈逵說同。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圓鍾卽夾鍾也。圓鍾以周匝爲義。案賈鄭蓋以十二律名鍾者凡四。此章黃鍾。函鍾。應鍾。並已具。獨夾鍾未見。故以圓鍾爲夾鍾也。隋志又引馬融注云。圓鍾應鍾也。案此致人鬼之樂。別有應鍾。爲羽。則馬說非也。云夾鍾生於房心之氣者。大師注云。夾鍾者。卯之氣也。李淳風乙巳占云。氏房心。宋之分野。於辰在卯。爲大火。故夾鍾亦得爲房心之氣也。云房心爲大辰者。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云天帝之明堂者。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古引石氏云。房爲天子明堂。王者歲始布政之堂。又云。心爲明堂。賈疏云。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天官之注云。房心爲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夾鍾房心之氣爲大辰。天之出日之處爲明堂。故以圓鍾爲天之宮。云函鍾林鍾也者。前注義同。云林鍾生於未之氣者。大師注義同。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函鍾以函容爲義。未爲土。能含容萬物。云未坤之位者。周易乾鑿度云。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者。與釋文作與。云本亦作與。案與卽與之誤。賈疏云。案星經。天社六星與鬼之南。是其與鬼外也。天社坤位。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爲地宮也。詒誤案。乙巳占云。東井與鬼。秦之分野。於辰在未。爲鶉首。天社與東井與鬼相近。故鄭據以爲說。云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者。大師注云。黃鍾。子之氣也。乙巳占云。須女虛。齊之分野。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於辰在子。爲玄枵也。故黃鍾亦爲虛危之氣也。云虛危爲宗廟者。賈疏云。案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爲宗廟之宮也。云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者。鄭誤以此經三樂。並以宮角徵羽。合成一調。既云三者爲宮。則各於本宮起調。求其相生之次。得角徵羽。故云用聲類求之也。云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者。賈疏云。其夾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鍾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還從陽數也。程瑤田云。賈疏以注中從陽數。數字作上聲讀。謂天宮夾鍾。乃陰聲。而其陽則無射。此宮數相生之法。當從無射陽聲數起。故其陽無射句下。不添不用二字者。非不用也。若用之。是從陰數起矣。依疏言。凡言不用者。卑之。陰不當卑陽。故知非不用。乃不能用耳。天宮夾鍾。卯氣陰呂。無射戌氣陽律。卯戌相合。故曰天宮之陽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以下皆鄭以意推之。以強圓其每祭宮角徵羽爲一調。而律次與本宮不相應之說也。賈疏云。地宮是林鍾。林鍾自與蕤賓合。但中呂與林鍾同在南方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詒誤案。中呂已氣。林鍾未氣。已未位皆在南方。故云同位也。云中呂上生黃鍾者。謂黃鍾無所嫌。故用爲角也。云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者。賈疏云。亦嫌不用也。云林鍾上生大蕤者。大蕤亦無所嫌。用爲徵也。云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者。程瑤田云。無射既不能用。南呂與

之同位。故亦不用也。詒讓案。南呂酉氣。無射戌氣。酉戌並在四方。故亦同位。云南呂上生姑洗者。姑洗亦無所嫌。用爲羽也。云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者。大蕤南呂姑洗。並無所嫌。故用爲角羽徵也。賈疏云。南呂爲羽。先生後用。姑洗爲徵。後生先川。程瑤田云。賈疏謂地宮羽爲先生後用。徵爲後生先川。人宮徵爲先生後用。角爲後生先川。蓋謂角徵羽。以絲多者居先。相次而用之也。然則天地二宮。宮皆在徵羽之間。其角徵二音。絲皆多於宮音。豈宮音宜用倍律與。案依鄭所說。則經文先後次序。不與律呂相生之次相應。賈程二家。強爲之說。鄭意或當然也。云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者。程瑤田云。凡言辟之者。尊之。故林鍾爲地宮辟之。云林鍾上生大蕤者。大蕤亦無所嫌。用爲徵也。賈疏云。大蕤爲徵。先生後用也。云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者。程瑤田云。無射爲天宮之陽。當辟。而南呂則與無射同位。故亦辟之。云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者。程瑤田云。南呂酉氣。姑洗辰氣。辰酉相合。南呂既辟。姑洗固亦辟之。云姑洗下生應鍾者。應鍾亦無所嫌。用爲羽也。云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者。賈疏云。以林鍾是地宮。與蕤賓相配合。故又辟之。程瑤田云。林鍾未氣。蕤賓午氣。午未相合。林鍾既辟。蕤賓固亦辟之。云蕤賓上生大呂者。大呂亦無所嫌。用爲角也。賈疏云。大呂爲角。以絲多。後生先川也。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避之者尊之。天宮既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人地皆不避之。至於南宮姑洗。合地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川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但人於天。尊卑隔絕。故避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鄭必知有避之。及不用之義者。以其天人所生。有取有不取知之。不取者是嫌。不川人鬼。不取者。是尊而避之也。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者。鄭月令注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此天宮圍鍾。長七寸強。迭生至黃鍾。長九寸。數多者濁。故爲角。太蕤長八寸。姑洗長七寸強。數少。故爲徵羽也。地宮人宮並放此。云此樂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者。賈疏云。此經三者皆不言商。以商是西方金。故云祭尙柔。商堅剛不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祭祀而立五聲也者。凡音之起。由人聲生。注謂祭尙柔。商堅剛。未必然。愚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也。云。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調。非無商聲也。注謂祭尙柔。商堅剛。未必然。愚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也。是以佩玉。有徵角。左宮羽。亦無商。荀子亦有太師審商之說。案江說略本唐趙慎言奏。孔廣森亦同江說。又據樂記。聲淫及商。非武音也。證周樂無商。均皆深得其義。隋音樂志。引干注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人。謙以自牧也。案于說迂曲難通。不足馮也。孔廣森又云。天神之樂。圍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黃鍾子。大呂丑。大蕤寅。圍鍾卯。姑洗辰。以相次爲用者也。無大呂者。大

呂爲商也。地示之樂。林鍾爲宮。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蕤。大蕤生南呂。南呂生姑洗。以相生爲用者也。無黃鍾者。亦黃鍾爲商也。宗廟所用。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子與丑合也。大蕤爲徵。應鍾爲羽。寅與亥合也。案孔謂三樂取相次相生相合。說本陳祥道。於義亦通。陳澧云。周禮三大祭之樂。鄭注以爲三宮。則角徵羽所用之律。皆不合。且但有宮角徵羽而無商。其說難通。魏書樂志。載長孫稚。祖瑩。表曰。臣等謹詳周禮。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莫曉其旨。隋書音樂志。載牛弘。姚察。許善心。劉臻。虞世基等議曰。周禮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爲樂。無克諧之理。案此皆不言鄭注之誤。而反以疑經。然鄭注之誤。亦因此而明矣。考舊唐書音樂志。圜丘樂章。圜鍾宮三成。黃鍾角一成。大蕤徵一成。姑洗羽一成。以上六變。汾陰樂章。林鍾宮。大蕤角。姑洗徵。南呂羽。各再變。享大廟樂章。黃鍾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大蕤徵二成。應鍾羽二成。摠九變。此唐人依倣周禮三大祭之樂。其圜鍾宮三成。則圜鍾爲宮。自爲一調也。黃鍾角。大蕤徵。姑洗羽。各一成。則黃鍾爲角。又爲一調。大蕤爲徵。又爲一調。姑洗爲羽。又爲一調也。林鍾爲宮以下皆仿此。然則唐人解周禮之宮角徵羽。乃宮角徵羽四調。非一調中之宮角徵羽四聲也。惟其各爲一調。故謂之變也。唐會要載開元八年。趙愔言論郊廟用樂表曰。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商。金聲也。周家木德。金能剋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卽殊周室。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此說亦可證宮角徵羽。各爲一調。故可以請去角調而用商調。此皆周禮之定解。其說必有所出。而今不可考矣。又云。十二均轉爲六十調。似復而非復也。通典云。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黃鍾之均。大呂之均。大蕤之均。五正律。夾鍾之均。黃鍾爲羽。黃鍾正律聲長。用其子聲。姑洗之均。大呂爲羽。大呂正聲長。用其子聲。案子聲者。半律也。凡樂一均以一律爲主。黃鍾均以黃鍾爲主。餘十一律依次而下。皆正律也。大呂均以大呂爲主。餘十律依次而下。皆正律。其末則黃鍾半律也。大蕤均以黃鍾以下。皆以此推之。故宗廟樂。既有黃鍾爲宮。方丘樂之南呂爲羽。亦以黃鍾爲宮。此似複矣。然而不同者。宗廟用黃鍾均。其宮商角徵羽五聲。皆正律也。方丘用南呂均。惟南呂爲羽用正律。其宮商角徵四聲。皆半律也。此所以不同也。宗廟既有大呂爲角。方丘之姑洗爲徵。亦以大呂爲角。然而非複也。一用大呂均。一用姑洗均也。圜丘宗廟。既有大蕤爲徵。圜丘之姑洗爲羽。半律。皆不同。此其所以不複也。案陳說是也。三大祭之樂。每祭皆四調。圜丘首用圜鍾宮調。則仲呂商。林鍾角。無射徵。黃鍾半律羽也。次用黃鍾角調。則夾鍾徵。仲呂羽。夷則宮。無射商也。次用大蕤徵調。則姑洗羽。林鍾宮。南呂商。應鍾角也。次用姑洗羽調。則林鍾宮。南呂商。應鍾角。大蕤半律徵也。方丘首用兩鍾宮調。則南呂商。應

鍾角。大蕤半律徵。姑洗半律羽也。次用大蕤角調。則仲呂徵。林鍾羽。無射宮。黃鍾半律商也。次用姑洗徵調。則蕤賓羽。南呂宮。應鍾商。大呂半律角也。次用南呂羽調。則黃鍾半律宮。大蕤半律商。姑洗半律角。林鍾半律徵也。宗廟首用黃鍾宮調。則大蕤商。姑洗角。林鍾徵。南呂羽也。次用大呂角調。則姑洗徵。蕤賓羽。南呂宮。應鍾商也。次用大蕤徵調。與圜丘同。次用應鍾羽調。則大蕤半律宮。姑洗半律商。蕤賓半律角。南呂半律徵也。自鄭賈誤說以宮角徵羽合爲一調。遂使五音有闕。律呂不錯。後儒不悟。因以疑經。惟唐人闕丘樂章。依放周樂。冥符經指。自朱子。及近儒李光地。吳廷華。秦蕙田。江永。惠士奇。孔廣森。莊存與。徐養原。並知四聲各自爲調。無商均。非無商聲。而未能力暢其說。惟陳氏所論。最爲精析。而其據唐樂以證周制。尤爲瑣鑿。今備錄之。以刊舊訛之誤。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此無正文。先鄭以意說之。二鄭說雷鼗路三鼓。並多面。其說未瑤。詳鼓人疏。云雲和地名也者。輿地書未見。未詳所在。云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者。並以雷鼓雷鼗六面差之。各降殺以兩也。云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者。據左文七年傳文。賈疏引舊注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楚辭離騷云。奏九歌而儺韶兮。又云。啓九辨與九歌。王注云。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是秦漢人以九德之歌爲禹時樂歌。故僞古文書大禹謨。亦采左傳文賈疏。謂賈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尙書。故引春秋。非也。九德之歌。蓋禘祫禘登歌所奏之樂章。在六詩雅頌之上。故賈驥云。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是也。云玄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者。在此不用先鄭說也。鼓人注說三鼓義並同。宋書樂志。亦依後鄭義。云孤竹。竹特生者。書禹貢。澤陽孤桐。僞孔傳云。孤特也。特生桐。中琴瑟。此孤竹亦特生之竹。中爲管者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孤竹之管。薛綜注云。孤竹。國名。出竹。案薛說。與下孫竹陰竹。文例不合。非也。云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末舊本誤未。今據宋余仁仲本。及明注疏本正。段玉裁云。枝根。謂根之橫生者。韓非解老。所謂蔓根。今俗所謂竹鞭是也。鞭所行之末生竹。曰孫竹。案段說是也。說文木部云。枝。木別生條也。枝根末生。亦謂竹根旁出別生。其末成竹。賈疏云。案詩毛傳云。枝幹也。幹卽身也。以其言孫。若子孫然。案賈釋孫竹爲若子孫然是也。但引詩傳與經義不相應。今毛詩亦無此文。莊氏三禮圖。引詩傳及疏述注。枝並作枚。則疑賈所見本。注枝字實作枚。詩周南汝墳傳云。枝曰條。幹曰枚。賈蓋卽引彼文。枚根義難通。賈絲誤爲釋。不足據也。云陰竹生於山北者。此與山虞仲夏斬木義同。並謂生山北爲陰也。云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者。楚辭九歌。大司命云。踰空桑兮從女王。注云。空桑山名。又大招云。魂乎歸徕。定空桑只。注云。空桑。瑟名也。古者弦空桑而爲瑟。或曰空桑楚地名。山海經東山經云。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

潯澤。郭注云。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注云。空桑地名。在魯也。漢書樂志。郊祀歌。空桑琴瑟結信成。顏注引張晏云。傳曰。空桑爲瑟。一彈三歎。祭天質故也。師古云。空桑地名。出善木。可爲琴瑟也。案鄭唯云空桑山名。不詳所在。東山經之空桑山。亦未能指其處。據高說。則卽左昭九年傳之窮桑。杜注云。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名。在魯北是也。而大招王注後一說。又以爲楚地。二家皆不云山名。蓋並與鄭義異。不徒空桑弦瑟。直以桑木爲釋矣。龍門者。書禹貢云。浮于積石。至于龍門。僞孔傳云。龍門。在河東之西界。漢書地理志云。左馮翊夏陽。禹貢龍門山在北。案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境。文選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擊斫斲以爲琴。卽此。雲和山。未詳所在。鄭以空桑龍門。並是山名。故雲和亦不從先鄭說也。云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者。據前六樂作大。與九形近。磬韶古今字。經例作磬。注例用今字作韶。楚辭遠遊九韶歌。王注云。韶舜樂也。九成九奏也。又離騷注云。九韶舜樂也。尙書篇韶九成是也。淮南子齊俗訓計注。汜論訓高注。說並同。劉敞。王安石。王應麟亦並謂九磬卽書所謂九成。曾釗云。莊子至樂九韶之樂。史記五帝紀。禹乃興九招之樂是也。韶招古今字耳。不必破九爲大也。丁晏云。呂氏春秋古樂篇。帝舜乃令質修九招。作九磬。於義亦通。鄭議从大韶。因上言舞大磬也。案丁說是也。九招亦見山海經大荒西經。墨子三辯篇。劉王諸家。讀九如字。亦通。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疏〕凡樂事者。通咳下大祭祀。大饗。大射。大食。大獻。舉大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但大祭祀中。有天神地祇人鬼。中小祭祀亦宿縣。至於饗食燕賓客有樂事。亦兼之矣。言宿縣者。皆於前宿豫縣之。詒讓案。宿謂祭前之夕也。大射儀云。樂人宿縣。與大宗伯世婦大史諸職。宿爲中戒異。縣卽宿縣。樂人。亦卽大司樂衆官屬之通稱也。燕禮。在寢亦云樂人縣。注云。國君無故不徹縣。言縣者。爲燕新之。彼路寢有常縣之樂。燕直新之而已。大祭祀在廟中兆中。本無常縣。故必先夕特縣。南齊書。禮志。蔡仲熊議云。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注云。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者。鄉師注云。展猶整具也。又大胥注云。展謂陳數之。此注兼彼二義。以經云以聲展之。聲卽典同十二聲之等。謂先叩擊。聽其聲。乃更整具陳次之。以察其器之完否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疏〕王出入則令奏王

行以肆夏是也。賈疏云：王出入者，據前文大祭祀而言。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也。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者，釋文尸作屍，云木亦作尸。阮元云：說文尸陳也。屍終主也。屍爲假借，詒讓案經例凡祭尸字並作尸。釋文與全經字例不合，不足據。賈疏云：謂尸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詒讓案：御覽樂部，引尚書大傳，說舜樂云：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鄭注云：始謂尸入時也。納謂獻時也。肆夏者，成，皆樂章名。彼始卽此尸入，亦奏肆夏。則周沿虞夏法與。云牲出入則令奏昭夏者，賈疏云：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燔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注云：三夏皆樂章名者，卽鍾師九夏之三也。曲禮讀樂章，孔疏云：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鍾師九夏注云：夏皆詩篇名。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是鄭以九夏爲詩頌之類，以入樂言之，則謂之樂章，然其說未塢。詳鍾師疏。

帥國子而舞。常川舞者。〔疏〕帥國子而舞者，亦家上大祭祀爲文。舞師云：凡小祭祀則不與舞，然則中祭祀，大司樂帥國子而舞，帥以往者。〔疏〕帥國子而舞者，亦家上大祭祀爲文。舞師云：凡小祭祀則不與舞，然則中祭祀，大司樂帥國子而舞，帥以往者。注云：常川舞者，帥以往者。賈疏云：凡與舞皆使國之子弟爲之。

但國子人多，不必一時皆用，當遞代而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也。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去。故選常用者，帥以往爲舞之處也。

〔疏〕大饗不入牲者，賈疏云：凡大饗有三。案禮器云：郊血。大饗腥。鄭云：大饗，祫祭先王，一也。郊特牲云：大饗尚殷脔爲一物。言不入牲，謂饗亦在廟。其祭祀，則君牽牲入殺。今大饗亦在廟。諸侯，其牲在廟門外殺。因卽意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也。詒讓案：大饗諸侯，樂與大祭同。故左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孔疏謂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是也。注云：大饗饗賓客也者，卽掌客云：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壹饗是也。賈疏云：鄭知此大饗是饗賓客者，以其不入牲，若祭祀大饗，牲當入，故知饗賓客諸侯來朝者也。云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者，入牲非大司樂所掌。經欲言大饗奏樂如祭祀，惟無牲出入奏昭夏之事，故特詳之也。云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者，賈疏云：據賓客與尸同奏肆夏。案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鄭注云：肆夏當爲陔夏。彼賓出入奏肆夏，與此大饗賓出入肆夏同。而破肆夏爲陔夏者，彼鄭注：大饗爲祫祭先王，祭未竟，而飲酒有賓醉之注，與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夏爲陔夏。此大饗饗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觀恭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依命數，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出入同也。詒讓案：祭祀主於事尸，大饗主於事賓，故以賓如尸禮。大射儀注：引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卽據此文以義改之也。金鶚云：天子諸侯之樂。

以金奏爲第一節。然金奏所以迎賓送賓。祭祀以迎尸送尸。始終皆有之。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是知終始皆有金奏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禮器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此其明證。尸出入皆奏肆夏。則賓出入不宜有異。鄭注禮器。乃破肆爲陔。失之。案金說是也。孫希旦說同。禮器郊特牲所說。正足證大饗賓出入奏肆夏。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又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魯語云。先樂。金奏肆夏。樊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據此諸文。是天子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賓出入皆奏肆夏矣。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彼注以爲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大射儀。諸侯未射以前。燕羣臣之禮。與燕禮同。是諸侯饗燕卿大夫。亦得奏肆夏矣。然其禮則小異。金氏又云。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而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即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殊。燕禮謂燕他國大夫。得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爲使臣不敢與聞。蓋謂諸侯燕聘賓。惟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奏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案金亦說是也。又大射禮。賓入奏肆夏。禮終。賓出則仍奏陔。燕禮記說。以樂納賓之盛禮。不言出奏肆夏。疑亦如常燕之禮。奏陔夏。則與大饗之出奏肆夏亦異。然則賓出入皆奏肆夏者。惟天子饗來朝諸侯。及諸侯自相饗乃然。其天子饗三公。及畿內諸侯。當亦用此禮。若天子與諸臣及來聘陪臣饗燕。則當如諸侯燕羣臣之禮。至諸侯與聘使饗燕。禮經無文。疑當如燕禮以樂納賓法。鄭注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謂賓兼朝聘。殆以門庭小差。偶未析別。實則不盡同也。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騶虞樂在召南之卒章。王〔疏〕入於大學辟雍之樂。賈疏謂在西郊虞庠。誤。詳司裘及前疏。令奏者。鍾師奏王夏。大師小師奏騶虞。皆大司樂與樂師令之。若大射儀。樂正命大師奏樂是也。金鶚云。古者作樂。堂上有歌。堂下有奏。歌者。以琴瑟歌詩也。奏者。以鐘鼓奏九夏也。鄉飲酒禮。燕禮。前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後言奏陔。大射儀。前也。後言奏肆夏陔。中言歌鹿鳴三終。左傳言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是奏爲九夏。詩則言歌而不言奏。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箭。西面北上坐。是工在堂下也。後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師不與計諾。乃奏騶虞。以射無升階之文。大射奏騶首。亦然。是奏騶虞騶首。在堂下明矣。詩必須歌。奏必以鐘鼓。此奏騶虞騶首。蓋歌奏並用。不以琴瑟而以鼓也。大師云。大射帥贊而歌射節。鄉射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騶虞騶首。皆必歌之矣。然謂之奏。當與金奏肆夏相似。知其不用琴瑟也。鄉射云。不鼓不

釋。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大射亦云不鼓不釋。據此是射歌騶虞狸首。專用鼓不川鐘也。九夏爲樂章之大者。故鐘鼓並用。而以鐘爲主。謂之金奏。騶虞狸首以爲射節。鼓是節樂之器。故專取鼓以節歌。即以節射。且鼓在堂下。歌必就鼓。可使鼓者聽之審。而射節不差也。由是言之。騶虞狸首之奏。與九夏之奏異。而與鹿鳴文王之歌。亦不同矣。案金說是也。徐養原說同。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謂召南十篇。騶虞爲末篇。詩周南孔疏云。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爲樂章。故言召南之卒章也。云王射以騶虞爲節者。據樂師文。詳彼疏。詔諸侯以弓矢舞。舞謂執弓挾矢。〔疏〕詔諸侯以弓矢舞。諸侯謂射耦。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以弓矢舞。即鄉大夫鄉射五物。五日與舞是也。天子大射賓射。蓋亦有之。故大司馬詔告其儀。其燕射則樂師詔射夫舞。詳鄉大夫疏。注云。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者。賈疏云。案大射云。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挾矢。挾一矢。向西階前。當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也。王引之云。舞謂樂舞。故大司馬樂詔之。注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則是射儀非大司馬所當贊矣。殆失之。案王說是也。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大食。朔月月半。以樂〔疏〕王大食三宥者。此與膳夫爲官聯並作。非。殷可均云。說文始或作侑。耦也。宥寬也。以耦寬爲勸助。字本假借。儀禮聘禮。以侑幣。有司徹。乃議侑于賓。鄭彼注。並云古文侑皆作宥。左莊十八。僖廿五年傳。命之宥。廿八年傳。命晉侯宥。儀禮有古文。左傳周禮亦爲古文。故統借宥字爲之。而膳夫以樂侑食。雖以今文。則轉寫失之耳。案嚴說是也。三宥者。特牲饋食。士禮。尸食再侑。少牢饋食。大夫禮。尸食三侑。天子諸侯大食。蓋亦三宥。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三侑之。不食也。蓋通祭禮食禮言之。論語微子篇云。亞飯干適楚。三飯繆適蔡。四飯缺適秦。膳夫賈疏。引鄭彼注。謂皆舉食之樂。何氏集解。引孔安國包咸注。說略同。姚文田云。論語之亞飯三飯四飯。是一食中之儀節。天子諸侯。日舉以樂。則有三宥。初飯不得有宥。亞飯三飯四飯各一宥。黃以周云。論語無初飯者。初飯正食不宥。無其官也。玉藻云。君未覆手不敢殽。鄭注。殽勸食也。殽以勸君之飽。君食未畢。無待勸。臣不敢殽。亦即正食不宥之意也。玉藻又云。君既食。又飯殽飯。殽者三飯也。既卒也。卒食。謂卒正食。正食隨意取飽。本無飯節。故不曰初飯。既正食後。殽之以三飯。合前正食爲四飯。正食不宥。亞飯則一宥。三飯則二宥。四飯則三宥。故云王大食三宥。王平居自食。三宥而止。故臣之殽君。亦三飯而止。案姚黃說是也。論語亞飯干等。漢書古今人表。列於殷時。顏注引鄭論語注說。以爲周平王時人。則亦是王官。蓋大司馬之屬。不知搞爲何官也。云皆令奏鐘鼓者。奏路寢常縣之樂也。荀子正論篇云。

曼而饋。伐皋而食。雍而徹乎五祀。淮南子主術訓云。鼙鼓而食。高注云。鼙鼓。王之食樂也。詩小雅。鼓鐘伐鼙。鼙字通。則此王大食所奏之鼓。即鼙鼓也。注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賓食時也者。朔月。月舊誤日。今據宋婺州本。所本。及注疏本正。賈疏云。案玉藻。天子諸侯。有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既言大食令奏。若凡常日食。則大司樂不令奏鐘鼓。亦有樂保傳篇說。王后就寢室。大師持銅而御戶左。盧注云。大師。王燕居自當有樂官御左右。玉藻云。御或大師令奏與。云。亦是也。若然。王燕食賓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愷以入。〔疏〕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者。此與大司馬爲官職也。注云。大獻。獻捷於祖者。賈疏及大司馬疏。並引鄭志於晉。〔疏〕云。趙商問。夏官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疏。又申之云。若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其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賈大司馬疏。又申之云。若然。軍有功。二處俱獻。以其出軍之時。告于祖。宜于社。故反必告也。詒讓案。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詩魯頌泂水云。在泂獻馘。則大師尙有獻捷於學之事。大師樂學學政。則獻學時。亦當令奏愷樂。經注並不云獻學者。亦文不具也。云愷樂。獻功之樂者。說文豈部云。豈。還師振旅樂也。又云。愷康也。又心部云。愷樂也。愷即豈之借字。大司馬注云。兵樂曰愷。引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亦喜也。司馬法仁本篇云。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愷字通作凱。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蔡邕禮樂志云。短簫饒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崔氏古今注說略同。蓋並約此職及樂師文。案愷樂。愷歌。當自有樂章。但與漢短簫饒歌。未必同耳。今無可攷。云鄭司農說。以春秋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者。左傳二十八傳。晉敗楚於城濮。師還。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先鄭以彼振旅愷與獻俘連文。即此大獻奏愷樂之事。故引以爲證。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在雍州。恆在井州。魄猶怪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竄。及震裂爲害者。〔疏〕令去樂者。國遇非常大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絳。萬人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疏〕災。則命樂官盡屏藏諸

樂。縣樂器。示不舉也。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廣雅釋詁云。鎮重也。賈疏云。以職方九州。州各有鎮。山皆曰其大者。以爲一州之鎮。故曰山之重大者也。但五州五鎮。得入嶽名。餘四州不得嶽名者。仍依舊爲鎮號。故四鎮也。云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者。並詳職方氏疏。云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者。五山所在。並據職方氏文。案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其一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卽此注所本。其一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大宗伯注所說者是也。賈疏云。以周處鎬京。在五嶽外。故鄭注康誥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正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爾雅嵩高爲中嶽。華山爲西嶽者。據東都地中而言。卽宗伯注是也。以嵩與華山。俱屬豫州。雍州無嶽名。此經欲見九州俱有災變之理。故注據西都吳嶽爲西嶽。而說耳。邵晉涵云。周營成周。宅於土中。四方所和會。華山在成周境內。故首舉之。吳嶽在岐周境內。故次及之。中庸云。載華嶽而不重。舉華嶽可以該五嶽。邦畿裔嶽。四方所仰止。東岱北恆南衡。所爲三面環拱也。鄭君以爾雅所言五嶽。前後異文。互見於注。邇未定之論。舜典孔疏。求其說而不得。遂以鄭注爲更見異。意大司樂注。主災異而言。其五嶽正名。必取嵩高爲定解。賈公彥謂周國在雍州。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王制云。五嶽視三公。脩其秩祀。國有典常。則謂可權立其名。則秩祀亦無定所。成周制禮。必不其然。大宗伯所言五嶽。主祭祀。大司樂所言五嶽。主災異。則是中嶽之祀在嵩高。而吳嶽不與焉。五嶽閒有災異。在吳嶽。而嵩高不與焉。以吳嶽爲五嶽。慮其或有震裂。而存去樂之文。以嵩高爲五嶽。卽可信其終古無震裂乎。職方氏九州之山鎮無嵩高。爲會稽沂山醫無閭霍山爲四鎮。則華嶽岱恆衡爲五嶽。而不指嵩高。其明證矣。何休公羊注。引尙書巡狩四嶽之文。而益其下云。還至嵩如初禮。白虎通義。引尙書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或以此爲唐虞五嶽有嵩高之證。殊不知虞夏書四嶽而外。惟霍太山有太岳之稱。是爲唐虞之五嶽。知周以前。不稱嵩高爲岳。則無疑於吳嶽之爲岳。詩崧高疏。引鄭志雜問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四岳。周家定以岳山爲四岳。不數嵩高。鄭君釋五嶽。此爲定論矣。金鶚云。岱衡華恆霍大。唐虞與夏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嵩高。殷之五嶽也。岱衡華恆吳嶽。周之五嶽也。東遷以後。復用殷制。秦漢因之。至于今不易也。王者之設四嶽。所以爲巡狩朝諸侯之地也。白虎通云。嶽者恂也。恂功德也。言天子時巡至于方嶽。恂考諸侯之功德。而行賞罰也。然則方嶽所在。必各視諸侯之便。俾不勤於行。東方諸侯會於岱。南方諸侯會於衡。西方諸侯會於華。北方諸侯會於恆。雖少有遠近之殊。而要其不甚相遠。未有不便者也。此四岳之名。唐虞夏殷周。歷代所不變也。至于中嶽。非巡狩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以其在邦畿之中。謂之中嶽。中嶽之名。歷代隨帝居而移焉。幾

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晉陽，皆在冀州之域。故並以霍大山爲中嶽。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故以嶽山爲中嶽。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者，爲殷制矣。漢書地理志，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是嶽山，卽禹貢汧山也。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得專稱嶽也。四嶽皆舉其名，不得專稱爲嶽，而中嶽獨得專稱，所以尊京師也。此山逼近西戎，附近罕有諸侯，其與古西嶽華山，相去幾及千里，苟以爲西嶽，使西方諸侯，畢朝于此，毋乃不便乎。且汧縣在鎬京之西，苟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仍朝于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也。堯典王制，皆言四巡狩至于西嶽，今汧縣爲巡狩所不至，何爲虛設西嶽乎。以嶽山爲西嶽，其說本於鄭維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果如此說，是西嶽必在帝都之西也。然舜都蒲坂，在華山之北，何得以華山爲西嶽乎。賈公彥謂周國在雍州，橫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夫方岳爲朝覲之所，有望秩之典，豈可橫立乎。嶽山既不得爲西嶽，則華山不得爲中嶽矣。故知周之五嶽，仍以華山爲西嶽。朝會諸侯，特以嶽山爲中嶽，表明京都也。嵩高在虞夏時，謂之外方，其不以爲中嶽甚明。今名嵩高者，風俗通曰：嵩者高也。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是嵩高之名。取義於尹吉甫之詩，其在東遷以後可知也。中嶽謂之嵩高，見其特高且大，異於岱衡華恒，猶霍山吳山之專稱嶽也。嵩高一名大室，疑殷時中嶽未名嵩高，而謂之大室。明堂五室，大室在中，正如天下五嶽，嵩高在中，故名之也。左傳：司馬侯言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司馬侯是東周時人，而以大室與四嶽並數，可知東周之五嶽，有嵩高而無吳嶽也。釋山首尾載東西周之五嶽，其名不同，鄭君不得其說，故兩解不定也。周都鎬京，中嶽必以嶽山，迨平王東遷雒邑，與殷都同在豫州，嵩高正在畿內，又在四嶽之中，而嶽山淪於戎狄，故因殷制以嵩高爲中嶽也。秦漢以後，古禮不明，特沿晚周之制，故五嶽之名不改。緯書起於周末，孝經緯鉤命決，有云中嶽嵩高，語時制也。太史公封禪書，及尚書大傳，白虎通，風俗通，說文，皆無異說。蓋東周五嶽本如是，而先秦古書悉如是，不特爾雅有此文也。案金說是也。林喬蔭說同。五嶽所在，亦並詳職方氏疏。云：傀猶怪也。大怪異裁，謂天地奇變者。裁，羣書治要引作火，下同。案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膳夫疏。說文人部云：傀，偉也。周禮曰：大傀異災，重文瓊。傀，或从玉，裏聲。偉，奇也。段玉裁云：經言大傀異裁，以別於下文大裁也。阮元云：傀異裁，裁之傀異者，非常之變也。云若星辰奔貫者，謂天之奇變也。爾雅釋天云：奔星爲珣約。郭注云：流星。開元占經流星占：引爾雅舊注云：流星大而疾曰奔。公羊莊七年經：星實如雨。是星辰奔貫之事也。云及震裂爲害者，謂地之奇變也。春秋文九年經：九日癸酉地震。公羊傳云：地震者何，動地也。國語周語：幽王二年，西周山川皆震。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有地震。開元占經地占：引春

秋考異郵云。臣恣地裂圻。續漢書五行志云。世祖建武二十六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是震裂之事也。云去樂藏之也者。惠棟云。古人皆謂藏爲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皆訓爲藏。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陀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詒讓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密藏曰弃。去弃古今字。既夕記云。徹琴瑟注云。去樂。蓋去之云者。舉內外大小樂器。盡藏之。左成五年傳云。山崩川竭。徹樂。杜注云。息八音。卽其義也。引春秋傳者。宣八年經云。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箭。公羊傳云。釋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千舞也。箭者何。箭舞也。其言萬入去箭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注云。廢置也。置者不去也。賈疏云。鄭答趙商云。於去者爲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卽萬入是也。案春秋經。去箭爲祭樂。故賈後疏。謂此經據廟中之樂。攷曲禮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爲之不樂食。王食在寢。則路寢常縣。亦去之矣。鄭以彼云去。與此同舉以證義耳。不定是指出廟樂也。云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者。據春秋經傳。以去箭別於萬入。明去謂不入。然此鄭隨文爲訓。實則凡徹樂。並得云去。不闕入不入也。故昭十五年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箭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彼樂已入。而徹出之。亦得云去。與宣八年經。事異而義同也。左昭十七年傳云。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大札大凶大戕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癘也。行志。引左氏說云。不舉。去樂也。亦與此義同。大札大凶大戕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凶。凶年也。裁。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令休兵鼓之爲。〔疏〕在大裁下。與賈所引小異。疑唐時別本有此二字。據注以凶年釋大凶。賈夫。大司徒注。並釋大荒爲凶年。則凶荒是一。經不宜更有大荒二字。別本非也。云大臣死者。賈疏云。則大夫已上是也。詒讓案雜記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然則士喪。君蓋縣而不舉。其大夫以上。則弛縣。蓋亦以卒哭爲節也。云凡國之大憂者。賈疏云。謂若禮記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是也。云令弛縣者。命大師賑。釋金石之縣。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祭事不縣。注云。縣。樂器鍾磬之屬也。周書大匡篇云。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樂不備合。孔注云。備合。所謂宮縣也。樂縣詳小胥疏。注云。札疫癘也者。賈夫注同。云凶凶年也者。與賈夫。大司徒。司服之大荒義同。管子八觀篇云。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年而大凶。互詳司關疏。云裁水。火也者。裁亦當作災。此與大宗伯禍災義同。詳彼疏。云弛釋下之者。說文。弓部云。弛弓解也。引申之。爲凡器物解釋不用之義。公羊隱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諸侯不釋縣。弛縣卽釋縣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弛侯。范注

云。弛。廢也。毛詩大雅。雲漢傳云。歲凶。師氏弛其兵。亦並取弛釋之義。賈疏云。樂縣在於虛。釋下之。上文云去樂。據廟中縣之樂。去藏之而不作。此文據路寢常縣之樂。弛其縣。五文以見義也。去者藏之。亦先弛其縣。弛縣亦去而藏之。但路寢常縣。故以縣言之也。案大札大凶大義。輕於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大臣死。輕於諸侯薨。則其禮亦常有隆殺。經於上云去樂。此云弛縣。明以別文示異。不常如賈說。并去與弛爲一也。竊謂去樂者。斂凡樂器。一切盡藏之府庫。弛縣。則直弛金石之縣而已。不必盡藏去也。大司徒十二荒政。九曰蕃樂。杜注讀爲藩樂。彼亦謂藩蔽不令人見。與此弛縣正同。管子霸形篇云。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尹注云。併除也。彼伐縣卽此弛縣。併當讀爲屏。屏樂卽此去樂。賈謂去樂據廟中之樂。弛縣據路寢常縣。經互文以見義。非也。云若今休兵鼓之爲者。休兵鼓。謂偃兵息鼓。漢時遇災喪蓋如是。故以爲況。諦釋鄭意。蓋亦以弛縣爲但弛在縣之鐘鼓等。與去樂異也。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疏]及諸侯國也。賈疏謂專屬

新封侯國。未咳。云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者。憲禁令衆樂官。不得作也。漢書禮樂志云。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爲設禁焉。卽本此經。慢卽慢之借字。荀子。王制篇云。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大司樂禁四聲。卽廢其非雅者也。注云。淫聲者鄭衛也。又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趙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也。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又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趙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鄭竭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論語衛靈公篇云。放鄭聲。鄭聲淫。白虎通義禮樂篇云。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懽。案凡言鄭衛淫聲者。謂其聲淫。非謂其詩也。鄭衛詩雖有說婦人者。故不在禁放之列矣。此當從今文論語。及白虎通說爲正。許君以鄭詩爲說。非也。賈疏亦疊許說。以衛爲三衛之詩。並不足據。至左傳說。以淫聲爲煩手淫聲。公羊莊十七年傳。徐疏謂服虔說同。云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也。此尤非鄭義。又詩小雅鼓鐘。孔疏引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亦非此淫聲之義。云過聲失哀樂之節者。賈疏云。若玉藻云。御簪幾聲之上下。上下謂哀樂。簪人歌詩以察樂之哀樂。使得哀樂之節。若失哀樂之節。則不可也。云內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彼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桑間在濮陽南。又史記樂書云。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

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卽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是所謂濮上之聲也。鄭樂記注。亦據彼爲釋。云慢聲惰慢不恭者。說文心部云。慢惰也。賈疏云。謂若樂記子夏對魏文侯云。齊音敖僻憍志。卽是惰慢不恭者也。詒讓案樂記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非此經慢聲之義。大喪涖厥樂器。涖。臨也。厥。與也。臨。臨也。師。師也。涖。大喪樂器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此謂陳明器。檀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笙簧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簠簋。周書器服篇云。明器。樂銘。璽。參。笙。一竿。皆是也。既夕禮云。陳明器。無祭器。鄭彼注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又云。有燕樂器可也。注云。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然則王及后世子之喪。凡祭燕所用之樂器。悉厥之矣。注云。涖。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云。厥。興也者。司裘注同。案此說非也。厥。當訓爲陳。厥樂器。猶樂師云陳樂器。皆謂葬前一日。陳於廟庭也。詳司裘疏。云。臨。笙師。鍾師。簠師。簋師。皆云大喪厥樂器。司干云。大喪厥樂器。典庸器云。大喪厥樂器。此官通涖之也。云。興。謂作之也者。謂與象生時樂器而作之。此說亦非也。詳司裘疏。及葬藏樂器亦如之。〔疏〕及葬藏樂器亦如之者。此與家人爲官。職。謂葬既訖。諸官藏所藏之樂器。此官樂器也。詳家人疏。賈疏云。此臨藏樂器。還陳笙師。鍾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也。

周禮正義

卷四十四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疏〕學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者。佐大司
學者。在國城中。王宮左之小學也。學小舞之國子。未入大學。則掌國學爲小學明矣。王制云。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
學。彼養學爲大學。養國亦據國中小學言之。不言學者。文略。此詳言之。故曰國學。大司樂掌大學。則教大舞。此
樂師掌小學。則教小舞。亦互相備。凡周、小學在國不在郊。詳大司樂諸子疏。國子。即大司樂國之子弟。不言弟者。亦
文略也。賈疏云。此樂師教小舞。即下文敔舞已下是也。此言小舞。大司樂雲門以下爲大舞也。注云。謂以年幼少
時教之舞者。謂國子年十三以上。十九以下者。樂記。所謂童子舞之是也。此言則於小學合而教之。凡國子十三入小學。
二十入大學。少儀云。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注云。正。樂政
也。彼從樂人之事。蓋謂能舞六大舞者。正於樂人。即謂受教於樂師舞師也。互詳師氏疏。引內則曰。十三舞勺。成
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者。證未二十。皆學小舞也。鄭彼注云。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大夏、
樂之文武備者也。內則孔疏。引熊氏云。勺。箭也。舞象。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賈疏云。
勺。即周頌酌。序云。酌。皆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鄭注云。周公居攝六年所作。是也。象者。周頌
序云。維清奏象舞。注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是也。此皆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此
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小時學之也。人年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大夏。夏禹之舞。雖舉大夏。其實雲門以下六
舞皆學。詒讓案。勺。象並小舞之樂章。下經敔羽等。則據器服言之。左襄二十九年傳。說季札觀樂云。見舞象箭南籥者。
杜注云。象。箭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案季札先觀象箭南籥。而後觀大武以上四代大舞。則象即小舞之
象。籥即小舞之勺。可與熊氏之說互證。但依杜及熊義。則勺。籥字通。依鄭義。勺。又爲酌之借字。故燕禮云。若舞則
勺。注云。勺。頌篇皆成大武之樂歌也。既合。樂萬舞而奏之。二義不同。未知孰是也。至詩箋。以勺爲周公作大武

時所作。象爲武王所制。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黑子三辯篇、漢書禮樂志說同。杜以象爲文王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孔疏。引服虔說並同。呂氏春秋古樂篇。又云。周公爲三象。蓋所傳之異。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合曰大武。然則周初所制小舞非一。至大武作而聲容極盛。可以兼包諸小舞。故此經舞師。大司樂樂師諸職。咸不列勾象二舞之名與。又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說下管樂曲。亦曰象。鄭並謂卽象舞。非也。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故書皇作聖。鄭司農云。旄舞者全羽。羽舞詳後疏。羽。旄舞者。鼉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聖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玄謂帔析五采綸。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維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疏〕凡舞者。辨六小舞之名。與下經樂儀射節。皆樂師之官法也。賈疏云。此六陳此小舞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卽皆據祈請時所用也。詒讓案。此六小舞。皆自有樂章。上注勾象等。亦其類也。注云。故書皇作聖者。詳舞師疏。鄭司農云。帔舞者全羽者。以一大羽注之。幘首也。說文羽部云。翬。樂舞也。執全羽以祀社稷也。從羽友聲。讀若綬。案先鄭以帔舞亦用羽。則爰爲正字。帔同聲段借字。許蓋從賈景伯本作帔。於羽舞形義爲切。但二鄭讀與許書說不盡同。故於此經鼓人舞師。皆不出翬字也。互詳賈人疏。云羽舞者析羽者。舞師注云。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帔也。案析羽者。雜衆羽也。賈疏云。先鄭意以司常有全羽爲旄。析羽爲旌相對。卽以此帔舞爲全羽。羽舞爲析羽。相對解之。後鄭破帔舞。不破羽舞也。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者。段玉裁改皇爲聖。云今本作皇舞。非也。司農從聖。又曰讀爲皇。鄭君則作皇。而說義各別。案先鄭先釋文義。而後正其讀。則此文自當作聖舞。段校是也。左昭十二年傳。楚王秦復陶翠被。杜注云。以翠羽飾被。說苑善說篇。襄成君衣翠衣。先鄭說舞衣。蓋與彼相類。舞師注。但云皇舞蒙羽舞。不言衣飾翡翠羽者。文不具也。此云衣飾翡翠之羽。則覆頭之羽常亦然。爾雅釋鳥云。翠鷩。左僖二十四年傳。鄭子臧好聚鷩冠。孔疏引李巡云。鷩一名爲翠。其羽可以爲飾。然則翡翠羽覆頭。則近於鷩冠矣。互詳舞師疏。云旄舞者鼉牛之尾者。釋文云。鼉舊音毛。劉音來。沈音狸。或音茅。字或作犛。或作犛。皆同。案說文犛部云。犛。西南夷長髦牛也。犛。犛牛尾也。犛驅曲毛可以箸起衣。沈音狸者。字作犛也。或音茅者。讀爲犛也。舊音毛者。讀爲旄也。序官旄人注。及御覽樂部。引此注並作旄牛。劉音來者。字作犛也。犛爲長髦牛之正名。其尾名犛。因謂之犛牛。犛可以爲旄。因又謂之旄牛。二者通稱。此經旄舞及旄人。

凡言旄者。並據牛尾而言。正字皆當作旄。作旄者。假借字。若旄則字之誤也。序官注云。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山海經。北山經云。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郭注云。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又中次八經云。荆山其中多旄牛。注云。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僊旄僊旄。索隱引張揖說。與郭璞略同。案旄牛。即旄牛。上林賦以旄旌並舉。文人屬詞。不嫌重複。郭張分爲二物。非也。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地法夏。而王用綴旄。旄。僊旄。周書王會。樓煩以星旄。孔注。旄所以爲旄羽耳。謂綴旄。卽此旄舞是也。云千舞者。兵舞者。據鼓人舞師。並有兵舞也。鼓人後鄭注云。兵謂千戚也。同先鄭義。公羊宣八年傳云。萬者何。千舞也。彼千舞爲宗廟大舞。此千舞爲小舞。二者雖異。其爲武舞則同。文王世子孔疏云。若其大舞。則以千戚戚。則明堂位云。朱千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舞。亦以千戚。則樂師教小舞千舞是也。案據鼓人注義。則小舞。則以千戚戚。孔說非鄭指。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用錫舞。凌曙據郊特牲。朱千設錫。謂錫當爲錫。錫舞卽千舞是也。云人舞者。手舞者。義亦與後鄭同。云社稷以較者。據舞師文云。宗廟以羽者。春秋隱五年經云。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彼爲大舞之文舞。此則小舞用羽。其彼同。云四方以皇。辟廬以旄者。經無見文。未詳其義。辟廬卽大學之中學。爲王鑿射之宮。詳大司樂疏。云兵事以千者。千戚兵器。故兵事舞之也。云星辰以人舞者。楚辭。九歌東君云。思靈保兮賢姝。謂飛分翠曾。展詩分會舞。應律分合節。廣雅云。東君。日也。大宗伯祀天神。星辰與日月同科。故知星辰有人舞也。云聖讀爲皇。書亦或爲皇者。詳舞師疏。云玄謂析五采繒。今纓星舞子持之是也者。此破先鄭全羽之說也。鼓人注云。較列五采繒爲之。有乘。與此同。孔廣森云。續漢祭祀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纓星祠。以后稷配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王辰位祠之。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耘耨。驅爵。及獲刈春籟之形。象其功也。若然。舞師掌教較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漢時纓星亦稷之類。故持五采繒。得較舞之遺象。云皇維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者。此亦破司農以羽冒覆頭上之說也。舞師注云。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較。掌次設皇邸。後鄭注亦云。染羽象鳳皇色以爲之。云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者。韓非子五蠹篇。所謂長袖善舞是也。云四方以羽者。亦據舞師文。云宗廟以人者。賈疏云。雖無文。宗廟是人鬼。故知川人也。云山川以千者。賈疏云。千舞卽兵舞。舞師云。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也。語讓案。山海經中山經云。祠首山。用千僊。置鼓。毛詩邶風簡兮傳云。以千羽爲萬舞。川之宗廟山川。彼亦指大舞言之。與此千舞異也。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爲節。王以樂出入。云早嘆以皇者。賈疏云。亦依舞師也。

於大寢朝廷之儀。故書趨作步。鄭司農云。步當爲趨。書亦或爲趨。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齊爲節。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吹爲節。環謂旋也。拜。直拜也。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齊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尙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疏〕其王以他禮事出入大寢。亦當放此。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者。齊釋文作齊。云本友作齊。案玉藻仲尼燕居。並作齊。玉藻注云。齊當爲楚齊之齊。此注無釋。則經本作齊可知。大馭經亦同。可證。淮南子齊俗訓。漢書賈誼傳。亦作齊。顏注云。字或作齊。又作茨。案大戴禮記。保傅篇。亦作茨。齊齊茨並聲近字通。玉藻注。楚齊。卽毛詩小雅楚茨篇也。九夏別有齊夏。與此異。云車亦如之者。卽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是也。云環拜以鍾鼓爲節者。拜經例當作擯。詳前世婦疏。此疑誤。此亦奏樂以爲環拜之節也。所奏之樂未聞。注云。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者。大寢卽路寢。路寢之內廷爲燕朝。其外又有治朝。外朝王之出入恆在於此。燕寢之內。無朝燕之禮。出入不用樂。故知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也。依鄭此注。則王在廟出入。不用此法。故大司樂注。謂大饗王出入奏王夏。明不奏肆夏采齊也。賈疏乃謂此王行迎賓。春夏受饗於廟。及四時饗食在廟。燕在寢。皆有迎法。若然。鄭此注據大寢而言。則是燕時。若饗食在廟。則與此大寢同。此與大司樂注不合。殊非鄭指。又天子待來朝諸侯。受朝受享。皆無迎賓法。賈謂春夏有迎賓。亦非也。詳齊僕大行人疏云。故書趨作步。鄭司農云。步當爲趨。書亦或趨者。說文。足部無步字。言部。步字注云。讀若論語步予之足。玉篇。足部云。步。倒也。趨。步形近而譌。玉藻亦云。趨中采齊。故司農破爲趨。段玉裁云。步。陸云。俞付反。則知其字本爲趨。六朝人往往書偏旁作多也。從足從走。古多通用。徐養原云。步。皆說文所無。惟走部有趨字。云趨。趨。文也。齊風巧趨。隄分。釋文云。趨本或作趨。案段徐說未知孰是。說文走部云。趨走也。重文無趨字。趨與步義亦別。東漢以後。始誤用爲一字。經典無是也。竊謂故書自作步。不妨爲經典所無之字。漢書賈誼傳。又作趨。趨趨古亦通用。云肆夏采齊。皆樂名者。大馭後鄭注云。肆夏采齊。樂章也。此先鄭云樂名。亦謂樂章名也。肆夏爲九夏之一。凡九夏皆樂章。詳大司樂鍾師疏。云或曰皆逸詩者。謂其體如風雅頌之詩。而今逸其篇也。漢書。禮樂志。顏注。引劉德說同。案凡以器播其聲。則曰樂。人所歌則曰詩。二者皆有辭也。詩之入樂者。亦謂之樂章。而樂章之體。不必盡如三詩。故先鄭以逸詩爲別解。鍾師。杜注。亦以肆夏爲詩。又引呂叔玉說。以肆夏爲周頌時邁。此云或曰逸詩。則先鄭不從呂說也。云謂人

君行步。以肆夏爲節。趨疾於步。則以采薺爲節者。釋名釋姿容云。兩脚進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疾行曰趨。趨也。赴所期也。故鄭云趨疾於步也。云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吹爲節者。行禮於大學。謂若天子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於曲臺之類。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蔡邕禮樂志云。漢樂四品。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鼓吹爲節。史志無文。東漢時九夏已佚。而有鼓吹者。蓋爲歌詩以饗禮之奏。非周陔夏之遺聲也。鄭卿飲酒禮注。謂大夫士奏陔。有鼓無鍾。故此亦疑之。云環謂旋也者。楚辭。天問。王注云。環。旋也。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旋與還通。此環卽玉藻所謂周還折還也。云拜直拜也者。謂卽大祝九拜是也。此環與拜是二事。投壺云。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旋卽所謂環也。又案拜節應鍾鼓者。疑卽九拜之振動。詳大祝疏。云玄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者。據爾雅增成先鄭義也。大寢之中。謂路寢之堂至路門。朝廷謂治朝。卽路寢門外。應門內之廷。故大馭注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玉藻注義亦同。引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者。釋宮文。賈疏云。證行是門內。趨是門外之事也。案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但庭中走。大路奔。據助祭者而言。故詩云駿奔走在廟也。今總言行者。謂大寢之中。不言堂下步者。人之行必由堂下始。與行小異大同。故略步而言其行也。黃以周云。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之謂行。堂上之地。較室爲廣。可舉足半蹠之。布武之謂步。堂下之地益廣。可舉足徐行之。迹不相蹠。趨則行而張足。又疾於步。走則更加疾矣。釋宮門外趨。中庭走。走疾於趨。爲庭遠於門也。則所趨之門。謂路寢門。非大門也。云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者。既服。謂釋燕服加禮服。若大饗則服趨冕。其他各視其禮之隆殺服之。注司服所說是也。王出至大寢之堂。其行尙舒。則奏肆夏以節之。出路門。其行轉疾。則奏采薺以節之也。大戴禮記。保傅篇。則作步中采薺。趨中肆夏。與此文連。賈子新書。保傅篇。及漢書賈誼傳。荀悅漢紀。並同。大戴禮疏注云。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此云步中采薺。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薺。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奏采薺。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孔廣森云。燕禮記曰。賓及廷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奏於門內。以爾雅證之。不當言趨。周禮文是也。案盧孔亦並據釋宮爲說。今攷采薺之奏。禮經無見文。肆夏爲金奏。則祭饗燕射皆用之。大司樂云。大祭祀。戶出入。則令奏肆夏。孔子燕居云。入門而金作。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凡大門皆在路門外。此於釋宮當門外謂之趨也。大射禮及燕禮記。以樂納賓。並云賓及庭奏肆夏。此於釋宮當堂下謂之步也。大射禮燕禮記。堂上賓主行爵時。亦奏肆夏。此於釋宮當堂上謂之行也。若然。則肆夏之奏。於行步趨走。皆可比傳此經與大戴記。無由決其孰是。竊謂此奏樂節。

行唯視行之舒急。本不必論何地。釋宮所云。亦止謂自內而出。道側廣則行可急耳。至於行禮出入。則或步以示舒。或趨以昭敬。固無定節。況此經車行亦如步節。乘車無在堂上之理。何以亦有行趨之異。其不能執爾雅之文。以權其是非。亦明矣。大馭說馭路之節。亦與此及玉藻同。大戴記文多舛駁。不足校此也。云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者。賈疏云。反入至應門。即是路門外。當奏采齊也。入至路門。即是門內行以肆夏也。但王有五門。外仍有皋庫雉三門。經不言樂節。鄭亦不言。故但據路門外而言。若以義量之。既言趨以采齊。即門外謂之趨。可總該五門之外。皆於庭中遙奏采齊矣。云此謂步迎賓客者。以經云行趨對車爲文。明專據步迎法。與大馭馭路。亦言行趨。爲據乘車法異也。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四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者。釋經車亦如之也。路門內地階。則車行宜舒。路門外地廣。則車行差疾。約與步行路門內行門外趨相礙。故樂節亦同。賈疏云。案曲禮云。國君下卿位。彼注云。出過之地。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彼謂諸侯禮。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也。金鶚云。諸侯必下宗廟與卿位。天子可知。賈孔疏。謂曲禮國君下卿位。諸侯與天子禮異。不得升降於階前。此強爲之解耳。孫希旦云。燕朝治朝。皆有卿位。人君日視朝於治朝。此卿位謂治朝之位也。以考工記應門路門。皆取節於車者觀之。則人君之車。皆於路門內登降。信矣。下卿位者。蓋出則於路門外下車。入則於雉門內下車。過之而復登車與。案金孫說。皆足正賈孔兩疏之誤。金氏又云。車馳驅於道路之中。並不奏樂。而云車亦如之者。以車之遲疾。與人之行趨同。亦宜與采齊肆夏相應。非必車與樂相近。而後可爲節也。卽人之行趨。習於樂既久。亦不必聞樂而自能中節。不然。迎賓於大門之外。去路寢庭一里有餘。豈復聞其樂乎。入不必依於樂。而可以樂爲節。車可知矣。大馭馭玉路以祀。祀有在郊者。不必皆在廟也。又言凡馭路則五路皆然。五路之用。豈必在宮中哉。天子出入升降。皆必由阼階。此一一定之禮。與撞鍾之左右。義不相涉。而鄭謂升車於四階前。降於阼階前。誤矣。案金謂馭路行趨。不必在路門內外。其說自通。但攷書顧命。說大喪陳四路。在賓階阼階而。及左右塾之前。此並路門內也。明王平日乘車。必在路寢庭。僮乘車不於路門內。則何爲於兩階兩塾陳路乎。又士喪遷柩祖廟。既夕禮云。薦車直東榮。注謂象生時將行。陳駕寢廟禮同。明士生時陳駕。亦在正寢庭。則王禮可知。鄭謂王登車於大寢階前。說自可信。但不必升降分就兩階。以傳合樂節耳。引尙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大師於是奏樂者。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又引鄭注云。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黃鍾在陽。陽

氣動。四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案大傳所云。卽小胥賈疏。所謂十二辰。頭零鍾。蓋奏以爲王出入之節。雖亦四面縣。而與賓祭宮縣之鍾不同。鄭引之者。證王乘車出入。大師少師奏樂之事也。賈疏云。以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明出入升降。皆在階前可知。黃鍾在子。是陽生之月。黃鍾又陽生之首。陽主動。出而撞之。有五鍾。謂林鍾至應鍾。蕤賓在午。五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亦是靜。故撞蕤賓。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師於是奏樂者。謂王有此出入之時。則大師於時奏此采蘋肆夏也。

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

騶虞采蘋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唯狸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鄭司農說。以大〔疏〕凡射者。掌三射之樂。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閒若一。大師不興。計諸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狸首曾孫。〔疏〕節。與射人爲官聯也。

云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者。大司樂云。大射及射。令奏騶虞。然則王射節。大司樂令奏。諸侯以下射節。蓋樂師令奏與。鄉射禮云。奏騶虞。閒若一。又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注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卿大夫則歌采蘋。若然。諸侯以下亦得奏騶虞。惟節數則少耳。又投壺亦奏狸首。疑卿大夫以下。得通用之。不必諸侯也。云大夫以采蘋爲節者。亦關孤卿而言。賈疏云。凡此爲節之等者。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射。節則不同。故射人云。天子九節。諸侯七節。大夫五節。尊卑皆以四節爲乘。矢拾發。其餘天子五節。諸侯三節。大夫士一節。皆以爲先以聽。先聽未射之時作之。使射者預聽知射之樂節。以其射法。須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於祭。故須預聽。但優尊者。故射前節多也。注云。騶虞采蘋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者。樂章卽詩之章句入樂者也。三詩皆在召南篇內。采蘋第二。采芣第四。騶虞夷十四也。云唯狸首在樂記者。樂記云。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案樂記止舉狸首篇名。無其詩章。鄭大射儀注。亦以狸首出射義。不云樂記。然此注樂記與射義兩舉。則又非字誤。攷漢書藝文志。河間獻王所獻樂記二十三篇。今小戴記止存十一篇。其逸十二篇中。或有狸首之詩。鄭詩周南召南諸云。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疑狸首詩。樂記射義兩有之。故詩譜謂存禮樂之記。射人注。引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此正射義說曾孫詩之文。而云樂記。或亦樂記射義。兩有此文之證乎。引射義者。證以四詩爲節之義。鄭彼注云。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祀。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

仁人也。樂會時者。謂狸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芣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其義也。云鄭司農說。以大射禮以下者。賈疏云。證大師川樂節之事。閒若一者。謂七節五節之閒。緩急稱櫛如一。彼諸侯禮。故有樂正命大師。此天子禮。故樂師命大師也。云狸首曾孫者。射義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鄭彼注云。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又大射儀注云。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又史記封禪書云。襄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襄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案狸首本射節。非襄弘所設。史說不經。與禮達。惟狸首諸侯不來之義。與鄭所說同。徐養原云。大戴投壺篇。於曾孫侯氏八句下。復有賈參既設四句。弓既平張十二句。嗟爾不甯侯五句。語意相承。其爲一詩無疑。中閒或雜以他語。則錯簡也。此非曾孫之全篇乎。夫投壺本奏狸首。而篇未特載曾孫之詩。則曾孫之爲狸首明矣。其名篇之義。則大射注釋之已詳。孔氏射義疏云。篇中有狸首二字。故以爲名。此說非是。篇中無狸首宗。故鄭取詩中之言。釋名篇之義。若本有此二字。則其義已顯。何庸復釋。且當時亦不至失之。而謂之曾孫矣。詩固有不取篇中字爲名者。小雅之巷伯。大雅之雨無正。頌之酌。資。般。是也。何獨於狸首而疑之。然詩第言諸侯不朝。故抗而射之。不言射其首也。鄭以篇名狸首。故以射言之。皮侯之棲鵠。猶獸侯畫頭。有首象焉。案徐說是也。但嗟爾不甯侯五句。卽梓人祭侯之辭。與曾孫詩辭義殊異。文似不相屬。惟大射儀注。有射諸侯不朝之言。今所見曾孫詩無此語。而與祭侯辭則正相近。孔廣森亦謂祭侯辭。則狸首首章。曾孫爲其次章。若然。鄭以曾孫爲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用樂之事。次序〔疏〕分樂掌其章頭。或是斷章取義。疑未能明。姑存以俟攷。互詳梓人疏。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用樂之事。次序〔疏〕序事者。序經例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凡樂官之事。此官皆次序校治之。小宰六敘云。以敘作其事是也。云治其樂政者。政謂若正樂縣舞位。及諸戒令。皆是也。注云。序事。次序用樂之事者。賈疏云。謂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錯謬。詒讓案。樂器次序。若琴瑟在堂上。金石匏竹在堂下。及宮縣四面設縣之。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次。是也。作樂次序。若金奏升歌。下管。圜歌。合樂等。所作之先後。樂師皆序之也。奏鍾鼓。小事。小祭〔疏〕注云。小事小祭祀之事者。據下文云。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祀之事。小祭〔疏〕則知自此以下至令相。皆祭儀也。春秋文二年經。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以爲大禘。彼大祭祀。

詰云。勞來強事。謂勤也。彼釋文云。來本又作勑。是來勑字通。故先鄭引或說。以勑訓來也。俗書敕字或亦作勑。與此音義皆別。詳大宰疏。云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忘毋凶者。證勑音義亦通也。誦。頌之借字。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宴樂雅頌逆樂。序亦以誦爲頌。是其證。悲誦。謂歌頌聲辭悲切也。賈疏云。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故後鄭不從之。惠士奇云。凶者凶聲。忘者慢聲。大司樂之所禁也。肅肅則敬。故聲無忘。雍雍則和。故聲無凶。蓋逸詩也。云玄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者。段玉裁云。司農易瞽爲鼓。又從別說來瞽爲勑瞽者。鄭君則從書作瞽。而詔來訓爲詔視瞭扶瞽者來入。與大鄭異。賈疏云。按大祝云。來瞽令嘒舞。注云。來嘒者。皆謂呼之入。彼來呼爲之者。以彼來上無字。故以來爲呼之義。與此無異也。云皋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者。後鄭不從。舉爲告。而謂舉與號字通。義亦爲告。與先鄭訓同而讀異。惠棟云。說文。周禮曰。詔來鼓舉舞。舉告之也。戰國策曰。南君告歸。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號歸即告歸也。嘒讀爲告。告讀爲號。舉告同音。故大祝注云。舉讀爲卒嘒呼之嘒。漢書紀云。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云。告音如嘒呼之嘒。是告又讀爲嘒。然則舉告嘒三字。同物同音。故二鄭所讀亦無兩義。阮元及徵師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云。後鄭如字讀舉爲呼號。即告義也。與許同。及徵師學士而歌徹。樂。故師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疏〕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師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樂師學士而歌徹。但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曾釗云。學士非專爲而舞不歌。下大胥職云。秋頒學合聲。聲即歌也。其合之者。正預習之以待祭祀耳。案曾謂學士不專爲舞是也。竊謂歌詩雖是瞽職專職。當徹之時。蓋小師帥瞽矇。樂師帥學士。咸相和而歌。二官爲聯事也。若如賈說。則經歌字。與師學士不相家。於文不順。其誤明矣。又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說養老之禮云。胥與就。膳徹。注云。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膳徹。謂以樂食之也。是饗食歌徹。大小胥亦與其事。經唯云師學士者。以胥即樂師之屬。文不具也。又案歌雍亦在堂上。與升歌同。故論語八脩。集解引包咸云。作之於堂。其舞則在堂下。與歌不同處也。注云。學士。國子也者。即上文及師氏大師樂之國子也。大胥先鄭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互詳彼疏。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師學士而歌徹者。據內宗外宗祭祀。並云以樂徹。明將徹時自有節禮之樂。與祭時樂神脩尸之樂不同。故經特云歌徹。但先鄭不言雍詩。故後鄭補之。云玄謂徹者歌雍者。論語八脩篇云。三家者以徹雍。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集解引馬融云。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皇疏云。禮天子祭竟。欲

徹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乃徹祭器是也。云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者。毛詩序云。雖。禘大祖也。雍即令相
雖之隸變。鄭詩周頌諸云。周頌。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制禮時。已有雍詩。故得歌之也。令相
令相。即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贊師者。言當罷也。贊師者。皆有相道之者。故〔疏〕令相者。此亦家上詔來贊爲
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疏〕文。謂令相贊也。以下文校
之。此亦謂祭儀。鄉射禮云。樂正適四方。命弟子贊工。運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彼樂正當此樂師。則射禮亦有
令相之事。此文不具也。注云。令視瞭扶工者。既瞭云。凡樂事相贊。注云。相謂扶工。故知此令相。即令視瞭也。
鄭司農云。告當相贊師者。言當罷也者。贊師即贊瞭也。先鄭意。此文承上。既徹則樂常罷。故告相贊者。使知之也。
今審校文義。容祭初工入時。亦當令相。不徒歌徹。後鄭似亦不從此義。故引之在後也。云贊師者。皆有相道之者。
者。爾雅釋詁云。相。道也。贊。盲無目。行慮有失誤。故使明目者相道之而行。云故師冕見。及階曰。饗食諸侯
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者。約論語衛靈公篇文。證贊當有相也。饗食諸侯
序與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疏〕饗食諸侯序其樂事者。序亦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此即掌客云。
居。說大饗樂云。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簫。序興。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注云。縣興。金作也。象舞。
武舞也。夏。簫。文舞也。振羽。振鷺及雅。此饗樂之序。見於經者。彼記當從孔廣森金鸛讀。下管象句。武夏簫序與句。
誤爲下管樂曲。武夏簫謂大武大夏二舞。序興。與此序其樂事義同。鄭讀及彼注義並誤。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
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孫希旦云。鍾師凡饗食奏燕樂。簫師。賓客饗食。鼓羽簫之舞。是天子食禮有樂。公食大夫禮。
不用樂。食嘗無樂。蓋諸侯之禮。異於天子者與。案孫說是也。郊特牲孔疏。引熊安生以食嘗無樂爲殷禮。非是。又
燕禮樂食。皆小樂正治之。則樂師當亦兼序燕諸侯之樂事。經唯云饗食者。以燕輕於饗食。又下文有燕射帥舞之文。
足以互明。故不具也。云如祭之儀者。左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實祭用之。是大饗食與大祭祀同樂。故其序事令奏
等並同。賈疏云。非直序樂令鍾鼓令相。其中詔來贊歌徹等。皆如之。但祭祀歌雍而徹。饗食徹器亦歌雍。知者。下
大師與此文。皆云大饗亦如祭。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疏〕
祀登歌下管。故知皆同也。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疏〕
燕射者。王與諸侯諸臣因燕而射。梓人注云。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是也。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注云。
燕於路寢。則燕射常同。故賈鄉射疏。亦謂燕射在寢。詳梓人疏。云帥射夫以弓矢舞者。燕禮云。若則則如鄉射之禮。

故此亦與鄉射興舞同。詳鄉大夫疏。注云。射夫衆耦也者。詩小雅賓之初筵云。射夫既同。箋云。射夫。衆射者也。大戴禮記投壺篇。引詩云。射夫命射。彼命射當爲司射。蓋衆耦與司射。通得此稱矣。賈疏云。凡射有三番。又天子六耦。畿內諸侯四耦。畿外諸侯三耦。前番直六耦三耦等射。所以統射故也。第二番六耦與衆耦俱射。第三番又兼作樂。經直云射夫。鄭知衆耦者。以其三番射皆弓矢舞。若言六耦等。不兼衆耦。若言衆耦。則兼三耦。故鄭據衆耦而言也。案鄭大司樂注。釋弓矢舞爲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故賈謂三番射皆有舞。王引之謂舞當爲樂舞。在歌樂之時。則唯第三番以樂射。乃有舞。二說不同。王說爲長。詳大司樂疏。云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農云。舞當爲燕。率當爲帥。射矢書亦或爲射夫者。段玉裁云。燕誤舞。夫誤矢。皆字之誤也。率與帥則今人混用。而漢人分別。帥領之義。必用從巾自聲字也。是以司農以漢時字例正之。二字古音本同。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周禮帥都建旗。說文从部。引作率都建旗。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徐養原云。說文率部。率。捕鳥畢也。又巾部。帥。佩巾也。或从兌作輓。此二字各有本義。又疋部。達。先道也。此達領正字。行部。衛將衛也。此將衛正字。借率爲達爲衛。從省也。又因率而借帥。取音同也。詒讓案。故書燕射作舞射。射夫作射矢。樂出入令奏鍾鼓。謂笙歌舞者。則文義不明。帥領字本職前後數見。此故書獨作率。於字例亦岐互。故二鄭並不從。樂出入令奏鍾鼓。謂笙歌舞者及其。〔疏〕注云。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者。謂者笙入簫入之等。笙歌舞。謂樂人也。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故書倡爲昌。鄭司農云。樂師主。〔疏〕注。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者。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司馬賈疏云。軍事言凡者。有大軍旅。王自行。小軍旅。遣臣去。故言凡以該之。大獻者謂師克勝。獻捷於祖廟也。教愷歌者。教謂愷詩。師還未至之時。預教聲。曠入祖廟。遂使樂師倡道爲之。注云。故書倡爲昌者。徐養原云。說文人部。倡樂也。从人昌聲。古蓋借用昌字。今文加人。段玉裁云。倡唱古今字。鄭司農云。樂師主倡也者。樂記一倡而三嘆。注云。倡發歌句也。說文口部云。唱導也。此愷歌蓋亦以琴瑟歌詩。若升歌閒歌諸節。皆樂師先發以爲導。而後衆工和之。云昌當爲倡。書亦或爲倡者。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帥樂官往。〔疏〕小喪。皆有明器之樂器。故亦言凡以先鄭以作昌無義。故從或本作倡也。大司樂所云獻樂器也。獻陳義同。注云。帥樂官往陳之者。猶大師云。帥誓而獻也。彼該之。詒讓案。陳樂器。即大司樂所云獻樂器也。獻陳義同。注云。帥樂官往陳之者。猶大師云。帥誓而獻也。彼大師止帥誓曠以下。此樂師爲衆樂官之長。所帥者多。故云帥樂官也。賈疏云。樂官。亦謂笙師鐘師之屬。獻樂藏之。

者也。往陳之者。謂如既夕禮。陳器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疏〕及序哭亦如之者。序亦當爲敘。九嬪外宗經於祖廟之前庭。及擴道東西者也。亦帥之。〔疏〕可證。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哭此樂器。亦帥之者。賈疏云。按小宗伯云。及執事祇藉獻器注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擴及入擴之時。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疏〕凡樂官掌其政令者。政即上文樂政。令謂戒令也。云聽其治訟者。皆序哭之也。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疏〕治謂陳請。訟謂爭訟。詳小宰疏。賈疏云。此以下大胥至司千。皆無聽訟之事。則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皆樂師聽之耳。則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爵。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疏〕注鄭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疏〕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賈疏云。按夏官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則國中兼有元士之適子。不言者。以其漢法。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爵。則元士之子不入。故知卿大夫之諸子也。知舞學者。下云入學合舞。故知也。論讓案。經云。學士。即諸子之在學者。亦即師氏大司樂諸子之國子。皆通卿大夫士之適庶子言之。先鄭此注。不云士者。文偶不具耳。賈謂元士之子不入。又謂此諸子皆適子。並非也。周天子之元士三命。與漢除吏六百石五大夫。尊卑亦約略相近。未可以卑者概之矣。又文王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注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則俊選亦爲學士。不徒國子也。云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者。宮伯注義同。云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則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者。大司馬先鄭注云。致謂聚衆也。謂卿大夫之子。凡學舞者。其名籍皆書於大胥之版籍。及當學舞時。則大胥案此名籍。召而聚之學也。引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爵者。大樂律。漢律篇名。續漢書百官志劉注。載盧植禮記注。引大樂律與此文並同。又續漢禮儀志注云。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日作酒。八月成。名耐酒。因合諸侯助祭賁金。云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者。已上。釋文作以上。是也。今本並誤。十二舊本依疏改二十。今從宋婺州本。舊注疏本賈疏云。前漢紀注云。漢承秦爵二十等。五大夫九等爵。關內侯十九爵。列侯二十爵。宗廟舞人。用貴人子弟。與周同。故先鄭引以爲證也。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何者。按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按韓詩二十

從役。與國中七尺同。是七尺爲二十矣。明不得爲十二也。惠棟云。續漢志補注。引盧植禮注。所載大樂律。七尺作五尺。鄭注論語云。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賈疏失之。案惠說亦通。但漢制似依放周國子二十學大舞之法。則究當如賈疏十二作二十爲是。續漢志注。引入學春。合采。合舞。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進漢律。七尺作五尺。或亦傳寫之誤。恐未足據以糾賈也。入學春。合采。合舞。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進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擊。見於師。以采爲擊。采直謂疏食菜羹之采。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月令仲春入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玄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疏〕注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者。諸子注云。學。大學也。大戴禮記夏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讀爲菜。始入〔疏〕注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者。諸子注云。學。大學也。大戴禮記夏序。東序。賢宗。並爲教國子之學。惟中學辟雍爲王饗射之學。非學士所居。詳大司樂諸子疏。賈疏云。歲初貴始。云學宮者。則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皆於東序是也。云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者。賈疏云。謂等其舞者。或進或退。周旋使應八音。合樂之節奏也。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者。段玉裁云。皆持芬香之采。采當作菜。采菜古通用。案段校是也。楚辭。九章。禮魂云。傳世兮代舞。王注云。芭。巫所持之香草名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是古時舞有持香草者。然文王世子。立學釋菜不舞。則舍采非卽舞可知。故後鄭不從。云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擊。見於師。以菜爲擊者。此別說。亦與學記祭菜之文不合。左莊二十四年傳。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則男贄無用菜之文。故後鄭亦不從。云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者。此釋上二說。並讀采爲菜也。疏食菜羹。論語鄉黨篇文。云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者。此又一說。讀采如字。士冠禮云。將冠者采衣紱。注云。采衣未冠者所服。引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紳并組錦束髮。皆朱錦也。又襟記云。麻不加於采。注云。采。玄纁之衣。喪大記云。不列采不入。注云。列采。正服之色。是采有兩義。一爲童子采師之服。一爲玄纁正色之服。此注云下其師。則所舍者。當爲玄纁正色之服也。此說與學記祭菜之文亦不合。又夏小正傳。有大舍采。若爲釋采服。則不當云大。於義不通。故後鄭亦不從。其釋菜之義。先鄭二說。並不及後鄭之善。此外異說。復有二家。玉燭寶典。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釋者。置也。菜者。饗也。饗金香草。饗以桓黍。是謂桓黍。所以禮先聖師也。又呂氏春秋仲春紀云。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饗神也。此二說。與先後鄭諸說又異。依蔡說。則釋菜卽裸饗。夏小正云。正月初歲。祭采始用暢也。暢卽饗之借字。蔡蓋隱據彼文。然祭先聖先師川祿。於古籍無徵。依高說。則釋菜卽釋幣。黃以周云。文王世子。既

樂器用幣。然後釋菜。釋幣釋菜。明爲二禮。案黃說是也。引月令。仲春之月上下。命樂正習舞釋采。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者。證入學合舞之事也。采、月令作菜。鄭彼注云。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故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又注仲丁習樂云。爲季將春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此引以證舍采合舞。即彼上丁釋菜習舞之事也。案月令春習舞有二。孟春云。命樂正入學習舞。注云。爲仲將春釋菜。是仲春釋菜之先。已有習舞。先鄭不引之者。以孟春無釋菜。仲春習舞。禮尤盛。故有釋菜。明此經春入學。舍采合舞。即指仲春大習言之。孟春初習禮略。故經不具。大戴禮記保傅。盧注云。仲春舍采合舞。即本先鄭義也。至仲春仲丁習樂。自爲習歌與八音。彼季春又云。是月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彼大合樂之中。雖兼有合舞。然仲春習樂。自與習舞爲二事。後鄭月令注。所說甚明。於此經義本無當。先鄭牽連引之耳。孔疏亦云。此仲春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注。春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然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案孔說甚析。月令習舞云。樂正即大司樂。此經大胥掌合舞者。以大司樂爲樂官之長。自當澈其事。實則大胥所專掌也。云玄謂舍即釋也者。據月令。文王世子爲說也。占夢注云。舍讀爲釋。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又甸祝舍奠。大史舍筭。注義並同。說文手部云。舍。釋也。古書捨字。亦多作舍。舍。捨釋聲義並通。云采讀爲菜者。亦據月令。文王世子。以采爲菜之借字。與先鄭前二說。義異而讀同。云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者。賈疏云。按文王世子云。始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舍即釋也。采即菜也。故以爲學子始入學。釋菜禮先師也。但學子始入學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也。其先師者。鄭注文王世子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皆有伏生。詒讓案夏小正云。二月丁亥萬。川入學。傳云。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云。祭菜。禮先聖先師。孔疏引皇侃云。始教。謂春時學士始入學也。是並春時始入學。禮先師之事。與此經同。又文王世子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鄭注云。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此別爲始立學時之釋菜。行於釋奠釋幣之後。與此春入學釋菜異。依鄭彼注。彼釋菜禮輕。不舞不授器。此釋菜合舞者。月令孔疏。謂將欲習舞。必先釋菜。釋菜之時不爲舞。大胥舍采合舞。知釋菜在合舞之前。文王世子疏說同。黃以周云。月令孟春入學習舞。爲仲春釋菜有舞。故先習之也。鄭注云。爲仲春將釋菜。明釋菜本有舞也。月令習舞釋菜。大胥舍采合舞。皆屬並舉之辭。無分先後。文王世子釋器釋菜不舞。明釋禮較殺也。釋菜本有舞。故別言之。如無舞。亦不煩更言矣。

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即仲春之習舞釋菜。鄭文王世子注。釋菜禮輕。釋奠則舞。明釋菜之禮。較輕於釋奠。釋菜有不舞。不舞之釋菜。較釋奠更輕。故於此明其例。孔疏誤會鄭意。遂謂釋菜本無舞。失之矣。案黃說是也。夏小正傳說。大舍采亦有干戚舞。蓋釋菜禮自有大小。小者不舞不授器。大者有舞。則授器。故夏正特著大以示別異。凡禮經有釋菜。又有釋幣釋奠。三者不同。王制孔疏。謂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是也。凡釋菜。唯川菜而無牲幣。蓋與士昏禮。婦奠芥菜於舅姑之禮略同。學記云。祭菜則不設薦饌。是與釋奠之禮異。文王世子說。始立學。既用幣。然後釋菜。孔疏引熊安生云。用幣則無菜。川菜則無幣。是與釋幣之禮亦異。而無迎尸以下之事。則又與釋奠釋幣同也。禮先師者。鄭文王世子注。以為即大司樂祭於瞽宗之樂祖。是也。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云。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彼經皆以先師與先聖並舉。又始立學釋菜注。亦皆云告先聖先師。世子又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則唯舉先師。不及先聖。故孔疏及熊安生說綜合釋之。文多淆舛。大意謂始立學。及器新成。並重於四時釋奠。天子視學。亦重於學士春入學。故皆兼及先聖先師。其四時官釋奠。及學士春入學。則唯及先師。不及先聖。又謂學記皮弁祭菜。即天子視學。故注兼及先聖。月令釋菜。為學士入學。故注不及先聖。學記疏。又引此注云。釋菜禮先師。證春始入學。不祭先聖。賈疏說蓋同熊孔義。今考此經舍采合舞。即大合樂。雖為學士入學。而天子亦親視學。故鄭文王世子注。及保傅盧注。並謂此春合舞秋合聲時。皆天子視學而養老。而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下。又云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樂以事。注云。衆謂所合學士也。是即大合樂之事也。月令仲春習舞釋菜之下。亦云天子親往視之。是文王世子。月令。學記之視學。與此經舍采合舞。皆一時事。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亦兼及先聖先師。則此注及月令注。不云先聖者。自是文偶不備。而熊、賈、孔、並謂學子始入學。釋菜禮輕。故不及先聖。則與文王世子經注。並不合。要之此經釋菜合舞。即夏小正之入學。亦即文王世子之天子視學。既同在一時。即不分二禮。熊、賈、孔、諸家。並因注文不備。強生分別。非鄭義也。云菜蘋藻之屬者。說文艸部云。菜艸之可食者。小爾雅廣物云。菜謂之蔬。左桓三年傳云。蘋蘩藻之屬。秋頒學合聲。春使之學。秋頒菜。又鄭學記注云。菜謂芹藻之屬。蓋菜類甚多。隨所有而祭之。故云蘋蘩之屬。秋頒學合聲。其才藝所為。合聲。亦等其曲折。〔疏〕入學習吹。注云。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孔疏疑即此合聲之事。大戴禮記保傅使應節奏。〔疏〕入學習吹。注云。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孔疏疑即此合聲之事。大戴禮記保傅盧注。則云仲秋班學合聲。蓋以對仲春合舞推之。其說較孔為長。又文王世子。孔疏。引熊氏云。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注云。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為者。賈疏云。春物生之時。學子入學。秋物成之時。頒。分

也。分其才藝高下。云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者。賈疏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但舞與聲遞相合。故鄭云。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也。

〔疏〕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者。與諸子爲官聯也。彼注云。位併處也。凡舞。天子八佾。詳諸子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以董子說推之。則周儻佾。其常衡與。賈疏云。六樂者。卽六代之樂。六舞雲門之等是也。注云。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者。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賈疏文。引向秀司馬彪云。經首。咸池樂章也。是舞與樂章相應。謂之會也。賈疏云。大同者。解經中會。會合卽大

同也。謂六代之舞。一一作之。使節奏大同。而無錯謬。詒讓案。文王世子云。胥鼓南。注引此經釋之云。南。南夷之樂也。旄人鼓夷樂。則以鼓節之。依彼注義。則此官兼掌正夷樂。不徒六樂矣。云言爲大合樂習之者。賈疏云。按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季春云大合樂。則此云六樂之會。爲季春大合樂習之也。若然。此六樂之會。與上春入

學舍采合舞者。別矣。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則是合舞合聲。與大合樂又爲一者。季春大合樂。與合舞合聲實別。但春合舞。秋合聲對。春大合樂。不爲大。然於四時而言。亦爲大合樂。何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其中含有合舞合聲。必知含此二者。以其言凡非一。按月令仲春習舞釋菜。天子親往視之。季春云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至仲春合聲。雖不云天子親往視之。視之可知。若然。三者

天子親往視之同。則皆有養老之事。則春合舞。秋合聲。皆得爲大合樂。文王世子。以大合樂爲合舞合聲解之也。案以鄭文王世子注義推之。上文春合舞。秋合聲。通爲大合樂。此正舞位。謂凡有大合樂之時。則大胥與學士豫習之。非專指月令季春之大合樂也。月令仲春習舞。以序出入舞者。出入不紕錯。〔疏〕以序出入舞者者。序經例當作敘。石

不云合聲。亦無天子親往之事。賈說並非也。使出入不紕錯者。大傳注云。紕繆錯也。賈疏云。凡在學皆以長幼爲齒。令爲舞者八八六十。四人。所須爲舞之處。皆當以長幼出入。若使幼者在先。則爲紕繆。故云使出入不紕錯也。比樂官。比猶校也。杜子春云。比爲比。比。具。〔疏〕注云。比猶校也者。國語齊語云。比校民之有道者。韋注云。比。謂比方也。校。考舍也。案凡也。錄具樂官。〔疏〕考校。必比方之。而後差等見。故引申之。考校亦得爲比。此比樂官。卽謂考校樂官之優劣也。小胥野廬氏注。並同杜子春。云次比樂官也者。世婦注云。比。次也。謂次比樂官之職序。與後鄭義小異。云鄭大夫讀

比爲比。比。具也者。遂師先鄭注義同。釋文出爲底二字。疑傳寫之誤。云錄具樂官者。樂官員數衆多。恐有闕攝及不

在。故錄具之，使之齊備。然作比字，展樂器數之。〔疏〕展樂器者，月令仲夏云，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於義得通，不煩改讀，故後鄭不從。展樂器數之。〔疏〕干戚戈羽，調竿笙篳黃，飾鍾磬祝敔，彼樂師爲大胥之長，歲一脩樂器，此官則隨時展陳數之者。左成十年傳，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校之，使無廢闕也。注云，展謂展車馬，杜注云，展陳也。

衆。〔疏〕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者，賈疏云，凡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不與舞，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亦不徵學士也。注云，擊鼓以召之者，用

雅釋言云，徵召也，必擊鼓者，欲其皆聞之，引文王世子者，證以鼓徵學士之事，鄭彼注云，早味爽擊鼓以召衆也，擊猶起也，案彼爲天子視學擊衆之事，學記云，入學鼓篴，孔疏謂亦大胥擊鼓召之是也，與此祭祀用樂徵召事異，而以鼓擊衆

則同。序宮中之事。〔疏〕序宮中之事者，序亦當作敘，宮中謂學宮中也，凡學宮中教學之事是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瞽其不敬者，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疏〕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者，賈

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爲徵，令校比之，知其在不，云瞽其不敬者，釋文云，瞽本或作眚，案眚卽瞽之俗，詳聞

胥疏，注云，比猶校也者，大胥注同，云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者，學樂作樂，皆有定期，若文王世子，徵學士以大

爵也，詩邶風簡兮，毛傳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是也，及期而怠慢不至，是爲不敬，云瞽其不敬者，飲失禮者之罰

之王也，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徒，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撻猶撻也，〔疏〕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然陳設而已，引之者，證此瞽亦以兕角爲之。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撻猶撻也，〔疏〕者，此樂官之官刑也，書

舜典云，扑作教刑，又皋陶謨云，撻以記之，是也，舞列，舞者陳列爲行綴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天子八佾，佾者列也，樂記云，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既陳舞列，小胥則行祝糾督之，注云，撻猶撻也

者，聞胥注云，撻，扑也，廣雅釋詁云，扶撻擊也，說文手部云，扶，答擊也，云撻以刑扑者，左文十八年傳，郕人以扑

扶聞職，杜注云，扑，箠也，鄭則記云，楚扑長如箠，刊木尺，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搯也，楚，刑也，二

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案以刑長三尺爲箠，以扑人，因謂刑箠爲刑扑，呂

氏春秋知化篇說，燕中束細刑五十，以笞刑文王是也，互詳司市疏。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

縣士特縣辨其聲

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荀虞者。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

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玄謂軒縣去南面。〔疏〕夫、士、樂縣差次之異。亦樂官之官法也。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疏〕正樂縣之位者。此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樂縣差次之異。亦樂官之官法也。凡鍾磬鼓鼗等。無論特縣判縣。皆在堂下。堂上不得有縣。大司馬疏。引鄭書注釋鳴球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是鄭謂凡縣皆在堂下。玉磬雖尊亦然。皋陶謨。僞孔傳。謂玉磬在廟堂。孔疏又謂堂上有歌鍾歌磬。並題辭。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者。釋文特作植。云本亦作特。案玉篇牛部云。特植同。曲禮孔疏。引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玄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案此經大夫士有樂縣。左隱五年傳說舞佾。大夫匹。士二。是又有樂舞。春秋緯義。與此及左傳義遠。鄭嚴膏肓從之。未詳其說。熊孔以爲大夫士有娛身治民之樂。無祭祀之樂。以調停其說。祭祀重於娛身治民。乃反無樂。於義未安。少牢特牲無樂者。經文自不具耳。非大夫士祭祀無樂也。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琴瑟。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疏以爲是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此經士特縣。謂命士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彼直縣。疑對曲縣言之。卽此經之判縣。然謂士止有琴瑟。則是無縣。公羊隱五年何注。又引魯詩傳云。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食日琴瑟。白虎通義。禮樂篇。亦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已。是又謂縣止於諸侯。自大夫以下。並無縣。二說不同。而皆與此經不合。蓋所聞之異也。云辨其聲者。既縣又察其聲。協律與不也。注云。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荀虞者。荀賈疏述注作簠。簠簠字同。虞釋文作簠。葉鈔本釋文又作簠。並虞之俗。典庸器。梓人。經注並作荀虞。陸賈本非。賈疏云。凡縣者通有鼓鍾。亦縣之。鄭直云。鍾磬者。據下文成文而言。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者。謂兩階間北方南面一縣。昨階東西面一縣。西階西面一縣。庭中南方北面一縣。凡四縣也。又尙書大傳說。天子有十二零鍾。亦四面縣。然與常縣不同。詳樂師疏。云軒縣去其一面者。以宮縣四面。去南方一面。存東西北三面也。云判縣又去其一面者。以軒縣又去北方一面。唯存東西二面也。云特縣又去其一面者。以判縣又去其西方一面。唯存東方一面也。方言云。物無耦曰特。爾雅釋水云。士特舟。公羊宣十二年徐疏。引李巡云。一舟曰特舟。故一縣亦謂之特縣也。云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者。喪大記云。君爲廟宮之。注云。宮謂圍障之也。爾雅釋山云。大山宮小山霍。郭注云。宮謂圍繞之。此宮縣四面縣之。亦取宮牆。

圖繞爲名。周書大匡篇云：樂不牆合。孔注云：牆合，卽所謂宮縣是也。云軒縣三面，其形曲者，家語正論篇：王注云：軒縣，闕一面也。故謂曲縣之樂。江藩云：軒，說文曲轉藩車。軒有曲義。曲字篆文曲，如軒縣之形。云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者。賈疏云：按成二年左氏傳云：衛孫良夫將侵齊，與齊師遇，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注云：諸侯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是曲也。引之者，證軒爲曲義也。案賈引左傳注：蓋賈服義，云玄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者。惠士奇云：何休曰：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歛。其形曲，軒縣曲一面，蓋所以示謙歛。江藩云：軒縣之制，見於儀禮，以諸侯之制，上推天子之制，可以略言其繁。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鍾，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此阼階之一肆也。西階之四，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鍾，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鼗在其北，此西階之一肆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一縣僅設建鼓，乃北面之一肆也。簠在東鼓之南，簠在東鼓之南，西絃，此二器倚而不縣者也。雖東縣之建鼓應鼗，移於阼階西，又北面僅一建鼓，與軒縣之制小異。然宮縣之制，可以由此推之矣。宮縣四面皆縣，一肆鍾，一堵磬，一堵有簠，有建鼓，有應鼗，西縣之制，同於東縣。惟笙磬笙鍾，頌磬頌鍾，應鼗朔鼗，異其名耳。據此則南面一肆，北面一肆，亦必有鍾磬簠，有鼓有鼗，而鍾磬之名不可考。鄭君云：先擊朔鼗，應鼗應之，則南面北面之鼗，亦可以名應鼗矣。笙倚於堂，簠倚於絃，與軒縣同。此宮縣之大略也。軒縣三面縣，去南面一肆，蓋諸侯之制，降天子一等。故云其一面焉。其本制則三面皆縣，大射儀北面一縣，惟設一建鼓，無鍾磬簠者，辟射位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賈釋曰：言國君合有三面爲辟射位，又與羣臣射，闕北面，無鍾磬簠，直有一建鼓而已。若與諸侯饗燕之類，則依諸侯軒縣三面，皆有鼓與鍾磬簠。賈釋注意，明析之至。蓋射在堂上，縣在堂下，物畫在兩楹之間。饗設於侯道之南，苟不去北面一肆，則矢及鍾磬矣。然則天子射儀，亦去北面一肆，並去南面一肆。若不去南面一肆，則矢亦必及於南面一肆之鍾磬矣。是天子射儀之樂，縣與諸侯大射同也。至東縣之建鼓應鼗，移於阼階西者，鄭注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蓋此鼓與應鼗，本屬東縣，當如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階西，故云不在東縣南也。爲君者，蓋大射君以臣爲賓，君雖以宰夫爲主人，然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則仍就主人之位。是東縣一肆，爲君設也。西縣一肆，爲賓設也。鄭注奏樂先擊四鼗，樂爲賓所由來也。先擊西鼗，君以賓禮臣，而爲臣者，不敢當此盛禮，乃移東縣之鼓擊於阼階之西，所以尊君也。鼓擊之位，當設於阼階西南面，橫列之，故經文云：南鼓。又云應鼗在其東也。若

東面。則經常云東鼓。不得云南鼓。而應鞀亦在建鼓之北。不得云在其東矣。此大射樂縣。異於軒縣之說也。案江據大射儀。推宮縣之制。其說甚覈。惟大射儀。鼓皆用建鼓。依明堂位說。周制則當用縣鼓。又禮器說祭樂云。廟堂之下。縣鼓在四。應鼓在東。此與大射禮所縣不同。孔疏引熊安生。謂此謂祭禮。與大射射禮有異。孫希旦云。大射東方四方之縣。皆鼓南聲北。不可以言東西。此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據階間之縣言之也。東方以應鼓與笙磬笙鐘相配。階間之鞀。爲應鞀。則磬亦笙磬。鍾亦笙鐘也。若天子宮縣。則於南方亦備縣鍾磬笙鼓。而與階間相對。東方西方之縣。同北上。則階間南方之縣同東上。階間爲應鞀。則南方爲朔聲。階間爲笙磬笙鐘。則南方爲頌聲頌鍾也。案孔熊江孫諸說異。義並得通。經注並無文。未知孰是也。云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者。朝士注云。判。半分而合者。判縣左右分列相對。正合。較軒縣又空北面也。云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者。賈疏云。案鄉飲酒記云。磬階間縮。注云。縮。從也。需以東西爲從。是其階間也。案鄉射云。縣於洗東北。西面。注云。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辟射位也。是其東方也。詒讓案。鄉射鄉飲酒。皆大夫主之。而不判縣者。鄭鄉飲酒記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江藩云。鄉射禮鄭目錄云。乃移於東方也。鄉射洗當東榮。縣在洗東北。西面。則近於堵矣。凡縣用士之輔縣也。蓋輔縣本在階間。辟射位。乃移於東方也。鄉射洗當東榮。縣在洗東北。西面。則近於堵矣。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鍾磬者。編縣之二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而已。鄭司農云。以春。疏。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者。著縣鍾磬之通法也。注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十六枚。秋傳曰。歌鍾二肆。而在一虞。謂之堵者。明軍縣鍾或磬一虞十六枚者。並是半爲堵也。初學記樂部。引三禮圖。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要義。說並同。賈疏云。經直言鍾磬。不言鼓鐃者。周人縣鼓與鐃之大鍾。惟縣一而已。不編縣。故不言之。其十二辰頭之零鍾。亦縣一而已。今所言縣鍾磬者。謂編縣之二十六枚。其在一虞者也。鄭必知有十六枚在一虞者。案左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衆仲云。夫羽。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八爲數。樂縣之法。取數於此。又倍之爲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氣。故以十六爲數也。是以淮南子云。樂生於風。亦是取數於八風之義也。按昭二十年。晏子云。六律七音。服注云。七律爲七器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大蕤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外傳曰。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駝。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龍。鶉火及天駝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鶉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鍾。鍾七律。十二縣。二百二十八鍾。爲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此服以音定之。以一縣十九鍾。十二鍾當一月。十二月十二辰。

辰加七律之鍾。則十九鍾一月有七律。當一月之小餘。十二月八十四小餘。故云一歲之間數。案大射。笙磬四面。頌磬東面。皆云其南鍾其南鍾。北方直有鼓無鍾磬。辟射位。則三面鍾磬。天子宮縣。四面鍾磬。鍾而巳。不見有十二縣。服氏云十二縣。非鄭義也。隋書音樂志云。初。後周故事。縣鍾磬法。七正七倍。合爲十四。長孫紹遠。引國語。有七律。尚書大傳。謂之七始。宮商角徵羽爲正。變宮變徵爲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二十一而。同爲架。雖取繁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公孫崇設鍾磬。正倍參懸之。牛弘等並以爲非。而據周官小胥職。懸鍾磬半之爲堵。全之爲肆。鄭玄曰。鍾磬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處。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又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皆尊爲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懸十六。又據漢成帝時。健爲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此皆懸入之義也。懸鍾磬法。每處準之。懸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懸七也。案據隋志。梁魏周三朝樂懸之制。並與此注不合。隋人欲依附周縣十六之文。而不通其義。遂取七音於宮商各增一副。苟欲充十六之數。而虞縣其二不用。所用實止七音。仍與後周之制不異。蓋牛弘等之謬也。江藩云。欲明宮縣之制。必先求鍾磬之數。實不明康成之旨。漫引服說。而亦不辨其是非。服氏所謂七律者。則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十二均分七律。得八十四律。卽後世之七均八十四調也。服以爲天子盛樂。必備此八十四調之樂器。殊不知古人旋相爲宮之法。卽用此十六枚之鍾磬耳。如服說一處十九鍾。則一處之內。既有十二月鍾矣。何必又加五音二變之聲。服說非古制。說鄭君所以不從也。自有服說。而編磬編鍾之制。紊亂不倫。有設十二鍾於辰位。四面設編鍾編磬者。北齊也。以鍾磬七正七倍。而縣十四者。後周也。以濁倍三七而縣二十一者。梁武也。以鍾磬參縣之正聲。十二倍聲。十二而縣二十四者。魏公孫崇之說也。主十六枚之說。又加以宮商各一枚者。隋牛弘之說也。言人人殊。茫無定說者。皆不知鄭十六枚之義耳。十六者。十二辰之外。加四清聲爲十六也。惟北宋用古制。以十二枚爲正鍾。四枚爲清鍾。何謂四清聲。黃鍾大呂太簇夾鍾之清聲。清聲有六。用之者四。以姑仲之半律太高。不能歌。是以不用也。論樂者。但知半律倍律。而不知用四清聲之故。明朱載堉樂律全書云。中聲之上有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有倍律。是爲濁聲。以人聲驗之。十二律由濁而清。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蕤應。皆自然也。繼以半黃大太夾。雖清可歌。至於姑仲。則聲益高而揭不起。或強揭起。非自然矣。十二律由清而濁。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皆自然也。繼以倍律。應無南夷。雖濁可歌。至於林蕤。則聲益低。而咽不出。或強歇出。亦非自然矣。鄭世子之論。可謂發千古之未發。十二均之中。必用四清聲者。八律還宮。用清聲以變濁。用濁聲以變清。若無此四聲。豈能移宮換羽乎。案江說是也。孔廣森金鶚。亦並以編縣鍾磬十六爲十二律。加四清聲。蓋十二律皆可倍可半。而清聲止用四者。自當以朱氏太高揭不起之論。爲是。至賈引服虔說。鍾十二縣。備八十四律。與此經注並不合。依其說。

則每縣七律也。但大師止有五音，無七音，則不以二變爲調，是每縣各當減二律。十二縣爲六十律，乃協古制耳。服氏十二縣之說，江實並廣其非。徐養原云：十二不必備陳，樂與禮相表裏，行此禮則奏此樂。祀天神，則陳黃鍾大呂二縣而已矣。祭地祇，則陳太簇應鍾二縣而已矣。冬至奏於圜丘，則陳圍鍾黃鍾太簇姑洗四縣而已矣。夏至奏於方丘，則陳函鍾太簇姑洗南呂四縣而已矣。從無一禮而偏奏十二均之樂，亦無一樂而偏陳十二縣之鍾。天子宮縣，而皆一堵，然則宜奏二均者，每均二堵，宜奏四均者，每均一堵，禮之大者，樂不過四均，四縣之外，何所川之。又云鍾特縣之法，每均五鍾，每鍾一處，五處而成一堵，有事陳於庭，則左右各一堵，儀禮笙鍾頌鍾之南皆有簫，說文簫字注云：雖備十二縣，而陳於庭者，仍止所用律均之縣，不必備陳十二，於義得通，服意或當如是也。六十調八十四調之異，詳大師疏。云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者，藝文類聚，引五經要義說同，此明備鍾磬二堵，而後成肆，故大射儀注云：有鍾有磬爲全。國語晉語韋注，左襄十一年杜注，並云：肆列也。唐郊祀錄，引三禮義宗云：肆者陳也。一縣鍾，一縣磬，合而成之，一肆之中，鍾十六，磬十六，合爲三十二，案晏子春秋諫下篇云：鍾鼓成肆，則鼓亦有肆，但不編縣耳。賈疏云：堵者若牆之一堵，肆者行肆之名，二物乃可爲半者，一堵半其一肆，故云半爲堵，全爲肆也。云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者，天子宮縣，則四面縣四肆，諸侯軒縣，則三面縣三肆，天子卿大夫判縣，則左右二肆，士特縣，則一肆，皆不得有半，故知半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者，賈疏云：天子諸侯，縣皆有縛，今以諸侯之卿大夫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言之，則卿大夫士直有鍾磬無縛也。若有縛，不得半之耳，必知諸侯卿大夫，分鍾磬爲東西者，以其諸侯卿大夫，亦稱判縣，故知諸侯卿大夫，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爲東西也。夏斚云：左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爲判縣之制，以半賜魏絳，絳分之爲左右，故曰始有金石之樂，此諸侯卿大夫，判縣西鍾東磬之證也。云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者，賈疏云：天子之士，直有東方一肆二堵，諸侯之士半之，謂取一堵，或於階間，或於東方也。夏斚云：鄉飲禮，磬階間縮霤，鄭云：大夫而特縣，實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此諸侯之士特縣，無鍾磬半爲堵之證也。鄭司農云：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者，證縣鍾磬全爲肆之義。段玉裁云：當作鄭司農說，孔繼汾黃丕烈校同。江藩云：襄十一年左傳，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縛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注：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預妄以一堵爲一肆，孔穎達疏爲之說，經明云半爲堵，全爲肆，預以半爲全，與經文異。且傳文歌鍾二肆者，歌鍾和歌詩之鍾，不言磬者，省文耳。孔疏所謂兼有磬矣，下文云：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夫石磬也，上文不言磬，此言石者，以

足成上文之不言磬耳。及其鐃磬者。鐃卽大射南陳之鐃也。磬非編磬之磬。乃特磬耳。孔云。及其鐃磬者。鐃是大鐃。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此。則編縣之南。亦當有特縣之磬。如編鐃之南。有特縣之鐃矣。此磬非編縣。故傳言及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若從杜說。樂之半。則僅有縣鐃十六一堵矣。安得云始有金石之樂乎。案江說近是。鄭賂晉鐃磬。各有特縣編縣。晉侯唯以編鐃編磬賜魏絳。其特鐃特磬。非大夫所得用。蓋不以賜也。杜注以鐃縣自得稱肆。則是一虞二簡。簡各八鐃。共十六鐃謂之肆。半肆謂之堵。磬亦如之。此與傳歌鐃二肆。及國語晉語。公賜魏絳歌鐃一肆之文。亦自無迕。然非鄭義也。此

0

151



25

國學基本叢書

周禮正義

(三)

孫詒讓著

五
五
五

商務印書館

國學基本叢書

周禮正義

(三)

孫詒讓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573. 11527
364
2:3

24092

周禮正義

卷四十五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臨。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實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箭。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簇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金、鍾、鐃、〔疏〕掌六律六同。以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疏〕合陰陽之聲者。

此著審音調樂之通義。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詩。並樂官之官法也。云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者。凡調樂以五聲十律爲本。五聲宮商角徵羽。遠史樂志。載大樂十聲。以宮爲上。商爲尺。角爲工。徵爲合。羽爲四。三徵爲六。高羽爲五。又以濁商爲句。變宮爲一。變徵爲凡。宋以來俗工字譜沿用之。聲有高下。律有倍半。錯綜成文。而後成調。故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陳澧云。蓋黃鍾之律。文之以五聲。則黃鍾爲宮。黃鍾爲商。黃鍾爲角。黃鍾爲徵。黃鍾爲羽也。周禮但曰五聲。在後世言之。則謂之一均五調也。六律六同。皆如此。則十二均六十調也。隋書音樂志。黃鍾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案蘇夔此說。正可以解周禮。蓋十二律還爲十二宮。譬則八卦也。每宮立五調。譬則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也。必有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而後十二律還宮之義乃備也。又云。舊五代史樂志。載王朴奏疏云。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宗周而上。率由斯道。案此以八十四調爲宗周之樂。則未必然也。周禮云。文之以五聲。則每宮五調。十二宮合六十調耳。案陳說是也。古止有五聲。後加以變宮變徵。淮南子天文訓。謂之和繆。昭二十年左傳。謂之七音。隋書樂志。引尚書大傳。謂之七始。以七音文十二律。於是每律有七調。固有八十四調。據國語。周語。伶州鳩言武王伐殷。於是乎有七律。七律卽七音。是七音起於周初。故左傳孔疏。謂武王始加二變。周以前未有七音。通典樂說同。若然。周公制禮時。已有七音。而此經大司馬樂大師。並止云文之以五聲。則周時雅樂。蓋不以二變爲調。隋志載蘇夔說。亦謂韓詩外傳月令。並不言變宮變徵。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舊五代史樂志。載張昭等議。謂梁武帝爲八十四調。據前小胥疏引左傳服虔注。說鍾縣之制。則漢時已有八十四律之名。實不始於蕭梁。然非周初制也。注云。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者。賈疏云。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爲六合。故云各有合也。云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者。賈疏云。以經云以合陰陽之聲。卽言陽聲黃鍾大蕤姑洗等。據左旋而言。云陰聲大呂應鍾南呂等。據右轉而說。其左右相合之義。按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有轉。但斗之所建。建在地上十二辰。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在天上十二次。故言陳營降婁之等。以十二律是候氣之管。故皆以氣言之耳。詒讓案。建謂斗建也。辰謂日躔也。十二律分主十二月。卽與十二月之斗建日躔相應。故漢書律歷志云。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月令云。仲冬律中黃鍾。鄭注云。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

之辰也。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云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亥枬者，律歷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月令云：季冬律中大呂。注云：季冬者，日月會於亥枬，而斗建丑之辰也。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云大旅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陳者，陳各本並作陳，與爾雅釋天同。案陳，陳字通，保章氏注，說十二次，亦作陳。律歷志云：大旅、旅、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月令云：孟春律中大呂。注云：孟春氣至，則大旅之律應。孟春者，日月會於陳者，而斗建寅之辰也。月令釋文，陳亦作陳。與嘉靖本同。云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者，律歷志云：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月令云：孟冬律中應鍾。注云：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云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者，律歷志云：姑洗、洗、繫也。言陽氣洗物，辜繫之也。位於辰，在三月。月令云：季春律中姑洗。注云：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云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者，律歷志云：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月令云：仲秋律中南呂。注云：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云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者，律歷志云：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月令云：仲夏律中蕤賓。注云：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云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者，兩鍾即林鍾。詳大司樂疏。律歷志云：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鍾物，使長大慰盛也。位於未，在六月。月令云：季夏律中林鍾。注云：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云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者，律歷志云：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月令云：孟秋律中夷則。注云：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云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者，小呂即中呂。詳大司樂疏。律歷志云：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月令云：孟夏律中中呂。注云：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云無射戌之辰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者，律歷志云：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巳也。位於戌，在九月。月令云：季秋律中無射。注云：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云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者，律歷志云：夾鍾、言陰夾助大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月令云：仲春律中夾鍾。注云：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云辰與建交錯實處

如表裏然。是其合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貿易也。謂若黃鍾十一月斗建在子。而日躔在丑次。大呂十二月斗建在丑。而日躔在子次。餘律放此。是辰與建。相與交錯而貿易迭處。如表裏然。即經所謂合也。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者。賈疏云。向上所說。順經六律左旋。六同右轉。以陰陽左右爲相合。若相生。則六律六同。皆左旋。以律爲夫。以同爲婦。婦從夫之義。故皆左旋。鄭知有陰陽六體法者。見律歷志。云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是其陰陽六體。云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者。此同位之取妻也。律歷志云。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六月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懋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國語周語韋注。亦云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賈疏云。其黃鍾在子。一陽爻生。爲初九。長林鍾在未。二陰爻生。得爲初六者。以陰故。退位在未。故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也。云林鍾又上生大蕤之九二者。此異位之生子也。律歷志云。正月乾之九二。萬物稼通。族出於寅。入奉而成之。故大族爲人統律。長八寸。國語注云。正月上生姑洗之九三者。此亦異位之生子也。國語注云。三月姑洗。乾九三也。云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二也。云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者。此亦異位之生子也。國語注云。三月姑洗。乾九三也。云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也。此亦同位之取妻也。國語注云。十月應鍾。坤六三也。云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者。此亦異位之生子也。國語注云。五月蕤賓。乾九四也。云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者。此亦同位之取妻也。律歷志云。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彼據大呂半律言。故云下生。與此異。國語注云。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云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者。此亦異位之生子也。律歷志云。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彼亦據大呂半律言。故云上生夷則。與此異。國語注云。七月夷則。乾九五也。云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者。此亦同位之取妻也。律歷志云。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彼亦據夾鍾半律言。故云下生。與此異。國語注云。二月夾鍾。坤六五也。云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者。此亦異位之生子也。律歷志云。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彼亦據夾鍾半律言。故云夾鍾上生。與此異。國語注云。九月無射。乾上九也。云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者。此亦同位之取妻也。律歷志云。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彼亦據中呂半律言。故云下生。與此異。國語注云。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云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者。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者。賈疏云。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異位。謂若林鍾上生大蕤之九二。二於第一爲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爲夫婦。呂所生者爲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取妻而呂生子也。律歷志云。上生下生。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妻子母之道也。律取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

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爲七千六百三十六。爲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爲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千七百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爲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釐一釐有奇也。月令疏云。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即七寸一分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爲十八分寸之一者。爲三分。總二十一。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十八分。以九分爲一寸。二十七分爲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云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者。即六寸六分五釐九毫有奇也。月令疏云。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一寸。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六百五十五分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併之總爲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分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百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百十五益上之數。總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爲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爲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寸除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寸。通前爲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者。即六寸三分二釐有奇也。月令疏云。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爲八十一分寸之六十。有整一寸爲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總爲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爲一百八十八分。是爲積分之數。除之爲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爲二寸。益前四寸爲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云林鍾長六寸者。賈疏云。以黃鍾長九寸。下生林鍾。三分減一。去三寸。故林鍾長六寸。云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者。即五寸六分一釐八毫有奇也。月令疏云。大呂長八寸二分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爲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爲七百二十九分。兩箇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此一百四爲三百一十二分。益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總爲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云

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者。卽五寸三分三釐三豪有奇也。月令疏云。大蕤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爲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爲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云無射長四寸六分五釐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者。卽四寸九分九釐四豪有奇也。月令疏云。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鍾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鍾以一寸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之。則爲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又三千二百二十五。總爲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云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者。卽四寸七分四釐有奇也。月令疏云。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爲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爲三分。并二十七分。總爲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詒讓案。以上說十二律管長度。並以黃鍾爲根數。而三分損益。以次迭求之。古法簡易。大略如是。惟史記律書。別以黃鍾之長命爲九九八十一。故云黃鍾長八寸十分一。餘十一律。並以此率算之。此命分之虛數。與九寸之實數。異而實同也。至宋書律志。別載何承天劉焯校定鍾律。及朱載堉律呂精義。內篇皆別設新率推算。惟黃鍾之長無改。餘律則與舊率皆微有差異。既非古法。差數亦復無多。今不備校。又此注不著律管圍徑之數。鄭月令注。則云凡律。空圍九分。是謂十二律管圍數並同。孔疏。及漢律歷志。顏注。引孟康說云。黃鍾長九寸。圍九分。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大蕤長八寸。圍八分。則謂律管各隨長短而異。續漢書律歷志。引蔡氏月令章句。說與鄭同。孟說疑不足據。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者。明五聲以清濁高下相次。謂之文。猶錦繡以五色相次爲文章。如畫續之事。樂記云。節奏合以成文。注云。五聲八音相應和。亦其義也。云播猶揚也者。說文手部云。播種也。一曰布也。揚與布同義。臂矐注。亦云播謂發揚其音。云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者。旣以五聲調律呂。以定其均。乃被之八音。播揚之以發其聲。然後樂成而可觀也。賈疏云。義取左氏季札請觀周樂。故以觀言之也。云金鍾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籥也者。五行大義。引樂緯云。物以三成。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音以八音。金石絲竹土木匏革。以發宮商角徵羽也。金爲鍾。石爲磬。絲爲弦。竹爲管。土爲塤。木爲柷。匏爲笙。革爲鼓。鼓主震。笙主巽。柷圉主乾。塤主艮。管主坎。敔主離。匏主坤。鍾主兌。案以上所說八音。漢書律歷志。白虎通義禮樂篇。引樂記。北堂書鈔樂部引五經通義。

說並同。土音亦謂之瓦。國語周語。單穆公曰。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是也。絲亦謂之弦。小師云。弦歌是也。竹亦謂之簞。大射儀云。簞在建鼓之間。注云。簞。竹也。笙簞之屬是也。賈疏云。匏笙亦以竹爲之。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遺教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以經別言匏。故匏不得竹名也。

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鄭司農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鄭邠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曰比曰興。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

〔疏〕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者。謂詩含六義也。毛詩大序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次其此經同。孔疏云。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

不同。而得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風爲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遜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案孔說是也。成伯璵毛詩指說云。風賦比興雅頌。謂之六義。賦比興。是詩人制作之情。風雅頌。是詩人所歌之用。與孔說同。此六義風雅頌以體異。據錄詩

首之也。其入樂。則以聲異。故簡章關詩。亦兼雅頌之名。詳彼疏。國語魯語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

師。以那爲首。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則凡錄詩

入樂。通掌於大師矣。注云。教。教瞽矇也者。據瞽矇云。掌九德六詩之賦以役大師。故知此教六詩即教彼官。又

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矇。則此官亦教學士。不徒瞽矇也。賈子新書傳職篇云。號呼詔譟聲音不中律。又

燕樂雅誦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詔工蓋即大師。以其教瞽矇。故謂之詔工矣。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者。詩序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譏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又云。是以一國之事。繫之一人之木。謂之風。案詩序所論。兼正變風言。王制云。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此注云聖賢治道之遺化者。指二南正風言也。不及變風者。鄭詩譜序云。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

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是變風起於懿王以後。周初止有正風。故專據聖賢遺化釋之云。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者。楚辭悲回風。王注云。賦鋪也。鋪陳今之政教。對風說聖賢治道之遺化。爲陳古事也。釋名釋典藝云。敷布其義謂之賦。毛詩指說云。賦者敷也。指事而陳布之也。義並略同。云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者。鬼谷子反應篇云。比者比其辭也。陶弘景注云。比謂比類也。釋名釋典藝云。事類相似謂之比。毛詩指說云。物類相從。善惡殊態。以惡類惡。謂之爲比。舊有矣。比方是子者也。云與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者。毛詩指說云。以美喻比。謂之爲興。歎詩盡韻。善之深也。聽關雎聲和。知后妃能諧和衆妾。在河洲之闊遠。喻門壺之幽深。鸞鴛于飛。陳黃化得所此之類也。云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焉。釋名釋典藝云。言王政事謂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焉。釋名釋典藝云。言王政事謂之雅。云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者。頌、誦、容、並聲近義通。素問、陰陽類論云。頌得從容之道。王冰注云。頌今爲誦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周頌諸云。頌之音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此謂之容。釋名釋典藝云。稱頌成功謂之頌。又釋言語云。頌容也。敘說其成功之形容也。鄭司農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爲之歌。鄭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者。證風雅頌之名。在孔子刪定前。已有之。故此經得列於六詩也。詩譜序。引虞書曰。詩有六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謂詩之道。放於唐虞。風雅頌。錄於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之時。孔疏亦引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是後鄭謂六詩之分。在於周初。與先鄭說同。公羊、穀梁、傳並云。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季札聘魯。在襄二十九年。是年孔子方九歲。故云尚幼也。賈疏云。按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請觀周樂。爲之歌鄘衛。小雅大雅。及頌等。先鄭彼注云。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當此時。雅頌未定。而云爲歌大雅小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言。季札之於樂。與聖人同。與此注違者。先鄭兩解。雖然據此經。是周公時已有風雅頌。則彼注非也。案賈引先鄭左傳注。義與此經注並不合。疑有誤。攷詩譜序疏。引服虔左傳注說。正與賈所述同。或誤以服虔爲先鄭解與。又引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論語子罕篇文。集解引鄭注云。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案凡詩皆可弦歌入樂。故詩亦通謂之樂。荀子禮論篇。以洵、桓、象、爲樂。墨子三辯篇。以騶虞爲成王之樂。是也。六詩爲樂之枝別。故樂正。則雅頌亦各得其所也。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之者。明論語言雅頌各得其所。謂正其不正失所者。非謂定雅頌之名也。鄉飲酒禮注亦云。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

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義與此同。云曰比曰興。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者。呂氏春秋貴公篇。高注云。比方也。又大司樂注云。興者。以善物喻善事。此比方於物。謂直以物相比況。託事於物。謂託物發端。以陳其事。與後鄭說略同。但此與兼資事物。先鄭偏就物爲訓。於義未備。故引之在後也。以六德爲之本。所教詩。必有知仁聖義忠和。〔疏〕以六德爲之本者。以下二經。並家上教六詩而言。此謂教學詩。之道。乃後可教以樂歌。〔疏〕必擇有德者。以爲受教之本也。注云。所教詩。必有知仁聖

義忠和之道。乃後可教以樂歌者。賈疏云。凡受教必以行爲本。故使先有六德爲本。乃可習六詩也。按大司徒職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故取以釋之。案此六德。疑當爲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之中和祗庸孝友。鄭賈別取大司徒鄉三物之六德爲釋。恐非經義。以六律爲之音。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也聞樂。〔疏〕歌各有宜。若賜者宜何歌。此問人性也。本人之性。莫善於律。〔疏〕

以六律爲之音者。明教歌詩者。又當調律和其音。言六律者。舉陽律以咳陰。同也。詩大序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是也。注云。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者。賈疏云。大師以吹律爲聲。又

使其人作聲而合之。聽人聲與律呂之聲合。謂之爲音。或合宮聲。或合商聲。或合角徵羽之聲。聽其人之聲。則知宜歌何詩。若然。經云。以六律爲之音。據大師吹律共學者之聲合乃爲音。似若曲合樂曰歌之類也。云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也聞樂歌各有宜。若賜也宜何歌者。並樂記文引之者。證人音各有所宜之事。子貢彼作子贛。贛正字。賈賈借字。云此問人性也。本人之性。莫善於律者。釋子貢發問之義。樂記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

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靜柔正等。即謂人性既殊。歌各異宜。故鄭樂記注云。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是也。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擊拊。瞽乃歌也。故書拊爲付。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玄謂拊形如鼓。以革爲之。著之以

糝。〔疏〕大祭祀帥瞽登歌者。此奏堂上之樂也。大史注云。大師瞽官之長。故帥領羣瞽。卽敘官上中下瞽是也。賈疏云。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取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云令奏擊拊者。令奏。與大司樂樂師義略同。樂記注。引作合奏。下同。並傳寫之誤。不足據。賈疏云。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黃以周云。拊與鞀。皆大師自擊之。擊之卽所以令之也。案賈黃說是

也。此令奏。即謂命贊嘒歌詩。周書本典篇云。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是歌亦得謂之奏。說文本部云。禮登謂曰奏。是也。下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亦即謂奏管。及衆樂器。與他職奏。專指金奏者異。閒歌合樂。堂上工歌。亦大師令奏擊拊。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云。擊拊管乃歌也者。以經設文。先歌奏。後擊拊。嫌擊拊在歌後。故釋之。書臯陶謨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先擊特磬。次擊搏拊。而後弦歌。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亦云。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磬而尚拊搏。荀子禮論篇云。縣鍾尚拊之隔。楊注云。隔擊也。引書夏擊。又引長楊賦拊。章昭曰。古文臯爲擊。是荀子之拊。荀子禮論篇云。蓋並謂升歌擊拊。及鍾磬之事。江聲。王鳴盛。孫星衍。黃以周。並謂拊在堂上。故大師得自擊以令奏。即禮三本所謂尚拊也。云故書拊爲付者。段玉裁云。付古文假借字。徐養原云。大祝付練群注云。付當爲拊。然則拊拊等字。古祇作付。今文始加手加示。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者。羊人注云。登升也。此即禮經之升歌。其節在金奏之後。下管之前。堂上鼓琴瑟以歌詩也。大射儀升歌時。大師少師及工。並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又云。乃歌鹿鳴三終。鄉飲酒燕禮。亦並升歌鹿鳴。明堂位祭統。說天子之樂。大嘗禘升歌清廟。則此大祭祀宜歌頌。宗廟大禘。又歌九德之歌。與諸侯以下。歌小雅異。其升堂西階北面之位則同。云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者。先鄭以聲類破付爲拊。別本正作拊。與先鄭同。云樂或當擊或當拊者。書舜典云。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孔疏云。擊是大擊。拊是小擊。漢書。吳王濞傳。顏注云。拊輕擊之。先鄭意。升歌之樂。堂下有磬以應之。或當重擊。或當輕擊。故云擊拊。小師先鄭注。釋拊爲擊石。與此注義亦同。黃以周云。先鄭或擊或拊。用虞書擊石拊石爲義。後鄭謂擊其拊。用虞書夏擊搏拊以詠爲義。以小師職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之文。鄭或擊或拊。用虞書擊石拊石爲義。後鄭謂擊其拊。用虞書夏擊搏拊以詠爲義。以小師職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之文。貴人聲也。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古者聖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章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鍾鼓竿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云玄謂拊形如鼓。以章爲之。著之以稷者。賈疏云。此破先鄭拊非樂器。知義如此者。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稷。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案今本通義禮樂篇。引大傳。作搏拊鼓振以康。與賈引又小異。明堂位注云。拊革裝之章爲之。充之以稷。形如小鼓。所以節樂。案登歌用拊。下管用桴。故樂記云。會守拊鼓。又云治亂以相。注云。相卽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章爲表。裝之以稷。稷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稷爲相。書臯陶謨作搏拊。僞孔傳及大司樂疏。引鄭書注。史記樂書張氏正義說。並略同。釋名釋樂器云。搏拊。以章盛稷。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義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相以章爲之。線縫當擊處圓。四圍漸稍而下。以漆拊局。承而擊之。御覽。樂部。引風俗通

云。相、拊也。所以輔相於樂。奏樂之時。先擊相。與此經令奏義合。而釋相則與樂記注說不同。疑誤。爾雅釋樂云。和樂謂之節。邢昺疏云。樂器名謂相也。通典樂云。撫拍以章爲之。實之以棊。撫之以節樂也。又云。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案杜所云狀如博局者。蓋卽舊禮圖。所謂以漆拊局。承而擊之者。然又以撫拍與節鼓爲二。則未審。參綜諸說。蓋此器以拊拍出音。故曰拊曰搏。拊曰拊。搏曰搏。拍以節和樂。故曰節。其中著以棊。故曰相。其形似小鼓。故又曰節鼓。七者異名。實一物也。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陳讀爲道引。〔疏〕下管播樂器者。此奏堂下之樂。謂升歌之後。笙師帥衆笙及簫。之引。玄謂鼓轉猶言擊。詩云。應。陳縣鼓。〔疏〕在堂下以管播詩。而不歌也。其播樂器。則亦笙師帥衆笙及簫。前升歌時。大師帥。鼓瑟而歌。上經云。播之以八音。絲爲八音之一。簫。又云。掌播蕤祝。散。蕤。管。弦。歌。則鼓瑟琴等。亦爲播樂器。而此於下管始言播樂器者。升歌重歌不重器。下管以管播詩。則專用器。故也。賈疏云。凡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播樂器。卽笙。簫。及。管。皆謂播揚其聲。云。令奏鼓。鼓者。鼓。唐。石。經。誤。簫。今。據。宋。本。正。賈疏云。奏卽播亦一也。欲令奏樂器之時。亦先擊。陳導之也。戴震云。奏謂歛管也。黃以周云。大師小師。皆言下管擊小鼓。與虞書下管。鞀鼓合。曰下管。色。笙。入。曰管。曰笙。皆貴人氣。其樂固不止管。笙也。故又曰播樂器。播與奏別。賈疏非。詩有。鞀。篇。應。田。縣。鼓。鞀。磬。祝。散。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卽。此。所。謂。播。樂。器。也。案。黃。說。是。也。此。樂。器。當。通。堂。下。四。縣。言。之。下。管。之。後。凡。開。歌。合。樂。堂。下。諸。樂。等。皆。大。師。令。奏。此。經。蓋。通。咳。之。矣。金。鶚。云。奏。夏。先。擊。鍾。餘。樂。皆。先。擊。鼓。登。歌。下。管。皆。先。擊。小。鼓。次。擊。大。鼓。舞。亦。先。擊。鼓。樂。記。所。謂。始。奏。以。文。也。樂。記。云。樂。山。陽。來。陽。必。根。乎。陰。故。古。之。奏。樂。必。先。西。大。射。儀。樂。縣。應。擊。在。阼。階。西。朔。肇。在。西。階。西。鄭。注。云。朔。始。也。奏。樂。先。擊。西。肇。樂。爲。賓。所。由。來。也。先。擊。朔。肇。應。擊。之。是。奏。樂。先。西。也。鄭。謂。賓。所。由。來。則。失。其。義。朔。肇。卽。陳。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鼓。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陳。是。祭。祀。亦。先。擊。西。肇。非。特。賓。客。也。注。云。鼓。陳。管。乃。作。也。者。謂。鼓。陳。以。導。奏。管。也。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者。以。經。云。播。樂。器。而。特。言。下。管。明。貴。人。氣。故。別。異。之。也。賈。疏。云。以。管。簫。皆。用。氣。故。云。貴。人。氣。若。然。先。鄭。云。登。歌。下。管。貴。人。聲。此。後。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不。同。者。各。有。所。對。若。以。歌。者。在。上。對。匏。竹。在。下。歌。用。人。聲。爲。貴。故。在。上。若。以。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則。匏。竹。用。氣。貴。於。用。手。故。在。階。間。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者。登。歌。之。後。堂。下。以。管。奏。樂。大。射。儀。堂。下。之。縣。簫。在。兩。階。建。鼓。之。閒。簫。卽。笙。管。也。金。鶚。云。下。管。堂。下。以。管。奏。象。或。新。宮。鼗。鼓。祝。散。以。節。之。亦。鍾。磬。應。之。李。光。地。云。考。之。儀。禮。蓋。管。重。於。笙。重。則。以。管。輕。則。以。笙。也。故。升。歌。

三終。笙入三終。鄉飲酒及燕用之。無所謂管者。至四方之賓客。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故曰管重於笙。案李說是也。燕禮記說。以樂樂賓之盛禮。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注云。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大射儀。升歌之後。亦云乃管新宮三終。注云。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據鄭說。是升歌者。大師帥贊升堂而歌。下管者。笙師帥衆笙立堂下階閒而管。笙入。即謂笙入入而奏管。笙師教獻樂器。笙管並掌。是其證矣。禮經。下管新宮者。諸侯以下禮。明堂位。祭統。說天子大嘗禘。並云下管象。象亦下管之樂曲也。凡大師小師。掌鼓琴瑟。歌詩。笙師。掌吹管笙。奏詩。二職不同。故開歌合樂。堂上堂下。或迭奏。或同奏。兩不相妨。大射儀云。大師及小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彼大師小師。皆不掌吹管。而升歌之後。即降立於鼓北者。蓋爲鼓棘令奏而下。非爲奏管而下也。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者。猶大射云。管新宮三終。三成自家新宮言之。非別有笙奏三成也。蓋管笙聲略同。禮盛者。則奏管而兼笙。禮殺者。則奏笙而無管。故鄉飲酒。鄉射。及燕經。並有笙奏而無下管。大射儀有下管。則又不及笙奏。燕禮記。以管笙兩舉者。笙即指笙師之屬。明管亦笙人所奏。別無管師也。鄉射禮無專奏笙詩之節。惟合樂歌笙合奏。而云笙入立于縣中四面。乃合樂。彼笙爲合樂而入。猶燕禮記之笙。爲下管而入也。參互推校。笙入其下管。非二節明矣。互詳鍾師疏。云棘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棘。棘讀爲道引之引者。徐鍇本說文。申部云。棘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東聲。周禮曰。小樂事鼓。棘。讀若引。棘即棘之變體。段玉裁云。許說與大鄭同。但云从申東聲。似誤。疑當云從申。東聲。亦聲。申之言引伸也。東之言小鼓與大鼓分別也。黃以周云。先鄭以鼓棘爲二物。鼓即建鼓。棘爲引鼓。陳祥道云。周禮。大祭祀。皆鼓棘。應。大射有朔。擊應。詩應田縣鼓。又以應配棘。則朔擊乃棘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棘。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棘。周禮有棘無朔。其實一也。鄭以應與棘及朔爲三鼓。恐不然也。案陳說近是。戴震。江藩。金鶚。馬瑞辰。說並同。大射儀。下管時。大師降立於鼓北。鄭注。詣西縣建鼓之北。依陳說。棘即朔聲。則正在西縣。與此鼓棘之文。亦似相合。互詳小師疏。初學記。鼓類。引纂要云。應鼓曰韓鼓。亦曰棘鼓。亦曰田鼓。棘者引也。言先擊鼓以引大鼓也。纂要說似誤。以棘與應聲爲一。不足據。云玄謂鼓棘猶言擊棘者。小師注云。出音曰鼓。鄭以此鼓棘。即謂擊之出音。與六鼓義異也。引詩云。應棘縣鼓者。周頌有聲篇文。毛詩作應田縣鼓。傳云。田大鼓也。鄭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棘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案毛詩釋田爲大鼓。與鄭字義並異。鄭明堂位注。及爾雅釋樂郭注引詩。亦並。大饗亦如之。〔疏〕大饗亦如之者。賈疏云。此大饗。謂饗諸侯作。疑本三家詩說。引之者。證棘爲鼓名也。

一饗之類。其廟行饗之時。作樂與大祭祀同。亦如上大祭祀。帥贊登歌下管。播樂器令奏。皆同。故云亦如之。凡祭祀大饗及賓射。升歌下管。一皆大師令奏。小師佐之。其鍾鼓則大祝令奏。故大祝云。隨蠶逆牲逆尸。令鍾鼓。有亦如之。若賓射及饗。鍾鼓亦當大祝令之。與祭祀同也。其小祭祀。及小賓客。文不見。或無升歌之樂。其外祭祀山川社稷。皆準大祭祀令奏也。詒讓案。仲尼燕居。說大饗云。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面管象。示事也。此即大饗金奏升歌下鼓之節。大師帥贊而歌射節。射節。王〔疏〕也。大師帥贊而歌射節者。此射樂登歌之外。別有歌射節之事。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土相上工。又云。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閑若一。大師許諾奏狸首以射。鄭注云。工。謂贊。善歌誦誦記者也。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即大師帥贊歌射節之事。亦大司樂令之也。其賓射燕射歌射節亦常同。金鶚云。上文云。帥贊登歌。此歌不言登。亦奏在堂下之證。案金說是也。詳大司樂疏。注云射節王歌。虞者。即大司樂云。大射令奏騶虞是也。賈疏云。謂若射人所云。樂以騶虞九節。狸首七節。采蘋采芣五節之類。則大師爲之。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相。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疏〕疑作銅。詳典同疏。大師。王在司農計。以師曠曰。吾樂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疏〕疑作銅。詳典同疏。大師。王在軍。此大師官。執同律乘車以從王。大史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二官爲官聯也。注云大師大起軍師者。師即夏官序官。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之師。謂王有所征討。大發。六師以行也。大司馬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與此注義互相備。引兵書者。賈疏云。武王出兵之書。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者。南風西方金。金主剛斷。故兵士強也。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者。東方木。木主曲直。故軍士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者。中央土。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軍士和而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者。南方火。火主熯怒。故將急數怒。羽則兵弱。少威明者。北方水。水主柔弱。又主幽闇。故兵弱少威明也。案賈引武王兵書。今未見所出。史記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張氏正義。引兵書說同。即本此注也。又六韜。五音篇云。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而勝負之決乎。太公曰。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

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自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句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噓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聲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又五行大義。引黃帝兵決。亦有審五音以知敵性。及候風聲之術。此並古兵家聽軍聲遺法。與此注所述又異。云鄭司農說。以師曠曰以下者。賈疏云。按襄公十八年。楚子使子庚帥師伐鄭。左傳曰。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驪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注云。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與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引之者。證吹律知吉凶之事也。案賈所引左傳注。保章氏疏引作服注。杜注云。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與賈服義異。吹律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諡。厥。興也。與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厥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疏〕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諡者。匱。縮文。樞。詳鄉師疏。賈疏云。大喪言凡。則大喪中兼王后。雖婦從時行述爲作諡。〔疏〕夫諡。亦須論行。乃諡之。言帥瞽者。卽帥瞽矇歌王治功之詩。厥作匱諡者。以其與喻王治功之詩。爲極作諡。案據疏說。則經大喪上。當有凡字。唐石經及宋本並脫。大史疏引此經。亦有凡字。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此亦當關世子喪。以後凡樂官厥器並同。賈疏厥作匱諡爲句。依二鄭義也。王引之云。周官大喪。言厥者。皆謂陳器物。司裘厥裘。司服厥衣服。巾車厥遺車。車僕厥革車。司常建厥車之旌。司兵厥五兵。圉人厥馬。樂官則大司樂厥哋笙。師師箛師。並言厥樂器。典庸器厥筭虞。司干厥舞器。皆是也。大師小師之厥。不應獨異。帥瞽而厥。謂厥樂器也。樂器厥哋所厥。而以爲大師帥瞽而厥者。應田縣鼓執磬祝圖。彼樂器亦是厥哋設之。而詩其車也。周頌有瞽篇。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圖。彼樂器亦是厥哋設之。而詩以爲瞽之所設。則以厥哋相瞽故也。大師帥瞽而厥樂器。小師又與厥者。猶大司樂大喪泄厥樂器。樂師亦云。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也。厥樂器。但謂之厥者。因上大司樂下。厥哋厥樂器之文而省。猶鄉師之致民。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此軍衆。但謂之致也。厥以陳器。證以易名。二者絕不相涉。不得合爲一事。證爲王及后作。非爲匱作也。亦不得以作匱證連證。作匱二字。當解句。作匱。蓋謂將載時也。作。起也。動也。匱。朝於廟。升自西階。及將祖。則舉匱御下。而載於車。故謂之作匱也。言當作匱之時。大師則進而證焉。故曰作匱證。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賜證讀誄。鄭注曰。其讀誄亦以大師賜證爲節。事相成也。則大史之大喪讀誄。亦以大師之證爲節。先誄後證。同在一時可知矣。

亦兼教視瞭。墳簫管三者。笙師又教之者。彼注亦云。教視瞭。與此異也。云出音曰鼓者。舊本出音下衍者字。今依宋鑒州本刪。廣雅釋詁云。鼓鳴也。此與六鼓之鼓字同義異。謂鳴鼗祝以下諸器。使出音。猶鼗云播也。說文支部。別有鼓字。訓擊鼓也。與此鼓音義並異。丘明本從彼。改此注作鼓。蓋沿毛居正六經正誤之謬說。今不從。賈疏云。鄭知此經鼓。非六鼓之鼓者。案鼓人云。掌教六鼓。眠瞭職云。掌大師之縣。又云。賓射皆奏其鍾鼓。則六鼓鼓人教之。眠瞭擊之。非此小師教。又鼗瞭所作不言鼓。明此鼓既在鼗已下諸器之上。是出聲爲鼓也。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者。釋文。出搖之云。木亦作搖。兩文不異。必有一誤。孔繼汾據矢人釋文。謂下搖字。當作搖。段玉裁云。正文當是縣之。追師注。步搖木或作縣。可證。盧本改此搖作遙。非。案段說近是。說文革部云。韜遠也。重文軌。或从兆。鼗韜或从鼓从兆。經作鼗。卽鼗之變體。釋名釋樂器云。執導也。所以導樂作也。王制孔疏。引漢禮器制度云。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是鄭所據也。案鄭云如鼓而小者。謂形如鞀人所爲諸鼓。而長廣及中圍之度。皆減小也。攷爾雅釋樂云。大鼗謂之縣。小者謂之料。則鼗亦自有大小之別。大司樂又有鼗鼗鼗鼗鼗。則六鼓疑皆有鼗。此官當通教之矣。其柄貫於鼓匡之木。而旁綴繩以爲兩耳。詩商頌那。置我鞀鼓。毛傳云。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依毛詩義。則鼗鼓亦殷置。周縣異法。但置縣。皆不便搖擊。豈擊時別解下之。以手持其柄而搖之與。鼓人六鼓。或建或縣。而以桴擊之異與。然大射儀云。鼗倚于頌磬四絃。則是倚而非縣。毛詩說與禮究不相應。故鄭詩箋云。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若然。鄭意周鼗固不縣也。云墳燒土爲之。大如鴈卵者。說文土部云。燠。樂器也。以土爲之。六孔。玉簫土部云。燠墳同。釋名釋樂器云。墳喧也。聲濁。喧喧然也。爾雅釋樂云。大墳謂之燠。郭注云。墳燒土爲之。大如鴈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鍾。六孔。小者如雞子。呂氏春秋仲夏紀注云。燠以土爲之。大如鴈子。其上爲六孔。聶崇義云。大如鴈卵。謂之雅墳。小者如雞子。謂之頌墳。凡六孔。上一前三後二。案書鈔樂部。引三禮舊圖略同。蓋聶氏所本。鴈卽鵠也。詳膳夫疏。依聶圖說。鄭卽據雅墳言之。郭高說並與鄭同。廣雅釋樂云。墳象稱鍾。亦謂橢圓形也。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餚餚所吹者。詩周頌有簫箋。義同。編小竹管。謂以繩編聯衆竹管。比次爲之。莊子齊物論簫云。人籟則比竹是已。比竹。卽謂簫也。賈疏云。案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注云。簫管形。象鳥翼。鳥爲火。火成數七。生數二。二七一十四。簫之長山此。廣雅云。籟謂之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三禮圖云。簫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此諸文。簫有長短不同。古者有此制也。孔疏云。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箛。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

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爲之耳。如今賣鴿者所吹。其時賣鴿之人。吹簫以自表也。方言云。鴿謂之張皇。或云滑簫。凡餘謂之鴿。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鴿者。鴿之類也。案孔賈說是也。說文竹部云。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釋名釋樂器云。簫蕭也。其聲蕭蕭然清也。通典樂引蔡氏月令章句云。簫編竹。有底。大者上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藝文類聚。樂部。引三禮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管。頌簫長尺二寸。十六管。案圖引舊圖作管。則簫卽管也。其云。雅簫二十四管。與張雅讓說同。而與蔡郭所云二十三管者。不合。應仲遠云。十管。則又少於諸家所說頌簫之數。初學記樂部。引五經通義云。簫。編竹爲之。長尺有五寸。復與諸家所述尺度不同。未知孰是。云。弦謂琴瑟也者。說文弦部云。弦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琴部云。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時加二弦。瑟庖犧所作。弦樂也。釋名釋樂器云。瑟。施弦張之。瑟然也。案琴瑟爲絲音。與弓皆以絲爲弦。故直謂之弦。樂記云。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注亦云。弦謂鼓琴瑟也。樂記又云。舜彈五弦之琴。又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明堂位。有大琴瑟。中琴小瑟。爾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郭注云。大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琴大者二十弦。廣雅釋樂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伏犧氏瑟。長七尺二寸。上有二十七弦。後漢書。仲長統傳。李注。引三禮圖說同。初學記樂部。引琴操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五弦。大弦爲君。小弦爲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又引世本云。瑟庖犧氏作。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具二均聲。風俗通義音律篇。引世本。又作四十五弦。案瑟弦數大小。舊說舛互不合。未知孰是。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古者聖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則升歌用大琴大瑟矣。云。歌依詠詩也者。說文欠部云。歌詠也。漢書藝文志云。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釋名釋樂器云。人聲曰歌。歌何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充實言歌聲如何也。書舜典云。歌永言。聲依永。詩譜序孔疏。引鄭書注云。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漢書藝文志。引書永作詠。注義卽本於彼。依詠。謂依於琴瑟以爲節。故皋陶謨云。以詠。亦家宴擊琴瑟言之。毛詩魏風。閨有桃。傳。亦云。曲合樂曰歌。又大雅行葦。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也。賈疏云。謂工歌詩。依琴瑟而詠之詩。此卽詩傳云。曲合樂曰歌。亦一也。故鄉飲酒之屬。升歌皆有瑟依詠詩也。若不依琴瑟。卽爾雅徒歌曰謠也。鄭司農云。箛如漆箛。中有椎者。王制孔疏。引漢禮器制度文同。卽鄭所本。賈疏引書皋陶謨。合止祝敔。鄭注亦同。又云。合之

者。按樵於其中而撞之。說文木部云。祝。樂木也。所以止音爲節。禮記。釋名。釋樂器云。祝狀如漆桶。祝如物始見。祝祝然也。祝始也。故訓祝爲始以作也。風俗通義聲音篇云。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通。祝止音爲節。廣雅釋樂云。祝象桶。方三尺五寸。深尺八寸。四角有隄鼠。爾雅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郭注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並與先鄭說同。惟郭說祝尺度小異。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祝散者。終始之聲。祝始也。散終也。明堂位鄭注云。指擊謂祝散。皆所以節樂者也。呂氏春秋仲夏紀高注云。祝以節樂。散以止樂。大司馬賈疏。約鄭書注義同。據白虎通釋名。並訓祝爲始。漢禮器制度。亦云將作樂。先擊之。是謂作樂以祝始。以散終也。書益稷。僞孔傳孔疏。漢書禮樂志。顏注。祝並同。依鄭高說。則祝節樂。散止樂。逸樂記及說文說。則以祝亦爲止樂。鄭明堂位注。又謂祝散同以節樂。不分終始。衆說差迕。金鶚云。周語革木以節之。節樂卽所以和樂。祝散以節樂和樂。當如後世之拍版然。據說文風俗通。祝散皆所以節止樂。不可謂祝以作樂於始也。書言合止祝散。謂合其句而止之。合有和之義。止有節之義。合止皆兼祝散。非祝合而散止也。又止者。暫止非終止也。先儒皆以爲終止。既與節字之義不合。而虞書亦不當敘於笙鏞以閉之先矣。唐六典。舉廢鼓祝。而後樂作。俱屬冤散。而後樂止。大常沿襲相傳。皆爲先儒所誤。案金說近是。又凡作樂。祝與鼗相將。詳大司馬疏。云散木虎也者。賈疏引鄭書注云。散狀如伏虎。背有刻。所以鼓之以止樂。說文支部云。散樂器。檠也。形如木虎。詩周頌傳云。圍檠也。圍卽散之借字。釋名釋樂器云。散狀如伏虎。散。衛也。衛止也。所以止樂也。廣雅釋樂云。散象伏虎。背上有二十七刻。爾雅釋樂云。所以鼓散謂之檠。郭注云。散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鋺。刻以木。長尺。檠之。檠者其名。並與先鄭說同。樂記孔疏。引鄭詩有誓篇注云。散背上有二十四鉏鋺。檢詩箋無其文。說散背鉏鋺數。與古書亦不合。疑誤也。云填六孔者。孔釋文作空。案空孔古今字。笙師注並作空。陸本是也。說文廣雅爾雅郭注。呂氏春秋高注。說並同。風俗通義聲音篇云。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填填燒土爲也。圖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云管如甕六孔者。丁晏云。爾雅釋樂。大管謂之箛。其中謂之箛。小者謂之箛。郭注。管長尺。圖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甕六孔。賈氏謂賈逵。蓋周禮解詁文也。說文竹部。管如甕。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許君从賈氏受古學。故說亦同。風俗通義聲音篇。引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漢書律志。孟康注。引禮樂器記同。案丁說是也。宋書樂志。引月令章句云。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亦並以管爲六孔。賈疏云。按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者。蓋傳寫誤。當從六孔爲正也。徐養原云。賈所引廣雅。與今本不同。今本簫作箛。八作六。蓋妄人所改也。簫爲比竹。

象簫正合併吹之義。今改之。欲強同於先鄭耳。後鄭不言孔數。則廣雅云八孔。亦未必字誤。案徐說亦通。呂氏春秋仲夏紀。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並云管一孔。似簫。以管爲一孔。與先鄭及它書絕異。未知所據。云玄謂管如簫而小。併兩而吹之者。宋本釋文。出併而無兩字。宋余仁仲本亦無。盧文弨云。云併則兩可知。陸所見本無兩字。後人乃改而爲兩。案虛說是也。詩周頌有瞽箋。亦云管如簫。併而吹之。此注當與彼同。徐養原云。疏云觀後鄭意不與諸家同。予按鄭意與諸家。蓋不異也。諸家云六孔。安知不併兩乎。鄭云併兩。安知不六孔乎。風俗通引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郭璞爾雅注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夫六孔而長尺圍寸。是如笛而小也。象簫併漆。是併兩而吹也。管形甚小。與篴簫之管無異。併兩而吹。宜也。孔數固當以六爲正。長尺而施六孔爲太促。故分而爲二。蓋每管三孔。併之而得六孔。然則管之形似兩簫耳。簫如笛。故管亦如笛。云今大予樂官有焉者。予舊本誤子。今據宋蔡州本余本岳本正。王聘珍云。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太樂爲大予樂。曹褒傳。尙書僕射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下詔曰。今且改大樂官曰大予。續書百官志。大予樂令一人。秩六百石。詔讓案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蔡邕禮樂志云。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大祭祀登歌擊拊。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陵殿諸食舉之樂。鄭據其時大予樂官。有此兩管笛。故取以證義。大祭祀登歌擊拊。奏。鄭司農云。拊者擊石。〔疏〕此小師下管別自擊應。擊不同。明與大師擊拊異也。賈疏云。鄭知小師亦自擊拊。不共大師同擊拊者。見大師下管鼓。故補之。明二者皆佐大師。經文不具也。鄭司農云拊者擊石者。世舞典。擊石拊石。僞孔傳云。拊亦擊也。大師擊拊。先鄭注云。樂或當擊。或當拊。則拊與擊有大小輕重之異。此又釋拊爲擊石者。以拊擊義本兩通。先鄭兩注。皆不以拊爲樂器。後鄭所不從。互詳大師疏。下管擊應鼓。應擊也。應與棘及朔。皆〔疏〕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擊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擊。東面。其南鍾。其南簫。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擊在其北。注云。應擊。應朔擊也。先擊朔擊。應擊應之。擊小鼓也。在東。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朔始也。奏樂先擊西擊。樂爲賓所出來也。案對文擊爲小鼓。散文則通。故此經及禮器。並以應擊爲應鼓。爾雅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彼釋文引李巡云。小者音聲相承。故曰應。應承也。又引孫炎云。和應大鼓也。毛詩周頌有瞽。應田縣鼓傳云。應小鞀也。戴震云。儀禮有朔擊應擊。擊者小鼓。與大鼓爲節。魯鼓薛鼓之圖。圓者擊擊。方者擊鼓。後世不別設擊。以擊鼓側當之。作堂下之樂。先擊朔擊。應擊應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棘。棘之言引也。朔擊在西置鼓北。應擊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擊。

四方諸縣東響，故也。馬瑞辰云：釋名釋樂器云：鞀，鞀也。鞀助鼓節也。鞀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鞀以引鼓，在前可知。鞀之即朔亦可知矣。案依鄭義，則應鞀朔三鼓各異。戴馬並謂鞀與朔爲一，誤本陳祥道，其義近是。江藩、金鶚，說同。攷大射儀，大師於下管時，降立於鼓北。鄭注云：鼓北，西縣之北也。則適與擊朔鞀相近。似可爲陳說增一義證。但依陳說，則大師鼓鞀，小師擊應鼓。當分立東西縣，而大射則大師小師，並同立鼓北，無東西明文。又此經升歌，大師小師，並擊拊，而大射亦絕無其文。兩經義終不甚相合耳。又江藩謂宮縣南北兩縣，亦名應鼓。孫希旦則謂南方亦名應鼓，北方亦名朔鼓。經注並無文，未知孰是。互詳大師疏。又案說文鼓部云：鞀，鞀鼓也。此蓋大司馬旅師執鞀之異說。與應鞀朔鞀不相涉也。宋書樂志，又云小鼓有柄曰鞀。大韜謂之鞀。案韜即鞀之正字。與鞀絕異。沈說亦不足據。云其所用別未聞者。賈疏云：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鞀無朔。大韜謂之鞀。案韜即鞀之正字。應者，應朔鞀。祭祀既有應，明有朔。微歌，於有司微。〔疏〕注云：於有司微而歌雅者，謂祭畢時，大宗伯九嬪內外宗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聞也。微歌，而歌雅。〔疏〕注云：於有司微而歌雅者，謂祭畢時，大宗伯九嬪內外宗暨蒙歌雅，以爲節也。凡大祭祀微，並歌雅。詳樂師疏。大饗亦如之。〔疏〕大饗亦如之者，賈疏云：其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微器亦歌雅。微以振羽。注：振羽振鸞，是其事也。曾釗云：振鸞在周頌，不應但爲諸侯相饗所用而已。王饗諸侯，當亦用之。亦如之者，言小師亦爲之歌耳。案曾說近是。仲尼燕居云：客出以雅。是兩君大饗，別以雅爲送賓之樂。王禮或與彼同。上注，亦祇謂祭祀微歌雅，不謂大饗與厭。從大〔疏〕陳樂器既厭，大饗樂器，大師率替之。小師亦豫其事也。注云：從大師者，據大師云：大喪率替而厭作廢謚，故知此與厭，是從大師也。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如大師，鄭司農。〔疏〕者，小祭祀小樂事，鼓鞀所祭也。詳小司徒及司服疏。鼓亦謂出音也。注云：如大師者，大師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彼大掌六樂聲音，祭祀大師鼓鞀，此小師亦於小祭祀下管奏之。與彼所鼓同也。鄭司農云：鞀小鼓名者，大師注義同。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疏〕其節奏，使與舞相應也。注云：和，鐘于者，釋文云：鐘本或作鈞。案鈞字通。詳鼓人疏。賈疏云：見鼓人云金鈞和鼓，故知和是鈞于也。詒讓案典同云：掌六律六同之和。又云凡和樂亦如之。彼注訓和爲調。此經節和，當亦廣咳六樂言之，則不止一器也。鄭以金鈞和鼓，鼓人有明文。約舉以見鈞耳。非謂凡和樂，事

用鐸手也。

瞽矇掌播鼗祝敔埙簫管弦歌。播謂發揚其音。〔疏〕掌播鼗祝敔埙簫管弦歌者。此卽小師所教者也。其埙簫管三者。引

鄭注以爲周平王時人。或卽此官。抑是瞽矇。未能定也。注云。播謂發揚其音者。大師播之以八音注云。播猶揚也。論語微子集解。引孔安國云。播搖也。彼專據譌言之。故訓爲搖。與此經義異。賈疏云。此八音者。皆小師教此瞽矇。

令於作樂之時。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諷誦詩謂閣讀之。不依詠也。故書奠或爲帝。鄭司農云。諷誦詩。主誦詩播揚以出聲也。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以刺君過。故國語曰。暇賦矇誦。謂詩也。杜子春云。帝謚爲定。其字爲奠。

書亦或爲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木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玄謂諷誦詩。主謂厭作

樞說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證。世之而定其繫。〔疏〕注云。諷誦詩。謂閣讀之不依詠也者。賈疏云。按上注謂世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疏〕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別釋之。此摠云閣讀之

不依詠者。語異義同。背文與以聲節之。皆是閣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直背文閣讀之而已。故雖有琴瑟。猶不得爲曲。合樂曰歌。是以鄭云。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也。若然。誦則以聲節之。兼琴瑟則爲歌矣。而得不爲歌

者。此止有諷。而言誦者。諷誦相將。連言誦耳。案賈說非也。不依詠。謂雖有聲節。仍不必與琴瑟相應也。蓋誦雖有聲節。而視歌爲簡易。易明。故左襄十四年傳云。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師曹請爲之。公使歌之。遂誦之。

又二十八年傳云。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鴉。又毛詩鄭風子衿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墨子公孟篇云。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漢書藝文志。亦云不歌而誦謂之賦。又云。誦其言謂之

詩。詠其聲謂之歌。蓋歌則長言咏歎。與弦樂相同。不依詠。卽不成歌。故曰諷誦。賈以誦兼琴瑟則爲歌。謂此經止有諷。以諷誦相將。連言誦。失之。依詠。詳小師疏。云故書奠或爲帝者。故書有兩本。一本作奠。一本作帝。小史

尊字。故書皆作帝。故不云或。此杜鄭校故書通例也。鄭司農云。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者。自虎通義諷誦詩云。諷諫者。智也。知禍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毛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先鄭以諷誦爲一。謂誦詩以風刺君之過失。與諷諫同也。云故國語曰。暇賦矇誦。謂詩也者。周語。召公告厲王語。引以證誦誦爲刺君過也。韋注云。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周禮。矇主弦歌諷誦。誦

謂箴諫之語也。案韋讀弦歌諷誦句斷。以小師文校之。其讀非也。韋又以誦爲誦箴諫之語。與鄭義亦異。又楚語。左史倚相。述衛武公曰。宴居有師工之誦。又云。矇不失誦。注亦云。師。樂師也。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是亦不以誦爲誦詩。今攷凡誦詩書。及古事。通謂之誦。韓非子難言篇云。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是也。此樂官所誦。則以詩爲主。呂氏春秋達鬱篇云。矇箴師誦。賈子新書保傳篇云。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戴禮記保傳篇。作鼓史誦詩。工誦正諫。盧注云。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以諷。是則箴諫亦是誦詩。足證先鄭義矣。杜子春云。帝謚爲定。其字爲奠。書亦或爲奠者。段玉裁云。帝謚爲定者。古音尸青部。與支佳部通也。云其字爲奠者。其音義爲定。其字形則當作奠。必正其字作奠。而後再易爲定者。周禮全書中。不見有言定者也。小史注云。杜子春云。帝常爲奠。奠謚爲定。書帝亦或爲奠。較此注易明。司市。奠亦謚爲定。徐養原云。帝與定形聲俱不相近。故必轉爲奠。然後可謚爲定也。故書或爲帝。或爲奠。義各不同。子春之意。作奠則可以該帝。帝則遺諸侯卿大夫世本。故從奠不從帝。而經文仍作帝者。蓋子春受經於劉歆。歆本作帝。不欲輒改之。至鄭君乃決從奠。奠謚爲定者。奠本有定義。大司徒奠地守。注云。定地守。是也。以雙聲疊韻求之。亦俱可通。奠在殷韻。定在禪韻。古先韻與清青每相出入。匠人。凡行奠水。鄭司農讀奠爲停。停與定亦同音也。云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者。小史。先鄭注義同。太宰注云。繫連綴也。世繫。卽氏族世次相連綴之名籍。繫。系之段字。詳大宰疏。帝繫。大戴禮記第六十三篇。記黃帝至禹世繫所出。漢書藝文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其書今佚。史記索隱。引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譜名號。凡十五篇。是也。世繫者。通於上下之言。故荀子禮論篇云。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楊注云。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賈疏。謂帝繫據王。卽經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卽經世。然世本亦記帝王系譜。則賈說非也。鄭杜以帝繫世本。解世繫二字。且曰誦世繫以戒勸人君。疑經文本當作奠世繫。與小史職同。因故書段帝爲奠。涉杜注帝繫之文。誤爲世帝繫。又依杜義讀之。遂爲世奠繫。而後鄭據以作注。乃曰世之而定其繫。於文義甚爲不安矣。案鄭據小史校。此經。於文例似較協。鄭鑄又謂當讀誦詩世爲句。奠繫爲句。亦足備一義。誦誦詩世。卽後杜注所謂主誦詩。并誦世繫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此詩世連文之證。楚語。申叔時語。亦以教之世。與教之詩並舉。世謂若後世之史書與詩。二者皆誦誦之也。若然。下文奠繫。卽小史之奠世繫。或以上言詩世。故下句省世字。亦以世繫義同。不煩區別與。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者。小史云。奠繫世。辨昭穆。是也。述其德行。謂紀述於書。以授瞽矇。使誦誦之。故國語魯語云。工史書世。韋注云。工誦其德。史書其

言。彼工卽謂樂工。明與史官爲官聯也。云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者。賈疏云。子春之意。與先鄭同爲諫諍之事。後鄭亦不從也。云故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者。釋文云。怵北本作休。阮元云。楚語作休。韋曰休嘉也。北本是。賈疏引國語亦作休。賈疏云。按楚語云。莊王使士蹇傅大子箴。辭。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申叔時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注云。先王之繫世本。使知有德者長。無德者短。子春引之者。證帝繫世本之事。案賈所引國語注。蓋賈孔諸家說。韋注云。世謂先王之世系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爲之障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休。嘉也。勸。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云玄謂諷誦詩。主謂厥作臣證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證者。大師云。大喪。帥瞽而厥作厥諷。注云。厥。興也。興言王之行之。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是也。後鄭據彼。以破司農子春。誦詩世以戒勸之說。王引之云。瞽矇誦詩。所以箴王之闕。司農說是也。非爲作證而設。故但曰諷誦詩。而無大喪之文。若以爲厥作厥諷。則是瞽之誦詩。專用之於大喪。而平時規過之職。反闕焉不講矣。無是理也。案王說是也。國語瞽誦教世。及賈子保傳之瞽史誦詩。爲刺過納教之事。皆與厥作臣證時無涉。後鄭合爲一事誤。云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者。賈疏云。以世爲繫爲一事用之。又對文言之。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散則通。故云書於世本。世本卽帝王繫也。詒讓案。世之。謂諸其世次。定其繫。謂正其子孫昭穆之繫也。一切經音義云。世本有帝系緒。謂子孫相繼續也。是世本亦紀帝繫。明書世本。卽咳王侯。故不用子春義也。云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者。鄭以經上文云弦歌。弦內已咳琴瑟。明此云鼓琴瑟。蒙諷誦詩世繫爲文。但諷誦則是不歌。而有鼓琴瑟。是於誦詩及世繫時。鼓琴瑟以播其音歎美之。使可聽。實作樂升歌等異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役爲之。〔疏〕九德六詩之歌者。謂登歌開歌合樂。皆歌六詩。惟宗廟大禘。登歌有九德之歌。詳大司樂疏。注云。役爲之使者。亦大宰八法官屬長屬相使之義。役訓使。詳小宰疏。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視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疏〕官通掌堂下諸縣。依聲師笙師鐘師注義。則鍾鐘笙笙塤箎簫簴簾簾管簾應雅等樂器。其南鍾。其南鍾。南皆陳。〔疏〕官通掌堂下諸縣。依聲師笙師鐘師注義。則鍾鐘笙笙塤箎簫簴簾簾管簾應雅等樂器。此官兼掌之。經唯舉鼗擊者。文不具也。注云。視瞭播鼗又擊磬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播鼗與瞽矇同其擊磬。則此官專掌之。云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者。明此爲編磬也。東方據宮縣。縣在阼階東者也。軒縣亦同。毛詩。小雅

鼓鍾傳云。笙。聲東方之樂也。大司樂疏。引鄭書注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鄭大射儀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脩。聚百物。考神納寶。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並與此注義同。說文竹部云。物生故謂之笙。釋名釋樂器云。笙。生也。東方之樂。與樂器之笙物異。而取義於生。則同也。云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者。舊本脫下庸字。今據宋蔡州本。巾箱本。注疏本。增。此據宮縣縣在西階西者也。軒縣亦同。大司樂疏。引鄭書注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大射儀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戎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賈疏云。尙書云。笙庸以閒。孔以庸爲大鍾。鄭云庸卽大射頌。一也。案今本書益稷。庸作鍾者。後人所改。詳大司樂疏。引大射禮者。證東方之聲爲笙。西方之聲爲頌。掌大師之縣。大師常縣。〔疏〕注云。大師常縣則爲之者。頌之事。鍾。儀禮並作鍾。鍾卽鐘之正字。詳敘官疏。掌大師之縣。則爲之。〔疏〕注云。大師常縣則爲之者。皆典庸器。設其箛篥。而此官以樂器縣之。大師小師。咸泄其事。故謂之大師之縣。詩周頌有箛篥云。有箛有箛。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彼箛。卽指大師小師亦卽泄縣之事也。賈疏云。案大司樂有宿縣之事。小胥正樂縣之位。大師無縣樂之事。此大師之縣者。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凡樂事相箛。相謂扶。〔疏〕於音聲審本職雖不言縣樂器。文寄於此。明縣之可知。昔當縣則爲之者。以其有目故也。凡樂事相箛。相謂扶。相箛者。祭祀饗食。則樂師令之。注云。相謂扶工者。禮器云。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云相步。扶工也。鄉飲酒禮云。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手掩越內弦。右手相。注云。相。扶工者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凡工。箛篥也。故有扶之者。大喪廬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案此鼓卽工。亦卽箛篥。每工一相。故經云相箛。鄭卽以扶工釋之。大喪廬樂器。大旅亦如之。旅非常祭。於時。〔疏〕但陳其所掌之樂器也。祇瞭則云廬樂器。而不言其。則凡大師小師箛篥所用之樂器。祇瞭皆代陳之也。司干疏云。箛篥所云祝散墳簫管及琴瑟。皆當祇瞭廬之。案王說是也。互詳大司樂疏。注云。旅非常祭者。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云有大故。則無故不祭。是非常祀也。大旅上帝。詳掌次疏。云於時乃興造其樂器者。亦訓廢爲興也。鄭意。經云大旅如大喪。則樂器亦爲明器。然作樂器者。魯氏魯氏韓人諸工之職。非祇瞭所掌。況古祭祀。有寓車馬及芻狗。未聞有寓樂器。鄭說非也。廬者。陳而不別之名。大旅是

周禮正義

卷四十六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爲。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律。故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玄謂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爲。〔疏〕以爲樂器者。此官掌調鍾。凡八音。注云。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者。賈疏云。六律六同。於十二辰在陽辰爲律。屬天。在陰辰爲同。屬地。十二律布在四方。方有三也。此卽大師所云。六律左旋。六同右轉。陰陽相合者也。詒讓案。十二律分配四方。方各三律。東方大蕤夾鍾姑洗。南方仲呂蕤賓林鍾。西方夷則南呂無射。北方應鍾黃鍾大呂。是十二律爲四方之聲也。云爲作也者。爾雅釋詁云。作。爲也。云故書同作銅者。段玉裁云。古文尙書順命。同訓酒杯。伏生尙書作銅。訓副璽。古字通用。徐養原云。大戴禮保傅篇。大師持銅而御戶左。銅卽銅律也。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者。先鄭從故書作銅。謂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者皆用竹爲管。故謂之律。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六者皆用銅爲管。故謂之同也。云竹。陽也。銅。陰也。各順其性。凡十二律者。白虎通義。五行篇云。木者少陽。金者少陰。竹爲艸木之類。故爲陽。銅爲五金之一。故爲陰。陽律以陽爲管。陰律以陰爲管。所謂各順其性也。云故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者。段玉裁改同律爲銅律。云司農從故書作銅。則大師職亦必從故書作銅。案段校是也。大師。故書亦作銅律。故先鄭引以證故書六銅也。云玄謂律述氣者也者。爾雅釋言云。律。述也。御覽時序部。引春秋元命苞云。律之爲言率也。所以率氣令達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述與率音義並相近。云同助陽宣氣與之同者。依今書作同釋之也。說文曰。部云。同合會也。言陰律助陽律宣氣與之合會也。云皆以銅爲者。明注疏本爲下有之字。宋本嘉靖本並無。今不據增。大司樂注云。此十二者。以銅爲管。段玉裁云。鄭君從今書作同。云皆以銅爲之。言不當陰律獨得銅名也。賈疏云。案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其傳曰。黃帝之所

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莪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峴嶺之北谷名也。此則上古用竹。又案律歷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皆用銅。是陽律用銅可知。是後世用銅之明證也。

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羸。微聲簡。回聲衍。侈聲侏。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故書硯或作硯。杜子春讀硯爲鑿鎗之聲。高謂鍾形容

石如磬石之聲。鄭大夫讀硯爲袞冕之袞。陂讀爲人短罷之罷。鑿讀爲轉禍之禍。鄭司農云。鍾形下當脾。正者。不高不下。鍾形上下正備。玄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袞然旋如裏。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不

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讀爲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弁也。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小也。簡讀爲飛鉗涅簡之簡。簡聲小不成也。回謂其形微

圍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窄。出去疾也。弁謂中央寬也。弁〔疏〕凡聲者。此十二聲則聲鬱勃不出也。甄讀爲甄燿之甄。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疏〕皆謂鍾也。考工記

攻金之工。堯氏爲聲。注云。聲鍾鐸于之屬。凡古鍾鐸圍。擊其隧。則兩面全體動盪而成聲。故鍾體不合度。則爲聲病。有此十二科。無論特鍾編鍾並同。賈疏謂是十二辰之零鍾。非編者失之。詳後及堯氏疏。注云。故書硯或作硯。聲

杜子春讀硯爲鑿鎗之聲者。徐養原云。硯硯俱不見於說文。車部輓字注。引周禮曰。望其硯。欲其輓。今考工輪人作眼。眼輓通用。眼从目聲。輓从昆聲。正與硯硯同例。段玉裁改讀硯之硯爲硯。云此杜從作硯之本。而易爲鑿字也。

今本讀硯。作讀硯誤。音義。硯鑿皆苦耕反。陸時蓋未誤也。案段校亦通。釋文引字林。硯音限。云石聲。則硯字始見字林。說文石部。別有硯字。亦訓石聲。與此字異。說文又有鑿字。訓餘堅者。陳壽祺謂即硯字。於音亦頗近。足

備一義。樂記云。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鑿鎗而已也。又云。鍾聲鑿鎗以立號。文選。上林賦。鑿鎗闐鞀。李注云。鑿鎗。鍾聲也。故杜讀從之。云高謂鍾形容高也者。杜意鍾形容過高。踰於律度。則其聲過於鑿鎗也。云簡讀爲間。不明

之間者。亦以聲類易其字也。云律讀爲行屈喑喑之喑者。律字通。先鄭秋官敘官注云。律讀爲音聲喑喑之喑。又輪人注云。律讀爲追喑之喑。段玉裁云。杜意易律爲爾雅行屈喑喑之喑字。謂鍾聲如此鳥聲也。鄭君不從。丁晏云。律

喑聲相近。說文音部。譜。大聲也。讀若管。或从口作喑。云石如磬石之聲者。段玉裁云。此子春訓詁經文石字之義也。疏云。讀從磬聲。謂經文石字讀磬音。誤矣。鄭君謂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說又略異。云鄭大夫讀硯爲袞

芻之衮者。丁晏云。衡方碑。將授緹職。高頤碑。當登緹職。樊敏碑。當窮台緹。皆以緹爲衮。衮衮音近。故讀從衮。段玉裁云。大夫從作衮之本。而易爲衮字。各依其聲類所近也。衮謂卷龍衣。禮記文皆作卷。知衮古音同卷。讀爲衮。猶讀爲卷。云彼讀爲人短龍之罷者。段玉裁云。方言曰。皆爛短也。桂林之中。謂短爛爛。通語也。注言爛爛也。葉林宗寫本。及宋余仁仲所載周禮音義曰。罷皮買反。字或作爛。桂林之閒。謂人短爲爛爛。通語也。注言爛爛也。葉維作矮非。集韻十三駭。維字下曰。桂林謂人短爲爛爛。或作錯。是則古本方言注。作爛爛。苦買反。後轉寫失眞耳。司弓矢庫矢注。鄭司農讀爲人罷短之罷。罷短。與短罷一也。皮聲罷聲。同。在古音歌戈部。轉入支佳部。爛維疊韻。音蒲買苦買二。維當從矢字佳聲。非從佳矢聲之字也。說文立部卑字下曰。短人立。婢卑兒。婢卽罷字。卑聲在支佳部也。鄭君不從司農說。云錯讀爲鶉鶉之鶉者。段玉裁云。爲當作如。子春易爲閑字。大夫讀如鶉音。大夫仲杜說也。尙書大傳。喪服四制。皆云書曰高宗梁闇。鄭注皆云闇讀鶉鶉。闇謂廬也。子春云闇不明者。如中庸闇然之闇。其音則同如鶉也。鶉鶉今語音曰鶉鶉。說文二字。皆從佳。鄭司農云。鍾形下當踣者。說文骨部云。體股也。重文踣云。古文體。案此注蓋以踣爲庫。集韻六脂云。踣。鍾形下廣也。卽本此注義。凡鍾體上爲鉦。下爲鼓。鉦。全鍾之形。上斂而下侈。故自鉦以下。漸廣。以至於兩銑。所謂下當踣也。先鄭欲明上下。正備之爲鍾病。故先說鍾之常制。常如是也。賈疏乃云。下謂鍾形。下當踣。後鄭不從。是以先鄭此說。爲釋經下聲肆下字。不知下踣乃鍾之定制。不以爲病。二鄭本無異說也。且經文次第。正聲在下聲前。先鄭下方爲正聲作釋。何得反先出下聲訓解乎。云正者不高不下。鍾形上下正備者。爾雅釋言云。備。均也。說文人部云。備。均直也。言鍾形上鉦與下銑。大小均等也。云玄謂高鍾形大上。上大也者。鍾上體當鉦過大。則形陋而脩。是大高也。大謂溢於常制。云高則聲上藏。案然旋如裏者。賈疏云。謂聲周旋如在裏。阮元云。岳本。惠校本。裏作裏。案裏裏一聲之轉。故讀從之。裏亦與卷通。卷旋卽裏義也。蓋作裏是。賈本作裏字。段玉裁亦從作裏。云衮古音同卷。故鄭君云。高則聲上藏。衮然旋如裏。所以伸少贖之說。謂其音象曲盤旋而上。如物苞裏於內也。裏他本作裏。則當云旋如裏。案阮段說是也。云正謂上下正直。正則聲緩無所動者。韓人注云。正。直也。此義與先鄭同。賈疏云。由無鴻殺故也。云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者。鍾下體當銑。過大則形廣而促。是大卑也。云下則聲出去放肆者。下大則鍾口太淺。不能容留。故聲外出放肆也。賈疏云。鄭知上是上大。下是下大者。以其正是上下直。則上是上大。下是下大可知。故爲此解。云彼讀爲險陂之陂。陂謂偏侈者。賈疏云。讀從詩序險陂私謁之心。陂是偏私之意。故爲偏侈也。案賈據周南卷耳序。今本陂作陂。詩釋文引崔靈恩云。險陂不正也。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云。彭祖險陂。顏注云。險陂謂傾側也。鍾一邊偏侈。則其形必傾側不正。故曰陂。

也。云。破則聲離散也者。鍾形一邊偏大。則聲不內斂。故離散也。云。險謂偏拿也者。廣雅釋詁云。險。衰也。爾雅釋魚云。鰓大而險。郭注云。險謂汗薄。鍾一邊偏拿。其形必汗薄而衰。故曰險也。云。險則聲斂不越者。爾雅釋音云。越。揚也。謂鍾形大拿。則聲斂於內。不外揚也。云。達謂其形微大也者。賈疏云。凡物大則疏達。故爲微大。對高爲上大。故此達爲微大。云。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者。說文貝部云。贏。賈有餘利也。謂鍾通體微大於常度。則聲闕大有餘。故若大放也。云。微謂其形微小也者。廣雅釋詁云。微。小也。亦言鍾通體微小於常度也。云。籍讀爲飛。籍。淫。籍之聲者。賈疏註作錯。云。謂鬼谷子有飛錯揣摩之篇。皆言縱橫辨說之術。飛錯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錯持之。揣摩者。云。揣摩人主之情而摩近之。阮元云。集韻二十四鹽。二十五沾。皆云鬼谷篇。有飛錯淫間。段玉裁云。釋文作錯。賈疏作錯。案鬼谷子有飛籍。無淫間。蓋淫籍卽抵巇之異文。抵巇篇曰。巇者。罅也。罅者。闕也。喇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是知淫間抵塞。辭訓微豐。故云聲小不成也。云。籍聲小不成也者。籍與瘖通。說文疒部云。瘖。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病云。瘖。喑然無聲也。段玉裁云。說文音部曰。籍。下微聲也。从音禽聲。此蓋賈侍中說與。云。回。謂其形微圓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者。說文口部云。回。轉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難蜀父老云。浸淫衍溢。此謂鍾體微圓。則其形宛轉回旋。叩之其聲淫溢。而鴻殺之節不明也。賈疏云。凡鍾。依堯氏所作。若鈴不圓。今此回而微圓。故聲淫衍無鴻殺也。云。侈。謂中央約也者。五音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鍾中央約於常度。則下口銑于。必外出而大。故云侈也。云。侈則聲迫。迫。出疾去也者。段玉裁云。籥鄭君訓爲迫。攷說文曰。籥。迫也。在瓦之下。禁上。又曰。籥。筵也。籥。竹索也。竹索糾合爲之。亦有迫義。古無罕字。多以籥籥字爲罕字。此以迫籥出去疾。與下文鬱勃不出。相對成文也。詒讓案。迫籥。輪人注作迫。釋名釋宮室云。籥。迫也。竹編相連迫也。堯氏云。侈則注云。竹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外也。與此義同而讀異。籥。竹。筵。迫。咋。聲類並同。云。拿。謂中央寬也者。月令孟冬。其器閔以奄。玉燭寶典引蔡氏章句。奄作拿。云。小口曰拿。呂氏春秋孟冬紀。作其器宏以拿。高注云。拿。深也。案拿與爾雅釋器。圓拿上謂之簫。郭注。及詩周頌絲衣孔疏。引孫炎並云。鼎。斂上而小口者。凡鍾口下拿。鼎口上拿。而其爲中宏則一也。說文手部云。掩。斂也。小上曰掩。拿。奄掩並聲近字通。云。拿則聲鬱勃不出也者。文選。宋玉風賦。鬱勃煩冤。李注云。鬱。勃煩冤。風回旋之貌。此謂鍾上下體。大隱則聲爲所籠。回旋而不能出也。堯氏。亦云拿則鬱。注云。聲不舒揚。與此義同。云。甄讀爲甄。甄之甄者。耀。舊本誤濯。今據宋蔡州本。岳本正。賈疏云。讀從春秋緯甄耀度之篇名。段玉裁云。甄讀爲甄。甄之意。丁晏云。從漢書光武封禪刻石。引洛書甄耀度。蜀志劉豹向舉等。上

先主言符瑞勳進，亦引洛書甄度，疏謂春秋緯未聞，疑賈氏誤記也。云甄猶掉也者，廣雅釋詁云，振掉動也。阮元云，堯氏云，長而則震，注云，鍾掉則聲不正，亦以掉釋震，是知甄震一字，甄爲震假借也。案阮說是也。甄與振震，並擊近字通。堯氏云已薄則播，播與掉義亦相近。云鍾微薄則聲掉者，謂鍾過薄，則體輕，故發聲時，若甄掉而動搖也。云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者，堯氏注云，大厚則聲不發，與此義同。賈疏云，案堯氏爲鍾云，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爲之厚，是厚薄得中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一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數度，廣長也。齊〔疏〕凡爲樂器者，此官制樂器之官法也。樂器，亦通吟八音諸器，而以鍾爲律度之本，故國語，量，修身之所容。〔疏〕周語云，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是其法也。云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者，續漢書律歷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放升降之氣，鍾離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律長短爲制，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爲法，律亦以寸分大小長短爲度。案蔡氏所說，卽此經之塙詰也。金鶚云，古聖人制律呂，以竹爲管，而琴瑟之絲綸巨細，數柱遠近，亦可以爲律呂之準，至於金石之厚薄，亦皆以十二律爲之度數，故編縣鍾磬，皆必十有六枚，十有二枚以應十二律，加四枚以應四清聲，又有十二辰零鍾，簫有十、六管，琴有十三徽，瑟有十三柱，加一以象間，俱備十二律之數焉。徐養原云，大抵鍾磬，皆須十二律畢具，故經以樂器二字總之，若瓦絲匏竹諸器，自有應律之法，其大小程度，舉無關乎律數，荀勗曰，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廟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鍾磬之均，卽爲應律也。案古人和樂，俱受均於鍾磬，故曰共其鍾笙之樂，又曰，笙磬同音，凡匏竹皆然，故知樂器自鍾磬外，不必以十二律爲度數也。案徐說亦足與蔡賈諸說互證。賈疏云，依律歷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假令黃鍾之管長九寸，倍之爲尺八寸，又九寸得四寸半，摠二尺二寸半，以爲鍾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二辰頭，皆以管長短計之可知。案賈所引律歷志，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之說，今漢志無其文，未詳所據。小胥疏，引服虔左傳注，亦有其說，賈所謂以律計倍半者，乃倍其所應正律之長，更益一半律，并以爲一鍾之度，其說於古無徵。樂記孔疏云，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半強，各自倍半爲鍾，通典樂云，堯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但先儒釋川倍聲，自有二義，一義云，半十二正律，爲十二子聲之鍾，一義云，從中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

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半之。爲子聲之鍾。案通典。前一義與孔同。後一義亦與前一義略同。惟所得子聲之數稍強其所謂倍半者。乃以半律與正律相較。則正律爲倍正半。各自爲鍾。並非倍正律之長。又益半律以爲一鍾。謂之倍半也。與賈誼迥異。未知孰是。云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者。賈疏云。十二聲則十二辰。零鍾鍾則聲也。十二聲皆有所容。多少之齊量。案十二零鍾。即依十二律爲之。此十二聲。指自上文高聲正聲以下十二者言之。謂依此十二聲。校其齊量之合否也。賈誼非經指。注云。數度廣長也者。卽魏氏所說。銑鉦鼓舞諸廣脩之度。是也。官樂器亦各有廣脩之度。皆依律爲之。云齊量修容之所容者。若漢書律歷志說五量云。本起於黃鍾之脩。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脩。鍾之修亦以十二律所容之齊量算之。官樂器有容受者亦然。賈疏云。上文修容雖是鍾病。所容多少則依法。故舉修容見文而言也。凡和樂亦如之。和謂調其故器也。〔疏〕注云。和謂調其故器也者。食醫注云。和。調也。賈疏云。上文凡爲樂器。是新造者。今更言和樂。明是調故器。知聲得否。及容多少。當依法度也。徐養原云。故器數度已定。不可更改。而云亦如之者。蓋聲之清濁高下。分別節度。可以數相準況。卽是數度也。爲器兼治形。和樂專治聲。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教視瞭也。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疏〕掌教擊磬者。此官掌教擊特磬及編磬。經舉特磬以略編磬也。左襄十一年孔疏。引鄭禮圖云。鍾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是特磬單稱磬之證。金鶚云。特磬者。玉磬也。玉磬最尊。惟天子有之。諸侯惟有編磬。以石爲之。無特縣之王磬也。郊特牲。以擊玉磬爲諸侯之饋禮。明堂位。言玉磬四代之樂器也。明是天子之制。而謂魯用之。魯語。言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纘。左氏成二年傳。言齊侯以玉磬賂晉師。皆諸侯之饋禮也。諸侯有特鍾。無特磬。大射儀。鍾有鐃磬。惟言笙磬頌磬。蓋鍾雖特縣。不止於一。而特磬惟止一磬。大戴禮所謂縣一磬而尚附也。惟止一磬。而特以玉爲之。所以爲天子之器。諸侯不得用也。案金說。是也。特磬卽爾雅釋樂。所謂大磬謂之磬也。云擊編鍾者。此官又兼教擊編縣之鍾。其特縣之鐃。則非此官所掌也。注云。教。教視瞭也者。賈疏云。視瞭職云。掌播鼗。擊笙磬頌磬。若然。視瞭不言擊鍾。知亦教視瞭擊編鍾者。以磬是樂縣之首。故特舉此言。其實編鍾亦視瞭擊之。故鍾師注云。擊鐃者。亦視瞭也。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者。黃以周云。鍾磬有編而次者。有不編而特者。編鍾編磬。眠瞭擊之。特鍾大於編鍾。鍾師擊之。特磬大於編磬。磬師擊之。虞書。予擊石拊石。鄭注云。磬有大小。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大磬卽夏擊之鳴球。

小磬卽以閒之笙磬。經於鍾別言編。明特鍾掌於鍾師。非其所教。且以明其所教。亦編磬。而特磬乃其專掌。故曰等。擊磬。不言編。賈疏謂磬無不編。失注意。案黃說是也。編磬。謂既曉所掌頌磬笙磬。編縣之十六枚。同縣一處者也。明堂位。謂之離磬。編鍾亦謂之頌鍾。笙鍾。其編縣與磬同。不編之鍾謂簫。及十二零鍾之屬。特縣一處者也。鄭意此。磬不言編。則無論編與不編。悉在教科。若鍾則經特言編。明磬師所教。不兼不編之鍾。其不編之鍾若簫。當爲鍾師。鍾師同擊之。若十二辰零鍾。則當爲鍾師擊之也。云杜子春讀編爲編書之編者。謂編鍾編磬。皆以絃編縣於虞業。與編簡札爲書同義。大射儀注云。絃。編磬繩也。編鍾蓋亦用絃。與磬同。段玉裁云。謂其義同編書之編也。凡云讀如。讀爲。不川本字者。讀如亦謂音。讀爲亦謂義。然舉音而義在是。舉義而音在是也。教綬樂燕樂之鍾磬。杜子春讀綬爲。謂綬讀爲綬錦之綬。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綬。〔疏〕注云。杜子春讀綬爲怠慢之慢者。讀與大司樂慢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磬。〔疏〕注云。杜子春讀綬爲怠慢之慢者。讀與大司樂慢反教之乎。杜讀非。云玄謂綬讀爲綬錦之綬。謂雜聲之和樂者也。段玉裁云。杜易綬爲慢。鄭不從。云讀爲綬錦之綬者。謂其義同也。說文。綬。綴無文者也。引漢律賜衣者綬表白裏。案春秋繁露。庶人衣綬。綬錦者。謂名爲錦而不成文。雜弄似之。雖不成樂。而可以樂也。黃以周云。綬爲無文之綬。亦爲有文之錦。本有二名。說文。綴無文者。是其本義。鄭注以綬樂爲雜聲之和樂者。故讀爲綬錦之綬。謂綴之有文如錦者。不川其本義。故曰讀爲物相雜謂之文。故曰雜聲之和樂。賈疏以綬爲無文。何以爲雜。案說文帛部。釋錦爲織文。則綬錦自與綬錦少異。不得以爲無文。黃駁賈說是也。但審釋注意。綬錦之讀。蓋取雜文之義。雜聲者。謂其非雅樂聲曲。散雜不名一調。而可以正樂。故曰雜聲和樂。雜之云者。異於雅正之謂。雜聲雖非正樂。然尙非淫過凶慢之聲。則亦禮所不廢。漢書禮樂志云。綬樂鼓員十三人。顏注云。綬樂。雜樂也。是漢時樂官尙有綬樂。鄭據漢制爲說。自足憑也。引學記曰。不學操綬。不能安弦者。證綬爲雜聲。鄭彼注云。操綬。雜弄是也。云燕樂房中之樂者。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鄭注云。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又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川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鄭詩周南召南諸云。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

以節義序故耳。孔疏云：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爲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常用鵲巢采芣，鄭無所說，義亦或然。詒讓案：據此是燕樂，用二南，自鄉樂，亦即房中之樂，蓋鄉人用之，謂之鄉樂。后夫人用之，謂之房中之樂。王之燕居用之，謂之燕樂，名異而實同。漢書禮樂志云：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蓋秦時房中樂，始別爲樂歌，不用二南也。房中樂，其奏之或於路寢房中，故詩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毛傳云：國君有房中之樂，鄭箋云：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執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是也。孔氏據斯干箋說，天子路寢，爲明堂制，無左右房，謂當奏之小寢房中，今攷房中之樂，或亦奏於小寢，然天子路寢，實不爲明堂制，鄭志說不誤，孔說非也。賈子新書官人篇云：君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蕭服之樂。案君罷朝論議，恆在路寢，則開北房，即指路寢左右房言之，蕭服之樂，亦即房中之樂矣。云所謂陰聲也者，后夫人之樂，故爲陰聲與。內宰大司徒陰禮義同，典同注云：陰聲屬地，與此義異。云二樂皆教其鍾磬者，綬樂燕樂，皆有鍾磬也。鍾師注：又謂奏燕樂用鍾鼓，燕禮記注：則謂有弦歌而無鍾磬，賈彼疏云：磬師據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鍾磬也。房中及燕，則無鍾磬也。又鄉飲酒禮疏云：既名房中之樂，用鍾鼓奏之者，諸侯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鍾鼓，婦人用之，乃不用鍾鼓，則謂之房中之樂也。案賈兩疏說微異，通典樂云：隋牛弘脩皇后房中之樂，據毛萇侯芭孫臧故事，皆有鍾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金石，弘等采肅統言以取正焉，煬帝大業元年，秘書監柳顧言增房中樂，益其鍾磬，奏曰：房中樂者，主爲王后弦歌諷誦，以事君子，文王之風，山近及遠，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鍾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鍾磬，鄭曰房中樂也，以此而論，房中之樂，非獨弦歌，必有鍾磬也。陳賜樂書：亦據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文，謂房中樂非無鍾磬，黃以周云：燕樂自有鍾磬，有舞，教於磬師，掌於旄人，通行於祭祀饗食，房中之樂，弦歌二南，鄭云：無鍾磬之節者，嫌與鄉樂無別也，然既以磬師燕樂當之，不能謂無鍾磬矣，但鍾磬自在堂下，不在房中，房非設縣之所也。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漢書亦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更名安世樂，然則漢之安世，即房中之遺響也。史但曰備其蕭管，而不及其他，此即鄭無鍾磬之說也。其歌有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則宮庭自有鍾磬矣。案鄭燕禮注：謂房中樂無鍾磬，與此注說異，賈氏曲爲調停，亦無定說，竊謂房中樂有鍾鼓，燕樂有鍾磬及

鍾。詩禮有明文。足證后寢亦具宮縣。但樂縣自在堂下。黃說得之。詩者由房之文。亦止云執黃。明在房者。唯琴瑟黃矣。燕禮注說。實未暇備。當以此注爲正。至燕禮之有房中樂。蓋當合樂無算樂時。祭饗無無算樂。則唯合樂時奏之。雖與鄉樂同用二南。而其音節當小異也。凡祭祀奏綬樂。

鍾師掌金奏。金奏。擊金以爲奏樂。〔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者。國語魯語云。先樂金奏。章注云。金

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鐃。〔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者。國語魯語云。先樂金奏。章注云。金之。此樂之始也。無金奏者。以升歌爲始。有金奏者。升歌亦爲始事。蓋金奏爲堂下樂之始。升歌爲堂上樂之始也。金奏下管。樂之大者。天子諸侯有。大夫士無。案金說是也。凡諸侯以上作樂之節。以金奏爲始。故魯語謂之先樂矣。云金謂鍾及鐃者。賈疏云。二者皆不編。獨懸而已。案賈似誤以此爲十二辰零鍾。然其說非也。此鍾卽指編縣之鍾。故鼓人注云。金奏。謂樂作擊編鍾。明奏九夏。兼用編鍾。惟此官所自擊。乃特縣之鐃耳。十二辰零鍾。雖亦此官擊之。然非實祭正樂所用。詳樂師疏。金謂云。燕禮注云。肆夏以鍾鐃播之。鼓瑟應之。所謂金奏也。九夏爲樂之大者。鍾鐃鼓瑟。亦皆樂器之大者。故宜用之也。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醵夏。爲該鼓之該。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醵夏。公出入。奏騶夏。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三。不拜。丁獸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之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過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僦也。渠。思文。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僦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夕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爲詩篇名。頌之族類。〔疏〕王夏惟天子得奏。諸侯已下不得。其肆夏則諸侯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疏〕王夏惟天子得奏。諸侯已下不得。其肆夏則諸侯

亦常用。故燕禮奏肆夏。大夫已下不得。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明不合也。其昭夏已下。諸侯亦用之。云昭夏者。國語魯語章注。左傳襄四年杜注。並引作韶夏。昭韶聲類同。云納夏者。釋文作夏納。云木或作納。夏。郊特牲孔疏云。鍾師九夏。皆夏文在下。而南木納夏。獨夏文在上。其義疑也。案據此則陸音乃沿南木之誤。左傳襄四年杜注。納夏。釋文。及孔疏引定本。亦並爲夏納。皆誤本也。云齊夏者。釋文云。木又作齊。阮元云。齊者。正字。齊者假借字。云祫夏者。唐石經作祫夏。字從衣誤。案鄉飲酒禮。奏陔注。引此經云。奏陔夏有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是大夫士亦得奏陔夏。惟不得擊鍾。此經王禮有金奏。故鍾鼓備也。金鸛云。鄉飲酒禮。賓出奏陔。然有鼓無鍾。不得名爲金奏。又但於賓出奏之。與先樂金奏異也。注云。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者。賈疏云。鍾師直擊鍾。不擊鼓。而兼云鼓者。凡作樂先擊鍾。次擊鼓。欲見鼓鍾先後。次第。故兼言之也。鼓中得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鍾鼓應之。故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亦謂歌與鍾相應而言也。案凡九夏。皆奏而不歌。鄭誤釋爲樂歌。賈遂謂堂上歌之。堂下應之。左襄四年孔疏。亦謂肆夏二人歌之。並非也。左襄十一年傳之歌鍾。乃應升歌。閒歌之編鍾。非金奏所用也。此鼓亦謂晉鼓。鍾師鼓之。詳鍾師職。云夏大也者。染人注同。云樂之大歌有九者。亦誤。以夏爲歌詩也。鄭意歌與奏通。夏卽歌樂之總名。聲義爲樂中之最大者。其數有九。故謂之九夏。云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爲納者。杜以司門內。史出內。字皆借納爲之。故讀從納也。段玉裁云。此亦子春以今字改古字也。古內外出納字。皆作內。其音亦同。說文入部曰。入內也。內入也。糸部曰。納。絲溼納納爲古。今字也。云祫讀爲陔。鼓之陔者。祫陔聲相近。鄉飲酒禮注云。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段玉裁云。樂師注。鄭司農云。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此子春所謂陔鼓。讀從漢制也。易祫爲陔。故下文卽云。奏陔夏矣。杜必易爲陔者。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字皆作陔也。陔之言戒。毛詩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鄭稱杜說。而不易經文者。經文祫字固從成。無容改字也。說文示部曰。宗廟奏祫樂。從示戒聲。自部曰。陔。階次也。從目亥聲。是知周禮爲正字。儀禮爲假借字。許君亦從故書作祫矣。奏祫不必在宗廟。而許云宗廟奏祫樂者。爲其字之從示也。鄭君說禮器云。天子禘祭。先王諸侯。禮畢而出。祫夏而送之。笙師教祫樂。鄭君云祫樂。祫夏之樂也。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者。並據大司樂文。案諸夏所用。隨事不同。杜略舉大司樂祭祀所用。以見義耳。九夏。唯肆夏所用最多。樂師云。行以肆夏。爲王常時出入路寢之禮。與祭祀不同。大司樂注。謂大饗賓。出入奏肆夏。蓋賓與尸禮略同也。燕之常禮。及鄉飲酒禮。皆賓出。

奏肆夏。入無奏樂之文。惟燕禮記。載以樂納賓之盛禮。則賓及庭奏肆夏。與大饗賓。入大門。即奏者。亦小異。並詳大司樂疏。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者。蓋節據燕禮記。以樂納賓之義。云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者。此並無正文。杜以意說之。章夏。取其章明功伐。齊夏。取其齊肅將事也。云客醉而出。奏陔夏者。客賈疏述注作賓。左傳疏引同。笙師注亦云賓醉而出。奏肆夏。鄉射禮注同。疑此作客誤也。鄉飲酒禮。賓出奏陔。鄉射禮實與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遂出。又大射儀。文亦同。並賓醉而出。奏陔之事。不言入者。禮。鄉大夫無入奏陔之文也。云公出入奏驚夏者。賈疏云。案大射云。公入奏驚夏。是諸侯射於四郊。自外入時奏驚夏。不見出時。而云出者。見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出入禮同。則驚夏亦出入禮同。故兼云出也。其驚夏。天子大射入時無文。故子春取大射公入驚以明天子亦用也。詒讓案。大射儀。公入驚。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驚者。於路寢無出入也。是大射所謂入驚者。即謂出時奏驚。諸侯得用金奏。明出入皆奏也。又據大司樂云。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則王大射與諸侯射奏樂異。驚夏既非王出入所奏。則於王當別有所用。然禮經無文。故杜止援大射爲釋也。賈說非杜指。云肆夏詩也者。謂肆夏爲詩篇名。與後鄭說同。引春秋傳者。襄四年左傳文。金奏肆夏三。依左傳三字上當有之字。杜注云。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曰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曰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縣。鹿鳴之三。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案肆夏之三。金奏也。文王之三。升歌也。鹿鳴之三。鄭詩諸說。以爲合樂。孫希旦、黃以周。以爲閒歌。義並通。國語、魯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韋注云。言樂人以蕭。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依韋說。則歌鹿鳴並川蕭奏。明其非升歌矣。凡升歌文王者。合樂或用鹿鳴。詳後疏。云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者。杜意穆叔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並謂歌詩三章。肆夏雖不見詩。然與文王鹿鳴。同有三章。故據彼定肆夏亦爲詩也。引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魯語。叔孫穆子語。宋本國語。繁作樊。音近字通。享作饗。享即饗之借字。韋注並與杜同。蓋即杜所本。案天子享元侯奏肆夏。即大司樂注。所謂大饗賓。出入奏肆夏也。此九夏爲金奏。與升歌詩異。而鄭詩小雅諸云。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蓋鄭意九夏爲頌之類。可奏亦可歌。故詩諸說。天子饗元侯。升歌肆夏。賈疏及左傳孔疏。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並同。郊特牲疏。又謂下管亦川三夏。江永云。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

燕居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升歌爲詩。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有篇名而無辭。卽有辭。亦不載於頌。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也。鄭詩譜言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是升歌與金奏。混合爲一。誤矣。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是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文王世子。養老亦歌清廟。何嘗升歌肆夏乎。案江說是也。金榜。阮元。金鶚。說同。但鄭意肆夏爲詩。故亦可歌。非以金奏升歌爲一也。郊特牲疏。謂下管亦奏夏。則大誤。鄭亦無是義。云肆夏繁過渠。所謂三夏矣者。以國語云。肆夏樊過渠。左傳穆侯之曰三夏。其實一也。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適也。繁過。執僨也。渠。思文者。釋文執僨音競。詩作競。案僨蓋競之俗體。思文下。注道見本。及明監本。毛本。並有也字。大射儀賈疏。及左傳釋文孔疏。詩周頌時邁孔疏。引此注並同。以文例校之。疑舊本誤脫。呂叔玉蓋漢經師治周禮者。賈疏謂是子春引之。子春意與叔玉同。案疑是後鄭引之。其人無效。要當在杜鄭前。故杜鄭得述其義。呂以三夏爲周頌三篇。又以時邁爲肆夏。而執競思文二詩。適與時邁相次。故卽以當樊過渠。是則肆夏爲一。樊過爲二。渠爲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三。與文王之二三。爲大明。絳。鹿鳴之二三。爲四牡。皇華。文例正同。然左傳云。三夏。國語云。肆夏樊過渠。自來本無定解。依呂說。則樊過連文。與渠同爲肆夏之屬篇。依章杜說。則樊過爲肆夏。過爲昭夏。渠爲納夏。不以繁過連文。又以過渠分屬二夏。二說迥異。後鄭此注。既不從呂。樂師先鄭注。以肆夏爲樂名。又云。或曰逸詩。則先鄭亦不以爲周頌之三篇。但國語之義。二鄭無釋。不知其說云何。左傳孔疏。引劉炫規杜云。杜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卽文王是其一。大明。絳。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過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爲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案劉氏所規。蓋兼取呂說。然謂杜解允三夏之名。則仍依章杜。以昭夏納夏配肆夏爲三之說。與呂又異。徐養原云。竊疑九夏皆總名。每夏不止一曲。繁過渠三者。皆肆夏之曲名。猶鹿鳴之三屬小雅。文王之三屬大雅也。內傳云。三夏。謂肆夏之三曲。非謂九夏中之三夏也。九夏各有所用。恐無連奏三夏之理。案九夏非歌詩。呂說固誤。而肆夏不可與昭夏納夏同奏。章杜劉之說。亦不可通。尋文究義。徐說殆近之矣。云肆夏也夏大也者。以下呂又說三夏因詩命名之義。肆夏。小爾雅廣言文。云言達於大位。謂王位也者。釋名。肆夏之義。云故時邁曰。肆於時夏。允王保之者。此時邁詩末二句。呂引之者。亦證時邁名肆夏之義。鄭箋云。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國語。周語韋注。說同。陳奐云。時邁。肆于時夏。思文陳常于時夏。兩詩皆言夏。而中閒廟執競一篇。故遂以三詩配。國語三夏。鄭不以呂說爲然。而箋詩兩言夏。仍作九夏解。非毛詩義也。案陳說是也。呂說因詩有肆

夏之文。曲爲傳合。鄭詩箋說。以夏爲樂歌。則亦以爲與九夏同義。然不以時適爲卽肆夏。與呂說異。又大射儀。賓及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與。據彼注。是鄭亦兼存呂說也。云繁多也者。小爾雅廣詁文。云遏止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者。釋名繁遏之義。云故執僉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者。毛傳云。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復也。呂引以證執僉言福祿多之義。云渠大也者。書胤征。僉孔傳同。云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者。釋名渠之義。云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者。亦引證后稷配天之事。詩序亦云。思文后稷配天也。云故國語謂之曰。皆昭令德。以合好也者。亦穆叔語。彼文承肆夏文王之說。故引以證肆夏樊遏渠。並以昭令德。而取此美名也。云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者。此破呂叔玉之說。別以九夏爲詩篇名。故左傳。國語。以肆夏與文王鹿鳴同稱。若時邁執僉思文。彼自有名。不當又名肆夏繁遏渠也。云頌之族類也者。鄭以禮記左傳說奏樂差次。九夏厚於大雅。明九夏用之賓祭。其重與頌同。知其詩亦當其頌爲族類。但非今周頌時邁諸篇耳。大射儀注。亦云陔夏。其歌頌類也。與此注同。金鶚云。堂上所歌。皆風雅頌之詩。堂下笙歌金奏。非詩也。然亦有辭。其體當稍與詩異。蓋載在樂經。樂經亡而遂失其傳也。鄭以九夏并宮。及南陔等六篇。皆爲詩。謂九夏頌之逸篇。南陔等小雅之逸篇。皆非也。杜預云。肆夏樂曲名。此說最確。九夏爲樂曲。則笙管所奏。亦當別爲樂曲。而非詩矣。又云。頌非大夫士所得用。而鄉飲酒賓出奏陔夏。則九夏非頌可知也。案金說是也。樂曲用之金奏。與詩用之歌。二者微異。杜呂合以爲一。非也。後鄭雖不用呂說。然其誤亦同。云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者。鄉射。燕禮。大射儀。注。說陔夏。燕禮注。說肆夏。並以爲樂章。樂章謂樂之章句。以列於詩言之。謂之詩篇。以入樂言之。謂之樂章。其義一也。鄭以九夏爲頌。而三頌不載。故以爲別載於樂章。樂崩以後。失其辭。據鄭意。蓋以九夏之亡。在孔子前。猶正考父所校商頌十二篇。孔子錄詩。僅存五篇也。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以鍾鼓。〔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者。亦於合樂時奏之也。賈疏云。饗食謂與諸侯行饗食之禮。南關雎云。鍾鼓樂之。關雎爲房中之樂。得燕樂有用鍾鼓之證。互詳若師疏。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鄭司農云。騶得燕樂有用鍾鼓之證。互詳若師疏。〔疏〕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鄭司農云。騶

〔疏〕凡射。王奏騶虞者。以下文與樂師略同。亦通三射而言。其大射。天子射節。大司樂令大師帥管歌之。諸侯以下。則樂師令歌。此官皆奏鍾鼓以節之。卿大夫士射。則唯以鼓奏之。無鍾也。鄉射大射禮以樂射。並云不鼓不釋。

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若然。天子射樂九奏。諸侯七奏。卿大夫士五奏。皆與射節相應也。又投壺說射節。有鼓有筭。則此官當兼擊。上經云鼓不及筭。下文掌擊鼓。唯云緩樂。不及射樂。皆互文見義。亦詳樂師射人疏。注鄭司農云。騶虞聖獸者。據毛詩說也。賈疏引五經異義云。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止。召南終騶虞。俱稱差歎之。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鄭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詒讓案。異義引古毛詩說。即據召南騶虞傳文。孔疏引陸璣說。亦同。又引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曾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祀。言多賢也。今案後鄭亦從毛說。周書王會篇云。央林以曾耳。曾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曾耳當作曾牙。山海經。海內北經。又作騶吾。騶吾。曾。虞。牙。吾。並一聲之轉。異義所引鄭書。即周書之誤。掌鼗鼓緩樂。鼓讀如莊王鼓之鼓。玄謂。〔疏〕注云。鼓讀如莊王鼓之鼓者。此擬其轉。異義所引鄭書。即周書之誤。掌鼗鼓緩樂。作緩樂。擊鼗以和之。〔疏〕音以見其義。明此鼓不謂六鼓也。小師注云。出音曰鼓。即此義。段玉裁云。下文云。玄謂。則此注語。蒙上文。亦司農說也。莊王鼓之。見宣十二年公羊傳。常云莊王鼓之之鼓。今脫一之字。案段說是也。孔檺汾校同。凡注引舊說。亦有蒙上章而不著某云者。互詳秋官敔疏。云玄謂作緩樂擊鼗以和之者。鼗亦謂應鼗朔鼗之屬。賈疏云。此官主擊鼗。於樂師作緩樂。則鍾師擊鼗以和之。

笙師掌教敔竽笙頊簫簫篪箏管。春牘應雅以教祫樂。教。教視瞭也。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其端有兩空。繫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簫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鞞之。有兩紐。疏畫。杜子春讀籛爲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籛。玄謂籛如籛。三空。祫樂。祫夏之樂。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疏〕掌教敔竽笙頊簫簫篪箏管者。說文籛部云。籛。籛音律管。應之出。奏祫夏。此以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疏〕樂也。口部云。吹。嘯也。又欠部云。吹出氣也。敔。即籛之省。凡經皆作敔。注皆作吹。經例用古字。注例用今字也。釋名釋樂器云。竹曰吹。吹推也。以氣推發其聲也。案竽笙等皆樂器之有孔者。故經並謂之籛。此籛有匏土音。不必竹器也。此籛爲吹竹籛。與籛師舞籛籛章葉籛並異。云春牘應雅以教祫樂者。祫。唐石經作祫。誤。今從宋本嘉靖本正。祫樂用此三器。並築地以發其聲。故謂之春也。注云。教。教視瞭也者。賈疏云。此樂器皆瞭有。視瞭無。所以知不教習瞭者。案小師云。教鼓鼗祝敔頊簫管弦歌。注云。教。

教簫也。以小師在簫之上。又簫所教。與小師同。故知小師所教簫。笙師所教。文在視瞭之下。不可隔視瞭。教簫。其視瞭雖不云其器。明所教視瞭也。鄭司農云。笙三十六簧。笙十三簧者。釋名釋樂器云。笙生也。竹之貫匏。象物貫地而生也。以匏爲之。故曰匏也。笙亦是也。其中汗空以受簧也。簧。橫也。於管頭橫施於中也。以竹鐵作於口。橫吹之。亦是也。賈疏云。案通卦驗。笙長四尺二寸。注云。笙管類。用竹爲之。形參差象鳥翼。鳥火禽之。火數七。冬至之時吹之。冬。水用事。水數六。六七四十二。笙之長。蓋取於此也。笙十三簧。廣雅云。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笙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禮圖云。笙長四尺二寸。此笙三十六簧。與禮圖同。詒讓案。說文竹部云。笙管三十六簧也。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簧。笙中簧也。風俗通義。音聲篇云。笙。謹案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又云。謹案世本。隨作笙。長四尺。十三簧。象鳳之身。說並與鄭同。爾雅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十三簧者。宋書樂志。亦云。笙有十九簧至十三簧之異。據此是笙十三簧。謂其小者。大者有十九簧也。北堂書鈔樂部。引三禮圖云。笙有雅簧十三。上六下七也。雅簧。上下各六也。是以笙爲十二簧。與賈引禮圖不同。凡笙皆每管。有一簧。諸書咸謂笙簧多於笙。此獨反是。疑有脫誤。云。笙七簧者。說文俞部云。籥管樂也。七孔。重文。籥。籥或從竹。釋名釋樂器云。籥。曉也。聲從孔出。如嬰兒曉聲也。賈疏云。廣雅云。籥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籥九空。司農云。七空。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徐養原云。今本廣雅八孔下。少一孔上出一句。多前有一孔。上有一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四句。王念孫謂曹注誤。八。要亦隋以前舊說。但如此則有九孔。與禮圖合。而與正文不合。疑非也。八孔乃計其全。七孔則不數上出者。廣雅附會禮圖。故多一孔。常云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三孔。頭有一孔。則與廣雅。及司農說。俱合矣。向內曰前。向外曰後。向上曰上。前一孔卽上出孔。上出猶言隆起也。御覽。引世本注云。籥吹。孔有翳如酸棗。卽此是也。案徐說是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沂。郭注云。籥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風俗通義。聲音篇云。籥。案世本。蘇成公作籥管樂。七孔。長尺二寸。呂氏春秋。仲夏紀高注云。籥以竹大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橫吹之。以上諸書。並云籥七孔。不云八孔。徐氏本詩小雅。何人斯孔疏說。謂不數其上出者。故七孔。此說甚當。賈氏輒所鄭之誤。慎矣。又書鈔樂部。引五經要義云。籥竹也。六孔。有底。通典樂引月令章句云。籥六孔。有距。橫吹之。案距當卽所謂翹。蓋皆指其上出之吹孔而言。但云六孔。未詳其說。蕭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雅。長尺四寸。圍三寸。翹長一寸三分。圍自稱。九孔。頌籥尺二寸。此又作九孔。然則孔有多少。或雅籥頌籥之

與。云春。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髮畫。以兩手築地者。此無正文。蓋據漢制知之。釋名釋樂器云。春撞也。賦築也。以春築地爲節也。舊唐書樂志云。春。虛中如笛。無底。舉以頓地。如春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案唐書說。與先鄭小異。又謂亦名相。則與拊別名同。未知何據。案。素部云。髮。素也。鄉射禮。擗髮。鄭注云。髮。赤黑漆也。樂釋文音香牛反。或七利反。段玉裁謂七利反。則字作素。案。素。義同。金鶚據國語周語。謂賦應雅三者並木器。所先鄭說之誤。未知是否。云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者。蓋亦據漢制知之。云雅狀如漆。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鞅之。有兩紐。疏畫者。樂記。訊疾以雅。鄭注云。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中有椎。孔疏引先鄭此注釋之。云並以漢時制度而知也。御覽樂部引風俗通義。亦云雅形如漆。有椎。賈疏云。疏畫者。長疏而畫之。云杜子春讀簫爲蕩。蕩之滌者。段玉裁謂爲當作如。是也。此擬其音。非破字。不當云。簫爲。丁晏云。風俗通云。笛者滌也。所以滌蕩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釋名云。簫。滌也。其聲滌然也。故杜預爲滌。簫聲相近。徐養原云。說文有笛無簫。簫之字蓋從竹逐聲。易良馬逐。釋文一音胃。胃笛並以由爲聲。逐有胃音。故笛字或從逐。此字見周禮。乃古文也。許君偶爾遺之。云今時所吹五空竹簫者。說文竹部云。笛七空。簫也。羌笛三孔。風俗通義聲篇云。謹案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長二尺四寸。七空。徐養原云。馬融長笛賦。有庶士丘仲。言其所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易京房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房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笛雖古樂。經秦漢而失傳。漢笛起於羌。京房知與古笛相類。惟孔數不足。乃爲之加一孔。而五音畢具。說者謂笛爲武帝時丘仲作。乃京房以後之人。羌人造笛。京房加孔。丘仲述其事。賦意甚明。不知諸儒。何以誤會笛之孔數。言四孔加一者。丘仲也。言五孔者。杜子春也。言七孔三孔者。許慎也。言六孔七孔者。荀勗也。參差不一。案四孔加一。則五孔矣。是子春與丘仲不異也。許君七孔。與荀勗笛律略合。惟丘仲言羌笛四孔。而許云三孔。似相刺謬。或者疑爲二器。不知三孔卽四孔也。案荀勗笛律。以笛體中爲角聲。故云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然則七孔者。併笛體中計之。若論其面。則六孔也。四孔者。亦併笛體中計之。若論其面。則三孔也。許於七孔則併體計之者。取備七音也。於三孔則祇計其面者。羌人刻竹。但知有三孔耳。豈知體中復可當一孔哉。故言古笛。則當云七孔。不得云六孔。言羌笛。則當云三孔。不得云四孔。大抵漢魏六朝。所謂笛。皆豎笛也。宋元以後。謂豎笛爲簫。謂橫笛爲笛。而笛之名實淆矣。云玄謂簫如簫三空者。少儀注同。孔疏謂案漢禮器制度知之。案簫正字當作侖。說文侖部云。侖。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竹部云。簫。書僮竹管也。經典通借簫爲侖。釋名釋樂器云。簫。躍也。氣躍出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簫。簫也。或曰。簫若笛而短。有三孔。風俗通義聲篇云。簫。竹

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爾雅釋樂云。大箛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符。郭注云。箛如笛。三孔。而短小。案以上諸說。惟趙岐前一義。以箛爲箛爲誤說。餘並同鄭義。而廣雅釋樂云。俞謂之笛。有七孔。詩耶風簡兮毛傳云。箛六孔。說與鄭異。徐養原云。古之箛。蓋卽漢之羌笛。箛三孔。羌笛亦三孔。並見說文。則二器無異。三孔者。箛也。五孔者。笛也。七孔者。笛之變也。康成云。箛如笛。謂如五孔七孔之笛也。竹音凡五。比竹者箛。併兩者管橫吹者流。惟箛與笛。皆單管直吹。故相似。說文曰。箛以和衆聲。古之和聲用箛。後世則受均於笛。二物同類。故皆可以利聲。又云。一說三孔以和聲。六孔以奏舞曲。說文。籥。三孔箛也。得箛故有不止三孔者。三孔者。乃謂之籥耳。箛字注。三孔。段玉裁以爲六孔之誤。其說可從。漢世有籥無箛。如笛而短者。籥也。故皆以爲三孔。郝懿行云。蓋箛施用有異。故孔數不同。其施於吹以和樂者。則三孔。如笛而短。其施於舞所執者。則六孔。當如笛而長。知者風俗通引樂記云。笛長二尺四寸。七孔。簡兮釋文云。箛長三尺。執之以舞。是舞箛長於笛有半。則知吹箛短於笛。其體常不過一尺也。笛與箛全相似。故廣雅云。俞謂之笛。又云有七孔。以簡兮傳六孔推之。則知廣雅之七孔。亦當指舞箛而言矣。舞箛有孔者。雖施於舞。亦用以吹。故周禮序官。箛師注。箛舞者所吹。是其義也。然箛既如笛。而有三孔六孔七孔不同者。吹箛短於笛。而三孔。舞箛長於笛。而六孔。或七孔。陳奐說同。案徐邈以三孔六孔。爲吹箛舞箛之異。是也。孟子趙注說箛三孔。而引詩左手執箛。與毛傳不合。蓋不知箛有吹與舞之異也。云箛樂箛夏之樂者。卽九夏之八也。依鍾師杜注。亦當爲箛。賈疏云。以其鍾師有箛夏。此箛樂與之同。故知此所教箛樂。是鍾師所作箛夏者也。云賈應雅。教其春者。謂以樂地者。此破先鄭以春賈爲器名之說。明賈應雅三者。並箛師教其春之春。卽謂築地。說文曰。部云。春。擣粟也。竹部云。築。擣也。故築地謂之春也。金鶚云。春字統賈應雅三件。猶上以飲字統竿笙塤箛簫篪筦管也。先鄭以春賈二字。共爲器名。則亦當以飲字統之。此豈可飲之器邪。云箛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者。賈疏云。以其笙管在堂下。近堂。則三者亦在堂下。遠堂。在庭可知。云賓醉而出。奏箛夏者。鍾師杜注義同。並據鄉飲酒鄉射燕禮爲說也。云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者。謂惟此三器爲箛樂所用。爲賓行舒疾之節。明雖醉亦不失禮也。金鶚云。國語論樂云。革木以節之。賈應雅皆木音悅散之類。皆所以節樂者也。鄭謂以爲行節者。禮云。檀弓以肆夏。是金奏肆夏。以爲行節。賈應雅以節樂。卽以節行也。但賓出奏箛夏。惟鄉飲酒燕禮用之。若兩君相見。及天子大饗諸侯。賓出入。皆奏肆夏。禮所謂趨以肆夏者。兼出入言也。笙師所掌。又天子之樂也。然則箛樂非止陔夏。疑九夏通名爲箛樂。猶言棖樂燕樂也。王出入奏王夏。亦奏之以爲行節。諸夏皆當類此。案金說是也。箛樂與金奏同用九夏。但金奏在正樂之前。唯天子諸侯樂。有此節。國語魯語。所謂先樂金奏是也。其奏九夏以

節出入者。則通於卿大夫士。蓋不在正樂之數。若賓出奏陔。或於禮終奏之。故不得爲先樂。而別謂之祿樂。祿之言戒。或亦兼取出入之道爲名。匠人注所謂令辟祿是也。鄉射禮注云。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是祿樂亦用鍾鼓。不徒凡祭祀饗射。其其鍾笙之樂。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疏〕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者。謂作樂時。應雅三器也。凡祭祀饗射。其其鍾笙之樂。相應之笙。〔疏〕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者。謂作樂時。之聲應鍾之均。是謂鍾笙之樂。賈疏云。鄭爲此解。燕樂亦如之。〔疏〕燕樂亦如之者。燕樂有簫管笙。詳聲師疏。大喪。厥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厥興也。興謂作。〔疏〕大喪。厥其樂器者。謂陳明器。笙等樂器也。詳大司樂疏。注云。厥興也。與

窆時送至壙。遂大旅則陳之。陳於饌處而已。〔疏〕大旅則陳之者。亦厥樂器也。變文言陳者。明陳而不藏也。藏之梓中也。大旅則陳之。不泄其縣。〔疏〕云。陳於饌處而已。不泄其縣者。賈疏云。此經直言陳之。明陳

於饌處而已。不臨其縣。其臨縣者。大司樂。故大司樂云。大喪。泄厥樂器。注云。臨縣師。鍾師之屬是也。

鍾師掌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疏〕主擊晉鼓以奏其鍾也者。賈疏云。鼓人職云。以晉鼓。金奏。謂

故知之也。金奏。謂奏金。金卽鍾。鍾以金爲之。故言金。云然則擊鍾者。亦視瞭者。此家前聲師注。教視瞭擊。編

鍾而晉。賈疏云。鍾與鍾同類。大小異耳。既擊鍾。明亦擊鍾。故云亦視瞭也。案鄭賈並以意說之。蓋以鍾師既擊鼓。則不得更擊鍾。故謂擊鍾者。亦視瞭。但此惟先樂金奏或然。若他節。則仍當以鍾師擊鍾。不必皆視瞭也。蓋此經諸

樂官。若若師掌擊磬。笙師掌吹笙。職名並相應。此官既名鍾師。自當以擊鍾爲專職。不宜反掌擊鼓。而不擊鍾也。又鍾師掌金奏。亦擊鍾。則尤不當專屬視瞭。竊疑先樂金奏。其節最重。或當鍾師擊鍾。故此官改而擊鼓。共他節。則皆此官自擊鍾。而以鼓人擊鼓。不必如鄭賈說也。大射儀無金奏。而彼注說獻樂人。有鼓人。則鄭意亦謂擊鼓

自是地官。鼓人之正職。不皆以鍾人代之矣。鍾亦名鑄。詳敘官疏。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

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守鑿。備守鼓也。鼓之以張鼓。杜子春云。一夜三。〔疏〕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者。擊備守鑿也。春秋傳所謂實將趙者。音聲相似。〔疏〕賈疏云。亦以晉鼓鼓之。

云饗食賓射亦如之者。賈疏云。饗食。來朝諸侯。賓射。亦謂與來朝諸侯射於朝。皆鼓其金奏之鼓也。詒讓案。樂師云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鍾鼓如祭之儀。然則祭祀饗食。皆樂師令奏。此官則鼓其金奏之鼓。又賈疏云。賓射皆奏其鍾鼓。此官與彼爲官聯也。饗食金奏之樂。卽左襄四年傳。天子享元侯。奏三夏是也。賓射詳大宗伯疏。云軍大獻則鼓其愷樂者。此亦與賈疏爲官聯也。賈疏云。謂獻捷於祖作愷歌。亦以晉鼓鼓之。案大獻詳大司馬疏。云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者。此與鼓人賈疏爲官聯也。注云。守鼙備守鼓也者。謂王宮中常時戒守之鼓。亦以夜鼓之。列女傳賢明篇。周宣姜后傳云。爲鳴。樂師擊鼓以告旦。疑卽指此官。李光地云。凡軍之夜三鼙者。行鼙也。故云守鼙以別之。云鼓之以鼙鼓者。別於上金奏用晉鼓也。賈疏云。鼓人職云。鼗鼓鼓軍事。此並軍事。故知用鼗鼓也。杜子春云。一夜三鼙備守鼙也者。明守鼙亦夜三鼓也。賈疏云。鼓人注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響。是一夜三鼙備守鼙也。云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者。左昭二十年傳。齊公孫青聘衛事。杜本作賓將趨。注云。趨行夜。據賈掌固疏。則賈服本亦作趨。與杜本同。說文手部云。趨。夜戒守有所擊也。亦引春秋傳左襄二十五年傳。又云陪臣干掇。杜亦以爲行夜。段玉裁云。今左傳作賓將趨。說文所據同也。杜子春所據作趨。古音芻聲取聲。同在侯部也。趨讀如促戒守之意。惠棟云。鼙說文作鼗。云讀若威。趨造音相近。長言爲趨。短言爲威。案惠說是也。趨與掇趣。音亦相近。故此注引左傳作趨。掌固注引又作趣。依杜君二注。義。則鼙與掇爲一。依許義。則鼙爲擊鼓戒守。掇爲戒守有所擊。不定擊鼓也。二說蓋小異。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疏〕大喪厥其樂器者。賈疏云。此官所厥。謂作晉鼓鼗鼓而已。以其當職所擊者。也。案厥樂器。亦當有鐃。厥亦訓爲陳。賈從鄭。釋爲興作非也。詳司裘疏。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疏〕韎師掌教韎樂者。韎。明堂位注。引並作味。從先鄭讀

股宜以教之。云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者。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夷狄樂誰爲舞者。以爲使中國之人。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禮不備。恐有過誤也。然則韎雖東夷之樂。其舞亦使中國之人。故韎師帥其屬而舞之也。注云。舞之以東夷之舞者。韎爲東夷樂。詳敘官及韎韠氏疏。賈疏云。凡舞。大饗亦如之。夷樂。皆門外爲之。案賈說本白虎通義。詳韎韠氏疏。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疏〕掌教舞散樂舞夷樂者。賈疏云。旄人

而不教。二職互相統耳。但施人加以教散樂。鞀鞀氏不掌之也。案賈說非也。此官掌教亦掌舞。鞀鞀氏則又兼掌其聲。歌。二官蓋互相備。非互相統也。注云。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舞師。凡野舞皆教之。注云。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然則此教散樂。卽教舞師所教野人之中。擇其善者。使施人更教之也。賈疏云。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之爲散也。案賈意散樂。卽謂充散之樂。今攷此爲雜樂。亦取亞次雅樂之義。詳鹽人疏。云若今黃門倡矣者。王應麟云。漢禮樂志。成帝時鄺聲猶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藝文志。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詒讓案。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蔡邕禮樂志云。漢樂四品。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樂羣臣。此黃門倡。卽習黃門鼓吹者。非雅樂。故鄭引以況散樂也。云自有舞者。散樂之舞。在大司樂六舞之外。其名數未聞。云夷樂四夷之樂者。四夷之樂。卽下鞀鞀氏所學者是也。其四夷之舞所持。經無文。自虎通義禮樂篇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鼓舞。助時熟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四方威。北方擊金。案鞀鞀氏疏。引孝經鉤命決。說夷舞所持。與樂元語合。通典樂引五經通義。亦同。惟四夷持鉞爲異。未知孰是。云亦有聲歌及舞者。賈疏云。此經有舞。下鞀鞀氏云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是也。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疏〕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者。卽敘官云。舞者衆寡無數。在舞徒之外者也。亦無員數與。凡以神仕者。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疏〕客舞其燕樂者。合樂時並奏燕舞也。燕樂詳鞀鞀氏疏。賈疏云。賓客亦謂饗燕時。舞其燕樂。謂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案據鞀鞀氏師。則賓客食及射。皆奏燕樂。賈謂饗燕時。未咳。又燕樂當亦有散樂。詩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翫。右招我由敖。鄭箋以爲燕舞之位。卽燕樂之舞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敝籥。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疏〕官聯也。賈疏云。此官所教當樂師爲教小舞互相足。故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注云。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賦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詒讓案。據文王世子文。則籥師雖掌文舞。亦兼教武舞。蓋此官所奏卽大司樂六舞。故文武兼備。逸周書世俘篇云。甲戌。謁戎殷于牧野。籥人奏武崇禹生開。三終。籥人卽此籥師。崇禹生開。蓋大夏之舞曲。以籥奏之者也。注云。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此亦注用今字作吹也。賈

此者。對文王世子。箎師學戈爲武舞。御覽。樂部。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云所謂箎舞也者。春秋宣八年。萬入去箎。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箎者何。箎舞也。何注云。箎所吹以節舞也。吹箎而舞。文樂之長。案箎舞亦見詩小雅。實之初筵篇。詳後。凡文舞以羽箎爲主。詳敘官疏。引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箎者。彼文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箎。皆於東序。鄭彼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箎。箎舞。象文也。川安靜之時學之。引之者。體舞有羽箎也。引詩云。左手執箎。右手秉翟者。卽風簡兮篇文。引之者。證舞羽。羽卽翟羽。與箎相將之事。敘官注亦引之。詳彼疏。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案羽舞。穀梁隱五年傳。謂之舞夏。范注云。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祭則鼓羽箎之舞。鼓之者恒。〔疏〕注云。鼓之者恒爲之節者。樂記。說舞大翟。范亦從毛許說。五詳舞師疏。祭祀則鼓羽箎之舞。爲之節恒。〔疏〕注云。先舞以翟爲之節者。樂記。將奏樂。先擊鼓以警衆也。詩魯頌有駉云。振振鷖。鷖于下。鼓咽咽。醉言舞。毛傳云。咽。咽鼓節也。蓋凡大小舞。皆先鼓以警衆。既舞。則又擊鼓爲之節。故文王世子云。胥鼓南。注云。旄人教夷舞則以鼓節之。此箎師掌教文舞。舞時亦擊鼓以爲之節。其武舞蓋鼓人爲之鼓。故鼓人云。鼓兵舞是也。又案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樂作樂以歌箎舞。和以鍾。鼓詩小雅賓之初筵云。箎舞笙鼓。毛傳云。秉箎而舞。與笙鼓相應。則和箎舞又有鍾笙諸器。此惟云鼓者。以其舞節鼓爲尤重也。賈疏謂祭祀合樂之時。則使國子舞鼓。動以羽箎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疏〕賓客饗食則與樂節相應。賈說以鼓爲鼓動羽箎。似亦不專指鼓節。然非經注意也。賓客饗食。則亦如之。〔疏〕亦如之者。亦擊鼓爲羽箎之舞節也。此亦饗食與祭祀同樂。與鍾師燕樂同。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疏〕大喪。厥其樂器者。賈疏云。此所厥作。惟羽箎食與祭祀同樂。與鍾師燕樂同。詳司裘疏。

箎章掌士鼓箎。杜子春云。士鼓以瓦爲。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箎。國之地竹。〔疏〕土鼓。箎者。此官掌野樂。其樂器亦與大師典庸器所掌異。注。杜子春云。士鼓以瓦爲。以革爲兩面。可擊也者。鼓。卽鼓腔也。輶人以木爲之。謂之皋陶。依杜說。土鼓亦冒革。以其范土爲瓦以爲腔。故名土鼓。瓦土通稱。大

師。八音。土卽瓦音。漢書司馬遷傳。土簋土刑。顏注云。土謂燒土爲之。卽瓦器也。後鄭釋壺涿氏炮土之鼓。亦云瓦鼓。此注鄭無破柱之語。明卽從其說。呂氏春秋貴生篇高注。釋土鼓亦以土爲瓦。賈疏因禮運注云。築土。遂謂土鼓。因於中古神農之器。黃帝以前。未有瓦器。故不從。非後鄭意也。又案土鼓以瓦爲匡。蓋與缶略同。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帝堯命質爲樂。乃以樂器置缶而鼓之。彼置疑當作冒。樂器冒缶。與杜瓦匡革面之說。正相類。土鼓。本伊耆氏之樂。郊特牲。釋文引或說。謂卽帝堯。然則呂覽所云。卽土鼓之制與。缶以瓦爲之。亦可鼓擊。故易離九三云。鼓缶。說文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然彼不冒革。則是土音。此土鼓瓦匡而冒革。則仍是革音。與缶異也。鄭司農云。陶器陶國之地竹者。釋文出經陶字。云注那同。段玉裁。阮元。並云此經用古字。注川今字之一證。今本皆改爲陶矣。案段阮校是也。此注陶字。並當作那。詩陶風鄭諸云。陶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栒邑。有陶鄉。詩陶國。公劉所都。案今陝西郃州三水縣西。有故陶城。先鄭意此陶。直謂以陶地所生之竹作簋。猶大司樂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瑟之類。然陶竹作簋。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簋以竹爲之。詳笙師疏。云陶詩亦如之者。謂下文之陶詩。亦卽陶地所作之詩也。陶風鄭諸云。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居陶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陶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陶國變風焉。依後鄭說。陶詩非陶地所作詩。與序義合。先鄭說亦非也。云玄謂陶簋。陶人吹簋之聲章者。破先鄭陶竹之說。謂此陶簋。卽依放陶人所吹葦簋之聲章。以吹詩雅頌之等。蓋葦簋與笙師竹簋。聲自不同。以陶人習吹此簋。故卽謂之陶簋。至其吹之爲聲以節歌。則又有詩雅頌之異。不必皆爲陶音也。詳後疏。引明堂位曰。土鼓。剡桴。葦簋。伊耆氏之樂者。釋文云。耆又作帆。帆。案帆。既並從几聲。與耆從旨聲相近。蓋卽耆之別體。明堂位文。剡桴。鄭彼注云。黃當爲由。聲之誤。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又禮運云。黃桴而土鼓。鄭彼注云。黃桴爲由。由桴也。謂搏上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孔疏云。土鼓以與汗尊。挾飲相連。貴尚質素。故知築土爲鼓。周代極文。而不爾也。故杜注周禮簋章云。以瓦爲匡。不須築土。其築土爲鼓。先儒未詳。蓋築地以當鼓節。賈疏云。剡桴。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爲桴引之者。破子春土鼓用瓦。詒讓案。築土爲鼓。無由發其聲。禮運注。蓋鄭未定之說。此注雖引明堂位文。而無築土之文。壺涿氏注。又明云瓦鼓。則不破杜可知。蓋鄭三禮注義。不必盡同。故禮運疏。謂周代尙文。不築土爲鼓。其說較賈爲長。但築土爲鼓。當謂搏土築令堅實。以爲鼓。非謂築地爲節。孔說亦失之。又案後鄭不從先鄭陶地竹簋。而別引葦簋爲證。則謂此陶簋。亦用葦。蓋此官所掌鼓。與鼓人之鼓異。簋亦與簋師之竹簋異也。馬瑞辰云。簋章以掌簋爲專司。故首言陶簋。蓋簋後世始用竹。伊耆氏止以

葦爲之。翫簫卽葦簫也。郊特性正義。謂伊耆卽神農。新年所以祭神農。雖亦行神農之禮。故仍其舊。樂祭以土鼓。葦簫。葦章旣言土鼓。則知翫簫卽葦簫。不曰葦而曰翫。蓋翫人習之。猶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謂之齊也。案馬說是也。中春晝擊土鼓。翫翫詩以逆暑。翫詩。翫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簫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摠名也。迎暑以晝。求諸陽。〔疏〕中春土鼓。翫翫詩以逆暑者。說文日部云。暑。熱也。逆暑迎寒者。迎其氣之至而祭之。與迎春迎夏義同。注云。翫詩。翫風七月也者。翫風七篇。七月其首篇也。敘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凡八章。其第二章云。春日遲遲。采芣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鄭彼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翫風。又第六章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箋云。介。助也。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翫雅。又第八章云。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饗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翫頌。孔疏云。此言是謂翫風。六章云是謂翫雅。卒章云是謂翫頌者。簫章云。吹翫詩翫雅翫頌。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翫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別言翫雅翫頌。則翫詩者。是翫風可知。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知是爲翫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翫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舉。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翫頌也。簫章之注。與此少殊。彼注云。翫詩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則首章流火屬發之類是也。又云。翫雅者。有于耜舉趾。隨彼南畝之事。則亦以首章爲翫雅也。又云。翫頌者。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兼以穫稻釀酒。亦爲翫頌。皆與此異者。彼又觀簫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歌翫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翫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翫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公陳翫公之教。述其政教之始。則爲翫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翫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翫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宋翔鳳云。七月一篇之詩。而簫章言翫詩翫雅翫頌。以其事各有宜。迎寒暑則宜風。故謂之翫詩。祈年則宜雅。故謂之翫雅。息老物則宜頌。故謂之翫頌。鄭君於詩中各取其類以明之。非分某章爲雅。某章爲頌。故說各不同。胡承珙云。細釋注意。蓋簫章於每祭。皆歛七月全詩。而其取義各異。案宋胡說是也。王質。饒魯。並謂翫詩翫雅翫頌。卽七月一詩。而聲節不同。宋胡略本彼說。綜校此注。及詩箋

之意。亦本謂通指七月全篇。舉其本。則曰詩。取言男女之正。則曰雅。取其言歲終人功之成。則曰頌。其吹之則聲均雖有殊別。要皆總舉全詩。必不斷章取義。吹雅者。不必遺齊堂之章。吹頌者無害涉傷春之句。是以詩箋綴雅於六章。而禮注。則援首章于相舉趾諸文。以傳樂田畷之義。然則鄭意並不謂分章別體明矣。孔氏蓋誤會鄭旨。意其以七月一篇析爲三體。首章及二章爲頌詩。三章至六章爲雅。七章及卒章爲頌頌。故疑此注與詩箋小殊。非也。但詩之風雅頌。在大師六詩與賦比興並舉者。以體異也。而以入樂。則以聲異。劉台拱云。雅正也。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雅之爲言夏也。荀子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雅夏字通。案劉說風雅之義甚瑣。蓋十五國風者。各以其國之方言爲聲也。二雅者。以王都之正言爲聲也。三頌者薦之郊廟。則其致聲尤嚴。若後世宮廟大樂之聲是也。惟其聲殊。故左襄二十九年傳。載季札觀樂。一歌而能辨其聲。又云。爲之歌奏。曰此之謂夏聲。其周之舊乎。秦爲西周王畿之地。故雖後世流變。而尚有夏聲之遺。夏聲卽二雅之聲也。由是推之。則此經云吹雅詩者。謂以雅之土音爲聲。卽其本聲也。吹雅雅者。謂以王畿之正音爲聲。吹雅頌者。謂以宮廟大樂之音爲聲。其聲雖殊。而爲七月之詩則一也。鄭釋未及詳。孔賈諸儒遂莫能深究其義矣。云吹之者以箭爲之聲者。此亦經用古字作歛。注用今字作吹也。詳笙師疏。箭亦謂葦箭。後經凡言歛。並同。爲之聲。謂吹箭之聲。以詩爲調。又以節歌。非謂唯有吹也。徐養原云。箭章歛。亦全樂之類。不言歌而言歛者。箭章所掌。主於箭也。然仍有琴瑟焉。甫田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此卽祈年以樂田畷者也。韞縠氏。凡祭祀。則歛而歌之。鄭云。以管箭爲之聲。凡舞曲則用箭。三雅亦舞曲歛。案徐說是也。云七月言寒暑之事者。賈疏云。七月云。一之日。發。二之日。栗烈。七月流火之詩。是寒暑之事。云迎氣歌其類也者。謂雖歌其全篇。而唯取其首章言寒暑之事。與春秋迎氣。事類相應也。胡承珙云。歌其類者。卽左傳歌詩必類之義。鄭據舉詩詞。正指類以曉人云。此風也。而言詩。詩摠名也者。大師六詩。首曰風。是風總名詩也。賈疏云。對下有雅有頌。卽此是風而言詩。詩總名。含幽風矣。故云詩不言風也。云迎暑以晝求諸陽者。以暑生於陽。陽盛於晝。故順其盛之時。逆而求之。案逆暑卽祭司暑之神。祭法云。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鄭彼注云。相近。當爲禋祈。聲之誤也。寒暑不時。則或禋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祭法釋文云。相近王肅作祖迎。則與此逆暑迎寒文同。孔疏又謂王肅以彼寒暑爲六宗之一。孔叢子論書篇。及書舜典。僞孔傳。說並同。皆非鄭義。依鄭說則彼爲禋祈。與正祭異。此逆暑迎寒。雖非禋祈之祭。其兆亦當於坎壇。以義類求之。此中春逆暑。當卽迎祭祝融於南郊之壇。蓋寒暑者。時變於天。而氣附於地。則司暑司寒之神。當爲地示。王孔以坎壇爲六宗。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司馬彪說。以寒暑爲祭天神並失之。

非地示。賈謂如祭法埋少牢之類。亦非是。云以樂田畯者。詩小雅甫田孔疏云。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注云。祈年祈豐年也者。說文示部云。祈求福也。詩小雅甫田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此即祈豐年之事。鄭彼箋云。設樂以迎先嚮。謂郊後始耕也。亦引此經爲說。孔疏云。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社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嚮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案依鄭孔說。則此祈年田祖。在孟春郊後始耕之時。攷月令。祈年之祭有二。一、孟春祈穀于上帝。即郊也。二、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彼冬祈之禮。於經無徵。疑是秦法。鄭彼注以爲即大蜡。亦無塙證。攷此經田祖乃人鬼。與郊宗迥異。則月令春冬二祈。皆非此田祖之祭可知。鄭孔謂郊後始耕。特爲此祭。於經亦無可質證。漢書郊祀志。王莽奏云。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莽兩引詩。蓋以冢土證社。田祖證稷。故顏注云。田祖。稷神也。依莽說。則祈年田祖。即祭社稷。金鶚云。周禮孟春祈穀於上帝。中春祭社稷。亦所以祈年田祖。即稷食於社稷者也。案金即本莽說。若然。此祈年田祖。即中春之祭社也。攷大司徒注。亦謂田祖與社中之田主爲一。詩周頌載芣云。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甫田首章云。以社以方。與以御田祖之文相應。大雅雲漢詩云。祈年孔夙。方社不莫。亦以祈年與方社並舉。則祈年田祖。當即在春社之時。莽奏蓋本西漢禮家舊義。似可馮信。但謂田祖即稷神。則又有捉人鬼於地示之嫌。金謂配食社稷。殆近之耳。社有春祈秋報。詳肆師疏。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者。詩甫田毛傳云。田祖。先嚮也。孔疏云。郊特牲注云。先嚮若神農。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嚮。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論讓案。毛以田祖爲先嚮。鄭說蓋與彼同。故釋此田祖。及郊特牲之先嚮。並爲神農。又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則鄭意田祖亦爲田主。王莽顏師古。又以田祖爲稷神。今攷田之祭田祖。蓋猶樂官之祭樂祖也。大司樂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是教樂者。可祭爲樂祖。則教田者。亦可祭爲田祖。不必始耕田之帝王矣。田祖即先嚮。毛鄭說自不可易。但鄭謂是神農。則又未塙。詳後。云爾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值彼南畝之事。是亦畝其類者。鄭意此亦畝其全篇。而義唯取首章言農事諸文。與祈年事類相應也。今案爾雅者。以二雅之聲吹。歌七月之詩。非徒以事類殊異之也。鄭說未塙。云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者。大師注云。雅。正也。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

者。凡諸經所云田畯。有指田神者。此經是也。有指當時司田之官者。詩七月。及甫田大田之田畯是也。田畯之神。亦謂之司畯。郊特牲云。蜡之祭也。主先畯而祭司畯也。注云。先畯。若神農者。司畯。后稷是也。又云。饗農及郵表畯禽獸。注云。農。田畯也。據彼經注義。則田神有三。一先畯爲神農。二司畯爲后稷。三農卽田畯。先鄭意。或與彼同。金鶚云。蜡祭饗農。及郵表畯禽獸。其神最卑。鄭以先畯爲神農。司畯爲后稷。不知神農配享炎帝。王者祀於南郊。后稷周之始祖。推以配天。又祀於社稷。極其尊崇。何乃下就蜡祭。與農及郵表畯等並列乎。先畯。蓋神農氏之時。始教民稼穡之官。司畯。則古之田畯也。田畯不可謂之農。農蓋古之良農也。詒讓案。祈年之祭。最隆者爲夏正南郊。祭受命帝。以后稷配。王親其事。此祈年與社同時。則王所不與。有司泄其祭而已。其禮甚殺。不得祭古帝及先王。則非神農。亦非后稷明矣。蓋此田祖。卽先畯。田畯。卽司畯。祈年卽蜡祭。皆兼祭此一神。故後國祭蜡。不言其神。明家此文省。金謂先畯爲始教田之官。司畯爲古田畯。於義近是。詩甫田鄭箋。亦云田畯司畯。今之畯夫也。彼雖指典農之官言之。然可證田神之田畯。亦卽司畯也。其典農之官。或謂之田。月令命田舍東郊。注云。田謂田畯典農之官。又謂之田大夫。詩七月毛傳云。田畯。田大夫也。又謂之農大夫。國語周語。命農大夫戒農用。韋注云。農大夫。田畯也。又謂之農正。周語云。農正再之。注云。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四者異名同實。疑是冬官之屬。皆非此經之田畯矣。引爾雅曰。畯農夫也者。釋言文。說文田部同。引之者。證教田官稱田畯之義。爾雅郭注云。今之畯夫是也。詩七月孔疏。引孫炎云。農夫田官也。國祭蜡。則歛爾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畯而祭司畯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爾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疏」國祭蜡者。此祭亦通於王國及都邑也。其在民間者。則禮殺。謂之臘。凡蜡祭之樂。殺於郊廟。歲終人功之成。故不用大舞。大司樂。六樂六變。致神示物。乃通論樂理。彼注以爲蜡樂非也。詳彼疏。注云。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者。禮經無祭蠶之文。唯月令季冬。薦鞠衣于先帝。注云。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先帝。太皞之屬。彼爲將蠶告祭之禮。然亦非息老物之時。故杜破爲蜡也。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引郊特牲者。證國祭蜡。卽息老物也。鄭彼注云。黃衣黃冠而祭。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收謂收歛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孔疏云。對文蜡臘有別。揔其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

于天宗。大制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又云。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惟隋禮及今禮。皆蜡衍之後日。案依鄭孔說。則周制有臘。臘卽息民之在蜡後。而小於蜡。此職專言蜡祭之樂。不闕臘祭之樂也。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則云臘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周禮。國祭蜡。以息老物。言因臘大執衆功。休老物以祭先祖。及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案蔡謂蜡與臘是一。此職所言。卽臘祭之樂。與鄭說不同。獨斷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風俗通義。祀典篇說同。廣雅釋天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秦曰臘。此並以蜡臘爲周秦漢之異名。月令章句說小異。而亦謂蜡臘一祭二名。今攷張氏蓋因月令本出呂覽。而有臘先祖五祀之文。史記秦本紀。亦云惠文君十一年初臘。故謂臘爲秦制。然左傳五年傳。已云虞不臘矣。晏子春秋諫下篇云。景公令兵搏治常臘冰。月之閒而寒。韓非子五蠹篇云。夫山居而谷汲者。臘臘而相遺以水。列女傳母儀篇。魯母師傳云。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則周時自有臘祭。不得爲秦漢制矣。金鶚云。郊特牲云。素服以送終也。蜡以息老物。故爲素服送終。與常禮服不同也。言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明別是一祭。非正蜡之禮也。注疏以此爲蜡後之祭。此說近是。息民之祭。雖在蜡後。卻當與蜡同日。何以知之。箭章。國祭蜡。則吹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兼田夫萬物而言。是息民之祭。亦蜡祭也。蓋別而言之。息民自爲一祭。通而言之。息民在蜡祭中。可知當與蜡同日。不然。安得統名爲蜡乎。雜記云。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鄭注引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也。息田夫必燕飲。而謂之一日之澤。其與蜡同日可知矣。孔疏以爲在蜡之後日。非也。息民之祭。其禮與蜡別者。蜡之祭。天子諸侯親之。息民之祭。則使有司行事。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服草服而與野夫相接。非至尊所宜矣。案金說謂蜡與息民之祭。同在一日。而有尊卑之別。是也。竊疑蜡臘之祭。同在一時。蓋以尊卑詳略異禮。天子諸侯。有八蜡之祭。則不必更祭臘。庶民不得祭蜡。則有臘先祖五祀之祭。鄭謂臘卽息民之祭。與列女傳說。臘日休作者之文合。是也。此經云。國祭蜡。黨正。又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郊特牲以大蜡繫之天子。明堂位亦云。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明蜡祭以王國爲最大。此官所掌者。自是王蜡祭之樂。若民間臘祭。則固不必官掌其樂矣。皮弁素服。此國蜡祭之服也。黃衣黃冠。民間臘祭之服也。臘爲民間通行之祭。鄉邑之吏亦蒞之。而王侯則不與。此其異也。郊特牲說。天子八蜡之祭。而因及於民間之臘祭。通而言之。臘爲蜡之細。皆以息老物而舉。是祭既同時並舉。亦得互稱。戰國之時。于蜡祭禮亡。而臘通行於民俗。故月令有臘而無蜡。而蔡氏輒合蜡臘爲一祭。又謂此經卽指臘祭言之。蓋誤之甚也。至於大蜡八神。禮有明文。月令祈年天宗。割祠公社門閭之祭。與古禮不合。此蓋後世增益之禮。鄭以之說蜡祭。則不

免率合耳。互詳黨正疏。云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者。黨正注。及郊特牲注。義並同。據月令祈天宗及臘。皆在夏正孟冬十月。明郊特牲歲十二月。據周歲終而言。月令疏引皇侃。以爲夏殷蜡。各在己之歲終。孔則以爲凡蜡。皆在建亥之月。未知孰是。秦漢無蜡而有臘。則皆在建丑之月。故史記陳涉世家。以十二月爲臘月。說文肉部。亦云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即據漢制爲說。與周蜡臘同。在孟冬異也。云求萬物而祭之者。謂經云息老物。物即萬物之神。亦即神仕所謂物魘也。賈疏云。即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是也。云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者。郊特牲說蜡祭云。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鄭彼注云。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案鄭意。蓋謂蜡祭。即取息老物之義。息謂息其勞。老謂送其終。息老並指萬物言之。與息民之臘祭。義取息田夫者小異。然此息老物之義。當兼采金說。通田夫萬物而言。鄭唯舉一隅。似未暇備。賈疏謂老即老物蜡祭是也。息之者。即息田夫臘祭宗廟是也。則又非鄭旨矣。云於是國亦養老焉者。謂蜡祭雖爲息老物。而祭祀又有養老息民之事。二者事相因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亦冬養老之事。云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者。即據孟冬令文。鄭彼注云。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引之者。證彼云勞農休息。兼有正齒位養老之禮也。云廟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者。續毛詩作觥。宋蔡州本注疏本同。觥即躋之俗。釋文出躋堂二字。則所見本無彼公二字。臧庸云。疑鄭注本約舉。與車人類疵正相類。案臧說得之。惠棟、阮元、並謂當作躋堂稱觥。亦是也。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鄭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饑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於饗而正齒位。案依鄭詩箋說。則七月所說。即月令孟冬大飲烝之事。此天子養老於大學之禮。在蜡祭之前。而事亦相因。故此注云。是亦歌其類也。金鶚云。野人飲酒。皆在鄉學中。廟風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即蜡祭畢。勞農休息。而飲酒於序也。玉藻云。唯饗。野人皆酒。所謂朋酒斯饗也。野人不得升君之堂。毛傳以公堂爲學校。是也。祭蜡吹廟頌。其以此與。今案金說。與箋小異。而義亦通。云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者。釋名釋典藝云。稱頌成功謂之頌。謂七月卒章。以言歲終功成息燕之事。故亦謂之頌也。

周禮正義

卷四十七

韞縢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四夷之樂。東方曰韞。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疏〕

注云。四夷之樂。東方曰韞。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者。賈疏云。四夷樂者。孝經緯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韞。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四夷之樂曰株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有辟。是也。按明堂位。亦有東夷之樂曰韞。南夷之樂曰任。又按虞傳云。陽伯之樂舞株離。則東夷之樂。亦名株離者。東夷樂有二名。亦名株離。鄭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株離。若詩云。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案此四夷樂名。鄭並依孝經緯。明堂位爲說。蔡氏獨斷。亦依鄭義。惟株離作株離。與賈引緯同。毛詩。小雅鼓鍾傳。說四夷之樂。株離作株離。任作南。株離作株離。與鄭略同。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則云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四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味。徐疏以爲樂說文。蓋本樂緯也。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說。與何同。曲禮孔疏。引白虎通樂元語云。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西夷樂曰味。味。味也。萬物衰老。取晦味之義。北夷樂曰禁。言若物禁藏。今本白虎通義。禮樂篇。作南夷之樂曰兜。四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味。東夷之樂曰離。文選東都賦云。四夷閒奏。德廣所及。僭味兜離。罔不具集。與今本通義同。後漢書。班固傳。僭作伶。味作侏。與文選又異。案何班諸說。並與鄭異。或所傳不同。或聲義轉易。俞正燮云。味任等。皆四夷本名。名從主人。單字還音。故諸書有味。味。味。株。任。南。朝。侏。侏。兜。離。僭。禁。條。之異。是也。云詩云。以雅以南。是也者。小雅鼓鍾篇文。引以證南夷樂之名南也。毛詩即以四夷樂名爲釋。鄭箋義同。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者。明堂位云。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合歡之樂僭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外之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誰制夷狄之樂。以爲先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調和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於是作樂樂之。作之門外者。

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記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明堂記曰：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納，明有入也。曰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爲四夷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者，從東，故舉本以爲之總名也。案御覽，樂部，引五經通義，亦云四夷之樂陳於戶，以孝經緯白虎通說參證之，則夷樂蓋陳於門外戶右，若然，明堂於四門外祭祀，大饗，則於廟門外，燕則於路寢門外與。云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者，鄭意此官，專掌夷樂聲歌，又兼掌舞，則與舞師施人，爲官聯也。賈疏云：祭祀則獻而歌之，燕亦如之。吹之以管籥，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聲歌，明上云樂，主於舞可知也。祭祀則獻而歌之，燕亦如之。吹之以管籥

〔疏〕注云：吹之以管籥爲之聲者，此亦注用今字作吹也。亦吹管籥以爲歌舞之節，與雅樂文舞略同。獨斷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則吹而歌之，以管樂爲之聲，卽本此注義。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疏〕掌藏樂器庸器者，此官爲樂器受藏之府。因井主藏銘

故與樂器同藏之。注云：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者，謂征伐叛國，俘獲其所藏之重器也。云若崇鼎，崇鼎者，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鄭注云：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是其事也。云及其兵物所鑄銘也者，卽敘官先鄭注，引左傳，魯以齊之兵，作林鍾而銘功是也。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虞，陳庸器。設筭虞，視瞭當以縣樂

杜子春云：筭讀爲博選之選。〔疏〕也。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筭虞者，謂祭前之夕，大司樂宿縣時，設筭虞以共大師縣樂器。橫者爲筭，從者爲鑲。〔疏〕也。云陳庸器者，謂宗廟六享，並陳之於廟。天府，掌國之大寶器，云若有大祭

大喪，則出而陳之。彼注以大祭爲禘祫，此經祭祀不云大，明四時常祭，咸有陳器，亦與天府爲官聯也。注云：設筭虞視瞭當以縣樂器焉者，凡樂器，編鍾特鍾，編磬特磬，及縣鼓，皆縣於筭虞，此官設之，視瞭縣之。二官爲聯事也。賈疏云：鄭知者，按視瞭職云：掌大師之縣，此直云設筭虞，明是視瞭縣之可知。云陳功器以華國也者，敘官注云：庸，功也。華國，詳天府疏。杜子春云：筭讀爲博選之選者，段玉裁云：此讀爲，乃註如之誤。鵲冠子：有博選篇，筭音如之也。擬其音不易其字，故下文仍云橫者爲筭也。陳奐云：說文：筭，木名，假借之爲樂縣上橫者之名。筭卽衡之省。案段陳說是也。筭，明堂位，字又作算，算，筭之俗，與選聲類同。梓人，先鄭注：註爲竹筭之屬。筭與選音亦相近。云橫者爲筭，從者爲鑲者，梓人注義同。釋文云：鑲舊本作此字，今或作虞。案說文：虎部云：虞，鍾鼓之柄也。飾爲猛獸，重文鏤，虞，或從金康聲。虞篆文虎省，此及梓人經注，並作虞，卽篆文之變體。杜作

鄭注仍作虞。小者梓人。注同。然則惟杜作鑲。鄭自如經作虞。兩君字例不同也。符虞皆以木爲之。從橫相持以懸樂器。釋名。釋樂器云。所以縣鍾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從曰虞。虞。舉也。在旁舉簨也。簨上之版曰業。刻爲牙。捷業如鋸齒也。詩周頌有瞽。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毛傳云。業大版也。所以飾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虞。衡者爲枸。崇牙上師。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案符櫛字同。孔疏云。虞者立於兩端。枸則橫入於簨。其枸之上。加施大版。則著於枸。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卽業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龕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縣絃。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絃。謂懸之繩也。樹羽者。置之於虞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頰。口銜壁。壁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龕。注云。周人畫繪爲龕。載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裂於龕之角上。飾彌多。是也。案孔說甚覈。符虞之制。蓋樹二植木爲附。上刻鳥獸以爲飾。是爲虞。以橫木爲格。上刻龍蛇以爲飾。是爲符。符之上又有大版覆之。刻爲鋸齒。以白畫之。是爲業。鋸齒卷然上出。可以懸絃。是爲崇牙。以其上覆大版。旁樹二木。望之與几相似。故方言云。几。其高者謂之虞。郭注。謂卽符虞。橫符之旁。更有璧龕之飾。植虞之下。則又有跌以鎮之。使縣時不傾覆。其跌。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廡符虞。與謂作之。或以玉石爲之。故楚辭離騷云。玉石兮瑤虞。言以瑤爲虞跌也。

〔疏〕饗食賓射亦如之者。饗食謂王饗食來朝諸侯。樂師云。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故此官設符虞。公食大夫禮。記侯食。小聘大夫禮殺。故無樂也。賓射。王與諸侯之賓。射於朝。詳司裘。大宗伯。射人疏。云大賁

廡符虞者。賈疏云。案檀弓有鍾磬而無符虞。鄭注云。不縣之。彼鄭注見此文有荀虞。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注云。廡與也。與謂作之者。司裘注義同。案梓人爲符虞。非與庸器所作。鄭說非也。廡當訓爲陳。並詳司裘疏。

司干掌舞器。舞器。羽。〔疏〕掌舞器者。掌授與受藏。與司兵司戈盾爲官聯也。注云。舞器。羽箭之屬者。羽箭賈疏云。鄭知司干所掌舞器是羽箭。以其文武之舞。所執有異。則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周尙武。故以

干爲職首。其箭師教而不掌。若然。干與戈相配。不言戈者。下文云。祭祀授舞器。則所授者。授干與羽箭也。案司戈盾。亦云祭祀授旅賁。故上戈盾授舞者兵。云舞者兵惟謂戈。其干亦於此官授之。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注云。授以朱干玉戚。謂授大武之舞。與此授小舞干戈別也。案依賈此疏。則司干於文舞之器。羽箭等全掌之。於武舞

之器。則但掌小舞之干，不掌戈，司戈盾則掌小舞之戈，不掌干，司兵則掌大舞之朱干玉戚，不掌小舞之兵，敍官疏，則謂司兵五兵俱掌，但無干，彼注連言朱干，實不掌，是謂司干兼掌大舞之干也。司兵疏，又謂司干所授者，是羽籥之等，非干戚，是謂司干并不掌小舞之干也。二說頗齟齬不合，以經攷之，皆非也。此經云，掌舞器，不辨文武大小，則凡舞器悉掌之可知，此官既通掌舞器，而司兵司戈盾，又授武舞之兵者，蓋司干於文舞羽籥等器，大小通掌，其武舞，則惟掌大舞之朱干玉戚，不掌餘兵也，何則，朱干設錫，飾戚以玉，並專為大舞而設，非軍事所用之兵，故掌於司干，明專為舞器也。其他大小武舞所用之干戈，既無朱玉之飾，則與戎器無異，以其不專為舞器，司干所不掌，故大舞之兵，掌於司兵，小舞之兵，掌於司戈盾，此三官職掌各異之微意也。鄭君未原，故於司兵祭祀舞者既陳，則誤以朱干玉戚為釋，賈絲注以推經，遂益糾互，無所折衷，今通校三職，謹更定其說如此。授舞器，既舞則受之，受既已也。〔疏〕舞者既陳者，謂合樂後與舞之時，陳列於舞位也，云則授舞器者，以羽籥鄉師注同，云受取藏之者，舞畢，舞者以器來還，司干則受而藏之也。賓饗亦如之，大喪廡舞器及葬奉而藏之。〔疏〕大喪廡舞器者，陳舞者後鄭訓廡為興作非，詳司裘疏，賈疏云，此官云于盾及羽籥及其所廡，廡干盾而已，其羽籥，箭師廡之，故其職云，大喪廡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其視瞭所廡者，謂鼓與磬，鍾師不云廡，則鍾亦視瞭廡之，如是瞽矇及大師小師，皆不云廡者，以其無目，其瞽矇所云視祝敍籥管及琴瑟，皆當就瞭廡之，不云奉而藏之，文不具，笙師云笙簠已下則笙師自廡之，故其職云廡藏，鐘師主擊管鼓，則管鼓鐘師廡之，其兵舞所廡，入五兵中，故司兵云，大喪廡五兵，凡廡樂器，皆大司樂臨之，故其職云，大喪臨廡樂器，以其樂師非一，故諸官各廡不同。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覺禱，是用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疏〕掌三兆之灋者，兆，釋文作𠄎，云亦作兆，案說文卜部云，𠄎，灼龜臚也，重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疏〕文兆，古文卦省，此經多古文，則當以作兆為正，釋文，本非三兆，三易三夢八命，並卜筮官之官法也，凡卜皆三兆，並占書，洪範云，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賈士喪禮疏，引鄭書注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又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士喪禮卜目云，占者三人，並三兆三易兼

川之證。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說文火部云。灼。炙也。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龜非火不兆。管子水地篇云。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案發於火者。謂以火發起其兆也。賈疏云。此依下文董氏云。凡卜以明火蒸燠。遂吹其煖契。是以火灼龜。其兆發於火也。其形可占者。則古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之等。云其象似玉瓦原之聲。是川名之焉者。釋三兆之名義也。史記高祖本紀。案隱云。馬融注周禮灼龜之兆。與玉之聲相類似。是鄭即本馬說。賈疏云。聲。謂破而不相離也。謂似玉瓦原之破裂。或解以為玉瓦原之色。釋文云。聲。舊許靳反。沈一依。聶氏音問云。依字一作聲。聲。玉之聲也。龜兆文似之。古人注同。又。葉鈔本。釋文。及宋余仁仲本。並作呼。賈士喪禮疏引此注作聲。丁晏云。聲。聲皆說文所無。依字當作聲。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聲。廣雅。聲。聲裂也。文選東京賦。薛綜注。聲。聲也。古聲字。亦書作聲。案丁說是也。聲。即聲之變體。聲則後起之字。非古所有。故馬注直為聲字。漢書高帝紀。應劭注云。殺牲以血塗鼓。呼為聲。聲。呼即聲。亦即古人注之呼也。此注作聲。於義可通。沈重依。聶音改為聲。非也。聲。說文缶部云。聲。裂也。又土部云。塤。塤也。塤。音義同。注疏本作聲。即聲之俗。賈氏羣經音辨口部。引此注亦作呼。云今本作聲。蓋北宋時。經注本作聲。釋文本作呼。葉鈔余槩。並原出北宋本。故步賈音正合。呼。聲類亦同。古通用。漢書應注可證。文選蜀都賦。李注。引鄭易注。亦云解謂呼。則釋文作呼。蓋鄭本之舊也。疏述或解以為玉瓦原之色。則不為聲。與馬鄭義異。疑賈干兩家說。云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者。作其法。賈疏述注。作其作法。未知孰是。此謂卜法。權輿。上古歷代改制。其法非一。周時取其占驗最精而可用者。存此三法。使卜官職之。故此惟有三兆也。云原。原田也。者。讀原為遼也。原。即遼之借字。詳大司徒疏。惠棟云。周易比卦云。原。原。元永貞。集解引干寶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左傳二十八年傳曰。原田每。杜注云。高平曰原。高平之田。如龜文。故曰原田。兆之聲。有似高平之田。故曰原。杜子春云。玉。兆。帝。顧。兆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者。賈疏云。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答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既為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如是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案賈引鄭志。非無明文。非。疑常爲亦。蓋三兆之說。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謂繇也。三古書無文。故鄭唯著杜說於此。不復辨證也。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堦。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者。賈疏云。經兆者。謂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兩。曰濟。曰圍。曰黿。曰刻。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者。賈疏云。經兆者。謂

若然。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爲二十四分。案五兆。詳占人疏。注云。頌謂繇也者。左閔二年傳云。成風聞成季之繇。杜注云。繇。卦兆之占辭。周易釋文。引服虔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案卜繇之文。皆爲韻語。與詩相類。故亦謂之頌。云三法體繇之數同者。據此經文。云其名占異耳者。鄭以意推之。以其三兆法既不同。明其體繇細別之名。及吉凶之占。必當異也。云百二十。每體十繇者。以十乘百二十體。故有千二百頌也。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垢也者。此釋每體十繇之義。體有五色。則當有五繇。再重之以墨垢。故有十繇也。賈疏云。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垢。彼注云。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垢兆豐。若然。體色墨垢各不同。今鄭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垢。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也。何者。以其有五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卜墨爲垢。是皆相因而有也。今每體有十繇。其體有五色。曰雨曰濟之等。其色統得體。每色皆有墨垢。則五色中各有五墨垢。含得五色。不復別云五色。以若八卦。卦別重得七通本爲八卦。總云八八六十。四卦。不復別云八卦。以其六十四卦。含有八卦故也。云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罔曰蠲曰勉者。彼文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繇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鄭書注云。卜五占之用。謂雨濟罔蒙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罔者。色澤而光明者也。蒙者。氣不澤。鬱冥也。克者。如殺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忒也。據鄭彼注。則此五者專屬卜言。故引以釋此五色。濟僞孔本作霽。史記宋世家。亦作濟。與鄭同。今本孔書作作驛。蠲作蒙。孔疏本圖同此注。蠲作蒙。今本蓋唐開元衛包所改。蠲蒙同聲假借字。剋僞孔本作克同。又僞孔本曰驛。在曰蒙下。此引曰圖。在曰蠲上。敘次與彼亦異。史記集解。引鄭注。亦先罔後蒙。蓋鄭本次第正如是。賈疏亦引鄭注文。刪削不具。復依孔書。移其次第。不足據也。又僞孔傳說五者。與鄭義小異。今並不取。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取。掌三易之灋者。此明筮主三易也。凡筮皆三易並占。詳前疏。注云。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連山。藏黃帝。歸。〔疏〕者。揲。葉鈔釋文作拙。誤。釋名釋典藝云。易。易也。言變易也。賈子道德說云。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賈疏云。按易繫辭云。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此是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就易文卦畫。七八及稱九六。用四十九著。三多爲交錢。六爲老陰也。三少

爲重錢。九爲老陽也。兩多一少爲單錢。七爲少陽也。兩少一多爲拆錢。八爲少陰也。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按夏九年左傳云。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注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正。但周易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殷不變爲占之事。周易孔疏云。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論議案。據此則鄭君說易。兼用易緯三義。此止云變易者。以揲著之數。主於變易以爲占。故不及易簡不易二義也。唐六典。太卜令掌易。云用四十九算。分而揲之。其變有四。一曰單爻。二曰折爻。三曰交爻。四曰重爻。凡十八變而成卦。賈疏說與彼同。唯以爻爲錢。乃據漢以後錢卜言之。古無此名也。賈又引左傳注說。以二易以七八不變爲占。蓋賈服伏注。杜注及孔疏。引賈鄭先儒說並同。攷周易乾鑿度云。陽以七。陰以八。爲象。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鄭注云。象者。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連山歸藏占象。本其實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則鄭說亦與賈服同。金榜云。乾鑿度謂七八爲象。九六爲變占。象占七八。爻占九六。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得泰之八。其占皆以周易象占七八也。穆姜筮遇艮之八。以周易占之。爲艮之隨。是爻之遇八者。非周易法也。其兩爻以上雜變者。爲其義無所主。占之卦象。與占變義同。今案依金說。則周易六爻不變。或兩爻以上雜變者。皆以象占亦占七八。不徒夏殷二易矣。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者。宋注疏本。圖本。氣下並有變字。衍。左傳襄九年孔疏。引此注作出內雲氣也。易疏引鄭易贊易論說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賈疏云。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阮元云。按疏云。雲氣出內於山。是賈本本作雲氣。當據正。云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者。易疏引鄭易贊易論說同。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鄭彼注云。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孔疏引熊氏云。殷易以坤爲首。故先坤後乾。賈疏云。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肯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市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必以三者爲首者。取三正三統之義。故律歷志云。黃鍾爲天統。黃鍾子爲天正。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大蔞爲人統。寅爲人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卦首。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卦首。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卦首也。案易疏引鄭易贊易論說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即賈說所本。孔氏駁之云。鄭玄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一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

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時。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史徵周易口訣義。說同。姚配中云。周。密也。邇也。言易道周普。所謂周流六虛者也。黃以周云。連山首艮。卽象傳兼山艮之義。歸藏首坤。卽說卦傳坤以藏之之義。繫辭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曰周流。曰相易。非釋周易之說乎。孔斥鄭君說無所據。抑何疏邪。周易之名。始於文王。非周革商之後。以周號代。乃以周名易也。連山歸藏。古者本不名易。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而名之也。周易及稱九六。以變者占。故特名易。連山歸藏及稱七八。以不變者占。故不名易。是則周易非襲舊名。而周易稱周。亦非別餘代矣。案姚黃說深得鄭旨。但孔據易緯。亦西漢古義。今並存之。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者。宓。釋文作慮。又云。鄭既爲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匪簋。帝堯嫁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母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宓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是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春宓戲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案據賈引鄭易贊。謂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周易爲三代之易。與杜義異。後人多從其說。國語。魯語韋注。說三易。亦云。一夏連山。二殷歸藏。三周易。張華博物志云。連山歸藏。夏商之書。周時曰易。隋書經籍志云。昔宓戲氏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並從易贊說也。皇甫謐帝王世紀。又兼采杜鄭之說。而以連山屬炎帝。又與杜小異。攷祭法云。厲山氏有天下。左昭二十九年傳。及國語。魯語。並作烈山氏。鄭祭法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及厲山。左傳孔疏。引賈逵劉炫。及魯語韋注。說烈山氏並同。易疏引世譜。又作列山氏。連厲烈列一聲之轉。譚說不爲無據。又論衡正說篇。及朱震漢上易傳。引姚信易注。並謂烈山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義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亦兼包杜鄭義。而謂連山氏非宓戲。則又步皇甫謐說略同。黃以周云。宓戲無連山之號。杜注連山處義。則連山爲山出內氣。杜氏當亦云然矣。鄭志云。近師皆以爲夏殷。則連山歸藏。亦當如鄭注所云。可知矣。自杜子春以及近師。其說大略相同。並無以連山歸藏爲前代氏號者。孔疏云。連山神農。歸藏黃帝。其言亦本於漢儒。然漢儒謂神農首艮曰連山。黃帝首坤曰歸藏。是亦以義名書。未嘗言是神農黃帝之號也。神農本有烈山氏之稱。或謂之厲山氏。此以所生之地得名。不關連山之書。後人既謂連山神農作。復因烈山屬

山之號。遂稱爲連山氏。黃帝作歸藏。亦遂有歸藏氏之稱。此亦好事者。取其書以爲號。非以號名書也。如連山歸藏。皆取代號。非以義名書。則周官經。當云連山易。歸藏易。於義乃通。不然。徒取代號之名。不究其書。人必莫知其爲何物矣。案黃說亦足輔鄭義。姚配中說同。連山歸藏二易。漢書藝文志未載。而北堂書鈔藝文部。引桓譚新論云。厲山藏於閭室。歸藏藏於太卜。又御覽。學部引新論亦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則漢時實有此二易。漢志本七略。或偶失著錄耳。隋經籍志。載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云。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左傳襄九年疏。亦斥爲偽妄之書。賈氏所引。蓋卽此本。李江元包注說。殷易用二十著。與夏周易算術各異。疑亦本偽歸藏文。唐書藝文志。又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今亦不傳。大抵晉唐時所傳二易。皆後人偽託。既非古經。今不具論。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三易卦亦同。其名占異也。每「疏」示於人。故謂之卦。賈疏云。謂連山歸藏周易。皆以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本。其卦八。別者。重之數。每「疏」示於人。故謂之卦。賈疏云。謂連山歸藏周易。皆以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本。其別六十四。鄭云。謂重之數。通本相乘。數之爲六十四也。注云。三易卦別之數亦同者。據此經文。明亦如上三兆體頌同數也。云其名占異也者。名異。謂連山歸藏卦名。與周易或同或異。占異。謂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與周易以變爲占異。詳前疏。云每卦八。別者重之數者。賈疏云。據周易以八卦爲本。是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何者。伏羲本畫八卦。直有三爻。法天地人。後以重之。重之法。先以乾之三爻爲下體。上加乾之三爻爲純乾卦。又以乾爲本。又以坤爲本。上加離爲大有卦。又以乾爲本。上加震爲大壯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巽爲小畜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坎爲需卦。又以坤之三爻爲泰卦。又以乾爲本。上加艮爲大畜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兌爲夬卦。此是乾之一重得七爲八。又以坤之三爻爲本。上加坤爲純卦。又以坤爲本。上加乾爲否卦。又以坤爲本。上加震爲豫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巽爲觀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坎爲比卦。又以坤爲本。上加離爲晉卦。又以坤爲本。上加艮爲剝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兌爲萃卦。是以通體爲八卦也。自震巽坎離艮兌。其法皆如此。則爲八八六十四。故鄭云。別者重之數。後鄭專以爲伏羲畫八卦。神農重之。諸家以爲伏羲畫八卦。還自重之。周易孔疏云。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

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義川書。即伏義已重卦矣。又周禮少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夫。既象卦。而造書契。伏義有書契。則有夫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義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孔廣森云。淮南子要略曰。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義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是可為伏義重卦之證。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一曰觶夢。三曰咸陟。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摘。亦得也。亦言夢。〔疏〕掌三夢之灋者。釋文夢作稽云。本多作夢。案夢正字。當作稽。夢即稽之俗。經凡寢字。皆之所得。殷人作焉。〔疏〕段夢為之。後占夢。釋文載或本作應。則川正字。詳彼疏。此三夢為占驗之法。與占夢六夢為夢之象感異。注云。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墨子經上篇云。夢臥而以為然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神遇為夢。張湛注云。神之所交謂之夢。說文應部云。寢。寐而有覺也。又云。寐覺而有言曰寤。一曰晝見而夜夢也。謂寐時精神若有所覺。寤可以占其吉凶也。云致夢言夢之所至者。禮器鄭注云。致之言至也。謂夢寐所至之覺也。云夏后氏作焉者。此以三夢分屬三代無正文。鄭以意言之。賈疏云。上文三兆三易。有子春所解。且從子春。此三夢子春等皆得者。王德翟人。左傳二十四年傳文。段玉裁云。凡云之言者。於其音義之本不同者而通之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不說。故即從近師。為夏殷周也。云咸。皆也者。爾雅釋詁文。掌交注同。云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也。言夢之皆得者。說其義也。陟得德三字古音同部。云周人作焉者。以經文之次推之。致夢夏作。則觶夢殷作。咸陟周作也。杜子春云。觶讀為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為奇者。段玉裁云。謹為奇偉之奇者。就其聲類易之也。其字直當為奇者。謂竟當改為奇字。恐人未曉。故盡言之也。丁晏云。莊子天下篇。觶偶不忤。漢書五行志。匹馬觶輪無反者。服虔曰。觶音奇偶之奇。穀梁傳作匹馬倚輪。方言。倚。奇也。郭注奇偶。古觶倚奇並聲近通借。云玄謂觶讀如諸戎倚之倚。倚。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者。賈疏云。按襄十四年左傳云。戎子駒支曰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是倚為得也。段玉裁改讀如諸戎倚之倚。為讀為諸戎倚之之倚。云鄭君讀為左傳之倚。下文直云倚。亦得也。可知鄭之易字矣。今本誤作讀如非也。案段校是也。孔櫟份校亦增之字。說文其經運十其別手部云。倚。偏引也。引之則得。故云亦得也。云殷人作焉者。以其次在三夢之中。故定為殷制。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運或為經當為輝。是視殷所掌十輝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疏〕注云。運或為經當為輝。是視殷所掌十輝也者。釋文為輝作作輝。盧

文昭云爲非，段玉裁云，古文同音假借，故輝或作運，或作輝，詒讓案，鄭以運輝聲類同，此經運十，與既履掌十輝之法，數亦適合，故據以爲釋，彼先鄭注云，輝，謂日光氣也，輝俗作暈，古多假運爲之，淮南子覽冥訓云，晝隨灰而月運闕，高注云，運，讀連闕之圍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漢書天文志，如淳注，亦云暈讀曰運，互詳既履疏，吳廷華云，其運其別，當以占夢之法載於書者言，若日旁氣爲十輝，視履掌之，彼經並無占夢法，此說牽合，愈越云，上文經光，即以三卜言，經卦即以三易言，此文經運，宜亦以三夢言，乃以視履之十輝當之，失其義矣，運當讀爲員，莊子天運篇釋文曰，司馬本作天員，是其證也，古運員聲近，說文見部，覲從見員，聲讀若運，然則運之通作員，猶覲之讀若運矣，說文員部云，員，物數也，漢書高惠后功臣表，師古注曰，員，數也，其經員十者，其經數有十也，三夢以員言，猶三卜以兆言，三易以卦言也，案俞讀運爲員近是，運輝員字並通，蓋皆占夢書篇卷之名，廣雅釋詁云，輝，束也，商子農戰篇云，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猶無益於治也，然則輝員並與束義相近，三夢之言運，猶詩書之言員矣，云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者，欲見占三夢，必視十輝之意，御覽天部引易傳云，日者，衆陽之精，以象人君，漢書天文志，孟康注云，暈、日旁氣也，賈疏云，此案占夢云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注引趙簡子夜夢日而日食，史墨占之，又視履有十輝之法，五曰闇，先鄭云，謂日月食，餘九輝皆日旁氣，故以日旁氣解之，云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者，賈疏云，此類上三兆三易，皆有頌別之數，此經輝十，其別有九十，以義言之，明一輝九變，故爲九十解之，云此術今亡者，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是漢時有占夢之術，以其無以十輝，每輝九變之法，故云今亡，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國之大事，待蓍龜而決者有八，定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天事恆象，皆是也，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無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易曰以製器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爲之，若伐吳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繇也，以其屬死，〔疏〕注云，國之大事待蓍龜而決者有八者，賈疏云，謂此八者皆大事，除此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疏〕八者即小事入於九筮也，若然，大事卜，小事筮，此既大事，而兼言筮者，凡大事皆先筮而後卜，故兼言筮也，詒讓案，下文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是三易，亦用此八命，又占人云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八故即此八命故，注通著龜言之，云定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也者，明經云，作龜八命爲作命辭，

與後經作龜爲靈龜異。凡命龜必有文雅之辭。故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說建邦能命龜爲君子九能德音之一也。釋文云命亦作令。案令命義同。左文十八年傳云。惠伯令龜。杜注云。以下事告龜。孔疏云。令者告令使知。其意與命同也。賈疏云。凡命龜辭大夫已上有三。命筮辭有二。士命龜辭有二。命筮辭一知者。按士喪禮命筮者。命曰衰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庶茲陶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既命而申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及卜葬日。云泄卜。命曰衰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卽席乃西而坐命龜。注云不述命亦士禮略。凡述卜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命筮云不述下無西而命筮。明命其述命作一辭不述命。則其所命龜筮辭。兼在其中。故曰因命也。卜云不述命。猶有西而命龜。則知命龜與述命異。故曰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是士禮命龜辭有二。命筮辭有一之事。大夫已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者。按少牢云史執筮。受命於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蕤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史曰諾。又述命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以下與前周。以其述命述前辭。以命筮冠述命首。大夫筮既得述命。卽卜亦得述命也。是知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者。後大師有卜是也。孟子盡心篇云。征者。上伐下也。自虎通義誅伐篇云。征。猶正也。尙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云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者。釋文災作苗。案苗。卽災之假字。後祇禘十輝二曰象先鄭注。亦云象者。如赤鳥也。賈疏云。按哀六年楚子卒。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使問諸周大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禘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是赤鳥之事。引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者。繫辭上文李鼎祚集解引宋衷云。天垂陰陽之象。以見吉凶。謂日月薄蝕。五星亂行。云春秋傳曰天事恆象皆是也者。左昭十七年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中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杜注云。天道恆以象類告示人。國語周語內史過亦有是語。章注云。恆。常也。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亦其義也。引此二文者。並證災變雲物爲象之事。云與謂予人物也者。說文昇部云。與。黨與也。又勺部云。與。賜與也。經典並與與爲与。先鄭意此三日與者。謂卜當予與否。云謀謂謀議也者。廣雅釋詁云。謀。議也。說文音部云。慮難曰謀。事有疑難。卜以決之也。云果謂事成與不也者。文選謝靈運詩注引淮南子許注云。果。成也。不與否同。云至謂至不也者。謂卜人來至否也。云雨謂雨不也者。謂卜當得雨否也。史記龜策傳云。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卽卜雨不之事。云瘞謂疾瘞不也者。說文疒部云。瘞。疾病也。人有疾。則卜當瘞否也。云玄謂征亦云行者。謂征爲征伐。亦兼有行義。附雅釋言云。征。行也。說文走部云。征。正行也。重文正起或从彳。云巡守也者。左襄十三年傳鄭石象云。先王卜征五年歲終其祥。杜注亦云征謂巡守征行。文選張衡東京賦。

卜征考祥。薛綜注云。征。巡行也。薛杜並同後鄭義。云象謂有所造立也者。士冠記注云。象。法也。謂造立事物。依其法象爲之。引易曰。以制器者。尙其象者。證造立爲象之義。賈疏云。上繫辭文注云。此者在於器象。可得而用。一切器物及造立皆是。易孔疏云。謂造制形器法其爻卦之象。若造弧矢法噉之象。若造柞臼。法小過之象也。云與謂所與共事也者。賈疏云。不從先鄭予人物者。與物情義可知。不須卜。與人共事得失。不可知。故須卜也。云果謂以勇決爲之者。論語痛也。集解引包咸云。果謂勇敢決斷也。云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是也者。據左昭十七年傳文。釋文云。鮒。左傳作鮒。案杜注云。子魚。公子鮒也。此作鮒。疑傳寫之誤。引此者。證卜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鄭司農云。以此八事。命卜筮著勇決之事。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春秋傳曰。筮歸於夢。武王所用。玄謂贊。佐也。詔。告也。非徒占其事。〔疏〕注鄭司農云。以此八兆三易三夢之占。又佐明其餘之占。演其意。以視國家餘事之吉凶。凶則告王救其政。〔疏〕事。命卜筮著龜參之以夢者。欲見上八命之事。不徒命卜。兼有命筮。其卜筮之時。或適又有夢。抑或因感夢而有卜筮。則以八命之辭。兼卜筮夢三者相參互。以贊其占。賈疏謂先筮後卜。聖人有大事必夢。故又參之以夢。是謂每事必卜筮夢三者兼備乃占。非先鄭意也。云故曰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者。亦明卜筮夢三者相參之義。引春秋傳曰。筮歸於夢。武王所用者。左昭七年傳云。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嫫。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有與孔燕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嫫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尙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立絜尙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歸於夢。武王所用也。引之者。證卜筮參之以夢之事。云玄謂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云詔告也者。大宰注同。云非徒占其事。吉則爲。否則止者。賈疏云。此解以八命命龜之常事也。云又佐明其餘之占。演其義。以視國家餘事之吉凶者。謂於所問事外。兼有國家他事。吉凶之象。見於卦繇中。大卜。亦佐助審明演說。其占意。以攷吉凶也。云凶則告王救其政者。亦指餘事凶象見於占者。則告王修政事以救之。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彌鄆田是也。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泄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作龜謂鑿龜。令可熬也。玄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

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泄卜。〔疏〕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者，賈疏云：言凡非一貞正也。凡國家有大事，正問於龜之事，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有二：則卜立君，卜大封事也。云則既高作龜者，既、釋文作視。案陸本非也。經例用古字作既，注例用今字作視。詳大宰疏。賈疏云：凡卜法在廟廟門外，國外闔西南北而有席，先陳龜於廟門外之四塾上，又有貞龜，貞龜謂正龜於闔外席上，又有泄卜命龜，既高作龜六節，尊者宜逸，卑者宜勞，從下向上差之，作龜既高二者勞事，以大貞事大，故大卜身為勞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為之也。注云：卜立君，君無家適，卜可立者者，家適謂后夫人所生長子，內則有冢子，又有適子。注云：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左昭十三年傳說楚共王無家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又襄三十一年傳云：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定元年傳：子家驪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國語晉語云：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並卜立君之事。互詳小司寇疏。賈疏云：若然，君無家適，則有卜法。按昭二十六年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何休以為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廢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觀覲，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下，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如井為公卿通繼嗣之禮，左氏為短，玄箴之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始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短之言謬，失春秋典禮之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如是宅中卜立君，亦是年鈞德均也。云卜大封，謂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者，大宗伯軍禮云：大封之禮，合衆也。注云：正封疆溝塗之固，是也。以是軍事，故亦卜其吉凶。李鍾倫云：大封，蓋封國，大宗伯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是也。案李說近是。下云：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注謂大師輕於大祭祀，儻大封是竟界侵削，以兵征之，則當略於大師之內，不宜反重於大祭祀也。鄭義為短，云若魯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是也者，昭元年，經三月取鄆，秋，叔弓帥師疆鄆田，杜注云：春取鄆，今正其封疆，以彼即大封川兵之事，故引以為證。云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者，注例用今字，故作視也。士喪禮，又作示高，鄭彼注謂示泄下是。凡視高皆示泄下，此注云示宗伯，即示泄下也。示亦與視義同。云大事宗伯泄卜者，大貞大祭祀喪事大遷旅並為大事，皆大宗伯泄卜。賈疏云：按大宗伯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言尊故知泄卜也。云大事宗伯臨，則小事不使宗伯，故下文云凡小事泄卜，是大卜臨之也。云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者，史記龜策傳云：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輪

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別取其腹下甲。此注云。用腹骨。即腹下甲也。賈疏云。言龜近四足其下腹骨部然而高。高處灼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者。天府注同。云國有大疑。問於著龜者。自虎通義著龜篇云。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尙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呂飛鵬雲。史記龜策傳祝曰。諸靈數籍。其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足證貞之爲問。云作龜謂鑿龜。令可燕也者。賈疏云。按下董氏云。凡卜以明火燕焦。鑿即灼也。故云令可燕也。劉台拱云。先鄭以鑿之爲鑿。後鄭以作之爲作。董氏掌共焦契。杜子春云。契。謂契龜之鑿也。後鄭易之云。楚燔。即契所川灼龜也。詩爰契我龜。箋亦云。契灼其龜而卜之。皆不取鑿龜之義。黃以周云。兩鄭注異。賈疏謂鑿即灼。非也。先鄭注。本杜子春史記龜策傳。有鑽龜事。鑽即鑿。謂鑽鑿其高處。令可灼也。鑿灼二事。故曰令。依杜注推之。禮之作龜。即詩契龜。契龜。謂開龜之所鑿。所謂兆也。但卜之灼龜。自鑽鑿處始。先鄭竟以鑽龜當作龜。與經文多違戾。下云凡卜以明火燕焦。遂欲其燬契。卜師云。凡卜事。祇高揚火以作龜。作龜在焦灼後。如先鄭說作龜令可灼。先後俱倒矣。案劉黃說是也。凡龜將卜。蓋必相視其骨可灼之處。川鑽鑿刻識之。且令火氣易入。既鑿而後灼之。鑿亦謂之鑽。荀子王制篇云。鑽龜陳卦。莊子外物篇。說宋元君得神龜。云七十二鑽而無遺筴。史記龜策傳。云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鑽而後灼之說。杜及先鄭說卜法。節次甚備。但以鑿龜訓此經之作龜。則未協。後鄭不取鑿龜之義。因以鑽灼爲一。故注士喪禮云。則燔所以鑽灼龜者。荀子楊注云。鑽龜。謂以火燕荆蕪。灼之也。文選江賦李注。引莊子司馬彪注。云鑽命卜。所以卜事而灼之。此並從後鄭義。以鑽爲灼。則與古卜法尤不合也。云玄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者。天府注義同。後鄭以貞兼問正二訓。故增成先鄭義。詳天府疏。引易曰師貞丈人吉者。證問正之義。亦詳天府疏。云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者。破先鄭鑿龜之義也。梓人注云。作。猶起也。前注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作與發義同。灼之則其兆象發起。故士喪禮注即訓作爲灼。賈疏云。作。謂發使骨坼。云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者。丁晏云。鄭君所據。疑古龜經之文。初學記引三禮圖曰。龜以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疑即鄭圖也。賈疏云。並取義於禮記中庸。故彼云國家將興亡。見於著龜。動於四體。鄭注云。四體。龜之四足。亦云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彼云占。此云灼。即灼而占之。亦一也。引士喪禮曰。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泄卜受視反之者。彼注云。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泄卜也。泄卜。族長也。引又曰卜人坐作龜者。注云。作。猶灼也。引此二者。以證祇高作龜之事也。彼宗人示高。卜人作。大祭祀。則祇高命龜。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龜。此國大貞大卜。兼視高作龜二事。蓋尊卑吉凶之異。大祭祀。則祇高命龜。大祭祀輕於大貞也。士喪禮曰。宗人

即席西面〔疏〕大祭祀則祗高命龜者。謂天地宗廟之祭。大宗伯云。凡祀大神。祭大鬼。享大禋。帥執事而卜。是坐命龜。〔疏〕也。注云。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者。即上八命是也。爾雅釋詁云。命。告也。雜記云。小宗人命龜。注云。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云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者。賈疏云。大貞之內。有立君大封。大卜作龜。不命龜。此大祭祀不作龜。進使命龜。作龜是勞事。故云大祭祀。輕於大貞也。案依鄭賈義次之。大祭祀。當大宗伯泄卜。小宗伯陳龜。貞龜。卜師作龜也。引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者。士喪禮云。宗人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依天子禮泄卜命大卜。大卜述命而後命龜。其即席西面。凡小事泄卜。代宗〔疏〕凡小事泄卜者。賈疏云。凡大事卜。小事筮。若小事當入九筮。不合坐。蓋與士禮同。凡小事泄卜。伯。〔疏〕若此大卜云小事者。此謂就大事中差小者。非謂筮人之小事也。小事既大卜泄卜。則其餘仍有陳龜貞龜命龜視高。皆卜師爲之。其作龜。則卜人也。詒讓案此家上大祭祀而云小事。疑當指小祭祀言之。樂師云。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注云。小事。小祭祀之事。此義或與彼同。注云代宗伯者。上注云大事。宗伯泄卜。是也。賈疏云。大宗伯六命卿。小宗伯四命大夫。大卜亦四命下大夫。卜師上士。卜人中士。其大宗伯泄卜大卜視高作龜。其中陳龜貞龜命龜。皆小宗伯爲之。下文大還大師大卜貞龜。貞龜上有泄卜。亦大宗伯爲之。陳龜亦宜小宗伯也。其命龜視高。卜師作龜。卜人次下云此旅陳龜。則泄卜仍是大宗伯。貞龜命龜視高皆卜師。亦卜人作龜次。下云凡喪事命龜。命龜之上。有陳龜貞龜。亦小宗伯。泄卜還是大宗伯。視高作龜卜師也。又云按上所解。陳龜在前。重於命龜。而士喪禮卜人卑而陳龜。宗人尊而命龜。在後者。士之官少。故所執不依官之尊卑也。案大司馬云。大師泄大卜。注云。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是大司馬泄卜。經有明文。其陳龜。依鄭說在泄卜下者。疑當是小司馬。賈謂亦大小宗伯爲之。非也。又肆師云。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又嘗之日。泄卜來歲之麥。泄卜來歲之成社之日。泄卜來歲之稼。則小事又有肆師泄卜者。蓋以三事特異常法。故彼職詳著之也。又案卜事尊卑差次依鄭賈說。則最尊者泄卜。次陳龜。次貞龜。次命龜。次祗高。次作龜也。然以士喪禮卜日之禮攷之。則族長泄卜命龜。宗人示高。卜人陳龜貞龜作龜也。卜人卑於族長宗人而陳龜貞龜。則陳龜貞龜。不當重於命龜祗高可知。賈曲爲之說。謂士官少。不依尊卑。殆非也。今綜校二禮。竊疑陳龜乃大旅禮神之法。無與卜事。卜事差次。當首泄卜。次命龜。次祗高。次貞龜。次作龜。鄭賈所敘並未協。但經無正文。略以意爲差次。未敢以爲必然也。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正龜於卜位也。士喪禮曰。卜人抱龜。先奠龜西面。〔疏〕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者。詩大雅緜說大王是也。又不親命龜。亦大還大師。輕於大祭祀也。〔疏〕還岐。云爰契我龜。又鄭風定之方中。說

衛文公遷楚丘，云卜云其吉。毛傳云：「建國必卜之。」左傳傳三十一年傳：「云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又文十三年傳：「云邾文公卜遷于繹，並卜大遷之事。」大師之卜，經傳尤多，不可枚舉。史記龜策傳：「云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是也。」注云：「正龜於卜位也者。」大祝注云：「貞，正也。」此與前大貞義異。凡奠龜必正，故曲禮云：「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賈疏云：「卜位，即闕外席上也。」引士喪禮曰：「卜人抱龜焦，先奠龜西而者。」西面，孔繼汾校依士喪禮作「西首」是也。各本並誤。士喪禮下曰：「云，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此謂奠龜於闕門外之西塾也。又云：「席於闕西闕外，卜人抱龜焦，先奠龜西首。」此謂從西塾，抱龜擺闕西闕外奠之也。然則彼文先後有兩次奠龜。此下注引彼先奠龜證陳龜，此注引彼後奠龜證貞龜者，蓋鄭意凡卜皆先陳龜，後貞龜，彼先奠龜，當陳龜之節，後奠龜，當貞龜之節也。云「又不親命龜，亦大遷大師，輕於大祭祀也者。」以前大祭祀大卜，親命龜，但不親作龜，此大遷大師大卜，既不親作龜，又「凡旅陳龜」，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疏〕注云：「陳不親命龜，是視大祭祀禮尤殺也。」又「凡旅陳龜」，是也。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疏〕注云：「陳也者，饌處即所陳之處。」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饌，陳也。」西塾，門外西堂也。引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是也者，于宋注疏本作於此謂殯門之西塾，引以證陳龜之處也。云「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者。」賈疏云：「案大宗伯國有故，旅上帝及四望則祀天，亦是大祭祀，而輕於大遷大師退在下者，鄭以旅為非常祭故也。」李光坡云：「祭饗有陳寶玉之事，而龜其一，禮器曰：『龜為前列。』先知也。大旅陳龜，義蓋如此。非用以卜也。」案李說是也。陳龜之文，惟此一見，它經說卜事，更無此節。注說之可疑有三：士喪禮卜日，先奠龜於西塾，及將卜，又奠龜於闕西闕外，同為奠龜，且同使卜人為之，此注則以前奠為陳龜，後奠為貞龜，判然二事，又分二官職之，與禮經不合。一也。大旅上及受命帝，禮至隆重，其卜日，宜在大祭祀之科。今依鄭注，反殺於大遷大師，其差次未協，二也。且依鄭注，則卜事自泄卜外，惟陳龜最尊，次貞龜，次命龜，然士喪禮，卜人卑而陳龜，宗人尊而命龜，則陳龜卑於命龜，鄭說與彼亦不合。三也。竊謂前後兩奠龜，事本相因，不必分屬陳貞，且俄頃移置，而必分掌二官，亦似疑擾。疑大旅之卜日，當與大祭祀同，小宗伯貞龜，貞龜關前後兩奠，別無所謂陳龜，此陳龜不與卜事相關，蓋陳之以禮神也。禮器龜為前列，本說大饗之禮，凌廷堪以為大饗諸侯職金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則大旅陳龜，有與饗諸侯同者，此旅陳龜，蓋亦與大饗龜為前列相類，以其徒陳而不卜，其卜日事異，故於大祭祀之外，別文見義。龜人云：「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與此文例亦正同。

凡喪事命龜

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凡大事大卜，陳龜，貞龜，命龜，視高，其他以

疏云。案上大卜而言。則大貞使大卜。既高。今云凡卜。既高者。謂大卜不既高者。皆卜師既高。以龜高處示臨卜也。論讓案喪事大遷大師旅。皆卜師既高。其大祭祀。則亦大卜既高也。注云。示。洩卜也者。據士喪禮卜日。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洩卜受視反之。是既高即示洩卜也。大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揚。猶熾也。致其墨。〔疏〕注云。揚。猶熾。則宗伯洩卜。小事則大卜洩卜。並卜師示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執灼之明其兆。〔疏〕注云。揚。猶熾。雅廣言云。揚。舉也。爾雅釋言云。熾。盛也。火盛則光舉。故引申之。熾火亦謂之揚。毛詩鄭風大叔于田。篇火烈具揚。傳云。揚。揚光也。方言云。揚。翕炙也。揚烈暴也。郭注云。今江東呼火熾猛爲揚。揚。揚聲義亦略同。云致其墨者。執灼之明其兆者。墨。卽兆也。謂之墨者。如墨畫之分明。卽龜兆所發之大枝。其大枝旁錯出之小枝。則爲坼。書洛誥僉孔傳。謂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非是。詳占人疏。國語吳語韋注云。致。極也。灼不執。則兆之發者不能極其明析。故必執灼之。以致極其兆。使其理顯露。火力無不至也。賈疏云。按占人注墨兆廣也。墨大坼明則逢吉。凡卜坼稱明。墨稱大。今鄭云執灼之明其兆以解學者。彼各偏據一邊而言。其實墨大策明乃可得吉。故以明解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大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龜。卜人作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疏〕以龜甲言。蓋在政治之後。臨卜時辨之。則卽甲之上下也。陰。後身也。陽。前身也。詔相告以其辭及威儀。〔疏〕以龜甲言。蓋在政治之後。臨卜時辨之。則卽甲之上下也。左右陰陽耳。云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者。賈疏云。據大卜命龜之人無定。俱是命龜卽辨而授之。注云。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者。鄭意經云上下左右陰陽。卽龜名物之異。卜時用各有所宜。玉藻云。卜人定龜。注云。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孔疏謂若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春川果。秋用雷之屬。卽此注所云各用其龜也。然此經云上下左右陰陽。乃據一龜之甲體言之。鄭以爲辨六龜之名物。非經義。云大祭祀喪事大卜命龜者。賈疏云。皆據大卜而言。云則大貞小宗伯命龜者。賈疏云。以其大貞大卜下大夫視高。視高之上有命龜貞龜陳龜。小宗伯中大夫。尊於大卜。卑於大宗伯。故知大貞。小宗伯命龜也。云其授卜師命龜。卜人作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者。謂大貞大祭祀喪事。皆自有命龜者。則皆卜師授龜。其大遷大師旅及凡小事以敘差之。當卜師命龜。不得自命自授。故知當使卜人授卜師龜也。賈疏云。其他謂凡小事大卜臨卜。大遷大師大卜貞龜。凡族陳龜如此之輩。則卜師命龜。卜師命龜。則卜人作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按序官卜人中士八人。於此不列其職者。以其與卜師同職不見之也。云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身也。陽前身也者。並據爾雅釋魚爲訓。詳龜人疏。吳廷華云。注說本爾雅。則與

下龜人仰者靈。俯者釋等文同。彼疏謂據頭甲而言。則在未得治之前可知。注以彼生龜之體。訓此經之龜甲。誤。案吳說是也。但鄭以六龜釋此經固非。然釋龜人六龜。自據甲言之。兼言頭形者。乃賈疏之誤。鄭意實不爾也。詳龜人疏。云詔相告以其辭及威儀者。大行人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賈疏云。辭謂命龜之辭。威儀者。謂若士喪禮卜日在廟門外。臨卜在東門西面。龜在門外席上西首。執事者門東西面而立。皆是威儀之事也。

周禮正義

卷四十八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騫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

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游。地龜

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謂果爲騫。〔疏〕掌六龜之屬者。此官掌藏龜。史記龜

則棄去之。至周室之下官。常寶藏著龜。蓋謂此官也。白虎通義。著龜篇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

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說文龜部設同。然則六龜名物雖異其度皆長尺二寸。漢書食貨志。所謂元龜。是也。注

云。屬言非一也者。說文尸部云。屬。連也。屬者。連屬不一之稱。故凡物種類不一者。率較舉之。則云某屬。云色

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者。依畫續六方之色說之。黃以周云。樂記青黑綠者。天子之

寶龜也。青綠即東龜。黑綠即北龜。公羊定八年傳。云龜書純何注龜甲類也。千歲之龜青黑。詒讓案禮器孔疏引爾雅

郭注。有卜龜黃靈黑靈之屬。唐六典李注亦載太卜令卜法。云龜書純何注龜甲類也。千歲之龜青黑。詒讓案禮器孔疏引爾雅

用黃靈。初學記。龜部引柳隆龜經說略同。即方色之龜也。云龜附者靈者。以下並爾雅釋魚文郭注云。行頭低。案天

象下覆。故龜甲俯者。亦屬天。王應麟王會篇補注引尚書大傳孟諸靈龜。鄭彼注以爲卽此天龜。若然。天龜出孟諸。與

惠士奇云謂行頭低。甲亦前低。云仰者遷者。郭本釋魚作仰者。謝注云行頭仰。爾雅釋文云謝衆家本作射。案射釋

者。大司樂。樂鼓。鼗。注。並從。隸。省。作。雷。此。注。疑。亦。當。作。雷。後。人。依。經。改。爲。雷。釋。魚。云。左。倪。不。類。郭。注。云。行。頭。左。庫。今。江。東。所。謂。左。食。者。以。甲。卜。審。廟。雅。釋。詁。云。倪。衰。也。呂。氏。春。秋。序。意。篇。云。以。日。倪。而。西。望。知。之。倪。卽。謂。衰。側。也。莊。子。天。下。篇。云。日。方。中。方。睨。倪。睨。字。通。邵。晉。淵。云。肅。而。類。同。聲。近。而。轉。不。爲。發。語。聲。故。鄭。引。之。從。省。文。賈。疏。云。以。其。在。陰。方。故。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左。相。睨。然。惠。士。奇。云。行。頭。左。庫。甲。亦。左。長。云。右。倪。若。者。釋。魚。云。右。倪。不。若。郭。注。云。行。頭。右。庫。爲。右。食。甲。形。皆。爾。案。墨。子。耕。柱。篇。云。夏。后。開。卜。於。白。若。之。龜。蓋。卽。此。北。龜。也。賈。疏。云。亦。在。陰。方。故。亦。不。長。前。後。而。頭。向。右。睨。然。惠。士。奇。云。行。頭。右。庫。甲。亦。右。長。倪。睨。庫。也。賈。以。睨。爲。睨。睨。失。之。龜。人。所。辨。者。甲。之。體。耳。安。問。龜。之。左。右。顯。哉。案。惠。說。是。也。卜。師。云。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彼。注。亦。以。六。龜。爲。釋。彼。臨。卜。辨。授。乃。已。治。之。龜。甲。則。所。謂。俯。仰。弁。倪。者。自。指。甲。體。言。之。釋。魚。郭。注。並。據。行。頭。爲。訓。與。鄭。義。違。賈。反。據。彼。釋。鄭。疏。矣。釋。魚。別。有。十。龜。二。曰。覆。龜。三。曰。攝。龜。禮。器。疏。引。郭。注。以。覆。龜。當。此。天。龜。攝。龜。當。此。地。及。四。方。之。龜。檢。今。本。爾。雅。注。無。此。義。鄭。此。注。亦。不。引。彼。文。孔。說。疑。不。足。據。云。是。其。體。也。者。賈。疏。云。體。有。二。法。此。經。據。頭。甲。而。言。占。人。云。君。占。體。體。謂。兆。象。與。此。異。也。呂。飛。鵬。云。案。鄭。注。中。庸。四。體。則。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專。以。其。足。言。之。與。此。異。云。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者。賈。疏。云。據。甲。而。言。凡。天。地。之。間。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云。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者。此。亦。謂。甲。左。右。長。也。賈。疏。謂。據。頭。爲。說。失。之。云。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後。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者。賈。疏。云。此。鄭。解。兩。兩。相。對。爲。長。短。低。仰。之。意。也。云。杜。子。春。註。果。爲。壽。者。爾。雅。釋。文。云。果。衆。案。作。裏。唯。郭。作。此。字。案。果。裏。裏。聲。類。並。同。賈。疏。云。此。龜。前。甲。長。後。甲。短。露。出。邊。爲。裏。露。得。爲。一。義。故。鄭。引。之。在。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疏〕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者。此。官。以。秋。時。令。鼃。人。取。龜。鼃。人。既。得。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疏〕龜。獻。之。此。官。則。受。殺。而。乾。之。以。待。春。時。攻。治。之。以。備。用。二。官。相。與。爲。官。聯。也。云。各。以。其。物。入。乎。龜。室。者。賈。疏。云。龜。有。六。室。物。色。也。六。龜。各。入。於。一。室。以。其。著。龜。歲。易。秋。取。春。攻。訖。卽。欲。易。去。前。龜。也。注。云。六。龜。各。異。室。也。者。莊。子。秋。水。篇。云。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申。筭。而。藏。之。廟。堂。之。上。然。則。龜。室。卽。筭。也。龜。別。爲。一。筭。故。云。異。室。非。每。龜。別。爲。一。室。也。惠。士。奇。云。龜。室。在。廟。中。史。記。龜。策。傳。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漢。高。廟。中。有。龜。室。案。據。惠。說。則。龜。室。卽。總。藏。龜。甲。之。府。亦。通。云。秋。取。龜。及。萬。物。成。也。者。及。其。長。成。時。取。則。骨。體。堅。備。也。鼃。人。亦。云。秋。獻。龜。魚。月。令。季。夏。命。漁。師。登。龜。注。云。甲。類。秋。乃。堅。成。又。引。此。經。謂。作。月。令。者。誤。以。秋。爲。據。周。之。時。故。繫。之。六。月。詳。鼃。人。疏。云。攻。治。也。者。瘍。醫。注。同。謂。剝。剔。取。出。甲。也。史。記。龜。策。傳。說。宋。元。

王殺龜云以刀割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是攻龜之事也。云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者。上春時尚寒。骨易乾。故治龜解其甲。取其乾則不發起傷拆。自虎通義。著龜篇引此文。作攻龜用冬時。義亦通。上春蠶龜祭祀先卜。蠶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玄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蠶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疏〕注云。蠶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者。雜記云。廟成則蠶之。注云。首。則月令秦世之舊。亦或欲以歲首蠶龜耳。〔疏〕廟新成。必蠶之。尊而神之也。是凡蠶並爲神之也。初學記。麟介部引蔡氏月令章句云。以牲祠龜。塗以牲血。謂之蠶。管子山權數篇說寶龜云。藏諸秦室。一日而蠶之以四牛。史記龜策傳。說宋元王殺龜云。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自維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即蠶龜之禮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者。先鄭意此謂凡祭祀之日。龜人先期爲之卜日與牲。凡大祭祀皆卜牲。卜日。詳大宰大宗伯疏。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其此官不主開卜事。故不從也。云玄謂先卜始用卜筮者。破先鄭先卜爲先事卜日牲之說。經止云先卜。鄭兼言筮者。以下筮事同。後筮人不言祀先筮。明此祀先卜。兼有先筮也。云言祭祀祀尊焉天地之也者。賈疏云。按大宗伯天稱禋祀。地稱血祭。是天地稱祭祀。今此先卜是人應曰享。而云祭祀與天地同稱。故云尊焉天地之也。案鄭賈說未塙。此祭祀先卜。家上春爲文猶校人云夏祭先牧也。蓋因蠶龜而特爲此祭。但先卜人鬼小祀。不得比之天地。經云祭祀。自是重疊之文。與校人祭馬祖先牧馬祖馬步諸文。殆無殊別。鄭謂尊之。經本無此義也。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者。世本作篇之文明堂位孔疏云。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紀諸作字是也。御覽方術部引世本云。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爲帝堯之醫。蓋宋衷注文。書君爽云在大戊時。則有巫咸父王家。又書序云。伊陟相大戊。伊陟贊于巫咸。孔疏引鄭書注云。巫咸巫官。史記封禪書云。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疑鄭謂巫咸。卽殷巫咸也。藝文類聚方術部引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卦始有巫。其後殷時巫咸善筮。說亦與世本異。未知孰是。賈疏云。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信時日。其易所作。卽伏犧爲之矣。但未有撰著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故巫咸得作筮之名。云卜未聞其人也者。以世本及先秦古書。無作卜之文也。云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者。天府注云。上春孟春也。云月令孟冬云蠶祠龜策相互矣者。月令云是月也。命太史蠶龜筮。鄭彼注云。筮。著也。今月令曰蠶祠。祠衍字。案呂氏春秋孟冬紀作命大卜。禱祠龜筮。此官卽大卜之屬。則呂覽作大卜是也。鄭此注依今月令作蠶祠。亦兼證有先卜之祭也。云相互者。淮南子俶真訓高注云。外。互也。鄭意此以上春與月令孟冬蠶時外互不合。月令注亦云秦與周異。賈疏謂周與秦各二時。蠶龜策。月令孟冬蠶。則周孟冬亦蠶之。周以建寅上春蠶。秦亦建寅上春蠶之。故

云相互。是謂二經皆互文見義。非鄭指也。孔疏亦與賈同誤。云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暨龜耳者。賈疏云。據此法則周秦各一時暨。此鄭兩解。按月令注云。周禮龜人上春暨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暨龜策。與周異矣。彼注與此後注義同也。案賈說亦非也。鄭月令注。與此注皆止一說。上以二文互。此乃以意推測其故。謂月令雖與此經相校三月。而此上春。爲周之歲首。月令孟冬。爲秦之歲首。時月不同。其爲歲首則一。或秦時習聞周法。以歲首暨龜策。則亦以其亥正歲首之月暨之。此蓋爲月令周官作調人。明二書非苟爲差異耳。其云月令秦世之書者。月令疏引鄭目錄云。月令木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孔氏說之。云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授朔日。卽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然按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二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秦爲水德。其來已久。秦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案孔說是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秦代周。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是謂改正始於始皇。鄭則以爲秦并天下之前。已改從亥正。故月令季秋令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注亦以秦建亥九月爲歲終爲說。與史記異。今攷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後書九月續侯出之閏。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後書正月兵罷。則昭襄王已以十月爲歲首。故書於正月九月之前。是始皇以前。秦已建亥。於史亦有明徵。足證鄭孔之說矣。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奉。猶送也。送〔疏〕處。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者。賈疏云。此云祭事。不辨外內。則外內俱當卜。皆奉龜以往所當卜之所當於卜。〔疏〕注云。奉猶送也者。天府注同。云送之所當於卜者。謂廟中所卜之處也。郊特牲云。卜郊作龜于廟宮。案禮特牲少牢饋食筮祭。皆於廟門之外。士冠禮筮亦然。士喪禮旅亦如之。喪亦如之。〔疏〕旅亦如之。在殯宮之門外。以樞在殯。寢門與廟門同也。惟筮宅在兆南。與常事異。者。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是旅輕於常祭。故於祀事外別言之。云喪亦如之者。賈疏云。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

蕤氏掌其燹契以待卜事。杜子春云。燹讀爲細目燹之燹。或曰如薪樵之燹。謂所藝灼龜之木也。故謂之燹契。楚燹。卽契所用灼龜也。〔疏〕蕤氏者。段玉裁云。集鈔釋文曰。垂氏。本又作蕤。余仁仲本載音義同。案蕤卽說文垂字假也。燹。謂炬其存火。〔疏〕垂爲蕤。集韻曰。周禮蕤氏。或作垂。是也。垂。隸作垂。蕤。說文作蕤。從竹。今周禮從艸。

非也。鑊所以擊馬也。煨用荆簋之類。故曰簋氏。阮元云下垂之字說文作垂。周禮借以爲荆簋字也。序官內作簋氏。而今本誤從艸作垂。此作假借垂字。周禮內有前後字不同者。案段阮說是也。敘官作簋。此作垂者。猶地官敘官館人。華人本職作網人。今本敘官及此經。並作垂者。傳寫變簋爲垂。後人又依敘官以改此也。互詳敘官疏。注杜子春云。煨讀爲網目。煨之煨者。段玉裁云。網目煨蓋漢人有此語。讀同焦。其字不當從火。轉寫誤也。說文曰。燂而焦枯小也。晉灼漢書音義曰。三輔謂憂愁而省瘦曰燂。皆與網目焦之語略同。讀爲當作讀如此。擬其音也。謂其物微小也。案段說是也。云或曰如薪樵之樵者。段玉裁云。曰如二字。當作讀爲所薪灼燂之木得謂之樵也。此易其字也。案段改如爲爲。是也。曰字則疑不誤。云謂所薪灼燂之木也。故謂之樵者。說文火部云。薪。燒也。杜意燂卽析。楚木爲薪。以薪火灼燂者。故取薪樵爲義。其說與禮經不合。故鄭不從樵。宋婺州本作燂則是。取薪灼爲義。與鄭讀同亦通。云契謂契燂之鑿也者。杜意燂爲灼燂木。別有鑿燂之器謂之契。蓋以金爲之。若鑿鑿之類。釋名釋香契云。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漢書敘傳云。且算祀於契燂。顏注亦訓契爲契。說文切部云。契。刻也。契卽契之假字。蓋契燂之鑿。亦所以鑽刻。故直謂之契也。引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者。詩大雅緜文彼說太王卜都之事。毛傳云。契。開也。開刻義近。卽謂鑿之。杜意詩契燂亦爲鑿刻。故引以爲證。鄭則不取鑿燂之意。故彼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與毛杜異也。云玄謂士喪禮曰。楚燂置于燂。在龜東。楚燂。卽契所用灼燂也者。士喪禮云。卜人先奠龜于四塾上南首有席。楚燂置于燂。在龜東。注云。楚。荆也。荆燂。所以鑽灼燂者。黃以周云。後鄭以禮經陳燂有燂。楚燂而無契。周官有燂契而無楚燂。是楚燂卽契。所以灼燂者也。故箋詩易毛傳而曰契灼我龜。注周禮易杜先鄭注而曰楚燂。卽契所用灼燂。又以古法相傳有鑽燂事。故注士喪禮有楚燂。所以鑽灼燂之文。然與鑽鑿之義自異也。案黃說是也。鄭以下文云遂獻其燂契。若非灼燂之木。則不得云獻。故知契與楚燂是一。依杜義灼燂用燂。鑿燂用契。灼鑿不同物。鄭則謂鑽燂契。則燂爲灼燂之木。竊意燂下所用。有金契。有木契。金契用以鑽鑿。木契卽楚燂。用以灼燂。以二者皆刻削其端使銳。故同謂之契。實則異物也。毛杜二鄭。咸偏據一隅。故滋清悟此經之契。則是木非金。杜義固不若後鄭之允也。互詳大卜疏。云燂謂炬其存火者。士喪禮注云。燂。炬也。所以然火者也。少儀云。執燭抱燂。注云未燂曰燂。案燂卽未燂之燂。燂卽已燂之燂。二者同物異名。故下文云熱燂。鄭意凡灼燂先用燂取火。而後以契就燂燃之。乃以灼燂。灼燂用契。不用燂也。段玉裁云。鄭君不易字云燂謂炬。炬卽說文宣字。宣束薪燒之也。鄭意燂用薪然契。契用荆灼燂。杜云燂謂灼燂之木。非也。其存火。儀禮注作以然火。說文火部曰燂。所以然持火也。引周禮以明

火蒸燂。黃以周云。萱束而燒之。所以存其火。故曰其存火。燒而存之。以待然契。故下文獻其燂契。注曰。以契柱燂火而吹之也。燂火存而不焚。故然契須柱而獻之。案段釋燂契。黃釋其存火。皆得應指。蓋存者。留也。卜之時。必先持火以待然契。支且龜不必一灼即兆。恐契火不續。又常用燂。留火以備再然。此與士喪禮注。義異而意同也。史記龜策傳云。灼以荆若以剛木。士喪禮疏亦云。其存火者為炬。亦用荆為之。賈彼疏即本此注。其謂炬亦用荆。與說文萱用葦不同。未知孰是。龜策傳又云。卜先以造灼。凡卜以明火蒸燂。遂獻其燂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子杜龜。集解引徐廣造為龜。竈始亦以蒸燂而留火者與。春云。明火以陽燂。取火於日。燂讀為英俊之後。書亦或為俊。玄謂燂讀如戈鋒。〔疏〕遂獻其燂契。以授卜師者。獻說之。謂以契柱燂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川作龜也。役之。使助之。〔疏〕文引作鑿。阮元云。今本鑿作獻者。從炊省也。說文鑿從侖炊聲。賈疏云。謂若大卜。視高已上。則卜師作龜。故以燂契授卜師。若差次使卜人作龜。則授卜人。云遂役之者。賈疏云。因事曰遂。以因授契訖。即受卜師所役使也。注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燂。取火於日者。陽燂即司烜氏之夫。遂燂俗字。賈疏云。此秋官司烜氏職。文謂將此明火以燒蒸燂使然也。云燂讀為英俊之後。書亦或為俊者。段玉裁云。契即儀禮之楚燂。易燂為俊者。謂其銳頭俊健。可用開龜也。說文火部曰燂。然火也。從火爰聲。周禮曰。遂燂其燂。燂火在前。以燂燂龜。案許不從杜作俊。其云燂燂者。謂灼之也。詒讓案杜但讀燂為俊。而未釋其義。以意推之。似以燂為燂之端。故熱而吹之。其契則屬下以授卜師為句。杜說契以擊龜。不以灼龜。不得與燂並吹其火也。許讀燂如字。雖與杜不同。而云燂火在前。亦即謂燂之前端火所熱者。又讀遂獻其燂句。絕蓋亦以契下屬與杜義訓略同。與鄭讀遂獻其燂契為句。異也。云玄謂燂讀如戈鋒之鋒者。賈疏云。讀從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鋒。意取銳頭以灼龜也。段玉裁云。鄭讀如鋒音。兼用其義。鋒指於地。燂柱於燂火。其狀一也。而字可弗易。案段說是也。釋文燂燂二字音異。而引李軌並音祖前反。則李氏疑以此經之燂。與楚燂之燂同字。非也。鄭上注謂楚燂即契。燂契。即然楚燂之端。與燂相柱者。故以楚燂釋契。而不云楚燂即燂。此又讀燂為鋒。不讀為燂。則鄭不謂燂即燂。明矣。說文燂字注云。燂火在前。以燂燂龜。燂燂並出。不云一物。其燂字注。又絕不及然火之義。是許君亦不謂燂即燂也。云謂以契柱燂火而吹之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吹也。廣雅釋器云。柱。距也。謂以楚燂之端。距著燂火之首。乃吹燂燂火。以蒸燂燂使然。管子弟子職說然燂燂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炬蒸開容蒸然者。處下此以契柱燂火吹之。蓋與彼略同。云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者。卜師云。揚火以作龜。故此宜惟掌蒸燂燂契。不掌灼龜。契既然。仍授卜師。使作龜也。云役之使助之者。晉驥注云。役為之使。此官為大卜卜師之屬。雖不掌作龜。然

授卜師後契之後。卜師有事。仍受其役使佐助爲之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祗吉凶。占人亦占簪。言掌占龜者。簪短龜長。主於長

背頌者。同於龜占也。以八卦占簪之八。故謂八事。不〔疏〕注云。占人亦占簪。言掌占龜者。簪短龜長。主於長者。卜而徒簪之也。其非八事。則用九簪。占人亦占焉。此亦注用今字作簪也。賈疏云。占簪卽此經云以八簪占

八頌。又云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並是占簪。首云掌占龜。不云占簪。故云主於長者也。鄭知簪短龜長者。按左氏傳四年傳云。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簪之吉。公從簪。卜人曰。簪短龜長。不如從長。是龜長簪短之事。

龜長者以其龜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知本。易知七八九六之成數知末。是以倍十五年傳韓簡云。龜。象也。簪。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故象長。馬融曰云。簪史短。龜史長者。非鄭義也。案左傳杜注。亦據韓簡

之言爲說。卽賈所本。云以八簪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簪筮之者。八事卽大卜。云以邦事作龜之八命是也。彼經又云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是八事通於卜筮。簪入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是將卜有先筮之法也。云簪

之言頌者。同於龜占也者。大卜三兆云。其頌皆千有二百。注云。頌謂繇也。是頌爲龜占之辭。但卜用三兆。不得有八頌。明此是段頌爲簪辭之名。以其大事卜筮相兼。又三易爻辭。亦爲繇語。故通得頌名也。云以八卦占簪之八。故

謂八事不卜而徒簪之也者。謂此徒簪不卜。故不云占。八頌也。故事義同。公羊昭三十年傳。云習乎邦典之故。何注云。故事也。凡八事王所不與者。有徒簪。詳筮人疏。云其非八事則用九簪。占人亦占焉者。謂小事徒簪者。則不用

大卜之八命。而用筮人之九簪。占人通。凡卜簪。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有

掌卜筮事。不別大小。故亦占之也。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兆廣也。坼兆疊也。體有

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疏〕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

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疏〕墨。卜人占坼者。此附記。凡卜

筮尊卑族占之通法也。君通王侯大夫亦通卿及中下大夫言之。不徒大卜下大夫二人也。白虎通義。著龜篇引此經云。凡卜筮。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案占與視義同。史作士者。此文在大夫下。疑班固以爵次易之。史占墨。與玉

下。以次差之。其大史之上士與。若依班說作士。則或兼舍卜師上士。義亦通也。又案卜筮官。亦通謂之史。左傳二十八。年傳。云曹伯之豎侯獨貨筮。史國語晉語說晉文公筮得國。云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韋注云。筮史筮人。少牢饋食禮及雜記筮日並有。史特牲饋食禮作筮人。雜記注說亦同。彼並卜筮官之屬。與此史占筮爲大史異。賈疏云。此君體已下皆據卜而言。而兼云筮者。凡卜皆先筮。故連言之。注云。體。兆象也者。詩衛風氓篇。爾上爾筮。體無咎言。毛傳云。體。兆卦之體。又玉藻云。君定體。注云。視兆所得也。兆所得。則有象可見。故此注云。兆象。與中庸注四體謂四足異。依毛義卜筮兆卦。通得謂之體。但此經下文。色墨。并專據卜言之。則體亦專屬兆體。不關卦體也。賈疏云。謂金木水火土五種之兆。言體言象者。謂兆之墨縱橫其形體象以金木水火土也。凡卜欲作龜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兆象也。案左哀九年傳。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是古卜兆。分五行之證。孔疏引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直者爲木。邪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書洪範孔疏說卜兆亦同。賈說木水火三兆與服小異。唐六典。大卜令職云。凡兆。以千里徑爲母。兩翼爲外。正立爲木。正橫爲土。內高爲金。外高爲火。細長芒動爲水。有仰伏倚著落起發催折斷動之狀。而知其吉凶。李筌太白陰經龜卜篇蘇氏演義說卜法。並與服賈孔說小殊。未知孰是。云色兆氣也者。說文色部云。色。顏氣也。卜兆氣發爲色。與人顏氣同。故兆氣謂之色。大卜注說體有五。色。是也。詳彼疏。云墨兆廣也。并兆疊也者。賈疏云。據兆之正疊處爲兆廣。就正疊旁有奇疊鐫者。爲兆疊也。案賈說是也。說文土部云墨。書墨也。并。裂也。并即壙之隸變。疊者疊之俗墨。蓋謂龜兆所發之大畫。如以墨畫物之界域明顯。并則大畫之旁并裂之細文。即大卜注所謂疊鐫。史記龜策傳。說卜法云。大者。身也。小者。枝也。蘇氏演義引卜法云。大曰兆。旁出文曰支。疊。即枝也。國語晉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指戎夏交梓。韋注云。齒牙謂兆端。左右疊并。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銜骨也。又史記龜策傳。說宋元王得龜事。云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此說墨并之文理也。墨并對文則異。散文亦通。故玉藻史定墨。注云。視兆并也。孔疏云。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但并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爲疊并。是大并稱。爲兆廣。小并稱爲兆疊也。案書洛誥說卜營維事。云惟洛食。僞孔傳云。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此即孔穎達所本。陳祥道云。卜師作龜致其墨。則後墨也。孔以爲先墨畫龜乃灼之誤。江永云。墨者。火灼所裂之兆。非先以墨畫而後灼也。兆之體不常。安能必其如人所畫。案陳江說是也。此卜人占并。玉藻又云。卜人定龜。鄭彼注。謂定龜所當用。陳祥道謂定龜。即此占并亦搞。莊子逍遙遊篇云。宋人有爲不龜手之藥者。陸氏釋文引向秀云。龜。

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咸。猶食。

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說。筮所

〔疏〕辨三易以

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目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名者。三易中通有此九筮。即筮人之官法也。注云。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筮也。下

同。賈疏云。此筮人掌筮。不主巫事。故從筮也。段玉裁云。筮之古文作𦵏。蓋故書脫竹頭。今書又

改爲小篆之巫矣。案段說是也。鄭意巫皆筮之壞字。劉敞陳祥道薛季宣並讀九巫如字。謂巫更等爲古精筮者九人。巫

咸卽世本作筮之巫咸。巫易。易。當爲易。卽楚辭招魂之巫陽。莊存與說同。其說與鄭異。而略有根據。附著之以備

一讀。云更謂筮遷都邑也者。此並無正文。以意說之。說文支部云。更。改也。故有遷義。賈疏云。此遷都。謂公卿

大夫之都邑。鄭答趙商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詩鄭風定之方中。孔疏云。鄭志答

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爲小。故筮之。然則都邑則用筮。國都則用卜也。云咸猶食也者。爾雅釋詁云。食。咸。皆

也。云謂筮衆心歡不也者。衆心歡則爲咸。不歡則爲不成。國家有興作之事。當順衆心。故筮其歡不也。左傳二十四

年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與此筮咸義同。云式謂筮制作法式也者。說文工部云。式。法也。制作禮典爲

後法式。故筮其當否。云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者。小爾雅廣詁云。目。要也。賈疏云。是要目之事。故論語顏回

曰。請問其目。鄭云欲知其要。顏回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此云事衆。故亦筮其要目所當者

也。云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者。周書謚法篇云。好更改舊曰易。政教既敝。民衆不說。則當有改易。故筮以

決之。云比。謂筮與民和比也者。說文比部云。比。密也。二人爲从。反从爲比。國家有事。欲與民和比。亦筮之

也。云祠。謂筮牲與目也者。此皆筮祠祀之事。賈疏云。按大卜。大祭祀而卜之。今此祀不卜而筮者。彼大祀用卜。

此謂小祭祀。故用筮也。論議案表記云。小事無時日有筮。注云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臨有事筮之。律注又云。

大事用卜。小事用筮。然此注云。筮牲與目。蓋據常祀之小者言之。左傳三十一年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

彼謂常祀之大者。故有卜也。若小神不在常祀之列者。則兼筮祭。不徒筮牲日。表記所云是也。云參謂筮御與右也

者。賈疏云。參謂參乘之事。故知是御及車右勇力與君爲參乘。故筮之也。論議案夏官敘官注云。右者參乘。此又兼

御言之。戰國策秦策高注云。三人共載曰驂乘。參驂字通。若左傳卜御右之類。云環謂筮可致師不也者。賈疏云。此

環與環人字同。彼環人注教師。引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之事。明此經筮環。亦是主教師以

卜之事也。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鄭答天子具官有常人，非一人致筮可使者，諸侯患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凡國之大

事，先筮而後卜。常川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疏〕注云：常川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者，舊本即事下並有有字，宋

通義著龜篇云：不見吉凶於著復以下何著者陽道多變，變乃成。賈疏云：此大事者即大卜之八命，及大貞大祭祀之

事，大卜所掌者，皆是大事，皆先筮而後卜。筮輕龜重，賤者先即事，故卜即事漸也。云於筮之凶，則止不卜者，賈

疏云：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於筮凶，則止不卜。按洪範云：龜從筮逆，又云龜筮共

違於人，彼有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與此經違者，彼是筮子所陳川殷法，殷實，故與此不同。曲禮孔疏云：春秋僖

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小事卜筮

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其禮既先筮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鄭注

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所以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著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

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又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

天子至尊大，率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襲其祥，孔疏云：此云無筮無徒筮，不謂全無筮也。籒人云：

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出師巡守，皆大事者也。案諦玩此經及曲禮表記諸文，蓋天子凡舉大事，皆當以卜為斷，然

於卜之前，必先筮之，筮得吉占，未違行也。必復卜得吉，而後行之。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祠宗廟，筮

而不卜，鄭所不從，詳大宗伯疏，其小事則徒卜而已。不先筮，是天子惟遇大事以筮先卜，然雖得吉占，不以為憑，

是不以筮為重可知。小事則又有卜無筮，所謂天子無筮也。惟巡守出師，在道則有筮，故表記又云：天子道以筮，

若卜凶則不得再筮。鄭曲禮注引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復筮爲瀆龜筮。正以其卜凶復筮。爲非禮也。其傳二十五年。晉文公納冀王。遇阪泉之兆。此是吉卜。而文公尙有所疑。故復筮之。與獻公之卜凶而又筮異。孔乃譏其先卜後筮。不能如禮。不知此經之大事先筮後卜者。本謂先筮得吉。仍須再卜。其先卜得吉而有所疑。禮固不禁再筮也。至哀九年。晉伐宋則趙鞅卜。而陽貨別爲之筮。兩不相謀。既非卜筮相襲。亦非先卜後筮。孔乃并廢之。不亦疏乎。其洪範稽疑之例以五從爲大同。三從二逆。爲吉。二從三逆。爲作內吉。作外凶。其所云龜從筮逆。正謂卜吉之後。卻遇筮凶。非謂筮凶之後。復得卜吉。以此差之。其所云龜筮共違於人者。明汝逆卿士逆庶民逆之事。或遇龜逆。或遇筮逆。苟二者有一。是爲逆。備其四。便爲大凶。非必龜筮並逆。二者兼備。必成五逆。而後爲凶也。賈氏不達。乃謂彼爲殷法尙質。與周不同。非也。崔靈恩牽於洪範龜從筮逆之文。疑筮凶之後。不得便止不復卜。乃謂必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亦未達。鄭伯矣。上春相筮。相。謂更選擇其著也。著龜。歲易者與。〔疏〕上春相筮者。此與龜人上春釁龜同。於歲首爲之。月令云。釁達鄭伯矣。上春相筮。相。謂更選擇其著也。著龜。歲易者與。〔疏〕上春相筮者。此與龜人上春釁龜同。於歲首爲之。月令云。釁相。謂更選擇其著也。矢人相筮注云。相。擇也。此相筮與彼義同。筮用著艸。因通謂著爲筮。白虎通義。著龜篇引禮三正記云。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說文艸部說同。是著長短有度。舊著有朽折。或長不中度。不可用以筮。故必選擇其佳者。以備一歲之用也。云著龜。歲易者與者。賈疏云。據此則著歲易也。兼云龜者。龜人云。攻龜用春時。明亦以新易故。故知龜亦歲易。此龜之歲易者。謂龜人天地四時之龜。若大寶龜等。非常用之。龜歲不。凡國事共筮。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其歲時，今歲四時也。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疏〕占夢者，釋文云夢本云。繆、寐而有覺也。引此經文並作繆，又夕部云，夢不明也，是繆正字。夢假借字，但敘官及大卜並不作繆。釋文或本，不知是故書否也。廣韻一送引此經六夢，亦與說文同。云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者，大卜已掌三夢之法，此占夢官，又就六夢分別其名，以大卜之法，參互占之。注云，其歲時，今歲四時也者，據其夢時之年，及四時所直，而後天地之會，陰陽之氣，可以占也。云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者，賈疏云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還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還於天，故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呂飛鵬云五行大義云，正月，日月會於諏訾之次，諏訾，亥也，斗建在寅，故寅與亥合，二月，日月會於

降婁之次。降婁，戌也。斗建在卯，故卯與戌合。三月，日月會於大梁之次。大梁，酉也。斗建在辰，故辰與酉合。四月，日月會於實沈之次。實沈，申也。斗建在巳，故巳與申合。五月，日月會於鶉首之次。鶉首，未也。斗建在午，故午與未合。六月，日月會於鶉火之次。鶉火，午也。斗建在未，故未與午合。七月，日月會於鶉尾之次。鶉尾，巳也。斗建在申，故申與巳合。八月，日月會於壽星之次。壽星，辰也。斗建在酉，故酉與辰合。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大火，卯也。斗建在戌，故戌與卯合。十月，日月會於析木之次。析木，寅也。斗建在亥，故亥與寅合。十一月，日月會於星紀之次。星紀，丑也。斗建在子，故子與丑合。十二月，日月會於玄枵之次。玄枵，子也。斗建在丑，故丑與子合。此經天地之會，常指日月所會之次而言。鄭君謂建厭所處之日辰，猶即斗建所在也。賈云：厭謂目前一次謂之陰建。蓋即日月所會前一次，如建寅之月，日月會於亥，厭在戌，是也。云陰陽之氣休王前後者，騭冠子學問篇云：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漢書藝文志云：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利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休王前後，即以五勝推之，故知陰陽之氣，即謂是也。王符潛夫論：夢列篇云：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吉凶之符，善惡之效，庶可見也。是占夢考王相之證。賈疏云：案春秋緯云：生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木休木勝土，土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火勝金，金春三月金囚，以此推之，火王金王水王義可知。論讓案休王之說，又見淮南子墜形訓：白虎通義五行篇，以日月星辰占六夢而五行大義，又有五行休王，支干休王，八卦休王之義，其論甚詳，大旨並與春秋緯同。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而轉以歌，且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辰。日月在辰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用占夢則亡。〔疏〕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者，即下正疆六者占夢之官地云：古者占夢，必參以天地陰陽，謂人感天地陰陽之氣，於是乎有動於機而形於夢。夫天地之會，陰陽變化於四時，不可睹也。故察之乎日月星辰，而象見矣。史記龜策傳：宋元王夢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纁之衣，而乘輜車，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我路，豫且得我，我不能去。王有德義，故來告。召博士衛平問之。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甲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擁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此皆以日月星辰占夢之法也。注云：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者，謂

見夢之日。所直日月行度。及所會之辰。若十二次二十八舍是也。引春秋昭三十一年傳。而云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證占夢用日月星辰之法也。賈疏引鄭志云。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保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答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辰與戌對。故知辰。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得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故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十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賈疏釋之云。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言雖不勝卽復者。以其庚金午火位相連。故云雖不勝卽復也。言雖不勝者。吳君臣爭宮。秦救復至。不能定楚。是其不勝。不能損吳。是明卽復也。又引鄭志云。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若有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又引服虔左傳注云。是歲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梁水宗。十一月日在星紀。爲吳國分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楚象行歌象楚走哭姬姓日月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衰則吳尋志吳世世與楚怨。楚走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水數六。十月水位。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適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又云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晦晦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十二月辛亥日會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適。故曰庚辰。一曰日月在辰尾。尾爲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重象。又云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爲不克。晉諸侯之霸。與楚同盟。趙簡子爲執政之卿。遠夷將伐同盟。日應之食。故夢發簡子。賈又釋之云。服氏以庚午之日。日始適。火勝金。故不克。入楚必以庚辰。此與鄭義別。其餘略相依也。又引鄭志云。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夏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案據賈所述服子慎亦兼主占夢與鄭合。左傳杜注。謂史墨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夢。非鄭義。又今本左傳僕作贏。適作譎。字並同。云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者。賈疏云。按堪輿大會有八也。小會亦有八。錢大昕云。堪輿八會之名。淮南天文訓有之。其言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雌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

丁巳。楚也。庚辰。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淮南所云。雄者。陽建也。雌者。陰建也。陰建亦謂之厭。合八。猶八會也。今依淮南及堪輿天老說推衍之。正月陽建寅破於申。陰建戌破於辰。二月陽建卯破於酉。陰建酉破於卯。乙近卯。故二月乙酉。爲八會之一。三月陽建辰破於戌。陰建申破於寅。甲近寅。故三月甲戌。爲八會之二。四月陽建巳破於亥。陰建未破於丑。癸近丑。故四月癸亥。爲八會之三。五月陰陽建俱在午。而破於子。壬近子。故五月壬子。爲八會之四。六月陽建未破於丑。陰建巳破於亥。七月陽建申破於寅。陰建辰破於戌。八月陽建酉破於卯。陰建卯破於酉。辛近酉。故八月辛卯。爲八會之五。九月陽建戌破於辰。陰建寅破於申。庚近申。故九月庚辰。爲八會之六。十月陽建亥破於巳。陰建丑破於未。丁近未。故十月丁巳。爲八會之七。十一月陰陽建俱在子。而破於午。丙近午。故十一月丙午。爲八會之八。十二月陽建丑破於未。陰建亥破於巳。此建厭所在。及八會之名也。越絕書云。大歲八會。壬子數九。吳越春秋云。合壬子。歲前合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左傳史墨占吳入郢。必在庚辰。亦以建厭所對知之。則八會之占。山來古矣。淮南所列甲戌至癸亥。蓋大會之日。其下又有戊戌己亥己酉己卯戊午戊子。當是小會之日。而尚缺其二。以例推之。當是戊辰己巳也。云川占夢則亡者。漢時堪輿家。雖據八會以占吉凶。未有用之占夢者。故云川占夢則亡也。一曰正夢。無所感動平。〔疏〕一曰亡者。安自夢者。對下五夢。皆是有所感動而夢也。楚辭離騷王注云。正。平也。故曰平安自夢。一曰噩夢。杜子春當爲驚愕之愕。〔疏〕注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者。愕。葉鈔釋文作鄂字通。說文驚部引此經作驚謂驚愕而夢。〔疏〕注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說文驚部引此經作驚。子春以噩字不可識。而改爲驚。許君從之。是以說文無噩字。鄭不改經文者。存故書古字也。王引之云。噩卽罕字也。玉篇云。罕。驚罕也。噩。驚也。引周官二曰噩。爾雅釋天。大歲在酉日作噩。釋文噩本或作罕。史記楚世家熊罴。索隱罕作噩。列子周穆王篇。噩夢作噩夢。噩卽罕字。借華罕之草。爲驚罕之罕。此皆罕噩同字之明證。說文噩。謹訟也。從田。𠂔聲。又噩字注。引周禮二曰噩。隸省作罕。凡字之從田從𠂔者皆同意。故從田之字。亦可從𠂔。噩字從田。𠂔聲。今作噩者。其字曲畫隸皆變作直畫。又省而爲王耳。然則噩卽罕之或作。三曰思夢。覺時所思念非俗書也。故杜破噩爲惛。而鄭不改字。案王說是也。驚愕則心爲之感動。故因而成夢。三曰思夢。覺時所思念。〔疏〕三曰思夢者。列子周穆王篇云。神遇爲夢。形遇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卽此思夢是也。注云。覺時所思念之而夢者。說文心部云。念。常思也。思念則情感蘊結。故因而成夢。潛夫論。夢列篇云。晝有所思。

夜夢其事。乍吉乍凶。善惡不信者。謂之想。思念與想義同。

四曰寤夢。

覺時道之。〔疏〕四曰寤夢者。寤、釋文云本又作寤。案說文寤部云。寤者。謂之想。思念與想義同。一曰晝見而夜寤也。寤、釋文云本又作寤。案說文寤部云。寤者。謂之想。思念與想義同。

而有言也。又徐鉉校本說文寤字注。引此作悟夢。與徐鉉繫傳本異。不足據。說文前一訓。謂寐覺之後。神志怡悅。而有言也。與六夢寤夢無涉。後一訓。似即釋此寤夢之義。御覽。人事部引周書程寤篇。說大姒得吉夢文王乃召太子。

發占之于明堂。蓋即以夢爲寤。與此寤夢之義亦異。注云。覺時道之而夢者。阮元云。廣韻引此時下有所字。按上思夢注云。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則此亦當有所字。今本脫也。案阮校亦通。但列子張注襲此注亦無所字。廣韻所引。疑傳寫增益也。小爾雅廣言云。寤。覺也。此義與說文晝見義相近。蓋覺時有所見。而道其事。神思偶涉。亦能成夢。與上思夢。爲無所見而馮虛想象之夢。異也。

五曰喜夢。喜說而〔疏〕注云。疑傳寫增益也。小爾雅廣言云。寤。覺也。此義與說文晝見義相近。蓋覺時有所見。而道其事。神思偶涉。亦能成夢。與上思夢。爲無所見而馮虛想象之夢。異也。

六曰懼夢。恐懼而〔疏〕注云。恐懼而夢者。說文心部云。懼。恐也。心有恐懼。亦感動而成夢也。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羣臣之吉。

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衆〔疏〕季冬聘王夢者。以下掌歲終。爲王來歲所吉夢。禳惡夢也。云獻吉夢于王者。維魚矣旒維旗矣。此所獻吉夢。鄭謂獻羣臣之吉夢。其義難通。竊謂當仍是獻王之夢。蓋一年所夢。皆使此官占之。有吉有凶。咸應時獻其占。而自藏其副貳。至歲終。則總計一年所占錄其吉者。述其符應。而獻之於王。蓋亦歲終受成獻功之典。而兼致頌禱賀慶之意也。云王拜而受之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捧。詳大祝疏。石經及宋以來版本並誤。此示受吉於神。故重其事也。御覽。人事部引周書程寤篇。亦云文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與此禮同。注云聘。問也者。爾雅釋言文云。夢者。事之祥者。賈疏云。若對文禋祥是善。妖孽是惡。散文祥中。可以兼惡。夢者有吉有惡。故云夢者。事之祥也。云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者。據上文云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者。月令季冬令文週彼文作回。鄭彼注云。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而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賈疏云。次。謂日辰所在。季冬日月會于玄枵。是日窮于次。紀。謂星紀。日月五星會聚之處。謂斗建所在。十二月斗建丑。故云月窮于紀。星。謂二十八宿。十三月復位。此十二月未到本位。故直云星迴于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至此十二月。歷數將終。云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者。據聘禮有發幣故意。此聘夢。亦發幣也。國語周語。劉康公聘於魯。晉羊舌肸聘於周。並云發幣於大夫。韋注云。發其禮幣是也。國有休慶之事。

則有聘問，鄭意此聘王夢，亦謂爲王聘問吉夢，因而以幣休慶之。此發幣，卽謂釋幣於神，與下贈惡夢，用釋菜禮，相襲亦相成，非發幣於王也。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載太姒得吉夢，文王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亦釋幣之禮也。俞樾云，聘，猶月令聘名士之聘，以禮求之也。下文贈惡夢注云，贈，送也。是惡夢可以贈之使去，則吉夢亦可聘之使來。季冬聘王夢爲王求吉夢也，故卽繼之曰獻吉夢於王，明求得吉夢，卽獻之也。案俞說是也。此經先聘夢，次獻夢，王拜受獻，蓋與天府司民所紀，祭司民司祿，獻民數穀數，王拜受獻，節次略同，是聘夢，與司民司祿之祭禮相襲，明聘贈皆卽迎祈禱御之事，與占問不相涉，鄭以問釋聘與小聘曰問義同，亦正是求吉之意，非謂占問以前之吉夢也。云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者，賈疏云，君統臣功，故獻吉夢歸美於王也。曾釗云，獻吉夢于王，上承聘王夢，下接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則此吉夢，亦王之吉夢也。俞樾云，羣臣之夢，何與於王而獻之，卽云歸美，亦何必拜而受之如此之重乎。注非是，案曾釗說是也。引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者，證獻夢之事，此詩小雅無羊篇文，箋云，牧人乃夢，見相與無魚，又夢見旒與旗，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彼箋卽據此經爲釋，云此所獻吉夢者，鄭意彼牧人卽羣臣，而以吉夢聞於王，明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杜子春讀萌羣臣有吉夢得獻於王，實則此所獻者，爲王之夢，與詩所紀事不同也。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爲明，又云其字當爲明，明，謂獻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書亦或爲明，玄謂舍讀爲釋，舍萌，「疏」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猶釋采也，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萌，榮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疏」者，蓋與獻吉夢同日，事相因也。注云，杜子春讀萌爲明，又云其字當爲明者，萌明聲類同，杜蓋讀明爲觀禮方明之明，徐養原云，萌與明古字通，漢書地理志，廣漢郡葭萌，續漢志及史記貨殖傳，並作葭萌，云明，謂獻疫也，謂歲竟逐疫置四方者，歐陽不得謂之明，此明上疑當有舍字，杜意疫癘皆鬼神所爲，舍之卽謂歐之，廣雅釋詁云，捨，置也，舍捨字通，歐而置之遠，卽所謂舍也，男巫云，冬堂贈無方無算，杜注亦云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爲可也，此四方，猶男巫云無方，非舞師大宗伯所說四方地也，但舍明爲逐疫，於經無徵，下文獻疫，又不云舍明，故後鄭不從，云書亦或爲明者，謂故書別本亦或作明，如杜說也，云玄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采也者，采毛晉本作菜下同，段玉裁云，子春改萌爲明，而不易舍，鄭君易舍爲釋，而不易萌，詒讓案舍釋采菜字並通，古凡祓禱之事，或有釋菜，士喪禮喪大記國君弔大夫士至門，皆先釋菜，與祓釐正相類，鄭二禮注以爲禮門神，非也，此贈惡夢，蓋用祓禱禮，故亦有釋菜也，釋菜禮詳大胥疏，云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者，月令，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此經大胥職及大戴禮記夏小正傳呂氏春秋仲春紀並作舍采，祭統舍奠注云，舍當爲釋，聲之誤也，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此經大祝職亦作舍奠，是也，云萌榮

始生也者。說文艸部云。萌。艸芽也。釋菜當取新者。故謂之萌。云贈。送也者。廣雅釋詁同。聘禮云。公使卿贈如。觀幣。注亦云贈。送也。吉夢曰聘。故惡夢言贈。文相對也。云欲以新善去故惡者。賈疏云。舊歲將盡。新年方至。故此時贈。遂令始難。歐疫。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去惡夢。遂令始難。歐疫。戈揚盾。帥百隸爲之歐疫癘鬼也。故書難或爲難。杜子春儼讀爲難問之難。其字當作難。月令。季春之月。令國難。九門禋禴。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疏〕也。遂令始難。歐疫者。此家上文謂季冬之難。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大司大難。旁禴出土牛。以送寒氣。〔疏〕也。說文馬部云。歐。古文驅从支。歐。即歐之隸變。唐石經歐字損缺。攷射鳥氏歐烏爲。方相氏歐疫歐方良石經並作歐。此經亦當同。然說文歐在支部。與古文驅字別。石經誤也。今從宋婺州本嘉靖本汪道昆本。互詳射鳥氏疏。注云。令。令方相氏也者。以方相氏掌三時難。此季冬難。則占夢命之。與彼爲官聯也。云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者。釋名難之義。戰國策秦策高注云。難。猶敵也。廣雅釋言云。卻。退也。謂執兵敵而卻退之。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難。猶除也。論語。鄉黨皇疏引譙周云。難。即之也。亦與鄭義略同。云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爲之歐疫癘鬼也者。並據方相氏文。釋名釋天云。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厲。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人也。厲。猶字通。疫鬼詳方相氏疏。云故書難或爲難者。故書有兩本。一本作難。一本作難。如八十一難經之難。難。杜子春讀爲難問。其字當作難者。杜子春下賈疏述注有云字是也。今本並稅。段玉裁云。難問之難。難。杜子春讀爲難問。而鄭從之。故占夢方相氏注。皆云難卻。於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注云。此難難陰氣也。此難難陽氣也。難皆當讀乃旦反。杜云讀爲難問之難者。翻其音義也。云其字當作難者。定其形不當作難。又三引月令皆作難以爲證。說文人部難。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難。不引周禮。然則許君亦依杜說歐疫之字作難矣。論語鄉人難。即郊特牲之鄉人易也。釋文引鄭說曰。魯讀爲獻。今從古郊特牲注曰。或爲獻。或爲難。蓋鄭君古論語本作難。後人改之加人旁耳。劉昌宗依杜難音乃旦反。是也。戚衮言乃多反。乃詩竹竿難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黨。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難爲歐疫正字。改易消譌。音形俱失。案段校是也。今論語鄉黨篇。呂氏春秋。季春仲秋季冬紀。淮南子時則訓。字並作難。淮南高注云。儼讀難之難。與杜讀略同。論語皇疏。說口作儼儼之聲以歐疫鬼。妄說不足據。引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禋禴以畢春氣者。難舊本誤儼。下同。今據明注疏本正。鄭彼注云。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有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又禴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孔疏引熊氏云。國難。唯

天子諸侯有國爲難。賈疏說同。云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者。鄭彼注云。此難難陽氣也。陽氣至。此不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昂畢。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而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禩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孔疏引熊氏云。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賈疏說同。云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者。鄭彼注云。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擣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賈疏云。將命有司者。謂命方相氏。言大難者。從天子下至庶人皆得難。此子春雖引三時之難。惟卽季冬大難。知者此經始難文。承季冬之下。是以據季冬大難而言。論語鄉黨皇疏云。月令三儼。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猶畏災害。故命國同儼也。案依皇說。則萬民唯季春得儼。與賈說季冬庶人得難正相反。呂氏春秋。季春作命國人儼。則似通國得儼。與皇說合。但據月令孔疏引鄭論語注。釋人儼。亦爲十二月之儼。則鄭意當如賈說。皇謂十二月。民不得難。孔氏所違鄭義。是也。

祗禋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妖祥。善惡之徵。鄭司〔疏〕者。掌十輝之灋者。謂占驗望氣之法。有此十

祗之徵者。說文女部云。嫫。巧也。示部云。祗。地反。物爲祗也。祥。福也。一曰善妖。卽嫫之省。經典通借爲祗字。若族氏庭氏。天鳥字又段天爲之祗。亦省作祗。國語晉語云。辨妖祥於謠。章注云。妖。惡也。祥。善也。呂氏春秋制樂篇云。祥者。福之先者也。妖者。禍之先者也。若左昭十五年傳。梓慎見赤黑之祗。曰非祭祥也。喪氣也。卽妖徵之祗也。漢書五行志。述洪範五行傳說。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禍及人謂之病。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此以祥與妖同爲惡徵。與此義異。賈疏云。祥是善之徵。妖是惡之徵。故言善惡之徵。此妖祥相對。若散文祥亦是惡徵。尙有祥桑之類是也。鄭司農云。輝謂日光也。者。釋文云。蒸本亦作氣。阮元云。賈疏作氣。悉俗字。下注皆作氣。詒讓案蒸字不體。詩大雅靈臺孔疏引此注。亦作氣。說文火部云。輝。光也。日部別有暉字。亦訓光。與輝同義。依許書字例。日光氣字。當作暉。先鄭此注及後鄭大卜注字並從暉。暉暉爲日月光氣之通名。秦漢以後。天官家以爲氣團繞日月之專名。暉字俗作暉。戰國策趙策云。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韓非子備內篇。暉作暉圍。釋名釋天云。暉。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呂氏春秋明理篇

云。日有景珥。高注云。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景也。此皆後世分別之義。依天官測算。日輪距地至遠。光體本無變動。此十輝並地氣蒸騰日光穿映視之成暈。如在日旁。虹升雲布。亦復如是。古望氣之術。占驗吉凶。蓋以日旁氣爲尤重。故二鄭並以日光氣爲釋。保章氏注釋雲物。亦云視日旁雲氣。一曰禊。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之色。漢書陳涉傳。周文爲項燕軍視日。顏注引服虔云。視日旁氣也。其義並同。

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敫。九曰隤。十曰想。故書彌作迷。隤作資。鄭司農云。闇。陰陽氣相侵也。象者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敫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隤者。升氣也。想者。輝光也。玄謂鑄。誼如童子佩鑄之鑄。謂日旁氣刺目也。監。冠珥也。彌。氣貫目也。隤。虹也。詩云。朝隤于西。想離氣有似〔疏〕注云。故書彌作迷。隤作資者。徐養原云。彌迷隤資皆同音相通。隤之爲資。猶腐之爲資也。大戴禮可形想。〔疏〕保傳云。衛靈公之時。迷子瑕不肯而任事。此彌迷通川之證。鄭司農云。闇。陰陽氣相侵也者。敫官注云。穀。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晉書天文志云。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僞之屬。如虹而短。是也。案晉志所載或說並與二鄭不同。疑買馬及干氏義。云象者。如赤鳥也者。晉天文志云。謂雲氣成形象。如赤鳥夾日以飛之類是也。案詳大卜疏。云鑄謂日旁氣四面反擲如輝狀也者。輝。釋文作暉。云本亦作輝。案此輝謂繞日之氣也。暉即輝之俗。經注輝並與暉同。後人妄生分別。以繞日之氣別爲暉字。遂改此注。以異於經之十輝。陸本不足據也。先鄭此義。蓋以鑄爲鑄。說文角部云。鑄。環之有舌者。重文鑄。或从金。鑄。惠士奇云。鑄者。鑄也。說文玉部。璫璫璫通。故鑄或從兩或從鬲。鑄省作兩。揚雄大玄所謂紫蜺兩雲朋圍日也。雲氣形如缺環謂之鑄。與鑄通。讀爲釐。輶之輶。淮南子覽冥訓曰。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高注云。日旁三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兩或作穴。音相近也。漢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中外有僞背兩耳。譎鑄僞兩實一字。後魏皇始二年十月壬辰日暈。有佩璫。佩作背。璫即僞。則佩璫爲鑄。信矣。案惠說是也。續漢書與服志劉注引通俗文云。缺環曰鑄。此義蓋與玦同。國語晉語金玦。章注云。玦如環而缺。以金爲之。如環而缺。故有四而反擲之形。漢書天文志云。日月暈適背穴抱珥垂蛻。顏注引孟康云。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鑄。其形如半鑄也。開元占經日占篇引石氏云。氣青赤曲向外。中有一橫狀如帶鉤。名爲璫。今案孟云如半鑄石云名爲璫。亦即玦也。又呂氏春秋明理篇云。日有倍僞。高注云。倍僞。皆日旁之僞氣也。在兩旁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僞。案高說氣反出或在兩旁。或在上。皆所謂反擲也。此注云四面。蓋兼彼二義。開元占經日占篇引春秋感精符云。日四背璫臣射主背璫有四。即四面反擲之形也。云監。雲氣臨日也者。晉天文志云。

謂雲氣臨在日上也。說文臥部云：監、臨下也。開元占經曰：占篇引石氏云：氣在日上名爲戴。戴之色青赤。案監似卽戴也。日上氣又有名冠者。詳後。云：開、日月食也者。說文日部云：暗、日無光也。開卽暗之借字。晉天文志云：謂日月蝕。或曰光脫也。俞樾云：開卽春秋所謂晦也。僖十五年己卯晦。成十五年甲午晦。公羊傳並曰：晦者何。冥也。是其事也。案俞說是也。日月食爲大異。不當在十輝之數。先鄭說未允。呂氏春秋明理篇云：其日有不光。有晝盲。高注云：盲、冥也。此開卽所謂晝盲也。與下營爲不光異。開元占經曰：占篇引春秋緯云：后族專權。謀爲國害。則日晝昏。亦謂此也。云：營、日月營營無光也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營、不明也。晉天文志云：謂營營不光明也。釋名釋天云：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開元占經曰：占篇引黃帝用兵要法云：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蒙濛與營並一聲之轉。此營謂日見而無光。與上開爲全不見日小異。惠士奇云：續漢五行志注：引京房占曰：國有佞諂。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元帝永初元年四月。日色青白無影。正中時有影無光。靈帝時日出東方。赤如血無光。是爲營。云：彌者。白虹彌天也者。藝文類聚：天部引尚書考靈曜注云：日旁氣白者爲虹。御覽：天部引月令章句云：虹、蟬蜺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虹常依陰雲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蜺常依蒙濁見日旁。白而直曰白虹。凡日旁者四時常有之。又引晉陽秋云：建武元年。虹長彌天。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彌、竟也。彌天。猶云竟天。晉天文志云：謂白蜺彌天而貫日也。此兼用後鄭義。又案先鄭義與後鄭異。而從今書作彌。則同。賈疏謂先鄭從故書爲迷誤。云：敘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者。敘序古今字。敘者之敘。疑亦當作序。凡注例述經字。亦不必依元文。今本疑後人依經改之。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晉天文志云：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倍僑重疊次序。在於日旁也。云：陞者。升氣也者。毛詩：曹風候人篇：南山朝陞。傳云：陞。升雲也。爾雅釋詁云：陞、陞也。案陞卽陞之異文。陞升字同。升氣亦卽升雲。先鄭升氣之詁。與後鄭詩邶風蜺蜺箋同。則亦以陞爲虹。其異於彌者。長不必竟天耳。晉天文志云：謂暈氣也。或曰虹也。亦兼取二鄭義。云：想者。輝光也者。亦謂光氣可想象也。云：玄謂竊讀如童子佩鑑之鑑。謂日旁氣刺日也者。晉天文志鑑作鑑。云：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鑑。開元占經曰：占篇引孝經雌雄圖云：日刺者。爲有氣刺日中也。案童子佩鑑。詩邶風芻蕘文毛詩鑑作鑑。段玉裁云：蓋三家詩有作童子佩鑑者。其義則同。毛詩作鑑也。說文鑑佩角銳端。可以解結。日旁氣刺日。故取銳端之義也。三家詩蓋假鑑爲鑑。案段說是也。說文金部云：鑑、鏡也。此日旁之氣於鑑義無取。惟詩佩鑑字。或爲鑑與氣刺日之義相近。故後鄭讀從之。鄭內則注云：鑑兒如鑑。廣雅釋器云：鑑、鑑也。與鑑義正同。又開元占經曰：占篇引春秋義郵云：臣謀反。瑒刺日。漢天文志注引如淳云：有氣刺日爲鑄。鑄、鑄也。此以鑑爲鑄。與後鄭義異。而義亦同。

云監冠耳也者。賈疏云。謂有赤雲氣在日旁。如冠耳。耳卽耳也。今人猶謂之日耳。詒讓案後鄭義。監者。謂日上下兩旁。有氣內向。如相監守也。以先鄭云。雲氣臨日義未賅。故易之冠耳者。呂氏春秋明理篇高注云。日旁危氣。在上內向爲冠。兩旁內向爲耳。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內向爲耳。在上外出爲冠。與呂覽注義小異。釋名釋天云。耳氣在日兩旁之名也。耳。耳也。言似人耳之在兩旁也。漢天文志注引孟康云。耳。形點黑也。如瀉云。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耳。開元占經日占篇引石氏云。有氣青赤。立在日上。名爲冠。日兩旁有氣短小。中赤外青。名爲耳。又引王朔云。日冠者。氣門也。冠者。如半暈也。法當在日上。耳。耳也。耳者。當如耳也。又月占篇引黃帝占云。月耳而冠者。天子大喜。或大風。又引荆州占云。月耳而戴。不出百日。主有喜。是月亦有冠耳矣。云爛。氣貫日也者。亦取爛互貫市之義。謂雲氣貫日中而旁出。破先鄭白虹爛天之義。晉志謂白虹貫日。井二鄭義爲一。非也。開元占經日占篇引京氏占云。日中有白雲貫天下有白徒之衆三年至其黑雲天下有謀不成。又引荆州占云。赤雲貫日如建鼓三年不雨並氣貫日之事也。云騰虹也者。此補成先鄭義也。引詩云。朝濟于西者。鄭風蝦蟆首章云。蝦蟆在東。毛傳云。蝦蟆。虹也。次章云。朝濟于西。傳云。騰。升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孔疏云。騰。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騰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騰。釋名釋天云。蝦蟆其見。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蝦飲西方之水氣也。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詒讓案虹者本名。因其爲雨氣上升。映日成采。故又謂之騰。先鄭亦釋騰爲虹。後鄭不易其義也。云想雜氣有似可想者。謂日旁雜氣。形類人物。與上象相類。晉天文志云。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龍。赤。兵。白。喪。黑。憂。黃。然。或曰想。掌安宅敘降。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疏〕宅敘降者。謂民宅攘除妖祥之事。若後世相宅家言也。蓋民宅有吉凶。其氣祲亦有衰王。此官掌望厭而安之。注云。宅。居也。降。下也者。並爾雅釋言文司巫保章氏土方氏注並同。云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者。賈疏云。掌主也。此官主安居者。人見妖祥則意不安。主其居處。不使不安。惠士奇云。安其宅。故曰安宅。周書寶典四位。一曰定。定得安宅。成開五示。四曰安宅示幣。云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序也。此以望氣知民宅凶禍所降下。猶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次序之者。謂見妖祥。則以方位日辰占法次序。推其凶禍所下之地。可禳者禳御之。不可禳者。則令移徙以就吉。詳冠子學問篇云。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與此序降義略同。正歲則行事。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疏〕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者。小宰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

以其皆取除舊布新之義。故於占夢贈惡。終歲則弊其事。弊、斷也。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疏〕歲終則弊其事者。歲終。亦夏之季冬。詳宰夫疏。弊其事。謂通計一歲所占之事。課其驗否。猶卜筮官歲終計其占之中否。亦祗視之官計也。注云。弊、斷也者。大宰注同。云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者。謂校其禳移之驗否。以計其功事也。賈疏云。占夢之官。見有妖祥。則告之吉凶之事。其吉凶或中或否。故至歲終。斷計吉凶也。然謂中也。知中否多少。而行賞罰。案此自謂祗視當官所行之事。不與占夢爲官聯也。賈說失之。

周禮正義

卷四十九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

曰筴祝。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筴祝、遠罪疾也。〔疏〕掌六祝之

辭者。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拜。並祝官之官法也。先鄭後注云。辭謂辭命也。凡祈祭告神之辭命。有此六者。辭者。謂之段字。詳後疏。云祈福祥求永貞者。賈疏云。禱祈者。皆所以祈福祥。求永貞之事。按一曰已下。其事

有六。祈福祥。即三曰吉祝是也。求永貞。二曰年祝是也。今特取二事爲總目者。欲見餘四者。亦有此福祥永貞之事。故也。注云。永、長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貞、正也者。廣雅釋詁同。云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者。賈疏云。經祈

福祥。求永貞。祈亦求也。今鄭云求多福。即經祈福祥也。歷年得正命。即經求永貞也。論讓案。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孟子盡心篇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觀命

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此得正命。猶書洪範五福。曰考終命。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禱民命。及

畜穀董征庶虞。又公冠篇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云。使王近於民。遠於年。並與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之義合。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者。先鄭釋此六祝。自年祝外。並依小祝祝號爲說。獨斷說大祝六祝之辭。與先鄭同。惟

云順祝順豐年也。蓋傳寫之誤。云年祝求永貞也者。與後鄭云求歷年得正命同。小祝無求永貞。則六祝少其一。故先鄭依此經補之。云吉祝祈福祥也者。據此經及小祝。皆有所祈福祥。周書武順篇云。禮義順祥爲吉。說文士部云。吉、

善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左傳成十六年孔疏。引李巡云。祥、福之善也。是吉與福祥義同。云化祝祈災兵也者。小祝云。雩雩災兵。此作祈災者。亦注用今字之例。詳彼疏。祈災兵豫化之。使不作。故謂之化祝。云瑞祝逆時雨寧風

學也者。亦據小祝文。一切經音義引俞頡云。瑞應也。風雨應時。是謂之瑞。爾雅釋天。以甘雨時降爲祥。瑞祥義同。云筮祝遠罪疾者。亦小祝文。彼罪作舉。此注用今字也。詳甸師疏。筮正字當作册。獨斷作策。筮卽策之俗。內史策命。不作筮。疑此經乃傳寫之誤。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筮祝蓋亦多文辭。必書於簡策。以告神。故特以筮爲名。國語晉語云。川涸山崩。策於上帝。韋注云。以簡策之文。告于上帝。此遠罪之筮祝也。書金縢。周公爲武王禱疾云。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遭厲虐疾。史記魯世家。册作策。集解引鄭書注云。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此遠疾之筮祝也。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册。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史記周本紀。亦說武王克殷祭。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禱。五曰攻。六曰說。祈。樂也。杜子春詁。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厲作見。故以祈禮同之。故書造名也。類。祭於上帝。詩曰。是類是禱。爾雅曰。是類是禱。師祭也。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以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禴。禴。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祭如日食。以朱絲繫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灑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禴。未聞焉。造類。〔疏〕掌六祈以同鬼神示者。謂內外常祭之外。別有此祈禱告祭之事。其別凡六也。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天地宗廟大祀。唯有類造。社稷以下。則六事通有之。祈禱必特爲祝辭。與常祭不同。故此官職之。注云。祈。樂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者。說文示部云。祈。求福也。口部云。禴。聲。樂也。漢書息夫躬傳。顏注云。樂古叫字。爾雅釋言云。祈。叫也。一切經音義。引孫炎注云。祈。爲民求福。叫。告之辭也。郭注云。祈。祭者。叫呼而請事。案鄭卽用雅訓。而字小異。釋文云。禴音叫。是也。又引劉昌宗音禴。則以禴爲禱之借字。非鄭意也。但鄭爲此訓者。以經云六祈。祈者以號呼告求爲義。故云有災變。實則六者之中。類造兼爲因祭。則不必爲祈災之祭。但祈災六祈通有。而因祭則惟有類造。鄭據多者爲釋耳。其內外常祭。則無此祈法。故禮器云。祭禮不祈。注云。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孔疏引鄭志答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按周禮殷六祈之科。禴禴而祭。

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答云：祭視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所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是鄭說常祭祀無祈法也。云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禩作見，故以祈禱同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祇也。下並同。樂記注云：同合和也。天神人鬼地祇不和，謂與人不和協，則降災禍，故以六祈祭告和協之。此與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之同，義略同。六禩作見，據洪範五行傳文，彼云六沴，此及疾醫注，引沴作禱者，病沴聲近義通，詳疾醫疏，然此亦鄭就經同字爲訓，實則此六祈兼有因祭，亦不必見六禩而後有此祈事也。云故書造作，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者，以竈爲七祀之一，祈禱不專在竈，故依聲類破竈爲造，喻擬其音，則如造次字也。段玉裁云：竈從竈聲，造從告聲，古音同在尤幽部，竈者古文假借字也。徐養原云：釋名云：竈造也，創造食物也，廣雅，竈造也，此訓竈爲造作之造，與子春之說，義雖異而音則相近，云造祭於祖也者，下文云：大師造於祖是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注云：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孔疏云：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今惟云禰者，自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若還，則先祖後禰，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案據孔引白虎通，及皇侃說，則造於禰，仍當造於祖，實則祖禰散文亦通稱，此後文云：大師造于祖，又云：大會同造于廟，此與王制天子將出，造於禰，義相應，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反必親告于祖禰，此與王制諸侯將出造于禰，義亦相應，彼此互證，知告祭祖禰，通謂之造矣，段玉裁云：說文示部，有禱字，云告祭也，疑卽造字，鄭司農云：類造禱祭攻說，皆祭名也者，賈疏云：以其祈禱皆是祭事，案後鄭類造禱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用幣非祭，亦入祭科之中，云類祭于上帝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據肆師類造上帝，及本職下文，大師類上帝爲說，然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是人鬼地祇，並有類，類非徒祭上帝也，先鄭說未賅，引詩曰：是禱者，大雅皇矣篇文，毛傳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禱，引爾雅曰：是類是禱，師祭也者，釋天文，郭本類作禱，注云：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禱於所征之地，引此二文者，先鄭以此類與造，同爲告祭，與小宗伯四類異，故證明之，引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者，詩大雅緝篇文，毛傳云：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此引之者，爲下引司馬法冢社起義也，依毛義，則凡宜祭，並於大社，晉書禮儀志，引鄭康成，謂宜社於王社，非也，互詳大宗伯疏，引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者，亦釋天文，彼卽釋縣詩之義，此六祈無宜，先鄭欲兼釋下文宜社，故并引之，詳後，云故曰大師宜于

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者。此本職下文。先鄭因釋造類二祭。故牽連及之也。案此六祈。雖不專爲師祭。而師祭亦賅於其中。故先鄭直據下文爲釋。後鄭亦但增成其義。不謂此六祈無師祭也。賈疏泥後鄭有災變告神求福之文。遂謂出軍之祭。自是求福。此經六祈。皆爲鬼神不和同。設祈禱以同之。不得將出軍之禮以解之。故後鄭不從。非也。引司馬法者。並仁本篇文。彼云告于皇天上帝。卽所謂類上帝也。禱於冢社。卽所謂宜於社。傷古文大誓。亦云宜于冢土。冢社卽大社。在王宮之左者也。造於先王。卽所謂宜於祖也。與此下文正合。故引以爲證。賈疏云。將用師三字。司農語。云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者。依春秋左氏說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昭元年左氏傳云。鄭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問於子產。子產對此辭。案彼傳文。瘡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此云不時者。鄭君讀傳有異。孫志祖云。據疏當作水旱癘疫之不時。兼有聖人注可證。今本作災。是後人據左傳改。案孫校是也。孔攢汾段玉裁說同。並詳聖人疏。云玄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者。類造施於大神大鬼大示。禮宜加誠肅。但求如志而已。不敢有它也。云禘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者。禘祭並是禘災之祭。故直告以時有災變。求其消弭。其禮殺於類造也。金鶚云。女祝職云。掌以時招梗餼禴之事。以除疾殃。是禘之祭主於禘疫。禘之祭主於水旱。云攻說則以辭貴之者。論衡順鼓篇云。攻貴也。責讓之也。廣雅釋詁云。說論也。謂陳論其事以責之。其禮尤殺也。淮南子泰族訓云。零兌而請雨。宋本許注云。兌。責讓也。則請雨亦有說矣。云祭如日食。以朱絲縈社者。賈疏云。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故用牲于社。公羊傳云。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魯之。或曰爲閭。恐人犯之。故祭之。何休云。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閭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閭冥。恐人犯歷之。故祭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貴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鄭引公羊傳者。欲見祭是祭之義。案鄭言此者。亦補先鄭義。謂日月星辰山川之外。又有社稷之祭也。今本公羊經注。縈並作營。鄭賈引作縈。與公羊釋文所載一本同。春秋繁露止雨篇。亦云以朱絲縈社十周。疑西漢公羊師讀如是。但鄭此注。釋縈爲縈。聖人縈門用瓠。注云。縈謂營。鄭所祭。又釋爲營者。縈縈營聲義並通。鄭各舉一端爲釋。義得兼含也。又縈有二。有有常時者。鄭正春秋祭縈是也。有無常時者。遇災而縈日月星辰。山川社稷。國門及卿氏之攻縈是也。此縈亦通縈之矣。云攻如其鳴鼓然者。謂救日食有鳴鼓也。春秋繁露精華篇云。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縈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是其義也。引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灑灑無光者。蓋亦出春秋繁露。今本殘缺。無此祝辭。任昉文章緣起。謂祝文始董仲舒救日蝕文。

疑任氏猶見其全文。此蓋董子所私定。賈疏謂是漢禮。非也。廣雅釋訓云。炤炤。明也。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注云。大明。日也。公羊莊十七年傳。齊人濺于塗。濺者何。濺積也。何注云。濺者死文。濺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日食光亡。有若死然。故云濺滅無光也。云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者。日食爲月掩日。故云陰侵陽。卑侵尊。云是之謂說也者。說文音部云。說。說釋也。此救日食辭。是正言以貴陰。卽六祈之說也。依鄭此說。則日食兼有祭攻說三祈。庶氏除毒蠱。以攻說禱之。剪氏除蠹物。以攻祭攻之。彼各兼二祈。亦其類也。云禱未聞焉者。以此職及女祝。雖有禱。然不詳其禮。它經又無用禱之文。故云未聞。云造類禱祭。皆有牲者。賈疏云。案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有祭時也。下云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祭既用牲。故知類造皆亦有牲。故云皆有牲也。案造類賈疏述注作類造。與經文敘次合。祭法。及詩大雅雲漢孔疏。引此注亦同。今本並誤到。造有牲。詳後疏。云攻說用幣而已者。賈疏云。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既云天災有幣無牲。其類禮。以亦是天災。得有牲者。災始見時無牲。及其災成之後。卽有牲。故詩云。靡愛斯牲是也。案賈說非鄭意也。春秋莊二十五年經。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非常也。穀梁傳云。鼓。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又是年經。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傳云。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穀梁云。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公羊並無觀用牲之文。則日食大水。左穀皆謂不當用牲。公羊則否。左傳昭元年杜注。及孔疏。引賈達說。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說。並謂祭祭唯用幣。皆依左氏義也。依鄭上注。以日食朱絲繫社說祭。而聖人注。又引大水用牲之文。以說祭於社。是鄭謂祭社祭門。並有牲。與公羊說略同。祭法疏。引何休言云。感情符云。立推度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繫社。鳴鼓發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於社。春秋之通例。此箴說。正陽。朱絲。鳴鼓。豈說用牲之義也。箴用牲於社者。取經死句耳。今案依鄭箴言說。則又從左氏義。以祭社爲不當用牲。與此注義異。賈孔強圓其說。謂災初見時無牲。災成之後有牲。復與左氏義不合。黃以周據詩雲漢。水旱之祭有牲。春秋用鼓于社于門。爲攻禮。攻有幣無牲。故傳云爾。非祭禮然也。案黃說較通。足釋鄭何之紛矣。又錢大昕云。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常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又釋之云。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則說之禮。殷人已之矣。鄭謂攻說用幣無牲。其不然乎。案依錢說。則攻說亦有牲。又不徒造類禱祭矣。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

六曰誅。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禘謀草創之。體。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爲其命也。禘。禘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大子禘曰。曾孫劬。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飢。使鞅討之。劬。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誅。謂積系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閔天不淑。不慙遠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孺孺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誅。論語所謂誅曰。禘爾于上下神祇。杜子春云。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玄謂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禘。賀慶言福祚之辭。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禘。是禘之〔疏〕。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者。此以生人通辭爲文。與上六祝六祈。主鬼神而言者異。表記注云。辭所以通情也。賈疏云。此六者。惟一曰稱辭。自餘二曰已下不稱辭。而六事皆以辭目之者。二曰已下。雖不稱辭。命辭之等。亦以言辭爲主。故以辭苞之。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者。段玉裁云。故書作祠。於六辭義不相涉。司農以其聲類改爲辭。二字皆在古音之哈部也。又案經文祠字。當是辭之誤。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辭命。作汁詞命。鄭司農云。詞當爲辭。玄謂辭命六辭之命也。是則古書辭作詞之證。說文辛部曰。辭說也。從簡辛。簡。辛猶理辜也。此文辭之字也。司部曰。習者。意內而言外也。從司言。此發聲助語。及摹繪物情之字。皆謂之習也。案段說是也。依後鄭義。此六辭皆生人酬接之辭。故此先鄭破祠爲辭。後鄭亦從之。云命論語所謂爲命禘謀草創之者。憲問篇文。何氏集解引孔安國注云。禘。鄭大夫名也。阮元云。疏中引注作卑。葉鈔釋文。及余本載音義。皆作卑。案漢書古今人表作卑。論語爲命。即謂聘會往來使命之辭。此命與彼同。故先鄭引以爲釋也。命亦通誥之辭命。故大行依何氏集解本改之。論語爲命。即謂聘會往來使命之辭。此命與彼同。故先鄭引以爲釋也。命亦通誥之辭命。故大行人注。總云六辭之命矣。云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者。書敘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吝胥怨。作盤庚三篇。案書序。盤庚不言誥。左哀十一年傳。伍子胥引作盤庚之誥。故先鄭據以爲說。尚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徒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是馬亦以盤庚爲誥也。云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盤庚上篇云。古

先哲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是也。云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者。謂康誥以兄誥弟。盤庚以君誥世臣卿大夫。步經云通上下親疏遠近義合也。此通上下親疏遠近。統君臣邦國家族言之。賈疏謂苞父祖子孫。上則疏而遠。下則親而近。則偏據一家爲說。與經注義違。不可從。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胥命于蒲。主爲其命也者。胥命上疑當有若字。昭十一年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叔向曰。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言王官之伯。會諸侯以命事也。又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左傳云。不盟也。公羊傳云。胥命者何。相命也。此皆諸侯會而自相命之事。先鄭意此六辭之會。卽爲其辭也。賈疏云。後鄭不從之者。見昭四年。楚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周穆王有塗山之會。以此觀之。胥命于蒲。與會有異。今先鄭以胥命解會。於義不可。故不從。云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爲其辭也者。謂若小宗伯云。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而。又云。王之會同。軍旅旬役之禱。祠。後鄭注云。求福曰禱。此大祝爲其告神之辭也。引春秋傳曰。鐵之戰以下者。賈疏云。案哀二年左傳。衛覆公卒。六月乙酉。晉執納衛太子于戚。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衛太子爲右。衛大子禱而爲此辭。凡祭外神。皆稱曾孫皇君也。衛得立文王廟。故云君祖文王。烈祖康叔者。衛之始封君。有功烈之祖。勝。鄭伯名。助范氏亂。故云亂從。午。晉定公名。范氏等作亂。步君爲難。故云在難。劇噴與趙鞅爲車右。車右執持戈矛。故云備持矛焉。三祖謂文王康叔襄公。戰不克。則以爲三祖羞辱。詒讓案。無破骨。無而夷。今本左傳。作無折骨。無而傷。國語晉語。晉惠公步秦戰於韓。其誓有無而夷之文。疑先鄭誤記也。云若此之屬者。謂六辭之禱。卽衛大子所禱之屬是也。先鄭誤以此禱爲告神之辭。故後鄭不從。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也者。誄累聲類同。大史記誄。後鄭注云。累其行而誄之。荀子禮論篇云。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楊注云。誄其行狀以爲誄也。釋名釋典藝云。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墨子魯問篇云。誄者道死人之志也。凡作誄。必先讀誄。其事本通於上下。大史大喪誄誄。謂誄先王也。此大祝六辭。主爲王誄羣臣。故云賜命也。引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以下者。並哀十六年左傳文。今本左傳。閔天不淑。作旻天不弔。僂僂予在疚。作筑筑余在疚。杜注云。仁閔覆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愁。且也。俾使屏蔽也。疚。痛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爲法。此引以證君誄臣。積累德行以賜命之事也。阮元云。釋文僂僂求營反。在疚九之反。不出予字。案左傳予作余。此注余一人亦作余。陸本或無此字。案阮說近是。說文女部。僂字注。引春秋傳正作僂僂在疚。無予字。許鄭所見本疑同。惠士奇云。說文誄。證也。證。行之迹也。證以誄成。故誄訓爲證。則誄必有證。然魯莊公誄縣賁父。哀公誄尼父。未聞有證。康成謂哀公證仲尼爲尼父。蓋以字爲證。賁父尼父皆是也。案惠說是也。誄與誄事相因。詳大史小史疏。云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爲者也。故大祝

官主作六辭者。統釋上辭命六者。謂皆須用文雅辭令。不可質陋。故以大祝官主作之。取其閑習也。胡匡衷云。古者通謂掌文辭之官爲史。故祝燕禮大射稱祝史。聘禮記云。辭多則史是也。云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者。論語述而篇。云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誄。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集解引孔安國云。誄。禱篇名也。說文言部云。禱。禱也。累功德以求福。引論語誄作禱。此與誄訓證義異。案先鄭前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者。乃誄之本義。謂施於死者以作證也。此別一說。引論語者。則以誄爲禱之借字。謂施於生者以求福也。二義迥異。賈疏謂與哀公誄孔子意同。誤。小宗伯注。引論語作禱。與許同。此引不附者。蓋古論及齊魯之異。先鄭欲以釋此六辭之誄。故依作誄之本引之也。杜子春云。誄當爲告。書亦或爲告者。徐養原云。說文言部。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易曰。億牛之告。又言部。誄告也。是誄與告。大同小異。鄭司農訓誄爲康誄。盤庚之誄之屬。子春從告。與司農不同。云玄謂一曰詞者。交接之辭者。謂朝聘來往交接之辭令也。阮元云。賈疏引注。作玄謂一曰辭者。案鄭君從司農改詞爲辭。故下云辭之辭也。此乃作祠非。案阮校是也。段玉裁說同。後鄭釋祠。證義並與先鄭同。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案莊四年公羊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禮。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是此之辭也。彼無相見二字。鄭以義增之。云辭之辭也者。段玉裁云。言是爲辭之辭。如美哉輪焉云云。爲禱之辭。閔天不淑云云。爲誄之辭也。云會謂會同盟誓之辭者。賈疏云。會中兼有盟誓者。以其盟時。皆云公會某侯某侯盟于某。以此出會中。含有盟。其誓必因征伐。案春秋征伐。皆云公會某侯某侯某。既有士卒。常有誓辭。故出會中兼有誓也。王引之云。如先鄭之說。則因會而命事。因命事而有辭。如後鄭之說。則因會而盟誓。因盟誓而有辭。不得直謂辭爲會也。竊疑乃誄之假借。誄古誄字也。說文。誄。會合善言也。猶文作誄。從會。盤庚曰。乃誄民之弗率。馬注曰。誄告也。言也。文六年左傳。答之誄言。杜注曰。誄善也。爲作善言遠戒。誄爲告戒下民之辭。與誄相近。故三曰誄。四曰誄。案王說亦通。云禱賀慶言福祥之辭者。謂人以吉語相賀慶。爲求福祥之辭。不從先鄭禱爲祈福鬼神之事也。云晉趙文子成室以下者。並檀弓晉獻文子成室章文。鄭彼注云。文子。趙武也。作室成。諸大夫發禮以往。輪。輪困。言高大。奐言衆多。歇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引以證禱非禱神之辭也。云辨六號。一是禱之辭者。舊本誤作禱是之辭。今據汪道昆本。及明注疏本正。謂檀弓趙文子語。卽此六辭之禱也。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

祇。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鄭司農云。牲號。謂犧牲皆有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案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香其。稷曰香其。稻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疏〕。注云。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者。禮運作其祝號。注。引此六號。釋之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繫牲剛鬣香其。〔疏〕。注云。案祭祀尙文。故不敢質言其本名。別爲美稱。以致其尊敬之意。云神號若云皇天上帝者。以下。蔡氏獨斷說並同。此舉神號之大者以見義。即大宗伯所謂大號也。其實神號中亦有小號。人鬼地示並放此。賈疏云。月令季夏云。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皇天謂北辰。曜魄寶。上帝謂大微五帝。云鬼號若云皇祖伯某者。少牢饋食禮云。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皇君也。伯某。且字也。云祇號若云后土地祇者。亦注用今字作祇也。左傳十五年傳云。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地祇即大宗伯地示。此注后土。亦謂大地之祇。與大宗伯及月令之后土並異。詳大宗伯疏。云幣號若玉云嘉玉。幣云量幣者。賈疏云。此並曲禮文。經無玉號。鄭兼言玉者。祭祀禮神有玉。曲禮亦有玉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玉將與幣同號。故鄭兼言玉也。鄭司農云。牲號謂犧牲皆有名號者。謂舊誤爲今。依岳本正。賈疏述注亦作謂。此牲號即膳夫六牲之號。亦兼六獸六禽言之。曲禮注云。號牲物者。異於人也。獨斷云。凡祭號牲物異於人者。所以尊鬼神也。引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以下者。賈疏云。鄭彼注。元頭也。武迹也。一頭大迹。豕曰剛鬣者。豕也則鬣鬣剛強。羊曰柔毛者。羊肥則毛柔潤。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音鳴也。謂長鳴雞。案曲禮尙有犬雉兔諸號。此不備引。云案號謂黍稷皆有名號也者。此亦經作豳。注謹爲案也。詳小宗伯疏。賈疏述注作豳。非。此何膳夫六穀之號。六穀稷爲長。故祭穀曰稷。詳甸師疏。引曲禮曰。黍曰香其。稷曰嘉蔬者。其釋文作其。今本禮記。香並作蕕。疏作蔬。禮記釋文亦作疏。鄭彼注云。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賈疏云。香合言此黍香合以爲祭。香其。言此稷香可祭。嘉蔬。言稻下菜地所生者。嘉。善也。蔬。草也。言此稻善蔬草可祭。引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曰。敢用繫牲剛鬣香其者。證牲號稷號之辭。賈疏云。此士虞記文。而云禮者。記亦是禮。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

曰繚祭。九曰共祭。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振祭。振讀爲慎。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擗祭。擗讀爲虞芮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擗祭。以肝肺道擗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手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擗肝道中。振之擬之。若祭

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濡于醢。祭于豆。開。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祿。右絕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濡于醢。振祭。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摶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禮偏也。偏祭者。曲禮曰。散之序偏祭之。是也。振祭。振祭。本同不食者。濡則祭之。將食者。既濡必振。乃祭也。絕祭。絕祭。亦本同。禮多者。緣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是也。共猶投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

〔疏〕辨九祭者。謂飲食之祭。儀節有此九科。膳夫注云。凡食必祭。示有所先。是也。凡禮約者。專舉一祭。禮詳者。或兼備衆祭。大祝皆辨之。注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者。此誤以爲祭祀之祭也。賈疏云。凡祭祀。天子諸侯木主。大夫士有幣帛主其神。曾子問以幣帛皮圭以爲主命。當主之處。此子春之意。亦當以幣帛謂之主命。但此經文皆是祭食法。不得爲主命。故後鄭不從之。云振祭。振祭。爲慎。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者。段玉裁云。子春易振爲慎。其說未聞。司農說振祭。振肝醢中。振之擬之若祭狀。蓋卽禮家讀爲振旅之振之說也。云濡祭。濡讀爲虞芮之芮者。段玉裁改經注濡並爲振。云讀爲當作讀如。虞芮二國名。擬其音如芮耳。經注濡字。今本作濡。其誤自唐至今矣。凡與聲之字。在元寒部。音轉入脂微部。需聲之字。在侯部。音轉入魚虞部。而後人作偏旁多亂之。此其大較也。杜子春與讀如虞芮之芮。說文手部。振染也。从手與聲。周禮六曰振祭。攷儀禮振字屢見。開成石經以下。特性少牢作振不誤。公食大夫。士虞。及周禮。誤作濡。以子春讀如芮。儀禮周禮釋文。皆曰而泉反。一音而劣反。劉又而誰反。證之。則其字定爲與聲。非需聲。今本釋文。史漢司馬相如傳注。文選子虛賦注。玉篇手部。廣韻上聲九襲。皆譌作濡。而今本說文作濡。則併其源妄改之。以致五經文字云。振。字書無。此字見禮經。然則當張參時。說文字林玉篇。皆已有濡無振矣。今玉篇引說文。濡染也。蓋自顧野王。孫強。所據說文已譌。唐韻因其濡聲。切以而主。徐鼎臣因之。自陸德明以前。形雖譌。未聞有而主之音也。玉篇而主切。蓋亦顧氏之舊。廣韻變韻作濡。薛韻作振。則截然二字矣。案段說是也。但經注沿譌已久。今未敢輒改。鄭司農云。衍祭。祭之道中。如今祭焉。無所主命者。先鄭說衍祭。周祭炮祭。亦誤以祭祀之祭爲釋。段玉裁云。衍。衍聲類同。故司農以祭釋衍。瘍當爲禡。說文示部曰。禡。道上祭也。正司農所謂祭之道中。無所主命也。孔廣森云。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者。王嘉傳。黃賢母病。長安府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禡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也。杜子春說道廟之奠。亦云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詣讓案。衍。衍聲近通。詩大雅板。及爾游。釋文云。祭本作衍。漢書溝洫志。然何災之奠。溢兮。顏注云。

與齊同。衍祭義之道中。疑當作衍祭。祭義之道中。今本脫一祭字。祭義之道中者。謂祭於墓道中。家人注云。陽。葬道也。小爾雅廣名云。無主之鬼謂之殤。楚辭九歌有國殤。蓋祭無主之鬼於道上。是謂祭殤。亦謂之殤。殤。殤古通。用。此祭殤與上中下三殤之祭異也。漢時祭殤。皆於墓道之間。廣祭殤鬼。無所主命。故先鄭引以爲況。然則先鄭於命祭。蓋從杜說。爲祭有所主命。故謂衍祭無所主命。亦取與彼相對爲次也。云周祭四面爲坐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周市也。言四面周市爲神坐祭之也。賈疏云。謂若祭百神。四面各自爲坐。云炮祭燔柴也者。賈疏云。以其炮是燔燒之義。故爲燔柴祭天。此九祭。先鄭謂周祭已上。皆是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皆是生人祭食之禮。後鄭不從之者。祭天神地祇人鬼。大宗伯辨之大祝。不須別列。且生人祭食。不合與祭鬼神同科。故皆以爲生人祭食法。引爾雅曰。祭天曰燔柴者。釋天文。郭注云。既祭。積薪燒之。先鄭意炮祭。卽謂大宗伯禘祀實柴之祭。故引此文證之。云燔祭。以肝肺菹醢醢中以祭也者。公食大夫禮注云。燔猶染也。案燔醢者肝肺也。燔醢者。菹也。以禮經攷之。燔醢者又有肺。燔醢者又有燔。先鄭不言者。文略。賈疏云。案特牲少牢醢醢中以祭。皆以菹燔醢中以祭。主人獻尸時。賓長以肝從尸。以肝燔醢中以祭。故先鄭云。以肝肺菹醢醢中以祭。彼無云用肺燔醢醢中。先鄭連引之耳。案彼所燔醢中。以振祭。加于肝。此則是振祭。司農以初祭燔醢于醢。卽同燔祭解之。於義不可。案賈說非也。士虞。特牲。少牢。說尸食舉肺。皆先振祭。先鄭意。蓋謂凡言振者。必先燔乃振。彼舉肺云振祭。則亦燔可知。經不言燔者。以言振則燔已見。故從省耳。後鄭謂燔振本同。亦此意。賈後疏謂振者皆燔。其說不誤。而於此顯以經無燔之文爲疑。不亦疏乎。又先鄭此注。通約禮義。亦不必專據醢醢禮。經說肝肺之祭。無不振而徒燔之文。故不得不取振燔相兼者以爲釋。賈謂於義不可。抑又誤矣。云練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阮元云。釋文出從持肺三字。云劉沈皆子容反。今本或無持字。從則如字。案賈疏本亦無持字。論議李據釋文。則劉昌宗。沈重本。並有持字。是也。從讀爲從橫之從。從持肺本。卽鄉飲酒注。所云垂紵之是也。漢書李陵傳。數循其刀環。顏注云。循謂摩循。此謂以左手從持肺本。以右手從本之離處摩循之。以至於末。使肺緣戾。而復絕之以祭也。肺本及緣義。並詳後。云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者。絕肺。孔繼汾校。依有司徹疏。引作絕末。於義較長。此亦從持肺本。但不摩循。直絕其末以祭。故謂之絕祭。特牲饋食禮云。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與。取肺坐絕祭。注云。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云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燔肝醢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者。賈疏云。重肺者。此練祭絕祭二者。皆據肺而言。周貴肺。故云重肺。賤肝者。司農意上云以肝燔于醢。據特牲少牢。尸食後。賓長以

肝從之意。云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者。此絕祭依特性少牢。無此絕祭之事。於義不可。云祭之末禮殺之後。但
 撫肝體中。振之擬之。若祭狀者。此還據少牢撫肝祭。而云若祭狀弗祭。於義不可。案特性。主婦致爵于主人。云取
 肺。坐。絕祭。非弗祭也。又云。取肝。撫于鹽。坐。振祭。非之。即先鄭所據。賈謂特性無絕祭非也。但肝撫于鹽。振祭。非
 則彼實有祭。非弗祭也。先鄭以爲虛擬。則與經不合耳。引特性饋食禮曰。取肝。撫于鹽。祭于豆。開者。彼文云。祝命
 按祭尸。左執解。右取菹。撫于醢。祭于豆。開。注云。命。詔尸也。按祭。祭神食也。撰醢者。染於醢。彼爲命祭兼撰
 祭。先鄭引之者。以證撰祭也。引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者。彼文云。賓坐。左執爵。右祭肺醢。奠爵于薦西。與
 取肺坐。絕祭。尚左手。齊之。注云。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也。肺離上爲本。下爲末。引之者。以證絕祭也。引
 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緣。右絕末以祭者。左卻。盧文弨校。依應飲酒禮作卻左。是也。彼文云。
 實坐左。執爵祭肺醢。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緣。右絕末以祭。尚左手齊之。與。加于俎。
 注云。肺離之本端厚大者。緣猶紵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紵絕之。尚左手者。明垂紵之乃絕其末。夏斨云。說文丁部
 云。弗。摘也。弗緣者。摘弗緣戾而祭之。即先鄭注。所謂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引少牢曰。取肝。撫于
 鹽。振祭者。彼文撰作撰。此引以證撰祭兼振祭之事也。云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者。破杜及先鄭。以命祭衍祭炮祭周祭。
 爲鬼神祭祀之事。祭食詳膳夫疏。云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者。彼注云。
 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孔疏云。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
 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李光坡云。命祭。特性所謂
 尸坐。祝命按祭是也。凌廷堪云。命祭。謂隨祭也。隨祭即按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性饋食禮。尸入。祝命按
 祭尸左執解。右取菹。撫于醢。祭于豆。開。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士虞禮祝命佐食隨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
 特性小異。餘大率同也。特性不云命佐食者。文不具也。此祭在尸未飯時。蓋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爲首。案李凌地據
 禮經爲說。較鄭爲長。孫希旦。夏斨。說同。隨祭互詳守禮疏。云衍字當爲延。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者。大祝望衍
 延云。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惠士奇云。延衍音同古通。漢書西域傳贊。有漫衍之戲。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爲
 曼延。此衍與延通也。丁晏云。炮包聲相近。易繫辭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作包。鄭本亦作包。漢書律志
 作炮。注云。注炮與庖同。云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者。鄭
 彼注云。延道也。孔疏云。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故云延客祭
 也。李光坡釋衍爲醢。凌廷堪亦云衍祭謂祭酒也。詩小雅伐木。釀酒有衍。饌豆有餞。毛傳。衍美貌。又特性饋食禮。

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故云辯。又云：扱上錫，以柶辯擗之上，錫之閒，祭。此祭錫也。錫有六，故云辯。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也。庶羞十六豆，故云辯皆周祭也。至于少牢墮祭，尸取韭醢，辯擗于三豆，祭于豆閒，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云振祭擗祭本同者，賈疏云：同者皆擗，但振者先擗後振，擗者不振，云不食者擗則祭之者，賈疏云：特牲少牢，皆有授祭，授祭未食之前，以菹擗于醢，祭于豆閒，是不食者擗則祭之。凌廷堪云：賈疏引特牲少牢授祭，以明不食則不振，非注意也。少牢主人獻祝，祝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閒，此方是擗祭，若接祭所云，則命祭中之擗祭，云將食者，既擗必振，乃祭也者，賈疏云：特牲少牢，皆有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擗于鹽，振祭噉之，加于菹豆，是謂振祭，言將食者，振訖噉之，是將食也。凌廷堪云：振祭擗祭，皆謂祭薦俎也。案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髀舉肩，皆振祭噉之，少牢，尸入十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髀牢肩，尸亦振祭噉之，此皆祭俎不擗而即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擗于俎鹽，振祭噉之，此則擗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擗祭，應射記云：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于上，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擗于醢而祭于豆閒，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擗者，省文也。若邊實是稌餼之屬，不可羈，則必取菹擗于醢，兼取籩實祭之，又爲兼祭矣。案凌謂祭俎不擗而振，依經論之耳。賈則後鄭謂振祭擗祭本同，是凡振祭無不擗矣。然則士虞特牲少牢之振祭，雖不云擗，亦皆擗而後振者也。前鄭說擗祭，兼有肺，蓋與後鄭義同。云絕祭緣祭亦本同者，賈疏云：同者絕之，但絕者不緣，緣者亦絕，故云本同。云禮多者緣之者，賈疏云：此據鄉飲酒鄉大夫行鄉飲酒，賓賢能之禮，故云禮多。所緣之法，卽司農所引右取肺已下是也。云禮略者絕則祭之者，賈疏云：此據鄉射，州長射則士禮，故云禮略者絕則祭之，祭法，卽上先鄭所引鄉射禮，取肺坐絕祭是也。凌廷堪云：絕祭緣祭，皆謂祭肺也。案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償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緣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緣，有絕未以祭，尚左手攄之，興，加于俎，注以弗緣爲緣祭，鄭司農亦引此以爲緣祭之證。疏云：樽飲酒大夫禮，故云緣祭，鄉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緣必兼絕，絕不得兼緣，是以此經云緣兼言絕也。云共猶授也者，共卽供之借字。廣雅釋詁云：供進也。言進而授之，云王祭食宰夫授祭者，宰夫當作膳夫。膳夫云：以樂侑食，膳夫授祭是也。此云宰夫者，疑冢前引有司徹文而誤。賈疏謂據諸侯是宰夫，非是。有司徹自作宰夫。此云王祭食，自是膳夫也。互詳膳夫疏。授祭，亦卽肆師云饗食授祭。注云：授賓祭肺，凌廷堪云：燕禮，主人獻，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

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隨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偁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為共祭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饌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為九祭之終焉。引孝經說曰。共綏執授者。賈疏云。孝經緯文。共綏執授者。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引之者。證共為授之義。王應麟云。疏謂綏祭非也。續漢禮儀志注。孝經授神契曰。尊三者。父象也。謂者奉几。安車輶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案王說是也。北堂書鈔禮儀部。引孝經鉤命決。亦有此文。自虎通義鄉射篇。又云恭綏執授。共供恭字通。綏者。車中把。與少牢。有司徹。綏祭為隨祭之異文者迥別。此注引之。止取共授同義。不關綏祭也。引緯稱。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以享右祭祀。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為振。振之。動讀為哀。動之。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童。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擗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饌。〔疏〕辨九擗者。說文手部云。擗。手至地也。从手舉。重文。擗。揚雄說。擗。從兩獻也。右讀為佑。佑勸尸食而拜。〔疏〕案此經例用古字。皆作擗。注例用今字。皆作拜。拜即蔡之隸變。九拜。首與手各有高下深淺之不同。揚云兩手下。許云首至地。各舉一擗為義。非通詁也。云一曰稽首者。稽釋文作。云本又作稽。說文首部云。隨下首也。案釋文本是也。經作隨。注作稽。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稽隨同聲。假借字。賈疏說稽首為稽留之字。則誤以段字為正字矣。此九拜。稽首。空首。頓首。振動。四者。為拜儀之正。肅拜則專為婦人之拜。吉拜凶拜。則因事而別其手之所向。奇拜。則隨禮之隆殺。為拜之數。皆依上五拜而為之別。異其儀節也。云以享右祭祀者。賈疏云。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拜。佑。佑食。佑勸尸食時而拜。此九拜不專為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段玉裁云。經文云以享右祭祀。謂拜神拜尸拜賓也。頓首非拜神之拜。士

虞禮。祭川再拜稽首。送賓用拜稽顙。畫然分別。然不可謂稽顙非士虞之拜也。是祭祀中非無頓首也。特性饋食。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此拜神也。下文迎尸於門外。尸即席。主人拜。安尸。尸答拜。則拜尸不稽首。下文尸親蠡。主人再拜稽首受黍。此雖受諸尸。實受諸神也。故再拜稽首。仍是拜神。下文嗣舉奠之。北面再拜稽首。猶主人之再拜稽首祝也。尸舉肝。再拜稽首進受肝。猶主人之再拜稽首受黍也。再拜稽首之下。皆不云尸答拜。則受黍受肝之皆爲拜神可知矣。少牢饋食禮意同。凡特牲少牢。主婦之拜。皆肅拜也。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者。郊特牲云。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玉藻云。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云。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白虎通義姓名篇云。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稽至也。首謂頭也。公羊宣六年何注。孟子盡心下篇趙注。國語周語韋注。書召誥僞孔傳說。並略同。左傳僖五年孔疏云。稽首。頭至地。頭下緩至地也。尙書每稱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伸頭以至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成稽首。故尙書拜手稽首連言之。傳雖不言拜手。常亦先爲拜手。乃爲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禮。此其爲敬之極。故臣於君。乃然。書太甲疏。說同。段玉裁云。稽首者。拜頭至地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亦下至於地。拱手至地。手仍不分散。非如今人兩手按地也。手前於膝。頭又前於手。荀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凌廷堪云。稽首臣於君之拜也。燕禮大射觀禮。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僖郊勞歸饗饗使者。卿餽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云頓首拜。頭叩地也者。說文頁部云。頓下首也。段玉裁云。叩者敬也。敬者擊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敬觸其顙。是之謂頓首。稽首者。言乎首舒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顙。禮經禮記羣經。言稽顙不言頓首。稽顙與頓首無二也。惟左傳言穆嬴頓首於趙宣子。以太子不立。故申包胥九頓首於秦哀公。以國亡故。皆即稽顙也。鄭注周禮。頓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顙頭觸地也。注檀弓曰。稽顙者。觸地無容。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顙。敬地者。必以顙。故謂之稽顙。亦謂之頓首。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再拜頓首曰。頓者猶今叩頭矣。亦謂之頓顙。吳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頓顙於邊。何言乎稽顙。稽之言至也。其至地與稽首同。以其顙與稽首異也。荀子大略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是即鄭君之頭至手曰空首。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其言淺深之度。詞略異而意實同也。平衡與心平。下衡則拱手至地。而頭亦至地。荀卿於稽顙。乃曰頭至地者。稽顙之至地顯。稽首之至地微。稽首者將至地而未至地。故於叩顙乃謂至地也。又云。頓首本爲凶拜。後因他用。如穆嬴申包胥者。遂以爲請罪之拜。戰國策。中山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陰姬

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一爲請罪之辭。一爲有求之辭。絕然分別。蓋非請罪不頓首也。漢臣上書。兼言稽首頓首者。蓋稽首爲對揚之辭。頓首爲請罪之辭。故先言稽首。繼言頓首死罪。其文字存於今可考者。蔡邕成邊上章。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許沖進說文解字表。漢百石卒史碑。皆頓首死罪連文。案段說是也。此經云頓首。猶吳語云頓類。此注云頭叩地。猶何邵公以叩頭釋公羊之類也。孟子盡心下篇云。若崩厥角稽首。趙注云。頓角。犀厥地。漢書諸侯王表顏注。引應劭云。厥者頓也。是角犀即類。厥地即稽首。亦即頓首也。孟子以犀角稽首並舉者。通言之。稽首稽類頓首。亦可互稱。故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稽首頓首也。公羊說。齊侯唁昭公及子家。驪公及子家。皆再拜類。高子國子致糗。昭公則再拜稽首。明類重於稽首。荀子說拜。亦以稽類重於稽首。兩文正足相證。左昭二十五年傳。說季平子稽類於叔孫昭子。史記魯世家。載其事作頓首。此尤漢人以頓首爲即稽類之搞證。但鄭雖釋頓首爲頭叩地。然仍以頓首與稽類爲二。其意蓋謂頓首爲吉凶相兼之拜。稽類乃專爲喪拜。故後注以稽類釋吉拜凶拜。又謂拜稽類與頓首相近。不知頓首即稽類。其拜至重。古多用之於凶拜。其非喪禮而頓首。若穆麻申包胥者。皆以有所求請。而變於常拜者也。乃賈疏。及書太甲。禮記檀弓。左傳僖五年孔疏。並誤會鄭意。以頓首輕於稽首。爲平敵相拜法。若然則申包胥之頓首秦廷。禮則君臣懸絕。情則存亡迫切。而乃僅爲平敵之拜。其亦遠於事情矣。又案頓首與稽首。俱頭至地。但頓首以叩類爲異。賈疏謂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即舉者。失之。至賈孔經疏。雖誤以頓首爲平敵之拜。然皆以頓首爲首至地。惟左傳僖五年疏云。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乃版本之誤。太甲疏作頭下至地。可據以校正。又檀弓疏引此注。頭叩地下。有不停留也四字。亦孔增釋之語。非所見本之異也。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者。據魯召語云拜手。明即此空首也。段玉裁云。拜者頭至手也。頭至手。故經謂之拜手。凡經或言拜手。或單言拜。一也。周禮謂之空首。何休注公羊宣六年傳曰。頭至手曰拜手。某氏注尙太甲。召語。曰。拜手。首至手。皆其證也。何以謂之頭至手也。說文足部曰。跪者所以拜也。既跪而拱手。而頭俯至於手。與心平。是之謂頭至手。荀子曰。平衡曰拜是也。頭不至於地。是以謂之空首。對稽首頓首之頭著地言也。拜本專爲空首之稱。引伸之。則稽首頓首肅拜。皆曰拜。又云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類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類而後拜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稽類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稽首者。敬之至也。稽類者。哀之至也。黃以周云。空首者。男子之常拜也。鄭注空首云。拜頭至手。所謂拜手。惟其頭至手與心平。故周禮謂之空首。荀子謂之平衡也。據孔賈二疏。拜先以手拱至地。而頭來就手。是頭亦至地矣。非特與荀子相悖。且與稽首之例不分也。曲禮注云。上衡謂高于心。平衡謂與心平。賈子。跪以微髻之容。拜以磨折之容。程瑤田謂其

象如磬之懸。身如磬鼓頭項如磬股。卽所謂平衡曰拜也。案段黃說是也。黃釋荀子義尤析。蓋鄭謂空首首至手。明首與手相箸。首既不至地。則手亦不當至地。少儀手拜。鄭注云。手至地。彼自是婦人之拜。與男子拜手不同也。凡經典。男子行禮單言拜者。皆卽空首。詳言之則曰拜手。略言之則曰拜。雖稽首頓首。亦多先拜手。則空首之拜。通於尊卑矣。而賈孔經疏。並謂空首止爲君答臣之拜。不知空首爲常拜。其用甚廣。不徒君答臣之禮也。至穆天子傳。說許男受王賜。降。再拜空首。其書晚出。經晉人竄易。不爲典要。段氏亦謂其不可信。郭璞注云。空首頭至於地。據郭說。則彼空首卽稽首。蓋景純亦知臣拜君。不當空首。故爲此說以彌其罅隙。不足據也。云吉拜拜而後稽顙者。鄭謂此吉拜。亦喪拜中之吉拜也。拜而後稽顙。檀弓文。鄭以雜記有非三年之喪。以其吉拜之文。而取檀弓以合之。故彼注云。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義與此同。賈疏云。此謂齊衰已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爲輕。此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案此當云先作空首。後作稽顙。賈謂頓首爲平敵拜法。與稽顙同而仍異。故不得其解。檀弓疏誤亦同。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意三年喪斬衰齊衰。並用凶拜。齊衰期以下。可用吉拜。但據喪服經。父在爲母。又夫爲妻。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皆齊衰杖期。以其恩義較重。常亦用凶拜。故以吉拜惟據齊衰期不杖以下也。云言吉者。此殷之凶拜者。檀弓云。孔子曰。拜而後稽顙。積乎其順也。注云。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又云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注云。此周之喪拜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又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注云。重者。尙哀戚。自期如殷可。賈疏云。言自期。則是齊衰不杖已下。用殷之喪拜。凌延堪云。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段玉裁云。周禮檀弓雜記三注略同。皆謂三年喪。及齊衰杖之喪。則稽顙而後拜。此大祝之凶拜。周之喪拜也。齊衰不杖以下。則拜而後稽顙。此大祝之吉拜。殷之喪拜也。夫檀弓之拜而後稽顙。爲殷喪禮。稽顙而後拜。爲周喪禮。未知鄭之所據。攷之各經。則皆言拜稽顙。絕無有言稽顙拜者。惟檀弓記晉文公事云。稽顙而不拜。國語則云拜而不稽首。是檀弓未可爲先稽顙後拜之證。竊意拜後稽顙。自是周禮如此。孔子因古禮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願三年之喪行此。則謂稽顙後拜爲殷禮。似近之。案鄭以拜稽顙。爲殷周禮異。蓋由肌定。凌段駁之是也。云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者。鄭意蓋謂頓首稽顙。二者並爲頭叩地。但頓首爲請罪之拜。有容。稽顙爲喪拜。觸地無容。以此爲異。吉拜先拜手而後稽顙。與常拜先拜手而後頓首相近。故雖喪拜而有吉拜之名。賈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非鄭意也。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賈疏云。此雜記云。三年之喪。卽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若然。上吉拜。

齊衰不杖已下則齊衰入此凶拜中。鄭不言之者。以雜記云。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則是適子爲妻。有不得稽顙時。故略而不言。但適子妻父爲主。故適子父在不稽顙。則衆子爲妻。父在亦稽顙。不據衆子常稽顙者。據雜記成文。以吉凶分。左右。此經吉拜凶拜。鄭據檀弓雜記文。謂二者並爲喪拜。惠士奇云。小功以下爲吉。大功以上爲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吉尙左。凶尙右。奔喪禮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祖成踊。拜賓則尙左手。注云。小功。總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尙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尙左手。吉喪故吉拜。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尙右。則大功以上。皆凶拜矣。莊存與云。康成說非也。凡拜。吉凶不相干。經云。吉拜。必謂施於賓祭嘉好之事者。今以齊衰不杖以下當之。反吉凶之名。不正甚矣。稽顙而後拜。拜而後稽顙。皆凶拜也。吉拜。則冠昏相見以往。賓禮嘉禮吉禮。拜者多矣。案莊紉鄭說之誤是也。惠雖不知吉拜非喪拜。而援奔喪禮以手尙左尙右。則釋此經之吉拜凶拜。則亦得之。賈子容經云。拜以聲折之容。吉事尙左。凶事尙右。隨前以舉。卽此經吉拜凶拜之端。詁。鄭檀弓注云。喪尙右。右陰也。吉尙左。左陽也。蓋吉拜者。凡常時之稽首頓首空首肅拜振動諸拜。皆尙左手也。凶拜者。居喪時之稽首頓首空首諸拜。皆尙右手。卽雜記所謂喪拜也。其女拜則反是。內則云。凡男拜尙左手。凡女拜尙右手。謂吉拜也。凡喪拜。皆從凶禮尙右手。若已除喪。當從吉禮。故聞喪而從吉拜。奔喪禮謂之吉喪。明其已逮吉時。而始聞喪。不復用凶拜。並非小功以下之禮也。雜記之吉拜喪拜。亦卽指手尙左尙右之別。彼喪事而有吉拜者。其上文云。非爲人喪問與賜與。鄭謂文有滅脫。以意推之。蓋非居喪之常禮。抑或據吉喪而言。故非三年之喪則吉拜。若常禮。則居喪而喪拜。其正也。孔子有姊喪而拱尙右。豈徒三年之喪哉。此經拜儀。不專屬喪禮。則吉凶相對。吉拜自不當專指喪禮之輕者而言。鄭以雜記釋此經。說本不誤。而以檀弓釋雜記。又轉以釋此經。則非也。又案禮記尙左尙右之儀。鄭未詳釋。段玉裁云。九拜皆必拱手。凡拱手手在內。左手在外。是謂尙左。左手在內。右手在外。是謂尙右。賈子曰。隨前以舉者。正謂吉則舉左手在前。凶則舉右手在前也。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注曰。致首於地。以左手覆按右手。此亦取尙左之義。但謂右手掌據地。左手掌按右手上。恐非古稽首之儀。古稽首頓首空首肅拜。皆必拱手。非如今人兩手代地之匍匐也。案段說是也。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者。此別其義。明振動義。與振鐸之振同也。云動讀爲哀慟之慟者。杜以振動爲喪拜。故又讀動爲慟。動慟聲類同。葉鈔釋文。及余仁仲本。載音義並作哀動。亦通。凌廷堪云。振動。師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弔。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陳壽祺云。凡喪之祭。有踊無拜。蓋

以踊爲拜也。或踊而拜。或拜而踊。或拜而稽顙。非振動而何。士虞禮曰。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又曰。獻畢未徹。乃饒。賓出。主人送。拜稽顙。又曰。乃奠。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既夕曰。席升設於楹。四。奠設如初。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卽位。踊。又曰。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此喪事之祭也。踊也。拜稽顙也。皆振動之狀也。案凌陳並申杜讀。似得其旨。夏祈亦謂踊者振也。哭者慟也。以申凌義。但拜必跪。而踊則立。喪禮之拜而成踊者。必拜畢興。乃踊。是踊與拜二事週別。然則以踊爲拜。杜說如是。究不甚通。恐非經義。竊謂振動之拜。禮經無明文。以意求之。疑卽拜儀之應樂節者也。樂師教樂儀云。環拜以鐘鼓爲節。先鄭注云。環謂旋也。拜。直別其義也。鄭大夫及後鄭讀並同。而義則異。云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者。黃以周云。賈子容經。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此卽樂記武坐致右軒左之法。坐亦跪也。今謂之小跪。杜注謂之雅拜。後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腳。是其遺法。詒讓案。漢書何武傳云。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榮辟雅拜。有司以爲說衆慮僞。顏注引服虔云。行禮容拜也。則漢時自有雅拜。此杜舉漢法爲說。然於古無徵。故二鄭並不從。云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者。奇倚聲類同。此杜兼存異說。亦於古無徵。故二鄭並不從。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者。動董亦聲類同。賈疏述注。作書亦或爲董振之董。疑賈所見本。振下誤衍之字。遂失其句讀。段玉裁云。書亦或爲董。句絕。疏誤。釋文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惠士奇云。呂氏春秋古樂曰。帝嚳乃令人拊。高注。兩手相擊曰拊。是爲拊舞。後世舞蹈。實出於此。詒讓案。兩手相擊。古謂之拊。與拜儀無涉。故後鄭不從。云奇拜謂一拜也者。段玉裁云。大夫云。一拜。亦讀奇偶之奇。取奇意也。又云。奇拜者。謂一拜也。奇者不耦也。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經有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曰。士大夫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士見於大夫。于其入也。一拜。其辟賓退送再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凡。又賓不降。一拜。進筵受醴。雜記。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黃以周云。經云拜手稽首者。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首。有云拜稽顙者。亦一拜也。再拜則曰再拜稽顙。云喪註爲報。報拜再拜是也者。陳壽祺云。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云。報讀爲褒。是暨報古通。段玉裁云。褒拜者。謂再拜已上也。褒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言三拜。及左傳僖十五年言三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黃以周云。古人行禮。多用一拜。其或再拜以加敬。三拜以示偏。皆爲褒大之拜。案段黃說是也。夏拜者。對一拜之名。凡再拜以上。拜數不一者。並屬此。鄭司農云。褒拜。

今時持節拜是也者。段玉裁云。大夫易爲報字。司農不易。云今時持節拜者。言此褒美之拜也。云肅拜但俯下手者。先鄭誤以肅拜爲不跪也。後鄭不破。蓋亦同先鄭說。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注云。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黃以周云。先鄭云但俯下手者。俯謂俛而低首也。鄭注少儀云。拜低頭。與先鄭注合。但俯低頭而下兩手。較空首拜手之禮爲輕也。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少儀明言。坐而肅拜而後入。乃云立而肅拜。不亦左乎。案黃說肅拜是也。孫希旦說同。惟先鄭自謂肅拜不跪。故此注云。但俯下手。明俯下手之外。更不用跪矣。然二鄭雖誤以肅拜爲不跪。而云俯首。則自是肅拜之正法。蓋跪而微俯其首。下其手。則首雖俯不至手。手雖下。不至地也。國語晉語韋注云。肅拜。下手至地也。左傳成十二年杜注云。肅手至地。案韋杜似並根肅拜手拜爲一。失之。惠士奇云。賈子容經曰。端服整足。曰經立。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肅立。垂佩曰卑立。平衡曰經坐。微俯曰共坐。俯首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觀肅立肅坐。則肅拜可知。肅者磬折之象。下於拱。上於卑。但俯首不廢首。段玉裁云。肅拜者。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是則肅拜爲婦人之常。猶拜手爲男子之常也。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以手拜扱地。當男子之稽首。以稽顙當男子之頓首。又云。先鄭云。但俯下手。言但者。正謂首不下。以男子拜手稽首拜。而後稽顙例之。則婦人亦必肅拜而後手拜。亦必肅拜而後稽顙。案惠謂肅必俯首。段謂婦人肅拜亦跪。並是也。凡拜之通法。未有不跪。亦未有不俯首者。少儀注。以拜低頭釋肅拜。正與此注云俯下手同義。賈子謂俯首曰肅坐。亦可證凡婦人拜儀。皆輕於男子。故以肅拜擬男子之空首。首但小俯。而不必平衡。又以手拜擬男子之稽首。亦但手扱地。而首不必至地。其淺深差降。正同少儀孔疏謂婦人手拜。當男子之空首。亦誤。黃以周云。少儀云。婦人爲尸坐。肅拜。是肅拜必坐之證。說文云。跪所以拜也。未有不跪坐。而可稱拜者矣。禮。婦人執爵拜。亦坐而後拜也。案黃說是也。荀子以平衡下衡至地。明拜與稽首稽顙淺深之度。而不言拜之不跪。又國語晉語。說秦公子繫。弔公子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首。起而哭。彼不稽首而曰起。是凡拜必跪之端證。肅拜亦然。飲酒之禮。凡拜必坐。奠爵。然後拜。既拜之後。始執爵興。而特性。有司徹。主婦皆執爵拜者。以肅拜雖跪。而手不至地。自不必奠爵拜也。困學紀聞。引張建章渤海記。謂唐武后時。婦人拜始不跪。則周時婦人肅拜必跪。可知矣。云今時擣是也者。釋文云。擣卽今之揖。通典職官說同。說文手部云。擣舉首下手也。揖讓也。一曰手筭冒曰揖。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衆賓。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案漢人言擣者。長揖也。禮經言揖厭者。今之拱手也。左傳成十六年孔疏。引晉宋儀注。貴人待賤人。賤人拜貴人擣。卽以長揖爲擣。晉宋禮猶與漢詁相應也。先鄭誤以肅拜爲不跪。故以長揖之擣爲況。又案許以擣爲舉首。非昂首也。但

較之拜之俛首，爲略舉耳。古之肅亦然。文選西征賦李注，引說文作擗拜舉首下手也。疑許亦以擗當肅拜，與先鄭說同。但漢之擗不跪，與古之肅同，而古之肅拜則跪，與漢之擗究不同。先鄭以擗況肅拜，自是誤以肅拜爲不跪。故有是說，儒先鄭謂肅拜亦跪，則宜先引左傳之肅，而後以擗況之，不宜直以擗況肅拜矣。左傳注，謂肅手至地，若今擗，是亦謂擗不跪也。漢之擗亦曰長揖者，別於徒言揖者，爲略推引其手，不長也。擗揖皆無跪法，長揖亦省稱揖。史記漢書，說周亞夫持兵揖，揖卽長揖也。晉以後不知擗揖之本義，乃以漢之擗爲揖，而轉以禮經之揖爲擗，故文選潘岳西征賦，說周亞夫事云，率軍禮以長擗，不知漢人止有長揖，無長擗也。六朝唐人，並以長揖爲揖，故陸德明，杜佑，皆以擗爲揖。若禮經之揖，非徒與肅拜不相涉，卽與左傳之肅，及漢之擗，亦迥別。賈鄉飲酒疏，謂厭字或作擗，此疏亦引鄉飲酒有擗入門之法，左傳孔疏云，擗如今揖之小別，蓋皆誤以擗爲引手之厭也。云介者不拜者，據曲禮，少儀文，少儀注云，軍中之拜肅拜，先鄭言此者，謂肅拜爲婦人之正禮，而兼爲男子之軍禮也。然軍禮之肅不跪，故云不拜若不跪，亦得稱拜，則不拜之文，不可通矣。云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者，左傳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郟陵，晉卻至對楚王尹襄語，先鄭以彼肅卽此肅拜，故引以爲證。彼又云，三肅使者而退，杜注及晉語章注，並與先鄭義同。段玉裁云，肅與肅拜，當爲二，左傳之肅不言拜，則肅而不拜，未嘗跪也。曲禮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蓋拜，注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也，此皆言不便於跪，故肅以爲禮，肅蓋如後世長揖，高帝紀，酈食其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也，此長揖始見，證以左傳云，開蒙甲冑，不敢拜命，敢肅使者，公羊傳僖三十三年，師古師而行，何休曰，揖其父於師中，介冑不拜，漢書周勃傳云，天子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是其不跪顯然，卻至之肅，與禮之肅拜，有跪不跪之殊，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司農稱左傳證周禮，失之，黃以周云，肅拜者，跪而俯首下手也，肅者，立而俯首下手也，案段黃說並詳析，孫希旦說同，凡軍禮之肅，爲其被甲，不可跪也，若婦人本不被甲，何以亦不跪乎，足明婦人肅拜，非卽男子之肅矣，男子之肅爲長揖，與徒揖異。公羊，四漢時始箸竹帛，其說百里奚蹇叔子揖帥而行，蓋亦長揖，與禮經揖厭義異也。云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者，賈疏云，案中候我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鄭，至昌戶，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爲稽首拜也。莊述祖云，振動本無拜文，鄭引王動以證振動，是動卽拜也。漢書劉輔傳曰，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後漢書班固傳曰，君臣動色，連下色變爲義，與鄭異也。案莊說是也，此今文大誓逸文，馬鄭所注者，與東晉僞古文異，檀弓疏，亦引大誓火流爲烏，王動色變，賈士晉禮疏，又云，是武王觀兵，白魚入王舟，王動色變，武王於時拜天神，爲此拜當稽首也，依賈兩疏說，

則鄭意彼云王勳。卽謂王拜天受瑞。故據以釋此變動之拜。若然。此卽稽首拜。但威儀小別。其說殊迂曲。不足據也。云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者。賈疏云。此二者。增鄭大夫之義。知再拜拜神與尸者。案特牲禮。祝酌奠於錫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或解一拜答臣下。亦據祭祀時。以其宴禮。君答臣拜。或有再拜時故也。案賈引或解是也。段玉裁亦謂此注主祭祀言。今案祭祀答臣下拜。蓋若有司。微答衆賓拜之比。其燕禮亦有一拜。故檀弓孔疏云。燕禮大射。公答再拜者。爲初敬之爲賓尊之。故再拜。燕未無算爵之後。唯止一拜而已。云享獻也者。牛人注同。云謂朝獻饋獻也者。王祭禮九獻。獻必有拜。此惟舉朝踐饋獻者。以外祭祀。無二祿再獻后獻。王不拜。其內外祭祀通。王親拜者。唯有朝踐饋獻。故鄭偏舉之以概其餘也。互詳司尊彜疏。云右讀爲佑者。據特牲少牢饋食禮。皆云佑也。後注註同。但大司樂經注。字並作宥。此作佑。依今文禮也。詳大司樂疏。段玉裁云。右佑古音。同在之喻部。詩彤弓一朝右之。毛傳曰。右。勸也。此古文假右爲佑之證也。云佑勸尸食而拜者。少牢饋食禮。尸七飯後。云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佑不拜。佑曰皇尸未賓。佑尸又食。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佑尸又三飯。注云。佑勸也。案少牢再佑。特牲三佑。王禮佑尸無見文。據大司樂。王大食三宥。則祭祀佑尸食。亦當同。賈少牢疏。謂天子十五飯。當十一飯而佑。說亦近是。又詩小雅楚茨。說王禮云。以享以祀。以妥以佑。鄭箋云。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彼凡大禮祀。云以享以佑。卽此經之享右也。依禮疏詩箋說。則王禮惟尸飯數特多。其祝佑王拜之節。當與少牢同矣。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疏〕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者。號祝。謂以六號詔祝於神之辭。若特牲饋食禮。陰厭及迎尸入室。執奠時。祝皆稱號勸饗。卽肆享號祝之事。禮運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彼祝號卽此號祝。而玄酒自爲設尊。雖與明水同物。而與此執明水以號祝。事不相涉也。注云。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者。司烜氏云。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燭明燭。共明水。此明水火。卽明水明燭也。給烝享。通鬼神示三祭言之。云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者。司烜氏注。說明水火云。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故祭祀祝號時。亦執之以明盛盛性幣等。無不圭絜之義。圭絜猶言錫絜。詳蜡氏疏。賈疏憲執之屬上。以給烝享爲句。失之。云禮祀祭天神也者。賈疏云。大宗伯。昊天稱饗。日月稱實。崇。司中之等。稱燂燂。通而言之。三者之禮。皆有禮義。則知禮祀天神。通星辰已下。云肆享祭宗廟也者。肆與大宗伯肆獻裸。典瑞肆先王之肆義同。亦謂解牲體也。宗伯六享。依鄭義禘祫時祭。皆有肆。

享。則廟祭之通名。故經以肆享咳六享矣。云故書祇爲祔。杜子春云。祔當爲祇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杜改爲祇。又依全書之例作示。賈疏云。宗伯血祭已下是也。詒讓案。杜以禮記爲天神。肆享爲人鬼。則不得獨遺地示。故破之。又案杜意。祇祔字形相近。故譌。然經例用古字作示。則與祔形仍遠。竊疑此經故書作祭祔。當與大司馬秋禴祀祔字同。祔卽方之段字。祭祔卽大宗伯地示五祀之祭也。五祀與社稷同血祭。故書以咳地示。而配禮祀。肆享猶鼓人以社祭配神祀鬼享。於義亦自可通。鄭鼓人以杜破祔爲祇。於文義尤明切。故從之也。隋贊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既隋贊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爲〔疏〕。別嫌也。自此至下令徹。並承上文禮祀肆享祭祇三者。通有此事。云逆牲逆尸者。祭統云。君逆牲而不迎尸。是伯〔疏〕。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據此則君不親迎尸。故使大祝與小祝同逆之。其牲則君親迎。大祝亦從君逆也。凡祭天地以下外神。皆有迎尸。詳節服氏疏。又案少牢饋食禮云。祝出迎尸于廣門之外。注云。主人不出迎尸。仲容也。又有司徹云。尸與侑北面于廣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注云。賓客尸而迎之。主人益尊。是正祭祝迎尸。賓尸主人親迎尸。正祭主人不迎者。嫌其厭尸之尊。賓尸則尸尊漸殺。不嫌於厭尸。故親迎。若然。王禮祭之明日。釋而賓尸。王尤尊。亦迎尸可知矣。凡祭禮逆尸在逆牲前。此先逆牲後逆尸者。曾子問注。謂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牲至已殺。而日食大廟火。則接祭而已。不迎尸。孔疏云。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逆牲。則迎尸於奧。在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爛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逆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是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逆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注云。謂祭之晨。又中霽禮。皆爲祭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爲祭初不迎尸也。案孔熊說迎尸有二。初迎。迎尸入廟門。卽禮經及祭統所謂迎尸也。後迎。迎尸入室。以禮經通例言之。常謂之延尸。因其自堂延之入室。故亦通謂之迎。以後說推之。則此經先逆牲。後逆尸。或亦指朝踐後之延尸。抑或據禮記祭示外祀無祿者言之。二義並通。要皆於禮無违矣。孟子梁惠王篇趙注。引此經作逆尸。逆牲。疑趙岐據禮改之。又案此云逆尸。小祝則云大祭祇送逆尸。若然。此官唯掌逆。不掌送。以送輕於逆。故小祝獨掌之。與逆尸正屬同與其事異也。云令鍾鼓者。謂令金奏九夏等。若大司樂云。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此官則亦命鍾師鐃師等。奏鍾鼓

與彼爲官聯。詩小雅楚茨云。皇尸載起。鼓鍾送尸。是也。云有亦如之者。尸食告飽三侑。亦令奏鍾鼓也。大司樂云。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蓋王禮食。及祭祀尸食。皆奏樂也。注云。隨贊謂薦血也者。說文肉部云。隨裂肉也。血祭必先殺牲。故取割裂之義。此與守祧小祝之隨爲隨祭。義異。賈疏云。賈氏云。贊。贊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鍾。鼓鄭不從。而以爲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贊廟。塗鼓直稱贊。何得兼言隨。故爲祭祀薦血解之。詒讓案。孟子梁惠王篇。數鍾。趙注引此經爲釋。則趙說亦與馬同。云凡血祭曰贊者。明此薦血爲贊。與贊廟贊器之贊。事異而義略同。說文贊部云。贊血祭也。賈疏云。此經文。承上禮記肆享祭祇之下。即此血祭之中。舍上三祀。但天地薦血於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贊。案賈說非。鄭指也。宗廟大祭祀。有兩次薦血。初即血以告殺。與毛並薦。禮運云。薦其血毛。禮器云。血毛詔於室。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也。是也。次爲血祭。郊特牲云。血祭。盛氣也。是也。前薦與毛並薦。在初殺牲時。詔告於室中而不祭。後薦與腥並薦。唯血。無毛。在制祭後。朝踐三獻前。於堂上灌地而祭。二薦不同。此注以血祭釋隨贊。則宜指後薦言之。而賈疏入司尊彝疏。謂薦腥時無血。故此疏亦舉前薦告殺爲釋。不知告殺時。詔而不祭。不得爲贊也。互詳司尊彝疏。又案天地血祭。即禮器云。郊血。是祭天神之薦血。以此推之。北郊方巨地。示諸祭。亦當薦血。又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亦隨贊之事也。云既隨贊後。言逆牲容逆鼎者。賈疏云。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隨贊。今隨贊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燔孰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逆鼎。知鼎在門外者。案中霽禮。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事。案賈引中霽禮。據月令孟夏牲也。少牢饋食禮云。雍饔在門東南北上。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羹之西。二鼎在豕羹之西。又云。主人出迎鼎。除鼎。士舉鼎。主人先入。鼎序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王禮。牢鼎九。亦當與饔同在雍饔之西。又少牢迎鼎在陰厭之前。則王禮迎鼎。當亦在四獻後。延主入室前。故賈謂在朝踐薦血後也。若然。依注義則迎牲有二。初迎牲。是未殺者。後迎鼎。則牲已殺而亨。即大宰所云納亨。通言之亦得曰迎牲。故經迎牲在隨贊後。明義得兩合也。云右讀來替令臯舞。臯讀爲卒。嗥呼之嗥。〔疏〕來替令臯舞者。亦當爲侑者。賈疏云。亦上九拜之下享右之字。皆爲侑。來替令臯舞。臯讀爲卒。嗥呼之嗥。〔疏〕來替令臯舞者。也。注云。臯讀爲卒。嗥呼之嗥者。樂師注云。臯之言號。嗥號音義同。說文口部云。嗥也。号部云。號呼也。云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者。賈疏云。經云。替人擬升堂歌舞。謂學子舞人。替人言來亦呼之。乃入臯舞。令呼亦來入。故鄭云。來嗥皆謂呼之入。相尸禮。延其出入。〔疏〕相尸禮者。尸葉鈔釋文作屍。案尸屍聲類同。但經祭尸字。皆作尸也。案詳樂師疏。詔其坐作。〔疏〕不作屍。宋本釋文誤。詳大司樂疏。注云。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者。士虞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並云。祝延尸。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樂記云。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鄭彼注云。後尸。居後贊禮儀。又禮器云。周坐尸詔佑無方。注云。告尸行節。賈疏云。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言坐者。郊特牲云。詔祝於。既祭令徹。疏。既祭令徹。室。坐尸於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既祭令徹。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大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徹豆籩也。此官皆令之。少牢饋食禮。祭訖。尸出廟門後。亦云祝命佐食徹所俎。特牲饋食禮云。祝命徹昨俎豆籩。是士大夫。大喪始崩。以肆鬯

渰戶相飯贊歛徹奠。

肆鬯。所爲陳尸設鬯也。渰戶。以鬯浴尸也。

〔疏〕

大喪者。謂王喪也。亦容關世子喪。其王后喪。別有女視掌之。不使大小祝也。云始崩以肆鬯渰戶者。小宗伯

所謂大肆。肆師所謂大渰是也。據士喪禮。沐浴在死日未殯以前。王禮常同。故經繫始崩言之。又案女御云。大喪掌沐浴。注謂兼王及后喪。今攷王喪不當使女御浴。據喪大記云。御者入浴。士喪禮則外御浴。以此推之。疑王喪常御僕浴。此官唯掌渰渰。不掌浴也。詳女御疏。云相飯者。賈疏云。浴訖即飯舍。故言相飯也。不言相舍者。大宰云。大喪贊賄玉含玉。此故不言。云贊歛者。賈疏云。小斂十九稱在尸內。大斂百二十稱在降階。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案賈本小宗伯注義也。凡王崩五日小斂。七日大斂。此官皆贊其事。喪大記云。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注云。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大祝之職。大喪佐斂。即據此經爲說。云徹奠者。賈疏云。小祝注云。奠奠爵也。謂正祭時。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奠爲始死之奠。大斂小斂奠。並大祝徹之。案賈說是也。依士喪禮。始死之奠。本在渰飯前。經文通包大小斂奠。故列於後也。注云。肆鬯。所爲陳尸設鬯也。案賈說是也。肆。肆言此鬯爲陳尸而設之。故謂之肆鬯也。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相鬯渰。注云。大肆。始陳尸仲。言何人讀之。此肆鬯與彼義同。詳彼疏。鄭司農云。渰戶以鬯浴尸者。小宗伯杜注義同。鬯即相鬯之和鬯者也。言何人讀

購付練祥掌國事。

鄭司農云。何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玄謂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何人喪

掌國事辨

〔疏〕

言何人讀禱者。何人即何師也。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何人。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士喪禮。及左成十年傳。並有何人。此經凡通舉官屬者。皆稱人。如內饗亦稱饗人是也。賈疏

云。既殯之後。大祝爲禱辭。與甸人言語。甸人讀禱辭。代王受告災。云付練祥學國事者。練者。既期所受之服也。因以名小祥之祭。喪服四制云。十三月而練冠。檀弓云。練之衣。黃裏纁緣。士虞記云。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非而大祥曰薦。此常事。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釋名釋喪制云。期而小祥。亦祭名也。孝子除首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又期而大祥。亦祭名也。孝子除纁服。服朝服縞冠。加大善之飾也。案依士虞大祥祭辭。則祥主薦祭而言。劉釋非其義。賈疏云。附謂虞卒哭後。附祭於祖廟。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此三者。皆以國事大祝掌之。故云掌國事也。注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後鄭彼注云。階所乘以升屋者。階梯也。據此則王復。當地官山虞林衡諸官設階也。先鄭意甸師職主薪蒸。或兼掌以木爲復梯。然與喪大記不合。故後鄭不從。先鄭釋言爲言問。與家人注同。賈疏云。此文承贊斂之下。則是既殯之事。始云設復梯者。故後鄭不從。云玄謂言猶語也者。家人注亦同。云禱六辭之屬禱也者。以經云讀禱。明其有文辭。故知卽前六辭之禱也。但前六辭注云。禱賀慶言福祚之辭。此喪事受告災。與慶賀之禱異。而同爲告神之辭。則其文體當不異耳。云甸人喪事代王受告災。大祝爲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者。據甸師文。災彼作裁。此注用今字也。彼注謂在既殯後。藉田之神。卽王社及田神等。詳甸師疏。云付當爲附者。附付聲類同。字又作附。雜記。大夫附於王。鄭注云。附讀皆爲附是也。段玉裁云。此亦古文假借。云祭於先王以附後死者者。既夕禮云。卒哭明日。以其班附。注云。附。卒哭之明日祭名。附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說文示部云。附後死者。合食於先祖。釋名釋喪制云。卒哭又祭曰附。祭於祖廟。以後死孫附於祖也。爾雅釋詁云。附。附祖也。郭注云。附付也。付。逝死者於祖廟。左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附。附而作主。杜注云。以新死者之神。附之於祖。案依鄭義。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皆數來月。則并崩月數之。十月而卒哭。亦明日而附也。云掌國事辨護之者。謂附練祥三祭事。皆辨治監視之。賈疏引中候握河紀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也。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癘水旱也。彌猶偏。〔疏〕儀。亦其義也。互詳山虞疏。注云。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癘水旱也。彌猶偏。〔疏〕注云。大故。兵寇也。朝士云。若拜凶荒札喪寇之故。大司徒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兵寇也。此上文已見大喪下。又別云天裁。故知大故唯據兵寇也。互詳大司徒疏。云天裁疫癘水旱也者。左昭元年傳。水旱癘疫之災。災裁字同。注例用今字。當作災。各本並誤。詳膳夫疏。云彌猶偏也者。說文長部云。彌久長也。彌卽屬之隸變。爾本訓久長。久長則無不周偏。故又引中爲彌偏之義。但經作彌。注疑當用今字作弭。詳小祝疏。賈疏云。案小祝云。弭災兵。弭

爲安。此弭爲偏。不同者。義各有所施。彼是災兵之事。故弭爲安。此禱祀之事。靡神不舉。以彌爲偏。王安石。王昭禹。劉台拱。並謂彌當讀如小視。彌裁兵之彌。案王劉說是也。男巫云。春招弭以除疾病。義亦同。注訓爲偏祀。義似未安。云偏祀社稷及諸所禱者。以經言禱在社稷之下。故知社稷之外。別兼有它所禱也。月令孔疏云。零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然則水旱所禱山川。亦其一也。云既則祠之以報焉者。賈疏云。以其始爲曰禱。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得求曰祠。故以報袞解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祗社饗鼓。祝奉以從者也。則前祝。大〔疏〕大師宜于社。造于祝。祝自前祝也。玄謂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疏〕祖者。佐小宗伯也。大師注云。大師大起軍師。此以下六者。皆師祭。周書小明武篇。說攻國云。上下禱祀。靡神不下。是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案此造乎祖。即六祈之造。及王制之造乎禘也。祖禘散文通稱。詳前疏。宜者。祭於大社。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王制孔疏。引孫炎云。求使宜也。左閔二年傳云。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脰于社。則宜社川蜚矣。孔叢子問軍禮篇云。告大社。冢宰執蜚宜于社。詩大雅。將社。孔疏云。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案孔孫說略同。賈疏云。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於社。造於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還廟之主行。用命賞於祖。皆載於齊車。云設軍社者。小宗伯云。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設立義同。軍社謂軍行所奉大社石主。此宜佐小宗伯於所止之處。立其壇位。詳小宗伯疏。云類上帝者。即六祈之類。肆師亦云類造上帝。此宜與彼爲官聯也。上帝亦謂受命帝詳肆師疏云。國將有事于四望者。小宗伯云。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此官亦佐小宗伯也。四望詳大宗伯疏。云及軍歸獻于社者。此佐大司馬也。賈疏云。謂征伐有功。得因俘而歸。獻捷于社。案王制云。出征執有罪反。以釋奠于學。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引詩執訊獲醜。則亦獻于學。論讓案。軍歸獻于社。即大司馬云。師有功。愷樂獻于社之事。依大司馬樂注。則亦獻於祖。此不言者。文略。注云。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所謂君以師行。愷樂社饗鼓。祝奉以從者也者。左定四年傳祝佗語。彼文師行作軍行。小宗伯後鄭注。引同此。先鄭引作師者。軍師亦通稱。此證設軍社爲大祝之事。並詳小宗伯疏。云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者。先鄭意前祝爲大祝。自至神前以祝辭告之。後鄭所不從。云玄謂前祝也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者。後鄭意此六事王親與者。大祝則前王而祝。王不與者。大祝。則前大宗伯。大司馬。小宗伯等官而祝也。聘禮釋幣于廟云。祝先入。主

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此官前祝，蓋與彼略同。賈疏云：於此神據此經四望已上爲出時，獻於社爲歸時，皆大祝前祝，以辭告之。案尙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庚戌柴望，皆是軍歸告宗廟，告天及山川，卽此經出時告之，歸亦告之。此經上帝四望，不見歸時所告，故鄭樞云王出也歸也，而將有事於此神以該之。案依賈中注義，則郊社四望等外祭祀出入，皆告。王制孔疏，則謂天子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又引白虎通云，還復告也，與賈義異，未知孰是。故不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用事，亦川祭事告復告也，與賈義異，未知孰是。大會同，造于廟者，以下四事，亦皆此官所通掌，祭奠之時，則亦前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疏〕大會同，造于廟者，王與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或在畿內，或在畿外，亦告廟而行，云造者，以其非時而祭，造次之意，卽上文造于祖一也。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是王大會同，在畿外乃有造廟之禮，賈說兼畿內會同，與伏傳不合，未知孰是。又凡此經云造于祖廟者，造並訓爲就，謂就而祭之也。賈謂取造次之意，蓋誤會前注杜讀，非其義也。云反行舍奠者，賈疏云：曲禮云：出必告，反必面，據生時人子出入之法，今王出行時造于廟，將還廟主行，反行還祭七廟，非時而祭曰奠。案依賈說，則此文專蒙上造廟言之，社則唯行時有宜，反不奠也。舍奠卽釋奠，詳甸祝疏。注云：川事亦川祭事告行也者，與上文有事于四望義同，云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者，賈疏云：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彼注云：於大山川，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此直見過大山川，不見中小者，欲見中小山川共大山川一處，直告大山川，不告中小，故不見中小山川，各有別處，則川中璋邊璋，此所過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與是其牲牢也。引曾子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四海猶四方，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之禮，與是其牲牢也。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者，此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之禮，引之者，證大祝大會同，告廟社山川，禮亦同也。鄭彼注云：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彼文無必字，此有者，鄭所增。賈疏云：案彼注破牲爲制，此川牲幣不破之者，彼文不取牲義，直取出告反亦告而已，故破牲爲制，於此經皆用牲，知者，王制云：歸假于祖廟，川特，堯典亦云：歸格于藝祖，川特，校人有飾黃駒之文，則知此經出入，皆有牲禮，故不破牲爲制。案賈說未析，曾子問又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無遷主，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廟，遂奉以出，彼天子告廟，無用牲之文，故鄭意諸侯告廟社等，不當有牲，此注則仍不破字，與彼注義異。彼孔疏引皇氏熊氏，以彼爲諸侯禮，不應川

牲。故牲當爲制。其天子則當用牲。又引熊氏說。亦舉此注證天子用牲幣。與賈說不同。依上注云。造類禴饗並有牲。則無天子諸侯之異。皇熊說似非鄭意。彼疏又載別說云。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今案通典吉禮。引王肅云。親告以牲。有奠故也。使視史用幣。孔叢子儒服篇云。天子將巡守。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親告用牲。史告用幣。此亦肅所私定。故其說正同。孔引別說。似與彼相類。然以義攷之。祭即告祭。不當分而爲二。天子諸侯告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疏〕建邦國祭。並牲幣兼有。當以此注爲正。王皇熊及孔引或說。並失之。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疏〕建邦國后土者。謂封建五等侯國也。曾釗云。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大封與建邦國一也。彼統主其禮。此專主用牲幣之節爾。案曾說本王安石。王昭禹。鄭謬。是也。互詳大宗伯疏。注云。后土社神也者。賈疏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土神則社神也。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故名社爲土神。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社。故舉配食人神以言社。其實告社神也。以其建邦國土地之事。故先告后土。雖告祭非常。有牲有幣。禮動不虛故也。案此注社神當爲土神之誤。賈強爲之說。非也。社神土神。雖散文可通。然建邦國所告。則自是五祀之土神。不爲社神。肆師云。立次祀用牲幣。注謂次祀有五祀。此告后土用牲幣。與彼注義合。凡土神與社神異。鄭志於大宗伯注。分別甚明。此不宜更通之也。且大宗伯注。又云。饗所食者。明專指五祀土神言之。若社神依鄭義。則當云句龍所食矣。鄭志載田瓊問。徧舉大宗伯。檀弓。月令。中庸。諸注。以獻疑。而不及。此注。疑田瓊所見此注。禁督逆祀命者。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疏〕注云。督正也者。爾雅釋詁文。尚不作社神也。並詳大宗伯疏。禁督逆祀命者。督。正也。有逆者。則刑罰焉。〔疏〕注云。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者。司約。治神之約。注云。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此逆祀命。亦謂受王之命。當祀而不祀。或不當祀而祀。皆是也。僖三十一年左傳。衛成公命祀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杜注云。諸侯受命。各有常祀。又哀六年傳。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國語魯語云。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並諸侯受王命祀之義。賈疏云。經直云禁督逆祀命。鄭以諸侯解之者。承上建邦國。故知據諸侯。論讓案。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則采地公邑。亦有命祀。其有僭逆。大祝亦當禁督之矣。云有逆者。則刑。頒祭號千邦國都鄙。〔疏〕邦國都鄙罰焉者。賈疏云。大祝主諸侯逆祀。告上。與之刑罰。不得自施刑罰。頒祭號千邦國都鄙。〔疏〕邦國都鄙者。謂大宗伯頒祀於邦國都鄙等。大祝則以祭號頒之也。注云。祭號六號者。賈疏云。六號之中。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而鄭云六號。據上成文而言。魯與二王之後。得祭所感帝。兼有神號。案賈說非也。此六號通略大小祀。

諸侯雖無郊王大祭而得祭分星及四望山川社稷等
則亦有神號而號都鄙亦然故鄭通舉六號矣

周禮正義

卷五十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候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

之屬。禋。禋。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疏〕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者。將事與小宗伯若軍將有事為之祝辭。逆。迎也。彌。讀曰枚。枚。安也。〔疏〕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義同。士昏記注云。將。行也。謂於

小祭祀侯禋禱祠而行事祝號。即大祝六祝六號是也。賈疏云。掌小祭祀即是將事侯禋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將事侯禋已下作目。將事侯禋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順豐年已下為目。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裁兵

遠臯疾三者。即是禋。求福謂之禋。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案依鄭賈說。則侯禋禱祠。大小祭祀通有之。此云小祭祀。對大祝大禋祀肆享祭示為大祭祀也。小祭祀詳肆師司服疏。云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

臯疾者。依大祝六祝。先鄭注此祈福祥即彼吉祝。順豐年即彼順祝。逆時雨寧風旱即彼瑞祝。彌裁兵即彼化祝。遠臯疾即彼筴祝。唯彼別有年祝。而此無文。要大致略同。但二官皆掌祭祀祝號。大祝所掌。據禱祈告祭之大者言之。此

祈福祥以下。則家上小祭祀侯禋禱祠為文。將事微異耳。管子小問篇云。桓公踐位。令靈社塞禱祝。已疵獻昨祝曰。除君苛疾。所謂遠臯疾也。注云。侯之言候也。置嘉慶祈福祥之屬者。侯候聲類同。白虎通義。爵篇云。侯者。候也。

候逆順也。王制。孔疏引春秋元命苞云。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也。案說文人部云。候。伺望也。凡嘉慶之事則伺望迎之使來。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祈順逆。皆有候迎之義。故知三者同為候也。云禋。禋。卻凶咎。寧風旱之屬者。

女祝注云。卻。變異曰禋。與此義同。凡凶咎之事。則禋卻之使去。寧風旱。彌災兵。遠臯疾。寧彌遠。亦皆有禋卻之義。故知三者同為禋也。又案侯禋皆分方祭之。肆師云。與祝侯禋于畹及郊是也。小子先鄭注云。侯禋者。候四時惡

氣禋去之也。先鄭訓侯禋字義。與此注略同。而以為一祭則異。後鄭亦不從也。云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者。疑當重豐年二字以豐年是嘉祥之事。故為祝辭以禮順而候祈之也。國語楚語云。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亦祝辭之義。云逆迎也

者。爾雅釋言文說文部云。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大史注亦同。謂時雨將至。爲此祭祀以迎之。云彌讀曰救者。段玉裁云。救彌聲同部。云救安也者。男巫注同。說文支部云救。撫也。讀若弭。重文係救。或从人。廣雅釋詁云。係。安也。案大祝先鄭注云。化祝弭災兵也。郊特牲云。祭有所焉。有報焉。有辟焉。注云。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字並作弭。則與男巫招弭字同。以說文攷之。彌當爲長部彌字之變體。弓部云。弭。弓無緣可以解帶紛者。字與彌別。而聲讀相近。又有彌字云。弛。弓也。玉篇。弓部謂與彌同。案弛弓與解義亦相近。說文心部又有彌字。云厲也。一曰止也。弭與彌義亦略同。以大祝及郊特牲注攷之。竊疑漢時通用弭爲彌。此經例用古字作彌。注例用今字當作弭。故甸師注弭後殃。字亦作弭。今本大祝。小祝。男巫經注。並彌弭錯出。非其舊也。至此經凡云彌者。並取安息禦止之義。杜子春男巫注讀弭如彌。而鄭於此彌及男巫之弭。皆破爲救。義並通也。詳大祝男巫疏。又案周書。王會篇云。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彌宗旁之爲諸侯有疾病之醫藥所居。孔注云。彌宗。官名。案彼祝淮祝榮卽大祝下大夫二人。彌宗疑卽小祝。此宜掌彌災兵遠孽疾。古巫祝兼治疾病。故謂之彌宗。而主諸侯疾病醫藥之事與。大祭祀。逆齋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徹後。尸之祭也。奠。奠爵也。祭祀奠先。〔疏〕大祭祀逆齋宗伯也。齋依鄭讀亦當爲榮。詳小宗伯疏。賈疏云。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饋人之齋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江永云。此條逆齋盛在迎尸之上。小宗伯云。祭之日逆齋省饌。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肆師云祭之日。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據此諸文。逆齋當在饗祭之晨。而此疏云。饋獻後。尸將入室。乃逆齋。恐不然也。案江說是也。黃以周說同。但大祭迎齋盛。當有兩次。一在祭日之晨。所逆者未炊之米也。一在六獻後。尸將入室時。所逆者已炊之食。小宗伯注云。逆齋。受饋人之盛以入是也。此與小宗伯並當通咳兩逆。而注疏皆偏據後逆爲說未賅。亦詳小宗伯疏。云送逆尸者。祭初逆入廟門。贊。大祝也。祭畢。又送尸出廟門。少牢饋食禮云。尸饗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是也。云沃尸盥者。賈疏云。尸尊不就洗。案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小祝沃水。詒讓案。內祭祀。尸始入受祿時。外祭祀。尸入受獻時。皆有盥也。少牢饋食禮云。小祝設槃匱與簠于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匱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簠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特牲饋食記云。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滂沃執巾者在匱北。注云。滂沃稍注之案沃盥。卽奉匱水澆沃之也。少牢禮小祝設盥器。而宗人沃尸盥者。與天子禮異也。士師云。祀五帝則沃尸盥。然則自祀五帝外。餘大祭祀。皆小祝沃尸盥矣。尸凡盥於槃。沃匱。詳饗人疏。云贊隋者。贊大祝命祭也。賈疏云。案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只隨祭

以韭菹擗于醢以祭於豆。開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云贊徹者，亦贊大祝令之也。又佐膳夫內小臣徹俎九嬭外宗徹豆籩，與彼爲官聯也。云贊奠者，亦贊大祝也。賈疏云：大祝酌酒奠於銅南則郊特性注。天子奠學，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注云：隋，尸之祭也者，謂尸未食前之隋祭也。守禮注云：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是也。特性饋食禮云：祝命按祭，彼注亦謂按隋讀同。詳守禮疏。賈疏云：主人受尸酢時亦有隋祭，但此經贊隋文，承逆尸沃尸之下，故隋是尸之祭也。云奠，奠爵也者，四獻後延主入室時，奠神之爵也。其爵用罍，其酒禮運孔疏謂：天子用齊酒是也。士虞禮特性饋食禮並云：祝洗酌奠奠于銅南，又少牢饋食禮云：祝酌奠，注云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又特性禮衆賓長加爵後有嗣舉奠少牢則無之，特性注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則天子諸侯亦有嗣舉奠之禮。故文王世子云：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云祭祀奠先徹後者，賈疏云：奠爵在尸食前，徹在尸謦後，故云奠先徹後，詒讓案，依禮送尸，在贊徹前，亦在贊奠後也。云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者，謂小祝佐大祝，先後非一事，故其文不次也。凡事佐大祝，唯大祝所〔疏〕注云：唯大祝所有事者，賈疏大祝，故鄭云：唯大祝所有事，乃佐之。據大祝職不言之者，或佐餘官，或小祝專行之也。若然，佐大祝不在職，未言之，於此見文者，欲見自此已上，有佐大祝者，自此已下，唯大喪贊澗，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大喪贊澗，故書爲澗爲攝，杜子春〔疏〕大喪贊澗者，亦贊大祝也。注云：故書澗爲攝，杜子春云：當爲澗，澗謂浴喪爲澗，以拒鬯浴尸，此澗故書誤爲攝，杜又依彼及大祝文讀爲澗，不設熬置銘，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讀爲泯者，疑彼注字誤，或以說具於彼，此不復出，欲學者互訂之與，設熬置銘，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積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餘飯盛以二鬲縣于重幕，用葦席取銘置于重，杜子春云：熬謂重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徹重焉，奠以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也。玄謂熬者，棺既蓋，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士喪禮曰：熬，黍稷各〔疏〕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天子七日而殯，諸侯於重，至殯乃設熬，此先設熬後置銘者，士喪禮云：設熬乃塗，卒塗祝取銘置于殯，將葬啓殯後，又云取銘置于重及祖，又云祖還車，祝取銘置于茵，是置銘不止一次，經通賅前後，故文不次也。注云：銘，今書或作名者，名銘聲

類。段玉裁云：說文金部不收銘字。蓋於周禮取今書。於儀禮取今文也。徐養原云：銘旌之銘。今文固作名矣。若銘刻之銘。今文未必作名也。說文無銘字。蓋偶遺之。漢碑有周憬功勳銘。又孔宙碑。骨相謁孔廟殘碑。皆有銘字。鄭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者。此從故書作銘爲釋也。司勳注云：銘之言名也。荀子禮論篇云：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是銘卽取書名爲義。故古卽作名字。云今謂之柩者。舉漢時俗語爲釋。賈疏云：銘。所以表柩。故漢時謂銘爲柩。孔廣森云：薛宣傳池陽舉廉吏王立未及召死。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此疏釋鄭意。云漢時謂銘爲柩。然則彼言書柩者。卽是書銘矣。案孔說是也。荀子禮論篇云：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疑周末已通以銘爲柩。與漢時同矣。御覽。禮儀部引禮統云：柩之言久也。具書其諡置棺旁。萬世久藏也。亦其證引士喪禮者證銘之形制。云爲銘各以其物者。銘。釋文作名。鄭彼注云：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今文銘皆爲名。案先鄭於此經。不從今書。或本作名。則於禮經亦未必盡從今文。釋文本恐非。賈疏云：謂爲銘旌。用生時旌旗。但沾而小。案士喪禮注王則大常。諸侯則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云亡則以繒長半幅者。注云亡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賈士喪禮疏云：經直云長半幅。不言廣則亦三寸。云積末長終幅廣三寸者。積。釋文作績。今本儀禮作經。司常後鄭注引亦作積。案繹正字。積或體。績卽積之俗。注云：終幅二尺。賈士喪禮疏云：布幅二尺二寸。今云二尺者。兩邊除二寸而言之。案賈彼疏以繒長一尺。積二尺。爲同用布爲之。此疏以積末爲赤色繒兩說歧悟。未知孰是。云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者。今儀禮名亦作銘。司常後鄭注。引作名。與此同。注云今文末爲旒也。在棺爲柩。黃以周云：銘名古通。惟書名于末之銘字。當作名。二鄭所引不誤。案黃說是也。末不作旒。亦先鄭不盡從今文之證。賈疏云：書死者名於積末之上。某氏是姓。下某是名。此謂士禮。案喪服小記云：周天子諸侯大夫書銘並與士同。云竹杠長三尺者。注云：杠。銘槨也。賈疏云：依禮緯天子旌旗之杠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今士三尺者。則天子以下。皆以尺易仞。云置于西階上者。彼文西階上有字字。注云：宇。楹也。此引無。疑先鄭所省。賈疏云：始死卽作銘。倚于重。殯訖置于西階上屋宇下。云重木置千中庭參分庭一在南者。士喪禮云：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此節引之。彼注云：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土重木長三尺。賈疏云：經雖不重。士喪禮有取銘置于重。是以因銘兼解重。重木常約銘旌之杠。天子九尺。云剝餘飯盛以二鬲。縣于重。縣用葦席者。士喪禮云：夏視餼餘飯。用二鬲于西階下。縣用疏布。久之繫用。縣于重。縣用葦席。注云：剝餘飯。以飯尸餘米爲餼也。彼釋文云：縣木又作粥。此所引。與陸所見或本同。御覽。禮儀部引士喪禮作盛川二鬲。疑先鄭所據。禮經亦本有盛字。賈疏云：粥餘飯者。飯米與沐米同。案喪大記君沐梁。大夫沐稷。天子之沐梁。諸侯士沐稻。天子當沐黍。

飯米之餘以爲粥盛以二鬲。案鄭注士喪禮鬲與簋同。差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云取銘置于重者。銘亦當從釋文作名。士喪禮云。祝取銘置于重。賈疏云。謂未殯以前。殯訖則置于四階上。是也。杜子春云。熱。謂重也者。杜意蓋以熱指重鬲所盛之餘飯而言。粥餘飯。或更熬之也。然與士喪禮不合。蓋偶失檢。故後鄭不從。引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者。舊本無其字。宋董本岳本及注疏本並有。與禮記同。今據增釋文重識字。士喪禮注引檀弓同。今本禮記不重。段玉裁云。子春所引檀弓與鄭君注士喪。皆云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周禮注。少一識字。釋文獨爲善本。盧文弨云。識古幟字。亦旗類。上識字是幟。下識字乃記也。司常注。亦有微識語。案段盧說是也。賈士喪禮疏引此注。亦不重識字。不若陸所據本之善。又檀弓別下有已字。彼釋文云本或無已字非。此注與陸所見或本正同。鄭彼注云明旌神明之旌。不可別。形貌不見。云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者。爾彼文作耳。賈疏云。鄭彼注謂重與奠。則斯錄之據重斯盡其道據奠以是子春引證重則取愛之斯錄之不取敬之斯盡其道連引之耳。重。主道也者。彼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云殷主親重焉者。彼注云。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懸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賈疏云。謂始死作重之時。至葬後作木主。乃綴連重之而懸於祖廟。大祥遷廟。乃埋重於廟門外之左。云周主微重焉者。彼文微重作重微。此疑涉上文而誤。賈疏云。周人不綴重。亦死始作重。至祔朝廟。重先樞入祖廟。朝廟訖。明且將葬。重先出倚於道左。葬後既虞。埋於所倚之處。故鄭注云。周人作主微重埋之。云奠以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也者。彼文主人作生者此杜所改。鄭彼注云哀素。見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賈疏云杜子春連引於經無所當。云玄謂熱者。棺既蓋設於其旁者。後鄭以熱爲煎穀。破子春以熱爲重之說也。士喪禮云。奉尸斂于棺乃蓋而後設熱。是設熱在既蓋棺後也。云所以惑蚼蚺也者。舍人注同引喪大記曰。熱。君四種八簋。大夫三種六簋。士二種四簋。加魚腊焉者。證熱爲熬穀。並詳舍人疏。引士喪禮曰。熱黍稷各二簋。有魚腊饌于四坫南者。此證士熱二種四簋之事。賈疏云堂西南隅謂之坫。饌於此者。據未用時加之蓋後。設於棺旁云。又曰設熱旁一簋乃塗者。證設簋熱之法。賈疏云。此皆所設之處。言旁一簋。則首足各一簋。大夫亦旁各二簋。首足各一簋。君八簋。左右各二簋。首足亦各二簋。鄭君引此者。將以破子春爲重。案賈此疏。不詳天子設簋之法。舍人疏說天子熱。用六穀十簋。首足各一簋。則餘設於左右者有八簋。依此疏說君八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杜篋設法例之。則首足各二簋。設左右者止有六簋。與彼疏例不同。未知孰是。春云。齋當爲素。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玄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道奠也。分其牲體。分禱五祭者。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與祭祀也。王七祀。祀互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疏〕於大遭奠後爲

葬禮也。注杜子春云。齋當爲菜。道中祭也者。嚮人禁門用瓢齋杜亦讀齋爲菜。云菜盛也。與此義同。道中祭與大視。先鄭注所謂祭菜之道中亦略同。段玉裁云。杜易齋爲菜。謂以菜盛祭於道中也。云漢儀每街路輒祭者。蓋據漢大喪儀。今無攷。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案禮道中無祭法。云玄謂齋猶送也者。破子春讀也。說文貝部云。齋持遺也。引中爲齋送。廣雅釋詁云。齋送也。云送道之奠。謂遺奠也者。鄭既夕注云。遺猶送也。是齋道並有送訓。故後鄭釋爲遺奠。此義固較杜爲長。但經云道齋之奠。而大遺奠。則在廟而不在道。於義微有未協。竊謂此仍當兼取杜說。蓋大遺奠莫畢。包牲體載於遺車。從柩而行。道中或有停止。則卽陳以爲奠。至壙則藏於竊。在道謂之道齋之奠。猶之入壙則謂之奠竊。量人云。奠竊之俎實是也。若然。道齋之奠。雖卽遺奠之俎臂臠脰三體而主行道言之。則與廟奠小異其法。數則雜記注云。遺奠天子大牢包九個。諸侯亦大牢包七個。大夫亦大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賈既夕疏云。天子一大牢。又加以馬牲。牲別有三體。則十二體。就十二體中細分爲八十一個。九包。包各九個是也。互詳大史巾車疏。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與祭祀也者。明經云分禱五祀。卽承上道齋之奠爲文。所分者。卽道齋奠之餘也。賈疏云。言分牲體者。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爲五處祭也。案賈據既夕經注義也。既夕注釋苞牲取下體。云士苞三個。前脰折取臂臠。後脰折取脰。亦得俎釋三個。蓋鄭意包遺奠。與特牲饋食禮歸戶俎禮相擬。故亦俎釋三個。所釋者。卽以分禱五祀。猶特牲釋个爲陽厭也。但諦審此疏。云下體之外。分之爲五處祭。則是前後脰骨之外。別取脊脊諸體以祭。而既夕疏則謂所購臂臠脰之外。取所餘肩膊等以祭。是仍在下體之內。兩疏義小異。經注並無文。未知孰得其正也。又案此分禱五祀爲祈禱之事。注通言之。故云祭祀。據曾子問云。天子崩。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祀畢獻而已。然則未葬過五祀正祭。亦輟不行。惟禱禮輕。得於葬時行之。故其俎實亦取包牲之餘。不特殺也。云王七祀者。祭法云。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月。曰竈。王自爲立七祀。鄭注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是王有七祀也。曲禮說天子祭五祀注以爲殷制。云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者。凡王平生出入。蓋有告五祀之法。若聘禮使行釋幣於行之比鄭言此者。明七祀去二爲五。與大宗伯五祀爲五神異也。黃以周云。周禮五祀有二一爲中祀。左傳所云句芒祝融暵收玄冥后土是也。在王者宮中曰月竈中霤門行羣小祀也。大宗伯五祀文在五嶽上爲中祀。故鄭據左傳文以釋之。小祝所掌五祀。爲羣小祀。故鄭據月令文以釋之。賈疏云。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此並是人之以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所以出入亦宜告之。案祭法。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厲。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

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既夕士禮亦云分禱五祀者。鄭注云博求之。依祭法士二祀。案賈據既夕記云。乃行禱于五祀。但彼士禮禱在屬纊時。與此王禮葬將行時禱事異。而其事於五祀則同。大師掌釁祈號祝。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疏〕大師掌釁祈號祝者。賈疏云。言掌釁者。據大師之文而言耳。則祈號祝。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疏〕惟爲以血釁鼓祈號祝者。將出軍禱祈之禮。皆小祝號以讀祝辭。蓋所以令將軍祈而請之也。此皆小事。故大師用小祝以讀祝耳。案據賈說。則此祈與大祝六祈之祈同。雖以釁祈連文。而與肆師所珥義別也。注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者。左傳三十三年傳。秦孟明曰。不以梟臣釁鼓。杜注云。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漢書高祖紀釁鼓。顏注引應劭云。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史記索隱引司馬法云。血于釁鼓者。神戎器也。釁互詳天府疏。引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證大師釁鼓。祝所有事也。詳小宗。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故書祀或作禋。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杜子〔疏〕注云。故書祀或作禋者。大宗伯小子五祀注云。故書祀作禋。凡故書非一本。此經故書開有作祀者。鄭從祀爲正本。故云或作禋。大宗伯小子則故書皆作禋。不作祀。故不云或。此鄭校讀之例也。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者。先鄭以郊祀爲郊羣祀之兆。則以郊祀連讀。于社猶言及社。社在郊者。謂在南郊藉田之王社也。都宗人云。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則此保亦謂小祝率領徒屬。居郊社之兆壇而守之。云杜子春讀禋爲祀。書亦或爲祀者。大宗伯先鄭讀同杜從禋爲正本。而改其讀。故以作祀者爲或本也。云玄謂保祀互文。郊祀皆守而祀之者。破先鄭義也。後鄭以祀于社屬讀祀卽謂祈禱也。賈疏云。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詒讓案。都宗人寇戎保神壇無祀事者。蓋文不具。云彌裁兵者。據上文。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寇戎之事。常有祈祀也。彌裁疑當同大祝注作弭災。詳前疏。

〔疏〕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賈疏云。案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案司服羣小祀用玄冕。鄭注云。小祭祀謂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也。其內小祀。謂宮中七祀之等。小喪紀者。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者。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掌事者。此數事皆小祝專掌其事也。案小祭祀詳肆師司服疏。小喪紀者。賈謂據王后以下。今考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又大史注云小喪。卿大夫也。賈外繫小司馬疏。亦並謂夫人以下之喪。則不得有王后。此疏蓋誤。此小喪。或當兼含王子弟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喪言之。詳外繫大史疏。小會同。賈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

同之禮。小司馬疏說亦同。蓋據典瑞注說。諸侯使大夫時聘殷規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琬圭瑱圭以命之。是大會同外。別有此王人與邦國使臣會同之小禮也。金鶚云。小行人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可知人臣無會同之禮。天子在上。而卿大夫自相會同。此春秋衰世之事。而謂成周有之乎。必不然矣。孫希旦云。王官伯出會諸侯。則謂之小會同。小祝小會同掌事焉是也。案典瑞注大夫壇會命事之說。於禮未協。金鶚小行人云。謂人臣無會同之禮。黃以周說同。是正賈氏之誤。孫謂此小會同。爲王官伯與諸侯會同之禮。說亦甚瑣。左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合諸侯。正所謂小會同也。蓋四周盛時。無大夫會盟之事。而王官伯與諸侯會盟則自是正禮所合者即五等之君。與大行人以會同專屬君禮。義亦不相妨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杜子春云。防當爲〔疏〕也。掌大喪勸防之事者。大喪亦王后世子

大史先鄭注云。勸防引六鄉。與此義同。即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也。先鄭以勸防總爲引柩之事。謂勸助其力。防其危險。然其義未析。故後鄭分別釋之。杜子春云。防當爲披者。據司士及既夕禮貴大記並有披。故破此防爲披也。後鄭說亦與杜略同。惟不破字爲異。王念孫云。說文曰。從旁持曰披。防旁聲相近。旁披聲之轉。周髀曰。旁沱四隤而下。滂沱即破陀也。滂破亦聲之轉。故杜氏諱防爲披矣。云玄謂勸猶倡帥前引者。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此通樞在廟在道言之。倡帥前引。謂居前勸勉引柩者。助其用力也。賈疏云。即下經御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卻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戲者。此專據樞行在道。謂居旁防護之。司士云。作六軍之士執披。則披非喪祝所執。但掌其事耳。呂飛鵬云。防有備禦之義。故鄭以執披備傾戲釋之。詒讓案。釋文戲音虧。賈疏述注作傾虧。既夕禮云。乃載商祝。飾柩設披。注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又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據彼注則疏作傾虧。是也。檀弓設披。孔疏亦云傾虧。廣雅釋詁云。傾。崎、戲、衰也。釋名釋喪制云。兩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於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傾虧。傾倚。並聲近義同。喪大記孔疏云。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故左則引右。故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披互詳司士及辟令啓。鄭司農云。辟。謂除葦塗棹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檀弓〔疏〕及辟令啓者以下說於竊疏。及辟令啓。曰。天子之殯也。葦塗龍輅以棹加於于棹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疏〕啓殯遷柩適祖廟之事。

謂王喪。月，而葬之前八日，則辟塗啓殯而遷柩也。啓訖，即朝廟。故既夕禮目錄云：凡朝廟日請啓則必容焉。賁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朝。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是也。注云：鄭司農云：辟謂除葦塗棹也者。小爾雅廣言云：辟，除也。謂除葦塗去之。檀弓孔疏云：葦，葦也。謂用木葦棺而四面塗之棹者，亦題湊葦木象棹之形。云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啓，開也。既夕禮請啓同。注云：今文啓爲開。役人謂有徒開殯者。喪祝主命之也。引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葦塗龍輅以棹加斧于棹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者。證天子殯，有葦塗棹，必辟除乃可開殯。鄭彼注云：葦木以周龍輅如棹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畫轅爲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棹，葦加棹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賈疏云：天子諸侯殯，用輅車。天子畫轅爲龍，先置龍輅於西階之上，又置四重棺於輅車之中，大斂於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棺傍，乃於棹橫其四面與棺平，乃加斧於棺上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棹材乃畢塗之。如四面畫屋，故云葦塗龍輅以棹加斧於棹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案檀弓云：布幕衛，綽幕魯，布幕諸侯法。綽幕天子禮，刺以黼文謂之斧者，形如大斧。文言上者加斧訖，乃置塗其上。故言加斧於棹上。及朝，御匱，乃奠。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殯於祖。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及朝，御匱乃奠者，賈疏云：及，猶至也。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玄謂胡亥朝廟奠，故曰曲沃。及朝，御匱乃奠者，賈疏云：及，猶至也。者，發殯宮輅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也。奠者，案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奠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棺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鄭彼注云：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既夕又云：饌於祖廟，禰廟即考廟也。云則喪祝爲御柩也者，經作饌，注作柩，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詳鄉師疏。御柩者，亦執紼居前爲節度。詳後疏。引檀弓者證喪有朝廟。鄭彼注云：朝謂遷柩于廟。賈疏云：殷人殯於廟始死斂訖，即以柩朝廟而殯之。周人不殯於廟，故始死殯於路寢，七月而葬，以次朝七廟。先朝而後祖廟，別一宿後朝始祖廟遂出葬於墓。檀弓孔疏云：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饌於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遺奠而行。案據賈孔說，則王喪當徧朝七廟。考曾子問云：天子崩，國君薨，則視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是未葬以前，自廟以上六廟並無主，而得徧行朝禮者，蓋將朝之前，視先迎主反羣廟既朝而主仍藏祖廟，與新主附祖後，仍反於寢，事相類也。

云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殯于姑。則弗致也者。賈疏云。此僖八年左氏傳。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殯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殯于姑。則弗致也。注云。寢小寢。同謂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言諸侯夫人有罪不以禮終不當致。檀弓孔疏云。此言周人不殯于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云。不殯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之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詒讓案襄四年傳云。定殯之廟。不殯于廟。注亦云。殯不過廟。依杜說則所謂不殯廟者。卽不朝於廟。依服說則不殯廟。卽不殯於寢。此並因檀弓言周禮無殯廟。故強爲之說。先鄭此注既引檀弓於前。又引左傳此文。則亦不以殯廟爲殯尸於廟可知。今案左傳之殯廟。卽檀弓之殯祖。不宜異訓。杜預說並未允協。孔後鄭說以左傳爲殷法。孔廣森又申其義。援明堂位魯禘牲用白牡。及公羊定元年傳正幣於兩楹之間。證魯用殷禮。其說致塙。足以正先鄭及服杜諸家之誤矣。云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者。於舊本作于。今據宋注疏本正。賈疏云。此左氏僖公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就宗廟。已下鄭君解義語云。晉宗廟在曲沃者。左傳杜注云。曲沃有舊宮焉。義與先鄭同。賈疏云。晉承桓叔之後。桓叔本在曲沃。故晉宗廟在曲沃。云故曰曲沃君之宗也者。賈疏云。莊二十八年左氏傳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闕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夏。使太子居曲沃。是也。案杜注云。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云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者。僖二十四年傳。記晉文公入國時事。云二月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杜注云。文公之祖武公廟。引此諸文。並證曲沃有宗廟也。國語晉語云。烝於武公。章注亦云。武公獻公之廟在曲沃。賈疏云。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祔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殯于寢。不殯于廟。不殯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則是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案據賈引鄭志說。則晉文公亦殯於廟。依殷禮也。與孔氏說可互證。云玄謂乃莫。朝廟莫者。卽遷祖莫也。既夕禮遷柩朝廟徹宿莫。後云厥明乃莫。注云爲遷祖莫也。又記云。其二廟。則饌于禘廟。如小斂莫乃啓。據彼推之。則天子七廟。啓日先朝禘廟。其莫亦如小斂莫。以後五日。徧朝諸廟。其莫並同。至第七日朝大祖廟。其莫則如大斂莫。若然。天子的廟莫有七次。唯末莫特盛也。又案天子喪禮莫有十。一始崩莫。二小斂莫。三大斂莫。四朝夕哭奠。五朔月奠。六月半奠。七薦新奠。八遷祖奠。九祖奠。十大遣奠。鄭知此莫爲遷祖

奠者。以文承朝廟後也。賈疏云。以經文奠在。及祖。飾棺。乃載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朝下明。不據初來宿奠是據。賈明所設朝廟之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玄謂祖爲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翣居前。御〔疏〕及祖者。賈疏云。初朝。次第朝親廟。四次朝二祧。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案既行爲節度。〔疏〕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爲行始。云飾棺乃載者。賈疏云。既載乃飾。案既案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卻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飾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四設。祖奠。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此先云飾棺。後言乃載者。直取便文。非行事之次第。云遂御者。王念孫云。御下當有之字。案鄭仲師云。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康成云。御之者。執翣居前。御行爲節度。疏云。遂御之者。喪祝執翣御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則經文有之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之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後漢書蔡邕傳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一引此。並作遂御之。小宗伯云。及執事祗蒞。移柩車。喪祝執翣御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注鄭司農厥之行之。文義並與此同。案王說是也。賈疏云。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翣御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云飾遣車遂御之。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者。於舊本作于。今據注道昆本及注疏本校正。既夕禮祖在葬前一日遷廟奠後。彼文云。商祝御柩乃祖。注云還柩鄉外。又云祖還車。注云。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又云布席乃奠。注云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是之謂祖奠。據此是還柩及車向外謂之祖。因而設奠謂之祖奠。此經之祖。蓋兼還柩及祖奠言之。祖於庭。據檀弓文云。象生時出則祖也者。謂象生時出有祖道飲酒。故葬亦有祖奠也。既夕禮有司請祖期。後鄭彼注亦云將行而飲酒。曰祖。生人出有祖。詳大馭疏。云故曰事死如生禮也者。賈疏云。案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曾子從者。怪以其生時出有祖。故死亦有祖。引檀弓者。賈疏云。案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曾子從者。怪主人推柩而反問於曾子。曾子對曰。胡爲其不可從者。問子游。子游對此辭。云飯於牖下者。謂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沐浴訖既飯舍。故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小斂十九稱在戶內大斂於阼者。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百稱。天子百二十稱。皆於阼階。故言大斂於阼。殯於客位者。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兩楹間。周人殯於西階。故云殯於客位。祖於庭者。行祖祭在祖廟之庭。葬於墓者。行祖祭訖。至明旦。行大遣奠。既奠。引柩向壙。故云葬於墓。所以即遠也者。此子游之意從飯於牖下至葬於墓。卽就也。節級皆是就遠不合反來。引之者證此經祖。是爲行祖向遠之義。云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者。載謂載柩於柩路也。既夕禮請祖期。後云乃載商祝飾柩。先鄭依經文先

飾棺後載。與既夕不合。故後鄭不從。云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者。既夕禮云。商祝御柩。商祝。卽喪祝也。前朝廟運柩用輅不用車。此既載則柩在車。故云爲柩車御。御亦謂御正柩與凡馭車異。云或謂及祖至祖廟也者。賈疏云。以其飾載在祖廟中。故以祖爲祖廟解之。後鄭雖不從。亦通一義。案喪禮自啓殯運柩。卽至祖廟。此上文已有朝廟及奠。則早已在祖廟矣。不應此更云及祖。故二鄭並不從。賈謂亦通一義。非也。云玄謂祖爲行始者。中先鄭出祖之義。明不或說也。爾雅釋詁云。祖。始也。既夕禮注說祖。亦云遷柩鄉外爲行始。白虎通義崩薨篇云。祖於庭何。盡孝子之風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輅車辭祖廟。故名爲祖載也。案班義與鄭異。而訓祖爲始則同。云飾棺設柳池組之屬者。柳池組皆棺飾。詳縫人疏。云之屬者。凡齊披之類皆是也。云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者。還車向外。卽所謂祖也。其序先載。次飾。次祖。賈疏云。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車向外於文倒。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當還車向外。以其載時車北向。飾訖當還車向外。喪祝御之。云御之者。執紼居前卽行爲節度者。卽卽行所謂羽葆幢也。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而治役。是凡御柩者。皆執纛。故鄭謂此喪祝御柩。亦執紼。必卽行節。以方還柩向外。居前者行當向柩。故卻退而行。鄭注既夕商祝御柩。云亦執功布居前爲還柩車爲節。彼士禮故執功布而不執紼。卽形制詳鄉師疏。賈疏云。恐柩車傾虧。以纛告之。故云爲節度也。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疏。及葬御匱出宮。乃代者。以下並祖奠畢柩行適葬之事。御匱者。與鄉師匠師爲官聯也。賈疏云。更也者。說文人部云。代。更也。賈疏云。案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說文土部云。壙。塹穴也。塹。坑也。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說文土部云。壙。塹穴也。塹。坑也。葬。塹置壙。疏。蓋穿地爲坑。謂之壙。因以爲墓。穿之名也。廣雅釋邱云。藏謂之壙。釋名釋喪制云。壙。塹也。藏於空曠處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穿。謂壙中也。云說載下棺也者。鄉射禮注云。說。解也。在涂時棺載於柩車。及壙。則喪祝解說而下其棺。別載於龍輅以入於穿也。云除飾去棺飾也者。廣雅釋詁云。除。去也。亦謂解說去之。既窆。則以入壙覆棺。既夕謂之見是也。天子棺飾。詳縫人疏。云四翟之屬者。釋文云。翟。本亦作翟。案翟字是也。四翟者。卽左襄二十五年傳。所云四翟不蹕縫人。先鄭注引彼文亦作翟。彼四翟大夫禮。若天子則八翟。並詳縫人疏。云令可舉移安錯之者。賈疏云。陳去棺飾者。令可舉移安錯於壙中。安錯之言。出孝經。論讓案孝經喪親章云。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錯措字通。小爾雅廣言云。措。置也。云玄謂除飾便其窆爾者。鄉師注云。窆。謂葬下棺也。後鄭謂除去棺

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喪大記。大斂惟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今案依後鄭及孔說。則王弼。祝與巫並前。唯諸侯三公六卿之喪。或未襲時往。乃有是事。其大夫以下。喪往皆在襲後。則巫止於門外。王入門後。祝前巫不前。若諸侯事。雖未襲以前。巫亦止門外。無巫祝並前之禮也。引春秋傳者。左襄二十九年傳。記襄公朝於楚。遇康王喪之事。云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云。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勿禁。既而悔之。杜注云。諸侯有遣使問禭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祓殯。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此引以證桃茢為祓殯也。孔疏云。檀弓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即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禭。彼言請襲。此言祓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死而沐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教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禭。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禭。禭不得為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禭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禭者。致禭所以結恩好。其衣不必充用。雜記記致禭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致禭也。案孔說是也。賈疏謂。禭即襲之時。未殯而云祓殯者。名尸為殯者失之。云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者。兼釋左傳義左傳杜注。云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焉社是矣。存〔疏〕。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者。戒社在路門外之東。宗廟之前。與大社左右相對。穀梁哀四年傳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范注云。立堊之社於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在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郊特牲孔疏云。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有稷也。案孔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而國之稷。易為求福。無國即亡國也。云以祭祀禱祠焉者。賈疏云。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注云。勝國邑所誅討者。謂當代先王誅討所滅之國邑。仍存其舊社稷。媒氏注云。勝國。亡國也。邑謂國都。猶殷之都亳是也。御覽禮儀部引馬融注云。所討國所封邑。猶立其社稷。案所封邑封疑當作誅。馬鄭義同。云社稷者。若焉社是矣。武者。穀梁哀四年傳云。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范注云。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因謂之亳社。

左傳杜注說同。郊特牲薄社。鄭注亦云。博社殷之社。殷始都薄。彼釋文云。薄本又作亳。是鄭以亳社爲殷社。卽范杜說所本。呂氏春秋貴直篇狐援曰。殷之社。蓋於周之屏。是也。漢書王莽傳劉嘉奏曰。古者辟逆之國四牆其社。社請侯出門見之。著以爲戒。辯社卽班社。言以勝國之社。班之侯國。使立爲戒社。故魯得有亳社。然則周王國。侯國咸以亳社爲戒社。更無它社矣。而公羊哀四年經傳。亳社作蒲社。何注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則以蒲社爲魯所因國之社。依何說是。周惟王都戒社爲殷社。其畿外侯國。則各自立因國之社。以爲戒社。今攷書敘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詩豳風破斧。孔疏引鄭書注以蒲姑爲齊地。左昭九年傳。蒲姑商奄。釋文引服虔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漢書地理志。亦謂成王滅蒲姑。以封師尚父。則蒲姑乃齊之因國。故左昭二十年傳。晏子謂太公居齊。爲因蒲姑氏。然則卽如何說。魯立戒社。亦宜立奄社耳。何緣別立奄所遷蒲姑之社。何說於義難通。殆未足憑矣。云存之者重神也者。以其國邑雖亡。社稷是神事。重之不敢廢。故存之也。云蓋奄其上而棲其下者。約公羊哀四年傳文詳媒氏疏。云爲北牖者。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博社北牖使陰明也。鄭彼注云。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卽亳社。故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疏〕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者。賈疏云。言掌事者。鄭據以爲說。故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疏〕雖禮有降殺勸防。已下皆掌之。兼主斂事。故總云掌事而斂飾棺焉。論讓案。掌事亦兼掌詔相之事。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也。又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注云。胥當爲祝。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案以士喪既夕篇攷之。掌斂舍小大斂拂柩。柩御柩者商祝也。掌漸米鬻餘飯進奠徹奠者。夏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三祝皆卽喪祝。是士之喪。亦喪祝掌事及斂飾棺。此不及士者。文不具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

氣執之十百〔疏〕

掌四時之田者。總冢下文。明表貉以下諸事。凡時田皆同。云表貉之祝號者。肆師注說表貉云。其神而多獲。蓋蚩蚩或曰黃帝。則於六號當爲鬼號。其牲號幣號當亦有之。此宜辨其號而爲之祝辭也。賈疏云。其神

四時田。卽大司馬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案大司馬大閱禮云。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當此貉祭之時。田祝爲號。注云。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者。百爾所思。詩豳風載驅篇文。此與肆師祭表貉注云。貉讀爲十百之百同。段玉裁云。此當是易貉爲禡。而訓其音義爲百。故鄭君云禡氣執之十百。貉禡百三字同。在古音魚鐸部也。與肆師然互相足。云喜亦或爲禡者。大司馬先鄭注同。謂故書或本作禡也。說文示部云。禡。師行所止。恐

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禘。周禮禘於所征之地。案許書字與此或本同。而說與二鄭異。許引周禮者。據王制云天子將出征。禘於所征之地。非此經文。云貉兵祭也者。謂貉本爲出兵之祭。兵祭。猶言師祭也。云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者。甸疑當作田。此釋田有表貉之義。穀梁昭八年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又大宗伯軍禮云。大田之禮。簡衆也。是田狩。所以講武治兵。故即用兵祭之禮也。引詩曰是類是禘。爾雅曰。是類是禘。師祭也者。大雅及釋天文引以證彼禘卽此貉。同爲兵祭也。並詳大祝疏。云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禘祭者。與先鄭說同。賈疏云。詩與爾雅據出征之祭田是習兵。故亦禘祭。云禘氣執之十百而多獲者。從子春讀百爲義。取其增氣執多獲禽獸。肆師注云。禘氣勢之增倍。執勢古今字。此注疑亦當與肆師同。舍奠于祖廟。亦如之。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疏〕舍奠于祖廟。亦如之者。字。此注疑亦當與肆師同。舍奠于祖廟。亦如之。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禘父廟。〔疏〕賈疏云。天子將出告廟而行。而言釋奠於祖廟者。非時而祭。卽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廟并言。注云。舍讀爲釋者。占夢注同。凡此經釋奠釋采字並作舍。詳大胥疏。云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者。謂時田之前有此告奠之事。與將征伐亦告祖廟。事相若也。賈疏云。此經上下惟言時田。不言征伐。案大祝大師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廟。故兼言征伐。論讓案大傳說。武王牧野之戰。既事而退。設奠于牧室。彼卽征伐舍奠之事。大會同造于廟。皆行。舍奠亦卽釋奠也。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設薦饌酌奠而已。而迎尸以下之事。聘禮載使者歸。釋奠於廟之禮云。乃至子孫。筵几于室。薦脯委醢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天子將出舍奠之禮。當與彼略同。王制又云。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孔疏云。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川菜之文。又引熊安生云。釋奠既有牲牢。又菜幣兩有。陳祥道黃以周並謂大祝釋奠爲告祭。曾子問云。凡告必用牲幣。是釋奠有牲幣是也。但釋奠有牲牢。則不當有菜。魯頌閟宮說在泮獻馘。又言采芹藻者。采以爲道爲豆實耳。與釋菜實於筐筭異也。鄭王制注以釋奠爲釋菜奠幣亦非。釋菜不薦饌。奠幣卽釋幣。與釋奠並不同。五詳大胥疏。鄭司農云。禘。父廟者。公羊隱元年何注云。生稱父。死稱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饋獸考。入廟稱禘。左傳襄十三年孔疏云。禘。近也。於諸廟。父最爲近也。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饋獸舍奠于祖廟。乃斂禽禘牲。禘馬皆掌其祝號。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于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饋。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廟。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膳人也。杜子春云。禘。禘也。爲馬禘無疾。爲田禘多獲禽性。詩云。既伯既禘。爾雅曰。既伯既禘。馬祭也。玄謂禘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

肥健〔疏〕禴牲禴馬者。黃以周云。凡禴牲禴馬。皆在田獵之先。詩吉日文可證。上文乃敘禽句。與此不相關。非田
注從正字也。汪道昆本依經作師甸誤。爾雅釋詁云。師。衆也。大田起六軍。卒竭作是起大衆。故大宗伯云。大田之
禮。簡衆也。此經師田之文。小宰掌次州長黨正族師。遂人縣正。稍人小司馬。小子及此職。凡十見。彼九職。鄭若無釋。賈疏並以
師爲征伐田爲田獵。則分爲二事。此注獨以起大衆以田爲訓。則鄭意謂師田即大田。與小宰諸職之師田義微異。蓋以此
官爲田而殷。此章致禽屬禽以下諸文。並專爲田法。不涉行師之事。故鄭特釋之。亦以四時大田並先習戰用軍禮。則師之與
田。其事相因。故此官職掌。雖不涉軍事。而經屬文固不妨牽連同舉矣。云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
處者。于注例並當作於。此錯出誤。下並同。獸人云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先鄭注云。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
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之中是也。賈疏云。若田獵在山。山虞植旗。
田獵在澤。澤虞植旗。各植旗爲表也。云屬禽別其種類者。遂大夫注云屬。猶聚也。凡禽獸種類同者。聚於一處。而
後可以別之。故別其種類謂之屬禽。致禽時總致所獲。不別種類。既致甸祝乃別之田僕云。及獻比禽。注云。田弊獲
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此注別其種類。即比較之事。屬。與比事亦相成。此官與田僕爲官聯也。云饋。饋也
者。小宗伯注同。云以所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者。郊有四方羣兆。詳小宗伯職。賈疏云。田獵在四郊之外。還
國必過羣兆。故將此禽獻薦於羣兆。直以禽祭之無祭事。案詳小宗伯疏。云入又以奠于祖禴薦且告反也者。賈疏云。
上經舍奠於祖廟謂出田。今此舍奠在饋獸之下。是告反也。言薦者。又以所獲禽牲薦廟也。詒讓案薦者。薦所獲禽獸。
與歲時薦新禮同。亦詳大宗伯疏。云獻禽謂取三十入腊人也者。獸人云。凡獸入於腊人取三十。亦詳小宗伯疏。賈疏
云。知入腊人者。案腊人云。掌凡田獸之脯腊。案王制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此入腊人者。案上殺者
乾之以爲豆實供祭祀。其餘入賓客庖厨直入腊人者。據祭祀重而言。杜子春云。禴。禴也。爲馬禴無疾。爲田禴多獲
禽牲者。說文示部云。禴。禴也。牲馬祭也。从示周聲。重文驪或从馬壽省聲。案許亦以禴牲禴馬二祭。同名。與杜鄭義不
異。非以牲馬合爲一禴也。禴馬者祭馬祖。見毛詩吉日傳。曾釗云。禴。即禴別體。無煩改讀。蓋禴从周。周古與壽
通。爾雅轉謂之禴。釋文一作禴。書讀張爲幻。釋文禴本作禴。爾雅作禴。禴也。禴。開成石經作禴。分
說文引詩既伯既禴。更可爲禴。即禴之明證。俞樾云。禴字。蓋即禴之古文。禴從周聲。故亦從壽聲。說文示部。分
禴禴爲二篆。蓋即因此經而誤。又出羣策爲禴之或體。則羣乳浸多非古字矣。杜子春則禴爲禴乃以今字釋古字耳。鄭
必讀如誅而訓爲大義實未安。案曾俞說亦通。引詩云既伯既禴者。小雅吉日篇文彼詩紀宣王田獵之事。故引以爲證。

段玉裁云。杜引詩者以伯證禘馬。毛傳云。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禘其祖。此周禮之禘馬也。又云禘。禘獲也。此釋既禘。周禮之禘牲也。案段說是也。吉日孔疏。以伯禘並爲馬祭失之。徐鍇說文繫傳引詩伯作禘。則以馬祖之祭。與師祭之禘。混而爲一尤謬。引爾雅曰。既伯既禘。馬祭也者。釋詩之既伯井及既禘者。因舉詩全句。故牽連及之。其實馬祭不關既禘也。杜亦引以爲禘馬之詁。云玄謂禘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者。段玉裁云。鄭君不從杜。謂禘字之音讀如誅。禘字之義則今所云侏大。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故禘之音義皆同侏大也。周聲朱聲古音在尤侯類。鄭必易杜說者。上文禘祭已禘氣。執之十百而多獲矣。不當此禘牲。又爲禘多獲禽也。惠士奇云。文選注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侏張猶張大也。李善云。侏張。卽勃張。轉與侏古字通。周書請張爲幻。侏侏譌轉皆通。大玄八十七家童之次七曰修侏侏比于朱儒。侏侏長大貌。言雖長大與侏儒等。又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成側倡。側倡侏侏。側倡言大而盛也。則侏訓爲大明矣。阮元云。說文無侏字。當是侏之異體。云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者。此二者亦師田時之祭牲。卽田獵所獲之牲。賈疏謂祭祀之牲非也。肥充肥健。並與侏大義協。上正其讀。此更釋其義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祭之祝號。

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疏〕注云。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賈疏云。凡八者之內。類造已下

是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爲祝號。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詛祝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故使詛祝掌之。云盟詛主於要誓者。曲禮云。約信曰誓。泄牲曰盟。盟詛亦有誓。但以用牲爲異。左傳二十八年傳。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又哀十二年傳云。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並所謂要誓也。云大事曰盟。小亦曰詛者。賈疏云。盟者盟將來。春秋諸侯會。有盟無詛。詛者詛往過。不因會而爲之。故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也。詒讓案。鄭意盟詛二者。詛小於盟。以左傳考之。固有一事而盟詛兼行者。如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魯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冬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六年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是也。又封人云。大盟則飾其牛牲。注云。大盟。會同之盟。又左傳有大詛。則盟詛二者。亦自有大小矣。至於作盟詛之載辭。以敍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爲辭而盟亦有盟往過。詛亦有詛將來。賈疏說未塙。作盟詛之載辭。以敍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爲辭而

用牲。加書於其上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賈。正也。成也。〔疏〕作盟祖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者。此與司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爲載書。〔疏〕盟爲官聯也。賈疏云。爲要誓之辭。載之於策。人多無信。故爲辭對神要之。使用信。云以實邦國之劑信者。與司約爲官聯也。賈疏云。亦爲此盟祖之載辭。以成正諸侯邦國之劑謂要券。故對神成正之。使不犯。注云。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者也。於其之於舊本誤于。今據明監本正。坎謂掘地爲坎。坎牲加書事。詳司盟疏。賈疏云。若然。則策載此辭謂之載。案司盟掌盟載之法。彼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卽是此載辭也。又注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明此坎用牲加書於其上。據載書而言。以此言之。則書辭於策。謂之載辭。加書於牲上。謂之載書。司盟掌載書。詛祝掌載辭。此注兼言坎用牲加書之事者。事相因。故兼解之。案賈分此載辭與司盟注載書爲二。非也。左傳二十六年傳。載在盟府。杜注云。載。載書也。又襄九年傳。同盟于戲。士莊子爲載書。又荀偃曰改載書。杜注云。載書盟書。是載書卽盟辭。不關加於牲上而後謂之載書也。又哀二十六年傳。載宋大尹將盟六卿事。云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時。六卿未盟。尙無坎牲加書之事。而云爲載書。明載書卽謂盟辭。又襄十年傳云。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信序聽政辟。則凡策書。並通稱載書。不必盟載之書也。鄭司盟注所云。蓋欲見書辭於策卽加牲之書。並非謂載書爲載於牲上之稱。賈氏不達鄭旨。強分爲二殊誤。云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者。賈疏云。周禮體。單言國者。皆據王國。邦國連言者。皆據諸侯。故爲此解。案詳大宰疏。云賈。正也。成也者。小爾雅廣言云。賈。正也。爾雅釋詁云。賈。成也。是賈兼此二義。云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者。虞芮質厥成。詩大雅絲篇文。毛傳云。賈。成也。成。平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四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引之者。證質成互相訓之義。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爲載書者。阮元黃丕烈並謂云。當作說。是也。使祝爲載書。卽哀二十六年左傳文。先鄭以彼祝卽詛祝。故引以證此作載辭之事。賈疏謂後鄭以司農合載辭與載書爲一。引以備一義。非也。載辭卽載書。二鄭義同。賈自妄生分別耳。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疏〕掌羣巫之政令者。

敘官云。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司巫總掌之。故云羣巫。明其人數多也。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舞者。爾雅釋訓云。舞號零也。賈疏云。謂帥女巫巫已下。是以女巫巫職。云旱暵則舞。零。亦據脩零而言也。注云。零。旱祭也者。公羊桓五年傳云。大零者何。旱祭也。何注云。零。旱請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零。故謂之零。說文雨部云。零。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零帝用盛樂。注云。陽氣盛而常旱。零。吁嗟求雨之祭也。自韜至祝。散皆作。曰盛樂。凡他零。用歌而舞而已。春秋傳曰。龍見而零。零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零禮以求雨。因著正零此月失之矣。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零。孔疏云。以四月純陽用事。陽氣盛而恒旱。故制禮此月爲零。縱令零祭時不早。亦爲零祭。案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零。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零。穀梁云無爲零。是譏其冬零。是冬無零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零文。春夏不零。雖旱不爲脩零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零。則龍見而零是也。案鄭孔並據左桓五年傳義。彼文云。秋大零。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零。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服虔云。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零祭以求雨也。杜氏釋例云。龍見而零。謂建巳之月。若龍七宿之體皆見東方。於是大零祭天。遂爲百穀祈膏雨也。始夏而零者。謂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于四時之旱。則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零。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也。欲爲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爲彌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零。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欲以零祭。案此經零不著時。春秋經書大零者二十。皆在秋三月。桓八年大零於五月。即夏正之六月也。公羊止云旱祭。穀梁云零。月正也。左傳則以爲不時而別著龍見爲零之正時。月令則著大零於五月。此經文之異也。左氏龍見。鄭以爲夏四月。而謂周之零有二。以四月爲正零。雖不早亦舉其祭。其夏五月六月七月。在周爲秋三月。過旱則亦零。不早則否。是爲旱零。餘月則有禱無零。其說本春秋考異郵。見穀梁成七年楊疏引鄭釋廢疾蓋西漢古義如是。服杜說及齊書禮志引王肅說。並與鄭同。惟杜以常零外。四時之旱。皆得零。與鄭小異。穎容據月令謂龍見在五月。以五月爲正零。則杜氏已所其誤矣。黃以周云。龍見而零。指尾。倍五年童謠謂之龍尾。左傳啓蟄而郊四語。皆據四孟爲文。而龍尾之見。實在孟夏巳月。昭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春二月。方心出。其四月尾見東方可知也。案黃說是中鄭服杜義。論衡明零篇云。左氏傳曰。龍見而零。龍見二月也。春二月零。秋八月亦零。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觀星秋之零也。案王仲任謂一歲再零。其言絕無根據。龍見在夏。天象昭然。而輒移之二月。漢魏星之祭祀天田不爲零。懷漢書禮儀志自有旱零。與祭祀志鎮星之祭。絕不相闕。仲任并爲一。尤誤。玉燭寶典引鄭論語注。謂莫春成零祭之服。零者。四月龍星見而爲之。故季春成其服。若然。季春零服

始成，則二月不得爲零祭明矣。又案此經不別正零旱零，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四月越有大旱，此經云大旱舞雩，兩文正合，則此文自廣賡四月正零及餘月旱零爲文，若稻人之旱嘆零斂，女巫之旱嘆舞雩，則並專指秋三月之旱零，非建巳月之常零也。其周冬春夏三時旱，有祈禱則無定時，禮亦尤殺，故經注並不具，又祭法云，雩宗祭水旱也，鄭注讀爲雩祭，云雩祭，亦謂水旱壇也，是水祭亦得稱雩，然此經惟主大旱脩雩，故注亦不及水也，云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者，月令大雩帝注云，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月令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孔疏云，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太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百辟則古之上公，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案鄭月令注，謂大雩帝爲祭五天帝，呂氏春秋仲夏紀高注亦云，帝，五帝也，而說文謂止祭赤帝，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依鄭義，天子雩五帝在南郊，公羊桓五年何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通典吉禮引阮誥禮圖云，雩壇在國已地是也，諸侯雩五神，壇亦同，穀梁定元年傳云，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以請焉，案穀梁說請乎古之神人應上公者，蓋即指五神言之，所謂諸侯雩上公也，又左傳桓五年，孔疏引賈逵說大雩云，言大別山川之雩，月令疏引服虔說亦同，然則諸侯亦雩山川，不僅於上公之神矣，賈疏云，案禮記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據天子雩五帝，案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即古上公句龍柱葉之等，是天子祀上帝，諸侯祀上公，若魯與二王之後得祀天者，亦得雩祭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者，賈疏云，案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欲焚巫尪，尪不必舞雩，故檀弓云魯穆公云吾欲暴尪而奚者，又云吾欲暴巫而奚者，縣子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注云，尪者面癭天，觀天哀而雨之，明非舞雩之人，司農兼引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舞師誨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案賈謂尪不必舞雩，非也，依檀弓縣子說，蓋巫即女巫，尪即男巫，故女巫先鄭注，亦唯舉暴巫以證義，此注兼舉巫尪者，明舞雩兼有男女巫也，左傳杜注云，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杜氏前說以巫尪爲一，與檀弓義違，後說本鄭義亦非，詳敘官疏，又案賈引論語童子六人，冠者五，六人，爲舞雩之人，玉燭寶典引鄭論語注說，正如此，即賈所本論衡明雩篇說亦同，公羊桓

五年疏引春秋說，又謂天子雪有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並於經無文，恐不足信，至大雪祭五帝，用盛樂，宜用大舞，舞師所云皇舞，舞旱暵之事者，爲樂師小舞之一，則仍是旱暵矣，賈謂皇舞，卽四月常雩所用，非也，詳舞師疏。

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玄謂「疏」大裁水火爲害，案此大裁，當兼天地大變及大荒大札等言之。五詳小宗伯司服大司樂女巫疏。注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者，爾雅釋詁云：恆，常也。巫官之屬，卽男巫女巫巫神士之屬，會聚常處，謂巫官常所居之官舍，會聚其處，以待禱祈之命也。然常處謂之巫恆，於文不順，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恆久也者，易象下傳文云：巫久也。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案視所施爲者，先巫謂先世始爲巫者，史記封禪書載漢初有荆巫祠巫先，賈疏云：後鄭之意，以恆爲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見國大裁，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案視舊所施爲而法之，注中云：恆，當祭祀則作成語之轉，史記殷本紀：巫咸之興自此始，韓非說林下巫咸雖善視，不能自祓也。案注說與鄭異亦通。

共匪主及道布及菹館。杜子春云：菹讀爲鉏，匪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止所設巾中霽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常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主先匪菹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匪，共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宜剝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墼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疏〕義注杜子春云：菹讀爲鉏者，菹鉏聲類同，但菹本訓藉，而鉏則無藉義，杜反破菹從鉏，入殷于几東席上束縮。〔疏〕義注杜子春云：菹讀爲鉏者，菹鉏聲類同，但菹本訓藉，而鉏則無藉義，杜反破菹從鉏，菹字，訓爲菹也。今本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遂不可通矣。黃以周又改經文作租，注作租讀爲菹。案段黃所校不同，無可實證，今攷鄭師已有菹字，鄭於經文，未必從鉏租二字，竊疑經自作菹，注當云菹讀爲苴，蓋杜卽據士虞禮釋此經，而後鄭從之，今本苴譌爲鉏，遂不可通耳。云匪器名者，說文仁部云：匪，宗廟盛主器也。引周禮曰：祭祀共匪主，許說與杜同，廣雅釋器云：匪，筍也。凡主藏於廟中，以石爲室謂之祔，說文示部云：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卽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亦云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案許云周禮者，蓋通述周之禮典，非引此經文，郊宗石室，謂配郊及宗祀明堂之遠祖在壇墀之上者，其主實於石室，藏之大祖廟也。其實五廟二祧之主，亦藏以石室，當祭時，出主於室，則以匪盛之，以授徒手奉持，恐褻神也。匪卽筐筍之屬，每祭則司巫共之，連祭畢，主復歸於室，卽去匪別藏之，主蓋不常盛於匪也。黃以周云：

據說文祈卽石室之主，石室亦曰石函，非二物。司巫祭祀則共匱主，是匱於祭時設之，平時在石函，無匱。案黃說是也。石函卽石室，故左莊十四年傳，典司宗祈，杜注云，宗廟中藏主石室，而昭十八年，哀十六年注，並以祈爲藏主石函，明室函同物，非石室之內別爲石函，惟通典吉禮引擊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祈，函中箭以盛主，此謂石函之內，復有盛主之箭，箭蓋卽漢舊儀藏主之木函，此自是漢晉制，與此經匱不相涉也。云主謂木主也者，說文山部云，室宗廟室祈經典通作主，木主謂桑木栗木也。公羊文二年作僖公主，傳云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注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虞主用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證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藏主藏於廟室中，常所常奉事也。質家藏於堂，又祭法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案主之形制，穀梁文二年范注及楊疏引徐邈說並與何同，楊疏又云，樂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有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于西壁，楹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曲禮孔疏引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繫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依也，蓋記之以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案衛及白虎通說又與何許諸家不同，未知孰是，又案鄭祭法注，謂大夫無主，通典古禮及左傳哀十六年孔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大夫士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叢，許慎據左傳衛孔悝反祈于西園，大夫以石爲主，非卽以石爲主，許義不足據，然謂大夫士廟有主，則於義得通，文祈字注引別說亦云，大夫以石爲主，今攷祈爲主室，非卽以石爲主，許義不足據，然謂大夫士廟有主，則於義得通，通典又引徐邈及魏清河王懌議並謂大夫士常有主，亦從許說也，云道布新布三尺也者，此於經無文，肅氏三禮圖引舊圖說功布，以大功布長三尺，杜或卽指功布言之，此未詳所用，後鄭亦不從，云鉏藉也者，鉏，段玉裁改爲菹，今案疑當爲菹，杜亦訓菹爲菹，與後鄭同，云館神所館止也者，廣雅釋宮云，館，舍也，杜意菹藉所以依神，猶人之有館舍，是謂之館也，士虞禮後鄭注云，菹，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菹以定之耳，或曰菹，主道也，則特牲少牢，常有主象而無何乎，是菹有定神位及主象二說，雖不知杜意所從，然皆與館止之義相通，云書或爲菹館者，此與正文不異，必有誤，或正文當爲鉏爲租，亦未能定也，云或爲租飽者，租，余仁仲本作菹，閩注疏本同，未知孰是，下同菹租，聲類同館飽形之誤，云或曰布者以爲席也者，此禮案別說司几筵職無布席，又與中霽禮屬几之文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租飽茅裹肉也者，此就別本釋之，段玉裁云，讀飽爲菹菹之菹也，惠士奇云，菹飽者，謂以茅

包附祭而藏之也。宋世華云。館匏篆形相近。菹館爲租匏。卽宜菹字。曲禮云。菹宜。裹魚肉者也。或以菹。或以茅。卽租匏茅裹肉之義。案段惠宋說是也。匏菹聲類同。菹宜之菹。經典或借匏爲之。或說蓋亦以菹爲宜。鄉師茅菹。後鄭注謂其祭後藏去。卽守祧之藏其陪是也。次文云租匏劉上音綴又音弭。案劉音租爲綴者。疑以租爲菹。卽隱據五經異義士結茅爲菹之義。其音匏爲菹則與段惠諸說正同。惟讀租如卷。讀匏如弭。未詳其義。攷卷與租音近。弭與匏音近。或劉所見別本有作此二字者與。云玄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者。生人有巾以自絜清。故祭時亦爲神共之。引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凡也者。中霤禮逸禮篇名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其一也。月令注釋祭五祀之禮。孔疏並以爲出中霤禮功布者。既夕禮云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又云商祝拂柩用功布。鄭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又喪大記云。士御柩用功布。孔疏云。功布。大功布也。今案功布。蓋七升至十二升之布。依逸禮祭五祀時。以功布爲神巾屬於爲神所設之几。故此引以證祭祀有共道布之事也。云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者。甸師注亦云。宜以藉祭。段玉裁云。鄭君從杜作藉。杜旣以藉釋宜矣。鄭復云菹之言藉何也。凡訓詁家云之言者。必義本異而爲通之。子春叔重菹皆訓藉。鄭君意菹自有本義。引仲之爲藉義故云之。言下文以士虞禮之宜。證此經之菹。正與鄉師注同。士虞之宜卽菹。士虞之篋卽館也。又士虞禮賈疏云。特性少牢吉祭無宜。案司巫祭祀則供匏主及菹館常祀亦有宜者。以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故吉祭亦有宜。凶祭有宜可知。案依賈說則天子諸侯吉祭亦有宜。士虞禮祝酌奠。後佐食祭黍稷。膚祝祭酒皆於宜。王祭禮九獻。祝酌奠。郊特性注。謂在饋孰時。則四獻之後。延主入室時。或當有祭宜之法與。云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篋也者。據士虞禮宜實于篋。是篋卽以盛宜。說文匚部云。匡。飯器。篋也。重文篋匡或从竹。謂之館者。蓋亦取館止之義。鄉師共茅以爲菹。此宜則共館以承之。云主先匏菹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匏。共菹以篋。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者。謂匏以盛主。館以盛菹。其事正同。而立文有異。故特釋之。賈疏云。謂主先匏器在上者。欲見以匏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匏器卽退菹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菹館器退。明亦初以館盛菹來互言之。是以鄭云明共主以匏。共菹以篋。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二事雙解之。引士虞禮曰。宜荆茅長五寸。實于篋。饌于四牀上者。篋。士虞禮作篋。篋形制略同。彼經又云祀迎尸一人衰經奉匏哭從尸。彼釋文亦云匏本亦作篋。與此相類。疑漢時別本。有如是作者。鄭沿之也。賈疏云。荆。切也。切之長五寸。又陳之四牀者。堂西南隅謂之牀。饌陳於此。未用前又曰祝盥取宜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者。彼經祝盥下有升字。賈疏述注亦有疑今本誤脫。鄭彼注云。縮。從也。賈疏云。士虞禮設席於奧。凡祭事守瘞。禮神東而右几故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據神東而爲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者。見宜是藉祭之物。

五七

新室，謂自茅，公如其說，築室置茅焉。柏常壽夜用事，明日使人視之。鴟當陰布翌，伏地而死矣。注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者，謂即大祝九祭之二曰衍祭也。彼注引杜說無衍祭之義，或當同先鄭祭廟之訓矣。云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者，若大祝六號之神鬼示三號，然彼號皆大祝所掌，不宜男巫授之，故鄭亦不從。云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者，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旁四方，故知旁招，招四方所望祭之神，經凡云旁者多謂四方。司儀云，宮旁一門匠人營國云，旁三門是也。月令命有司大難旁磔，注亦云旁磔於四方之門，此所望祭者，蓋廣咳四方衆神，與四望專屬大山川者異。公羊宣十二年傳，楚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何注云，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說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賜乎末，所以通情誠副至意。此望祭等雖非宗廟大祭，其用茅亦迎道神之意，蓋亦用茅旌也。賈疏云，此男巫於他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云玄謂衍讀爲延聲之誤也者，大祝注義同，段玉裁云，衍延聲類同，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者，賈疏云，類造禴禘望望而視之，注大祝已云類造禴禘皆有牲，攻祝川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也。詒讓案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故，知望祀有牲粢盛也，但彼注釋望祀云，五嶽四鎮四瀆也，則即大宗伯之四望，而此望祀，通含類造禴禘之神，則似不專據四望，與牧人義微異也，云延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謂但用幣致其神者，但用幣則無牲及粢盛也，致其神即是進而禮之，故云望延，然則望衍與望祀神同，唯禮有詳略耳。賈疏云，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貴之，此即攻說川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禘之神號者，鄭以經二者通云旁招以茅，女祝以招與禴並舉，明其禮相類，今詛祝亦以類造攻說禴禘並舉，彼又云祝號與此授號文相應，故取彼爲釋，知非男巫自授號者，以祝號是祝官所職故也。大祝掌六號，此不云大祝授者，以大祝官尊，且彼六號通大祭祀，此祀衍事小，與彼不相當也，但類造攻說禴禘，不皆天神，則亦有示號鬼號，鄭唯云神號者，約舉重者言之耳。云男巫爲之招者，冬堂贈無方無筭也。故書贈爲贈，杜子春云，贈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疏」注云，故書贈爲贈，杜子春云，贈當爲贈者，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疏」杜意增於義無取，而占夢有贈惡夢之文，故定爲字之誤。段玉裁云，贈贈古音，同在蒸登部，云堂贈謂逐疫也者，占夢云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杜彼注釋爲歲竟逐疫置四方，故釋此冬堂贈亦與彼同，云無方，四方爲可也者，謂四方皆贈，無有定方也。云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者，說文竹部云，筭長六寸計麻數者，算，數也，此筭即算之借字，逐疫欲令遠去，故遠益善也，說苑脩文篇云，古者有苗者謂之禍，其有重戶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焚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焚火逐官宮里，事畢出乎里門，

出乎邑門至野外。明遂。道里無數。必至野外乃止也。云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者。此與下文春招福文相對。占夢注云。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彼主占夢。故但贈惡夢。此男巫所掌者廣。故兼送諸不祥。明不止逐疫也。云其行必由堂始者。此釋堂贈之義。送不祥及惡夢皆自內途之使出。其行必由堂始。方相氏時難。既則索於室。此官以禮送不祥。則贈於堂。亦互相備。堂即路寢之堂也。云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者。謂使巫問神欲往。送之。春招弭以除疾病。招。招福也。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玄謂弭讀爲救。〔疏〕使去。故無定方。道里亦無常數也。春招弭以除疾病。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祀術之禮。〔疏〕春招弭以除疾病者。弭疑當作彌。詳後惠士奇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旬讀禱代受胥裁。小祝將事候禱未遠舉疾。男巫祀術旁招弭寧疾病。女巫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淮南子說山訓曰。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精藉。所救鈞也。豈非以巫祝能治病歟。注云。招招福也者。女祝招梗。先鄭注謂招善。與此義同。謂招福使之來也。云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者。彌疑並當作弭。段玉裁云。彌兵見小祝。而左氏傳作弭兵。蓋古文假借也。云玄謂弭讀爲救字之誤也者。此聲之誤也。小祝注亦云彌讀曰救。說文支部云。救讀若弭。俞樾云。經文弭字當作彌。注文彌字當作弭。蓋經文作彌。而杜子春讀爲弭兵之弭。左傳弭兵字作弭。不作彌也。因經文誤作弭。遂改注文作彌兵。而義不可通矣。後鄭不從杜讀。而改讀爲救。小祝職云。彌裁兵。注曰彌讀曰救。救。安也。正與此同。彼經作彌。知此經亦作彌也。儀禮士喪禮注曰。巫掌招彌以除疾病。卽用此經之文。案俞說是也。以大祝小祝經注校之。疑經用古字作彌。注當用今字作弭。今本此經正文及注互譌。但士喪禮注宋本實作弭。與釋文賈疏本不同。彼注引此經亦多改從今字。未知彼注元文果作彌否也。互詳小祝疏。云救安也。安凶禍也者。救安小祝注同。以救與招相對爲文。謂安救之使不作。說云安凶禍也。云招救皆有祀術之禮者。賈疏云。此招救爲招福安禍與侯禱意同。侯禱在小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術之禮可知。案賈說非也。鄭意蓋以經云招與上望祀望術旁招王弼則與祝前。巫祝前王也。故書前爲先。〔疏〕也。王弼則與巫前者。此與喪祝官聯以茅事同。故知其禮亦相兼也。王弼則與祝前。鄭司農云。爲先非是也。〔疏〕也。注云。巫祝前王也者。祝卽喪祝也。禮運云。王前巫而後史。亦謂此也。凡王弼。巫與祝並前者。唯在未饗時。若在饗後。則至所弔者之門。巫止不與祝俱前。詳喪祝疏。云故書前爲先鄭司農云。爲先非是也者。先前義同。先鄭不從先者。以喪祝女巫並作祝前。此文不宜異也。徐養原云。喪祝王弼則與巫前。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引春秋傳。公使巫以桃茢先祝殯。然則先卽前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澶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疏〕此舉漢制爲況也。賈疏云。一月有三巳。據上句

之巳而爲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祓除是也。詒讓案說文示部云。祓。除。惡祭也。爾雅釋言云。祓。福也。詩大雅生民孔疏引孫炎云。祓除之福。左傳六年傳說微子歸周。云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杜注云。祓除凶之禮。又昭十八年傳。云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是祓除爲一事。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澶浴。禳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尙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凍生疾之時。故於水上澶浴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劉注云。謂之禳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禳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禳賦曰。巫咸之徒。乘火祈福。則巫祝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塗。洧水之上。招魂續魄。乘蘭草祓除不詳。漢書八月祓澶水。亦斯義也。後漢書袁紹傳李注云。曆法三月建辰巳爲退除。可以掃除災也。曾釗云。古祓除。不特三月上巳也。宋書禮志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濯濯以祓妖邪。漢書又載八月祓澶上。則祓除歲數舉之。故經不曰季春。而曰歲時。謂歲之良時云爾。賈疏單指三月。失鄭義矣。案曾說是也。鄭以漢上巳水上之祓禳。與韓詩說合。其禮最古。故舉證此祓除。謂其禮略相類耳。實則經歲時常祓下澶浴爲文。周漢祓除。亦皆不必在三月。不定用上巳也。又左定元年傳云。君以軍行祓社。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湯得伊尹。祓之於廟。則祓除或在廟社。不皆如水上。賈疏殊誤。又此經祓除。與旱暵舞雩事不相涉。月令章句以祓除與舞雩爲一事亦非。云澶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蓋讀聲爲薰也。澶聲義同。詳聖人疏。說文艸部云。薰。香艸也。聖人凡王之齊事共其桓。注云。給梓浴。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五月蓄蘭。爲沐浴也。楚辭九歌雲中君云。浴蘭湯兮沐芳。王注云。蘭。香艸也。聖人賈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蘭。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則薰卽聖人蘭之屬。國語齊語云。管仲至。三澶三浴之。章注云。以香塗身曰澶。亦或爲薰。案齊語澶浴對文。章注調爲以香塗身則澶。與浴小異。呂氏春秋贊能篇云。管仲至齊竟。桓公祓以燿火。數以儀假。與本味篇說湯祓伊尹事略同。高注云。殺牲以血塗之爲澶。高亦訓澶爲塗。與章義同。然塗浴事本相因。此經澶浴亦專取香薰以示絜。平時沐浴。非女巫所掌。此注與高章義可互。旱暵則舞雩。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疏〕旱暵則舞雩通也。旱暵則舞雩。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疏〕者。賈疏云。

此謂五月已後脩雩，故有旱暵之事。論讓案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旱暵之事，謂雩也。此舞雩，與彼舞旱暵之事同。然此舞，專指女巫舞。彼皇舞，自有舞徒爲之，非女巫所舞也。注云：使女巫舞旱暵祭崇陰也者，春秋繁露精華篇云：大旱者，陽滅陰也，故崇陰以厭之。用女巫舞雩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又引檀弓者，穆公，魯公也。禮記經傳作穆，焉作然。無作毋。注云：然之言焉也。穆或作穆，巫主接神，亦觀天象而雨之。彼注亦引此經爲說。先鄭引之者，以彼所巫爲愚婦人，是求雨用女巫之事也。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疏〕若王后弔，則與祝前者，此與女祝爲官，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彼侯國夫人弔禮王后亦當與彼同。據檀弓注及孔疏義王弔諸臣，唯未襲時往，乃巫祝並前。則后弔亦唯於諸侯夫人及公卿之妻，或未襲時往，乃有是事。弔世婦以下，並女巫止門外，祝前而已。詳喪祝疏。注云：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者，賈疏云：案前男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有歌者，巫與喪祝前王，執桃茢，此女巫與女祝前，亦巫執桃，祝執茢，故云如王禮。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有歌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者，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者，請謂請於天地山川社稷也。廣雅釋詁云：請，求也。穀梁定元年傳云：雲神靈也。〔疏〕者，爲早求者也。求者，請也。案此云凡邦之大裁，與司巫云國有大裁同，所咳甚廣，故國語晉語云：川涸山崩國三日哭。章注云：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又漢書王莽傳莽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狀之。顏注引此經釋之，又引左傳宣十二年，楚圍鄭，國人臨事則哭，不專屬旱雩，蓋非常之變，若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大司樂云：大傀異裁者，女巫並歌哭以請之。賈疏謂惟指旱暵言似誤。注云：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者，歌者長言以申其志，哭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所以哀告也。賈疏云：案林碩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裁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歌則不哭，哭則不歌，道將何爲。玄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集二十四旱志曰：玄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非大裁歌哭之證也。多裁，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非孔子歌則不哭，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識此禮。若然，此云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案賈所引，即鄭答臨孝存周禮難佚文。林臨字通，舊本外互難通。今並審文義校正。依鄭引董子及春秋緯則舞雩有歌哭故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云：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釋文引孫炎云：雩之祭有舞。有號，蓋舞與歌事相兼，而號則哭也。

周禮正義 十四卷五十

但旱暵亦大裁・歌哭而請之・一
端耳・非謂大裁專據旱暵也・

周禮正義

卷五十一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典則亦法也逆迎也六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

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日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疏〕掌建邦之六典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疏〕逆邦國之治者此以官執典法之總與小宰司會內史爲官聯也月令孟春云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注云典六典法八法也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說同與此經掌典法義合注云典則亦法也者大宰注義同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下並同云逆迎也者小祝注同云六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者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又云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三者所治各異鄭總云治百官者文不具也云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者賈疏云鄭言此者欲見大史重掌此三者非是相副武大宰既掌此大史迎受其治職文書云大史日官也者此官掌正歲年以治歷歲年皆積日所成故謂之日官大戴禮記保傳篇云不知日月之時節大史之任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左傳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服氏注云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歷數也治讓案底舊本並誤底今從宋蔡州本正釋文同杜注云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日官平歷以班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案底日即馮相氏之致日馮相爲大史之屬故大史亦爲日官杜說未塢云居猶處也者說文尸部云居踣也又云尻處也案居即尻之借字云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者釋左傳日官居卿之義賈疏云案鄭注與服不同服君之意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是卿掌歷數明周掌歷數亦是日官鄭意以五帝殊時三王異世文質不等故設官不同五帝之時使卿掌歷數至周使下大夫爲之故云建六典處六卿之職

以解之。詒讓案諦釋鄭意。蓋謂大史爵秩。不過下大夫。而掌六典八法八則等大典令之籍。與大宰卿職掌略同。左傳居卿之言。卽謂其爵卑職尊。非以卿居史職。其說自較服爲優。但以左氏文義審之。似究以杜注位從卿之說爲允。蓋日官司天朝。位特尊異之。在六卿之次。若賈子新書保傳篇謂史佚爲少師。大戴禮記保傳篇亦謂史佚爲承。而文王世子孔疏引尙書大傳說。四鄰其爵視卿。或卽史官居卿之義證與。凡辯濫者攷焉。不信

者刑之。法爭訟來正之者。〔疏〕凡辯論者攷焉者。說文辨部云。辨。舉人相與訟也。辯。治也。經典辯訟字通作案上。文大史既受邦國官府都鄙治職文書其三者之內。有爭訟來正之者。大史觀其辨法得理考之。云不信者刑之者。此官之官刑也。凡所辯與本法不合者。輕者以史官之官刑誅罰之。其重者則歸於司寇。附五刑而論之。管子立政篇云。此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大史。大史既布憲入籍于天府。考憲而有不合于天府之籍者。修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彼憲即國法。專制虧令者死。或即攷法不信者之刑與。李鍾倫云。辯法。若子產爭賦。賈宋仲幾辯役事之類。罪故士伯數仲幾以故府之法而執之。所謂不信者刑之。蓋亦如此。注云。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明此總承上文。雖云辯法。實兼有典則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言調悅則民不辨法。盧注云。謂不爭也。亦引此文爲釋。二經義同。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貳。義同。藏法與約劑之書以爲六官之副。其有後事。〔疏〕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者。此與司會內史司約爲官聯也。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六官又登焉。泄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此即邦國之大約劑也。周書魯參篇說正刑書及受中云。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亦此官與司盟聯事藏典之事。又案上文典法則。邦國官府都鄙三者並舉。此約劑。不云官府者。以下別云六官之所登。即官府之約劑。故此不及也。賈疏謂此舉邦國都鄙及萬民在外者而言。其實官府約劑亦藏之誤。云以貳六官者。此承上文言邦國都鄙萬民之大約劑凡入於六官者。此官則藏其副貳。與六官互相檢校也。賈疏云。六官各有一通。此大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貳六官。云六官之所登者。此謂百官府之約劑。六官所屬者其正本皆藏於六官正長之府。而六官亦各副寫一通登之大史也。上邦國都鄙萬民之約劑。由邦國都鄙萬民。各副寫二通登之六官。又自登之大史。不由六官轉登大史。明此六官所登自爲其屬諸官府之約劑矣。賈推鄭義。以此即邦國都鄙萬民之約劑。謂在後六官更有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藏之誤。注云。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者。司約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又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彼注云。劑。謂券書也。案

刑與小宰之質刑義同。詳彼疏。左昭元年傳。鄭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是大史掌盟載之事。賈疏云。按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故知約劑中有要盟之載辭言及券書者。此經萬民約劑。無盟要載辭。惟有券書。故別言券書。云貳猶副也者。小宰先鄭注義同。云藏法與約劑之書以爲六官之副者。法卽上文辯法之法。兼典法則者。賈疏謂指司盟云掌盟載之法。非是鄭意。經云以貳六官。所咳甚廣。又下文云。約劑亂則辟灋。明法與約劑相將。此官皆藏其副貳。故兼法及約劑言之。云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者。鄭意謂經重言六官所登。卽承上爲文。謂初制法及爲約劑時。此官既藏其副貳。其後六官之法或有增損。及約劑或有更改。則所掌之官。又寫副本登之大史也。然經云六官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謂抵冒盟誓者。辟灋實非卽上邦國都鄙萬民之約劑。二文不相冢。鄭說失之。

〔疏〕也。若約劑亂則辟灋者。此與司約爲官聯也。賈疏云。盟誓要辭藏在府庫。在後抵冒其事。不依要辭。謂之約劑亂也。則辟法者。辟、開也。法則、約劑也。則爲之開府庫。考按其然否。云不信者刑之者。司約注云。不信。不如約也。蓋亦歸於司寇刑之。刑卽司約墨殺之刑是也。注云。謂抵冒盟誓者。漢書禮樂志云。習俗薄惡。民人抵冒。顏注云。抵、忤也。忤、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此注抵冒盟誓。亦謂倍犯盟誓。釋經云。約劑亂也。云辟法者。考案讀其然不者。司約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彼注云。辟藏開府視約書。此辟法卽彼辟藏。亦謂開府視其典法之書。考案讀之。以辨其然與不也。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定生民之本。〔疏〕正歲年以序事者。序經例用古字當作敘。馮相氏內史二職敘事字並作敘可證。此作序者。後人誤以注於是乎在。〔疏〕改經。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小宰疏。此掌治歷授時之事。李涪風五經算術注說周歷上元丁巳。至魯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元。法四千五百六十。章歲十九。章月二百三十五。歲中十二閏。餘七周天。分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法九百四十。開元占經歷術篇載周歷同。序事。若夏小正月令四時所施行之事。使皆得其序。賈疏云。謂造歷正歲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歷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云頒之于官府及都鄙者。亦包鄉遂公邑。賈疏云。官府據在朝都鄙據三等采地。先近及遠。故先言官府。次言都鄙。下乃言邦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玉海天文引三禮義宗云。歲者。依中氣一周以爲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爲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數之異。月令孔疏云。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十二月之朔一周。

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戴震云。中數云者日纒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案孔戴說是也。中數者。謂自前年冬至。數至今年冬至。日行天一周。是爲一歲二十四氣之數。逸周書周月篇云。凡四時成歲。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中數之義。月令四立之日。皆先三日。大史謁之天子。告以其日迎氣。卽正節氣之事。注舉中氣可收節氣也。朔數者。謂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月會日於十二次一周。是爲一年十二月之數。說文月部云。朔月一日始蘇也。漢書律曆志云。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周月篇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超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於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此朔數之義。氣朔盈虧積算。餘難定。故此官推策以正之也。賈疏謂節氣一名朔氣。以閏月內得後年朔氣曰朔數。以後年正月得中氣曰中數。不知節氣一周。與中氣一周。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不能分爲二事也。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大謂中數。小謂朔數。以中朔兩數相校。則中數多於朔數。一歲有十一日弱。是爲閏餘。所謂大小不齊也。賈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氣得十五日。二十四氣分得三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更分爲三十二。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者。又分爲八分。通前爲百六十八分。二十四氣分之。氣得七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七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爲一日。餘三分推入後氣。卽有十六日。氣者十五日七分者。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自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故云正之以閏。云若今時作曆日矣者。謂作曆日書頒行之也。漢曆日書例詳馮相氏疏。云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者。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云。辨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公羊隱元年徐疏引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川成歲。厯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此注云次序。卽謂定啓閉分至之先後。以授民使作事也。引春秋傳者左文六年傳云。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道。鄭此引作本。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述春秋左氏說亦同。蓋所據本異。杜注云。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順時命事。事不失時。則年豐。

引之者。禮以閏正歲年及頒告朔于邦國。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次序。授民時之事也。頒告朔于邦國。天子頒朔于諸侯。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疏〕注云。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者。此注用今字作班也。于注例當作於。下同。各本並誤。祖廟謂也。〔疏〕大祖廟。公羊文六年何注謂諸侯受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賈疏亦引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證大廟即祖廟。惟穀梁文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禘廟禮也。范注云。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禘廟。彼以祖廟爲禘廟者。蓋所聞之異。玉藻孔疏亦所其與禮乖。是也。至頒朔之月。禮無明文。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注云。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卿遂之官。受此法焉。是鄭意受朔必在前年。歲終則周正建子。頒朔當在亥月。此雖以意推約要在前年。總班次年之朔。理無可疑。范謂每月頒朔。亦見於大廟。許所云諸侯遺大臣受政事。於經無所見。其謂藏於大廟。說亦與鄭同。御覽又引禮緯舍文嘉注云。天子孟春上辛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也。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行之。舊唐書禮儀志王方慶議說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云。古者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此並謂諸侯親朝天子受政。則諸侯無每歲春朝之法。殆未足信矣。云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謂至每月朔日之朝。自虎通義三正篇引尚書大傳云。周以夜半爲朔。則未明而行事也。鄭意經云頒告朔者。頒謂天子頒于諸侯。告謂諸侯自行告朔之禮。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何氏集解引鄭注云。禮人君每月告朔于廟有祭。謂之朝享也。綜校鄭二禮及論語注義。則諸侯每月朔。以特牲告廟。此經及論語謂之告朔。春秋謂之告月。賈疏謂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是也。既告朔。遂受天子所頒朔政而行之。春秋謂之視朔。玉藻謂之聽朔。賈疏謂視者。人君入廟視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是也。既聽朔。復徧祭諸廟。春秋謂之朝廟。穀梁莊十八年傳。謂之朝朔。其在歲首。則左襄二十九年傳。謂之朝正。孔疏引釋例以爲一歲之正。是也。其天子則告朔聽朔於明堂。朝正於廟。與諸侯三事並行於廟異。而其先告朔。次聽朔。次朝廟。行事之節次則同。公羊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何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漂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又十六年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何注云。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是公羊說亦謂先告朔。次受朔。而後朝廟。左傳文六

年杜注說同。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說：「朝廟告朔之禮云：『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此謂朝廟在告朔之前。』春秋無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黑統平明朝正，白統鳴晨朝正，赤統夜半朝正，亦似謂合朔即首行朝正之禮。』」並與鄭不同。此注依鄭義，當先告朔而後朝廟，而云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到文見義耳。非謂先朝廟後告朔受政也。然依鄭說，則此告朔，卽論語之告朔，乃諸侯自於其國告廟之禮。大史布朔常言頒，不當并言告，於文例難通。不若先鄭說之尤詳，後又朝廟之禮，蓋薦而不祭，與六享迥殊。後鄭謂朝廟有祭，以釋司尊彘之朝享。玉藻疏：「亦謂朝廟朝享爲一，並非。」詳司尊彘疏。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者。」宮伯注同。漢書五行志云：「周衰，天子不頒朔。」又律歷志載三統曆云：「周道既衰，天子不能班朔，班朔，卽此班告朔也。」二鄭義與劉班同。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賈疏云：「言朔者，以十二月廡及政令著月令之書，但以受行號之爲朔。」詒讓案：先鄭謂班告朔，卽布告每年十二月之朔於諸侯，告之云者，以上告下爲文，與頒爲一事。其說較後鄭爲塙。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用兵篇云：「夏桀商紂，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云：「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范注云：「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於諸侯。」又文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于諸侯。」史記廉書云：「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以上所云告朔卽班朔，並指天子以朔告於諸侯，故先鄭據以爲說。今通校諸經，蓋皆朔本有二，一爲天子告於諸侯，此經及大戴禮穀梁傳所云是也；一爲天子告朔于明堂，諸侯告朔于廟。論語及公羊傳所云是也。二禮週別，不可混而爲一。此經上文，云正歲年，以序事頒之子官府及都鄙，彼專據議內所頒者，正歲年之法，地近而事詳，此頒告朔于邦國則通於九服，所頒者，朔政而已。地遠而事略，其事亦不同。諸侯自告朔，非天子大史所掌，此經之義，不可通于論語也。云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者，卽桓十七年左傳文，詳前疏。賈疏云：「春秋之義，天子班廡於諸侯，日食書日，不班廡於諸侯，則不書日，其不書日者，由天子日官失之不班廡，引之證經。」天子有班告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棗章玄。」（疏）閏月詔王居朔之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堂左右之位，唯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

說文王部云：「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引此經王居門下有中字，疑許所增。淮南子天文訓云：「日月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一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案淮南書用顓頊曆，十九歲七閏，卽一章之閏數也。五經算術李注，引周曆章閏數同。注云：「門，謂路寢門也者。」賈疏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于時之門，故大史詔。」

皆王居路寢門。若在明堂告事之時，立行祭禮，無居坐之處。若在路寢堂與門，聽事之時，各居一月。故云居門終月，詒讓案鄭意。天子平時所居，悉在大寢，故知閏月居門，亦謂大寢門。玉藻云：「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注云：「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引皇氏云：「明堂有四門，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御覽時序部引三禮義宗說：「天子春居東北之寢，夏居東南之寢，秋居西南之寢，冬居西北之寢。春三月之中居正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月則居中寢，餘三時亦如之，以從時氣。此與淮南子時則訓說略同，蓋並賈疏所本。」江永云：「鄭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非也。明堂有四堂五室，廟寢何得有之？」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合其左扉，以應天時。卒事，反路寢，亦居門，路門有門側之堂，謂之塾也。案江說是也。依鄭賈說，則王每月聽朔於南郊之明堂，而反居路寢，路寢與明堂同制，皆有五室，十二個四門，以應五行十二月，各隨其月而居焉。閏月則各居其當方之門，今攷玉藻闔扉而立承，聽朔南門之外爲文，聽朔在明堂，則閏月立門，亦據明堂而言可知。鄭彼注兼舉路寢門，非也。至王路寢一小寢，五宮人謂之六寢，路寢實止一寢，不得爲明堂五室之制。且路寢之門卽路門，爲五門之一，若如皇說，是有四路門矣。其可通乎？況路寢燕朝聽政之常居，義取向明，當正位南面，儀亦隨月而遷，則冬居玄堂，王乃北面，其不可又明矣。以經攷之，蓋聽朔明堂，則十二月，每月一遷。燕寢退息，則五時，每時一遷。其聽政及齋居則路寢止一寢，五時十二月無遷居之法，惟閏月居門則同，至居門終月，實謂就此月中，遇有聽事及齋則居之，非謂晨夕遊息於是也。玉藻孔疏云：「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案孔釋終月義未愜，而謂常居仍在燕寢則不誤。蓋明堂有四門，則閏月各居當方之門，路寢止南方有門，其旁出雖或有闔，然非王居之所，蓋不問闔在何月，皆居正門，並不逐時易方。事畢則皆退息於燕寢，唯齋居乃在門塾耳。玉藻說聽朔，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者，自謂明堂門，凡門有兩扉，閏月闔其左扉，王則立其中以聽朔。鄭曲禮注云：「中門謂根闔之閒是也。」若路寢則當居門內塾之堂，門堂內外左右各一，故可燕息。若根闔之閒則可以暫立，不可以常居。明闔門之立，唯明堂聽朔則然，不闔路寢也。路寢與明堂不同制，互詳宮人匠人疏。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左右之位者，月令云：『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大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大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大廟，季冬居玄堂右个。』此引以證王十二月各有所居也。鄭彼注釋大室爲大寢，中央室四，大廟爲當大室之堂，八个爲四堂之兩偏，案四堂各有左右个，卽所謂十二堂。月令所言，卽王居明堂之制。故當大室之堂謂之大廟，以明

堂有宗祀之禮。故謂之廟。若路寢而有廟稱。則神人爲無別矣。後鄭彼注。以大寢爲釋。說殊未析。先鄭無說。不知與後鄭同否。云唯閏月無所居。居于門者。于亦當作於。謂十二月分居十二堂適徧閏月在十二月之外。故無所居。而居於門。以別於異也。云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者。說文王部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與先鄭義同。案春秋文六年公羊穀梁傳。並謂閏月不告朔。左傳則謂閏月有告朔。說文及王藻孔疏引五經異義並從左氏說。後鄭駁異。義與許同。但依後鄭說閏月告朔在明堂。聽朔在明堂之門。反居在路寢之門。居門無與告朔事。許謂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是并居門與告朔爲一。又以門爲廟門。其說復與鄭異。今攷宗廟亦與明堂異。無五室十二堂四門。不可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大卜之屬。與〔疏〕大祭祀與每月異居。許說亦非也。宗廟與明堂不同制。詳匠人疏。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大卜之屬。與〔疏〕大祭祀與者。此與下文戒之日同。日卜得吉乃戒也。大祭祀有卜日。詳大宰大宗伯疏。注云。執事大卜之屬者。賈疏云。大卜掌卜事。故知執事是大卜。言之屬者。兼有卜師及卜人。詒讓案大宰注說。卜日執事有宗伯。此不言者。以大史是宗伯之屬。故不及也。云與之者當視墨者。賈疏云。按占人云君占體。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彼言史者。卽此大史。故知當視墨。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故書協作〔疏〕戒及宿之日者。戒日卽祭前十日。大宰云。前期十日。帥執事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疏〕而卜日遂戒。是也。宿日在祭前三日。大宰注云。宿。中戒也。賈疏云。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云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者。羣執事者。廣咳諸有事於祭之官。別於上執事。爲專指卜官也。賈疏云。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注云。協合也者。鄉士小行人注並同。書堯典。協和萬邦。史記五帝本紀。協作合。是協合義同。云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者。習謂難習。錄謂校錄。羣執事所共爲之事。並習錄之。使合一。無有差舛也。云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者。汁舊本作協。宋蔡州本余仁仲本巾箱本並作汁。與釋文合。今從之。或爲協或爲汁者。故書或本非一本也。段玉裁云。杜以協釋叶。而又云書亦或爲協。則鄭君作協之本也。說文叶叶皆卽協字。杜又云或爲汁者。古文假借字也。徐養原云。說文芻部文一重五。協。同心之和。从芻从心。鯁。同思之和。从芻从思。協衆之和同也。从芻从十。古文協从日。十作叶。或从日作叶。並芻之重文。唯汁在水部。液也。在此經爲假借。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謂校呼之教其〔疏〕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常者。此禮一定常行不改。故云常也。案位

在車自大史大師外，亦宜有御及車右。蓋駟乘也。注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者。此釋上大師爲大出師，與下大師爲樂官異。大師注云：大師大起車師也。處吉凶，謂審度而定其吉凶。史記龜策傳云：處吉凶，辨然否。又云：衛平援式定日處鄉。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察其情，處其形。淮南子兵略訓云：相地形處舍並審度相察之義。賈疏云：天時謂天文見時候者，抱式者，據當時占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有法式，故謂載天文者爲式。候天時知吉凶以告王，故云處吉凶。惠士奇云：式，卽栻也。漢書王莽傳：天文郎，按栻抱猶按也。顏師古曰：栻，所式，卽栻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曰栻式。猶運式也。大玄常初一戴神墨履而稽之有則也。案惠說甚覈，式卽占天時之圖籍。若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言是也。師行常順天時，故大史占之，以處吉凶。孟子公孫丑篇云：天時不如地利。趙注云：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淮南子兵略訓云：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賁之數，背鄉左右之使，此戰之助也。韓非子飾邪篇云：初時者，機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此蓋周時兵家占驗天時之略。云史官主知天道者，天道卽天文吉凶之道。後漢書桓譚傳李注引鄭論語注云：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云故國語曰：吾非古史焉知天道者，周語柯陵之會，單襄公對魯成公語，引證史官能知天道。韋注云：警樂大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史掌抱天時與大師同車，皆知天道也。亦並據此經爲釋。引春秋傳者，左哀六年傳文：孔疏引服虔云：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大史。一曰是時往問周大史，云大史主天道者，覆釋左傳問周大史之義。云玄謂警卽大師，大師警官之長者，申周語以大師爲警之義。敘官注云：凡樂之歌，必使警瞽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是大師卽衆警官之長也。大遷國抱灋以前，法，司空營國之法也。抱之以「疏」注云：法，司空營國之法也。司空之官法也。今司空職亡，惟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屬，是其遺法。大史蓋亦藏其貳，惟故大遷得抱之也。此大遷所抱，卽營國之法。猶後大喪所執，卽治葬之法。知非上文六典八法八則之法者，彼皆簡冊縣重，非大史所能抱也。云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者，王未至，則大史先至，按法以定宮廟之位處也。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防引六緋。勸「疏」大喪執灋以涖勸防者，大喪，謂王喪也。法，喪紀葬塗之法。涖勸防者，與喪執灋以涖勸防，防引六緋。勸「疏」大喪執灋以涖勸防者，大喪，謂王喪也。法，喪紀葬塗之法。涖勸防者，與

文通稱綿字同，詳途人疏，喪視先鄭注云，勸防，引極也，與此注同。後鄭彼注云，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偏傾戲，較先鄭說尤析，此不云者，以義已具於彼，可互推也。勸防本喪視所掌，大史抱喪葬之法，以泄其事，備有遺失也。遺之日讀誄，又帥贊厥之而作誄，贊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誄成於天道，大師〔疏〕遺之日讀誄者，與大師大讀，誄誄也，誄，即大祝六辭之誄，彼官作與大史誄之，因以制誄也。注云，遺，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者，說文是部云，遺，縱也，既夕禮云，書遺于策，注云，遺，猶送也。葬日極將行，若送親之去，故其奠謂之大遺奠，雜記云，既道而包其餘，既夕云，厥明陳鼎五于門外東方之饌，四豆四簋醴酒，鼎入乃奠，是也，凡將葬極朝廟後，有朝廟奠，祖奠，及大遺奠，皆設於祖廟之庭，喪奠唯遺奠最盛，故謂之大奠，白虎通義誄篇云，祖載而有誄，公羊桓十年何注云，蓋以爲祖祭乃誄，祖載之日，即遺之日也，云人之道終於此者，謂葬爲人道之終也，鄭言此者，明作誄必於遺日之義，穀梁桓十八年傳云，誄，所以戒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范注云，誄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云累其行而讀之者，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誄，誄累聲類同，詳大祝疏，云大師又帥贊厥之而作誄者，誄與誄相因，作誄必先讀誄，故鄭云作誄也，賈疏云，按大師職，凡大喪帥贊而厥作極誄，王引之云，此誤合厥與誄爲一事，不可從，當云大師又作誄，案王說是也，詳大師疏，云贊史知天道，使其共其事，言王之誄誄成於天道者，贊史知天道，亦據因語文，賈疏云，按禮記曾子問，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云，以其無尊焉，彼又引公羊傳制誄於南郊，贊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誄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誄，乃於遺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誄，案曾子問注云，春秋公羊說以爲誄誄制誄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賈引作公羊傳，非也，白虎通義誄篇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誄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衰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誄之，釋名釋喪制云，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誄之，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誄之，通典凶禮引五經通義云，大凡喪事攷焉，爲有得〔疏〕注云，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誄之，此並稱天制誄之事，故先鄭云成於天道，凡喪事攷焉，爲有得〔疏〕注云，失者，此官掌喪紀之法，故凡喪小喪賜誄，小喪賜大〔疏〕小喪賜誄者，賈疏云，大史雖賜之誄不讀，使小史讀之，事，則就而按攷行禮之得失也，小喪賜誄，夫也，〔疏〕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誄讀誄，彼注云，其誄誄亦以大史賜誄爲節事相成其卿大夫將作誄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爲之制誄，誄成，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遺之日往爲讀之知義然者，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誄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

夫子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是其事也明。禮事當然，其諸侯之法，按曾子問云：「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諸侯相誅非禮。」春秋之世，卑謚於尊，不得如禮，按曲禮言謚曰類，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其諸侯自有史，若然，此直言小喪賜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惠士奇云：「大史賜謚曰小喪，小史賜謚曰卿大夫之喪，則小喪指諸侯可知也。」案惠說以此小喪指諸侯，與賈兼三公諸侯言者略同，並校鄭爲長。凡王子弟之爲內諸侯者，其謚亦大史賜之，公羊桓十八年何注云：「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穀梁范注義同，自虎通義謚篇云：「諸侯薨，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通典凶禮引五經通義說同。」曾子問云：「諸侯相誅，非禮也。」鄭彼注云：「禮當言謚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則鄭亦謂大史賜諸侯謚矣。春秋釋例弔贈葬例云：「周禮，大史氏掌喪事，攷其德行而賜之謚，及周之衰，天子不能帥禮，則臣子亦自奉謚，皆因葬而成其禮，杜亦以此賜謚爲賜諸侯謚，但上文凡喪事攷焉，爲考德行以賜謚，則與經義不合耳。」注云：「小喪，卿大夫也者，據小史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謚誄，對王喪爲大喪也，不云士者，士無謚也。」然鄭此說，不及賈惠以爲三公諸侯喪之允，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及諸大夫之喪，使其族帥有司而治之，小祝掌大喪勸防之事等云，小喪亦如之，又云：「凡卿大夫之喪掌事，以彼二經證之，則小喪非即卿大夫之喪明矣。」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祝疏又以小喪爲王后世子以下之喪，知此小喪，非后夫人世子者，后夫人世子不得有謚，自虎通義謚篇云：「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又云：「太子無謚，士冠經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通典凶禮引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案五經通義說是也。」左昭十五年傳：「載景王穆后崩有謚，魯夫人亦有謚者，晉書禮志引服虔杜預胡訥王彪之說，並以爲非禮，自虎通後一說，謂夫人有謚，非也。」

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舍讀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筭也。」玄謂設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闔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疏〕則大射賓射燕射之等，皆使大史爲此三事，云：「飾中者，封人注云：「飾謂刷治絜清之也。」云：「舍筭者，筭、釋文作算，葉鈔本仍作筭，案說文竹部云：「筭長六寸，所以計厯數者，算、數也。」射筭即射籌，所以計獲者，字當從筭爲正。」男巫無算字借筭爲算，則此更不當作算，今本釋文謬，賈疏云：「舍筭者，射有三番，第一番三耦射不釋筭，第二第三番射乃釋筭，云：「執其禮事者，賈疏云：「大史主禮者，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後乃射，其中禮事，皆大史掌之。」注云：「舍讀曰釋者，句視

注讀同。詳大胥疏。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筭也者。大射儀云。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於西堂下。注云。中。筭器也。籌。筭也。又鄉射記云。鹿中柴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又云。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云。箭。筭也。投壺禮亦有中。孔疏云。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筭。韋氏三禮圖引舊圖云。上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筭長尺二寸。韋氏云。鄉射禮長尺有握。握。四指也。一指一寸。是尺四寸也。案韋說是也。投壺云。筭長尺二寸。與射筭不同。舊圖專據投壺說未咳。云。玄謂設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者。賈疏云。按鄉射大射筭皆於中西。設八筭於中內偶升。將射。大史取中之八筭執之。待射中則更設於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下皆然。詒讓案大射儀云。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而退。大史實八筭於中。又云。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又云。獻實獲者於其位。胡匡衷云。大史於射禮主釋筭。故大射經又謂之釋獲者。互詳射人疏。引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闔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者。並鄉射記文。豎彼作樹。此依經文禮經也。彼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今文皮樹爲繁豎。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大學在郊。闔。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周書曰。北唐以闔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士謂小國之州長也。案虎兕鹿中。並謂象其形爲之。三禮圖引張鎰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云天子之中未聞者。以鄉射記無天子射中之文。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書大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晉瑗諷誦之。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疏〕掌邦國之志者。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讀爲定。書帝亦或爲奠。玄謂王有事。祈祭於其廟。〔疏〕掌邦國之志者。侯國之史記。別於外史掌四方之志。爲畿外侯國之志也。賈疏謂邦國連言。專據諸侯國內所有紀錄之事失之。云奠繫世辨昭穆者。釋文云。昭或作祀。阮元云。小宗伯辨廟祫之昭穆。葉鈔釋文作祀。周禮古文經常並作祀。因注中作昭。遂據以改經也。此是古文假借字。祀卽說文曰部之𠄎字也。凡從𠄎字有書作巳者。案阮說是也。說文人部云。侶廟侶穆。父爲侶南面。子爲穆北面。是昭穆正字當作侶。昭祀皆同聲假借字。賈疏云。帝繫世本之中。皆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云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者。賈疏云。謂在廟中有祈祭之事。小史告王以先王之忌諱也。注鄭司農云。志。謂記也者。外史正義同。又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識。記也。廣雅釋詁云。記。志識也。呂氏春秋貴當篇高注云。志。古記也。國語楚語云。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韋注云。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孟子滕文公篇云。且志曰喪祭從先祖。趙注云。志。記也。亦引此經。與先鄭義同。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者。證邦

國之志。左文二年傳。晉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注云。周志。周書也。案今逸周書大匡篇有此文。國語所謂鄭書。檢今本國語未見。惟左襄三十八年。昭二十八年傳。兩引鄭書。杜注云。鄭國史書。疑先鄭誤記爲國語也。周制卽王國之史。明鄭意邦國不專指侯國矣。云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大史氏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宣子晉韓起。證左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孔疏云。氏。猶家也。就其所司之處觀其書也。案鄭引此者。明小史卽大史之屬。同官府。小史所掌書卽藏於大史之府也。此經掌書之官有四。此官掌邦國之志。蓋所藏者多當代典章。韓起以易象春秋爲周禮。亦是也。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書。則兼藏古書。二官蓋互相備。又御史爲柱下史。天府掌祖廟之守藏。二官亦並掌藏書。周代文籍司存略具是矣。其它典法圖版之屬。藏於百官府者。則不可悉數也。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者。詳聲曠疏。云小史主定之者。先鄭依杜說訓奠爲定也。國語魯語云。工史書世。案奠繫世者。謂正氏族譜牒之籍。卽大傳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也。小史掌定其屬籍。故國語晉語云。智果別族於大史爲輔氏是也。云聲曠誦誦之者。賈疏云。案聲曠職云掌誦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是也。云先王死日爲忌者。祭義云。忌日必哀。檀弓云。忌日不樂。注云。謂死日。又忌日不用舉吉事。注云。忌日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有如時日之禁也。穀梁昭七年范注云。忌日。死者之日月耳。鄭襲云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黃以周云。古人親亡之日忌支辰。非忌一二之定日。人君之忌子卯。其顯證也。且月值其辰皆忌。非止一年止忌一日。喪大記曰。大夫士之喪。以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亦其明證也。案鄭黃說是也。王制注云。惡忌日若子卯。是先王忌日外。又忌子卯矣。云名爲諱者。說文有部云。諱。諱也。祭義云。稱諱如見親。曲禮云。卒哭乃諱。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檀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曰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依彼注義。此先王之諱。亦謂四親廟之王。其六世以上。則不諱也。又王制云。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彼以奉諱惡屬大史者。小史卽大史之屬官長屬通職。故大戴禮記保傅篇賈子新書傳職篇。並云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云故書奠爲帝。杜子春云。帝當爲奠。奠諱爲定。書帝亦或爲奠者。聲曠注義同。詳司市疏。大傳後鄭注引此經作定繫世。卽從杜讀也。云玄謂王有事。祈祭於其廟者。以下別言大祭祀。明此有事。非謂六享之祭。乃有事祈禱於其廟也。大祭祀讀禮讀史以書敍昭穆之俎簋。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言讀禮法者。小史敍俎簋以爲節。故書簋或爲几。祭

祀，史主敘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諫〔疏〕大祭祀者，賈疏云，此言敘昭穆之俎簋則非外神耳。則大祭祀於祝史，玄謂俎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疏〕惟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論議案當亦兼大禘言之。注云，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大史職云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彼云禮書，卽此禮法也。云史此小史也者，以大史小史得通稱史，此經先言讀禮法，而後言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故知史非大史，卽此小史也。云言讀禮法者，小史敘俎簋以爲節者，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下同，各本並誤。詳小宰疏，賈疏云，謂大史讀法之時，小史則敘昭穆及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校比之，使不差錯。云故書簋或爲几者，段玉裁校改几爲九，云簋字古音同九，其古文作軌，軌古音亦同九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簋，注古文簋皆爲軌，蓋古文字少，假借車徹之字爲之。若周禮故書作九，則更古矣。今本注九譌作几，非其聲類。後養原亦從九，云几字古在脂微韻，簋九並尤幽韻，其音不同。案段徐校是也。故書蓋有三本，正本作簋，或本作九，又作軌，全經六篇簋字恆見，惟此古文義異，故二鄭並不從九。今本作几者，形近而譌。惟說文舊本簋字古文作匱，云从仁飢，飢與几聲類同，段校改爲从仁食九，則其譌堪。正與此注同矣。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者，段玉裁校改爲九讀爲軌，書亦或爲軌，簋古文也。云大鄭易九爲軌者，依儀禮古文且周禮書亦或爲軌也。云簋古文者，謂此軌字乃簋之古文也。不徑易九爲軌者，簋小篆也。其不徑從故書作九何？漢時經典古籍，如儀禮周易損卦皆用軌爲簋，用九字者絕少也。今本脫一軌字不可讀。又云，說文竹部，古文簋字凡三，曰匱、曰匱、曰軌，其不數九軌何也？說文所說者，小篆古文之別也。禮經所用者，古文之假借也。案段校亦是也。凡注云，書亦或爲某者，皆或作之字，正與所讀同，故云亦以徵成其說。先鄭既不讀九爲簋，則不當云書亦或爲簋，明矣。先鄭本經文，蓋亦從簋，故下注直云俎簋，而又兼從作軌之本者，以其與公食禮古文合也。若或本作九，則文大簡古，學者或不得其解，故改讀爲軌，而又釋之云簋古文，明簋固是正字，而軌亦古文假借，非譌文也。云大祭祀小史主敘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者，先鄭以昭穆卽繫世之事，故小史主定繫世，并使敘祭祀之昭穆也。云祭祀史主敘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諫於祝史者，證祝史主祭祀俎簋之事，賈疏云，事在昭二十年左氏傳，彼傳云，公有疾，語晏子曰，據與孰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諫於祝史，是其事也。云玄謂俎簋牲與黍稷者，俎所以載牲體，簋所以盛黍稷，故云牲與黍稷俎簋，詳膳夫及掌客疏，云以書次之校比之者，鄉師注云，敘猶次也。校比謂攷校比次其位處。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疏〕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者，凡大

謂大事則從其長。云凡國事之用禮讀者，掌其小事者，小事之用禮法者，則此官專治之，不佐大史。小宰所謂小事則專達也。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其讀誄亦以大史賜。疏

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者，此不及士者。士賤無賜諡讀誄之事也。士冠禮記云：死而諡，非古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彼注云：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之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也。諡之由魯莊公始也。檀弓說魯莊公誄縣貳父卜國事云：士之有諡，自此始也。注云：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諡也。殷大夫以上爲爵，郊特性注說亦同。是周禮士無諡誄之事。又案既夕禮：主人之史讀誄。公史讀遺。胡匡衷謂公史卽小史。讀遺與此讀誄事異而讀書同。故皆小史掌之。注云：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諡爲節事相成者。賈疏云：按大史云小喪賜諡，注云：小喪，卿大夫之喪。注取此文，彼不云讀誄。今此云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賜諡是大史之事，非小史。但小史於大史賜諡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迹而讀之。諡法依誄爲之。故云事相成。案鄭賈意卿大夫之喪，大史賜諡，小史則讀誄。二官爲聯事。今依惠士奇說：大史小喪專指諸侯。則卿大夫之喪，當此官賜諡并讀誄。非大史所掌。注疏說未塙。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歲謂大歲。歲與日同次之月。

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然則今厯大歲非此也。歲日月星辰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譌。仲春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月星辰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厯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國語曰。王合位于三五。〔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辰。孝經說曰。故勅以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由此術云。〔疏〕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者。此以歲月辰日星宿五者。辨其敘事。下文又以致日月辨四時之敘合之。卽左昭八年傳。士文伯說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哲彥氏注云。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茶。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案此星辰與大宗伯及保章氏星爲五星。辰爲日月所會。異二十八星。卽二十八宿。凡十二月日月所躔。及皆旦中星。咸以此爲紀。史記律書說二十八舍。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氏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孤狼割參濁留胃婁奎。此古蓋天術與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律厯志三統厯二十八宿不同。以轉人熊旗象伐弧旌象弧之文證之。則此經二十八宿。當從史遷說。詳轉人疏。云辨其敘事以會天位者。辨、唐石經誤辯。今據宋婺州本及嘉靖本正。敘事謂次序四時之事。與大史義同。

賈疏云。謂五者皆與人爲候之以爲事業次第而事得分辨。故云辨其序事也。會天位者。五者在天會合而爲候也。注云。歲謂大歲者。保章氏注及乙巳占分野篇引馬融注並同。論衡調時篇云。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大歲也。詩大雅小弁孔疏引服虔左傳注云。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爾雅釋天云。大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涪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闌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卽所謂十有二歲也。賈疏云。此大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有行於天。一歲易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一。則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一。此則服虔注春秋龍度天門是也。以歲星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星跳度。爲龍度天門也。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保章氏注及乙巳占引馬注亦同。賈疏云。以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大歲爲陰。人所不觀。既歲星與大歲雖有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大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上爲法。若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之初。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大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上。十二月日月會於玄枵。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大歲。自此以後皆然。詒讓案此命大歲所在之一法也。若大歲在寅。正月日建寅。歲星同在亥。其月斗建寅。大歲在卯。二月日建卯。歲星同在戌。斗建卯。大歲在辰。三月日建辰。歲星同在酉。斗建辰。大歲在巳。四月日建巳。歲星同在申。斗建巳。大歲在午。五月日建午。歲星同在未。斗建午。大歲在申。六月日建申。歲星同在午。斗建未。大歲在申。七月日建未。歲星同在巳。斗建申。大歲在酉。八月日建酉。歲星同在辰。斗建酉。大歲在戌。九月日建戌。歲星同在卯。斗建戌。大歲在亥。十月日建亥。歲星同在寅。斗建亥。大歲在子。十一月日建子。歲星同在丑。斗建子。大歲在丑。十二月日建丑。歲星同在子。斗建丑。皆以日與歲星同次之月。斗建某辰。則大歲亦在某辰。唐書厯志載大衍厯議引洪範傳云。厯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陳之月。朔旦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淮南子天文訓云。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此謂顓頊厯。厯元甲寅年之正月立春。日月五星同度。同度之月。斗建於寅。故卽命其歲爲甲寅。漢書天文志云。大歲在寅。歲星大初厯在營室東壁。此大歲在寅。歲星在亥。卽以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令大歲也。云樂說說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者。王引之刪與日二字。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此大歲建辰之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同次而不見者也。樂說說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此大歲建辰之又一法也。其月歲星與日隔次而晨見者也。而鄭引樂說。以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則是說合爲一矣。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樂勳聲儀曰。角音和調。則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

此鄭所謂樂說也。史記天官書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色蒼蒼有光，此樂說所謂歲星常應大歲月建以見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與日隔子宮，則非與日同次之月。同次則歲星在日前不能晨見。今上云同次，下云見，殆失之矣。蓋隔次晨見之法，大初以後，久不承用，故言大歲者，但知星日同次之法而已。又案大歲建辰有二法，而鄭釋大歲，但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據漢書天文志大初數之太歲，但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而不應隔次晨見之月，三統數本於太初，其大歲亦常與之同。鄭君通三統數，故所言大歲，及但應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其實大歲建辰，尚有應歲星晨見之月之法。漢志所載廿石二家大歲在寅，歲星正月出，及史記天官書歲陰在寅，歲星以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皆以寅年應寅月，則大歲之應歲星晨見之月，具有明證。或問曰：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安知非夕見西方乎？曰：古法歲星應大歲皆以晨出東方之月，無言夕出西方者，徧攷漢志續漢志及晉宋後魏隋唐諸志，金水二星，有夕見西方之法，而木火土無之，故知樂說所云，指晨見而言也。晨見之法，歲星去日一次有餘，星見之時，日猶未出，不得言與日也。與日二字，蓋因上句歲星與日同次而衍，當依樂動聲儀刪正。案王說是也。史記天官書云：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此謂寅年正月，日躔在亥，歲星在丑，與日隔子宮而晨見。其月斗建寅，故大歲應之而在寅也。又云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執除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中，以六月與觜參晨出，謂離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困敦歲，晨出，謂茂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房心晨出，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此並以歲星與日躔隔一宮晨見，其月斗建所在命大歲之法也。云然則今歷大歲非此也者，賈疏云：以今歷大歲歲星比晨大歲無跳辰之義，非此經大歲者也。王引之云：謂東漢四分術，大歲不應歲星，云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者，位、猶方也。謂五物雖有行留伏見，不出四宮十二次之方位，闕冠子秦鴻篇云：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列星不亂其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云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爲，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者，序舊本作敘，今據明監本正，凡注例用今字作序，詳小宰疏，辨秩宋婺州本並作辨秩字通。仲春辨秩東作以下並書堯典文，賈疏云：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爲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傳而言，辨其平也。案南譌釋文作南爲，今本尚書作南訛，段玉裁云：疏云辨秩據書傳，非也。古辨平通用。鄭之古文尚書，自作辨耳，非必用尚書大

傳也。尙書大傳。仲冬辨在伏物。此作朔易。則非從書傳可知也。依釋文羣經音辨集韻八戈。此注作南陽。僞五和反。葉鈔宋本釋文可據。通志堂本作譌。非也。案段說是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引大傳作辯秩東作。又作便在伏物。二文不同。疑有一誤。南陽漢書王莽傳。亦作南陽。與釋文本同。僞孔傳云。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訛。化也。掌夏之官。平秩南方化育之事。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孔疏謂鄭以作爲生。然則鄭釋辨秩之義。或與僞孔同。故此注亦引證辨其敘事之義。云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者。爾雅釋詁云。會。合也。謂推歲日月辰星宿五者所在次度。合而課之。以推時之早晚。爲行事之候。若後世推步家所爲。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月令注云。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並其義也。云若今曆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者。大歲在下當重某字。今本挽某甲謂日辰也。孔廣森云。直某者。謂建除之屬。王莽傳曰。十一月壬子直建。又曰戊辰直定。引國語曰。王合位于三五者。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竈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注云。王。武王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所。逢公所馮神。周分野。后稷所經緯也。詩大雅大明。孔疏云。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又駁韋云。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案周語五位三所之說。孔氏爲長。彼五位歲月日與此同。而辰爲日月所會。星爲五緯之水星。則與此星辰不同。鄭引之者。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彼云五位。與此經會天位義正同。故以況義也。又引孝經說者。蓋孝經緯文。今無可攷。引之者亦證經以會天位之事。勅以天期。謂因天期以勅戒人事。勅。敕之借字。詳大宰疏。云皆由此術云者。謂周語及孝經緯所云。並合五位以爲時事之候。與馮相會天。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敝。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位術同。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卽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之法。彼注云。度其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疏〕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書堯典中夏云。敬致亦釐和夏致日之事。

云以辨四時之敘者。辨唐石經亦誤辯。今據宋本嘉靖本正。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者。據大司徒土中立八尺之表。冬夏致日之景。而言冬夏至。爲日道南北發斂之極。故表景亦長短之極也。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冬至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漢書天文志云。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暑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暑長。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東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案漢志夏至景長尺五寸。冬至景長丈三尺。皆有餘分。蓋依劉向洪範五行傳說與大司徒說。夏至景丈小異。故鄭不據也。賈疏云。按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影如度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僞。言政令爲之不平。注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於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名之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於視日審矣。暑進則水。暑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注云。暑進謂長於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暑長。暑長者陰勝故水。暑短於度者。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暑短。暑短者陽勝。是以早。進尺二寸則月食者。月以十二爲數。以勢言之。宜爲月食。退尺則日食者。日之數備於十。暑進爲盈。暑退爲縮。冬至暑長丈三尺。注云。所立八尺之表。景長丈三尺。長之極。彼雖不言夏至尺五寸。以冬至暑長丈三尺。反之至夏。惟尺五寸景也。是以鄭注考靈耀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向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分一寸爲十分。小分四者。分一分爲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百四十里。按大司徒職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從夏至之後差之。至冬至得丈三尺景。案通卦驗說。夏至暑景長一尺四寸八分。與此小異。賈疏通卦驗。不言夏至暑景誤。林喬蔭云。周髀云。凡爲日月運行之圓。周七衡而六開。以當六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曰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終冬至故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一歲一內極。一外極。衡者。橫也。謂橫界之以定節氣。而爲日月出入所循之道。卽今時憲家所謂日行之黃道。與赤道斜交。月行之白道。又與黃道斜交者也。古未有黃赤道之名。故止謂之衡。極內衡者。七衡中之第一衡。夏至之日道也。次二衡爲大暑。次三衡爲處暑。次四衡爲秋分。次五衡爲霜降。次六衡爲小雪。終於極外之第七衡爲冬至。由是復自第七衡回次六衡爲大寒。次五衡爲雨水。次四衡爲春分。次三衡爲穀雨。次二衡爲小滿。復至於極內之第一衡爲夏至。自極內至極外。是爲七衡。又自極外還於極內。是爲六開。此一歲之日軌所歷也。其第四衡。在七衡之中。卽是赤道。去南極北極遠近相等。故日出入於此爲春秋分。出以正卯。入以正酉。景居長短之中。而晝夜所行地上之度。與地下之度適均。以其位正當天體之中也。春分之日軌正當中衡。此後漸離而北。去極稍近。

則景稍遠，行地上之度漸多，故晝漸長，行地下之度漸少，故夜漸短。至於夏至而日至北，去極最近，地上之度極多，地下之度極少，是以夏至之景最短，夜極短而晝極長，歷二衡三衡復當中衡爲秋分，此後漸離而南，去極漸遠，則景稍長，行地上之度漸少，故晝漸短，行地下之度漸多，故夜漸長，至於冬至而日最南，去極最近，地上之度極少，地下之度極多，是以冬至之景最長，夜極長而晝極短，復回而歷六衡五衡以至中衡爲春分，向使日軌恆依中衡，則無寒暑進退，何以能生成萬物，而寒暑進退之由，則根於夏至之極內，與冬至之極外，極內極外，卽極南極北也，其相距皆二十四度，故曰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謂自冬至以後，日皆斂北，夏至以後，日皆發南，此致日之所以必於冬夏也，案林氏據周髀以釋此經，是也，致日互詳大司徒士方氏疏，云極則氣至，冬無僊陽，夏無伏陰者，賈疏云，僊陽伏陰，昭四年，中豐辭以其德政所致，而四時之景合度，故陰陽和也，詒讓案僊，左昭四年傳作僊，僊，僊古今字，杜注云，僊，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云春分日在箕，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者，亦月景長短之極也，凡每月上下弦，爲月道南北發斂之極，而二分兩弦之月，正與二至日道相近，故致月必以是爲準極也，賈疏云，按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不在望，以八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八月八日不盡八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在箕，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牽牛，圓於箕，下弦東井，故鄭并言月弦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知也，此以三月諸星復，若不在三月則未到本位，大判皆以合昏星體在酉而言，以其二月春分箕星昏在酉，秋分角星昏亦在酉，以是推之，皆可知，按天文志云，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赤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此云九行，則通數黃道也，進入黃道南，別謂之赤道，夏時月在黃道南，謂之赤道，進入黃道北，謂之黑道，東西自相對，春時月行黃道東，謂之青道，進入黃道西，謂之白道，秋時月在黃道西，謂之白道，進入黃道東，謂之青道，此皆不得其正，故曰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若在黃道，是其正亦如日然，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云黃帝占日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曰，日何得在箕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爲外內，又按天文志云，春秋分日在箕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也，若然，通卦驗云，春秋暑長七尺二寸四分者，謂暑表有差移，故不同也，林喬蔭云，夫日所行之黃道與赤道斜交，而月所行之白道，又與黃道斜交，則月所行

之道。非即日所行之道。明矣。然一歲之中。春秋二分。黃道與赤道同度。並在中衡。而月之白道。與日之黃道正交者。亦惟春秋二分。與赤道同度。而在中衡。蓋日行黃道。以赤道爲中。而月行白道。則以黃道爲中。中衡者。日之中。亦月之中也。然月循白道行。其南之極在黃道南。不踰六度。其北之極在黃道北。亦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正當黃道之處。謂之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其初交自黃道外而入內。其中交在對衡之所。必自內而出外。其初交自黃道內而出外。其中交在對衡之所。必自外而入內。內即北。外即南。自外而入內。月行之自南而北也。謂之陽歷。凡行二十七日有奇而交一終。每年爲十三交有奇。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蓋以春秋二分。正當中衡。爲黃赤二道之交。月所行之度。即日二至所行之度。春秋分之二。上弦於夏至之日道。下弦於冬至之日道。則其望必在春秋分之日道可知。秋分之二。上弦於冬至之日道。下弦於夏至之日道。則其望必在春秋分之日道可知。以其黃道與赤道。白道與黃道。三者之度同也。夫既所行之度參值。則月之東出西沒。其位亦必居卯酉之正。與日相等。或出沒於卯酉之南。是知其於陽歷也。或出沒於卯酉之北。是知其於陰歷也。且既月與日之度參值。則月之過午之度。亦必與日之度同。而或高於日過午之度。是又其在陰歷也。或卑於日過午之度。是又其在陽歷也。月行一月與日相會。皆有陽歷陰歷。故周髀云。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內極。一外極。然其行陰陽歷也。有時而過乎外衡內衡。有時而不及乎外衡內衡。唯此二分之月。行陽歷者。正當內衡之極。行陰歷者。正當外衡之極。故致月必以春秋矣。案林說略本梅文鼎而據周髀以釋此經之義。尤爲詳覈。梅氏又云。凡冬夏至表景。既有土圭之定度。則月亦宜然。而今測月景。每有不齊。則交道可知。假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於東井。秋分日在角。而月下弦於東井。則是月所行者。夏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等。又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於東井。秋分日在角。而月上弦於牽牛。則是月行冬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所度冬至長景等。而徵之所測。或等焉。或不等焉。其等於定度者。必月交黃道之度也。其短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北。而爲陰歷也。其長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南。而爲陽歷也。是故兩弦亦可以測陰陽歷也。然則陰陽歷之變動若此。又何以正四時之敘。曰日道之出入赤道也。距遠至二十四度。月道之出入黃道。最遠止六度。距二十四度。故景之進退也大。夏至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相去懸絕。距止六度。故景之進退也小。陰歷陽歷之月景。所差於日景者。不過尺許而已。假如月上下弦在東井。而景更短於土圭。其爲夏至之陰歷。更無可疑。即使是陽歷。而景長於土圭。其長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夏至之黃道也。又如月上下弦在牽牛。景加長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爲冬至之陽歷。已成確據。即使陽歷。而景短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短亦不過尺許。無損其爲冬至之日道也。夫兩弦之月道。既在二至之度。則日躔必在二分。而四敘不忒。故舉兩弦立說。亦

星以明也。云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者。敘亦當作序。此釋經以辨四時之敘。謂二分二至之日。暑景長短適與術應。是四時之氣已至。則時敘得其正。不差忒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贏縮圍角。日有薄食暈珥。月

有虧盈眊側匿之變。七者有行列。〔疏〕掌天星者。此謂掌占恆星。漢書天文志所謂中外官凡百七十八名。積數七百八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

〔疏〕十三。是其略也。云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者。以日月五星十二舍總次所直。而察其變動之占。賈疏云。上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不變依常度者。此官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吉凶之事。注云。志。古文識。識。記也者。禮運注云。志謂識古文。段玉裁云。此亦謂古文假借。非謂志即識字也。小史外史

注。志。記也。不言古文識者。互見後世志書字則皆假借。案段說是也。亦詳小史疏。志者。謂測其變動。而記注之於策。以推其吉凶所應也。云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者。大宗伯注義同。知此星辰與馮相氏異者。二十八星十二辰無變動

故也。云五星有贏縮圍角者。賈疏云。按天文志云。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為贏。退舍為縮。凡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行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

云圍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圓廢則內虛。立夏熒惑

王。七十二日。色赤角芒。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大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常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地。

大弱失國亡土也。詒讓案五星贏縮者。謂行度有進退也。圍角者。謂光芒有侈斂也。開元占經五星占篇引七曜云。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宿以上一舍二舍三舍謂之贏。退舍而下一舍二舍三舍謂之縮。又易萌氣樞云。大進曰贏。大退

曰縮。又引巫咸云。光一尺以內為角。歲星七寸以上謂之角。史記天官書云。五星色。白圓為喪旱。赤圓則中不平為兵。青圓為憂水。黑圓為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云

日有薄食暈珥者。釋文暈作運。云本又作輝。又作暈。案暈俗字。正字當從輝。運同聲假借字。詳大下及臨視疏。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又史記天官書集解引孟康

云。日月無光曰薄。又引京房易傳云。日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又引韋昭云。氣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暈珥亦詳臨視疏。云月有虧盈眊側匿之變者。賈疏云。按尚書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眊。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側匿則侯王其肅。既則侯王其舒。案漢書五行志文。與賈引洪範五行傳同。惟側匿作仄懸。云劉向以爲肅者疾也。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懸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顏注引孟康云。勝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懸者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云七者有行列舍者。七者謂日月五星。列舍謂二十八宿。即日月所會總爲十二辰之次。七政有轉。皆循十二次以行。鄭言此者。明星日月皆有變動。唯辰無變動。以七政所見爲變動也。云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者。廣雅釋言云。遷。移也。謂福所降無定。隨天象爲遷移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

觀妖祥。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川客星。彗孛之。〔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者。占十二星土地。此星謂二十八星。與五星異。辨。漢氣爲象。〔疏〕書地理志敘引作辯字通。乙巳占分野篇。引馬融注云。辨。別也。賈疏云。此經論北斗及二十八宿所主九州。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九州之地。據北斗而言。所封封域。據二十八星而說。云以觀妖祥者。既云注云。妖祥。善惡之徵是也。謂以分星之變動。占其地之妖祥。漢書五行志引劉歆說云。凡日所纏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亦以星土占妖祥之事也。注云。星土。星所主土也者。乙巳占引馬注云。星土者。星所主土地也。鄭義本馬說。王制孔疏引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御覽天部引春秋感精符云。地爲山川。山川之精上爲星辰。各應其州域分野。爲作精神符驗也。云封猶界也者。小爾雅廣詁云。封。界也。大司馬制畿封國注云。封。謂立封於疆爲界。故界卽謂之封也。乙巳占引馬注亦云。封。界也。封域。一國也。云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者。左昭元年傳云。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又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大火卽辰星。此文與昭元年傳同。以十二次分野校之。參爲晉星。與實沈爲晉合。商主大火。與大火爲宋合。故先鄭引以爲證。乙巳占分野篇引馬注云。傳曰參主晉。商主大火也。亦據左傳爲說。云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者。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

殷。歲在鵠火。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韋注云。鵠火。周分野也。先鄭引此諸文。證分土卽分星也。所舉不備。故後鄭復詳舉十二次所主之國也。云玄謂大界則曰九州者。賈疏云。此解經九州之地。據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北龍門積石西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璇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羽山南至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雲澤九江衡山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岷山北距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東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兗青徐揚並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案賈引文耀鉤說北斗主九州。今本文多脫誤。今並據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所引補正。又史記天官書云。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又云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井州。奎胃婁徐州。昂畢冀州。觜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漢天文志文亦同。此別以二十八星分配諸州。其云斗秉兼之者。或卽如文耀鉤所說矣。云州中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者。孔繼汾云。國下衍中宇。大司徒土宜疏引此注。亦無中宇。案孔校是也。謂九州中諸國之封域。亦各有所當之星。下十二次分星等。則其略也。云其書亡矣者。謂古天官家言星土之書。漢時已亡也。云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者。史記日者列傳說孝武帝時。聚會占家有堪輿家。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顏注引許慎云。堪。天道。輿。地道也。又揚雄傳注引張晏云。堪輿。天地總名也。占夢疏引鄭志。亦有堪輿。黃帝問天老之說是也。其書蓋有漢時郡國所入度。晉書天文志州郡縣次下載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說於十二次中。又詳著當州郡國所入度。若角亢氐鄭兗州則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陽。入角六度之類。蓋卽堪輿家之遺說。其所舉郡國。並據漢制。故鄭云非古數也。云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者。續漢書律厯志劉注引蔡氏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躡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二十四。案鄭意十二次分星數。與左氏國語各書所說合。蓋古數之僅存者。故據以爲說。但十二次所主之國。有趙秦鄭諸國。亦非周初所有。則仍非保章之故法。十二次。卽星紀至析木是也。云星紀吳越也者。乙巳占分野篇引馬注。亦云分星自斗十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吳越之分野之類也。爾雅釋天文星紀斗牽牛也。郭注云。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乙巳占分野篇云。斗牛吳越之分野。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於辰在丑爲星紀。星紀者。言其統紀萬物。十二月之位。萬物之所終始。故曰星紀。左昭三十二年傳。越得歲。服杜注並謂歲在星紀。吳越分說與此同。以下十二次分野之說。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天文志。劉歆說春秋日食分野。荀悅漢紀越紀書軍氣篇。呂氏春秋十二紀高注。續漢律厯志注引月令章句。郡國志注引皇甫謐帝主世紀。乙巳占引石

氏星經。費直周易分野。未央分野。晉天文志引陳卓等說。開元占經並略同。惟費直未央蔡邕皇甫謐所分星次度数。與李占互有異同。今不備校。云玄枵臨也者。爾雅釋天云。玄枵。虛也。郭注云。虛在正北。北方黑色。枵之言耗。亦虛意。乙巳占云。女虛臨之分野。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於辰在子。爲玄枵也。玄者。黑也。北方之色。枵者。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在下。陰氣在上。萬物幽死。未有生者。天地空虛。故曰玄枵。左昭十年傳。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杜注云。顓頊之虛。謂玄枵。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又景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之時。災惑守于虛。晏子曰。虛。臨野也。玄枵一名天竈。國語周語云。星在天竈。章注云。天竈次名。一曰玄枵也。云玄枵實衛也者。續漢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豕韋之次。一名玄枵。爾雅釋天云。玄枵之口。營室東壁也。郭注云。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因名云。乙巳占云。危室壁衛之分野。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于辰在亥。爲玄枵。玄枵者。言歎貌也。十月之時。陰氣始盛。陽氣伏藏。萬物失養育之氣。故曰哀愁而歎悲。嫌于無陽。左昭十七年傳。梓慎曰。衛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杜注云。衛星營室。營室。水也。云降婁魯也者。爾雅釋天云。降婁。奎婁也。郭注云。奎爲溝瀆。故名降。乙巳占云。奎婁魯之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於辰在戌。爲降婁。降。下也。婁。曲也。陰生於午。與陽俱行。至八月陽遂下。九月剝卦用事。陽將剝盡。陰在上。萬物枯落。掩縮而死。故曰降婁。左昭七年傳。夏四月。日有食之。土文伯曰。去衛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杜注云。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周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婁。云大梁趙也者。爾雅釋天云。大梁。昴也。乙巳占云。胃昴。趙之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於辰在酉。爲大梁。梁。強也。八月之時。白露始降。萬物於是堅成而強大。故曰大梁。淮南天文訓云。胃昴畢魏。蓋所開之異。云實沈晉也者。乙巳占云。畢箕參。晉魏之分野。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於辰在申。爲實沈。言七月之時。萬物極盛。陰氣沈重。降實萬物。故曰實沈。國語晉語董固云。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淮南天文訓云。觜參趙。越絕書軍氣云。晉。觜也。趙。參也。亦所聞之異。云鶉首秦也者。乙巳占云。井鬼。秦之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於辰在未。爲鶉首。南方七宿。其形象鳥。以井爲冠。以柳爲口。鶉。鳥也。首。頭也。故曰鶉首。云鶉火周也者。爾雅釋天云。柳。鶉火也。郭注云。鶉。鳥名。火屬南方。乙巳占云。柳七星張周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於辰在午。爲鶉火。南方爲火。言五月之時。陽氣始隆。火星昏中。事七星朱鳥之處。故曰鶉火。國語伶州鳩說亦同。云鶉尾楚也者。乙巳占云。翼轸。楚之分野。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於辰在巳。爲鶉尾。南方朱鳥。七宿以軫爲尾。故曰鶉尾。左襄二十八年傳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裨竈云。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注云。歲星棄星紀之次。客

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帑火爲尾。周楚之分。云壽星鄭也者。爾雅釋天云。壽星。角亢也。郭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乙巳占云。角亢。鄭之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於辰在辰。爲壽星。三月之時。萬物建於地。春氣布養。各盡其性。不福天夭。故曰壽星。云大火宋也者。爾雅釋天云。大火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郭注云。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乙巳占云。氏房心。宋之分野。自氏五度至尾九度。於辰在卯。爲大火。東方爲木。心星在卯。火在木心。故曰大火。左襄二十八年傳云。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杜注云。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又昭十七年傳云。梓慎曰。宋。大辰之虛也。杜注云。大辰大火。宋分野。呂氏春秋制樂篇云。宋景公之時。災惑在心。子韋曰。心者。宋之分野也。云析木燕也者。爾雅釋天云。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郭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乙巳占云。尾箕燕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於辰在寅。爲析木。尾東方木宿之末。斗北方水宿之初。次在其間。隔別水木。故曰析木。云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爲象者。賈疏云。按公羊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云。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左氏中經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是彗孛一也。時爲宋衛陳鄭蔡。天文志彗長丈二。晉用客星者。彗非位。奔實而入他辰者也。案賈說非也。客星。謂非恆星而忽見者。與彗孛不同。開元占經客星占引黃帝占云。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出之邦所宿守之。以占吉凶。又彗星占。引文穎漢書注云。孛。彗星占略同。其形象小異。孛。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孛也。彗見其芒長。寒寒如掃。彗。又爾雅釋天云。彗星爲掃。郭注云。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彗。釋名釋天云。彗。星光梢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晉書天文志云。彗。芒氣四出曰孛。然則通言之。彗與孛同。析言之。則彗孛形狀小異。故晏子春秋諫上篇謂弗甚於彗。弗卽孛也。又云列舍無次。彗星有芒。彗惑回逆。彗星在旁。客星彗孛。卽所謂彗星也。鄭意分土妖祥之占。並以彗星等爲論。若皇帝占以客星分野所在占吉凶。又晏子春秋外篇云。彗星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是也。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大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大歲。〔疏〕以十有二歲之相者。占歲星也。古占五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疏〕緯以歲星爲吉。災惑爲凶。相卽馮相氏之相。敘官注云。相。視也。謂其可相視而占者。卽前注云。羸縮圓角。卽所行次舍是也。注云。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者。詳馮相氏疏。云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大歲爲陰。左行於地者。若史記天官書云。攝

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之類。蓋歲星今年在丑。則明年在子。所謂右行也。大歲今年在寅。則明年在卯。所謂左行也。淮南子天文訓云。太陰在寅。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合斗牽斗止。開元占經歲星篇引許慎注云。歲星在天爲雄。大陰在地爲大陰。歲星爲陽。故謂之雄。太歲爲陰。故又曰大陰也。至爾雅釋天。以太歲在甲曰闕逢等爲歲陽。則以十日對十二辰爲陰陽。又五行大義云。大陰者。大歲之陰神。則即今陰陽家之歲后在大歲後二神亦謂之大陰。與歲星爲陽大歲爲陰並異。云十二歲而小周者。開元占經歲星占引石氏云。歲星木之精也。歲行一次。十二年一周天。與大歲相應。故曰歲星。又引洪範五行傳云。歲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于牛前五度。順二十八宿右行。十二歲而一周天。又引河圖洛書云。歲星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漢書律曆志載三統曆云。木金相乘爲十二。是爲小周。小周乘依策爲二十八。是爲歲星數。又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得大周。然則鄭云十二歲小周者。對一千七百二十八歲爲大周也。云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者。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在齊甘公。又云甘石歷五星法集解引徐廣云。甘公。名德。魯人。張氏正義引七錄云。楚人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案漢書藝文志云。六國時。楚有甘公。史記張耳傳。案隱引劉歆七略云。字逢。葛洪抱朴子辨問篇。又作甘均。古書所言五宮。未知孰是。藝文志有甘德長柳占夢十一卷。而歲星經不著錄。惟天文志有甘氏經之說。說文女部。亦引甘氏星經說大白爲上公。歲星經。殆卽星經之歲星篇七錄。天文星占。亦其遺說也。王引之云。甘氏十二歲之占。亦用隔次晨見之法。開元占經歲星占篇引甘氏曰。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在丑。以正月與建星牽牛婺女晨出於東方。是也。正月日在亥宮。歲星在丑宮。中隔子宮。與所謂星日同次者迥異。漢書天文志曰。大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在斗牽牛。甘氏在建星婺女。此與日隔次而晨見之法也。又曰。大初歷在營室東壁。此與日同次之法也。鄭注舉星日同次之法。以明大歲。而乃證以隔次晨見之甘氏歲星經。則不相符合矣。案王說是也。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者。明經云十有二歲。兼大歲歲星二者言之也。賈疏云。亦欲見推大歲之處云歲星所居。亦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也。大歲所在亦是斗所建之辰下有大歲也。云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是也者。左昭三十二年傳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注云。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而反受其殃。賈疏云。按昭十三年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至昭三十二年正應在析木。而越得歲者。按彼服注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

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期。星紀至玄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川事之時。木數三。木川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為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吳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三十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按越與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此鄭義與服小異大同也。按括地象。天不足於西北。則西為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當在鶉火。是以昭三十二年得在星紀。若然。天門不在戌者。但龍度天門。正應在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次。日沒於戌。歲星亦應沒。由度戌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度天門。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凶之祲象者。占雲氣也。辨吉凶與觀妖祥義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疏〕同。賈疏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為荒凶也。風雨降。為豐吉也。注云。物、色也者。夫人注同。經云五雲之物。即五雲之色也。凡物各有形色。故天之雲色。地之土色。性之毛色。通謂之物。云視日旁雲氣之色者。史記天官書云。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漢書藝文志。有漢日旁氣行事占驗十三卷。又功臣表引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占驗。鄭即本王朔滑堪術也。賈疏云。以其視視職十者。皆視日旁雲氣之色。此云殷象。故知所視五雲。亦視日旁雲氣之色也。云降下也者。祲祲注同。云知水旱所下之國者。賈疏云。以其云降明據日旁雲氣。則知當十二辰之分野所下之國。有豐荒也。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者。據左傳義先鄭亦訓物為色。與後鄭同。云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者。皆謂雲色所主。賈疏謂蓋據陰陽書。今案先鄭此說。疑據漢時望氣家言。御覽晉徵部引三輔舊事云。漢作靈臺。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黃氣為疾病。赤氣為兵。黑氣為水也。其赤黑之占。與先鄭說同。惟云黃為疾病則異。又無青白二占。疑御覽所引文。有脫誤也。又易緯通卦驗說冬至候雲術云。其雲青者饑。赤者旱。黑者水。白者為兵。黃者有土功。亦與先鄭異。云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者。僖五年左傳云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注云。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先鄭引之者。證分至觀雲物之事。杜釋雲物為氣色。亦與二鄭義

同。御覽天部引服虔云。雲、五雲也。物、風氣日月星辰也。服亦據此經。而釋物義。與此經異。云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者。先鄭以下文詔救政。與左傳爲備義同。故舉以互證。非謂五物卽五雲之物也。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曰。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審矣。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者。占風角也。說文辛部云。茶。戾也。从艸而公。公古文別。八部審矣。云。公。分也。从重八。孝經說云。故上下有別。刀部云。別。分解也。案乖卽茶之隸變。別。公字同。乖別卽不和也。惠士奇云。天地之和者。尸子所謂太平祥風也。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此之爲景風。亦曰永風。反是爲乖別。賈疏云。此一經。欲見十二辰順律氣。以知妖祥之事。注云。十有二辰皆有風者。賈疏云。鄭知十二風。是十二辰氣爲風者。師曠云。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爲風。故知風卽氣也。按考異鄭曰。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日一變風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閭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按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十一月大寒。小寒皆不云風。至立春條風。至雨水猛風。至二月驚蟄不見風。至春分明庶風。至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夏至鳥來穀雨不見風。立夏清明風至小滿不見風。五月芒種不見風。夏至景風。至小暑大暑不見風。立秋涼風。至處暑不見風。白露不見風。秋分昌蓋風。至寒露霜降皆不見風。立冬不周風。至小雪大雪皆不見風。如是無十二風。何云十二月皆有風乎。按通卦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八節云。十二月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八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故清明節次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雨水猛風與條風俱在正月。則猛風非八卦之分亦可知之。案淮南子天文訓。說八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閭闔風。不周風。廣莫風。風各主四十五日。白虎通義八風篇說同。史記律書云。不周風居西北。東壁居不周風東而東之至於營室危。十月也。律中應鍾。其於十二子爲亥。廣莫風居北方。東至於虛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其於十二子爲子。東至於牽牛建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其於十二子爲丑。條風居東北。南至於箕。正月也。律中泰族。其於十二子爲寅。南至於尾心房。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鍾。其於十二子爲卯。南至於氐亢角。三月也。律中姑洗。其於十二子爲辰。清明風居東南維而西之軫西至於翼。四月也。律中中呂。其於十二子爲巳酉。至於七星張。注五月也。律中蕤賓。景風居南方。其於十二子爲午。西至於弧狼。涼風居西南維。六月也。律中林鍾。其於十二子爲未。北至於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其於十二子爲申。北至於

周禮正義

卷五十二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大宰既以

詔王。內史又〔疏〕掌王之八枋之灋者。枋。釋文作柄。云本又作枋。案大宰職亦作柄。說文木部云。枋。木可作車。與柄居申貳之。〔疏〕義別。古音方聲柄聲同部。故柄或借枋爲之。八枋並王所執持以爲治。此官奉以爲官法。與大宰

司會司士爲官聯也。大宰八柄之次。爵祿之外。三予。四置。五生。六奪。七廢。八誅。與此敘次不同者。彼自一爵至五生。並爲賞之事。自六奪至八誅。並爲罰之事。此則自廢置以下。皆以賞罰自相對爲文。義各有當也。云五曰殺

者。此殺。卽大宰之誅。誅殺義同。大宰注。訓誅爲責讓。與此經義不合。賈疏遂謂大宰有誅無殺。此有殺無誅者。誅與殺相因。欲見爲過不止則殺之。尤誤。注云。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者。大宰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猶

是大宰已以此詔王。內史復居中贊助教告。爲大宰之副貳。居中。謂居宮中。凡皇門以內。通爲宮中。省文則曰中。猶酒正。注云。給事中。內史官府蓋在內。故以爲稱。大宰職尊而居宮外。此官職卑而居宮中。互相副貳以詔王治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疏〕執國灋及國令之貳者。與小宰司會大史爲官聯也。賈疏云。以內史掌爵祿殺生之事。故執國法及國令

之貳者。國法大宰掌其正。國令謂若凡國之政令。故亦掌其貳。詒讓案。國令者。先王及今王所施政令下畿內者。與外史掌外令。內外相備。國語楚語云。教之令。章注云。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三略下略云。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

竹帛名曰令。國法與國令。凡著於圖籍者。皆副在內史。故呂氏春秋先識篇。說殷內史向樂載其圖法去之周。是殷周職掌略同。云以攷政事以逆會計者。逆亦謂迎受。詳大史疏。賈疏云。因卽句攷其政事及會計。以知得失善惡而誅賞也。

注云。國法六典八法八則者。亦此注用今字作法也。以大史掌建此三者。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此官與彼爲聯事。明國法內亦通含此三者。可知典則通訓法。以所治異名。詳大宰疏。掌敍事之灋受納

訪以詔王聽治。

敘、六敘也。納訪，納謀於王。〔疏〕

注云：敘、六敘也者，即小宰云：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三曰

大史馮相氏保章氏敘事爲次序時事異也。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此注今本並作敘，疑誤。詳小宰疏。云納訪納謀於王也者，訪與保章氏訪序義同。諸臣所謀議之事，內史則受而納之。此以臣下之言，入告於王，下命諸侯孤卿大夫，又

以王命出施於外。猶書舜典納言之職。故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解故云：尚書唐虞曰納言。周

官爲內史，是也。云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者，亦小宰文，引之者，證詔王聽治、亦有敘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

夫，則策命之。

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疏〕凡命諸侯及孤

之者，掌受王命作策書以頒爵位。與典命司士爲官聯也。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償。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

南鄉。償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即策命之儀。書洛誥云：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語。此即成王命尹逸策命魯公伯禽之事。尹逸蓋卽爲內史。以其所掌職事言之，則曰作策。其後世爲此官，故又稱尹氏。

詩大雅常武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云：尹士，掌命卿士，是也。左傳文二年服虔注：傳十五年杜注：後漢書班彪

傳：國語晉語韋注：大戴禮記保傅盧注：並以尹逸爲大史，非也。覲禮及左襄二十年傳：並以大史掌策命之事。疑內史

大史亦通稱。詳敘官疏。凡命諸侯大宗伯償，命卿大夫士小宗伯償。其內史策命則同。又左襄十年傳：晉滅偏陽，使

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蓋以此官掌命諸侯，故并掌其族嗣之事也。賈疏云：周法爵及士，餘文更不見命士之法。

明士亦內史命之，不贅者，以其賤略之也。注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者，左傳二十八

年傳：周惠王命晉文公事，引之者，證內史主策命諸侯之事。與父彼作叔與父，杜注云：以策書命晉侯爲伯也。周禮

九命作伯，云策，謂以簡策書王命者，說文冊部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

形。又竹部云：策、馬箠也。經典通段策爲冊。內史掌爲冊命。書云作冊，是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

百名書于方。彼注云：策、簡也。賈彼疏云：簡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春秋，策

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

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者，左傳杜敘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孔疏云：蔡邕獨斷曰：策

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以其編簡爲

策，故言策者，簡也。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

一行字耳。禮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案據孔說，則簡爲未編之策，策即編連之簡，故二鄭並以策爲簡。策命諸侯等辭多，或在百名以上，故必書於策也。云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迓王愆，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者，亦左傳文。愚案鈔釋文作「簡字通」，引之者，見策書之式，及受策之儀也。杜注云，迓，遠也。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凡

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若今尙書入省事，「疏」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賈疏云，諸侯凡事有書奏自於王，內史讀示王，

注云，人、內史也。即此讀四方事書之事。注云，若今尙書入省事者，舉漢法爲況，廣雅王制，祿則贊爲之，以

方出之。贊爲之，爲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

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杜子春云，方直，謂「疏」此以書命祿之事，與司祿廩人

今時禮也。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

爲官聯也。祿者，采地及田粟之通名。詳後。注云，贊爲之爲之辭也者，王制祿亦有策命之辭，內史則助爲之，鄭

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者，舊族氏注云，方，版也。制祿之辭，文字簡省，不及百名，故即書方以出之，

云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者，賈疏云，已下皆禮記王制文，按彼所釋，

凡地有九等。按小司徒注，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等，則地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若然，上地之中，有上上之地，食十人，上中食九人，今言上農夫食九人，不言上上食十人者，

欲取下士食九人祿，與上中之地食九人同，故據上中已下而言也。案以下文亦見孟子萬章篇，鄭賈九等授地之說，於

經未合。詳小司徒疏，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鄭彼注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

國君者，賈疏云，不言下上之地食四人以下者，欲見八人以下至五人有四等，常庶人在官者，有府史胥徒，其祿以是

有食八人以下四等，不得第一等九人之食。二說差次不同。竊謂王制之文，即本孟子，常以孟子義爲正也。又案凡祿與命相將，故頒祿之制，至命士而止，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皆止有稍食，稍食雖通稱祿，然實非正祿也。先鄭言此者，亦因王制孟子成文牽連及之，以備差率耳。實則內史所命，不及庶人也。凡稍食與祿異，詳宮正司士疏。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者，自下士至卿，並謂無采地者頒祿之差，大宰九式所謂匪頒之式也。先鄭意王國卿大夫士之無采地者，止計田稅以制祿，差次亦略同。王制疏引鄭答臨頌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二，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是後鄭亦據王制侯國制祿之差爲說也。今考周時諸臣，唯貴戚世祿，得有采地賞田，其次則授以祿田，更其次則賦以祿粟。田以夫晦爲差，粟以鍾石爲率。內史以書命司祿頒田，廩人頒粟，斯其大較矣。今依鄭志所說，以上地百晦食九人，十夫稅一計之，則王下士食十夫稅，中士二十夫稅，上士四十夫稅，下大夫八十夫稅，中大夫百六十夫稅，卿三百二十夫稅。此祿田夫數之差也。其米粟鍾石之數，則無可考。王制疏引崔寶恩據史記上地晦一鍾，及廩人上歲食四鬴，釋上農夫食九人，而不詳其說，今姑依彼率計之。廩人上歲民食每月四鬴，則一人每歲食四十八鬴。凡三十石七斗二升也。依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每歲食二百七十六石四斗八升也。中士倍之，每歲食五百五十二石九斗六升也。上士又倍之，每歲食一千一百五十九石九斗二升也。下大夫又倍之，每歲食二千二百一十一石八斗四升也。卿四之，每歲食八千八百四十七石三斗六升也。君十之，每歲食八萬八千四百七十三石六斗也。依史記說，則一夫之獲百鍾，今下士食以鍾計之，凡四十三鍾一斛二斗八升，十夫稅一，足以供之矣。墨子雜守篇，有二百石三百石之吏，韓非子外儲說右云，燕王收吏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此與下士之祿相近，商子境內篇，有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之令，此與中士上士之祿相近，然則周頒祿田粟之數，雖無正文，其較略或當如是。至國語晉語載叔向答韓宣子問賦秦后子楚子干祿云，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韋注云，五百人爲旅，爲田五百頃，百人爲卒，爲田百頃，左昭元年傳，謂子干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韋亦依左氏義，蓋以家受一夫計之，則大國卿祿五百夫，上大夫祿百夫也。以先鄭此注及鄭志所說，王國卿大夫之祿校之，彼上大夫祿，減於中大夫六十夫，而卿祿則贏百八十夫，且卿祿五大夫，與孟子王制率亦不合，疑春秋時侯國之侈制，與禮不甚合也。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贖也者，管子霸形篇云，削力墨筆，尹注云，方，謂版贖也，案方即水版，說文片部云，贖，書版也，是方版贖並同物，論衡量知篇云，斷木爲槩，枘之爲版，力加刮削，乃成奏贖，是漢時削版書，通謂之贖，漢人皆用尺贖，故後漢書蔡邕傳李注云，

讀長一尺。杜以古者亦方短於策。故舉今讀以況之。凡杜鄭云直謂某者。皆據當時恆制恆言爲釋。互詳申車疏。云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者。證天子三公至元士祿田之差。增成先鄭義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案彼所說三等國里數。與大司徒文不合。鄭以彼爲殷制。大司徒爲周制。禮後所增。惟畿內不增。猶與殷同。故彼注云。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是彼文本言畿內公卿大夫采地。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諸等。與祿田不同。故鄭志說制祿不依彼爲差。且依鄭小司徒載師注。定畿內三等采地。公百里。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元士無文。則周卿大夫采地之數。亦與彼不同。若如此注說。卿之祿田。亦視七十里之國。大夫之祿田。視五十里之國。是祿田反多於采地。於率必不可通。竊疑鄭節引彼文。祇以明祿田。亦準采地爲四等之衰耳。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等。鄭本不以爲周制。此注仍不從之也。沈彤別依小司徒載師注三等采地之田。以推祿田之數。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載師以家邑之田任枹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家邑卽縣。注云。大夫之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卽都。注云。卿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卽四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公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所食。可例推矣。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采地之有無。而殊其命數。夫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況爵等與命數俱同者。寧以封不封而殊其食也。封邑者之所食。以報其大功德也。其田之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上士食甸。中士食丘。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由大夫食縣而差之。每上以四。則每下亦以四也。案如沈說。則與小司徒載師注義不相連。然與此注及王制並不合。又以左傳說大國卿大夫之田按之。尙贏數倍。司祿職亡。無可質證。未敢臆定也。又案孟子萬章篇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彼文復與王制不同。蓋亦周末籍亡。所聞有異也。賞賜亦如之。〔疏〕謂王以恩惠賞賜臣下之祿。此亦以方書贊爲之辭。案司勳職。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功多則多。功少則少耳。詒讓案。此與司勳爲官聯也。左昭三年傳。鄭伯如晉。公孫段相。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晏子春秋外篇云。昔吾先君桓公。子管仲孤與殺。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子孫賞邑。然則賞賜亦書方出之。左傳晏子言策者。方策散文得通。內史掌書王命遂

武之。副寫藏〔疏〕內史掌書王命者。謂王之命令。施於畿內諸臣者。玉藻所謂有史書言王命。即王言也。史記晉世家云。成王削桐珪與叔虞。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內史爲右史。詳敘官疏。注云。

副寫藏之者。小宰注云。武。副也。賈疏云。謂王有詔勅頒之事。則常副寫一通。藏之以待勘校也。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疏〕掌書外令者。則亦當武之。經不言者。文略。注云。王令下畿外者。畿外。掌四方之

志。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疏〕掌四方之志者。與小史爲官聯也。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秋。晉之乘。楚之檮杌。〔疏〕而問盟首焉。蓋即此官盟辭。亦志記之所書。故問之也。注云。志。記也者。與

小史邦國之志義同。先鄭注。亦謂志爲記。詳彼疏。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者。孟子離婁篇文。趙注云。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豎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

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彼三書。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所謂〔疏〕掌三皇五帝之書者。賈疏云。案孝經緯云。三

即三國之志記。故舉以爲證。三皇五帝之書。三墳五典。〔疏〕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云。蒼

頡造文字。蒼頡皇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今此云五帝之書爲可。而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案三皇五帝。鄭賈並無說。自虎通義號篇云。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是三皇也。禮曰。黃帝。顓頊。帝

嚳。帝堯。帝舜。五帝也。風俗通義皇極篇云。三皇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禮號證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說。慮戲。遂人神農。尙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謹按易稱伏羲氏神農氏。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大傳之義斯近之矣。五帝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大史公記。黃帝。顓

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曲禮孔疏引熊安生云。鄭玄意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故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

樞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犧。神農爲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自虎通取伏犧。神農

祝融爲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犧。神農。黃帝爲三皇。並與鄭不同也。其五帝者。鄭注中候勅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案依孔熊述鄭釋

三皇從運斗樞說。呂氏春秋用衆篇高注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並同。五帝從史記說家語宰我問篇及呂覽高注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譙周宋均說並同。惟鄭別增少皞。與諸家特異。張守節又引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僞孔安國尙書敘。並以伏犧

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王符潛夫論五德志，又以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爲五帝。衆釋紛異，惟史遷說義據最塢。鄭君應五帝坐之說，五帝有六，於數綫溢，竊恐不然。尚書敘孔疏又引梁主云，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斯尤信情更易。進退失據，今無取焉。又按尚書當亦此官所掌，文王世子云，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典書當卽此官也。彼又云書在上庠者，蓋此官典其正本，其副貳在學官。爲國子所誦習者，此官亦司其詔教之事，與大司樂爲官聯也。若然，書之篇目，蓋亦甚衆，經舉其尤古者，故唯云三皇五帝之書耳。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者，左昭十二年傳，楚靈王謂左史倚相，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注云，皆古書名。孔疏云，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大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皆無正驗，杜所不信。案據孔說，則鄭此注，本賈侍中義，文選東京賦薛綜注說同，釋名釋書契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亦云此皆三王以前上古堯皇時書也，今皆亡，唯堯典存也，亦從賈鄭義。掌達書名于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能讀之。得「疏」之者，謂此書名，卽指古書之篇名，廣雅釋詁云，達，通也。古書篇名，亦學者所宜知，故外史通達布告之四方，若後世目錄之學，是也。云或曰古曰名，今曰字者，此別一說，以書名爲文字，保氏所掌六書，是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論書名，注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此注說與彼同，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子路篇，必也正名乎，皇疏引鄭彼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說文敘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簪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案審聲正讀，則謂之名，察形究義，則謂之文，形聲孳乳，則謂之字，通言之，則三者一也。中庸云，書同文，管子君臣篇云，書同名，史記秦始皇本紀琅邪刻石云，書同文字，則名卽文字，古今異稱之證也。說文敘云，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明史官通職，並掌書名，以此及大行人二職言之，古書篇名，無勞達論，書契之用，通於政俗，外史掌方志，並達書字，以正達誤，辨疑惑，其事相因，或說不可易也。左傳杜敘云，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孔疏謂杜卽據此達書名，爲達四方之志，案此官雖掌方志，然與達書名不相涉，杜說非經義，不可從，云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者，謂以書名之形

聲達之四方，使通其音義，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者，即後世字書之權輿也。〔疏〕注云，書王令以授使者者，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疏〕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者，此官

賈疏云，天官冢宰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及畿內萬民之治，今此御史亦掌之以贊佐，故同其凡治者，受灋令焉。

注云，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者，明此治令即王之治令，贊冢宰，即佐冢宰詔王也。〔疏〕注云，爲書寫其治之法，〔疏〕注云，爲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疏〕注云，爲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

今尙書作〔疏〕，蓋與大祝六辭之掌，互相備，若尙書諸命誥之類，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

詔文，則聽受施行者弗曉，故設此官贊爲之也，王之有御史，蓋猶百官府之有史，故宰夫八職亦曰史，掌官書以贊

治，彼史掌贊衆官府之書，與此御史尊卑殊絕，而所掌略同，云若今尙書作詔文者，王應麟云，續漢百官志，尙書侍郎

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後漢書周榮傳，陳思上疏，薦周興曰，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材，每爲詔文，宣示

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故乃拜興尙書郎，論議案初學記職官部，引應邵漢官儀文，尙書郎主

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凡數從政者，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在，玄以爲不辭，故改之云，〔疏〕凡數

者者，凡數，釋文作數，凡阮元云，釋文從司農讀也，賈疏作凡數，孔鵬汾云，數字本在凡字上，與上文書字相屬，故先

鄭得讀爲掌贊書數，後鄭改者，其句讀，非改其文也，至注言凡數乃指其所數，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從政者之凡數，

非於經文發訓也，似當從釋文爲得，洪頤煊云，數凡，謂計其總從政者，若作凡數，則義不可通矣，今本由後人誤乙，

案孔洪說是也，虛文詔說同，注云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現在空缺者者，庖人注云，凡，計數之凡，數，謂三百六

十官等，見在，謂在官者，先缺，謂死亡罷免者，以公卿下至胥徒，並是從政之人，故其員數及見在空缺者，御史校計之，

與司士爲官聯也，云鄭司農讀言掌贊書數者，先鄭讀數屬上句，後鄭不從，云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

在者，先鄭意此數，即三千三百之類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器文，後鄭彼注云，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

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先鄭義，不知與後鄭同否，

云玄以爲不辭，故改之云者，明不從先鄭之故，既以數字上屬，則下句當云凡從政者，義不可通，故云不辭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敍之，以治其出入。以下等敍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疏〕

以治其出入者，賈疏云，出入，謂若下文凡車之出入，則會之於冬官，造車訖來入巾車，又當出封同姓之等亦是也。注云，公、猶官也者，牛人注同，公車謂在官之車，云用謂祀賓之屬者，謂五路及諸車所用不同，云旗物大常以下者，謂五路建五旗，旗各異物也。云等敍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者，次序序，舊本作敍，今據余本及明注疏本正。凡經例用古字作敍，注例用今字作序，疑此注等敍之敍，亦當作序，詳小宰疏。賈疏云，周人先同姓，次異姓，後云四衛蕃國以下，故云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錫，王在焉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次序也。樊，讀如繫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鬋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輻爲綵，〔疏〕王之路者，以下辨五路等次，旗物及所用之異，金榜云，巾車所辨者玉路之用二，金路象路革路旂則屬焉，〔疏〕木路之用凡三，建大常大旂大赤，天白大麾者，一用也，以祀以賓以朝以卽戎以田，一用也，同姓異姓及四衛蕃國以封，一用也，王朝有大事，出五路陳之，於九旗取五，考工記曰，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禁室也，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象鶉火也，熊旂六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由是言之，大旂爲蛟龍，大赤爲鳥隼，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周赤，殷白，夏黑，有虞氏青，大常繡帛象中黃之色，陳路所建，各象其方色，兼取備四代旗章，玉路建大常十二旂，金路建大旂九旂，象路建大赤七旂，革路建大白六旂，木路建大麾四旂，旂數之多寡，亦適協其序，凡王所乘路皆建大常，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喪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親禮，天子乘龍載大常，未聞賓與朝，建大旂大赤也，大司馬仲秋教治兵，王載大常，未聞卽戎與田，建大白大麾也，左定四年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綽旂旂旂，分唐叔以大路，此以金路封同姓，與巾車合，不皆大旂也，案金說是也，云一曰玉路者，分王五路，以玉路爲最尊，故隋書禮儀志引白虎通云，玉路，大路也，書顧命大路在賓階面，賈典路疏引鄭書注及僞孔傳，並以爲玉路，其公侯以下，各以所乘之路最尊者爲大路，卿大夫命車亦然，與天子玉路異也，明堂位謂魯有四代

之路。云駕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云。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與者也。大路。木路。乘路。玉路也。案此經五路。無虞夏之制。又玉路至尊。不宜降次木路。魯爲同姓侯國。封爲金路。似亦不當。乘玉路。彼記所說。與此經無會。又此五路所建旗章分五色。而車則無色別之文。月令有五時之路。春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土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似以五色分屬五時。御覽禮儀部引皇覽逸禮說。四時迎氣車。各依方色。與彼正相類。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正黑統路。與質黑。正白統路。與質白。正赤統路。與質赤。旗色亦同。是則三代車依服色。必與旗章相應。依其說參互考之。月令。鸞路當此金路。朱路當此象路。大路當此玉路。戎路當此革路。玄路當此木路。故金路建大旂。其色青。象路建大赤。其色赤。玉路建大常。其色黃。革路建大白。其色白。木路建大麾。其色黑。旗章之色。與月令五時亦相應。但經注並不云五路色異。而月令鄭注。亦謂彼非周制。不可強爲傳合也。云建大常十有二旂者。凡兵車建旗。皆於兩輪外闌間。置局以插之。乘車當亦同。詳考工記總敘疏。云以祀者。賈疏云。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事。則一名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案依賈說。則王大小祭祀。通乘玉路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天子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旂。樊纓十有再就。率諸侯而朝日東郊。輅卽路之借字。大戴說與此經玉路以祀正合。至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於郊。則當爲木路。故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旂。龍章而設日月。注亦云。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大路。車之素幘也。依鄭說。則魯祭天用殷路。與王禮不同。故禮器注釋大路爲殷車。下又別引此經五路以著其異。明郊川素車。與此經木路略同。而與玉路則迥異也。左桓二年傳云。大路越席。孔疏引服虔注釋爲木路。論語衛靈公篇。乘殷之路。集解引馬融說。亦援左傳大路爲釋說。並與鄭同。惟左傳杜注。以爲玉路。與禮器不合。賈觀禮疏云。大路。則玉路也。以周之玉路。因殷之大路。飾之以玉。故猶以大路爲名。案賈氏蓋欲參合鄭服虔諸家之義爲一。實非鄭旨。今以鄭義審之。蓋郊乘素車卽木路。自是魯用殷禮。猶祭周公以白牲之例。若周郊自乘玉路。與朝日同。不必用素車木路。秦漢禮家或據魯禮以推王制。故禮記多通言不別。與此經實不相應也。注云。王在焉曰路者。敘官注云。路。王之所乘車。觀禮注云。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與樂記云。大路者。天子之車也。藝文類聚舟車部引白虎通義云。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公羊傳二十五年。何注云。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說並與鄭略同。賈疏云。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云王在焉曰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爲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案賈引左氏說。蓋五經

異義文。釋名釋車云。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此兼據左氏義也。考左傳成二年。晉賜晉三帥先路。又襄十九年。晉侯請於王。賜鄭公孫董大路。二十四年。王賜穆叔大路。二十六年。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是左氏說侯國卿再命以上。亦得乘路。詩小雅采芣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云。君子謂將率。彼箋義亦謂文王爲諸侯時。將率得乘路。蓋與左氏義同。故左傳襄十九年。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所左氏義短。而采芣孔疏引鄭義何則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是尤鄭兼取左氏義之證。但此職及典路職。惟王及后所乘稱路。故鄭以路專屬王車。乃偏據此經爲釋。其實嚴膏肓說與詩及左氏義合。自較此注爲咳。至左傳侯國卿所受諸路。依鄭義當即此後文之夏篆夏綬。以命賜之車。尊之曰路。其非命賜。則不得稱路。故左傳又云。冢卿無路。非無車之謂也。而左傳疏引杜氏釋例。謂子矯穆叔所受大路當爲革路。若木路則與左氏舊義不合。且依其說。是侯國卿路與衛蕃之君同。與此經孤乘夏篆卿乘夏綬之文。亦復乖謬。不足據也。云玉路以玉飾諸末者。釋名釋車云。金路玉路。以金玉飾車也。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乘彫玉之輿。郭璞注云。刻玉以飾車也。賈疏云。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者。皆是以金玉象爲飾。不可以玉金爲路。故知玉金等飾之言。諸末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故云諸末也。詒讓案續漢書輿服志。載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皇太子皇子安車。並黃金塗五末。六百石以上車銅五末。劉注引徐廣云。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然則周五路飾諸末。或亦即以玉金等飾五末矣。荀子禮論篇揚注。謂車制有金飾衡轡之末爲龍首。其說亦本續漢輿服志。或即五末之一。詩大雅韓奕亦有金厄。厄。卽輓也。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鑲錫也者。詩大雅韓奕鈎膺鑲錫。毛傳云。鑲錫。有金鑲其錫也。鄭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說文金部云。鑲。馬頭飾也。又頁部云。顙項。顙首骨也。案錫盧。卽顙顙之省。限字。當盧蓋馬鞍具之一。凡馬額上皆有革落。更以金飾之。則謂之錫。故左傳桓三年。杜注云。錫在馬額。急就篇顏注云。錫。馬面上飾也。以金銅爲之。俗謂之當顙。隋書禮儀志云。方鉉當顙。蓋馬冠也。案當盧在馬額。其形蓋如半月。故莊子馬蹄篇云。齊之以月題。釋文引司馬彪云。月題。馬額上當顙。如月形者也。錢坫云。眉上曰揚。故詩揚且之哲。毛傳曰。揚。眉上廣。馬眉上名之者。因字借其義。段玉裁說同。云樊讀如繫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者。蓋謂馬當脅之橫帶也。家語正論篇王注釋縣。國語齊語章注釋樊。文選東京賦薛綜注釋繫。並同鄭義。賈疏云。按易訟卦上九云。或錫之繫帶。注云。繫帶。佩繫之帶。但易之繫謂繫囊。卽內則云。男繫革是也。此繫卽馬大帶。音字同。故讀從之。是以鄭卽云馬大帶也。段玉裁云。人大帶謂之繫。因而馬大帶亦謂之繫。不云讀爲者。別人與馬也。古文作樊。聲類同也。禮記作繁。詒讓案說文革部云。繫。大帶也。男子帶繫。婦人帶絲。本內則文也。左傳桓二年。杜注及孔疏。引賈服義並略同。蓋人服有二帶。大帶謂之紳。革帶謂之繫。通言之。革帶亦或謂之大帶。故許

賈諸儒並有此訓易繫帶。李氏集解引虞翻說。亦以大帶爲釋。然鄭內則注云。繫。小囊盛說巾者。則不從許義。虞賈引鄭易注。繫帶爲佩繫之帶。亦以繫爲佩繫。與帶不同物。皆與此注義異。曾釗云。繫訓爲帶者。許賈服之說耳。鄭注儀禮禮記。皆不承用。士昏禮記注。繫。繫囊。內則注。繫。小囊。此說本確。今以樊爲繫。則將施囊於馬乎。自知其說不通。乃復采川前所不用之說。足見其失。陳奐云。大帶在腹。凡馬皆有。無以別尊卑。詩采芣。崧高韓奕。皆曰鈎膺。傳曰。樊。繫。膺。也。當胸前。不在腹下也。案曾陳說是也。樊。正字當作係。此經及左傳作樊。假借字也。其義則當如許君說爲馬髦上飾。後鄭讀爲繫。釋爲大帶。並非經義。詩大雅韓奕箋。以樊繫釋鈎膺。則用毛詩說。與此注義異。是鄭亦自有兩解矣。又案馬大帶。鄭珍以爲卽所謂繫是也。說文革部云。繫。箬掖鞬也。釋名釋車云。鞬。經也。橫經其腹下也。馬大帶。雖亦馬鞍具之一。然與係迥異。不可以釋此經也。鄭司農云。繫謂當胸者。蓋謂馬當胸之革帶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鈎膺。當胸也。說文革部云。斬。當膺也。又肉部云。膺。胸也。後漢書鮑永傳云。拔佩刀截馬當胸。李注云。當胸。以韋爲之也。毛詩小雅采芣。鈎膺。傳云。鈎膺。樊。繫。也。又秦風小戎。鈎膺。傳云。膺。馬帶也。鄭箋云。鈎膺。有金飾。孔疏云。膺。若今之斐。謂也。詒讓案毛蓋以膺爲當胸之帶。亦謂之繫飾。則有鈎鑲之異。先鄭及薛綜並從毛說。當胸當膺。斐。蓋異名同物。省文則稱膺。亦卽許書之斬也。左傳二十八傳。鞬。鞬。鞬。杜注云。在胸曰鞬。鞬。實。斬之誤。又定九年傳。王猛曰。吾從子如驂之斬。杜注云。斬。車中馬也。孔疏云。斬。是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上有斬。故以斬表中馬。今考鞬與斬。雖同在膺。而實異物。先鄭說亦未瑳。引士喪禮下篇曰。馬繫三就者。既夕禮文。鄭儀禮目錄云。既夕禮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先鄭此注。亦從別錄也。陳奐云。既夕禮薦馬繫三就。記禮。禮。具。勒。縣。于。衡。又晉語亡人之所懷挾。繫。韋。注曰。繫。馬。繫。也。既夕士禮。夷。吾。出。亡。未立爲君。故馬皆有繫而無縣。左成二年傳。衛仲叔子奚請樊繫以朝。杜注云。樊。繫。馬。飾。諸侯之服是縣。繫。爲。尊。者。之。馬。飾。也。案陳說是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亦云繫。繫。者。君之駕飾也。若然。則大夫以下不得有樊。繫。士喪禮有繫而無樊。就數又少。明與諸侯以上禮異矣。云禮家說曰。繫。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者。此。禮。經。舊。說。先。鄭。依。其。義。故。引。以。爲。證。齊。語。章。注。云。繫。當。胸。削。革。爲。之。卽。川。禮。家。義。賈。疏。云。賈。馬。亦。云。繫。繫。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市。以。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案。賈。馬。及。先。鄭。蓋。並。讀。樊。爲。係。賈。疏。引。賈。馬。乃。從。後。鄭。作。繫。者。誤。也。二。家。說。繫。與。先。鄭。略。同。蓋。亦。以。爲。落。馬。胸。之。韋。而。別。以。係。爲。繫。下。所。綴。之。采。飾。釋。名。釋。車。以。樊。繫。爲。鞬。下。之。飾。亦。與。此。義。相。近。說。文。系。部。云。係。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旌係乎。重文。釋。縣。或。从。界。鼻。綽。文。弁。許。氏。此。義。又。與。賈。馬。毛。鄭。諸。家。說。異。綜。而。論。之。縣。繫。古。義。約。區。三。科。所。施。名。異。後。鄭。說。樊。爲。馬。大。帶。則。施。於。脅。下。繫。爲。鞬。則。施。於。頸。下。也。賈。馬。以。繫。爲。當。膺。革。而。縣。

爲纓下飾。則施於胸前也。許以縣爲馬髦飾。則施於髦上也。漢晉諸儒所說。要不出此。今考馬髦具之有大帶。與當胸貴賤所同。而樊纓爲諸侯以上之盛飾。則不可并爲一。明矣。參互詳校。竊謂當以許義爲最。蓋纓雖卽胸脅之革。而縣則當於馬髦具之外。別爲盛飾。縣者。弁也。猶人之有冠也。文選東京賦云。金鏤鏤錫。鏤。續漢輿服志作鏤。爲獨斷云。金鏤。馬冠也。在馬髦前。蓋卽古縣之遺制。凡馬額有髦。則似冠武。縣前屬於錫落馬髦。而後接於馬背之革。則似冠梁。又以削革纓於縣。而下復繞胸而上。則似冠纓。纓之下有垂飾。則似冠綬。縣落髦而纓落胸。縱橫上下。互相貫屬。故馬賈以爲一物也。凡經典言縣纓者。義並如此。縣。或借作樊。作繫。說者遂失其義。文選張衡西京賦。璫弁玉纓。薛注云。弁。馬冠也。又髦以璫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案璫弁玉纓。卽左傳二十八傳之璫弁玉纓。王制孔疏引服虔注。亦以爲馬飾。以張賦辭意推之。蓋左氏舊說。以弁爲纓之借字。璫弁玉纓。卽謂以玉飾縣纓也。薛注馬冠之訓。正足證縣之古義。在髦故謂之又髦。續漢志注引徐廣及宋書禮志。並云金爲馬又髦。又髦卽是髦飾。與許書縣字說解正同也。其以纓爲馬鞅。則又依後鄭說。與先鄭不同。蓋兼采衆家。故離合錯出矣。至禮家說云。削革爲之者。以常胸之章言之。賈馬云。旄。牛尾金塗十二重者。以綴革下垂之飾言之。續漢輿服志云。乘輿縣纓。赤鬬易其金就十有二。劉注又引傳玄乘輿馬賦注云。繁。纓飾。以旄牛尾金塗十二重者是也。但禮經說馬飾。並無旄牛尾之文。賈馬似皆據漢乘輿縣纓制推之。陳奐據左哀二十三年傳薦馬稱旄縣之文。謂縣纓旄牛尾爲之。與羽葆幢及旌竿析羽。注旄首相似。其說亦通。但周制是否如此。究無確證耳。又左桓二年傳。繫屬游纓。杜注云。纓在馬脅前。如索帶。孔疏引服虔云。纓如索帶。今乘輿大駕有之。獨斷云。繫纓在馬脅前如索帶者是也。晉書輿服志說同。家語正論篇王注云。馬纓常臂似索帶。案服虔諸家。謂纓形如索帶。其制未詳。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引束皙近游賦云。服索帶之祥徒。或馬脅飾下垂。如人所著裙釵之象。但此專爲纓制。縣象實不如是也。云玄謂纓今馬鞅者。旣夕禮注及東京賦薛注義並同。蓋謂繞馬頸下之橫革也。說文革部云。鞅。頸韁也。韁。柔革也。釋名釋車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其下飾曰樊纓。其形樊。樊而上屬纓也。案劉蓋兼川後鄭及賈馬義。考許書鞅與靳異訓。以意推之。蓋靳在馬脅而直下。鞅在馬頸而橫出。後宜屬於馬脅之帶。故廣雅釋器云。鞅謂之脅。左傳二十八杜注。又云在腹曰鞅。若靳爲當胸直革。則無由至馬脅腹矣。鞅雖與頸相連而微後於頸。鞅靳從橫交落。其不同物甚明。後鄭釋鞅爲鞅。而不從先鄭當胸之訓。則所謂鞅者。當同許義。今考纓屬於縣。亦直垂而下。則似靳而實非靳。若與鞅則絕不相類。纓直落脅下。而鞅橫聯頸脅。纓以爲飾而不任力。鞅則任力而無采飾。後鄭并爲一。殊未允。劉成國亦說鞅爲纓。與後鄭同。而又以嬰釋纓。國語晉語有嬰纓。韋注云。嬰。馬纓。明二字音義同。但劉說樊爲纓下飾。則又與後鄭義異。皆不塙也。云玉路之樊及纓

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者。附雅釋言云。屬。屬也。郭注云。毛屬所以爲屬。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織毛曰屬。禮器孔疏云。染絲而織之曰屬。案孔不用附雅義。依其說。則與後革路條纁無異。殆不可信。鄭蓋據漢乘輿繁纁赤屬金就十有二。因取以況周制。故知以屬飾之也。齊語韋注說樊纁飾同。賈疏云。必知用五采者。按典瑞云。鎮圭纁五采五就。則知王者就飾用五采。惟有外傳小采以朝月者。用三采耳。纁藉五采。卽云五就。則一采一市爲一就。此中樊纁十二就之屬。就數雖多。亦一采一市爲一就。如玉藻十二就。然案賈說非也。大行人注說樊纁云。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則鄭自謂五采備市爲一就。若如賈疏說。以一采市爲一就。則九就止九等采。有參差不備者矣。凡此經言采就者。皆以采采備市爲一就。詳典瑞典瑞疏。此經五路樊纁之數。玉路十二就爲最多。餘四路。以次遞減。而郊特牲云。大路樊纁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禮器作次路七就。鄭彼注云。殷祭天車也。案彼大路及先路繁纁並以少爲貴。與此經不合。故鄭以爲殷制。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據司常文凡大常大旗大赤大白大麾。並爲殷制。詳司常疏。云正幅爲纁旂則屬焉者。葉鈔本釋文纁旂作纁。案纁則纁之俗。大行人補人注。纁。陸本並作纁。賈疏及觀禮疏。並謂正幅爲纁。附雅文案今本爾雅釋天旂旂章。惟云纁帛。無正幅爲纁之文。蓋有佚脫。郭注云。纁。衆旂所著。說文糸部云。纁。旂旌之游也。段玉裁按本作旂旌之游所屬也。案纁爲旂旌之正幅。以弧張之。縣於杠者。卽司常注所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纁。是也。大行人注云。旂其屬纁垂者也。說文舛部云。旂。旂旗之流也。又有旂字說解同。旂卽游之省。俗又作旂。釋天云。練旂九。郭注云。旂其屬纁垂者也。國語齊語韋注云。旂。旂旗之流也。屬爲旂。詩鄘風干旄篇。素絲紕之。鄭箋云。素絲者。以爲纁。以纁紕旂旌之旂。孔疏云。纁謂繫於旂旌之體。旂謂纁末之垂者。須以纁紕之。使相連。據鄭孔及郭氏說。則旂別以纁爲之。用素絲爲纁。纁著於正幅。帛之下垂以爲旂也。故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喪弔六人維王之大常。注云。王旂十二旒兩兩以纁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旂曳地。明旂屬纁之下。故其帶直垂。得曳地也。且九旂之旂。有九七五三諸等。惟其下垂正直。故可用奇數。段令旁屬則兩旁分綴。或多或少。必不能稱矣。然則旂在纁下。不在纁兩旁。韋昭以旁屬爲旂。義殊未安。又通典嘉禮說大常云。其制杠長九仞。以素縹綢之。以絳帛一幅爲纁附於杠。畫龍於纁上。又屬十二旂於纁首。長十二仞。每旂皆畫交龍十二。依杜說。則旂屬於纁首。尤與鄭孔說異。張崇義圖旂旗。又於纁之一邊。橫屬衆旂。皆不足爲也。又釋天郭注釋纁旂之旂。云帛縹旂末爲燕尾者。此易旂而旂。蓋旂之別制。凡五旗無纁旂物。皆於旂末著旂。而旂物則或易旂爲旂。以旂縹旂末。唯旂物有之。而燕尾之制。亦唯旂爲然。它旂之旂。雖屬旂末。而不爲燕尾。不容提也。左傳孔疏謂九旂游數多者。旁綴於旂。其軍前之旂。常如郭氏燕尾之說。孔殆誤以燕尾之旂。爲諸旂之通制。尤爲疏舛。左昭十三年傳。八月辛

未。治兵建而不旂。杜注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旂。旂。旂也。此又通稱旂爲旂。與纛旒之旂異物。要旂旒相類。皆纛末而非纛旁。可互證也。又案九旗纛旂之度。經注並無文。據爾雅則旂纛廣二尺四寸。長八尺。公羊徐疏引孫炎說謂旂長與纛同。此專屬旂旒制。他旂旒旂。未知同否。考士喪禮銘旌之制。蓋放旂旒而小。纛半幅以旂旒。纛末終幅以旂旒。以彼推之。則旂常長於纛一倍。不必如孫說也。並詳司常疏。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疏」旂者。五路之二也。云建大旂者。卽轉人云。龍旂九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旂。此不著旂數者。文不具也。云以賓同姓以封者。此專據金路之用言之。與建大旂不相家也。賈疏云。周人先同姓。故得金路。賜異姓已下。則用象路之等。同姓雖尊。仍不得玉路。玉路以祭祀故。不可分賜。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者。制與玉路玉飾諸末同也。云鉤樊纓之鉤也者。國語齊語章注同。賈疏云。詩云。鉤膺鐵錫。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以今驗古。明鉤是馬樊纓也。案賈說非也。說文句部云。鉤。曲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牛馬維斐。何注云。繫馬曰維。繫牛曰斐。此對文則異。散文可通。方言云。額。額也。南楚謂之額。釋名釋形體云。額。或曰額。斐額。蓋卽句曲維斐馬額之義。猶當膺。亦稱斐胸也。凡馬額開亦皆有革絡。更以金飾之。則謂之鉤也。至詩之鉤膺。毛傳以爲樊纓。鄭韓奕箋說同。似與斐額制異。賈以爲一殊誤。韓非子外儲說右云。延陵卓子乘背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銀在後。鉤在額。卽在前矣。明堂位別有鉤車。與此異。云金路無錫有鉤者。賈疏云。以玉路金路二者相參知之。何者。玉路云錫。金路云鉤。明知金路有鉤無錫。上得兼下言之。則玉路直言錫兼有鉤可知。又云。若然同姓金路無錫。韓侯受賜得有鐵錫者。正禮雖不得後有功特賜有之也。案金路之馬雖無錫。宜亦有當盧之革。但不鑲金爲飾耳。詩大雅韓奕之鉤膺鐵錫。賈謂特賜。詩疏說同。陳祥道馬瑞辰則謂此經錫鉤朱龍勒條。五路各舉其一。互相備。義亦通也。云亦以金爲之者。賈疏云。錫用金。明鉤亦用金爲飾也。云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者。齊語章注說同。謂亦如上五采屬采備爲一成。九就。卽九成也。云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據司常文王賓客之事。亦建大常。而陳金路則建大旂以表事。義各有所取也。云以賓以會賓客者。齊僕注義同。賈疏云。案齊右會同賓客前齊車。故知以賓。是以會賓客。至於載主亦同焉。故曾子問云。天子巡守以遷廟王行載於齊車。注云。齊車金路。若王弼亦乘金路。是以士喪禮注云。君弔。蓋乘象路。謂得金路之賜者。弔時降一等。乘象路。明知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金路可知。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

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者，明經言封，卽典命之出封。彼注云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是也。賈疏云，周之法二王之後稱公，王之同姓，例稱侯伯而已。若魯衛稱侯，鄭稱伯，故兼云雖爲侯伯也。知畫服如上公者，典命云，上公九命，車旗衣服，以九爲節，是上公九命服袞冕。又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爲節，則服鷩冕。爲異姓侯伯，若魯衛鄭雖爲侯伯，則服袞受五百里之封，是以明堂位魯侯服袞冕，是雖爲侯伯，服如上公也。言此者，欲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今同姓王子母弟以衣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同矣。詒讓案左傳二十八傳，王賜晉文公大格之服，又定四年傳，成王分魯公康叔唐叔以大路，杜注並以爲金路。此皆同姓侯伯之禮。觀禮疏謂大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袞冕，乘金路，此異姓上公之禮。國語齊語說周襄王命桓公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韋注引賈逵云，大路謂金路鉤樊纓九就，蓋亦優異之以上公之禮也。畫服，卽司服注說，冕服九章，初一日龍至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是也。詩秦風無衣，孔疏引作車服，譌。汪文盛云，畫服謂衣之畫者也。故賈疏以上公服袞冕說之。案注說是也。又案王世子之車旗，於經無文，以王子母弟出封如上公禮，推之世子不當降於彼，當亦得乘金路建大旂與。云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者，明同姓內諸侯未出封，雖同姓不得乘金路也。王子母弟所食稍縣都三等采地，親疏隆殺之差，詳大宰載師注。凡同姓內諸侯乘車，經注無文，考觀禮侯氏魯冕乘墨車，是外諸侯入朝，得服冕而不敢乘路，則內諸侯當亦不得乘路。若然，親王子母弟與公同食大都者，亦乘夏綦，稍疏與卿同食小都者，亦乘夏綦，更疏與大夫同食采邑者，亦乘墨車與。云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者，段玉裁云，拘鉤古音，同在侯部，徐養原云，說文拘鉤俱在甸部，甸亦聲，故知拘鉤音同，古字通用，詒讓案國語齊語，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象路，以象飾諸韋注引賈逵說，述此經亦作鉤，則賈氏亦同杜讀。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象路，以象飾諸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七成，大「疏」象路者，五路之三也，云建大赤者，卽轉入云鳥旟七旂，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疏」此不著旂數者，亦文不具也。注云，象路以象飾諸未者，亦與玉路金路同，釋名釋車云，象路革路木路，各隨所以爲飾名之也。楚辭離騷云，雜瑤象以爲車，王注云，象，象牙也，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云，乘鏡象，李注引張揖云，鏡象，象路也，以象牙疏綴其車轡，是古有以象牙飾車之證。云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者，賈疏云，經不云鉤，明無鉤，經直云朱，鄭知以朱飾勒者，見下文革路云龍勒，明知此朱同爲飾勒也。云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七成者，飾亦與玉路金路同，惟以七成爲殺，云大赤九旗之通帛者，司常云，通帛曰纁，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是也。金榜云，司常，鳥單爲旟，巾車，象路建大赤，大赤卽鳥單，案金說，是也。轉入鳥旟七旂，以象鞅火也，曲禮謂之朱鳥，國語吳語云，左軍皆赤常赤旟，韋注，亦以鳥單爲

一七

皆白惟驪。說文牛部云。牯、白黑雜毛牛也。犗、犗聲義略同。故驪亦萬白黑色。釋名釋車云。勒、絡頭也。絡其頭而引之也。說文革部云。勒、馬頭絡街也。段玉裁云。罔部駑馬絡頭也。金部銜馬勒口中。此云絡銜者。謂絡其頭而銜其口。可控制也。爾雅釋首謂之革。革即勒之省。馬銜頭者。轡所係也。故曰轡首。案段釋甚析。蓋馬頭而開從橫絡。謂之革。謂之絡。口中所關銜之銅鑲具謂之銜。絡與銜相聯系。通謂之勒。此龍勒飾章爲之。蓋指絡而言。說苑臣術篇云。翟黃乘軒車。黃金之勒。則指銜而言。二者異材同名。馬轡轡屬於勒。故釋器謂之轡首。勒革上絡馬額兩旁直垂而下。以屬於銜。其間以銅爲飾。謂之鑒。說文金部云。鑒、轡首銅也。毛詩小雅蓂蕭篇。鑒革即鑒勒。鑒、金材而著於革。故字或從革也。賈疏以勒爲轡飾。則誤以鑒爲勒矣。云條讀爲條者。說文木部云。條、小枝也。於義無取。故依聲類讀爲條也。段玉裁云。條與條同攸聲。云其樊及轡以條絲飾之而五成者。說文糸部云。條、小枝也。條蓋纖色絲爲之。故既夕禮注云。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箸之如闕。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據此。則革路以色絲飾纓。猶玉金象三路以色闕飾纓。云五成者。又殺於象路也。云不言樊字蓋脫爾者。以上下四路。並言樊纓。惟此不言樊。故疑其文有佚脫也。云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者。賈疏云。上玉路繫纓十有二就。馬氏以爲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有此嫌。故微破之也。論讓案鄭意。蓋謂金玉象諸路止飾諸末。若樊纓。則不以爲飾也。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明堂位云。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周書克殷篇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又云。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孔注云。素質白旗。後漢書章帝紀李注引禮緯云。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正白統者旗白。正赤統者旗赤。是旗章隨正色之事也。鄭不云大白於九旗何屬。此注云。猶周大赤。則謂即通帛之贖。而以帛素爲之者。其說非也。金榜云。司常熊虎爲旗。巾車革路建大白。大白即熊虎。司馬法旗章。殷以虎尚威。是殷有旗矣。案金氏謂大白即熊虎之旗。其說甚矯。國語吳語云。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韋注云。熊虎爲旗。是其證也。又釋名釋兵云。白旄。殷旌也。以帛纒旄末也。此似以大白爲白旄。猶左傳杜注。以大赤釋緇也。考詩小雅六月白旄央央。毛傳云。白旄。纒旄者也。是毛不以白旄爲大白。劉疑本三家詩說。不知旄纒旄素。帛色迥異。不容強合也。周書克殷又說武王斬二女縣諸小白。彼對大白爲之。蓋即熊旗之爲纒帛者。猶大綬小綬之比。小白左定四年傳又作少帛。少小白帛字通。杜注亦謂是纒帛之物。是也。云即戎謂兵事者。說文戈部云。戎、兵也。論語子路篇。亦可以即戎矣。何氏集解引包咸注云。

可就兵攻戰也。賈疏引鄭志：商周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中車大白以即戎，爲在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賈疏又云：按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雖以日月爲常，以龍爲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案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之死所，王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案此經即戎，專屬革路，與建大白不相家。大白乃陳革路時，建以表事，王即戎自建大常，鄭賈並強爲之說，非也。云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者，賈疏云：此四衛，非謂在衛服者，以其諸侯非同姓，與王無親，即是庶姓，在四方六服已內衛守，王大司馬以要服爲蠻服，故云蠻服以內也。孔廣森云：大行人子男五命，樊纓五就，此革路條纓五就，當爲子男之車，不云封子男，而云四衛者，言四方衛服之國也。呂氏春秋慎勢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管子事語曰：齊、諸侯方百里，貢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齊、中者也。與爾雅距齊州之齊同義，亦言中州之國大，貢海之國小，是故男服以內近，則鮮子男，采服以外遠，則無侯伯，春秋時，河濟之間，小國非一，然如許男之類，或夏殷舊封，而周未加其爵，或如滕子則始封本侯，後細其爵，今不復可識別，以推周初封建之制，所可徵者，唯曲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白子，左傳曰：晉、甸侯也，又云：鄭、伯男也，又曰：曹爲伯甸，明侯服甸，服男服皆侯伯所封，采服衛服要服，蓋子男所封，以衛言者，舉其中也。案孔說是也，書酒誥康王之誥並云：侯甸男衛，於男服之外，止舉衛服，明以衛咳采要二服，康誥又云：侯甸男邦采衛，於男采之閒，繫以邦字，明男服以內公侯伯爲成國，與采服以外不同也。鄭賈以此四衛通咳六服，說殊未析，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士脩四衛，盧注云：四衛，四方之職，彼據侯國四境言之，與此經義小異。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前讀爲緇，緇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章爲樊，鷩色飾章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疏〕木路者，五路之五也。木路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杜服，杜子春云：鷩或爲結。〔疏〕即殷之大路，魯郊亦用之。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此別取尙質之義，與王田路異也。云建大麾者，即轉人云龜旒四旂，此不著旂數者，亦文不具，云以封蕃國者，賈疏云：凡五等諸侯所得路者，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是以觀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黑車龍旂以朝。鄭云：在旁與已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乘之，若齊弔及朝并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若以田以鄙，則乘木路也。若五等諸侯親迎，皆

樂所賜路。以其士親迎攝盛。乘大夫車。則大夫已上。尊則尊矣。不可更攝盛。轉乘在上之車。當乘所賜車。與祭祀同。則王乘玉路可也。若如鄭注。同姓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得乘金路。若爲子男。似不得當與異姓同乘象路也。異姓象路。則降上公。以其上公雖庶姓。亦乘金路。其異姓侯伯子男。皆乘象路也。言四衛革路者。亦謂庶姓侯伯子男。蕃國木路者。夷狄惟有子男同木路也。無間祀賓已下皆乘之。注云。木路不輒以革漆之而已者。於木路加漆爲黑色也。賈疏云。以其言木。則木上無革可知。必知有漆者。以其喪車尚有漆者。況君之乘車。有漆可知。云前讀爲緇。緇之。緇淺黑也者。既夕禮云。加茵用疏布緇。鄭彼注云。緇。淺也。衍今文。緇作淺。據此。則緇本訓淺。彼文云緇。故爲淺黑。此不云緇。知亦爲淺黑者。因大麾色黑。車旗色當相配也。據後疏引賈馬義。則此經舊說。蓋讀前如字。段玉裁云。前。聲類同。云木路無龍勒者。賈疏云。以經不云勒。明降於革路。無龍勒可知。云以淺黑飾章爲樊。鵠色飾章爲纁者。爾雅釋器云。象謂之鵠。釋文云。鵠。白也。此鵠色亦即謂白色。樊纁二者。皆以章爲之。故知以鵠鵠之色飾章也。云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者。前四路皆言就數。惟此不言。明亦以條絲飾之而五成。與革路同。故云大麾不在九旗中者。說文手部云。厚。旌旗。所以指麾也。麾。卽麾之俗。鄭以司常九旗。無與大麾相當者。故謂不在其中。金榜云。司常龜蛇爲旒。巾車木路建大麾。大麾卽龜蛇。檀弓。練設旒。夏也。是夏有旒矣。明堂位曰。夏后氏之綏。綏卽大麾。亦謂之大綏。詩韓奕淑旌綏。章毛傳云。綏。大綏也。案金氏謂大麾卽九旗之旒。又卽夏后氏之綏。其說甚確。鄭謂不在九旗中。誤。互詳司常疏。云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者。後漢書章帝紀。李注引禮緯云。十三月萬物孚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爲人正。色尙黑。春秋僖公三年。改制質文篇云。黑統。路與色黑旗黑。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旒。夏后氏之綏。鄭彼注云。綏常爲綏。讀如冠義之義。有虞氏常言綏。夏后氏常言旒。此蓋錯謾也。漢注旒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黑鉞。有秉白旒。以麾。孔疏云。知有虞氏常言綏。夏后氏常言旒者。以虞質於夏。故知虞世。但注旒。夏世始加旒。必知此綏常巾車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赤。故知綏常大麾也。然巾車注云。正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綏爲有虞氏所建。綏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旒竿首。夏后氏之旗。若去旒竿。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綏也。案鄭意當如孔說。賈疏說亦同。今考明堂位注。以綏爲卽大麾。不誤。而讀綏爲綏。又以爲有虞氏制。王制注亦同。蓋謂虞夏旗並以注旒。故得綏名。但虞旗無旒。旒乃有之。此大麾卽沿夏制。實則虞旒自有旒竿。不得爲徒綏。亦不與夏旗同名。賈孔曲爲申述。不可通也。釋名釋兵。以綏爲有虞氏之旒。綏爲夏后氏之旒。蓋從鄭義而小異。亦不足據。詳夏采疏。

倭金說大麾卽龜蛇之旒。所以象北方玄武。故其色黑。爾雅釋天云。綳廣充幅長尋曰旒。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公羊宣二年徐疏引孫炎云。綳、黑槍也。然則大麾。蓋以綳帛爲綳。與大帛之綳帛同色。異也。檀弓云。綳練設旒。鄭彼注云。綳練以練綳旒之杠。此旒葬乘車所建也。旒之旒。綳布廣充幅長尋曰旒。此本釋天之文。而以綳廣充幅長尋爲據。旒言又以綳爲綳布。蓋不知爾雅之旒。卽此大麾。故誤爲之說。不可從也。又案司馬法天子之義旒云。旒章。夏以日月尚明也。九旗之旒無日月者。疑周以日月畫大常故去之。夏旂或本有日月矣。云田四時田獵者。小司徒注義同。四時田名。詳大司馬職。賈疏引鄭志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故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綬。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詒讓案鄭不知此建大麾。乃陳木路時所建。以表事與田事不相家。則此職田建大麾。與大司馬治兵。王建大常之文違牾。故謂春夏田建大麾。秋冬田建大常。以通其說。亦非經義也。今依金氏說時田。王自行乘木路。自建大常。與陳路時木路建大麾以表事不同。至王制云。天子殺則下大綬。諸侯殺則下小綬。毛詩小雅車攻傳。亦云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此大綬同卽大麾。然止謂抗之下之。以爲田節。則亦取表事之義。非謂田時王所乘木路建此旗也。惠士奇亦糾鄭志之誤。謂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大常。及其田也。仍建大麾以表獲。其說較鄭爲長。然春夏田亦建大常。不徒秋冬也。云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者。據大司馬九服末爲夷鎮蕃三服。杜大行止有六服。要服以下。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故知蕃國卽彼三服。在九州之外也。杜子春云。鷩或爲結者。段玉裁云。字之誤也。如大宗伯吉禮爲告禮。賈疏云按馬氏云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革以爲堅。且飾節良。以爲美纓皆有采就。則前與鷩亦可以爲飾。而賈氏謂前纓有結。其義非。今子春爲結。後鄭引之在下得通一義故也。案賈引馬傳且飾節良句。文難通。疑節字當是衍文。據此。則賈馬二家本鷩皆作結。且讀前如字。依馬說。則樊纓在前別有結。以飾樊纓之後。賈侍中說似亦與馬同。其說於古無徵。故後鄭不從。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赤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彤面鷩總。皆有容蓋。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章。爲當面飾也。彤者畫之。不龍其章。鷩讀爲鷩鷩之鷩。鷩總者。青黑色。以繪爲之。總者馬勒直兩耳與兩鑑。容謂轡車。山東謂之裝轡。或曰潼容。玄謂朱總績總。其施之如鷩總。車衡轡亦宜有焉。績。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

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居無厭。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疏〕。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疏〕。王后之五路者。后乘路亦有五。與王路相配也。云安車者。賈疏云。按下程車尊於安車而進。安居在上者。以其翟車有輓無蓋。安車重翟同無輓而有容蓋。故進安車與重厭之車同在上也。注云。重翟。重翟雄之羽也者。翟雄詳內司服疏。賈疏云。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爲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爲之。云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者。丁晏云。說文。厭。部。厭。竿也。竹部。竿者。迫也。故鄭以厭爲迫。賈疏云。謂相次以厭。其木下有翟車者。又不厭其木也。云勒而謂以如王龍勒之章。爲當面飾也者。當面卽前注之當虛。以其著馬面謂之面。猶臂飾謂之臂也。說文革部云。鞣勒鞣也。而鞣聲義略同。鄭以勒卽是馬面絡鞣之具。且上言錫面。下言彤面。並據飾言。明此勒而。勒亦當是飾。故知卽以龍勒之章爲面飾。若然。經不云龍面而云勒面者。遙家上革路龍勒爲文也。云彤者。畫之。不能其章者。廣雅釋詁云。彤。畫也。案畫謂漆革。而鐫刻爲文。與畫績異。上勒而爲龍其章以飾而。此言彤不言勒。故知不能其章。唯刻畫之也。彤。凡婦人車皆坐乘者。賈疏云。按曲禮云。婦人不立乘。是婦人坐乘。男子立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也。若然。則王后乘五路。皆是坐乘。獨此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翟厭翟程車輦車之名可稱。此無異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名也。論議案續漢與服志劉注引蔡邕云。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宋書禮志云。凡婦人車皆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也。列女傳貞順篇。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閭。必乘安車輜軒。今立車無輜。非所敢受命也。安居有容。故亦通稱輜軒。與漢時輜車制異。曲禮大夫安居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孔疏謂卽書傳略說所云乘車輜輪。輜與輜同。婦人車惟輦車人輓爲輜輪。則安車輪輿常車同。與男子安車異也。賈子新書。容。經說乘車之容。云坐乘。以經坐之容。手無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顧。是卽安車之儀矣。云故書朱總爲輜者。謂此經三總字。故書惟朱總之總作輜字也。釋文云。輜或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案昌宗者。劉昌宗也。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字形之誤。不妨誤爲。本無之字。宜衆家之不爲音也。徐養原云。集韻兼收於六至二十。廢至韻。基位切。輜也。此因鄭注輜總以輜爲之。故有此訓。而音終不相近。究屬譌字。云輜或作輜者。徐養原云。輜與同音相借。鄭司農云。錫。馬面。錫者。卽前注馬面當虛是也。云輜當爲輜。輜亦或爲輜者。輜字不體。故先鄭依故書別本作輜也。云輜讀爲輜。輜之輜者。段玉裁改爲輜。讀爲輜。輜之輜。云故書

或作繫。司農易繫爲繫。鄭君從司農說。今本作繫讀爲誤也。案段校是也。云繫總者青黑色。以緡爲之者。段玉裁云。繫屬。青黑色。緡色似之。案說文糸部云。繫一曰青黑色。緡。許字從故書。義則與鄭同。案今本說文青作赤。段據玉篇正。是也。詩大雅鸛鳴毛傳云。鸛屬。孔疏引蒼頡解詁云。鸛。一名水鴉。又引陸璣疏云。鸛青色。案鸛屬。色蓋略同。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注云。青。青雀水鳥是也。鸛色青。故一名青。文選江淹雜體詩李注引呂氏春秋精論篇。海上人有好青者。列子黃帝篇亦載其事。青作緡。緡與鸛同。鸛屬青雀青鳥。蓋異名同物。以青黑緡爲總。謂之鸛總。猶周書王會篇。以青旌爲鸛旌矣。云總者馬勒直兩耳與兩總者。士冠禮注云。總。束髮垂後爲飾。孔疏云。總者。束髮爲之。束髮之木。垂餘於髻後以爲飾。黃以周云。顏師古云。總以絲縷爲之總。當以絲縷爲總。廣雅云。總。束也。總爲束物之組。故翟車謂之組總。毛詩千旄傳。總以素絲而成組。是也。朱總續總。卽所謂組總。先鄭云。以緡爲之未確當。孔謂笄總亦用緡誤。賈疏云。凡言總者。謂以總爲車馬之飾。若婦人之總。亦既繫以木。又垂爲飾。故皆謂之總也。案黃說亦通。隋書禮儀志說周制重翟亦有總。云以朱爲之。如馬纓而小。則似亦以絲組爲之。爾雅釋器云。鑣謂之鑣。郭注云。馬勒旁鐙。說文金部云。鑣。馬銜也。釋名釋車云。鑣。苞也。所以在旁包斂其口也。蓋總著於馬而勒開兩旁。其木結於勒上。正直兩耳。其下之垂者。與銜鐙之旁出口角者。又正相當也。云容謂轎車。山東謂之裝幃。或曰潼容者。葉鈔釋文潼作潼。云木亦作潼。案潼與潼同。士昏禮云。婦車有桼。注云。桼。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車。有容則固有蓋。既夕記云。主婦車。疏布桼。注云。桼者。車裳幃於蓋弓垂之。詩衛風氓云。漸車幃裳。毛傳云。幃裳。婦人之車也。鄭箋云。幃裳。童容也。列女傳貞順篇。齊孝孟姬曰。野處則幃裳擁蔽。幃卽幃之借字。據此經及詩士昏士喪二禮。則幃裳自后夫人至士妻車。皆得設之。蓋婦人車之通制矣。段玉裁云。潼釋文作潼。詩注作重。皆音同。通志堂本潼作幃。俗字也。集韻一束曰潼。徒同切。潼容。車幃帷也。此據釋文。案段說是也。釋名釋幃。幃。童容。童也。施之車蓋。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亦從俗作幃。詩氓孔疏云。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幃。故雜記曰。其轎有桼。注云。桼。謂轎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幃別。司農云。謂轎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幃。故謂之爲轎車也。案孔以童容與幃異。非先鄭意也。凡車裳帷下垂。而長與衣裳下垂同。二者通謂之幃。說文衣部云。幃。衣蔽前。又云。直裾謂之幃。幃。幃也。幃之別體。方音云。幃。江西南楚謂之襜褕。是衣亦有襜褕之稱。猶車幃謂之潼容也。車裳帷。詳言之曰潼容。省文則曰容。故釋名釋車云。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荀子正論篇云。天子居時設張容。負依而坐。荀子之容蓋。亦卽掌次之帷。王坐設帷。與后車設帷裳。通謂之容。楊注以容爲羽衛未塢。車帷之裳。與蓋衣相屬。

故士昏注。謂有容則有蓋。既夕注謂棨卽車裳帷於蓋弓垂之。與釋名所言蓋施帷者正同。是棨屬於蓋。下垂卽爲帷裳。並非二物。惟喪車。裳帷則爲圍棺而設。自不能與蓋弓所繫衣相連。故禮記云。其轎有棨。緇布裳帷。注云。裳帷圍棺者。彼裳帷不與蓋衣相屬。故蓋衣之邊緣。必別爲棨。下垂尺。所以爲飾。所謂龍甲邊緣也。若婦人車則其龍甲邊緣。而直以蓋衣下垂爲裳帷。其長下接轎式。常有數尺。與喪車棨迥異也。云玄謂朱纁纁纁其施之如鸞轡者。謂一著馬勒直兩耳與兩轡也。云車衡轎亦宜有焉者。增成先鄭之義。衡、轎前橫木縛轡者。見轎人。說文車部云。轎、轎端轎也。鄭意三總皆不止飾馬首。兼施於車諸末也。其在轎者。蓋於兩軸端設之。云纁畫文也者。司几筵纁純注同。王引之以彼纁爲赤組。則此纁總。或與朱纁色相近也。云蓋。如今小車蓋也者。釋名釋車云。安車蓋。卑坐乘。今吏所乘小車也。此三車亦坐乘。蓋亦宜卑。與漢時小車同。故以況也。云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者。賈疏云。案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爲有此嫌。故微破之。若重翟厭翟是蓋。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蓋乎。是以後鄭約下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明后之車言翟者。亦謂蔽也。前漢案凡后夫人之車蓋。皆輓以皮革。三翟之車。則兩旁之蓋。又加以羽飾。左閔二年傳。說齊歸衛夫人魚軒。杜注云。夫人車以魚皮爲飾。彼魚皮蓋卽輓車之革。其外當皆有飾也。又齊風載驅毛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此謂男子車亦有羽飾。於經無文。未詳所據。云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者。此重翟爲后五路之首。於王五路當玉路以祀。故知后從王祭祀所乘也。舊唐書祝欽明傳引三禮義宗云。重翟者。后乘。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賈疏云。后無外事。惟祭先王先公羣小祀。皆乘此重翟也。案賈據內司服注。說后服三翟。從王祭祀有此三等。若然。后服三翟。則乘重翟。車服適相稱也。云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者。厭翟爲后五路之二。於王五路當金路以賓。故知后從王賓饗諸侯之所乘也。唐書引三禮義宗云。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賈疏云。案內宰職云。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王祿賓客。亞主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此時后則乘厭翟也。不言祿者。文略耳。云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者。安車爲后五路之三。於王五路當象路以朝。故知后乘此車以朝見王。亦取與內司服展衣以禮見王相配也。唐書引三禮義宗云。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云謂去飾也者。賈疏云。以其安車不言翟。明無蔽。以其朝王質。故去飾也。引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者。衛風文。蔽。毛詩作蕭傳云。蕭、蔽也。此作蔽者。疑鄭據韓詩。引之者。亦證二翟爲蔽也。易既濟云。婦喪其茀。彼釋文引鄭易注云。茀、車蔽也。與毛詩同。云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者。釋詩義也。毛詩傳云。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毛以翟茀爲羽飾。則不爲羽蓋與鄭義同。而以彼爲五路之翟車。則與鄭異。鄭知爲厭翟者。以王后乘車翟。上公夫人乘厭翟。侯伯夫人當乘安車。以昏禮攝盛。則德侯夫人始來。得乘厭翟。故

云盛之也。毛詩召南何彼穠矣。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於其夫，下王后一等。鄭箋云：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揄翟。孔疏云：諸侯之夫人始嫁，及常乘之車，說者各爲其見。崔靈恩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服翟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事，侯伯以外，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車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車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二劉以五等諸侯夫人初嫁皆乘厭翟，與鄭不合。其三公之妻，與子男同，其孤妻夏綦，卿妻夏綦，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初嫁皆上攝一等。案賈疏正與崔氏後解同。云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后路以重翟爲最尊，更無盛路。故直乘重翟也。賈疏云：王姬下嫁，下后一等。及諸侯夫人皆乘厭翟，則王后自然始來乘重翟可知。若然，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綦，二十七世婦與嬪妻同乘夏綦，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饗賓出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側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朝君差之皆可知也。若然，諸侯夫人亦當有安車以朝君也。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側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有握也。則此無蓋矣。如今耕〔疏〕組總有握者，釋文云：握于馬皆作握。段玉裁云：幕人注曰四合象宮室曰握。說文無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疏〕組總有握者，釋文云：握于馬皆作握。段玉裁云：幕人注曰四合象宮室曰握。說文無而必有握。幢、帳柱也。故或從木，詒讓案握正字幢。俗字握，則同聲假借字也。爾雅釋言云：握、具也。釋文引李巡本作幢，此經用借字，與爾雅郭本同。組詳典絲疏。賈疏云：上言朱纁纁總驚總，彼皆以組爲之，今此言組總，則以組條爲之。摠亦施於勒，及兩耳兩纁并車衡輪焉。注云：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附者，此翟車但以翟名，明不重不厭，可知飾車側卽謂飾蔽也。云貝面具飾勒之當面也者，說文貝部云：貝、海介蟲也。爾雅釋魚云：貝餘蜃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是貝有文，故可以飾勒之當面。既夕禮薦乘車貝勒，鄭注云：貝飾勒卽此。云有握則此無蓋矣者，釋名釋牀帳云：幢、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則幢是以帛衣板，與以蓋施容同。段玉裁云：鄭蓋意謂上三車皆有容蓋。翟車以握當容，不云有蓋也。詒讓案此以握當容，亦兼以當蓋。故不別施蓋，通言之。蓋有衣，亦謂之屋。史記秦始皇本紀：車黃屋，集解引蔡邕云：黃屋者，蓋以黃爲裏，是也。云如今耕車是也者，王聘珍云：禮漢書禮志引字林云：耕車有衣蔽，無後幘，漢時耕車，當是上施幘，四面下覆爲屏蔽，與乘車立蓋不同，故鄭以證此翟

車也。云后所乘以出桑者。舊唐書祝欽明傳引三禮義宗云。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案鄭以翟車於王五路常華路卽戎。后無外事。惟有出郊躬桑。亦取與內司服鞠衣告桑相配也。月令季春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出桑之事。其時后卽乘此翟車也。云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於先帝。注云。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彼是祭告與出桑事相因。賈疏謂亦乘此翟車。是也。翟車組輓有翟羽蓋。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爲輅輪。人輓之以行。有翟所以禦風。〔疏〕音翟。本亦作翟。案說文連翟車也。云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故書翟爲駟。杜子春云。當爲翟。書亦或爲駟。〔疏〕音翟。本亦作翟。案說文連翟車也。云從。从車。古經當以連爲翟。鄉師與其翟。故注書翟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翟。詒讓案連翟古通。但此經小司徒鄉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稍人與此職。翟字凡八見。唯鄉師故書作連。二鄭並讀從今書。則此不當獨從連。釋文本雖近古。然非鄭本也。注云。翟車不言飾者。賈疏云。以其不言翟。又不言而摠之等。是不言飾也。云后居宮中從容所乘者。舊唐書祝欽明傳引三禮義宗云。翟車。后游宴所乘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云。出則以車。入則以翟。務以自佚。命之曰招。歷之機。高注云。出門乘車。入門用翟。招。至也。歷。機。門內之位也。乘翟於宮中。遊歷至於殿機。宮中游翔。卽從容遊燕也。左襄二十三年傳云。范宣子使二婦人翟而如公。則婦人常乘皆以翟。不徒后夫人也。又此翟車於王五路當木路。王乘木路以田。后無田事明。但自居內宮從容往來所乘。與內司服接衣以燕居相配。故其制卑而飾殺。又使人輓。與上四車不同也。云但漆之而已者。與王木路同。凡吉車無不漆也。云爲輅輪人輓之以行者。凡周以前。翟皆有輪。秦始皇去之。詳鄉師疏。鄉師翟翟注云。翟人輓行。彼翟爲民間載任器之車。與此后車制小異。而人輓則同。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于寶注云。對輿曰翟。案對輿疑當作對昇。亦謂二人相對輓引之也。賈疏云。案禮記云載以輅車。輅輅曰輅。則人輓行者。皆是無輅曰輅。案上雜記注輅。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云有翼所以禦風塵者。小爾雅廣服云。大扇謂之翼。說文竹部云。簦。扇也。或作簦。翼與簦字通。古今注云。周制。王后夫人車有翼。卽耕維羽爲扇翼以障翳風塵也。依崔說。則翼亦以羽爲之。女御職。后喪。棺飾亦有翼。說文羽部以翼爲羽飾。則翟車之翼。蓋亦爲大羽。扇。樹車兩旁。故可以禦風塵與。云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者。翟車。輅輪組輓。其車卑小。故蓋亦小。取足以翳日而已。云故書翟爲駟。杜子春云。當爲翟。書亦或爲駟者。段玉裁云。釋文曰駟。駟並音獵。案說文駟或作獵。駟者。獵之譌也。舊籍皆譌爲葛。如獵臘獵獵獵字。或體皆從葛。集韻獵或作獵。然則駟卽獵。特易其左右耳。周書王會篇。青馬黑驪謂之母兒。王應麟云。駟卽獵字。是也。駟聲妾聲聲類同在覃談。

部。故杜得尋其聲類。改爲製字。其作駢者。從馬毛會意。蓋古文駢字之存於漢注中者。陸氏云。駢或音毛。或說大謬。駢果讀毛。則杜無由改爲製矣。徐養原云。駢字又因與駢形相涉而誤。王之喪車五乘。

木車蒲蔽犬褹尾囊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爲駢闐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

風塵者。犬自犬皮。既以皮爲覆。又以其尾爲戈戟之設。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爲「疏」。王之喪車

別于吉時五路。故稱喪車。經不詳后之喪車者。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幣蒲蔽御以蒲蔽犬服木箱約綬約轡木鑣

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襜。鄭彼注。謂卽此木車。彼主婦車與主人同。以相準況。則后喪車亦當與王同。

故經不別出也。云犬褹者。褹說文引作帶。詳後。注云。木車不漆者。賈疏云。喪中無飾。後至禮乃漆之。此明木

車及下素車等。皆未漆也。若然。上王之路。鄭注云。不革輓漆之而已。彼亦稱木而有漆者。彼此各有所對。上文

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漆之而已。據吉時言耳。此木路對禮始有漆。明此木路不漆。指木體而言也。鄭司

農云蒲蔽。謂駢闐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者。蓋注疏本作駢。賈疏云。此舉漢時有駢長闐乘不善之

車。故舉以說之也。丁晏云。集韻三十四果。駢闐車名。喪服所乘。禮漢書與服志。小使藝與赤轂。此謂追捕考案。

有所勅取者之所乘也。案丁說是也。賈釋駢闐爲駢長闐。其義未聞。釋文云。駢魯火反。劉又音果。依劉陸讀則駢蓋

羸之借字。疏作羸卽羸之俗。闐蓋卽車闐。駢闐疑謂車闐。羸露無革繪之家覆。惟以蒲蔽之而已。云犬褹以犬皮爲覆

答者。玉藻。君羔臂虎植。大夫齊車。鹿臂豹植。朝車。士齊車。鹿臂豹植。注云。臂。覆答也。植。謂緣也。詩大

雅韓奕。駢駢淺轡。毛傳云。轡。覆式也。段玉裁云。說文巾部臂。繫布也。从巾辟聲。引周禮駢車犬臂字作臂。與鄭

作模異。辟聲與冥聲古音支清之合也。既夕禮玉藻少儀公羊傳作臂。大雅曲禮作轡。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闐。其

引舊圖說隴。地云。狀如小車。答。是也。其字从竹。今本玉藻少儀注。並从艸作答字通。覆答者。以皮革覆答之上。釋名釋車又云。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答也。詩秦風小戎。箋云。陰。揜輒在式前。垂轡上。此答在式前。軌上之證。蓋複陰與答式並同設一處。但陰版側垂式外。故蔭答并揜輒而不揜式。揜則通覆式內外。而兼覆答軌。故毛詩傳云。覆式。鄭禮注及公羊何注廣雅釋器並云。覆答。曲禮孔疏又云。車覆輒也。然輒可稱覆式。而答非卽式。玉藻疏。謂答卽式。車式以答爲之。有豎者有橫者。蓋誤以幹當答。不知答用竹爲之。與答異材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齊侯唁公于野。非以帶爲席。然則輒之形蓋如席。而尺度少陋矣。詩禮之輒。皆以皮爲之。惟荀子禮論篇。說天子大路絲末。楊注云。蓋織絲爲輒。與詩禮不同。或當冬夏異用與。至說文臂訓漆布。自是別有所本。其引此經大臂。蓋據故書或本許。舉以證假借之義。兩訓不相冢也。云故書疏爲搯。杜子春讀爲沙者。釋文云。搯本又作借。案搯借聲類亦同。徐義原云。說文疋部。疋。足也。或曰胥字。又去部疏通也。从充从疋。亦聲。又手部搯取水沮也。从手胥聲。疋胥疏。搯其音皆同。故可通川。杜子春讀爲沙者。蓋讀爲紗也。古無紗字。只借用沙。內司服素沙。注云。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沙搯雙聲。故讀從之。後鄭以喪車之飾不當用沙。故改作疏。訓爲麤布。典瑞鄭司農讀疏爲沙。云沙。除與此義雖異。而通借之例同。案徐說是也。云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者。既夕記蒲蔽注云。蔽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邪。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注釋蔽爲以竹衣後戶。案報師禦蔽對文則異。散文亦通。爾雅所釋蔽。雖據車後爲文。實則車兩旁之藩。亦得通稱蔽。故鄭云車旁蔽風塵者也。云犬白犬皮者。據既夕記白狗。輒爲說也。鄭彼注云。未成豪狗以狗皮爲之。取其黠也。自於喪飾宜是其義。曲禮。大夫士去國素纁。陸釋文及孔疏。亦以爲白狗皮覆答也。云既以皮爲覆答。又以其尾爲戈戟之覆者。賈疏云。以經云犬模尾葉。明模與葉共用犬。葉則毀也。論讓案說文葉部云。葉。車上大葉。詩曰。載葉弓矢。毛詩小雅彤弓傳云。葉。輶也。毀與輶同。樂記注云。兵甲之衣曰葉。戈戟亦兵類。故其毀亦名葉也。云麤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者。喪服注云。疏。猶麤也。二物。謂襖及葉也。賈疏云。案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禮之通例。凡言疏布者。皆據大功布而言。若然。此則以八升布爲二物之緣也。案疏布。疑卽疏衰六升之布。賈以爲大功布未塙。詳審人疏。云若據服云者。釋文出據蒲云音服。案陸本疑涉下注誤沾艸形。阮元云。攝服字見既夕記。諸本並同。不作蕞也。賈疏云。案既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注云。攝。猶緣也。狗皮。綠服差飾。引之者。證其二物爲緣之事也。云服蕞爲蕞。小蕞。刃劍短兵之衣者。既夕記犬服注云。答。開兵服。以大皮爲之。取堅也。亦白。段玉裁云。蕞。釋文集韻余本岳本皆從艸。俗本從竹同矢。蕞字。案刃劍短兵之衣字正當作服。既夕記犬服作服。祇作服是也。論讓案說文竹部云。簞。弩矢服也。司弓矢注云。簞。盛矢器也。漢隸從艸从竹字。

多互通。肱卽腋之別體。推按鄭意。蓋謂腋本爲矢腋。引申之。刀劍之衣。亦得通稱腋。服則假借字也。儀禮有服無腋。故既夕注不易字。此經則司弓矢。精人。肱人並有腋字。其字較服字爲尤切。故此注讀從之。然則俗本作腋。亦不誤也。凡兵衣並謂之服。此經云小服。故鄭以刀劍短兵爲說。明別於長兵之衣爲大服也。少儀云。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櫝與劍焉。注云。夫櫝。劍衣也。孔疏引熊氏云。依廣雅。夫櫝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者。若今刀槊。孔又破熊說。云。櫝字從衣。當以絹帛爲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爲之。其義未善也。案劍衣以木以絹。孔與張熊說不同。未知孰是。此經小服。則當如既夕記。亦以犬皮而爲之。以疏布也。云此始遭喪所乘者。以木車在。王喪車中制度最嚴。實是初遭喪。哀痛迫切時所乘也。賈疏云。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惡車。鄭注引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云爲君之道尙微備。茲臣也者。以新君初立。君臣之位未定。宜備茲臣。窺伺。故載兵也。賈疏云。備茲臣者。爲尾襲戈戟而言也。云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焉者。書顧命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倬發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彼亦是始遭喪爲備之事。故引之證此喪車有戈戟。是備。素車。焚蔽。犬楸。素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聖車也。焚讀爲積。積麻以爲蔽。其經服以素。疏注云。素車以白土聖車也。小爾雅廣詁云。素。白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聖。白土也。故知素車。是白土聖車也。既夕禮惡車注云。古文惡作聖。云焚讀爲積。積麻以爲蔽者。說文林部云。焚。積屋棟也。於義無取。故破之也。段玉裁云。焚。分聲。積。煩聲。煩。焚省聲。同在古音文魂部也。積卽施廟字。文徵二韻合音最近。非青積也。王聘珍云。積卽賁。聲同。古字通。喪服傳云。其經者。麻之有賁者也。賈疏引馬氏云。賁者。桌實。桌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故用之。案段玉裁說是也。說文艸部云。積。青積似莎者。無麻訓。據釋文。積音扶文反。則禮家舊讀皆以積爲卽籩人草人弓人之賁。其字說文作施。或作顯。淮南子說山訓云。見廢而求成布。高注云。廢。麻之有實者。是廢布卽苴麻之布。故可爲蔽也。互詳籩人疏。云其經服以素。絹爲絲者。賈疏云。禮之通例。素有二種。其義有色飾者。以素爲白土。義有以絹爲飾者。卽以素爲絹。故鄭釋二素。以白絹別釋之也。云此卒哭所乘者。賈疏云。案士虞禮卒哭。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卽易車。案喪服大功章注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而言也。詒讓案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乘素車。彼遇災變用喪禮。故與卒哭所乘車同。云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者。禮器云。天子崩。七月而葬。又禭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以是差之。天子蓋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卽如鄭喪服注。天子既虞。受服亦在七月之

後。是嗣君之位已定。不必更為嚴備。故經不云尾藻。明去戈戟也。藻車藻蔽。鹿淺楔革飾。

故書藻作輶。杜子春讀為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聖車。以蒼緇為蔽也。鹿淺

楔。以鹿夏皮為覆答。又以所〔疏〕注云。故書藻作輶。杜子春輶讀為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者。輶字無考。釋文云

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疏〕音摠李一音俞會反。依李軌一音。則字當从最疑誤。淮南子假真訓云。華藻鍾鮮。

高注云。華藻。華文也。段玉裁云。說文艸部藻。水草也。從艸從水。果聲。或從華作藻。是則藻藻同字義。本水艸借為

華采字。凡禮經文采之訓。古文多用藻字。今文多用藻字。是也。蓋漢人已分別藻為華藻。藻為水艸。故杜作藻。為

鄭君作澤。故書作輶字。不可得其音義。故易之。聲與果聲聲部分最近。又雙聲也。說文無輶字。蓋從杜。又云

周禮經文用輶不用藻。或當作讀為華輶之輶。既易為輶。乃以華藻釋之。案段說近是。既夕記注。說此藻車字亦作輶。

弁師注云。輶。雜文之名也。即華藻之義。云玄謂藻水草者。說文艸部同。詩召南采蘋。孔疏引陸機云。藻。水草也。

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云蒼色者。說文

艸部云。蒼。草色也。案蒼為淺青色。詳大宗伯疏。云以蒼土聖車。以蒼緇為蔽也者。聖車緇蔽。皆與藻色同也。云

鹿淺楔。以鹿夏皮為覆答者。既夕禮。薦乘車。鹿淺。注云。鹿淺。鹿毛夏也。玉藻。大夫士齊車。皆鹿辟。豹韉。此王

練車。用大夫士制也。賈疏云。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云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者。說文革部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

更之。此革飾。即以鹿夏皮去其毛以飾輶也。云此既練所乘者。賈疏云。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故知此即既練

所乘。驪車。韋蔽。然楔髮飾。故書驪作龍。髮為軟。杜子春云。龍讀為驪。軟讀為髮。案此正字當作韋。韋

少之色韋也。〔疏〕驪車韋蔽者。韋今本並作韋。唐石經初刻同磨。改作韋。葉鈔釋文亦作韋。案此正字當作韋。韋

此大祥所乘。〔疏〕韋並字別。於義無取。詳司几筵疏。云然楔髮飾者。說文巾部引作犬韋。段玉裁謂犬為誤字。是也。

許述此經皆從賈景伯。讀後賈疏引賈本亦作然。則今本說文之譌。明矣。韋。楔之借字。詳前疏。注云。故書驪作

龍。髮為軟。杜子春云。龍讀為驪者。軟舊本誤軟。今據宋婺州本余岳本及釋文正。下同。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

驪可也。注云。故書驪作龍。鄭司農云。龍讀為驪。謂不純色也。案此故書與前龍勒字向。彼杜及先鄭皆不讀為驪。故

後鄭因而釋之。云龍驪也。此及犬人杜及先鄭並改讀。後鄭亦從之。例異而義同也。牧人玉人杜鄭注又讀龍為彪。駢

彪並為禕色。詳牧人疏。段玉裁云。說文臂字下。引周禮驪車犬臂。不作龍車者。從杜也。云軟讀為髮。案此直謂

髮禕也者。段玉裁云。古音次同禕。在真臻部之入聲。如漢蘭陵有次室亭。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

是也。轡字軟字，蓋本無車旁，轉寫加之耳。易次爲泰，於其聲類得之，既易其字，乃以桑泰訓其義。凡言直謂者，皆舉方俗語言明之。華藻桑泰，皆方俗語言也。但云讀爲泰，則桑之色不一，故斥言桑泰。說文無軟字者，從杜，又云司几筵漆几，說文作𦵏，凡此蓋禮家有易泰爲變者。巾車此條，則杜易軟爲泰，泰字在眞臻部，案從泰影聲，俗作𦵏，在尤幽部，音理遠隔，而俗或誤切一字，如笙師注釋文桑香牛反，或切利反，則字當作泰，廣韻集韻聚音七四切誤放於此。案段謂軟泰聲類同，以申杜易字之借，其說甚數，此經故書作軟，今書作聚，故書之軟，於義無取，故杜破爲泰，今書之聚，則義自可通，故後鄭固而不易。桑垓依下文及角人注，當作漆垓，經注例皆作漆，不作泰，詳載師疏。云玄謂轡車邊側有漆飾也者，亦取漢文之義，賈疏云，以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爲漆，故知轡是邊側少有漆也。云藿細華席也者，藿、亦當作藿，司几筵柏席用藿，注云，藿如華而細者，詳彼疏，云以爲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者，賈疏云，下文藩蔽者，因此舊蔽而漆之，故云漆則成藩也。云然果然也者，賈疏云，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丁晏云，文選吳都賦，猊鼉果然，注引異物志曰，裸然然猊猊之類，居樹，色青赤，有文，日南九真有之，廣韻二仙獫狢獸名似猿，自賈黑文，云桑亦多黑少之色草也者，桑即桑之省，說文桑部云，桑，桑也，鄉射記鄭注云，樂、赤黑漆也，賈疏云，案下注雀黑多赤少，故知此桑是亦多黑少者也，論讓案此疑當云黑多赤少之色，漆色本黑，故下文漆車注，以爲黑車，此桑則以黑而微赤別之，今本似後人所改，詳後疏，云漆車，黑車也，今此大祥所乘者，賈疏云，以二十五月大祥除服之節，故知此車，是大祥所乘也。漆車，藩蔽，狝狢雀飾也，漆車，黑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狝，胡犬，〔疏〕注云，漆車，黑車也者，岳本漆作漆非，賈疏云，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雀，黑多赤少之色草也，此禮所乘，〔疏〕注云，大夫所乘黑車，無篆綬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云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者，曲禮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案小車，即釋名所謂吏所乘者，詳前后五路疏，又詩齊風載驅，云藿菲朱幪，毛傳云，藿，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菲，鄭詩大雅韓奕箋云，藿，漆簾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孔疏云，藿者，席之名，巾車云，漆車藩蔽，既以漆爲車名，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爲之，案孔說是也，凡吉車藿菲，皆以竹爲席，此藩蔽，據鄭前注即以駟車之細華席爲之，則與吉車用竹不同，但席上加漆制略，與藿菲相類耳。漢時小車，蓋貴者所乘，則以銅爲耳，所謂輶也，賤者所乘，則不得有車耳，而以簾席爲蔽，謂之藩，故既夕注，訓蔽爲藩，說文車部又訓軒爲藩車，則大夫以上吉車之蔽，無論重較平較，通得稱藩，王五喪車，蒲夢蓮在四蔽皆不漆，惟此車蔽加漆，近於純吉，故專得藩稱矣。藩俗又作幡，漢書景帝紀顏注云，據許慎李登說幡車之蔽也，考說文實無幡字，顏說誤，又左襄二十三年傳，云以藩載樂盈，杜注云，藩車之有障蔽者，彼蓋車之別制，藩蔽周市尤縵密者，與軒車不

同也。車耳之輶。亦通謂之藩字。又或假作藩幡。並與此藩蔽小異。詳與人疏。云犴胡犬者。射人注同。賈疏云。謂胡地之野犬。或作狐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之犬也。案說文多部云。犴。胡地野狗。重文犴犴。或作犬。爾雅釋獸。那疏引字林云。犴野狗似狐黑喙。賈疏即本許義。玉藻孔疏引熊安生說。同賈所見。別本胡作狐者。聲之誤。賈曲爲之釋。玉藻疏亦有是說。並非。云雀黑多赤少之色。章也者。雀色。即鍾氏之三入爲緇也。彼注云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顏色也。士冠禮。爵弁。注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案爵。雀之借字。依鍾氏及士冠注義。則雀乃亦多黑少之色。緇。說文糸部作緇。亦云微黑色。並與此注不同。而士冠注。別云爵弁黑色。則鄭說亦自相違異。賈士冠禮疏說之。云若以緇入黑則爲緇。以緇入黑則爲緇。是三入赤。再入黑。故市車注云。雀黑多赤少之色也。若將緇比緇。則又黑多矣。故淮南子云。以緇染緇。則黑於緇。況更一入黑爲緇乎。故市車注云。雀黑多赤少之色也。任大椿云。考染法。三入以前。全以丹秬染赤。至四入染黑。乃爲緇。緇更染黑乃爲緇。是赤已三入。黑方再入。蓋緇爲淺黑。爵緇同色。以赤爲體。則曰赤而微黑。以黑變赤。則爲黑色。鄭士冠禮前後二注。互相成也。又考說文緇字下云。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緇。淺也。蓋四入爲緇。五入爲緇。緇雖黑深於緇。尙與緇相近。故說文云如緇。而比之六入之玄。七入之緇。則淺矣。漢書文帝紀顏注。緇。少也。淺與少同。玩緇字之義。可以知爵色矣。詒讓案雀色亦多黑少。當以士冠注義爲正。自虎通義緇冕篇說爵弁云。其色如爵頭。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實。故周加赤。班說雖不無牽傳。然以爵弁赤爲周之正色。則爵色必亦多於黑可知。遂與士冠注不合耳。雀色互詳鍾氏疏。云此禮所乘者。賈疏云。以二十七月釋祥之節。素縞麻衣而服禮服。朝冠絞冠。故知當禮所乘也。案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禮。亦得乘漆車。所以大夫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案鄭說此五喪車。並依喪服變除有此五節。卽以次更易成之。是專據先王及母后喪言之也。而既夕記注云。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輿車漆車。與彼注謂士亦具五喪車。而以喪服輕重乘之。賈彼疏推其義。謂齊衰乘素車。大功乘纁車。小功乘緇車。總麻乘漆車。天子雖絕旁期。而於正統期功之服。則仍無降。然則亦當以次乘此素車。以下但天子降絕者多。不降絕者少。故鄭此注不備釋也。又既夕記注據禮記喪車無等之文。謂王五喪車。下達於大夫士。故賈疏謂大夫禮。卽乘漆車與吉同。既夕疏。又謂士尋常棧車不輓而漆之。今既禮。與王同乘漆車者。亦禮窮則同。張服車五乘。孤乘夏惠言云。士吉時乘棧車不漆。無有總反乘漆車之理。總與小功。並當駢車也。案張說是也。

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服車。服事者之車。故書夏篆爲夏綠。鄭司農云。夏赤也。綠。綠色。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綠之綠。夏篆有約也。玄。

謂夏篆。五采畫綬約也。夏綬。亦五采畫無緣爾。墨車不。

〔疏〕服車五乘者。此王國孤卿以下之所乘。不見三公車。者。疑下同孤乘夏篆也。侯國孤卿以下。並與王國。

同。其孤卿大夫等食采畿內者。爲內諸侯。蓋各乘其當官之車。同姓內諸侯無官者。疑亦以其所食三等都邑之差。乘。

夏篆以下三車。非有功德出封者。不得乘路也。互詳前疏。又外諸侯入仕畿內者。其乘車經注無文。惟詩王風云。大車。

檻檻。森衣如葵。毛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也。鄭箋謂是子男入爲大夫之制。毛唯云。大夫之車。不辨何車。孔疏述。

毛則謂大夫出封。服子男之裘冕。則亦乘子男之車。大車蓋革路。依孔義參合推之。則外諸侯入仕。仍得服路。而陳。

奐則據觀禮及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徐疏。謂毛意當以大車爲墨車。二說不同。今考外諸侯不純臣朝覲。尙不得申其土。

路。則入仕爲王臣者。禮自宜略屈。蓋服章不減。而車則降。亦禮之變而文者。陳說殆近之矣。其都鄙亦有卿大夫士。

所乘之車。又當遞降於王臣。亦可以類推也。此經自墨車以上。通謂之軒車。說文車部云。軒。曲轡藩車也。曲轡。

爲駟馬車之通制。藩。卽上經之蔽。則爲大夫以上車有之。故毛詩曹風候人傳云。大夫以上乘軒。左傳閔二年杜注。

亦云軒。大夫車。是也。又卿夏綬以上凡受命賜者。亦通經路。詳前疏。云孤乘夏篆者。篆。說文車部引作𨔵。詳後。

注云。服車。服事者之車者。關孤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言之。以其皆服王事。故山車掌公車。并掌諸服事者之車。

也。大司徒十二職事。十二曰服事。先鄭注云。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彼服事。專指府史胥徒等而言。與此注兼卿。

大夫士胥者異。云故書夏篆爲夏綠者。篆綠聲之誤。段玉裁校改綠爲綠。云故書作綠。故司農云綠綠色。今各本作綠。

此正同內司服注之誤。案以內司服注證之。段說近是。篆作綠者形之誤。鄭司農云。夏赤也者。夏與殷聲近。說文玉。

云。篆、轂約也。詩小雅采芑約軹錯衡。毛傳云。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又商頌烈祖鄭箋云。約軹。轂飾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之車。說文車部云。軹、長轂之軹也。以朱約之。案先鄭意。篆卽約軹。夏篆爲赤轂約。與毛許言朱而約之同。後鄭以夏爲五采。與先鄭異。故詩箋不云朱約也。軹卽輪人之轡革。約者。於轂間琢刻之爲圻瑯。故謂之約。采芑孔疏謂以皮纏束車轂以爲飾。而上加以朱漆則誤。以約與軹爲一。詳輪人疏。夏篆說文車部云。軹車約軹也。周禮曰。孤乘夏軹。阮元云。軹與篆聲相近。蓋賈許所讀本如是訓爲車約。與兩鄭義合。黃以周云。說文之軹。乃篆之異文。篆軹音義相同。與詩之軹字本別。約自謂篆。軹自謂軹革。故字亦从革作軹。案阮黃說是也。云玄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者。染人染夏注云。染夏者。染五采。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飾。故此夏篆。亦謂當琢刻之處。以五采畫其革也。毛詩及說文云朱約。則不爲五采。與鄭說小異。御覽。禮儀部引皇覽逸禮。說天子四時迎氣車。春青稅。夏赤稅。秋白稅。冬黑稅。稅疑卽篆之畧字。猶內司服綠衣雜記作稅衣也。此夏篆雜五色。逸禮四稅。或畫純色與。云夏轂亦五采畫無殊爾者。說文糸部云。縵。繪無文也。左成五年傳。國語晉語。山崩。君乘縵。韋杜注。並云縵車無文。孔疏謂乘縵卽乘墨車。案郊特牲云。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蓋夏瑤備有丹漆雕幾之飾。夏縵與墨車。皆縵有革轡。而無篆約。則無雕幾之文。若縵繪然。故同謂之縵。但夏縵仍有五采丹漆畫文。故別得夏名。墨車。又唯書文也。士昏禮主人乘墨車。注云。其制尤樸。非常乘之車也。云墨車不畫也者。謂車與黑漆之轂。則徒漆無刻文。又無畫文也。士昏禮主人乘墨車。注云。墨車漆車釋名釋車云。墨車漆之正黑無文飾。大夫所乘也。案觀禮侯氏入朝。亦乘墨車者。以入王國。降從大夫之制。與人注。謂大夫以上革轡與。則此墨車之與。亦以革轡而漆之也。云縵車不革轡而漆之者。賈疏云。此則冬官縵車。欲弇恐有圻瑯。是不革轡者也。此已上尋常所乘。若親迎。則士有攝盛。故士昏主人乘墨車。婦人亦如之。有祿爲異耳。王后別見車五乘。此卿孤已下不見婦人車者。婦人與夫同。故昏禮云。婦車亦如之。知士車有漆飾者。案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駟錦。注云。飾漆之駟併也是其事。阮元云。縵車者。木立軹上。不曲如縵。若大夫墨車。卿夏縵以上。則並名軒。有車耳。黃以周云。孤卿大夫車。皆以色言。士車不曰素。明有漆也。卿大夫不瑤起而仍有革轡。士縵車獨以木名。明無革也。案阮黃說是也。依賈述鄭義。則士車雖無革轡。而得有漆飾。而既夕禮云。賓奠幣于棧左。服注云。棧。謂極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彼注無漆飾。據輓與之革加漆言之。與與人注以革轡與。釋飾車義同。與此及大傳注。並異也。依鄭說。則士車之異於大夫者。在於不革轡而已。其輿上諸材。除重較外。它制蓋大略相同。不革轡。則橫直諸材。露見于外。若管子內業篇。說傅曲木直木爲馬棧。故謂之棧車也。又棧車字。亦作輓輓。既夕禮注云。今文棧作輓。左成二

車。故許云：「耕，車前，衣，車後也。」三國志：「閭溫傳：裴注引魏略云：『檀岐逃詣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寶顧乘轎車，將騎入市，疑其非常人，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寶顧閉車後戶下轎，遂載岐歸。御覽：「飲食部引魏略：下轎作下前轎，是也。」據魚豢所云：「則孫嵩所乘轎車，蓋即轎車，故有後戶前轎，劉熙以耕車爲婦人所乘牛車，孫嵩所乘轎車，亦駕轎也。」可證此注後戶及說文耕車前衣車後之說。云作之有功有沽者，賈疏云：「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爲功則曰良，驪作爲沽則曰散也。」論讓案：散車次於良車，良車猶驪人之功履，散車猶驪人之散履，此經凡言散者，並驪沽亞次於上之義。互詳驪人疏。功沽詳酒正疏。又既夕禮云：「棄車載筮笠。」注云：「棄，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路。案彼注：「據田僕田路爲說，蓋謂王田鄙乘木路，士田鄙則乘散車，非謂五路之木路爲散車也。」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計其完敗。〔疏〕：「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亦卽此官之官成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又案凡大師大田大會同行役諸臣所乘之車，蓋皆此官授之，其六軍將帥及士卒所乘戎車，則散車僕授之，故詩小雅出車云：『我出我車，於彼牧矣。』卽謂出戎車也。凡此諸車之出入，蓋皆通會之矣。」注云：「計其完敗多少者，賈疏云：『車之出，謂出給官用，車之入，謂用罷歸官，於當時錄爲簿帳，至歲終，則總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也。』」凡賜闕之，完敗不〔疏〕：「凡賜闕之，常賜好賜而言，棄人注云：『闕，猶除也。』謂於會計之簿書闕除不載也。」注云：「完敗不計者，毀折入齋于職幣，傷敗賜車毀折，不復入齋，故完敗可不計，若然，賜出多少，卽在上文車出數內，仍當計之矣。」毀折入齋于職幣，傷敗入其直，杜子春云：「齋讀爲資，資，謂財。」〔疏〕：「毀折入齋于職幣者，與職幣爲官聯也。」注云：「計所傷敗入其直者，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疏〕：「以此官掌車，知其直多少，故使計毀車之直，徵之於乘車之人。此官既得直，乃入之職幣之府。」賈疏云：「謂乘官車者毀損有折壞其車不堪乘用者，或全輪價值入官，或計所損處酬其價值入官，皆入其資。」杜子春云：「齋讀爲資者，段玉裁云：『杜意齋資各字，如鄭君說，則齋資同字，無煩改易也。』見外府案段說是也。此經作齋，杜讀爲資，與典婦功事，齋、故書作資，杜讀爲齋，正相反。詳外府及典婦功疏。云資謂財也者，毛詩大雅板傳云：『資，財也。』說文貝部云：『資，貨也。』案貨財義同，計訓資爲貨，以別於齋爲持遺。杜說與許同，故破齋爲資。後鄭外府注：『以齋資爲一字，故從杜義，而不從其讀。』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籍云：『良工必自擇材，墨子非樂篇說爲丹車云：『萬民出財齋而予之，並與此經義同。』云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者，賈疏云：『以此貨物入於職幣，職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此之財物，亦授之職幣，既得此物，還與冬官繕治之，故云以償繕治之直也。』」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

墓也。遣車。〔疏〕大喪飾遣車者。共明器之車。與司裘司常校人為官聯也。既夕禮注云。遣。猶送也。賈疏云。大喪。一曰。駕車。〔疏〕謂王喪。遣車。謂葬遣送之車入墳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屬小為之耳。又賈虎賁氏疏云。遣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案禮記云。遣車視牢具。鄭注云。多少各如所遣奠牲體之數。檀弓云。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鄭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士無遣車。大夫五乘。諸侯七乘。天子宜九乘。故鄭注禮記云。天子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苞肉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大牢外。更加馬牲。皆前歷折取臂臑。後歷折取肱骨斷。各九个。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檀弓孔疏云。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臑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謂之遣車。又云。服虔之意。視牢具者。視饗饌牢具。故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饗饌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案依鄭說。遣車視遣奠牲體之數。則天子遣車當九乘。孔引服氏以為視饗餘牢具之數。則上公九乘。天子當十二乘。二說未知孰是。注云。庶。與也者。司裘注同。云。謂陳駕之者。此兼從先鄭司裘司服大師司兵注說。訓厥為陳也。其義較訓與者為長。亦詳司裘疏。既夕禮。先葬一日。朝始祖廟。於廟庭載飾柩訖。即云陳明器於乘車之四。器西南上。緒。又云。苞二。彼士禮無遣車。唯有苞。大夫以上。則以遣車載苞。明大喪飾柩後常巾車飾遣車。司常建旌。校人飾馬。又同駕訖。與明器並陳之也。賈疏云。案下車僕云。則大喪。既葬。草車。彼厥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厥之。故以陳解解厥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既夕禮。葬日且明。於始祖廟大遣奠。後云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苞牲序從以徹推之。則徹奠即苞牲也。大夫以上。載以遣車。亦與明器同時行。先柩就道也。知使人舉之者。亦據既夕禮。甸人抗重出自道注云。抗。舉也。又行明器不言車馬。明皆人舉行之可知。檀弓疏云。遣車之形甚小。巾車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棹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案據孔說。是遣車較常車特小。故一人可抗舉之以行。又校人遣車之馬。注以為芻豢。則亦人舉行之。故圉人廐馬。注亦云人捧之是也。云遣車一曰。駕車者。據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疏〕及葬。執蓋從車。駕人。及葬。執蓋從車持旌。今盤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疏〕者。從載柩之車也。賈疏云。謂至葬時將向墳。此巾車之官。執蓋以隨柩車之後。云持旌者。賈疏云。亦使巾車之官。執持銘旌。此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持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以車銘旌表柩象。殯時在柩前。是以既夕禮云。祝取銘置於茵。注云。以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若然。茵既行時。在柩車前。明銘旌亦與茵同在柩車前。可知也。案賈說是也。既夕禮葬日。大遣奠後。行器茵苞二器。相次皆先柩車而行。王喪以遣車載遣奠之苞。

則行器時亦與茵相次可知。故明堂位注引此經持旌云旌從遣車。明銘旌與茵相將同從遣車而行也。檀弓孔疏亦云天子銘旌。將葬移置於茵從遣車之後。亦入於殯也。注云從車隨柩路者。此專據執蓋言之。明不從遣車也。云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殯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賈疏云蓋所以表尊。亦執而隨之。所以禦雨。今殯車既設帷荒。不得設蓋。是以執而隨柩車。雖無用。但象生時有也。賈疏云蓋即車蓋也。所以禦雨。不必以蔽日。蓋可建可說。王在車則建之。下則說而車有持之以從。道有云王下則以蓋從。是也。凡王行無不建蓋。亦以蔽日。蓋通義攷黜篇。引禮說路車有赤蓋青蓋。雖非古制。然可證五路。行必建蓋也。鄭謂執蓋旌。象生時所有得之。謂王生時雨乃有蓋則誤。詳怡人疏。云所執者銘旌者。賈疏云將葬之旌。士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三旌。知者以旌夕禮是七禮而有乘車所建旌是攝盛。故用孤卿所建通帛之旌也。又有銘旌。以其士無遣車。故無厭旌也。大夫以上有乘車所建旌。猶已上尊矣。無攝盛。以尋常所建旌。王則大常。孤卿建旌。大夫亦應攝盛用旌。是一也。又有厭旌。又有銘旌也。案銘旌詳小祝疏。賈疏大夫以上葬有三旌。檀弓孔疏引熊安生說同。鄭知巾車所持是銘旌者。大常建於車。不須人持。厭旌司常注。謂行及墓。嚳啓關陳車。關。墓門也。車。武車也。士喪禮。陳車者。謂厭車時脫之。故知巾車持旌。非彼二旌也。及墓。嚳啓關陳車。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士喪禮。陳車者。謂詩陳風墓門有棘。毛傳云謂墓壘城之門。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引申之。凡門皆曰關。故墓門亦稱關也。注云。關。墓門也者。謂墓壘城之門。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引申之。凡門皆曰關。故墓門亦稱關也。五路之副。通稱武車。詳駟夫疏。賈疏云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東四面。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武車。可知天子武車。象生時常十二陳也。引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亦既夕記文。彼上文云。薦乘車道車。車至即家三車爲文。鄭彼注云。道左。墓道東。先至者在東。此引以證陳車之事也。賈疏云。士無武車。惟據乘車道車。乘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武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武車而已。鄭直云武車者。舉其士喪禮不見者而言耳。案賈說是也。大喪葬時至墓之車。通有五種。一在道載柩之路。途師謂之轎車。上云執蓋所從。所從即是車也。一五路及武車。曲禮謂之祥車。士喪禮注謂之魂車。即此所陳者是也。一送時載柩入殯之轎車。即途師注云行至殯乃說。更復載以龍輅。是也。一明器遺奠之車。即上飾遣車。是也。一嗣王與后所乘之喪車。即上喪車五乘。是也。然車雖有五種。柩路以載柩。輅車以下殯。喪車生人所乘。皆不陳於墓道。遣車雖陳。然在明器之中。惟七禮三車立道左之文。小喪共隕路與其飾。柩車。載柩車也。〔疏〕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小喪中與此陳車事正相應。故鄭據以爲釋。

可以兼之。案賈說非也。此小喪。當依宰夫注義。謂夫人以下。亦容兼內諸侯及公卿大夫之喪言之。詳大史疏。云共
匱路與其飾者。謂共載柩之車及其車飾。與縫人為官聯也。凡此皆互文以見義。上文大喪不言共匱路。方苞曾劄謂此
官亦共之。是也。賄人注。謂王樞路。送人共之。誤。詳彼疏。天子以下至士。並同用奩車。詳送師疏。云飾。棺飾也。
此亦經作古字。注作今字之例。是也。詳鄉師疏。凡載柩。天子以下至士。並同用奩車。詳送師疏。云飾。棺飾也。
者。與縫人縫棺。歲時更續其其弊車。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讀當為續。更續更受新。共其弊
飾。同詳彼疏。歲時更續其其弊車。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讀當為續。更續更受新。共其弊
弊車。巾車既更續之。取其弊車。〔疏〕歲時更續其其弊車者。弊。葉鈔釋文作敝。案敝正字。弊者弊之俗。段借字也。
共於車入。材或有巾。用之。〔疏〕部文支部敝訓衣敗。引申之。凡故敝靡敝惡通謂之敝。輪人轉人築氏南人鮑
人弓人經注。並作敝。唯此及司弓矢弊弓。晁氏注。攢弊字作弊。以宋本釋文證之。疑舊本經並作敝也。又此敝車。與
大宰弊餘之弊義亦略同。管子小匡篇云。戎車待游車之弊。所謂弊車也。注云。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受當
為更。讀當為續者。段玉裁云。一為字誤。一為弊誤也。丁晏云。燕禮注古文更為受。左昭二十九年傳。以更為一事。
後。史記更作受。云更續更受新者。國語晉語云。姓利相更。章注云。更。續也。是更續同義。故子春以更為一事。
與後鄭義異也。云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者。國策秦策高注云。敝。壞也。謂巾車所出車。更續受新之後。其故舊
弊壞之車。復使歸於巾車也。杜不言歸於車人。故後鄭補之。云玄謂俱受新耳者。賈疏云。謂更與續二者。於彼用車
之人。俱受其新車也。云更易其舊者。小爾雅廣詁云。更。易也。賈疏云。謂車雖未破。日月已久。舊壞者。更易以
新者。云續敝其不任用者。賈疏云。謂雖未經久。其有破壞不中用者。復以新車續之。云共其弊車。巾車既更續之。取
其弊車共於車人者。以此官唯掌公車出入之計。不掌造作。故知仍歸於車人也。賈疏云。此巾車。不專主車人所造大
車柏車而已。兼主輪人與人所造乘車兵車而云。共車人者。則車人謂造車之人。兼輪人與人等造車人也。云材。或有巾
用之者。謂弊車之材。或有未盡壞敗。可中造車之。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
用者。則亦不可棄之。故必歸之車人。使用之也。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
故書鈴或作輪。杜〔疏〕大祭祀者。謂祝天地宗廟也。云鳴鈴以應雞人者。說文金部云。鈴。令丁也。廣韻十五音云。
子春云。當為鈴。杜〔疏〕鈴。似鍾而小。應雞人者。二官相與為官聯也。注云。雞人主呼旦者。雞人職云。大祭祀。
夜鳴且以端百官。是也。云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者。恐雞人所呼未徧聞。故車人復鳴鈴和之。以警成衆。凡警衆。
大事則擊鼓。次事則振鐸。小事則鳴鈴。皆取其有聲也。段玉裁云。且當是旦之誤亦通。云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

周禮正義 十五 卷五十二

四〇

應。和之象者。大馭注云。和鸞皆以金爲鈴。賈疏云。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車有和鸞相應之象。故鳴鈴以應雞人。云故書鈴或作鈴。杜子春云。當爲鈴者作鈴。釋文作爲鈴。案鈴爲車閑。卽輿人之輶。輶鈴於義無取。故杜不從之。段玉裁云。此亦聲誤也。或古文假借。

周禮正義

卷五十三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也。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疏〕及后

之五路者。此宜專掌王及后之路。與巾車通掌公車之政令異。賈疏云。上市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其

冬官造得車訖。以授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案玉金象等之飾。冬官造成時當已

備。非巾車所爲。賈說失之。注云。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者。說文馬部云。駕。馬在轡中也。此用說。卽下

云駕說。朝祀卽巾車所掌玉路以祀象路以朝等。是也。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者。毛詩召南甘棠傳云。說。舍也。字通

作稅。方言云。發稅。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閒謂之稅。郭注云。稅猶脫也。說文日部云。卽舍

車解馬也。蓋用則駕之。舍則卽之。故謂之說也。引春秋傳者。左宣十二年晉楚戰於郟。傳文杜注云。說。舍也。云用

謂所宜用者。謂陳駕諸事。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出路王當乘之。贊駕。〔疏〕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者。謂圍

賈疏云。還是朝祀之等也。此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玉路也。詳巾車疏。注云。出路王當乘之者。賈疏云。按上巾車玉路以祀。

祀五帝。朝日及宗廟。六享。王皆親祭。則乘玉路也。惟出玉路也。按下文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云。亦出路當陳之。此惟云大祭

祀則出路。據王所乘之亦當陳之爲華國。詒讀案此注言乘不言陳。下注言陳不言乘。皆以互見爲義。又凡大祭祀后與

其事者。其路當亦典路出之。云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者。明此官與彼諸官爲聯事也。賈疏云。夏官大馭戎僕齊僕之等

及趣馬之官。主駕說。故知所贊駕說者。贊僕與趣馬也。詒讀案凡五路之馭。通謂之僕。據大馭及條狼氏文。詳彼疏。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

巾車疏。大賓客。謂朝覲會同。皆陳路也。又朝聘賓至。此官徒屬。蓋亦贊駕稅之事。故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巾車脂轄。此官爲巾車之屬。故通言不別也。注云。亦出路常陳之者。賈疏云。謂陳之以華國。亦有當乘之法。但大賓客。王乘金路也。其大喪則無乘吉時路。故注爲陳之而說也。詒讓案。闕王在喪。乘五等喪車。常亦此宜出之。注不云出喪車。亦文不具也。周書克殷篇。說武王滅紂告受命。亦云陳常車。孔注云。常車。威儀車也。是凡大禮皆有陳車。不徒祭喪賓三禮也。云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以下者。路。今僞孔傳本並作轄。蓋唐開元時所改。說文車部云。轄。車輪前橫木也。非此路車字。又贊路。釋文云。贊又作輿。僞孔本同。此證大喪陳路之事。賈疏云。按彼上文云陳寶及列玉五重大訓之等。乃陳車乘。故云既陳先王寶器。云又曰大路在賓階面。注云。大路玉路。云贊路在阼階面。注云贊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注云。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云次路在右塾之前。注云。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案賈所引並鄭書注佚文。顧命孔疏又引鄭注。云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主於朝祀而已。蓋彼是大喪有朝祀之事。故止陳玉路象路。不陳餘三路。此經有大賓則王乘金路。不乘時亦常陳之。與大喪異。其革路木路。主於戎田。雖大賓亦不陳也。書僞孔傳。則云纁輅金。次輅木。孔疏引馬融王肅皆謂唯不陳戎路。曲禮孔疏。亦以次路爲五路之一。並與鄭義異也。云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者。上計律。亦漢律篇名。史記張敖傳云。著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蔡質漢儀云。正月旦德陽殿朝賀。屬郡計吏皆陞觀。故有陳列屬車之法。王應麟云。安帝紀。永初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注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以年饑故不陳。孔廣森云。常時大朝會。皆陳車於庭。東京賦所云龍輅充庭者也。石虎僭倣古制。每正會。充庭乘馬金根玉輅革輅數十見。鄭中記。云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者。顧命爲大喪禮。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疏〕凡會同漢律爲大賓客禮。咸足相證明也。于四方以路從者。會同軍旅。皆謂王親行在外。弔于四方者。王無出畿特弔於四方之禮。惟巡守會同在邦國遇諸侯之喪。則有弔事。故亦以路從也。注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者。賈疏云。按經會同軍旅及弔有三事。則是衣裳之會及弔。王乘金路。兵車之會及軍旅。王乘革路。是王出於事無常也。王雖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皆從。惟玉路祭祀之車尊不出。其餘皆出也。案士喪禮注說諸侯弔士云。君弔。蓋乘象路矣。則王弔於四方。亦當乘象路矣。賈謂亦乘金路。非鄭指也。又此經路從之文。當通咳五路。若會同王乘金路。則以玉象木革四路從行。若軍旅王乘革路。則以玉象木金四路從行。故曲禮孔疏云。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

是孔謂玉路亦從行，賈謂玉路尊，不從行，於義爲短。云亦以華國者，謂行則以從，止則陳之，與大喪大賓客陳路，同爲華國也。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

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

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師於闕四十乘，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又曰：馳

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爲駟車，其字當爲

萃，書亦〔疏〕掌戎路之萃者，此官掌戎車，其別有五，皆以共王及宿衛卿大夫士庶子之所乘也。月令說季秋，天子

出軍授兵，則亦授車，然則六軍之戎車，此官當亦掌之矣。六軍之卒，出於鄉遂，家賦一人而不出車，其車皆官給之

以軍法二十五人爲兩推之，蓋一闕二十五家，而給戎車一乘，一族百家則四乘，一黨五百家則二十乘，一州二千五百

家則百乘，一鄉一萬五千家則五百乘，六鄉則三千乘，爲六軍戎車之大數。其車盡出於官，與都鄙丘甸出車之法異，

坊記孔疏引中車毀折入齋於職幣之文，證鄉遂兵車，皆官所給，然萃車爲此官所專掌，則鄉遂戎車，當亦此官授之，

惟毀折入齋，或當掌於中車耳。注云：萃，猶副也。者，戎僕掌王倅車之政，注云：倅，副也。中車雖掌五戎之一，其

二年孔疏引倅，蓋依訓義改之，賈疏云：此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中車雖掌五戎之一，其

下四戎之正，亦中車掌之矣。案賈說非也。後注云：萃，各從其元，元卽正戎，則鄭意五戎正副，此官通掌之，經唯云萃

者，明五戎皆有副也。但諸審經義，鄭詁亦究未塙。王安石王昭西並釋萃爲隊義，似較長，蓋此掌五戎之萃，當與諸

子掌國子之倅義同。萃，卽謂諸戎車之部隊，亦卽縣師司右所謂車之卒伍也。萃者，通正副尊卑之言，非專指副倅諸

子，鄭注訓倅爲副武亦失之。云此五者皆兵車者，明五者名制雖異，而考工記總敘通謂之兵車，其輪輿度數同也。曲

禮又謂之武車，云所謂五戎也者，賈疏云：凡言所謂者，謂他成文，檢諸文，不見更有五兵車爲五戎之文，惟月令季

秋，云以習五戎，鄭彼注以五戎爲弓矢戈矛戟戟，不爲五兵車解之，則未知鄭所謂五戎者所謂何文，或可鄭解彼五戎，

或爲此五兵車解之，以五戎之事無正文，故鄭兩解之也。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者，卽中車云革路以卽戎，是也。詩

唐風彼汾沮洳，箋云：公路主君之輅車，左宣二年傳，晉趙盾爲旄車之族，釋文旄本作輅，詩孔疏引服虔云：輅車，

戎車之倅，服說卽本此經，若然，戎路亦通稱輅車矣。云廣車橫陳之車也者，廣與橫聲類同，古通用，橫陳，謂縱橫

陳列之，以自固也。左襄十一年傳，鄭人路晉侯以廣車輅車，舊十五乘甲兵備，杜注云：廣車輅車，皆兵車名。淮南子

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注云。橫讀桃軍之桃。桃廣音同。桃車。亦即廣車也。戰國策四國策說知伯欲伐矣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則疑是任載之大車。史記樛里疾傳正義。謂即此經廣車。非也。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者。國語晉語云。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韋注云。闕。缺也。鄭意戰時列車爲陳。或有疏闕。以此車補其數。左桓五年傳云。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闕縫。杜注云。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闕縫闕滿。蓋無論車徒。皆有所繼補闕之部隊矣。云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者。萃屏音同。此車蓋以草革周市四面爲屏蔽。故對敵時。可蔽隱以避矢石也。吳子圖國篇云。革車掩戶。綬輪籠轂。乘車及戎路皆無戶。萃車有屏蔽。或當有戶而掩之。與漢駟車制蓋相近與。云輶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者。說文車部云。輶。輶車也。國策。齊策。使輶車銳騎衝雅門。高注云。輶。輶車。六韜軍用篇有矛戟扶胥輶車百六十乘。周書大明武篇。云輶車翼衛在戎二方。詩秦風駟鐵。輶車鸛鳴。鄭箋云。輶車。驅逆之車也。案輶輶義同。輶車在五戎中最爲便利。宜於馳騁。故用爲馳敵致師之車。又兼用之田狩也。又周時傳速之車亦用輶車。故大行人或謂之輶軒使者。與此戎車制蓋略同。續漢書輿服志。亦云輶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輶輶。又引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爲先驅。又爲屬車。輶車殿焉。案周制當與漢同。武剛車有巾蓋。疑即萃車也。引春秋傳曰公喪戎路者。左莊九年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收績。公喪戎路。傳。樂武子曰。杜注云。戎路兵車。此引以證諸侯亦有戎路也。云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者。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郟。傳。樂武子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云則諸侯戎路廣車也者。鄭意據左氏諸文。諸侯雖有戎路之名。實則降天子一等。以廣車當戎路。不得如天子以革路即戎也。若然。魯莊公所喪之戎路。如鄭說。亦即廣車矣。云又曰帥旂闕四十乘者。亦宣十二年傳云。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杜注云。游車補闕者。說與鄭同。旂。左傳作游。鄭引作旂。與司常旂車字同。蓋所見本異。云孫子八陳有華車之陳者。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隋書經籍志。子部兵家。有孫子八陣圖一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一卷。萃車之陳。蓋出於彼。今孫子十三篇圖已不傳。未知其審。云又曰馳車千乘者。孫子作戰篇云。馳車千駟。萃車千乘。曹注云。馳車。輶車也。駕駟馬。萃車。重車也。案馳車駕四馬。則駟與乘義同。故鄭引之。即作千乘。亦以證輶車爲馳敵車也。至孫子萃車。蓋當此經之戎路廣車。曹注以爲任載之重車。與經義不合。未知是否。云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者。五戎之車。經但舉其名。而其形制及萃數無文。考工車工。雖備詳兵車之制。而廣闕萃輶其詳不具。故云未盡聞也。引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者。書牧誓序文。鄭引以證戎車之萃數也。云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爲駟車。其字

當爲萃。書亦或爲萃者。段玉裁校改作平車當爲駟車。云杜爲立車無駟之駟。巾車注云。覆車。今駟車。是也。平井聲類同。鄭君從今書作萃不作駟者。以駟車是婦人車。此五者。皆兵車。故據孫子作萃字也。萃萃字形相似。孔繼汾徐養原校改作平車當爲駟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徐云堯典平秩東作。馬本作萃。見釋文。是平萃古亦通用。萃之爲駟。同音相訓也。萃之爲平。古字相通也。案孔徐校。是也。駟正字。萃平聲近假借字。釋名釋車。謂駟車四面有屏蔽。此萃車亦有屏蔽。與駟車義同。故杜云平車當爲駟車也。廣韻十五音駟字。注云。輜駟兵車。卽據杜說。凡師駟車。詳巾車疏。此萃車義雖當爲駟。而孫子有萃車。其字近古。且與故書平車形聲尤近。故杜據以正讀。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爲王優尊。〔疏〕巾車王所乘惟革路而已。卽此上文戎路是也。是王惟乘一路耳。今此經不云革路。摠云共革車。則革車之言。所含者多。五戎皆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優尊所乘也。云而萃各從其元焉者。詩小雅六月元戎十乘。毛傳云。元。大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戎車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寓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史記三王世家集解引韓詩章句云。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案詩元戎。疑卽五戎之正車。鄭意此萃爲副。對元言之。經云共革車。又云各以其萃。明五戎之萃。各從其元也。會同亦如之。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金路。猶共以〔疏〕云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者。巾車云。金路以賓。故知乘車之會。王乘金路也。此文摠云會同。是兼兵車乘車之會言之。大喪。厥革車。言與革車。則遺車不徒戎。〔疏〕大喪。厥革車者。此謂明王雖不乘戎路。亦共五戎以從。以備非常也。大喪。厥革車。言與革車。則遺車不徒戎。〔疏〕大喪。厥革車者。此謂戎車。則喪亦不陳五戎。可知也。注云。言與革車則遺車不徒戎。路廣闕萃輕皆有焉者。鄭訓厥皆爲興。故經云厥革車。注云。興革車。然其說非也。厥實當訓爲陳。謂葬前一日。則陳於祖廟之庭。葬日至壙。則陳於墓道也。詳司裘疏。賈疏云。經云革車。亦是五戎之摠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萃輕皆有可知。大射。共三乏。鄭司農云。乏。讀爲賁。乏之乏。〔疏〕大射若然。王喪遺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大射。共三乏。爲賁。乏之乏。〔疏〕大射乏者。王大射三侯。侯有一乏。文選東京賦薛注云。大射張三侯。故設三乏。乏以革爲之。獲旌者之繫矢也。射人謂之三容。先鄭注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大射儀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

千五十。設乏各去其侯。四十北十。又云凡乏用革。此畿外諸侯大射禮。若王大射。則常如司裘注所說。熊侯九十弓。虎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侯各設乏也。乏制詳射人疏。賈疏云。乏一名容。則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以其爲革車用皮。其乏亦用皮。故因使爲之。若然。直云大射共乏。至於賓射燕射之等。則亦使共乏矣。舉大射尊者而言。注鄭司農云。乏讀爲匱。乏之乏者。服不氏杜注同。段玉裁云。音義皆同匱乏也。陳祥道云。正而北。乏而南。故文反正爲乏。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旟。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

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旟。

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

白股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旌旄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疏〕掌九旗之物名者。王之旗物有此九種。析別言之。則旗爲畫熊虎之專名大。總言之。則九者得通稱旗也。云各有屬以待國事者。

諸旗大者爲正。又各依其章物爲小徽識。與大者爲屬。正者建之車。屬者被之身。各隨國事用之也。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旟。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者。此並因章物爲名。以示別異。金縢云。巾車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左傳臧哀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考工記曰。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隼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由是言之。大旂爲交龍。大赤爲鳥隼。大白爲熊虎。大麾爲龜蛇。周赤。殷白。夏黑。然則有虞氏之旗以青歟。爾雅素錦。謂紅纁帛。纁素陸龍於綵。是大常纁帛。象中黃之色也。案金氏以大旂大白大赤大麾釋旂旟旐旐。略本呂大臨陸佃說。其謂大常色黃。與旂青。旗赤。旗白。旐黑。分屬五方。說本鄭鑄陳傳良。義皆致塙。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司馬法說周旂黃蓋。即指大常。初學記武部引河圖云。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旂。南方法赤鳥曰旗。西方法白虎曰旟。北方法玄蛇曰旐。中央法黃龍曰常。風三國志吳志胡綜傳大牙賦。亦云四鍾旆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大常。此並謂大常色象中黃。御覽。兵部引諸葛亮兵要。云以朱雀旂豎午地。白虎旂豎酉地。玄武旂豎子地。青龍旂豎卯地。招搖旂豎中央。則漢人釋曲禮。已有以招搖爲中央之旗。配四官爲五者。與金說並可互證。蓋此經九旗之內。正旗實止有五。常旂旗旐旐。分象五方色。故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又說天子教日。置五麾。楊疏引樂

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是也。其廢物二者。則爲旌旂純駁之異。凡廢。旌旂同色爲純物。旌旂異色爲駁。常旂爲天子諸侯所建。疑唯有廢而無物。自旗以下。則貴賤通建。故廢物兼有。經著廢物於常旂之後。旗旛旛之前。文例最精。自鄭賈諸儒。並以九旗通爲絳色。又以廢物別爲二旗。而旗制淆舛。不可理董。今依金氏考定五正旗各放方色。又綜校諸經。知廢物爲諸旗之通制。不入正旗之數。而後此及大司馬二經。義始可通。而詩禮爾雅諸文。亦無不符合矣。詳後疏。又案此天子五旗旂數。皆以尊卑遞減。大常十二旂。大旂卽龍旂九旂。大赤卽鳥旛七旂。大白卽熊旗六旂。大旂卽龜旂四旂。並見巾車輅人。以此差之。則旗當尊於旂。而經列旗於旂後者。文不次也。說文謂旗五旂。與考工記不同。或非天子制。其諸侯卿大夫士旂。各依命數。詳後及典命大行人疏。云全羽爲旛。析羽爲旂者。二者又以注羽爲識別。亦五正旗之通制也。金榜謂旛旂各通上諸旗。以有羽爲異。皆有旛旂。卽畫日月等。其說亦瑣。大司馬治兵所辨止七旗。無旛旂。卽其證也。蓋日月交龍等爲旛章。全羽析羽爲旂飾。常旂旛旂旂旂五旗。各有不注羽及注全羽注析羽。三者隨所用而異制。然則以五旗隨事別異。實有十五等。而旛旂旂旂又各有廢物。則有二十四等矣。亦詳後疏。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者。異物謂日月交龍之屬。異名。謂常旂之屬。畫之以示別異。國語吳語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韋注云。物。旂旂物色。微幟之屬。辯。別也。此物名。與彼審物義同。云屬謂微識也者。賈疏云。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旂。故以屬言之。論議案微卽微號識者。詩小雅六月云。機文鳥章。鄭箋云。機。微幟也。賈疏引詩箋作識。微字說文巾部作微。微識正字。微幟借字。識俗又作幟。云大傳謂之微號者。大傳殊微號。鄭彼注云。微號。旂旗之名也。案據鄭彼注。則微號指大旂旂而言。然微號與微識文同。彼微號中當亦含有小旂旂。故引以爲證。凡五旗之小微識所畫。蓋亦與正旗同。詳後疏。云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者。證微識亦用絳帛。與正旗同也。今考五旗依方色。不皆絳。縹。微識之色。當如其正旗。鄭舉證未審。孔廣森云。城門僕射所被者。卽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善曰左氏傳。廚人濮曰。揚微者。公徒也。微與揮古字通。說文巾部曰微。幟也。以絳微帛著於背。又衣部曰。縹。卒也。卒衣有題識者也。廣雅曰。亭父更縹卒也。轉相證明。是漢時亭卒縹衣。亦有微識。任大椿云。續漢書與服志卻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幟。青翅燕尾。諸僕射幟皆如之。僕射負赤幟。卽所云城門僕射所被也。絳衣。赤幟。戎事皆尚赤也。又後漢書杜喬傳。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幟。託爲夏門亭吏守衛戶喪云。亭吏著赤幟。所云亭長絳衣也。案孔任說是也。方言云。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野父。或謂之積。郭注云。言衣赤也。亦亭長絳衣之證。云通帛謂大赤者。巾車注義同。鄭意幟別爲一旗無畫章。其說非也。五旗之廢。雖旛旂皆通用一色。然各應方色。不盡用

赤帛。巾車之大赤，雖亦爲廬，而以畫章言之，實當爲鳥畢之旗，非廬之專名也。詳巾車疏，云從周正色無飾者，謂廬從周正色，通體用赤帛爲之，既不畫物，又無側飾也。爾雅釋天云：「因章曰旗。」郭注云：「以帛練爲旗，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左傳僖二十八年孔疏引孫炎云：「因其緇色以爲旗章，不畫之也。」釋名釋兵：「亦云旗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案郭孫劉說並本鄭義，今考鄭郭諸說，並非也。」廬卽常旗，旗之純色者，通帛者，謂緣旂通以一色之帛爲之，如大常則緣旂皆黃，大旗則緣旂皆青，是也。爾雅云：「因章者，亦謂緣旂章色相因不異。」釋天說大常云：「緣帛練旂九，郭注謂緣旂皆用絳，案彼練爲黃色，與絳微異。」郭說爲未審，而謂緣旂同色，則正合通帛因章之義。若然，此旂爲五旗之通制，亦各有畫章，故鄉射記說國君獲旌云：「於竟則龍旗，彼卽交龍之旂，而謂之龍。」足證通帛爲五旗之通制，非別爲一旗，亦不得無畫章矣。又說文於部云：「旂，旗曲柄也。」所以旂表士衆，引周禮曰：「通帛爲旂，重文龍或从實。」案據說文，廬卽旂之或體，然曲柄之旂，禮經無見文。漢書田蚡傳云：「列曲旂。」顏注引蘇林云：「禮大夫立曲旂，彼似隱據襄十四年左傳，招大夫以旂之文，但左傳不云曲旂。」蘇說與此經大夫建物文亦不合，恐非古法也。云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者，說文素部云：「素，白綴緇也。」明堂位說旌旗飾云：「殷之崇牙，注云：刻緇爲重牙，以飾其側。」鄭蓋隱據彼義，飾側卽重牙也。說文勿部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注云：刻緇爲重牙，以飾其側。」鄭蓋隱據彼義，飾側卽重牙也。說文勿部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注云：刻緇爲重牙，以飾其側。」鄭蓋隱據彼義，飾側卽重牙也。裁會創並謂此經之物，卽旂之譌，是也。許謂勿爲州里所建，疑兼據大司馬治兵鄉家載物，其云三旂者，亦據字形爲說，此經物爲大夫士所建，則不定三旂矣。釋名釋兵云：「雜帛爲物，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依鄭義，物正幅，亦全以赤緇爲之，但以白緇飾其側，與廬通亦帛異，依許說，雜帛爲幅半異，則謂正幅或半爲赤緇，或半爲白緇，不關側飾，依劉說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則正幅亦全用赤緇，綴邊亦卽飾側之義，但用雜色緇，則不定用素，又云爲燕尾，並與鄭小異，今案物降於廬，亦諸旗之通制，以雜帛爲緣旂，是也。雜帛者，緣旂異色，猶士冠禮之褙裳，皆取不專屬一色之義，蓋緣如五正旗，而以雜色爲之，旂其別制，又有易旂爲旂者，故釋天云：「繼旂曰旂。」郭注云：「帛續旂末爲燕尾者，公羊昭十二年何注，亦云繼旂如燕尾曰旂。」案爾雅此文，卽釋旂旂之制也。凡旂物，皆以旂屬緣下，而旂末獨有屬以旂者，蓋爲不命之士無物者，別淑此制，凡旂依命數，而不命則無物，旂爲縣鄙郊野所建，內包有六遂，遂更有鄰長萬五千人，則皆不命之士也。四郊公邑之小吏不命者，蓋尤衆，旂各有地治民衆，則不容無物，故亦使建旂，而不命則無以爲旂，故改著旂以示別，異以五旗之敘，唯旂最卑，而以一旂繼旂末，亦與衆旂不同，故毛詩何鄭諸儒並承用雅訓，以旂專屬之繼旂，明常旂，旂旗四旗，不得有旂也。士喪禮說不命之士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輕末長

雖摠爲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旌。旌車載旌。非爲軍事也。案旌車亦通咳兵車。賈謂非軍事非是。詳後。云王建大常者。以下辨五正旗及廢物旌旌之川。大司馬治兵文略同。巾車。王祭祀乘玉路。亦建大常十有二旂。親禮記說王所載旌同。是凡祭祀會同賓客建旌無異。不徒師田也。云諸侯建旌者五等。諸侯賓祭會同師田亦同建旌。唯旂數各依命數其差公九旂。諸伯七旂。子男五旂也。又凡同建一旗而命數不同者。何數亦常有異。詳後及大行人與人疏。云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者。此爲內百官府所建旌物。大司馬治兵云。百宮載旗與此異者。廢物爲五旗之通制。而有尊卑純駁之異。彼百官中通咳孤卿大夫士。則知此孤卿所建爲鳥旗之旌。大夫士所建則旗之物。故詩鄭風千旂篇。有千旗之文。而毛傳釋爲大夫之旂。彼大夫。蓋上大夫。卽卿之通稱。所載亦卽旗也。其旂亦依命數孤卿依通典賓禮引高堂隆說七命則當七旂。卿則六旂。王之三公所建無文。疑當建旂。而八旂降於上公一等。知不建旗者。王旗止七旂。三公不得踰王也。建物者。中下大夫同四旂。上士三旂。中士二旂。下士一旂。不命之士無物。所建未聞。疑當建旌旂旌旌用緇帛。又以襍色爲旂而無旂與。云師都建旂者。王念孫云。師當爲帥。說文引周禮作率都建旂。帥率古字通。則周禮本作帥都。大司馬師都載旌。帥字亦當爲帥也。釋文無帥字之音。賈疏釋師爲衆。則唐初已誤爲帥。不始於開成石經矣。段玉裁云。唐以前俗字帥作帥。故誤爲帥耳。說文从部引周禮率都建旂作率者。故書作帥者。今書也。見樂師聘禮注。亦曰古文帥皆作率。案王段說是也。曾釗王紹蘭說同。轉人注引作帥。蓋亦後人依此經誤本改之。但審校經義。帥都當分爲二。帥卽軍帥。猶大司馬治兵云軍吏載旂。但彼又云帥都載旌。則於軍吏中又專舉軍將以別於帥帥以下。明軍將爲命卿卽六卿及六卿大夫。當時常建鳥旗之旌。而在軍則建熊旗之旌。軍容與國異也。都則當爲采邑之主。大司馬又云。卿家載物。彼經都家並見。此經有都無家。蓋家卽咳於都之中。都所建者。爲熊旗之旌。家所建者。則旗之物也。凡公卿王子弟等有爵者。自依命數爲旂數。其無爵者。疑亦有等衰。或大都視公八旂。小都視卿六旂。家邑視中下大夫四旂。與軍吏以下旂數。詳大司馬疏。云州里建旗者。州里卽六卿之吏。大司馬卿載物。則此所建者。亦鳥旗之物。唯卿大夫爲卿。常建旗。其差卿大夫六旂。州長黨正四旂。族師三旂。閭胥二旂。比長一旂。云縣鄙建旌者。縣鄙。鄭謂卽途之屬別。今案當爲公邑之吏。但大司馬郊野戰旌。卽四郊六遂。此經無郊野。或彼此互文見義。以六遂與四等公邑並存。義得兼舍也。公邑之長縣師三旂。其屬別未聞。遂吏。則遂人遂大夫遂師縣正並四旂。鄙師三旂。鄙長二旂。里宰一旂。鄙長不命無物。或亦建旌旂。與四郊之吏。當與遂同。又案自王建大常以下。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咸以爵次爲敘。所以表尊卑也。若表事所建。則又與此不同。如王陳路。及郊射。教目。咸通建五旗。而司勳書名于王之大常。大司徒大司馬卿師遂人之致民役。皆建大旗。山虞亦有虞旗。王田以大麾表獲。而檀弓明堂

位喪葬亦通建旄。皆不定。依爵次尊卑。法蓋表事與表爵。本不同也。互詳大司徒。鄉師。遂人。巾車疏。云道車載纓。旂車載旄。旂者。此冢上所建諸旗。而以注羽爲別異也。依鄭說。道車爲象路。旂車爲木路。依金榜說。旂車亦兼有革路。其說近是。金氏又謂常旂。旗旄旌諸旗有無羽者。蓋賓祭之所用。其曰旄曰旌。則以有羽爲異。道車旂車。所載是也。又鄭大司馬治兵章。注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擘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出。如出軍之時。空避實。金氏駁之云。四時之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備焉。鼓鐸號名。辨於春夏者。無變也。不當獨於旗物空避實。司常云。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其所頒。固卽治兵之旗物也。案金說亦是也。蓋此經與大司馬治兵旗物本同。唯以旗物旄旌錯文互見。鄭遂疑其不同。而強爲之說。義實不可通。皆由不知九旗之中。正旗實止有五。旗物旄旌爲五旗之通制。故削趾適履。牴牾百出。漢唐禮家沿襲莫悟。唯金氏知旄旌卽就五旗。而注羽旂車所載。卽大閱之旗物。而道車載旄。爲牽連類及。足補正鄭賈之義。今又考定旗物亦諸旗所同。而後大閱治兵錯互之文。無不可通。故詳論之。互詳大司馬疏。注云。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者。據大司馬文。凡振旅。發舍。兵。亦常頒旗物。經唯見大閱者。舉冬以咳三時。文不具也。云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者。賈疏云。謂自王以下至諸侯。井。廵。遂之官是也。論議案成物。卽日月交龍之等。鄭言此者。欲見孤卿大夫士泛指百官。不專治民。故建旗建物。不畫成物也。大司馬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與此義略同。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者。釋名釋兵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大常。上畫三辰。以象天明也。賈疏云。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旌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大常之畫日月者也。此直言日月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案賈說是也。穆天子傳。說葬盛姬云。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郭注云。言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也。周禮曰。日月爲常旗。亦通名。書益稷及左傳。桓二年。孔疏並引穆傳。證大常畫日月北斗。江永又據鄭司服注。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之文。明鄭亦謂大常有星辰。又引曲禮。招搖在上。證星卽畫北斗。金鶚亦云。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爲旗。卽右白虎鳥華爲旗。卽前朱鳥龜蛇爲旒。後卽玄武。然則日月爲常。卽招搖在上矣。案此說本陳祥道與賈孔禮疏及金江諸說。是互相備。然大常所畫三辰之外。又有交龍。故郊特牲云。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又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章周以龍。尙文也。蓋謂大常觀禮記云。天子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注云。大旂。大常也。王建大常。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爾雅釋天云。素錦綢杠。纁帛。綦素。陞龍於綦。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纁。郭注云。畫白龍於綦。令上向。與此觀禮文正相應。亦指大常而言。大常色黃。而爾雅云。纁。綦者。纁。黃色。

略同。爾雅又不云交龍。而但云升龍者。疑亦禮家之別說。金榜又云。天子大常。龍章而設日月。十有二旂。爾雅不言日月。下又云練旗九。蓋周秦間之儒。往往以諸侯禮制。上說天子。故樂記亦云。龍旗九旂。天子之旌。案金說亦近是。釋天之九旒。與大旂同。而不得謂即大旂者。以其緣用纁。不用青也。但周秦間人。說多以龍旗九旒爲天子制。則其或本爲大常。而誤減其旒數。抑或即大旂而誤易其章色。皆未可定。要七國僭王。不盡正如其本制。故雅文與禮經。不無外互矣。亦詳辨人疏。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者。此交龍之旂制。殺於大常。故其緣不畫日月。而爲交龍。亦當爲交畫升龍降龍。象升朝者。謂升龍。象下復者。謂降龍也。釋名釋兵云。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諸侯所建也。案劉謂兩龍相依倚。似不爲升降上下。說與鄭異。又說文从部云。旂。旗有衆鈴。以令衆也。此以有鈴主爲令衆。許鄭各偏舉一義。爾雅釋天亦云有鈴曰旂。賈疏云。象升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云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者。不畫。即謂通帛無飾。奉王政教。謂不得專制。聘禮。使者載旗。注云。聘使卿。則侯國卿所載亦同。釋名釋兵云。通帛爲旂。旂。旂也。戰戰恭己而已。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三孤所建。象無事也。劉說與鄭略同。云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者。賈疏云。謂中央赤。旁邊白。自是先王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論議案釋名釋兵云。雜帛爲物。將帥所建。象物雜色也。劉以物爲將帥所建。又云象雜色。與此經注並不合。云帥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帥都民所聚也者。賈疏云。以帥衆也。都。聚也。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帥都也。六鄉大夫。皆卿。六遂大夫。皆大夫也。卿合建旂。大夫合建物。今摠建旂。以其領衆在軍爲將。爲民所聚。其帥之者。段玉裁改帥亦爲帥。云玩注意。正謂鄉遂大夫。帥領民聚之都。王念孫云。玩鄭注。亦當作帥。蓋都案段王說是也。賈依誤本爲釋。不可從。穀梁傳十六年傳云。民所聚曰都。此鄭說所本。王引左傳帥甸以證注義。亦深得其指。大司馬中秋治兵。帥都載旗。彼注云。遂。大夫也。則又不兼鄉大夫。與此注義復小異。然以經考之。二說皆非也。此帥即六軍之將帥。義已詳前。鄭鑄云。帥都。當爲都鄙之吏。江永云。帥都。都家之百官也。不言家。蓋於都中包之。案鄭江釋都字得之。但以帥都爲一。則尙沿注說之誤。又此爲都之主。彼以爲官吏。亦未審也。此都即大都小都之都。而案邑略乎其中。大宰八則治都鄙。注亦兼三等采地爲訓。明都得兼家。故此唯有都而無家。後徵識之象。及大司馬茂舍號名則又並有家而無都。唯大司馬治兵章。都家異載。兩者備有皆錯。文以見義。蓋都大家小。而同爲采主。故所建旂物雖不同。而其爲熊旗。則一也。六軍之將。或以鄉大夫爲之。則鄭舉鄉大夫於帥。尙可通。而以此兼釋都。則迥不相涉。至鄭兼舉鄉遂大夫。則全經別無以鄉遂爲都之文。況公邑采地。孰非民之所聚。而必加

其爲鄉遂乎。殆不可通矣。云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者。鄭意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六遂副之。軍旅主於威嚴。故取猛獸爲象。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章。殷以虎。尙威也。今考定帥既爲六軍之將。都家之主。亦得帥領采邑之卒。與守猛之義。固無悖也。至釋名釋兵云。熊虎爲旗。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軍將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說文从部云。旗。熊旗五游。以象伐星。士卒以爲期。劉許釋旗爲期衆。並依聲爲訓。義與鄭別。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者。賈疏云。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故摠言鄉遂之官。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旗。則知鄉之閭。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旄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旄。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旗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旗。比上從閭同建旄也。遂之鄙。上從鄙同建旄。鄉上從里同建旗。是約也。但族師已下并鄙師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刃數則短。當三刃已下。詩鄭風千旄。孔疏亦釋此注云如鄭之意。則以鄉遂同建旗。鄉之下有州黨族閭比。遂之下有縣鄙鄉里都。今云州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及六遂內鄉長里宰都長等五人同建旗也。又縣鄙建旄。謂六遂內縣正鄙師。及六鄉內族師閭胥比長等五人同建旄。故鄭云互約言也。案依賈說。則六鄉之屬。州旗。黨旗。族旗。閭旄。比旄。六遂之屬。縣旄。鄙旄。鄉旄。里旗。都旗。遂之族。上同州黨。遂之鄙。亦上同縣鄙也。孔說州黨閭比縣鄙里都所建。並與賈同。惟以鄉之族。下同閭比建旄。遂之鄉。下同里都建旗。則與賈異。而孔月令疏。說又與賈同。注既無文。未知鄭意云何。然以九旗旄數差之。旗當尊於旄。而依鄭互約之言。鄉則尊者建旗。卑者建旄。於義尙合。遂則尊者建旄。卑者建旗。敘次實爲乖逆。此其必不可通者。陳祥道云。鄉師出田治于州里。州長考州里之治。則州里。州所里也。鄭鏐云。州里者。六鄉之吏。一鄉者。五州之積。里者。即民所居之稱。州長言大考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鄉言之。案陳鄭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黃度項安世吳廷華說並同。蓋里者。居也。言州之所居。闢六鄉及黨族閭比言之。與遂人五都之里不同。此云州里建旗。即大司馬云鄉載物旗爲鳥隼之章。物爲雜帛之名。其實一也。不見四郊六遂者。郊遂之吏。當與縣鄙同建旄郊野又見大司馬。此文偶不具。鄭謂此州里之里。即六遂五都之里。與縣鄙爲互文。則非也。縣鄙鄭鏐李光坡姜兆錫方苞江永並謂即公邑之吏。亦較鄭爲長。蓋此縣鄙縣師縣士之縣。爲四等公邑之通名。公邑謂之縣鄙。猶大小都謂之都鄙。凡宰夫司士朝士之言縣鄙者。義並同。鄭以爲即六遂之縣鄙。而謂建旄中含六鄉之閭。其說亦非也。詳宰夫疏。又案此職九旗之建。與下文徽識之象。大司馬治兵蒞舍兩章。亦有其文。而各不同。舊說舛互甚多。今以二職之文參互校之。此職建旗。其等有八。王也。諸侯也。孤卿也。大夫士也。帥也。都也。州里也。縣鄙也。徵識之象。有三。官府也。州里也。家也。大司馬治兵載旗之等。有十。王也。諸侯也。軍吏也。帥也。都也。鄉也。家也。郊也。野也。百官也。蒞舍號名之等。有

六・帥也。縣鄙也。家也。鄉也。野也。百官也。綜而論之。王與諸侯此職與大司馬同。帥都爲軍將。都家縣鄙爲公邑。亦二職所同。而帥又卽大司馬蒞舍之帥。以門名都。又咳有後徽識及大司馬蒞舍治兵之家也。此孤卿及大夫士。卽後徽識之官府象事。亦卽大司馬之百官也。此州里爲鄉吏。卽大司馬之鄉。及蒞舍號名之鄉。以州名也。惟大司馬治兵之軍吏。爲通軍將至伍長。而郊野卽蒞舍號名之野以邑名。並爲此職所無。則以軍吏卽帥之屬。而四郊六遂。與公邑同載旄。兩經亦足互相備耳。然則二職所言。文雖小異。而舉爵。則王侯也。百官也。軍帥吏也。舉地。則鄉州也。郊野也。縣鄙也。都家也。通校諸文。或偏舉。或備舉。要不出此數者。而五正旗與廢物。互文錯見。參綜校覈。其條理未嘗不齊一矣。若依鄭說。惟王諸侯家二職所同。孤卿大夫士卽官府百官。鄭亦無異義。餘則紛異雜出。若此職之帥都。鄭以爲鄉遂大夫。大司馬之帥都。則又專爲遂大夫。而鄉大夫別爲鄉家。此名同而義異也。此職之州里縣鄙。鄭以爲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官。互約言之。而大司馬之鄉以州名。則爲州長。至比長縣鄙各以其名。則爲縣正至鄉長。又不互約言之。又於治兵郊野之郊。以爲鄉遂州長縣正以下則不分爲二。此亦名同而義異也。其說同異并析漫無義例。一經之中。自成歧悟。其誤明矣。互詳大司馬疏。云鳥隼。象其勇捷也者。爾雅釋天云。錯革鳥曰隼。詩大雅六月毛傳云。鳥章。錯革鳥爲章也。鄭箋云。鳥隼之文章。孔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隼也。又引鄭志答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釋名釋兵云。鳥隼爲旗。輿。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案爾雅及毛詩傳所云革鳥。卽謂急疾之鳥。與此注象勇捷義同。釋天郭注。乃云此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公羊宣十二年徐疏引李巡。亦云以革爲之。置於旄端。並誤。鳥隼者。說文鳥部云。隼。視鳩也。重文隼。卽謂或从隼。一曰鵠字。又鵠。鵠也。案隼字注之鵠。卽鵠之省。十二次南方有鵠首鵠火鵠尾。亦卽鵠字。鵠象朱鳥。卽謂鵠也。經典凡言隼者。並是鵠而非視鳩。玉燭寶典引陸氏毛詩草木疏云。隼。鵠也。齊人謂之鵠。或謂題肩。今之鵠。雉也。春化爲布穀。此之屬數種。皆爲隼也。文選四京賦薛注云。隼。小鵠也。國語魯語章注云。隼。或謂題肩。今之鵠也。諸說差異。未知其審。依陸說。則鵠類衆多。通得隼名矣。王引之云。鳥隼者。鳥中之隼也。猶烏謂之烏。鳥。非謂隼之外。別有他鳥也。案王說是也。隼爲鵠鳥之急疾者。故鄭云。象其勇捷。賈疏謂鄭以勇解隼。以捷解鳥。非其指也。又說文於部云。鵠。錯革鳥其上。所以進士衆。鵠。鵠衆也。案許君釋鵠爲衆。亦別一義。云鵠蛇象其扞難辟害也者。賈疏云。鵠有甲。能扞難。蛇無甲。見人避之。是避害也。詒讓案釋名釋兵云。龜蛇爲旄。旄。光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又說文於部云。旄。龜蛇四游。以象營室。攸攸而長也。劉以龜兆知吉凶爲釋。許又以旄攸疊均爲訓。並與鄭異。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者。道有云。掌前道車。注亦云道車。象

路也。王行道德之車。又道僕云。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是鄭所據也。依鄭說。此道車。爲王平時在國內所乘。故取行道德爲名。對旂車爲游行之車爲文。曲禮云。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德車即道車。旌與旒。散文得通稱也。說文旒字注作導車。不爲道德之字。與鄭字義並異。巾車。象路建大赤。大赤即九旗之旗。陳路以表事。王朝夕燕出入。則象路載大常。而加全羽。即是載旒。賈疏不知。強爲分別。謂在朝則建大赤。朝夕燕出入則建旒。誤也。云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者。據田僕云。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是也。說文作游車。旂即游之省。田鄙爲國外游行之事。故名所乘之路爲旂車。賈疏云。巾車云木路以田。是游樂之所。固人掌園游之獸禁。是知旂車是木路也。金榜云。道車謂象路。旂車謂革路木路。與玉路金路合爲五路。鄭君釋旂車。專云木路。於五路遺其一。左傳帥旂闕四十乘。謂旂車補闕者。是革路亦名旂車。變路言車闕孤卿大夫士也。又云旌。亦有川鼈牛尾者。又名爲旌。詩出車設此旌矣。建旂旒矣。兵車之旌也。車攻建旒設旌。田車之旌也。案金說。是也。經典言兵車建旌者。不可枚舉。則建旒旒者。必不止田車可知。蓋對文則旂車與戎車有別。故國語齊語云。戎車待游車之襲。韋注云。戎車兵車。游車。游獵之車也。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亦云前皮軒。後道游。彼云游。即此旂車。而與戎車皮軒對舉。明專指田車言之也。散文則戎車與旂車通。故此經以革路木路同稱旂車。戎右兼田右。亦其比例。凡王五路所載旌玉路金路。依金榜說。皆不注羽。象路則注全羽。革路木路則注析羽。周書王會篇。成周之會。天子車陰羽。旒旌。或兵車之會。與至巾車木路建大麾以田。大麾即九旗之旒。陳路以表事。王田獵。則木路建大常。而加析羽。即是載旌。而詩車攻所謂建旒設旌。則以大麾表旒。亦得爲旌。賈疏不僚。乃謂正田獵建大麾。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建旌。蓋沿鄭志答趙商說之誤。詳大司馬疏。云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者。鄭意道車旂車內無革路。故旒旌注羽五色。象文德也。說文放部云。旒導車所載全羽以爲允。允。進也。重文。旒或從遺作又云旌。游車載旌析羽注旌首也。所以精進士卒也。釋名釋兵云。全羽爲旒。旒。猶滑也。順滑之貌也。析羽爲旌。旌。精也。有精光也。並依聲爲訓。與鄭義異。云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者。賈疏云。鄭據此文大閱之時。王乘戎路。金玉之路不出。其祀帝於郊及乘車之會。金路玉路皆出也。案鄭賈意此大閱軍事。王乘戎路與道車象路旂車木路爲三。惟金路玉路不出。故不及也。今依金說戎路建旌。即大常亦得稱旂車。鄭賈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位。朝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輜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徵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

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杜〔疏〕皆畫其象焉者，畫當從杜讀爲書，謂王戡大常子春云，畫當爲書，玄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疏〕以下九旗，又當書其繇，以著其官事姓名也。在軍所被小徽識，亦爲此制，但其度較短小爲異，以大司馬經證之。中秋治兵辨旗物，王戡大常等，而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此主謂九旗之書也。中夏茂舍辨號名云，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此主謂徽識之書也。二時所辨不同，而各有所書，其義甚明。此經承上九旗爲文，則自當爲旗物之書，與大司馬治兵章文正同，蓋此所書，與上經所畫日月以下，成旗物徽識之通制，而徽識爲九旗之屬，其所畫所書既並同，則經舉旗物自可咳徽識，不必更出，於義無疑。鄭不知此經亦爲九旗之正，而專以徽識爲釋，則義既未咳，且與上文亦不相承貫矣。注云，事名號者，徽識者，鄭意此卽上經云各有屬，是也。詩小雅六月織文鳥章箋云，鳥章，鳥畢之文章，將帥以卜衣皆著焉，依彼說則徽識如九旗而小，亦有畫章，各如其旗，若建旗者，其徽識卽畫鳥畢之章，故六月孔疏云，以絳爲緣，畫爲鳥畢，又絳爲旒，畫於末，以爲徽識是也。云所以題別衆臣者，左襄十年傳，舞師題以旌夏，杜注云，題，識也，此徽識亦所以表識名位。鄭云，題別衆臣，則公卿大夫士常朝之位，及諸侯朝覲之位，皆有此徽識，左昭元年傳云，舉之表旗，蓋謂此也。云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者，賈疏述注朝下有者字，盧文弨云，詩六月正義亦有者字，此脫，詒讓案釋文本亦無者字，蓋與賈本異，此謂未入朝之先，各以其徽識樹於所當立之位，入朝時，各視所樹之徽識而就位，與軍事徽識綴之於身，異也。云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者，證朝覲禮有此題別朝位之旂也。覲禮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注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侯入闕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並詳司儀疏，云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者，大司馬注釋帥縣鄙衆鄉野百官之號名，云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是徽識所書略同經，但以外內殊別其文，曰事曰名曰號，所書實不異也，韓非子外儲說右篇云，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是號名亦通稱，賈疏云，官府在朝是內，其州里在百里二百里，家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並是外也，云三者旌旗之細也者，此誤以象事名號爲徽識之專制也。賈疏云，對上大常已下爲旌旗之大者也，引士喪禮者，儀禮積作經，名作銘，小祝先鄭注引與此同，案彼注云，今文銘皆爲名，此上從古文，下從今文也，彼銘旌川布二幅有半，凡通長三尺，並詳小祝疏，云此蓋其制也者，在朝表位之銘旌，其制無文，故依喪禮類推之也。賈疏云按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刃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蓋其制也。吳廷華云，據覲禮疏云，

此表朝位之旂與銘旌。及在軍徵識同。皆以尺易仞。今第以大夫五仞論以尺易之。當五尺。人持六尺之軀。而綴以五尺之旂。於事理不合。案吳紉賈引禮緯。說天子以下旌。以尺易仞之非。是也。禮緯說天子至士旌旗仞數亦見廣雅釋天。而於經無文。據典命。則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旌。當依命數。禮緯四等之差。與九命不相應。若依其制。而以尺易仞。爲徵識。則王當九尺。既與士公九命無別。又五尺以上之旂。止可建之朝位。在軍不可被之於身。蓋皆不足據。互詳節服氏與人疏。詩六月疏釋此注云。鄭以死之銘旌。卽生之徵識。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旒。雖有等差。其徵識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亦緣長一尺。旒長二尺。案孔說雖亦以意推之。而於理較允。勝於賈義也。云徵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者。賈疏云官府天官在軍。當云大宰之下某某之名。地官之下。當云大司徒之下某某之事。餘四官之下皆然。某某之名者。此據州里而言。假令六鄉之下。則言某鄉之下某某之名。若六遂之下。當云某遂之下某某之名也。某某之號者。此據都家之內。假令三百里大夫家之下。當云某家之下某某之號。此三者。則徧其畿內矣。案賈說非鄭指也。鄭意蓋謂官府之徵識。所書云某某者。卽其所執之事。州里之徵識。所書云某某者。卽其鄉遂之名。家之徵識。所書云某某者。卽其采邑之號。非謂某某之下。更綴以之事之名之號云也。鄭此說甚允。但九旗之正制。亦如是。不徒徵識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此大常有書名之證。左成十六年傳云。楚人謂夫旌子重之廢也。蓋亦以旗物所書。辨識之矣。云今大閱禮象而爲之者。賈疏云。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大小象銘旌及在朝者爲之。論讓案此亦鄭誤以此經爲承上大閱之文。故專以大閱爲說。不知此統四時治兵大帥大田諸事而言。不徒大閱也。詳前疏。云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者。國語越語云。兵者。凶器也。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兵者凶事。鄭意兵事凶危。故豫爲死事之備。然此所書。實爲旗物徵識之通制。蓋以識別部曲。非徒備死事也。鄭說亦未咳。杜子春云。畫當爲書者。畫與書字形相近。杜據大司馬治兵辨旗物。而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故破此畫爲書。明此事名號等。並書而不畫也。後鄭於此職。不從杜破畫爲書。而於大司馬則破書爲畫。蓋與杜說正相反。竊謂經云書其象。與象事象名象號文上下相承。成爲文字表識之言。與大宰治象。大司徒教象。大司馬政象。大司寇刑象。義蓋相近。事名號等。非有形法。可以繪畫。則不當爲畫。明矣。鄭鑄吳延華並謂當從杜讀爲書。是也。互詳大司馬疏。呂飛鵬云。通典軍禮引盧植大傳注云。徵、章也。號、所以書之於綬。若夏。則書其號爲夏也。此與子春義合。云玄謂畫畫雲氣也者。後鄭上注云。徵識之書。則謂徵識。有書兼有畫。非謂唯有畫無書也。其與杜異者。所書事名號之旁。更增雲氣耳。然雲氣之畫。止爲華飾。既無關法象。且經云書其象者。自指書其事名號而言。亦不當別及雲氣之畫。後鄭義未塙也。畫雲氣亦詳審人疏。云異於在國軍事之師者。賈疏云。觀禮及銘旌皆不云畫。

以其在國實故也。惟在軍禮。凡祭祀各建其旗。王祭祀之車。王路。〔疏〕注云。王祭祀之車則王路者。據巾車云。王路以

之。故云軍事之節文也。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按上文諸侯建旗。大行人云。建常九旒。雖

言常。皆是交龍爲旂。散文通。故名旂爲常。孤卿則旂。大夫則物。故言各建其旗也。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疏〕置旌門者。與掌舍爲官聯也。注云。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

路。皆建大常。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疏〕者。據巾車云。金路以賓。賈疏云。見齊僕云。掌馭金路以賓。又

齊右亦云。會同賓客前齊車。齊車即金路。朝覲宗遇即會同。故摠以金路解之也。秦朝朝覲宗遇爲四時常朝。其時曾殷同非

兵車之會者。亦與常朝同。賈謂朝覲宗遇即會同。失之。云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者。明別有兵車之會同。則不乘

金路而乘戎路也。云皆建其大常者。謂金路戎路。皆建大常也。引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者。證旌門爲帷宮之門

之。彼注云。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案此亦專據會同。王行在道而言也。此經云置。置。即樹也。蓋司常共旌并置

之。與掌舍共泄其事。賈疏謂掌舍樹之。此官供旌。則與經云置不合。失之。大喪共銘旌。禮曰。爲銘各以其物。士喪。〔疏〕大喪共銘旌者。詳小祝疏。

者。王之旗識。以大常爲最尊。故用爲銘旌。建厥車之旌。及葬亦如之。〔疏〕建厥車之旌者。此

引士喪禮者。證王常川大常之義。詳其疏。建厥車之旌。及葬亦如之。〔疏〕建厥車之旌者。此

也。厥車即厥遣車。建旌者。家人注云。亦設鸞旗。是也。王遣車備五路。則亦如五路之旗。爲大常大旂等。但沽而

小耳。后世子以下。則有降殺。互詳家人及巾車疏。賈疏云。此謂在廟陳時建之。謂以厥旌建於遣車之上。云及葬亦

如之者。賈疏云。此謂入殯亦建之。注云。葬云建之則行。厥車解說之者。賈疏云。此釋經及葬亦如之

者。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建。則惟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厥旌。是行厥車解說之也。凡軍事建旌

甸亦如之〔疏〕

甸亦如之者。小宗伯注云。甸讀曰田。謂四時大田。此官建旌旗於田車。及致民。亦置旗弊之。大司馬振旅以旗致民。大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軍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實明弊旗。大

誅後至者。凡射共獲旌。獲旌者。獲者。〔疏〕凡射者。賈疏云。則大射賓射及燕射皆共之。云共獲旌者。共以授服不氏。即其事也。所獲旌。獲者。〔疏〕使執之也。注云。獲旌。獲者所持旌者。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以翻

旌。獲於郊則以旌。獲於竟則龍旂。此諸侯之制。天子三射之獲旌。當用大常。而注析羽。歲時共更旌。取舊予〔疏〕亦容有翻旌。詳射人疏。賈疏云。謂若大射。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三侯皆有獲旌也。注析羽。歲時共更旌。取舊予〔疏〕

注云。取舊予新者。巾車注云。更易其舊。是也。賈疏云。謂受官旌旗川之者。歲之四時來換易。司常取彼之舊。與此之新也。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

福。則帥而〔疏〕掌都祭祀之禮者。此官為大小都私臣掌五禮者。猶大小宗伯掌王國祭祀之禮。賈疏推鄭意以為王臣。以造祭僕。〔疏〕非也。詳序官疏。五禮以吉禮為最重。故首舉之。注云。都或有山川者。此以下並釋都之命祀也。

賈疏云。見祭法云。山川丘陵。能興雲雨。諸侯有其地則祭。無其地則不祭。都是畿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也。云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者。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

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縣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案九皇六十四民等。雖皆人鬼。以是古之帝王。故特尊尚之。與祖王廟同也。賈疏云。按史記伏義已前。九皇六

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案賈所引史記。今檢無其文。未知何據。九皇六十四民。並詳小宗伯疏。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者。謂王子弟食采於都者。或得立其所出王之廟也。非王子弟。則不得立王

廟。但自祭家廟。則不致福於王也。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鄭注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孔疏云。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

也。注云。周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

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廟。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以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

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讀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川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得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氏同也。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通典吉禮引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祐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詒讓案異義謂諸侯有上德乃得祖天子。然則王子弟有大功德出封畿外者。乃得立先王廟。鄭志亦謂鄭祖厲王。爲時君之賜。而鄭此注。謂畿內都家有祖王廟。則與異義及鄭志說。殆不盡同。竊謂祭儀云。凡祭祀。王所不與。則賜之禽。後鄭亦云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若非祖王之廟。則王本無與。法何假設不與之文。以彼證此。則都家王子弟有得立祖王廟者。殆無疑義。左襄十二年傳。說魯臨諸侯之喪。云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杜注云。宗廟。所出王之廟。祖廟。始封君之廟。又昭十八年傳說鄭人救火云。使祝史徙主祐于周廟。此並侯國立所出王廟之明文。則畿內王子弟采邑。可以例推。林喬蔭云。宗法起於別子。別子得祀其所自出。武王爲天子。以其母弟周公爲別子。使之立文王之廟。以統文王之子孫。故據魯而言曰周廟。以別於周公之廟。禮禮而言。則曰宗廟。以別於祖廟。祖廟卽別子爲祖之廟。宗廟卽別子所自出之廟。故春秋以魯爲宗國。鄭之始封爲厲王之子。宣王母弟。與周公同。故左傳有鄭祖厲王之語。鄭之周廟爲厲王廟。亦別子所自出之廟也。但別子得祀所自出者。一君之世。只有一人。以其統先君之諸子。若先君之諸子。皆有爵命爲封君。則皆爲別子。而各自爲祖於後世。然不得祀其先君。以先君之族。已有所統也。諸侯如此。大夫亦然。魯之孟孫。叔孫。季孫。同出桓公。季友爲莊公母弟。得祀桓公爲所自出。以統桓族。而孟孫叔孫。雖亦爲大夫之太祖。而不得祀所自出。則公子不得祀先公也。而郊特牲云。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者。蓋是時三家並祀桓公。則亂宗法矣。故爲非禮。案林說本毛奇齡。於此經及郊特牲左傳義並可通。是也。朱大韶鄭漢助說。並同。依其說。則喪服傳云。公子不得祀先君。公孫不得祀諸侯。彼自據公族之不爲宗者言之。王侯子弟之爲大宗者。自得於采邑。立所出王公廟。鄭之初封。本爲內諸侯。周廟之立。亦必不自東遷後始矣。又晉文侯子成師封於曲沃。亦有宗廟。故左莊二十八年傳云。曲沃。君之宗也。杜注云。先君宗廟所在。是亦別子於大都立所出君廟之證。郊特牲本爲非宗而立廟者設文。與左傳不相迂也。至於春秋以後。都邑立廟。或因古。或創新。不必皆協禮典。戰國策齊策云。馮緩譏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此則采邑得請命於君。立宗廟。惠士奇亦據左傳襄二十五年。齊祝佗父祭於高唐。注高唐有齊別廟。昭四年。楚有宗

禘之事於武城。明武城亦有楚之別廟。斯並後世之異制。於禮或合或否。固不能盡援古義以繩之矣。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賈疏云見祭僕云。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君之廟。是賜禽法。詒讓案此祭。祭其先君社稷五祀。彼先君或非祖王及社稷五祀。並爲恆祀。王皆不賜禽。則亦無致福法。故注不及也。云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者。亦據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祗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此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亦當警戒都有司糾其戒具也。云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者。賈疏云見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造祭僕之事。詒讓案此當爲都宗人自致於祭僕。鄭意似以此官爲王臣。故正都禮與其服。禁督其違失者。服謂〔疏〕都謂其別帥都有司。與後注謂此官令都有司禱祠正同。非經義也。禮者。猶大小宗伯掌邦禮。此通咳五禮而言。與上專舉吉禮異。注云。禁督其違失者。大視云禁督逆祀命者。注云。督。正也。違失。謂僭踰及廢隊。凡不合典法者。並禁止督正之。云服謂衣服及宮室車旗者。此皆以命數爲差等。正之者。與典命諸臣五等之命必相協也。賈疏云。以下文家宗人兼言宮室車旗之禁。明衣服之外。總須正之。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守山川丘陵墳〔疏〕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者。小祝云。有寇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注云。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若然。此保羣神之壇。當亦有所祀之事。經不言祀者。文不具也。注云。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者。謂都鄙無郊社大祀。唯有此等羣神之壇也。今案都邑當亦有社稷。經言羣神。足以咳之。以壇爲壇域者。小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墳衍各于其方。注云。兆。爲壇之營城。壇與兆義同。賈疏云。言壇者。謂於中爲壇。四畔爲壇。舉壇。則壇見矣。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謂報塞也。反命還自王。〔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者。禱。釋文作禱。云本亦作禱。禱。卽禱之異文。隸變作禱。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禱災。小宗伯國有禱災。亦有禱祠之事。故并以令都家也。注云。令。令都之有司也者。賈疏云。此都宗人是王家之官。王命使禱祠。是都內之事。明所令。令都內之有司有事於神者也。曾釗云。令者。王令都宗人。卽下曰反命是也。自上出爲命。自下稟爲令。其實一也。案曾說是也。祭僕云。掌受命于王。以祗祭祀。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彼文意與此正同。足以互證。賈推注義。以此官爲王臣。故以令爲別。令都之有司。鄭意蓋當如是。然非經義也。云祭謂報塞也者。史記封禪書冬塞禱祠。索隱云。塞與賽同。賽。今報神廟也。漢書郊祀志顏注云。塞。謂報其所祈也。案塞賽古今字。鄭知祭非卽禱祠者。家宗人云。禱祠反命。又云祭亦

如之。明祭與禱祠是二事。故鄭以祭爲禱祠得福後報塞之祭。管子禁藏篇云。塞久禱。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云。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是先禱後塞之證也。賈疏云。凡祈福曰禱。至於得福則曰祭。當與正祭同名祭。則是經言祭。據報塞而言也。曾釗云。禱者求福。祠者報塞。祭則時祭之。蓋社稷先君廟之祭。公卿自依大宗伯所頒典禮而行。至於名山大川之在其地。及因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則王以時令都宗人往祭。有故。則令都宗人往禱。既得福。則令往祀。既事。則皆反命。而經於禱祠下。不言反命。既祭上。不先言祭者。省文。故於家宗人互備其義。鄭注似誤。案曾說亦是也。此經禱祠之文數見。女祝注云。祠報福。又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大祝注云。諸所禱。則祠之以報焉。是祠卽是報塞。不得更以祭爲報塞。蓋女祝云。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並以祭祀禱祠二者分舉。此先云禱祠。後云既祭。祭。卽祭祀也。且此既祭。與祭僕文同。彼既祭。承祗祭祀爲文。則此亦通言祭祀。不專指報塞可知。家宗人云。國有大故。則命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明禱祠與祭。各有反命。鄭以爲止有既祭一反命。非經義。曲禮孔疏引此注作祠謂報塞。則與女祝小宗伯大祝注義同。然以賈疏及家宗人注校之。則此注自以報塞釋祭。孔所引。義雖是。實誤本也。云反命還自王者。禱祠及祭。本奉王命而往。今祭訖。當使王知之。故必還自於王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孫。亦有祖廟。〔疏〕

掌家祭祀之禮者。此亦家邑私臣之掌五禮者也。云凡祭祀致福者。亦造於祭僕也。

左昭十六年傳。鄭子產曰。孔張爲廟。大夫受賑歸賑。杜注云。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孔疏引劉炫以爲亦祭廟之肉。卽侯國家祭祀致福於君之事。則王臣亦同可知。注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者。大夫采地。卽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是也。賈疏云則家止謂大夫。不通公卿也。言所祀與都同者。據山川九皇六十四民在其地者。云若先王之孫亦有祖廟者。謂王子孫之自爲宗者。其家邑亦得立祖廟。則亦有賜禽法。左昭十六年傳。云孔張立於朝。而祀於家。孔疏引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爲太祖。案孔張亦鄭公族。故得立祖廟也。賈疏云。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又以王命令禱祠。歸自王於獲福。〔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者。與都宗之者。亦與都宗人既祭同。先云禱祠後云祭。二者皆有反命。以都宗人及此職。參互校覈。其義甚明。賈疏不憶。乃云此更言祭亦如之者。與上異。則此是禱祠訖。王復更有命祭。祭訖亦反命。不知禱祠與祭。自是二事。絕不相礙。

或偏舉。或並行。各視王命。蓋不可豫定。禱祠訖後。不必皆有王命更祭之法。命祭。亦不必皆在禱祠之後也。注云。以王命令禱祠歸自王者。鄭意蓋亦以此官爲王臣。故謂其以王命轉令家之有司也。未祭之先。令往禱祠。及歸。又以禱祠之事白於王。今案亦當爲王命家宗人禱。既又命祠。鄭說非經義。云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者。此亦誤以祭爲報塞。謂命往先所禱祠之處而報塞。終事而歸。以報塞之事白於王也。然經祭。自通指祭祀與禱祠爲二事。鄭說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掌亦正也。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壇。則都家自〔疏〕掌家禮與其衣服失之。猶小宗伯云掌五禮之禁令。又云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此掌家邑之禮禁。與彼略同。明禮通略五禮。衣服亦通吉凶言之。家邑之主衣服宮室車旗。亦以命數爲差。見典命職。禁令謂正其不如法者。注云。掌亦正也者。賈疏云。此鄭都家總解者。鄭欲釋經二處互見其文。何者。彼經言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者。謂王所祀明矣者。賈疏則此家宗人亦有王所命祀者。家宗人亦保之可知。此家宗人不言寇戎保羣神之壇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不祀。家宗人自保之。則都宗人亦有王不祀者。都宗人自保之。可知。故鄭二者雙言之。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濃。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埽地。祭性醯醢。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顯之。其聰能聽微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疏〕小。蓋本作仕。後磨改作士。序官經注疏作士。獨

論讓案宋以來版本並作仕。今從之。序官作士。誤也。詳彼疏。云掌三辰之濃。以猶鬼神示之居者。此官主祭禱之禮。而乘三辰圖象爲官法。其職蓋兼史巫之事。而與馮相氏保章氏司巫男巫女巫巫等。爲官聯也。注云。猶圖也者。小行人注同。爾雅釋言云。猷。圖也。猷猶字同。郭注引此經亦作猷。釋云。謂圖畫。案郭引作猷者。依彼經文改據郭說。秩則此官猶鬼神示之居。卽謂圖畫其形象位次。鄭義當與郭同。詩周頌般般。山喬嶽。允猶翕河。箋亦云猶。圖也。望。

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案其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若然。此經亦謂案日月星辰之圖。詩禮義可互證也。云居謂坐也者。說文土部云。坐。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高注云。居止是居坐同義。云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者。左桓六年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云。三辰。日月星也。詩大雅大明孔疏引服虔注說同。是日月星謂之三辰。此與日月所會之辰。專指二十八宿者別。以三辰爲天之著位者。國語周語云。大夫士日恪位著。韋注云。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此以朝位。況三辰之位也。天廣大。無位著可辨。故以日月星辰之宿次。爲之識別。猶馮相氏云天位矣。云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實與其居句者。此亦注用今字作祇也。下同。賈疏云。鄭意鬼神祇之居止。是布祭於神。神有衆實多少。或居方爲之。或句曲爲之也。案依賈說。居句卽偃句。謂祭位或方或圓也。詳治氏疏。引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或象天酒旗坐星。府舍。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者。賈疏云。援神契文。祭牲。劉注引鄭洪範五行傳注云。七星北有酒旗。言府舍所以具黍稷以祭祀。詒讓案酒旗坐星。府舍。皆星名。續漢書五行志。五星在華蓋下。天府六星在紫微宮東北維外。石氏外官占引石氏云。天倉六星在婁南。又史記天官書云。五帝坐五星。卽所謂五帝內座。續漢天文志劉注又引靈憲云。大角有席。天市有坐。鄭引彼證祭祀取象星辰之事。凡注引緯並稱說。詳大司樂疏。云言郊之布象席五帝坐者。亦謂布席之位。象五帝內坐星也。五帝主五方。布席當各如其方。詳小宗伯疏。云禮祭宗廟序昭穆者。若禘祫合祭。序昭穆之位。是也。亦詳小宗伯疏。云亦又有似虛危者。大司樂注云。虛危爲宗廟。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引石氏云。虛危主廟堂祀考。故置墳墓。識先祖塋域。虛危五星爲祠堂墳墓。四星祠祀享。賈疏云。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爲宗廟布席象之。云則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史記天官書云。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賈疏云。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者。爲大一常居。傍兩星爲臣子位焉。云祭地方澤象后妃者。賈疏云。天有后妃四星。天子象天。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者。爲大一常居。傍兩星爲臣子位焉。天極星後旬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詳九續疏。云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者。開元占經甘氏外官占引甘氏云。天社六星在弧南。又石氏外官占引石氏云。稷五星在張星南。賈疏云。有天社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之席之言。結五帝已下也。引國語者。楚語。觀射父對昭王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韋注云。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齊。肅。敬也。衷。中也。義。宜也。聖。通也。期。明也。徹。達也。降。下也。覲。見鬼神者也。周禮男亦曰巫。處。居也。位。祭。

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牲之毛色大小也。器。所常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案鄭引之者。廣論古神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處位。卽此經鬼神所之居也。衷作中。智作知。明神作神明者。所見本不同。或傳寫舛異。賈疏云。欲見巫能制神之處位者。心由精爽之意不攝貳。言其專一也。上下比義者。上謂天神。下謂地祇。能比方尊卑大小之義。言聖能通知神意神明降之者。正謂神來降於其身。言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覲。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覲稱。云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者。明古神巫能通鬼神之情。明天象之法。故聖人設官以掌之。知神卽觀射父所說。是也。居以天法。指孝經說所云郊祀以下。祭祀之象法用之。謂立司巫以下諸官。及以神仕者。並聖人用巫事神之事。云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者。鄭廣論漢時邪巫誣惑世俗之事。鹽鐵論散不足篇。云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苟貪貨食。卽取釐謝也。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魑。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物。天。人。陽也。地。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魑。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魑於壇壝。蓋用祭「疏」以冬至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魑。春秋傳曰。螭魑魍魎。杜子春云。禴。除也。玄謂此禴。讀如潰癰之潰。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魑者。此明二至。祀圜丘方丘之明日。別有此禴鬼神示之祭也。禮輕。故使以神仕者致之。賈疏云。言以冬至夏至。夏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至夏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時。天之神地之祇皆降。仍於祭天之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於此別之也。注云。天人陽也者。牧人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此天廣咳衆小天神。依賈說此所致者。爲小神祇。則天神。無昊天五帝日月及大星辰等。人鬼。亦無先王先公等也。云地物陰也者。牧人注云。陰祀。祭地於北郊及社稷也。此地示亦廣咳衆小地示。則無大地社稷五神及大山川等。物魑。則大宗伯四方百物之屬。是也。云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魑。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者。賈疏云。冬至祭天神人鬼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夏日至祭地祇以其陰。故五月一陰生之日。當陰氣升而祭之。各順陰陽。而在冬夏至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者。據五廟二祧而言。此人鬼無先王先公。而致之得在祖廟者。未詳其說。賈酒正肆師疏引馬融說。宗廟小祀。謂祭禘與無後。及司勳功臣。亦祭於廟。鄭意或當指彼數者而言。其因國無主後。及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之祭。則當在壇壝。不得於宗廟也。云致物魑於壇壝者。祭法鄭注云。封土曰壇。除地曰壇。賈疏云。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不可兼祭。處者。文略。亦當在壇壝也。云蓋川祭天地之明日者。賈疏云。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不可兼祭。

此等雖無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川祭天地之明日也。案賈說。非鄭怡也。鄭云。祭天地之明日。不云冬至夏至之明日。則謂圜丘方丘正祭。不正。在日至之日。明矣。凡圜丘方丘皆卜日。但在二至之月耳。詳大司馬疏。云百物之神曰魑者。說文鬼部云。魑。老精物也。从鬼多。多鬼毛重文。魑或从未聲。百物之神。卽物之老而能爲精怪者。許鄭說同。廣雅釋天云。物神謂之魑。引春秋傳曰。螭魑魍魎者。賈疏云。按左氏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魑魍魎。莫能逢之。服氏注云。螭。山神獸形。魑。怪物。魍魎。木石之怪。文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魑。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如賈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螭魑爲一物。案今杜本左傳。作螭魑罔兩。彼釋文云。魑。木又作魑。與鄭此注同。魍魎。方相氏注亦作罔兩。鄭引彼文亦證魑之爲物神。與賈服義同。非以螭魑爲一物也。疏說未然。杜子春云。禴。除也者。庶氏先鄭注同。女祝注亦云除災害曰禴。禴。猶刮去也。云玄謂此禴。讀如潰靡之潰者。庶氏注同。賈疏云。就足子春之義。言此以對彼。彼大祝云。類造禴禴之禴。禴爲會合之義。不爲潰也。段玉裁云。此禴者。別於大祝大宗伯小行人之禴也。案段說是也。鄭於此經及庶氏之禴。並云讀如潰。則鄭謂彼禴。卽六祈之一。非此經與庶氏之禴矣。蓋此及庶氏之禴。與祭名之禴。義雖相近。而音讀則異。云讀如潰靡之潰者。擬其音。而其義之別。亦見也。依鄭義。此及庶氏之禴。取潰除爲義。女祝及大祝詛祝之禴。取刮去爲義。大宗伯大行人小行人之禴。取會合爲義。三者不同。賈謂大祝之禴。爲會合之義。亦非鄭指。詳女祝疏。

周禮正義

卷五十四

夏官司馬第四。鄭目錄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疏〕云。夏官司馬第四者。阮元

鄭目錄云。象夏所立之官者。司馬於六官爲第四。於四時當夏。故象之而稱夏官。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云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說文馬部云。馬。怒也。武也。左襄六年傳。宋平公謂華弱爲司武。杜注云。司武司馬。藝文聚職官部引韋昭辯釋名云。大司馬。馬。武也。大。總武事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云夏整齊萬物者。鄉飲酒義云。夏之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釋名釋天云。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養長與整齊義相成。故亦爲整齊萬物也。云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者。掌邦政敘官文。平諸侯正天下。卽所以整齊之。此明象夏立官之義。云故曰統六師平邦國。亦敘官文。六師卽天子六軍。詳後疏。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那政。以佐王平邦國。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孝經〔疏〕使帥其屬而掌那政。以佐王平邦國者。大宰六典云。四曰政典。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疏〕以平邦國是也。注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政。正聲類同。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釋名釋言語云。政。正也。下所取正也。管子正篇云。正之服之勝之節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案此卽鄭目錄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之義。引孝經說曰。政者。正也。正德名以行道者。賈疏

云，是孝經緯文亦是正者，先自正己之德名以行道，則天下自然正，引之以證正不正之事。案鄭凡引緯皆稱說，詳大司馬疏。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

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

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與衆也。行，謂軍行列，晉〔疏〕大司馬卿一人者，政官之正也。書

爲司馬，詩淇澳孔疏引鄭注同。又毛詩大雅常武傳云，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並即大司馬卿也。云小司馬，中大夫二

人者，政官之貳也。大射儀有司馬正，賈彼疏謂即小司馬。又有司馬師，亦司馬之屬官也。云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者，

制敘軍將佐之後有司馬，猶之軍司馬也。云與司馬，上士八人者，晉語，悼公使藉偃爲與司馬，即此官也。云府，六人，

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者，賈疏云，此序官從大司馬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下則異

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獨此官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

馬大摠六軍，軍事尙嚴，特須監察，故胥徒獨多。注云，與衆也者，淮南子兵略訓云，收藏於後，還舍不離，無

淫與，無遺輜，此與之官也。許注云，與衆也。候領與衆在軍之後者，賈疏云，按左氏傳，僖二十八年，晉侯聽與

之誦，是與爲衆之義也。云行，謂軍行列者，毛詩周南卷耳，實彼周行，傳云行，列也。云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名於此

者，賈疏云，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注云，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

以所加三軍者，謂之三行，彼名軍爲行，取於此行司馬之名也。易祓云，左傳，魯會晉師于上鄆，與帥受一命之服，

晉享六卿于蒲圃，與尉受一命之服，所謂與者，車也。晉作三行以禦狄，其後晉中行穆子與無終及羣狄，戰于太原，

毀車爲行，所謂行者，徒也。成周師田之法，險野徒爲主，易野車爲主，於是設二司馬之屬，專掌車與徒之任，黃度

亦云與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詒讓案易氏據左成二年昭元年傳，證與爲車，行爲徒，左傳杜注，亦

謂與帥主兵車，其說可通。蔣載康林喬蔭說亦同，竊疑詩唐風彼汾沮洳，有公路公行，公路即與之

長帥，公行即行之長帥，與此與行兩司馬義同，惜諸職并亡，無可實證，附著於此，以備一義。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

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軍師族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團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敵既戒。嘉此南國。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疏〕凡制軍者。此經宋以來版本並不跳行。今從唐石經。孔繼汾謂若地官鄉老鄉大夫鄉吏之比。是也。此王及邦國治軍之制。及將吏爵等之差。制軍者。謂平時計戶任民。以豫定其軍籍也。江永云。春秋時晉作二軍。三軍。三行。新軍。六軍。魯作三軍。舍中軍。皆於平時作之。爲中軍。爲上軍。爲下軍。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非待出軍時始作之。案江說是也。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者。一軍五師之人數也。此軍師族卒兩伍以下人數。穀梁襄十一年范注。左傳昭八年杜注。引司馬法文並同。彼本出於夏官。官法之遺也。國語齊語管子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軍。又說文車部云。四千人爲軍。亦與此經不合。未知所據。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王海貨引三禮義宗云。天子六鄉六遂。故有十二軍。諸侯三鄉三遂。故有六軍。次國二鄉二遂。故有四軍。小國一鄉一遂。故有二軍。鄉爲正軍。遂爲副。故云天子六軍。諸侯大者三軍。次二軍。小一軍。皆據正軍而言。不數副。賈疏云。此大國次國小國者。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魯是侯爵。而魯頌云。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當僖公之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一年作三軍。則前無三軍矣。若僖公時有三軍。則中閒應有舍文。注詩爲三軍者。作詩之人。舉魯盛時而言。若然。魯公伯禽之時。則三軍矣。魯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又云。今我小侯也。明大侯之時有三軍矣。鄭答林碩爲二軍之大數者。以實言之也。白虎通義三軍篇云。國必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案班引穀梁說者。據襄十一年傳云。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蓋師軍散文通稱。范注以六師爲萬五千人。非傳義也。古書說天子皆六軍。惟侯國軍制。文多錯互。公羊隱五年。何注

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疑卽本穀梁說。三略中略云。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則疑以方伯當大國。諸侯當次國。然又無小國。諸文並與此經不合。春秋繁露爵國篇。又謂公侯大國四軍。其一軍以奉公家。凡口軍三。大國小國亦口軍三。但口數遞減。附庸則口師三。此制古所未聞。尤不足據。周書武順篇云。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間。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三選乘至辟。而領二萬四千三百人。則與此經大國三軍之數。遠不相應。不足取證。云軍將皆命卿者。江永云。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帥命卿。卽鄉大夫亦卽王朝之六卿也。詒讓案六軍出於六鄉。其軍將以下。卽六鄉之吏也。至出軍征伐。則王於軍將之中。特命一人爲統帥。而鄉吏之中。閒有不任武事者。則或依爵秩易置之。六卿制軍命將之法。蓋大略如是。其六遂及都鄙。雖無豫定之軍籍。而或遇征伐事多。及師不功。六軍不足用。則亦調發及之。其軍制及卒伍之等數。亦當與六鄉略同。云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者。江永云。州出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中大夫。卽州長也。黨出五百人爲旅。旅帥下大夫。卽黨正也。族出百人爲卒。卒長上士。卽族師也。云二十有五爲兩者。舊本並脫有字。惟唐石經作廿有五爲兩。今據補此。以車一乘爲名也。書牧誓敘孔疏引風俗通云。車有兩輪。故稱爲兩。蓋兩卽車一乘之名。故毛詩召南鵲巢傳云。百兩。百乘也。在軍則以五伍共衛一車。因謂二十五人爲兩。孔廣森云。古者車戰。故賦輿之法以乘爲主。而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曰。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閭宮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輅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然此唯六卿制軍之數如是。其郊遂以外。井地制賦所謂甸出長轂一乘者。與此不同。案孔說甚瑣。古說兵車卒伍。多誤授丘甸一乘七十五人之法。釋制軍之車乘。詩小雅采芑云。其車三千。師千之賦。鄭箋云。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癸卒盡起。孫子作戰篇云。凡川兵之法。馳車千輛。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吉天保集注引曹操云。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馬。卒十騎。一重養二人主炊。家子二人主保固守衣裝。廐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又引杜牧云。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橋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又引張預云。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距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

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機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李靖問對引新書說同。今案孫子曹注。家子二人當作一人。依其說。則輕車一乘。卒步騎共二十人。又養家子廐共五人。通二十五人。其重車一乘。則惟有養二人。家子一人。共三人而已。而曹氏新書。說攻車每乘三隊。守車每乘一隊。隊各二十五人。攻車即輕車。守車即重車也。依孫子注說。則輕重車二乘。共二十八人。兩車各自有廐養等。依新書說。則輕重車二乘共百人。輕車之廐養。即以將重車二書同出曹氏。而所計之數。絕不同。考孫子注。本以養二人主炊。此與公羊宣七年何注。云炊享日養正合。自是古義。而家子與廐各自有所職。今張李所引新書。乃以炊家子爲一。廐養爲一。竟似襲孫子注。而失其句讀者。其不出曹氏。殆無疑義。杜牧所說兵車一乘七十五人。與采芑箋引司馬法同。所說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則自據曹氏新書說。與所引司馬法。本不相家。而後人乃并指爲司馬法佚文。不知先秦古書。安得有炊家子句讀之說。後人說車乘人數。並以杜說爲真。出司馬法。其能辨證。疏矣。金鶚駁鄭詩箋說云。夫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耳。今用一十八軍二十二萬五千人。古者用兵。未有如此之多。王者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而謂發卒盡起。其不合者。一也。閻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夫一乘七十五人。是千乘常有七萬五千人。何言三萬。此詩盛誇魯之疆。豈反少言之乎。鄭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不知以三軍言。每乘七十五人。止須五百乘。與公車千乘不合。且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是三萬七千五百人。當言四萬。不應退減其數。而言三萬也。其不合者。二也。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甲士也。若每兩甲士三人。則三百兩常止九百人。若統士卒言之。當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何止三千。其不合者。三也。大司馬軍師旅卒兩伍。此戰陳不易之法。春秋時猶然。四兩爲卒。二兩則爲卒之半。配偶均齊。今以三兩爲一乘。則不得以四兩爲卒。推而上之。旅與師軍之法皆亂矣。其不合者。四也。然則一乘七十五人。必不可用之戰。明矣。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襍也。凡用兵。選其強壯有勇者。爲甲士。又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爲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以二十五人爲一乘。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車之制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明以前無三軍。閻宮詩言公徒三萬。倍公時止二軍也。二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每乘二十五人。則千乘適二萬五千人。是爲二軍。併將重車者計之。適三萬也。孟子言武王虎賁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車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也。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又左氏閔二年傳云。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管子乘馬云。

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為小戎，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即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左成元年，疏謂對敵布陣，必用大司馬伍兩卒旅之法，非一乘車七十五人，此足以證諸說之謬。案金說尤駁，黃以周謂周書武順二十五人為元卒，即詩之元戎，亦足證孔金之說。至兵車一乘，各以重車一乘載任器，又兵車每乘，有養家子廐五人，非即將重車之人，並當以孫子注說為正。杜牧及李靖引曹氏新書說，不足據也。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者，謂甲士徒二十人者，步卒十五人，加以廐養等五人，將重車人自有廐養三人，御及牽傍，又不在其數，要不可以兵車之徒充之矣。廐養等五人，雖亦通謂之徒，而不在正卒之數，故此經以二十五人為兩，此與魯頌司馬法文，本無迕。管子乘馬篇，說徒三十人奉車兩，亦與司馬法同，山至數又云二十七人而奉一乘，七當為五之誤，此蓋不兼廐養言也。至孫子馳車一駟，甲百人，疑春秋以後，侯國之別制。曹氏萬駒之說，尤非古制，與此經卒兩之數，不能強合也。漢唐諸儒，釋車乘人數，率率於司馬法一乘七十五人之文，故坊記孔疏引五經異義說，以魯頌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不知魯頌正是。一乘三十人之制也。司馬法所謂一乘七十五人者，據漢書刑法志及詩小雅信南山孔疏，乃都鄙計井出車之法，與出車一乘三十人者不同。杜牧張預考之不審，乃以一乘七十五人，為制軍出戰之常法，以傳合孫子之義，是合鄉遂比閭都鄙丘甸為一法，說皆必不可通。至司馬法丘甸出車徒之法，雖與鄉遂不同，而出軍則亦以二十五人為一乘，與鄉遂無異。六鄉之士卒，出於鄉里，而兵車大車馬牛出於官，將重車之人蓋出於四郊，六遂之士卒出於遂邑，車馬牛亦出於官府，重車之人蓋出於近遂之公邑，所謂出兵，而不出車也。若都鄙，則軍徒馬牛及將重車者，並出於丘甸，所謂出車而兼出兵也。蓋都鄙軍籍，雖不豫定，至有事征調及之，則亦必以都鄙之卒，配都鄙之車，其不能易伍兩之制，可知矣。五詳小司徒疏，又案左隱十一年傳，鄭伯使卒出殿，行出大雞以祖射穎考叔者，杜注云，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則又以兩為行，未知何據。云兩司馬皆中士者，江永云，閭出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中士，即閭胥也。云五人為伍者，通典兵引司馬攷云，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案比參不能成列，故軍法必自伍始，云伍皆有長者，賈疏云，伍長是比長下士，不言皆下士者，以衆多官卑，故略而不言也。論讓案制軍始於伍，五伍而成一兩，以伍兩車乘之數計之，每軍蓋為車五百乘，士萬二千五百人，凡軍將一人，師帥五人，旅帥二十五人，卒長百二十五人，兩司馬五百人，伍長二千五百人，六軍共車三千乘，士七萬五千人，凡軍將六人，師帥三十人，旅帥百五十人，卒長七百五十人，兩司馬三千人，伍長一萬五千人，大國三軍，車千五百乘，士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車千乘，士二萬五千人，小國一軍，車士如上，每軍之數，其軍將以下，並如王國之制，其都數，

則依軍遞減也。此六軍三千乘。三軍千五百乘。二軍千乘。一軍五百乘。並立鄉制軍之籍法有增減。如魯則初爲三軍。後減爲二軍。春秋時復增減不常。晉則初爲二軍。春秋初減爲一軍。後又增爲三軍六軍。是也。軍增則鄉亦增。軍減則鄉亦減。可以隨時改易。若計井出賦。則百井一乘。有一定之率。方千里者。出車萬乘。方三百十六里有奇者。出車千乘。地無加削。則賦亦無贏縮。故公五百里。出賦可二千五百乘。而制三軍。則止一千五百乘。伯三百里。出賦止九百乘。而制二軍乃千乘。子二百里。出賦止四百乘。男百里。出賦止百乘。而制一軍。乃皆五百乘。所以出賦少而出軍多者。軍以鄉制。一家出一人。賦以井計。八家出一人。兩法不相妨也。若然。五等之國。唯侯四百里。出賦與制軍皆千乘。爲偶合耳。是則制軍與出賦。兩不相謀。而立鄉與計井之不能通爲一法。亦明矣。注云。軍師族卒兩伍皆衆名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族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者。明一軍卽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所出也。賈疏云。鄭以經五兩卒族師軍。皆據在鄉內民數而言者。以其凡出軍。皆據六鄉爲數。是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以鄭據在鄉之數。而以家一人結之也。孔廣森云。郊外之軍賦馬牛車輦旗鼓戈盾。皆出自私家。六鄉之軍。則自公家給之。於民無取焉。其車、車僕之所共也。其兵、司兵之所授也。其馬與牛。牧田牛田之所秣也。所資於民者。家出一卒而已。云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者。將卽軍之師吏。帥卽師族之師吏。長卽卒伍之師吏。司馬卽兩之師吏也。通言之。將帥司馬。皆爲兵卒之長。故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孔疏引鄭書注云。師帥族帥也。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者。以六官之卿。及六卿之卿大夫。並爲命卿。出軍時。則於此十二卿中。選擇以爲軍帥也。書甘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毛詩大雅棫樸。及禮記曲禮。孔疏引鄭書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劉劭爵制云。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素信者與衆相得也。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爲稱。其在軍也。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等以異在國之名也。案劉氏謂軍將。卽以六卿大夫爲之。蓋據平時常法而言。六韜農器篇。亦云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史。官有長。其將帥也。此並言鄉吏卽可爲軍將也。賈疏云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也。又別言六卿之吏者。據六卿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選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鄭必知還選本長爲軍吏者。見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鄉時尊卑而言。故知因遺其鄉之官而領之也。是以州長職注云。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自黨已下。注皆云因爲族帥。因爲卒長。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江永云。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時晉國之制。則是以六官之長爲軍將矣。然則元帥必冢宰乎。觀宣王命將出

師。有其人。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黃以周云。武王伐紂。用三軍。誓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軍帥以正。瘠治事之塙證。詒讓案國語說管子制齊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爲中軍。國子高子各帥五鄉爲左右。其制與此經不合。而以軌。長里有司連長鄉良人等帥其衆。則與此經鄉吏爲長帥略同。又魯語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韋注云。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也。周禮軍將皆命卿。據韋說。則彼公。卽此經命卿也。云自卿已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者。謂師帥以下軍吏。則專選鄉吏中州長以下德任者兼之。不選六官貳考以下官也。賈疏云。按大司馬云。師都載旂。鄉遂載物。鄭云。鄉遂大夫。或載旂。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則自卿已下至伍長。有武德堪任爲軍之吏者。乃兼官。兼官者。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任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待爲軍吏。是無所將也。是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云。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未遇爵命。服土服而來。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吏任爲軍將。是代爲軍將之事。則王朝之官有武德者。皆可代爲軍吏也。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春秋傳有大國次國小國者。明此三等侯國。與左傳同也。賈疏云。春秋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蓋指此爲大國次國小國也。云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夫。三軍可也。者。左襄十四年傳云。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夫。三軍可也。杜注云。成國。大國也。案鄭王制注。以方五百里者爲大國。方四百里三百里者爲次國。方二百里及百里者爲小國。賈疏本彼注義。謂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晉侯爵以霸主。得置三軍。是謂侯未成國。三軍非其本制。左傳孔疏則據大宗伯七命賜國注云。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謂此經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唯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是孔謂晉於正法得置三軍。今考大宗伯注本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孔所據乃誤本也。然則彼注成國。本兼伯言之。竊疑左傳成國。亦當通公侯伯而言。彼云不過半天子之軍。明有不及半者。亦得爲成國也。先鄭引左傳之意。或亦如是。但晉侯爵爲次國。正法不得立三軍。則當如賈說。魯公車千乘。亦止二軍。卽其證也。又案凡制軍之數。與鄉遂必相應。魯於正法。止有二軍。而書費誓有三郊三遂。則本有三軍。國語魯語韋注云。魯。伯禽之封。傳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不知何據。竊意魯初三軍。或伯禽特受褒賜。非常制也。其後世復侯國之常制。乃減爲二軍。故穀梁昭五年舍中軍傳云。貴復正也。范注云。魯次國。

舊二軍是也。若詩箋以魯僖千乘，爲卽三軍，則金鶚已糾其誤矣。引詩大雅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敵既戒，惠此南國者，釋文云：敵，本亦作敬。案毛詩本作敬，毛傳云：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川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爲之害也。又引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大雅域樸篇文，在文王之什，故引稱文王也。毛傳云：天子六軍，鄭箋云：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征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賈疏云：此經言軍，而詩云師者，此皆軍也。故鄭答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卽六軍也。然軍旅卒兩皆衆名，獨舉師者，故易師衆云：師貞丈人吉无咎。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故吉无咎。謂天子諸侯而主軍，軍將皆命卿。天子六軍，兵衆之名移矣。正言師者，出兵而多以軍爲名，次以師名，少旅爲名，言師、舉中言之也。由此言之，故以師爲大名，不言軍爲其大悉。不言旅爲其中，故以師表名，見其得中以兼上下，言多以軍爲名，謂征伐，次以師爲名，謂君行，師從少以旅爲名，謂卿行旅從之時也。案賈說是也。械樸六師之義，傳箋不同。先鄭此注，引彼六師，證此六軍，卽依毛義後鄭不破之則亦與毛及先鄭義同。與詩箋義異，械樸孔疏亦駁箋說云：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案據孔說，則臨碩引詩六師，以難此經之六軍，雖與械樸箋說異，而以六師與六軍爲二則同。鄭釋則正依毛說，與此注不破先鄭，同足證彼箋之不爲定論矣。又賈述易詩衆義，卽後鄭易注佚文。天府疏及械樸疏所引並略同。云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者，于釋文作於是也。各本並誤。賈疏云：此引春秋及大雅常武與文王皆是正經，故云之見於經也。云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傳也者，于亦當作於是。賈疏云：莊十六年傳文，以其新井晉國，雖爲侯爵，以小國軍法命之，故一軍也。云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者，賈疏云：宣十二年，樂武子說楚之軍法，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氏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引之以證卒是百人。

•兩爲二十五人意也。案據賈說。則服意蓋謂一廣有卒百人。是爲廣包二偏。偏包二兩。偏兩卽一卒之內所含之數。左傳杜注。則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卒一廣。凡一百二十五人。李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嗣。依杜說。則以卒包偏。別以兩裨卒一廣。凡一百二十五人。李靖問對釋左。一軍。則二府六史。傳。亦謂兩在卒外。而云五十曰兩。兩每乘百五十人。與服杜復異。先鄭義。或當與服同也。

胥十人徒百人〔疏〕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者。賈疏云。此非常也。有軍則置之。無則已。府史。不言三十六史。六十胥。六百徒也。此皆在軍別置。與大司馬本屬之府史胥徒在官府者異。

司勳上士十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勳作助。鄭司農云。助讀爲勳。勳。功也。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司勳上士十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勳作助。鄭司農云。助讀爲勳。勳。功也。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司勳上士十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故書勳作助。鄭司農云。助讀爲勳。勳。功也。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功〔疏〕司勳者。掌功賞之事。軍事所尤重。故屬夏官。注云。故書勳作助。鄭司農云。助讀爲勳。勳。功也。文力部曰勳。能成王功也。助。古文勳也。是助古文勳。小篆實一字。司農當云助勳古今字。而云讀爲者。時無助字。不敢定爲卽勳。寧從易字之例也。具聲聲聲聲類同在文魂部。至叔重乃定爲一字。豈賈侍中說與。云勳功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此官主功賞。故曰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者。據本職文。證勳功之義也。

馬質中士十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平也。主買馬。〔疏〕馬質者。賈疏云。馬者。主以供軍。平其大小之賈直。〔疏〕之用。馬質。主平馬賈買之。故亦

列職居前也。然不使與校人相近而在此者。平馬大小賈直。故使與量人相近故也。以其主馬。故屬夏官。詒讓案馬質兼掌給六軍之馬。與校人專掌王馬異。故與司勳掌六卿賞地之官相次。而不屬校人。注云。質。平也者。地官敘官質人注同。云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者。質人主平定物賈。此馬質。亦主平定馬大小之賈直。故皆以質名官。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猶度也。謂〔疏〕量人者。掌建國之法。及邦國之地。與司馬制畿

者。說文重部云。量。稱輕重也。引申之。以丈尺量度長短遠近亦通謂之量。廣雅釋詁。亦云量度也。云謂以丈尺度地者。王制云。司空執度地。注云。度。丈尺也。以其職掌建國之法。量市朝道巷門渠等。是度地之事。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小子者掌小祭祀蓋羊肆等。故列羊人之前。而屬夏官。祀之小事。主祭〔疏〕云。小子主祭祀之小事者。即薦羞及祈珥飾牲之事。是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疏〕

也。羊人者。此亦以五行象類。屬夏官也。庖人注云。羊屬司馬。火也。月令注云。羊。火畜也。又少牢饋食禮。司馬封羊注引尚書傳。

云。羊屬火。賈疏云。羊人在此者。以其職有掌羊牲及祭祀割牲等之事。羊屬南方火。司馬火官。故在此。按說卦云。兌爲羊。注云。其畜好剛。又易說云。大山失金雞。西嶽亡玉羊。玉羊者。西嶽之精。而羊不在西方者。羊有二義。

按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云。羊畜之遠。視者屬視。故列在夏官。兌爲羊。又屬西方也。

司燂下士二人徒六人

故書燂爲燂。杜子春云。燂當爲燂。書亦或爲燂。燂爲私火。玄謂〔疏〕司燂者。此亦以官也。賈疏云。在此者。按其職有行火之政令。火屬南方。故在此也。注云。故書燂爲燂。杜子春云。燂當爲燂。書亦或爲燂者。燂燂形近而誤。說文火部云。燂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燂。周禮曰。司燂。掌行火之政令。重文燂。或從亘。又云燂。所以然持火也。周禮曰。以明火熱燂也。案許於燂下引司燂文。燂下引董氏文。則許亦從杜讀爲燂矣。陳壽祺呂飛鵬並謂燂有二義。其云取火於日者。秋官之司燂也。云舉火曰燂。并引司燂經文。即此行火之司燂也。案陳

呂說是也。許所見周禮。蓋夏秋二官。並作燂字。與杜鄭所校故書又微異。許意以取火於日爲燂之本訓。舉火爲別訓。秋官之司燂氏本訓也。此司燂爲別訓。故引此職文於舉火之後。明與前一義別也。淮南子汜論訓。祓之以燂火。高注云。燂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燂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也。亦兼夏秋二官爲訓。足與許書互證。亦詳秋官敘官疏。黃以周云。依說文。燂即司燂氏之燂字。則司燂當從故書作燂。記曰執燂抱燂。四時抱燂燂燂國火。故名其官曰司燂。案黃說亦通。又案說文舉火曰燂。段玉裁謂即秦漢燂火之制。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亦以周禮司燂與燂火爲一。然於經無文。杜鄭訓讀。亦與燂火不合。蓋並不取之矣。詳本職疏。云燂爲私火者。段玉裁云爲謂字之誤。私火者。對司燂祭祀之火而言。賈疏云。民間理鑿之火爲私火。詒讓案本職云。凡祭祀則祭燂。則不專屬私火矣。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燂讀如予若觀火之觀者。此從杜校。擬其音也。燂觀聲類同。予若觀火。書盤庚文。賈疏云。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徙而匿情者。予若觀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孔安國以觀爲視。我觀汝情如視火。與鄭義異也。案賈所述舊義。蓋本鄭書注。黃以周云。鄭從子春司農說。以燂燂爲二字。說與許異。故此注。云燂讀如予若觀火

之觀。彼注云。烜讀如衛侯燬之燬。以別其音義之不同。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燬火謂熱火與者。段玉裁云。此說其義也。燕俗名湯熱爲觀。此卽滄字。說文滄。鬱也。今俗語滄水。是也。古音觀滄燬三字同音。官因湯熱爲滄。知熱火謂之燬。下文云四時變國火。則不得訓爲私火。故易其義也。案段說是也。鄭以此燬字義訓難通。故引俗語以明之。賈疏謂對司烜明火爲冷火誤。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疏〕。掌固者。與司險掌疆。並掌畿疆守固之事。故亦屬夏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說文口部云。固。四塞也。國策秦策云。秦東有肴函之固。高注云。固。堅牢難攻。易守也。此官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等。皆國所依阻。以爲堅固之事也。云國曰固。野曰險者。說文口部云。險。阻難也。賈疏云。對下文司險。是在野之義也。以其掌固職。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職。云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皆據在野而言。故知在野曰險。引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者。賈疏云易坎卦彖云。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引之證固。是在國王公設之以守國。若然。易云王公設險。險卽此固。以其言王公設之。非是在野自然之險者也。是對文則險固異。散則險固通名也。

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疆。界〔疏〕。掌疆者職闕。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是王國邦國都邑及九畿。並有疆界。掌疆所掌。蓋職其守備之事。胡匡衷云。左桓十七年傳。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疆吏。疑卽掌疆也。注云。疆。界也者。大司徒注義同。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候迎賓客之客。客之來者。〔疏〕。候人者。賈疏云。按其職。云各掌是候迎賓客之事。故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祿。亦是武事。故在此也。詒讓案淮南子時則訓。九月官候。又兵略訓云。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許注云。軍候。候望者也。此別主行軍斥候之事。國語晉語。所

是候迎賓客之事。故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祿。亦是武事。故在此也。詒讓案淮南子時則訓。九月官候。又兵略訓云。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許注云。軍候。候望者也。此別主行軍斥候之事。國語晉語。所

謂候遞扞衛。是也。左成二年傳。晉有候正。晉語又有元候。亦稱候奄。似皆與此不同。互詳本職疏。注云。候、候迎賓客之來者。說文人部云。候、伺望也。此候人。亦伺望賓客之來而迎之。故以爲名。據本職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則候人兼主送賓客。故毛詩曹風候人傳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疏云。案春秋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於境。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闕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荷戈兵防衛奸寇。雖復同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以環人掌訝也。〔疏〕環人者。賈疏云。按其職。云掌致師察軍慝。皆是軍敵者。說文玉部云。環、璧也。此借爲還字。鄉飲酒禮注。云還猶退。廣雅釋言。云卻。返也。段玉裁云。此還。讀爲往還之還。秋官環人。讀爲環繞之還。洪頤煊云。環通作環。左氏成二年傳。擐甲執兵。杜注。擐、貫也。下文環四方之。故亦謂其威武禦敵。與秋官環人義別。案洪說亦通。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壺氏者。賈疏云。按其職。云掌挈壺。挈壺。讀如繫髮之挈。壺盛水。〔疏〕以令軍井。挈壺以令舍。挈壺以令糧。又云。凡軍事。挈壺以序聚櫟。皆爲軍事。故在此也。注云。挈。讀如繫髮之挈者。賈疏云。詩云。摠角之宴。毛傳云。摠角結髮。此鄭依毛傳。挈卽結之義也。段玉裁云。繫髮、猶束髮也。讀如繫者。摠其音也。說文曰。挈。縣持也。縣而持之曰挈。因以爲凡縣之名。挈壺、挈轡。挈春是也。論讓案。釋名釋姿容云。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鄭大學注云。挈、猶結也。挈也。是挈繫結聲義並通。云壺盛水器也者。壺以盛酒。亦以盛水。所盛雖異。其形制蓋略同。詳司尊彝疏。云世主挈壺水以爲漏者。喪大記注云。壺、漏水之器也。賈疏云。以其稱氏。此則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故以世主解之也。案挈壺水爲漏事。詳本職注。凡官名氏者。鄭賈並以世官爲釋。義未稿。詳天官敘官及考工記敘疏。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射人者。大射儀注云。司馬射法。亦屬夏官也。云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者。射人之長。禮弓謂之射人師。又凡行射禮。以射人爲射正。大射儀有大射正。注云。射人之長。蓋若此。下大夫二人。又有小射正。蓋若此。上士四人下士八人等。但彼侯國

之制。爵次當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服不、服不、〔疏〕服不氏者。此官掌教擾猛獸。與田狩之事相通。故屬司遷降一等耳。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服不、服不、〔疏〕服不氏者。此官掌教擾猛獸。與田狩之事相通。故屬司遷降一等耳。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疏〕射鳥氏者。此官掌射鳥。又射掌取矢。與服不氏相類。故次其後。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能以羅罔捕鳥者。郊特牲曰。〔疏〕羅氏者。此官掌捕鳥。掌畜養鳥。職掌並與射鳥氏相類。故次其後。注云。能以羅罔捕鳥者。釋文

捕作搏。云本又作捕。案搏捕古今字。詳小司徒疏。說文罔部云。羅以絲罟鳥也。古者芒氏初作羅。爾雅釋器云。鳥罟謂之羅。郭注云。謂羅絡之。毛詩王風兔爰傳云。鳥網爲羅。孔疏引李巡云。鳥飛張網以羅之。案凡捕鳥捕獸捕魚。並有用罔。此官專掌捕鳥。故羅氏名官。析言之。則羅專爲捕鳥之罔。通言之。則凡罔並得稱羅。大司馬云。羅弊是也。引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賈疏云。按彼云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賈屬焉。彼大羅氏。則此羅氏爲一。彼稱大對諸侯。此直曰羅氏。此無所對。故不得大。此職唯羅鳥。不主獸。彼兼言獸者。諸侯所賈鳥獸屬焉。則兼掌所賈之獸也。詒讓案。呂氏春秋仲秋紀高注引此經大羅氏掌獻鴈杖以養老。亦兼據禮記文。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謂斂而〔疏〕斂。謂收聚之。此官掌養鳥。故取養爲義。與庖人養之。畜謂斂而養之者。釋名釋言語云。畜、養也。六畜字異。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司士。下大夫二人者。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與大司馬云進賢與功同。故列職於此也。詒讓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亦足證司士屬夏官之義。燕禮少牢饋食禮。並有司士。文王世子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是侯國亦有此官。左成十八年傳。說晉有司士。則卽後司右。與此職異。云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者。少牢饋食禮。有司士贊者。蓋卽此中士以下是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諸子者主公卿大夫士之倅或曰庶子之倅又掌國子

治之故亦屬司馬又國子之選備宿衛給侍從者謂之士庶子凡庶子之班敘次於命士非此宜掌之故次司士之後注云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以其職云掌國子之倅國子即公卿大夫士之子不分適庶也云或曰庶子者據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鄭彼注云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是此諸子亦稱庶子也燕義載此諸子職文亦稱庶子又書康誥云矧惟外庶子訓人僞孔傳云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蓋亦以此諸子宜為釋互詳本職疏胡匡衷云諸庶訓皆為衆諸子庶子皆掌國子國子衆多故云諸或音庶諸庶通名俞正斐云宮伯外饗酒正司士象胥職庶子在士下大僕職御庶子在僕下掌客職云王巡狩國君致從者士庶諸侯卿庶子庶子庶子大夫庶子從王禮在士從王下朝大夫序官庶子八人列在士府吏下燕禮大射禮有庶子執燭昨階上大射儀獲者執薦庶子執俎從之設於乏南與服不氏徒四人等至夏官諸子則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蓋諸子庶子名同而事異文王世子之庶子及後世太子王侯庶子官與夏官諸子通此一庶子也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凡所正名庶子者同此又一庶子也管子戒篇云中婦諸子亦言女使賤役新序雜事五云胡亥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是諸子先食而待饗為近侍小臣或亦名諸子與諸子官無涉案俞說甚駁此經通例凡王族及公卿大夫之士子弟其入學者為國子國子之備宿衛侍從於王者為士庶子此諸子者掌國子庶子之官也象胥掌客二職及燕禮載庶子禮秩成在士下故司士掌士此官掌庶子二官相次以其掌庶子故燕禮謂之庶子正文王世子及燕義之庶子即庶子正亦即此諸子官也燕禮大射儀之稱庶子者卑於庶子正及此經所稱士庶子則皆此官所領之屬及所掌之人兩者雖微不同然燕義之庶子本通正屬官之與此經義不迕也互詳宮伯疏

司右士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疏云司右士士二人者賈疏云王車之右執干戈以

衛王亦是武事故在此也論議案本職云掌羣右之政令則此官司衆乘車兵車之右職重員多故司士謂之大右然王五路之右則非其所屬故不列諸右之前蓋三右雖亦選於羣右而爵秩特尊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司右爵止上士僅與道右相等明不與彼為長也又左成十八年傳云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孔疏引服虔以為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彼晉官制與此經名異注云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者賈疏云其職云國之勇力之士能

用五兵者屬焉。鄭云：選右當於中，是用勇力充之者也。案御覽兵部引五經要義云：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右。彼據王侯元帥戎車法也。乘車則尊者居左，御居中，尋常兵車將卒所乘，與乘車同，而右則常充車右，是中左有時更易，右則有常位，故以右爲名也。詳後疏。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士，不言徒，曰虎士，則虎〔疏〕

虎賁氏者，此官與旅賁氏節服氏並勇力之士。掌王出入先後儀衛之事，故亦屬司馬，而次司右之後。樂記注云：賁，憤怒也。書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僞孔傳云：勇士稱也。若虎賁默言其猛也。皆百夫長，風俗通義正失。篇說書：虎賁云言猛怒，如虎之奔起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賁，讀與奔同。言如猛獸之奔。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云：虎賁，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走。古有勇士孟賁，改奔曰賁，蓋依此是也。沈約宋書百官志說略同。盧文弨云：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即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邶風：鴉之奔奔。襄二十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說殊無典。據王引之云：虎賁有爲宿衛之臣者，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治政，綴衣虎賁，顧命虎賁百人是也。有爲士卒武勇之稱者，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楚策：秦虎賁之士百餘萬，是也。虎賁是士卒，故云三千。云百餘萬，若周禮之虎賁氏，但有虎士八百人而已，不得如是之多也。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因上文三百兩而誤也。呂氏春秋簡選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貴因篇：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史記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人數皆作三千，不作三百，蓋一車十人，古人有此兵制。閔二年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車一乘，卒十人，故革車三百兩，得有虎賁之卒三千人，不得云三百人也。乃孟子趙注，既誤以虎賁爲小臣，書序傳又沿虎賁三百人之誤，而以虎賁爲百夫長，皆考之不審也。案王說是也。牧誓孟子所言虎賁，皆指兵車之甲士而言，故樂記謂之虎賁之士。古制兵車一乘，甲士十人，互詳前疏。云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者，即宿衛虎士之長帥，書顧命所謂虎臣也。彼僞孔傳又謂齊侯呂伋爲天子虎賁氏，即此下大夫也。注云：不言徒，曰虎士，則宿衛虎士之選有勇力者，賈疏云：以其在胥下，例皆是徒，今不言徒，而曰虎士，明先是徒之選有勇力者，乃爲之以當徒處。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疏〕旅賁氏者賈疏云言旅見其衆言賁見其勇漢書之任也案國語魯語云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又楚語左史倚相逸衛武公曰在與有旅賁之規然則天子有虎賁又有旅賁諸侯唯有旅賁不得有虎賁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世爲王節所衣服。〔疏〕注云。世爲王節所衣服者。賈疏云。以其著服與王爲節而稱氏。故知官有世功則曰官族。然凡稱氏者。鄭雖不釋爲世功。但注有詳略。從可知也。案此官掌王之冕服。故以節服爲名。賈謂著服與王爲節。非也。又經官名凡稱氏者。亦不必皆世官。鄭說未塙。詳春官叙官疏。又案善立政有綴衣虎賁。僞孔傳云。掌衣服。孔疏以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爲釋。殊不塙。竊疑綴衣。卽節服氏。故與虎賁同舉矣。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猶言放想。〔疏〕方相氏狂夫四人者，亦武士之類，故亦屬司馬。而次虎賁諸官之後，狂夫之土，蒙玄衣朱裳，主索室中歃疫，號之爲狂夫。國語晉語韋注說同。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者。釋文云：放本或作旂。案放想、言仿佛想象也。說文人部云：仿、相似也。漢書禮樂志相仿效。顏注云：放，悲猶髮髯也。方相與放仿旂，相與想，聲類並同。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疏〕大僕者，賈疏云，凡言僕御者，是武衛之事。又大僕職，凡軍旅田役，贊玉鼓，是凡僕御人。皆連類在此也。云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者，賈疏云，大僕以下四官，因仍同府吏之等者，大僕以下至御僕，乃是別職。同官，故共府吏胥徒也。詒讓案，凡諸職同府吏胥徒者，爲同官府。燕禮注，謂天子大僕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故大僕射人職，謂之僕人，左僖二十四年襄三年傳，並謂御僕爲僕人。大射儀有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彼經又有小臣正，小臣師，注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燕禮亦有小臣師，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

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案鄭彼注於僕人正師。不云何官。而於小臣正師。並引大僕職爲釋。賈燕禮疏。遂謂諸侯繫官。有小臣。無大僕。依其說。則僕人小臣。止是一官。何以大射經二官並舉。且僕人小臣。又各有正有師。則是四等。必非小臣一官。明矣。今以左傳考之。成六年。晉有僕大夫。昭十二年。楚有正僕人。蓋即僕人正。而僕人師。禮弓又作卜人師。左傳孔疏及禮記釋文。並謂即此大僕。則諸侯自有大僕之官。不盡以小臣兼也。以意求之。疑大射備僕人正。即此大僕下大夫。僕人師。即此御僕下士。小臣正。即此小臣上士。小臣師。即此祭僕中士。侯國亦備此四官。但爵當降於王臣耳。蓋大僕御僕。同稱僕人。此經及左傳。既有可據。而喪大記云。君夫人之喪。小臣復。與祭僕大喪。復于小廟之文。亦相應。則祭僕小臣二職。可互通之明證。要以別職同官。故長屬大小。不嫌通稱矣。互詳本職疏。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者。左傳文十八年。杜注云。僕。御也。脫文人部云。僕。給事者。是凡侍御給事於尊者。通名爲僕。此大僕祭僕御僕隸僕等。並取侍御爲名。御僕於王尤親近。故又稱御。射義引逸詩云。御于君所。注云。御。猶侍也。胡匡衷云。大僕小臣。皆侍從之官。與僕馭官別。周禮有大僕小臣等官。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官。掌輿馬。注引應劭云。周穆王所置也。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是秦制。以大僕掌輿馬。而後之言官制者。遂誤合兩職爲一矣。案胡說是也。此大僕自是侍御之官。周初建國即設之。非穆王所置也。至秦改以僕夫爲大僕。則與此名同職異。應說殊誤。云大僕其長也者。謂與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三官爲長也。書敘云。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正長義同。僞孔傳云。大僕大御中大夫。則謂即後大馭。非也。又續漢書百官志大僕。劉注引干寶云。若漢侍中。案干蓋以職事相近。故以爲況。書立政云。王左右常伯常任。文選劉琨答盧諶詩李注。引揚雄侍中箴。又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古文苑胡廣侍中箴。並以常伯常任爲漢侍中。以干注參互證之。常伯常任。或即此大僕之屬。與立政又有綴衣。孔疏謂即大僕。則未塙。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此吏而曰隸。〔疏〕隸僕者。賈疏云。以僕皆在此。故亦在

。案賈說非也。隸僕亦當屬大僕。但不同官耳。注云。此吏而曰隸。以其事繫者。事繫。謂若本職云。掌五服之掃除。薰洒之事。及王行洗乘石等。並是勞繫之事。賈疏云。此經言下士二人。即是吏。按秋官有隸隸已下。是奴稱隸。以其掌繫。故與賤同稱隸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者古冠之大稱。〔疏〕弁師者掌冕弁諸首服以亦是服御之事故

又不與屨人同屬天官其義難通賈疏謂以夏物長大而盛壯人年長大乃冠以象夏故不同司服在春官而在此也其說亦未確云工四人者爲弁冠及治飾弁等之工若考工記韋氏玉人雕人之屬是也注云弁者古冠之大稱者說文兒部云冕冕也周曰冕殷曰呼夏曰收從兒象形重文弁或冕字案弁卽弁之隸變又說文一云冠弁冕之總名也士冠禮鄭注云弁名出於榮榮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自虎通義緇冕篇云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釋名釋首服云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鄭意析言之古首服有冕弁冠三者制別通言之則冕弁皆爲冠冕冠亦得言弁故此官兼掌冕弁而特以弁爲名也云委貌緇布曰冠者賈疏云此二者對皮弁爵弁六冕惟曰冠若散文亦得言弁故司服云凡田冠弁服凶事服弁服皆得言弁也詒讓案此謂對文則冠與冕弁別也士冠記云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所謂緇布冠也委貌者司服之冠弁服鄭士冠禮注以爲司服疏詳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甲、今之鎧也。司〔疏〕司甲者以下至廩人

官故亦屬司馬云府四人者掌甲兵之藏樂記云車甲峙而藏之府庫是也注云甲、今之鎧也者釋名釋兵鎧猶塏也塏堅重之言也或謂之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廣雅釋器云函甲介鎧也書費誓孔疏云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經典皆言甲秦世以來始有鎧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字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武億云鄭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已以金作鎧韓子共工之戰鐵鎧炬者及乎敵鎧不堅者傷乎體此又在蚩尤以前已云鎧鎧所從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鞬整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膊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案武說是也賈疏說亦與孔同誤云司甲兵戈盾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此官下大夫又在上已下皆王官故云長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也。司兵者。說文收部云。兵械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疏〕也。司戈盾者。文王世子注。引此官作司戈司盾分爲二官

書顧命孔疏引鄭書注文選東京賦薛注義並同。治氏注。又云戟。今三錄戟也。鄭謂戈戟二兵。漢時同名戟。其句于者

乃古之戈也。釋名釋兵云。戈句于戟也。戈。過也。所制搏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方言云。戟。楚謂之鈇。

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鈇。或謂之鏃。吳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鏃。其曲者謂之鈇。鈇。郭注云。鈇。取名於鈇鈇也。鈇。鈇鏃鏃胡。即今雞鳴鈇鈇戟也。案鈇字字通。治氏先鄭注。以胡爲子。然則鄭意蓋謂句

子即句明也。賈疏云。按冬官治氏爲戈戟。戈則兩刃。長六尺六寸。戟則三刃。長丈六尺。形既不同。鄭云戈句于戟

而爲一物解之者。鄭舉漢法以況之。漢時見戈有旁出者。爲句于。亦名胡子。故號戈爲句于戟也。案鄭賈說戈戟形制

與古不合。詳治氏疏。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疏〕也。司弓矢者。司弓矢之長。司弓矢之

司弓矢下大夫已下。繕人。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與彼矢人相當。是也。矢人。蓋即此官之屬。與考工記矢人爲工別。胡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也。司弓矢者。司弓矢之長。司弓矢之

故燕禮記謂繕人爲弓人。詳本職疏。注云。繕之言助也。善也者。曲禮云。急繕其怒。注云。繕讀曰助。是繕與助通。

毛詩鄭風叔于田敘。繕甲治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又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繕。治也。繕之言善也。華嚴經音義引

殊嚴云。凡治故造新。皆謂之繕也。管子輕重甲篇云。弓弩多國軼者。而重藉於民奉。繕工。即此繕人之工也。

橐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也。司農云。橐讀爲錫。橐之橐。箭幹謂之〔疏〕云。橐讀爲錫

稟之稟。箭幹謂之稟者。舊本作三稟字。明注疏本又皆作稟。並未是。今依段玉裁黃丕烈校。下二字從稟。段云。箭幹謂之稟。芻稿字之引伸也。說文。稟。稗也。稗。禾莖也。司農云。讀爲。蓋經作枯稟字從木。同於地官。而司農易爲稟。從禾也。阮元云。枯稟之稟。讀爲芻稟之稟。則易其字矣。禾稟者莖也。箭幹。亦莖也。故箭幹之稟。卽禾稟引伸之義也。作枯稟字則無義矣。稟。枯也。又木名也。易爲稟字。而後曰箭幹謂之稟。注例如此。倘作謂之稟。則不當言讀爲矣。凡枯稟字苦浩切。凡禾稟字古老切。經典釋文以及各韻書。皆如此。此經釋文又曰稟古老反。依鄭易字之音也。案段阮說是也。此官故書作稟。而先鄭讀爲稟。地官敘官稟人。故書作稟。而先鄭讀爲稟。二職注正相反。而其以正字讀借字。例則一也。稟稟字。經本多互譌。詳地官敘官疏。賈疏云。按冬官矢人云。以其箭厚爲之羽深後。鄭云。箭讀爲稟。謂矢幹。古文假借字。云此官主弓稟箭矢。故謂之稟人者。稟亦當從段校作稟。賈疏云。此稟人。非直掌矢稟。兼主弓弩矢箠等。而云稟人者。以稟爲主耳。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右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焉。

〔疏〕

戎右者。此官與齊右道右。爲五路之右。以掌車馬之事。故屬司馬。此五右。不列司右之後。而

在此者。以右與馭爲聯事。故列大馭之前也。注云。右者參乘者。右舊本並作古。蓋涉下齊僕注而誤。令依注疏本正。齊右注云。陪乘參乘。謂車右也。月令注云。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賈疏云。若在軍爲元帥則將居。執干戈常在右。故云右者。參乘也。論讓案書甘誓云。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在左。御者亦中央。其右是勇力之士。正。汝不恭命。僞孔傳云。左車左。左方主射。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詩魯頌閟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續漢百官志劉注引劉劭制說古車戰。兵車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此平兵車三人共乘之法。鄭風清人箋云。兵車之法。將居鼓下。左成二年傳說鞏之戰。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綏爲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此將在中當鼓下。御當左輪。是元帥兵車。三人共乘之法。公羊成二年傳。謂齊公頃在軍。居車左。與禮家說不合。非也。凡乘車法。與平兵車同。尊者在左。一車之上。乘者與御得右而三。故卽謂右爲參乘。左文十八年傳云。齊懿公使鄆駘僕周職駘乘。杜注云。僕。御也。駘。乘陪乘服間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駘乘從服。並以車右爲駘乘。駘參字通。兵車又有四人共乘之法。乘者與御右之外。其一人卽謂之駘乘。左文十一年傳。云侯叔夏御莊叔縣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駘乘。是也。云此

充戎路之右者，戎路，卽革路也。左桓八年傳，楚伐隨，闕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以是戎車之右，故與車俱獲矣。云田獵亦爲之右焉者，謂兼充本路之右也。齊右注，亦云戎右兼田右。賈疏云，按巾車王路有五，按下文僕亦有五。惟此戎右已下有三，不見玉路祀路之右，又不見木路田路之右，故以田戎相類，齊祀相因，以類相兼，故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若然，僕有五不兼者，僕難於右，是以六藝之中，有五御，而不言右也。按巾車玉路居前，戎路在後，此右在前，又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道右上士，戎右官又尊者，夏官主事尙威武，故戎右居前，使官尊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充玉路金路之右。〔疏〕注云，充玉路金路之右者，巾車云，玉路以祀，金路以賓，此官兼充二車之右，前，常祭時，亦名齊，故得兼金玉二路，而鄭不言，亦以其齊同故也。案賈說非也，齊車以金路爲主，故本職注，亦云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齊右與齊僕同事，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蓋金玉二路雖同右，而馭則齊僕專馭金路，其玉路別爲大馭所掌，明齊右充金路是其正，玉路自是兼充，賈謂充玉路爲主，非鄭旨也。王朝覲會同必齊，詳後疏。

道右，上士二人。充象路〔疏〕注云，充象路之右者，本職注云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是也。賈疏云，在朝所事繁，故不兼，以其事卑於齊戎之等，故官職卑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馭之最〔疏〕大馭中大夫二人者，此官與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爲五路之馭，與右同掌車馬之事，故五馭爲王路之馭，而兼爲廐長，種馬二廐，故有中大夫二人。彼注謂別有僕夫上士之官，非也。詳校人疏。又案依校人良馬六馬皆以師領，圍以趣馬，領圍師以馭夫，領趣馬以僕夫，領馭夫以校人，領僕夫，則此五路之馭及馭夫，並校人之屬，而列於其前者，蓋以馭右類次於此，與全經長屬尊卑相次者不同，亦變例也。注云，馭之最尊者，賈疏云，以其御玉路以祀，以是特尊，不與下同名僕，而謂之大馭也。若然，戎右在前尙威武，此戎僕在後者，以其僕雖駕馭爲難，仍非武事，故退戎僕於後，進大馭於前也。仍尊戎僕在齊僕之上，而使中大夫爲之，與戎右尊卑同也。

仍非武事，故退戎僕於後，進大馭於前也。仍尊戎僕在齊僕之上，而使中大夫爲之，與戎右尊卑同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駁言僕者，此「疏」戎僕中大夫二人者，此亦侍御於車者。賈疏云：上大僕已下言僕，並是侍御之

官稱僕。今此駁車之人亦言僕者，在車亦是侍御之類，故云亦侍御於車也。詒讓案戎僕，亦謂之戎御，又曰御戎，國語晉語云：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韋注云：戎御，御公戎車。左成十八年傳云：弁糾御戎，使訓諸御知義。又桓三年傳：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杜注云：御戎，僕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疏」齊僕下大夫二人者，此即金路駕齊馬之僕夫也。亦二廐，廐下大

注云：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孔疏謂當此齊僕，是也。注云：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者，賈疏云：按曲禮下注云：春夏受贊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朝覲敬宗廟，按覲禮及司儀會同之時，設方明於壇上，設六玉以禮方明之神，是會同敬神明，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則金路主爲賓路，賓路，則諸侯與王，行朝覲會同之禮，故鄭以朝覲會同以釋齊也。詒讓案齊右注：以齊車爲王自整齊之車者，齊戒與整齊義同，又案朝禮：春夏亦當受贊於廟，詳大宗伯疏。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王朝朝莫夕，主御王以「疏」道僕上士十有二人者，此即象路駕道馬之僕夫也。道馬亦二廐，

故於每廐一僕夫之外，增設員數，使得更番休息，備空閑也。賈疏云：按上齊右已下至齊僕，皆二人，唯戎右與道僕人數多者，則戎右有所斬殺，故左氏傳：晉縛秦囚，萊駒爲右，使萊駒斬之，故人多也。道僕所以特多者，以朝夕在朝來往駕脫難而且煩，故人最多也。注云：王朝朝莫夕者，本職云：掌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注云：朝夕，朝朝莫夕是也。云主御王以與諸臣行先王之道者，御當作駁，凡五駁字經注並作駁，與侍御字異，各本並誤。此釋象路名道車之義，道右職注：云王行道德之車，與此注義同。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疏」田僕上士十有二人者，此即田路駕田馬之僕夫也。亦於二廐僕夫二人之外，增設員數

是事繁而難，故亦特多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疏〕

馭夫者，卽貳車使車從車之馭，而兼爲繫長，以其爲僕夫之屬官，故次其

一馭夫，則馬三十六匹一馭夫，計良二千一百六十四匹，則馭夫三人，井前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蓋此序官脫三人也。案經中一馭夫主四百三十二匹，驚千二百九十六匹，則馭夫三人，井前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蓋此序官脫三人也。案經中下士共六十人，卽良馬五種十廢之馭夫也，其驚馬二廢之馭夫，經無文，賈依注說議補三人，未知是否。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之長。

〔疏〕

校人中大夫二人者，此官主馬爲左右校之長，而兼領五馭馭夫，故列僕馭及養馬諸官之閒。左哀三年傳云校人

焉。又襄九年傳云命校正出馬，杜注云，校正主馬官，孔疏謂當此校人，案依本職，則僕夫屬校人，而左傳以校正屬戎御，疑晉制與周異也。云府四人者，韓非子亡微篇云，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馬，府、蓋卽校人之府也。注云，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者，宋余仁仲本言校校視，兩校字並作校，釋文云，校人字從木，若從手旁作是比校之字耳，今人多亂之，注校之校人同，段玉裁云，案此釋文，則校人校之從木言校，仍校從手，後人因說文無從手之字，遂槩從木，錢大昕云，說文手無校字，漢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隸體之變，非別有校字，六朝俗師，妄生分別，而陸亦從而和之，眞倒甚矣。孟子徹者徹也，禮記，齊之言齊也，皆以義釋名，非有異文，案錢斥陸本之誤。是也。盧文弨說同，凡秦漢古書，以義訓名，不嫌同字，此例甚多，據釋文蓋六朝時寫本，經注五校字，或皆作從手之校，陸氏於經從校注，則正其二，而仍其二，不悟其皆譌體，亦其疏也。然陸意注言校校視，並爲比杖之義，則不誤，國語晉語，章注云，仍、數也，仍校視之，言數考校閱視之，以審馬之早蕃肥健與否，賈疏謂鄭讀，從曲禮少儀效馬效羊之效，取效見之義，則誤，又案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養馬稱校人者，謂以木爲剛，校以養馬耳，故呼爲剛也。焦循云師古解校人是也，廣雅釋木云校，柴也。哀四年公羊傳，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媒氏注云，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機其下，是柴卽機，亦校卽機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機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

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以畜馬。則爲馬棧。亦卽爲校爲閑。案顏集說是也。本職云六廄成校。校有左右。是校爲馬廄之總名。與閑義略同。此宜掌左右校之馬。卽以名官。本職自明。此注校視之義。與經不甚合。至孟子萬章篇。說鄭子產使校人畜生魚於池。趙注云。校人主池沼小吏。彼侯國下吏。與此官名偶同。固迥不相涉也。云校人馬官之長者。賈疏云。與下趣馬至圉人爲長有事。皆取長官法度。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趣馬。趣義馬者也。鄭司「疏」人。趣馬下士。阜一人者。自此至圉人六官。並掌養馬屬於校。

馬與良馬同。詒讓案阜阜之譌別。詳大司徒疏。此阜爲廄檻之名。方言云。檻。梁宋齊楚北燕之閒。或謂之櫪。或謂之阜。郭注云。養馬器也。周書羅匡篇云。阜畜約制。孔注云。阜。廄別名。莊子馬蹄篇云。編之以阜棧。釋文引崔譔云。阜。馬閑也。呂氏春秋勸學篇云。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高注云。阜。檻也。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漢書音義云。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案阜蓋閑廄之小者。此趣馬每阜一人。據良馬言之。若駑馬。則與此異。依校人職。良馬駑馬之數計之。良馬每種二廄。凡三十六阜。趣馬三十六人。五種十廄。凡一百八十阜。趣馬百八十人。駑馬依經文八廄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三之爲趣馬二十四人。更以三乘爲阜計之。二十四趣馬。凡馬三千七十二匹。爲七百六十八乘。二百五十六阜。是一趣馬掌十阜。尙餘十六阜。無所隸。合良駑十二廄。凡趣馬二百四人也。依鄭注義良馬數。如經不改駑馬。並破八爲六。則駑馬每阜圍師一人。六圍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三之爲趣馬十八人。每一趣馬有六車。合良駑十二廄。凡趣馬一百九十八人也。又案月令季秋說天子教田獵云。命七驕成駕。注以七驕爲卽趣馬。呂氏春秋季秋紀高注說同。蔡中郎集月令問答云。問者曰。令曰七驕成駕。今曰六驕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驕。故知六驕。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驕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月令孔疏引皇氏則云。天子馬有六種。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驕爲七。案此經趣馬各掌其阜。無總主之人。至蔡引左成十八年傳。六驕則非天子之制。彼杜注云。六驕六閑之驕。周禮諸侯有六閑。馬蔡杜皆據此經。而義互異。恐皆不塙。云徒四人者。亦據良馬每阜之數也。徒掌在阜養馬。故古書亦通謂之阜。左昭七年傳。云士臣阜。此徒亦爲下士之屬。與彼正相應。史記索隱引章昭云。阜。阜。養馬之官。下士也。司馬貞云。養馬之官。其衣阜也。二說並不足據。依校人職。良馬十廄。徒七百二十人。駑馬二廄。一千二十四人。通一千七百四十四人也。依鄭義。駑馬十八趣

馬，爲百八阜，徒四百三十二人，良馬通一千一百五十二人也。注云：趣馬、趣養馬者也者，說文走部云：趣，疾也。又馬部云：騶、廋御也。依許說，此趣即騶之段字。後漢書張讓傳李注云：騶，養馬人。國語楚語說齊有騶馬縞，即趣馬官也。鄭則就趣字本義釋之，謂養馬事繁，此官董督令促疾也。說與許蓋小異。書立政亦作趣馬，云鄭司農說以詩曰：騶惟趣馬者，小雅十月之交篇文，引以證彼趣馬，即此官也。惟今詩作維鄭彼箋云：騶氏，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疏謂書中士者字誤。阮元云：毛詩作維，三家詩作惟。釋文出騶惟二字，賈疏引注作惟，是也。諸本作維非。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疏〕巫

下士二人，醫四人者，此即醫治疾馬之官。天子馬六種，十二閑，其數特多，故別設醫官，不并入獸醫。賈疏云：巫知馬崇，醫知馬疾，故連類在此也。云賈二人者，賈疏云：治馬死生，須知馬價，故有賈人也。注云：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者。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並見校人職。鄭意此官掌治馬疾而名巫者，以馬疾或由犯神，當使巫禳治之，故巫醫兩有也。俞樾云：巫馬職但云掌養馬疾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無一字及祭，然則巫馬，非巫也。巫猶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飲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四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其字亦或從巫。爾雅釋地：醫無閭，釋文曰：李本作鑿。是也。巫馬即馬醫，因其所屬有醫四人，故於其長尊之曰巫耳。案俞說是也。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牧放馬〔疏〕牧師者，此官爲牧馬官之長，故稱師也。注云：主牧放馬而

馬，亦稱牧者，六牲得通也。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之言〔疏〕廋人者亦省稱廋。聘禮記云：盼肉及廋車注云廋，廋人是也

每閑二人，天子十二閑，則二十四人，徒每閑二十人，則二百四十人。注云：廋之言數者，釋文出數也。二字是陸本數下有也字，明監本亦有，廣雅釋詁云：廋，取也。廋數聲義並相近。此廋人掌十二閑之馬政，亦取校數之義

也。郊特牲帝牛必在滌三月鄭注云。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彼釋文載一本搜作度。孔疏云。搜謂搜掃清除。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度人。案孔說與鄭此注異。而義亦通。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養馬曰圉。四馬爲乘。良、善也。麗、耦也。〔疏〕圉師乘一人徒二人者。依校

千一百六十匹。爲五百四十乘。凡圉師五百四十人。徒一千八十人。駑馬二廐。依經文馬三千七十二匹。一千五百三十六麗。七百六十八乘。八麗一圉師。凡一百九十二人。徒三百八十四人。合良駑十二廐。凡圉師七百三十二人。徒一千四百六十四人。依鄭讀駑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六百四十人。徒一千七百二十四乘。六麗一師。則圉師一百八人。每乘徒二人。則六百四十八人。合良駑共圉師六百四十八人。徒一千七百二十四乘。云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者。九章算術音義引字林云。駑、駘也。依校人職。良馬五種十廐。圉人匹一人。凡二千一百六十人。駑馬二廐。圉人麗一人。依經文凡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合良駑十二廐。凡圉人三千六百九十六人。依鄭讀駑馬圉人凡六百四十八人。合良駑十二廐。凡二千八百八人也。左莊三十二年傳。魯有圉人。史記魯世家作鄧。鄧。公羊宣七年。何注云。養馬者曰圉。廐卽圉人也。注云。養馬曰圉者。本職先鄭注義同。說文牽部云。圉。一曰圉人。掌馬者。左昭七年傳。云。馬有圉。牛有牧。杜注云。養馬曰圉。養牛曰牧。此經養馬有圉師。又有牧師。掌牧地者。牧圉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云四馬爲乘者。本職先鄭注云。四匹爲乘。管子乘馬篇云。一乘者。四馬也。乘四馬。故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圉。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云麗耦也者。說文鹿部云。麗。旅行也。引伸爲兩偶之稱。小爾雅廣言云。麗。兩也。詩鄘風。千旌孔疏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廣雅釋詁云。麗。儷、耦也。方言云。駢、數也。郭注云。偶物爲駢。麗。儷字並通。校人注亦同。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疏〕職方氏中大夫四人者。洪造釋職漢樊毅脩華嶽碑。引周禮職方氏華謂之四嶽。案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職方氏中大夫四人者。疑漢經師或有讀職爲識者。義亦得通也。賈疏云在此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實。事相成。故在此。官尊而人多。以其共天下人民貢賦之事。事繁故也。注云。職主也者。亭人注同。云主四方之職貢者者。本職云。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實。各以其所有。是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

亦謂職爲主。云是伯分主東西者。此官與彼異。而職方訓義同。云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者。與下土方氏至擇人等十官爲長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土方氏主四方。疏。土方氏者。自此至形

疆域教治之官。故類列於此。注云。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者。俞樾云。土當讀爲度。此官主相度四方。故曰度方氏。其職云。以土地相宅。注曰。土地猶度地。是鄭意正以土爲相度之度。乃於此注曰。主四方邦國之土地。又似以本字讀之者。失之矣。土度古通用。說見大司徒。案俞說是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主來四。疏。注云。懷來也者。爾雅釋言云。方之民及其物。

亦據本職文。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氏主合同。疏。注云。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者。小行人注云。合同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道也。主教。疏。注云。訓道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訓說教也。訓道卽教道。本職云。正歲則布而訓四方。明取教道四方之民。故名訓方氏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主制四方。疏。注云。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者。遂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

野造縣鄙形體之濼。注云。形體謂制分界也。司馬法仁本篇云。以土地形諸侯。此官主正邦國之封疆。故亦以形方爲名。猶營國謂之體國矣。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山師者。此官與川師。灋師。並掌邦國土地名物之官。故次職方諸官之後。賈疏云按

其職云。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按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以遙掌之使貢。故與職方亦連類在此也。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邊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疏云。邊地之廣平者。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詩小雅公劉孔

疏引李巡云。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釋名釋地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案遼原古今字。經例用古字作遼。注用今字當作原。詳大司徒疏。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疏云。匡人者。此官與掾人主巡行邦國。論達教治之官。故次諸諸侯以法則者。據本職文。

諸侯以法則者。據本職文。

掾人中士十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疏云。掾人主掾序王。意以語天下。〔疏〕者。據之隸變。說文手部云。攬。揆也。揆。遠取之也。案掾

書。則攬揆義同而字異。爾雅釋詁云。探。取也。謂探取王之志意。序述之以語天下也。俞樾云。據其職云。掌誦王志。道

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曰誦。曰道。曰語。皆言說之義。疑掾字當讀爲譚。說文言部。談。語也。無譚字。蓋古或假譚爲談。因又變其字作譚耳。莊子則陽篇。夫子何不譚我于王乎。釋文引李注曰。譚。說也。案俞說亦通。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疏云。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

〔疏〕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者。此官與家司馬。及春官之都宗人。家宗人。秋官之都士。家士。皆都家私臣之受命於王

附列夏官之末。而實非大司馬之屬官也。鄭唯以家司馬爲家臣。而以都司馬爲王臣。則王國但置一官。以總治都家之

第所封及三公采地也者。鄭意此都唯據大都言之。不含小都也。賈疏云不通卿大夫者。按司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卿不入諸侯之中。故知義。然按此都。亦當兼小都卿之采地言之。注疑有脫文。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司馬主其軍賦者。賈疏云。即司馬法云。成出士十人徒二十人之等。並是都司馬所主也。論讓案主都家軍賦之官亦謂之司馬者。若伍長大司馬職。謂之公司馬。彼注云。雖卑同其號是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

其以王命來有事。

〔疏〕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於經例當作子。石經及舊本並誤。吳廷華云。此文似經不則曰國司馬。似序官。據春官序官云。都宗人上士云云。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秋官序官云。都士中士二人

云云。家士亦如之。此序官語也。此不言家司馬官數多寡如何。第云各使其臣。則經語而非序官語。據都司馬職云。掌都之士庶子云云。又云家司馬亦如之。其語與春秋兩序官相似。且家司馬無文。則可知此語爲家司馬經文。其經文家司馬亦如之六字。則序官語。蓋錯簡耳。姜兆錫云。家司馬亦如之者。其官若役。猶都司馬之數。每家上中下士各若干。府吏胥徒各若干也。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其職亦猶都司馬之職。但都司馬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而家司馬則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也。此其序官序職。義以類從。亦瞭然矣。況家司馬亦如之句。若在此序職。則是其職亦如都司馬之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也。而此序官。乃又云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是彼此矛盾。豈字句之小訛而已哉。案吳姜二說是也。沈彤江永說同右。夏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十四人。下大夫三十人。上士六十七人。中士百五十八人。下士二百六十七人。府六十七人。史二百五人。胥二百四十五人。徒二千一百八十八人。賈八人。工四人。醫四人。虎士八百人。方相氏狂夫四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四千七十一人。又趣馬每阜下士一人。徒四人。依經下士二百四人。徒一千七百四十四人。依鄭讀下士一百九十八人。徒一千一百五十二人。圉師每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每匹一人。駑馬每麗一人。依經圉師七百三十二人。徒一千四百六十四人。圉人三千六百九十六人。依鄭讀圉師六百四十八人。徒一千七百二十八人。圉人二千八百八人。未知孰是。又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有員數。無總數。又家司馬無員數。又六軍軍將。卿六人。師帥中大夫。三十人。旅帥下大夫。百五十人。卒長上士。七百五十人。兩司馬中士。三千人。伍長下士一萬五千人。又府十二人。史三十六人。胥六十人。徒六百人。皆出軍備置。以上三者皆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四千七十一人。注云。家。卿大夫采地者。賈疏云。按載師職家邑任稱地。謂大夫采地。小都任縣地。謂卿之采地。大都任疆地。謂三公采地。

則卿入小都中。今此經直言家，而小都入家中，不在上都中者。司馬主軍事，嚴凝爲主，須辨尊卑，故依司裘，卿與大夫不得稱諸侯者爲家，又不使王臣爲之也。若然，都宗人家宗人及都士家士，皆使王臣爲之者，都宗人家宗人有祖王之廟，九皇六十四民，王所當祭，故使王臣爲之，都家之士，以獄訟刑罪，王政之重，非王臣不決，故亦使王臣爲之，但非嚴凝，故卿入都耳。詒讓案家司馬，專指大夫家邑之司馬也。此注兩卿字，疑皆後人所增。蓋夏官之有都司馬家司馬，猶春官之有都宗人家宗人，秋官之有都士家士也。春官叙官都宗人家宗人注，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邑，方士職注義同，惟此以卿與大夫同屬家，不入都內，同此都家分職，而注乃互異，且與載師卿食小都之文，顯相違悖。攷都司馬職，家司馬亦如之。注云，大夫家臣爲司馬者，亦不言卿之家臣，則此注爲傳寫之誤無疑。賈疏所見本已誤，故援司裘卿大夫共饗侯之文，又謂司馬主軍事，須辨尊卑，強爲幹旋，不知都宗人家宗人主禮，都士家士主刑，何以不辨尊卑，且春官秋官注，不據卿大夫共饗侯之文，此獨據而合之，果何說乎？又案都宗人家宗人，都士家士，亦家臣之命於王者，非王臣也。賈說亦誤。詳春官秋官敘官疏，云正猶聽也者，凡聽受職事，及聽斷政治，並謂之正。本職云，以聽國司馬，是正聽義同，云公司馬國司馬也者，本職注云，大司馬之屬，皆是對家司馬爲私臣，故云公司馬，則與大師馬職公司馬爲佐長之專稱，異也。職喪國有司亦云公有司，注云，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義與此同，云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者，明家司馬卽家之臣，鄭意此對上王子弟及三公采地，王爲特置都司馬，實則都司馬亦常爲家臣，非王所特置也。云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者，胡匡衷云，少牢饋食禮，司馬刲羊，大夫家臣爲司馬者，如家司馬之職，攷左傳有叔孫氏之司馬驪戾，又襄二十三年，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注馬正家司馬，是大夫自以其家臣爲司馬也。云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者，明與職喪國有司義同，賈疏云，其職云以聽於國司馬，對此從下向上，則曰公司馬。

周禮正義

卷五十五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平、成也。〔疏〕掌建邦國之九灋者，謂修立此九法之書，頒之邦國，九法九伐等，並政官之官法也。賈疏云，

此九法已下皆言邦國，則施於諸侯爲主，但此九法，據殷周之時建之，故大行人云，殷周以施天下之政，注云，政謂邦國之九法，則殷周之時，司馬明布告之，故云建也。案賈說非也，大行人所施之政，雖卽此九法，但建與施異，大

司馬建九法於平時，至殷周之時，乃取此已建之法與大行人同施行之，二官相與爲官聯耳。疏并建與施爲一事，誤。注云，平、成也，正也者，平、成，爾雅釋詁文，說文亏部云，平、又正也，成正者，謂成其政治，正其違僭，司

馬法仁本籍云，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於疆爲界，〔疏〕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者，佐王制邦國之封域，與大司徒爲以政令平諸侯，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官聯也，曾釗云，畿、謂侯畿甸畿之等，國、謂大國次國

小國之等，賈疏云，謂制諸侯五百四百里之等，各有封疆，界分乃得正，注云，封、謂立封於疆爲界者，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注云，封、起土界也，蓋於兩疆分列處，起土爲界埒，故謂之封，設儀辨位以

等邦國，儀、謂諸侯及諸臣之位，〔疏〕設儀辨位，以等邦國者，佐王制邦國之禮等，與大宗伯、大行人、司儀、掌

差，故云以等邦國，掌訝云，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然則大司馬建其法，掌訝主其籍，其事同也，注云，儀、謂諸侯及諸臣之儀者，賈疏云，以此經云等邦國，按大行人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鄭云，九儀，謂命

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知九儀中，唯有諸侯諸臣，無天子之臣，按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注云，每命異儀，則九儀之中，謂一命以至九命之儀，其中有六命八命，并九命作伯，兼有王臣，則與

此異也，云辨別也者，天官敘官法同，云別尊卑之位者，謂朝位等，並以爵之尊卑進賢興功，以作邦國也，與、猶舉爲別，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贊而見之，是也，進賢興功，以作邦國也，與、猶舉

職力氏職云。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職。即述職之職。貢。即大宰之九貢也。注以職爲賦稅。疏以職爲大宰之九職。誤。案吳說本王昭禹是也。莊有可說同。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八貢。秋獻功。注云。功。考績之功也。彼貢功。即此所施與分之貢職。蓋天子施其職。諸侯則獻其功。分職與獻功事相因。猶大宰萬民之九職。司會謂之九功也。下文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職亦謂邦國君臣所受之職事。並與賦稅異也。云在猶事也者。大宰以任百官注云。任。猶事也。廣韻七至云。事。事刃。又作刺。是事傳字同。詳簡稽鄉民以用邦國。簡。謂比數大宰疏。云事以其力之所堪者。謂差其國之大小。定其力所堪承之貢賦以事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簡。謂比數猶計。〔疏〕簡稽鄉民者。劉台拱云。鄉民。制鄉以處民。案劉說是也。諸侯亦制鄉遂。故小行人注。謂諸侯有鄉遂大也。〔疏〕夫。玉海食貨引三禮義宗。謂諸侯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三郊即三鄉。史記孔子世家。魯有昌平鄉是也。賈飲酒禮疏說邦國制。亦依崔義。儀禮經傳通解引尙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鄉。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鄉。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鄉。伏傳三等國里數與此經不合。而皆有郊遂。則可以證義。論語鄉黨皇疏。左傳孔疏。並謂諸侯亦郊內爲鄉。郊外爲遂。與王國制同。蓋即依書傳義也。若然。邦國亦有遂。經唯言鄉者。文不具。國語周語晉文公請隧。章注以隧爲六遂。云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今攷晉文所請。乃天子葬禮。章引賈逵。唐固。虞翻。及左傳僖二十五年杜注賈子書微篇說並如是。不可易也。章說與費誓不合。不可從。又左襄九年傳。宋有四鄉正。國語齊語。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章注云。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並與侯國三鄉之制不合。不爲典要也。注云簡謂比數之者。小宰八成。聽師田以簡稽。先鄭注云。簡。猶閱也。廣雅釋詁云。閱。數也。是簡閱並爲比數之言。賈疏云。謂比數計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疏〕均守平則者。會鄉民而用之。云稽猶計也者。小宰注同。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大。卑者守小。則。法也。〔疏〕均守平則者。地政。與大司徒。土均。大宗伯爲官聯也。劉台拱云。均守。即土均職所謂均地守也。平則。所謂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案劉說是也。此則與大宗伯五命賜則義同。即大司徒土均之法也。詳大宗伯疏。賈疏以爲職貢之法。則與施貢分職無異。非經義也。注云諸侯有土地者均之。尊者守大。卑者守小者。書舜典僞孔傳云。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均之者。謂若大司徒建五等爵土之差。爵尊則地大。爵卑則地小。均平之。使各守其境土也。云則。法也者。大宰注義。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疏〕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者。司馬法仁本同。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於此。注云比猶親者。形方氏注同。廣雅釋詁云。親。比。近也。是比。與親義同。云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者。約形方氏文賈疏云。按司儀有五等。諸侯自相爲賓。亦有五等。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按春秋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故鄭云使大國親小國。釋經事大。使相合。以九伐之濃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故云以和邦國也。引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證比訓親之義。以九伐之濃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於「疏」注云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者。自虎通義誅伐篇云。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征正聲類同。義亦相近。賈疏云。此經與下文爲目。則下九者皆是違王命者也。若然。按下文九者。唯有賊賢害民一者得伐。其餘八者。皆不言伐。此經摠言伐者。侵滅二者亦是伐之例。其餘六者皆先以兵加其境。服乃省之。墮之。削之。正之。殘之。杜之。故皆以伐言之。云諸侯之於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者。釋九者總稱伐之義。說文人部云。伐。擊也。一曰敗也。亦斫也。白虎通義誅伐篇云。伐者。擊也。欲言伐擊之也。明諸侯專國。根本深固。故以斫伐樹木爲況。賈疏云。此九伐施於邦國。在於時會之時。是以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是當時會者也。馮弱犯寡則告之。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告。〔疏〕馮弱犯寡則告之者。馮。司馬法仁本篇作憑。卽馮之俗。說文犬部云。犯。侵也。賈疏云。馮弱。據以強陵弱。犯寡。據以大侵小。如此者。皆瘦其地。使不得強大也。注云馮猶乘陵也者。馮訓乘。春官敘官注同。毛詩大雅小旻傳云。馮。陵也。左襄八年傳云。馮陵我城郭。云言不字小而侵侮之者。左昭十六年傳云。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孔疏引服虔云。字。養也。此馮弱犯寡亦謂不能養小國而侵侮之。云皆猶人皆瘦也者。皆卽省之段字。經例作皆。注例作省。大司徒注可證。此疑當作皆。猶人省瘦也。釋名釋天云。皆。省也。如病者省瘦也。又釋言語云。省。瘦也。臘瘦約少之言也。漢書外戚傳注習灼云。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焦冥。後漢書袁閎傳李注引謝承書云。而貌省瘦。字皆作省。呂飛鵬云。皆。省古通用字。春秋莊二十年肆大皆。公羊作肆大省。大司徒禮卽省禮。詒讓案說文女部云。皆。減也。水部云。皆。少減也。凡皆瘦。省瘦字並有減少之義。蓋與皆消聲義略同。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者。蓋漢書藝文志禮記百三十一篇之一。司馬法仁本篇說此九伐之文。其上文有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云云。疑卽本王霸記也。削其地。亦與減皆之義近。賈疏云。對下文削之者。不四面削之爲異也。惠士奇云。如鄭說。則皆與削何別。春秋莊二十有二年。肆大皆。穀梁曰。肆。失也。皆。災也。災紀也。范注云。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然則皆之者。治其羣也。皆。公羊作省。省與皆通。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而作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

土，骨之膏省也。省其土，非削其地也。曾釗云：四面削其地，旬常引在野，荒民散則削之。下此骨當訓如大司徒骨禮之骨。骨，裁損之也。案惠曾二說亦通。賊賢害民則伐之。春秋傳曰：粗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疏〕賊賢害民則伐之者，謂專殺賢大夫與害民，皆是暴虐之事，故聲罪以伐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疏〕之也。注引春秋傳曰：粗者曰伐，精者曰伐者，釋文云：粗、本亦作過。公羊莊十年傳：二月，公侵宋，易為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侵，精者曰伐。何注云：猶、竊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貴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竊。精、猶精密也。侵貴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案粗、猶、竊，聲義略同。穀梁隱五年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此鄭所不用，引又曰有鐘鼓曰伐者，左莊二十九年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杜氏釋例云：侵伐襲者，師旅討罪之名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者，即兼用公羊左氏二義。國語晉語亦云：伐備鐘鼓，聲其罪也。韋注云：以聲章其罪也。暴內陵外，則壇之。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讀如同壇之壇。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鄭司農云：〔疏〕暴內陵外，則壇之用壇，讀從壇之以威之。壇，書亦或為壇。玄謂置之空壇，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疏〕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譱，石經及各本並誤。陵，麥之段字，暴，詳地官敘官及司譱疏。賈疏云：暴內，即上云賊賢害民是也。陵外，即上云馮弱犯寡是也。上二文各有其一，故伐之貴之，不奪其位。此則外內之惡兼有，故壇之尊其位，立其次賢。注云內謂其國，外謂諸侯者，其國、謂封域之內，諸侯、謂鄰國。云壇讀如同壇之壇者，段玉裁改讀如為譱為，云鄭君易壇為壇，今本作譱如，非也。案段校是也。書金縢為三壇同壇，僞孔傳云：壇，築土，壇除地。鄭祭法注義同。是壇與壇聲近而義別，故鄭破壇為壇也。丁晏云：詩東門之壇，釋文作壇，云依字當作壇。左氏襄二十八年舍不為壇，正義引服虔云：除地為壇，古壇壇字多通用，引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者，案書治要注：地作中，說文土部云：壇，野土也。壇為除地，故謂之空壇。謂置之空虛之野地，不得居其都邑也。徐養原云：按司徒序官廛人注：杜子春以廛為市中空地，疑廛亦與壇同也。應壇壇三字同音，互相假借，案徐說亦通。鄭司農云：壇讀從壇之以威之。壇，書亦或為壇者，釋文出壇之云：本或無之字。段玉裁改壇為壇，云今本作壇誤。鄭司農讀從壇，云從者，以書有作壇者也。譱之以威，見左傳昭十三年：黃丕烈亦從段校。云本書注云書亦或為者，不易讀為譱從之字。前後注文可證。案段黃說也。國語魯語云：帥大離以譱小國，晉語云：大罪伐之，小罪譱之。下又云：伐備鐘鼓，戰以錙于丁寧，則譱與戰事同。韋注云：譱，懼也。白虎通義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譱之也。先鄭讀為譱，蓋與譱

語伏傳義略同。謂憚即伐之小者。於義亦得通也。云玄謂置之空墾以出其君者。依王霸記義。破先鄭讀也。黃以周云。出。謂出其君於墾。對立賢爲文。惠士奇云。置之空墾之地者。幽之也。荀子王霸曰。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幽謂囚之。左傳哀八年。邾子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梓之以鍊。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此古幽之法。蓋置之空墾之地。制其出入。不得自由。亦不離其國內。周書囚蔡叔于郭鄰。幽之也。叔卒。仍立其子仲於蔡。則郭鄰乃空墾之地名。明在蔡之境內矣。案惠謂置之空墾爲幽是也。鄭謂出其君者。亦謂出其國都。別置之空地。不必出其國境也。云更立其次賢者者。亦增成王霸記義。賈疏云。以其古者不滅國。故知更立次已下賢子弟。

野荒民散則削之。附。削其地。明其不能不。〔疏〕注云荒。蕪也者。說文艸部云。荒。蕪也。一曰艸淹地也。曲

荒蕪。章注云。荒。虛也。荀子疆國篇云。國大荒者亡。楊注云。大荒。謂都荒廢不治。云田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不。說文刀部云。削。析也。射義云。數有讓而削地。賈疏云。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無曠土。無遊民。今言野荒民散。是言野荒民散。山君政惡。負固不服則侵之。賈。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民並適彼樂國。故民散而野荒。是其君不能不。故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賈。猶恃也。固。險可依以固者也。兵加其境。

而已。用兵淺者。詩曰。〔疏〕注云賈。猶恃也者。說文貝部云。賈。恃也。一曰受貸不償。案注例。凡云猶者。皆密人不恭。敢距大邦。〔疏〕賈借引中之義。此本義亦云猶者。鄭說賈字義疑不與許同。云固險可依以固者也者。

毛詩大雅天保傳云。固。堅也。謂地險可自依恃爲堅固。故不服也。前敍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散文則險固義通。云不服。不事大也者。爾雅釋詁云。服。事也。謂不服事王及方伯。云侵之者。兵加其境而已。

用兵淺者。卽上引公羊傳云。粗者曰侵。是也。穀梁僖二十六年。襄八年傳並云。侵。淺事也。皆鄭所本。國語晉語云。襲侵。密聲爲暫事也。此卽莊二十九年傳所謂無鍾鼓曰侵。又穀梁隱五年傳。謂苞人民。牛馬曰侵。並鄭所不

用。賈疏云。對伐是用兵深者。以其罪輕。直侵之而已也。論讓案。依經則侵宜兼從左氏義。蓋古者用兵。不廢權謀。賈固不服。則不易攻伐。故潛師侵襲。使失其所恃。而後可以服之。鄭偏舉一隅爲釋耳。引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

邦者。大雅皇矣篇文。密者。毛傳云。賊殺其親則正之。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密須氏。引之者。證不事大之義。

〔疏〕賊殺其親則正之者。謂恣爲淫虐。以非罪誅夷宗族者也。凡五服以內爲親。掌戮云。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率之。注云。親。總服以內是也。注云正之者。執而治其罪者。與前正邦國義略同。謂執其君。正治其

罪也。鄭讀正如字。文選鍾會檄蜀文李注。引此經作征。疑馬千諸家讀與鄭異也。引王霸記曰正殺之也者。鄭嫌執治其罪謂不殺。故又引王霸記文爲釋。謂罪尤重者。則正其罪而殺之也。云春秋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坐殺其弟叔武者。左傳云。春。晉侯伐衛。衛侯出奔楚。使元垣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公子歆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垣出奔晉。冬會于溫。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鄭以衛侯殺弟。是賊殺其親。晉執衛侯。合於執而治其罪之義。故引以爲證。若然。親雖通咳五服。而以子弟爲尤重。故公羊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何注云。甚之者。甚惡親也。穀梁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倭夫。傳云。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蓋諸侯之尊。兄弟雖不得以屬通。然無絕親之理。故有殺親。則正治其罪矣。放弑其君則殘之。放。殘也。殺也。王霸記〔疏〕。放弑其君則殘之者。釋文云。弑。本又作殺。說文殺部云。弑。臣殺君也。白虎通義誅伐篇曰。殘滅其爲惡。〔疏〕。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可事。可稍稍試之。釋名釋喪制云。下殺上曰弑。弑。弑。同也。伺閒而後得施也。案弑殺經典多互譌。釋文或本亦誤。注云放逐也者。說文支部云。放。逐也。尙書大甲敘云。伊尹放諸桐。僞孔傳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云殘殺也者。方言云。擯。殺也。晉魏河內之北謂擯曰殘。賈疏云。以殺解殘也。經本不云殺。不云滅。云殘者。蓋取殘賊殺之。殺之苦毒。故尙書梓材云。戕敗人有。注。戕。殘也。又云。無胥戕。無胥虐。注云。無相殘賊。無相暴虐。是戕爲殘賊也。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鄆子于鄆。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鄆子是也。自內弑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若然。此經云殘者。是加虐殺之。雖非他國君。至於賊臣。亦云殘也。案賈引梓材注。卽鄭書注佚文。依賈說。則殘與戕義同。宣十八年公羊傳云。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而殺之也。又穀梁傳云。戕。猶殘也。挽殺也。范注云。挽。謂捶打殘賊而殺之。意此殘亦殘賊而殺之。以放弑其君。其罪尤重。當在掌戮焚辜之比也。引王霸記云。殘滅其爲惡者。此訓殘爲滅也。戰國策秦策云。昔智伯瑀殘范中行。又衛策云。魏文侯欲殘中山。高注並云。殘。滅也。說苑權謀篇云。刑伐蔡而殘之。又云。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皆以滅爲殘。俞樾云。殘常讀爲翦氏之翦。鄭彼注曰。翦。斷滅之言也。古或以踐爲之。書序。遂踐奄。鄭注曰。踐。讀爲翦是也。又或以殘爲之。史記周本紀作殘奄是也。翦從前聲。與殘聲相近。故得通用。成王翦奄。正用大司馬法也。成二年左傳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王霸記所謂殘滅其爲惡者。猶云翦滅其爲惡也。依說文。則字當作戢。戈部。戢。滅也。詩曰。實始戢商。今詩閭宮篇作翦商。

凡言翦滅者，皆戰之段字，作踐，又翦之段字矣。案惠命說是也。尙書敘釋文引尙書大傳云，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諸其宮，蓋殘踐聲類同，皆滅國殺君之尤酷者。與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爲唯滅其君異，鄭訓殘爲殺，王霸記又以殘犯令陵政則杜之。令，猶命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疏]注云令猶滅爲說，義實相成也。

達士注同，說文口部云，令，發号也。又口部云，命，使也。文選長楊賦注引春秋元命苞云，命者，天子之令，賈子禮容語下篇云，命，制令也。是命令互相訓，引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者，文王世子注云，犯，猶干也。言干犯王之命令也。云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者，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陵，侵也。謂輕藐國之政法，不率循之，是爲陵政也。

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也。小爾雅廣詁云，杜，塞也。說文支部云，殷，閉也。讀若杜，杜卽殷之段字，謂杜塞其四境，不得交通隣國也。惠士奇云，戰國策，中山稱王，齊閉關不通其使以隘之，隘之者，猶杜之也。春秋莊十年，宋人遷宿，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何氏曰，還，繞也。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蓋杜之也。管子，霸形楚欲吞宋，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晉伐齊，亦欲使齊之境內盡東其敵，公羊成二年傳齊國佐曰，使耕者東敵，是則土齊也。土之言杜也。此九伐杜之法也。古土杜通，公羊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呂氏春秋簡選篇，晉文公反鄭之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堯春秋簡選篇，晉文公反鄭之

〔疏〕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者。公羊莊二十六年傳云，君死乎位曰滅。左文十五年傳云，凡勝國曰滅之。又襄十

年傳云，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誅滅去之，亦謂用大師滅其君也。惠士奇云，滅之者，滅其君，不滅其國。滅者，誅君之辭。誅君之子不立，更擇其先世子孫賢者立之。然則不曰誅而曰滅何也。君死曰滅，春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鷓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杜預曰，國雖存，君死曰滅。是也。公羊謂邾婁之君顏淫九公子于宮中，近

乎外內亂鳥獸行矣。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則滅之之事也。左傳襄公四年曰，滅斟灌，袁公元年又曰，殺斟灌，王肅云，古者滅殺同名，然則滅之者殺之而已。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

去之也者，于亦當作於。外亂謂外淫，列女傳貞順篇云，諸侯外淫者絕。是也。內亂謂內淫，若燕報也。引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者，鄭彼注云，聚猶共也。鹿牝曰麀。引之者，證經言鳥獸行也。賈疏云，按春秋公羊左

氏說，凡征戰有六等，謂侵、戰、伐、圍、滅，用兵麀猶不擊。鍾鼓入境而已。謂之侵。侵而不服則戰之。謂兩陳交刃，戰而不服則伐之。謂用兵精而聲鍾鼓，伐而不服則圍之。謂而其四郭，圍而不服則入之。謂入其四郭，取人

民不有其地。入而不服則滅之。謂取其君。此皆舉重而言。假令先入後滅。書入舉重。已外盡然。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至正歲。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者。自此官常也。大司馬於周正建子之月朔日。布政於天下。和當讀爲宣。詳大宰疏。賈疏云。謂上九法九伐。并下凡令以下。皆此時布之。云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者。亦於正月吉布政之日。縣政象之法。使萬民觀之。政象之法。即大司馬之官法九法等是也。注云以正月朔日。布王政於天下者。大宰注義同。云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者。鄭以乃縣政象之法以下爲正歲夏正建寅月之事。小司馬職雖闕。當亦有正歲。帥政官之屬觀政象之灋之文。與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同。此縣政象與彼爲一時事。然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合。其說非也。亦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詳大宰疏。云挾日十日也者。大宰注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也。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籍其禮差之書也。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疏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者。即上九法施貢分職之事也。九畿。即職方雅祈父毛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祈。圻。畿。字並通。分建畿服。肇自唐虞。周沿厥制。而數則迥異。書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衛武衛。五百里蠻。五百里夷。五百里鎮。五百里采。五百里蠻。五百里流。史記夏本紀說五服云。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依史遷說。則禹貢五服而各二千五百里。兩而通五千里。其總經采男等。即當服五百里之政法。僞孔傳說亦同。是則彼之甸服當此國畿。服侯當此侯畿。綏服當此甸畿。要服當此男畿。

荒服當此采畿也。而鄭君書注之說則又不然。詩商頌殷武孔疏云。皋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畿制五服。服名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舊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尙書云。甸服之外。每百可爲差。所納總銓結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尙書。總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人禾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又齊語疏引鄭注云。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據鄭書注所云。於堯時五服方五千里。禹弼成五服之後。服各弼五百里。爲萬里。周有天下。地亦方萬里。與禹時同。惟分五服爲九。故王制注云。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井。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分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又詩齊譜云。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是也。蓋禹貢通畿內爲五服。此經除畿內爲九畿。文本不同。鄭欲齊而一之。故爲此說。國語周語章注。漢書王莽傳顏注。引服虔說。並依鄭義。今攷禹貢五服之義。當以史遷王孔之說爲允。賈馬說以甸服總銓諸文爲在服外。而侯服以外四服所云采男等則又在服內。一經前後文同義異。必不可通。鄭復據賈馬釋甸服之義。通之侯綏四服。謂每服峙零之文。並爲禹所弼之數。在本服五百里之外。審校文義。既未允協。使果弼服五千。禹弼爲萬里。則宜更立服名。不宜井入舊服。且將新弼舊。一服之倍爲里二千。甸服所弼若通爲王畿。是則禹之畿內倍於殷周。揆之於理。既爲疏闊。若以所弼殘數分建邦國。而仍家甸服之名。則於分服之義自相違伐。宜王肅所其難通也。然禹貢孔疏引肅弁釋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道邪委典。勳有倍加之數。則又欲舉書禮里數倍半之差。歸之道路弧直計算之異。求之古籍。既無據證。且道路迂曲。較之爲道。雖有增多。亦斷無倍加之理。甘說仍不可據。竊謂自禹至周。更歷三代。戶口日增。疆宇漸

爾。故禹之九州五服爲五千里。周之九州王畿井六服爲七千里。每面益地千里。差較無多。理所宜有。至於蕃國三服。地既荒遠。不過因中土畿服之制。約爲區別。王會所及。蓋有不能盡以道里限者矣。要之禹貢職方。服數既異。不宜攢爲比傳。諸家之說。削趾適履。鉏鋺益甚。今無取焉。云方千里日國畿者。周書作維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制郊甸方六百里。因四土爲方千里。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天子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賈疏云。此據王畿內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但九畿以此國畿爲本。向外每五百里加爲一畿也。云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者。周語韋注云。侯圻。言諸侯之近者。畿一來見也。周書職方孔注云。侯服爲王者斥侯也。賈疏云。侯者侯也。爲天子同侯非常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者。曲禮注云。甸服治田出穀稅。職方孔注云。甸。田也。治田。入穀也。賈疏云。甸者爲天子治田以出賦貢。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者。職方孔注云。男。任也。任王事。賈疏云。男者任也。任王者之職事。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者。曲禮注云。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以當穀稅。賈疏云。采者采取美物以供天子。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者。職方孔注云。衛服。爲王扞衛也。賈疏云。衛者爲天子衛守。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者。禹貢疏引鄭書注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蠻方孔注云。蠻服川事差簡慢。賈疏云。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繫之以政教。自此已上六服。是中國之九州。自此已外。是夷狄之諸侯。此蠻服出大行人云。要服。亦一也。言要者。亦見要束以文教也。詒讓案。此采衛蠻三服通言之亦曰四衛。巾車云。革路以封四衛。是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云。夷者以夷狄而得夷稱也。鎮者去中國稍遠。理須鎮守。蕃者以其最遠。故得蕃屏之稱。此三服摠號蕃服。故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指此三服也。此云者。衛服之內。各舉一邊而言。其實通稱唯蠻服。以外直據彼爲號。不通中國之名也。詒讓案。蕃畿職方氏作藩服。周書職方同。孔注云。藩服。屏四境也。案。蕃爲屏蔽之義。則當以藩爲正。此經及大行人蕃國並作蕃者。假借字也。又案。此九畿自侯畿至此衛畿五服而五千里爲中國。故書康誥又云。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韃方三千里。並據此衛畿之內而言。而職方九州則又外及要服。卽此蠻畿。是面三千五百里也。至周代古籍。說畿服者。亦多駁文。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云甸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韋注亦依鄭義。兼取禹貢與此經爲釋。謂邦內甸服。卽此經之國畿。云甸服者。爲沿夏名。邦外侯服。卽此經之鎮服。蕃服。蓋以五服咳此經之九服也。然禹貢疏引韋注又以彼賓服卽禹貢之綏服。則於此經服。戎狄荒服。卽此經之鎮服。蕃服。蓋以五服咳此經之九服也。然禹貢疏引韋注又以彼賓服卽禹貢之綏服。則於此經

常爲采衛二服。非總舉五畿。與今本草注復異。今案國語以甸服爲畿內。同於禹貢。與此經甸在侯服外迥異。攷書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衛。又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二書作於周公致政以前。而畿服之名已與此經同。自虎通義爵篇引酒誥。以爲殷制。則此經九服。或卽沿殷名。亦未可知。國語所云。必祭公追紀古名。故取禹貢五服。而不取職方九服。周語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義亦然也。章氏以此經曲爲傳合。而說殊未安。又周書王會篇云。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比與實一聲之轉。禹貢玆珠字或作纘。是其證也。彼比要荒三服。卽周語所謂侯甸男衛采衛。夷蠻要服。戎狄荒服也。然無甸服所說里數。與此經及禹貢又並不合。疑皆傳寫譌互。孔晁注以爲因殷之服名。殊無據證。王制又云。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衛。孔疏亦以殷制中國方三千里爲釋。與此經畿服之制所差尤多。皆非周制也。注云畿猶限也者。毛詩商頌玄鳥傳云。畿、疆也。小爾雅廣詁云。限、疆界也。是畿限義同。說文田部云。畿、天子千里地。以遠近言之。則言畿也。是畿爲國畿之專名。引申之。凡畿疆之限通謂之畿。路史國名紀引尚書大傳云。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圻卽畿也。畿境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者。此九畿卽謂九服之界限。有九者。不數國畿也。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按。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衛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案此九畿面五千里爲界。卽古尚書說五服相距萬里。但服數不同。據異義所云。則漢時尚書古今文兩家說本不同。今文說謂三代並方五千里。則王城以外而二千五百里。故王制注引孝經說云。周千七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論衡別通篇云。殷周之地極五千里。是也。馬鄭許三君則並從古文說禹貢與周並方萬里。王城以外而五千里。故王制疏引鄭易注。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三代之末。地方五千里。實則禹貢面二千五百里。兩面方五千里。此經九服面五千里。兩面方萬里。二經不同。說禹貢者。當從今文書義。說此經者。當從古文書義。不容偏據也。云籍其禮差之書也者。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禮差。謂國之大小。爵之尊卑。及大行人說以九服之遠近定朝覲之疏數與貢物等。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爵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則職貢之籍服各不同。若此之類。皆著於書也。云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云。以九賦任萬民。據畿內。此九賦亦施與邦國。則此政職也。但施職事與之。使萬民勤職而出賦稅。諸侯得之。以市取土。毛以貢之。則禹貢篚貢是也。據民而出。謂之賦稅。據諸侯所送。謂之貢也。案鄭賈說非也。此政職卽謂邦國君臣所奉行之政治職事。與上文分職義同。詳前疏。云故書畿爲近。鄭司農云。近。當言畿者。段玉裁云。當言畿者。當爲畿也。畿聲斤聲文微二韻合音也。丁晏云。爾雅。畿、近也。易小畜。上九。月幾望。子夏作近。中孚。六四。月幾

望。京作近。引春秋傳者。襄二十五年左傳。鄭入陳。子產獻捷于晉。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注云。圻方千里。同方百里。此引圻作畿者。先鄭據左氏古文與杜本異。又引詩殷頌者。玄鳥。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篇文。先鄭引此二者。證字當從畿之義。

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

如六遂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疏〕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此家上施政職。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疏〕而井頒邦國授地令賦之政法也。注云賦給軍用者也者。所謂軍賦也。別於大宰九賦等爲給經用之賦。云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者。賈疏云。此文承上邦國之下而云。令賦是還據邦國諸侯而說也。按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家二百晦。下地家三百晦。與此上地食者參之二合。故鄭云邦國如六遂矣。詒讓案。鄭言此者。明此經三等授田。上地食者三之二。與遂人六遂之制同。與大司徒都鄙之制異也。其三等任民之法。則與小司徒六鄉之制同。遂人云。以下劑致地。注云。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今此備止中下三劑。則任民之法不與遂同也。賈疏又據小司徒注謂授田有九等之法云。若然。則上地是上下之地。應家八人。一人爲家長。可在者當云家七人。今云家三人者。經欲互舉以明義。故以中地之上家七人。見出上地之下家八人者。明亦有上地之中。上地之上。又言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地即據下地之上。人即據中地之下。家五人者。亦是互舉以明義。故地舉其下。人舉其中。欲見亦有下內三等地及人也。其說殊爲迂曲。今並不取。詳小司徒疏。鄭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者。即遂人云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也。歲種其田。而休其萊。其大司徒都鄙三等田。則上者不易之田。家百晦。彼無萊田。皆歲種不休。與此異也。賈疏云。舉上地。只應云一頃五十晦。而云三頃者。直取參之二。舉整言之。或并二家而說也。云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者。即遂人云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是也。此皆磽瘠之地。所休多。謂若歲種一頃。休其二頃也。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民於其下也。兵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平。猶正也。〔疏〕中春教振旅。

之法也。以下四時習兵大田之制。此官脩戰法以教之。亦政官官法之大端。故其文特詳也。教振旅者。習戰罷還師入國之事。云司馬以旗致民者。命司常置之。司常云。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旬亦如之。是也。云平列陳如戰之陳者。說文肩部云。陳。列也。經典通段陳爲之。此教戰陳。列軍衆。如臨敵接戰時之陳。卽後大閱禮陳車徒之法是也。但冬狩章云。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注以爲鄉師正其行列。則此振旅列陳。亦鄉師平之。司馬當設其事耳。此與彼義同。此所建卽九旗之熊旗。後作旗弊旗。並同。賈疏云。謂大司馬素有田獵之期日。今至期日。立熊虎之旗於期處以集衆。吳廷華云。司徒以旗致民。此又致之者。司徒致於所治。此則致之田所也。云兵者守國之備者。言兵械爲國守圉之備。故必豫閑習之。引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論語子路篇文。集解引馬融云。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引證必豫教民習戰之事。云兵者凶事者。司常注同。云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者。賈疏云。蒐狩是田獵之名。欲行蒐狩。先芟草萊。教戰訖。乃入防田獵。是以書傳云。戰鬪不可空習。故於蒐狩以閑之。閑之者。習之。是其習兵因蒐狩也。論讓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公羊桓四年傳何注。並云。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穀梁昭八年傳云。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寄戎事之教于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說並與鄭同。云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者。本穀梁莊八年治兵傳說。司馬法仁本篇云。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案天子有振旅治兵。諸侯亦有蒐獮。司馬法皆錯互言之。賈疏云。按莊公八年正月甲午祠兵。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養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案賈所引左氏舊注。蓋賈服義。左隱五年傳。臧僖伯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杜注云。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據彼文。則四時講武之外。復有三年之大習。與公羊桓六年何注三年簡車。漢書刑法志卒正三年簡徒事略同。此經無文。殆非周初之制。互詳後疏。云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者。以春秋振旅。爲戰罷收衆之事。夏教養舍。爲在道舍止之事。秋教治兵。爲軍行出國之事。冬教大閱。爲兩軍接戰之事。征伐則四事備有。

無事講習。則四時分肄。各教民以一事。互相備也。云春習振旅。兵入收衆專於農者。鄭中庸注云。振、收也。詩采芑箋云。振、猶止也。旅、衆也。止與收義亦略同。以春農事方興。故教以軍還入國收衆之事。示使民專於農也。爾雅釋天云。入爲振旅。反尊卑也。郭注云。尊者在。復常儀也。此釋振旅之儀法。與收衆之義亦不相悖。公羊傳何注云。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國語吳語說。吳軍諱。鉞振旅。則何說亦可通。國語齊語章注。左傳隱五年杜注。穀梁莊八年范注。爾雅釋天郭注。漢書刑法志顏注。皆釋振旅爲整衆。此並與何訓略同。與鄭異也。云平猶正也者。前注同。辨鼓鐸錫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錫。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錫節鼓。鄭司農云。辨鼓鐸錫鐃之川。謂鉦鐸之屬。錫讀如濁其源之濁。鐃讀如譟曉之曉。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玄謂王不執賁鼓。尙之於諸侯也。伍長謂〔疏〕辨鼓鐸錫鐃之川者。春辨金鼓。與夏辨號名。秋辨旗物。三時各辨其一。唯冬兼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疏〕備。但春亦有號名旗物。夏秋亦有金鼓。唯詳略小異耳。吳子應變篇云。鼓之則進。爲之則退。春振旅還師。宜習進退之節。故以金鼓爲重。孫子軍爭篇云。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吳語云。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寧。鐃于。振鐸。勇怯皆應。三軍皆譟。鉞以振旅。與此振旅辨鼓鐸錫鐃事相應。云王執路鼓者。檀弓孔疏云。兵車參乘。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案之戰。於是卻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其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爲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爲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案熊氏凡軍將皆居中央鼓下是也。此經王侯及軍將所執賁晉三鼓。鄭謂皆建於所自乘之車。此皆大鼓。必當車中建之。則執之者亦必居中可知。其師帥執提以下皆小鼓。不必建於車中。則執之者自可居車左。熊氏不謂師帥以下皆居中央鼓下。孔蓋失料。又案凡車上建鼓皆爲楨鼓。左傳宣四年孔疏云。車上不得置翼。以縣鼓。故爲作附。若殷之楨鼓也。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附。其式前之附。金鼓在焉。左宣四年伯恭射王汰轉及鼓附。著於丁寧。可見轉之後有鼓。鼓之後有鉦。鼓有附者。吳語

載常建鼓章昭注。鼓、晉鼓也。建謂爲之櫓而樹之。知古人戰車上是樹櫓鼓。鼓大附小。則中多空地。鉦乃手所搖。其大無幾。當即繫於附。襄十八年齊殖綽郭最皆矜甲而縛坐於中軍之鼓下。附之長各如其輅式。則左右軌兩縱木當隨前一分。及前兩端之外皆有四寸六分空地。兩因坐此。鼓在其上。非坐鼓下而何。又云車之辨等衰者。止在諸飾其長短廣狹須求合轍。必無貴賤皆同。據吳語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章昭謂鼓是晉鼓。依周禮軍將執晉鼓之文自不誤。但今以輅人計之。晉鼓之木長六尺六寸。鼓長八尺。而皆徑四尺。古之鼓而在兩旁。其樹於中而當空處雖不知高下附。要與軾相切。爲晉鼓歟。若以面向人。木之占地總六尺六寸。式內外分居三尺餘。軍將即須退式後三尺餘擊之。則身必立當箭軫之際。若以面向側。四尺之而於式內亦居二尺。其木適如車廣。軍將居中。手必繞出左右兩人之外乃及擊之。若鼓木長八尺。而面向人。則擊者幾無立處。而向側。則且出車旁七寸矣。皆無可者。然旗鼓師之耳目。斷無不建鼓之理。反覆釋之。夏官晉仲冬教大閱。羣吏聽誓訖。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注謂中軍中軍之將也。三鼓者鼓人也。鼓人師帥旅帥也。中軍之將令鼓。鼓人擊鼓以行之。夫以大閱修戰法。中軍之將令鼓止用擊。而擊鼓率其卒伍以行者又止是師帥旅帥。則所擊者亦止是提擊耳。臨戰所擊。豈得異是。若仲春教振旅。此時本主於辨鼓鐸鐃之川。故王以下所執不同。然鼓坐作進退。亦止是師旅之帥鼓以行之。王及諸侯軍將不過以所執令之。不必親登車擊。晉也。路。晉之大旣不可建車上。晉鼓下爲提。然則軍將或王侯自將必皆建提。下則建擊明矣。賈氏中軍令鼓疏云。將居鼓下。以擊晉圍長箒之。人非居其下不可。然如何擊之耶。案鄭子尹說是也。據大僕凡軍旅贊王鼓注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賈彼疏亦以路鼓釋之。是鄭意自謂王在軍所乘戎路。實建路鼓。王親與大僕等同擊之。則謂諸侯軍將等兵車。亦實建鼓。晉諸鼓可知。賈中鄭自不誤。然子尹依三鼓廣長之度箒之。建與擊皆不能。無所妨礙。故疑此經爲習戰之禮。王侯等不必親登車擊鼓。若臨戰。則王侯軍將車所建而擊者。亦不過提擊等小鼓。今攷鼓附高度。經注無明文。以考工記總敘說兵事六等之度推之。車軫四尺。人長八尺。通爲一丈二尺。轉人注謂衡高八尺七寸。轉曲中高度與彼等。則與人要腹正相值也。左傳謂鼓附與轡高相直。而以徑四尺長六尺至八尺之鼓懸其上。無論附之爲直木曲木。鼓之爲直向側向。縱不觸人首。亦必蔽人目矣。儻更出人首之上。則附木必長一丈三尺以上。以一丈三四尺之木。建徑四尺長六尺至八尺之鼓。車行不搖。抗不安乎。是其不能絕無所破明矣。況大閱禮中軍以擊令鼓。曰令鼓。則非親擊可知。若中軍將車自建晉鼓。何不自擊晉鼓以令之。而必擊擊以令鼓人鼓之乎。竊疑此經師執提以下。其鼓較小。皆是親執。其軍將以上職位較崇。所用三鼓廣長之度絕侈。將車所不易建。常別以車載之。則三鼓不必親執。經以與下提擊等牽連並舉。故通言執耳。吳語將軍建鼓。文例亦同。實則王侯軍將

所親執者。仍是擊。與大閱禮中軍用擊同也。其大師王在軍臨戰之時。王車亦止載擊以令鼓。而鼓人別乘副車。載路鼓以從之。如大閱中軍以擊令鼓而後鼓人三鼓。彼鼓人即地官之屬。所鼓者。蓋即路鼓。蓋晉諸鼓。別載以從者也。諸侯軍將以下。當亦如是。左傳伯勞射楚王車及鼓附。亦即擊。散文通稱。猶吳語擊大夫提鼓。即此旅帥所執之擊耳。肆師注引尙書大傳說武王觀兵事云。王升舟入水。鼓鍾亞。是水行鍾鼓不與王同舟。則陸行鍾鼓亦必別建於副車。行軍又有鍾鐃。而軍將所令亦止用鐃。皆足相比例。夫然則三鼓雖大。而專車以載。當無難容之慮。而鼓人唯掌擊鼓。不執它事。亦當無不能擊之虞。於理勢儻有合乎。古軍禮亡佚。將鼓別載。無可證。惟大閱中軍用擊。而鼓人別鼓。可相推述。而注又誤釋鼓人爲師帥旅帥。其制彌晦。子尹知三鼓必非將車所能建。而不知其有別載之法。後文大閱禮即其塙證也。云軍將執晉鼓者。釋文。軍將作將軍。云本或作軍將。案國語吳語云。吳王陳士卒百人。以爲微行百行。行頭皆官師。鐃。十行。一鑿大夫提鼓。十旌。一將軍建鼓。即此將軍執晉鼓。軍將。即將軍也。章注引此經。亦作將軍執晉鼓。與陸本同。左傳昭二十八年。公羊宣十二年。穀梁文五年傳。國語晉語。大載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亦並有將軍之文。或此經舊本如是。不必與師帥旅帥等同也。云旅帥執擊者。即吳語擊大夫提鼓。旅帥。下大夫也。云兩司馬執鐃者。即吳語官師。兩司馬。中士也。章注據彼百人爲行。以官師爲卒長上士。案祭法。官師與適士廟制不同。則官師自當爲中下士。或吳制百人之長以中下士爲之。與王朝制異。彼注又引賈逵唐固虞翻說。以官師爲大夫。則誤。章氏亦不從也。注引鼓人職者。證三鼓三金之用。彼文責鼓作鼗鼓。責即鞭之省。詳彼疏。據此經。是路鼓晉鼓亦軍事所用。彼各舉一端爲義。文不具也。鄭司農云。辨鼓鐃鐃之用。謂鐃鐃之屬者。賈疏云。案司馬法云。十人之長執鐃。百人之帥執鐃。千人之帥執擊。萬人之主執大鼓。義與此同。故引之爲證也。詒讓案。鼓人注云。鐃。鐃也。形如小鐃。說文金部云。鐃。鐃也。鐃。鐃也。似鈴。鐃。小鐃也。是鐃鐃皆鐃之類。故總云。謂鐃鐃之屬以駭之。司馬法以什計數。與吳語陳制正同。而與此經軍制則異。先鄭似不必據彼文。互詳敘官。疏云。鐃。讀如濁其源之濁者。此擬其音也。段玉裁云。淮南子漢書禮樂志。皆有濁其源之語。云鐃讀如譟譟之譟者。賈疏云。從毛詩云。以譟譟曉。案賈引毛詩。即大雅民勞篇以譟譟。釋文本鄭箋云。懽懽。猶譟譟也。譟譟字通。釋名釋樂器云。鐃聲譟譟也。云提讀如攝提之提者。史記天官書云。大角旁星曰攝提。索隱引春秋元命苞云。攝提之爲言。提攬也。此擬其音而義亦同也。云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者。說文手部云。提。擊也。國語吳語之提鼓即擊。又越語云。范蠡乃左提鼓。章注亦並訓提爲擊。此提鼓當大於擊。而其可提擊則同。故即以提爲名。鼗謂馬鼗。詩魯頌闕孔疏云。鼗即是鼗。皆謂馬之鼗也。案依先鄭說。提鼓蓋以曲木爲柄。人立馬上提持之。鼓下垂。

與馬之鬣相直。然此章路鼓以下，並據在車言之。不宜師帥執提，獨爲單騎。賈疏亦駁之云。此先鄭蓋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莊存與云。古人車戰。無騎兵。駟馬夾轅。去隊十二三尺。安得有提持之鼓立馬鬣上而鼓之。鄭珍云。先鄭以漢法況周。然此可推古提擊之制。其本必短。建車上者。附必曲木。折向外。令其面適當式前。高或及膺。乃便軍將之擊。案賈莊鄭諸說是也。御覽樂部引大周正樂云。馬上之鼓曰提鼓。有木可提執。蓋卽滑先鄭此注之誤。竊謂提鼓以提爲名。固常有柄可以提持。但不必在馬鬣上耳。說文敘部云。擊。騎鼓也。玉燭寶典引蒼頡篇云。擊。馬上鼓也。疑禮家舊說又有釋旅帥執擊爲騎鼓。與先鄭釋提略同。其說亦非也。擊。辭小師疏。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者。以其在兩司馬之下。故知爲伍之司馬。敘官云。五人爲伍。伍皆有長是也。敘官又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彼以王國對都家言之謂之公。乃軍司馬以下之通稱。與此公司馬爲伍長異。云玄謂王不執賁鼓。尙之於諸侯也者。賈疏云。按鼓人職。賁鼓。鼓軍事計。王在軍。自爲元帥。自合執賁鼓。今不執賁鼓者。見諸侯因朝而來。與王爲賓客。故讓之使執賁鼓。故云尙之於諸侯。案賈說謬也。廣雅釋詁云。尙。加也。高也。尙之於諸侯。言尊主。加之諸侯之上。以示殊異。此三鼓並依大小擊卑差次用之。據鼓人六鼓之次。路鼓尊於賁鼓。今諸侯既執賁鼓。王不可與彼等。故尊異之而執路鼓。非謂王讓於諸侯而不執賁鼓也。云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者。賈疏云。按諸官大夫乃與大官同號。宰夫已下。井上士中士下士。皆不能與大官同號。今於序官大司馬之下。上士得號與司馬。中士得號行司馬。及在軍二十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人長下士號公司馬。皆與大官同號者。以司馬主軍。軍事主數。雖卑得同號也。案賈說未塙。諸司馬官卑而同卿號者。以其同主兵耳。左成二年傳。齊有銳司徒。辟司徒。襄十八年傳。鄭有野司徒。然則他官亦有正屬同名者。無義例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疏〕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者。說文士部云。壘。止也。重文。坐。古兩膝著席。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臂不著地。又謂之踞。跪危而坐安。曲禮疏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此跪坐之別也。案江說是也。此坐陳。卽跪地也。郊特牲說軍旅之事云。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賈疏云。按下大閱禮。備軍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下文云。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已下有此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彼大閱具言。於此略說有此坐作之法。注云習戰法者。據後大閱云。脩戰法教之。卽所以習之也。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

曰。無千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旌幣。爭禽而不審者。爵以假馬。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雉。獻眉于公。春田主祭社者。〔疏〕遂以蒐田者。春大田之法也。云有司表貉者。土方施生也。鄭司農云。貉讀爲禍。禍。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禍。〔疏〕賈疏云。按下大閱禮。遂以狩田以下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相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此亦當如彼。但春非大備。故亦略言也。云誓民者。賈疏云。卽下大閱禮。羣吏聽誓於陳前。鄭引月令。司徒北而誓之。是也。江永云。田時誓有二。前誓在列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之不用命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解有司表貉誓民。未密。案江說是也。前誓。習戰之誓。誓以軍法。卽大閱陳車徒。羣吏聽誓于陳前。是也。後誓。田獵之誓。誓以田法。此表貉後之誓是也。云鼓遂圍禁者。賈疏云。卽下文申軍以鞞令鼓。鼓人皆三鼓已下是也。既誓。令鼓而圍之。云火弊獻禽以祭社者。賈疏云。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注云春田爲蒐者。爾雅釋天云。春獵爲蒐。郭注云。搜索取不任者。左隱五年傳云。春蒐。杜注云。蒐。搜索擇取不孕者。說苑脩文篇云。蒐者。搜索之。國語周語云。蒐於農隙。章注云。春田曰蒐。蒐。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義並略同。蒐字又作搜。祭義。搜狩注云。春獵爲搜。齊語云。春以搜振旅。章注引此經作搜田。又作搜。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述此經作搜田說之。云搜索其不孕任者。以供宗廟之事。淮南子泰族訓云。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許注云。搜。簡車馬也。漢書刑法志亦云。春振旅以搜。案搜與蒐並聲近義同。又公羊桓四年傳。春曰蒐。何注云。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春苗秋蒐。從公羊說也。穀梁桓四年傳。春曰蒐。秋曰蒐。范注云。取獸於田。蒐。擇之。舍小取大。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義云。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從穀梁說也。御覽資產部又引韓詩內傳云。春曰畋。夏曰狝。二傳及韓詩說並與此經義異。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者。據大司徒職文。月令季秋教田獵。亦云司徒擯扑。北面誓之。鄭以經有司通表貉誓民爲文。意表貉誓民事相因。並司徒主之也。鄭鑄云。有司者。肆師。甸祝也。肆師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此二官明矣。王昭禹、姜兆錫、秦蕙田、莊有可說同。黃以周云。肆師爲表貉之位。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與誓民無與。案黃說是也。表貉自是肆師甸祝所掌。而誓民則常爲司徒。注與鄭鑄說相兼乃備。云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者。表。卽後大閱禮列陳之處。二百五十步爲四表。貉祭。蓋當最南第一表祭之。肆師注云。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詳彼疏。云誓民。

誓以犯田法之野也者。將田。先以犯田法之野與民誓之。使民不犯。即士師田役之禁是也。賈疏云。當司徒北面誓之時。小子斬牲以左右巡陳也。云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者。自此至野以假馬。並誓辭。賈疏云。此據漢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軍不逐奔走。又一解云。前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得復射。彼又云無而傷之等。象降者不逆擊之。案士師注引此首二語作軍禮。黃以周以爲司馬法逸文。近是。賈疏謂出漢田律。疑不足據。又士師疏引鄭易注釋無自後射。謂不中之後。不復重射。與此所述二義又不同。黃以周云。無干車者。謂各守車行。毋觸犯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各安徒列。毋自人後而爭射前禽也。案黃說亦近是。但無自後射。止是恐其誤傷前人耳。似不必專屬徒言也。云立旌遂圍禁者。賈疏云。旌。則下文大閱禮云旗居卒閒者是也。詒讓案。此云圍禁。王制云。天子不合圍。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者。王制孔疏云。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是也。云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爵以假馬者。旌弊。即什旌止田也。田止則屬禽。故有爭禽之爵。投壺云。請爲勝者立馬。鄭注云。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賈疏云。疏獲禽所算之爵。爵者。謂効功時。爭禽不審。即爵去其爵。陳祥道云。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孔廣森云。馬者。蓋刻木爲馬象。亦中之類。案陳孔說是也。鄭云勝算。蓋亦以馬爲算名。云禁者。虞衡守禽之屬禁也者。即述人云。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屬禁而守之。是也。以田必於山澤。則守禽當亦虞衡所掌。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諸職。所云掌山林川澤之禁令政令。蓋並兼守禽之雜禁言之。賈疏雜引山虞。澤虞二職。使民守厲禁爲說。不知彼自爲民間占伐林木。占取澤物之事。與田獵守禽之禁無與也。云既誓。令鼓而圍之。遂蒐田者。司徒誓畢。鼓人乃鼓進衆。遂圍其厲禁而蒐田也。云火弊火止也者。獸人弊田注云。弊。仆也。仆而田止。此四時田獵。凡云弊者。義皆爲止。後車弊。羅弊。徒弊。並同。云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者。此所謂火田也。爾雅釋天云。火田爲狩。左桓七年經。二月。焚咸丘。孔疏引李巡孫炎爾雅注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注云。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據彼注。則火未出。得先焚萊。故牧師亦云。孟春焚牧。又羅氏注引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文。以爲十月即得火田。故王制疏以爲十月以後至仲春並得火田。此中春大蒐。所焚地尤廣。以萊是草地。春時新草將生。故因獵而大焚陳草。使新草易生也。云皆殺而火止者。謂將殺圍禁而火作。既殺則以火息爲田止之節。王制疏說此火弊云。謂殺獲禽獸將畢總。放火焚萊而後止。依孔說。則似田止而後火作。非也。云獻猶致也屬也者。鄭以此及後夏

菑云獻禽。秋獮冬狩及山虞並云致禽。澤虞又云屬禽。三者文異事同。田僕云。及獻比禽。義亦同也。然冬狩章。先云致禽。後又云入獻禽以享烝。以文例推之。則此獻禽。自指獻薦於社而言。與田僕義異。又甸祝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彼注云。致禽。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則致與屬義亦自不同。蓋此及夏苗云。獻禽。將獻。必先致之。經言獻以見致也。秋獮云。致禽。既致後。亦獻之。經言致以見獻也。三章各偏舉一事。惟冬狩文特詳。故致獻兩載。此經文詳略互見之例也。至致後獻前更有屬禽之節。以甸祝文推之。亦四時備有。可知彼此推校致屬獻三事。節次甚明。鄭並三者爲一。似失之。云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者。山虞云。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又澤虞職云。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則山田用旗。澤田用旌。此止云植旌者。旌旗散文得通。獻其所獲禽獻於虞旌界域之中也。引詩云言私其糝。獻眉于公者。豳風七月篇文。義詳後。引之者。證獻禽之事。彼雖獻之于公。然獻公與獻神事相因。故鄭引以證義。云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者。以社爲五土總神。故於土方施生之時。獻禽以祭之。此即郊特牲所說君親誓社之事。仲春自有所社之正祭。與此不同。此獻禽之禮當殺於正祭也。鄭司農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書亦或爲禡者。先鄭依毛詩大雅。禮記王制。爾雅釋天諸文。破貉爲禡。故書或本亦正同。後鄭雖用先鄭義。而不從其破字。故引之在後。詳肆師甸祝疏。中夏教芟舍。

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芟。讀如萊沛之沛。芟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撰讀要。號名者。徵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徵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鄉遂大夫。文錯不見。以其素信于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闕焉。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於夜。〔疏〕中夏教芟舍者。夏習兵之法也。云如振旅之陳也。云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者。於是主別其部職。〔疏〕說文走部云。徒。步行也。賈疏云。羣吏。謂軍將至伍長。各有部分。皆選擇其在車甲士三。

人。步徒七十二人之等。書契、謂兵事簿書之要契。此小宰之八成云。師田以簡稽。一也。云辨號名之用者。賈疏云。此帥以門名已下是也。云以辨軍之夜事者。明芟舍習戰以夜。與大閱質明而陳異也。江永云。夏芟舍。是習夜戰之事。齊語云。夜戰。聲相聞。夏月晝熱夜涼。宜於此時習之。將帥以號名別之。亦是便於夜也。案江說是也。六韜敵強篇云。敵人夜來。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是夜戰用微號之事。注云。芟讀如萊。萊之沛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賈疏云。按王制云。居民山川沮澤。注云。沮。謂萊沛。時俗有水草謂之萊沛。故讀從之也。丁晏云。芟沛聲相近。毛詩武王載旆。說文引作坡。是其例也。云芟舍草止之也者。謂於野地芟除草萊。而軍止其中。除草而不除地。故謂之草止。詩召南甘棠。召伯所芟。毛傳云。芟。草舍也。孔疏云。芟者。草也。草中止舍。故曰芟舍。引此注作草止也。無之字。小雅車攻。疏及玉燭寶典引並同。疑今本涉下而衍。說文艸部云。芟。草根也。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為芟。故謂之芟。艸部云。芟。舍也。引詩芟作芟。呂飛鵬云。據此。則芟為芟舍正字。詩召南及此經作芟。僖十五年傳作拔舍。皆假借也。魏徵羣書治要引此作拔舍。治讓案。毛鄭並訓芟為草。訓舍為止。故車攻毛傳云。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防者。田之大界。舍其中。即所謂芟舍草止也。芟。說文字作芟。而即訓為舍。與毛鄭異。依許義。則經芟舍二字同訓。文例重覆。不若毛鄭之允。漢書刑法志云。夏拔舍以苗。顏注云。拔舍。草止不妨農也。左傳十五年傳。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杜注云。拔舍。舍止。此並以拔為芟。杜顏注說。亦同毛鄭。推漢書禮樂志拔闕堂注云。拔舍。止也。此字亦作拔。而以說文芟字說解釋之。蓋芟。拔。芟聲類同。義得通也。詩鄘風載馳。毛傳云。草行曰跋。跋。芟義亦相近。云軍有草止之法者。尉繚子武議篇云。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驪敵。機微蓋之。以蔽霜露。即行軍草止之事。左襄二十八年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曰。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彼云草舍。亦即此芟舍也。蓋行旅往來。雖有野舍。亦必除地為壇。掌舍所謂壇壇宮也。軍行所久止之處。亦有軍舍。量人云。營軍之壘舍。是也。惟在道暫息。則除草而舍。不除地為壇壇。以軍事尚嚴。不求安適也。云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者。丁晏云。易繫辭。雜物撰德。釋文。撰鄭本作算。古撰。算通用。段玉裁云。此易撰為算也。說文竹部曰。算。數也。論語。何足算也。鄭注。算。數也。耶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小雅車攻曰。選徒囂囂。毛傳皆訓選為數。而漢書引耶詩。作不可算。此撰。車徒注亦讀為算。訓為數擇。選。撰。算三字聲類同也。案段說是也。詩小雅車攻敘亦云。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焉。撰車徒。即選車徒也。既陳。恐車徒或有空闕及解怠者。故使軍吏更數擇之。此所選者。為既陳之車徒。與未陳前之致民異。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乃鼓之。宋

人大敗。撰陳、亦卽撰車徒也。云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者。簿舊本作薄。案薄雖古字。然注例簿書宋皆不作薄。宋本並作簿。與釋文合。今從之。司會注云。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此義與彼同。賈疏謂卽小宰八成之聽師田以簡稽。今案小宰別云聽取予以書契。與簡稽所用異。此師田而曰讀書契者。對文則別。散文得通。書契凡要。並詳小宰疏。軍實、謂兵甲器械。詳獻人疏。云號名者。徵識所以相別也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注云。屬、謂徵識也。大傳謂之徵號。徵識、徵號、號名。義並同。賈疏云。卽司常注。三者旌旗之細者也。皆綴之於膊上。以別死者也。惠士奇云。幟、象銘旌。被之於背。是爲徵。說文巾部謂以絳微箸於背。春秋傳。揚徽者公徒。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章子爲變其徵章以雜秦軍。皆是物也。又云。墨子旗幟篇曰。吏卒男女皆辨異衣章。衣章者。小徵幟也。城上吏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右軍於右肩。中軍置之胸。蓋被之以備死者也。大旗署百戶邑。及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若國語齊語。高子之鼓。國子之鼓。所以題別衆臣。在朝表位。在軍象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其用蓋如此。尉繚子經卒令曰。卒有五章。前一行着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自腰至首。五色爲章。九旗之屬也。案惠引墨子尉繚子證此徵幟。是也。毛詩小雅六月箋云。徵幟。將帥而下皆著焉。蓋徵幟似旌旗而小。軍禮川之。著於將卒之身。尉繚子所云。卽其遺制。周書世俘篇云。謁戎股于牧野。王佩赤白旂。旂卽徵幟之類。是王亦著之。不僅將帥也。其小徵幟亦著羽。故國語晉語。晉攻狄。卻叔虎被羽先登。克之。後漢書賈復傳李注。謂被羽卽析羽之旌。是也。據齊策說。章子變徵章以雜秦軍。則軍有徵章。所以識別部曲。其用甚廣。而鄭賈並專據備死事爲說。於義殊隘。云鄉遂之屬謂之名者。鄭以經云。縣鄙各以其名。是六遂。又云。鄉以州名。是六鄉。亦卽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云家之屬謂之號者。以經云。家以號名。亦卽司常所云。家各象其號也。賈疏云。謂都家之內。從大夫至士。云百官之屬謂之士者。以經云。百官各象其事。司常職同。賈疏云。從王朝六鄉已下。至下士。野以邑名。鄭雖不言。亦在鄉遂之例。云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兵凶事。被之以備死事者。司常注云。事、名、號者。徵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與此注義同。然徵幟亦不徒別死事。並詳司常疏。云帥謂軍將及帥帥族帥至伍長也者。卽上文軍吏及後軍吏是也。以其尊卑雖殊。同是統率兵卒。故皆謂之帥。云以門名者。所被徵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者。凡軍帥在門。各樹大旌旗。在軍所被徵識。制度雖短小。亦如大旌旗之制也云。凡此言以也。

象也。皆謂其制同耳者。賈疏云。以。謂若經云。帥以門名已下。至野以邑名已上五者。皆言以也。惟百官云象此六者。以象雖異。其制則同。皆小旌旗也。云軍將皆命卿者。敘官文云。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者。謂於國門之內爲寺舍也。國語吳語。越王命有司大令于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韋注云。國門城門也。賈疏云。此解軍將得門爲名者。只由非常之急要在於門。故使卿在門住。而營治其門故也。惠士奇云。詩鄭風緇衣正義引舜典曰。闢四門。鄭注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宋有澤門督。吳有胥門巢。宋向戌稱虞門合左師。而華氏亦居虞門。皆卿而爲軍帥者。云魯有東門襄仲者。襄仲。莊公子公子遂也。僖二十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左傳云。東門襄仲。杜注云。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又宣十八年傳。逐東門氏。是也。云宋有桐門右師者。賈疏云。按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注云。右師。宋師樂大心也。其室居桐門。故曰桐門右師。是宋有桐門右師也。引之。證將帥得以門名之事。案賈引左傳注。蓋賈服義。云皆上卿爲軍將者也者。鄭意襄仲及樂大心並以上卿爲軍將。營治在國門。故以門爲氏號。云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鄭長也者。鄭意此六遂之屬官。舉縣鄙以咳鄙里鄰也。下注云。鄉遂大夫。文錯不見。故不數遂大夫也。案此縣鄙當從江永。姜兆錫。方苞說。爲公邑。鄭以爲遂屬。非也。詳宰夫司常疏。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者。舉家以咳都。通指三等采地之臣。謂若都家司馬之屬。賈疏云。食采地。是公卿大夫其身任朝。其臣在采地。若公山弗擾之類。今隨王在軍。故以家號爲名也。云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者。六鄉之屬官。舉州以咳黨族閭比也。司常云。州里建輿。與此同。鄭意不關鄉大夫。今案鄉大夫之不爲軍帥者。當亦入此。云野謂公邑大夫者。後注同。賈疏云。謂爲四等公邑。若載師職。公邑自甸以出。至五百里。其長二百里三百里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如縣正長。下皆有屬官。在軍者。皆以邑爲名。鄭鑄云。野。六遂也。六遂於鄭長言邑中之政。於里宰言掌比其邑之衆寡。於遂大夫言凡爲邑者。此六遂爲邑之證也。案鄭鑄說是也。江永。姜兆錫。方苞。莊有可說並同。此野以邑名。與鄉以州名連文。則野爲六遂。即遂人掌邦野之野無疑。縣師縣士皆以公邑爲野。而此上文縣鄙已爲公邑。則野中不得又有公邑。與後治兵郊野之野不同。六遂在甸。凡甸稍縣都。通謂之野。互詳遂人疏。云百官以其職從王者。皆以事爲號也。云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者。賈疏云。謂三百六十官。各以其職事從王在軍。若大宰下六十官。隨其長從王。也。云門。則襄仲。右師明矣者。謂已釋於上。云鄉。則南鄉縣東鄉爲人是也者。惠士奇云。廣輿一東引世本。有宋大夫東鄉爲。似東鄉氏。而爲名。又二十二羣。晉國高士全隱於南鄉。因以爲士。則南鄉縣者。亦氏南鄉。而名顯也。

賈疏謂甄與爲人。皆當時鄉名。失之。段玉裁云。左傳文七年正義云。世本。宋桓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是則左傳鱗。世本作東鄉。鄭注必出世本。廣韻引世本。奪人字耳。案惠段謂鄭據世本。是也。南鄉。甄無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公子充石。字皇父。皇父生季子來。來生南雍。南雍。甄疑卽南鄉。甄之誤。又左傳襄九年孔疏引服虔云。皇耶。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孫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叔也。宗卿爲人。亦疑卽東鄉爲人之誤。蓋二人皆系出戴公。左成十五年傳。宋別有向爲人。則傳云桓族與東鄉爲人異。世系表及服虔當並出世本。今世本既佚。二書展轉援引。又多譌舛。遂莫能參證矣。云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已。未盡聞也者。此鄉以意推定縣卽其縣鄉之名。野所云某某者。卽其邑之名。上文已釋訖。此某某之名。乃專據縣鄉與野言之。蓋鄭意縣鄉所書云某某者。卽其縣鄉之名。野所云某某者。卽其邑之名。餘如家與百官所云某某者。亦卽其所號之名與所掌之事也。賈疏謂某某之名。若門名。當云桐門有師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名。某某之號。若魯之費邑。卽云費邑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號。某某之事。若地官之下。則云大司徒之下某官某姓某甲之事。非鄭旨也。互詳司常疏。云鄉遂大夫文錯不見者。賈疏云。此經六途。直云縣鄉。不言遂六鄉。言以州名。雖見鄉。亦不見鄉大夫之身。其文交錯。不見鄉遂大夫。故云文錯不見也。云以其素信于民者。于亦當作於。此誤。疏述注作於。賈疏云。孫子云。素信者與衆相得。是也。舊素與民相見者。必情義相得。故鄉遂之官。還使爲軍吏。云不爲軍將。或爲諸帥。是以國焉者。賈疏云。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則鄉遂大夫已下。至比長鄰長。皆因爲軍吏。以領本民在上。或別使人爲軍將。則鄉遂大夫別領人爲師帥旅帥。以下經在軍吏帥以門名之內。故闕鄉遂大夫也。鄉知有別使人爲軍將法者。見外傳穆叔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遄。此並上公爲軍將。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此乃諸侯世子爲軍將。田獵亦容如此。於是時鄉遂大夫則爲諸帥也。云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於夜者。謂戒備夜戰守禦之事。草止無城郭溝池之固。故慎於夜。以防敵來掩襲也。云於是主別其部職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部。謂部曲。職。謂職掌之事。二者皆視號名以爲別。賈疏云。釋經以辨軍之。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祔。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夜事。分別其當部常職。不與外交雜也。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祔。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綬。諸侯殺則下小綬。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祔。宗廟之夏祭也。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大夫。苗田如蒐之灋者。夏火田之法也。賈疏云。如上蒐時。有司表貉誓民。令鼓遂圍禁之等。江永云。苗田亦卽夜畢之。於爾雅。皆田爲獵。楚辭招魂卒章。懸火炎起。亦言宵田之事。云車弊獻禽以享祔者。賈疏云。二者則與春異。以其春時

火弊祭社。此時車弊享初也。詒讓案。獻禽。亦謂歸獸之於廟。與上春蒐獻社義同。注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者。爾雅釋天云。夏獵爲苗。穀梁桓四年傳云。夏曰苗。左隱五年傳云。夏苗。孔疏引白虎通義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卽鄭所本。又引爾雅孫炎注。亦與鄭同。左傳杜注則云。苗。爲苗除害。爾雅郭注。及穀梁范注。說並同。此別一義。又公羊桓四年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注云。苗。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任者。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害傷恐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何注雖與鄭略同。而公羊之義。以苗爲春田之名也。謂夏無田。與此經及爾雅。左氏。穀梁迥異。國語周語云。蒐於農隙。獮於略。既烝。狩於畢時。似亦謂無夏田。說苑脩文篇亦引春秋傳。春曰苗。夏曰蒐。冬曰狩。而釋之云。苗者。毛也。苗者。毛取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驚鳥不搏。蜺蜺不蟄。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此正同公羊說。今本說苑爲後人增竄。文前後不相應。非也。又春秋繫露深察名號篇云。春苗秋蒐。冬狩夏獮。董子傳公羊說。故亦以苗爲春田。而別有夏獮之文。與公羊不合。蓋亦後人所增。公羊謂夏無田法。鄭所不從。然鄭亦自有二說。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鄭彼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引周禮四時田爲證。孔疏謂鄭取春秋緯運斗樞文。故以爲夏不田。又引何休穀梁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蓋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騶騶。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又引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一曰乾豆之等。據孔說。則王制注雖以夏不田爲夏禮。而釋廢疾說。則謂夏時作有夏田。王制歲三田。卽指下文三事而言。蓋鄭終不從公羊運斗樞說也。黃以周云。月令於孟夏云。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曰驅獸。明夏亦田矣。曰毋大田獵。明夏獮較三時爲小也。夏田較小。故公羊不舉其文。案黃說亦通。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者。驅獸之車。卽後云驅逆之車。是也。以弊爲止。與上文火弊義同。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者。賈疏云。春秋左氏傳云。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是車行遲。取獸少。故知川車示取物希也。云皆殺而車止者。亦謂既殺之後。以車止爲田止之節。王制疏說此車弊云。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息。依孔說。則爲田止而後車驅。非也。引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者。鄭彼注云。綏當爲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賈疏云。據殺訖而言。毛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者。據始殺而言。詒讓案。王制下綏之文。於此經車弊無會。鄭牽連引之耳。大綏。卽巾車之大麾。亦卽司常之旄旌。諸侯制殺於王。蓋川旄物。故謂之小綏。鄭王制注讀綏爲綏。

以爲有虞氏之旌旗，非也。凡大田，王乘木路，仍載大常以表尊，而表事則以大綬，蓋佐車所載，抗之下之，以爲殺及止之節。故詩小雅車攻云：「建旒設旄，搏獸于敖。」御覽資產部引韓詩內傳云：「天子抗大綬，諸侯小綬，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旂門，則似大綬與虞旗爲一，疑非也。大綬爲大麾，亦卽旒旄，及王田載大常，並詳巾車疏。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彼注云：「佐車，驅逆之車。」案鄭以王制佐車卽驅獸之車，故引以證此車弊。然據田僕文，則佐車卽副車，非卽驅逆之車。鄭王制注似誤，又庶民惟冬得田獵，故王制云：「豺祭獸，然後田獵。」四時大田，爲王親田，而得有百姓者，蓋卽據鄉遂六軍士徒而言也。云「約、宗廟之夏祭也者」，謂夏祭宗廟，雖非正祭，通名爲約也。大宗伯云：「以禴夏享先王。」司尊彝亦云：「夏禴，禴，禴字同。」甸師先鄭注約引此文，亦作禴。說文有約無禴，但經字不宜錯出，疑此經注並當作禴也。云「冬夏田主于祭宗廟者」，于亦當作於，賈疏述注不誤。此明下文冬狩以享烝，與此享約同爲祭宗廟也。云「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者」，賈疏云：「仲冬一陽生，仲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爲祭，若正祭，自在孟月。案賈謂正祭在孟月，依鄭王制注義，孔疏亦謂此四仲祭，非正祭。惟杜氏春秋釋例云：「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左傳桓八年孔疏引秦道靜云：「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則以此職夏約冬烝，並指正祭，與鄭義異。」金鶚云：「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鄭注：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隨人朝事之豆，有醢醢醢醢醢醢，鄭注作醢及醢，必先膊乾其肉，乃莖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百日則成矣。然則豆實非一時可辦，故必先時而田，春田以供夏，夏田以供秋，秋田以供冬。冬田以供春，自田至祭，約有七八十日，豆實乃具也。夫豆而曰乾，則非方田之時，卽獻禽以享宗廟也。明甚，而獻禽以享烝，明事田獵之日，卽入獻禽以享，若是正祭，何以不齋戒乎？豈齋戒不妨田獵乎？案：金鶚是也。凡正祭必在四孟之月，不在四仲，又此獻禽之祭，當用薦新之禮，無尸，但饋食而已，與時祭禮異，並詳太宗伯疏。

周禮正義

卷五十六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疏〕

中秋教治兵者。秋習兵之法也。穀梁莊八年傳云。出曰治兵。習戰也。左傳隱五

在前。貴勇力。案。教治兵者。教始出治軍之事。春秋莊八年經。正月甲午。治兵。左氏謂治兵于廟。公羊

作祠兵。何注謂將出兵。祠於近郊。與此經不合。鄭所不從。詳前疏。云如振旅之陳者。亦如戰之陳也。辨旗物

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家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

他皆如振旅。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葵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

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疏〕辨旗物之用者。賈疏云。按下文注。以出軍之旗則如秋。則此

者帛而已。畫當爲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疏〕經是在軍旌旗也。案。賈說非也。此辨旗物。即左宣十二年傳

所謂百官象物而動也。秋治兵所載旂。與司常冬大閱所載旗同。而文有錯綜互見。鄭不得其義。遂強爲之說。謂此經

爲出軍之法。司常爲平時尊卑之常禮。賈亦沿其誤。今攷定。旗物爲五旗之通制。經故錯文見義。大閱與治兵載旗物。

戰熊旗。此又特出軍將。以明其別爲通帛。以示尊異。亦互文見義也。都則爲大小都之長。凡食都者。必卿以上。故亦載熊旗之旗。以下諸旗旂數之異。並詳司常疏。云卿家載物者。唐石經初刻。案作遂。後廢改家。宋以來各本並作遂。段玉裁云。此當從唐石經作卿家。各本作卿遂。非也。假令是卿遂。則注不得云卿大夫也。嚴可均云。上文師都建旗。鄭注。師都。遂大夫也。既師都爲遂。此不得復言遂。案。段嚴說是也。賈疏所據本已誤。月令注引此職亦作遂。蓋後人依此經誤文追改之。俗本彼注。或又改作師遂。尤誤。物亦五旗所通有。此卿所載者。爲鳥旗之物。故司常云。州里建旗。州里。卽卿吏也。家。爲家邑之長。所載者爲熊旗之物。與上都旗同。而以純駁爲降殺。詳後疏。云郊野載旄者。郊爲四郊。野爲六遂。及四等公邑。郊遂公邑。地相連比。故同載旄。司常。縣鄙建旄。縣鄙。卽公邑也。上文菱舍。縣鄙與野並列。故彼野中不舍公邑。此文不見縣鄙。唯有野。明野中兼有遂及公邑。散文通也。詳後疏。云百官載旗者。通咳孤卿大夫士。司常云。孤卿建旗。大夫士建物。蓋同建鳥旗。而以旗物爲尊卑之異。又依轉人。旗當尊於旄旄。而列於末者。經文不次也。並詳司常疏。云各書其事與其號焉者。謂大常以下諸旗物。亦書事及號名等。秋雖不具辨號名。略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鄭意或當如是。然非經義也。注云軍吏。諸軍帥也者。賈疏云。亦謂從軍將至下伍長。皆是軍吏也。云師都。遂大夫也者。師亦當爲帥。各本並誤。司常注云。帥都。六卿六遂大夫也。此但云遂大夫者。鄭意下文又有卿家載物。卿大夫既別在卿中。則帥都內止有遂大夫。故與司常注義異。賈疏謂司常孤卿建旗。卿大夫是卿。建旗是其常。師都載旗。不嫌無卿大夫。故鄭直舉遂大夫。實非鄭旨。然遂大夫爲中大夫。於常法不得載旗。又全經五篇。別無六遂稱都之文。卽依其說。亦與司常經注歧悟。足徵其非達詰。今案帥都常分爲二。帥當與前菱舍章之帥以門名同。蓋專屬六軍之將。都則當從江永說爲都家。蓋此都卽載師之大都小都。彼注云。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小都。卿之采地。並指大小都之君長也。此皆與卿遂無涉。鄭二注並顯。詳司常疏。云卿遂卿大夫也者。遂。當依唐石經經文作家。賈疏及宋以來各本並誤。鄭以遂大夫已在上帥都內。明此卿家止有卿大夫也。今攷帥都非遂大夫。而此卿家亦當分爲二。卿則專指六卿之官。蓋與司常州里正同。皆通州長至比長諸官言之。說文勿部謂勿爲州里所建。勿卽物正字。許疑卽據此經舊說。蓋亦謂卿卽州里也。但卿大夫爲卿。當載旗。則不得在此卿內。而卿大夫在軍。多因爲軍將。則上文帥建旗足以駁之。明此卿當斷自州里以下。鄭賈說殊未析。案。卽前菱舍章家以號名之家。亦卽載師之家邑。彼注云。大夫之采地。是也。蓋大小都之長爲公卿王子弟。故載旗。家邑之長爲大夫。故載物。此與司常孤卿建旗。大夫士建物。亦足互證。若然。卿家雖同載物。而卿所載者

爲廟物。家所載者爲旗物。章色實不同也。綜而論之。此鄉。與上云帥文互相備。而家。則與上云都文又正相對。其等衰亦適合。鄭誤以鄉家爲一。蓋謂六鄉七萬五千家所居。亦得謂之鄉家。其說固非。賈又據誤本作鄉遂。疏云。以其遂大夫是中大夫。建物是其常。今鄉遂建物。不嫌無遂大夫。故鄭直舉鄉大夫也。案依賈述鄭。是遂大夫載旗。又與鄉大夫同載物。一官兩載。其謬明矣。云或載旗。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者。鄭謂旗物皆無畫章。無軍衆者乃載之也。賈疏云。鄉遂大夫。若爲軍將。則在軍吏。載旗軍中。領衆來時亦載旗。今載旗載物。不載旗。故知已之所管之衆。屬他軍吏。已無所將。以其已無武用。非直不爲軍將。亦不爲諸帥。故全無所將。以是載旗載物而已。若然。既不爲軍吏。遂大夫上得與卿同載旗。卿大夫則是卿。下得與大夫同載物也。以鄉遂大夫掌衆同。故同載物也。俱兩載者。以其不爲軍將。又不任鄉職。卿大夫尊卑之常。當載旗載物而已。故容其兩載也。案賈說非也。鄭誤以帥都載旗。爲遂大夫之不爲軍將者。鄉家載物。爲鄉大夫之不爲軍將者。故爲此說。今案帥都之帥。明是軍將。況旗物爲五旗之通法。非無畫章。亦不必無軍衆者載之。又鄉大夫爲卿。不爲軍將。亦當載旗不載物。而遂大夫則是中大夫。當載物不載旗。皆不得如鄭說。又依鄭說。遂大夫載旗不載物。卿大夫載物不載旗。賈云俱兩載。尤非鄭旨矣。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者。鄭以六鄉在遠郊以內。六遂雖在甸。不在郊。而郊甸地相連比。故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注云。吏在四郊以內。主民事者。又遂士掌四郊。注謂六遂之賦在四郊。是也。鄉州長以下。則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縣正以下。則有鄆師鄆長里宰鄰長。故此注亦以郊爲兼鄉遂羣吏。然小司徒以六鄉與四郊並言。則郊與鄉異。六遂在甸。縣師以稍甸與鄉里並言。則郊與遂亦異。鄭說亦與經不合。今攷郊雖與鄉遂地相連比。而實不同。蓋遠郊以內。地居四同。以七萬五千家爲六鄉。其外餘地並謂之郊。此建旌之郊吏。即四郊之吏也。蟠氏云。令州里除不闕。以及郊野。彼州里即鄉里。而別言郊野。明郊野得包四郊六遂公邑。而不得有鄉州。足證此經之義矣。云野謂公邑大夫者。前注同。案縣師徵野之賦貢。縣士掌野。並駭四等公邑言之。但六遂亦在甸。此野當兼有六遂。與遂人掌邦野義同。吳廷華莊有可亦釋此野爲六遂。自遂大夫至鄰長。皆是也。遂地內接四郊。而外接甸。公邑故吏。所載並同。互詳前疏。云載旌者。以其將美卒也者。鄭意旌有畫章。明亦有軍衆也。賈疏云。以其六鄉之內。上卿致民。一家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美卒。六遂之內。下卿致民。家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美卒。其餘爲餘夫。正卒既屬軍吏。其餘美卒。使此州長已下等不爲軍吏者領之。但公邑之內。雖不見有出軍之法。若出軍。亦當與鄉遂同。以其得爲溝洫法故也。若出軍。亦正卒。使大夫等爲軍吏。其餘美卒。亦使不爲軍吏者領之。案賈據匠人注。公邑不制井田。故謂其軍制同於六遂。實則公邑介於采地之間。不宜獨爲不井之田。則其軍制。亦當依司馬法丘甸出車馬之法。不得與鄉遂同也。

互詳小司徒匠人疏。樊卒、詳小司徒疏。云百官、卿大夫也。載輿者、以其屬衛王也者。此亦謂無地治者。即上注云。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明其屬亦有軍衆。故旗有畫章也。然此說亦未塙。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者。畫物。謂日月。蛟龍熊虎鳥華蟲蛇等。旗各異章。賈疏云。即經天子諸侯軍吏郊野百官是也。云無者帛而已者。賈疏云。鄉遂載旗物是也。詒讓案。帛謂通帛雜帛。鄭以旗物無畫章。又以有軍衆畫異物。無軍衆者不畫。亦服說也。今攷定旗物爲五旗之通制。郊野爲四郊六遂。皆有軍遂。與畫異物之說尙不相達。而帥都爲六軍之帥。及大小都之長。鄉家爲六鄉之吏。及采邑之長。則亦有軍衆。鄭說不可通也。云畫當爲畫者。段玉裁云。司常職不從子春易畫爲畫。此易書爲畫者。作畫義長也。云當爲者。謂爲字之誤也。詒讓案。此當從畫爲是。鄭破爲畫。未塙。詳司常疏。云事也號也者。賈疏云。事。即上百官言事。號。即上家言號。不言名。此亦有名。文略耳。云皆畫以雲氣者。釋文云。氣本或作乞。案說文。氣部云。氣。雲氣也。米部云。氣。饋客之芻米也。則雲氣正字當作氣。乞卽氣之省。經典通假氣爲之。鄭意事號書於徽識。其旁更畫以雲氣也。雲氣。賈疏謂畫五色雲氣。此義亦未塙。詳審人司常疏。遂以獮田如蒐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疏〕以獮田如蒐之灋者。秋大田之法也。俗本蒐下有田字。今依唐石經刪。阮元云。中夏云。遂以苗田如蒐之灋。無下田。則此爲衍文無疑。嚴可均說同。賈疏云。上文教載旗旗物訖。遂入防。行獮田之禮。其灋如蒐田之灋。云羅弊致禽以祀祊者。賈疏云。秋田主用羅。羅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詒讓案。致禽。謂使獲者以禽來致於虞中。既致。乃擇取以獻祭於四方之神。此致禽。與春蒐夏苗言獻禽異。甸師先鄭注約引此文作獻。殊未審。詳前疏。注云秋田爲獮。獮。殺也者。說文大部云。獮。秋田也。从犬。重聲。獮卽獮之省。獮。殺。爾雅釋詁文。又釋天云。秋獵爲獮。郭注云。順殺氣也。左隱五年傳秋獮。杜注云。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國語周語云。獮於既烝。章注云。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殺。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又齊語云。秋以獮治兵。管子小匡篇亦云。秋以田。曰獮治兵。漢書刑法志云。秋治兵以獮。案月令季秋云。天子乃執弓挾矢以獵。彼說秋獵在季秋不在中秋者。秦制與周不同也。云羅弊。罔止也者。羅卽罔之通稱。詳敘官疏。弊。訓止。亦與上文火弊車弊同。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者。王制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注云。殺之非時。不中用。則中殺。謂時當殺中用者也。秋。萬物長成。中殺多。取之無所擇。故以罔爲主。云皆殺而罔止者。謂田畢。

則罔弛不復用。亦以罔止爲田止之節也。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者。段玉裁云。此因祭名加示旁。同於或祭字。呂飛鵬云。說文云。祭。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重文祊云。祭。或從方。據此。則祊爲祭之或體。所謂祭先祖者。鄭注以此爲主祭四方。故易其字曰。當爲方。賈疏云。以祊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釋祭。乃爲祊祭。今既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者。與詩甫田箋義同。此因田而告薦四方。非正祭也。月令季秋說。天子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彼注亦引此經祀方爲證。彼在季秋。與此仲秋。時雖不相當。而因田獵祭四方事則同。則方爲兼四方之神可知。又此四方之神。禮秩與社相等。卽大宗伯地示之五祀。與四方百物之小神異。蓋以分主五行言之。則曰五神。以分位四方言之。則曰四方。其實一也。故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注云。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國語越語云。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注云。鄉。方也。彼四鄉地主。蓋亦指四方地示而言。御覽天部引易緯通卦驗。亦有祭四鄉之文。是也。凡天子惟仲秋時祭四方五神。而大綱又有告薦之禮。二者不同。五詳大宗伯疏。呂氏春秋季秋紀。亦有主祠祭禽四方之文。高注云。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此以四方爲博求始造田獵之神。不爲地示之五祀。與鄭箋義。報其功也。案毛以方爲迎氣。則是通祭五文。毛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引詩曰以社以方者。小雅甫田篇帝五神。與御覽禮儀部引鴻範五行傳六沴之祭。亦云祭四方。略同。依鄭箋義。則彼爲四方之正祭。特祀五神。而不及五帝。然與此因田告薦四方。事亦小異。此引以證秋有祭四方之事耳。非謂此祀方亦爲正祭也。中冬教大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疏〕中冬教大閱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疏〕者。冬教大閱之法也。賈疏云。以冬時農隙。故大簡閱軍實之凡要也。江永云。大閱不分班習戰。則車徒甚衆。四表之地無多。縱列大狹。橫列大闊。竊意四時之田。並分番教閱。一田不必徧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歲供四役。否則寧無妨農乎。注云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者。說文門部云。閱。具數于門中也。賈疏云。欲見春夏秋各教其一。至冬大閱之時。總教之。詒讓案。鄭知大閱爲簡軍實者。春秋桓六年經。秋八月壬午。大閱。左傳云。大閱。簡車馬也。公羊傳云。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注云。大閱。簡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漢書刑法志。於四時常田之外。亦云。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並與禮經不合。不足據。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亦大閱簡軍實之證。軍實。詳獸人疏。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者。賈疏云。

以其王與諸侯所建。秋冬同。又秋云。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旛。百官載旗。不言旛旛二者。以其是出軍之法。故不言。道車游車所載。大閱之時。見尊卑之常。故司常云。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旛。道車載旛。游車載旛。此爲異也。詒讓案。鄭以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與前中秋治兵所頒旗物不同。遂以爲秋冬異法。不知治兵大閱。同屬軍禮。不當有異。司常與此兩經乃互文錯見。義實同也。詳司常及前疏。云大閱。備軍禮。而旛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者。賈疏云。大閱雖備禮。是教戰。非實出軍法。是其空也。秋教治兵。治兵是出軍法。故寄出軍之旗於彼。是冬之空辟實出軍法者也。趙商問。巾車職建大麾以田。注。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四時皆建大常何。鄭答曰。麾。夏之正色。田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趙商又問。巾車職曰建大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注。凡頒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大白以卽戎爲何時。答曰。白者。殷之正色。王卽戎者。或令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案鄭賈並以司常與此經文小異。而不得其義。故爲此說。以釋秋冬治兵頒旗異同之故。其說亦非也。金榜謂大閱旗物與治兵同。又駁鄭說云。四時之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大閱備焉。鼓鐸號名。辨於春夏者。無鑿也。不當獨於旗物空辟實。案金說足正鄭說之誤。金又謂王四時田。乘水路。卽戎乘。革路。皆建大常。巾車。木路建大麾。革路建大白者。乃有大事陳路備五旗時所建。彼文建大麾。大白。與以田卽戎之文不相冢。其說亦致謬。鄭答趙商。以爲春夏田建大麾。秋冬田建大常。戎事親將建大常。不親將建大白。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羣吏。鄉。〔疏〕前期者。賈疏云。謂若大宰職云。前期十日。建失之。互詳巾車疏。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師以下。此亦在教戰前。不必要十日前也。詒讓案。司馬法嚴位篇云。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此云前期。蓋在大閱三日以內。云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者。江永云。卽鄉師出田法於州里之事。非羣吏又分教戰法也。案江說是也。戰法者。大司馬所掌師田之官法。以習兵習之。則曰戰法。以田事言之。則曰田法。二事本相因。鄉師注云。田法。人徒及所常有。注云羣吏鄉師以下者。卽小司徒云。六鄉四郊之吏是也。賈疏云。見鄉師職云。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是其事也。言鄉師以下。則不及鄉。鄉是鄉大夫。則卿也。則可及州長。故州長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教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正云。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亦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令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其以下之事也。案賈說非也。注云。鄉師以下則鄉師。卽在羣吏之列。安得云不及鄉。若鄉大夫。則不掌田役教衆之事。故注不敷之。非謂不及鄉也。虞人菜所田之

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鐃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詩曰。田卒污萊。玄謂萊。芟除可陳之處。芟除草萊。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者。賈疏云。虞人者。若田在澤。澤虞。若田在山。山虞。謂使其地之民於近字通。疑故書或本有作釐者。注偶失校也。賈疏云。虞人者。若田在澤。澤虞。若田在山。山虞。謂使其地之民於可陳之處。芟除草萊。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者。賈疏云。按注引月令。司徒北面以誓之。此經云。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車徒皆坐。則此於可陳之中。從南頭立表。以北頭爲後表也。云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者。田之日。謂大閱日之旦。質明之前。建旗。亦大司馬命司常建之。後弊旗同。云質明弊旗。誅後至者者。致民以質明爲限。過此則爲後。至其時。則弊前所建之旗。示不復致。有後至者。則治以失期之罪。後大師致衆亦同。云乃陳車徒如戰之陳者。戰陳。每車一兩。士徒二十五人。車徒相將。同列一處。與田狩之陳。車徒異也。不同。建旗致民。在後表之中。至弊旗之後列陳。則當在後表之外。蓋四表之北尚有餘地。表內則皆習戰之地。不能容六軍也。注鄭司農云。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令車得驅馳者。山虞後鄭注云。萊。除其草萊也。先鄭意。田獵之地。草盛則田車不得疾行。故必除草。令車得驅馳也。引詩曰。田卒汙萊者。小雅十月之交篇文。毛傳云。下則汙。高則萊。引之者。證萊謂草萊也。云玄謂萊。芟除可陳之處者。先鄭以萊爲芟除草萊。後鄭所同。惟先鄭以萊所田之野爲環所田獵之地。除草辟道以通車。後鄭因經云。萊所田之野。下卽說爲四表。及除車徒之事。故謂所萊者。止據列陳之處而言。不及陳外田獵之處。今攷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之事云。艾蘭以爲防。過防弗逐。范注云。蘭。香草也。防爲田之界限。毛詩小雅車攻傳亦云。田者大艾草以爲防。又云。戰不出頃。田不出防。然則田之芟除之地有二。一爲習戰之地。則盡艾其草。以爲列陳及立表之所。所謂頃也。一爲田獵之地。則艾禁外四旁之草以通車。且以爲田限。而留其中屬禁之地不艾以藏獸。所謂防也。田之防。包羅原野。其限至廣闊。而戰之頃。則四表從不過二百五十步。廣足容六軍而止。益以列陳之地。廣袤亦當不逾百步。其界域有定。蓋卽於防之內爲之車攻。孔疏謂鄭言教戰之所。毛言田獵之處。二者同處。是也。二鄭此注。各舉其一義。實互相備。賈疏據王制有火田。及車攻傳大艾草爲防。然後焚射之文。謂田處不得芟草萊。不知田處雖不芟草。而爲防及通車之道仍須芟艾也。云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者。經云後表。明

是最後第一表，距第二表五十步之中，若然，建旗之處，距第一第二兩表各二十五步也。云表所以識正行列也者，荀子大略篇云：水行者表深，楊注云：表、標誌也。管子君臣篇云：猶揭表而令之止也。尹注云：表以木爲標，有所指示也。國策燕策：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幕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是軍禮營壁必先樹表，此大閱既不爲營壘，又兼所田之野，廣平無畔限，故樹木爲表，標誌步數，以正進退之行列也。公羊定四年徐疏云：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約，賈疏云：於可陳之中央立此四表，表兩相各有三軍之衆，至表，則開一而坐，坐而更起，是表正行列也。云四表積二百五十步者，賈疏云：以三表之閒有二百步，又加一表五十步，故總爲二百五十步也。論語案：此謂最北一表爲後表，以南五十步爲二表，又南百步爲三表，又南百步爲四表，謂之前表，是四表積二百五十步也。尉繚子兵教上篇云：大將教之，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尉繚書蓋不數後表五十步，故止三表，而每表相去步數與此經正同。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遠奔不過百步，故此表遠者亦以百步爲限，云左右之廣當容三軍者，謂所萊之野，中建四表，南北步數有定，表之東西經無見文。要度其廣輪必足容三軍之陳也。賈疏云：天子六軍，左有之地各容三軍，此鄭據天子六軍整數而言，其實兼義卒之等，故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鄭云：國人盡行，是非止六鄉之民六軍而已，云步數未聞者，以南北三表，東西不別立表，列陳步數無文，今攷戰不出頃，東西疑亦三百步左右，足容三軍，互詳後冬狩疏，云致之司馬者，州長云：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注云：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此云致之司馬者，以司徒掌衆庶，司馬掌師田，相與聯事，書鄉師等率其民而致之司徒，亦致之司馬也。云質，正也者，祖祝注同，士冠禮質明注，亦訓質爲正，地官敘官注云：質，平也，正與平義亦相近，質明，謂天正明時，卽左傳昭五年杜注，說十二時之平旦，亦雞鳴後食時前，是也，此四時習戰，春振旅，秋治兵，冬大閱，蓋皆質明而陳，惟夏養舍，習夜事，爲異也。云弊，謂坐陳也。尉繚子兵令篇云：立陳，所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綬，鄭注云：下謂弊之，云皆坐當聽誓者，據下文，坐，謂坐陳也。尉繚子兵令篇云：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下云：吾聞介冑坐陳不席，左桓十二年傳云：楚伐絞，坐其北門，又文十二年傳云：襄纘坐甲，昭二十七年傳云：王使甲坐於道左，司馬法嚴位篇云：立進俯，坐進跪，又云：徒以坐固，荀子正論篇云：庶士介而坐道，及樂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羣吏、諸軍帥說大武舞亂皆坐，亦象軍列也。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擗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疏〕羣吏聽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疏〕誓于陳

前者。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有虞氏戒于國中。夏后氏誓于軍中。殷誓于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文選東京賦李注引尸文子云。將戰。有司謹誥誓。三令而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案。誓。即誓以士師田役之禁。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說大夫九能之事云。田能施命。命。即誓命也。此誓戰前之誓。誓以軍法。與表貉後之誓。誓以田法異。此表貉後不云誓民者。與大蒐章互相備也。詳前疏。賈疏云。士卒皆於後表。北面坐。羣吏諸軍帥皆在士卒前。南面立以聽誓。云斬牲以左右徇陳者。說文彖部云。徇。行示也。引司馬法斬以徇。徇。即徇之俗。賈疏云。從表左右向外以徇陳。云曰不用命者斬之者。不用將帥之命。其刑則斬也。大司寇五刑。二曰軍刑。上命糾守注云。命。將命也。大田用軍法誓衆。故亦以犯命爲最重也。注云羣吏諸軍帥也者。上羣吏成衆庶僚戰法注云。鄉師以下。此既陳軍。則宜爲軍將以下。亦以鄉吏在軍。卽爲軍將以下。名異而實不異也。賈疏云。從軍將以至伍長。謂衆軍吏建旗者也。云陳前。南面鄉表也者。初列陳時。羣吏帥士卒陳於後表之中。將聽誓。則士卒表內北面坐。羣吏出至表外陳前。南面鄉。後表而立以聽誓。與司徒北面誓正相對也。以士卒皆北面坐。故以表爲前。與立表以南爲前異。引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擗扑。北面以誓之者。鄭彼注云。教于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北面誓之。誓衆以軍法也。孔疏云。擗。插也。案釋文云。擗。一音初洽反。則或亦讀爲插也。司徒北面誓。蓋正負後表。賈疏云。引月令者。證所誓者是司徒。使司徒誓者。此軍吏及士本是六鄉之民。今雖屬司馬。猶是己之民衆。故使司徒誓之也。云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者。謂夏正建子之月。在周爲孟春也。凡此經紀時。皆據夏正。夏之孟春。謂之正歲。詳小宰內宰疏。云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者。賈疏云。呂不韋作月令者。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故說於季秋。是失之矣。按月令季秋云。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云云。注引中秋教治兵法。王載大常已下爲證。不云失。至此乃以月令是中冬教大閱法。而言爲月令者失。鄭君兩解之。以其彼云司徒誓衆。與此誓衆之等同。故爲大閱。彼爲治兵法者。以彼女授車以等級。乃命主祠祭于四方。又與中秋治兵者同。故彼爲治兵法也。治讓案。依前注。則四時習戰田獵。並司徒誓之。月令所說。不必卽此中冬大閱。且以祭禽四方之文推之。與秋蒐之禮尤合。似當以月令注爲正。云斬牲者小子也者。賈疏云。小子職云。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是也。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者。士師注義同。以二誓並征伐誓神之辭。故舉以爲證。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亦本土師文。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羣吏弊旗。

車徒皆坐。

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帥師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

鼓以行之。伍長鳴鑼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鄭司農云：攬、讀如弄。玄謂如逐鹿之鹿，掩上振之爲攬。攬者，止行息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間，鑿聲不過闌，鐸聲不過瑱。

〔疏〕

中軍以擊令鼓者。江永云：鑿所以引鼓。樂有朔鑿應鑿，亦是先擊鑿而後擊鼓。以小鼓引大鼓也。賈疏云：此經摠說聽誓既已，將欲向南第二表，象戰陣初發而敵，此即仲春振旅，疾徐坐作之一事也。云羣吏作旗者，諸軍

吏各舉其所建之旗也。吳子治兵篇云：教戰之令，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故此作旗亦在鼓人三鼓之後。云車徒皆坐者，吳廷華云：車騎皆坐，止亦坐也。注云：中軍中軍之將也者，

周書武順篇云：天道尙左，地道尙右，人道尙中。吉禮左還，順天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地以利兵。將居中軍，順左以利陳。江永云：中軍、元帥也。三軍六軍必有元帥，如王在軍，則王爲中軍。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者，謂左

三軍居一偏，右三軍居一偏也。詩大雅常武篇孔疏云：天子六軍，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云：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的軍分爲左右之事也。案據孔

說，則天子六軍有二中軍。賈疏亦謂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蓋依注說六軍分居左右，則中軍自不能并居一偏，但軍令要當從王所處之一偏出耳。墨子明鬼篇云：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此

亦王居中軍，與左傳同。但元帥所居何偏，經注並無文攷。少儀云：軍尙左，卒尙右。注云：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蓋敘位次則尊左，陳行

列則尙右。故老子云：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左桓八年傳云：季梁曰：楚人尙左，君必左。明周禮尙右，若然，中軍之將，或當居右偏與。云羣吏既聽誓，各復其

部曲者，賈疏云：軍吏各主其部分曲別，謂若伍長主五人，兩司馬主二十五人，卒長主百人之等，皆是部曲。至於誓之時，出向衆前，聽誓訖，各復其部伍本處，故云復其部曲也。案部曲詳鄉師疏。云中軍之將令鼓者，中軍之將自

擊鑿以令鼓人鼓也。云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者，賈疏述注無也字。阮元云：通典無也。賈疏云：春秋左氏傳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鼓以作士衆之氣也。云鼓人者，中軍之將帥師旅帥也者。賈疏云：按左氏成二年傳，晉

與齊戰于鞌，卻克傷於矢，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右援枹而鼓之。時卻克擊鼓，哀二年左傳鐵之戰，趣簡子曰：伏殺咽血。鼓音不衰，是皆將居鼓下。知兼有師帥旅帥者，按上文春辨鼓鐸云：軍將

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皆是鼓人。故知是軍將帥族帥也。其卒長執鐃以下皆金。非鼓也。吳廷華云。注既謂令鼓者爲中軍將。又以鼓人亦中軍將。是將自令而自鼓之。有是理乎。竊謂鼓人當卽司徒之鼓人。鼓人職云。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卽此經所謂三鼓也。天子六軍。故序官鼓人中士六人。曰皆三鼓者。是中軍一令。而六軍皆鼓也。江永亦云。此鼓人謂地官之鼓人。下文鼓行鼓進鼓退。乃是軍將帥族帥之鼓。蓋中軍先以小鼓號令。而鼓人主軍動。鼓其衆者。遂承中軍之令。三鼓以作士氣。於是振鐃作旗。而諸鼓皆鳴也。注謂鼓人爲中軍之將帥族帥。則地官鼓人不得聯事矣。且中軍將亦不可謂之鼓人。下文鼓人皆三鼓。放此皆者。鼓人非一也。凡云三鼓者。疑皆鼓人之鼓。案吳江說是也。林喬蔭說同。鄭賈說並失之。凡軍將以上。鼓皆別載。詳前疏。云司馬兩司馬也者。賈疏云。以其上文云兩司馬執鐃。故知此經云司馬振鐃者。是兩司馬也。黃以周云。本職於大司馬皆曰司馬。其餘別之曰兩司馬公司馬。又統之則曰羣司馬。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謂大司馬也。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司馬振鐃。其文皆與羣吏相對。兩伍司馬在羣吏中。則司馬亦謂大司馬也。鄭以振鐃之司馬爲兩司馬。意欲合上兩司馬執鐃之文。則下文鼓行鳴鐃。鼓進鳴鐃。是公公司馬。鼓退鳴鐃。是卒長。竊謂上文辨鐃鐃爲卒兩伍所執。而大司馬別自有鐃鐃。猶上辨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而軍將令鼓別自有鼙也。凡鼓。主於軍將。軍將以鼙令鼓。則晉鼓提鼓鼙鼓皆應。凡金主於大司馬。大司馬振鐃。兩司馬應之。故後又統之曰羣司馬振鐃。羣者。羣兩司馬也。大司馬鳴鐃。則公司馬應之。鳴鐃。則卒長應之。是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皆節制於大司馬。猶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則皆聽命於軍將也。裨將聽命於中軍。中軍主謀。卒兩伍節制於大司馬。大司馬主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案黃謂大司馬別自有鐃鐃。此司馬振鐃當爲大司馬。其說是也。凡軍將及王侯六卿車皆金鼓兼有。故國語吳語說吳王親鳴丁寧。振鐃。左宣四年傳亦載伯棼射楚王車。及丁寧。丁寧。卽鐃也。但後文之羣司馬振鐃。羣司馬與秋官小司寇之羣士文例正同。彼羣士爲鄉士遂士等。不關大司寇。明此羣司馬亦不上關大司馬。以正貳爾尊。不當與屬官同以羣咳之也。蓋凡金鼓等。皆長帥令而屬官裨將應之。此云司馬。自爲大司馬。以見發令之倡自上。後云羣司馬。則爲兩司馬。以見應和之偏於下。此經前後立文不同。實互相備也。雜記諸侯正柩於廟云。司馬執鐃。左八人。右八人。彼蓋兩司馬與。云振鐃以作衆者。亦謂金鐃也。鼓人云。以金鐃通鼓。振以通鼓。亦所以作士衆之氣。左僖二十二年傳云。金鼓以聲氣。是也。云作。起也者。胥注同。初聽晉時。車徒皆坐。今聞鼓鐃。坐者則皆作起也。云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者。車徒皆作。立而未行。俟擊鼓乃行。此鼓者。卽軍將等。與前鼓人爲地官鼓人異。鄭釋前鼓人爲軍將等。故此鼓行亦冢上爲文。失之。云伍長鳴鐃以節之者。賈疏云。上文云。公司馬執鐃。鼓人職云。金鐃節鼓。故云伍長鳴

獨以節之也。云伍長、一曰公司馬者。見上文。鄭言此者。以經不云何官鳴鑼。明冢上司馬振鐸爲文。以伍長亦得稱司馬也。云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者。從後表前行五十步至第二表也。云三鼓者。鼓人也者。與前初令鼓時三鼓同。鄭意亦中軍之將帥族帥也。今案亦地官鼓人。鄭司農云。讀如弄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釋文云。攏音鹿。李扶表反。盧文弨云。李音必先所見本或從鹿。然二字皆不見說文。案李軌本蓋當如盧說。然攏字以六書之例求之。當从手鹿聲。鹿弄一聲之轉。李音爲攏。則與二鄭讀皆不合。蓋傳寫之誤。云玄謂如涿鹿之鹿者。後鄭以攏從鹿得聲。故不從先鄭讀。賈疏云。謂從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鹿。直取音同。不從義也。此是鹿鹿然作聲也。云掩上振之爲攏也者。賈疏云。以手在上。向下掩而執之。案依鄭賈說。則上云振鐸。不掩上執之矣。然振之與攏異同之義。未聞其審。云攏者止行息氣也者。以行時三鼓振鐸。同爲作氣。此攏鐸。卽弊旗徒皆坐。明爲止行息氣。司馬法嚴位篇云。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管子兵法篇云。金所以坐也。此攏鐸亦所以令車徒止坐也。引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闐。鑿聲不過闐。鐸聲不過闐者。證鼓鑿鐸三者之聲各有高下之差。故振鐸與攏鐸聲異也。今司馬法佚此文。案闐闐亦作鑿。然則闐闐卽鑿也。鑿。鼓聲也。引詩曰。擊鼓其鑿。又云鑿。鼓聲也。段玉裁云。音義曰。闐。吐剛反。闐。吐獮反。然則闐闐卽鑿也。投壺音義曰。鄭呼爲鼓。其聲高。其音鐘鐘然。□。鄭呼爲鑿也。其聲下。其音闐闐然。是則鐘鑿亦卽鑿也。史記上林賦。鏜鏜鑿鑿。漢書文選作闐。郭璞曰。闐。鼓音也。此渾言之耳。又三鼓。鑿亦鼓也。淮南兵略訓。若聲之與鑿。若鐘之與鈴。高注。鐘鈴。鼓鑿聲。此謂鐘。鼓聲。鈴。鑿聲也。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赴敵尙疾之漸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疏〕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者。此與前自後表至第二表同。云車驟徒趨者。說文馬部云。驟。馬疾步也。樂兩脚進曰行。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前自後表至第二表徒行。此云徒趨。趨疾於行。亦象戰陳疾行赴敵。下云徒走尤疾。故此云尙疾之漸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昭二十一年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府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注云。戰氣未定故也。後人有待其衰。注云。待敵之衰乃攻。是其事也。案賈所引左傳注。亦賈服義。此注引彼文者。證赴敵尙疾。卽先人奪人之意。云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者。前已至第二表。此又進及表。明更前行百。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疏〕乃鼓。車馳徒走者。此亦與前自後表至第二表步。至第三表也。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前至前表。〔疏〕同。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釋名釋姿容。

云。疾趨曰走。走。奔也。促有所奔至也。左宣十二年。晉楚戰於郟。傳云。車馳卒奔。乘晉軍。奔走義同。前自二表至第三表。車驟徒趨。此馳疾於驟。走疾於趨。象與敵近。尤尚疾也。前振旅云。教疾徐之節。卽此。尉繚子兵教上篇云。既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驚。與此略同。注云。及表自第三前至前表者。前已至第三表。此又進及表。明更前行百步至最前第四表也。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刺。三而止。象服敵。〔疏〕鼓戒三闕者。此既及最南第四表。遂象與敵接習合戰之事。大射儀注云。闕。止也。謂三刺。三而止。象服敵。〔疏〕鼓戒三闕者。此既及最南第四表。遂象與敵接習合戰之事。大射儀注云。闕。止也。謂三刺。三而止。象服敵。尉繚子兵教篇云。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警鼓也。戒警義同。此鼓戒。蓋亦音不絕也。然。上文鼓行常步鼓。鼓進當趨鼓與。云鼓壹闕。車壹轉。徒壹刺。三而止。象服敵者。通典軍禮引壹。並作一。阮元云。注中不當用古字。諸本作壹。非。疏中皆作一。黃丕烈校同。江永云。車三發。舊以車轉爲發。恐不然。車既及表乃止矣。又三轉胡爲。蓋車上主射者。三發矢以象克敵耳。發刺皆三者。戰車有三人。斃其左右御也。案注說是也。蔣載康說同。墨子迎敵祠篇說警廟之禮云。射參發。告勝。與此三發義正同。徒壹刺者。所謂一伐。是也。書牧乃鼓。齊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詩周頌孔疏引鄭書注云。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是也。乃鼓退。鳴鑣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疏〕乃鼓退。鳴鑣且卻。及表乃止者。賈疏云。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回身向北。更從南爲始也。此鳴鑣且卻。據初至南表退軍之時。象在軍。軍退亦鳴鑣。是以左氏哀公傳艾陵之戰。陳子云。吾聞鼓。不聞金。亦是鳴鑣退軍法。及其向北。卽更爲習戰之事。故云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江永云。鼓退鳴鑣。疑鼓退音節與鼓進不同。蓋鑣聲不能及遠。欲退軍。必將帥擊退鼓。而後卒長皆鳴鑣。否則卒長不能自主退。案注說是也。司馬法嚴位篇云。奏鼓輕。舒鼓重。疑卽鼓進鼓退之異。廣雅釋言云。卻。退也。此退時行止坐作之節。與進時同。亦當鼓退鳴鑣。車徒皆卻向北行。由前表至第三表乃止。三鼓攬鐸。軍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退鳴鑣。車驟徒趨。及第二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驟徒走。及後表乃止。注云。鑣所以止鼓者。賈疏云。鼓人職云。金鑣止鼓。是也。云軍退卒長鳴鑣以和衆者。以。釋文作目。案經注以字皆作以。不作目。釋文蓋後人所改。前振旅云。卒長執鑣。鼓人注以鑣爲鉦。詩小雅采芣篇。鉦人伐鼓。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然則鉦人疑卽卒長矣。以象退軍恐衆志乖亂。故云和衆。明與進軍時作衆異也。云鼓人爲止之也者。謂聞鑣則暫止不鼓也。其及表以後。坐作之時。仍

有鼓。云退自前表至後表者。前進時。自後表進至前表。爲三節。此退時。則自前表卻至後表。亦爲三節也。云鼓鐸則同者。蓋亦鼓人三鼓。軍吏鼓退。兩司馬振鐸擁鐸。與前自後表至前表同。云習戰之禮。出入一也者。據公羊莊八年傳云。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案出謂進。入謂退也。凡習戰之禮。雖退。亦當整軍以備掩襲。故行止坐作之節。一與進同。云異者廢鐸而鳴鐃者。賈疏云。前向南時。云鼓行鳴鐃。此北向。不言鳴鐃。而言鼓退鳴鐃。以其雖習戰。出入一猶象退軍。故鳴鐃也。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旌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疊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疏〕遂以狩田者。冬大田之法也。月令注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故此經四時田法。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疏〕亦唯狩最詳。賈疏云。此一節總論教戰訖入防田獵之事。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者。謂於前教戰之頃內。別爲軍舍。使全軍盡舍其中。乃樹旌爲門。分別左右。出門而屯也。賈疏云。六軍分三軍各處東西。爲左右。各爲一門。云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者。賈疏云。以教戰處內。故以田處出。江永云。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象士卒之出軍門。亦欲試御者過君表之法也。云左右陳車徒者。以六軍分列左右。每廂又各自以車徒分列爲陳也。江永云。未習戰以前。陳徒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率徒。徒以衛車。擬戰時之陳也。既習戰以後。車徒遂分列也。將田時。車徒所以必分者。逐獸不必以徒。衛車山澤閒。車徒又不可錯雜。故須分陳而進。是以先異之也。云旌居卒間以分地者。居唐石經誤作車。今從宋本嘉靖本。賈疏云。軍吏各領已之士卒。執旗以表之。故旌居卒間也。吳廷華云。卒百人。卒長統之。旌居卒間。則一卒長一旗。以分部也。江永云。旌居卒間以分地。車徒皆如是。疏謂軍吏各領已之士卒。執旗以表之。非卒間之義也。案吳江說是也。國語吳語云。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十行一嬖大夫。建旌。十旌一將軍。載常。爲萬人。以爲方陳。彼軍制雖與此經不同。而百人爲徹行。卽一卒之陳也。行頭建肥胡。十行建旌。十旌載常。與此以旌爲表之法亦略同。云前後有屯百步者。謂每廂又以車徒分列前後二屯。每屯蓋各占地百步。南北東西自相去亦各百步也。注云冬田爲狩者。駁文大都云。狩。犬田

也。爾雅釋天云。冬獵爲狩。隱五年左傳。桓四年公羊穀梁傳。義並同。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云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者。左傳隱五年杜注云。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詩鄭風叔于田孔疏引李巡云。圍守取之。無所擇也。爾雅郭注。及穀梁桓四年范注。國語周語韋注。義並略同。管子五行篇云。王子水行御。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釋擇字通亦說冬狩之事。說苑脩文篇云。狩者。守留之。又云。春蒐者。不殺小彘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義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公羊桓四年何注云。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遺獸可取。此釋狩義小異。而與取無所擇之義亦同。云軍門曰和者。戰國策齊策云。秦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夾和而舍。孫子軍爭篇云。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曹注云。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國語吳語云。遷軍接餽。蘇和字同。惠士奇云。戰國策燕策。齊韓魏共攻燕。燕請救於楚。楚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楚師乃還。是軍門有東西和也。韓非子外儲說左曰。李悝嘗其兩和曰。敵人且至。如是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秦襲之。幾奪其軍。一曰。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皆爭上。是軍門有左右和也。和者。壁壘之名。因於其壘立旌門。是爲左右和之門。唐開元禮。仲冬講武。四出爲和門。建旗爲之。如其方色。是軍之四面皆有和門矣。論議案。依上注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蓋偏爲一門。左偏東出爲一和門。右偏西出爲一和門。故有左右和。左右和。卽東西和也。然則偏止一和門。卽軍之正門。文選東京賦敘和樹表薛注云。軍之正門爲和。是也。唐禮爲四出和。既不分偏。又增南北二門。恐非古制。詩小雅車攻孔疏謂門蓋南開。並爲二門。亦凡說。不足據。云今謂之壘門者。舉漢法爲況。量人注云。軍壁曰壘。漢書百官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文選潘岳西征賦云。距華蓋於壘和。史記酈商傳。擊黥布。攻其前拒。索隱引徐廣云。一作和。和。軍門也。則漢時軍壘亦稱和矣。云立兩旌以爲之者。每和各立兩旌。爲之掌舍。爲帷宮。殷旌門注云。樹旌以表門。此兩和通包六軍。則必不爲帷宮。而門制則略同。國語齊語。執枹鼓。立於軍門。韋注云。軍門。立旂爲軍門。若今牙門矣。旂旂字同。孫子軍爭篇曹注亦云。左右爲旌門。墨子號令篇云。吏卒民下效寇微職和旌者斷。蓋樹旌爲和門。因謂其旌爲和旌矣。賈疏云。昭八年穀梁傳云。秋蒐於紅。正也。又云。刈闔以爲防。置廬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藥。注云。質。棊也。藥。門中桌。又云。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注。流旁握。謂車兩轡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又車攻詩傳云。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葛纒旂以爲門。裴纒質以爲轅。閒容握轡而入。轅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又云。古者

戰不出頃，田不出防，是其事也。案賈據穀梁毛詩說，證此旌門亦用櫓，是也。詩小雅車攻孔疏說同。攷四時大田，王在軍，則旌門當即建大常，而注析羽，王若不親行，則當建軍吏之大旗，二者皆爲通帛之旗，故穀梁毛詩說，皆謂以櫓爲門，蓋旌旌重五旗之通制也。至穀梁說旌門又兼爲轅門之制，則與此經小異。御覽資產部又引韓詩內傳，謂天子親射禽於旌門，經亦無其事，恐未足據也。云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者，敘注例當作序，各本並誤。說文支部云，有敘，次第也，謂以先後次第出之，不得驟次也。云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者，謂出和門而分趨左右，故曲禮云，左右有局，各司其局，亦即毛詩車攻傳所謂左者之左，右者之右也。云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者，賈疏云，按鄉師職云，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故知此經云有司，皆是鄉師也。曾釗云，注義未盡，遂師職云，田獵，平野民，若然，則有司統鄉師遂師而晉，蓋鄉師平其鄉之車徒，遂師平其遂之車徒也。云旗軍吏所載者，上文云，軍吏載旗，是也。云分地調其部曲疏數者，軍吏各有分地，以均調其部曲屯集之疏數也。云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者，此即鄉師注云，前後屯車徒異部也。前疏云，出軍之時，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羣，今在軍行列之時，則車徒異羣，故車人有異也。案賈說非也。大田雖葵卒竭作，然此列陣，自是正軍，當依軍法二十五人爲兩，一車甲士三人，卒二十五人，與調發之法不同。又諦審鄭意，似以左右各陳三軍，前後屯雖車徒異部，而百步二屯不足以容三軍，故以百步爲兩屯相去之空地，則一屯不止百步也。江永則謂即前後屯之地，以經文推校，義似可通，竊疑此列陣之地，蓋方三百步，於北方正中百步爲軍舍，建旌爲兩和門，左右三百步則於南北各以百步爲屯，於中留百步爲空地，是四屯占地各百步，其中南北東西自相距亦各百步，於經注之義皆無違矣。至每屯百步，足容陳車徒者，今以左右各三軍計之，爲車千五百乘，卒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一兩約占地二丈，百步六十丈，陳車三十乘，每行適符車一卒之數，橫列每兩約占地丈二尺，爲二步，百步得五十行，從橫相乘，適容一千五百乘也。至車雖自爲屯，亦非空設，必有御及左右，但三人不能成伍，當更有持輪二人，蓋車配五人也，是陳車之屯兼有徒七千五百人，以減三軍之卒，存三萬人，百步之屯，步約容一人，每行百人，亦適符一卒之數，橫列每步約容三人，百步得三百行，從橫相乘，亦適容三萬人也。此雖無文可證，而通計步數與車徒之數，似皆相合，姑附記之，以備一義。云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者，即據鄉師職文，前出和門時，鄉師正其行列，既畢出，則又巡行，視其行陳，察其整否也。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者，明險野人爲主，亦有車，但以徒居車前，易野車爲主，亦有徒，但以車居人前也。六韜均兵篇云，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彼易戰險戰之法亦與此經義合，依先鄭說，則險野主人，易野主車，不過列陳車徒

前後分布不同。於車徒多少之數無與也。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也。〔疏〕既陳，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即上文陳車徒事訖也。云乃設驅逆之車者，此爲驅禽獸之車，與前後屯所陳三軍之車異。故陳訖命田僕別設之也。云有司表貉于陳前者，有司亦謂肆師句祝之屬。賈疏云，設車訖，即爲表貉之祭於陳前也。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田僕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案謂禽獸奔逸在圍外者，乘此車驅之，使趨所圍厲禁之中也。云逆、逆要不得令走者，田僕注云，逆、逆，衛還之，使不出圍，爾雅釋言云，逆、迎也。謂禽獸已在厲禁內者，則迎而要之，令不得走出圍外也。或謂或逆，皆乘此車，故謂之驅逆之車。惠士奇云，驅逆之車，車僕職所謂輕車之萃，卽此一名輶車。爾雅詩曰，輶車，密轡，毛傳，輶，輶也。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車驅而犬獲，則知驅逆之車，并有田犬以從禽矣。云設此車者田僕也者，據田僕職文，蓋大司馬命田僕設車，山虞澤虞乘而驅之，故詩召南騶虞篇，壹發五豝，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賈子禮篇亦云，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優中也。騶虞孔疏云，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故知田僕有使人驅禽之義，知虞人驅之者，以田獵則虞人之事，田僕云，設驅逆之車，則僕人設車，虞人乘之以驅禽也。惠士奇云，田僕設之，校人帥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羣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進，行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自界也。詩云，言私其穠，獻眉于公，一歲爲穠，二歲爲犯，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旗，此明其獻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玄謂慎謹爲穠，爾雅曰，豕生三曰羆，豕牝曰犯，羆牝曰穠，當以計功。〔疏〕中軍以鼙令鼓者，賈疏云，此令鼓之事與上文教戰時大同，惟徒銜枚爲異，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疏〕中軍以鼙令鼓者，賈疏云，此令鼓之事與上文教戰時大同，惟徒銜枚爲異，司馬爲大司馬，此羣司馬振鐸，則爲兩司馬，實則兩次振鐸，皆大司馬先振，而兩司馬等應之，經各舉一端，亦互相備也。詳前疏云，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中者，秋官敘官注云，枚狀如箸，橫銜之，爲繯結於項，與此注義同。賈疏云，雖無正文，以意言之，繯，卽兩頭繫也。既有兩繫，明於項後中央結之，漢書高帝紀顏注云，銜枚者，止言語譁驚，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繯繫於項，繯者，結縶也。繫、縶也。蓋爲結縶而繯項也。案顏說蓋本秋官敘官注義。段玉裁云，顏注勝於賈說。敵繯，漢魏人皆以戾釋之，結縶是戾意，蓋此物兩端必稍爲鉤鉗，而後繫鉤不脫，毛詩東山音義亦引繯繫於項中，案段說是也。詩釋文所引，亦秋官注文，然則此注結亦

當爲繁。今本作結者。蓋後人所改。毛詩幽風東山傳云。枚、微也。胡承珙云。枚微者。蓋訓枚爲微也。說文無微字。支部。微、戾也。玉篇。微、乖戾也。合言之。則爲微微。廣雅釋訓。微微、乖刺也。又作緯緯。離騷。忽緯緯其難。還。王注。緯緯、乖戾也。又作微微。馬融廣成頌。微微霍霍。別驚分奔。是則銜枚於口。組繫兩頭。分組於項。有違戾結微之意。云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者。秋官敘官注云。銜枚。止言語驚懼也。在軍。恐言語相疑惑。故令銜枚以止之。云進、行也者。輪人注同。說文彘部云。進、登也。引申之。凡前行並曰進。廣雅釋詁亦云。進、行也。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界也者。獸人先鄭注云。公之。謂輸之於虞中。卽所謂輸之公也。蓋王取三十。其餘則射於澤宮而頒之。獲者不得擅取也。自界。則獲者自取之。小禽不獻於虞中。穀梁昭八年傳及詩小雅車攻毛傳並云。不成禽不獻。是也。引詩云。言私其縱。獻肩于公者。幽風七月文。彼文肩作耕。字通。前蒐田章後鄭注引。亦作肩。毛傳亦依此經爲釋。云一歲爲縱。二歲爲肥。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騶。此釋毛詩義也。釋文云。肥本亦作巴。案巴卽肥之借字。詩毛傳云。豕一歲曰縱。三歲曰騶。齊風還傳云。獸三歲曰肩。魏風伐檀傳又云。獸三歲曰特。此並以縱特肩爲豕生歲多寡之名。而說各小異。說文豕部云。縱。生六月豚。一曰。一歲曰縱。尚叢聚也。肥。牝豕也。一曰。二歲豕能相把拏也。騶。三歲豕。肩相及者。說與毛略同。但許似據豕言之。毛鄭則指庖人六獸之田豕。或豕豕田豕通得此稱矣。廣雅釋獸云。獸一歲爲縱。二歲爲肥。三歲爲肩。四歲爲特。此亦繫獸言之。而肩特文又互異。蓋亦別有所據。慎無攷。云此明其獸大者於公。自取其小者者。亦釋詩義。明縱一歲爲小。肩四歲爲大也。詩小雅吉日亦云。發彼小肥。然則獸二歲以下皆爲小。三歲以上皆爲大與。云玄謂慎讀爲震者。段玉裁云。慎震聲類略同。大鄭說別有所本。後鄭以爾雅正之。引爾雅曰。豕生三曰縱。豕牝曰肥者。破先鄭說也。縱。葉鈔本釋文作縱。云本亦作縱。案釋獸云。豕生三縱二師一特。牝肥郭注云。猪生子常多。故別其小者之名。又釋畜云。犬生三獲二師一獮。盧文弼引宋本釋文作三獲。無曰字。與彼文同。但獲爲犬生三之名。豕子無此名。陸所據本誤。爾雅孔疏云。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縱。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縱。以自三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縱。云樂北曰。震者。破先鄭五歲爲慎之說也。釋畜云。麋。牡麋。牝麋。卽鄭所據也。依鄭此說。則縱犯特肩騶並不爲豕生歲多寡之名。肩。鄭此注無說。賈疏及詩驕虞疏並據釋獸云。麋絕有力駢。鹿絕有力麋。爲釋。鄭意或然也。云獲。得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大部云。獲。獵所獲也。云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者。卽山虞所謂耳也。計功者。聚而校計其所獲。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多少。取左耳。詳獸人及山虞疏。及所弊。鼓皆駢。車徒皆譟。鄭司農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玄謂至所弊之處。多少。取左耳。詳獸人及山虞疏。

處。吏士鼓譟。象攻敵而喜也。疾雷擊鼓曰「疏」。及所弊者。賈疏云。冬徒弊止之處。謂百姓獵止。注鄭司農
疏。譟。讀也。書曰。前師乃鼓譟。亦謂喜也。云。及所弊。至所弊之處者。廣雅釋詁云。及。至也。至田弊
之處。云玄謂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者。申先鄭義。田有界限。至其所則止。弊訓止。詳前疏。云天子諸侯蒐狩
有常者。據穀梁傳云。過防弗逐。毛詩傳云。田不出防。並諸侯以上法。若然。依鄭說。則大夫以下。田無常處也。
云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而喜也者。田以習兵。故弊止之時。亦鼓譟。象軍攻敵而勝而喜也。云疾雷擊鼓
曰譟者。釋文云。譟。本亦作駭。段玉裁云。謂擊鼓聲如疾雷。響而促。雷亦音盧對切。或作擗。作擗。丁晏云。文選
西京賦。駭雷鼓。李注引周禮鼓皆駭。鄭曰。雷擊鼓曰駭。駭與譟同。論議案。李所據。蓋與陸所見或本同。祝文馬
部云。駭。驚也。無譟字。譟即駭之俗。大僕戒鼓注云。故書戒爲駭。是故書有駭字。釋文或本近是。但大僕故書以
駭爲戒。而此經上文云鼓戒。此又云鼓皆駭。兩文不同。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既戒鼓而駭衆。明駭戎義微異。蓋鼓
戒者。唯音不絕。而鼓譟。則聲高而節彌促。方與鼓譟相應。故鄭以疾雷爲釋耳。云譟。誰也者。國語鄭語韋注云。
譟。譟呼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譟。羣呼煩擾也。引書曰。前師乃鼓譟者。賈疏云。書傳文彼說武王伐紂時事。
案御覽人事部引尚書大傳云。惟丙午。王逮師。師乃鼓譟。師乃愒。前歌後舞。即賈所據也。然鄭云書曰。則自據書
太誓文。詩大雅大明孔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夜夜無怠。蓋漢時今文書。及鄭所注
古文書。皆有太誓。此注所述。即出於彼。不必據伏傳也。諸書引太誓及伏傳皆無譟字者。蓋文有省節。楚辭天問王
注云。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前歌後舞。晁藻譟呼。王說正本太誓。而譟誤又作晁藻。後漢書杜詩劉陶傳同。譟
字亦作拊。文選馬融長笛賦云。拊譟陽躍。熱釋魏大饗碑云。士有拊譟之譟。晁藻拊並聲近字通。王鳴盛云。譟。說
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案王說是也。云亦謂喜也者。釋太誓云。鼓譟。亦即攻敵而勝而喜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川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衆所獲禽。因以「疏」致禽饁獸于郊者。賈疏云。
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亦謂因田過郊之神位而饁
之。注云徒乃弊。徒。止也者。亦訓弊爲止。謂以徒止爲田止之節也。云冬田主川衆。物多。衆得取也者。冬時萬
物成就衆多。故曰主川衆。使衆人皆得取也。云致禽饁獸于郊。衆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者。于亦當作於。小宗
伯及甸祝注義同。饁獸於郊。謂以獸獻於四郊。羣神之兆。音非正祭也。詳小宗伯疏。云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
禽四方。是也者。月令季秋令云。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鄭彼注云。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

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方。賈疏云：證彼祭禽於四郊。與此饋獻于郊。爲一物。其實彼一解以爲是仲秋祭禽以祀方爲一也。詒讓案：月令此文。卽前秋獮祭祈之事。彼注不誤。此引以證饋獻于郊。事不相當。非也。月令孔疏據此法謂秋冬之田。皆祭四方。亦誤。云入又以禽祭宗廟者。凡冬祭宗廟。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通謂之然。此亦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當用薦禮。詳前疏。

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疏〕及師大合軍者。此平時因事起師從王之事。與上師田異也。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尙武。〔疏〕云以救無辜伐有罪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舉。石經及各本並誤。詳甸師疏。王巡守會同。不定有征伐之事。但所至之國。或無辜被侵。有罪不服。則亦以六師救之伐之。不必別徵發也。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者。謂王十二歲巡守。殷國。及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凡兵車之會。大司馬並起師合軍以從王也。巡守會同。詳小宗伯大行人職。詩周頌時邁孔疏云。大司馬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師。言暨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巡守。言大合軍。猶大司馬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惠士奇云。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會者。諸侯有不順服。王將討之。乃爲壇以合諸侯而發禁焉。殷同者。十二歲王不巡守。六服盡來朝。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與禁。謂九法九伐。所以平邦國正邦國。而大合軍以行其禁令者也。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巡守有六軍。見於此矣。云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尙武者。賈疏云。以對下文云。若大師。是出軍法。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洩大卜。帥執事洩釁主及軍器。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視。〔疏〕帥執事洩釁主及軍器者。賈疏云。按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釁之。而大司馬臨之。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者。對上王巡守會同。師從不言大。及小司寇小師爲王不自出之師。明此大師爲王自出征伐也。大宗伯軍禮亦云。大師之禮。用衆也。白虎通義誅伐篇云。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云洩、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云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者。大卜云。國大師。則貞龜。是大師。大卜貞龜。大司馬洩卜也。大卜疏謂大師。大宗伯洩卜。與此經違。非也。引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者。今司馬法佚此。

示喜也。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於晉。』」

〔疏〕若師有
還師之

則左執律。右秉鉞者。爾雅釋詁云。秉。執也。以下並大師戰後注云。功。勝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律所以聽軍聲者。賈疏云。大

師職文。彼初出軍時。大師執聽。至此剋勝。司馬執之。案詳大師疏。云錢所以爲將威也者。伊耆氏注云。將軍杖鉞。說文戊部云。戊。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戊。右把白髦。金部云。鉞。車鑾聲也。經通借鉞爲戊。御覽兵部引司馬法云。周左執黃鉞。右執白旄。所以示不進者。齊察斬殺之威也。釋名釋兵云。戊。鉞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書牧誓云。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僞孔傳云。黃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殺。案鉞所以誅斬。故將秉之以示威。此左執律。右秉鉞。與牧誓司馬法不同者。凱旋之禮。與在軍誓衆異也。云先。猶道也者。說文先部云。先。前進也。引中爲前道之義。郊特牲注云。先。謂倡道之也。詩大雅緜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云兵樂曰愷者。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愷樂。獻功之樂。以其軍禮所用。故云兵樂也。云獻于社。獻功于社也者。于。亦並當作於。此獻克敵之功於大社也。大司樂大獻注云。大獻。獻捷於祖。與此經異者。社祖皆得有獻。法詳彼疏。引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者。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文。今本無愷歌二字。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司馬法亦有。今本蓋傳寫脫之。彼文愷樂與此經同。愷歌。謂作樂時奏歌以紀武功之盛。此引以爲兵樂之證。司馬法仁本篇又云。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亦謂此也。愷歌亦見樂師職。鄭司農云。故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者。此左僖二十八年傳文。引之者。證師有功。有愷樂之事。亦詳大司樂疏。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疏。若師不功者。王引之云。不。無也。師不功。言師無功也。與上若師有功相對爲文。注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者。據曲禮檀弓並有厭冠也。云軍敗則以喪禮者。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注云。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孔叢子問軍禮云。軍敗。天子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於社亦如之。蓋喪禮也。此軍敗以喪禮之證。云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者。僖三十三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文。杜注云。郊次。待之於郊。先鄭引之。證厭冠亦素服也。賈疏云。按檀弓注。厭冠喪冠。其服未聞。若然。先鄭引秦伯素服者。據在國向外哭。此則從外向內不同。故云其服未聞。後鄭不破者。已有檀弓注。此從破可知。案依賈說。則先鄭義與後鄭不同。檀弓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云。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審後鄭及賈意。蓋謂在國聞師敗之服常縞冠。與司服大裘素服同。秦伯素服。亦當依彼法。與厭冠用布異。縞冠素服。所謂縞素。淮南子人閒訓說魯君縞素而朝。齊越絕書句踐敗於吳。亦云衣服純素。不鈎不玄。並軍敗之服也。云玄謂厭。伏冠也者。既夕記云。冠六升。外纁。纁條屬。厭。注云。纁。謂纁者於武也。

外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厭、伏也。曲禮。苞屨扱在厭冠不入公門。注云。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賈疏云。按下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彼差次常總小功之冠。以義育之。五服之冠皆厭。以其喪冠反吉冠。吉冠於武上向內纓之。喪冠於武下向上纓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曲禮孔疏云。喪冠厭帖。無害彊。案厭伏者。謂冠梁低伏不隆起也。孔云無害彊者。書與擣同。厭伏。則冠梁弱。不能擣柱。賈謂喪冠外纓。故得厭名。未析。至五服之冠並厭伏。其冠布自斬衰六升。至小功十二升。以次遞增。多寡互異。此師不功。厭冠之布。依賈說。則十二升也。戰國策秦策。呂氏春秋不屈篇。說魏惠王軍敗。布冠自拘。亦卽喪冠也。云秦猶送也者。天府注同。云送主歸於廟與社者。主卽遷廟之主及社主。故師還。王弼勞士庶子。則相。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仍送主歸廟與社也。凡廟主社主。皆載以齊車。詳小宗伯疏。王弼勞士庶子。則相。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庶子。或謂之庶士。〔疏〕王弼勞士庶子則相者。謂宿衛士庶子從軍而死傷者。王或親弔勞之。以此宜掌軍事。故相疑亦彼官相其禮。非司馬所掌也。凡弔士庶子禮。蓋並如士禮喪。大記云。君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歛焉。是也。互詳喪祝疏。注云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者。鄭以此文家上師不功。故知是師敗。王弼勞士庶子死傷者之事。其實師有功歸。如有死傷者。王亦當有弔勞之典。又大僕云。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則王於諸臣。容有不親往者。此以軍事尤重。故王必親往弔勞之也。云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賈疏云。案宮伯云。掌宮中士庶子。注云。士。適子。庶子。其支庶。與此注云庶子爲卿大夫之子。適庶俱兼。則經中士爲卿大夫士之身。與宮伯注不同者。彼宮正掌卿大夫士身。宮伯別掌士庶子。士庶子爲適子支子。明矣。此惟一文。云弔勞士庶子。不見別有弔勞卿大夫士身。故分之。鄭望經爲注。故不同也。若然。此注不云士之子者。以其卿大夫之適子爲王與后與士同。故親弔勞之。士之子如衆人。不得爲王及后如士。故不弔勞之也。案鄭意或當如賈說。然非經義也。宮伯士庶子注。以士爲王宮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二者分別釋之。此注則云。庶子。卿大夫之子。不釋經士者。蓋以經之庶子通該彼職士庶子。明國子之士卽在庶子中。故下文又云。或謂之庶士也。又不及士之子。蓋文不具。今通校全經。凡總目士庶子者。並爲宿衛羣子之稱。無以士爲卿大夫士者。況司服。王爲三公孤卿大夫士咸有弔服。蓋諸臣弔勞。自有恆典。此師還弔勞士庶子。則是殊恩特賜。禮越恆科。蓋宿衛羣子。以貴游而初登仕籍。其士亦不過一命。而庶子則又未命。班更在士下。平時或不必有弔勞。故經特簪之。以示優異。且弔勞常法。詔相之事。亦非大司馬所掌。自無不見卿大夫士身之嫌。鄭賈說並未允。又經凡言士庶子者。皆以已命未命

爲別，不關適庶之異，宮伯注義，亦非摘詁也。詳宮伯疏。云或謂之庶士者，謂庶子亦得稱庶士也。書大誥酒誥並有庶士，僞孔傳並釋爲衆士。鄭或以彼爲卽指庶子，與僞孔義異。但鄭書注久佚，其庶士義今無可攷，未審此注果據書義否。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也。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簿書也。考，謂考校其功。玄謂慮事者，封「疏」禮云，大役之禮，任衆也。是大役爲軍禮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封「疏」禮云，大役之禮，任衆也。是大役爲軍禮之一也。故大司馬亦掌其事也。賈疏云，屬，謂屬聚徒役，計其人數，賦其丈尺，以課其功也。注云大役築城邑也者，謂大起徒役，有所功作，知築城邑者，以下文云屬其植，是主功之事也。大宗伯大役，注釋爲築宮邑，此注不云宮者，文不具，其築作游觀苑囿及府庫次舍之等爲小役，非大司馬所掌。鄭司農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者，爾雅釋詁云，慮，謀也。左傳宣十一年杜注云，慮事無慮計功。先鄭讀與爲預，又讀與慮事爲甸。後鄭不從，云植謂部曲將吏者，先鄭據左氏爲說，大役人徒衆多，略依軍法部署，故亦有將吏。先鄭蓋以植爲部曲羣聚之名，莊子田子方篇云，列士壞植散羣，卽其義也。部曲羣聚謂之植，因以爲帥領將吏之稱。周書大匡篇云，伍有植，是也。部曲詳鄉師疏。云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者，賈疏云，按宣二年左氏傳云，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注云，植，將主也。案賈所引，疑賈服注。義與先鄭注說同。杜注亦同。孔疏云，植，謂將領主帥監作者也。云屬，謂聚會之也者，州長注云，屬，猶合也。聚也。左傳昭三十二年杜注云，屬役，謂屬聚丁役也。聚會與合聚義同。云要者，簿書也者，鄉師云，大役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注云，役要，所遣民徒之數。此要與彼義同。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是要卽簿書。惠士奇云，左傳昭三十二年，諸侯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書者，要也。云考謂考校其功者，說文支部云，攷，敏也。引中爲考校，此經作攷，注作考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詳大宰疏。國語晉語云，考省不倦。韋注云，考，校也。謂比校其功役之善否。云玄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者，後鄭讀與如字，又讀與慮事屬其植爲甸，謂司馬與慮事之封人同屬其植。二官爲縣事。大史云，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此與慮事，猶彼云與執事也。賈疏云，按宣十一年，楚令尹爲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注云，封人，司徒之屬官，是封人慮事。司馬與在謀慮中也。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小異。蓋亦賈服佚義。賈謂司馬與謀慮其事，則仍是先鄭義。既失其句讀，又未達後鄭之旨趣，疏矣。江永云，後鄭說本左傳，然此諸侯之制，疑王朝大役，慮事當是大司空。鄉師云，攷司空之辟。案江說亦通。云植，築城植也者，此破先鄭說。謂植爲築城所樹版榦之材也。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植，

五三

云。天子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常有衆耦。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機廟末而已。金謂云。諸侯大射。以大夫爲三耦。大射儀司射。選三耦告于君曰。大夫與大夫是也。大夫不足。以士充之。大射儀所謂士御于大夫也。據此推之。天子大射。若諸侯不足。當以大夫充之也。天子大射。公卿相與爲耦。王與賓爲耦。王爲上射。諸侯在六耦外者亦自相耦。或與公卿爲耦。皆可推而知也。賓射以諸侯爲賓。則不以諸侯爲六耦。當以羣臣爲之。燕射亦然。吳廷華云。王燕射。耦數無考。據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則燕射與鄉射同三耦。諸侯禮皆三耦。燕射未嘗少於大射賓射也。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則燕射亦應六耦矣。疏以爲燕射三耦。則以諸侯耦數例王。謬矣。案金吳說是也。黃以周說同。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亦據大射言之。賈以爲賓射。乃襲鄭說之誤。詳彼疏。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擯其祭。牲魚。魚牲也。祭也。鄭司農云。〔疏〕大祭祀饗食羞牲魚者。賈疏云。大祭祀謂天地宗廟。其中小之祭祀。亦爲之矣。饗食。謂諸大司馬主進魚牲。〔疏〕侯來朝。上公三饗三食之等。行之在廟。故與大祭祀同。皆羞進魚牲。詒讓案。羞牲魚者。羞魚也。大戴禮記禮三本篇。荀子禮論篇。並云。大饗。尚玄尊。俎生魚。楊注云。大饗。禘祭先王也。此大祭祀有牲魚也。左襄三十七年傳。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彼司馬爲小臣。然與饗食司馬進俎事足相比例。又此官之屬有羊人。故小宗伯云。毛六牲而願之于五官。使共奉之。先鄭注云。司馬主馬及羊。案大祭祀饗食雖不用馬牲。而羊則宜。此官奉之。經文不具也。注云牲魚。魚牲也者。王引之云。膳夫六牲。牛羊豕犬雁魚。故魚亦謂之牲。昏義曰。敦成祭之。牲用魚。管子禁藏篇曰。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輕重已篇曰。祭曰。犧牲以魚。是也。云祭。謂尸。賓所以祭也者。賈疏云。大祭祀。授尸祭。饗食。授賓祭。祭者。魚之大饗。卽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伯各授主祭。是也。江永云。特牲少牢魚十有五。正祭時。尸以一魚振祭。故云。祭。謂尸。賓所以祭。若王祭。則膳夫云。司士羞滂魚。尸取膳祭祭之。此言授其祭。亦通正祭釋祭言之。呂飛鵬云。此指大祭宗廟而言。楚茨。爲賓爲客。傳云。釋而賓尸及賓客。信南山詩云。畀我尸賓。尸與賓連文。皆言祭祀。賈疏引少牢下篇以證尸祭。又引公食大夫禮以證賓祭。失之矣。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嚼之。少牢下篇云。司士牯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膳祭於其上。注云。剝魚時。割其腹以爲大饗也。可用祭也。此疏約舉其詞。以爲尸祭用魚之證。而不知佑爲賓中之賢者也。少牢下篇云。議佑於賓。注云。擇賓之賢者可以佑尸是也。又云。司士羞滂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膳祭祭之。是尸祭也。又云。酌獻佑。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滂魚。一如

尸禮，可見尸取膳祭之，伯亦常祭，不言祭者，省文也。故後鄭兼尸，實以言祭也。案呂謂祭祀亦有投賓祭，足補賈義。蓋經云：大祭祀饗食，祭祀，投尸祭，并投賓祭，饗食，則惟投賓祭，無投尸祭之事。注以尸實祭爲釋，實兼二者而言。賈呂兩義，亦相兼乃備也。又案公食大夫禮云：魚腊醬醢不祭，又云：贊者，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投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彼禮魚腊不祭，唯庶羞魚腊有祭。此蓋唯食禮爲然，若大祭祀，以少牢饋食禮證之，魚腊當亦有祭，不徒庶羞也。饗禮無文，疑常與祭禮同投祭，即大祝九祭之共祭，詳大祝疏。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者，江永云：夏官主二牲，羊也，魚也，小子羞羊肆，而大司馬尊官，羞牲魚者，豈禮欲其變與，抑以魚爲水產，與陸產相埒而異之與？宗伯不言羞，大喪，平士大夫，鄭司農云：平一其服也，玄。〔疏〕大喪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云平雞牲者，玄不具，大喪，平士大夫，謂平者，正其職與其位。〔疏〕士大夫者，此通公卿大夫士言之，賈疏云：司馬之屬，有司士主羣吏，今王喪，不得使司士，故司馬平之。注鄭司農云：平一其服也者，書堯典僞孔傳云：平，均也，是平有均一之訓，服謂衰及冠經等，先鄭義未明，故後鄭不從，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小宗伯已懸衰冠故也。云玄謂平者，正其職與其位者，前注云：平，猶正也，職，謂其所掌職事，位，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尊卑之位次，大喪非常之變，恐職有不舉，及位次淆外，故大司馬主平正之。喪祭奉詔馬牲，蓋遺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疏〕喪祭奉詔馬牲者，馬爲牧人六牲之一，蔡邕集月令答問云：禮不以馬爲牲，與此經違，非也，蓋遺奠也，而藏之。〔疏〕士奇云：古有乘馬，有食馬，穆天子傳：獻食馬三百，是也，食無馬牲，自秦漢始，注云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遺奠也者，謂大遺奠後，包其牲體也，賈疏云：鄭知喪祭是大遺奠耳，詒讓案：既夕禮說士大遺奠云：陳鼎五于門外，送詔告，唯有大遺奠入壙之時，有奉送之事，故知喪祭是大遺奠耳。詒讓案：既夕禮說士大遺奠云：陳鼎五于門外，注云：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依彼注推之，則天子禮用大牢，大遺奠加等，用馬牲，其他殷奠，則並用大牢，無馬牲，故鄭此注偏舉遺奠爲說，賈既夕疏說遺奠亦云：天子一大牢，又加以馬牲九包，包各九个是也，禮例：凡有尸謂之祭，無尸謂之奠，散文祭奠亦通稱，故遺奠謂之喪祭，量人云：掌喪祭奠之俎，實彼注亦云：謂所包遺奠，與庖人小宗伯喪祝喪祭爲虞祔，異也。遺奠亦詳大史量人疏，云奉、猶送也者，詳前疏，云送之至墓，告而藏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告，謂告於棺，藏之，謂藏於棺旁椁內也。

周禮正義

卷五十七

小司馬之職掌

此下字脫滅。札爛又闕。漢與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疏〕

注云此下字脫滅。札爛又闕者。字脫滅及札爛。謂此職止存首尾二札。而一札之中。字復脫滅不具。札闕。謂此職中間闕文

甚多。及下三職全闕。說文木部云。札。牒也。札卽簡策。賈聘禮疏引鄭論語序。謂禮經之策長二尺四寸。又鄭書注。說一簡文三十字。此經策札或當與彼同。以下四職。札並闕。未知所闕幾札。此職首僅存六字。未存凡小祭祀以下二十一字。皆歎於鄭所言一簡字數。明其爲闕脫。蓋字脫滅者。由於札爛。闕文多及全職闕者。由於札闕。故云札爛又闕。賈疏謂言脫滅者。直據職掌下一經脫滅。札爛又闕者。以其下經簡札。爲章編折爛闕落。說殊未析。云漢與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賈疏云。此闕與冬官所亡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日。皆爲遺暴秦燔滅典籍。漢興購求遺書不得也。

〔疏〕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者。小祭祀。卽酒正之小祭。肆師之小祀。司服之羣小祀也。賈疏云。小祭祀以下至喪紀。皆蒙小字。對大司馬大祭祀之等。小會同。謂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王使卿大夫與之會同。

言饗射。師田。皆是諸侯卿大夫來聘。王還使卿大夫與饗燕。及射師田之等也。小喪紀者。三夫人已下。案小會同。當爲王官伯與諸侯會同。賈謂卿大夫會同。非也。詳小祝疏。小饗射者。司服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則此饗中當兼有食。此饗射依賈說則爲侯國使臣來聘。王臣與之爲饗射。然小臣云。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賈彼疏謂對大射爲小。若然。則王與諸侯射亦得爲小射。不必王臣與聘臣射也。小師田者。小司寇注云。小師。王不自出之師。蓋亦謂王命卿大夫率師征伐。田。則四時大田之外。肄兵取獸之事。皆王所不與者。小喪紀。賈謂二夫人以下。據宰夫注義也。今案亦當含王子弟內諸侯之喪。互詳外饗大史疏。云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者。賈疏云。亦如大司馬羞魚牲。授其祭之等也。黃以周云。大司馬職。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此職如大司馬之法。謂如大司馬掌政令之法也。疏以羞魚牲授其祭言。誤。案黃說是也。

軍司馬闕

與司馬闕

行司馬闕〔疏〕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者、賈疏云、軍司馬當宰夫肆師之等、皆下大夫、四人、與司馬當上士、

上同闕落之、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濃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疏〕掌六鄉賞地之濃者、計功之大小以

云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者、據載師文、彼先鄭注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是也、云屬六鄉者、釋經以賞地係六

鄉也、載師九等田、雖在六鄉七萬五千家所授田之外、以其分布遠郊以內、與鄉里相連比、亦附屬鄉邑、鄉吏兼掌之、

左成七年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

呂、是凡賞田、皆賜以田、而不得有其邑、與家邑異、故六鄉之賞田可附屬鄉邑也、云等、猶差也者、說文竹部云、

等、齊簡也、引申爲齊等、又引申之、凡階級差次、亦稱爲等、廣雅釋詁云、差、次也、王功曰勳、輔成王業、

云以功大小爲差者、賈疏云、以下文云輕重視功、則賞地大小不定、故知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若周公、

〔疏〕以周公攝政、相幼君、致太平、還政成王、是輔成王業之事、故以周公託之、國功曰功、保全國家、〔疏〕

國功曰功者、說文力部云、功、以勞定國也、案許訓與下事功曰勞注義同、散文得通也、注云保全國家、若伊尹者、

賈疏云、以其言國、繼國而言、故知是保全國家者也、以伊尹比之者、以湯時天下太平、湯崩、孫太甲卽位、不明政

事、伊尹爲數篇書以諫之、諫既不入、乃放之桐宮、民功曰庸、法施於民、〔疏〕民功曰庸者、與大司徒以庸制祿

三年思庸、復歸於毫、國家得全、故以伊尹擬之耳、若后稷、〔疏〕義同、注云法施於民、若后稷

者、祭法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下云、厲山氏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疏〕事功曰

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是也、以后稷教民稼穡、亦民功之事、故舉以相擬、

若禹、

〔疏〕勞者、

說文力部云。勞、劓也。注云。以勞定國。若禹者。祭法云。以勞定國。則祀之。下又云。禹能脩厥之功。是也。治功曰力。制法成治。〔疏〕治功曰力者。晏子春秋諫上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此以治功行賞稱力之證。說文力部云。治功曰力。能困大災。疑本賈侍中說。亦得備一義。注云。制法成治。若晉縣者。賈疏云。以其言治言力。故知制法成治。出其謀力。案虞書帝謂咎繇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戰功曰多。司馬法曰。上多前虜。〔疏〕戰功曰多者。說文多部是晉縣制其刑法。國家治理。故以晉縣擬之。戰功曰多。司馬法曰。上多前虜。〔疏〕云。多。重也。案多部重。而以爲戰功之名。猶最訓積。而以爲課最之名。並取層累無上之義。書文侯之命云。女多修。周書皇門篇云。戎兵克慎。軍用克多。國語晉語云。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管子八觀篇云。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又小閒篇云。昔者吳干戰。未訖。不得入軍門。國子擣其齒。遂入。爲于國多。並戰功曰多之證。賈疏云。此上六者。皆對文爲義。若散文則通。是以春秋左氏云。舍爵策勳。彼戰還而飲至。不云舍爵策多。是通也。注云。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剋。卽勉之俗。二人戰功。詳史記漢書本傳。引司馬法曰。上多前虜者。今司馬法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田部云。虜。獲也。上多。謂戰功高者爲上。前虜。謂虜獲多者居前。賈疏謂以功多爲上。居於陳前。虜獲俘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疏〕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者。於。經例並當作于。石經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疏〕經及各本並誤。此皆旌功報祭之典也。云司勳詔之者。賈疏云。以其司勳。知功之有無大小故也。詔之。謂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案。依注說。則詔爲告。春官依賈說。則兼詔司常明經。詔通含二事。足補鄭義。左昭四年傳。杜洩說叔孫豹受王賜路事。季孫爲司徒書名。叔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彼書勳爲司空。而司馬不與者。孔疏謂春秋諸侯法不與禮同。是也。注云。銘之言名也者。祭統云。銘者。自名也。釋名釋言語云。銘。名也。記名其功也。段玉裁云。之言者。言銘當爲名之假借也。小祝置銘。今書作名。士喪禮今文。銘皆爲名。古二字通用。周禮惟臬氏銘字訓爲刻之。詒讓案。左襄十九年傳云。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集銘論云。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言時計功者也。案蔡以左傳計功。與此銘功文合。故舉以證義。非謂此經專據諸侯言也。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大常爲王旌。見巾車。司常大司馬諸職。大行人五等諸侯國。皆曰建常。則凡旌旗通得稱常。

故經特著王之大常，以示別異。士喪禮說銘旌云：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若然。此銘功王旌。疑亦當書於大常之旌。云某子之旌。其功於六功居何等。亦得附書矣。韓非子大體篇云：故致至安之世。雄駿不創。羣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此銘書於大常。即所謂創壽於旗幟也。云死則於先王祭之者。鄭蓋謂此大常。即大宗伯六享以烝冬祭先王。謂配享孟冬之時祭。對大司馬中冬獻禽享烝爲大烝。蓋宗廟爲大祀。故四時常祭。亦謂之大。猶四時常田謂之大田也。唐郊祀錄引馬融注云：烝。冬祭也。臣有功德者。則書其功於司馬。爲主祭之。鄭即本馬說。羣書治要引此注亦云。冬祭曰烝。或卽約馬義也。依此經之義。則時祭有四。功臣配享。惟有一祭。書盤庚僞孔傳以大享爲烝。則謂秋祭亦配。與此經不合。孔疏謂禘祫亦配功臣。又謂近代已來。惟禘祫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隋書禮儀志梁何佟之議云：祫於秋冬。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唐書禮儀志章挺等議云：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爲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皆遵鄭學。未有將爲時享。詒讓案。高堂隆。庾蔚之。何佟之等說。皆以此大烝爲大祫。非時享。祭統孔疏亦謂：禘。功臣得預大祫。並與此注義異。攷王制有祫禘祫烝。續漢書祭祀志張純奏云：祫以冬十月。又唐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亦云：祫以秋冬。是祫有在冬之說。國語晉語云：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章注云：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是也。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爲備。傳曰：大事者。祫祭也。案章引傳者。據公羊文二年傳文。晉語下文又云：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唯祫爲有昭穆合食之典。則國語之烝。固當如章說爲祫。此卽高堂隆等所本。劉敞亦據以證此大烝卽大祫。其說不爲無徵。祭統說成王賜魯以重祭。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孔疏謂大嘗祫祭在秋。大禘祫祭在夏。此大烝與大嘗大禘文例亦正同。則高堂隆。劉敞之說。義自得通。但詩魯頌閟宮孔疏。引鄭禘祫志。說周禘以夏。祫以秋。且唯有大祫。無時祫。王制雖有祫烝。而鄭彼注謂是殷制。則鄭謂周祫不在冬可知。祫祭在冬。自是漢制。見續漢志及後漢書張純傳。此與功臣配祫。並非鄭義。而章挺云：遵鄭學。殆未足信矣。又魏書禮志載大和十三年高祖詔。引鄭解禘云：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案鄭諸經注。及各書引禘祫志。並無此義。惟公羊文二年何注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徐疏謂出禮記及春秋說文。今無可攷。豈魏主誤以何注爲鄭解乎。然鄭謂周禘在夏。則此大烝非禘可知。凌曙又據詩商頌長發云：實維何衡。王肅謂禘祭宗廟。爲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案凌說雖可通。但長發詩敘云：大禘也。鄭箋以爲郊祭天。則不謂爲宗廟之禘。又月令孟冬令。大飲烝。鄭注以爲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烝爲升俎。不爲冬祭。而王燭寶典引月令章句。謂卽此大烝。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亦以冬祭爲釋。皆非鄭義也。

又案國語魯語說，郊禘祖宗之外，有報祭。左傳昭八年孔疏引孔晁云，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之報。此謂大烝又有報祭遠祖之典，攷詩周頌豐年敘云，秋冬報也。鄭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孔似隱據彼義，未知確否。云昭、謂告其神以辭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敘其功爲辭。詔，大宗伯大祝告所祭功臣之神。云殷庚告其嘏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者，書盤庚篇文。盤作般者，熱釋載漢熹平石經同。僞孔傳云，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賈疏云，案彼書注以大享爲烝嘗者，此舉冬祭。物成者衆，而膏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案此經無秋祭祭功臣之文。賈前說非也。賈所引書注，卽僞傳文。故兼舉烝嘗，與此注義違。凡賈引諸經注，亦不盡主鄭學。蓋多沿襲六朝舊疏。若川師疏引禹貢注，亦注僞傳。與鄭義迥異。是其證也。又孔疏云，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尙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案周法當亦如孔說。其大祖廟不毀，則其功臣亦世世配食。故呂氏春秋慎大覽云，祖伊尹，世世享商。高注云，享之，盡商世是也。云今漢祭功臣於廟庭者，王氏漢制攷引漢舊儀云，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通典吉禮引高堂隆議云，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爲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象生時侍燕。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爲貶損，非禮異之謂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燕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案周大烝功臣祀食之位，於經無攷。高堂隆據燕禮，謂當在堂上。賈疏謂鄭引漢法，欲見古時祭功臣在廟庭。王聘珍云，鄭引漢法者，蓋謂漢亦祭功臣爾。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案鄭意常如王說，惠士奇又據孔叢子論書篇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謂有位於廟，其位在庭。又據祭法孔疏引雜問志云，春祭蒼帝，大饗食焉。句芒祭之於庭。彼五神配食五帝，亦在庭爲證。今案孔叢子王肅僞撰，雖不足據。而五神配食在庭，比例可通。周法或當與漢同。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疏〕注云，副猶貳也者，小宰注義同。云功書藏於天府者，約掌邦國約劑，亦有治功之約。所謂功書也。鄭以此職藏功書之貳，其正籍經無所藏之文。惟天府云，凡官府卿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大司寇，邦之大盟約，亦登于天府。此功書，卽治中約劑之類。明亦當藏天府。二官相與爲官聯也。云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者，以此官掌賞地之掌賞地之政令。政令，謂〔疏〕注云，鄭以政爲征。征，賈疏法，故副藏功之籍，爲賞延於世，當案視審校之也。

也。賞地在六鄉之內。亦從溝洫貢子法。其民亦從鄉之徭役之法。詒讓案。下云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則賞地賦雖入受地之家。而亦共國賦。左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取之。是無申呂者。既爲賞田。則賦入國者無多。故不能成邑。非謂全無國賦。左凡賞無常。輕重低功。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疏〕注云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者。對三傳所言。與此經義不相連也。

小。有豫定之法也。賈疏云。賞地在遠郊之內。有疆界。未給者。空之。待有功。乃隨功大小給之。故云不可豫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疏〕注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者。賈疏云。先鄭意以參之一食者。謂以下地可食三之一。似下地入於臣。〔疏〕再易家得三頃。歲種一頃食之。故云不以美田爲采邑。又以賞田與采邑爲一物。後鄭不從者。不以美田爲采邑。亦無文以言之。又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自三百里已外爲之。其賞田任在遠郊之內。何得爲一物。故鄭不從也。詒讓案。先鄭以此賞地參之一食。與大司馬令賦下地食者參之一同。則以食屬受地之人而言。其說自校後鄭爲長。但此賞地參分。受者食其一。其不食者二分入於王。下云。唯加田無國正。明賞地不食者參之二爲有國正。非謂授以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也。先鄭云。不以美田。非經義。云玄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者。賈疏云。采地之稅。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今賞田三之二分入天子。與次國三之一入天子同。注永云。食字。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以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例之。似以其有地。而食其所

有者。爲順。注謂王食其一。恐不然。案江說是也。黃唯加田無國正。司農云。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以周說同。凡經言食者。皆不謂王食。互詳大司徒疏。唯加田無國正。司農云。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賈。若今時候國有司農少府錢。〔疏〕者。全食之。與賞地食參之一異也。賈疏云。言無國正。無稅入天子。法。其民穀矣。獨加賞之田無正耳。

出稅入主則有之。但加田未知所在。或可與賞田同處。以其仕田在近郊。加田在遠郊可知也。注云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者。說文力部云。加。語相增加也。引申之。凡增加。並謂之加。國語楚語章注云。加。增也。加田。謂賞田之外。增加而賜之田。月令季秋。收祿秩之不當。注云。恩所增加是也。賈疏云。以其文承賞田之下。卽云加田。故知賞田之外所加賜之田可知。惠士奇云。戰國策魏策。魏公叔痤爲將。與韓趙戰淪北。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讓功於吳起。巴寧。饗。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寧襄各十萬。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所謂加田。案惠說是也。國語晉語云。官宰食加。韋注云。官宰。

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彼謂家臣所食。於加田取之。與此加田異也。鄭司農云。正。謂稅也者。司書注義同。亦讀正爲征也。司門注云。正讀爲征。征。稅也。此不云讀爲征者。文略。云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者。賈疏云。漢法。穀入司農。錢入少府。故舉以爲況。案賈說非也。漢制。經川錢穀。並入司農。續漢書職官志。大司農卿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少府卿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川。少府以養天子也。是漢制司農掌經川。少府掌天子私用。非以錢穀分入二官也。漢侯國所食租稅。蓋以戶爲限。有餘錢穀。則亦入官。輸於大司農少府。故鄭舉以爲況。云獨加賞之田無正耳者。對祿田等有征也。賈疏云。祿田。卽采地之稅。及賞田之等是也。加田是加恩厚。又不稅入天子。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及王制。圭田。圭田卽仕田。是有四種。禮記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性。是大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案載師士田非圭田。亦非大夫以上所受。賈沿載師後鄭注之誤。詳彼疏。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三馬賈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

〔疏〕掌質馬者。敎官注云。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案此官主公家買馬之事。與質人掌成市之牛馬。爲民開買馬。職異而事略同。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馬資。卽買馬之資財也。注云此三馬。賈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者。於十二閑王馬之外。別爲官。買馬以共用。與校人諸官爲官聯。職掌亦互相備也。無種。謂非王馬所生。臨用時向民間買之。故與校人六物不同。周書羅匡篇。有三牧。蓋亦謂此。賈疏云。馬有六種。此三者無種。賈以給官府。餘三者仍有種。馬齊馬道馬。其種馬。上善似母者。其齊馬道馬雖非上善似母者。亦容國家所蕃育。不買之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者。雞人注云。物。毛色也。謂三物之中復各辨其毛色。若驪黃翰駟。網惡馬也。鄭司農云。網。讀爲以亢其驪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疏〕網惡馬者以之類。又差定其賈直之貴賤也。網惡馬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玄謂網。以縻索維網狎習之。〔疏〕下養治頒授之事。並通王閑所畜及此官所買民馬言之。亦與校人相贊也。注。鄭司農云。網。讀爲以亢其驪之亢者。此易其字也。以亢其驪。左傳二十八年傳晉子犯語。杜注云。亢。猶當也。與先鄭訓略同。云書亦或爲亢者。徐養原云。網亢同音。古或借亢爲綱。云亢。御也。禁也者。釋文云。御本亦作繫。小爾雅廣言云。抗。繫也。司牖氏注云。繫。亦禁也。謂遏止之。亢。抗。御。繫。字並通。亢御卽禁制之義。云禁去惡馬不畜也者。爲惡馬敗羣。則禁御去之。不

畜於廐。莊子徐無鬼篇。牧馬童子告黃帝曰。牧馬者。去其害馬者。卽此意。云玄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者。不從先鄭破字也。說文糸部云。綱。維絃繩也。又云。縻。牛轡也。廣雅釋詁云。縻。索也。左傳僖四年孔疏云。綱是維之大綱。後鄭意。惡馬不必去。但以大索維縻。制其悍劣之性。久則中習而馴擾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買。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不任用。〔疏〕凡受馬於有司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謂給百官府之役載。及六軍之戎馬。有非用者罪。〔疏〕司。卽謂馬質也。坊記孔疏引此文。謂鄉遂出軍之馬。亦國家所給。其說甚是。蓋鄉遂家賦一人。出兵而不出車馬。與都鄙巨甸出車馬異。其馬蓋由官買以給鄉遂之家。使於牧田共養之。詩小雅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明戰車之馬非十二閑所畜也。其頒養之法。以乘法計之。蓋一閑二十五家。而給戎馬四匹。一族百家。則給戎馬十六匹。一黨五百家。則給戎馬八十匹。一州二千五百家。則給戎馬四百匹。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則給戎馬二千匹。六鄉。凡戎車三千乘。戎馬一萬二千匹。其大數也。校人王馬戎馬唯有一百三十匹。不以給軍。則六軍之馬。皆馬質所給。可知矣。又案管子山國軌篇云。梁渭陽瑱之牛馬滿衍。請戰之類。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嚴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而庚子牛馬。此侯國出軍。官量買牛馬之證也。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者。司弓矢注義同。廣雅釋言云。更。償也。更。卽更之正字。穀梁襄三十年傳云。更宋之所喪財也。與此義同。云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買。受之日淺。養之惡也者。謂賣其依所書齒毛買直。買馬以償官。以其受之日淺而輒死。或是養惡致然。故所償重也。云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買。任之故其任也者。此亦以毛色釋物也。此謂雖亦賣償。但依所書毛色買以償官。不更賣其齒與買直之相當。以其受之日稍久。因乘載過任致死。不關養惡。故所償稍輕也。江永云。如謂但償馬之毛色則太輕。或買他馬以償。不以齒買。則又何必其同色。此泥物字之義也。以其物更者。以馬之皮骨肉所值之物價償。不賣其全償也。案江說似較鄭爲長。若然。入馬耳者。蓋欲案驗死馬與所書毛色合否。非賣其依毛色以償也。巫馬云。馬死。則使其買弱之。入其布于校人。是官馬死。亦弼其皮骨等。故受官馬者。亦賣其入皮骨等物之直。蓋卽以布償也。云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者。此則不償馬。亦不償布也。賈疏云。以其行使二十日以外。馬力既竭。雖齊其任。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鄭見有三等之法。下復云以任齊其行。以意量之。以爲此解。馬及行。則以任

齊其行。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疏〕則以任齊其行者。江永云。謂以他重物載於車而調習之。猶左傳云。駕而乘材。齊其勞逸。乃復用之。〔疏〕也。此謂將遠行之馬。亦謂受馬於有司者。故因上文及之。其軍事物馬而頌。

自有校人掌之。注云。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者。賈疏云。以其經云。馬及行。明授行者。所載輕重及道里。須齊勞逸。乃復用之。不得并其勞逸也。若有馬訟。則聽之。訟。謂賣買之言相

賈。〔疏〕注云。訟。謂賣買之言相賈者。賈疏云。以馬實主買馬。故知之也。詒讓案。大司徒注云。爭財曰訟。鄭意蓋以馬實買相賈而訟。亦爭財之事。故云馬訟。此官既習辨馬之物色。又知馬之賈直。故使聽之。此亦通公私

賣買之訟言之。民閒半馬之賣價。雖賣人所掌。而賣人通掌市事。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不專主馬。凡馬訟。皆此官專聽。其附於刑者。則歸於士也。

同氣。物基能兩大。禁〔疏〕注云。原。再也者。爾雅釋詁文。淮南子泰族訓云。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再蠶者。爲傷馬與。〔疏〕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許注亦云。原。再也。案此即今之二蠶。齊民要術有夏秋蠶。

亦是也。云天文辰爲馬者。說文品部云。蠶。房星。爲民田時者。又辰部云。辰。房星。天時也。國語周語云。辰馬。農祥也。韋注云。辰馬。謂房心星也。心之所在大辰之次爲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

郭注云。房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詩汜歷樞云。房爲天馬。主車駕。案辰即房星。爲馬祖。詳校人疏。引蠶書蠶爲龍精者。蠶書漢書藝文志不著錄。今無可考。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者。爾雅釋天云。大辰。

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案大火即房。心。尾。於辰屬卯。詳保章氏疏。仲春卯月。正直其次。因以浴蠶種。與辰馬相應也。賈疏云。月直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則內宰云。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也。若然。祭

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之朝。是建辰之月。又浴之者。蓋蠶將生。重浴之。故彼下文即云桑於公桑之事是也。案賈謂蠶種有中春季春兩浴。說本熊安生。詳內宰疏。云是蠶與馬同氣者。賈疏云。以其俱

取大火。是同氣也。惠士奇云。海外北經。有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即荀子賦篇蠶賦所謂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是爲蠶神。與馬同形。故與馬同氣。云物莫能兩大者。左莊二十二年傳文。云禁再蠶者。爲傷馬與者。

以二者同氣。兩大必有一傷。故禁再蠶。以蕃馬也。淮南王書以禁原蠶爲殘桑。義亦通。而與此官職掌無會。非此經義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

人職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疏〕掌建國之濫者，兼匠人建國營國之事，亦量人之官法也。賈疏云：以其建國當
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疏〕先知遠近廣長之數故也。云以分國爲九州者，職方氏云：辨九州之國，於官掌
量其疆域，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謂分諸侯之國爲九州，州各有疆界，故詩云：帝命式于九圍。是州各有圍限也。
云營國城郭者，匠人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周書作維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二
十七里，是也。詳大宰疏，賈疏云：即匠人云營國方九里之類也。云量市朝道巷門渠者，賈疏云：謂若匠人云：市朝
一夫經塗九軌，巷及門渠亦有尺數，謂若門容二轍三個之等，詒讓案，說文巽部云：闕，里中道也。重文巷，篆文，從
邑省，經典通省作巷，渠，鄭賈並無釋，掌固云：樹渠，賈彼疏謂渠上有樹，則是講渠矣。王引之謂掌固渠當與據同，
即離落也。其說較賈爲長。此渠亦當爲據。凡城郭宮府皆有門以通出入，亦皆有渠以資遮潤，此官並量而爲之，故經
以門渠同舉矣。渠詳掌固疏，又案大射儀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理步。注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
巷塗數者，是凡量步之事，並此官掌之。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量地度居，
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邑以度民，即此量人之事。云造都邑亦如之者，與封人縣師爲官聯也。賈疏云：謂造三
等采邑，亦有城郭宮室市朝之等，故云如之。但與之制度大小，未必身往耳。詒讓案：造都邑，當通采邑公邑言之。
周書作維篇云：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此即王
國及都邑城郭之里數也。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即方九里，以此推之，則大縣城方三里，小縣城方一里也。左隱元年
傳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云：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
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六十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案
孔所推大小都城里數，與作維大小縣亦正同。但左傳大中小三等都，似與此經大都小都采邑三等采地正相當，而作維
所謂大縣地方一里，則當小司徒造都鄙之四都，小縣疑即鄙，則當小司徒之一縣，又不及中縣，與此經及左傳文制皆
不甚相合耳。注云：建立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者，賈疏云：按匠人有營國方九里，夏后
氏世室，及左祖右社，而朝後市，市朝一夫之等，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者，謂分諸侯之國，國各有所屬之州，若殷
梁桓五年傳說鄭屬冀州，莊十四年傳說楚屬荊州等，各於當州定其分域也。云后君也者，附雅釋詁文，賈疏云：謂若
典命注：公之宮方九百步，天子千二百步之類也。知非王后之宮者，以其不得先言后，故以后爲君也。王昭禹、鄭
饒、姜兆錫，並以后宮爲即王后之六宮，曾劄亦云：經先言后宮者，以與國城郭俱言營，故類及之，而與下所云量者
自分二科，不可以爲先王朝也，且明育后，又安得以爲王乎。雖經典亦多訓后爲君，然周官初無是例，案王鄭諸說是

也。云言君容王與諸侯者，賈疏云，以其言分國是諸侯，若云王，即不容諸侯，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故變王云后，欲容王與諸侯兩含故也，案此亦鄭誤說，賈曲爲申證，失之。

之所里，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者，軍所止之處，則外周市爲壁壘，又於壘中爲館舍，尉繚子戰威篇云，軍壘成而後舍，是也，惠士奇云，通典引司馬法曰，中壘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四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大將居之，其數則量人之所量也，云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者，釋文云，涂，木又作塗，阮元云，塗，俗字，呂飛鵬云，量人營軍壘，倣匠人營國之制而爲之，國中面朝後市，故此亦有市朝，國中有九經九緯之涂，故此亦有州涂，國中左祖右社，故此亦有軍社，案呂說是也，市，即謂軍市，商子聖令篇云，令軍市無有女子，戰國策齊策云，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是也，凡此並謂大師，此官從而掌其營量之事，周書大明武篇說戎事云，城郭溝渠，高厚是量，即量人所掌也，注云軍壁曰壘者，說文土部云，壘，軍壁也，左文十二年傳，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孔疏云，壘，壁也，軍營所處，築土自衛，謂之爲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者，惠士奇云，還與環通，包慎言云，先鄭意州與周義同，故云還市朝而爲道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是州字本取周繞爲義，此可證成先鄭說，劉昌宗讀還戶串反，亦取還繞之義，後鄭別釋州字，取一州二千五百人爲說，破先鄭釋州爲周之說也，賈疏謂先鄭不釋州義，似未核，案惠包說是也，先鄭意此州涂，與匠人環涂，地異而義略同，墨子備城門篇云，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薪，彼州亦讀爲周，州道，猶州涂也，云玄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者，後鄭謂此州取大司徒五黨之州爲義，破先鄭說也，賈疏云，後鄭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也，師皆有道以相湊之，若然，未必環繞爲路也，呂飛鵬云，案疏云，師皆有道以相湊之，疑注中相下奪湊字，案呂說近是，但後鄭以一州出一師，一師爲一道，說殊迂曲，似不若先鄭說之允也，云軍社，社主在軍者，詳小宗伯疏，云里，居也者，載師注同，賈疏云，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書涂，謂支湊之遠近，〔疏〕注云書地，謂方圓山川之廣狹者，地有形勢方圓，又有山川支與枝同，謂涂徑歧別，湊者，說文水部云，湊，水上人所會也，廣雅釋詁云，湊，聚也，謂如王畿、郊野、凡祭都鄙、侯國、諸經涂、緯涂、環涂、野涂、以及野田五涂之等，凡彼此湊會之道，亦各書其步里遠近於圖也。

祀饗賓制其從獻肺燔之數量。鄭司農云。從獻者。肉殷從酒也。玄謂燔。從「疏」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肺燔。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裁也。賈疏云。凡者。以其天地宗廟饗食事廣。故云凡以該之。饗賓。謂若大行人上公三饗九獻之等。饗賓獻有肺從。若燕禮獻賓爲肺醢是也。祭禮獻以燔從。故鄭司農云。從獻者。肉殷從酒也者。詩大雅。賓之初筵。鄭箋云。凡非穀而食之曰醢。肉殷通含肺燔言之。與小子羊醢義別。先鄭說與後鄭同。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義。非從酒者。從獻酒而薦設之。詩小雅楚茨云。祭以清酒。從以騂牲。孔疏云。言從獻者。既獻酒。卽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云玄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者。補先鄭義也。說文火部云。燔。熱也。又炙部云。燔。宗廟火孰肉。案。燔。正字。燔。假借字。豈人注引此經。燔作燔。左傳僖公釋文云。肺。周禮又作燔字。今檢大宗伯肱臠字作肺。此職作燔。皆不爲燔字。疑舊本此職。經實作燔。故左傳釋文有周禮作燔之語。然本職釋文又不出燔字。所未詳也。賈疏云。案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後鄭據此。以爲從獻以燔。詩云。載燔載烈。毛云。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燔雖不貫。亦是炙肉。故鄭云炙肉也。詒讓案禮運云。醴醢以獻。薦其燔炙。此卽從獻之燔也。彼注云。燔。加於火上。炙。貫之火上。是炙卽毛詩生民傳所云。貫之加於火曰烈。與燔本小異。故詩楚茨。或燔或炙。鄭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又行葦箋云。燔用肉。炙用肝。並以燔炙別訓。楚茨孔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案孔述鄭義尤明析。近火。亦與詩生民傳傳火之義正合。然散文則燔炙二者同爲火孰肉物。義得互通。故少儀注云。燔。炙也。攷祭禮。從獻有炙肉。又有炙肝。特牲饋食禮。主人饋尸。賓長以肝從。注云。肝。肝炙也。又主婦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注云。燔。炙。肉也。此疏述注肉炙作炙肉。惠棟校本從之。竊謂此注云肉炙。與特牲注訓燔爲炙肉不同。禮運孔疏據特牲推諸侯禮。謂君薦川炙。夫人薦川燔。則此王禮。王與后交獻。當亦炙燔兩有。此經止舉燔以略肝炙。注則兼炙肉及肝炙爲釋。故到文見義。言肉。以見燔爲三牲之內。言炙。以見兼有肝。與楚茨行葦箋以炙專屬肝炙意正同。賈述注作炙肉。雖與特牲注合。然實非元文也。惠士奇云。獻必有從。謂之從獻。祭祀之從獻有肝燔。饗賓之從獻有肺醢。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以特牲饋食言之。主人獻尸。以肝從。獻祝亦以肝從。主婦亞獻尸。以燔從。亞獻祝亦以燔從。賓三獻。燔從如初。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燔從如初。主人致爵于主婦。從獻皆如初。尸酢賓長。賓長獻祝。及致爵于主人主婦。燔從如初。而無肝從。則禮殺於初矣。獻賓及衆賓。獻長兄弟衆兄弟及內兄弟。雖無肝燔兩從。而有薦俎。薦俎亦謂之從。無從者加爵。加爵非獻也。故無從。則凡獻皆有從也。蓋從獻。肝爲貴。燔次之。上大夫賓尸。惟羞羊燔與豕燔。

而已。燕肝也。實尸禮殺於正祭。故燕肝從。則從獻尤以肝爲貴也。饗賓從獻。則天子之饗禮亡。今存者諸侯之燕禮。饗終乃燕。燕之初。立而行禮。則饗存焉。饗禮獻有從。旅無從。然當其獻卿也。設席乃薦之。及其獻大夫也。則既獻。乃布席薦之。既燕而獻士。畢乃薦士。亦各就其位薦之。故皆曰從獻。案惠說甚駁。祭禮從獻以肝。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四篇具有明文。飲食禮。從獻以肺。則禮經謂之薦。其爲從酒則一。故此經通云從獻肺。肺矣。云數多少也。量長短也者。敍官注云。量。猶度也。故長短亦謂之量。賈疏云。按儀禮肺十脰。各長尺二寸。是少長短。肺之數量未聞。惠士奇云。鄉射記所謂肺五臟。臟長尺二寸。似非定數。必有等差。曲禮。肺曰尹祭。士虞記折俎二升。縮祭半升。鄉射記祭半。掌喪祭奠饗之俎實。士喪禮下篇曰。藏菹膾於旁。疏云。掌喪祭奠饗之俎實者。賈疏言。此喪祭。文連奠饗。寫是殯內。故鄭以喪祭爲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爲遣奠也。案賈說是也。喪祭詳大司馬疏。寫詳小宗伯疏。注云寫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者。既夕禮徹大遣奠後。卽云。菹牲取下體。鄭彼注云。菹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是包遣奠卽俎實也。包與菹同。又雜記云。既遣而包其餘。字亦作包。賈疏云。按家人云。請度甫寫。寫。穿殯之名。此言奠寫。則奠入於殯。是以云所包遣奠也。案遣奠詳小祝大史疏。引士喪禮下篇曰。藏菹膾於旁者。卽既夕篇文。菹則謂菹大遣奠之俎實也。彼注云。菹。所以裹羊豕之肉。膾春種類也。既夕記又云。菹菹膾。則菹膾以菹膾爲之。賈疏云。菹。謂包牲。取下體。菹。包。二者也。藏菹者。卽既夕禮云。膾三黍稷麥。並。凡宰祭與鬱人受殯歷而皆飲之。言宰祭者。家宰佐王祭。亦容攝藏之於棺旁。引之者。證喪祭奠入殯之事也。凡宰祭與鬱人受殯歷而皆飲之。祭。鄭司農云。學讀如嫁娶之嫁。殯。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疏。而皆飲之者。賈疏云。家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云與鬱人受殯歷。學。周以爵。玄謂學讀如殯尸之殯。宰。家宰。疏云。凡宰祭者。賈疏云。家宰攝祭非一。故云凡也。云與鬱人受殯歷。餘歷。李鍾倫。姜兆錫。孫希旦。蔣載康。莊有可。林喬蔭。黃以周說並同。俞樾云。楚辭大招篇曰。吳醴白藥。和楚歷只。王逸注曰。歷。清酒也。廣雅釋器亦曰。歷。酒也。受殯歷而皆飲之者。謂量人與鬱人受卒爵之酒而皆飲之也。因段歷爲歷。遂失其義耳。案陸。鄭。俞諸說是也。說文水部云。歷。灑也。歷。同聲假借字。又說文酉部云。醴。醴。醴也。段玉裁謂卽此歷字。亦通。列女傳辯通篇云。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巫祝杯酌餘歷。是祭畢飲歷。亦御釐受福之意也。賈疏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誤。注云言宰祭者。家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賈疏云。義得兩舍。按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

則家宰攝之，詒讓案，此官受舉歷，即文王世子上闕受爵之餘，天子禮，當太子舉奠舉也，竊疑王或未有太子，或太子幼，未能行禮，則以大宰攝舉歷，故經云宰祭，蓋欲通咳常變，鬱人職不冢宰祭，則自據常禮，此經與彼互相備也，李鍾倫云，冢宰祭者，冢宰贊玉爵，鬱人嚙人所言受者，皆謂受之於冢宰也，案李說亦通，鄭司農云，舉，讀如嫁娶之嫁者，段玉裁云，先鄭如字而擬其音，故云讀如嫁，詒讓案，司尊彝，舉彝，先鄭注云，舉，讀為稼，稼，讀如嫁娶之嫁也，彼破舉為稼，此不破字，而讀如嫁者，先鄭意彼舉彝為尊，此舉為爵，二器不同，故說亦異也，云舉，器名者，明堂位注云，舉，畫禾稼也，毛詩大雅行葦，洗爵奠舉，傳云，舉，爵也，左昭七年傳，賂以琫珌玉，橫舉耳，杜注云，舉耳，玉爵，說文斗部云，舉，玉爵，从斗，四，象形，與爵同意，或說舉六升，案舉爵有兩耳，蓋與爵有兩柱略同，受六升者，即灌舉，則無耳，與此舉爵異，詳司尊彝疏，引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爵，周以爵者，證此舉為爵，與灌舉舉彝異也，釋文云，琖，劉本作爵，案禮記作琖，不作爵，禮運作醑，舉，琖，醑，音並相近，又案先鄭讀舉如字，蓋隱據郊特牲舉爵角之文，以與鬱人受舉舉之文正相應也，王安石、陸佃、王昭禹，亦並據彼經為釋，今攷郊特牲云，舉爵角，詔妥尸，後鄭彼注云，尸始入，舉奠舉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天子奠舉，諸侯奠角，孔疏云，舉，角，爵名也，天子曰舉，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廟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舉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禮運疏又引崔氏據郊特牲說大祫云，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舉爵酌奠於饌南，既奠之後，乃迎尸入室，舉此奠舉，主人拜以妥尸，詩小雅，實之初筵，孔疏說同，案禮記疏兩引崔說，並謂周天子祭禮有舉舉，先鄭意當與崔同，黃以周申先鄭說云，朝踐堂事畢，尸乃入室，於是有舉舉詔妥之事，尸所舉之舉，蓋直祭之祝酌奠也，鬱人所受之舉，即詔妥之舉，故曰舉舉，量人制從獻之脯醢，即特牲饋食禮所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其事在饋尸之後，則其與鬱人受飲，自當在尸將出之時，故曰卒爵，曰舉歷，尸初入室，舉舉祭之啐之，禮畢將出，爵行於下，是卒爵矣，受而飲其餘滌，所以重神惠也，案黃說近是，蓋尸舉舉雖在饋食之前，尸初入室時而卒爵，則自指酌尸畢獻之後，先鄭不破字義自通也，互詳鬱人疏，又案依先鄭讀，則王獻之玉爵亦可稱舉，蓋舉之與爵，雖有殷周之異，而散文得通，故郊特牲舉舉角，崔燮恩亦以為周禮，賈疏以周獻用玉爵，無川舉，非也，玉爵亦稱舉，詳大宰疏，云玄謂舉讀如舉尸之舉者，此破先鄭讀，謂受飲舉歷當在七獻之後，王受舉卒爵時也，鬱人注云，舉，受福之舉，舉之誤也，段玉裁改讀如為讀為云，後鄭易字而說其義，故云讀為舉也，今本作讀如舉，誤，鬱人注云，舉，受福之舉，舉之誤也，說不同而改字同，舉尸當作尸舉主人四字，阮元云，鬱人注云，王

解尸。尸，解王。此其卒爵也。此注解尸亦當作尸。案，讀如當從段校作讀爲。此與鬱人注皆破字，不徒擬其音也。解尸，當從阮校乙作尸。文誤到也。釋文以之。解發音，而不出解尸，疑陸本亦作尸。校者見其與今本不合，遂改尸爲之，以牽就之耳。解，解聲類同。詳鬱人疏云，宰，宰宰者，此三字當在玄謂上。蓋亦先鄭說也。與後鄭義同。故并引之。今本移著此，則爲後鄭說。案上既云言宰祭者，家宰佐王祭，而又出此注，於義爲贅。其誤明矣。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鄭司農云，羞，進也。羊肆，體薦全烝也。羊殽，體解節折。〔疏〕肆，羊殽、肉豆者，羊肆、羊殽、肉豆，實也。謂四時正祭祀，此官專掌進羊牲之肆殽等，與羊人爲官聯，別於下文。割珥等小事，則通用六牲，不專用羊也。注，鄭司農云，羞，進也者，膳夫先鄭注同。云羊肆、體薦全烝也者，謂

體薦全烝二者皆謂之肆也。大司徒先鄭注云，肆，陳骨體也。左宣十六年傳云，王享有體薦，杜注云，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孔疏云，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國語周語亦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注云，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綜校二文，是左傳之體薦當周語之房烝。故詩魯頌閟宮，饔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然則體薦者，半解而升，全烝者，全升而不解，二者不同。先鄭蓋謂二者並是陳骨體，故通得肆名矣。賈疏云，既不爲豚解，則先鄭讀爲肆陳之肆，又爲賜音也。先鄭爲體薦全烝，後鄭不從者，以此經祭用羊，是用大牢，爲宗廟之祭，非祭天。按外傳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是以知宗廟之祭不得全烝也。是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殽，體解而燜之。又云，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案賈說是也。以國語注義攷之，則體薦是肆，而全烝不解不可以言肆。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宗伯六享亦以肆獻祿爲首。而廟享不得有全烝，則先鄭釋肆兼及全烝，非也。云羊殽、體解節折也者，說文肉部云，肴，啖也。殽，卽肴之借字。曲禮後鄭注云，殽，有折俎。杜注云，烝，升也。升散於俎，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周語亦說其事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又云，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韋注云，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也。謂之折俎，先鄭蓋卽本國語殽烝爲釋。其說亦當與韋杜同。後鄭釋禮運之孰其殽，亦以體解爲說。蓋同先鄭義，故此亦不破也。黃以周云，祭天用全牲，故曰全烝。房烝者，半解其體，分爲左右，豚解，豕其肩膊爲四，兩脅一脊，分爲七體。體解節折，故亦名折俎。則九體十一體二十一體是也。案黃說是也。今以禮經春秋內外傳及韋杜賈諸說參互攷之，胥解之法蓋有五，而實止四

寧。一曰全烝。全而薦之。則不解者也。凡禘郊用饗。又薦血。故有全烝。若成牲。及薦腥孰。則未有不解者。不解。故謂之全。若豚解以上。皆不得謂之全矣。二曰房烝。謂之體薦。中分左右二體。而升其胖於俎也。凡禮經。唯豚有合升法。其成牲解肆。則皆胖升。吉禮升右胖。凶禮升左胖。皆仍解其體薦之。而房烝則胖升而不解餘體。故毛詩傳謂之半體。周語韋注謂之半解。皆謂左右半分。不再解肆。而詩閟宮孔疏。謂士昏禮豚合升。即房烝。不知彼自是豚解七體合升者。謂不胖升耳。非止解爲二體。與房烝實迥異也。三曰豚解。解前後肱股四脊一脊二。爲七體也。凡牲之腥者。必先半解。後豚解。故祭祀薦腥者。即以豚解齊之俎。亦或即以半解之腥體爲齊。故閟宮說魯祭禮有房烝。與王饗禮同。賈公食大夫禮疏。遂誤謂體薦即豚解。實則豚解與房烝雖同屬薦腥之節。隆殺相等。而解法則異也。四曰體解。節折謂之折俎。亦謂之殺烝。於七體中復解前後左右肱股脊。左右脊。各爲三體。則解爲二十一體也。凡牲之燔孰者。必體解。士冠。醯醢之肴升折俎。即殺烝折俎也。周語以體解節折連言。鄭釋鄉飲鄉射禮之折俎。亦云枝解節折。枝解。猶體解也。賈士冠禮疏謂節折即體解。然則節折與體經之骨折不同也。五曰骨折。謂於二十一體之中更折之爲多骨。若特牲饋食記正脊二骨。脰骨二骨。長脅二骨。及少儀牛左肩臂膊折九箇之類。則解之不成體者也。通而言之。骨折亦得稱殺烝。特牲記主婦佐食俎。皆云殺折。又云長兄弟及宗人折。此所謂骨折也。又云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齊。彼注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之。凡骨有肉曰殺。依彼經注。則殺烝又骨折之尤略者。其爲不成體則一也。然則殺烝者。上闕二十一體。下闕不成體之通名。先鄭以體解節折釋此羊醢。蓋專據周語。其說自當也。云肉豆者。切肉也者。謂若臠臠臠炙臠之屬。切肉之盛於豆者。與骨體盛於俎別。故謂之肉豆。曲禮云。左股右胾。注云。胾。骨體也。臠。切肉也。殺在俎。載在豆。又云。臠炙皆在豆。江永云。肉豆。庶羞也。特牲。少牢。尸食舉之時。佐食羞庶羞四豆於左。尸食之。又云。庶羞。小子設之。案江說是也。凡祭祀。有內羞。有庶羞。內羞。穀物。天官世婦薦之。庶羞。肉物。此官薦之。有司徹說下大夫不實尸之禮。宰夫羞內羞。司士羞庶羞。宰夫與世婦同天官之屬。司士與小子同夏官之屬。足相比例也。詩小雅楚茨孔疏謂內羞庶羞並世婦薦之。未審。云玄謂肆。讀爲髡者。段玉裁云。先鄭如字。後鄭易字。士喪禮云。特豚四髡去蹄。今文髡作剔。然則古文作髡爲假借字。說文無剔字。亦從古文也。玉裁謂髡當作髡。從刀髡聲。古肆與四音同在脂微齊皆仄部。髡。鬻同在支佳部。鄭君以四髡釋羊肆。可不改字也。案段說甚析。說文髡部云。髡。髡也。髡。鬻也。肆解字當從髡。但經典多借髡爲髡。故後鄭即據以發讀耳。云羊髡者。所謂豚解也者。賈疏云。士虞禮記云。主人不視豚解。豚解之法。則士喪禮。特豚四髡去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髡。如解豚。故名豚解。若然。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正祭即體解。

爲二十一體，喪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醢，有醢，有執，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醢之，醢尸乃有執，與大夫士不同也，論議案士冠、士昏、士喪、皆用特豚，豚則四髣爲正法，其成牲，則初殺時亦四髣解之，之，謂之豚解，既夕禮注云，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肫脊脅而已，士虞記注云，豚解，解前後肫脊脅而已，乃體解升於鼎也，是豚解雖四段解之，實則有七體也，又依大宗伯注義，則體解亦謂之肆，此經羊豕與羊肆別文，豕既爲體解，則肆內不得兩兼，故鄭專舉豚解爲釋也，互詳大司徒疏，又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故書祀作禋，案薦燔當九獻何節，經注並無文，賈謂當饋獻時，則不搗，詳司尊彝疏，又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故書祀作禋，禋爲祀，書亦或爲祀，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爲珥，祈或爲創，創珥者，豐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創，羽牲曰創，創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嚴，秋官士師職曰，凡創珥，則奉犬牲，此創珥正字與，珥，而掌珥于社稷者，以下並敘官注所謂主祭祀之小事，故雜用它牲，不定用羊也，云祈于五祀者，即大宗伯地示義同，祀正字，禋或字，故先鄭從祀，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者，先鄭蓋以此珥字與山虞致禽而珥之珥義略同，割取牲頭以祭，猶彼割取左耳也，又公羊僖二十一年徐疏引李巡爾雅注云，祭風以牲頭颺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禋，然則以牲頭或禋禋之一法，與後鄭以祭社稷無用牲頭法故不從，賈疏謂漢時所禘有牲頭祭，亦無據，云玄謂珥讀謂創者，後鄭據雜記正其字也，肆師注義同，云祈或爲創者，謂經本祈或有作創者，與士師同，乃其正字也，云創、珥者，豐禮之事也者，破先鄭義，肆師注義同，云用毛牲曰創，羽牲曰創者，士師注義同，肆師祈珥鄭讀爲禋，引雜記豐廟用羊，謂禋爲羊血，與此云用毛牲曰創，字異而義亦同，惠士奇云，雜記豐廟用羊及雞，封于屋中，珥于屋下，康成謂創封制牲以豐，先減耳旁毛薦之，耳主聽，告神欲其聽之，祭義，毛牛尚耳，鬻刀以封，此所謂耳旁毛，取以告神，與血並薦，是爲珥，康成見雜記用雞，遂云羽牲曰珥，非也，穀梁，叩其鼻以創社，豈羽牲乎，珥一作珥，山海經東山經曰，祠毛用一犬，祈珥用魚，中山經曰，創一牝羊獻血，注云以血祭也，創，猶封也，又曰，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創，注云，創，亦割刺之名，然則雞豚皆曰創，康成謂毛牲曰創，亦非也，黃以周云，創字从刀，義取割牲，說文訓斷，廣雅訓刺，山海經郭注訓割，皆其證，珥字从血，義取塗釁，穀梁，叩鼻珥社，范注云，珥，豐也，取鼻血以豐社器，山海經字又作珥，郭注云，珥以血塗祭，皆其證，創珥者，割牲血以塗，乃豐禮之別名也，經傳或言創，或言珥，或言創珥，單文連文，義得兩通，雜記于羊言創，于雞言珥，小子職于社稷言珥，于五祀言祈，皆屬互文，非對文，案惠黃說是也，鄭云，毛牲者，謂犬羊豕豚之屬，羽牲者，謂雞也，然大宗伯祭地示社稷與五祀同用血祭，而社稷先

于五祀。何以五祀用毛牲。社稷反用羽牲乎。羊人所耳耳共羊牲。犬人幾耳耳用。士師刳耳耳奉犬牲。彼皆用毛牲。而兼云耳。明耳不專屬羽牲也。山海經之神用魚。則又毛羽兩無足徵。其非達詁矣。依鄭雜記注義。則耳爲先薦耳。而兼而後刳割牲以獻。蓋因耳於文從耳。而祭義又有毛牛尙耳之文。故其說如是。然此注及肆師、士師、司約、犬人諸注。咸無是義。至分刳屬毛牲。耳屬羽牲。則與薦毛之義尤遠。若然。雜記注義。鄭釋此經已不依用。不必援彼補此。強相傳合也。竊謂祭義所云。乃大祭祀薦血毛之禮。禮至輕。恐未必有是法。而耳字因聲求詁。似當與男巫招耳字相近。亦未必取耳毛爲義。則雜記注說。殆未足憑也。互詳肆師疏。又案廣韻七志引周禮注云。割牲耳血及毛祭以爲刳耳。此正與雜記注義略同。此經杜及二鄭注。並無是義。或據馬子諸家說與。又管子形勢篇云。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宋木尹注云。耳羊以祭。故曰祈羊。彼注蓋亦讀祈羊爲山海經刳羊之刳。其云耳羊者。耳疑耳之誤。尹說似又牽傳雜記注耳字說解以釋刳字。則尤失鄭指矣。云耳刳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者。賈疏云。凡物須費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費之時。是也。詒讓案。始成宮兆者。五祀兆於四郊。大社大稷在路門外。王社王稷在南郊藉田之中。皆爲壇墠宮也。鄭雜記注云。廟新成。必費之。尊而神之也。故社稷五祀宮兆新成。亦必費以神之。大司馬。大師費主。則惟壇社主記不及宮兆。且不在始成時。與此異也。云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者。彼注云。故書祈爲幾。此作幾者。蓋又一別本。幾幾聲類同。惠士奇謂幾卽說文幾字之省。黃以周謂此幾蓋幾之誤。亦通。云秋官司師職曰。凡刳耳則奉犬牲。此刳耳正字與者。此鄭自著其定之例也。全經刳耳字異同錯出。肆師故書及犬人並作幾。此職及肆師羊人並作祈。注引肆師或本又作幾。皆聲近通借字。犬人先鄭讀爲廢。則別爲一義。惟士師作刳。爲本字。後鄭參定諸文。從彼爲正。其士師耳字。經仍作耳。注讀爲耳。此注依所讀字引之。綜校鄭義。蓋刳爲刳割。耳爲塗。而皆用牲血。則與血祭相類。說文刀部云。刳。割傷也。一曰。斷也。血。凡沈辜侯禋飾其牲。鄭司農部云。幾。以血有所刳塗祭也。計以幾爲刳耳正字。與鄭字例小異。義亦略同也。凡沈辜侯禋飾其牲。鄭司農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禋牲以祭也。月令曰。凡沈辜侯禋飾其牲者。封人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九門禋禋。以畢春氣。侯禋者。俟四時惡氣禋。去之也。凡沈辜侯禋飾其牲者。封人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者。大宗伯云。以狸沈祭山林川澤。後鄭注云。川澤曰沈是也。引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者。釋天文郭注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犬人沈辜先鄭注亦引爾雅爲釋。賈疏云。此浮沈之祭。當祭天之煙。祭社之血。亦謂歆神節。云辜。謂禋牲以祭也者。大宗伯。以肅辜祭四方百物。先鄭注云。披禋牲以祭。與此注同。詳彼疏。引月令曰。九門禋禋。以畢春氣者。今本月令禋作禋。彼釋文作禋。與此注同。鄭彼注云。禋牲以擯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又云天子

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臯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此引以證辜是禘牲祭之事。云侯禘者，侯四時惡氣禘去之也者。小祝，將事侯禘禘祠之祝號。注云，侯之言候也。侯嘉慶，禘、禘卻凶咎，是後鄭以侯禘爲二祭。先鄭此注，則以侯禘爲一祭。與小祝注不同。後鄭不破之者，或亦得爲一義也。釐邦器及軍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其名者成，則釐之以暇豚者。釐祭器等有釐法。鄭彼注云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示犯誓必殺之。〔疏〕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者，軍旅田獵並有誓衆，此官則掌斬牲以徇衆也。徇，徇之俗。詳大司馬疏，衆有違犯誓命者，祭祀贊羞受徹焉。〔疏〕祭祀贊羞者，賈疏云，謂若上文大司馬職，云祭祀羞魚牲之等，此官斬之如此牲也。祭祀贊羞受徹焉。〔疏〕即贊之，云受徹焉者，謂膳夫徹王之胙俎，內小臣徹后之俎，九嬪外宗贊后徹豆籩，大宗伯王后不與則攝，徹豆籩，皆此官受之也。賈疏云，謂祭畢，諸宰君婦廢徹之時，則此官受之。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詩曰四之。〔疏〕掌羊牲者，與牛人雞人犬人爲官聯也。云凡祭祀飾羔者，云，拭、撓，雜記鄭注云，拭、撓也。案飾，即拭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績，與此義異。封人祭祀飾牛牲，不云飾，此祭祀飾羔，不云飾羊牲，並互文以見義。明性羔兼飾之也。注云羔、小羊也者，大宗伯注同。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羔，羊腹時也。羔小未成羊，故不得謂之牲。凡牲之未成者，羊曰羔，牛曰犢，豕曰豚，引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者，爾雅七月文，此謂中春開冰，獻羔祭司寒，凡祭寒暑，皆有川羔，詳凌人篇章疏。賈疏云，凡正記皆川成牲，今言祭祀飾羔，則非正祭用羔。是以鄭引詩爲證，詒讓案，王制，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升首報陽也。祝薦云，大夫以上川羔，孔疏謂包天子，則此祭祀，當亦含宗廟薦新言之。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疏〕割羊牲者，司土注云，割牲、制體也。注云登、升也者，小爾雅廣言文云，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又云，升首報陽也。鄭彼注云，制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羔，小羊也。詩曰四之。〔疏〕掌羊牲者，與牛人雞人犬人爲官聯也。云凡祭祀飾羔者，云，拭、撓，雜記鄭注云，拭、撓也。案飾，即拭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績，與此義異。封人祭祀飾牛牲，不云飾，此祭祀飾羔，不云飾羊牲，並互文以見義。明性羔兼飾之也。注云羔、小羊也者，大宗伯注同。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羔，羊腹時也。羔小未成羊，故不得謂之牲。凡牲之未成者，羊曰羔，牛曰犢，豕曰豚，引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者，爾雅七月文，此謂中春開冰，獻羔祭司寒，凡祭寒暑，皆有川羔，詳凌人篇章疏。賈疏云，凡正記皆川成牲，今言祭祀飾羔，則非正祭用羔。是以鄭引詩爲證，詒讓案，王制，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升首報陽也。祝薦云，大夫以上川羔，孔疏謂包天子，則此祭祀，當亦含宗廟薦新言之。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疏〕割羊牲者，司土注云，割牲、制體也。注云登、升也者，小爾雅廣言文云，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郊特牲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又云，升首報陽也。鄭彼注云，制

祭之後，升牲首於北牖下，尊首尙氣也。案此割羊牲，即用牲於庭時也。朝踐之時，君親制祭，次乃升首於室中。賈疏云：報陽者，首爲陽，對足爲陰，祭祀之時，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不升餘牲。凡祈珥共其羊牲，共，猶給也。〔疏〕凡祈珥，共其羊牲者，祈珥亦當讀爲割，詳小子注。共羊牲，即雜記釐廟用羊之等是也。共，具賓客共其濃羊，積膳之羊。〔疏〕今字，作法，詳大宰疏。煢，釋文作食饗，云木又作煢，案此猶牛也。人云：共其牢禮積膳之牛，注云：牢禮，煢饗也。陸本作食饗，非。宰夫云：凡賓客，以牢禮之禮，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煢，此法羊，即謂共賓客之羊，著於牢禮之法者也。賈疏云：鄭知法羊是爲此等者，以其言法，即是依法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是以掌客，致於賓館有上公煢五牢，饗飪九牢，及殷膳六牢，致於道路有五積之等，其饗食及燕速賓自饌陳者，不言之也。凡沈辜侯禴豐積共其羊牲，積故書爲毗，鄭司農云：毗讀爲漬，謂釐國寶，漬〔疏〕司農云：毗讀爲漬者，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而易爲漬，鄭君軍器也。玄謂積，積柴，禮祀，檀燎，寶柴。〔疏〕司農云：毗讀爲漬者，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而易爲漬，鄭君從今書作積也。古此聲寶聲，同在支佳部，故借氏除微，毗即漬字。丁晏云：積、毗，聲相近，小雅毛傳：柴積也。說文作柴積也。云謂釐國寶，軍器也者，釐國寶，即天府云：釐寶鐘及寶器之屬，又雜記云：成廟則釐之以羊，則是上文祈珥之事，故先鄭專據寶爲釋，漬軍器，即小子云：釐軍器是也。先鄭意漬即是釐，鍾氏注云：漬，猶染也。謂以牲血塗染之也。然依先鄭讀，則釐漬義複，且以釐爲漬，於經無徵，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積，積柴，禮祀，檀燎，寶柴者，大宗伯，祀天神有禮祀，寶柴，燂燎三法，注云：燂，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燂燎而升煙，故後鄭以積燂彼三祀也。檀燎，燂，即燂之譌，詳大宗伯疏。賈疏云：但祭天用犧，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云：惟羊惟牛，惟天其祐之，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食者也。案郊特牲孔疏引熊安生說，亦謂祭日月以下，故燂燎用羊，即賈所本。依熊賈說，則此積內，雖兼有禮祀，而昊天上帝之牲，則無羊，又此官共積羊，蓋大牢之一，與牛人共牛，冬官豕人共豕，爲禴事，非謂少牢及特羊也。其侯禴釐三者或用特羊耳。郊特牲疏引熊說，而又據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之文，謂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是謂有羊即不復有牛。王氏訂義引崔靈恩釋大宗伯寶柴，謂止二牢，殊不足據。孔似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布，〔疏〕若牧人無牲者，謂無即承用彼說，非鄭熊義也。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泉，〔疏〕毛物純色，角體完具。

中法武之牲也。云使其買買牲而共之者。牧人掌六牲。凡共羊牲。並此官取之於牧人。故牧人無牲。則此官使其買別買而共之。賈、卽敎官云。賈、二人。是也。注云布、泉者。外府注同。

司權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夏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疏〕掌行火之政令者。賈疏云。卽四時變國火。及季春出火等皆是也。論議案。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舜使益行火。以辟蚩尤。詩小雅魚麗毛傳云。古者不風不暴不火。則焚柴亦爲行火。此官皆掌其政令。與宮正司烜氏爲官聯也。云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者。時氣太盛。則人感而爲疾。故以異木爲燧。而變國中公私炊爨之火。以調救之。時疾者。疾醫云。四時皆有痼疾。是也。管子禁藏篇云。當春三月。薪室煖造。鑽燧易火。扞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尹注云。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管子所說。與此經義合。注云行。猶用也者。國語吳語章注同。說文行部云。行。人之步趨也。引申之。月行用亦曰行。月令仲夏。毋用火南方。行火。卽用火也。云變猶易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變。人易也。說文支部云。變。更也。變火。猶管子云易火。周書云更火矣。云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者。謂五時各以其木爲燧。鑽以取火。莊子外物篇云。木與木相摩則然。是也。此所謂木燧。與司烜氏金燧取火於日異。丁晏云。漢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注鄒衍所說。鄒與鄰同。論議案。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集解馬融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皇疏云。改火之本。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櫨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櫨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禮運孔疏說與皇同。賈疏云。先鄭引鄒子書。論語注引周書不同者。鄒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未聞。案賈引舊師說。卽皇孔所本。藝文類聚火部引尸子云。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爲火。五木卽五時之木。但變火之政。後世廢絕。五木更取。莫詳厥義。淮南子時則訓謂春鑿其燧。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人辨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疏〕注云。火所昏。心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

以用陶冶者。明此經出內之火。專主陶冶。非四時所變之食火。亦非田獵焚萊之火也。玉燭寶典引考靈耀云。氣在於夏。其紀焚惑。是謂發氣之陽。可以毀消金銅。與氣同光。氣在於秋。其紀太白。禁民無得毀消金銅。是謂犯陰之則。鄭彼注云。火星出。可用火。與此注義同。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焚也。鄭彼注云。謂焚萊也。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記者誤也。據鄭說。則田獵之火。不待季春始出。故大司馬中春蒐。則又在蒐田前一月。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孔疏謂未十月之時。從十月至中春。皆得火田。是也。又牧師職。孟春焚牧。則又在蒐田前一月。亦不在內火之禁也。又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彼主夫當作主火。蓋卽司火之官。但彼云出火。與此內火之文違隔。又未蟄而出火。亦干焚萊之禁。小正文多譌闕。未足取證。月令云。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咸理。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是陶冶工事。始於季春。休於季秋。經有明文。與此經出火內火之文足以互證矣。云民隨國而爲之者。鄭長注云。從。猶隨也。謂國出內火。民亦隨而效之。云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出火。後有災者。左昭六年傳文。彼文云。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杜注云。火。火星也。周五月昏見。引之者。證此出火內火之爲陶冶也。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火星見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火星伏在戌上。引使民內火者。于。釋文作於。是也。各本並誤。時昏。詩唐風綢繆孔疏引作昏時。是也。當據按乙。賈疏云。左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星。則大火辰星是也。三月諸星復在木位。火星本位在卯。三月本始之昏。火星時未必出見卯南。九月本始之黃昏。火星亦未必伏在戌上。皆據月半後而言。孔廣森云。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木也。天根見九月。未也。然則月本猶言月初。古語有以月初爲本。月終爲末者。夏小正傳。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是也。案孔說是也。星見曰昏。星伏曰黃昏者。上昏。謂定昏也。定昏在黃昏後。見淮南子天文訓。賈謂見伏皆據月半後。與月本之言不合。今以月令孔疏所引三統曆每月中星攷之。三月穀雨節。昏張二度中。張二度距心初度凡九十三度。相隔三次有餘。張中在午上。則心必在卯上。不能見於辰上。至清明中。昏翼四度中。翼四度距心初度凡七十三度。相隔不及三次。翼中在午。則心可見於辰上矣。九月寒露節。日在氏五度。心適在日前十五度。外昏尚未伏。昏虛二度中。虛二度距心初度凡八十一度。相隔二次有餘。虛中在午上。則心必在酉。亦不能至戌上。至霜降中。日在房五度。與心初度相接。自當與日俱伏。故先鄭以黃昏爲說。明日入卽伏。不待定昏也。但其時皆危三度中。危三度距心初度凡九十三度。雖相隔三次有餘。然由午中以至戌初。必盈百五度。始爲入限。今尙闕十有二度。則心伏而仍未離酉次。計當九月之末乃能至戌。賈氏之說。實與厯合。然則先鄭此言。殆亦約舉大略。

未嘗以歷術精校。故未能密合乎。云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者。證心星爲出內火之候也。左襄九年傳。春。宋災。晉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杜注云。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孔疏云。此傳鶉火大火共爲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味者。以味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火之文。詒讓案。杜以出火爲令民放火。內火爲禁放火。則以出內火爲田獵之火也。與禮不合。不可從。又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川火。季秋星入。則出火。以順天時。救民疾。亦兼本此經爲說。時則施火令。焚萊之。〔疏〕時則施火令者。管子立政篇。荀子王制篇。並云脩火憲。火令。卽火憲也。注云焚萊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司烜亦云。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彼二官直掌火禁。注云以春出。凡祭祀則祭燿。報其爲明之功。〔疏〕凡祭祀則祭燿者。謂大中祀並有祭燿之禮。小祀禮殺。蓋不祭也。注云報其爲明之功者。明禮如祭燿。〔疏〕不爲報執食之功也。漢書五行志云。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此祭燿。謂祭先火。亦以其有爲明之功。祭法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是也。但祭祀有燿。鄭不云何物。以爲明之言推之。則當爲燿燿之屬。說文火部云。舉火曰燿。引此職爲證。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湯得伊尹。祓之於明。燿以燿火。高注云。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枯旱。燿以照之。燿讀曰燿。又贊能篇注。及淮南子汜論訓注說略同。高氏所說。則與說文舉火之訓正合。王氏詳說及惠士奇並謂此燿爲舉火之燿。其說不爲無據。攷史記封禪書說秦郊有暹燿火。又漢郊見五帝亦云。燿火舉而祠。集解引張晏云。燿火。辟火也。狀若井絮皋矣。其法類解。故謂之燿。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漢祠五時於雍。五里一燿火。則燿火卽燿火。秦漢以後大祭祀則舉之。許高以爲商周制。於經無文。且敘官杜鄭注。亦不讀燿爲燿。則不謂與燿火爲一。疑事無質。謹附著之。云禮如祭燿者。特牲饋食記云。尸卒食而祭饌饌燿燿。鄭彼注云。雍執肉。以尸享祭燿有功也。舊說云宗廟祭燿燿。亨者祭燿燿。用黍肉而已。無饌豆俎。又禮器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燿燿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鄭彼注云。奧當爲饌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事而祭饌饌燿燿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燿燿。老婦。先炊者也。盆餅。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燿燿似失之。賈疏云。祭燿。祭老婦也。則此祭燿謂祭先出火之人。詒讓案。鄭以禮器有盛於盆。尊於瓶之文。故知祭燿以黍肉。無饌豆俎。此祭燿者。祭先火。與祭燿祭先炊相類。故鄭謂其禮略同。月令注說祀竈禮有俎。

此祭壇與祭同。亦以黍肉。無饌豆俎。殺於祭竈也。又案古祭火之事有五。一祭火星。以火正配。此爲天神之祭。左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漢書五行志云。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嘗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食火星是也。一祭五神之祝融以犴配。此爲地正之祭。即大宗伯血祭祭五祀之一是也。一祭五祀之竈。亦爲地正之祭。月令夏其祀竈是也。一祭先炊。則爲人鬼之祭。雍饗餼饗是也。一祭先火。亦爲人鬼之祭。即此祭壇是也。禮器孔疏云。熊氏云。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乃燔柴。按異義。竈神。今禮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周禮說顧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君謹按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陞。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陞。於禮乖也。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與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豆及饌俎。設於竈陞。又延尸入奧。饌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竈陞。此祝融并奧及饌三者所以不同也。案孔引熊安生及鄭駁異義辨火星及祝融竈之祭甚析。惟未及祭燔。不知其爲何神。要其爲先火。人鬼之小祀。則近之耳。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野焚萊。民惟未及祭燔。不知其爲何神。要其爲先火。人鬼之小祀。則近之耳。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野焚萊。民

〔疏〕

凡國失火者。國中官府廡里比居稠密。故尤嚴失火之禁。司烜氏亦云。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是也。注云野焚萊。民擅放火者。王制釋文引庾氏云。萊。草也。謂放火焚野草。牧師云。凡田事。贊焚萊。彼謂官

春田獵有焚萊。此有刑罰者。管子立政篇云。山澤不教於火。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賈疏云。大司馬仲春田獵云。火幣。鄭云。春田主用火。因除陳生新。則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也。詒讓案亦謂非蒐狩。民間擅放火焚萊。則有刑

罰。此禁蓋四時通有。不徒二月以後。十月以前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樹。謂根棘之屬。有刺者也。衆庶民遞守固者。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

乎川。〔疏〕

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者。此官通掌國邑設險置守之事。溝池。謂五溝及城郭外之池。雅氏注云。池。謂陂障之水也。惠士奇云。管子度地篇曰。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天下有萬諸侯。天子中而處。因天之固。得地之利。內爲之城。外爲之郭。郭之外爲之土闕。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所謂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郭之外爲之土闕。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所謂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者。蓋如此。王引之云。城郭爲一類。溝池爲一類。樹渠爲一類。渠。謂籬落也。因樹木以爲籬落。古曰樹渠。司險職曰。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鄭注曰。樹之林。作藩落也。是其證矣。渠字或作櫟。又作楮。廣雅曰。櫟。櫟也。櫟與籬同。釋名曰。青徐謂籬曰櫟。據古今字耳。知樹渠之渠非謂溝渠者。溝渠與樹不同類。且渠卽是溝。呂氏春秋士農篇注曰。渠。溝也。溝池已見上文也。案王說是也。樹渠者。於城外宮外。設藩落以資守衛也。爾雅釋宮云。屏謂之樹。屏藩。皆以遮蔽門垣。故藩亦謂之樹。又謂之渠。其制蓋有二。或種植林木。因編聯以爲阻固。司險樹林是也。或斬伐材木。羅列栽築爲之。士方氏云。王巡守。則樹王舍。注云。爲之藩籬是也。渠字亦作楮。墨子備梯篇云。置櫟城外。去城十尺。伐櫟。小大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埋堅築之。毋使可拔。櫟。卽櫟之譌。此城守伐木爲渠之法。凡王宮及百官府。蓋亦有之。故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殷桎梏再重。注云。故書。桎爲柜。柜渠聲類同。亦卽藩落也。賈疏謂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兼其餘渠上亦有樹也。是謂渠卽溝。非經義也。渠互詳掌舍疏。云頗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者。賈疏云。卽宮伯所云。士謂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彼據宿衛王宮。此掌固所頒。亦據宿衛王宮而言。以其庶子不合城郭之處。用之以掌固。是固守之官。故兼掌宿衛之事。朱大韶云。疏說甚謬。經明言城郭溝池樹渠。安得云不合用於城郭之處。宿衛之士。所以警備非常。王宮內。豈有阻固。而云以固守之官兼掌宿衛之士。都司馬豈又兼掌乎。案此與司險職掌相同。特彼專掌險阨。此則設城郭等以爲阻固。故又曰。凡國都之竟。皆有阻固。郊亦如之。然則竟界上。凡有城郭溝池樹渠之處。掌固分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以守。案朱說是也。此士庶子。謂縣鄙公邑貴族子弟來助守禦者。與宮伯所掌士庶子。爲國中公卿大夫士子弟宿衛王宮者。不同也。凡公卿大夫士貴族之子弟。已命者爲士。未命而在官者。爲庶子。賈據宮伯注爲說。誤。詳宮伯疏。注云。樹謂根棘之屬。有刺者也。祝文木部云。根木似橘。後漢書馮衍傳李注云。根之爲木。芬而多刺。可以爲籬棘。詳大司徒疏。管子度地篇載水官之令云。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此樹蓋亦與彼同。云衆庶民遇守固者也。此皆平民來給役者。卽下文之萬民。爾雅釋言云。過。迭也。此猶稍人注云。勞逸過。謂更迭來助官守險固之處也。云鄭司農說樹。以國語曰。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者。楚語云。靈王爲章華之臺。伍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韋注。設其飾器。兵甲之屬。今城〔疏〕注云。兵甲之屬云。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先鄭引之者。證樹亦足爲城守之固也。分其財用。均其稍食。財用。國以財所給守時城郭門守器所飾。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是也。

稟〔疏〕注云財用、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者。賈疏云。謂所用之財物分與之。明是以財所給守吏。爲守事之用者也。云稍食、祿稟者。宮正注同。賈疏云。所守之處。官及民合受官食。月給米稟與之。故謂之稍食也。案稍食者。稟食也。士庶子及衆庶皆有稟食。而無祿。賈說非。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民之材。詳宮正疏沈彤云。守固士庶子之食。當視王宮士庶子也。〔疏〕注云任謂以其任使之也者。大司馬注云。任。猶事也。事以力之所堪。此任萬民。亦謂視民。所堪之事而役使之也。云民之材器。其所用。蓋築及爲藩落者。賈疏云。對上文財用。謂官之財物。此云民之材器。明材是材木。用爲植榦。以樹塹築作所用。及不築處。卽用材爲藩屏籬落以遮障也。論議案。材。卽材木。器。謂斧斤鋸鋤版築之屬。用以穿塹爲溝池。及築城郭也。藩落者。廣雅釋宮云。藩。籬也。落。落也。落籬。落也。落籬。落也。國語晉語。以藩爲軍。韋注云。藩。籬落也。六韜軍用篇云。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疏〕凡守灋焉者。卽受守法。亦卽掌固之官法也。注云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者。賈疏云。此鄭還據上文士庶子及衆庶之守而言。云他要害者。謂城郭所守。是其常處。除此有要害之處。若般卑河漢要路之所。皆爲他要害也。云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疏〕凡守非是。不得妄離部署者。說文網部云。署。部署也。漢書高帝紀顏注云。部署。分部而署置。賈疏云。此則釋經唯是得通之言。其餘非所通之外。皆不得離其本處也。云國有司。掌固也者。鄭以掌固爲王朝之官。對士庶子及守吏言之。則謂之國有司。然經云。與國有司帥之。則是掌固與國有司共帥之。國有司非卽掌固明矣。竊疑國有司卽司險掌疆諸官。對士庶子及守吏言之。則謂之國有司耳。注說失之。云其移之者。又與掌固帥致之者。謂移兵甲役財。轉移相給也。外宗注處。則士庶子及守吏等與掌固共致之於所通之處。今案亦掌固與國有司共致之。注說非經義。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巡。行也。行守者。〔疏〕晝三巡之者。以下卽守者所受之守法也。賈疏云。此乃掌固殷是部云。巡。視行兒。云行守者。爲衆庶之解情。〔疏〕晝三巡之者。以下卽守者所受之守法也。賈疏云。此乃掌固殷衆之解情者。解與懈同。詳宮正疏。夜三警以號戒。杜子春云。讀警爲造次之造。謂警鼓行夜戒守也。春秋傳所謂衆之解情者。解與懈同。詳宮正疏。夜三警以號戒。實將趣者與。趣與造音相近。故曰。終夕與燎。玄謂警。擊警。

警守鼓也。三巡之。〔疏〕夜三巡以號戒者。說文部云。號。呼也。賈疏云。此乃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使警。有開。又三擊。〔疏〕所以號呼。使戒守耳。注杜子春云。讀警爲造次之造。謂擊鼓行夜戒守也者。讀警上不當有云字。疑今本誤衍。賈疏注云。杜子春讀警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王念孫云。造戚二字。古聲皆與聲相近。造次亦疾意也。五詳彼疏。云春秋傳所謂實將趣者與者。賈疏云。按昭二十年衛侯如死。齊侯使公孫青聘衛。實將趣。與此注又異。趣。趣聲。趣聲並相近。左襄二十五年傳云。陪臣干掇。史記齊世家作爭趣。與此可互證。云趣與作實將趣。與此注又異。趣。趣聲。趣聲並相近。左襄二十五年傳云。陪臣干掇。史記齊世家作爭趣。與此可互證。云趣與造音相近者。段玉裁云。蚤聲取聲。古音同在尤侯類也。云故曰終夕與燎者。亦昭二十年左傳文。彼云親執鐸。終夕與於燎。彼釋文無於字。與杜所引同。杜注云。殷火燎以備守。引之者。以彼亦行夜戒守之事。明將趣即此夜三擊事同也。云玄謂警。擊。警守鼓也者。段玉裁云。鄭君則不易字。謂警者鼓名。擊之亦曰警。猶鳴鼓曰鼓也。許氏說文說與鄭同。云三巡之開。又三擊。警者。守法尤謹於夜。故巡與警並有三。明二者相兼。更迭爲之。以戒備。別於晝唯三巡。無擊警之事。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疏〕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者。凡初建采邑公邑。則也。三擊詳鼓人疏。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疏〕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者。凡初建采邑公邑。則云與其守。則守都邑者。亦受法於此官也。注云都邑亦爲城郭者。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此亦略三等采邑。及四等公邑也。王國都邑城郭之制。並詳量人匠人疏。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竟。界。〔疏〕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者。賈疏云。此經爲上經而設。仍兼見王國而言。故國都雙言之。言王國及三等采邑。等。都邑所在境界之上。亦爲溝樹以爲阻固。云郊亦如之者。謂若王國。則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其都邑亦有郊。詩鄘風干旄云。在浚之郊。是也。皆如竟有溝池樹渠之固也。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邦國都鄙竟上並有溝之證。雷學淇云。溝樹溝封。互文見義。有溝者必有封。有封者必有樹。蓋周之經野。其法極嚴。不惟邦國都鄙有畿疆之封。近郊遠郊亦有之。不惟城郭溝涂有樹渠之固。里鄙縣鄙亦有之。注云竟。界也者。殷梁隱元年范注云。竟。是疆界之名。呂氏春秋贊能篇高注云。境。界也。案說文無境字。古境界字皆以竟爲之。民皆有職焉。職。謂守。〔疏〕民皆有職焉者。民。即上文之衆庶。謂居城郭及要塞之處者也。賈疏云。此亦兼上王國及任。即壘築及爲。若有山川。則因之。〔疏〕若有山川。則因之者。說文曰。部云。因。就也。若界內有山川。則溝落之役事也。若有山川。則因之。〔疏〕若有山川。則因之者。說文曰。部云。因。就也。若界內有山川。則

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邾山，案周書因義與此同。賈疏云：謂上諸有所造溝樹爲固之處，值有山川之處，則因之，不須別造。注云：山川若穀臯河漢者，穀臯爲山之險，河漢爲川之險，史記留侯世家：雒陽東有成臯，西有穀風，左傳僖三十一年杜注云：穀在弘農澠池縣西，案在今河南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臯卽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成臯縣，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二里，河漢、詳職方氏疏。

周禮正義

卷五十八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周、猶徧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疏〕掌九州。即大司徒職所謂天下土地之圖。此官掌案圖。以攷其險要形勢。及道路遠近。云九州者。明司險道路之事。及要服而止。九州以外。不必徧及也。九州詳職方氏疏。云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者。說文尙部云。阻、險也。國野險阻有守禁者。及道路所通。皆攷圖以知之。管子地員篇云。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輿轅之險。蓋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其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注云周。猶徧也者。司會注同。云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者。賈疏云。謂若禹鑿龍門之類。云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者。說文木部云。梁、水橋也。合方氏注云。津梁相湊。不得陷絕。是也。賈疏云。謂若十月車梁成之類是也。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五溝。遂溝洫滄川也。五涂。徑、陳也。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者。說文言部云。設。施水別爲他水。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曰谷水。水之出於溝。流入大水及海者。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注之。因而阨之。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是爲司險所設之五溝。其設之之法。先具備水之器。籠甬板築。土車兩華。藏於里中。常以朔日出具閭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而以冬少事之時。令其徒以次積薪水旁。其積之也。以事之已。其作之也。以事未起。大爲隄。小爲防。地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爲流膏。令其地之民守之。往往而爲界。司險職所謂樹之林以爲阻固。其大略如此。注云五溝遂溝洫滄川也。五涂徑陳涂道路也者。賈疏云。

遂人云。夫閒有途。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此五溝五涂。而言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則非遂人田閒五溝五涂。但溝涂所作。隨所須大小而爲之。皆準約田閒五溝五涂。其溝上亦皆有道路以相湊。故以五溝五涂而膏之也。案賈說未允。爾雅釋水云。水注谷曰溝。說文水部云。溝。澮也。釋名釋水云。水注谷曰溝。田閒之水亦曰溝。溝。搆也。縱橫相交搆也。又釋道云。涂。度也。人所由得通度也。是溝爲注水之通名。涂爲行路之通名。故五溝總解溝。五涂總稱涂也。賈以此官主達道路。而不掌治田。故謂此五溝五涂。非遂人田閒之溝涂。蓋卽謂匠人之稍溝。及經涂、環涂、野涂等。皆不爲田設也。但經明云五溝五涂。注卽據遂人職爲釋。則不如賈所說。竊謂此官所設溝涂。自兼匠人遂人兩職而言。凡田閒之溝涂。其近野涂者。此官亦兼守治之。經云五溝五涂。固通大小經緯之膏矣。云樹之林作藩落也者。卽因林木以爲阻固。掌固所謂樹渠也。林亦卽荆棘榆柳之屬。於溝涂之旁。樹以爲藩籬。所以遮圍行人。使不踰越也。齊民要術有作園籬法。亦種酸棗柳榆等。剡編爲巴籬。與管子度地篇所謂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正同。互詳掌固疏。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疏〕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以遮過行人也。說文臣部云。塞。望也。土部云。塞。阻也。此塞卽塞之段字。阻路。卽上山林川澤之阻。及五涂之路。其通達者。國有故。並藩塞之。云以其屬守之者。賈疏云。謂使司險之下胥徒四十人之屬守其要者。其餘。使其地之民爲守也。云唯有節者達之者。賈疏云。節。爲道路用旌節也。案大司徒職。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卽此職有故止行者也。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者。宮正注云。有故。凡非常也。此三者皆非常之變。賈疏云。喪。謂王喪。災。謂水火。兵。謂寇戎之等。詒讓案。喪常亦兼大札言之。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是也。云閉絕要之道。備姦寇也者。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塞。閉也。以經云阻路。卽要害之處藩塞皆是。閉絕之。若國策秦策云。塞輜輶韓氏之口。是也。

掌疆關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道治。治道也。國語曰。候不在竟。譏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戣。

〔疏〕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者。賈疏云，以其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以道路多，故設官及徒亦多也。詒讓案，左昭二十三年傳，明其佐候，孔疏云，賈服、王董，皆作五候，董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也。董遇說與此經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文合。若然，此官分方設之四方，方各上士一人，下士二人，徒二十人，國中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與。注云道治，治道也者，謂治道路，辨護司察之事，與途師道脩爲脩除異也。云道治者，到文，云國語曰，候不在竟，職不居其方也者，周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蒞，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涂，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韋注云，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彼文作候不在疆，此引作竟者，鄭以義改之，彼候人不居四方，單襄公譏之，明常法方各設候人，居當方竟上而治其道也，遣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即候人往來所居矣，云禁令，備姦寇也者，亦謂道路譏察之禁令，所以備姦寇之竊發也，云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者，謂候人之長，自選其徒屬也，經例，舉其官之徒屬者，皆曰人，若內饗之饗人，大祝之甸人，射人之僕人是也，其官長本名人者，亦不易其稱，若此設候人，即本職之徒屬，庾人正校人之屬，圉師圉人是也，賈疏云，即徒百二十人，皆是甲士與步卒之內爲之也，案此當選鄉遂之義卒習甲兵者爲之，以備姦寇，亦追胥之事，故得以義卒更番其役也，賈說未析，引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殿者，曹風候人篇文，毛傳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荷，揭，殿，受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孔疏云，此說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殿，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案此引詩文亦證徒屬得通稱候人，尊卑不嫌同名之意，若

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疏〕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帥而致于朝，謂來時迎而道之，聘禮，過邦假道曰請帥，注云，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韋注云，導，賓至于朝，出送之境，是朝聘賓客，亦候人迎送之，與掌訝爲官聯也，經唯言方治者，文不具耳，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者，若訝士云四方之有治于士者，亦方治之一端也，賈疏云，謂國有事，不能自決，當決于王國，或有國事，須報在上，皆是也，云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轅轅，是其送之者，襄二十一年左傳，晉欒盈出奔楚，過於周，周西鄙掠之，王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杜注云，候，送迎賓客之官也，彼出諸轅轅，是送之出竟之事，故引以爲證，賈疏云，彼云候，鄭君以義言之，故言候人也。

環人掌致師。

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必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

下廂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御旌旗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

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疏〕注云：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者，左宣二年傳云：致果爲殺，杜注云：求

速戰，亦謂之挑戰。周書克殷篇云：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孔注云：挑戰也。國語晉語云：公

令韓簡挑戰，史記項羽本紀集解引臣瓚云：挑戰，猶嬌敵求戰。古謂之致師是也。云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

者，賈疏云：按文十二年，秦伯伐晉，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注云：肆、

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隱九年，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注云：勇則能往，無剛不

恥退。案賈引文十二年左傳注，與杜異。蓋賈服義，引春秋傳者，左宣十二年，晉楚戰于郟，傳文：廂、杜本作兩，左

傳釋文云：兩、徐云或作廂。鄭所據與徐引或本同。杜注云：靡旌，驅疾也。摩、近也。左、車左也。葦、矢之善者，

兩、飾也。掉、正也。示開暇，折馘，斷。察軍，惡。惡、陰姦也。視軍中，〔疏〕注云：惡、陰姦也者，惡之言惡也。謂姦

耳。引之者，證勇力之士犯敵致師之事。察軍，惡。有爲惡者，則執之。〔疏〕注云：惡、陰姦也者，惡之言惡也。謂姦

左昭十五年傳：曰入慝作，杜注云：慝、姦惡也。釋名釋天云：慝、態也。有姦態也。云視軍中有爲惡者則執之者，

謂在軍陰爲姦慝，謀逃畔及惑衆者，則執而誅之。賈疏謂欲陰私爲姦，取此軍之事往彼言之，則與下謀賊同，非經義，

環四方之故。御其事，謀來侵伐。〔疏〕注云：御其事，謀來侵伐者，殺官注云：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謂彼以事

曰禦侮，即鄭所本。淮南子說山訓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高注云：衝、兵車也。所以衝突。巡邦國，搏謀賊。謀

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於千里之外。此皆先事卻敵之事，故舉以爲釋。巡邦國，搏謀賊。謀

反開，爲。〔疏〕巡邦國者，邦國謂王國，凡王畿之內，更迭巡行之。云搏謀賊者，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謂遇有

國賊，爲。〔疏〕謀賊，則搏執繫治之。此與巡邦國爲二事。賈疏謂巡侯國有謀賊，搏捉取之，非也。環人王官，豈能

爲侯國搏謀賊乎？明亦謂畿內之謀賊耳。注云：謀賊反開，爲國賊者，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注云：謀謂姦寇反開者，

說文手部云：謀、軍中反開也。左宣八年傳：晉人獲秦謀，釋文云：謀、開也。今謂之細作，孫子用開篇云：用開有

五。有因開，有內開，有反開，有死開，有生開，有因開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開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開者，因

其敵開而用之。死開者，爲敵事於外，令吾開知之，而傳於敵開也。生開者，反報也。案謀賊爲二事，大戴禮記千乘

篇云。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間。大曰謀。即此經謀賊之義。賊謂私蓄兵養士。欲爲訟敵國。則往之與寇畔。謀謂行反間。以內情輸敵者。掌戮注亦以賊與謀爲二。此注似誤并爲一。當以掌戮注爲正。訟敵國。敵國兵來。國佐如師。若齊。〔疏〕注云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者。說文言部云。訟。爭也。廣雅釋詁云。訟。豪也。謂至敵軍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左傳說國佐與晉人爭。以蕭同叔子爲質。及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事甚詳。亦是敵國來伐。使與訟曲直。故引以爲證也。揚軍旅。爲之威武以觀敵。詩云。〔疏〕注云爲之威武以觀敵者。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漢書五行志顏注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疏〕揚。謂振揚張大也。國語周語云。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揚軍旅。所謂觀兵也。引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者。大雅大明篇文。毛詩。惟並作維。毛傳云。鷹揚。如鷹之飛揚也。鄭箋云。尙父。呂望也。尊稱焉。引之者。證軍旅常揚威武以觀敵之事。降圍邑。圍邑欲降者。受降郭。齊人。〔疏〕注云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者。說文自部云。降。下也。又攷部云。降。服也。經典皆借降爲降。言出降。猶下也。郭。紀之遺邑也。引之。證降圍邑之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春以令糧。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縣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常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爲舍。故以轡表舍。挈春以令糧。亦縣春于所常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春所以盛糧之器。故以春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謹爲表。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春以令糧者。此皆大師在軍憲令之事。此官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孰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然則令軍井者。以資飲。令軍糧者。以班食。令軍舍者。以表壘舍也。注鄭司農云。挈壺司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以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者。挈。縣持也。詳敘官疏。云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者。敘官注云。壺。盛水器也。盛飲盛水義同。云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常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者。天官敘官注云。舍。行所

解止之處。此舍，亦謂軍所止宿之處。與大司馬茂舍。量人營軍之壘舍。義並同。云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者。說文絲部云。轡、馬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轡、馬廐也。所以制牧車馬也。家語執轡篇王注云。轡、繫軾前者。釋名釋車云。轡、拂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所以駕車。軍止。則車舍不駕。故縣轡以表舍止之處也。云挈舂以令糧。亦縣舂于所常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常稟假于此下也者。于、注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誤。說文米部云。糧、穀也。後漢書張禹傳。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李注云。稟、給也。假、貸也。軍士當稟。給假貸糧穀。故縣舂以表儲糧之處也。云舂所以盛糧之器。故以舂表稟者。說文由部云。舂、舂屬蒲器也。所以盛糧。公羊宣六年何注云。舂、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又左傳宣二年杜注云。舂以草索爲之。管屬。列子黃帝篇云。商丘開假糧。荷舂之子華之門。是舂爲盛糧之器。故以表稟假軍糧之處也。云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謹翼。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省煩擾疾。于事便也者。于亦當作於。明經挈壺轡舂令軍非舍糧。各假物以表事。所以省號令之煩。使衆疾見也。案賈大司馬疏謂周時無輕騎法。曲禮。前有車騎。孔疏亦謂當是周末時禮。若然。注云車騎。亦據後世法言之。周時。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軍中實止有車徒。無騎也。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壺以爲漏。以序聚櫟。以次更聚擊櫟備守也。玄謂擊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者。序、經例用古字。當作敘。石經及各本並誤。縣壺者。以校時刻。法有四十八箭。爲聚櫟者。更迭直事之節也。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喪、謂王后世子及諸侯公卿大夫之喪也。喪大記謂大夫代哭無縣壺。彼據侯國之臣言之。天子大夫四命。禮視子男。疑亦有縣壺。故經不別大小喪也。云分以日夜者。縣壺下漏。以定晝夜時刻也。詩齊風東方未明敫云。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毛傳云。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則平時此官蓋兼掌告時。與雞人爲官聯。經唯著軍事及喪事者。文不具耳。孔疏及賈籛人疏並謂彼諸侯兼官。挈壺氏兼雞人。恐不塙也。注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者。明與上表井事異也。說文水部云。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續漢律歷志云。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案軍事爲漏者。亦以校時刻。史記司馬穰苴傳云。穰苴馳至軍。立表下漏。賈疏云。謂縣壺於上。以水沃之。水漏下入器中。以沒刻爲準法。詩東方未明孔疏云。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配晝夜昏明之數也。案賈此及後疏謂下水沒箭。而孔依續漢志說云浮箭。二說小差。今論審鄭賈之義。蓋壺以盛水爲

漏。下常有槃以承之。箭刻百刻。樹之槃中。水下槃內淹箭。以定刻數。古刻漏之制。約略如是。孔謂置箭內。浮箭水上。似失其制。未足馮也。云以序聚櫟。以次更聚擊櫟。備守也者。肆師注云。序使相次秩。又御僕注云。序。更也。是序兼次更二義。謂以次敘更迭。聚而擊櫟。備守非常也。賈疏云。先鄭意持更人擊櫟。洪頤煊云。說文手部。擻。夜戒守。有所擊。春秋傳曰。寶將擻。左氏襄二十五年傳。陪臣干擻。聚。即擻之假借字。案洪說亦通。云玄謂擊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者。宮正疏引鄭易注。亦云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為擊櫟。擊櫟。為守備警戒也。易釋文引馬融易注云。橋。兩木相擊以行夜。詳宮正疏。賈疏云。謂行夜者擊之。按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五櫟者。先鄭云。櫟。謂行夜擊櫟。野廬氏云。若有賓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櫟之。司農云。聚擊櫟。以宿衛之也。彼三注。後鄭皆從先鄭。及至此注。不從先鄭者。以野廬氏無行夜者。宿人自擊。故後鄭從之。此文與脩閭氏同有行夜者。故此不從先鄭宿者。自擊之。是以宮正云。夕擊櫟而比之。注云行夜以比直宿者。先鄭云。櫟。戒守者所擊也。是亦為行夜者所擊也。云代亦更也者。亦上更聚擊櫟也。廣雅釋詁云。代。更也。云禮。未大斂代哭者。明代哭在小斂後殯前。以王喪言之。則不敷崩日。自五日至七日皆代哭也。喪大記云。君喪。狄人出壺。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鄭彼注云。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泄縣其器。士喪禮。既小斂云乃代哭。鄭彼注云。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坊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又既殯云朝夕哭。注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案此云禮。即據士喪禮也。凡喪未大斂。則有更代而哭。取其不絕聲。諸侯以上。則以漏為代哭之節。大斂畢則殯。既殯。則朝夕哭。無時。可以絕聲。無代哭也。云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者。漏晝夜下水不息。恐其乾涸。則壓力減少。夜則視刻數也者。夕須視刻數以傳五夜。故以火守壺為明也。云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者。賈疏云。若冬至。則晝短夜長。夏至。則晝長夜短。二分。則晝夜等。晝夜長短不同。須分之。故云異晝夜漏也。云漏之箭。晝夜共百刻者。晝夜一箭。箭上鏤為百刻也。靈樞經五十營篇云。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王溥五代會要引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以六十分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案周秦無十二辰加時之法。而別分日中至隅中十二時。見左傳昭五年杜注。則以百刻分繁十二時。其得數同也。又漢書哀帝紀。建平二年。詔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則每時正得十刻。其法尋即蠲除。故鄭仍據百刻為說。云冬夏之間有長短焉者。賈疏云。馬氏云。漏凡百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則四十刻。夜則六

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此與馬義異。以其馬云春秋分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晝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之間。九日有餘。校一刻爲率。又書堯典孔疏亦云。馬融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一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開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尙未覺誤也。又載王肅難鄭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曰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收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案孔所述歷術。分至晝夜刻數。與續漢書律歷志劉洪乾象歷正同。鄭書注說日長日短刻數。並與馬異。其日短刻數同於乾象。惟日長刻數所減過多。晝漏夜漏。與歷校至十刻。宜子雍之廢其誤也。又月令孔疏云。日夜分。紫微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注尙書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則校之歷術又贏一刻也。案此引鄭書注。與賈不同。而與乾象歷正合。疑有舛誤。至所引蔡氏月令章句說晝多於夜六刻。則校之歷術又贏一刻。大抵諸家所說刻數所以不同者。並以日入之後。日出之前。損夜晝晝。任情增減。本無定率。遂滋差互。今欲嚴定界域。用法繁惑。則馬氏據日出見之說庶得厥中矣。云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者。易緯乾鑿度鄭注云。太史司刻漏者。每氣兩箭。續漢歷志云。永元十四年。詔曰。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律官府常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賈疏云。此據漢法而言。則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縣於箭上。箭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氣也。詩東方未明孔疏云。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鄭氣之閒又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爨水沸以沃之。說文爨部云。爨。炊也。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疏〕注鄭司農云。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爨水沸以沃之者。說文爨部云。爨。炊也。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又水部云。沸。舉沸溢泉也。兩部云。爨。消也。經典通假沸爲爨。喪大記說縣壺

之事云。虞人出木角。雍人出鼎。鄭彼注云。木給鑿亂。冬漏以火鑿鼎。沸而後沃之。據此則以火鑿鼎水。鼎即雍人所共之鼎。蓋冬寒水凍。則漏下遲。故以滾沸熱水沃之。使無凍也。云謂沃漏也者。說文水部云。沃。漑灌也。沃即謂澆水也。沃漏亦謂澆水以澆沃漏壺。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

夫執鴈。卿大夫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燕禮曰。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

〔疏〕學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者。此治朝朝位之法。與宰夫掌治朝之禮。司士正朝儀之位。並同。射人掌以官法敘

朝。其朝位射人與宰夫司士大僕共掌之。其三在庫門外皋門內。謂之外朝。其朝位小司寇朝士掌之。三朝各有常位。

左昭十一年傳所謂朝有著定也。黃度云。此即司士朝儀之位。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

摯。康成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將射始入見君。其位或當如此。而何用摯哉。經文自掌其治達以上。未有射事。

是其設職不專為射也。金榜云。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故並明其所執之摯。不言士者。羣士之朝位與摯。司士

掌之也。朱大韶云。官以射人名。而射法特職中之一。發首但著三公孤卿大夫位與摯之不同。非常朝必用摯也。下云

祭祀。會同。朝覲。大賓客。大饗。所掌者衆。射非其專職也。案黃金朱說是也。郝敬。金鷄。俞樾說同云三公北面。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者。北面者東上。東西面者皆北上。詳司士職。賈疏云。三公特北面者。君南面答。陽。臣之北

而答君。三公。臣中最尊。故屈之使北面答君之義。孤東面者。西方者。賓位。以孤無職。尊而賓客之。故在西也。

卿大夫西面者。以其皆有職。故在東近君。居主位也。玉海禮儀引三禮義宗云。每朝列位。所向不同。其三公之位。

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於外朝。諸

侯東面。於內朝。孤東面。時無諸侯故也。案崔說即賈所本。曲禮孔疏云。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賈臣答王之義也。

王之後同。大宗伯所謂九命作伯也。成王之初。周公爲大傅。召公爲大保。三公之職也。公羊傳云。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又爲東西二伯也。二公分陝作伯。始於武王時。金縢書武王克商二年。周公禱於二王而秉圭。則三公九命得執圭。案金說。是也。通典謂天子三公執璧。爲臣之。風與子男同。非經義也。杜氏又云。佐王論道。理取圓足。以璧爲賢。不必飾以蒲穀。今攷三公八命者。命數加於子三等。疑亦執蒲璧。杜謂無飾。恐未瑋。云大夫執鴈者。舊本並挽執字。今據唐石經校增。注云。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者。鄭不知此經位。卽治朝之朝位。因官名射人。遂謂位爲將射始入見君之位。其說非也。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者。下文云。以射法治射儀。本言大射。鄭誤釋爲賓射。故於此亦以賓射爲說。賈疏云。士無臣祭無所擇。不得自大射。得與君大射。故司裘云。大射不言士也。按下文士射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金鶚云。射人亦掌治朝。其位與司士同。經文明言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謂朝位之法。未嘗言射位也。下云以射法治射儀。乃言射事耳。此經所音射。當是大射。非賓射也。而云士以三耦射射侯。射位明有士矣。案金說。足正鄭賈之誤。此說朝位不及士者。士賤。其朝位蓋司士掌之。射人唯掌卿大夫。故不言士也。引燕禮曰。公升卽位於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者。于、於、儀禮皆作于。依注例。或當皆作於。舊本于於並錯出。誤。賈疏云。引燕禮者。欲見天子諸侯朝燕射三者位同之義。黃以周云。鄭引燕大射之文爲射人但記射位。未及其始入門時。公卿大夫有北面東上之立。故據禮經補音之。明天子大射亦當然也。案黃說是也。燕禮卿大夫士位本與此經不同。而鄭引之者。鄭意此經所云。乃入門得王揖後。各就其本位。燕禮所云。乃初入門待揖之位也。司士注說朝位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蓋鄭謂朝禮射禮。初入門時。亦如燕禮。卿大夫入門右。北面。士立於西方。東面。待王揖就位。則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如此經之位。其燕禮。公降揖後。則卿移而西面。大夫仍北面。士仍東面。與此經微不同也。鄭欲見初入門之位與彼同。故引彼文補經文之所未及耳。賈說未析。云大射亦云者。大射儀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是彼初入門之位與燕禮同。其入門得揖之後。位亦與燕禮同。與此經異也。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者。於、舊本亦誤于。今據宋注疏本正。賈疏云。以儀禮內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故鄭引儀禮。見天子諸侯互見爲義耳。案依賈說。則鄭意燕禮大射儀位同。是諸侯燕與射同。明天子燕與射禮亦同也。此職及司士位同。是天子射與朝禮同。明諸侯射與朝禮亦同也。若然。則朝燕射諸臣初入門之位。天子燕與射禮亦同也。此職及司士位同。是天子

射自相同。如此職及司士所說。諸侯朝燕射亦自相同。如燕禮大射儀所說。其天子與諸侯則固不相同也。然此經實亦朝位。鄭誤以爲射位。於經義究未協。金鶚云。天子朝位。見於司士射人朝士諸職。諸侯之朝位不見於經。曲禮疏據燕禮及大射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謂諸侯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非也。朝位之最尊者北面。蓋君南面。北面正與君對。故其位爲最尊。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以大夫爲賓。故卿轉西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爲賓。故尊之使與君相對也。朝位必辨尊卑。豈得如此。竊謂諸侯朝位。卿北面。有孤者亦然。蓋諸侯之孤卿。猶天子之三公。故其面位同。黃以周云。公卿大夫朝見其君。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君揖之。乃就位。位即司士所正。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之位。與射人職所同。鄭注射人。引燕大射禮。明始入門右。皆北面。爲人臣見君之通禮。故云。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非謂其所就之位同也。亦非謂諸侯正朝亦同射位也。賈說非也。諸侯正朝之位。自當以天子差之。諸侯無三公。有孤卿。孤卿視天子之三公。北面。其大夫西面。其士東面。一同天子正朝之禮。天子大射射位同正朝。諸侯大射射位不同於正朝。而同於燕。燕大射禮並云公在阼階東南。南鄉。觀此自與朝位有別。曲禮云。君子下鄉位。君子謂諸侯。凡人君出入必中道。過此則下。爲卿位在治朝中延北而也。大夫位在其東。故不云大夫。凡朝位以中延北面爲尊。賀循說三公北面屈之。賈公彥說諸侯在朝皆北面。而卿大夫西面。皆非。其列廷之左右者。以上下定其位。初不以東西分貴賤。與宗廟之昭穆同。天子之朝禮。孤東面而卿大夫西面。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兩不相妨。聘禮授幣受命諸節。皆在朝。其時使者北面。重其事也。於卿大夫皆云西面北上。依朝位而立也。案金黃二家並謂天子射朝位同諸侯朝位。則卿當北面與射位異。其說非也。黃又謂諸侯朝位。大夫西面。士東面。以燕禮大射禮廢之。亦近是。蓋燕禮惟以大夫爲賓。故尊之。使與卿互易其位。若士固無事。自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謂諸侯來朝而未歸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疏〕諸侯在朝。則皆北面。可就其本位也。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謂諸侯來朝而未歸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疏〕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侯在治朝。射人亦掌其位也。注云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此亦因官名射人。誤以此位爲王與諸侯射於治朝之位。卽所謂賓射也。金榜云。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卿同。下經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衆。不專於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案金說是也。云皆北面從三公位者。金鶚云。朝位以北面爲尊。諸侯與三公同北面。所以尊之。賈疏謂諸侯南面之尊。故屈之從三公位。非也。所以異於小司寇外朝者。外朝非常朝。詢國危、國遷、立君。此等

大事。必廣集諸侯。公侯伯子男與羣吏皆至。其人衆矣。而三公之後有州長百姓。其人尤衆。若諸侯亦北面。不能容矣。北面四面之人皆衆。而東面止有三孤。又不稱矣。故諸侯東面不北面也。治朝。每日常朝。多無諸侯。其朝位如司士所說。若有諸侯來朝。與王臣同行朝禮。則與三公皆北面。如射人所說也。此諸侯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不若外朝之公侯伯子男畢至。又三公之後無州長百姓。故諸侯得與三公北面也。可知射人所言諸侯之位。正治朝之位也。鄭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是不以爲正朝之位。抑又誤矣。案金說。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日覲。彼諸侯北面。位與此同。然主觀言之。故天子當依。與當朝事異。互詳大宗伯疏。云法其禮儀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下並同。賈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疏〕疏云。謂在朝進退周旋拱揖之儀也。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此案上諸侯在朝而晉。國事。注以爲專屬祭祀。然亦當廣咳餘事言之。大射儀說射人戒射。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者。此案上諸侯在朝而晉。國事。注以爲專屬祭祀。然亦當廣咳餘事言之。大射儀說射人戒射。亦戒令之一端與。注云。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李光坡云。司士職云。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事。彼雖掌士。而文與此同。故以此國事當祭事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疏〕其云戒令。告以齊與期者。賈疏云。齊。謂散齊。期。謂祭日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疏〕其治達者。達。宋本釋文作逆。盧文昭云。注云受而達之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則與掌復逆者無以異。案盧說近是。阮元說同。蓋陸本作逆。賈本作達。二本不同。而治逆於義較長。此猶宰夫云。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此官掌朝位。而諸侯在朝有復逆之事。則亦爲達之王。與大僕爲官聯也。凡復逆。通謂之治。詳小宰宰夫疏。注云。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者。明此亦案上諸侯在朝爲文也。賈疏云。如鄭之意。則治達之中。非直諸侯有治於王。王之有治。亦下達於諸侯也。案依陸本作逆。則鄭以受下正釋逆字。先鄭大僕注云。逆。謂受下奏是也。但此治逆並舉。則當爲復逆之逆。其義則當如小宰注以爲上書。此注釋爲受下。尙未得其解。若依賈本作達。則爲通乎上下之。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於經注義亦得通。但此亦當廣咳衆事言之。鄭唯以射及祭祀爲釋。說仍未備也。

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紆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射法。王射之。

禮，治射儀，謂肆之也。鄭司農云，三侯，熊虎豹也。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射者，獸名也。獸有羆、豺、熊、虎。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書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射作干，讀如宜，射宜獻之射。射，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射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疏〕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疏〕以射禮治射儀者，此明天子以下大射禮樂器數之等差。射法，即射人之官法。射儀，即大射之儀。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即謂此也。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鄭彼注亦引此經，是諸侯大射，亦以射人掌其儀。與天子同。云王以六耦射三侯者，王大射，以諸侯爲六耦。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云三獲三容者，三侯侯各一乏，每乏各以一人居之，以待獲。鄭鄉射注云，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講武田之類，是以中爲獲也。三獲，皆以服不氏之徒爲之。詳服不氏疏。云諸侯以四耦射二侯者，諸侯亦以其臣爲四耦。大射儀云，遂比三耦。左襄二十九年傳云，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彼諸侯禮皆三耦，與此經異者，賈大射疏云，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畿內諸侯，則二侯四耦。畿外諸侯，大射賓射，皆三侯三耦，但諸侯畿外畿內，各有一中一屈，故畿外三侯，遠尊得中，與天子同。三耦則屈，畿內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中。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而已。以其燕私同也。若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左傳及射義孔疏義同。詩小雅賓之初筵疏，則云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卑，故降之。與左傳禮記疏及賈說並異。金鶚駁之云，射人言士射侯，明是大射。孔氏從後鄭說以爲賓射，非也。大射賓射耦數皆同，左傳言魯君享范獻子，公臣不足三耦，可知諸侯賓射，亦無四耦也。司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司裘是王朝之官，所共諸侯，則畿內之諸侯也。熊侯豹侯，是二侯也。大射儀有諸公卿百官之稱，明是畿外諸侯之禮，而有侯參侯干侯，是三侯也。然則四耦二侯，必爲畿內諸侯之制矣。蓋射人亦王朝之官，故但言畿內諸侯之制，與司裘同也。賈說視孔爲長。賈又謂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此則不然。射人但言以射法治射儀，不言何射。雖主大射說，亦統賓射燕射而言。然則三射耦數皆無異也。案金說是也。吳廷華、黃以周說並同。互詳大

稽嗟文。以證正爲所射物之名也。云二侯熊豹也者。亦據司裘文。先鄭不釋孤卿大夫侯者。金榜云。大夫一侯爲舉。推之可知。云射侯。射者。獸名也。獸有熊豹虎者。明射與熊虎並爲獸。射侯無熊。先鄭牽連舉之耳。金鶚云。卿大夫士同一侯。而士必著射侯之名。蓋司裘未言士共射侯。恐其混同於卿大夫之舉侯。故特著之。舉侯已見於司裘。故但言一侯。此詳略互見之法也。云玄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鄭以此爲賓射采侯。故破先鄭大射皮侯之說。而別以五正三正二正之侯釋之。小臣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是也。王常朝在路門外之治朝。故與諸侯射。亦於此。互詳大宗伯疏。金鶚云。司農引司裘以解此文。其說自矯。又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若。是發語辭。非轉語辭。鄭泥看若字爲轉語。因以此節爲賓射。殊不思。若王大射以下。果是別出大射。則上文當有賓射之文。今但云射法射儀。安見必爲賓射乎。且賓射惟天子諸侯得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又賓射張采侯。安有射侯乎。鄭必指爲賓射。誤矣。黃以周云。鄭以六耦射三侯。爲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下以狸步張三侯。爲熊虎豹之侯。上下同文異解。亦不如先鄭三侯虎熊豹二侯熊豹之說爲安。且經云王五正。而後鄭則云有三正二正。更覺支離。案金。黃說是也。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也者。後鄭以正爲采侯。侯中畫布之名。故引梓人職以證義。但經五正三正文承射樂。鄭說與經究不合。敖繼公云。卿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以將乘矢。云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姜兆錫。孫希旦。莊有可。蔣載康說並同。金鶚云。敖說視鄭注爲長。但王五節。諸侯三節。安得拾發以將乘矢。果如其說。是射必不與鼓節相應也。且卿大夫士三節先以聽。諸侯四節先以聽。而王乃亦四節先以聽。是尊者之先以聽不多於卑者。非所以優之也。卿射禮賈疏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皆以聽。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有差。然則所謂正者。非射之樂節。乃聽之樂節。聽之審欲得其正。故謂之正也。竊疑經文二正二字當爲一字之誤。五正三正一正皆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等也。朱大韶說略同。林喬蔭云。如注疏言。正。是侯中之物。經當連侯言之。不應敘於樂。以騶虞之下今日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是正與節皆繫於樂。不繫於侯明矣。蓋正者。樂之聞也。樂之每聞爲成。而小成曰終。大成曰正。謂之正者。經所云。正。歇備也。大射未射之前。工歇鹿鳴。管新宮。及射。而奏狸賁。此諸侯之三正也。卿射未射之前。合樂二南。及射而奏騶虞。此大夫士之二正也。推之天子五正。蓋升歇一正。笙入二正。閒歇三正。合樂四正。及射而奏騶虞。是爲五正。然則九節七節五節者。天子以下樂節疏數之差。而五正三正二正則其用樂多寡之等。案金

林請說並從敖以正爲射樂。較鄭爲長。而義復小異。金廣散說。與拾發乘矢之節不相應。蓋深中其矢。而金說破經文。二正爲一正。又謂射節以先聽爲正。於經並無可證。似皆不如林說之義據明塙。但鄉射禮。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在。未射之前。明射節不得爲正樂。林說惟此微有未合。竊謂此五正三正二正。自據射前正樂言之。與九節七節五節文不相冢也。天子五正者。一金奏。二升歌。三下管。四開歌。五合樂也。諸侯大射無開歌合樂。故止三正。大射儀云。公升卽席。奏肆夏。卽金奏也。與歌鹿鳴。管新宮。適合三正之數。其大夫士二正。疑當爲開歌合樂。鄉射禮止有合樂者。或文不具。或侯國大夫之禮。殺於王朝大夫士。皆未可定也。此經衆說咸是非錯出。故具述而辯證之。至射義引逸詩云。曾孫侯氏。四正俱舉。大戴禮記投壺篇亦同。彼詩云侯氏。則是諸侯射禮。鄭射義注釋爲正爵四行。與此經天子五正諸侯三正並不相涉也。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者。祭義云。故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鄭彼注亦云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楷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此注訓正爲內志正。與鵠訓直義相成是也。大射儀注又以正爲題肩。鳥名。疑非。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者。此無正文。鄭以意定之。梓人注義亦同。惟彼注說五采以黑居外。此云玄者。玄黑色略同也。賈疏云。中朱以下。皆以相尅爲次。向南爲首。故先畫朱。知三正去玄黃。二正朱綠者。皆依聘禮記纁藉而言三采者。朱白蒼。二采者。朱綠者。云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者。賈疏云。此亦約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彼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亦當參分其廣。正居一焉。九十步者。侯中丈八尺。七十步者。侯中丈四尺。五十步者。侯中一丈也。云中二尺者。謂畫朱者也。詩齊風猗嗟孔疏云。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又云侯身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纁畫爲之。其外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金鵠云。所謂中二尺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中二尺。朱色。其外四色。合爲四尺。案金說與孔不同。竊謂鄭以正雖大小不同。而中皆二尺。蓋隱據詩猗嗟傳二尺曰正之文。則似孔說爲長。若依金說中正二尺。專指九十步之侯。則七十步之侯中丈四尺。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正中當得一尺五寸少半寸。五十步之侯中丈二尺。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則正中當得一尺一寸強。是正居侯中三分之一。正中亦居正三分之一。其說亦可通。姑兩存之。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者。詩賓之初筵疏引賈逵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是也。賈蓋卽釋此五正之義。金榜云。大射之侯。詩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以爲正。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案賈意或如金說。但以正在鵠外。義不可通。故後鄭不從。五詳司裘疏。云鵠乃川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者。此駁賈說也。梓人注亦云。正之方外如鵠。蓋鄭

以棲皮曰鵠。大射用之。畫布曰正。賓射用之。正鵠各異而大小同。不得如賈說正大鵠小。實則正鵠本無大射賓射之分。而有大小之別。司裘先鄭注謂鵠大正小。最得其實。賈說固非。後鄭亦未爲得也。云大射禮。射作干者。大射儀云。干、五十是也。云讀如宜。射宜獄之射者。段玉裁改如爲爲。云、讀爲今本作讀如。誤。此以周禮正儀禮字也。儀禮注曰。干讀爲射。從周禮易字也。案、宜射宜獄。詩小雅小宛篇文。毛詩射作岸。釋文引韓詩作射同。此兼校正大射經。段說是也。云射胡犬也者。巾車注同。云士與士射。則以射皮飾侯。下大夫也者。大射儀注云。射侯者。射鵠。射飾也。然則此射侯亦常兼以射皮爲鵠。鄭止言飾者。文不具。司裘注謂士無大射。天子賓射。士又不得與。故此云士與士射。以射飾侯。又不畫朱絲。是下大夫也。今攷此射侯。卽士大射之侯。說文矢部說大射之侯云。士射鹿豕。爲田除害也。此亦謂士有大射。而所射之侯。別據鄉射記爲說。與此經不合。疑不足據。士有大射。詳司裘疏。云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者。梓人五采之侯注云。其侯之飾。必以五采畫雲氣焉。是也。賈疏云。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以五采畫雲氣焉。是也。賈疏云。鄉雲氣。其大射之侯。兩畔飾以皮。故鄭直言賓射燕射。賈鄉射記疏云。若賓射之侯。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玄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於其側。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於其側。五十步侯。朱綠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於其側。以爲飾也。詒讓案。後鄭謂賓射燕射大夫以上侯。畫雲氣用采。各如五正三正二正之數。梓人采侯。鄭謂卽五正。故直言五采畫也。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者。鄉射禮云。司射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注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閒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此卽鄉大夫士五節之樂。天子諸侯節數增多。而拾發以上則同。賈疏云。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少爲差。皆留四節以乘矢拾發。云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者。賈疏云。謂若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也。案賈據司裘注說大射天子諸侯大夫侯道之數如是。自虎通義謂天子射百二十步。說與鄭異。不足據也。詳司裘疏。引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者。賈疏云。證侯道遠近亦爲節也。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也。詒讓案。此疑是河間樂記逸十二篇文。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玄謂狸。善博者也。詳樂師疏。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爲慘。慘。

雜也。雜者，豹、鵠而〔疏〕曰：張侯設乏，欲使有事者豫志焉，是也。金榜云：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
 藥飾，下天子大夫。〔疏〕曰：張侯設乏，欲使有事者豫志焉，是也。金榜云：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侯孤
 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事主於王，經以爲王張侯，見義非爲大射變文。承上經三侯五正言，
 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金鶚說同。朱大韶云：史記大宛傳徐廣曰：若、意義猶及也。謂及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
 其張之者，自有中車量人，案金朱說是也。鄭誤以若爲轉語，故解上經爲賓射。梓人注亦據此文云：若王大射，以對上
 文賓射，爲分別之辭，非經意也。注、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者，小爾雅廣度云：跬、一
 舉足也。倍跬謂之步。說文孟部云：跬，半步也。讀若跬，同。跬，狸聲相近。先鄭蓋以經云狸步，則與步之恆法不同，
 故以一舉足之跬爲釋。爾雅釋宮邢疏引自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蓋三尺爲跬，卽一
 舉足，再舉足乃成步，是跬於六尺之步爲半，先鄭此義與鄉射禮量侯道以弓不合，故後鄭不從，黃以周云：先鄭意鄉
 射量侯道可川常法，大射，君與射，遠之不能至的，近之又不可見，故用狸步法，狸者，跬之借字，一舉足謂之跬，
 再舉足謂之步，而侯中之廣亦各取數於侯道減半，云玄謂狸步，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
 也者，釋文云：擬木又作擬，案旗人注亦作擬度，說文手部云：擬，度也。人部云：擬，僞也。擬度之字當以擬爲正，
 作僞者，假借字也。此後鄭不從先鄭狸步爲半步，而依本字釋之，謂此量侯道之器，卽準度野六尺之步也。說文多部
 云：狸，伏獸，似狐。大射儀注亦云：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義，與此同，
 云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者，鄉射記侯道五十弓注云：量侯道以狸
 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天子大射，熊侯九十弓，豹侯七十弓，鷩侯五十弓，鸞侯七十
 十弓，鷩外諸侯大射，大侯九十弓，參侯七十弓，小侯五十弓，大夫大射，鷩侯七十弓，士大射，鷩侯五十弓，鄭不云
 天子諸侯大夫士，而云九節七節五節者，明侯道與樂節相應也。云弓之下制長六尺者，據弓人云：大射儀注亦引弓人下
 制以證狸步六尺，與此義同。鄭知必取下制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六尺爲步，弓之下制，與步相應故也。云大射
 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者，引以證上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之文也。云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
 也者，上所引大侯參侯干侯，並鷩外諸侯之制。天子三侯，與諸侯不同，故又據司裘明天子三侯之制也。云列國之君
 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者，列國諸侯，謂鷩外諸侯也。鷩內諸侯大射，止用熊侯豹侯，無干侯，則止有二侯。鷩
 外諸侯得備三侯，與天子同，亦詳司裘疏，云大侯，熊侯也者，明鷩外諸侯不得射虎侯也。大射儀注云：大侯，熊侯，
 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云參讀爲參，參、雜也者，以下大射儀注義並同，說文米部云：糈，以米和藥也。重文參，

古文精，从參，案古文精從參，得聲，故鄭讀從之，穆爲以米和羹，引申之，雜飾亦謂之穆，云雜者，豹鵠而樂飾，下天子大夫者，賈疏云，以司裘云，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麋侯，畿外不得純如天子，近侯已用豹，則大侯不得用虎，侯，明大侯用畿內諸侯熊侯爲之，其中豹侯麋侯則諸侯兼，此二侯乃稱穆，豹尊於麋，明以豹爲鵠，以麋爲飾耳，不純用豹麋者，下天子大夫故也，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疏〕王射者，亦案上文大射而言，特矢也，玄謂令去侯者，命賁侯者去侯也，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賁侯，〔疏〕言王者，以別於六耦之射，賈疏謂承賓射大射非也，但賓射燕射事亦同耳，注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下並同，服不氏云，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此人即服不氏及其徒二人分居三侯者，未射，則賁侯，將射，則令去侯而居乏也，詳服不氏疏，立於後，謂射人自立於王後，云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者，此據大射儀爲說也，引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者，證立于後，及以矢行告之事，鄭彼注云，若不中，使君當知而改其度，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案大射之大射正，即以射人官之長爲之，其屬爲小射正，至將射時，又立大射正爲司射，以主射禮，實皆一官也，彼爲諸侯禮，故云告于公，王大射，則射人以矢行告王，禮與彼同，云杜子春說，以矢行告，皆自射事于王，王則執矢也者，杜意謂此云以矢行告，是王未射以前，以射事告王，使王執矢，大射儀云，司射去扑適階下，告射于公，公許，是其事也，云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者，先鄭以告矢行之事，大射儀有明文，杜說與彼不合，故不從也，云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者，大射儀云，卒射，司馬正命取矢小臣坐委矢於楅，若矢不備，司馬正又命取矢如初，是其事也，彼命取矢者爲司馬正，而此令取矢者爲射人，彼取矢者爲小臣，而此取矢者爲射鳥氏，故射鳥氏云，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井夾取之，皆天子諸侯禮異也，云玄謂令去侯者，命賁侯者去侯也者，大射儀云，司馬師命賁侯者執旌以賁侯，又云，司馬正命去侯，注云，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即其事也，引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賁侯者，賈疏云，先鄭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者，不辨其去侯之人，故後鄭增成其義，其賁侯之人是服不氏也，又引鄉射直云司馬命賁侯，不言官者，大夫士家無服不氏，詳服不氏疏，祭侯則爲位，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爲位，爲服不受獻之氏，案臣爲之故也，案射者即服不氏之徒，詳服不氏疏，祭侯則爲位，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

〔疏〕注云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者。據大射儀文。必獻服不者。爲其貢侯也。凡貢侯。天子虎侯。卽服不貢之。熊豹二侯。則服不之徒貢之。大射儀謂之獲者。彼經獻大侯服不之後。又云司馬師受虛爵洗獻獲者。皆如大侯之禮。然則三侯皆祭。虎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熊豹二侯則獻服不之徒。亦徒以祭侯。注不云服不之徒者。卑統於尊。文從省也。云爲位。爲服不之徒也者。三侯皆張於射官之廷。各於侯西北三步爲獻。服不之位也。引大射者。證服不受獻之位所在也。彼文云。司馬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而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簠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簠。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四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立卒爵。是獻服不之禮。服不祭右个左个及中。卽此所謂祭侯也。與大史數射中。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大射曰。司射適階西。〔疏〕與大史數射中者。凡射皆有三次。第一次射。不釋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疏〕獲。無數射中之事。第二次三次射。釋獲。此官則與大史共掌其事。相與爲官聯也。注云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者。賈疏云。數筭。大史數之。射人但視之耳。詒讓案。射中上常有數字。大史先鄭注云。中。所以盛筭也。則中乃盛筭之器。非卽筭也。大射儀云。大史釋獲。又云。釋獲者東面。于中四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東而坐。坐兼數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卽大史數筭之事。引大射曰。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者。證射人數射中之事。鄭彼注云。釋弓去扑。射事已也。彼經又云。司射適次。注云。司射。射人也。是諸侯大射之司射亦卽以射人爲之。彼云視筭。卽視數射中之事也。凡中設於射宮之廷西。當西序南北。以堂深。佐司馬治射正。射正。射之。〔疏〕佐司馬治射正者。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注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則卽大司馬也。又有司馬正。司馬師。注云。司馬正。政官之屬。司馬師。正之佐也。則以小司馬以下官爲之。大射又云。司射曰。爲政請射。注云。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是射禮大司馬爲政。射人爲司射。與小司馬以下佐之屬從其長也。注云射正。射之法儀也者。地官敘官注云。正之官政也。射之法儀。卽是射政。故謂之射正。賈疏云。射之威儀。乃是禮之正。故名射儀爲射正也。司馬所主射儀。謂若命去侯。命取矢。乘矢之等。皆當佐之。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獵劉云。〔疏〕

祭祀則贊射牲者。謂內外大祀天地宗廟之屬。賈大僕疏謂祭社稷亦射牲。又史記封禪書說漢武帝時。諸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則社稷。望祀。亦並有射牲法。凡射牲皆於廟庭。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罷于碑。蓋於是時王則親射之。此官贊助其事也。外祭祀。在壇兆。亦然。云相孤卿大夫之禮儀者。劉台拱云。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司士相士之法事。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司事作士掌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是也。案劉說是也。上朝位。射儀等。並諸侯三公。孤。卿。大夫。士。內外尊卑。通掌不別。自此以下。則並專掌卿大夫之事。下文掌作卿大夫。司士作士。諸子作羣子。是卿大夫士庶子各以爵秩尊卑三官分作之。小宰六敘所謂以敘作其事者。其分職固較然不同也。注云。蒸嘗之禮。有射豕者。賈疏謂據逸蒸嘗禮而知。案逸蒸嘗禮。蓋逸禮三十九篇之一。中有射豕之文。故引以證大祭祀有射牲之法。但天子諸侯宗廟之祭並用大牢。則當兼射牛羊豕。逸禮止云射豕者。蓋文不具引。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者。楚語觀父射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封羊擊豕。亦引以證大祭祀有射牲之法。賈疏云。據祭天之時牲則饋也。若然。宗廟之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案此經及司弓矢並云。祭祀射牲。蓋通郊廟而言。無宗廟之祭。秋冬射牲。春夏否之說。賈氏所云。蓋據注引。蒸嘗禮射豕之文而凡爲之說。不知鄭引蒸嘗禮者。據漢時所存逸禮唯此耳。未必祠禴禮無射豕之事也。賈又謂諸侯不射。與楚語射牛文不合。亦非也。云今立秋有獵。劉云者。漢書武帝紀顏注引如淳云。漢儀注。立秋獵。獵。伏臘云。臘音劉。劉。殺也。蘇林云。臘。祭名也。獵。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獵臘之祭也。續漢書禮儀志云。立秋之日。自郊禮畢。斬牲於郊東門。以屬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斬牲之儀名曰獵。劉。又祭祀志云。立秋。天子入園。射牲以祭宗廟。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止爵之作。廟。名曰獵。劉。是漢制獵。劉。天子躬射牲。與周法相類。故引以爲證。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止爵之作。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疏。會同朝覲。作大夫介者。賈疏云。作。使也。有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之介也。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疏。事於會同。則射人使大夫爲上介。詒讓案。王使卿大夫聘於諸侯。則當以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司士云。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此射人掌作卿大夫。則聘諸侯亦射人作大夫爲上介。經不言者。文略。云凡有爵者。賈疏云。使凡有爵者。命士以上。爲衆介也。劉台拱云。射人掌孤卿大夫。此有爵者。當指大夫以上也。記曰。古者生無爵。死無祿。案劉說是也。姜兆錫。莊有可。蔣載康說同。射人專掌卿大夫。下文大賓客。作卿大夫從。作大史及大夫介。大喪。作卿大夫掌事。皆不及士。是其證。經云作大夫介。又云凡有爵者。

明介之外。凡使卿大夫將事者。並此官作之。非謂此官兼作上中下士也。注云作讀如作止爵之作。賈疏云。讀從特牲少牢三獻作。止爵。按彼主人主婦二獻尸訖。賓長爲三獻尸。爵止。鄭注云。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使主人主婦致爵訖。三獻。則賓長也。賓長作起前所止之爵。使尸飲之。讀從者。取動作使之義也。詒讓案。此擬其音以見義也。鄭注特牲云。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作起與役使義亦相因。故象胥注云。作、使也。與彼義同。鄭意此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亦謂射人以事命使。彼二者作起爲介也。凡經云作某事作某官者。義並同。云諸侯來至。王使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也者。謂問勞禮賜贈送諸事有使公卿行者。則作起大夫使爲之介以往也。云有爵者。命士以上者。大行人云。等諸臣之爵。注云。爵。孤卿大夫士也。是鄭謂命士以上並爲有爵者。今案士介當是司士作之。非射人所掌。此凡有爵者當依劉說。廣舍孤卿大夫而不及士。與它職不同。鄭說未允。云不使賤者者。以介與衆介皆與使者爲副貳。故不使賤者爲之。賤者謂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以下。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車。戎之副。〔疏〕義。謂命士以上。今案當亦指孤卿大夫言之。無命士。戎車有倅車者。備革路有損壞。則王當乘其副。必令有爵者乘之者。以王所乘。不敢虛之也。士喪禮注云。貳車。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據彼注。則此有爵者亦當爲異姓之臣。但彼注云士乘。而此經司士不云令士乘倅車者。疑文略。抑或士卑不得乘王車矣。注云倅車戎車之副者。賈疏云。王出征伐。王乘戎路。副車十有二乘。皆從王行。則使有爵者命士已上乘之。知倅車戎車之副者。戎僕云。掌王倅車之政。鄭云。倅。副也。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王見諸侯。〔疏〕有大賓客者。賈疏云。大賓客不言會同。則是秋冬覲遇。并春夏受享同。與此疏說異。彼疏爲允。注云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者。此亦訓。戒大史及大夫介。日。諸公奉饗服。加命作爲使也。王選卿大夫之賢者從見諸侯。以備使令。此宜則作使之。戒大史及大夫介。日。諸公奉饗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疏〕戒大史及大夫介者。大史亦下大夫。特言之者。以大史有錫命之事。諸大夫則爲介。其事東面。大史氏有。〔疏〕不同故也。賈疏云。此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大史及大夫與諸公介。注云戒。戒其當行者者。大史與大夫非一人。考其次當行者則戒之也。引覲禮曰。諸公奉饗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有者。覲禮。載王賜侯氏車服之事禮。今文經大史氏有作大史是有。鄭彼注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大喪也。此引之者。大賓客當特戒大史也。賈疏云。大史氏有者。謂於西階東面之時。大史在公之右命侯氏也。大喪。

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曰。扶君。卜人

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苛。謂詰問之。

〔疏〕

大喪。與僕人遷尸者。謂王喪五日小斂。七日大斂。此官與大僕同遷尸。相與爲官。聯也。互詳小宗伯疏。云作卿大夫掌事者。賈疏云。謂王喪。宜各有職掌。論議案。

此則宜兼有后世子之喪與上遷尸。唯據王喪小異。云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者。賈疏謂若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當比其本服親疏及貴賤。案比其廬。謂校比其居廬之人數。并糾察其禮儀也。不敬者。苛罰之。亦即比之事。春官世婦云。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與此事相類。蓋世婦比命婦。此官比命男。內外職掌。互相備也。賈謂比其親疏貴賤。義未明。注云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者。賈疏云。見大僕掌內朝。射人掌正朝。掌事是同。周禮又更無僕人職。故知是大僕。論議案。大射儀有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相工當是大僕。又左襄三年傳。國語魯語。晉語。並有僕人。杜預以爲御僕。蓋僕人者。通舉官長徒屬之稱。大僕與御僕同官屬。故大僕御僕通得稱僕人也。云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者。于亦當作於。知此大喪不兼后喪者。以后喪遷尸自有婦官執其事。以職掌秩次相推。約疑當世婦宮卿及女御同遷之。非此官所掌。故鄭唯云王也。賈疏云。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小斂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四階以入棺。是遷尸于堂也。云朝之象也者。常朝皆在廷。此大小斂在堂室。雖不在廷。以臣見君尸。亦有朝象。鄭言此者。欲見射人與大僕遷尸。亦因同掌朝位。故使爲聯事也。引檀弓者。證射人與僕人遷尸之事。射人下監本毛本有師字。案檀弓亦有。鄭彼注云。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彼舉即謂遷尸。故彼又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亦是也。云苛。謂詰問之者。廣雅釋詁云。何。詰問也。苛何聲近字通。互詳宮正及春官世婦疏。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獸人冥氏穴氏搏取

注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者。說文犬部云。猛。健犬也。引中爲野獸健者之稱。云擾。馴也者。大宰注義同。云教習使之馴服者。古有教擾猛獸之術。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教熊羆貔貅獵虎。列子黃帝篇云。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繇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羆鷃之類无不柔者。柔與馴擾義同。彼牧正兼養野禽獸。與牧人牧師養家獸不同。疑即此官及固人之屬。云王者之教無不服者。兼釋官名服不之義。凡祭祀共猛獸。

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狼。〔疏〕有二十品。及庖人六獸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注云謂中膳羞者。謂者膳夫云。蓋用百
春秋傳曰。熊蹯不執。〔疏〕有二十品。及庖人六獸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注云謂中膳羞者。謂者膳夫云。蓋用百
則猛獸皆養之。此言祭祀所共。據堪食者。故鄭云。謂中膳羞。引獸人冬獻狼者。證猛獸亦中膳羞。庖人注說六獸有
狼。引春秋傳曰。熊蹯不執者。左宣二年傳。晉靈公不君。宰夫胸熊蹯不執。殺之。引以證熊蹯中膳羞。亦猛獸之一
也。庖人六獸。先鄭注有賓客之事則抗皮。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抗讀〔疏〕鄭
熊。釋文云。蹯。掌也。賓客之事則抗皮。爲亢其臠之亢。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疏〕鄭
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者。觀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鄭彼注云。初享或
用馬。或用虎豹之皮。是朝覲布皮帛之事。又聘禮云。賓務。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
設也。賓入門左。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彼注云。皮。虎
豹之皮。凡君於臣。臣於君。樂鹿皮可也。是聘布皮帛之事也。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庭實用皮。亦取
服猛之義。故亦使服不氏舉藏之。廣雅釋詁云。抗。舉也。云抗讀爲亢其臠之亢者。賈疏云。讀從僖二十八年城濮之
戰。子犯云。背惠食言。以亢其臠。引之者。取亢舉之義也。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讀如今本作讀爲。誤也。此擬
其音耳。不若馬質注用亢舉義也。丁晏云。抗从亢聲。梓人故抗而射汝。大戴禮作亢。云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
二人舉皮以東者。聘禮說受聘賓介私親事。後鄭以此抗皮與彼舉皮義同。賈疏云。後鄭引聘禮者。增成先鄭義。二人
者。卽服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佐也。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
不氏也。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或爲持。乏。讀爲匱乏之乏。持獲者所蔽。玄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
以。〔疏〕射則贊張侯者。通三射而言。與射人爲官聯也。云以旌居乏而待獲者。司常共旌與此官。始則以旌負侯。繼
獲。〔疏〕則去侯居乏以待獲。終則以旌唱獲也。王獲旌以大常。亦兼有副旌之屬。詳司常疏。注云贊。佐也者。外
宗注義同。引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者。鄭彼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
曾釗云。大射。諸侯禮。射人職曰。以狸步張三侯。是張侯射人掌之。蓋諸侯官省。故以巾車量人同兼攝。王朝官備。
故仍歸射人。案。曾謂此官贊射人。是也。鄭引大射。亦證張侯非一官耳。非必謂天子諸侯禮同也。杜子春云。待當
爲持。書亦或爲持者。徐養原云。持爲字之誤。與儀禮公食大夫。左人待載。古文作持同。鄭於二經俱從待。云乏讀
爲匱乏之乏者。車僕先鄭注同。詳彼疏。云持獲者所蔽者。杜破待爲持。蓋謂執持獲旌。與御僕持翼義同。射人三容
先鄭注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先鄭蓋亦不從杜讀。詳彼疏。云玄謂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者。此不從子春

破待爲持也。大射儀云。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俛。又云。司馬正命去侯。負侯皆許諾諾以宮。趙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俛。又云。乃射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俛旌以商。鄭彼注云。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於侯中也。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爲旌。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千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坐而獲。坐言獲也。案大射所云獲者。即服不之徒。主唱獲者也。王及畿外諸侯大射皆三侯。侯各一乏。乏各以獲者一人居之。射人所謂三侯三獲三容是也。依鄭大射注約之。則王大射未射時。則服不執旌負侯而立。別令其徒一人居熊侯之乏。其虎侯豹侯。各以服不之徒執旌居之。無居乏者。及射時。則司馬正命三負侯者各去其侯而適乏。服不以旌授其徒。而同居熊侯之乏。其徒二人各以旌居虎侯豹侯之乏。射中。則居之各舉旌而唱獲。蓋熊侯服不負侯射。則其徒代而唱獲。虎侯豹侯。則先負侯後唱獲。即以服不徒一人兼之。不相代。其賓射亦三侯。燕射一侯。侯制不同。負侯待獲。事則一也。

射鳥氏掌射鳥。鳥謂中膳羞者。〔疏〕注云鳥謂中膳羞者。庖人掌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內有六禽。先鄭注以爲鳧鴈鵠鵙之屬。〔疏〕鴈鵠鵙鵙鵙鵙。又膳夫王羞百二十品。其禽皆使此官射之。云鳧鴈鵠鵙之屬者。據內則說。膳羞有此諸鳥也。鵠。釋文作鵠。說文鳥部云。鵠。鵠鳥也。肉出尺載。重文鵠。鵠或从包。詩陳風墓門孔疏引陸璣疏云。鵠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鵠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案說文肉出尺載。疑當作肉中炙載。即謂中膳羞也。莊子齊物論有鵠炙。爾雅釋鳥別有鵠鵠。鵠鵠。乃小鳥。即鵠鵠也。與單名鵠者別。祭祀以弓矢毆鳥爲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鳥善鈔盜。〔疏〕祭祀以弓矢毆鳥爲者。毆。唐石經作毆。今從嘉靖本及明汪道昆本。阮元云。釋文作毆。便汗人。〔疏〕按毆从支說文之古文驅也。與毆部之毆絕不同。唐石經大誤。案阮說是也。此經毆字凡七見。占夢云。毆疫。此職云毆鳥爲。方相氏云。毆疫毆方。良冥氏云。以靈鼓毆之。庶氏云。毆蠱。壺涿氏云。以炮土之鼓毆之。占夢之毆字。釋文無音。唐石經亦損缺無以攷其異同。此職及方相氏冥氏庶氏壺涿氏諸文釋文並作毆。音起俱。正于二反。則皆古文驅字也。唐石經並作毆。張參五經文字音一口反。與釋文不合。殆不足據。又案此經驅逐字並作毆。驅馬字又並作驅。若大司馬田僕之驅逆。大僕小臣之前驅。大馭之逐驅之是也。此如飄、風、禋、祀之例。同一字而錯出。蓋此經字例。與說文本不同也。云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者。賈疏云。以其會同皆有盟誼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巡陳之事。故須毆鳥爲。注云鳥善鈔盜便汗人者。詩大雅旱麓箋云。鵠鵠之類。鳥之貪惡者也。孔疏引

蒼頡解詁云。鷹即鵠也。鳥。詳羅氏疏。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云。鈔、掠也。便汗人。謂遺齒汗人。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鄭司農云。王射。則射具。夾。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鉞箭。〔疏〕射。則取矢者。亦通三射而言。注。鄭司農云。王矢。又云。小臣委矢于楅。彼畿外諸侯大射禮。使小臣取矢。此經使射鳥氏取矢。亦王與諸侯禮異也。其命取矢者。王射則射人掌之。亦與彼異。詳射人疏。云。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者。大射儀云。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然則天子三侯。豹侯最低。其上綱去地亦二丈七尺四寸。其虎侯豹侯更有見鵠之增。其高可知。射時矢著於侯之高處。人手自不能及。故必以并夾取之。云并夾鉞箭具者。釋文云。鉞、沈云。或作鈞。後漢書陳寵傳李注引蒼頡篇云。鈞、持也。司弓矢注云。并夾。矢續也。惠士奇云。說文。鉞、箭也。箭與鈞同一作鉞。皆從金。以甘咸得聲。丁晏云。文選東京賦。并夾既設。儲乎廣庭。薛綜注。并夾。鈞矢者。云夾讀爲甲者。段玉裁改爲爲如。云。讀如各本作讀爲。非也。此擬其音。云故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者。賈疏云。先鄭引司弓矢職。直有大射燕射。不言賓射。亦同大射燕射也。

羅氏掌羅烏鳥。〔疏〕注云。烏謂卑居。鵠之屬者。說文烏部云。烏。孝鳥也。鵠。雛也。雛。篆文鵠。爾雅釋鳥云。鵠。斯。鵠。郭注云。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鵠。鳥。詩小雅小弁。弁彼鵠斯。毛傳云。鵠。卑居。卑居。雅。烏也。是卑居即烏屬。案鵠即雛之俗。釋鳥云。鵠。山鵠。鵠非烏屬。而形與烏相近。故說文鵠

隸鳥部。鄭廣言鳥。鵠則作羅襦。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鵠。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郊特性曰。天子大鵠。謂歲十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疏〕注云。鵠。猶用也。者。易離象辭。明兩作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疏〕注云。鵠。猶用也。者。易離象辭。明兩作大雅常武箋云。作。行也。方音云。用。行也。是作用義同。鄭意既鵠。則得用細密之羅。羅。非此官所造也。鄭司農云。鵠。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者。據郊特性爲說。引郊特性曰。天子大鵠。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此舉括郊特性文。證鵠爲十二月大祭萬物也。並詳黨正蕭章疏。云。鵠細密之羅者。謂罔目之數密。可以捕小鳥者。郊特性孔疏引舊解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云鵠讀爲鵠有衣衾之縹者。葉鈔本釋同。衾。作

絮。云又作絢。縹有衣絮。易既濟六四爻辭。段玉裁云。讀爲疑當作讀如。案段說是也。凡擬其音例。當云讀如。易釋文云。縹、子夏作縹。王廣同。絢、說文作絮。縹也。京作絮。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亦作縹。案說文糸部云。絮、絮也。引易云。縹有衣絮。先鄭與許蓋並依京氏作絮。弓人先鄭注作絮。即絮之誤。今本易釋文。絮亦誤絮。包慎言云。司農轉輸爲縹。縹者。衣帛端末之識。羅言縹。正形其羅之細也。云玄謂縹。建亥之月者。先鄭但以縹爲十二月大祭萬物。不辨周正夏正。故後鄭補其義。謂建亥之月。即周十二月。夏十月也。黨正。簡章。郊特牲注並同。亦詳簡章疏。云此時火伏。蟄者畢矣。左哀十二年傳。火伏而後蟄者畢。杜云。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案此十月。亦即夏十月。蜡祭之時。後鄭言此者。欲見蜡月蟄畢。可以火田。故有作羅縹之事。火伏詳司燔疏。云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者。據王制說也。引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者。王制孔疏云。按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引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者。彼文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引不同者。鄭以意改之。案鄭彼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孔疏云。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引此二文者。賈疏云。證十月蜡祭後得火田有張羅之事。云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者。此鄭據漢俗爲說。爾雅釋天云。火田爲狩。左傳桓七年孔疏引李巡、孫炎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此放火張羅。亦謂放火。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爲而放火張羅。亦謂放火。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賦。〔疏〕獻鳩以養國老者。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孔疏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賜。〔疏〕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左僖二十七年傳。國老皆賀子文。孔疏云。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致仕者也。陳祥道云。貴胃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案陳說與熊、皇、孔說相兼乃備。王制云。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禮器注云。君子。謂大夫以上。然則此國老即君子耆老。亦謂卿大夫致仕者也。大司樂。國子兼有命士之子。則此國老當兼命士之子。故孔下兼士言之。其庶士以下。則以庶人同爲庶老。國老養於國學之東膠。庶老則養於郊學之虞庠。故文王世子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東序。即東膠。皆國學也。此國老亦兼三老。五更。羣老言之。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虞植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是老更即卿大夫之老。故鄭注亦謂皆老年更事致仕者也。國老之內。以老更爲尤尊。王制。祭義皆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是也。羣老。蓋卿大夫之不爲老。更。以及元士之老。雖與老更同處而養。且同稱國老。然其禮較殺。若庶老則養於虞庠。其尤卑可知。而續漢

禮儀志注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金鶚云。羣老亦國老。庶老不得與三老五更同食。至五更則尤非庶老。大戴禮保傳云。春秋入學。坐國老于牖前。執轡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國老卽三老五更。此五更爲國老之確證。蔡氏以五更爲庶老。非也。案金說是也。外饗酒正。高人云饗耆老。並兼養四等之老。遺人司門云養老。則又專指死政之老。與此國老義異。但四等之老同時並養。雖地殊禮異。而獻鳩助生氣。惠宜普及。經惟舉國老者。文不具耳。其養老之時。月令仲秋云。養耆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郊特牲云。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彼並謂秋養老。此經養國老以中春者。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注云。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注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樂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揆爲七也。孔氏又駁熊說云。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周冬夏不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是卽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可疑。黃以周云。王制。周人養老。兼用燕饗食。鄭注以爲備用。養陽春夏。養陰秋冬。是一歲四舉也。而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耆老。舉入學禮盛者言。鄭注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據大胥文春入學。舍樂合舞。秋頒學。合聲。爲言。先鄭注大胥。亦引月令仲春上丁仲丁以證。然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本無與養老之事。而文王世子大合樂之養老。自指羅氏仲春養國老。月令仲秋養耆老之月。非四時養老外又有大合樂之養也。保傳盧注云。仲春舍樂合舞。仲秋班學合聲。天子視學而遂養老。與鄭注合。而鄭盧並不據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爲說。爲養老惟在春秋兩仲月。不關季春之事也。月令季春大合樂。與季冬大合吹同。季冬不養老。季春亦不養老可知。孔疏季春大合樂亦養老。一歲三養老。熊氏於四時養老外。加春秋大合樂爲六。又加季春大合樂爲七。並非鄭意。其實以學禮言。止有仲春仲秋兩養老而已。案黃說是也。熊氏謂一年有七養老。縣復無理。孔氏已駁之矣。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是鄭謂一年止有春秋二養老之明文。與保傳春秋入學之文亦正合。此中春養國老。卽春入學合舞時之養老。月令仲秋養耆老。及郊特牲秋食耆老。卽秋頒學合聲時之養老。蓋春養用饗禮。秋養用食禮。卽所謂周兼脩三代之禮也。至月令季春大合樂。與中春合舞。事相成。不必有比月養老之禮。二禮經注亦並無季春養老之文。孔謂一年有三養老。尙當刪其一耳。其養老有四種。及春饗秋食之義。詳外饗疏。注云春鳥鵲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者。惠棟云。御

周禮正義

卷五十九

夏官司馬下

周禮

鄭氏注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縣鄙。鄉遂之屬。故書。〔疏〕卿大夫士庶子之版者。羣臣。即邦國都家縣鄙延及鄉遂都鄙羣臣名籍。云以治其政令者。謂凡政教戒令施於羣臣者。若黜陟計比徵召之事皆是。賈疏謂即下損益之數等。非也。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者。此官掌官吏之數。與司民掌民數同。司民云。歲登下其死生。注云。下。猶去也。此羣臣當以黜陟爲損益。皆就其版而登下之。云辨其年歲與其貴賤者。賈疏云。知羣臣在任及年齒多少。大夫已上貴。士已下賤也。案賈謂年數兼辨其在任之年者。亦爲或以久莫食也。賈疏云。謂其秩次。凡官吏版籍。蓋備記姓名居里爵秩年齒。其品式與今官吏冊歷略同。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者。即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之千七百七十三國也。都家。謂天子畿內三等采地大都小都家邑是也。卿大夫士者。即謂朝廷及邦國都家縣鄙之臣。數總言之也。士庶子者。亦如宮伯卿大夫之子。謂適子庶子其支庶宿衛王宮者也。王引之云。弟二數字。蓋因上下兩數字而衍。司士但稱羣臣之數。非如大司徒辨邦國都鄙之數也。邦國都家縣鄙之下不當有數字。當以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作一句讀。謂卿大夫士庶子之在邦國都家縣鄙者也。司書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小司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上下兩之字相承爲義。正與此同。賈疏釋之數二字曰。云之數者。邦國已下總結之也。不釋於縣鄙之下。而釋於士庶子之下。則縣鄙之下無數字明甚。唐石經始誤衍。案王校是也。朱大謂說同。此司士掌羣臣之版。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猶司民登民數。云辨其國中

與其都鄙及其郊野也。大宰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以下，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以下，施濩于官府，而建其正以下，此羣臣之版，蓋無不咳載，而詔王廢置，亦與大宰相贊二官爲聯事也。但大宰施濩，官府正貳，攷殷輔五等成備，則下及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官掌羣臣之版，止有庶子而不及庶人者，蓋府史等雖給事官府，而名不登於王朝，故此官亦不著於版，其名籍蓋散藏百官府，而總著於司民之版，亦職卑之異也。朱大韶云，邦國之士庶子，掌於宮伯，都家之士庶子，掌於都司馬家司馬都大夫，縣鄙之士庶子，掌於掌固，其凡則總於司士，案朱說是也。凡庶子總掌於諸子，而其宿衛王宮，及給事官府，備守都邑者，其名咸著於此官之版，凡卿大夫士之子已命者，與命士通稱士，其未命者則謂之庶子，賈謂士庶子分適庶，亦沿鄭宮伯注之誤，詳宮伯及敘官疏。注云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賈疏云，卽三年大比，以功過黜陟者也。案賈說未咳，經云歲登下其損益之數，則謂每歲之中，凡有功而陞有過而黜者，皆賁之，不必三年大比也。其無功過，而以敘還攝，或辭退物故者，亦在損益之內，注約舉其略耳。云縣鄙，鄉遂之屬者，宰夫注云，六途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有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是鄭意縣鄙本爲六途之屬，而舉縣鄙則兼見有六鄉，故云鄉遂之屬，今案經凡言縣鄙者，皆當從姜兆錫說爲公邑，非六途之屬，此職云都家縣鄙，猶宰夫云掌都縣鄙，皆舉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鄭以縣鄙兼鄉遂，賈疏謂專指六途，內包六鄉，並失之。詳宰夫疏，云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者，徐養原云，班，人臚，班，判，鄭大夫讀班爲判，杜子春讀班爲版，說亦反部，版，判也，儀禮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今文班爲胖，是班，版，胖，判，古字互相通也，云版名籍者，宮正注義同，左傳二十三年傳云，策名委質，史記索隱，以詔王治，告王所，〔疏〕注云告王所當進退者，大宰注云，引服虔注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版卽策也。以詔王治，當進退，〔疏〕注云告王所當進退者，大宰注云，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明此詔王亦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進退爵祿之事，卽下以德詔爵等是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疏〕以德詔爵，以功詔祿者，與典命司勳司祿爲官聯也，據賢者試功之後，其德堪用，乃詔王授之以正爵，有功，乃詔王授之以正祿也，云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者，賈疏云，奠，定也，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定以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論議案，詔事者，未命爵先試之以事也，士冠禮記云，古者五十而後爵，注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爵，重官人也，是試事尚未得受命服也，奠食者，未授祿，先頒以稍食也，此詔事奠食，亦謂鄉遂公邑之吏，

及不命之士庶子等。若燕禮士旅食亦是也。其大學論秀，亦以德能命爵詔事，故文王世子云：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敏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注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論司馬曰進士，謂此矣。綜而論之，周之進賢，蓋非一途。惟王族故臣，世居顯要，內外侯伯，入爲王官，二者皆不依恆典。此外學校養士，則有公卿大夫之子弟，教於大學，學成而仕者也。次則鄉遂公邑之秀士，其長吏以賓與賢能實於大學，其大司馬選擇之以進於王者，鄉大夫所云：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是也。又次，則不命之士，及府史等，亦有積年校勞，而馴至通顯者，大宰八統之有達吏，小司寇八辟之有議勤，皆是也。是其立賢本自無方，要皆以德功能久四者爲選舉攷課之本。而爵祿事食亦各依常典，不容逾濫。此官所秉以贊司馬而詔王者，咸以是爲科律，故經特著之矣。又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功，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與此文足相證。此不論行者，行昭於德也。注云：德謂賢者者，大司徒十二教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彼云賢卽有德，士冠禮記云：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賈疏云：卽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謂六德六行六藝，有六德六行，前爲賢者，有六藝，卽爲能者。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云食稍食也者，宮正，均其稍食。注云：稍食，祿粟。案稍食謂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之粟食，與命士以上之正祿異。詳宮正疏，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者，明爵與祿相將，事與食相將也。自命士以上爲爵，賈疏云：此二者互見其事，自古以來，事任之者，皆試乃爵之，則賢者有先試之以事，乃後詔爵，能者既試有功，亦授之以爵，所以賢者先言正爵，能者先言試事者，欲見尊敬賢者，故先言正爵，卑退能者，先言試事，故鄭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也。引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者，鄭彼注云：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賈疏云：司馬使司士分辨其論官其材之法。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者，注云：各著其所長，案依王制鄉舉之法，凡鄉大夫所教於學者爲秀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而升其名於司徒者爲選士，由司徒升於學者爲俊士，由學升於司馬者爲進士，鄭意周代選舉當如彼法，而此經唯鄉大夫有賓與賢能之禮，其升學升司馬，經無其文，故據王制補其義。明司士爲司馬之屬，所詔爵祿等，卽贊司馬論進士之法也。大戴禮記千乘篇論司馬之職云：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與閭焉，餘，卽小司徒之餘子。秀，卽王制之秀士，其貴遊子弟，不舉於鄉者，亦多由大學而升，雖與秀士有殊，而司馬論賢當無二法。此經所舉，固足以咳之矣。又月令孟夏云：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鄭彼注謂大尉察官，卽周司馬，蓋秦亦承周法也。互詳鄉大夫疏，云論定然後官之者，注云：使之試守，案卽以能詔事之事，云任官然後爵

之者。注云。命之。案卽以德詔爵之事。云位定然後祿之者。卽以功詔祿之事。鄭引之者。明事與爵亦相因也。唯賜無常。賜多少由王。不〔疏〕注云。賜多少由王者。明此無常法式者。則王自行之。非司土所詔奠也。賈疏云。按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彼謂有勳勞。據功大小與之賞。此不據功。但時王有恩而賜之。故多少由王。不由功大小也。云不如食祿有常品者。祿依命數爲等。食視功事爲差。皆有常品也。自卿以下。至庶人。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

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疏〕也。正朝儀之位者。此亦天子治朝之朝位。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疏〕也。與射人所掌朝位同。與小司寇朝

士外朝之朝位異。此官掌正其儀。亦與宰夫射人大僕爲官聯也。云王南鄉者。當寧負屏而立也。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者。並與射人同。此朝位在治朝之廷。國語楚語所謂位也。周語作位著。字通。左昭

十二年傳云。朝有著定。杜注云。著定。朝內列位常處是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寧。曲禮孔疏引李巡云。正

門內兩塾閒曰寧。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守立處也。案荀子大略篇。淮南子主術訓並云。天子外屏。諸侯內

屏。鄭郊特牲注從之。曲禮疏謂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今攷天子五門皆當有屏。路門外之屏。當近路門。孔謂近

應門。非也。孫云門內屏外。據應門內距路門之屏言之。自屏南出。至應門內。凡朝位所布列之處。通謂之寧位。是

寧位者。君與臣共之者也。金鷄云。曲禮。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寧有南面北面東面西面之位。

君南面。正居其中。是謂當寧。案金說。是也。此王南鄉。正當寧。公孤卿大夫所立。雖不正當寧。要亦不出寧位之外。

矣。云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者。此路門左右之位也。敘官

虎賁氏之屬有虎士八百人。此在治朝。蓋虎賁氏帥虎士之直守路門者居之。非八百人盡列於此也。門左門右。猶禮經

云門東門西。俞正燮云。門以外向爲用。東爲左。西爲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故士虎士在路門內。南面東上。大僕

大右及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上。上者近中爲尊。右以東上西爲右也。左以西上東爲左也。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亦朝位東左西右也。黃以周云。鄭云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周之列位皆尙左不尙右。周公大師居左。召公大保居

右。內史中大夫居左。大史下大夫居右。其顯證也。鄭又注特牲禮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君出路

門。南鄉而朝。是鄉外也。王族故士虎士居門右。大僕大有尊而居門左。是鄉外之位尚左也。案俞黃並以此經據出路門鄉外爲文。左爲東。右爲西。是也。但中廷之位。孤在右而卿大夫在左。則又尊右者。賈引人疏謂別依西方賓位爲尊。今攷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治朝之位。孤尊而在西。小司寇外朝之位。亦諸侯尊而在西。其例正同。則賈義自得通也。詳射人及小司寇疏。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者。卽宰夫云。掌治朝之禮。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大戴禮記盛德篇說天子路寢云。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亦謂此也。賈疏云。對彼大僕職。路寢庭有燕朝。朝士職。庫門外有外朝。而言也。但彼外朝斷獄弊訟并三詢之朝。有諸侯在焉。諸侯既在四方有九棘之下。孤避之在東方羣臣之位西而也。其餘三公卿大夫等仍與此位同也。案天子三朝。詳朝士疏。云王族故士。故爲士者。穀梁襄九年范注云。故。猶先也。左昭十二年傳。蔓成然故事蔡公。杜注云。故。猶舊也。故士猶言舊士。謂先時仕而爲士者。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朝於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據記文。則王族在外朝本無專位。官爲孤者。則在孤位。爲卿大夫者。則在卿大夫之位。惟故爲士者。乃別爲位路門右。故經於王族特云故士。明見爲士者自入羣士之班。不別列路門之右也。賈疏謂此云故爲士。對新升試士未得正爵者爲新士。不得留宿衛。經注並無此義。云晚退留宿衛者。廣雅釋詁云。晚。後也。謂先爲士。後辭官而退。以王族。仍留宿衛。故亦列於朝位。而與虎士同在路門之右也。賈疏云。宿衛之人皆不得與凡平羣臣同時出。故云晚退留宿衛。俞樾云。疏全失鄭意。注蓋以王族故士爲舊曾爲士。今則衰晚已告退也。既已告退。何以仍有位於朝。故又有留宿衛之說。明雖晚退。而仍留宿衛也。晚。謂晚年。退。謂退位。疏乃以不與羣臣同出爲晚退。則以日暮而退朝。大非鄭義。案俞說是也。云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者。欲見王族衆多。疏賤者不可皆令入宿衛。故唯故士得入王宮。其貴游爲國子。雖無爵者亦得入宿衛。宮伯士庶子是也。云大有。司右也者。賈疏云。按司右掌羣右。此云大有。是右中之大。明是司右也。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者四官並大僕之屬。故謂之大僕從者。卽小宰六屬舉邦治云。大事則從其長是也。大射儀有小臣師從者。亦卽謂小臣之屬官。諸侯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注云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擯。導也。爾雅釋詁云。詔。或無大僕。以小臣爲僕人之長也。司士擯。夫以下朝者。體。說文人部云。儀。導也。爾雅釋詁云。詔。導也。是擯與詔義同。禮器云。故禮有擯詔。注云。擯詔者。道賓主者也。此亦謂告導王以揖諸臣之事。賈疏云。知擯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以其王迎諸侯爲擯。是大宗伯及小行人肆師之等。非司士之職。此文云公卿大夫士等朝事。下文云三揖。此中閒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特揖。一司士擯。明爲詔王出揖之事也。

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遠適。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疏」。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者。賈疏云。此皆先入應門右。北面。其士入應門。即就三揖在下。西方東面位。不待王揖。其大夫已上。皆待王揖乃就位也。惠士奇云。王制。七十不俟朝。王揖之則退。不待朝舉。其餘揖之乃就位。貽讓案。司儀。王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云。揖之者。定其位也。此朝儀揖孤卿大夫等。亦是定其位。但彼諸侯各立位。王乃揖之。此孤卿大夫皆未就位。王揖之。乃各就其位。士則亦先立位。待王揖。與彼諸侯同也。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禮。天子特揖三公。而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爲其屈尊也。案班所云而揖。即此旁三揖也。略揖疑即此旅揖。其說與此經絕異。未知何據。云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者。門左門右皆大夫士。無孤卿。蓋亦或旅揖或三揖也。焦循云。門左門右。其地以東西首爲兩塾之閒。適還揖者。王族大僕輩在其後兩旁也。君負屏而立。王族大僕等立於屏外之左右。故在其後。觀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蓋自門東繞屏南至門西而入。案焦說是也。此王位正當屏南。故揖門左右。須還而向後。但屏上有屋蓋。常在路門門字之外。而與宇相距不遠。王既出負屏揖卿大夫訖。乃還面微向後而揖門左門右。則是邪向之。不正面屏也。注云特揖。一一揖之者。士昏禮注云。特。猶一也。謂每人一揖之。凡揖者推手。詳司儀疏。賈疏云。對旅揖衆揖之也。孤得揖。乃就西方東面位。卿得揖。乃就東方西面位。大夫得揖。乃就卿後西面位。云旅。衆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大夫爵同者衆揖之者。賈疏云。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無問多少。但爵同者。衆揖之。爵同中大夫。同得一揖。爵同下大夫。同得一揖。案大夫旅揖注不云揖數。賈則云爵同同得一揖。是中下大夫止并得二揖。尙不若上中下士總得三揖。似非其差也。以禮經攷之。凡人衆大總致敬者。多以三爲度。鄉飲鄉射禮獻衆賓。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注云。三拜。示徧也。少牢饋食禮云。主人三拜。注云。三拜。旅之。示徧也。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注亦云旅之。以此推之。疑大夫二等。王每等各總三揖之。士三等。則并總三揖之。禮異而其爲三揖則同也。賈說似尙未得其義。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者。入門。謂入應門也。射人注云。燕禮曰。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故知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燕禮無公。大射有諸公。故知公與孤卿大夫同。大射儀又云。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四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公卿大夫得揖未即就位。此朝禮簡。故公卿大夫得揖即就位也。燕禮大射儀並無揖士移位之文。故知士發在其位。不待揖即就位也。賈疏云。

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羣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是以鄭云。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夫之屬發在其位者。若在外朝。士從東方西面也。黃以周云。此以天子射位。與朝位同。射時未就位前。公卿大夫北面東上。其朝禮亦當然。故約燕大射禮文補言之。云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者。羣士雖與孤同東面。而位遠在下。近應門。故王必西南鄉乃得揖之也。賈疏云。但上經不見羣士位。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且約故士虎士宿衛者門西南面。明士不宿衛者東面可知。位既東面。明知旁三揖者。西南鄉揖之。黃以周云。此鄭約燕大射禮爲文。明知孤卿大夫始入門時皆北面。不登卽位。故王得正鄉揖之。其羣士登在西方。不正對王。故王必旁揖之。黃度云。經言士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矣。方苞。蔣載康說同。金鶚亦駁注義云。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卿西面而士東面者。以君在阼階東南南鄉。卿尊。故得近君。而待君之揖。士卑。君不揖之。故遠立於西方也。天子治朝之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何以知之。司士云。士旁三揖。凡有旁者。或四旁。或兩旁。皆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旁三門。司儀。官旁一門。謂四旁也。此云士旁三揖。謂兩旁也。士所以分列兩旁者。以東方既有卿大夫。若以羣士畢列於其下。則東方之官甚多。而西方無人。殊爲不稱。況王朝之大夫士最衆。聚於一方。亦恐不能容矣。案黃度。金鶚說。雖於禮無徵。亦足備一義。又案喪大記孔疏。旁三拜云。旁。猶面也。士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也。此釋面字之義甚瑣。彼疏又引別說云。旁。猶不正也。則非是。攷士喪禮。朝夕哭門外。東西南三面皆有賓位。經云。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彼三面還拜。無論與主人正對與否。通謂之旁。足證旁三拜亦非取不正對之義。竊謂無論一面兩面。要而總三揖。卽得謂之旁矣。云三揖者。士有上中下者。賈疏云。序官文既有三等。故旁三揖耳。按禮器有以少爲貴者。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云大夫旅。與彼不同者。彼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士乃旅揖之。此天子臣多。故大夫亦旅揖。亦是以少爲貴也。黃以周云。士有三等。王三揖之。是亦以其等旅揖也。故禮器云。士旅之。案黃說是也。士旁三揖。亦是衆揖之。則亦可謂之旅。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喪大記。君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人特拜命婦。汎拜衆賓於堂上。注云。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則旁三拜卽旅拜也。又曰。汎拜。言不主於一人也。喪禮之拜。與朝禮之揖。雖拜揖不同。而以特旅爲等差則一。與此經亦可互證。云王揖之皆遠過者。鄉射禮。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注云。少退。少遠過也。蓋羣士既發在其位。見王揖。則少退辟位。以示敬也。鄭注三禮。凡退辟並爲遠過。說文走部云。遠。復也。少遠過也。蓋羣士既發在其位。復常爲復。復卽退字。赫釋漢鄭固碑云。遠。遠退。讓。蓋遷延讓辟之。兒。司儀注又作遠巡。義並同。云既復位者。

賈疏云。謂得揖乃皆復位也。若然。上文別三公位。及此經不言三公直言孤卿者。亦舉輕以明重。孤卿尙特揖。明三公亦特揖可知。故不見三公也。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注云。三揖。卿大夫士。引之者。禮所揖尊卑不同。案孔疏引服虔說同。服又據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爲釋。是大僕前。前正王視。〔疏〕注云。前正王視朝之位者。賈疏云。以大僕職云。謂卿大夫士揖法高下亦不同。未知是否。是王入內朝。皆退。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位在門左南面。今云前。明從本。王入內朝。皆退。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位前就王正視朝之位。可知也。王入內朝。皆退。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疏〕注云。王入路門也者。治朝在路門外。故王退朝。即入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疏〕注云。王入路門也者。治朝在路門外。故王退朝。即入府治處也者。賈疏云。王視朝訖。王入路門。於路寢聽事。其羣臣等各退向治事之處。江永云。司事言祗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王即退適路寢聽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若議論政事。則在路門內之朝。如鄉黨攝齊升堂是也。案諸經鄭意。蓋讀王入爲旬。內朝皆退爲旬。謂王既入。則在內朝之人各退反其官府也。此內朝即指治朝。與路寢廷之燕朝異。故下文舉朝士外朝。及玉藻內朝以見義。賈疏未據。黃度則朝士掌焉者。據朝士文。鄭言此者。欲見此實治朝。以對朝士之外朝而言。故亦稱內朝也。賈疏謂鄭欲見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之意。亦非鄭指。引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者。鄭彼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此引之者。欲見彼內朝與此內朝同爲治朝也。云朝辨色始入者。注云。羣臣也。入。入應門也。此辨。猶正也。別也。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者。注云。小寢。燕寢也。此亦明王入而內朝朝者退。與彼君適路寢。大夫退。事同。云謂諸侯也者。以彼朝服視朝。諸侯之禮也。云王日視朝皮弁服者。賈疏云。司服職云。對諸侯視朝朝服則玄冠纁布衣素裳。纁。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國中帶素鞵也。云其禮則同者。賈疏云。天子諸侯視朝朝服則玄冠纁布衣素裳。纁。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國中大夫總皆號爲士。但此司士士既總屬。則此一職士者皆臣總號。惟有作事適四方。使爲介士者。是單士。不兼

卿大夫。故引石尚證又作六軍之士是甲士。自餘皆臣之擲號耳。姜兆錫云。士。上中下士。莊存與云。大夫以上。射人掌之。方苞。蔣載康說同。案姜莊說是也。上羣臣之版及朝儀等。並上自三公。下至士庶子。尊卑通掌不別。自此至職末。則自稽邦國士任外。並專掌命士以下。與射人掌卿大夫。諸子掌庶子。職掌分別各不相通。三職互校。其義甚明。國中之士。常即朝士。所謂羣士。專屬元士以下言之。治謂政治。卿大夫等之治及戒令已掌於射人。故大射儀云。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等差。與此經正合。彼注亦引此經釋之。云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則鄭意司士所戒者唯士。不關公卿大夫也。後注士擊。先鄭通舉羔雁爲釋。疑先鄭已誤以士爲卿大夫與士之總號。賈疏蓋沿彼誤解。大射疏亦謂彼注引此經爲斷章取義。疑皆非後鄭旨也。注云國中。城中者。脩閭氏注同。謂王都城之中也。卿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此不云郭者。以經云掌國中士治。則必據其官寺在城內者言之。故不及郭也。詳大掌擯士者。膳其摯。擯士。皆見初爲士者於王也。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疏〕中下士也。賈疏謂亦是卿宰疏。大夫士擲號爲士。失之。注云擯士。皆見初爲士者於王也。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價。注云。價。進之也。擯。價字同。此擯士。亦謂初命爲上中下士者。告其姓名而進見之於王也。賈疏謂初得命爲卿大夫士。執摯見於王。亦非。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雁之摯者。葉本釋文。王食作主食。案主食於文不順。恐非。大宗伯六摯。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鴈。工商執雞。雉鷩以下。亦皆可膳。此據士以上摯言。故止舉羔雁也。依經義。則此文專據士摯雉而言。先鄭說亦未析。云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者。膳人。即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膳夫也。賈疏云。其職云。凡祭祀致福。受而膳之。以擊見者亦如之。是也。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疏〕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者。此亦謂羣士之有事於祭祀者。司士掌其戒令祭祀之戒。若大宰云。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又云。前朝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蓋祭前十日。於大宰戒百官。此官則戒羣士。至祀日。又詔相其灋事。與射人祭祀相進之者。呼。經例用古字。當作嘯。此疑誤。詳雞人疏。此謂同姓無爵者也。祭祀賜爵。雖通於同姓異姓。但異姓序官必有爵。乃得賜。同姓雖無爵。亦與士同得賜。故此官依昭穆序呼之令進升受爵也。其有爵者。則不依昭穆。文王世子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也。賈疏云。謂祭末族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

及之。皆以昭穆爲序也。注云賜爵。神惠及下也者。明此卽獻酬之爵。而謂之賜爵者。欲見均神惠。使及在下之子姓也。禮經燕與大射於旅酬。並云賜爵。燕禮云。公又舉奠酬。唯公所賜。以族于四階上。注云。言賜者。君又獨尊。實長獨卑。此天子祭祀旅酬。王尤尊。故亦以賜言之。祭統孔疏云。爵。酒爵也。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案此賜爵。賈孔並謂在旅酬時。則在加爵後也。明堂位云。加以璧散璧角。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爵。詩邶風簡兮云。公言錫爵。毛傳云。祭有昇輝胞翟開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彼通羣有司言之。錫爵。卽賜爵也。此賜同姓無爵者。蓋與獻士及羣有司同用散爵。故毛云不過一散矣。云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者。喪大記注云。子姓。謂衆子孫也。賈疏云。以其呼昭穆而進之。云昭穆。明非異姓。是同姓可知。姓。生也。子之所生。則孫及兄弟皆有昭穆。引祭統者。證祭祀賜爵序昭穆之事。鄭彼注云。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賈疏云。祭統是諸侯法。明天子亦然。凡言昭穆。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假。令祖行爲昭。子行爲穆。孫行還爲昭。曾孫行還爲穆。就昭穆之中。皆年長者在。上。年幼者在。下。故云齒也。案賈說是也。特牲饋食禮疏。亦謂天子諸侯祭祀之位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帥其屬而割牲羞北上。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亦足申此經及祭統注義。帥其屬而割牲羞

俎豆。制牲制體也。〔疏〕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者。賈疏云。此不言祭祀享食之事。則凡有制牲及進俎豆者。皆爲之。羞。進也。〔疏〕劉台拱云。少牢以司馬司士分掌羊豕。彼謂大夫之官。亦其象類。注云制牲。制體也者。廣雅釋詁云。割。斷也。王制注云。制。斷也。是割制義同。內饗注云。割。肆解肉也。彼云肆解肉。此云制體。謂制骨體義互相備。賈疏云。若據祭祀。則禮運云。腥其俎。孰其醢。體其犬豕牛羊之類。鄭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是也。孰其醢。謂體解而爛之爲二十一體是也。體其犬豕牛羊。鄭云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更破使多。孰而薦之。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是也。案制骨體之法。詳內饗及小子疏。云羞。進也者。膳夫先鄭注同。少牢饋食禮。司士升豕魚腊于鼎。又實俎執設之。並羞俎豆之事也。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從。謂可。〔疏〕注云作士從。者者。亦謂選上中下士。使從王見諸侯也。其卿大夫則射人作之。賈疏謂此士亦謂卿大夫。非也。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介。大夫之介。〔疏〕注云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者。釋經作士適四方使也。鄭知使不與爲介爲一事者。以內府云。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又虎賁氏云。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此文例與彼二職同。故以與爲介分別釋之。賈疏云。此卽行

夫職。云美惡而無禮者。卽有使士。特使法卽使士與行夫等共行。是以引石尙之事爲證。云介。大夫之介也者。亦明爲介與爲使爲二事也。凡諸侯聘禮。大聘使卿。則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小聘使大夫。則上介亦士爲之。天子聘諸侯。蓋亦然。故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既圖事。戒上介。宰命司馬戒衆介。鄭彼注云。衆介者。士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又玉藻云。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注云。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爲賓。謂作介也。賈疏云。謂聘禮大夫爲次介。其餘皆士介。天子使大夫下聘諸侯。亦使士爲介。若使卿大夫。則射人作之。故射人云。有大賓客。作卿大夫從。注云。作者。使從。王見諸侯。彼雖不云會同。明會同亦與賓客同可知也。引春秋傳者。定十四年經文。公羊傳云。石尙者何。天大喪。作士掌事。奠斂之子之土也。何注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此引以證士自以王命使之事。歸脈。詳掌蠶疏。大喪。作士掌事。奠斂之屬。〔疏〕大喪作士掌事者。射人云。大喪作卿大夫掌事。故此官掌作命士以下也。注云事。謂奠斂之屬者。賈疏云。始死則有奠。及至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月半。薦新。遷廟。祖奠。大遣奠等。皆是未葬已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葬後反。日中而虞。有尸。卽謂作六軍之士執披者。有組以結之。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之爲祭。此經直云事。不云祭祀。明據奠斂之屬也。作六軍之士執披者。有組以結之。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芻十二。諸侯芻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組。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川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固數兩旁。言六耳。其實芻〔疏〕作六軍之士執披者。士唐石經誤事。今從宋本正。賈疏云。卽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三。〔疏〕但鄭以天子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案達人注云。川纁芻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賈卽據彼注義。若然。賈意此六軍之士。卽六鄉之卒。執六引者。兼執披也。但據賈既夕疏說。人君三披。各三人持之。是天子諸侯兩旁六披。持之者不過十八人耳。則與執引紼人數多寡懸殊。似不必與作六軍之士。竊意此上下文並據上中下士言之。此六軍之士。疑亦當於六軍卒長。兩司馬。伍長。上中下士中選擇充役。若軍士。則當諸軍將或大司馬等作之。非此官所掌也。注云作。謂使之也者。象胥注云。作。使也。呂氏春秋知化篇高注云。使。役也。謂司士以令役使之。云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檀弓云。設披周也。注云。披。柩行夾引棺者。說文手部云。從芻持曰披。賈疏云。柩車則轎車。云披者。車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爲披也。案披互詳喪祝疏。云有組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六。注云。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者。喪祝後鄭注云。執披備傾戲。是也。云天子

芻十二。諸侯芻八。大夫六。士四者。此芻謂兩旁也。與下後鄭注芻三謂一旁者。文同而義異。先鄭以喪大記云。君
 細披六。士二。爲據一邊言之。左右井之。則六披者有十二。二披者有四。然大記言君。本謂諸侯。先鄭以爲天子禮。
 而以意補諸侯大夫披數。與大記文不合。後鄭意彼言君六者。實通兩旁數之。若據一邊言之。則止三披。亦無十二披
 之說。故不從也。云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者。前云有紐以結之謂之戴。則紐即戴也。紐以帛。中屈爲之。其屈
 中內繫棺束。而兩端外繫柳材。披橫絡棺上。又結於紐。出其餘柳帷之外。是披與紐及棺束。交互連結。相持以爲固
 也。故既夕注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賈疏云。戴兩頭皆結於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
 束者。乃結於戴。餘披出之於外。使人持之。案據鄭賈說。是披結於戴。戴繫於棺。其義甚明。而喪大記孔疏云。細
 戴。謂用細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棺橫束有三。亦每一束兩邊輒各屈處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細戴於紐。以繫柳骨。
 故有六戴也。細披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細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案
 依孔說。是戴之外別有棺束。又別有細戴繫於紐。不繫於棺束。與此注義違。非也。又據賈說。則帛一條而爲二披。
 據孔疏。則帛一條止爲一披。二說不同。亦未知孰是。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者。以結披與棺束相值。故
 先釋天子以下棺束之數。此束並謂衡束也。檀弓云。天子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喪大記云。君三衽三束。故
 大夫二衽二束。士二衽二束。孔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
 皮束之。案鄭意喪大記之君三束。卽檀弓之天子棺束衡三。參互求之。知天子載柩束數與諸侯同。其設披之處。卽當三
 衡束也。載柩。明注疏本並作載柩。據賈疏釋注此條。兼引喪大記注載字說解。似賈所見本亦作載。然載柩於義不順。
 今從宋本及嘉靖本。載柩者。謂載於棺以爲固之束。別於將葬祖載時載於車之束也。引喪大記曰。君細披六。大夫披
 四。前細後玄。士二披。用細者。證先鄭說天子以下披數之誤。彼文本云大夫戴前細後玄。披亦如之。無披四之文。
 後鄭以意增之。云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者。亦破先鄭天子旁十二之說也。圍數兩旁。
 謂通兩旁周圍數之。兩旁六。則一旁三也。賈疏云。其屨車柳材與中央棺束數等。人君三。大夫士二。大記云。君細
 披六。大夫四披者。皆是禮文。故圍數兩旁。言六言四也。士禮小無文。故據一旁而言二。若然。大夫亦圍數兩旁言
 四。直云人君者。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可守。官不〔疏〕注云守。官不可守也者。守。謂有職事治守政者。
 據尊者而言也。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可守。官不〔疏〕注云守。官不可守也者。守。謂有職事治守政者。
 無去守。則大夫士有使役守。當雖同爲天子斬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故。非喪。
 不得去守也。案此與下文。亦並據命士以下而言。賈兼及大夫。未允。

〔疏〕注云故。非喪則兵災者。賈疏云。知非喪者。以上文已言大喪。明此是兵災。非喪也。案賈說是也。大司徒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司險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則通言之。凡喪事亦爲有故。今此上文已有大喪之事。而別以有故作更端之語。明此有故不兼喪。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任其所。〔疏〕三歲則稽士任者。侯國之臣卑於王臣。故卿大夫士此官通稽攷之。三歲者。與大宰三歲大計時相當也。注云任其所掌治者。呂氏春秋誠廉篇高注云。任。職也。掌治。卽當官之職事。故謂之任。賈疏云。此有稽士任。文承邦國。卽是邦國之卿大夫士總曰士也。據其所任治。而進退其爵祿。但諸侯之臣進退。應是諸侯當國爲之。今於天子司士而言者。但司士作法與之。使諸侯自黜陟耳。非謂司士自黜陟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

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玄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國子者。〔疏〕士掌士。互相備也。云掌其戒令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戒令。致於天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位。朝位。〔疏〕士掌士。互相備也。云掌其戒令者。以下燕義文並同。謂凡戒具徵令施於羣子者。此官皆掌之也。云辨其等者。辨。燕義作別。案辨。別。聲近義同。賈疏云。等。謂才藝高下等級也。燕義孔疏云。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案賈孔二說亦足互相備。注云。故書倅爲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者。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與燕義注合。是也。說又見車僕。經作倅者。後鄭從今書。與先鄭讀同也。燕義倅。亦作卒。鄭彼注云。卒。讀皆爲倅。與此注同。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者。師氏大司樂注略同。賈疏云。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王太子。王子亦曰國子。不言者。彼不據諸子職而言。故含有王太子。王子。亦以四術成之。故文王世子。成王猶在學。學君臣父子長幼之禮也。此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天子使用。故不得通王太子王子也。案詳師氏疏。云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者。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云云。彼文並本此經。鄭彼注云。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國子。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賈疏云。彼燕義。本釋燕禮之事。但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燕禮庶子之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俱訓爲衆。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卿大夫士之適子。適子衆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故天子諸子爲庶子也。案燕禮之庶子。卽宮正之士庶子。此諸子則掌庶子之官。以諸庶義通。故此官亦或稱庶子。實則與燕禮

庶子不同也。鄭彼注誤謂庶子卽此諸子官。賈孔兩疏遂謂天子官名諸子。諸侯官名庶子。與燕義不合。非也。互詳錢官及宮正疏。云玄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者。賈疏云。此齊語桓公謂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無使難處。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曰。昔者聖王之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工之子恆爲工。商之子恆爲商。是四民之業爲世也。引之者。見士之子亦入倅色也。按王制大夫不世。今亦有倅入世者。以大夫有功德亦得世。故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者。依先鄭讀卒爲副倅之倅。而申其義。燕義注亦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案依二鄭說。則國子卽是父之副倅。經不宜云國子之副。且與下文存遊倅之文不合。竊謂此倅當從故書爲卒。而讀爲萃。與遊倅義正同。國語齊語管子曰。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韋注云。萃。集也。穆天子傳云。賜七萃之士戰。郭注云。萃。集也。聚也。皆聚集有智力者爲王之爪牙也。此國子之萃。萃卽聚集部隊之名。蓋國子造學及備宿衛。皆羣聚曹輩。自爲部分。故特設此官以掌之。猶宮正掌宿衛士庶子等。注謂使之輩作輩學。以相勸帥也。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德學道也者。並據下文爲說。燕義注亦同。賈疏云。國子所學道德。卽帥氏職三德三行。井保氏六藝者是也。論讓案。經教。治當分爲二事。治。謂政治。司士掌國中之士治與其戒令。與此治義同。都司馬云。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禮掌其政學。此教治。卽彼之政學也。鄭合教治爲一。燕義疏以治爲治身。並失之。云位。朝位者。燕義注亦同。孔疏云。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等諸子。雖未爲官。皆繼父尊卑以爲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案孔說是也。賈疏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謂朝天子時。依父蔭高下爲列。亦通。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疏〕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者。於。經例當作子。石經及各本並誤。以下燕義文亦同。彼帥作率。字通。詳樂師疏。大子。卽世子。此經例稱世子。唯此職稱大子。詳膳夫疏。賈疏云。大事下。有兵甲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也。故左氏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經二事當之也。案賈說未咳。左閔二年傳云。大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則凡王巡守會同。出行在外。大子或守或從。國子皆共其役。此大事常亦兼大會同大軍旅大喪之等。士庶子有戒守之事。詳宮正疏。但此文已咳軍旅。下文又云若有兵甲之事者。蓋於大事之中。別舉兵事。以其有授車甲合卒伍等。不可略也。賈謂唯據大祀。非經義。云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者。燕義兵甲作甲兵車。甲上有以字。此謂巾車車

僕授車，司甲授甲，此官則共治其事，相與爲官聯也，亦當與司兵授兵，經不云兵者，文不具也，云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濫治之者，燕義，濫作法，古今字，燕義孔疏云，言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傳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論讓案，置其有司者，謂亦置軍吏，若伍長卒長之等，使專治其事，凡士庶子屬大子，蓋亦自爲部隊，左傳文元年，楚公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又僖二十八年，楚王以東宮之卒從子玉，蓋皆士庶子之受兵甲者也，凡事有專職者謂之有司，詳宰夫疏，惠士奇云，內宰掌北宮，宮正掌西宮，諸子掌東宮，皆典禁兵，豫機密，親近之臣也，宮正卽司宮，諸子卽庶子，燕禮，西階之燭，司宮執之，則知宮正掌西宮也，降階之燭，庶子執之，則知庶子掌東宮也，內宰職，正歲，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則內宰掌北宮明矣，西宮者，王宮，北宮者，后宮，東宮者，大子宮，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之，大子，唯所川之，若有兵甲之士，則授車甲而合卒伍，古者大子宮亦如王宮，有禁兵，所謂兵甲之事者，謂太子有監國撫軍之事，在軍，則國子守遷主，在國，則國子守王宮也，授車甲，合卒伍，治以軍法，則有司存，或守太廟，或守貴宮貴室，或守下宮下室，皆諸子致之，內宰宮正宮伯分掌之，而太子弗與焉，云司馬弗正者，惠士奇云，以爲是宿衛之親軍，故司馬之征弗及，注云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者，據敘官文，燕義注亦同，賈疏云，軍法，從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有六節，今注直云百人與五人，略舉之耳，云弗不也者，燕義注及廣雅釋詁同，公羊桓十年何注云，弗者，不之深也，云國子屬大子者，國子學而未仕，異於王臣，且與大子同在大學，故使屬大子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官子，卽國子，以其屬大子，故有臣志矣，云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者，燕義注亦同，此讀正爲征也，凡此經征字或作正，詳小宰疏，鄭以賦釋正，賦，當如小司徒注所謂出車徒，給縣役，不賦者，卽謂司馬凡軍賦徒役之事，徵調不及於國子，凡國正弗及〔疏〕燕義文亦同，此賈後疏以爲兵賦，不誤，而此疏謂鄭解經正爲賦稅，謂不賦田稅泉稅，失之，凡國正弗及〔疏〕燕義文亦同，此正與司勳，唯加田，無國正同，亦當讀爲征，謂司馬以外，凡征役皆不及，卽卿大夫國中貴者舍征之法也，王制，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注云，不征，不給其縣役，此與彼略同，賈疏云，上文云弗征謂兵賦，此云國正，謂鄉遂之中，所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正，謂杞〔疏〕大祭祀，正六牲之體者，與內饗外饗爲官聯，有甸徒，力征之等，並不及也，所大祭祀，正六牲之體，載之，〔疏〕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膳宰聯事，膳夫卽內外饗之長也，大射儀說庶子設賓俎，又設卿俎，又庶子正徹公俎，則射禮庶子亦掌牲俎之事，經不言者，文不具，注云正，謂杞載之者，賈疏云，按特性少牢，移鼎入陳，卽有一人鼎中七出牲體，一人在鼎西北面載之於俎，既言正

六牲之體。明是此二事也。詒讓案。杞者。以七出牲體於鼎也。吉祭用棘。喪祭用桑。士昏禮注云。七所以別出牲體也。士喪禮作杞。杞。七。字同。故大僕御僕注並作七載。今儀禮經注七杞錯出。士昏禮釋文引劉昌宗云。七。器名。杞者。杞載也。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位。份。〔疏〕凡樂事。正舞位者。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樂師教國子小舞。強爲區別。失之。官聯。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樂正聯事。亦是也。云授舞器者。亦授羣子舞器。與司千司兵司戈盾爲官聯也。賈疏云。並授舞者之器。文舞則授羽箭。武舞授干鉞之等。注云位。份處者。祭統注云。份。猶列也。謂依份數。正其進退之鄼位。大胥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是也。御覽樂部引五經通義云。何以言舞在庭。援神契曰。合忻之樂儻於堂。白虎通義禮樂篇亦云。合歡之樂儻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是舞位皆在堂下庭中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份。諸公六份。諸侯四份。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份。公羊說與穀梁子同。左傳梁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案左氏及尸子說諸侯以下份數不同。而天子八份則無異說。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八份者。何謂也。份者。列也。以八八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公羊何注。左傳杜注。淮南子齊俗訓許注。說並同。左傳孔疏引服虔說。則謂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用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穀梁范注。及論語八份集解引馬融楚辭招魂王注。通典引月令章句。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國語魯語章注。並謂八人爲份列。宋書樂志傳隆議。亦駁杜說。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如預說。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足明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王。〔疏〕大喪。正羣子之服位者。大喪。亦謂王及后其說之非矣。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與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也。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者。象胥云。凡作事。王之下事。庶子是也。注云從於王者。與司士會同作士從同。大司馬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是會同羣子從王之事。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遊倅之末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疏〕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者。以下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疏〕燕義文亦同。彼遊作游。案。遊即游之俗。詳師氏疏。國子未任職事。又不共征役。故存於遊倅也。賈疏云。謂國內有縣役之事皆是也。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云使之份德學道者。德。卽師氏之三德。三行。道。卽保氏之六藝。六儀。此官兼掌教事。與彼二官及大司樂

爲官職也。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賈疏云，謂於大學之中使之學，使在射宮習射也。云以攷其藝而進退之者，燕義攷作考，案攷、考，古今字，詳大宰疏，賈疏云，考較才藝長短，才藝長，進與官爵，才藝短者，退之，使更服膺受業也。注云遊倅，倅之未仕者，燕義注義同，墨子七患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倅，明游爲未仕者也，賈疏云，倅是副代，已是未仕，復云游，游是游暇，亦是未仕之稱，案賈說倅爲副代，非也，此倅亦當讀爲萃，遊，卽師氏所謂實遊，遊倅，謂實遊子弟，自相與爲部隊也，國語齊語云，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蓋國子之學而未仕者，就閒燕而萃，萃，斯謂之遊倅，左襄三十一年傳云，鄭人游于鄉校，杜注云，鄉之學校，明遊倅卽宮正注所謂輩作輩學矣，云學，大學也者，燕義注同，賈疏云，周禮若書異代之學，則舉其學名，卽成均瞽宗之類，今此直言學，明是周之大學也，周禮云，大學在國中，卽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金鶚云，經典單言學者，必是國學之大學，孟子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記云，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王制上言耆老皆朝於庠，下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見國學專稱學，鄉學小學雖有學之名，而不得單稱學，此所以爲別也，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知，養於國，是國中小學，則養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王制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黃以周云，古以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其在五十里以內者，謂之國中，故大學在近郊以內謂之國學，其在五十里外者謂之鄉學，案金黃說是也，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云，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又釋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云殷制，蓋鄭謂殷大學在郊，小學在國，周王國，學制反是，大學卽東膠，在王宮南之東，故賈疏注義亦謂大學爲東序，東序，卽東膠也，今考此大學爲教國子之學，卽大司樂成均是也，周制，天子立五學於郊，是爲大學，王制說大學在郊，卽據周制，鄭以爲殷制，誤也，五學之制，中學曰辟雍，爲天子饗射之學，南學曰成均，與上庠，東序瞽宗同爲教國子之學，辟雍，唯天子饗射，及受成獻饗，乃在其中，非國子所常居，然則此合國子，必在成均可知矣，以五學言之，則辟雍爲尊，以四學言之，則成均爲尊，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舉南學以收三方之學，此云學者，亦通四學之書也，金鶚又云，祭義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辟雍爲承師問道之所，非學士所居，士所居者，四面之學也，大子與學士齒，必在四學之中，故祭義但言四學，案金說亦是也，蔡氏明堂月令論引易傳太初篇亦云，在中央曰大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足與祭義互證，而鄭注祭義，則以四學爲四郊之虞庠，大戴禮記保傅篇盧注又云，四學者，東序，瞽宗，上庠，及四郊之學也，並未得其義，賈疏不知此學卽大學之四學，而依王制注義，以爲專指東序，於義既不備，又依鄭說東序在國不在郊，尤與周制不合，亦誤也，周學制並詳大司樂，疏云，射，射宮也者，燕義注亦同，賈疏云，射義云，

已射於澤。然後射於射宮。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論讓案。凡禮。射所在之宮。即謂之射宮。射宮。非宮之定名也。穀梁昭八年傳說蒐狩禮云。以習射于射宮。范注云。射宮。澤宮。是以澤宮爲射宮也。鄉射禮云。主人戒賓。賓許。主人退。注云。退還射宮。是以州序爲射宮也。大射儀云。公入驚。注云。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又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是諸侯與羣臣大射必於大學。射宮在郊。即以大學爲射宮。又樂記云。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注云。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是東學西學皆可以爲射宮也。以此推之。則賓射在朝。即以治朝爲射宮。燕射在寢。即以路寢爲射宮。舉可知矣。鄭此注。及燕義射義注。並不言射宮所在。以經攷之。大射在澤。而此經以射學別文者。天子與學士大射。當以辟雍爲射宮。故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射宮。謂辟雍也。白虎通義辟雍篇云。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案鄉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爲鄉射之宮者。鄉與饗通。即詩大雅靈臺孔疏引韓詩說。所謂春射秋饗也。依其說。則辟雍爲天子大射之宮。春射在是。則秋合國子而射亦在是。可知矣。辟雍爲大學之中學。與靈囿靈沼同在郊澤。即靈沼。於上爲宮。謂之澤宮。射義說將祭擇士。云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者。謂先習射。則以靈沼上之澤宮爲射宮。及正行大射。則以大學中學之辟雍爲射宮。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預宮。此謂魯郊。先告於預宮。若然。周人有事於上帝。亦必先有事於辟雍。故將祭擇士。亦於辟雍。可以例推至。澤宮。司弓矢亦謂之澤。乃武射之所止。可習射。若天子與學士大射。則無不於大學者。故知此射非澤宮也。此經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者。謂春合國子於四學。而學詩書禮樂。秋合國子於辟雍而大射。射畢。仍反居四學。通言之。辟雍與四學同稱學。對文。則學爲四學。辟雍爲射宮。義各有當也。鄭儀禮禮記注說。亦謂天子諸侯大射射宮皆在郊學中爲之。而王制注謂周制天子大學在國中。諸侯川殷制。大學在郊。是諸侯郊學爲大學。天子郊學則小學也。故賈氏此疏。及鄉射大射禮疏。並謂天子大射。在西郊。虞庠。小學。與諸侯大射在澤宮不同。而樂記孔疏說郊射。謂東學在東郊。西學在西郊。即四郊之虞庠。又引皇氏謂並東郊。則皆小學也。又引熊氏。則謂王制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代紂之後。猶川殷制。以爲射宮於郊。爲據大學。是皆牽於王制注說。故有此紛舛。不知王制所云。即是周制。並無殷周之異。亦非天子與諸侯不同也。射義孔疏又天子大射。射宮在廟。引司服。享先公。饗射。則驚冕。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爲證。今案大射在廟。三禮經注並無是說。司服。司几筵。謂射與享先公。大朝覲。冕服筵席同耳。非謂射與祭觀同在廟也。孔說尤不足據。其辟雍所在。漢唐諸說。尤多舛異。並詳大司樂。司弓矢。匠人疏。又大戴禮記虞戴禮篇說。歲二月。天子與諸侯教士大射於東郊。爲壇。彼與諸侯教士春射於郊。與此事異。詳司裘疏。引王制曰。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者。鄭彼注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初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賈疏云。若王之子。得適庶俱在學。若羣后畿內諸侯已下。則庶子賤。不得在學。故皆云適子也。引之者。證貴賤皆在教科也。案凡國子入學者。不分適庶。王制所說。與經不甚合。賈從之未塙。詳師氏疏。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齊右。戎右。〔疏〕三。故下注云。齊右。兼王路之右。戎右。兼田右等也。案鄭賈並據王所乘五路之右言之。實則經云羣右。所略甚衆。馭夫云。學馭武車從車使。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車。彼三車之等。亦皆有右。此官當亦掌其政令。注文不具也。

右。安習也。車亦有卒伍。〔疏〕會同。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三者皆合車之卒伍。云屬其右者。六軍之車。凡三千乘。有右三千人。並此官屬聚教令之也。注云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者。明合。比。屬三字義略同。國語吳語章注云。比。合也。州長注云。屬。猶合也。聚也。又天官世婦注云。比。次也。是合。比。屬。並謂合聚次第。使相安習也。云車亦有卒伍者。明與敎官制軍之卒伍異也。賈疏云。按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爲偏。又云以百二十五乘爲伍。注。伍重。故百二十五乘。是其車之卒伍也。案賈引司馬法。今本佚此文。左傳昭元年孔疏。服虔引司馬法云。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所引較賈尤備。又成七年杜注引司馬法云。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並車乘部伍之名也。據賈疏。則伍是車數。而卒仍是人數。敎官疏引左傳服注可證。江永謂左傳之廣有一卒。卒乃車三十乘之名。卽兩大偏之數也。與服杜賈諸說並異。又云。車徒各有卒伍之法。徒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車法。兩偏爲卒。五偏爲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黃以周亦云。司馬法偏有九乘。十五乘。二十五乘之異。九乘爲偏之小。十五乘爲偏之大。小偏大偏者。於一偏中分之。而非正偏。偏之定名。自以二十五乘爲正。兩其偏。謂之兩。五其偏。謂之伍。兩。五十乘。伍。百二十五乘。皆由二十五乘之偏得名。然兩其二十五乘之偏。謂之兩。兩其十五乘之偏。謂之伍。伍。五十乘。非正兩也。參其小偏。謂之參。重其小偏。謂之專。參二十七乘。專八十一乘。皆由九乘之小偏得名。服注引司馬法。二十九乘曰參。九乃七字之誤。案江黃說甚塙。附錄之。以見古車乘卒伍名數之略。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

者屬焉。掌其政令。勇力之士屬焉者。遷右當於中。司馬法曰。弓矢圍。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者。此

無員數。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也。王制云。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大戴禮記千乘篇亦云。司馬司

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技論功。修四術。強股肱。實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可以爲儀。綴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並所謂勇力之士。蓋以技擊特被選擇。與六軍士卒不同。故自爲屬隊矣。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遷右當

於中者。左成十八年傳云。荷寶爲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杜注云。勇力皆車右也。國語晉語云。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士。請與之戲。弗勝。致有焉。是選有必取勇力之士也。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弓矢圍。受矛守。戈戟助者。定爵

篇文。惠棟云。今司馬法曰。右兵。弓矢禦。受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賈曰。弓矢圍者。圍城時也。愚謂圍當作圍。古禦字作圍。管子墨子書皆然。鄭注作圍。傳寫之誤。今司馬法爲禦字。从俗作也。案惠

說是也。云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者。亦司馬法文。賈疏云。圍者以弓矢爲長。戈戟爲短。守者亦以戈戟爲短。以受矛爲長。故云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使力相得也。此五兵。據勇力之士所川。下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是也。案。五兵詳司兵疏。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疏。注云。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者。謂王出。則此官將虎士

執戈先。二人後之。比司戈盾云。軍旅會同。授虎士戈盾。韓非子喻老篇云。句踐入宜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蓋卽爲虎士先後而趨也。云雖羣行。亦有局分者。賈疏云。以經云卒伍。則是五人爲伍。百人爲卒。案依賈說序官云。

虎士八百人。則其羣行之局。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舍。王出所止宿。疏。注云。王出所止宿。謂軍旅會同。王在道止宿之宮。若大司馬蒞舍掌會

云舍則守王閑者。與師氏爲官聯也。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者。謂軍旅會同。王在道止宿之宮。若大司馬蒞舍掌會

會同之舍是也。司戈盾注云。舍。止也。又天官敘官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此義與彼同。云閑。櫜楯者。說方

部云。閑。閑也。廣雅釋詁云。閑。遮也。又釋宮云。櫜。櫜也。蓋櫜楯所以遮闕行人。故亦謂之閑。賈疏云。按

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則設櫜楯再重。杜子春以爲行馬。後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校人職養馬曰

閑。是其閑與櫜楯皆禁衛之物。故以閑爲櫜楯釋之也。王在國。則守王宮。衛。周。疏。王在國。則守王宮者。鄭儒行注云。宮。謂牆垣也。注云。

物。故以閑爲櫜楯釋之也。王在國。則守王宮。衛。周。疏。王在國。則守王宮者。鄭儒行注云。宮。謂牆垣也。注云。

爲周衛者。周市王宮爲藩衛也。詳掌舍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非常之難。要在門。〔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者。司士注云。故。城十二門爲國門。猶師氏云。守王之門外。此官與彼爲官聯也。但彼注以爲守中門之外。據司士常朝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則自路門至皋門。並虎士守衛所及。不徒路門中門也。國語魯語章注云。虎賁。王在國。則守宮門。卽本此經云。大喪亦如之者。大喪謂王及后世子之喪。亦當有戒守事。書顧命。成王之喪。呂伋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僞孔傳云。僞爲天子虎賁氏。蓋時方守路門。故因使迎嗣王也。注云非常之難。要在門者。宮正注云。有故凡非常也。王門衆所出入。有難則戒。及葬。從遣車而哭。遣車。王之魂。〔疏〕注云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者。賈疏云。遣守尤嚴。故此官帥虎士守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魄所馮依者。〔疏〕注云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者。賈疏云。遣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馮。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虎士從。〔疏〕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者。亦如司士注。謂以依。案天子遣車之數。詳巾車疏。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虎士從。〔疏〕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者。亦如司士注。謂以行人所云歲偏問之等時。則使虎賁從行也。注云虎士從使者者。明經士大夫卽使者也。依鄭大宗伯大行人注義。則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皆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則天子聘諸侯。常亦然。若然。此經大夫者。小聘之使。士者歲時小者。文不具也。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疏〕則奉書四方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者。書。謂徵令之書。詩小雅出車云。畏此簡書。毛傳云。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若然。王國有事。當亦以簡書徵師役於四方矣。賈疏云。若兵寇則徵師。若泥水則徵役。引春秋隱公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者。證兵寇道路不通之事。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疏〕掌執戈盾夾王王備守衛。公羊哀十三年何注云。滕薛俠轂而趨。此官夾王車。蓋亦夾兩轂。史記商君傳云。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戰國時。封君亦偕股旅賁也。又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說文受部亦云。受。禮。旅賁以先驅。是此官亦執受。經止言執戈盾者。文不具。云車止則持輪者。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持。扶也。持輪。亦謂立輪旁。若扶翼維持之也。荀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路。三公奉轡持納。諸侯持輪挾與先馬。彼持輪與此義同。挾。夾。字通。挾輿。亦

卽此夾車而趨也。注云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焉者，賈疏云，見序官云，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此經左右十六人，故知是旅賁氏之下士也。中士皆官首，明爲之帥也。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服而趨，夾王車趨也。會同賓客，王亦齊。〔疏〕注云服而趨，夾王車趨也者，明此經與上文互相亦執戈盾夾王車也。國語魯語云，饒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據穆子言，則楚公子之二人執戈先，卽旅賁也。云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袞冕者，此言亦者，亦如祭祀也。賈疏云，見下文節服氏云，掌祭祀朝覲袞冕，鄭云，從王服，朝覲服袞冕，則會同，賓客，亦服袞冕，故覲禮，天子袞冕負黼展是也。金鶚云，齊，祭必異服，自天子以至於士皆然，以祭重於齊，不可無別。又齊服取陰幽之義，不尙文飾。祭貴盛服，必致其華美也。袞冕甚文，豈宜此乎。案金說是也。鄭意王祭祀齊祭皆袞冕，郊祀袞冕祭，亦袞冕齊，會同，賓客，王亦服袞冕，與彼同也。今攷天子齊服，說多錯異，依鄭此注，則服袞冕。玉藻孔疏從熊安生說，謂天子玄冕祭，則玄冠齊，緇冕祭，則玄冕齊。緇氏三禮圖引張鎰說，謂天子諸侯齊並玄冠玄衣玄裳，卿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此並以天子齊服爲玄冠玄裳，綜校衆說，袞冕太華，非齊所宜。金氏論之詳矣。依熊、孔、張說，天子齊服玄裳，則與燕服無異，又爲太殺。考司服，齊服玄端素裳，本通駭王侯爲文，與郊特性，玄冕齊戒。荀子哀公篇，端衣玄裳，綯而乘路文亦正合。則王六冕祭，蓋當同服玄冕齊，其玄冕祭，亦得玄冕齊者，以王祭服玄冕，續裳，齊服則玄冕玄裳，裳色不同，不嫌齊，祭無辨也。其諸侯齊服，亦玄冕玄裳。荀子所云是也。至王會同賓客，齊服亦當玄冕玄裳，不服袞冕，互詳司服疏，云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者，據司服云，其齊服有玄端素裳，彼注以爲專爲士之齊服，賈疏云，若士助祭，服爵弁，此爲會同，故齊服服玄端，案賈說本熊安生也。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素組纓，士之齊冠也。注云，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疏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尙玄冠齊，明孤亦玄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素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玄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冠齊。緇冕祭，則玄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

祭同冠。故鄭志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己祭。不可通之也。鄭荅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衰冕。則士之齊服服玄端。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觀。齊服則服玄端。義或然也。案鄭意當如熊孔說。賈說亦然。但鄭謂士助祭。齊祭同服爵弁。非也。以經考之。天子之士。當玄冕助祭。玄冠自祭。其齊則皆以玄冠助祭。與齊不同冠。其侯國之士助祭。雖以爵弁。然凡齊服尙玄。爵弁纁裳非齊所用。侯國之士助祭之齊。當亦服玄端。祭時乃易爵弁。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葛經。然則齊服自天子下達以至於士。齊祭冠或異或同。不可一例論也。亦詳司服疏。

〔疏〕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者。此亦謂大喪紀。王及后喪。則衛嗣王也。蓋亦夾車而趨。書顧命云。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倬發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僞孔傳云。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以此經證之。桓毛二臣。蓋卽爲旅賁氏殺宜云。中士二人是也。注云葛。葛經者。謂以葛爲首經要經也。經詳司服疏。云武士尙輕者。賈疏云。臣爲王貴賤皆斬衰。斬衰。麻經。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卽服葛。故云武士尙輕。軍旅則介而趨。介。〔疏〕軍旅則介而趨者。亦謂大師夾王車趨也。注云介。被甲者。毛詩鄭風清人傳云。介。甲也。被甲。被甲。廣雅釋器云。介。鎧也。賈疏云。在軍爲甲士著甲。餘者不服甲。但此旅賁勇士衛王。故被甲而趨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衰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服衰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纁。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纁。掌祭祀朝覲衰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者。此常讀衰冕句。鄭賈讀誤。詳後司服云。享先王。則衰冕。後別見郊祀衰冕。則此祭祀專據享先王也。王太朝覲。服衰冕。詳司服疏。注云服衰冕者。從王服也者。賈疏云。以其節服氏者。世能節王之衣服。明節服所服與王同。故云從王服也。案鄭賈意。並謂此官從王服衰冕也。考此官。爵下士。依旅賁氏注疏義。士助祭。當服爵弁。齊服則玄端。今依吳廷華。金鶚說。王下士得服玄冕。然究不得服衰冕。祭祀朝覲儀等至嚴。乃令下士與王同服。以此爲節。揆之禮意。殆不然矣。惠士奇云。官以節服爲名。則王之車服旌常。皆其職掌。朝祭。則六人從王。郊祀。則二人從王。持旌執戈。乃其事也。若云從王服衰。從尸服裘。則周禮顧命執惠執戈者。

霍弁葵弁而已。未聞服冕。況以下士而服裘與裘乎。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者。所謂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郭景純注爾雅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是節服氏掌朝祭之袞冕。郊祀之袞冕可知矣。學者讀從之可也。曾釗云。掌王之服袞冕。與釋服之節耳。金鶚云。此文當於袞冕絕句。若以袞冕連下六人讀之。而謂節服氏自服袞冕。無論下士不當有此服。亦豈有身服袞冕。而維大常以奔走於道路者乎。龍衮為天子之服。下士即得服冕。斷無有服龍衮之理也。呂飛鵬云。詩千旌正義亦引周禮作六人維王之大常。據此。則袞冕袞冕俱屬上讀。案惠、曾、金、呂讀掌祭祀朝覲袞冕為句。於義較通。王應電、方苞讀同。云維。維之以縷者。爾雅釋天說旂制云。維以縷。郭注云。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大常。是也。毛詩鄭風千旌篇。素絲紕之。云。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旂旗之旒。或以維持之。案據詩箋說。則凡維旂旗之縷。並以素絲為之。郭云川朱縷。非鄭義。又案凡九旗張之蓋。皆維以縷。故聘禮云。及竟。張纁。注云。張纁。謂使人維之是也。云王旂十二旒。兩兩以纁縷連。旁三人持之者。旒。旒之俗。詳巾車疏。賈疏云。巾車云。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縷。連旁三人持之。云禮。天子旂曳地者。賈疏謂出禮緯含文嘉。詩千旌孔疏引爾雅孫炎注云。維持以縷。不欲其曳地。即其義也。鄭司農云。維持之者。職方氏注云。維。持也。是維持義同。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袞冕者。亦從尸服也。袞。大裘也。凡尸服卒黃祀夏郊。〔疏〕諸侯則四人者。賈疏云。依禮緯含文嘉云。天子旂。九旒。十二旒。曳地。諸侯七旒。九旒。齊軫。龍為之。上公九旒。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今總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有二人。分而維之。見威儀耳。案賈引禮緯說天子以下旂旗仞數。於經無徵。依其說。則車軫至地。較至軫。首至較。皆相較。二仞。此與考工車制遠不相應。殆不足據。互詳司常與人疏。云其服亦如之者。賈疏云。節服氏之服亦與諸侯同。諸侯惟二王後與魯得祭天。服袞冕。其餘諸侯。惟得祭宗廟。服玄冕。節服氏皆與君同服。故云亦如之。曾釗云。節服者。節適王之服與釋也。容諸侯亦掌之。蓋諸侯祭祀朝覲。則節服氏亦節適其服。故云亦如之。其不曰驚冕而下。而但曰其服者。亦猶但曰諸侯則四人。而不曰四人維旂也。此省文法。如疏所云。則尊卑不辨。何以昭服色乎。案曾說是也。云郊祀袞冕。二人執戈者。常讀袞冕句。鄭賈讀亦誤。此服袞冕者。謂冬至圍土。孟春南郊。及春祭青帝。冬祭黑帝也。其方正北郊。及夏祭赤帝。黃帝。秋祭白帝等。亦仍服袞冕而已。注云袞冕者。亦從尸服也者。亦誤。謂節服氏二人皆從尸服袞冕。

也。云裘。大裘也者。司裘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又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也。詳司裘疏。云凡尸服卒者之上服者。據士虞記文。明尸亦服大裘。守祧注義同。云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者。賈疏云。送逆皆從尸車。後引春秋傳者。國語晉語云。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昔者縣遼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是其事也。漢書律曆志引國語。稱春秋外傳。論衡案書篇。韋昭國語注敘說並同。故鄭亦稱春秋傳也。此引之者。證郊祀有尸之事。韋注云。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姓乎。尸。主也。案韋訓尸爲主。則不以爲祭尸。說與鄭異。曲禮孔疏云。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故堯鷺並云。公尸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詒讓案。許說是也。大祝云。大禋祀逆尸。是祀昊天有尸。士師云。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是祀五帝有尸也。詩大雅既醉孔疏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亦郊祀有尸之證。竊謂古者。祭天地以下外神。蓋所祭與配食者共一尸。猶通典吉禮引禘於大廟。逸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於太祖。而立二尸。毀主無數。而止以昭穆各立一尸。明祭禮不必一主立一尸矣。蓋凡祭天地以下諸外神。始祭時。兼設所祭與所配者之主。至迎尸。則止迎一尸。以其主二而尸一。故郊尸可以謂之帝尸。魯郊禮所云是也。亦可謂之配帝之尸。晉語董伯爲尸之文。承錄爲夏郊之下。則董伯爲郊尸。卽爲縣尸可知。董伯姓。正縣後也。此注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則鄭以郊尸卽爲所配帝王之尸可知。若別有天神之尸。何得概云服卒者之上服乎。詩堯鷺箋亦云。喻祭天地之尸。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彼箋云。天地之尸配至尊。其兼爲配帝之尸。語尤明白。然則天地非無尸。但不立專尸耳。曲禮疏謂天地以下皆有尸。亦不謂所祭與所配分立二尸。孔意或與鄭同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離卻凶惡也。〔疏〕掌蒙熊皮者。敘官狂夫四人。無爵。故不得服弁冠等。唯蒙熊皮爲首服。若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度也。〔疏〕田事之皮冠也。云黃金四目者。鑄黃金爲目者四。綴之而開。若後世假面具也。云執戈揚盾者。象以兵擊伐之事。廣雅釋言云。揚。舉也。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者。毆。依嘉靖本及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毆。卽驅之古文。唐石經作毆。宋注疏本作毆。並誤。後文毆方良同。詳射鳥氏疏。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禮

記外傳云。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癘疫之氣於宮室之中。亦攘送之義也。案百隸。卽司隸所掌五隸之民。衆言之。故謂之百隸也。注云。蒙。冒也。者。說文艸部云。蒙。玉女也。又艸部云。蒙。覆也。冒。蒙而前也。經典皆借蒙爲冢。小爾雅廣詁云。蒙。冒覆也。謂冒覆之於首。云。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者。釋名釋天云。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論語鄉黨集解引孔安國云。隸。驅逐疫鬼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漢舊儀云。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入小兒。方相帥百隸及童子。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獨斷說同。是難以驚毆疫癘之鬼。郊特牲云。鄉人禘。注云。禘。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是難兼逐強鬼。故亦謂之禘矣。云。如今魃頭也者。御覽禮儀部引風俗通云。俗說亡人魂氣飛揚。故作魃頭以存之。言魃頭魃然盛大也。或謂魃頭爲觸壤。殊方語也。案魃正字當作顓。說文頁部云。顓。醜也。今逐疫有顓頭。淮南子精神訓。視毛嬙西施。猶類醜也。高注云。顓。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貌非生人也。但具像耳目。字又作供。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供。楊注云。供。方相也。又引韓侍郎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供。慎子曰。毛廋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供。則見之者皆走也。蓋周時謂方相所蒙熊皮黃金四目爲皮供。漢魃頭。卽周之皮供。故鄭援以爲證也。云。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者。賈疏云。按月令季春云。命國難。命有國者難。仲秋云。天子乃難。惟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季冬云。乃命有司大難。言大。則及民庶亦難。惟有此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之也。若然。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是以鄭引季冬爲證也。案月令孔疏說亦與賈同。然非鄭指也。注引月令季冬命國難者。蓋兼用季春令文。論語鄉黨篇鄉人儺。月令疏引鄭彼注。亦謂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獨斷及御覽禮儀部引禮緯說。並以方相氏時儺在十二月。呂氏春秋高注。亦引此經。以釋季冬有司大儺。蓋並以冬難禮最廣。故舉以證義。實則鄭釋經時難。明云四時難。月令春秋兩難。鄭注亦並云命方相氏。則此經不獨據季冬難可知矣。云。索。度也者。說文山部云。索。入家接也。此索卽索之假字。方言郭注云。度。索也。案度卽搜字。漢書趙廣漢傳。度索私屠酤。顏注云。度。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案索室。猶下入墓。以戈擊四隅。六藝流別引尚書大傳。十二月並有索祀。四正正隅之禮。此難索與索祀義蓋略同。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大喪先置。葬使。大喪先置者。亦謂王后世子之季春出疫于郊。以攜春氣。然則索室毆疫。亦送之於郊與。大喪先置。葬使。葬使之道者。大司馬注云。先。猶道也。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梓柏。黃。疏。注云。亦毆除凶邪之意。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壙。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疏。壙。

穿地中也者。喪祝先鄭注義同。云方良。罔兩也者。說文虫部云。蜎蜎。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蜎蜎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案罔兩即蜎蜎之借字。與方良並疊韻字通。文選張衡東京賦說大儼。儼屬云。儼方良。薛綜注云。方良。草澤之神也。莊子達生篇云。水有罔象。野有方皇。釋文引司馬彪本。罔象作無傷。注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案。司馬彪說無傷與說文蜎蜎狀同。但莊子以彼為水怪。則與國語不合。而野有方皇。則似與水石之怪略同。方皇與方良音亦相近。疑皆一神。諸說咸詭怪不經。莫可究詰。故鄭亦不詳也。又封氏見聞記引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應以方良為罔象。說與鄭異。即靈祿氏之水神也。今攷東京賦既云方良。又云殘夔魍與罔象。張衡以罔象與方良並舉。蓋亦以方良為是。罔兩非罔象。鄭意當與平子同。云天子之郭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賈疏云。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梓。以端長六尺。言梓柏。則取柏之心黃腸為梓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臧琳云。喪大記。君松梓。大夫柏梓。正義曰。君松梓。君。諸侯也。盧云。以松黃腸為梓。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梓者。以柏為梓。不用黃腸。下天子也。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如淳曰。漢儀注。天子梓宮次梗梓柏黃腸題湊。又續漢書禮儀志。下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劉注引漢舊儀曰。梓宮柏黃腸題湊。此皆鄭所本也。引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者。魯語仲尼曰。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填羊。韋注云。魍魎。山精。好使人聲而迷惑人也。罔兩。史記孔子世家作罔聞。良問亦聲類同。左宣三年傳。魍魎罔兩。杜注云。罔兩。水神。案杜氏疑誤以罔兩與罔象為一。又漢舊儀說罔兩為顓頊子居若水者。獨斷說同。並鄭所不取。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疏〕注云服。王舉動所當衣也者。服是也。必正之者。毛詩小雅都人士敘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書顧命云。甲子。王乃洮頽水。相被冕服。翬玉几。孔疏引鄭彼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即正服位之事。賈疏云。謂王吉服有九。隨事舉動而衣。大僕親近王所之官。故王之衣服及位處。恐其不正。故皆正之也。曾釗云。此視朝服耳。祭祀賓客喪紀。則下經言之。燕服則小臣掌之。則此服不得兼言九也。案曾說是也。云位。立處也者。小宗伯先鄭注云。古者立位同字。謂王行禮時所立之位。若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當寧而立。是也。爾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人部云。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此並以羣臣朝位言之。蓋君臣立處雖異。其為位則同。云出大命。王之教也者。說文教部云。

教。上所施下。下所效也。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教。令也。謂以王所施之教令傳達於外者。若國語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又楚語。靈王使僕大夫子哲問於范無宇。皆出教令之事。僕人。僕大夫。並即大僕。詳敘官及射人疏。云入大命。羣臣所奏行者。賈疏。掌諸侯之復逆。鄭司農云。復。謂奏事。〔疏〕注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羣臣奉行王命報奏者皆是也。掌諸侯之復逆也。逆。謂受下奏。賈疏云。按宰夫職云。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先鄭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玄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先鄭彼注與此不同者。先鄭兩解。故彼後鄭不從。至此注。先鄭於義是。故後鄭從之。此說先鄭云。復。謂奏事。即彼後鄭云。復。謂朝廷奏事。一也。此先鄭云。逆。謂受下奏。即彼後鄭云。自下而上曰逆。謂上書。亦一也。案賈說非也。先鄭此注云。復。謂奏事。與宰夫注訓復爲請義同。奏事。即以事白請於王也。逆。謂受下奏者。謂王既得所奏事。復下其奏而行之。則迎受王命。與宰夫注迎受王命之訓亦同。賈謂先鄭兩解殆失其指。至宰夫後鄭注訓逆爲上書。則與先鄭異。此注又不破先鄭者。蓋偶失刊正。或以彼文復逆五音。分屬諸臣萬民。此則復逆連文。通屬諸侯。故改從先鄭說。而賈氏乃謂先鄭此注受下奏之訓。與宰夫後鄭注訓上書者是一。則又非二鄭之旨矣。全經復逆之文四見。並爲皆請之義。先鄭復字說解不誤。而訓逆爲迎受。則非。當據後鄭宰夫注正之。詳宰夫疏。

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疏〕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者。謂既治朝。則大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疏〕僕正其位。與宰夫司士爲官聯也。云入亦如之者。司士云。王入內朝。皆退。注云。王入。入路門也。此官亦隨王入而正位。退就本位也。注云。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者。大僕由本位趨向前。道引王就當寧南向之位。賈疏云。此即上司士所云大僕前亦一也。大僕本位在路門之左。今進前正位訖。還退在本位。故云退居路門左也。云待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朝畢者。賈疏云。欲入亦如之。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卻位立也。待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疏〕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者。大射儀。有建鼓。注云。建。猶樹也。以木實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政鼓節與早晏。〔疏〕而載之。樹之附也。國語吳語云。載常建鼓。韋注云。建。謂爲之楹而樹之。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鄭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簠簋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質而王樂程鼓。程。楹。字通。此經云建路鼓。則亦川殷楹鼓之制而樹之。不縣於鼓也。賈疏云。此鼓所用。或擊之以聲早晏。或有窮遲者。擊之以聲寃枉也。故建之於王朝之所也。惠士奇云。建路鼓者。若後世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寃。則擗鼓。公車上奏其事焉。注云大寢。路寢也者。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藉。反。

執爵于大寢。彼注亦云。大寢。路寢。爾雅釋詁云。路。大也。故路寢亦謂之大寢。對燕寢爲小寢也。左襄二十八年傳。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則諸侯路寢亦謂之大寢。凡王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詳宮人疏。云其門外。則內朝之中者。門外。謂路門之外。內朝。卽治朝也。賈疏云。按玉藻云。視朝於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彼諸侯禮。天子亦然。若據文王世子。亦得謂之外朝。故文王世子云。其朝於公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彼以路門外爲外朝者。對路寢庭朝爲外朝。其實彼外朝亦內朝耳。以其天子諸侯皆內朝二。外朝一。既以三槐九棘朝爲外朝一。明此內二者皆內朝也。云如今宮殿端門下矣者。漢書周勃傳云。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顏注云。端門。殿之正門。文選東京賦。啓南端之特闔。薛綜注云。端門。南方正門。李注引洛陽宮舍記云。洛陽有端門。蓋端門下卽殿正門外之廷。與周大寢門外之正朝相類。故鄭舉以爲況。云政鼓節與早晏者。節。謂擊鼓疏數多少之節。早晏。謂當擊鼓之時。此謂平時擊鼓告時。與下告窮過者異。蓋亦大僕令鼓人擊之。後漢書明帝紀。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卽此路寢門之鼓與。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逆窮遽者。玄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疏〕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疏〕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庶子者。達窮民。與大司寇朝士爲官聯也。賈疏云。以待者。大僕在王所。恆於路寢之中。若有窮者及遽令二者來擊此鼓。其御僕御庶子直在鼓所者。則入告。大僕迎此二官。以所告之事白王。惠士奇云。肺石在外朝之闕。路鼓在內朝之門。坐肺石者士聽之。擊路鼓者大僕達之。則天下無窮民矣。管子桓公問篇。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訊之言問。驚問曰。唉。謂窮遠也。注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者。說文灾部云。窮。極也。失職。猶言失所。楚辭九辯云。坎廋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漢書武帝紀云。有冤失職。使者以聞。管子明法解云。孤寡老弱不失其職。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卽慘獨老幼不能自達者。後鄭注云。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御覽人事部引尚書大傳說解。寡孤獨之困窮者。而云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與先鄭此注義並同。云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者。先鄭以此窮者爲窮冤失職之人。自至路寢門擊鼓。與大司寇朝士達窮民義並。故後鄭不從。云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者。惠棟云。晉刑法志。漢廢律有上變事及警事告急。漢書梅福傳云。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師古曰。變。謂非常之事。蘇布傳。貢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云遽。傳也者。

爾雅釋言云。馳。遽。傳也。郭注云。皆傳車。馳馬之名。說文走部云。遽。傳也。又人部云。傳。遽也。行夫云。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詩大雅江漢釋文云。以車曰傳。以馬曰遽。今案韓非子愛臣篇云。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國語吳語韋注及左傳三十三年傳杜注並云。遽。傳車也。則車亦可謂之遽。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則馬亦可謂之傳。此經注及爾雅說文以傳遽連文互訓。皆不分車馬。蓋單騎之制。起於春秋以後。周初所無。此經傳遽通爲急車。與秦漢制異也。古。凡急事。速行並乘遽。左傳三十三年傳云。弦高使遽告于鄭。又昭三年傳云。子產乘遽而至。國語晉語云。遽人來告。吳語云。遽遽乃至。以越亂告。皆其事也。蓋猶今之急行驛驛矣。傳遽互詳行夫疏。云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者。亦據漢制爲說。說文馬部云。驛。置騎也。漢書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此所謂驛馬軍書也。先鄭以遽傳即驛馬軍書之類。故舉漢制爲說。此義不誤。但不宜讀遽字句絕。故後鄭不從。云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太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賈疏云。先鄭以令字下讀爲句。後鄭不從者。若使御僕御庶子迎窮與遽。則二官自白王。不告于大僕。事何得在大僕職乎。論議案。依先鄭說。則經不當云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於文例未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于王者。朝士掌外朝之法云。有肺石達窮民焉。即大司寇所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是也。後鄭以朝士及大司寇並云達窮民。與此達窮文正相應。故據以破先鄭說。賈疏云。後鄭以爲大僕聽其辭。自白王。後鄭以達窮是朝士者。以其朝士職有以肺石達窮民。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故本之也。案依賈說。則朝士先在肺石聽其辭。因帥窮民至路門外。使自擊鼓也。江永云。路鼓建于大寢之門外。其地森嚴。肺石之窮民不能至其地擊鼓也。朝士既得其情。則爲擊鼓。而大僕遺官達之耳。案江說亦通。云遽令郵驛上下程品者。後鄭讀遽令爲句。不從先鄭說也。史記張敖傳云。天下作程品。說文禾部云。程。品也。毛詩大雅小旻傳云。程。法也。廣雅釋詁云。品。式也。謂郵驛上下法式計課之事。韓非子難勢篇云。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是郵驛利速行。不得稽緩。故爲程品督課之。掌節云。皆有期以反節。注云。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彼程即此程品也。傳遽有令。則自有官掌之。若晉語所謂遽人之屬。玉藻亦云。士曰傳遽之臣。故得自至路門擊鼓。不煩因朝士而後達也。又案依韓子說。則周法傳遽五十里一置。較漢法驛馬三十里一置爲略遠。然據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則又以與漢同。周末侯國各自爲制。不必盡一與。互詳遣人掌節疏。云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舊本庶子上無御字。注疏本及汪道昆本並有。今據增。賈疏云。見御僕云。以序守路鼓。云御

御庶子者。蓋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爲御庶子。據名曰僕御也。沈彤云。御庶子。御宮伯所掌王宮之庶子。而直事路鼓所者。汪德鉞云。庶子。宜指宮伯所領之事庶子。云御者。蓋宿衛王宮。其數甚多。其直左右於王者。則曰御庶子也。庶子與小臣寺人內豎皆分日直事。文王世子云。內豎之御者。可以類推也。且經文明言御僕與御庶子。斷不可合爲一。又御僕亦不可稱以庶子。賈疏說誤。案沈、汪說是也。文王世子注云。御如今小史直日矣。直事鼓所。卽直日者也。此經凡言庶子者。班秩並在士下。與庶人在官者略同。不得以御僕下士十二人分之爲御庶子也。宮伯之士庶子。乃卿大夫士之子弟入宿衛者。因給事於宮中。卽更迭侍御於王。故謂之御庶子。路鼓在王太寢之門外。正宿衛入次所在。御庶子與御僕同直事鼓所。卽宿衛路門。故墨子尙賢上篇有門庭庶子。史記扁鵲傳有號門下中庶子。新序雜事篇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尙衣冠御耶。卽御耶門也。直御士庶子。亦通謂之御士。周書祭公篇云。汝無以驕御士。疾莊士。左傳僖二十三年云。魏叔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又成三十年云。單公子忽期爲靈王御士。御士卽宿衛士庶子。忽期。卽單伯之子也。杜注僖傳云。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注成傳云。御王車者。蓋亦以御僕及僕夫當之。不知御僕下士十二人。豈能御狄師哉。又戰國策魏策。呂氏春秋長見篇。有公叔座御庶子公孫鞅。史記商君傳作中庶子。則卿大夫家亦有此官矣。士庶子互詳宮伯疏。云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者。亦破先鄭說也。小宰注云。逆。迎受之謂。大僕聞達窮。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遽者擊鼓聲。則速迎此二官。因受其事辭。與朝士同以聞於王也。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詔告也。牲事。〔疏〕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者。王祭祀賓客在壇廟。喪紀在寢。皆有拜立之位。服。則殺制七載之屬。〔疏〕祭祀賓客六冕。喪紀衰絰。此官皆正之也。云詔灋儀者。亦冢上祭祀等爲文。灋者。通舉其禮典。儀。則節文之細別。若射人云。以射法治射儀。是其義也。注云詔。告也者。大宰注同。云牲事。殺制七載之屬者。賈疏云。有殺。據祭祀之時。王親自射牲。故司弓矢云。共王射牲之弓矢。注云。射牲。示親殺。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爲可殺。時大僕及射人大宰等皆贊之。知有割牲者。郊特性云。君肉袒親割。敬也。注云。割解牲體。禮器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注云。親割。謂進牲執體時。祭統亦云。君執鸞刀羞膋。彼據諸侯。明天子亦然。云七載者。按易震卦彖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云。雷發聲百里者。諸侯之象。人君於祭祀之禮。七牲爲鬯而已。其餘不親。彼諸侯親七。明天子亦然。是以大僕得有贊牲之事。少牢不親七。下人君故也。特性親七者。士卑不嫌也。案賈說是也。周易集解引鄭易注亦云。升牢。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疏〕王於俎。君七之。臣載之。七載詳諸子疏。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疏〕出

入。則自左馭而前驅者。此別於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出入。謂以大事出入宮門國門也。賈疏云。謂朝覲會同。并祭祀巡狩征伐皆是。注云前驅。如今道引也者。道引。猶小司寇注所云奉引也。詳彼疏。云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者。參乘者。謂乘者居左。與馭居中及右爲三。今大僕別乘車而居左自馭。則中更無馭者。左與右止二人。是不參乘。虛中以辟王車也。黃以周云。大僕居則在王左右。行則乘王之副車。凡乘副車者從王後。而大僕爲王道引。則在前。前驅者多步行在涂。而大僕驅以車。與小臣之前道異。故曰馭。明不敢驥左。亦不敢參乘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路之次路。尊宜辟王。與有爵者乘倅車異。故曰自左馭。明不敢曠左。亦不敢參乘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專爲乘君次路者言。與此相發明。自左馭。正當式左也。若乘倅車。不必自馭。故馭夫掌馭武車從車。明乘副自有馭也。案黃釋自左馭之義與戎右注合。是也。此經注不云大僕乘何車。黃以爲副車。於義亦近是。副車即十二乘之貳車。亦即倅車。又即鄭書顧命注之次路。凡五正路。王自乘其一。餘四路從行。皆以其路之有充之。非大僕所乘也。乘五路者必自左馭。依曲禮。自是常法。乘副車者。本不必居左自馭。大僕以前驅。特自左馭。非常法也。互詳戎右疏。云亦有車右焉者。賈疏云。以車右恐車傾覆。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右勇力者也。詒讓案。此明雖不參乘。仍貳乘。有車右也。戎右云。會同充革車。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依彼注說。則乘五路者亦不參乘。而以右居左。馭居中。而虛其右。此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通鼓。佐〔疏〕前驅。則居左自馭。右仍居右。而虛其中。二者小異。要其不曠左則同也。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通鼓。佐〔疏〕凡軍旅田役。贊王鼓者。與戎右爲官聯。於兵車田車贊王鼓也。賈疏云。軍旅。謂征伐。田役。謂田獵。王皆親鼓。故大僕贊之。案賈說是也。田役。即謂王大田獵起徒役。與他役事不同。以大役無王親鼓之法也。詳大宰鼓人疏。注云王通鼓者。賈疏云。謂王親將軍。衆待王擊。乃擊之。謂若鼓人云。金鐸通鼓之類也。詒讓案。王通鼓。謂王先鼓一面爲倡。贊者值達徧鼓之。詳鼓人疏。云佐擊其餘面者。賈疏云。按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路鼓。四面鼓。將居鼓下。則前而不得擊之。惟有三面。今之此大僕佐擊一面。戎右亦云贊王鼓。則亦擊一面。通王自擊一面。是三面也。若然。王與御者并戎者已有三人。今更有大僕。則駟乘。按文十一年左傳。侯叔夏御。莊叔絲房甥爲右。宮父終甥駟乘。彼注云。駟乘。四人共車。與此同也。案賈謂兵車有駟乘之法。鄭意蓋當如是。但此經無與王同車之文。況路鼓身長及而廣尺度。輶人記雖無文。以意推之。常不減於晉鼓。以兵車與廣六尺六寸。陸深四尺四寸算之。無論橫建直建。其占地幾及隧之半。而以四人共乘。復同擊多面。鄭賈之說。揆之事理。殆不可通。竊疑大僕於軍旅田役。亦如前王出入左馭前驅。當別乘副車。不與王同車。其贊王鼓者。亦謂別自擊鼓。佐王號令諸軍帥。非與王同擊一鼓也。

詳大司馬疏。救日月亦如之。日月食時。春秋傳曰。〔疏〕救日月亦如之者。日月食。王親鼓於大社。故此宜亦贊之。禮詳馬疏。救日月亦如之。非日月之贊不鼓。〔疏〕鼓人疏。注云日月食時者。經惟云救日月。不云食。故注補之。引春秋傳曰。非日月之贊不鼓者。左莊二十五年傳。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衆也。文。引之者。證救日月川鼓之事。亦詳鼓人疏。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衆也。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餽。禮記謂〔疏〕大喪始崩。戒鼓。謂擊鼓以警衆也。言大喪。謂王喪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疏〕始崩。戒鼓。謂擊鼓以警衆也。擊鼓。擊鼓以警衆也。以鼓聲相傳。聞達四方。案此當亦舍母后及王后之喪。賈說未咳。云窆亦如之者。謂葬棺下窆時亦戒鼓傳達之。喪大記云。君以鼓封。注云。擊鼓爲縱舍之節。是也。注云戒鼓。擊鼓以警衆也者。說文升部云。戒。警也。大喪。擊鼓以非常大變警告衆人。故亦謂之戒鼓。云故書戒爲駭者。段玉裁云。大司馬云。鼓皆駭。駭。卽駭字。鄭君曰。疾雷擊鼓曰駭。此傳達四方。無取疾急。故不從故書。徐養原云。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蓋以戒訓駭也。凡戒聲亥聲多通用。鍾師。祫夏。杜子春讀爲駭鼓之駭。是祫駭通用。大司馬。鼓皆駭。釋文。駭。本亦作駭。是駭駭通用。案段。徐說是也。穀梁莊二十五年傳云。既戒鼓而駭衆。是戒駭義小異。與大司馬注可互證。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餽。禮記謂之封。皆謂葬下棺也。音相似者。鄉師遂人注義並同。日中而餽。舊本作塋。宋附釋音木。岳本。及葉鈔釋文。宋本疏引春秋傳。並作餽。今據校改。案字當爲塋。餽。凡从塋者。皆爲字。並詳鄉師疏。云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者。慶封汜。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髮簪總廣狹長短。〔疏〕縣喪祭。慶二十八年左傳文。段玉裁云。擬其音也。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髮簪總廣狹長短。〔疏〕縣喪之灋于宮門者。此與小宗伯爲官聯也。注云首服之法。謂免髮簪總廣狹長短之數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士喪禮。衆主人免于房。鄭彼注云。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髻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又喪服經云。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筓。簪竹也。髻。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髻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也。是免髮笄總之制也。賈疏云。按小宗伯已云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注云。制色宜齊同。彼云冠。專據男子。云衰。則兼婦人。此云首服。明無衰與男子冠。直是婦人首服。故知惟有免髮笄總

耳。但始死。將斬衰者。男子笄纁深衣。婦人麻縗并笄纁。是以喪服斬衰章云。女子竹箭笄纁。三年。將齊衰以下者。始死。男子免。婦人布髻也。云廣狹長短者。鄭注禮記云。免蓋象冠。廣一寸。婦人笄。齊衰縗木。斬衰箭竹爲之也。案免爲男子首服。纁笄爲婦人首服。賈謂直是婦人首服。未析。云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者。謂書其品式於方版。縣之宮門外也。賈疏云。小宗伯云。縣于路門。此宮門亦路門也。掌三公孤卿之弔勞。使往。〔疏〕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者。弔。謂弔喪。勞。謂師役勤於王事。則勞問之。注云王使往者。賈疏云。此等皆王合親往。今使大僕者。或王有故。不得親往。故使大僕也。王燕飲。則相其灋。相左。〔疏〕王燕飲。則相其灋者。燕飲。卽膳夫酒正職之燕飲酒也。亦於路寢行之。賈疏云。此燕飲謂與諸侯燕。若賓。洗爵升降之法。皆左右相助王。故云相其灋也。注云相左右者。爾雅釋詁云。詔相導。左右助勸也。謂左右贊助。詔其儀法也。王射。則贊弓矢。贊。謂授之。〔疏〕受之者。樞人注義同。賈疏云。此謂大射也。按大射禮云。大射正執弓以授公。小臣授矢於公。既射。大射正受弓。天子之禮。則大僕授受。其法與彼同。必知此禮大射禮者。見小臣職云。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知大射此大僕所掌者是也。其小臣所掌賓射。亦王既燕朝。則正位。掌摯相。圖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疏〕王既燕朝。則正位者。江永云。謂有政事當授受可知。王既燕朝。則正位。掌摯相。圖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疏〕王既燕朝。則正位者。江永云。謂有政事寢聽政。使人視大夫。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官府。無所議者。亦詔其儀法。如治朝司士摯成六年左傳。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從公立于寢庭。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云掌摯相者。亦詔其儀法。如治朝司士摯也。儒行云。哀公問儒行。孔子對曰。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注云。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若然。王視燕朝。則此官下大夫二人更相代直事。與御僕同也。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者。內朝主燕。謂之燕朝。對外朝主治謂之治朝也。朝士注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路寢之庭。卽路門之內也。江永云。因燕羣臣在寢。故謂之燕朝。焦循云。路寢庭爲燕朝。又曰。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注云。內朝。路寢庭是也。惠士奇云。左傳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注。大僕也。晉謀遷都諸。大夫皆在。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寢庭者。路寢庭朝。則大僕之所掌也。金鶚云。爾雅釋宮云。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指內朝路寢庭。蓋三朝惟內朝有堂階也。庭者。堂下之地。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案惠、金說是也。周書鄭保篇云。王在鄭。味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大開篇亦有少庭。皆

卽路寢庭圖事之朝也。又大匡篇云。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彼大庭對少庭言之。則當卽治朝之廷。蓋廷庭亦可通稱。孔注謂是公堂之庭。誤。內朝路寢雖有堂階。然主眠朝則立兩階。開南鄉。是仍在庭不在堂也。王三朝制。詳開人及朝士疏。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又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注云。謂以宗族事會。卽此注所謂圖嘉事。謂爲宗族之人圖謀昏冠之事。昏冠爲大宗伯嘉禮之一。故曰嘉事也。國語魯語。敬姜欲室。公父文伯娶其宗老。師亥曰。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又詩小雅常棣箋說。飲私云。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飲禮。彼宗人圖事。而饗飲在路寢之堂。明圖事之朝亦在燕朝也。賈士相見禮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蓋約鄭彼注義三朝惟路寢內朝有庭有堂。亦內朝圖事之禮也。江永云。路寢門內之朝。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一爲羣臣以玄端服夕見。亦是有所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摺相。本不止一事。鄭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非謂燕朝專爲宗族視也。又云三朝惟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且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爲賓。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黃以周云。凡圖事在燕朝。聘禮。君與卿圖事。注云。圖。謀也。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此言燕朝之位也。君與卿謀聘事。亦在燕朝。是鄭本不謂止圖宗人嘉事已也。案江黃說是也。江所舉四事。唯燕飲非朝禮。餘皆足補鄭義。蓋兩外朝並立位。唯內朝爲圖事及燕之朝。或立議於庭。或坐論於堂。檀弓云。執不坐。注謂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是也。雖眠朝正禮。必在中庭。而升堂圖事。亦自有位次。儀注。此官既掌朝位。則凡王有事於燕朝。無論在庭在堂。皆當正其位次。至燕朝位列。此經無文。據文王世子說公族朝于內朝。有貴者以齒。在外朝則以官。是內朝與外朝不同。黃以周云。順命。入卽位。在燕朝。疏引鄭注云。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是王燕朝之位與諸侯同。鄭又注曲禮。君子下鄉位云。路門之內門東北而位。路門內爲燕朝。燕朝之卿位。本不止公族。其位仿燕禮。故謂之燕朝。朝亦不止宗人也。然諸侯朝禮。士旅揖。燕禮。公不揖士。朝禮。君在兩階。謂之鄉。燕禮。公在阼階東南。南鄉。是燕禮與朝自有不同。鄭注言燕朝之位。但云君南鄉。不全用燕禮。公在阼階東面之文。亦以此。又云。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其位皆在中庭之左右。公既揖後。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北面。其位仍在中

庭之東，非正中庭，燕朝之位蓋同。鄭注曲禮云：「卿路門內北面位。」以始入門之位言，其注聘禮云：「卿西面，以揖後所就之位言，兩注若異，以燕禮文參之，自通。」又云：「內朝本兼同異姓，異姓之卿大夫朝於內朝，皆在東方，或西面，或北面，自有定位，故同姓在西方東面云。」則東面北上者，明其與異姓同朝，內朝則如此，若治朝，以官分，不以同異姓分，若朝宗廟之中，亦以官分，即大朝覲，在廟中以同異姓分，亦同姓西而北上，不得東面，覲禮所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是也。然則公族之得東面者，爲燕朝，卿大夫之位，在東方有定制，公族不得不然也。故曰：「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案黃說是也。內朝，公族位在西方東面，猶治朝王族故士位在路門之右東上，其大僕本位蓋亦在庭東面。與諸大夫位同，王族亦東西相對也。鄭曲禮注謂路門內有卿位，則本不謂王不胝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辭，謂內朝唯有宗人，燕朝卿位本在庭東北面。曲禮注說與文王世子亦無迕也。王不胝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以王不胝朝之意告之。春秋傳「疏」與燕朝也。詒讓案：王將胝朝時，三公孤卿及大夫士並候於外朝，此不胝朝，謂不視治朝。曰：「公有疾，不視朝。」與燕朝也。詒讓案：王將胝朝時，三公孤卿及大夫士並候於外朝，此不胝朝，謂不視治朝。其人衆不能徧告，故唯辭公及孤卿也。注云：「辭，謂以王不胝朝之意告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檀弓注云：「辭，猶告也。」王無事，必日視朝，今有故不視朝，則大僕以王不胝朝之意告公卿，使不疑，且無久候也。引春秋傳者，文十六年經：「夏五月，公四不視朝。」公羊傳云：「公曷爲四不視朝？公有疾也。」引之者，證彼不視朝，固有疾之故，此不視朝，雖不必有疾，亦必有故，然後不視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

小命、時事所勅問也。小灋儀、法儀、趨行拱揖之容。

〔疏〕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者。此官

疏云。大僕所云大命。及祭祀賓客詔相之者是大。此小臣。大僕之佐。故掌其小者也。注云小命。時事所勅問也者。廣雅釋詁云。敕。語也。勅。即敕之借字。詳宰夫疏。云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子新書

容經云。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容而任。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平。星如射箭。此趨行之容也。說文手部云。拱。斂手也。喪服記注云。吉時拱尙左手。喪時拱尙右手。儀禮經傳通解引尙

書大傳云。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又司儀有天揖時揖土揖。此拱揖之容也。古之揖。若今之拱手。掌三公及孤卿之

詳大祝及司儀疏。賈疏云。謂若趨以采齋。行以肆夏。天子揖同姓之等。皆有容儀而詔相之。掌三公及孤卿之

復逆。正王之燕服位。謂燕居時也。玉藻曰。〔疏〕大僕掌之。三公孤卿之復逆者。復逆。詳大僕疏。諸侯不純。臣其復逆。也。其大夫以下復逆。則御僕掌之。賈御僕疏。謂此官亦掌大夫士復逆。非也。詳彼疏。注云謂燕居時也者。謂退居

燕寢時。對大僕正王之服位。王祗治朝燕朝。皆云正位。彼爲王祗內外朝行禮時之服位也。孔子燕居孔疏引鄭目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引玉藻曰。王卒食。玄端而居者。證王燕居之服也。賈疏云。彼在路寢。中食訖。退適燕寢。服玄端朱裳而居之。案王燕服玄端。當玄裳。賈說未塙。詳司服疏。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

入。若今游。〔疏〕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者。與士師爲官聯也。士喪禮君視斂云。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亦云。於諸觀苑。〔疏〕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注云。小臣者。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俛降階北面。依彼注說。是王出入乘車。則此官爲前驅步行。則此官亦執戈先後王而立。彼注俛降階。賈彼疏謂據

書順命。若然。書云。四人騏弁執戈。夾兩階尾。鄭謂卽此官上士四人。與大僕掌路寢內外之事。小臣佐大僕。所掌

同。執戈先後者。蓋路寢之常衛。左襄二十八年傳說齊慶舍臣盧蒲葵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然則小臣執戈先後。亦即王之寢戈。蓋祭祀會同賓客。王出入。則旅賁氏執戈先後。燕出入。則小臣執戈先後。職掌亦互相備也。

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者。此舉漢法爲況。此經及道僕士師並云。王燕出入。對大僕王出入前驅。大祭祀朝爲朝觀會同祭祀巡守征伐之事。明爲無事出入游觀可知。漢之觀苑。即周之囿游。詳地官敘官及囿人疏。大祭祀朝

觀。沃王盥〔疏〕。大祭祀朝觀沃王盥者。賈疏云。大祭祀。天地宗廟酌是。王將獻尸。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

爲文。即大宰大朝觀會同。別於四時朝觀爲大也。大朝觀。王有饗禮之事。則亦有盥。公食大夫禮云。小臣具。小祭

饗。在東堂下。注云。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然則大祭祀朝觀王亦不就洗可知。沃盥互詳。饗人及御僕疏。小祭

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疏〕。小祭祀。賓客饗食皆蒙小字。若然。饗。還爲小賓客者也。

小賓客。謂諸侯遣臣聘問天子者也。賓射對大僕亦爲小也。案賈說是也。此賓客饗食。並據聘臣。惟賓射則通該君臣。以其禮輕也。凡賓射在治朝。又此官掌正王之燕服位。則王燕射在寢。亦當掌其事。經文亦不具也。小祭祀賓客饗食

詳小司馬疏。云如大僕之灋者。亦正王之服位詔禮儀也。公食大夫禮注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即據此經。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者。大宗伯。嘉禮。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是也。詳大宗伯及射人疏。掌士

大夫之弔勞〔疏〕。掌士大夫之弔勞者。賈疏云。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王使往。此不言王使往。亦王使往。則王於大夫士自有弔法。與公卿同。大僕注不云致禮。而此注別以致禮爲釋。未詳其義。或是

賈馬注。賈偶誤記耳。呂飛鵬亦云。賈氏既於世婦疏引之。而本疏不及一字。疑非鄭君注也。凡大事佐大僕。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祇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疏〕。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

而警戒祭祀有司者。大祭祀。於前期十日。大宰戒百官。大司寇戒百族。時此官則戒祭有司也。云糾百官之戒具者。小宰云。以灋掌祭祀之戒具。宰夫云。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此官則糾校之。與彼爲官聯也。注云謂王有故不親祭

也者。謂若王有疾及哀慘。不得親與祭祀。大宗伯攝位之時。其小祭祀王本不親祭者。蓋大小宗伯命祭。有司不必受命於王也。賈疏云。此云受命于王。以祇祭祀。既祭。帥羣有司反命於王。以王命勞之。明是王舍祭。有故。使人攝

之者也。云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小宗伯注云。祭有司。謂大祝之屬。此亦謂宗祝諸官。凡有職事於祭祀者。祭僕皆警戒之也。云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者。小宰注云。糾。猶察也。又云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此云校錄。與察義同。牲物。即官所當共者。故必豫校錄其數也。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春秋僖八年秋。疏。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者。都宗人注云。反命。還白王。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乃命有七月。禘于大廟。疏。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注云。告祭畢也。大戴禮記諸侯饋廟禮云。既事。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饗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此既祭反命之儀。蓋與彼略同。云以王命勞之者。此官既反命。因還以王命勞羣有司也。云誅其不敬者。有司將事。有不敬謹者。則誅責之。亦此官之官刑也。云大喪。復于小廟者。王喪以冕服。后喪以韋衣。皆十二人復於小廟。詳夏采疏。賈疏云。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此祭僕復小廟。其夏采復大廟。小寢大寢。下棘僕復也。案內祭祀王后世子皆與。則此小廟復。亦當兼王后世子之喪。賈說未核。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者。高祖以下。謂四親廟也。檀弓謂之小祖。始祖。謂后稷廟也。夏采。檀弓謂之大祖。詳夏采及守祧疏。賈疏云。其二祧不言復。亦應此祭僕復。但無寢耳。引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者。左傳杜注。穀梁范注並云。大廟。周公廟。魯以周公爲始祖。故周公廟稱大廟。此周大廟爲后稷廟。所祖雖異。而以始祖廟爲大廟則同。故引以爲證。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賜之禽。疏。王之所不與者。此據侯國而言。大宗伯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與彼義同而事異。彼據王朝羣祀。王宜與而不與者。當王官共禽。非祭僕所掌也。云則賜之禽者。謂賜以犧牲也。禽者。鳥獸通名。詳庖人疏。云都家亦如之者。都宗人有祖廟。是都家同姓別子爲宗。並有先王廟。故亦有賜禽法也。注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者。先鄭意王朝非尊祭祀王尚不與。明公卿等自祭祖廟。王不與可知。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按司農云。祭皆王合親爲。何有非郊廟王不與者乎。故不從之。云則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者。此謂公卿之無采地者。亦得自祭其先祖。與下都家爲有采地者異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何有王皆賜之禽也。詒讓案。若如先鄭說。公卿自祭其先祖。則王本無與法。經不當云王所不與。故後鄭不從。云玄謂王所不與。

同姓有先王之廟者。賈疏云。若然。經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則文云祭祖。是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者也。案賈謂此指同姓諸侯。是也。左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杜注云。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是魯有先王之廟也。但王子弟封畿內外者。必別子爲宗。始得於五廟外特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臣有祭事。祖王廟。衛非宗國。疑不得立文王廟。賈並舉之。似未審。詳都宗人疏。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錄視其牲體數。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凡祭祀。臂臑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特牲。則以豕左肩五個。〔疏〕之致福者。受而膳之。則此祭僕展視訖。仍與膳夫同受之。二官爲聯事也。注云。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者。膳夫注云。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是也。致者。都宗人致之祭僕也。詳膳夫疏。云展。謂錄視其牲體數者。內宰注云。展。猶錄也。此致福。卽致牲體。故知展謂錄視其體數也。云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特牲。則以豕左肩五個者。並據少儀說致福法。彼注云。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胛臂臑。因牛序之可知。賈疏云。凡祭祀。周人尚右。故右臂皆祭。故以左臂致人。祭言大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之士。言肩臂臑折九個者。則一體折爲三段。則牲少體不得全。自外皆然。以人多故也。皆用前體者。前體貴。故先用也。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羣吏。府〔疏〕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者。此復逆亦互文。並謂以事民言之。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卽此羣吏。則此官不得復掌其弔勞。明經文不兼羣吏也。庶民亦有弔勞者。蓋軍旅大役之事。效死服勞。或蒙優禮。非恆典也。注云。羣吏。府史以下者。小司寇朝士注義並同。賈疏云。大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復逆。此官所云羣吏。對庶民。是府史以下。言以下兼胥徒。若然。不見大夫士者。小臣孤卿中兼之矣。案鄭賈說非也。羣吏。猶言羣臣。凡大夫士皆爲羣吏。小臣職孤卿中不得兼大夫士也。府史胥徒。卽庶人在官者。庶民內已咳之矣。左僖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僕人以告。又襄三年傳。魏絳授僕人書。杜注云。僕人。晉侯御僕。是諸侯御僕亦掌羣臣復逆之事。可與此經互證。此注及小司寇朝士諸注並誤。詳大宰小司寇疏。大祭祀相盥而登。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登。謂爲王登牲體於。〔疏〕小臣沃。此又云盥。明是奉槃授巾。以其少牢特牲尸盥時有奉槃授巾之事。故云也。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詒讓案。此亦謂相王盥也。特牲饋食禮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記云。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滄沃執巾者在匱北。宗人東面。

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少牢饋食禮及士虞禮經記尸盥。並有奉槃授巾之節。王尊。不就洗盥。與尸同也。又內則云。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注云。槃承盥水者。巾以挽手。國語吳語。越行成於吳曰。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諸御。蓋卽此御僕之屬。盥儀詳鬱人疏。云登。謂爲王登牲體於俎者。羊人注云。登。升也。有司徹。乃升。注云。升牲體於俎也。又士冠禮注云。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者。對文則異。散文得通。左隱五年傳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孔疏引服虔說。亦以登爲升。引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七載者。彼文云。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乃札。卒。載加七于鼎。此約引之。證祭祀相盥。大喪持翼。翼。棺飾也。持。〔疏〕大喪持翼者。謂王喪也。后喪則女御持翼。世子喪。疑當使及登牲體於俎之事。大喪持翼。翼。棺飾也。持。〔疏〕東宮侍御士庶子等持之。皆不使御僕也。注云。翼。棺飾也者。詳女御縫人疏。云持之者夾蜃車者。喪大記鄭注云。翼。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明堂位注云。翼夾柩路左右前後。則天子八翼。卽使此御僕持之以夾蜃車。左右前後各二也。蜃車卽王之柩路。詳遂師疏。掌王之燕令燕居時。〔疏〕注云燕居時之令者。賈疏云。以御侍近。以序守路鼓更。〔疏〕以序守路鼓者。序。經例用古字當作敘之令。〔疏〕臣。故使掌燕居時之令施之於外也。以序守路鼓更。〔疏〕石經及各本並誤。守之者。亦於大寢之門外大僕建路鼓之所。賈疏云。此卽大僕所云速逆御僕與庶子者也。注云序。更者。注例用今字作序。小司寇注云。敘。更也。謂以敘次更迭相代守之。儒行云更僕。義亦相近。賈疏云。卽上鄭云直車鼓所者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翼翼。相連貌也。前曰

語曰。子夏之門。〔疏〕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者。謂大祖及四親廟之寢也。知非王之大小寢者。以宮人掌王六寢之脩。人當洒埽應對。〔疏〕則王寢埽除糞洒之事。自有宮人主之。非隸僕所掌也。且段令是王寢。則亦當云六寢。不當言五。若云。五燕寢。則文又不備。故鄭以五廟寢爲釋也。賈疏云。五寢既隸僕埽除。其廟按守祧注皆宗伯埽除。詒讓案。宗伯所脩除者爲正廟。與此官掌後寢。職掌互相備。亦官聯也。又大射儀云。隸僕人埽侯道。司宮埽所畫物。司宮卽宮人。隸僕人亦卽此官之屬。彼畫物在堂。宮人埽之。侯道在庭。此官埽之。與此經宮人埽王寢在內。此官埽廟寢在外。比例亦略同。足證鄭義。凡大射在宮外之射宮。而使此官埽其侯道。則又兼及宮外埽除之事矣。云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者。釋廟有七。而寢唯五之故。凡五廟在路門外之左。祧無寢別立。與五廟不同地。詳春官敘官及守祧疏。云詩云。寢廟翼翼。相連貌也者。今毛詩無此文。聘禮疏引此注。釋釋作奕奕。蔡氏獨斷云。頌曰寢廟奕奕。言

相連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同。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云。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淮南子時則訓注及續漢書祭祀志說並同。今案詩小雅巧言云。奕奕寢廟。與諸家所引文異。據蔡氏引作頌曰。則當是魯頌閟宮篇新廟奕奕之異文。疑三家詩或作寢廟奕奕。又或作寢廟奕奕。與毛不同。鄭因其寢廟連文。故引以證寢廟前後同處相連貌。即釋釋之義。文選廿泉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釋釋。盛貌。盛與相連。義亦相成也。云前曰廟。後曰寢者。獨斷云。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賈疏云。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爲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賈疏云。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按昭十八年。鄭災。簡兵大蒐。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者。彼廟不在宮中。地隘。故廟寢別處也。案左傳子大叔之寢在道北者。孔疏以爲即游吉所居宅。於義爲愜。若廟後之寢。與廟必相連。無分居道南北之理。賈說非是。金鶚云。廟後之寢。以藏衣冠祭器。其制無東西廂。無東西廂。則無夾室。或謂有夾室者。非也。大廟之寢曰大寢。羣廟曰小寢。當各殺於其廟。案金說是也。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此寢榭並繫廟爲文。蓋廟之別制。或又有榭。故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災。榭。公羊作謝。傳云。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何注云。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亦與釋宮義合。榭蓋非廟祧之常制。故經不見也。云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者。葉鈔本釋文云。拊。拊。木又作拊。案此據少儀彼文亦作拊。說文土部云。埽。棄也。埽。埽。除也。讀若拊。拊。又革部云。拊。棄。棄除也。手部云。拊。拊手也。案糞即輦之隸變。糞與輦音義略同。經典多借拊爲輦。故鄭據少儀之埽。拊。釋此經之埽及糞也。拊者。亦埽之假借字。少儀孔疏云。汜。廣也。謂內外俱埽。止埽席前。不得名埽。則但曰拊也。拊是除穢。埽是滌蕩。云酒。灑也者。毛詩魏風山有樞傳文赤友氏注同。管子弟子職篇。凡拊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酒。即謂播灑也。鄭司農云。酒當爲灑者。謂酒埽字當以灑爲正也。云玄謂論語曰。子夏多問人當酒埽應對者。子張篇文。段玉裁云。大鄭云。常爲灑。直謂爲酒字之誤。依說文。灑。汎也。麗聲。酒。灑也。西聲。其音義不同。大鄭是矣。而後鄭但云酒。灑也。引論語說之。蓋古經典祇用酒埽。毛詩三見。毛傳云。酒。灑也。說文云。古文以酒爲灑埽字。鄭意謂酒與灑假借。非字誤也。故不徑主大鄭。臧庸云。毛詩。抑酒埽庭內。傳云。酒。灑也。古文假借。故周官。毛詩。古論俱作酒。鄭司農以今文正字讀之。故云酒當爲灑。毛公。康成知酒即灑字。故云酒。灑也。不必轉改。然則康成注外論。以齊古校定。必從古。祭祀。脩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疏〕云。脩。酒除糞酒。作酒。注云。灑。今論語作酒。蓋即鄭氏所定。

此脩寢。亦卽五寢埽除糞洒之事。以祭祀事重。故更端言之。祭義云。孝子將祭。宮室既脩。牆屋既設。是將祭脩除之事。注云於廟祭寢或有事焉者。鄭以凡祭必於廟。而此獨云寢。明時亦或有事於寢。故有脩寢也。云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者。據月令仲春。鮮羔開沐。孟夏。以鹿膾麥。仲夏。以雞膾黍。孟秋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大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嘗魚。皆云先薦寢廟。又季春。薦鮪于寢廟。是也。賈疏云。引月令者。欲見寢有事。彼薦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黃以周云。古者禮不備不敢。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以祭薦。禮殺不得行之於廟。喪禮有下室之奠。吉禮有後寢之薦。皆先人神靈所依之處。王行洗乘石。乘石。王所登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疏〕王行者。謂王將乘車出行也。云洗乘石者。所以爲潔清。說文水部云。洗。滌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疏〕足也。引申之。洒滌足所履物。亦通謂之洗。注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者。左傳桓十八年杜注云。上車曰乘。故王所登上車之石。謂之乘石。賈士昏禮疏謂王后亦履石。是也。云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者。小雅白華篇文。毛傳云。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先鄭說與毛同。文選任昉勸進箋李注引尸子云。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爲天子七年。淮南子齊俗訓略同。許注云。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惠士奇云。乘石一名踐石。謂踐之以升車。戰國策趙策。武靈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然則踐石以上。謂國之有司。不獨人君爲然矣。士昏禮。婦乘以几。易林。登几上與。駕騶南遊。是上與皆登几也。乘必以几。故古文乘從几。詒讓案。凡登車。貴者乘以石。其次以几。曲禮云。尸乘必以几。注云。尊者慎也。依毛詩及尸掌蹕宮中之事。宮中有事則蹕。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字子。淮南書說。似乘石爲天子禮。趙策所云。殆戰國時僭禮之失與。掌蹕宮中之事。宮中有事則蹕。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字蹕。〔疏〕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儀正則執燭以爲明。然則此宮中之事亦關廟中矣。彼注事爲祭事。此不言祭祀者。以互見於彼。略之。又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僕人巡宮。疑亦卽此官之屬。蓋賓客之事亦兼行視之矣。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敝蹕者。釋文云。敝字又作蹕。案敝蹕字同。關人注云。蹕。止行者。與先鄭此注義同。漢書丙吉傳。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闕者。須注云。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淨。漢舊儀云。輦動。則左右侍帷幄稱蹕。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梁孝王傳云。出稱蹕。入稱蹕。注云。蹕者。戒肅也。輿。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案蹕蹕字亦同。崔氏古今注云。蹕。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蹕。秦制出蹕入蹕。謂出軍者皆蹕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蹕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蹕。入稱蹕。

謂行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疏〕大喪。復于小寢大寢者。大喪亦無王后世子言之。劉敞。黃度以大寢爲路寢。小寢爲燕寢。金榜云。以檀弓君復于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夏果以冕服復于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棘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于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于前。受用饌。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云廟寢。誤。案劉。黃。金。說。是也。吳廷華。林喬蔭。曾釗。莊有可。蔣載康。說同。此大寢小寢與上五寢及祭祀修寢之寢別。卽王之六寢也。大喪。夏采復大祖。祭僕復小廟。廟後之寢。非王常行禮之處。且已統於廟。諸經皆無復文。不常別掌明矣。又賈疏云。以祭棘僕職卑位小。故使之復於小廟小寢也。案據疏。則經文疑當作大喪復于小寢。與祭僕云大喪復于小廟同。士喪禮疏引此經亦無大寢二字。然祭僕疏又云。小寢大寢。下棘僕復也。夏采疏及檀弓孔疏引此經。亦有大寢二字。他職又別無掌復大寢之文。此疏疑有誤。又案雜記。謂諸侯禮云。小臣復。與此經異。疑以小臣與祭僕御僕同屬大僕。故兼官通職與。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者。祭僕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明寢亦隨廟爲稱。但此大寢小寢。以檀弓證之。當爲王居之寢。鄭說未然。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其舊象。〔疏〕掌王之五冕者。說文曰部云。冕。大夫以上冠也。達延垂。灋統橫。古者黃帝初作冕。白虎通義綱冕篇云。故謂之冕也。釋名釋首飾云。祭服曰冕。冕。猶僂也。僂。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云皆玄冕朱裏延紐者。此皆字統下五采纁十有二就爲文。明其爲五冕之通制。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服尊也。是其義。賈疏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下云延者。卽是上玄者。凡冕體。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此上玄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纁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後。詒讓案。凡五冕皆麻爲之。論語子罕篇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集解孔安國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詩周南葛覃孔疏引鄭論語注。說與孔同。蓋春秋以後所改易。此經在周初。未有純冕之制。則無不用麻也。江永云。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纁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纁。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

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於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金鶚云。冕服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五冕皆用玄色之布。覆其上。而纁其裏。亦象天地之色。弁師玄冕朱裏。朱當是黃朱。卽纁色也。地色多黃。純朱非所以象地。故古人象天地皆用玄纁。穀梁傳三年疏。冕上玄下纁。可知弁師朱卽纁也。案江金說是也。朱裏。玉藻注亦作纁裏。釋名又云。纁下。依鄭士冠禮注義。纁爲三入。朱爲四入。深淺小別。色大同也。管子輕重已篇說天子五時各服其方色之纁。於禮無文。不爲典要。賈說冕體廣長之度。並據漢禮器制度文。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阮誥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已與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案王制孔疏引皇侃說諸侯卿大夫之冕。與沈文阿同。疑不足據。又依賈說冕玄表朱裏。皆用布。王制疏謂朱裏。應以纁爲之。陳奐又據國語晉語說諸侯夫人織紵纁。謂延亦織組爲之。用絲不用麻。今案古者麻冕。則延亦當用麻。魯語以延與紵並舉。或據後世純冕之制與。張惠言云。冕武之色無文。約以玄纁爲之。案張說是也。武蓋亦玄表而朱裏。與延色同。經舉延組而不及武者。文不具也。注云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者。聯。黃丕列校。改作連。是也。詳大宰疏。旒。俗字當作旒。詳後。賈疏云。按司服祭祀六服。皆連冕言之。今此惟云五冕者。但此弁師所掌冕。以旒爲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爲質。故此不數之。惟有五冕耳。論議案。司服冕服六。此云五冕者。凡冕服以衣章爲別異。大裘而冕。亦被裘衣。衣冕相同。故不數也。鄭謂大裘之冕蓋無旒。於經無文。故爲不敢質定之辭。本非篤論。陳祥道。陸佃。王昭禹。鄭鏐。戴震。金榜。孫希旦。張惠言並據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明大裘被裘衣。冕十有二旒。而黃度。王應電。孔廣森。宋歸初又謂天子六冕同十二旒。其說尤精。與此經下文及禮器玉藻皆密合。可爲定解。今攷大戴禮記三本篇。荀子禮論篇。並云。郊之麻冕。陳祥道云。古者五冕皆麻。至孔子時。乃去麻用純。然郊冕猶用麻。所以示復本也。案陳說是也。若然。晚周之世。郊祀之冕。亦止麻純制別。不著旒之有無。則周初裘冕。非無旒之冕可知。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弁加旒曰冕。左傳桓二年疏引宋衷世本注云。冕。冠之有旒者。是有旒乃謂之冕。古書無言冕無旒者。惟周書王會篇說成王朝諸侯之事云。天子南面。玄纁無繁露。孔注以繁露爲旒。攷天子受朝服裘冕不當無旒。蓋文有駁誤。互詳司服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者。玉藻注云。延。冕上覆也。賈疏云。玉藻注言雖不同。義則不異。皆以玄表。覆之在冕上也。以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

冕則儼也。以低爲號也。玉藻孔疏云。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爲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版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版。相著爲一。延覆在上。故云延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今則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按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案據玉藻疏是皇氏所見舊本。此注作冕。延之覆在上。唐時定本。則與今本同。賈疏謂此注與玉藻注不同。又以延低一寸餘。故得冕名。釋注是以名焉之義。則賈所見本。疑亦冕在延上。與皇本同。今諦審注意。賈謂延覆冕上。前後引出而長。故名爲延。爾雅釋詁云。延。長也。卽其義也。此與玉藻注以冕上覆釋延正同。孔謂此注釋延不釋冕。蓋深得鄭旨。唐定本是也。皇。賈說並誤。延字又作緹。左桓二年傳。衡執紼緹。杜注云。緹。冠上覆也。鈕。案冠弁並無延。杜言冠者。冕之通稱也。云緹。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者。說文糸部云。緹。糸也。又金部云。鈕。印鼻也。廣雅釋器云。鈕。謂之鼻。案凡器物之有空竅可穿系者。並得稱鼻。冕鼻謂之緹。猶印鼻謂之鈕也。武者。玉藻云。緹冠玄武。鄭彼注云。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賈疏云。緹者。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以笄貫之。使得其牢固也。戴震云。延有緹。自延左有垂笄貫之以爲固。案戴說是也。賈云緹綴於冕者。謂綴於延下也。冕延與武殊。猶之禮冠之梁與武殊。故必於延下綴緹。下垂及武。復於武旁爲空。與緹空正相直。而後以笄橫穿緹武之空。與緹繫相貫爲固。注不云在延下。而云在武上者。以緹之下垂。正當武左右之上。非謂緹與武連也。若緹卽在武。則延與武無由相屬矣。緹之材蓋與延同。故下注云。延緹皆玄覆朱裏是也。云今時冠卷當簪者。廣義以冠緹。其舊象與者。賈疏云。古之緹武笄貫之處。若今漢時冠卷當簪所貫者於上下之廣及隨緹之表以冠緹者。貫簪之處。當冠緹之中央。惠士奇云。士冠禮。緹廣終幅長六尺。康成云。緹。今之幘梁也。幘髮而結之。徐爰曰。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緹。以緹爲之。後世施幘于冠。因裁緹爲幘。然則古曰幘。漢曰幘。晉宋曰幘。阮元云。廣義以冠緹。謂以冠緹之廣表爲之廣義也。案阮說是也。蓋注所謂卷卽武也。繼與幘同。士冠士昏禮之幘。內則之繼。注並以幘髮釋之。內則孔疏引盧植云。所以襲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此禮經之繼也。若漢人所云冠繼乃古之冠梁。幘之有梁者亦謂之繼。故說文糸部云。繼冠織也。漢書元帝紀注引李斐云。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繼。爲首服。冠幘繼。卽謂織成冠幘梁之材也。然古冠梁廣止二寸。而漢之幘梁則冠髮。其度甚廣。古冠繼全幅幘髮。而漢之冠幘繼則不全幅。可冒髮而不可幘髮。是漢之繼非禮經之繼也。惟周時凡冠必先著繼。而後以冠加其上。漢時冠則先著幘而後加冠。故急就篇顏注謂幘常在冠下。或單著之。是漢之幘雖與

周之纁異制。而其在下冒髻承冠則一。故士冠禮注以漢之纁梁況纁也。然則漢人通稱冠纁之梁爲纁。此注之冠纁卽謂冠梁明矣。凡冠梁覆冒前後。屈而屬於冠卷。其冠之左右旁面。梁所不覆者。卽常簪之處也。當簪之處。既梁所不覆。故別於卷上出爲兩瓣。以與簪相穿爲固。其廣袤則與正面之梁相等。但梁材以一條屈之。冒髻前後。而兩末咸屬於卷。常簪之類組者。則左右各爲一瓣。以蔽髻之兩旁。其下屬於卷。而上與梁不相屬。以此爲異。賈疏未明。漢時冠纁卽冠梁。與周時帽髮之纁迥異。故不得其旨。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筭朱紃。纁、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纁。垂迴異。故不得其旨。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筭朱紃。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達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市而貫五采玉十二旂。則十二玉也。每就開蓋一寸。朱紃。以朱組爲紃也。紃一條屬兩端於武。纁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旂。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驚衣之冕纁九旂。用玉二百一十六。義衣之冕七旂。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旂。用玉百。疏。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鄭賈讀五采纁十有二句。疏云。此二十。玄衣之冕三旂。用玉七十二。據袞冕而言。謂合五采絲爲纁十二道。爲十二旂也。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旂而言。玉有五色。以青赤黃白黑於一旂之上。以此五色玉貫於纁繩之上。每玉開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井也。王安石、王昭禹、黃度、林喬蔭並讀五采纁十有二就句。金榜云。賈氏以就字屬下讀。誤也。經蒙上王之五冕立文。不得專明一冕。此言五采纁十有二就。下言諸侯之纁旂九就。其體足以明矣。此皆據一旂爲說。先陳就數。次陳玉數。於玉言皆。互文也。朱大韶亦云。下云諸侯之纁旂九就。璫玉三采。於諸侯言纁旂。則五采纁之爲旂可知。於諸侯言纁旂九就。則天子纁旂十有二就可知。於諸侯言璫玉三采。則天子五采玉可知。五采一成一就。就。自指纁旂言。疏謂以一玉爲一成結之。經於玉無言就者。非也。案金、朱說足證鄭、賈之誤。云玉筭朱紃者。以美玉爲持冕武之筭。追師所爲者也。賈疏云。以玉筭貫之。又以組爲紃。仰屬結之也。金鸞云。古者冕弁上有筭。下有璫。筭所以固冕。弁亦以懸璫也。皮弁章弁爵弁皆有筭。亦皆有璫。若安髮之筭。則服玄冠纁布冠者皆有之。孔廣森云。王之冕言紃不言璫。諸侯又無紃。皆文不備。其璫天子文以玉矣。注云纁、雜文之名也者。聘禮注云。雜采曰纁。案冕纁皆雜纁采絲爲之。與司几筵纁席典瑞纁藉義略同。云合五采絲爲之纁。重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達延也者。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旂。前後達延。注云。旂十有二。前後達延者。皆皆出冕前後而垂也。案達延。謂延前後深遠。不關垂旂。鄭說非也。詳前。白虎通義緇冕篇云。禮器云。天子麻冕朱絲藻。垂十有二旂者。法四時十二月也。案此經玉冕纁玉並五采。而禮器云。天子冕朱絲藻。注云。朱絲。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白虎通及獨斷並以朱絲藻爲周禮。金鸞通之云。五采纁但言朱絲。以此二采下達於大夫士。

案金說與班、蔡合，亦通。唯春秋僖公三年，改制質文，謂黑統首服藻黑，白統首服藻白，赤統首服藻赤，皆不備五色，則與此經義不能強合矣。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繩之每一市而貫五采玉者，此鄭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爲句。凡五采備爲市。市卽就也。每一旂采十二就。卽十二市。每一市綴一玉。依五采相間次之。鄭此注蓋依聘禮記圭玉纁纁之制以釋此冕纁，謂亦采別爲等。采備爲就。然則天子五采纁，則一就爲五等。一旂十二就。凡六十等。於文太繁。疑非也。竊謂冕纁合五采絲爲纁，與纁藉畫章不同。畫章聚數就爲一纁。合絲則以一就爲一旂。蓋每旂一道。備五采一成。則十二就卽十二旂也。以其一就。卽是一旂。故經止著十二就九就之文。而不必別言旂數。若如鄭說。則經不言一冕之旂數。而反詳一旂采色之就數。詳略失當。於文例疏矣。諸侯三采以下並同。其旂玉采次注無說。玉藻孔疏引皇氏沈氏說云。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旒旒實備。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案皇、沈、孔依射侯之次以推旂玉之采。未詳是否。又此王五采玉。及下文諸侯璜玉三采。並以衆玉而備多采。分之則一玉各自爲一采。不得相兼。而依許叔重說。則是一玉而兼備五采三采。蓋與鄭義絕異。詳後疏。云十二旂則十二玉也者。通典嘉禮引此注作十二旒。旒則十二玉。案旒卽旂之俗。杜氏所據此注蓋重旂字。十二旂者。鄭嫌經無旂數。故補其義。旂則十二玉者。謂每一旂有十二玉。玉府先鄭注所謂冠飾十二玉是也。今本挽一旂字。則似一旂止一玉。義不可通矣。云每就開蓋一寸者。就開。謂采色一市之閒。鄭玉藻注說遠延云。天子齊眉。孔疏云。以天子之旂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開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眉也。言天子齊眉。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垂而長短爲差。云朱紕以朱組爲紕也者。說文糸部云。紕。冠卷也。重文紕。紕或從弘。案冠卷與紕異物。許不宜合爲一。段玉裁校本。依玉篇作冠卷維。是也。左傳桓二年孔疏云。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紕。知紕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纁組紕。知天子諸侯之紕亦用組也。孔廣森云。紕唯王朱耳。諸侯以青。祭義曰。諸侯爲精百畝。冕而青紕。躬秉耒。大夫士以纁。據士冠禮爵弁皮弁緇組紕纁纁知之。云紕一條。屬兩端於武者。禮記云。管仲朱紕注云。冠有筓者爲紕。紕在纁纁兩端上屬。下不結。又國語魯語章注云。冕曰紕。紕。纁之無紕者也。從下而上。不結。賈疏云。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左旁筓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句。上於右相筓上繞之。是以鄭注士冠禮云。有筓者。屈組以爲紕。垂爲飾。無筓者。纁而結其條。彼有筓。據皮弁爵弁。此五冕皆有筓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筓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筓。案賈說是也。紕屬於筓當武處。故注通言之。云屬兩端於武。云紕不言皆。有不皆者。賈疏云。謂王之五冕。纁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纁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

二玉也。黃度云：康成以纁不言皆，有不皆者，非也。五采纁十有二就，蒙上玄冕朱裏延組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玉也。然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組，纁旒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笄朱紱，是則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著其同也。孔廣森云：經言五冕皆五采纁十有二就，則王之冕無不十二旒者矣。注獨以爲衮衣之冕，與皆文不相會，左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王之元服，於是取數焉。案黃孔說是也。王應電、宋綬初說同。經云：王之五冕皆玄冕，下云五采纁十有二就，既無九七遞減之文，又不云十二旒屬何冕，則五冕並十二旒可知。禮器說天子之冕，藻十有二旒，亦不云諸冕遞減，與此經文正相合。詳後疏。云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者，唐郊祀錄引三禮圖說同。鄭不知此經十二旒通關五冕，故謂專據衮冕，其驚冕以下之旒則減於此。賈疏云：以其十二旒，旒各十二玉，前後二十四旒，故用二百八十八。王應電謂冕旒皆十二玉，有前無後，江永云：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達延而誤耳。前後達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有深達，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疏引漢禮器制度云：垂於延之前後，豈叔孫通失之與？且衮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金榜云：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三公諸侯及卿大夫皆有前無後，案鄭釋周官、禮記用歐陽氏說，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旒垂目，續塞耳。王者示不聽譏，不視非也。案王、江、金說可正舊說之誤。戴震、孔廣森、林喬蔭、張惠言、宋綬初、黃以周說並同。晏子春秋外篇：晏子曰：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此亦謂冕唯前有旒。淮南子主術訓說同。今依其義，衮冕前十二旒，當用玉百四十四也。云驚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衮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者，隋書禮儀志引禮圖說並同。此即鄭所謂纁有不皆者也。依其說計之，驚冕前後十八旒，以十八乘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也。衮冕前後十四旒，以十四乘十二，則百六十八也。希冕前後十旒，以十乘十二，則百二十也。玄冕前後六旒，以六乘十二，則七十二也。王、江、金說，則依鄭所計旒玉各去其半。今依孔廣森定王五冕，並前十二旒，同用玉一，諸侯之纁旒九就，瑁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瑱玉笄，之誤也。三采，百四十四，無增減之差也。諸侯之纁旒九就，瑁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瑱玉笄，朱白紵也。其餘，謂延組皆玄纁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纁旒皆就，皆三采也。每纁九成，則八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故書瑁作瑱。鄭司農云：纁，常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藻、纁

玉〔疏〕諸侯之纁旂九就者，阮元云，唐石經原刻作諸侯之纁九就，後利磨重刻，纁下增旂，按賈疏引經云，諸公之名，〔疏〕纁九就，無旂字，與石經原刻合，此猶上言王纁十有二就，纁下不當有旂也，詒讓案，旂正字當作纁，說文玉部云，纁，垂玉也，冕飾，經典皆假旂旒流之游爲之，游又省作旂，或作旒者，旂之俗也，此經並作旂，注則今本旂旒錯出，蓋傳寫之誤，賈疏云，諸公云纁九就，又云纁旂皆就，作文與上言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纁、玉、別文則纁有差降，玉無差降，此諸公纁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鄭計一冕爲九旒，旒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驚冕已下，以其一冕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一冕冠數服也，詒讓案，五等諸侯冕旂之數，據鄭前後注說，但云公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不云五冕遞減有異，故於此破侯爲公，以合九就之文，賈疏申其義，謂公及侯伯子男各以一冕冠衆服，王制孔疏引熊氏云，公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與賈說同，然孔氏不從鄭熊之說，而云公衮冕九旒，驚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驚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案孔意蓋因鄭說天子五冕，旂依次遞減，公以下亦宜然，然此經上下兩舉諸侯，並無依命數增減之文，若如孔說，則一命大夫，冕當一旒，旒不成旒，五等諸侯玄冕皆無旒，是又不成冕矣，今諦玩經文，竊謂諸侯冕旂之數，五等當同用九，禮器說天子冕藻十有二旒，諸侯九，金鶚云，諸侯之纁旂九就，九就卽九旒，此與禮器適合，鄭注謂侯當爲公字之誤，失之，案金說是也，凡諸侯公衮冕以下，侯伯驚冕以下，子男毳冕以下，蓋同九旒九就九玉，無增減之差，故經云諸侯之纁旂九就，不云五等有異，然則禮器天子六冕，皆十二旒，諸侯五等皆九旒，卿卽上大夫皆七旒，大夫皆五旒，咸視爵爲降殺，不隨命數，正足與此經相證，補獨斷云，周禮，天子冕朱緣藻，十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興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尙書皋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爲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緣九旒，卿大夫七旒，漢制放周禮，自卿以上，旂數亦正與此經及禮器合，云璫玉三采者，釋文云，璫，木又作珉，案說文玉部云，珉，石之美者，無璫字，聘義注云，璫，石似玉，或作攻也，彼釋文云，璫，釋字亦作璫，似玉之石，然則璫卽攻之別體，說文攻字說解亦云，一曰石之美者，蓋璫珉二字不同，而義則相通，又案珉从民聲，璫从昏聲，古音昏聲與民聲異，部不相通，後世多淆混莫辨，故璫或作珉，云，玉璫玉璫者，賈疏云，王不言玉璫，於此言之者，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玄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璫，明王亦有之，是其互有也，金鶚云，笄，天子以玉，諸侯以似玉之石，毛公謂諸侯璫用美石，則笄亦用美石可知，弁師云，諸侯之纁旂九就，璫玉三采，冕旒用璫玉，則笄璫亦宜用璫玉，璫玉者，美石之似玉者也，下文玉璫玉笄卽承璫玉而言，不云璫者，省文，注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者，賈疏云，以下別見諸侯，又此經云九就，當上公以九爲節，故知是

公也。金榜云。經凡言諸公。皆與侯伯子男對文。此經上下兩見諸侯。知侯非誤文也。案金謂侯非誤文。是也。金鴨說亦同。今定五等諸侯冕旒同九就。實非專據諸公之冕而言。則侯之不當爲公益明矣。云三采朱白蒼也者。賈疏云。聘禮記公侯伯繅藉三采朱白蒼。故知三采亦朱白蒼也。江永云。諸侯三采。損玄黃。不敢用天地之色也。云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者。賈疏云。異。謂天子朱紱。諸侯當青組紱之等。不得與王同也。云繅旒皆就。皆三采也者。鄭意采帛爲就。經云。璿玉三采。則繅組亦每就三采也。上公五冕。皆以采別三等爲一就。一旒九就。則二十七等也。是爲繅旒皆就。依鄭說。則經據公冕每旒九就一就之采帛而言。實非經義也。今考經云皆就者。自謂凡繅皆一旒。而備采一就。明冕繅就之數卽旒之數耳。五等諸侯。旒數就數玉數皆以九。無不同也。云每繅九成。則九旒也者。旒亦當作旒。鄭不知經云九就卽是九旒。故補之。謂經言繅九成。兼見一冕有九旒。以互文見義。其實非也。段玉裁云。此當云每繅九成。則九旒旒九玉也。今本似脫誤。案段說亦通。云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者。孔廣森云。此亦通前後計之。用歐陽說也。論讓案。鄭意公冕前後十八旒。以十八乘九。則百六十二也。如江氏說去其半。則川玉八十一。今定五等諸侯冕並九旒。九就九玉。皆八十一玉也。云玉璵。塞耳者。說文玉部云。璵。以玉充耳也。或作顛。詩廊風君子偕老篇。玉之璵也。毛傳云。璵。塞耳也。又淇奥篇。充耳璵璵。傳云。充耳謂之璵。璵璵。美石也。天子玉璵。諸侯以石。任大椿云。毛傳及鄭士喪禮注以充耳爲璵。惟充耳以素乎而。箋謂充耳所以縣璵。卽統也。非璵也。考晏子春秋外篇。續紘琬耳。玉篇。充耳亦作琬耳。說文。琬。璵也。則充耳二字皆從玉。常卽璵也。既夕禮記。璵塞耳。注。塞。充璵。然則塞耳卽充耳。金鴨云。璵之制。縣之以統。上係平筭。統與璵通謂之充耳。詩淇奥篇言充耳璵璵。彼都人士篇言充耳璵璵。此指璵而言也。著篇言充耳以素乎而。此指統而言也。旄丘篇言璵如充耳。此兼統與璵而言也。毛公以淇奥充耳爲璵。得之。而以著篇充耳爲璵。則非。鄭箋以素青黃爲統。以瓊華璵璵爲璵。是也。案任。金說。是也。璵與統。通謂之充耳。亦通謂之塞耳。故鄭此注釋璵爲塞耳。檀弓注又釋爲充耳。說文系部亦云。統。冕冠塞耳是也。塞與充義同。故二者互稱。詩著疏引孫毓說。凡禮名充耳塞耳者。皆卽璵統。不得謂之充耳。非也。又案檀弓云。練角璵。注云。吉時以玉。人君有璵。義卽本此經。然此玉亦卽璵玉。故毛詩淇奥傳謂諸侯璵以石。與天子川玉不同。又釋充耳璵璵。亦云。璵璵。美石也。而齊風著篇說充耳以素青黃三等。毛傳云。素。象璵。士之服也。青。青玉。卿大夫之服也。黃。黃玉。人君之服也。蓋著傳言人君卿大夫之璵皆以玉者。亦當謂石之似玉者。卽此經璵玉之屬。非眞玉也。張惠言云。璵制無文。春秋傳曰。幣錦二兩。縛一如璵。則其形必圓而長。案張說非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韎統塞耳。晏子作續紘琬耳。統續並與衡通。別爲冕旁所垂之衡玉。與璵異。

大戴禮注以璫爲詩之充耳，非也。詳追師疏，云故書璫作璫者，蓋聲轉致誤。徐養原云，璫璫古蓋通用，說見毘人。鄭司農云，璫、當爲璫，璫、古字也。璫、今字也。同物同音者，段玉裁云，璫見司几筵巾車，案儀禮古文作璫，今文作璫，璫同璫也。禮記有璫無璫，黃以周云，先鄭既以璫爲古字，宜云璫讀爲璫，不宜云當爲以破之。聘禮注云，古文璫或作璫，今文作璫，則璫今字，非謂今文，案司几筵，璫席，先鄭亦讀爲璫率之璫，黃謂此注當作璫讀爲璫，與司几筵注同，於義近是，但先鄭此讀，當本在前章五采璫下，後鄭以璫惡玉之訓牽連引之於此，非其舊也。至先鄭所謂今字，止據漢時經典常用字言之，與儀禮今文異也。又案先鄭意，謂此經之璫，與禮記玉璫同音同物，璫取雜文爲名，與璫義尤近，故讀從之。考說文系部云，璫，經璫爲絲也，艸部云，璫，水艸也，重文璫，璫、或从璫，玉部云，璫、玉飾，如水璫之文，則冕旒之璫，蓋無正字，此經作璫，禮記作璫，皆借字也。聘禮之璫，今文作璫者，乃典瑞圭玉之璫，與冕璫異，惟玉璫釋文云，璫本又作璫，亦聲近假借字。云璫、惡玉名者，賈疏云，按許氏說文，璫、三采玉，從玉，無聲，以其三采，又非璫璫，故云惡玉名也。說文又云，璫、石之美者，從玉，民聲，如是經云璫玉，三采，當以璫爲正，故先鄭從璫爲惡玉名也。案賈亦誤以璫與璫爲一字，依先鄭說，則璫爲玉不美者之名，三采者，但一旒之中備此三采之玉，非一玉備有三采也。初學記玉部引逸論語亦云，璫、三采玉也。許說本於彼，則謂璫卽爲備三采之玉，與鄭義異。金鶚云，凡經典，石之似玉者，多通稱玉，非必眞玉也。注云，惡玉玉之惡者，卽石之美者，其義一也。徐養原云，無與武古亦通用，璫、疑卽武夫之武，說文無弼砍字，漢書董仲舒傳作武夫，案徐說亦通。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故書，會作璫，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櫛用組乃笄，櫛、讀與璫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櫛。沛國人謂反紒爲璫，璫、讀如藁車轂之藁，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璫、讀如薄借藁之藁，藁、結也。皮弁之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藁。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藁，是也。邸、下抵也，以象骨爲之。

〔疏〕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者，釋文云，璫、本亦作璫，文選東京賦李注引此經注並作璫，孔繼汾云，璫，疑當作璫，案孔據說文校也，說文玉部云，璫、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藁聲，重文璫，璫，或从璫，無璫字，則璫正字，璫，或體，鄭本疑本作璫，詩曹風鵲鳴箋讀璫爲璫，或卽本此經也。璫，璫之省，周書器服篇有象璫，卽弁飾也。皮弁者，王朝服之弁，依鄭後注，則韋弁飾等亦與皮弁同。注云故書，會作璫，鄭司農云，說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者，此先鄭讀璫五采爲句，五采謂組，不謂玉也。段玉裁於讀如上增璫字，云司農從璫，後鄭從會，體讀如馬會之會，後人刪璫字，非也。馬會者，卽馬倫，後漢書郭太傳注引說文璫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

史記貨殖傳。節用會。徐廣曰。駟。馬儉也。會儉古今字。司農謂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謂以五采束髮也。引士喪禮曰。綏用組乃笄者。綏。葉鈔釋文。宋岳到本並作綏。下同。今本儀禮作髻。鄭彼注云。古文髻皆爲括。與先鄭所據本異。徐養原云。綏。汪道昆本作綏。下同。今士喪禮今文作髻。乃俗字也。古文作括。爲同聲假借字。髻即髻之別體。擯也。案徐說近是。束髮之正字當作髻。說文髻部云。髻。髻髮也。禮。古文作括。爲同聲假借字。髻即髻之別體。擯亦即括之別體也。今本作綏。綏。擯聲類亦同。但經典髻字多作括。則宋本作綏。於形尤近耳。髻又或省作會。莊子寓言篇。陳景元音義本云。向也括擯。而今也被髮。人閒世篇云。會擯指天。會擯。即括擯。釋文引司馬彪云。會擯。髻也。云綏。讀與髻同。書之異耳者。段玉裁云。謂儀禮之綏。即周禮之髻也。徐養原云。先鄭分髻五采及玉瑱爲兩事。後鄭合會五采玉瑱爲一事。說文髻部。髻。骨擯之可會髮者。從骨會聲。引詩髻弁如星。按今毛詩作會不作髻。許所引者蓋三家詩。今無可考。此外惟周官故書有髻字。先鄭釋此字祇引禮經。而不及詩。何也。其字從骨。故訓骨擯。後鄭注禮時未見毛詩。其作會也。從今書也。詒讓案。依說文髻字說解。則此經常斷髻字爲句。五采玉瑱爲句。骨擯不用玉。亦無五采也。但說文不引此經故書。疑許固不以此經之髻爲骨擯矣。引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綏者。說。謂禮今文家舊說。鄭士喪禮注云。用組束髮也。亦與舊說同。先鄭先發五采束髮之訓。又引禮經之綏以證義。蓋謂周禮之髻亦取束髮爲義。與禮經綏義同。故並引禮說以釋之。但先鄭引此諸文。自專取束髮之義。與著笄不相冢。此牽連引之耳。云沛國人謂反綏爲髻者。釋文。綏。作絲。云本又作綏。案說文髻部云。髻。髻髮也。髻。正字別作綏。絲。即綏之變體。士冠禮鄭注云。綏。結髮。沛國方言以反綏爲髻。未詳其說。疑亦束髮之義。故又舉以爲證。云瑱。讀如蕤車轂之蕤者。段玉裁云。蕤。車轂。蓋卽詩之約軈。此司農擬其音耳。其義蓋同。說文亦飾往往冒玉謂之瑱。司農不易瑱爲蕤也。案段說是也。先鄭讀玉瑱爲句。則義同詩書可知。云玄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繼中也者。大會。卽占夢注所謂八會也。賈疏云。漢歷有大會小會。取會聚之義。故爲繼中。段玉裁云。司農謂髻五采者。會五采束髮。玉瑱者。用玉爲瑱。鄭君則以經文五采玉卽上文說冕之五采玉十有二也。不當誤斷其句。故從今書作會。讀會如大會之會。會。訓繼中者。凡兩者相合而有縫。故牆隙謂之壁會。任大椿云。考釋名以皮弁爲合手之形。下廣上銳。其制當取鹿皮一幅分解之。每斤廣頭向下。狹頭向上。片片縫合。自成合手銳頂之狀。縫中曰會。蓋皮之分解者。必以箴功會合之也。戰國趙策。鯢冠就縫。注。就。箴箴。言女工之粗。蓋以冠無論縹緗。必有箴縹之迹。於其有箴縹之處。飾以紫玉。則不見箴縹矣。故不特皮弁有瑱。卽凡冠弁皆當有瑱也。戴震云。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云瑱。讀如薄借蕤之蕤。蕤。結也者。段玉裁改讀

如爲讀爲。云薄借素者。卽說文糸部之不借。不借、麤屨也。釋名。齊人云。搏腊。薄、不、誦之轉。內則注。素。屨繫也。今之鞵帶。所以結鞵使不脫。故讀爲素。卽訓素爲結。王之皮弁縫中。以五采玉十二貫而結之爲飾。亦謂之素。又非如仲師叔重說弁飾名璫也。惠士奇云。喪服傳注云。繩非。今之不借。齊民要術云。草履之賤者曰不借。釋名不借。言賤易有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於文借腊皆以昔爲聲。古音通。薄搏音相近。故薄借轉爲搏腊。廣雅。不借。履也。其紵謂之素。內則注云。素。屨繫。士喪禮。素結於跗。連絢。絢在屨頭。有孔。穿繫於中。而結於足。康成引之。亦取結義也。任大椿云。內則注。曰屨繫。廣雅曰紵。皆可以貫結者也。蓋履下以絲貫絢。謂之素。弁上以絲貫玉。亦謂之素。鄭注以履繫之素通素之義。則知璫之當爲素。亦取義於貫結也。案任說是也。文選東京賦云。玉笋素會。蓋卽用此經。亦不作璫體。與鄭讀正同。疑後鄭卽本張平子也。不借。齊民要術及崔氏古今注並云。草履。方言云麻作。此與喪服注繩非說同。急就篇及釋名則云韋作。蓋漢時凡麤履。不論草韋。通名不借。亦皆有素。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素下不借。卽此薄借素矣。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素者。此後鄭讀會五采玉璫爲句也。會玉十二。聶氏三禮圖引梁正張鎰圖云。弁縫十二。據禮圖說。則弁有十二縫。每縫有十二玉。與冕旒玉數相等也。隋書禮儀志引五經通義說弁制云。高五寸。前後玉飾。又引魏聖訪議云。天子以五采玉珠十二飾之。賈疏云。天子以十二爲飾。約同冕旒也。孔廣森云。冕有旒。弁有璫。皆以組貫玉珠。垂而下之則爲旒。綴而上之則爲璫。故璫與旒之數同等。引詩云。會弁如星者。衛風淇奥文。毛傳云。弁。皮弁。所以會髮。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幪幪而處。狀似星也。案毛說會弁爲會髮。與先鄭義略同。引又曰。其弁伊素者。曹風鵲鳴文。毛詩素作駢。傳云。駢。駢文也。弁。皮弁也。鄭箋云。駢當作璫。以玉爲之。案作素者。疑亦三家文。後鄭引此二詩者。證會素爲結玉之義。任大椿二。璫璫駢通。後鄭於詩以璫破駢。於周禮以素破璫。璫璫素三字義相近。駢則假借字耳。東京賦玉笋素會。素之從絲。璫璫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然則會弁如星。言會而璫可見。其弁伊駢。言素而會可見也。弁師先言會而後言璫。言會中有璫也。東京賦先言素而後言會。言素飾於會也。黃以周云。說文。弁師。冒玉謂之璫。或作璫。此璫字似不必改讀爲素。鄭箋曹風其弁伊駢。駢又破讀爲璫。書。四人素弁。又不破讀。鄭意顧命素弁文在爵弁下。是爲士服。士之弁會無玉飾。故從本字。曹風弁駢本不謂士。毛傳云。駢。素文也。但言結文。似爲無玉之弁。故改讀爲璫。以明用玉。此經既言五采玉。則璫之爲玉可不待言。且但言縫中五采玉璫。不言所結。義亦不了。故改讀爲素。以明所結。案鄭意當如任。黃說。此注讀璫爲素。義取於結。詩箋則讀駢爲璫。義取於玉。二注微異。毛詩傳讀駢如字。釋爲素文。蓋謂弁色。書顧命。素弁。僞孔傳云。素文。鹿子皮弁。釋文引馬融本。素。

作騏。云青黑色。孔疏引鄭云。青黑曰縞。王肅云。縞、赤黑色馬。鄭、王肅注。義雖小異。而並據色言之。與毛詩傳略同。鄭詩箋及此注則字義並不從。毛詩孔疏引孫毓申鄭云。皮弁飾有玉璫。而無縞文。縞文非所以飾弁。即據此經義。今攷鄭士冠禮注。謂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則與青黑赤黑色並不合。詩書傳諸家之義。皆不知何據。唯江永據詩鄭風。出其東門。毛傳訓縞爲蒼艾色。近白而非白。其說近是。要書之縞弁。自是皮色。此經縞自是結玉。段全言色。則不當以玉璫爲文。詩之弁素。不定爲士服。則縞璫兩通。三經之義。當分別釋之。不可參合爲一也。云鄭下抵也。以象骨爲之者。任大椿云。初學記載魏璫訪議。鄭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抵。如魏武帝所作弁抵。據此。則鄭在弁下。有周緣之形。其象冠之有武歟。賈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抵。不特與魏璫訪議不合。即注亦明云下抵。則鄭在弁下明矣。賈疏以爲在頂上。亦與下邱二字連。攷爾雅釋器。邱謂之抵。郭樸注。根抵皆物之邱。邱即底。通語也。根抵皆在下之稱。賈疏謂抵在弁之頂上。何解於邱即爲底也。典端。四圭有邱。司農云。於中央爲璧。著四圭。一玉俱成。此象邱周緣弁下。爲弁之邱。與璧爲四圭之邱。名義正同。案任說本陳祥道。蓋深得鄭指。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弁經。王甲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經。〔疏〕據司服文。云其弁如爵弁而素者。司服注同。今案王之弁經。即加經於爵弁之上。鄭謂素爵弁非是。詳司服疏。云所謂素冠也者。據詩檜風素冠文。冠弁散文亦通。賈疏云。詩云。庶見素冠兮。彼素冠謂祥冠。與此雖義別。同是素爲之。云而加環經。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者。司服注義同。麻經。謂澡麻經也。云纁而不糾者。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纁經也。賈疏云。但總之經則兩股。此環經以一股。纁之。不糾。纁細同耳。又司服疏云。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經。即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爲體。又以一股麻爲體。不糾而橫纁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論議案。釋名釋喪制云。環經末無餘散麻。圓如環也。說文糸部云。纁。繞也。文選鵬賦李注引字林云。糾。兩合繩。檀弓云。叔仲皮死。其妻衣衰而纁經。叔仲衍以告。請纁衰而纁經。鄭彼注云。纁。當爲不纁垂之纁。案糾纁字並通。不糾。即謂不絞也。漢書王莽傳顏注云。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依顏說。則環經與纁麻之經。形制不異。非經義也。又案。凡經有首有要。要經以象大帶。此環經加於弁。則首經也。其要經注無文。喪服。朋友麻。注謂亦服弁經。而服纁之經帶。賈彼疏申其義云。凡巾服直云素弁環經。不言帶。或有解云有經無帶。但巾服既著衰。首有經。不可著吉時之大帶。此經注服纁之經帶。則三衰經帶同有可知。首言環經。則其帶未必如環。但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亦五分去一爲帶糾之矣。引司服職曰。凡巾事弁經服者。賈疏云。證弁經是巾服之經。但

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各以其等。韋弁玉璫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

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絲。韋弁皮弁。則侯伯纁七。子男纁五。玉亦三采。孤則纁飾四。三命之卿纁飾三。再命之大夫纁飾二。玉亦二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庶人巾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卽乘服。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

〔疏〕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者。此通辨諸侯諸臣冕弁以下旒璫之等數也。諸侯亦通五等言之。其冕飾上文已見。此又重出者。侯國孤卿大夫亦有冕。故通舉不別也。鄭賈破上諸侯爲諸公。而謂此諸侯據侯伯子男無

公。非經義。賈疏云。及孤卿大夫者。此文既承諸侯之下。故鄭以爲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也。旣不別見天子之臣。文中可以兼之。上天子與公不言韋弁。此言之。亦是互見之義。云各以其等爲之者。賈疏云。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又云。自此一經總包諸侯及臣。不言天子之臣。但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士三命以下。冕弁之屬。亦各以其等爲之可知。案此等自據爵次言之。諸侯及卿大夫冕旒飾並不依命數。賈說亦非。又諸侯之士亦得服弁。經不及士者。亦文不具也。注云各以其等。纁旒玉璫如其命數也者。鄭以諸侯卿大夫等纁旒玉璫之數無文。故依命數推之。其說非也。詳後。云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者。此鄭依侯伯以下命數爲其冕旒之差。侯伯前後十四就。以十四乘七。得九十八。子男前後十就。以十乘五。得五十也。今依禮器說諸侯九旒。又依江氏說無後旒。則侯伯子男冕旒與公同。前九旒九就九玉。用玉同八十一也。天子之三公冕旒數與諸侯同。又案隋書禮儀志引禮圖云。鷩冕。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九十八。鷩冕。子男服以助祭。五旒。用玉五十。玄冕。諸侯服以祭其廟。三旒。用玉十八。禮圖所說。並與鄭同。但依鄭說五等諸侯並以一冕冠五服。故賈疏謂侯伯子男之冕。亦據一冕如上公。而禮圖謂諸侯玄冕三旒。則與鄭賈義違。未詳所據。又淮南子主術訓高注說冕旒云。天子玉纁十二。公侯挂珠九。伯子男各應隨其命數也。此亦依鄭義。而謂公侯同九玉。則與鄭說又小異。疑傳寫之誤。云纁玉皆三采者。據上文。云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者。大夫藻。藻。常作纁。各本並誤。此謂諸侯之卿大夫也。隋志引禮圖云。纁冕。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與鄭義同。鄭意公侯伯孤四命前後八就。以八乘四。得三十二。卿三命前後六就。以六乘三。得十八。大夫再命前後四就。以四乘二。得八也。賈疏云。四命以下。皆據典命。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

命而言。詒讓案。禮器說冕旒云。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以爲夏殷禮。孔疏亦云。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金鶚云。此亦周禮也。蓋大夫士有王朝侯國之異。王朝之大夫與諸侯略等。士與諸侯之大夫略等。然則王朝之士得服冕也。上大夫爲卿六命。與侯伯等。而服義冕。其冕七旒。下大夫四命。與子男等。而服希冕。其冕五旒。上士三命。與大國之卿等。而服玄冕。其冕三旒。三公與外諸侯之上公略相等。雖服鷩冕。而有九旒。所以尊之也。案金說是也。今依禮器說天子之卿七旒。大夫五旒。皆不依命數。又依江氏說。無後旒。則天子卿冕前七旒。四十九玉。大夫冕前五旒。二十五玉也。諸侯卿大夫旒數無文。疑當降王臣一等。孤卿同前五旒。用玉二十有五。大夫前三旒。用玉九也。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卿勳珠六。亦未詳所據。又天子孤蓋服鷩冕。而與卿同七旒。上中下士並得服冕。亦同三旒。九玉。此經不具也。詳大宗伯典命司服疏。云藻玉皆朱絲者。藻亦當作纁。賈疏云。亦據聘禮記聘臣藻皆三采朱絲而言也。云章弁皮弁。則侯伯瑱飾七。子男瑱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瑱飾四。三命之卿瑱飾三。再命之大夫瑱飾二。玉亦二采者。以瑱玉采數之差與冕旒同也。今依禮器。定五等諸侯冕同九旒。則章弁皮弁瑱飾亦九玉三采。王朝卿瑱飾七。大夫瑱飾五。諸侯孤卿同瑱飾五。大夫瑱飾三。玉並二采。不依命數爲差。又左僖二十八年傳。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纁。杜注云。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纁。案子玉之弁。蓋卽以瓊爲瑱。此諸侯卿大夫皮弁得以玉爲飾之證也。云弁纁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者。賈疏云。以其巾服非吉。故無飾。故辟積有就也。張惠言云。鄭蓋以天子至卿大夫皆有素爵弁之弁纁服。故爲辟積之差等。其實天子卽以爵弁。君大夫卽以皮弁爲弁纁。其爵弁不得有辟積也。案張說是也。辟積與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義同。彼謂皮弁之裳當要中辟整爲褶。鄭此注則謂弁纁之弁當縫辟整如冕纁之數。然經無弁纁之文。不足據也。天子以下。弁纁之等。自以冠裳爲差。詳司服疏。云庶人弔者。素委貌者。明不得服弁纁也。鄭謂庶人以素委貌。疑裳爲弔服。詳司服疏。賈疏云。此經不云庶人。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者。賈疏云。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案鄭賈說並非也。無旒則不成冕。依禮器。旒不隨命數。一命之大夫。及王之下士。亦當玄冕三旒。士爵弁形制當同章弁皮弁。又不與冕同。詳大宗伯司服疏。云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纁之弁不辟積者。亦以等降也。賈疏云。一命大夫及士冕弁既無旒。故知無此等。任大椿云。注云。其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與上注一命之大夫及士

互相承。士不得章弁。注所云章皮無結飾。蓋指一命之大夫言也。詒讓案。今定一命大夫士冕亦三旒。則弁亦當無降也。云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者。尊卑之服。各依其等。若有僭踰。則弁師糾詰之。故有禁令也。引玉藻曰。君未命。不敢即乘服者。彼文不敢作弗敢。鄭彼注云。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案彼云乘者。兼賜車馬言也。賈疏云。彼諸侯之卿大夫聘於天子。天子賜之冕服。歸國告君。得君命乃服之。未得君命。則爲僭踰。故引爲證也。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章弁皮弁矣者。任大椿云。謂兼於章弁皮弁之冠飾也。賈疏云。玄冠細布衣。細帶。素鞵。天子以爲田服。卽諸侯及臣之朝服。亦皮弁之類。不言之者。兼於章弁皮弁也。詒讓案。冠弁之冠委貌卽玄冠。詳司服疏。玄冠玉飾。經無文。玉府先鄭注釋服玉云。冠飾十二玉。賈彼疏謂天子冠弁與章弁皮弁同十二玉。王制孔疏亦謂諸侯及孤卿大夫冠弁采玉之數並同二弁。理或然也。云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者。雜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注云。喪者衣衰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明天子以下至於士。喪服制度並同。故經不言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一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五盾、千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沾上下。〔疏〕兵五

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者。賈疏云。五兵五盾。各有物色與其善惡長短大小之等。按此下有舞者兵及厥五兵。直云以待軍事者。五兵五盾。以軍事爲主故也。注云。五盾千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者。說文盾部云。盾、厥也。所以捍身蔽目。又木部云。櫓、大盾也。釋名釋兵云。盾、遜也。跪其後。避刃以隱遜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爲魁帥者所持也。隆者曰演盾。本出於蜀。蜀演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脅而鄒者曰陷虞。言可以陷破虞敵也。今謂之曰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小稱也。以縫編版。謂之木緒。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爲名也。廣雅釋器云。吳魁、千櫓、植戟、盾也。案。駁卽伐也。毛詩秦風小戎。蒙伐有苑。傳云。伐、中干是也。五盾、蓋卽詩傳之中干。及釋名所說步盾車盾之類。總舉大數。無五者之名。故云未盡聞。云等、謂功沾上下者。司勳注云。等、猶差也。賈疏云。功、謂善者爲上等。沾、謂麓惡者爲下等也。必知有此法者。見漢人職云。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明兵盾亦當然。案功沾詳酒正疏。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者。蘇氏演義引世本說五兵義同。兵者。戎器之通名。故受無金刃亦謂之兵。名制詳考工記總敘。及治氏廬人職。賈疏云。此謂車之五兵。故下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兵〔疏〕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者。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用兵、謂出給衛守。〔疏〕司弓矢云。凡師役會同。頒弓

傳、從授兵甲之儀、則此授兵、亦兼師役會同有頒兵甲。書費誓云、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嚴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即魯公伐徐戎、命有司治甲兵以頒授之事也。天子六軍、其入出於六鄉、其甲兵則皆臨時官給。故坊記孔疏云、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案孔說是也。左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杜注云、大宮、鄭祖廟。戰國策齊策云、甲兵之具、官之所私給也。費誓命魯人三郊三遂、亦止峙楨榦芻蕘、而甲兵不實之郊遂。此皆可證孔官給甲兵之說。但侯國亦有鄉遂。孔謂專用丘甸計地出車之法、則非耳。其畿內四等公邑丘甸軍賦之法、則車馬甲兵皆民自備、非官所授。詳小司徒縣師夏官敘官疏、惠士奇云、春秋莊四年、楚武王授師子以伐隨、閱二年、衛懿公將戰而國人受甲、古者兵器藏於國、有事而後授兵。既事、復還兵。所謂良兵藏於王府及內府者、必非民間所造、造之者精人、掌之者司甲司兵。戈盾弓矢、各有司存。說者謂周官兵器出於鄉遂之民、誤矣。案惠說是申孔義。凡大師、六軍出於六鄉、蓋巾車授車、質人授馬、而此官與司甲授以兵甲、其選則亦受之、唯大田義卒盡作、則車馬甲兵、民間自具耳。注云、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司馬主六軍、是一官之長、先受於王命、知多少、乃始出軍、故從司馬法以頒之。云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者、說文車部云、輸、委輸也。師還、兵不復用、則當歸之有司。司兵主受所輸而藏之也。云用兵、謂出給衛守者。賈疏云、以其既言授兵、下別言用兵、明是衛守之處、須兵者也。曾釗云、注意以衛守、別上授兵、然出給與授本無別。且經亦未嘗有衛守意。竊謂其用兵、言利用之兵、如牛刀之屬耳。蓋古出軍、斬祭祀、授舞者兵。授以朱牲以徇陳。又軍事共其犒牛、無爲皆執戰陳之刀以殺之。故知其別有兵也。案曾說亦通。

之屬〔疏〕祭祀授舞者兵者、此通授衆舞徒兵器。與司干諸子爲官聯也。注云、授以朱干玉戚之屬者、明堂位云、授旅賁、故士戈盾。司兵專於司戈盾。明所授兵據以大武朱干玉戚也。其司干所授者、又是羽籥之等、非干戚可知也。案賈此疏與司干疏說異、非也。司干以干名官、不宜轉不掌干戚。竊謂朱干玉戚、以文飾爲貴、乃專屬舞者、非戎事所用。當爲司干所專掌。此官所掌者、蓋不飾朱玉之干戚耳。鄭以朱干玉戚爲釋、亦非也。祭統云、及人舞、君總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纁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然則大武之朱干玉戚、蓋君所自執。其羣臣以下所執、則不必有朱玉之飾。舞兵之干戚、自有飾不飾兩。大喪、厭五兵。故書、厭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爲種。鄭賈不察而司干與司兵職掌、遂消泯莫辨矣。

喪禮下篇，有「疏」大喪廢五兵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廢兵者，葬前一日，則陳之祖廟之廷，葬日，至甲冑千筭，有「疏」廣，則陳之墓道，及窆，則奉而藏之槨中，見內也，並詳司喪疏，注云，故書，淫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淫，讀爲厭，玄謂厭，與也者，二說不同，先鄭爲長，詳司喪大師疏，云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者，既夕禮云，陳明器，役器甲冑千筭，鄭彼注云，此皆師役之器，賈疏云，據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之內，甲冑千筭，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皆有也，論讓案，厭，謂陳之，不爲興作，鄭說亦失之，云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千筭者，釋文云，筭字又作筭，案既夕文作筭，鄭彼注云，甲冑，冑兜整，千盾，竿矢服，引以證明器有役器也，既夕即士喪禮下篇，詳巾車疏，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疏」者，天官敘官注云，建，立也，六軍之制，二十五人爲兩，而革車一乘，皆備建五兵，故謂之兵車，賈疏云，凡器在車，皆有鐵器風之在車較及輿，以兵插而建之，故有出先刃入後刃之事，論讓案，凡車兵皆插於車騎，詳考工記總敘疏，注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者，御覽兵部引樊文淵七經義綱云，車上五兵，戈、殳、車戟、會矛、夷矛，與先鄭義同，賈疏云，即上文注是也，必知如先鄭義者，見考工記盧人云，戈、殳、車戟、會矛、夷矛，乃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六建，五兵與人也，以是故從司農所云也，詩衛風伯兮孔疏云，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和車戰野戰，枉矢繫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檀弓注云，射者在左，傳曰，前驅獸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矢也，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者，司右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衛長，是也，詩伯兮疏云，步卒五兵與車兵異，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殳矛戈戟當之，案孔說是也，月令季秋習五戎，注及御覽兵部，引七經義綱說步卒五兵並同此注義，它書說五兵者，與二鄭多殊異，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云，五兵，矛、戟、劍、楯、弓、鼓，穀梁莊二十五年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范注云，五兵，矛、戟、劍、楯、弓矢，楊疏引徐邈樂信說同，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國語齊語章注，淮南子汜論剛高注並云，五刃，刀、劍、矛、戟、矢也，淮南子時則訓云，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楯，漢書吾邱壽王傳顏注云，木爲矛，金爲戟，火爲戈，水爲楯，土爲弓矢，漢舊儀云，五兵，弓、弩、刀、劍、甲冑，漢書吾邱壽王傳顏注云，五兵，謂矛、戟、劍、弓、劍、戈，今案此經以五兵對五盾，又司甲與司兵異職，墨子節用上篇云，甲盾五兵，穀梁傳云，五兵五鼓，則五兵數楯鼓者非也，餘說紛互，並無塙證，今不備論。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授。〔疏〕注云。分與授用者。授。舊本作受。今依余本及注疏本正。祭義注云。則分而與之。賈疏云。即。祭祀。授旅賁。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頒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下文祭祀會同之等皆是。

〔疏〕祭祀受旅賁者。明此官兼掌也。洪頤煊云。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並。未言受。下文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此受當是及字之譌。案洪說亦通。莊有可。蔣載康說同。然說文受。

部引禮旅賁以先驅。疑即據此文。則許所見本亦作受與鄭本同。云授舞者兵亦如之者。與司千諸子爲官聯也。此謂樂。師小舞千舞之兵。與司千兵所授大舞之千戚並異。賈司千疏謂司千授千。司戈盾惟授戈。不足據。注云。亦頒之。

也者。亦分與旅賁及衆舞者也。云故士。王族故士也者。賈疏云。據司士而看。云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者。司士注。云。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是故士爲宿衛之人。故與旅賁同衛王也。賈疏云。案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

此執受者。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爲備衛。故不執戈盾。云受如杖者。說文受部云。受。以杖殊人也。禮。受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又云。校。軍中士所持受也。司馬法曰。執羽從校。釋名釋兵云。

受。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挫。於車上使殊離也。淮南子齊俗訓。擗笏杖受。高注云。受。木杖也。文選西。京賦附注云。受。杖也。八棱。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爲之。或以竹爲之。案受投聲義並同。受以竹木爲之。而無。

刃。與杖相似。故高誘。薛綜即稱爲杖也。互詳廬。軍旅會同。授武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人疏。云長尋有四尺者。據考工記總敘及廬人文。軍旅會同。授武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

盾。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會同。授武車戈盾者。革路金路之副車也。詳駟夫疏。賈疏云。軍旅會同。皆。盾則革路。會同則金路。〔疏〕有武車。皆有車右。故授之以戈盾。云建乘車之戈盾者。明與兵車備建五兵不同。

賈疏云。王所乘車有車右。故建戈盾。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闌。其式前之闌。金鼓千盾弓矢皆在焉。左傳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洩聲子。中楯瓦。繆欒汰勢。匕入者三寸。可見轄之後有盾。盾必樹者。矢乃中之。詩小戎。龍盾。

之合。毛公曰。合而載之。王肅謂合而載之。所以蔽車。案鄭說是也。戈則施插於車轄外之闌。詳考工記總敘疏。云。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者。此皆步行從王爲扞衛者。故別授以戈盾也。虎士即虎賁氏之屬八百人。詳敘官疏。注云。乘。

車。王所乘車也者。謂王所自乘之車。故此官建其戈盾。明也。乘車則此官授與車右自趨之。不親建也。云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者。明軍旅會同。王所乘路不同。此乘車中兼有彼二路也。賈疏云。皆巾車文。會同。則彼以賓。一。

也。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疏〕及舍、設藩盾者。與掌舍爲官聯也。凡王軍旅及巡守殷止住不言設藩盾者。當宿衛之事。非止一重。除彼柵板車宮之外。別有此藩盾之等也。注云。舍、止也者。天官敘官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是也。云藩盾。盾可以藩衛者。蓋卽所謂柵也。說文舛部云。藩、屏也。又木部云。柵、大盾也。左昭十三年傳云。乃藩爲軍。杜注云。藩、離也。此藩盾亦謂以大盾爲屏藩助衛守也。六韜分險篇云。凡險戰之法。以武衛爲前。大柵爲衛。云如今之扶蘇與者。六韜軍用篇有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武翼大柵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提翼小柵扶胥一百四十六具。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舊注云。扶胥、車上之蔽。惠士奇云。蘇與胥古文通。故扶蘇一作扶胥。蓋秦漢閒語周之藩盾也。建之乘車。以蔽左右。軍旅會同。前後拒守。在車兩藩。故曰藩盾。止則設焉。嚴其守也。行則斂焉。利其行也。王之乘車則然。若凡兵車。雖行亦設之。掌舍注謂阻險之處。王行止宿。次車爲藩。以備非常。然則設車宮。建藩盾。掌舍設之。司戈盾建焉。案惠謂扶蘇卽扶胥是也。其謂藩盾設於掌舍之車宮。以在車藩得名。雖非鄭義。然與六韜合。周書大明武篇云。輕車翼衛。在戎二方。亦卽六韜武衛武翼扶胥及輕車之制。是扶胥實設於兵車。惠說亦得備一義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法、曲直長短之數。〔疏〕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也。說文弓部云。弩、弓有臂者。釋名釋兵云。弩、怒也。有執怒也。弩亦弓之類。故同官掌之。云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者。明此官爲弓弩矢受藏受用之府也。賈疏云。六弓八矢。各有名號物色。出入者。頒之受之。注云。法、曲直長短之數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司書注云。法、猶數也。賈疏云。曲直者。謂若王弓弧弓合九成規。已下或合七、合五、合三。是曲者合少。直者合多。長短者。弓入云。弓之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是其長短也。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弓弩成於和。矢箠成於堅。箠、〔疏〕中春獻弓弩者。此獻並謂獻成也。李光弼。故弓弩中春獻之。稟人職。矢箠春作秋成。故矢箠中秋獻之。注云。弓弩成於和。矢箠成於堅者。弓弩欲其體強弱均調。故成於和。矢箠恐其易損折。故成於堅。中春寒溫中。物皆和適。以此時獻弓弩。則和。中秋氣漸涼。物皆堅凝。以此時獻矢箠。則堅也。云箠、盛矢器也者。說文竹部云。箠、弩矢箠也。引周禮。仲秋獻矢箠。方言云。所

帶。以箭又其中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呂靜云。步又謂之服。服。即服之借字。依揚、許說。則服本爲盛弩矢器。此經之服。則弓弩矢所通用。散文不別也。巾車小服注云。服。讀爲服。小服。刀劍短兵之衣。服。服字同。則他兵衣亦得通稱矣。又既夕記云。弓有鞬。此唯有一矢。而無弓鞬。以兵衣稱服例之。或服內亦得含弓鞬與。云以獸皮爲之者。釋名釋兵云。其受矢之器。以皮曰服。柔服之義也。詩小雅采芣。象弭魚服。毛傳云。魚服。魚皮也。孔疏引陸機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國語鄭語云。歷弧箕服。章注云。箕。木名。服。矢房。北堂書鈔武功部。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引賈遠云。服。矢筒也。彼服不用獸皮。故特著其木。然則凡單言服者。並皮服也。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射。射甲革。堪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射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往體。實。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實。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躍甲而射之。實。正也。樹樞以爲射正。射甲與樞。試弓習武也。射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故書。樞。爲報。鄭司農云。樞字或爲報。非是也。圍師職曰。射則充樞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樞質之弓矢。言射樞質。〔疏〕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堪質者。說文弓部引周禮六。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報質者。非。〔疏〕弓樞作甚者。古文之省。此辨六弓之名物。與其頌授所用之異也。云夾弓。庾弓。以授射。射侯鳥獸者。釋文云。庾弓。師儒相傳讀庚。本或作庾。阮元云。當本作庾弓。師儒相傳讀庚。故下云。本或作庾。案阮校是也。然疑陸本正文當同。弓人作庾弓。彼釋文音庾。即依師儒相傳讀也。庚。與。聲類同。庚則形之誤。說文引射侯作千侯。亦古文省。段玉裁云。射。字作千。與大射禮同。賈疏云。此經六弓。強弱相對而言。王弧直往體。實。夾庾曲往體多。故四者自對先言。唐大往來若一。故退之在後也。注云。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者。賈疏云。即所引弓人之職。往體來體之等是也。云往體。實。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實。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者。並據弓人文。彼不云。弧弓。大弓。鄭以弧弓與王弓。大弓與唐弓。皆同等。約推之。明其體亦同也。云甲革。革甲也者。據函人有犀甲兕甲。此甲革。即以犀兕之革爲甲也。弓人云。王弓利射。革與質。注云。革謂千盾。千盾亦以革爲之。與此注互相備也。樂記有貫革之射。注云。貫革。穿革甲也。

鄉射記注釋主皮之射。無侯。張獸皮而射之。雖與鄉射五物主皮不合。而與此甲革之射實相類也。引春秋傳曰。躡甲而射之者。左成十六年。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杜注云。躡。聚也。此引以證射甲革之事。云質。正也者。射人注云。正所射也。賈疏云。謂若實射之正然也。惠士奇云。先鄭謂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小爾雅亦云。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塾。塾。古文臬。或作擲。所謂質也。質者。射之的。先儒皆分正質爲二。後鄭一之。故曰。質。正也。樹樞以爲正。若臬然矣。案惠說是也。依先鄭射人注說。則三射之侯。皆有正有質。依後鄭中庸注說。則畫布曰正。爲實射采侯之臬。此射樞實本不爲侯。以樞爲射臬。亦通。謂之質。荀子勸學篇云。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淮南子原道訓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高注云。質的。射者之準執也。此樞實與彼義同。與射侯之正質異也。云樹樞以爲射正者。爾雅釋宮云。樞謂之榱。郭注云。斫木橫也。詩商頌殷武孔疏引孫炎云。樞。斫材質也。惠士奇云。詩曰。方斫是虔。箋云。取松柏斫之。正斫於樞上。則是用以爲藉也。詩云。取厲取鍛。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疏云。質。樞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樞質。故取之。則樞質又爲鍛厲斧斤之石矣。史記范雎曰。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注云。樞。莖樞也。質。斫刀也。失之。穀梁昭八年傳云。以葛覆質以爲藥。則質非刀明甚。鉄爲斫刀。質則莖樞。淮南子兵略曰。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注云。格。射之樞質也。的。射準也。貽讓案。樞者。凡斬斫段擊所用木石藉之通名。亦謂之質。鄭意此樞即斫斬承鉄鉞之木質。故弓人注云。質。木樞是也。然此注自訓質爲射正。以樞質即爲樹樞。以爲射質。與弓人注小異。竊謂當以弓人注爲正。蓋甲。革。樞。木質。甲革同物。樞質亦同物。故弓人職言革質而不言甲樞。若如鄭此注。訓質爲射正。則甲革亦樹以爲射正。弓人不當獨於樞言質。且弓人職言質不言樞。不又與射侯之正潛抵無別邪。要之弓人之質。與此樞質文同。義不宜異。兩經互勘。知此注爲未審矣。後文及圍師。凡言樞質者。並放此。云射甲與樞。試弓習武也者。明武射不張侯也。賈疏云。見下文云。澤則共樞質。是在澤宮中試弓習武也。云射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者。射侯。即大射儀之干侯。畿內諸侯大射。三侯惟千侯五十步。侯道最近。故云近射。亦詳射人疏。云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者。依大射儀。大侯九十步。侯道最遠。故用王弧最強之弓。參侯七十步。近於大侯。故用唐大強弱中之弓也。賈疏云。此據諸侯言之。若據天子。則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也。王氏訂義引崔驥風云。或問。鄭注云。射侯五十步。近射用弱弓。當用夾庾。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則列國之君得張三侯。及其射時。常用何弓。若君用王弧。卿用唐大。則諸侯僭君。非禮也。君用唐大。卿用夾庾。則弱而不及。亦非其義。而畿內諸侯之射。又用何弓。答云。弓之名制。本非有定。班授諸侯。遠近之名。既非所定。則不得言僭。

列國諸侯。禮自得伸。侯同天子。既云應等。則卿用唐大。亦有何嫌。是以鄭注六弓。亦不云天子用王弧。諸侯用唐大。大夫士用夾度。所以通之於外土諸侯也。案依崔推鄭義。則六弓強弱爲三等。自王以下。皆視所射侯道遠近而用之。不以爵之尊卑爲降殺。若然。畿內諸侯大射。二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度射豹侯。王國卿大夫用夾度射麋侯。射人。士射豸侯。則亦用夾度矣。黃以周云。鄭注可疑。經夾度以授射豸侯。舉豸以賅參大兩侯也。故弓人通謂之利射侯。鄭以豸侯五十步爲近射。用弱弓。因謂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是謂遠射宜用強弓矣。顧弓人記析幹之法。明言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鄭彼注云。執。謂形勢。曲執宜薄。直則可厚。則遠射宜用曲執之夾度。有明證矣。而謂射侯近。用夾度。大侯參侯遠。須用強直之弓。非顯與記文違戾與。鄭亦自知其說之難通。又於弓人。夾與利射侯。王弓利射革與質。注自圓其義云。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不落不獲。并引大射禮。揚燭捆復。以證成天子射用王弓。其實大射所謂捆復者。謂矢因叩擊而退。復。卽弓人注所謂矢落是也。矢落非穿侯而去。捆復者。正其不用強直之弓故也。案依黃說。則凡禮射有侯者。並用夾度。無三侯之分。考弓人云。夾與利射侯。又云。覆之而輪至謂之侯弓。並不云射侯。則黃說自通。然則崔賈諸家。緣注推論。皆無當於經旨矣。大侯參侯。詳司裘疏。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者。賈疏云。用中。謂唐大往來體如一。是中也。云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者。謂使與勞者所用之弓。射遠近皆可。故亦云用唐大之中弓也。云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書文侯之命云。用賁爾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僖孔傳云。彤。赤。旅。衆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是平王賜晉文侯弓矢之事。又僖二十八年左傳。晉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獻楚俘于王。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是襄王賜晉文公弓矢之事。依鄭此說。則尚書春秋所云彤弓旅弓。當此經之唐弓大弓也。故毛詩小雅彤弓傳云。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疏云。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鄭以此彤弓及旅弓於周禮爲唐大。故言勞者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體強弱之名。此彤旅者。爲弓色之異稱。服虔云。旅弓以射甲革櫜質。則以旅弓當周禮之弧。案得賜旅弓多。彤弓少。則體不得過之。而以彤弓爲學射。當唐大。合七成規。旅弓爲王弧。合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詒讓案。鄭以經勞者爲賜勤勞諸侯。說恐未塢。以弓六物推之。王弧最尊。侯伯有功。賜弓矢爲殊禮。似當用王弧。其唐大以授使者勞者。使。蓋謂諸臣出使。勞。蓋謂問勞遠臣。左成十六年傳。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哀二十六年傳。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輅。穀梁隱元年傳云。聘弓雖矢不出竟場。楊疏引梁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此經唐大以授勞者。卽所謂聘弓也。使與勞二事皆禮之輕

者。故用唐大。若賜賚有功諸侯。其禮最重。不宜與使者同科矣。云故書。樞爲報者。黃以周云。宜云故書。樞或爲報。今脫或字。司農注明言或矣。案黃說是也。段玉裁云。報與樞。聲類本不同。蓋因雙聲而誤。說文弓部。樞作其。徐養原云。爾雅釋宮。樞謂之樓。說文無樞樓字。毛詩商頌殷武箋云。樞謂之虔。虔、報同音。案徐說亦通。鄭司農云。樞字或爲報。非是也。園師職曰。射則充樞質。又此司弓矢職曰。澤共射樞質之弓矢。言射樞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報質者非者。先鄭以爾雅釋器云。車革前曰報。其矢報皆從其弓。從弓數也。每弓〔疏〕於射正義不相蒙。故據園師及本職後文定從樞質。明故書報質爲譌文也。注云從弓數也者。以經不言數。故特釋之。明凡獻及頒時。矢報皆從弓數也。云每弓者一報百矢者。賈疏云。案文侯之命。及僖二十八年晉文公受弓矢。皆云彤弓一。彤矢百。雖是所賜之弓矢。射之弓矢約同之。按詩頌云。束矢其搜。毛注云。五十矢爲束。鄭從之。至此爲百矢者。無正文。鄭兩從不定也。詒讓案。鄭謂一弓百矢是也。其一報矢數。經無正文。大司寇束矢注云。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是鄭意一報盛矢一束。一束卽百矢也。然荀子議兵篇云。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據荀卿說。則一服盛五十矢。與注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水毛傳一束矢數合。若然。則每弓當二報。報各五十矢。與鄭義異也。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近。弱弩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疏〕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者。此辨四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恆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疏〕弩之名物與其用也。強弱與弓相礙。故名亦同。說文弓部亦引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唐弩。大弩。注云。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近。弱弩發疾也者。量人注云。軍壁曰壘。謂或攻或守。二者皆用夾庾之弩。弩強。則引釋重緩。而發不疾。弱則引釋輕捷。故發疾。利於近射也。云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者。車戰野戰。進退馳驟。非強弩則矢不及遠。故用唐大。強於夾庾之弩也。云弩無王弧。王弧恆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者。賈疏云。案上弓有六等。有王弧。至此弩以有夾庾等四種。故云弩無王弧也。恆服弦者。若弓用則服弦。不用則弛。惟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恆服弦也。若然恆服弦用射者。以其強弓久不弛則就弦。弱則隨體不就弦也。又王弧往體少。使之恆服弦。則使矢不疾。故不用也。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非矢用諸戈射。恆矢庠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非矢。庠矢。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

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獲矢象焉。獲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綴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削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鳬與雁。恆矢。安居之矢也。庫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恆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鄭司農云。庫矢讀爲〔疏〕。凡矢者。通弓弩言之。說文矢部云。矢。弓弩矢也。古者夷人罷短之罷。玄謂庫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疏〕。凡矢者。通弓弩言之。此辨八矢之名物與其用也。注云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者。賈疏云。以上文六弓四弩俱陳於下。摠列八矢。則知八矢爲弓弩所設。故鄭分之四矢屬弓。四矢屬弩也。此八矢六弓四弩不相配者。以四矢配四弩。於義爲可。以四矢配六弓。其數參差不可相當。故不得相配。但依六弓四弩與矢隨義相當而用之。云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弗矢。庫矢。弩所用也者。賈疏云。八矢兩兩相附。必知在上者屬弓。在下者屬弩。此上文六弓在上。四弩在下。故還以在上配弓。在下配弩也。云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者。轉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云。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此云飛行有光。卽所謂蛇行有毛目是也。八矢之枉矢。以結火射遠。與妖星飛行有光相似。故取彼爲名。枉矢星。詳轉人疏。云今之飛矛是也者。丁晏云。方言。箭。其三錄長尺六者謂之飛蚤。注。此謂今射箭也。文選閒居賦。激矢蚤飛。李注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蚤箭以攻赤眉。飛蚤卽飛矛也。惠士奇云。漢之飛矛。古之飛鳧也。以其飛行有光。一名電影。六韜軍用篇。凡車戰。以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副之。飛鳧。赤莖白羽。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鐵爲首。畫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大黃參連弩用之。然則枉矢配弩明矣。黃以周云。庭氏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妖鳥之神。此枉矢用諸弓之證也。六韜飛鳧。依鄭義言之。卽經之絜矢。詒讓案。廣雅釋器云。飛鳧。箭也。矛。鳧。一聲之轉。惠氏以飛鳧爲卽飛矛。其說亦通。但依六韜所說。則飛鳧爲弩矢。墨子備穴篇有短弩絜矢。亦弩矢也。黃氏謂卽絜矢。近是。絜矢本象枉矢。則亦可結火射敵。若此注所云飛矛。則指配弓之矢而言。鄭自據漢制。不據六韜。六韜亦無枉矢之名。與此注不相蒙也。云或謂之兵矢者。據矢人職有兵矢。彼注云。兵矢。謂枉矢。絜矢也。云絜矢象焉者。賈疏云。謂輕重象枉矢也。云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者。以是象妖星飛行有光。故知可用火射也。孫子火攻篇。五曰火隊。通典。兵作火墜。杜氏注云。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強弩射敵營中。此卽古火射之法。云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者。賈疏云。以殺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是最重者也。此枉絜二矢。則五分二在前。三在後。云前於重又微輕。微輕。對已下矰矢恆矢

等爲最輕也。程瑤田校改作前於後重微輕云。謂其前於後殺鏃二矢之尤重者爲微輕也。轉寫譌互作重後。案程說是也。云殺矢、言中則死者。賈疏云。解稱殺矢之名。以其最重。中則死故也。云鏃矢象焉者。賈疏云。亦尤重者也。云鏃之言候也者。丁晏云。爾雅釋器云。金鏃箭羽謂之鏃。郭注。今之鏃箭是也。行葦云。四鏃既均。毛傳鏃矢參亭。卽矢人之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也。既夕記云。繫矢一乘。注。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詒讓案。鏃、候、聲類同。行葦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金鏃斷羽。使前重也。行葦以四鏃配敦弓。則不爲弩矢。鄭彼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孔疏以爲大射。又引王肅說。以爲燕射。據既夕記及爾雅方言說。則鏃矢爲金鏃八矢之通名。以對志矢之爲骨鏃也。凡禮射亦用金鏃。故亦謂之鏃矢。既夕及行葦之鏃矢。非此經之弩矢。亦非用諸近射田獵者。惟其制略同。穀梁隱元年傳云。聘弓鏃矢。彼鏃矢。亦卽禮射配弓之矢。云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者。卽既夕注候物而射之義。近射田獵。志在必中。故宜司候而射之。云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者。賈疏云。以其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故云尤重。中深。故殺。名不可遠。故用之近射也。詒讓案。以其前尤重。故力銳而中深。勢沈而不可遠也。云結鏃於矢。謂之增者。說文矢部云。增。雉射矢也。又糸部云。繫。生絲縷也。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增。弋射短矢。鄭君亦同師說云。增。高也者。釋弋矢名增之義。文選賈誼弔屈原文。李注引如淳云。增。高高上飛意也。增聲同。結鏃於矢。使之升高以射飛鳥。故其矢謂之增。聲義相貫也。國語吳語說吳陳軍。有白羽赤羽鳥羽之增。韋注云。增。矢名也。以羽爲衛。初學記武功部引賈逵云。矢羽爲增。則增又爲戰守所用矢之通名。不徒增弋矣。云菲矢象焉者。以經與增矢同音。用諸弋射。明其制同。但用之弩。墨子備高臨篇說連弩。矢端以繩如弋射。卽此菲矢之類。云菲之言刺也者。說文刀部云。刺。擊也。菲。刺、聲類同。黃以周云。廣雅。菲矢。箭也。菲作箭。古从竹之字多作甘。菲、箭、皆假借字。以刺爲正。云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者。明菲矢亦可升高。增矢亦可刺羅。各取一端爲名。賈疏云。解結鏃以羅取而刺殺之義。云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者。賈疏云。此又對枉矢繫矢五分者是重。此於五分之重又微輕於彼。以此矢七分故也。詒讓案。行不低者。謂矢前較輕。故勢易舉。而行不低。中弋射飛鳥之用也。引詩云。弋鳬與雁者。鄭風女曰雞鳴篇文。此引以證弋射飛鳥之義。鄭彼箋云。弋。增射也。說文佳部云。雉。增射飛鳥也。則弋正字當作雉。經典並假壓弋字爲之。漢書司馬相如傳顏注云。以增係增。仰射高鳥。謂之弋射。云恆矢、安居之矢也者。說文二部云。恆。常也。謂平常安居之矢。賈疏云。按弓人有其人安。其弓安。其矢

安之文。則此恆矢軒輶訂。是安居之矢也。云庫矢象焉者。亦與恆矢同制也。云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者。賈疏云。已上六矢。皆川之攻守及弋射。惟此矢云散射。明散射是禮射也。其禮射者。即大射賓射燕射之等。皆是其習。亦如此三射中爲之。故并言之也。詒讓案。禮射不用弩。則恆矢用之。禮射習射。庫矢唯用之。習射。則肆習弓弩。又將禮射前期。亦有肆習之事。若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是也。散者。亞次於師田諸射之言。互詳鹽人疏。王賜侯伯有彤矢旅矢。與彤弓旅弓相配。其於四矢常何矢。經無正文。左傳傳二十八年孔疏謂天子賜諸侯弓。川唐弓大弓。強弱中。其恆矢軒輶亦中。又賜弓矢則禮樂之事。彤矢旅矢或當恆矢。詩小雅彤弓孔疏說亦同。未知是否。附識於此。云前後訂其行平也者。賈疏云。以矦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則知此八分。四在前。四在後。即行平也。詒讓案廣雅釋詁云。訂。平也。詩周頌天作箋云。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彼釋文云。訂。謂平比之也。引字詁云。訂。平也。鄭云。前後訂者。凡八矢皆前鐵與後藥參訂之而平。而鐵藥長短則不能正等。惟此恆矢庫矢鐵藥前後長短相等。故其行尤平。無軒輶也。詩小雅行葦傳亦云。鐵矢參亭。亭訂。字通。云凡矢之制。此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者。矢人云。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注云。鐵差短小也。是也。云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者。矢人云。鐵矢殺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先鄭注云。一在前。謂箭藥中鐵居三分殺一以前是也。云矦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者。矢人云。弗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注云。鐵又差短小也。矦矢弗矢制同。云恆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者。既夕記云。矦矢。骨鐵短衛。志矢軒輶中。亦短衛。注云。志。猶擬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矦輶。矦也。無鐵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鐵。案軒輶中者。謂矢之前後輕重均也。爾雅釋器云。骨鐵不翦羽謂之志。郭注云。今之骨胞是也。案依既夕注。則明器之志矢乃無鐵。故彼注云。生時志矢骨鐵。明骨鐵自是志矢恆制。非明器也。但禮經三射之矢。皆不云骨鐵。而詩行葦說禮射之矢曰四鐵。明其爲金鐵矣。詒讓鄭意。蓋謂恆矢本有二種。用諸禮射者金鐵。用諸習射者則骨鐵。骨鐵爲志矢。金鐵不爲志矢。二者少異。但其前後訂則同耳。非謂散射之恆矢庫矢皆骨鐵也。鄭司農云。庫矢讀爲人罷短之罷者。段玉裁云。人罷短之罷。見典同。庫从广。卑聲。在古音支佳部。與罷在歌戈麻部聲類最近。司農易庫爲罷。謂其矢短也。案段說是也。大司徒。其民豐肉而庫。注亦云。庫。猶短也。云玄謂庫讀如痺病之痺。痺之言倫比者。賈疏述注讀如作讀爲。段玉裁依改。又改痺並爲痺。云鄭君意此矢不能短於他矢。故易爲痺字。痺。从广。昇聲。在脂微齊皆灰部。與痺聲類近而形略相似。但痺義訓溼病。以假借求之。則痺之言倫比。痺比同部也。不徑云庫當爲比者。恐其億必。故必兼聲形二者。易爲痺字。乃後說其假借之指也。讀爲各本作讀如。痺病。各本作痺。皆誤。案段校是也。說文广部云。痺。

濯病也。無渾字。賈疏云。倫比則與安居之義同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句者。謂之弊弓。

體寡。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疏〕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諸侯之弓。則唐大。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則夾庚。以其往來體多。故合五而成規也。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合三成規。云句者。謂之弊弓者。賈疏云。按天子諸侯三侯。士與大夫同射近侯。無與大夫別侯之法。今以士合三。與大夫弓別者。以士與大夫尊卑次。暫以合三者託之于士。其實士無合三之弓也。弓人疏義同。黃以周云。鄭注弓人。以爲夾庚合五。王弧合九。唐大合七。賈疏因以王弧爲天子之弓。唐大爲諸侯之弓。夾庚爲大夫之弓。此雖有合於彼注。與此注射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之說難通。殊不知弓人上句往體多。來體寡云云。皆以體寡也。下句利射侯與弋云云。皆以用言也。弓必適用。豈可拘泥其體。鄭此注既以王弧唐大夾庚爲異體之名。下又別著其射射侯與大侯參侯之異用。亦以見公有用王弧。大夫有用唐大。未可拘泥其體也。案黃說是也。此經雖以四等之體。分屬天子諸侯大夫士。而其用之。則仍視所射遠近以施之。前崔震鳳所論。足以明之矣。況射人。士射射侯。則弓宜亦用夾庚。不常別於六弓外。制合三之弓。賈強爲之說。不可通也。又案此四等成規之度。中以割圍術言之。合九者。其弧四十度。合七者。五十一度。合五者。七十二度。合三者。百二十度也。又依弓人上中下三等弓。以圍率計其周。上士弓六尺六寸。合九則五丈九尺四寸。合七則四丈六尺二寸。合五則三丈三寸。合三則一丈八尺九寸也。中士弓長六尺三寸。合九則五丈六尺七寸。合七則四丈四尺一寸。合五則三丈一尺五寸。合三則一丈八尺九寸也。下士弓長六尺合九則五丈四尺。合七則四丈二尺。合五則三丈。合三則二丈八尺。但挺臂與兩簫皆直。而兩限則曲。其度之贏胸無可詳。則其弧弦真數。亦無從計算耳。又古書說天子以下弓制。文多差異。如荀子大略篇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公羊定四年何注云。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並以漆飾爲等差。不論弓體強弱。與此經義不相涉也。云句者。謂之弊弓者。說文句部云。句。曲也。賈疏云。但句之至極。無過合三。合三之外。雖別言句者。還指合三者而言耳。案賈本弓人注義也。凡弓有往來體。則有偏句。故詩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句。毛傳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是王弧之屬。亦得謂之句。此經弊弓。則指極句合三之弓而言。明合三之句。直不任用也。注云體。往來之衰也者。淮南子說林訓高注云。衰。差也。賈疏云。

此皆據角弓反張。不被弦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殺以兩。故言衰也。云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者。凡弓合之成規。皆爲正圓之形。其分之。則合多者曲勢微直。合少者曲勢尤圓。故經以合之多少明句直之率也。云弊。猶惡也者。此段借引申之義。說文支部云。敝。一曰敗衣。弊。即敝之借字。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左傳注云。弊。敗也。凡物易敗壞者必惡。故惡弓亦謂之弊弓也。弓人。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云。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弓也。彼注卽本此經。經弊字疑亦當作敝。詳巾車疏。云句者惡。凡祭祀共射牲之則直者善矣者。謂經不言直者謂之善弓。明弓以句爲惡。則以直爲善。可知舉一偏以見義也。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性。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疏〕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者。謂祭日之旦巡牲。入時。共弓矢。凡內外大祀。天地宗廟社稷望祀。王皆有射牲法。詳射人疏。注云射牲。示親殺也者。王自射之。而使有司殺之。示猶王親殺然者。以昭敬也。云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可者。賈疏云。按禮記君親制祭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則射外兼爲。而言惟射者。彼亦示行之非正制之耳。澤。共射樞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引國語者。楚語文。證大祭祀有射牲之事。亦詳射人疏。澤。共射樞質之弓矢。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疏〕澤。與禮射異。故特共其弓矢。賈疏云。此所共弓矢據王弧。故上云。王弓弧弓。以射甲革樞質。論讓案。此爲習射之事。矢蓋用恆矢。注鄭司農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者。據射義爲說。郊特牲說郊禮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注云。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說與先鄭同。引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者。鄭彼注云。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祭義孔疏云。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爲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櫛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樞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中射樞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樞以爲射正。射甲與樞。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案。孔據書傳釋此注。是也。後鄭鄉射記注說主皮之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卽引書傳澤宮之射以證義。是後鄭意射宮之射爲禮射。有侯。澤宮之射爲主皮之射。則無侯。故以樞質甲革代之。經不言甲革

者。文不具也。今考主皮爲鄉大夫鄉射五物之一。不當別爲張皮之射。鄉射記本謂射備五善。不專重主皮耳。鄭彼注說未瑤。而澤宮之射無侯。則與此經義合。後鄭及孔氏說。不可易也。澤宮之射無侯。而可以擇士者。鄉射記注引。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鄭又自釋之云。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蓋時田校。獲事輕。即就澤而行射禮。射澤之後。不復射於射宮。擇士禮重。故必先習射於澤。而後行正射於射宮。射宮。即謂辟雍也。澤雖非行正射之所。然習禮亦即習擇士之禮。故射義有澤所以擇士之說矣。至澤即澤宮。二鄭實孔皆不詳其處。金鶚云。射義言。將祭擇士。先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白虎通以辟雍爲射宮。則澤宮當與辟雍相近矣。澤宮兼習武射。尙書大傳謂蒐狩陳餘獲于澤宮。鄉大夫射而取之。所謂主皮之射也。司弓矢。澤。共射楫質之弓矢。則武射在澤宮明矣。案依此經及書傳文。澤宮爲習武射之宮。辟雍爲天子禮射之宮。二者不同。金謂辟雍爲射宮。澤宮與辟雍相近。其說近是。以經考之。澤者。蓋即靈沼也。澤上爲宮。則謂之澤宮。省文亦通謂之澤。伏傳云。靈之取也於固中。固。謂靈固也。又曰。今之取也於澤宮。即取餘獲陳於澤之澤。謂靈沼上之宮也。靈沼亦在靈固之中。詩大雅靈臺孔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固臺。在國東南二十五里。則固在南方之近郊。蓋與郊宮地亦相邇。故郊祭卜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明就其近壇兆之處以施命誓士也。秦鳳駟疏。又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雍同在郊。是靈固與辟雍地亦相近。詩周頌振鷺云。于彼西雝。毛傳云。雝。澤也。鄭箋云。白鳥即于四雝之澤。案彼西雝。蓋亦即指澤宮而言。毛傳釋雝爲澤。似即據此經及射義之澤爲訓。左宣十二年傳云。川雝爲澤。明雝澤義同。而後漢書邊讓傳李注引韓詩章句。則以西雝爲即辟雍。鄭箋似亦從韓說。竊謂澤宮蓋與辟雍相近。而在辟雍之西。故謂之西雝。若辟雍於五學。則居中。於四郊。則在南。不得有西雝之稱。韓義較毛爲短。詩靈臺疏引鄭駁異義謂辟雍在西郊。亦非也。田獵校獲射於澤。故澤宮通言之。亦得稱射宮。儀禮經傳通解引鄭尙書大傳注云。澤。射宮也。又穀梁昭八年傳說。田狩習射澤宮之事。作習射於射宮。范注亦云。射宮。澤宮是也。此與射義射宮不同。互詳大司樂諸子疏。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每人一疏。大射燕射者。王與諸侯羣臣大射於學。燕射於寢也。夾皆共之也。依鄭義禮射共弓。各視其侯道之遠近爲異。今案弓當同用夾庚。矢則用恆矢。詳前疏。注云。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者。明所共無定數。視射者之多少共之也。云每人一弓乘矢者。鄉射禮鄭注云。乘矢。四矢也。賈疏云。見大射鄉射禮。皆人各乘矢也。云并夾。矢簫者。說文竹部。大喪共明弓矢。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疏。大喪。箭。簫也。射鳥氏先鄭注云。并夾。鍼箭具。箭。鍼音義略同。大喪共明弓矢。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士疏。大

共明弓矢者。亦謂王及后世子之喪。將葬。則陳之。葬窆。則奉而藏之。棨中也。明弓矢與明器義亦同。詳家人疏。注云。弓矢。明器之川器也者。據士喪禮陳明器。其目有用器。彼記云。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有櫟。櫟依撻焉。有櫟。櫟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轅中。亦短衛。是其制也。引士喪禮下篇曰。川器。弓矢者。卽既夕文。鄭彼注云。此皆常用之器也。此引以證弓矢爲川器。案彼用器又有耒耜耜耒耜等。此官則唯共弓矢也。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物。弓弩矢。〔疏〕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者。師役。巡狩征伐而言。與會同異。頒弓弩則不殊也。云從授兵甲之儀者。劉台拱云。授兵之儀。司兵所云從司馬之法者是也。授甲之儀。當具於司甲之職。而今亡矣。此授弓弩如之。注云。物。弓弩矢。箭之屬者。卽彙人云。弓六物。弩四物。矢八物。箭亦如之。是也。頒弓弩時。各依其物授之。田弋充籠箭矢。其矰矢。箭。竹箭也。矰矢不在箭者。〔疏〕田弋充籠箭矢者。圍師也。田弋則共箭。以矢充之。皮之田車箭開也。下別云矰矢。則此矢當爲殺矢。注云。箭。竹箭也者。對箭爲皮箭也。既夕禮薦箬注云。箬。竹箭。釋名釋兵云。其受矢之器。箬竹曰箬。相迫箬之名也。箭。箭。蓋異名同物。陳奐云。說文。箭。箬也。箬。車箬也。矢箭繫於箬。故曰箭箬。案陳說亦通。云矰矢不在箭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者。賈疏云。以其共矰矢在箭下別言之。故言不在箭也。詒讓案。矰矢。弋射所用。結絲繳於上聚束之。則易相纏繞。不便於用。故不在箭中。將用時。則特共之。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更。償也。用而〔疏〕則不償者。謂受矢於官者。因用諸攻守及弋獵。所亡之矢。則不責其償。其不用無故而亡矢者。則必償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矰戈挾拾。鄭司農云。挾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挾拾既次。著家說或謂挾謂引弦彊也。拾謂繕扞也。玄謂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
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繕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
〔疏〕學王之用弓弩矢箛矰戈挾拾者。矰。卽司弓矢之矰矢。戈。據攢
 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也。注鄭司農云。挾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者。縱弦。謂發矢時。釋弦而縱之使往。引弦。謂開弓時。鈎弦而引之使來。黃以周云。先鄭云。挾所以縱弦。卽士喪禮注所謂極以沓指放弦。

令不掣，縱放義同。先鄭誤合決極爲一物。案黃說是也。先鄭說二者之用決，與禮經之遂及極相類。而拾又卽毛詩傳所謂鉤弦者。此說與毛詩及說文絕異。後鄭亦不從也。引詩云挾拾既次者，小雅車攻篇文。毛詩挾作決，次作攸。傳云：決、鉤弦也。拾、遂也。攸、利也。鄭箋云：攸、謂手指相攸比也。引之者，證射有挾拾，又因欲引詩家說以廣異義。故先舉經文於前也。云詩家說或謂挾謂引弦，極也。拾、謂轉杆也者。極、猶攸也。轉杆義詳後。此與先鄭前說正相反。後鄭亦從之。毛詩車攻傳義與此同而文小異。此所引或三家詩傳文。釋文引劉昌宗云：轉、極字之異者。案轉、極字別。劉說不足據。云玄謂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者，後鄭以挾爲鉤弦，破先鄭挾縱弦之說也。大射儀云：司射適次，祖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鐃于附，有巨指鉤弦。注云：方持弦矢曰挾，蓋開弓注矢於弦，必用有巨指鉤弦著挾者，爲挾矢時以持弦使不脫，又以爲飾也。禮經，挾字並作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祖決遂，注云：決、猶闕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闕體也。大射儀注義略同。後鄭亦從詩家說。段玉裁、胡培翬、並謂卽今之扳指是也。引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櫟棘者，證士挾用棘爲之。今禮挾亦作決。鄭彼注云：正、善也。王棘與櫟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云則天子用象骨與者，詩衛風芻蕘孔疏云：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詒讓案：周書器服篇說王明器，有象決。決、挾、字同。象骨卽象齒。齒骨通言不別。說文齒部云：齒、口斷骨也。鄭大射鄉射禮注：並謂決以象骨爲之。大射諸侯禮、鄉射大夫禮，鄭皆云用象骨。則大夫以上並同。孔謂大夫用骨，不必用象。恐非鄭指也。黃以周云：鄉射大射皆有士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於司射決遂亦云以象骨爲之。周官注：殆未定之說也。案黃說亦通。說文章部云：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許意似亦謂生人射決，通川象骨爲之。惟依許說，則挾與棘同。詩光閔云：童子佩鞶。毛傳云：鞶、決也。釋文：決，又作決。此正許所本。鄭詩箋則云：鞶之言沓，所以握沓手指。鄭說與毛詩小異。考禮經又有極、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鞶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又士喪禮，橫極二。注云：極以沓指放弦。令不掣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川纁，又二。明不用也。賈彼疏謂極與決爲藉。周書器服說王明器有朱極。黃以周云：鄭意決以象骨爲之。鞶以韋爲之。所以握沓手指者。卽上喪禮注所謂決以韋爲之藉。有鞶是也。鞶以藉決分別言之。固屬二物。許云：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通言之。鞶自統于決。故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櫟棘，組繫。不復言鞶組繫。卽鞶系所異者生川。韋系死川。組系而鞶以藉決。生死同也。至禮經之極，又別一物。非卽鞶也。決之鞶以損右手巨擘。極以鞶食指、將指、無名指。鞶以鉤弦。極以放弦。二物迥然不同。案依黃說，則鞶卽決之韋藉。毛詩與鄭詩箋、禮

注。不過通言析音之別。其說甚析。韓非子說林篇。羿執執持扞。彼執字變從革。章革同物。疑亦據韓官之。凡著挾者唯一。而極則三。其數亦異。賈大射疏非是。大射鄉射。挾拾極三者並有。此經有挾拾無極者。亦文不備也。云精扞著左臂裏。以章爲之者。亦申詩家說。破先鄭拾爲引弦之物也。大射儀注云。遂。射精也。以朱章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鄉射注義同。又云。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摯。以摯拾矢可也。注云。拾。謂射精。內則。右佩玦捍。注云。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玦。卽挾之借字。捍與扞同。管子戒篇云。弛弓脫鈇。賈子新書春秋篇云。丈夫釋玦鈇。鈇。鈇。亦扞之異文。說文章部云。精。射臂決也。案決不得施於臂。精與決亦不同物。許書此解蓋誤。段玉裁據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李注。引作臂衣。近是。黃以周云。自說文有精射臂決之訓。楚辭王注。史記索隱遂以決爲射精。并挾拾亦不分矣。案黃說是也。凡拾。遂。精。捍。四者同物。精爲凡祖時蔽膚斂衣之通名。史記滑稽傳云。卷精鞠脰。又張敖傳云。朝夕袒精蔽上食。是也。其射時簪之。取其捍弦。故謂之捍。亦取其遂弦。故又謂之遂。非射時。則無取捍遂之義。故謂之拾。大射鄉射兩篇於說挾拾。則云拾。於祖決遂。則云遂。一篇之中。立文有異。其明證也。自先鄭以挾拾互易。毛許又掘決于精。掌詔王射。皆王常射廣雅釋器云。拾。捍。精。捍。也。又掘精與拾。捍。精爲一物。名實紛貿。並與禮經不合。掌詔王射。皆王常射

〔疏〕注云。皆王常射之節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主射。先行燕贊王弓矢之事。授之受。〔疏〕贊王弓者。禮。以大夫爲賓。賓與王爲耦。所告之事。亦如大射禮大射正告公之儀。贊王弓矢之事。授之受。〔疏〕贊王弓者。此與大僕爲官聯也。注云。授之受之者。大僕注義同。賈疏云。案大射禮。大射正授弓。小臣授矢。天子禮。此精人授之受之。按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爲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李鍾倫云。蓋大僕授受於王。此官掌弓矢。又以弓矢授受於大僕與。案李說是也。賈意蓋亦如是。授受弓矢。同是贊射之事。故兩職立文不別。實則精人不與王爲授受。與大僕所贊微異也。燕禮記云。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胡匡衷謂諸侯以小臣當大僕。弓人卽此精人。考工記有弓人爲弓。不與射事。案胡說亦是也。精人屬司弓矢。故亦得謂之弓人。彼諸侯射。小臣與弓人爲授受。此天子射。大僕與精人爲授受。正足相比例也。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充其籠箠者。〔疏〕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者。王行。則精人共籠箠。充以矢。度之乘車之閒。巾車。王喪車。以矢。〔疏〕有小服。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犬服。注云。箠。箠。是乘車有兵服也。此矢箠與彼略同。鄭珍云。車箱外三面皆有箠。其式前之箠。金鼓在焉。金鼓之下。則置矢房弓箠。左傳哀二年。趙鞅爲軍將。執金鼓。而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公子重耳有。左執鞭弭。右屬藥隄。韋昭云。左執弓。右屬手於房以取矢。皆其驗。

案鄭說是也。凡車外三面闕有等，以居用器及兵器。互詳與人疏。箠卽魚服。詳司弓矢疏。賈疏云：繕人惟主王所乘之車而言，凡乘車，則除革路之外，玉金象木之車，車皆有右，備制非常，皆充其箠及所載弓矢。注云：充箠者以矢者，賈疏云：以箠是盛矢器。既射則斂之。斂，藏之也。詩云：形。形。既射則斂之者，此案上王射爲文，其今云充之，明所充實者是矢可知也。既射則斂之。斂，藏之也。詩云：形。形。既射則斂之者，此案上王射爲文，其止亦斂之。賈疏謂此惟據王乘車有弓矢者，既射還，斂取藏之。案乘車載兵，以備不虞，不必皆射。賈說未安。注云斂、藏之也者，說文支部云：斂，收也。謂收而藏之。引詩云：形弓昭兮，受言藏之者，小雅彤弓篇文，毛傳云：形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昭也。無會計。亡敗多少。不計。亡敗多少。不計者，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弛，引證此斂卽謂受而藏之也。無會計。亡敗多少。不計。亡敗多少。不計者，司弓矢云：凡亡矢者，弗用則以優尊也。

稟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市財用之直。給。〔疏〕稟人者，稟、並當作稟。詳敘官疏。云：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貨。主給作兵器，故稟人齎工亦受財於彼也。注云：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者，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云：所給予人以物曰齎。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云：良工必自擇齎材。故此稟人以材給工爲市財用之直。亦謂之齎工。卽治氏矢人弓人。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上諸工是也。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上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疏〕注云：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者。賈疏云：皆據凡人長短爲上中下士，非所謂命及矢箠長短之制未聞。〔疏〕數者也。劉台拱云：弓弩矢箠，皆辨其材之貴賤，功之良苦，爲三等以給其直。且各量其藝之高下以授之也。三等，謂材用之等。書其等，謂技藝之等。案劉說亦通。引弓人職者，證三等尺度之異也。云弩及矢箠長短之制未聞者，賈疏云：弓人惟云弓之長短，不言弩之長短。蓋當與弓同，但無文。故注云未聞。按矢人遺矢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云：羽者六寸。其羽六寸，則矢長三尺。而此云矢未聞者，彼矢長三尺，約而言之，亦無正文。且弓之長短既不同，明矢亦常有差等。其矢之差等及箠亦未聞也。矢八物皆二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矢箠。春。〔疏〕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者。賈疏云：矢八物中，兼有弩矢，故言皆也。按司弓矢注，弓弩各有四，矢應作四等。而言三等，蓋據長短爲

三等法。矢人注矢長三尺者。假設言之。弩既無長短之文。矢亦未聞長短也。若然。應隨矢長。則弓之矢。與與弓矢齊。弩之矢。亦與弩矢齊。但矢既未聞。故弩亦未聞也。云春獻素者。謂韋之木。未飾治者。說文木部云。模、木素也。即其義。云秋獻成者。成。謂成功。故後注亦訓功爲成。與典婦功云秋獻功義同。注云。矢。箭。春作秋成者。賈疏云。按士喪禮。明器有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此矢。箭。亦然。又賈士喪禮疏云。以其素。素是未加飾名。又經言。獻材是未飾治。明素是形法定。書其等以饗工。鄭司農云。書工功拙高下之等。以制饗其食也。斷治訖可知。又言成是成就之名。明知飾治畢也。書其等以饗工。玄謂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疏〕云。以制其饗食也者。國語周語。大臣饗其祿。章注云。饗。食也。先鄭蓋謂饗工。即頒工之稟食。賈疏云。按下文自有下上其食。此文饗。據以酒肴饗之。先鄭以饗爲食。非。故後鄭不從。云玄謂饗。酒。肴。勞之也者。士昏禮注云。以酒食勞人曰饗。公羊莊四年何注云。牛酒曰饗。加饗飯曰饗。後鄭意此饗工。與外饗酒正職饗士庶子略同。蓋於春秋獻素。獻成之時。別以酒肴勞工。亦謂之饗。與稟食異也。云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者。釋經書等之義。賈疏云。不言中饗者。舉有上下。明有中可知也。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爲考。〔疏〕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疏〕其食而誅賞者。此稟人之宜。計官刑也。食謂稍食。中庸云。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彼注云。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爲餽。餽。廩。稍食也。亦引此文爲證。凡庶人在官。若工賈之屬。皆有稍食而無祿。詳官正疏。中庸孔疏云。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劉台拱云。賦功。則書其等以饗之。獻功。則乘其事以進退誅賞之。注。鄭司農云。乘。計也者。宰夫注義同。云計其事之成功也者。會計其所作弓弩矢。箭。等成功之多少。功苦也。云故書。試。爲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者。徐養原云。考與試。字異義同。故經作試字。而注以考字釋之。明其可兩通也。黃以周云。當云書。試。或爲考。司農自從故書作試。又引書或作考。後鄭因申其義云。考之而善。此與轉人左不健。杜子春健讀爲蹇。又引書健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其例正同。試。考。義通。健。券。音近。鄭雖申或義。而經仍從故書。義可以通。不輕易也。案黃說是也。但經用古字。當作攷。下文亦云以待會而攷之。作考者。依注改用今字也。試考義同。故鄭兩從之。中庸注引此文亦從考。云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者。謂次善者給食而已。無賞。必尤善乃賞之。不善者則有誅。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功、〔疏〕乃入功于司弓矢者，以待羣臣及師田之用，云及繕人者，以共王之用也。注云：功、成者，爾雅釋詁文。凡齋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攷之。

亡者闕之，皆在橐人者，所齋工之財及弓弩矢服，出入其簿書，橐人〔疏〕以待會而攷之者，此橐人之官成也。注云：皆在橐人者，所齋工之財，及弓弩矢

服，出入其簿書，橐人藏之者，小宰八成云：聽出入以要會，先鄭注云：要會，諸計最之簿書，此簿書，即弓弩等出入之要會也。賈疏云：以橐人是弓人矢官之主，故皆有簿書藏之也。云闕、猶除也者，廣雅釋詁云：闕、除去也。云

弓弩矢服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棄亡則於簿書除去不著，但計其見在之數，著之以待會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春秋傳曰：戰於穀，晉梁弘御〔疏〕掌戎車之兵革使者，戎僕注云：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賈疏云：戎右者，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制非常，井充兵革使役，謂執兵著甲之使也。詒讓案：凡在車有役使之事，並右掌之。公羊成二年傳：齊頃公代達丑父爲右，使公下

取欽，穀梁成五年傳：晉伯尊遇輦者不辟，使車右而下而輓之，皆其事也。此五路之右，職掌並互相備，戎車田車，戎右共使，則齊車亦齊有共使，道車亦道有共使，可知矣。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者，以經云兵革使，則

是在軍有誅斬之事，用兵革者，當使戎右也。引春秋傳者，詔贊王鼓，既告王當鼓之〔疏〕詔贊王鼓者，與大僕爲官左文二年傳文。彼以戈斬囚，即兵革使之事，故引以爲證。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者，以經云兵革使，則

鼓之節，又助擊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州長注云：贊、傳王命于陳中，爲王大言〔疏〕王以命告戎右，戎右則助也。賈疏云：大僕已贊王鼓，此亦同是助擊其餘面也。傳王命于陳中，爲王大言〔疏〕王以命告戎右，戎右則

大賁述王命告陳，會同，充革車，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疏〕革路從行也者，賈疏云：巾車中，使之徧聞，會同，充革車，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疏〕革路從行也者，賈疏云：巾車

云：金路以實是也。此言充革車，故知猶以革路從，詒讓案：會同王自乘金路，其玉象木革四路皆從行，故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是也。然則會同從王者，不止革路，戎右所充，則唯革路耳。云充之者，謂居左也

者，圍師注云：充、猶居也。凡乘車，尊者居左，御居中，與右而三，若王自在軍乘革路，則王居中，戎右居右，御居左。今王既不乘革路，則止有御右二人，故以戎右充王之虛位。居左者，從王平時乘車法也。其馭，則依常法居

中。其有則虛之。不參乘。與大僕前驅之車小異而大同也。引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者。證乘王車居左之事。彼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彼上文云。祥車曠左。注云。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孔疏云。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案依鄭書注義。順命。次路爲五路之副。卽貳車也。孔以次路爲五正路。乃僞孔傳義。與鄭說不合。詳典路疏。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玄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疏〕盟。則以玉以下贊盟事與司盟爲官聯也。盟。亦篆上會同爲文。謂因會同而盟。封人所謂大盟也。此雖不涉兵車事。以殺牲割牛耳等。亦川兵器。故使戎右兼掌之。注。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者。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云。敦。槃類。又引先鄭云。玉敦。歃血玉器是也。詳彼疏。云辟。法也者。鄉師注同。先鄭意此辟盟。爲依盟法而歃血也。其義迂曲。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者。賈疏云。凡盟。先割牛耳。盛於珠槃。以玉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爲陳其盟約之辭。使心開辟乃歃之。詒讓案。此破先鄭義也。毛詩大雅召旻傳云。辟。開也。說文門部云。闢。開也。凡經典辟訓開者。皆闢之借字。然執器陳辭。使心開辟。謂之辟盟。亦無見云。竊謂敦有蓋。歃血時。必先開其蓋而後盟。是爲辟盟。士喪禮。朔月奠。川瓦敦。有蓋。又云。敦啓會。鄭彼注云。會。蓋也。此辟盟。猶云啓會而盟矣。二鄭說並未安。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者。謂尸盟者先歃。餘皆以尊卑次第偏歃也。戎右贊牛耳桃茢。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魯。荆。爲滅。杜子春云。滅。當持敦血傳授之也。贊牛耳桃茢。爲厲。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疏〕傳。並詳玉府疏。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見左定八年及哀十七年所畏也。荆。若帶。所以婦不祥。〔疏〕傳。並詳玉府疏。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見左定八年及哀十七年云。厲。滅。亦同音。詩小雅正月八章。結。厲。滅。威。通協。詒讓案。荆。從列聲。與厲亦聲近聲相通。詳山虞疏。喪祝先鄭注亦云。桃。厲。則先鄭蓋從杜讀。後鄭以禮記。左傳並云桃茢。故從今書作茢也。云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者。亦訓贊爲助也。黃以周云。先鄭意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卽周官之贊牛耳。後鄭以執與贊義自別。故云尸盟者執之。尸。主也。主盟者執牛耳。則盟主自執之。戎右贊之而已。春秋時。盟主不自執。直使其臣執之。故季羔有吳公子姑曹衛石魋之對。其實皆贊牛耳者也。故先鄭云然。天子尸盟。贊牛耳者天子之戎右。方伯尸盟。贊牛耳者亦必方伯之臣。故宋之盟叔向。兩言尸盟。若與方伯之臣盟。諸侯執牛耳。故鄭澤之役。衛侯與晉趙鞅

盟。自請執牛耳。案黃說是也。尸盟文見左襄二十七年傳。凡王與諸侯大盟。王爲尸盟。卽自執牛耳。戎右但贊助其事而已。不得執也。春秋時。尸盟者或不分大國小國。蓋非恆制。詳玉府疏。凡盟皆取耳血。曲禮孔疏云。盟法。割牲左耳。知用左者。以犧者用左耳故也。云及血在敦中。以桃茹拂之。又助之也者。明贊桃茹在贊牛耳後。爲兩時事也。拂與男巫祓除之祓同。云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者。玉府注義同。彼經注。盤、並作槃。盤、槃之籀文。詳司尊彝玉府疏。云桃、鬼所畏也者。藝文類聚果部引莊子云。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淮南子詮言訓。罪死於桃楸。許注云。楸、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罪。山是以來。鬼畏桃也。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桃所以逃凶也。續漢書禮儀志云。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此說用桃之義與鄭異。而爲拂除不祥之意則同。云茹、若帶。所以婦不祥者。說文艸部云。茹、芳也。芳、葦華也。若、卽芳之借字。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茹執戈。鄭彼注云。茹、萑苕。可婦不祥。又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茹。注云。茹、萑苕也。案葷。卽今之蘆荻。萑、荻。卽今之荻也。二者相類亦通稱。左傳襄二十九年杜注云。茹、葷。與鄭義異。孔疏云。茹是帶。蓋桃爲棒也。毛詩傳曰。亂爲萑。萑、苕。謂亂穗也。杜云。茹、葷。今世所謂葷帶者。或用亂穗。或用葷。是二者皆得爲之也。程瑤田云。說文。梨、黍稷也。芳謂之茹。宜爲婦簪。黍稷亦宜爲婦簪。今北方婦簪皆用籬。喪祝釋文云。茹、黍稷也。鄭以茹爲萑荻之苕。杜氏以爲黍稷。陸氏則黍苕並釋。據杜陸說。是茹、梨、黍稷皆用籬。然案說文以黍稷釋梨。以芳釋茹。从禾从艸。固宜有別與。又云。孔疏以桃爲帶棒。非是。玉藻言大夫去茹則不去桃。是桃、茹異用矣。賈疏云。殺牲取血。旁有不祥。故執此二者於血側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也。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齊右與齊僕同車。而

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疏〕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者。與大馭齊僕爲官聯也。祭祀。王乘玉路。亦以金路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疏〕從行會同。謂大會同。或在十二年巡守時。於方岳及東都合諸侯。及殷國在畿外侯國。則皆乘金路。又曾子問說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亦金路也。云王乘則持馬者。持馬。與旅賁氏持輪義同。謂王升車之時。齊右則立馬旁。扶翼維持之也。注云。齊車金路者。據齊僕掌馭金路。故知齊車以金路爲主也。云王自整齊之車也者。敘官齊僕注云。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是齊車以齊戒爲名。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以齊戒亦取整齊之義。故此注又云。王自整齊之車也。二注小異。而義可互通。云前之者。已駕

王未乘之時者。以下云王乘則持馬。明此前齊車是已駕王未乘之時。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鄭彼注云。監駕。且爲馬行。此齊右前齊車。謂已駕未乘之時。然則將駕。齊僕前。已駕。齊右前。二者並爲止馬行也。云陪乘。參乘。謂車右也者。說文冒部云。陪。重土也。引申爲副貳之義。凡右亦謂之參乘。詳敍官疏。云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者。以經別無玉路之右。而此職兼掌祭祀。故知兼玉路之右。但會同賓客。齊僕馭金路。則齊右與齊僕同車。其祭祀大馭馭玉路。則齊右與大馭同車。金路與玉路有同馭不同也。云然則戎右兼田右與者。敍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焉。是也。賈疏云。以其王路有五。其右惟有齊右。道右。戎右。三者。不見祀右及田右。祭祀時亦名齊。田與戰伐俱用。凡有牲事。則前馬。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兵。可以相通。故知齊右兼玉路右。戎右兼田右也。

〔疏〕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者。賈疏云。凡男子立乘。前視五轡。若有敬事則式。式視馬尾。當須端拱。故云拱而式也。詒讓案。言此者。明右下爲王式也。道右云。王式。則下前馬。曲禮注云。車右君式則下步行。明此云有牲事則前馬。亦爲王式而下前馬步行也。式。詳與人疏。曾釗云。牲事。迎牲也。大中祭皆行。故曰凡前馬者。容君雖乘車出廟門迎牲。及牽牲時。君已下車。故齊右亦下而前馬與。案曾說亦通。云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者。以居前面。當向王。故卻行。且以止馬使緩行。故云備驚奔。國語越語云。越王其身親爲夫差前馬。章注云。前馬。前驅在馬前也。莊子徐無鬼篇云。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前馬。昆閭滑稽後車。彼驂乘與前馬二人分主之。又別有後車者。與禮異也。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者。證王見牲則式之事。今本禮記作國君下齊牛。式宗廟。與此所引不同。以彼下文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例之。則此注所引是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宗廟尊於齊牛。宜依大禮明矣。曲禮孔疏引熊安生說亦以此注爲正。今本禮記蓋傳寫誤倒。非鄭本之舊。賈疏謂此是鄭改。亦非。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道車。象路也。〔疏〕謂已駕王未乘之時。此與道僕爲官職也。亦云王出入則持馬陪乘者。亦既乘則持馬陪乘。與齊右同。注云。道車。象路也者。司常注同。云王行道德之車者。據巾車云。象路以朝。朝所以行道德。故以爲名。曲禮云。德車結旌。注云。德車。乘車。彼雖兼玉金象木四路言之。義亦自車上諭命于從車。由。〔疏〕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者。掌交注云。諭。告曉也。賈疏云。按馭夫掌馭貳車同也。自車上諭命于從車。由。〔疏〕從車。彼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所論從車。即彼

貳車。與彼從車別同名耳。案賈說非也。馭夫注以從車爲戎路田路之副。而此道右馭象路。亦有從車。與彼注不合。故賈謂卽貳車。然馭夫自以貳車從車並舉。安得并而爲一。竊謂凡王出入。有副車十二乘。又有從車。則無定數。副車者。備王自乘。爲王路之副。從車者。諸臣從王者所乘。非王路之副也。此從車。卽從臣之車。凡王出入。不論乘何路。皆有從臣。卽皆有從車。大戴禮記諸侯還廟篇云。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卽此從車之塙證。盧注亦釋爲貳車。未析。士昏禮云。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注云。從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彼雖亦通釋從車爲貳車。而以爲從行有司所乘。則與此亦足相比例。馭夫注以爲戎路田路之副。固非經義。孔疏以爲卽馭夫之貳車。亦非也。注云。自。由者。大馭注義。詔王之車儀。顧式之。〔疏〕注云。顧式之屬者。賈疏云。曲禮云。式視馬尾。顧不過同。爾雅釋詁云。由。自也。詔王之車儀。屬。〔疏〕注云。皆是車上威儀。故須詔之。齊右不云者。文不具。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表尊。〔疏〕王式。則下前馬者。曲禮云。入里必式。及有牲事等。王皆有式也。此則表尊之蓋也。案賈說非也。蓋。卽車蓋。王乘車。必建蓋。陰以禦雨。晴以蔽日。非徒表尊也。王下。則右取車所建蓋以下。步行從王。鄭輪人注。謂乘車無蓋。賈氏遂分此蓋與車爲二。殊誤。詳輪人疏。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途驅之。行山曰軼。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故書。軼作別。杜子春云。罰。當爲軼。軼。讀爲別異之別。謂祖道轡轅。藥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軼。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轅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軼。飲。〔疏〕掌馭玉路以祀者。與齊右爲官聯也。賈疏云。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軼之事。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疏〕案祭地及四望明堂等大祭。疑亦常有犯軼。賈疏未備。云及犯軼者。毛詩邶風泉水孔疏云。軼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馭云。犯軼。詩云。取羝以軼。聘禮云。釋軼。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軼祭道路之神。爲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案孔說是也。祖道者。道祭之通名。詳舉其禮。則曰犯軼。祭行於廟門外。亦謂之軼。然與國門外之軼小異。故孔不數也。據此及戎僕兩職。五路唯玉路戎路有犯軼。蓋兵祭大事。在國外則行之。餘路並無此禮。以金路以賓。非兵車之會。象路以燕出入。田路以田。其事皆輕。故不爲犯軼之祭也。云王自左馭馭下祝者。以馭既下車。故王自居左。代之執轡也。祝。謂號祝以告神。猶聘禮賜饗祭祖。禰僕爲祝。皆以行道卒遽。趣便攝官。故不使祝官將事。

也。云登。受轡。犯轅。遂驅之者。賈疏云。馭登。受取王手之轡。犯轅。遂驅之而出。黃以周云。下文及祭。酌饌。僕左執轡。右祭兩轅。乃飲。俱在犯轅之前。經逆敘之。馭下。右亦下。有前馬解轡事。文略耳。注云。行山曰轅。者。毛詩鄆風載馳。大夫跋涉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跋與轅聲同字通。鄭訓轅爲山行。與毛訓跋爲草行。義亦相近。以較壤象山。故取山行以爲祭名。云犯之者。封土爲山象者。聘禮記注說釋轅。亦云委土爲山。伏牲其上。說文車部云。轅。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轅。既祭。犯轅。轅牲而行。爲轅轅。又云轅轅也。讀與犯同。又犬部云。犯。侵也。案許云。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轅。既祭。犯轅。轅牲而行。爲轅轅。又云轅轅也。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轅壇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轅祭。其壇隨路所擿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案曾子問疏義同。賈疏亦謂此道祭。與月令注祀行之轅壇同。犯。說文作範者。段玉裁云。許君所見周禮作範不作犯。蓋故書也。易。範圍天地之化。馬。王肅。張。作犯圍。古二字通用。許說範爲正字。則犯爲假借字。與今義迥異。案段說是也。鄭從犯者。取侵轅爲義。許從範。而云犯轅轅牲。則亦兼取犯義矣。云以菩芻棘柏爲神主者。釋文云。菩。劉音貢。一音倍。案說文艸部云。菩。艸也。廣韻十五海云。倍。黃蓍草也。漢書東平王雲傳云。治天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顏注云。倍草。黃蓍草也。倍倍並與菩同。是古野祭有束菩草爲神主之法。說文說範轅禮。則云樹茅依神。與鄭說異者。蓋任取道中所有草木。暫以依神。本無定物。故許鄭不同。賈疏謂菩芻棘柏爲神主者。謂於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爲神主則可。是也。又案祖轅之神。經注無文。曾子問疏引崔氏云。宮內之轅。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轅。祭山川與道路之神。案崔靈恩說。蓋據聘禮注義。惠士奇云。祖道本祭行神。祖在城門外。行則廟門外之西。禮雖不同。其神一也。崔云道路之神。非行神而何。若山川之神。則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焉。以教知釋轅不祭山川也。案宮內城外兩轅祭。神不常有異。惠說近是。今考行爲天子七祀之一。地示之小祀也。祖神。卽道神。風俗通義祀典篇及獨斷。竝謂爲共工氏之子脩。宋書歷志引四民月令。又謂爲黃帝之子累祖。曾子問疏亦云。道神名桑。蓋卽木崔實說。諸說不同。要皆人鬼之配食者。竊疑宮內廟門外之行。與國門外之祖。二者同祭行神。而以脩等配之。其轅轅制亦略同。而行道有遠近之殊。其祭之時地。及禮之隆殺迥異。廟門外之行。天子常所出入。歲必一祭。此恆禮也。國門外之祖。則非王出國門無祭法。祭亦無常時。以此爲異。故聘禮云。釋幣于行。此廟門外之行也。記云。出祖。釋轅祭酒脯。此國門外之祖也。行近。則唯釋幣。祖遠。則有祭。明其神同而地異。猶之社神同祭后土。而大社王社。亦有大小之異矣。云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者。說文車部

云。櫟、車所踐也。既祭，則驅車轍轍而行。示無所不踐。行道不遇險難，此於告祭之後，兼示攘厭之義。又鄭月令注據逸禮記祀行之禮云。北面設主于轍上，乃制臂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臂一脾再，又五祀之禮，皆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詩大雅生民箋云。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孔疏謂諸侯天子，轍祭亦有尸，依聘禮，鄉大夫轍祭用酒脯，則無尸。曾子問疏說亦同。據此，則天子祖道之轍，與鄉大夫用釋奠禮不同。當有迎尸之節。經注並不言者，文略。引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者，左襄二十八年傳文，引以證轍爲行山之義也。聘禮記注引春秋傳跋作轍，疑此亦當與彼同。云自山也者，道右注同。云王由左，使止不行，以俟祭轍也。此與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微異。彼車行而大僕自馭，此車止而王暫自馭，行時，大馭仍居中馭也。又戎僕犯轍，爲王在軍乘革路，當居中，戎僕則居左馭，其犯轍，亦王暫居中代馭。與乘玉路異也。故書云。轍、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爲轍。轍、讀爲別異之別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故書作罰。杜據詩禮改作轍，讀轍音如別。三字聲類同也。讀如今本作讀爲，誤。此字既定作轍矣。不當又易爲別也。故其下文稱詩禮爲轍證。案段校是也。云謂祖道轍轍，轍犬也者。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先鄭注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轍之是也。引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轍者。大雅生民文。毛傳云。羝羊，牡羊也。轍，道祭也。鄭箋云。惟、思也。后稷謀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熬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案生民詩。后稷郊祀之禮有轍，故引以爲證。杜云。轍轍犬，詩以牡羊者，聘禮記注說轍祭云。其牲犬羊可也。詩泉水疏云。據天子諸侯有牲，鄉大夫用酒脯而已。夫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轍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轍，謂諸侯也。天子以犬，諸侯以羊。擊卑異禮也。曾子問及左傳昭七年孔疏說並同。案杜意或當如孔說。但六牲之次，羊尊於犬，不應天子轍牲反降於諸侯。孔說實未允愜。聘禮賈疏申鄭義。則謂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是二牲隨所有用之。無天子諸侯之異。賈說似得鄭指。較孔爲長也。云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轍之祭也者。此蓋三家詩說。聘禮記注引詩傳曰。轍、邁祭也。謂祭道路之神，則疑引毛傳而申其義。引聘禮曰。乃舍轍。飲酒于其側者。此聘禮記文。彼文作出祖，釋轍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此約引之。證大夫以下亦有祭轍，但用釋奠禮也。釋舍古通用。鄭彼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轍，爲行始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轍祭酒脯祈告也。鄉大夫處者於是饒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轍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毛詩泉水傳亦云。祖而舍轍。飲酒於其側。曰饒。重始有事於道也。

云禮家說亦謂道祭者。此禮經舊說。與詩家說同。杜引詩禮說。亦兼明執祭即祖道之祭。左昭七年傳云。夢襄公祖。杜注云。祖祭道神。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並與此執祭同。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故書。軹爲軹。軹爲軹。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非是。書亦或如子春言。又云。軹當作軹。軹。謂兩軹也。其或言軹。亦非是。又云。軹當爲軹。軹。謂車軹前也。或讀「疏」。及祭者。將祭行神。有迎尸獻酬之事也。云酌僕者。此於執轡神主前。祭獻禮畢。又以行道爲警。警之筭。乘車。僕爲尤重。故并獻之也。說文酉部云。酌。盛酒行觴也。賈疏云。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案經言僕。注不云何官。賈謂即大馭。王使人酌之。鄭少儀注亦以祭兩軹祭軹爲大馭之事。是也。僕者。五路諸馭之通稱。故校人臧僕注云。僕。馭五路之僕。條狼氏云。晉僕有曰殺僕。即指五馭而言。故與右同。晉典有犯軹之禮。故言僕以咳戎僕也。若然。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知非大馭。酌大僕者。以前驅既不掌馭事。不當代大馭登車執轡。且少儀又謂酌尸僕如君僕。彼僕亦指爲尸馭車之馭。若君僕爲大僕。豈別有大僕從尸乎。賈此疏以僕爲大馭。說自塙。惟條狼氏晉僕。賈以爲大僕。則與此疏乖異。失之。云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者。既酌僕。僕又歸功於車。故受爵先祭左軹。次右軹。次前軹。乃飲。猶大射儀獻服不。服不以祭侯。先祭左箇。次右箇。次侯中。而後卒爵也。賈疏云。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軹。并祭軹之軹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未飲福酒。乃始轡轡而去。詒讓案少儀云。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軹范。乃飲。彼禮與此同。彼云在車則僕受酌。及祭飲。並於車上爲之。其節次蓋當既下祝登受爵未驅之時。其祭行神迎尸。則當與僕下祝同時並舉。祭行自以官官爲尸。既獻尸而賜爵。以僕掌馭事。故特得酌獻。非即以僕爲尸也。注云。故書。軹爲軹者。鄭珍云。以軹字依篆體書之。只作「𠂔」。傳久。或增綴。或模糊。即成開旁爲軹字。經杜子春正定。其誤已明。故說文無軹也。案鄭說是也。云軹爲軹者。軹。舊本誤軹。今依蜀石經及宋本正。下同。段玉裁改軹爲軹。云軹字從車。從花弓之弓爲聲。與從車范省聲之範不同。說文有範無軹。案段據杜說校也。此與下文範軹錯出。必有一誤。考少儀孔疏。及耶風飽有苦葉孔疏引此注並作範。則唐本亦與今本同。從車從弓之字。惟見此後注及轉人注。徐養原。黃以周並謂即範之譌文。但既是譌體。即不妨爲說文所無之字。段說義亦得通。并存之以俟詳駁。杜子春云。文當如此者。杜定從軹軹。而後鄭從之。云左不當重。重非是者。段玉裁云。謂故書作僕左。左執轡也。云書亦或如子春言者。故書或本亦作祭兩軹。祭軹。又不重左字如杜所定也。又云軹當作軹。軹。謂兩軹也者。杜正軹爲軹。而又釋其

二九

此當作範。亦不爲無據。今未能定其孰是也。至轉人後鄭注軌法之訓。與杜許及先鄭軌前之訓亦無迕。蓋軌爲輿下前及左右三面材之通名。而此文及少儀皆以前軌別於左右軌。故杜專訓爲式前後。鄭亦從之。而於轉人注則以輿下三面材增成先鄭義。明其各有所當。杜及二鄭義實相成。不必專持一端也。互詳彼疏。云或讀軻爲特筭之筭者。此仍故書作軻而讀爲筭。亦以聲兼義也。杜鄭皆不從。故引之在後。段玉裁云。車軸耑之鍵曰準。亦曰軻。謂制轂之鐵。豎貫軸頭。有似又首之筭也。故軻與筭同聲。案段說本戴震。亦通。依杜鄭說。則軻直是譌體。不必有此字也。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謂五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疏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者。此言應門以內馭路。奏樂爲節行之舒疾。必與樂相應也。賈疏云。樂師亦有此法。彼下有車亦如之。即上云行趨者據步迎賓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此雖馭路。行移遲疾。准步迎賓客爲法。故雖車亦行移也。注云。凡馭路謂五路也者。賈疏云。此大馭。惟馭玉路。而云謂五路者。大馭雖馭玉路。以經云凡所舍廣。則餘四路亦准玉路爲法。故云五路也。若然。迎賓客惟乘金路。餘四路雖不用迎賓客。至於乘車。皆自內而出。自外而入。經路寢及門。故鄭據大寢爲正也。云肆夏、采薺、樂章也者。謂皆樂篇章之名。樂師先鄭注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詳彼及鍾師疏。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者。樂師注亦云。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又引爾雅釋宮爲說。此路門之內。即大寢之庭。又路門之外。應門之內。即治朝所在。與樂師義同也。賈疏云。鄭注樂師云。反、入應門。路門。亦如之。此注不言亦。同於彼也。若應門外。亦應有樂節。但無文。故鄭亦不言也。詒讓案。應門外不得聞樂。當即以鸞和爲節。詳後疏。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舒疾之法也。鸞在衡。〔疏〕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者。此言應門以外。馭路舒疾之節也。應門以外。距大寢已遠。不得聞樂。故即以在車鸞和之聲爲之節。凡宮外馭路之儀皆放此。注云。舒疾之法也者。謂車行舒疾之節。與鸞和之聲必相應。保氏五馭所謂鳴和鸞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仲尼燕居云。和鸞中采齊。大戴禮記保傳篇云。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荀子正論篇云。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設。以養耳。史記禮書文略同。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自虎通云。車所以有和鸞。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又云。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此並以鸞和爲節之義也。云鸞在衡。和在軾者。經解注引韓詩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玉藻注義亦同。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此並鄭說所本。續漢志引白虎通。魯詩傳。楚辭離騷王注。呂氏春秋孟春紀高注。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文選東京賦薛注。說並

同。而毛詩小雅蓼蕭傳則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秦風駟騶篇。轡車鸞鑣。箋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又商頌烈祖篇。八鸞鸞。箋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說文金部云。鑾、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聲。和則敬也。說苑說叢篇。左傳桓二年杜注。及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說。續漢志注引傳玄乘與馬賦注。說鸞並與蓼蕭傳同。案依鄭駟騶箋說。則田車鸞在鑣。與乘車鸞在衡異。故賈疏及駟騶疏。並謂此注及玉藻經解注。皆據乘車。駟騶鸞。則據田車。故所在不同。然蓼蕭和鸞。烈祖八鸞。皆是乘車。依鄭說。亦宜置鸞於衡。今蓼蕭箋既不易毛義。而烈祖箋又明著鸞在鑣之訓。是鄭亦不能堅持其說。故駟騶疏引五經異義。載禮大戴。詩毛氏二說。許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鄭亦不駁。以證鄭為兩解。今考異義雖並列戴毛兩說。然續漢志注又引許慎曰。詩云。八鸞鑣。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轡車鸞鑣。知非衡也。蓋亦異義許案之語。則又申毛駁戴。故說文亦釋鸞為在鑣。是不從鸞在衡之說也。桓二年左傳孔疏云。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常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孔廣森云。鸞、馬銜也。鸞在鑣。兩口角各一。四馬凡八。故詩稱八鸞。若在衡。則八無取義。案許君及兩孔氏說。辯鸞之在鑣。其說甚精。鄭詩禮注說外異。自當以蓼蕭箋為定解。至和之在軾。禮戴氏、詩毛、韓、魯、及許、鄭、高。咸無異說。惟說苑及左傳服杜注說。並云和在衡。其說於古無徵。恐非。又春秋縣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說主天法商而王。鸞與垂四鸞。主天法質而王同。主地法夏而王。鸞與垂二鸞。主地法文而王同。此說鸞數與詩義不合。不足據也。云皆以金為鈴者。經解注義同。續漢輿服志注引干注云。和鸞皆以金為鈴。亦從鄭義。廣雅釋器云。和鑾、鈴也。公羊宣十二年何注云。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鈴有鸞。則和鸞自是鈴之通名。不必定在車也。鈴詳巾車疏。據鄭說。則和鸞同為金鈴。以所在異名。許君說文義亦同。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說鸞路云。鸞、鳥名也。以金為鸞鳥。懸鈴其中。施於衡上。以為遲疾之節。又呂氏春秋高注亦云。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為之。飾以金。謂之鸞轡也。案蔡高亦謂鸞在衡。而云以金為鳥形。以懸鈴。蓋據漢制為說。續漢輿服志。載乘輿金根安車立車。並鸞鳥立衡。是也。古疑無是制。蔡據以釋月令。史記禮書正義引皇侃說同。並誤也。漢書五行志顏注云。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為鸞鳥。而銜鈴焉。施於鑣上。此亦同蔡氏鸞鳥銜鈴之說。而以和在衡。鸞在鑣。則又兼采服杜之義。皆不足據。又崔氏古今注云。五路銜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鸞。所謂和鸞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鸞鈴。今或為鸞。或為鸞。事一而義異也。崔說亦本漢制。然依說文。則鸞正字。鸞段借字。崔氏謂金爵為鸞。所銜鈴為鸞。強析鸞鸞為二。尤非。又楚辭離騷云。鳴玉鸞之啾啾。王注云。鸞、鸞鳥。

周禮正義 十八 卷六十一

也。以玉爲之。著於衡。彼鸞用玉。疑七國以後之
侈制。王注似亦沿鸞爲立衡之說。皆非古制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二

戎僕掌馭戎車。

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疏〕將者，巾車云。革路以即戎。注云，即戎，謂兵事，以大馭馭玉路，齊僕

馭金路。道僕馭象路，皆王自乘之路。明此戎僕所馭者，亦專屬王自乘之革路，別於後凡。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戎車爲諸臣所乘之車也。王自將者，謂親出征討。若春秋桓五年，桓王以諸侯伐鄭之類。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倅，副也。服，謂衆。〔疏〕注云倅，副也者，射人云，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車僕云，掌戎車之萃。注云，萃，乘戎車者之衣服。〔疏〕猶副也。又諸子云，掌國子之倅。注云，故書，倅爲卒。司農云，讀如物有副倅之倅。

倅，萃，卒，聲類並同。左襄二十三年傳說齊侯伐衛，有武廣。杜注云，公副車。孔疏引服虔云，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音相似。案據司馬法大前驅爲前軍，大晨即大殿，爲後軍，則倅車在

後軍之內，爲戎車之副，亦謂之武廣。又通言之，亦曰佐車。詳田僕疏。又卿大夫行道之副車，亦通名倅車。詩小雅綿

蠻云，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鄭箋云，後車，倅車也。云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者。賈疏云，鄭注坊記云，僕右僮

朝服，據非在軍時。若在軍，則服章弁服。衆乘戎車者之衣服，謂此服也。言衆乘戎車者之服，則副車十二乘，及廣

闕萃輕之倅皆是也。案賈說是也。左僖三年傳云，軍服振振。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是戎事諸臣與王同服章弁服，

正之者，令不得服。犯軼，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疏〕犯軼，如玉路之儀者，如大馭犯軼之

官服以自殊異也。犯軼，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疏〕犯軼，如玉路之儀者，如大馭犯軼之

之事，而合諸侯。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是也。注云，如在軍者，賈疏云，謂如其犯軼、巡守，及兵車會，亦乘革路。若乘車之會，即乘金路也。掌凡戎車之儀，序曰，戎車、衆之兵車也。書

〔疏〕注云，凡戎車、衆之兵車也者，對前云戎車爲王自乘之戎路，明此凡戎車爲將帥及卒士所乘，亦謂之小戎。詩

秦風云，小戎僕收。鄭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是也。衆兵車自有馭。戎僕不親馭之，唯掌正其儀耳。引書序曰，

武王戎車三百兩者，牧誓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孟子盡心篇亦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引之者，證戎車爲衆兵車也。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以待賓。〔疏〕掌馭金路者，與齊右爲官聯也。注云，以待賓客者，巾車注義同，謂待朝覲會同諸侯也。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

馭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十步，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疏〕王乘車迎賓

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者，賈疏云，受享於廟，則迎之，大行人云，上公九十步，介九人，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鄭注云，朝先享，不言朝，朝正禮，不嫌有等，是春夏受贊於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法，

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贊受享皆無迎法，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也。案大行人說公侯伯子男朝位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

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摺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賈彼疏亦云，春夏受贊在朝，無迎法，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曲禮孔疏引熊安生說正同，即賈所本，綜校此與大行人兩注，並不云迎賓有春夏秋冬之異，則鄭意自謂四

時朝並無迎賓，享並有迎賓，熊賈說非鄭指，曲禮疏又引崔靈恩說，則謂春夏朝享並有迎法，秋冬並無，其說尤謬，陳祥道云，齊僕朝覲宗遇，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蓋春秋夏朝享並有迎法，秋冬並無，其說尤謬，

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皆謂之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而秋冬不迎者誤矣，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朝覲宗遇皆謂之覲，必無迎賓之法，所以正君臣之分也，

其後行饗食於廟，以講賓主之禮，通上下之情，乃有迎賓之法，周官一經凡諸侯四時常朝，皆止言朝覲，而此備舉四時之名，正見諸侯晚來，王亦待之隆也，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於義不通也，

案陳、金並謂朝覲宗遇，四時同禮，深得經注之旨，金謂享無迎賓，亦塙，但本鄭鑄說，謂迎賓爲因四時常朝而行饗食時事，林喬蔭、朱大韶、黃以周，說並同，今考饗食固常有迎賓，而未盡也，凡四時常朝，朝享無迎賓，享後禮祿，

則常有迎賓，蓋朝享純乎君臣，故無迎法，禮及饗食，純乎賓主，故依諸侯相朝禮，有迎法，經云朝覲宗遇，即指禮祿而言，鄭、賈謂此迎賓，朝、宗，則在享與饗食，覲、遇，則又唯在饗食，不知禮賓與饗食同有車迎之法，賓朝覲

宗遇之通禮也，互詳大行人疏，又案詩小雅蓂莢箋云，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是燕禮雖輕，亦有車迎，此經注並不具也，云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者，證送逆相去遠近之數，賈疏云，大行人文，彼據受享

云。按山虞植旗屬禽。此官又云植旌比禽者。彼此共其事。故並見之。注云。以告獲也者。皆得獲者。令獻禽也。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獻禽於其下。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卽植旌令獻之事。云植。樹也。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疏〕及獻比禽者。亦與山虞澤虞爲官聯也。注云。田弊。田者。山虞注義同。及獻比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疏〕獲者各獻其禽者。大司馬注云。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是也。賈疏云。大司馬。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弊。止也。田止。百姓所得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公之者。獻於旌下。每禽擇取三十。其餘爲主皮之射而取之。云比。種物相從次數之者。宰夫注云。比。校次之。謂以所獲使種類大小相從。比次校數是多。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疏〕凡田。王提馬而走者。記王以下田車馳驟之節。皆謂逐禽時。保氏五馭之逐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疏〕禽左是也。詩小雅車攻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穀梁昭八年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此提馬以下馳走之節。亦欲其不失馳也。賈疏云。凡田亦謂四時田。天子發。抗大綬。諸侯發。抗小綬。大夫發。止佐車。其時有提馬晉馬之事。注云。提。猶舉也者。說文手部云。提。挈也。舉。對舉也。引中。之。提與舉義亦通。漢書刑法志顏注引李奇云。提。舉也。淮南子俶眞訓。提挈天地。高注云。一手曰提挈。舉也。是提挈義同。云晉。猶抑也者。此假借之義。廣雅釋耦云。抑。按也。按。晉。聲近義通。云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者。說文手部云。扣。牽馬也。爲王御田車。則牽馬而舉之。爲諸侯御田車。則牽馬而抑之。皆以止馬令不急奔。賈疏云。提遲於馳。皆使尊者體舒。卑者體促之義也。惠士奇據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傳云。聘馬曰馨。止馬曰控。謂提猶控也。勒馬曰提。案惠謂提提義略同是也。晉則微縱而未騁。蓋略急於控。而緩於馨也。云馳。放不扣者。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廣雅釋宮云。馳。奔也。謂不牽馬。任其奔馳。卽詩所謂馨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疏〕云。貳車。象路之副也者。賈疏云。以道僕

車。副車。姜兆錫云。貳車通謂諸僕倅車。貳車。佐車之屬。對文則分倅。貳。佐。散文則通名貳也。曾釗亦據少儀。乘貳車必式。注。貳車。副車。謂非象路獨得是名。案王姜曾說是也。王昭禹。李光坡。莊存與說同。司戈盾云。軍族會同。授貳車戈盾。軍族乘革路。會同乘金路。而咸名貳車。則貳車不專爲象路之副。大行人說五等諸侯來朝。各有貳車。乘數不同。亦不必皆象路也。蓋分言之。則象路稱貳車。戈路稱倅車。田路稱佐車。通言之。則王五路之副

各十二。共六十乘。統稱戎車。此職之戎車。蓋駭五副路而言。不專屬象路之副也。互詳道僕疏。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者。謂即戎僕之倅車。田僕之佐車也。賈疏云。見戎僕與田僕俱不畜貳。田與戎俱是職煩。故知兼此二者也。不掌玉路金路之副者。二者事暇。蓋車僕不共掌也。姜兆錫云。從車。即道右職從王之車。莊存與云。卿大夫從王乘公車。案姜、莊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李光坡並釋爲從車屬車。義亦略同。據道右云。自車上諭命于從車。彼官掌駭象路。而有從車。則從車非戎路田路之副明矣。射人云。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云。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諸子云。會同賓客。作羣子從。此從車。即彼諸臣從王者所乘之車。與副車備王自乘者異。賈鄭亦並失其義。又凡王行。自乘一路。其四路亦從行。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役勞勩之事。故知是驅逆之車也。與貳車從車不同。則非此官所取也。互詳道右疏。云使車驅逆之車者。賈疏云。以使役勞勩之事。故知是驅逆之車也。王所乘。司士云。作士適四方使。及行夫傳遽之事。並所乘用。田事驅逆之車。雖亦駭於其中。而實不止此也。分

公馬而駕治之。

乘調六種

〔疏〕

爲公之戎馬。案此公馬兼六物。則不止戎馬矣。注云。乘調六種之馬者。六種之

馬。即校人之六馬也。賈疏云。趣馬自主駕脫。故知此駕治者。是調習之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

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

〔疏〕

掌王馬之政者。官所畜之馬。以給王事者。別於民馬。謂之玉馬。亦

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章注云。國馬。民馬也。十六非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案章說非也。丘出戎馬一匹。文出司馬法。此乃計非出車之制。其馬出於民間。有兵事。鄉遂軍不足用。乃調發及之。此非常聚於王閑也。闕且所謂國馬者。乃鄉遂之軍馬。馬質所給者。故曰足以行軍。所謂公馬者。乃邦國六閑之馬。官所養以給事者。即此經之公馬。故曰足以充賦。賦當訓爲頒。謂充頒給官府之用。章並失其義。韓非子解老篇云。戎馬乏。則將馬出。彼戎馬。蓋即指國馬。將馬。即指王馬。公馬也。此職六物雖有戎馬。然止備王戎路倅車。及從行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之用。丘甸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鄭答趙商。已論之矣。詳後疏。注云。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者。數。石經考異引蜀石經作政。亦通。賈疏云。經辨六馬是差擇也。下云凡頒良而養乘。是養乘也。引月令曰班馬政者。仲夏季秋二令並有此文。仲夏注云。馬政。謂養馬之

政教也。季秋金蒙教田獵爲文。注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此注似引仲夏令文。賈疏謂專據季秋令。未塙。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疏〕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者。毛詩小雅六月傳云。物。毛物也。此物當亦兼齊足齊力言之。轉人有國馬田馬駑馬三等之稱。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然則此道馬以上四者並謂之國馬。國馬與田馬駑馬等雖種類毛物不同。蓋亦以馬之高卑相別異。此六馬六物馬質馬量三物止有戎馬田馬駑馬者。彼據賈之民間以共官者。故無種馬齊馬道馬等。周書權匡篇有三牧。疑卽指馬質三物之牧言之。此總辨國廐之馬。故備六物也。注云。種。謂上善似母者。廣雅釋詁云。種。類也。謂類其母也。種戎齊道田五馬並爲良馬。此馬尤善。故獨稱種馬。云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者。賈疏云。知差次如此者。以其言戎道田。以事爲名。則知戎馬駕戎路。道馬駕道車。田馬駕田路。以此五者。種馬最在上。駕玉路可知。駑馬最在下。五路之外給役可知。沈夢蘭云。駑馬者。馭夫之貳車。從車。使車。凡驅役之車皆是。詒讓案爾雅釋畜云。宗廟齊祭。戎車齊力。田獵齊足。若然。玉路駕種馬。當齊豪。戎路駕戎馬。當齊力。田路駕田馬。當齊足與。荀子禮論篇云。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蓋卽言玉路之種馬也。雜記云。凶年則乘駑馬。明非凶年不乘駑馬。故知供役而已。但駑馬二閑。不止給王宮中之役。宮中當作官中。謂給百官府之役也。穀梁莊二十九年楊疏引正作官不誤。此與下經官中之稍食。官誤作宮同。官中亦見士師職。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爲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爲音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大備。詩云。駉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

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疏〕凡頌良馬而養乘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疏〕之者。謂此官辨良馬五物。頌與廢繫諸官。養而乘之。巫馬注云。乘。謂驅步是也。曾釗云。漢書禹貢傳。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乘之。所謂步作之也。云乘馬一師四圍者。以下記十二閑馬及牧馭之數。亦此官之官法也。云三乘爲阜。阜一趣馬者。趣馬。葉鈔釋文作趨馬。與敘官不合。疑誤。阜卽閑之小者。詳敘官疏。云三阜爲繫。繫一馭夫者。繫。釋文作馭。云本又作繫。案陸本是也。經例用古字作馭。注例用今字作繫。詳四門疏。繫者。牧羣之名。國語齊語。桓公與衛繫馬三百。孟子萬章篇云。繫馬千駟。並卽此。云六繫爲廢。廢一僕夫者。釋名釋宮室云。廢。勿也。勿。聚也。牛馬之所聚也。說文广部云。廢。馬舍也。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六匹爲廢。廢有僕夫。案僕夫卽五馭之僕也。此乘四匹。阜十二匹。繫三十六匹。良馬二馬所同。惟設官則異。至廢則屬馬當增三倍。並詳後疏。又案此廢卽養王馬之舍。凡廢有內外不同。公羊僖二年傳荀息云。馬出之內廢。繫之外廢爾。是也。此十二廢蓋王馬之內廢。對養國馬者爲外廢也。郊特牲庫門注云。庫或爲廢。則內廢或卽在庫門內。故庫門亦稱廢門與。云六廢成校者。校者。六閑之總名。卽馬棧也。詳敘官疏。注云。良。善也者。王府注同。云善馬。五路之馬者。謂種馬至田馬五者通爲良馬。對駕馬不駕路而言也。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圍者。敘官注義並同。云故春秋傳曰。馬有圍。牛有牧者。昭七年左傳楚辛尹無字語。引之者。證養馬爲圍。杜注亦云。養馬曰圍。養牛曰牧。與先鄭說同。云玄謂二耦爲乘者。易屯釋文引鄭易注云。馬牡牝曰乘。是二耦四馬。並得爲乘。皆取兩兩相耦之言也。詩鄘風千旌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驥彭彭。武王所乘。龍旗承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駉駉。周道倬邁。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玄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頌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爲乘。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首。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案據駁異義說。則王五路。亦止駕四馬。此經以四馬爲一乘。而設一師四圍者。亦以同駕一車。故以四爲數也。云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者。師。卽敘官之圍師也。圍師帥圍。趣馬帥圍師。馭夫帥趣馬。僕夫帥馭夫。皆轉相帥領。云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者。賈疏云。序官有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馭夫中士。二十人。無僕夫士數之文。以此文官尊者管卑者。馭夫既中士。明僕夫上士可知。易被云。鄭以

僕夫爲上士。非也。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也。革路、戎僕也。總而名之爲僕夫。五僕中。惟道僕田僕爲上士。大馭戎僕爲中大夫。齊僕爲下大夫。黃度、李鍾倫、姜兆錫說並同。吳廷華亦云。以經義言。則大馭當掌種馬之廐。種馬駕玉路也。戎僕當掌戎馬之廐。戎馬駕革路也。齊僕當掌齊馬之廐。道僕田僕當掌田馬道馬之廐。蓋各於其所掌之路辨之。案易、吳諸家謂僕夫卽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其說致隔。蓋析言。則五僕分取五路。故官名互異。總言之。則一廐有一僕。故此通稱僕夫也。僕夫省文亦稱僕。後經云。臧僕是也。鄭於臧僕。釋爲取五路之僕。說自精隔。而於此僕夫。乃以爲諸僕之外。別有是官。復臆定其爵爲上士。以增敘官之所無。沈彤依鄭說。謂當補僕夫上士十人。皆非也。又詩小雅出車云。召彼僕夫。謂之載矣。毛傳云。僕夫。御夫也。彼將率所乘。不必戎僕御。故毛以御夫釋之。御夫卽馭夫。蓋散文得通。此以僕夫帥領馭夫。則二官迥異。與詩義亦不同也。云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者。謂一廐良馬一種之數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爲阜。則十二匹。三阜爲繫。則九乘三十六匹。六繫爲廐。則十八阜。五十四乘。二百一十六匹。云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筴也者。乾爲馬。說卦傳文。又繫辭上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韓康伯注云。陽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賈疏云。按易、天一生水北方。地二生水南方。天三生木東方。地四生金西方。天五生土中央。是謂陽無匹。陰無耦。又地六成水北方。天七成火南方。地八成木東方。天九成金西方。地十成土中央。是謂陽有匹。陰有耦。龜取生數。一二三四五。著取成數。六七八九十。若然。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不取十者。中央配四方故也。是以易之六爻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七、八、九六既配四方。故九六皆以四乘之。乾之六爻。以四乘九。四九三十六。六爻。故二百一十六。是爲乾之筴也。云至校變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者。以阜繫廐三者。皆言爲至校。獨云六廐成校。明取馬數小備。故特異其辭。鄭喪大記注云。成。猶備也。鄭知六馬各一廐者。以一校六廐。與六物之數適相當。故謂六廐成校。經語雖似上冢良馬。而實闕下駕馬爲文。是良馬每廐二百一十六匹。駕馬三之。則六百四十八匹。合計六廐五良一駟。共一千七百二十八匹也。假令此六廐全爲良馬。則當減四百三十二匹。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校人中大夫。掌王田獵之馬。一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劉說正以良馬六廐計之。蓋漢魏周禮經師有此義。但良馬止五物。而廐有六。勢無由合。故鄭不如此計數也。云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六匹者。惠士奇云。一廐二百一十六匹。倍之爲四百三十二匹。乃二廐良馬一種之數也。以其數五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六匹。乃十廐良馬五種之數也。賈疏云。經云。六廐成校。據一廐言之。王馬小備。下云校有左右。則十二廐爲十二閑。若據一廐。一廐爲二百一十六匹。據兩廐。倍之。

故四百三十二匹。種別四百三十二匹。五種計之。自然總合二千一百六十匹。詒讓案。經云。六廄成校。則合左右校爲十二廄。而鄭必先通計良馬十廄之數者。以駕馬二廄與良馬數遠不相當。故先就良馬五物計之也。云駕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者。惠士奇云。二廄良馬三種四百三十二匹。以其數三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乃二廄駕馬三良馬之數也。以十廄良馬五種之數。與二廄駕馬三良馬之數相并。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乃五良一駕。十二廄之全數也。引詩云。駉牝三千者。鄭風定之方中文。鄭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無邱鄆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徒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亦並據此經爲說。駉牝詳度人疏。云此謂王馬之大數與者。謂詩文不合邦國禮。而與王馬之大數正同。云麗、耦也者。敘官注同云。駕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百十四匹者。駕馬一麗二匹。則一圉。八麗凡十六匹。則一師。八師凡六十四匹。一百二十八匹。則一趣馬。八趣馬凡五百十二麗。千二十四匹。則一馭夫。是自圉至馭夫。總馬千二十四匹也。云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者。賈疏云。依經八計之。得此千二十四匹。其三良馬有千二百九十六匹。故言不相當。云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者。賈疏云。若作六。計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三良馬數合。故破從六也。云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者。鄭意破八爲六。則六麗二六凡十二匹。而一師。以六乘十二。凡七十二匹。爲六師。三十六麗而一趣。更以六乘七十二。凡四百三十二匹。爲六趣馬。二百十六麗。而一馭夫。良馬左右二廄合計亦四百三十二匹。兩數正同。再能以三乘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經三良馬之數相應也。又案鄭必破八爲六者。亦以依經圉師以上皆積八成數。則不能成阜。惟改八爲六。則每阜一圉師。六阜一趣馬。三十六阜一馭夫。百八阜一僕夫。於阜繫之數亦正合也。云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者。以良馬一繫三十六匹。則有一馭夫。一廄二百十六匹。則有一僕夫。今駕馬依鄭說則四百三十二匹始有一馭夫。其數已不相當。而駕馬之師。至馭夫而止。雖三之至千二百九十六匹之多。亦不更設僕夫。明以不駕五路卑之。故不設貴官也。賈疏云。案此經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按序官云。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十人。卽此以云阜一趣馬。合自師至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井之六十正。充此良馬之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降殺之差。每廄爲又不見駕之馭夫者。或脫也。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駕馬則皆分爲三焉。〔疏〕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者。王十二閑。程

爲乘馬御。六驥屬焉。闕。杜注云。六驥。六閑之驥。周禮諸侯有六閑馬。晉制與此經合。注云。降殺之差。每廩爲一閑者。說文門部云。閑。闕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云。閑。闕。養馬之所也。詩魯頌駉。孔疏云。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是閑廩義同。故又謂一廩爲一閑。鄭意上文六廩成校。校有左右。是一校六廩。左右合爲十二廩。即是十二閑。但天子備十二閑六種。邦國以下。以次遞降殺之。其每廩爲一閑則同也。穀梁莊二十九年。新延廩。傳云。延廩者。法廩也。范注引此經釋之。亦云。每廩一閑。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屬馬則皆分爲三廩者。此無正文。鄭意邦國之與天子。降殺以兩。故於六種之中。去上二種。取下四種。以充邦國之用。又天子良馬五種。種各二閑。其屬馬三良馬。則以三倍之數並處二閑。今邦國六閑。馬四種。若亦如天子之制。良馬三種。屬馬一種。種各二閑。則有八閑。非六閑所能容。故謂邦國及家皆良馬每種止一閑。屬馬三良馬。則又分處三閑。與天子制不同也。吳廷華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注。金路以封同姓及公。以難此注。謂此邦國不分五等。則同姓及公之金路固當用齊馬。而侯伯以下乘象革木三路者。不宜用齊馬。又夏官敘官。邦國有軍制。亦應有兵車。鄭注四種。亦不宜獨去戎馬。案鄭依上文六物之文。種戎在齊道田之上。故謂邦國無種戎二馬。但戎馬革路所駕。巾車。革路以封四衛。在邦國爲子男之車。則五等諸侯通得乘之。况邦國無大小。各立軍制。而謂不得備戎馬。於理實難通。吳氏疑之是也。且五路之中。革路卑於金象。則六馬之中。戎馬不得尊於齊道。故馬賁三物有戎馬而無齊道。明齊道之物貴於戎也。然則上經六物。戎在齊上。乃偶順文便。不爲厚卑之定次。而鄭即據之。以爲邦國無戎馬。非至論也。考毛詩魯頌駉傳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駉馬。其說與鄭此注異。諦審毛意。蓋即以馬賁三物。戎田駉三馬皆賁之民間。非國廩所生。故以充諸侯之馬。但其所謂良馬一種。不知正指何馬。依此經注義。則種戎齊道田五馬並爲良馬。毛既別數戎田。而種馬又玉路所駕。諸侯所不得乘。則良馬內無種戎田三馬可知。竊疑毛所謂良馬者。殆兼指道齊二馬也。蓋據巾車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之文。諸侯同姓乘金路者。當有齊馬。無道馬。異姓乘象路者。當有道馬。無齊馬。以其齊道不定。故統咳之曰良馬。此毛君依此經爲傳之微旨也。今謹依毛義。定邦國四種之馬曰。凡諸侯乘金路以下者。其馬爲齊。戎。田。駉。其金路象路蓋共駕齊馬。以其事略同也。戎路以下所駕馬與王同。凡乘象路以下者。其馬爲道戎田駉以駕。象路以下。亦與王同。至於四衛乘革路者。雖不得乘象路。而亦得具道馬。以賓祭行禮之馬不可與戎事同也。依此差之。則與此職。及巾車馬賁諸文。無不符合。似較鄭說爲優。而魯頌疏反據鄭以通毛。謂毛以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名實貿亂。不可通也。又案依鄭說每閑馬二百一十六匹。邦國六閑。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凡八百六十

四匹。賈疏云。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夫食縣。不審何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其餘三甸。稅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答曰。邦國六閑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趙商云。邦國二千五百九十二匹者。謂三良。一良四百三十二匹。三良千二百九十六匹。驚三。其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合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謂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驚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亦千二百九十六匹。井之。千七百二十八匹。正合於數。鄭不從者。天子十二閑。分爲左右。一種馬分爲二廄。故一種馬有四百三十二匹。諸侯及大夫直一廄。不分爲左右。則良馬惟有三廄。三良居三廄。其數六百四十八匹。驚馬亦三。其一種。其數亦六百四十八匹。井之。爲八百九十六匹。家有三種。一良一驚。良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驚馬三之。爲六百四十八匹。井之。爲八百九十六匹。子以何術計之。案據賈引鄭志。趙商謂丘甸出車馬爲軍賦。無與於國馬之數。則此國馬卽公馬。與國語不同。其說甚析。依此職經注。則王之戎馬亦止四百三十二匹。才足共驚兵車百有八乘。而天子畿內軍賦號稱萬乘。其不合一也。卽以六軍三千乘計之。當用馬萬二千匹。與此職戎馬數亦復懸絕。其不合二也。蓋此職十二閑之戎馬。專以共王之戎路倅車。及從行公卿大夫宿衛士庶子等所乘。非以給軍。左昭二十七年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明當時王馬不以給軍。又襄九年傳。宋災。使皇郕命校正馬。武守。彼校正卽此校人。明國內守備之事。乃使校人出馬也。蓋六軍之馬。當由馬質頒與六卿之家。使共養之。而卿吏司其稽簡徵發之事。六遂副六卿。其頒養之法當亦如之。至都鄙丘甸出戎馬。則又民閒自備。都鄙之吏縣師與稍人掌其事。二者之馬。皆不畜於王閑。爲校人所不掌。然則此職王及邦國之馬。自據官廄所畜言之。其不足以盡王國及侯國之馬亦明矣。至此經之家馬四閑。依鄭志說爲天子三公食大都者之制。此本畿內大國。與邦國男國相等。故軍賦不過百乘。而家廄畜馬有八百餘匹之多。其卿食小都。大夫食縣者。卽不得備此數。故趙商云。欲何以難。至諸侯之卿大夫尤不能具四閑之制。故論語公治長篇以陳文子有馬十乘爲多。則邦國卿大夫。凡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疏〕注云。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夫畜馬之數可知矣。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疏〕同氣則心一者。賈疏云。是使

三牝各產其一，通牡爲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吳廷華云，鄭本以牝牡爲同氣一心，賈以所產爲同氣一心，舛矣，案吳說是也，賈意蓋謂古駕車必用牡，故使三牝各產一牡，與馬父爲四牡，然細釋鄭意，自以三牝一牡爲一乘，而同氣一心，不如賈所說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據詩駟牡馬，謂此經圍人所養良馬皆牡馬，云良馬天子以駕玉路，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驂也，案魯頌本作駟駟牧馬，顏注誤本，殊不足信，其謂良馬爲皆牡馬者，疑六朝禮家因上經駟馬三良馬之數，與此經居四之一分率偶合，遂并爲一義，其說尤謬，段玉裁云，凡馬兼指六種五路之馬，又康成計王馬之大數，而引詩駟牡三千，何嘗謂五路之馬無驂歟，良馬通謂五路之馬，倘皆無驂，則通淫游牝，豈專爲駟馬，良馬豈皆駟母所生，康成何以云種馬上善似母者也，案段糾顏誤是也，列女傳辯通篇云，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而遂放桀，武王伐紂，左驂牝驪，右驂牝驪，而遂克紂，是即戎路不必皆駕牡馬之證，但詩屢言四牡，列女傳所云，則又兩牝，皆無三牝一牡之明文，鄭義亦未知何據，陳、汪謂此經指養馬言之，其說較通，蓋駟牧之馬，大數牝多特少，若駕乘則不拘此數，大抵特貴於牝，則五路之馬，或純牡，或間以牝，亦無不可，但純牝則爲賤，非駕路所宜，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明卿大夫以上乘車不用純牝矣，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者，庶雅釋獸云，牡、特、雄也，說文牛部云，朴特、牛父也，是特本爲牡牛，引申之，牡馬亦得稱特也，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疏〕春祭馬祖，四時之祭，經不云何月，以秋祭馬祖推之，疑皆在四仲之月，六畜惟馬祖有祭者，以馬給戎事，其用尤重也，左傳十七年傳云，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杜注云，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孔疏引沈氏據春秋說，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狗，天豕，謂六畜各有祖，臆說不足據，注云，馬祖，天駟也者，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詩小雅吉日孔疏引孫炎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案師田亦有馬祖之祭，所謂伯也，亦卽甸祝之祠馬，與此春祭禮異，詩吉日云，既伯既禱，孔疏云，馬祖，祭之者，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則又用彼禮以祭之是也，又漢書敘傳，類禱祿宗，應劭注云，禱，馬祖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案禱者師祭，與伯不同，非祭馬祖，應說失之，互詳肆師甸祝疏，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者，證天駟爲馬祖之義，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孝經援神契云，斗曲杓機象成車，房爲龍馬，華蓋覆鉤，宋均注云，房星既體着龍，又象駕四馬，故兼言之也，此卽據援神契文馬質注亦云，天文辰爲馬，賈疏云，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四月執陟攻駒，傳云，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案先鄭云，無令近母，卽夏

小正傳所云。離之去母也。度人攻駒與執駒爲二事。與夏小正合。此以執駒猶攻駒者。以皆是禁其乘匹之事。非謂執駒亦離其蹄齧者也。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駟者。度人注及說文馬部並同。賈疏謂爾雅文。今考爾雅釋畜無此文。賈疑誤記也。云玄謂執猶拘也者。釋名釋言語云。執。攝也。使畏攝也。說文牽部云。執。捕舉人也。句部云。拘止也。案執捕引中之與拘止義同。書酒誥云。盡執拘以歸于周。月令仲夏。游牝別羣。則繫騰駒。釋文。繫。作執。淮南子時則訓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繫。絆。說文馬部云。繫。絆馬也。或作繫。莊子馬蹄篇云。連之以羈繫。案執繫聲義亦同。云春通淫之時者。據牧師文。云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者。賈疏云。論語孔子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馬亦如此。故引之而言也。按月令仲夏繫騰駒。注云。爲其壯氣有餘。相蹄齧。彼壯氣有餘。相蹄齧。繫之。不爲駒弱者。繫有二種。此謂二歲者。彼據馬之大者。故不同也。夏祭先牧。頌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疏〕夏祭先牧。頌馬攻特者。夏小正五月頌馬。傳云。分大夫而頒馬。與小正五月頒馬文合。亦祭先牧在仲夏之證。頌馬。卽頒駒也。彼傳云。分大夫卿之駒者。謂以駒分與卿大夫之常乘馬者。宋本大戴禮記作分夫婦之駒。誤。注云。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者。說文牛部云。牧。養牛人也。通言之。養馬亦曰牧。賈疏云。以其言先牧。是放牧者之先。知是始養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云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者。亦謂驥其蹄齧者也。說文足部云。蹠。蹠也。蹄卽蹠之借字。謂牡馬性悍怒。喜相蹠齧。必驥之使馴。而後可乘用也。鄭司農云。攻特謂驥之者。鄭度人注說攻駒義同。說文馬部云。驥。情馬也。廣雅釋獸云。驥。情攻悒也。謂割去馬勢。猶今之扇馬。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作曰。相土作乘馬。鄭司農云。臧僕。謂簡馬者者。牧地及十二閑之中。蓋皆爲置社。以祭后土。而以始制乘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疏〕馬者者。牧地及十二閑之中。蓋皆爲置社。以祭后土。而以始制乘馬之人配食焉。謂之馬社也。引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者。土。舊本誤士。今據宋婺州本。岳本。互注本。明監本正。作。世本篇名。詳龜人疏。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注亦引世本云。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相土。契孫也。高承事物紀原引世本。相土作乘馬。臧僕。宋衷注云。皆黃帝臣。案據宋仲子說。則相土爲黃帝臣。易繫辭說黃帝堯舜制九事。已有服牛乘馬。宋說與易合。楊倞謂卽契孫。殆非也。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者。爾雅釋詁云。臧。善也。謂簡擇練習其人。使善其事也。云玄謂僕馭五路之僕者。謂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卽上文之僕夫也。先鄭釋僕爲馭者。嫌與下諸馭夫無別。故後鄭補釋之。凡五馭通稱。

僕。互詳大駟。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疏〕講馭夫者，馭夫不馭五條狼氏疏。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馭夫，馭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也。

僕也。注云。馬步神爲災害馬者者。讀步與酺同。族師、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殘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亦引此經爲釋。又云。蓋亦爲壇位如零樂云。至注與彼注義正同。蓋謂亦爲壇位以祭之也。今考馬步之祭，官經無文。鄭以漢制說之，亦無據證。竊疑步當讀如字。曲禮云。步路馬必中道。孔疏云。步、猶行也。左襄二十六年傳云。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云。步馬、習馬。馬步蓋謂習馬之道。月令五祀。冬季行此。冬季馬步，猶人之有祭行。史記封禪書有祠馬行。或謂其遺法。月令注。祭行在廟門外之西。然則祭馬步其在廟門外之西與。云獻馬、見成馬於王也者。成馬、謂已調習任乘駕之馬也。賈疏云。以冬時萬物成。亦獻成馬於王也。云馭夫馭車從車使車者者。據本職文云。講、猶簡習者。國語周語韋注云。講、習也。又後。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注云簡差也。此講馭夫。亦謂差擇而肆習之。故兼簡習爲訓。

〔疏〕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者。大祭祀。謂外祭祀圜丘方丘南北郊明堂之等。朝覲會同。亦冢大爲文。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彼同。謂一乘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頒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祭。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更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頒之、音分也。謂分授與當乘馬之人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左。〔疏〕飾幣馬者。此冢上大朝覲會同爲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即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者。即圍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爲幣。蓋馬爲小行人六幣之一。故亦併幣。非幣帛之

之。〔疏〕大宰注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也。三者皆於國外行之。故有頒馬之事。注云。毛馬、齊其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彼同。謂一乘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頒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祭。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更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頒之、音分也。謂分授與當乘馬之人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左。〔疏〕飾幣馬者。此冢上大朝覲會同爲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即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者。即圍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爲幣。蓋馬爲小行人六幣之一。故亦併幣。非幣帛之

之。〔疏〕大宰注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也。三者皆於國外行之。故有頒馬之事。注云。毛馬、齊其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彼同。謂一乘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頒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祭。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更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頒之、音分也。謂分授與當乘馬之人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左。〔疏〕飾幣馬者。此冢上大朝覲會同爲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即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者。即圍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爲幣。蓋馬爲小行人六幣之一。故亦併幣。非幣帛之

之。〔疏〕大宰注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也。三者皆於國外行之。故有頒馬之事。注云。毛馬、齊其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彼同。謂一乘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頒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祭。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更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頒之、音分也。謂分授與當乘馬之人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左。〔疏〕飾幣馬者。此冢上大朝覲會同爲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即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者。即圍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爲幣。蓋馬爲小行人六幣之一。故亦併幣。非幣帛之

之。〔疏〕大宰注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也。三者皆於國外行之。故有頒馬之事。注云。毛馬、齊其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彼同。謂一乘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頒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祭。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更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頒之、音分也。謂分授與當乘馬之人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左。〔疏〕飾幣馬者。此冢上大朝覲會同爲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即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者。即圍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爲幣。蓋馬爲小行人六幣之一。故亦併幣。非幣帛之

之。〔疏〕大宰注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也。三者皆於國外行之。故有頒馬之事。注云。毛馬、齊其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彼同。謂一乘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頒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祭。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更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頒之、音分也。謂分授與當乘馬之人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左。〔疏〕飾幣馬者。此冢上大朝覲會同爲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即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者。即圍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爲幣。蓋馬爲小行人六幣之一。故亦併幣。非幣帛之

之。〔疏〕大宰注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也。三者皆於國外行之。故有頒馬之事。注云。毛馬、齊其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彼同。謂一乘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頒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祭。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更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頒之、音分也。謂分授與當乘馬之人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左。〔疏〕飾幣馬者。此冢上大朝覲會同爲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即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者。即圍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爲幣。蓋馬爲小行人六幣之一。故亦併幣。非幣帛之

之。〔疏〕大宰注云。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也。三者皆於國外行之。故有頒馬之事。注云。毛馬、齊其色也者。小宗伯。毛六牲。注云。毛、擇毛也。此義與彼同。謂一乘四馬。必取同色。若乘黃之類。賈疏云。此三者皆頒馬從王。知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祭。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駟騶彭彭。武王所乘。又云。駟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案賈所引。小雅車攻。毛傳文。彼詩云。我馬既同。傳云。同、齊也。是齊其色。即謂馬同色。故孔疏引李巡云。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大朝覲會同。馬亦當齊色。齊色、即更記平準書所謂鈞駟是也。云頒授當乘之者。祭義注云。頒之、音分也。謂分授與當乘馬之人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左。〔疏〕飾幣馬者。此冢上大朝覲會同爲文也。云執扑而從之者。扑、唐石經初刻作朴。磨改作扑。案朴即扑之誤。詳司市射人疏。注。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者。飾與封人飾牛牲義同。彼注云。飾、謂刷治潔清之也。云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者。即圍人注。王賜賓客之馬。是也。先鄭意校人掌馬不掌幣。而經云幣馬者。以幣馬兩有。二者同陳馬當幣之處。故通謂之幣馬也。吳廷華云。校人馬官。而言幣者。謂以馬爲幣。蓋馬爲小行人六幣之一。故亦併幣。非幣帛之

幣也。王引之云：馬在六幣之數。故曰幣馬。齊語云：天下諸侯稱馬以爲幣。是也。下文幣馬釋並同。案樊、王說是也。先鄭忘檢小行人，故誤以幣馬爲馬當幣處。賈又曲爲之說，謂此直以馬遣人無幣。又謂王案遣人無庭實，然則下文賓客及國使之幣馬，皆有馬，兼有幣。注何以別無說乎？殆又未達鄭旨矣。引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者，聘禮賓在國夕幣，及入境展幣，並有此文。引之者，證幣馬同設，即所謂當幣處也。賈疏謂彼有幣有馬，此無幣，亦非鄭惜。引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纁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馭者執策立于馬後者，即既夕文。御、彼作御，字同。注云：諸侯之臣，飾纁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如鬬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纁，引之者，證此飾馬兼有馬纁等。又彼馭者，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疏」注云：賓客之幣馬來朝聘執策立馬後，與此校人執扑從馬，事亦同也。凡賓客受其幣馬，朝聘而享王者，「疏」而享王者者，賈疏云：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者是也。詒讓案：幣馬者，朝聘享王庭實之馬也。觀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朝覲享王之幣馬也。聘禮記云：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此聘問享主國君之幣馬也。侯國之臣聘於王亦然。又聘禮，使者私覲，以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疏」大喪者，謂王及后世子喪。云飾遣馬爲庭實，亦常校人受之。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疏」車之馬者，此與巾車司常爲官聯也。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遂獻之行。此官則飾其馬，而圉人獻之。檀弓注云：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其馬當亦每車爲四馬，如王生時乘車之制，亦有纁就之飾也。荀子禮論篇說明器云：趨與而藏之，金革纁鞞而不入，明不用也。蓋即指埋遣車馬而言。金革纁鞞，即車馬之飾。彼云不入者，蓋入墳時，解說車馬及飾，不駕繫之，非謂不入墳，猶典庸器，麻笱虞而不縣，檀弓即云：有鍾磬而無笱虞也。又凡葬窆時，藏器於槨中，有見內見外之異，士喪禮有笱笭無遺車，既夕及雜記注謂藏於見外，王禮以遣車載笱藏之，當與彼同。故賈疏謂入墳藏之於槨內，即據雜記注義也。互詳巾車家人疏，云及葬，埋之者，埋、釋文作埋，云本亦作埋，阮元云：經常作埋，注當作埋。此類皆援注所改。案阮說是也。狸即藉之借字。注或從俗作埋。詳鼈人疏。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蠶者，鄭意生馬不當埋，言埋，明非真馬也。凡送葬車有多種，祥車駕馬，蠶車人引之，皆卒窆而反，不埋之。故既夕記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極至于墳，斂服載之，卒窆而反。注云：極車至墳，視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重車之服，載之以歸，是也。若輅車載極入墳，其在道駕馬與否，經注無文。荀子禮論篇云：與藏而馬反，皆不用也。楊注以輅爲輅輅與輅，輅，謂埋之。馬即駕輅輅之馬。據彼說，則輅車至墳，亦駕馬。窆時，車雖埋，而馬仍反，是真馬送葬，無埋法也。塗車芻蠶者，釋名釋喪制云：塗車，以泥塗爲車也。芻蠶，束草爲人馬以神靈名之也。檀弓云：塗車芻蠶，

自古有之。孔子謂爲芻蕘者善。謂爲飾者不仁。鄭彼注云。芻蕘。束茅爲人馬謂之蕘者。神之類。飾。偶人也。孔子善古而非周。孔疏謂鄭意則周初卽用偶人。故家人職言繫車象人。注引謂爲飾者不仁。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蕘。故校人注云。塗車之芻蕘。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蕘之制。案孔說是也。依鄭檀弓注說。蓋古止有芻蕘。至周而有飾。然仍不廢芻蕘。故此注亦以爲釋。賈疏誤會鄭意。謂周實用飾。注舉古之芻蕘况周。非謂周仍用芻蕘。失之。又案此遺車卽芻車。蓋亦以木爲之。而塗以黝聖等。故通謂之塗車。至家人注以象人爲飾。知此遺車之馬不以木爲之者。以檀弓止言飾爲木人。更無木馬之文。史記封禪書載秦郊祀用木馬車馬。騶鐵論散不足篇說明器有桐馬偶人。此秦漢制。周時或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帥。猶。田獵則帥驅逆之車者。賈疏云。驅逆之車。田獵設之。但校人主車未有也。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將也。帥。猶。馬。帥領田僕而已。注云。帥。猶將也者。此假借之義也。說文巾部云。帥。佩巾也。行部云。衛。將衛也。經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典將衛字多段帥爲之。故此將車亦謂之帥矣。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疏。將事于四海山川者。與小宗伯大祝將事于四望禮略同。云則飾黃駒者。亦謂刷治潔清之也。賈金句前馬之禮。疏云。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案依賈說。黃駒取象土色。則所至山川。不論在何方。悉用黃色。與牧人望祀以方色牲異。彼又云。凡外祭。毀事用彪可也。注云。外祭。謂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賈彼疏援此經。謂據彪中有黃色者用之。義亦通也。又大司馬云。喪祭奉詔馬牲。當亦此宜所共。經不見共馬牲者。亦文不具也。注云。四海。猶四方也者。明此四海爲王巡守所至。在六服之內。與布憲四海爲四夷異也。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者。依玉人注。則王巡守所過大山小三等山川。並有祭禮。此唯云大山川者。據大祝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文不具也。賈疏云。爾雅云。祭山曰廋。廋。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案此注祈沈釋文無音。而玉人注云。其祈沈以馬。彼釋文引小爾雅曰。祭山川曰祈沈。祈音九委反。然今本小爾雅無此文。依玉人釋文。則祈讀與廋同。此疏及大宗伯疏並謂祈卽廋。詩大雅鳧鷖孔疏引此及玉人注。亦並作廋沈。是祈沈卽釋天之廋縣浮沈也。大宗伯。山川正祭之禮以狸沈。據鳧鷖疏引鄭志答張逸說。則廋縣與狸異。而此及玉人注並據以爲說者。蓋鄭意大宗伯山林川理是正祭之禮。廋而復狸。其巡守所過用告祭之禮。由則廋而不狸。而川則亦用沈。但禮有隆殺。漢書溝洫志載武帝自臨決河。湛白白馬玉璧。卽用古沈馬之禮也。觀禮云。祭山丘陞升。祭川沈。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彼云升。沈。升卽廋縣。沈卽浮沈。

鄭以爲王巡守就祭之禮。與此注正同。據此經祭山川有馬牲。左傳襄九年。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墻。亦地示也。祈沈
互祥大宗伯及夫人疏。云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者。據玉人文。所過山川。以璋瓚先灌。而後用牲。黃金勺。
卽瓚之勺也。引之者。證彼云馬卽此黃駒對。凡國之使者。其其幣馬。私觀。疏。共其幣馬者。亦謂以馬爲幣
文。駒爲小馬。散文駒馬亦通稱。並詳彼疏。者。聘禮云。喪觀。奉束錦。總乘馬。是私觀有幣馬也。又問卿之後云。賓面如觀幣。彼私面亦有幣馬。鄭唯云私觀
者。觀而散文亦通。故文不具。詳司儀疏。賈疏云。言國之。謂王使之下。聘問諸侯王行禮後。乃更以此幣馬私與主君
相見。謂之私觀。諸侯之臣。與君同行。不得私觀。若持聘則有之。則聘禮私觀是也。若然。上文飾幣馬。是以馬遺
人法。非聘。故無私觀。前賓客來朝聘。不言私觀者。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觀故也。吳廷華云。享亦有幣馬。
私觀特其一耳。案莫說是補鄭義。賈大行人疏謂諸侯大夫見天子有私觀。此疏又謂諸侯之臣於天子不敢行私觀。非也。
郊特牲云。朝覲大夫之私觀。非禮也。鄭注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據禮經
覲禮無私觀。聘禮有私觀。則諸侯之臣聘於王。亦宜有私觀。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力。齊。疏。凡軍事。物馬而頒
以申其敬。故郊特牲止庶朝覲神觀之非禮。而不及聘也。之馬。頒授武車。及鄉大夫庶子所乘從車使車者也。其六軍兵車之馬萬二千匹。當馬賈買而頒之鄉里。既非十二閑
所養。則亦非此官所頒。詳前及馬賈疏。注云。物馬。齊其力者。爾雅釋畜云。戎事齊力是也。詩小雅車攻孔疏引
某氏爾雅注云。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于戈之屬。賈疏云。上朝會言毛馬。鄭云齊其色。此軍事言
物馬。鄭云齊其力。物卽是色。而云齊力。當與上文互以見義。欲見皆有力有色也。案賈說是也。月令季秋。天子乃
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釋馬政爲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卽引此經爲證。是鄭意軍事亦兼齊其色也。詩
小雅六月篇。比物四驥。毛傳詰物爲毛物。孔疏謂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事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無同色
者。乃取異毛耳。騏驎是中。騏驎是駮是也。案據孔說。則戎事以齊力爲主。色則或齊或不齊。蓋無定法。又檠弓云。
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騏驎。殷人尙白。戎事乘翰。周人尙赤。戎事乘騶。詩大雅大明篇。騶駼彭彭。毛傳亦云。騶馬白腹
曰騶。言上周下殷也。是戎事馬亦各從正色。但詩等駟夫之祿。駟夫於趣馬僕夫爲。疏。爲官聯也。司勳注云。等。
禮並謂主帥所乘。其他戎車。固不嫌有雜色矣。駟夫於趣馬僕夫爲。駟夫於趣馬僕夫爲。駟夫於趣馬僕夫爲。駟夫於趣馬僕夫爲。
猶差也。注云。駟夫於趣馬僕夫爲中。舉中見上下者。以經云等。明有上中下也。僕夫爲上。趣
馬爲下。賈疏云。掌養馬者。有趣馬駟夫僕夫三者。皆須等其祿。獨云駟夫。故鄭云。舉中見上下。宮中之稍食。

師園府史以下也。鄭〔疏〕宮中之稍食者，此案上爲文，謂亦等之也。吳廷華云：宮當爲官字之誤。方苞亦引士師云：司農云：稍食曰稟。〔疏〕掌官中之政令，證此宮當作官。案吳、方說是也。注疏並不釋宮中之義，疑鄭賈本亦本作官中。王及諸侯宮中固常有內廄，左昭六年傳：楚有宮廄尹是也。然十二閑馬數千匹，斷非宮內所能容。若云等內廄師園等之稍食，豈十二閑師園之稍食非校人所掌乎？今本作宮中不可通也。注云：師園府史以下也者，賈疏云：上云馭夫之等，言士已上訖，故知此是師園府史以下，中仍有胥徒之等也。鄭司農云：稍食曰稟者，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祿也。段玉裁校改作稍食祿稟，以曰爲祿之譌。案段蓋據宮正內宰廩人掌固諸職，後鄭注義，不爲無徵。然先鄭此注，疑當作稍食日稟，稟食以日計，猶月奉以月計也。日曰形近而譌，凡經言稍食，與祿不同，此經等馭夫之祿，與宮中之稍食別文，則稍食不可言祿明矣。蓋馭夫中下士，故有祿，師園府史胥徒之屬，皆庶人在官者，則無祿，但稟食而已，故謂之稍食。先鄭但以稟釋稍食，而不兼言祿，其說最精審，後鄭訓爲祿稟，似亦謂非正祿，然未別白言之。賈疏遂滋誤釋矣。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疏〕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祿僕講馭夫之時。〔疏〕其飲食者，趣馬兼掌馭秣之事，故毛詩大雅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齊之者，莫子治兵篇說治馬云：適其水草，節其饑飽食也。注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云佐正者，謂校人祿僕講馭夫之時者。賈疏云：以其校人是養馬官

之長，校人既有此諸事，而云佐正，明佐此二者可知。吳廷華云：經言贊正良馬，是正其養馬之法，下齊之簡之，皆正之之事。蓋馬掌於校人，而趣馬贊之，案吳以贊正爲正養馬之法，深得經義。但僕與馭夫爵秩並尊，於趣馬爲其帥長，趣馬不得與其祿講之事，鄭不宜尊卑不辨，竊疑鄭意亦以正良馬爲正養馬之法，但以經既云贊，則是佐其長官，校人祿僕講馭夫之時，亦兼正馬政，故趣馬得贊之，非謂所正即校人祿講之事也。賈中鄭，蓋未達其旨趣矣。云簡，差也者，王制注云：簡、差擇也。詩小雅吉日云：既差我馬。毛傳云：差、擇也。云節、猶量也者，謂與馬質馬量三物義同。楚辭離騷王注云：節、度也。夏官敘官注云：量、猶度也。是節量義相近。云差擇王馬以爲六等者，賈疏云：即上種戎齊道田薦是也。王應電云：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疏以爲種戎齊道田薦，此乃六物，豈得爲六節。且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薦馬雜之。案王說近是。姜兆錫、莊存與、莊有可說同。莫子治兵篇說治馬云：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掌駕說之頒。用馬之〔疏〕掌駕說之頒者，與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由僕典路爲官聯也。典路先後可使，即簡六節之事。掌駕說之頒，第次之。〔疏〕鄭注云：說、謂舍車也。注云：用馬之第次者，此讀頒爲班也。

小爾雅廣詁云。班。次也。駕說有第次者。欲均其勞逸。謂若左宣十二年傳云。楚子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是也。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居謂牧所處。治。〔疏〕辨四時之居治者。賈疏云。謂二月已前。八月已後。在廐。二月已後。八月已前。在牧。故謂執駒攻特之屬。〔疏〕云四時也。云以聽馭夫者。都司馬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此趣馬聽於馭夫。亦謂受馭夫之政令而行之。賈疏云。以趣馬下士。屬馭夫中士。故云聽馭夫。注云。居。謂牧所處者。大吏注云。居。猶處也。據圉師云。春始牧。夏庠馬。是所居不同。莊存與云。庠。蓋今之涼棚。亦在廐中。不在牧地。冬則納馬於閑。夏則繫馬於庠也。云治。謂執駒攻特之屬者。賈疏云。以是校人之事。趣馬當佐之。明是此二事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疏〕者。醫。即敘官疾處。乃治之。相。助也。

醫。四人。是也。申鑒俗嫌篇云。藥者。療也。以藥療馬疾。即謂之藥。猶擊鼓即謂之鼓。動靜義通也。賈疏云。巫知馬疾。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藥則辨而祈之。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俞樾云。蓋巫馬不自醫。使醫四人治之。而自相助之。猶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疢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是亦不自醫也。醫師尊。故言使。巫馬卑。故言相也。云受財于校人者。賈疏云。謂共所具及藥直。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者。亦如獸醫。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而養之是也。齊民要術療馬病之術云。終日馳驅。舍而視之。不驅者。筋勞也。驅而不時起者。骨勞也。起而不振者。皮勞也。振而不噴者。氣勞也。噴而不溺者。血勞也。即驅步發疾之法。養乘及步馬詳校人疏。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云相。助也者。爾雅詰云。相。助也。

〔疏〕馬死。則使其賈粥之者。粥其皮骨等也。云入其布于校人者。所以償失馬之費也。注云。布。泉也者。外府注同。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者。據敘官文。云粥。賣也者。說文貝部云。賣。荷也。讀若育。經典多假粥爲之。國語齊語。市賤鬻賣。章注云。鬻。賣也。粥。賣聲類同。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圉者。〔疏〕掌牧地者。此與牧人及六卿四郊之吏爲官聯也。牧地及載師以牧田任遠郊之地。詩小雅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

云。出車就馬于牧地。箋云。牧地在遠郊是也。互詳載師疏。云皆有厲禁而頌之者。牧田。爲總牧六畜之田。蓋就中別爲蕃界。以爲十二閑牧馬之地。故有厲禁。若山虞云。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先鄭注云。厲。謂遮列守之是也。賈疏云。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注云。頌馬投圍者所牧處者。亦謂分而授之也。賈疏云。圍人掌養馬者。故圍人職云。掌養馬芻牧之事。詒讓案。此謂牧王馬也。其卿大夫以下有馬者。當亦有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疏〕注云。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者。賈疏云。孟春。謂夏之孟游牧之地。蓋並牧師頌之矣。孟春焚牧。陳生新草。〔疏〕注云。建寅之月。草物將出之時。燒焚牧地。除陳草以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疏〕注云。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月令季春令文。注云。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乃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案依圍師春始牧注引左傳。日中而出。則春分已出在牧。月令不宜季春方云遊牧。故鄭特釋之。月令注則謂彼據牝馬有尙留在廄者。則遲至季春乃遊之於牧。其說頗牽強。當以此注爲允。賈疏云。若然。彼不繫在廄。亦二月通淫。則與此經合矣。今此注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疏〕與彼注不同者。鄭君兩解。故彼此不同也。案月令秦書詳龜人疏。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澤之虞。〔疏〕贊焚萊者。焚萊。卽大司馬中春蒐田火弊是其事也。以焚萊與焚牧事相類。是牧師所習。故使贊之。注云。焚萊者。山澤之虞者。以經云贊。則此牧師特贊助其事。明自有專掌之者。此官與彼爲官聯也。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又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以山虞澤虞既主萊事。則焚萊亦其所掌可知。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圍馬九者皆有政教

焉。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爲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駢。二歲曰駒。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謂駢馬耳。毋令善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駒。始乘習之也。攻駒。驟其蹄鬣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疏〕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者。見校人職云。圍馬者。圍師云。掌教圍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申習不復驚。〔疏〕人養馬。卽圍馬之政教也。注云。九者皆有政教焉者。一阜馬。二佚

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者。說文員部云。員。物數也。小爾雅廣音云。選。擇也。謂選擇其有才智可備員數者平定之。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騄。六尺以上爲騊。大小異名。爾雅曰。騄。牝牡玄。駒。騊。〔疏〕也。馬八尺以上爲龍者。此別馬良。騄。高卑之異。八尺以上。轉人所謂國馬。騄。鄭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疏〕也。說文馬部云。馬八尺爲龍。卽本此經。龍字又作騄。惠士奇云。爾雅。馬屬絕有力騄。又曰。馬八尺爲騄。郭注引庾人職。龍作騄。龍與騄古音同。龍爲天駟。故馬以龍名。云七尺以上爲騄者。轉人所謂田馬也。說文亦云。馬七尺爲騄。毛詩鄭風定之方中。傳說騄亦與此經同。詩釋文及疏引定本七尺作六尺誤。云六尺以上爲馬者。轉人所謂駕馬也。公羊隱元年。何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五尺以上。案何說天子乘龍合於觀禮。而以龍爲高七尺以上。則與此經外異。蓋別有所據。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引周禮。馬七尺以上爲龍。又仲夏紀注引周禮。實多此一句。賈或襲六朝舊疏語也。高氏似誤記。但賈觀禮疏引此經。亦有五尺以上爲駒六字。疑漢晉時所傳周禮別本。實多此一句。賈或襲六朝舊疏語也。高氏似誤記。但賈傳亦云。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下曰駒。而淮南子時則訓脩務訓高注並云。馬五尺以下爲駒。與毛賈所述復不同。考說文馬部又云。馬高六尺爲騄。則與此經馬高度同。段玉裁。臧庸。陳奐並謂毛何諸家所云。駒者。當爲騄之誤。若然。說文騄字說解。當云高六尺以下。六尺以下。卽五尺以上也。詩陳風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騄。亦其證矣。注云。大小異名者。此無與職事。通釋馬大小異名而已。引爾雅曰。騄。牝牡玄。駒。騄。騄者。釋奇文。引之者。證馬名騄之事。釋文作騄。牝牡玄。宋徐仁仲本及閩本監本同。賈疏云。爾雅所釋。作詩騄。牝三千。但直言牝不言牡。爾雅之意。以詩人美衛文公直牝有三千。其實兼有牡。故云騄中所有牝則驅色。牡則玄色。兼有駒騄。引之者。證騄是馬色。案賈本作騄。牝牡玄。與今爾雅郭本同。郭注云。詩云。騄。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騄。見周禮。玄駒。小馬。別名騄耳。考爾雅釋文云。騄。牝。類忍反。下同。則陸所見郭注本作騄。牝。騄。說文馬部亦同。臧琳。段玉裁謂爾雅蓋以騄。牝。釋詩之騄。其說甚謬。今郭本爾雅。乃傳寫之誤。至郭讀騄。牝。爲句。以玄下屬駒。騄。爲句。亦與鄭讀不同。爾雅釋文又云。孫注改上騄。牝。爲牡。讀與郭異。然則鄭所據爾雅與孫本正同。叔然蓋亦從鄭讀。玄字句絕也。賈據誤本作疏。而宋本仍之。當從釋文及余本校正。檀弓或事乘騄。注引爾雅。亦作騄。牝。騄。牡。玄。者。臧琳。盧文弨謂後人依郭本竄改是也。檀弓孔疏所據本。亦與賈同誤。孔廣森云。騄。是馬色。合與玄對。且詩云。騄。牝。三千。若騄。卽是牝。何勞兩言。禮駕四牡不用牝。而詩言比物四騄。四騄。濟濟。則騄。必。牝。之。牡。者。玄。乃。騄。之。牝。者。矣。案。鄭。釋。爾。雅。或。當。如。孔。說。檀。弓。注。云。馬。黑。色。曰。騄。若。然。鄭。意。騄。玄。色。同。以。牝。牡。異。稱。騄。則。其。大。名。與。云。鄭。司。農。說。以。月。令。曰。駕。蒼。龍。

者。春三月。令文並同。鄭彼注。亦據此經爲說。先鄭引之者。證馬名龍之事。案觀禮云。天子乘龍。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亦卽此。

園師掌教園人養馬。春除薜薺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楫質。茨牆則剪閤。除之。新薺焉。神之也。

春秋傳曰：凡馬、自中而出，自中而入，故字庠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庠，玄謂庠，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苦也。樵實、射闔，圍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樵，爲齊人言鈇樵之樵。樵實所射者習射處。

〔疏〕圉師掌教圉人養馬者。賈疏云。圉師。卽校人云良馬乘一師四圉者也。云始牧者。謂春出馬於牧田也。杜氏春秋釋例云。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廄是也。云夏厚馬者。謂繫

馬於厩，不露牧也。賈疏云：卽趣馬辨四時之居是也。云冬獻馬者，賈疏云：卽校人冬獻馬，尊卑連事相成者也。云
茨牆則翦鬣者，爾雅釋言云：翦、齊也。正字當作翦。說文刀部云：翦、齊斷也。經典通段翦爲之。謂齊斷所苦蓋之。

帥也，注云，騂、馬茲也者，謂以草薦馬也。爾雅釋器云，騂謂之茲，郭注云，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騂席也，郝懿行云，茲者，席薦之名，一切經音義引三蒼，及華嚴經音義引聲類，並云，騂、薦也，左文七年傳，秣馬騂食，宜

十二年。郭弘公羊桓十六年傳云。屬負茲。史記周本紀云。衛康叔封布茲。集解徐廣曰。茲者。薶席之名。諸侯病曰負。

也。其禮與前略同。其牲經燕文。疑當降於前。與門夾室同用鳥也。惟思云。豐量者。突於神明之首也。故云神

治廢當以秋分。因馬而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案此云春數廢。則脩廢亦當以春。於周正當爲三月四月五月。之。引春秋傳者。左莊二十九年傳。春。新作延廢。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杜注云。日中。春秋分也。

是不必以秋分。杜說與此經迕。鄭引左傳。似謂春分馬出。卽可以脩廩。然其左氏義究不甚合。賈疏謂左傳爲孟春新
延廩。故云不時。蓋欲參合兩經之義。亦未知塙否。云故字序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序者。段玉裁云。字。當作書。

說文：庠，引周禮，夏庠馬。許君從司農易字也。云玄謂庠，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者。段玉裁云：說文：庠、廡也。廡、堂下周屋，故可以庇馬使涼。詒讓案：釋名釋宮室云：大屋曰廡。廡、廡也。廡、覆也。井、冀人謂之庠。庠、廡、堂下周屋，故可以庇馬使涼。詒讓案：釋名釋宮室云：大屋曰廡。廡、廡也。廡、覆也。井、冀人謂之庠。庠、廡也。

正也。屋之正大者也。檀弓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又漢書董仲舒傳晉灼注云：廊、堂邊廡也。則

房廡之形蓋長廣而卑。與廊同。夏時暑熱。故爲長廣之屋。以庇馬使涼。吳子治兵篇說治馬云。夏則涼廡。涼廡。卽房馬也。云充。猶居也者。小爾雅廣言云。充。備也。漢書張湯傳顏注云。居。謂儲也。此充樁質。亦儲備置設之意。云茨。蓋也者。說文艸部云。茨。以茅葦蓋屋。釋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比草爲之也。云闔。苦也者。闔卽蓋之借字。爾雅釋宮云。白蓋謂之苦。郭注云。白。茅苦也。今江東呼爲蓋。說文艸部云。蓋。苦也。云樁質。闔。圉人所習也者。賈疏云。蓋。取樁斬莖。則苦蓋之類也。皆圉人所習之事。惠士奇云。言圉人養馬。以鈇斬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祈菴。卽此。蓋祈菴以樁爲藉耳。云杜子春讀樁爲齊人言鈇樁之樁者。文選陳琳策魏公九錫文李注引蒼頡篇云。鈇。樁質也。說文金部云。鈇。莖斫刀也。凡以鈇斫艸木。必以樁承之。杜引齊人方言定樁字之音。兼取其義也。云樁質所射者習射處者。明唯在習射處射乃以樁爲質的也。與司弓矢二鄭注義同。賈疏云。按司弓矢云。澤則共樁質之弓矢。此云射則充樁質。皆謂澤宮中試弓習武時所充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疏〕掌養馬芻牧之事者。謂芻秣牧養之事。注云。役者。圉師。使令焉者。晉驥注云。役。爲之使。圉師爲圉人之長。其職

云。掌教圉人養馬。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詩云。雖無予。〔疏〕凡賓客喪紀。牽馬。故圉人受其使令也。雖同牽馬入陳。賓客與喪紀所陳有異。何者。若據賓客。則在館。天子使人就館而陳之。若喪紀。則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者是也。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吉器最先者也。注云。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注云。路下四。謂乘馬也。是諸侯朝覲王賜車馬之事。其事亦此官牽而入陳之也。又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韋注云。司馬掌帥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若然。此官於致饗餼時。兼主陳芻。不徒牽馬矣。引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者。小雅采芣篇文。亦諸侯來朝賜車馬之事。故引以爲證。云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者。啓後。謂啓殯後。既夕禮啓後朝祖時云。薦車直東榮。北轡。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又祖奠時云。祖還車。薦馬如初。又大遺奠後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案彼士禮。亦圉人牽馬入陳。與天子同。雜記孔疏云。按士喪禮下篇。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爲還祖之奠。訖。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遺奠之

時。又薦馬。是其三也。貽讓案。薦馬雖有三節。要在啓殯後。故鄭云啓後以咳之。明皆此官牽而入陳矣。又案既夕記注說。上士二廟者。第一日朝廟。不薦車馬。然則王葬徧朝七廟。前六廟皆未薦。至末日朝大祖廟。始牽馬入陳矣。廡馬亦如之。廡馬。遣車之馬。人〔疏〕廡馬亦如之者。此冢上喪紀爲文也。注云。廡馬。遣車之馬者。校人云。人捧之。校人注。以遣車之馬爲塗車芻糗。明不可駕引以行也。巾車云。大喪飾車。遂廡之行之。注云。謂陳駕之行也。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若然。遣車。人舉之。故馬亦人捧之矣。云亦牽而入陳者。賈疏云。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案賈棟司常注也。依巾車注說。遣車亦陳駕。則入廟陳明器時。當以馬就車駕而陳之。至葬將行時。乃解脫而別捧之以如墓。至壙。陳於墓道。亦常駕之。窆時。復解脫藏之。樽內見外。互詳巾車校人疏。

周禮正義

卷六十三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玄謂國蠻之別也國語曰閩非蠻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疏〕徒爲官聯也周書職方篇與此職文同彼敘云茲鑄鼎所象百物也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疏〕徒爲官聯也周書職方篇與此職文同彼敘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孔疏云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鈔出之欲時省焉案周書職方次史記篇之後史記爲穆王時書故敘注並家彼爲說然今本周書殺雞未必周史官之舊次敘亦似後人所補作孔晁強爲之說不足據僞孔安國尚書敘云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又以此經爲孔子所述尤妄說也云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者此職辨字周書及漢書地理志敘並作辯同聲假借字自邦國都鄙以及四海並辨其人民之數則又掌天下之版與上圖互相備也此官職掌通於天下經舉諸侯邦國及采地都鄙而不及國中鄉遂公邑等者舉外以略內亦辨之可知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者亦著之於版也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周書無要字疑抗九穀詳大宰疏注云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者此即大司徒所建邦之土地之圖彼注亦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案此注不言郡國者文省賈疏謂此職方兼主夷狄漢夷狄不置郡國故不言非也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者職方孔注義同說文大部云夷平也東方之人也山部云蠻南蠻蛇種犬部云狄北狄本犬種狄之言淫辟也多部云貉北方多種也孔

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西辟之民曰夷。勁以剛。化辟之民曰狄。肥以戾。案諸書言四裔者。皆不及貉。秋官敘官貉。隸注云。東北夷。職方孔注云。貉、狄之別字。俗作貉。詩大雅韓奕篇。其追其貉。毛傳云。追、貉、戎狄國也。毛孔亦以貉狄爲一。漢書高帝紀北貉顏注云。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又揚雄傳注引郭璞云。今扶餘國卽漢貉故地。後漢書東夷傳云。句、驪二名。貉耳。案貉卽今朝鮮國地。此經四夷夷蠻戎狄外。更有國。貉、貉者。東北夷也。國者。東南夷也。貉雖與狄同屬北方。而實爲狄之別。猶之閩雖與蠻同屬南方。而實爲蠻之別也。先鄭此注。以貉爲北狄。孟子告子篇趙注云。貉在北方。賈疏引鄭志及書敘僞孔傳。並以爲東夷。說文彡部云。貉北方。而羊部又云。東方貉。並偏舉一方。不及貉隸。後鄭注之析矣。又夷蠻戎狄四者。散文亦通。故秋官蠻國夷貉四隸司隸。通謂之四羣之隸。翟、與狄同。師氏又謂之四夷之隸是也。云玄謂閩蠻之別也者。職方孔注同。說文虫部云。閩、東南越。蛇種。山海經海內南經云。閩在海中。郭注云。閩越卽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案閩卽今福建。在周爲南蠻之別也。引國語曰。閩華蠻矣者。證閩爲蠻之別。釋文云。畢、李云。今周禮本或無此字。國語則有。案韋本國語。閩作蠻。賈疏云。案鄭語史伯曰。蠻華蠻矣。注云。謂上言叔熊避難於濮蠻。隨其俗如蠻人也。故曰蠻。彼不作閩者。彼蓋後人轉寫者誤。鄭玄以閩爲正叔熊居濮如蠻。後子從分爲七種。故謂之七閩也。案賈卽樂括章義。考鄭語又云。畢姓夔越。閩爲東南越。或亦出於畢姓。但賈以閩爲叔熊之後。則古書無徵。鄭章所據。文義並殊。賈強爲傳合。恐不據也。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者。卽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職方孔注云。八、七、九、五、六。見非一之言也。案孔晁不言四者。蓋以四夷爲總目。蠻國貉戎狄之言。非東方之夷也。賈疏云。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有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未達其數。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卽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惟有其數耳。皆無別國之名。校不甚明。故不定。若然。爾雅之數。與明堂同皆數耳。無別國之名。今五六者。正是數耳。其事鄭不甚明之。未知何者是。亦不著其錯誤。案賈引鄭志說。卽孔晁所本。然鄭彼說。以釋師氏四夷之隸。及韞縠氏四夷之樂。則正相當。若此注以四八七九五六並舉爲所服國數。又無破先鄭之說。則不以四夷爲四方夷之總目。象胥云。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夷在蠻下。則非總目之文可知。依經考義。此注爲長。孔賈反依鄭志改。此注義。儼矣。大戴禮記用兵篇云。六蠻四夷。盧注云。周禮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此周所服四海。其種落之數也。明堂位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朝明堂時來者國數也。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

其夏之所服與。殷之夷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有三。然鄭玄以四夷爲四方。九貉爲九夷。又引爾雅其數不同。及六四文闕而不定。是終使學者疑於所聞也。盧氏亦不從鄭志說。其云周所服種落之數。正依此注義。惟云爾雅爲夏制。則無據。又疑鄭引爾雅文數不同。亦非也。詳後。云財用。泉穀貨賄也者。大宰注云。財。泉穀也。又宰夫注云。川。貨賄也。故此兼釋之。云利。金錫竹箭之屬者。據下文。云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者。左宣三年傳。王孫滿對楚子云。夏之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杜注云。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是神姦謂鬼神百物也。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地文。今郭注本作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毛詩小雅蓼蕭序箋同。孔疏云。僉師謀我。應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此及中候直音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案據孔說。則鄭所見釋地本有兩文。故此注及布憲注並錯引其語。調入注亦同。至蓼蕭序箋。及尚書中候注。則又專據釋地上文爲說。箋注雖異。要同本釋地。盧辯及賈疏。未知爾雅李郭本異。妄有所疑。賈又謂詩箋或後人轉寫之誤。疏矣。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管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班所引管子問佚文。亦與此注及明堂位同。墨子節葬下篇又有八狄七戎。則與釋地郭本同。又王制孔疏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名。九夷。依東夷傳九種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夷貊。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八蠻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六戎云。一曰僬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耄。五曰鼻息。六曰天剛。五狄云。一曰月支。二曰穢狍。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論語子罕皇疏說與李略同。今案夷蠻諸國。經記並約舉大數。文多錯異。鄭君精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事。〔疏〕乃辨九博。猶未聞其別國之名。李范之說。未知所據。附錄之。以備考。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事。〔疏〕乃辨九者。說文川部云。州。水中可居曰州。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一曰州。晴也。各曉其土而生之。尚書釋文引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注云。貫。事也者。爾雅釋詁文。職方孔注亦同。賈疏云。使同其事利。不

也。其所以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一男五

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者。錫、鐵也。箭、篠也。鳥獸。孔雀鸚鵡犀象之屬。故書。箭爲簪。杜子春云。晉、

當爲箭。書〔疏〕。東南曰揚州者。沿禹貢制也。阮元云。廣韻二十一震。太平御覽州郡部皆引作揚州。蓋州名。字本從

經。並作揚。宋本爾雅釋地同。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則當以楊爲正。釋名釋州國云。

揚州州界多水。火波揚也。禹貢孔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爾雅釋文引太康地記。

云。以揚州漸太陽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明。故取名焉。此並依揚字爲釋。張參五經文字據李巡輕揚之訓。所據舊本

爲俗譌。故唐石經書禮爾雅皆從手。宋以來版本多沿之。宋小字本明監本周禮作揚者。蓋誤而合於古。非所據舊本

如是也。至九州名義。大抵就州中所屬山川國邑爲稱。諸家望文生義。似皆未瑋。竊謂此州地苞百越。揚越聲轉。義

亦同。揚州當因揚越得名。猶荊州之與荆楚。義亦相因矣。禹貢云。淮海惟揚州。公羊莊十年徐疏引鄭書注云。揚州

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爾雅釋地云。江南曰揚州。郭注云。自江南至海。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南爲揚州。越

也。胡渭云。殷割淮南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曰。江南曰揚州。蓋視夏之揚爲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之地。案禹

貢導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

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荆揚之界。當於此分。朱右曾云。禹貢揚州。北至淮。東至海。爾雅言殷

制九州。江南曰揚。則北不得淮。周以淮爲青州浸。疑同於殷。案胡朱說近是。殷以淮隸徐。周省徐入青。故淮亦隨

之。蓋並沿殷制也。周揚州方域東至海。南接越閩荒服。不知所極。西依胡渭說。抵漢與荆界。北逾江。與青界。東

南東北並至海。西南接南越荒服。不知所極。西北距淮。與豫界。此經九州名。多因虞夏殷制。而疆域則不甚同。今

略舉四至八到。以備考證。其詳未能究也。云其川三江者。賈疏云。案禹貢云。九江今在廬江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今

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論議案。三江

者。北江中江南江也。書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疏引鄭書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又

導漢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又導江云。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疏引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在

此經義與禹貢同。漢書地理志云。蜀郡蒲氏道。禹貢崐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又會稽郡吳南江在

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又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蕪湖中江出
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卽通釋禹貢及此經三江之義。東漢人說三江者。論衡書虛篇云。有丹徒大江。有錢塘
浙江。有吳通陵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入于海。北江在毗陵縣北。
東入于海。又河水篇云。河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
爲大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案水經此文難通。酈注亦疑其誤。戴震校本謂當云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
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依戴校。則水經說與漢志三江分江水說正同。又酈注云。地理志曰。
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縣南。爲南江。江水東逕石城縣北。又東逕宜城之臨城縣南。又東逕安吳縣。又東逕寧國縣南。
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濱。歷湖口。又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逕餘姚故城南。
又東注于海。依酈說。是漢志石城下之分江水。卽吳南之南江。亦一記其原。一詳其委也。金榜申三江鄭義云。禹貢
經文凡言東南北者。皆指其下流水所赴之地。經言東爲北江。東爲中江。明在彭蠡東。經言爲北江入于海。爲中江入
于海。明皆專流逕達。非渾濶入海者。故注云。江至彭蠡。分爲三孔。入于海。蓋據經立訓如此。漢自北入江。故分
爲北江者。仍繫於漢。岷江在中。故分爲中江者。仍繫於江。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
逕者爲南江。言東逕北會于匯。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
者也。孔傳于東爲北江入于海。注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言三江入震澤。與經北江中江入
于海不合。言入震澤遂爲北江。與經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不合。晉顧夷撰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
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此卽吳越春秋所云出三江之口者。孔傳爲魏晉閒書。遂援以釋禹
貢三江。遂失經意。又中班酈義云。班志毗陵之北江。卽今大江。其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逕流湮廢。據班志。
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開闢十三州志。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晉灼亦云。水經注謂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縣南爲南江。榜謂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爲北江。
班志于石城著南江源委。猶于滄氏道著北江源委。故志于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
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于石城。滄氏道也。漢烏程地在震澤之南。東北與吳縣壤接。志言震澤在吳西。則南江至烏
程者。爲在吳南矣。水經闕中江不著。酈元敘南江厓湖口。因釋湖口地名云。江南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
江出焉。援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漫漶。爲證爲中江入海之蹟。然于出蕪湖東至陽羨者。究莫能綜捃所繇。蓋中江徙
流久矣。北江爲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出石城。合浙江入海。故子胥云。吳之與越。

三江環之。班志所敘三江如是。水經河水注引郭景純亦云。三江岷江松江浙江。蓋診其歸壙之蹟。而未極中江南江之源者也。錢塘孫星衍。阮元說並略同。今案三江之說。以漢志最爲近古。可信。蓋江水自彭蠡以西。止有經流獨行。至彭蠡以東。乃分爲三。以今水道校之。江水自四川松潘驢羊驛嶺發源。過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經江蘇揚州府江都縣。常州府武進。江陰兩縣。卽漢毗陵縣境。至通州入海。此卽漢志之北江也。志於滿氏道著其源。於毗陵詳其委。迄今二千年。經流無改。亦向無異說。而中江南江則說多外異。蓋漢志謂中江出蕪湖。至陽羨入海。其逕流無可校驗。水經江本篇今本有闕佚。故中江下流亦無見文。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水經云。中江在丹陽蕪湖縣東南。至會稽陽羨入海。今縣河東達黃池。入三湖。至銀林止。所謂中江東至陽羨。卽此是也。蘇常承此江下流。常病漂沒。後築銀林五堰以望之。自是中江不復東。而宜歛諸水。皆由蕪湖西達大江矣。又文選江賦李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蕪湖。又引風土記。謂蕪湖在陽羨。此與漢志亦正合。金氏阮氏推校衆說。謂中江卽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南之蕪湖水。古蓋本通江蘇常州府宜興縣之荆谿。故樂史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常州宜興縣。下云荆谿。漢志中江。卽此谿也。今宜興卽漢陽羨縣地。惟蕪湖水自唐宋時築銀林五堰。中江故流遂斷不復東。又荆谿東注太湖。亦不逕入海。並與漢時異。其下流。則順炎武。胡渭。阮元並謂卽今之松江。東爲吳淞江。由上海縣入海者。與金說略同。陳澧則謂中江蓋自今荆谿入太湖。又東爲長涇白湖。東流至常熟縣入海。今考蕪湖水及荆谿爲中江遺迹。殆無疑義。惟入海下流。尙無確證。南江依酈說。則當由今安徽池州貴池縣西分出一派。其下流蓋入太湖。出爲今江蘇蘇州府吳江縣運河。卽漢吳縣境也。又南流至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爲浙江。說文水部浙字注所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者也。其下流又至今紹興府餘姚縣入海。水經河水篇注載南江自石城至餘姚入海之蹟。文尙完備。今貴池分江之處。故瀆久湮。吳江運河。與浙江又不相屬。故酈說亦無可案驗。金氏阮氏並據酈說以證班志。顧炎武。胡渭。錢大昕。洪亮吉說並同。但漢志南江本云從吳南入海。而分江水。自從餘姚入海。二文本不同。吳與餘姚。南北相距殊遠。中尙隔由拳海鹽諸縣。似不可并爲一。況漢志分江水下。並不云揚州川。水經江水下流。今本文既譌闕。酈氏河水注又多疏謬。所說或未必合班氏之旨。故程瑤田。全祖望。戴震。錢坫。陳澧並謂分江水非卽南江。其說似不可通。川流逕徒。舊籍紛互。難以決定。謹備列衆說。用資聖鑒。至漢晉以來。說三江者。異說甚多。國語越語韋注云。三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河水注云。松江自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日。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庚仲初揚都賦注云。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今案庚說與禹貢釋文引吳地記同。

史記夏本紀張氏正義亦從其說。此別爲太湖以下之三江。酈道元謂非禹貢職方之三江。禹貢疏亦云。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是也。吳越春秋則以浙江浦陽江刻江爲三江。是又專就浙東之水言之。並與書禮無會。又徐堅初學記地部樂括孔鄭書注三江義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此謂三江之分在彭蠡以上。與禹貢疏所引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海者義乖。疑徐氏之誤。實非鄭注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于海。此說與徐引鄭說略同。並顯與經違。不可依據。唐宋以後。衆說紛異尤甚。今悉無取焉。云其浸五湖者。釋文云。浸。本又作洿。漢書地理志述此經。亦作洿。顏注云。洿。古浸字也。案說文水部無浸字。洿下云。洿水出魏都武安。東北入呼沱水。是洿本水名。假借爲洿。此經作洿。漢志作洿者。並洿之省也。云其利。金錫竹箭者。此經九州所述山澤川浸之次。復列其利以下。卽上所辨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也。云其民二男五女者。職方孔注云。九州土氣。生民男女各不同。案此經揚州豫兗幽并六州。皆女多於男。雍冀二州。則男多於女。淮南子墜形訓云。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是也。云其畜宜鳥獸者。周書職方作其畜宜雞狗鳥獸。於文爲贅。蓋誤衍。云其穀宜稻者。淮南子墜形訓云。江水肥仁而宜稻。與此經揚州宜稻亦合。易泰。詩周南樛木孔疏引此經並云。荊州揚州宜稻麥。今本兩州並無麥。周書職方漢地理志敘並同。疑孔穎達偶誤記也。注云。鎮名山安地德者也者。廣雅釋詁云。鎮。安也。大司樂四鎮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書舜典封十有二山。僞孔傳云。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此九州九山。亦並當州重大之山。以鎮安地域者。故尊之曰鎮也。云會稽在山陰者。漢地理志云。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案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卽漢故縣。會稽山在東南十二里。云大澤曰藪者。說文艸部云。藪。大澤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謹案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案今爾雅無此文。賈疏云。案澤虞職。大澤大藪。注。水鍾曰澤。水希曰藪。則澤藪別矣。但澤藪相因。亦爲一物。故云大澤曰藪也。云具區。五湖在吳南者。爾雅釋地。十藪。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注云。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是也。漢書地理志云。會稽郡。吳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賈疏云。依地理志。南江在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卽震澤。一也。論讓案。山海經南山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郭注云。今吳縣西南太湖也。禹貢。震澤底定。僞孔傳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孔疏云。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卽震澤。則浸藪爲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胡渭云。具區。班固以爲卽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爲松江。

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在右。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者是也。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孔氏以太湖爲震澤。非是。周官。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閒。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黃儀云。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荻蘆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難淺。蓋卽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案胡黃說是也。具區者。太湖旁水希之地。故謂之藪。亦謂之震澤。五湖始爲太湖。書僞孔傳及郭璞。孔穎達。酈道元諸人並淆混莫辨。鄭此注則以其同在吳南。故牽連釋之。非謂二者爲一也。國語越語云。越興師伐吳。戰於五湖。韋注云。五湖。今太湖。方言郭注義同。文選江賦李注引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說文水部云。湖。大陂也。揚州浸有五湖。案今江南蘇州府吳縣卽漢故縣。太湖在西南三十里。至五湖枝別之名。秦漢古書無文。吳晉之後。異說殊夥。如水經河水注云。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滬湖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又史記夏本紀正義云。五湖者。菱湖。遊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范成大吳郡志引吳地記說同。太平寰宇記。江南東道湖州。引章昭三吳郡國志云。太湖邊有游湖。莫湖。胥湖。貢湖。就太湖爲五湖。又云。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爲五也。又引虞仲翔川漬記云。太湖東通常州松江。南通烏程霅溪水。四通義興荆溪水。北通晉陵。滬湖東通嘉興非溪水。凡五通。謂之五湖。後漢書馮衍傳李注云。滬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諸書所說五湖。名各殊異。不知孰爲周秦舊名。考韓非子初見秦篇說。秦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則楚南別有五湖。與揚浸殊異。若史記河渠書索隱又引郭璞江賦。以五湖爲具區。洮湖。彭蠡。青草。洞庭。今檢郭賦。並不以此爲五湖。況青草洞庭遠在荆域。尤與揚浸違悖。洮湖亦木二湖。而并爲一。其說殊謬不足據也。云浸。可以爲陂瀆漑者。漢地理志顏注云。川水之通流者也。浸。謂引以灌漑者。案說文水部湖下云。浸。川澤所仰以灌漑也。月令鄭注云。畜水曰陂。蓋大川源流縣遠。遇注無定。浸則蓄蓄一方。利資灌漑。小於川者也。毛詩小雅。瞻彼洛矣。傳以洛爲宗周漑浸水。卽據後雅浸之洛言。與鄭許義同。云錫。鐵也者。爾雅釋器云。錫謂之釧。郭注云。白鐵。急就篇顏注云。錫在銀鉛之閒。卽今白鐵也。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又有錫貢。孔疏引鄭書注。

以爲銅三色，又云，錫所以柔金也，考工記總敘亦云，吳粵之金錫，金錫並即謂銅鐵，不兼它金也，僞孔傳及詩魯頌泮水孔疏引王肅說，金三品，爲金銀銅，與鄭異，云箭，籥也者，周書孔注同，說文竹部云，箭，矢也，籥，籥屬，小竹也，籥，卽籥之俗，爾雅釋艸云，籥，籥，書禹貢揚州云，籥，籥，既數，孔傳云，籥，竹箭，籥，大竹，水去已布生，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竹箭，籥也，戴凱之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箭開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據此諸文，是箭一名籥，卽竹之小而疏節堅中者也，云鳥獸孔雀鸛鵒鴈犀象之屬者，別於家畜也，職方孔注云，鳥獸，山澤所育之屬也，御覽羽族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爲節，出嶺南諸處，說文鳥部云，鸛，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武王時氏羌獻鸛鳥，爾雅釋鳥云，鴝，鴝鵒，犀，詳兩人疏，象，詳壺涿氏疏，此並南徵珍異鳥獸，故鄭約舉之，云故書箭爲晉，杜子春云，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者，云舊本並誤曰，今據明葛肅本正，段玉裁云，大射儀，綴諸箭，鄭注，古文，箭爲晉，與此故書同，二字古同音也，吳越春秋，晉竹十度，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梧，案此當云周禮曰，竹譜讀如箭，今本轉寫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字從木，案段說近是，正南曰荊州其

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菅其川江漢其浸潁潁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

稻衡山在湘南，雲菅在華容，類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潁，未聞，齒，〔疏〕正南曰荊州者，沿禹貢制也，釋

也，必取荆爲名者，荆，譬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彊，常譬備之也，禹貢孔疏引李巡云，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案劉氏謂荊州取名於荊山，是也，禹貢，荆及衡揚惟荊州，公羊莊十年傳

徐疏引鄭書注云，荊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爾雅釋地云，漢南曰荊州，郭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南方爲荊州，楚也，案周荊州方域，東依胡渭說，盡漢與揚界，南逾衡山，接南夷，西距巴蜀，並荒服，

不知所極，北據荆山，與豫界，東南與揚界，不知所分，東北抵漢，東與豫界，西南接西南夷荒服，不知所極，西北距漢，與雍界，云其澤藪曰雲菅者，菅，周書作夢，同，詳後，云其川江漢者，賈疏云，揚州云三江，不言漢，此荊州

直言江，不言三，兼云漢者，此州江未分爲三，故直云江，此州有漢水過焉，故江漢並言也，詒讓案，江卽揚州三江之上流，詳前疏，漢者，禹貢云，岷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說文水部

云。漢、漾也。東爲滄浪水。漾水出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河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入江。或曰入夏水。漢地理志云。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又武都郡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又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又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水經沔水篇云。沔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過江州縣東。東南入于江。金榜云。於江。又漾水篇載震校本云。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過江州縣東。東南入于江。金榜云。後儒言漢水源者。咸求之于嶓冢。以漢志考之。嶓冢導漾。惟據禹貢漢水言耳。周職方荊州漢水。則不導源于嶓冢。故志言沮水出沮縣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說文。水經。後漢郡國志皆云然。蓋漾水輟流。不與漢水相屬。由來久矣。志言禹貢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此明禹貢漢水故道。班氏自謂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者如是。非謂漢代逕流之道。東漢水仍上受氐道水也。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東南至江州縣東南入于江。漾水既輟東流。勢必西入。徒以氐道無可考見。後世莫能定其孰爲漾水。而與東漢水不相屬。得水經校之益明。後儒考漢志。不詳于漢源。求嶓冢不得。因旁漢水之山。強名之爲嶓冢。亦近誣矣。漢志。禹貢嶓冢山在隴西縣。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不見于氐道。然于氐道言禹貢漾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正釋經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明氐道亦得有嶓冢山。是山峯岫延長。西氐道皆其盤迴之地。準之地望氐道。當在四縣東。志已於四縣著嶓冢山。氏道例不重出。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郭景純山海經注亦言嶓冢在武都氐道縣南。可與漢志互明。西漢水鄭書注以爲禹貢梁州之滄。以上受漢別。故得西漢水之稱。後乃併其上流出嶓冢者。名之爲西漢水矣。案金說是也。漢有五名。初出自嶓冢爲漾。漾字又作養。至武都爲漢。對西漢水言之。則曰東漢水。漢時漾水之源已絕。遂以近源之沮水當漢水。沮又名沔水。過江夏。又謂之夏水。實一川也。惟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至江州入江者。不入荊州境。非禹貢職方之漢水也。漢志所述導漾舊蹟。與漢時沮水源流甚悉。水經之沔水。卽漢志之沮水。而所云漾水者。其實卽西漢水。而亦襲漢志氐道漾水之文。其說非也。酈注則並據西漢水爲釋。固不誤矣。今漢水源出陝西寧羌州北嶓冢山。至沔縣青陽鋪。有沔水會沮水來會。經襄城縣境。稱爲沔水。至湖北漢陽府城北入大江曰漢口。漢隴西氐道西縣並在甘肅鞏昌府西和縣境。寧羌州之嶓冢山。非禹貢漢志之嶓冢山也。蓋今漢源與古絕異。惟入江之處。尙與古同耳。胡渭云。禹貢導水。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荆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荆揚之界。當於此分。案胡說是也。云其利丹銀齒華者。禹貢。荆

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璣砥簪丹。僞孔傳云。丹、朱類。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案丹卽丹沙也。史記貨殖傳云。江南出金錫連丹沙犀齒革。爾雅釋器云。白金謂之銀。賈疏云。案禹貢荆揚二州。俱云貢金三品。則二州通有金錫也。注云。衡山在湖南者。漢地理志云。長沙國湖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爾雅釋山云。江南衡。郭注云。南嶽衡山。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案漢湘南故城。在今湖南長沙府湘潭縣西百六十里。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亦漢湘南地也。云雲膏在華容者。漢地理志敘述此經。亦作夢。志云。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荆州載。爾雅釋地十藪云。楚有雲夢。郭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荆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說文艸部云。九州之藪。荆州雲夢。字並與周書同。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雲夢澤在華容縣之東。又夏水篇酈注云。夏水又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沔陽。爲雲夢之藪矣。章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案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音。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互隰。兼苞勢廣矣。案禹貢荆州。雲土夢作父。國語楚語王孫圉曰。楚又有藪曰雲。連徒州。金木竹箭之所生也。章注云。楚有雲夢藪澤也。左昭三年傳。王以田江南之夢。杜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又定四年傳。楚子涉唯濟江。入于雲中。孔疏云。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昭三年。王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案孔說是也。楚辭招魂篇云。與王槐夢兮。課後先王。注云。夢、澤中也。楚人名澤爲夢中。淮南子墜形訓云。南方曰大夢。高注云。夢、雲夢也。據此諸文。則雲者此澤之專名。夢者楚人之通語。禹貢之雲土。卽楚語之雲連徒州。漢地理志江夏郡又有雲杜縣。土徒杜並聲近字通。然則雲土卽澤名。雲土夢。猶云雲土澤耳。省文曰雲夢。復省之。則曰雲曰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載。編縣有雲夢宮。江夏西陵縣有雲夢宮。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監利在江北。石首在江南。編縣今荆門州西陵。今蘄州及黃岡麻城皆在江北。水經沔水注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雲杜。今京山縣。又夏水注云。自州陵東界逕於雲杜沔陽。爲雲夢之藪。州陵。今沔陽州。沔陽。今漢陽縣也。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東南接雲夢縣界。以上諸州縣皆在江北。由是言之。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雲夢。案胡說甚夥。雲夢一澤。水則諸爲洞庭。郭景純云。巴丘湖是也。至於全藪陸地。則直跨今湖北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荊州五府境。雖舊蹟湮沒。孔、胡所說。殆近之矣。云潁出陽城者。漢地理志云。潁川郡陽城陽乾山。潁水所

出。東至下蔡入淮，荊州浸。說文水部云：潁水出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潁州浸。水經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至慎縣入淮，酈注云：今潁川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中水導源少室通阜，左水出少室南谿，案漢陽城廢縣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四十里，潁水源出登封縣北嵩山西南之少室山，至安徽正陽關入淮，曰潁口，云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者，鄭意此潁當與豫州之潁互易也，說文潁下亦云：潁州浸，漢地理志顏注說同，段玉裁云：潁方荊州浸，潁、潁、潁州浸，波、滢、許潁下潁下皆曰潁州浸，而滢下曰荊州浸，蓋案地形互易之也，論議案：潁水下流雖入淮，然究在淮北，況潁水更在其西北數百里，斷非淮南所能及，故胡渭亦謂潁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之地，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非帝王分疆建牧之制，是也，然則潁潁二水，當從許鄭說，改屬豫州，殆無疑矣，云潁未聞者，說文水部云：潁水，豫州浸，計以潁移屬豫州，而亦不詳其所在，續漢書郡國志云：潁川郡昆陽有潁水，水經汝水篇注云：潁水出颍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歷魚齒山下爲潁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楚公子格及晉師戰于潁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悉枕翼山阜，于父城東南，潁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卽潁水以名阪，故有潁阪之名也，潁水又東南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潁水者是也，潁水又東於汝永九曲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爲潁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潁潁，鄭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案左傳杜注亦云：襄陽昆陽縣北有潁水，東入汝，卽酈氏所據也，賈昌朝、易祓、黃度、顧祖禹、胡渭、姜兆錫、方苞、江永、吳廷華、林喬蔭、莊有可、朱有曾並同酈說，全祖望云：潁是汝水支流，而潁亦與汝互相出入之水也，案潁水出今河南汝州寶豐縣東四十餘里魚齒山，東南流至南陽府葉縣界，又東流至許州襄城縣，南入汝，其水道尙與古同，云齒，象齒也者，禹貢僞孔傳云：齒，象牙，詳靈涿氏疏，云革，犀兕革也者，犀兕革中作甲，詳兩人疏，爾雅釋地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邵晉涵據淮南子璧形訓高注說，謂梁山卽衡山，是則域多犀象，其擅齒革之利矣，杜子春云：潁，讀當爲人名潁之潁者，段玉裁云：故書潁字，今之沈沒字也，杜讀爲人名潁之潁者，音義當有異，不同沈沒，說文水部云：潁，沒也，從水甚聲，一曰潁水，計不言，與潁沒音義有異也，詒讓案：杜讀爲人名潁之潁者，疑讀此潁字與卑潁字同也，左襄二十九年傳：鄭裨諶諶，釋文作潁，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潁，顏注云：潁音誼，蓋其音與潁沒字異，故杜讀從之，云潁或淮者，荆浸不宜與青州川同，故鄭不從，王引之云：淮疑當爲淫字之誤也，淫之爲淮，猶淫雨之爲淮雨，見文心雕龍練字篇，又涉下文淮泗而誤也，潁與淫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旣氏淫之以蠶，杜子春曰：淫常爲潁，宋世榮云：說文水部：滢、古文潁字，形近淮，俞樾說同，案王宋說並通，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

熒雒其浸波滢其利林漆絲泉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澧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林，竹木也。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疏〕河南曰豫州者，沿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又引李巡云，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案河南者，南河之南也。禹貢云，荆河惟豫州。公羊莊十年徐疏引鄭書注云，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河，爾雅釋地云，河南曰豫州。郭注云，自南河至漢，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河漢之閒為豫州。周也。高注云，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閒。案周豫州為王畿所
在，其方域東距孟諸，與青界，南抵漢，與荆界，西依胡渭說，抵嶧冢，與雍界，北距南河，與冀界，東南依許君說，距淮，據潁尾，與揚界，東北距雲夏澤，與兗界，西南距荆山，與荆界，西北距華山，與雍界，豫居九州之中，與揚、荆、青、兗、冀、雍六州皆接壤，惟幽隔於青兗，井隔於冀，不得相接，云其川熒雒者，唐石經初刻，川誤水，後磨改川，熒雒作滎洛，釋文作熒洛，嘉靖本作滎雒，今從宋余本、岳本、建陽本、小字本、宋注疏本，作熒雒，段玉裁云，熒者，光不定之兒，滎水出沒不常，故尚書洪為熒，作此字。周禮、熒雒，左傳閔二年宣十二年杜預後序，詩鄘風箋，熒澤，左傳杜注，熒陽，玉篇熒下曰，亦熒陽縣，漢韓勅後碑，劉寬碑陰，鄭烈碑，唐盧藏用紀信碑，亦作熒陽，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圖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熒澤、熒陽，古無作滎者，尚書禹貢釋文經，宋開寶中，妄改熒為滎，而經典、史記、漢書、水經，皆為淺人任意竄易，以為水名當作滎，不知滎水名熒，自有本義，於絕小水之義無涉也，又云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周禮豫州，其川熒雒，雍州，其浸渭洛，逸周書職方地理志引職方正同，雒不見於詩，瞻彼洛矣傳曰，洛，宗周浸水也，此職方氏文也，洛不見於左傳，傳凡雒字皆作雒，如僖七年，伊雒之戎，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是也，淮南鑿形訓曰，洛出獵山，謂雍州水也，雒出熊耳，謂豫州水也，漢地理志，弘農上雒，雒水，豫州川，盧氏伊水，厓池穀水、新安澗水、河南穀城廩水、入雒，此謂豫州水也，左馮翊真德、北地歸德洛水，直路沮水，入洛，此謂雍州水也，皆尚未誤，而許書水部下不舉豫州水，尤為二字分別之證，後人書豫水作洛，其誤起於魏，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曰，黃初元年，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此不改雒為洛，而又妄言漢變洛為雒，自魏至今，皆受其欺，周禮、春秋，在漢以前，誰改之乎，案段說是也。

釋文·維作洛·唐石經作榮洛·並誤·維者·漢地理志云·弘農郡上轅·禹貢維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
川·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譙舉山·至鞏縣入河·案維水源出今陝西商州留南縣西冢領山·經河南鞏縣·至汜水
縣入河·云其浸·波·澆者·波·周書職方作陂·同聲假借字·云其利·林漆絲案者·漢地理志敘述此經·林作麻·
案麻卽案也·不宜種復·且與注不合·疑誤·禹貢·豫州·厥貢漆臬絲枲·厥篚織纈案·詳天官敘官疏·注云華
山在華陰者·漢書地理志云·京兆尹華陰縣·太華山在南·豫州山·說文山部云·塢·塢山也·在弘農華陰·華·卽
蜀之借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案漢華陰故城·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
南五里·華山在縣南十里·云圃田在中牟者·附雅釋地云·十藪·鄭有圃田·郭注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
詩小雅甫田箋·作鄭有甫田·漢地理志云·河南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豫州曰圃
田·在中牟縣西·宋本說文艸部云·豫州甫田字亦作甫·水經渠水篇酈注云·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皇武子曰·鄭
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澤在中牟縣西·西隄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三百許里·中有沙
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元和郡縣志云·鄭州中牟縣圃田澤·一名原圃·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
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案漢中牟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東六里·圃田澤在縣西北七里·云榮·兗水也·山東
垣·入于河·洪爲榮·榮在滎陽者·榮·段玉裁校並改榮·阮元·黃丕烈亦謂注中榮字皆榮之誤·是也·但釋文經作
榮·而注榮播字仍作榮·宋刻各本·亦經注字異·或鄭於經自從榮·於注自從榮·若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今亦
不敢輒改·後注榮播同出東垣·段校刪東字·云地理志郡國志皆無東字·史記魏世家·城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
山·然則東字贗也·或云當作出河東垣·職方法例不舉郡名·增河字非也·說文·沅水出河南垣·王屋山·東爲沅·各
本亦誤作河東東垣·案段說是也·入于河·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漢地理志云·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山在
東北·沅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滎陽縣屬河南郡·書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在
入于河·溢爲榮·史記夏本紀·溢作洪·鄭本蓋亦作洪·說文水部·兗作沅·又云·沅·沅也·東入于海·洪·水所
蕩洪也·兗卽沅之兼變·沅·四瀆之一·卽兗州川·字俗通作濟·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沅水·又東
至溫縣西北·爲濟水·至鞏縣北·南入于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北至礪礪南·東出·過滎澤·北至乘
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過乘氏縣·與濮渠合·至利縣·過甲下邑·入河·又
東北入海·酈注說濟水故瀆在溫云·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
又引晉地道志云·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屬·南流爲滎澤·京相璠云·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案水經·濟水

至繁縣北，南入于河，卽入河之處至礫磧南，東出，過榮澤北，卽洙爲榮之處，榮卽洙水所分，故鄭以兗水釋榮也。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洙水出縣東北百里王屋山，漢榮陽故城，在今河南鄭州榮澤縣南十七里，榮澤在縣治南，濟水故瀆，自王莽以後，絕續遷徙，禹蹟久湮，卽班志桑經所載水道，今亦沒於大小清河，不復可辨識，至風俗通義山澤篇說四瀆云，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砥，此因漢時涉瀆字通作濟，應氏遂誤以濟當涉，則酈道元已所其謬矣，榮澤縣今屬開封府，澤，東漢時已塞爲平地，詳後，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榮播既都者，釋文云，都、本或作豬，案今本禹貢，作榮波既豬，僞孔傳云，榮澤波水，已成過豬，孔疏云，馬、鄭、王本皆作榮播，謂此澤名榮播，案史記夏本紀，亦作榮播既都，鄭本禹貢，當作榮播，故此注卽據書讀波爲播，僞孔本榮亦誤榮，播作波者，蓋依周禮轉改禹貢矣，詩鄭風定之方中，孔疏引鄭書注云，洙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榮澤，此其地也，史記集解引書注，榮澤作榮播，又書釋文引馬融書注云，榮播、澤名，說文水部云，播水在河南榮陽，水經濟水注云，閼駟曰，榮播，澤名也，故呂忱曰，蟠水在榮陽，謂是水也，案蟠疑當作潘，呂忱字林，多本說文也，蓋禹貢此文，馬、鄭、王、孔字義並殊異，鄭此注既以孔本作榮波，而釋以榮澤波水，許、閼、呂並作榮潘，而以潘爲別一水，與馬、鄭、王、孔字義並殊異，鄭此注既以榮澤釋榮播，又引榮播釋波潘，則似亦以榮播爲二，殆猶具區之與五湖，水澤相屬，二而一者與，今播水無考，水經濟水注云，潁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潘，其水又南逕變城下，又南分三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潁水，潁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閼駟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案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水經注以釋波潘，又云今在汝州魯山西北，通典州郡說同，胡渭云，汝州今屬河南南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黃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地置廣成苑，澤水出狼臯山，東南流合潁泉水，波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合潁水入汝，此卽波潘之波也，馬融精於周官，其頌廣成，明言浸以波潘，鄭達其義，非是，禹貢榮波，自當作播，職方之汝潘，當讀如字，不可牽合，案胡說是也，酈道元、李賢、杜佑咸據馬義，以波卽波水，其說甚確，黃度、顧祖禹、林喬蔭、朱右曾並從其說，全祖望云，康成、師古皆不知波水所在，而以榮波之波當之，不知榮播既爲川矣，不應復以其支流爲浸，波水自當以出霍陽由潁入汝之波爲是，案金說足申酈義，波水入潁之後，潁水亦兼波水之稱，其下流甚遠，宜爲一州之浸，此經之潘，許鄭謂當屬荊州，固塙不可易，實則波亦當屬荊州，與類滿互易，蓋波與滿雖同入汝，而波自在滿南，繫之荆域，亦尙可通也，引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潘，營軍隨隨者，左莊四年傳云，楚武王伐隨，王卒，令尹闕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潘，營軍隨隨，隨人懼行成，引以證潘卽彼潘水也，

彼杜注云。漾水在義陽縣西。東南入鄖水。梁、橋也。孔疏云。釋例曰。義陽縣西。有潁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杜以潁解漾。蓋聲相近而字轉耳。水經鄖水篇注云。漾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潁西縣。又東南潁水入焉。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又南流注於潁。案漾水出今湖北隨州西北界山。南流。有潁水來會。又會德安府雲夢應城數縣水。至漢川縣潁口塘南入漢。源流長五百餘里。胡渭云。漾水流短。潁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於河。漾既合潁。自下可以通稱。經所謂漾。蓋即潁也。云則漾宜屬潁州。在此非也者。鄭意左傳之漾在漢東。以地望定之。當屬潁州。其潁州浸之潁。又當屬此。二水宜互易也。漢地理志潁注說同。說文水部云。漾水之誤。與鄭說漾正同也。詒讓案。說文水部以潁亦爲潁州浸。則二水並當互易。然則許意此波漾皆宜爲潁浸。蓋正經文說以潁滿互易矣。但許書波字說解。不云潁浸。不知以何水當之也。云林。竹木也者。地宜敘官林衡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云六擾。馬牛羊豕犬雞者。周書職方孔注云。家所畜曰擾。漢地理志潁注云。謂之擾者。言人所馴養也。賈疏云。此與爾雅六畜。及周禮六牲一也。案六牲詳膳夫牧人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者。後井州及月令五種注並同。周書孔注亦從鄭說。賈疏云。此州東與青州相接。青州有稻麥。西與雍州接。雍州有黍稷。故知有此四種。但此九州不言麻與菽及苽。鄭必知取菽者。蓋以當時目驗而知。故添爲五種也。程瑤田云。鄭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據月令之文。鄭必知取菽者。蓋以當時目驗而知。故添爲五種也。程瑤田云。鄭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不得易本經而就月令。故據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案程說深得鄭指。漢書食貨志云。種穀必雜五種。顏注云。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顏即據月令。與此注義不同也。豫州爲周東都畿邑。王畿所在。大司徒所謂地中。故六擾五種無不宜。淮南子墜形訓云。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是故立民之居。必於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利。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與此經義合。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望諸。明都也。在睢陽。沭出東莞。二男二女數。〔疏〕正東曰青州者。沿禹貢制。等似誤也。蓋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鄭司農云。淮。或爲睢。沭。或爲涿。〔疏〕而置域則異。釋名釋州國云。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爾雅釋文引太康地記云。青州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故以青爲名焉。說文丹部云。青。東方色也。禹貢云。海岱惟青州。僞孔傳云。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

禹貢孟豬在豫州。周改入青州。元和郡縣志云。宋州虞城縣孟豬澤在縣西北十里。周迴五十里。俗號盟諸澤。案漢唯陽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孟豬澤在府東北。接虞城縣界。云沫出東莞者。漢地理志云。琅邪郡東莞。衛水南至下邳入泗。青州濰。顏注云。衛水。卽沫水也。說文水部云。沫水青州浸。水經云。沫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至陽都縣入沂。酈注云。出大弁山。舊漢入睢陽宿預縣。注泗水。地理志云所謂至下邳注泗者也。經言於陽都入沂。非矣。案漢東莞故城在今山東沂州沂水縣治西北。沫水今名沫河。出沂水縣西北五十里大弁山。至江蘇沭陽縣境分爲二派。入於海。不入泗。亦不入沂。與漢志水經並異。云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蓋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者。漢地理志敘及周書職方正作二男三女。與酈所定合。段玉裁云。鄭謂數等誤者。天地化育之道。其數必不能正等也。知當與兗州同者。蓋竟相接。二與三字易誤也。俞樾云。男女相等。當云一男一女。不當云二男二女。其誤明矣。鄭司農云。淮。或爲睢者。段玉裁云。唯與淮形聲皆相近。徐養原云。漢書地理志。陳留浚儀。唯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考漢之陳留。在職方亦爲豫州之境。而取慮屬臨淮。已入職方青州界。以此爲青州川。固無不可。然淮爲四瀆之一。唯水源流雖長。豈能與淮敵。青州之川。斷無舍淮而數唯之理。故知爲字之誤。云沫或爲睢者。段玉裁云。沫與沫部不同。而聲相近。如公叔戊。世本作朱。檀弓作朮。鄭云。朮當爲朱也。今本檀弓作木。蓋誤。論讓案漢地理志云。泰山郡蓋臨樂于山。沫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說文水部云。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洙水出泰山蓋臨樂山。北入泗。班許皆不云青州浸。或本非是。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洙。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盧維當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疏。河東曰兗州者。沿禹貢制也。兗。正字當作洹。釋名兗州國云。兗州。取兗水以爲名焉。爾陽。四種。黍、稷、稻、麥。名也。藝文類聚州部引春秋元命苞云。兗之言端也。信也。蓋取兗水以爲名焉。爾雅釋文引李巡云。濟河開。其氣專質。厥性信謹。故曰兗。兗。信也。案春秋緯及釋名云。取水爲名是也。說文口部釋沈州云。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亦與緯義相近。沈水。卽洙水。洙。俗通作濟。考工記總敘亦作濟。詳前豫州。郭注云。禹貢云。濟河惟兗州。史記夏本紀作洹州。書僞孔傳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爾雅釋地云。濟河開曰兗州。郭注云。自河東至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高注云。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案周兗州方域。東至海。南據岱。與青界。西距東河。與冀界。北距九河。與幽界。東南依漢志說。據濰。與幽界。東北亦至海。西南據雷夏。與豫界。西北距東河。與冀界。河東者。東河之東也。東河之西爲冀州。云其川河洙者。書禹貢兗州云。

九河既道。僞孔傳云。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又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洧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漢地理志云。金城郡在河北。河水出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說文水部云。河水出敦煌塞外。崑崙虛折而南流。入職方雍二州境。禹貢王制所謂西河也。至今陝西潼關廳漢華陰縣境。折而東流。入職方豫州境。禹貢縣南河之故蹟出焉。至利縣甲下邑東北入于海。案禹治河故道。自積石西來。至今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唐東受降城。折而南流。入職方雍二州境。禹貢王制所謂西河也。至今陝西潼關廳漢華陰縣境。折而東流。入職方豫州境。禹貢王制所謂南河也。過大伾山南。至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漢黎陽縣宿胥口。又折而東北流。合漳水。至今直隸永平府樂亭縣碣石入海。王制所謂東河也。西周之世。並同禹蹟。至定王河徙之後。黎陽以上。猶禹貢故道。自大伾以下。舊蹟湮廢。河不復自碣石入海。至漢王莽時。東河又改道。與周定王時復不同。故漢志謂之故大河。卽周定王時河也。其山章武入海。則仍東周舊迹。章武在今直隸天津府天津縣境。水經河水上游亦與古同。其黎陽以下。別箸故蹟。卽漢志所謂故大河也。其自利縣入海者。則東漢後下流改道。又與班志不同。利縣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境。唐宋以後。河流遷徙尤不常。國朝道光以前。大河至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入海。咸豐間。河又北徙。自山東武定府利津縣大清河入海。與水經利縣入海之道相近。此古今河道之略也。注云。岱山在博者。漢地理志。泰山郡博縣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自虎通義封禪篇云。嶽東方爲岱宗者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泰山尊曰岱宗。岱者在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爲五嶽之長。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案漢博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東南三十里。泰山在縣北五里。禹貢岱在青州。周改入兗。云大野在鉅野者。漢地理志云。山陽郡鉅野。大野在北。兗州縣志敘述此文。又作泰壑。案鉅大義同。壑。野。古今字。爾雅釋地十藪云。魯有大野。郭注云。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兗州曰大野。在鉅野縣北。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水經濟水篇云。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鄭注云。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出爲大野矣。元和郡縣志云。鄆州鉅野縣大野澤在縣東五里。一名鉅野。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案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卽漢故縣鉅野澤。在縣東五里。元末爲河所決。今涸爲平陸。禹貢大野在徐州。周無徐州。故入兗州。云盧維當爲雷雅字之誤也者。胡渭云。周禮多古字。盧似盧。雖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案胡說是也。此盧維鄭破爲雷雅。漢書地理志敘則作盧維。志又云。琅邪郡箕侯國。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兗州寢也。案維卽淮。書釋文亦云。維。

又作維。同聲假借字也。依班說。則此經之維卽濰水。說文水部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濰淄其道。案徐州浸當作兗州浸。許蓋亦從班說。不破字。通典州郡及易祓、黃度、顧祖禹、姜兆錫、李光坡、方苞、莊有可、林喬蔭說。並從之。水經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至都昌縣入海。今濰水俗曰淮河。源出山東莒州北境之箕屋山。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入海。曰淮河口。盧水。漢志敘述此經同。而不著其說。顏注則云。盧水在濟北盧縣。鄭康成讀曰雷。非也。則顏讀盧。亦如字。考漢志云。泰山郡盧縣。濟北王都。此卽顏所謂濟北盧縣。其地唐屬濟陽郡。故通典釋此盧維云。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是杜亦從顏說也。呂飛鵬云。盧維二水名維。卽禹貢濰淄其道之濰。水經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北過東武縣西。注云。濰水又北有合盧水。卽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流。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班志鄒郡橫山下云。故山久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濰。淮。卽濰之省。則盧維二水本合也。濰淄在禹貢屬青州。而周之兗州實侵夏青州之地。故山鎮曰岱山。康成破盧維字爲雷雍。引禹貢以證之。蓋見禹貢兗州之域無盧維故也。案呂說本黃度。趙一清是也。漢志有二盧水。又有二盧縣。水經亦有二盧水。漢志遼四郡肥如有盧水。東入玄水。又中山國北平有盧水。至高陽入河。並不云兗州浸。至漢志泰山郡盧縣。此師古云盧水所在也。然志不云有此水。又鄒郡橫縣久台水。此水經濰水注所謂盧水也。然志雖有其水。而不云名盧。又漢志城陽國有盧縣。水經沂水注云。盧川水出鹿嶺山。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據酈說。則今本漢志。盧乃盧之誤。蓋以水名縣也。顧祖禹云。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盧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案此卽漢濟北之盧縣。其地跨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境內並無盧水。則顏說殆不足據。綜校班志。桑經肥如之盧水。在今直隸平縣北境。於周當屬幽州。北平之盧水。在今直隸南城縣境。於周當屬并州。城陽之盧川水。在沂沭二水之間。於周又當屬青州。是皆不得爲兗浸。惟入濰之久台水。於兗爲近。故黃、趙、呂並以此爲兗浸之盧。其水今出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北三十里盧山。北流。經縣東北二十五里入於濰水。以水道校之。盧本入濰。經或以二水並舉。於義可通。周兗州東逾沬。跨岱及大野。皆禹貢徐青地。故濰於禹貢。雖屬青州。而以周輿地論之。其下流入海之處。大半屬幽州。其上流則與岱宗東西相去不過三百里。以之隸兗。未爲踰越。若周青州。則北界距岱。但能有沂泗。不得及濰。與禹貢之青疆域絕異也。引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者。禹貢兗州文。欲證經雷卽彼雷夏。雍卽彼雍也。今書雅誤作濰。案雍卽離之隸變。與濰別。史記夏本紀及漢地理志並作雍。與鄭同。僞孔傳云。雷夏澤名。濰沮二水會同此澤。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張氏正義引括地志云。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

元和郡縣志說同。胡渭云：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也。案雍沮今無其水。水經瓠子河注：以禹貢之雍，卽瓠子河。又卽說文水部之灃，不知禹貢雍沮並入雷澤，不與河通。今山東曹州又有灃河，則又五代以後決河之分流，皆非古雍水也。云雷夏在城陽者，漢地理志云：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又瓠子水篇酈注云：瓠子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數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一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卽舜所漁也。案城陽卽成陽，漢城陽故城在今山東曹州東北六十里，雷澤在成陽故城西北濮州東南境，今潤，云四種黍稷稻麥者，周書孔注同，賈疏云：以其東與青州相接，青州有稻麥，西與冀州相接，冀州有黍稷，故知也。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數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嶽、吳嶽也。及弦蒲在汭，涇在涇陽，汭在關地。詩大雅公劉：〔疏〕正西曰雍州者，沿禹貢秋元命苞云：雍、壘也。釋名釋州國云：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爾雅釋文引李巡云：河西其氣蔽壘，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壘也。又引太康地記云：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壘關，故取名焉。禹貢云：黑水、西河、惟雍州，爾雅釋地云：河西曰雍州，雍、壘也。案周雍州方域，東距西河，與冀界，南據渭與豫界，西界西戎，北界黑水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四方爲雍州，秦也。案周雍州方域，東距西河，與冀界，南據渭與豫界，西界西戎，北界黑水也。並荒服，不知所極，東南距華陰，與豫界，東北亦距西河，西南依胡渭說，逾嶓冢與荆界，西北亦戎狄荒服，東南北三方與禹貢略同。惟黑水於周代經籍無所見，疑淪於戎狄，則西境蹙矣。詳後。云其山鎮曰嶽山者，王引之云：嶽下山字，涉上下文而衍，爾雅釋山釋文：漢書郊祀志注：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此，皆無山字，自唐石經始衍山字，而各本遂沿其誤。據鄭注云：嶽、吳嶽也，則本無山字可知，或說注省去山字，非也。注云：會稽醫無閭，下皆無山字，而以經文本無故也。其衡華沂岱霍恒下皆有山字，以經文本有故也。此云嶽吳嶽也，則經文本無山字，而非鄭之省文明矣。周書職方篇有山字，亦後人依俗本周禮加之。據孔注云：華山、西嶽也，嶽、吳嶽也，則亦無山字可知。案王說是也。云其澤數曰弦蒲，其川涇汭者，周書職方弦蒲作羶蒲，涇汭作涇納，字並通。云其浸渭洛者，禹貢云：道渭自鳥鼠同穴入于河，漢地理志云：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雍州浸，說文水部云：渭水出隴西首陽首亭南谷，東南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隴州浸也。水經渭水篇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過華陰縣北，又東入于河，案渭水出今甘肅渭源縣西青雀山，卽鳥鼠同穴山，經陝西華陰縣

東北入河。曰渭口。即古渭納地也。禹貢渭屬梁州者。賈後疏謂周合梁於雍是也。云其利玉石者。謂多玉及美石也。禹貢。雍州。厥貢維球琳珉珉。偶孔傳云。球琳皆玉名。珉珉。石而似玉。詩大雅釋文引鄭書注云。瑤、美玉。琳、美石。珉珉。珠也。史記貨殖傳云。山西饒玉石。賈疏云。藍田見有玉山。出玉石。以爲利者也。云其穀宜黍稷者。淮南子墜形訓云。渭水多力而宜黍。注云。嶽、吳嶽也者。爾雅釋地云。河西嶽。郭注云。吳嶽。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案禹貢導汧及岐。字作汧。書釋文引馬本作開。故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開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又渭水篇鄭注云。汧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南側。俗以此名吳山。地理志曰。吳山。古文以爲汧山也。國語所謂虛矣。據此諸文。是嶽山一名吳山。又名汧山。或曰吳嶽。吳。或作虞。汧。或作汧。開。實一山也。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漢書郊祀志。吳岳作吳山。則吳嶽非一山之名。但未詳嶽之所在耳。徐廣云。嶽山在武功。據地理志。武功但有垂山。無嶽山也。吳山在今隴州吳山縣。胡渭云。吳嶽。班固謂即古之汧山。然史記封禪書又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隴州志則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汧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諸說互異。未知孰是。竊謂吳山。漢志雖云在縣西。而岡壑綿互。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汧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遂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山。而汧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汧山。當以漢志爲正。案胡說是也。嶽山即禹貢之汧山。周以爲西都之嶽。詩大雅崧高孔疏引鄭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金鶚謂當爲中嶽。其說近是。詳大司樂疏。漢汧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三里。嶽山在州西四十里。云及弦蒲在汧者。明嶽與弦蒲同在汧也。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汧水出西北入渭。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嶽。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說文艸部云。雍州弦蒲。字別作圖。水經渭水篇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案弦蒲亦在今隴州西四十里蒲谷鎮。云涇出涇陽者。漢地理志云。安定郡涇陽。開頭山在四。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雍州川。說文水部云。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南入渭。隴州之川也。案漢涇陽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南。涇河出縣西四十里筭頭山東南麓。至陝西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上馬渡入渭。曰涇口。云汧在關地者。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枸邑有關鄉。詩關國公劉所邑。案汧水源不出關地。鄭云在彼者。據詩而言。引詩大雅公劉曰。汧坻之卽者。證汧水在關地也。毛詩作芮鞠之卽。詩釋文云。芮、水又作汧。毛傳云。芮、水厓也。鞠、究也。鄭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鞠。案毛詩不以芮爲水名。鄭亦從之。與此注文義並異。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汧。芮

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隄，雍州川也。顏注云：隄、瀼與鞠同。詩芮鞠之卽，韓詩作芮隄。鄭此注卽據韓義也。塢隄，鞠字並通。廣雅釋丘云：塢、隄也。案汭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西隴山東麓，至崇信縣入涇。云洛出懷德者，漢地理志云：左馮翊懷德，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顏注云：真，亦懷字。志又云：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地懷德中，入河。說文水部云：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段玉裁云：左馮翊，當作北地。漢志：北地歸德，洛水入河。入河者，入渭以入河也。此總舉其源委也。左馮翊懷德，洛水入渭，此言其入渭之處也。案段說是也。蓋洛水本出歸德，至懷德而入渭。懷德非其所出之處，鄭蓋忘漢志別有洛出歸德之文。途誤以爲出懷德，但亦偶有不照也。洛水，禹貢謂之漆沮，僞孔傳云：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水經渭水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關駟以爲漆沮之水，是也。淮南子墜形訓云：唯出荆山，高注云：荆山，禹貢北條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縣南有荆梁原。雍州浸也。案淮南書之唯，當卽沮之借字。蓋沮水入洛，洛亦通稱沮，故高以唯爲雍浸矣。漢懷德故城，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南三十里。漢歸德故城，在今慶陽府合水縣東北百里。洛水卽古漆沮，出今甘肅慶陽府安化縣北境三百餘里之白於山，經中部縣東，沮水來入，亦稱沮水。又過耀州，合漆水，至朝邑縣入河。舊至華陰縣入渭。東至渭口入河。自明時改流，不南入渭，今洛口南去渭口三十里。豫州雒水字亦作洛，與此異。詳前疏。鄭司農云：弦或爲汭。蒲或爲汭。汭之爲名，實兼斯義。浦者，蒲之省文也。說文艸部數字注作弦圃，圃與蒲，古字通。

周禮正義

卷六十四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緹養。其川河涉。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

四擾。其穀宜三種。醫無閭在遼東。緹養在長廣。菑時出般陽。〔疏〕東北曰幽州者。沿舜十二州制也。燕

音窈也。音風出入窈冥。敏助易曉。故其氣躁急。釋名釋州國云。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爾雅釋文云。李巡云。燕、其氣深要。厥性剛疾。故曰幽。幽、要也。太康地記以爲因於幽都爲名。或云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二者相

依也。爾雅釋地云。燕曰幽州。郭注云。自易水至北狄。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北方爲幽州。燕也。周幽州方域。東南

並至海。西距東河。與冀界。北接北狄荒服。不知所極。東南距淮。與兗界。東北越海。據醫巫閭。西南距岱。與靑

界。西北與井界。不知所分。云其川河涉者。與兗州同。涉。詳豫州。此州所屬者。河涉下流入海之處。與兗冀相接

也。云其利魚鹽者。魚亦謂海魚。鹽卽煮海之鹽。今山東登萊青三府及直隸長蘆所產鹽。鹽人所謂散鹽也。禹貢。靑

州。厥貢鹽絺。靑州東偏瀕海之地。周時皆屬幽州也。注云。醫無閭在遼東者。爾雅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

閭之珣玕琪焉。淮南子墜形訓作醫毋閭。高注云。醫毋閭在遼東屬國。漢書地理志。遼東郡有無慮縣。顏注云。卽所

謂醫巫閭。續漢郡國志。遼東屬國無慮縣有醫無慮山。楚辭遠游篇云。夕始臨乎於微閭。王注云。東方之玉山也。案

無毋巫、閭慮。聲並相近。醫於、無微。亦一聲之轉。皆一山也。續漢志有遼東郡。又有遼東屬國。又並有無慮縣。鄭

云在遼東者。謂在遼東屬國也。西漢時。無慮屬遼東郡。東漢安帝以後。無慮屬遼東屬國。鄭高並據時制言之。鄭

漢地理志云。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載。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蔽。幽州曰奚養。在長廣縣東。案漢長廣故城及奚養澤。並在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東五十里。云舊出萊蕪者。漢地理志云。泰山郡萊蕪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海。幽州浸。案留即苗之或體。禹貢又作淄。在青州。周改入幽。水經云。淄水出其陰。至樂安縣。入山。至利縣入海。案漢萊蕪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東南六十里。原山在縣南九十里。淄水出其陰。至樂安縣。入篇水泊。山泊東北入海。云時出般陽者。漢地理志云。千乘郡博昌。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惟水經注云。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至石洋堰分爲二水。枝津西北至梁鄒入定。時水至廣饒縣故城東北入淄水。呂飛鵬云。地理志不云時水所出。因時水逕博昌城北。故博昌下云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惟水經注云。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後鄭云。時出般陽。般陽在地理志屬濟南郡。在郡國志則屬齊國。水經注齊城。蓋指臨淄而言。般陽與齊城接壤。故酈注以爲出齊城西北。鄭注以爲出般陽也。詒讓案。時水即如水。漢志。齊郡臨淄。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海。此即水經注。時水上流出齊城西北。至石洋堰分爲二水。枝津至梁鄒入海者。也。漢志如時兩見。故如水出臨淄。而時水不著所出。水經注井爲一水。故時水出齊城。其實班與酈不異也。漢般陽故城在今濟南府淄川縣西。齊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北。時水今名烏河。出臨淄縣西南愚公山。至高苑縣東境。入小清河。云四擾馬牛羊豕者。井州宜五擾注云。馬牛羊犬豕。五擾之中。犬爲小牲。故去之。周書孔注亦從鄭義。云三種黍稷稻者。周書孔注同。賈疏云。西與冀州相接。冀州宜黍稷。幽州見宜稻。故知三種黍稷稻也。云杜子春讀奚爲奚者。奚奚聲類同。漢志說文艸部。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及風俗通義並作奚。與杜讀同。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

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霍山在魏。楊紆所在未聞。漳出〔疏〕河內曰冀州者。沿禹貢制也。釋名釋州國云。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蓋則冀豐也。爾雅釋文引李巡云。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爾雅釋地云。兩河間曰冀州。郭注云。自東河至西河。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高注云。東至清河。西至西河。爾雅釋文引章昭漢書注云。東西南北皆有河。故曰河內。又引馬融云。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案馬說蓋即周官傳文。其說是也。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案周冀州方域。東距東河。與兗界。南距南河。與豫界。西距西河。與雍界。北距虜池。與井界。東南東

北。並距東河。西南亦距西河。西北據汾水下流。與井界。州三面距河。西河之西爲雍州。東河之東爲兗州。南河之南爲豫州。北界井州。則無河。韋昭謂四面有河。失之。孟子梁惠王篇云。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史記魏世家。公子無忌上魏王書云。所亡於秦者。河內河外大縣數十。漢地理志云。魏地。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及漢之河內郡。此並以近南河者爲河內。近西河者爲河東。蓋戰國之後所分。與此經義小異。云其澤藪曰楊紆者。楊。周書漢地理志敘並作揚。同聲假借字。云其川漳者。它州皆二水。冀唯一水者。清漳濁漳。二原同委也。云其沒汾潞者。潞。周書作露。亦聲同字通。云其民五男三女者。三女。周書作二女。注云。霍山在冀者。爾雅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漢地理志云。河東郡冀縣。霍大山在東。冀州山。注。應劭云。順帝改曰永安。是鄭時冀已爲永安。此注據班志。故仍其故名。霍山虞夏時以爲中嶽。禹貢謂之大岳。賈疏及詩唐諸孔疏引禹貢鄭注云。大岳在河東故冀縣東。名霍大山是也。案漢冀縣。則今山西霍州治。霍山在州東南三十里。云楊紆所在未聞者。爾雅釋地十藪云。秦有楊防。爾雅釋文云。防。本或作紆。郭注云。今在扶風汧縣西。呂氏春秋有始覽云。秦之陽華。高注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淮南子墜形訓云。秦之陽紆。高注云。楊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又脩務訓云。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注云。陽盱蓋在秦地。惠士奇云。高誘所云。皆臆說也。郭景純謂在扶風汧縣。則直以弦蒲當之矣。案山海經中山經。陽華之山。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洛。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河。緒姑之水。出於其陰。酈道元謂其地在弘農上維。河在東北。洛在西南。實冀州之藪。禹治洪水。具禱陽紆。卽其地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驚行至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宗周灇水以西。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還歸於周。三千里。陽紆卽陽華蓋山也。衍而爲藪。河伯都焉。其山更在藪之西。故距灇水三千里。而中山經亦云。門水出陽華。至於河。七百九十里。入灇水。則其地之廣可知。故半在秦。半在晉。竹書穆王征犬戎。秦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蓋謂陽紆山也。案楊紆楊防陽華陽紆陽盱聲類並相近。惠說以爲一地。義似可通。惟所在地域。則外互殊甚。蓋其此經楊紆爲冀藪。而爾雅呂覽淮南並云秦有。案之方域。蓋已不能強同。加以衆說參差。益難憑信。郭氏謂在汧縣。遠侵雅藪。其誤固不必辯。呂覽高注臚列二說。鳳翔置郡。在唐至德間。非高氏所得聞。蓋當爲馮翊之誤。卽淮南注所謂在馮翊池陽者也。考釋地十藪。又云周有魚鹽。郭注云。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是高氏謂陽華卽魚鹽。至呂覽注第二說又云在華陰西者。洪亮吉謂陝西華陰縣東南有陽華藪。高說殆卽指此。二說無論是非。亦並與冀境縣隔。惠引酈說。蓋據水經河水篇注云。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垣陽城西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考河水注陽華山。似卽華

陰之陽華蔽，酈氏但引中山經爲證，不云卽冀蔽之楊紆，至穆傳之陽紆，爲河宗氏所居，史記趙世家，正義云，河宗在龍門之上流，風勝二州之地，案唐嵐州爲今陝西嵐縣地，勝州爲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地，淮南脩務訓之陽紆，亦當與穆傳同，水經河水注，則謂穆傳陽紆及淮南書陽紆，卽山海經海內北經所云陽紆陵門之山，河出其中者，並與昆侖河源相近，力斥高注以爲秦蔽之非，依酈說，則陽紆乃遠在絕域，故穆傳謂在灤水西三千餘里，校其道里，已在要服之表，其非冀蔽，尤無疑義，又風俗通義山澤篇訊九載，並依職方，惟云冀州曰秦陸，在鉅鹿縣西北，蓋因陽紆所未聞，而據爾雅十載，晉有大陸，遂以易之，然不云大陸卽楊紆，顧祖禹云，水經注，大陸澤一名陽紆蔽，今在直隸寧晉隆平及鉅鹿縣境，今檢水經注，亦無此文，太平寰宇記冀州信都縣云，有陽陸澤，引爾雅秦有陽陸爲證，蓋亦以大陸爲陽陸，不知大陸自是冀澤，又不當爲秦蔽也，要之楊紆所在，漢時已不可考，故班鄭並闕而不言，而舊說多強爲傅合，悉無塙證，謹從蓋闕，以峽知者，云漳出長子者，漢地理志云，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鄆，入清漳，又清上廂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冀州川，說文水部云，濁漳出上黨長子鹿谷山，東入清漳，清漳出清山大要谷，北入河，與漢志說同，賈疏引鄭禹貢注云，漳水出上黨沾大廂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案書注據清漳，此注云出長子，據濁漳，其實濁漳卽入清漳也，水經漳水篇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至樂成陵縣別出北流，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合清河，至平舒縣入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至武安縣南委晉邑，入于濁漳，案漢長子故城在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南，濁漳水出縣南五里發鳩山，又清漳出山西樂平縣西沾嶺之大廂谷，濁漳至河南林縣北之交漳口，與清漳會，二漳既合，入山東界，經邱縣南，又分爲二派，一至青縣，會運河，北達直沽，一至直隸新河縣，入北泊，東北流，會漳沱，至天津入海，云汾出汾陽者，漢地理志云，太原郡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冀州浸，說文水部云，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或曰出汾陽北山，冀州浸，水經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至汾陰縣注于河，段玉裁云，漢志太原郡晉陽，晉水所出，東入汾，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許云出晉陽山，與志、水經不合者，志、水經舉其遠源也，許意謂晉水卽汾水之源，杜注左傳曰，汾水出太原，與許合，案段說是也，戰國策趙策云，三國之兵，乘晉陽城，決晉水而灌之，史記趙世家，作汾水，是古汾晉二水爲一之證，鄭從漢志，與許所引或說同，漢汾陽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府陽曲縣北九十里，又忻州靜樂縣，亦漢汾陽縣地，汾水出縣北百四十里管涔山，至榮河縣北境入黃河，在龍門之南五十里，曰汾口，云游出歸德者，漢地理志顏注同，漢地理志歸德屬北地郡，說文水部云，游、冀州浸也，上黨有游縣，水經云，濁漳水又過游縣北，酈注云，縣故赤狄潞子國也，開輿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卽漳水也，余按無他大川可以爲浸，所有巨

特篇云。北方爲恆。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恆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案漢上曲陽故城。在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四里。恆山在縣西北四十里。互保定府以西。及山西大同府東境。云昭餘祁在祁者。爾雅釋地十藪云。燕有昭餘祁。郭注云。今太原祁縣北九澤是也。爾雅釋文引孫本。祁作底。音近假借字。漢地理志云。太原祁縣。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風俗通義山澤篇云。九藪。并州曰昭餘祁。在祁縣北。呂氏春秋有始覽說九藪云。燕之大昭。淮南子墜形訓又云。燕之昭余。不云祁者。省文也。水經汾水篇云。汾水又南過大陵縣東。酈注云。汾水於縣左迤爲祁澤。地理志曰。九澤又名之曰漚洹之澤。俗謂之祁城泊。又云太谷水西接祁澤。是爲祁藪也。卽爾雅所謂昭余祁矣。案漢祁縣故城。在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東北二十里。祁城泊在縣東北二十里。與平遙縣接界。又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有昭餘祁藪。其水久涸。蓋祁藪故蹟。本延跨今祁縣境。後乃獨稱爲祁泊耳。至嘔夷與昭餘祁迥異。酈注并爲一。與漚水篇注自相違伐。誤也。云庫池出函城者。漢地理志云。代郡函城。庫池河東至參戶。入庫池別。并州川。又河間國弓高。庫池別河首受庫池河。東至平舒入海。案庫池禮器作惡池。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是也。墨子兼愛上篇又作噉池。字並通。漢函城故城。在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東百里。漚池河出縣東北百二十里秦戲山。入直隸界。至獻縣南。分爲二派。復合至天津府靜海縣入海。云嘔夷。祁夷與。出平舒者。漢地理志云。代郡平舒。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治。又靈丘。漚河東至文安。入大河。并州川。說文水部云。漚水起代郡靈丘。東入河。漚水卽嘔夷水。并州川也。案代郡舊作北地。今從段校改。水經漚水注云。祁夷水出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注于漚水。不云卽嘔夷。又漚水篇云。漚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是山。至博陵縣入易。酈注云。卽嘔夷之水也。出靈丘西北高是山。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漚水出焉。東流注于河者也。李惇云。嘔夷非祁夷。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案漢志代郡靈丘縣注云。漚河并州川。水經注曰。漚水卽嘔夷之水。蓋嘔夷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卽漚河也。并州之川。惟此與庫池相埒。酈以祁夷當之。誤。詒讓案。班、許、酈。並以嘔夷爲漚水。是也。易祓、黃度、胡渭、戴震、林喬蔭。莊有可說並同。祁夷水卽今山西大同府廣靈縣之靈流河。與漚水別。鄭以釋此經之嘔夷。失之。漢平舒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靈邱縣北。靈邱故城在縣東十里。祁夷水在縣北。漚水今名唐河。出山西渾源州南翠屏山。至直隸安州東南。入白洋淀。云漚出廣昌者。漢地理志云。代郡廣昌。漚水東南至容城入河。并州浸。說文水部云。漚水起代郡廣昌。東入河。并州浸。案代郡舊作北地。亦據段校改。水經巨馬水篇云。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漆山。至勃海東平舒縣入海。酈注云。卽漚水也。於平舒城北。南入於庫池。而同歸於海也。案漢廣昌故城。在今直隸易州廣昌縣北。漚水今名拒馬河。出縣北厓古塔。至東安縣會桑乾河入清水河。云易出故安者。

漢地理志云。潁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潁也。井州浸。水經易水篇云。易水出潁郡故安縣閭鄉西山。至泉州縣入于海。案漢故安縣。卽今直隸易州治。易水在州南三十里。源出西山龍華店。西北會潁水。至新城縣會拒馬河。俗曰白溝河。云五擾。馬牛羊犬豕者。周書孔注同。賈疏云。六擾中雞爲緩。故云之。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也者。豫州注同。周書孔注。稻作麻。疑孔因北方宜稻之地少。故易之。云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者。說文曰部云。曰。詞也。謂一州之內。山澤川浸。其數衆多。不能徧詳。故略舉其大者言之。云此州界揚、荆、豫、兗、雍、雍、冀。與禹貢略同者。賈疏云。略同者。不失本處。雖得舊處。猶有相侵入。不得正。若周之兗州。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周之雍州。於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冀州。小於禹貢時冀州。以其北有幽州并州。故知也。論議案。周九州方域。與禹貢同異。經、記、史、志。並無明文。以其山川澤藪約略考之。揚州東南界蓋與彼同。而北則禹貢距淮。周淮入於青州。揚雖逾江。而界視彼爲狹。荆州南界亦當同。而西侵梁境。又北漢東地割入於豫。並與彼異。豫則南北與彼略同。東則孟諸割入青。西亦侵梁爲異。兗則東西界略同。而南有岱及大野。並侵徐界。東南有濰。侵青界。與彼異。雍則東西北並略同。而南侵梁爲異。冀則南東西並略同。而北分爲井。則異。其可考者。大略如是。至其華離細別。則無由校覈矣。云青州則徐州地也者。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僞孔傳云。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周不立徐州。而以其地爲青州。其方域亦東至海。南則逾淮而與揚界。北雖不得岱。而距岱與兗界。與禹貢徐州境略同也。胡渭云。周青州疆域。與禹貢大異。鄭云徐州地。蓋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又曰浮于淮泗。是知徐并於青也。賈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蓋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禹貢於豫州曰道荇澤。被孟諸。是知侵豫地也。禹貢徐州岱山大野皆入於兗。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亦言其大略而已。又云。賈疏以兗州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蓋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兗州。自河東至濟。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濟東至海。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濟。蓋其境越濟而不得岱矣。岱南爲徐。北爲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也。兗界跨濟。唯周制有然。云幽井則青冀之北也者。謂別依舜十二州制。析青州之北爲幽。冀州之北爲井。於禹貢九州之外。增此二州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井。胡渭云。舜十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井州幽州。至夏而復合於冀。與堯時同。爾雅之九州。有冀幽而無井。蓋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爲幽。而正北井州之地仍屬冀。視虞之冀則大矣。周禮幽州冀州并州與虞制同。賈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井。然不唯小於禹貢。亦小於爾雅也。又云周幽州。其川河泲。其浸菑時。皆禹貢青地。爲幽之所侵。蓋今青登萊三府之地在青

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服、服事天子也。〔疏〕乃辨九服之邦國者。詩云。侯服于周。〔疏〕職方制畿服之官法。

受之大司馬者也。自王畿外。極五千里。四方各以遠近分畫爲九服。自采服以內。與書禹貢五服里數同。而服名則異。服各有界限。故大司馬謂之九畿。詳彼疏。云方千里曰王畿者。謂建王國也。大司馬云國畿。大行人云邦畿。義並同。畿、周書作圻。字通。孔注云。圻、界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者。大行人作要服。以內六服兩面共七千里。卽前九州之地是也。云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者。大司馬作蕃畿。大行人注亦作蕃服。藩、正字蕃。聲同假借字。此夷鎮藩三服。卽大行人所謂蕃國在九州之外者。亦卽布憲所謂四海是也。畿服名制。詳大司馬疏。注云服。服事天子也者。謂九服之內。同服事天子。故皆以服爲名。職方孔注云。服、言服王事也。國語周語章注云。服、服其職業也。說並略同。引詩云。侯服于周者。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爵稱子而已。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疏〕凡邦國千里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疏〕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者。以下並通計畿外封國之大數。與大司徒爲官聯也。李光坡云。此大司徒九法所謂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也。賈疏云。言凡邦國者。畿外要服已內有八州。州別置二百一十國。總有千六百八十國。故云凡也。注云。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者。職方孔注云。周、徧也。廣雅釋言云。率、計校也。天算書。凡計校數法。並謂之率。先約計一州千里之內地廣狹所容國數。以此爲率。綜計天下四海九州所容邦國多少之數。可以徧知。故云周知天下。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者。王制文賈疏云。方千里。開方之。百里一截。橫縱皆爲十截。十而百。則得爲方百里者百。云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者。以三三自乘得九。若依經以七乘

九。得六十三。以除百方百里者百。所餘尚多。故知其必爲字誤。賈疏云。方三百里。三三而九。用爲方百里者九十。爲十一伯。餘有方百里者一。不盡。故云十一有奇也。今經云方三百里則七伯。以十一似七字。故云字之誤也。云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者。據王城至要服。六服而各三千五百里。兩面相距七千里也。其九州之外。尙有三服。而千五百里。通九州爲萬里。鄭言此者。欲見周公制禮時。疆宇大於殷。五等侯國里數亦大增。與前代異。故王制注云。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夏衰。夷狄內侵。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之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賈疏亦約彼注義。謂先王之作土有三。若太平之時。土廣萬里。中國七千。中平之世。土廣七千。中國五千。衰末之世。土廣五千。中國三千。賈所謂太平之時。卽虞夏及周公制禮時。衰末之世。卽夏末殷初時。其中平之世。則王制注引孝經說云。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鄭又釋之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孔疏謂若武王時是也。今考禹貢五服。地實止五千里。與周要服內七千里不同。夏末殷初。中國三千里。武王時。中國五千里。亦無文可證。則王制注及賈孔所說三代土地廣狹之差。實非篤論也。互詳大司徒大司馬大行人疏。云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共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者。王制注說亦同。謂九州之內。方七千里。七七自乘。爲四十九。以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州得六也。甄鸞五經算術云。七七四十九。卽四千九百萬里。計方一千里者四十九也。分方千里爲畿內。餘爲八州。各州各得一千。一州合地六百萬里。詒讓案。此乃約略校計之法也。據鄭詩譜云。周東都畿內方六百里。其封城在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是東都已錯兼二州之地。西都又屬雍州。則畿內必不能專一州。況畿內得一。八州州得六。則八州每州地域三十六倍於畿內之州。其數復遠不相當。於分率亦必不能平。而鄭必以此計之者。因以九州除四十九。則州得五。而有畸零。不如以一爲畿內。而以八州除四十八。則州得六。於率差爲整齊。易於布算。實非平率也。云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者。亦明周制與前代異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彼注云。此地。殷所因夏商三等之制也。殷商三等者。公侯伯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有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據彼注。則鄭意夏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商五等。其地三等。王制注云。夏商三等。明爵從地爲三等也。殷因夏三等之地。而減爵爲公侯伯三等。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周初改同夏法。周公始盡更夏殷之制。商地並增爲五等。如此經之說。是男爲至小國。地亦方百里。與

夏殷大國等。故此注云。雖小國亦方百里也。蓋鄭爲此說者。欲見王制所云。爲武王增爵未增地之制。此經所云。爲周公爵地並增之制。以調停兩經之外幣。然王制所說三等地制。蓋據實封言之。與此經五等地。虛實相除。亦約略相埒。鄭以爲夏及周初制。非其實也。詳大司徒疏。至王制注又謂周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者。蓋謂周時新封之國。並依此經五等地制。唯殷世舊國。則有功者。始增其地如爵。其無功者。則一切增爲百里。雖尊爵。未達得五百里。至二百里之地。賈疏乃謂周公之時無間有功無功。皆先益滿百里。待更有功。乃依其爵益之地爲二百里。至五百里之等。則與王制注顯然不合。非鄭指也。云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者。王制疏云。設法。皆假設爲法。非實封也。賈疏云。必知不卽封。而言設法以待有功者。以其稱公者。惟有二王後。及東四大伯。今八州皆言方千里。封公。則四公。八州豈有三十二公乎。明知五者皆是設法。以待有功。乃大其封也。若無功。縱本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故注王制云。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論讓案鄭言此者。亦謂一州之內。不必果有四公六侯之等。但假設此數。以爲異日增封之地。若有功之人本無封地者。則差其功之大小敘爵。而授地如率。其本有封地者。則就而益之。若男則進爵爲子。益地二百里。子以上。以次遞進。至公而止。其殷之舊國有功者。亦得增地如爵。與周世新建之國等。賈所舉虞虢二公爵尊國小。卽殷舊國無功不增者也。然鄭謂周時新封之國。則無爵尊國小之法。賈疏不分新舊國。極謂本是公爵。惟守百里地。必待有功。乃大其封。亦與王制注不合也。云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者。王制孔疏云。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五經算術云。方五百里國四。一國二十五萬里。四國合一百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者。王制疏云。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五經算術云。方四百里國六。一國十六萬里。六國合九十六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者。王制疏云。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五經算術云。方三百里國十一。一國九萬里。十一國合九十九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者。王制疏云。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五經算術云。方二百里國二十五。一國四萬里。二十五國合一百萬里。云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者。以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以封百男。適盡。若然。一男國積萬里。百國則百萬里也。云公侯百子男亦不是過也者。謂所封之國數。若一州公過

四。侯過六之等。則地不足。故有少無多。必不過是假設之數也。賈疏謂若過五百里。則是特賜法。若魯衛之等是也。非鄭意。云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爲附庸者。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之國六十。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案鄭意此經五等封地里數。雖與王制不合。而一州封國之總數當與彼同。故取彼州二百一十國爲解。然合此經一州五等國數計之。止有一百四十六國。於二百一十之數仍不足。故復增男國爲一百六十四。以補其數。至二百一十國。又不能盡一州之地。故其餘復爲附庸也。賈疏云。此據王制文。彼下又云。天子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是通畿內外爲數。並是殷州國數也。既以州有千里之方六。已用五箇千里方爲前五等國數。以前公國已得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男百。摠得一百四十六。於二百一十國仍少六十四。鄭必知以男備數者。若不以男備數。則餘千里者一。充數不足。何得更餘爲附庸。若然。則更取餘方一千里開方之。得百里之方百。於前侯國六。用千里方。仍有二百里方一。開方之。得四箇男國。於前伯國十一。用千里方一。又得一箇男國。得此五國。添前一百四十六。爲一百五十一。仍少五十九。更取餘千里方一。開方之。得百里之方百。取五十九爲五十九國。添前一百五十一。得二百一十國。餘仍殘百里之方四十一。鄭云其餘以爲附庸者。以附庸不滿百里故也。王制兼開田而言。此直云爲附庸。文略不具。其實人作附庸卽受之。無附庸。則爲開田。使大夫治之。以利民稅。若周之畿內四等公邑者也。詒讓案。此注依王制義。附庸雖屬侯國。然皆在封域之外。而先鄭大司徒注。則據魯頌論語。謂當在封域之中。近江永。金鶚。並從其說。是也。若然。此及王制注所謂方百里者四十一爲附庸地者。固未爲定論矣。云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者。以下九州之外。亦有三等封國。與九州內同。而齊則止子男二等也。賈疏云。鄭以上經九服摠言。此經惟言要服已內九州。不言四海夷狄諸侯。故鄭兼見四海夷狄諸侯。言黜陟之功亦如之者。亦皆有百里二百里地。有功者進地。得與侯伯三百四百同。但不進爵耳。無功有過則退之。云雖有大國。辭稱子而已者。謂其次國。小國則辭稱男。大國亦不過稱子。故大行人注云。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賈疏云。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鄭注云。雖有侯伯之地。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

子是也。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者，大司徒文，與此等數正同。故先鄭引以互證。凡邦國小大相維，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疏〕也。凡邦國小大相維者，小大、周書作大小。李光坡云：此即九濩所謂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各有屬，相維聯也。〔疏〕也。注云：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者，據形方氏文，云各有屬，相維聯也者，聯、黃丕烈校改連，是也。注例聯皆作連，詳大宰疏，大司馬注云：維、猶連結也。周書孔注云：維、持也，義亦略同。賈疏云：春秋之世，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又有敵國自相聘，是以司儀，公侯伯子男相爲賓，又相爲國客，又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雖是殷之諸侯，亦是各有屬，相維聯之事也。故鄭據而言也。王設其牧，選諸侯之賢者爲〔疏〕注云：選諸侯之賢者爲牧，使牧理之者，即州牧也。周書孔注云：牧、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用能參伍之屬，牧御天下之政教。賈疏云：此即大宰云建其牧是也。詳大宰及大宗伯疏。制其職，各以其所能，用能參伍之屬，能功，即本此經。李光坡云：此即九法所謂施貢分職，以任邦國也。注云：牧監參伍之屬者，謂邦國任職之人。周書孔注云：連率牧監，各任能也。亦同鄭義。賈疏云：此即大宰云設官分職，彼下文又云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也。云用能所任秩次者，川能、疑當作所能，廣雅釋詁云：制其貢，各以能、任也。謂以其國之遠近大小，敘次其所能任之職事。賈疏云：稱其所任，則以次秩之。誤。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國之地物。〔疏〕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者，周書孔注云：土地所有乃貢之，穀梁桓十五年傳云：古者諸侯時獻無，則不貢也。又周書王會篇云：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易得而必貴，其爲四方獻令，即以所有制貢之事。書康王之誥所謂壤奠，亦即此也。此是邦國之常貢，於大宰九貢中，使視其國地所有之物而貢。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乃、猶女也。守、謂國竟。〔疏〕王將巡守者，周書守作狩，假借字。巡守，詳土訓及大行人疏。云之內，職事，所當共具。〔疏〕則戒于四方者，以書豫戒敕之，恐有不具也。詩小雅出車云：畏此

簡發。毛傳云。簡書。戒命也。云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者。此並簡書之辭。周書。攷作考。古今字。孔注云。考。成也。不敬則犯大刑也。賈疏云。職方氏既主四方諸侯。故十二年王將巡守之時。先以文書戒教于四方。曰各脩汝當國所守境內。待王之務。無得失所。又當考校汝所擬供王職事。若不敬戒。國有大刑。大刑。謂殺之也。案賈疏考為考校。是也。孔訓為成。未塙。注云。乃。猶女也者。小宰注同。云守。謂國境之內者。此釋脩平乃守之守。謂諸侯所守國竟之內也。云職事所當共具者。謂天子至其國。諸侯所當共具。若饗餼委積之屬。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先道。先由居前行其前日。〔疏〕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者。周書王下有者字。衍道上挽先字。帥作率。古今字。令作命。所戒之令。〔疏〕義同。巡戒令。謂行視其前所頒之戒令也。注云。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者。賈疏云。此謂王將發行之時。即在王前。王殷國亦如之。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疏〕王巡行前日所施戒令。備豫之等。如前所施以不。王殷國亦如之。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疏〕殷國亦如之者。周書孔注云。巡戒命亦如巡守也。注云。殷。猶衆也者。大宰注義同。云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者。職方孔注義同。鄭意殷國。即大宗伯之殷見曰同也。賈疏云。王有故。不巡守於方岳之下。則春。東方盡來。夏。南方盡來。秋。西方盡來。冬。北方盡來。王待之。亦各於其時。在國外為壇。行朝覲盟載之法。若然。則王自在國外為之。而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文戒令四方諸侯者。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為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也。林喬蔭云。掌客職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則是天子適於諸侯。賈謂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為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為之。則非若巡守之有定。安得謂王必有所過之國。特令其具王及百官從者之牲禮。一同於巡守哉。然則殷國之與殷同。禮必不可混。而殷國之與巡守。事則略同。蓋王巡守四方。則各朝於方岳之下。其或有故。得巡一方。或巡二方三方。六服羣辟。亦即於天子所至之國朝之。是名殷國。言其以衆朝於諸侯之國。異於王都。故不得稱殷同。而亦是天子適於諸侯。故掌客所令。與巡守等。金鶚云。殷國者。王不巡守而殷國。諸侯畢會於近畿。國者。侯國也。若在境內。何謂之殷國。大行人掌客皆連言巡守殷國。可知殷國與巡守略相似。故職方氏亦有戒令之事。其不在畿內城外明甚。如鄭賈說。是殷國與殷見何異乎。殷見曰見。若諸侯皆來見天子也。殷國曰國。謂天子出至侯國。諸侯盡朝也。豈得混為一邪。殷國與巡守同年。其與巡守異者。蓋王有故。不能遠巡。故止於近於王畿之地巡行。大約在侯甸二服中。而令四方諸侯畢來朝也。天子出在侯國。有似於時巡之會。四方諸侯來朝。又有似於殷見之同。是合二事而為一矣。案林金二說是也。殷國者。謂王出在侯國。而

行殷見之禮也。蓋常禮。王巡守徧四方。則朝當方諸侯於方岳。若不徧巡守。則不能徧有方岳之朝。故或合諸侯於國城外。謂之殷同。或合諸侯於近畿之侯國。抑或巡守未訖。在道適遘事故。不能終行。亦即於所至之國。徵諸侯而行朝會之禮。皆謂之殷國。殷國與殷同。雖並在十二年王不徧巡守時行之。然一在畿外。一在王都。事迥不同。鄭此注。及大行人注。並合二者爲一。其誤。賈疏覺其難通。乃謂殷國或在畿內國城外卽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以幹旋其說。不知殷同在國城外。殷國無在國城外之事。至東都與西都通議封。則周書王會篇所載成周之會。及詩小雅車攻敘所云宜王會諸侯於東都。亦並爲殷同。非所謂殷國也。又殷同當如鄭大宗伯注說。四方四時分來殷國則王至所期之國。諸侯一時畢會。不必六服分四時更來。儻亦如殷同法。則王終年留滯所至之國。以俟六服之朝。無是理也。賈說並失之。云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者。亦戒以脩平乃守等事。及王行亦先道巡戒令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

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者。並據地中二至晝漏半。立八尺表。表北得景如率也。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周髀算經李注引尙書考靈曜云。日永影尺五寸。日短一十三尺。亦詳大司徒疏。云其間則日有長短者。謂冬至後日漸北。則景漸短。夏至後日漸南。則景漸長。案續漢書律曆志載四八厯二十四氣晷景表云。冬至丈三尺。小寒丈二尺三寸。大寒丈一尺。立春九尺九寸。雨水七尺九寸五分。驚蟄六尺五寸。春分五尺二寸五分。清明四尺一寸四分。穀雨三尺二寸。立夏二尺五寸二分。小滿尺九寸九分。芒種尺六寸八分。夏至尺五寸。小暑尺七寸。大暑二尺。立秋二尺五寸五分。處暑三尺三寸三分。白露四尺三寸五分。秋分五尺五寸。寒露六尺八寸五分。霜降八尺四寸。立冬丈四寸二分。小雪丈一尺四寸。大雪丈二尺五寸六分。此其長短之差。此注止說二至晷景者。舉其最長最短者以略其餘也。周髀算經。及易緯通卦驗。並有二十四氣晷景。與四分厯各異。周髀。冬至晷景長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景長一尺六寸。通卦驗。夏至晷景長尺四寸八分。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

〔疏〕法。此經據封畿外及畿內都鄙。亦以土圭測度。定其疆域也。邦國、亦關建王國言之。賈疏謂上經據建王國度地之深而相其可居者。亦據大司徒測土深爲說。謂測景以定其方位。察其地之可居與否也。相宅。與書洛誥及大司徒相民宅義並同。云宅、居也者。祇視注同。釋名釋宮室云。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凡邦國都鄙。並擇吉處而營。

周禮正義 十八 卷六十四 九七

居。故通謂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土宜、九穀種植所宜也。土化、地之輕。〔疏〕以辨土宜土化之灋之宅也。與草人爲官聯也。云而授任地者。此與鄉師、遂師、閭師、縣師、載師爲官聯也。賈疏云。謂以書作法授之。注云。土宜。謂九穀種植所宜也。者。稗、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並作稗。詩魯頌閭宮云。稗穠穠。毛傳云。先種曰稗。後種曰穠。釋文引韓詩云。種、長稼也。稗、幼穠也。稗、即穠之俗。前九州各有所宜穀。而九穀中又各有此稗穠二種。亦辨其宜而種之。此注專據穀土而言。大司徒云。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彼注云。彼土宜。通人民鳥獸草木所宜而言。與此經異。互詳彼疏。云土化。地之輕重。養種所宜。川也者。並據草人文。彼注云。土化之法。化之使美是也。地輕重。謂若駢剛輕。堅土則重。壤土則輕。養種所宜。若用牛用羊之等。云任地者。載師之屬者。載師職云。掌任土之法。注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是也。王巡守則樹王舍。爲之藩。〔疏〕王巡守則樹王舍者。也。樹。即對之假字。王巡守之道。凡舍止之處。此官掌設立其藩衛。蓋亦以土圭測景。辨其陰陽朝夕。以定王舍。與掌舍爲官聯也。注云。爲之藩羅者。羅、離。一聲之轉。國語楚語云。爲之關藩藩離。韋注云。藩離、壁落也。蓋於王所舍之宮外墉埒間。植木材以爲遮遶。詳委人疏。賈疏云。謂若掌舍設棧桓之時。則此官亦爲王於外周市樹藩羅。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遠物。以璽。〔疏〕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者。此與小行人象胥爲官聯也。致。謂以政令招致之。注云。遠方之民。四節。夷之民也者。王制。屏之遠方。鄭彼注云。遠方。九州之外。與此義同。謂蠻服以外四夷之民也。云諭德延譽以來之者。賈疏云。曉諭以王之德美。又延引以王之美譽。以招來之。云遠物。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者。大行人注云。九州之外。夷服蠻服蕃服也。賈疏云。此經上云致方貢。謂六服諸侯。又云致遠物。宜是蕃國。是以大行人上云侯服蠻一見。其貢。祀物之等。下文云蕃國世一見。各以貴寶爲擊。文與此相當。故知義然也。云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者。賈疏云。達民則行道路。貢物即是貨賄。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貨賄用璽節是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往來。〔疏〕治其委積館舍飲食者。此與遺人小行人司儀掌客掌訝爲官聯也。注云。續食其往來。往來。續食其。〔疏〕者。爾雅釋詁云。續、繼也。謂自來及往。相繼共其飲食無缺乏也。賈疏云。按遺人

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積食其往來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濇。〔疏〕掌達天下之道路者。此與司險爲官聯也。注云。津梁相濇。不得阻。則無不通之患。司險云。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彼注云。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開鑿之。此不及開。通其財利。茂遷其〔疏〕注云。茂遷其有無者。賈疏云。按尚書益稷云。懋遷有無化居。禹鑿山林之事者。文略。通其財利。有無。〔疏〕治水後。懋勉天下。徒有之無。易其居積。若材木徒川澤。魚鹽徒山

林。是通其財利。案漢得敘傳引尚書。懋亦作茂。懋。茂。字通。賈說。同其數器。有輕重。〔疏〕云。十有一歲。同度量。本僞孔傳。鄭本尙書。此文在皋陶謨。注今佚。義或與孔同也。同其數器。有輕重。〔疏〕云。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注云。同。謂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彼據天子撫邦國之事。此官則平時通畿內及邦國皆齊等之。與彼爲官聯也。注云。懋勉不得有輕重者。大行人注云。數器。銓衡也。漢書律厯志云。數。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度量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懋勉重者。不失黍稷。又說五懋云。衡懋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懋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案依漢志說。則度量衡衡。通名數器。管子君臣篇云。衡石一稱。卽同權衡也。賈疏云。鄭知此數器是權衡者。下別見度量。故壹其度量。尺丈釜鍾。不〔疏〕壹其度量者。質人大行人。壹並作同。此篆上變文。賈疏云。此云壹。卽知義然。故壹其度量。得有大。小。〔疏〕上同也。注云。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者。舉丈尺以咳五度。舉釜鍾以咳五量。釜。卽巢氏之鬴。考工記攻金之工。注亦作鬴。此及大行人注並作釜者。用借字也。管子君臣篇云。斗斛一量。丈尺一權。制戈兵一度。卽壹度量也。並詳內宰疏。除其怨惡。怨惡。邦國〔疏〕

注云。怨惡。邦國相侵虐者。賈疏云。合方氏欲使人相合。故除其邦國相怨惡。卽相侵伐及相虐殺之等也。詒讓案。大戴禮記諸志篇云。胤使來往。地寶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卽除怨惡之事。典瑞云。琖圭以易行。以除惡。亦謂此。同其好善。所好所善。謂〔疏〕言。則風俗異矣。風。謂政教所施。故曰上以風化下。又云風以動之是也。俗。謂此也。同其好善。風俗所高尚。謂〔疏〕言。則風俗異矣。風。謂政教所施。故曰上以風化下。又云風以動之是也。俗。謂此也。

謂民所承襲，故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是也。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方，道、猶言也。爲王說之。四，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者，

職掌互相備也。志，謂志慮。與授人誦王志義同。謂侯國君臣之志慮。猶左隱元年傳以克段爲鄭志。襄元年傳以討魚石爲宋志也。誦訓方志，卽外史四方之志。與此義別。注云：道、猶言也者，擇人注同。釋名釋言語云：導、陶也。

陶演已意也。云爲王說之者，土訓注云：道、說也。國策秦策高注云：說、言也。是道說也。訓言，故注釋道爲言。又云爲王說之也。云四方，諸侯也者，謂六服以內諸侯也。云上下，君臣也者，易泰彖傳云：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李氏

集解引何晏云：上之與下，猶君之與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誦四方之傳道，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臣，君臣相交感，乃可以濟養民也。誦四方之傳道，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爲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

〔疏〕注云：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者，謂上古以來，傳聞言說之事。楚辭天問云：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莊子盜跖篇云：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誦，與此義同。

云爲王誦之者，韓非子難言篇云：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舊注云：誦說舊事。案此誦與道義略同。與大司樂樂語誦誦義異。云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者，謂若宰我問五帝德之類。皆古事之可常稱誦者也。云故書傳爲傳，

杜子春云：傳當作傳，書亦或爲傳者，徐養原云：正歲則布而訓四方，布告以教天下。〔疏〕正歲則布而訓四方，傳爲字之誤，車人傳字故書作傳，與此相類。正歲則布而訓四方，使知世所善惡。〔疏〕者，賈疏云：謂夏

之建寅正月，則布告所道所誦之事，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也。注云：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者，說而觀新文官部云：訓、說教也，亦謂四方政事等，既爲王道誦之，又以布告於天下，使人知所善惡，以爲法戒。而觀新

物，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疏〕民用而禁物靡也。書盤庚云：器非求舊，惟新，明智作巧述，利用貴新。荀子王制篇云：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廢，此爲黜奇淫者制法。與舊書禮義不相核也。注云：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

以知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者，賈疏云：此訓方觀新物，知民善惡之情，謂若王制云：命市納

賈，以知民之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與此爲類。故鄭引以釋經也。案王制本作志淫好辟，賈依注改，以彼注云：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此明觀新物者，

欲禁民之爲淫侈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杜子春云。離。當爲離。書亦或爲離。玄。〔疏〕。邦國

之地域。而正其封疆者。掌正五等侯國之封域。與封人縣師爲官職也。注。杜子春云。離。當爲離。書亦或爲離者。杜以離爲離字。形近而誤。鄭以離字義本可通。不必破字。故不從也。云玄謂華讀爲佩。正之使不佩。邪離絕者。賈疏云。王者地有佩邪離絕。遇相侵入不正。故今正之。佩者。兩頭寬。中狹。邪者。謂一頭寬。一頭狹。段玉裁云。華。佩。古音同在魚模模部。鄭易華爲佩。釋佩離爲佩邪離絕。佩邪。謂地偏長。則去國遠。離絕。謂若問以他國之地。逾竟而治之。皆爲邦國之不便。華。苦哇反。音同夸。廣韻集韻作蕤。非是。惠士奇云。廣雅。乖。哨。寢也。佩與詭同。不正者謂之佩。賈疏謂兩頭寬中狹。未知所出。邪亦作蕤。佩。即窠字。說文云。汚。衰下也。從穴。瓜聲。然則佩邪猶汚邪歟。徑從爲直。佩邪爲曲。又云。說文玉篇皆無佩字。玉篇華部。華。訓爲華斜。華斜者。猶佩邪云爾。徐養原云。說文十部。恭。反也。俗作乖。廣韻十三佳釋華字云。乖。離斜絕。即佩邪離絕也。變離言離。似從子春說。又華字注云。舛離之貌。詒讓案。段惠說是也。鄭讀華爲佩者。以其聲類相近。劉敞海內算經云。佩離者三望。即本鄭讀也。玉篇廣韻並以華爲乖者。以其形近。誤合爲一字。似亦本唐以前舊詁。然鄭讀陸音。則皆無此義。玉篇十部有華字。苦蛙切。不正也。廣韻十三佳載蕤葵二字。華。即乖之譌。華葵字則又合蕤葵二字爲之。說文取部。華亦讀若乖。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華作葵。是其證也。此皆展轉譌俗不體之字。與此經華字絕不相涉。大司徒保章氏有乖字。並不作華。注佩字。亦說文所無。依賈疏兩頭寬中狹之說。則惠謂佩即窠。近是。梓人注釋哨爲頃小。頃。即佩衰。小。猶虧損。亦即佩狹之釋。廣韻九麻釋佩云。佩邪離絕之兒。亦即本此注。然鄭本以佩邪訓華。離絕訓離。華佩並無絕訓。斯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比。猶親也。易比象曰。〔疏〕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者。此又修韻者之誤也。司馬注同。引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證比有親義。亦詳大司馬疏。大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山林之名與物。若岱嶽絲棠。釋陽孤桐矣。利。其中人用者。害。毒

物及螫噬〔疏〕使致其珍異之物者。致物、即致邦國之九貢。職方氏云。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是也。土訓亦云。辨其物之蟲獸。〔疏〕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此官及下川師、遼師。並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此山師及下川師原師等。皆是遙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隰之等。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也。注云。山林之名與物。若岱賦絲枲。嶧陽孤桐矣者。書禹貢青州云。岱賦絲枲。僞孔傳云。賦、谷也。岱山之谷出此物。又徐州云。嶧陽孤桐。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今下邳西。葛嶧山也。孔傳云。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賈疏云。岱賦嶧陽是其名。絲枲孤桐是其物也。云利。共中人用者者。若絲枲中衣服。孤桐中琴瑟。是其中人用者也。云害。毒物又螫噬之蟲獸者。賈疏云。謂蛇蝎蝮之屬也。案賈述注無獸字。疏亦不釋獸。疑賈所見本本無此字。毒物、爲毒藥之類。獸、謂猛獸搏噬人者。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疏〕川實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疏〕

注云。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賈疏云。徐州云。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注云。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與美魚。案賈引書注。據僞孔傳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及禹貢孔疏引鄭注云。蠙珠、珠名。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僞傳以淮夷爲二水名。殊謬。云澤之崔蒲者。左昭二十年傳云。澤之崔蒲。舟鮫守之。亦是川澤之物。故并引以爲證。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疏〕地名。謂東原。〔疏〕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者。當屬下物字句。鄭讀非是。此官掌丘陵墳衍原隰。與上山師

掌山林。川師掌川澤。合之即大司徒十等土地。詳彼疏。注云。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者。禹貢徐州云。東原底平。冀州云。大陸既作。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大陸澤在鉅鹿。物之可

以封邑者。物之。謂相其土地。〔疏〕皆云辨其物。地官大司徒亦云。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則物字當上屬

爲句。鄭書云。鄭君於名字斷句。非也。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兩之字皆蒙丘陵墳衍遼隰而言。蓋既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又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可以封邑者。若分言之。則於文累矣。故總言辨其丘陵墳衍遼隰於上。而以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分承於下也。案鄭說是也。封邑謂立邑而爲之疆界。封、即大司徒溝封之封。彼注云。封、起土界也。封人云。造都邑之封域是也。注云。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者。既夕記。家人物土。注云。封、物、猶相也。

左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杜注云。物、相也。鄭以物之屬讀。故訓爲相土地之事。實非經義。凡民所聚居大小通曰邑。詳里宰疏。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慝、

側。王道〔疏〕掌達灋則者。大行人云。十有一歲脩灋則。此官則於平時達之邦國。與彼爲官聯也。注云。法則、八

正直。〔疏〕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案大宰云。八法治官府。八

則治都鄙。謂王朝官府及畿內都鄙。今云以法則匡正邦國。而觀其慝。即據諸侯下都鄙。外內雖殊。八則八法治官

府都鄙即同。故治官府都鄙亦用焉。云慝、姦偽之惡也者。賈注云。慝、惡也。又環人注云。慝、陰姦也。是陰慝

姦偽之惡。謂之慝也。莊子漁父篇云。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云反側。猶違背法度也者。毛詩大雅何人斯傳

云。反側。不正直也。管子七臣篇尹注云。背理爲反。說文人部云。側、旁也。尸部云。仄、側傾也。側即仄之借字。

背違法度。即不遵八法八則也。引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洪範皇極章文。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譚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疏〕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

宣布王之德意。相與爲官聯也。注云。道、猶言也者。訓方氏注同。云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使不迷惑者。誦

王志。及掌交所云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是也。戰國策齊策云。孟嘗君譙坐。田督曰。車軼之所能至。

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此誦王志與彼義同。詩大雅緜云。子曰有奔走。毛傳云。喻德宣譽曰奔走。蓋近此譚人

之職矣。賈疏云。誦志者。在心爲志。欲得使天下順從。若擇取王之此志。又道國之政事。用此二事。以巡國而語

之。使不迷。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面、猶鄉也。使民〔疏〕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者。說文言部云。說、說釋也。

感而向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面、猶鄉也。使民〔疏〕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者。說文言部云。說、說釋也。

面、猶鄉也者。匠人而朝後市注同。說文而部云。面、顏前也。又人部云。面、鄉也。少儀曰。尊壺者。備其鼻。此而。

王失之。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庶子、卿大夫士之子，〔疏〕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

王都司馬，故序官注。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若王家有軍事，徵兵於采地都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士庶子受而依行之。詰讓案，此官乃大小都之私臣，掌都之軍事者，鄭賈以爲王臣，非也。詳敘官疏。士庶子，即都之貴族子弟從軍者。衆庶，即丘甸所出士徒，則平民也。若然，士庶子及衆庶，皆即都之軍衆，但以貴賤殊別之。掌固云，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與此正同。賈乃謂士庶子受此官之戒令而依行之，則似以士庶子爲軍吏，失其義矣。注云，庶子、卿大夫士之子者，此與大司馬注義同。謂凡卿大夫士之子，通爲庶子，與宮伯注分士爲適子，庶子爲支庶異。今案，卿大夫之子已命者爲士，未命而在官者爲庶子，都家貴族之子弟亦然，皆無適庶之分。詳宮伯疏。云車馬兵甲，備軍發卒者，車馬兵甲皆戎事。以國灋掌其政學也。政，謂賦稅所用，故知備軍發卒，左定八年傳云，陽虎戒都車曰，癸巳至，即都發車卒之事。

德學〔疏〕以國灋掌其政學者，釋文，政作正。云本亦作政，案政、正、字通。國法，即國大小司馬諸官之官法。此道，〔疏〕官受之，以治都中士庶子衆庶之政學也。王引之云，政、當讀政事之政，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此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政學，即政教也。朱大韶云，王讀是也。春官有都家宗人，掌禮者也。秋官有都士家士，掌刑者也。則夏官之都家司馬，掌兵者也。以國法掌其政學者，即大司馬四仲治兵之法。案此政當從王朱讀。王謂政學猶言政教，尤塙。蓋自施教者言之，謂之教，自受教者言之，謂之學，其義通也。諸子掌國中士庶子云，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此都司馬亦掌都士庶子衆庶之政學，猶彼之教治也。彼又云，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此以國灋掌其政學，蓋以大司馬之軍法掌其政，以大司徒保氏之教灋掌其學也。小司馬軍司馬諸官，亦必有掌六軍教學之法，今職佚無可考耳。注云，政謂賦稅也，者亦讀政爲征也。小宰注云，征、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又大司徒注云，征、稅也。賈疏云，正、謂軍之賦稅，無田稅泉稅之等。案此政當讀如字，王引之云，征稅與學道並舉，殊爲不倫。朱大韶云，此官專掌守禦，不掌賦稅，

案王朱說是也。云學，脩德學道者。諸子云，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鄭據彼爲說，古者道藝之教，通於士民，若宮正掌宮衆，亦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是其比也。以聽國司馬，聽者，受行其所

大司馬之〔疏〕以聽國司馬者。王念孫云。本作聽於國司馬。猶論語言聽於冢宰也。唐石經脫於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屬皆是。〔疏〕序官疏兩引此文。皆作聽於國司馬。又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文義亦與此同。故鄭彼注云。正、猶聽也。案王說是也。注云。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者。鄭長。凡歲事之戒令皆聽之。注云。聽之、受而行之也。此義與彼同。所徵爲。謂征役法令之屬。都司馬皆受國司馬之命而行之。云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者。此國謂王國。對都爲采地言之。與職喪國有司義同。賈疏云。家司馬亦如之。曰。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疏〕家司馬亦如之者。此敘官文。誤移於此。其家司馬職文又誤入敘官。二簡互錯。詳敘官疏。注云。大夫家臣爲司馬者。賈疏云。按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云。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若然。是卿之小都。大夫采地。皆家自置司馬之明文。案注云。大夫家臣。則專據大夫家邑言之。敘官注兼及卿之小都。非也。賈亦襲彼注之誤。引春秋傳者。賈疏云。左氏昭二十五年。叔孫氏之司馬殿戾言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彼是諸侯卿家自置司馬。此王之卿大夫之家亦自置。引諸侯家法者。自置是同。故得引以況義也。

C

134700

101



國學基本叢書

周禮正義

(四)

孫詒讓著

573.452
240
224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周

(四)

著讓詒孫

行發館書印務商

573.11527
364
24

24089

周禮正義

卷六十五

秋官司寇第五

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道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疏〕秋官司寇第五者，唐

石經作第九，非。鄭目錄云：象秋所立之官者，司寇於六官爲第五，於四時當秋，故象之而稱秋官。大戴禮記千乘

篇云：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是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以司寇爲北方水官，與經義不合，不足據。云寇、害也者，

說文支部云：寇，暴也。又山部云：害，傷也。史記衛世家集解引馬融書注亦云：司寇主誅寇害。云秋者道也者，鄉

飲酒義云：秋之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鄭彼注云：愁讀爲摯。摯，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說文

手部云：摯，束也。引詩曰：百祿是摯。今詩關風破斧摯作適，又說文疋部云：適，道也。重文適，或作曾，案適摯

字通：鄭說卽木鄉飲酒義，又釋名釋天云：秋，緇也。緇，迫品物，使時成也。緇與適音義亦同。云如秋義殺害收聚斂

藏於萬物也者，御覽時序部引洪範五行傳云：西方金，其性義。春秋繁露陰陽義篇云：秋，怒氣始下，故萬物收。是秋主義，

引三禮義宗云：秋之言，摯縮之意。陰陽出地，始殺萬物，管子形勢解云：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是秋主義，

又兼殺害收聚斂藏萬物，司寇主刑，亦象之也。書周官傷孔傳亦云：秋，司寇刑姦，順時殺。云天子立司寇，使掌邦

刑，刑者，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者，說文刀部云：刑，剉也。从刀井聲。又井部云：井，刑、罰、辜也。从井从刀，

易曰：井，法也。井亦聲。案凡刑法字並當作刑。今隸變作刑，失之。說苑政理篇云：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自虎

通義刑罰篇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

周禮 鄭氏注

周禮正義 十九 卷六十五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法〔疏〕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者大宰六典云五曰刑典以詰孝經說曰刑者罰也過出罪施〔疏〕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刑禁事相因邦禁亦刑典也書立政云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又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爲孔傳云準人平法謂士官隸釋漢石經準作辟辟法義同平法亦掌邦禁之義彼蓋通司寇長屬言之立政孔疏謂專屬士師未搞注云禁所以防姦者姦入罪故先嚴禁示之防其姦惡若有不忌爲姦然後以刑罪之云刑正人之法者大司寇注云刑亦法也謂刑者立法所以正人於已犯之後引孝經說者賈疏云孝經援神契五刑章曰刑者罰也過出罪施者下側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尙書云貴災肆赦怙終賊刑引之者證司寇行刑當審慎也詒讓案王制云刑者側也側者成也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鄉士主六鄉之獄〔疏〕大司寇卿一人者刑官之正也書立政云司寇蘇公左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又定四年傳云康叔爲司寇書敘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僞孔傳云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並即此大司寇卿也云小司寇中大夫二人者刑官之貳也云士師下大夫四人者刑官之攷也云鄉士上士八人者賈疏云其職云掌國中國中兼百里內六鄉以八人分主六鄉故謂之鄉士詒讓案鄉士亦謂之正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注云正於周鄉師之屬案鄉師蓋鄉士之譌故彼注下文即引鄉士職文爲證此正與大司寇爲秋官大正異國中六鄉同獄蓋即與大司寇所治官府同處故鄉士即以司寇之屬士爲之鄉士職云掌國中者鄉士以主六鄉之獄訟爲專職而六鄉地與王國城郭相比故國中治獄訟亦鄉士兼掌之本職不云掌六鄉而云掌國中者舉內以略外實則此經凡言國中者並與鄉異地六鄉之治雖得兼及於國中而國中之名則不通於六鄉也注疏說並未據互詳本職疏注云士察也者爾雅釋詁文郭注云士師官主聽察云主察獄訟之事者賈疏云則士爲察者取察理獄訟是以刑官多稱士案上代以來獄官之名有異是以月令命

理瞻傷察創。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意所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爲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不同者也。論讓案。古通以士爲刑官之稱。書舜典。皋陶作士。卽刑官之正。故大司寇亦曰大士。大。或作泰。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曰。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周書王會篇亦有泰士。綱士。蓋小司寇也。士又通作理。文子精誠篇云。皋陶暗而爲大理。管子法法篇作皋陶爲李。又小匡篇云。賓胥無爲大司理。理李字通。漢書胡建傳引黃帝李法。則黃帝時已立此官。李法。卽司寇官法也。互詳大司徒疏。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者。微子篇文。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士師。典獄之官也。引之者。證彼士師與此士師官同。曲禮六。亦有士師。王引之謂卽士師之屬。則與刑官之正同名。非周制也。云鄉士主六鄉之獄者。謂主國中至距王城百里六鄉之獄也。今案鄉士兼主國中。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疏〕史十有二人者。卽王制治獄之史。鄭注云。史。司寇吏也。國語晉語云。以煩刑史。亦卽此也。獄。而鄉里實在國城之外。官名鄉士者。以六鄉地大。獄訟繁多。是其專職也。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疏〕章注以刑吏爲司寇與大史。非也。賈疏云。自大司寇以下至胥徒。皆是同官別職。故各有職而同府史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主六遂之獄者。〔疏〕遂士者。此官與縣郊遂公邑都家邦國獄訟之官。故次鄉士之後。注云遂士。主六遂之獄者。此與上注鄉士主六鄉之獄文例同。疑亦先鄭說也。不著鄭司農云者。注引舊說。亦有蒙上章而省者。如鍾師注云。鼓。讀如莊王鼓之鼓。卽蒙上章鄭司農云。鄉士使上士。宜尊而人少。遂士使中士。宜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遠郊外。兼主公邑。地廣人衆。故官多。方苞云。疏謂遂士兼主六遂中公邑之獄訟。非也。其職曰。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則不兼公邑明矣。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書其成與聽獄訟者。至都家始有異文。則甸稍縣都之公邑。並掌於縣士可知矣。縣士職與鄉士遂士無異文。以其爲王朝之吏。而所掌公邑耳。案方說是也。遂士掌六遂之獄。而兼掌六鄉外之四郊。官名遂士者。亦以六遂地大。是其專職也。地遠又兼掌四郊。故官特多。至六遂之餘地爲公邑者。其獄訟自別掌於縣

士。注疏說並非。
互詳縣士職疏。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縣之獄者。〔疏〕

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之獄。故鄭於縣士職注云。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郊外曰野。大抵言之。故其職云掌野。其六遂之中公邑之獄。遂士兼掌之矣。既三處獄並掌。而此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似不主三百里至四百里中獄者。縣在四百里中。故舉中以言。其實外內皆掌之耳。論讓案。此先鄭義也。本職注引先鄭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與此注義正同。後鄭則謂縣為三處公邑之通名。不定三百里至四百里地。本職注破先鄭甚詳。不應於此復襲其說。疑此與遂士注並引先鄭說。不著鄭司農云者。亦家鄉士注而省。後鄭固不從此義也。又此官實掌四等公邑。賈云三等也。謂甸公邑掌於遂士。其說非也。詳前疏。云縣士主縣之獄者。此與鄉士注文例同。蓋亦先鄭說也。縣士掌野。亦謂之野司寇。左襄十八年傳。鄭災。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杜注云。野司寇。縣士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疏〕注云方士。主

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主此三等采地之獄。采地在王城四方。故云方士也。是以鄭此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訝。迎也。士官。〔疏〕訝士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四方之

亦士言之也。注云訝。迎也者。後掌訝注同。說文言部云。訝。相迎也。周禮曰。諸侯有卿訝也。重文逆。訝。或從走。聘禮注云。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云士官之迎四方賓客者。本職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是也。訝士或亦謂之行理。詳本職疏。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朝士主外朝之法。〔疏〕朝士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建邦外朝

庶，禮疑獄，故屬秋官，但序官之法，秋官雖爲刑獄所施，至於防禁之屬，皆在秋官，又於賓客是主人所敬，故鄉飲酒坐賓於西北，象天地殷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注云朝士主外朝之法者，賈疏云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二，路門外與路寢庭是也，外朝一，此朝在皋門內庫門外是也。詒讓案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云，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霜者，廷理斬其轡，戮其御，彼廷理，蓋卽朝士，諸侯三門，外朝在雉門外，說文佳部，雉，古文作雉，或省爲弟，與茅形近，故韓子作茅門，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卽雉闕門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民主，〔疏〕司民者，此官掌民數，小司寇掌獻民數於王，據本職文。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疏〕司刑者，此官與司刺並總掌刑法之事，故亦屬司寇。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刺，殺也。三訊，〔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寇及本職注罪定，則殺之。

通言之，凡殺皆曰刺，云三訊罪定，則殺之者，小司寇本職注同，以其職有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等，又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知三訊罪定，民言當刺，則殺之也。春秋經書魯殺大夫，並謂之刺，僖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經，刺公子伋，左傳杜注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穀梁范注說同，案春秋書刺，卽說文刺之本訓，然與此經之義亦足互證，但三刺之法，兼有宥赦，則刺者不必皆殺，此官以司刺爲名者，亦偏舉一端爲義。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約，言語，〔疏〕司約者，此官與司盟並掌盟約之官，與刑禁事相成，故

約，約束之也。大史注云，約劑，要盟之載書及券書也，盟辭券書，並以言語相約束之事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疏〕司盟者。盟必有約書。故冢司約

藏。左傳五年傳云。饒仲饒叔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杜注云。盟府。司盟之官。又三十六年傳說成王賜周公大命。亦云載在盟府是也。注云。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者。說文四部云。盟。周禮曰。國

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珠盤玉敦。以立牛耳。从冏。从血。重文盟。篆文从冏。又盟。古文从明。今經典並从古文省。釋名釋言語云。盟。明告其事於神明也。案約辭。卽本職所

謂盟載是也。殺牲歃血。詳玉府疏。引曲禮曰。泚牲曰盟者。證盟有殺牲之事。鄭彼注云。泚。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孔疏云。異義云。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語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

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祖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盟詛不及三王。

非鄭所用。然盟性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鴈。鄭云。詩說及鄭伯。皆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餼。行出犬雞。以詛射頻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鴈。鄭云。詩說及鄭伯。皆

謂祖小於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敵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鴈。下人君也。穀梁傳九年范

注引鄭君云。盟性。諸侯用牛。大夫用鴈。詒讓案國語晉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周初有盟禮。故此經設司盟之官。觀禮記方明之祭。穀梁之義。必不可通。故許鄭成不從之。異義說盟性。引毛詩說者。小雅何人斯傳文。設

彼詩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據詛性而言。與左傳鄭伯詛射頻考叔正同。孔疏謂詛用一牲。非也。其盟性當禘用六牲。不徒以豕犬雞。戰國策齊策云。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墨子明鬼篇云。齊莊君之臣王里國。中里微。訟三年。而

獻不斷。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史記平原君傳。毛遂結楚趙之盟。亦兼取雞狗馬血。是皆雜用六牲。唯公羊襄二十七年傳說衛公子鮒與妻子盟。則以雉。爲不川牲。竊意六牲之中。大盟詛當用大牲。小盟詛則用小牲。韓毛許

鄭並謂尊卑異用。諸說乖異。未容泥也。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職。主〔疏〕凡金玉之戒令。又云。掌受金罰

貨罰，亦是刑獄之事，故在此。
注云：職、主也者，亭人注同。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犯政爲惡曰厲，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毛詩小雅正月傳云：厲、惡也。言盜賊之人，干犯政令，而爲姦惡。此官

聚職金而次其後。注云：犯政爲惡曰厲者，毛詩小雅正月傳云：厲、惡也。言盜賊之人，干犯政令，而爲姦惡。此官主治之也。云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者，厲士即謂司厲下士。其職云：掌盜賊之任器。先鄭注釋爲兵器，又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桑是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疏〕犬人者，此亦以五行象類。屬秋官也。庖人注云：云：犬、狗之有縣號者也。賈疏云：案其職云：凡祭祀，共犬牲。犬是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

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此知圜謂圜土也。又大〔疏〕司圜者，此官與掌囚掌戮並掌刑獄囚殺之事，故亦屬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罷民。〔疏〕司寇：圜土收教罷民，其罪輕，故司圜列掌囚之前。

注鄭司農云：圜，謂圜土也。圜土，謂獄城也者。大司徒注義同。云今獄城圜者，文選司馬遷報任安書云：幽於圜牆之中，是漢時獄亦圜牆，故先鄭舉以爲說。云司圜職中言：凡圜土之刑人也。以知此圜謂圜土也者，明訓圜爲圜土之意。云又大司徒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故司圜職曰：掌收教罷民者，證圜土即是收教罷民之獄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因、拘也。主拘〔疏〕掌囚者，此官掌五刑罪囚之繫當刑殺之者。〔疏〕事：重於圜土之罷民，故次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猶辱也。既「疏」掌戮者。此官掌刑殺之事。重於拘囚。故次掌囚之

部云。戮、殺也。廣雅釋詁云。戮、辱也。戮本義爲殺。引申爲戮尸之稱。本職注云。戮、謂臠焚辜肆。國語晉語云。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韋注云。陳尸爲戮。是戮爲既死辱尸之名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

府及近「疏」司隸者。帥領五隸。五隸。罪隸是罪人。四翟則夷狄之虜也。故亦屬司寇。注云隸。給勞辱之役者。郡。凡隸皆男子爲奴給役之名。國語周語韋注云。隸。役也。本職云。帥其民役國中。之辱事。故云給勞辱之

役。又左昭七年傳云。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孔疏引服虔云。隸。隸屬於吏也。義亦通。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

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續漢書職官志云。建武中。并領一州。此云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卽謂將中都官徒也。與周官職掌略同。云主官府及近郡。卽謂後罷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及建

武後領州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盜賊之家「疏」罪隸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舉。石經及各本並誤。詳甸師疏。注云盜賊爲奴者。賈疏云。此中國之隸。言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

女絲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粟。故注云。盜賊之家爲奴者。詒讓案。既夕記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又左襄二十三年傳云。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杜注云。蓋犯罪沒爲官奴。則凡有罪罰作者。並入罪隸。不徒

盜賊之家矣。惠士奇云。鵬冠子世兵篇曰。百里奚官奴官。奴者。罪隸之奴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征南夷「疏」注云。征南夷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南方所獲。故征南方。所獲俘虜。謂之蠻隸也。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南蠻「疏」注云。閩。南蠻之別者。職方氏注義同。詳彼疏。

夷隸百有二十人。征東夷所獲。〔疏〕注云征東夷所獲者。職方氏先鄭注云。東

貉蠻百有二十人。征東北夷所獲。凡隸衆矣。此其〔疏〕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者。以東北夷曰貉。故東北夷所獲俘虜

四夷之隸。統言之。夷翟得通稱。故注並云夷也。但職方氏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而此獨無戎狄之隸。或夷

可兼戎。貉可兼狄與。互詳職方氏疏。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者。統五隸而言也。賈疏云。蠻

隸以下皆百二十人。謂隸中選取善者。以爲役之員數爲限。其餘衆者以爲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之等。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者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表也。主〔疏〕布憲者。此官與禁殺戮禁暴

司寇。注云憲。表也。主表刑禁者。憲表。小司寇及本職注並同。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

令云。是憲爲表示之義。其職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此官即取宣布憲表爲名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疏〕注云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者。民間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疏〕禁暴氏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醜。石經及各本並誤。詳

即糾暴之事。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廬。賓客行道所舍。〔疏〕野廬氏者。以下至司烜氏六官。並掌國道路

寇。而次諸總掌刑禁官之後。注云廬。賓客行道所舍者。漢書食貨志云。在壘曰廬。賈疏云。見遺人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故知之也。惠士奇云。十里曰廬。三十里曰宿。五十里曰市。宿有路室。市有候館。皆謂之廬。故掌達

道路之官爲野廬氏。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疏〕注云：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者。埋骸。此官之職也。蜡、讀如狙司之狙。〔疏〕注云：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者。月令曰：掩骼埋骸。此官之職也。釋文埋作狸。云本又作埋。骸、本又作骸。案段據說文爲釋是也。蜡、脂字異而義同。引

周禮蜡氏掌除說。肉部曰：狙、蠅乳肉中也。通俗文同。謂蠅所聚乳也。案段據說文爲釋是也。蜡、脂字異而義同。引月令曰：掩骼埋骸。此官之職也。釋文埋作狸。云本又作埋。骸、本又作骸。案段據說文爲釋是也。蜡、脂字異而義同。引說文骨部引明堂月令亦作埋。彼文與此蜡氏職掌除骸合。故云此官之職也。狸、即狸之借字。俗作埋。鬻或說。字詳鬻人及本職疏。賈疏云：案彼注。骨枯曰骸。肉腐曰蜡。掩亦埋。但骸蜡不同。故別言也。言骸蜡者。凡人物皆是。云蜡讀如狙司之狙者。段玉裁云：擬其音也。狙司即覲伺。史漢：狙擊秦皇帝。應劭云：狙、伏伺也。方言：掩、索取也。自關而西曰索。或曰狙。郭注云：狙、伺也。三蒼：狙、伺也。通俗文：伏伺曰狙。司伺古今字。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謂隄防。〔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雍、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是也。經典多借雍爲之。白虎通義辟雍篇云：雍者壅之以水。穀梁傳九年傳云：毋雍泉。俗又作壅。廣雅釋詁云：壅、障也。月令孟秋云：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說文阜部云：隄、唐也。防、隄也。稻人云：以防水水。是隄防並所以邕障水使止不行。故謂之雍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謂農云。萍、讀爲蟬。或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云：此注轉寫譌誤。云今天問萍號作萍。此謂今天問與舊天問字異。不當皆作萍也。疑是鄭司農云：萍或爲蟬。讀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萍、一作非。一作萍。司農易蟬爲萍。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萍號字。今本多作萍。考之爾雅。萍與萍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萍爲萍。則亦可徑從經作萍。案段校近是。陳嘉謨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萍號作萍云。後鄭下引爾雅正明萍萍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者。釋草文。釋文云：萍、本亦作萍。案郭本爾雅作萍。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萍。釋草別有萍。蘋。論審注意。疑後鄭以萍爲水草。與萍爲蘋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萍。故引證此經之萍。明其不必改萍。釋文或本作萍也。乃後人依郭本改。與經注上下文並不相應也。說文艸部云：萍、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萍、萍也。水部云：萍、萍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十五青並以萍萍爲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如小子言平

萍。鄭司農云：萍、讀爲蟬。或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云：此注轉寫譌誤。云今天問萍號作萍。此謂今天問與舊天問字異。不當皆作萍也。疑是鄭司農云：萍或爲蟬。讀爲萍。號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萍、一作非。一作萍。司農易蟬爲萍。字。今不得其解。後鄭則云：天問萍號字。今本多作萍。考之爾雅。萍與萍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萍爲萍。則亦可徑從經作萍。案段校近是。陳嘉謨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萍號作萍云。後鄭下引爾雅正明萍萍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者。釋草文。釋文云：萍、本亦作萍。案郭本爾雅作萍。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萍。釋草別有萍。蘋。論審注意。疑後鄭以萍爲水草。與萍爲蘋不同。鄭所見爾雅自作萍。故引證此經之萍。明其不必改萍。釋文或本作萍也。乃後人依郭本改。與經注上下文並不相應也。說文艸部云：萍、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萍、萍也。水部云：萍、萍也。水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十五青並以萍萍爲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如小子言平

之平者。擬萍字之音也。小子言平。未詳所本。云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者。段玉裁云。經之萍氏。取名於萍草之不沈溺也。幾酒禁酒。禁川游者皆令不沈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主夜覺者。〔疏〕注云。寤。覺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寤部云。寐覺而有言曰寤。云

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也。莊存與云。寤。不寐也。此官主常覺。疏說誤。案莊說近是。夜覺。謂警夜。使人覺寤不犯禁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書烜爲烜。鄭司農云。當爲烜。故〔疏〕司烜氏者。此官掌火禁。兼掌燭庭燎。

火。燎。庭燎也。董增齡謂即此司烜氏是也。注云。烜。火也者。鄭謂自有烜字。訓爲火也。說文火部以烜爲燭之或體。云。燭。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燭。周禮曰。司燭掌行火之政令。重文烜。或从亘。陳壽祺云。說文曰。取火

於日。官名。此據司烜氏以夫燧取火於日言之。其下又曰舉火曰燭。此據夏官司燭言之。其下重文烜曰。或从亘。此亦烜燭爲一字也。高誘淮南汜論注亦曰。燭。取火於日之官也。下復引司燭之文。許師賈景伯。高師盧子幹。其言皆有

所受。蓋諸儒所見周禮。司燭有作司烜者。如世婦棄人項人之兩見。故併兩職解之也。案陳是說也。王昭禹。方苞並引易說卦傳曰。以烜之。謂此官掌取火於日。故以司烜爲名。亦通。云讀如衛侯燬之燬者。春秋傳二十五經。衛侯

燬滅刑。說文火部云。燬。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段玉裁云。燬讀如衛侯燬之燬者。春秋傳二十五經。衛侯

巨聲在元寒桓刪山仙部。毀聲在脂微齊皆灰部。合韻最近。云故燬燬爲烜者。段玉裁云。或云。當作故書烜爲烜。案

段引或說是也。陳壽祺。黃以周說並同。蓋此章注中。惟此燬字爲涉上文而誤。此外別無譌文。蜀石經作烜。亦誤。烜。則傳寫之誤。引鄭司農云。當爲烜者。先鄭定此字爲烜。而後鄭從之也。蜀石經作烜。亦誤。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杜子春云。條當爲濞。器之濞。玄〔疏〕條狼氏者。此官與修閭氏並掌道路

諸主禁官之後。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于注云。今卒辟車之屬。案此本鄭說。詳本職疏。云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者。沈彤改六皆爲八。云其職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也。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

而濞狼之胥亦當八。胥爲什長。胥八。則徒當八十也。案沈說近是。蔣載康說同。然據本職賈疏。則唐本已並作六矣。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濞。器之濞者。濞條聲類同。賈疏云。讀從特性少半濞。祭器等之濞也。段玉裁云。濞。器之濞。古音

蓋同條。云玄謂濊除也者。從杜讀而釋其義。說文水部云。濊。酒也。大射義。射人宿視濊。注云。濊。謂濊器。濊除射宮。此官亦主濊除道路也。云狼。狼廬道上者。賈疏云。謂不獨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里閭。謂「疏」也。注云。閭。謂里門者。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閭里中門

聚居。通謂之里。里外周市有圍牆。其門謂之閭。閭即里之外門。其里中門別爲閭。此官掌脩除國中廛里之閭。司稼之邑閭。則野外邑里之閭。二者地異而名同。此閭不必爲六鄉五比之閭。里亦不必爲六遂五鄰之里也。惠士奇云。脩閭氏比宿樓而守閭互。互。謂行馬樓以行夜。閭。其門也。管子曰。閭閻無闔。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春秋內篇曰。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公羊成元年傳。卻克臧孫許同時聘於齊。二大夫相與踰閭而語。移日然後去。墨子公輸篇。墨子自楚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內之。無節者譏之。春秋及戰國皆然矣。管子立政篇。審閭閻。慎筦鍵。筦藏於里尉。閭有司以時開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閭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即脩閭氏歟。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疏。冥氏者。以下至庭氏十二職。並掌攻除鳥獸蟲

寇。注。鄭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者。阮元云。讀爲。漢書蕭該音義引作讀如。此擬其音。非改其義。釋文所云冥如字。是也。至後鄭始易其字義。此作讀爲。誤也。王應麟云。漢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都與筦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冥氏春秋。即冥都也。惠棟云。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夏本紀。禹嬪姓。後有冥氏。案阮。王。惠說是也。漢書儒林傳顏注云。冥。莫零反。廣韻十五青引風俗通云。冥氏。漢有冥都。爲丞相史。後冥亦讀如字。與陸顏讀同。云玄謂冥方之冥者。段玉裁云。冥方即算法之方。釋文曰。冥。又莫歷反。此音當專屬後說。案段說是也。依後鄭讀。則冥與天官冢人。之冢字同。賈疏謂後鄭亦取音同。以繩縻取禽獸。冥然使不覺。失其讀矣。云以繩縻取禽獸之名者。廣雅釋詁云。冢。覆也。說文糸部云。縻。牛繫也。後鄭意此冥爲冢之借字。取禽獸當掩覆縻縻之。故謂之冢。與本職注局縻禽獸之義略同。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庶。讀如樂賁之賁。驅除毒蟲。疏。字從聲者。毒蟲。葉鈔釋文作毒蟲。羣經音辨同並誤。

段玉裁云。讀如責。擬其音耳。云驅除毒蠱之言者。以蠱與庶同音爲訓。必先云讀如責。而後庶與蠱同音也。蠱今音讀如古。古音如居上聲。是以與責略同。庶氏既掌除毒蠱。則其官曰蠱氏可矣。而書不作蠱字者。庶與蠱音同。是以作庶氏。云字從聲者。謂古人用字。但取其同聲者。六書之假借如是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搏蟄獸。〔疏〕注云穴。搏蟄獸所藏者者。說文穴部云。穴。土室也。買所藏者。凡獸蟄皆藏穴中。故以穴爲官名。使取蟄獸也。

翬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翬。鳥翻也。鄭司農云。〔疏〕注云翬。鳥翻也者。說文羽部云。翬。羽莖也。後鄭以本職翅者。段玉裁云。司農說與鄭君異。司農謂翬卽翅字。翅者。翼也。如釋卽祀字。助卽勳字之此。是聲。支聲同在古音支佳部。是以大鄭如此云也。鄭君載之者。廣異義也。呂飛鵬云。說文。翬。鳥之翬羽猛者。此經翬氏職掌攻猛鳥。故取鳥之猛者以名官。翬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猱。翼也。或從氏作猱。詒讓案。計說又與二鄭異。而義較長。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鄭司農云。柞。讀爲音聲暗暗之暗。屋簷之簷。〔疏〕注云柞。除木之名者。詩周頌載芣芣。載芣載柞。毛傳云。除木曰柞。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焚焚柞木。李注云。柞。邪斫木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柞木剝棘。李注云。賈逵國語注曰。槎。邪斫也。柞與槎同。案李說是也。說文木部云。柞。柞木也。槎。衰斫也。國語魯語。里革曰。山不槎蘖。韋注云。槎。邪斫也。柞卽槎之假字。云除木者。必先刊剝之者。刊。舊本作校。釋文同。宋大字本。錢鈔本。明注疏本並作刊。與賈疏合。今從之。疏云。見其職云。夏日至。令刊陽水而火之。冬日至。令刊陰水而水之。是先刊剝之。案賈疏是也。古無從手之校。詳夏官敘官疏。鄭司農云。柞。讀爲音聲暗暗之暗。屋簷之簷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謂讀如此二音也。今各本作讀爲。誤。除木曰柞。又見毛詩。不當易爲暗暗二字。丁晏云。考工記注先鄭云。柞讀爲迫暗之暗。與行屈暗暗。郭注諸屈皆因其毛色聲音以爲名。案段校是也。屋簷詳匠人疏。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滿崇之。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玄謂薙讀如薙小兒頭之薙。書

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疏」：籒本李或作雉，則是謂李軌本。後磨改從廿，釋文云：字或作雉。葉曰：燒雉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列諸本異同，則云：本或作某，案徐說是也。注云：書雉或作夷者，惠棟云：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列新雉於林薄，若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雉聲近夷。雉訓夷，夷爲平。鄭司農云：掌殺草也。此據夷字作訓也。云：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蕪蕪之者，左隱六年傳文。杜注亦訓夷爲殺。與先鄭義謂：引之者，證夷爲殺草之義。詳稻人疏，云：又今俗間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者。稻人注云：今人謂禾下麥爲夷下麥，言芟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義與此同。段玉裁云：仲師從作夷之本，故引春秋傳芟夷蕪蕪，又引方俗語言麥下禾豆爲夷下禾豆，與稻人注禾下麥爲夷下麥互相發明。謂此夷氏之夷，即稻人芟夷之夷也。云：玄謂雉讀如鬻小兒頭之鬻，書或作夷者，後鄭從雉不從夷也。文選張衡東京賦亦作雉氏，平子讀與後鄭同。惠棟云：說文佳部云：鬻，鬻髮也。大人曰鬻，小兒曰鬻，蓋及身字相似。荀氏易漢六四云：匪弟所思，見釋文。今本作夷，說文影部云：鬻，除艸也。後鄭意正本作雉，或本作夷，義並通。不毛曰鬻，段玉裁云：鄭謂雉字之音義如鬻小兒頭之鬻，其釋夏日至而雉之曰，以鉤鑷迫地芟之，是即如鬻小兒頭之說也。案段說是也。云：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者，說文艸部云：雉，除艸也。後鄭意正本作雉，或本作夷，義並通。不必定從或作也。段玉裁云：謂雉二字皆爲翦草之語，言其類同而字異類者，周禮序所云字之聲類也。雉夷同，在古音脂微齊皆灰部，不特同部而且同音。後鄭讀如鬻以伸其義，讀雉如鬻，即讀夷如鬻也。案賈以從類爲形，雉夷同，在古音聲，段是也。此鄭謂雉夷相類，故云皆翦草也。引月令曰：雉行水者，仲夏令文。賈疏云：引之者，欲見雉草須燒之。又須水之之意也。云：謂燒所芟草乃水之者，舊本謂上衍非字，今依蜀石經、及宋大字本、錢鈔本、注疏本刪。段玉裁云：謂、岳本作非謂，誤也。月令注曰：欲稼萊地，先雉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引雉人職夏日至而雉之，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燂之。然則周禮於夏至雉之，記於六月行水事正相成，故此注云：燒所芟草乃水之，與月令注相應也。岳本非謂不辭。

若族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鄭司農云：若，讀爲燂。族，讀爲裔。族之，族之。族，謂巢也。玄謂若古字，從石、折聲。「疏」注：鄭司農云：若，讀爲燂。族，讀爲裔。族之，族之。族，謂巢也。說文手部云：燂、

擗也。一曰投也。呂氏春秋求人篇。啗嘯集林。高注云。巢、蔕也。段玉裁云。擗、它歷反。音別。爵蔕、謂爵巢也。蔕蔕。即公羊宣元年何注所謂擗巢也。詒議案。擗巢亦見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丁晏云。文選吳都賦。蔕蔕山谷。劉注云。音其如蔕。蔕而蔕落山谷者。陳壽祺云。雀窠謂之蔕。猶鷺鷥謂之蔕。皆謂物湊集有所藉也。說文。蔕行。蔕聲。是其義。云玄謂蔕古字。從石折聲者。段玉裁云。鄭君謂蔕古字者。此因大鄭義中之。謂蔕蔕古今字。非有二字也。釋文云。李軌又思亦反。此從析作蔕之本。又云。徐丈列反。沈勅微反。此從折作蔕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石部曰。蔕。上摘山巖空青蔕。胡。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蔕蔕氏。其云上摘山青蔕。胡者。釋從石之故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蔕字並他歷。丑列二切。文選吳都賦。蔕蔕山谷。李善音勅列切。歷反。唯李軌本誤作蔕。故音思亦反。玉篇。廣韻。蔕字並他歷。丑列二切。文選吳都賦。蔕蔕山谷。李善音勅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不從李軌也。賈疏曰。鄭謂蔕古字。從石折聲者。以石投擗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爲聲。然則蔕蔕氏掌覆天鳥之巢。義取毀折。而非取分析。說文。蔕。上摘山巖空青蔕。胡。墮之。亦是毀折之義。非分析之義。蔕或通作折。管子地數篇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君謹封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取之者。謂擗取黃金鉛錫銅鐵也。墨子耕柱篇曰。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折金者。擗金也。猶說文言上擗山巖空青蔕。胡也。折。即蔕之借字。則蔕之從折而非從析益明矣。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爲提提。提與擗。古同聲。蔕之讀爲擗。猶折折之讀爲提提也。折與擗聲相轉。王說是也。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蟲。〔疏〕翦氏者以下四職並除蟲之官。注云。翦。斷滅之言也者。前之借字。云主除蟲者。此與下赤友氏並主除蟲。故取斷滅之言以名官也。引詩曰。實始翦商者。魯頌閟宮文。鄭彼箋云。翦。斷也。此引以證翦有斷滅之義。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友。猶言挾拔也。〔疏〕赤友氏者。阮元云。說文。翹。早鬼也。周禮有赤翹氏。除牆屋借字。許所據故書作翹。其義則爲除牆屋物。而非早鬼也。段玉裁云。物。讀精物鬼物之物。故敵之之官曰赤翹氏。許義亦與鄭異。蓋賈侍中說與。案段說是也。漢時蓋有謂此官掌敵鬼物者。續漢書禮儀志逐疫祠云。赫女軀。拉女幹。

赫、搯、赤，聲近字並通也。注云赤髮猶言搯拔也者。賈疏云：拔，除去之也。呂飛鵬云：鄭云搯拔，與許云除牆屋之物義同。說文手部：搯，裂也。拔，掘也。段玉裁云：以赤髮爲搯拔。六書之假借也。搯音采昔反，則搯同搯。案段說是也。斃人云：以時簪魚斃龜蜃，凡狸物除狸蟲謂之簪。音義略同。云主除蟲豸自埋者者，蜀石經埋下有藏字。爾雅釋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埋，謂埋藏於牆屋者。赤髮氏主除之也。與翦氏主除蟲豸爲不埋之蟲異。

烟氏下士二人徒二人屬鄭司農云。螭讀爲蟻。蟻、蝦蟇也。月令曰。螭蟇鳴。故曰掌去螭。螭、蟇、蝦蟇。書或爲掌去蝦蟇。玄謂螭。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蟲。國聲也。蟻乃短狐與。〔疏〕

注，鄭司農云，螭讀爲螻者，夏小正云，四月鳴螻，螻也者，長股也，或曰，屈造之屬也，小正此文與月令孟夏螭鳴正相應，螻卽螭字，先鄭讀與彼正同，說文蟲部，螻重文螭，云螻又從國，亦以螻螭爲一字，然訓螻爲短狐，則與先鄭說異，云螻、蝦蟇也者，此與夏小正傳或說同，淮南子說林訓，鼓造辟兵，高注云，鼓造一曰蝦蟇，居陸地，神也，說文蟲部云，蝦、蝦蟇也，爾雅釋蟲云，螭蟇，郭注云，蛙類，又釋魚鼈黿螭諸注云，螭諸似蝦蟇，居陸地，神農本艸經及月令孔疏引李巡說，並以蟾諸爲卽蝦蟇，非也，先鄭引月令以爲說，則亦不以蝦蟇爲蟾諸矣，引月令曰，螭蟇鳴者，孟夏令文，段玉裁改螭爲螻，云司農所據禮記，蓋作螭蟇，案段說是也，杜氏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螭蟇鳴，螭、螭、螭、螭、螭、螭之屬也，字正作螻，蔡說亦以螻爲蟾屬，鄭本仍作螭，注云，螭蟇、蛙也，說與先鄭蔡氏異，呂氏春秋孟夏紀亦云，螭蟇鳴，高注云，螭蟇、蝦蟇也，高說與先鄭同，云故曰掌去螭蟇，螭蟇、蝦蟇屬者，先鄭意本職云掌去螭蟇，螭蟇雖非蝦蟇，而實其屬類，故名其官爲螻氏也，說文屈部云，螭、蝦蟇也，廣雅釋魚同，則以螭與蝦蟇爲一，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作螭蟇屬，則又與先鄭說同，漢書武帝紀載元鼎五年螭蟇屬，明二物相類而別，依後鄭本職注以屈爲螭蟇，則蝦蟇也、螭也、屈也，三者各異物，先鄭以螭蟇爲一物，後鄭不從也，云書或爲掌去蝦蟇者，謂本職云，掌去螭蟇，故書或本作掌去蝦蟇，與官名螻氏正相應也，云玄謂螭，今御所食蛙也者，本職注云，齊魯之間謂螭爲螭，玉燭寶典引古今字詁云，螭，今蛙，注，螭也，後鄭意此官名字當從螭，而螭又非蝦蟇，不當如先鄭說也，訓螭爲蛙，與夏小正傳訓螻爲長股同，此上文及本職注，螭字並不作蛙，惟此獨異，疑傳寫之譌，王應麟云，漢書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菹，詒讓案本草別錄云，鼈一名長股，生水中，陶注云，鼈，其類最多，一種黑色，南人名爲蛤子，食之至美，又一種小形善鳴喚，名鼈子，此則是也，廣雅釋魚云，鼈、長股也，案急就

篇。水蟲科斗體蝦蟆。顏注云。鼃一名蟪蛄。色青。小形而長股。據鄭說。漢時以鼃供御。則當卽指陶氏所謂蛤子者。爾雅郭注之青蛙。亦其類也。云字從蟲。國聲也者。蟲當爲虫。蟪字從虫形而諧國聲。於六書屬形聲也。云蛤乃短狐。與者。明蟪與蟪別。亦破先鄭說也。說文虫部云。蟪。短狐也。似鼃三足。以氣射害人。賈疏云。案莊公十八年。秋。有蟪。服云。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鼃。古無今有。含沙射人。入皮肉中。其瘡如疥。偏身中。漢漢或或。故爲蟪。禮曰。惑君則有。案五行志。劉向以爲蟪生南越。山齊姜淫惑莊公。故生於魯。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謂瓦鼓。涿。擊之也。故書涿爲獨。鄭司農云。〔疏〕注云。壺謂瓦鼓者。謂鼓匡中。空壺中也。一切經音義引埤蒼云。鼃。鼓板也。瓦鼓名壺。與鼓板名鼃。從壺爲形。義亦相類。知川瓦鼓者。本職云。炮土之鼓是也。云涿。擊之也者。說文支部云。敼。擊也。木部云。桮。擊也。攴部云。攴。擊物也。涿與敼。桮。聲轉字誤。故爲涿。猶從涿爲義。故後鄭引之在下。濁其源。大玄經文也。段玉裁云。故書。涿作獨。司農從作獨之。本。讀獨爲濁其源之濁者。此據本職以焚石投之。以牡槌午貫象齒而沈之而云也。案段說是也。云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涿。是以鄭君從作涿之本。或爲濁者。段玉裁改濁亦爲涿。云。此又別一說。獨之音與水流滴涿字音相近。而書亦或爲涿。是以鄭君從作涿之本。釋壺以瓦鼓。釋涿以擊。此據本職以炮土之鼓敲之而云也。各本注作書亦或爲濁。誤。案段校是也。徐養原說同。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亦作壺涿。則馬季長已定從涿。後鄭亦本師讀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主射妖鳥。令國〔疏〕注云。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繫清如庭者也。葉鈔本釋文。繫庭之中。常掃除繫清。此官主射妖鳥。言欲使國中繫清如宮庭之中。故謂之庭氏。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銜枚。止言語囂譟也。枚狀如〔疏〕銜枚氏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大祭祀。令禁無囂。籥也者。凡人口銜枚。則不得言語。本職云。掌司囂。明主禁言語囂譟之事。故以銜枚爲名。漢書高帝紀顏注云。銜枚者。止言語囂譟。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文選吳都賦云。銜枚無聲。云枚狀如箸。橫銜之。爲纏結於項者。爲籥。

舊本作爲之績。宋蜀大字本無之字。與釋文合。今從之。大司馬注義同。賈疏云。績。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阮元云。詩東山釋文引此注云。枚如箸。橫銜之於口。爲組繫於項中。績上亦無之。枚下并無狀。今本皆衍。結作絮。古字也。當據以訂正。段玉裁云。大司馬職注亦曰。有績結項中。顏氏漢書注引作績結於項。云績者。結礙也。絮。繞也。爲結組繞項也。勝於買本賈說。案阮。段校是也。互詳大司馬疏。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疏〕伊耆氏者。賈疏云。案其所依。秋是長老之方。故在此。注云伊耆。古王者號者。明堂位云。土鼓黃桴蓬蒿。伊耆氏之樂也。鄭彼注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曲禮孔疏引熊安生云。伊耆氏卽神農氏也。又郊特牲疏引皇侃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此皆以伊耆氏爲神農氏。而郊特牲釋文云。伊耆。或云卽帝堯是也。易繫辭孔疏引帝王世紀云。帝堯陶唐氏。伊祈姓。伊祈卽伊耆二者並無塙證。故鄭此注及明堂位注並不實言也。云始爲蜡以息老物者。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簡章云。國祭蜡。則獻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賈疏云。取息老物證伊耆供杖於老者之事故也。云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者。後王謂伊耆氏以後王者。鄭意此伊耆氏主王齒杖。與始蜡息老物義相近。或卽識古王者之舊德而以名官。莊子胠篋篇。古帝有祝融氏。而高辛火正亦名祝融。是以帝王號名官之例也。云今姓有伊耆氏者。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云。伊耆亦作伊祈。帝堯號也。後因氏焉。魏孝文時。魏懷州民伊耆有聚衆於重山作亂。洛州刺史討滅之是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行夫主國〔疏〕大行人者以下至掌貨賄十一職。並掌四方朝聘賓客及使命往來之官。使之禮。〔疏〕亦屬秋官者。以大司寇掌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故以義類屬之。云小行人下大夫四人者。此與司儀行夫唐石經。宋蜀本。岳本。嘉靖本並跳行。今從注疏本。賈疏云。亦謂別職同官。故四官各有職司。而共府史胥徒也。論議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韋注云。理。吏也。故行理。小行人。理通作李。左襄八年傳。一介行李。杜注云。行李。行人也。又襄十四年傳云。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巡于路。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杜注云。道人。行人之官也。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

之是也。

詩獻之。此文與左傳略同。亦以適人爲行人。足證杜說。方言。劉歆與楊雄書云。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適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僮歌戲。又雄答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蓋行人乘輶而巡行天下。因謂之適人。適、輶、適、字並通。適人亦稱近人。說文刀部云。近。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是也。書胤征。孔傳以適人爲宣令之官。凡說不足據。注云。行夫主國使之禮者。案本職無主禮之文。疑禮當作事。其職云掌邦國傳達之小事。熾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是國使之事也。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環、猶圍也。主圍賓。〔疏〕彼環人主致師。此環人主環衛賓客。是其

異也。注云環、猶圍也者。呂氏春秋愛士篇。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高注云。環、圍也。呂飛鵬云。夏官環人注云。環、猶卻也。蓋取卻敵之義。此注云猶圍也。蓋取環繞之義。云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者。本職云。有任器、則令環守之。先鄭注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徇環守之。圍繞與徇環義同。後鄭即本先鄭義。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

象者。周之德。〔疏〕象胥每翟上士一人者。翟、狄、字通。詳內司服疏。翟者。蠻夷國貉戎狄之通稱。猶司隸職蠻夷先致南方也。〔疏〕夷貉四隸通謂之四翟之隸也。沈彤云。象胥上士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云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者。沈彤云。中士每翟二人。則十二人。下士每翟八人。則四十八人。徒每翟二十人。則百二十人。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者。大行人先鄭注云。象胥、譯官也。大戴禮記小辯篇云。傳言以象。反舌皆至。是象爲通夷狄言語者之通稱也。國語周語。謂之舌人。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宜是也。續漢書百官志引干注云。今鴻臚。據晉官況周也。云胥、其有才知者也者。大行人注云。胥讀爲語。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此不云譯爲語者。文略。詳天官敘官疏。云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鄭彼注云。皆俗開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鄭彼注云。皆俗開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鞮部有言狄鞮者。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鞮、又作鞮。淮南子齊俗訓。雖重象狄鞮。不能通其言。高注云。象狄鞮。譯也。賈疏云。寄者。賓主不相解語。故寄中國於東夷。

又寄東國語於中國。使相領解。云象者。傳南方於中國。還象中國以傳之。與南方人語。則還象南方語而傳之。云狄觀者。鄭彼注云。觀之言知也。雖不訓狄。狄即敵也。謂言語相敵。使之知也。云譯者。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云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者。釋六韜通名象胥之義。大行人注云。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越裳爲南方之夷。故此云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鄭司農〔疏〕注云訝。迎也者。客來。主迎之者。據本職文。聘禮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護客。國語晉語云。白季舍于逆旅密羸氏。韋注云。旅。舍也。逆客而舍之也。左傳文五年杜注及孔疏引賈逵孔晁並以爲掌逆旅之大夫。案訝逆同義。掌逆旅大夫。疑卽此掌訝也。荀子榮辱篇云。監門御旅。訝御字亦通。御旅蓋逆旅之賤役。或卽此官之胥徒與。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者。賈疏云。此公羊傳文。時晉使卻克聘齊。卻克跛。齊使跛者往御。御亦訝。故讀從之也。段玉裁云。他經多作御。惟周禮作訝。古訝音同御也。說文言部曰。訝。相迎也。引周禮諸侯有卿訝。公羊傳。跛者訝跛者。正義所見本作御跛者。詒讓案。今本公羊成二年傳訝作逆。輪人先鄭注亦云作訝。公羊釋文云。逆。本又作訝。穀梁傳作御。賈所見公羊文蓋與穀梁同。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主交通結諸侯之好。〔疏〕注云主交通結諸侯之好者。本職云。侯之好。〔疏〕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是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疏〕掌察四方中士八人者。職闕。四方八人。則每方二人也。賈疏云。蓋督察邦國之事。俞樾云。此官以掌察四方四字爲名。非名掌察也。此下又有掌貨賄。賈疏出掌察四方掌貨賄七守。則賈氏所見經文必是掌察四方。不如今本止作掌察也。案俞說亦通。但本職止存掌察二字。唐蜀石經已如是。疑漢唐舊讀皆以四方屬下爲句。本職文闕。無可質證矣。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疏〕掌貨賄者。職闕。蓋掌大府內府九貢之貨賄。又內府云。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皆是也。

國語晉語云。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貽歸之。故設此官以掌之。亦與外府內府爲官聯也。書洪範八政。二曰貨。孔疏引鄭書注云。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案掌司義同。司貨賄卽此官也。云史四人者。莊存與云。官有受者。惟宰及大府內府玉府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疏〕朝

夫者。賈疏云。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因有邦國賓客在秋。都家之治亦在此。詒讓案。此三公王子弟采地私臣之聽事於朝者。俞正燮謂若漢郡國邸吏是也。以其得以職事達於國。故附列秋官之末。鄭以爲王臣。未審。云庶子八人者。賈疏云。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案賈說非也。庶子者。蓋都家貴族之子弟。未命而在官者。若左昭二十七年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是也。未命。則與庶人在官者同。故敘於府史之後。後徒之前。當晉之處。大射儀。賓受爵于筵前。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彼庶子與宰胥爲聯事。亦以其職略相等也。鄭彼注以爲夏官之諸子。非也。疏以此庶子爲主采地之諸子。疑涉彼注而誤。詳宮伯及諸子疏。注云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者。賈疏云。此云每國上士二人。是王朝之士。以其主采地之國治事重。則名之曰朝大夫云。畿內三等采地。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摠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吳廷華云。此居朝廷而掌都家之治者曰朝大夫。猶邑宰而曰邑大夫云爾。詒讓案。此國當專指大都三公及王子弟之采地言之。與王制之國爲三等采地之通稱者異。此官亦非王朝之士。鄭賈說並誤。

都則中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疏〕都則

一人者。此都謂小都。卿之采地。其家邑大夫之采地亦兼有之。俞正燮謂都則中士一人。卽每都置朝大夫一人。云序官文每國爲一句。都爲一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衡林衡川衡澤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如言中山小山小林麓小川小澤中藪小澤小藪也。其職皆兼國都言之。今別都則爲一官。而闕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失之。案俞說是也。此卽小都之私臣爲朝大夫者。故爵降於大都之朝大夫一等也。此經當與前朝大夫爲一條。鄭分爲二。失之。注云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鄭以都則爲官名。故取大宰八則治都鄙爲釋。云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者。鄭既謂都則是官名。則

每部各有此官。故據朝大夫言每國上中下士若干人。與夏官都司馬敘官言每都上中下士若干人之例。擬於官名下補每都二字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以告方士者也。亦當言每都。

〔疏〕都士者。此下並都家掌刑之官。以其家受重命於王者。故不屬方士。而附秋官之末。云家士亦如之者。唐石經矣。此亦每家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者有士。注云。士。邑宰也。與此家士異。有秋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上士二十六人。中士百六十四人。下士二百五十一人。府七十人。史百五十九人。胥百六十五人。徒二千三百八十八人。賈四人。五隸六百八十八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三千六百六十人。此外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依鄭注。每都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士。每都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皆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六百六十人。注云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都士主治大都小都王子弟公卿采地之獄訟。家士主治家邑大夫采地之獄訟也。賈疏云。此官雖闕。以其稱士。則知主獄。必知王家不置都士。而云都家之士者。以其都司馬使王臣爲之。家司馬家自置司馬。以司馬主軍事重。故王置都司馬。此刑事輕於軍。故都家王皆不置都士。但已有方士主其獄。故使都家之士以獄告也。案都司馬亦家臣。賈說非是。又賈夏官秋官疏。以此都士家士爲王臣。尤與此疏說近。詳彼疏。方士職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故知以告方士也。云亦當言每都者。謂當如朝大夫都司馬例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六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王典、法也。詰、謹也。書曰：「疏」王刑邦國。詰四方者。

三典五刑等並刑官之官法也。大宰六典。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此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者。互文以見義也。注云典、法也者。大宰注同。云詰、謹也者。布憲注同。說文言部云。詰、問也。大宰注云。詰、禁也。案詞問禁。

止其爲非。卽謹敕之義。書周官孔疏引馬融注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漢書刑法志云。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顏注云。詰、責也。字或作詰。詰、謹也。以刑治之。令謹敕也。案顏所見或本。與此經異。詰謹訓。

本爾雅釋言。易姤象傳云。后以施命詰四方。易釋文云。鄭作詰。止也。詰詰形近。義亦得通。月令。詰誅暴慢。注謂問其罪窮治之。窮問與謹止。義亦相成。鄭各據一偏爲釋耳。引書曰。王耗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者。舊本耗並作。

斃。今依蜀石經正。宋蜀大字本。董本。宋注疏本並作耗。卽耗之俗。呂刑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耗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僞孔傳云。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耗荒忽。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此引。

斃作耗。又刑上有詳字。並與僞孔本異。耗。釋文作施。宋附釋音本。岳本同。阮元云。羣經音辨禾部引書王耗荒。鄭康成讀。蓋賈氏所據北宋本釋文作耗荒也。今釋文作施荒。非。詒讓案司刺經注。羣亦作施。並羣之段字。詳司刺。

疏。詳刑。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疏」一曰刑新國。用輕典者。漢書刑法志引此經。詳大宰疏。一曰刑新國。用輕典。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國作邦。下二句並同。注云新國者。新辟。

地立君之國者。謂新建立之國。賈疏云。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不知書禮是。

錯。未達指趣。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下。先後量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也。若然。言周公之時。未定天下。卽是新國。更云新誅三監。假令周法。

先定，新誅之國，亦是新國，故此云新辟地立君也。云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者，釋文出爲民。二曰刑平國，無其字，疑所見本異，此言國既新定，其民素未習於教令，不可驟相督禁，故用輕法以使之漸化也。

用中典，用中典者，承平守成之國也。〔疏〕注云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者，謂立國日久，承平無事者也，云用中典者，

云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也。書立政云，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僞孔傳云，中罰不輕不重，與此用中典義同。

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疏〕注云亂國，篡弑叛逆之國者，弑、釋文作殺，云本亦作弑，案漢書刑法志顏注，羣書

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疏〕治要注，亦並作殺，殺卽弑之譌字，詳大司馬疏，篡弑，謂侯國君臣自相篡弑，叛

逆之事，若其國政教大亂，民亦化而爲惡，則用重典伐滅其人，以其非中典所能治故也。漢刑法志云，周道既衰，穆

王眊荒，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案呂刑五刑之數，雖多於司刑五百章，然宮及大辟

數皆遞減，惟劓墨倍加，故司刑賈疏謂呂刑滅重入輕，夏刑輕於周，班氏以司刑爲中典，而以呂刑爲重典，似失之，

但依漢志說，則刑亂國五刑皆加重，與鄭伐滅之說不同，而於經義尤合，吳廷華亦云，三典皆以施於民者言之，亂國

民心乖離，非重典不足以懾服，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鄭以五刑之屬三千爲重典，五刑之屬二千爲輕典，是也，此

注乃以伐滅訓重典，則與經義不符，大司馬云，賊賢害民則伐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非凡民俱伐滅之也，案吳說

是也。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也，糾，〔疏〕以五刑糾萬民者，謂糾萬民之惡，而分別施五者之刑也，注云刑，亦

五刑與尋常正五刑墨劓之等別，刑亦法也，此五刑者，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者，云糾，猶察異之

者，小宰注云，糾、猶察也，察異之，謂察其善惡而別異之，案司諫云，掌糾萬民之德，則糾者兼善惡之辭，但此官

掌刑，所糾者似以察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疏〕一曰野刑者，甸師注云，郊外曰野，謂六遠以外田野

惡爲重，詳後疏。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疏〕一曰野刑者，甸師注云，郊外曰野，謂六遠以外田野

言野則國外，若鄉大夫云野自六尺之類，既言在野爲功，故知功是農功，力、勤力也，詒讓案，國語周語云，穰則備成

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雷震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寇，呂氏春秋上農篇云，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卽上功

糾力之。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疏中罪刑者，謂師田軍旅之刑。說文耳部引司馬法云：小罪狀，糾也。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也。疏三曰鄉刑者，鄉即六鄉。謂鄉里之刑。大司徒云：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即其目也。注云德、六德也者，賈疏云：謂在鄉中之刑。大司徒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既言在鄉，故知德是六德。教民者，非教國子三德。答縣九德者也。云善父母爲孝者，爾雅釋訓文。大司徒注義同。八刑以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能、能其事也。疏四曰官刑者，士師官禁注云：官、官府也。大司徒注義同。故云糾孝。職、職事修理也。疏以八濩治官府。七曰官刑以糾邦治。此與彼爲官聯也。書舜典云：鞭作官刑。義亦與此同。墨子非樂篇云：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古官刑之一端。注云能、能其事也者，大宰注云：能、多才藝者。司諫云：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司士云：以能詔事。是能即謂多才藝堪任事者也。云職、職事脩理者，廣雅釋詁云：職、事也。職事脩理，謂課舉其當官之職事。故大宰以官刑糾邦治。又宰夫云：掌治瀆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即此糾職之事也。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愼也。暴、暴也。疏五曰國刑上愿糾暴者，暴、經例用古字。當爲恭字之誤也。疏常作暴。此職作暴。鄭破爲恭。則漢時經本已如是。許士小行人禁暴氏並同。皆與例不合。詳地官敘官疏。士師國禁注云：國、城中也。此國刑亦謂城郭中塵里之刑也。小宰有宮刑。司市有市刑。此並無之。蓋亦駭於國刑矣。注云愿、愼也者。說文心部：愿、愼、慎、慎、並訓謹也。廣雅釋音云：愿、愼也。是愿兼愼慎二義。云暴當爲恭字之誤也者。賈疏云：知爲恭不作暴者，以上四刑皆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以類言之。故知是恭。恭又似暴字。故云字之誤也。吳廷華云：上功、上命、上德、上能、上愿、俱是當嘉尚者。糾力、糾守、糾孝、糾職、糾暴、與上五者相反。糾則有刑。故上曰五刑耳。是所謂糾力、糾守、糾孝、糾職者。糾其不力、不守、不孝、不職、不暴、則直糾其暴而已。俞樾亦駁賈云：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睦。三曰不姻。四曰不弟。五曰不任。六曰不恤。七曰造言。八曰亂民。是所糾皆是不善者。州長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明言糾其過惡。不得云糾察。

其善不糾其惡也。案王安石、王昭禹、李鍾倫並讀暴如字，卽吳、俞說所本。於義爲長。司市所屬市官有司，糾掌禁亂。卽國刑之小者。荀子王制篇云：抑惡禁悍，而刑罰不過。又議兵篇云：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愚，卽此上惡糾暴之事。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疏〕以圜土聚教罷民者，此治司圜所掌過失之也。注云：圜土，獄城也者，司教注同。詳大司徒疏。云：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者，國語齊語：管子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案此罷民聚教之在圜土，則當在近圜土之地役作之，不入司空。賈疏謂夜昏，皆訓強，案尚書盤庚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彼釋文云：昏，馬同本或作啓，孔疏云：鄭玄讀昏爲啓，訓爲勉也。案鄭此注正用盤庚文，啓、昏，聲義並通。陸訓強者，本爲孔傳義。罷與疲同。羣書治要引此經注並作疲，國語齊語章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荀子非

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又王霸篇云：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又成相篇云：曷謂罷國多私，曷謂賢明君臣，楊注云：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說苑君道篇云：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案荀子非並以賢與罷相對爲文，則凡人之不賢者，通謂之罷，謂其廢惰無行。若盤庚所謂不懲作勞是，人之疲病者，亦謂之情游。玉藻云：垂紱五寸，惰游之士也。注云：惰游，罷民也。中論譚交篇云：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圜土，亦卽不懲作勞之義也。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不勤四職，亦卽不懲作勞之義也。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過失，謂於法者，以其不

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疏〕注云：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寘於法者，以其不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疏〕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者，鄭意下經嘉石之罷民云：未麗於法，此經無文，明爲已麗於法，卽麗於五刑之法，蓋此過失罷民，所犯雖輕，然已入五刑下服之科，其所以不遽施刑者，以其出於過失，於情尙可原，故免其刑而以職事罰作之，以示懲艾，且冀其悔而自改也。賈疏云：案司教職云：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聽諸嘉石，役諸司空，卽此文者是也。此謂語言無忌，侮慢長老，過淺，直坐之嘉石，不入圜土者也。彼下文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此謂抽拔兵劍，誤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徑入圜土。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比入五刑者爲輕，比坐嘉石者爲重，故云已麗於法，麗於法，是入圜土者也。云寘、置也者，毛詩魏風伐檀傳文：段玉裁云：寘者，寘之

僞，說文，寘、塞也，从穴、眞聲。東山箋云：古者聲寘墳塋同，因毛訓置，讀之鼓反，非也。云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者，謂於近園土之處收聚剗作之，所役無定事，依其所能任之事役使爲之，此役使與後嘉石罷民略同，但彼罪輕，隸於司空，此罪重，隸於司圜，刑官之法，嚴於事官也。毛詩小雅正月傳云：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爲臣僕是也。案毛說亦謂役之在園土，足正賈疏役司空之誤，此園土所役刑人，亦謂之胥靡。墨子尚賢下篇云：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道，莊子則陽篇亦有胥靡築城之語，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刑徒人也。僞孔傳則謂傳說代胥靡刑人築護傅巖之道，莊子則陽篇亦有胥靡築城之語，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胥靡，刑徒人也。以墨子與呂覽史記參合考之，則園土剗作，即胥靡之刑，施職事，亦即任庸築道涂之役矣，又墨子天志下篇說係累俘虜云：丈夫以爲僕圜胥靡，婦人以爲春曾，此與司厲盜賊之奴入罪隸春粟事相類，若然，園土胥靡，亦與罪隸略同，故毛詩傳云：以爲臣僕，但此役於司圜，與罪隸役於司隸二者微異耳。云明刑，書其罪，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惡於大方版，著其背者，即司救注所云：書其衰惡之狀著之背也，方版，詳內史疏。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疏〕注云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者，三年，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疏〕反於舊本誤于，今據蜀石經正，注例皆作於也。士冠禮注云：反，還也，俞越云：中國者，國中，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非中國之禽也，哀十四年傳曰：非中國之獸也，國語吳語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凡言中國者，並猶國中也，案俞說是也，鄭意此反中國對出園土言之，謂罷民本所居鄉里若國邑之中也，鄉里即六鄉之里，六鄉與城郭地相比，故經云國中，鄭即以鄉里釋之，蓋鄉士六鄉之獄在國中，園土雖與獄異，亦當於國中爲之，中國猶言國中，反於中國，謂舍出園土，任其往來於國中也，賈疏引舜典有五宅三居，謂彼不在中國，則似以中國對外域言之，非鄭指也，引司圜職已下者，賈疏云：見舍之遠近，云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者，詩廊風蟋蟀敘箋云：不齒者，不與相長稚，廣雅釋詁云：齒，年也，謂不內與平民以年齒相列敘，即齊語所謂罷士無伍也，王制說不帥教者，屏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謂出之遠方，終身不齒，注云：齒，猶錄也，錄亦謂以年次相列敘，與此注義相成也。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謂逃亡。〔疏〕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者，園土罷民未入刑，以其情惡不悛，又擅出園土，則入於大辟，明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

百矢。束矢〔疏〕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賈疏云。此並下二其百个與。〔疏〕經論禁民獄。不使虛誣之事。言禁者。謂先令入束矢。不實。則沒入官。若不入。則是自服不直。是禁民省事之法也。詒讓案。國語齊語云。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章注云。索、求也。求訟者之慍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訟獄之坐已成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管子中匡篇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又小匡篇云。無坐押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束矢以罰之。並禁訟入束矢之遺制。據管子所云。蓋訟未斷之先。則令兩入束矢。既斷之後。則不直者。沒入其矢以示罰。其直者。則還其矢。故淮南子汜論訓云。齊桓公令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明勝者不失矢矣。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大司徒注云。爭財曰訟。賈疏云。以對下文獄。是相告以罪名也。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是以衛侯與元咺訟。是罪名亦曰訟。黃度云。小曰訟。大曰獄。案黃說是也。鄭說訟獄之義。於經無塙證。小司徒云。民訟地訟不必皆爭財也。士師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則爭財亦曰獄矣。詩召南行露次章云。何以速我獄。未章云。何以速我訟。非一爭罪一爭財也。凡獄訟對文者。皆訟小而獄大。本無爭財爭罪之別。蓋凡以小事相爭者。所競既小。其罪甚輕。不必具要辭。直身至官質之而已。故經云。以兩造禁民訟。明訟者身兩至。即是聽斷也。以大入要辭文字。不論既大。其罪較重。則不徒身至官。必兼具要辭。以備反覆抵冒。故下經云。以兩劑禁民獄。明其必先事相告者。所論既大。其罪較重。然則獄訟者。以其事之大小爲異。束矢之入。輕於鈞金。亦其證矣。云造、至也者。司門注義同。書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傷孔傳亦同鄭義。云使訟者兩至者。謂相與訟者兩人同至也。呂刑傷孔傳說兩造云。兩、謂因。證、則謂一因一證。舉一偏爲說。非兩至之義。書兩造。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徐廣云。造、一作遭。說文曰部云。替、獄之兩曹也。在廷東。造、曹、遭、並聲近字通。蓋就訟者人兩至言之。則曰造。就其聽訟之地言之。則曰曹。在廷東。蓋即謂外朝之左。近嘉石之地也。云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者。齊語韋注云。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與此義同。云必入矢者。取其直者也者。欲其訟無枉曲。齊語韋注云。矢、取往而不反也。說與鄭異。引詩曰。其直如矢者。小雅大東文。毛傳云。如矢、賞罰不偏也。引之者。證矢取直義。云古者一弓百矢者。賈疏云。尚書文侯之命。平王賜晉文侯。及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皆云彤弓一。彤矢百。故知一弓百矢。云束矢。其百个與者。說文束部云。束、縛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个、讀曰箇。箇、枚也。案百个謂以矢。百枚聚縛爲一束。司弓矢注云。每弓者。一箇百矢。則鄭意束矢卽一箇之矢也。賈疏云。彼是所賜。此乃入官。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泮水詩云。束矢其搜。毛云。五十

矢爲束。彼鄭從之者。彼或據在軍矢數與受賜者異。故從毛傳也。詩魯頌泂水孔疏云。荀卿議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詒讓案。束矢之數。毛與鄭不同。鄭箋詩不破毛。則鄭亦曰無定說。至毛鄭之後異義。復有二家。齊語韋注云。十二矢爲束。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亦云。箭十二爲束也。此據漢書匈奴傳云。弓一張。矢四發。顏注引服虔云。發十二矢也。韋昭云。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也。案高韋說束矢數似太少。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又鄉射大射二禮並以四矢爲束。則爲數尤少。皆非此經義。

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疏〕入鈞金。三日。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疏〕入鈞金。三日。聽之者。此亦謂獄未斷之先。兩入鈞金。既斷之後。則不直者沒入金以示罰。直者仍還其金。故易噬嗑爲獄訟之象。其九四爻辭云。得金矢。又六五云。得黃金。卽謂訟得直。而歸其鈞金束矢也。注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大司徒注云。爭罪曰獄。今案獄者。訟之大者也。不必告以罪名。詳前疏。云劑。今券書也者。司約注義同。小宰注云。質劑。今之券書也。賈疏云。小宰云。聽實質以質劑。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小宰注云。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則劑謂券書者。謂獄訟之要辭。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案賈說是也。劑。卽獄訟之要辭。蓋與今籍獄之實具結狀略相類。此劑爲獄要。猶途人之下劑致忙爲役要。雖爲券書。而與小宰司市質人之質劑。司盟之約劑並異也。云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者。賈疏云。此聽爭罪之事。與上聽訟有異。此則各遣持劑之書契。又入金不入矢。三日乃致於朝者。皆謂以獄事重於訟事。故鄭云重刑也。詒讓案。既兩券書。入鈞金。仍不卽治之。必待三日者。容其自審計。或悔而輟訟。則可勿治也。云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者。義亦與不入束矢同。云必入金者。取其堅也者。物之堅者莫如金。故取其義。欲其不腐薄也。與矢取直義相成。此金與後職金之金罰並謂銅。詳彼疏。云三十斤曰鈞者。桌氏注義同。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鈞。和二謂之鈞。淮南子天文訓云。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漢書律厯志云。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鍤爲六兩大半兩。則百鍤爲金四十一斤十兩大半兩。此治獄入鈞金。未入五刑。故視墨輕者墨。罰百鍤。依治氏注。鍤爲六兩大半兩。則百鍤爲金四十一斤十兩大半兩。此治獄入鈞金。未入五刑。故視墨罰尚減四分之一也。治氏注又引東萊或以大半兩爲鈞。則漢時俗語。非此經之義。又管子小匡篇云。管子制小罪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尹注亦用鄭義。國語齊語作小罪贖以金分。韋注云。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

差。淮南子汜論訓云。有輕罪者。贖以金分。高注亦云。以金分出金贖罪。輕重有分兩也。案據小匡文。則齊罰金有一鈞半鈞之差。故亦謂之金分。此經治獄入金。則正以一鈞爲度。抑或兼用金分之制。要倍半皆以鈞計。於文亦得通也。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對之外朝門。疏。司救爲官聯也。以朝士所掌嘉石平罷民。罪輕於入圜土者。亦與左。平。成也。成之使善。疏。司救爲官聯也。以朝士所掌嘉石平罷民。罪輕於入圜土者。亦與

次。故不與圜土聚教罷民文相屬。注云。嘉石。文石也者。說文壹部云。嘉。美也。賈疏云。以言嘉。嘉善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改悔自脩。云對之外朝門左者。對。賈疏述注及劉石經並作樹。嘉靖本同。宋附釋音本。明放岳本。宋注疏本並作對。案說文木部。樹。繒文作對。又壹部云。對。立也。經注例。凡樹字咸不從翰文。而旗人廬人注並有對字。此注疑當與彼同。但宋本作對。與釋文合。今姑從之。外朝門左。謂庫門外外朝之東。即朝士云左嘉石是也。云平。成也者。大司馬注同。云成之使善者。猶上圜土聚教罷民。亦教之爲善。使有所成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於州里者。

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其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

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

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疏。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罪。當作舉。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寬也。疏。凡經例用古字作舉。注例用今字作罪。前四篇並如是。惟秋官

冬官二篇經並作罪。疑傳寫之誤。詳甸師疏。上于字。石經誤於。今據嘉靖本正。下於字。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州里。據六卿官之。即鄉師州長之州里也。不及郊里以外者。舉近足以昭遠。其六遂公邑都鄙之民。或各於長吏

所治處坐役之。不必皆坐於外朝之嘉石。役於王國之司空也。云重罪旬有三日坐。非役者。王念孫云。旬有三日坐。三常爲二。因下文三日坐而誤也。非役者。十二月役。以十二月。則坐當以十二日。猶下文九月役。七日坐。七

月役。五日坐。五月役。三日坐。三月役也。案王說是也。非。棋之俗。經通作期。此疑後人所改。詳賈人疏。注云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者。邪惡輕於過失。即司救所云凡民之有衰惡者。彼注云。衰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

忌。而未麗於罪者是也。所罪過。於義難通。疑當作近罪過。司救注亦云。過失近罪。近者。未麗於罪之言也。云麗。附也者。小司寇鄉士注並同。論衡說日篇云。麗者。附也。說文鹿部云。麗。旅行也。艸部云。麗。艸木相附麗土而

生也。麗卽麗之與字。王制云。郵罰麗於事。注亦訓麗爲附。又書呂刑云。越茲麗刑。詩小雅正月孔疏引鄭書注云。麗、施也。施附義亦相近。云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者。此亦注用今川作法也。小司寇注云。附、猶著也。廣雅釋詁云。麗、著也。是麗卽附。附卽著也。司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經云未麗於法。法亦謂五刑之法。蓋前麗民入圜土者。罪已附於法。以過失不施以刑。此坐羈石者。則尙未附於法。明其罪尤輕也。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者。掌囚注義同。彼釋文引說文云。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實地。案今本說文木部文。不及陸所引之備。許說與鄭同。賈疏云。無正文。見掌囚云。上罪桎羣而桎。羣、謂兩手共一木。桎與羣連言。故知桎在手。桎在足也。廣雅云。手問之桎械。足問之桎械。亦是手曰桎。足曰桎。易志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桎元吉。注。桎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長體之中。長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桎。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桎。今大畜六四。施桎於足。不審桎桎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案今本廣雅釋器云。桎謂之桎。械謂之桎。亦與賈所引異。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云。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桎。左傳莊三十年杜注義同。山海經海內西經云。危與貳負殺懷離。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此可證桎爲足械之說。郭氏山海經注則云。桎、猶繫縛也。桎械與鄭說異。又掌囚釋文引張揖云。參著曰桎。偏著曰桎。一切經音義引着韻篇同。蓋謂手足皆著械謂之桎。手著足不著。或足著手不著。則謂之桎。與廣雅義復不同。未詳所據。云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者。以司空掌百工之官。故知役諸司空。謂其坐日滿訖。則割給百工之役也。云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者。管子大匡篇云。吾備任子以死生。尹注云。任、保也。以其本爲害於州里。故役月訖。必使州里之人保任其不復爲惡。乃赦之。使得相督察。禁其情惡也。賈疏云。仍恐習前爲非而不改。故使州長里宰保任乃舍之。以稍輕。入鄉卽得與鄉人齒。亦無垂緦五寸之事也。案注云州里之人。卽謂士民之同居州里者。不必州里之吏也。賈說未然。云宥、寬也者。說文山部文。小司寇司刺注並同。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疏〕以肺石達窮民者。此卽朝士云。有肺石。樹之庫門外。外朝之門有赤石也。注云肺石、赤石也者。賈疏云。陰陽瘵疾法。肺屬南方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名肺石是赤石也。必使之坐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案賈謂五藏肺屬火者。古尙書說也。鄭駁異義。從今尙書說肺屬金。則不以爲火藏。注訓肺石爲赤石者。蓋以肺色本赤。不謂五行屬火也。賈說非。五藏所屬。詳疾醫疏。云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據王制文。謂孤獨矜寡。下文惇獨老幼亦是也。詳大司徒疏。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市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

長。無兄弟曰悖。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疏〕者，於、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並同。

賈疏云：言遠近者，無有遠近，畿外畿內之民皆有悖獨老幼之等，謂長官不肯通達審知其貧困者，故須復報於上，如此之類是上窮民即來立於石也。云士聽其辭者，吳廷華云：士、朝士也。云以告於上而罪其長者，罪、亦當作辜。管子大匡篇云：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士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此即其長弗達而罪之之事。注云：無兄弟曰悖者，說文無悖字，惟兮部云：悖、驚辭也。重文悖，悖、或从心，悖、疑悖之俗體。書洪範云：無虐齔獨，僞孔傳云：齔單無兄弟也。說文走部云：趨、獨行也。讀若軌，案悖軌並趨之段字，又作僂。方言云：僂、特也。楚曰僂，小爾雅廣義云：寡夫曰僂，則與齔訓同，非此義。云無子孫曰獨者，王制云：老而無子者謂之獨。孟子梁惠王篇說同。釋名釋親屬云：老而無子曰獨。獨、隻獨也。音無所依也。賈疏云：案王制唯云老而無子曰獨，今兼云孫者，無子有孫不爲獨，故兼云無孫也。云復、猶報也者，宰夫注義同。云上、謂王與六卿也。邦國、六卿長六官，通關百職，明肺石雖掌於司寇，而經窮民所復，羣士所告，不必專屬司寇也。云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者，後漢書靈帝紀李注云：公府、三公府也。王符潜夫論愛日篇云：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遠詣公府，蓋漢時民間有冤獄，得詣公府上書自言，故舉以爲況。上書、劉石經作上卿書，卿謂九卿。則與詣公府爲二事，恐誤。云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者，大宰注云：長、諸侯也。其鄉遂有地治之吏，亦與所屬民爲長。賈疏云：以畿外諸侯及畿內鄉遂大夫皆得爲長也。若然，不言三等采地之主，及三公邑大夫者，在長中可知，故舉外內以包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正月朔日，布王刑於天下，正歲。

又縣其書。〔疏〕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司寇當官專領之職事，所謂官常也。始和、和當重之。〔疏〕讀爲宣，詳大宰疏，云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者，凡周正建子月朔日，大司寇布刑於

天下，即於是日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刑象之法，即上三典、五刑、及司刑五刑二千五百條之屬是也。注云正月朔日，布王刑於天下者，大宰布治注義同。云正歲又縣其書者，鄭以乃縣刑象之灋以下爲正歲夏正建寅月之事，與小司寇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刑象者爲一。然與經承正月之吉者不合，其說非也。亦詳大宰疏。云重之者，謂慎重其事，故既布之又縣之，布憲憲刑禁注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是也。凡邦之大盟

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府、臨也。天「疏」凡邦之大盟約者，封入注云：大盟、會同之盟。賈疏云：謂王于天府者，將盟，泄司盟，爲其盟書，既盟，則以此盟書正本登于天府藏之。左定四年傳說：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周府即謂王之天府矣。注云：泄、臨也者，天官世婦注同。云：天府、祖廟之藏者，天府云：掌祖廟之守。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六官、六卿之官「疏」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是也。

官聯也。大史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此盟約亦邦國約劑之一也。賈疏云：大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相勘當也。注云：六官、六卿之官也者，謂大宰等六官之正。大司寇即六正之一，蓋自泄登之，復同受其貳而藏之。云：貳、副也者，詳小宰疏。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六典、六卿之官以「疏」以六典待邦國之治者，賈疏云：案大宰職，以典待邦國之治，故邦國有獄訟之事來詣王府，還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邦灋、八法也。以「疏」凡卿大夫之灋斷之者，命士有獄訟，亦當以邦灋斷之。經不及士者，文不具。注云：邦灋、八法也。以官法待官府之治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案大宰云：以八法治官府，是以卿大夫有獄訟，還以邦之八法斷之。若然，大宰有八則治都鄙，此不言都鄙有獄訟以八則斷之者，都鄙有獄訟，都家之士告于方士治之，故此不言也。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者，賈疏云：案大宰職，謂若今時決事比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一「疏」萬民之治，是以庶民有獄訟，還以邦成弊之。八成者，則小宰云：以官成待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已下是也。云：故書，弊爲愆。鄭司農云：愆，當爲弊者，徐養原云：說文無愆字，此與弊皆從敝聲，故相假借，列子力命篇：愆愆訓急速。方言云：鉗疲愆惡也，皆非此經之義。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者，賈疏云：皆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詒譚案王制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漢之決事比，蓋若今之事例。漢書刑法志云：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顏注云：比，以例相比況也。後漢書陳寵傳云：寵爲鮑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又寵子忠傳云：略依寵意，奏上二十

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惠棟云。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汙邦賊以下八事。案以先鄭兩注互證之。似當如惠說。然經義實不如是。蓋此邦典邦灋邦成。並據大宰小宰所掌而首。以斷獄訟時。必據典法成以定其是非。而典法成則不專爲刑法設也。賈疏小宰八成以釋此注。得之。先鄭似誤謂與士師八成爲一。後鄭所不從也。云弊之。斷其獄訟也者。明與上邦法文異義同。大宰注云。弊、斷也。云故春秋傳曰。弊獄那侯者。左昭十四年傳。晉那侯與雍子爭鄙田。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獄。叔魚蔽罪那侯。杜注云。蔽、斷也。此引蔽罪作弊獄。疑先鄭所見本異。國語晉語說此事云。及蔽獄之日。叔魚那侯。或先鄭兼取彼文。此引之者。證弊爲斷獄訟之義。大祭祀奉犬牲。進也。猶。〔疏〕大祭祀奉犬牲者。與五官爲聯事。大司寇奉犬者。以犬於五獄訟之義。若禋祀

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

〔疏〕若禋祀五帝者。天神之大祀。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上帝即五帝之一也。凡祀五帝。與昊天上帝同用禋祀。大宗伯注謂五帝用實柴。與此文悟。非也。詳大宗伯疏。賈疏云。禋祀五帝。謂迎氣於四郊。及擗享五帝於明堂也。詒讓案。當亦兼夏正南郊。詳大宰疏。云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者。賈疏云。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寇則臨之。戒于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大宰爲之。是以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大宰戒百官也。若然。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宰雖云掌百官誓戒。成則親爲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大宰。此云泄誓百官。豈司寇得臨大宰乎。故知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案易敝王氏詳說。並謂誓百官亦大宰親爲之。是也。大宰誓而大司寇泄其事。二官爲聯事。不得以卑泄尊爲嫌。賈謂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不足據。其地示人鬼之大祀。亦常有泄誓百官。及戒百族之事。故大宰說祀五帝卜戒之事。下云祀大神示先王亦如是也。經不偏舉者。文略。注云戒之日。卜之日也者。大宰云。前期十日。卜日。遂戒。注云。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是戒與卜同日。事相因也。凡卜皆在祭前十日。詳大宰疏。云百族謂府史以下也者。鄭意百族即百姓。王祭祀。庶民不得與。府史以下諸庶人在官者與百姓同。故以爲釋。族。猶言屬。國語楚語云。在中軍。王族而已。韋注云。族。部屬也。左成十六年傳云。纘范以其族夾公行。孔疏引劉炫云。族者。屬也。府史等亦百官府之屬。故亦謂之百族。賈疏云。以其王之百姓亦同大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此即郊祀戒誓之事。鄭彼注云。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

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暫勅之，以禮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成百官也者，彼注云，王自澤宮而還，入庫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命，即戒百官，云大廟之內，戒百姓也者，大、舊本作太，今據宋蜀本改，內、彼文作命，注云，大廟者，祖廟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鄭引此文者，欲見戒卜同日，又見百族，即百姓，然與彼注義小異，司市先鄭注亦以百族爲，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致納亨，「疏」日將明時，祀五帝無二祿，祭初，未迎尸以前，即迎牲，與廟享異也，前王，謂步行在王前爲道引也，云祭之日亦如之者，謂質明以後，行正祭之事時，詳大宰疏，注云納亨，致牲者，小司寇注同，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率牲，大夫贊之，又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君率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蓋鄉祭之晨，王親迎牲而納之於庭，乃告致之於神而後殺而授亨人，是既致牲，乃授亨，故通謂之納亨，實則納致之時，尚未亨也，互奉其明水火，於日月者，所取「疏」注云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據司烜氏文，義詳彼疏，買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疏」同，謂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者皆司寇在王前爲導也，其大喪亦如之，亦導王也，詒讓案小司寇云，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彼大賓客即朝覲會同，然則大司寇但前王而不辟，小司寇則前王又兼掌辟，職卑則事彌勞也，注云大喪所前或嗣王者，賈疏云，以經云大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爲正王也，既言前王，明以先后世子爲正，故云，或嗣王也，凡大喪之禮有三，大宰云，大喪贊贈玉舍玉，大司馬云，大喪平士大夫贈玉，謂王喪，大宰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注云，王后世子及此大喪亦如之，二者容有先后及后世子，又宰夫云，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然則大喪與小喪相連，則不容有王喪，案此經凡言大喪，有專指王喪者，有闕后世子喪者，后中又兼有先后，實止二例，賈謂有三，非也，凡經大喪無不兼王喪者，宰夫大宗伯兩注文同，賈意似謂宰夫注王后專屬后，故云不容有王喪，非鄭指也，又案小司寇謂后世子之喪亦如大賓客前王而辟，則疑大司寇專掌王喪，小司寇專掌后世子之喪，否則不宜王喪小大軍旅，蒞戮于社，社，謂社主司寇反不前王而辟也，然則此職大喪不常有后世子，但注意未明，或如賈說耳，

邦二字，朝士亦云掌建邦外朝之禮，是其證也。致萬民而詢，卽鄉大夫國大詢于衆庶之事。賈疏云，外朝之職，朝士專掌，但小司寇既爲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耳。故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案下文羣吏並在內，而此經獨云致萬民者，但羣吏在朝是常，萬民不合在朝，惟在大事及疑獄乃致之，故特言之也。注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依後鄭五門三朝之說，三詢之外朝，當在庫門之外，此云在雉門外，與開人朝士注說不合，疑誤。沿先鄭五門雉門在庫門外之說，偶失刊易也。玉海禮儀引三禮義宗謂天子三朝之外，別有此三詢之朝，云，雉門有兩觀，觀外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閒，通典賓禮遂謂周制天子有四朝，蓋並爲此注所誤，不足據也。江永云，外朝在庫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得皆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句而舉之，謂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孔廣森云，皋門內之庭，是爲外朝，凡民之出入城者，得由於朝，故縣法則萬民觀之，詢衆庶則萬民造之，嘉紳之石，民之罷者，至之，左傳曰，卿喪，自朝奔喪，禮曰，哭辟市朝，令朝在王宮之內，尸柩衰絰何山而過乎，案江孔說是也。二鄭說朝制異同，詳開人及朝士疏，云國危，謂有兵寇之難者，呂氏春秋木味篇高注云，危，難也，江永云，僖十五年，晉陰飴甥言朝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其卜貳圉，詢立君也，定八年，衛甯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詰讓案，左傳十七年傳，邢人狄人伐衛，衛甯公圖，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莫能治之，燬請從焉，亦詢國危之事，云國遷，謂徙都改邑也者，爾雅釋詁云，遷，徙也，國遷，卽大卜大史所謂大遷是也，賈疏云，謂王國遷徙，若殷之盤庚遷殷之類，若遷鄉大夫都邑，不在詢限，江永云，盤庚出矢音，登進厥民，太王屬耆老而告，詢國遷也，云立君謂無家適，遷於庶也者，賈疏云，家適雙音，案內則而言，謂適后所生最長者爲冢，若無冢，適后所生次冢，以丁爲適，則適者非一，若無適，則於衆妾所生擇立之，衆妾生非一，是以須與衆人共詢可否，左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難年鈞以德之言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答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是詢立君者，使王不而，羣吏東面，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是詢立君者，使王不立愛，所以示無私也，惠士奇云，昭二十四年左傳，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泄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由是遂絕子朝之使而戴敬王，君子曰禮，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案家適亦詳大卜疏，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者，大司馬注云，致，謂聚衆也，周書皇門篇云，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卽外朝致萬民之事，云詢，謀也者，鄉大夫注同，引詩曰，詢于芻蕘者，大雅板文，毛傳云，芻蕘，薪采者。

鄭箋云：有疑者，當與薪采者謀之。案此引之，證萬民雖賤，亦在詢列也。引書曰：謀及庶民者，洪範文。民、舊本並作人，今依蜀石經正，猶大夫先鄭注引同，今本作庶人者，後人依僞孔本改，非其舊也。引之者，亦證詢萬民之事，詳鄉大夫疏。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鄉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疏」夫疏，其位者，此天子外朝三詢之朝位也。與司士治朝之朝位異。金鶚云：小司寇與朝士同掌外朝，所言朝位，皆同小司寇。但言羣吏，而不言公侯伯子男，其文略耳。小司寇詳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二文亦詳略互見。云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者，三公北面，與射人司士治朝朝位同，亦以爵貴，特尊之，使正與王相對也。賈疏云：案郊特牲，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三公、臣中之尊，北面屈之，荅君之意。案賈以北而爲屈，說本崔靈恩，其義未塙。詳司士疏，金鶚云：上云致萬民而詢，百姓即萬民也。朝士則謂之衆庶，孟子言民爲貴，外朝爲詢萬民而設，故百姓北面，正與王對，可見王者重民之意也。州長爲鄉遂之官，與民最親，率其民而至，故與民同面位，然則萬民亦鄉遂之民焉耳。注云羣臣、鄉大夫士也者，以此三詢之朝與朝士朝位同，彼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與此羣臣西面位正相當，故知羣臣即卿大夫士也。依彼經，羣臣內又當兼有孤，蓋此職統孤卿大夫士言之，故曰羣臣。朝士殊於孤卿大夫言之，故別曰羣士。然則此羣臣足咳彼羣士矣。中庸以羣臣別於大臣言之，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彼羣臣專據命士以下，與此異也。云羣吏、府史也者，御僕及朝士注義並同。金鶚云：小司寇司刺別羣吏於羣臣，似羣吏爲府史胥徒，不知羣臣是在朝之臣，羣吏則鄉遂都鄙之官也。總之，古者官卽吏，自秦漢以後，始同庶人在官者爲吏，而吏與官異矣。又云：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下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是羣吏卽百官也。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又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宰夫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皆以百官爲羣吏。鄭注以羣吏爲府史，不知府史是庶人在官者，諸經皆謂之庶人，其職最賤，不得謂之羣吏。案金氏謂羣吏非府史，是也。此職及司刺之羣吏皆與羣臣對文，朝士之羣吏，亦對孤卿大夫及羣士言之，則羣臣者，朝廷官府有職事之官也。羣吏者，鄉遂公邑都鄙之吏，有地治之官也。大司馬注云：羣吏、鄉師以下，小司徒云：六卿四郊之吏，卿大夫云：六卿之吏，族師云：四閭之吏，黨正遂大夫並云：帥其吏，卽此所謂羣吏也。文王世子注亦云：羣吏、鄉遂之官，義正與此同。若大宰小宰諸職之羣吏，則通大小內外羣臣言之，與此異也。互詳大宰疏，外朝之位，依朝士職，東面尚有諸侯。羣吏從諸侯之後者，以其分地治民與諸侯同，且與羣臣別內外也。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後北面者，以其領百姓也。云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者，賈疏云：案射人及司士，孤位皆西方東面，北上，今此獨在東方

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恆在西。但此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羣臣之位。曲禮孔疏云。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金鶚云。孤卿皆大臣。鄭既以卿爲羣臣。則孤亦可謂羣臣。何謂不見乎。案金說是也。云鄉大夫在公後者。鄉。舊本並誤卿。今依宋注疏本正。賈疏云。以州長衆卿之屬在公後。又二鄉公一人。明鄉大夫亦在公後可知也。每鄉大夫皆別命卿爲之。六卿別也。案鄭賈意州長在三公後。則自鄉大夫以下鄉遂之吏。並在三公後。故朝士注云。州長。鄉遂之官。蓋謂經舉州長。實關衆卿遂官也。今案鄉遂都鄙之吏。即所謂羣吏。東面。則鄉大夫自當與羣吏同東面。不在公後。若果鄉大夫亦在公後。則經何不以鄉大夫領百姓。而顯特舉州長乎。鄭賈說亦失之。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

以衆輔志而弊謀。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疏。小司寇擯者。擯。葉鈔釋文作賓。注同。案賓即擯之借字。詳伯。王命諸侯則償。注云。償。進之也。此義與彼同。賈疏云。此既在朝。立定而問之。明償者。無別相見之禮。故知以次一一揖之使前問之。云敘。更也者。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此疑後人誤以經改注也。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廣雅釋詁云。更。遞也。謂自三公以下。各以爵秩尊卑次第更遞進而問之。云輔志者。尊王賢明也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曰。願夫子輔我志。謂以衆論輔助王之志慮。贊其斷決。即使衆尊王賢明。示不專已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疏。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者。佐大司寇聽獄訟。故君子盡心焉。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疏。於外朝也。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者。此即鄉士遂士等所上獄訟。其罪重附於五刑者。乃上於司寇。司寇復以情訊之。其罪輕未附於刑者。則羣士自可專決。不必上於司寇也。賈疏云。以囚所犯罪附於五刑。恐有枉濫。故用情實問之。使得真實。云至于旬。乃弊之者。謂訊得其情。猶必待旬日。乃與羣士同刑。同弊其罪也。鄉士云。司寇聽之。斷其訟。弊其獄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是先聽之謂之訊。後斷之謂之弊。其間相距旬日。欲其參酌詳議。以求至當也。云讀書則用灋者。文王世子孔疏云。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明其法律。平斷其罪。案孔說是也。此讀書用法。與弊之同日。謂其獄訟既定。則錄先後訊辭。及其所當之罪爲書。使吏史對衆宣讀。囚不反覆聽者。亦無辯論。則是情罪允當。乃

用法署其贖。明刑定也。鄉士云。獄訟成。士師受中。用法所以實其成而定其中。以授士師也。至於協日刑殺。更在其後。且非大小司寇所職。其事不同。賈疏謂行刑之時。當讀刑書罪狀。則用法刑之。非經義。注云附。猶著也者。後注及輸人注義並同。說文土部云。坵。益也。引申爲坵著。經典皆借附爲之。毛詩小雅角弓。如塗塗附。傳云。附。著也。王制云。附從輕。注云。附。施也。著與施義亦相近。云故書附作付者。後注同。詳司市疏。云訊。言也者。爾雅釋言文。本職後注及司刺注並同。說文言部云。訊。問也。廣雅釋言云。言。問也。詩大雅皇矣。云。執訊連連。箋云。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然則訊者。謂問其言也。公羊僖十八年何注云。上問下曰訊。云。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以情理更重訊問之。冀可附於輕比。出其刑罪也。云十日乃斷之者。宰夫注云。旬。十日也。又大宰注云。弊。斷也。此謂訊得其實。仍遲之旬日。乃斷其罪。亦重刑之意也。鄉士掌國中之獄訟。云。旬。而職聽于朝。遂士掌四郊。則二旬。縣士掌野。則三旬。方士掌都家。則三月。而上獄訟于國。然則羣士上獄於司寇。地有遠近。期限不同。而司寇之先訊後弊。則一以旬日爲斷也。書康誥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旬時。至蔽要囚。僞孔傳云。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案書云。旬時乃蔽者。似卽通咳此經羣士弊獄之期。鄉士云。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言之。抑或疑獄有不更遲斷者。容不限以旬日與。引王制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鄭彼注云。變。更也。賈疏云。上刑爲法。下側爲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爲成者。意取一成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鄭彼注云。變。續。是其不可變也。故君子盡心焉。不可謫。此釋用情訊之也。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鞠已。乃論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說文幸部云。籍。窮治人也。鞠。卽籍之俗。史記張湯傳。訊鞠論報。集解引張晏云。鞠。一吏爲讀狀論其報行也。亦作鞠。文王世子注云。讀書用法曰鞠。漢書刑法志。遣廷吏與郡鞠獄。顏注引李奇云。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如淳云。以囚辭決獄事爲鞠。蓋漢時決獄。事既窮竟。先使吏讀所訊囚之罪狀而致論以法。與周時讀書用法相類。故先鄭舉以爲況。文王世子注以用法爲鞠。亦與先鄭說同。此並不涉行刑之事。賈疏謂鞠謂楚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也。則與二鄭義不合。不足據也。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爲治獄吏襲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疏〕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之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理。〔疏〕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坐。謂坐地也。詳大司馬疏。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晏子北面坐地曰。嬰聞訟夫坐地。又諫下篇云。獄訟不席。然則凡獄訟者皆不席而坐地矣。注云爲治獄吏襲尊者也者。賈疏云。古者收囚要辭皆對坐。

治獄之吏。皆有嚴威。恐獄吏襲尊。故不使命夫命婦親坐。云躬、身也者。爾雅釋詁文。云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者。賈疏云。若收辭之時。不得不坐。當使其屬或子弟代坐也。詒讓案。左襄十年傳。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與事云。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此即使屬代坐之事。其爵卑者或無屬官。則當使子弟代坐。故鄭兼言子弟也。引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之妻者。喪服經齊衰不杖期章云。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傳云。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注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案喪服傳云大夫。此引作命夫者。鄭依此經文改之。喪服傳命夫婦不及士者。彼據不降服者爲說。詳內宰疏。引春秋傳者。僖二十八年左傳文。魏侯殺弟叔武。元咺訴於晉。晉文公會諸侯于溫以討之。彼文大理作大士。大司徒注引亦作士。疑此誤。杜注云。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賈正元咺。釋文云。嚴、左傳作莊。案漢書明帝名莊。改爲嚴。賈疏云。引之者。證命夫命婦不身坐獄訟之事。若然。元咺、甯子、鍼莊子皆大夫。得坐訟者。大夫身不得與士坐訟。若兩大夫。或代君。皆得坐無嫌。以是衛侯不得坐。使莊子與元咺對坐也。若然。觀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不通士。案內宰云。佐后使治外內命婦。先鄭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爲命婦。又開人云。凡外內命夫命婦。注。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如是。士及士妻亦得爲命夫命婦者。彼皆據王臣而言。王之士有三命二命一命。皆得王命。此文兼諸侯臣子男士則不命。以是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爲文。不通士也。案。賈謂王臣士以上得爲命夫命婦。是也。肆師注說內命男亦關卿大夫士。與內宰開人注同。吳廷華、蔣載康並謂王一命之士以上皆不躬坐獄。亦足輔賈義。若然此注不及士者。鄭依喪服成文。偶未析別耳。惟據王叔與伯與不身坐。則兩大夫獄訟亦當不坐。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凡王之同族有罪。賈謂兩大夫得坐。則失之。當作辜。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此不及有爵者。蔣載康云。上章以命夫命婦該王族。此章以王族該命夫命婦。皆互文。注。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者。據甸師及掌囚文。引禮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者。文王世子文。引之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疏。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者。五聲八辟三刺等。並證不卽市之義。亦詳甸師疏。

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是也。孔廣森云。宣帝紀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此漢舊法也。世祖建武三年。始詔令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皆得先請。前漢劉屈氂傳云。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惠棟云。蔡邕橋公碑云。遷齊。七曰議勤之辟。謂懼悴以〔疏〕士以下。凡不在議貴之相臨。令。賂財。贖多。罪正。受鞠就刑。竟以不先請免官。事國。〔疏〕士以下。凡不在議貴之科者。則又有此法。以念其勤勞官事也。汪德鉞云。勤。指小吏言。此與大宰職八統相應。八統。一曰親親。此亦曰議親。二曰敬。故此亦曰議故。三曰進賢。此亦曰議賢。四曰使能。此亦曰議能。五曰保庸。此亦曰議功。六曰尊貴。此亦曰議貴。八曰禮賓。此亦曰議賓。獨七曰達吏。此曰議勤。蓋國家勞勤之役。皆小吏受之。其服勤最久者。亦有以宥之也。故鄭注達吏謂舉勤勞之小吏。其說最確。案注說是也。此議勤者。其人既非親貴。又無賢能功可紀。但以校年積勞。宜蒙甄錄。故雖卑官小吏。亦得與優議之典。猶之司士以久奠食。與德能功同其詔論矣。注云謂懼悴以事國者。詩小雅北山云。或盡瘁事國。左昭七年傳引作或懼悴事國。楚辭離世王注云。懼悴。憂也。爾雅釋詁云。勤。勞也。懼悴以從國事。是勤勞之事。故引以為說。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疏〕八曰議賓之辟者。謂賓格諸侯來朝。王待以殊禮。勤勞之事。故引以為說。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疏〕或犯法。則別議之也。大宰八統禮賓注云。賓客。諸侯則平。諸侯亦得為賓。此注專舉三恪二代之後。蓋謂平諸侯有罪。當入議貴之科。與彼義徵異也。注云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者。謂黃帝堯舜之後為三恪。夏殷之後為二代。通為國賓也。左襄二十五年傳云。昔虞閼父為周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井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孔疏云。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章玄成。治易施堅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賈疏云。案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廟。封帝堯之後於視。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此皆自行當代禮樂。常所不臣。為賓禮成。施堅等說。以舜後井二代數之為三恪。與鄭義異。不足據也。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云。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

疏。云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者。三訊先羣臣羣吏。而經言刺育並聽之民者。舉衆言之。王制云。衆疑赦之。所謂民言寬寬之也。云上服、刺墨也。下服、宮刑也者。司刺注同。惟彼云上服殺與墨刺也。此無殺者。疑文有闕脫。非其舊也。書舜典云。五刑有服。僞孔傳云。服、從也。賈疏云。墨刺施于面。故爲上服。宮刑施於下體。故爲下服。惠士奇云。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請罰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然則服讀爲附。附之上下。如喪之輕重矣。或從重而輕。或從輕而重。上附下附。皆有所比。服問所謂列。猶呂刑所謂備。禮記服作附。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八辟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所謂上下比舉。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也。呂飛鵬云。呂刑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蓋以重刑釋上刑。以輕刑釋下刑。對上刑言之曰下服。是輕於上刑也。對下刑言之曰上服。是重於下刑也。上服下服。當以罪之重輕爲上下。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案惠呂說本王安石、王昭禹、鄭鏐、易祓。足正此注之誤。吳廷華、方苞、姜兆錫、梁玉繩、蔣載康、莊有可說並同。惠釋服爲附義亦得通。上服下服。猶言上刑下刑。輕重之辭也。依呂刑五刑五罰之差說之。則大辟爲上。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次宮、次刑、次劓、墨爲下。鄭此注以刑之所加於體之上下釋之。非經義也。于天府。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疏」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者。自此至職未。並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疏」小司寇之官常也。三年大比。司民登民數。大司寇受之以獻於王。而登於天府。小司寇寇與其事也。互詳司民疏。注云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者。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此小司寇唯主登民數。故注不及簡閱財物。云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者。司民注義同。賈疏云。按家語本命。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齠齒。男子陽。得陰而生。得陰而落。女子陰。得陽而生。得陽而落。故得男偶女奇也。案家語文本大戴禮記本命篇。詳司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人數定而九賦可知。「疏」內史司會冢宰貳之者。小司寇與此三官爲官屬疏。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國用乃可制耳。賈疏云。內史掌八柄之等。司會主計會。冢宰所主策設。故皆取副貳民數簿書。云以制國用者。賈疏云。得民數乃制國用。以其國用出於民故也。注云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者。鄭以國用出於賦。即大宰之九賦謂口賦也。故以人數定言之。案九賦乃田賦非口賦。但以計口受田之法校之。則九賦亦自與民數有關。注義自可通也。口賦。詳大宰疏。小祭祀奉犬牲。進也。猶「疏」大司寇寇奉犬牲者。賈疏云。大祭祀自

祭。則小司寇奉進犬牲也。注。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也。其時鑊。詳大司寇疏。云。實鑊水者。五帝用特牲。此官祗享人實其牛鑊之水也。注云納亨。致牲也者。大司寇注同。賈疏云。謂將祭鄉祭之。實以水享牲也。云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者。以既納牲告致之。遂殺而解其骨體。須川鑊水洗其垢穢。乃授享人也。賈疏云。鄭知實鑊水為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亦如之。是實鑊水享煮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共其水。亦謂洗牲肉也。盧文弨云。通考引此。時作實。據疏本作實字。黃丕烈亦云實誤時。此覆舉經文。當訂正。

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疏。大賓客前王而辟者。大司寇注云。凡朝覲會同前王。此大下士師云。諸侯為賓。帥其屬蹕於王宮。饗燕時。此小司寇為王辟。亦謂於宮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注。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也者。前王為道。辟為辟除姦人也。詳大司寇疏。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者。文選西京賦。乘輿。乘輿。八鄉不在南簿中。河南尹。執金吾。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后世子之喪。亦如之。疏。后世子之喪亦如之者。賈疏云。謂后世子之喪。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前王而辟也。小師。泣。小師。王不。疏。注云小師。王不自出之師者。對伯大司馬大師為王自出之師也。賈疏云。謂王不自出。使卿大夫出軍。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以下。士師。凡國闕外之事。將軍裁之。將軍有所斬戮於社主前。則小司寇泣也。掌。使其屬蹕者。亦贊大司寇也。國小事無蹕文者。蓋小官所掌。不受命於司寇也。注云屬士師以下者。大司寇注同。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疏。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者。於。經例當冬也。通典吉禮謂周制立冬後亥日。祀司民於國城西北。蓋誤據北周制。不足據也。賈疏云。前文大比登民數於天府。據三年大比而言。此則據年民數皆有增減。於孟冬春官祭司民之時。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王也。云王拜受之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大祝疏。此亦重民也。賈子新書禮篇云。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注云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者。天府注義同。云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

重民也者。以民爲邦本。故於祭司民之日。獻民數之版籍於王。使王知生齒之殷耗。皆所以重民也。云進退。猶損益也。者。說文走部云。進。登也。廣雅釋詁云。退。減也。登益與進。減損與退。義重相成。故云進退。猶損益也。云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者。賈疏云。國家所用財物。由民上而來。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其是以國用多少。要由民衆寡。故民衆則益。豐用之。民寡則損。儉用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其所斷獄訟。〔疏〕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者。此小司寇之官成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賈疏云。羣士。謂羣之數。士。遂士以下皆是。論議案。此羣士謂衆刑官。疑當含有士師。與下文及朝士之羣士並異。必於歲終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管子立政篇云。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亦終五日。並與此經合。云登中于天府者。天府云。凡官府鄉州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此獄訟之中。亦治中之一也。周書晉泰篇記王命大正刑書。及冀中受中之事。而云大史乃藏之盟府。以爲歲典。彼歲典。即歲終登中天府之典。藏盟府者。蓋天府所登獄訟之中。大史司盟亦貳之也。惟彼大正。當即大司寇。而此經大司寇不云掌中。蓋文不具。疑登中之禮。秋官正貳咸洫其事矣。賈疏云。必登獄訟之書於祖廟天府者。重其斷刑。使神監之。注云上其所斷獄訟之數者。亦訓弊爲斷也。國語周語云。司寇協姦。章注云。司寇。刑官也。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此云計獄弊訟。即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士以下。〔疏〕正歲。帥其屬協姦之事也。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士以下。〔疏〕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者。此小司寇正歲建寅之月。縣刑象使百官觀。與大司寇正月縣刑象使萬民觀者異。鄭大司寇注亦合二者爲一。非也。詳大司寇及大宰疏。注云。羣士。遂士以下者。上注云。屬士師以下。明此令羣士不關彼二士。與上令羣士異也。賈疏云。此所戒。應六官各應其所掌。知羣士是遂士以下者。以其屬士已入帥其屬中。遂士縣士方士。乃宣訝士等雖是六十官之屬。以其主六途以外。漸遠。恐不在屬中。故經特云令羣士。明羣士是遂士以下可知。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之也。刑禁。憲。表也。謂縣。〔疏〕云。鄉大夫令羣吏考法于司徒。各憲之于所治。與此同意。可知羣士應聯下讀。姜兆錫亦引小司徒令羣吏憲禁令爲證。並較鄭讀爲長。賈疏云。此所宣布。則布憲所云者是也。此官主之。彼乃布之。事相成也。注云。宣。徧也者。爾雅釋言文云。憲。表也者。敍官注同。云謂縣之也者。小宰注義同。云刑禁。士師之五禁者。士師五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事與此相應。此憲即書縣。故知刑禁亦即彼五禁也。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得其屬之計。乃〔疏〕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者。此小司寇之官計也。入會致事。蓋造冢上歲終爲文。大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小宰云。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大司徒云。歲終。則令教官上治而致事。小司徒云。歲終。令羣吏正會而致事。是諸官受會致事。皆在歲終。王應電。李光坡。姜兆錫。注云得其屬之計。乃令致之於王者。當在歲終。是也。姜又引士師歲終則令正會爲證。尤瑀。致事。詳小宰疏。注云得其屬之計。乃令致之於王。宰先聽之。考其得失。而後致之王。以詔廢置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七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野。有田律。軍。有

關謹夜行之禁。〔疏〕掌國之五禁之灋者。五禁五戒等並士師之官法也。此五禁與大司寇五刑相當。惟彼有鄉刑。無其拘可言者。〔疏〕宮刑。與此錯互者。宮中之刑。咳於國。而禁異。鄉中之禁。通於野。而刑亦異。故刑禁不盡同也。

云四曰野禁者。城郭外田野之禁。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圉。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水。澤人不敢灰。繆。網。罟。罾。不敢出於門。罾。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

民不力田。墨乃家畜。惠士奇。呂飛鵬並引此以證野禁是也。惠氏又云。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云五曰軍禁者。軍旅之禁。云書而縣于門閭者。縣。唐蜀石經並作懸。懸。卽縣之俗。今從釋文及宋

本。書於版而表縣之。卽小司寇之憲刑禁也。賈疏云。爾雅云。巷門謂之閭。則縣於處處巷門使知之。惠士奇云。晏子曰。君子有道。懸之閭。士師五禁。書而縣于門閭。以此。注云左右。助也者。爾雅釋詁云。左右。助。勸也。

云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者。猶下五戒云。無使罪屬於民也。五禁及刑罰。皆禁民爲非。但刑罰治之於罷罪之後。五禁則豫設條目。遏之於未犯之前。故縣之門閭。助司寇刑罰之灋。王制所謂執禁以齊衆也。云宮。王宮也者。據阜

門以內。亦兼后宮也。云官。官府也者。謂朝廷治事之處。大宰以八法治官府。注云。百官所居曰府。案官與府通。故官府亦省稱官也。云國。城中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此單云國。亦得爲城中者。別於野禁言之。知

爲國城中也。云古之禁書亡矣者。周時五禁。當有專書。漢時已亡也。云今宮門有符籍者。證周之宮禁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幾其出入。先鄭注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此符籍。卽引籍之屬。云官府有無故擅入者。證周之官禁也。謂非當官有職事者。不得擅入。云城門有離載下帷者。證周之國禁也。賈疏云。謂在車離耦。耦載而下帷。恐是姦非。故禁之。案離載下帷。蓋漢律文。今無可考。賈說亦不僚。以意求之。離。蓋當讀爲曲禮離坐離立之離。鄭彼注云。離。兩也。卽賈所云耦載。但耦載無禁。禁其耦載而下帷。爲其僭聚隱蔽。易爲姦惡也。云野有田律者。證周之野禁也。田律。蓋漢律篇名。若典路注引上計律之類。云軍有闕謹夜行之禁者。證周之軍禁也。禁闕謹。爲其惑衆。禁夜行。以遏姦謀。云其拘可言者。公羊莊十年何注。拘。羸也。謂拘略言之。不能得古禁書之精詳也。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

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

都鄙。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誓。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禁。則〔疏〕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者。罪。都鄙。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疏〕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者。罪。都鄙。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

以五禁豫戒敕民。無使以不知而麗陷罪法也。賈疏云。戒與禁。亦是所用異。異其名耳。同是告誥使不犯刑罰。云三曰禁。用諸田役者。田役謂因田獵起徒役。亦兼收諸功作之事。詳大宰疏。上誓誥。云用之。此禁及下糾。憲。並云用

諸者。文變義同。士昏禮注云。諸。之也。注云先後。猶左右也者。毛詩大雅緝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爾雅釋詁云。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勸也。是先後與上文左右同爲相道亮助之義。謂豫教導之。使民知避罪也。韓非子外儲說。左衛朔危謂子臯曰。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此

先後與彼義略同。云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者。說文言部云。誓。約束也。誥。告也。書敘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又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又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

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云。武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以其書名與此經相應。故舉

以爲釋。墨子非命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亦誓用諸軍旅之證。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者。此。舊本並誤比。今依蜀石經。及宋岳本。明監本正。無干車。無自後射。大司馬注

說蒐田誓民。亦有此二語。賈疏云。易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注云。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旁去。又不射。惟其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

是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義威之道。若然。此不自後射。亦謂不中之後。不重射。黃以周云。此軍禮司馬法逸文也。詩車攻毛傳言田獵之三殺。皆以自後射立文。故獸無而傷。鄭易注即據毛傳自後射爲義。賈引以證此無自後射爲不中不射。於自後之文無著。大司馬疏以無後射象戰陳不逐奔。又引一說以爲前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得復射。說甚游移。竊謂田獵之法。獸有背我前去者。我自後射之。本屬正法。茲云無自後射。爲爭獸之禁。不關三殺之事。疏引鄭易注以證其義。非也。無干車者。謂各守車行。無觸犯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各安徒列。無自人後而爭射前禽也。案黃說近是。凡師田。車徒各自有行。不得相干犯。國語晉語云。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千行于車。即以車千犯行列也。互詳大司馬疏。云糾憲。未有聞焉者。以書禮諸經糾憲並無見文也。惠士奇云。戰國策魏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所謂大府之憲。即士師之憲用諸都鄙者。而得憲之上篇。則憲即古之章也。管子立政篇。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舉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舉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大府之籍者。修曰專制。不足曰虧令。舉死不赦。是爲首憲。墨子非命上篇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詒讓案。糾憲皆戒令之文。以其可表縣則謂之憲。以其主糾察則謂之糾。皆以所用異名。國策及管子墨子諸文。雖非專用之。都鄙者。然義可互證。新序雜事云。宓子賤爲單父宰。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亦其類也。掌鄉合州

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之傳。傳。謂。〔疏〕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者。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知所謂聯也。司搏盜賊也。〔疏〕若然。鄉合之法。止於二族。二百家。其二黨十族。二州十黨。二鄉十州以上。家數太多。里居較遠。則皆不爲聯。凡此爲聯。皆以通其情志。而因以施政教。賈疏謂爲其有施刑罰。非也。云與其民人之什伍者。族師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是五家出一人而爲伍。十家十人而爲伍。依彼二族八閭爲聯。則亦當以二百家二百人爲聯。其二黨以上。人數較多。則亦不爲聯也。賈疏云。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爲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爲什。據追胥之時。云使之相安相受者。比長云。五家相受相和親。此相安。亦謂相和親以安其居處。大司徒云。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云。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賈疏云。宅舍有故。使當比常閭。相受寄託。使得安穩也。云以比追胥之事者。賈疏云。以比什伍。使追胥二事也。云以施刑罰慶賞者。賈疏云。使鄰伍相及也。注云鄉合。

鄉所合也者。謂六鄉中。以州黨族閭及卒伍之法。使民皆什伍相合比。不分散。與大小司徒鄉師等爲官聯也。云追迫寇也者。小司徒注云。追。逐寇也。云胥。讀如宿儒之儒。儒謂司搏盜賊也者。小司徒注義同。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云。宿儒蓋漢制。漢語易胥爲儒。故下文卽承儒字釋之。各本讀爲作讀如。誤也。司搏與伺捕同。漢人多以司爲伺。以搏爲捕。小司徒注作伺捕。小司徒注不云胥讀爲儒者。錯見也。案段說是也。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之官。〔疏〕注云大司寇之官府中也者。賈疏云。士師所施政令。惟在常官。故鄭云大司寇之官府中也。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詔司寇。若今自聽正法解〔疏〕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者。賈疏云。獄訟辭訴。各有司存。謂若鄉士達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之獄訟。其有不決。來問都頭士師者。則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斷獄弊也。致邦令者。以法報之。

訟也。云致邦令者。亦致之司寇也。賈疏謂此卽所察獄訟斷訖。致與本官恐非。注云詔司寇。若今自聽正法解也。者。此亦以漢法爲況。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廷尉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此正。當卽廷尉正。然自聽正法也。

解。史無其文。未詳其義。蜀石經作著。今時百官聽政法解九字。疑亦臆改。云致邦令者。以法報之者。邦令。與後犯摘邦令義同。亦謂王之教令著爲法者。內史國令。亦卽此也。凡斷獄繫訟。又當檢校令書與刑書相參考。以定其所應

比之罪名。故此宜兼以邦令報聞司寇也。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疏〕掌士之八成者。賈疏云。言士者。此八者皆是獄官斷成事品式。士卽士師已下是也。莊存與云。

若今現行例也。乃決獄之成案。詒讓案。此八成專屬之士者。別於小宰之八成通於六官也。士師掌以此八者定百官府之刑罰。卽刑官之官成官法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是士師主官吏黜免之事。

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者，行事，猶云往事，即大宰官成注所謂成事品式也。漢書翟方進傳云：時廢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又藝文志有漢五星書客行事占驗八卷，此行事義與彼同，謂刑官之故事也。八篇，即下邦

約等八者。每事爲一篇。賈疏謂卽小宰八成。誤。
 云若今時決事比者。大司寇邦成注同。詳彼疏。
 一曰邦約。鄭司農云。約。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約者。
 掛約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疏〕注。鄭司

農云，公羊傳八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作酌，是酌爲挹取之義，段玉裁云，此

文
武
之
道
而
成
之
也
，
國
語
晉
語
云
，
而
後
王
斟
酌
也
，
韋
注
云
，
斟
，
取
也
，
酌
，
行
也
，
說
文
女
部
云
，
言
周
公
輔
成
王
，
斟
酌
二
姓
，
而
義
亦
同
也
，
斟
，
猶
斟
酌
也
，
誦
讀
案
，
酌
聲
類
同
，
白
虎
通
義
禮
樂
篇
云
，
周
公
曰
，
酌
，
言
周
公
輔
成
王
，
能
斟
酌

五五

謂散軍備署者也。段玉裁云：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司農易備爲朋，故鄭君從之。經字作朋矣。說文人部：朋，輔也。從人朋聲。讀若陪位，朋即備字。朋者，古文鳳，用爲朋友，假借也。朋，從人，朋友正字也。案段說是也。錢大昕說同。鄉師遂人大僕注引昭十二年左傳：朋字亦並作備。說文土部：朋字引虞書朋淫于家。是朋即備聲類並同。朋即備之俗，故書當作朋。傳寫誤作備。先鄭易爲朋，故云讀爲朋友之朋。鵬冠子備知篇云：敗則備。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君好備阿。八曰爲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疏〕注云：誣，罔君臣。使事失實者，樂記云：誣上行私，故有弑主。此說邦朋之害也。八曰爲邦誣。使事失實。〔疏〕注云：誣，罔君臣。使事失實者，樂記云：誣上行私，說宛臣術篇引秦誓云：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此邦誣亦謂讒臣誣構上下。亂善惡之實。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利辭以亂國曰讒。即此八成之邦誣也。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漢治之。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法。玄謂辯當爲貶。弊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疏〕正。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漢治之者，漢，唐蜀石經及宋大字本，明嘉靖本，並作法。今依宋附釋音本，明注疏本別未詳。後傳別，先鄭讀同，似皆取分別之義。段玉裁云：辯與別，古多通用。司農以別字義親易辯爲別。云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法者，救荒之政十有二，即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先鄭意荒政十二，司徒掌其大綱，此官則分別受其數條，與彼爲官聯，數條，謂名數條件。若下文緩刑，即十二政之一是也。云玄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者，破先鄭讀也。段玉裁云：貶在古音侵鹽添部，與元寒桓刪山仙部之辯絕不相通，故知爲聲之誤。玉藻立容辯注亦改爲貶。云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者，飢荒，司關注作饑荒。他職注饑字亦並不作飢。此疑傳寫之誤。刑罰有所貶損，即後云緩刑是也。國事有所貶損，若庠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醯，則詔王殺邦用。二者皆權時作法，以救民之困也。引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者，證凶荒，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之法。故依彼破辯爲貶也。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者也。糾守，紆民心也。〔疏〕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者，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緩刑，與此備盜賊也。緩刑，紆民心也。〔疏〕事同。此上文不言大札者，文不具，亦令之可知。注云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者，大司徒注云：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粟，即其義也。云糾守，備盜賊也者，大司徒軍刑糾守注云：守，不失部位。此凶荒恐盜賊竊發，故亦糾守。嚴戒備，如有軍事也。云緩刑，紆民心也者。

釋文云，紆，本亦作紆。案說文素部云，纆，總也。重文纆，纆或省。糸部云，紆，緩也。紆紆音義同，凶荒民心悚懼，故緩刑罰以安之。大司徒十二荒政，三曰緩刑，義與此同。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傳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故書別爲辭，鄭司農云，傳，或爲符。〔疏〕凡以財獄訟同，惟以大小爲異，謂因財貨之事而以成獄訟也。大司寇注謂獄相告以罪名，與訟以財貨相告者異，非是。注云傳別，中別手書也者，賈疏云，小宰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語異義同，云約劑，各所持券也者，小宰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約劑，即彼質劑也。據彼注，質劑，一札別爲二，各持其一，故曰各所持券也。云故書，別爲辭者，小宰傳別，故書同，鄭司農云，傳，或爲符者，小宰傳別，鄭大夫讀同，云辯，讀爲風別之別者，與前荒辯注同。云若今時市賈，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者，賈疏云，義與後鄭同，故引之在下。小宰注先鄭云，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其一。後鄭不從先鄭，至此更爲一解，故從之。詒讓案，先鄭小宰注以傳別爲二，此注則以傳別爲一，詳小宰疏，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以刑官爲尸，略之也。〔疏〕若祭勝國之社稷，後鄭所注，則並以傳別爲一，詳小宰疏，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周謂亡殷之社爲亳社。〔疏〕國之社稷，則爲之尸者，勝國之社，即廟屏之戒社也。兼言稷者，亡國之社亦有稷，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是也。唐郊祀錄引魏孔晃讀，謂此經亡國之社稷，但一尸同壇共坐，其說非也。士師中大夫四人，足備二尸，凡社稷皆同堂異壇，無同壇之法。詳大司徒疏，勝國社稷，詳媒氏疏。注云以刑官爲尸，略之也者，謂殺其禮，不得同大社王社。賈疏云，案堯鵬詩，宗廟社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爲尸，故鄭云略之也。莊存與云，刑官以示戒也，亦通。云周謂亡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道王，且〔疏〕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者，與小臣爲官聯殷之社爲亳社者，詳喪祝疏。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辟行人，且〔疏〕也。小臣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使無干也。案前驅而辟，乘車在前，爲道引，且呼避行人也。又關人云，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闔。注云，辟行人，驅呼辟，司馬彪云，呼避，使人避道。晏子春秋外篇，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饒水。其沃汁，〔疏〕祀五帝則沃者，尸，謂帝尸也。詳節服氏疏，沃盥，詳饒人疏。賈疏云，案特性，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匱盥手。王盥，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者，案小祝

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祭祀。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裸事。沃盥。惟在宗廟爲裸時。云。泊鑊水者。賈疏云。鑊在門外之東。享牲之饗。官須鑊水就饗。增之享實鑊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注云。泊。謂增其沃汁者。說文水部云。泊。灌釜也。史記封禪書。其在鹿中。水而泊之。裴氏集解引徐廣云。灌水於釜中曰泊。左襄二十八年傳。去其肉而以其泊饋。孔疏云。泊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泊。詒讓案。小司寇云。凡禋祀五帝。實鑊水。則鑊水小司寇始實之。士師繼增之也。凡刳珥則奉犬牲。珥。讀爲珥。刳珥。豐禮之事。〔疏〕注云。珥。讀爲珥。刳珥。豐禮之事者。肆師注義同。此經刳珥字異。文錯出。鄭以此職作刳爲正。詳小子疏。云。川牲毛者曰刳。羽者曰珥者。小子注義同。今案刳亦有羽牲。珥亦有川毛牲者。鄭說未然。亦詳小子疏。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疏〕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者。賈疏云。士師言帥其屬。當若燕饗時。〔疏〕官下云屬。上士已下皆是也。注云。謂諸侯來朝。若燕饗時者。諸侯爲大賓。故在宮則士師爲之蹕。若大客及小賓客。則闌人爲之蹕。闌人云。凡祭祀喪祀之事。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是也。賈疏云。蹕在廟。燕在寢。言于王宮。故知燕饗時也。大喪亦如之。〔疏〕大喪亦如之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逆軍旅。反賈疏云。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爲蹕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而戮之者。賈疏云。帥其屬。亦謂上士已下。在軍而戮。亦謂戮師禁也。〔疏〕於社主前。注云。逆軍旅。反將命也者。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反順爲逆。大司寇軍刑上命注云。命。將命也。賈疏云。王在軍自將。違王命。亦是反將命。王不在。梱外之事。將軍戮之。亦是反將命。云。犯師禁。不行陳也者。亦訓犯爲干。國語晉語云。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獻子執而戮之。章注云。干。犯也。行。軍列也。左宣十二年傳。越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蓋卽干行陳。亦卽前五禁之軍禁也。賈疏云。干犯軍之行陳。案昭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請皆卒。自我始。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襄三年。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魏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此二者是反將命干行陳之事也。歲終。則令正要會。〔疏〕歲終則令正要會者。刑官之官計也。歲終。謂夏之季冬。詳宰夫疏。注云。定計簿者。小宰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賈疏云。定計簿者。年終將考之故也。

百里爲郊。郊〔疏〕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者。賈疏云。取除舊布新之義。言于國及郊野者。則自國至百里外謂之野。外皆憲禁之也。詒讓案。此憲禁令與五戒之憲禁微異。此國謂國中。郊關六鄉。野通甸稍縣甸也。

注云去國百里爲郊者。謂遠郊也。詳大宰載師疏。云郊外謂之野者。甸師注義同。

鄉士掌國中。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疏〕亦兼掌國中者。此官以主六鄉獄訟爲正。而

以外。然城郭廛里。家數甚衆。士師之下。無專掌獄訟之官。故以鄉士兼職之。以六鄉地本附近城郭也。鄉士以鄉名

官。不嫌不掌六鄉。故經不云掌六鄉。而云掌國中。猶達士掌四郊及六遂。亦不云掌六遂。而云掌四郊。皆舉近包遠。詳其兼掌之區。而略其正治之地也。要之鄉士所掌。內則國中。外則六鄉。而六鄉外之餘地爲四郊者。則非其所掌。鄭賈說並未析。注。鄭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又載師杜注云。五十里爲近

郊。百里爲遠郊。先鄭蓋謂自城郭中以至遠郊。其內並爲六鄉。與國中是一。其說固非。又距國百里遠郊之內。自六鄉七萬五千家之外。別有郊里。則又非鄉士所掌。先鄭說未允。後鄭亦不從也。云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

國中。此主國中獄也者。破先鄭說也。後鄭意六鄉地。自城郭以外。至距王城百里止。實不得通城郭以內。凡鄉吏所掌。亦不及國中。惟鄉士兼國中。故卽於國城內設獄。凡國中與六鄉之罪人並繫焉。故言掌國中耳。云六鄉之獄在國

中者。卽縣士注所云獄居近也。後鄭意六鄉與國中地本異。以獄須居近。故六鄉之獄并入國中。不別於鄉設獄也。又案詩大雅小宛云。宜岸宜獄。釋文引韓詩。岸作狂。云鄉亭之繫曰狂。朝廷曰獄。案朝廷之獄。卽大司寇之獄。在外

朝嘉石之處者。鄉亭之狂。則似卽鄉士達士之獄。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言各者。〔疏〕各掌其鄉但此經無狂稱。韓詩所說。未知果周制否也。

糾戒之者。兼掌當鄉案比之法。與鄉師爲官聯也。小宰注云。糾。猶察也。糾戒。卽糾其戒令。其國中民數及糾戒。常亦兼掌之。經不言者。文略。注云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者。說文口部云。各。異詞也。以各者。

分異之言。六鄉分之。左右各三鄉。以鄉士四人共三鄉之事。猶鄉師下大聽其獄訟。察其辭也。〔疏〕聽其獄夫四人。亦以二人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鄉分左右。詳地官敘官疏。聽其獄訟。察其辭也。〔疏〕聽其獄

其辭者。辭。卽謂獄訟之辭。書呂刑云。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又云。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大傳云。聽訟之術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

故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即審其辭之義也。注云察。審也者。爾雅釋詁文。賈子新書道術篇云。纖微皆審。謂之察。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句而職

聽于朝。

辨異。謂殊其文書也。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

〔疏〕士方士訝士朝士並同。賈疏云。死與四刑。輕重

不同。文書亦異。文書既得。乃後取其要辭。治讓案。要者。獄訟之小成。羣士所專定而上之司寇者也。云句而職聽于朝者。鄉士雖已定其罪之要辭。仍不敢專決。至旬日。乃以因證及所定獄辭刑要等。致之臬門內。司寇聽獄訟之外朝。與衆公議之也。注云辨異。謂殊其文書也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是辨有殊別之義。或訟或獄。或死或刑。有大小輕重之異。必別爲其治獄之文書。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者。要辭。亦謂獄訟之錄書。最括當死及當刑者所犯之罪狀。及所傳之法。錄錄爲書。上之司寇。以候定獄也。左襄十年傳。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杜注云。合要辭。孔疏云。謂官人略取罪狀。爲其要約之辭。如今斷事也。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云如今効矣者。說文力部云。効。法學人也。急就篇云。誅罰詐僞。効罪人。顏注云。効。舉案爲也。書呂刑孔疏云。漢世問罪謂之鞠。斷獄謂之効。云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者。外朝。卽小司寇三詢之朝也。遂士縣士並同。外朝。九棘之所在。故王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左襄十年傳。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卽外朝之廷。蓋古者獄訟。先由羣士斷之。乃上之大司寇。聽之於朝。故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諸職。皆有聽於朝之文。韓非子解老篇云。朝甚除者。獄訟繁也。容其反覆。謂因有枉濫。容反其。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初辭也。賈疏云。恐因虛承其罪。十日不聽。卽是實。然後向外朝對衆更詢。乃與之罪。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麗。附也。各附致。〔疏〕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者。至旬。乃弊之。蓋初聽而訊之。至旬而弊之。皆于外朝也。賈疏云。此卽朝衆聽之之事。獄言斷。訟言弊。弊亦斷。異言耳。云羣士司刑皆在者。羣士與小司寇同。亦通士師鄉士遂士等言之。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司刑亦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是羣士與司刑皆掌詔司寇斷獄弊訟之事。故皆在朝。與司寇同聽之也。賈疏云。所謂呂刑云。師聽五辭一也。恐專有濫。故衆獄官共聽之。云各麗其灋以議獄訟者。司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謂依罪之大小。議其所當附之法也。荀子王制篇云。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楊注云。議。講論也。說苑至公篇云。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

若。某子曰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曰。幾當從某子云云乎。此議獄訟之法也。注云麗。附也者。大司寇注同。云各附致其法以成議也者。卽服問云上附下附列也之義。彼注云。列。等也。謂以等列比附。推致其罪所應輕重之法。以成定其議也。賈疏云。所議本欲得其實情。故須各致其法以成其議。致法行刑。當與議狀相依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謂受中。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疏〕獄訟成。士師受中者。賈疏云。此經爲上議得其實。欲行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殺之。尸之三日。乃反也。故云獄訟成。成。謂罪已成定。士師當受取上成定中平文書爲案。案。賈謂在欲行刑之時。非也。此卽小司寇云。讀書則用法。在句弊之日。去行刑時尙遠。既用法而後其文書定。是謂之中。中者。獄訟之大成。卽司寇與羣士司刑衆定之者也。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則司寇聽獄於朝。士師實詔其事。及獄訟既定。司寇則與羣士定其文書以授士師。士師受而藏之。歲終。登之天府。故小司寇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所登者。卽此獄訟之中也。云協日刑殺者。歲終。釋文作計。云本亦作協。下同。阮元云。計協古今字。詒讓案。經凡和協字。鄭並從協。不從計。陸本非是。詳大史大行人疏。此鄉士協日行刑殺。卽於國中之市。以王宮前朝後市。相去不遠。故經不別言刑殺所就之處也。云肆之三日者。掌戮注云。肆。猶申也。陳也。此亦於國中之市肆之也。以肆與刑殺並同所。故經亦不著所肆之處。其六鄉之罪人。則當各就其鄉肆之。與六遂同。經不言者。亦文不具也。賈疏云。肆之三日者。據死者而言。其四刑之類。行訖卽放。不須肆之。肆。陳也。殺訖陳尸也。注云受中。謂受獄訟之成也者。禮器注云。中。猶成也。案中卽獄訟之成要簿書。詳天府及小司寇疏。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者。謂漢時廷尉斷獄訖。郡國守相受其獄也。續漢書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王國之相亦如之。云中者。刑罰之中也者。大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注云。中。謂罪正所定。先鄭意獄訟之簿書謂之中。卽取得刑罰中正之義。云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者。子路篇文。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凋天踏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手足也。引之者。說刑罰宜得中也。云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者。協訓合。大史注同。訓和者。爾雅釋詁云。協。和也。說文勑部云。協。衆之同和也。云和合支幹善日者。謂依日辰配合。選擇可行刑之日也。五行大義云。干不獨立。支不虛殷。要須配合。以定歲月日時。從甲至癸爲干。從寅至丑爲支。幹干。同支幹。卽舊族氏十二辰十日。故楚辭云。

吉日兮辰良，古凡擇日，並以斗建合辰爲吉，月令孟春，擇元辰躬耕帝藉，注以元辰爲吉亥，南齊書禮志何遜之議云，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郭茂倩樂府詩集漢焦仲卿妻詩云，六合正相應，良辰三十日，並和合支幹之義也，云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者，亦舉漢法爲況，漢時決刑，蓋必於望後利日，易林復之升云，霜降旬日，鄉晦伏法，鄉晦，卽望後也，云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者，左襄二十二年傳云，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楚人患之，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引之者，證肆不過三日也，引論語曰，肆諸市朝者，賈疏云，憲問篇云，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引之者，皆證肆之三日之事也，案賈所引，蓋鄭論語注佚文，何氏集解又引鄭注云，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皇疏云，殷禮，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暴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檀弓云，杞梁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云，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又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漢書刑法志應劭注，國語魯語韋注說並同，許所引周禮說，卽鄭章所本，蓋此經舊師之說，凡肆於市朝者，皆就行刑之所而肆之，書舜典僞孔傳及孔疏引國語賈逵注說，並謂行刑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然以此經考之，此職及遂士縣士凡言肆者，皆謂刑平民肆諸市，故掌戮云，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無士肆市大夫肆朝之文，國語魯語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就，是無隱也，書舜典，五服三就，孔疏云，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依其說，則就甸師者不更就市朝，掌戮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掌因注謂有爵自命士以上，是天子大夫士皆殺於甸師氏，故皇侃及王制疏並以殺於市朝爲殷法，明非周制也，刑殺既不於市朝，則亦不當有肆市朝之事，然則古周禮說謂士肆市，大夫肆朝者，實非周禮本制，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又尸雍子與叔魚於市，齊戶崔杼於市，或春秋以後增制之法，曲禮檀弓疏乃謂肆市朝者，爲諸侯大夫士之制，固無據證，又謂天子大夫在甸師氏，士與諸侯大夫同在朝，則又顯違掌因注義，失之遠矣，互詳掌戮疏，云玄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殺之，尸之三日，乃反也者，賈疏云，乃反，謂收取其尸，鄭言此者，經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文無分別，恐是士師受中，還是士師刑殺，故須辨之，知非士師刑殺者，以其士師是司寇之考總攝諸士所刑殺，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者，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往殺之，若一一遣士師自行，於理不可，是以鄭爲此解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疏〕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者，謂鄉士以獄訟之要上之朝，或尙疑其寬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疏〕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者，及在八議三宥三赦之科，則於司寇聽之之日，王親視外朝，以

三刺之法更審議之也。注云免。猶赦也者。廣雅釋詁云。免。去也。引申之。赦宥以去其罪。亦謂之免。公羊昭十九年傳云。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云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上文云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以是日爲議獄訟之期。過此。則獄成。不得復免。故王必以是日往會之也。云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者。王親往外朝。與司寇羣士共議其可否。不敢輕縱有罪也。惠士奇云。孔子集語引尙書大傳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若欲免其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六卿會其期。蓋當司寇聽之日而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大祭祀。

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以下。中士〔疏〕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者。賈疏云。

此四者。六鄉皆有其事。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卽於四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所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方而入。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詒讓案。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闕。禁刑者。任人。及囚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此蓋鄉遂羣士禁令之一隅。大喪。亦謂王后世子也。云帥其屬夾道而蹕者。凡邦之大事。大小司寇使士帥其屬蹕。此官則帥其屬在鄉境內爲王蹕。職事略同。注云屬中士以下者。謂鄉士當官之屬。卽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鄭司農云。鄉士爲三公道也。敍官云中士十有六人。以下是也。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疏〕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者。掌次云。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賈疏云。三公有邦事。須親自入鄉。則鄉士爲公作前驅引道。而辟止行人。云其喪亦如之者。此家上三公爲文。亦謂三公或在國。

或在鄉。其喪葬之事。此官則亦爲之前驅而辟也。賈疏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通校前後諸職。大喪。大司寇前王而辟。三公之喪。此官前驅而辟。六卿之喪。遂士前驅而辟。大夫之喪。縣士前驅而辟。其尊卑隆殺之差正相當。則此職喪不得關卿大夫明矣。注。鄭司農云。鄉士爲三公道也者。亦以道釋前驅也。云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者。亦舉漢法爲況。廣韻十八尤引釋名云。督郵主諸縣劉貢郵殿糾攝之。王聘珍云。郡督郵。盜賊。皆員吏也。續漢書百官志云。郡皆置諸曹掾史。有五部督郵曹掾。與服志。大使車持節者重。導從有賊曹車。督車。志又云。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案王說是也。郡督郵盜賊道者。謂督郵與督盜賊二郡吏。並爲三公道也。今所存漢北海相景君銘碑陰。有故門下督盜賊劇騰頌。漢龔頌廟碑陰。有故督盜賊趙某。洪氏錄釋。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敍碑陰。亦有府後督盜賊根李街。然則此注云盜賊者。卽郡督盜賊。以蒙上督郵。故省文不稱督耳。

賈疏不悟。乃妄云。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爲盜賊。郡內督察郵行者。是以盜賊之人使之道。謬矣。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疏〕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上云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各掌其鄉之禁令。此犯命。即謂犯禁令者。小司徒注云。命所以警告之是也。又彼經云。凡國之大事。致民。注釋爲戎事。考此經大司寇小司寇遂士訝士諸職。並有大事之文。審校文義。疑與小司徒不同。賈疏謂止謂征伐田獵之大事。義似未咳也。

遂士掌四郊。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疏〕掌四郊者。此官以主六遂獄訟爲正。而亦兼掌四郊之獄訟也。四

郊者。距王城百里。六鄉之餘地。在遠郊以內。謂之郊里。外與六遂疆域相接。故遂士得兼掌其獄訟。猶之六鄉與城郭相接。鄉士亦兼掌國中。之獄訟也。此官職掌。並與鄉士同。惟以郊遂地別郊里。詳縣師疏。注。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者。先鄭意距王城百里外至二百里之稍地。並遂士掌之也。賈疏云。見縣士云。掌野。去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去王城五百里。既以鄉士所掌爲去王城百里內。惟有二百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爲此解。後鄭不從。云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謂遂士惟掌二百里甸。不及三百里稍。破先鄭百里外至三百里之說也。云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者。賈疏云。後鄭意六遂之地則在二百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之。亦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詎讓案。後鄭意四郊即六鄉。本與六遂異地。四郊獄訟之事。仍入鄉士。此遂士實止掌六遂。不掌四郊。但六遂之獄在四郊。故云掌四郊耳。依其說。則是遂士空設獄於所掌地界之外。於經殊不可通。不知遂士若僅掌六遂之獄。經不當云掌四郊。明此官實兼掌四郊之獄訟。惟遂與郊同設一獄。四郊止四獄。當遂不別設獄。猶之六鄉與國中同設一獄。當鄉亦不別設獄也。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遂士十二人。言各者。〔疏〕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者。此兼掌當遂案比之法。與遂師爲官職也。其四郊民數及戒令。當亦兼掌之。經不言者。文略。注云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者。賈疏云。聽遂士十二人。序官文。亦如鄉士。若擷掌不分。不得云各。既言各掌。十二人有六遂。是二人分主一遂可知。聽

其獄訟。察其辭辨其訟獄。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

士司刑皆在。各厲其瀨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殺之。如鄉士爲之。〔疏〕二句而職聽于朝者。賈疏云。此一經亦如鄉士。獄成。就朝聽斷。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疏〕事有異者。二句。與鄉士別。以其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句。容其反覆也。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六遂之獄在郊。刑殺各於其獄所在之市也。肆各於其遂。既殺之後。則以尸各移向當遂之市肆之。不於郊市也。鄉士殺與肆同處。而此官掌六遂則否。故經設文不同。賈謂鄉士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在郊。差遠。故云就。又謂六鄉猶井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獄分在四郊之上。故須言各。並非經義。詳後。注云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者。賈疏云。經云士師受中。即云協日就郊刑殺。觀其文勢。亦恐士師刑殺。故云遂士也。云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殺之。如鄉士爲之矣。者。謂如鄉士治國中之獄。亦相合支幹善日而刑肆之也。云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者。賈疏云。六遂分置四郊之外。有六處。獄還六處置之。故云不同也。案賈說非也。經云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謂所肆之地也。鄭雖謂遂士不掌四郊。然此注似亦謂六遂所肆之地不同。非謂獄也。凡四郊六遂之罪人。刑殺皆於郊獄。既殺而肆。則各於其所居之地。郊人有罪。殺之。則肆於郊之市。遂人有罪。殺之。則各肆於遂之市。經不云於郊者。以既有就郊刑殺之文。故略之。凡囚未決。則繫於獄。已決。則肆於市。不於獄也。六遂之獄。并設於四郊。蓋仍依四郊分置四獄。六遂各隨其所近入之。猶鄉獄并設國中。亦止置一獄。不置四獄也。鄭雖不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猶命遂士掌四郊之獄訟。然實未嘗謂六遂分置六獄。賈說既違經義。又失鄭旨矣。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猶命也。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疏〕朝。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者。期。即二句而職聽於朝之期也。賈疏云。若會其期。皆在外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朝。但民有遠近。故六鄉獄王自會其期。六遂獄差遠。使三公會其期也。注云令。猶命也者。大司馬注同。賈疏云。下文縣士云命。此變命云令。令命義不殊。故云令。猶命也。云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者。遂降於鄉。王不親會其期。故使三公往議之。王制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案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此經別無三公聽獄之文。疑即指此三公會議遂獄之事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大事。王〔疏〕國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者。小司徒云。凡用衆庶。則誅其犯命者。又云。凡所親也。王〔疏〕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注云。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案此大事聚衆庶。

疑當兼戎事致民。災寇致餘子。及縣士大役之等通言之。大事與大故。義得兩含也。賈疏云。案。上鄉士在四郊內。有大祭祀大喪紀等四事。事多。故須歷陳。此在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入所經。二者有聚衆庶之事。故總云大事聚衆庶耳。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蹕也。案賈謂大事。兼有大賓客之事。是也。但此遂士所掌。亦兼在四郊內。惟在六鄉外耳。賈說失之。云帥其屬而蹕者。賈疏云。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蹕。是也。

注云大事。王所親也者。謂王親臨蒞其事。卽謂大軍旅大田獵之屬也。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

犯命者。〔疏〕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者。賈疏云。若六鄉近。則使三公。有邦事。此六遂差遠。邦事使六

其犯命者者。賈疏云。亦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其犯命也。

縣士掌野。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

縣。士掌野。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獄。〔疏〕掌野者。此主四等公邑之獄訟也。

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疏〕職掌亦與鄉士遂士並同。惟以公邑爲別。注。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者。此亦謂三百里外至四百里也。不云外者。文略。先鄭以

縣爲四百里之專名。據司馬法義也。地官敘官載師先鄭注義並同。賈疏云。先鄭意遂士既主二百里三百里。又案載師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故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治讓案載師後鄭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

鄉之采地。則大夫食三百里稍。不食四百里縣。亦不從先鄭說也。云晉韓須爲公族大夫食縣者。賈疏云。卽載師職云。小都任縣地一也。案昭五年左傳。楚薳啓疆曰。晉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注云。韓襄。無忌子也。爲公

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如是韓須不爲大夫。言受命而使。明時爲公族大夫。但年幼。或此注當爲韓襄。知食縣者。下有十家九縣。注云韓氏七邑是也。案賈云或韓須當爲韓襄。是也。左傳下文云。韓賦七邑。皆

成縣也。故先鄭知韓襄食縣。杜注則云。成縣。賦百乘也。是不以爲縣疆之縣。與先鄭義異云。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者。載師先鄭注引司馬法云。王國二百里爲

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先鄭卽據彼爲釋。後鄭則以彼縣爲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之專名。與此

縣爲公邑之通名異。特分別釋之。故賈疏云。鄭言此者。欲明此三處之中。有三等公邑是也。云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者。明此縣士之縣。乃公邑之通名。非三百里至四百里之專名。破先鄭說也。金榜云。本職云。各掌其縣之民數。又云。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與上經鄉士掌鄉。遂士掌遂協文。與下方士掌都家異縣。是公邑謂之縣。王氏詳說云。縣士掌四等公邑之獄。惟六鄉無公邑。自遂遠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公邑之田在是。後鄭以爲二百里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故止於三等公邑。失之。案王說是也。戴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自此以外皆然。蓋司馬法。二百里州立六遂。遂之餘地爲公邑。卽公邑任甸地。三百里之野。卽家邑任稍地。大夫之采地。四百里之縣。卽小都任縣地。卿之采地。五百里之都。卽大都任疆地。王子弟及公之采地。其有餘地。不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者。則王使大夫治之。皆謂之公邑。亦皆謂之縣也。然則公邑自二百里甸至五百里疆。凡四等。縣士通掌其獄。與縣師所主之地域正同。後鄭意甸之公邑爲遂士所兼掌。故此注不及甸。不知遂士云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無掌縣之文。則甸之公邑。非其所兼掌可知。縣士既掌公邑。則甸之公邑。尤不宜別隸它職矣。互詳敘官疏。云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者。明此掌野亦非二百里至三百里之專名也。賈疏云。爾雅云。郊外曰野者。非謂郊外二百里之中。縱四百及五百里皆得謂之野。是以遂人亦云掌野。野。亦謂百里郊外至五百里皆稱野。故鄭彼注及此注皆云郊外曰野。是大總而言也。鄭言此者。欲見縣士云掌野。掌二百里外至五百里三處之獄。皆是野耳。案此野。當依遂人注說通甸。稍。縣。都。乃自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總名。中俱有公邑也。賈依注義。謂不兼甸之公邑。故謂斷二百里外爲始。非經意也。云獄居近者。賈疏云。從鄉士掌國中已外。遂士掌四郊。皆據近而言。明此縣士三等獄。以次據近而置。殆讓案。鄉士兼掌國中。遂士兼掌四郊。故各於所治之近地設獄。此縣士實掌四等公邑之獄。宜各就當處設獄。不當如鄭說移居境外而就近也。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者。賈疏云。以三處獄皆名縣者。自三百里外有稍。縣。都。縣居中。故皆以縣獄爲名。若言野。縣。都。據本爲稱。若然。云掌野。則三處總名野。及歷言之。則惟三百里得名野者。以其外四百里五百里有縣都之名。還指本號。三百里中地雖有稍名。縣士既名掌野。不得不存一野以爲獄名故也。案載師云。公邑在甸地。則二百里中亦有公邑。縣士惟掌三百里已外。其二百里獄。遂士兼掌之矣。案注疏說亦誤。此縣士所掌公邑。實兼四等甸稍縣都。各於當處設獄。甸之獄在二百里上。野之獄在三百里上。縣之獄在四百里上。都之獄在五百里上。鄭誤謂甸公邑掌於遂士。遂迭移其地。於經不合。賈亦不能辨也。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

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疏〕縣之民

數者。與縣師爲官聯也。凡公邑。蓋以百里爲一大縣。長吏治之。非邑巨甸縣都則其屬列也。賈疏云。案序官。縣士三十有二人。縣獄既有三處。蓋三百里地狹人少。當十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廣民多。各十一人。以是故得云各掌其縣之民數也。案此縣士實通掌四等公邑。則獄有四處。疑當每處八人。賈不數甸公邑。故謂獄止三處。其說非也。云三旬而職聽于朝者。賈疏云。亦是去王漸遠故。加至三旬。容其自反覆。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者。謂刑殺及肆二事。皆各就其縣。蓋刑殺則各於其設獄之縣市。肆則各於其罪人所居之縣市也。達士職。刑殺於郊之市。肆各於其途之市。以郊途不同。故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又云各于其途。肆之三日。別爲更端之詞。此縣士職刑殺與肆地雖亦不同。而皆是縣。故以各就其縣爲最攝之詞。周各有當也。注云。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者。謂若欲免縣士就設獄之縣而刑殺之。猶達士就郊而刑殺也。賈疏云。亦以經文勢相連。恐士師刑殺。故須解之。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期。亦謂縣士。〔疏〕其期也。注云。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者。即上文三旬而職聽于朝。是其期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疏〕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者。亦與縣師稍人爲官聯。賈疏云。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其屬而蹕者。則非王行征伐之事。謂起大役。役使民衆。故直各掌其縣之禁令而已。云其喪亦如之者。亦家上大夫爲文。賈疏亦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云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者。賈疏云。謂有軍事於此。而犯命者也。論讓案。此亦當兼大田獵言之。注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縣都者。與上注義同。賈疏云。上掌野雖已解野。今此文云凡野。恐有別義。故鄭詳言之。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者。若如此言。則不通二百里以內。故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從野三百里。縣則四百里。都則五百里。還是縣士獄之所主三處也。論讓案此亦誤。不數甸公邑。實當云距王城百里以外也。

方士掌都家。

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季氏食於都。玄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疏〕注。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者。亦謂四百里外至五百里也。先鄭依司馬法。謂都惟在五百里疆地。與載師大小都家邑文不合。故後鄭不從。賈疏云。先鄭意縣士既掌四百里中。故此方士掌五百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三公所食大都也。云魯季氏食於都者。魯季氏食邑於費。定十二年左傳云。仲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杜注云。三都。費郕成也。先鄭蓋據彼文。然彼都爲大小都之通稱。不定在四百里五百里之地也。且魯爲侯國。亦不得有五百里上之大都。故後鄭亦不從。云玄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者。春官敘官。都宗人。家宗人注義同。云大都在疆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者。賈疏云。欲見此經都是載師大都任疆地。小都任縣地。家是家邑任稍地。王子弟親者。與公同百里。稍疏者。與卿同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二十五里。引載師職大都在疆地以下爲證者。是不從先鄭之驗。若先鄭以采地在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何得有三等之差乎。是以後鄭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士掌三等公邑之獄。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遙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云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者。對鄉士遂士縣士皆云掌其民數也。賈疏云。采地之民。雖在王畿之內。屬采地之主。類畿外之民。屬諸侯。故云不純屬王。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疏〕

聽其獄訟之辭者。謂方士泄都士家士而聽獄訟也。賈疏云。此則上文都家之士自治其獄。獄成上王府。亦於外朝詳聽之事。注云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者。此官掌稍縣都三等采地之獄訟。其地域遠近。與縣士三等公邑同。而三月上要。較之縣士三句而職聽於朝。其期既特遠。又不云于朝。而云于國。國亦指王朝。對都家爲文。故稱國也。賈疏云。謂異於鄉士遂士縣士之等。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成。平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疏〕注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賈疏云。上三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亦是異之類也。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者。左昭十四年傳文。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杜注云。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引之者。禮成是平之義。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疏〕注云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者。都家之吏。蓋謂都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疏〕注云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者。都家之吏。蓋謂都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殺之事。仍使都士家士等就其都家協日刑殺。則亦就其所治肆之三日也。云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刑殺之成。成。謂方士所上。司寇所弊之成。聽獄訟者。亦通都家之士及王朝羣士皆書之。如後有反覆失實。則可案驗。且誅責失聽之吏也。必書之者。以鄉士遂士等聽弊刑殺。總屬一官。而方士則唯掌聽弊。不掌刑殺。且有都家大事參與。其事更歷非一。易滋舛互。故書之特詳矣。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疏〕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者。謂采地大軍旅大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也者。賈疏云。若不主。則不得云各掌。故知分之。云其方以王之。注云方士十六人。事動衆。則爲班禁令焉者。以經云大事。故知以王之。事動衆。若都家自以事動衆。則非方士所掌。以時脩其縣灋。

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疏〕

以時脩其縣灋者。采邑授地致民之法。與公邑同。此官脩縣法以施案比徵發之事也。云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者。省察法之脩舉與否。以誅賞采地之吏。亦都家官之官計官刑也。注云縣法。縣師之職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縣師職。卽下所引是也。惠士奇云。地官有縣師。秋官有縣士。凡縣之衆庶。縣士聚之。縣師作之。若將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縣師受法於司馬。甸稍都鄙受法於縣師。是爲縣師之法。名曰縣法。案惠說是也。稍人云。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羣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此縣法與彼正同。縣師主四等公邑。都家非其所掌。然采地制井田。與公邑同用丘乘之法。故縣師不掌都家。而方士得脩縣法。此正采地公邑同制井田之塙證也。云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並縣師文。郊野。彼作郊里。此疑誤。後鄭據縣師職文釋此縣法。其義最塙。然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都鄙亦其所掌。則非也。縣師唯掌公邑。不及都鄙。詳彼疏。云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者。賈疏云。上鄉士之等。皆言民數。惟方士不言。今此縣師云夫家之數。卽與民數亦相近。言相近者。依縣師而知。故云相近也。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所上治者。謂獄訟之。〔疏〕文。云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者。賈疏云。以其上文已有士師受中。爲附罪之大事。明此是小事。案獄訟小事不附罪者。宜都家之上與其長吏自決之。不必上於王國。鄭賈說不合事情。黃度據訝士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釋此都家所上治爲獄訟。其

說似較長。蓋此與訝士二經所云治者正同。主。即主其來造者也。上文所云者。爲已決之獄訟。此則未決之獄訟。二者不同。左昭二十八年傳云。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決。以獄上。即都家疑獄上於國之塙證矣。云主之。告於司寇聽平之者。方士官卑。不得專聽平都家之事。故必告於司寇也。聽平之。即上云聽其成是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鄭司農云。四方。〔疏〕注。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者。賈疏云。案尙書呂刑云。四方司

皆言諸侯之事。故先論罪刑于邦國。告曉以麗罪及。〔疏〕注。云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者。掌交注云。論。告曉與大行人論書名義同。謂以刑書告曉邦國制刑之本意。謂依罪之輕重。制作刑。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疑

法以治之。其意義或深遠難知。訝士則解釋告曉之。若後世律書之有疏議也。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疑

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疏〕下同。賈疏云。謂四方諸侯有疑獄不決。遣使上王府士師者。先造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疏〕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

詣訝士。乃通之士師也。注云謂職疑辭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者。辯。舊本並誤辨。今據蜀石經正。大史云。辯事者考焉。此注本彼文。說文水部云。灋。議舉也。灋。即灋之俗。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注云。讞之

言白也。灋漢書百官志。廷尉。凡郡國讞疑罪。劉注引胡廣云。讞。質也。案讞疑辭事。謂邦國之士來讞問疑難不決之獄。及辯論法律之事。則先詣訝士。訝士爲通之於士也。賈疏謂諸白疑辭之事。未達其義。王引之云。古者謂訟理

爲治訟。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案王說亦足補鄭義。公羊成十六年傳說。晉執曹伯云。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何注云。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即侯國訟理於王國之事。經。凡治訟對文則異。若司市大治

小治。大訟小訟是也。散文則義亦互通。此經四方之治。亦容咳獄訟言之。蓋治獄訟之官以疑事上請。與獄訟之人自求訴於士。通得爲治。亦皆經義所包矣。互詳小宰疏。云士主。謂士師也者。賈疏云。以其士師受中。故知疑獄亦士

師受之也。云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者。惠棟云。此請讞之法。當在漢興律篇中。北堂書鈔引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爲失。杜周傳云。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注云。舉。皆也。言都吏大府上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

增壽議。以爲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舊曰。移獄廷尉。如今職罪輕重。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亂獄。謂若君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冬月治請職。飲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職於廷尉。臣宜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疏〕。凡聽五刑之訟。則往而成之者。惠士奇云。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成獄辭也。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疏〕。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評士掌四方之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詩曰。虞芮質厥成。虞芮之獄。文王成之。竹書。帝啓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澁訟。澁者。往而成之也。左傳。成五年。晉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然則聽訟謂之成也。注云。亂獄。謂若君臣宜淫。上下相虐者也。此皆獄之尤重大。不易平斷者也。穀梁昭二十二年傳云。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賈疏云。謂若左氏傳。宣九年。陳轅公與孔寧儀行父共淫徵舒之母夏姬。衷其粗服以獻于朝。又公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泄治諫殺殺。後徵舒射殺靈公。二子奔楚。楚爲討陳。殺徵舒。是君臣宜淫。上下相虐之事。云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者。史記儒林傳云。董仲舒弟子溫。呂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事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漢書五行志云。淮南王安謀反。元朔六年。使董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斷於外。不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野。自以時事。〔疏〕。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者。行人。謂小行人。評士與彼爲官職也。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若將有國賓客至。與士逆賓于疆。及歸送亦如之。注云。士。評士。又聘禮。賓及竟云。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賓歸云。士送至于竟。聘義亦云。君使士迎于竟。士皆卽此評士也。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與聘禮合。行理。章注謂是小行人。竊疑或卽評士。凡士官亦稱理。如大司寇曰大理。朝士曰廷理。是也。云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者。館。謂賓客所居之館。古者。蹕之名通於上下。故賓客亦得稱蹕。詳內豎疏。云誅戮暴客者。暴。經例用古字。疑當作辭。詳地官敘官疏。暴客。謂侵暴賓客者。此官則誅戮之也。云客出入。則道之者。道。唐石經作導。案導正字。道假字。詳寺人疏。云有治。則贊之者。此治謂詰問陳請之事。與上士治不同。贊。

謂佐助，爲送之王也。注云送逆，謂始來及去也者，謂來則逆之，去則送之。云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者，謂出入於朝也。引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者，賈疏云，以其言出入，與晉侯稱出入同，故引晉侯事。案左氏傳二十八年，襄王策命晉侯爲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祿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三勞三問，出入三覲，爲行此禮，是出入爲朝覲。案依杜義，則彼出入，猶言從來訖去，與大行人司儀出入幾積義同。鄭此注專據朝覲出入言，蓋與彼微異。賈說未析，云入國入野，自以時事者，賈疏云，以其外國至此，入國，須有親故相見之法，入野，須有採取之宜，並是私事，故云時事也。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疏〕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者，大事，亦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之等，聚衆庶，非諸侯之事也。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八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懷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

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吏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策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闢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性。譌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有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疏〕掌建邦外朝之灋者。朝次及刑禁之類。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者。此亦天子外朝之朝位。與小司寇三陶之朝位同。與司士治朝之朝位異。左。謂外朝之東。右。謂外朝之西。羣士。謂上中下士。與小司寇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諸職之羣士異。詳小司寇疏。金鶚云。外朝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不純臣。有賓道。故東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也。云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者。三公位在外朝之前。南方北面也。凡此三槐九棘。皆謂朝位。非官府所在。通典賓禮據此文。謂近庫門有三府九寺。不足據。注云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者。說文東部云。棘。小棗叢生者。毛詩魏風園有桃傳云。棘。棗也。又小雅

大東傳云。棘赤心也。初學記政理部引春秋元命包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示所以刺入其情。令各歸實。左昭四年傳。桃弧棘矢。孔疏引服虔云。棘矢者。棘。亦有箴。取其名也。案毛詩傳以棘訓棘。呂氏春秋分職篇云。棘棘之有。此九棘。亦即棘之通名。非小棘叢生之木也。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棘。取其赤心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自關而西謂之棘。江湘之間謂之棘。是棘與刺義同。小司寇及司刺以三刺聽獄訟。即在三詢之外朝。故王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明外朝樹棘。即取義於是也。云槐之音懷也者。說文木部云。槐。木也。槐懷聲類相近。大戴禮記勸學篇云。懷氏之苞。荀子勸學篇。懷作槐。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初學記政理部引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與鄭高義異。國語晉語云。鉏麇觸庭之槐而死。韋注云。庭。外朝之廷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又范獻子執董叔於庭之槐。是諸侯卿大夫外朝之庭皆樹槐也。云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者。賈疏云。此亦據三詢而言也。云羣吏。謂府史也者。小司寇注義同。金鶚云。府史是王朝百官之府史。何以屬於諸侯。而立於其後乎。則羣吏非府史明矣。案金說是也。此羣吏與小司寇之羣吏同。皆鄉遂公邑都鄙之吏。有地治之官。故立於諸侯之後。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注云。羣吏。鄉遂之官。彼亦以羣吏與諸侯同命。足與此經互證。詳小司寇疏。云州長。鄉遂之官者。鄭意鄉官州長帥其屬黨正以下。遂官縣正亦帥鄙師以下。並在三公之後。經舉州長以駭縣正然。其說非也。鄉遂之官。即上所謂羣吏在諸侯之後者。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後者。以其領衆庶殊異之。遂官唯縣正容與州長並列。餘官並不爾也。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者。開人注同。後鄭說天子門數與先鄭同。惟雉門與庫門內外互易爲異。並詳開人疏。云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者。先鄭所謂外朝。即治朝也。內朝。即大僕之燕朝也。後鄭說亦同。惟先鄭不及庫門外之外朝。是謂天子止二朝矣。後鄭則依小司寇及此職。別有外朝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與治朝燕朝而三。與先鄭說異。若如先鄭說。外朝止一。則此職及小司寇之朝位不宜與司士互異。其說不通。後鄭改之。是也。云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川徽纆。實于叢棘者。釋文。實作示。云本或作實。案坎上六爻辭云。繫川徽纆。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繫。係。實。示。字並通。易釋文引劉表亦作示。公羊宣元年徐疏引鄭易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地。蛇之蟠屈似微纆也。三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有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纆。實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

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園土者。殺。故凶。是也。是後鄭易注說亦以叢棘爲左右九棘。與先鄭同。又案二鄭以叢棘爲九棘。蓋謂聽訟在外朝。而李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云。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依虞說。則獄在九棘之處。是即在庫門外之左右矣。攷轉詩外傳云。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貢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彼庫似即指獄言之。若然。王都之獄在庫門內。侯國之獄在庫門內與。云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此引明堂位而說之。鄭彼注云。言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賈疏云。後鄭言此者。欲破先鄭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爲之。若然。魯作庫門名曰皋門。其制則與天子皋門同。是制一兼二。庫門向外。兼得皋門矣。魯作雉門。名曰應門。其制與天子應門同。是亦制一兼二。則雉門向內。兼得應門矣。是魯制二兼四之事。魯之庫門既向外兼皋門。魯之雉門又向內兼應門。則天子庫門在雉門外。何得庫門倒在雉門內。此爲一明。論議案。後鄭意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而無庫雉。魯雖亦三門。而以周公之故。得立庫門雉門。然但以二門兼皋門應門之制。仍不得別立皋應二門。僅五門之數也。故大雅縣云。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毛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鄭箋則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依毛說。則諸侯不得有皋門應門。鄭不從其說也。玉海宮室引三禮義宗說同。詩孔疏申鄭說云。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督。諸侯有皋門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釋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門。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劉敞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皋門應門。非諸侯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譏兩觀。不譏雉門。雉門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戴震。猶循說同。案諸侯三門。當從劉說有庫雉而無皋應。明堂位說魯制雖兼天子。而仍不敢僭皋應之名。鄭君謂諸侯有皋應而無庫雉。非也。至襄十七年左傳皋門之督。杜本實作澤門。陸氏釋文斥作皋者。爲誤本。孔氏轉據以證鄭說。疏矣。家語王肅僞撰。固不足證經。然庫門自是諸侯通制。孔氏疑衛或蒙褒賞。則亦非也。互詳闡人疏。引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者。欲證庫門在雉門外也。鄭彼注云。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云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者。亦破先鄭雉門在庫門外之說也。賈疏云。若庫門在內。雉門在外。應云而經不入雉門。何得云

不入庫門。故鄭云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云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者。後鄭據禮記定庫門在雉門外。是雉門爲三門。適在五門之中也。賈疏云。已下更欲破先鄭外朝在路門外事。云雉門殷兩觀者。此據魯制兩觀在雉門。謂天子亦雉門殷兩觀。其說非也。今案天子當於應門設兩觀。詳大宰及開人疏。云與今之宮門同者。開人注說中門云。若今宮闕門闕。卽兩觀也。張衡東京賦說漢宮闕。亦云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云開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者。據開人云。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意彼中門卽指雉門言之。雉門既有守禁。則窮民不得入。明此外朝有達窮民之事。則不在雉門內可知。然開人掌中門之禁。實兼庫雉應三門言之。鄭謂專屬雉門。亦未咳。詳彼疏。賈疏云。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朝有右肺石達窮民。門中既有開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於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矣。云郊特牲。禘釋於庫門內者。彼文云。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勅之於東方。失之矣。鄭彼注云。明外朝在中門外矣。云郊特牲。禘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戶禮大。賈疏云。引郊特牲者。欲見庫門內。雉門外中門不得置外朝之事。云言遠。當於廟門者。賈疏云。言遠。謂議其太遠。宜在廟門西。故云當於廟也。云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者。鄭欲見庫門內無外朝。但有廟。引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有社稷。左宗廟者。賈疏云。見社廟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案鄭彼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今考諸侯三門。廟社當在雉門內路門外。天子五門。廟社當在應門內路門外。鄭賈謂在庫門內雉門外。非也。詳小宗伯疏。云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舉門之內與者。鄭意天子五門。應門之內。既有內朝。雉門爲中門。窮民不得入。庫門之內。但有廟社。而無朝。故定外朝爲在庫門外。舉門內也。云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者。亦舉漢法爲況。詳樞人疏。云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賈疏云。天子外朝一者。卽朝士所掌者是也。內朝二者。司士所掌正朝。大僕所掌路寢朝。是二也。諸侯內朝二者。玉藻云。朝于內朝。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彼亦路門外內二者爲內朝二。閔二年。季友將生。卜人云。閒於兩社。退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是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爲外朝。是諸侯外朝一。內朝二。又掌訝云。至于朝。詔其位。賈疏云。解諸侯外朝之法有二。稱解之。或解取閔公傳。季友將生。閒于兩社。爲公室輔。注云。兩社。周社。詔亳社。此二社在大門內。內門外。既云兩社爲公室輔。則外朝所在也。或解以爲聘禮聘賓在外。卒以柩造朝。柩不可入公門造朝。朝在大門外可知。是其兩解不同。驗此文云于朝者。卽是大門外陳指介之處。言朝。卽外朝。在大門外。於義可矣。案諸侯外朝所在。鄭三禮注無明文。賈謂在大門內。中門外。掌訝疏又謂在大門外。聘禮疏說同。兩疏自相違伐。無所折衷。劉敞。戴震。焦循並從在大門內之說。金鷄云。天子外朝在皋門內。則諸侯外朝亦當在庫門內矣。

朝必有門。門與朝相對。若在庫門外。則朝不必有門。又朝必有廷。所謂朝廷也。廷必有門以限之。諸侯三朝。亦宜有廷。若外朝在庫門外。是諸侯外朝獨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不可褻慢。故必在門內設闢人以守之。乃置朝廷於門外。而無守禦。任民馳逐踐踏。褻慢不已甚乎。且路門外有朝。則雉門外亦宜有朝。乃越雉門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兩觀。月吉懸書。萬民得以觀象法者在此。而外朝爲詢萬民而設。宜亦在此矣。乃設於庫門外。又何意也。聘禮云。明日。賓拜于朝。鄭注。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賈疏。諸侯外朝在大門外。不知鄭謂拜謝於大門外。亦謂朝門之外。可通稱爲朝。如上文賓至於朝之例耳。未嘗謂諸侯外朝之位。在庫門外也。賈疏誤甚。經典朝字最多。所指皆不同。有指治朝言者。有指內朝言者。有指外朝言者。有統指三朝而言之者。有指三朝之前。其地通稱爲朝者。讀者當分別觀之。案金說甚嚴。聘禮。至于朝。注云。賓至外門。又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又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此諸文皆指外朝門外之地言之。鄭注並不謂卽外朝之廷。賈氏不悟。遂有極入公門之疑疏矣。又案此云內朝二者。據王藻正朝爲內朝。則燕朝更在其內。亦爲內朝可知。若以正朝燕朝自相對言之。則正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云。公族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鄭彼注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國語魯語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並以正朝與燕朝相對爲內外庭是也。詳大僕疏。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者。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趨朝大僕云。王既燕朝。則正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路門內。卽路寢庭也。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趨朝人。執鞭。〔疏〕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者。呼。經例當作嘽。此疑誤。詳雞人疏。釋文云。趨。本又作趣。案趨正字。以威之。〔疏〕趣。段字。經例趨行字皆作趨。或本非是。詳縣正疏。呼以戒警趨者。巡行皆執鞭爲之。賈疏云。案序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云帥其屬者。是徒六十人爲之。注云。趨朝辟行人者。庫門外之外朝。平時庶民皆得往來。故朝士帥其屬趨於朝。且辟行人。使無干犯也。云執鞭以威之者。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扑。章注云。鞭。官刑。蓋行人有不。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疏〕禁慢朝。錯立族談者。辟者。則以官刑威之。詳司市疏。立族談。違其位僭語也。錯。〔疏〕者。此掌肅朝儀也。注云。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者。說文心部云。慢。惰也。一曰慢。不畏也。呂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慢易。不敬也。在朝當肅敬。不肅敬。則爲慢朝。故禁之也。云錯立族談。違其位僭語也者。說文走部云。造。送也。錯。卽遣之。段字。小爾雅廣詁云。錯。雜也。廣雅釋詁云。族。聚也。賈疏云。違其位。解錯立。僭。亦聚也。聚語。解族談也。貽誤案。說文人部云。僭。聚也。引詩曰。僭。僭。又口部云。噤。聚語也。引詩又作噤。僭。噤聲義並同。疑本一。

也。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十日，待來識之者，人
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鄭司農云：若今時尋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
鄉亭縣廷，大者公之，大物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昇也。玄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下。〔疏〕凡得獲貨
畜者，委于朝者，禁民之拾遺也。荀子大略篇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委于朝，亦謂庫門外，皋門內之
外朝。嘉石、肺石及縣書所在，萬民皆可至者也。金鶚云：貨賄人民六畜，委于朝，此外朝，在大門內，可無散失，可待
來者識之也。云告于士者，此冢上委朝而言，則士即謂朝士也。賈疏云：得物之人告朝士，乃委之于朝。惠士奇云：
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在國則復於朝，故曰委於朝。
告於士，朝者，斷獄繫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賚其所獲而昇之，是為商賚。注云：得而取之曰獲者，賈疏云：
則得者非所俘也，所俘即人民六畜，其餘貨財之等稱得，論讓案，左定九年傳：凡得器用曰得，得用曰獲，杜注云：
謂川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案得獲對文則異，散文亦通。公羊昭二十三年傳云：君生得曰獲，大夫生
死皆曰獲，此獲人民六畜，則並謂生而得之，說文人部云：俘，軍所獲也，引申之，凡得人民六畜，非軍獲亦謂之俘，
故鄭云：俘而取之也。云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謂其主或來識取，則當昇還之，故必委於朝十日以待之也。云
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即司厲所掌男入罪隸，女入春粟者也。案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注云：
人民，奴婢也，則古私家奴婢亦得買賣，此人民當兼官私奴婢言之。注未咳，引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者，證人
民為刑人奴隸也。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者，舉漢法為況，持詣鄉亭縣廷，不得私取
之，與此經委於朝，告於士，事略同。云大者公之，大物沒入公家也者，司市注云：舉之沒入官，然則經云旬而舉之，
即謂沒其大者也。云小者私之，小物自昇也者，謂昇所得獲之人也。云玄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下者，賈疏云：
案家語本命：男子八歲而亂齒，女子七歲而亂齒，此言七歲，據男子。若
女子，則六歲，皆刑人所生，諸處八歲是男，七歲是女，案詳司厲疏。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句，郊二句，
野三句，都三月，邦國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疏〕凡士之治，有期日
凡治，聽，對文則異，散文亦通。詳賈人疏：賈疏云：即上文聽訟于朝者，鄉士一句，遂士二句，期日，即上鄉士遂
士之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遠近節之，皆有期日，案賈疏非也。此士治有期日，蓋有二義：一則民以事來訟，

土官爲約期日以治之。二則獄在有司。而斷決不當者。許其於期內申訴。王平仲云。謂鄉士達士等不能決。及弊。而民不服。赴愬於士者。故以遠近爲期限。非鄉達士等所上之獄成也。姜兆錫。莊存與說同。案王說亦是一義。據先鄭注以過期不得乞鞠爲證。則固以此爲民之以獄訟來治於士者而言。非羣士上獄訟之期明矣。質人。治質劑。有期日。與此經同。彼後鄭注云。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以彼證此。則後鄭亦當以此爲民來治獄訟之期。若羣士稽殿獄訟。而反以不聽距之。是則禁殺戮。所謂攘獄過訟之當誅者。豈得著爲令典乎。又案賈據鄉士達士諸職。謂此期即職聽之期。不知彼期日雖與此同。而自是課羣士治獄訟之遲速。與民之來治於士者不同。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然則假令有疑難不決之獄。必不限以旬月之期矣。云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都三月者。賈疏云。國中者。謂獄在國中。據鄉士。郊。謂獄在郊。據達士。野。謂縣獄三處皆是野。都。謂方士掌都家。案賈並據諸士職聽之期爲說。以獄訟之事當依士官所分部職爲科律。故野與都雖同屬稍縣置地。而一爲公邑。一爲采邑。則其期有三句與三月之異。若質人。則以界域遠近均分爲法。旬稍通屬野。縣都通屬都。與此官法小異也。云邦國葬者。葬。釋文作期。阮元云。期者。正字。葬者。俗字。詒讓案。釋文是也。經典。凡俱年字與期限字通。作期。俗別作葬。非也。亦詳質人疏。邦國通畿外九服。故期特遠也。注。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鞠者。惠棟云。史記夏侯嬰傳。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晉書刑法志。陳羣等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詒讓案。王符潛夫論述敘篇云。被寬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亡矣。乞鞠即乞鞠。字同。囚徒論決。三月之內。若有枉濫。得乞再鞠問。若滿三月。則爲時已久。不得復乞鞠。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也。與期外不聽事相類。故引以爲證。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辨。譴爲別。謂別券也。玄謂古者出。疏。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者。責。即小宰之稱責。注云。謂貸予是也。注云。判。責之息。亦如國服與。疏。半分而合者。媒氏注云。判。半也。說文刀部云。判。分也。又云。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判。文心雕龍書記篇云。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賈疏云。即質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案此與小宰傳別同。詳彼疏。云故書判爲辨者。徐養原云。儀禮士虞記。即明日。以其班附。注云。古文班或爲辨。今文爲胖。胖判皆从牛。義亦相近。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者。亦以漢法爲況。先鄭意蓋以有責爲有辭訟。後屬責注。亦釋責爲訟。可證凡辭訟有券書則爲治。無券書或誣

殷。則不爲治也。云辨讀爲別者。士師傳別注。故書。別爲辨。引先鄭云。辨讀爲風別之別。此讀與彼同。小宰傳別。故書亦作傳辨。鄭大夫。杜子春並讀爲別。先鄭以此經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與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文正。相應。故從故書作辨。而依鄭大夫杜子春讀爲別。後鄭則以今書作判。義與別同。故不復破字也。云謂別券也者。卽券之半。分而合者也。管子問篇云。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尹注云。別券。謂分契也。並詳小宰疏。云玄謂古者出賣之息。亦如國服與者。後鄭釋責爲稱責。破先鄭義也。賈疏云。案泉府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彼謂貸官物之法。今此是私民出賣之法。無正文。約與之同。故云與以疑之。若然。國服者。如地之出稅。依載師近郊十一之等。若近郊。民取責。一歲十千出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二十千歲出三千。已外可知之。案賈說非也。如國服者。亦如彼四等稅法。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二十而三。或十二。或二十而五。不論何地。出息輕重。各隨其地而區其等率也。互詳泉府疏。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濩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所便利。至重不得逾此耳。非必分地而區其等率也。互詳泉府疏。

合錢共買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爲節以遺之。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疏〕凡民同貨財者。令以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疏〕國濩行之者。賈疏云。謂財主出債。與生利還主。則同有貨財。令以國法。國法。卽國服。爲之息利。故云國法行之。詒讓案。此同貨財。與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除義同。彼官與民同貨財。斂除之事。泉府掌之。此民與民同貨財斂除之事。民自主之。朝士則掌其法令。云犯令者。刑罰之者。謂不依國法者。重則有刑。輕則有罰也。注。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買者也者。說文日部云。同。合會也。司市注云。同。共也。先鄭意此同貨財。爲民欲爲買。而力不能獨舉。則與他人合錢居物。相共爲買者也。云以國法行之。司市爲節以遺之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司市云。凡通貨賄。以蠲節出入之。先鄭意經云國法。卽司市通貨賄之法。行之。謂達其出入也。但商賈出入有蠲節。自是司市恆法。不必屬合錢共買。且此說與司市同貨之義亦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者。卽司市同貨斂除之事也。後鄭彼注云。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除賈而予之。此同貨財。與彼義同。但彼謂官斂滯貨。此謂富人畜積。事小異耳。云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者。後鄭意此國濩卽泉府之法。富人於貨賄多時。收斂畜積。至缺乏時。出而售之。則朝士令之。亦若泉府貸官物。依國服之法以取其贏。若依十一之法。其本十千。期而出之。則賈爲十一千。以一千之贏爲之息也。泉府同貨。有賒物。有貸泉。此民間同貨財。當亦兼有賒貸之事。若周書文酌篇云。大農假貸是也。注謂多時斂之。乏時出之。斂卽斂其餘貸之物。出卽出而予之。但除者無息。貸予

有息。則亦不逾國限四等之率。金傍又謂此同貨財。指貸本以買者。要皆經義所咳矣。云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者。賈疏云。謂販易得多少者騰躍其贏。謂其贏利騰躍乘躍而出。故晉灼曰。言市物賤。預買畜之。物貴。而出賣之。故使物騰躍。是其事。案賈說非也。此謂乏時則買必騰躍。令以國法行之。則雖當賈騰躍之時。其取贏不得過國服之息。所以禁其賸法以求高賈也。云以利出者與取者者。其贏與國服之息相比。則出者有利。賈雖騰躍。而所贏不過國法。則取者亦有利也。云過此則罰之者。賈疏云。物違國服。則爲犯令。得利。云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者。黃丕烈校改加貴爲加賈。云司厲注。盜賊臧。加賈沒入縣官。今據正。案黃校是也。加賈取息。謂賈取加倍之息也。惠棟云。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凡屬賈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新坐貸穀息過律免。息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凡屬賈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玄謂屬賈。轉賈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疏〕注。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歸受之數相抵賈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疏〕地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賈者。說文田部云。田踐處曰町。又尾部云。屬。連也。莊子人間世釋文引李頤云。町畦畔埒。先鄭訓屬爲連。賈爲訟。謂田之町畔相比屬。因而爭訟也。惠士奇云。戰國策云。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呂氏春秋知化亦云。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高注曰。屬。連也。賈者。訟也。論語。內自訟。句咸注云。訟。猶賈也。屬賈者。地訟也。案惠引國策呂覽及論語包注證先鄭義。得之。賈疏以地畔界不得名賈。駁先鄭。非其指也。然經不云地訟。又屬賈與上經有賈。及小宰稱賈文同。則義不得異。先鄭義實不若後鄭之長也。云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者。蓋謂此地傳。即小司徒之地比也。應人注云。傳。近也。謂比畔相近之地。使爲證佐。以定其曲直也。云玄謂屬賈轉賈使人歸之者。即漢書王莽傳顏注云。屬。委付也。轉賈。亦謂展轉相委付。故謂之屬。賈疏云。謂有人取他賈。乃別轉與人。使子本依契而還財主。曾釗云。屬。託也。屬賈者。謂遠賈異方而死者。屬伴侶之人收取其賈。賈者或賴不償。因訟於官。則官必召其地相比近之民。問是果與亡者爲伴否。然後聽而賈賈者償之。案曾說亦通。云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賈者也者。賈疏云。轉賈者。或死或亡也。受賈之人。見轉賈者死亡。則詐言所受時少。是歸受之數相抵賈也。詰讓案。抵賈者。潛夫論斷訟篇云。借本治生。逃亡抵中。史記孟嘗君傳云。離上抵賈。亦詳大史疏。云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者。後鄭亦以傳爲傳近。而義與先鄭異。賈疏云。謂以其地相比近。委其事賈。故引以爲證也。言能爲證者。則有不能爲證之法。地雖相近。有不知者。則不能爲證。乃不受其辭而不治之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司農云。謂盜賊軍輩若

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疏〕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者。賈疏云：盜賊並言者，盜謂盜車船，牽引入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取人物，賊謂殺人曰賊，鄉據鄉黨之中，邑據郭邑之內，案賈說非也。鄉邑謂鄉遂公邑，家人謂平民，家室若被盜賊攻略，許其擅殺，不必歸之士也。鄉邑，詳大宗伯疏。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者，先鄭蓋以盜賊軍略讀，意謂軍爲軍衆，言盜賊羣聚成軍者，所至鄉邑若家人，過則任聽格殺，不以擅殺爲罪也。王安石，鄭鏐並釋軍爲攻圍，屬下讀之，江永云，軍猶攻殺也，惠士奇云，軍謂持兵者，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何休曰，書伐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之明矣，雖羣輩共入鄉邑及人家而格殺之，則殺之者不尋無罪，以其不持兵也，苟持兵，豈必羣輩而後殺之無辜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則軍訓爲攻，與春秋書伐同義，案王鄭江惠說是也，俞樾說亦略同，云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入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者，先鄭舉漢法爲況，公羊定四年徐疏云，格猶拒也，案牽引入，亦謂劫略良人也，賈疏以爲漢賊律文。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疏〕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者，經例，於當作于，于士異，蓋謂羣士，通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等而言，凡刑官皆得書也，賈疏謂朝士，未咳，注云謂同國不相辟者，將殺之，必先言之於士者，鄭意謂人三等辟讐之法，以國中爲最近，彼職云，弗辟，則其之瑞節而以執之，彼謂宜執之，若官未執，而報者之身與仇讐相遇者，則得殺之，但必先告之於士官，書其姓名於籍，不得不告而殺，所以申其情而禁其專擅也，然謂人所云，實爲過失殺人，罪不當殺，而設此調和之法，其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者，本謂以瑞節與報讐之人，但使執之，不遽殺也，此云殺之無罪，則是法所當討，與彼不同，竊謂此報仇讐，乃謂殺人而不義者，罪本當殺，或逃匿，官捕之未得，則報者得自殺之，此本不在相辟之科，鄭援調人以釋此經，實不相當，賈疏謂會牧後，使已離鄉，其人反來還，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故書，慮爲憲，於鄉里，尤非經義，詳調人疏。

云：窆，當爲禁，憲，謂幡書以明之，玄謂慮，謀也，貶，猶減也，〔疏〕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者，凶荒札喪，即謂當圖謀緩刑，且滅國川，爲民田也，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疏〕夫大荒大札，彼又云，國有大故，注云，大故，寇戎之事也，此總言之，則荒札亦爲大故，宮正注云，故，凡非常也是也，此札喪，即謂疫癘之喪，非謂王家大喪小喪之事，喪禮無省刑之法也，云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者，令，謂此官依法戒令之，賈疏云，邦國據畿外，都

家謂畿內三等采地。縣鄙謂六遂之內。不言六鄉。舉六遂。則六鄉亦在其中。謂國有此事。則朝士當謀感緩刑。自貶損之。不得仍依常法也。案經凡言縣鄙者。皆指四等公邑而言。非六遂五鄙之鄙。五鄙之縣。賈說失之。此舉邦國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詳宰夫疏。注云。故書處爲憲。貶爲窆。杜子春云。窆當爲禁者。據胥師及小司寇布憲諸職。並有憲刑禁之文。故讀從之。段玉裁云。子春從故書作憲窆。而易窆爲禁。窆禁古音同在。侵韻添部也。鄭君從今書作處貶。注士師職荒辨。卽援此爲證。然則窆爲字誤。窆爲聲誤。云。憲。謂幡書以明之者。丁晏云。說文序。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崔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漢書鮑宣傳。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效鮑司隸者。會此下。詒讓案。幡。卽幡之假字。說文於部云。幡。旗胡也。國語吳語韋注云。肥。胡幡也。旗胡卽於旗之幅。杜諫爲憲刑禁。謂書刑禁之事於布帛之幅。縣建宣播之。使衆共見。若微識之幡。故云幡書以明之。小宰云。以宮刑靈禁於王宮。後鄭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杜說正與彼同。云玄謂處。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貶。猶減也者。說文貝部云。貶。損也。引申爲減省之義。廣雅釋詁云。貶。損減也。云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者。大司徒十二荒政。及士師內荒荒貶之法。並有緩刑減國用。若廩人云詔王殺邦用是也。云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者。賈疏云。此經所有之事重。民益困。則所貶多。所有之事輕。民困不至甚。則所貶少。故云視時爲多少之法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月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疏〕及登各本並誤。此官掌庶民之版。與司士掌羣臣之版。尊卑互相備也。云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者。賈疏云。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地。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公邑。是偏畿內矣。案此國中。當專屬王國城郭中。不兼六鄉。而郊則當爲郊里而兼六鄉。鄉里七萬五千家內不萃居。國中與郊里亦不雜處也。賈說未析。詳大宰縣師疏。注云。登。上也者。轉入注同。說文輿部云。登。上車也。引申之。凡增上並曰登。此釋登萬民之數。謂進上其所書之數。猶後云獻也。下云登下。則猶言增減。左傳昭三年杜注云。登。加也。但登下相對爲文。則與上義亦互通。故注不別釋也。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者。詳小司寇疏。案生齒以上。所謂成男成女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是也。彼殷當爲

版。形近而譌。又內則記。子生三月。父名之。卽書而告閭史州史。藏諸閭府。彼生三月而書。卽媒氏書成名以上男女之事。與此職亦互相備也。云版。今戶籍也者。詳小宰宮伯疏。云下。猶去也者。戰國策西周策高注云。下。猶滅也。言滅去之也。此登下。猶言增減。與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義同。云每歲更著生去死者。生者著其名於籍。死則去之也。商子境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與此經合。管子乘馬篇云。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彼與讀爲舉。得亡。猶此云死生也。又國語周語仲山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韋注云。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籍也。此經云登下其死生。卽協孤終之事。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疏〕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者。此司民之官成也。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是也。二者並在祭司民之日。此經不言比年獻者。三年總獻。冢宰大司寇司民內史司會天府諸官相與聯事。其禮尤盛。足以駭之也。此以民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皆謂大司寇也。今考兩獻民數。並見小司寇。而大司寇職無文。疑唯比年之獻爲小司寇所專掌。其三年大比。總獻民數。禮尤隆重。則大小司寇正貳宜成與其事。彼經不言者。或以已具於此而略之與。祀司民禮。詳天府小司寇疏。云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拜。經例當作操。石經及各本並誤。詳春官世婦疏。王既受所獻民數。復以付天府使藏之。云登者。亦重之也。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者。小司寇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此贊治亦兼制國用。二職文互相備也。注。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者。賈疏云。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別在大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案賈說是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文昌宮三能。與軒轅相與爲體。又說文昌六星。與星傳同。又說三能。近文昌宮者曰太尉司命。次司徒。司中。次司空。司祿。又引春秋緯元命苞。說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上台司命。次中台司中。次下台司祿。亦並不云有司民星。先鄭說。未詳所據。互詳天府疏。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者。天府注義同。亦詳彼疏。云天府主祖廟之藏者者。亦據天府文。彼又云。若祭天之司民。

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者。韓詩外傳廉稽說越俗云。劓墨文身翦髮。後漢書東夷傳云。倭男子皆黥面文身。此卽以墨劓爲俗之類。鄭意古時有犯此二刑者。亡逃於彼。世類蕃衍。相沿爲俗也。又國語周語云。有散逆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是古刀墨之民流在裔土之事。云宮者。丈夫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者。御覽刑法部引尙書刑德放云。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白虎通義五刑篇說同。呂刑又謂之極。詩大雅召旻云。昏秣靡共。鄭箋云。秣。秣毀陰也。說文支部作斲。云去陰之刑也。左傳僖十案宮。呂刑又謂之極。詩大雅召旻云。昏秣靡共。鄭箋云。秣。秣毀陰也。說文支部作斲。云去陰之刑也。左傳僖十五年杜注云。古之宮閉者。皆居之壘以抗絕之。列女傳辨通篇齊威處姬傳云。周破胡。惡處姬嘗與北郭先生通。玉疑之。乃閉處姬於九層之壘。而使有司卽窮驗問。卽閉宮中不得出之事也。云若今宦男女也者。天官敘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是也。詳彼疏。云則。斷足也者。說文刀部云。則。絕也。又足部云。跖。斷足也。重文既。則或从兀。跖。正字。則。段借字。廣雅釋詁云。則。斷也。云周改臙作則者。文選西征賦李注引尙書刑德放云。臙者。脫去人之臙也。說文骨部云。臙。鄭謂也。臙。卽臙之俗。鄭意書傳有臙無則。此經有則無臙。故謂周改臙爲則。然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引鄭駁異義云。臙。臙陶改臙爲則。呂刑有則。周改則爲則。賈疏亦本彼爲說。謂臙本苗民虐刑。皆經改臙作臙。至周。改臙作則。案據駁異義說。則臙與則異。則與則亦異。故以三者相變。未詳其說。段玉裁云。古五刑。臙者。去郝頭骨也。周改臙作則。斷足也。古文尙書呂刑說夏刑作則。周本紀。漢刑法志。尙書大傳。皆作臙。周禮注云。周改臙作則。而鄭駁異義云。臙。臙陶改臙爲則。周改則爲則。與周禮注不合。許謂跖卽則。鄭析跖則爲二。不知其制何以分別。竊謂則惟見於呂刑。他經傳無言跖言則者。蓋跖者。臙之一名。故周禮說周制作則。呂刑說夏制。則今文尙書作臙。古文尙書作則。實一事也。周改臙爲則。卽改跖爲則也。黃以周云。鄭意臙者。脫其臙也。則者。斷其趾也。則者。斷其足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則者。脫其臙也。是以則爲臙也。漢書刑法志孟康注云。臙者。則左右趾。是以以臙爲則也。說文。則作跖。則作跖。跖。斷足也。是以以則爲則也。史記龜涓召孫臙。以法刑斷其兩足。是以以則爲臙也。說文。臙。郝耑也。脫其臙。謂別去其郝耑骨。使不能行。重於則。而輕於則。案黃推駁異義說。深得其指。但莊子德充符篇云。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釋文引崔譔云。無趾。故以踵行。是亦以臙爲則。蓋臙。則。通言之。皆爲足刑。故古書咸不甚析別。唯駁異義顯區爲三。故謂臙與則異。此注直云周改臙作則。下引呂刑復以則爲臙。是鄭意實如段說。謂則臙爲一刑。與駁異義說自不同。賈并爲一。非也。云殺。死刑也者。說文爰部云。殺。戮也。釋名釋喪制云。罪人曰殺。殺。氣也。理氣之。使不復見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大

辟者。謂死也。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者。以下並尙書大傳呂刑傳佚文。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男女云。踰垣牆。開人關闔者贖。與伏說略異。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者。卽所謂淫刑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說與此同。云觸易君命。革與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者。御覽刑法部引鄭大傳注云。不與禮交者宮割。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穿窬盜竊者劓。說與此略異。賈疏云。觸君命令不行。及改易之。革與服制度者。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爲多少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卽宮室禮儀制度也。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強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在外亂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亦得爲軌。在內亦得爲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傳寫誤。當以傳爲正。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者。詳。蜀石經作祥。古字通用。御覽引大傳亦作祥。又引鄭彼注云。非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爲也。孝經釋文引鄭注云。劫賊傷人者墨。說與此異。云降。降。寇賊。劫略。奪攘。擄虐者。其刑死者。賈疏云。案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擄虐。注云。有因而盜曰擄。擄虐。謂擾撓。春秋傳。虐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詒讓案書傳云。降。降。寇賊。劫略。奪攘。擄虐。卽呂刑之罔不寇賊。姦軌。奪攘。擄虐也。呂刑疏引鄭書注說。義云。盜賊狀如鷗鷀。鈔掠良善。劫奪人物。是鄭意書傳之劫略。卽呂刑之鷗鷀也。賈引書究作軌。矯作擄。蓋初唐本如是。今本爲衛包所改。故與賈異。孝經釋文引鄭注云。手殺人者大辟。說與此異。云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之書也。云夏刑大辟二百。刑各五百。是其凡目之較略。其詳具於刑書。則已亡佚。呂刑云。明啓刑書。胥占。卽此五今此云贖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傳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詒讓案。呂刑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是穆王重申夏法。故鄭據彼爲夏刑也。長孫無忌唐律疏議引尙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與呂刑數適合。又案此引呂刑三百五百。刑數互誤。至引彼判辟作贖辟者。則是從今文書呂刑凡判辟判罰字。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白虎通五刑篇。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引元命包。並作贖。卽鄭所本。鄭此注不從古文作判。亦不以判與贖爲二之證也。賈疏皆以爲字誤。失之。云周則變焉者。賈疏云。夏刑三千。墨劓俱千。至周減輕刑入重刑。俱五百。是夏刑輕。周刑重。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爲賊。竊賄爲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者。賈服以正刑一。加之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

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案依漢刑法志說。則此五刑二千五百爲中典。呂刑五刑三千爲重典。則夏重周輕。與賈不同。今攷此經。自是中典。但呂刑實輕於此經。當以賈說爲優。周書書參篇有刑書九篇。疑卽周公之九刑。此經有五刑。無九刑。或當如鄭書注說。加流宥轅扑贖爲九。漢刑法志顏注引章昭說同。至叔向以九刑爲周之亂政。此必非周公之九刑。賈合爲一而曲爲之說。失之。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者。亦呂刑文。僞孔傳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卽據大司寇三典爲釋。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者。賈疏云。案文帝本紀。十三年。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徒。繫長安。無男。有五女。小曰緹縈。遂泣上書。上赦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隋乃赦也。呂刑疏說同。惠棟云。史記索隱引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之也。案漢書獄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王聘珍云。漢書。景帝元年。詔曰。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之除宮刑審矣。景帝中元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曰。腐。宮刑也。是景帝之時宮刑復用。至隋開皇。乃除之。案惠王說是也。依漢刑法志說。文帝下令除肉刑。丞相張敖等議。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梟市。然則十三年所除者。惟獄劓斬左右止耳。其餘宮刑。漢志無文。故崔、張、賈、孔並謂不易。然恐在十三年後復除此刑。史偶失紀也。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濫。

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疏〕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濫。詔刑罰者。縣士云。司寇入罰故也。注云。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者。平其法之輕重。審處所抵罪之當與不當也。云如今律家所署法矣者。鄭據漢時律令。家有署法。蓋謂書其罪及所當之法於牒也。司寇詔刑罰。亦當書署其法。故舉以爲況。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疏〕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者。此職在司刑。而有疑獄及別情。當反覆詳議者。則又有是三法以求情理之平。此官別掌之。以與司刑相左右者也。云以贊司寇聽獄訟者。州長注云。贊。助也。司寇聽獄訟時。此官以三法贊助之。皆所以致其詳慎。不輕於施刑也。注

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者。敘官注義同。三刺者。問衆以當殺與否。是刑與宥不可豫定。與三宥三赦專在赦宥不同。故以三刺爲名。亦取與三宥相對爲義也。云宥。寬也者。大司寇注同。云赦。舍也者。附雅釋詁文。宥者。減從輕比。仍科小刑。赦則放免。全無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言。〔疏〕羣臣者。此卽司寇聽於外朝。鄉士遂士縣士諸職所謂王及三公六卿會其期者也。羣臣。謂孤卿大夫士也。其位在外朝西面。與三詢之位同。云再刺曰訊羣吏者。謂鄉遂公邑都鄙之吏也。其位東面。云三刺曰訊萬民者。謂鄉遂之民。其位北面。賈疏云。此三刺之事。謂斷獄弊訟之時。先羣臣。次羣吏。後萬民。先尊後卑之義。注云訊有者。小司寇注同。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疏〕識者。漢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閉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疏〕識者。漢書刑法志作弗識。義同。三宥。皆本有罪入五刑。而改從輕比。賈後疏謂仍使出贖。是也。書呂刑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五刑之疑有赦。下卽說五辟疑赦所罰之數。蓋亦含此三宥罰贖之法。彼云赦者。通言之。赦。宥。義略同也。又年舜典云。流宥五刑。彼釋文引馬融云。宥。三宥也。馬據此證彼流宥之義。則馬謂三宥。當減從流。然此經諸職。無流放之文。鄭書禮注。亦皆不以流宥爲三宥。蓋不從馬說。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氏書注。別援下文三赦以釋流宥。與陸氏所引不合。疑裴駰之誤。三赦直赦不刑。尤不得爲流宥也。王制云。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注云。又。當作宥。亦引此文爲說。又管子法法篇云。文有三佑。武無一赦。又戒篇云。今日老弱弗刑。參宥而後弊。參。三。又。佑。宥。字並通。惟管子云。老弱弗刑。則又兼此三赦矣。注。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者。謂愚民不識法令。而誤有觸犯。則宥之。以其與三赦愚無別。故後鄭不從。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者。晉書刑法志引魏張斐律注云。不意誤犯。謂之過失。以其非故殺。故不坐死也。云玄謂識。審也者。說文晉部云。識。知也。不識。謂知之不審也。云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賈疏云。甲乙者。與喻之義耳。假令兄甲是仇人。見弟乙。誠以爲是兄甲。錯殺之。是不審也。云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申先鄭之義。謂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云。過。無本意也。漢書刑法志頗注云。過失。非意也。廣雅釋詁云。軼。過也。言舉兵刃。本欲斫伐舛木。而過旁出中傷人。淮南子汜論訓云。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亦此義也。司教圍土之罷民。亦在過失之科。彼注謂讎讐好訟。若抽拔兵器。默以行傷害。

人麗於罪者。與此刃執中人事亦略同。云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者。在焉下。蜀石經有者字。王應麟漢制考引同。疑今本誤。漢刑法志顏注云。遺忘。忽忘也。又西域傳注云。閒。隔也。國語晉語韋注云。薄。簾也。謂隔帷薄。內實有人在。遺忘以爲無人。而以兵矢投射致傷人也。三者皆非本意。故寬宥其罪。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施。三赦曰蠢愚。蠢愚。生而癡騃。童兵弱老施。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疏〕壹赦曰幼弱者。矜其幼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幼弱。謂七歲以下。曲禮云。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疏〕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與此幼弱義別。云再赦曰老施者。矜其老也。施。葉鈔釋文作耗。云本又作施。俗本釋文作耗。非。阮元據大司寇注引書王耗荒龍葉本爲是。案說文老部作耄。云年九十曰耄。漢書刑法志脫周禮三刺。作老耗。耗。施。阮。並聲之借字。耄則俗體也。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亦作施。鄭彼注云。耄。昏忘也。釋名釋長幼云。七十曰耄。頭白耄耄然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八十曰耄。耄。昏惑也。據此諸說。則耄爲七十八九十之通稱。鄭注引漢律八十不坐爲釋。蓋從曲禮說。云三赦曰蠢愚者。矜其性識之不逮也。賈疏云。三赦與前三宥所以異者。上三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爲。比三赦爲重。故令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爲輕。全赦無贖。案薛據孔子集語引尙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是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枳。伏傳所云有過不受罰。卽此經三宥之法也。宥老幼不肖。卽此經三赦之法也。注云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者。說文心部云。蠢。愚也。愚。慧也。哀公問云。寡人蠢愚冥煩。案歷字與蠢亂之蠢別。廣雅釋詁云。童。昏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駭。無知之貌。國語晉語胥臣說八疾云。童昏不可使謀。韋注云。童。無知。昏。開亂也。童。童。童。昏。昏。字並同。鄭司農云。幼弱老施。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者。賈疏云。案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與此先鄭義合。彼亦謂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云未滿八歲。則未卹。是七年者。若八歲已卹。則不免也。惠棟云。光武紀建武三年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鄭氏孝經注云。手殺人者大辟。詒讓案。漢書刑法志云。孝景後三年。下詔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耗之人。先鄭說與班同。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上服。殺與壘。劓。下。

服。刑、宮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疏〕正。必用此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者。謂察民情之虛實。求民罪之中。凡行刑。必先規議所刑之處。乃後行之。庶民獄訟之中。此以上三法。又兼求民情。斷民中。皆互相通貫也。云而施上服下服之罪者。此謂凡不在三宥三赦之科者也。注云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刑也者。小司寇注義同。案鄭以刑之所加於體之上下。解經上服下服。非也。此服之上下。當以刑之輕重言之。詳小司寇疏。引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者。證刑言服也。云凡行刑。必先規議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者。國語晉語云。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韋注云。規。畫也。此釋經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施。即謂規畫其常刑之處。然非經義。賈疏謂規議在體。若衣服在身。故名規議爲服。則又失鄭指矣。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

次之。治摯之約次之。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

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征稅遷移。仇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罰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疏〕萬民之約劑者。與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凡王與邦國及萬民爲約。或邦國及萬民自相與爲約。此官並掌其約劑之書。大史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則都鄙及百官府亦皆有約劑。此唯舉邦國萬民者。文不具也。云治神之約爲上者。國事莫重於祀。故神約爲首也。其餘皆以事之輕重次之。注云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者。賈疏云。經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故知也。以諸侯爲主。中亦有王事。但三至尊。設約不及之耳。云劑。謂券書也者。大司寇注義同。云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者。喪服注云。治。猶理也。抵冒。謂與約相抵忤干冒者。上下之差。謂約所著尊卑上下之差等。理之者。所以杜僭倍也。抵冒。詳大史疏。云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者。左傳三十一年傳云。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杜注云。諸侯受命。各有常祀。賈疏云。凡命祀。皆天子命之也。郊者。謂若祭統。成王命魯。外祭則郊社。常平諸侯。直命祀社。故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羣望。諸侯祭三望。故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祖宗。諸侯五廟。下及士。各有差。庶士。庶人祭於寢也。案周冠子王鈇篇云。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重正諸。蓋所謂神約也。鄭賈釋神約。專主邦國命祀言。

之。大祝云。禁督逆祀命者。逆祀命。卽抵冒神約之事。據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則都家以下。皆有神約。其邦國自相與。亦有神約。若左隱八年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是也。云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者。左傳二十六年傳云。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秋。楚成母臣。鬻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注云。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此卽神約內祭祀之一端。故引以爲證。云民約。謂征稅遷移者。征稅出於夫家。遷移繫其國邑。旅師之所與積。質人之所賣價。泉府之所斂賒。有約劑者。小司徒邦國之比要。鄉師州里之役要也。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與積。質人之所賣價。泉府之所斂賒。有約劑者。皆是。案民約所咳甚廣。當如惠說。但約與要異。凡有要而無約劑者。則非司約之所掌也。云仇讎既和者。賈疏云。謂若調人云。凡和難父之讎。辭之海外之屬是也。諸侯亦有和難之法。故曰。君之讎視父是也。詒讓案。仇讎既和。則不得復相報。故亦有約也。云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者。賈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注云。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又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鑄氏、樊氏、饒氏、終葵氏。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之。又云。分唐叔以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之長。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異。蓋賈服義。鄭引彼二文者。證邦國民族有定屬也。賈謂亦是和之使遷移。失之。云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者。惠士奇云。地約者。封人所封之地比。朝士先鄭注所謂田地町畔相比離。途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畫之溝洫。皆是。詒讓案。田萊之比。卽小司徒之地比。朝士先鄭注所謂田地町畔相比屬是也。云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者。謂司勳六功。凡賞爵所及。皆有約以書之也。惠士奇云。功約者。如二載爲卿。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者是也。周官。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而司勳藏其貳焉。云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者。賈疏云。謂自天子以下。達庶人。皆有之。禮器。簠豆俎簋之屬。樂器。鐘鼓箏笙之屬。吉服。祭服。吉車。巾車。所云天子至庶人。役車皆是凶之車服。雜記云。端衰喪車無等是也。惠士奇云。器約者。凡喪祭賓射吉凶禮樂之器皆是。春秋列國。大夫亦尋受天子之器。大路。先路。次路。三命。再命之服。左昭四年傳。魯叔孫穆子之聘於周也。王賜之路。復命於君。君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衛仲叔于奚有功。賜繁纓與曲縣之樂。亦書在三官。蓋器約之書於丹圖者如此。魯衛三卿。故書爲三筵。則天子六官。皆書而藏之可知。故約劑亂而六官辟藏也。云擊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者。賈疏云。案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已下是玉。又以禽作六摯。孤摯皮帛。卿羔。大夫鴈。士雉。工商雞。庶人鷩。皆執以相見。是往來也。惠士奇云。左傳定八年。定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晉於是始尙羔。記擊約之失官也。凡大約

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
鐵券丹書。豈此〔疏〕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者，於經例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書於宗彝，謂
舊典之遺言。〔疏〕刻銘重器，丹圖，則著於竹帛，皆所以徵信也。注云大約劑，邦國約也者，賈疏云，上言掌
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有此二者，故大小據而言之。云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者，說文糸部云，彝，宗廟常器也。
書益稷孔疏引鄭書注云，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祭統，衛孔惺鼎銘云，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注云，刻著於烝祭
之彝鼎，彝，尊也。亦引此文為證。賈疏云，六彝之名，若司尊彝云，雖鳥鶚黃虎雉之等，以畫於宗廟彝尊，故知使
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之也。惠士奇云，宗彝者，宗廟之常器，所謂銘勳彝器，歷世彌光，韓非子大體篇曰，至
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盤盂，宗彝之屬。圖書，即丹圖。江永云，宗彝，謂宗廟之
常器鍾鼎皆是，書於宗彝，如博古圖鍾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案惠江說是也。大約劑，事重文繁，故銘
勒彝器，藏於宗廟。若鍾鼎盤盂諸重器，通謂之宗彝，欲其歷久不磨滅也。書分器敘云，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左昭十五年傳云，撫之以彝器，義並如是。古鍾鼎款識，言彝者甚多，不必臆尊也。祭統之彝鼎，亦即謂鼎，不關尊
彝。鄭並未得其義。云小約劑，萬民約也者，對邦國為小也。云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畫簋之屬，有圖象者與者，巾車彫
面注云，彫者畫之。說文多部云，彫，琢文也。凡刻畫水器為文字謂之彫器。鄭意經云丹圖，或謂祭器之有刻畫圖
象，又塗以丹漆者。禮器云，丹漆彫幾之美是也。簋，謂水器。故可刻著約劑，與族人瓦簋異。賈疏云，此鄭見時
有人為此說者，故云或有。案梓人造器，有刻畫祭器，博庶物也。是圖象事亦有似。故云與以疑之。引春秋傳曰，斐
豹隸也。著於丹書者，此別一說。據左襄二十三年傳文，以丹圖為丹書。杜注云，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孔
疏云，丹書，以丹書其籍，詒讓案，鄭以此丹圖類彼丹書，故引以為證。此與韓非子所謂圖書略同。小約劑，事輕文
約，則書於竹帛，取足檢考而已。不必鑲之金石也。云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者，言下蜀石經有乎字。
漢制考引作與。今本並無。案北堂書鈔券契部引三輔故事云，畫敕為高車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共分土界，作丹書鐵
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處焉。即鄭所謂俗語也。丁晏
云，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鄭君所言，漢法也。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
不信者，服墨刑。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為之開藏，取本利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玄
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諫曰，謂殺雞取

血其〔疏〕若有訟者，則耳而辟藏者，以下並司約之官刑也。賈疏云：訟，謂爭約刑不決者。耳而辟藏，謂以血塗月，〔疏〕乃開辟其戶，以出本約刑之書勘之。注：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爲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者，毛詩大雅召旻傳云：辟，開也。案辟，闢之借字。詳戎右疏，先鄭意此謂官府刑書，傳寫謬誤不正，以致斷擬失當，成爭訟者，則開藏書之府，取刑書舊本校驗之也。然司約掌約刑，不掌刑書，故後鄭不從。云當開時先祭之者，小子，耳於社稷，先鄭注云：耳，社稷，以牲頭祭也。先鄭此注義蓋與彼同，謂祭所開之藏也。云玄謂訟，訟約者，以司約所掌，謂爭約刑相辯訟者也。云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者，賈疏云：案左傳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秋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郕，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踐土，周然。又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爲證。云辟藏，開府視約書者，後鄭亦訓辟爲開，但謂視約書，明不當如先鄭爲取刑書也。說文尸部云：府，文書藏也。凡約書，皆藏於司約之府，其大者，則又登於天府，故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天府云：掌祖廟之守藏是也。此創耳辟藏，疑兼本職及天府二府藏言之。下文六官辟藏，其事尤慎重，或卽指祖廟之守藏與。云不信，不如約也者，訟辭不實，與所藏約書外語不相應也。云耳，讀曰耳者，小子注讀同，詳肆師疏，段玉裁云：凡言讀曰者，與爲同，易其字也。云謂殺雞取血，其戶者，賈疏云：以雜記云：割雞，門當門，其耳皆於屋下，言耳，故知用雞也。詒議案：小子注云：用羽牲曰耳，其說未塙，然雜記載鬯廟之禮云：門夾室皆用雞，又云：耳此辟藏，謂開府門而亦有耳，明當與雜記鬯廟門同。殺雞而耳於其門屋之下，其比例是也。又據雜記注義：則耳當先薦毛以告神，而後割其血以鬯戶，詳小子疏。廣韻七志云：耳，開刑書殺雞血祭名。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蓋兼用二鄭此注義。今案創耳爲鬯禮之通名，不專爲開刑書，廣韻說誤。

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疏〕若大亂，則六官辟藏者，謂以大約刑爭訟，因而稱詐誣觚不能辨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武，〔疏〕決者，則此官從六官之長，同辟藏，案視之，示重其事也。云其不信者殺者，蓋弊以邦誣之刑，附之大辟也。注云大亂，謂僭約者，賈疏云：以其司約者主約，故知僭約也。云若吳楚之君者，賈疏云：既言大亂，明是若吳楚之君僭稱王也。云晉文公請隧以葬者，亦僭約之事，見左傳二十五年傳。杜注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棺而下，賈疏云：隧者，請闕地通路，上有負土，諸侯已下，上無負土，謂之塋塗，天子有負土，謂之隧。文公請之，欲行天子之禮，故對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不許之也。云六官辟

藏，明罪大也者，謂僭踰王章，其罪尤大，故慎重其事也。吳廷華云：注以亂爲僭，蓋僭亦亂也。但此司約職，其所謂亂，亦亂其約劑耳。若吳楚僭王，晉文請隧，固不可謂非僭，然未聞有約也。要之大亂是亂約，如神約民約等皆是。何必僭王請隧，乃爲大亂。況僭王請隧，又何必辟藏。至六官辟藏，以其亂大，故羣證之。其有罪與否，尙未可定。可遽以罪大爲說乎。案吳說是也。云六官初受盟約之貳者，賈疏云：以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周禮正義

卷六十九

司盟掌盟載之灋。

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疏〕司盟掌載之灋者，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蒯與楚客盟。〔疏〕司盟之官法也。

注云載，盟辭也者，詛祝云：作盟詛之載辭。注云：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案盟辭卽載辭也。詛祝作之，此官掌其法，載者，記載要辭之名。賈疏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非也。左傳哀八年孔疏引劉炫謂載書不得單稱載，亦非。詳詛祝疏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者，左傳二十五年傳云：秦晉伐鄭，圍商密，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杜注云：掘地爲坎以埋之餘血，加盟書其上，是也。曲禮孔疏云：秦

盟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誓，案孔說非也。殺牲歃血，所以申誓盟辭，書於策，非用血寫書也。又盟亦有殺牲者，穀梁傳九年傳云：葵丘之會，陳

性而不殺，讀誓加於牲上，是盟之變禮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案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痤內師，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

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注云：惠牆、氏、伊戾，名。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也。詛讓案，坎、今本左傳作歃，坎歃聲近通用。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

禮儀，北而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疏〕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以下皆贊盟事，與詛祝戎右爲官聯。邦國會同之盟，封人所謂大盟也。凡大盟，必在會同。詩小雅巧言云：君子屢盟，毛傳云：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箋云：屢，數也。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卽據此經爲釋。云及其禮儀者，儀、釋文作義。云音儀，虞文昭云：義、本古儀字。貳讓案：二鄭校定經本從儀不從義，例詳肆師注。陸本非，云北面詔明神者，謂司盟於壇上北面，以盟約詔告神也。

王制孔疏云。如觀禮。及鄭注所云。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見諸侯訖。君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有傳敦血以授獻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而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案依鄭孔說。則盟時盟神位在壇上南面。司盟與同盟諸侯皆在壇上北面。唯王西面也。注云有疑。不協也者。左昭三年傳。鄭子太叔曰。不協而盟。謂王與諸侯不協。或諸侯皆自不相協。則盟以要之也。云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者。觀禮注所謂尚著明是也。案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又襄十一年同盟于亳。載書曰。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杜注云。二司。天神。羣祀。在祀典者。據此。則盟神所咳甚廣。說文周部說盟禮云。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即以左傳說此經之明神。而司盟又作司命。段玉裁謂司慎司命。即大宗伯職之司中司命是也。鄭此注云日月山川。而不及司慎司盟等者。舉其明察者而言。其實盟神不止此也。云觀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彼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設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詔職曰。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觀禮又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盟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盟明神。則明神有象。有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觀禮又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注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觀禮又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云。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犧其著明者。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案方明之神。即大宗伯所謂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也。觀禮設六玉。上圭下璧。與彼文小異。鄭注謂不以蒼璧黃琮。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金鶚云。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重貴。則日月山川之神。故下文祭天燔柴。祭地瘞。鄭注。天地謂日月。金鶚云。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

下爲日月。謬甚。典瑞考工記皆言禮山川用璋。安得用圭乎。案金說是也。以禮經考之。方明。蓋古六宗之遺典。大會同合諸侯而盟誓。則亦合會羣神而詔告之。通六方之神。皆爲盟神。其神衆多。無所專主。謂之方明。總括之稱也。日月山川。雖亦咳於上下四方之中。而方明實非專指日月山川。此注說殊不塙。楚辭惜誦云。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使折中兮。戒六神與僇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此亦說盟誓之事。六神卽方明之神。天及五帝山川亦咳於方明。而特舉之者。明其神之衆也。觀禮記禮祭天地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雖卽方明所有之神。然實不必專爲盟祭。故大戴禮記朝事篇以拜日爲教尊尊。鄭專以爲盟神。又有意定爲王巡守盟神主日。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伯會諸侯而盟神主月。其說並無塙證。殆不足據。方明。五詳大宗伯疏。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讀其盟載之書以告神也。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者。此與六官及天府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小宰先鄭注云。武。副也。左僖二十六年傳云。昔周公大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世子孫無害也。載在盟府。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武王使叔旦就膠鬲爲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世子孫無相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說使召公盟微子開於共頭之下。亦同。蓋凡盟書皆爲數本。一本埋於坎。盟者各以一本歸。而盟官復書其辭而藏之。其正本藏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別授六官。以防遺失。備檢勘。慎重之至也。賈疏云。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又其藏而藏之者是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盟詛者。欲相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疏」。小雅何人斯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假。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疏」。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者。詩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孔疏云。司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其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晉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閭。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貨。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詒讓案。亦如之者。亦司盟掌其盟約禮儀。及北面詛明神等也。臣民盟詛。不得殷方明。蓋就其地所主之神詛之。若周社亳社是也。注云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者。致衆而陳其罪以告神。欲使人與神共絕之也。互詳詛祝疏。云犯命。犯君教令也者。詩周頌下武箋云。命。猶教令也。若士師八成所謂犯邦令者。以其萬民犯國教令。人數衆多。不可盡誅。故盟以威之。云不信。違約者也者。司約注義同。云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者。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季孫命政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

紀。犯門斬關。是其事也。云又曰。鄭伯使卒出。行出大雞。以詛射類考叔者。左隱十一年傳。鄭伯將伐許。公孫閱與類考叔爭車。傳于許。類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類。故詛射類考叔者。杜注云。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亦卒之行列。疾射類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開皆詛之。引之者。證盟詛是與衆共惡之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疏〕注云。貳之者。來入司盟。檢後相違約勘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盟。〔疏〕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者。惠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訟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失有罪。乃使之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泅池擲羊。而澆其血。讓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讓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執神之。而棄之。禮之盟所。著在齊之春秋。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其禮蓋如此。注云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者。賈疏云。此盟詛。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

使不信者。〔疏〕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者。此亦萬民盟詛之事。賈疏云。盟處無常。但盟則遺其必凶。〔疏〕地之民出牲以盟。井出酒脯以祈明神也。注云。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者。謂邑閭有盟詛之事。則司盟使其邑閭之人。共其牲。邑閭。即其地域也。出牲。若詩出三物。左傳。鄭伯使卒出。行出大雞等是。小盟及詛。並與其事者。自出牲。其大盟。則官共其牲。封人牛牲是也。來盟者。釋經之致。遂人注云。致。猶會也。經云。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即謂共牲而會其衆庶。使來就盟所而盟也。云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者。以盟事既訖。而別有祈酒脯。明祈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空。〔疏〕掌送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者。此與升人爲官聯也。說文金部云。赤金也。鐵。黑金也。案金爲黃金。亦爲五金之總名。但古制器多川銅。故經典通稱銅爲金。此經及考工禮考金之工。亦以銅爲主。而兼有它金。互詳考工記疏。錫。即白銀。爲金之別種。丹。即丹砂。與青並爲石之別種。詳升人職方氏疏。賈疏云。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總主其戒令。若然。地官升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主之也。注云。青。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曾青丹干。神農本草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

青。空。〔疏〕掌送玉錫石丹青之戒令者。此與升人爲官聯也。說文金部云。赤金也。鐵。黑金也。案金爲黃金。亦爲五金之總名。但古制器多川銅。故經典通稱銅爲金。此經及考工禮考金之工。亦以銅爲主。而兼有它金。互詳考工記疏。錫。即白銀。爲金之別種。丹。即丹砂。與青並爲石之別種。詳升人職方氏疏。賈疏云。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總主其戒令。若然。地官升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主之也。注云。青。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曾青丹干。神農本草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

有銅處。精肅則生。空青。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電色。書梓材。惟其塗丹腹。孔疏引鄭注云。山海經。青北之山多有青腹。釋文引馬融云。腹。善丹也。案彼丹腹卽此丹青。青腹。亦卽空青也。丹青並以共石染。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楊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楊而璽之者。楊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者。既楊書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疏〕辨其物之嫩惡者。嫩。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據考工記文。築氏爲削。鑲。〔疏〕冶氏爲戈戟。桃氏爲劍。是爲兵器者。堯氏爲鍾。栗氏爲量。段氏爲錡。是爲器者。六者爲工。其官皆當有府。冬官闕。故無文。知非司兵之府。以司兵掌藏不掌爲也。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者。此與大府守藏之府義同。賈疏云。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二者也。兵器之府言爲者。攻金之工須造作。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者。大司徒注云。征。稅也。凡采金玉錫石丹青之入征者有三。一則大宰九職虞衡商賈所貢之功。二則九賦山澤之賦。此二者爲正法。三則地官虞衡所屬山澤之農出物。以當九穀之賦。凡此諸征之入。職金皆受之也。云楊而璽之者。楊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者。謂書其物多少之數量於杙。仍著於其物之側。以爲表識。職幣注云。楊之。若今時爲書以著其幣。與此義同。釋文云。著。直略反。沈張慮反。案直略之音。爲附著之著。張慮之音。爲表著之著。以職幣。典婦功。泉府諸注證之。則陸音是。沈音非也。云璽者。印也者。古通以印爲璽。詳司市疏。云既楊書其數量。又以印封之者。摘。宋附釋音本作摘。案摘。摘並前之別體。詳泉府疏。以印封書。若左襄二十八年傳所謂璽書。賈疏云。楊。卽今之版書。摘。卽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錄其數量多少并善惡。爲後易分別故也。云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楊璽者。蟠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直楊焉。先鄭注亦云。楊。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楊璽是也。唐雅釋器云。楊璽。杙也。方言郭注云。櫟。楊杙也。江東呼都。案都。藥聲類同。合音之則曰楊璽。段玉裁云。說文木部楊字下曰楊者也。然則楊璽漢時語。說文無璽篆者。璽卽箸之俗字。案段說亦通。但楊璽連語。卽櫟杙之名。與泛音楊箸別。封演聞見記引此注作楊。如今題署物。疑肌改。不足據。入其要。凡數也。人之〔疏〕入其要者。此官既受諸物之入征分送諸府。又以總要入大府。以備檢考。亦所謂官成也。注云要。於大府。〔疏〕凡數也者。說文二部云。凡。最括也。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此要亦所入征金玉錫石丹青

等最括大數之簿書也。云入之於大府者。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疏〕
賈疏云。職金既知量數。錄要簿入大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爵、爵贖也。書曰。金作贖刑。〔疏〕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者。大司徒注云。士、司寇士師之屬。金罰、貨罰。五罰之金與貨。二者並先入士官。士
官以授職金。又受而轉給司兵。與彼爲官聯也。書呂刑云。五行不簡。正于五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則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刑辟疑赦。其罪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
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即五罰輕重之差也。蓋罪重則罰金鍰。罪輕者則罰貨之泉貝。賈疏謂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
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亦通。又大司寇。民獄入鈞金。不直者。當沒金入官。則亦此官受之矣。注云。給治兵及
工直也者。謂罰金。則給治兵之用。罰貨。則給攻金六工之直也。古者以銅爲兵。金、即銅也。國語齊語云。桓公問
曰。齊國實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贛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惡
金以鑄鉏夷斤櫨。管子小匡篇亦有其文。是罰金給治兵之一。吳廷華云。貨罰亦入於司兵。棄人所謂受財于職金以贖
其工是也。云貨。泉貝也者。說文貝部云。貨、財也。又云。古者貨幣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泉貝通
爲貨。司市有罰布。亦貨罰之一也。云罰。罰贖也者。說文刀部云。罰、舉之小者。从刀从冒。未以刀有所賊。但持
刀罵詈。則應罰。謂罪疑及小。入三宥者。則責令輸金貨於官。以自贖也。引書曰。金作贖刑者。堯典文。僞古文人舜
典。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書注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賈疏云。呂刑云。墨辟疑
赦。其罰百鍰。考工治氏云。戈戟重三鏹。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
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玄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鄭注治氏云。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鏹、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若然。鍰鏹一也。言大半兩。是三分兩之
二。鄭意以此爲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爲鍰。且古者言金。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爲異。若散而言之。
總謂之金。是以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爲金銀銅。鄭以爲
銅三色。是對散有異。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爲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齊之理。案賈說是也。注云。給
治兵。則鄭固以金爲銅矣。大司寇鈞金。亦謂銅也。馬氏書傳以金爲黃金。僞孔傳同。孔疏云。此以金爲黃金。呂刑
其罰百鍰。傳爲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
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
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以銅也。

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銀爲六兩計，千銀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案孔說與賈同，但馬孔書傳所云黃金者，蓋並誤依漢制爲說。孔見其與古制用銅不合，而不欲顯席其非，強爲之說，實非馬孔義也。旅于上帝，則其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鉞金謂之版，此〔疏〕帝，則共其金版者，謂有故而祭受命帝也。旅上帝，共金版，則郊禘大祭並共之可知。賈疏謂旅上帝，卽祭五大帝於四郊及明堂，爾雅郭注引此經，亦云祭五帝，並非也。詳掌次疏，云饗諸侯亦如之者，賈疏云，謂若大行人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等，此旅上帝及饗二者皆設金版。注云鉞金謂之版者，卽爾雅釋器云，鉞金謂之版，彼釋文云，飯、木亦作版，郭注亦引此爲釋，金版，蓋謂鍊治金爲版，金當兼有金銀銅三品，說文金部云，釘、鍊鉞黃金是也。云此版所施未聞者，禮經祭饗無施金版之文，故云未聞。莊存與云，禮器曰，金次之見情也，大饗饗賓皆有之，卽此金版，與姜兆錫說同，案禮器據大饗而言，鄭注謂祫祭先生，凌廷堪據郊特牲，謂卽饗食燕之饗，未知孰是，莊氏據彼以說此金版，於義可通，惟郊特牲文作以鍾次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則金爲鍾不爲版，豈不鑄鍾，則以金版充之與。

〔疏〕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者，膳夫注云，大故，寇戎之事，此金當兼有銅鐵，國語所謂惡金之屬。賈疏云，用金石之事，云用金石者，作棺雷椎槨之屬者，釋文云，雷，沈云，當爲瞿，卽對反，槨，宅耕反，本又作梓，案梓，蜀石經、宋蜀大字本附釋音本並作梓，注疏本載音義及羣經音辨木部兩部兩引並同，而集韻十三耕有梓無梓，則北宋時釋文已有二本矣。鄭以棺雷椎槨釋經用金石，則四者必皆金石所作之器，考墨子備城門篇有棺二十枚，而未詳其制，漢書楊雄傳，木雅棺槨，卽注云，以木雅棺，蘇林又云，竹棺，則非金石所施，唯史記天官書，紫宮左右星有天棺天格，又歲星生天棺，長數丈，兩頭兌，索隱引詩緯云，棺、三星、格、五星，主棺人格人，則棺蓋類格，皆受之屬，而以金省之與，雷者，左傳襄十年孔疏云，雷，卽礪也，兵法，守城用礪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礪成雷，榛穢木碎，是也。惠士奇云，鼂錯傳，具鼂石，如淳曰，城上雷石也，一名礪石，閒居賦云，礪石雷駭，注，礪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一名礪，說文舂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案，孔惠說並與沈重同，是也。椎亦金器，莊子外物篇有金椎，史記魏公子傳云，朱亥袖四十斤鐵椎，卽其物也，梓義難通，別本作梓作桴，亦並非金石器，不宜與棺雷椎並舉，段玉裁校改桴爲桴，云桴，說文作打，撞也，通俗文曰，撞

出曰打。案段校近是。陸音宅耕反。與打音正協。類篇木部云。打、格也。天官書有天格。又歲星生天格。具四尺。末兌。集解引蘇林云。格音。櫛打之櫛。櫛、格、打、格、字同。是格即格之證。蓋亦以爰而銳末。以金沓之。六輪軍用篇有鐵格是也。此四者。櫛、格、打、格。皆用金。惟雷用石。鄭謂舉以見義耳。諸器雖用金石。蓋形制簡略。猝辦易成。故皆臨事乃共。與司兵五兵必平時鑄之以備用不同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梏之入於司兵。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

殺人所用兵器。盜賊。〔疏〕皆有數量賈。而梏之入於司兵者。與職金義同。賈。謂平其物賈直之貴賤。賈疏云。其任器

亦任持所用傷人之兵器。即關人之賊器也。貨賄。則所盜之財物也。左昭七年傳。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

盜同罪。明盜所毋器物皆入官也。云入於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加賈沒入縣官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賦俗字。阮元。黃丕烈並據朝士注。加賈取息坐臧。校改臧。是也。此亦舉漢法爲況。縣官。詳天官敘官

疏。此貨賄入司兵。蓋謂無主之賊。及盜賊之家財。鹽鐵論刑德篇云。古者盜有賊者罰是也。列子天瑞篇云。宋之向

氏爲盜。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則周時盜賊有沒家財之法。漢法加賈沒官。蓋亦據盜官物或無主者。晉書刑法志

劉劭新律序引漢盜律。有還贓界主。則有主臧。固不入官矣。加賈。亦見朝士注。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

入于舂槲。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輪於罪隸。舂人。稟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

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婢。焚其籍也。〔疏〕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槲。一字也。說文女部。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疏〕入舂槲。槲。槲。一字也。說文女部。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槲。罪。當從計引。作古舉字。案阮說是也。舂槲與稟人字同。俗注疏本或作稟。宋本說文作藁。並誤。釋文亦作藁字。而音古老反。案從木之藁。不切古老。地官敘官稟人。陸音苦報反。與此不同。則疑陸所見本。亦誤。作藁。蓋但依木作音。忘檢地官先鄭讀也。經本藁藁字多互譌。詳地官敘官疏。注。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者。先鄭意上云。掌盜賊。此家彼爲文。亦身爲盜賊。罰作爲奴者也。云輪於罪隸。舂人。稟人之官也者。謂司厲收

其人。輸彼三官。使爲奴給役。男。卽罪隸百二十人。女。卽女春梳二人。女藥十六人。及奚各五人是也。漢刑法志顏注引韋昭云。春。春人。槁。槁人也。給此二官之役。說與先鄭同。又引孟康云。主暴燥春之也。則釋槁爲枯槁之義。不爲官名。失之。惠士奇云。罪隸百有二十人。役辱事。積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隸臣。地官女春梳女藥。皆有奚奄人掌之。是爲春藥。而天官女酒。女漿。女簋。女醢。女鹽。女箝。春官女祝。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不獨給事春人藥人。總謂之春藥。若漢律之白繁鬼薪。詒讓案。墨子天志下篇云。丈夫以爲僕園膏靡。婦人以爲春穀。僕園。卽此罪隸。春。春。卽此春藥。春者。蓋抗之假字。卽地官敘官之女春梳。又管子小匡篇云。女三嫁。入於春穀。亦卽此春藥也。據管子。墨子所云。則古時凡輕罪及俘虜。亦入罪隸春藥。不徒盜賊之家人也。至墨子之胥靡。卽司圜罰作之刑。參校古書。疑古者罪人從坐。亦有入園土者。故魯說命孔疏引晉灼漢書音義。釋胥靡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蓋人罪隸者。不徒盜賊之奴。入園土者。亦不徒罷民。二者可互證矣。云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者。蜀石經無爲字。各本並有。此謂古皆以罪人爲奴婢也。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隸人也。惠棟云。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初學記引說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風俗通曰。古稱本無奴婢。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戚者。被威罪沒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引尙書曰。予則奴戮女者。甘誓湯誓並有此文。僞孔本奴並司桴。漢書王莽傳。禁不得賣買奴婢。詔引亦作奴。與先鄭同。先鄭意謂書之奴戮。卽指罪人爲奴婢者。故引以爲證。案湯誓僞孔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奴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孔疏引鄭注云。入罪不止其身。又桴戮其子孫。亦引此經爲釋。是鄭本書似亦作桴。其釋桴戮。則亦爲子孫從坐。與先鄭義異也。書誓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無敢不共。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孔疏引鄭書注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斷役。反則入於罪隸春藥。不殺之。亦與湯誓注義同。又引論語曰。箕子爲之奴者。微子篇文。集解引馬融云。箕子。紂之諸父。見紂無道。伴狂爲奴。先鄭引之者。以箕子伴狂爲奴。亦自同於罪人。與書云奴戮同也。云罪隸之奴也者。謂書及論語所云。卽男子爲奴之入於罪隸者也。又呂氏春秋開春論云。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服。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此之謂也。腰。繫也。亦卽此罪隸之奴也。云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者。賈疏云。左氏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初。斐豹。隸也。詳用約疏。云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者。破先鄭身坐盜賊爲奴之說。謂父母犯罪。其子女沒入爲奴。

也。以經男入罪隸。女入春廩。並家其奴爲文。故知奴者男女同名。漢書刑法志注引李奇亦云。男女徒總名爲奴。析言之。則男曰隸。曰奴。女曰奚。曰妾。故說文辛部云。男有舉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互詳天官敘官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齠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齠。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疏〕者。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齠者。皆不爲奴者。齠。在字當

作齠。俗省作此。不必爲盜賊。或別犯他罪。當爲奴者。皆爲毀齒。且以恤老幼。故特免之。與小司寇八辟議貴之辟。及司刺三宥幼弱老旻之宥意同也。注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下士一命。中士再命。上士三命。

賈疏云。見典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天子之士皆三命。以下可知。云齠。毀齒也者。說文齒部同。廣雅釋親云。毀齒謂之齠。釋名釋長幼云。毀齒曰齠。齠。洗也。毀洗故齒更生新也。云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者。大戴禮記本命篇

云。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女七月生齒。七歲而毀。韓詩外傳。家語本命篇。說苑辯物篇。說文齒部。說並同。賈疏云。曲禮云。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齠不加刑焉。又不爲奴。若七十者。雖不爲奴。猶加其刑。

至八十始不加刑。以其八十九十始名耄故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牲。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疏〕凡

祀。共犬牲。用牲物者。釋文。牲。本亦作全。案全牲聲類同。月令。循行犧牲。視全具。穆天子傳。官人陳牲全。並以全爲牲。此經牧人。牲物字作牲。不作全。則別本非也。此官共犬牲者。共與槁人象之。與彼爲官聯也。注。

鄭司農云。牲。純也者。牧人先鄭注同。牲物爲純色。對下駝爲不純色也。亦詳牧人疏。賈疏云。純色。則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之類也。云物。色也者。保章氏注同。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者。謂磔犬伏於轅壤。以王

車轅之而行也。賈疏云。此謂王將祭。而出國轅道之祭時。大駟所云者是也。但轅祭之時。犬羊俱尋。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軼。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是其兩用也。案賈說是也。互詳大駟疏。云座。謂埋祭也者。即大宗

伯地示三祭埋之。凡座埋。有牲玉帛三者。此座則專據埋牲言之。詳大宗伯司巫疏。引爾雅曰。祭地曰埋。埋者。釋天文。祭地座埋。用犧不川犬。此引之者。欲證此座亦謂祭地示耳。非謂方丘北郊之祭。亦埋犬也。互詳司巫疏。

凡幾珥。沈辜。用騂可也。故書。騂作龍。鄭司農云。幾讀爲殿。爾雅曰。祭山曰殿。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曰。以埋沈辜。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爲騂。謂不純色也。玄謂幾讀爲刳。珥當爲

解。刳解者。〔疏〕凡幾耳沈辜。用騶可也者。賈疏云。騶。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騶是也。用純爲正。用
騶禮之事。〔疏〕騶亦可也。注云。故書騶作龍者。中車注同。詳牧人疏。鄭司農云。幾。謹爲底者。釋文。底作
聲。下引爾雅同。段玉裁云。幾與廢雙聲。故讀幾爲廢。管子形勢。祈羊沈玉。祈亦讀廢。釋文。廢作祓。從示。支
聲。論議案。玉人注。又作祈沈。幾。廢。祓。祈。並聲近字通。引爾雅者。釋天文。郭注云。廢縣。或廢或縣。置之
於山。山海經曰。縣以言玉是也。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也。公羊傳三十一年。徐疏引李巡云。祭山以黃玉及璧。以
絃置几上。遙遙而祓之者。故曰廢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諸說舛異。依詩大雅。鸛鳴孔疏。引鄭
志。答張逸說。謂爾雅。祓縣浮沈。與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義異。是後鄭亦謂廢縣非狸。則不當如孫叔然之說。但未
知先鄭說若何也。先鄭引此者。以廢縣證此經之幾。以浮沈證此經之沈。小子。凡沈辜侯禋。飾其牲。先鄭注亦引爾
雅爲說。後鄭說沈同先鄭。而以幾爲刳。則不從先鄭說。祓縣浮沈。互詳大宗伯。校人。小子疏。引大宗伯職曰。以
埋沈祭山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者。證祭有沈辜也。彼埋作狸。古今字。山川林澤。彼文作山林川澤。此疑讀到。
罷。彼作罷。宋石經同。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作罷。釋以披。祓牲也。後鄭從今書作禋。音義皆殊。劉昌宗於此罷音
爭逼反。是合罷於祓也。大宗伯音義云。罷如字。一音芳皮反。論議案。史記封禪書。秦德公燔狗邑四門。又月令。
九門燔禋。風俗通義祀典篇云。於九門殺犬燔禋。此並辜禋用犬之事。又案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注云。時
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則山林川澤。及四方百物。皆用純色。此沈辜得用騶者。蓋謂非時告祭
及所禋之事。則不必用牲物也。互詳牧人疏。云龍禋爲騶者。巾車注亦同。云謂不純色也者。牧人杜注云。彤。謂雜
色不純。彤騶字通。亦詳彼疏。云玄謂幾謹爲刳者。據士師作刳。正祈字也。肆師祈耳注云。故書祈爲幾。與此經同。
彼注破祈爲幾。與此讀爲刳不同。當以此注爲正。凡經祈耳幾耳字。並當爲刳。詳小子
疏。云耳當爲耳刳。耳者。禮之事者。當爲。賈疏述注作謹爲。肆師注同。詳彼疏。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
政治。相。謂視擇。〔疏〕凡相犬牽犬者。屬焉者。與旄人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同義。蓋亦在犬人本職官屬之外。
若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相之。牽犬者。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繩是也。吳廷華云。牽犬。以田犬言之。
注云相。謂視擇知其善惡者。春官敘官注云。相。視也。矢人注云。相。擇也。是相兼視擇二義。莊子徐無鬼篇。徐
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所謂視擇知其善惡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弗使冠飾者，著墨幘。若古之象刑與。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疏〕掌收教罷民者，此宜掌圜土之獄，與猶士達士縣士之獄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疏〕掌收教罷民者，此宜掌圜土之獄，與猶士達士縣士之獄異。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是也。賈疏云：此罷民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不入圜土。云收教者，入圜土見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服焉者，賈疏云：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其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注云弗使冠飾者，著墨幘。若古之象刑與者，墨，宋大字本、岳本、附釋音本、嘉靖本、並作黑。釋文同。蜀石經及舊注疏本並作墨，與賈疏合。今從之。阮元云：幘，依說文當作幘。賈疏云：案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幘。赭衣雜履，中罪，赭衣雜履，下罪，雜履而已。象刑者，則尙書象刑直，墨幘，略言之。其實亦有赭衣雜履，無文。故云與以疑之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御覽刑法部引尙書大傳：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幘。以居州里，而民恥之。又引鄭注云：純，綠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履、履也。幘、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案據大傳注，是惟下刑墨幘爲無冠飾，與此經教罷民法相類。故注引以爲釋。赭衣雜履之類，其刑差重，不止無冠飾矣。賈疏以墨幘爲上罪，又謂鄭略言，並非。又案北堂書鈔象刑部引大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臙者以墨幘其臙，是墨幘有蒙首蒙臙之異。此注以墨幘證罷冠飾，則自幘首服而言。荀子正論篇楊注說墨幘，亦云但以墨巾蒙其項是也。云舍，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捨，釋也。舍，卽捨之借字。占夢大史旬祝注並讀舍爲釋，釋之，謂免其罪。呂氏春秋貴直篇高注云：舍，不誅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卽司教云：哀惡過失是也。此圜土聚教罷民，雖與坐嘉石者異，而其害人則同。故大司寇：嘉石平罷民，亦云害於州里也。云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者，舉漢法爲況。王應麟云：凡圜史記馮唐傳：雲中守魏尙，削其爵，罰作之。孔廣森云：漢書音義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凡圜士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

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疏〕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財者。不虧體。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入也。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疏〕其罰人也。不虧財者。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賈疏云。刑人不虧體。對五刑虧體者也。其罰人不虧財。對五刑疑出金爲罰虧財者也。注云。有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者。加以明刑。不罰其身。故云不虧體。任之以事。不罰其金。故云不虧財也。司教云。其有虧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彼罰。爲未入圜土以前之事。故彼注訓爲撻擊。與此異也。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爲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者。蜀石經。苦上有患字。爲民所苦。卽上云凡害人是者也。以經云不虧體。不虧財。故知未入刑者。云故大司寇職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者。此大司寇說嘉石平罷民之事。與圜土聚教罷民異。先鄭誤引之。賈疏云。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圜土二者爲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引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者。齊語文。章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病。無伍。無與爲伍也。丈夫。稱家也。亦引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又管子小匡篇亦有此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民。不義之。衆恥以爲伍也。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先鄭引之者。亦證罷民卽彼罷士也。云言爲惡無所容入也者。先鄭釋齊語之義士無伍。是無所容。女無家。是無所入。卽上文云三年不齒是也。云玄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正先鄭合嘉石圜土爲一事之誤。與大司寇注義同。賈疏云。按司寇職及救職。皆上論嘉石之罪民。下別云圜土之罰民。分明兩事不同。故後鄭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過淺別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王之同族。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桎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中〔疏〕掌罪不桎。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桎或桎而已。弊。猶斷也。〔疏〕守盜賊。凡囚者。謂盜賊。及凡以罪囚者。並械繫之於鄉士塗士等獄。此官則守視之也。賈疏云。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圜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云上罪桎梏而桎者。罪。說文手部引作桎。常據正。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三罪字同。桎。華而桎。史記李斯傳所謂關三木。列女傳仁智篇魯孫母臧所謂木治是也。賈疏云。此一經所云五刑之人。三木之囚。輕重著之。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云王之同族。有爵者桎者。賈疏云。縱重罪。亦

辟。亦罪也。引之者。證告刑于王。當告以所刑姓名及所當之法也。云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者。賈疏云。凡囚。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有獄。惟問之時。各於本獄之所。獄成上於王時。則使掌囚掌之。及欲刑殺。掌囚還付士。若然。上皆云士師受中。協曰刑殺。刑殺各於本獄之所。今此經云以適市者。此文止謂六鄉之獄在國中。推問在獄。行刑殺則在市。若遂士以下。自在本獄之處刑殺之。故此云。士、鄉士也。若遂士以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案鄭賈並以適朝與適市文自相對。鄭鑄、俞樾則讀奉而適朝士爲甸。謂既告刑于王。卽奉之而適朝士。以朝士掌外朝之法。奉而適朝士。與下文奉而適甸師氏。文義相對。加明梏者。卽朝士加之。其說亦通。云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者。此明梏與大司寇司圜之明刑義略同。鄉士書甸之姓名。與所犯之罪狀於囚所著之梏。謂之明梏者。言明著其罪名以示衆也。云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者。賈疏云。案上經王之同族。及有爵。囚時並無梏也。云以適市就衆也者。王制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孔疏云。謂殷法。彼法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黃以周云。御覽引司馬法云。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威小人也。然則刑人於市。亦是周法。案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黃說是也。云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者。對王族及有爵者於甸師。不於士也。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疏〕凡有爵者與王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疏〕凡有爵者與王甸師氏者。此謂親貴犯大罪。不在八議之科者也。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禮戴記。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輿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案依前注。有爵者。據命士以上。駁異義云。大夫以上者。欲證刑不上大夫。故就其文義。實不異也。注云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據以經云奉而適甸師氏。嫌不適朝。故特釋之。明亦與上庶姓等奉而適朝。告刑於王同也。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獻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是由朝往之證。云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者。下掌戮云。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則知雖不於市。亦使掌戮刑殺之。行刑殺之日。獄囚衆多。則待掌戮刑市訖。乃至甸師氏行刑也。引文王世子者。證王族亦有刑殺。及必於甸師之事。禮記陸孔本。異姓並作百姓。彼釋文云。本或作異姓。非據此注。則作異姓者是也。彼注云。犯。猶干也。術。法也。孔疏云。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爲一體。不得狀有私也。案互詳甸師疏。

掌戮掌斬殺賊搏而搏之。斬以鉄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搏、謂殺寇反聞者。賊與謀。〔疏〕

掌斬殺賊謀而搏之者。掌刑五刑之囚。并戮尸之法。賈疏云。自此經以至利盜于市以下。皆據死罪而言。此經惟據賊謀二者而言。二者雖同大罪。仍擇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之則同也。注云斬以鉄鉞者。說文車部云。斬、截也。爾雅釋詁云。斬、殺也。斬、殺、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賈疏云。鉄鉞是斬之物。案魯語云。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夫利有五。大刑用甲兵。注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注云。謂犯斬罪者。中刑用刀鋸。注云。用刀以剗之。鋸以斧之。如是刀中容棄市。其次用鑽竿。注云。鑽、額涅墨。竿、割勢。謂宮刑也。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川鉄鉞之事。案賈引國語注。與書舜典孔疏引賈逵說略同。蓋亦賈注也。云若今要斬也者。公羊文十六年何注云。無營上犯軍法者斬要。釋名釋喪制云。斫頭曰斬。斬要曰要斬。斬、暫也。暫加兵。即斷也。云殺以刀刃者。即釋名所謂斫頭也。通言之。亦謂之斬。云若今棄市也者。漢書景帝紀。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釋名釋喪制云。市死曰棄市。衆所聚。與衆人共棄之也。云謀。謂姦寇反聞者。夏官環人注義同。云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者。以經兼言斬殺。故知論其罪之輕重。大者斬之。小則殺之也。云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者。左成二年傳。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圍之。殺而膊諸城上。杜注云。膊、磔也。鄭意經云斬殺賊謀。不當復云搏。故以聲類證爲左傳之膊。明與環人搏謀賊。司隸搏盜販之搏異也。云膊。謂去衣磔之者。段玉裁云。說文肉部曰。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此膊字本義。方言膊。暴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僇爲膊。燕之外郊。朝鮮冽水之閒。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下文率之注云。謂磔之。此云謂去衣磔之。去衣者。暴露也。於膊義爲近。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親、總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體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專屬

〔疏〕注云親。總服以內也者。舉最輕之服。以明通咳五服也。賈疏云。親。謂五服。殺其親。據人之親。與王之親。皆謂五服以內。云焚。燒也者。廣雅釋言同。說文火部云。焚、燒田也。是焚本爲燒田。段爲刑名。釋名釋喪

制云。死於火者曰燒。燒、焦也。引易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賈疏云。案離卦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注云。震爲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爲附決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忍也。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爲巽。巽爲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各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體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專屬

弑父母者而言。此經殺親。廣咳總服以內。則不專爲不孝之刑。左昭二十二年傳云。獲鄒。焚諸王城之市。則王子朝之黨。是叛臣。亦川焚如之刑也。竊謂此經。誅焚率肆皆謂先殺而後戮其尸。此殺其親者焚之。當先殺科罪。既殺而焚之。非生焚之也。易及左傳義亦並當如是。漢書匈奴傳。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此莽傳會經義。別制淫酷之刑。古無此法也。云率之言枯也。謂磔之者。惠棟云。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引韓子內儲說上曰。采金之禁。得而輒率磔。率卽枯也。又莊子則陽有率人。率。枯。字古通。桂馥云。說文尙部。尙。枯也。玉篇枯。乾通作率。說苑善說篇云。朽者揭其灰。未朽者率其尸。案惠棟說是也。漢書景帝紀。顏注云。磔。謂張其尸也。說文桀部云。磔。率也。率與大宗伯禴率義亦同。磔人。猶磔牲也。呂氏春秋行論篇云。舜殛鯀於羽山。副之。以吳刀。副與禴同。亦謂率磔之。韓非子說難篇亦云。葢弘分脰田。明率刳皆磔刑也。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陪。儼尸也。肆。猶申也。陳〔疏〕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者。謂平民自相殺者。殺而肆其引春秋傳曰。晉人陪之。又左傳襄十一年杜注云。陪。斃也。人斃則尸儼。故曰陪也。云肆。猶申也。陳也者。廣雅釋詁云。肆。伸也。申。伸。伸。古今字。陳義見春官敘官注。論語憲問集解引鄭注云。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互詳鄉士疏。云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者。以殺人之外。別出刑盜。明以其罪大別異言之。然則盜刑於市。亦肆之三日也。鹽鐵論刑德篇云。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盜傷者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漢律刑盜亦特重。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與周法同意。刑殺之〔疏〕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者。於。經例當皆作于。石經及各本並錯出。誤。賈疏云。合入死者。亦陪之。一也。〔疏〕合入四刑者。雖不陪。亦刑之在市。故總言亦如之。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者。賈疏云。謂不陪。陪者。陳尸使人見之。既刑於隱處。故不陪之。案賈說是也。刑於甸師氏者。無肆市法。詳鄉士疏。又案此有爵與王族殺雖同處。但王族磔。則非刀刃之殺。經通言不別。其實異也。注云罪二千五百條者。五刑。刑各五百條。詳司刑職。云上附下附刑五而已者。賈疏云。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案賈據服問文。屬附訓同詳大司寇疏。云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者。謂或刑或殺。皆決之於市也。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疏〕云。此云軍旅田役斬殺刑戮。皆使掌戮爲之。案士師。大師。帥其屬而

鑾逆軍旅犯禁者而戮之。鄉士云：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亦云：凡郊有大事，刑戮其犯命，彼並不使掌戮者，此等皆機時之事，軍旅之閒，或可臨時即決，不假掌戮者也，是以戎右職云：掌戎車之兵革使，注云：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引戰于般，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是也，注云：戮，謂膺焚辜肆解之，即敍官注所云：既斬殺又辱之是也，墨者使守門，戮其尸也，鄭以此文於斬殺之外別言刑戮，故以膺焚辜肆解之，即敍官注所云：既斬殺又辱之是也，墨者使守門，於禁御，無妨，疏：墨者使守門者，此言墨劓以下刑人，既刑之後，各任以職事，皆據其多者而言，依天官敍官酒人鑾於禁御，人籩人醢人醢人籩人內司服縫人等，皆有奄，則宮者不必定守內，餘四者常亦然也，墨者使守門，即司門之徒，守王城十二門者，凡諸官府廩庫之門，或亦以墨者守之，賈疏謂此即關人掌守王中門之禁令者，非也，王宮之關人乃奄人，即在後宮者守內之中，非墨者也，詳天官敍官疏，注云：黥者，無妨於禁御者，司刑注云：墨，黥也，門所以禁御人之關，入，故無妨使黥者守之也，劓者使守關，截鼻者亦無妨，疏：劓者使守關者，賈疏云：此則王畿五百里上面有三關之徒，與上守門爲司門之徒相類，管子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對文門與關異，散文則通，門父，即此守關也，注云：截鼻者亦無妨以貌醜遠之者，司刑注云：劓，截其鼻也，關在畿置，視門爲遠，故云遠之，宮者使守內，以其人道絕也，疏：讓案司刑宮罪注，兼官男女，此所守，則寺人之類，守正內五人之等是也，論通王宮內諸奄官及關人言之，不徒寺人也，詳天官敍官疏，注云：以其人道絕也者，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守內與嬪婦同處，故絕其人道，韓非子難一篇云：管仲對齊桓公曰：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云：今世或然者，漢時宮中用宦者，則者使守固，斷足驅衛禽，無急行，疏：則者使守固者，賈疏云：此則固游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則者於故舉以爲況，則者使守固，斷足驅衛禽，無急行，疏：則者使守固者，賈疏云：此則固游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則者於游之門，不必以墨者守之，詳天官敍官疏，注云：斷足驅衛禽，無急行者，司刑注云：則，斷足也，無急行者，禽獸在固，驅衛禽之而已，無事急行逐捕也，漢志顏注云：驅衛禽獸，無足可也，彼似亦用鄭義，則疑顏所見本，衛或作衛，御與衛古字通，此與田僕驅，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玄謂此出五刑之逆注義同，亦得通也，詳彼疏，髡者使守積，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髡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也，宜疏：髡者使守積者，此輕刑，在司刑五刑之外者，漢書刑法志顏注云：積，積聚之物也，案積即大司徒遺人也，委人委私之積，凡米木薪芻之積聚以給用者皆是也，蓋兼倉廩及露積二者而言，詳大司徒疏，注鄭司

農云。髡當作完者。作。錢鈔本。及宋附釋音本。注疏本。國本。並作爲。先鄭以周時無髡刑明文。故依聲類讀爲完。段玉裁云。大鄭改字。後鄭如字。漢刑法志曰。完者使守積。字正作完。蓋用漢人改字之。周禮仲師所本者也。呂飛鵬云。漢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城旦舂。此司農所據。臧庸云。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髡者使守積。釋文。髡木又作完。徐戶官反。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考說文。元。從一。兀聲。髡。从彤。兀聲。髡或从元。是完髡聲相近。班義與鄭農同。徐仙民音戶官反。則徐本禮記注亦作完。鄭注禮記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云。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者。賈疏云。以此爲團土罷民解之。不從者。掌戮所掌。皆虧體。獨以此爲不虧體。於義不可。故後鄭引文王世子解之也。詒讓案。漢法完輕於髡。後漢書明帝紀李注云。完者。謂不加髡鉗。亦曰彤。說文而部云。彤。罪不至髡也。或作耐。見漢書高帝紀顏注引應劭云。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髡髮。故曰彤。禮運孔疏云。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史記索隱引江淹云。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據應孔說。則完者蓋唯去頰毛及鬚。不剃髮。以其非肉刑而役作。與團土罷民之刑相當。故云居作三年。不虧體。賈以掌戮所掌皆虧體難之。然髡亦不可以爲虧體。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大司寇罷民有二。重者入團土。非積聚所在。輕者坐嘉石。則役諸司空。或別使守積。然經無明文。故後鄭不從耳。云玄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髡其類者。後鄭以上學劓宮刑皆罪之入五刑者。惟此髡爲五刑所無。故謂出五刑。而減從輕比者也。文王世子注云。髡。割截也。賈疏云。此鄭亦無正文。若合宮者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公族無宮刑。不劓其類。王家同族犯淫罪者。亦當與諸侯同不宮之。亦是不劓其類之意。王應電云。注非也。公族不劓其類。但可減爲則以下耳。苟降用髡。則應劓刑者不獲減刑乃反重邪。案王說是也。以司刑考之。宮刑輕於殺則。而重於劓鑿。則不宮者減一等。正當改爲劓。今乃止從髡。於刑實太輕。但同時髡刑所附何罪。經典無文。二鄭及賈氏所釋又皆未甚確。姑闕所疑。以俟討覈。云髡頭而已者。後鄭依字爲釋。說文彤部云。髡。髮也。云守積。積此隱者。宜也者。凡積聚倉廩等。必在隱奧之處。以防盜竊。故云在隱。賈疏云。按王同族犯餘罪。刑於甸師氏。刑於隱處。今同族既不宮。亦當於隱處罪之。此守積亦是隱處。故知髡者使守積。是王同族不宮者必矣。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五隸。謂罪隸。四種之隸。〔疏〕掌五隸之灋者。謂簡閱隸民。部署員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疏〕之法。亦此官之官法也。注云五隸。謂罪隸四種之隸也者。據下文爲說。云物。衣服兵器之屬者。賈疏云。卽下文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國之兵是也。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

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疏〕帥其民而搏盜賊者以下四者。皆此官帥五隸

之辱事。廣雅釋詁云。辱。汚也。謂卑賤汚辱之事。若左昭四年傳說內冰云。隸人藏之。彼隸人。蓋即五隸之民。亦役辱事之一端也。云凡囚執人之事者。吳廷華云。囚。拘繫也。執。擒致也。言搏又言囚執。則囚執又在盜賊之外也。

莊存與云。囚執人。句攝罪人也。注云民。五隸之民也者。序官貉隸注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是也。賈疏云。上序官。五隸皆百二十員。員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也。鄭司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者。

祭義注云。任。所擔持也。先鄭以任訓持。故以任器爲任持之器。若杖械之屬。云此官主爲積聚之也者。廣雅釋詁云。積。聚也。吳廷華云。官府所需。使隸連而積之。云玄謂任。猶用也者。牛人注同。破先鄭以任器爲任持之器。廣明

咳衆用器也。賈疏云。用器。除兵之外。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疏〕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此亦即役國中之辱事。以其三者事尤大。故別着之。典祀掌外祀之兆守。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即祭祀之役事也。左襄三十一年傳云。諸侯賓至。隸人牧圉各贍

其事。即賓客之役事也。注云煩。猶劇也者。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劇。繁多也。釋名釋言語云。煩。繁也。是煩。繁。劇。義同。卑賤事必繁多。故云煩辱之事。引士喪禮下篇者。既夕篇文。此引以證喪紀隸民役煩辱之事。彼

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淫。塞也。爲人復往襲之。又示鬼神不用。案依鄭說。則彼隸人專指罪隸。不及四隸之隸。疑凡役事多用罪隸。而四隸之隸。則多共守衛。故下文守王宮者不及罪隸。國策趙策。豫讓變姓名爲

刑人。入宮塗廟。蓋掌帥四隸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

卽爲罪隸役作也。掌帥四隸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所止舍也。厲。遮〔疏〕

掌帥四隸之隸者。此助守政。與師氏虎賁氏爲官聯也。隸與狄同。蠻。閩。夷。貉四隸。總謂之四隸之例也。隸。猶師氏云。四夷之隸也。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也。師氏注云。旃布弓劍不同也。賈疏

云。若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四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云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者。賈疏云。卽師氏職云。帥四夷之隸守王宮。野舍亦如之者是也。注云野舍。王行所止舍也者。謂王師田巡守會同等在道路所止舍。若掌舍

所掌者也。云厲。遮例也者。釋文云。例。本又作列。案作列是也。蜀石經亦作列。山虞先鄭注云。厲。遮列守之。典祀墓大夫注亦並作列。守野舍之厲禁。卽師氏所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厲與列同。例卽列之借字。詳師氏及山虞

疏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疏〕掌役百官府與凡有與者者謂若司門司關

掌使令之小事者亦冢上百官府而言官府大事自有當官之胥徒共其使令故罪隸唯共使令之小事也凡封國

注云役給其小役者即司隸云役其煩辱之事對軍旅田狩溝洫城道諸大役當合衆庶非罪隸所任也

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疏〕凡封國若家牛

引之校移牛助爲牽傍五字於夷隸掌役牧人掌牛下云夷隸役牧人養牛則當助牧人爲牽傍牛助爲牽傍五字當在夷

隸不當在罪隸也又云牛人凡會同軍旅行役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此助爲牽傍蓋亦謂兵車之牛鄭依

誤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罪隸牽傍之非也案王說是也又凡封國若家牛下當依王說補子則取隸爲五

字詳閩隸疏注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牛助轉徙諸侯立大夫家也者建諸侯爲封國立大夫家爲立家也家即采

邑書盤庚云永建乃家僞孔傳云卿大夫稱家是也云牛助爲牽傍此官主爲送致之也者此先鄭依誤書爲說

謂封國立家時罪隸以牛助送致其任器也云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者賈疏云國家以官牛諸侯及大夫家運物

往至任所案鄭賈並依誤本爲說謂若詩小雅黍苗箋說召伯營謝轉隸之役有車牛牽傍等是也云隸罪牽傍之在前

曰牽在旁曰傍者此皆指大車轅外之牛而言牛人注云牽傍在轅外轅車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

蓋轅中之牛自有將大車者御之其在轅外之前及兩旁之牛則此隸助牽之也賈疏謂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還

遺二隸前者牽前牛傍者御當車之牛失之互詳牛人疏又案此助牽傍者依王說當爲夷隸職文鄉師注引司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疏〕掌役校人養馬者，賈疏云，爲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案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圍，不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詒讓案，此與圉人爲官聯也。墨子天志下篇說俘虜云，又夫以爲僕圉，卽養馬之隸也。云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者，亦從師氏及司隸也。國語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彼蓋以蠻夷君長，而使率其民掌守望之事，雖非蠻隸，而所役當同。賈疏云，執其國之兵，蠻隸、閭隸，俱是刀劍也。云在野外，則守厲禁者，謂野舍蕃衛內外列也。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此蠻隸或兼司隸守外列，與師氏所守，內外互相備與。

閭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疏〕杜子春云，子，當爲祀，玄謂掌子者，王立〔疏〕掌役畜養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閭隸役之。

安石云，役，役於掌畜也。王引之云，蠻隸役於校人，夷隸役於牧人，貉隸役於服不氏，不應閭隸無所役之官。畜上蓋脫掌字，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案王說是也。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爲之役也。子上又有脫文耳。案王說是也。方苞亦以子則取隸爲罪隸之文，又職未掌字下當依王說，補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夷之事十九字，詳夷隸及罪隸疏。注杜子春云，子當爲祀者，杜依誤本而讀子爲祀，子，祀聲相近。云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閭隸役之者，後鄭亦依誤本爲說，惟不破字，與杜小異。鄭意世子亦當置家臣，若諸子注云，國子屬天子，彼國子貴，則爲宮臣，此隸民賤，則爲宮臣役也。賈疏云，言掌家事者，若國事不使隸，今取隸，故以家事而言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疏〕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疏〕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養鳥乃閭隸之事，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閭隸養鳥，亦當與鳥言。與鳥言三字，當在閭隸阜蕃教擾之下，承掌字連讀無疑。案王說是也。又養牛下，當依王說，補牛助爲牽傍五字，詳罪隸疏。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者，先鄭依誤本爲說，以此職云掌與鳥言，貉隸云掌與獸言，二官皆以夷狄之人爲之，明其人能解也。云

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者。僖二十九年左傳文。杜注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鄒縣。葛盧，介君名也。案介，卽列子黃帝篇所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是也。此引之者，證夷狄人或曉鳥獸語也。賈疏引賈服注云：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術。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兵。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疏〕不養阜蕃者，猛獸不可。〔疏〕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者，王引之謂

說不養也。注云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罔檻也者，以上罔隸養鳥阜蕃教擾之。此貉隸養獸，止言教擾，不言阜蕃，故釋之也。知獸爲猛獸者，據服不氏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是也。罔檻者，養獸之罔，說文口部云：罔，

養畜之罔也。木部云：檻，牢也。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兵。國兵，依鄭賈說，

當爲弓矢。

周禮正義

卷七十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詰，詰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疏」掌憲邦之刑禁者，贊大小司寇。布刑禁於天下也。國語周語云：「武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疏〕反及羣內，布憲施舍於百姓。章注云：「憲，法也。管子立政篇亦載布憲五鄉鄉師及所屬州長之事。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彼布憲，即布法。若大宰布治法之類。此官布刑禁，則憲爲表縣，其義不同，而循行表示，通於天下，與彼事亦異也。云達于四海者，明此官所布，通于九服也。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者，小司寇注同。詳小宰疏，云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者，據士師文，小司寇注義同。云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者，於舊本並作于。案注例當作於。蜀石經下於字不誤。今并據正。此皆據大司寇職爲說。今案司寇正月布刑，即縣書象魏。鄭以縣書別爲正歲之事，在布刑之後兩月，非也。詳大司寇疏，云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者，以此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即大司寇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之事也。必以旌節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此宣布刑禁，亦道路之事，故所用節同。云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者，之於於字，舊本亦誤于。今據蜀石經正。鄭以此云憲邦之刑禁，當大司寇職，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爲正歲縣書之時，又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即此憲刑禁之事，故謂與司寇布刑同在正歲。然大司寇縣刑象，自在正月。鄭以爲

在正歲者非也。至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雖亦以正月之吉就道。然其所宣布者。遠及邦國都鄙。達於四海。必非一時所能徧達。則其憲刑禁。雖承正月之吉爲文。實當在正歲之後。布憲憲刑禁。斷不能與大司寇縣刑象同時明矣。鄭說亦誤。互詳大司寇疏。知憲刑禁縣於門閭者。據士師五禁書而縣於門閭。明此布憲所縣。亦在門閭也。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厲丁寧焉者。漢書谷永傳顏注云。丁寧。謂再三告示也。鄭意大司寇布刑。布憲則宣令。司寇縣書象。魏。布憲亦縣書門閭。所謂厲丁寧也。云詰。謹也者。大司寇詰四方注同。云使四方謹行之者。布憲布之四方。所以使四方謹行刑禁也。引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地文。此所引與郭本不同。詳職方氏疏。四海。謂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者也。詩商頌殷武孔疏引鄭尚書注云。堯制五服。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若然。周則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爲四海。與唐虞制微異。以其九州大界不同。故每面相較近五百里也。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疏〕凡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賈疏云。謂征伐巡守田獵。皆是大事合衆庶也。互詳大司寇疏。云則以刑禁號令者。以合衆庶。慮其干犯刑禁。故此官號令。使衆徧知之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司、猶察也。察此四者。謂吏民相斬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疏〕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距當獄者也。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玄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疏〕以告者者。凡斬殺戮及傷人。皆於法當誅者。恐其有不達於官。故司察而告之。經不以告。通承上句而言。此皆慮小民窮冤失職。通其壅閼之事。與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同意。注云司。猶察也者。師氏注同。司。卽今之伺字。謂候察而搏之。云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者。以司寇主刑。禁殺戮卽司寇之屬。明經云以告而誅之。卽告於司寇而罪之也。云斬殺戮。謂吏民相斬殺相戮者。此謂擅故殺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斬、殺、戮。三者不同。卽掌戮所云。斬、殺、刑、戮。注云。斬以辜鉞。殺以刀刃。戮。謂膊焚辜肆是也。云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者。此謂故傷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傷人者刑。不見血。蓋不以傷人論。不抵刑也。月令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淺者曰傷。明創爲傷之深者。鑿鐵論刑德篇云。古者傷人有創者刑。有創。卽見血也。說文外都敝字注亦云。戰見血曰傷。賈疏云。恐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人見血連有者。是見血乃爲傷人。若不見血。不爲傷人也。若然。踴跌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

未得其義。漢書五行志注釋力政爲以力相征討。又引或說以力爲政相攻伐。並專據諸侯爲說。此經力正則通於庶民。其義甚廣也。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

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其聚出入有所使。

〔疏〕凡國聚衆庶者。卽布憲凡邦之大事合衆庶是也。云

聯也。司牧。謂監察之。禁殺戮注云。司。猶察也。方音云。監牧察也。史記酷吏傳云。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司牧。猶云牧司矣。注云奚隸。女奴男奴也者。奚爲女奴。隸爲男奴也。賈疏云。案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

入于棄春。是男女同坐爲奴。天官酒人。聚人之等皆名女奴爲奚。五隸又是男奴。故云奚隸。女奴男奴。案奚詳天官敘官疏。云其聚出入有所使者。謂共官長之使令。或羣聚而出入也。蜀石經作其聚出入者有所役也。亦通。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

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去王城五百里曰畿。

〔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者。謂修治國中九經九

險爲官聯也。注云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賈疏云。巡行者。國之道路。使其地之

人治之。野廬氏直巡行不通之處。使人治之。使無陷絕也。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畿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是也。

王城居中。而各五百里。其邊界爲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及晝止者也。非共飲食。樹爲蕃蔽。〔疏〕比國郊及野之

者。與遺人司險爲官聯也。賈疏云。此經所云。王爲賓客在道。須得供承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野。謂百

里外。至畿。注云比。猶校也者。大胥注同。云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者。賈疏云。宿。謂十里有廬。

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直言宿者。舉中言之。故云廬之屬以苞之。息。賓客晝止之處。詒讓案。楚辭初放王注云。

夜止曰宿。毛詩召南殷其雷傳云。息。止也。遺人。廬有飲食。宿有路室。市有侯館。則廬惟可晝止。宿市以上有室

館。則可夜止矣。故此職以宿息關彼三者也。云井共飲食。樹爲蕃蔽者。以宿息之處。皆有井以供賓客之飲食。有樹

以爲廬宿之蕃蔽。蕃蔽。謂爲蕃離屏蔽。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干步而井。周書大聚篇云。闢關脩道。五里有郊。十里

有井。二十里有舍。彼雖非王國之制。亦道路必有井之證。又國語周語云。列樹以表道。若有賓客。則合守涂地

立郵食以守路。此野廬氏掌達道路。則樹中亦兼有表道之事。不徒爲廬舍之蕃蔽也。若有賓客。則合守涂地

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則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櫟之。

聚擊櫟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疏〕有相翔者則誅之者。舊本並稅則字。今據唐石經、乾隆石經、宋大字本、岳本、王氏訂義本補。注云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者。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注云。衆庶民遞守固者也。明涂地旁民亦有受役於官更迭徵守之法。此人卽掌固之衆庶也。此賓客道涂所出廬宿市旁之居民。平時既受守涂地之役。賓客至。因令給事客舍。供守衛之事也。云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相翔。昌翔。並疊韻連語。觀體注釋。宿爲相翔待事之處。相翔。或作相羊。亦作相伴。楚辭離騷。聊逍遙以相羊。王注云。逍遙。相羊。皆遊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相羊。翱翔也。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相伴。猶徘徊也。又馮衍傳注云。相伴。猶逍遙也。此相翔。漢亦謂徘徊觀望。伺閒爲盜竊者。賈疏謂昌狂翔。失之。鄭司農云。聚櫟之。聚櫟。以宿衛之也者。賈疏云。謂其地之人自聚擊櫟。無行夜。故使宿衛自擊。宮正之等使行夜者擊櫟校比直宿者。彼行夜者。與此異也。案依鄭賈說。此聚櫟。令守涂地之人民爲之。則卽持更。與官吏行夜擊櫟異。詳宮正擊壺氏疏。云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凡道路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者。凡昌翔觀伺於賓客之側者。姦人欲爲寇盜之事。故誅之。使不得近側也。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敍而行之。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輶輶抵闕。〔疏〕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敍而行之者。也。案阮說是也。擊聲聲類同。戰國策齊策云。主者循軼之速也。軼擊摩車而相過。韓擊。卽所謂擊也。丁晏云。穀梁昭八年傳。御擊者不得入。范甯集解。擊。挂也。釋文擊。劉兆云。挂也。本或作擊。注云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者。賈疏云。謂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更互相擊。故云擊互者。案互當與脩闕氏注障互。說文走部迴互義同。謂舟車相摩抵格。賈釋爲更互。乃望文生訓。非鄭指也。云車有輶輶抵闕者。阮元云。釋文作環。云本亦作輶。同。安輶當依陸本作環。因注云車有輶輶。故改從車旁也。賈疏云。案襄二十一年。晉欒盈有罪適楚。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告於周。使候出諸輶輶。是輶輶也。孔廣森云。輶輶。漢時屬河南尹緱氏縣。薛綜曰輶輶坂十二曲。抵闕。卽劍閣棧道也。蜀志。建興十一年。治斜谷邸閣。抵。與邸同。故劉昌宗音抵都禮反。邸當作抵。說文自部。秦謂陵坂曰抵。段玉裁云。釋文。抵字。徐之爾反。則字作抵。詒讓案。左傳襄二十一年杜注云。輶輶關在緱氏縣東南。今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境。抵當從劉音爲正。徐邈本非。云舟有抵柱之屬者。賈疏云。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孔安國云。砥柱。山名。河水又東過砥柱。闕注云。砥柱。山名也。亦謂之三門山。在虢城東北。底柱爲水之隘道者也。詒讓案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過砥柱。闕注云。砥柱。山名也。亦謂之三門山。在虢城東北。

大陽城東也。鄭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架出，勢連襄陵，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案鄭所引鄭說，蓋書禹貢注文，據其所引，則鄭不謂砥柱在魏界，實引偽孔傳爲釋，非鄭指也。云其過之者，使以次序之者，序、舊本並誤敘，今據蜀石經正。凡注例用今字作序，謂爲其迫隘，不能方軌維舟，同時並過，則野廬氏爲依次序行之，令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辟，辟行人，亦〔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使守涂地者。〔疏〕凡有節者，至則爲之辟者，賈疏云，謂若諸侯之使，則有山國川虎節之等。若民自往來，則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上，皆爲之辟止行人，使無侵犯者也。注云辟，辟行人者，開人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云亦使守涂地者，與上爲賓客聚櫟同，亦使道所出廬宿旁民爲之辟行人也。案此當亦兼辟舟車。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爲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若左成三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是也。〔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即士師五禁之野禁也。注云皆爲防姦也者，橫行徑踰，不由正路，恐其爲姦盜，故禁以防之。云橫行妄由田中者，謂不由田上之五涂，而躐躐晦以行者。六韜戰車篇云，殷革橫敵，賈疏云，不要，東西爲橫，南北爲縱，但是不依道塗，妄由田中，皆是橫也。云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者，祭義云，是故道而不徑，注云，徑、步邪趨疾也。楚辭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王注云，徑、邪道也。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謂趨射邪道，以求急速，是謂之徑。毛詩鄭風將仲子傳云，踰、越也。凡有溝渠之處，不由橋梁，輒躐越而過，是謂之踰。管子八觀篇云，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晏子爲東阿宰，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此並禁徑踰之事，惠士奇云，徑謂之蹊，釋名釋道曰，蹊、僕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僕於正道也。衛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蓋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隧竇，不論不隧，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案惠說是也。釋名云，射疾用之，即此注射邪趨疾之義。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今次金敘大功。若〔疏〕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典祀注云，脩除芟掃之。賈疏云，大事，謂者有功效，治讓案，大事，常兼有大賓客朝覲會同之事。互詳大司寇疏。注云比校治道者名者，宰夫注云，比校次之名，謂治道人役之姓名。云若今次金敘大功者，賈疏云，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敘，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

爲次敘大功也。阮元云。按疏云。漢時有官名次金敘。敘字恐衍。蓋賈本作次金丈功。俗本云次敘大功。今本轉寫互誤。各衍一字耳。賈云有官名次金。亦未可信。此注宜定爲若今次敘丈功。金與敘。形之誤。大與丈。亦形之誤。案蜀石經亦作次敘大功。與唐俗本同。此注似當以阮校爲是。孔繼汾校本同。又疑當作次敘人功。匠人注有程人功之語。賈謂次金官名。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續漢書百官志並無。未詳所據。掌凡道禁。絕蒙大巾。持兵杖。〔疏〕注云禁。謂若今絕蒙大巾持兵杖之屬者。疑亦漢律文。方言云。幘。巾也。大巾謂之帟。郭注云。巾主之屬。〔疏〕覆者。故名幘也。左哀二十五年傳。衛太子與渾良夫二人蒙衣而乘。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云。蒙衣爲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此大巾疑卽蒙覆之巾。邦之有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疏〕邦之有大師者。舊本並脫有字。今據唐石經校增。大司馬者。詩齊風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毛傳云。夙。早。莫。晚也。注卽用彼文。卽司賡氏所云晨行宵行之類。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者。司稽注義同。云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閒者。賈疏云。內賊。謂賊在內起。反閒。謂外賊密來覘探。開候國家。反彼論說。案反閒卽環人之謀賊。詳彼疏。

蜡氏掌除骹。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爲漬。謂。〔疏〕注引曲禮曰。四足死者曰

依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補。漬。釋文作漬。云又作漬。案曲禮本作漬。鄭注云。漬。謂相齧汚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賈疏云。彼謂四足之獸相漸漬而有疫死。此骹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音同。仍取四足死者。卽有肉腐之骹也。案後鄭不從先鄭讀爲漬。而又引曲禮此文以冠注首。於義氏無所取。通校六篇之注。亦無此例。其爲傳寫錯互無疑。賈曲爲之說。非也。云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漬者。蜀石經漬作骹。疑誤。管子度地篇云。春不收枯骨朽脊。則夏旱至矣。亦以脊爲骹。段玉裁云。骹。臂。漬。脊。五字。同在古音支佳部。公羊莊二十二年傳。大瘠。禮記注引作大漬。漢食貨志。國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瘠。卽故書之脊也。丁晏云。史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瘠。後漢彭城靖王恭傳。毀瘠過禮。卽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爲骹。先鄭云。骹。讀爲漬。玉篇步部。瘠。病也。獸死也。義與瘠同。云謂死人骨也者。此與曲禮義不合。故後鄭不從。引月令曰。掩骼埋

謂。骨之尚有肉者也。者。段玉裁依浦鐘校。於燔下增一燔字。云月令曰之上。當有玄謂二字。司農從故書作脊。而易為漬。鄭君從今書作醢。而釋其義也。燔。同醢。說文曰。醢。或從肉是也。阮元云。此引月令。當本作掩骼埋胔。禮記音義云。燔。亦作醢。此疏引禮注云。肉腐曰醢。可證此作醢是。漢人據今本月令所改。當訂正。案段阮校是也。月令孔疏引此注。亦重燔字。竊疑上引曲禮文宜繫於此。當云玄謂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下乃接引月令之文。蓋後鄭欲破先鄭脊漬之讀。故先引曲禮以證漬之不為人骨。更引月令明人骨之為醢。以證今書作醢之是也。然月令疏引此注。稱司農云。則唐初本已如是矣。燔。亦當從阮校作醢。序官注引月令。亦作醢。可證。鄭彼注云。骨枯曰醢。肉腐曰燔。禮記釋文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露骨曰醢。有肉曰燔。亦同鄭義。呂氏春秋孟春紀作掩骼覆骸。高注云。骸。讀水漬物之漬。自骨曰醢。有肉曰醢。高註同先鄭。而義則與後鄭同。晏子春秋諫下篇。晏子曰。朽而不斂。謂之醢。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腐。所謂肉腐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後鄭不從先鄭讀漬。而謂醢關禽獸骨者。明漬不得為死人骨。而醢則待兼人及禽獸骨。亦以見今書作醢之義尤完備也。說文骨部云。鳥獸殘骨曰醢。醢。可惡也。則專以醢為鳥獸骨。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與此注義微異。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讀如吉圭。惟醢之圭。圭。繫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者。賈疏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謂不欲見人所蔑惡也。〔疏〕云。大祭祀。謂郊祭天地。詒讓案。州里。亦即鄉師之州里。據六卿以內而言。云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郊野。通四郊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詳大司馬疏。賈疏云。大賓客。謂諸侯來朝。若據天地。其神位在郊。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大總言也。注云。讀如吉圭。惟醢之圭。圭。繫也。者。蜀石經。如作者。惟作爲。宋大字本。如亦作若。案惟作爲。與宮人及士虞禮注同。似勝今本。賈疏云。毛詩云。繫醢爲醢。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段玉裁改讀如爲讀爲。云士虞禮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注。圭。繫也。詩曰。吉圭爲醢。與此注爲惟有異。而作圭則一。蓋三家詩作圭。圭訓繫。醢之本義訓馬。不訓繫。故易醢爲圭。醢從益聲。益聲與圭聲古音同在支佳部。謂之古音同圭。詩天保。周禮宮人。蜡氏。尚書多方釋文皆曰。醢音圭。此古音也。宮人注曰。醢。猶繫也。詩云。吉醢爲醢。鄭注三禮時。多不從毛詩。此引吉圭。恐亦是三家詩有作圭者耳。孔賈在唐初。韓詩尚存。於兩吉圭皆未賈言韓詩。而宋董道詩故。乃以吉圭係韓嬰章句。殊不可信。案段說是也。圭。繫。匠人注義同。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珪之爲言潔也。圭。珪。字同。云刑者。黥劓之屬者。賈疏云。之屬中。含有宮則也。云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者。

賈疏云。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圜云。任之以事是也。云凶服。服寢經也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注云。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賈疏云。凶服。五服皆是。云此所禁除者。皆爲不欲見人所蔽惡也者。釋文云。穢。今本多作穢。案蜀石經亦作穢。說文艸部云。穢。蕪也。穢。卽穢之俗。阮元云。鄭川穢字。考工記注云。粵地塗泥多草穢。又爾雅注。無穢也。皆可證。詒讓案。凡大祭祀。大師。賓客等事。費絮清。人復歸萃。此不穢。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柩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等。皆人所蔽惡。故除禁之。不使見也。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柩。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柩槨是也。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疏〕若有死於道路而置柩焉者。於。經例用古字。皆作于。不當錯出。埋。卽葬之俗。經例用古字。當作葬。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詳竈人疏。此恤道殣之政也。詩小雅小弁云。行有死人。尙或墮之。毛傳云。墮。路家也。埋而置柩。卽爲路家矣。云縣其衣服任器等。有地之官者。任器。詳牛人司隸疏。官。謂官府所治處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輩皆是。若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云其人。其家人也者。謂死者之家人也。鄭司農云。柩。欲令其識取之者。漢書酷吏傳。尹賞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內穴中。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柩著其姓名。顏注云。柩。柩也。柩。柩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此埋而置柩。亦謂以木爲柩。書其日月。柩於所埋之地。欲其有所辨識。待其人來可取之也。云今時柩槨是也者。詳職金疏。云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者。謂小吏主地治有部界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有游徼。游夫論愛日篇云。刑法之理。鄉亭掌凡國之醜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謂部吏足以斷決。是漢書鄉亭小吏。卽爲有部界吏。故此以爲况也。掌凡國之醜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謂部吏足以斷決。是漢書鄉亭小吏。卽爲有部界吏。故此以爲况也。掌凡國之醜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謂部吏足以斷決。是漢書鄉亭小吏。卽爲有部界吏。故此以爲况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溝。澮。澮。澮。田謂隙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爲墻。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書桀誓曰。敝乃獲。敝乃阱。時秋也。

伯禽以出師〔疏〕掌溝瀆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於、經例當作于。下同。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與遂人稻人征徐戎。〔疏〕爲宜聯也。國稼。謂國農之種穀者。地宜敘官注云。種穀曰稼。賈疏云。溝瀆池。或田間通水。或在田外。所須本爲利民而造。其中有放溢奔流爲害者。則禁之。云春令爲防溝瀆之利於民者。春。農事將興。故爲防溝瀆。以去害而利民也。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於是乎設罪。鄂以實廟庖。韋注云。謂立夏鳥獸已成。設取獸之物。彼爲取獸。則夏設罪。較此微晚。要在秋前。與此杜塞之文不相妨也。月令季春云。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又管子四時篇云。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三政曰凍解。修溝瀆。與此經合。注云。溝瀆。田間通水者也。溝。皆田間水道。詳遂人稻人匠人疏。瀆者。說文水部云。溝。水瀆。瀆。溝也。一曰邑中溝。管子地員篇云。瀆田悉徒。尸注云。瀆田。謂穿溝而溉田。是瀆亦田間溝名。說苑臣術篇云。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曰。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是溝瀆以通水。所以備水災也。又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溝。瀆。澮。爲山間水道。以荀子解蔽篇云。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顛步之澮。此溝大於澮。並與遂人之五溝異。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者。池以蓄水。與上三者爲田間通水別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此溝大於澮。並與遂人之五溝異。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者。池穿地通水曰池。賈疏云。詩云。彼澤之陂。毛云。澤障曰陂。今云陂障之水道。謂障澤爲陂之時。於澤通水入陂之道曰池。云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者。經上云溝瀆池之禁。是禦水潦。下云爲防溝瀆。是禦禽獸。故知害於國稼。兼含水潦禽獸二者言之。云防。穿地爲壩。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者。壩。舊本誤漸。宋注疏本同。今據宋附釋音本。汪道昆本。明注疏本正。釋文云。壩。木又作壑。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亦並作壑。案壩。卽壑之變體。掌固注。字亦作壑。說文非部云。防。陷也。重文非。防。或從穴。又土部云。壑。坑也。廣雅釋言云。非。坑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非。謂穿地爲壑。以張禽獸者也。云世謂之陷阱者。以其可陷禽獸。故謂之陷阱。中庸云。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是也。云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者。書費誓孔疏引王肅云。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國語魯語。鳥獸成。設罪。鄂。韋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賈疏云。防則深爲。不須別設柞鄂。獲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惠士奇云。淮南子傲真訓曰。走獸擠脚。蓋設柞鄂以擠其脚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趙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蹄而去。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文。李注引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云秋而杜塞防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者。春爲防壩。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誤入其中。或遭

陷害。故杜塞之也。引書案晉曰。敵乃獲。敵乃阱者。今書作費。說文米部云。榮、惡米也。周書有榮。史記魯世家集解案隱引費亦並作榮。段玉裁、阮元並謂自唐以前皆作榮。至衛包乃妄改爲費。是也。又敵。今書作杜。尚書釋文云。杜、木又作敵。阱、今書作罪。說文支部云。敵、閉也。讀若杜。敵塞也。案敵、杜、字通。費、孔疏引鄭書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罪。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義即本此經也。鄭以彼敵獲敵阱。即此塞阱杜獲。故引以證義。云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者。釋文云。徐、劉本作郕。案郕、正字。徐、借字。說文邑部云。郕、郕下邑地。魯東有郕城是也。書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又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其事也。時秋也。蜀石經作時非秋也。亦通。賈疏云。彼不見時節。但此說在秋。明彼亦秋。故得有敵獲敵阱之事也。吳廷華云。費誓無春秋之文。其杜獲塞阱。蓋爲傷牛馬而設。鄭賈傳會爲伯禽以秋出師。謬矣。案吳說是也。竊疑此注。當如蜀石經。作時非秋。或鄭意案費誓敵獲敵阱。非常敵敵之時爲出師。特發此令。故注附及之。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爲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及水蟲之屬。〔疏〕。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沈、滿之段字。詳大宗伯疏。此中山澤之禁令。與山虞澤虞爲官聯也。玉篇廌部云。廌、或作蟹。此謂山爲禽獸自然之居。澤爲魚鱉自然之居。就彼而害之。所殺尤多。故特禁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者。說文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垣曰苑。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圃、山之燕者也。蓋唯君得因山爲苑囿。其民閒或就山林多禽獸處。爲藩垣遮格取之。若苑囿然者。此官則禁之也。云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荀子王制篇云。鼃鼃魚鼃鰕鰕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楊注云。毒藥。毒魚之藥。案爾雅釋木有莢魚毒。神農本草經艸部云。莢華可用毒魚。此澤之沈。卽莢華之類也。賈疏云。謂別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不謂鴆。故不作鴆。作沈也。案據賈說。則唐時別本。沈字蓋有作鴆者。譌難通。故賈所之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

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鱉不時。

〔疏〕

注云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者。謂禁人欲涉。荀子大略篇云。水

沙蟲水弩。云及入水捕魚鱉不時者。此與數人鼃人川衡澤虞爲官聯也。賈疏云。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合取魚。夏取則不時。皆禁之也。案取魚鱉之時。詳數人鼃人疏。又月令仲春云。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國語魯語云。鳥獸成。

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置罟。又云。魚禁鰓鰻。所謂取魚鼈之禁。荀子。幾酒。苛察沽買過多。〔疏〕。酒亦水之類故也。王制篇云。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幾酒。及非時者。〔疏〕。酒亦水之類故也。

注云。苛察沽買過多者。釋文云。買。一本作賣。幾訓苛察。詳司關疏。此謂民自買酒於市也。說文四部。云。酤。一曰買酒也。沽。即酤之假字。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競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夫酤。

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案酒正。酒人無官酤之文。明承平世酒酤亦在民。魯匡妄說。不足據。然雖民閒沽買。但過多。則飲之將不節。故亦察而詰之。

云。及非時者。賈疏云。時。謂若酒諧惟祀茲酒。及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疏〕。謹酒者。說文言部云。謹。鄉飲酒。及昏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謹酒。曰。有政有事。無夷酒。〔疏〕。慎也。謂戒敕民使謹慎於飲。

酒。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晏子曰。古之飲酒者。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鵠三獻。過之者誅。此即謹酒之事。注云。使民節用酒也者。謂用酒有節度。飲不及亂也。引書酒誥者。

證謹酒之事。今書政作正。夷作彝。與鄭本異。宋附釋音本。巾箱本。注疏本。夷亦作彝。與今書同。阮元云。韓非引書亦作夷。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夷。夷。常也。不得常飲。明如上文合飲時乃飲也。案賈釋蓋本鄭書注。

義。禁川游者。沈溺也。〔疏〕。禁川游者。說文水部云。浮。浮行水上也。重文汜。汜。或从囚聲。案游即汜之借字。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云。舟而不游。注云。備波洋卒至沈溺也者。一切經。

音義引三蒼云。洋洋。大水貌也。管子樞。音篇云。善游者死於梁池。故禁之也。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早。〔疏〕。掌夜時者。司夜告時。與挈壺氏爲官聯也。注云。夜時。謂夜晚早者。左。傳昭五年杜注。以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人定。黃昏。日入。

脯時。日映。日出。隅中。爲十二時。其雞鳴至日入五時。即夜時也。云。若今甲乙至戌者。蜀石經及舊刻本。戊並誤。戊。今據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引宋蜀本正。賈疏謂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所據亦誤本也。王應麟云。疏以戊。

爲戌誤。甲乙至戊。謂夜有五更。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乙夜。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

守火。師內戶外數五止。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傳五夜。首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夜士。主行夜微候者。〔疏〕。官各徵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噓呼備火。案王說是也。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如今都候之屬。

以星分夜者。謂察中星以定夜之早晚也。戴文類聚天部引尸子云。使星司夜。賈疏引書傳云。春昏張中。可以種穰。夏大火中。可以種黍。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昂中。可以收斂。蓋藏。此並約舉四時昏中之星言之。實則五夜各有中星。可爲早晚之候。又隨每月節氣遞移。亦不能定以四時也。注云。夜士主行夜。徵候者。謂國中巡行夜守之士。若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權者。先鄭注云。棧。謂行夜擊櫓是也。徵候。詳宮伯疏云。如今都侯之屬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左右都侯各一人。六百石。本注云。主劍戟士徵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劉注引干注與鄭同。依鄭義。則此夜士亦有官秩。若宮伯掌固士庶子之屬。故唯主行夜。與持更者異也。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晨。先〔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男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星虛。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疏〕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汜埽反道。鄉爲田燭。禁夜遊者。禁其無故遊者。注云。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者。晨夜之時。或有姦人爲寇害。恐行者遭之。又防有姦謀害公家事。以晨夜潛行。故並備而禁禦之。云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者。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廣雅釋詁云。禦。止也。是禦訓禁。亦訓止。但禦禁文有輕重。禦但遏止之不令行而已。不治以法。禁則有刑法也。云晨。先明也者。爾雅釋詁云。晨。早也。說文晶部云。麗。房星。爲民田時者。重文晨。夔或省。晨部云。晨。早昧爽也。經典通借晨爲晨。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高注云。朏明。將明也。旦明。平旦。左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且而戰。僖五年孔疏云。晨。謂夜將旦。雞鳴時也。據此。則晨先於旦。是將明未明之時。賈疏引三光考靈耀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蓋夜漏盡則爲旦。不盡三刻則爲晨。故淮南書晨明在旦明前。所謂先明也。釋名釋天云。晨。仲也。旦而日光復伸也。蓋晨與旦。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云宵。定昏也者。說文山部云。宵。夜也。又日部云。昏。日冥也。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三商。卽考靈耀所云三刻。淮南子天文訓云。至於虞淵。是爲黃昏。至於蒙谷。是爲定昏。案鄭卽本淮南書說。詩鄘風定之方中。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定。正也。宵在黃昏之後。日入三刻正昏之時。故謂之定昏。引書曰。宵中星虛者。書堯典文。僞孔傳亦云。宵。夜也。鄭引之者。證此宵爲定昏。與尙書義同。引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者。左莊七年經。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無夜中字。此蓋據穀梁傳也。彼經作昔恆星不見。與下夜中字異。傳云。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鄭引之。明此禁夜遊文在宵行之後。宵已爲夜。則夜謂夜半時。猶穀梁傳以夜中別於昔時也。其公羊經傳上夜字不作昔。而隕字別作質。非鄭所據。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其明水。夫遂。陽遂也。鑒。取火者。世謂之方鑒。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疏〕於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者。以爲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燭。謂以明水滌滌。黍稷。陳明水。〔疏〕於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者。云夫遂。陽遂也者。卽內則之金鑒攻金之工。以金錫半鑄之者也。說文金部云。鑒。陽鑒也。淮南子天文訓云。陽鑒見日則燃而爲火。高注云。陽鑒。金也。取金杯無絲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常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又引許慎注云。鑒。五石之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論衡率性篇云。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古今注云。陽鑒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案遂。考工記攻金之工經注及華氏注並作鑒。魯氏注又作隧。內則亦作鑒。鑒。正字。遂。隧。並假借字。鑒。卽鑒之省。鑒。則鑒之俗。鑒爲鑒火。與陽鑒義別也。陽遂形制。注無其說。崔云。形如鏡。近是。御覽服用部引魏名臣奏高堂隆說。亦同。古陽遂蓋用鑒鏡。故魯氏注云。隧在鼓中。鑒而生光。有似夫隧。高氏云。金杯無絲。卽鑒鏡之形。非真川杯也。依光理。鑒鏡回光。則光綫聚於弧心。故可以取火於日矣。云鑒。鏡屬者。考工記鑒鑒注云。鑒亦鏡也。廣雅釋器云。鑒。謂之鏡。御覽引高堂隆云。陽鑒取火於日。陰鑒取水於月。並銅作鏡。名曰陰陽之鏡。與鄭說同。說文金部云。鑒。大盆也。一曰鑒諸。可以取明水於月。案許書前一義。卽浚人之冰鑒。後一義。卽此及考工記之鑒。鑒。鑒之變體。郊特牲注云。明水。司烜以陰鑒所取於月之水也。賈大司寇疏及七昏禮疏引此經。亦並云陰鑒。疑皆以義增之。非與賈經本多一字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此亦以漢時方言爲說。淮南子天文訓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注云。方諸。陰鑒。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華嚴經音義又引許注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向月。則得水也。又御覽天部引許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是許君淮南注有二說。其後說與高誘略同。蓋以方諸爲別一物。鑒。則受水銅盤也。又御覽地部引淮南萬畢術云。方諸取水。注云。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作治。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卽來。此與許前說同。鄭君之意。則以方諸爲鑒。鑒卽鏡。與萬畢術及許高諸說並異。舊唐書禮志載李敬貞議。亦從高誘說。以方諸爲大蛤云。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鑒。鑒之齊。鄭注云。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鑒。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鑒。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鑒取火。應時得。以陰鑒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鑒法。鄭玄錯解以

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用大蛤也。又稱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依敬貞說。大蛤取水。得之目驗。然與考工記鑒燧同齊。文連。又與陰鑒名義不相應。恐非古制。今考水爲流質。既非光氣所生。又月繞地映日成景。原其光體。亦非積水。承月得水。於理難通。但明水配齊。古祭祀所用。必非虛妄。竊意取明水。止是用鑒承露。溼潤蒸騰。遇冷成露。月夜澄朗。更無風雲。露下尤多。因謂取水於月。以配明火。大蛤得水。亦同茲理。斯由古人測天未精。沿習弗察。固不得以此所鄭之誤解矣。又案依許淮南注說。則方諸爲圓鏡。而抱朴子云。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此與唐司宰方鏡制同。亦不知古制然否。云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者。釋明水火之義。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此注與彼義異。而訓明爲絜則同。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賈疏云。謂祭日之旦。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云明水以爲玄酒者。明經於共明燭之外別云共明水也。賈疏云。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爲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室。亦謂明水爲玄酒也。鄭司農云。夫、發聲也者。淮南子覽冥訓云。夫、發聲。與劍衣謂之夫、同。云明燭。謂以明水澹澹。燭燭盛。黍稷者。明夫、。劍衣也。夫、發聲。此陽遂謂之夫、。亦是發聲。與劍衣謂之夫、同。云明燭。謂以明水澹澹。燭燭盛。黍稷者。明燭。舊本並誤作明燭。今依蜀石經正。釋文出經明燭云。注作燭。則注本不與經同。蜀石經與陸本正合。今本注亦作明燭。後人依經改也。此蓋亦譌燭爲燭。甸師注云。燭盛。祭祀所用穀也。凡經燭盛字。鄭並譌爲燭。詳甸師小宗伯疏。詩小雅甫田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云。器實曰齊。鄭箋云。絜齊豐盛。彼釋文云。齊。本又作燭。案詩齊明。卽此明燭。倒文以。韻。又士虞禮祝辭。亦有明齊。注云。今文曰明燭。王引之謂卽此經之明燭。其說甚瑣。燭、齊、燭。字並通也。燭者。內則注云。秦人洩曰燭。說文水部云。澹、浸漬也。凡祭祀。以明水澹澹。燭盛而後炊餼之。所以示絜。左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絜。燭盛。明燭。卽絜燭也。賈疏云。澹、謂澹澹。澹。謂澹澹。釋米者也。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貴。鄭司農云。賈燭。麻燭也。玄謂墳。大〔疏〕事。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者。與開人宮正宮人爲官聯也。開人云。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此大事。卽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之事。墳燭。亦卽門燎。此官共與開人設之。其庭燎在廟寢之中。蓋其與宮正宮人等設之。宮正云。凡邦之事。墾宮中廟中。則執燭。宮人云。凡寢中之事執燭。彼掌宮廟執燭。當非掌設燭矣。此墳燭庭燎。並樹地之大燭。其人執之小燭。當亦此官共之。經文不具耳。注云故書。墳爲貴者。墳、贊。聲類同。鄭司農云。賈燭。麻燭。

也者。先鄭從故書爲說。僂人先鄭注云。麻曰賁。故以賁燭爲麻燭。段玉裁云。司農謂賁卽葩。賁字。故云麻燭也。麻燭蓋賁麻廢爲之。程瑤田云。後鄭不從麻燭之說。然淮南子說林訓。賁燭物。亦燭澤。是麻燭之說。蓋有所受。今世猶以麻燭爲夜行燭也。案程說是也。後鄭以填燭與大燭義尤合。故不從先鄭。賈此疏及燕禮疏。並謂古無麻燭。而川荆燭。則非。易林。蠱之蹇云。執賁然儀。爲風所吹。卽賁燭也。云玄謂填。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後鄭依今書。故不從先鄭說。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開人爲大燭於門外。大射儀文同。注云。燭。燭也。賈疏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非人所執也。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開人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使人執。彼注云。庭大燭。爲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爲位廣。又樹之於地也。詒讓案。經云填燭。鄭知非人執之者。以此填燭樹於門外。卽開人之門燭。彼注云。燭。地燭也。彼此互證。知亦樹地之大燭矣。燭燭通稱。互詳開人疏。云於門內曰庭燭者。此家上文亦樹之於庭。士喪禮云。宵爲燭于中庭。中庭。卽門內也。金鶚云。庭者。堂下之地。聘禮燕禮凡言庭者。皆廟寢堂下也。庭與朝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卽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延無堂。但爲平地。故其文从廴。賈疏云。於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燭。庭燭與大燭亦一也。其所以照衆爲明。是以詩庭燭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燭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謂宣王時諸侯來朝之事。按郊特牲云。庭燭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燭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庭燭所作。依幕容所爲。以章爲中心。以布纁之。館蜜灌之。若今臘燭。百者。或以百股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燭爲之。少儀云。執燭抱燭。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案賈說是也。通言之。庭燭亦爲大燭。故燕禮。凡庭階。執與不執。並曰大燭。詩小雅庭燭。傳云。庭燭。大燭也。鄭箋云。於庭設大燭。國語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館諸宗廟。設庭燭。韋注與詩箋義同。是庭燭與大燭異名同物。依士喪禮注云。火在地曰燭。執之曰燭。則燭燭本以樹地。與手執異稱。此填燭庭燭同爲在地之燭。經以門庭異地。變文見義耳。賈說庭燭之制。不知與古合否。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庭燭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曰百炬共一束也。卽賈所本。今案當以百炬分列爲正。門燭之數。當減於庭。或無百炬也。云皆所以照衆爲明者。以廟寢門內外地廣人衆。故於地樹燭燭以照之。若堂室。則以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火禁。〔疏〕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者。與司燭人執燭。不樹也。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疏〕爲官聯也。國中。謂城郭中。火禁。亦士師國禁之一端。廬里縣密。敵火特重。故脩其法令。而以木鐸徇戒之。凡文事。齋木鐸以警衆。詳小宰疏。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者。季春出火。司燭文。宮正。春秋以木鐸脩火禁。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

戒。案彼掌王宮火禁。尤嚴謹。故一歲兩脩。此官掌國中火禁。則唯中春火星出時一脩。其事略同也。云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者。用火之處。若陶冶之屬。備風燥。謂因天時以戒。嚴備火災也。墨子號令篇云。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相傳保火。火發自燔。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燔受延燔人。斷。卽備火之禁令也。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屋誅爲其刑劇之劇。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疏〕軍旅脩火禁者。亦士師軍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竈。若今楊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烺掌明竈。則罪人夜葬與。〔疏〕禁之一端。軍壘所居。尤以備火爲重。墨子號令篇云。諸慮必爲屏。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得之。除。是其類也。注。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爲葬之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屋爲夫三爲屋者。謂三族解之。後鄭不從者。夷三族。乃是戰國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既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云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者。釋屋誅爲夷三族之意。先鄭以此屋與小司徒考夫屋義同。三夫爲屋。據司馬法文。一家田爲一夫者。一夫受田百畝。九夫爲井。卽九家所治之田。三族與三家相類。故曰屋誅也。夫屋。詳小司徒疏。云玄謂屋誅爲其刑劇之劇者。破先鄭夷三族之義。讀爲。今本並誤作讀如。今依蜀石經校正。此易其字。非疑其音也。賈疏云。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劇。鄭義以爲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與此同。案賈疏人疏引鄭易注義尤詳。段玉裁云。周易王弼本作其形渥。形。刑。古通用。釋文曰渥。鄭作劇。音屋。賈云鄭義以爲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劇。鄭所傳賈氏易實作劇。故此注周禮易屋爲劇。釋劇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說文易用孟氏。故不收劇字。今本讀爲作讀如。誤。惠士奇云。班固述哀紀曰。底劇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論議案。呂祖謙古易音訓引晁氏云。九家京虞作劇。重刑也。京謂刑在墳爲劇。案九家京虞易字。並與鄭同。而義則異。云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者。賈疏云。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案詳掌囚疏。云明竈。若今楊頭明書其罪法也者。謂削木爲杙。明書其所犯之罪狀。與所讞之刑法。著罪人之頭也。楊。詳職金疏。賈疏云。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戶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葬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明刑者書可知。孔廣森云。明竈者。殺人瘞其尸。而楊著之。漢書尹賞殺少年惡子。瘞寺門桓東。楊著其姓名。師古云。楊。杙也。何並斷王林卿奴頭。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此卽楊頭明書其罪法者。惠士奇亦引漢書以證注說云。既

葬。而楊著舉名。立於其地。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楊者。表識之名。蟻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楊。立於其地。不加於尸。賈疏失之。案惠孔說是也。鄭舉漢法楊頭以相比況。實則此經主謂楊。非謂葬穿壤也。凡屋誅既刑於隱。則無肆尸之事。賈說誤。云司烜掌明竈。則罪人夜葬與者。小宗伯注。杜子春云。竈。皆謂葬穿壤也。鄭以經云明竈。則是葬時所楊。明使此官爲之。兼以燎燭爲明也。賈疏云。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曾釗云。荀子禮論篇曰。刑餘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殮。古之法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孔子

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疏〕掌執鞭以趨辟者。鞭所以威人。衆有不辟者。則以鞭歐之。穀梁成五年傳。晉伯驪遇釐者不辟。使車右而下而鞭之是也。鞭。詳司市疏。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者。夾

王車爲衛。與旅賁氏爲官聯。荀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路。庶士介而夾道。是也。賈疏云。案序言條狼氏下士六人。晉六人。徒六十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案沈彤謂敘官六字並當爲八。則夾道八人皆下士也。其說較賈爲長。詳敘官疏。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者。前馬而趨。禦行人使辟王及諸侯之車。無有干犯也。朝士掌外朝。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彼官辟於朝。此官辟於道。其事正同。云若今卒辟車之爲也者。劉石經今下有朝字。宋大字本同。惠棟云。續漢書與服志云。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百。環警十二人。辟車四人。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言士之賤也者。論語述而篇文。集解引鄭注云。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引證執鞭爲士之賤役。此經執鞭者。如胥爲市民。朝士爲中士。此官是下士。皆賤者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

誓馭曰車轡。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吏曰殺。誓小吏曰墨。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

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三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轡。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此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疏〕贊大司徒大司馬諸官之誓衆。亦與彼爲官聯也。云誓僕右曰殺。誓

駟曰車轅者。賈疏云。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通右與駟及王四乘也。右、謂勇力之士。在軍右。備非常。晉駟。謂與王駟車者也。案此僕駟之別。鄭注無釋。注雖引甘誓。晉左右駟之文。以證軍旅之誓。而彼左爲乘車之人。與僕實不相涉。賈則據大僕職釋爲大僕。然彼職贊鼓。注意謂大僕與王同車。說殊不塙。而彼職別有王出入則自右駟而前驅之文。又不與王同車。賈說殆未足據。竊謂此僕。卽謂大駟。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校人職僕注云。僕、駟五路之僕是也。駟、則謂駟夫。駟武車、使車、從車之等者也。僕右、主王所乘五路而言。故唯誓以殺。駟則通諸臣以下車言之。故更誓以車轅以警之也。月令季秋。天子教田獵云。命僕及七驂咸駕。彼注云。僕、戎僕及駟夫也。彼僕兼有駟夫者。僕駟對文別。散文則通也。大駟說犯轅之禮云。及祭酌僕。賈彼疏以僕爲大駟。其說甚塙。而此疏乃以僕爲大僕。而以駟爲五駟。失之。僕亦謂之僕夫。詳校人疏。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輶五百者。書舜典云。輶作官刑。朴作教刑。國語魯語云。薄刑用輶。朴是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案此誓大夫曰輶。則有撻笞之刑。班說不足據。鄭說刑不上大夫。謂適甸師氏。詳掌囚疏。云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者。王引之云。此經不可解者有三。上文曰僕右。曰駟。曰大夫。曰師。皆邦之官職也。而不言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刑之有殺。有墨。恆視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罪必當殺。小史所犯之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於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所誓者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案二史字皆當爲事。古文事字之誤也。說文事從史中省聲。雙、古文事。徐鍇曰。此則史字不省也。古文之豈。脫去上牛。則爲史矣。訝士。凡邦之大事聚衆席。則讀其誓禁。是邦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爲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爲文。小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此卽大事殺。小事墨之證。案王說是也。此經誓僕右駟大夫師皆官。別爲誓大事小事。則總上下有事之人通誓之。自經文譌誤。說者遂不得其解矣。注云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者。聽誓之時。衆皆分列爲行。誓者欲令衆徧聞之。故趨於行前也。云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者。賈疏云。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爲之大言。使衆聞知。故云且命之。云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者。賈疏云。若且命以上軍旅祭祀同有此事。僕右四乘。據軍旅時。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關。亦據祭祀須關君。是以鄭引甘誓證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也。詒讓案。出軍之誓。若大司馬大閱之誓是也。祭祀之誓。若大宰祀五帝大

神示享先王，百官皆有誓戒，明堂位說魯禘之誓云，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此殺、輶等，卽所謂大刑也。大司馬之誓曰，不川命者斬之，善通誓軍衆之辭，卽此誓大事曰殺是也。此誓有車輶及輶者，官別誓之，故視職掌之輶重爲誓也。依王說大史小史，更爲事之譌文，則不專屬祭祀，賈注爲釋，非經義。云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者，甘誓，夏后啟有扈戰於甘，誓師之辭，彼文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左車左，右車右，是左右及馭通誓，故云備矣。云郊特牲諷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郊特牲上文有卜郊之文，故以證祭祀之誓，詳大司寇疏，云車輶，謂車裂也者，說文車部云，輶，車裂人也，釋名釋喪制云，車裂曰輶，輶，散也，肢體分散也，惠士奇云，輶，車裂，一作軫，史記龜策傳曰，頭懸車軫，四馬曳行，鵠冠子王鈇篇曰，害百姓者軫以狗，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輶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輶夏徵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輶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舉，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輶之，不獨弑君之賊矣。云師，樂師也者，賈疏云，師是樂師，大師，瞽人之長也，詒讓案，此師疑亦兼衆樂官言之，左襄十四年傳，衛獻公殺師曹三百，師曹卽衛樂人也，云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不知大史小史爲事之譌文，故以春官大史小史二職爲釋，蜀石經作主書記禮事者，疑非，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者，史記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索隱云，關，通也，此不關，亦謂不通告於君也，云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者，賈疏云，欲見受命出征，摶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除此以外，其無不復請，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問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猶當復請于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彈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詒讓案，此誓大夫誓師，皆謂常事常關而有不關者也，故罪止於輶，若非常大事，如漢律所謂矯詔書者，則當在士師八成擒邦令之條，豈徒輶扶而已哉。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樣者，與其國弼，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國中，城中也，弼，養也，國所游養，謂

互爲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巨。當爲互。〔疏〕掌北國中宿互衛者者。賈疏云。互。謂行馬所以爲遮障。宿。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櫓。謂夜行擊櫓。主野。脩閭氏主國中。注云國中。城中也者。司士注同。謂王城方九里之中也。亦當兼郭門以內言之。詳大宰疏。云。弼。養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傳文。莊子德充符篇云。天驚者。天食也。此國弼與莊子天驚義略同。云國所游養。謂養卒也者。賈疏云。謂國家弼養。未入正卒。且爲養卒者。案賈說未析。注云游養。謂閒游無常職而養於國者。蜀石經作驚養。疑依疏改。不足據。鄭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養。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經云。比其追胥。故以國弼爲養卒也。但養卒不得盡養於國。審釋鄭意。蓋謂簡擇丁壯。以備守衛。給以稍食。故謂之國弼。以其在六軍之外。故謂之養卒。非六鄉七萬五千家一人外凡可任者盡爲國弼也。又司隸掌五隸云。帥其民而捕盜賊。彼隸民。亦國所養。博盜賊。即追胥之事。疑亦此國弼所咳矣。云追。逐寇也者。小司徒注同。云胥讀爲脩者。士師注云。胥。讀爲宿衛之脩。謂司搏盜賊也。云故書。互爲巨者。司會注同。又掌舍櫓柎注云。故書。柎爲柎。此互爲巨與彼柎爲柎正相類。古文苑楊雄城門校尉箴云。國有城溝。家有柎柎。柎柎。蓋即此經之巨櫓。疑此互櫓。故書別本或亦作柎櫓矣。楊云。家有柎柎。則亦以柎爲備禦非常之械。疑即量人之門渠。掌固之樹渠。柎。渠。聲類同。亦即墨子備梯篇之柎。謂伐木爲藩落也。此西漢經師古讀古義。與二鄭不同也。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者。宮正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夕擊柎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先鄭注云。令宿。宿衛王宮。此比宿互櫓亦與彼同。但彼謂宮中直宿之人。此謂國中諸官府門間宿衛之人。與彼小異。云巨當爲互者。司會杜注亦讀巨爲互。義同。詳彼疏。云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者。互爲行馬。即掌舍之柎柎也。說文阜部云。障。隔也。惠士奇云。謂之互者。說文是部。邇。邇互不得行也。木如疾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云櫓。謂行夜擊櫓者。即司寤氏所謂夜士也。櫓。詳宮正及挈壺氏疏。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爲其。〔疏〕禁徑踰者者。兼掌國中之道禁。與野廬氏爲官聯也。詳彼疏。云與以兵革趨行者者。此通人與車馬言之。韓非子愛臣篇云。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即禁車以兵革趨行之事。云與馳騁於國中者者。於。經例當作于。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禁車馬之行不如法也。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騁。直馳也。注云皆爲其惑衆者。三者形跡詭異。使衆惑。故禁之也。曲禮云。入國不馳。注云。愛邦有故。則令守其間互。唯執節者不幾。令者。令其間人也。馳善。閭人也。此禁馳騁於國中。當亦兼彼注義。邦有故。則令守其間互。唯執節者不幾。內之閭胥里宰

之屬〔疏〕則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者，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禍災，閭互，謂國中閭里之門，亦各有障互，有禍災，則須置守也。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若然，大故則鄉大夫令守，小故則此官令

守。二官爲官聯與。賈疏云。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喪皆是。恐有姦非。則命各遣守閭里巷門。云唯執節者不幾者。賈疏云。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詞也。注云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者。謂令其當閭之吏也。此官掌國中城郭。

廩里。蓋亦以五家爲聯。但置設官吏。依鄉法。或依逵法。經無明文。故鄭兼舉閭胥里宰以咳之。賈疏謂此官兼主六鄉六逵。殆誤會鄭旨矣。

冥氏掌設弧張。所以屬注云：學置之屬，以絹禽獸。
〔疏〕注云：弧張，學置之屬者。爾雅釋器云：「繫謂之學。」覆車也。郭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管以捕鳥。詩王風釋文引韓詩

云。張羅於車上曰置。案此注。張上疑衍弧字。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罔羅之屬。並爲機軸張施之。故卽謂之張。楚辭九章。設張辟。王注亦以張謂罔羅是也。轉人注云。弧。木弓也。則是機弩之類。弧。罔羅。不必並設一處。此

設弧張・與下爲阱搜文相對・弧張阱搜各爲二物・注并釋之・似徵誤・賈疏謂張弓以取猛獸・似亦誤合爲一物也・云所以屬絹禽獸者・莊子肤篋釋文引崔饌云・屬、闕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絹猊驪・李注云・絹、繫也・與貫通・

惠士奇云。翬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下來。則掩其脚。絹當作繯。省爲絹。其音同也。西京賦所謂置羅之所翬結者。卽此。莊子外物曰。蹄者所以在兔。釋文。兔膏也。又云。兔弭係其脚。故曰蹄。案惠說是也。說文罔

部云：縵，罔也。一曰縵也。系部云：縵，縵也。文選上林賦：縵要褭。李注引聲類云：縵，係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罔。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縵網罟罟，不敢出於門。案縵，正字。縵，縵、縵、假借字。縵，罔、罔，並縵之俗。屬縵禽獸。

亦謂關局而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
靈鼓，六面鼓。毆，使驚趨阱獲。
〔疏〕
 爲阱獲以攻猛獸者，與獸人服不氏爲宜，聯
 也。阱獲，詳雅氏疏，云以靈鼓毆之者。

毆，依宋蜀大字本附釋音本，明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毆，卽古文驅字也。唐蜀石經皆作毆，嘉靖本作歐，竝誤。詳射鳥氏疏。注云鑼鼓，六面鼓者，詳鼓人疏。云歐之，使驚趨阱獲者，謂爲阱獲於獸來往之處，乃以鑼鼓毆令驚駭趨

也。陷其中。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疏〕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者，謂獻之司裘掌皮玉府諸官，以備國用也。賈疏云：

若得猛獸之時。猛獸之肉。不堪人噉。故當獻其皮革須備也。皮。謂若虎豹熊羆。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齒。卽牙也。虎豹有須備。獻之以擬器物之用也。注鄭司農云。須。直謂頤下須者。釋名釋形體云。頤下曰須。說文須。

部云。須、而毛也。云備。謂抵也者。抵與爪通。士虞禮記沐浴擗搔。注云。搔、當爲爪。今文或爲蚤。擗。惠士奇云。備、所以衛也。爪牙所以衛其體。鄭鑄謂備如字。云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須也。皆備獸焉。姜兆錫說同。俞樾亦云。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案依鄭俞說。則備當爲葡之假字。說文用部云。葡、具也。於義亦通。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禱之。以嘉草攻之。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禱之。以嘉草攻之。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祈名。

云。禱、除也。玄謂〔疏〕之。以攻說禱之。以嘉草攻之者。嘉草上唐石經及舊本並無以字。惟蜀石經有。以剪氏文例校此禱讀如潰癰之潰。〔疏〕之。有者是也。今據增。草、釋文作艸。云本亦作草。案艸、正字。草、借字。然此經艸

水字多作草。則今本非誤。賈疏云。攻說禱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者也。注云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蜀石經病上有能字。宋蜀大字本同。說文蟲部云。蠱、腹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蠱、蟲物病害人也。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云。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蟲蛇之類。以器皿承貯。任其自相噉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即謂之爲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爲人患禍。又有飛蠱。去來無由。漸狀如鬼氣者。得之卒重。

凡中蠱病。多趨於死。以其毒害勢甚。故云蠱毒。案據此經注。則秦漢以前。已有造蠱害人者。故設官除之也。引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者。唐律疏議云。魏文侯時。李悝首制法經。有盜法賊法。自秦漢逮至後魏。皆名賊律盜

律。此即漢律賊律篇文。蠱人。謂身以毒蠱毒人。教令。謂教人爲毒蠱。令以害人。二者同罪。鄭引此者。證毒蠱害人當攻治也。云攻說。祈名者。據大祝六祈。五曰攻。六曰說也。蓋亦鳴鼓攻之。復以辭責其神。故兼有二名。詳彼

疏。云祈其神。求去之也者。以毒蠱亦有神。惡之。故攻說聲其罪。除去之。云嘉草。藥物。其狀未聞者。漢時治蠱不用嘉草。故鄭未聞。神農本草經云。白蘘荷主中蠱。千寶搜神記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

證類本草引宗陳別楚歲時記。亦以嘉草爲蘘荷。惠士奇、江永並從其說。案嘉荷聲類相近。詩陳風澤陂。有蒲與荷。孔疏謂樊光注爾雅引詩作蒲。漢書揚雄傳顏注引張揖古今字詁云。荷亦蒲字。是其例也。干說不爲無徵。至證類本草

引陳藏器說。謂蘘亦爲嘉草。則肌說不足據。云攻之。謂蠱之者。廣韻二十文云。熏蠱同。案蠱俗字。蜀石經作熏。近是。剪氏經注亦並作熏。宋以來版本。並從釋文作蠱。今姑仍之。鄭以剪氏除蠱物。以莽草熏之。故知此攻亦即熏。

謂焚而取其煙以熏之也。鄭司農云。禱、除也者。神仕杜注同。先鄭言此者。以別於六祈之禱也。知攻說是祈。而禱獨非者。剪氏除蠱物云。以攻禁攻之。此文例與彼同。彼攻非即攻禁之攻。則知此禱非即禱禁之禱矣。云玄謂此禱讀

如濟癰之潰者。明音亦與六所之禱異也。神住注亦同。凡毆蠱則令之比之。使爲之。又校次之。〔疏〕凡毆蠱者。毆。依宋蜀大字本及明注道昆本。正。釋文作毆。唐石經誤毆。嘉靖本誤毆。

詳冥氏疏。數蠱。卽謂禱之攻之也。注云使爲之。又校次之。令依攻毆之法爲之。又校次其人衆使窮索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疏〕掌攻蟄獸者。與獸人爲官聯也。注云蟄獸。熊羆之屬

冬藏者也者。說文山部云。蟄。藏也。藏。俗作藏。又熊部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羆如熊。黃白文。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熊羆貉貉則穴。若蟄而案小正而當爲尔。熊羆貉貉。皆所謂蟄獸也。云將攻之。必先燒其所

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者。爲其蟄穴不可攻。故必以其所食之物燒於穴外。誘其出穴。乃攻之。案經攻用火。疑亦兼有熏毆之事。注唯云燒食物。文不具也。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疏〕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者。珍異。謂可共膳羞者。與實人廩人賈師義同。獻。亦獻於膳夫司裘掌皮也。賈疏云。謂熊羆之皮革及熊蹯之等。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拑之。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緇中。鳥來下。則拑其脚。〔疏〕掌攻猛鳥者。與射鳥氏羅氏爲官聯也。云各以其物爲媒而拑之者。

賈疏云。若今取鷹隼者。以鷂鷂置於羅網之下以誘之。注云猛鳥。鷹隼之屬者。爾雅釋鳥云。鷹鷂鷂隼。詳司常疏。說文犬部云。猛。健犬也。引中。之。健鷂之鳥。亦稱猛鳥。以其性健鷂善搏擊。故攻之。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緇中。鳥

來下。則拑其脚者。謂卽以所食之鳥物爲媒以誘之也。文選潘岳射雉賦。雉媒。徐爰注。謂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彼以同類鳥爲媒。與此猛鳥之媒異而義同。說文手部云。拑。偏引也。漢書敘傳顏注云。拑。偏持其足

也。緇。繼之借字。卽爾雅釋器郭注所謂施罟以捕鳥也。詳冥氏疏。以時獻其羽翮。〔疏〕以時獻其羽翮者。入於羽人。共車飾及旌旗之用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養者。〔疏〕掌攻草木及林麓者。與山虞林衡爲官聯也。賈疏云。此柞氏與羅氏治

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故云草也。林麓。謂麓上有林者也。注云林。人所養者者。地官敘官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此林亦兼竹木言之。別於上草木爲自生之木。非人所養也。賈疏云。若林衡所掌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攻治。

以擬種植。故知此林麓。人所養治者也。漆林之征。亦此類也。云山足曰麓者。地官敘官注同。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至。令剝陰木而水之。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則使其肄不生。〔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者。賈疏云。謂五月夏至之日爲之也。謂先北爲陰木。火之。則使其肄不生。〔疏〕刊剝以去其皮。乃燒之。云冬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者。賈疏云。謂十一月冬至之日爲之。亦謂剝去其皮。乃水。此文與下文相兼乃足也。必以夏刊陽木。冬刊陰木者。夏至之日則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陽木。冬陰木。案夏日至。冬日至。亦謂二至之月。賈謂正在二至之日。非也。詳大司樂疏。注云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者。說文刀部云。刊。剝也。剝。裂也。又斤部云。斫。擊也。謂擊去木近根處之皮。書禹貢。隨山刊木。僞孔傳云。刊。槎其木。賈疏云。刊。謂削之。亦剝之。剝。謂剝去其皮。亦削之。故云互也。云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者。山虞注義同。云火之。則使其肄不生者。謂以水火絕其萌穢之端。毛詩周南汝墳傳云。肄。餘也。斬。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乃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疏〕注云化。猶生也。而復生曰肄。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乃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疏〕注云化。猶生也。大論云。物生謂之化。云謂時以種穀也者。謂伐去其木。卽於其地以時種穀。蜀石經。時。作將。亦通。伐草木爲田以種穀。所謂苗也。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苗。詩小雅采芣孔疏引孫炎云。苗。始災殺其草木也。然則審此與雍氏兩經化字。似當與草人土方氏土化義同。謂變化所攻草木。以糞土使肥。四官亦相與爲官聯也。鄭訓爲生。疑未得其義。云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者。變亦化也。變其水火。猶言以水火變之。下雍氏文可證。賈疏云。前文云。夏日至。刊陽木火之者。至秋以水漬之。前冬日至。剝陰木以水之者。至後春以火燒之。如此。則地和美也。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有〔疏〕注云除木有時。凡國家有欲攻木者。皆來取梓氏政令。所以取政令者。除木有時。如上冬夏者也。

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至而耜之。故書。萌作莖。杜子春云。莖。當爲萌。謂耜反其萌芽。書亦或爲萌。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所生者。夷之。以鉤鑷迫地芟之也。若今〔疏〕春始生而萌之者。此統一時言之。秋同。取莖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耜之。以耜測凍土剝之。云夏日至而夷之者。此謂建午之月也。

與春秋通舉三月者不同。云冬日至而耜之者，亦謂建子之月也。賈疏云：此雍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注云故耜，萌作發，杜子春云：發，當爲萌者，徐養原云：萌發一聲之轉，說文民部：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遂人注云：變民言眊，異外內也。眊，猶懵懵無知兒也。蓋萌即眊字，懵與同音，故萌轉爲發。宋世舉云：發，當爲夢，說文艸部：夢、灌渝，讀若萌，爾雅釋草：其萌灌蒨，即夢灌渝字，案宋說亦通。云謂耕反其萌牙者，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月令云：孟春，艸木萌動，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注云：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此謂艸初生出地時，耕而發之，反其萌牙，以土蒙覆其上，使不復生，爾雅釋地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苗，此反其萌牙，即反草也。云書亦或爲萌者，謂別本字或作萌，與杜所定同。云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所生者，鄭以經無反草之義，故易杜釋，說文木部云：櫟，斫也，齊謂之鉏，草初生之萌牙，不任芟刈，故以鉏斷土去之，因謂之萌。莊子外物篇云：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銚鐻於是乎始修是也。茲其，即鉏鐻，詳遂大夫疏，云夷之，以鉏鐻迫地芟之也者，夷、雍，字通。月令注引此文作雍，又云：雍，謂迫地芟之也，義與此同。國語齊語章注云：夷，鉏也，所以芟草平地，芟、大鐻，所以芟草也。說文刀部云：鉏，鐻也，迫地芟之，謂迫近地面，於藁之屬根處芟刈之也，鐻之俗，方言云：刈鉏，自關而西或謂之鉏，或謂之鐻，或謂之鉏，迫地芟之，謂迫近地面，於藁之屬根處芟刈之也，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治區田法云：區中草生，芟之，區閒草，以利刻刻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鉏鐻比地刈其草矣。鄭云迫地芟之，猶汜云比地刈其草也。云若今取芟矣者，說文艸部云：芟，乾芻，漢書溝洫志：民芟牧其中，顏注云：芟，乾草也。凡取芻芟，亦迫地芟之，故鄭舉以爲況。云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者，釋文云：繩音孕，月令孔疏引皇侃讀同，惠棟云：繩當爲繩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繩婦不結芥，注云：繩，古孕字，玄，馴，次二曰繩其膏，人一月而膏，繩與繩同，玉篇云：繩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尙書以繩爲孕，詒讓案：草之含實，猶人之懷孕，故謂之繩，繩繩聲類同字，得相通借，非誤也。段玉裁謂此當有繩讀爲孕之注，近是。家語屈節篇王注云：繩，魚之懷任也，繩亦與繩義略同，云耜之，以耜測凍土刻之者，釋名釋川器云：耜，齒也，似齒斷物也。小爾雅廣詁云：刻，滅也，案耜即耒刃，可以伐土滅草，賈疏云：耜廣五寸，謂耒頭金，冬時地凍，故以耜附測凍土刻之，如此，春種則地和美，案錢鈔本、明注疏本，測作側，玉燭寶典引同，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並作測，月令疏引同，賈述注亦作附測凍土，而未釋其義，阮元謂測，即毛詩周頌：屢屢良耜傳云：屢屢猶測測之義，今考鄭詩箋云：農人測測以利耜之耜，耜苗是南畝也，與此注義，似未甚協，竊疑鄭意或謂凍土堅沍難發，當以利耜測試刻之，又疑作側者，義亦可通，釋名釋姿容云：側，偏也，附側凍土刻之，猶上注云迫地芟之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莫除田，章注云：寒、

謂季冬大寒之時。藁、枯草也。卽此側剗凍土之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羹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疏〕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者。與梓氏義同。亦與草人土方氏爲官職也。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者。云亦者。亦上梓氏也。鄭意此官殺草。春萌秋芟。皆以火燒之。復以水化之。則其土肥宜稼。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與鄭義同。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云。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彼注意。蓋亦謂夏未行水之前。先有芟。至秋水涸之後。復芟後生之草。與此職夏夷秋芟之文正同。云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者。鄭彼注云。此謂欲稼樂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亦引此經爲釋。蓋兩文義同。故互引作證。惟此經有四時殺草之政。月令止著季夏薙草。故云是其一時著之也。掌凡殺草之政令。

砮族氏掌覆天鳥之巢。

覆、猶毀也。天鳥，惡鳴之鳥。若鴟鵂。

疏

掌覆天鳥之巢者。說文巢部云。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注云覆、猶毀也者。王制云。不覆巢。彼注云。覆、收也。國

策秦策高注云。毀。敗也。是覆毀義同。毀天鳥之巢者。將以絕其類。云天鳥。惡鳴之鳥。若鴞鵂者。天。禡之借字。經通典借妖爲之。此經眊禡。保章氏妖祥字並作妖。後庭氏天鳥字御覽引馬本亦作妖。疑此當與彼同。說文山部云。衣服歌者艸木之怪謂之禡。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蠃。統言之。禡蠃得通。稱故怪鳥謂之天鳥。以其夜鳴聲惡。聞者不祥。故去之。晏子襍下篇。景公曰。有鴞。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毛詩陳風墓門傳云。鴞。惡聲之鳥也。孔疏云。鴞。一名鵂。與鵂異。一名鵂。瞻印云。爲鵂爲鵂。是也。俗說以爲鴞卽土鵂。非也。又引陸機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鵂鵂是也。史記賈誼傳云。楚人命鴞曰服。案隱云。案鄧展云。似鵂而大。晉灼云。巴蜀異物志云。有鳥山鵂。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鵂。其名爲鵂。楚人謂之服。此鵂卽服也。據史記及陸孔晉灼所說。鵂鵂是一鳥。賈疏以爲二鳥。疑非。互詳掌畜疏。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

之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椒至荼。歲。謂〔疏〕注云方。版也者。謂木版也。聘禮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疏〕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

名。書于方。鄭彼注同。此日辰等五者之號。亦不及百名。故以方書之。又內史杜注云。方。直謂今時牘也。版牘義亦同。詳彼疏。云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者。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日數十。又云辰主月。續漢書律厯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大撓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賈疏云。日據十幹而言。辰據十二支而說。云月。謂從癸至茶者。賈疏云。彼爾雅釋天文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寢。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塗是也。釋文云。爾雅正月爲陬。十二月爲塗。今注作嫩茶二字。是假借耳。云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者。亦爾雅釋天文。詳馮相氏疏。云星。謂從角至軫者。即二十八宿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云。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說二十八宿云。石氏簿讚。皆始於角。而終於軫。蓋二十八星分列四方。自東而北。而西。而南。故始角終軫。賈疏云。右旋數之是也。案亦詳馮相氏疏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者。明古有此術。其術意不可知也。晏子春秋襍篇下說齊景公使柏常騫禳鴟。築新室爲置白茅。夜用事。而鴟死。其事亦與此相類。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榮攻之。則莽草熏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榮。所名。莽草。藥物殺以攻榮攻之。以莽草熏之者。賈疏云。攻之。據祈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熏之。據去其身也。注云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說文蠹部云。蠹。木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人器物者也。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木蠹則爲蠹。高注云。蠹。蠹。食木之蟲也。云蠹魚亦是也者。蠹。舊本誤蟲。今據宋本及明注疏本正。玉篇蠹部云。蠹。白魚也。爾雅釋蟲云。蟬。白魚。郭注云。衣書中魚。一名蜎魚。本草經云。衣魚一名白魚。一名蟬。鄭意蠹物種類多。白魚亦其一也。云榮攻祈名者。大祝六祈。四曰榮。五曰攻。此榮攻。蓋亦兼有二祈。與庶氏攻說略同。謂以辭告其神。又鳴鼓以攻之也。云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者。蜀石經此注。首有今用以殺魚。山海經朝歌山有草名莽。可以毒魚。郭璞云。凡二十二字。非鄭注。蓋唐五代時校書者所記。石經誤并錄之。然是補鄭義。案神農本草經木部云。莽草有毒。主風殺蟲魚。一名蕒。一名春草。生山谷及冤句。證類本草引陶弘景注云。今東閩處處皆有人用搗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即死。莽草字亦作南字。今俗呼爲蘭草也。又引蘇頌圖經云。木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一說。藤生繞木石間。此木也。而爾雅釋草云。蕒。春草。釋曰。藥草。莽草也。郭璞云。一名芒草。蘭音近。故爾。然謂之草者。乃蔓生者是也。惠士奇云。山海經中山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蠹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爾雅。蕒。春草。

注云。一名芒草。本草曰。莽草主風。蓋蟲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歟。詒讓案。莽、莠、芒。並聲之轉。據蘇頌說。蓋有草木二種。此經及山海經之莽草。即釋艸之莠。皆草也。木艸之莽草入木部。及山海經之芒草。皆木也。云故書。蕪爲蕪。杜子春云。蕪。當爲蕪者。釋文云。蕪。木或作蕪。蜀石經亦作蕪。王引之云。作蕪者是也。蕪。蠹古同聲。故蠹譌爲蕪。說文蠹作蠹。從蠹。聲。地官掌染草注。蕪。蠹。釋文。蕪音託。又音姑。姑與蕪同音。是其證也。若蕪與凡庶蠹之事。類。或蕪以莽草則去。〔疏〕凡庶蠹之事者。蜀石經則聲遠而不可通矣。案王說是也。阮元說同。凡庶蠹之事。類。或蕪以莽草則去。〔疏〕經凡上有掌字。案此與庶氏爲官聯也。注云庶除毒蠹者。與庶氏義同。賈疏云。翦氏主除蠹物。其蠹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蠹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云蠹。蠹之類者。以其同爲蠹類也。左昭元年傳云。於文。皿蟲爲蠹。穀之飛亦爲蠹。杜注云。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蠹。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蠹。彼蠹即是蠹。與此毒蠹異也。云或黑以莽草則去者。以庶氏攻蠹。雖用嘉草。此莽草殺蟲。或亦可以歐蠹。故使翦氏兼掌除蠹也。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以酒、灑也。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故書。蜃爲蜃。鄭司農云。蜃亦或爲蜃。〔疏〕注云酒、灑也者。隸僕注同。酒、灑之借字。云除牆屋者。除蟲多藏逃其中者。蜃爲蜃。鄭司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豸。藏逃之類。有此二者。云蜃。大蛤也者。鼃人注同。左傳成二年杜注云。蜃炭燒蛤爲炭。云掃其炭以粉之則走者。鄭意經以蜃炭攻之。亦用其灰。灰即掌蜃注所謂又灰是也。經不云灰者。與下句互文見義也。說文土部云。粉。塵也。掌蜃注謂蜃炭可以禦溼。蓋兼可以殺蟲。故掃其炭爲灰。以被牆屋而攻之。則蟲多畏其氣而走避也。云淳之以灑之則死者。鍾氏注云。淳。沃也。謂以所掃蜃炭之灰。沃水以灑牆屋。蟲多遇之則死也。云故書。蜃爲蜃。鄭司農云。蜃。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者。蜃。聲類同。先鄭注左傳有蜃炭。故定從蜃。徐養原云。說文品部。蜃。房星。爲民田時者。从品。辰聲。或省作蜃。史記律書曰。蜃者。言萬物之蜃也。蜃字不見於說文。集韻二十一震。蜃通作蜃。凡隙屋除其狸蟲。〔疏〕凡隙屋除其狸蟲者。說文自部云。隙。壁隙孔也。韓非子蜃。故借蜃爲蜃。狸蟲尤多。故此官主除之。注云狸蟲。蜃肌。蜃之屬。〔疏〕亡徵篇云。牆之壞也。必通隙。此隙屋亦謂官所有宅舍久故壞漏者。狸蟲尤多。故此官主除之。注云狸蟲。蜃肌。蜃之屬。〔疏〕亡徵篇云。牆之壞也。必通隙。此隙屋亦謂官所有宅舍久同。狸蟲之借字。詳鼃人疏。說文虫部云。蟪。蟲也。廣雅釋蟲云。貢。蟪。蟪也。飛蟪。飛蟪也。御覽昆蟲部引說

疑今本衍。楚辭招魂王注云。被。覆也。謂順風所來之方。播所焚。杜蘅之煙。使隨風散行。被覆水上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水蟲。狐蟻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故書。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

去。〔疏〕掌除水蟲者。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乃命壺涿驅水蟲。李注引此經亦作蟲。疑所見本異。云以炮土之鼓。毆一名短狐。水中毒蟲也。詳敘官疏。云故書。炮作泡者。炮聲類同。云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故書。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

火。杜在鄭前。不應已作炮字。當改作泡無疑。案臧說是也。段玉裁說同。又燔之炮之下。毛居正岳珂云。當更有一之字。段臧並據增。亦是也。蜀石經作杜子春泡。當爲有苦葉之苞。文雖譌謬。而炮字則不誤。段氏云。此皆易讀也。杜讀泡爲苞。有苦葉之苞者。杜所傳蓋非毛詩。三家詩有作苞者。古經苞裏字多用从艸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鄭君以苞字義未協。故又易爲炮。徐養原云。泡乃字之誤。杜子春注蕭章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而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卻與炮土相合。云炮土之鼓。瓦鼓也者。段玉裁云。謂此鼓。陶者成之。故曰瓦鼓。瓦鼓。故曰壺。云焚石投之。使驚去者。賈疏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欲殺其神。則以

杜樟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樟爲梓。午爲五。杜子春云。梓。當爲

〔疏〕則以杜樟午貫象齒而沈之者。此蓋古方術家所傳毆殺水神之法。說文象部云。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

樟爲木。恐入水不得沈。故必貫象齒而沈之。必用杜樟象齒者。其義未詳。賈疏云。以樟爲幹。穿孔。以象牙從樟貫

之爲十字。沈之水中。則其神死。淵爲陵。所謂深谷爲陵是也。注云神。謂水神龍罔象者。國語晉語。仲尼曰。水之

怪曰龍罔象。章注云。龍。神獸也。或曰。罔象。食人。一名沐腫。淮南子汜論訓。水生罔象。高注云。罔象。水之精

也。廣雅釋天云。水神謂之罔象。釋道世法苑珠林六道篇引夏鼎志云。罔象如三歲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

樂轉則可得食。案夏鼎志所說。詭誕不足信。沐腫亦未聞。云故書。樟爲梓。午爲五者。釋文云。梓本或作樟。阮

元云。疑當作本或作梓。梓與杙。一字也。若作樟。則故書樟爲梓矣。詒讓案。樟梓形近。午五音近。故互易也。臨

文別本。疑當作梓。與棒梓形並相近。阮說亦通。今附存之。云杜子春云。梓、當爲棒。棒、讀爲枯。枯、榆木名者。段玉裁云。梓當爲棒者。字之誤也。棒讀爲枯者。易其字也。棒枯皆音姑。必改梓爲棒。而後讀棒爲枯者。棒與梓形相近。枯與棒音相同也。枯是姑榆木。爾雅之無姑。廣雅之毋估也。棒則別是一木。杜時分別甚明。此正如小師小史。帝當爲奠。奠讀爲定也。徐養原云。說文無棒字。掌戮。殺王之親者。卒之。注云。卒之爲言枯也。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辜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稊。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詒讓案。爾雅釋木云。無姑其實夷。郭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英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急就篇顏注云。無夷。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棒。其英圓厚。藝文類聚本部引廣志云。有枯榆。有郎榆。郎榆無英。杜。無。毋。棒。枯。姑。音並相近。云書或爲棒者。標。棒音同部。故書別本作此。杜鄭不從者。杜標木未聞也。云又云五貫當爲午貫者。段玉裁云。五易爲午者。杜見禮家說一縱一橫曰午。因易之。不知五午一字。古音義皆同。古文五作又。則尤一縱一橫之狀也。徐養原云。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說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省作又。是五有交午之義。故與午通。案段徐說是也。午五二字。古本通川。左成十七年傳。夷羊五。國語晉語作夷羊午。是其證。杜鄭改字。取通俗易明耳。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嗚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

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謂日月之食。〔疏〕掌射國中之天鳥者。北堂書鈔武功部。御覽兵部引作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與。〔疏〕妖鳥。又引馬融注云。國中妖鳥。梟鷂惡聲之鳥也。蓋馬本作妖。與祇祿保章氏妖祥字同。妖即禊之借字。並詳誓族氏疏。賈疏云。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天鳥。故去之。注云。不見鳥獸。謂夜來嗚呼爲怪者。鳥獸畫鳴者。其形易見。不爲怪異。若夜來嗚呼。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尤駭人爲怪害。故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也。云獸。狐狼之屬者。二獸皆喜夜嗚爲怪者。御覽引馬注云。獸。虎狼嗚也。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者。先鄭意救日月之弓矢。即日月食時所作。後鄭意救日月之矢。救月之恒矢。非關食時別作。故不從也。救日月食禮。詳鼓人疏。云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者。白虎通義災變篇云。日食爲救之何。陰侵陽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云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與者。明當射其勝者以救之也。曾子問。及穀梁莊十五年傳說。救日食。並有兵。亦詳鼓人疏。御覽引馬注云。救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鄭亦本馬說也。若神也。則以太

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諱諱者。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疏〕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者。亦當夜射之。經家上文省也。蓋視其聲所出之方。射以厭之。注云神。謂非鳥獸之聲者。賈疏云。謂不見其身。直聞其聲。又非鳥獸之聲。故知是神聲。若神降于莘之類是也。云若或叫於宋大廟。諱諱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諱諱。舊本並作出。今據宋附釋音本正。釋文亦作諱。云本亦作出。案左襄三十年傳文作出。杜注云。叫。呼也。諱諱。熱也。出出。戒伯姬。彼釋文亦云。鄭注周禮引此作諱。諱。劉昌宗亦音出。然則此劉陸音本並作諱。今本作出者。後人依左傳改之。彼下文又云。鳥鳴于亳社。如曰諱諱。以彼是神聲。步鳥聲別。故引以爲證。云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者。御覽兵部引馬注云。枉矢。矢名也。彼觀禮注云。月者。太陰之精。賈疏云。以其與經云救日之弓相對。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太陰之弓是救月之弓可知。若然。上言救月之矢。則此枉矢是救日可知。案枉矢詳司弓矢疏。云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者。謂上文見弓矢之用。此文見弓矢之名。欲此互推而兩得之也。云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者。用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作以。此亦以互文推之。賈疏云。見司弓矢枉矢最在前。明救月矢當在枉矢之下。故知救月用恆矢可知。不用庠矢。以其庠矢弩所川故也。

銜枚氏掌司闢。察闢者。爲其聒。〔疏〕掌司闢者。司內外朝闢之禁也。注云察闢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疏〕語者。亦訓司爲察也。司聒注云。闢。謹也。凡王內外三朝。皆有議論國

事。不得妄爲闢。國之大祭祀。令禁無闢。令主。〔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闢者。此司郊廟祭祀闢之禁。與蜡禮以聒亂之。〔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闢。令主。〔疏〕氏爲官聒也。注云令主祭祀者。賈疏云。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軍旅田役。令銜枚。爲其言語。〔疏〕軍旅田役令銜枚者。此司師田野外闢之止無得闢。謹。則不敬鬼神故也。軍旅田役。令銜枚。以相誤。〔疏〕禁也。其禁較平時尤重。故更令銜枚。國語晉語云。襲侵密聲。自虎通義誅伐篇云。人銜枚。馬韁勒。爲襲。依此經義。則銜枚爲軍法之常。不必襲侵矣。田役。謂因田獵而起徒役。時田講武。事尤嚴重。故亦令銜枚。若他功作大役。無令銜枚之法。詳大宰疏。注云爲其言語以相誤者。恐其妄相言語。誤戰守及逐禽之事。禁闢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爲其感衆。墨子號令篇云。繫謹衆。其罪殺。即軍旅之禁也。禁闢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相感動鳴。

吟也。〔疏〕禁謂呼歎鳴于國中者。禁下檀弓注引有野字。疑誤衍。呼、經例當作嘯。此疑誤改從今字。謂嘯詳雞人。國中之道者。國中之道。即匠人國中九經九緯之道也。惠士奇云。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牲。喪者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皆敬之。敬則吉。吉清靜。州里除不鈞。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哭也。威雷將任車。歌於車下。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諫齊潛王而不用。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明哭國者。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歟。墨子號令篇曰。無敢歌於軍中。有則其舉射。言惟軍中則然。奔喪哭避市朝。魯哀姜大歸。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亦有不避市者。國中不禁可知。注云爲其感衆相感動者。謂嘯呼歎鳴及歌哭皆足以感衆。而歎鳴歌哭。又易相感動。故禁之也。云鳴。吟也者。釋名釋言語云。鳴、舒也。氣憤懣。故發此聲以舒寫之也。文選陸士衡赴洛道中詩李注引韓詩章句云。吟、歎辭也。又蘇子卿古詩注引蒼頡云。吟、歎也。是鳴吟並歎憤發舒之聲也。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咸、讀爲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尙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疏〕注云咸。讀爲函者。惠棟云。古咸與函通。毛詩巧

言曰。僭始既訕。韓詩作既滅。滅猶訕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開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詒讓案。說文木部云。械、鑿也。又亡部云。匿、械藏也。廣雅釋器云。匿謂之械。咸、函、械。並聲近字通。云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尙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者。此謂唯共函以藏杖。不共杖也。賈疏云。下二文云授杖。此經惟言其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爲祭祀尙敬。暫去之。去杖之時。共杖函盛之。祭祀訖。還與老臣挂之。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尙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得致仕者與此異也。詒讓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文王之治岐也。七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彼注云。朝當爲國。揖當爲去。大傳又云。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九十者杖而朝。見君建杖。注云。揖、挾也。建、樹也。是見君惟七十者去杖。八十者杖於朝。大祭祀或有老臣助祭。則八十以上亦當去杖也。軍旅授有爵者杖。別吏卒。且以扶尊。〔疏〕軍旅授有爵者杖者。與司兵司戈盾授兵同時授之。三官爲官職也。凡軍執戈。示諸鞭扑之辱。賈疏云。此謂在軍之時。有爵。謂士以上。若然。自伍長下士。兩司馬中士。卒帥上士。旅帥下大夫。師帥中大夫等。並得杖。注云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吏、謂軍吏。即經有爵者。卒、謂六軍七萬五千

人。吏有杖。所以殊異之於士卒。且以爲扶持之助也。云將軍杖鉞者。明將軍所杖。又別於衆軍吏。大司馬注云。鉞所以爲將威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六尺之杖。今鉞柄亦長五尺以上。故可以代杖。賈疏云。今文秦誓。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是將軍杖鉞之事也。論議案。鉞。蓋司兵所授。非此官所掌也。書牧誓亦云。王左杖黃鉞。則大師。王在軍。亦杖鉞。共王之齒杖。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疏」杖者。廣雅釋詁云。齒。年也。此王所賜老者之杖。校年以授之。故謂之齒杖。月令云。仲秋養耆老。授几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者。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王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案王杖續漢志作玉杖。御覽玉部引同。並誤。惠士奇引論衡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爲證。盧文昭云。漢制攷亦作王杖。名之曰王者。榮所賜也。呂飛鵬云。先鄭云。今時亦命之爲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命受杖者故曰王杖。案惠、盧、呂說。足正今本續漢志之誤。蜀石經亦作王杖。云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者。引此者。後鄭意五十以上。卽得受王賜杖。不必七十而後受杖也。

周禮正義

卷七十一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疏〕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者，以下大戴禮

儀古今字。大賓之禮，大客之儀，總爲賓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其目有八。此官通掌之，亦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言禮，據其始爲本。言儀，據威儀爲先。云以親諸侯者，與大宗伯親邦國義同。亦兼王以禮親諸侯，與諸侯以禮自相親二者言之。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者，說文貝部云：賓，所敬也。此以爲朝覲諸侯之尊稱。詩周頌臣工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鄭駁云：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賈疏云：對要服以外爲小賓，下文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豈見是也。云大客，謂其孤卿者，說文山部云：客，寄也。此以爲聘覲諸臣之尊稱，賓客殊文，以別君臣也。聘禮記亦以大國之卿爲大客，賈疏云：謂還是大賓下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則受幣聽其辭者，爲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爲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得爲客，但據大聘略舉尊者而言也。若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此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是以大司徒云：大賓客，則令野脩道委積，賓亦名客，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則客亦名賓，是賓客通也。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卽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王

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卽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親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疏〕春朝諸侯而圖天親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疏〕春朝諸侯而圖天大賓之禮也。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者。謨。大戴記作謀。謨。謀義同。注云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者。對大宗伯春見曰朝等以諸侯見王爲文也。云圖。比。陳。協。皆考結之言者。書舜典云。三年考績。鄭意經圖比陳協四者訓義雖不同。而爲考校諸侯功績之言則一。考績。詳小行人疏。云王者春見諸侯。則其事之可否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與之圖事。以觀其能。爾雅釋詁云。圖。謀也。聘禮云。君則卿圖事。注同。春爲歲始。故與諸侯圖謀一歲行事之可否。云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者。天官世婦注云。比。次也。小行人云。令諸侯依獻功。故秋覲卽以比次其功之高下。云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者。肆師注云。陳。列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說文言部云。謨。謀也。謂陳列諸侯之謀議而定其是非。云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者。大史注云。協。合也。說文思部云。慮。謀也。謂協合諸侯之志慮而辨其異同。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者。卽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迭而徧是也。六服朝歲。卽後侯服歲一見之等。四時分來。鄭依賈馬說。謂一服之內。各分四方。一方之中。又四分之。以四時更遞而來。歲終則一服徧。六歲而六服徧也。賈疏謂六服皆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則是有虛方俱行之時。非鄭意也。詳大宗伯疏。云時會。卽時見也者。據大宗伯文。云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者。大宗伯注義同。卽司儀所云是也。云禁。謂九伐之法者。司馬法仁本篇云。會之以發禁者九。惡弱犯寡則省之。戰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與大司馬九伐文同。故鄭據以爲釋。案穀梁傳九年傳說。齊桓公會葵丘云。豈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權。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主國事。孟子告子篇說葵丘之會五命文尤詳。此亦天會發禁命事之事。然則禁不必專屬九伐之法。鄭舉其大者言之耳。云殷同。卽殷見也者。亦據大宗伯文。云王十二歲一巡守者。據後文。此據常法也。云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者。明王有故不巡守。始合諸侯而行殷同之禮。若巡守則否。云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者。明殷同與時會禮不異也。大宗伯注義亦同。云政謂邦國之九法者。亦據大司馬文。云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者。大宗伯注義同。云九伐九法。皆在司馬

職者。賈疏云。按大司馬云。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之等是也。九又伐者。彼云。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惡弱犯寡則皆之等是也。引司馬法者。亦當在逸篇中。此經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彼云。陳同謀者。亦以謨爲謀。與大戴記同。又彼云。時會施同政。殷宗發同禁。與此經發禁屬時會。施政屬殷同異。宗時聘以結諸侯。孔攢汾謂宗爲同之誤。是也。殷見之名。不宜與夏朝同。賈疏述司馬法亦作殷同。足證其誤。宗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惡。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侯。一服朝之歲也。慝。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疏〕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者。此謂大客之儀也。云殷禮來類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類以除邦國之惡者。朝事作殷眺以成邦國之貳。案眺卽類之段字。貳蓋貳之誤。慝或聲近字通。結好。除慝。並詳典瑞疏。注云。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者。賈服傳所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是也。鄭知此非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以大宗伯唯云時聘曰問。殷類曰視。而無問問以下四者之文。又時聘與問問皆曰問。明不得與下四者同爲王聘諸侯之事也。穀梁隱九年范注。以此二事與下文四者同爲天子施於諸侯之事。劉敞亦謂時聘者。以時聘諸侯。殷類者。徧問天下諸侯。卽下文三歲徧類。案依范劉說。則此類通咳下文存類省三事。義亦得通。王昭禹。鄭鏐。黃度。方苞。林喬蔭。蔣載康。黃以周說並同。賈疏云。言亦。亦上諸侯也。是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此亦。亦對宗伯彼無考績之事。直相見。故云時聘曰問。殷類曰視。以見王爲文。此有好事之義。故以王下見爲文。云時聘者。亦無常期者。大宗伯注同。賈疏云。亦諸侯云。時會也。云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者。大宗伯注義亦同。有事。卽有征伐之事。知使大夫來者。鄭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孔疏云。按聘禮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易祫謂時聘亦當使卿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伯將聘於周。而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昭公三十年。鄭游吉如晉。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游吉以爲先王之制。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且授印段之事。謂段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命少卿以往且不可。而況於大夫之銜命。霸主猶責諸侯以大夫行禮。而況乎行禮於天子之庭。案易說是也。蓋諸侯於天子。大小聘。皆當使卿。聘禮所言。乃侯國自相聘之禮。不可以推之天子也。方苞亦云。左傳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得上聘王朝。況大夫乎。云親以禮見之。禮而遺之。所以結其恩好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親上並有王字。阮元云。上注云。上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又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故此云王親以禮見之。此王字當有。貽誤案。此篆上天子有事爲文。則無王字。

亦通。今不據增。鄭以經云結好。故知惟結其恩好之論。政禁之事。禮而遺之。卽下待聘使之禮是也。賈疏謂諸侯使大夫來。亦有兵至。助王討逆。失之。云天子無事則已者。明此時聘爲天子有事。諸侯不敢自安。故遣使來問。或有獻發之命。其無事則不問。大宗伯注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是也。云殷類。謂一服朝之歲也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案亦詳大宗伯疏。云惡。猶惡也者。晉師注云。惡。惡也。又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惡。注云。惡。姦僞之惡也。云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觀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者。賈疏云。以其言除邦國之惡。大司馬九法九伐。平正邦國。所以除惡。既言除惡。明亦命以政禁者也。開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

禴以補諸侯之裁。

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開問者。開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論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禮也。凶禮之弔禮。禴禮也。補諸侯裁者。若

春秋澶淵之會。

〔疏〕開問以諭諸侯之志者。賈疏云。此經天子於諸侯之法。卽下文云王之所以撫邦國以下是也。云歸賑宋財。賑以交諸侯之福者。交。大戴記作教。字通。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者。說文喜部云。喜。樂也。

有嘉喜之事。則使賀慶之。左襄二十八年傳云。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賈疏云。案宗伯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云諸侯者。欲見庶姓諸侯。有恩亦施及之故也。云致禴以補諸侯之裁者。大戴記。禴。作會。字亦通。裁。作災。古今字。賈疏云。宗伯凶禮有五。此唯言弔禮者。行人唯主弔法。餘禮蓋自有人主之。故此不言也。隱元年。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服氏云。恒。天子宰夫。是宰夫主賵贈之事。是其別主之類也。注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者。賈疏云。對上是諸侯及臣見王之禮。王制孔疏云。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之義。周禮說。開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春秋隱九年經云。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說與公羊同。范注亦據此經及許君說以難之。鍾文烝云。時聘。是諸侯聘天子。開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卿。是上之於下。有問無聘。分異禮殊。黃以周云。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親聘。何注公羊隱七年。天子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先君。不敢以己當之。是下聘之禮。固有異於凡聘也。何注公羊。亦不用舊說。案黃說是也。通言之。開問亦得爲聘。析言之。則天子於諸侯。止有小聘。無大聘。公穀家說。據大聘而言。與此經義不相妨也。云開問者。開歲一問諸侯。

六五

是君用命臣用爵之義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武車九乘，介九人，禮九

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旂，樊纓七就，武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旂，樊纓五就，武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纁藉以五采章

衣服，若奠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旂，其屬慘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武，副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饗禮也。三牲備，爲一牢。朝立，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指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軹與。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故書。裸，作果。鄭司農云：車軹，軹也。三享，三獻也。裸，讀爲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飲王也。舉，舉樂也。出入五積，爲饋之芻米也。前疾，謂駟馬車軹前胡下垂柱地者。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音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饗禮禮賓也。饗人職曰：凡祭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饗，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瓚瓚而裸。后及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

九舉、舉牲體九飯也。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

〔疏〕上公之禮者。賈疏云。此一經摠列五等諸侯來朝天子。天子以禮

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寸。繹藉九寸者。此以下並典命所謂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

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據鄭說。則贊大行乃先秦此經佚說之最古者。繹作藻者。古今字也。並詳典瑞疏。賈疏云。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

服則皮弁。若行三享。則執璧瑞。案皮弁乃王常朝之服。非朝覲所服也。五等諸侯朝覲。並當冕服行於廟。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冕服九章者。謂袞冕服也。云建常九旂者。大戴。旂作旒。卽旂之俗。依典命。司常。五等諸侯同建旂。而旂依命數。是上公當建旂而九旂。轉人云龍旂九旂。卽謂此也。云貳車九乘者。賈疏云。按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

門。鄭云。在旁與已同曰偏。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燕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舍於館。乘墨車龍旂以朝。彼據覲禮。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中偏駕。今此春夏受贊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行朝後

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明乘金路之等。若不申上車。何得有樊纓九就之等。以此知皆乘所得之車也。但貳車所飾無文。未知諸侯貳車得與上車同否。但數依命九乘七乘五乘。黃以周云。大行人建常九旂數句。文在朝享祿饗

食之上。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菽詩據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其行朝禮。自乘墨車。與覲禮同義。當從鄭自賈疏不得其說。誤以樊纓貳車爲行享之車乘。俱到經文以就

已見。非也。云介九人者。上介卿一人。次介大夫一人。餘七人皆士介也。凡五等諸侯。介數有多少。其上介皆以卿爲之。故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蓋專據上介言之。賈疏云。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

之也。云禮九牢者。賈疏云。此謂饗餼。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以數有九。故進之與介同在上。云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軼者。賈疏云。上公去門九十步。王未迎之時。在大門內與賓相去之數也。軼。謂轂末車轆。北向。在西

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東西相望。當轂末。云擯者五人者。此則不依命數。而以五爲節。以下侯伯子男並

以減一爲差次。與命數以二等爲升降異也。賈疏云。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嚮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案賈謂擯者五人四人自大宗伯小行人嚮夫外餘皆爲士。大宗伯疏說同。聘義孔疏亦謂朝聘擯數同。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

擯者三人。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案賈孔並據聘禮以紹擯爲士。考司儀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則士或卽司儀上中士與。又曲禮疏云。諸侯自行。介各從。如其命數。擯所以不隨命數者。乃

有此迎賓之法也。案賈說非也。此經說四時朝覲之通法。廟中將幣三享者。將幣與三享爲一事。姜兆錫、方苞、金鵬並謂將幣。王。其說甚瑣。司儀諸侯相聘之禮。凡言將幣者。皆指授玉。與享別。是其證也。凡朝覲宗遇。受舉受享皆於廟。諸侯皆乘墨車。服綈冕。天子皆服裘冕。無迎賓法。覲禮所云。卽其通禮也。自鄭曲禮注誤謂春夏受舉於朝。受享於廟。與秋冬一受之於廟不同。故此注亦以廟中將幣並爲三享之事。而謂朝覲不見。實非經義。賈疏亦承其誤。謂行朝禮於朝。則皮弁服。而冕服九章以下。別爲行三享於廟之事。又謂春秋受舉在朝。無迎法。偏駕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並申上服乘金路等。王制孔疏引崔靈恩說。又謂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命車。王乘車迎入門。行朝禮。則天子諸侯皆別服朝服。此卽賈行朝服皮弁之說而又小異。二說並與覲禮不合。互詳大宗伯疏。云王禮再裸而酢者。賈疏云。已下至三勞見。王禮上公之禮。此與下爲目則自此以下皆王禮耳。大宗伯代王裸賓。君不酌臣故也。次宗伯又代后裸賓。裸訖。賓以玉爵酢王。是再裸而酢也。云饗禮九獻者。賈疏云。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享大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饗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酌賓。醑後。更八獻。是爲九獻。案依賈說。則饗獻無裸。今考饗禮最盛。兼食燕。當與祭禮相辭。以司尊彝大祭九獻約之。疑大宗伯攝王初裸。又攝后亞裸。裸後。王與后又以次各三獻而後止。賓食九舉。食後酌爵。又各一獻。衆賓長又一獻。是爲九獻。其七獻五獻亦皆有一裸。可以例推。賈謂無裸。非也。詳後。又國語晉語云。文公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韋注云。九獻。上公之享禮。案享饗字通。彼以上公九獻爲周禮。亦足證此經義。云食禮九舉者。賈疏云。亦享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詒讓案掌客說。諸侯相朝。饗食燕三者備有。此經但有饗食之數。而燕無文。觀記云。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大戴記說天子待諸侯之禮云。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卽燕之借字。彼文與掌客上公之禮正同。明侯伯亦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亦一饗一食一燕。皆與彼同。燕禮襲。故經文不具耳。云出入五積者。此與指數同。賈疏云。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視餼奉。但牽牲布之於道。案此謂自來至去通五積也。賈說非是。詳司儀疏。下四積三積並放此。云三問者。此與勞亦不如命數。而以三爲節也。若侯伯子男。亦以減一爲差次。與命數異。賈疏云。按司儀諸公相爲賓云。圭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賁。注云。開闢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若然。天子於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云三勞者。賈疏云。小行人逆勞於畿。按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按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或可。遠郊勞。使世子爲之。是以孝經注亦云。世子郊迎。郊迎。卽

郊勞也。彼雖據夏法，周亦然。論讓案：五等諸侯三勞再勞一勞降殺遠近之差。鄭君無說。觀禮賈疏云：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左傳隱十年孔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胡培翬云：昭五年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又遠散疆曰：入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爲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爵尊者其勞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案孔胡說是也。賁以周說同。賈疏引伏傳大子郊勞之法以說此經。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至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說與伏同。據班說，則世子迎乃指近郊勞。鄭觀禮注謂大行人郊勞，則不從伏說也。孝經注非鄭君手定，故有世子郊迎之說。賈觀禮疏亦謂彼非周禮，而此疏乃謂周禮亦然。與經注違迕，亦非也。又依聘禮郊勞使卿，則天子郊勞來朝諸侯，似亦宜使卿。不當使大行人。觀禮注說未塙。詳小行人疏。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者，諸侯七命，故皆以七爲節也。賈疏云：餘文云：諸侯者，兼五等，而此諸侯，惟據單侯也。其禮皆降上公二等。又自摺者以下，亦皆降殺。云冕服七章者，謂鷩冕服也。云建常七旒者，而亦建龍旒而七旒也。云介七人，禮七牢者，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鄭彼注以爲專指侯伯之禮是也。左僖十五年傳說：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此侯伯七牢之見於傳者。云立當前疾者，疾、當爲侯之僞。說文車部引又作軌，並詳後疏。謂立位在車東，與轡頭東西相當也。云再問再勞者，遠郊勞、近郊勞也。問亦同。云諸伯執躬圭者，伯命圭文與諸侯異，而度七寸則同。云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者，以命數同也。云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就者，諸子五命，故皆以五爲節也。云冕服五章者，謂毳冕服也。云建常五旒者，亦建龍旒而五旒也。云立當車衡者，立位在車東，與前衡東西相當也。云壹問壹勞者，唯近郊勞也。問同。云諸男執蒲璧者，男命璧文與諸子異，而度五寸則同。云其他皆如諸子之禮者，亦命數同也。注云繅藉以五采章衣服者，版、舊本並作板。案板卽版之俗。蜀石經作版。與釋文合。今從之。典瑞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案此版卽所謂木爲中幹也。繅藉，詳典瑞疏。賈疏云：按聘禮記云：公侯伯三采，朱白皆。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乃五采。此諸侯而言五采者，此注合三采二采而言五，非得有五采也。云若奠玉，則以藉之者，覲禮將幣時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又記云：奠圭於繅上。注云：謂繅於地也。又聘禮注云：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是凡執玉時並兼藉繅執之，將拜，則奠於地。圭仍在繅上，所以備失墜，示慎重也。云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者，謂五冕之服也。司服云：公之服，自

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以其首皆服冕。其服通謂之冕服。別於首者弁冠所服之衣爲弁服冠服也。云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者。並詳司服疏。云常、旌旗也者。謂五旗之總名也。以日月爲常。爲司常之旗之首。司勳謂之王之大常。非諸侯所得建。依司常。諸侯建旗。而此五等諸侯皆云建常。明常旂散文通稱。國語吳語有白常、白旗、赤常、赤旗、玄常、玄旗。是其證也。云旂其屬櫜垂也者。釋文出屬其櫜。蓋誤到。巾車注云。正幅爲旂旂則屬焉。旂卽櫜之俗。蜀石經亦作旂。云夢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者。巾車注云。樊、讀如繫帶之繫。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鞍。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此注不云樊讀如繫者。文不具。後注訓就爲成。詩齊風猗猗采芣云。成、猶備也。是成備義同。每處五采備爲一就。如此者九。是爲九就。五等諸侯。就數有增減。備采則同。七就五就義並放此。互詳巾車典絲疏。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貳、副也者。小宰注同。凡王以下乘車之副。通謂之貳車。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王象路之副也。此經公以下貳車有九乘七乘五乘三等之差。少儀云。貳車者。諸侯七乘。彼五等數同。掌與此經不合。故鄭注以爲殷制。云介、輔已行禮者也者。已、謂賓也。士冠禮。擯者請期。鄭注云。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又少儀注云。介、賓之輔也。爾雅釋詁云。介、助也。謂輔助賓行禮者也。云禮大禮。饗饌也者。對旅爲小禮也。外賓注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故知此禮主饗饌言也。云三牲備爲一牢者。宰夫注義同。詳彼疏。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者。大門外。謂皋門外也。朝者。指皋門外之廷而言。其地與小司寇三詢之外朝南北正相直。故通謂之朝位。別於下將幣三享等行於廟中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北方面立。注云。凡賓卽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四方。賓及位而止。北面。若然。朝聘賓客蓋皆至大門外下車。行及位。北面立。王迎朝賓。亦於大門外下車。南面立。故有賓主朝位也。賈疏云。約聘禮在大門外去門有立位陳介之所。江水云。掌訝云。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所謂朝位賓主之閒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也。云王始立大門內者。賈疏云。亦約聘禮。聘禮。雖後亦不出迎要。陳擯介時。主君在大門內。云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者。賈疏云。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按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也。必知天子待諸侯敵禮者。按下文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其他皆祇小國之君。則諸侯於天子交擯。交擯是敵禮也。案覲禮云。衛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繼衛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未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賈彼疏云。此諸侯見天子交擯。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

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此經先云。嚮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卽令入。若然。此覲遇之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案依鄭覲禮注義。則行覲禮時。有交擯。而無三辭。故賈謂三辭。據春夏受享於廟時。江永、金鶚則並謂王禮不當有三辭。其義爲允。又賈此疏謂享有迎法。陳摺介皆在大門外。而覲禮疏謂覲無迎法。陳摺介在廟門外。是謂春夏與秋冬陳摺不同所也。竊謂無論有迎法無迎法。陳摺介皆在大門外。朝聘陳摺介者。不敢擅入大門也。若在廟門外。則已入應門矣。非所以示敬也。其天子迎賓之法。曲禮孔疏云。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由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黃以周云。鄭注此朝位爲車迎所立處。又注下廟中將幣三享云。朝先享。不言朝。言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此車迎之法。鄭亦據享而言。案黃說是也。賈前疏及齊僕疏並謂此迎賓爲朝後在廟行三享之時。卽依熊安生說。與崔蠶恩義異。諸釋此注說交擯車迎。不別何時。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彼注亦引此經朝立步數爲釋。不云朝宗有觀遇無。是鄭意通四時朝覲。凡授玉皆無車迎。享皆有車迎也。熊賈之義雖較崔爲長。然於鄭指實未盡合也。金鶚云。大行人所謂朝位。饗主之閒。不言何時。是四時皆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之隆。秋冬待之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覲禮云。天子負斧依。嚮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覲者。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遇。皆謂之覲。鄭乃專以覲爲秋覲。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覲後朝也。鄭注謂春夏受享於廟。受享於廟。必無此禮。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受享受享必同日。既已受享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又云。考之覲禮。侯氏行三享與受享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於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敬與奠圭禮同。此皆正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乎。竊謂朝覲必無迎賓之法。其後行饗食於廟。乃有迎賓之法。齊僕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時。經文甚明。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閒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通也。黃以周云。朝覲本無車迎法。而此云賓主之閒若干步者。兼明朝之交擯傳

辭。其立位同耳。鄭注亦據享而言。疏家以此爲春朝迎法。實與經注俱違。崔說更誤。又云聘禮有迎賓法者。聘非已臣。主君客之。故經謂之賓。朝覲皆已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疏家據聘禮迎聘賓。遂謂朝亦迎賓。非。案金黃說。是糾鄭賈諸說之誤。但依鄭說。則四時朝並無迎賓。享並有迎賓。依熊賈說。則春夏朝無迎賓。享有迎賓。秋冬朝享並無。依崔孔說。則春夏朝享並迎賓。秋冬無。依金說。則四時朝享並無迎賓。惟饗食有之。衆說差異。以經考之。朝享不當有迎賓。於義無疑。依聘禮。諸侯待異國之臣。聘後行享。亦止擯者出請。主國之君不出迎。則天子待諸侯。朝後行享。天子不出迎可知。竊謂此經朝位。卽掌訝所詔之位。賓主之閒幾十步之位。其義蓋有二。其一在將幣之時。則陳擯介之位也。蓋侯氏入朝。乘車至皋門外而下車。遂陳擯介。侯氏門西。北面立。公則當車軹。介九人。在公之北。東面。以次陳列而北。大宗伯爲上擯。立於皋門外闔東。西面。承擯等四人以次陳列而南。未擯當公之末介。所謂公九十步者。卽公與上擯南北邪相去之步數也。下文諸侯卿大夫禮降殺之等。鄭亦以朝位賓主之閒爲釋。聘禮。賓至朝旅擯。彼注亦云公之使者七十步等。然則陳擯介之步數。卽朝位之步數可知矣。其一在朝享之後王禮賓時。則主車迎之位也。蓋朝享皆所以明君臣之分。宜無迎法。至朝享既畢而禮諸侯。則待以不純臣。故備賓主之禮。而有迎法。聘禮。享後禮賓。主國之君亦出迎。司儀。諸公相賓僭亦如將幣有車逆。卽其比例。以聘禮約之。蓋諸侯享畢而出大門。更陳擯介傳辭。擯者請禮賓。賓禮辭聽命。尙夫入告。天子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其時公則立掌車軹。如將幣交擯時所立之處。王則立當車軹。當將幣交擯時上擯所立之處。王與公南北邪相去亦九十步。其陳擯介亦如將幣時。但王擯立王之南。位較前略促耳。若然。將幣。王不出迎。則賓與上擯爲賓主。禮賓。王出迎。則賓與王爲賓主。事異而位則同。凡賓客之禮。王不出迎者。視將幣之朝位。饗食之等。王出迎者。視禮賓之朝位。二義相兼乃備。齊僕。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逆送之節。彼云朝覲宗遇。卽指禮賓而言。以將幣與禮賓同日。饗食則不同日。故備言之。禮賓與饗食同爲修賓主之禮。故並有迎賓。迎賓不惟饗食也。至禮之通例。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內。君於已臣。則無迎法。故聘禮。主君迎賓。止於大門內。而天子待諸侯。乃迎於大門外者。蓋天子待諸侯禮。有甚嚴者。如朝享天子不下堂。不迎賓之類。殺於諸侯待聘賓是也。有極隆者。如聘禮旅擯。而天子待諸侯則交擯。聘禮禮賓以體。而天子待諸侯則裸饗。皆隆於諸侯待聘賓。而與司儀諸公相爲賓之禮略同。蓋言乎分。則君臣。接以情。則賓主。故禮與饗食亦僭諸侯相朝之禮。車逆。出大門。或隆或殺。固各有當也。互詳齊僕疏。云齊僕爲之節者。賈疏云。以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逆送之節。亦是敵禮。故鄭此卽取之爲說也。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軹與者。疾、亦當作侯。此並謂立位與車東西相當也。鄭

以此上公以下位，並卑者在前，尊者居後，以此例之，經雖無王立所當明文，要必校公差後，故以意補之，軫本爲與前後四面材之通稱，王所立既在車軾後，則宜專據後軾爲節，考工記總敘注亦云，軾、與後橫木也，案軾人注云，軾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此車後軾至前軾之全度也，今王立當後軾，上公當車軾，正直車隧之中，前於後軾二尺二寸也，侯伯當前軾，其軾相切，前軾二尺二寸強也，子男當前軾，直朝前軾，則前於後軾一丈矣，此並就車前後約分此數，節其進退差度，不必正均也，又案公食大夫注謂賓至大門外，下行，車還，立於西方，賈彼疏謂立於西方，猶外，據賈說，則還車外鄉，軾衡內外前後亦互易，若然，車立處蓋亦視爵之尊卑爲遠近，故子男立近外，而步數則少，公立於內，而步數則多與，云廟、受命祖之廟也者，謂文王廟也，賈疏云，此約觀禮觀在文王廟，故觀禮云，前朝皆受舍于朝，注云，受舍、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受朝聘於先君之廟，故知王受觀在受命祖廟，在文王廟，不在武王廟可知，案鄭意當如賈說，聘禮說諸侯受聘於廟云，不腆先君之廟，既拊以俟矣，注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鄭蓋以聘禮推之，謂天子受觀亦常在祧，而守祧注謂先公遷主，藏后稷廟，先王遷主，藏文武廟，二王受命，文先於武，故凡行禮皆在文王廟，今考祧、廟散文通稱，聘禮既不必正指二祧，而文武世室亦與祧不同，若云上尊，則文王之尊不得逾后稷，鄭說殆不甚瑣，金鶚謂天子受觀當在大祖后稷廟，此與諸侯受朝聘在始祖廟正同，其義較鄭爲長也，云饗設盛禮以飲賓此者，春人注云，饗禮無兼享食，國語晉語云，饗養上賓，案飲食之禮有三，曰饗，曰食，曰燕，惟饗最盛，大司樂及仲尼燕居坊記並謂之大饗，詩小雅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孔疏云，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案互詳酒正疏，云問、問不恙也者，說文口部云，問、訊也，心部云，恙、憂也，司儀注說問君問大夫之辭皆云不恙，顏師古匡謬正俗引風俗通云，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曰無恙，謹案易傳，上古之世，艸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噬人心，故俗相勞問者云無恙，非爲病也，案應說不經，不足據也，此據朝實來時在道有問禮，其去時則無，又問禮輕，當殺於勞，觀禮聘禮皆無文，蓋略之也，云勞、謂苦倦之也者，爾雅釋詁云，勞，勤也，以賓方在道路，故敘其遠來之苦倦以慰勞之，亦來有去無也，云皆有禮以幣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勞以幣，觀禮，使人以璧，璧則兼幣，是有幣致之也，案璧帛通謂之幣，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彼注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然則勞諸侯用璧，無束帛，與聘禮勞使以束帛異，賈云璧則兼幣，失之，云故書，裸、作果者，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再果，裸亦作果，與此故書同，鄭司農云，車軾，軾也者，段玉裁云，此

注有誤字。當云車軛、轡也。乃合。如今本。則不可通矣。大駁注云。軛、謂兩轡也。少儀注云。軛與軛於車同。謂轡頭也。皆以此軛別於與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軛圍之軛。案段說近是。云三享、三獻也者。牛人注云。享、獻也。享本爲祭享字。引伸之。爲下獻物於上之稱。覲禮賈疏云。三享在庭。分爲三段。一度致之。張惠言據聘禮注難賈云。鄭於事畢云三享訖。謂三享皆訖。乃爲事畢。則三享三度致之。案張說是也。覲禮經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彼四爲三之誤。皆之云者。卽非一度之辭也。云祿。讀爲灌者。先鄭意宗廟之祿爲灌祭。故字从示作祿。賓客之祿字當爲灌。說文示部云。祿、灌祭也。許說與先鄭正同。後鄭則謂祿灌義同。宗廟賓客字並爲祿。與先鄭及許異。故此職注先鄭皆作灌。後鄭皆作祿。分別甚明。而小宰凡祭祀贊祿將之事注則云。祿之言灌也。於賓客贊祿注不云讀爲灌。足明後鄭皆從祿矣。云再灌、再飲公也者。投壺云。奉觴曰賜灌。注云。灌、猶飲也。云而酢。報飲王也者。酢正字當爲醕。說文酉部云。醕、客、酌主人也。酢、醕也。經典多以醕爲醕。爾雅釋詁云。醕、酢、侑報也。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此禮賓王爲主人。故獻賓之後。賓又報飲王。亦謂之醕。凡醕用玉爵。故大宰云。大朝覲會同。贊玉爵。注云。玉爵。王禮諸侯之醕爵是也。又案左傳莊十八年云。臧卒侯朝王。王饗醕。命之賓。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兩傳說晉文公朝王。亦並有享醕命賓之文。國語晉語載其事作王饗禮命公酢侑。王引之謂酢卽醕之假借字。爾雅酢侑同訓。命侑。卽命醕也。其說甚塢。蓋凡朝享後之受禮與饗。公侯伯皆得與王相酢侑。臧公晉侯謙。不敢當盛禮。故必王命之乃醕。左傳所云。與此經可互證也。云舉、舉樂也者。左昭十七年傳云。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不舉、去樂也。先鄭蓋本左氏說。其實非也。經典飲食禮。凡單言舉者。皆謂盛饌。凡言不舉者。皆謂去盛饌。不當以舉樂爲舉。詳膳夫疏。賈疏云。案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之。以爲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爲舉牲體。其實舉中可兼樂。以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案後鄭破先鄭說九舉七舉五舉爲舉牲體。則不兼舉樂。賈說非後鄭意。云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者。饋、釋文作餽。云。本又作饋。蜀石經亦作饋。盧文弨云。饋字。是說文饋餽也。又吳人謂祭曰餽。詒讓案後注積。亦有牢禮。此但云芻米者。積以芻米爲主也。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賈疏云。謂若轡入轡深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惠士奇云。前疾。疾、當作侯。論語鄉黨那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侯。古文侯作侯。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舉正。俗本傳誤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軛。云軛、車軾前也。考工記。軾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軾前。故曰前侯。古音侯讀爲胡。水經汾水注。中都縣胡甲

山有胡甲諸。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古侯與胡通。侯甲通爲胡甲。故前侯注爲胡。段玉裁云。說文車部引周禮立當前軌。前軌者。前乎軌也。亦以在軹衡之中爲節。蓋故平作侯。杜衡。賈容有不得侯字之說。易爲軌者。而許從之。惟司農得其說。不易字。所謂其所編綴奄然如合符復析也。王宗東云。侯與胡同。胡。牛頤之下垂者。軌前之轡上尊。其後有似下垂之胡。故謂之胡。侯以同音通借。案惠較致塙。段。王及江水。戴震。李惇說並同。鄭珍亦謂侯卽喉。喉胡卽轉人之頤。說皆精覈。蓋說文肉部云。胡。牛頤垂也。口部云。喉。咽也。頤與咽同在頤。乘車曲轡出軌前者亦通謂之頤。頤曲中隆起。兩端下垂。後端當軌。前端持衡。此前侯遠於衡。則專謂頤後端與前軌之木正相切之處也。凡車駕時。侯距地三尺有三寸。舍車。則侯正檣柱於地。若獸垂頤。故云前頤下垂柱地者。此其說文胡爲牛頤垂之訓正合。凡乘車曲轡。與大車直轅異。先鄭云。轅者。散文通也。至說文引作前軌。則山所據本異。抑或經師異讀。皆未可定。軌爲輿下三面材。前胡雖適當軌前。然輿轡異材。此皆觀禮文。彼文三作也。云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者。唯。舊本並作惟。今據蜀石經正。中觀禮合。此皆觀禮文。彼文三作四。鄭注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簠豆之寶龜也。金也。丹漆絲纁竹筩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案觀禮注說三享所用。並據禮器大饗章文。彼注謂祫祭先王。諸侯所貢。鄭意蓋謂朝覲三享與彼同。凌廷堪云。觀禮注說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言有皮則以皮。有馬則以馬。卽觀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覲庭實云馬。觀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於禮器云。大享其王事。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腊簠豆之屬。非謂觀禮之享也。案凌氏謂禮器大饗卽饗食燕之饗。與禮器注異。其說亦通。但三享庭實。經雖唯有皮馬。然仍有獻諸珍異之禮。後文之六貢。卽朝覲之享獻。周書王會所云方物。卽會同之享獻也。鄭謂三享有龜金之等。於義無連。惟三牲魚腊等乃祭饗之饌具。朝覲會同之必無也。此等禮器之文。究不能盡通於朝享耳。互詳後疏。引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者。事。舊本雖作士。今據蜀石經正。此亦大戴禮記朝事篇文。引之者。證庭實唯國所有也。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者。賈疏云。按觀禮行朝訖乃行享。此經冕服九章以下。唯言享。不見朝禮。故鄭言之。云不嫌有等者。朝在路門外。正君臣尊卑之禮。不嫌有九十七五十步之差等相迎之法。故云不嫌有等也。論讓案。鄭意蓋據曲禮推之。謂春夏受饗於朝。受享於廟。經唯云廟中將幣三享。無朝於朝之文。故謂將幣卽受享於廟。司儀注會同將幣。亦以將

幣爲享實。則將幣卽受玉。乃朝覲之正禮。與三享爲二。四時常朝。並受鑒於朝。經云將幣。未嘗不言朝也。鄭說失之。詳前及大宗伯疏。又此經冕服九章。建常九旂。及摺介人數。朝位賓主之閒步數。亦並朝禮。賈謂唯言享。不言朝。亦非。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者。司儀注云。禮。謂以鬱鬯裸之也。謂朝享禮畢。王禮諸侯。猶聘禮聘享禮畢。主國之君以醴禮賓也。郊持牲云。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又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司儀注謂卽朝禮畢。賓賓。然則五等諸侯自相朝。朝畢禮賓。亦用鬱鬯。凡賓主行禮畢。主人用醴待賓。謂之禮。此謂鬱鬯。與用醴同。故亦稱禮也。覲禮禮畢。王無禮侯氏之事者。蓋文不具。引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彼賓客裸事。卽指此上公再裸等。故引以證禮賓用鬱鬯之事。云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瓚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者。禮者。蜀石經作禮公者。案以後注校之。疑當有公字。大宗伯云。大賓客。又攝酌圭瓚而裸。注云。載。爲也。果。饋爲裸。代王裸賓客以鬱。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圭瓚而裸。拜送則王也。此則攝酌圭瓚而裸之事。又內宰贊后之事云。凡賓客之裸獻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裸之禮。此宗伯攝酌圭瓚而裸之事。知亦宗伯攝者。祭統載祭大廟之禮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注云。大亞王而禮賓。此亞王禮賓之事。知亦宗伯攝者。祭統載祭大廟之禮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注云。此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彼宗廟之禮。夫人親裸。有故。則宗伯攝裸。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裸。是所謂再裸也。賈疏云。王與后皆同拜送爵者。恭敬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秦蕙田云。饗禮之裸。經無明文。以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則王一獻。后亞獻。皆裸。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惟王裸而已。記云。獻之屬莫重於裸。大饗者。賓客之大禮。共十二獻。九獻。七獻。與事神同。亦必有裸明矣。周禮所載賓客之裸事。注疏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似尙未備。孫希旦云。賓客之饗亦有灌有醴。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自灌至醴之獻數也。案秦孫說是也。凡裸亦通謂之獻。故祭統以裸爲獻之屬。內宰亦云裸獻是也。此王禮賓。再裸一裸。裸後。別無獻酒。饗賓。則裸獻兩有。凡九獻者。再裸。後有七獻。七獻者。一裸。後有六獻。五獻者。一裸。後有四獻。經於饗不云裸者。亦以裸獻通言不別也。詳內宰及前疏。云再裸。賓乃酢王也者。明與饗燕常禮異也。凡常禮備二獻者。主人初獻畢。賓自酢主人。再獻。則再酢。此王禮禮諸公。二獻訖後。公始酢王。是賓不酢后。故有再裸。而無再酢也。云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者。爵彌卑。則禮彌殺。於侯伯無后裸。仍得酢王。於子男。王又不受酢也。禮。子男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者。以彼賓亦不酢主君也。賈疏云。聘禮。禮賓用醴。子男雖一裸不酢。與聘禮禮賓同。子男用鬱鬯。不川醴。則別。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也。云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者。公食大夫禮無舉牲體文。今以祭禮考

之。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又食。上佐食舉尸一魚。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髀。又食。尸告飽。祝佑曰。皇尸未實。佑。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佑。尸又三飯。彼大夫祭禮尸十一飯之節。佐食四舉牲體。特牲饋食禮。士九飯。禮略同。少牢注云。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賈特牲疏云。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向口。因名體爲舉。又少牢疏云。一口謂之飯。黃以周云。古者飯以手。凡禮。食有飯數。一手謂之一飯。手三取飯。謂之三飯。案賈黃二說並通。據少牢特牲經。則尸飯佐食所舉牲體外尚有獸魚等。又舉牲體數與飯數不同。而此注釋九舉爲舉牲體九飯者。蓋專據初飯舉肺脊膈肩言之。不數獸魚等也。凡初飯。大夫士皆三。故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清醬。注云。每飯獸清。以肴濡醬。食正饌也。積黃亮。胡培輩。黃以周並謂每一飯一食舉。又據此經差之。謂卿大夫當三舉。其說是也。特牲三飯而佑。牲體唯舉正脊。少牢七飯而佑。則舉脊幹髀矣。諸侯以上。飯數尤多。或備舉脊幹髀肩而佑。以此推之。蓋公初飯九。亦九食舉。侯伯初飯七。亦七食舉。子男初飯五。亦五食舉。其加飯數無文。依祭禮特牲士九飯。少牢大夫十一飯。鄭有司微注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彼疏謂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若然。則諸侯加飯之數。當上公四。侯伯六。子男八。於差次似完未合。竊疑祭禮尸飯與食禮賓飯數不必同也。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者。出謂去。入謂來也。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又云。遂行如入之積。彼注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是聘使出入在道。總幾積。明此五等諸侯來朝禮與彼同。若然。上公出入出總五積。侯伯出入出總四積。子男出入出總三積。左傳二十八年傳說晉文公朝王云。出入三觀。杜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此出入文例與彼正同。可以互證。賈疏謂不謂從來訖去共五積。若然。來去皆五積。依其說。則是上公有十積。侯伯有八積。子男有六積。與經注義並不合。非也。詳司儀疏。云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者。賈疏云。掌客。積視煢牽。飾有米禾芻薪。明在道致積有可知。案積之陳數詳掌客疏。云凡數不同者。皆降殺等者。以依命數爲差故也。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繫見。執束帛而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接者將幣醪酢饗食之數。

〔疏〕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賈疏云。按典命。上公之國。立孤一人。侯伯已下則無。故云大國之孤也。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祗小國之君。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荅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損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親也。然則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服繅衰。於天子或可有私親結其恩好。但無文耳。云出入三積。不問壹勞者。此明積勞數與小國君同。不問。則降也。勞。亦謂近郊勞。賈疏云。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云視小國之君。何須持云三積與。例似錯。若曰。三積者。卿亦然。何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然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若然。牢禮卿亦五。視小國君五牢同。其餘則異。按聘禮。腥牢無鮮腊。醯醢百。粟。米百筥。禾四十車。薪芻倍禾。按掌客。饗餼五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有此別。故在視小國之君中。然則孤聘天子。既以聘使受禮。又自得禮。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案賈以聘禮致饗餼多。於此祗小國之君之數。故謂孤有再重受禮。蓋謂以聘使受禮。則如聘禮。以特見再受禮。則如掌客所云。竊謂孤既爲聘使。自當如聘禮所謂祗小國之君者。不必關致禮之米禾薪芻等。經偶未別白言之耳。恐不當如賈所說也。云朝位當車前者。亦降於小國君也。孤禮王當無車迎。此謂大門外陳擯介時。孤下車。立於車前之東。邪距車衡當開數尺。不正當衡前也。云以酒禮之者。王既受幣。及享畢。乃以齊酒禮孤。孤亦不酢王也。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以孤無特來見法。故知奉君命來聘也。聘。謂大聘。大聘使卿。孤卽冢卿也。鄭意小聘使大夫。非孤所使。云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擊見執束帛而已者。擊。舊本並作贊。釋文云。擊。本又作贊。蜀石經與釋文同。今據正。贊。卽擊之俗。詳大宗伯疏。賈疏云。若行正聘。則執瑤圭璋八寸以行聘。何得執皮帛也。但侯伯已下臣來。直行公使。執圭璋。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四命尊。故天子別見之也。案宗伯云。孤執皮帛。故云自以其贊見。執皮帛而已。案賈述注亦作束帛。而疏云皮帛者。兼取小注爲釋也。聘禮。實奉束錦以請覲。彼注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凡因使而來。不得自以其擊見。此孤尊。則雖因使而來。聘享正禮既畢。仍得自以其擊見。是私親之外別有此特見之禮。故鄭志荅趙商云。非私親也。云豹皮表之爲飾者。賈疏云。宗伯注云。天子之孤。飾贊以虎皮。公之孤。飾贊以豹皮也。云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者。說文糸部云。繼。續也。謂亞次繼續其後。小國之君。卽子男也。典命說諸侯之適子云。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又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祗小國之君。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然則孤次子男者。亦謂見子男禮畢後。孤乃見。其位則自在卿大夫之列。不與子男同位也。蓋孤雖貴。亦是諸

侯之臣，故與諸侯之子次子男後同。而位則異。云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者，謂先見之國事畢，次國乃前，明孤繼小國之君，亦謂小國之君禮畢而後孤前也。其會同之禮，則衆國同見，典此禮異，云不交擯者，不使介陪辭交於王之擯也。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則諸侯行交擯者，使介傳於王擯，傳而下，又傳而上是也。論議案，此孤依子男禮五介。王三擯，並以次列之，但不傳辭。凡王於來朝諸侯則交擯，於來聘孤卿以下則旅擯，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此不交擯，即旅擯也。詳司儀疏。云親自對擯者也。賓親自對上擯也。賈疏云：則聘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案賈據聘禮注義，今依彼約之，當亦擯者出請事之時，賓出次直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相去五十步，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而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王也。云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者，謂介雖入廟，而不相禮也。賈疏云：案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行者也。案賈亦據聘禮注義，司儀說諸公之臣相聘將幣之禮，亦及廟唯君相入，然則孤特見王，孤相不與孤俱入，但絕行在後，王相則隨王入也。云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者，以酒正五齊尊於三酒，嫌經云酒是三酒，故釋之。坊記云：醴酒在室，是醴齊亦通稱酒也。賈疏云：案聘禮禮賓用醴齊，明此亦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而通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酒也。云和之不用鬱耳者，對前五等諸侯禮用鬱也。此禮孤用醴，則不和鬱，亦不用柜也。云其他謂武車及介半禮賓主之閒，擯者將幣饗饌食之數者，賈疏云：此其他中之數，一準上子男禮中，即孤之所用者也。若然，子男用鬱，孤用醴，今得入其他中者，祿據小國君而言，以其孤用醴，醴之不清，子男禮亦不清，不酢同，故舉小國君祿而言，不謂孤用醴也。論議案，孤特見亦旅擯，故賓主之閒步數亦視子男也。樂記孔疏云：凡饗禮，案大行人云：大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共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脫不過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以鄭以公孤之禮享趙孟，故五獻也。案孔說是也。七冠禮注云：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孔即本於彼。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一等。左昭元年杜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與此經及鄭義並不合，不可從。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

步。子男三〔疏〕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者。賈疏云。各下其君二等。則五等諸侯據上文三等命而言。上十步與。〔疏〕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云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賈疏云。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者。士雖無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大行人。首云以九儀。注云。九儀。謂命者五。爵者四。爵者四中有士。故於此連言士。其於此經。介與步數。則無士也。注云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亦上孤而言。謂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士則爲介。云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以二者皆不依命數也。此亦謂旅賁時。有陳介。及朝位賓主之閒步數。公食大夫記注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則與孤立處同。唯賓主之閒步數。當以次遞減耳。金鶚云。公執桓圭以下。及擯者五人以下。卿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賓主之閒言之。云其餘則自以其爵者。謂瑞轡車服等。各自依其爵之命數。不視其君之禮爲降殺之差也。云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者。鄭彼注亦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以上文朝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聘義此文各差二介。故知是使卿聘下君二等。聘禮有五介。禮器又云。大夫五介五牢。鄭彼注並以爲侯伯卿大夫聘之禮是也。云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者。亦謂使卿聘之數也。聘禮注義同。賈疏云。大夫下卿二等。按聘禮云。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爲介。三介。彼侯伯之大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一十步可知。鄭不言者。舉卿則大夫見矣。故不言之也。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要服。變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各四分樹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祀貢者。犧牲之屬。故書。嬪。作類。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緇纁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疏〕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者。此辨六服諸侯見王遠近疏數之法也。依此經。則侯服比年朝。甸服二年。采服四年。男服三年。六服。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服。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

服六年朝。十二年。六服從王巡守。此蓋周之正法。而經傳言朝覲年數舛異特甚。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左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鄭王制注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是依左氏爲說也。然左傳又有十二年四朝之說。昭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注云。歲聘三年一朝。六年而一會。十二年而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此與昭三年傳文又自相違連。王制孔疏云。按左傳文。三年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按尙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諸侯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四年。分爲四部。四年乃徧。摠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尙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按春秋文十二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按鄭注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開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諸侯開而朝天子。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禮。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意虞也。按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而朝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羣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開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開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案孔氏綜述賈、許、鄭、服、崔、熊諸說甚數。孫經世云。朝禮虞時蓋分諸侯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至。周則分諸侯爲六部。部各升降一歲。六歲而周。周以四歲者。合之巡守之歲。共五歲。統四部計之。則爲五載四朝。堯典所言是也。自各部計之。則爲五年一朝。王制所言是也。王

制與堯典同。一巡守之期。即一朝期。固無可疑也。周以六歲者。統六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共十有四。自各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或六或三或二或一。大行人所云是也。要服視虞較疏。而侯甸等視虞加密。案孫氏參合堯典王制之義。近是。考公羊桓元年何注云。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政。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徐疏云。五年一朝。虞傳文。又北堂書鈔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四備文德。明禮義也。此及孔氏引孝經注並與王制說同。又國語晉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章注亦引王制爲說。據徐彥引書傳。則伏生固以五年一朝釋羣后四朝。足證孫氏謂王制爲唐虞法之說。孔引鄭駁異義說。以五年一朝爲春秋以後霸主之制。而謂十二年四朝之法與各經並不合。鄭亦不能定其爲何制。左傳疏強爲之說。謂周公成王時自有此二法。復謂大行人歲壹見者是遣使貢物。非親朝。又以大宗伯時見曰會。即再朝而會。殷見曰同。即再會而盟。並鑿空皮傅。不可依據。其僞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僞孔傳云。五服。侯、甸、男、采、衛。六一年一朝會京師。此又勦左昭十三年傳文。而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彼蓋約舉男衛二服朝會年數言之。與此經義得通也。云其貢祀物者。賈疏云。此因廟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大宰四曰幣貢。此中無幣貢者。因朝而貢。三享中已有幣。故不別貢幣也。大宰歲歲常貢。此依服數。因朝而貢。數既有異。時又不同。故彼此物數不類也。論議案。此六貢皆因朝而貢。蓋於將幣三享後獻之。亦以玉致之。故大宰謂之王獻。三享爲正禮。貢獻爲加禮。故覲禮無文。詳大宰疏。注云要服。蠻服也者。職方氏九服之制。自衛服以前。文並與此同。惟此要服彼作蠻服。大司馬九畿亦作蠻畿。故特釋之。書禹貢亦云要服。僞孔傳云。要束以文教。國語周語云。蠻夷要服。章注云。蠻、蠻圻。夷、夷圻也。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又謂此經以蠻服爲要服。猶國語以邦畿爲甸服。皆爲沿古名是也。云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者。邦畿千里。王城居其中。而五百里。益以六服。各五百里。是三千五百里也。兩面并之。爲相距方七千里。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案彼據距王城一面言之。故以侯服爲在千里之內。餘義並與此經合。周禮服之制。詳大司馬疏。云公侯伯子男封焉者。賈疏云。對彼蕃國惟有子男。無五等也。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

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一。假令東方侯服四分之一。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觀秋。北方過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以外皆然。是以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言入覲。以其在北方。當方觀之在四時。故云觀。鄭答志云。朝觀四時通稱。故觀禮亦云朝。若然。鄭不與馬同。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鄭既不與馬同。今所解云四方各四分者。謂四方諸侯六服。服各四分。趙四時而來。或朝春。據王城東方。或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觀秋。據王城西方。或過冬。據王城北方。案賈逵馬義與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馬說不同。未知孰是。經云見者。並以諸侯見王爲文。大宗伯四時朝覲並云見。義與此同。王制疏謂此經因賈而見。不必皆在自朝。非也。依鄭此注義。四方各四分。趙四時而來。蓋謂四方之中。每一方各別四分之一。四時迭來。與賈所述馬說亦本不異。韓奕疏引賈逵說。謂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趙四時助祭。趙趙字通。此注即本賈景伯義。蓋賈、馬、鄭三君說正同。賈疏謂鄭不同馬義。非也。互詳大宗伯疏。云祀賁。犧牲之屬者。大宰九賁祀賁。先鄭注亦云。祀賁。犧牲包茅之屬。後鄭與彼義同。云故書。嬪作嬪者。徐養原云。大宰嬪賁故書作賁。此嬪物故書作嬪。故司農各爲一義。又案嬪卽濱字。說文有頻無濱。頻嬪聲同。故借頻爲嬪。王引之云。大行人。侯服其賁祀物。甸服其賁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寶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嬪物。頻。卽賓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井閭。顏注曰。仁頻。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說文曰頻。水厓。人所賓附。是頻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頻物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賁頻物卽大宰之賁賁乎。案王說是也。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爲物也者。從今書作嬪釋之。謂女工所作帶繡諸物也。大宰九賁嬪賁。先鄭從故者作賁賁釋之。與此義異。彼注爲長。引爾雅曰嬪。婦也者。釋詁文。證婦人所爲名嬪物之義。云玄謂嬪物。絲枲也者。增成先鄭義。大宰嬪賁注義亦同。云器物。尊彝之屬者。賈疏云。按大宰云。器賁。先鄭以爲宗廟之器。後鄭易之。以爲器賁銀鐵石磬丹漆。不從先鄭。此云器物。後鄭以爲尊彝之屬。與彼先鄭同者。彼是歲之常賁。不合有成器。故破之。此乃因朝而賁。得賁成器。故爲尊彝解之。知因朝得賁成器者。見昭十五年。六月。大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王賁之分器。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以此知因朝得賁成器。案後鄭此注與大宰注異。此注爲長。大宰九賁器賁亦是成器。賈說不足據。云材物。八材也者。大宰九職云。百工飭化八材。先鄭注以八材爲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九賁材賁後鄭注云。繡絲枲栢律簞也。專據木材者。彼注以珠入游賁。石入器賁。金入貨賁。與此注不同也。云服物。玄纁緇纁者。大宰九賁服賁注云。服物。繡紵也。此云玄纁緇纁者。禹賁荊州。厥篚玄纁。豫州。厥篚緇纁。故增

之。云貨物、龜貝也者。大宰九貢貨貢注云。貨貢、金玉龜貝也。上注八材已有金玉。故不復數諸貨物。並詳大宰疏。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卽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所貴寶。〔疏〕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者。見六服以外無分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疏〕年來朝及貢物之法也。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與此經同。國語周語韋注。因祭公謀父曰。蠻夷荒服。謂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與此經不合。不足據。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者。謂距王城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也。職方氏九服。蠻服以外。有夷鎮藩三服。大司馬九畿同。此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此蕃國卽職方外三服也。蕃亦取藩屏之義。當如職方氏藩服字作藩。藩之借字。玉藻云。其在邊邑曰藩屏之臣某。注云。邊邑。九州之外。卽謂蕃國也。亦謂之四塞。明堂位云。四塞世皆至。注云。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是也。亦謂之四海。詳布憲疏。引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者。鄭彼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案依曲禮說。則夷服以外蕃國。地雖大小不齊。爵則皆無過子。管子事語篇云。齊諸侯方百里。貢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管子所謂貢海子男。蓋據四衛及四海蕃國言之。依彼說。則遠服小侯。爵地並減。與曲禮說微異。未知孰是。又引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曰子者。左傳二十七年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杜注云。杞、先代之後。而近於東夷。風俗雜壤。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案彼傳無杞伯也之文。鄭據桓二十七年經云杞伯來朝補之。引此文。證蕃國無公侯伯等也。云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者。此亦補曲禮義。明兼有男也。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於外曰子。注云。謂戎狄子男也。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詩小雅蕭蕭箋云。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孔疏云。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賈疏云。按書序。武王既勝殷。巢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夷狄得稱伯者。彼殷之諸侯。與周異也。云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卽位。乃一來耳者。父死子立上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有以字。後注云。父死子立曰世。賈疏云此經世中含二。父死子立。須得受王命。故須來。新王卽位。亦須來。故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四夷皆在四門之外。周公攝位。與新王同。況成王新卽位也。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荒服者王。又曰。終王。章注云。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祭公

又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韋注云。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也。此荒服父死子立有來見之禮之證。云各以其所貴寶爲擊。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謂不得如九州之內五等諸侯執圭璧爲瑞也。左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是小行人六瑞六幣之等不達於蕃國。故王制注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爲中國耳。卽此義也。云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者。據小行人有小客。是蕃國之臣。知藩國之君爲小賓也。云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者。國語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韋注云。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白狼、白鹿。犬戎所貢。引之者。證禽獸亦得爲貴寶。云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者。王會、周書第五十九篇。記成王會諸侯獻物之事。其序云。周室既甯。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也。作王會。所貢貴寶。若櫻櫨大塵穰人前兒之類。名數甚多。故不備引。此九州之外所獻貴寶。卽懷方氏所謂致遠物也。與上六服有貢異。然通而言之。亦得謂之貢。國語魯語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濃則。十

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撫、猶安也。存、規、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屬、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

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叶、當爲汁。詞、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玄謂胥讀爲謂。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至十一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脩。皆謂脩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疏〕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此並以王下撫邦國爲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者。大戴記。存、作在。親、作眺。聲義並同。以下至十一歲達瑞節等。並卿大夫奉王命閒歲而一行者也。云成牢禮者。謂平均待

賓客之牢禮。卽宰夫云凡朝覲會同賓客牢禮之禮是也。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者。此爲王親行至邦國之事。凡王不巡守。乃有殷國。殷國巡守不並行。此經兩舉之者。明或巡守。或殷國。惟王所行。無定法也。十二歲一巡守者。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案古書多言五歲一巡守者。乃虞制。故書堯典云。五歲一巡守。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彼注云。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白虎通義巡守篇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此並據虞制。與此經年數異。公羊隱八年何注以五年巡守。說周制。誤也。王制孔疏又引鄭志荅孫皓。謂夏殷六年一巡守。未知確否。注云撫、猶安也者。說文手部云。撫、安也。撫、卽撫之隸變。云存、規、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對巡守爲王親至侯國也。規、亦與前殷規爲諸侯使臣於王。異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爾雅釋詁云。在、存、省、視、察也。又云。規、視也。廣雅釋詁云。省、視也。三者訓義略同。隨事立名耳。云所謂問也者。謂三者通爲問。以其皆問歲一舉也。賈疏云。卽上文云問以論諸侯之志者也。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者。王十二年。六服朝貢既更迭而徧。巡守殷國之事又畢。故於次年更端復始也。其新王卽位。則當以元年爲始。公羊閏二年何注云。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大宗伯注說一服朝亦以元年爲始是也。云屬、猶聚也者。州長注同。云自五歲之後。遂開歲徧省也者。賈疏云。但經一歲與三歲五歲云存規省。至七歲九歲十一歲不云省。不言者。以五歲已言省。義可知。故直見其事意也。是以鄭皆連省而言也。云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贊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者。此謂行人召侯國之象胥贊史來至王國。則於王宮內爲次舍聚而教習。贊辭命書名聲音之等也。漢書食貨志說。孟春。行人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方言劉歆揚雄書。亦說周道人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僊諸歌戲。通人。卽行人也。彼雖非七歲九歲省邦國時事。然亦行人諭言語。協辭令。論書名。協聲音之一端矣。方苞、孔廣森並謂象胥贊史皆王官。使至其國而屬諭之。不聚於天子之宮。亦通。云故書協辭命作叶辭命者。段玉裁校改叶爲汁。阮元云。釋文亦作叶。又春官大史注云。故書協作叶。與此注相應。案段阮校是也。詳後。鄭司農云。象胥、譯官也者。說文音部云。譯、傳譯四夷之言者。象胥云。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是譯官也。云叶當爲汁。胥當爲辭。書或爲叶辭命者。蜀石經或爲上有亦字。段玉裁校改叶當爲汁爲汁當爲叶。云協見大史。辭見大祝。兩當爲皆當作讀爲。聲類皆同也。司農必易汁爲叶。易詞爲辭者。叶辭義較親切也。徐養原云。叶汁見大史。說文司部。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訟也。从衡。衡、猶理率也。衡、理也。是言詞作詞。辭訟作辭。截然二字。故書叶辭命。原未嘗誤。杜子春注大史曰。叶、協也。書亦或爲協。

或爲汁。蓋漢時詞辭已潤用。司農意在曉俗。不暇考證字體也。凡注內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案段徐說是也。凡注例云書或爲某者。或本之字多與所讀之字正合。此注云書或爲叶辭命。明故書作汁詞。先鄭詳爲叶辭也。至叶汁二字聲類雖同。而叶卽協之重文。汁則爲協之借字。義甚疏遠。然故書本作叶。先鄭讀爲汁。則是舍義近之叶而就義遠之汁。例不可通。足知其誤。協、大戴禮記朝事篇作計。王引之謂亦汁字之誤。云玄謂音讀爲計者。天官敘官注同。段玉裁云。說文言部曰。計。知也。大宰序官注亦云。胥。讀爲計。謂其有才知爲什長。秋官序官注不言讀爲計。而此言之者。互見也。引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書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者。欲。釋文作慾。云本多作欲。蜀石經作嗜欲。與禮記同。俗本並作嗜慾。嘉靖本上作書欲。下仍作慾。蜀石經二字並作欲。今據正。案書卽嗜之段字。慾則欲之俗體也。鄭以王制分方立名。此總名爲象。故引彼文而釋之。並詳序官疏。云此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云者。越上蜀石經有南字。名字舊本並挽。今據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補。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此注並見蜀石經同。通言語者。通達異方言語之謂。御覽四夷部引倚書大傳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言此者。明四方之中獨取南方名官之意。敘官象胥注云。周之德先致南方是也。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謂訓有才知。天官敘官曰義亦同。云辭命。六辭之命也者。大祝六辭。一曰祠。二曰命。先鄭彼注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詳草創之。後鄭云。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此注蓋謂辭命卽大祝之二曰命。以其爲六辭之一。故曰辭命。與彼一曰祠。讀爲辭者。不相涉也。云贊。樂師也者。春官敘官注云。凡樂之歌。必使贊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此贊亦兼大師小師等而言。與樂師來贊專據贊矇者小異。必屬贊者。將以聽聲音也。云史。大史小史也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亦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此引之者。證書字古曰名也。云至十一歲又偏省焉者。承上注九歲省後。開一歲至十一歲則又偏省。而脩達瑞節等五事也。云度。丈尺也者。內宰注同。云量度區釜也者。釜。釴之借字。考工記攻金之工注同。豆區釜見左昭三年傳。詳內宰疏。云數器。銓衡也者。廣雅釋器云。稱。謂之銓。文選諸淵碑文李注引韋昭漢書注云。銓。稱錘。案銓卽權也。合方氏。同其數器。注亦釋爲機衡。凡五權五量五度通爲數器。此及合方氏並以度量與數器分舉。故知數器惟據銓衡言也。云法。八法也。則。八則也者。法亦注用今字也。賈疏云。據大宰云。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諸侯國有都鄙官府。以此法則治之。故須脩之。云達。同。成。脩。皆謂脩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脩。治也。說文曰。部云。

同、合會也。下又訓成爲平。四者訓義小異。同爲齊等之言。齋法式行至。謂王使齋諸法式。至諸侯國。考校齊等之。賈疏云。經瑞節、度量、牢禮、數器。下至法則等八者。皆天子法式之等。當豫脩治。使輕重大小方面皆正。然後將以齊諸侯器物。故云行至則齊等之。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云平其僭踰者也者。僭踰。若左哀六年傳吳徵魯百牢之類。賈疏云。若牢禮云。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依上文及掌客。多少皆有常。不當僭上。故云平其僭踰也。云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者。謂周制與虞制同。如春巡守東岳。則東方侯諸總會。餘三時三方亦然。不必如朝覲法。每方各分趣四時也。云書曰逢觀東后是也者。堯典文。僞孔本入舜典。彼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彼云肆覲東后。此引肆作遂者。肆遂義同。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續漢書律曆志。後漢書肅宗紀。白虎通遂巡守篇。公羊隱八年傳何注。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書。亦並作遂。蜀石經作肆。疑依孔書改。公羊徐疏引鄭書注云。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案書說四時巡守之法。王制說亦略同。依鄭此注義。則周天子巡守。亦分四時。各至當方之岳以朝諸侯。歲終而徧。書僞周官云。六年五朝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僞孔傳云。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覲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說亦與鄭同。又書說四時巡守。皆以四仲之月。周制當亦然。依通典吉禮引鄭書注義云。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白虎通義巡守篇亦云。巡守所以四時出者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即鄭說所本。舜典僞孔傳則謂夏自東岳至南岳。歷四時。徧四岳。然後歸。二義不同。而皆有難通。未知孰是。至通典又引崔氏三禮義宗。亦申鄭說。而云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年方徧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則爲時尤疏闊。不足據也。云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此亦誤以殷國與殷見爲一。大宗伯注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蓋殷同即在王都。故仍六服分爲四方。每方又分四部。四時分來。如平時朝覲法也。賈疏云。謂分四方各逐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來。即與平時別也。金鶚云。諸侯朝覲。經典並無分方分時之說。至謂殷國亦分時分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一方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若謂久淹於外。以待諸侯。或既歸而復出。皆於義無取。而空多繁費。有是禮乎。若謂亦一年而周。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稽留乎。若謂殷國在畿內。而四方四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况殷國必不在畿內乎。案金說足正鄭賈之誤。亦詳職方氏疏。凡諸侯之王事。辨

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云：「莫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疏〕凡諸侯之王事者，即前會同朝覲宗遇之事，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注云：辨、別也。別尊卑之位。此官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等、謂尊卑之等。謂冕服旌旗武車之類皆有等級。禮、謂牢饗饗燕積膳之禮。以此禮等賓敬而見之也。釋文云：賓、劉云：應言擯。小行人職同。案賈疏賓爲賓敬。蓋讀賓如字。與劉陸讀異。非也。小行人云：大客則擯。注云：擯者、擯而見之王。即此文。則鄭本讀賓爲擯。劉陸即據彼注校此。深得鄭指。象胥云：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辭令而實相之。鄭注亦以擯釋賓。與此經可互證。擯作賓者，用借字也。詳大宗伯疏。又覲禮郊勞注說諸侯入王。大行人有郊勞之事。此經不言者，文略。詳前疏。注云：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者。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先鄭注云：入王、朝於王也。此王事亦謂入王之事。詳彼疏。引詩云：莫敢不來王者。商頌殷武篇文。鄭彼箋云：世見曰王。又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者，毛居正云：孟子無此。小行人注引春秋傳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是也。傳寫誤作孟子。案毛校是也。孔融汾、莫不烈說同。今所傳孟子外書三篇。其孝經篇有此語。蓋即采此注爲。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右教告之。作。不足據。左傳義。詳小行人疏。引此二者。證諸侯朝王謂之王事也。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詔相、左右教告之也者。爾雅釋詁云：詔、相、導、左右、助、勸也。說文官部云：詔、告也。此詔相諸侯之禮。亦謂左右導助教告其禮也。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贊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疏〕注云：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小司徒云：大事，謂戎事也。此謂要服以內侯國。被兵寇。使臣以事來告也。小行人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此官所掌者爲大客可知。云禮動不虛。皆有贊幣有崇敬也者。贊、俗字。前注及大宗伯注並作摯。當據正。各本並誤。摯幣、亦謂玉帛皮馬之屬。以崇敬者。所以敬事天子也。其邦國相告亦然。左哀七年傳云：魯師入邾。邾茅夷鴻以束帛乘章自請救於吳。是邦國兵寇告急亦用幣之事。云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者。明諸侯使臣不得親告王。必由大行人以達。故大行人既受其幣。又聽其辭。乃以其來告之事入告於王也。左襄二十一年傳云：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事亦略同。引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者。彼注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春秋藏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皆是也。引之者。證彼云有言。即此聽其辭。彼云東。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聘也。世相朝也。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疏〕。凡諸侯之邦交者。謂侯國君臣交接往來之事。大戴禮記朝事篇作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如齊殷聘。禮也。〔疏〕。殷相聘。似古讀爲凡諸侯之邦絕句。交字屬下。歲相問爲句。案此云凡諸侯之邦交。猶司儀云凡諸侯之交。自是以邦交。總目問聘朝三事。大戴記似西漢禮家誤讀。抑或傳寫譌衍。不足取證。賈疏云。謂同方獄者一往一來爲交。謂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有諸公諸侯皆會相爲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方獄相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聘義云。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彼注云。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彼說與此經同。云世相朝也者。諸侯相朝年數。春秋家說。與此經差異。左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此謂五年再朝也。又昭十三年傳說。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開朝。再朝而會。杜注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孔疏引釋例。謂兼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此謂三年一朝。六年再朝也。又昭三年傳說。晉文襄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國語魯語亦謂先王制諸侯。五月一相朝。此並謂五年一朝也。三者之文。外互不合。文十五年孔疏。爲之說云。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民人。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闊太甚。其餘開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昭十三年歲聘開朝。是周之諸侯朝天子之法。沈氏以爲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皆爲朝牧伯之法。以開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非曹之伯國。而沈云朝牧伯之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無明證。沈氏之言。未可從也。案王制孔疏引鄭志說。謂五年再朝。爲夏殷之法。又引鄭駁異義說。謂歲聘開朝之屬。文無所出。不用其義。具詳前疏。沈文阿謂五年再相朝。及三年一朝。爲朝牧伯之法。又謂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其說固不足據。孔氏謂五年一朝。正是周禮之制。亦與此經不合。又謂歲聘開朝。非諸侯自相朝法。則又與昭十三年疏義自相抵牾。惟云周禮世相朝。是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則自是通論。蓋左氏所云。多後世權時更變之法。與此經周公制太平之初制。勢固

不能盡合。而邦交疏數。亦自有斟酌變通之道。必謂非父死子立。則不可相朝。是亦膠固之論矣。注云小聘曰問者。賈疏云。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詒讓案。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據鄭說。則聘問散文亦通。故毛詩小雅采芣傳云。聘。問也。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即所謂小聘曰問也。然則問使大夫。亦得曰聘矣。云殷。中也者。爾雅釋詁文。掌客注亦同。中者。謂中間開闕。與中年中歲義異。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賈疏云。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肖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間久無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若然。聘義與王制皆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不云比年者。取歲歲之義也。案。詒讓注意。蓋謂殷聘與掌客殷聘義同。殷者。皆中間開闕之謂。自開闕以上。通得謂之殷。不論年數多少。其至數者。亦必以開闕爲限耳。王制所云。則是諸侯聘天子法。鄭所不取。賈井引之。非也。久無事者。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鄭彼注云。事。謂盟會之屬是也。殷朝者及義頗難解。賈亦無釋。竊意鄭蓋謂有殷聘亦有殷朝。朝不必限以世。凡春秋非新君即位而相朝者。皆殷朝也。此殷聘實含兩義。一則中間久無事而相聘。一則中間遇有小國之君來殷朝者。大國君不報朝。則亦聘以報之。故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至大宗伯職。殷見曰同。殷視曰覲。鄭彼注云。殷。猶衆也。與此注訓爲中異。則此注殷朝與彼不相涉也。云父死子立曰世者。國策秦策高注云。父死子繼曰世。案此世相朝。與前燕國世一見之世義同。但世朝亦言其至疏之限。實則非繼世亦有相朝之法也。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證世相朝之義。賈疏云。按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凡君即位。卿出致聘。謂已卿往聘他。他卿來聘已。是總語也。云大國朝焉。已是小國。已往朝大國。小國聘焉。已是大國。使聘小國。詒讓案。左襄元年傳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彼據它國來朝聘即位之君言。故云小朝大聘。此注據即位之君朝聘它國言。故云大朝小聘。與左傳文異而旨同。又案通典內禮引五經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否。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木爵。譏不子也。又嘉禮引異義云。左氏視妾子爲君。當尊則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又引鄭駁。亦謂服闋無王事。不得出朝會。又左傳文元年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歲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依許鄭諸說。蓋諸侯即位。未除服。得使卿出聘。不得相朝會。是則世相朝。必俟三年喪畢也。又左傳文十五年疏云。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薨立。此往朝焉。或此君薨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疏

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時。猶有世朝法。與周禮合也。云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脩。天子之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又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鄭義兼取彼二文。穀梁隱十一年傳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公羊隱七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華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書鈔禮儀部引白虎通云。諸侯相聘。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建鄰國也。往朝聘之。問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憲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也。義並略同。云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者。謂朝聘。必先就有道之國。而與脩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之事也。云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者。賈疏云。按左氏昭公九年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按服虔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年數不相當。引之者。年雖差遠。用禮則同。故引爲證也。案據賈引服說與鄭此注同。杜注訓殷爲盛。與鄭服異。

周禮正義

卷七十二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疏〕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賈疏云。大行人待

諸侯身。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者。賈疏云。大行人待儀上下之差著於冊籍者。即掌訝邦國之等籍是也。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左成二年傳云。晉侯使襲朔獻捷於周。王以魯伯宴而私賄。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杜注云。籍。書也。案左傳說非禮勿籍。明凡協禮者無不著於籍矣。云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即後文大客小客是也。賈疏云。即時聘殷殷規是也。令諸侯春入

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疏〕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疏〕者。謂小行人以令布之

邦國。使依時入貢獻功。與大司馬職方氏爲官聯也。大司馬云。施貢分職。以等邦國。此春入者。即彼所施之貢。秋獻者。即彼所分之職。有職則有功也。此皆於聘規之外。歲時使使者來。諸侯不親其事。賈疏云。此云貢。即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其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牛。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以是令春入之也。秋獻功者。物皆秋成。諸侯亦法秋。故秋獻之。案賈說大國次國小國所貢之數。即據大司徒注五等國所食之數言之。其說未謬。詳大司徒疏。又案此入貢獻功。分屬春秋。蓋據近畿侯甸諸服言之。其距王國較遠者。或可一時并獻。故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注云。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備物也。此貢。即計備物。功。即國事之書。蓋因秋獻。并入春貢。故書貢得同時併至。斯亦王者綏懷遠方之徵指矣。林喬蔭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有歲事。有時事。歲事者。君親行之。大宗伯朝覲宗遇會同。以其或一歲一行。或數歲一行。故爲歲事。商頌云。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也。時事者。遣使達於天子。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以其行於春秋二時。故爲時事。左傳僖十二年。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襄二十六年。韓

宣子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族。皆是也。云王親受之者。明諸侯雖不親來。王則親受之。示重其事。通其情也。云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者。謂以禮待其使者也。賈疏云。即上所掌禮籍尊卑多少不同。注云貢。六服所貢也者。六服。即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六服。有貢物之法。穀梁桓十五年傳云。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即此春入貢也。賈疏云。對九州外之三服無此貢也。云功。考績之功也者。謂其政治之成也。魯舜典云。三年考績。僞孔傳云。三年有成。故以考功。案依此經之義。則諸侯比歲獻功。與唐虞之制。三年考績。法異而義同。春秋繁露考功名篇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細陟。命之曰計。案此諸侯比歲獻功。即董子所謂天子歲試天下也。云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者。惠棟云。續漢志劉昭注。盧植曰。計斷九月。因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狩。疏。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至距王城五百里之畿。則小行人爲使往勞之也。其禮以觀禮約之。當亦皮弁用璧。如郊勞之禮。據大行人云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則畿勞之禮。蓋唯上公有之。侯伯子男並無也。觀禮賈疏謂五等同有畿勞。非也。黃以周云。聘禮親禮皆主侯伯中諸侯言。經曰郊勞。不曰畿勞。則畿勞非五等諸侯之通制可知矣。小行人云。凡者。統下郊勞。聘禮等言有畿勞。則逆之。爲上損。有郊勞。祇館諸事。則承之。爲承損。此小行人之通例也。賈疏誤會小行人文。故於觀禮聘禮。並不可通。案黃說是也。互詳大行人疏。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左傳僖三十年孔疏引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是逆賓爲小行人之通職。又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則諸侯有畿勞者。其歸。小行人當亦送至於畿。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者。大行人云。諸侯之王事是也。凡諸侯見於天子。並謂之王。詩曹風下泉云。四國有王。鄭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國語周語云。荒服者王。又云。有不王。則修德。魯語云。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周語韋注云。王。王事天子也。互詳大行人疏云。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者。左隱九年傳文。賈疏云。不王。不宗覲於王。案賈所述。蓋賈服義。杜注云。不共王職。與先鄭義異。非。引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者。左莊二十三年傳曹劇語。賈疏引左及郊勞。祇館。將幣。爲承而損。視館。致傳注云。有王。朝於王。案此亦賈服義。杜注云。王。從王事。亦非。及郊勞。祇館。將幣。爲承而損。視館。致幣。使宗伯爲上損。皆爲之丞而損之。至將疏。及郊勞。祇館。將幣。爲承而損者。三事皆此官爲承損也。郊勞。兼遠郊幣。使宗伯爲上損。皆爲之丞而損之。至將疏。近郊。公侯伯備有二郊勞。子男唯有近郊勞而已。祇館以下。則五等

王。玉與使之和言也。云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者。大行人注謂蕃國君無玉瑞，則臣來亦無玉。此幣蓋亦束帛之屬，詳彼疏。此則小行人聽其辭以轉達於王，明王不親見也。此小客卑於九州內之大客，故禮彌殺，不得預見王。賈疏謂蕃國使臣是夷人，不能行禮，故直聽其辭而已。義未咳。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規省聘問，臣之禮也。適，之也。〔疏〕使適四方，協九儀者，謂小行人自奉使而往邦國也。賈疏云，自此以下，皆是小行人使適之禮也。協，合也。〔疏〕四方之事，使適四方，向諸侯之國，所至之國，則合九等之儀。九儀，則上大行人九儀。命者五，齋者四是也。云賓客之禮者，即大宗伯之賓禮，亦與彼爲官聯也。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規省聘問，臣之禮也。此君專指邦國之君臣，則通王臣及侯國之臣言之。賈疏云，存規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行聘時，聘殷規問天子之禮，其禮已備於上，小行人略言之也。注云適，達天下之六節，山國之也者，說文是部云，趨，之也。宋魯語，適，即趨之熱變，云協，合也者，大史注同。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此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齊法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疏〕達天下之六節者，與掌節爲官聯也。此與下成六瑞，合六幣，並即大行人達瑞節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疏〕之事，賈疏云，此經亦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注云此謂邦國之節也者，賈疏云，對掌節所掌者，兼主王國之節也。云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齊法式以齊等之也者，與大行人注義同。六節有法式，必齊等乃可以通行天下，故此官主贊大行人以法式達之四方也。云諸侯使臣行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者，掌節注云，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則此覲聘兼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言之。賈疏云，知是使臣行所執者，見掌節云，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身行不須節，以其尊著，故不須也。按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大小，此不

達玉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云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者。掌節注云。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所謂自其國象也。云道路。謂鄉遂大夫也者。掌節注同。此謂邦國鄉遂之吏。鄉射禮注謂小國鄉大夫一命。州長士不命。以此推之。則大國次國鄉大夫再命。州長士一命。其遂大夫以下。各降於鄉一等。可遞推也。五等侯國制。鄉遂。詳大司馬疏。賈疏云。按掌節注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大夫及小都大都之吏。今此旌節中何知不亦容都鄙之吏。而以都鄙吏在管節中者。彼都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最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用管節矣。案賈說是也。依掌節注。公邑用節。與采邑同。此經都鄙吏既別用管節。則公邑吏當與鄉遂大夫同。鄭不言者。文不具也。云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者。此公爲五等諸侯之通稱。侯國君之子弟。亦食大都。卿大夫亦食小都及家邑。與王國同。唯所食里數。則依國大小。降殺不等。其置采吏亦同也。云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者。掌節注云。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彼注據王民出至邦國。邦國民入至王畿而言。此注據邦國之民自相出入爲言。其事則同。此云門人。即司門。關人。即司關也。云其以徽令及家徒。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者。掌節注義同。謂國內往來。不由門關。則有地治之吏授之節也。依鄭賈義。則徽令家徒在鄉遂者。鄉遂大夫爲之旌節。在都鄙者。則采地大夫爲之管節。與畿內采邑之吏亦用旌節者異也。云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者。賈疏云。比長云。邦之民徙於郊。則從而授之。明皆將送使達前所也。云亦有期以反節者。亦據掌節文。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者。管節。蓋載竹爲節。若樂器之管。漢竹使符。亦以竹爲之。故舉以爲況。詳掌節典瑞疏。云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者。明商與民同用符節也。賈疏云。掌節云。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各別。司關既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節既相聯。此中無貨賄用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故爲此解也。詒譚案。門關與市聯事。即司關所云聯門市。亦即大宰之官聯也。聯。當從黃丕烈校改連。詳大宰司關疏。云所以異於畿內也者。賈疏云。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云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者。猶王國之節有法式。藏於掌節也。成六瑞王用璽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皆朝見所執以爲信也。〔疏〕成六瑞者。與典瑞爲亦通四。方若然。諸侯國無鎮圭。因言之。六瑞。玉人所造典瑞之令。小行人直平知得失而已。不言達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不令別作法式以齊。故不言達也。云王用璽圭者。段玉裁云。天府職凡國之玉鎮注。故書。鎮作璽。鄭司

農云。璜。讀爲鎮。此璜字正同。不注者。省文互見。案六瑞名制。並詳大宗伯疏。注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謂平其文璜及尺寸等。大行人注云。平其僭踰者也。云瑞。信也者。春官敘官典瑞注云。瑞。符信也。云皆朝見所執以爲信者。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凡鎮圭。王執以祭天地宗廟。及朝日夕月等。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相圭以下。皆五等諸侯朝見王。及自相朝所執。其聘問。用璪圭。不得用此六瑞也。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疏〕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者。此圭璋卽玉人之璪圭璋。與六瑞之圭璧不璪者異。六玉形制。並詳大宗伯疏。凡皮馬與幣。對文則幣專爲帛。通言之。則皮馬亦爲幣。故校人云。飾幣馬。國語齊語云。桓公使諸侯。罷馬以爲幣。章注云。幣圭以馬也。此並以馬爲幣是也。賈疏謂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乃沿鄭校人注之誤。詳彼疏。云璧以帛。琮以錦者。亦玉人之璪璧琮也。說文帛部云。錦。襄邑織文也。案帛。謂璧色。帛及玄纁。詳大宗伯疏。孔廣森云。六幣帛先於錦。攷之禮典。皆大事用帛。小事用錦。如聘禮。享以束帛。私覲以束錦。公食大夫。佑以束帛。大夫相食。佑以束錦。冠禮。醴賓。酬以束帛。昏禮。饗從者。醢以束錦。大氏古人尙純。於幣亦然。錦有雜文。斯次帛之下矣。洩廷堪云。束帛則加璧。琮下璧一等。則束錦亦下束帛一等也。云琥以繡。璜以黼者。繡。黼。並刺帛成文。詳畫續疏。注云合。同也者。廣雅釋詁同。謂玉與幣各相合同不得差舛也。云六幣。所以享也者。謂朝禮畢後享獻之幣。卽大行人說。五等諸侯。皆廟中將幣三享是也。賈疏云。對上文六者是朝時所用也。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川琮。其大各如其瑞者。賈疏云。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注云。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引此者。欲明后用琮。故覲禮享天子云。束帛加璧。是其施於天子也。不言享后。文不具。言九寸。據上公而言。明侯伯子男皆如瑞。知子男享天子亦川璧琮者。覲禮。摯稱侯氏川璧。明五等同也。案賈說是也。聘禮注云。君享用璧。夫人川琮。天地配合之象也。此享王用璧。后川琮。義與彼同。大各如其瑞者。公川璧琮九寸。侯伯川璧琮七寸。子男川璧琮五寸。各依其瑞玉之尺度不降也。又依鄭此注義。則凡公非二王後。享王后亦川璧琮。不得用圭璋。左傳昭五年孔疏申此注義。謂凡公享王。並圭以馬。享后。並璋以皮。非鄭指也。云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者。賈疏云。按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

四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是其以馬也。聘禮。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是其用皮也。聘禮記曰。皮馬相閒可也。是也。詒讓案。鄭言此者。欲見公以下。至子男。享玉幣之外。仍以皮馬之等爲庭實也。鄭聘禮記注云。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依鄭彼注義。則庭實皮馬。隨所有而用之。是用圭享者亦可用皮。用璋享者亦可用馬。此經圭馬。璋皮。文取相配。實可互用也。其璧琮琥璜。亦以皮馬爲庭實。觀禮。聘禮。璧以帛。仍有皮馬是也。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亦據庭實言之。云皮。虎豹皮也者。聘禮注義同。黃以周云。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皆據享禮爲文。凡享禮。諸侯自相爲。及聘賓於其君。皆用虎豹。不獨享天子爲然也。聘禮享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虎豹之皮。是聘賓用虎豹之證也。聘賓享諸侯。用虎豹皮。則諸侯自相爲。亦可知矣。若聘賓觀諸侯。及諸侯之待使臣。則用麋鹿皮。鄭聘禮注。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臣於君。謂私觀庭實。設四皮。及介以鴈皮。君於臣。謂使者歸。君使卿贈。如覬幣。及食饗以侑皮。酬幣。庭實。皆有皮。大夫於大夫。亦用麋鹿皮。鄭注賓問卿云。庭實設四皮。麋鹿皮是也。然則用虎豹皮者。諸侯禮。故諸侯以之享天子。聘賓以之享諸侯。用麋鹿皮者。大夫禮。故主國之君以之待聘賓。聘賓亦以之私覲。以之問卿大夫。案黃說申覲。周書王會篇云。參方玄纁。璧虎豹皮十二。亦諸侯享王。庭實用虎豹皮之證。左襄四年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管子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廷服而以爲幣乎。淮南子道應訓云。散宜生得玄豹黃熊。青紆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高注云。文皮。虎豹之皮也。爾雅釋地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注云。虎豹之屬。皮有縹緇者是也。管子小匡篇又云。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諸侯以縹帛布鹿皮四介以爲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國語齊語亦載其事。彼川鹿布爲國幣者。乃桓公故殺其禮。以示厚往薄來。實非正法。賈聘禮疏謂齊語爲臣聘君。降於天子。用麋鹿皮。非也。云川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川圭璋而特之者。賈疏云。按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晉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言而特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之外。別有庭實可知。詒讓案。左昭五年傳云。享規有璋。蓋亦據二王後享后言之。鄭知川圭璋而特之者。以經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帛錦繡黼以外。仍有庭實之皮馬。此圭璋直云皮馬。不云帛錦繡黼。明惟有皮馬。更無他幣。故知其特也。引禮器曰。圭璋特者。彼注云。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云亦通於此者。謂禮器本據朝聘所用圭璋而言。不謂享玉。然此享玉之圭璋。但有皮馬。無所加之幣帛。則亦可謂之特。是禮器之義。可通於此也。書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孔疏引鄭注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

帛。亦有庭實。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者。亦謂二王後。與平諸侯同也。賈疏云。見玉人職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琮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如是。明二王後相享。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言是兩公自相朝。二王後稱公。是於諸侯還同二王後可知。論議案。依此注義。則公侯伯自相享。用璧帛。享夫人。常用琮錦。而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夫人玄纁束帛加琮。彼聘享夫人亦用琮。而合以帛者。或聘享與朝享不同與。云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者。賈疏云。親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琮中。則此琥璜不知何用。二王後自相享。退入璧琮。則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可知。且子男朝時用璧。自伯享降一等。故用琥璜。案此經上四玉並爲享幣。故鄭賈以此琥璜亦爲享幣。而禮器云。琥璜爵。鄭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聘禮注說同。是又爲酬幣矣。詩小雅鹿鳴孔疏兼取此文說之云。天子酬諸侯以纁黼。而琥璜將之。今攷饗禮酬幣雖無文。然據公食大夫禮。伯幣以束帛。饗禮隆於食禮。而六幣之差。纁黼卑於帛錦。則天子酬諸侯。雖用琥璜。或不必合以纁黼。若如孔說。是禮隆而幣轉殺。差次違舛。殆未足憑也。云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者。等。蜀石經作寸。賈疏云。玉人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重。無用八寸之法。明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寸。則侯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二王後相朝敵。無用相享之法。明亦降一寸。見子男者。雖退入琥璜。亦降一寸可知。若然。知五等諸侯自相朝。圭璋亦如其命數。其相享。璧琮等。則降一寸。知者。玉人云。璧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據上公會不云圭璋朝所執者。明圭璋自朝天子所執。故聘禮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上公之玉也。問諸侯。朱絲纁八寸。注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以此上公爲然。侯伯子男可知也。案依鄭賈說。則二王後。及上公相享。用璧琮八寸。侯伯相享。用璧琮六寸。子男相享。用琥璜四寸。各降其瑞一等也。云及使卿大夫親聘亦如之者。賈疏云。直言親聘亦如之。不分別享與聘。則聘享皆降一等同。故玉人云。琮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親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享。諸侯不得過君。用琥璜可知。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贈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哉。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故書。賻。作傳。槁。作藥。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戶。則官與之棺也。藥。當爲槁。謂槁師也。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賻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禘禮哀國敗禍戕水火。〔疏〕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者。以下並以凶禮嘉禮令侯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禘禮哀國敗禍戕水火。〔疏〕國交相往來之事。與大宗伯爲官聯也。大戴禮記朝

事篇文並同。賈疏云。此文雖皆單言國。亦據諸侯而言。按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此云國札荒。則令賻補之。不同者。彼據弔葬致哀。此據設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也。云若國凶荒。則令賻委之者。大司徒注云。賻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委。與委積義同。賻委。謂相給致其委積也。賈疏云。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不同者。言哀凶札者。自貶損。故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是也。此云賻委者。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成也。云若國師役。則令檣補之者。葉鈔釋文。檣作槁。羣書治要同。案槁卽槁之俗。賈疏云。但凶禮有五。惟不見恤禮。以義差之。當於師役中兼之。云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者。賈疏云。嘉禮有六。此惟言賀慶一者。其飲食冠笄賓射饗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是相交通之物。故此不言之。宗伯。嘉禮歸脈。此不見者。諸侯無自相歸脈。故也。云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者。此與下經並云五物。與大司徒鄉三物事異而義同。彼注云。物。猶事也。此五者。並侯國邦交之餘事。此官皆以法令治之。注云。故書賻作傳者。賻傳聲類同。段玉裁云。司農從今書作賻。其實傳可訓爲附益。說文不收賻字。案段說是也。云槁作稟者。舊本作槁爲稟。蜀石經作槁作稟。今案槁稟並誤字。惟作字與釋文合。不誤。上云賻作傳。則此不宜別云爲矣。今據正。稟。舊本及石經並誤。今依宋本作稟。阮元云。釋文。槁。苦報反。本自作稟。古老反。宋本。錢鈔本載音義。槁皆作稟。與地官敘官石經合。按釋文。槁。苦報反。作稟。苦老反。本自明白之甚。禾稟字切古老。與枯槁字切苦浩。槁勞字切苦報。迥不同也。學者不知音紐分別。乃如治絲而棼矣。此經故書作禾稟字。鄭本作槁。從木。槁卽稟也。案阮說最析。此經故書作從禾之稟。先鄭讀爲從木之槁。與地官敘官正同。但彼正文仍從故書作稟。此經則徑改作槁。小異耳。單行本釋文出作稟二字。其作字是也。稟則傳寫之誤。陸書凡音古老反者。皆從禾之稟。若從木之槁。則無古老之音。槁尤爲俗體。皆不足據也。詳地官敘官疏。鄭司農云。陸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者。從今書作賻釋之。所以相佐助給不足也。貨財曰賻。知死者賻。知生者賻。鄭彼注云。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自虎通義崩。篇云。賻者。助也。所以相佐助給不足也。貨財曰賻。此國札喪。則官以貨財給有喪之家。亦所以補助其不足。故謂之賻補。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優恤以補不足是也。賻互詳宰夫疏。云若今時一室二戶。則官與之棺也者。亦舉漢法爲況。云稟當爲槁。謂槁師也者。地官敘官稟人先鄭注讀同。大戴禮記朝事篇亦作槁。卽先鄭所據也。稟。舊本並誤稟。今依上文正。槁。蜀石經及舊本並誤槁。今依岳本正。阮元云。槁本上聲。槁勞則讀去聲。猶勞本平聲。勞來則讀去聲也。淺人乃別製槁字。鄭注無此從牛之槁。案阮說亦是也。凡槁師字。鄭並作從木之槁。詳地官敘官及牛人疏。云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匱病者也者。國因被兵寇而致財匱民病。卽所謂國敗之等是也。云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者。大宗伯注說禮云。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是也。云春秋定五年夏。

歸粟於蔡是也者。春秋經文。引之者。證師役槁糴之事。大司徒注亦引此文。詳彼疏。引宗伯職曰。以禮禮哀圍敗者。圍敗。蜀石經作國敗。案大宗伯疏引馬本作國敗。此引之者。明此槁糴與彼義同。亦證師役爲有兵寇之事也。云禍裁。水火者。大宗伯注義同。大戴禮記朝事篇裁作災。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古今字。此注例用今字。亦當作災。詳膳夫疏。

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慝。惡也。圖也。〔疏〕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者。謂若職方氏

川師所辨。皆爲一書也。賈疏云。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之事。云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者。禮俗與大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同。土均云。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燾惡爲輕重之禮而行之。掌其禁令。是禮俗等四者。皆土均以王命令侯國所守以爲治者。此官察其順命與否而爲一書也。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者。說文言部云。悖。亂也。重文悖。許或從心。暴。經例用古字。當作譖。詳地官敘官疏。朝事猶作欲。義同。此察邦國民志之不順者。若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慝是也。鄭詩魯頌諸說魯君云。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似卽本此經。若然。此五物所書。雖主於民。亦兼及國君與。云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者。此陳民之疾苦也。厄卽厄之隸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鄉師。遺人作難。字同。鄉師注云。難。阨。饑乏也。厄貧。亦謂民貧乏。不能自存。故與札凶同書。云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者。此紀民之和樂也。云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者。朝事。辨作別。義同。故作政。形近而誤。謂五事各自爲總編。又以每國別異其子目也。都宗人注云。反命還白王。賈疏云。各。各條錄別爲一書以報上也。論讓案。漢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親戶牖而知天下。方言劉歆與揚雄書說。周道人以歲八月巡路。采代語僮謠歌戲。又雄答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輶軒之使。卽行人。此五物之書。卽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蓋大則獻五物之書。小則采詩及代語僮謠歌戲。與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事略相類。諸書所言。與此經足互相備。此云周知天下之故。亦猶班云不親戶牖而知天下矣。道人卽行人。互詳敘官疏。注云慝。惡也者。胥師注同。詩大雅民勞云。無倖作慝。毛傳亦訓爲惡。云猶。圖也者。神仕注同。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疏〕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凡擯相者。爲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者。儀容。即下文行人之儀。及保氏六儀賓客之容是也。辭令。即大行人之辭命。注云。六辭之命也。揖讓。即下文文士揖。時揖。天揖。及三讓之等。三者皆有尊卑隆殺之節。此官掌其法以詔王也。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擯。即下文之擯而在門外是也。相。下文入廟唯上相入是也。云以詔者。以禮告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壇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建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觀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疏〕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者。大戴禮疏。合諸侯。兼大行人時會。殷同二者而言。令爲壇。謂諸侯既朝於廟。王將命政事於壇。則司儀以法令掌舍爲之。賈疏謂封人爲壇。蓋亦兼令之也。云宮旁一門者。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建宮。棘門。此宮即建宮。門即棘門。四方方有一門也。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者。鄭意會合義同。即大宗伯所云。時見曰會也。賈則經亦舍殷見曰同言之。知非四時朝覲者。以朝覲常禮。皆於廟行之。不別爲壇也。有事而會。左昭三年傳文。大宗伯注亦引彼文爲說。詳彼疏。云爲壇於國外以命事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大宗伯注云。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是也。賈疏云。宮方三百步。明在國外也。言命事。則上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即九伐。是其事也。云宮。謂壇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建宮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無下爲字。掌舍壇。建宮注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壇土起墼。埒以爲宮。觀禮注云。宮。謂壇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焦循云。蓋四面壅土爲矮牆。每方之中。闕之作門。鄭云。諸侯入壇門是也。詒讓案。觀禮注謂壇土爲埒。象牆壁。則與宮室之牆不同。故云爲牆處。周書王會篇說成周之會。埒。有內壘中壘外壘。營牆即埒及壇牆也。互詳掌舍疏。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者。釋爲壇所在之地。禮月下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有與字。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

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鄭注云。此謂會同以春夏秋冬也。又云。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說與此同。賈彼疏云。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依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共待之事。則無常數。案四時壇異方。及四時分祭之說。經無正文。鄭賈蓋以意推之。敖繼公謂四時會同。皆爲壇。壇宮於國門外之南方以受朝。又謂禮日以下三禮。與拜日相屬而舉之。東門南門北門西門。敖繼公謂壇宮之四門。並與鄭義異。金鶚云。親禮及司儀皆但言爲壇。並不言隨時而設于其方。鄭說於經無據。且王必南鄉。司儀明言之。則壇必在南可知。若在東方西方北方。王將東鄉西鄉北鄉乎。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又云。觀禮經文。並無春夏秋冬字。朝事儀言天子師諸侯朝日。亦不言春。是四時皆同也。蓋均是諸侯。安得以時而異其禮。如鄭說。是諸侯春夏會同者待之隆。秋冬會同者待之輕。此何說邪。且春但拜日。而夏則祀日。又何說邪。夫天神莫尊於日。而月則稍卑。山川丘陵則更卑矣。秋時會同。第帥之以祭山川丘陵。何其卑視之邪。惟四時皆並祭。大小兼行。斯無隆殺之嫌耳。案敷金之說。於禮似通。孫經世說亦同。但四禮同時並舉。恐非一日所能畢事。而拜日禮日。一日之間。兩有事於日。則又嫌煩瀆。禮經簡略。無可實證。今兩存以俟攷。云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者。並據觀禮爲說。方明。詳大宗伯司盟疏。賈觀禮疏據大戴禮記朝事篇。唯言朝日。不言祀方明。謂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若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今審釋此注。鄭意似謂無論盟否。並先祀方明。賈說非也。云所以教尊尊也者。據朝事篇文。賈疏云。言教尊尊者。天子親自拜日禮日之等。是尊尊之法。教諸侯已下尊敬在上者也。引觀禮曰。諸侯親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者。觀禮經末附載會同之禮。與此事同。故引以爲證。鄭彼注亦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案彼云。宮方三百步。卽所謂壇也。四門。卽此旁一門。謂於壇旁而各爲一門。四旁則四門也。壇廣深之度。詳後疏。又案此合諸侯之宮。卽觀禮諸侯親天子之宮。或謂亦稱明堂。荀子疆國篇云。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注云。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築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金鶚云。古者壇壝皆謂之宮。掌舍爲壇壝宮。其證也。壇壝易成。故將會同。則令爲之。若明堂宮室。豈一時可爲邪。況四岳明堂。爲布政之宮。朝會之所。有天下。必早建之。何待巡狩之日。諸侯畢觀。而始爲之乎。案金說是也。此經及觀禮朝事儀言壇宮者。皆不云明堂。盛德言明堂則不云壇。明其非一處也。盛德宮方三百步之文。雖與觀禮偶合。

然彼上文盛陳堂室戶闢之制。則非壇壝宮明甚。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封禪書。秦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此秦山之明堂。蓋西周遺跡。亦當有堂室。故齊宣王欲毀之。若僅方三百步之壇。四尺露處之壇。則東遷至戰國已數百年。無不隕隨之理。何勞議毀。況此經將合諸侯。則令爲壇。觀禮亦言觀而爲宮。明皆臨時封築禮畢。則不復修治。豈有常在岱麓。久而不毀者乎。攷之於經。明堂亦有會同。明堂位所說是也。然惟東都及四岳有之。且非常禮。若常時在國。則合諸侯而助祭。率於明堂。合諸侯而會盟。率於壇宮。助祭之禮。尊祖配天。故於明堂舉宗祀之典。會盟之禮。質信明神。故於壇宮設方明之祀。其事異。其禮異。故其地亦異。不可傳合爲一也。漢書律厯志引古文伊訓云。伊尹祀于先王。宗祀之禮也。又云。誕寶有牧方明者。合諸侯而盟。因祀方明也。二事蓋不同處。而漢志載劉歆說。謂冬至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似卽批明堂方明爲一。其說疏謬。與經不合。古者南郊與方岳皆有明堂。其四堂五室八個之制當同。必無以壇壝爲明堂者。楊說不足據也。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者。明會同禮不異也。巡守者。謂王十二年巡守邦國。至方嶽。合當方諸侯。觀禮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殷國而同者。大行人有殷同卽大宗伯之殷見。曰。同謂王不巡守。則六服諸侯來見也。職方氏及大行人掌客別有殷國。鄭謂卽與殷同爲一。故此注云殷國而同。今案殷國者。王不巡守。出在邦國。而合諸侯。與殷同禮雖同。而一在畿外。一在國城外。其事迥異。鄭此注。及職方氏注。並批而一之。賈疏亦謂殷國。就王國左右爲壇如時會。並誤。詳職方氏疏。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者。廣雅釋詁云。成。重也。後鄭觀禮注引此經而釋之。亦同先鄭義。案壇實四成。云三成者。上一成卽堂。不數也。引爾雅曰。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昆丘。謂三重者。釋丘文。獨石經。敦作頓。昆命作崑崙。宋大字本亦作崑崙。郭本爾雅作敦丘。崑崙丘。案敦釋文音頓。石經疑涉陸音而誤。毛詩衛風氓傳。及釋名釋丘。亦作頓丘。崑崙。卽昆命之俗。大宗伯注亦作崑。詔王儀。南鄉見崑。此注釋文自作昆命。今本不誤。此引以證三成爲三重之義。爾雅郭注亦訓成爲重。與鄭義同。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自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疏〕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者。大載禮記朝事姓。謂妻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疏〕篇云。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

內也。賈疏云：詔，告也。謂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降壇。南向見諸侯。乃揖之。金鶚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會同與觀禮相似。故載在觀禮中。必不降至壇下而見諸侯也。司儀云：爲壇三成。王南鄉見諸侯。可知天子不下壇也。案金說近是。此經及觀禮皆無王降壇揖諸侯之文。鄭觀禮注云：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賈彼疏謂據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亦以在壇會同與觀異。此疏亦約觀禮注爲說。此蓋鄭以意推定本非定論。黃以周亦謂觀禮與此注升壇之說兩岐。是也。竊謂此經揖在壇前。蓋王既升壇。諸侯始入門。尙在壇下。各就左右而立。王卽於壇上遙揖之。王揖以後。乃設揖以升諸侯。王不必降壇也。是。則與此經及觀禮皆無不合。於理或有當乎。注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如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按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揖。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籍尺有二寸。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若然。觀禮。上介奉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及公侯伯子男就其旂而立。非四傳揖者。並陳設其位。其立當在祀方明後。是以彼下文乃始云拜日之禮。及祀方明之事。故彼置旂于宮之下注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是其未卽位也。此鄭注依次第而言。故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也。論讓案：此祀方明後。將行會同。表位及諸侯始入壇門之事。必建旂者。左昭十一年傳所謂會有表也。鄭以觀禮先言拜日。後言反祀方明。朝事先言朝日。後言退朝諸侯。參互定之。知祀方明在拜日之後。朝諸侯又在祀方明之後。故王制孔、疏申鄭義云：既告至之後。爲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賈觀禮疏義與孔同。案以此經及觀禮朝事記殿之。諸侯既告至。當先特朝於廟。既一朝畢。王乃總率以拜日。祀方明。乃升壇行會同之禮。未祀方明以前。止有特見於廟。未有旅見於壇之事。皇侃所謂見諸侯者。謂旅見也。以爲在祀方明之前。則亦在拜日之前矣。此與觀禮朝事並不合。孔氏糾之是也。云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者。觀禮注亦同。大戴禮記朝事篇說會同禮。王南鄉見諸侯後云：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云云。

與此文同。故鄭據以爲說。明堂位及周書明堂篇說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亦與此同。依此法說。則大會同之位。與常朝觀異。觀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此常朝觀位也。會同之位與彼異。故觀禮說會同禮。亦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明其敘爵。而不分同姓異姓。檀弓注云。朝觀爵同同位。卽謂此也。經言三等揖者。蓋於同爵之中。又以同姓異姓庶姓分列上下。王則每爵各爲三等揖耳。至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諸公尊而東面。諸侯卑而西面者。疑王每日常朝之位。與朝觀會同又異。詳大宗伯疏。黃以周云。覲禮。前朝受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受舍卽受次。會同之受次與朝觀同。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西面者在王之左。同姓爲先。亦尙左也。王未升壇之時。諸侯當先出次俟立。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故王南鄉見之。得施土時天三揖。既揖之後。王升壇。諸侯皆入門。就旂而立。於是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位。及其四傳擯。諸侯各執玉而前見王。於是公上。侯伯中等。子男下等之位。東上。卽尙左。三等亦尙左也。朝事儀云。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云云。又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云云。又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云云。其列位之異同。先後之次第。皆班班可考矣。鄭注以就旂而立。在王南鄉三揖之前。非特三揖無所施。與朝事儀文顯背。案黃據朝事記糾鄭義。亦得通云王揖之者。定其位者。賈疏云。此約燕禮云。卿大夫皆入門有北面立。公降階揖之。卿得揖。東廂西面。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其位乃定。此王揖。亦得揖乃定。有少別者。彼諸侯揖臣。臣皆北面。得揖就位。此五等立已在位。王揖之。逡巡而已。位乃定。是其別也。云庶姓。無親者也者。爾雅釋詁云。庶。衆也。庶姓。猶言衆姓。謂異姓之無親者。對下時揖異姓爲異姓之有親者也。左隱十一年傳云。薛。庶姓也。與此義同。大傳云。庶姓別於上。則以同姓五世親盡者爲庶姓。與此別。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揖。讓也。一曰。手著胸曰揖。讓。推也。鄉飲酒禮云。主人揖衆賓。賓厭介。介厭衆賓。鄭彼注云。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江永云。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推之。高則爲天揖。平則爲時揖。低則爲土揖也。推手爲揖。引手爲揖。又謂之厭。黃以周云。拱手小下曰土揖。土揖。下衡也。案江黃說是也。凌廷堪朱大韶說並同。拱手有推手引手之分。推手者。推而致於前。引手者。引而斂於胸也。禮。古文分爲二字。今文則並作揖。說文揖字。前一義。卽所謂推手曰揖。後一義。卽所謂引手曰厭。許從今文也。推手小下之。則向下謂之土揖。土卽地也。對向上爲天揖言之。云異姓。昏姻也者。大宗伯注云。異姓。王昏姻也。詳彼疏。云時揖。平推手也者。平推手。適當上下之中。故謂之時揖。上法天。下法土。中法四時也。黃以周云。拱手當心曰時揖。時揖。平衡也。引衛將軍文子曰以下者。賈疏云。此大戴禮文。引之。證有異姓之事也。按大

戴禮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執爲賢。子貢對之。麻陳諸子行。遂陳南宮縉之行。此乃子貢之辭。而云衛將軍文子曰者。引篇名耳。案賈說是也。大戴禮記盧注云。南宮縉。魯人也。字子容。云謂妻之也者。釋大戴禮義。明與此經異姓同。大戴禮盧注云。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亦用鄭義。但鄭舉此證唯見異姓爲王女下嫁之國。實則外女來嬪。亦其比例。故大傳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二注各偏舉一隅。足互相備也。云天揖也。推手小舉之者。推手小舉之。則向上。故謂之天。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疏〕及其擯之。各以其禮者。姜兆錫云。擯者。王既揖。而設擯以升諸侯。即觀禮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疏〕記四傳擯也。金鶚云。各以其禮。即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也。案姜金說是也。此經專說擯。儀禮即謂三等尊卑之次。經文於擯儀之外。絕不及幣玉。鄭賈以授玉爲釋。非也。云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者。謂先見公於庭。交擯傳辭訖。上擯則升壇。立於上等。以擯詔之也。次見侯伯。則上擯立於中等。終見子男。則上擯立於下等。其儀並放此。蓋交擯時。本陳擯介於庭。既傳辭。則上擯當升壇相禮。觀禮雖不言其所立之處。以聘禮授玉時。上擯立中庭推之。則觀禮侯氏入門時。上擯亦立中庭可知。侯氏既入門右。即奠圭。是奠玉亦於庭也。此會在壇。侯氏奠玉。則升壇各於其等。是常觀上擯所立之位。與侯氏奠玉同在庭。會同。則上擯所立之位。與侯氏奠玉同於壇上三等。足相比例也。況侯氏奠玉降拜之時。上擯當謁侯氏。延之升拜於其等。則立亦各於其等。固其宜矣。注云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者。阮元云。釋文出見王二字。則於當爲衍文。詒讓案鄭不知此經所言爲擯儀。下經將幣。乃爲授玉。故誤謂此經爲奠玉送玉各於其等之事。下經將幣。則別爲三享也。云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者。並據大行人文。觀禮云。四傳擯。彼注云。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王揖諸侯之後。乃陳擯者。觀禮注云。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宣之伯帥之耳。是王揖諸侯。升壇之後。乃陳擯。與此經敘次正同。傳擯。即大行人及後諸公相爲賓之交擯也。但此經所云各以其爲禮者。當依金鶚說。即謂五爵三等之差。鄭以爲擯者之數。非經義也。云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者。據觀禮云。侯氏入門右。奠圭。鄭彼注云。卑者見尊。奠擊而不授。但觀禮在廟。不爲壇。則奠玉於庭。此在壇。則於三等壇奠玉。與彼異也。

云壇三成者，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者，此合上文及觀禮參互推校堂及三等深廣之度也。鄭觀禮注云，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賈疏云，一等爲一尺，發地一尺，上有三成，爲三尺，總四尺也。詒讓案，公羊莊十三年何注云，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蓋無發地一尺，與觀禮不合，不足據。云壇有十二尋，方九十六尺者，觀禮注云，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案方九十六尺，即十六步也。宮方三百步，壇居其中，則自壇至墀，每面各百四十二步也。云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者，觀禮注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案此堂謂土堂也，上無屋，與宮室之堂異。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帑陰羽，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望在右，芻天子而立於堂上，是會同之壇有堂之證。賈疏云，上二丈四尺爲堂，王立之處，井祀方明之所，黃以周云，堂上方二丈四尺，加上等每面十二尺，其方四十八尺，又加中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七十二尺，又加下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九十六尺，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即鄭所據，觀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案凡禮之通例，君臣行禮，臣皆堂下再拜稽首，君待臣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此王待諸侯以不純臣禮，故亦命升成拜也。又鄭觀禮注說會同禮云，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者，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然則奠玉與升成拜同等，降拜則各下奠玉一等，所云降拜於下等者，謂每下一等，不定爲壇之下等。故賈疏云，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言成拜者，擯於下拜之時，王使人辭，下拜之不成，故於升乃更成前拜，故云成拜，是敬上之禮，故云明臣禮也。案賈即依觀禮注義，聶崇義亦從賈釋，而引別說云，或可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其說與鄭賈異，黃以周亦云，子男之升成拜尙在下等，則降拜爲降拜於地矣。案黃從聶氏別說是也，凡禮例，升拜必於堂，降拜必於庭，壇宮則以平地爲庭，壇三成皆堂也，中下二等雖卑於上等，然仍是堂而非庭，如鄭賈說，則公侯伯降拜皆於堂，於例乖連，足明其非也。云既，乃升堂，授王玉者，賈疏云，禮法，禮敵並授，禮不敵者訝受，此行臣禮，則諸侯皆北面授之於堂上也。王既受玉，約聘禮亦當側授率玉，此壇上無玷，不得取明堂位崇坻亢圭爲義也。詒讓案，依觀禮，則侯氏先奠玉再拜，擯者辭以王欲親受，侯氏則由左升，授王玉，乃降拜以送玉，擯者又延之升，乃升成拜，則降拜升成拜在升堂授王玉後，鄭以拜亦爲送玉，故先云降拜升成拜，後云既，乃升堂，授王玉，禮之節次，實不如是也。又案授玉即正行朝禮，凡會同之禮，皆先朝於廟，後朝於壇，兩次行之，故大宗伯注說時會云，既朝覲，

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以命事。說股同亦云。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其將幣亦如之。其禮政是也。依此上下文。則不徒朝有兩次。其享及禮祿亦有兩次。蓋壇廟禮異。不嫌重複也。

亦如之。將幣。享也。禮。謂以鸞壺。

〔疏〕其將幣亦如之者。謂朝而受玉也。朝享禮畢後。常有王命政事之事。以觀禮推之。蓋當侯氏告聽事之節。經不言者。或王一命於堂。不各於其等與。

注云將幣享也者。賈疏云。將幣者。卽將幣三享一也。但彼大行人據在廟。此據在壇。云亦如之者。璧以帛。琮以錦。如前公於上等之類。姜兆錫云。將幣。謂諸侯既見而進。卽覲禮記奠圭於纁上也。不言享者。舉大以包小也。大戴禮朝事篇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舉此推之。則將幣爲受。而注誤以爲受享益見矣。金鶚云。古者玉幣皆謂之幣。將幣。指瑞玉。而三享亦在其中。鄭專指享言。非也。案姜金說是也。此將幣。卽謂王受玉之時。侯氏奠玉。及升成拜。皆各於其等之上。如前注所說也。凡此經言將幣者八。大史云。大會同朝覲。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行人說五等諸侯朝覲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文凡三見。此職後諸公相爲賓之禮云。及將幣。交擯三辭。又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之禮云。及將幣。旅擯三辭。掌訝說有國賓客云。及將幣。爲前驅。與此文而八。皆據朝聘授玉之正禮言之也。此職後文兩言將幣。鄭皆以授玉爲釋。與享別。自是前解。掌訝掌幣爲前驅注云。道之以如朝。則亦以爲授玉之先可知。大史將幣鄭無注。案彼文云將幣之日。凡授玉與享同日。而授玉在享之先。且以禮言之。授玉爲朝聘之正禮。亦重於享。則將幣之日。自指授玉之日可知。賈疏於彼專以享爲釋。非經注義也。至大行人及此節之將幣。則鄭並以爲三享。然大行人以將幣與三享並舉。明將幣爲授玉。與享爲二事。姜氏引朝事儀。先云將幣。後云奠圭。證此經是授玉非享。尤爲證據。鄭以觀禮約之。當亦各奠幣於其等。升致命於堂。王撫玉。侯氏降拜於下。惟不升成拜於其等耳。享亦有玉幣。但其禮輕於授玉。故經舉將幣以咳享也。云禮。謂以鸞壺祿之也者。大行人注義同。云皆於其等之上也。亦如上奠玉分就三等也。凡授玉及享。諸侯奠玉奠幣。及拜送。皆各於其等。王受玉撫玉。自於堂也。其祿禮。則大宗伯酌獻。諸侯受禮。升拜。受幣。及酢王。皆各於其等。據大宰大行人注。王親拜送。王燕則諸侯毛。爵。燕則親。親上齒。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疏〕王燕則諸侯毛者。釋文云。毛。劉本作髦。音毛。案髦毛字亦通。此謂合諸侯而燕也。老者二毛。故曰毛。〔疏〕諸侯蓋通同姓異姓庶姓言之。毛詩小雅常棣傳云。王與親戚燕則尙毛。彼卽中庸之燕毛。

亦即文王世子族燕之禮。與此不同。常棣孔疏謂此經亦謂同姓諸侯。則即大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賈疏又謂此燕即掌客之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以經考之。二說皆非也。此經乃專據王合諸侯而燕。與平時燕諸侯羣臣不同。若是同姓族燕。則經又不宜概稱諸侯。絕無別異之文矣。蓋王合諸侯而饗。禮在掌客。彼注謂公侯伯子男盡在。此燕亦五等諸侯盡在。而其禮則貴齒而不尚爵。若饗禮。則以爵爲獻數。故掌客云。諸侯長十有再獻。注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二禮所尚不同。亦禮貴相變也。凡燕皆在寢。此合諸侯而燕亦然。注云。謂以須髮坐也者。中庸云。燕毛所以序齒也。鄭彼注云。燕以髮色爲坐。說文毛部云。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國語齊語云。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章注云。顛。頂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又楚語注云。毛。須髮也。云朝事尊尊上爵者。賈疏云。依爵尊卑爲先後。云燕則親親尚齒者。賈疏云。此乃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爲先後也。貽讓案。親親者。言與諸侯歡燕。所以示親愛。常棣疏據此注以證其燕同姓之說。非鄭指也。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者。先鄭說與後鄭同。檀弓。不獲二毛。鄭注云。二毛。鬢髮斑白。左傳僖二十二年杜注云。二毛。頭白有也。凡諸公相爲賓。謂相朝。〔疏〕攷之。注云。謂相朝也者。即大行人云。世相朝是也。此據諸公自相朝之禮。其侯伯子男朝公。及自相朝。則待賓之禮各視其爵而降殺焉。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實所停止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證爲旅於大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未上行。介選受。上傳之。玄謂旅證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實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實之上介。〔疏〕主國五積三問者。此實入竟以後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未擯焉。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疏〕禮。賈大行人疏謂問勞同處。則諸公三問者。謂入竟問。遠郊問。近郊問也。凡積問及勞。皆受於舍館。或亦爲帷宮以行禮。五等諸侯相爲賓。積問之禮差。並詳大行人掌客職。云皆三辭拜受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擯。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並同。詳春官世婦疏。三辭。謂上介辭禮於舍門外。拜受。謂實親受幣於舍館之庭。以聘禮觀禮推約之。蓋使者於堂下東而致命。賓則西面拜受也。云皆旅擯者。此朝君待主國卿大夫。故用臣禮也。云再勞者。謂入竟勞遠郊勞也。井後主君近郊勞爲三勞。與問數同。但問禮輕。主君不親。故立文不同。此再勞禮亦當旅擯。經不言者。蒙上文省。又依觀禮聘禮。朝擯受勞。既。亦當有僎使者之節。經文皆不具也。云三辭三揖者。亦辭禮於門外。既入門。則於庭中三揖。云登拜受拜送者。

此則使者登堂東面致命。賓則於東階上北面拜受幣。主國之使不拜。送幣禮畢。使者出。則賓於門內西面拜送使者。使者亦不答拜。聘禮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注云。賓所停止則積者。謂致牢禮米禾薪芻有饌陳之積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相朝之禮。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賈疏云。謂遣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云開關則問者。謂中間開關無禮事。則問訊之也。其禮蓋殺於勞。孤卿大夫則無問。直有勞而已。云行道則勞者。謂以方在道路。故勞其勤苦也。云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遣卿行勞禮。臣來尙遣卿勞。明君來遣卿勞可知。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爲之也。其積問。當使大夫。故下句云。致殯如致積之禮。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知致殯使大夫者。見聘禮宰夫朝服設殯。宰夫卽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案賈說非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則境勞當使大夫。左傳隱十年孔疏亦云。勞禮。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與朝事合。致殯亦疑當使卿。詳後疏。云從來至去。數如此也者。明經云五積三問再勞爲來去之通數也。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出入五積。注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案上公五積。疑當來三去二。但經注無文。無可質證。要來去止此數。賈大行人疏謂來去皆五積。非是。其三問再勞等。據此經蓋並來有去無。故左昭五年傳云。入有郊勞。出有贈賄。明問勞專爲來時之禮。去別有贈送。與問勞異也。云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者。謂賓辭主國之使以禮來致積與問勞也。士冠禮注云。禮辭一辭而許。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若然。此經皆三辭而許。故不曰終辭矣。云外者。以賓所居之舍爲內。故以使來爲外。云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者。別於再勞登拜受爲受之於堂也。聘禮說受勞之禮云。迎于舍門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再拜稽首。受幣。鄭彼注謂侯伯之臣不受於堂。此諸公受積問於庭。約如彼侯伯臣受勞之禮亦於舍門內之庭也。但此賓爲朝君。則與彼臣禮不同。蓋當使者東面致命。賓則西面拜受幣。不北面。亦無稽首也。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大山之旅者。季氏旅於泰山。論語八佾篇文。先鄭謂旅擯亦傳辭。此蓋讀旅爲廬。而訓爲傳也。詳後。云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者。九人。專據公之介言之。不云使介。或當如後鄭說七人也。此謂公介九人。以次傳辭相授而下。問賓之末介受之。以次傳而上。皆於問賓。問賓又以答辭授上介。以次傳而下。公之末介又受之。以次傳而上。至上介。乃入告公。如下文交擯也。賈疏云。此先鄭以爲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不從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劉台拱申先鄭義云。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叔孫通傳。大行設九擯。禮句傳。賓與擯。禮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禮。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禮傳。然則禮擯猶傳擯也。

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黃以周云。合讓先鄭各注。旅之言。禮之言。傳。旅者。衆。衆。禮傳其辭也。以經記數之。當以先鄭爲長。如聘川旅。旅。司儀有明文。而聘義則曰介紹而傳命。論語君召使摺。亦爲聘禮。而皇侃等釋摺所與立。亦以爲摺傳辭有左右揖。此皆旅摺傳辭之明據也。案先鄭釋旅摺與後鄭不同。劉黃並申先鄭義。而劉謂旅摺交摺皆傳辭。以先鄭前後注義駁之。似劉說近得其情。但經凡君與臣行禮。皆旅摺。兩君行禮。則皆交摺。是旅摺之禮必殺於交摺。事無可疑。如劉申先鄭說。則是全無區別。信有未安。今攷觀禮。禮。夫承命。及四傳摺。爲交摺之禮。聘禮聘享諸節。並賓與摺而相交言。爲旅摺之禮。是旅摺不傳辭。後鄭義合於經。殆不可易。聘義及論語皆廣論摺介之事。固不容拘執矣。至此經致積問。在道朝。賓與主使所陳。皆依介數。不依摺數。故先鄭謂公介九人。後鄭後注又謂使者介七人。斯乃在道與在國不同。二鄭義本無異也。互詳後疏。云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者。爲。蜀石經作如。誤。案旅臚聲近字通。續漢書百官志云。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賈疏云。按爾雅釋詁云。戶。旅。陳也。釋言云。豫。臚。敘也。注云皆陳敘也。後鄭不從旅大山之旅。從臚者。欲取敘義也。段玉裁云。後鄭云。不傳辭。但陳之而已。故讀爲臚。臚陳之也。後鄭意下文交摺乃是傳辭。陳壽祺云。上冠禮注。古文旅作臚。漢書敘傳。大夫臚伯。鄭氏曰。臚伯。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即臚伯也。然則先鄭亦讀旅若臚。後鄭恐人不知旅於泰山之旅音臚。故引仲之。非與先鄭有異也。案陳謂旅泰山之旅。亦通作臚是也。但後鄭論語注今佚此章。義無可攷。漢書敘傳顏注訓臚伯爲陳。與後鄭此注義合。然先鄭實詁旅爲臚。句傳之臚。不爲陳。則介七人。子男。則介五人。云使者七人者。以其爲云賓之介九人者。據大行人上公介九人。與先鄭說同。若侯伯。則介七人。子男。則介五人。云使者七人者。以其爲主國之臣也。賈疏云。自從降二等之禮。案鄭賈亦據大行人義。此專屬諸公之使言之。若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亦並依介數。不依摺數。公五侯伯四也。云皆陳摺位。不傳辭也者。別於傳摺有傳辭也。凡賓禮。君於臣則旅摺。聘禮說諸侯於聘賓旅摺之法云。摺者出請事。注云。摺。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摺賓者也。於是時賓出次直闔西。北面。上摺在闔東闔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摺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摺在上摺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未摺。摺相去三丈六尺。上摺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摺至末摺。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微參个。芻加各一步也。此即旅摺之禮。唯上賓與聘賓相問。對餘摺介皆陳位不傳辭也。呂飛鵬云。聘禮。諸侯於聘賓則旅摺。此經云諸公相爲賓。而亦旅摺者。五積三問再勞。皆使卿大夫致之故也。云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

未揖焉者。未揖。卽所謂未介也。謂使者直闔西。北面。公之上介在闔東闔外。四面。使者之上介在使者西北。東面。公之次介在上介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公之末介與使者未介東西相直。公之上介進。南面揖使者俱前。使者至其末介。公之上介至其末介各三丈六尺。止。公之上介揖而請事。使者則對。如聘禮旅擯之位也。云三揖。謂庭中時也者。賈疏云。如聘禮。入門揖。當曲揖。當碑揖。是也。論讓案。此謂進至舍館之庭中時。表記云。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禮之通例。凡入門。將左右曲。揖。則當門內留也。將北曲。揖。則當陳也。當碑揖。則於堂下三分庭一在北也。三揖地不同。而皆在庭中。故云謂庭中時。云拜送。送使者者。謂禮畢使者出。賓拜送使者於大門內也。凡禮之通例。送賓。主人尊者皆於大門內也。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文。拜送與拜受相次。嫌其爲使者拜送幣。故特釋之。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還。再拜。拜辱。賓拜謝辱也。玄訓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疏〕主君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疏〕主君者。此賓至近郊之禮。觀禮說侯氏受郊勞云。侯氏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注云。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又左襄二十八年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杜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是受郊勞當爲壇及帷宮也。云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者。此兩君始相見。用敵禮也。三辭。亦賓主之分傳辭辭禮。車逆拜辱。則賓親迎主君而拜其辱。此皆於舍門外行之。賈疏云。此當近郊勞交擯者。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不陳五擯者。非主君。從賓禮故也。車迎拜辱者。傳辭既訖。賓乘車出大門迎主君。至主君處下車。拜主君屈辱自至郊也。云三揖三辭者。賓主同入門。於庭中三揖。至階則三辭。讓升也。此賓主敵。三讓。則賓先升。以道主君。聘禮注云。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是也。云拜受者。賓主既登堂。賓則於東階上北面拜受幣也。賈疏云。賓再拜乃受幣。主君亦當拜送。不言。省文也。云車送。三還。再拜者。此亦賓於舍門外乘車送主君也。賓拜送。主君亦不答拜。賈疏云。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三還者。主君見賓送已。三還辭之。再拜者。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注云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郊勞。大行人云。上公三勞。此文止有再勞。至此主君身自郊勞。乃備三勞之數。且益親之也。彼王待來朝諸侯。使大行人勞。王不親行。故直云三勞。文不別也。

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者。先鄭後注云。交擯。擯者交也。蓋與後鄭說同。擯卽介也。依前旅擯注義。則賓及主君各介九人。不依擯數。俱三辭。謂賓之擯辭主君之勞。主之擯又辭之。如此者各三而止。此云賓主之擯。正謂主擯與賓擯交傳其辭。賓不自對也。云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者。先鄭意此爲賓入國以後。主國君親逆於館之事。拜辱。亦謂拜其親迎之辱。與郊勞不相冢。後鄭則以二者並爲迎謝郊勞。二說不同。後鄭爲長。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此直是備三勞。既未至國。何有輒迎賓於館乎。云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者。賈疏云。以其在道。俱不爲主。故無五擯之事。故各陳九介也。云使傳辭也者。對旅擯不傳辭。觀禮所謂傳擯也。凡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又聘禮注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而傳而下。及末。則擯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郊勞交擯陳九介使傳辭。與觀禮略同。但天子受朝於國。陳五擯。此主君勞賓於郊。則陳九介。與彼小異耳。凡擯介之數。爵尊者多。爵卑者少。行禮之時。又以遞傳爲文。蓋非第致敬於主君。在賓亦自有得申之隆禮。故兩君相見。用交擯。其陳位與旅擯亦同。但旅擯則上介請事。使者自對。不傳辭。交擯。則賓之上介受命於賓而出。以次遞傳於末介。末介傳於主君之末介。主介又以次遞傳於主君之上介。上介又受主君之辭。遞傳於賓之上介。賓上介又傳而入。以復於賓。此傳辭之法也。云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者。此破先鄭說也。以主君與朝賓禮敵。當迎於大門外。明車逆。卽來朝之賓乘車出所止之舍門。迎主國之君。若不敢當其親來。而欲遠就見之者。既遇而相見。則朝賓先下車西面迎拜。謝其來勞之屈辱也。云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者。至主君勞禮畢去時。賓又親出門四面拜送之也。此賓主禮敵。故迎送皆於大門外。賈疏云。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主君見賓送已。三還辭之。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云車遠迎之節。各以其等者。據齊僕說朝覲宗遇云。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明諸侯相朝禮亦同。皆以其爵之尊卑爲送迎遠近之節。亦如大行人職五爵三等也。云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軛也者。賈疏云。賓主俱立當軛。大行人文。云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者。以經三辭文兩見。故特釋之。先辭在舍門外。爲辭禮。後辭在堂下。爲辭升也。賈疏云。按應飲酒禮。主人取爵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禮升堂是事同。不云讓而云辭者。此賓主敵者。主人之意欲有受於庭之心。故從事異曰辭。是以下諸公之臣等升堂皆云讓。依事同曰讓。非敵。故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

廟門。並事異。不云辭者。欲取致辱讓之意。變文耳。又彼記文非正經。故不爲例也。案賈說非也。鄉飲酒注所謂事同曰讓者。謂若賓主同升階。不辭其升而讓先也。事異曰辭者。謂主不敢當賓之降而辭其降也。依彼義。則此注所云辭禮辭升堂者。正合事異曰辭之例。賈反謂禮升堂是事同。失之。至辭讓散文亦通。故聘義亦以事異爲讓。劉台拱云。疑後三辭當作三讓。既三揖。則升堂必矣。乃又辭升堂何也。案以後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受郊勞之文校之。疑劉說近是。致館亦如之。館。舍也。使大夫授之。〔疏〕致館亦如之者。以下皆賓初至國之禮。聘禮云。卿致館注云。致。至也。致爲異。賈疏云。亦如之者。上主君郊勞。此親致館。明亦如之也。凡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致之使若已有然也。注云館。舍也者。委人注同。聘禮注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賈彼疏謂諸公大國之孤。又聘禮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然則此五等諸侯相朝。並館於卿之廟也。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者。賈疏云。鄭知使大夫授舍者。見聘禮云。大夫帥至館。卿致之。以此知先遣大夫授館也。此大夫亦應是卿。案賈謂此大夫是卿者。待朝君之禮。宜隆於聘臣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彼似通朝聘言之。司里蓋掌宅里之官。經不見者。或冬官之闕。章注以爲里宰。非也。此注大夫。賈謂是卿。蓋君特使與司里同授之。鄭意未必卽謂司里也。致煢如致積之禮。小禮曰煢。大禮曰饗。食也。〔疏〕致煢如致積之禮。致之於館也。賈疏云。上公煢五牢。賓始至之禮。故致館後卽言之。又聘禮疏云。致積有幣。致煢亦有幣也。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者。賈疏云。以其俱小禮。不使卿。故云俱使大夫禮同也。論議案。俱使大夫。謂致積致煢。使者爵同。人則異也。王氏詳說謂此君親致館。則致煢與積。似當使卿。案後致饗饗亦君親致。煢雖小禮。然不過降饗一等。王說於理則通。竊疑五積在道。致非一次。當使大夫。煢止一致。又在國當使卿。爵實不同。以其同爲臣致。故禮得相如。猶竟勞使大夫。遠郊勞使卿。其禮亦同也。若然。注云同使大夫。似亦對君親致言之。卿大夫渾言不別。猶後致饗食亦當使卿。而注云大夫。上注云大夫授館。疏謂大夫亦應是卿。諸注文例或略同與。云煢。食也者。煢本爲脯食。引申爲凡食物之稱。蜀石經作煢。夕食也。則與宰夫先鄭注同。非後鄭義也。詳宰夫疏。云小禮曰煢者。聘禮。宰夫朝服設煢。其禮有飪腥而無饌。又饌設不多。故鄭聘禮注云。食不備禮曰煢。是比饗爲小也。云大禮曰饗。饗者。其禮比煢爲盛也。外饗注亦云。致禮於客。其盛於饗。詳彼疏。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

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鄭司農云：交揖，賓者交也。賓車進答拜，賓上車進，主人乃答其拜也。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三進，進隨賓也。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揖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伯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猶相親也。君入門，介拂園，大夫中根與園之閒，士介拂根，此爲介鷹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常爲揖，謂以鸞鸞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儀，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鸞鸞，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疏〕及將幣者，此謂致埃之明日，正行朝禮於廟也。將幣，亦謂授玉也。凡諸侯相朝以命圭，與朝天子同。史記齊世家索隱引張衡云：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受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此與經不合，不可從。賈疏云：及，至也。至將幣，謂賓初至館後日行朝禮之時，幣即圭璋也。云交揖三辭，車逆拜辱者，此與郊勞同，但前爲朝君受主君之禮，賓主互易，當主君西面拜，朝君東面拜，下送賓同。賈疏云：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揖，上揖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揖，承揖傳與末揖，末揖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揖，末揖傳與承揖，承揖傳與上揖，上揖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揖三辭，諸交揖者，例皆如此也。車逆拜辱者，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江永云：交揖三辭，再辭是主君辭其朝而賓答之。三辭是主君固辭其朝而賓又答之，仍有主君許之辭當傳，自主傳至賓者四，自賓傳至主者三也。案江說是也。疏謂賓主皆止三次傳辭，說未備。云賓車進答拜者，賈疏云：賓初升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答主君拜也。云三揖三讓者，此揖讓在大門外時，讓謂讓入，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是也。至雉門時，讓入亦同。賈疏云：主君遙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門也。云每門止一相者，賈疏云：既入門，迴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其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爲之，則有三門，門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若不然，從大門內卽至祖廟之門，何得有每門而云門止一相乎。故爲此解也。案賈說非也。此云每門者，謂入雉門及五廟之外門，故云每門也。凡廟諸侯在雉門內，

天子在應門內。鄭賈謂天子諸侯皆在中門。亦失之。詳小宗伯疏。又賈說廟制爲五廟不列。是也。惟謂廟門之外牆南向無門。凡至廟者。皆由穆第二廟外西牆閣門入東行。凡經閣門。始至大祖廟。以是說經之每門。聘禮疏亦謂此經每門爲棟閣門言。則非也。今定五廟門外有牆。中爲總門。與大祖廟門正相直。其由大祖廟入昭穆廟。乃別爲閣門。穆第二廟外西牆無閣門也。詳守禮疏。云及廟。唯上相入者。上相。相中最貴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此諸侯相朝禮雖殺於王。亦使卿爲上相也。賈疏云。相入。即上揖上介須詔禮。故須入。云賓三揖三讓者。此第二次揖讓在朝廷中時。讓謂至階讓升。仲尼燕居云。揖讓而升堂是也。云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者。賈疏云。授當爲受。賓主俱升。主人在階上北而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人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賓既受。乃退向四階上北而拜送幣乃降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者。倍賓訖。賓降出。主人送至門外。以車從。既請賓就車。又以已車前進至所止之處。則再拜以送賓也。云賓三還三辭告辟者。賓亦不荅拜也。方苞云。三辭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即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注。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者。先鄭說無旅擯交擯之異。謂擯者主客交錯傳辭也。案此賓至國。正行朝禮。則賓陳九介。主君陳五擯。與前郊勞交擯賓主並陳九介者小異。云賓車進荅拜。賓上車進。主人乃荅其拜也者。賈疏云。後鄭不從者。車逆拜辱。已是主人。今云車進荅。當是客。何得主人再度拜。故不從也。詒讓案。先鄭蓋以車逆拜辱爲主君車逆。而賓拜其辱。故以此荅拜爲主人荅賓之拜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主人三請留賓也者。賈疏云。後鄭亦不從者。行朝享禮賓訖。送賓出。禮既有限。何因更有留賓之事。故不從也。云三進。進隨賓也者。謂賓行前進。主人亦進從之。三請。故有三進也。云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者。告辟。告辟主君之拜也。賓但告辟遂去。不荅拜者。禮之通例。送者拜。去者不荅拜。鄉射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不荅拜。禮有終是也。云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拜迎于大門外。案大門外謂諸侯庫門外。其內即外朝也。禮通例。賓主人敵者。迎於大門外。此即交擯三辭。主君乃出大門迎賓。故經車逆在交擯三辭之後。大行人注云。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是天子特來。朝諸侯亦同。曲禮孔疏謂賓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而後交擯傳辭。與此經注敘次並連。非也。云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荅拜也者。此破先鄭說也。主君出門。既見賓車。則主君先下車拜其辱。賓車稍前。賓乃下車荅主君之拜也。凡賓車止於門外。故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云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者。據大行人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也。若侯伯則相去七十步。子男則相去五十步。此三揖在大門外。與後庭中三揖有將右曲。將北曲。當碑之

節者不同。云至而三讓。讓入門也者。與後升堂時三讓爲讓升者異也。國語周語云。在禮敵。必三讓。曲禮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此讓入門。亦謂入大門。主君由闔東。朝君由闔西。皆中門而入。此主君三讓。則賓亦三辭。禮器云。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是也。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佑也者。明相卽主君之上揖及賓之上介。因事異名耳。前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故專據擯言之。攷聘禮云。擯者進相幣。又擯者立于闔外以相拜。凡言相。亦皆專據擯而不及介。鄭知此相兼有介者。接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云。每門止一相。及門唯言相入。注云君相入。客出也。相不入矣。彼以君相對臣相爲文。臣相卽聘介也。此經唯云上相。不辨賓主。明兼有賓相可知。故注兩舉擯介也。互詳大宗伯疏。云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實。敬之至也者。賈疏云。此聘義文。案彼介紹而傳命。謂聘者旅擯法。引證此交擯者但紹繼也。謂介相繼而陳。則交擯旅擯。皆得爲紹。故此交擯。亦得紹介而傳命也。案彼注。實。謂正自相當。賓主不敢正自相當。故須擯介通情也。云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者。每入門時。止一人相禮。不如在外用五擯九介傳辭者。示臣彌親。禮彌簡也。云君入門。介拂闔。大夫中根與闔之閒。士介拂棖者。玉藻文。引之者。證介隨君入門之節。鄭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闔。大夫介士介應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孔疏云。闔。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根。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又引崔氏皇氏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闔之中。主君在闔東。賓在闔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闔。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闔。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闔之中央。賈疏云。君入門。不實所拂者。朝君入由闔西。亦拂闔。不言之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不言也。介拂闔者。上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自爲應行於後也。王念孫云。疏云。朝君入由闔西。亦拂闔。與鄭玉藻注君入必中門不合。其說甚誤。君入當棖闔之閒。未嘗拂闔也。案王說是也。凡門皆兩根一闔。闔在兩扉之閒。當以崔鄭皇氏說爲正。孔穎達。李如圭。楊復。江永。凌廷堪。張惠言。孫希旦。胡培翬。朱大詔並從之。賈聘禮疏獨謂闔有二。列分東西。非也。凡入門。近闔則拂闔。近棖則拂棖。若中門。則當二扉之中。於棖闔皆無所拂。依玉藻注義。則君與大夫介入門。皆列正相當。賈此疏謂君亦拂闔。則與上介行列相當。不當棖闔之閒。其誤明矣。云此爲介應行相隨也者。卽玉藻注所云大夫介士介應行於後是也。蓋入門時。君特在前。上介相禮者則先衆介拂闔而行。次介以下。則繼上介後。相應行以次而入也。玉藻孔疏云。應行。參差節級。云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者。明非終不入。特絕行在後。不相隨俱入耳。賈疏云。知不全入而爲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西北面西上可知。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云賓三揖三讓。讓升也者。此三揖卽入門後庭中三揖也。讓升者。別於前三讓爲讓入門也。聘禮說歸饗饗之

禮云。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階。讓大夫先升一等。注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據彼注。則賓上。敵者。主人一讓。賓一辭。主人再讓。賓再辭。主人三讓。賓三辭。主人乃先升以道賓。此諸公賓主相敵。則亦三讓而主人先升也。云登。再拜授幣。授幣。授受聲類同。鄭意下文云。賓拜送幣。則此不當云授幣。且授幣與再拜文相屬。再拜屬主君。則授幣非指賓授玉可知。故必破授爲受也。云主人拜至。且受玉也者。釋再拜之義。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北面拜。所以致敬也。卽此。云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者。後注義同。朝畢必有享。卽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是也。有。當據聘禮文。詳大行人疏。云賓當爲償者。謂賓亦如之。之賓當爲償。聲類同也。段玉裁云。以賓爲償。古文假借也。聘禮。少牢饋食禮。償字亦多作賓。依說文。償損同字。皆訓導也。而鄭君說禮指爲導。償爲禮賓。分別與許不同。云謂以幣禮賓也者。謂與大行人職王禮諸侯事同而文異。朝事記亦云。償而禮之是也。令攷以幣禮賓。謂之賓。猶敬也。此與大司徒賓與。及鄉大夫與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義同。鄉飲酒禮以酒獻賓。朝覲禮以幣禮賓。二者通謂之禮。亦通謂之賓。足相比例。似不必讀爲償也。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償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主禮再裸而酢之屬。是上於下曰禮。此諸侯云償。是敵者曰償也。淩廷堪云。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償。士昏禮納采問名禮畢。請醴賓。注。禮當爲禮。此女父禮賓也。聘禮聘享禮畢。請禮賓。此主國之君禮賓也。皆用醴。又聘禮郊勞禮畢。賓用束錦償勞者。又夫人使下大夫勞。償之如初。又歸饗饋畢。出迎大夫。注。賓出迎。欲償之。又下大夫歸上介饗饋。償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畢。賓償之乘馬束錦。上介償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上介償主國之使者也。覲禮郊勞畢。侯氏用束帛乘馬償使者。又天子賜舍畢。償之束帛乘馬。又賜侯氏車服畢。償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償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償天子之使者也。皆不用醴。案淩說甚析。但此經之償爲裸禮。禮經之償爲幣馬。事實不同。鄭此注之意。蓋謂此經字雖作償。實與禮經之禮相近。但以尊卑文異。其與禮經之償事固不相涉也。若然。此注之禮卽禮經之禮。而償非卽禮經之償。不必援彼釋此。後注云。禮以醴禮客。卽用禮經義也。引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饗豆之薦者。證償不用醴。而用鬱鬯也。孔疏云。謂五等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殷味也。云謂此朝禮畢償賓也者。禮器下文又云。大夫聘禮以脯醢。償禮相對爲文。明此卽指朝畢償賓之事。云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者。主君送賓至大門外。則請賓就車。如是者三也。云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者。此車謂主君之車。主君每一請。則主君之車亦一進。示欲乘車遠送賓也。云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者。浦澤云。者字當在三還三辭下。阮元云。疏引注請下。

無者。當如浦說。案浦阮校近是。賓出大門。向外行。以主君送請。不敢徑行。故主君一請。則賓還而向內辭之也。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六此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實爲主人。主人爲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煢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疏〕爲賓。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者。此行朝禮後在館及行至近郊之禮。凡五等諸侯相既贈。又送至郊。〔疏〕爲賓。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者。此行朝禮後在館及行至近郊之禮。凡五等諸侯相於郊。與送禮相將。經以君親行。故文特致詳也。云皆如將幣之儀者。亦謂交損及迎送辭受揖讓之儀略同。其節次細別則異也。注云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者。惟。蜀石經。宋大字本作唯。字通。此謂饗食正禮行於廟。則使卿成速賓於館。主君不親往也。方苞云。注非也。冠禮之賓。儕輩也。鄉飲酒之賓。鄉大夫所治部民也。主人猶親速。況敵體之國君乎。案方說較鄭爲長。鄭謂速賓君不親往者。以公食大夫禮及聘禮饗食君皆不親往。然彼皆君待臣禮。不可以例此也。公食禮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注云。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又云。大夫相食。親戒速。注云。詔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自召之。則戒速禮同。必以同班敵者。相食必親往速無疑矣。云其餘主君親往者。謂饗餼等四事。皆君親致之也。唯饗食於廟。君親行之。而致禮則否。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雍既與饗餼字通。朝事亦據親饗食言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彼云官致者。廣咳朝聘。亦以具送陳設事在有司耳。實則以幣致之者。君自親其事也。云親往者。實爲主人。主人爲賓者。此主君親至賓館。則賓轉爲主人。而以待賓之禮待主君也。聘禮注亦云。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賈疏云。見聘禮云。君使卿歸饗餼。又云。賓迎于外門外。又云。大夫東面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鄭君以此二者。知賓爲主人。主人爲賓。致贈郊送亦然。可知也。聘禮乃君於臣。此兩君敵。明主君親爲之矣。云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幣致之者。明此經饗食亦據致禮。故得如將幣之儀也。凡此致饗食。與聘禮待國客同。掌客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是也。其不親燕。亦有致幣。注不言者。文不備。互詳酒人及掌客疏。又據聘禮致幣各以其爵。鄭注謂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此致禮於國君。君既不自致。則當使孤卿。注云大夫者。亦謂上大夫也。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者。以聘禮說還圭亦云還玉。後鄭彼注云。玉。圭也。但彼臣聘用璋圭。此國君相朝。用命圭耳。朝時廟中受其玉上云受幣是也。禮畢。則主君親歸玉於賓館。據聘禮。則并還璋。經文亦不具也。

云故公子重耳受煢反璧者。賈疏云。僖公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重耳反國。及曹。曹共公聞其驍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煢反璧。是其事。則之者。證還圭之事。但彼反璧者。義取不貪寶意。非還圭。故後鄭不從也。云玄謂聘以圭璋。禮也者。賈疏云。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謂行聘禮也。云享以璧琮。財也者。賈疏云。賈財貨時用璧琮以致之。故云財也。云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者。亦聘義文。鄭彼注云。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遠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遠復重贈反幣是也。案鄭言此者。明朝聘皆有還圭。其義同也。云贈送以財者。說文貝部云。贈。玩好相送也。聘禮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左昭五年傳云。有出贈賄。杜注云。去則贈之以貨賄。財賄義同。詩大雅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又使送以車馬。所以增厚意也。樂記云。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疏。天子之旌也。青黑絲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此蓋天子贈上公之禮。詩秦風。渭陽說康公送晉文公云。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則侯國自相贈。亦有車馬矣。云既贈。又送至於郊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聘禮。賓送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觀幣。注云。言如觀幣見爲反報。是贈并送至于郊。案朝禮無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鄭司農云。賓之拜禮文。故鄭賈約聘禮爲說。亦君親送於近郊。與來時郊勞同。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鄭司農云。賓之拜禮三禮也。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疏〕也。賓之拜禮者。此賓將行時拜主國之禮於朝禮也。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疏〕也。注。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實所當拜者之禮也者。明經言拜禮。與下二句爲目。諸公相爲賓授玉後。主君當亦有禮祿。知此拜禮非別爲拜禮者。以聘禮將幣後亦有禮實。而無拜禮。明此亦不當拜也。云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者。謂當拜者止此諸禮。其餘燕羞餼燕乘禽等皆不當拜。與聘禮異也。云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此朝謂庫門外之廷。聘禮注云。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是也。三禮。謂饗餼一。饗二。食三。賈疏云。先鄭所說。是後鄭增成其義。案聘禮。饗餼燕羞餼燕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于朝。彼臣。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餼燕乘禽。以其君。略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案聘禮賓三拜乘禽於朝。送行。舍于郊。公使卿贈。若然。此致贈郊送在拜禮後。今段文在前者。欲取如將幣之儀。故進文在前。其贈送合在後也。云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者。于亦當作於。蜀石經及名本並誤。聘禮云。君使卿贈。士送至于竟。此國君來朝。禮尤重。故主

國君親至館贈。又親送之於郊也。但聘禮使卿郊贈後。唯有士送于竟。更無卿郊送之文。此注說君贈於館。又別送於郊。與彼不同者。以上文先云致贈。後云郊送。明贈不在郊。至郊別有送。蓋亦君臣隆殺之異也。賈疏云。鄭以贈送之文在前。拜禮在後。恐疑顛。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故以此解之。是其次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司農云。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饌食主君及燕。亦速焉。〔疏〕如主國之禮者。說文系部云。繼。續也。引申之。爲往來報復之義。故先鄭以復訓繼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主人禮費既多。非賓所能復。云玄謂繼主君者。債主君也者。賈疏云。案聘禮君遣卿勞及致館等皆債。債者報也。上注云。敵者曰債。故此報主君爲債。云債之者。主君郊勞。致館使卿章弁歸饌。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云。賓用束錦債勞者。堂。受老。束錦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是皆有債法。彼兩臣有債。此兩公有債可知也。若然。彼聘禮致館無債者。彼君使卿致館。不以幣。故亦無債。明此兩君致時有幣。合亦債之也。主君有故。不能親饌食。以伯幣酬幣致之。亦無債。鄭彼注云。以已本宜往。還玉于館。及還享。雖無束帛文。亦當債之矣。案聘禮致館。賓有幣而無債。賈謂無幣。非是。詳後疏。云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者。皮馬。賈疏述注作乘馬。阮元云。諸本作皮。誤。詒讓案。此謂主君致饌時。有牲牢米禾薪芻等饌陳之積。賓債主君。則惟如致幣以報之。不報其饌陳之積也。云若饌食主君及燕。亦速焉者。賈疏云。聘禮賓不見有饌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故禮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此兩君。即得其燕食等皆得速主君也。案上注云。惟饌食速賓。故賈意賓饌食主君。當亦使人速之。賓不親往速。燕禮輕於饌食。亦不親速可知。然依方苞說。主君饌食。賓當親速。則賈意賓饌食主君及燕。似亦當親速。不必如鄭賈所說也。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賈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則有降。〔疏〕注云。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饌饌饌食之禮則有降殺者。賈疏云。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爲三等。其殺。主章。饌饌。殯積。步數。債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揖讓之儀。一與公同。故云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謂相聘。〔疏〕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者。以下並國君待聘使之禮。賈疏云。謂上諸公之臣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也。相聘往來爲國客相待相送之儀。此法皆備於下文也。注云謂相聘也者。

謂奉君命聘問往。則三積皆三辭拜受。侯伯之臣不致積也。〔疏〕則三積者。客初入竟之禮也。三積。通出入言之。來爲國客也。審。賈疏云。此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有束帛致之。云皆三辭拜受者。與前諸公受積同。案亦當旅擯。經不言者。文略。凡此諸公之臣。蓋亦唯有積勞。不問。與大行人職待大國之孤禮同。經不言不問者。亦文略也。注云受者。受之於庭也者。亦與前諸公受積同。受之於舍門內之庭也。以聘禮受勞禮約之。蓋亦使者入門。東面致命。客則北面再拜稽首受幣也。此諸公之臣凡受禮自郊勞外。蓋皆受於庭。與受積同。詳後疏。云侯伯之臣不致積者。賈疏云。北案聘禮以五介。又張廌。是侯伯之卿聘使者。經不云積。明侯伯之臣不致積可知。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豈於道全無積乎。明有也。黃以周云。致積致飧。皆使卿大夫致之。司儀云。致飧如致積之禮。是其致禮同也。其不使卿大夫致。而徵者直陳其禮。謂之設。聘禮宰夫朝服設飧云。飧不致。謂不用致禮。非無飧也。侯伯之臣不致積。與不致飧同。亦非無積也。聘義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是五等之臣通禮。但諸公之臣以禮致。侯伯子男之臣不以禮致。直使微者陳設之而已。其設之法。亦當與宰夫朝服設飧同。賈疏說甚通。其據束帛言之者。用鄭飧不致注。其實當依經致皆卿大夫。不致而設者士。案賈黃說足補注義。聘禮無積。蓋亦因不致。禮殺。故文不具耳。聘義孔疏謂彼三積專謂上公之臣。亦誤會。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聽此注。不足據也。

命。賓登堂也。賓當爲僎。勞用束帛。〔疏〕及大夫郊勞者。此客至近郊之禮也。凡聘臣蓋皆一勞。聘禮云。賓至于近僎。用束帛。侯伯之臣。受勞於庭。〔疏〕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鄭彼注云。大夫請行。卿勞。擯尊賓也。彼侯伯之臣相聘。尚使卿勞。則此諸公之臣。郊勞使卿可知。云大夫者。以卿卽上大夫。得通稱也。云旅擯者。亦用臣禮記。賈疏云。旅擯。不傳辭。賓使各陳七介而已。云三辭者。辭郊勞也。左昭二年傳云。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微命于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是辭郊勞之事。但聘禮載受郊勞唯一禮辭。此則有三辭。與彼異者。或禮文不具。抑諸公之臣尊於侯伯。故禮亦彌條與。云拜辱者。謂既三辭。客乃出舍門門東。四面迎拜使者外來之辱。案聘禮。賓再拜。勞者不答拜。則此拜辱。使者亦不答拜可知。云三讓登聽命者。此謂入郊舍之門。及階。聘客三讓。大夫三辭。而後聘客先升堂。聽使者所致主君勞問之命。聘禮云。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此唯升堂不同。其致聽之節一也。云下拜登受者。尊主君之命。故降拜於堂下也。據聘禮。當北面再拜稽首。凡臣與君行禮。皆降拜。君若待以客禮。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凌

廷堪謂下文云致饗餼如勞之禮，考聘禮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卽此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卽此登受也。案凌說比例甚瑣，若然，此亦當大夫辭，升成拜，乃受，經文不具也。云賓使者如初之儀者，此受勞訖更端復旅揖迎入舍行償也。賈疏云，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帛賓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云及退，拜送者，償畢，使者退，聘客於舍門外，西面拜送，使者亦不答拜，聘禮受償訖，亦云乃退賓送再拜是也。注云登聽命，賓登堂也者，謂聘賓與使者相讓至三，則賓先登堂聽命，使者隨之登堂，東面致命授幣也。堂，謂舍館之堂，云賓當爲償者，前注同。據聘禮受勞後有償勞者之禮，云勞用束帛，償用束錦者，呂飛鵬云，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使者勞賓用束帛之證也。又云賓用束錦償勞者，此聘賓償使者用束錦之證也。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者，賈疏云，亦案聘禮賓是侯伯之臣云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堂也。論讓案聘禮郊勞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償耳。侯伯之臣，致館於庭，不言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彼注亦據此經爲說。致館如初之儀，致館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館也，聘禮曰，殯不致，賓。〔疏〕案聘禮，賓至，大夫帥至館，卿致館，此公之臣亦當然，上云郊勞，此云如初，如初郊勞也者，賈疏云，不當卿致之，司里授之，詳前疏，云不償耳者，明唯此不如郊勞也。賈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償，如此亦然也。案聘禮致館注云，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賈彼疏云，觀禮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償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亦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致，觀禮不稱致，無禮故也。據此文，侯伯之卿聘，郊勞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案聘禮疏說，與此疏不同，黃以周云，觀禮，賜舍償之，聘禮，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不言償之，是不償也。鄭此注亦以聘禮決之，凡諸公相爲賓，及其臣之爲國客，致館皆有束帛，鄭注郊勞云，勞用束帛，注致館云，如郊勞也，不償耳，明上國亦有束帛，特賓不償使爲異耳。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與聘禮本疏違，案黃說是也。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者，於舊本並誤于，今依蜀石經正，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亦無登聽命，下拜登受之事，故知致館於庭也。云不言致館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館也者，凡聘使至者有殯，直設之而已，不以束帛致之，故云不致也。賈疏云，案聘禮致館之下卽云宰夫設殯，卽此致館下不云致館，故云君於聘大夫不致館，如是五等之臣皆無致館也。引聘禮曰，殯不致，賓不拜者，鄭彼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草。及將幣旅揖，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次饋，殯具輕，賓不拜，以不致命，引之者，證君於聘大夫不致命之事。

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客辟，遠巡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

拜。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其序也。每事，享及有言。

〔疏〕

及將幣者，此謂致館之明日，正行聘禮於廟也。賈疏云，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將幣，亦謂圭璋也。云旅擯者，賈疏云，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

各陳七介，不傳辭，故云旅擯也。案此旅擯，與前郊勞賓主皆陳七介異，故賈謂主君陳五擯，以其既至，則主君用擯，與在道用介異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鄭彼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並據大行人天子待五等諸侯擯數以爲已國待賓之擯數也，敖繼公據聘禮，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謂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凌延堪云，諸侯之於聘賓，不應主同天子，敖說似亦

可從。聘禮賓問卿，下大夫擯，是卿之擯者一人，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卿擯一人，則主君擯宜三人矣。黃以周說同，孫希旦又謂上公卿七介，則主擯五人，侯伯卿五介，則主擯三人，子男卿三介，則主擯二人，案以君臣差降二等覈之，凌孫說似皆可通。經既無文，姑並存以俟攷。云三辭者，賈疏云，前郊勞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已，詒讓案聘義云，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

升，所以致尊讓也。鄭注云，此揖讓三，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實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黃以周云，據鄭彼注，傳命前之

三讓，卽司儀之三辭，故賈疏三辭，卽用鄭彼注以爲說，散文辭猶讓也。但鄭注聘義三讓，主賓言，注司儀三辭，又指主人言，各據一偏，案黃謂此疏本聘義注義，是也。然賈說實非鄭指，此三辭，當據主擯言之，左文十二年傳，秦

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亦云主人三辭，是其證也。綜校後鄭前後注義，似亦與聘義注義不同，蓋此章三辭鄭無釋者，明其與朝禮同，前朝禮將幣節三辭亦無釋者，明其與致積勞郊勞同，皆案上而省也。前朝禮致積勞三辭注並

主內爲文，辭爲辭外來之禮，此注既不別釋，則鄭不以爲賓辭客禮當已明矣。江永謂此三辭爲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

賈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之誤是也。又攷聘義三讓文三見，此經及聘禮唯有讓升，餘二節並未見，彼先云三讓，而后傳

命，則傳命在三讓之後，彼注謂三讓不得命，乃傳聘命，此經云旅擯三辭，三辭已是傳命，則非彼三讓亦明矣。又以鄭意推之，蓋指介將陳而未就位之前，有讓擯之節，不得命，而後各就位傳命，三讓之禮細於三辭，故此經不載。至

聘禮則公出迎以前無辭文，而辭玉則在賓反廟門時，又無三辭之文，並與此經小異。或大門外與廟門外各有三辭，兩

經詳略互見與，若如賈說，則客辭擯而主竟不辭聘，有是禮乎。云拜逆客辟者，主君迎賓於大門內也。公食大夫禮注

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賈疏云。謂三辭訖。主君遣上摺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拜賓奉君命。屈臂來見已。客辟不受拜者。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遂巡辟君拜也。云三揖者。即聘禮云。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是也。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廟。亦大祖廟也。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注云。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賈疏云。與前諸公少異。彼是兩君。故云唯上相入。則兩君摺介各有。此上相亦不入。故據君而言也。云三讓客登者。即聘義之三讓而後升也。謂至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則先升。故聘禮云。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四楹西。東面。是三讓之後。主君實先升。此上客言之。則云客登。據客而言。故云客登也。云拜客三辟者。即聘禮云。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賈不具。客登者。主君與客俱登。據客而言。故云客登也。云拜客三辟者。即聘禮云。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賈序是也。賈疏云。主君與客俱登訖。主君於階上北面拜。拜賓喜至此堂。井拜受幣。客三辟者。三退賈序。不敢當君拜。云授幣下出者。賈疏云。授玉於主君也。方苞云。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出。即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注云。客辟遂巡不敢當其禮。又曲禮云。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注云。辟位遂巡。不敢當其禮。又曲禮云。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云。嫌與君抗賓主之禮。案遂巡與聘禮注遂巡字同。詳司士疏。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者。以客是臣。禮殺。故相不入。不入者。謂客入之後。上相與衆介絕行在後。不與客俱入。故聘禮云。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賈彼疏云。司儀。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案此經及廟唯君相入。與聘禮文異。故賈彼疏據前諸公相朝注絕行在後之說通之。理或然也。云拜。主君拜客至也者。即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注云。南面拜迎是也。案拜客。拜其至之辱也。聘禮龍贊拜之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云客三辟。三退賈序也者。賈疏云。案聘禮云。賓三退賈序。注云。三退。三遂通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授之。此亦執圭將授言辟者。儀禮是委曲行事。故云將進不得云辟。此周禮事未見。據大摠而言。故云辟無嫌。案賈聘禮疏謂此經是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與此疏說不同。此疏爲允。云每事。享及有言者。前注義同。聘禮受幣之後云。賓奉束帛加璧享。又聘於夫人川璋。享川瑤。所謂享也。又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所謂及禮。私而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有言也。詳大行人疏。二者皆在將幣之後。其禮並同。故經以每事略之。

拜。禮。以禮禮客。私面。私覲也。既覲。則或有私獻者。鄭司「疏」及禮私面私獻者。以下並行聘禮之禮。賈疏云。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此三者皆於聘日行之。故并言之。云皆再拜稽首。君答拜者。稽疑當從大祝釋文作諸。下同。前將幣爲致君命。拜不稽首。此禮爲主君禮使臣。私面私獻。爲使臣以禮見主君。故皆稽首以致敬也。聘禮賓受禮云。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公豈拜。賓降也。公再拜。又皆私覲云。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又云。公北面再拜。又記私獻云。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凡禮之通例。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禮並謂之禮。詳前疏。賈疏云。案聘禮聘享畢後。卽云請禮賓。是其事也。凡私覲也者。據聘禮記。郊特性。聘義。及論語鄉黨篇。並云私覲。荀子大略篇亦云。私覲。私見也。聘禮既將幣云。賓奉束錦以請覲。鄭彼注云。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又問卿之後云。賓面如覲幣。注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賈疏云。彼於君謂之覲。於卿謂之面。覲而別。此云私面私覲爲一者。以彼文兩見。則私覲據君。私面據卿。此文不見有私覲。直言私面。豈不見君直見臣也。明此私面主於君。故以私面爲私覲也。案賈說是也。聘義亦云。賓私面。私覲。而與覲爲二。此經及左傳直以私覲爲私面者。以覲而義同通稱。故聘禮小聘曰問。而不升。注云。面猶覲也。彼亦以面爲覲。又左昭十六年傳。晉韓起聘于鄭。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是私面又稱私覲。蓋皆散文互通也。云既覲則或有私獻者。聘禮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鄭彼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案云或有者。私獻不必常有也。云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者。證私覲亦通稱私面也。舊本說上衍云字。今從宋大字本岳本刪。賈疏云。案左氏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稱面者。以其面亦覲也。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疏」出及中門之外。問君者。此客私覲事。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畢後。君出送客至中門外。門東西面。禮將事。無由問也。云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者。客門西東面拜對。君門東西面答拜。客辟。又東面對。以下君

與客拜及問對位並同。聘禮無第二次對。文不具也。方苞云。前對問不恙。後對或別問君之所爲也。後曰君若拜。前第曰君若拜者。非答客也。問其君之起居不恙。則如親見。而拜以致敬也。案方說是也。聘禮注謂問君居處何如。又引籀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是問居處兼問所爲之類。故使者不唯一次對也。云君問大夫客對者。聘禮文同。大夫。謂客國之卿大夫。或執政隆重。或與主君雅故。皆得蒙容問。不拜而對。降於君也。云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若拜者。聘禮文亦同。注云。勞以道路之勤。此主君又特勞問客。故再拜稽首以拜其恩意也。曲禮云。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云客趨辟者。聘禮云。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即據此經。若然。主君尙有拜送之節。此經亦不具者。不敢當主君之拜。故趨出辟之。且見不敢勞主君之遠送也。注云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者。謂雉門外庫門內也。諸侯三門。以雉門爲中門。庫門爲大門。鄭謂諸侯以應門爲中門。皋門爲大門。失之。詳闕人及朝士疏。賈疏云。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注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摯紹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摯往來傳君命。南面。焦循云。聘禮云。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司儀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若拜。客趨辟。二文互同。中門外。即大門內外朝之地也。蓋送至此。仍用摯傳命。而賓出大門也。公在雉門外。送至外朝。不送出大門也。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者。寡君命臣于庭。劉石經。宋大字本。命下並有使字。與下文同。疑今本挽之。于。當作於。各本並誤。大行人注云。問。問不恙也。賈疏云。未知鄭君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惠棟云。襄廿七年左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案惠說亦通。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孔子弟子從遠方來。孔子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子之父母不有恙乎。子之兄弟不有恙乎。賈引或說。疑即據呂覽。推定謂出孔子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此即所謂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也。明君與諸臣皆無恙。故得親命。使圖事於庭。凡圖事在燕朝。即路寢庭也。云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者。以下問大夫客不拜而對。明問君再拜對者。爲尊君特示敬慎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饗食。亦謂君不親。〔疏〕儀進止皆如上郊勞之禮。賈疏云。同使卿。威

勞云。旅。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今以聘禮致饗餼之禮校之。大略相同。惟彼經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與致饗餼受於堂不無殊異。而此經諸公臣受勞於堂。則尤爲符合。故經直言如勞之禮也。又案上諸公相爲賓說致饗餼與饗食還圭。同云如將幣之儀。而此文又以致饗餼如勞之禮特爲別異者。蓋以詳略變文。實則諸禮皆有同有異。經或偏舉一隅。或綜論大較。義各有當。故聘禮說致饗食亦云如致饗。明文可兩通。不容泥也。云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饗。燕無常數。上介壹食壹饗。賈彼疏據掌客注諸臣用爵不依命數推之云。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居臣各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案依賈義。五等臣同一食再饗。則子男臣有踰君之嫌。於等例必不可通。竊意聘臣饗食之數。亦常以三等降殺。疑當公之卿。再食再饗。侯伯之卿。一食再饗。子男之卿。一饗不食。於差次或有合耳。此饗食冢上致爲文。與還圭並致之賓館。則其行禮亦當如上注云賓爲主人。主人爲賓。而得如將幣者。蓋迎送揖讓之節略同。賈疏云。致饗及還圭。賓主皆是大夫。其將幣。主君與使臣行禮。如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如者。如旅指。主人皮弁。賓皮弁襲將幣同。自餘則別。是以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節。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是與將幣別之事也。注云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者。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伯幣。如致饗。無僭。致饗以醕幣。亦如之。是其事也。賈疏云。以其與還圭共文。同是致之。故知君不親。使大夫致之也。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疏〕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疏〕介受命者。以下並客行時之禮。君親至客館送使者。使者不敢當君之盛禮。故辟。而使介於舍館大門外聽命也。云客從拜辱于朝者。釋文作客朋。云。本又作從。同。案說文从部云。从。相聽也。從。隨行也。此經義爲隨從。當以從爲正。虛文引云。朋。爲篆文從字。隸作从。釋文本作兩刀。誤。書內從字甚多。惟此一字作古體。賈疏云。聘禮曰。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是也。論讓案。聘禮賓拜于朝。鄭並謂拜謝於大門外。則此客拜辱於朝。亦於庫門外門西。東面拜朝。即庫門外庭。與宮內三朝異也。詳朝士掌訝疏。注云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者。謂聘禮畢。使者將行。主國之君就客館省之。故謂之館客。聘禮云。公館賓。鄭彼注云。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客之意也。又云。賓辟。注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又云。上介聽命。注云。聽命于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賓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此與彼禮節正同。云遂

送。君拜以送客者。謂君於客館門外東面拜以送客也。賈疏云。鄭知君拜送者。見聘禮云。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是其有拜。詒讓案。聘禮又云。又拜送。注云。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鄭蓋兼。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疏〕明日者。即君館客之次日也。云據彼文。而拜賜。主國之損聽之。以告其君。君不見也。注云。禮賜。謂乘禽者。賈疏云。案聘禮公館賓下云。賓三拜乘禽於朝。以此知禮賜是乘禽也。詒讓案。聘禮致饗餼。夫人歸禮。及饗食明日。客皆拜賜于朝。此經無文。唯於行時著拜禮賜之文。蓋以其小節略之。抑或文得兼含。不甚區別。要兩經之義。大致無迕矣。賈聘禮疏引此經。而云臨行大小禮皆拜賜。是謂諸禮皆行時總拜。與此注不合。亦未知然否。云君之加惠也者。以在致餼及饗餼諸正禮之外。故曰加惠。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者。大行人注義同。即聘義云出入三積是也。賈疏云。入與出各三積。故得以後如前。以此而言。諸侯言出入五積四積三積之類。入出各五各四各三者也。聘義。孔疏說同。黃以周云。出入三積。謂自入至出。其所致積有三也。故注云從來至去數如此。賈孔謂來去皆有此數。則注何爲言從至。案黃說是也。上文三積。與聘義文同。自通來去言之。此云遂行如入之積。明致積之禮與入時同耳。若其積數。則或來二去一。或來一去二。總而爲三。入與行積數本不相等也。大行人五等諸侯來朝。惟侯伯四積。來二去二。積數相等。其公五積。子男三積。來去數亦皆不相等。彼經五積四積三積。並通出入爲文。亦不謂出數如入數也。賈誤謂出入數等。殊失鄭指。互詳大行人。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疏〕凡侯伯子男之臣。以禮。其儀亦如之者。此明侯伯子男之臣禮與諸公之臣同也。賈疏云。其儀亦如之者。亦以三等相差。七十步七介。五十步五介。三十步三介。小聘使大夫。又降殺也。詒讓案。聘禮是侯伯之臣相爲國客之禮。亦有與此諸公臣禮不同者。如受郊勞受館皆於庭之等是也。蓋其繁文縟節。不能無少差異。要其大致略同。故經云亦如之。注云爵。卿也。大夫也。士也者。賈疏云。諸侯之臣言爵相爲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侯二牢。饗。饗五牢。大夫也。則侯大牢。饗。饗三牢。士也。則侯少牢。饗。饗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以此三等相禮也。案此鄭賈約言之。諸臣有此三等。實則每等之中。亦自有尊卑細別不同。左傳十二年傳云。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則爵同是卿。仍有上下之等也。自命士以上爲爵。詳大宰疏。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

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上下猶豐殺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餽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此通

致饗餼等。賜獻。即禮賜。及聘禮記之禽羞餼獻皆是也。國語周語云。其貴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是班爵同者仍有

隆殺之等也。賈疏云。上經云爵。鄭以卿大夫士三等解之。此經云二等。即與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

士亦如之。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解之同也。云從其爵者。以二等降殺。從三等

而爲之。注云上下猶豐殺也者。賈疏云。爵尊者禮豐。爵卑者禮殺。以二等爲豐殺也。凡賓客送逆同禮。謂郊勞

屬。〔疏〕凡賓客送逆同禮者。上文云。行如入之積。又環人云。送逆及疆。亦送逆同禮之一端。注云謂郊勞送

也。尊卑無同禮之理。經注之意。蓋謂賓客之至。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幣。享幣

也。逆以此禮。送亦以此禮。非謂尊卑禮一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幣。享幣

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疏〕凡諸侯之交者。即大行人所云凡諸侯之邦交問聘朝之等是也。云各稱

殺。謂賂川束紡。禮川玉帛乘皮及贈之屬。〔疏〕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者。賈疏云。據朝聘所齎享幣。大國多

小國少。禮者。據主國賂客。還依來者多少而報之。注云幣。享幣也者。賈疏云。以其經云稱其邦。復云幣。則幣

是享幣。不得據圭璋璧琮也。案賈說是也。朝聘瑞玉。法數有定。不得爲豐殺。故鄭專據享幣言之。聘禮記云。幣美

則沒禮。注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蔽。謂束帛也。然此注則謂。凡享川束帛加璧。又以皮幣爲庭實。同謂之幣。

猶小行人六幣乘皮馬矣。聘禮有夕幣展幣。亦並通玉帛皮馬而言。云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

者。謂來朝聘者。於大國則幣豐。於小國則幣殺。其主國禮幣。則視其來者而報之。不以來朝聘之國大小爲異也。云

謂賂川束紡。禮川玉帛乘皮及贈之屬者。聘禮云。大夫賂川束紡。注云。賂。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爲之。今之縛

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

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損相傳辭時

也。若荷豐之。是又傷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損相傳辭時

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疏〕凡行人之儀者。即見賓客之儀。此官豫辟習之。而以詔大小行人者也。云不正其主面者。

前却得兩鄉之而已。〔疏〕據人注云。面猶擗也。案面。餽之借字。詳彼疏。注云謂損相傳辭時也者。謂大小行

人爲擯相傳辭之儀。它若大宗伯嚮夫及此官等爲擯相之時。亦視此儀也。云不正東鄉者。釋經不朝不夕。朝卽東也。夕卽西也。毛詩大雅卷阿傳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匠人云以正朝夕。義亦同。賈疏云。朝謂日出時。爲正鄉東。夕謂日入時。爲正鄉西。云常視賓主之前。卽得兩鄉之而已者。謂大小行人隨賓主之前。進及卻退。宛轉擯之。兩不違背也。賈疏謂亦指司儀。誤。俞正燮云。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面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卽得兩向之是也。正主面。是正向主君。譚人云。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亦言向王。案俞說是也。士相見禮云。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云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常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彼爲諸臣燕見之儀。專主於君。與此行人擯相之儀。兼視賓主。事正相反。彼經辯君之南面。猶此經正主面也。彼注正東面。正西面。卽此經朝夕也。彼注疑君所處邪鄉之。猶此注視賓主前。卻兩鄉之也。兩經義異。而正可爲證。

周禮正義

卷七十三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嫩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傳遽。若今時乘傳。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則謂疾病他故。不以。〔疏〕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疏〕嫩惡而無禮者。嫩。古美字。詳大司徒疏。賈疏云。行夫者。以身自行於外。言嫩惡無禮者。無指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案無禮。常亦謂無聘享玉帛之禮。賈疏未咳。覲禮。賜舍不以幣致。注云。使人以命致館無禮。賈彼疏謂無禮謂無束帛。是無幣亦得爲無禮審矣。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者。明此官爲小事特使。與聘問不同。不得用邦節珍圭牙璋之等。故與環人同用路節也。云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者。賈疏云。無難者。卽依程至。祇由有難。故不時必達者。雖不時必達。於所往之處也。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者。大僕注云。遽。傳也。玉藻云。士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爾雅釋音云。駟。遽傳也。在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云。傳。驛。又傳三十二年孔疏引孫炎云。傳車。驛馬也。說文馬部云。驛。置驛也。駟。騎傳也。案秦漢以後。凡急事速行。乘車曰傳。曰駟。乘馬曰遽。曰驛。故鄭計亦分別釋之。然此經爲周初典法。似尙未有單騎之制。則傳遽當通爲乘車。漢書高帝紀。曰駟。乘傳詣維陽。顏注引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驛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輅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此說漢時乘傳騎驛之制。亦以單置馬爲起於後世。足證周初有乘無騎矣。又案周時傳遽。蓋用輕車。取其速至。故方言揚雄答劉歆書。以行人爲輅軒使者。輅軒。卽輕車也。行夫。亦卽行人之屬。凡王官以車巡行天下。必乘傳遽。通謂之傳遽之事。則亦通謂之輅軒之使矣。互詳大僕疏。云美。福慶也者。此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福慶者。美善之事。卽大宗伯大行人賀慶之禮是也。云惡。喪荒也者。卽大宗伯凶禮之二。賈疏云。謂民有死喪。及年穀不熟。若諸侯薨之等大事。卽使卿大夫。

若春秋王使榮叔、宰嚭之等，有禮，不使行夫也。云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者，以行夫下士，秩卑於大小行人，故事之小無禮幣者，則使行夫特往也。云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者，遭疾病，謂行夫身有疾病也。他故，若虎賁氏云道路不通，注云逢兵寇若泥水是也。云必達，王命不可廢也者，明事雖小，亦奉王命而往，雖不以時至，亦期於必達。賈疏謂以行夫下士三十二人，人數多，縱有難，必達，失之，云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者，明行人使邦國，亦乘傳遽也。賈疏云，案大行人雖不云身使之事，其開問及王之所以撫諸侯之等，或身自行，小行人云，使適四方，是身行之事也。云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也者，明大事雖有故亦必達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入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鄭彼注云，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介接開命，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是聘使死則介傳命，鄭即據彼爲說。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疏〕居於其國者，於，經例當作于，唐石經及云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者，與行人爲役也。勞辱事，猶司隸云煩辱之事。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者，此謂大事有禮使大小行人者，則行夫爲之介也。云故書曰夷使者，謂故書使則介之上多一夷字也。釋文出焉使云，劉，焉音夷，則劉昌宗以夷爲卽焉之異文，王引之云，焉字屬上爲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有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故書作夷也。若焉字故書作夷，則鄭當云故書焉作夷，方合全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劉音誤甚。陸氏以焉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案以注疊故書通例覈之，王說是也。孔繼汾說亦同。劉音及陸讀並失之，惠棟引三年間焉使倍之，以證焉當訓於，陸意或當如是，然非經注義也。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者，先鄭從故書爲說，以夷爲四夷也。賈疏云，後鄭不從，以爲夷發聲者，以經云居則掌行人之勞辱事，是行人所使卽云介，明還與行人爲介，文勢不容與行人別，行直四夷使，自使象胥，何得使行夫也。故不從之也。云玄謂夷發聲者，王引之云，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爲之解者，如葉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爲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踰汶則死，貉或作獬，謂善緣木之援也。輅人，左不捷，捷或作券，玄謂券今捷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周官一書川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爲句首發聲者。案王說亦是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疏〕注云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節，旌節也。四方，圻上。〔疏〕也者，通大小賓客朝覲會同。

聘規言也。掌交云。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此與彼義同。云路節。旌節也者。據掌節大行人文。賈疏云。以其道路用旌節。故知路節旌節也。云四方圻上者。圻與畿同。即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謂距王城五百里疆。與侯國畿封相接之處也。下文云送逆及疆。故知舍則授館令聚橧有任器則令環之。令。令野不出畿。賈疏云。至畿。即入諸侯國。諸侯國自有通逆之者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疏云。舍則授館者。此授館橧在道言之。與入國致館異。賈疏云。館則道上廬宿市所館舍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疏云。有任器則令環之者。賈疏云。謂賓客任用之器。案任器詳司隸疏。注云。令。令野廬氏也者。賈疏云。其職云。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橧之。故知令野廬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者。尉石經。殉作徇。案殉即徇字。左傳桓六年注。以木鐸徇。釋文云。徇本作殉。徇亦即徇之俗。敍官注云。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器爲之守衛。徇環。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亦謂徇行圍繞。爲客戒守。以備盜竊。與後鄭義同。幾。送逆及疆者。謂與訝士掌訝同。從小行人送逆於竟上也。注。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者。王制注云。幾。阿察也。苛阿字同。詳宮正疏。依先鄭說。則似門關得幾賓客。惟不幾環人。故後鄭更釋之。云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者。補先鄭義。明無幾。即謂不幾賓客也。周書大子晉篇云。委積施關。道路無限。彼施讀爲弛。弛關。即謂門關無幾也。

象胥掌蠻夷閼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來謂蕃國之臣。疏云。掌蠻夷閼貉戎狄之國使

氏四夷八蠻七閼九貉五戎六狄之國。大行人所謂蕃國也。注云。謂蕃國之臣來聘聘者。明經云。國使即蕃國之臣奉使來至王國者也。賈疏云。蕃國之君世豈見。其臣得有規聘者。彼雖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中國規聘況之耳。其實無規聘也。案王無規聘蕃國之禮。若蕃國之於王。則不必絕無規聘。但無限以常期耳。賈說未然。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疏云。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者。夷狄君長來朝。亦以禮接之。猶大行人凡諸侯之王協其禮。但其禮當殺於爲賓者。中國五等諸侯耳。王制孔疏引皇侃云。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案孔皇云。委饗者。國語周語云。戎狄則有體薦其適來班賁。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章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即此協禮之事。云與其辭言傳之者。

辭。謂蕃國君長告請之辭。言傳。與上文傳王之言義異。家人言驚車象人。大祝言甸人。注並云。言。猶語也。此言當與彼同。謂告語傳達之。大行人云。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是此官通蕃國之辭。彼以主賓之辭。傳譯通之也。注云。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一釋文作壹。案注例用今字。當作一。詳酒正疏。此即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從來至去。皆爲摺。〔疏〕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者。賓亦當讀爲摺。詳大宗伯大行人疏。此夷狄亦有幣帛之證。賈疏謂夷狄無玉帛來向中國。幣帛爲王有賜與之者。是謂無玉并無幣帛。失之。注云從來至去。皆爲摺。而詔仿其禮儀者。大行人注。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此經亦云出入。故知來去皆然。摺釋賓。詔仿禮儀之。釋相。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客。謂諸侯使。〔疏〕王喪。若王喪。諸侯皆來。何得有使臣來。諸侯絕無來者。則大喪王后世子也。或大喪王喪。不言諸侯者。餘官掌之。此象胥直掌臣也。又象胥本主夷狄之使。亦兼掌中國之使。故下有大事諸侯之等也。注云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諸侯使臣來。故知爲來弔者也。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事。使臣奉幣來問。〔疏〕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者。賈疏云。此與上文賓相義不同。注云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以下所共王事之差等。非必皆象胥作之也。小宰六敘正羣吏云。以敘作其事。此則通作諸侯諸臣等之事。亦依敘以作之。云次事上士者。賈疏云。直言上士。不作中士下士者。摺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云元士同也。王引之云。周禮序官凡言上士者。皆對中士下士言之。無合三等之士言之者。掌客。從者三公。上公之禮。卿大夫之禮。大夫之禮。士之禮。士賤諸侯之卿禮。庶子壹賤其大夫之禮。其序卿大夫士庶子之等與此同。而但稱爲士。不稱上士。夏官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正。此所謂次事使士者。亦無上士之稱。上蓋衍文也。若有上字。則與直言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義。今鄭不爲上字作解。則所見本無此字也。案王說是也。云下事庶子者。

庶子謂公卿大夫之子未命而在官者。故次在士下。詳宮伯諸子疏。注云作使也者。司士注義同。鄭司農云。王之大
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也。次事卿。使卿執其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者。王引之云。上字亦
後人依誤本經文加之。案王校是也。先鄭亦訓作爲使。
謂自大事至下事有此五等。各依其爵次尊卑作使之。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政治。邦新。殺禮之屬。〔疏〕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

作牢。此卽下文五等諸侯禮數不同之法。宰夫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禮。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實賜之飧。宰夫
與其陳數。此所掌與彼略同。亦官聯也。牢禮謂若下文殯積股膳等皆有牲牢之禮。餼卽下饗餼。獻卽下乘禽。宰夫注
云。膳獻。禽羞餼獻也。飲食。燕饗也。此不言膳及賓賜飧者。據下文。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
詳略互見。足相映約也。注云政治。邦新殺禮之屬者。據下文。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

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饗饗之。莫敵。〔疏〕王合諸侯而饗禮者。司儀注
備諸侯長十有再獻。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疏〕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

案亦兼時會殷同言之。凡會同在國外爲壇。此饗則仍在廟。以饗與會同不同日也。云則具十有二牢者。宰夫注云。三
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則十二牢卽十三太牢也。云庶具百物備者。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
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鄭彼注云。具謂所共衆物。案十二牢爲
牲俎。則庶具百物蓋指庶羞。膳夫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之屬是也。云諸侯長十有再獻者。待方伯以殊禮。蓋與大禘十

二獻禮略同。凡上公九獻。依司尊彝注說祭禮約之。蓋先有二裸。裸後又有四獻。賓食後酌爵。又二獻。衆賓之長又
一獻。是爲九獻。此外更有三獻。則禮經無可推約。莫能詳也。賈大行人疏說九獻無裸。不足據。注云饗諸侯而用
王禮之數者。賈疏云。王禮。則十二牢是。故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爲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云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者。以

四時朝覲。五等諸侯皆一一專饗。故牢禮多不逾九。今合諸侯而兼饗之。既不分牢各具。則不得專屬一人。故特用盛
禮與專饗不同也。賈疏云。以經云合則時會殷同。是盡在。於是兼饗。故用十二牢也。若單饗一國。卽有賓主之敵。則
單用大牢。今兼饗諸侯。無一一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彼亦非一帝。摠饗
五帝。莫適卜也。案賈說非也。敵適字同。凡言莫適者。皆無所專主之謂。論語里仁爲美。無適也。釋文引鄭本作敵。

詩衛風伯兮篇。豈無膏沐。誰適爲容。毛傳云。適。主也。此注云。莫敵用者。卽謂不能專主一人之禮而用之。故用王禮之數。曲禮注云。莫適卜。亦謂帝有五。不能專主一帝而卜之。非無一一相敵之謂也。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據大宗伯文。先鄭彼注云。長諸侯爲方伯。故此云諸侯長也。云獻公侯以下如。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饋令其命數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是也。

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祗上公之禮。卿祗侯伯之禮。大夫祗子男之禮。士祗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祗

其大夫之禮。國君者。主所過之國君也。饋。蘭栗之饋也。以膳天子。貴誠也。性孕。天子不食也。祭。王巡守殷國

人十有二歲。巡守殷國時也。賈疏云。王巡守則殷同。殷同則殷國也。王巡守。至於四岳之下。當方諸侯。或至方岳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也。案殷國者。

王巡行近畿之國。因而合諸侯也。故有侯國膳具之事。與大行人之殷同在王都者異。賈疏據下文諸侯禮。謂此王膳亦謂殷膳。今案王在侯爲一。故謂或在王城。非也。詳職方氏疏。云則國君膳以牲。饋者。賈疏據下文諸侯禮。謂此王膳亦謂殷膳。今案王在侯

國。亦若在國日一舉。侯國之君。常有進膳之禮。不唯殷膳也。賈說似未咳。史記魯仲連傳云。天子巡守侯國。避舍納筦。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是天子巡守。諸侯有親視膳之禮也。云令百官百牲皆具

者。此謂致積。饗饌及殷膳皆有牲牢也。賈疏云。此文與下爲目。百官。卽三公已下是也。論議案。左傳二十四年傳云。天子出居于鄭。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此百牲亦官具之一端也。

云從者三公祗上公之禮者。王三公祗畿外諸侯之禮也。國語周語說襄王使大宰文公賜晉文公命。晉待以公命。侯伯之禮云。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與此後文上公之禮正同。云卿祗侯伯之禮。大夫祗子男之禮。士祗

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祗其大夫之禮者。賈疏云。上公已下。及侯伯子男禮。備於大行人及掌客。諸侯之卿。及諸侯大夫禮。亦備於聘禮及公食大夫也。注云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者。賈疏云。鄭偏舉一邊而言。所在亦須共待。云

饋。蘭栗之饋也者。爾雅釋畜牛屬云。其子饋。國語楚語云。郊禘不過蘭栗。韋注云。角如蘭栗。漢書禮樂志顏注云。蘭栗。言角之小如蘭及栗之形也。賈疏云。王制云。天地之牛角蘭栗。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謂殷膳

時特與祭天之牲同用饋。則天子蘭栗可知也。云以膳天子。貴誠也。性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者。據郊特牲文。鄭彼注云。饋者誠懇。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云凡賓客則皆角尺者。明餘賓客自上公以下皆不用饋也。王制云。

賓客之牛角尺。謂長一尺也。云令者掌客令主國也者。賈疏云。以其掌客掌諸侯已下牢禮。故知掌客令也。云百姓皆具。言無有不具備者。百姓舉成數。明隨從官多少無不具備。不必限以百也。

凡諸侯之禮。上

公五積皆哝殮牽。三間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簋醢醢百有二十。饗車皆陳。車米哝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斂車禾哝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哝殮牽。再間皆脩。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醢醢百。饗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哝殮牽。壹間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餼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醢醢八十。饗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

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
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簋。膳膳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積皆視飧率。謂所共如飧。而率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錫鼎。簋蓋之實。其米實于簋。豆實實于簋。其設。
簋陳于楹內。簋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壹之有無未聞。三問皆脩。脩。肺也。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飧。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飧皆任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簋。稻粱器也。公十簋。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簋。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簋。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豆。菹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錫。饗器也。公錫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錫少於豆。推其衰。公錫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錫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皆設於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饗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死牢如飧之陳。亦飧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率。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米橫陳于中庭。十爲列。每當半斛。公侯伯子男黍稷稻皆二行。公糧六行。侯伯糧四行。子男二行。醢醢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醢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言車者。衍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乘。每車乘有五簋。則二十四斛也。禾。稟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稊。十稊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稊也。稊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爲棟栳之栳。謂一積也。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

屬。於禮以變爲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殯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爲之宰禮之數陳。爵卿也。則殯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殯大牢。饗餼三牢。士也。則殯少牢。饗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饔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殯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耗。讀爲耗。耗麻沓之耗。〔疏〕者。賈疏云。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若然。天子主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者。以外包內。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案賈說是也。觀禮。饗禮乃歸。注引此經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云爲釋。則鄭謂天子待諸侯亦用此法明矣。云上公五積皆抵殯率。三問皆脩者。此賓客在道之禮。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三問三勞是也。此不言勞者。文不具。云殯五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始至所致之禮。司儀云致殯如致積之禮是也。云饗餼九牢者。以下至皆陳皆賓客既將幣後所致之禮也。云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開所以給賓客之禮。乘禽。卽下文禽獻也。聘禮亦云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彼聘臣饗餼五牢。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此上公九牢。而乘禽日九十雙。十倍其數者。亦君臣禮異也。云股膳大牢者。亦留開所致也。云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卽燕之借字。經文先饗次食次燕者。凡賓禮饗最盛。食次之。燕爲最輕。行禮先後亦同。故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注云。必如饗者。先後饗食。如其近者也。聘禮注亦據公食經云。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依彼注義。則行此三禮。亦依敘次錯互舉之。蓋上公則先一饗。次一食。次一燕。又再饗。次再食。次再燕。又三饗。次三食。次三燕。侯伯子男及聘臣敘遞減。而三禮相重並同。唯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婁聘宋。宋公享之。明日宴。彼亦先饗後燕。而先後兩日饗燕相接。其間無食者。或文不具。抑或以侯伯之卿再饗一食。前已得一饗一食。故更端再饗而無食。皆未可知也。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不親饗食燕。而以禮致之也。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殯饗餼者。以下皆待賓客從者之禮。云唯上介有禽獻者。五等諸侯上介皆以卿。故特隆其禮。其大夫士介則無也。詳大行人疏。云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者。皆夫人待賓客之禮也。云卿皆見以羔。膳大牢者。此皆卿大夫待賓客之禮也。大宗伯六犖卿執羔。五等侯國同。云侯伯四積者。以下至膳特牛皆待侯伯之禮。與公略同。唯等數

皆遞殺。云三饗再食再燕者。浦鐘云。內宰大宗伯職金疏及觀禮注並作再饗。汪文臺云。通典七十四引亦作再饗。郊特牲疏云。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案浦注並據孔說校此。孔云。南本者。謂南朝本也。唐石經及今本並與彼同。依北朝本。則五等諸侯饗食燕數各自相同。於上下文例亦符合。但攷聘禮。侯伯之卿壹食再饗。則饗食數不必盡同。況大行人注謂大國之孤饗食之數並視小國之君。而此經子男止壹饗壹食。反不得視大國之卿。則於禮例似不甚協。竊疑南本此文不誤。下文子男當作再饗一食。與大國卿同。六朝以後。子男文誤作壹饗。北本遂改此文以與彼相饒。實則五等諸侯唯上公三禮自相等。餘皆不相等也。云子男三積者。以下至親見卿皆膳特牛。皆待子男之禮。與侯伯略同。而等數亦遞殺。云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簋者。俞樾云。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八簋。於侯伯。亦八壺八豆八簋。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簋。此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十。簋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男獨降者。疑致禮侯伯爲六壺六豆六簋。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簋。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簋六壺。于介。則四豆四簋四壺。降殺以兩。卽其例也。案俞謂此經文有誤。信然。然聘禮五介。爲侯伯之卿行聘之禮。夫人致禮。六豆六簋六壺。若如俞說。此夫人致於侯伯。亦六壺六豆六簋。則君臣無等。又破子男爲四壺四豆四簋。則降於侯伯之臣矣。於禮次似未協。蔣載康則謂侯伯子男數並不誤。唯上公當作十壺十豆十簋。亦無稿證。竊疑此經於子男亦當作八壺八豆八簋。蓋夫人致禮。五等諸侯數皆不降。猶膳用大牢。亦五等同不降。經文子男數誤。而侯伯數則不誤也。大抵此章文多舛誤。但無它經可證。姑並存諸說。俟通學詳定焉。注云積皆視飧牽。謂所其如飧。而牽牲以往。不殺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下並同。此五等諸侯相朝積飧饗餼之等同用大牢。天子待來朝諸侯亦然。郊特牲云。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是也。賈疏云。上公五積。公國自相朝。是上公待上公之禮有五積。皆祗飧。一積祗一飧。飧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言牽者。數雖祗飧。飧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故云牽。侯伯四積。亦皆祗飧。牽飧四牢。一積祗一飧。則一積四牢。總十六牢。亦牽不殺。子男三積。積亦祗飧。飧三牢。一積三牢。三積九牢。亦牽之不殺也。必牽之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豫往。故不殺之。容至自殺也。既云祗飧。飧則有蜀薪米禾之等。故鄭解積皆依飧解之也。案賈說是也。凡積皆不殺。左傳隱十年孔疏謂積亦或有執失之。云不殺則無錡鼎者。賈疏云。錡鼎。卽陪鼎是也。但殺乃有錡鼎。不殺則無錡鼎可知。侯伯子男皆然。王引之云。下文飧五牢。錡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是飧有錡與鼎。飧五牢皆殺。則必烹肉於鼎。盛汁於錡。故有錡鼎也。五積視飧。而不殺牲。則無錡鼎可知。故鄭云不殺則無錡鼎。錡鼎二器也。賈誤以爲一器。而云卽陪鼎。其說不可通。下文錡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注曰。鼎十有二。正鼎九。

陪鼎三。是陪鼎已在鼎十有二之內。何得又以銅爲陪鼎。郊特牲曰。鼎俎奇而饒豆偶。正鼎九。陪鼎三。正所謂鼎俎奇也。銅數偶而不奇。明與陪鼎非一物。聘禮饗一牢。陪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銅設于堂上。戶西及東西夾。二者絕殊。鄭注聘禮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未嘗設爲銅也。注掌客曰。銅。饗器也。注公食大夫禮曰。銅。菜和羹之器。注士虞禮曰。銅。菜羹也。注特牲饋食禮曰。銅。肉汁之有菜和者。召南采蘋篇釋文引鄭曰。銅。和羹之器。未嘗以爲陪鼎也。賈誤解注之。銅鼎爲陪鼎。又以解享人之銅羹。皆以爲陪鼎。是直不知鼎與銅之有辨也。肅崇義三禮圖亦沿賈氏之誤。案王說是也。胡培翬說同。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簠。豆實實于簋者。于。注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親食則有簠簋之實已下皆在俎。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則生往。今積既不殺。與公食生致同。故鄭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云其設。簠陳于櫬內。簋陳于櫬外。牢陳于門西者。賈疏云。彼云豆實實于簠。陳于櫬外。二以並。北陳。簠實實于簋。陳于櫬內兩櫬間。二以並。南陳。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鄭皆依公食大夫之文也。詒讓案。鄭彼注云。陳簠簋於櫬間者。象授受於堂中也。牛羊豕爲其踐汙館庭。使近外。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者。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饗餼之文。彼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注云。薪從米。芻從禾。是其事也。侯伯子男積之簠豆米禾薪芻等陳列。亦與此同也。云靈之有無未聞者。以致煢致饗餼皆有靈。惟此致積經不言靈數。公食大夫禮致侑幣亦無靈。故云有無未聞。云三問皆脩。脩脯也者。脩脯。膳夫先鄭注。以問禮輕。故無牲牢。云上脩。臣卑用牢。故云非禮。案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特在上。有人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有入於下著說。此剩不去。故云蓋著脫字失處也。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故云且誤耳。段玉裁云。皆有二字本下屬煢饗餼。今乃固下文煢五牢而爲皆有牢。與君脩爲對文。鄭所謂且誤。謂誤中又誤也。云煢。客始至致小禮也者。詳宰夫及司儀疏。云公侯伯子男煢皆一牢。其餘牢則脩者。賈疏云。鄭言此者。下惟言脩不言饗。此有銅及鼎。皆爲饗一牢而言。以是經雖不言饗。須言饗之矣。脩之數備於下也。詒讓案。鄭意若公煢五牢饗一牢。餘四牢並脩。餘放此。聘禮致煢一牢。脩亦一牢者。彼侯伯之卿煢止二牢。故脩脩各一其諸。侯相朝。牢雖多。饗亦止一牢。與聘禮同。惟脩牢多爲異。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者。庶羞亦實於豆。經以別於正豆之酒醢。故謂之食。明與食醫六食爲飯異也。庶羞。詳膳夫疏。云其設蓋陳于櫬外。東西不過四列者。于亦當作於。賈疏云。前所陳皆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今案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于碑內者。設煢之時。堂上皆有正饗。無容庶羞之處。櫬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

在櫨外陳之。十以爲列，故四列也。公食陳于碑內者，山櫨陳于櫨外，故在下也。必知爲四列，見公食云。庶羞四東毋過四列，故知也。云簠，稻稷器也者，梁，舊本並誤梁，今據宋蜀大字本正。此對簠爲黍稷器也，說文竹部云：簠，黍稷器也。許以簠亦爲黍稷器，與鄭說異。凌廷堪云：聘禮歸饗餼，堂上兩簠，梁在北，西夾兩簠，梁在西，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賓北面，自閒坐，左槐簠，梁，右執桴以降，是簠乃稻稷器，非黍稷器，當以經文爲正。案凌說根據禮經，足申鄭義。又鄭舍人注云：方曰簠，亦與許異。詳彼疏，云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賈疏云：鄭知此者，見聘禮致饗餼，堂上二簠，東西夾各二簠。今此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禮之通例，堂上之數，與東西夾之數，堂上不多則等，鄭遂以意裁之。五等東西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故云公六，侯伯四，子男二也。聘禮設殽，鄭約致饗餼，今亦約致饗餼也。但聘禮設殽云四夾六，無東夾之饗者，蓋降於君禮故也。云豆，菹醢器也者，毛詩大雅生民傳云：木曰豆，豆菹醢也。醢人云：四豆之實，是豆爲盛菹醢凡濡物之器也。凡飲食之禮，有正羞之豆，有庶羞之豆，此豆專盛正羞之菹醢也。醢人云：謂之食，不在此數。互詳醢人旅人疏，云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者，禮器注義亦同。賈疏云：鄭以堂上豆數，取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八豆，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同，則亦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明十六在堂上，餘二十四豆分之於東西夾各十二，此侯伯言三十二，亦以十二爲堂上豆數，餘二十分於東西夾各十，此子男云二十四，以十二爲堂上豆數，其餘十二分爲東西夾各六，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可知。云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者，鄭自明上所釋堂上東西夾豆數，並據禮器及聘禮參定之意。鄭禮器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案禮器記天子以下豆數，公羊桓四年何注說同。鄭據公食禮下大夫豆數六，定爲食禮，又以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亦與禮器文合，則上大夫致饗餼，堂上豆數與食禮同，明諸公諸侯等致饗並與食禮同可知。彼二經與此足互相推定也。云銅羹器也者，說文金部云：銅，器也。案享人有羹銅羹，凡羹和菜者盛於銅，大羹不和菜，則盛於登，故公食大夫禮注云：銅，菜和羹之器。此注通言不別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爲之，大夫已上以銅爲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案聶引舊圖誤。毛詩召南釋文引鄭說同。聶又別釋云：受一升，口徑六寸，足高一寸。

與舊圖異。黃以周云。御覽引舊圖。錡有足。高一寸。聶氏誤以錡爲鼎。改云三足高二寸以合之。非也。案黃說是也。錡形制容實當與豆相近。聶圖別說近是。舊圖說兩耳三足。所容又太多。皆陪鼎制。非錡制。詩釋文引鄭說。蓋亦據禮圖說。鄭三禮注。無是義也。云公錡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者。賈疏云。衰差之法。上下節級似。若九若七若五。校一節是衰差。今公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公於侯伯子男大縣絕。故云非衰差也。云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者。賈疏云。侯伯若二十四。爲比公四十二。校十八。又以二十四比子男十八。校六。亦非其類。故云亦非也。王引之云。書或爲二十四者。此周禮原文也。蓋侯伯之錡三八而爲二十四。加八錡。則爲三十二。上公之錡之數也。今本上公錡四十有二。四乃三之誤也。減八錡。則爲十六。子男之錡之數也。今本子男錡十有八。八乃六之誤也。試以上下文例之。上公食四十。豆四十。壺四十。皆五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八。四八而爲三十二。故侯伯食三十有二。豆三十有二。壺三十有二。三八而爲二十四。故子男食二十有四。豆二十有四。壺二十有四也。上公簠十。五二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二。四二而爲八。故侯伯簠八也。三二而爲六。故子男簠六也。上公腥三十有六。四九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九。三九而爲二十七。故侯伯腥二十有七也。二九而爲十八。故子男腥十有八也。然則上公錡三十有二。四八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亦以八。三八而爲二十四。故侯伯錡二十有四也。二八而爲十六。故子男錡十有六也。故子男錡十有六也。若云上公錡三十八。則既多於四九之合數。又少於六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乎。此當據或本以正經文之譌。鄭君偶未審耳。案王說差數精審。足正經注之誤。云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者。蜀石經又爲無施作又無所施。賈疏云。爲三十亦非衰法。以其無所倚就。故云無所施也。案鄭意公錡三十。侯伯二十四。子男十八。是爲降殺以六。爲衰雖是。但經文作公錡四十有二。四十下有零數。若改作三十。則無奇零。與經文字數不合。故云於言爲無施。言。卽指經句。賈謂無所倚就。亦此意也。云禮之大數。錡少於豆者。賈疏云。案侯伯豆三十二。錡二十八。子男豆二十四。錡十八。是錡少豆多。公食大夫豆六。錡四。是其錡少於豆也。云推其衰。公錡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者。王引之云。鄭言三十八蓋近之者。意欲降殺以十。使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者。不知降殺以十者。必始於十之積數。如下文上公米四十車。禾五十車。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是也。若三十有八。不足四十之數。則不能降殺以十矣。再以錡少於豆計之。上公豆四十。錡三十二。侯伯豆三十二。錡二十四。子男豆二十四。錡十六。錡少於豆者皆八。所謂較若畫一也。若云上公錡三十八。則少於豆者二。侯伯錡二十八。則少於豆者四。子男錡十八。則少於豆者六。反致多寡參差矣。案王說亦是也。云則公錡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者。賈疏云。知如此差者

亦約聘禮致饗餼。兼以意準量而言。案依王氏所定。則公餽三十二。當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八。侯伯二十四。當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子男十六。當堂上八。東西夾各四。堂上之餽。各降殺以四。東西夾之餽。各降殺以二也。云豆。酒器也者。卽司尊彝之壺尊也。詳彼疏。云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者。鄭以聘禮堂上八豆。壺亦八。東西夾各六。壺亦各六。是上大夫致饗餼之禮。堂夾所設壺與豆數同。此經上公侯伯子男壺豆總數亦同。以此推之。其分設堂夾之數。壺亦當與豆同。其公四十壺。亦堂上十六。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壺。亦堂上十二。東西夾各六也。云鼎。牲器也者。說文鼎部云。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案凡牲享於鑊。升於鼎。載於俎。詳內饗疏。云簋。黍稷器也者。說文竹部云。簋。黍稷方器也。凌延堪云。聘禮歸饗餼。堂上八簋。黍其南。稷錯。西夾六簋。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大夫士盛黍稷之器謂之敦。案凌說是也。鄭舍人注云。圓曰簋。與許說異。詳舍人疏。云鼎十有二者。証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四階前者。陪。釋文作倍。蜀石經及明注疏本同。案陪。倍古通用。于亦當作於。聘禮云。証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南。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屬。臘。臘蓋陪牛羊豕。鄭並約彼爲說。此五等同用大牢。故鼎皆十有二。與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同。皆通正鼎陪鼎言之。左昭五年傳云。殯有陪鼎。亦謂此也。陪鼎聘禮又謂之羞鼎。互詳膳夫疏。云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者。以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簋。約此經諸侯十二簋。堂上簋數當與彼同。其餘四簋。兩夾分設。則每夾各二也。賈疏云。此五等諸侯同簋十二。案聘禮致饗餼。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摠二十簋。彼臣禮致殯。無東夾之饌。尙多於此君禮。益故也。賈聘禮疏說同。案聘禮致殯。堂上八簋。西夾六簋。則十四簋也。彼臣禮致殯。無東夾之饌。尙多於此君禮。於義頗難通。所未詳也。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者。對簋豆餽壺等皆析言之也。賈疏云。黍稷與衆饌爲主。牲與羞物爲主。是俱得爲食之主也。云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者。謂上公牲三十有六。子男牲十有八。二牲字也。以牲卽牢。於義無取。故依聘禮易爲腥。牲腥聲類同。段玉裁云。說文。腥爲豕望。而交。腥之正字。與鄭禮注異。見內饗。詒讓案。依說文。則腥鼎之腥當作腥。云腥。猶腥鼎也者。腥者對腥爲文。謂殺而未亨者也。亦實於鼎。故曰腥鼎。云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者。明經三言腥。其二並誤爲牲。惟侯伯文不誤也。云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階前者。於舊本亦誤于。字依蜀石經正。賈疏云。此皆約聘禮設殯而言。案彼証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饗餼云。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四面南陳。如証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腊也。詒讓案。聘禮致殯。歸饗餼。皆証鼎九。腥鼎七。此諸侯禮。腥鼎亦九。

五七

放此。亦當半斛。卽後文米筥之數也。毛詩召南采蘋傳云。圓曰筥。說文竹部云。筥。籜也。籜。飯筥也。受五升。與禮經米筥異也。云醴醴夾碑從陳。亦十爲列。醴在碑東。醴在碑西者。據聘禮云。醴醴百簠夾碑。十以爲列。醴在東。鄭彼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醴在東。醴。穀。陽也。醴。肉。陰也。賈疏云。言夾碑。故知從陳。然侯伯醴醴百簠。米百筥。上介筥及簠如上賓。上介四人米百筥。此數多于子男與侯伯等者。上公醴醴百二十簠。與王舉百二十簠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用百簠。子男八十簠。其筥米皆同簠數。此是尊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臣法。自爲一禮。不相與。亦是損之而益。案夾碑陳十爲列。若上公醴醴百二十簠。醴六十簠。爲六列。從設碑四。醴六十簠。爲六列。從設碑東也。餘亦並放此。又案賈此疏及聘禮疏。並謂聘禮臣法損之而益者。醴人疏謂五等聘臣同醴醴百簠。則子男臣多於君。故爲是說以幹旋之。此於禮例亦難通。竊疑米筥醴醴之數亦君臣禮同。子男之臣常亦米八十筥。醴醴八十簠耳。賈說恐不塙也。云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者。經言車皆陳。文承牢米醴醴之下。皆門內所設。故知皆陳於門內者。明並於所館門內陳之也。云言車者。衍字耳者。謂經言車皆陳。不當有車字。賈疏云。言車。載米之車。不合在醴醴下言之。又案侯伯子男醴醴下皆無車字。故知衍字也。段玉裁云。因下文車字多見而誤衍。云車米。載米之車也者。門外所陳米禾芻薪。皆載於車。此車米則爲載米之車。別於後車禾爲載禾之車也。芻薪不云車者。文略。鄭必釋此者。明此車字宜有。非衍字也。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簠。十簠曰乘者。釋經乘簠之數。此乘卽後文所謂米乘也。鄭彼注云。乘。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簠者。今文簠爲過。云每車乘有五數。則二十四斛也者。乘十六斛。五簠共八斛。合之。是二十四斛。聘禮記所謂二百四十斗也。云禾。粟實並刈者也者。粟。舊本誤稷。今據錢鈔本。明注疏本正。與釋文合。說文禾部云。禾。嘉穀也。粟。程也。程。禾莖也。案稷謂禾桿。實謂稷粟。并刈。謂連稷與實而刈之。不去其稷粟也。凡穀之稷桿。通謂之禾。故說文禾部云。莖節爲禾。此謂桿也。廣雅釋草云。稷。黍。稷。其稷謂之禾。此謂稷也。以稷實并刈爲禾。義亦同。書禹貢。百里賦納總。僞孔傳云。禾稷總入之。供國馬。此禾稷實并刈。卽所謂總也。程瑤田云。禾。稷之有莖者也。其實粟也。其米稷也。聘禮及掌客職禾皆言若干車。車三秣。芻薪倍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爲有牽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乘爲一秣。鄭注此乘謂刈禾盈手。然則乘秣者。禾稷之名。禾爲稷之有莖者。故以乘秣數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稷者不別立名。遂假借通稱。非謂禾爲諸穀苗幹大名也。引聘禮曰四乘曰筥。十筥曰稊。十稊曰秣者。釋秣之名數。此稊筥卽後文所謂禾之乘筥也。釋文稊作總。云本又作稊。案聘禮記作總。鄭彼注云。古文稊作稊。稊總稊字並通。漢書王莽傳顏注引韋昭說。亦作稊。說文禾部云。五稊爲秣。二秣爲秣。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乘。四

乘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秬乘爲一秬。許所述周禮說。亦本聘禮記。而以乘爲四百二十斤。與鄭本經文及義並不同。詳載師陶人疏。云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者。十稷爲秬。三秬則三十稷。鄭聘禮注亦云。一車之禾三秬。爲千二百乘。三百筥。三十稷也。云稷。猶束也者。詩小雅大田孔疏云。禾之乘。一把耳。米之乘。十六斛。禾之筥。四故以爲十筥之名。云米禾之乘筥。字同數異者。詩小雅大田孔疏云。禾之乘。一把耳。米之乘。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字同數則異也。王念孫云。據周官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乘與量名之乘。其事既異。其數亦殊。量名之乘爲十六斛。比於斗斛數爲最多之數。禾束之乘爲一把。比於筥稷秬爲最少之名。論語案鄭言此者。以其字同。易滋淆混。故特辨別之。說文及載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國語魯語章注。廣雅釋器。並誤。合米禾乘筥爲一。亦詳載師陶人疏。米筥互詳舍人疏。云禾之乘。手把耳者。聘禮記。四乘曰筥。注云。此乘謂刈禾盈手之乘也。毛詩小雅大田篇。彼有遺秉。傳云。秉。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小爾雅廣物云。把謂之秉。案說文又部云。秉。禾束也。从又持禾。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間世釋文引司馬彪云。一手曰把。據此。蓋獲時持禾粟盈手一握。刈而束之。是謂之秉。因以爲禾一束之名也。左昭二十七年傳。或取一秉秆焉。杜注用毛義。家語正論篇秉芻王注云。一把曰秉。是芻粟之秉。皆據一把言之。國語魯語章注引聘禮記十庚曰秉之文。以釋秉芻。蓋誤以米秉爲禾秉。庚卽今文禮之逾。亦卽數也。云筥。讀爲棟梧之梧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比擬其音。各本作讀爲誤。此言禾之筥讀如梧。以別於米之筥讀姜呂反。云謂一積也者。聘禮記注釋禾乘云。筥。積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說文禾部云。積。獲刈也。一曰撮也。撮卽刈禾聚把之義。賈疏云。積。卽詩云此有不斂穧。穧卽鋪也。詩大田孔疏云。積者。禾之鋪而未束者。案依鄭孔說。蓋刈禾一把謂之乘。聚四把謂之筥。皆未束者。至十筥四十把。乃總束之。所謂總也。云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者。聘禮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爲三列。束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是也。鄭彼注云。車皆陳北。云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者。于亦當爲於。此明薪亦在門東。芻亦在門西也。云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者。聘禮注亦云。乘禽。乘行之禽。謂鴈鷺之屬。方言云。飛鳥曰雙。鴈曰乘。廣雅釋詁云。雙。耦、匹、乘。二也。列女傳仁智傳云。夫雉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案乘行。謂雙雙相並而行。羣處。謂成羣而居。猶言乘居而匹處矣。云於禮以雙爲數者。賈疏云。卽此九十五十及士中則二雙。皆以雙爲數是也。云殷。中也者。大行人注同。云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者。賈疏云。此爲牢禮之外。見賓中閒未去。恐賓慮主人有倦。更致此膳。所以示念賓之意無倦也。云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伯幣致之者。聘禮云。公子賓壹食再饗。士公壹食

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案說文西部云：酌，盛酒行觴也。饗燕皆有酒食，禮無獻酬，則不得言酌。經舉饗以見食耳。經言弗酌，亦當關燕言之。酒人注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觀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據彼二注，則天子待來朝諸侯不親燕，尚言致幣之禮，明諸侯自相朝，主國之君不親燕，當亦有致幣，聘禮諸侯使卿自相聘，禮殺，燕無常數，故彼經惟有致饗食幣，無致燕幣，此五等諸侯相朝，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親燕，亦致幣可知。此注及司儀注，並不云不親燕有致幣者，蓋文不備，賈酒人疏謂不燕亦以酬幣致之，觀禮疏亦謂此經通饗食燕是也。此疏又謂不言致燕者，燕禮饗，不親酌，蓋不致，非鄭指也。互詳酒人疏，云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者，謂來朝諸侯之臣，從其君有職事者也。云行人主禮者，賈疏云：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類是掌賓禮也。胡匡衷云：春秋諸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之官通掌其事，云宰主具，史主書者，聘禮云：宰命司馬戒衆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諸侯謂司徒爲宰。又云：命宰夫官具，注云：宰夫，宰之屬也。此宰在行人下，則非司徒卿。蓋指宰夫以下言之。賈疏云：此云史，止謂大史之屬官，以其有爵等故知也。案聘禮云：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饌具，故公食大夫云：宰夫具饌于房，是掌具也。黃以周云：掌客史從君而行者，當是大史，聘禮從卿而行者，乃其屬，疏非。云皆有殯饗，尊其君，以及其臣也者，衆臣皆別致殯饗，明推尊禮其君之意以及其臣。聘禮記云：士無饗，注云：謂歸餼也。是聘臣士介唯有餼之生牢，無饗，此朝君卿大夫士介皆有饗，亦禮之隆殺也。云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此述經陳數作數陳，與經文不合，浦鏜以爲誤到，今攷檀弓孔疏、聘禮賈疏引經，並作數陳，又詩小雅大東箋云：凡殯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正用此經。孔疏引注同，竊疑此經本作數陳，猶肆師云展器陳也。今本經誤到，而注則不誤，但數陳它職未見，而陳數則見宰夫經，疑事毋質，謹著其說以俟攷。云爵卿也，則殯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殯大牢，饗餼二牢，士也，則殯少牢，饗餼大牢也者，賈疏云：已下皆約聘禮賓之殯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歸饗降殺而言也。案鄭賈意經言以爵等爲陳數，明依卿大夫士爲三等之差，不分國大小，亦不依命數，左傳昭二十一年孔疏引劉炫說同，蓋聘禮致殯，賓一牢，餼一牢，上介一牢，士介四人皆大牢，彼侯伯之卿三命而五牢，此即半禮不依命數之證，故據彼釋上介三牢，餼一牢，腥一牢，餼一牢，士介四人皆大牢，彼侯伯之卿三命而五牢，此即半禮不依命數之證，故據彼釋此，若然，鄭賈意此既腥餼之數亦當如彼也。云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者，謂子男之卿，饗餼五牢，與其君等也。賈疏云：小禮謂殯，殯則去君遠矣，井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饗餼，卿與君等，是豐大禮也。云以命數則參差難

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者。賈疏云。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井有大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命數五等爲之。則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爵則有三等。易爲等級也。言略於臣用爵。則君不依爵而用命。即諸侯爵五等。命惟三等。大行人掌客皆依命是也。方苞云。注非也。曰以其爵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爵之相當者爲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爲卿大夫士之爵同。而其等各異也。若如注說。子男之卿陳數與君同。則素大禮矣。案方說是也。卿大夫半禮雖不依命數。然五等國大小不同。不宜同禮。竊謂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即此經爵等之義。疑公之卿當殯三牢。饗三牢。大夫當殯二牢。饗二牢。士當殯一牢。饗一牢。侯伯之卿大夫士如聘禮賓介之數。子男之卿當如聘禮之上介。殯大牢。饗三牢。大夫當如聘禮之士介。殯少牢。饗二牢。士當殯特豕。饗一牢。皆下其君二等。如是。則子男之卿無與君同禮之嫌。似於禮爲合。左昭二十一年傳說。魯待齊鮑國禮以七牢。蓋鮑國爲侯國之卿。依聘禮當五牢。魯人加一等。故以公之卿七牢之禮待之。而杜注云。牢禮各如其命數。孔疏推之。謂鮑國當三牢。則與聘禮不合。不足據也。又案。此經不言附庸之君牢禮之數。左傳僖二十八年疏云。附庸執帛與公之孤同。則饗餼亦五牢。禾三十車。米二十車。薪芻倍禾。案依孔說。則與子男同。亦未知是否。賈聘禮疏據此注諸臣用爵之義。推聘臣饗食之數。謂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同一食再饗。而此經子男相朝。一食一饗。則臣有踰君之嫌。賈強爲之說。終不可通。亦足見此注之不容泥矣。云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者。謂主國夫人也。夫人與君同體。君既以禮養賓。夫人亦致禮以助之。君於賓有致積致殯致饗。夫人使下大夫章弁歸禮。堂上饔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者。于亦並當作於。聘禮云。夫人使下大夫章弁歸禮。堂上饔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禮黍清皆兩壺是也。云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者。即據聘禮夫人歸禮而言。鄭彼注云。使下大夫。下君也。此云皆者。兼致膳致饗諸事言之。賈疏云。若然。不使卿者。案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覲及女賓之賓客亦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云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者。賈疏云。公侯伯夫人致禮。則曰八壺八豆八簋。與膳大牢致饗大牢三者各別。於子男。夫人則云。膳視致饗。鄭云。饗有壺酒。則致膳無酒矣。故云饗有酒。若然。子男夫人於諸侯惟有二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夫。直有饔豆壺。又不致饗。是其差也。詒讓案。膳視致饗謂子男。則夫人不致饗。惟致膳禮持盛。有壺酒與饗同。其公侯伯既別有致饗。則其膳無壺酒。不同致饗也。但酒正云。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饗醢醢。彼卽后致饗之禮。注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是后致饗有飲無酒。

此注謂夫人致饗有酒與彼不同。始后夫人禮有隆殺與。云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者。于亦當作於。謂主國之卿皆以禮見賓也。既見之後。又致膳。賈疏云。晉亦者。亦夫人也。云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之類與者。謂見與勞賓相類。膳與餼賓相類也。賈疏述注。見上有飯字。疑今本誤脫。疏云。案聘禮。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資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注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無膳。明此非相當。故云勞賓。資之類與。又云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簋。上介亦如之。此朝君有膳無勞餼。聘客有勞餼。不得以彼難此。蓋亦以意強爲之說。於理仍難通。所未詳也。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謂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仍致膳者。賈疏云。上公侯伯。直云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即云親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從上文卿皆見以兼之。明此見亦是見朝君三卿之內有見者不見者。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故造館見。則不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者。宰夫先鄭注義同。牲可牽行。即是生牢。二鄭說不異。故并引之。云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者。僖三十二年左傳文。宰夫先鄭注亦引此文。證牲可牽行之義。云耗。讀爲秬秠麻荅之耗者。孔廣森云。說文曰。五稷爲秬。二秬爲耗。荅。小豆也。麻荅皆禾屬。故以秬秠計之。此未見所出。然與愈就相類。似古小學文也。案孔說是也。段玉裁亦謂當是荅。韻篇若凡將篇中語。但鄭云讀爲秬秠之耗。爲。變易之詞。則不以二秬爲耗之本義。蓋與許義不同。麻荅。穀名。此牽連引之。於義無取。賈疏謂荅是鋪名。刈麻者。數把共爲一鋪。未得其義。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疏〕注云。言其特來聘問者。賈疏云。前文云。凡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亦有三等之爵。爵卿也。爵大夫也。爵士也。若大聘曰聘。卿爲賓。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小聘曰問。大夫爲賓。介皆士也。故麻言卿大夫士也。云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者。謂雖特來。待之亦與從君爲介禮同。賈疏云。則前注爵卿已下是也。云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者。鄭意此經謂待特聘之卿大夫士如朝覲之介。則聘禮凡所以禮賓者。即朝覲所以禮介者可知。明聘禮與此職文足互相證。蓋欲申明前注約聘禮釋以爵等爲牢禮陳數之意。賈疏謂禮介亦指聘禮上。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皆爲國省用愛費介衆介言。未得其旨。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也。國新。新舊。

國也。凶荒，無年也。禍。〔疏〕凡禮賓客，國新殺禮者，以下並待賓客之變禮。廩人注云：殺猶減也。新國庶事艱難，故賤，新有兵寇水火也。〔疏〕省減賓禮，不如恆法也。云札喪殺禮者，謂遭大札及君喪，亦殺禮也。聘禮遭君喪云：不郊勞，不禮賓，不賄，不禮玉，不贈，遺夫人世子之喪如遭君喪。注云：喪殺禮，爲之不備是也。云在野在外殺禮者，在野，謂王行在畿內都邑，在外，則巡守殷國，及大師出在畿外，以其行道偶遇賓客，故不備禮也。注云：皆爲國省用愛費也者，此皆非常忽遽，異於平時，取其省用愛費，故不得如常禮也。云國新新建國也者，賈疏云：謂若刑新國，則殺禮也。亦以公劉遷邠爲新國，足補此注之義。云凶荒，無年也者，說文禾部云：季，穀熟也。無年，見均人，謂凶荒穀不孰也。凶荒殺禮，即大司徒十二荒政皆禮之一端。周書維匡篇云：年饑則勤而不賓，大荒賓族有賜。孔注云：賓族，隨位賜之，不饗燕，又大匡篇云：大荒斂而不賓，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墨子七患篇云：凶饑，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雖食而不盛，並凶荒殺賓禮之事。禮器云：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亦謂此也。云禍哉，新有兵寇水火也者，裁，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宮正疏，大宗伯注云：禍哉，謂遭水火，此又有兵寇者。凡賓以大宗伯凶禮有禴圉收恤寇亂，皆國被兵寇，亦宜殺禮，此上下經無其文，故知禍哉所該者廣，得兼之也。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疏〕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者，左哀十五年傳云：有朝聘而終，以尸之君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裨從死者，除棺之外，主人皆借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注云：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者，主人謂朝聘所至之國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注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賈疏云：此乃在館殯，還日，以極行，知者，時賓死以極造朝是也。云喪用者，饋奠之物者，謂常禮當致饗餼，今改致其喪禮饋奠之物也。聘禮云：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此喪用亦當兼幣，鄭不備舉耳。賈疏云：小斂特豚一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鼎，大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給牛馬，稍，人稟也。其正禮，殯饗餼，主人致之則受。〔疏〕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也。案此賓客常兼朝聘，賈唯云聘，未暇，有喪，亦通公私，此皆謂既入竟以後，若尚未出己國竟，問君喪，則當反，以吉凶禮不相干也。問私喪則或容受代，故公羊宣八年傳云：大夫以君命出，問喪，徐行而不反，何注云：問喪者，問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迫代之是也。注云不受

饗食。饗食加也者。賈疏云。二者並速賓於廟飲食之事。故自爲而不受之。聘禮亦云。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受禮。不受饗食。注云。受饗餼也。論議案。聘禮有私喪。亦云不饗食。是凡速賓。饗食固不當受。但不受饗食。當兼含致於館者而言。蓋賓雖不受。主國仍不容無致也。饗食加者。對殯饗餼是正禮。饗食是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遺喪不敢當盛禮。故不受也。云喪謂父母死也者。賈疏云。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舊爲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不立。已受位於祖。亦云有父也。案此亦兼朝聘賓客而言。因通關朝賓。故不得云君。賈謂止據正賓。誤也。朝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其常也。云客則又有君薨者。此專據朝介及聘客而言。賈疏云。謂介已下非。直有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案此客亦兼卿大夫士特來聘問者而言。即聘禮君薨于後者是也。賈專以朝介以下爲釋。若未咳。云芻給牛馬者。當亦兼有禾也。聘禮注云。禾以秣馬。云稍。人稟也者。謂人所食米穀之屬。聘禮說君薨于後之禮。亦云唯稍受之。又記云。既致饗。旬而稍。注云。稍。稟食也。義並同。致稍亦有酒漿。故槩人云。共賓客之稍禮。蓋飲食通得爲稟也。稍亦詳宮正疏。云其正禮殯饗餼。主人致之則受者。據聘禮君薨于後。既受稍。又云受禮。補此經之義。明芻稍之外。仍得受殯饗餼。以其並主國待賓飲食之正禮。不容辭也。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性亦當爲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疏〕遭主國之喪者。謂朝聘既入竟。遭主國君或夫人世子以行。又哀十五年傳亦云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是也。據聘禮說遭夫人世子之喪。亦唯饗餼之受。與遭君喪同。云不受饗食者。亦通速及致皆不受也。注云。性亦當爲腥。聲之誤也者。賈疏云。亦上文公與子男牲三十有六。當爲腥是也。云有喪不忍煎享者。殯饗有低牢。皆須煎享致之。有喪。則哀痛方深。故不忍煎享。云正禮殯饗餼當孰者。腥致之也。賈疏云。案聘禮。聘遭喪入竟則遂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主人畢歸禮。注云。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饗餼饗食。賓惟饗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饗食雖主人歸賓。賓不受其加。若饗。主人致之。亦應受。以其正受腥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等九儀之〔疏〕注云。等九儀之差數者。據大行人小行人並有九儀。司勳注云。等謂之等。籍亦謂之禮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是也。賈疏云。九儀之差數。即大行人命者五。等者四。以九以七以五爲差數是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

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疏〕若將有國賓客至者，賈疏云：謂五等諸侯及共待之。云則戒官脩委積者，遺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委人云：以稍聚待賓客。是自四郊以至於疆道路之閒，皆有委積。賓客至，則更申戒之。云與士逆賓于疆者，夏官敘官注云：疆，界也。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置疆字同。謂於距王國五百里疆界之處迎賓客也。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者，賈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禾芻薪之等，故知戒官者，謂牛人已下也。舍人掌給米粟，委人掌芻薪之委布於道。遺人道上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之等是也。案據疏說，則賈所見本此注疑并舉遺人、大司徒、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注亦云令遺人，是其證也。云士，訝士也者，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與此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文正相應，故知士即訝士。與此掌訝爲官聯也。聘禮賓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並稱訝士爲士，與此文同。云既戒，乃出迎賓者，戒官脩委積之事訖，乃出迎賓於疆，恐所闕也。事有及宿，則令聚櫟。令，令野〔疏〕及宿，則令聚櫟者，此與環人爲官聯。注云：令野，令野廬氏者，環人注同。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疏〕及委所闕也。及宿，則令聚櫟。令，令野〔疏〕及宿，則令聚櫟者，此與環人爲官聯。注云：令野，令野廬氏者，環人注同。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疏〕及委所闕也。

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至于國者，謂至國都也。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者，賈疏云：賓客至，王使卿致館，掌訝既爲賓客前驅，入館，掌訝次止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呂飛鵬云：聘禮記云：賓即館，訝將公命，疏引此經及注爲證。而云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於君，據彼記，則諸侯之待事於客者，使大夫士之訝爲之。此經所謂待事于客者，乃掌訝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也。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者，掌次云：凡祭祀張尸次，先鄭注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處。漢時官府門外亦各有更衣處。故事以爲況，大射饋司射適次注亦云：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幃席爲之是也。云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者，于亦當作於，謂客有闕乏求索之事，則爲通之於所職之官，使其而與之。及將幣，爲前驅，道之以〔疏〕及將幣者，賈疏云：謂至行朝聘之日。注云：道之以如朝者，至于朝，官，使其而與之。及將幣，爲前驅，道之以〔疏〕及將幣者，賈疏云：謂至行朝聘之日。注云：道之以如朝者，至于朝，

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爲之前驅至于館也。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

〔疏〕

至于朝者。賈疏云。即是大門外陳摺介之處。外朝在大門外。金鵲云。諸侯大門之外有空地。四旁可爲賓客次舍。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觀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而北上。

異姓東而北上。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案金說。是也。凡朝聘。賓初至。皆止於大門外以待事。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是也。以後凡請事拜禮。亦並於此大門外朝。彼侯國禮爲庫門外。此王朝禮。則當爲皋門外。其內直外朝。故亦謂之朝。實非外朝之廷也。凡天子諸侯外朝皆在大門內。其門外之地。或通謂之朝。賈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誤。詳朝士疏。凡朝覲及聘。並於皋門外爲次。詳掌次疏。注。鄭司農云。詔其位。告客以其位處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謂告賓門外立位。云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入復爲掌訝詔客自復已之故位。後鄭不從。以入復爲白王於義爲允也。云客退。復入迎。爲之前驅至于館也者。于亦當作於。先鄭意客退。則掌訝入迎導以出。遂爲之前驅。以至客館。後鄭則謂無入迎之事。其前驅至館則與先鄭同。云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者。破先鄭掌訝復位之義。廣雅釋詁云。告。復語也。是告復同訓。此復與復逆之復義同。詳宰夫疏。云退亦如之。如其爲前驅者。賈疏云。賓客行朝聘。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賁賦理國事。〔疏〕凡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賁賦理國事也者。治即復逆之事。與小宰治訟之治義同。凡辭辯陳訴請求皆是。鄭云正賁賦理國事者。謂朝聘賓客之小治。拜賜即其一端也。又大治則大僕以達於王。不以令訝。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是也。注云賓客約舉一端以見義耳。云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者。朝謂治朝。賓客以所欲治者告訝。訝爲如治朝以其事達於王。辯理其可否也。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之從者營。〔疏〕從者。凡介以下也者。賈疏云。上掌客凡介行人宰史從賓客來者。皆是從者也。云人。其屬胥徒也者。注云護之。〔疏〕從者。凡介以下也者。賈疏云。上掌客凡介行人宰史從賓客來者。皆是從者也。云人。其屬胥徒也者。注云即掌訝所屬胥四人。徒四十人是也。云使道賓客及歸送亦如之。如之者。送至於竟。如。〔疏〕及歸送亦如之者。此之從者營護之者。賈疏云。使不得侵陵從者也。及歸送亦如之。其前驅聚糧待事之屬。〔疏〕亦與訝士送之。與前

來時與士逆賓於疆同。故聘義賓歸亦云士送至于竟。是也。經不云與士者。家上文省。注云如之者。送至于竟。如其前驅聚櫓待事之屬者。亦如前來時之禮送至于疆。竟。即疆也。賈疏云。來時訝爲之道。今歸又爲之道。及聚櫓待事皆如前。故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謂朝聘聘問之日。王〔疏〕注云所謂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者。於各本誤于。今據明錢氏鈔本。監本。毛本正。此明通記訝事。故兼有卿大夫士。非掌訝中士所爲也。聘禮載行聘之禮云。厥明。訝賓于館。注云。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此聘問之日。迎賓之事。彼賓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賈疏云。此訝是諸侯朝聘卿大夫士聘問之日。訝之入至朝聘之時。案聘禮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將公命。注云。使已迎待之命。又見之以其舉注云。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聘問之日。亦使之訝者。但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聘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諸侯兼官。故大夫士爲訝。賓即館時。即爲之訝。與此掌訝不同也。詒讓案聘禮記主聘問言。故不及諸侯卿訝。此皆關朝聘。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疏〕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者。此訝亦通指故有卿訝也。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疏〕王使迎賓客之訝。往。謂往至客館也。觀禮賜舍後云。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大夫者。卿爲訝者也。亦引此經爲釋是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以節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咸。皆也。辟。讀如辟忌之辟。〔疏〕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者。節蓋旌節也。與行夫環人及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疏〕布憲所執略同。云及其萬民之所聚者。節蓋旌節也。與行夫環人及大都邑。亦巡行之也。云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者。宣布王之威德。與擇人爲官。雖王使巡行邦國。爲行信者。地官敘官掌節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云幣。以見諸侯也者。亦以禮動不虛。雖王使巡行邦國。其見諸侯。亦自有幣。幣玉帛之屬也。云咸。皆也者。大卜注同。云辟。讀如辟忌之辟者。辟忌見誦訓。段玉裁云。辟。避古今字。云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者。明使邦國君民皆順王之好惡也。細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使和諸侯之好。有欲相與脩好者。〔疏〕注云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爲和合之者。賈疏云。之淫。則不惑矣。是其義。使和諸侯之好。則爲和合之。〔疏〕下有結其交好爲朝聘。則此好謂使爲婚姻之好。

也。案和好亦謂非朝聘而特遣使通其和好。若典瑞達萬民之說。說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達〔疏〕注云說所喜也者。爾穀圭以和難之類皆是。不必專指婚姻。賈說未然。達萬民之說。之於王。若其國君。達〔疏〕雅釋詁云。悅喜也。樂也。國語周語韋注云。說。古悅字。案此與檀人使萬民和說義同。云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者。於舊本作于。今據錢鈔本。明監本。毛本校正。賈疏云。掌交既巡民間。見民有喜說之事。王與國君未知。掌交通達于王及國君也。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通事。謂朝聘聘問也。〔疏〕注云通事。謂朝聘聘問也者。據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又通之事。亦兼凡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九禮。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使命往來言之。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九禮。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戎。九伐之戎。〔疏〕命之實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法也。案彼記卽本此經。注云諭。告曉也者。說文言部云。諭。告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九稅以下五者。並當告邦國使曉其利害也。云九稅。所稅民九職也者。說文禾部云。稅。租也。田賦也。賈疏云。大宰云。以九職任萬民。既任之。使之營種。因卽稅之。三農生九穀。稅九穀。園圃毓草木。稅草木。九稅唯臣妾聚斂疏材者無稅。今掌交還以此九稅之法告曉使之任之稅之。案鄭賈以九職爲地稅。故以當此九稅。實則此九稅當爲大宰之九賦。司書謂之九正。彼注云。九正。謂九賦九貢。正。稅也。其義正同。九職任民。乃口賦。非地稅之正共也。互詳大宰疏。云九禮。九儀之禮者。賈疏云。以其大行人小行人掌訝皆掌九儀之禮。以其專據諸侯國。不得以大宗伯九儀解此也。言之親則朝聘是也。云九牧。九州之牧者。牧卽九州長也。詳大宰疏。賈疏云。大司馬九法。建牧立監。以維邦國。故云維。云九禁。九法之禁者。卽大司馬九法平邦國。禁者。禁其不奉法也。大行人時會以發天下之禁。彼注云。禁謂九伐之法。此九伐別入下文九戎。故更以九法爲釋。與彼義異。云九戎。九伐之戎者。說文戈部云。戎。兵也。大司馬九伐皆用兵威武之事。故謂之九戎之威。大戴朝事篇說九伐之法。亦云震威之是也。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疏〕掌都家之國治者，謂國有事施於都家，及都家國者是也。此官爲都家之臣，奉其君長之命，居於王國者，故國治下達，都家治上達，通掌之也。此職凡言國者，並指王朝言，與敘官每國上士二人指大都言者異。賈疏謂國卽都家，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不同，皆謂之國，卽王制云畿內九十三國，失之。注云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者，王子弟公卿之采地爲都，大夫之采地爲家，詳載師及春官敘官都宗人家宗人疏，云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於朝者者，鄭亦以國指王朝言也。謂都家以文書請事於朝，則朝大夫爲平理而達之，今案朝大夫唯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主達其文書，不必有平理之事。注義未瑩。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也。長，〔疏〕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者，謂王每日視路門外之治朝，聽受國之政事，朝大夫亦在位，故其卿大夫也。〔疏〕得聽聞王國所施行之事，記錄之，而以文書告其君長也。注云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然王朝有大政治，雖不施於都家者，亦當告其君長，注偏舉一耑耳。俞正燮云，朝大夫若漢郡國邸吏，國事故者，謂邸報是也。云君，謂其國君也。長，其卿大夫也者，賈疏云，摠而言之，皆曰國君，別而言之，唯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摠稱長，是以司裘國君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是其別稱也。詒讓案，君，卽大都之主，長，卽小都及家之主也。通言之，大都亦稱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使以告其都。〔疏〕國有政令者，謂政令專施於都家，大宰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是也。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使以告其都。〔疏〕國有政令者，謂政令專施於都家，令既宣布，則各以文書下其都家之朝大夫也。注云使以告其都家之吏者，賈疏云，上文據天子國事遣朝大夫告君長，此經據天子政令告朝大夫之事，詒讓案，都家之吏，卽下文云有司是也。鄭以此不云告其君長，故云告其吏，然王朝有政令施於都家，亦當告其君長，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有司也，大事者，非〔疏〕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來，朝大夫所能平理。〔疏〕謂王官斷其治之是非也。賈疏云，此經據都家有事上請王府之事，注云謂以小事文書聽書

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者。謂都家之有司。以文書請於國者。則先達朝大夫。朝大夫先平理其是非。而後告於國有司也。今審釋經義。都家之治。必由朝大夫而達者。以防其詐僞及壅遏耳。此官所主者。傳達徵令之事。似無平理之機。鄭說恐非經義。云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者。鄭意朝大夫是上士中士。爵卑。不能平理大事。故都家之吏自告其君長。其君長專達於朝。不因朝大夫也。今案都家有大事。則當令專使來至王國。咨問辯論。非徒以文書上達。故不因此官。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不及。謂有〔疏〕。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亦非爲其爵卑。不能平理也。國所令徵發及計考之事也。俞正燮云。誅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詰郡國邸吏。注云不及。謂有稽殿之者。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廣雅釋詁云。殿。後也。賁也。謂阻遏法令。後期事不辦者也。賈疏云。都家治有不及。稽殿誅朝大夫者。以其朝大夫專主。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都司。〔疏〕。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者。此亦謂徵令有不及。稽也。都家。貴其不能催促故也。車徒從王者也。賈疏云。言此者。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都司馬。王家之司馬。王臣爲之者。家司馬。卿大夫使家臣自置其司馬者也。詒讓案。知有司非卽朝大夫之屬者。明朝大夫當日朝以聽國事。故不得從軍也。都司馬亦當以家臣爲之。詳夏官敘官及都司馬疏。

都則闕〔疏〕都則者。案此非官名。此條蓋西漢時經師所增。當刪。詳敘官疏。

都士闕

家士闕

周禮正義

卷七十四

冬官考工記第六

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六官之記可見者。堯育重黎之後。羲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夏書亦云。乃召六卿。商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數則同矣。〔疏〕冬官考六者。此西漢補闕時所題署也。鄭詩大雅文王有聲箋云。考。稽也。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百工爲大宰九職之一。此稽考其事。論而紀識之。故謂之考工記。亦以別於前五篇爲古經也。此篇故與周官經別行。以其取補事典之闕。故冢五官而冠以冬官之目。國語齊語說工云。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儀云。工依於法。游於說。鄭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斯記之作。蓋於事功法說特詳。而工別爲職。實與五官文例略相類。至於旗章瑞玉之度。明堂溝洫之制。則尤禮經之枝別也。備遺事典。於義允矣。阮元云。第六。唐石經作第十。一。非。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者。小宰云。冬官之職。其屬六十。使掌邦事。以其次六官之末。於四時當冬。故云象冬。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是也。云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者。明冬官亦當有大司空卿一人爲正。小司空中大夫二人爲貳。如五官之例。左定四年傳說。成王時。聘季爲司空。又書顧命。孔傳說。毛公爲司空。並即大司空卿也。知掌邦事者。大宰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故鄭侯爲說。但司空之訓。衆說不同。古文苑楊雄司空箴云。空臣司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於實。以徵見著。初學記職官部引應劭云。空。穴也。司空主土。古者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義同。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馬融云。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義並與鄭異。又據鄉師注。冬官常有匠師下大夫四人爲攷。其下亦常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族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以五官通例推之。可知也。云司空之篇亡。漢

與。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議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者。釋文引司空下無之子，購下無求字。疑陸氏所節，又大數下，釋文引有附字，賈述作耳，今並不據增。司空篇亡，塙在何時，及此記補亡，出於何人。鄭錄無文，明堂位說官數云，周三百。注云，周官三百六十。此云三百者，時冬官亡矣。則似謂亡於先秦以前，而補以此記。則在漢世。釋文敘錄及隋經籍志，並謂河間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據此，是購經補記。皆河間獻王事。然賈敘與引馬融敘，則云，劉向子歆校理祕書，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尋釋馬意，或以二劉校上，此經始顯。因追敘補闕之事。屬文先後，偶爾不次。未必周官初得。六篇本自備具。至向歆校書時，乃闕冬官。而足以考工記也。然則馬敘所言，與陸敘本無不合。大宰賈疏，謂冬官六國時亡。其時以考工記代之。御覽學部引物理論，謂魯恭王得周官，闕冬官。漢武購千金，莫得。以考工記備其數。禮器疏孔，又謂文帝得周官，不見冬官。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斯並不經之論。不足馮信。王應麟云，齊書，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科斗書，漢時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案王說是也。攷漢書，河間獻王以孝景前二年立。武帝元光五年薨。故馬傳爲周官之出。在武帝時。若文帝時，獻王尚未受封。何云已得周官。且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是孝文時。此經亦尙無博士。故趙岐孟子辭題，載孝文所立博士，有論語、孝經、孟子，而無周官。安得有博士作記補經之事。足證其妄矣。據鄭云，記錄出於前代，則是成於晚周。故賈疏云，雖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秦以前。是以得遺秦滅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士冠禮疏亦云，考工記，六國時所錄。江永云，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虞、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四國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爲東周時書。其言橋踰淮而北爲枳，鷓鴣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閒水，而終古咸速。棹葵之類。鄭注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案江說近是。云古周禮六篇畢矣者，謂經六篇終於冬官，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亦兼補記數之。云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乘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者，此總論六官之義。天官敘官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維維，治天下，明此六篇。周天子所乘以治天下之書也。云六官之記可見者，堯育重黎之後，羲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者，以下並援古官制，證周官四典有所沿襲也。國語楚語云，觀射父對昭王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書堯典云，乃命羲和，賈疏敘引鄭彼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典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義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堯典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義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

賈敘引鄭注云。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舜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注云。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契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夏伯。司馬也。稷掌之。秋官。士也。咎陶掌之。冬官。司空也。垂掌之。又云。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井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齔殺共工等代之。乃分嶽八伯。通校鄭義。蓋堯時初以羲和及四子爲六卿。其後及舜時。則以禹契等爲之。其官名同也。又今文尙書說。以羲仲等四人。卽是羲和與鄭不同。故漢書百官公卿表。食貨志。論衡是應篇。說並如是。惟書釋文孔疏引馬融說。與鄭同。蓋卽鄭所本也。云夏書亦云乃召六卿者。甘誓文。詩大雅棫樸及曲禮孔疏引鄭書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曲禮疏又引鄭大傳注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通典職官云。夏后氏之制。亦置六卿。甘誓曰。甘誓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承虞制。亦同鄭義。謂夏六官與唐虞同也。金鶚云。曲禮。天子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注。謂殷制。是殷止五官。又黃帝雲紀。炎帝火紀。共工水紀。大皞龍紀。注亦五方五色言之。此黃帝。炎帝。司寇。鶡鳩。司事。此少皞五官。又黃帝雲紀。炎帝火紀。共工水紀。大皞龍紀。注亦五方五色言之。此黃帝。炎帝。共工。大皞。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孔疏謂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亦五官也。竊意唐虞五官。秩宗卽周宗伯。爲春官。春爲木行。是秩宗木官。司徒掌教禮。禮於行爲火。是司徒火官。士卽司寇爲秋官。秋爲金也。司空在周爲冬官。冬爲水也。后稷教民稼穡。洪範。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不及司馬者。以士兼攝之。鄭增以司馬列爲六。則經明無此官。共工之官不尊。故少皞五工正不列於五官。唐虞時。何得以共工列五官之內。且經明言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爲司空。非共工也。古天官皆治天事。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六官也。案金謂唐虞羲和四子非周六官。及共工非冬官。是也。鄭大傳注亦謂舜時冬官爲司空。但古自有六官。管子五行篇載黃帝六相。其名有當時虞者。士師。司徒。司馬。李。又云。春者。士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是唐虞以前已有六官。但不必與周制符合耳。至甘誓六卿。以夏官敘官軍將皆命卿。及春秋晉六卿將六軍推之。鄭說罔不可易。但鄭彼注所謂六卿者。自據虞制。大傳注及通典可證。若然。鄭意夏雖亦六卿。而職名則與周異也。云商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數則同矣者。曲禮五官。鄭以爲殷時制。孔疏引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焦述鄭意。蓋謂兼上六大內大宰爲六卿。金鶚云。大宰何以與宗祝卜

史並列。其說不可通矣。詒讓案曲禮所載六大。五官。六府。六工。鄭謂殷制。本非定論。焦氏強圓其說。遂多牽合。然春秋宋用殷制。左傳紀其官。以左師。右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爲六卿。是殷實有六官。焦答雖不可馮。而鄭目錄故。周禮 鄭氏注 不誤也。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疏〕國有六

工與居一焉者。總述百工之事。以發三十工之端也。六職。自天子以下至於庶民職事有此六等。與小宰六職義異。而與大宰九職其四略同。但增王公士大夫。而省園圃虞衡畜牧臣妾閒民爲異。此通咳尊卑。彼專據任命。義各有所取也。賈疏云。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此百工即其屬六十。言百者。舉大數耳。但爲其篇亡。故六十之官不見。案小宰職云。六曰冬官。其屬六十。至治絲麻以成之。是也。注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者。賈疏云。鄭據本而言。案小宰以此三十工代之也。詒讓案。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注云。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又。孟冬。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是冬官之屬。有工師與匠師梓師。同領諸工。而前五官亦或有給事之工。若玉府典婦功諸職所屬之工皆是也。此經三十工。並即在官之工。故有明堂城郭溝洫瑞玉量器諸制。而梓人又著梓師監視之法。是其證也。至此篇本爲紀識工之事書。不爲補冬官而作。漢時。因其與事職相應。取以補闕耳。賈謂記人以三十工代六十官。失之。云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者。賈疏云。記人本意。以國有六職。據此下文或坐而論道已下。百工與居其一。鄭以此爲本。又以天地四時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之等官主。百工亦居其一分。案賈說是也。鄭言於天地四時之職者。明小宰六職。非此王公士大夫等之六職也。百工處此六職之一。司空則處小宰六職之一。職異而皆以六爲目。故云亦處其一。言亦者。明其事異而可取以相況也。云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此並據三十工所掌工事言之。監百工與上營城郭等四事并列。並爲司空所掌。御覽職官部引環濟要略云。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器械。監百工。即本鄭義。賈疏屬下讀。非也。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云。溝洫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實之司空。韓詩外傳云。山陵崩陁。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貴之司空。以上各書所述司空職掌。亦與鄭略同。云唐虞已上曰共工者。已。釋文作以。阮元云。作已。非。凡注作以。案阮校是也。書堯典云。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彼注云。共工。水官名。賈疏云。按太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

帝曰。嚳若予工。食曰。垂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是唐虞以上曰共工者也。若然。唐虞以上皆曰共工。堯時暫爲司空。是以尙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兪曰。伯禹作司空。注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成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治讓案淮南子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高注云。共工。官名。伯於處。神農之閒。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是堯以前即有共工之官。賈疏敘亦引鄭書注云。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據此。是鄭意謂改共工爲司空。自堯始也。史記集解引馬融書注。說垂爲共工云。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亦以共工爲即司空。鄭大傳注說亦同。案堯典云。納于百揆。百揆時敘。馬鄭諸儒。多以爲官名。書僞古文周官同。與史記所載古文說。釋百揆爲百官者異。聞若據據文十八年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證百揆非官名。其說致矯。若然。舜之命禹。蓋作司空而總百揆。非登百揆。遂捨司空之職也。垂益與禹同命。亦不得謂堯先改共工爲司空。舜後分司空爲共工與虞。鄭書注說殊未塙。金鶚謂共工當爲司空之佐。虞爲后稷之佐。以理推驗。金說近是。若然。唐虞夏並有司空。書疏引馬融云。晉單爲湯司空。是殷制亦然。周官沿古名也。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材。或治絲麻以成之。

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作。起也。辨。猶具也。資。取也。操也。鄭司農云。審曲而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之資。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疏〕或坐而論道者。賈疏云。此六者。即上文之六職也。此皆舉其事。下文皆言其人以覆之。云或飭力以長地財者。賈疏云。飭。勸也。地財。穀物皆是。案大宰賈疏釋材之飭亦爲勸。則賈意飭力與上飭五材義同。尋釋此文。飭材飭力二者義似小異。說文力部云。飭。致堅也。讀若敕。飭材之飭。常從先鄭訓爲治。乃致堅引申之義。飭方依賈訓爲勸。則爲敕之假借。爾雅釋詁云。敕。勞也。彼釋文本又作飭。是也。然飭材。謂治五材。致極其堅緻。飭力。則謂任力。致極其勤勞。二義亦得相通也。五詳大宰疏。呂氏春秋慎人篇高注云。地材。五穀。亦即此長地財之義。注云。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者。賈疏云。言人德者。坐而論道是也。言人能者。作而行之是也。言人之事。審曲而執是也。言人之業。通四方珍異以資之。飭力以長地財。治絲麻以成之。三者是也。云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者。說文言部云。論。議也。廣雅釋詁云。謀。慮。議也。是論與謀慮義同。云作起也者。晉注同。云辨猶具也者。據士相見禮注云。

具、猶辨也。案說文刀部云：辨、判也。隸變爲辨。辨本訓判。引申爲辨具之義。俗辨具字別从力。作辨。非。云資、取也。操也者。說文貝部云：資、貨也。引申之爲取。亦爲操。廣雅釋言云：資、操也。又釋詁云：操、齋、持也。齋資字亦通。謂商賈取四方珍異之物。齋操居積之。轉售以求利。周書大聚篇云：商賈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貴物。出賤物。以通其器。是其義也。鄭司農云：齋曲而執。齋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者。形勢字。古通作執。說文乳部云：執、種也。無勢字。弓人經注亦並作執。爾雅釋詁云：察、審也。先鄭意蓋以曲直、方面、形執。平列爲三事。皆當審察之。又以治之訓飭材。治與致堅。義亦相成也。弓人。凡析榦射遠者用執。先鄭注亦云：執謂形執。謂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故曰齋曲而執。與此注同。文選張衡東京賦：齋曲而勢。薛綜注云：齋、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中論譚交篇云：齋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亦並同先鄭說。鄭鏐云：齋曲者。審其曲也。而執者。而其執也。材有曲直。直者不待審而可知。審其曲者。然後見其理之所在。執有向背。背者不可向以爲用。而其執。然後順其體之所向。陳注云：面字非物之面。乃入向道之面也。擲人以正王而。執有向背。背者不可若。皆向之謂也。案鄭陳二說。與先鄭異。亦通。初學記器物部：引後梁甄玄成車賦：有亦而勢而齋曲之語。以面執與齋曲對舉。文選潘岳笙賦云：審洪纖。而短長。李注亦引此文。則六朝唐人。已有訓而爲向者。或本賈馬干諸家義與。云及陰陽之面背是也者。謂面兼含面背之義。亦當審之也。賈疏云：謂若下文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是記其陰陽之面背也。引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者。左襄二十七年傳宋子罕語。引以證五材之義。云謂金木水火土也。當爲資。讀如冬資絺之資者。絺下。宋余本、岳本、附釋音本、巾箱本、舊注疏本、並有裕字。衍。段玉裁云：此用聲類改其字。而復說其音讀也。徐養原云：外府等職。齋資通用。司尊彝。齊盥通用。此經齋資通用。並同音相借也。周易旅。得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此亦資通作齊之一證。賈疏云：按越語云：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論讓案草注云：資、取也。與杜鄭義同。云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者。後鄭據後經有攻木攻金攻皮之工。又有刮磨即玉工。搏埴即土工。明此五材與左傳異也。江永云：五材。後鄭謂金木皮玉土爲長。水火可制器。不可爲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土、金、石、木、獸、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案江說是也。大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亦即五材。文有詳略。先鄭以八材爲珠象玉石木金革羽。後鄭此注。以五材爲金木皮。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侯。天子諸。〔疏〕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此明六玉土。蓋玉可關珠。革可關象羽。土可關石也。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侯。天子諸。侯。

通典因禮引馬融服注云。公、諸侯也。賈疏云。公、君也。諸侯是南面之君。故知是諸侯也。若然。尙書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鄭不言者。三公有成文。不言可知。故夏傳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其義也。阮元云。注以天子釋王。諸侯釋公也。案阮說是也。北堂書鈔職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地官敘官卿老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禮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月令盧植注云。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是並謂公即三公。此注不云者。三公雖爲公。然此云公者。亦兼孤卿言之。天子公孤六卿。多以畿內外諸侯爲之。故釋公爲諸侯也。賈疏所引書周官。乃僞古文。鄭不援證。不足爲疑。今本書鈔引異義古周禮說。王公誤作三公。賈疏引鄭尙書大傳夏傳注。三公又誤作王公。案古周禮說。因說三公與王同職。故引此經爲證。則當作王公無疑。賈引書傳三公作王公。則又涉正文而誤。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親受其職。〔疏〕注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者。賈疏云。此今並據文義攷正。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居其官也。〔疏〕注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者。賈疏云。此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疏〕審曲而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者。此即大宰與執弓鷹匠車梓柳矢。木工也。築治堯皇段桃。金工也。兩飽釋草裘。皮工也。玉雕磬。玉工也。陶瓶。土工也。惟畫續鍾簠簋四工。在五材之外。云言百。衆言之也者。此經五材之工止三十。明百工者。舉成數。衆言之。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商旅。販賣之客也。易〔疏〕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者。珍異。謂貨賄。此四時食物。與此異。注云。商旅。販賣之客也者。賈疏云。按大宰九職注。行曰商。處曰賈。商旅。賈客也。行商與處賈爲客。此文無賈。直云商旅。故云販賣之客也。引易曰。至日。商旅不行者。復象辭文。引以證商旅之義。易釋文。引鄭彼注云。賈貨而行曰商。旅。客也。與此注同。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三農受夫。〔疏〕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者。此即大宰九田也者。三農詳大宰疏。賈疏云。遂人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布帛。婦。〔疏〕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者。此云。夫一廛。田百畝。是三農受夫田也。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官之事。〔疏〕即大宰九職之七曰續婦。化治絲枲也。天官敘官典婦功九續教九御。亦以婦功注並釋婦功爲絲枲。枲。即麻也。注云。布帛。婦。粵無鋪。燕無函。秦無官之事者。賈疏云。鄭云。婦官。據典。婦功爲婦官。此治絲麻者。婦官所統攝。故言婦官也。粵無鋪。燕無函。秦無

微紈。秦曰匈奴。故鄭云今匈奴。然山海經海內南經。周書王會篇。及伊尹獻令。並有匈奴。則匈奴之名。不自秦漢始矣。粵之無錫也。非無錫也。夫人而能爲錫也。燕之

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

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粵地塗泥。多草穢。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柅。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

而居。皆知〔疏〕注云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者。說文夫部云。夫。丈夫也。鄭以此夫亦爲丈夫。然其爲弓車。義迂曲不可從。釋文引沈重音扶。此六朝經師之異讀。其義較鄭爲長。主引之云。夫人。猶衆人也。

鄭以夫爲丈夫。失之。孝經疏引劉瓛曰。夫猶凡也。淮南子本經篇高注曰。夫人。衆人也。襄八年左傳曰。夫人愁痛。國語周語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杜章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案王說是也。此亦極言能爲者多耳。非謂其人皆能作。

穀梁成元年傳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與此記義不相妨也。云粵地塗泥。多草穢。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者。釋文引劉昌宗云。蕞。穢字之異者。案詳蜡氏疏。書禹貢揚州云。厥土惟塗泥。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越地屬揚州。故鄭云然。云燕近強胡。習作甲冑者。史記匈奴傳云。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地理志云。燕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蓋以戰爲常。故習作甲冑也。云秦多細木。善作矜柅者。方言云。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柅。矜。其柄謂之矜。說文矛部云。矜。矛柄也。引申之。爲凡長兵柄之通稱。故廣雅釋器云。矜。柅。柄也。漢書地理志云。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故云。秦多細木。善作矜柅也。云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者。史記匈奴傳云。其俗。隨畜牧而轉。知者創物。謂始闢端造器物。〔疏〕

移。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因射獵禽獸爲生業。其長兵則弓矢。並鄭所據也。知者創物。若世本作者是也。〔疏〕

知者創物者。釋文云。創。依字作棚。案說文井部云。棚。造法棚業也。讀若創。經典皆借創爲之。注云。謂始闢端造器物者。闢開字同。詳典瑞疏。廣雅釋詁云。創。始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創。造也。故鄭訓創物。爲始闢端造器物。云若世本作者是也者。謂世本作爲說造器物之人。詳龜人疏。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相教。〔疏〕也。巧者述之者。說文走部云。述。循作篇所說造器物之人。詳龜人疏。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相教。〔疏〕也。巧者述之者。說文走部云。述。循

子世以相教者。即大司徒十二教之世事。國語齊語云。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工苦。慎節其用。論比

協材。日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爲也。〔疏〕注子恆爲工，荀子儒效篇云，工匠之子，莫不繼事，卽世守之事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凝、堅也。故書舟作周。〔疏〕文，引崔譔云，燧、消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漢書藝文志云，燧金爲刃，顏注云，燧與鑠同，謂銷也。此謂攻金之事，廣韻十二庚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云凝土以爲器者，謂陶埴之事，一切經音義引世本云，舜始陶，云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者，謂攻木之事，山海經海內經郭注引世本云，奚仲作車，共鼓化狄作舟，案世本說作器之人，不必皆聖人，經約舉大較言之。注云凝堅也者，凝正字本作冰，說文欠部云，冰、水堅也，重文凝，俗冰从疑，云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者，段玉裁云，此古文爲舟，義並通，案段說是也。舟周聲類同，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亦其例。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疏〕惟此及弓人作美，與字例不合，疑誤。注云時，寒溫也者，賈疏云，謂若弓人脊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是依寒溫而作，云氣、剛柔也者，易說卦云，材美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因地之性，杜注亦謂高下剛柔之性，是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不得天時。〔疏〕注云不時不得天時者，以地氣言地，天時不言天，文有詳略，故申其義。

鵲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鵲，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鵲來巢，傳曰，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貉或爲獾，謂善緣木之猿也。汶水在魯北。〔疏〕晏子對楚王曰，嬰聞之，橋生淮南則爲橋，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淮南子原道篇云，橋、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並與此經同。列子湯問篇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蓋傳聞之異，淮、青州川，詳職方氏疏，云鵲不踰濟者，列子

文同。案濟當依職方氏作涉。兗州川。詳彼疏。釋文鵠作鵠。云徐劉音。公羊傳同。本又作鵠。左傳同。案公羊昭二十五年。徐疏引此經。亦作鵠。正字本作鵠。鵠之俗。鵠則假借字也。詳後。云貉踰汶則死者。列子文亦同。釋文云。貉、鵠也。依字作鵠。案說文多部云。鵠似狐。善睡。獸。經典多借貉爲之。注云。鵠爲鳥也者。說文鳥部云。鵠、鵠也。一切經音義云。鵠似百舌。頭有兩毛角者。云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鵠來巢。傳曰。書所無也者。左傳文。鵠、宋余仁仲本。附釋音本。宋注疏本。並作鵠。與上文不同。疑依說文妄改。賈疏云。左氏傳作鵠。公羊傳作鵠。此經注皆作鵠字。與左氏同。阮元云。釋文本作鵠。賈疏本作鵠。按徐邈劉昌宗作鵠。音。鵠。是此經舊作鵠矣。鄭注所引者爲左氏傳。則鄭所據左氏春秋亦作鵠。賈疏本唐石經作鵠。爲失其舊。說文鳥部云。鵠、鵠也。古者鵠不踰涉。鵠一語之轉。蓋攷工記、春秋。皆有二本不同。依說文別作鵠爲是也。陳嘉祺云。左傳音義。鵠、嵇康音。鵠。本又作鵠。穀梁音義。鵠。本又作鵠。音。鵠。今攷左氏。攷工記古本。亦皆作鵠。音。鵠。觀鄭注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嵇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鵠者。非古本也。賈所見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鵠之本。疏矣。案阮陳說是也。淮南子原道訓。字亦作鵠。說文鳥部無鵠字。而有鵠字。別爲一鳥。鵠之字。經典古本多作鵠者。蓋借鵠爲鵠也。鄭引左傳者。證不踰濟。故魯無此鳥。左傳杜注云。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云來巢。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者。此隱駁春秋公穀說也。公羊春秋有鵠來巢。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又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並以鵠爲非中國之鳥。玉燭寶典引禮稽命徵說同。賈疏云。按異義。公羊以爲鵠。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鵠來巢。書所無也。彼注云。周禮曰。鵠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後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鵠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今先鄭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與後鄭義同也。案賈說是也。鵠。即今南方之八哥。北方所無。經云不踰濟者。謂不踰濟而北也。魯在濟東南。嫌未爲踰濟。故駁異義。謂鵠本濟西穴處。至魯爲踰濟而東。明此經之義。可通於春秋也。左傳孔疏。不達斯指。乃謂鵠北方之鳥。南不踰濟。失之矣。云貉或爲鵠。謂善緣木之鵠也者。說文虫部云。鵠。善援。馬屬。爾雅釋獸云。獐。善援。援。即鵠之俗。詩小雅角弓箋云。獐之性善登木。孔疏引陸璣疏云。獐。獐也。老者爲獐。長臂者爲獐。徐養原云。獐。貉形聲各別。不相假。故鄭君特釋獐義。以見其不與貉通也。論議案獐獐之屬。今南北通有之。不聞其踰汶則死也。或本蓋誤。云汶水在魯北者。漢書地理志云。琅邪郡朱虛東春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

又泰山郡萊蕪縣云。禹貢汶水所出。西南入海。桑欽所言。案鄭此注云。在魯北。則謂入海之汶也。其水出今山東萊蕪縣西南。流入運河。其出東泰山之水。水經謂之東汶水。出今沂水縣沂山。東流至安丘縣。入淮。與此別。賈疏云。汶陽山或屬齊。或屬魯。是齊南魯北。故云魯北也。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此經注云。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濰同武申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原也足以濡腸。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遊。生死隔頓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大水。則傷木性。遂致死者也。案殷說亦通。貉。北方之獸。不踰汶而南。與鷓鴣不踰濟而北。正相反。江源出崑崙山。臨或作汶。故古亦謂江水爲汶水。戰國策燕策云。屬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漢。地理志。蜀郡有汶江道。皆以江水爲汶水之證。殷氏以汶爲江。與淮涉皆爲巨瀆。其說不爲無據。毛居正。王應麟。亦並從其說。謹附著之。以備一。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地氣然也。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疏〕鄭之刀者。地各有所宜也。春秋釋例土地名云。鄭。滎陽宛陵縣西南有新鄭城。案鄭都在今河南許州府新鄭縣。說文刀部云。刀。兵也。云宋之斤者。土地名云。宋。梁國睢陽縣也。案宋都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說文斤部云。斤。析木也。釋名釋用器云。斤。謹也。版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此斤之所以詳謹。令平減斧跡也。云魯之削者。土地名云。魯。魯國魯縣。案魯都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削。詳治氏疏。云吳粵之劍者。土地名云。吳。吳郡吳縣。案今屬江蘇蘇州府。吳粵出金錫。利以爲劍。故莊子刻意篇云。千越之劍。彼釋文引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是也。劍詳桃氏疏。注云。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者。言移其地之工。及所產之材。至他所作之。則不能如其地所作之良也。江永云。刀斤削劍。必用水淬。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筍。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則。荆州也。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水性異也。幹。柘也。可爲筍。杜子春云。胡。胡之國。在楚旁。筍。矢幹也。禹貢。荊州貢櫟幹栝柏。及箇。路楷。故書筍。〔疏〕燕之角。荆之角。與幹爲弓人六材之二。列子湯問篇云。燕角之弧。列女傳辨通篇。晉弓工斐曰。臣夫造此弓。傳以燕牛之角。御覽兵部引素毋違注云。燕角善。爾雅釋地云。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筍角焉。燕於職方氏九州。屬幽州。云胡之角。御

其地亦在今許州，與郟城之胡相近，洪頤煊又謂箭章爾箭，先鄭云，爾國之地竹，爾通作邪，其地產竹，或亦可以爲箭，俞樾復據爾雅釋地云，西至邪國，說文作汎，云西極之水，邪胡，蓋西戎國名，以上諸義，於聲類似皆可通，而未能決定，姑並存之，候學者攷焉，云箭當爲箭者，箭，段徐校亦並改爲箭，黃以周云，以矢人箭厚及相箭諸文決之也，云箭讀爲藥，謂箭藥者，此正故書爲箭，而後讀爲藥，謂矢人箭，古文假借字，彼故書，今書並作箭，故徑讀爲藥，此故書爲箭，與藥形聲並遠，故必正其字，而後讀爲藥，杜鄭義同也，黃以周云，此與鄉師臂當爲殿，又讀爲屯，臂，曜帝當爲定，又讀爲奠同例，案黃說是也，藥，舊本並誤藥，惟汪道昆本，及監本、黃丕烈校本作藥，與宋本釋文合，今從之，夏官敘官藥人先鄭注云，藥讀爲蜀藥之藥，箭幹謂之藥，足證此注當作藥也，段玉裁云，箭與藥異部雙聲也，夏官注云，箭幹謂之藥，蓋禾藥字，引申爲矢幹字，說文無箭，蓋以幹字藥字包之，案段說是也，凡藥藥二字釋文，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音讀迥異，詳夏官敘官疏，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當如再切，〔疏〕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者，此論天而後卦之劫，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疏〕時各有所宜也，殺，下篇矢人，梓人，匠人，弓人，並作欄，字例與此不同，未詳，云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者，釋文云，澤音亦，李音釋，案李音是也，澤釋聲類同，古通用，說文采部云，釋，解也，淮南子詮言訓云，夫水向冬則凝而爲冰，迎春則釋而爲水，國語齊語說工云，審其四時，韋注云，言四時各有所宜，謂死生凝釋之時也，韋即本此經，亦以澤爲釋，是其證也，注云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者，此泛論天時之殊異，以明工事之亦然，鄭司農云，泐讀如再切而後卦之劫者，易繫辭文，卦，今易作掛，易釋文引京氏本作卦，即先鄭所據也，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云泐謂石解散也者，段玉裁云，說文水部曰，泐，水石之理也，從水防，引周禮石有時而泐，謂石如其理而解散，猶水之依其理也，防，地理也，從防，會意，云夏時盛暑大熱則然者，春秋縣露循天之道篇云，陰陽之會，夏合南方，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而物動於上，爲熱，則焦沙爛石，蓋夏時暑熱大盛，則日暎氣漲，石爲之泐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治也，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故書七爲十，刮讀爲刮，其〔疏〕凡攻木之工七者以下，記六工之凡數也，云設色之工五者，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言以采色施事亦是也，〔疏〕陳於素物之上，五疑當爲四，詳後疏，云搏埴之工二者，搏，唐石經作搏，釋文同，誤也，今據宋

余仁仲本·建陽本·及嘉靖本正·詳後·注云攻猶治也者·據醫余仁仲本注同·說文支部云·攻、擊也·引申爲政治·據醫注不云猶者·文略·云搏之言拍也者·搏、釋文亦作搏·云·李音團·劉音搏·戴震云·團音常手旁專·搏音手旁專·絕然二字·譌混莫辨·鄭注搏之言拍·取音聲相逼爲訓·拍、古音傍各反·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據此定從博音·阮元云·按注則當從劉昌宗音搏·李軌音團·釋文唐石經作搏·誤也·段玉裁云·說文手部·搏、索持也·拍、拊也·是搏之本義不訓拍·故鄭以之音通之·案戴阮段說是也·凡注云某之言某者·多依聲爲訓·若天官敘官注云·膳之言善·庖之言苞·並其例也·此注搏拍聲相近·若作搏·則與拍聲義俱遠·足證其非·說文手部云·拍、拊也·拍與拊同·此云搏·即旋人注所謂拊泥也·賈疏云·以手拍黏土以爲培·乃燒之·云埴黏土也者·說文土部同·草人埴埴川豕·注亦云·埴埴·黏土者·荀子性惡篇云·故陶人埴埴而爲器·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埴·釋文引司馬彪云·埴土可以爲陶器·云故書七爲十者·徐養原云·七十形相似·轉人軌前十尺·十或作七·與此互誤·又漢隸字源·孔廟置卒史碑·元嘉三年三月廿十日·袁君碑有十國之謀·義皆作七·是漢人每以十爲七·云刮作挽者·段玉裁云·完聲昏聲合音最近·檀弓·華而晬·注云·說者以挽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可相參證·鄭司農云·十當爲七者·下文舉攻木之工凡七·故先鄭據以校正·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亦云·周禮·攻木之工七·從先鄭讀也·然增轉人則當爲八·此說未審·云挽摩之工·謂玉工也者·以五工首玉人也·實則五工之中·柳人矢人治木·雕人治骨角·磬氏治石·不皆玉工·先鄭偏舉一端爲釋耳·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鑊·木謂之刻·角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一切經音義引爾雅磨作摩·案磨即摩之誤字·釋器所說六事·約言之·通得爲刮摩矣·云挽讀爲刮·其事亦是也者·說文手部云·刮、括也·刷、刷也·刷、刷也·即括把引申之義·段玉裁云·謂刮刷之事·亦正是玉工所爲也·臧琳云·說文手部無挽字·惟刀部有刮字·云刮也·一曰齊也·二禮常用此字·磨刮節目·正齊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誤作挽·或作挽也·案臧說亦通·挽、俗字·說文不收·蓋亦同先鄭·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臬、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旃·其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也·廬、矛戟矜秘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榑屬也·故書雕或爲舟·鄭司農云·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鮑·蒼頡篇有鮑覽·輞、讀爲歷運之運·幌、讀爲芒

芒禹迹之芒。柳、讀如巾櫛之櫛。瓶、讀爲甬始之甬。壚、書或爲「疏」。攻木之工、輪與弓、廔匠車梓者。此約記六等。杜子春云。雕或爲舟者。非也。玄謂瓶讀如放於此乎之放。「疏」工之細目也。云攻金之工、築治鼎與段桃者。釋文云。鼎、古栗字。案詳籒人疏。云攻皮之工。兩鮑轉草裘者。釋文云。輶、本或作輶。案輶正字。輶或體。詳後疏。云設色之工、畫續鍾篴者。嚴可均云。輶當作輶。說文有輶無輶。五經文字。輶又作輶。見周禮。則張所見正本。又作輶。張參在陸賈後。不應未見作輶之本。且若如今石本。下字作輶。則是譌文。張氏又不宜絕無辯證矣。云刮摩之工、玉櫛雕矢磬者。嚴可均云。彫作雕。隸借。說文。彫、琢文也。雕、驥也。隸釋載劉寬碑。疾雕飾。漢時已通用。下雕人釋文。雕、本亦作彫。則本字矣。云搏埴之工、陶旗者。陶正字當作甸。說文甸部云。甸、瓦器也。古者昆吾作甸。經典通借陶爲之。書梓材釋文。引馬融書注云。治土器曰陶。旗從瓦。方聲。唐石經譌旗。今從宋本及嘉靖本正。陳祥道謂經設色之工五。而其實則四。攻木之工七。而其實則八。於輪與弓廔匠車梓之外遺輶人。而誤分畫續爲二。案此經各工都數。與職事不相應。信如陳說。據上注。故書本作攻木之工十。先鄭破爲七。則漢時經本已無輶人。不知何以前後紹不檢照。竊所未詳。程瑤田則謂標目無輶人。而云輶人爲輶。恐輶與人之誤。蓋從輪。輶宜從輶也。案以輶人兼及任正之園。後鄭釋以輶軌證之。則程說可通。但去輶人。而以畫續爲一。則正二十九工。於注三十工之數。又有所闕。竊疑鄭意畫續實當分爲二工。故於此五工。絕無校議。而司服注引續人職。或當別有畫人。故書並列二工。而與韋裘同闕。今存一經。乃并二工而總記其事。故曰畫續之事。猶旗人職未亦通舉陶旗之事也。如是。則經文無脫無誤。於義得通。但以闕誤已久。肱說無徵。未敢質也。凡工官名義。並詳本職疏。又曲禮說天子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彼注云。此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旗也。金工、築治鼎與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與弓廔匠車梓也。獸工、兩鮑輶草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崔草之器。案彼六工無設色。而別有草工。與此異。竊謂崔草草器。其用甚少。不必專設一工。今攷說文艸部云。草、草斗。標實也。草爲標實正字。其物可染阜。疑染工或可謂之草工。亦即設色之工也。若然。彼六工與此正相符合。僅可備一義與。注云事官之屬六十者。據小宰六屬文。云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者。即鄭目錄所謂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者也。凡此三十工。各有所隸之官。如梓人職有梓師。鄉師職有匠師。即梓匠二工之長。亦有給事官者。如玉府有玉人。卽此玉人。巾車有玉人。卽此輪人之等。是也。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者。賈疏云。匠人、梓人、輶人、鮑人之類。是也。此等直指其事以爲名也。曲禮孔疏引干寶云。凡言人者。終其身也。與鄭略異。

云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者。左隱八年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杜注云。謂取其舊官之稱以爲族。曲禮疏引干寶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與鄭說同。賈疏云。其曰某氏者。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以官爲氏。若章氏、裘氏、冶氏之類。是也。二者。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堯氏、奭氏之等。是也。案賈蓋謂堯、奭等職官名。與職事不甚相應者。皆由族有世業。卽以族爲官名。鄭意或當如是。然三十工皆當世業。何以惟九工以氏名官。鄭說不甚通。竊謂此經諸工。亦皆隨事立名。與五官官名。同無定例。不必強爲之說。詳天官敘官疏。云廬矛戟矜秘也者。說文矛部云。矜。矛柄也。詳前疏。引國語曰。侏儒扶廬者。廬。舊本作廬。與今本國語同。今從明刻注疏本正。此晉語晉臣對文公語。章注云。扶。綠也。廬。矛戟之秘。綠之以爲戲。廬。王制孔疏引國語亦作廬。又引舊注云。廬。戟柄也。說文竹部引晉語。又作簾。簾。正字。廬廬。並同聲假借字。云梓榭屬也者。釋文云。榭。字或作榭。案爾雅釋木云。槐小葉曰榭。郭注云。槐當爲榭。榭細葉者爲榭。又云椅梓。注云。卽榭。說文本部云。梓。榭也。榭。榭也。榭與榭字同。故鄭以梓爲榭屬。釋木別有相山榭。則又榭之別種。云故書離或爲卅者。段玉裁云。離從周聲。故古文假借卅爲之。此亦上文卅作周之類也。以學者不能通。故皆從今書。鄭司農云。輪與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者。舉此以見三十工。皆爲司空屬官之工也。引孟子曰。梓匠輪輿者。滕文公篇文。證木工有此諸名。云鮑讀爲鮑魚之鮑者。籒人有鮑魚鮑。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謂其音同也。案段校是也。云書或爲鮑者。謂故書或本也。鮑人本職注義同。段玉裁云。鮑。正字。鮑同音假借字。說文革部曰。鮑。柔革工也。從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卽鮑也。許所據周禮。字亦從魚。史記宋世家。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此取攻皮之事爲名也。論譚案墨子節用中篇云。輪車輶。鮑亦鮑之同聲假借字。又非儒篇云。鮑兩車匠。則與此經義同。云昔頡篇有鮑斲者。證攻皮字當從鮑爲正也。舊本斲譌斲。宋余本。附釋音本。注疏本。並作斲。與釋文合。今從之。正字當作斲。說文斲部云。斲。柔革也。從北。皮省。斲省。此下隸變從允。亦譌。賈疏云。按漢藝文志。有頡篇有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鮑斲是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故引爲證也。段玉裁云。昔頡篇有鮑斲者。謂其篇內有此二字。云韋讀爲歷運之運者。段玉裁云。此讀爲當作讀如。其音同耳。說文革部曰。韋。攻皮治鼓工也。從革。軍聲。讀若運。或從韋。作韋。案本職曰。韋。書或作韋。而說文云。韋或作韋。韋部無韋字。蓋與司農所據異。案段校亦是也。祭統云。韋者。甲吏之賤者也。注云。韋。周禮作韋。謂韋皮革之官也。韋。韋聲。韋。韋字又作韋。墨子節用篇讀。王念孫謂韋卽韋之音轉。是也。云斲。讀爲芒芒禹迹之芒者。賈疏云。襄四年左氏傳。槐梓請和諸戎。云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引之者。亦取音同耳。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說文巾部曰。慌。設色之

工治絲練者。讀若荒。案段校是也。芒荒聲類同。云御讀如巾櫛之櫛者。段玉裁云。謂其音同也。櫛字說文不載。蓋古文櫛字。節亦即聲也。云頤讀爲市始之市者。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頤從瓦。方聲。方與市雖雙聲而不同部。故鄭君易之。案段校亦是也。云墳書或爲植者。段玉裁云。此同音假借也。徐養原云。墳卽徐州土赤墳之墳。亦作殖。說詳弓人。或亦通作植。儀禮檀弓記五職。今文或作植。是也。職卽墳也。禹貢赤墳。鄭作職。見釋文。杜子春云。職或爲丹者。非也者。杜定從今書作難。故所故書之非。使學者無疑也。云玄謂墳讀如放於此乎之放者。賈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公羊傳曰。疾始滅也。始滅放於此乎。是也。案放。何本公羊傳作昉。隱五年傳。始僭諸公。昉於此乎。隸釋載漢石經昉作放。昉。俗字。說文所無。當從賈引作放爲正。鄭詩譜敘亦云。詩之道放於此乎。何不不足據。鄭言此者。亦以聲兼義。曲禮孔疏云。瓶。取放法之名也。段玉裁云。說文瓦部云。瓶。周家搏埴之工也。讀若瓶破之瓶。瓶破二字。疑卽放於之誤。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疏〕周人上輿者。王宗凍云。自此至登下以爲節。乃輪輿。車四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疏〕職之總敘。注云。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者。廣雅釋詁云。尙。上也。尊。尙。高也。尙上義同。王者受命。必易器械。故制器之官。所尊尙亦異也。云舜至質。貴陶器者。賈疏云。按禮記表記云。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謂上代質。後代文。若以文質再而復而言。則虞又當質。故云至質。瓦器又至質。故禮記郊特牲云。器用陶匏。是祭天地之器。則陶器爲質也。以代當質。故川寶器也。云顓大瓦棺是也者。禮器云。君選瓦甒。孔疏謂卽燕禮公尊瓦大。是也。明堂位云。秦有虞氏之尊也。注云。秦用瓦。彼釋文秦作大字。通司尊彝謂之大尊。記彼疏。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有虞氏上陶。御覽禮儀部。引禮周古史考云。舜作瓦棺。顓。大瓦棺。並虞制。故鄭引以證上陶之法。云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者。降丘宅土。書禹貢文。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論語泰伯篇文。明匠掌爲宮室溝洫。故夏上之也。云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者。王宗凍云。梓人所爲棺槨。樂器也。句爵。侯。禮器也。云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者。賈疏云。紂之無道。臣下化之。無尊卑之差。失其服飾。但車服者顯尊卑之差。策周公制禮。尊上於輿也。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也。〔疏〕工聚焉者車爲多者。說文車部云。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此蒙上而論上輿之法。賈疏云。謂有輪人。輿人。車人。就職中仍有輪人。是一器工聚者。車最多於餘官也。論讓案。工。謂工官也。左定元年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

以爲夏車正。是夏時已有掌車之官。但工不如周之備。呂氏春秋君守篇云。今之爲車者。數官而後成。淮南子主術訓云。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並與此經義同。注云周所上也者。謂以一代所。車有六等之數。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文軫方象地。蓋圖象天。是也。云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者。賈疏云。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兼三材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三材六畫。一材兼二畫。故車之六等法之也。案三材。材。詩鄭風伯也。孔疏引作才。與易說卦合。當從之。賈士冠禮疏。引鄭易注云。三才。天地人之道。六畫。畫六爻。此疏即本鄭彼注義。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

六寸。既建而進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

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此所謂兵車也。軾與

尺曰尋。倍尋曰常。戈長丈二。戈長戟矛。皆插車轆。鄭司農云。〔疏〕於後。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崇於軾四

尺者。進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晉發聲直謂矛。〔疏〕於後。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崇於軾四

尺者。進下鮑人注引。有之字。未知孰是。釋文云。崇。本亦作古密字。案漢書郊祀志顏注亦云密。古崇字。然此

卽崇。形聲。上下互易。非古今字也。說文山部。崇重文。無音。於。前經五篇。並川古字。作于。此記上下篇並作

於。疑經記字例本不同。鄭賈各仍其舊。非傳寫之誤也。後不備校。建而進者。鄭大射儀注云。建猶樹也。戈秘長六

尺六寸。進建高於軾四尺。則減於直建者二尺六寸也。注云此所謂兵車也者。卽車僕之五戎車。王及軍將以下至卒

兩所乘。皆是也。少儀云。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亦據建兵言之。賈疏云。此六等。軾一人一之外。兵有四等。此謂前驅車所建。故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彼注引此文爲證。明此是前驅所建可知。案賈說非也。此四等兵所

建。自是兵車之通法。詩箋引證執殳耳。非謂建兵事屬前驅車也。其平時乘車。雖不建兵。然亦建戈盾。故司戈盾云。軍旅會同。建乘車之戈盾。但無矛戟等。故乘車六尺有六寸。加軾轅。亦得爲四尺。而不得備此六等也。云軾與後橫

木者。與入注。及說文車部。國語晉語章注。方言郭注。並略同。而鄭後章加軾與轅注又云與也。義與此小異。徐養

原云。軾之本義。專指車後橫木。以其爲與之本。言與者多舉以言之。故與軾及兩旁通謂之軾矣。說文云。軾。車軾

前也。鄭注舟人云。軌謂輿下三面之材。軌式之所對。然則輿之兩旁。或因乎前而。通謂之軌。或因乎後而。通謂之軛。本無定名。惟前軌後軛。則不可互易。小戎疏謂車前有軛。謬矣。記軛凡五見。其別有三。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軛。軛。輿後橫木也。加軛與轅。軛方象地。輿也。五分軛間。弓長鹿軛。兩旁也。江永云。軛木。車後橫木之名。與軛。六分車廣。以其一爲之軛。軛。是也。及其載於轅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軛。此言加軛與轅。後言弓長四尺。謂之鹿軛。又言軛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隨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鄭珍云。輿後橫木名軛。本以紵轉爲稱。小雅方言並云。軛謂之枕。釋名亦以軛爲枕。以枕是薦首之物。車由此登。卽以此爲首。名枕。止取首意。亦緣與軛同聲。毛詩謂之收者。是指輿下四方。故得以深淺言。名收。蓋取收固車箱意。軛自是輿後橫木專名。軛自輿下三面材專名。軛名可通於軛。軛名不可通於軛。以輿下輿後高度如一。故可以軛包之。軛者。範輿。軛固不範輿也。康成注軛凡三處。此云軛輿後橫木者。著其主名也。四面高同。言專處。餘可見矣。下加軛與轅。云軛輿也者。以經通言四面也。輿人軛圖云。軛輿後橫者。著其主名也。四面高同。言專處。餘可見矣。下加軛與轅。云軛輿也。案徐鄭說是也。云崇高也者。爾雅釋詁文。後注及頤人。梓人。匠人注。並同。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者。廬人注同。說文寸部云。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小爾雅廣度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案小雅說仞四尺。誤。其尋常度數。則與此同。車戟長二尋。故說文戈部。引周禮。戟長丈六尺。吳子圖國篇云。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並與此不合。釋名釋兵云。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上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則本此經而失其義。蓋劉氏之謬也。云長丈二者。尋八尺。尋有四尺。則丈二尺也。爰制詳司戈盾疏。云戈爰戟矛皆插車軛者。插。葉鈔宋本釋文作捷。案捷與插古通用。士冠禮捷柶與。釋文。捷。本作插。是其證。廬人注亦云。晉矜所捷也。釋文云。軛。車傍也。義本說文。賈疏云。皆當以鐵圍範軛。置於軛之上下。乃插而建之。容出先刃。入後刃音之。一則邪向前。一則邪向後。乃可得也。戴震云。車軛外設局。戈爰戟矛所建。程瑤田云。四兵之插車軛也。惟戈迤之。其餘爰戟矛三兵。並直建不迤。鄭珍云。軛。說文云。車傍也。則注云插車軛者。止謂插車之兩旁耳。自是插於外圍。以詩詠二矛例之。知四兵左右皆有矣。釋賈氏意。似是以軛爲輿板。其鐵圍當釘在板上。以其說推之。四兵宜上下各有兩圍始固。又須有向後向前。則輿一面有十六。將鐵圍布滿兩箱。絕無是理。案經文計四兵崇數。惟戈是柅之迤高。爰戟矛皆直量其柅之實高。若都是斜建。其長短雖不齊。而斜之距。宜上下如一。乃彼此不相拒礙。柅六尺六寸者。斜之則高止四尺。以此數差之。至魯矛。止得崇一丈二尺。皆不得如經所云。程以戈獨迤之。餘皆直插。先刃後刃亦止戈。乃如是。其說確矣。又云。車箱外三面皆有圍。三面材自軌以外尙

寬四寸六分者。所以爲置闌地也。古人臨戎。所需一切。皆宜在其左右。而隨前一分爲人所憑立。隊後二分又登降無常。如衝刺噴九上九下。鄭丘綏有險必下推。可見皆不容置物其中。觸礙手足。故必於與外爲闌焉。兵器旗物。以插闌上。金鼓諸具。腹在闌中。然後可進可戰。非徒子然一箱也。記文不及之者。以非車正。橫直諸度。皆可仿轡式消息之。其制以柱承平板。牽以橫木。交於轡式之梁柱。板上穿孔置軛下。釘鐵圈。簪以受插者。式外如式之長。轡外如轡之長。其名曰闌。西京賦。旗不脫闌。薛綜注。闌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闌。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闌。其說此制甚明。然則左傳宣十二年。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惹之。脫闌。少進。馬還。又惹之。拔旆投衡。乃出。可知是旆插於闌。楚人初教之脫去。晉人不從。迨復教。乃拔脫而投之耳。正義謂脫者是闌木。殊誤。服君左傳注。局。橫木校輪間。蓋以局指左右闌。爲旆插其上。若其稱。一曰車前橫木也。是服前舊說爲指前闌建旆。與服異。要可證左右前三面闌木皆局也。此較輪間之闌。戈戔戟矛建焉。所需諸物戔焉。又云。車箱後面空虛。兩柱上宜牽以一橫木。其轡始固。今既以人山此登下。不可以一橫礙之。則兩輪壁立。高過五尺。車行時。必有戰机不安之勢。又可以鐵圍範邪。置轡之上下。插旗物兵器。以益危之。如賈疏之說邪。故於理勢不能固之於內者。可以闌使相扶相倚。固之於外。案兵車闌局之制。當如子尹所定。王宗淩、黃以周、說略同。黃又據漢書成帝紀顏注云。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證服說之校亦近是。古兵車。乘車轡外。或有闌局。亦謂之闌。墨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闌中載書甚多。是也。兵車。以四等兵環建局間。呂氏春秋悔過篇。載秦師過周。拘服回建。卽謂是也。兵惟戈巡建。餘兵皆正建。程說得之。莊存與說同。文選張衡東京賦云。立戈巡建。寔與戰同。張賦與此正相反。文人屬辭。不爲典要也。鄭司農云。逸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者。弓人先鄭讀同倚移從風。賈疏謂出司馬相如上林賦。案今本史記本傳。倚移作倚旆。漢書作倚旆。文選作倚旆。並與鄭賈所見本異。段玉裁云。說文。逸。褒行也。戈邪倚。作逸是正字。與上林賦倚移之移音義同。倚移。今史記上林賦作旆旆。說文於禾曰倚移。於旗曰旆旆。於木曰檣旆。皆謂阿那也。詒讓案。逸移聲近。字義略同。玉藻。手足毋移。注云。移之言靡逸也。彼以靡逸釋移。與先鄭讀逸爲移。可以互證。云謂著戈於車邪倚也者。程瑤田云。戈之逸也。非向前。卽向後。蓋六尺六寸之戈。逸之爲四尺。用股弦求句法。得句逸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若左右橫逸。加以車廣。其得丈有七尺。必遮塞道塗矣。鄭珍云。古戈制。刃卻極端。橫貫極鑿。則極端卽盡其長。故其崇止以極計。車上所以斜插者。以其長止六尺六寸。若直插則比人低一尺餘。其援胡正常肩臂之間。射御指揮。不無觸礙。故斜插之。若矛戟高出人上。邇不相干。詎須斜插乎。其插之所。余思外闌局木。廣亦無幾。其上不能差互爲孔。使邪正之極。得相交過。程氏以股弦求句。得句之逸出者五尺二

寸五分弱，計當在後軫前軌外，而直屬內處各釘一鐵圈，令斜向，與凡四鐵圈，皆足容戈鋒，先刃則插之軾，如此，則與深四尺四寸，加軾廣四寸一分，軾外廣四寸六分，戈自鐵圈斜出，軾之連軾橫木傍屬內以至高軾四尺之處，秘端略直，軾之盡比式，雖高七寸，而以援胡向下，轡出秘之上，尙高不至妨其聲控，亦不至登降相妨，於理勢庶有合乎，云會發聲直謂矛者，說文矛部云，矛，會矛也，建旛兵車，長二丈，毛詩秦風無衣傳云，矛長二丈，是經典單稱矛者，卽會矛也，應人六建及司兵注，說車五兵並有夷矛，此無之者，夷矛不常用，故此唯舉會矛之度，鄭應人注，以會夷爲長短名，與先鄭異，詳應人疏，又案會矛夷矛，並一刃直刺，書顧命孔傳云，惠三隅矛，孔疏引鄭注云，幾置，蓋今三鋒矛，詩秦風小戎毛傳云，戎矛，三隅矛也，彼諸矛並矛之別制，與兵車常建之會矛夷矛不同也，車謂之六等之數也，申言數，〔疏〕注云申言數也者，賈

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疏〕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者，王宗

任載車言，阮元云，車者，輪與軸之總名，而其用莫先於輪，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輕，是輪

又爲輻輳之總名矣，注云先視輪也者，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察、視也，輪人規爲縣水，量轡六事，皆言既卽察輪之

義，云自、從也者，爾雅釋詁云，從、自也，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樸

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矣，速疾也，書或作數，鄭司農云，樸讀如〔疏〕

子南僕之僕，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圓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戚數，〔疏〕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者，此卽謂察輪也，賈疏云，此以下云車有善惡高下大小之宜，程瑤田云，輪人三材不

失職，是最重者專在於牙，故曰，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通謂三材，而微至，則專重乎牙也，注云樸

屬猶附著堅固貌也者，詩大雅棣棣鄭箋云，相樸屬而生，爾雅釋木，樸樸者，郭注云，樸屬叢生者爲樸，方言云，樸，

聚也，郭注云，樸屬叢相著貌，案方言之樸，段玉裁改爲說文木部樸聚之樸，云樸樸二同皆謂積密，是也，蓋樸屬、

戚速，皆疊韻連語，士冠禮鄭注云，屬猶著也，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戚矣者，賈疏云，按公

羊傳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傳云，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注云，

義同。云書或作數者。丁晏云。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爲速。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爲促速。聲之誤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數之言速也。又漢書賈誼傳。淹速之度。史記作淹數。徐廣曰。數、速也。云鄭司農云。模讀爲子南僕之僕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云。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引之者。取音同也。王宗涑云。詩既醉。景命有僕。毛傳云。僕。附也。模僕聲同義近。故先鄭讀爲僕。而後鄭訓爲附著也。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圓甚。著地者微耳者。祭義注云。微猶少也。此據輪人云。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故知微至專屬輪至地言之。云著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爲威數者。先鄭從或本作數。此亦明圓甚則利轉之義。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陲也。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齊人之言終。〔疏〕輪已崇。則人也者。賈疏云。輪已崇。則過六尺六寸。軫卽過四尺。太高。故人不能登也。云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陲也者。陲。釋文作陲。非。說文戶部云。庳。一曰屋卑。通言之。輪卑亦得稱庳。賈疏云。輪已庳。則無六尺六寸。軾卽無四尺。大下。則馬難引。常似上陲也。注云已大也。甚也者。皆引申之義。鄭檀弓注云。已猶大也。又云。已猶甚也。云崇高也者。前注同。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者。是鄭據漢時方言釋之。文選吳都賦劉逵注云。終古。猶永古也。案楚辭離騷。九歌。九章。並有終古之語。則不獨齊人有此語矣。云陲。陲也者。轉人注同。爾雅釋地云。陲者曰阪。郭注云。陲。陲不平。案陲卽陲之俗。說文自部云。陲。少棚也。凡山小棚者。必陲陲下。故因之。阪之陲陲者亦謂之陲。俗分別爲二音。故釋文載劉昌宗音黨何反。李軌音他。並失之。惟徐邈音丈爾反。不誤。云輪庳則難引者。王宗涑云。輪庳則壓馬重。常若登陲然。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此以馬大小爲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疏〕故兵車之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者。鄭珍云。後文輪輿諸事。俱不著尺寸。先出三車輪。崇明根數也。王宗涑云。置六尺六寸六尺三寸兩輪。以六觚率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丈九尺八寸。田車輪。周丈八尺九寸。以密率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二丈零七寸三分四釐五豪一秒一忽。田車輪。周丈九尺七寸九分二釐零三秒三忽。此輪周常依密率算。如依六觚率算。則於輪崇之度。必皆有所不足。詒讓案此經及鄭注所算圓周圓徑。並據六觚率。與九章算術方田篇圓田率同。法數雖疏。然古法本如是。圓率自祖沖之以來。所推益密。非先秦兩漢人所得聞也。今於圓率周徑相求。並首列古法。以明經注之本義。而附著密率。以窮法數之微焉。注云此以馬大小爲節也者。轉人注云。國馬高八尺。田馬

七尺，故此兵車田車，亦視馬之大小，爲輪高下之節度也。云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者，賈疏云，皆據巾車而言也。云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者，校人六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騶馬，注齊馬、道馬，故此亦云兵車乘車駕國馬也。輅人三輅，又有騶馬之輅，阮元云，記不言騶馬輪崇，然輅深既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以三寸遞減，騶馬輪崇，當六尺也。案依阮說，則騶馬輪崇，與車人柏車同度與，六尺有六寸之輪，輅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四尺

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此車之高者也，軫、輿也，鄭司農云，軾、害也，輅讀爲旃僕之僕，謂伏兔也，玄謂

旁出輿亦「疏」，六尺有六寸之輪，輅崇三尺有三寸也者，軾、得輪全度之半也，賈疏云，此經論軾崇四尺，不高不下之

七寸也，「疏」節，上云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軾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云加軾與轆焉，四尺也者

，以軾轆加軾，崇之和數也，云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者，據中人之度，御覽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陰極于八，

故人旁八幹，長八尺，經意以人長八尺，取其半爲輿軾之高度，則無不能登之患也，注云此車之高者也者，賈疏云，

對田車，是車之下者也，云軾輿也者，以此軾加軾輿之上，明通輿下四面材言之，不徒指後軾也，詳前疏，鄭司農云，

軾害也者，害、害之隸變，說文車部云，害、車軸耑也，大馭杜注云，軾、謂兩轆也，軾即害之或體，詳大馭疏，程

瑤田云，軾崇當輪崇之半，其數取節於軸圍之半徑，由是平出而達軸末，謂之害，是軾崇處也，云輅讀爲旃僕之僕者，

旃僕未詳，段玉裁云，僕當作撲，廣韻撲、拂箸也，漢人多用旃爲旃，旃撲者，以旃拂物，如今婦人之粉拍，讀爲當

作讀如，案段說亦通，云謂伏兔也者，即輅人免圍之免也，戴震云，伏兔謂之輅，易小畜九三，輿脫輻，大畜九二，

輿脫輻，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輻，說文，輅、車伏兔也，輅、車軸縛也，釋名，履似人履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

之也，又曰伏，輅、輅伏也，於軸上也，案輅下有革，以縛於軸，今易小畜作輻，蓋傳寫者誤，阮元云，輅在輿底，

而銜於軸上，其居軸上之高，當與輅圍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一長足，少鏤其軸而夾鉤之，

使軸不轉鉤，軸後又有革以固之，輿底有輅，則不至與軸脫離矣，案戴阮兩家說伏兔形制是也，伏兔承輿下面加軸上，

其正中與輅，當免圍徑同，共前後作半規形，下銜軸者，鄭珍謂亦徑二寸二分，其說甚瑣，蓋其所銜者，正切軸半徑

而止，則伏兔中方徑雖止三寸六分，其銜軸處，則櫛方徑五寸八分，兼得軸半徑之度，故此經亦止以軾輅加軾下半徑，

而不必再計軾上半徑之度也，輅與輅略同，易小畜孔疏，引子夏傳云，輅、車履也，易釋文引鄭易注云，伏兔，左傳

九五

約率以密率算。止二寸一分。今於輪半崇三尺三寸之上。加軸半徑二寸一分。轆高三寸二分。軫厚一寸四分。於七寸尙少三分。據說文。軾、伏兔下革也。知兔下有革爲籍。不令木與木相摩。當兔下應亦不異。則軾厚約三分。添成高七寸。爲軾崇四尺。軾轆中閒空三分強。於轂半徑五寸三分強入軾下者。仍得容轉也。設伏兔處。江氏以轂入輿下七寸推之。云當在軾內八寸閒。余計宜距軾內一寸二分設之也。案子尹說。輕江尤密。但其所定軾軻異圍及伏兔鉤入底版之數。經注並無見文。未敢偏持一義。今兩存以資參攷。凡車制度數。經有明文者。並以經爲正。注說。閒有微差。近儒攷正。義據塙鑿者。亦詳著之。至經注並無文。後人以意推定者。衆說紛紜。難以質正。且根數一差。則全車度數。並隨之遷易。黍標之較。舛馳千里。今博採諸家。略存一二。不悉論也。云田車又宜減焉者。轉人注云。田車加軾與轆五寸半。又云。輪軾與軾轆之減率寸半。是也。賈疏云。田車軾崇三尺一寸半。減乘車寸半。加軾與轆爲五寸半也。云乘車之軾廣。取數於此。軾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者。匠人注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輻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一。賈疏云。車輿六尺有六寸。是軾廣。謂轍廣。轍八尺。則車輿外出。輿兩各七寸。取於軾轆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

周禮正義

卷七十五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材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櫟也。〔疏〕輪人爲輪者，以所制人，亦卽此輪與轆車諸工。總敘云：察車自輪始，故車工首輪人。云：斬三材，必以其時者，斬材與山虞義同。程瑤田云：古人用材，必量其事之大小而度之。轂則度其材之約有四圍者，輪牙則度其材之過乎把，或將及乎拱者。山虞，凡服耜斬季材。注云：季猶稊也。服、牝服。古人度材之法，此可類推。注云：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者，轂、輻、牙皆統於輪，故先斥其材。轉詩外傳云：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而傳者也。三木卽此三材也。阮元云：說文車部云：有輻曰輪，無輻曰攄。是輪爲牙，轂輻之總名。云：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者，據山虞職明時，卽中冬中夏也。云：今世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櫟也者，論三材所用之木。程瑤田云：爾雅釋木：榆、白粉、玉篇：粉、白榆也。然則榆爲赤粉矣。雜榆，赤白兼用之，與詩魏風坎坎伐檀，又曰坎坎伐輻，毛傳：輻、檀輻也。又曰：坎坎伐輪，毛傳：檀可以爲輪，伐輻兼言伐輪，則牙亦可用檀矣。說文：檀，枋也。枋木可作車、廣韻：檀一名櫟，萬年木爾雅：杻、櫟，郭注：似棗，細葉，材中車輶，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檀。詒讓案齊民要術云：枋榆可以爲車轂，雜榆疑卽枋榆，潛夫論相列篇云：檀宜作輻，榆宜作轂，御覽木部引崔寔政論：述師曠語：同，則周時輻轂亦以檀榆作之。與漢時不異也。檀卽櫟，詳弓人。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謂其鑿內〔疏〕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者，程瑤田云：三材治之，各有度法，合之爲輪，疏。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而合之。〔疏〕所謂和也。注云：調其鑿內而合之者。釋文云：內，依字作柄。案說文無柄字，古鑿柄字止作內。內，謂輻齒蚤之入轂牙者，鑿謂轂牙受齒蚤之空，食醫注云：相調也。賈疏云：謂孔入轂入牙者，並須調使得所也。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

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利轉者穀，以無有爲用也。鄭司農云，牙諷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謂輪轉也。世閒或謂之罔，書或作轉。〔疏〕穀也者，以爲利轉也者，以

車部云。轉、還也。轂中貫軸。轉還無滯謂之利。云輻也者。以爲直指也者。說文車部云。輻、輪轆也。謂三十輻各指其繫。無偏僣也。云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者。說文手部云。揜、引取也。重文抱揜或從包。輪牙輞會。合衆木聚成大圓形。互相持引而固也。注云利轉者。轂以無有爲用也者。賈疏云。案老子道經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法。無有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用。與中空虛。人居其上。引之者。證轂爲由空乃得利轉之義也。錢坫云。

說文車部。轂、輻所湊也。言轂外爲輻所湊。而中空虛受軸。以利轉爲用。王宗淩云。轂之穿空。圍正而滑易則利轉。故云以無有爲用也。鄭司農云。牙讀如跛者。訝跛者之訝者。此引公羊成二年傳文以擬其音也。訝、今本公羊傳作逆。

同。詳秋官敘官疏。云謂輪轆也。世閒或謂之罔。書或作軛者。徐養原云。車人云。渠三柯者三。鄭司農云。渠謂車軛。所謂牙。說文本部。枿木也。一曰車輞會也。又車部。軛、車軛也。軛、礙車木也。如司農說。則牙軛同物而異名。如許君說。則牙軛異物。案徐據說文宋本。今段玉裁校本。據玉篇廣韻。改車軛爲車輞。則亦以軛與枿爲一物。但枿訓車輞會。會爲會合衆材。而輞則輪外匡之總名。許於枿訓分析甚明。而軛訓則又渾舉不別。義微異耳。釋名釋車云。輞、罔也。罔羅周輪之外也。關西曰軛。言曲軛也。廣雅釋器云。軛、輞也。急就篇輻轂輞輅輅輅輅。顏注云。軛、車輞也。關西謂之軛。言其柔曲也。案、軛、亦作柔軛。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推車無柔。又云郡國縣吏素桑。樣是也。阮元云。輞非一木。其曲須揉。其合抱之處。必有牡齒以相交固。爲其象牙。故謂之牙。說文曰。牙、牡齒。象上下相錯之形。于車牙牙字。則加木作枿。曰車輞會也。蓋枿本車輞會合處之名。本義也。因而車輞通謂之枿。此餘義也。王宗淩云。一木之屈曰軛。軛、燥也。言木經柔屈也。合衆軛以成大圓曰輞。輞、罔也。言如罔之結繩聯綴也。兩軛交合之牡齒曰牙。此其本義也。三字經典亦通用。案阮王說是也。牙材分言之則曰牙或曰軛。總舉其大圓則曰輞。輞與牙微異。漢時俗語通稱牙爲輞。故先鄭據以爲釋。書或作軛。謂今書別本有如此作者。義兩通。故記之。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敝盡而轂輻牙不動。〔疏〕三材不失職。謂之完者。莊有可云。不失利轉。直指、固抱之職也。程瑤田云。說文完全也。謂之完者。工巧之極致。三材不失職。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兼任之。而要其歸於工巧。常其初成。固已知之。至於輪敝。始可驗耳。注云敝盡而轂輻牙不動者。說文俞部云。敝、一曰衣敗。引申之。凡物敗壞並謂之敝。逸氏注云。據弊義亦相近。賈疏云。轂輻牙各有職任。自相支持。雖盡不動。是不失職也。詒讓案荀子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隱括。三月五月

爲輻。案此輪敝三材不動。卽所謂敝而不反其常也。望而眡其輪。欲其輻爾而下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輪謂牙也。輻。均致貌也。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非有他也。〔疏〕望而眡其輻爾而下也者。明治牙之善。總敘所謂察車自輪始也。賈疏云。下過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過。段玉裁謂疏常本作不過。云。下也。賈氏作不過。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過。此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有二下者是也。望而眡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圓甚。牙皆向下過邪。非謂輻與轂正直兩兩相當。經下文縣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圓。自謂牙。輪之圓在牙。上文穀輻牙爲三材。此言輪輻轂。輪。卽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案段說是也。注云輪謂牙也者。輪外周市之大圓爲牙也。云輻。均致貌也者。與審人巾審字同。廣雅釋詁云。輻。覆也。此輪牙之均平致密。如物之下覆不偏衰也。禮器云。德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致密也。案致卽今數字。詳大司徒疏。江永云。注未確。進非車圓形。遠望。中半漸積而下。輻爾而下也。周禮皆均致也。云進猶行也者。大司馬注義同。江永云。注未確。進非車進。乃人進。鮑人望而眡之。進而握之可證。大略好處。遠望可見。其精致處。須近前細察。案江說是也。程瑤田。王宗淶說並同。下二章義並放此。云微至。至地者少也者。總敘注義同。程瑤田云。至地者少。圓使之然。非指牙厚切地者言。牙厚有杼有作。不皆微至也。云非有他也。圓使之然也者。言下過微至。非別有巧術取之。惟其圓故耳。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者。段玉裁云。此聲之誤也。云故書圓或作員當爲圓者。徐養原云。說文口部。圓。天體也。从口。員聲。圓全也。从口。員聲。讀若員。蓋圓圓音義俱相近。而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玄謂如桑螵蛸之蛸。〔疏〕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徐僭本說文手部引作掣余。案說文爰部云。爾。麗爾。猶靡麗也。八部云。余。詞之必然也。余正字。經典輒段爾爲之。云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者。弓人注云。易理滑致也。程瑤田云。易直者。輻不失職之極致。貴直尤貴易也。注云掣纖。殺小貌也者。廣雅釋詁云。纖。小也。謂從股趨肢。以次漸殺而小也。賈疏云。凡輻皆向轂處大。向牙處小。有掣纖。掣向牙處而言也。戴震云。纖。攢通。輻有鴻有殺。似人之臂掣。故欲其掣爾而纖。不攢腫也。說文手部

曰。舉。人臂兒。攢。好手兒。詩云。攢攢女手。今毛詩作攢。傳云。攢攢。猶攢攢也。王宗陳云。輻圍外一偏。股
攸若一。內偏三分其長而殺。其近牙之一分。與臂正相似。記故以舉攢形容其殺也。云肉稱弘殺好也者。爾雅釋言云。
稱。好也。樂記云。寬裕肉好。肉稱。與肉好義亦同。謂輻均好也。程瑤田云。弘謂股。殺謂股。好謂弘殺之閒。弘
不腫。殺不陷也。鄭司農云。舉。謂爲紛容舉參之舉者。段玉裁云。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說樹木云。紛容蕭瑟。漢書
文選。皆作紛溶衍。案前參與檣。同蕭森二音。郭璞曰。紛容衍。枝疎擢也。鄭司農所傳作舉參。音義與郭同。
謂輻之纖長。略如枝條疎擢。故曰讀爲。音音義皆同也。云玄謂如桑蠶。蠶之始者。擬其音也。神農本艸經云。桑蠶始。
生桑枝上。蠶。蠶子也。說文。
蠶部作蠶。始。蠶即蠶之俗。望其穀。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眼。出大貌。
穀之革也。革急。則裏木廉。隅見。〔疏〕望其穀。欲其眼也者。明治穀之善也。眼。說文車部作輶。云輶穀齊等兒。周
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限。〔疏〕禮曰。望其穀。欲其輶。與鄭字義並異。戴震云。眼當作輶。齊等者。不曉減
也。云無所取之。取諸急也者。程瑤田云。急者。穀不失職之極致。注云眼。出大貌也者。說文目部云。睪。大目
出也。與眼聲近。段玉裁云。說文。眼。目也。鄭意目部睪睪睪睪等字。與眼音皆相近。故以出大貌訓。眼大對廉而
音。望之如大出目。進而視。則其幬革又斂約。云幬慢穀之革也者。說文中部。幬作幬。云幬幬也。又云幬。幬也。
廣雅釋詁云。幬。覆也。案幬本爲幬。引中爲覆幬之義。凡小車穀以革家幬爲固。故亦謂之幬。戴震云。以革幬穀謂
之幬。說文亦作輶。從革。小雅。約輶錯衡。毛傳曰。長穀之輶也。輶即輶革。惟長穀盡飾。大車短穀則無飾。故曰
長穀之輶。案戴說是也。史記禮書云。大路之素幬也。疑即謂穀革純素。無朱漆之飾。索隱謂車蓋素帷。非其義也。
互詳後及巾車疏。云革急則裏木廉。隅見者。廣雅釋言云。廉。稜也。穀餘木極圓。雖平易齊等。而兩端近賢輶處自有
廉稜。案革急。則見也。賈疏云。凡穀初作時隱起。然後以革輶之。革急裏木隱起見。云鄭司農云。眼讀限切之限者。
此擬其音。兼取其義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切。門限也。說文訓部云。限。門限也。切。切字通。惠士奇云。釋名云。
限。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與二鄭說同。段玉裁云。限切謂門限。爾雅秩讀于結反。即切字也。漢書曰。切皆銅沓。
四部賦。玄。堯切。西京賦。設切厓陳。高誘注。淮南多僂門切。司農。眡其輶。欲其蚤之正也。蚤。當爲爪。謂輻
譚如限切者。擬其音。謂其齊整截然也。鄭君訓出兒。則不讀如限也。眡其輶。欲其蚤之正也。蚤。當爲爪。謂輻
輶云。輶。讀爲關東音餅之餅。謂輪
第也。玄謂輪雖第。爪牙必正也。〔疏〕眡其輶。欲其蚤之正也者。以下論輻入牙殺之巧。輶。即下文云六尺有六
寸之輪。輶參分寸之二是也。戴震云。輻。上端入穀中。用正柄。下端入

牙中，用偏柄，令牙外出，不與輻股散參值，是爲纒。纒之言偏單也。蚤正，謂衆輻齊平，雖有纒之減，蚤皆均正也。程瑤田云：纒者，牙纒也。纒之形見於輻廣之外，而纒之故藏於輻廣之中。輻廣有全有殺，故殺牙兩鑿心，對鑿有相左之差。鑿心相左，則齒蚤相左，入牙一準乎蚤，則輪纒，故曰：既其纒，欲其蚤之正也。注云：蚤當爲爪者，後爲蓋章弓蚤注同。說文蠹部云：蚤，齧人跳蟲。又，古爪字，重文蚤蚤或从虫。又爪部云：爪，爪也。覆手曰爪，又部云：又，手足甲也。此蚤當爲又，取手足甲之義。此經梓人段爪爲又，故許君以又爪爲古今字。鄭此注亦破蚤爲爪也。車輻大頭名股。蚤爲小頭，對股言之，與人手爪相類，故以蚤爲名。段玉裁云：儀禮士喪禮士虞禮，爪字皆作蚤。古文假借字也。云謂輻入牙中者也。別於齒爲輻入轂中者也。戴震云：輻端之柄，建牙中者，謂之蚤。鄭司農云：纒，讀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輦也者。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必以關東言餅，則他處言餅，非其讀也。玉篇云：纒，鄭衆音補管反，蓋近之。鄭珍云：輪偏出股鑿之名，古無正字，其聲如纒，記卽以纒爲之，纒从更聲，更从丙聲，古讀纒非如今之姑杏切也。先鄭讀爲關東言餅，而玉篇音補管反，是關東言餅，亦非如今之必非切也。漢人言輪偏出，其聲如單，因又以單爲之。纒與單，只聲有輕重，其實一也。今俗言物之偏出爲單出，猶漢之遺語。案鄭說是也。釋文云：單，劉薄歷反，李又方四反，一音薄計反者，說文竹部云：單，籀單也。此注借爲外偏之義，與訓蔽輻底之昭絕異。盧文昭校本釋文誤作單，段氏謂單不得反以薄歷，足正其誤。云玄謂輪雖單，爪牙必正也者，程瑤田云：謂蚤入牙鑿必直也。論議案：正謂鑿空正居牙中，爪入牙仍不偏也。詳後疏。察其齒蚤不齧，則輪雖敝不匡。之刺，謂輻入轂中者也。齒與爪不相侔，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齒讀如雞齒，齧也。戴震云：人齒侏儒曰齧，凡物刺起不平曰匡。案戴說是也。此不匡據牙言之。輪用久而敝，其牙之匡乃見。初成時不見也。惟驗其齒蚤上下鑿柄正相直，則可決其牙雖敝不至匡戾也。注云：齒，謂輻入轂中者也。戴震云：輻端之柄建轂中者謂之齒。阮元云：齒蚤皆指名也。公羊文十四年傳曰：如以指則接齒也四，接齒，卽駢指也。古人命物，多就人身體名之。如牙股駢頸踵股等皆是。云齒與爪不相侔，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者，鄭訓齧爲侔也。程瑤田云：蚤正則與齒不相齧，齒不當不正也。蚤偏，齒亦因之而偏。齧者，鑿柄相戾致然也。王宗濬云：輻居轂輞之間，

首與爪大小不侔。且爪偏在外。最易僂戾。苗爪不繇。山於四周之苗。鑿正齊也。說文東部云。刺。戾也。義亦近。枉。鄭司農云。苗讀如稌。劇之劇者。賈疏云。讀從史游急就章。分別部居不稌。劇義。取不參差意也。段玉裁云。擬其音也。案。段說是也。苗並不取不稌劇之義。疏說非。云謂建輻也者。建。猶插入也。輻上頭插入穀。故名爲苗。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苗。聲如截者。段玉裁云。廣證之。皆建立之義。弓人之苗。梁。詩箋之。熾苗。管子之。割耕。割耘。史記之。割刃。義訓略同。惠士奇云。苗。猶立也。甬也。義與刺同。漢書溝洫志。瓠子歌。鑿石苗。卽苗蛋之苗。案段惠說是也。漢溝。流志顏注云。苗。亦甬耳。義與刺同。卽惠所本。釋名釋言語云。刺。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刺。文選思玄賦。李注。引章。昭漢書注云。北方人呼插物地中爲刺。刺又爲事。漢書通傳注。引李奇云。東方人以物甬地中爲事。傳。事。苗。音。並相近。毛詩大雅皇矣。傳云。木立死曰苗。亦取樹立之義。云博立梟基亦爲苗者。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博。貴梟。勝者。必殺梟。四京稌記云。郭舍人善投壺。激矢令還謂之爲驍。言如博之豎梟。於輩中爲驍傑也。列子釋文。引古博經云。業行到處卽豎之。名爲驍基。驍基。卽梟基也。云匡。枉也者。呂飛鵬云。匡。說文作輶。車部。輶。車戾也。與先。鄭訓枉之義合。江永云。輪人兩匡字。皆訓爲枉。後鄭訓刺。刺。亦枉也。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爲距。〔疏〕道。必矩。其陰陽者。賈疏云。此欲斬穀之時。先就樹刻之。記職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必記之者。爲後以火養其陰故也。江永云。山虞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此則陰陽木各有向日背日。以向日爲陽。背日爲陰。程瑤田云。一木必有一木之陰陽向背。矩之乃能不誤施也。故無論冬夏。斬時皆當刻識之。案江程說是也。列女傳。辯通篇說弓。隸。云。生於大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此言陰陽之均調也。穀木不能皆均調。故必矩識之。注云。矩。謂刻識之也者。刻識猶畫也。國語周語。其母夢神規其臂以墨。章注云。規。畫也。刻識謂之矩。猶畫謂之規矣。云故書矩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者。徐養原云。說文工部。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架。別無矩字。是巨卽矩也。距。從巨聲。故距矩通用。釋名。贊曲頭曰距。距矩也。陽也者。稌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敝不蔽。稌。致也。火養其陰。炙堅之也。鄭司農云。稌。讀爲奠。祭之〔疏〕陽也者。稌理而。稌。木又作楨。阮元云。說文。稌。積。積。從禾。稌聲。引周禮。稌理而堅是。此經舊從木作楨。非也。案阮說是也。理。謂木之脈理。說文木部云。枋。木之理也。云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敝不蔽者。敝。說文艸部。引作。

弊。聲之譌也。賈疏云。此穀若不火養。炎陰柔之處。使堅與陽齊等。後以革輓陰柔之處。木則復減。革不著木。必有暴起。若以火養之。雖散盡不敵暴也。注云。積。致也者。詩唐風。鴉羽。積者。根相迫近。致也。爾雅釋言云。苞。積也。郭注云。今人呼物。積者為積。鴉羽。孔疏引孫炎云。物積生曰苞。齊人名曰積。聘義注云。積。緻也。積。同。段玉裁云。致。今之緻字。積者。禾之密。引中為文理之密。云火養其陰。炎堅之也者。凡物柔者。得火則堅。故陰木疏理而柔。亦須火炎使堅強也。鄭司農云。積。讀為奠祭之奠者。段玉裁改讀為為讀如。云。讀如奠者。擬其音。今本作讀為。非也。漢時奠音如震。案段校是也。云。敵當作耗者。先鄭改讀。與某氏改煎金錫則不耗同。謂穀圓滿不虧減也。段玉裁云。司農謂敵者聲之誤也。故改為耗。云。玄謂敵。敵暴。陰柔後必撓減。撓革暴起者。戴震云。減下曰敵。虛起曰暴。洪頤煊云。敵亦作稿。晏子春秋。稷上篇。今夫車輪。敵暴。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稿暴。不復稿矣。荀子勸學篇。雖有稿暴。不復撓者。揉使之然也。即其義矣。段玉裁云。說文艸部云。敵。艸貌。此敵之本義。下文引周禮。穀不敵。此說其假借也。陰柔後必撓減。所謂耗也。稿革暴起。所謂暴也。稿必負餘注云。革穀相應。無贏不足。暴者。穀不足而革贏也。案洪段說是也。暴。暴之。隸譌。旒人注云。暴。填起不堅致也。後鄭以敵為暴。革贏也。先鄭以敵為耗。穀不足也。二讀不同。而義實相因。大戴禮記勸學篇。用荀子文。稿暴作枯暴。敵稿聲類同。後鄭以敵暴古恆語。故不從先鄭。穀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鄭司農云。柞。讀為摯。謂輻危也。玄謂改讀。荀子楊注云。稿枯暴乾。亦非古義。穀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柞狹也。摯。讀為摯。謂輻危也。玄謂小而長。則前中弱。〔疏〕穀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者。摯。錢氏宋本作摯。釋文唐石經及各本並作摯。羣經音辨大而短。則末不堅。〔疏〕同。阮元以唐石經為非。案摯先鄭破為摯。依宋本則為摯之誤。依石經則為形之誤。二字並通。無由決定。今姑從石經。程瑤田云。穀之大小長短。必適中。斯無柞摯之弊。此為下文言穀長穀圓諸度法起本也。注。鄭司農云。柞。讀為迫。暗之暗者。秋官序官先鄭注云。柞。讀為音聲。暗之暗。與此讀同。迫暗猶言迫狹。與同。修聲注云。修則聲迫狹。出去疾也。漢書王林傳作迫狹。釋名釋宮室作迫狹。字並同。云。謂輻開柞狹也者。王宗淶云。穀開須為擊以容三十輻共一穀。故穀小則輻開柞狹。而前中弱。云。擊讀為擊。謂輻危也者。戴震云。樂同。陸。呂飛鵬云。說文出部云。輻。樂輻。不安也。易曰。樂輻。先鄭讀擊為樂。訓危樂。即此義。案戴說。是也。許引易樂輻。今易困上六爻辭作輻。又說文自部云。陸。危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既陸。今書秦晉作柞。陸。文選馬融長笛賦云。輻根跼之樂。則兮。李注云。樂。則。危貌。樂。輻。陸。並聲近義同。輻。危樂。謂前不固搖動也。云。玄謂小而長則前中弱。大而短則末不堅者。末上。宋附釋音本。汪道昆本。及注疏本。並有輻字。衍。此增成先鄭義也。賈疏云。

以輻小而長，則輻間狹，故齒中弱，輻大而短，即輻末淺短，故不得堅牢也。詰讓案，輻小而長，則衆齒之閒，餘地太少，故弱，輻大而短，則輻外距賢輻餘地又太少，故不堅也。江永據車人云，短輻則利，長輻則安，謂此云榮者安之反，載震亦謂車行危阻不安，義亦通。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六分六寸之輪，〔疏〕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牙圍尺一寸，〔疏〕圍者，牙圍之度，爲車制諸度之根。依鄭注，說牙圍爲長方形，詳後。注云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者，賈疏云：此據兵乘車而言，若田車之輪小，崇六尺三寸計，亦可知也。案依賈說，田車牙當圍一尺十分寸之五，減於兵車乘車五分，注特出六尺六寸之輪，亦明田車牙圍，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一。〔疏〕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不漆其踐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則內外而不漆者各一寸也。〔疏〕圍而漆其得有此數也。二，記漆牙之度，并爲下數長輻圍明根數也。注云不漆其踐地者也者，牙外踐地，沙石輻輳，易至顛散，非漆所能固，蓋別以薄鐵傳之，故不漆也。說文金部云：鑼，鐵也。車輪鐵也。即牙外傳鐵之名。云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就一尺一寸，且取九寸三分寸之，各得三寸，猶有二寸在，又一寸爲三分，二寸爲六分，三分分之，各得二分。若然，一分有三寸三分寸之二，二分總得七寸三分寸之一，是漆之者也，餘一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是不漆者也。阮元云：漆其近輻之二分，寬七寸三分三釐三毫，不漆其近地之一分，寬三寸六分六釐六毫也。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而不漆者各一寸也者，鄭珍云：詳玩注文，蓋專明牙之踐地不漆一邊之度，所云牙厚，不兼投輻一邊也。注所以必專明不漆一邊者，以上文但言六分輪崇一爲牙圍，其圍之尺一寸者可知，而以此尺一寸者分爲四面廣狹之數不可知，不知四面廣狹數各若干，則牙厚牙廣不能定，即漆與不漆之地無從定，而下文輻輳諸數，出於漆內中諸者，皆茫然矣。故先云不漆其踐地者，以明不漆者在踐地一邊，然後接云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以明漆其二不漆其一之數，然後即不漆之數析之，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而不漆者各一寸，順文理讀之，明明所云牙厚，爲就牙之踐地一邊言，非兼投輻一邊，謂牙上下同厚也。凡牙之厚，其度皆如輻之廣，小車輻廣三寸五分，則牙厚亦三寸五分，惟踐地一邊，須不杼不倅，自不能與投輻一邊同厚，其制蓋於牙內外兩邊距地一寸之處，各微銳殺，而下至牙厚九分一釐三毫三不盡而止，則牙之踐地不削者，只餘一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合兩邊距地一寸圍之，得三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居牙圍三分之一不漆，是兩邊距地一寸，雖爲輪之崇自若，而牙踐地一邊，既不杼不倅，則此二寸者俱是踐地，此注所以算不漆踐地者，必并內外各一寸計之也。得此不漆之度，乃後以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分居投輻一邊，及內外兩邊，投輻一邊，如輻之廣占三寸五分，內外兩邊各占一寸

九分一釐六毫六不盡。於是一尺一寸之牙圍。其爲四面廣狹。皆得的數。自輪之平面視之。六尺六寸之崇。上下不漆者。各去一寸。其餘六尺四寸皆爲漆內。而轂輻諸度之根定矣。令者。非假設之辭。以記無明文。山參互推得。而不敢質言。使若假設其數云爾。下注令輻廣三寸半。語意亦然。又云古人凡創一物。必合於物之情理。當於人之心目。經無勉強牽就。故其制易知易從。美善而不可易也。卽如輪牙以注云踐地不漆一分之內。有內外各一寸推之。知車輞揉治初成。其厚本上下相侔也。乃先於內外相距邊一寸。各畫一規。又於厚之外邊中除一寸六分強。周畫兩界線。然後各卽規外擡殺之。至於界線而止。則規自成廉墀。而輪成不侔不杼之形。立而視之。輪之面盡於規。自規以外皆踐地者。非輪面也。然後盡漆其輪面。既使滾泥易脫易洗。又得飾爲美觀。梓內誦中。易而且準。若如後人所說牙厚上下相等。則牙面自是齊平。而一截漆之。一截素之。入於目既不成象。又於無界垆之平面加漆。必有過與不及之處。謂中取度。求準則難。自然之與勉強。可以定是非矣。案子尹釋注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爲踐地一邊之厚數。極爲精瑤。足申注義。知牙投輻一面不爲此數者。後注云令輻三寸半依經參分股圍去一以爲轂圍。尙存二寸有零。更加輪輹參分寸之二。此豈一寸三分寸之二之地所能容乎。況牙木須揉曲成圍。必廣厚略等。方可揉屈。假令牙投輻與踐地兩面正等。則倍一寸三分寸之二。得三寸三分寸之一。以減一尺一寸。餘七寸三分寸之二。爲牙內外兩平面之廣。每面得三寸六分寸之五。爲三寸八分三釐有奇。是平面之廣。較之厚度。至一倍有餘。以如此之木。向厚而揉之使圍。亦甚難矣。梓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疏〕梓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者。說文言部誦。風聲類同。取牙漆內直度中風之。折取其半。以爲轂之長度也。惠士奇云。凡測圍者必先得其心。從心出線。則而皆等。梓者度量之名。度兩漆之內而中誦之。則輪之心也。輪內置轂。轂內貫軸。如此則軸正當輪心。而面皆等。然則中誦者測圓之法。而轂之圍徑。亦從此出焉。戴震云。大車短轂。取其利也。兵車乘車田車暢轂。取其安也。六尺六寸之輪。轂長三尺二寸。則車行無危阻之患。云以其長爲之圍者。明轂長與圍等。圍謂圍圍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六尺六寸之輪。求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案莊子人間世釋文引李頤云。徑尺爲圍。此鄆人有買棟者。求大三圍之木。於度爲可。淮南書與此經義合。戴震云。圍亦三尺二寸。以建三十輻。則輻間無狹狹之患。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者。賈疏云。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中屈此六尺四寸。故轂長三尺二寸也。又以三尺二寸爲圍。圍三徑

一·三尺得一尺·餘二寸寸作三分·爲六分·又徑二分·故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戴震云·周三尺二寸者·徑尺有五
分寸之一弱·鄭注用六觔之率·周三徑一·約計大數爾·非圓率也·王宗淶云·度起兩漆·不及不漆之大圍·是棹其
漆內也·圓密率圍三尺二寸·徑得一尺零一分八釐五毫九秒一忽零·鄭司農云·棹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者·
說文廣部云·衡·度也·棹·衡聲類同·義亦相近·阮元云·棹者·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也·棹與光廣二聲同轉·書
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及後漢書馮異傳·並讀爲橫被四表·爾雅枕·充也·枕卽與橫同義·光黃聲相近也·光轉聲
爲廣·廣從黃得聲·亦卽有橫義·故爾雅曰·細廣充幅·方言曰·幅廣爲充·此卽橫充而度物之義·光廣聲再轉卽爲
廓·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淮南子曰·橫廓六合·並同斯義·廓與廣聲亦相近·孟子曰·知皆廣而充
之矣·趙岐注曰·擴·廓也·然則棹其漆內之棹·卽與光廣一聲之轉·知其爲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矣·以其圍之
防措其蔽也·玄謂此蔽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苗者也·蜂蔽者·猶言趨也·蔽者衆輻之所趨也·〔疏〕以其圍

其蔽者·措·賈匠人梢溝疏引此作梢·從木·據彼疏·則賈所見本措蔽與梢溝字同·而今本兩經·措梢錯出·必有一
誤·段玉裁阮元皆謂字當從木·此經措誤·當作梢·然說文木部云·梢·木也·爾雅釋木云·梢·梢·皆無措除之
義·竊疑此與匠人梢溝實皆當作措·匠人經誤從木·後人遂并改實疏耳·江永云·以其圍之防措其蔽·謂以三分之
爲內·三分之一爲壺中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也·下文音五分其較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輞·則壺中內大
而外小·其常輻苗處得三分之一也·統言之·中空處皆爲蔽·切指之·外當苗者爲蔽·若殿上三十孔·受輻苗者·謂
之輞·不謂之蔽·案江說是也·注云措·除也者·說文手部云·自闕以四·凡取物之上者爲措·措除蓋其引中
義·謂剗刻木中·除去內心而空之也·阮元云·措有除去之義·史記龜策列傳·措菟絲而去之是也·措其蔽者·乃抽
拔去蔽木中心以爲蔽也·輪人措蔽·匠人梢溝·上林賦措鳳皇·甘泉賦梢夔魑·措梢同義·鄭珍云·措訓除者·除去
其實·使虛而成孔也·從手·與匠人从木同·云枋者·三分之一也者·程瑤田云·防·餘也·又分也·理也·王制祭
用敷之仿·喪用三年之仿·注以爲十分之一也·十分之一可曰仿·則三分之一當亦可曰防·鄭珍云·防者分理之名·
木無專字·言地理·卽从自作防·言木理·卽从木作枋·言指之分·卽从手作枋·言骨之分·从月作防·因从木又可
从艸作芳·因从手又可从人作仿·王制仿注爲什一·此爲三一者·以彼喪祭費不能多至三一·此於上下諸數惟三一爲
通合·故知是三之一也·孔氏正義謂仿者分散之言·數亦不定·得其義矣·論語案注定蔽徑小於小穿之輞者·以輞穿
有金·須減去二寸·而蔽則無是也·鄭後注蓋以輞輞與蔽三者之徑適相稱·其說甚精·不可易也·鄭司農云·措·讀

爲桑嫫蚘之蚘者。匠人稍薄。先鄭讀同爲。段玉裁改作如是也。此疑其音。不當云讀爲。匠人注亦誤。桑嫫蚘見前。云
戴讀爲蜂戴之戴。謂戴空壺中也者。段玉裁云。戴空壺中。老子所謂以無有爲用者也。案說文木部。櫟。車轂中空也。
從木桑聲。讀若戴。蓋故書作櫟。大鄭易櫟爲戴。故云讀爲。許謂櫟爲正字。故云讀若戴。今周禮本恐有誤。又案急
就篇作櫟碑作桑。桑戴雙聲。阮元云。戴說文作櫟。急就篇作櫟。戴。櫟。櫟。聲之轉也。戴爲中空之物。故量亦名
之。聘禮記十六斗曰。戴是也。觀記曰。量其戴以黍。是戴雖不必定如十六斗之多。而要爲物中空受物者之名可知。
案阮謂櫟戴雙聲是也。戴震說同。櫟當卽櫟之變體。戴空中侈。向外兩端漸斂。與鼓匡相似。廣雅釋器。一切經音義。
引埤倉並以鼓匡爲鼓鞀。中名。戴又作櫟。義與彼同。惠士奇黃以周並以急就篇桑爲桑之誤。亦通。鄭珍云。轂孔內
常輻苗處曰壺中。蓋俗間熟傳舊名。故先鄭舉以通古。云玄謂此戴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者。賈疏云。車轂其孔必大頭寬。
小頭狹。當輻入處謂之戴。寬狹處中而已。戴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今一尺取九寸三分之一。得三寸。仍有一寸三分寸
之二在。今以一寸者爲九分。寸之二爲六分。摠爲十五。三分取一得五分。故去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也。戴震云。指空轂
中如壺然。所以受軸。以密率計之。徑三寸五分。寸之二弱。惠士奇云。依注。設戴以轂圍三尺二寸而三分之。取其一
以爲戴。則戴圍一尺九分。寸之六。轂兩廂共徑七寸有奇。足以中貫軸。外受輻。而無不勝任之患。錢坫云。戴圍一尺
三分寸之二。此是戴內圍。若戴圍則是一尺五寸十五分。寸之八。方與賢圖轂圍相應。云壺中當輻苗者也者。謂壺中卽
轂中之空。其外則與輻苗之鑿正相直也。云蜂戴者。猶音趨也。戴者。衆輻之所趨也者。鄭珍云。蜂戴。亦俗間言衆
輻意有此語。與蜂起蜂聚蜂擁意同。後鄭申之云。戴。猶趨。蜂戴。衆輻之所趨者。李軌音戴音豆反。五分其轂之
則戴趨音義並與趨同。蜂戴是泛語。注意以衆輻湊之。亦是蜂戴。所以名戴。非戴轂卽是蜂戴也。五分其轂之
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
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疏〕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者。
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戴相稱也。〔疏〕明車轂舍軹內外大小之異度也。說文金部云。
軹。車轂中鐵也。釋名釋車云。軹。空也。其中空也。總言之。大小通曰軹。析言之。大曰賢。小曰軹。其物以鐵爲
之。又說文玉部云。琫似車軹。大宗伯注云。琫。八方象地。車軹與彼相似。則當內圍而外爲八觚形。蓋軹內空與軹相
函。故必圍以利轉。外邊則嵌入轂中。故爲觚棱。使金木相持而固。不復搖動也。江永云。五分其轂之長。長與圍同。
旨長卽是言圍。阮元云。大穿圍大。小穿圍小。蓋輻內之軸任重。故不可殺。使其穿大而轂弱。輻外之軸任輕。可以

使其穿小而穀強，且殺軸亦所以限穀，使不致內侵也。注：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輶，小穿也者。阮元云：穿者，軸所貫也。大穿者在輶內，近輿之名。小穿者在輶外，近轄之名。錢坫云：賢，大穿也。輶，小穿也。賢有大義，故大穿謂之賢。說文車部：輶，車輪小穿也。鄭珍云：輶孔自內頭起，其圍徑即漸殺漸小，軸入輶之圍徑如之，故孔適相兩而運轉，其內頭孔曰大穿，外頭孔曰小穿。賢者，說文目部：腎，大目也。輶與此賢音義並同，輶者，凡語止詞曰只，輶孔至末而止，即呼爲只。後因加車作輶，軸端鑄亦當軸止處，又所以止軸之出，故亦呼爲只。其作字遂兩同，案鄭說是也。凡兩穿及壺中，一例指之，則三處當有一定之度，若準賢輶兩圍，則輶徑不止三寸五分五釐五毫強，造輶者正因恐傷輶鑿，故特增輶厚，不因賢輶爲一定之殺，不然，有賢以趨於輶，既以相去遠近，逐漸平殺，則但見賢輶之圍，輶圍自可例推，經何必特出輶圍之度乎。至釭金雖當隸金工，然輶穿必沓金而後可以利轉，若僅詳釭外木空之圍，則輶穿之真度，本無此大，易致淆混，故必兼金計之，而後其度數乃備也。云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王宗澂云：賢得輶長五分之四，圍二尺五寸六分，輶得輶長五分之二，圍尺二寸八分，鄭謂大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用六觚率也，以密率求之，大穿徑八寸一分四釐八毫七秒三忽零，小穿徑四寸零七釐四毫三秒一忽零，是大穿倍小穿也。云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輶長去二也者，兩穿雖有大小之殊，然增減之數不宜過遠，又欲與輶相稱，若依經五分去一爲賢，則大於輶已倍，故知其誤，而別定爲五分去二也。阮元云：訛去一爲去二者，蓋記文偶有缺筆耳，云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者，以一尺五分去二，去四寸得六寸，以三分寸之二，爲十五分寸之十，五分去二，去四寸得六寸，爲十五分寸之六，約之即五分之二也。錢坫云：賢圍一尺九寸二分，輶圍一尺二寸八分，輶圍一尺十五分寸之九，此用金囊之，故輶圍徑與兩穿不合，云凡大小穿皆謂金也者，金、謂釭鐵也，云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輶相稱也者，戴震云：今當作令，賈疏已誤，案戴校是也，此與上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同，金厚經無文，故爲假設之度以明之，賈疏云：大小穿內皆以金消去二寸，故各減二寸也。鄭珍云：兩穿有內外徑者，孔頭必嵌金釭，使與軸之鋼相摩切，作孔之時，預鑄嵌金厚一寸之地，圍徑自寬多二寸，深則止是容金也，自內即圍徑與軸等大，故有內徑外徑，及嵌金之後，外亦與軸等大，而其孔是金，非仍木也，故曰凡大小穿皆謂金也。案注、大小穿內

徑、賈疏無釋，鄭子尹則謂壺中當幅之外鉦金盡處爲內徑，其說雖可通，但論玩注意，以指鉦金兩軸之空爲穿內徑，指鉦木兩鉦之空爲穿外徑，內徑外徑，並據鉦兩端露見者而言，若般內鉦金盡處函於空中，則當以去壺中遠近消息，以爲其度之弘殺，不能與鉦口平也，江永云，注算大小穿甚密，但轉人軸圍一尺三寸五分之二，若依圍三徑一算之，則軸徑當大穿穿內處，正得徑四寸五分之二，與鄭所算大穿穿內徑同，何以能轉，蓋圍三徑一非真率，以祖沖之徑七圍二十二約率算，軸徑不及四寸五分之二，故能稍寬而轉，鄭珍云，以金厚一寸，故令穿之外徑增寬一寸，爲嵌金之地，及其嵌訖，金圍自與穿內圍齊平也，案江鄭說是也，般兩穿皆沓金，自是常制，此大穿徑六寸有奇，若非加金二寸，不能與轉人軸徑之度適相函，則注說塙不可易明矣，容穀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鄭司農云，讀容上屬曰爲之形容也，篆、穀約也，幬負幹者，革穀相應，無贏不足，幬負〔疏〕容穀必直者，程瑤田云，未飾之先，治之之法也，篆膠筋幬專言飾，鄭珍云，與繩觸則直矣，云陳篆必正者，鄭珍云，陳、列也，篆非一處，故曰陳篆，其廣狹及幾處無聞，當任意爲之，無定數也，每篆一周，以矩準之，其高下皆與圍相切則正矣，篆、說文作𦏧，訓車約，蓋所據本異云，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者，般外周布施以膠筋，使之黏合纏繞，則任力不至拆裂，而亦可以助幬幹之呢著，使無閒幬也，程瑤田云，數者疏之反，謂縱橫重疊，互相牽繫以爲固也，注，鄭司農云，讀容上屬曰軹容者，段玉裁云，農下云字衍文，此離經之異，案段校是也，盧文弨黃丕烈說同，據此，則上先鄭注常云軹容、小穿也，後鄭引之，刪容字，軹容、蓋謂小穿內空所容之度，其義爲短，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容者，治穀爲之形容也者，此破先鄭讀，謂容爲頌之假借，容穀，猶言治穀也，段玉裁謂容者當爲容穀者，亦通，云篆、穀約也者，巾車，孤乘夏篆，先後鄭並釋爲穀約，與此義同，王宗淩云，篆、刻穀木爲根鄂，篆起如竹，有節約然，鄭故訓穀約，小車，不皆有篆，孤以上車乃有之，巾車云，卿乘夏綬，言不爲篆也，篆致飾之一，所以辨等威也，鄭珍云，約穀與幬革是兩事，諸家說皆不悖，幬革者，除置輻處通轆之所，以固穀，因以爲飾，凡小車皆然，無貴賤之別，上文云進而砥之，欲其幬之廉，無所取之，取諸急，知輿輪必取圓，軸必取直，同是小車通制，不得而缺者也，篆者謂穀約，穀約謂之篆，鐘帶亦謂之篆，皆指其圍繞一周者，據巾車先鄭注，篆讀爲圭璩之璩，夏篆穀有約也，參之先鄭典瑞注，璩有圻璩起，說文、璩、圭璧上起兆璩，知篆以璩起而名，鐘帶亦名因璩起，其制於穀幹刻之，令起圻璩一周，刻此處微容，即彼處起圻璩，其圻璩處即是篆也，當不止一處，刻訖，其狀蓋如竹形，然後渾體厚播以膠，密被以筋，又播膠一層，乃以革鞅之，令革與容處圻璩處皆緊相貼切，

則琢起者亦隨革琢起。容突分明。然後通丸漆之。待乾摩平。乃就琢起上周畫五采。其外通朱漆之。此篆之制也。以其周繞束轂。故曰約。非賴此約束其轂始固之謂。據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後鄭注。夏篆五采畫轂約。夏綬亦五采畫轂無篆。墨車不畫。是篆爲孤以上專制。轎爲上下通制明矣。轎轂古謂之軹。詩商頌。小雅並云。約軹錯衡。毛公采芑傳云。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而鄭烈祖箋云。軹轂飾也。飾即轎革。則長轂之軹。猶云小車轂之轎革耳。朱而約之。乃是解約字。蓋孤以上之轂既五采畫其篆。約則篆約之外皆朱漆也。故云朱而約之。說文。軹。長轂也。以朱約之。是木毛義。非即以朱爲約。廣雅云。轂篆謂之軹。張揖爲失毛旨。詩疏云。軹者長轂之名。又據許而違許意矣。案篆約爲孤乘夏篆以上車轂之制。王宗漢鄭珍說是也。凡轂初斲治成。平綬無文。自卿以上乘夏篆。則週環琢刻。自成圻塢。若竹之有節者。是謂之篆。亦謂之約。又以革鞅篆約之外。是謂之軹。凡小車有革鞅。大車則無。故毛許並釋軹爲長轂。明惟小車轂有此也。輓革密附轂木。故篆在革內。而文見於革外。毛詩謂之約軹。明軹與約備有也。既篆刻而革輓。又漆之爲五色。是謂之夏篆。毛許則以爲朱約。朱亦五色之一也。凡篆約之用。以爲文飾。且以辨等威。非以附纏約束爲義。篆約之名。亦起於刻琢。不繫於施筋與否也。至於筋膠之被。則凡車木任力處皆有之。附纏之以爲固。故輓人注謂輓亦有此。不徒轂也。蓋筋膠與篆不相涉。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皆無篆。而不得謂無筋膠之被。筋膠之外加以漆。則其痕亦成圻塢。輓人謂之漚。少儀謂之機。而不謂之篆。此經亦以施筋與陳篆並舉。篆非即筋膠之文明矣。鄭珍謂轎革爲小車之通制。不知施筋亦小車之通制也。毛詩。說文。朱約之義。非謂約束其轂。鄭珍說是也。然後鄭謂夏爲五采。先鄭。毛許。則以爲朱赤。其設色不同。鄭珍兼取其義。謂五采之外。皆朱漆色。未知是否。轂約互詳巾車疏。云轎負幹者。革鞅相應。無鞅不足者。左襄十八年杜注云。負。依也。謂轎革與轂幹密相依倚也。賈疏云。轎。覆也。謂以革覆轂之木。隱著革使之急。是革鞅相應也。無鞅不足者。若轂有耗滲。不隱著鞅。則革有鞅而鞅不足。若鞅不耗。革無鞅。鞅亦無不足也。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疏〕革以冒鼓爲最急。鼓色近白。是其驗云。謂之轂之善者。此總篆容轂以下六者言之。注云謂丸漆之乾。而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者。說文手部云。摩。研也。賈疏云。謂以革鞅轂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其色青白。則善也。程瑤田云。據注丸漆之後。乃以石摩之。王宗漢云。賈意謂丸在摩前。摩在漆前是也。今革既摩。色但青白。未漆甚明。案程王說皆是也。在摩前者和灰之丸漆。在摩後者。不和灰之漆。鄭賈義並不相近。丸漆者。說文土部云。垸。以奈和灰丸而繫也。段玉裁云。灰者。燒骨爲

灰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燒骨以漆曰琬。蓋以漆合和燒骨之灰，搏而丸之，以襲髀物。丸而髀之既乾，如沙礪不光滑，乃摩之。鄭所云丸漆之乾，乃以石摩平之也。既摩，乃復漆之。說文琬下所云漆琬已復漆之也。如此數四，乃後戲丹膜。今時漆工，亦略同此。案段說甚析，據此，則戲革有數次漆，先丸漆不設色，故摩之，色青白後漆設色，則爲巾車之夏篆夏綬，及毛詩傳之朱約，不得露青白之色矣。經注並據未戲丹膜前之漆言之，故在摩前，非謂既摩之後，遂不復漆也。參分其轂長二枉外一枉內，以置其輻。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疏〕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者，賈疏云：此經欲論置輻於轂相去遠近之法。趙浦云：外謂轂之趨軛處，內謂轂之趨賢處，與輿相近，以轂長三尺二寸三分之，以二分爲外，以一分爲內，於二者之間而置輻焉。所以在外數多，在內數少者，蓋一車用兩轂，而兩轂之閒置輿，輻內數少，則兩輪近，輿有倚靠處，自然牢固，而行得穩。輻外數多，則轂行無所礙。注云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者，輻廣三寸半，即後文輻股之度也。匠人注亦云乘車輻廣三寸半，賈疏云：按上云以圍之防指其轂，轂中三分徑一，轂徑既一尺三分寸之二，今取一分作空，空中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兩畔得二分，有七寸九分寸之一，兩廂分之，一畔得三寸九分寸之五。下文云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鑿深三寸半，故知輻廣三寸半也。依前所計言之，輻深實應三寸十八分寸之十，言三寸半，舉成數言也。若然，轂既長三尺二寸，輻居三寸半，餘有二尺八寸半，三分之，輻外得一尺九寸，輻內得九寸半也。鄭珍云：輻廣三寸半，乃兵車乘車不可增減之實數，令之云者，以山經推得，而經無文，故不敢實言，使若假設云爾。賈疏謂注以指轂鑿深知之，不得鄭旨，指轂鑿深之數，於經亦無文。注蓋由轉人之明言軸圍者，層遞推至牙圍而得之也。又云長上無內外也，內外由輻而立，則輻之地自在中閒，故三分轂長，擬九寸五分居內，一尺九寸居外，其中閒三寸五分，即置輻之地矣。記於車總目者，輪崇尺寸，爲輪輿諸度之根，各度遂不明言，使得者互求自得，則輻之廣厚，宜即於輪輿轉三職中求之。車人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大車小車輻之所以不同者，正有其故。大車轂短，只一尺五寸，其圍之大，即四尺五寸，制令輻廣三寸，即正中置輻，其兩頭止各餘六寸，令輻厚一寸，三十輻佔轂圍三尺，餘一尺五寸，兩輻相距，尙有五寸，分不鑿空地，故輻比小車輻少而厚多。小車轂長不止增倍，而圍僅三尺二寸，制令輻廣三寸半，其外二內一者，所餘甚長，令輻厚七分，則兩輻相距不鑿者，只有三分零，故輻比大車輻多而厚少，其因轂之圍長，以增減輻之廣厚，爲數雖異，而廣少者增厚之，厚少者增廣之，使其強力而固則一。案鄭說是也。輻廣與鑿深同度，下經有明文，而鑿當盡指轂餘徑之數，其理亦明塙無疑。注義不可易也。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

廣深相應。則〔疏〕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者。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案鑿。本穿木之器。引申之。凡穿物爲空。固足相任也。〔疏〕亦謂之鑿。此鑿卽輻苗所入之空。其數與輻同。文子上德篇云。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是也。輻廣。卽上注云三寸半者也。江永云。輻廣者。輻之博也。不言其厚者。轂圍三尺二寸。三十輻之股端相著。厚一寸有奇。可知也。輻相著不留空隙者。欲其輻與輻相湊。相挾有力也。觀今車用十八輻。股猶相湊。況三十輻乎。鄭珍云。凡者最括之辭。包輸人車人六車在內。上凡斬轂。下凡揉牙亦然。記不著輻廣之數者。量其鑿深爲之。是鑿深之數。卽輻廣之數也。而亦不著鑿深之數者。轂孔壺中當輻苗之數。居轂圍三分之一。餘三分之二之徑。卽兩畔輻苗之鑿深。是揜轂餘徑之數。卽鑿深之數也。止發此一句爲率。上文已著轂徑。而由轂徑得鑿深。卽鑿深見輻廣。已不啻詳言之矣。車人之止著輻博三寸。亦以有此句爲率。卽可由輻博見鑿深。由鑿深得轂徑。同一省文之法。明乎此。益見轂徑鑿深輻廣三事數同。而小車是小車之數。大車是大車之數也。凡以柄周繞圓物投之者。必深視其圓之徑。使投者相湊相倚。衆力如一。始固而益固。輸人之爲輪爲蓋。其鑿之法是一。轂猶蓋斗也。輻猶蓋弓也。輻猶達常也。蓋斗徑六寸。達常徑一寸。以達常貫蓋斗中。猶以軸貫轂中也。蓋斗之徑。除達常徑一寸。止餘五寸。猶轂徑除軸常轂處徑三寸五分五釐強。則止餘七寸一分一釐強也。蓋斗鑿深二寸五分。相對則盡其五寸。猶轂鑿深三寸五分。相對則盡其七寸也。而蓋鑿之深無餘分。轂鑿尙有一分一釐強未盡者。以蓋斗與達常常靜不動。故鑿雖穿通而不傷達常。轂與軸常動不靜。故鑿端一枚之前。須稍留五釐強。使輻與軸兩不相及。然一畔五釐強。其留數甚微。雖曰不盡。而其徑亦適盡矣。與蓋鑿究無異也。案子尹以車蓋爲輪輻轂軸之比例。其說甚當。惟蓋之達常與斗爲一木。則與輻轂二木相貫。同而實異。賈後疏以達常斗爲二木。說尙未足馮耳。注云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者。言輻之廣深同度。則強弱相等。而後足相持以爲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抗。搖。〔疏〕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者。阮元云。輻入十輻共趨轂心。若苗厚而豐末。轂心不堅。而鑿亦相通。故淮南說山訓曰。轂強必以弱輻。兩強不能相服。又說林訓曰。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荀子引詩曰。轂既破碎。乃大其輻。此皆強有餘而固不足也。注云抗。搖動貌者。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云。抗。搖也。說文手部云。抗。動也。詩小雅正月。天之抗我。鑿深而輻小。則毛傳同。惠士奇云。方言曰。非偶謂之抗。抗。不安也。注船動搖之貌。則車之大抗。狀如船矣。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言輻弱不勝轂。〔疏〕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者。程瑤田云。輻小。亦謂苗也。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之所任也。〔疏〕苗雖長而狹小。則能固而不能強。謂易折也。鄭珍云。輻與鑿其深廣。

如一。言一則二見。輻廣鑿淺。是廣及度而深不及度。鑿深輻小。是深及度而廣不及度。深不及度。則齒之入穀不固。廣不及度。則齒之承穀少力。見輻鑿廣深。非皆三寸半不可也。以此益驗齒是直入尖筍。非鉤筍。注云言輻弱不勝。穀之所任也者。輻廣與鑿深同度。所以爲強。是以任穀之重。今鑿雖深而輻大不及度。故輻之力弱。不能勝穀之任也。故茲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穀不折。音力也。弱。齒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疏〕故茲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穀不折者。鄭用牧云。量其類也。鄭司農云。茲讀如絃綫之絃。謂度之。鑿深以爲輻廣。茲其輻廣以爲之弱。弱自與鑿深相應。反覆言之爾。抗而不固則穀折。穀不能持輻也。戴震云。齒厚蓋大半寸。漸殺之。至末。不得過三分寸之一。鄭珍云。輻當入穀處。廣三寸半。長如鑿深。亦三寸半。其初雖已削廣之兩面。漸殺漸窄。以至於端。今適與鑿相函。而其廣三寸半自若也。今以入鑿處起。兩邊斜殺以至於端。與弓之股端一枚同。則是成尖角形之筍。故曰茲其輻廣以爲之弱。弱所以必絃之爲尖筍者。車與之重。全藉六十輻之力承之。而六十輻更迭常直地者。止有兩輻。輻鑿心之未盡穀徑者。止五釐強。輻端又鋒薄無餘分。若爲方筍。卽鑿亦方鑿。其投弱也。弱兩邊直入。上以鋒薄之端。撼未鑿五釐之木。雖不通猶通也。而通任壓於上。弱必上僭侵軸。穀亦必往下潛移。一輻如是。卽輻輻如是。穀之破折。恆由是作。惟刻輻廣使如箭鏃前牛。則弱之兩邊斜交鑿心。其投弱也。自入鑿至鑿心。如並肩轂。遙邇相承。一豪不能上僭。穀亦一豪不能下移。而穀之壓輻。以弱兩邊計之。直是壓七八寸。則輻之承穀。愈固而有力。故雖有重任。穀不折也。案齒之殺度。經注並無文。依戴說。則厚殺而廣不殺。江永程瑤田說同。依子尹說。則并殺其廣爲銳角形。黃以周說同。二義並通。故兩存之。但審釋經文。似以不傷穀爲義。則子尹說於理尤密也。鄭又云。輻爪之長短廣狹。經注皆無明文。案齒爪爲輻上下之柄。其於形制宜同。齒既茲其股廣以爲尖筍。明爪亦當茲其股廣以爲尖筍。齒之長既如其鑿深。而盡穀之徑。明爪之長。亦當如其鑿深。而盡牙之廣。卽其上可知其下。經注故下言也。爪所以必爲尖筍者。蓋牙之廣三寸弱。而踐地一寸又是斜殺。則方者止二寸弱。若爪爲方筍。亦止可長二寸弱。如此卽仍不免輻廣鑿淺。大抗難固之病。又牙厚三寸五分。若以二寸一分之方筍投之。兩邊不鑿者無幾。必不勝爪之搖撼。而有破裂之患。故必爲尖筍。自股廣兩邊斜殺。交於端一分。如齒之端。長二寸九分強。如牙之廣。而其鑿則穿達於外。自外視之。其廣一分。其長七分。及以爪投之也。牙兩邊漸內漸厚。遙邇固抱其爪。上雖有重任壓之。而爪一豪不能下出。此制之所以善也。案子尹以弱推之入牙之爪。其說甚密。黃以周則云輻向外一面直下爲僂。向內一面刻曲爲句。爪於僂亦直。於句亦刻曲而銳。黃所說輻散僂句之形。於義可通。而謂爪亦外僂直而內刻銳。與子尹說異。竊謂經止以牙出輻外爲僂。其爪

入牙之柄爲鑿所舍。何必隨繩勢而爲倨直。若然。鑿內之爪。似當以子尹說兩面刻成銳角爲是。但經注並無文。姑兩存之。注云。言力相稱也者。明齒與鑿力相等。無強弱之異也。賈疏云。謂輻廣與鑿深相稱。云弱、齒也者。卽上文齒蚤之齒。輻入齒中者也。戴震云。齒沒鑿謂之弱。云今人謂蒲本在水中者爲弱。是其類也者。弱與弱通。說文艸部云。弱、蒲子。可以爲平席。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陸璣疏云。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弱。大如七柄、正白、生嫩之。甘脆、段玉裁云。蒲本在水中。其字作弱。卽齒在齒中之意也。鄭司農云。茲讀如絃。故與園度之訓相近。參分其者。左相二年傳云。衡統絃。段玉裁云。茲讀如絃。擬其音而義在是。茲繫於項。故與園度之訓相近。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濫也。殺。衰小之也。鄭司農云。濫。〔疏〕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此之義也。阮元云。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散殺者一分也。鄭珍云。輪崇六尺六寸者。除去牙之漆者一寸九分一釐六毫六不盡。不漆者一寸。上下牙共除五寸八分三釐三不盡。又除殺徑一尺六分六釐六不盡。餘四尺九寸五分。分爲兩輻之長。則一輻除齒爪不計。長二尺四寸七分五釐。三分之而殺其一。則殺者長八寸二分五釐。止於廣之向車箱一邊殺。狹至爪入牙際。其向外一邊不殺。兩面近牙處亦稍殺。但其數甚微。試以人之立驗之。由股而至足。其前面直下。後面自腓腸卽漸斜漸細。兩邊亦略殺焉。此下文股股之所由名也。云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濫也者。有。唐石經初刻誤其。磨改作有。鄭珍云。輻所以必有殺者。止爲泥之黏著。殺者連牙高一尺有奇。泥之上及輻。至此已深。若過是則不能行矣。或曰。輻之向外者。豈泥不能黏。何以獨不殺乎。曰。不黏者。謂殺其一邊。使細如散形。自然通散泥不黏著。非謂只不黏殺之一面也。注云。殺。衰小之也者。惠棟云。殺。猶衰也。見儀禮注。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猶殺也。鄭司農云。濫。讀爲黏。謂泥不黏著輻也者。段玉裁云。說文。濫。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故大鄭易經之濫爲黏。黏與濫。聲類同也。鄭君注易爲其嫌。小陽也。嫌。讀如羣公濫之濫。濫。濫也。濫之訓與黏相近。詒讓案說文。黍部云。黏。和著也。濫。黏聲近。假借字。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謂殺輻之數也。鄭司農云。股謂近殺者故言散以喻其細。人脰近足者細於〔疏〕股圍。卽輻上半橢方之全圍。不殺者也。鄭珍云。輻股廣三寸五分厚七分。股。謂之散。羊脰細者亦爲散。〔疏〕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者。承上輻三分殺一之文。而明其所殺散圍之度。兩面廣七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共八寸四分爲股圍。三分之一。得二寸八分。去其一分。有五寸六分。以爲散圍。散兩面不殺。則兩邊厚仍各七分。共占一寸四分。餘四寸二分兩面廣各居二寸一分也。案鄭說是也。錢坫云。散圍三

分去一。則散廣二寸三分奇。厚大半寸矣。案錢謂散厚亦三分殺一。與鄭子尹說不同。於散圍全度亦無迂。謹存之。以備一義。注云謂殺輻之數也者。之、舊本作內。宋余仁仲本同。於義得通。但宋明各本皆作之。今從之。輻股不殺。惟散殺之。所殺之圍。參分輻廣。亦祇殺其向內之一分。非周市通殺之也。鄭司農云。股謂近殺者也。鄭珍云。上三分殺一。著所殺之長短。此著所殺之廣狹。輻之未殺者皆股也。股廣如一。自二分長之下。殺之使細。則成上股下散之形。其殺數非直斜就向內一邊。乃略圓漸斜而下。至將入牙際。散圍即於此取之。先鄭謂散近牙者指此。此以下則爪也。謂股近散者。取其將入散際。以明此之為將入牙際耳。云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散以喻其細者。明股散以顯細相對比例為義。云人歷近足者細於股謂之散者。釋股散得名之義也。弓人注亦云齊人名手足擊為散。阮元云。說文曰。股、髀也。散、歷也。蓋人股本豐。自膝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之也。云羊脰細者亦為散者。爾雅釋畜云。馬四散皆白。驢、郭。揉輻必齊。平沈必均。揉謂以火矯之。衆輻之直齊如一也。平沈、平注云。散、膝下也。則獸脰通稱散。不徒羊矣。郭。揉輻必齊。平沈必均。漸也。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輻、牙、髀、三者皆曰揉。蓋並用全木。或析木為之。木之經解者。筋理必不全。不堪任力。云平沈必均者。鄭鑄云。木是虛實。不能無輕重。故平而沈諸水。以觀其入水之淺深。入深者知其必重。入淺者知其必輕。從其重者而削之。則必平矣。注云揉謂以火矯之者。段玉裁云。字當作揉。下文揉牙。說文引作揉牙可證。說文曰。揉、屈申木也。無揉字。錢坫云。揉與揉同。凡木直者揉以曲之。曲者揉以直之。故兼屈申兩義。惠士奇云。矯、一作揉。長笛賦曰。矯揉斤械。注引鄭注曰。揉。謂以火矯之。釋文亦有二音。一劉音苦老反者作矯。一沈音居趙反者作揉。矯與矯同。蒼頡篇曰。矯、正也。案惠說是也。說文矢部云。矯揉、箭指也。引申之。凡揉材木並為矯。矯揉並矯之借字。荀子性惡篇云。故枸木必待絜括然後直。鄭云。以火矯之。即荀子所謂絜矯也。互詳弓人疏。云衆輻之直齊如一也者。揉者非徒矯直木使之曲。亦所以矯曲木使之直。輻貴直指。故揉之使三十如一也。云平沈平漸也者。沈與鍾氏以朱滿丹枕之滿字通。彼先鄭注云。滿漬也。後鄭讀如漸。廣雅釋詁云。漸、漬也。故此亦以漸詁沈。平漸、謂置之水。兩輪所漸漬之度。高下平等。王宗淩云。平為木出水分數。沈為木入水分數。案王說亦通。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者。亦即平漸之義。賈疏云。重者沈多。輕者沈淺。此沈重樂更去之。則平而輕重等也。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桀而固。得謂偈句鑿內相應也。鄭司農云。樂、檠也。蜀〔疏〕直以指牙者。以下申論上文。人言檠曰樂。玄謂樂讀如涅。從木、熱省聲。

事相得益善也。鄭珍云：直以指牙，謂三十幅投轂訖，皆將入牙鑿時也。詒讓案：輻有散之殺，輪有牙之縷，雖似不相當，而爪入牙鑿，則與股之中線，首尾相貫，其直中繩，至輻厚則又股散如一，更無豐殺，是皆直指之理也。云牙得則無鑿而固者，程瑤田云：謂蚤牙相得，齊密而無罅縫，故能無鑿而固也。注云：得謂倨句鑿內相應也者，鑿內詳前疏，賈疏云：以輻直爲倨，以牙曲爲句，輻牙雖有倨句，至於鑿內必正，正則爲得，得則若無鑿而牢固也。江永云：疏非也。輻之入牙者，作倨句之形，即邊筭是也。戴震云：輻外直下爲倨，內曲刻之爲句，內柄同即蚤。鄭珍云：衆苗既投轂，乃以牙兩半規交而抱之，時柄各指其鑿，鑿各值其柄，兩相應而無罅，末偏邪相就之處，斯之謂得。若少偏斜相就，即不得矣。黃以周云：鄭注倨句，當以江戴說爲正，但爪宜刻而銳，不可方也。案江戴黃說是也，凡輻外近軛者，股散直下爲倨，即牙縷所由生，內近與者，散曲刻爲句，即散殺所由見也。賈說非注指。鄭司農云：輻，撥也。蜀人言撥曰輻者，程瑤田云：輻，與楔同，說文木部：楔，攬也。攬，攬也。徐鍇謂攬，管也。撥也。集韻：楔，蜀人從殺，周禮從執，據此注言之也。段玉裁云：撥，說文作楔，其正字也。蜀人言撥曰輻者，方言之異也。舉方言證經之樂謂楔也，經傳多假輻爲杲，又本職注用爲危，輻楔之訓，僅見於此。詒讓案：撥楔一聲之轉，云玄謂輻讀如涅，從水熱省聲者，說文木部云：櫟，木相摩也。從木、執聲。段玉裁云：大鄭未說輻讀何音，故觀其音曰讀如涅。又曰：從木熱省聲者，蓋以正說文櫟字下云：執聲之未密，阮元云：不曰從熱聲者，取其音之不得，則有輻必足見也。必足相近也。案鄭意當如段阮說，但輻熱並從執得聲，不必別諸熱省聲，鄭說較許爲短。不得，則有輻必足見也。見足音輻大也，然則雖得「疏」，則其一邊必鬆，輻有厚薄無長短，以不能進爲極，一柄既有一邊鬆，即輻無不進，其未必猶有輻，但小耳。疏：則其一邊必鬆，輻有厚薄無長短，以不能進爲極，一柄既有一邊鬆，即輻無不進，其未必露出踐地一面，待不能進，始削其首令齊平，此不得之微也。輻兩頭並是尖筭，其鑿深必盡其徑，而牙鑿且穿通踐地一邊，成廣一分長七分之孔，故鑿柄不相得，必致輻見於此孔外。案子升輻足之說，與鄭賈意合，但杜預釋經義，言輻足之見否，似唯段以明鑿柄之得不得，非謂輻入鑿必用輻也。注疏說於經似尚未合。注云：必足見，言輻大也者，賈疏云：足乃據輻而言，言足見，故知輻大乃足見也。云然則雖得猶有輻但小耳者，謂鑿柄相得，得輻而益固，然其容輻之地甚窄，故雖有輻必小也。程瑤田云：云有輻者，反言以見無輻之固也。注說疑不然，案程說近是，凡制器，鑿大而柄小，相舍不密，則爲輻以充之，此惟靜物爲可，輪之用常動，使輻爪柄鑿不密，此豈輻所能固乎？且爪柄與鑿空有一定之度數，使良工爲之，自可無輻而固。若豫置閒隙以容輻，此豈制器之理哉？鄭殆未達經旨。六尺有六寸之輪，輻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輪輻則車行

分寸之二者。出於〔疏〕明轂，次明輻，又次明牙。以偏柄入牙而出之謂之輗。鄭珍云：「經自凡斬轂以下，言爲輪首輻股鑿之數也。」則車行不掉也者，輪輻、謂牙偏向外也。江永云：「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內矣。」戴震云：「固謂不傾掉也，輪不單必左右倚搖，故輻蚤用偏柄，令牙出於輻股鑿三分寸之二，如此則重執微注於內，兩輪訂之而定，無傾掉之患。」云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也者，賈疏云：「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筆，故云出輻股鑿之數也。」江永云：「疏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一邊，非暴裂即先齟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也。今車牙孔不偏，而輻爪用邊筭缺邊向內，是以牙偏向外，鄭前言偏倨句鑿內相應，是古人亦用邊筭，鄭珍云：「注云出者，牙出也。」牙所出於輻股鑿者，牙之厚如輻股之廣，同三寸五分，當其爲受爪之鑿，孔距牙外邊六分六釐六毫六不盡，起鑿向內邊，其廣長如散之厚七分，廣二寸一分，兩邊亦斜刻，令鑿端廣一分長七分，直通於背，使容尖筭，則向內一邊不鑿者，亦有六分六釐六不盡，是內外不鑿之地相等，而鑿孔正居牙中也。及以輻爪指牙中投之，向外一邊不殺，其直中繩，向內一邊所殺，廣之一寸四分，爪之兩邊繫繞，約消六釐六毫六不盡，而其半猶當牙上，則投訖視之，輻股向內一邊，有六分六釐六毫六不盡，出牙邊之外，牙旬外之厚，有六分六釐六不盡，出股鑿之外，而牙自平，鑿自中，輻自直，原正而不偏。惟牙厚與股鑿同是三寸五分，而上下不正相對，則牙厚較股鑿爲偏出矣。注曰三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又曰輪雖筆，爪牙必正，苟得其端緒，其旨明若指掌。賈疏以後乃皆失之。案鄭子尹說甚精，輪輗之制，必如此而後牙出股外，爪仍建於牙之正中，爪內外餘地正相等，與上文蚤正之義乃合，牙有輗，則偏出於輻股鑿之外，牙外之平而，不與轂壺中正相直，故注凡說軌微之廣，必加輗數計之，但子尹於輻內散斜殺而下，以趨於牙，則散近股處之度既太贏，近鑿處之度又不足，於三分留一之固，必似未密合。黃以周則謂散近爪處作倨句形，約去三分之一，牙內一邊，宜留餘地以安旬，中鑿孔以投倨之爪，外留餘地以爲輗之筭，輗者筭出外，故鄭注匠人，徹廣八尺，於旁加七寸，必數輗三分寸之二，依黃說，蓋於輻下三分之一，與股分處曲刻三分一爲旬，而後直下，其下貼牙，又曲刻三分一爲旬以入鑿，是鑿孔正在牙中，其內外皆有空地，外常牙輗處，其木露見，內則爲爪筭之旬者所覆，其木不見，而散內無輗，其內邊與牙之內邊，正相齊切，更無贏虧，於經義物理，似較爲允協也。王宗淩云：「輻散殺在以不在外，外之輻股與散，其齒鑿與爪輗參值，牙是以外出，而不與輻股散參值也。」外之牙出於輻股三分寸之二，內之輻股，亦即出於牙三分寸之二，賈曰輪皆向外筆，輪即謂大輦也。

大圈向外，則輻股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倅。杼，謂削薄其踐地者，倅，上下等。〔疏〕凡爲輪者，此專指牙言之，云行澤向內，是謂之策，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倅者，鄭珍云，澤地多塗，山地多石，故行澤之輪，須削牙如杼，使不爲塗所著，行山之輪，須牙上下等，使不爲石所傷，至於行平地，其常也，雖亦有行山之時，亦有行澤之時，亦有行平地而值泥似澤，遇石似山之時，然其重之輪，斷不專爲行山，使牙上下等，亦不專爲行澤，使牙如杼然，於輪人必有常度，在不杼不倅之間明矣，所以必著此節者，正以見常度之不杼不倅也，猶之轉人極論大車之輹直無機，乃正以見轉之不直不機耳，案鄭說是也，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此卽牙踐地一邊，不杼不倅之度也，注云杼謂削薄其踐地者，玉人大圭杼上終葵，首注云，杼、綱也，削薄，卽綱之也，云倅，上下等者，說文人部云，倅，齊等也，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附、著，〔疏〕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者，毛詩小雅角弓傳云，塗、泥也，王宗淩云，此節說杼牙而或上濫於輻，程瑤田云，塗割之則劃開，故不附，倅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齧於鑿，厚也，鄭司農云，不齧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玄謂齧亦〔疏〕是故輪雖敝不齧於鑿者，釋文云，齧本又作鄰，案鄭齧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疏〕聲之誤，王宗淩云，此節說倅之利於行山，注云搏圓厚也者，梓人廬人弓人注並云，搏、圓也，說文手部同，楚辭橘頌王注云，搏、圓也，楚人名圓爲搏，對澤輪削薄，故云搏厚，鄭司農云，不齧於鑿，謂不動於鑿中也者，賈疏云，先鄭以齧爲動，後鄭不從者，以其動者，先動於旁，乃及於中，不可先動於中，故不從也，王宗淩云，說文無齧字，齧與論語磨而不磷同，孔注云，磷、薄也，鑿空兩旁敝薄，則空中之柄動搖不固，先鄭云，不動於鑿，特言不齧之善，非以動訓齧，後鄭訓齧爲敝，補先鄭所未詳，二說相成，賈以爲岐異，失其指矣，云玄謂齧亦敝也者，明二字義同，經變文耳，鮑人說治革云，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齧，先鄭釋不齧爲纒不傷，敝，亦卽傷也，云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者，輪牙近地者搏厚，雖爲石所齧而敝，終不至使其中之鑿，使輻搖動，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廋，謂之用火之善也，廉、絕也，挫、折也，〔疏〕揉牙者，部引作燂，正字也，詳前，賈疏云，此論用火揉牙，使之圓正之意，古者車輞屈一木爲之，要當木善火齊又得，乃可圓而得所也，鄭珍云，疏謂古者車輞屈一木爲之，嘗細思其理，若果用一木屈成一大圈規，當建輻時，若先投牙鑿，

得三十輻投訖，中間空處，只是容蔽徑，般之全徑，不能貫過，受齒之入。若先投般擊，輻爲諸輻爪長幾三寸所限斷，不能擲讓得至爪下，卽展開合縫，亦僅受一二爪而止，斷不能復伸之以受諸爪之入，則疏說蓋疏也。古當是屈兩木爲兩半規，其兩端各爲筍，使相交固，玩經文於善輻之後，接云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榮而固。知建輻時是先投般擊，司農注上齒云，謂建輻也，其意是謂先以齒投般擊，諸輻投訖，乃以牙兩半規就爪合之，如是乃於理得，於事便也。案鄭駁賈說是也，此經兵車之輪，以密率求之，牙大周二丈七寸有奇，田車輪牙大周一丈九尺七寸有奇，至車人大車之輪，牙大周則二丈七寸，柏車輪最小，牙大周亦一丈八尺，此必非一木所能揉，其不便建輻，更無論矣。惟子尹謂屈兩木爲之，亦無矯證，竊疑當是合三木爲之，據車人大車云，渠三阿者三，柏車云，其渠二阿者三，說渠並以三命分紀度，僉工無此文例，是必非苟爲詭異，蓋牙木通制實是合三成規，無論大車、小車，咸川是法，經於車人著此二文，亦與輪人互相備也。若然，兵車乘車牙木，合三段爲之，每段長六尺九寸有奇，田車牙木三段，每段長六尺六寸有奇，如是則揉曲與建輻皆較易，於事理尤切也。互詳車人疏，云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者，記火採之度也。賈疏云，凡屈木多外廉絕理，內挫折中，旁腫負起，無此三疾，是川火之善也。王宗淩云，外當火之對面，於輻牙爲踐地處，內當火之正面，於輻牙爲植散處，旁當火之左右側面，於輻牙爲平面，凡燠木使屈，火皆在內，火力不均，則外或理傷而斷絕，內或焦灼而挫損，旁或暴裂而壅腫，故燠牙必除此三者，始爲善於用火。鄭珍云，今試以竹木屈之，外急則層析，是廉也，裏急則皺縮，是挫也，旁左右暴出，是腫也，然必筋理全始有此三病，故知牙材斷不用鋸木也。注云廉絕也者，段玉裁云，說文火部曰，燠，火燠車輻絕也，引周禮燠牙外不燠，鄭本當同，轉寫失之耳。絕者，賈云絕理，案段說是也。燠，正字，廉，段借字，許鄭義同。宋本文選長門賦，心燠移而不省，故分，李注引此注云，燠，摧也，摧，摧也，摧，一曰折也，疑唐時此經別本尚有作燠者，燠則似卽燠之聲誤，云挫，折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手部云，挫，摧也，摧，一曰折也，又刀部云，剉，折傷也，挫，剉聲義同。云腫，瘰也者，說文疒部云，瘰，病也，一曰腫，是故規之以抵其圓也。輪中規則「疏」是故規之以抵其圓也者，以下明爲輪必中規矩準繩權量而後爲旁出也。是故規之以抵其圓也。輪中規則「疏」善也，鄭珍云，六事皆輪成後，驗其工致之法，注云輪中規則圓矣者，詩小雅沔水箋云，規，正圓之器也，大戴禮記勸學篇云，本直而中繩，轅而爲輪，其曲中規，墨子天志中篇云，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圓與不圓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與不圓，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萬之以抵其匡也，等爲萬葉，以運輪上，輪中萬葉，則不匡刺也，「疏」萬之以法明也，故云輪中規則圓也。

也者。鄭鑄云。萬、矩也。匡、方也。趙溥說同。洪頤煊云。萬與規對。萬卽矩字。匡與圓對。讀爲方。與人圓者中規。方者中矩。亦同此義。案鄭洪讀萬爲矩。與故書或本合。是也。訓匡爲方。亦足備一義。荀子不苟篇楊注云。矩、正方之器也。史記禮書案隱云。矩、曲尺也。此職以規萬縣水。量橫輪之善。與輿人以規矩水縣驗與之善文正同。蓋輪雖以圓爲用。而牙之平面。與輻之上下相直。非矩無以定之也。宋翔鳳亦據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又曰。以方出圓。又曰。環矩以爲圓。謂徒圓不能知其數。故必以方之數出之也。宋蓋據圓內容方法。以度牙之周徑。說與鄭洪小異。於義亦得通也。注云等爲萬。蓋以運輪上。輪中萬。則不匡刺也者。此亦釋匡爲刺。與前輪雖敝不匡義同。戴震云。正輪之器名萬。亦謂之萬。蓋與輪等大。平可取準。萬之縣之。猶瓶人之器中。罇豆中縣也。方言。秦晉之間。謂車弓曰枸。二其狀仿佛。故方俗同稱。鄭珍云。圓否見於牙上。匡否見於牙兩邊。牙是合成材。易向兩邊枉戾。故須以萬運而視之。萬之有不觸處。是枉向外也。有稍闊處。是枉向內也。適相觸則不匡矣。注云等爲萬。以運輪上。則是萬運而輪不運。所謂輪上。卽指牙邊。與砥其輪。輪謂牙同。疏乃謂輪一匝。不高中。中於萬。意蓋以萬運輪上。視輪之運中否。以驗其匡不匡。與注殆相反。江永云。湊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枉不平。故須以萬運之。視其稍有枉處。則削而正之耳。後鄭言等爲萬。是當時有其名物。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圓。與輪同大。輪與之並立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之法也。案注萬之義。當如戴鄭江三家說。此自是造輪之一法。鄭君蓋據目驗得之。但依其說。則仍是察圓之器。殆非經義。至訓匡爲匡刺。則自可通。蓋砥其匡。猶言視其不匡。謂牙身不侖戾。與上文察其苗蚤不齧。則輪雖敝不匡。謂苗爪與牙不侖戾者。事異而義同也。云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者。阮元云。云下當脫禹字。徐養原云。說文艸部。萬、艸也。从艸、禹聲。萬、萬本無正字。或借用萬。或借用禹。惟矩字雖亦與萬同音。自爲規矩字。縣之以砥其輻之直也。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注云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鑿正輻直矣。鄭珍云。每上下兩輻。當正中而縣之以繩。必爲較長所闕。不能切輻邊也。故須從旁縣之。旁、轂之兩旁也。縣繩於兩旁。令倚牙面。以尺準輻邊至繩。上下如一。則直矣。案鄭說是也。凡物之直者。縣度之必與垂線正等。墨子法儀篇云。百工爲方以矩。爲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蓋引繩雖亦可以度直。唯縣而度之。則直而又正。其法尤精也。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平漸其輪無輕重。〔疏〕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者。明其平中準也。鄭鑄云。上文言平沈必均。言揉輻之時也。則斲材均矣。〔疏〕此則輪已成。又置之水中。欲其平沈之均。注云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者。賈

疏云。兩輪俱置水中。觀脈四畔入。量其數以黍。以抵其同也。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疏〕量其數以黍。以抵其同。無贏不足。則同。然穀輶亦得蒙蔽稱。是蔽爲穀空之通名。急就篇顏注云。輶者。穀中空受軸處是也。此量之以黍。蓋兼壺中及穀輶兩端通量之。敷其一端。滿實之以黍。以觀其所容之同否。非專就壺中當輶苗之處量之也。注云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者。程瑤田云。量必用黍者。取其滑也。今之黃米。穀皮光澤。小大勻稱。所謂滑而齊也。論讓案。兩壺。亦通穀空兩軸者言之。以不止量當輶苗處。故不云壺中也。江永云。兩壺欲同者。欲其肉好均而輕重等也。量之以黍。猶古人以黍量黃鐘之意。案江說是也。鄭云黍滑而齊。與漢書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量黃鐘之倫同。賈疏謂鄭不取律歷志。以黍爲度量衡之義。非也。九穀之黍。卽今之稬。其米爲黃米。詳大宰疏。權之以抵其輕重之侔也。侔。等也。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疏〕注云侔等也者。詳前疏。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者。賈疏云。也。云輪有輕重。則引之有難易者。兩輪有畸輕畸重。則馬引之。輕者易而重者難。又以輪貫軸。其公重心不在軸之正中。則車行必不正。此皆不可不侔之義。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國之名。〔疏〕注云國之名工者。謂六法皆協。則工之巧足擅一國者也。

周禮正義

卷七十六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

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鄭司農云，「疏」

田云，蓋亦輪人爲之者，輪圍蓋亦圍，蓋弓之趨於部

也。猶輪輻一趨於轂，故兼官也。王宗凍云，蓋凡三等，大者弓長六尺，中者弓長五尺，小者弓長四尺，蓋雖有三等

之殊，而達常圍、程圍、部廣、部長、程長、部尊、鑿廣、鑿上、鑿下、鑿突、下直、鑿端之度，則無殊。詒讓案，淮南子汜論訓，

程圍倍之六寸，足目含達常，鄭司

農云，程、蓋杠也。〔疏〕寸者，此亦依圓周求徑率求之。王宗凍云，六寸亦圍周也，目密率推之，徑一寸九分零九

衆零八秒五忽零，云足目含達常者，錢坫云，達常徑一寸，下入杠中，杠徑二寸，則鑿外猶餘十分寸之五，鑿柄不傷，

聲類云，俾倪是軾中項，持蓋杠者也，急就篇顏注亦云，轉輓，猶秘謁也，在車軾上正轅之秘謁前卻也，華嚴經音義引

是古車蓋皆在軾間，有環目持其程，則不入輿版，亦足目爲固也，今本釋名，軾譌輓，輓譌輪，學者遂不知車蓋建於

軾間之制，故附論之，云讀如丹桓宮櫨之櫨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詒讓案，釋文云，程圍讀爲櫨，音益，據此，

讀如疑當作讀爲，丹桓宮櫨，見春秋莊二十三年經，說文木部云，程、牀、弄几、櫨、柱也，此蓋杠直建，與柱義近，故先鄭

讀爲櫬。說文糸部。繼重文作經。左傳。樂盈。史記晉世家作樂還。是盈呈聲近相通之例。蓋杠。論衡談天篇又謂之蓋莖。莖與程聲義亦相近。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謂徑也。鄭司農云。〔疏〕信其程圍以爲部廣者。賈疏云。此言蓋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者於上部。高隆穹然。謂之爲部。部。蓋斗也。〔疏〕信。古之申字。申上程圍六寸。目爲此部徑。詒讓案。此申程之曲圍以爲達常之直徑。故目信。晉之云。部廣六寸者。王宗諫云。蓋圍則部亦圍。徑六寸。於六觔率周一尺八寸。目密率推之。周一尺八寸八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零。達常與部。常目一完木爲之。上廣六寸。學一寸一分者爲部。下斷削其四旁。獨留圍三寸之心木爲達常。注云廣謂徑也者。周髀算經趙注云。徑者圓中之直也。此部亦圓形。中直廣博如一。故廣即徑也。鄭司農云。部。蓋斗也者。謂蓋頭之斗部。卽附之借字。左昭二十五年傳。桐柎。說文木部。引作桐部。是其證也。弓人。弓把名。柎。車蓋之弓。附邊下垂。類射弓。部當其中。與把相目。故其名亦同。蓋斗。漢時語。御覽天部引桓譚新論云。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迤。天亦轉周匝而斗極常在。是蓋斗亦謂之保斗。論衡談天篇。又謂之蓋葆。葆。葆與部。並一聲之轉。部長二尺。謂斗柄達。〔疏〕注云謂斗柄達常也者。賈疏云。此部卽達常。以此達常上入部中。達長二尺。不計其入程中者。王宗諫云。部與達常通高二尺。達常雖部之柄。而與部連爲一節。故統名爲部。二尺者。直蓋之部也。直蓋。卿目下車。左定九年。與之犀軒直蓋。杜云。犀軒。卿車。其證也。諸侯目上。車用曲蓋。其達常當較長於直蓋之達常。而燦風之。然部高於程。仍不過二尺。記故不詳曲蓋之達常。案王說是也。部與達常同一木。故蓋弓二十八持之而固。若如賈說。部與達常異木。則部雖二尺。入達常者不過一寸一分。雖有鍵者持之。亦不足目爲固矣。程長倍之。四尺者二。〔疏〕程長八尺。較之部長。實不止一倍。儻如舊說。程止是一長八尺之直杠。則經家上文云程長四之足矣。而乃云程長倍之。四尺者二。目徑直之度。而爲迂曲之文。果何義乎。據下注。謂故書十與上二合爲廿字。杜子春定爲二十。是杜鄭所見。並如今本。則又無譌文。竊謂經文當與車人大車渠三柯者三同例。疑古車蓋之杠。當爲二節。上下各長四尺。蓋與達常爲三節也。其建於車上。則別目軸鍵連目爲一。車止時。車右持蓋目從。則但持其上節六尺之部杠。而下道右。王下則目蓋從是也。蓋在車上。則建於軾間。故必八尺之杠。而後無蔽目之患。在車下則人持之。其高下在手。故去其下杠。使輕便易舉。此則校之經文而適協。揆之事理而可通矣。又案。據左定九年傳有直蓋。則亦有曲蓋。曲蓋之程。長度當亦與直蓋同。知此云四尺者二。

不指曲蓋之杠、曲折上下截之分度者。目曲杠上下曲直不同。則經文當如車人爲未。中直下句。分著其度。蓋上直四尺。則下句有弧曲之減。其弦必不及四尺。段令弦度四尺。則通弧曲計之。又必增於四尺。斷不能上下平等。今經云四尺者二。則是上下等度。必非曲蓋明矣。注云杠長八尺。謂達常目下也者。杠在達常之下。而達常之度。咳於部長二尺之內。故知此長八尺。指達常目下也。云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槩也者。林希逸云。此下文所謂蓋崇十尺者也。賈疏云。人長八尺。蓋弓有字曲之減二尺。得不障人目也。詒讓案。釋名釋車云。高車。其蓋高。立槩。載之車也。安車蓋卑。坐槩。今吏所乘小車也。據此。則惟高車之蓋。部杠得長十尺。小車蓋卑。則部杠之度當遞減。不得有十尺。故鄭云。十分寸之一。謂之枚。爲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疏〕十分寸之一。謂之枚者。此枚立槩也。者。經文它言分者。並取籌術差分爲義。此爲實度。慮其淆混。故改分爲枚。而明揭其度也。注云爲下起數也者。下文部尊及鑿上下諸度。並目枚計。故此先出枚之度以起例也。云枚一分者。賈子六術篇云。十釐爲分。十分爲寸。是十分寸之一。卽一分也。云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爲四尺者二十十分寸之一者。二十字。賈疏作廿字。段玉裁云。各本注誤。惟疏不誤。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又卅。三十并也。古文省。案。廿讀如入。卅讀如風。秦刻石文如是。并爲一字。則不讀爲兩字。後世如唐石經作卅作卅。仍讀部尊一枚。斗上隆高。蓋二十三十。非古也。此經二上屬。十下屬。而故書合爲一字。正由寫者不分句讀所致。部尊一枚。斗上隆高。高一分。〔疏〕注云尊高也者。廣雅釋詁同。云蓋斗上隆高。高一分也者。錢坫云。部尊一寸。而上隆高十分寸之一。亦也。〔疏〕例目上欲尊也。王宗濂云。謂部頂上加屬一分也。部徑六寸。其加屬之一分。四旁當各減三分。徑五寸四分。爲十分部。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弓。蓋槩也。廣。大。〔疏〕弓鑿廣四枚者。王宗濂云。鑿。部上廣而殺其一。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也。是爲部尊一寸。〔疏〕容弓箭之穴。縱橫皆四分方空也。一部積二十八鑿。凡一尺一寸二分。置部圍一尺八寸八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除去一尺一寸二分。餘七寸六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則每鑿口相距二分七釐三豪二秒零。云鑿上二枚。鑿下四枚者。賈疏云。必目孔上二枚。孔下四枚者。目其弓下用力故也。注云弓蓋槩也者。大戴禮記保傳篇云。二十八槩。目象列星。盧注云。槩。蓋弓也。續漢書輿服志。羽蓋華蚤。劉注引徐廣云。金華施槩末有二十八枚。卽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蓋非槩不能蔽日。御覽車部引淮南舊注云。槩。蓋骨也。案正字本作棘。丁晏云。急就篇。蓋棘俛倪梘縛棠。顏師古注。棘。蓋弓之施爪者也。謂之棘者。言若屋椽槩也。說文車部。棘。車蓋弓也。釋名釋車。棘。蓋叉也。如屋構槩也。詒讓案。方言云。車枸。謂

宋魏陳楚之閒謂之箠，或謂之箠籠，西隴謂之箠，南楚之外謂之箠，或謂之隆屈。郭注云：「卽車弓也。彼車拘箠亦呼爲箠，疑猶今轎車上隆起爲箠，人居其中，漢時蓋已有此制。」與此車蓋弓異。云廣大也者，廣雅釋詁同。賈疏云：「恐直目橫廣四枚，上下不知其數，故訓廣爲大，明上下及橫皆四分也。案經凡言廣者多爲橫，此廣鄭賈知爲方徑者，經言鑿上二枚，鑿下四枚，皆主直徑言之，不容鑿閒不言直徑，故知爲正方之廣也。云是爲部厚一寸者，戴震云：「鑿上下合六分，非鑿空四分，共一寸也。惠士奇云：「鑿廣四分，其不鑿者，上有二分，下有四分，合之爲一寸。王宗淶云：「鄭云厚一寸，不計部尊也。連隆高者，部厚一寸一分，下有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鑿對爲五寸，是目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疏〕云：「鑿突二寸有半者，賈疏孔：「內弓二十八，孔之上下廣狹之義，云下直二枚，鑿端一枚者，惠士奇云：「鑿孔外內若一曰直，內孔之下與外平，而上低二分不鑿，則上有四分，下有四分，其鑿者二分而已。弓廣四分，殺去二分而內於鑿內，其端又殺去參分，惟一而分而已。故曰鑿端一枚，端謂弓頭也。戴震云：「弓鑿外大內小，外從橫皆四分，內從二分，下直二枚是也。橫一分，鑿端一枚是也。下直者，對上進爲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上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又云二枚一枚，皆鑿端弓杪所至，欲見鑿空下正，故云下直二枚，鑿端一枚，便文協句爾。詒讓案：「弓首之入鑿內者，長當盡其鑿，亦二寸五分，其廣從橫漸殺，目趨鑿端者，下平刻二分，留上二分不刻，附旁各刻一分五釐，留中一分不刻，故從學得二分，橫廣止一分也。一枚者，弓首之末，從橫皆止一分也。注云鑿對爲五寸，是目不傷達常也者，賈疏云：「前文云部廣六寸，達常徑一寸，達常上入部中徑一寸，則附畔共有五寸在。今目弓鑿突二寸半，附各二寸半，是不侵達常也。案賈意達常與部爲二木，非也。鄭不云不傷部，而云不傷達常者，正以達常與部爲一木，明部內不鑿者，尙留有一寸之徑耳，非謂達常別爲一木，爲部所舍也。蓋弓二十有八，以鑿端一枚計之，積二寸八分，環橫部心徑一寸圍三寸之外，鑿端相距餘地，止七豪有奇，限令部與達常爲二木，達常從不傷，而部幾全穿，斷無不傷之理。將何目爲固乎。足明其不然矣。云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者，賈疏云：「直，正也。鑿孔下正者，上文鑿下四枚，今於內畔於下亦四枚，與外正平，故云下正也。上低二分者，辨文鑿上二枚，今於內畔孔低二分，鑿上亦四枚，故云上低二分也。云其弓首則撓之，平刻其下二分而內之者，賈疏云：「撓，亦減也。弓外畔上下四枚，今於內畔減二枚，惟有二分刻去也。故云平刻其下二分而內之，詒讓案：「撓者，對鑿下直而言，謂苗下雖平刻，而由鑿外之弓視之，則若逆插不正直也。云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者，賈疏云：「蓋尊外畔孔上二枚，及內畔上下俱四枚，若然，蓋弓向外頭仰，但以蓋

弓三分一分外爲字曲。又以衣蒙之、則弓低。故蓋尊終平不蒙撓。又得吐水也。案賈說亦非也。此明弓當必平刻其下二分之意。不蒙撓、謂不蒙入鑿之當而撓曲也。蓋弓當內鑿者爲仰執。目逆制其僂者。故雖重勢下注。而僂仰相劑。近部處終平也。疏未得鄭指。云耑。內題也者。端耑之限字。說文耑部云。耑、物初生之題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題、頭也。此鑿耑亦即鑿內之頭。故云內題也。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六寸。剛軹并六尺四寸。弱減軹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字「疏」弓長六尺。謂之庇軹者。蓋之大小無定。其差有此目下三等降殺。各目一尺與車軹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軹軹之廣相應也。王宗洵云。六尺、五尺、四尺。弓當未入算。注云庇。覆也者。表記注同。云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當爲庇者。段玉裁云。必聲比聲合音相近。杜謂字之誤也。云謂覆軹也者。上疑當有庇軹二字。杜以此庇軹。即謂覆車軸耑之軹也。與大馭注訓軹爲兩軹同。幹者。乘之借字。說文外部云。乘、車軸耑鍵也。又車部云。轄、鍵也。字或作轄。孫奭孟子音義引丁公著云。轄、車轄也。乘轄轄幹義並同。故聶氏三禮圖約此注義作轄。釋文作轄。云或作轄。俱音管。案轄軹同音。字亦通。然在此注則轄爲誤文。說文車部云。轄、轂耑鍵也。類篇軹部云。軹、轂耑也。是幹之義可通於軹耑。而轄則無軸耑鍵義。若依陸本作轄。則與軹雖異物。而同在軹耑。後鄭不應目庇軹不及軹破杜說。陸蓋依誤本作音。不足據也。幹、明注疏本作幹。尤誤。云玄謂軹軹未也者。總敘注同。此破杜說也。云與廣六尺六寸者。與人文。與廣。即兩軹開之度。四尺之弓所覆者也。云兩軹并六尺四寸者。據輪人轂長三尺二寸。兩之得六尺四寸也。云旁減軹內七寸者。賈疏云。上云目其軹長二在外。一在內。目置其軹。軹內九寸半。輹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輹又三寸半。總尺四寸。目此計之。目七寸承輹。七寸爲軹。故云旁減軹內七寸也。詒讓案。兩軹相距八尺。即輪開之度。五尺之弓所覆者也。云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者。賈疏云。向計輹六尺六寸。并兩軹六尺四寸。總一丈三尺。減尺四寸入輹下。其餘有丈一尺六寸也。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字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者。謂六尺之弓。廣能覆軹末。不能及軸末也。云惠士奇云。六尺之弓。加部廣六寸。凡丈二尺六寸。有字曲之減。謂近部平者二尺。而四尺爲字曲。低於部二尺。面三尺幾半。以面加尊二尺。則弓長五尺幾半。故曰可覆軹。不及幹。王宗洵云。六尺之弓。近部平者二尺。并字曲之平徑。兩數共得五尺四寸六分有奇。倍之加部廣。蓋徑凡一丈一尺五寸三分弱。準目一丈一尺六寸之軹。不足七分強。案依王說。蓋平徑較之兩軹之廣。雖不足七分強。然兩面分之。止差三分強。字曲平徑容少有增侈。加目蚤飾蓋巾之

輶，無不覆。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字曲。〔疏〕參分弓長而揉其一者，阮元云，之嫌也。注云參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字曲。〔疏〕揉，依說文當作揉，案詳上燦牙。揉其一，則揉其二尺近部者，必揉近部二尺者，目其本鑿弓孔時，外畔弓上二枚，弓下四枚，內畔上下俱四枚，由弓頭仰，故須近部撓之使平，向下四尺持之，爲字曲吐水也。戴震云，弓苗入鑿中列，其下二分，兩旁各刻一分有半，鑿空下平直，則弓必上仰，故揉其近部之二尺使平，外四尺自下連而成字曲，詒讓案，蓋苗入鑿者爲仰勢，故鑿外之弓，須略揉之，而後可目取平，其所揉蓋始於苗本之外，至距部三分一而止，是揉者在近部平處，而不在字曲下連處也。云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字曲者，此目鹿軋六尺之弓計之，若五尺之弓，則近部當一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以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爲字曲，四尺之弓，近部當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目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爲字曲也。王宗淶云，五尺之弓，近部一尺六寸六分六釐六秒六忽強，字曲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目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爲字曲也。王宗淶云，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秒三忽強，字曲二寸六分六釐六毫六秒六忽強，字曲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目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爲字曲也。王宗淶云，尺六寸六分六釐六毫六秒六忽強，字曲二寸六分六釐六毫六秒六忽強，字曲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目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爲字曲也。王宗淶云，圍，去一目爲蚤圍者，並謂方圍也，股即弓上之傳於鑿者，股圍即鑿之方徑，故經不別出股圍之度，王宗淶云，股，弓近部者，爪、弓末也，鄭鑄云，股與輻之近較者謂之股同，弓之近部者亦謂之股，目其大也，蚤與輻之入牙者謂之蚤同，弓之字曲者亦謂之蚤，目其小也。注云蚤當爲爪者，前注同，案此與輻蚤字皆當作叉，鄭目漢時習用爪，故讀从之，獨斷云，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續漢書輿服志作華蚤，說文玉部云，環車蓋玉環，此秦漢制輿未有玉飾者之得名，古無此字也。云目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者，賈疏云，上云弓鑿廣四枚，即目方圍之，四四十六，故圍寸六分，云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者，賈疏云，一寸爲三十分，六分者爲十八分，通并總四十八，取三十分去十分，得二十分，十八分者，去六分得十二分，以十二并二十，爲三十二分，三十分作寸，餘二分是三十分寸之二，三十分寸之二，即是十五分寸之一，故云爪圍十五分寸之一也。王宗淶云，自股漸殺至末，其圍得股圍三分之二，凡一寸零六釐六毫六秒六忽，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疏〕零，乃殺之極也，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而三尺幾半也。〔疏〕參分弓長，目其一爲之尊者，此明揉弓之度也。注云尊，高也者，前注同，云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者，近部平，謂不曲者也，其下字曲有四尺，字曲之末爪端下於部者則二尺，即上平高於爪端之度也，其五

尺之弓。則上近部平者一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爪末下於部同。四尺之弓。則上近部平者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爪末下於部亦同。云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而三尺幾半也者。賈疏云。幾、近也。言近半。甄鸞五經算術云。按句股之法。橫者爲句。直者爲股。衰者爲弦。若句三。則股四。而弦五。此自然之率也。今此車蓋。句二。弦四。則股三。此亦自然之率矣。求之濇。句自藥以減弦自藥。其餘開方除之。即股也。今車蓋崇二尺。弓四尺。目崇下二尺爲句。弓四尺爲弦。爲之求股。求股之法。句二尺自藥得四。弦四尺自藥得十六。目四減十六。餘十二。開方除之。得三。即股三尺也。餘三倍方濇三得六。又以下濇一從之得七。即股三尺七分尺之三。故曰幾半也。李淳風注云。謹案。其間宜云車蓋之弓長六尺。近上二尺。連部而平爲高。四尺邪下字曲爲弦。爪末下於部二尺爲句。欲求其股。問股幾何。曰。三尺七分尺之三。術曰。句自藥目減弦自藥。其餘開方除之。即得股也。王宗淶云。此句但據六尺弓之大蓋言也。鄭故依弓之長六尺者計之。六尺之弓。股長三尺四寸六分四釐一豪零一忽零。并近部平者倍之。加部廣蓋徑。得一丈一尺五寸二分八釐二豪零二忽零。案王所推。與甄李術同。永樂大典本五經算術。引此注求其股。求作乘。當是誤書。又除之上有開方二字。疑甄鸞所增也。其五尺。上欲尊而宇欲卑也。上、近部平者。〔疏〕上欲尊而宇欲卑。四尺之弓。句股弦之數。鄭及甄李並未推。目此率求之可得也。上欲尊而宇欲卑也。上、近部平者。〔疏〕上欲尊而宇對字下垂者爲下。故近部平者爲上也。賈疏云。上。謂近部二尺者。宇。謂持長二尺者也。注云上。近部平者也者。廣雅釋詁云。隕。衰也。蓋爪隕衰下覆。與屋四垂相侔。故目屋檐爲名。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者主爲猶爪之亦名掠也。程瑤田云。參分一在上爲尊。其二者在下爲宇也。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蓋者主爲乘車無蓋。禮所謂〔疏〕則吐水疾而雷遠者。說文雨部云。雷。屋水流也。蓋弓如屋宇之隕下。故目雷言之。雷遠者。潦車。謂蓋車與。〔疏〕言水下流。不溼輟輪軫目內也。注云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者。賈疏云。按巾車五路皆不言蓋。目其建旌旗。故無蓋。故彼云及葬執蓋。從車持旌。鄭云。王平生時乘車建旌。雨則有蓋。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目蓋從。注云目蓋從。表尊。非謂在車時。若今傘蓋者也。鄭鑄云。巾車惟王后五路重覆安車。皆有容蓋。輦車言有翳羽蓋。彼婦人車蓋。疑非此輪人所轉掌也。車未有用蓋者。道右掌前道車。言王下則目蓋從。不婦爲雨而用蓋也。孔廣森云。車上設蓋。陰則御雨。晴則蔽日。道右王下則目蓋從。春秋左傳。衛侯出奔。使華寅肉袒執蓋。又齊侯賜敝無存屨軒直蓋。是五路有蓋明矣。左傳笠轂注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亦未知是否。案鄭孔謂藥車有蓋。不轉爲雨設是也。史記商鞅傳。趙良曰。五穀大夫。勞不坐藥。暑不張蓋。是

蓋兼以蔽目之證。大戴禮記保傅目蓋圓象天爲路車之制。是路車有蓋。史記晏子列傳云。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說苑臣術篇云。田子方遇程黃藥軒車載華蓋。並藥車有蓋之證。藥車建旌旗而得建蓋者。蓋杠插於式閒。橈圓。取足覆輿。而不盡方軫之四隅。故與旌旗之建於輈外闌局者。不相妨也。王宗淩又謂兵車亦張蓋云。左宣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伯棼射王。貫笠殺。笠。蓋也。輈。輈所聚也。部亦蓋弓所聚。因名爲笠輈。據此。兵車亦有時設蓋也。安得云藥車無蓋哉。案王說未知是否。姑存目備考。云禮所謂潦車。謂蓋車與者。既夕記。藥車載蓋笠。注云。藥。猶散也。散車。目田目鄙之車。蓋笠備兩服。今文藥爲潦。是鄭彼注从古文作藥車。此仍从今文者。目欲明蓋主爲兩設。彼潦車或取備水潦之義。載蓋笠時常。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卑於八尺。卑於八尺。說明堂門方十六尺。其說不甚確。疑宮室之門。容有不及丈五尺者。故蓋逾十尺。則難爲門也。引周書此。蔽人目。〔疏〕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者。蓋長十尺。建於車上。軫距地四尺。則丈四尺也。藝文類聚禮儀部。引周書損益也。云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目者。人長八尺見總敘。明人長正與宇末相直。故不蔽目也。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隊。落也。善蓋者目橫馳於壘。〔疏〕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者。晦。此疑誤。隊。唐石經作墜。阮元云。墜者。隊之俗。王宗淩云。此言弓首與部鑿相得之甚也。目繩聯綴蓋弓之字曰紘。紘。維也。說文糸部。維。車蓋維也。凡爲車蓋。既植弓於部鑿。乃目繩聯綴其宇而後衣之。詒讓案。此記察蓋之法。淮南子原道訓。紘。宇也。而章三光。高注云。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是維蓋之綱名紘之證。冒者。說文巾部云。幪。蓋衣也。幪。冒一聲之轉。冒字又作幪。文選張衡西京賦。戴翠幪。薛綜注云。翠羽爲車蓋。韓非子外儲說左篇云。管仲父出。朱蓋青衣。鵲冠子天則篇云。蓋毋錦紅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言目錦爲衣。凡蓋衣施蓋弓之上。婦人車又下垂爲容。詳巾車疏。注云。隊。落也者。說文目部云。隊。從高隊也。爾雅釋詁云。墜。落也。云善蓋者目橫馳於壘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者。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壘上曰幪。爾雅釋詁云。殷。中也。車馳於畝中。卽是橫絕。故鄭訓殷爲幪。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衡殷南斗。六韜戰車篇云。殷革橫畝。犯歷沒澤者。車之拂地也。卽殷畝之義。無衣無紘。然而弓不落者。言弓首入鑿之固也。

尺四寸三分。〔疏〕參分其隧，一在排，二在後。目揉其式者，釋名釋車云，軾、式也，所伏目式敬者也。說文車部云，軾、車排也。史記淮陰侯傳集解引韋昭云，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案經典通段式爲軾，論語鄉黨篇疏云，古人樂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目手隱憑之，謂之爲軾。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末，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名爲軾，若在車上應爲敬時，則落手憑軾，曲禮孔疏說略同。江永云，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排，二在後，目揉其式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軾圍去一自爲式圍是也，因排有憑式木，故通車排參分其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排，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排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排，所目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有棱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式崇三尺三寸，并式突處言之，兩端與兩輪之植軾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排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是也，式木有櫓木承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後世紗帽之形，排低後高，式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俯也，排人但知式車排橫木，不細考與人車排三分之一處，通名爲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目不得其狀，於鄭注較兩輪上出式，遂意其在橫木之上，於是與制皆繆亂矣，試思較若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於引弓，橫木在較下，將必目筈貫入櫓木，而櫓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事推之，皆不合矣，案江說甚精，足正皇孔諸說之誤，戴震云，記不言式較之長，一在排，其上三面周目式，則式長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也，二在後，其上爲較，則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也，王宗濬云，古者樂車之儀，三分其隧，御者立於排一分，尻中而箸於式，左右兩人立中一分，旁倚於較排，直式隅圍折處，楚辭云，倚結軻兮長太息，涕滂沱兮分下露式是也，其或四乘，則一人尻中後一分，兩轂貫軸，適直中一分之中，禮故云願不過轂，又云戴倍式突，升輿廣六尺六寸，得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是目式隅爲方折也，方折之隅，未有能揉屈一木目爲之者，案王謂式兩隅當爲圓折是也，黃目周說同，但揉折之處，所減蓋無多，戴井輿式突廣之數，大略計之，亦不甚相遠也，注云兵車之式，突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目四尺四寸，取三尺得一尺，又一尺二寸三分寸之二，取四寸，仍有二寸在一寸爲三分，二寸爲六分，取一得二分，故云突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阮元云，一在排，即式突也，二在後，則輪突也，式突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毫，江藩云，一在排，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毫，二在後，二尺九寸三分三釐二毫，論議案田車之式，蓋突一，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兵車之式，高〔疏〕寸，崇於軾三尺三寸，戴震云，式卑於較者，目便車排射尺四寸，

御執兵。亦因之。伏目爲敬。注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者，賈疏云：車輿之廣六尺六寸，取半爲式之高，故知三尺三寸也。錢坫云：春秋穀梁傳，叔孫得臣敗長狄於鹹，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范注：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說與鄭合。論議案：乘車之式，高與兵車同，距地皆七尺三寸。田車之式，高三尺一寸五分，距地六尺三寸。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凡五尺五寸，故書較作櫟，杜子春云：當「疏」目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者，釋名釋車云：較在箱上，爲事較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詩：衛風：淇奥，猗爲較。重較兮，毛傳云：重較，卿士之車，字本作較，說文車部云：較，車輪上曲銅鈎也。段玉裁云：曲鈎，言句中鈎也。亦謂之車耳。四京賦云：戴翠帽，倚金較。荀卿禮論：及史記禮書云：欄龍目義威，欄，許書作廉，解云：乘輿金耳也。皆謂較爲龍形，而飾目金。司馬氏與服志：乘輿金薄轆龍，爲輿倚較，是其義也。阮元云：說文曰：輓，車兩輪也。从車、耳聲。又曰：輓，耳下垂也。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軫者，其耳下垂，故目爲名。又曰：輓，車耳反出也。車耳反出，平輪之上，象耳之輓，故謂之輓。目其反出，又謂之輓，至其直立軾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重較。古今注曰：車耳，古重較也。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角之輓勢也。秦公子名軫，衛公子名輓，晉公子名重耳，魯叔孫輓字子張，鄭公孫輓字子耳，皆此義也。輿人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侈卽兩耳侈張，大約古人重較，惟卿大夫之車有之。至漢猶然，禮：士乘棧車，棧車者，木立軾上，不曲如棧也。若大夫墨車，卿夏綬目上，則並名軒，有車耳，案重較之制，阮氏略得大概，今日先秦兩漢人所言者，反覆考之，蓋周制庶人乘役車，方箱無較，士乘棧車，目上皆有較，唯士車兩較出式上者，正方無飾，則有較而不重也。大夫目上所乘之車，則於較上更目銅爲飾，謂之曲銅鈎，其形圓句，邊緣卷曲，反出向外，故謂之輓，自其視之，則如角之句，自旁視之，則高出式上，如人之耳，故謂之車耳。凡車兩旁最下者爲輓，輓下附軾，象耳下垂，故又謂之輓。較在軾上，則象耳之上，是則車耳者，較輓之通名也。其較上更設曲銅鈎，向外反出，則是在較耳上重爲之，斯謂之重較重耳矣。目荀子：欄龍養威之文推之，則周時已有金薄轆龍，下金耳，不徒爲漢制也。凡輓較輓皆木材，惟重較爲金材，此爲攻木之工所記者，不重之較也。說文所釋者重較也。凡重耳所附之輓輓，無論重與不重，並是直軾，其句曲而反出者，唯銅輓耳。左傳：鄭大夫姚句耳名，卽取諸此。又案輓字亦作輓，又通作蕃，藩，漢書景帝紀云：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古今注云：文官赤耳是也。大玄經：積次四云：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淵云：至于車蕃也。范注云：蕃，車耳也。崔豹謂重較在車藩上重起，藩卽謂輓，此與車藩敵異。漢書顏注引應劭說車輓云：車耳反出，所目爲之藩，屏翳塵泥也。說尚不誤。又云：輓目輓爲之，或川革，則似輓輓爲一，顏師古已所其誤矣。又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斬其僕車之左駟，索隱云：駟，

當作輅。謂車箱外立木承輅之材。張氏正義引劉伯莊說同。依小司馬說。輅蓋即輅之木材上承曲銅鈎者。此亦足證輅爲立木。唯金耳乃反出矣。錢坫云。式突一尺三分寸之二爲句。較崇爲股。句股求弦。得弦二尺六寸太。爲式去輅之度。注云較兩轡上出式者。論語鄉黨皇疏云。轡豎在車箱兩邊。三分尻并之一。承較者也。賈疏云。較謂車輿附箱。今人謂之平輅也。言兩轡謂車箱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轡上出式者。目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轡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鄭珍云。說文。轡、車旁也。則轡止是車兩旁之稱。注云兩轡。猶兩旁也。上出式者。謂兩旁之上。高出於式之平木。此平木爲較。猶較并平木爲式。式崇較崇。並是平木距箱底之高。非指豎木承式較者。豎木不得有此高也。詳康成注。考工及他經。並不見車兩旁有版處。謂旁是版。自賈疏其見已然。案子尹說輅之制是也。但賈意較爲車箱上出之橫木。輅爲箱間豎木以承較者。較木平設。故此及車人疏謂之平輅。山虞疏及詩衛風淇奥孔疏。又作平輅。其說輅較亦不誤。輅較在車兩旁。通謂之箱。故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徐廣云。較在箱上。又引通俗文云。車箱爲較是也。古車制。輿上三面皆有橫直木而無版。貴者所乘。則有輓革耳。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亦謂距軫之數也。下距地則九尺五寸。賈疏云。目其并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隆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昭十年左氏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目。纘姑鉅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軾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臣。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江藩云。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據禮緯言三尺之較。與禮制不合。據賈說。豈天子與卿士之較崇六尺。倍於三尺。故言重較與。案賈意當如江說。禮緯諸侯旗齊軾。大夫齊較。節服氏疏引含文嘉。左傳昭七年孔疏。公羊襄十八年徐疏引稽命徵。並同。新序義勇篇。芋尹文曰。大夫之旗齊軾。廣雅釋天又云卿大夫七旂至軾。文並小異。竊謂軾高於軾三尺三寸。君旗齊軾。斷三尺。適可至軾。較雖高出於軾二尺二寸。而兩轡上下通得較併。自軾目上三尺。雖非較之盡處。而不得謂非較也。至軾又即較橫直材。是齊較、齊式、齊軾。文並得通。但據舍文嘉、稽命徵說。並謂天子旗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則皆於理難通。故左傳疏亦疑其誤。是服據禮緯。與此經車制。及左傳斷三尺之文。必不能合。不足取證。賈乃援彼謂三尺爲諸侯之臣車不重較。是較卑於式。其說殊繆。又案田車較崇蓋二尺一寸。崇於軾五尺二寸五分。云故書較作權。杜子春云當爲較者。權舊本作權。明注疏本作權。與釋文合。今从之。徐養原云。說文木部。權、水上橫木。所目渡者也。權爲水上橫木。較爲車上橫木。義亦相近。故較權古字通。晉書林邑傳。韓戢信較太平。估較。即權也。此較權通用之證。六分其廣。

以一爲之軫圍。軾、輿後橫者也。兵〔疏〕

軾所目收衆材者。故又謂之收。詩秦風、小戎、伐收、傳曰、伐收、淺軾。

也。晏子春秋曰、軾軾之車、卽小戎義也。

注云軾、輿後橫者也。鄭珍云、康成注加軾與輿云、軾、輿也。是非

不目軾爲四方底。軾軾開爲兩旁矣。而并注車軾四尺云、軾、輿後橫木。此又云然者、目此經軾圍獨爲輿後橫木之數

也。知獨爲輿後橫木之數者、目左右并三面材之圍、在下軾人也。四方皆軾、其圍宜同、而後獨異者、以輿後止人所

登下、非若三面範輿任正之外、又需於上置輿、故其圍狹於三面也。四方圍數雖異、同連輿底自歸輿人爲之、而任正

圍不與軾圍同見輿人、乃見之軾人者、目軾圍出數於車廣、任正圍出數於軾長也。云兵車之軾圍尺一寸者、賈疏云、

輿廣六尺六寸而六分取一、故得尺一寸也。鄭珍云、軾圍一尺一寸、兩邊各一寸四分、兩而廣四寸一分、長六尺六寸、

向并一邊、中爲槽、突七分、目受底版、兩端爲中箭、貫左右任木之鑿達於外、自而鑿之、目軾踵承其下、當軾中爲

圓孔、連踵通之、上大小小、合時目一圓木旋轉關之、令上與軾而平。復目橫槩鍵其下、若解輿、則向上旋轉稅之、

輿與圍固合而不稍搖、傾稅者、鉤心之後、全賴此。軾之名軾、琴柱之名軾、皆由斯義。輿上諸材、惟軾之四面非正

方、後人皆目正方筭之、又不知軾與任正異圍之所目然。經注大指全失。案、子尹說推筭頗密、於義近是。依其說、

則軾圍爲橢方圍。江永則目爲正方形。云軾方徑二寸七分有半。金榜江藩王宗濬說同。凡此經諸圍、或參分軾圍、

方或圓或橢長不等。經注既無明文、姑兼存衆義目備考、不敢質也。又案、田車軾圍、蓋一尺五分。

參分軾圍、

去一以爲式圍。兵車之式圍、七〔疏〕

注云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謂參分并軾圍尺

寸爲六分、去二分得四分、目三分爲一寸、餘一分、添并六寸、爲七寸三分寸之一也。阮元云、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

毫。王宗濬云、式圍圍徑二寸三分三釐四毫七秒七忽零。鄭珍云、式木正圍、徑二寸四分四釐強、揉一木爲之、計長

八尺餘、其兩端入較柱、其下正中爲鑿、目受植櫓之柄。當折向兩旁處、宜各有柱承之、并之橫、自軾目內、長五尺

有奇、爲通輻、不固也。宜中介一柱或兩柱、分其輻爲兩大格、或三大格、柱皆正方、大如式之圍、差互爲鑿、視輻

半厚、目受其柄。式較大小所目異者、人立常當式之地、式之爲人憑任也。比較爲勞、故其圍差大。案式木圍

徑、王據密率、鄭據古率、所算皆是也。江藩目爲方徑一寸八分三三三一、亦存備一義。田車式圍蓋七寸。參分

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兵車之較圍、四〔疏〕

參分式圍去一目爲較圍者、鄭用牧云、較小於式者、柱兩旁用力少也。

注云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者、此亦謂圓圍也。賈疏云、目式圍

寸九分寸之八、

七寸三分寸之一，取六寸、三分，去二寸得四寸，仍有一寸三分寸之一。目一寸者爲九分，一分者轉爲三分，并爲十二分，去四分得八分，故云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也。阮元云：較圍四寸八分八釐八豪，王宗淩云：較圍圓徑一寸五分五釐一秒八忽零，鄭珍云：較木亦正圓，徑一寸六分二釐強，兩端揉曲向下，目與柱銜接，并後柱四，正方，大如上木之圍，而銳其非柱自式目上之外廉，目揉式推之，知不欲觸礙人手同也，其受橫植軹及橫轡之繫，各視其半學爲之，較之長，自柱目內，廣二尺六寸零八釐強，而高五尺三寸三分強，爲通轡，亦不固，并後柱上於軹三尺，當加二橫方梁，大如柱，上下差互爲繫，目受植軹，如此，則植軹不至太長勢危，又與較木相配，令柱上下牽倚得力，又令外圍橫開之木，有所交附，否卽內焉立寬長之窗，外焉附長狹之闌，皆杭桎不可終日矣，案經止云揉式，不云揉較，則較兩端與植木柄鑿相配，併當平設，不當曲揉也，況卿目上重較之車，較上更有曲銅鉤，則尤宜平設，目與銅鉤相接，子尹說姑存目備考，又案較木圍徑，亦王據密率，鄭據古率，江藩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兵車之軹圍，目爲方徑一寸二分二二二，亦存備亦義，田車較圍蓋四寸三分寸之二，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軹、轡之植者，〔疏〕注云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者，此謂方圍也，賈疏云：目并較圍四寸九分寸之衡者也，與轡末同名，〔疏〕八、四寸取三寸，去一寸，得二寸，餘一寸爲二十七分，餘八分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十一分，取三十，去十分，得二十分，又二十一者，去七分，得十四，添并二十，爲三十四分，取二十七分爲一寸，餘有七分在，添并二寸，總爲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也，阮元云：軹圍三寸二分五釐九豪，江藩云：方徑八分一釐四豪八秒一忽二五，王宗淩說同，論讓案：田車軹圍，蓋三寸九分寸之一，云軹轡之植者衡者也者，戴震云：轡內之轡謂之軹，軹之言積也，積者，大小枝交結也，云與轡末同名者，轡末之軹，卽輪人所謂五分其軹之長，去一目爲軹，去三目爲軹者也，目其名同，易於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軹圍，兵車之軹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轡、式之植者也，立者爲軹，橫者爲軹，書轡或〔疏〕參分軹圍，去一目爲軹圍者，鄭川牧云：軹在較下，轡在式下，長短不同，故作軹，玄謂軹者，目其軹人爲名，〔疏〕軹小於軹，鄭珍云：軹軹凡兩端皆爲偏倚，各縱橫相并，如窗櫺然，故謂之軹，陽貨載蕙靈寢其中而逃，蕙靈卽窗櫺之借，目是機車無革輓，故假蕙靈，虎蓋託士車，使人不覺也，軹軹同是輪木，而大小異者，較高於式，軹之任力，比軹自多，故增圍三分有奇，所謂惟其稱也，注云兵車之軹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者，此亦謂方圍也，賈疏云：參分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取三寸，去一寸，得二寸，餘七分者，段令整寸爲八十一分，此二十七分寸之七，爲二十一，三分之，去七，得十四分，故云軹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也，阮

四

小無井。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井、偏衰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井於小者，小者彌不堪，則絕也。〔疏〕凡屍材大與小無井，猶處也。屍材與弓人屍幹角義同，謂處置車上之材，大與大、小與小、各自相從，不可錯互，釋文載舊音據則誤。爲銘字、非也。詳弓人疏。云大倚小則摧者，說文人部云：倚、依也。手部云：摧、一曰折也。大小相依，則小者不能任，必至於折也。云引之則絕者，鄭珍云：謂人扳引之，論讓案、此謂橫引之也。當兼人馬言之。注云井偏衰相就也者，說文井部云：井、相從也。相就與相從義同。凡材大小各自相值，則交午勻正。若大小相井，則僂僂不相當。故有偏衰牽就之患。鄭珍云：軹轂小、式較及諸柱大，目小從橫交於大，宜鑿柄相應，不令偏衰相就。否則摧絕之患。作案子尹說亦通。云用力之時，其大井於小者，小者彌不堪，則摧也。其小井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者，鄭意大井小，則目小承大重，勢下厭而摧。小井大，則強弱不調。旁引之、小者必絕。鄭珍云：用力、謂人憑倚著力。棧車欲弁，爲其無革鞵不堅，易〔疏〕棧車欲弁者，附雅之疏。郭注云：鼎斂上而小口，此弁亦謂上斂也。詳典同疏。賈疏云：弁向內爲之。江永云：賈謂弁向內、修向外，按成二年左傳：丑父斂于轡中。孔疏謂轡與棧異音義同。引此棧車之注，而云然則弁者謂上狹下闊也。此目上下言之，與賈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翳張，上下，則謂較與。鄭有闊狹，案賈氏向內向外之說，不案何指。江謂指後戶，然輪與諸職疏，並無是說。論家賈意，疑仍據轡較上端而言。與孔說異而指同也。但與上橫直材度數，既有一定之繩尺，無論內外上下，皆不得有侈弁，依賈孔說，則較諸材，皆當衰設，破壞度率，幾成奇車，其可通乎。故鄭珍亦駁之云：附轡壁立，五尺五寸，不加外附，猶且危之。況又可令衆材斜弛，案鄭所糾甚當，竊謂此經輪與度數，自是上下之通制。士藥棧車，制亦如此，所謂弁侈者，自指較端之飾言之。士車無鞵飾，其較不重，對飾車言之，則謂之弁。其實內外上下本方正，不必狹於常制也。又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敖相楚，棧車叱馬。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晏子棧軫之車，而駕馬目朝，彼棧軾，與詩秦風小戎棧收義同。謂車軾軌棧狹，棧棧同聲，假借字，與此棧車小異。但棧即鮑人注棧淺之字，淺狹與斂弁、義亦相近，可相參證也。注云爲其無革鞵不堅，易塋塋也者，巾車注云：棧車謂不革鞵而漆之，蓋鞵革所目爲堅固，此不鞵革，則慮其不堅，而易塋塋，故欲弁也。云士乘棧車者，賈疏云：巾車職文，江永云：士棧車無飾，而庶人藥役車，亦如棧車欲弁之制。故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飾車欲侈，飾車，謂革鞵與也。大夫目上革鞵與。〔疏〕飾車欲侈者，五音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飾車、大夫目上之車，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疏〕有重較，較上重耳反出，校之常車爲張大，故欲侈。阮元謂侈即指張

耳言之，其說是也。賈疏不憚，目爲向外侈，失之。注云飾車謂革輿也者，對棧車無革輿也。云大夫目上革輿與者，賈疏云：則天子諸侯之車，目革輿與及穀約也。但有異物之飾者，則得玉金象之名號，無名號者，直目革爲稱。革路墨車之等是也。若木路，亦目革輿，但不漆飾，故目木爲號。孤卿轡上有篆飾，即目篆轡爲名也。按殷傳云：未命爲士者，不得藥飾車，士得藥飾車者，後異代濫也。案巾車木路注云：不輓目革，漆之而已，則木路本無革輿，此注雖通，咳王侯而木路則不在其列。賈說大誤。江永云：閔二年歸衛夫人魚軒，定九年與敝無存犀軒，夫人用魚皮，卿用犀，則大夫之軒及凡革車，皆用牛革乎？詒讓案：飾車制度侈大，故亦謂之大車。詩王風、大車檻檻，毛傳云：大車、大夫之車，曹風侯人傳：又謂大夫目上梨軒，皆即飾車也。又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禮，大夫大車士飾車，彼大車亦即此飾車，而謂士藥飾車，則與伏傳同。文選別賦李注：又引太傳云：未命爲士者，不得藥朱軒。注云：軒、輿也。士目朱飾之，依巾車、大夫止藥墨車，不宜命士反得乘朱軒。伏何說非此經之義，賈亦謂伏傳是異代法，而巾車疏、則謂伏傳飾車，則是有漆飾之棧車，二疏說不同。曲禮孔禮：又謂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巾士藥棧車，是士有不藥棧車者，若然，則伏何說飾車，即此大夫所藥之車，或三命上士加賜得藥之輿，云故書侈作移，杜子春云當爲侈者，堯氏侈僉之所由與注同，段玉裁云：此古文段借字也，少牢饋食禮：侈袂一作移袂。

周禮正義

卷七十七

輶人爲輶。輶、車轅也。詩〔疏〕輶人爲輶者，亦以所制之器名工也。總敘說攻木之工七，無輶人。程瑤田云，輶當

云。輶、輶也。釋名釋車云，輶、句也。輶上句也。方言云，輶、楚衛之閒謂之輶。公羊僖元年何注云，輶小車轅。冀州以此名之。案小車曲輶，此輶人所爲者是也。大車直輶，車人所爲者是也。散文則輶輶亦通稱。王宗濂云，析言

之，曲者爲輶，直者爲輶。小車曲輶，一木居中，兩服馬夾輶左右，任載車直輶，兩木分左右，一半在兩輶中，說文

云，輶、輶也。輶、輶也。輶言之也。阮元云，輶者曲輶，駕馬者也。輶所以必挽曲之者，爲登降均馬力也。引詩云

五檠梁輶者，證小車曲輶也。釋文云，檠木又作檠。案此秦風小戎文。毛詩亦作檠。傳云，五、五束也。檠、歷錄也。

梁輶、輶上句輶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說文木部云，檠、車歷錄。束、文也。革部云，檠、車軸束也。二字聲

義略同。輶有三度，軸有三理。目下事，度〔疏〕輶有三度，軸有三理者，說文車部云，軸、持輶也。釋名釋車云，軸、

理有三事也。注云目下事者，謂與下七事爲目。云度深淺之數者，賈疏云，四尺七寸之等是也。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

軫與輶七寸。又并此輶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疏〕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者，以下明輶有三度之數，

衡頸之閒也者。頸卽下文頸圍之頸。謂轡前持衡者也。賈疏云。按文下注。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并尺三寸與九寸。爲二尺二寸。衡圍五分寸之一於十五分寸之九。當得十五分寸之三。并頸圍十五分寸之九。爲十五分寸之十二。圍三徑一。二十一寸徑七寸餘。有一寸十五分寸之十二。一寸復分之爲十五分。通前十五分寸之十二爲二十七。徑得十五分寸之九。此九分當爲馬頸低消之。鄭珍云。以衡加於頸端之上。頸之圍徑三寸二分。衡之方徑三寸三分。增衡頸筋束革之厚共五分。通得高七寸。是三轡衡頸之閒也。以加國馬八尺。得八尺七寸。加田馬七尺。得七尺七寸。加薦馬六尺。得六尺七寸。是爲衡高。而適與曲中齊平。其衡頸之閒七寸。卽馬高以上空處。凡馬股與領平之後。卽斜圓而下。此七寸之空。於十尺之平長。向後必六尺有餘。轡之曲始直馬尾。其後尙有長三尺餘之地。始抵軛前。故能容兩服兩驤。無不足之患。若田馬薦馬之轡。則空處更長矣。又云賈疏以衡頸皆圓徑推算。又不知二者皆被筋革。故餘九分爲消於馬頸之低。失之。案鄭子尹說是也。衡著於轡頸之上。其平度與轡曲中等。衡下夾頸設兩軛。軛曲中與頸之平度亦正等。故注止就衡頸計之。不及軛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轡曲中者。此轡亦轡之通名。阮元云。記曰。凡揉轡。欲其孫而無孤深。曰。轡深則折。淺則負。深字皆指曲中者爲言。是所謂深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非轡端下重之高明矣。鄭珍云。轡曲中者。轡曲之中也。轡曲之中。倨句之交也。此義後鄭同之。故注都不解深字。軛前十尺。揉轡者必先以平度十尺爲股。以各轡深度爲倨。而求得其弦。旣而以深度正中直弦之正中。適成十字。卽得弧曲之倨句深處。爲轡曲之中也。乃以轡木平出軛前者。直軛之盡處。微微揉令前曲而上。以至曲中。卽微微前曲而下。至與十尺平度相直。田馬之轡深四尺。田車轡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轡深而七尺。是爲轡頸之端。而適與馬領之高齊平。則轡成而中度矣。田馬之轡深四尺。田車轡崇三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閒亦七寸。加軛與轡五寸半。〔疏〕注云。田車轡崇三尺一寸半者。亦依總敘以輪崇取其半徑爲轡崇推之。田車旣輪崇六尺有三寸。則衡高七尺七寸。〔疏〕取其半徑三尺一寸半。卽軛崇也。云并此轡深而七尺一寸半者。并軛崇與轡深兩和總計之也。云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閒亦七寸者。賈疏云。田馬七尺者。亦約庾人馬七尺曰駮。以其兵車乘車駕國馬。明田車駮馬也。以此約之。明役車駕駮馬也。田車高七尺。則七寸亦衡頸之閒消之也。云加軛與轡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者。以七尺一寸半加五寸半。故衡高七尺七寸。然田車輪輟加軛轡之度。經無明文。鄭以較兵車減寸半之率推之。定爲五寸半。然此注實有可疑。蓋田車之轡。以當免例之。當圍一尺四寸。方徑三寸五分。加軸半徑二寸一分。兩和已得五寸六分。軛爲隨方形。至少亦當厚一寸有零。卽轡有鈎心之減。而與兵車乘駮馬之轡深三尺有三寸。輪輟與軛軛軍軛軛之數。必不能差至一寸半。然則鄭所定田車衡高之數。未足馮也。駮馬之轡深三尺有三寸。大小之減率

寸半也，則驚馬之車，輶崇三尺，加軫與轆四寸，又并此軾深，則〔疏〕注云輪輶與軾轆大小之減率寸半也者，減，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驚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閒亦七寸，〔疏〕釋文作成，云本又作減，案咸即減之省，史記萬石君傳，九卿咸宜，集解引服虔云，咸，音減省之減是也，賈疏云，鄭以田車之輪，下於兵車乘車，輶崇及軾皆校一寸半，則驚馬是六尺之馬，所駕之車又宜下，故知輪輶軾轆大小之減率，例一寸半，與田車減兵車乘車同也，論語案，鄭謂田車輶崇三尺者，王宗棟云，校人注，驚馬車又減於田車寸半得之，其謂軾轆加數亦各減寸半，則非定率也，云則驚馬之車，輶崇三尺者，王宗棟云，校人注，驚馬車又減於田車寸半得之，詩有棧之車，毛詩棧車，役車也，役車輶崇，經無的證，然任載之柏車，輪崇六尺，輶崇半於輪崇，是柏車固輶崇三尺，給役小車輶崇等於柏車，云加軾與軾四寸，又并此軾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者，謂田車軾轆共五寸半，此減寸半，得四寸，以加軾崇三尺，為三尺四寸，又加衡高，得六尺七寸也，然此說亦未確，今考驚馬車之轆，以當免例之，當圍一尺三寸三分，方徑三寸三分二釐五釐，加抽半徑二寸，已得五寸三分二釐五釐，再加軾厚，至少亦一寸有零，則驚馬車與兵車乘車軾轆之數，必不能差至三寸，鄭所定衡高之度，亦未足馮也，云今驚馬六尺者，度人云，六尺以上為馬，則六尺為馬之最下者，故知驚馬高六尺也，云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閒亦七寸者，賈疏云，輪輶軾轆大小之減率，例一寸半，衡頸之閒同七寸者，車雖有高下，至於衡頸，不得不同，故下云小於度謂之無任，衡頸用力是同，是以不得有麤細，軸有三理，一者以為為轍也，無節目〔疏〕一者以為為轍也者，以下明軸大司徒職宮室注云，美、善也，注云無二者以為為久也，堅刃〔疏〕注云堅刃也者，堅刃則久而不節目也者，謂治材平易，不見節目也，注云無二者以為為久也，堅刃〔疏〕注云堅刃也者，堅刃則久而不也，密，〔疏〕注云滑密者，滑言其旋轉不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合七為弦，四尺七寸為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軌，玄謂軌是，〔疏〕軌前十尺可策半之者，軌，賈疏本蓋誤作軌，詳後，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軌式之所封，持車正也，〔疏〕程瑤田云，十尺，由軌前平指至上直軌端之虛度，三勢此度皆同也，案程說是也，賈疏謂十尺指轅曲中，戴震亦謂自軌至衡頸十尺，據軌尊隆言，王宗棟駁之云，尊隆有三等，嘗以軾深四尺七寸為句，十尺為弦，而求其股，得八尺八寸二分六釐六毫六秒四忽零，四尺為句，十尺為弦，而求其股，得九尺一寸六分五釐一毫五秒一忽零，三尺三寸為句，十尺為弦，而求其股，得九尺四寸三分九釐八毫零九忽零，是國馬軾之式衡閒反短，田馬驚馬軾之式衡閒反長也，知必不然，故謂十尺是式距衡之平徑，尊隆深者軾長，

寧隆淺者轉短，其長不過數寸，而平徑則皆十尺也。案王說是也。注云謂轉軌以前之長也者，轉長一丈四尺四寸，其四尺在輿下，故出於輿外軌前者有十尺也。江永云，軌前十尺，此以直度虛地，而不論其弧曲。鄭珍云，注云謂轉軌以前之長，明是平長，非斜長也。蓋轉木曲物，其深淺必有底，其端未必有限，而非平無以立度，非軌無以取平，故不必各計其弧曲，而止以十尺平度爲定，合輿下四尺四寸，通得一丈四尺四寸，爲三轉之平長，使探軌者上求準於深度，下求準於平度，一差卽無不差，一合卽無不合，而弧曲多少之數，皆不待言而自明焉。云策，御者之策也者，說文竹部云，策，馬箠也。箠，擊馬也。馬箠御者所執，故云御者之策。云十，或作七者，鄭珍云，篆文十，形似而誤。云令七爲弦，四尺七寸爲鉤，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者，此以算術課之，知七爲誤字也。阮元云，合當令字之訛，九章盈不足有假令，鉤當作句，輸入注云，二尺爲句，案阮校是也。令七爲弦，與輸入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之二，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同，賈疏云，七丈四十九尺，四丈九尺，四丈四十六尺，丈六尺，七丈四十九尺，又得四尺九寸，并之二丈九寸，準法以鉤除弦，以二丈九寸除四丈九尺，仍有二丈八尺一寸在，然後以求其股，以二丈八尺一寸方之，得爲五尺之方，五五二十五，用二丈五尺爲方五尺也，餘有三尺一寸，皆以方一寸乘之，得三百一十寸方之三寸，得廣六寸，長五尺，中分之，裨前五尺之方，一廂得三寸，角頭方三寸，三三而九，又用一寸之方九，餘有一寸之方一在，摠得方五尺三寸，餘方一寸，以此言之，則軌前唯有五尺三寸，不容馬，故云股則短矣。七非也，鄭珍云，十尺本或作七尺，康成以句弦求股法正之云，令七爲弦，則股短，意欲見五尺零之股，於容馬爲極短，不合耳，其實就令以七尺爲股，亦僅足容服馬，而不足容驪馬也。又云七尺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股，賈疏所算得股五尺三寸，餘方一寸，誤也，今計之，弦自乘，七七四十九尺，句自乘，四四一丈六尺，四七二尺八寸，又七四二尺八寸，七七四十九寸一分，并二丈二尺零九分，以之除弦，弦餘二丈六尺九寸一分，然後以開方求股，股方五尺除五五二丈五尺餘一尺九寸一分，爲一百八十二寸方之一百寸，得廣一寸，長一丈，中分之，以裨前五尺之方，一廂得一寸，角頭補一寸，得方五尺一寸，尚餘八十一寸，爲八千一百分，若作方廣八分長五尺，中分之，以裨前五尺之方，此八千一百分除盡，尚少一百二十四分，是得股五尺一寸八分弱也，凡句股弦自乘，必皆成方，如賈氏算句自乘，先不成方，此所由誤，案鄭子尹說是也，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者，大馭杜注，及後鄭少儀注，詩秦風小戎箋，說並同，此經及大馭少儀，並專據輿前言之，則詁以式前，於義自允，但軌之本義，則自通咳輿前及左右三面材，大行人之車，軌，說文車部引作前軌，有前軌，明有左右軌矣，故後鄭又增成其義也，軌賈本蓋亦譌作軌，詳後。云書，或作軌者，謂故書別本或作軌也，大馭祭軌注，亦云故書軌爲範，範與範範字同，詳大馭疏，云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輪式之所

討。持車正也者。後鄭於經定從軌不從軛。故自著其從軌之故。又因先鄭詁軌爲式前。於義未咳。復補釋之。謂軌本訓爲法。與正義近。明當爲與下三面橫木之通稱。卽下任正以其持任車之正。與法義相協也。賈本經軌譌軌。此注二軌字又譌軌。疏云。經作軌。字不爲軌。先鄭以軌爲式前。後鄭從古音。軌不從軌者。以軛爲法。是定雖有少儀祭軌字爲車旁凡。與此古書車旁已字雖異。同是式前。若作軌。則不可。軌謂轍廣。轍末亦爲軌。故少儀云祭左右軌。軌卽轍末。考工經涂九軌。軌卽轍廣。是軌不定。故從軛也。段玉裁云。玄謂軌是句絕。謂當從軛也。鄭君意謂此經軌是軛。非正義。乃云後鄭從古書。軌不從軌。蓋其所據注作玄謂軌是軛法也。字譌句誤。而支離其說矣。大駁祭軌。故書作軛。杜子春易爲軌。少儀注云。範與軌聲同。謂軛前也。皆以軛爲正字。阮元說同。徐養原云。軛卽軌字。司農訓軌爲式前。蓋以經言軌前。故望文生義。鄭君則謂與下三面之材皆名軌。一而在前。式所對也。兩面在旁。軌所對也。在前者爲前軌。說文引周禮曰。立當前軌。軌前者。前軌之前也。與司農小異。軌與範通用。說文竹部。範。法也。故軌亦訓法。軌又與範通用。範之字。從車從範省聲。昧者去竹作軛。遂不成字。案段糾賈疏之誤。徐謂軛卽範字。並是也。此章經注之誤。始於賈疏。今以其所釋審覈之。蓋其所據本經及先鄭注。軌字並誤作軛。後鄭注內兩軌字則又誤作軛。故推鄭意。謂軛訓法。雖與它經作軌者字異。而同爲式前。若作軌。則與轍廣及轍末之字抵。以申鄭從軛之義。其誤作軛者。軌軌形近。亦猶大駁注軌字。釋文誤據軌字作音也。此經釋文所據劉昌宗本。軌字不誤。故正音犯。而不出軌音。則其本較賈爲優。唐石經亦因之。至後鄭詁軌爲與下三面材。先鄭詁軌爲式前。義雖小異。意實相成。並非破軌爲軛。軛卽軌之形譌。其字古書罕見。鄭所不從。軛範範並以弓爲聲母。少儀注謂範軌聲義同。明此注必不別軌軛爲二物也。此注傳寫外連。易滋眩惑。故具論之。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總名軌。而大駁少儀。皆於左右軌之外別言軌。故杜及後鄭。並專據式前爲釋。此經雖亦謂前軌之前。而後鄭欲明軌法之達詁。則先鄭義尙未備。故增成之。又式前別有掄輿版。亦曰掄軌。毛詩秦風小戎傳云。陰。掄軌也。鄭箋云。掄軌在式前。垂轡上。孔疏謂以版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然則彼乃掄輿前軌之版。本與軌異物。釋名釋車云。陰。凡任木。目車持任。陸也。橫側車前。以蔭答也。答。卽前輦。與軌同處。陰答非卽答。則掄軌亦非卽軌明矣。凡任木。目車持任。注云目車持任之材者。車輿下橫直材。持任輿之重以行者。通謂之任木。淮南子說林訓云。任動者車鳴也。任蓋卽指任木。高注釋爲輦。失之。任。訓持。詳司隸疏。賈疏云。此與下經爲目。任木。卽下云任正以下是也。黃以周云。凡任木。通下軸當免頸踵諸材。而任正者。十分其輦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爲於轉人者爲多。故以轉人言之。任正者。十分其輦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

圖小於度，謂之無任。任正者，謂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輅，輅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輅之閒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

一，無任，言〔疏〕任正者，十分其輅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者，鄭珍云，經於輅其不勝任，人始見輅圍者，以輅輅同工而異圍，輅圍出數於車廣，而輅圍出數於輅長，自上以來，未著輅長，即無從著輅度，此既出輅前十尺，則輅長之度已明，故即承輅下著其圍數，以與衡同是任木，故即並著衡圍，此經意也，黃以周云，任正之名統於輅，衡任之名統於衡，任正衡任，必參差言之者，曰正任、疑於正下別有任材也，曰任衡、疑於輅頸之持衡也，任正者十分其輅之長，明其出數於輅也，衡任者五分其長，明其出數於衡也，輅軸亦任重之木，下文又別記之，明任正衡任之非輅軸也，案鄭黃說是也，注云任正者，謂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者，鄭珍云，車箱三面之下，即輅之左右前三方也，其木經謂之輅，其字即法範正字，古作輅輅範，借作范範，輅爲車之正，輅持此正，故謂之任正者，注云謂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是也，其圍數，不見與人，而見之輅人者，以其出數於輅長也，輅乃輅人所爲，而取度於輅長，猶之軸乃輅人所爲，而取度於輅圍也，凡曰範曰模曰型者，皆自立規式，使彼受範圍而不過之名，若止是三方一匡，其爲範也不見，且箱之兩頭，前必不盡前輅之邊，後必不盡後輅之邊，荷無定限，則輅前隧深無準，輅長之數，亦難取準矣，今按經云，任正者十分輅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圍一尺四寸四分，由加輅與輅推之，輅之厚當一寸四分，三面與後輅必上下齊平，則任正者亦厚一寸四分，其廣五寸八分，當前橫者，長六尺尺寸，兩頭留五寸八分爲柄，當兩旁縱者，長五尺二寸七分，後留四寸一分爲鑿，以受後輅，前留五寸八分爲鑿，以受橫者，當刻其中間向內之上半，厚七分，廣一寸二分，爲偏槽，當橫者槽長五尺四寸四分，當縱者槽長四尺二寸八分，三面合之，其槽成輅式及底之範，此輅之所以名也，其槽留下半厚七分底版等任木之厚，而兩頭缺邊，留上半七分，合時即上下齊平，乃連版僂外爲鑿，通於背，廣長如輅輅之半，厚則受輅者向內有八分弱，受輅者向內有九分許，不鑿也，合輅輅時，以一橫下貼版，一橫上貼式較，令輅孔分明，則版受輅輅制，不上動矣，其受輅柱之鑿，內留四分，外侵四分二釐強，受式柱之鑿，內留四分，外侵一寸三釐強，則合材時，諸柄皆是偏筭，缺邊向內，而箱內立壁皆齊平，無觸礙人手處，隧深輅前之數，皆得切其輅前之槽起度矣，又云車箱之底，輅及伏兔是直承，底必用橫版爲之，始克受其承，而兩頭著槽乃有力，其厚與輅同一寸四分，兩頭留其上半之厚，刻其下半七分，廣亦一寸二分，如偏筭，合處時，輅之下半與版之上半合，即上下齊平也，其版各於一邊中爲槽，一邊中爲筭，令諸版互相銜納，惟最後一版，入於輅之槽，最前一版，當槽不槽，而爲偏筭，廣厚如兩頭，以合於輅，其版背正中、及兩旁，量伏兔當兔所承處鑿

之。深四分、廣三寸六分、長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強。以受伏兔當兔之鉤。車人所謂鑿其鉤。法蓋大小車相同。康成易注、以伏兔爲鉤心之木所鉤之心。謂此。又云與空其後面。止三面樹輹輹爲箱。輹承其所樹。故謂之輹下三面材。疏云。此木下及兩旁見而。上面託著輹版。其面不見。故云三面材、大誤。正、車正也。輹當車之正、而輹任之。故云任正者。疏云此木任力、車輹所取正、亦誤。黃以周云。任正者、任此正也。正謂車正。車正者與也。輹形方正。故謂之車正。其前左右三面材之對輹式者。與古文仁正字同。故注云任正者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不及軫者。軫任輹。故其輹亦小也。案鄭黃說是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輹而輹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是車正即輹之證。云輹輹前十尺、與隆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者。此謂輹方圍也。賈疏云。以其經云輹。則輹前輹下輹是輹。故鄭通計之。一丈得一尺。四尺得四寸。四寸者一寸爲五分。四寸爲二十分。得二分。故云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論議案。田車任正圍。蓋一尺四寸。馬之車任正圍。蓋一尺三寸三分。云輹任者。謂兩輹之圍也者。輹、輹之俗。賈疏云。服馬有二。一馬有一輹。輹者。厄馬輹不得出云。兩輹之閒。則常輹輹之處。費力之所者也。江永云。輹輹上有缺處。不正得輹之圍徑。故必以兩輹之閒言之。鄭珍云。輹即上衡長之衡。衡之任力、在兩輹之閒。故曰輹任者。猶言衡之任者也。下文五分其長。其字。即承上所謂衡而言。黃以周云。衡任者、衡之任也。衡之任重在中間當輹輹處。故注云兩輹之閒。衡長已見於輹人。其圍未見。故於此著之。阮元云。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輹端直木也。別有曲木縛於衡輹之下。以下扼馬牛之頸。包咸論語注曰。輹者。輹端橫木。以縛輹。此雖誤解輹爲輹。而其言輹縛於橫木之下。則漢時目驗猶然。皇侃疏曰。古作牛車二輹。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輹頭。又別取曲木爲輹。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猶如此也。據皇氏說。則輹別爲衡輹下曲木甚明。至梁時此制尙存。故亦得以目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既言輹衡。又言輹縛。莊子馬蹄篇曰。加之以衡輹。衡輹爲二物甚明。儀禮既夕曰。楔輹如輹上兩末。楔乃未舍飯置尸口中者。爲半規形。米向上。據此可知輹曲半規。特末向下耳。高下駕牛。祇用一輹。若衡下駕馬。則用兩輹。故兩輹又名兩輹。輹亦以其曲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輹而還。昭二十六。中橋瓦。縣胸汰輹。服虔曰。輹。車輹兩邊又馬頸者。鄭珍云。今時駕車。邊馬用長數寸直木夾貼於肩領之交。以繫鞵。木爲前視骨抵拒。馬之致力前引全恃之。古一轅車服馬用輹。其必似此歟。輹向下有兩末。計兩末出缺月外。必長七八寸許。裏平而外圓削。如肋骨之形。兩末須是直者。衡既是以直爲橫。兩末其長如許。必不能即衡木爲之。當別製兩末。削彎其上。貼缺月釘著之。復各爲兩穿以受鞵之絆。駕時衡加輹頸上。輹之兩末下過輹頸。圍徑三寸二分。始與馬頸平。是狹者全在空處及懸

肉以下，骨張肉容，末乃實壓而夾貼於肩領之交，爲前硯骨抵拒，可使馬致力引，轉矣。若駕驂馬，恐卽如今時駕邊馬之法，案阮鄭說是也，衡轡雖同在轡端，而衡直轡曲，制度迥異，轡縛於衡之下，非轡卽衡也，故韓詩外傳云，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爲一轡車，見秦繆公，言一轡者，蓋卽公羊昭二十五年，徐疏引尚書大傳所云，庶人單馬木車，別於士以上乘車有兩轡也，若轡卽是衡，則凡車無不一衡，何獨以一轡爲異乎，又說苑雜言篇云，孫叔敖相楚三年，而不

知轡在衡後，案轡在衡下，劉云在衡後，或有舛誤，然可證轡與衡爲二物也，自小爾雅廣器云，衡、轡也，轡上者謂之烏喙，始以轡當衡，論語衛靈公包注亦釋衡爲轡，說文車部云，轡、轡前也，轡、轡下曲者，蓋與小爾雅同誤，轡又省作厄，毛詩大雅韓奕，條革金厄，傳云，厄，烏喙也，螭當依釋文作喙，與小爾雅烏喙字正同，釋名釋車云，轡在馬曰烏喙，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喙物時也，劉釋烏喙義最析，孔疏引爾雅釋蟲螭烏喙爲釋，非也，又案衡轡異物，而此注釋衡爲兩轡之閒者，以衡當著轡處之度，有缺月之減，故必以兩轡之閒言之，但缺月在衡，不過微鑿之以著轡，而缺月非卽轡也，互詳車人疏，云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者，此謂方圍也，賈疏云，田車之衡，更無別文，亦應與兵車乘車同，鄭特言此二者，都無正文，且據尊者而言，其田車之衡任，亦當同也，衡長六尺六寸，五尺得一尺，又以尺五寸得三寸，又以一寸者爲五分得一分，故云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也，江藩云，衡方徑三寸，三分，鄭珍說同，案江說近是，王宗淩依前賈疏說，謂此一尺三寸二分爲圍周，徑得四寸二分強，疑非，又案衡長必與輪崇等，田車輪崇六尺四寸，駕馬車輪崇六尺，衡長各如其輪崇，亦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則田車衡任圍，當得一尺二寸六分，馬車當得一尺二寸，賈疏謂田車與兵車乘車同，則以田車之衡圍，而取數於兵車乘車之衡長，殆非也，云無任，言其不勝任者，賈疏云，謂折壞不任用也，阮元云，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文意同此。

五分其軫開，以其一爲之軸圍，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疏〕五分其軾開，以其一爲之軸圍者，戴震云，左右軾主乎任輿之六尺六寸也，案戴說是也，軸在輿下者，圍一尺三寸二分，以徑一圍三疏率求之，得徑四寸四分，與輪人注所定賢徑正同，若以密率求之，則止徑四寸二分一毫零，校賢徑尙少一分九釐八豪零者，軸外尙有薄鐵鑲之，謂之鑲，說文金部云，鑲，車軸鐵也，釋名釋車云，鑲開也，問鈺軸之閒，使不相摩是也，鈺厚一寸，而鑲薄不及二分者，恐鑲小軸木，傷其力也，其軸貫壺中以出於小穿者，圍徑又當漸殺，度蓋如蔽軾之徑而微縮，以爲鑲鑲之地，此僅著輿下之圍度者，以蔽軾圍徑，輪人已詳，可以互推，故從略也，注云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上與人云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軾開卽與廣與衡長，俱六尺六寸，以六尺六寸五分取一。

與衡任同。故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也。江藩云。軸圍徑四寸四分。詒讓案。田車軸圍。蓋一尺二寸六分。駑馬車蓋一尺二寸。十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免之圍。勢當伏免者也。亦圍尺四寸五〔疏〕十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免之圍者。鄭珍云。軸承與下者四尺四寸。宜廣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厚如一。而惟著對伏免處長尺四寸六分強一段之圍。明前後不對伏免者。其圍異矣。以此推之。與底當處鑿深約四分。以授轉與伏免之鉤入爲固。當免三寸六分之厚。約以四分鉤心。則在外者仍有三寸二分展軸上。其前後不當免者。當止減上厚四分。使與與底相切。兩邊及下面則漸殺矣。向後殺。至於踵止。舟然。此軸之所以名也。當免承與中。伏免如展。承兩旁。惟中間當軸一分須厚。前後漸斂漸窄。底則漸收漸上。形若不可以圍計。此外則其圍宜同。當免亦方三寸六分。其鉤心展軸上並同。經以兩事度同。可以互見。而轉在與下者。有當免不當免。鉤心不鉤心之增減。若著免圍。則當免且不能見。今止著當免之圍。不惟可見免圍。即不當免者。亦並見之矣。案鄭說是也。三分與下之轉。而當免居其一。蓋長一尺四寸六分。與伏免長正相應。前至軌前之頸。後盡踵之外邊。亦各一尺四寸六分。當免之處。正直與心。軸又橫其下。作時上當隆起以持輿。下復當突出。鑿爲鉤。以兩軸。半徑與大車轅同。故亦可謂之鉤心。蓋轉之與輿軸相鉤連者。全在此處。故必大於頸踵諸圍。非小車轅當免處不鑿鉤也。但此免圍。則正指加軸上者言之。不兼計鉤軸之度耳。注云轉當伏免者也者。伏免即總敘之轅也。戴震云。當免在輿下正中。其兩旁置伏免者。錢坫云。當兩轅之間。謂之當免。云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者。此謂方圍也。賈疏云。通計轉之軌前及隨。總一丈四尺四寸。十分取一。放轉當伏免之處。麤細之圍。有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相應也。江藩云。當免圍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鄭珍說同。詒讓案。此圍徑乃當免之眞度。不計下銜軸者也。其銜軸者。當亦徑二寸二分。盡軸之半徑。與伏免同。詳總敘疏。又案田車當免圍蓋一尺四寸。駑馬車蓋一尺三寸三分。參分其免圍。去一以爲頸圍。寸十五分寸之九。〔疏〕參分其免圍。去一以爲頸圍者。鄭珍云。一也。王宗濬云。免謂伏免也。伏免與轉當免。大小齊等。故上云當免之圍。此云免圍。明伏免圍。亦得轉長十分之一。並非當免之圍之省也。注云頸。前持衡者者。說文頁部云。頸。頭莖也。賈疏云。衡在轉頸之下。其頸於前向之下。持制衡鬲之輔。故云頸前持衡者也。詩秦風小戎孔疏云。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轅下句之。衡則橫居轅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轅也。鄭珍云。此注三轉皆以軫平并轅深得衡高。其曲中高軾平之數。即

衡高軫平之數，是衡與曲中適平，轉自曲中以往，斷非平指以投於衡，必漸曲向下以就衡，而漸低於曲中，假令衡居轉下，其高必不得與曲中平，如注筭、衡高乃與曲中平之，衡必橫居頸上也，若如孔賈說，轉曲至衡上，始向下句之，令衡居轉下，是未至衡以前，皆止曲上而不句，至衡上，乃向下就衡，勢必以頸投衡，衡頸乃相連接，其向下乃是頸，而轉深惟至衡之處，乃其曲之最高，計其深當在此處，自此處句上，必數寸始抵衡，衡高如何得等轉深，則皆違失注義明矣，凡言持者，皆所持者在持之者上，注於輓言持車正者，於頸言持衡者，以輓承輿下，頸承衡下故也，即稱衡頸之閒，文次皆衡上頸下，亦可見，案子尹說是也，云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者，此謂圍圍也，賈疏云，以前當免圍有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今以一尺二寸、三分之，去四寸，得八寸，又以一寸者分爲十五分，二寸爲三十分，又以五分寸二者爲六分，并三十分爲三十六分，三十分去十分，得二十分，六分者去二分得四分，總得二十四分，以十五分爲一寸，仍有九分在，添前八寸，總九寸十五分寸之九也，王宗淩云，九寸十五分寸之九，即九寸六分也，轉自當免以前漸殺，其下至於縛衡之頸，圍周得九寸六分，殺之極也，江藩云，頸圍九寸六分，圓徑三寸二分，鄭珍云，轉承輿下者宜方，揉弧曲者宜圓，軫方木，承以方則穩，衡亦方木，而承以圓者，蓋路不能平如水，兩服之領，必互有高下，衡不能不隨馬領爲低昂，承以方則礙，承以圓則活也，頸不獨當衡下者，凡弧曲皆是，則自當免以前，漸殺至曲起而就上，其棱隅亦漸盡就圓矣，故頸圍乃當免前漸殺以至於衡上之數，踵圍乃當免後漸殺以至於軾下之數，經於前轉之長，就中明當免圍，就兩頭明頸踵圍，其閒之漸殺漸小，不可以圍定者，度數自見，非承軾持衡之處，突然削小，就此圍數也，不然，當免而外，惟承軾衡處有度，餘皆令人莫知其大小，經豈如是疏略，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後承軾者也，圍七寸，賈疏云，踵後承軾者也，說文足部云，踵、追也，止部云，踵、跟也，此踵即踵之段字，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圍七寸，賈疏云，踵後承軾之處，似人之足附在後名爲踵，故名承軾處爲踵也，云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者，賈疏云，以上注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計之，取五寸，去一寸，得四寸，仍有四寸九分在，一寸爲七十五分，四寸爲三百分，又以十五分寸之九者，轉爲四十五分，三百分，去一寸，去六十分，得二百四十分，四十分者，五九四十五，爲五十分，得九分，去一九，得三十六分，并前總二百七十六分，還以七十五分約寸，取二百二十五分，爲三寸，添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五十一，是以鄭云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也，王宗淩云，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即七寸六分八釐也，轉自當免以後漸殺，其下及旁側以至於踵，則圍得七寸六分八釐，爲正方形，徑得一寸九分二釐，此殺之極也，上而不殺，置軾尙平也，案王說是也，江藩說同，田車踵圍，蓋七寸四十五分寸之十

文無偏字。𨔵部、𨔵、𨔵也。讀若伏。江永云。伏其轅者。人爲。故登陲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陲也。

不援其邸。必繒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倍任、用力倍也。故書繒作𨔵。鄭司農。〔疏〕不援其邸。必

也。今謂之車尾。邸、借字。案王說是也。掌次設皇邸。司農注云。邸、後版也。則此邸亦謂車後。釋名釋車云。有

車。軋服後皆有後轅。詳彼疏。注云。倍任。用力倍也者。登陲者。自下而上。用力多。倍於平地。云故書繒作𨔵。鄭司

農云。𨔵讀爲繒者。葉鈔釋文。𨔵、作𨔵。蓋陸賈本異。詳後。段玉裁云。𨔵。繒。古音同部。是以司農依聲類易之。云關東

謂紂爲繒者。方音云。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穎而東。謂之紂。或謂之曲紂。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

說文系部云。紂。馬繒也。繒。馬紂也。紂。道也。在後。適迫。使不得卻縮也。王隱晉書。潘岳疾。王濟裴楷乃題閣道爲

故曰繒其後。繒。一作紂。釋名曰。紂。道也。在後。適迫。使不得卻縮也。王隱晉書。潘岳疾。王濟裴楷乃題閣道爲

繒。晉前。大燕繒。晉後。廣雅云。紂。紂。紂。紂。夾頭爲紂。後適爲繒。言濟在前。皆在後也。一作繒。荀子疆國曰。巨楚

接續。當下陲時。車箱後高前下。轅直。重勢注於轅端。不援其軋。輪轉速於牛足。則軋引而前。繒攀牛尾。必至傾

敗。此又易覆之一也。轅之彎曲者。下陲。重勢注於軋前。軋之平上曲處。不注於軋端。無俟援軋。自不至繒其馬後。

記故以繒牛後爲轅直且無撓之故也。云𨔵。魚字者。賈疏云。字猶名也。既𨔵是魚名。明不從故書也。段玉裁云。言

𨔵字與經無當。故知當是繒也。一本注𨔵。作𨔵。葉鈔本釋文曰。𨔵。音秋。與繒同。集韻繒。𨔵。同字。若然。則陸

本注無𨔵魚字三字。與賈本異。宋世華云。𨔵當爲𨔵。廣韻十八尤。精、車。𨔵。同。引周禮曰。必繒其牛後。案

段宋說是也。廣韻引此經。即故書本作𨔵之明證。若作𨔵字。則陸不宜云與繒同也。𨔵字。說文玉篇並無。其爲魚名。亦

未詳。惠士奇謂荀子之𨔵。即此繒之異文。則𨔵疑。是故軋欲願典。願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願。讀爲𨔵。典。讀

亦𨔵之變體。說文魚部云。𨔵。𨔵也。與𨔵音同。是故軋欲願典。願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願。讀爲𨔵。典。讀

鄭用牧云。顧典者。穹隆而堅強之貌。雖撓而不傷其力也。鄭司農云。顧讀爲懇。典讀爲珍者。惠棟云。珍。古文賁字。毛詩籛除不珍箋。珍當爲賁。燕禮不賁之酒注云。古文賁作珍。段玉裁云。顧典二字疊韻。鄭訓爲堅。刃兒。司農擬以車歷錄訓之。其云讀爲懇。讀爲珍者。皆當作讀如。賈疏云。此即詩五檠梁檠一也。孔廣森云。檠弓注。高四尺所。率尺所一縛懇典。似謂此也者。懇。段玉裁校改顧是也。賈疏云。此即詩五檠梁檠一也。孔廣森云。檠弓注。高四尺所。率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詞。然則尺所。卽尺許也。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古許與所通。詩伐木許許。許叔重引作所所。案孔說是也。毛詩秦風小戎傳云。一檠五束。束有歷錄。段校說文車部云。檠車句衡五束也。曲轅轅縛。直轅轅縛。縛束義同。檠前十尺。尺許一縛。蓋在檠弧中以前近衡之處五束爲五尺。則軌前之轅。其半有縛。卽毛詩之檠。許書之轅是也。先鄭之意。蓋以懇典爲縛轅之貌。則亦爲連語形容字。然此上下文。並言曲轅之利病。不宜於此忽論轅縛。先鄭之義。於經無會也。又案先鄭懇懇之義。賈氏無釋。段玉裁云。懇與阮壁聲。珍與朕雙聲。阮朕者。勁突也。每一縛則有一勁突。案段說亦未知塙否。旣人。髻聖。後鄭釋爲頓傷。而梓人注。頤。小頤本作頤。釋文引李軌音懇。似亦隱據此注爲讀。以彼一文證之。則懇似爲約小之義。爾雅釋詁云。珍。絕也。義亦相近。若然。檠上有縛。或亦以約小爲貴與。檠深則折。淺則負。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疏〕也者。鄭珍云。淺則負者。此又明檠不可太曲之義。注云。揉之大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揉之淺。則馬善負之。〔疏〕也者。鄭珍云。若中三。則深過於深度。其檠雖非直上。而已傷直。馬股時。捩挂之。轉力不勝。必向後裂斷。故云。檠無弧深。又云。弧而無折。檠深則折也。云。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者。賈疏云。檠直似在馬背。負之相似。故善。負之。本或作若負。皆合義。不須改也。鄭珍云。若不中二。則又淺不及深度。其檠無衡頸。聞七寸之空。必將與馬身平。馬股又喜上戴之。故云。淺則負也。檠常兩服之中。不直馬背。而。檠注則利。準則久。和則安。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人乘之。〔疏〕也。轉則利準者。江永云。注者不深不淺。行如水注。利準者。便利而安耳。戴震云。檠注。謂深淺適中則安。〔疏〕也。轉之曲執。隤然下注。則車行有利準之善。利。疾速也。準。猶定也。平也。案江戴並不刪利準字。與二鄭說異。亦通。云利準則久。和則安者。墨子節用篇云。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注云。故書準作水者。徐養原云。至平莫如水。故準字从水。規矩準繩必以水。輪人曰。水之

以祇其平沈之均也。匠人曰：水地以縣，皆用準之法。古音準與水同。可通用。虞氏準之，故書亦作水之。此通用之證。丁晏云：虞氏注，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說文水部：水，準也。釋名釋天：水，準也。準，平物也。白虎通五行云：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管子水地篇：水者萬物之準也。廣雅釋言：水，準也。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者。賈疏云：先鄭依故書準爲水解之。後鄭不從者，轅轅之上縱不爲兩注，水無停處，故不從也。云玄謂利水重讀似非也者。賈疏云：依後鄭讀，當爲轅注則利也。準則久也。和則安也。段玉裁云：鄭君謂衍準利二字。云注則利，謂轅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者。後鄭讀、注、與梓人注鳴之注同。其義則取象注星也。史記天官書云：柳爲鳥注。又律書云：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索隱云：注，味也。爾雅釋天云：味，謂之柳。郭注云：味，朱鳥之口。開元占經南方七宿占云：味，一曰注。音相近也。丹元子步天歌云：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謂轅之末下垂者。其句如注星，則利於引車也。云準則久，謂轅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者。賈疏云：準、平也。轅平輿亦平。平則穩，故得長久也。徐養原云：鄭不從司農說而曰平如準，則亦不以水爲非，云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者。後鄭意兼注準二善，則車行和也。轅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揉轅大深則賈疏云：注謂轅曲中以前，準謂在輿下。前後曲直調和，則人乘之安穩。轅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揉轅大深則謂順理。〔疏〕轅欲弧而無折者，賈疏云：按上文云孫而無弧深，此云欲弧而無折者，此欲得如弧無使折，則不弧深亦也。一也。王宗濂云：蓋轅轅如引滿之弓，深則傷木理，不能無折也。轅欲弧，言但欲燄屈如弧，而無折，言不欲深傷木理也。云經而無絕者，賈疏云：則上文欲其孫亦一也。王宗濂云：絕，與火燄車輞絕之絕同。蓋即順本曲之木理燄之，而用火不均，則木理絕而易折。無絕，謂欲用火得宜，不使灼絕木理也。注云揉轅大深則折也者，大深，即謂中參以上。云經亦謂順理也者，謂經與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疏〕上文孫義同。呂氏春秋察傳篇高注云：經，理也。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疏〕注云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者，韓非子喻老篇云：王子期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與此意略同。賈疏云：若下文猶能一取，皆是喻其利也。云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者，退，謂車當還駐，及陷轡時，或終日馳騁，左不捷。杜子春云：捷，讀爲蹇。左而不捷，馬苦蹇，轅調善，則馬不蹇也。書蹇當退行，由駭者使之。終日馳騁，左不捷，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轅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尊者左，蹇蹇注云：杜子春云：捷，讀爲蹇者，段玉裁云：捷蹇古音同部。云左面不便，馬苦蹇，轅調善，則馬不蹇也者，賈疏云：子春意據將軍乘車之法，將在中，故御者在左。捷爲蹇蹇，解之，四馬六轡，在御之手，不在中央，而

在於左。故云左而不便。馬苦蹇。云書健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者。惠棟云。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是券與倦同。段玉裁云。古多用券。今多用倦。是之謂古今字。說文。力部。券。勞也。勞。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也。分載之。不云一字。徐養原云。健券同音。古蓋通用。鄭君雖以券爲正。而經文仍作健。是讀健爲券也。云轡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者。說文。馬部云。騁。直馳也。杜讀爲不蹇。主馬言。鄭讀爲不倦。主人言。言乘車者安也。云尊者在左者。賈疏云。尋常在國乘車之法。尊在左。御者中央。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注云。君存。惡空其位。是尊者在左也。論讓案。此據乘車及平兵車言也。其君及元帥之兵車。則尊者在中央。御者在左。詳夏官。行數千里。馬不契需。鄭司農云。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疏〕注。鄭司農云。契。讀爲爰契我龜之敘官疏。行數千里。馬不契需。讀爲畏需之需。爲不傷蹄。不需道里。〔疏〕注。契者。爰契我龜。詩大雅。縣文。詳董氏疏。段玉裁云。用其義也。云需讀爲畏需之需者。段玉裁改需爲契。云。契。今本作需。疏引易需卦釋文云。需音須。又乃亂反。今案云乃亂反。則當是契字。說文。大部曰。契。稍前大也。讀若畏。人部曰。便。便。弱也。司農云。畏。與者。與許異。便同。案段校是也。畏。與字與易需卦之需異。疏說失之。凡經注契。便字。多譌爲需。及從需聲字。互詳山虞鮑人疏。云謂不傷蹄不需道里者。段玉裁云。毛公曰。契。開也。故以傷蹄言之。不與道里者。不怯便道里悠遠也。包慎言云。契。與者。開龜也。馬蹄傷則開拆。故謂不契爲不傷蹄。案段包說是也。戴震引方言。謂畏懼爲契需。亦足備一義。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謂〔疏〕終歲御衣衽不敝。傷蹄。案段包說是也。戴震引方言。謂畏懼爲契需。亦足備一義。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謂〔疏〕終歲御衣衽不敝。車字作馭。此作御。疑亦經記字例之異。詳大司徒疏。說文。巾部云。敝。一曰敗衣。不敝。謂不破敗也。注云。衽謂裳也者。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衽。衣下裳當前者。賈疏云。禮記。深衣。續衽鉤邊者。據在旁屬帶處。至於問喪云。扱上衽。及曲禮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此皆據深衣十二幅要開之裳皆是衽。故此注云。衽謂裳也。戴震云。衽者。衣裳之旁幅也。論讓案。衽有三義。說文。衣部云。衽。衣袷也。袷。交衽也。此衽之本義。指凡衣前承領之衽而言。又有禮衣削幅掩裳際之衽。深衣屬於裳之衽。並與衣袷不同。玉藻說深衣云。衽當旁。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襲。江永云。凡衽者。皆以揜裳際得名。喪服之衽殺而下。左右各二尺五寸。疊作燕尾之形。屬於衣。垂而放之。朝祭服亦當然。深衣長衣之衽殺而上。屬於裳。蓋轉不和。則車不安。御者裳之兩旁。常掉動而易敝。轉和則無此患也。案江說衽甚析。但喪服及朝祭服之衽。垂衣兩旁。深衣之衽。夾裳兩旁。此注以裳釋衽。則專指裳旁之衽言之。然裳旁之衽。唯深衣有之。而御者不必皆服深衣。則鄭意似謂無論朝祭喪服。其裳幅亦通謂之衽。故深衣孔疏。謂裳之前後左右皆有衽名是也。賈說

蓋與孔略同。凡御者立於輿內，近前行時，惟裳前幅下際，與橫直材相摩擦，易於破敝，故鄭通以裳爲釋，明非衣衾，亦不定指禮衣及深衣在旁之衽也。此唯輶之和也。謂進則與馬謀而下，

〔疏〕注云和則安，是以然也者，申上言和則安之驗也。勸登馬力，登、上也。輶〔疏〕注云登上也者，司民注同，云謂進則與馬謀而下者，賈疏云，總結上四經。

云輶和勸馬用力者，廣雅釋詁云，勸，助也。馬力既竭，輶猶能一取焉。取道，取道也。輶尚能一前，〔疏〕注云馬止，輶尚教也。輶和則馬引之時，若助教其用力也。馬力既竭，輶猶能一取焉。取道，取道也。輶尚能一前，〔疏〕注云馬止，輶尚

易進者，葉鈔本釋文，喻，作諭字，通取猶言進取也。輶和則勢利於進，故馬力雖竭，而爲輶和所趣，猶能進取。良輶若不能自己也，王宗淦云，馬行欲止，是其力竭也，然以輶注之故，不得遽止，猶必能行數步，此之謂一取。良輶

環漚，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漚，謂之國輶。伏兔至軌，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漚不至軌七寸，則是半有漚也。輶有筋膠之被，用力均者則漚

遠，鄭司農云，漚讀爲漚，漚之〔疏〕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者，賈疏云，是從內向外之言，云輶中有漚，謂之國輶者，猶漚，環漚，謂漆沂鄂如環。〔疏〕輪人爲輪蓋云，謂之國工也。戴震云，記反覆言輶之和漚耐久遠，亦和之徵。

注云伏兔至軌，蓋如式深者，賈疏云，伏兔銜車軸，在輿下，短不至軌，輶即輿下三面材是也。無伏兔處去軌遠近無文，以意斟酌，經云自伏兔不至軌七寸，明七寸之外，更有寸數，故鄭云伏兔至軌，蓋如式深也。江永云，伏兔半在

軸前，半在軸後，兔之長，當一尺四寸有奇，軸前約七寸，軸後亦如之。賈疏有兔尾上載軫之說，未是。案江說是也，依鄭說，伏兔之長，亦一尺四寸六分，與軾當兔同，居隆深三分之一，則前至前軾，後至後軾，亦各一尺四寸六分也。

總敘疏，謂兔尾上載軾，蓋由兔後遙指後軾，以明加軾之度，非謂兔尾之長，實至後軾也。云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見前與入注，云漚不至軌七寸，則是半有漚也者，賈疏云，自伏兔至軌，亦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如是輶之深入式下，半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有七寸三分寸之一，直言半有漚者，據七寸，不言三分寸之一，舉全數而言也。云輶有筋膠之被者，筋膠所以爲固，輶任力多與輶同，故亦被以筋膠也。筋膠之被，輶前曲及輿下，並當

有之。但輶前曲與輶正相摩切處，久而無漚，其輶內七寸上承輿版者，輶和則與版不相侵，乃當有漚耳。云用力均者則漚遠者，謂輶用力均調，則輶不外出，輶不內侵，而七寸內之輿版，與輶亦相承而安，故漚得以久遠，不然，則輶

輶及輿版動而相摩切，漚久而漸平，不得常有七寸矣。遠是久遠之遠，賈疏以漆入式下七寸爲漚遠，非。鄭司農云，漚讀爲漚，漚之漚者，賈疏云，讀從土冠禮若不醴漚川酒之漚也。段玉裁云，讀爲當作讀如，謂其音同也。疏引士冠禮

酒，按說文冠娶禮祭字作醕，酒盡字作醕，此注酒正當爲醕酒，云環酒謂漆，漆則有折鄂也，折鄂與典瑞注圻鄂同，卽輪人所謂築也，車轂及轡皆有筋膠之被，故皆有之，郊特牲云，丹漆雕幾之，美，注云，幾，謂漆飾折鄂也，又少儀哀公問並云，車不雕幾，注云，雕，畫也，幾，附懸爲折鄂也，御覽兵部引周書云，年飢，上川與曲軌不漆，據此，是少儀之不幾，卽周書所謂不漆，此經之酒，又卽少儀所謂幾，幾，折、圻、亦聲近字通，蓋筋膠相附纏，加之漆，則其墳起處，容突紆曲，自成折鄂，此經之環酒，及弓人之弓酒，皆是物也，程瑤田云，酒，謂紋理，有筋膠之被，乃有酒，故弓人云牛筋黃酒，鑿筋斥蠟酒，角亦有之，故弓人云角環酒，案程說是也，凡爲車及弓，漆及筋膠初被時卽有酒，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疏，論車制取象之法，周書周祝篇云，天爲蓋，地爲軫，大戴禮記保傳篇云，古之爲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撥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觀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賈子容經續漢書輿服志文並略同，蓋卽本此經，案地形實圓，赤道贏而兩極微腴，古渾天家言，亦謂天地皆渾圓如丸，而經輿並云地方者，大戴禮記，曾子曰，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贊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是地方自主道言之，其形體圓而不方，古人固知之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鸞輿尊，蓋法天列象，主地法夏而王，鸞輿卑，法地周象載，然則周人上輿，兼法夏商，故此經軫蓋兼象地天與，云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者，三十是日月合宿之數，大戴記及賈子，並止云象月不云日者，文之省也，云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者，星卽馮相氏之二十八星也，史記律書載二十八舍，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弧、狼、罰、參、濁、留、胃、婁、奎，此古蓋天家說，與玉潤寶典、唐書厯志、引甄鸞度、及魯厯同，此經有象伐象弧，則所云二十八星，必與彼同，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律厯志、三統厯、四方經星，南方有東井與鬼而無狼弧，西方有觜觿而無罰，北方有南斗而無建星，又以注爲柳，以濁爲畢，以留爲昂，名亦小異，此與史記及佚緯不同，後世天文家沿川之，非此經之義，注云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者，據一月之日言之，周書周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月行三十九度半餘，月一月行天一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而更行二十九度

半餘、而與日會。御覽天文部引范子許然云。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開。一與日合。日月合宿。在二十九日三十日開。此云三十日者。舉大數也。阮元云。日月三十日合朔。還一舍。輪周三十輻。在地還一週似之。龍旂

九旂以象大火也。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疏〕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者。以下記路車所建旂象。東南

旂。大旂。卽龍旂也。巾車別有玉路、建大常、十二旂。此不及者。大常設三辰。此上文已有輪輻蓋弓等。象日月星。故不復舉也。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孔疏引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

旂。旂於四方以法天。此旂之旂數。皆放其星。龍旂則九旂。雀則七旂。虎則六旂。龜蛇則四旂。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崔氏所說旂數。並據此文。蓋謂此龍旂、鳥旂、熊旂、龜旂。卽曲禮前後左右四旗。其說是

也。鄭君釋此經四星。舉蒼龍、朱鳥、白虎、玄武。四官爲說。亦與彼暗合。其釋曲禮。乃云以此四獸爲軍陳象天也。不以爲旂旗之象。蓋偶失之。賈疏云。此以下九旂七旂六旂四旂之旂。皆謂天子自建。非謂臣下。若臣下則皆依命

數。然天子以十二爲節。而今建九旂七旂六旂四旂者。蓋謂上得兼下也。又云。九旂正謂天子龍旂。其上公亦九旂。若侯伯則七旂。子男則五旂。大行人所云者是也。案賈說是也。樂記云。龍旂九旂。天子之旂也。荀子禮論篇。史記

禮書。並云天子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國策齊策。說魏王行王服建九旂。明天子龍旂旂數。與上公同矣。續漢書與

服志云。龍旂九旂。七仞、齊軫、以象大火。其象星之義卽本此。惟所說諸旂旂數及所齊。與服氏賈疏引禮緯含

文嘉說略同。蓋別據彼文。非此經義也。注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者。賈疏云。皆司常文。此旂非臣下所建。而鄭引司常者。蓋取彼交龍以釋此旂。因言諸侯亦建旂。非謂此經論諸侯事。云大火蒼龍宿之心者。大戴禮記夏小正

云。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也。左傳九年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是故心爲大火。爾雅釋天

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左傳孔疏引李巡云。大辰蒼龍宿之體最爲明。故云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云辰。史記天官書云。東官蒼龍房心。案大火次度。詳保章氏疏。云其屬有尾。尾九星者。大火之次。雖以心爲主。然心三星。與龍旂旂數不合。惟尾九星。故知此象大火。謂尾也。天官書云。尾爲九子。開元占經東方

七宿占。引石氏云。尾九星十八度。春秋繁露奉本篇。鳥旂七旂以象鶉火也。鳥旂爲旂。州里之所建。鶉火、〔疏〕

鳥旂七旂者。巾車云。象路建大赤。大赤。卽鳥旂也。續漢書與服志云。鳥旂七旂。五仞、齊軾、以象鶉火。注云

者，亦取彼成文以釋旗，非謂州里得建七旂也。案司常之州里，專指六鄉，不兼六遂之里宰也。鄭賈說誤，詳彼疏。云鶉火朱鳥宿之柳者，左襄九年傳云，古之火正，或食於味，是故味爲鶉火，爾雅釋天云，味謂之柳，柳，鶉火也。天官書云，南宮朱鳥，柳爲鳥注。案鶉火次度，詳保章氏疏，鶉即鶉之省，數畢同物，即朱鳥也。詳司常疏云，其屬有星，星七者，柳八星，亦與鳥旗旂數不合，故知象鶉火者，專據七星也。左傳襄九年孔疏，引春秋緯文耀鉤云，味爲鳥陽，七星爲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朱鳥首也。七星爲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日風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是則七星與柳同位連體，故旗象朱鳥，即取彼星，國策齊策說魏王從七星之旗，亦其證也。賈疏云，七星者，月令云旦七星中是也，不指七星言柳，乃云其屬有星者，當鶉火三星，柳爲首，故先舉其首，後言其屬也。若然，上心與尾別，辰心非尾之首，亦舉心後言其屬尾者，心爲大辰，雖非本辰，亦爲其首也。故先

熊旗六旂以象伐也。

熊虎爲旗，帥部之所建，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

〔疏〕熊旗六旂者，巾車云，革路建大白，大白即熊旗也。司常

云，熊旗六旂，五仞齊肩，以象參伐，說文舛部云，熊旗五旂，以象伐星，依巾車革路條纓五就，旂旂數或當與纓就同，則許說亦可通，但此注以參伐連體六星爲釋，則鄭本自作六，若伐不連參，則止三星，亦不得爲五旂，許說與星象究不合也。注云熊虎爲旗，帥部之所建者，賈疏云，亦司常職文，帥部，鄉遂大夫也，鄉大夫雖是六命，即得建六旂，遂大夫是中大夫四命，即不得建六旂，此亦謂天子所建也。案師都當作帥部，帥部即軍將及都家之長，鄭賈以爲鄉遂大夫，誤，詳司常疏，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者，史記天官書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張氏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也。開元占經四方七宿占，引黃帝占云，參中央三小星曰伐，案古說皆以參爲三星者，不數肩股四星也，故毛詩唐風綢繆傳云，三星參也，伐在參中，與參連體并數之，則爲六星，故參通謂之伐，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毛詩召南小星傳云，參，伐也。孔疏引漢孔圖云，參以斬伐是也，伐亦通謂之參，公羊昭十七年傳云，伐爲大辰，何注云，伐謂參伐也，此經亦通謂參爲伐，故六旂取象於彼，今天官家言參皆七星者，不數伐而數肩股四星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龜蛇爲旂，縣鄙之所建，營室〔疏〕龜蛇四旂者，蛇，唐石經宋本附釋音本嘉靖本並作龜，即龜旂也，上文龍旂爲旗，上一字皆所畫之物，下一字皆旗名，此不當有異，若作龜蛇，則旗名不著，所謂四旂者，

不知何旗矣。龜蛇爲旐，而稱龜旐者，猶熊虎爲旗，而稱熊旗。約舉其一耳。上文交龍爲旂，釋旂字也。鳥隼爲旟，釋旟字也。熊虎爲旗，釋旗字也。此注龜蛇爲旐，釋旐字也。以注考經，其爲龜旐明甚。續漢書與服志載此文，正作龜旐四旂，亦當作龜旐。後人依俗本周禮改之耳。案王說是也。王宗涑說同。注云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者，賈疏云，龜蛇四旂，亦當作龜旐。桓二年左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文，亦皆作龜旐。唐石經始誤爲龜蛇，說文旐字注，龜亦司常職文，縣正雖是下大夫四命，鄴師上士三命，即不得建四旂，此亦謂天子自建也。案司常縣鄙當爲公邑之長，鄭賈說亦誤，詳彼疏，云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者，壁、釋文作辟，案辟壁字通，爾雅釋天云，營室謂之長，嫩臂之口，營室東壁也，爾雅釋文亦作東壁，左傳襄三十年孔疏，引李巡注云，嫩臂、玄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天官書云，北官玄武營室，詩廊風定之方中箋云，營室、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云，營室東壁四星，四輔也，又引右氏云，營室二星，離宮六星十六度，東壁二星九度，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觀禮曰，侯氏載龍旂，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星，離宮六星十六度，東壁二星九度，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弧以張綏之幅，有衣謂之幘，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疏〕他旌注全羽之旄者，或不畫枉矢，唯旌畫之與，此獨舉弧旌者，蓋弧矢以象武事，有毛目，此云枉矢，蓋畫之，〔疏〕他旌注全羽之旄者，或不畫枉矢，唯旌畫之與，此獨舉弧旌者，蓋弧矢以象武事，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者，此云弧旌，是旌有弧也。觀禮弧幘，主龍旂言，是旂有弧也，推之九旗之屬，蓋皆有之，明堂位說大常，亦云弧幘，是其證也，云弧以張綏之幅者，釋文、綏、作縵，云本又作縵，案縵即縵之俗，鄭觀禮注亦云，弧所以張綏之弓也，明堂位注云，弧，旌旗所以張幅也，案巾車注，謂縵爲旂之正幅，蓋以弧張之而後懸於枉，左隱十一年傳，有鄭伯之旗，蓋弧，蓋即弧旌也，云有衣謂之幘者，鄭觀禮明堂位注，並云弓衣曰幘，案、幘、本射弓衣以縵布爲之，故說文章部云，幘，弓衣也，廣雅釋器云，幘，弓藏也，因之張綏之弓其衣亦曰幘，又鄭既夕禮注，謂弓衣以縵布爲之，此旌旗之幘，蓋當以采帛爲之，與綏同，云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者，文選張衡西京賦，弧旌枉矢，薛綜注亦云，弧，星名，天官書云，參正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對狼則吉，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弧屬矢而承天，苗爲注云，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捕盜賊，常屬矢，直對狼則吉，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說略同，是弧星有矢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棲招搖與玄戈，注枉矢於天狼，則馬季長亦以枉矢爲即弧星之矢，故得注天狼，李賢注專據妖星爲釋，非馬旨也，云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者，賈疏謂孝經緯文，又引孝經援神契云，枉矢所以射惡謀輕，又引春秋考異郵云，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漢書天文志云，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開元占經妖星占，引春秋合誠圖云，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陰合

於四·故長四丈·乙巳占妖星占·引巫咸海中占說枉矢形狀·並云有毛目·毛·宋巾箱本·舊注疏本並作尾·續漢輿服志劉注引同·司弓矢疏引考異郵·及後漢書馬融傳李注·亦並作尾·義得兩通·鄭言此者·以弧星屬矢·不名枉矢·經云枉矢·兼取妖星爲象也·云此云枉矢蓋畫之者·賈疏云·知畫之者·以其弓所以張幅·幅非弦不可著矢·以畫於絳上也·戴震云·畫矢於鞬·案賈戴二說不同·未知孰得鄭指·今依金榜說·旛旌卽日月爲常等七旗而注羽·則絳上自各有正章·不得復畫枉矢·以提廟其閒·戴說於經義較合也·又續漢輿服志注引于注云·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爲枉直·謂枉矢於弧·案于破鄭說·蓋謂枉矢·卽是矯矢令枉曲以屬於弓·不爲畫妖星·然九旗並有弧·不聞著矢·且假令弧旌著矢·亦宜直而不枉·于說疑未然·

周禮正義

卷七十八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臯氏爲聲。栗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

多錫爲下齊。大刃削殺矢鑿也。少錫爲上齊。

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鐸于之屬。量、豆區鬴。〔疏〕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者。此通論金工齊和之等。爲下六工也。鑄器、田器錢鏹之屬。刃、大刃刀劍之屬。〔疏〕發揚也。詩周頌鄭箋云。執、持也。謂執持此金模。依齊量鑄以爲器。賈疏云。據下文六等言之。四分已上爲上齊。三分已下爲下齊。築氏爲刃。在二分中。上仍有三分大刃之等。亦是下齊。若然。築氏於下齊三等之內。於此舉中言之。注云多錫爲下齊者。錫多則金不純。故爲下齊。多者。謂參分其金。而錫居一以下。云大刃削殺矢鑿也者。據下文。賈疏云。少錫爲上齊者。錫少則金純。故爲上齊。少者。謂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以上。云鍾鼎斧斤戈戟也者。亦據下文。賈疏云。若然。臯氏入上齊。桃氏入下齊。其栗氏爲量。段氏爲鑄器。亦當入上齊中。案鄭意。當如賈說。管子小匡篇云。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耨。試諸土木。依管子說。斧斤與鑄器同用惡金。則不當與戈戟同齊。此與鄭賈說異。未知其審。云聲。鍾鐸于之屬者。聲與典同十二聲義同。謂凡聲樂之金器也。鐸于。卽鼓人四金之一。詳彼疏。云量。豆區鬴也者。大行人注同。詳內宰臯氏疏。云鑄器。田器錢鏹之屬者。總敘注義同。管子輕重篇云。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鑿一鋤一椎一鉦。然後成爲農。凡田器有金者。蓋皆段氏爲之。其金齊同也。云刃。大刃刀劍之屬者。說文刃部云。刃、刀鑿也。又刀部云。剗、刀劍刃也。刀劍雖非長兵。而其鋒剗。在兵中爲最大。故謂之大刃。賈疏云。案桃氏爲劍。此言刃。變言之者。亦是劍類非一。故注。金有六齊。目和金之。〔疏〕金有六齊者。下文金皆與錫相和。職金賈疏謂此金皆謂銅是也。云。大刃、刀劍之屬也。品數。〔疏〕左傳僖十八年杜注云。古者以銅爲兵。案古鍾鼎及兵器田器之屬。皆以銅爲之。然兵器田器。亦間有用鐵者。故越絕書外傳記寶劍云。屬胡子曰。農神赫胥之時。以石爲兵。黃帝時。以玉爲兵。禹之時。以銅爲兵。當今之時。作鐵兵。越絕說古兵器變易原流甚析。蓋太古唯有石兵。中古用銅。最後

乃用鐵。今古器出土者，猶可徵驗，但依世本，史記，黃帝蚩尤，已以金爲兵，玉兵之說，說誕不足憑耳。綜而論之，自黃帝至周初，大抵皆用銅兵，而鐵兵亦漸興，迄晚周，始大盛，故矢人二鄭注，並以刃爲鐵，六韜軍用篇說兵械，亦有鐵者。孟子滕文公篇又云，以鐵耕，卽鐮器也，是知夏禹作貢，亦有鐵鑕，殷周之際，鐵器必盛，唯究不及銅之多，故今所傳古戈劍之等，有款識可徵者，率皆銅質，明鐵兵尙尠，且易朽蝕，故不經見也，若然，則此金齊固當以銅錫爲主，而金工所用之材，則常兼有鐵，經文不具也，互詳職金疏，注云目和金之品數者，六分其金，而錫居少儀注云，齊、和也，享人注云，齊多少之量，故和金錫亦謂之齊，品數，卽謂多少之量也。

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鑿燧，取水火

鹽亦銳也，凡金多，〔疏〕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者，以下辨六齊之等也，鍾鼎氏所爲也，爲鼎之工無文，錫則刃自且明也，〔疏〕莫氏注謂鍾鼎與量異工，則鄭意鼎或亦鳧氏爲之與，江永云，鍾鼎欲其堅不剝蝕，故金最多，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者，並治氏所爲也，說文斤部云，斤，斫木斧也，斧，斫也，賈疏云，上文樂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者，今於此文，戈戟之齊，在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之中，則此已上，六分其金，與五分其金，在上齊中，參分其金已下，爲下齊中可知，其斧斤在上齊，上齊中，惟有治氏造戈戟，則斧斤亦當治氏爲之矣，云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者，亦並治氏所爲，江永云，斧斤至削殺矢，皆有刃，其用之重，欲其難缺者，金多，用之輕，欲其不折者，金少，云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者，燧，葉鈔本釋文作隧，阮元云，燧隧皆說文燧字之誤，此於鑿燧無涉，秋官夫遂，祇作遂，是爲正字，詒讓案，燧，俗燧字，鑿燧正字當作燧，古或假遂隧爲之，鳧氏注亦作夫隧，疑葉鈔釋文近是，互詳司烺氏疏，江永云，鑿燧欲明，故金錫半，注云鑿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者，據司烺氏云，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六齊之工，惟鑿燧無文，蓋記者失之，云鑿亦銳也者，司烺氏注義同，鑿錫最多，故管子輕重已篇說，天子迎春，帶玉監，迎秋，帶錫監，監鑿字通，玉監者，以玉飾監，天子帶之者，蓋事例之屬，云凡金多錫，則刃自且明也者，刃卽堅韌字，釋文作忍，宋附釋音本及注疏本並同，嘉靖本作刃，與賈疏述注合，今從之，山虞注柔刃，執入車人注堅刃，字亦並作刃，賈以爲卽大刃之刃，則謬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錫所以柔金也，呂氏春秋

治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禬也。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殺矢。用諸田獵之矢。

讀爲「疏」。治氏者。說文欠部云。治。鎡也。金部云。鎡。鑠金也。總敘云。鑠金以爲刃。故工以治爲名。書梓材釋

丸。圍寸者。江永云。刃者。鎡鋒。鋒上漸廣。闊一寸。不言博而圍寸者。闊處有脊。厚薄不等。故以圍言之。謂轉

一周皆一寸也。戴震云。矢七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矢人刃長二寸。通謂七爲刃也。圍寸。不言博言圍者。轉

以彼爲正經。此爲補脫之誤。故不詳校。戴氏則謂矢刃中博。自其中剡而上下者各一寸。是以二寸也。此注不言者。鄭

詳矢人疏。云鋌十之者。段玉裁云。刃圍一寸。而額入彙中者一尺。注云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者。賈疏云。按上文載在上齊內。殺矢在下齊中。是異齊。今此同工。不可也。江永云。異齊未嘗不可同工。鄭疑未確。云似補脫

誤在此也者。段玉裁云。鄭意補脫者。當補入於彙氏職。而在此。是爲誤也。殺矢與削同齊。此與掌客著脫字失處同。案段說是也。賈疏謂補矢人之脫漏。又補此職。殊誤。云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者。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

田獵。彼六矢。殺矢第三。此不舉餘五矢者。據矢人。諸矢惟鏃入彙者。輕重長短不同。刃則不異。故此舉中以該其餘也。云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者。段玉裁云。讀如者。謂其音同也。麥秀鋌。鄭時蓋有此語。謂麥秀芒束森然也。箭足

入彙中者。綴銳似之。詒讓案。集韻。稷。稻麥傑立兒。鋌。稷字通。鄭司農云。鋌。箭足入彙中者也者。彙。舊本並譌作彙。釋文同。今據岳本正。箭足。謂金也。釋名釋兵云。矢又謂之箭。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爲本。以根

爲足也。又謂之箭。齊人謂之鏃。案。彙。彙即矢鏃。箭足著金。惟見其刃。其莖入彙中不見者謂之鏃也。云禬。量名者。此量謂權也。家語五帝德篇王注云。五量。權衡。斗斛。尺丈。量步。十哲。是權衡亦通稱量。賈疏謂禬是稱兩之名。非斛量之號。非先鄭意。至禬之爲量。經注無文。戴震謂即緩之暇字。云。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程瑤田及段玉

裁並從其說。詳後及弓人疏。云讀爲丸者。段玉裁云。讀爲疑當作讀如。案段校是也。此亦擬其音也。說文土部。禬。訓丸。泰。列子黃帝篇。禬。禬。殷氏釋文。禬。禬。今子載也。或謂之雞鳴。或

音丸。莊子達生篇。禬作丸。是其證。禬。禬。今子載也。或謂之雞鳴。或

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疏」凡戟而無刃。吳揚之閒謂之戈。趙溥云。廣二寸。總內與援胡言。三者皆經

用。云。援。直刃也。胡。其子。鄭「疏」凡戟而無刃。吳揚之閒謂之戈。趙溥云。廣二寸。總內與援胡言。三者皆經

用。云。援。直刃也。胡。其子。鄭「疏」凡戟而無刃。吳揚之閒謂之戈。趙溥云。廣二寸。總內與援胡言。三者皆經

廣二寸。疏謂廣二寸。只說胡廣。則經常言胡廣。不當說戈廣也。案遺說是也。金榜說同。云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者。明戈諸體之長度。並以廣爲根數也。凡戈三體。援爲橫刃。主擊。故最長。胡半刃。主決。次之。內卽援本之入秘爲固者。又次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未銳若劍鋒。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剝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一接秘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鄒以爲直刃。禮圖從而拾之。若矛槩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程瑤田云。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卽內也。內衡貫於秘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垂者謂之胡。胡上制不冒援而出。故曰平頭戟也。近見山東顏崇業所藏銅戈。以證治氏制度。無不相合。銅戈之胡貼秘處。有闌以限之。闌之外復爲物。上當內而垂下。廣一二分。如胡之修而加長焉。蓋恐內廣二寸。僅足以援持。而或不足以持胡。致有搖動之患。爲此物於秘鑿之下。亦刻其鑿以含之。則胡有所制。而不能搖動矣。又於胡上爲三空。內上爲一空。殆於既內之後。復以物穿空處約之以爲固與。又云。戈戟謂之句兵。又謂之敵兵。其用主於橫擊。故其著秘處。不用直戴。而用橫內。戈戟之有內也。其名蓋出於此。內者。於秘端却少計爲鑿。戈戟之內。以薄金一片。橫內於其鑿。內與鑿柄之柄同義。非若矛之著秘者。爲圓筒。空其中。而以秘貫之。如人足之屨。故名之爲散也。戈之著秘。橫內於後。則其正鋒。必橫出於前。如人伸手援物。故謂之援。援體如劍。鋒既橫出。則上下皆有刃。如劍之鏑。鋒以啄。上刃以捧。下刃以句。下刃之木。曲而下垂。爲刃輔其下刃。以決人。所謂胡也。胡之言喉也。援曲而有胡。如人之喉在首下。曲而下垂然。下則胡之名。因援而有者也。案戈戟之制。漢時所傳已誤。故二鄭所說形制。與古器不合。曲禮孔疏。亦沿其誤。宋以後說戈制者。亦多不得其解。惟黃氏程氏據世所傳古戈。就其形度。別爲考定。其說特爲精瑤。校以經文。亦無不密合。信爲定論矣。注云。今句字戟也者。夏官敘官注同。鄭意古戈胡橫句。或謂之擁頸者。方言郭注謂大戈卽雞鳴戈。爲句兵。形制絕異。漢句字戟乃戟之別制。非卽古之戈也。云或謂之雞鳴句。與漢時句字戟形制同。然戟爲刺兵。鉤鈇戟。御覽兵部引張敞晉陳宮舊事云。東列崇福門之右。雞鳴戟十枚。卽此。擁頸未聞。云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此鄭意謂戈有直刃。有橫刃。其直刃謂之援。橫刃謂之胡。內。則其直刃之首近胡入秘者。故云。胡。以內接秘者也。然古戈平頭。實無直刃。援乃其橫刃。胡。乃橫刃之下。當援內相接處。爲半刃下垂。附於秘者。注就漢時所傳句字戟說之。與古戈制度。並不合也。云長四寸者。謂內之長也。倍二寸。故得四寸。云胡六寸。援八寸者。三寸。故得六寸。四寸。故得八寸也。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者。亦誤以橫刃爲直刃也。云胡。其子者。子者。小枝之名。釋名釋兵說子盾云。子。小稱也。故枝兵小枝亦謂之子也。先鄭意亦以胡爲戈之橫刃。誤與後鄭同。已倨

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本必橫，而取圓於磬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疏〕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者，明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疏〕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者，明以援為主，援橫出，微邪向上，若太昂，則倨，正平或微俛，則句皆不適用也。程瑤田云，倨，謂援倨於外博，太向上也。戈，啄人，蓋橫用之，太向上，是以不能入也。句，謂援句於外博，橫啄之，雖可入，然太向下，與胡相迫，是以入而難決斷也。倨句外博，則二病除，云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者，明內長短之度也。程瑤田云，前，謂援也。內長則重，而援輕，輕則爲重者所累，故易掉折，亦啄而不能入也。內短則輕，而不足以爲援助，故入之而不疾也。二疾弗除，雖倨句外博，戈亦未盡善也。注云戈，句兵也者，賈疏云，下文廋人云，句兵欲無彈，鄭注云，句兵，戈戟屬，是戈爲句兵也。云主於胡也者，程瑤田云，注意以句之名山橫者而生，定胡爲橫刃，故謂胡爲戈之主。其賈主於援，援，其橫刃也。云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者，謂刃直，太侈向上，邪勢多也。然經云倨句，並據援言之。鄭謂據胡言，並誤，云以啄人，則不入者，刃向上多，則下擊其鋒，不正，故不能入也。金榜云，戈擊人，若鳥之開口啄物然，注釋爲啄人，取其象類，云已句，謂胡曲多也者，說文句部云，句，曲也。刃大屈向下，曲勢多也。云以啄人，則創不決者，廣雅釋詁云，創，傷也。曲禮鄭注云，決，猶斷也。言胡過曲，則啄人雖傷而不能割斷也。云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圓於磬折者，賈疏云，胡子橫捷，微邪向上，不倨不句，似磬之折殺也。案賈說非鄭意也。鄭蓋謂胡爲戈之橫刃，其本雖橫出正平，其外卻微邪向下，與直刃爲圍勢，其折處者圍之鈍角，與磬折相似也。賈謂子微邪向上，則正與注義相反矣。云前，謂援也者，謂援在胡前也。然鄭意援爲直刃，出胡前，故以前爲援，與經之援爲橫刃出胡前者不合。義雖無逆，而形制失矣。云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者，賈疏云，曲於磬折，山胡向上近援，胡頭低，胡頭低，則胡曲於磬折也。胡既與援相近，故援共胡並鉤。並鉤則援折，故云折前也。詒讓案，鄭意以內長，則橫刃近下前之直刃，不得不短，直刃短，則其鋒接橫刃近，若微曲而內向有橫刃之一邊，引之則與橫刃並鉤矣。云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者，賈疏云，以其由胡近下安之，則頭舒，頭舒則倨於磬折也。以頭舒，則引之不疾，程瑤田云，長內短內二語，釋內之所以四寸，以配援之八寸，於倨句無與也。案程說是也。鄭意以內短則橫刃近下前之直刃，不得不長，直刃長，則鋒接橫刃遠，必漸倨，若外向無橫刃之一邊，而引之不疾矣。以上諸義，並是鄭以意說之，實則經言倨句，既不取圓於磬折，而內之長短，與

倨句尤不相蒙。是故倨句外博。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疏〕是故倨句外博者。程瑤田云。鄭說並非經義。是故倨句外博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疏〕倨句外博。專承已倨已句二語而定之。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以爲句兵也。主於援。故其發斂之度。以援與胡定倨句之形。而曰倨句外博。外博云者。不中矩之云也。又云。戈之援。昂然如橋衡。其衡不與內之平相應。故戈之倨句外博。外博者。援與胡縱橫不正方也。所以然者。戈無枝。其上徒平。故使其援外博焉。而不令中矩也。倨句外博者。外博於矩也。案程說是也。此經說制器曲折形勢。凡侈者曰倨。斂者曰句。合校其角度之銳鈍則曰倨句。樂記云。倨中矩。句中鉤是也。互詳車入疏。注云博。廣也者。聲氏注同。廣雅釋詁云。廣。博也。鄭意博卽上文戈廣二寸之廣。然經外博實言外侈。與廣度不相涉。鄭未得其義。云倨之外。胡之裏也者。金榜云。外。讀如大防外網之外。戈廣二寸。廣于二寸外者。謂之外博。胡上邪與援接。取圓聲折者爲倨。由倨下度之。博逾二寸者爲倨之外博。故外爲胡裏也。詒讓案。鄭意橫刃之鋒衰向內。其近直刃者爲倨。其近內者爲句。自倨處視之。則胡裏句者爲外。故云倨之外。胡之裏也。云句之外。胡之表也者。金榜云。胡下橫與援接者爲句。由句上度之。博逾二寸者。爲句之外博。故外爲胡表也。詒讓案。鄭意自句處視之。則胡外倨者爲外。故云句之外。胡之表。云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者。鄭意倨外者博。則橫刃之本當句處者博矣。句外者博。則本之當倨處者亦博矣。表裏俱博於二寸。是其本之廣也。欲其除不入不決折前不疾之四病。然經外博。實言援胡倨句之度。援侈邪指。外不謂胡之表裏。博亦非謂廣於二寸。鄭說亦並非經義。云俗謂之曼胡似此者。證戈橫刃本廣。故有曼胡之稱也。曼胡義互詳鼃人疏。金榜云。方言。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鎡。英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鐔胡。其曲者謂之鈇鈇鐔胡。郭注云。卽今雞鳴鈇鈇戟也。重三鈇。鄭司農云。鈇。量名也。讀爲刷。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鈇。緩也。今東萊稱或〔疏〕重三鈇者。明戈金全體之鈇以大半兩爲鈇。十鈇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緩鈇似同矣。則三鈇爲一斤四兩。〔疏〕重也。兼內胡援三者言之。注。鄭司農云。鈇。量名也者。量亦權也。書呂刑孔疏引馬注同。云讀爲刷者。戴震云。史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卽緩也。音刷。平準書。白選。索隱曰。尙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一千饌。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蕭望之列傳。甫刑之罰。小過敎。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鈇。鈇卽緩也。段玉裁改讀爲讀如。云。應劭曰。選音刷。與此讀如刷一也。今本注作讀爲。誤。案段說是也。云玄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鈇。緩也者。證鈇與緩義同。弓人注亦用此義。今本說文金部云。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周禮曰重三鈇。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鈇。又緩鈇也。書曰罰百緩。鈇下無緩也之文。蓋悅也。書呂刑疏引馬

注亦云。銑、量名。當與呂刑鑊同。俗儒云。銑、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是鄭許說並本馬季長也。川選音亦相近。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環。環重六兩大半兩者。戴震改環爲鑊。以環爲鑊之誤。阮元云。釋文不出環字。三銑下。云或音環。賈疏兩引此注。先作環。後作鑊。案戴阮校是也。賈職金疏。及呂刑孔疏引此注。亦作鑊。賈疏云。銑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鑊。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稱爲證也。凡數言大者。皆三分之二爲大。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大半兩也。鑊則百六十銖。二十四銖爲兩。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大半兩。是鑊有六兩大半兩也。案鑊銑義同。其數則有三說。鄭以爲六兩大半兩。三之。則二十兩。此注引東萊語。說文引北方語是也。賈引王肅。則以爲六兩三之爲十八兩。小爾雅廣衡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銑。銑謂之鑊。卽王氏所本。呂刑僞孔傳孔疏。及釋文引馬融賈逵述俗儒說同。又路史後紀引尙書大傳。史記索隱引馬融釋鑊。賈職金疏引五經異義尙書夏侯歐陽說釋率亦同。許君則以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職金疏引異義尙書說。及呂刑釋文引馬融說是也。書舜典疏引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鑊。鑊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與此注同。而呂刑釋文引鄭書注又與王肅同。路史引鄭書傳注。以千鑊爲三百七十五斤。亦以一鑊六兩計之。是鄭說亦自外異。呂刑疏謂鄭說鑊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孔王所說。惟較十六銖。然則王說與東萊方言所差甚微。孔廣森亦謂言六兩者。舉成數。此鄭書禮兩解錯出之故與。云鑊銑似同矣者。許謂鑊銑數同。鄭證以東萊人所稱。而定從其說也。戴震云。鑊銑篆體易說。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鑊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皖。其假借字也。銑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鑊而成十二兩。三銑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鑊當爲銑。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銑。當爲鑊。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以銑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覈實。脫去大半兩言之。案戴謂銑鑊異量。孔廣森說同。亦通。云則三銑爲一斤四兩者。一銑爲六兩大半兩。三六得十八兩。三大半兩合成二兩。故得一斤四兩。以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之齊計之。則金十五兩。錫五兩也。若依馬王及鄭書注說銑爲六兩。則三銑止一斤二兩也。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銑。今三銑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銑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疏有半寸者。亦通。內胡援刺四者言之。程瑤田云。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是故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戈之不平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爲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

記言刺。枝刺一物也。云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者。戟胡長與戈同。內則羸於戈半寸。援則胸於戈半寸。形制與戈同。云倨句中矩者。程瑤田云。戟之制內也。胡也。援也。猶之乎戈之內也。胡也。援也。其制則胡上冒援而枝出者也。內胡中矩云者。援與胡一縱一橫。適正方也。云與刺重三鋒者。亦明戟金全體之重也。程瑤田云。戈戟廣之數。援之數。胡之數。刺之數。內之數。並有紀。惟戟之刺無度。然二者並重三鋒。而戈形或豐於戟。兩相較焉。取其戈之所有餘者以與戟之刺。刺亦如戟之廣。則其長當六寸與。司馬相如上林賦有雄戟。張揖注云。胡中有龜者。蓋言有刺如雞距。增韻云。凡刀鋒倒刺皆曰距。然說文解刺爲直傷。且以有枝對平頭。其非倒刺明矣。有刺謂之雄戟。其名甚正。而曰龜在胡中。是爲倒刺。記曰已句。則不決。戟中矩。視戈爲句矣。胡中設又加刺。豈能決乎。蓋所傳開異辭矣。又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三事并之。長十八寸。與戈三事并數同其長。而殺於戈之廣者四分之一。則輕於戈者亦四分之一矣。取所殺之長。截之爲三。而并之成廣寸半長六寸。以之爲刺。而殺於胡之上。適與戈同其重。故記云與刺重三鋒也。阮元云。戟之異於戈者。以有刺。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又記欲程敦所拓古戟。其刺直上。出於秘端。與旁出之援挈之。正中乎矩。且刺與援長相同。可以爲考工之證。詒讓案。淮南子記論訓云。古內有文云。修戟無刺。高注云。刺。鋒也。蓋戟有直鋒。故謂之刺。戟制二鄭所說亦誤。程阮二說得之。阮所見古戟。胡之兵。修戟無刺。高注云。刺。鋒也。蓋戟有直鋒。故謂之刺。戟制二鄭所說亦誤。程阮二說得之。阮所見古戟。胡刺之度乃與援同。長於胡。案此記與刺。蒙上援五之爲文。明刺度與援同。故不別出。阮圖出於目驗。亦較程說尤塢。注云戟。今三鋒戟也者。釋名釋兵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方言云。三刃枝。南楚宛鄂謂之倨戟。郭注云。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程瑤田云。鄭意據司農刺爲援。是以刺援爲一物。與胡僅兩鋒耳。故以今戟三鋒破其說。詒讓案。古戟止刺援二鋒。胡則有鏐而無鋒。以其附秘也。漢之三鋒戟。蓋直刃二。與橫刃一而三。與古戟刺不。同。郭所云小子刺。卽中之直刃也。云內長四寸半者。戟廣寸半。三之得四寸半也。云胡長六寸者。以四乘寸半。得六寸也。云援長七寸半者。以五乘寸半。得七寸半也。云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者。鄭意戟有三鋒。中直刃爲刺。旁二刃。其一橫出者爲胡。其一本橫。而外句微直向上者爲援。經言中矩。卽指橫刃旁出。正平無委曲。與戈之橫刃取圓於臂折者異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禮圖云。戟支曲下爲胡也。此說又與鄭異。不知何據。鄭司農云。刺。謂援也者。凡刃直出曰刺。先鄭以戈援爲直刃。故以戟刺卽爲援。然刺直傷。援橫擊。實爲二刃。此并而一之。與經不合。後鄭亦不從。云玄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鐙者也者。曲禮。進戈者前其鐙。後其刃。注云。銳底曰鐙。慮人先

鄭注云。刺謂矛刃也。後鄭不知戈戟刃皆橫著於柲。與矛刃之直貫於柲者不同。而誤謂刺即戟直刃之得著柲直前而銳其端。與兵器之鋒略相似。故云如鋒也。云戟胡橫貫之者。謂橫貫刺之近本處也。云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者。程瑤田云。鄭意胡既橫貫於刺。中矩。則援必不中矩。衰出於刺。其外句成磬折。而為三鋒矣。然胡橫貫於刺。其用止能橫擊。若斬首。必不能決。而援之倚於刺。即以刺人。亦恐難勝任也。案程說是也。鄭蓋謂戟橫刃直出。與刺為中矩。惟旁出之直刃外句。亦取圓於磬折。云外句者。別於戈橫刃之內句也。通校經注。蓋戈戟木制。並橫著於柲。戈上一橫刃。平出而微昂。謂之援。援之下直下。其半為刃。半無刃附於援者。謂之胡。與援相接。橫貫於柲者。謂之內。戟則二刃。援胡與戈正同。惟援上別為一刃直出者。謂之刺。而援則正平不昂起。與戈異。此古制也。先鄭所說之制。則戈戟並二刃。戈之直刃上出者為援。其橫刃下出者為胡。援之下直貫於柲者為內。戟援內並與戈同。惟胡橫出正平。與戈制亦不合。後鄭之說戈制。與先鄭同。而戟則三鋒。中一直者謂之刺。兩旁二小刃。一橫出正平者為直冒。則與古戈制亦不合。後鄭之說戈制。與先鄭同。而戟則三鋒。中一直者謂之刺。兩旁二小刃。一橫出正平者為胡。一本橫出而鋒上句者為援。其著柲亦並以橫穿為直冒。蓋沿先鄭之說而少變之。其誤尤甚。今謹據程阮所攷糾正之。而綜論其義於此。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刃。〔疏〕爾雅曰。桃氏為刃者。桃名義未詳。疑即尉之段字。說文斗部云。尉。一曰利也。尉。是其證也。刀劍鋒銳利。有似匕舌。故以名工。說文刃部云。劍。人所帶兵也。釋名釋兵云。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時斂在臂內也。云臘廣二寸有半寸者。明劍身一面之橫度也。臘廣者。中為一脊。左右兩從。合為一面。謂之臘。其橫徑之度。廣二寸半。則臘上下勿市蓋圍五寸。知非兩面之廣者。下首廣兼言圍。則云。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此不言圍之。是僅言橫徑。不兼圍度可知。段令以二寸有半寸分為二面。則一面止得一寸四分之二。於今度不逾八分。其臘太狹。知其非也。注云臘。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疏〕謂兩刃者。劍刃為薄匕。形猶聘禮栖匕之攝。故謂之臘。賈疏云。兩面各有刃也。兩從半之。脊兩面殺。〔疏〕兩從半之者。此明分臘廣為二之度。以其從夾劍脊。故云兩從脊中隆起。分為兩刃。故其橫徑適得臘廣之半度。半之者。自脊中分。兩邊各廣一寸四分之二也。注。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趙鑄者。鑄。說文刀部作劂。云刃。劍刃也。凡劍。自脊以下。殺之漸薄。以趨於刃。戰國策趙策。趙奢說劍云。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脾即所謂鐔也。賈疏謂鐔即鋒。案鋒。說文金部作鋌。云。兵耑也。蓋即劍末。莊子說劍篇。鋒鐔兩出。實合為一。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刃。〔疏〕爾雅曰。桃氏為刃者。桃名義未詳。疑即尉之段字。說文斗部云。尉。一曰利也。尉。是其證也。刀劍鋒銳利。有似匕舌。故以名工。說文刃部云。劍。人所帶兵也。釋名釋兵云。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時斂在臂內也。云臘廣二寸有半寸者。明劍身一面之橫度也。臘廣者。中為一脊。左右兩從。合為一面。謂之臘。其橫徑之度。廣二寸半。則臘上下勿市蓋圍五寸。知非兩面之廣者。下首廣兼言圍。則云。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此不言圍之。是僅言橫徑。不兼圍度可知。段令以二寸有半寸分為二面。則一面止得一寸四分之二。於今度不逾八分。其臘太狹。知其非也。注云臘。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疏〕謂兩刃者。劍刃為薄匕。形猶聘禮栖匕之攝。故謂之臘。賈疏云。兩面各有刃也。兩從半之。脊兩面殺。〔疏〕兩從半之者。此明分臘廣為二之度。以其從夾劍脊。故云兩從脊中隆起。分為兩刃。故其橫徑適得臘廣之半度。半之者。自脊中分。兩邊各廣一寸四分之二也。注。鄭司農云。謂劍脊兩面殺。趙鑄者。鑄。說文刀部作劂。云刃。劍刃也。凡劍。自脊以下。殺之漸薄。以趨於刃。戰國策趙策。趙奢說劍云。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脾即所謂鐔也。賈疏謂鐔即鋒。案鋒。說文金部作鋌。云。兵耑也。蓋即劍末。莊子說劍篇。鋒鐔兩出。實合為一。

失之。莊子釋文引一說云，鏐、劍，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鏐以「疏」以殺也，則誤以鏐爲劍脊，亦非。

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者，明劍柄圍長之度也。莖，纖細挺直，含貫夾木之中義。蓋與程相近。程瑤田云，莖者，人所握者也。莖之言頸也。在首下，以臘廣爲之圍，則參分臘廣之一，其莖圍之徑也。案程說是也。莖圍二寸半，其形正圓，徑蓋八分強也。注，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鏐以上者也。金榜云，劍夾以木爲之，桃氏攻金之工，而明劍夾大小之數，殆非也。程瑤田云，莊子說劍篇，天下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鏐，晉魏爲脊，周宋爲鏐，韓魏爲夾，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鏐，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鏐，以豪傑士爲夾。據其所次者言之，則鋒者其指也，鏐者其刃也，脊者身中隆者也，鏐者其首也，夾次鏐後，繼夾遂言包囊，釋文司馬彪云，夾、把也，先後鄭亦並以人所握者爲夾，是謂莖外著木。如今之刀劍拊者，先後鄭目驗漢劍，億之以爲說，故與記文違異。又云，說文云，鏐、劍鼻也，釋名云，劬鼻曰鏐，鏐、尋也，帶所貫尋也。廣雅云，劍耳謂之鏐，莊子釋文，鏐、三蒼云，劍口也。徐云，劍環也，司馬云，劍耳也，又引一云，鏐、從稜向背，鏐、從稜向刃也。漢書韓延壽傳注曰，鏐、劍喉也。又曰，似劍而小，又案說文云，鏐、劍鼻玉也，玉篇疏與鏐同訓，並云劍鼻也。王莽傳，莽進玉具寶劍於孔休，解其璚，蘇林曰璚，劍鼻也，尚不疑傳，帶璚具劍，應劭曰，璚具，木標首之劍，攝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以玉作非鹿盧形，上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如此，然則劍鼻玉謂之璚，以物施置其上則曰具，並謂劍首也。古劍首鑄銅爲之，後世異其劍，而飾之以玉與，案程釋鏐爲劍首，甚精覈，深合鄭旨。賈疏謂二鄭意劍夾是柄，莖又在夾中，即劍鏐是也，凡劍把著木，所以便握擊，古今制當不異，今所傳古銅劍，木夾皆已朽，故不可見，非古劍把不著木也。先鄭釋莖爲人所握，不誤，但以莖爲夾，不知莖函夾內，金木異材，則其疏也。云玄謂莖在夾中者，後鄭不從先鄭說，謂莖在夾中，明與夾異材也。戴震云，刃後之鋌曰莖，以木傳莖外便持握者曰夾，云莖長五寸者，即莖圍之倍數也。**中其莖，設其後。**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玄謂從中「疏」云，中其莖者何，當莖長之中也，史記孟嘗君傳，馮煖有一劍，又刺綈，說者謂劍把以刺繩纏之，劍把者莖也，莖必纏以綈，中其莖而設之者，在是也，戴震云，設其後，猶之曰設其旋，設其羽爾，案程載說是也，江永亦謂設當訓置後之爲物，古書罕見，程氏目驗古劍，當莖中別有隆起爲沂鄂者二，以爲即纏綈之處，亦即此經之後，其說與中其莖之文頗合，但設後之處，雖即纏綈之處，然不可謂纏綈爲後，以意推之，疑古劍把莖外之飾，蓋分三節，上近刃，及下近鏐者，各自爲一木夾，兩夾之間，別以綈

爲環。大於兩夾。著於莖五寸適中之處。則既可助把握以爲固。而後與承刃之金及把後之鐔相開。知市隆起。亦足以飾觀。程氏所見古劍莖中之折鄂。卽設後之界埒也。今所傳古劍多無此者。蓋以鑄治時與莖不相屬。故易墜失。抑或亦刻玉石角木爲之。則固不能久存。今古劍亦有無首者。斯其說矣。至馮煖之長鐔劇繼。則因資不能具飾。不設後。故對鋒而謂之後也。至其圍徑之度。則取足箇莖。而突出夾外。可以意量度爲之。故經不著耳。注。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者。舊本無中字。今據明注疏本增。賈疏云。謂穿劍夾。納莖於中。詒讓案。經文二句相貫爲義。先鄭以中其莖別穿夾納莖與設後爲二事。於文例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者。鄭意謂後卽莖。後與首相屬者也。從中以卻稍大之。謂從莖中半以下二寸半稍大之。以趨於鐔。則把之易制。然今所傳古劍。並無此制。賈疏云。鄭意設訓爲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案賈引易注證注義。深得鄭指。但訓設爲大。與經文例不合。不足據也。參分其臘廣去一

以爲首廣而圍之。首圍。其徑一寸。〔疏〕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者。曲禮云。進劍者左首。孔疏云。首。正是劍環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體。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案解鋒爲末。則環是首也。金榜云。首。謂劍之標首也。漢時或用玉若木爲之。古劍首皆用銅。韓延壽傳。取官銅物鑄作刀劍鉤鐔。鐔卽劍首。殊言之者。明劍與鐔鑄作異事。與古合矣。今時所見古劍。其首圓長。豐下而綱上。少儀澤劍首。謂其形

鐔落。弄之便也。首漸殺。而上端有小孔。以繩導之。若印鼻然。莊周所謂吹劍首者是也。劍首。或謂之鐔。或謂之鐔。或謂之鼻。或謂之口。或謂之耳。皆據其端小孔命名者。賈疏以劍把接刃處爲首。失之。程瑤田云。首者何。戴於莖者也。首也者。劍鼻也。劍鼻謂之鐔。鐔謂之耳。又謂之鐔。一謂之劍口。有孔曰口。視其旁如耳然。曰耳。面之曰鼻。對未言之曰首。又曰。首及莖並與劍同物。鐔金而成。自首至末一體也。少儀云。澤劍首。鄭以爲金器弄之易於汗澤是也。去三分臘廣之一以爲首廣。則其廣與其圍。並視莖而倍之。又云。注中得一古劍。有劍首。形如覆盂。宛然而中空。可以證考古制度。莊周書。夫吹管也。猶有噤也。吹劍首者。呖而已矣。釋文司馬彪云。劍首。謂劍環頭小孔也。呖。然如風過劍首。必如此。乃可言吹。吹聲異於管者。管空長。故其聲噤。劍首空淺。不能有噤聲。但呖然而已。然則劍首之義可定矣。案孔、金、程說是也。劍首與廬人受首同義。賈疏推鄭義。以首廣爲劍把接刃處之徑。賈疏云。圍之者。正謂圍之。故廬人皆以圍爲圍之也。注云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者。輸入部廣注云。廣

猶徑也。賈疏云：以一寸爲六分，二寸爲十二分，半寸爲三分，添十二爲十五分，三分去一得十分，取六分爲一寸，餘四分，名爲六分寸之四，六分寸之四，卽三分寸之二，故云一寸三分寸之二也。論讓案：以圓徑求周率課之，首圍蓋五寸，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銖，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銖，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銖，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三尺，重二斤二兩三分兩之二，此今之七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疏〕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銖，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者，記三等服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擗笏，而虎賁之士說劔。〔疏〕身長短輕重之差，身長，卽臘之從度也，身之長度，三等不倍之，則連莖長三尺也，上中下異制者何也，人貌異形，服劔宜稱，上士服中制，則劔短，中士服下制，則劔形長矣。注云：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者，賈疏云：以其言五其莖長，上文長倍之，莖長五寸，五其莖長，二尺五寸，并莖五寸，爲三尺也，已下皆如此計之可知，重三斤十二兩者，以其言九銖，銖別六兩大半兩，六九五十四，爲五十四兩，九銖皆有大半兩，銖別有十六銖，爲百四十四銖，二十四銖爲一兩，總爲六兩，添前五十四，爲六十兩，十六兩爲一斤，取四十八兩爲三斤，餘十二兩，故云重三斤十二兩，已外皆如此計之，亦可知也。論讓案：以三分其金而錫居一之齊計之，則重九銖者，金二斤八兩，錫一斤四兩也，重七銖者，金一斤十五兩二銖又三分銖之二，錫十五兩十三銖又三分銖之一也，重五銖者，金一斤六兩五銖又三分銖之一，錫十一兩二銖又三分銖之二也，又書呂刑釋文引馬融書注云：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釁重九銖，俗儒近是，依馬說，則上制重三斤六兩，中制重二斤十兩，下制重一斤十四兩，與鄭微異。銖義詳前疏，云此今之七首也者，御覽兵部引通俗文云：七首劔屬，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便用，史記鄭陽傳：索隱引風俗通說同，程瑤田云：史記刺客傳：曹沫執匕首，齊桓公，索隱曰：七首，劉氏云：短劔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鄭注下士之劔爲今七首，則二尺，非尺八寸也。論讓案：七首爲刀劔之最短者，故鄭以況下士之劔，御覽兵部引魏文帝典論：述所作七首，有長二尺三寸，二尺二寸者，則不必定長二尺也，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者，賈疏云：解經上士中士下士，非謂三命如士之屬，直以據形長者爲上，次者爲中，短者爲下，論讓案：經言服，卽謂帶之紳帶之間，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劔銘曰：帶之以爲服，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服劔臂刃，高注云：服，帶也，劔有三等。

各以人形貌大小所宜帶之。故莊子說劍篇。趙文王問莊子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是人所用劍長短不同也。云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川五兵者也。據司布文。證此士即彼勇力之士也。引樂記曰。武王克商。裨冕擗笏。而虎賁之士說劍者。證此三等之士亦兼有虎士也。鄭彼注云。裨冕。衣裨衣而冠冕。裨服。袞之屬也。擗猶插也。虎賁詳夏官敘官疏。

鳧氏爲鍾。兩樂謂之鈇。故書樂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樂。〔疏〕名官。義未塙。鍾、鐘之異字。詳春官敘官疏。此

官掌鑄金爲鍾。又兼爲鼎。詳前疏。云兩樂謂之鈇者。釋文云。樂本又作鑄。案鑄鑿聲同字通。程瑤田云。此記欲見鍾體鍾柄飾之縣之諸命名。及其分布位置之所也。古鍾義而不圍。故有兩樂在鍾旁。言其有棧樂鑿然。兩樂謂之鈇。

鍾是以有兩鈇也。論讓案。樂者。小而銳之貌。說文山部云。鑿。山小而銳者。鍾兩角亦小而銳。謂之樂。猶山小而銳謂之鑿矣。注云。故書樂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樂。書亦或爲樂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說文。大夫墓樹樂。

篆人正義引春秋緯作樂草。其誤正相似。云鈇。鍾口兩角者。說文金部云。鈇。金之澤者。一曰鍾兩角謂之鈇。鈇開賈疏云。古之樂器。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圍。故有兩角也。程瑤田云。兩樂通長生光澤。故謂之鈇。鈇開

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舞。此四名者。鍾體也。鄭司農云。于。〔疏〕鈇開謂之于。于上謂

兩鈇下垂角處相距之閒。即鍾口大徑。其體于然不平。故謂之于。于上爲鍾體下段擊處。故謂之鼓。徐養原云。于者。鍾口上下之圍周也。與舞相對。于上謂之鼓。猶鈺上謂之舞。非直上也。臥鍾而觀之。一端似璧而櫛者舞也。一端似

環而櫛者于也。立鍾而觀之。鈺上不見舞。鼓下不見于。鈇開謂之于。弧背也。以其鈺爲之。鈇開弧弦也。記兩言鈇開。其義不同。云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舞者。程瑤田云。鼓上爲鍾體之上段正面也。謂之鈺。鈺上爲鍾頂。覆之

如麻。故謂之舞。又云。見鈇開者。以鈇開有于之名而見之。不見鼓開鈺開者。無名可紀。亦如舞之脩廣。必俟後文出度。乃可一一紀之也。論讓案。鼓人注云。鐻。鈺也。形如小鍾。凡鍾上段殺小。其形如鐻。故謂之鈺。注云此

四名者。鍾體也者。賈疏云。對下甬衡非鍾體也。程瑤田云。鈇判鍾體爲兩面。面之上體曰鈺。其下體曰鼓。體有兩面。故有兩鈺兩鼓也。鄭司農云。于。鍾唇之上袂也者。檀弓長袂注云。袂。謂裏緣袂口也。鍾唇之侈者。與裏緣相

似。故先鄭以袂釋于也。云鼓。所擊處者。小師注云。出音曰鼓。此于上。正鍾所擊而出音。舞上謂之甬。甬上謂處。故亦謂之鼓也。江藩云。鍾。擊之制。擊處謂之鼓。鳧氏于上謂之鼓。鼙氏鼓爲三是也。舞上謂之甬。甬上謂

之衡。此二名者。〔疏〕舞上謂之甬者。戴震云。鍾體鍾柄。皆下大。漸欹而上。甬之爲言。如華甬之聲長。故甬長與之衡。鍾柄。〔疏〕鍾等。程瑤田云。舞上連鍾頂。而出之鍾柄也。爲甬。故謂之甬。云甬上謂之衡者。戴震云。衡者。鍾頂平處。程瑤田云。甬末正平。故謂之衡。江永云。衡。甬之上端。非別有一物爲衡。鄭意甬之上。鍾縣謂一截爲衡者。誤。注云此二名者。鍾柄者。對上于鼓。鍾舞四者爲鍾體也。鍾以甬縣於虞。故通謂之鍾柄。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疏〕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者。此記鍾紐之名。旋轉。故謂之旋。旋環古同聲。環之爲旋。猶還之爲旋也。旋蟲謂之幹者。銜旋之紐。鑄爲獸形。居甬與旋之間。而司管轄。故謂之幹。幹之爲言猶管也。楚辭天問。幹維焉繫。幹。一作筦。筦與管同。後漢書竇憲傳注云。幹。古管字。余嘗見劉向畫室所藏周紀侯鍾。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焉。爲牛首形。而以正圓之環貫之。始悟正圓之環所以縣鍾。即所謂鍾縣謂之旋也。半環爲牛首形者。乃鍾之紐。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而旋之所居。正當甬之中央近下者。則下文所謂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也。幹爲銜旋而設。言設其旋。則幹之所在可知矣。幹即餘字。變。案王說是也。注云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者。鍾柄即謂甬。旋屬甬開。所以縣於虛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者。王引之云。此以旋與幹爲一物也。若然。則記文但言鍾縣謂之旋。旋謂之幹可矣。何以次句又加蟲字乎。幹所以銜旋。而非所以縣。幹爲蟲形。而旋則否。不得以旋爲幹也。又云旋蟲爲獸形。獸亦稱蟲。月令。其蟲毛。謂獸也。儒行。鷙蟲攫搏。鄭注。鷙蟲。猛鳥猛獸也。案王說亦是也。漢時縣鍾之制。蓋已與古異。故先鄭之說如此。云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者。此舉漢法證先鄭以蟲飾旋之義。賈疏云。辟邪。亦獸名。案王氏經義述聞所圖紀侯鍾。旋蟲爲獸。首有角。鍾帶謂之篆。篆開謂之枚。枚謂之景。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如牛形。疑卽辟邪也。鍾帶謂之篆。篆開謂之枚。枚謂之景。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疏〕篆起。故謂之篆。篆之設於鉦也。交午爲之。中含扁方空者六。空設三枚。三十六枚。爲鍾帶。凡三十六枚。枚之上下左右皆有篆。故曰篆開謂之枚也。詒讓案。古鍾鉦開。每面爲大方圍一。以帶周界其外。而內以二從帶中分之。從列橢方圍二。橢方圍中。又以三橫帶界之。爲橫列橢方圍五。大小相開。三大而二小。大者各容乳三。小者爲篆文回環其間。此帶篆所由名也。阮元云。余所見古鍾甚多。大小不一。而皆有乳。乳卽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銳。或且甚平漫。鍾不一形。余在杭州講學宮之樂鍾。算算律以定其範。將爲黃鍾者。及鑄成。則失

之爲夾鍾，乃令其別擇一鍾，挫其乳之銳者，乳鈍而音改矣。夫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鍾之法者，爲其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云枚謂之景者，程瑤田云：枚隆起有光，故又謂之景。注云帶所以介其名也者，說文人部云：介，畫也。左傳襄三十一年杜注云：介，開也。言縱橫畫於鍾體諸名之開，示區別也。云介在于鼓鈺舞而衡之閒，凡四者，賈疏云：中二通上下畔爲四處。王引之云：疏誤四處者，合鍾之兩面計之，非謂一面有四帶也。江永云：帶如人腰之有帶，當設於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閒卽鈺閒，帶唯二耳。若予之上舞之端，無所用帶，注謂介在于鼓鈺舞而衡之閒，凡四，非也。衡疑爲衍字，若而衡之閒有介，豈帶亦施於而上乎？案王江說是也。戴震亦謂帶當俠鈺，與今所存古鍾形制正合。今以鼓鍾校之，帶皆設於鈺，而其上爲舞，其下爲鼓，則注謂介鼓鈺舞之閒，義尙可通。惟不得兼介鍾柄之而，及而上平之衡耳。鄭司農云：枚、鍾乳也者，枚隆起如乳，故亦曰鍾乳。北堂書鈔樂部引樂緯汁圖徵云：君子鑠金爲鍾，四時九乳，宋均注云：九乳，法九州也。案四時，謂帶有四，九乳，謂枚有九也。樂緯文與此注義合。云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而三十六者，俠夾字通。賈疏云：舉漢法一帶有一，古法亦當然。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也。王引之云：面當爲而字之誤也。此承上文凡四言之。鍾之兩面，帶凡四處，每帶一處，而有九鍾乳，四九而得三十六，故云。每處有九，而三十六，博古圖所圖周漢古鍾，凡百一十四鍾，每一面，篆各兩處分列，左右兩面，凡四處，注所謂帶介在于鼓鈺舞而衡之閒凡四也。每篆一處，鍾乳上中下三列，列三鍾乳，三三而九，而有篆兩處，而得十八，兩面四處，而得三十六，注所謂每處有九而三十六也。程氏通藝錄所圖周公尊鍾，及余所見紀侯鍾，無不皆然。鄭注正合，其爲而字無疑。賈氏不能釐正，而云鍾有兩面，面皆三十六，則是七十二矣。無論古鍾無此制，且非一鍾所能容，案王說是也。江永亦謂枚兩面乃得三十六，注云一處有九，而疏謂一帶有一，乳不設於帶，何云一帶有一，爲于上之據謂之隱。據所擊之處據擊也。陸在鼓，〔疏〕于上之據謂之隱者，于、臂上當失注意，並是匡賈說之謬。于上之據謂之隱，中，筆而生光，有似夫隱。〔疏〕鼓處，左右之中，爲圖規而筆之，以便攷擊也。隱當作遂，俞樾云：下文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字正作遂，可證也。釋文於匠人出隱字曰隱音遂，本又作遂，蓋隱卽遂之俗字。一簡之中，正俗錯見，傳寫異耳。案俞說是也。作隱者，蓋後人妄改。釋文不爲隱字發音，疑陸本尙不誤矣。程瑤田云：鼓所擊之處，在于之上，據擊焉。筆下生光，如夫隱，謂之隱，注云據，所擊之處據擊也者，據、摩之變體。說文手部云：摩，旌旗所以指麾也。摩、研也。此據卽摩之假字。後漢書文苑傳李注引字書云：據亦摩字，方言云：摩、滅也。郭注云：或作據滅字，案據擊與少儀據徹字通。與總敘刮摩義亦相近。鍾隱常用鼓擊，易銷散，故因以爲名。云隱在鼓中，筆而生光，有似夫隱者。隱亦當依司烺氏作遂，賈疏

云。隨者、據生光而言。故引司烺氏夫隨。彼隨若鏡。亦生光。鑒而生光者。本造鐘之時卽鑒。於後生光。論議案、賈
 說是也。說文穴部云。鑒、空也。呂氏春秋住地篇。子能以鑒爲突乎。高注云。鑒容汚下也。史記樂書案隱云。鑒卽
 窠也。鑒而生光。謂汚下而生光澤也。凡摩鐫銷散而成圓鑒者。通謂之鑒。莊子天下篇云。若磨石之隨。與十分其
 此義可互證。據隨並據當鼓擊處爲名。鄭云仍夫途者。以古夫途卽鑒鏡。鐘當鼓亦鑒而光。故以相比況也。與十分其
 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開。去二分以爲之鼓開。以其鼓開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言鉦
 銑徑之八。而銑開與鉦之徑相應。鼓開又居銑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
 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開。則舞開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開方四。則鼓開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舞
 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鐘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圓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疏〕十分其銑。去二以爲
 隨鐘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開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鉦開亦當六。今時鐘或無鉦開。〔疏〕十分其銑。去二以爲
 去二分以爲之鼓開者。程瑤田云。此記以鐘之命名位置既定。須制矩度。以爲諸命名出分之本也。其矩度卽以鐘體之
 長所謂銑者爲之。於是十分其銑。然後以十分之銑。去二得八。爲鐘體上段之鉦。所去之二在下段者。爲鼓也。兩銑
 之開。卽以其鉦爲之。鉦八。銑開亦八也。是爲鉦口大徑。去銑開之二分。以爲兩鼓開。銑開八。鼓開六也。是爲鐘
 口小徑。如是。則鐘口縱橫之度得矣。又云。凡物有兩。斯有開。是故有上下。然後有上下之開。有前後。然後有前
 後之開。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開。鐘有兩銑兩鉦兩鼓。於是乎有銑開鉦開鼓開也。十分其銑者。命其鐘體之長爲十
 分。而因以爲度鐘之法。去其下體之二分。餘八分在上者爲鉦。其二分則鼓也。銑開謂之于。明鍾唇于然曲當兩銑
 之開。故謂之銑開。銑開者。鉦口之大徑。凡圓中所含直觸兩邊之數。謂之徑。步算家之率。所謂徑一圓三也。備圖
 有義有數。故徑有大小。鉦口大徑。所謂義者之徑。大徑橫。小徑縱。于上謂之鼓。兩鼓相觸。以爲鐘口小。徑是謂
 鼓開。何以不名于開也。于言鍾唇于曲。非鍾體之名。且自兩銑而中趨之。皆其于曲處。非若兩鼓適當小徑之所觸。
 此鼓開之所由名也。以其鉦爲之銑開。去二分以爲之鼓開。銑開八。鼓開六也。鼓上謂之鉦。鉦開者。兩鉦之開。與
 鼓交接處。觸兩鉦之下際。蓋鼓開既準鉦口。則鉦開亦準其在下者可知。又云鐘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橫大小之徑。
 於是指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開。鼓開。鉦開不言數者。鼓開六。舞廣四。介其中者。有定形。
 不必知也。無已。則以句股法求之。當五又十分之一六矣。案程說是也。徐養原說同。經凡單言銑言鉦者。皆鍾體之
 直徑也。自銑開謂之于外。凡言銑開鼓開者。皆鍾空中面角相距之橫徑也。蓋古鐘橢圓。侈弇必有定度。而後可以協

律。且無梓鬱之聲病。然兩鈇之間。若唯紀實體之度。則隅角之銳鈍。與弧中之增減。無由可定。故必度其下口弧弦。虛直之大徑。合之鼓開。及上端舞廣之小徑。而弧背之實度。自畢含於其中。此古經究極度數之微旨也。云以其鼓開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者。記鐘上端廣脩之度也。程瑤田云。以其鼓開六爲舞脩六。是爲鐘頂大徑。去其二分以爲舞廣四。是爲鐘頂小徑。如是。則鐘頂縱橫之度得矣。又云。鈇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鐘頂。其脩六所奏之徑。去二分。則廣之徑四也。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開命之。戴震云。古鐘體美而不圓。故有脩有廣。脩圍大徑爲脩。小徑爲廣。舞者。鐘體上覆。其脩六。是爲脩圍大徑。其廣四。是爲脩圍小徑。金榜說同。徐養原云。此記鐘體也。鈇開鼓開。一橫一從於下。而鐘口之大小見矣。舞脩舞廣。一橫一從於上。而鐘頂之大小見矣。上下定而全體皆定。故特記此四者。鼓開之度。同乎舞脩。鈇開之度。倍於舞廣。此又度數之上下相準者也。案。程戴徐並以舞之廣脩爲鐘頂全體縱橫之度。是也。注云此言鈇之徑居鈇徑之八。而鈇開與鈇之徑相應者。經云。十分其鈇。去二以爲鈇。以其鈇爲之鈇開。本言鐘全體直徑十。體上半之鈇直徑八。又以鈇之直徑爲鈇開。即鐘口之大橫徑也。鄭誤以鈇十爲鐘口之橫徑。鈇八爲鈇之橫徑。鈇開八爲鐘體下半之直徑。非經義也。云鼓開又居鈇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者。經云去二分以爲之鼓開。以其鼓開爲之舞脩。本言去鐘口大橫徑之二分。爲鼓開之小橫徑六。又以爲鐘頂之大徑亦六。鄭誤以鼓開爲鼓之直徑。舞脩爲鐘體近頂處之橫徑。亦非經義。云舞脩。舞徑也者。謂舞脩即舞之橫徑也。鄭釋舞爲鈇上之一體。誤。而釋脩爲徑。則義尙可通。云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者。舞本鐘上覆。經舞廣本爲小徑。鄭誤謂鐘分三體。鈇上別有舞。經云以鼓開爲舞脩。脩爲橫徑。則六分去二分以爲廣。廣爲直徑。則四分。故云舞廣四分也。云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開。則舞開之方。恆居鈇之四也者。鄭意舞廣即舞開。與鈇開鼓開之爲直徑者同。舞開亦有正方之篆界。從如其廣。而橫則減於脩二分。與廣度同。故曰舞開恆居鈇開之四也。云舞開方四。則鼓開六。亦其方也者。鄭意以舞開推鼓開亦當有正方之篆界。從橫皆六。爲鼓方也。云鼓六鈇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者。鄭意鼓在下有六。舞在上有四。鈇在舞鼓之間。經雖無文。以意定之。亦當有六。二六十二。加四則十六矣。故曰鐘口十。而長則十六。不知鐘長實止十。無十六也。云鐘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圍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鐘之制爲長短大小也者。賈疏云。案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度律均鐘。章昭云。均。平也。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鐘。和其聲也。據此義。假令黃鐘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鐘。倍九寸。爲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二寸半。以爲鐘。餘律亦如是。其以律爲廣長與圍徑也。此口徑十。上下十六者。假設之。取其鑄之形。則各隨鐘之制爲長短。

大小者。此卽度律均鍾也。案鄭意鍾之大小。視律之長短以定。而銑鼓鈺甬之長短亦隨之。若鍾長尺。則銑得其全。鼓得其寸。凡皆以此爲差。假設者。命分之法。非實數。賈小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亮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賈說卽本於彼。但依賈義。凡鍾皆依律倍之。更加半律。是以二律有半。爲自倍半。義崇義說同。通典樂則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是以或倍或半。大小不同。爲自倍半。與賈義異。未知孰是。互詳典同疏。云凡言開者。亦爲從篆以介之者。鄭意銑開鈺開舞開。皆有從篆以界之。使上下體易辨也。云鈺開亦當六也。鄭說誤。云今時鍾或無鈺開者。古鍾本無舞開。而有鈺開。鄭誤以舞爲鍾直體之一。則與鈺鼓爲三體。漢時以鍾篆界或有三截。與鄭說巧合。而亦有止二截與古鍾同者。鄭不知其無舞開。而誤以爲無鈺開。故其說如此。以

其鈺之長爲之甬長也。井衡數。〔疏〕云。以其鈺之長爲之甬長者。鈺長八。卽上文所云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鈺也。程瑤田數也者。衡本鍾上平處。有廣而無長。鄭誤以甬上別有一物謂之衡。而經不著其度。故謂此甬長當井衡長數之。其說非也。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居甬上。〔疏〕以其甬長爲之圍者。程瑤田云。甬長八。以其長爲之圍。圍謂與舞交接處。準銑開鼓開。亦指其在下者又小。〔疏〕以命名。命名之法。一器中不得異也。云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者。戴震云。衡者。鍾頂平處。鍾體柄皆下大。漸斂而上。程瑤田云。甬體上小下大。略準鍾體爲之。詒讓案。甬長八。參分去一以爲衡圍。則衡圍五又三分分之一也。注云衡居甬上。又小者。鄭誤謂衡別居甬上。故其圍異。不知衡卽甬末平處。由甬本漸殺以上至於衡。而得甬圍三之二。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疏〕參分非於甬上別爲衡也。

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者。記設旋於甬上下之度。謂於三分甬八之中。旋居下之一分。上空其二也。凡古鍾皆如此。注云令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者。鄭誤謂衡別設於甬上。而甬長又非衡長數之。則參分甬長。衡當居其一分。而甬止二分矣。今經云二在上。一在下。上二分內當除衡一分。則甬上實仍止一分。與下等。設旋卽在甬上下一之閒。通衡言之。則亦二在上一在下也。云以旋當甬之中央。是其正者。設旋必當甬之中央。而後縣之中正不衰掉也。今驗古鍾。旋皆設於甬下。不居甬中。注與古制不合。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說猶意也。故書侈作移。鄭司農

云·當「疏」薄厚之所震動者·此以體言·謂鍾體有薄厚·而聲之震動從之也·云清濁之所由出者·此以聲中十二律爲侈·「疏」而言·云侈弇之所由興者·此以鍾口之度言·說文昇部云·興·起也·言侈弇之所由起也·云有說者·江永云·有說·即在此三言中·謂其中有理可說也·諸家以下文之說解之·不確·下文自說不中度之病·案江說是也·此則鍾之薄厚清濁侈弇自有其度·下乃論其不合度之患·賈疏謂此文與下爲目·失之·注云說·猶意也者·少依云·工依於法·游於說·注云·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釋名釋言語云·說·述也·鍾已厚則石·大厚·則「疏」賈疏云·案典同也·宣述人意也·云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者·與入注同·鍾已厚則石·大厚·則「疏」賈疏云·案典同病鍾有十等·此但言薄厚侈弇者·典同具陳·於此略言其意·注云大厚則聲不發者·月令·雷乃發聲·注云發猶出也·典同云·厚聲石·注云·鍾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此注云聲不發·猶彼注云叩之無聲也·注云已薄則播·大薄·則「疏」注云大薄則聲散者·文選劉琨答盧諶詩李注引聲類云·播·散也·賈疏云·侈則柞·然之柞·聲聲散·則「疏」典同云·薄聲甄·鄭云·甄猶掉也·與此聲播亦一也·以聲散則掉也·○侈則柞·然之柞·聲大外「疏」侈則柞者·典同云·侈聲柞·柞聲近字通·注云柞·讀爲柞·然之柞者·典同杜注云·柞讀爲行·厓暗也·「疏」暗之暗·此柞與暗字亦通·云聲大外也者·賈疏云·典同注云·侈則聲迫·出去疾·此聲大外亦一也·弁則鬱·聲不舒「疏」也·注云聲不舒揚者·廣雅釋詁云·鬱·幽也·聲幽鬱不得出·故不舒揚·長而則震·鍾掉則聲也·「疏」長而則震者·謂而長過於八也·注云鍾掉則聲不正者·爾雅釋詁云·震·動也·廣雅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異之·鼓外二·「疏」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者·記鍾厚薄之正度也·爾鉦外一·「疏」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鋪·其中謂之剡·小者謂之棧·凡特鍾編鍾·皆應十二律·其大小各不同·大鍾厚得鼓間十分之一·小鍾厚得鉦間十分之一·亦各以其鍾體直徑十爲根數也·程瑤田云·鍾已厚則石·小鍾尤易石·故大鍾之厚取節於鼓間·小鍾之厚取節於鉦間·鉦間小於鼓間也·鉦間·兩鉦之閒與鼓交接處·觸兩鉦之下際·蓋鼓閒既準鍾口·則鉦閒亦準其在下者可知·又云大鍾之厚·十分鼓間·六而取其一·而小鍾之厚·則十分鉦間·五又十分一之六而取其一·必薄於大鍾者·以鍾小易石故也·徐養原云·此記厚薄之差·爲別聲之法也·大鍾小鍾者·一考

之鍾。自有大小也。鼓開者。鼓之下端接于者也。鈺開者。鈺之上端接舞者也。鍾上小下大。鼓開廣。鈺開狹。十分鼓開。以其一爲厚者。羽鍾也。十分鈺開。以其一爲厚者。宮鍾也。大鍾聲小。小鍾聲大。舉其兩端。以差次其中間。卽各聲可得矣。上文記鍾體。不言鈺開。至此乃言者。蓋鈺屬於舞。鈺開卽舞廣耳。以其鼓開爲之舞脩。既以其鈺開爲之舞廣。鼓開鈺開。皆與舞相應。對舞脩則曰舞開。對鼓開則曰鈺開。注云言者此則不石不播也者。明此所以去厚而石。薄而播之病也。云鼓鈺之開同方六。而今宜異者。此言開者。並爲鍾大小徑之橫度。鄭誤以爲從徑。而謂鈺與鼓同。卽上注云鈺開亦當六是也。賈疏云。此鍾有大小不同。明厚薄宜異。不得同取六也。云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者。此承鈺開六而言也。金榜云。鄭疑小鍾十分鈺開之一猶大厚。云若言鼓外鈺外。則近之。鼓外一。鈺外一者。鄭意此經鼓開鈺開。當作鼓外鈺外也。賈疏云。鄭不敢正言。是故云近之。鼓外二鈺外一者。據上所圖鼓外有鈺開。乃鈺外有二開。鼓外唯一開。就外中十分之一爲鍾厚可。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間。淺則躁。躁易竭也。程瑤田云。謂體大博。則鍾形短。如鈺十分。鈺開亦十分或九分也。注云淺則躁。躁易竭也者。廣雅釋詁云。躁。疾也。鍾大而短。則內淺。鼓之。其震盪急。而出聲躁疾。故易竭也。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間。安難息。〔疏〕鍾小而長者。程瑤田云。謂體太狹。則鍾形長。如鈺十分。鈺開則六分或七分也。云則其聲舒遠之驗也。徐養原云。疾而短間。舒而遠間。說者以爲聲病。按上文石播梓。聲病已詳。此處無庸復說聲病。蓋此乃聲音自然之道。非病也。疾而短間。莫甚於羽。舒而遠間。莫過於宮。輶人末章亦有此四句。賈侍中釋輶人首章云。晉鼓大而短。然則晉鼓必疾而短間者。鼓雖無當于五聲。而其制既殊。則其聲隨之。此亦自然之道。豈聲病哉。案依鄭賈說。則此二句並爲聲病依徐氏說。則爲通論鍾聲疾徐遠近之理。以文義較之。徐說亦足備一義。注云深則安。安難息者。說文予部云。舒。伸也。一曰。舒。緩也。弓人先鄭注云。舒。徐也。聲舒則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不疾。故安。此謂鍾體小而長。則內深。鼓之。其震盪緩。而出聲安徐。不迫。故難息也。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厚。鍾厚。深。謂鑿之也。其鑿圓。〔疏〕爲遂者。卽于上之鑿謂之鑿之。阮元云。遂是古字。故書圓或作圓。杜于春云。當爲圓。〔疏〕說文無鑿字。鑿。後世俗字耳。案阮說是也。云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者。遂與鼓同處。然鼓是鍾下半之全體。上接鈺。而下接于。其地平廣。叩擊易差。故於正中處。六分其厚。而圓鑿其一分。使擊時易辨也。賈疏云。此遂謂所擊之處。初鑄之時。卽已深而圓。以擬擊也。

注云厚。鍾厚者。遂當鍾下體正中處。故其厚即鍾厚也。云深。謂鑿之也。其鑿圍者。即前注云鑿在鼓中。鑿而生光。故有深也。云故書圍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爲圍者。段玉裁云。杜謂字之誤。案圍義自可通。規其處而後深之也。施之於文。則蒙上先言以其一爲之深耳。詒讓案。圍圍義通。廬人云。凡爲安。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注云圍之。圍之也。與此文例正同。杜氏因圍有方有圓。且與上兩圍衡圍無別。故改從圍也。

臬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消鍊之精。不復減也。臬。古文或作歷。〔疏〕臬氏爲量者。臬名義未詳。疑當從故

通字通。說文部云。甬。漢令作歷。史記滑稽傳。銅歷爲棺。索隱云。歷卽釜甬也。嘉量之甬。亦甬之類。故工以爲名也。大行人注云。量。豆區釜也。漢書律歷志云。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木起於黃鍾之侖。川度

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非水準其樂。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案漢志嘉量無酺豆。此經又無合斗斛。皆文不具也。云改煎金錫。則不耗者。凡金模初出鑄。多含異質。爲量當

用精金。故鑄造時。必先鍊治。去其滓濁。使淨盡而後得其純質也。廣雅釋詁云。改。更也。說文火部云。煎。熬也。謂以金模入治。更改煎鍊非一次。以不復耗減爲度也。注云消鍊之精。不復減也者。減。釋文作咸。云本亦作減。

案咸卽減之省。詳轉入疏。廣雅釋詁云。耗。減也。消鍊。卽消鍊之借字。說文金部云。銷。鑠金也。鍊。治金也。又支部云。激。辟激鐵也。鍊。激音義亦同。凡金錫模。消鍊之。分出其濁氣及粗滓。則重率必減。此更煎之。以不減

爲度。則至精矣。云臬。古文或作歷者。段玉裁云。臬歷異部而雙聲。聘禮。燕禮曰。栗階。檀弓曰。歷階其實一也。徐養原云。古文猶古書也。周禮注內稱古文者。惟庖人及此經而已。又下有玄謂字。則此句乃司農子春說。案徐說是

也。此疑亦杜子春說。不著某云者。家範氏末章注而省。鄭開有此例。詳鍾師及秋官敘官疏。云玄謂量當與鍾鼎同齊者。賈疏云。按上文云。六分其金。而錫居其一。謂之鍾鼎之齊。是上齊。鄭以臬氏爲鍾。鍾鼎在上齊之中。臬氏爲

量。量是鍾類。故知亦在上齊之中矣。云工異者。大器者。鄭意量與不耗。然後權之。權。謂稱分之也。不耗。然後權。鍾同齊木當同工。因其器大。故爲特設一工。不使臬氏兼爲之也。不耗。然後權之。雖異法。用金必齊。〔疏〕然後權

之者。既畢純金。則其輕重之真數乃可求也。九章算術少廣篇劉注云。黃金方寸。重十六兩。金丸徑寸。重九兩。率生於此。未曾驗也。考工記。臬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言鍊金使極精。而後分之。則可以爲準也。注云權。謂稱分之也者。漢書律歷志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賈疏云。謂稱金多少。分之。以擬鑄器也。云雖異法。用金必齊者。賈疏云。法謂模。假令爲兩箇酺。卽爲兩箇模。器

賈疏云。謂稱金多少。分之。以擬鑄器也。云雖異法。用金必齊者。賈疏云。法謂模。假令爲兩箇酺。卽爲兩箇模。器

之用金多少。權之。然後準之。入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疏」權之然後準之者。重
必須齊均也。權之。然後準之。入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爲水。金器有孔者。水「疏」權之然後準之者。重
積也。江永云。權之者。惟知金錫之輕重。而不得大小之度。亦不能算此。當用金錫幾何。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
量爲法度之器。欲其適重一鈞。雖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若先以一鈞之數。六分之一。則不能通合一鈞矣。故必平
正之。如銅立方一寸。其重幾何。錫立方一寸。其重幾何。知其體積與輕重之比例。然後可以計金錫而入模範也。
注云準。故書或作水者。與轉人轉注則利準故書作水同。杜子春云。當爲水者。杜以輪人矢人並有水之文。故讀從
之。段玉裁云。爲當作從。云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者。杜意量鑄成後。或有罅隙。故以水試之。如加重。
則是尚有微孔。是其治鑄未精也。然經意實指未成量言。故後鄭不從。江永云。準字古文作水。或是先以方器貯水令
滿。定其重。乃入金若錫於水。水溢。取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斤兩與分寸。可得金錫大小之比例。後人算金
銀之法如此。疑古人亦用此法。模範先成。而金錫體異。先權以知輕重。準以知大小。然後可量金錫之多寡入模範。
使其成適合一鈞也。戴震云。以合度之方器承水。置金其中。則金之方積可計。而其體之重輕大小可合而齊。此準之
之法也。案江戴二家亦並依故書爲說。與算術合。較杜說爲長。云玄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者。說文水部云。準。
平也。管子山合篇云。準壞險以爲平。蓋謂段擊之。以齊其體積之大小。賈疏云。準之。然後量之。鑄之於法中也。
後鄭以準爲平。前經已稱知輕重。然後更擊鑄金。令平正之。齊其金之大小。賈疏云。準之。然後量之。鑄之於法中也。
人之「疏」。準之然後量之者。戴震云。量範之大小所受。以爲用金多少之量數也。先權之。以知輕重。次準之。以知
量。輕重若干。爲方積幾何。又次量之。以知爲器大小。受金多寡。注云鑄之於法中也者。賈疏云。此量。
謂既準訖。量金汁以入模中鑄作之時也。云量。讀如量人之量者。量之以爲。而圓其外。其實一。而
讀如夏官量人同。明與爲量嘉量別也。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量之以爲。而圓其外。其實一。而
以其容爲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疏」量之以爲。而圓其外。其實一。而
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大方耳。而圓其外者。爲之。而圓其外。其實一。而
賈疏云。謂量金汁入模。以爲六斗四升之鬴。云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者。賈疏云。謂向下方尺者。鬴之形。向上謂
之外。適口圓之。又厚之以爲唇。案嘉量形制。鄭賈所釋未明。而鬴豆課算稱積之法。自漢以來。衆說紛異。九章算
術方田篇劉注云。晉武庫中。漢時王莽作銅斛。其銘曰律嘉量。斛內方尺而圓其外。施旁九釐五毫。一百六十二寸深
一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此即漢書律厯志劉歆銅斛法。依其法推之。斛十斗。鬴六斗四升。容積不同。而

皆以方尺深尺爲度。則斛內外皆圓。酺必外圍內方矣。劉徽、祖冲之。以漢斛周酺互相推。說並如此。此舊說也。徐養原云。酺之形。其狹狹乎。斧皆狹。斧刃廣。酺底小。酺口大。內謂酺底也。外謂酺口也。酺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至近日處。則達而圓之。故曰內方尺而圍其外。賈疏甚明。劉歆斛制與考工不同。先儒多以劉歆說釋考工。以方尺深尺爲立方一尺。既酺不合。其爲酺圖者。自底至口。皆內方外圍。果爾。則其實安得一酺。其重豈止一鈞。而其聲亦焉能中黃鍾之宮乎。其腎一寸。其實一豆。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腎之底卽酺之底。不言可知。此腎近口處。亦微侈。不得爲直口也。然則酺與腎皆底狹口廣。而非直口明矣。鄭伯奇云。劉歆作斛。欲附合此文。乃爲口圍徑一尺四寸一分四釐二毫。合內容方尺深尺而旁尉之。則內容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先儒不審。乃以酺制爲外圍內方。然則當方角至少厚一分。當四弧厚至二寸餘矣。以今輕重率求之。變從今尺。度其圍徑九寸二分弱。深六寸四分。內除方六寸四分立方虛積。則酺外體實積一百六十寸。每寸重半斤。尙有兩耳及底未算。已重今衡八十斤。今衡於古三倍有餘。則古衡二百四十斤有餘矣。與一鈞之數懸殊。其體又厚薄不等。亦豈能有聲耶。且酺內如果正方。則言內方尺足矣。又何贅言深尺乎。蓋內有容納之義。然則內方尺。謂其容積千寸耳。其形體不方也。今設酺爲圓體。詳釋記文。以算術求之。酺積千寸。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酺。然則豆積六十二寸半。升積一十五寸六分二十五分。腎深一寸。實一豆。則腎內徑八寸九分二釐。周二尺八寸零二釐三毫。豆底周徑。卽酺底周徑。而酺深一尺。則口徑一尺三寸四分九釐二毫六絲三忽六微。以口徑自乘。又以底徑自乘。又以底徑乘口徑。併三數深尺乘之。又以圍率七八五三九八一六二五因之。三歸之。得積千寸。又耳深三寸。實一升。則耳口徑二寸五分七釐七毫。周八寸零八釐九毫六絲二忽。以耳口徑乘周徑。深三寸乘之。四歸之。得一十五寸六分二十五分。爲一升之積。以腎口徑乘周徑。深一寸乘之。四歸。得六十二寸五分。爲一豆之積。以此形體爲重三十斤。但當厚一分餘耳。故能深中黃鍾之宮。案鄭說與徐略同。但徐謂酺底方一尺。而口則漸侈而圍。鄭氏則謂底口皆圓。底斂而口侈。方尺爲中容之實積。論審耳三寸爲升。似與徐說同。二說咸無文可證。今以經校之。經云深尺。內方尺。此容積之一定者也。經又以腎一寸爲豆。耳三寸爲升。則無論酺之器積多少。而必以十六分之一爲豆。六十四分之一爲升。此差分之一定者也。經又云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則輕重亦有定。而厚薄之度又必可擊而成聲也。依漢晉古說。謂酺內方外圍。重既不止一鈞。擊之又不成聲。與經義必不合。徐鄭所糾甚塙。則周酺必不爲內方外圍之形可知。若以內外正圍之度推之。則容積幾與非斛同。況酺底爲豆深寸。當得酺十分之一。與十六分之一之差復近。則周酺亦必不爲正圍之形又可知。說文甬部云。酺。鍤局也。金部云。鍤。釜大口者。明酺鍤之口。大小不一。此口與底不正等之塙證。管子輕重甲篇云。釜鍤之數。不

得爲侈弁，不曰大小，而曰侈弁，明乎其不爲上下正等之形也。然則黼爲圓形，口大而底小，當如徐鄭之說無疑。但徐說，於經方尺得千寸之容積，未能密合，參互校覈，鄭說推算精密，以黼豆升三數校之，悉合，足爲此經之的解矣。又案此經嘉量有黼無斛，九章算術商功篇劉注，又據此黼容積推周斛之制云：釜六斗四升，方一尺，深一尺，其積一千寸，若此方容六斗四升，則通外圓積此旁容十斗四合一畚五分畚之三也。以數相乘之，則斛之制方一尺，而圓其外，周斛之量云：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四分半之一，深一尺，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容十斗，又隋律歷志說祖沖之以算術考卽古斛之制也。案劉祖兩家並以黼法推斛法，庶數小異者，二家圓率不同也。雖古斛形制無文，而容積則不誤。謹附著之於此。注云：以其容爲之名也者，賈疏云：此量器受六斗四升曰釜，因名此器爲黼，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黼十則鍾者，鄭據左傳釋此黼之容數也。九章算術劉注，隋書律歷志引祖沖之說同。左昭三年傳，鬴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云：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說：與左傳同，黼並作釜，釜卽黼之或體，區鬴之舊法而加四爲五，故釜爲八斗，今諦審左傳文義，竊謂當以豆四升不加，而區釜鍾則並以五五遞加，蓋區二斗，釜十斗，鍾十斛，乃與三量皆登一之文合。管子輕重丁篇云：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鍾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泉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以五穀穀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尹注云：五釜爲釜，斗二升八合曰鬴，鬴與區同，以管子所言推之，齊西粟一區二十泉，而三斗三十泉，則是二斗而當一區。齊東粟一釜十泉，而一區二泉，則是五區而當一釜，釜凡十斗也。此正用陳氏新量之數，與海王篇說鹽百升而成釜亦相應。杜釋新量，尹釋鬴，皆非也。管子書多後人臆易，故與舊量不合。且廩人云：凡萬民之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以漢書食貨志人食粟月一石半計之，則塙以一鬴六斗四升爲是。若以百升之鬴計之，則鬴卽是石。下歲之食，人有二石，尙不止一石半，其不可通明矣。古說釜容數多異，載師賈疏引五經異義說：釜米十六斗。韋氏三禮圖又引舊圖云：釜受三斛，或云五斛，並非此嘉量也。詳廩人疏，云方尺積千寸者，賈疏云：方尺者，上下及旁徑爲方尺，縱橫皆十，破一寸一截，一截得方寸之方百，十截則得千寸也。云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者，九章算術商功篇云：程粟一斛，積二尺十寸，其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荅麻麥一斛皆二尺四寸十

分寸之三。劉注云。二尺七寸者。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凡積二千七百寸。米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菽麥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鄭此注據米斛也。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說斛法並同。徐養原云。九章算術。斛有三等。此謂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大者可知。故知此記所謂內方尺。言其底耳。非謂立方一尺也。賈疏云。算法。方一尺。深尺六寸二分。容一石。如前以縱橫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今計六斗四升爲釜。以百六十二寸受一斗。六斗各百。爲六百。六斗各六十。六六三十六。又用三百六十六斗。又各二寸。二六十二。又用十二寸。據用九百七十二寸。爲六斗。於千寸之內。仍有二十八寸在。於六斗四升曰滿。又少四升未計入。今二十八寸。取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添前爲六斗一升。餘有十一寸八分。又取一升分爲八十一分。以十六寸二分。一寸當五分。十寸當五十分。又六寸。五六三十。又當三十分。添前爲八十分。是十六寸當八十分也。仍有十分寸之二當一分。都并十六寸二分。當八十一分。如是。十一寸八分於八十一分當五十九。更得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分。始得一升。添前爲六斗二升。復得二升。乃滿六斗四升爲滿也。黃以周云。九章粟米斛法一尺六寸二分。王莽嘉量。斛積千有六百二十寸。斗積百六十二寸。以是推之。滿積應有千零三十六寸八分。古滿但有積千寸。是少漢法三十六寸八分。以升法一六二除之。得二升一百六十二分升之四十四。以二約之。故曰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今量言之。其所容約得九升七合七勺弱。詒讓案。鄭意劉歆斛亦與九章米斛同。故舉以校。此依其率斗積一百六十二寸。則升積十六寸二分。周滿校九章凡少三十六寸八分。以三十二寸四分爲少二升。餘四寸四分不成升。即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也。云其數必容滿。此言大方耳者。毛晉本大方作內方。誤。此謂經言方尺必足容滿。而以立方之積較粟米之率不符。故定此方尺。謂言其稍贏。鄭說不若鄭說之塙也。云圖其外者。爲之斛者。釋名釋形體云。斛。緣也。口之緣也。此外圖亦謂滿之外緣。故云爲之。其臂一寸。其實一豆。故書臂作臂。杜子春云。當爲〔疏〕其臂一寸。其實一豆者。嘉量內深尺而臂深寸。臂也。其臂一寸。其實一豆。臂。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疏〕與度正相應也。玉篇內部引聲類云。臂。尻也。正字通作尻。說文尸部云。尻。髀也。重文解。尻或从骨。殿聲。臂即髀之異文。一寸者。其深之度。不言容積者。以滿積差之可知。依鄭伯奇說。臂口徑八寸九分二釐。積六十二寸半。錢塘云。升法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四乘升法。爲六十二寸五分。其深一寸。當用開平方開之。命爲八寸。少一寸五分。案漢量四升。積六十四寸八分。故周豆少一寸五分。錢說與鄭同。注云。故書臂作臂。杜子春云。當爲臂者。段玉裁云。殿聲辰聲古音同部。此謂聲之誤也。云

之管乃合黃鍾。卽京房所謂竹聲不可以度調也。月令亦出於呂氏。其所謂黃鍾之宮卽三寸九分之管。鄭注以爲最長。固失之矣。蔡氏熊氏知其爲黃鍾少宮。而云管長四寸五分。則又不知竹聲倍半不相應也。案陳說致塙。足正鄭蔡諸說之誤。又漢書律厯志說嘉量云。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注引孟康云。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爲君也。此經云中黃鍾之宮。無反覆之異。漢志所說本於劉歆。與此經異。注云應律之首者。續漢書律厯志律術云。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概而不稅。鄭司農云。令百姓〔疏〕。概而不稅者。荀子宥坐篇云。盈不求概。案十二律相生。首黃鍾。詳大師疏。概而不稅。得以量而不租稅。〔疏〕。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案楊倞釋槩與鄭異。而義實長。陳祥道亦云。律厯志以子穀桓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倫。以非木準其槩。月令仲春正槩。荀子君道曰。勝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管子樞言曰。釜鼓滿則人槩之。槩。平也。以非木準其槩。五量資之以爲平也。戴震亦謂平。酺區者曰槩。稅脫古字。通案陳戴並本楊義是也。林喬蔭說同。說文木部云。槩。平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云。槩者。平量者也。王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概直木也。所以平斗斛也。月令鄭注。呂氏春秋仲春紀。淮南子時訓高注。義並同。稅當讀爲挽。說文手部云。挽。解挽也。謂以槩平斗斛所實米粟。適平其唇。無復有隨槩而解落者也。注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者。此釋槩爲量。稅爲租稅。後鄭曲禮注云。槩。量也。賈疏云。按鄭志。商問。槩氏爲量。槩而不稅。隱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若然。此官量槩在市司。所以勘當諸廩之量器。以取平。非是尋常所用。故不稅。彼廩人所稅。在肆常川者也。案注賈引鄭志。則後鄭亦以稅爲租稅。故此注直引先鄭。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也。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不復增釋。然非經義也。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疏〕。其銘曰者。以下言鑄量既成。而槩以銘也。注云銘。刻之也者。國語晉語章注云。刻器曰銘。賈疏之中。〔疏〕。刻之者。正謂在模上刻之。非謂在器乃刻。今之鍾鼎爲文亦爾。云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也者。並爾雅釋詁文。王引之云。允。猶用也。言用臻其極也。鄭義未安。案王說亦通。云極。中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者。釋文云。索。求也。故注亦訓爲思求。荀子大略篇云。能思索。謂之能慮。左。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使放象之。〔疏〕。嘉量既成者。漢書律厯志顏注云。傳定四年孔疏謂鄭以索爲法。非也。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使放象之。〔疏〕。嘉。善也。又引張晏云。量知多少。故曰嘉。方矩云。嘉量。卽夏書所謂和鈞也。此器兼律度量衡方尺深尺則度也。實一酺。則量也。重一鈞。則衡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也。內方外圓。則方圓器積。少廣旁要之理。該而具也。注云以觀示四方。使放象之者。爾雅

釋言云。觀、示也。言以此嘉量頒示四方邦國。令無不協同。即大行人同度量之事也。永啓厥後。茲器維則。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川之。又「疏」注云。長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厥。其也者。爾雅釋言文。云茲。此也者。亦釋詁文。云又長啓道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川之者。廣雅釋詁云。啓、開也。國語楚語云。道、開也。故鄭訓啓爲道。又爾雅釋詁云。則、法也。言以此嘉量垂之。子孫。教訓啓道之。使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爲狀。爲鑄金之形狀。「疏」凡鑄金之狀者。說文金部云。鑄、銷金也。此長選川守爲法則也。法最詳。故綴於此也。注云。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爲狀者。段玉裁云。此亦聲之誤。徐養原云。狀壯亦形之誤。王逸楚詞敘云。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與此相類。云謂鑄金之形狀者。說文犬部云。狀、犬形也。引申爲凡物之形。狀。此銷鑄金樸。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亦宜察其形狀也。消鍊金錫精。「疏」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者。凡金樸。改煎之。所含麤質。得熱則化爲氣而上騰。其鑄也。消鍊金錫精。色有此數等也。注云。消鍊金錫精。麤之候者。消鍊金錫。久則濁滓淨盡。而質彌精。故視其煙氣以爲候也。

段氏。閔「疏」段氏者。說文爰部云。段、椎物也。又金部云。鍛、小治也。凡鑄金爲器。必椎擊之。故工謂之段氏。釀人注云。鍛。亦即此。

周禮正義

卷七十九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法。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疏〕函人爲甲。所作之器名工也。孟子公孫丑篇亦有函人。趙注云。函。甲也。詳夏官敘官疏。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者。說文牛部云。犀。南徼外牛。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鬣部云。鬣如野牛而青。重文兕。古文从儿。爾雅釋獸云。犀似豕。兕似牛。郭注云。犀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庫脚。脚有三蹠。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也。小而不懈。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兕一角。青色。重千斤。國語晉語云。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又越語云。衣水犀之甲。韋注云。犀形似象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一切經音義引南州異物志云。兕角長二尺餘。其皮堅。可爲鎧甲。七屬六屬甲。每旅連屬之數也。云合甲五屬者。江永云。犀甲兕甲。皆單而不合。合甲則一甲有兩甲之力。費多工多而價重。詒讓案。荀子儒效篇云。定三革。楊注云。三革。犀也。兕也。牛也。亦引此經三種甲。疑楊儼卽以合甲爲牛革所爲。今考牛革雖亦可爲甲。然甲材究以犀兕爲最善。此三甲以合甲爲尤堅。當亦以犀兕爲之。但材良而工精耳。非別用他革也。荀子議兵篇注又說。楚人以鯨魚皮爲甲。則非恆制也。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者。匠人水屬不理。孫注亦云。屬讀如注。司服賈疏引鄭志釋左傳棘章之附注。以附爲幅。注爲屬。謂以棘章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此屬讀如注。義亦與彼同。段玉裁云。屬者。連屬附著之義。讀如注者。重言之也。云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者。賈疏云。謂上旅下旅。皆有札續。一葉爲一札。上旅之中。續札七節六節五節。下旅之中。亦有此節。故云札續之數也。惠士奇云。大玄玄覲曰。比札爲甲。比猶屬也。凡皮皆曰札。淮南子齊俗訓。羊裘解札。言裘敝也。合爲屬。散爲解。案惠說是也。惠又據成十六年左傳。養由基蹕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呂氏春秋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未徹者。特一札耳。謂古甲皆七札。亦矯。韓詩外傳及列女傳說齊景公晉平公射事。並云穿七札。足與左傳呂覽互證。但札與屬不

三

易繫辭傳辭有險易。釋文引京房曰。易。善也。易與更同義。變謂之更。亦謂之易。善謂之易。亦謂之更。正古訓之。展轉相通者。案愈說是也。云變。隨人身便利者。謂隨人屈申不獲悟也。

鮑人之事。鮑。故書或作鮑。鄭司。鮑人之事者。以事名工也。事。謂柔治革之事。注云。鮑。故書或作鮑。農云。蒼頡篇有鮑。鄭司。鮑人之事者。以事名工也。事。謂柔治革之事。注云。鮑。故書或作鮑。

望而砥之。欲其茶白也。章革。遠視之。〔疏〕注云。章革。遠視之。當如茅莠之色。〔疏〕注云。此官主革。不主章。章自章氏爲之。鄭云。章革者。夾句而貫。

耳。治讓案。地官敘官注云。茶。茅秀。莠者。秀之借字。毛詩鄭風出其東門傳云。茶。莠也。鄭箋云。茶。茅莠。孔疏云。莠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又國語吳語云。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旂。望之如茶。蓋章革色貴白。遠。

視之。與茅華色同。故經云。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謂親手煩。〔疏〕也。進而握之者。此下常有引而信之欲其直。茶。白也。互詳地官疏。

謂親手煩間之者。毛詩周南葛覃。薄汚我私。傳云。汚。煩也。鄭箋云。煩。煩間之。用功深。彼釋文引阮孝緒。字略云。煩間。猶撻也。案煩間撻也。並用兩手上下摩揉之謂。說文手部云。握。握持也。謂持革煩間之。卷而。

搏之。欲其無弛也。鄭司農云。卷。讀爲可卷而懷之之卷。搏。讀爲搏一如頃之搏。〔疏〕注。鄭司農云。卷。讀爲裁云。卷與論語卷懷義同。云搏。讀爲搏一如頃之搏者。此易其字也。搏一如頃。左昭二十六年傳文。釋文云。頃。本或作顚。段玉裁阮元並以顚爲顚之誤。是也。說文玉部。頃。重文。云頃或从耳。云謂卷縛章革也者。左傳杜注。

云。縛。卷也。段玉裁云。易搏爲縛。縛謂卷之緊也。云弛。讀爲既建而弛之弛者。此引總敘文。通下多一之字。段玉裁云。謂與既建而弛之義同。謂不衰也。云無弛。謂革不弛。麟字。唐以前字書未見。類篇章部始有此字。云。

柔革不均也。案釋文音虧。疑卽虧之俗。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不虧。砥其著。欲其淺也。鄭司農云。謂郭章革。蓋謂革不縮而減損。則卷之無進邪不正之患。類篇蓋本此注。而失其義。砥其著。欲其淺也。之札入章革。淺緣其。

邊也。玄謂章革調善者。〔疏〕砥其著。欲其淺也者。江永云。言縫合兩皮相著之處。欲淺狹。若太深廣。則革爲厚。鋪著之。雖厚如薄然。〔疏〕縫皮起。而革不信。注。鄭司農云。謂郭章革之札入章革。淺緣其邊也者。郭廓聲類。

同。淮南子道應訓云。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此注言張郭皮革使極。仲。則其札之邊緣接入相連著者。乃淺而不厚也。先鄭此說。深得經意。後鄭破之。非也。云玄謂章革調善者鋪著之。

几筵注之柔弱。詩大雅樂柔箋之柔濡。並與便之譌文。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栗。弱也。物柔曰栗。云謂厚脂之常革。柔需者。需亦當作栗。此釋厚脂之則需之義。廣雅釋詁云。渥。厚也。段玉裁云。渥之言厚也。脂之。猶詩膏膏之。案段說亦是也。梓人注云。脂。牛羊屬。膏。豕屬。此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散文通言。脂膏皆可以柔革。革。不定用牛羊脂也。

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

以博爲幘也。鄭司農云。幘。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玄謂。〔疏〕引而信之。欲其直也者。王引之云。此皆先列其目。見於後。蓋本在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下寫者。錯亂耳。案主說是也。信與伸同。云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者。取材正。謂革裁斷之成札。廣理齊正而不邪絕。其伸之乃得直也。云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者。革不直者。取郭之必不均。故一方緩一方急。云必自其急者先裂者。說苑敬慎篇云。革剛則裂。急則必剛。故先裂也。注。鄭司農云。幘。讀爲翦者。幘。聲近假借字。既夕禮。翦注云。說苑敬慎篇云。革剛則裂。急則必剛。故先裂也。注。鄭

者。訓幘爲狹也。革札以廣爲貴。若有圻裂。則廣者反成狹矣。云玄謂。翦者如幘之狹。或者讀爲羊豬之義者。釋文云。沈云。馬融音淺。干寶爲殘。與周易淺義之字同。亦音素干反。不知其義。或云字則如沈釋。而羊豬之語。釋

未見出處。俗謂羊豬脂爲膻。音素干反。豈取此乎。案周禮注疏餘字。本多作殘。宜依殘音。王引之云。馬音是也。古人多以博與淺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管子脩身篇曰。君子博學而淺守之。管子八觀篇云。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

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荀子脩身篇曰。多聞曰博。小聞曰淺。非相

篇曰。君子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儒效篇曰。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禮論篇曰。博之淺之。呂氏春秋執

一篇曰。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賈子容經篇曰。人主大淺則知聞。大博則業厭。淮南說山篇曰。所

受者小。則所易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皆是也。幘乃淺之假借耳。段玉裁云。司農易幘爲翦。說其義曰狹。所

鄭君恐人不知翦意。仲明之曰。此翦音義如詩淺之。淺。淺也。見毛詩小戎傳。淺淺者。狹意也。又云或者讀爲

羊豬之義者。此鄭君博異說也。案淺義之義。王段所說是也。羊豬之義。以沈重所說推之。蓋與干讀殘同。文選

七命。髦殘象白。李注云。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云。燕羶羊殘。此羊豬義。疑即羊殘字。蓋漢時俗語

朱審後鄭摛指何物。干氏似亦用殘餘義。易賁。束帛淺義。釋文載子夏傳本。亦作殘殘。故云與周易淺義之字同。隨
 謂周禮注殘餘字作淺者。見彙人注。以博爲淺者。謂破廣爲狹。以博爲淺者。謂破整爲殘。後鄭二讀少異。而義不甚
 相遠。賈疏謂淺
 侵義同。未析。卷而搏之而不進。則厚薄序也。序。舒也。謂
 者。毛詩大雅常武傳云。舒。序也。是序舒可互訓。云謂
 其革均也者。革均則無偏厚偏薄之處。故均平而不進。云謂
 云。仲。展也。直也。革展之
 直。則平而無縮。急而不緩。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類。類。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
 〔疏〕云。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類者。釋文云。類。或作鄰。案或本蓋涉注疊故書而誤。注云類。故書或作鄰。鄭司農
 云。鄰。讀爲磨而不磷之磷者。磨而不磷。論語陽貨篇文。段玉裁云。類與隣同。瓦石皆磨類之物也。鄰者。古
 文假借字。徐養原云。類。隣俱不見於說文。故書借用鄰字。輪人。不類於鑿。釋文。瓶本又作鄰。是不特故書爲然矣。
 云謂革革縫縷沒藏於革革中。則雖敝。縷不傷也者。輪人注云。瓶亦敝也。此謂線縷深藏於革革中。則磨瓶不能及。
 故革雖敝。其線
 終不傷而斷也。

鞀人爲臯陶。鄭司農云：鞀，書或爲鞀。臯陶，鼓木也。玄〔疏〕鞀人爲臯陶者，亦以事名工也。祭統注釋鞀爲鞀，鞀皮革，明此工主治革以冒鼓，又兼爲鼓木，祭

鞀作鞀，以爲甲吏者，亦以鞀與函同爲攻皮之工，故通言不別也。注：鄭司農云：鞀，書或爲鞀者，徐養原云：說文無鞀字，革部，鞀或从革作鞀。篆文鞀與鞀相似，遂誤爲鞀。云臯陶，鼓木也者，謂鼓匡也。亦名鞀，廣雅釋器云：鼓鞀謂之鞀，鼓匡皆以木爲之，故其字從木。史記龜策傳云：殺牛取革，被鞀之桐。集解引徐廣云：牛革桐爲鼓也。則鼓木以桐爲之。程璜云：鼓木曰臯陶，蓋穹隆之形，雙聲疊韻字，與莊周書瓠落義略同。又云：臯陶卽鼓名，先

鄭以爲鼓木，或卽以木名其鼓。若但作鼓木，不應三鼓獨此鼓不見鼓名也。案先鄭義，當如程氏前說，後說謂臯陶鼓名，不爲無見，但與鼓人六鼓文並不合。六鼓鞀鼓，此後文作臯鼓，度已別見。此鼓又不宜與彼同名，竊疑臯陶當讀爲鞀鼓，鞀陶古音雖不同部，而合音最近，古可通用。大司樂有雷鞀，鞀鼓路鼓，則亦當有臯鞀矣。以下文推之，此鼓高度殺於中窻之徑，形較臯二鼓爲獨扁，則於搖播反擊爲宜，且臯鼓長尋有四尺，此鼓長六尺六寸，於率約倍牛之

輿亦正相應也。依賈鄭義。下文爲晉鼓。於經亦無見文。抑或晉鼓與皋鼓度同而制異。亦未可知。要鼓發同用革。其爲一工所爲。固無可疑。首舉鼓制者。先小而後以次及大也。此雖臆測。而於義似得通。謹附著以備一解。云玄謂陶者。以皋陶名官也者。此姑依或本說之也。後鄭雖不從作陶之本。而謂若作陶人。則是以皋陶名官。凡故書鄭所不從。亦間有釋其義者。賈疏謂後鄭謂陶人爲皋陶。不取轉字爲官名。失其指矣。大射儀注引此職作鼓人。則通稱也。云陶則陶。字從革者。則卽古通用。謂若作陶。則當與陶爲一。但變從自爲從革。字則同也。段玉裁云。鄭君釋陶字曰。从革。从陶省。爲皋陶。故官名陶也。陶省。亦聲也。靈渚氏有炮土之鼓。明堂位有土鼓。蓋大古鼓腔用匏。後乃用木。鼓本曰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疏〕長六尺有六寸者。徐養原云。六尺六寸乃循鼓身之屈折計之。非兩面相距之直度也。下二鼓仿此。凡量曲物皆然。車人之未。弓人之弓。與皋陶同度。其量之亦同法。晉鼓兩面相距五尺七寸弱。又云首節不言鼓。而與下二鼓同也。下二鼓不言版廣。與首節同也。皆互見也。言版廣而不言鼓面。則鼓之大小僅有虛率而無實數。言鼓面而不言版廣。則鼓面雖得。而中徑不可知。案依鄭下注。則此云六尺六寸者。爲緣版三正弧曲之度。以中穹之度減之。爲弦直之數。卽徐氏所謂兩面相距之度也。中圍廣而直距短。所謂大而短者。知此六尺六寸非鼓高直弦之度者。若以此爲鼓高。則校之中穹之度。止減三分寸之二。所差無多。穹與高幾等於形。未協。且車人爲未。疵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未身亦有句曲。而所謂六尺有六寸之長。正指緣身曲折之度。徐氏謂此與量未同法。橋不可易也。云左右端廣六寸。中尺者。易祓云。謂鼓木之版。此鼓二十版。每版兩頭各廣六寸。其圍丈有二尺。而鼓面徑四尺矣。中尺。謂鼓版之中廣一尺。其圍二丈。其鼓之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矣。此鼓之中徑。卽所謂穹者三之一。云厚三寸者。徐養原云。謂中段也。至兩端則漸薄。案徐說近是。周尺三寸。於今尺約二寸強。兩旁漸殺而薄。則足以發其聲而無瘠鬱之患矣。注云版中廣頭狹。爲穹隆也者。鼓匡中必大於兩端。而後有聲。故其版必中廣頭狹。知市聯合之以爲匡也。穹隆者。高突上出之貌。大玄玄告云。天穹隆而周乎下是也。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中央廣尺也者。說文刀部云。判。分也。片部云。片。判木也。版。片也。此一判。猶云一片。一版。鼓以二十版合爲一圓形。版又折爲三正。故有左右兩端及中也。云如此乃得有腹也者。謂頭狹則合之而斂。中廣則合之穹隆而侈。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玄謂穹讀如穹蒼之故得有腹也。穹者三之一。穹。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爲二尺

六寸三分寸之二，如鼓四尺，穹之徑六〔疏〕穹者三之一者，明鼓匡隆起之度也。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疏〕之空者，惠棟云，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讀從之，古穹與空同，文選注引韓詩自駒云，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今時穹作空，段玉裁云，司農云，腔穹隆，則穹讀空而已，非易爲空字，今本作讀爲，誤也，案段說是也，云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也者，明穹即取穹隆之義，云玄謂穹讀如穹蒼之穹者，此改先鄭之讀而不易其義也，爾雅釋天云，穹蒼，蒼天也，文選古辭傷歌行李注引李巡云，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穹蒼亦取穹隆義也，云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者，賈疏云，此鄭所言，皆從二十版計之，乃得而四尺及穹之尺數，經既不言版數，知二十版者，此以上下相約可知，何者，此鼓言版之寬狹，不言面之尺數，下經二鼓皆言鼓四尺，不言版之寬狹，明皆有鼓四尺，及鼓版之廣狹也，若然，下二鼓皆云鼓四尺，明此鼓亦四尺，據面而言，若然，鼓木兩頭廣六寸，而有四尺，二十版，二六十二，長丈二尺，圍三徑一，是一丈二尺得面徑四尺矣，以此而四尺穹隆加三之一，三尺加一尺，其一尺者，取九寸，加三寸，其一寸者，爲三分，取一分，井之得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程瑤田云，穹者三之一，注據鼓面四尺言之，穹言腹徑，與鼓面圍加三之一者不同，徐養原云，晉鼓雖不言鼓面，而記版廣之數特詳，知版廣之數，則左右端之口徑定矣，口徑，即鼓面也，左右端廣六寸，中尺，以左右端之廣三分益二，即得中廣，然則口徑三分益二，亦必得中徑，由廣知徑，由徑知穹，其專計一廂何也，尺與六寸一版之廣也，二十版兩兩相對，今祇就一版驗之，故其穹也，亦祇得一廂數爾，云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者，穹出者知市鼓身，欲求直徑，須合兩穹而計之，故必倍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計之，得兩穹而之合數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再益以鼓平面之四尺，適得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云此鼓合二十版者，江永云，凡徑一者不止圍三，祖沖之約率，徑七圍二十二，如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五寸七分弱，以端廣六寸計，幾有二十一版，以中穹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計之，則其圍二十尺九寸四分，亦幾有二十一版，蓋造鼓時，自有伸縮，以求密合，記不言版數，或用二十版，而稍加其六寸與一尺之度，或用二十一版，而稍減其六寸與一尺之度，皆可也，先儒習於徑一圍三之說，未知有密率耳，徐養原云，中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合二十版，以割圓之法求之，每版一尺一分七釐有奇，言一尺者，舉成數也，凡圍物之有棱者，兩棱之間，仍是平面，不可以圍周論也，古率固疏，或用密率，亦非，案此依江氏以圍徑求周密率推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者，當周二丈九寸四分三釐七毫零，以二十版，每版廣尺，消去二丈，尚餘九寸四分三釐七毫零，以二十版分之，一版贏四分七釐一毫有零，依徐說二十版爲二十觚計之，則合二十版，共贏三寸

四分強。二說不同。徐爲近是。要之每版所益上三正。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央一平也。玄謂三讀當爲參。正。無多。即可密合無隙。故鄭定爲二十版也。上三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平。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疏〕上三正者。此明鼓匡三折之形也。注。鄭司農云。謂兩頭一平。中。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疏〕央一平也者。楚辭離騷王注云。正。平也。謂鼓匡每版爲三折。每折之上。其版正平。故有兩頭及中央三平也。云玄謂三讀當爲參者。以經例凡分率參等字並作參。與紀數字作三別。故正其讀也。段玉裁云。先後鄭讀異而說同。必易三爲參者。如弓人爲之參均之參。雖兩迤一平。而各居二尺二寸。又各弦直也。異而同曰參。云正。直也者。鬼谷子摩篇云。正者。直也。云參直者。穹上一平。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者。穹上一平。即先鄭所謂中央一平也。兩端又直。即先鄭所謂兩頭一平也。以六尺六寸之長。三折平分之。各得二尺二寸。無所贏胸。不弧曲。謂三正爲方折。不爲屈曲圓折之平弧形也。云此鼓兩面者。說文鼓部云。賈鼓晉鼓皋鼓皆兩面。賈疏云。下經二鼓音四尺之面。此經不言四尺之面。故晉之。對發祭祀三鼓四面以下。論議案。晉此鼓二面。明其與甬鼓八面。鑼鼓六面。路鼓四面不同。亦以定此鼓之當爲晉鼓也。云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者。後漢書賈逵傳云。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作周官解故。永元八年。爲侍中。此即解故說也。鄭據鼓人惟有六鼓。此鼓二面。既非雷鑼路三鼓。而賈鼓皋鼓制度已見下文。明此當爲晉鼓。又以此鼓亦大而短。與賈說晉鼓相合。故因定之曰。近晉鼓也。胡彥昇徐養原並謂雷鼓鑼鼓路鼓亦二面。與晉鼓同。此制兼四鼓。未知然否。詳鼓人疏。云以晉鼓鼓金奏。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賈疏云。鼓人文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疏〕鼓長八尺者。亦據緣版三分寸之二耳。大鼓謂之鼗。以鼗鼓鼓軍事。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疏〕三正之長言之。其鼓高。弦直之度亦常略減。經不著左右端中廣及穹數者。以有中圍之數。可以互推也。不言厚三寸。及上三正者。以與晉鼓同。亦文不具也。云謂之鼗鼓者。鼗。釋文作賁。云。木或作散。又作鼗。案鼓人作鼗。說文鼓部云。大鼓謂之鼗。从鼓。賁省聲。或作賁。賁即賁之省。大司馬經。及毛詩大雅鑿鑿。並作賁。惟數字字書所無。疑有誤。注云。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者。中圍。據鼓腹言。而圍。即鼓四尺之面也。云而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者。賈疏云。添四面圍丈二尺爲十六尺。然後徑之十五尺。徑五尺。餘一尺。取九寸。徑三寸。取餘一寸者破爲三分。得一分。總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此言中圍加三之一。與

上穹三之一者異。彼據一相之穹，加而三之一。故兩相加二尺六寸三分寸二。此則於面四尺，摠加三分之一，則摠一尺三寸三分寸一。若然，此穹隆少校，晉鼓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與彼穹隆異也。江永云：鼗鼓，依密率算之，中圍十六尺七寸六分。戴震云：密率，徑四尺者，圍十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二弱。則徑當五尺二寸七分三釐零。若依鄭十六尺之圍算，則徑尤少。鄭依疏率約略計之，不甚密合也。程瑤田云：首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以二十版通之，兩端版廣六寸者，中圍版廣八寸也。云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者，以中圍之徑除去面四尺，餘一尺二寸三分寸之一，兩分之，則每面各穹出於面者六寸三分寸之二也。云大鼓謂之鼗者，鼓人注同。云以鼗鼓鼓軍事者，亦據鼓人文。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者，謂鼓面也。凡擊鼓，必當革所蒙之兩面，故即謂之鼓。與鼗氏擊氏名鍾，擊處爲鼓同義。先鄭恐與鼓匡之廣相消，故特明之。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臯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疏〕爲臯鼓者，即鼓與鼓之廣相消，故特明之。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正也。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爲異。〔疏〕人之擊鼓也。臯，磬之借字。云長尋有四尺者，亦謂緣版倨折之度，其弦直之度，亦當略減。不著中圍及所厚之度者，中圍與鼗鼓同，厚與晉鼓同，亦可互推也。注云以舉鼓鼓役事者，亦據鼓人文。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者，謂中曲於鼓腰爲鈍角，不如上晉鼓三正隆起而參直也。云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爲異者，鄭意此鼓與鼗鼓中圍同十六尺，亦合二十版，中穹六寸三分寸之二。惟鼗鼓與晉鼓同三正爲三折，此則磬折止一折，與彼異也。案磬氏爲磬云，倨句一矩有半，車人云，半矩謂之宜，一宜有半謂之櫨，一櫨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二文不同。程瑤田云：鄭解此倨句磬折，言中圍與鼗鼓同，依其說圖之，過乎磬氏磬折約三十度，詒讓案，三鼓異長而面同四尺，則鼗臯二鼓雖異長，中圍同度，無害也。車人磬折本爲一柯有半，與磬氏文異，依鄭此注，其倨雖視一柯有半，尙贏十餘度，然亦不害其同爲磬折。車人倨句四形，祇就侈弇孤度約略區別之，不必彙秒密合也。詳彼疏。凡冒鼓，必以啓熱之目。啓，鼗也。孟春之中也。鼗，鼗始聞雷聲而〔疏〕注云啓鼗，孟春之中也者，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啓鼗，言始始亦以鼗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錢大昕云：古以啓鼗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夏小正，正月啓鼗，春秋傳，啓鼗而郊。杜云：啓鼗，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皆其證也。漢改啓鼗曰驚蟄，避景帝諱，而中節次第無改。三統術亦如之，律曆志注稱驚蟄今曰雨水，雨水今曰驚蟄者，乃東漢所改。班氏紀之於史耳。孝經緯，立春十五日爲雨水，雨水十五日爲驚蟄，緯書出於東漢，則中節亦其時所改矣。案錢

說是也。啓蟄之日。鄭義與三統厯合。自是古法。周書周月篇。淮南子天文訓。易緯通卦驗。藝文類聚歲時部引季經授神契。並先雨水後驚蟄。周髀算經先雨水後啓蟄。蓋皆東漢以後人追改。故與古憲不合。左傳桓二年孔疏謂太初以後所改。然三統厯尚與古同。則其改必在劉歆後明矣。春秋釋例郊雩烝嘗籍又以啓蟄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謂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出。蓋兼采古厯。強生分別。殆不足據。夏小正說啓蟄在正月。而爲鼓則在二月。與啓蟄相較一月。與此經亦不合也。云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者。賈疏云。月令仲秋云。雷乃始收。注。雷乃收。聲在地中。動內物。則此云孟春始聞雷聲而動者。亦謂未出地時。故蟄蟲聞之而動。至二月。即雷乃發聲出地。蟄蟲啓戶而出。故月令仲春云。日夜分。雷乃發聲。蟄蟲咸動。啓戶而出。是月也。云冒。蒙覆也。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擊黃鐘之鼓。鼓用馬革。夏至鼓用黃牛皮。淮南子說山訓云。剝牛皮。鞣以爲鼓。又詩大雅靈臺云。鼗鼓逢逢。月令季夏。命漁人取鼗。注云。鼗皮又可以冒鼓。夏小正亦云。二月剝鱗以爲鼓也。是冒鼓有用牛馬皮及鼗皮者。六鼓所用何革。於經無文。或亦用鼗也。良鼓瑕如積環。調

也。〔疏〕良鼓瑕如積環者。謂蒙革之善也。通典樂引作革鼓譌。賈疏云。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林希逸云。暇者。類。謂革漆之圻鄂也。注云革調急也者。賈疏云。謂革調急故。然若急而不調。則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不得然也。論議案。調急。猶鮑人注云。章革調善。亦謂郭革調適。而冒之急也。則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疏〕爲鍾義同。賈疏云。此乃鼓之病。大小得所如上三者所爲。則無此病。

韋氏。闕。〔疏〕韋氏者。以所治之材名工也。說文韋部云。韋。相背也。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韋背。故借以爲皮云。韋。執皮。爲衣及韎韐者。案詳司裘疏。

裘氏。闕。〔疏〕裘氏者。以所作之服名工也。曲禮孔疏云。裘謂帶毛狐裘之屬。案詳司裘疏。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

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纁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纁以爲衣。〔疏〕畫纁之事者。亦以事名工也。司几筵注云。纁畫文也。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云。纁。一。

曰畫也。今本說文糸部云：纁，織餘也。綸，會五采，繡也。案依許說，纁畫，繪繡，字義殊別。經典多假綸爲纁，釋名釋書契云：畫，綸也。以五色綸物象也。亦通作會。書益稷云：作會，鄭書注讀會爲纁，訓爲畫。故司服注亦引作纁。詳彼疏。蓋鄭亦用許義，以纁爲卽成文之畫，與綸爲繡異。此經畫纁，依鄭義，亦止是一事。舉畫以咳繡，但經諸工皆云某人某氏，故此職司服注引作纁人，總敘以畫纁鍾簠簠爲設色之工五，則似以畫衣畫器，分爲二工，而下文五章，及書十二章，兼備纁繡證之，抑或此纁轉爲綸之借字。經自兼有帶纁之工，司几筵筵席有畫純，又有纁純，亦可證。若然，纁人之外，當更有畫人，以其事略同。經遂合記之。云畫纁之事，若旃人職未總舉陶旗之事，亦其比例與。互詳總敘疏。云雜五色者，說文衣部云：雜，五采相合也。此卽下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荀子正論篇云：天子則服五采，雜問色，重文繡。案此雜五色，謂以正五色雜比錯綜成文，與絳紅碧紫駢五間色不同。又此方色六，而云五色者，玄黑同色而微異，染黑六入爲玄，七入爲緇，此黑卽是緇，與玄對文則異。散文得通。賈疏云：但天玄與北方黑，二者大同小異何者，玄黑雖是其一，言天止得謂之玄天，不得言黑天。若據北方而言，玄黑俱得稱之。是以北方云玄武宿也。案賈說是也。禮運亦云：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孔疏云：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爲同色，則五，中通玄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者，易文言云：天玄而地黃，周髀算經云天青黑，地黃赤者，青黑卽玄，赤亦與黃近。染人注亦云：玄繡，天地之色，繡卽黃赤也。云青與白相次也者，以下布衆采相次之法，順其次，則采益章明也。金鶚云：此五行相克者也。注云此言畫纁六色所象者，謂四方天地，各有所象之色。觀禮云：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是也。云及布采之第次者，采體，色用，義略同。楚辭思古王注云：次，第也。此經青與白相次，以下並指謂布采之第次。故左昭二十五年傳謂之六采，云纁以爲衣者，賈疏云：案虞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纁，是據衣始言纁。故鄭云：纁以爲衣也。詒讓案：鄭因此是畫，故謂在衣。然此經畫纁章采，當通冠服旗章等而言。鄭約舉冕服十二章爲說耳。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采所繡，以爲裳。〔疏〕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采所繡，以爲裳。〔疏〕

黼，黑與青，謂之黼者，說文黼部云，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書益稷傳孔傳云，黼爲斧形，黻爲兩已相背，孔疏云，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兩已字相背，案依孔引孫說，是黼黻雖以色別，亦兼取象，斧已則與文章繡微異，經義或當如是，漢書韋賢傳顏注云，朱紱畫爲亞文，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此說與孫孔異，阮元云，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已者，訛也，紱畫爲亞，亞，古弗字，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弼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凡鍾鼎文作亞者，乃輪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弼字，亦卽是弗字，黻乃繡亞於裳，故从黼義又屬後起，陳壽祺云，玉篇刀部弗下云，亞，古文，晉書輿服志，槩輅以黻繡，上爲亞字，此亦在小顏前，似可證黻之爲繡亞也，集韻類篇古今韻會並云，弗，古作亞，蓋皆祖玉篇，班固白虎通謂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杜注左桓二年傳，孫郭注附雅釋言，僞孔注尙書益稷，並謂黻爲兩已相背，則此字傳譌已久，不知黻之爲亞也，案阮陳說近是，黼象斧形相背，黻象弓形相背，文正相對，竊疑古鍾鼎款識有作卅字者，卽紱繡文，有作亞字者，亦卽連黻文，或蟠風鉤連，繁縟諸器，皆斧弓兩形之遞變也，云五采備謂之繡者，說文糸部云，繡，五采備也，釋名釋采帛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書益稷，五采五色，孔疏引鄭書注云，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案采色亦通稱，故毛詩秦風終南傳云，五色備，謂之繡，卽據此經，而以五采爲五色，又上四章采兼衆色，唯黃未見，此則五色具備，其文尤精，故獨專繡名，祭義云，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彼兼有黃色，而獨不舉繡者，錯文互見，與此經義不逆也，注云此言刺繡采所用者，謂箴縷所紩，別於上經謂畫繡所用也，益稷疏引鄭書注云，凡刺者爲繡，廣雅釋詁云，刺，箴也，繡成於箴功，故云刺繡，此常爲縫人典婦功等所職，而與畫繡同工者，其設色之法同也，凡對文，五采備，謂之繡，散文，文章，繡亦通稱，故附雅釋詁云，繡，黻彰也，彰，章字通，毛詩王風揚之水傳云，繡，黼也，賈疏云，凡繡亦須畫乃刺之，故畫繡二工共其職也，云繡以爲裳者，賈疏云，案虞書云，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云，絺，紩也，謂刺繡於裳，故云以爲裳也，衣在上陽，陽主輕淨，故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天畫之，裳在下陰，陰主沈重，故刺之也，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時變，謂畫天〔疏〕土以黃，其象方者，以下又記畫物采象之別也，禮運孔疏云，言若畫作土，必黃而四方之，象地隨四時色，〔疏〕之黃而方，云天時變者，易賁彖傳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謂凡畫天象，隨時施布采色，變易無常，與畫土唯用黃色異也，注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者，賈疏云，此據虞書，日月以下，不言天地，古人既無天地，若記者不見時君畫於衣，記者何因輒記之爲經典也，案鄭賈說並未允，此經本汎言畫繡章

采。鄭專據衣裳十二章。然日月星辰。亦天象也。則不得以無天地疑其非古。賈疏又謂於六色之外。別增天地二物於衣。亦非是。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者。賈疏云。案公羊傳云。昭公謂子家駒云。季氏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彼云僭天者。未知僭天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案賈引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文。何本無天子僭天之語。賈大宰疏引同。鄭引有之者。疑是嚴顏之異。賈亦本六朝舊疏也。續漢書五行志劉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賈禹傳云。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蓋並本公羊文。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者。爾雅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又云。春爲青陽。夏爲朱火。以圓。鄭司農云。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是四時之色也。四時天名雖異。而形象不殊。故假四時之色以章之。火以圓。鄭司農云。也。玄謂形如〔疏〕以圓爲形。火。陽氣之尤盛者。故亦爲圓形也。書益稷篇孔傳云。火。畫火。續漢書律歷志律術云。陽半環然在裳。〔疏〕以圓爲形。火。陽氣之尤盛者。故亦爲圓形也。書益稷篇孔傳云。火。畫火。續漢書律歷志律術云。陽謂形如半環然者。莊子釋文引廣雅云。環。圓也。故鄭訓圓爲環。與司農說異。賈疏謂與先鄭山以章。章。讀爲章。不別。誤。然火形如半環。經典無文。未詳其說。云在裳者。賈疏云。虞書藻火以下皆在裳。山以章。章。讀爲章。謂在衣。齊人〔疏〕章。注云章。讀爲章。章。山物也者。此依馬融讀也。正字作章。說文鹿部云。章。從鹿。章聲。謂藥爲章。〔疏〕章。注云章。讀爲章。章。山物也者。此依馬融讀也。正字作章。說文鹿部云。章。從鹿。章聲。何取於章而畫之乎。案俞駁馬鄭不當破章爲章。是也。竊謂此章。即上文亦與自謂之章。山以章。章。即五章之一。猶土以黃。黃。即五色之一。蓋畫平地者。其色以黃。畫山者。其色以赤。以示別異耳。云在衣者。亦據虞書山龍在作繪之列。繪是畫衣也。云齊人謂藥爲章者。說文鹿部云。藥。章也。一名璽。青州人謂璽爲藥。案以伏說校之。則陸疏云青州人謂之璽。璽蓋藥之誤。青州即水以龍。龍水物。〔疏〕水以龍者。此明衣服旗章。凡畫龍以備水物也。齊地。伏陸二書所說。與此注正同也。水以龍。龍水物。〔疏〕水以龍者。此明衣服旗章。凡畫龍以備水物也。者。非畫章。龍水物。畫水者。非畫龍。鄭即以章表山。以龍見水。此二者各有一非。古人之象。有山。不言章。有龍。不言水。今記人有章有水。止可畫山兼畫章。畫龍兼畫水。何有兼水而遘未也。案賈說非也。山以章。止謂畫山。馬鄭兩讀並不增。水以龍。則當從鄭說。以龍見水爲正。古衣服旗章。無畫鳥獸蛇蟲之毛。麟有文采者。〔疏〕水者。馬氏謂畫龍兼畫水。於古無徵。恐不足據。云在衣者。亦據虞書爲釋。鳥獸蛇蟲之毛。麟有文采者。〔疏〕

鳥獸蛇者。唐石經蛇作蛇。案蛇俗字。今從宋本。此亦兼衣服旗章言之。九旗有鳥隼熊虎龜蛇。又有交龍。即上文之龍。合之。亦即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四官之象也。衣服。則王鷩衣。后三翟。並鳥之類。注云所謂華蟲也者。賈疏云。虞書云。山龍華蟲。彼畫華蟲。次在龍下。此文亦次龍下。故知當華蟲也。春官司服。饗射則鷩冕。注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案鄭賈意。蓋以十二章中有雉。名爲華蟲。雉實兼鳥獸蛇三者之形。但華蟲爲鷩。則是鳥而不得兼獸蛇。鄭說甚迂曲。殆非經義。云在衣者。亦據虞書華蟲在作繪之列也。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者。賈疏云。言華者。象草華。言蟲者。是有生之摠號。言鳥以其有翼。言獸以其有毛。言蛇以其有鱗。以首似鷩。亦謂之鷩冕也。王制孔疏云。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云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章。鮮明也。續皆川五章龍志墨。王注同。云續皆川五采鮮明之。是爲巧者。書皋陶謨云。凡畫績之事。後素功。素。白采也。後布之。爲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續皆川五采錯雜章明之乃成也。凡畫績之事。後素功。素。白采也。後布之。爲續以絲也。鄭司農說以「疏」注云素。白采也者。小爾雅廣詁云。素。白也。采謂采色。明非白質。云後布之者。爲論語曰。續事後素。其易漬汙也者。白色以皎潔爲上。漬汙則色不顯。故於采色布畢後布之。若先布白色。爲恐布他色時。漬汙之。奪其色也。凌廷堪云。詩云。素以爲絢兮。言五采待素而始成文也。今時畫者尙如此。先布采色畢。後以粉勾勒之。則采色始絢然分明。詩之意。即考工記意也。云不言續。續以絲也者。鄭意續以色絲刺之。刺成後。不布色。故此不言也。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續事後素者。八佾篇文。何晏本。續作繪。釋文云。本作績。先鄭所引。與陸所見或本同。集解引鄭注云。繪。畫文也。凡會畫先布采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與此事同。故引以爲證。俞樾云。玉人。璋。邸射素功。司農云。素功。無琢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績言。凡不畫績者。不雕琢者。皆謂之素功。畫績之事後素功。言其居素功之後也。孔子言繪事後素。義亦如此。案鄭與鄭異。而與玉人文合。義亦得通。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玄謂湛讀如漸車。「疏」鍾氏染羽者。名

受丹青之征。有數量。掌染草。敝染草。亦云以構量受之。若然。此工受染石染草。或以鍾醢計與。此工掌染羽。與染人染布帛絲枲職互相備。凡石染。法略同也。云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者。賈疏云。染人云。春暴練。夏纁玄。與注云。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若然。熾之當及盛暑熱潤。則初以朱湛丹秫。春日像湛。至六月之時。卽染之矣。案賈意蓋謂春季湛石。歷三月至夏季。乃染。凡染羽蓋皆用石染。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假借爲赤石之名。卽職金之丹。故呂氏春秋誠廉篇云。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論衡率性篇云。染之丹則赤。卿射記注云。丹淺於赤。賈彼疏謂朱與赤同。丹亦淺於朱。蓋丹朱淺深雖異。而其染石用丹沙則同。以朱湛丹秫。此專據染赤法。若四入以後。將染黑。則以涅不以朱。其湛熾漬漬法同爾。染法互詳染人疏。注。鄭司農云。湛。漬也者。月令湛熾必潔注同。謂合染羽之色。先以朱及丹秫漬而蒸之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水浸曰漬。云丹秫赤粟者。說文禾部云。秫。稷之黏者。程瑤田云。稷。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粟。通謂之秫。秫。其黏者黃白二種。不黏者亦白二種。民俗多種赤者。故得專紅粟之名也。案赤秫疑亦有黏不黏兩種。程偶未見耳。此染羽當用黏者。爾雅釋文云。江東人皆呼稻米爲秫米。古今注云。稻之黏者爲秫。此以秫爲黏稻。蓋漢晉以後方語之變易。周秦時所未有也。云玄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者。依上例。讀如當作讀爲。明湛改讀爲漸。而後得訓漬也。漸車帷裳。衛風氓篇文。毛傳云。漸。漬也。與先鄭義同。段玉裁云。湛者。今之沈溺字。於義無施。故易爲漸漬之漸。云熾。炊也者。月令注同。熾。卽館之借字。月令湛熾。呂氏春秋仲冬紀作館。高注亦云。館。炊也。館。讀熾火之熾。云羽所以飾旌旗及王后之車者。賈疏云。司常云。全羽爲旌。析羽爲旌。析羽爲旌。自餘旌旗竿首。亦有羽旌。巾車有重翟。翟翟翟車之等。皆用羽是也。案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淳而漬之。淳。沃也。以炊下湯沃其熾。〔疏〕水部云。瀋。沃也者。廣雅釋詁云。瀋。沃漬也。說文此是鍾氏所染者也。淳而漬之。蒸之以漬羽。漬猶染也。〔疏〕水部云。瀋。沃也者。廣雅釋詁云。瀋。沃漬也。說文淥物之稱。故鄭此注。及士虞禮內則注。並訓淳爲沃。云以炊下湯沃其熾。蒸之以漬羽者。賈疏云。上熾之。謂以朱湛丹秫。三月末。乃熾之。卽以熾下湯淋所炊丹秫。取其汁以染鳥羽。而又漸漬之也。案賈說非也。鄭意蓋謂炊者。以算隔水炊之。水氣上蒸而下於湯。炊畢。遂以所炊之湯復沃所炊之朱秫。并蒸之使濃厚。乃可染也。經止言淳沃。不言更蒸。注知更蒸者。蓋據漢時染羽法如是。云漬猶染也者。亦謂浸而染之。段玉裁云。與上文注漸漬不同訓。賈疏誤。三入爲纁。五入爲緋。七入爲緇。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言如爵頭色也。

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詩云。緇衣之宜兮。玄〔疏〕三入爲緇者。此明染色淺深之異。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玄〔疏〕名。入。謂入染汁而染之。故爾雅云三染也。朱染四。黑染三。各有其名。而此止著緇緇緇三色者。疑染羽止有此三色。類經諸色。並爲染緇帛及他器服設。故文不具與。注云染緇者。三入而成者。說文系部云。緇。淺絳也。士官禮注義同。王制孔疏引鄭易注云。黃而兼赤爲緇。案說文。絳爲大赤。緇雖三入。深於緇。而色尙兼黃。則淺於絳也。緇亦謂之形。故書顧命形裳爲孔傳云。形。緇也。絳緇散文亦通。故染人注云。緇謂絳也。云又再染以黑。則爲緇者。黑謂涅也。染朱以四入而止。不能更深。故五入之後。卽染以黑也。云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者。士冠禮注云。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爵字又作雀。巾車。漆車雀飾。注云。雀。黑多赤少之色。草也。案巾車注。疑當作赤多黑少。詳彼疏。段玉裁云。此注謂爵爲今之俗文。然則古文皆當作緇矣。說文不取緇字。取緇字。云。帛雀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緇。機。淺也。讀若譏。蓋漢時禮。今文作爵。亦作緇。許與鄭所取不同也。鄭不取緇。故今禮無緇字。機與緇。爵皆雙聲。云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者。說文系部云。緇。帛黑色也。釋名釋采帛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賈疏云。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則爲玄。更以此玄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但緇與玄相類。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緇緇飾者。鄉黨篇文。皇疏及玉燭寶典引鄭注云。緇緇。玄之類也。玄緇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緇緇石染。不可爲衣飾。飾謂純緣也。案依鄭義。蓋緇緇色近祭服之玄。故不敢襲用。非謂君子所不服。莊子讓王篇云。子貢中緇而表素。墨子節用中篇云。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緇緇之衣。輕且暖。皆以緇緇爲法服之證。先鄭引之者。證此五入爲緇義。當與後鄭同。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一入曰緇。緇者。輕且服盛色。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案孔以緇爲一入。與此經異者。江永。錢坫並謂孔誤以緇爲緇。蓋據爾雅一染。及檀弓練中衣。經緣爲說。緇本無是義。其說緇爲齊服。則又誤以緇爲玄是也。續漢書輿服志云。宗廟諸祀。皆服衾玄。獨斷則云。衾。緇緇。蓋漢時緇玄不別。故孔有此說。皇疏亦廣其誤矣。賈疏云。淮南子云。以涅染緇。則黑於涅。涅卽黑色也。緇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緇矣。若更以此緇入黑。則爲緇。則此五入爲緇是也。案依賈說。則緇爲四入。微淺於緇也。賈引淮南子。見假真訓。今本緇作緇。賈士冠禮疏兩引並作緇。疑唐本文異。涅。爲染黑之石。故鄭論語注云石染。俗本皇疏作木染者。乃傳寫之誤。今據寶典校正。古止有石染草。染。無木染。詳地官敘官疏。金鶚云。疏緇入黑汁爲緇。是緇赤黑間色也。而說文云。緇。帛深青揚赤色也。釋名。緇。舍也。青而舍赤色也。與賈不同。案禮器注。秦時或以青爲黑。民言從之。今語猶存也。漢人所謂青者。卽黑也。

引又曰：緇衣羔裘者，亦鄉黨文。證緇爲深黑色也。引爾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者，釋器文。釋文云：緇，木又作緇，亦作賴。案郭本爾雅作賴，據說文，則賴爲正字。賴爲或體，緇又經之借字。夏采小祝司常注並有賴字，鄭本疑當與郭同。左哀十七年傳，如魚鰓尾，杜注云：鰓，赤色。釋器郭注云：緇，今之紅也。賴，淺赤。賴，絳也。此經無一入再入之文，故鄭引以補其義。賈疏云：凡染緇玄之法，取爾雅及此相兼乃具。按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即與此同。此三者皆以丹硫染之。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按士冠有朱紕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緇入赤汁則爲朱，以無正文，約四入爲朱。故云與以疑之。黃以周云：說文云：絳，純赤也。緇，淺絳也。絳，大赤也。緇爲淺絳，則絳深於緇矣。絳即赤也。乾鑿度云：天子朱帶，諸侯赤帶。詩斯干箋謂帶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赤者黃朱也。黃朱非純赤，純赤則爲朱矣。許意如此，但分絳緇爲三色，義與鄭異。鄭意亦爲黃朱，即所謂緇也。士冠禮注云：緇裳，淺絳裳也。對朱爲深絳言之。論語案：說文絳，即今之朱字，以許鄭說參互考之，蓋朱與絳爲一色，赤與緇爲一色，朱絳色最深最純，赤緇較淺而不甚純，故赤爲朱而兼黃，朱爲赤而兼白。既夕注云：緇，今紅也。說文糸部訓緇爲帛赤黃色，紅爲帛赤白色，蓋赤淺則近於黃，更淺則又近於白。詩小雅孔疏引鄭易注，謂朱深於赤，而緇又爲淺絳。詩豳風七月毛傳亦云：朱，深緇也。再淺，則爲絳，爲緇，爲赤，而兼黃白。既夕注云：緇，今紅也。說文糸部訓緇爲帛赤黃色，紅爲帛赤白色，蓋赤淺則近於黃，更淺則又近於白。突，通言之，則自朱以下通謂之絳，故士冠禮注以緇植緇通爲染絳也。又案此經及爾雅所云染絳，皆石染之法，其草染則以茅蒐，深淺之度，此經無文，考說文草部云：絳，茅蒐染章也。一入曰絳，是絳爲草染絳之最淺者，與石染之絳正同，其最深者則爲精，說文糸部云：精，赤緇也。左定四年傳：精蔑，杜注云：精，大赤。取染草名也。精蓋與石染之絳同，則當爲四入，其二入三入，名無可考，經有精蔑，意或是與，引詩云緇衣之宜兮者，鄭風緇衣文，毛傳云：緇，黑色。云玄謂此同色耳者，謂染羽與染布帛色同也。云染布帛者，染人掌之者，賈疏云：染布帛者，在天官染人，此鍾氏惟染鳥羽而已。要用朱與硫則同，彼染祭服有玄緇，與此不異故也。云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者，六入之色，此經及爾雅並無文，故鄭又補其義。士冠禮注義亦同。毛詩豳風七月傳云：玄，黑而有赤也。說文玄部云：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賈疏云：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即爲玄，則六入爲玄，但無正文，故此注，與士冠禮注，皆云：玄則六入與，論語案：玄與緇同色，而深淺微別，其染法亦以赤爲質，故毛許鄭三君並以爲赤而兼黑。玄於五行屬水，史記封禪書：張蒼以爲漢水德，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是正玄以赤爲質，而加染以黑之端證，張蒼與毛公時代相接，其言可互證也。

筐人。闕〔疏〕。筐人者。說文亡部云。匡。飯器筥也。重文筐。匡或从竹。此工文闕。職事無考。毛詩小雅鹿鳴傳云。筐人。闕〔疏〕。筐。籬屬。所以行幣帛也。書禹貢記九州地貢。又別有籬爲織文絲縞之屬。爲孔傳謂盛於筐篚而貢焉。則此有筐人。疑亦治絲帛布帛之工。故與畫縞篚氏相次也。

幌氏凍絲以浼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故書說作漚。鄭司農云。漚水。溫水也。玄謂浼水。〔疏〕。幌氏凍絲

事名工也。此記絲灰凍之法。說文水部云。漚。漚也。案凡治絲治帛。通謂之漚。染人云春暴練者。借練爲漚也。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煮絲令熟曰練。練。亦漚借字。云以浼水漚其絲七日者。釋文出漚絲二字。則陸所見本無其字。郊特牲注引同。戴震云。凡漚絲。漚帛灰漚水漚各七日。注云故書說作漚。鄭司農云。漚水。溫水也。段玉裁云。漚當作漚。釋文曰。漚。一音奴短反。可證也。士喪禮。漚濯棄於坎。古文漚作漚。漚說同字。猶緣稅同字。司農據作漚之本。說文據作說之本。水部曰。說。財溫水也。從水兌聲。引周禮以浼漚其絲。鄭君則從說而義異。阮元云。說文引周禮無水字。司農與說文義同。疏又云。諸家及先鄭。皆以浼水爲溫水。是賈馬諸氏義。亦與許鄭同也。詒讓案。說文引此經。蓋脫水字。漚。段謂當作漚。近是。說文水部云。漚。湯也。云玄謂說水。以灰所漚水也者。灰。卽關灰也。後鄭以此方言灰漚。則不徒用溫水。故易先鄭說也。說訓漚。司尊彝說酌注義同。郊特牲。明水說齊。注云。浼猶清也。漚之使清。亦引此經爲釋。然則此說亦謂漚清之水也。漚絲必以灰和水。又恐其濁而失其色。故必漚而清之。而後可漚。古凡治絲麻布帛。必以灰。故喪服有澡麻經。雜記說總布加灰爲錫。深衣注亦謂用布鍛濯灰治。鹽鐵論實貢篇云。浼布以灰。皆以灰治麻布之事。治絲帛用灰。與彼同。但絲之灰漚。蓋唯用關灰漚之。不浼以蜃。與帛灰漚小異也。云漚。漸也者。廣雅釋詁云。漚。漸漬也。說文水部云。漚。久漬也。此漚絲以水漬之七日。故曰漚。云楚人曰漚。齊人曰浼者。蓋漢時方言。引之者。廣異語也。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漚。宿諸井。〔疏〕。是謂水漚者。記絲水井。縣井中者。縣而漸之於水經宿也。凍帛以欄爲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渥。讀如緇人渥管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子春云。淫當爲渥。書亦或爲滿。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炭也。土冠禮曰。素積白履。以〔疏〕。凍帛。魁附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玄謂淫。薄粉之。令帛白。蛤。今海旁有焉。〔疏〕。帛

者。以下記帛灰漚之法也。云以欄爲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漚之以蜃者。漚。與鍾氏漬而漚之之漚同。戴震云。渥渥者。以欄木之灰。取漚厚沃之也。凡漚帛。朝沃欄漚。夕塗蜃灰。注云渥。讀如緡人渥菅之渥者。左哀八年傳。云。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渥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段玉裁云。云讀如者。音義同也。今左傳作鄫人渥菅。鄫君所據作渥。渥之言。厚也。久也。以欄灰和水久。日漚。沃其帛。詒讓案。緡。今左傳作鄫。鄫正字。緡借字。鄫所見本作緡。毛詩鄫風簡兮傳云。渥。厚漬也。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渥菅。傳云。渥。柔也。此漚絲言。漚。漚帛言渥。文異義同。云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者。鄫釋渥爲漸。與渥同。欄卽棟字。說文木部云。棟。木也。玉篇木部云。棟。木名。子可以澆衣。證類本艸。棟實。引圖經云。木高丈餘。葉密如槐。三四月開花。紅紫色。芬香滿庭間。實如彈丸。生青熟黃。段玉裁云。漸釋者。猶今俗云浸透也。案段說是也。鄫意漚亦訓沃。而渥又爲厚沃。香滿庭間。實如彈丸。生青熟黃。段玉裁云。漸釋者。猶今俗云浸透也。案段說是也。鄫意漚亦訓沃。而渥又爲厚沃。經兼言之。明欲帛之漸浸柔潤。如解釋然。杜子春云。漚。當爲渥。書亦或爲漚者。王引之云。渥與淫形聲俱不相近。淫卽漚之譌也。漚淫古字通。故子春讀淫爲漚。爾雅曰。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零篇曰。久雨爲漚。漚卽淫字也。下云。淫亦或爲漚。大宗伯五祀。鄫司農云。禋。當爲祀。書亦或作祀。肆師。爲位。杜子春云。漚。當爲位。書亦或爲位。樂師。趙以采齊。鄫司農云。路。當爲趙。書亦或爲趙。是凡言書亦或爲某者。皆承上之辭。漚淫隸書形相似。故漚誤爲耳。釋文有漚無淫。以是明之。案王說是也。淫帛以蜃。欲其白。淫以染緇。於義無取。足知其非。鄫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者。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器之潤澤者必滑。故卽謂之澤器。必用滑澤之器。取其難乾也。云蜃。謂炭也者。炭。明注疏本作灰。案蜃炭見赤友氏。炭擗之卽爲灰。掌蜃。其白盛之蜃。注云。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云。此蜃亦卽蛤灰也。引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蜃附之者。釋文云。蜃又作蜃。案蜃卽蜃之譌體。鄫引之者。證此蜃灰卽士冠禮之蜃也。鄫彼注云。附。注也。云說曰。蜃。蛤也者。蓋禮家舊說。鄫士冠禮注云。蜃。蜃蛤。案蜃蛤二字連讀。蜃蛤者。蛤之一種。說文虫部說蜃有三。云蜃。一名復蜃。老服翼所化也。爾雅釋魚云。蜃。陸。郭注云。本草云。蜃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縱橫。卽今之蚶也。考本草經云。海蛤一名蜃蛤。生東海。又云。蜃蛤一名蜃陸。一名活東。生東海。正圓。兩頭空。表有文。兩文錯出。未知孰是。據釋魚郭注。及陸音引說文。則蜃蛤與海蛤。蜃是二種。又本艸陶注云。蜃蛤形如紡紆。小狹長。外有縱橫文理。又引蜀本圖經云。形圓長。似大腹橫。兩頭有乳。則又與蚶異。周時所用蜃灰。不知是何蛤也。云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者。見掌蜃及匠人。云蜃。蛤也者。蜃人注云。蜃。大蛤。案蜃蛤二字亦連讀。卽所謂大蛤也。大蛤正名爲蜃。通言之。則曰蜃蛤。與說文三種蛤異物。先鄭意蓋以禮經之蜃爲蜃蛤。此經之蜃爲蜃蛤。二者同類而小異。故分別釋之。後鄫則以蜃亦卽蜃蛤。漚帛之蜃灰。卽附履之蜃。

灰。與先鄭微異。任大椿云。魁亦訓大。本草魁蛤。爾雅魁陸。皆以魁爲大也。蓋蛤粉本白。魁蛤則蟹之尤大者。爲尤白也。云玄謂淫。薄粉令帛白者。鄭讀淫如字。不從子春破爲湛也。說文水部云。淫。浸淫隨理也。淫之以蟹。亦謂以蟹粉浸淫附著之。與匠人善防者水淫之義同。段玉裁云。鄭君从淫。訓薄粉之。然則淫之言慘也。任大椿云。蓋蟹粉與爛灰及水參相和。則浸淫漸漬而善入。粉必薄。乃善入也。云淫者。浸潤之。使易徹也。云蛤。今海旁有焉者。說文虫部云。蟹屬有三。皆生于海。清其灰而盞之而揮之。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盞。〔疏〕清其灰。而盞之。而揮之者。此揮繁欄置水於澤器中。以激蟹灰。乃取帛出。盞之揮之。注云清。澄也者。說文水部云。清。脈也。激水之貌。又云。激。清也。激。澄字同。蓋以水澄去其灰之麤滓。其細灰仍著帛不去。故後復振之也。云於灰澄而出盞。晞之者。爾雅釋詁云。盞。潤渴也。正字當作滌。說文水部云。漉。漉也。重文滌。漉或从𣎵。字亦作盞。方言云。滌。潤也。盞卽盞之省。說文日部云。晞。乾也。謂候灰清時。出布。去其水。而暴乾之。云晞而揮去其蟹者。戰國策齊策高注云。揮。振也。謂因其乾。更而沃之而盞之而塗之而宿之。更渥。〔疏〕而沃之。而盞之者。沃。漢之隸省。說文水部云。沃。振去其蟹也。而沃之而盞之而塗之而宿之。渥之。〔疏〕而沃之。而盞之者。沃。漢之隸省。說文水部云。沃。沃。云而塗之。而宿之者。戴震云。每日之夕。盞欄。塗蟹灰。明日沃而盞之。朝更沃。至夕盞之。又更沃。至經宿。注云更渥。渥之者。明沃與渥義同。鍾氏注云。渥。沃也。明日沃而盞之。旦盞之。亦七日。如灑絲也。〔疏〕明日。沃而盞之者。戴震云。明日者。承宿之爲言也。沃前。則清其灰而盞之揮之。沃後。則盞之塗之宿之。詳略互見。注云朝更沃。至夕盞之。又更沃。至旦盞之者。明沃盞相繼。無間朝夕也。云亦七日。如灑絲也者。明灑絲凍帛。日數等也。畫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疏〕是謂水凍者。賈疏云。凍帛凍絲。皆有者。明凍絲凍帛。日數等也。畫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疏〕二法。上文爲灰凍法。此文是水凍法也。

周禮正義

卷八十

冬官考工記下

周禮

鄭氏注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疏〕

玉人之事者。亦以所攻之材名工也。左襄十五年傳。宋有玉人。杜注云。玉人能治玉者。孟子梁惠王篇云。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此事卽彫琢之事也。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以下卽大宗伯六瑞之四也。蘇氏演義引三禮義宗云。天子大圭。尺有二寸者。法十二辰也。戴震云。鎮圭命圭。通謂之介圭。爾雅。珪大尺二寸謂之珪。據鎮圭言也。詩崧高。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據命圭言者。介者。大也。大有二義。以尊大言者。鎮圭命圭之爲大圭是也。以長大言者。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是也。案戴說是也。書康王之誥云。大保承介圭。僞孔傳亦據此鎮圭爲釋。尺二寸者。圭之長度。聘禮記說上公朝圭公。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三等命圭當同。王鎮圭博厚度無文攷。後云大琮十有二寸。厚寸。是爲內鎮。宗后守之。注謂如王之鎮圭。則鎮圭之厚。當亦盈一寸。命圭之厚。蓋半之。其等衰適合也。唯博及刻上之度。或當與命圭同耳。四圭名制。並詳大宗伯疏。又玉鎮圭。諸侯命圭。並有纁藉。此經文不具。詳典瑞大行人疏。注云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者。謂諸侯初封。及嗣位來朝時。王命以爵。卽賜以圭。觀禮云。乃朝以瑞玉。有纁。鄭注亦以五等圭璧爲釋是也。演義引三禮義宗云。謂之命圭者。言皆受命而得。故朝覲宗遇則執也。卽本鄭義。賈疏云。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於王以策命諸侯之時。非直加之以車服時。卽以圭授之。以爲瑞信者也。案賈謂命圭。卽錫命時所授者。國語周語云。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晉侯執圭卑。韋注云。命。瑞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爲瑞節。玉。信圭。侯所執。左傳僖十一年。文元年杜注說同。卽賈氏所本。惠士奇云。此臆說也。白虎通禮曰。諸侯薨。使人歸瑞圭於天子。諒闇之後。更爵命嗣子而還之。故在喪。則視元士以君其國。除喪。則服士服而來朝。天子爵命之也。其在來朝之時乎。春秋禮壞久矣。晉惠魯文。錫命於卽位。魯桓衛襄。追命於既薨。則新天子輯瑞之典不行。嗣諸侯還圭之禮亦廢。不知天王所賜者。是何瑞也。或曰。琬圭者。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春秋錫命。蓋以此。案惠說是也。諸侯歸瑞還瑞之禮。當於喪畢來朝時行之。與春秋錫命所致玉不同。白虎通君薨歸玉之說。似亦未可信。至周語晉侯所執之玉。卽王使執以致命之玉。故內史過云。夫執玉卑。替其轡也。明與命圭不同。僖十一年左傳說其事云。惜于受瑞。瑞玉通稱耳。非必六瑞之命圭。惠引或說。以爲琬圭。理或然也。云朝覲執瑞焉。居則守之者。明大宗伯典瑞說六瑞。及大行人說五等圭璧皆曰執。此四圭皆曰守。二文足互相備也。云子守穀璧。杜子春云。當爲七寸者。杜據典瑞正此經譌字也。云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者。段玉裁云。此鄭從杜作七寸。而明經作五之所由也。闕亂者。依典瑞。則有兩命璧五寸之文。而闕。又以五字屬入圭文也。存焉者。於此可考也。徐養原云。篆文五七相似。詩七月鳴鵲。玉蕭說爲五月。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疏〕天子執冒此經因闕而亂。亦字形相涉所致。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疏〕四寸以朝諸侯者。冒。正字作冒。說文玉部云。瑁。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繇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古文作瑁。案冒卽瑁之借字。御覽珍寶部引此經舊注云。玉以冒之。似繇冠也。疑馬注佚文。繇冠。卽許書之繇冠也。段玉裁云。繇冠。爾雅注作瑁。謂瑁也。黃以周云。瑁方四寸。其冒圭之空在下面。孔疏謂當下那刻之如圭頭是也。據說文云。似繇冠。似刻之空。從兩旁洞達其下。御覽引禮舊圖云。圭制。上小下大。狀如繇鋒。圭冒乃似繇冠。此正用許說者。攷漢之繇冠。本方。末兩岐。中空銳如圭頭。兩金。庇卽繇。長尺有一寸。先鄭注云。庇謂末下岐。匠人。耜廣五寸。後鄭注云。古者耜一金。今之耜岐頭。兩金。庇卽耜。耜卽繇冠。案段黃說是也。韋注云。庇謂末下岐。匠謂耜岐頭兩金者也。洪适蘇軾載漢柳敏碑陰。益州太守碑陰。六玉碑所畫瑁。並外方。自半以下。衰刻其內爲岐足。與圭首之銳適足相附。正與岐頭耜刃相似。非一金之耜也。爾雅釋樂郭注釋大磬。亦云形似耜。銷者。晉時磬蓋已橫縣。故殷鼓兩末平偃。其下岐出。郭說與古磬直縣形制不合。而與瑁形似繇冠之義正足相證矣。書康王之誥云。上宗奉同祖。三國志虞翻傳。裴注引翻別傳。奏述鄭書注訓同爲酒杯。翻駁之云。康王執瑁。古曰似同。玉人職曰。天子執瑁。

以朝諸侯，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據彼，則馬氏書注，以同爲珪之別名，虞氏則直謂同當作珪，卽古文珪字之省，同珪並舉爲義，文。今案書下文云王乃受同珪，王三宿三祭三祀，又云大保以異同乘璋以酢珪，以冒珪非祭酢所用，則馬氏義非也。注云名玉曰珪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者，小爾雅廣詁云，冒，覆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珪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賈疏云，案書傳云，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覆之，臣敢進，是其冒覆之事，案孔注顧命云，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不冒以覆蓋天下者，義得兩含，故注有異，故書傳云，顧命云，大球，長三尺，與下國結定其心，此冒據朝覲諸侯時執之，詩殷頌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注云，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與下國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彼據天子與諸侯盟會，故云結定其心，故執鎮圭，不執珪也，書顧命孔疏云，禮，天子所以執珪者，諸侯卽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珪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珪，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珪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珪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珪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左傳文元年孔疏說同，案書僞孔傳及孔疏謂珪刻之，與琕銷形正合，但申伏傳冒圭之說，則終有不能冒璧之疑，鄭亦不從其說，恐未足馮也，云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者，天子之玉，尺度宜侈，此冒獨止四寸，故云以小爲貴，示降尊接卑之義也，禮器云，禮有以小爲貴者，是鄭所據也，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全，純色也，玄謂全，純玉也，瓚，讀爲簠之屬，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疏〕伯用將者，惠士奇、戴震、阮元並謂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疏〕將當依說文作埴，段玉裁云，埴，許鄭同，皆不作將，倘是將字，鄭不得釋爲雜，鄭已後傳寫失之，案段說是也，此作將者字，形之誤，詳後，注，鄭司農云，全，純色也者，士昏禮注云，純，全也，是純全互訓，純色，謂玉色粹一不彫駁也，云龍當爲彫者，牧人杜注義同，說文字作駝，戴震云，龍駝古字通用，云彫謂雜色者，牧人云，凡外祭毀事，用彫可也，杜注云，彫謂雜色不純，此彫亦謂玉色不純者也，云玄謂全，純玉也者，謂不參以石也，此破司農純色之說，說文入部云，全，完也，重文全，篆文全，从玉，純玉曰全，與後鄭說同，賈疏謂純玉卽純色，義無殊，誤，云瓚讀爲簠之屬者，葉鈔釋文及賈疏述注，讀下皆無爲字，段玉裁據刪，云瓚讀爲簠者，謂其音同屬也，案釋文云，瓚，才早反，司農音讀，然則

隨本讀。蓋屋之屋六字在玄訓之上。與賈本不同。疑陸筆誤。錢大昕云。據玉篇。屋卽饋之古文。說文食部云。饋。以糲澆飯也。禮記內則云。小切狼膾膾。以與稻米爲醢。注。狼膾膾。臠中脊也。以煎稻米。則似今有糜矣。釋名。膜。饋也。以米糲之如膏饋也。賈疏謂漢時有膏糜。蓋本內則注。集韻。糜以膏煎稻爲醢。與賈疏合。王引之云。內則釋文。屋木又作糲。又作展。並同之然反。又音贊。案屋字說文缺載。以六書之例求之。屋蓋從食。展省聲。字當作展。俗書譌作屋。則諧聲之理不明。其又作展者。展之省耳。楚辭九思。時混混兮澆饋。注云。饋。餐也。混混。濁也。言如澆饋之亂也。則展有雜亂之義。故玉人注。諸瓚爲展。而訓爲雜。聲中兼義也。案王說是也。云龍瓚將。皆雜名也者。段玉裁謂龍當作彪。是也。將亦當作埒。賈疏云。雜名者。謂玉之雜名。此亦含雜色。知者。鄭異義駁云。玉雜則色雜。則知玉全色亦全也。案賈說非也。玉雜者。雖同色而質必微異。故駁異義謂兼色雜。至玉全則不必色全。故鄭不從先鄭之說。不可以彼證此。云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者。賈疏云。玉方寸。重一十二兩。石方寸。重七兩。石方寸。重六兩。案賈引蓋不足術者。九章算術第七篇也。孫子算經云。玉方寸。重一十二兩。石方寸。重三兩。與九章不同。未知孰是。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者。賈疏云。按禮緯云。天子純玉尺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此注出於彼。但此經公與侯異。彼文公侯同。又彼伯子男同七寸。皆與此經不同者。彼據殷法。若然。公侯同四玉一石。而龍瓚異者。蓋玉色有別也。戴震云。說文玉部曰。瓚。三玉二石也。禮。天子用全。純玉也。公侯同。四玉一石。侯用瓚。伯子男同。玉石半相埒也。此蓋泛記用玉爲飾之等。石。謂石之次玉者。如詩之充耳琇瑩。貽我佩玖。琇與玖皆美石。案戴說是也。金鵠說同。白虎通義文質篇云。禮王度記曰。天子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又云。公珪九寸。四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爲四器石特爲也。以尙書合言玉玉也。案禮緯文卽本王度記。據此諸文。則此章卽指瑞玉而言。其云公九寸。伯七寸。與此命圭尺度同。而云侯上同公。子男上同伯。並與此異者。傳禮者各據其所聞。不必合一。賈以爲殷禮。則無據。說文以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伯玉石半相埒。與注及禮緯又異。其說較允。許鄭說並不以此三玉爲瑞玉。蓋命圭爲邦國重鎮。不宜屬雜玉石。其爲泛記玉飾。殆無疑義。此經不詳子男用玉之名。依鄭說。或當與伯同。段玉裁云。依許差之。子男同位。一玉二。繼子男。執皮帛。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贊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疏〕帛者。賈疏云。此公之孤。上不言子男。而此云繼子男者。以上文不見子男也。以子男與伯同用三玉二石。故空其文。見子男與伯等。以是得言以皮帛繼子男也。以大行人注言之。此亦是孤尊。更以其贊見也。案賈說非也。以大宗伯典命兩經證

之。疑此文當次前三等命圭之後。因上闕子男執璧之文。而誤移於此。經傳記五等瑞玉。因及孤之擊耳。注云謂公之孤也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祗小國之君。不有侯伯有孤。又大行人云。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與此文相應。故知是公之孤也。鄭鑄云。有天子之孤。有諸侯之孤。大宗伯曰。孤執皮帛者。天子之孤也。二者皆執皮帛。特所用以飾之皮異耳。天子之孤。不當繼子男之後。故康成以爲此公之孤也。然典命又有諸侯適子未暨。則以皮帛繼子男之文。則公之孤。與諸侯適子之未暨者。皆執皮帛。而列子男之後歟。云見禮次子男。贊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者。大宗伯注義同。彼注贊並作擊是也。贊即擊之俗。詳彼疏。云此說玉及皮帛者。遂言見天子之用贊者。以皮帛非玉。天子圭中必。必讀如鹿車。謂以組。〔疏〕天子圭中必者。賈疏云。人之事。明此經因說玉而類及皮帛之贊也。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疏〕案聘禮謂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纁藉及綯組。綯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墜。即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注云必。讀如鹿車。釋之。廣雅釋器云。羅車謂之歷鹿。道軌謂之鹿車。方言云。羅車。趙魏之間謂之轆轤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軌。又云。車下鉄。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大者謂之蔡。郭注云。鹿車也。戴震云。此言羅車之索。故郭云麗車也。玉篇云。鉄。索也。古作鉄。據此。鉄乃本字。鉄即其假借字。圭中必爲組。鹿車。繩爲索。其約束相類。故鄭讀如之。繩畢古通用。段玉裁云。廣雅鹿車本方言。鹿車與歷鹿義同。皆於其圍繞命名也。說文曰。繩。止也。古畢必通用。案戴段說是也。說文繩訓止。蓋凡以絲麻爲組索。皆所以止縛爲繫。同故通謂之繩鹿車。即收絲之器。說文糸部云。羅。箸絲於竿車也是也。繩。即束鹿車之索。索亦名鉄。段借作鉄。方言所謂車下鉄。車非乘載之車。鉄亦非五金之鐵也。御覽車部引風俗通。鹿車窄小。裁容鹿也。與此鹿車亦異。云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者。聘禮記云。圭皆玄纁。繫綯組。鄭注云。采成文曰綯。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說文糸部云。組。綯屬。圭重器。恐失隊破損。故以組約而執之。此組繫。聘禮亦謂之纁。與典瑞大行人。四圭尺有一寸。以祀天。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疏〕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者。賈韋章之纁。詳典瑞疏。四圭尺有一寸。以祀天。四圭有邸。以祀天。族上帝。〔疏〕疏云。據下裸圭尺有二寸而晉。則此四圭。圭別尺有二寸。戴震云。一邸而四圭。邸爲璧。在中央。圭各長尺二寸。在四面。諸讓案。周易集解引荀九家易注云。天子以尺二寸元圭事天。即謂此也。璧度。經注無文。賈典瑞疏以爲徑六寸是也。爾雅釋器云。璧大六寸謂之宜。此四圭邸璧。及下祀日月星辰之圭璧。蓋皆如宣璧之度。古文苑秦詛楚文。祠巫咸亞駝久湫。亦川宜璧。漢書郊祀志謂之瑄玉。蓋古祭玉多用六寸之璧矣。注云郊天。所以禮其神也者。典瑞注云。祀天。夏正郊天。

也。外祀用玉禮神。詳大宗伯疏。引典瑞職者。賈疏云。證祀天爲夏正郊所感帝。兼國有故旅祭五帝之事。亦以此圭禮神也。案此不云有邸及旅上帝者。文略。但彼祀天當爲圜丘祭昊天。旅上帝爲旅祭受命帝。鄭賈說並失之。詳彼疏。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明無所屈也。杼。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杼於其上。〔八疏〕大圭長三尺。鎮圭爲尤長。故稱大圭。禮器云。大圭不琢。注謂卽此大圭。又云。琬琰爲篆。不篆者。蓋謂純素無文。與鎮圭有琬異也。詩商頌長發云。受大球小珠。鄭箋云。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案大圭以球玉爲之。故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晏子春秋傳上篇。齊景公帶球玉。亦謂笏也。自虎通義文質篇引禮云。珽造尺八寸。案禮無尺八寸之圭。或卽笏珽之屬與。云杼上終葵首者。杼。說文玉部引作杼。誤。荀子大略篇楊注云。珽刻上至其首而方也。云天子服之者。服。猶服劍之服。謂帶之於身。典瑞謂之杼。彼注云。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是也。注云王所摺大圭也者。據典瑞文。云或謂之珽者。玉藻云。天子摺珽。方正於天下也。鄭注云。此亦笏也。謂之爲珽。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說文玉部云。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左傳桓二年孔疏引徐廣車服儀制云。珽。一名大圭。說並與鄭同。戴震云。大圭。笏也。天子玉笏。其首六寸。謂之珽。案戴說是也。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荀子大略篇同。隋書禮儀志引五經異義。御覽服章部引五經要義。並以珽爲天子笏。左傳桓二年杜注云。珽。玉笏也。廣雅釋詁。周書王會孔注。穆天子傳郭注。亦並以笏珽相詰。是珽與笏異名同物。典瑞。天子晉大圭以朝日。而管子輕重已言天子祭日摺玉笏。是大圭與珽同爲玉笏之端證。至玉藻所云笏度二尺有六寸者。左傳桓二年疏。謂是諸侯以下之度分。其說甚謬。蓋摺珽與帶劍同。大圭三尺。與上士之劍度適相當。諸侯以下之笏二尺六寸。與中士之劍度亦相近。其等例同也。云終葵。椎也者。惠士奇云。說文木部。椎。擊也。齊謂之終葵。終葵爲椎。猶郛婁爲郛。皆齊魯間俗語。詒讓案廣雅釋器云。杼。杼也。御覽器物部引何承天纂文云。杼。方椎。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鞶終葵。杼。杼也。依玉藻注云。方如椎頭。何說是也。云爲杼也。其杼上。明無所屈也者。玉藻注云。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玉藻又云。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注云。誦。謂圍殺其首。不爲椎頭。大夫又殺其下面圍。賈疏云。玉藻鄭注言挺然無所屈。此注亦云明無所屈。皆對諸侯爲茶。大夫前屈後屈。故云無所屈也。又典瑞疏云。終葵者。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爲椎頭。惠士奇云。杼上者。謂其上。此椎頭六寸。指不綢者而言。云杼。綢也者。釋文云。綢。殺字之異者。本或作殺。阮元云。經作綢。注當用殺字。下文注中取殺。殺。文皆不作綢也。今此諸本皆作

賈疏云：小宰注云：祿亦謂祭之啐之奠之，以其尸不飲，故云奠之。云：瓊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者，賈疏云：鄭注典瑞引漢禮，瓊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案下三璋之句，是也。言前注者，以尸執之向外，祭乃注之，故云有流前注也。詒讓案：鄭言此者，明圭為柄與瓊不同物，瓊卽勺也。白虎通義考黜篇說圭瓊云：玉飾其本亦謂柄也。書文侯之命敘，僞孔傳：及郊特牲孔疏引王肅說並同，又詩大雅旱麓，瑟彼玉瓊，黃流在中，陸本毛傳云：圭瓊圭瓊也，黃金所以流也，此流前注，卽謂瓊口流也。瓊圭九寸而纁，以象德。王使之瑞節者也。互詳典瑞疏。戴震云：以圭為柄曰圭瓊，以璋為柄曰璋瓊，其勺並同。瓊圭九寸而纁，以象德。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疏〕瓊圭九寸而纁，以象德者，賈疏云：典瑞云：瓊圭以治德，以結好，此不言結執瓊圭以致命焉。纁，藉也。〔疏〕好，此文略，彼云治德，據使者而言，此言象德，據圭體而說，彼不言有纁，此言有纁，亦是互見為義。注云：瓊，猶圓也者，瓊圭揣圓，宛曲下覆，故云猶圓也。說文：部云：宛，屈草自覆也，瓊宛聲類亦同，九章算術方田篇有宛田，亦上圓隆起，與瓊圭形相似，典瑞先鄭注云：瓊圭無鋒芒，無鋒芒，則圓也。互詳典瑞疏。云：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瓊圭以致命焉者，典瑞注同，惠士奇謂天子使使賜諸侯命，常執瓊圭，於義近是，詳前疏。云：纁，藉也者，聘禮注云：纁，所以藉藉玉，又云：纁，所以藉圭也，詳典瑞大行人疏。纁采就經無文，以此圭長九寸，與公侯伯命圭同，則纁疑亦當三采三就，與彼同也。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之，執以為瑞節也。除慝，〔疏〕琰圭九寸者，此度與瓊圭同，書顧命：弘璧琰琰，賈天府疏引鄭書注謂彼琰琰皆度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疏〕尺二寸，蓋其度尤長，非常用之玉也。注云：凡圭琰上寸半者，琰與刻同，此據聘禮記及雜記文，云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為琰飾者，公羊定八年傳：璋判白，何注云：判，半也。賈疏云：以其言判，判，半也。又云：規明半以上琰至首，規半以下為琰飾可知，案鄭賈並釋判為半，而規字無釋，似卽以為琰飾也。說文：玉部云：琰，璧上起美色也，此與琰飾義近，但以圭為璧，段玉裁以為字誤，然疑賈馬諸家或有破圭為璧，以傳合判規之文者。若然，則是琰琰之類，與圭不同，與鄭刻射之義尤不相家也。戴震云：凡圭，直刻之，倨句磬折，上端中矩。琰圭，左右刻，如規之判，黃以周云：判，圭之義，戴說為合，但戴氏以凡圭例之，僅刻寸半，鄭則謂刻半以上，此其異也。蓋琰之言刻其首，刻然上起其半以上，如規之判也。案戴黃說並與鄭異，鄭意此圭加刻半以上，則所刻者四寸五分，銳角尤纖長，較常法刻寸半增二倍，故獨得琰名，但鄭以為直刻，則與規義不相應，戴以為圓刻，故曰判規，是判規者，若割圓為四象限形，圭左右刻各一象限，合兩圭而成規也，其義於經較切，黃兼取鄭戴義，謂刻

半以上如規形。但圭廣三寸。左右各寸半。於寸半之內。圓刻之至四寸半之長。則其圓界甚大。左右并之。適成橢圓。雖合兩圭。亦斷不能成規。與半規之義無會。則鄭戴兩義。固不能強合也。衆說紛互。未審孰得。姑並存之。云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者。典瑞先鄭注云。瑞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惡。是除惡易行。爲使者征不義。所執以爲信也。但後鄭彼注。據大行人職。以除惡爲殷規時使大夫執以命事。此義亦當同。可以互推。故不具也。云除惡。誅惡逆也者。小行人云。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爲一書。注云。惡。惡也。此除惡。亦謂諸侯有悖逆作惡者。乃誅之也。云易行。去煩苛也者。賈疏云。此非惡逆之事。直政教煩多而苛虐。是諸侯行惡。故王使人執之。以爲瑞節。易去惡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鄭司農云。羨。徑也。璧孔也。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疏〕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者。陳詳道云。璧圓九寸。好三寸。延其羨爲一尺。旁各損半寸。則廣八寸矣。說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周制寸尺。尋尋常。何謂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又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然則璧羨袤十寸。廣八寸。以十寸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度必爲璧以起之。則圉三徑一之制。又寓乎其中矣。程瑤田云。典瑞曰。以起度。王人曰。以爲度。蓋造此以度物。猶周髀算經所用之折矩也。案陳程說是也。璧羨度尺者。據其羨言之。其廣則中咫。經不著廣度者。文不具也。古人度數有以十起者。尺丈引是也。有以八起者。咫仞尋常是也。以十起者。視璧羨之度尺。以八起者。視璧羨之廣咫。起度之說。蓋如是。注。鄭司農云。羨。徑也者。明經云度尺。爲璧之直徑。橫廣則不滿尺也。黃以周云。典瑞先鄭注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亦謂橢圓形。案黃說是也。典瑞賈疏亦謂先後鄭同爲不圓。但璧羨袤尺。廣八寸。先鄭釋爲徑。於義未明。故後鄭補釋之。云好。璧孔也者。好。對肉爲文。詩魯頌泮水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肉。身也。好。孔也。引爾雅者。釋器文。左傳昭十六年孔疏引李巡注云。肉倍好。邊肉大。其孔小也。好倍肉。其孔大。邊肉小也。肉好若一。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也。郭注義同。賈疏云。引爾雅。欲見此璧好三寸。好卽孔也。兩畔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程瑤田云。據經與注。謂若璧孔一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其徑五寸也。賈氏誤釋。案程述李郭義是也。依其說。則璧正法。好三寸。兩畔肉常各六寸。則廣袤皆尺五寸也。此璧羨好廣袤皆三寸。而肉則袤各三寸五分。廣各二寸五分。故合之袤尺而廣八寸。肉雖不倍好。而袤則肉較好已略贏。故仍得段璧稱也。云玄謂羨猶延者。二字壁近義通。文選東京賦。乃美公侯卿士。薛注云。羨。延也。家人注羨道。左傳隱元年杜注亦作延道。皆其證。典瑞先鄭注訓羨爲長。爾雅釋詁云。延。長也。是羨延義同。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者。賈疏云。造此璧之時。應

圓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故云其袤一尺而廣狹焉，狹焉，謂八寸也。歐陽謙之云，好三寸，左右之肉，減六寸爲五寸，上下之肉，增六寸爲七寸，詒讓案，注意謂損廣以益其袤，損益係於肉，則好自爲正圓之三寸，無所損益，所損益者，唯肉之廣袤耳，又案周尺度數，衆說差異，沈彤據今所傳周尺，謂一尺當今尺七寸四分，江永以同身寸推之，謂人張兩手，古爲一尋，今爲五尺，則古一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金鶚據漢書律曆志黃鍾素黍法，謂古一尺當今尺八寸一分，黃以周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其神也，圭，其邸〔疏〕圭璧說同，古尺亡失，無可質定，姑備列之，俟學者攷焉，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爲璧，取殺於上帝，〔疏〕五寸者，聶崇義云，於六寸璧上，琢出一圭，長五寸，賈疏云，典瑞又有珍圭牙璋，此不言，文略，並玉人璧琮九寸，造之可知，注云禮其神也者，與祀天以圭璧禮神同也，云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者，典瑞注同，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以璧，享夫人以琮，〔疏〕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者，此卽小行人所云璧以帛，琮以錦，亦卽下九寸者，爲上公自朝，以享天子及后之法，小行人注所謂大各如其瑞是也，下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聘天子，及諸侯所用，故尺度不同，不言琮，又不言享后者，皆文略，自虎通義文質篇云，琮后夫人之財也，賈疏云，按小行人，二玉後享天子及后用圭璋，則此璧琮九寸，據上公，注云享，獻也者，牛人注同，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先鄭注云，三享，三獻也，聘禮注云，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引聘禮者，賈疏云，欲見經云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此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案彼文云，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又云，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但彼據侯伯之臣聘他國，以享君及夫人者，與此上公親朝時所用享王及后者不同，鄭固享王及后禮，經無文，故假彼文爲證耳，案賈後疏，亦謂五等諸侯朝王，享同用璧琮，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於〔疏〕圭若然，自伯以上，享王降於朝，子男朝與享同玉不降，但以琮爲異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於〔疏〕圭七寸，天子以聘女者，典瑞云，穀圭以和難，以聘女，此不言和難者，文略，穀圭形制，詳典瑞注，注云納徵加於束帛者，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如納吉禮，鄭彼注云，束帛十端也，執束帛以致命，此云天子以聘女，蓋使者亦執束帛，加穀圭以致命，卽媒氏所謂入幣，晉書禮志云，大康八年，有司奏婚禮，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大璋，案士昏禮，有皮無馬，有馬者，蓋天子諸侯也，案據晉志說，則天子入幣，又有皮馬爲庭實也，賈疏云，自士以上，皆用玄纁皮帛，但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

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琰出者也。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曰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璋。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洗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疏〕。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者。記璋形制。及所川之事。凡祭祀賓客之禮。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疏〕。后佐王亞裸。並用璋瓚。大宗伯攝裸亦然。此不言。文略也。詳內宰大宗伯。大行人疏。又案公羊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何注云。五玉盡亡之。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春秋繁露郊祭篇。亦以械模爲文王郊辭。與毛鄭異。據其所說璋。別爲郊天之玉。則非此璋瓚。璋瓚用以裸祭。惟宗廟山川用之。天地大神至尊。不裸。不得有璋瓚也。云射四寸。厚寸者。凡圭皆刻上寸半。厚半寸。此三璋刻四寸。則多於圭二寸半。而厚又倍之也。邊璋長度。殺於大璋中璋二寸。而射及厚度則同。云黃金勺。青金外者。勺卽三琮之瓚也。以金爲之。王制金璋。孔疏謂卽此金飾璋是也。爾雅釋器云。黃金謂之盞。其美者謂之鏐。說文金部云。鉛。青金也。案以黃金爲勺。則不宜以鉛飾其外。竊疑古通以銅爲金。書禹貢。揚州貢金三品。孔疏引鄭注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則此黃金青金。疑卽謂銅二品。爲圭瓚璋瓚之勺。書顧命謂之同。三國志虞翻傳裴注引今文書作銅。卽其證也。詳典瑞疏。云朱中者。謂於黃金勺之中。又以朱漆塗之爲飾也。云有纁者。亦謂纁藉也。其采就經無文。考大中璋九寸。與公侯伯命圭同。疑纁亦當三采三就。邊璋七寸。與子男命璧同。疑纁亦當二采再就也。注云射。琰出者也者。典瑞璋邸射注云。射。刻也。琰與刻同。謂三項上平。所刻既多。角尤鑲銳。若芒刺上出。以達於端也。方言云。忽達。芒也。郭注云。謂草杪芒射出。卽此射出之義。賈疏云。向上謂之出。謂琰半已上。其半已下爲文飾也。案大璋中璋。所刻不及半邊。璋則又過半。賈概謂刻半以上。未析。云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者。勺約聲類同。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云謂酒尊中勺也者。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案灌尊卽司尊彝之六彝。凡酒皆盛於尊。以勺挹之。而注於爵。杜意謂此勺卽彼灌尊中所斟之蒲勺也。典瑞先鄭注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先鄭似亦以瓚爲挹鬯之勺。而兼用爲裸祭之爵。實則瓚雖爲勺制。而裸祭則以常爵。其挹之仍用蒲勺。不用瓚。故後鄭王制注直釋爲挹鬯。明不得如杜及先鄭說。至蒲勺。卽梓人所爲之勺。以木爲之。不以黃金。又止容一升。此勺不肖所容。以漢禮瓚徑八寸受五升推之。此勺徑四寸。所受當不止一升。是二勺形度並異。尤不可合爲一。故後鄭不

從也。吳廷華云。此勺有鼻有流。則卽裸盤。但四寸與八寸及尺爲異耳。杜以酒尊中之勺訓之。誤。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者。鼻。謂勺前銳出之口也。鄭注明堂位龍勺云。龍。龍頭也。然彼是尊中勺。此勺卽是鬯。其爲龍頭。於經無文。先鄭蓋依漢制說之。蘇氏三禮圖引阮氏梁正等圖云。三璋之勺鼻。爲獐犬之首。其柄則畫以雞尾。皆不盈寸。與注違異。蘇氏亦序其謬也。云衡。謂勺柄龍頭也者。吳廷華云。勺柄卽璋。先鄭以衡爲勺柄。後鄭不從。云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者。前裸圭注云。有流前注。卽此。以其口旁出。則謂之鼻。以其吐水。則謂之流。故猶旣夕及士虞禮謂區口吐水爲流也。龍口。亦卽謂流爲龍頭。其口以吐酒鬯。此說與先鄭略同。但先鄭不云勺流。故後鄭增成其義。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者。衡橫聲近假借字。檀弓。今也衡纒。注云。今禮制衡讀爲橫。是其證也。云衡。謂勺徑也者。此破先鄭說也。勺中橫徑四寸。圍周蓋尺二寸也。其勺鼻當如三禮舊圖說。廣不盈寸。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如前裸圭之瓚也。左傳昭十七年杜注云。瓚。勺也。賈疏云。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只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制相似耳。案賈引漢禮。見典瑞注。詩大雅旱麓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自虎通義考黜篇說圭瓚云。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是圭瓚瓚。並爲金勺。惟柄異也。云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者。賈疏云。以其圭瓚灌宗廟。明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云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者。明兼以文飾之加殺。爲大小尊卑之差。知巡守有祭山川者。詩周頌般敘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又王制孔疏引尚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此三璋長度。與五等命圭璧降殺正相應。若然。大山川。卽大宗伯之四望。謂五嶽四瀆及海視三公者也。中山川。卽視伯者也。小山川。卽視子男。所謂潤于百里者也。云其祈沈以馬者。釋文云。小爾雅云。祭山川曰祈沈。案爾雅祭山川曰賡縣。祭川曰浮沈。今讀宜依爾雅音。案。祈卽賡之借字。今小爾雅無祭山川曰祈沈之文。蓋有佚脫。祈沈之義。詳大宗伯及犬人疏。賈疏云。取校人飾黃駒。故知以馬也。云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宗祝有二。有謂大小宗伯大小祝諸官者。禮運云。宗祝在廟。注云。宗。宗人也。國語周語云。宗祝執祀。章注云。宗。宗伯。祝。大祝是也。亦曰。祝宗。左襄九年傳云。宋災。祝宗用馬于四墉。卽謂祝與宗人也。有專謂大祝者。周書克殷篇云。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于軍。古文苑詛楚文云。宗祝邵誓是也。此經宗祝。則似專屬大祝。故下注卽引大祝職以證義也。江永云。先行

謂而後殺駒也。云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者。據大祝文。證此宗祝即大祝也。賈疏云。大祝職不言中山川。山川者。舉大者而言。或使小祝爲之也。云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者。據校人文。引之者。亦證此馬即謂黃駒。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亦納徵加於束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疏。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者。陳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蓋聘女。天子以圭。諸侯以璋。是爲降殺之等。若以邊璋與黃金勺。用以酌。聘女加於束帛。非酌事。禮安所用哉。案陳說是也。林希逸。江水。戴震說並同。吳廷華云。天子九寸之璋。謂之大璋。諸侯降於天子。七寸之璋。亦可謂之大。與大射儀大侯之義等。注云。亦納徵加於束帛也者。與天子納徵。以穀圭加於束帛同。亦使者執以致命也。云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也者。鄭不知此文爲錯簡。誤謂蒙上璋瑱大璋爲文。於經無驗。蓋不足據。云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者。亦鄭意爲之說。不知此云亦如之者。本蒙上穀圭七寸爲文。不蒙三璋也。經云大璋。鄭必謂如邊璋七寸者。賈疏云。以其天子穀圭七寸以聘女。諸侯不可過於天子爲九寸。江永云。天子用穀圭七寸。謙也。諸侯用大璋七寸。謂上公。瑒圭瑒八寸。璧琮八寸。以規聘。瑒。文飾也。規。視也。聘。聘禮也。凡四器者。疏。瑒圭瑒八寸者。此聘享之玉度。並用偶數。與命圭異。爾雅釋器云。璋大八寸。謂之瑒。唯其所寶以聘可也。疏。即此瑒璋與。云璧琮八寸者。蒙上瑒爲文。說文玉部云。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釭。亦謂此瑒璋也。云以規聘者。賈疏云。此謂上公之臣。執以規聘用圭璋。享用璧琮於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案左傳隱六年孔疏引此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今本注無此文。疑孔約小行人注義釋之。凡聘享之玉。各降其瑞一等。上公命圭九寸。故使臣聘王用瑒圭八寸。聘后用瑒璋八寸。享王用瑒璧八寸。享后用瑒琮八寸。其侯伯之臣聘享王后。當用瑒圭瑒璧琮。皆六寸。賈所說是也。其子男以璧爲瑞。則聘王后不得用瑒圭璋。賈典瑞疏謂子男之臣當用瑒璧琮。左傳文十二年。昭五年疏。並謂子男之使當瑒璧四寸。若然。子男之臣聘后。當用瑒琮四寸。此疏唯謂子男之臣宜四寸。不著圭璧之異。文不具也。其子男之臣享王后之玉。經注無文。或當降君。用琥璜四寸與。注云瑒。文飾也者。典瑞先鄭注云。瑒有折鄂。瑒起。文飾。即折鄂也。典瑞瑒圭璋璧琮。又有纁。皆二采一就。此經不云纁。文不具也。賈疏云。凡諸侯之臣規聘。並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之等。直瑒爲文飾耳。云規。視也。聘。問也者。據太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規曰視。云衆來曰規。特來曰聘者。典瑞注義同。賈疏云。衆來。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一服朝之歲來者衆也。特來。則天子有事乃來。無常期者是也。案詳大宗伯。

疏·引聘禮者·聘禮記文·四器·卽此圭璋
璧琮是也·賈疏云·所寶·謂不聘時寶之·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先言牙璋·〔疏〕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者·二璋長厚·並與璋璜邊璋同·唯射減於彼二寸·云以起軍旅·以
有文飾也·〔疏〕治兵守者·賈疏云·牙璋起軍旅·治兵守·正與典瑞文同·彼無中璋者·以其大小等·故不見也·
牙璋起軍旅·則中璋亦起軍旅·二璋·蓋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注云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者·琰側·卽
所射上半二寸之側·釋名釋形體云·牙·檀牙也·廣韻九麻云·鑿齒·齒不平正·說文金部云·鉏·鉏鉏也·又齒部云·卽
鑿齒·齒不相值也·案楚辭九辨又作鉏鉏·鉏·鑿及牙齧御齧皆音近假借字·鉏·釋文引沈重音徐加反·卽讀爲鑿
也·鉏牙·謂就其刻處刻之·若鉏齒然不平正·典瑞先鄭注云·琮以爲牙義同·賈疏云·鄭知二璋皆爲鉏牙之飾者·
以其同起軍旅·又以牙璋爲首·故知中璋亦有鉏牙·云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者·
鄭意二璋形度同·但牙璋別有文飾·故經列中璋之前·明以文質爲尊卑之次也·
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駟·讀爲
繫之·因名焉·鄭司農〔疏〕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者·說文玉部云·琮·琮玉之瑑·段玉裁云·駟琮許作玗·方音
云·以爲稱錘·以起量·〔疏〕曰·玗·好也·美也·許意謂兆琮之美曰玗·鄭所不從·記又云·琮琮八寸·則駟琮非
謂琮明矣·賈疏云·此後所用·故五寸·降於下文天子所用七寸者也·林希逸云·宗后·尊后也·卽王后也·其重可
以起五權之制·亦璧琮起度之意·注云駟·讀爲組者·典瑞云·駟圭璋璧琮琬琰之渠眉·彼注讀同·詳彼疏·云以
組繫之·因名焉者·別於他琮不繫組·故名組琮也·戴震云·此亦有鼻以結組·省文互見·吳廷華云·組琮七寸·鼻
得七寸之二分有零·爲寸半·則此鼻得五寸之二分有零·爲一寸有零也·鄭司農云·以爲稱錘·以起量者·後鄭月令
注云·稱錘曰權·廣雅釋器云·稱謂之錘·錘謂之權·漢書律厯志云·權·重也·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
輕重也·五權之制·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閏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顏注引孟
康云·謂爲錘之形如環也·案彼權以銅爲環形·不爲琮·今世所存秦權·亦多爲環形而有鼻·與漢
制同·賈疏云·量自升斛之名·而云爲量者·對文量衡異·散文衡亦得爲量·以其量輕重故也·
大琮十有一寸·
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射·其外鉏牙·〔疏〕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者·賈疏云·言大琮者·對上駟
射四寸者·據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鄭鑄云·琮本八寸爾·其射二寸·兩旁各射二寸·是爲四寸·四寸之射·
八寸之琮·此所以十有二寸·戴震云·惟大琮言射四寸·有餘皆不言射·琮八方之地·疑不刻爲射·故八方也·云是

爲內鎮者。賈疏云。對天子執鎮圭爲內。詒讓案。此鎮琮。卽王后所守之瑞玉。若然。諸侯夫人。受命於后。亦當有命玉。公夫人。疑當中琮九寸。侯伯夫人。疑當中琮七寸。子男夫人。疑當小琮五寸。度各視其夫之圭璧。而用琮與。注云。如王之鎮圭也者。謂其名及尺度同。依典瑞。王鎮圭有繅藉。五采五就。此後鎮琮亦當同。大宗伯注說鎮圭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此後爲內鎮。亦取安四方之義。陳祥道謂亦刻鎮山以爲飾。未知是否。云刻。其外鉏牙者。亦謂刻外出爲鉏牙。別於它琮八方平列也。自虎通義文質篇。云。圓中牙身方外曰琮。賈疏云。據八角鋒。故云鉏牙也。則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司農云。以爲云。圓中牙身方外曰琮。賈疏云。據八角鋒。故云鉏牙也。則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鄭司農云。以爲

〔疏〕 琮琬七寸者。鼻。亦當讀爲組。天子則琮。制與后同。而度較大。所以別等差也。注。鄭司農云。以爲權。故有鼻也者。鼻。謂組也。所以穿組而懸之。弁師注云。組。小鼻也。廣雅釋器云。鉏謂之鼻。先鄭意蓋謂組

琮八方。於中隆起爲鼻。以繫組。若印鉏然。它琮無此制也。左昭十三年傳說。楚平王當璧拜。曰。厥組。彼璧好通謂之組。與鉏鼻異。賈疏云。上后機不言鼻者。舉以見后亦有鼻可知。兩圭五寸有邸。以

祀地。以旅四望。邸。謂之抵。有〔疏〕 兩圭五寸有邸者。蕭崇義云。兩圭五寸。亦宜於六寸璧兩邊各琢出一圭。俱長二寸半。非。戴震云。兩圭蓋琮爲之邸。故文在此。大宗伯職注曰。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案兩圭之邸。舊說川璧。戴本陳祥道。趙溥說。以爲用琮。是也。五寸者。亦謂邸兩面各琢五寸圭。繫於一邸。其邸之

琮。亦徑六寸。與四圭之邸璧度同。云以祀地者。兼方丘北郊兩祭言之。賈疏依大宗伯典瑞注。謂專指北郊神州之祭。方丘大地。自用黃琮。非也。周易集解引荀九家注云。天子以圭九寸事地。與此經不合。未知何據。互詳大宗伯典瑞

疏。注云。邸謂之抵者。釋文云。抵。劉作板。阮元云。邸謂之抵。爾雅釋器文。劉本作板字。形之訛。云有邸。其本也者。爾雅釋言云。抵。木也。典瑞先鄭注引爾雅。抵作邸。又後鄭彼注云。倅而同邸。倅與外同。言兩圭足反外

相對。而同。琮琬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於所朝聘君。〔疏〕 琮琬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者。戴震云。前已云琮圭璋八寸。而琮琬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復見此文。以明規聘兼享與夫

人之禮。案戴說是也。說苑脩文篇云。親迎之禮。諸侯以履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取二兩。履以履女。劉氏此說。於禮無文。其所加之琮。或亦卽琮與。注云。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者。賈疏云。言以享夫人。則是諸侯自相朝。所用致享者也。五等諸侯朝天子。享川璧琮。不降瑞。若自相享。降瑞一等。此八寸。據上公二王後自相享。亦川璧琮八寸。侯伯當六寸。子男自相享。退川琥璜。降川四

寸。經言諸侯，正是朝。注兼云聘者。其臣聘。瑤圭璋璧琮亦皆降一等。與君寸數同。故兼言聘也。此經直言案十。瑤琮，不言瑤璧以享君。文略可知也。詒讓案。鄭知聘享與朝同者。據聘禮云。聘于夫人用璋。享川琮也。案十有二寸。案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純。猶皆也。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者。此謂夫人即王后。以破先鄭天子夫人之說。賈疏云。春秋之世。吳楚及越僭稱王。有十二寸。案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子夫人。玄謂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者。此謂夫人即王后。以破先鄭天子夫人之說。賈疏云。春秋之世。吳楚及越僭稱王。孔疏引阮詵禮圖。謂凡高尺二寸。此案亦凡屬也。其櫛方廣長之度無文。依後鄭義。每案各陳棗栗二器。此必非尺二寸之長所能容。則鄭亦不以此爲案之長度可知矣。賈疏云。案十有二寸者。謂玉案十有二枚。亦非是。戴震云。案者。櫛禁之屬。儀禮注曰。櫛之制。上有四周。下無足。蓋如今承槃。禮器注曰。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櫛又名斯禁。斯。盡也。切地無足。此以案承棗栗。上宜有四周。漢制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惠士奇云。案有大小。漢舊儀。旋案丈二。以陳肉食。大案也。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小案也。案者。今之盤。古之禁。云棗栗十有二列者。賈疏云。案案皆有棗栗。爲列十有二者。還據案十二爲數。不謂一案之上十有二也。注云純。猶皆也者。此引申之義。細衣注同。後鄭意棗栗合廢一案。數皆以或九或五爲列也。戴震云。列。謂兩以列也。純。耦也。鄉射禮。二算爲純。一算爲奇。惠士奇云。純。猶兩也。與淳通。左襄十一年傳。淳十五乘。或曰列。或曰純。純謂兩行並列。案案惠戴皆訓純爲耦。蓋依賈馬義。較鄭說爲長。鄭司農云。案。玉案也者。猶大宰司几筵之玉几也。惠士奇云。藝文類聚服飾部引楚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王賜臣玉案之食。云夫人。天子夫人者。謂卽晉義之三夫人也。戴震云。案人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則此爲三夫人勞諸侯。未爲不可。詒讓案。先鄭說是也。璧琮舉天子以咳后。以見禮之下達。此文舉夫人以兼后。以見禮之上達。皆以互見爲例。賈疏駁先鄭。謂勞諸侯以王后爲主。豈不見后。先見三夫人乎。非也。上瑤琮以享諸侯。夫人知此不謂諸侯夫人者。聘禮。諸侯夫人勞賓。不用玉案也。云玄謂案。玉飾案也者。謂梓人爲之案。而玉人以玉飾之。此增成先鄭義也。先鄭但云玉案。不云玉飾。嫌於以金玉爲案。故後鄭補釋之。賈疏云。以其在玉人。故知以玉飾案也。云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者。此謂夫人即王后。以破先鄭天子夫人之說。賈疏云。春秋之世。吳楚及越僭稱王。

而吳楚夫人不稱后，是夫人之號不別也。周王與吳楚同號王，故周王后亦下同吳楚之夫人也。案此當以先鄭說爲正，後鄭及賈說非也。王氏詳說云：鄭以爲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又何以有宗后爲權？與夫宗后守之文乎？云玉案十二以爲列者，鄭意案之成列者有十二列也。賈疏云：徵破賈馬以此十二列比聘禮，隨百簠，十以爲列，論謂案，聘禮，隨百簠夾碑，十以爲列，隨在東，彼文謂隨五十簠，爲五列，在東，隨五十簠，爲五列，在西，賈馬據彼爲訓，蓋謂此玉案與栗各以一案盛一器陳之，栗各十有二列，則二十有四案也。若後鄭之義，則每案之上，各有栗一簠，栗一簠，十有二列，止十有二案，以經文審之，當以賈馬爲長。惠士奇亦由賈馬義云：二王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有十二，諸侯十有八，兩兩列之，則九，大夫十，兩兩列之，則五，案，惠說是也。經於諸侯大夫，言純九純五，於十有二列不言純者，蓋互文以見義。云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者，此山平諸侯九列推而上之，則十二列當屬二王後，此勞蓋皆謂郊勞也。依聘禮，夫人待聘臣，使下大夫近郊勞，此夫人待上公諸侯，或當有遠郊勞等，與大行人上公三勞，侯伯再勞之禮略相擬與，云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者，以聘禮推之，籩人弓人，皆經用古字作栗，注用今字作栗，惟此職及矢人經注皆作栗，疑後人所改，下同。引聘禮者，明栗栗所實之器即竹簠之類也。燕，禮經作燕，字通，彼注云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簠而方，簠，猶兩也。右手執栗，左手執栗，賈疏云：聘禮，五介入境，張旂，是侯伯之卿大夫聘者也，而主國夫人，使下大夫勞賓，以二竹簠方者，簠法圓，今此竹簠方爲之者，此或栗栗與黍稷簠異也。玄被者，以玄緇爲表，被聘禮，諸侯大夫，使下大夫勞，無案，直有栗栗，此後勞，有栗栗，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賓客納粟食也。鄭司農云：素功，無橡飾也。籩或作〔疏〕璋邸射者，璋以琮爲邸，又於琮刻之爲八角也。其尺度無文，疑當璋五寸，邸琮六寸，氣，杜子春云：當爲籩，〔疏〕與上圭璧同，云以祀山川，以致稍餼者，典瑞云：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贈與致稍餼爲二事，此不云贈者，文不具也。注云邸射，刻而出也者，典瑞先鄭注義同，賈疏云：向上謂之出，半圭曰璋，璋首邪卻之，今於邪卻之處，從下向上，總邪卻之名爲刻而出，案賈說非也。刻而出者，專據琮邸言之，出，卽謂邸八出也。賈謂於璋首爲之，誤。詳典瑞疏，云致稍餼，造賓客納粟食也者，造賓客，據典瑞文，稍，卽粢人云共賓客之稍禮，注謂王不親饗食，而致以酬幣帛，又聘禮記：既致饗，旬而稍，注云：稍，稟食也，是二者皆得稱稍也。籩，卽司儀掌客之致饗籩，二者皆造賓客所舍之館納之，其使者則執玉帛以致命也。凡天子待朝聘賓客及五等侯國，君相爲賓，臣相爲國客，蓋皆通有此禮，但聘禮致饗籩，止以束帛致之，不用玉，致稍禮尤殺，其無玉可知，此

璋邸所用。疑爲天子待朝賓之禮。聘客禮降於朝君二等。其致稍饒用玉與否。經注無文。未能詳也。互詳典瑞疏。稍爲稟食。詳掌客疏。鄭司農云。素功。無璋飾也者。禮器云。大圭不瑋。此以素爲貴也。是素卽不瑋之謂。素功與璜續之事同。彼布帛則爲白采。此玉則爲無瑋飾。璋邸之際。但爲刻射。無瑋飾。對上文璜琮等有瑋飾也。云氣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飢者。段玉裁云。說文米部曰。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气聲。引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令。又曰。或從既作榮。又曰。或從食作飢。然則氣正字。飢或字。不當云氣當爲飢也。蓋漢時已用氣爲氣假字。氣爲雲氣字。而饒爲饒字。略如今人。子春以今字釋古。往往讀古字爲今字。於此可得其例。聘禮注古文饒爲既。中庸。既稟稱事。此皆饒文之闕與。

柳人闕。〔疏〕柳人者。釋文云。柳。木或作柳。案總敘先鄭注云。柳。讀如巾飾之飾。說文木部云。柳。梳比之總骨角木通有之。玉人治玉。雕人治骨角。磬氏治石。此柳人疑卽治木之工。明堂位。有刮櫨。注云。刮。刮摩也。木工刮摩。以梳比爲尤精致。故工亦卽以爲名矣。

雕人闕。〔疏〕雕人者。釋文云。雕。本亦作彫。案說文多部云。彫。彫文也。彫。琢字當以彫爲正。司几筵彫几。巾車當作珣。詳梓人疏。雕琢之事。蓋亦玉石骨角木所通有。故梓人說祭器云。小蟲之屬。以爲雕琢。但此刮摩五工。已有玉人柳人磬氏等。則此雕人當爲治骨角之工。意林引尸子云。雕人裁骨。則知牛長少是也。毛詩大雅棫樸傳。又曰。金曰彫。則非此義。江永云。姓有漆雕氏。記言丹漆雕幾之美。司几筵有彫几。彫几。蓋凡漆器。彫人作之。案江說亦足備一義。凡漆革木有彫刻爲文。輸人說穀漆云。既摩革。色青白。謂之穀之善。是漆器亦有刮摩之事矣。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疏〕磬氏爲磬者。名工也。說文石部云。磬。樂石也。從石。殸。象縣虞之形。殸擊之也。古者母句氏作磬。云倨句一矩有半者。謂磬有大小。其股鼓之折。皆爲鈍角。侈身之度。一矩又益以半矩乃合也。蓋一矩爲正方之角。侈之。而以半矩益一矩。則成鈍角矣。今磬皆橫懸。股鼓正平。古磬則皆直懸。股衰側而鼓直下。程瑤田云。磬縣之。其鼓之直中綱。曲禮。立則磬折垂佩。謂立而曲身。如磬之折也。左氏內外傳。室如縣磬。古人五架屋。從第四架下。爲月屬以隔之。外爲堂。

內爲室。室上之字。北出斜下。以交於北墉。墉直如磬鼓。字如磬股也。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鄭注。縣編殺之曰磬。謂如磬之縣也。案程說是明古制。爾雅釋樂。大磬謂之縣。郭注謂形似瑱館。瑱館則粗金岐出者。郭蓋據後世橫縣之磬言之。是晉時已不知有直縣之制矣。互詳玉人疏。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而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者。江永云。倨。猶直也。句。猶曲也。磬須作折旋形。然不可正。方如矩。而失於太句。又不可使兩股開過開。而失於大倨。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句股開之弦。比正。方之弦稍長。得一矩有半。以爲作磬之法。則得倨句之宜也。凡正。方形方十者。斜弦十四。一四有奇。此正。方矩也。今以一矩有半爲弦。是爲十有五。不止十四。一四有奇。一矩有半。大於所求之弦。張句股就之。又云。任取大小縱橫等成方。是爲一矩。度兩井之爲弦實。開方除之得弦。一矩有半。而兩股稍開也。後世作磬。不知此率。作正。方如矩形。戴震云。取句股相等。各自乘。對角徑隅。不及一矩有半。今以一矩有半爲之徑隅。則倨句不中矩。而成磬折矣。程瑤田云。度一矩爲句者。磬股矩也。一矩爲股者。磬鼓矩也。二矩均長。而求其弦。得弦數是正。方角之倨句。非磬之倨句也。於是推而求之。以句一矩應磬股二。二爲一矩也。以股一矩應磬鼓三。三則一矩有半。倨出弦外半矩。不能觸弦。今乃推開一矩有半。而漸張之。令其倨出者反而歸乎弦位。而不出乎弦。其弦亦自然引而伸之。以來相就。是之謂以一矩有半觸其弦。而向之正。方角倨句。變爲鈍角之倨句。則磬之倨句得矣。案依江戴說。則一矩有半。爲弦之長。依程說。則一矩有半。爲股之長。二說於算術並通。今諦玩鄭云。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是謂以股觸弦。程說似得鄭指。李銳說亦同。然經實無是義。故程氏譏鄭義爲煩碎。且與經文齟齬。程又別說之云。磬折之發斂也。倨句然。正。方折之一矩。又外博其折。而斜出其半矩以爲股。案程說是也。蓋經凡云倨句者。止論角度之侈弇。與弦徑無涉。今段割圓四象限之度數求之。蓋一矩爲九十度。益以半矩。則百三十五度。卽此磬之倨句也。若依鄭注。李銳以三角法算之。止得一百六度五十二分二十八秒。是不及一矩有半。於形爲太句矣。至車人云。一柯有半。謂之磬折。則當得百五十一度有奇。與此不同。而亦以磬折名之者。彼爲倨句形之通名。不必與此彙秒密合也。互詳彼疏。云磬之制有大小者。謂若特磬大而編磬小。又律各有長短不同。賈疏云。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也。案賈依下文先鄭注義。以大小據一磬之中。股爲大。鼓爲小。似非注義。賈引樂云者。蓋氏三禮圖載舊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磬大磬。配鐘鍾者也。是賈所引卽樂經義。依其說。則此乃特磬之度。故長皆倍增於正律也。云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者。鄭車人注定一矩長二尺六寸三分之二。此磬之其博爲一。謂博長短曰依律爲增減。其度不一。故知經所謂一矩有半者。止假以定其倨句之形。非言長短之度也。其博爲一。謂博

股博也。〔疏〕其博爲一者，肅崇義云：謂股博一律也。黃鍾之磬博九寸。程瑤田云：截其股之長半之爲其博。命之博。廣也。〔疏〕爲一，以爲出度之本。注云博，謂股博也者，磬直懸，上下爲股鼓二體，鼓博之度，別見下文。故鄭知此博爲專主股言也。云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玄謂股外面，鼓內面。〔疏〕股爲二，鼓爲三者，鼓之長度贏於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疏〕股爲二，鼓爲三者，鼓之長度贏於後長二律者也。鼓爲三，前長三律者也。黃鍾磬鼓博六寸，程瑤田云：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去一以爲鼓博者，鼓博胸於股三分之一也。肅崇義云：黃鍾磬鼓博六寸，程瑤田云：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鼓博得股博之太半也。又云：磬之體，鼓三，一片石耳，其股之二，如懸虎枝指，非所應有，以其孔必設於其旁，懸之不能正，故侈而壓之使正耳。然則股二，何以股博一，鼓三，何以鼓博三分一之二也。曰：壓之使正之道也。偏諸左者，必益之於其右，偏諸下者，必益之於其上，所益之數，與所偏之數，必兩相當焉。而後偏者正矣。曷爲其益股於鼓，而後能兩相當也。曰：股與鼓之數兩相兩，而後股與鼓之體兩相當，是故三分其鼓三，以其一爲股，博一，三分其股二，以其一爲鼓，是鼓六六不盡，是股博鼓博之數，兩相兩於鼓股中也。三其股博之一，即鼓之三，三其鼓博之六六六不盡，即股之二，是鼓六六不盡，是股博鼓博之數，兩相兩於鼓股中也。股鼓和而三分之一，即股博鼓博之和，股博鼓博和而三倍之，即股鼓之和，是股六六不盡，與股博鼓博之和數，又互相兩於兩數之中也。此其故何也。股二與股博一自乘，得積二百，鼓三與鼓博六六六不盡自乘，亦得積二百，其積同，其兩體之輕重同也。故能益其偏而壓之使正也。案程說磬股鼓體積相兩之理，極精，足補鄭賈義。云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者，股與鼓厚同，程瑤田云：厚得鼓博之少半也。肅崇義云：黃鍾磬厚二寸，徐養原云：磬惟藉厚薄以分清濁，賈疏謂厚則聲清，薄則聲濁是也。依賈氏爲鍾之例，則當以分別大磬小磬厚薄之度。今云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是厚薄之度生乎鼓博，鼓博同，則厚薄亦無弗同，何以分清濁哉。是有說焉。八音惟絲與石俱倍半同聲，而絲之倍半與石相反，絲音長者濁，短者清，全弦爲正聲，則半弦爲半聲，半弦爲正聲，則全弦爲倍聲。石音清者濁，半其厚，則得倍聲，倍其厚，則得半聲。上生者，反用損，下生者，反用益，然其半而又半，倍而又倍，皆自然相應，則與絲者同理，故舉一聲而各聲可得。鍾磬皆十聲，而磬之十聲與鐘異，鐘於五正聲外有五清，磬則於五正聲外有徵羽二濁聲，宮商角三清聲，傳曰：鐘尚羽，石尚角，此之謂也。磬十聲，清角最清，其磬最厚，磬之厚，不得過其廣之半，假如鼓廣三寸，則角磬寸四分，商寸二分，宮一寸，羽九分。

徵八分，再退一分，得七分，則復爲角矣。由是六分爲商，五分爲宮，四分爲羽，四分爲徵，而十聲皆備。然則鼓博三寸，其厚一寸，乃宮聲也。所謂黃鐘小素之首也。夫宮，音之主也。凡制樂器，必吹律以定宮聲，得宮聲，而五聲可推，得清宮，而正宮亦可得矣。案徐說是也。聲亦有特縣編縣之異。賈前疏引樂經及聶氏所說，爲特縣之數度。徐氏所說，爲編縣之數度。是互相備也。特縣編縣制，詳小胥疏。注：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者，賈疏云：以其鼓而廣，鼓而狹，故別爲甬與股以設之。又云：磬有二體，曰鼓，曰股。縣設於股，故股橫在磬縣設於股，怒著鍾磬之木體，而爲聲疲，故別爲甬與股以設之。又云：磬有股，猶鐘之有甬也。鍾縣設於甬，上其下縱者鼓，蓋所擊處，磬之木體也。司農以上下寫其形，得古縣磬之法。案程說是也。磬所擊處謂之鼓，猶甬氏鐘所擊處亦謂之鼓也。股專爲縣磬設，其縣孔所在，經無文。程氏及汪萊謂鼓與股相函同積，推其重心，縣孔當於鼓上中線之右設之。於算術亦密合，可補經注義也。云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程瑤田云：先鄭言上下，後鄭言內外，蓋互相爲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故康成謂股外面，鼓內面也。程瑤田云：先鄭言上下，後鄭言內外，蓋互相足。先鄭解直縣則鼓在下，故以上下寫之。後鄭申言鼓直縣，故恆在內，爲內面。惟鼓直縣，則股斜出，故恆在外，爲外面而向人。又云：國語：鍾簾蒙璆，則古人縣磬，當以折處向人面，以槌旁擊其鼓。磬直，股斜出，有偃形。鍾簾立其下，仰而蒙之。案程說亦是也。云假令磬股度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者，賈疏云：假令者，經直言一二三，不定尺寸，是假設之言也。若定尺寸，自當依律爲短長也。以四寸半爲法者，直取從此已下爲易計，非實法也。徐養原云：鄭意舉黃鍾磬爲例，正是實法。古磬之大小，讀此可得其槓。若取易計，何不樂云一律三律，不更整齊乎。惟林夷南無應五律，股博宜用全數。又云：四寸半與黃鍾律數相準，得黃鍾，而他律亦可類推。假如林鍾之磬當倍律，股博六寸，脩尺二寸，鼓脩尺八寸。已上則摩其旁。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博四寸，案依徐說，則鄭據黃鍾半律，見縣磬股博之數也。其說較賈爲長。已上則摩其旁。鄭司農云：磬聲大上，聲清也。薄，疏已上，則摩其旁者，江藩云：爲磬雖有度數，然不摩鑲之，則清濁不分，焉能合律乎。以意度之，而廣則濁。疏：磬制成之後，吹十二律之管以定其聲，如一律有清濁二音者，求濁聲，則摩之使薄而廣，求清聲，則摩之使短而厚，再以律管比其聲，於是五音諧矣。徐養原云：摩其旁，摩其端，此劑量之法也。曲同云：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劑量，觀磬氏之爲磬，可得其法矣。物性無常，即同爲一物，而剛柔精粗良非一致，不知劑量之法，雖得其度，數終不得。聲磬氏爲刮摩之工，非摩無以成器，上言三分其股博，以其一爲之厚，則磬之厚薄本有一定之度，然或合度而不得聲，故又有摩旁摩端之法，以爲之劑量。注：鄭司農云：磬聲大上，則

摩鑣其旁者，明此云上下，皆造磬既合度，而聲尚未協律，故爲此調劑之法。聲太高，則須減其厚度，故摩錯其旁，使之薄。摩鑣詳總敘疏，磬之考擊，雖以鼓爲主，而其得聲，則股鼓同體，互相函舍，亦兩相震盪，不能分爲二也。依後鄭薄厚之義，似謂摩其平面之兩面，但摩厚使薄，則止摩一面已足，不必摩兩面，而摩面亦必上下均平，則於厚度所減無多，而已足改其聲矣。徐養原云，磬以鼓爲主，既摩其鼓，則股亦須摩，否則輕重不等，而鼓縣不得直矣。案徐說是也，云玄謂大上，聲清也者，上猶高也，聲高則清，故云大上聲清。云薄而廣，則濁者，賈疏云，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今大上是聲清，故使薄，薄而廣，則濁也，詒讓案，狹者不可使廣，此摩其旁，其廣度自若，但厚度既減，則已下，則摩其端，大下，聲濁也，〔疏〕已下，則摩其端者，釋文云，端，劉又音穿，本或作端，案劉因薄見廣耳，已下，則摩其端，短而厚則清，〔疏〕音與經義不合，不足據，說文端部云，端，物初生之題也，立部云，端，直也，阮元云，依說文，則端爲肇端字，端爲端正字，案阮說是也，端端古今字，釋文或本，蓋後人所改，鼓上端與股相接，不可摩，則可摩者，唯股之上端，與鼓之下端，然股鼓兩積正等，若止摩一端，則上下既不均平，而重心亦隨之而改，縣與擊皆不協矣，諦審注短而厚之義，自謂股上鼓下兩端並摩之，以略減其脩度也，注云大下，聲濁也者，下猶低也，聲低則濁，故云大下聲濁也，云短而厚，則清者，賈疏云，此聲濁由薄，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聲清也，案賈說是也，此摩端其厚，一寸之度亦自若，但兩端長度，得摩而減，則因短見厚耳。

周禮正義

卷八十一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弗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弗當爲殺。鄭（疏）人爲矢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說文矢部云。矢。弓弩矢也。古者夷牟初作矢。大射儀及孟子公孫丑篇。並有矢人云。鏃矢參分。弗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者。程瑤田云。司弓矢職。掌八矢之法。枉矢繫矢殺矢鏃矢增矢。弗矢恒矢。庫矢。鄭注。殺矢鏃矢二者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恒庫二者前後訂。其行平也。又云。恒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矢人職所舉五矢。僅三等。鏃矢弗矢。曰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卽夏官注所謂前尤重者也。易祓云。三分其鏃之三尺。則一尺在前。二尺在後。以後二尺之重與前一尺相等。則彙前之鐵爲極重矣。故其發過。而近射川焉。詒讓案。恒矢之鏃。蓋有二種。禮射川金。習射川骨。既夕禮及爾雅所謂志也。此經不及恒矢。庫矢者。以其前後訂分數易明。文不具也。互詳司弓矢疏。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者。訂謂平比之。釋文云。訂。李音亭。呂沈同。則讀訂爲亭。毛詩大雅行葦傳云。鏃矢參亭。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亭。平也。亭訂字通。詳司弓矢疏。鐵。謂刃也。前攻金之工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則矢鏃亦以銅爲之。故得與錫相和。而二鄭此注。並云鐵者。蓋據漢時爲矢。皆用鐵鏃。周時矢鏃。亦容兼用銅鐵。故並云鐵矣。鄭意凡矢以刃爲前。刃以鐵爲之。故恒重。後則唯著栝羽。故恒輕。既夕注云。凡爲矢。前重後輕是也。此二矢後多而前少。以相稱量而適平者。明鐵重。故厭前一。使重得與後二等也。云司弓矢職。弗當爲殺者。段玉裁云。當字衍文。賈疏云。彼鏃矢與殺矢相對。弗矢自與增矢相對。此上既言鏃矢。明下宜有殺矢對之。故破此弗爲殺也。司弓矢注亦云。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鄭司農云。一在前。謂箭彙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者。彙。舊本並誤彙。釋文同。今依毛晉本正。後注並同。鐵莖卽鏃也。此矢彙三尺。殺者居一尺。鏃之入彙中者。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二在後。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繫矢也。（疏）兵亦止一尺。故云居參分殺一以前也。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二在後。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也。（疏）兵

分寸之一也。以後七分之二與前七分之三相等。則稟前之鐵。比兵矢又短而小矣。故其發高。而弋射用焉。賈疏云。此經直言弗矢。不言矰矢者。以其與弗矢同制。故略而不言也。注云。鐵又差短小也者。賈疏云。以其前五分二在前。此七分三在後。前是差短小也。云司弓矢職。殺當爲弗者。段玉裁謂當亦衍文。此弗字與上文殺誤。五易。故鄭兩破之。司弓矢注云。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破殺爲弗。亦當兼矰矢也。參分其長而殺其一。矢稟長三尺。殺其前。〔疏〕又作殺。注云。矢稟長三尺者。鄉射記云。物長如箭。注亦云。箭矢餘也。長三尺。與跬相應。賈疏云。按稟人注。矢服長短之制未聞。彼以無正文。故云未聞。此云三尺者。約羽六寸。逆差之。故知三尺也。江永云。矢箭有長短。三尺其中制。詒讓案。稟人云。矢八物。皆三等。則八矢長短各異。與弓同。又轉人注云。凡弓引之中參。中參者。蓋謂弓之下制六尺。引滿之。中容矢長三尺。然則矢之制。以三尺爲最。短其上中制當以次遞增也。云殺其前一尺。令趣鐵也者。族。卽刃也。釋名釋兵云。矢木齊人謂之鐵。鐵。族也。言其所中皆族滅也。正字當作族。說文金部云。鐵。利也。从部云。族矢鋒也。束之族。族也。趣與趨同。鐵細而稟豐。故殺稟前一尺。使趣前漸殺。至於鐵而平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疏〕既夕記有矰矢志矢。並短衛。鄭注云。示不用也。然則羽短則矢不可用。太長則又行遲。故必以五分矢長之一爲度。注云。羽者六寸者。以三尺之稟。以其箭厚爲之羽深。箭。讀爲稟。謂矢餘。古〔疏〕深。謂羽入箭之深。凡設五分之二。而取一分。則六寸也。以其箭厚爲之羽深。箭。讀爲稟。謂矢餘。古〔疏〕深。謂羽入箭之深。凡設羽深淺之度。必視箭之厚薄爲差。則不傷其力也。注云。箭。讀爲稟。謂矢餘。古文假借字者。總敘杜注義同。釋名釋兵云。矢。其體曰餘。言挺餘也。鄭意箭自有本義。與矢餘之稟聲近。故假箭爲稟也。說文竹部無箭字。然許鄭二君說字不盡同。疑古本有此字。从竹可聲。而別有本義。今不可攷。禮經借爲矢餘之稟。故云古文假借。若鄉射大射禮注。並訓箭爲矢餘。則卽以借義釋之。故不復正其讀。與此注不相齟齬也。互詳總敘疏。又案此經箭字。蓋故書今書所同。鄭云古文假借字。乃釋字例。非校故書也。與小史注以軌爲蓋古文同。與庖人稟氏注所稱古文卽指故書異。云厚之數未聞者。矢厚經無文。故鄭云未聞。程瑤田云。刃圍寸者。刃木之圍也。刃之木。卽箭之末。循其所綯之末而漸豐之。至於其所綯之始。所謂參分其長而綯其一也。準之而爲箭末之綯圍。則亦參分其圍而綯其一而已矣。綯圍寸。則不綯者。圍寸有半。其厚半寸可知也。若是。刃之圍寸。似無三等之差矣。圍寸無差。而三等之差實由金鐵。豈

所謂鏃十之重三皖者。惟殺矢之屬爲然。故治氏專言殺矢。與。案此程氏以意推之。未知是否。姑存之。以備一義。水之以辨其陰陽。辨猶正也。陰。〔疏〕水之以辨其陰陽。水之。謂取箭木漸之水中。猶輪人云。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陰陽。謂棄之向日背日者。亦與輪人斬轂必矩其陰陽同。賈疏云。就其浮沈刻記之。注云。辨。猶正也者。此引申之義。小爾雅廣音云。辨。別也。辨別所以正其陰陽之而。故云猶正也。云陰沈而陽浮者。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稟兩旁。弩陰潤就下。故沈。陽燥向上。故浮也。〔疏〕夾其陰陽。以設其比者。莊存與云。比。今人謂之扣。所以扣弦也。夾其陰陽。以爲扣。謂箭常弦括也。〔疏〕處。半陰半陽。不偏重也。程瑤田云。如弓矢。既辨其沈而在下者爲陰。浮而在上者爲陽。而刻記之矣。乃夾其兩旁而設比。是爲夾其陰陽。案莊程說是也。云夾其比。以設其羽者。矢羽有四。設之必夾比。蓋在四角邪夾之。故羽著四角。自從橫相直。而不與比相侵也。古矢皆四羽。與今矢三羽異。注云。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稟兩旁。弩矢比在上下者。賈疏云。以其弓豎川之。故比在稟之兩畔。弩弓橫川之。故比在稟上下。論讓案。設比蓋當陰陽均處。弓矢則比在兩旁。陰陽在上下。弩矢則比在上下。陰陽在兩旁也。云設羽於四角者。弓弩之矢。比在兩旁上下。則四角皆適當空處。故就之設羽也。鄭司農云。比謂括也者。文選西京賦薛注云。括。箭括之御弦者。括正字作括。說文木部云。括。一曰矢括。樂弦處。釋名釋兵云。矢。其末者括。括。會也。與弦會也。括旁曰又。形似又也。國語魯語說括矢云。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韋注云。括。箭羽之閒也。案括卽楷之隸變。此注及儀禮尙書並作括。同聲假借字。比卽於箭末刻之。魯語云。銘其括者。卽銘其箭也。經不著比之長度者。比之長不過數分。於三尺之箭。所增損無多。不關前。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二。〔疏〕參分其羽。以設其刃者。江永云。此刃并鏃言之。後輕重之數。故可從略也。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卽設鏃也。俞樾云。分字衍文也。記文本云。參其羽以設其刃。刃者。兼鏃而言之也。羽長六寸。三六一尺八寸。加鏃一尺。刃二寸。適合矢長三尺之數。故曰參其羽。以設其刃。明設鏃刃在一尺八寸之外也。上文云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此就全矢計之。若除去鏃刃一尺二寸。則參分其長而羽其一矣。所謂參其羽以設其刃也。誤衍分字。義不可通矣。案俞謂經分字當爲衍文。其說近是。注云刃二寸者。賈疏云。以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不可參分取二分作四寸。明知參分取一。得二寸爲刃。故知刃二寸。俞樾云。如疏義。則當云參分其羽。以爲刃長。不當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也。且羽長六寸。但云參分其羽。將取二分乎。抑取一分乎。古人之辭不應如是之觸突也。論讓案。鄭賈之意。以經參分其羽。爲參分六寸之長。而取其一。爲

二寸。故下文又增刃長寸爲刃長二寸。於此經義雖未協。但以下文校之。刃長寸。爲薄七之度。其則雖有疾風。亦七上爲豐。本出箭外。圍寸者長亦一寸合之。亦得二寸。則鄭云刃二寸。於矢鏃之度。固不謬也。弗之能憚矣。故書憚或作但。鄭司農云。讀當爲憚。〔疏〕風不能驚憚箭也者。段玉裁云。大司馬職注。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壇但憚二字古音同部。張文虎云。慮人。句兵欲無彈。注。故書或作但。鄭司農云。但當爲彈丸之彈。但謂掉也。此憚彈二字同義。當皆訓爲掉。商頌不震不動。箋。不可驚憚也。以驚憚訓震動。蓋彈憚但動掉皆聲之轉。但案張說是也。注云驚憚箭。亦謂矢行爲風所憾。而振掉若驚憚然。與慮人注讀雖異。而意則同。又莊子大宗師篇。子輿曰。無怛彼。釋文引先鄭注。作不能驚怛。蓋以音同。改之以就莊子之文。不知此經故書憚作但。與慮人彈作但。正同不能驚憚之訓。又正承憚之。刃長寸。圍寸。鏃十之重三。〔疏〕刃長寸者。記鏃末之長也。以下以威之讀。改作怛。不可通也。刃長寸。圍寸。鏃十之重三。〔疏〕刃長寸者。記鏃末之長也。以下與粟異材。別使金工爲之。既成。以授此工。設之於粟。故其文兩見。亦百工之聯事通職也。云圍寸者。此專指鏃本之圓在粟外者言之。其長與鏃末之薄七等也。鏃末之七。薄而且銳。不可以言圍。則圍寸指鏃本言明矣。鏃本與末各寸。合之適二寸。云鏃十之者。謂鏃本之入粟者十倍圍之度也。鄭讀刃長寸爲長二寸。則謂此不家彼爲文也。云重三。〔疏〕非鏃與鏃之重也。程瑤田云。治氏曰爲殺矢。矢人言刃同。不專言殺矢也。余以三等之矢。訂之而平者。前後殊所。其故在金鏃有輕重。則記所云刃之度法。與權刃之數。宜如治氏專指殺矢言也。其他二等。則以次差短。亦以次差輕。準訂平處試之。可知其數。論讓案殺矢之刃。在三等爲最重。兵矢田矢。弗矢等。當以次遞輕。然此皆就鏃之長短豐殺消息之。以取均平。而刃長寸圍寸之度。則諸矢固無不辭若畫一也。鏃之度法。八矢爲四等。可以意參定之。故經不分別著之也。互詳治氏疏。注云刃長寸。脫二字者。段玉裁云。謂寸上脫二。江永云。刃長寸。此及治氏兩言之。謂此處脫二字。既未安。而刃長二寸。鏃十之者。又有鏃二十寸之嫌。文意尤不協。案江說是也。此經本無脫文。但鄭讀矢長二寸。亦不誤。戴震謂矢七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程瑤田云。余見古矢鏃不爲七。豐本銳末。自其半而漸殺之。然則二寸者。刃之通長。言刃長寸者。蓋言其半之發於矟者耳。案古矢鏃蓋有豐本及薄七兩制。其鋒皆一寸。戴程兩說並得通。左昭二十六年傳云。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鏃胸汰轉。七入者三寸。杜注云。七。矢鏃也。孔疏云。今人猶謂箭鏃薄而長闊者爲七。據杜孔說。則古矢鏃多爲七。方言云。凡箭鏃胡合者。四鏃。或曰拘腸。三鏃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鉞。或謂之鉞。郭注云。鏃。稜也。子雲所謂四鏃三鏃胡合者。

卽豐本銳末之制。廣長而薄鋒者。卽古薄。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言
上之制。是矢鏃有二制。漢時猶然矣。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言
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迴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趨。旁掠也。〔疏〕前弱則俛者。俛。唐石經作勉。宋余仁仲本同。錢大昕云。勉與
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趨。旁掠也。〔疏〕前弱則俛者。俛。唐石經作勉。宋余仁仲本同。錢大昕云。勉與
李善注引詩。俛。求之。漢書谷永傳。閑免通樂。師古注。閑免。猶屈勉也。表記。俛。爲日有孽孽。讀如勉。此經又讀
勉爲俛。音同義亦同也。案錢說是也。以下並論作矢不中法之弊。程瑤田云。前弱後強。後弱前強。與前後強弱同而
中或偏強偏弱。則俛翔紆揚之病生。云羽殺則趨者。殺亦當作綯。下章並同。羽殺謂羽減少也。注云言幹羽之病使
矢行不正者。凡矢行正。必應扼物線。若幹羽有病。則行失其正。前弱後弱。中弱中強。幹之病。羽豐羽殺。羽之病
也。俛翔紆揚。謂矢行不應正線。遲趨。則不中常節也。云俛。低也者。說文頁部云。類。低頭也。重文俛。類或从
入免。引申之。矢行低。亦通謂之俛。程瑤田云。俛者前低。云翔。迴顧也者。說文羽部云。翔。回飛也。程瑤田云。
翔者前高。云紆。曲也者。楚辭惜誦王注同。程瑤田云。紆者中曲而不直。云揚。飛也者。說文手部云。揚。飛舉也。
太射儀云。揚。觸柵復。與此揚義略同。程瑤田云。揚者前後輕而不定。云豐。大也者。兩人注同。云趨。旁掠也者。
說文走部云。趨。疾也。廣雅釋詁云。是故。夾而搖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今人以指夾矢。〔疏〕是故。夾而搖之者。
掉。動也。謂矢太疾則動而旁出。是故。夾而搖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俛。衛是也。〔疏〕是故。夾而搖之者。
作搖。案搖卽搖之變體。漢隸凡从得之字。或變从耆。劉球隸韻載漢孔廟禮器碑。劉寬碑。朱龜碑。李翕西狹頌。縣
並作餘。韓敕碑。鄭固碑。瑤並作瑤。是其證也。阮元云。葉本作木又作搖。疑正文搖字當本作餘。案阮說亦通。以
下記試羽之法也。云以抵其豐殺之節也者。弓人注云。箭猶適也。程瑤田云。豐殺得其節。則遲趨之病亦除矣。注
云今人以指夾矢。俛。衛是也者。釋名釋兵云。矢羽齊人曰衛。所以導衛矢也。程瑤田云。今人試矢。以左手指握而圍之。
藏矢其中。復以右手兩指夾其比。旋之令前行。以觀其遲趨之宜。衛卽羽也。既夕記。橈之以抵其鴻殺之稱也。
云。撒矢短衛。志矢亦短衛。疏言羽所以防衛其矢。不使不調。故名羽爲衛是也。橈之以抵其鴻殺之稱也。
橈。弱其。〔疏〕橈之以抵其鴻殺之稱也者。記試幹之法也。賈疏云。此言鴻。卽上文強是也。此言殺。卽上文弱是也。
幹。〔疏〕注云橈弱其幹者。廣雅釋詁云。橈。曲也。說文手部云。橈。按也。謂抑按其幹令曲。則殺者先屈。
可以驗其。凡相符。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棗。相猶擇也。生。謂無暇蘊也。搏。讀如搏黍之
稱否也。凡相符。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棗。搏。謂圍也。鄭司農云。欲棗。欲其色如棗也。

〔疏〕凡相筭者。記選筭之法也。云同重節欲疏者。節。謂筭之節目也。呂氏春秋舉難篇云。尺之木。必有節目。矢
筭長三尺以上。必不能無節目。但以疏為善耳。注云相猶擇也者。爾雅釋詁云。相。視也。相筭。亦謂視而
擇之。云生。謂無瑕者也。謂若初生之木也。賈疏云。無瑕。謂無異色。無蠹。謂無蠹孔也。程瑤田云。生。如漢
律志洽輪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之生。晉灼曰。生而自然均也。彼言其厚生而自然均。此言其形生而自然均。且生字
直貫下四者。搏重疏。生而自然者也。案程說較鄭為長。云搏讀如搏黍之搏者。賈疏云。讀如爾雅釋鳥黃鳥搏黍也。
云謂圍也者。輪人注云。搏。圍厚也。義同。鄭司農云。欲。欲其色如栗也者。栗。注例用今字作栗。此經注皆作
栗。疑亦後人所改。詳籒人玉人疏。戴震云。堅實之色。論讓案。聘義。
縹密以栗。注云。栗。堅貌。此云色如栗。亦由質堅。故色如栗也。

陶人為甗實二鬴後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量六斗四升曰甗。鄭

〔疏〕陶人為甗。實二鬴者。陶人。亦以事名工也。左襄二十五年傳云。虞閼父為周陶正。喪大記云。陶人出重甗。
此工即其屬也。互詳總敘疏。說文瓦部云。甗。甗也。一穿。案甗盆甗皆容一斛二斗八升。戴震云。一穿為甗。
七穿為甗。甗上天下小。甗雅。甗謂之甗。錢也。方言。甗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甗。或謂之甗。郭注云。
涼州呼甗。甗亦通稱也。甗上體如甗。無底。施筭其中。容十二斗八升。下體如甗。以承水。陸氣於上。古銅甗有
存者。大勢類此。又云。陶人甗盆甗皆。皆不言廣崇之度。或脣而斂。或庠而屈。不一定也。論讓案。甗甗皆炊
之器。故少半饋食禮云。雍人櫛鼎七俎于雍。饗。廩人櫛甗七與敦于稟。饗。是甗甗以炊飯。與鼎以烹牲體同。甗盆甗
並陶土為之。故左傳釋文引字林云。甗。土甗也。左襄二年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聲。杜注云。甗。玉甗。此
別以玉為之。不為用器。非常制也。云厚半寸。脣寸者。說文肉部云。脣。口端也。凡器厚半寸。其口脣周市有緣。此
故厚倍之。陶旗諸器並同。云盆實二鬴者。制詳牛人疏。云甗實二鬴者。說文瓦部云。甗。甗也。又甗部云。甗。甗
屬。案甗甗字同。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甗。炊器也。云七穿者。穿即謂空。說文穴部云。穿。通也。筭。空也。楚
辭離騷有甗。王注云。筭。土甗孔也。此七穿。即所謂筭矣。注云量六斗四升曰甗者。廩人桌氏注並同。鄭司農
云。甗。無底甗者。少半饋食禮注云。甗如甗。一空。說文云。甗一穿。釋名釋山云。甗。甗一孔也。賈疏云。對甗
七穿是有底甗。段玉裁云。無底。即所謂一穿。蓋
甗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高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庠實二穀厚半寸脣寸。鄭司農云。
穀。讀為斛。

殷受三斗，聘禮記有斛，玄謂豆實三而成殷，〔疏〕曰：殷，五穀者，容六斗，說文甬部云：甬，鼎屬，實五穀，斗二升，則殷受斗二升，庚，讀如請益與之庚之庚，〔疏〕曰：殷，象腹交，文三足，角部云：殷，盛贖厄也，讀若斛，方音云：也，北燕朝鮮冽水之間，或謂之鑊，或謂之餅，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鑊，或謂之鑊，吳揚之間，謂之甬，郭注云：鑊，釜屬也，戴震云：甬雅，鼎款是謂之甬，注云：鼎，曲脚也，蓋或以金或以瓦爲之，款而三足，無足則釜也，毛詩傳：有足曰鑊，案戴說是也，甬，三足似鼎，故史記封禪書說九鼎云：其款是曰甬，索隱云：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漢書郊祀志：款是作空足，顏注引蘇林云：足中空不實者名曰甬，是甬形制與鼎同，但以空足爲異，故許君云：鼎屬，其川主於烹飪，與釜鑊同，故方言又以爲鑊之別名，古或範銅爲之，史記滑稽傳云：銅歷爲棺，索隱云：歷，卽釜甬也，歷，歷之借字，此陶人所作是瓦甬，說苑反質篇云：瓦甬煮食，說文載甬字重文或作甬，又引漢令作歷，並從瓦是也，云庚實二穀者，容二斗四升，左傳昭二十六年孔疏云：庚，瓦器，今甬之類，案形制未聞，注：鄭司農云：殷，讀爲斛者，段玉裁云：似傳寫之誤，讀爲歷，當本是或爲斛，案段校是也，此疊異文，非改讀其字也，云殷受三斗者，此據旅人文，而讀豆爲斗，兼據今文禮家說，以此經之庚爲聘禮記之通，又以庚實二穀爲六斗，半之爲一殷所受之數也，彼通，掌客及古文禮並作數，聘禮記說致禮之米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乘，注云：今文數爲通，彼記下文別釋車米總數云：二百四十斗，又別說禾云：四乘曰筥，十筥曰稷，此後鄭本記三文，各不相蒙也，說文禾部耗字注：則以十數之乘與四乘之乘爲一，而云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爲乘，四乘曰筥，十筥曰稷，此亦本聘禮記，而易二百四十斗之斗爲斤，以爲一乘之總數，許所據文義並與鄭異，其稱周禮者，謂此經舊師說，故載師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一非出稷禾二百四十斛，乘筥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與說文同，孔廣森云：異義以稷禾爲二百四十斛，是乘乃六斛矣，禮注云：今文數爲通，似今文不但通數字異，且唯作六斗曰通，而無十字，通卽庚也，記庚實二穀，司農注殷受三斗，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鄭讀豆爲斗，蓋旅人豆實三而成殷，先鄭亦讀豆爲斗，故云殷受三斗，殷斛同音，而所容實異，三斗爲殷，六斗爲庚，十庚爲乘，乘六斛，二百四十斤，四十乘爲稷，稷二百四十斛，九千六百斤也，案孔參綜異義，說文證先鄭此注殷受三斗，據今文禮記通之半量，其說甚塢，蓋先鄭意：殷三豆，實爲三斗，是庚卽通，六斗，甬一斛，五斗也，以此數遞乘之，則一乘爲庚者十，爲斛者六，爲殷者二十也，一稷爲乘者四十，爲庚者四百，爲斛者二百四十，爲殷者八百也，與異義所述古周禮說稷禾之數正合，蓋此經舊師說本如是，故先鄭從之，後鄭掌客注，及聘禮記注，則並從古文，作十六斗曰數，不從今文作通，亦不從別本作六斗曰通，而四乘自爲禾把，與十數之量不相蒙，先鄭及許依今文說，於義爲短，故不從也，許君雖從今文禮義說，說文甬部又云：斗二升曰

穀。則許不以此庚爲卽今文禮之逾。其說與先鄭又小異。云聘禮記有斛者。段玉裁云。謂十斗曰斛。此分別斛斛之解也。正經穀或爲斛之誤。案段說是也。先鄭既不從或本作斛。又嫌穀斛音義易混。故別白之云。聘禮記有斛。明彼斛自爲十斗之量。與此穀異。賈疏謂先鄭說穀受三斗。或十斗。未達先鄭之指。云玄謂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者。後鄭亦據旃人文。而不破字。豆實四升。三之爲斗二升。此破先鄭穀受三斗之說。說文義同。云庚讀如請益與之庚之庚者。論語雅也篇文。後鄭引之。明此庚卽論語之庚也。依鄭義。則庚容二斗四升。何氏集解引包咸云。十六斗曰庚。非鄭義也。戴震云。量之數。斗二升曰穀。十斗曰斛。二斗四升曰庚。十六斗曰穀。穀與斛。庚與穀。音聲相邇。傳注往往譌混。論語與之庚。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乎始與。包注十六斗曰庚。誤也。案戴說是也。賈疏云。爾雅斛二升。二斛爲豆。豆小四升。四豆曰區。二釜有半。謂之庚者。庚本有二法。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穀。注云。今文穀爲逾。逾卽庚也。按昭二十六年。申豐云。粟五千庚。杜注云。庚。十六斗。以此知庚有二法也。案賈引小爾雅廣量文。與今本異。庚。小爾雅作穀。則仍與聘禮記字同。禮今文作逾。別本又作六斗曰逾。先鄭以當此經之庚。彼逾字或亦作庚。國語魯語每米章注云。缶。庚也。禮聘曰十六斗曰庚。是庚與逾聲近字通。故包杜及史記集解。論語皇疏引賈達。左傳。國語注。周語章注引唐固說。並同。後鄭但引論語以證此經之庚。而不引聘禮記。明今文禮之逾與此經及論語之庚異字異量。亦與先鄭意不同。賈引聘禮記。謂庚本有二法。與後鄭指實無當也。據論語。則釜庚二量迥殊。小爾雅廣量云。穀二有半謂之缶。則缶爲四斛。是缶與釜庚亦異。而魯語缶米。許氏異義以缶爲釜。章注又以爲卽庚。則是提釜庚缶爲一量。殆必不可通。今文禮之庚字又作與區。詳弓人疏。

旃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豆實四升。〔疏〕旃人爲簋者。旃。唐石經誤旃。旃人。亦以事名工。

也。賈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尙質。按易損卦彖云。二簋可用享。四。以簋進黍稷於神也。初與二質。其四與五承上。故川二簋。四。巽爻也。巽爲木。五。離爻也。離爲日。日體圓。木器而圓。簋象也。是以知以木爲之。宗廟用之。若祭天地外神等則用瓦簋。故郊特牲云。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匱。以象天地之性。是其義也。案賈所述易損彖義。據鄭易注。亦見詩秦風樛與孔疏。簋之容與穀同。皆斗二升。賈舍人疏引鄭孝經注。謂簋受斗二升。則簋蓋所容亦同。唯以方圓爲異。戴震云。古者簋蓋或以金。或以木。或以瓦爲之。管仲鐵簋。金簋也。爾雅金謂之饒是也。飾以玉。飾以象者。木簋也。瓦簋不得有飾。案戴說是也。韓非子十過篇云。堯飯於土

簋。士簋。卽此瓦簋也。聘禮又有竹簋方。則簋之別制。此與木簋金簋並非。旅人所爲矣。唯旅人爲瓦簋。亦當兼爲瓦簋。此不言者。文不具也。簋形制互詳舍人疏。云豆實三而成。穀。崇尺者。戴震云。簋豆並崇尺。簋通蓋高。豆下有柄。亦通蓋高。附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竹豆謂之簠。此瓦豆則登也。豆其通名。登與豆用同。宜濡物。若饌惟宜乾物。黃以周云。崇尺。瓦豆之高也。簠人注云。簠如豆。其容實皆四升。賈疏以爲簠豆皆而徑尺柄尺。依漢禮器制度知之。管子弟子職。柄尺不跪。注云。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則柄尺實古制矣。論語皇疏云。柄尺二寸。非也。柄卽中央直者。禮謂之稜。其下有附。禮謂之登附。與口各高一寸。合柄一尺。爲高尺二寸。鄭注雜記云。豆徑尺。疏云。而徑尺。以口高一寸。圓徑一尺算之。已足容實四升。聶氏以爲口圓徑尺二寸。亦非也。案戴黃說甚數。似聶氏三禮圖引梁正阮瞻圖云。登盛滂。以瓦爲之。受斗二升。口徑尺二寸。足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蓋。似豆狀。此所說形制過大。聶崇義已所之矣。又賈疏謂祭宗廟用木簋。祭天地外神用瓦簋。則豆亦當然。郊特牲孔疏。亦謂祭天之簋豆用瓦。與賈意同。陳祥道云。詩生民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少牢饋食禮有瓦豆。則宗廟有瓦豆矣。案陳說是也。蓋簋豆各有瓦木二種。內外祭祀賓客通用之。賈孔強爲區別。未足據也。又案豆實三而成。穀。先鄭蓋讀豆爲斗。故陶人注云。穀受三斗。若然。則簋亦容三斗。於量太侈。又斗用木不用瓦。非旅人所爲。故後鄭不從。此注亦不載。詳陶人疏。豆形制互詳醢人疏。注云崇。高也者。總敘注同。云凡陶旗之事。簋豆實四升者。臬氏注同。廣雅釋器云。升四曰桓。桓。木豆正字。凡豆瓦木容實並同。詳醢人疏。凡陶旗之事。簋聖薛暴不入市。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簋。讀爲刮。薛。讀爲藥黃藥之藥。暴。讀〔疏〕凡陶旗之事者。以下法式。云簋聖薛暴不入市者。聖。聖之譌體。葉鈔釋文作猥。案當從說文作聖。詳後。不入市。謂不得鬻於市。卽司市儻飾之禁在工者也。注云爲其不任用也者。明聖薛暴。則器苦腐不任用。故不入市也。鄭司農云。簋讀爲刮者。謂器似刮刮然也。云薛。讀爲藥黃藥之藥者。說文木部云。槩。黃木也。段玉裁改爲爲如。藥爲槩。云黃槩今俗作黃柏黃藥。皆誤。讀如槩者。擬其音也。今本作讀爲誤。案段校是也。阮元說同。云暴。讀爲剝者。說文刀部云。剝。裂也。廣雅釋詁云。剝。落也。先鄭蓋謂薛暴爲破裂剝落之貌。云玄謂簋讀爲明者。賈疏云。明。謂器不正缺邪者也。段玉裁云。鄭君以爲刮義未安。乃易簋爲明。謂器之折足者也。簋從昏聲。皆從卑聲。音厥。與月聲近。論讓案廣雅釋詁云。則。危也。明則音義同。謂器折足。則危而易覆也。云聖。頓傷也者。段玉裁云。聖。葉鈔釋文作猥。集韻

五七

厚過四寸。賈疏云。謂埴不熟則易破者也。云因取式焉者。鄭意指泥爲埴。對臍以倣度端正其器。因卽視爲高厚之度也。

梓人爲筓虛。樂器所縣。司農云：「橫曰筓，植曰虛。」鄭
〔疏〕梓人爲筓虛者，梓人亦以所攻之材名工也。爾雅釋木云：「椅，梓也。」故書云：「若作梓材，彼

釋文引馬融云，治木器曰梓，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畫物，卽此工也，筍，釋文作簣，云本又作筍，廣韻十七準云，簣與同，案簣與並筍之俗，筍，櫛之省，詳典庸器疏，爾雅釋器云，木謂之虞，莊子達生篇云，梓慶削木爲鐻，鐻亦虞之段字，彼釋文引李頤云，梓，官名，卽此此工官也，周時縣樂器之筍虞，並以木制，故梓人爲之，秦漢以後，或竊金爲之，非古也，注云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虞者，典庸器杜注義同，鄭司農云，筍，讀爲竹筍之筍者，段玉裁

改爲爲如云。各本作讀爲誤也。此與典器庸注。皆擬其音耳。此
箭竹脂字也。與竹箭有箭字同音異。竹箭有箭。于貧反。案段校是也。此
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

者。脂。牛。羊。屬。膏。豕。屬。羸。者。謂。虎。豹。狼。螭。爲。獸。淺。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疏〕天下之大獸五者。爾雅釋鳥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此五獸兼羽鱗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猶月令五蟲有

羽毛也，注云脂，牛羊屬，豚豕屬者，賈疏云，二者祭宗廟以爲牲，故知也，鄭注內則云，凝者曰脂，釋者曰膏，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家語執轡篇云，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王注云，有，豕屬，

脂・羊屬。淮南子墜形訓云。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高注云。膏。豕熊援之屬。脂。牛羊麋之屬。義並與部同。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亦云。無角者牙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有羽即有角之爲。云竄者。謂虎豹麋麕爲

獸羽之屬者，大司徒勸物注義同。鳩，即離之借字，詳彼疏。司馬鳥屬者，大司徒勸物注云：翟雉之屬，文選

連行屬。蛇入小蟲紆行屬。筍虛大獸鱗屬。當專據龍言之。又案說文魚部云。鱗。蟲連行紆行者。依此經下文通行爲

下經爲訓。鱗鮓三月之旨。旨香旨者以爲生。致美味。疏。宗廟之事者。卽大宗伯人鬼六享之事。云脂者膏者以爲魚屬。紆行爲蛇風。則鮓似亦魚蛇水蟲之通名。非一邊而兼兩行也。若然。疑此經故書別本鮓或有作鮓者。故訓卽提

聲類亦相近也。宗廟之事用者以爲牲也。〔正〕牲者。牧人六牲。唯雞爲羽屬。餘皆獸屬。有脂有者也。賈疏云。生禮言。於此已下別言之。欲分別可爲商賸者也。注云。牲者。謂牛犬豕。貴野聲。注云。貴

數美味也者・脂膏者肥臚・中爲犧牲・故以共祭・致其美味也・注・羴者羽者鱗者以爲簠簋也・野聲也

者。野物有聲者。或不中爲牲。則刻其形於
笱。使樂作時。匪色似鳴。若備其聲也。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
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外骨。龜屬。內骨。蟹屬。
蛇屬。脰鳴。脰屬。股鳴。股屬。精列屬。旁鳴。旁屬。蜩蜋屬。〔疏〕謂之小蟲之屬者。賈疏云。上云大獸或爲宗廟牲。或爲
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蝮動股屬。胷鳴。榮原屬。〔疏〕謂之小蟲之屬者。賈疏云。上云大獸或爲宗廟牲。或爲
市車注云。彫者畫之。據行而言。自脰鳴以下。能鳴者。據鳴而言之。注云刻畫祭器。博庶物也者。此亦以雕爲彫也。
琢飾者也。案賈蓋以雕爲畫。琢爲刻。二義不同。然攷說文多部云。彫。琢文也。玉部。琢。琢治飾玉也。論語公冶長篇。朽木不可雕也。
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瑯琊字亦通。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彫。琢。琢文也。玉部。瑯琊。瑯琊並云治玉也。爾雅釋器云。
集解引包咸云。雕。雕琢刻畫。依包說。則雕琢卽雕。亦卽刻畫。可證鄭義。說文刀部云。刻。鐵也。蓋施刀削曰刻。
成文采曰畫。祭器雖有畫文。而經云雕琢。則自專據刻鑲言之。若司尊彝注說雞彝鳥彝山彝。並云刻而畫之。雜記饋
簋注云。刻爲蟲獸是也。賈分雕琢爲兩訓。非經注義。云外骨龜屬者。說文龜部云。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案禮
敦簋皆刻龜形。詳舍人疏。此外骨內骨皆隨人所謂互物者。外骨當亦兼有蜃貝之屬。蜃人有蜃尊。注謂畫蜃。亦祭器
也。云內骨蟹屬者。蟹。釋文云。本又作鼈。案字當作鼈。說文鼈部云。鼈。甲蟲也。蟹。蟹皆俗體。蟹亦見雍氏注。
賈疏云。按易說卦云。離爲鼈。爲蟹。爲龜。注皆云骨在外。與此注違者。龜鼈皆外骨。但此經外骨內骨相對。以鼈外有
肉緣爲內骨也。云卻行蟻衍之屬者。廣雅釋言云。卻。退也。釋文云。爾雅云。蟻衍入耳。郭璞云。蚶蚶也。按此蟲
能兩頭行。是卻行。劉云。或作衍。今曲蟻也。臧琳云。說文山部。蟻。側行者。與鄭異。然鄭以仄行爲蟹屬。說
文亦以蟹爲旁行。則此作側行。或字誤。蟻衍今爾雅爲蟻衍。陸云。本又作衍。皆說文所無。當定作衍。又說文云。蚶
蟻或从引。與劉昌宗所見或本合。釋文作衍。誤倒也。以爲曲蟻亦非。說文。蟻。死蟻也。此卽曲蟻。與蟻衍異。方
音云。蚶蟻。自關而東謂之蟻。或謂之入耳。或謂之蟻蟻。趙魏之間。或謂之蚶蟻。劉云。曲蟻是也。鄭云。卻行者。自謂蚶
連音蟻衍者。爲蚶蟻。木艸陶注云。細黃蟲。狀如蜈蚣是也。單音蟻者。爲邱蟻。劉云。曲蟻是也。鄭云。卻行者。自謂蚶
蟻。許云。側行者。自謂邱蟻。故玉篇亦云。蟻。蟻。古側字。廣雅釋言云。側。旁也。說文山部云。蟹有二敖八足。旁行。
也。云仄行蟹屬者。漢書五行志顏注云。仄。古側字。廣雅釋言云。側。旁也。說文山部云。蟹有二敖八足。旁行。

又以側行爲蟻字，義並與鄭異，云連行魚屬者，王制注云，連猶聚也，連行，卽易剝五六爻辭所謂貫魚，王注云，驢頭相次是也，云紆行蛇屬者，矢人注云，紆，曲也，說文糸部云，紆，曲也，以其蛇行屈曲，故謂之紆行也，云脰鳴，鼃屬者，說文肉部云，脰，項也，公羊莊十二年何注云，脰，頸也，齊人語，釋名釋形體云，咽，青徐謂之脰，說文虫部云，蛇，鼃屬者，爾雅釋魚，鼃，鼃屬者，在水者，鼃，案鼃，鼃水居，詹諸陸居，種類略同，鄭云鼃屬，足以咳詹諸，許鄭義不異也，鼃無肋骨，口不能呼吸，成聲，其聲似出咽項之間，故云脰鳴也，鼃詳秋官敘官疏，云注鳴精列屬者，公羊釋文云，注與殊同，案說文口部云，殊，鳥口也，注卽殊之段字，賈疏云，按釋蟲云，蟋蟀，蟻，注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蛩，方言，精列，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蟻，南楚之閒或謂之王孫，詒謚案，大戴禮記易本命篇盛注云，蟋蟀無口而鳴，今日諡蟋蟀有口，而鳴不以口，其聲出兩翼閒，鄭以釋注鳴，似未塙，說文虫部云，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又云，榮蜺，蛇醫，以注鳴者，虺卽榮蜺，亦卽榮原，鄭以爲胃鳴之屬，與詐異，當以詐爲長，玉篇虫部亦云，石虺，今以注鳴者，依詐義也，云旁鳴，蜺屬者，說文肉部云，勝，脅也，旁卽勝之段字，又說文虫部云，蜺，蟬也，詩曰，五月鳴蜺，以勝鳴者，蜺，寒蜺也，賈疏云，蟬鳴在脅，云翼鳴，發皇屬者，賈疏云，按爾雅，蜺，蜺，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爲黃蜺，卽此發皇也，臧琳云，說文虫部，蜺，蜺，以翼鳴者，爾雅蜺蜺，御覽引孫炎注云，翼在甲裏，發聲聲同，古文多通用，故爾雅作蜺，周禮注作發，爾雅音義云，蜺，或作黃，黃與皇亦古通，案臧說是也，今有綠色甲蟲，形狀如郭說，鳴聲甚清亮，江蘇人謂之金鐘子，當卽發皇也，云股鳴，蜺動股屬者，說文虫部云，蜺，蜺以股鳴者，重文蜺，蜺或省，詩關風七月云，五月斯螽動股，毛傳云，斯螽，蜺也，爾雅釋蟲云，蜺，蜺，郭注云，蜺，蜺也，俗呼蜺蜺，詩周南螽斯孔疏引陸機疏云，幽州人謂之春蜺，春蜺卽春蜺，蜺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蜺而小，班固其股似璫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聞數十步，案蜺蜺鳴聲亦出兩翼旁，以其與股相摩切，故謂之股鳴，詩云，斯螽動股，卽謂蜺蜺振股而鳴，此注亦用詩成文，非以動股爲別一蟲也，云胃鳴，榮原屬者，釋文云，胃，本亦作骨，又作胃，千本作骨，云鼃屬也，賈馬作胃，賈云鼃屬也，鄭云榮原屬也，不知榮原之屬以何鳴，作骨者恐非也，沈云作胃爲得，亦所未詳，聶音胃，劉本作胃，音南，原亦作蜺，賈疏云，此記本不同，馬融以爲胃鳴，千寶本以爲骨鳴，胃在六府之內，其鳴又未可以骨爲狀，亦難信，皆不如作胃鳴也，臧琳云，說文虫部，蜺，大龜也，以胃鳴者，爾雅釋文引字林云，蜺大龜，以胃鳴，本說文，許叔重學於賈景伯，故從賈說，馬季長亦同，沈重云，作胃爲得，據鄭本也，詒謚案，說文勺部云，匏，匏也，重文匏，匏或从肉，匏卽匏之俗，玉燭寶典引經作匏，考巾車廬人注並有匏字，經文作匏作胃，

並通。諸家本作骨作胃。字形成相近。知故書不作何也。此經文及訓義。諸家差互。未知孰是。釋文引于寶本。骨作胃。云。骸屬。骸段玉。裁定為骸字之誤分是也。又引劉昌宗本作胃。音南。胃今本釋文作胃。字亦無。胃字亦無。南音。疑誤。榮原說文作榮。蛇。原即蛇之借字。陸載別本作蟬。玉燭寶典引同。爾雅釋蟲云。蟬。蟬。方音云。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蟬。蟬。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蜊。注。榮原當即指蛤蜊也。段成式酉陽雜俎廣動植篇云。榮原胃鳴。此從賈馬本作胃。而義則仍從鄭。與陸引。聶音略同。今考說文以榮原為注。蓋亦本賈侍中說。義實允協。但此胃鳴賈馬作胃。於義為短。竊謂經文當從胃。而義則當從賈。說為蟬。名蟬。蟬。能鳴是也。凡龜屬。肋骨咸與外甲相屬。不能張翕。故其鳴似出胃間。與龜。龜。相類也。厚唇弁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虛。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虛鳴。燿。讀為哨。頃小也。鄭司農云。也。山。〔疏〕厚唇弁口者。呂氏春秋仲冬紀高注云。弁。深遠也。謂厚厚而口深大。云大胃燿後者。後漢書馬融傳若也。〔疏〕廣成頌。胃作何。李注引此經同。聶氏三禮圖云。燿。木又作臚。案賈廙人疏引此記。亦作臚。詳後。云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者。明鍾虛宜用羸屬之義。云若是者。以為鍾虛者。說文虎部云。虞。鍾鼓之附也。飾為猛獸。即謂羸屬之獸。古飾鍾虞以猛獸。說者因誤以虞為獸名。後漢書董卓傳李注引前書音義。及漢書郊祀志賈山傳顏注。並以荷虞之虞為神獸。此蓋以為虞之段字。非古義也。依說文。則鼓虞亦象羸屬為之。蓋鼓音宏大。虞宜與鍾同也。此不云為鼓虞者。文不具。穆天子傳云。鳥以建鼓。獸以建鍾。彼似謂建鼓之附。以鳥為飾。則又與磐虞同也。江永云。凡羸羽蟲皆刻於植虞上。曰任重。曰任輕。曰加任焉。假設言之耳。非真以全架任之於其背也。戴震云。羸者為鍾虞。羽者為磐虞。皆所以負荷。非為虞下之附也。西京賦。洪鍾萬鈞。猛虞越越。負荷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薛綜注云。當荷下為兩飛獸。以背負。案江戴說是也。文選上林賦張揖注云。虞獸以俠鍾旁足。為虞獸負荷之證。聶氏禮圖乃畫獸於虞跌之下。若負虞然。失之。注云燿。讀為哨。頃小也者。頃。余仁仲本作頃。注疏本及羣經音辨並同。釋文作頃。云音傾。李一音懇。惠士奇云。馬融廣成頌曰。驚鳥殺蟲。皓牙黔口。大旬哨後。然則燿一作哨。音義宜然。康成讀從之。木師說也。燿。一作臚。細小之貌。與哨通。臚。一作臚。爾雅曰。

臞。臞。瘠也。瘠則細小。音異而義同。段玉裁云。說文。哨。不容也。記投壺曰。枉矢哨壺。哨是頃意。不容是小意。頃。今傾字。頃。不正也。或作頤。李音懇。釋文本作頃。是買疏本作頃非。案此經無作臞之本。惠說蓋據大司徒釋文及廛人疏而言。以音義考之。此經訓頃小者。宜作燿。臞。大司徒廛人注訓瘠瘦者。宜作臞。二字形近。故多互譌。頃小之義。當如段說。阮元說亦同。廣雅釋詁。頃哨並訓衰也。頃與傾同形。方氏注亦以佩邪爲佩哨。然則哨後亦謂後衰殺而小也。李軌本作頤。音懇。則謂與轉人頤典字同。未詳其義。後漢書注引此注作燿。讀曰哨。哨。小也。疑李賢所改。鄭司農云。宏。讀爲絃。絃之絃。謂聲育大也者。說文山部云。宏。屋深響也。爾雅釋詁云。宏。大也。書盤庚孔疏引樊光注。亦援此記爲釋。川先鄭義也。賈疏云。讀從左傳桓二年臧哀伯曰衡統絃。取其音同耳。阮元云。此讀爲疑當作讀如。段玉裁云。月令。其器園以閔。注云。閔。讀爲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正義云。絃從頃下屈而上屬於冕。中央寬緩。案凡其外圍弁。其內深廣曰宏。似不假易爲絃也。聲音。銳喙決吻。數目頤脰。小體翬謂聲之成文者。案阮說是也。云山。若也者。山與猶同。郊特牲猶注云。猶。若也。銳喙決吻。數目頤脰。小體翬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虛。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虛鳴。吻。口脣也。頤。長脰貌。故書頤或作輕。〔疏〕銳喙決吻者。說口也。文選甘泉賦李注云。決亦開也。謂口銳利而唇開張也。云數目頤脰者。毛詩釋文云。數。細也。謂細目也。云小體翬腹者。說文馬部云。翬。馬腹勢也。段玉裁校改勢爲墊。謂馬腹低陷是也。毛詩小雅無羊傳云。翬。虧也。體小則腹虧損低陷也。無羊孔疏引崔靈恩毛詩集注本詩傳作翬。脰也。則與此上文燿後之燿義同。云其聲清陽而遠聞者。弓人云。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注云。陽猶清也。案陽與揚通。釋名釋天云。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荀子法行篇云。玉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聘義作扣之其聲清越以長。揚越一聲之轉。云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者。於磬上俗本並挽則字。今據唐石經補。賈疏云。磬輕於鐘。故畫鳥爲飾。注云吻。口脣也者。說文口部云。吻。口邊也。集韻二僊云。脣。吻也。釋名釋形體云。吻。口脣也。可以卷制食物。使不落也。卷脣字通。云頤。長脰貌者。頤與脰通。莊子德充符篇云。其脰脰。脰。釋文引李頤云。羸小貌。梁簡文帝云。直貌。此頤脰亦項長而直之貌也。云故書頤或作輕。鄭司農云。輕。讀爲頤。頭無髮之簡者。釋文云。簡。爾。呂忱云。鬢禿也。案呂本說文。輕。爾聲相近。左襄十七年經。邾子輕。公羊穀梁作囑。是其例。惠士奇云。廣雅曰。爾。鬢。顧。禿也。明

堂位。夏后以楊豆。注云。楊。無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楊。則鬮與楊音同。器無文。猶頭無髮。其義亦同矣。楊亦作罷。士喪禮。罷豆兩。段玉裁云。說文頁部曰。顧。頭鬢少髮也。从頁。肩聲。引周禮數目顧。此蓋賈侍中說。字與鄭同。義與鄭異。顧或爲怪。司農讀爲箇。皆雙聲字。說文影部云。鬮。鬢髮也。明堂位注禿。小首而長。搏身。楊。楊卽箇之假借。釋名作輕。司農與影部合。謂項無毛也。羽屬項。不必無毛。故鄭君不取。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笄。搏。搏也。〔疏〕同。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笄者。賈疏云。上論鍾磬之虞。用鳥獸不之與磬。欲見二者同也。詒讓案。明堂位。夏后氏之龍寶簠。注云。橫曰簠。飾之以鱗屬。孔疏謂此經笄飾以龍。彼經并云虞者。蓋夏時簠皆飾之以鱗。或可因簠連言虞也。又引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額口銜璧。壁下有旄牛尾也。文選顏延之曲水詩序。李注引阮誥三禮圖云。笄屬兩頭並爲龍以銜組。以上二說並漢制。不知與古合否。說文金部。鍾字注云。鍾。鱗也。鍾上橫木上金華也。以鱗屬爲鍾上橫木之節。故謂之鍾鱗矣。注云。搏。圓也者。廬人弓人注同。詳輸人疏。云鴻。備也者。爾雅釋言云。備。均也。郝懿行云。備與鴻聲近。鄭蓋以龍蛇之屬。其身搏圓。前後均等。故訓鴻爲備。義本爾雅。案郝說是也。典同先鄭注云。鍾聲上下正備。與此義同。林希逸云。鴻。大也。搏身而鴻。身圓而大也。俞樾云。鴻當讀爲鴻。說文佳部。唯。鳥肥大唯也。或從鳥作鴻。搏身而鴻者。亦謂其肥大也。作鴻者。段字。案林俞說亦通。凡攫網援簠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笄虞之獸也。深猶藏也。〔疏〕上攬網援簠之類者。網。猶文殺字之譌。詳矢人疏。賈疏云。此攬釋案。攬猶搏持。詳獸人疏。廣雅釋詁云。援。引也。噬。齧也。簠。簠字同。春官以爲卜簠字。彼爲假借。此用本義也。山師注作噬。簠。噬古今字。詳春官敘官疏。攫網援簠。謂猛殺剛殺之獸。爾雅釋獸云。柔螻善援。郭注云。便攀援。又云。獵父善顧。注云。能攫持。人亦其類也。云必深其爪。出其目者。謂刻猛獸之爪必深入。目必高出也。爪。又之段字。詳輸人疏。云作其鱗之而者。賈疏云。謂動鱗頰。此皆可畏之貌。注云。謂笄虞之獸也者。此有鱗屬。則兼笄虞而言。賈疏謂此唯說鍾虞。鄭連言笄。非也。云深。猶藏也者。亦引申之義。廣雅釋詁云。藏。深也。云作猶起也者。地官胥注同。云之而。頰頰也者。連蓋以之而爲疊韻連綿語。其義則爲頰頰也。賈疏云。舊讀頰字以沽罪反。謂起其頰頰。劉炫以爲於義無所取。當爲頰頰音讀之。於義爲允也。釋文云。頰。許慎口忽反。禿也。劉古木反。李又其顛反。一音苦紇反。又音混。戴震云。頰側上出者曰之。下垂者曰而。須髮屬也。王引之云。說文。頰。禿也。禿。禿爲

無髮。則不可以言作矣。鄭說非也。案而。頰毛也。之猶與也。作其鱗之而。謂起其鱗與頰毛也。若龍有鱗。虎有鬣。皆象其形。使之上起耳。古文連及之詞。或言與。或言之。說文。而。頰毛也。引周禮作其鱗之而。釋而不釋之。然則之爲語詞。非實義所在矣。案王說於義爲允。然鄭意似當如戴說。頰頰陸賈所列諸家音讀義並難通。今攷疏所舉沾罪反一音。釋文及說文。玉篇。廣韻並不載。又引劉炫譌爲壺。廣韻二十一混訓禿頭。集韻十四賄沾罪切。及二十一混本初苦木切。兩收頰字。並訓頰高。據疏。則兩音當異訓。不知劉讀於義何取。竊疑頰頰當作頰頰。頰正字作頰。與頰形近致譌。禮運孔疏引說文云。而者。鬣也。鬣即頰之俗。今本說文而部作頰毛。而頰部云。頰。頰頰也。頰頰蓋其譌久矣。而字又作鬣。鬣。文選張衡西京賦云。猛毅鬣鬣。薛綜注云。鬣鬣作毛鬣也。漢書西域傳注孟康云。師子有鬣。鬣。鬣注云。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眦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采貌也。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疏〕則於眦必撥爾而怒者。眦。謂人眦之也。注云匪。采貌。飛讀爲匪者。段玉裁云。撥廢。匪飛。皆以聲類易字也。云以似爲發者。亦述先鄭義。段玉裁云。謂似當爲發也。僅云似鳴。形容未盡。故改爲發。鄭君經仍作似。蓋不謂然。俞樾云。以似爲發。與上兩句不一律。且經文必似鳴矣。文義甚明。若破似爲發。而曰必發鳴矣。義轉未安。下文云其匪色。必似不鳴矣。豈可曰必發不鳴乎。然則此注殆必有誤。疑故書廢字先鄭讀爲撥。後鄭以撥字無義。改讀爲發。論語微子篇。廢中權。釋文曰。鄭作發。是鄭注論語。亦讀廢爲發。可證。案似發形聲並遠。固似有誤。然俞疑爲後鄭讀廢爲發。則此無玄謂之文。於注例不合。所未詳也。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措。猶頓也。故書措作〔疏〕。則必積爾如委矣者。積。唐石經初刻並作積。磨改作積。案積卽積之譌。說文禿部。積。杜子春云。當爲措。〔疏〕云。積。禿貌。又自部云。積。下墜也。此積爾形容厭伏不振之貌。當爲隨之。段玉裁謂此本云。借。易繫辭云。夫坤墮然。示人簡矣。釋文引馬融云。墮。柔也。委亦廢措之意。此申明爲虞獸。而不深爪出目。作鱗之而者之不足觀也。賈疏謂此說脂者有者止可爲牲不可爲虞之義。非也。云其匪色必似不鳴矣者。段玉裁謂此本云。

其匪色必不似鳴。今本似不鳴誤。注云措猶頓也者。此引申之義也。說文手部云。措。置也。廣雅釋詁云。頓。其也。云故書措作厝。杜子春云。當爲措者。段玉裁云。此古文假借也。漢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同。子春謂厲石之字。非厝。故易爲措。古廢置皆曰措。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妥。而酬以觚。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勺。尊升也。觚。豆。當爲斗。〔疏〕爲飲器者。飲酒所用之器也。勺所以長爵。觚所以飲。二者通爲飲器。云勺一升者。說文勺部云。勺。當爲斗。〔疏〕挹取也。象形。中有實。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鄭注云。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斃頭也。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龍勺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疏勺長二尺四寸。受一升。漆赤中。丹柄端。蒲勺所受同。案舊禮圖說疏勺蒲勺所受。與此經同。而龍勺則容五升。所贏大多。殆誤以洗勺容量釋尊料與。禮器有櫛勺。士喪禮有素勺。亦並以木爲之。與蒲勺略同。又案漢書律厯志云。十合爲升。此勺一升。即容十合也。孫子算經云。十勺爲合。彼爲量之徵數。與尊料亦異也。云爵一升。觚三升者。聶圖及御覽器物部引三禮舊圖云。觚受三升。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青雲氣通飾。其卮爵觚解角散諸觴。皆形同。升數則異。案爵形制詳大宰疏。云獻以爵。而酬以觚者。說文酉部云。觚。主人進客也。重文觚。解或从州。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觴。觴猶厚也。勸也。觚當依鄭作解。凡酬皆用解。淺廷堪云。鄉飲酒記獻用爵。其他用解。鄉射記同。此爲鄉飲酒鄉射而晉也。若燕禮大射。雖獻亦用觚。宰夫爲主人避君也。至於酬旅。酬無算爵。則同用解矣。云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者。劉敞云。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井而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四豆非飲器。其計數則然。戴震亦云。合獻酬共一豆酒。其曰一獻而三酬者。爵一升。以之獻。解三升。以之酬。蒙上省文。詒讓案。一獻三酬。合爲一豆。馬鄭並破豆爲斗。是以一獻三酬。一三並爲獻酬之次數。一獻得一升。三酬得九升。則一斗也。然於禮無據。禮器孔疏云。案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唯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唯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案熊孔中鄭說。謂此是士之饗禮。臆說無左證。且梓人制器。必準之士禮。義亦無取。劉敞謂一升獻而三升酬。一三非謂獻酬次數。故書作豆可通。不煩破字。其說甚瑣。陳祥道及近儒多從其說。陳喬樞云。攷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一獻之禮。注。壹獻者。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案。賓兩爵。謂獻飲一

爵。而酬飲一解。主人兩爵。謂酬飲一爵。而酬飲一解也。然主人之酬酒。若有介酢者。則酬酒不止一爵。今梓人言獻酬。非言酢酬。知一爵一解。但就賓客而言。不指主人言也。又攷鄉飲酒鄉射。並行壹獻之禮者。壹獻之禮。始於獻。而成功於酬。賓介衆賓各得一獻一酬焉。自獻賓以迄旅酬皆是也。鄉飲酒禮。迎賓拜至。主人取爵于篚。賓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賓。而賓飲一爵也。賓賓爵酢主人畢。主人實解酬賓。賓奠解于薦東。則賓雖受酬而未飲矣。主人又實爵獻介。介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介。而介飲一爵也。介洗爵授主人。主人酌酢畢。又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立卒爵。授主人爵。衆賓獻。則不拜授爵。此主人獻。衆賓各飲一爵也。衆賓不酢主人。鄉射無介。則衆賓之長一人酢。既畢。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而獻酬之爵遂不復用焉。於是一人舉解于賓。賓受。奠解于其所。舉解者降。是賓仍受解而未飲也。至正獻告備。旅酬方起。賓乃取俎四之解。昨階上酬主人。卒解。賓實之。授主人解。揖復席。此賓酢主人。而飲一解。以爲旅酬之始也。主人以所受賓酬之解。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自介有。此介受主人酬。而飲一解。以酬衆賓之長也。衆賓長又以所受介酬之解酬衆賓。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衆受酬者受自左。辯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此衆賓以次行酬而各飲一解也。至是旅酬事畢。酬而壹獻之禮終矣。賓若有違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主人獻違者。違者皆飲一爵。鄉射禮云。違酢主人。鄉射無介。其旅酬也。賓酬主人。主人酬違者。違酢衆賓。然則鄉飲酒禮若有違者。當主人酬介。介酬違者。違酬衆賓也。賓介違者及衆賓。並獻爵之外。不多一爵。酬解之外。不多一解。據此。則一獻之禮。賓皆飲酒一爵一解。爵受一升。解受三升。獻酬二者共四升。與梓人言一獻三酬當豆相合。不當改字。斯亦足以明矣。案陳說是也。注云。勺。尊升也者。段玉裁改升爲斗。云斗與料同。說文。料。勺也。尊料。謂挹取尊中之料也。今本作尊升。誤。魏晉人書斗多作什。故易譌升。案段校甚瑣。士冠禮云。實勺解角柳。注亦云。勺。尊斗。所以斟酒也。賈彼疏云。案少牢云。盤水有料。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盤料所以斟水。則此爲尊斗斟酒者也。案賈說是也。今本儀禮注亦譌斗爲升。與此注同。鄭言此者。別於甔人大甔設斗爲挹水之料也。莊園引舊圖云。洗勺受五升。彼即疊料。與此勺異。云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解。豆當爲斗者。此依馬融說也。賈疏云。解字爲觚。是字之誤。斗字爲豆。是聲之誤。又疏。及燕禮疏。禮器孔疏引五經異義。爵制篇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觚。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觚。則一豆矣。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觚。當一豆。卽觚二升不滿一豆矣。鄭玄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解字角旁著辰。汝穎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

宜間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觶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觶當爲解。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解相應。賈疏又云。禮器制度云。觶大二升。解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觶三升解也。案各疏引異義。互有誤刪改。今參合校正。古周禮說觶三升。賈孔所見本並誤作二升。與此不合。今從程瑤田陳壽祺校正。解字角旁辰。今本賈疏誤作角旁发。臧琳改爲角旁支。與古今韻會及周禮訂義引王氏詳說同。然字書無此字。段玉裁改爲角旁辰。字見說文角部。較有根據。今從之。鄭駁所引馬季長說。蓋周禮傳佚文。亦從韓詩說。論語雍也篇。觶不觶。集解引馬注義同。鄭此注及禮器注並本之。臧琳云。儀禮燕禮。坐。取觶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觶于筵。注。觶。古文皆爲觶。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解。注。今文解作觶。臧于公。注。此當言臧解。觶之禮皆用解。言觶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賓降。洗象解。注。今文曰洗象觶。公坐。取賓所臧解。與。注。今文解又爲觶。大射儀。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解。注。今文解作觶。臧于公。注。以義言之。義當作解者。從古文。則云今文作觶。義觶二字形相近。儀禮古文多作解。今文多作觶。鄭參校古今文。以義言之。義當作解者。從古文。則云今文作觶。義當作觶者。從今文。則云古文作解。亦有古文解字反爲觶者。如燕禮臧解于公。大射儀洗象觶。及梓人獻以爵而醕以觶是也。鄭俱云觶當爲解。精審之至也。許叔重不知解觶易混。皆作如字讀。觶爲三升。則解爲四升。故說文角部云。觶。鄉飲酒角也。受四升觶。解或从辰觶。禮經解觶。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觶受三升者謂之觶。此許自用其說。非古義也。儀禮注。駁異義。皆云。觶字古書或作角旁氏。與說文觶。禮經解。正合。陳喬樞云。許君異義從古周禮說觶三升。則以一獻三酬當一豆。爲以一升獻。以三升酬者。當亦古周禮說。如此。鄭君參考禮經。觶皆用觶。定爲觶爲解。又據馬氏說。改豆爲斗。謂與一爵三解相應。然則馬氏以前。無爲此說者矣。今案許從此經故書舊說。定爲觶三升。解四升。馬鄭從韓詩及漢禮說。觶二升。解三升。而破經字以合之。審校兩說。實互有是非。許讀豆如字。是也。其謂觶三升。墨守周禮故書。與韓詩漢禮並不合。則不若鄭說之長。鄭讀觶爲解。是也。而破豆爲斗。則與經文不合。又不若許讀如字之爲妥。云豆當爲斗者。鄭亦謂聲之誤。今案當讀如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疏〕食一豆肉。飲一豆酒。兩見。後一豆字亦當改爲斗者。一豆肉之豆不破之者。以肉本爲豆實。小子有肉豆。則義自可通。故仍之。今考一豆酒。豆似亦可讀如字。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鄭司農云。梓師罪也。篇云。執觶。觶杯豆而不醉。則古或亦以豆盛酒矣。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鄭司農云。梓師罪也。衡。謂舉衡也。曲禮。

執君器齊衡。玄謂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疏〕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者，罪，前經五篇並用古字作率，工官必考試之，以校其功事之巧拙，管子七法篇云，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是也。試梓，猶稟人試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之，亦工官之官計官刑也。注，鄭司農云，梓師罪也者，賈疏云，謂梓師身自得罪，後鄭不從者，梓師是梓官之長，不可自受罪，故爲梓師罪梓人也。云衡，謂舉衡也者，舉眉聲近假借字，士冠禮眉壽注云，古文爲舉壽，程瑤田云，王莽傳，吁衡厲色，注，孟康曰，眉上曰衡，吁衡，舉眉揚目也，蔡邕傳，揚衡含笑，注云，衡，眉目之閒也，衡皆指眉言，鄉衡者，飲酒之禮，必立而飲之，賈子容經，經立之容，固頤正視，則不能昂其首矣，試舉古銅爵飲，爵之兩柱適至於眉，首不昂，而實自盡，衡指眉，言兩柱向之，故得謂之鄉衡也，由是觀之，兩柱蓋節飲酒之容，而驗梓人之巧拙也，案程說深得經旨，引曲禮執事器齊衡者，證舉衡之訓，彼文云，執天子之器上衡，國君則平衡，鄭彼注云，衡謂與心平，不爲舉衡，先鄭蓋據禮家舊詁，故與後鄭異，云玄謂衡，平也者，地官敘官注同，此破先鄭舉衡之義也，云平爵鄉口，酒不盡者，後鄭意，凡飲酒，舉爵鄉口，平橫而酒適盡，乃爲中法，若平橫而尚有餘瀝，則是制器不應程法，非良工也，程瑤田云，後鄭衡指爵之平，是衡而鄉之，非鄉衡也，案程說是也，云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者，亦破先鄭罪梓師之義也，天官敘官注云，師猶長也，故梓人之官長謂之梓師，猶匠人之官長謂之匠師也，梓人制器不應程法，則長當施以罪，若月令孟冬命工師効功，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也。

周禮正義

卷八十二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崇。高也。方。猶等也。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疏〕梓人爲侯者。鄉射禮注云。侯。謂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疏〕梓人爲侯者。鄉射禮注云。侯。謂者。凡侯皆以木爲植以張之也。云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者。以下通說三射之侯制。凡侯鵠全身之度。皆以侯中爲根數。不正言其度者。侯中大小。視侯道爲差。天子諸侯大夫士侯道不同。侯中崇廣不能齊壹。故先差分以起度。使可互通也。三射之侯。依司裘先鄭注說。皆有正有鵠。正小而鵠大。正中又有質。此不及正質之度者。文略。侯制互詳司裘疏。注云崇。高也者。總敘注同。云方。猶等也者。毛詩大雅生民箋云。方。齊等也。此廣與崇方。亦言侯之廣與其高齊等也。云高廣等者。謂侯中也者。卽正鵠所居者也。鄉射記云。鄉侯中十尺。注云。方者也。云引此經爲釋。此不云中。鄭知者。以下文有身及兩个。卽鄉射記之躬與舌。獨侯中不見。明此文卽指中而言也。云天子射禮。以九爲節者。賈疏云。按射人及樂師。皆云天子以驪虞九節是也。云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者。司裘注說天子三侯云。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五十弓。此偏舉虎侯侯中之度。以概其餘。一弓取二寸。九十弓則丈八尺。若然。熊侯七十弓。侯中當丈四尺。豹侯五十弓。侯中當一丈。皆以侯道遞減。而廣與崇方則一也。弓二寸以爲侯中。亦鄉射記文。云諸侯於其國亦然者。謂畿外諸侯。於其國大射。亦具三侯。大侯侯道亦九十弓。則侯中及鵠之廣崇亦同。大射儀云。大侯九十。參侯七十。鄉侯五十。鄭彼注云。大侯之鵠方六尺。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鄉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是與天子同。司裘注所謂遠尊得仲是也。畿內諸侯及畿外諸侯入爲卿士者。則當依熊侯七十弓之制。不得與王同。詳司裘疏。云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者。賈疏云。侯謂以皮飾兩畔。其鵠之皮亦與飾侯用皮同也。謂若虎侯以虎皮飾侯側。其鵠亦用虎皮。其餘熊豹樂等亦然。云

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者。此冢上天子侯中丈八尺。而以參分居一之數推其鵠也。賈疏云。以侯方丈八尺。三六十八。故知方六尺也。云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者。鄉射禮注云。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案鄭以皮侯惟大射得有之。賓射采侯畫布。燕射獸侯畫獸。皆不以皮飾。故特著之。今以鄉射記考之。天子諸侯之獸侯。亦以皮飾。鄭說非也。三射之外。又有鄉射。亦用獸侯。賈疏依鄭鄉射記注說。謂鄉射用采侯。與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鄭司農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賓射同。亦非也。詳後疏。

兩個半之。傅地。故短也。玄謂個讀若齊人撿幹之幹。上個下個。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個七丈二尺。下個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個夾身。在上下各一輻。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個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個倍之耳。亦爲下個半上個出也。〔疏〕

個。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

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王引之云。說文。介。畫也。从人从八。隸書作爪。省人則爲个。介音古拜反。轉音古賀反。後人於古拜反者則作介。於古賀反者則作个。而不知非兩字也。梓人爲侯。上兩個下兩個。大射儀謂之左个右个。義與明堂左右个相近。侯之有介。偏處於旁。而副介乎中。則亦介字隸書之省明矣。白帖八十五載梓人之文。正作介。鄉射禮適右个。自帖作適右介。是侯之左右个皆介字也。大雅生民箋曰。介。左右也。鄉射禮記注曰。居兩旁。謂之介。案王說是也。賈疏云。此經云身。即中上布一幅者是也。上兩個居二分。身居一分。故云與其身三。謂三分如等也。云下兩個半之者。賈疏云。謂半其出者也。戴震云。九節之侯。上個左右出各丈八尺。下個左右出各九尺。注。鄭司農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明个亦以布爲之也。云上上方兩枚。與身三。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者。此先鄭讀个爲箇也。說文竹部云。箇。竹枚也。鄭士虞禮注云。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案個即箇之俗。凡漢以後經典言个者。多爲箇之借字。故先鄭易兩個曰兩枚。一丈三丈。皆假設其數以明之。司裘先鄭注云。方十尺曰侯。即此身廣一丈。彼亦設數也。依先鄭義。則上下个夾中。上下共三層也。賈疏云。先鄭意身即與中爲一。謂方丈者。其上又加布一幅。長三丈。爲兩個。後鄭不從者。侯有中。有躬有介三者。今先鄭唯有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云下兩個半之。傅地。故短也者。兩個與網相連。鄉射禮云。乃張侯。下網不及地。武尺二寸。是兩個傅地至近。故短也。云玄謂个讀若齊人撿幹之幹者。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賈疏云。此讀從公羊傳。桓公朝齊。齊侯使公子彭生撿幹而殺之。是幹爲脊骨。故云撿幹之幹。案賈引公羊莊元年傳文。後鄭意此上下兩個夾身爲之。若兩脊然。

故以擗幹擬其音。而其義亦見。明不當如先鄭讀爲箇而訓爲枚也。云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明此个與身。即鄉射記之上舌下舌與躬也。引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者。欲破先鄭上方兩枚與身。三之說。故先引此文爲證。鄭彼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云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者。謂身个橫長之度也。九節之侯中丈八尺。身倍之。得三丈六尺。上个又倍身。得七丈二尺。出於身者左右各一丈八尺。下个當身處三丈六尺。不減。其出於身者。減之。得上个之半。左右各九尺。凡一丈八尺。連當身總五丈四尺也。然則七節之侯。侯身二丈八尺。上个五丈六尺。下个四丈二尺。五節之侯。侯身二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故鄉射記云。鄉侯上个五尋。注云。八尺曰尋。上幅用布四丈是也。此可以類推。故注不出。云其制。身夾中。个夾身者。皆謂上下夾之也。身夾中之上下端。兩個夾身之外。上下共五層也。云在上。下各一幅者。明身及上下个長度不同。而廣則皆充幅。除削繞一寸。爲二尺。鄉射記注云。今宜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是也。上身下身。上个下个。各有一幅。共四幅。其侯中幅數則隨侯道爲增減。不能等也。云此侯凡用布三十丈者。白虎通義鄉射篇云。侯者。以布爲之。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未正矣。賈疏云。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二寸爲纆。皆以二尺計之。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九幅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爲七丈二尺。添前爲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即上下共爲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尺。下个有五丈四尺。添前總用布三十六丈也。詒讓案。此亦指九節之侯也。若七節五節之侯。亦依此爲差。故鄭鄉射記注云。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是其差也。云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者。明此經所謂三。乃上二合之下一爲三。是兩層之和數。亦以破先鄭兩個各一丈。與身爲三丈之說也。云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者。謂爲下个半上个之出身外者。故經先明上个倍躬之度也。其當身之度。則上下个等。不半之。云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者。鄭注鄉射記左右舌云。謂上个也。居兩旁。謂之个。左有出。謂之舌。蓋兩個隨長。猶人舌外出。故以爲名。云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者。釋文云。率。本又作類。案率類聲義並相近。鄉射記下舌半上舌注云。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衰也。案張臂八尺。所謂尋也。張足六尺。所謂步也。又鄉射禮。下網不及地武。鄭注亦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網。即其足也。是以取數焉。是侯制取象於人者。其上綱與下網出舌尋纆寸焉。網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義甚廣。不徒躬舌諸名也。其

讀爲竹中皮之組。〔疏〕反。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組寸焉者。臧琳云。釋文。組。于貢反。或尤粉反。劉侯犬反。一音古犬。舌。維持侯者。〔疏〕反。案于貢尤粉兩反。皆員聲。字作組。侯犬古犬兩反皆員聲。字作組。鄉射禮疏曰。周禮梓人云。組寸焉。此組字作組之證。然說文系部云。組。持綱組也。从系。員聲。周禮曰。組寸。則綱組字。員聲爲正。許叔重所據古文本作組。作組爲組。如麥相義別。劉昌宗音侯犬反。儀禮疏作組。非也。案臧說是也。依先鄭讀推之。亦當以從員爲正。大射儀中離維綱注云。或曰。維當爲組。組。綱耳。組亦卽組之譌。戴震云。鄉射禮曰。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尺二寸爲武。然則九節之侯高二丈七尺四寸。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尺。下綱兩植相去七丈。案依戴說。則七節之侯高二丈三尺四寸。五節之侯高一丈九尺四寸。大射儀說儀外諸侯三侯云。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注云。以軒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買彼疏謂以軒侯五十弓。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計之。與戴率較二寸者。戴兼上下各組寸計之。鄭賈不兼組計之。戴說爲密。鄭賈所計。皆當增二寸。但王大射。賓射等。皆三侯並張。則熊侯當見鵠於虎。虎侯當見鵠於豹。所謂下綱不及地武者。惟豹侯爲然耳。其熊虎二侯。各以見鵠於次侯。而遞增其去地之高度。如大射參侯軒侯之數。非三侯皆下綱不及地武也。注云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賈疏云。植則在兩傍邪豎之也。必知邪豎之者。下今半上今皆出舌尋。明知兩相皆邪向外豎之也。論讓案。植。謂侯兩旁所樹之長木。云上下皆出舌一尋者。明綱雖亦上長下短。而左右出舌之數則同。與舌之下半上者異也。云亦人張手之節也者。謂象人張臂八尺也。鄭司農云。綱。連侯繩也者。鄉射禮注云。綱。持舌繩也。持舌卽所以連侯。彼注與司農說同。說文系部云。綱。維絃繩也。是綱爲繩名。故連侯繩亦謂之綱也。云組。籠綱者。卽說文所謂持綱組也。戴震云。組者。今上之組。以綱貫之。論讓案。大射儀注又謂之綱耳。綱貫組中。組籠絡綱使不脫。故曰籠綱。買大射儀疏謂亦以布爲之。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上組皆十二。下組皆十。而三侯數同。今案組數經注無文。三禮舊圖說。未知所據。聶氏駁之。謂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之侯。丈尺廣狹不同。組籠籠繫宜異。但依侯大小取稱爲是。是也。又大射儀別有維。注謂邪制躬舌之角者。賈彼疏謂小綱綴角繫著植。則與組組迥異。羣圖以組維爲一大縹。云組。讀爲竹中皮之組者。段玉裁云。當作讀如。竹青皮箭之箭。擬其音也。箭于貢反。今之筠字。顧命。禮器。聘義。注字皆作箭。云舌維持侯者。亦謂舌卽今也。與後鄭說兩個義同。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司裘職曰。王大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疏〕射於學之侯也。說文西部云。西。鳥在巢上也。重

文樓。西或从木。妻案。鵠取名於鳥。故亦以樓言之。賈疏云。張皮侯者。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號曰皮侯。樓者。各以其皮爲鵠。綴於中央。似鳥之樓也。金鵠云。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記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言鵠則正可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并不言鵠。蒙上省文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畫布爲正。與樓皮之鵠異。誤矣。案金說是也。朱大韶說同。鄭中庸。射義注。並云畫布曰正。樓皮曰鵠。陸氏釋文。孔氏詩禮記疏。咸以爲大射賓射之異。其說非是。詳司裘射人疏。云則春以功者。孔廣森云。春當如字讀。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於春貢之時。因貢教士。乃張皮侯而大射。三朝記。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是其事也。漢五行志曰。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曰。春曰載陽。合射辟寒。古者大射本在春。審矣。鄉射禮注曰。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金鵠云。春以功。蓋大射在春。而以較諸侯羣臣之有功與否也。王制云。習射上功。此其明證。射義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文王世子云。春秋教以禮樂。而春時陽氣舒和。尤善於秋。故大射必于春也。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陽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漢書五行志。東京賦。皆與白虎通合。案孔金謹春如字。較鄭爲長。戴震讀同。說文矢部云。侯。春饗所射侯也。亦據春行大射言之。凡諸侯三歲貢士。王與大射。及王每與羣臣大射。皆於春行之。以功者。凡射以中爲功。詩大雅賓之初筵云。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是其義。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者。司裘注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是侯側之飾及鵠並以皮爲之。故專得皮侯之名也。云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者。引以證皮即指虎熊豹麋等皮也。云春。讀爲蠶。蠶。作也。出也者。段玉裁云。此易其字蠶作也。見方言。詒讓案春蠶聲類同。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蠶也。蠶作之訓。亦見爾雅釋詁。廣韻十八真引尚書大傳云。春。出也。萬物之出也。又廣雅釋詁云。蠶。出也。藏亦即古文蠶字。是蠶有作出兩訓。然此經春當如字讀。鄭破爲蠶。非經義。云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者。據射義文。詳司裘疏。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疏〕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者。此賓射於朝之侯也。采侯中亦兼有鵠正。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

侯。非也。詳後疏。金榜云。不言棲鵠。蒙上皮侯省文。注云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者。五采。即下朱白蒼黃黑是也。畫者。統鵠六尺全畫之。不云畫鵠云畫正者。鄭謂大射有鵠無正。賓射有正無鵠也。引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者。鄭意彼五正即此五采侯。故引以爲證。射人注亦引此經爲釋。云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實則射人五正乃樂節。非指五采之侯。詳彼疏。云下曰若王大射。則以經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論讓案。鄭意射人言若大射。若。爲更端語。明彼上文爲賓射其說非也。射人所言。皆一物。故云非大射之侯明矣。論讓案。鄭意射人言若大射。若。爲更端語。明彼上文爲賓射其說非也。射人所言。皆大射。非賓射。此五采之侯爲賓射。與射人所言實不相涉也。據疏。則賈馬並以此五采之侯。爲即上大射所用皮侯。然皮侯采侯鵠同是一侯。則經不宜兩見。必不可通也。云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者。證此云遠國屬。即謂諸侯來朝也。然彼文自汎指諸侯在朝之禮。不專屬射。鄭說亦誤。並詳彼疏。云遠國屬。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者。射人注引此文而釋之云。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屬。謂朝會。詳後。賈疏云。言遠國屬。對畿內諸侯爲遠國。若以要服以內對夷狄諸侯。則夷狄爲遠國也。云正之方外如鵠者。鄭意賓射采侯之正。一如大射皮侯之鵠。外亦廣與崇方。居侯廣三分之一。惟內爲五采異。今依先鄭說。正小鵠大。正在鵠中。凡射侯。無論大射賓射。皆有鵠有正。非以皮侯采侯異名。詳司裘及射人疏。云內二尺者。賈疏云。中央畫朱方二尺。故司裘注引諸家方二尺曰正。以此二尺爲本。其外以白蒼等充其尺寸。使大如鵠也。云內二尺者。爲畫五采地也。云五采者。內朱。自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者。射人注義同。彼注云玄居外。而此云黑居外者。黑玄色近。古書多通稱。云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者。射人注云。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五采各如其正。鄭意此侯五正。故雲氣亦五采畫也。然其說無據。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亦詳射人疏。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獸侯。畫獸之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息老物也。燕。謂勞使。疏。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者。此王於大學及大駭行息燕之射之侯也。鄉遂之吏。行鄉射於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疏。庠序。蓋亦用之。不言棲鵠者。亦蒙上文省。其制。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並以皮飾侯之側。惟以布爲鵠。而染其質以白赤。大夫以下。則全以布爲之。與采侯同。惟畫其側爲虎豹鹿豕。而染其質以丹。蓋兼取皮侯采侯之制而少變之。因天子諸侯用獸皮爲飾。大夫以下畫獸之毛物。故名之曰獸侯也。注云獸侯。畫獸之侯也者。謂畫獸於三分侯中居一之處。以當正鵠也。鄭意天子諸侯之飾亦畫獸。非皮侯。故謂止取畫獸之義。不知天子諸侯之侯並不畫獸。獸侯實兼取獸皮及畫獸爲名也。云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是獸侯之差也者。鄭彼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以實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煎藥虎豹鹿豕。皆正而畫其頭象與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藥鹿豕。志在君臣相義也。其畫之。皆毛物之。實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案依鄭彼注說。則獸侯不辨尊卑。侯道皆五十弓。侯中並方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畫布爲獸首。以當正鵠。天子則以白地畫熊。諸侯則以赤地畫麋。大夫則以白布畫虎豹。士則以白布畫鹿豕。其畫獸之外。當侯中四旁者。尊卑同以丹地。畫雲氣爲飾。教繼公謂凡畫者丹質。專指畫虎豹鹿豕之侯。金榜。申敖說云。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而侯用畫。則熊侯麋侯虎豹爲鵠。對文見異矣。質。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黃以周云。鄉射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天子熊侯諸侯麋侯之爲皮也可知。凡皮侯不去毛。去毛無以別熊麋。又皮侯純用皮。非以熊麋飾其側。而中仍用布。質。謂質的。天子熊侯用白的。諸侯麋侯用赤的。則大夫士之畫侯。亦必有可也。可知。凡畫者丹質。爲大夫士畫侯言也。人有大夫士之異。侯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布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鄭說熊麋。亦是畫侯。實是采地。畫熊白質。畫麋赤質。與下文凡畫者丹質語相觸礙。因以凡畫丹質爲畫實射燕射之侯。白質赤質爲畫熊侯麋侯之正。殊非經意。記又云。禮射不主皮。則天子諸侯大射實射燕射之爲皮侯也可知。鄭謂實射燕射不用皮。亦未審矣。案金氏黃氏據鄉射記虎豹鹿豕言畫。而熊麋不言畫。定熊侯麋侯爲即皮侯不畫。又以畫者丹質即承上文畫以虎豹。畫以鹿豕而言。說皆致塙。孔廣森。林喬蔭。陳奐。朱大韶。俞樾說。並同。今攷司裘先鄭注說。凡侯皆有鵠正質三等。其說最是。鄉射記白質赤質丹質。即正中最小之的。亦即韓非子外儲說左所謂五寸之的。非采其地之謂也。蓋獸侯尊卑同用布爲侯中。天子諸侯則以熊麋之皮飾侯側。又棲其皮以爲鵠。鵠內又用布爲正。不畫。正內則又畫白赤之采以爲質。大夫士用布侯。側不飾。而畫虎豹鹿豕於布以爲鵠。鵠內亦用布爲正。不畫。正內則亦畫丹采以爲質。獸侯之制蓋如是。則於此經及鄉射記義無不通矣。獸侯熊麋皆非畫丹質。鄭二禮注並誤。云息者。休農息耜物也者。簡章云。國祭蜡則獻酬頌。擊士鼓以息耜物。注。杜子春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耜而祭司耜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此注云休農息耜物。蓋兼用簡章及月令之文。謂息即因大蜡息耜物之祭。遂行射禮。是謂之息。

敖繼公云。鄉飲酒。乃息司正。息疑飲燕之異名。案敖據鄉飲酒禮證此經。甚瑣。然竊疑息燕自是二事。息非專指息老物。與燕亦不同。考鄉飲酒鄉射禮。明日皆息司正。又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燕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是皆息之見於經記者。不必錯祭息老物而後有息也。鄉飲酒禮說息云。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鄉射注云。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又云。勞禮略貶於飲酒也。是息亦飲酒於學。而其禮稍略。息。即鄉飲酒之細別。故通言之。凡飲酒皆謂之息。鄭月令注云。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月令又云。季冬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據鄭說。則黨正息民。即用鄉飲酒禮。天子諸侯。則別有大飲之禮。二者蓋皆通稱息。千乘之息國老。即指養老於學。亦即用飲酒正齒位之禮。若燕禮則行於寢。而輕於鄉飲酒。與禮經之息迥殊。不可并爲一也。蓋王與諸侯卿大夫士咸有飲酒於學之禮。卿大夫士飲酒在鄉途之學。則謂之鄉飲酒。王與諸侯卿大夫士。則謂之鄉射。燕者。先行燕禮而射。即所謂燕射也。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是天子諸侯有息燕之射。而無鄉射。大夫士有鄉射。而無燕射。鄉射記云。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是也。陳奐云。獻侯用諸鄉射。故特著於鄉射記。而燕射亦用獻侯。燕禮云。若射。如鄉射之禮。是其義也。案陳說是也。黃以周說同。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犀侯赤質。此息燕射之侯也。又云。大夫士布侯。此鄉射之侯也。鄭君彼注未悟。乃曲爲之說。謂燕射張獻侯。鄉射賓射當張采侯。因天子諸侯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獻侯。故附見獻侯於鄉射之記。此曲說。與鄉射記及此經並不合。不足據也。云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者。羣臣下宋余仁仲本。岳珂本。附釋音本。宋注疏本。並有閒暇二字。阮元謂係疏語誤入。鄭注本無是也。今從嘉靖本。賈疏云。勞使臣。謂若四牡勞使臣之來。若與羣臣飲酒者。君臣閒暇無事而飲酒。息老物。及勞使臣。并無事飲酒三者。燕皆有射法。此燕射以其事。天子已下。祭侯之禮。以酒脯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疏】祭侯之禮者。梓人唯有五十步侯而已。無尊卑之別也。祭侯之禮。以酒脯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疏】祭侯之禮者。梓人辭者。因侯制連類及之也。云以酒脯醢者。明有獻有薦也。注云。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鄉射禮云。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四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有介。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即此注所據。大射儀載此禮略同。惟獻

獲者作獻服不。服不。司馬之屬。即獲者也。賈疏云。大射雖諸其辭曰。惟若寧侯。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疏〕侯禮。天子射亦然。又此不辨大射實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其辭曰。惟若寧侯。鄭大射儀注引此。以為天子祝侯之辭。又云。諸侯以下祝辭未聞。則此記是天子之禮。故以射不寧侯為祭辭也。惟大射注引作唯。字通。大射禮記投壺篇亦載此辭云。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說文矢部侯字注云。其祝曰。毋若不寧侯。不當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而意皆略同。孔廣森云。此狸首之首章也。天子大射獸之以祭侯。曾孫其次章。諸侯以為射節禮。獸文並與此小異。故以狸首名篇。史記封禪書曰。襄弘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鄭儀禮注曰。狸之言。不來也。侯皆畫獸首。故以狸首名篇。史記封禪書曰。襄弘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鄭儀禮注曰。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即此章是已。論語案此經云祭侯之辭。則非詩也。樂師先鄭注以狸首為曾孫之詩。大戴禮投壺載曾孫之詩。與此辭文亦不相屬。但大射儀注謂狸首詩有射諸侯不朝之言。與此下文頗相近。鄭意或當然也。群樂師疏。注云若。猶女也者。小爾雅廣詁云。若。汝也。汝女字同。云寧。安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者。賈疏云。祭侯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則射不寧侯有罪者也。舉有功以勸示。又舉有罪以懲之。故兩言。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或。有也。若。如也。屬。〔疏〕毋或若女不寧侯者。毋之也。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或。有也。若。如也。屬。〔疏〕毋或若女不寧侯者。毋之也。寧侯。謂不安順之諸侯。易比卦辭云。不寧方來。義與此同。云不屬於王所者。覲禮載諸侯來覲天子賜舍之辭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不屬於王所。猶言不順命于王所也。廣雅釋詁云。所。居也。王所。謂王所居之處。通王都及巡守朝會之地言之。注云或。有也者。小爾雅廣言文云。若。如也者。廣雅釋言云。如。若也。是若如可互訓。云屬。猶朝會也者。此屬與上文違國屬之屬義同。大戴禮投壺。白虎通義鄉射篇。說文矢部。並作不朝于王所。國語齊語云。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章注云。屬亦會也。故云猶朝會也。云抗。舉也。張也者。詩大雅賓之初筵云。大侯既抗。毛傳云。抗。舉也。廣雅釋詁云。抗。張也。大戴禮作亢。說文作伉。義並同。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詒。遺也。曾孫諸侯。〔疏〕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者。曾孫上。葉鈔本釋文無女字。阮元云。有女字。毋或若女不寧侯。故抗而射女。此二女目不寧侯也。惟若寧侯。詒女曾孫諸侯。此二女目寧侯也。注云若。猶女也。經意雖各有屬。固無妨同言女矣。案阮說是也。大射儀注引此辭亦有女字。注云詒。遺也者。爾雅釋言云。

貽。遺也。貽貽字同。大射儀注引亦作貽。云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女即指寧侯。爲寧侯祝後世子孫爲諸侯。而貽以福也。

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戈長尋有四尺。車戟常。曾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秘猶柄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曾夷長短名。

曾之言適也。〔疏〕廬人爲廬器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者。賈疏云。凡此經所云柄之長短。皆曾近夷長矣。〔疏〕通刃爲尺數而言。案賈說是也。毛詩秦風無衣傳云。戈長六尺六寸。亦通秘刃言之。五兵秘度。皆若不通刃而言。則夷矛加刃。不止三尋。過於三人之身。而弗能用矣。云夷矛三尋者。唐石經作夷矛。誤。今從宋本及嘉靖本正。此戈受車戟曾矛夷矛五者。即司兵先鄭注所說車之五兵也。注云秘。猶柄也者。說文木部云。秘。櫜也。總敘注云。櫜。謂矛戟柄。竹櫜秘。是秘本爲櫜竹柄之名。引申之。凡木柄不櫜者亦謂之秘。廣雅釋器云。秘。櫜也。方言云。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案古戈戟皆於柄端爲鑿。而以金爲內橫插之。謂之秘。與矛於刺本爲圓冒。而以竹直貫之不同。此工所爲。兼有秘矜兩制。經唯見戈秘。而曾矛夷矛不云矜。蓋文不具。二鄭則誤謂戈戟秘與矛矜同制。故注中秘矜二者咸通言不別也。又昭十二年左傳云。劉圭以爲威秘。威於刃首爲秘。而以柄橫貫之。與戈秘矛矜又並不同。而亦謂之秘。則古蓋以秘爲兵柄之通稱矣。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者。總敘注同。云曾夷。長短名。曾之言適也。適近夷長矣者。段玉裁云。前引司農云。曾矛。曾發聲。直謂矛。鄭君此云西近夷長以正之。曾之言適。有近義。夷有長義。論議案。曾適聲類同。廣雅釋詁云。適。近也。說文大部云。夷。平也。凡物引之長則平。故夷引申之亦爲長。矛之至長者以爲名。釋名釋兵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長丈六尺。不言常。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案劉說矛刃冒矜。深得其制。而誤以車戟之度爲夷矛。義與此經注並違。不足憑也。墨子備蛾傅篇有三丈四矛。即此夷矛。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疏〕注云人長八尺。與尋齊者。據總敘文。云之外。人力有所不及。司馬法天子之義篇云。兵大長。則難犯。義亦通也。云而無已不徒止耳者。戴震云。不徒止於不能用也。又適以害執兵之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

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

言弱宜短兵
壯健宜長兵。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者。通論攻守之兵長短互用之法。賈疏云。按司馬法云。弓矢圍。戔矛守。戈戟助。此言攻國之兵欲短。則弓矢是也。

周禮正義 二十三 卷八十二

蜀之蚺蚺然也。立而搖之。以砥其往來。或有偏強偏弱處也。偏強處則往少來疾。偏弱處則往多來緩。所謂蚺也。案程說是也。刺兵直刃。所遇必決。不患其掉。惟患其撓弱。則刺之無力而不入。先鄭訓爲撓。義最精。而讀爲惜。則取義轉迂。遠不若後鄭作蚺之當矣。云蚺。讀爲鼓擊之擊者。段玉裁云。讀爲當爲讀如。擬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玄謂蚺亦掉也。謂若非中蟲蚺之蚺者。惠士奇云。爾雅釋魚蚺蟺注云。非中蚺蟺。赤蟲。廣雅。子。蚺也。莊子。秋水篇釋文司馬彪云。蚺。非中赤蟲。一名蚺。然則蚺者水中子。子。掉尾之蟲。動搖不定。蚺乃動搖之狀也。詒讓案此破先鄭惜色之讀。則謂疑當爲讀之誤。蓋擬其音。而義亦存乎其中也。程瑤田云。後鄭謂蚺亦掉者非也。爾雅蚺蟺郭注。一名子。子。據說文無右臂曰子。無左臂曰子。是蟲行水中。恒屈曲其體。轉變無定。勝負不均。苟爲廬。一器中若此蟲然。偏強偏弱。節節相開。是之謂蚺。非中蚺。是撓象。而亦以掉釋之。與彈相潤。不可從。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梓。則梓隋園也者。說文木部云。梓。園榿也。廣雅釋器云。園榿謂之梓。案園而圓即隋園也。此段借爲兵秘隋園之名。柯。卽車人柯櫨之柯。毛詩爾雅伐柯傳云。柯。斧柄也。又破斧傳云。隋園曰斧。斧以柄納於登。登隋。故柄亦隋登。與柄適相兩也。但戈戟之秘。與斧柄制實不同。以其同爲隋園。假以證義耳。賈疏云。隋園。謂側方而去楞是也。段玉裁云。斧柄必隋園。則梓者隋園之言。隋園對下文搏是正園言也。程瑤田云。秘正園。則易轉掉。秘隋園。則難轉掉。故曰句兵梓。設兵同強舉園欲細。細則稜。刺兵同強舉園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改句言。容受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重欲傳人。謂矛柄之則正。然則爲矜。句兵堅。〔疏〕。設兵同強舉園欲細者。設擊義同。亦古今字。前經五篇如方相氏以戈擊四隅。宮正擊者。刺兵堅者在前。〔疏〕。設兵同強舉園欲細者。設擊義同。字並作擊。而設見司門占人校人。釋文則並以爲擊字。亦經誤字例之異。但此記梓人擊其所縣字兩見。亦作擊。未審其義例也。以下並論兵秘舉園大小之用。爲下章起義也。云是故侵之者。程瑤田云。總承細重二者。謂不彈不蚺。尙何患不能侵乎。注云。改句言。容受無刃者。鄭意下文有也。如車相擊。故从受。从事。熱變作。經典通段擊爲之。鄭鏐云。變句兵而謂之。戈戟可以句。可以。受不也可以句。可以。故專言句兵。足以見戈戟而不及。於是言。以包之。左傳襄二十三年。晉人以戟句。樂而殺之。昭元年。子南以戈戟子皙。此戈戟可句可。之驗也。案鄭說是也。金榜云。戈戟用恆主於擊。人故亦謂之擊兵。左傳襄

十八年。中行獻子夢與獻公訟。公以戈擊之。二十八年。王何以戈擊子之。昭元年。子南逐子晉。及衡。擊之以戈。二十年。齊氏用戈擊公孟。二十五年。公將以戈擊條桓。定四年。盜以戈擊王。十四年。靈姑浮以戈擊闕廬。哀十四年。公執戈。將擊之。十五年。石乞孟擊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是也。程瑤田云。記文改句兵曰擊兵者。句音其形。擊言其用。戈戟用恆橫。故曰擊。橫用曰殺。云同強。上下同也者。賈疏云。謂本末及中央皆同堅勁。故云同強也。云舉。謂手所操者。謂棊中當人手操處也。說文手部云。舉。對舉也。引申之。凡獨舉亦曰舉。此舉圍與下被圍略同。據其最後之近晉者而言。則曰舉圍。統其略前者而言。則曰被圍。其實一也。鄭司農云。校。讀爲絞而婉之。絞者。弓人先鄭注同。此易校爲絞也。賈疏云。昭元年左傳。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注云。絞。切也。故讀從之。取切疾之義也。云重欲傳人。謂矛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亦謂手所操處。稍大之。則重。云侵之。能敵也者。國語楚語章注云。侵。犯也。兵傳人而密。則能犯。人而無不敵之患。故云能敵也。戴震云。侵。善入也。云玄謂校疾也者。弓人注同。此義與先鄭略同。段玉裁云。校。司農易爲絞。鄭君則不易字。蓋校有疾義。與剿斃字同。弓人注亦兩言。校。疾也。云傳。近也者。小爾雅廣詁文。云密。審也。正也者。謂兵之中人審諦而正也。云人。手操細以體則疾者。細。則操之堅。任力多。故敵之疾也。云操。重以刺則正者。程瑤田云。蓋謂勁直有定。在手之所用。與目之所視相準。無游移之病。以刺人。自然審而且正。云然則爲矜。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也。凡爲矜。五分其長。以其者在前者。賈疏云。以句兵向後牽之。故堅者在後也。以刺兵向前推之。故堅者在前也。凡爲矜。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矜。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大小未捷也。首。矜上鋒也。爲戈戟之矜。所圍如矜。夷矛如矜。矜所。凡爲矜。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者。取一得二尺四寸爲把處而圍之也。注云。被。把中也者。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言當手握處之中也。云圍之。圍之也者。明矜雖與戈戟同爲敵兵。而圍則與矜不同爲正圍形也。云大小未聞者。以經文不具。程瑤田云。凡爲矜。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是晉圍首圍之數皆出於其圍也。凡爲矜。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是其晉圍刺圍

之數，亦皆出於其圍也。然則受與胛之圍，乃其臚體上下諸圍之宗也。而鄭注則云大小未聞。夫既為其諸圍之宗，安得不以大小示人也。考之喪服傳，其經大搨注云：「盈手曰搨，搨掘也。」中人之掘圍九寸，今訓被為把中，說文訓掘為把搨，圍九寸，是把圍九寸也。用受與矛以把，故即以把之數為其圍之數。莊周書言櫟社樹繫之百圍，蓋謂為之把而圍之。子胥腰十圍，皆具數於人之把，豈慮之用在把，反疑其圍之云非即其把之數乎。曰為之被而圍之，蓋謂為之把而圍之也。依文義讀之，亦是著數之辭。案程說甚精，足補鄭義。鄭訓被為把中，則被圍即把圍。莊子人閒世釋文引司馬彪云：「一手曰把。」李頤云：「徑尺為圍，亦與程所定相近。」此經言圍之者二：桃氏為劍，云參分其臚廣以為首廣而圍之，首廣即首徑，以求其圍，可得其度，故不言圍度，而度即寓乎廣，此為受，云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亦不言圍度，而度即寓乎被，求度不同，而文例則一也。至諸圍之度，以程說推之，受圍九寸，參分去一以為晉圍，則晉圍六寸也。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則首圍四寸又五分寸之四也。晉圍與受同，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則晉圍七寸五分寸之一也。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則刺圍亦四寸又五分寸之四也。然則晉之刺圍，與受之首圍，正同。惟受之晉圍，視晉之晉圍，蓋凡殺兵刺兵之圍度並同，其被皆漸殺以趨於晉，殺兵所殺多，舉之則細，句兵所殺少，舉之則重，故被圍雖同，而近晉之舉圍，則又不害其異也。長兵之制，其可攷者如此，云凡矜八觚者，賈疏云：「以經二者近手皆云圍之，明不圍者為八觚也。」程瑤田云：「凡矜，據說文積竹八觚，說文又云：『積竹，矛戟矜也。』蓋言凡矜皆積竹為之，記所言應，似並用木。今注云：『凡矜八觚，類同說文所謂積竹者，或亦為臚之一法。』然如戈戟之秘，則斷不能積竹為之矣。案程說甚析，文選張衡西京賦：『竿受之所搜畢。』薛注云：『受，杖也。』八棱，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為之，或以竹為之，是受本有竹木兩種，唯古戈戟秘為鑿以函內，自不能以積竹為之。許說似據漢制，與古不合。至戈戟秘雖為隨圍形，然舉圍之外，亦未嘗不可為八觚而隨之。鄭說與經卻不相近也。鄭司農云：『晉，謂矛戟下銅鐃也者。』說文金部云：『鐃，秘下銅也。』釋名釋兵云：『矛下頭曰鐃，鐃入地也。』曲禮：『進戈者，前其鐃。』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鐃。注云：『銳底曰鐃，平底曰鐃。』案鐃對文則異，散文得通。段校說文金部云：『鐃，矛戟秘下銅鐃也。』毛詩秦風小戎：『公矛鋌鐃，傳云：『鐃，鐃也。』是兵器秘末並以銅鐃之，名曰鐃，亦曰晉。程瑤田云：『受以晉圍對首圍，晉矛以晉圍對刺圍，則晉圍者，臚所內鐃之一端也。晉尊一聲之轉，云刺，謂矛刃晉也者。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刺，鐃也。』即謂矛刃木與矜相舍之圍，詩鄭風清人箋所謂室是也。云玄謂晉讀如王摺大圭之摺，矜所捷也者。據典瑞文，段玉裁改摺為晉，云：『謂其音義同晉大圭，訓為垂於紳帶之閒，知此晉謂矜垂於銅鐃，捷同垂，俗作揮。』晉大圭，俗本作摺大圭，非。案段校是也。典瑞亦作晉，注引先鄭讀為薦申之薦，今本彼注薦申作摺紳，誤也。

捷插古通。詳總敘疏。云首。受上鐙也者。賈疏云。受下有銅鐙。此受首無。亦以上頭爲首而稍細之。以其似鐙。故
端。受所用之一端無刺。但平其首。故名之曰首。云爲戈戟之矜。所圍如受。夷矛如曾不者。經不管戈戟夷矛之圍度。
故鄭補其義。以受爲敵兵。戈戟亦可句可敵。與受用同。其秘雖有隋圍正圍之異。而圍度大小可約略相等。夷矛曾不
則並爲刺兵。其矜自當同也。其由。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抵其蝟也。灸諸牆以抵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
被以下。漸殺以趨於晉者則異。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抵其蝟也。灸諸牆以抵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
以抵其勁也。置。猶對也。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凡試廬事者。記廬人爲廬器成後。試其利用與不。
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正於牆。牆。程瑤田云。三法之試。初一法。防其
蝟。次二法。防其末弱。次三法。無上二病。專主於強。刺兵無掉病。而防其蝟。故曰欲其無蝟也。然三法之試。凡
兵皆然。故刺兵搏。而試之以三法。則可無蝟病。且均而同強。句兵之不搏而掉也。專以防掉。然亦不可有蝟病。故
試廬之法。句兵亦然。故記言凡以包之。云置而搖之。以抵其蝟也者。戴震云。抵其蝟。審察搖掉之勢也。云灸諸牆。
以抵其橈之均也者。戴震云。審察風勢。皆欲通體無勝負。苟材有勝負。必自負處動析。程瑤田云。如爲廬三尋。擇
兩牆間兩二丈者。風廬而柱諸牆。令機。而因以觀其所機。兩端初無勝負。則均也。云橫而搖之。以抵其勁也者。說文
力部云。勁。彊也。戴震云。試之既濟均。又以觀其所機。兩端初無勝負。則均也。云橫而搖之。以抵其勁也者。說文
云置。猶對也者。說文豈部云。對。立也。廣雅釋詁云。置。立也。是置與對義同。案置凡對立者。並植之段字。
說文木部。植。或作櫨。可證。植。謂直立。與橫搖正相對。云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
知也者。惠棟云。灸。說文久部引作久。云從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案士喪禮云。罷用疏布久之。注云。久。
讀爲灸。既夕云。木桁久之。注云。久。當爲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注云以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與儀禮久之同義。
是久爲古文。灸爲今文也。灸。从火。久聲。古文省火。段玉裁云。說文久字下引周禮久諸牆以觀其機。案此則故書
作久。師讀爲灸也。許君從故書作久。自可通。無勞易字。久灸義相近。許以灸釋久。案久之本訓從後抵拒。引申爲
長久之訓。後人乃知長久之訓。而不知本訓。遂以抵拒之訓專歸灸字。注家欲知古今異言。古今異字之梗概耳。柱。
今之柱字。云正於牆。牆。釋文云。釋。本又作灑。又作罷。同。案說文止部云。灑。不滑也。灑。並灑之俗。
取牆灑者。欲。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六建。五兵與人也。〔疏〕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者。賈疏云。廬
其柱之定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六建。五兵與人也。〔疏〕人所造有柄者。戈戟受與曾矛夷矛五兵而

已。上車有六等。除軫與人四兵。此云六建。建在車上。明無軫。自取人與五兵爲六建可知也。戴震云。六建當爲五兵與旌旗。案戴說是也。人立車上。不可言建。注義爲短。云反覆。猶軒輶者。既夕記。志矢一乘。軒輶中。注云。軒輶猶軒輶。御覽車部引通俗文云。後重曰軒。前重曰輶。戴震云。六建搖動。則車行反覆。矜秘不彊故也。

匠人建國。立王國者。〔疏〕匠人建國者。說文仁部云。匠。木工也。雜記云。匠人御柩。孟子梁惠王篇云。工師得大匠人之長也。凡建立國邑。必用土木之工。匠人蓋木工。而兼職版築營造之法。故建國營國溝洫諸事。皆掌之也。

注云立王國者。邦國者。天官敘官注云。建。立也。賈疏云。周禮單言國者。據王國邦國。連言。據諸侯。經既單言

國。鄭兼言邦國者。以其下文有王及諸侯城制。明此以王國爲水地以縣。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疏〕以縣

者。將建國。必先以水平地。以爲測量之本。莊子天道篇云。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李筌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有

水平法。蓋古之遺制也。江永云。此謂測量之地。須先平之。蓋地不平。則景有差。故下注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

尺之臬。非謂通國城之地皆須平也。疏謂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望其高下者。賈疏云。植卽柱也。於造城之處。四

角立四柱而縣。謂於柱四畔縣繩以正柱。柱正。然後去柱。遠以水平之法遙望。柱高下定。卽知地之高下。江永云。

今工人作室。有平水之法。各柱任意量定若干尺。畫墨。四面依墨用橫線。線下以竹承水。縣直物於線。進退量之。

如柱平。則直物至水皆均。如不均。則知柱有高下。而更定之。意古人亦用此法。戴震云。水地者。以器長數尺承水。

引繩中水而及遠。則平者準矣。立植以表所平之方。縣繩正植。則度水面距地者準矣。案江戴說是也。四角立植。卽

於所平之地立之。縣繩所以正植。亦以溯四植距水之高下均否。此蓋兼有準繩之用矣。淮南子齊俗訓云。視高下。不

失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於澆準。許注云。澆準。水望之平。澆準。疑卽管準。所以溯高下之表儀也。云高下既定。不

乃爲位而平地者。位。卽天官敘官辨方正位之位。彼置槩以縣。以景。故書槩或作弋。杜子春云。槩當爲弋。讀爲

注謂定宮廟也。凡建國必先定宮廟之位。而後平地。置槩以縣。以景。故書槩或作弋。杜子春云。槩當爲弋。讀爲

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抵之以景。將以正。〔疏〕置槩以縣。以景。故書槩或作弋。杜子春云。槩當爲弋。讀爲

四方也。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疏〕北之鄉背。卽辨方之事也。賈疏云。置槩者。槩亦謂柱也。

以縣者。欲取柱之景。先須柱正。欲須柱正。當以繩縣而垂之於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縣之。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既柱之景。故云既以景也。注云故書樂或作弋。杜子春云。樂當爲弋。讀爲杙者。段玉裁云。杜正樂從弋。又云弋讀爲杙。此與正帝爲奠。奠讀爲定。正筭爲筭。筭讀爲稟同。說文樂弋字作弋。而杙爲爾雅劉劉杙之字。杜易弋爲杙者。蓋漢時樂弋字已作杙。故以今字易古字。如以矢易久之比。計自據周禮故書及字形得其說。故不同也。云爾雅樂。古文泉。假借字者。段玉裁云。鄭君則從樂。謂樂爲泉之假借。如筭爲稟之假借。九軌爲簋之假借。下文引爾雅分別杙泉字。見此經言在地者則作泉爲正。不當如杜作杙也。案段說是也。鄭以樂泉爲古今字。故以後注中並作泉。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泉。泉即表也。必八尺者。賈疏云。天文志云。夏至。立八尺之表。通卦驗亦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故知樹八尺之泉。泉即表也。必八尺者。按考靈曜曰。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也。彼云八神。此縣一也。以於四角四中。故須八神。神即引也。向下引而縣之。故云神也。江永云。古人樹泉。用八尺何也。蓋測景之泉。不可過短。過短則分寸太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爲宜。八尺雖無正文。而土中之地。夏至景尺有五寸。以知用八尺泉也。後世郭守敬測景用四丈之表。表上作橫梁。下用銅皮鑽小竅。於小竅中取橫梁之景。謂之景符。此後人之巧法。然四丈表亦不易作也。疏引考靈曜謂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此漢人之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詒讓案。泉。即大司徒測景之表。周髀算經亦謂之髀長八尺。取天高八萬里。周髀已有此論。雖非實測。然古天官家習傳其說。故鄭亦從之。互詳大司徒疏。云既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者。既。詩鄘風定之方中。孔疏引作視是也。凡經作既。注例用今字作視。各本並誤。詳大宰疏。正位必先辨方。故既景以正之也。引爾雅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泉者。證泉與杙異。樂當爲泉也。釋宮曰。機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樞。在地者謂之泉。郭注云。杙。緊也。泉。即門緊也。此引作在牆者謂之杙者。鄭以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日出杙樞同物。隨文便改之。爾雅之泉。即此經之樂。與門闔字異。郭注亦誤。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盡其景端。以至日入。〔疏〕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泉。則南北正。〔疏〕日入之景者。測東西之景也。詩大雅沔水箋云。規。正具之器也。林喬蔭云。此蓋於土圭之外別詳測景之用。謂於地平上爲圓規。而植樂其中。日出景在樂西。日入景在樂東。視景端與規齊之處識之。參以日中午正之景。則東西正。又中屈其規以指樂。而南北亦正。與土圭互相爲用。注云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者。中國在赤道北。日景所照。恆偏指北。惟日初出時。景端正指東。日將入時。景端正指西。故正東西。必既日出入時景端。詩鄘風定之方中云。揆之以日。作於

楚室。毛傳云。撓。度也。度日出入。以知東西。周髀算經云。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後。識其晷。晷之兩端。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皆即此法也。又淮南子天文訓亦有以表測景正朝夕之術。與此經及周髀並不同。蓋漢以後所更定也。云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者。但識景端。恐尚不審。故復爲規。以攷其合否也。云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者。規之交。賈疏述注作規交。阮元云。之字蓋涉上衍。詒讓案。此謂從日初出始有景時。測景西之景端。畫識之。隨景東移。接續畫之。至日入時。窮景東之端。不復有景處而止。既得其景。乃以臬爲心。而於臬兩端景線相距之內爲圓規。其大盡景線之兩端。銅而旋轉。若規適相交。則東西正也。如有微差。則兩端距臬心必不能同度。東長。則東半規邊線出西半規之外。西長。則西半規邊線出東半規之外。而不能交矣。故必規之交。東西乃審也。鄭意蓋如是。江永云。爲規者。以樹榮之處爲心。而畫墨於地爲圓形。視朝景端之當規者識之。又視夕景端之當規者識之。作一模線。於規心亦作一模線與之平行。則東西之位正矣。後世郭守敬作正方案。多爲之規。樹短表於案心。多爲之墨。亦放此意而變通之。日景近二分時。朝夕有微差。當二至時。朝夕均。方位尤審。戴震云。先爲規而後識景。記文也。先識景。徐徐作點。後乃連爲規。鄭說也。案江戴說是也。江謂先爲規。後識景。與經文合。似勝鄭義。梅穀成。林喬蔭說同。云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者。臬即八尺之臬。圓規兩交之間。正與臬心南北相當。爲直線與東西橫線交午爲十字形。橫線兩端正指東西。則取直線折半屈之。兩端正指南北矣。周髀正東西南北之法即與此同。惟不爲規。不若此之審。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日中之景。最短者。〔疏〕晝參諸日中之景者。兼測南北之景也。日中。謂日自中景端必正指北。故墨子經上篇云。日中。正南也。云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者。極星恆居正北。測其與所識日中之景合否也。正朝夕者。舉東西以略南北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正朝夕者視北辰。晏子春秋雜篇下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北辰樞星。並即極星。董晏二子說。與此經合。程瑤田云。朝夕。即大司徒職所謂景朝夕也。正朝夕者。正其東西也。必夜考之極星者。極星與地中正南北相直者也。日東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西。日西立表。北視極星。則在表東。南北不相直者也。當地中未得。其求之時。使不考之極星。安知尺有五寸者之爲地中。而日東景夕。日西景朝。使不考之極星。又安從而知其景之夕與景之朝哉。是故考極星者。測景之權衡。而正朝夕。以求地中。舍是則弗得其求也。林喬蔭云。夜考極星。經既未言其術。鄭注亦不之及。惟賈疏謂晝夜半考之。而所以考之方。究未明也。竊案周髀有云。正極之所游。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頭。

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而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此即所謂夜考極星者。正猶定也。謂定極星所在之處也。八尺表。即八尺之樂。於地平之所立之。以繩繫表頭。亦置樂以縣之意也。其必於冬至日加卯酉之時者。以冬至前後卯酉之間皆得見星。故於此時希望。引繩致地。識其兩端。其相去爲東西之正。猶爲規識景。以日出日入參諸日中而正東西也。中折其所識之兩端以指表。爲南北之正。猶測景之規度兩交之間以指樂。而正南北也。是其法與測景略同。案林氏據周髀以釋此經考極星之法是也。但周髀望極星。定於二至。故必以卯酉二時。此經正朝夕。則通四時言之。故考必以夜。以卯酉二時。惟二至乃見極星。若夜則通四時無不見也。此經與周髀法蓋大同小異。又案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云。南極星。北極星。以正南北。則古法正南北兼考中星。蓋中星必在正南。與極星在正北。亦參相直也。但中星無定。隨時變易。不若日中之景及極星之不差。故此經略之耳。注云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日中晷直。故景最短也。云極星。謂北極星。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公羊昭十七年傳云。北辰亦爲大辰。何注云。北辰。北極。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迷感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徐疏引李巡云。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許宗彥云。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頭。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北極大星。或即此歟。今法測旬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極星之用正同。若論語所云北辰。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瑯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赤道極也。鄒伯奇云。論語爾雅北辰。皆通指北極四星言之。猶大火謂之大辰。伐謂之大辰。皆不必定指一星也。謂之北辰者。居天之北。以正四時。然惟不正當不動處。故可因其四游。以測日度。而知節候。詒讓案。天體渾圓。二極居其中。爲左旋之樞。周王城爲今河南洛陽縣。今實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四十三分。南極入地亦如之。南極不見。故揆測者必以北極爲宗。續漢書天文志劉注引張衡靈憲云。天有兩儀。以御道中。其可視者。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明焉。是也。北極正中。即天之中。古謂之天極。又謂之北極樞。後世謂之赤道極。然天中之極。無可識別。則就近極之星以紀之。謂之極星。沿襲既久。遂并稱星爲北極。又謂之北辰。然則北極者。以天體言也。北辰者。以近極之星言也。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周髀算經云。欲知北極樞瑯璣周四極。常以夏至半夜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與呂覽正同。瑯璣者。即極星。故續漢志注引星經云。瑯璣。謂北極星也。尙書大傳云。璇璣謂之北極是也。北極樞

者。即天極也。然則極星繞極四游。非不移者。其不移者。乃天極耳。論語爲政篇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此亦謂天極。而曰北辰者。舉星以表極。許氏謂即指赤道極是也。至古天文家說極星。或以爲四星。史記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漢書天文志說同。或以爲五星。史記索隱引春秋合誠圖云。北極。其星五。在紫微中。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篇引石氏說同。則兼數天樞小星。晉書天文志云。北極五星。在紫微官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第二星。帝王也。亦大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隋書天文志。苗爲天文大象賦。丹元子步天歌。說並略同。考史記所云天極四星。其一明者即晉志北極。第二星最赤明者。苗爲謂之帝星。丹元子謂之大帝之坐。今名與苗爲同。史記所云旁三星。苗爲謂之太子庶子後宮三星。今名亦同。晉志所謂紐星。苗爲亦以爲後宮屬。丹元子則以爲第五星。天樞。今直謂之北極。此星距帝星較遠。故史記不數。說苑辨物篇說書璿璣玉衡云。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說苑之樞星。即所謂天樞。今所謂北極者。而劉向以與北辰並稱。則亦不數樞星矣。其考測亦有二法。有專測帝星者。周髀立表希望北極中大星是也。有專測樞星者。晏子云北戴樞星是也。占經引黃帝占云。北極者。一名天樞。一名北辰。天樞。天一座也。又瓊憲云。樞星謂之北極。隋書天文志云。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此經極星。其爲帝星樞星。無可質證。要之古說北極星或四或五。其考測或主帝星。或主樞星。皆先秦舊術也。至二極終古如一。而極星則隨恆星東徙。今則紐星移遠極至五度四十五分。而不動之處乃在鉤陳大星與紐星之間。故推步家改以鉤陳大星測極。然說苑雖以鉤陳與北辰樞星同爲璿璣。已開以鉤陳測極之端。而終不以鉤陳當北辰。知古經無是義也。又北極帝星即鄭所謂天皇大帝名耀魄寶者。占經引甘氏別有天皇大帝星。在鉤陳口中。今名亦同。鄭所不從。互詳大宗伯疏。

周禮正義

卷八十三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營，謂丈尺其大小。天〔疏〕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侯伯子男已下，皆依命數。鄭云：國家謂城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井文王有聲詩箋差之。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按下文有夏殷，則此九里通異代也。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取典命等注。山鄭兩解，故義有異也。焦循云：方九里，以開方計之，徑九里，圍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也。尙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云：玄或疑焉。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又其駁異義云：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準此，天子之城九里也。及注典命，則疑公之城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而坊記注：大雅文王有聲箋，並用此說。今按周書作維篇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九里正合。則謂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金鶚云：以典命注推之，天子之城，宜方十二里，鄭蓋以典命匠人俱有正文，故兩解不定。左氏隱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夫鄭伯爵也，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三百雉得九百丈，適足五里，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孟子言三里之城，此國城之小者，當是子男之城。子男城方三里，可知天子城有九里也。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五經異義，古周禮說，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指三公大都言，然則大都城方亦當如子男，作維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與左傳大都參國之一合。天子城方九里，則大都方三里，適與子男同。若城方十二里，則大都方四里，與子男五里不同。苟亦方五里，非參國之一矣。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諸侯七雉，古周禮說公七雉，侯伯五雉，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皆九降爲七，其例相合。又何疑於九里之說哉。大雅築城伊洹，鄭箋以洹成溝，成方十里，謂文王之城，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說者以爲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說，然此特謂城放乎洹以爲池，池深廣與洹等，非謂城有十里也。文王方爲諸侯，其

城安得獨大哉。賈謂匠人九里。或是夏殷之制。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也。然考工一書。皆言周制。惟世室重屋。明標夏殷。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案焦金二說是也。陳啓源、戴震、林喬蔭、說並同。檀漢書郡國志劉注引帝王世紀說成周云。城東西六里十一里。南北九里一百步。又晉太康地記云。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十二畝三十六步。此敬王以後王都之制輪。亦不逾九里。而廢復廟焉。足徵此記之爲周制矣。互詳典命疏。王城方九里。積八十一里。地每里九夫。則積七百二十九夫也。王城郭郭里數。經注並無文。案作維篇云。郭方七十二里。依其說。是郭大於城八倍。於理難信。作維別本作七十里。金履祥通鑑前編又作十七里。亦皆無分率可說。攷孟子公孫丑篇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國策齊策貂勃說卽墨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又田單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是郭大於城不得過二倍。足證今本周書之譌。以意求之。疑作維當作郭方二十七里。據典命注說。九里之城。其宮方九百步。則周王宮亦必方三里。若然。宮三里。城九里。郭二十七里。皆以三乘遞加。於差分比例正合。今本周書二七上下互易。遂不可通耳。依此計之。則郭中積七百二十九里。除城中八十一里。餘六百四十八里。積五千八百三十二夫。通爲國中也。又案公羊定十一年傳云。百雉而城。何注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此說復與鄭異。焦循云。雉長三丈。每里爲雉六十。天子之城。徑五百四十雉。周二千一百六十雉。公之城。徑四百二十雉。周一千六百八十雉。侯伯之城。徑三百雉。周一千二百雉。子男之城。徑一百八十雉。周七百二十雉。如何休說。則千雉爲二十萬尺。凡周一百一十三步二尺。方徑得二十七里一百二十步五尺。城不應如是之大。子男五十雉。周五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方徑一里一百十六步十五尺有奇。於地又太狹。何氏本春秋說。與鄭不合。在其異說可也。案焦說亦是也。何說雉長二百尺。與古說並不合。其所說天子城千雉。卽以鄭說雉長三丈計之。亦得十六里有二百步。與經必不相應也。雉制詳後疏。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者。廣雅釋詁云。營。度也。營國以丈尺度其大小。若量人所量是也。賈疏謂丈尺據高下而言。大小據遠近而說。誤。云天子十二門者。四旁各三門。總十二門。月令云九門者。金鶚以爲上公之制。與此異也。云通十二子者。賈疏云。按孝經授神契云。天子卽政。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慎文命。下各十二子。如是。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國中九經九緯。經汭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皆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故王城而各三門。以通十二子也。國中九經九緯。經汭九軌。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疏〕國中九經九緯。經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輹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一。〔疏〕經涂九軌者。賈

疏云。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焦循云。疏所引。王制文。彼注云。道中三塗。蓋謂一道之中分而爲三。疏以此三塗卽九經九緯之三。而男女與車各行一塗也。若然。則塗雖有九。道止有三。每塗九軌。則每道二十七軌。爲步三十有六。其度爲太廣。或三塗分爲三處。則三塗卽是三道。不得爲一道。三塗且每塗皆以軌度。斷非僅以中塗行車。若左右之塗止行男女。又何用此九軌之廣哉。經文曰九經九緯。又曰經塗九軌。其制甚明。王制所云道路。與塗爲通稱。鄭所云一道三塗。猶云一塗中分爲三塗。一之爲三。以男女車而別。非眞界畫爲三。如每門之三塗也。案焦說是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云。孔子川於魯。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是一塗分爲左右中之證。王城旁三門。而塗有九。則每門有三塗。故文選張衡西京賦云。旁開三門。參塗夷庭。薛注云。一面三門。門三道是也。實則九塗之中。正當門者止三塗。其六皆不當門。蓋並由環塗以達之。注云國中。城內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與此義同。謂王城之內也。云經緯。謂塗也者。賈疏云。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云經緯之塗。皆容方九軌者。焦循云。容方九軌者。容廣九軌也。詒讓案。經無緯塗軌數。鄭知亦九軌者。後文唯云環塗七軌。野塗五軌。明緯塗軌數同經塗。故不別出也。方九軌者。淮南子汜論訓高注云。方。並也。謂容並列九軌。呂氏春秋備論篇云。中山之國有夙縣者。智伯欲攻之。爲鑄大鍾。方車三軌以遺之。史記蘇秦傳。亦云車不得方軌是也。左傳隱十一年杜注云。達道九軌。孔疏引李巡爾雅注說同。若然。經緯塗亦通稱達與。云軌。謂轍廣者。阮元云。說文無轍。當作徹。案阮校是也。後經注皆作徹。說文車部云。軌。車徹也。段玉裁云。車徹者。謂輿之下。兩輪之間。空中可通。故曰車徹。是謂之車軌。軌之名。謂輿之下隨方空處。老子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間曰軌。毛公兔有苦葉傳曰。由軌以下曰軌。兩輪之間。自廣陋言之。凡言度塗以軌者。必以之。由軌以下。自高庫言之。詩言濡軌。晏子言其深減軌以之。案段說是也。車之兩輪間爲軌。因以兩輪所輾之迹爲軌。中廂云。車同軌。孟子盡心篇云城門之軌是也。後文云塗度以軌。故此言經緯塗之廣。並以軌計之。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者。乘車六尺六寸。見總敘。左右輪旁各加七寸。共加一尺四寸。是轍廣八尺也。云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塗十二步也者。軌廣八尺。以九乘之。得積七十二尺。以步法收之。適得十二步也。焦循云。每塗容方九軌者。累二百二十五。推城巾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每方一里中。積九萬步。經緯各三千六百步。減中互百四十四步。共得經緯積七千一百五十六步。餘八萬二千八百四十四步。一城之中。九經九緯。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六步。餘積六百七十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四步。又環塗減五萬八千九百七十步四尺。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步之一。凡朝市苑囿學校皆奪塗之地。塗之於城。蓋不足十之一也。云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纓

三分寸之二，金鑄之閒三分寸之一者，鄭珍云，輻內轂長九寸半，只有二寸半者，以其七寸入輿下也，金者，大穿之軋也，其去內鑄不可太切，使之利轉，故金鑄相去，其閒有三分三釐強也，軌以兩輪所踐之迹相距之廣爲度，其度自以牙外邊所及爲限，牙外踐一分，則度廣一分，假令牙不偏出，以三寸半之厚與三寸半之輻股鑿正對，即所踐之迹亦與股鑿正對，是兩輪之閒，止有車廣，輻內輻廣，及金鑄閒之數，而軌不及八尺矣，今輻股向外一邊不殺，直入牙鑿，鑿之外邊，有六分六釐強，是多踐六分六釐強，合成軌度八尺，案鄭子尹說是也，輻廣三寸半，輪人注同，此與鑿深同，皆得指數餘徑之半，故三寸半也，輻內二寸半者，輻距輿之度，經三分寸之二者，亦輪人文，此牙外出於輻股鑿之度也，並詳輪人輿人疏，又案軌廣八尺，凡兵車乘車田車並同，蓋度涂以軌爲周人度法之要事，必無不斟酌畫一者，此注及總敘注並唯云乘車者，文不具也，至車人大車羊車柏車雖不駕馬，輻廣及輪輹數亦不與乘車同，而揆以同軌之義，亦當無異，微，彼經云微廣六尺者，自是誤文，鄭於彼注未能刊正，實爲疏舛，不知凡軸上輿下，小車有兩轆，大車有兩轆，輿皆不正與轂相切，則長轂者或入輿下，短轂者或出輿外，消息之以合八尺之微，無所不可，八尺之軌，固大小車之通度矣，左祖右社，而朝後市，王宮所居也，祖，宗廟，而，「疏」左祖右社者，謂路門外之左右，詳小互詳車人疏，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疏」宗伯疏，天官敘官賈疏云，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云而朝後市者，謂路寢之前，北宮之後也，天官賈疏云，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貪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也，案書召誥孔疏引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在北，即賈疏所本，詳朝士司市疏，注云王宮所居也者，賈疏云，謂經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故云王宮所居也，云祖，宗廟者，據小宗伯，云左宗廟，與此云左祖同，故知祖即宗廟也，云而，猶鄉也者，擇人注同，案鄉亦尚也，士冠禮注云，而，前也，云王宮當中經之涂也者，王宮必居國城正中之處，故於九經涂常當中經之涂，晏子春秋雜篇下云，景公新成柏寢之室，師開曰室夕，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然，市朝一夫，方各百，「疏」市朝一夫，戴震云，以朝百步言之，方則宮在國城之正中，立宮與建國方位必相應也，步，市朝一夫，方各百，「疏」市朝一夫，戴震云，以朝百步言之，方步之庭曰外朝，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路門內至堂百步之庭曰燕朝，王與諸侯若羣臣射於路寢，則路寢之庭容侯道九十弓，弓與步相應，其百步宜也，焦循云，考聘禮注，揖與賓相去，公七十步，侯五十步，大夫三十步，推此，則天子之外朝常有百步矣，射禮言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設乏，各去其侯四十步，賓射在路門之外，燕射在大寢之庭，於此張九十步之侯，則自應門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地也，伏生書大傳，

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西九雉。七雉得三十五步。延深三倍。當得百五步。亦合也。又云。司市職云。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據此。則市有三。郊特牲云。朝市之於四方。失之矣。注云。朝市宜于市之東偏。據此。則大市居中。朝市居東。夕市居西。前三朝。王立之。後有三市。后立之。三朝朝方一夫。三市市方一夫也。案焦說是也。依鄭義。王宮三里。前有五門。三朝惟皋門內及路門內。外有朝。自應門至雉門。雉門至庫門。並不爲朝。而宮室府庫所在。兩門南北相距亦當各有百步。則路門之前當有四百步。其後尙有五百步。以百步爲路。寢庭之內朝。又以百步爲王后北宮之朝。餘三百步分建王路寢燕寢。后路寢燕。亦並不迫隘也。其後市之制。以此經及司市推之。蓋三市爲地南北百步。東西三百步。共一里。在王宮之北。左右中平列爲之三市。市有一垣以爲界。故說文門部云。市。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口是其證。賈司市疏謂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殆未得其制。又王宮前朝後市。朝在宮九百步內。而市朝則在其外。以其附近宮牆。而建國之初。內宰佐后所立。亦或繫宮言之。故初學記帝王部引尸子云。君天下者宮中三市。而堯鵠居。卽指此宮後之市。非皋門以內更有市也。朝制五詳關人朝士疏。注云。方各百步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晦百爲夫田。百晦方百步。故方百步之地。亦謂之一夫。三朝朝各方百步。三市市亦各方百步也。知非以百步分爲三朝三市者。百步凡六十丈。三分之。每一分止得二十丈。朝市衆人所集地。太隘則不能容。故知不然也。賈疏云。按司市市有三朝。總於一市之上爲之。若市總一夫之地。則爲大狹。蓋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方百步也。案賈以市一夫爲專指市朝司次介次吏所治者言之。司市疏亦謂列行肆之處。居地多。在一夫之外。不知王城止九里。本不甚大。則以三百步之地爲市。未爲太狹。凡商賈列肆。及販夫販婦。蓋皆羣萃於此三市之中。不徒市吏次舍也。惟儲貨物之廩。則當於市旁相近隙地爲之。雖亦市吏所掌。而不在三夫之內。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有世室者。宗廟也。魯廟廩人之廩布於次布總布之外別爲征斂。亦其證也。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有世室者。性有自牡。此用先王之禮。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疏〕夏后氏世室者。以下皆記三代明堂制度之異。世室者。卽夏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疏〕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尙書帝命驗云。五府者。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三輔黃圖云。明堂。夏后曰世室。隋書牛弘傳明堂議引漢司徒馬宮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是漢儒舊說亦以世室爲卽明堂。云堂脩二七。廣四脩一者。三代明堂之通制。皆四面爲四堂。世室四堂。此其一而脩廣之度。四堂全基正方。鄭注以廣脩之數爲全基之度。則堂爲橢方形。非也。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云。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

爲古。從實尙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室。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閼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龔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據禮議。則六朝舊本。並作堂脩七。無二字。黃式三云。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以堂脩七步爲隘。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宇文愷所規。固得其實也。俞樾亦云。堂脩二七。二字衍文。宇文愷曰。記云。堂脩七。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則隋時古本並作堂脩七。鄭本亦當如是。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假設。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七。則是實數如此。何言令乎。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遂增記文作二七。改經從注。貽誤千古。當據宇文愷議訂正。大室之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玄堂。其東青陽。其西總章之堂。凡堂皆脩七步。廣四脩一者。廣二十八步也。堂脩一七。其廣四七。廣之四。脩之一也。是謂廣四脩一。雖然。堂不已廣乎。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中央爲五室。四面爲堂。東堂之南。卽南堂之東。南堂之西。卽西堂之南。西堂之北。卽北堂之西。北堂之東。卽東堂之北。是故東西兩面。各廣四七。而南北兩面。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南北兩面。各廣四七。而東西兩面。各脩一七者。卽在其中矣。記文不曰廣四七。而南北兩面。各脩一七。卽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於是堂基定而室基亦定。堂基方二十八步。室基方十四步。案黃俞兩家據宇文愷議考定經文。最據此。此經廣脩之說。亦當以俞氏爲允。依其說。則夏世室全基正方一百六十八尺。與周明堂爲亞宇形者異也。牛弘議又引馬宮說。謂夏后氏堂廣百四十四尺。以步法六尺除之。則二十四步也。其義牛氏亦謂未詳。今考馬謂周明堂廣二百十六尺。爲二十四筵。蓋以兩堂三室。東西合并計之。是周度以筵。其廣二十四筵。夏度以步。廣亦二十四步。比例相同。若然。馬意世室亦兩堂。堂各七步。中三室合十步。井之爲二十四步。分率及度法與明堂正同。三所以得有十步者。疑閼室各三步。中室則四步。蓋馬釋三四步之義如是。而四三尺之度則不計。似亦謂包於三四步之內。但不審其意云何。又馬謂周堂廣二十四筵。而以十六筵爲兩序。則世室廣二十四步。亦當以十六步爲兩序。馬說大意約略如是。於此經義。未必密合。然可證馬氏所見本亦作堂脩七。故每堂止以七步入算。與明堂每堂九筵七筵同也。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郊宮明堂員。主地法夏。而王郊宮明堂方。主天法質。而王郊宮明堂內長外備。主地法文。而王郊宮明堂內方外衡。今考三代明堂。制雖不同。而皆爲方形。董子所說。亦與此經不合。注云。世室者。宗廟也者。鄭謂此世室卽夏宗廟。與殷路寢周明堂相配也。玉海郊祀禮記外傳云。夏謂太廟爲世室。不毀之義。卽本鄭義。戴震云。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

相因。異名同實。明堂在國之陽。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世室猶大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孔廣森云。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禋祫。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古者世太字多通用。阮元云。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尚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凡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室。非專爲祀祖。案戴阮二說是也。公羊文十三年。經世室屋壞。左氏穀梁。世作大。穀梁傳云。大室。猶世室也。周曰大廟。魯公曰大室。羣公曰宮。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此宗廟之世室。與夏明堂名同而義異。周宗廟與明堂不同制。詳後。云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者。明堂位云。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又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卽鄭所據也。云此用先王之禮者。賈疏云。世室川此經夏法。自牡用股法。皆是用先王之禮也。論譌案。鄭言此者。證夏宗廟爲世室。魯廟卽法夏制爲名也。云脩。南北之深也者。周髀算經積爽注云。從者謂之脩。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云。南北曰從。故此經亦以南北之深爲脩也。云夏度以步者。據下有五室三四步之文也。云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者。賈疏云。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爲脩十四步。四分之二。取十二步。益三步。爲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爲二步半。添前五步。是十七步半也。孫星衍云。六尺爲步。二七十四步。南北得八十四尺也。八十四尺而四分之一。其得二十一尺。以益八十四尺。東西爲百五尺也。俞樾云。鄭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疑堂脩七步。不足以容之。以爲是記人假設之數。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脩七步。故下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以意說之。謂設以二七推算。則是十四步也。案俞說是也。鄭嫌堂脩七太狹。因疑其當爲二七十四步。而經無文。故爲假令之辭。凡注言令者。並是經文不具。而鄭以意補之。若輸入牙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以經無牙厚之文也。賢輟注云。令大小穿金厚一寸。以經無大小穿金厚之文也。置輟注云。令輟廣三寸半。以經無輟廣之文也。堯氏爲鐘注云。令衡居一分。以經無衡居一分之文。輟氏注云。假令輟股廣四寸半。以經無輟股廣幾寸之文也。此經云堂脩七。不啻二七。故鄭補之云。令堂脩十四步。若如今本云堂脩二七。則其爲十四步甚明。何藉爲假令之辭乎。然鄭此說。其誤有三。一則經云廣脩。本爲四堂每面一堂之度。鄭誤以爲四堂五室之通基。遂令一代布政之宮。尺度迫隘。形制不稱。且脩廣異度。四堂不方。尤爲非制。二則橫增二七之數。不直據經文。而假設爲說。有乖經義。三則廣四脩一。經文本明。而輟云四分益一。增字成義。說尤牽強。故宇文愷議。亦據馬宮官。謂此經廣脩止論堂之一面。三代堂基並方。所鄭說與古違異。今案殷周堂皆四

出。雖不正方。然世室之制。自當如愷議。俞樾亦云。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脩一。其文方明。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非。並足正鄭注之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疏〕五室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云三四步四三尺者。鄭漢勛云。室各方四步。中一室。隅四室。是自東而西。五室室各四步。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三箇四步。故曰三四步。謂三其四步也。凡隅室設窗戶。其四面有墉。墉之地各有三尺。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三尺也。案鄭黃說是也。沈夢園俞樾說三四步亦同。蓋五室惟土室在中。四室分居四維。室方四尺。而墉厚三尺。土室之四墉。與四室之四墉。廣脩相接。是四墉合三室而占地十四步。後文云墉厚三尺。亦其證也。牛弘明堂議引馬宮說。夏堂廣度不以四三尺入算。疑漢人舊說已有以此爲五室之墉者。但以爲包於室廣之內。故於三四步之度無所增益耳。注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者。三輔黃圖說明堂同。牛弘議引尙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是五室沿五府之制也。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周明堂云。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案據書緯五府之說。則夏殷以前。當已有五帝五神之祭。若然。夏世室五室。象五行。亦兼爲合祭五帝五神之宮也。云三四步。室方也者。謂一室之方。鄭意中太室。方四步。旁四室。皆方三步。經云三四步。卽室方或三步或四步也。云四三尺。以益廣也者。謂以四尺益中太室之廣。以三尺益旁四室之廣。經云四三尺。卽或益廣以三尺也。依鄭說。則五室並墉方。故賈後疏謂世室室東西廣於南北。今攷定世室五室亦正方。與周明堂同。鄭賈說並失之。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者。明四室分居四維。玉藻孔疏引鄭駁異義說明堂五室云。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與此義略同。焦循云。鄭易繫辭傳注云。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並。氣並而減五。據鄭此義。生數既位於各方。而又有成數與之並。故世室正北有水堂。西北又有水室。正南有火堂。東南又有火室。正東有木堂。東北又有木室。正西有金堂。西南又有金室也。以爻辰之位言之。寅木居東北。出。雖不正方。然世室之制。自當如愷議。俞樾亦云。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脩一。其文方明。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非。並足正鄭注之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上

已火居東南，申金居西南，亥水居西北，亦其義也。黃以周云：明堂五室法五行生成數，合八卦方位。鄭意一水生於乾金，而六成之於坎，故乾爲水室，坎爲水堂。於支爲亥子，三木生於艮水，而八成之於震，故艮爲木室，震爲木堂。於支爲寅卯，二火生於巽木，而七成之於離，故巽爲火室，離爲火堂。於支爲巳午，四金生於坤土，而九成之於兌，故坤爲金室，兌爲金堂。於支爲申酉，其象如此。案焦黃說，並依五行生成數以推鄭義是也。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明堂月令說明堂九室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則依九疇數爲方位，即漢人之九宮數。宋人以爲洛書數者也。依其位推之，則四正之九七，金與火兩易，四維之二四，東南與西南互更。鄭所不據也。又案凡世室重屋明堂五室，旁四室並隅列。鄭說稿不可易。蓋古人寢室，本有東房西室之制，則室固不必皆居正中。況土室已在中央，則四室自宜讓而居隅。彼此乃不相蔽礙，揆之形制，理自無疑。藝文類聚禮部引三禮圖說周明堂五室云：東爲木室，南爲火室，西爲金室，北爲水室。土在中央，此以四室居四正，與鄭說不合。魏書李謐傳明堂制度論，亦駁鄭說云：鄭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既依五行，當從其正，用事之矣。出何經典，依禮圖及李說，並以四室移居正中，則四室環列中室之外，由四堂而入，必經四室，而後可至中室，且中室四面蔽礙，不能納光，其不可信明矣。云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者，謂四室方各三步，又各益以三尺，則方三步半也。焦循云：以算推之，四隅室各廣二丈一尺，深一丈八尺，云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者，土於五行，位中央，故土室在中央。鄭意五室以土爲最尊，故方四步，廣又多四尺，較旁四室方多一步，廣多一尺也。焦循云：中室廣二丈八尺，深二丈四尺，云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者，賈疏云：以其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故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故七丈也。案鄭賈說以尺益步，取數畸。九階，南面三，〔疏〕九階者，說文自部云：階，陞也。此亦明堂三代之通制也。北史封軌傳明堂，亦非經義。九階，南面三，〔疏〕堂議云：九階法九土。賈疏云：按賈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故一尺之堂，爲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爲旁九階也。案疏述賈馬說，九階爲九等階，則階數與鄭不同，蓋謂南面亦二階，四面共八階矣。藝文類聚禮部引徐慶明堂議云：四門八階，即用賈馬說也。依後注，則夏堂崇一尺，爲一等階，於度太卑，恐不足據。竊疑世室重屋之階，當同高三尺，而爲三等。呂氏春秋別類篇云：明堂土階三等，即據夏殷制言之。賈馬說亦非。詳後疏，其階之廣，經無文。宇文愷明堂議引周書明堂，云階博六尺三寸。未知是否。牛弘明堂議云：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注云南面三，三面各二者，賈疏云：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而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

四面北上。諸伯之國。四階之四。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闕門。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孔廣森云。管子君臣曰。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寢惟賓階階者異也。俞樾云。四堂之制如一。何以南面獨多一階。蓋土室戶屬南嚮。必由明堂而入。故於南面特設中階。將有事于土室。則山中階升堂焉。秦制增爲十二階。愚知此意哉。案孔俞說是也。宇文愷議引禮圖。云秦明堂九室十二階。愷謂其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失之。

四旁兩夾窓。窓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窓。

〔疏〕四旁兩夾窓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孔廣森以四旁兩夾爲句。云四旁各有兩夾。當隅室戶屬之外。卽所謂左前曰玄堂左个。四之前曰總章右个。火室四之前曰總章左个。南之前曰明堂右个。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方各一堂。兩今通之。爲十二矣。凡廟寢兩序之外。必有東堂四堂。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由此言之。明堂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而視之。則皆前堂後室。隅室之墉。卽序也。个卽箱也。與儀禮廟寢之制固不相遠也。阮元亦云。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卽作介。个介相同。卽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梓人爲侯。侯有上兩個下兩個。亦皆具旁夾之形。卽廟寢之東西箱東西夾也。俞樾云。說文無个字。个者。介之聲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楚介江淮。案隱曰介者。夾也。是夾與介義通。案孔阮讀是也。俞樾黃以周讀同。此明四堂有八个之義。與月令文正相應。孔氏謂兩夾與八个爲一制。通四正堂爲十二堂。其說甚是。鄭以爲記五室八窗之制。非也。旁。阮謂四堂之旁。亦墉。兩夾在隅室之前。卽堂兩序之外。故云四旁兩夾。世室全基正方二十八步。中五室爲地方十四步。每面之堂。與兩夾亦通廣十四步。夾之外墉與隅室之牆正參相直。與重屋明堂之制同。惟世室四旁兩夾之外。各餘地方七步。以爲堂墉。殷周則四堂外出爲亞字形。夾外墉之外無餘地。制小異耳。江永云。序外之室。儀禮顧命皆背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注疏或言夾室者。因雜記下殿廟章及大戴禮靈廟篇而誤耳。雜記云。門夾室。儀禮顧命皆背東夾西夾。又云夾室中室。此夾室二字本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夾又名爲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闕者。庾食之物也。夾又名爲个。左昭四年傳。豎牛置饋于个而退是也。戴震云。釋名釋宮室。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四年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个也。古者宮室恆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

也。案夾个之義。當以江氏爲正。凡廟殿之夾。在左右房外。夾堂爲之。明堂則在隅室之外。亦夾堂爲之。夾惟後三而有壁。前一面接東西堂者則無壁。其制似室而非室。故聘禮公食大夫禮。及書顧命。謂之東西夾。此經謂之兩夾。皆不云夾室。諸侯饋廟禮之門夾室。江氏謂夾與室爲二。而大戴禮記虛注則以爲門夾之室。近。陳喬樞黃以周並從其說。二義未知孰是。要東西夾之不全爲室制。則固無疑義。鄭儀禮禮記注。及釋名。並云。夾室者。通言之耳。析言之。夾之前無壁者爲東西堂。謂之个。亦謂之箱。觀禮記。凡俟於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相相待事之處是也。統言之。則隅室之外。盡於東西堂。通謂之夾。亦通謂之个。謂之箱。月令鄭注釋左右个並爲堂偏。明是堂序外盡東西堂之通名矣。而高誘注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訓之左右个。並釋爲隅。而云某堂某頭室者。此亦沿夾室之稱。故云堂頭室。即指東西堂後言之。與五堂固不相涉也。至明堂本無房。而呂覽高注云。明堂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李譔明堂制度論云。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者。即寢之房也。今案。个即寢之東西夾。與房迥別。高氏知个在堂兩頭。而誤批房名。李氏則直以个爲夾四室。似隱據書顧命僞孔傳東西房即東西夾之譌說。與古制殊不合。賈思伯明堂議又謂四維之室。即是左右个。兩堂共一室。四室即是八个。其說亦誤。詳後疏。隋書禮儀志又載梁武帝說。謂左右个別爲小室。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說尤謬。不足論也。又案夾內則謂之達。故明堂八个。亦謂之八達。張衡東京賦云。八達九房。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薛綜注以八達爲八窓。文選李注亦同。非也。達字又作闔。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八闔九室。猶張賦云八達九房矣。注云窓助戶爲明者。釋名釋宮室云。窓。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說文穴部云。窓。通孔也。肉部云。肉。在牆曰牖。在屋曰窓。重文窓。或从穴。片部云。牖。穿壁以木爲交窓也。案此窓乃窓之段字。即所謂在牆曰牖。三輔黃圖云。八窓即八牖是也。在屋曰窓。謂於室屋張宇之上。開窓爲明。亦謂之中霤。與牖義別。云每室四戶八窓者。胡培壺云。爾雅釋宮。牖在四。明堂之牖曰窓。則室之四房皆有之。夾窓又名達窓。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又曰達窓。天子之廟飾也。鄭注。鄉。牖屬。謂夾戶窓也。每室八窓。爲四達。孔疏。達。通也。每室四戶八窓。皆相對通達。故曰達窓是也。明堂每室八牖。其餘廟殿之室。止有一牖。賈疏云。書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窓。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窓也。案依鄭賈說室有四戶八窓。則室旁各於正中爲戶。左右兩窓夾之。此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又引明堂月令云。室四戶。月二牖。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桓譚新論云。明堂八窓。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三輔黃圖云。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四闔者。象四時四方也。白虎通義辟雍篇。

及玉藻孔疏引五經義疏于登說。孝經援神契說。明堂。並有八窗四闔。達闔字亦通。此四闔卽四戶。與官書云八達八闔爲八個者不同。明堂堂室深邃。非多爲戶牖。不足以通出入而納光明。鄭以四旁兩夾窗句。雖與經讀不合。然四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明堂月令論云。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七十二風。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三輔黃圖及明堂制度論說並同。此以九室每室四戶八牖計之。故有此數。與此經五室二十戶四十牖制異。九室之說。義不可通。鄭所不從。詳後。阮元云。大戴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卽東京賦之八達九房。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白盛。登灰也。盛之言成也。以登〔疏〕戶。戶二牖。亦綴戶也。自綴戶也。白盛卽所謂白綴。獨言此者。不合也。白盛。登灰也。盛之言成也。以登〔疏〕戶。戶二牖。亦綴戶也。自綴戶也。白盛卽所謂白綴。獨言此者。明其尙潔質。案孔據盛德記白綴。證此經當以窻白盛爲句。塙不可易。阮元。俞樾。黃以周讀並同。窻白盛。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白盛。自指每室八窻言之。古書說明堂之制。多以五室四堂。各從其方色。宇文愷明堂議引黃圖云。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藝文類聚禮部引桓譚新論說明堂。亦云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攸四方。蔡邕明堂月令論亦云。四鄉五色者。象五行。今以青陽玄堂諸名推之。從方色之說。於理可信。世室之制。當亦如之。然則自西方堂室外。不皆白色也。此經白盛之文。自專指窻而言。明四堂五室。塗飾異色。而牖則同爲白色以取明。大戴自綴專言牖。其明證也。自鄭注失其句讀。而古制晦矣。注云登灰也者。賈疏云。地官掌登。掌供白盛之登。則此登灰出自掌登也。云盛之言成也者。掌登注義同。云以登灰聖牆。所以飾成宮室者。爾雅釋宮云。牆謂之聖。釋名釋宮室云。聖。亞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飾之。鄭意世室墉壁。並先以泥塗牆。而後加登灰。爲三代明堂之通制。然據爾雅及守祧文。則以聖飾牆。乃廟寢恆制。鄭世室四堂五室通爲白牆。經不必特著其文。此亦足證鄭讀之誤矣。門堂三之一。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疏〕門內外左右共四塾。左塾之左廉。與右塾之右廉。相距之度。蓋與正堂之廣度正等。三之二者。以每堂謂之塾。〔疏〕門內外左右共四塾。左塾之左廉。與右塾之右廉。相距之度。蓋與正堂之廣度正等。三之二者。以正堂之脩。三分取二。爲一堂之脩。以正堂之廣。三分取二。爲二堂之廣也。依俞氏所定世室正堂之度。取三之二以爲門堂。則每堂脩四步四尺。廣九步二尺。合左右二堂。廣十八步四尺也。內塾外塾脩廣之度同。注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者。明此三之二。卽承上正堂脩廣之度。三分之。取其二分也。云令堂如上制者。卽上注謂堂脩十四步。廣十七步半。爲假令之數是也。云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者。賈疏云。以十四步取十二步。三

分之。得八步。二步爲丈二尺。三分之。得八尺。以六尺爲一步。添前爲九步。餘二尺。故云南北九步二尺也。云東四十一步四尺者。十七步半。以十五步。得十步。餘二步半。爲丈五尺。三分之。得一丈。以六尺爲一步。餘四尺。添前爲十一步四尺也。鄭注云。此以夏世室而言也。若殷重屋。則脩二丈七尺有奇。廣四丈八尺也。周明堂。則脩七步。廣九步也。詒讓案。鄭釋正堂廣脩之根數未合。而所定門堂與正堂差減分率則是也。詒讓其意。蓋以南北九步二尺爲一塾。通室之脩度。而東西十一步四尺。則二塾堂廣度之合數。分之。每塾堂廣五步五尺也。何以言之。凡塾堂後爲室。則室脩度自減於堂。而堂外無左右房。則室廣卻當與堂廣度等。是室脩減而廣則不減也。故下注以室三之一爲室與門各居一分。蓋猶言塾與門各居一分。合兩塾及門。與正堂之廣正相埒也。通典吉禮說周明堂門堂之制。以每塾各得正堂三之二計之。依其率以釋世室。則當以十一步四尺爲一塾之堂廣。不知室廣即堂廣。今堂廣三之二。而室爲室與門各居一分。蓋猶言塾與門各居一分。合兩塾及門。與正堂之廣正相埒也。通典吉禮說周明堂門堂之制。以每塾各得正堂三之二計之。依其率以釋世室。則當以十一步四尺爲一塾之堂廣。不知室廣即堂廣。今堂廣三之二。而室止居堂廣之半。則其所餘之半復爲何地乎。且合兩塾及門之廣。將增於正堂三分之二。占地太廣。鄭義必不如是矣。引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郭注云。夾門堂也。詩周頌絲衣孔疏引自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常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李如圭云。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門一面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四者。是室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焦循云。門堂之制。順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鄭注云。先路在路門內之西北面。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士冠禮云。簠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西塾。門外西堂也。又擯者玄端負東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是東西內外皆有塾無疑也。其謂之塾者。說文作塾。云。射臬也。讀若準。又云。梁。堂塾也。蓋塾爲築土成埒之名。路門車路所出入。不可爲階。兩塾築土。高於中央。故謂之塾。絲衣詩云。自堂徂基。箋云。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凡四方而高者曰堂。兩塾高謂之堂。中央平地謂之基。往塾視之。至門堂而告也。案焦氏攷定門堂之制甚覈。此門堂者。亦謂門塾之堂。與門基異。周頌絲衣云。自堂徂基。堂即門側之堂。基則門中平地。假令門中亦得稱堂。則詩言自堂徂基。將爲自基徂基。於文不可通矣。綱攷書傳。門中與地平。無堂之名。且合門基與兩塾廣度。當與正堂同。於制乃適。稱僖門堂即是門基。則全基減於正堂三分之一。於制尤爲不稱。以此經及詩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一。居一分。門兩塾之室也。張惠言云。門堂棟當阿。亦雅互相證數。門堂之爲兩塾。可無疑矣。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一。居一分。門兩塾之室也。張惠言云。門堂棟當阿。亦五架爲之。則前後各以一架爲室。一架爲堂。案張說是也。凡門塾亦前堂後室。與正堂同。三之一者。以正堂之脩。三分取一。爲每門室之脩。即門堂之半也。其廣當與門堂同。以一室言之。亦得正堂三之一。於差率仍無悖矣。今以

正堂脩七步廣二十八步計之。門室蓋脩二步二尺，廣亦九步二尺。通典吉禮說周明堂，謂門兩堂各得正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即於門堂三之二中，三分減二取一，不取數於正堂。其說必不可通。與鄭注義亦不合。不足據也。又案，門塾唯前堂後室，而無左右房，與正堂小異。又凡門皆內外東西共四塾，塾各有堂室。室後隔以牆，內外不相通也。四塾各自爲堂室，其度並同。注云兩室與門各居二分者，謂亦取數於正堂，居三分之一，則門室南北當四步四尺，東西當五步五尺，若在重屋，則南北一丈八尺有奇，東西二丈四尺，在明堂，則南北二丈一尺，東西二丈七尺也。其門脩廣之數亦同，合門與左右二室之度，與正堂東西之廣適等。案鄭此注，惟所定正堂根數未是，餘則不誤，其以門室與門各居三分之一者，因門室之脩可減於門堂，而廣，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二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不可減，故謂室三之一爲與門各居一分，其說自謬。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二尺，四阿重屋，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疏〕殷人重屋者，亦殷之明堂也。大戴禮記少閒篇云，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竿也。〔疏〕商服舊禮法發，殷明德順民心，配天制典，慈民成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盧注云，總章，重屋之四堂，據彼，則殷已有四堂之名。此舉其總名，故曰重屋。牛弘明堂議引馬宮云，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是也。藝文類聚禮部引尸子云，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三輔黃圖說同，蓋所傳之異。云堂脩七尋者，亦四堂一面之度也。孔廣森云，殷人始爲重屋，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言廣，正方可知。堂基通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案重屋四堂，廣脩各自正方，當如孔說，蓋四面堂各方七尋，中五室，每室方二尋，縱橫各三室，開列而爲六尋，加一尋以爲四壁，則室每面壁各厚二尺也。夏世室堂基正方，四堂之角，各有餘地以爲坳，殷重屋四堂，蓋爲四出。若亞字形，與周明堂制同，則四角無餘地，與世室不同。通南北兩堂，及包中央五室計之，凡二十一尋，東堂至西堂亦然，而四維皆缺隅而不正方，則就四室一面度之，仍止方七尋，故經唯著堂脩七尋，而其制已見也。至夏堂基正方，則可爲一棟而一屋。殷堂四出，則宜爲四棟而重屋，然則經於殷特著四阿之文，非徒見屋之兩重，亦兼明四出之堂制始於此。假令四出爲周堂所獨，則其形制鉅異，下經不宜絕無殊別之文，僭謂重屋堂基，亦通方二十一尋，則是與世室制同，每堂兩角，各多出方七尋之地，較之夏堂，餘地更多。於義無取，知不然矣。云四阿重屋者，重屋，謂屋有二重，下爲四阿者，方屋也，其上重者，則圓屋也。圓屋以覆中央之五室，而蓋以茅，方屋以覆外出之四堂，而蓋以瓦，此亦殷周之通制，故大戴禮記盛德篇說明堂云，以茅蓋屋，上圓下方，玉藻孔疏引淳于登說，三輔黃圖引援神契，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新論，白虎通義辟雍篇說，並云，上圓下方，月令論又有堂方及屋圓徑之度，諸書所謂下方者，兼明堂之基，及四阿之屋而言也。上圓者，指上重高屋，

如圓蓋形，出四阿之上者而言也。若夏世室，無上圓之屋，則屋與堂基皆方，不可以言上圓矣。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大寢也者，鄭謂此重屋即殷王寢，與夏舉宗廟，周舉明堂相配也，御覽宮室部引新論云，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與鄭義同，然其說非也，凡王寢與明堂不同制，詳後疏，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者，尋八尺，以七乘之，得五丈六尺也，云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者，謂以周制例之，脩七則廣九，此脩七尋，則廣亦當九尋也，經不言重屋廣度，故鄭據周法補推之，賈疏云，經言堂脩七尋，則其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筵，則東西九筵，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后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案重屋之廣無文，當如孔廣森說，亦廣七尋，與脩正等，鄭說失之，云五室各二尋者，亦放周制爲釋，五室當亦於四維設之，牛弘明堂議云，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今攷鄭以重屋之廣放周爲九尋，說雖不塢，而以五室爲方二尋，則從橫各三室，爲地六尋，外加一尋，與堂方度正相應，其說是也，經本有上下文互見之例，夏殷堂同高三尺，而經於重屋始著堂崇三尺之文，即其例矣，云崇，高也者，緯敘族人梓人注並同，大戴禮記盛德篇明堂月令云，堂高三尺，月令論亦云，堂高三尺，以應三統，云四阿，若今四注屋者，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高廊四注，案，四注屋，謂屋四面有霤下注，即所謂殿屋也，燕禮云，設洗籠于阼階東南，當東霤，注云，常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又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注云，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蓋鄭意夏人君之屋，南北兩下，與臣民同，檀弓注謂夏屋如漢之門廡是也，殷周人君之屋皆四注，則有東西霤，故賈疏謂四阿即四霤，周書作雒篇云，乃位王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注云，宮廟四下曰阿，即本鄭說，魚循云，鄭注後門阿云，阿，棟也，注士昏禮常阿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又注鄉射禮記云，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楹，彼記文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此當棟與昏禮當阿義同，棟處極高，斷非霤之所能奪，阿既爲棟之定名，則曰四阿者四棟也，非四霤之謂也，四阿之屋有四霤，兩下之屋亦有四霤也，且以東霤爲四阿之制，是諸侯之屋四阿矣，明堂位言覆廟重檐，爲天子廟制，諸侯不重屋，阿何有四，左成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厚葬，櫛有四阿，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子惡也，宋公爲諸侯用四阿，而傳禮之，故杜注云，皆王禮，然則四阿之制，不獨卿大夫無之，即諸侯亦無之，案傳說是也，蓋屋之極謂之阿，猶後文門阿之爲門極也，古廟寢屋皆五架，極下正當棟，故鄭二禮注亦皆以棟釋阿，以屋極成覆以瓦而承以棟，其義通也，屋霤之溝，必自棟下進，而注於宇，故作雒云，四阿反坫，坫當爲坊之形，四阿爲上棟之制，反坫即反宇，爲下宇之制，亦即所謂屋翼，四注主霤言，則是宇而非棟矣，夏世室亦爲四面堂，則亦有四霤，而不得有四阿者，蓋夏制唯於南北之中爲

一棟。其東西霑。則自楣廢以外。衰殺之以注水。是楣廢有四。而棟則一。故阿亦不得有四。若殷重屋。則中別爲屋。重屋之外。四面回環。各別爲棟。四棟則有四阿。是四阿必四注。而四注之屋。不必皆有四阿。鄭此注訓四阿爲四注。則是四霑之通制。不及焦說之精析。焦又謂燕禮之東霑。乃兩下屋檐之東角。非四阿。亦非四注。尤足正鄭說之誤。國語晉語云。魏公夢神人立于四阿。韋注云。西阿。西榮也。案。彼四阿。蓋自屋脊下趨檐宇之通稱。猶士喪禮所謂前東榮。後西榮。與此經四阿門阿義並小異。諸侯以下。屋無四阿。而不妨有四阿。通言不別也。此經四阿者。通四堂而言。面有一堂。堂爲一阿。四面徇市。則四阿非謂一堂而有四阿也。云重屋複簑也者。賈疏述注複作復。明注疏水同。復複古今字。說文竹部云。簑。迫也。在瓦之下。禁上。釋名釋宮室云。簑。迫也。編竹相連迫也。爾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簑。郭注云。屋簑也。姚鼐云。重屋。複屋也。別設棟以列簑。其棟謂之簑。棟既重。軒版垂檐皆重矣。軒版卽屋簑。或木或竹。異名。簑在瓦之下。簑之上。檐垂簑端。簑亦謂之簑。記言重屋。鄭以複簑釋之。而他書所稱曰重檐。曰重棟。曰重軒。曰重棟。曰重簑。各舉其一爲言爾。焦循云。簑之訓有二。說文釋名之簑。爲屋上所覆者之名。爾雅所謂簑也。廣雅云。簑。謂之簑。此爲簑簑之名。所謂斗拱者也。鄭以簑解屋當如說文釋名所云。又云。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又云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云。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云。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孔氏左傳疏云。大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當其室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屋壞。非大廟全壞也。重屋重於阿之上。不重於楣。廢之上。故阿必用四。於四阿之上。更立以簑。簑上又累以阿。阿之四旁。又有檐。與正屋之檐相重。故曰重檐。以蔡邕之說言之。明堂方百四十四尺。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大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足爲太室屋證矣。俞樾云。古有重屋。有複屋。重屋者。此記所說是也。複屋者。於棟之下。復爲一棟以列簑。亦稱重簑。徐鍇說文繫傳。於棟篆下。引東方朔傳。後閣重簑而釋之曰。大屋簑下簑。自上峻下。則自其中棟假裝其一。旁爲簑。使若合掌然。故曰重簑。此說複屋之制。至詳盡矣。說文木部。樓重屋。林部。簑。複屋棟也。周書作維篇。重亢重耶。孔晁注曰。重亢。累棟也。重耶。累屋也。所謂累棟者。卽複屋矣。所謂累屋者。卽重屋矣。是古制明分爲二。鄭君此注。殆誤以複屋說重屋乎。案姚鼐釋複簑義甚嚴。但此經重屋之義。當以焦俞說爲是。月令論說明堂有通天屋。宇文愷明堂議引黃圖云。通天室。又引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並卽明堂重屋之制。蓋當四堂中脊內五室之上拔起別爲崇高之屋。以其可以納光。故有通天之名。與複屋複簑不同。重屋通天。得納日光。複屋複簑。止取重簑爲飾。不通天納光也。凡複屋棟簑等。皆於一層屋之上重簑合井爲之。重屋則上下兩層屋各自爲棟簑等不相合井。二制迥異。古明堂宗廟蓋皆有重

屋。故漢志載左氏古說。以大室屋爲重屋。左傳孔疏謂廟上拔起爲重屋。深得其制。唯謂大廟亦有四阿。則誤沿鄭宗廟明堂同制之說耳。明堂位之復廟卽復屋。重檐乃是重屋。故文選張衡東京賦云。復廟重屋。卽用明堂位文。而以重檐爲重屋。薛綜注云。重屋。重棟也。桓譚新論亦云。商加重檐四阿。明此經重屋當彼重檐矣。鄭明堂位注釋復廟爲重屋者。蓋仍指複竿言之。又釋重檐爲重承壁材。其義難通。賈疏卽援彼注重承壁材之義以釋此注之複竿。似皆以複屋爲說。作雉之重亢復格。亦似皆複屋之制。並與此重屋不相冢也。又古凡室屋之高而上出者。通謂之臺。謂之觀。故黃圖及禮圖亦以重屋爲臺爲觀。實則臺觀可以登眺。而明堂之重屋不可登眺。與臺觀制復不同。通謂之臺。謂之觀。故故說文訓樓爲重屋。此亦非古重屋之制。史記封禪書說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此卽誤以重屋爲樓。因之臆造是圖。不知殷重屋與樓別。又不知夏以前明堂并未有重屋。說尤謬妄。不爲典要也。又詩大雅靈臺孔疏引盧植穎容說。謂明堂卽靈臺。亦與通天臺異。詳後及春官敘官疏。

周禮正義

卷八十四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

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疏〕周人明堂者。此記周明堂之制也。牛弘明堂議引者。或舉宗廟。或舉王殿。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馬宮說云。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戴震云。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者。明堂亦四堂。此南堂一面廣倍之度也。餘三堂同。云五室。凡室二筵者。五室亦土室居中。四行室居四維。與夏世室同。每室廣倍皆二筵。賈疏云。夏之世室。其室皆東西廣於南北也。周亦五室。直言凡室二筵。不言東西廣。鄭亦不言東西益廣。或五室皆方二筵。與夏異制也。若然。殷人重屋。亦直言堂脩七尋。不言室。如鄭意。以夏周皆有五室十二堂。明殷亦五室十二堂。論議案。世室明堂五室並正方。夏周制本不異。十二堂即兩夾及四正堂之合數。並詳前疏。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爲明堂一面之度。故玉海郊祀引禮記外傳孝經援神契云。明堂之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筵長九尺。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大室。孝經緯說。與此經同。自鄭誤以九七之筵爲全堂階方之度。而古制晦。李譙明堂制度論駁之云。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甫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閒。俱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辰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櫺懸牖之室。華門圭敷之堂。尙不然矣。

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簷。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注云。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展制曰縱橫八尺。以八尺展置二尺之閒。此之互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簷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又云。堂崇一簷。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牛弘議亦云。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明堂棹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大室之內。少北四面。太昊從食。坐於其四。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廟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陋矣。案李牛所論。足證鄭義之疏。宇文愷議亦謂三代堂基並方。所鄭義與古違異。惟李氏又以夏周文質之異。度堂簷凡之殊。並疑經文之謬。則妄也。唐宋以後。說明堂者。率沿鄭說。近代諸儒。始知九七之簷。爲一堂之度。而阮元所釋尤覈。其說云。東西九簷者。八丈一尺也。約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南北七簷者。六丈三尺也。約當今尺三丈七尺八寸。此明堂南一堂之丈尺。經不言東西北三堂者。丈尺相同。舉南可概三方也。四方之堂。寬皆九簷。此四堂之背。四角相接。是明堂之北。距玄堂之南。青陽之西。距總章之東。皆九簷也。以此方九簷之地。爲太室及四室。每室止用二簷。丈尺恰可相容。凡言室者。皆廟屋內劃出之名。非建五小屋於露處之地。可名爲室也。此五室。皆當重屋圓蓋之下。若於太室四角立四大柱。或再倚四堂之背。木室之西之南。火室之西之北。金室之東之北。此水室之東之南。立八大柱。則可上載圓屋。井遮五室矣。又云。重屋見於考工記。上面下方。見於大戴記。皆是古制。此中央九簷之地。假使立八大柱。出平四堂背之上。而加以圓蓋之屋。則是上面之重屋矣。圓蓋須比九簷爲大。乃不霑雨水於五室也。九簷方徑。當今尺四丈八尺六寸。約須徑今尺六丈有餘之圓蓋方。能蓋之。至於圓屋之下。方屋之上。必可虛之以吸日景而納光也。陳澧云。明堂之制。見月令曰太廟者四。曰今者八。曰太廟太室者一。見考工記曰五室。必見大戴禮盛德曰上面下方。說者大都以四大廟八個五室皆在九簷七簷之內。其制度太狹。廣與義又不稱。阮以九簷七簷爲一面之度。舉一面以該三面。於是九簷七簷之義始明。室二簷者。其地木方三簷。四壁皆厚半簷。室中方二簷也。記云室中度以几。鄭注云。室中。舉謂四壁之內。卽其義也。記不云室中二簷者。猶九簷七簷。不必云堂上也。云二簷。不云若干几者。與上文九簷七簷連文也。其度則二簷。而度之則以几不以簷耳。築土爲壁。上承重屋。非半簷之厚。不勝其任。且古一尺。當今六寸許。二簷僅當今一丈許。若復去四壁。其中太狹。不足行禮。二簷不計四壁明矣。井四壁則方三簷。三室則九簷。與一面之廟个同廣也。堂基爲亞字形。八隅立柱。以承圓屋。盛德所云上圓者。圓屋

也。下方者，亞形八隅也。案阮陳說是也。明堂東西九筵，廣度不及世室之半。明四堂之角無復餘地，則堂必四出爲亞字形可知。依阮說，四堂各廣九筵，脩七筵，堂內正中爲五室，爲地總方九筵，而堂外四角各缺方九筵之地爲廷。其說稿不可易，以此推之，蓋自南堂廉至北堂廉，共二十五筵，爲尺二百二十五。東西亦如之，即四堂全基之度也。惟五室每室中方二筵，加每室四壁一筵，適盡方九筵之地，則常以陳說爲定解。此經於周制止舉堂室，實則九階四旁兩夾窗自盛之制，當與夏世室同。四阿重屋之制，當與殷重屋同，經不具詳者，蒙上文而賁也。其四鄉各從方色，每室四戶八牖，屋上圓下方，宮外四門之制，參證羣籍，蓋亦當與古同。故通典吉禮約此經及鄭注說之云。明堂，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室，每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旁各有窗，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十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牆壁，以蜃蛤灰飾之。今攷杜以五室於廣九筵脩七筵一堂之上爲之，及以白盛爲牆壁之通制，並滑鄭說，而所推門階牖戶之數則不誤。惟明堂門堂之制，經注並無文，以世室之制推之，當亦取正堂脩七筵，廣九筵，三分減一以爲門堂之度，則每塾堂脩四筵有六尺，廣三筵，兩塾合廣六筵也。又取七筵九筵，三分減二，以爲門室之廣脩，則每塾室脩二筵有三尺，廣與堂同，依鄭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之說推之，則明堂門當廣亦三筵。杜謂每塾堂各得正堂三分之二，則合門與兩塾，其廣倍侈於堂，又以門室取數於門堂三之一，即於三之二中，三分取一，其說並不可通。又謂明堂門廣二十一尺，蓋依下文廟門容大屬七個爲說，則合門與兩塾，不得各居一分，與鄭義亦不合。互詳前疏。漢魏以來言明堂者，駁文詭制，不可殫述。玉藻明堂位孔疏引五經異義云：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潛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脩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玄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章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祝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適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

之神。實在太微。於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也。水木川事。交於東北。木火川事。交於東南。火土川事。交於中央。金土川事。交於西南。金水川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案異義所述古周禮說。卽本此記。惟云明堂文王之廟。又云蓋之以茅。則記無其文。蓋別據孝經說。許參合引之。未及析別耳。許所逃諸家說與經異者。如此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而許引明堂月令說云。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攷宋本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月令。本作堂高三尺。則與後鄭說殿堂之高正同。非周制也。東西九筵之文。則盛德所引。亦與此經正同。孔引異義。譌尺爲文。筵爲仞。遂成齟齬。此經既特著度筵之文。明廣脩皆以筵計。月令說不當筵仞錯出。其譌審矣。此經云五室室有四戶八窻。則有二十戶四十闕。而盛德記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闕。又引明堂月令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卽九室之數位也。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新論云。九室法九州。十二堂法十二月。白虎通義辟雍篇。漢書平帝紀應劭注。並同。明堂月令論云。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說亦略同。今攷十二堂。卽四堂兼兩夾之通數。桓班云十二坐。堂云十二宮。其實一也。已詳前疏。至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闕之說。則與此經莊刺。鄭所爲秦制。御覽禮部引三禮圖云。周制五室。秦爲九室。蓋卽本鄭義。魏書袁翻傳明堂議云。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摺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居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今案袁氏。亦申鄭義。又謂月令無九室之證。九室卽漢制之九房。其說甚塙。封執牛弘明堂議。並所九室爲秦漢之制。謂室以祭天。依行而祭。故不過五。九室爲無用。魏書賈思伯議。亦謂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及徐氏劉氏之說。皆同此記爲五室。唐戴縈九室之制爲不可從。與鄭義皆足相申證。然賈氏又以月令八個傳會五室云。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案賈意蓋謂四隅室卽夾室。亦謂之个。一室分屬兩堂。則四室卽是八個。與裴頠以九室之隅室爲四維之个說蓋略同。不知四隅室分應四行。與堂旁之个不同。个本非室。不可以配大室爲五。且以四室爲八個。彼此通互。其說巧而難信。李譔亦主五室之說。而謂四室居四中。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卽寢之房也。則又隱據漢九房之制。與九室名異而實同。不知五室九室之制。考工與大戴記本異。此經法制詳備。塙爲周典。盛德禘祫舊文。不必一代之制。後儒必欲參合兩制爲一。遂至岐連百出。至賈思伯議謂裴頠有一屋之論。隋書禮儀志載梁武帝制。謂明堂本

無室。廣五室九室爲皆不可信，其謬又不足論矣。明堂宮脩廣之度，此經亦無文。盛德引明堂月令說云，其宮方三百步，則與觀禮會同之壇同，古制或當如是，明堂所在之地，鄭駁異義從渚于登說在丙巳之地，與盛德云在近郊三十里異。御覽禮部引孝經援神契云，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者也。又引春秋合誠圖云，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水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辰巳者也。又引春秋合誠圖云，明堂辟雍篇，三輔黃圖，漢書平帝紀應劭注，並云在國之陽，大戴禮記盛德篇，盧注引韓詩說云，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又詩靈臺孔疏引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藝文類聚禮部引徐虔明堂議，亦云在國之陽，國門外說，並與渚于登說同。前左祖有社章賈疏引劉向別錄，則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說苑脩文篇亦云，路駘承乎明堂之後，是謂明堂在宮中，金鶚云，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以爲在明堂，夫諸侯受朔於天子，天子受朔於天，明堂，祭天之所也，是知聽朔於南門外者，必明堂也。渚于登謂在國南丙巳之地，本於援神契，其說自確，明堂既在國外，則國中不得有明堂矣。明堂以祀上帝，在國中則褻，故與泰壇同置於郊，玉藻言在南門之外，則去國不遠，當在國南三里，南爲陽方，三爲陽數也。案金說近是，黃以周謂大戴云近郊三十里，十字疑衍，孫星衍亦據尸子殷曰陽館，證明堂在國陽，謂夏商已在東南郊，皆足證鄭義，至先秦西漢古書述明堂制度，許鄭所未及者，復多紛互，宇文愷明堂議，及藝文類聚禮部引周書云，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月高八尺，廣四尺，屬高三尺，門方十六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案周書說戶屬高廣之度，無可質證，堂高四尺，與觀禮會同壇高同，而與此經不合，堂方百一十二尺，則止十二筵四尺，於一室之度爲太多，於四堂之度則又太少，且彼室方百尺，內方六十尺，與此經五室之度亦絕不相應，況堂通方百一十二尺，而室已占百尺，則堂止得一筵有三尺，且兩面分之，止六尺，此必不可信者也。明堂有四門，於制無疑，而周書取五門之皋庫應雉分列四而，則與宮寢門制不合，且五門以應門爲正門，明堂以南爲正，故特爲三階，假令取宮門爲名，亦宜以南門爲應門，今乃南庫東應，其不足據明矣。宇文愷議引黃圖云，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月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屬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十四丈，垣高無蔽目之照，屬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明堂月令論說略同，今攷上圖下方，爲通天臺及堂四向五色之制，於

理可信。詳前。唯堂方十六筵。與此經不合。孫星衍謂百四十四尺爲卽南北七筵。東西九筵之合數。然論方積。則九筵之筵。廣倍相乘。共五千一百三尺。若論方面。則廣倍不可合併爲方。二書之說。必不能通於此經。至屋四楹之說。似謂覆四堂之屋亦爲四屋。則與重屋四阿之文不合。太室方六丈。與周書說同。通天臺之徑。此經無文。尤不足論。明堂上圓者。惟最高之重屋爲然。所覆者不出五室九筵之地。必無徑二百十六尺之廣。第二層方屋。四面外出。與四堂正相覆。豈能爲圓楹哉。又據世室門堂取數於正堂三分之二。明堂門塾。當與彼同。黃圖說謂大室方六丈。取三之二。門堂長四丈。率尤不合。其他室屋壇柱度數。皆無可證。今不具論。牛弘宇文愷議。又引馬宮說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開大。夏后氏七十二尺。案馬說與諸書並不甚合。牛氏亦謂不詳其義。以意推之。百四十四尺。加七十二尺。爲二百十六尺。則是二十四筵也。馬意蓋以東西兩堂各九筵。爲十八筵。加三室。每室二筵。凡六筵。合之適二十四筵。以十六筵爲兩序開。序外左右堂隅各四筵。合之爲七十二尺。卽大於夏堂之數。馬說大意蓋如此。依其說。則明堂兩序開廣。已幾及倍。全堂之廣。復過於此。實不可通。姑著之。以備一義。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者。明堂位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盛德記說同。周書大匡篇云。明堂所以明道。五經異義。漢于登說云。明堂盛貌。三輔黃圖云。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白虎通義辟雍篇云。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章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新論云。天稱明。故命曰明堂。賈疏云。以其於中聽朔。故以政教言之。孝經緯援神契云。得陽氣明則謂之明堂。以明堂義大。故所含理廣也。案賈引孝經緯。專據南堂言之。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明者。陽也。光也。鄉陽受光。故曰明。義亦同。鄭通咳四堂。故說與彼異。云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者。說文竹部云。筵。竹席也。周禮曰度堂以筵。筵一丈。案許說本此經。而長度不合。未詳所據。公食大夫記云。司宮具凡與蒲筵。常。加萑席。尋。注云。丈六尺曰常。萑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文王世子注云。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蓋筵席廣度略同。而長度則有或丈六尺。或一丈。或九尺八尺七尺之異。故此記特著其度與。賈疏云。對夏度以步。殷度以尋。是王者相改也。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者。賈疏云。夏無文。以後代文而漸高。則夏當一尺。故云相參之數。孫星衍云。禮器稱天子之階九尺。故周制堂崇一筵。高三尺。則階三等。凡三尺爲一等。九階。賈疏引賈馬。九等階者。蓋言九尺之筵。階凡九等。說亦通。詒讓案。堂崇九尺。以三尺爲一等。於度似太高。攷觀禮記會同之壇深四尺。鄭注謂一等一尺。以彼例此。則明堂九尺之階。亦當爲九等。前疏引賈馬九等之階。與世室之九階雖不合。而移以釋明堂。則適相當。故士冠禮賈疏亦云。案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傍九等爲階是也。至古書

說明堂者，多云高三尺，盛德記云堂高三尺，宇文懋之撰引黃圖云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又引周書明堂云高四尺，孫星衍陳壽祺並謂四字蓋三字積畫之誤，依鄭此注說，則三尺爲殷制，而夏制一尺爲尤卑，俞樾云，堂崇三尺，夏殷同之，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三尺之堂，已爲極卑，一尺之堂，古無有也，呂氏春秋召類篇曰，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若有一尺之堂，則當有一等之階，呂氏方極言古制之儉，何不言一等，而必言三等乎，案俞說是也，呂覽三等之階，疑亦據夏殷制言之，云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者，論語泰伯篇云，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鄭言此者，欲證夏堂一尺，卑於殷周，與論語義正合也，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者，賈疏云，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也，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也，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同制也，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若然，周人殯於四階之上，王寢與明堂同，則南北七筵，惟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有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室居二筵，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筵，一面惟有四尺半，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殯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法同，無妨大矣，據周而言，則夏殷王寢亦制同，而大可知也，案依鄭賈義，則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故詩小雅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玉藻注義亦同，斯干孔疏云，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月令說明堂，而季夏云，天子居明堂太廟，以明堂制與廟同，故以太廟同名其中室，是宗廟制如明堂也，又宗廟象生時之居室，是似路寢矣，故路寢亦制如明堂也，宣王都在鎬京，此考室當是西都宮室，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盾之舞衣，大貝，黼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若路寢制如明堂，則五室皆在四角與中央，而得左右房者，鄭志荅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荅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太室禋祀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荅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乃周公制禮，建國土中，以洛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則別都耳，先王之宮室尙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脩造，自然依天子之法，不復作諸侯之制，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若然，明堂周公所制，武王時未有也，樂記說武王配乎明堂者，彼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知者，以武王既伐紂爲天子，文王又已稱王，武王不得以諸侯之制爲父廟，故知爲明堂制也，江永云，周路寢之制，略見顧命，有堂有序，

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有兩階，有二垂，有側階，何嘗有九階，蓋宗廟路寢宜同制，而明堂則否也。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東西南北有四門，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閒有中階，而東西北堂皆有兩階，爲九階，皆與寢廟不同也。案江說是也。洪頤煊金鶚說並同。賈孔及唐人中鄭說者，率舉月令明堂位，及周書作雒篇文，以爲微驗，今攷月令十二月居四大廟八個，自是王居明堂之禮，鄭注誤以爲大寢，大史疏已辯之矣。明堂位謂魯大廟如天子明堂者，自謂天子宗廟堂皆南向，其重屋兩夾諸制，與明堂南面一堂，形制略同耳。非謂宗廟亦具四堂五室也。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漢書五行志述左氏說，以大室爲大廟中央之室，屋即重屋，蓋亦以魯大廟爲明堂制。然左傳實無是說，公羊穀梁說則並以大室爲魯公廟。漢志所說，蓋西漢左氏經師孔定以傳合明堂位之文，實不足據也。荀子宥坐篇云，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此可證魯廟不爲明堂制，故房後之北堂與正堂異制，否則四堂如一，安得北堂獨爲殊異乎。作雒篇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耶，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櫬，春常畫旅內階玄階隄唐山廣應門庫臺玄圃，宋書禮志云，周書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義生於斯，蓋即指此。今審釋作雒之文，乃總記廟寢明堂三者殊異之制，非謂每宮各備此衆飾也。否則明堂四面九階，記有明文，安得復有內階邪。然則三經之說，皆不足證鄭義，夫明堂爲祭五帝之宮，故有五室之制，隨五時而用之，若宗廟時享，則一歲四舉，本無中央之祭，而虛制五室，爲無用矣。路寢之制，顧命有明文，鎬京雖周舊都，然大寢內朝所在，必不因陋就簡，鄭答趙商，以爲猶諸侯制，殆曲爲之說，不足憑也。至賈疏引書傳說路寢制度，明堂位孔疏及禮書並引書多士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與賈所引又小異，所說度既似太多，又不宜有北堂而無室，疑皆有舛誤，今攷定廟寢制本不如明堂，則南北北堂各三雉，自無不容殯之疑，賈氏所辯，可勿論矣。兩漢諸儒說明堂者，又或以路寢祖廟大學辟廱傳合爲一，玉藻疏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盛德記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蒨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宮，掛朝出其南門，此既以明堂爲即文王廟，又以爲即路寢，蓋糺采衆說，故自成岐牴牾，此與蒿宮之說，同不足據，舊唐書禮儀志顏師古明堂議，不從盛德文王廟之說，而謂明堂即路寢，與盛德後說同。左傳文二年孔疏云，左氏舊說，及賈逵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此以明堂爲即祖廟也。詩靈臺疏引五經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立明堂於中，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三輔黃圖馬宮奏曰，明堂辟雍，其實一也。牛弘議亦云，馬宮王廟以爲明堂辟廱太學同處，又舊唐志引漢孔安等議說同，此以明堂爲即辟廱也。詩靈臺疏引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圍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雍，古

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又引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別義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明堂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焉。告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厚老敬長之義。顯教勸誨。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而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太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曰。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大室。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又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麻。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敘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闔以辟雍。案盧穎蔡高之說。傳會廟寢大學。概以爲卽明堂。說殊牽合。今攷盛德記。及韓詩說。鄭駁異義。已糾其非。盧辯盛德注。亦所明堂爲文王廟之謬。南齊書禮志王儉議。又引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後稷配也。與駁異義說同。牛弘議引五經通義云。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靈臺疏引虞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

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簪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非其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類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堂。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曰。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賈思伯議亦駁蔡說云。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義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豳豳在宮。肅雍在廟。鄭注云。宮即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賈二家所論。足正諸說之謬。惟尸子說周公踐東宮。似非明堂。袁合爲一。則非也。明堂古制。外環以水。或通稱辟雍。徐養原云。凡水形如璧。即曰辟雍。明堂自有辟雍。何必大學。其說是也。然則明堂之辟雍。與大學辟雍絕異。若路寢宗廟。則皆在王宮之中。與明堂地遠不相涉。其形制固亦絕不同也。凡宗廟路寢大學與明堂不同之說。互詳宮人大史大司樂疏。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爲之數。〔疏〕室中度以几者。此汎詳司几筵疏。戴震云。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之而合二筵歟。注云周文者。各因物宜爲之數者。賈疏云。對股已上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異稱也。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几無筵。故用

手之尋也。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是因物所宜也。云室中。舉謂四壁之內者。謂堂後室四壁之內也。賈疏云。對宮中是合院之內。依爾雅。宮猶室。室猶宮者。是散文宮室通也。論讓案。明堂位孔疏引尚書大傳說路寢制。堂室並度以廟門容大局七個。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每〔疏〕廟門容大局七個。則與明堂異。此經又不具也。詳宮人疏。廟門容大局七個。大局。牛鼎之局。長三尺。每〔疏〕廟門容大局七個。下並記廟寢諸門廣狹之制。廟門者。謂宗廟南向之大門也。都宮之門。常亦同。廟在應門內之左。而門度則小於應門。依前注。周明堂之門廣三筵。二丈七尺。則廟門減於明堂門六尺也。說文鼎部引周禮。局作闕。今作箇。段玉裁云。說文鼎部。闕。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從鼎。口聲。此以郊門之口爲聲。讀如局。古葵切。闕。鼎蓋也。從鼎。一聲。此以一下垂之。爲聲。讀如輟。莫狄切。闕字。下引周禮廟門容大局七箇。蓋作闕作箇者。故書。作局。今書也。今本說文有闕無闕。而闕音莫狄切。正誤合二字爲一也。案段說分別闕闕二字。是也。說文金部鉉字注又云。易謂之鉉。禮謂之闕。王引之謂說文禮謂之闕。禮上當有周字。亦可與闕字注互證。又案此經所記門制。並止詳廣度。不及高度。他書亦無見文。竊謂古者兵車得入國門。乘車又得入宮門廟門。依總敘兵車建兵六等之數。凡二丈四尺。而輪人乘車建蓋。凡一丈四尺。若然。國門之高度。當在二丈四尺以上。宮廟門高度。當在一丈四尺以上。與注云太局。牛鼎之局。長三尺者。賈疏謂約漢禮器制度。案局。闕之假字。士昏禮公食大夫禮。陳鼎皆設局。注云。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牛鼎者。聘禮牢鼎九。賓三牲魚腊等。以牛鼎爲首。形制亦最大。淮南子餘言訓云。兩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許注云。兩牛。受一牛之鼎也。爾雅釋器云。鼎絕大謂之鼎。牛鼎蓋卽所謂鼎矣。御覽珍寶部引阮議三禮圖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錯以白銀。諸侯飾以白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李氏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說同。鼎崇義云。牛鼎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局長三尺。漆丹。兩端各三寸。天子以玉飾兩端。諸侯以黃金飾兩端。亦各三寸。丹飾。案蘇說。局。天子以玉飾。卽易鼎上九所謂玉鉉也。諸侯以金飾。卽鼎六五所謂金鉉也。云每局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者。以七乘三尺。得二丈一尺也。特牲饋食禮注云。个猶枚也。今闕門容小局參个。廟中之門曰闕。小局。闕鼎之局。長二尺。參个。六尺。〔疏〕闕門容小局參个者。闕門爲廟中之小門。故其廣又狹於廟門。宮中小局。中之巷門。此家上廟門。故知其爲廟中小門。禮記記奔喪云。夫人至。入自闕門。士冠禮云。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云。適東壁者。出闕門也。時母在闕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闕門。焦循云。兩廟之間有巷。婦人入廟。

由巷入闕門也。不然。太祖廟之闕門外。卽昭穆廟。立於闕門外。豈立於昭穆廟乎。案孔說是也。蓋闕爲小門之通稱。廟側小門旁出。外通於巷。故亦謂之巷門。廟中闕門方位所在。無文。禮記孔疏云。闕門。謂東邊之門。案孔說蓋據冠禮爲說。焦循據士虞禮注云。闕門。如今東西掖門。謂朝廟東西壁有二闕門。金鵠則謂東西北當有三闕門。各居當方之中。今攷士冠禮。冠者自西階。適東壁。而出闕門者。以母適在東壁闕門之外。無由決西壁之必無闕門也。孔說與鄭士虞注義不合。殆未足據。竊疑廟外都宮之周垣。當有東西北三闕門。其內前廟後寢。由寢達廟。及昭穆二廟夾垣。並常有闕門。寢門出廟北。東西門在廟兩旁。則金說是也。凡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有闕門。左閼二年傳云。共仲使卜繡賊公子武闕。武闕。疑卽魯武公廟之側門。猶襄十一年傳云。盟諸僖園。杜注以爲僖公廟門。闕園通稱。皆側門也。五詳保氏疏。云小局。應鼎之局。長二尺者。賈疏云。亦漢禮器制度知之。應鼎亦牛鼎。但上牛鼎局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應鼎。據應鼎三應鼎而說也。詒讓案。聘禮云。陪鼎三應鼎。蓋陪牛羊豕。鄭公食大夫禮注云。應鼎應。今時應也。牛曰應。羊曰應。豕曰應。豈非鼎九。以牛鼎爲首。陪鼎三。以應鼎爲首。此小局。爲應鼎之局。卽謂陪鼎之局也。蕭崇義云。羊鼎之局。長二尺五寸。豕鼎之局。長二尺。依蕭說。則應鼎局與應鼎同。云參个六尺者。以三乘二尺。得六尺也。經文例。凡命分字用參。紀數字用三。此參个爲紀數而作參。下應門同。並與例不合。下章注作三个。亦與此注不同。疑經注並當作三。今本乃傳寫之誤。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半之。丈六〔疏〕爲狹也。金鵠云。記謂不容乘車之五个。則是四个有餘。五个不足之文。若是不容者。視三丈三尺尺五寸。〔疏〕爲狹也。金鵠云。記謂不容乘車之五个。則是四个有餘。五个不足之文。若是不容者。視三丈三尺乘車五个之半矣。竊意路門廣三丈。蓋四个爲二丈六尺四寸。五个爲三丈三尺。折其一个之中。又足成整數。而爲三丈。故曰不容乘車之五个也。天子路寢。堂廣二十四丈。若門止一丈六尺五寸。殊爲不稱。可知其必有三丈也。案焦金二說略同。並較鄭爲長。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者。路寢之大門也。大僕云。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云。大寢。路寢也。是大寢卽路寢。故門亦卽名路門。天子五門。自外而入。路門爲第五。詳闕人疏。云乘車廣六尺六寸者。據輿人車廣與輪崇同。云五个。三丈三尺者。以五乘六尺六寸。得三丈三尺也。云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者。鄭意前經並言一門所容之度。此獨言不容。其度未明。故定爲兩門乃容之。明一門不得容也。云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者。半三丈三尺。得丈六尺五寸也。焦循云。廟門容大局七个。得二丈一尺。應門容二徹。應門一徹參个。得二丈四尺。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于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視應門止三之二也。

九嬪已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九室矣。此九嬪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九室，是治事之處。則九嬪九室，亦是治事之處。故與六宮不同。是以鄭引九嬪職掌婦學之法，則九室是教九御之所也。云六卿三孤爲九卿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師大傅大保，是爲三公。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鄭注本此，通典職官說同。王引之云，鄭以六卿三孤爲九卿者，用漢表說也。蓋當時說經者見周禮屢言三公孤卿，則謂孤爲三公之副，而以大戴禮保傅篇之三少當之。不知周禮之孤乃六卿之首，而非三公之副。其數一人而已。未嘗有三也。豈得以孤爲三，強合六卿而爲九乎？且經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曰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卿乃治事之官，非論道之官矣。豈得雜以論道之三少乎？經又云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則九卿不可闕一。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文王世子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假如三公闕其一，則三少亦闕其一。將所謂分國爲九，九卿治之者，亦必闕其一分，而無人以治之。所謂九室者，亦必闕其一室，而無人以治之而可乎？若不闕三少，而獨闕三公，則三少乃三公之副，未有有副而無正者也。然則九卿之中，不得有三少明矣。說苑臣術篇引伊尹對湯問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是九卿之事，異於三公。若謂中有三少佐三公論道，則與三公之事同在於道，不得謂九卿之事皆在於德矣。此可知古人言九卿者，不以三少備其數也。自新莽誤以周禮之孤爲三公之副，而置三公司卿以放效之。且合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爲九卿。孟堅作表，又沿其意，而變其名。以少師少傅少保爲孤卿，合六卿爲九。於是九卿之名，遂以三少廁其間矣。鄭君注掌次及此，皆誤用其說，而注王制月令皆義之九卿，則不以爲六卿三孤。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淮南時則篇之九卿，韋昭注魯語之九卿亦然。蓋有所不安於班氏之說，故疑而闕之也。九卿之與六卿，增減異同，書無明證，或九卿皆有官名，如堯典之九官，或無官名，如晉之六卿爲三軍之帥，八卿爲四軍之帥，皆未可知。必欲於周禮六官之外，求官名以實之，則鑿矣。案王制是也。漢表以九卿爲三少及六卿，此古文說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尚書大傳，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並謂天子立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每一公以三卿佐之，是爲九卿。春秋縣露爵國篇亦云，三公自參以九卿。此今文說也。二說並與周官制不合，竊謂王制皆義九卿，鄭注以爲夏制，說苑伊尹所云，則殷制也。唯國語魯語爲周人述當代之法，而月令所說，則本呂氏春秋，此經作於戰國之際，故與呂書正同。疑春秋以後侯國僭侈之法，必非周初官制，則不當以六卿三孤強充其數矣。孤非三少，亦詳掌次疏。

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九分其

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疏〕注云九分其國。分其地域。故云分國之職也。云三孤佐三公論道者。鄭以三少爲三孤。故

云佐三公論道。其說亦非也。云六卿治六官之屬者。賈疏云。欲見分職爲九分之意。以其三公三孤無正職。天地四時正職。六卿治之。其餘非正職者。分爲三分。三公治之。三孤則佐三公者也。但三公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書傳又云司徒司空馬公司空公。則三公六卿亦有職。此亦據夏而言。周則未見分爲九分也。案此經皆據時制。必非夏法。鄭亦無此意。賈說不足據。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

城隅之制九雉。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疏〕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者。此記王以下宮城門牆之崇度。爲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案賈說是也。門屋。自天子以下。皆爲兩下。故燕禮云。賓所執脯。以賜鍾人。子門內饗。蓋中高爲阿。而內外各兩下爲翳。是其制也。兩下卽夏屋之制。故檀弓注云。夏屋。今之門廡也。通典吉

禮引韓詩傳云。殷商屋而夏門。周夏屋而商門。則以周門屋爲商四阿之制。殆非也。此門阿。依後注。卽墜門之阿。則是天子諸門之通制。鄭開人朝士注謂天子雉門設兩觀。今以明堂位攷之。似當在應門。兩觀當高於墜門二雉。則宜高七雉。與宮隅同。禮書引尚書大傳說。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五分其內。以其一爲高。則堂高一雉。長又五分雉長之一。卽三丈六尺也。彼蓋據路寢櫺宇距地言之。門堂之制。既準正堂。而門基又與地平。則櫺宇

之高。必不得逾於堂。然則門阿蓋高於門堂約二丈。門闕又高於門阿二丈。其降殺亦略相應也。阮元云。雉與綉同音。雉有度量之義。雉綉皆用長繩平引度量物之名。封人置其綉。司農注。綉。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同

與古者同名。案阮說是也。綉。說文糸部作紉。爾雅釋詁云。雉。引陳也。雉與引義蓋亦相近。但度量不同耳。云宮隅之制七雉者。賈疏云。七雉。亦謂高七丈。不言宮牆。宮牆亦高五丈也。詒讓案。七雉。卽八仞有六尺也。云城隅

之制九雉者。賈疏云。九雉。亦謂高九丈。不言城身。城身宜七丈。案賈本五經異義說。詳後疏。九雉。卽十一仞有二尺也。注云阿。棟也者。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注同。鄉射記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

曰廡。胡承珙云。鄭以棟訓阿者。非謂棟有阿名。謂屋之中脊。其當棟處名阿耳。阿之訓義爲曲。毛詩考槃傳云。曲陵曰阿。大雅。有卷者阿。傳云。卷。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曲京曰阿。說文。阿。一曰。曲直也。其在宮室。曲

則凡屋之中脊。其上穹然而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卽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必有穹然卷然之形。故易於棟有隆。禮卽以棟爲阿。屋有四注兩下。必皆於中脊分之。考工記於四注者曰四阿。於兩下者曰門阿。然則阿爲中脊

卷曲之處明矣。中脊者，棟之所承，故鄭以當阿爲當棟耳。案胡謂屋之中脊當棟處名阿是也。蓋阿卽所謂極。凡屋之中脊最高處謂之極，上覆以瓦，謂之甍，下承以木，謂之棟。三者上下相當，故鄭禮注訓阿爲棟，當阿爲當棟，而說文木部云：棟，極也。瓦部云：甍，屋棟也。釋名釋宮室云：屋脊曰甍，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明其義互通。凡門扉雖兩下，而亦爲上棟下宇，故鄭卽以棟言之，實則棟木承甍究，不足以盡極之高，經著門扉高度，自當據門脊之盡處計之。鄭偶未析別耳。至稱極爲阿，義蓋取於高而下也。爾雅釋山云：大陵曰阿，又釋云：巨，偏高阿也。蓋極爲屋之最高者，猶大陵高於大陸大阜也。極自一面視之，則有偏高之形。猶阿丘之爲偏高也，案又莊子外物篇闔阿門，阿門卽謂門墜之有阿者，彼釋文引司馬彪云：阿，屋曲櫓也。屋曲櫓，卽所謂反宇，與阿棟上下懸殊，非正義也。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者，釋文云：浮思，本或作累思，案明堂位疏屏注云：屏謂之櫓，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釋名釋宮室云：累思在門外，累，復也。思，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廣雅釋宮云：累思謂之屏，古文苑宋玉大言賦云：累思在門外，累，復也。思，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廣雅釋宮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累思然，一曰：屏也。古今注云：累思，屏之遺象也。漢西京賦不思，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案浮思累思，思並聲近字通，角與宮伯注四角四中義同，說文角部云：隅，陳也。廣雅釋言云：隅，陳，角也。故鄭以宮隅城隅爲角累思，集韻云：宮隅城隅，隅卽西南隅曰奧之隅，鄭注角浮思，角卽四隅之謂浮思者，廣雅釋名，古今注：皆訓爲門外之屏，角浮思者，城之四角爲屏以障城，高於城二丈，蓋城角隱僻，恐奸宄踰越，故加高耳。詩邶風靜女篇云：俟我于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皆明自可證，案焦說是也。漢書五行志說未央宮東闕累思云：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累思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據此，則累思本爲門屏，屏在門外，築土爲高臺，又樹版爲戶牖，而覆以屋，其制若樓觀而小，故漢書顏注以爲連闕曲閣，賈疏及明堂位孔疏又並以爲小樓是也。城隅築土合版，高出雉堞之上，與門屏相類，是謂之屏浮思。漢時宮城之制，蓋尙有此，故鄭據爲釋也。凡古宮城四隅皆闕然而高，故韓詩外傳云：宮成則必缺隅，宮隅城隅，皆在四角，與城墜門闕居四中者異。墨子備城門篇云：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櫓，又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開西北之隅，是城隅必在四角之證也。又案天子諸侯宮門有甍，又有闕，闕卽觀也。城門亦然，故城臺亦謂之城闕，詩鄭風子衿云：在城闕兮，又出其東門云，出其闕闔，毛傳云：闕，城臺也。新序雜事五云：天子居闕闔之中，闕闔卽闕闔也。城臺之高度，此經無文，以意求之，蓋當與城隅同度，經著城隅之度，而不及城臺者，互文以見義，毛詩傳謂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明城以隅爲最高，則城闕之高不得過於隅明矣。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

度廣以廣者。據周禮舊說。及今文尙書春秋左氏說也。左傳隱元年孔疏謂賈逵。馬融。王肅說並同。賈疏云。凡版廣二尺。公羊云。五版爲堵。高一丈。五堵爲雉。書傳云。雉長三丈。度高以高。度長以長。廣則長也。言高一雉。則一丈。言長一雉。則三丈。引之者。證經五雉七雉九雉皆爲丈之義。詒讓案左隱元年傳。鄭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杜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杜說用鄭義。蓋堵雉之根數生於版。鄭說版廣二尺。長一丈。積五版之廣以爲堵之高。則方一丈。積三堵之廣以爲雉之廣。則三丈。雉之廣三堵。卽三版之廣。雉之高一堵。亦卽五版之積也。而公羊定十三年傳云。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何注云。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詩小雅鴻雁毛傳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鄭箋引公羊傳而釋之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檀弓注亦云。版蓋廣二尺。長六尺。大戴禮記王言篇又云。百步而堵。此說版堵度並異。左傳孔疏引五經異義云。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又詩鴻雁孔疏引鄭駁異義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堵爲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廣量於是定。可知矣。又引王肅則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焦循云。詩傳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正義云。五版爲堵。累五版也。版廣二尺。然則毛公說版以長言。說堵以高言。與周禮左氏說同。箋引公羊傳云。五堵爲雉。與三堵爲雉之說不同。鄭云。則版六尺者。蓋雉爲高一丈。廣三丈之定名。今曰五堵。則由一雉而五之。每堵得高一丈。廣六尺。又由一堵而五之。每版得高二尺。廣六尺。毛以一丈爲版。則三堵爲雉。鄭以六尺爲版。則五堵爲雉。說版有不同。而雉之數則一也。左傳疏引戴禮及韓詩說云。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此但版長八尺爲異。五版爲堵。仍累二尺而五。與毛鄭同也。何休則以累八尺者五之。故以堵爲四丈。又累四丈者五之而爲雉。故雉長二十丈。百雉長二千丈。得十一里三分里之二。制且大。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廣狹之差也。故書環或作輶。杜子春〔疏〕於王城。非公羊傳義。案焦說是也。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云當爲環。環涂。謂環城之道。〔疏〕經涂九軌。環涂七軌者。經涂已見前。此復出之者。以環涂野涂皆依此迭減。明根數也。七軌者。積五十六尺。則環涂九步二尺也。賈疏云。不言緯者。以與經同也。云野涂五軌者。賈疏云。國外謂之野。通至二百里內。以其下有都

之涂三軌。言都則三百里大夫家涂亦三軌也。故知此野通二百里內也。案依賈說。則此野涂專屬郊甸。以內田野間通行之道。與途入田間五涂異。其稍以外公邑家邑之野涂。並當與都野涂同度也。此野涂五軌。積四十尺。則六步四尺也。注云廣狹之差也者。環涂環九經九緯之外。故狹於經涂緯涂。野涂在國門之外。故又狹於環涂。皆以二軌迭減也。云故書環或作賴。杜子春云。當爲環者。徐養原云。環賴同聲相借。軌爲賴跡。以賴爲環。所謂字從類也。阪名賴賴。蓋亦此意。段玉裁云。以其義正其字也。云環涂謂環城之道者。國語齊語章注云。環。繞也。謂繞城下之道。與經緯二涂相濬者。墨子備城門篇云。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藉州與周通。州道。卽此環涂也。賈疏云。謂遠城道如環然。故謂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其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疏〕內諸侯之城制也。城卽城隅。不言隅者。案上文省。隱元年左傳。鄭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疏云。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六十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小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詒讓案。依左傳說。都有大中小。方長里步。各異其城。高度則一。故此經直云都城。不分大中小也。注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者。縣士注云。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是也。云王子弟所封者。卽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大都爲王子弟所封。詳大宰載師疏。賈疏云。鄭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者。則惟據大都而言。不通小都卿之采地。以司裘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獾侯。則卿不入諸侯中。此云都。案諸侯而言。故不及小都也。大都諸侯兼三公。直云王子弟。其言略。兼有三公可知。案此都當亦兼卿采邑之小都言之。蓋小都惟里數減於大都。其城之高度則同也。鄭賈說未咳。云其城隅高五丈者。賈疏云。以上文王門阿五雉。今云門阿之制爲都城制。城制五雉。若據城身。則與下諸侯同。故知此城制據城隅也。案賈說此城身高三丈。據五經異義說侯伯城制。約與彼同也。詳後疏。云宮隅門阿皆三丈者。明宮隅門阿降於城二丈也。王宮門阿降於宮隅二丈。此與宮隅同者。以三丈不可再減。亦禮窮則同也。賈疏云。以下文畿外諸侯尊。得中爲壘門高五丈。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壘門。〔疏〕此畿內屈。故宮隅門阿皆三丈也。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者。記外諸侯之城制。亦謂城隅也。注云諸侯。幾以外也者。別於上王子弟所封都爲畿內侯國也。云其城隅制高七丈者。據王宮隅之制七雉。諸侯城制與之同。則七丈也。云宮隅門阿皆五丈者。亦降於城二丈也。賈疏云。案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隱元年服注云。與古周禮說同。其天子及公城。與此匠人同。其侯伯以下。與此匠人說異者。此匠人云。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高五雉。亦謂城隅也。其城高三雉。與侯伯等。如是。子男豈不如都乎。明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有此匠人相參。以知子男皆爲本耳。亦互相曉明子男之城不止高一丈隅二丈而已。如是王宮隅之制。以爲諸侯城制者。惟謂上公耳。以此計之。王城隅高九雉。城高七雉。上公之城隅高七雉。城高五雉。侯伯以下。城隅高五雉。城高三雉。天子門阿五雉。則宮亦五雉。其隅七雉。上公之制。鄭云宮隅門阿皆五雉。則其宮高亦五雉。都之制。鄭云宮隅門阿皆三雉。則其宮高亦三雉何者。天子門阿與宮等。明其餘皆等。惟伯子男宮與都等。其門阿蓋高於宮。當如天子五雉何者。禮器云。天子諸侯壘門。大夫不壘門。以此觀之。及五等諸侯其門阿皆五雉。可知都城據大都而言。其小都及家之城都。當約中五之一。家當小九之一。爲差降之數未聞也。詒讓案。詒釋鄭意。似以諸侯城制五等皆同。異義引古周禮說。分諸侯之城爲二等。非鄭義也。又案天子諸侯門阿亦宜有降殺。而鄭謂諸侯宮隅門阿同五雉者。審校注義。蓋專說諸侯中門之制。猶上經門阿亦專說天子應門之制也。天子中門設兩觀。故門阿必抵於觀。諸侯中門跨門爲一觀。則門阿即觀之阿。故高得與宮隅等。此正足證鄭意。亦謂觀高與隅同度也。若中門以外餘門皆不設觀。則其門阿固當低於宮隅。此其形制甚易明。鄭必不扞同之矣。互詳前疏。又諸侯小都以下城高。賈云未聞。左傳隱元年孔疏謂三丈以下不復成城。諸侯都城蓋亦高三丈。則似無差降。理或然也。引禮器曰天子諸侯壘門者。賈疏云。欲見諸侯門阿得與天子同之意也。環塗以爲諸侯經塗。野塗以爲都經塗。謂經亦中道。諸侯環塗五軌。其野〔疏〕環塗以爲諸侯經塗者。此記畿內外侯國道塗之制也。諸侯經塗七軌。賈疏云。諸侯塗及都環塗野塗皆三軌。〔疏〕直云經塗。不言緯塗。緯塗亦與天子環塗同可知。云野塗以爲都經塗者。王國家邑大小都經塗五軌也。注云經亦謂城中道者。據上文云。國中九經九緯。云諸侯環塗五軌。其野塗及都環塗野塗皆三軌者。賈疏云。以經塗七軌以下差降爲之。故知義然也。又知都環塗野塗皆三軌者。此塗皆男子由右。女由左。車從中夾。三者各一軌。則都之野塗不得降爲一軌。是以達人注云。路容三軌。都之野塗與環塗同。以其野塗不得下於田間川上之路故也。案依賈說。凡塗制以三軌爲極限。不得復減。若然。諸侯國之都經塗環塗野塗常同三軌。更無降殺。

周禮正義 二十四 卷八十四

亦禮窮則
同也。

周禮正義

卷八十五

匠人爲溝洫主通利田開

〔疏〕

匠人爲溝洫者。記都鄙采地治井開溝洫之制也。與遂人鄉遂之溝洫制異。對文五溝各

害。遂人注云。遂溝洫治。皆所以通水於川也。是也。通利。謂去其隴阨。使不滯。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益。賈疏云。古者人耕皆畎上種穀。畎遂溝洫之閒通水。故知通利田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

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畎中曰畎。畎上曰伐。伐

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疏〕耜廣五寸者。治溝洫必用耜。因畎以起度也。詳車人疏。云二耜爲耦。一耦

遂者。夫開小溝。遂上亦有從。〔疏〕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者。以下並記井田五溝形體之法。井田溝洫之度。起於畎中。畎字當爲耦。說文云。部云。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

尺深尺。謂之畎。倍之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畎。重文畎。古文畎。从田从川。畎。篆文畎。从田。大

聲。六畎爲一晦。並據此經爲義。程瑤田云。溝洫廣深之度起於畎。匠人之畎。此人力所爲。在田閒者。然田閒

之畎。又分爲兩事。一爲百畝行列之畎。因爲田閒水道之始。一夫百畝。中容萬步。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然則畎廣六尺。長六

百尺。詩所謂禾易長畝是也。百畝則百畎矣。信南山之詩。我疆我理。南東其畎。畫其經界之謂。疆。分其地理之謂理。是故疆之以成井。所以別夫也。理之以成畎。所以爲畎也。畎有東南。故畎有縱橫。順其地理

積，一夫三百畝，亦三百壠。耨壠草，墾其土於畝以附根，則畝浸高，壠浸下，屢墾屢附，壠與畝平，故曰墾盡而根深也。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畝播則壠休，歲歲易之，以畝處壠，以壠處畝，故曰歲代處也。與周禮一易之田意蓋略同，是故代田之爲畝也，畝三之，以畝度畝，則畝六畝，說文云，六畝爲一畝，猶云六尺爲一畝也。案程說是也。凡畝包在畝廣六尺之中，每畝三畝三壠，壠以種禾，賈所謂畝上種穀是也。畝以通水，其在畔者，因以爲畝之分畧，程所謂百畝則百畝是也。漢志代田之法，亦一畝三畝，而於畝中播種，墾土附根，則畝壠相平，不可辨識，此自是趙過之別法，與古田制不甚合，許亦就畝壠相平言之，故畝有六畝，蓋卽兼三壠數之也。又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畝也，高注云，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耨，廣六尺爲畝，三尺爲耨，彼云耜六尺者，指耒木言之，與車人文正同，而謂耜廣八寸，以言一金之耜，則侈於此三寸，而以八寸成畝，則又胸於此二寸，蓋秦法貴小畝也，但此經畝廣一尺，合兩耜乃能成之，而彼謂一耜成畝，於文例終不能合，不必強爲牽傳，高誘謂畝三尺，則似據一耨三畝除壠言之，與呂覽本文亦不相應也，云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者，倍畝之廣深以爲遂也，遂，釋文作隧，云本又作遂，阮元云，隧俗字，遂正字，程瑤田云，畝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畝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非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畝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注云古者耜一金者，賈疏云，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詒讓案，金，卽耒耜鐵刃著於底者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三耜云，耜耒頭鐵也，月令注云，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然則廣五寸者謂刃也，其底木無五寸，云兩人併發之者，里宰所謂合耦也，賈疏云，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二人雖共發，一尺之地，未必並發，案賈說是也，耦耕但二人同耕，不必同發徑尺之地，此經一耦之伐，則依同發計之，欲見畝廣深一尺，爲五溝起數耳，云其壠中曰畝者，莊子讓王釋文引司馬彪云，壠上曰畝，壠中曰畝，程瑤田云，壠，陂陁之名，平地中之高者也，有畝然後有壠，有壠斯有畝，故曰壠上曰畝，兩壠之中則畝，故曰壠中曰畝也，呂氏春秋任地曰，上地棄畝，下地棄畝，又辯土曰，大畝小畝，地竊之也，又曰，畝欲廣以平，畝欲小以深，皆言壠中之畝，云畝上曰伐者，段玉裁校改上爲土，是也，說文土部云，垆，治也，一畝土謂之垆，未部云，耕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段氏云，此與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稍不同，鄭云畝土曰伐，伐卽垆，使考工記二耜之土爲伐，許云一耜之土爲伐，卽一畝土謂之垆也，案段說是也，此本作畝土曰伐，校者不達，妄意其對上壠中爲文，因誤改土爲上，不知壠中曰畝者，壠高而畝下，畝壠異地，故云壠中，此伐與畝同地，伐卽發土以爲畝，則不得云畝上明矣，賈疏釋伐爲畝上高土，蓋所見本已誤，伐卽垆之借字，其字又通作發。

俗作塲。國語周語云。王耕一塲。韋注云。一塲。一耜之塲也。王無耦。以一耜爲發。宋庠舊音引賈逵本作一發。注云。一發。一耜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發深尺。蓋王無耦。以一耜爲發。諸侯以下有耦。則以二耜爲發。故賈逵章三君並以一耜所發之土謂之發塲。與此經以二耜所發謂之伐文異而義同。耦之度。起於二耜。伐之名不定於二耜也。云伐之言發也者。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盧植禮記注。亦云。伐。發也。蓋伐土即發土。說文草部云。莠。草根也。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爲耦。故謂之莠。伐發聲義並同。云耦。耦也者。耦亦當爲耦。釋文云。耦與耦同。古今字也。案依說文則耦爲古文。耦爲小篆。實一字也。隸譌作耦。漢時通用耦字。故鄭以耦釋耦。亦以今字釋古字也。云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者。賈疏云。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腳耜。今猶然也。詒讓案。說文木部云。耜。耜也。榮。兩刀耜也。相即耜正字。耜與耜形制略同。但耜柄直。耜耜曲。故許通訓相爲耜也。漢時耜兩金。蓋與榮同。爾雅釋樂郭注。謂大磬形如犁鎬。蓋據晉時橫縣之磬言之。故有兩岐。爾雅釋文云。江南人呼犁刃爲鎬。鎬即指兩金耜也。古耜爲一金。故有耦耜。漢無耦耜。而耜爲兩金。故鄭謂古耦耜之遺象。云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步百爲晦。晦百爲夫是也。韓詩外傳云。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案廣長相等。所謂方也。遂在一屋三夫之閒。即爲一夫百畝田之首。故知此田首即一夫所佃之田也。云遂者。夫閒小溝者。據遂入云。夫閒有遂。但遂人之遂在一夫之閒。其長竟夫。則六十丈。此遂在三夫之閒。其長竟屋。則百八十丈。長短不同。而一夫三夫。通得謂之夫閒。五溝遂爲最小。故云小溝也。程瑤田云。遂人夫閒有遂。以南畝圖之。東西之閒也。而匠人之遂在屋閒。屋閒亦東西之閒。蓋南畝畝橫。遂之短長雖不同。其受東流之水則同也。屋閒爲東西。則其南北之閒但輾之以別夫。賈所謂夫閒無遂是也。鄭注匠人田首之遂爲夫閒小溝。承川遂人之文。非有誤也。以井閒可通十井命之。則夫閒亦可通三夫命之。然是記脩辭之法。恐人誤以兩遂之形體爲同其實。故別之曰田首。而不名夫閒。又井田有夫三爲屋之名。其遂實在屋閒。則夫閒之名。移之三夫南北疆別之處。適符其實。此賈命井中無遂者爲夫閒。亦因事立名也。云遂上亦有徑者。明記止詳五溝。而不及五涂。文不具也。賈疏云。按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彼溝洫法。此井田法。雖不同。遂在夫閒。遂上有徑則同。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

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職曰。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徹者。徹也。助者。籍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圭之言。圭。聚也。周謂之「疏」。九夫爲井。井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者。程士田。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又曰。列國一同。疏。九夫爲井。井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者。程連井之開。故以井開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開之稱。連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連之在屋間而受水者也。案程謂遂長連十井。此約計大數也。以井田實地計之。遂長實止連八井。詳後。云方十里爲成。成開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者。程瑤田云。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澮。澮縱當兩成之開。故曰成間有澮也。澮之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間之稱。澮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間而受遂水者也。案程亦約計之也。以井田實地計之。成中含六十四井。溝長亦止連八成。詳後。云方百里爲同。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者。澮。說文。澮。部作。澮。卽。之。段字。詳遂人疏。方言云。度廣曰尋。左傳杜注云。度深曰仞。此經五溝廣深。皆以相倍爲數。澮廣二尋。深二仞。廣深各丈六尺。尋與仞。度廣與測深。異名也。漢書鼂錯傳引兵法云。丈五之溝。與此澮相近。澮澮散文通也。仞之尺度法未釋。鄉射記注云。七尺曰仞。其說此經常與彼同。故遂人注云。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澮倍澮。澮廣二尋。深二仞。不云澮倍澮。蓋亦以二仞爲丈有四尺也。書旅獒傳云。八尺曰仞。孔疏云。匠人有畎遂溝澮。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鄭玄曰。七尺曰仞。與孔意異。今案

孔引鄭義。卽據鄉射注。以孔說推之。則聖證論有破鄭之語。其釋此記澮廣深等。或卽本王論。而鄉射賈疏則謂王肅依小爾雅四尺曰仞。是王又有二說矣。今攷仞之度數。古說不同。鄭云七尺。論語包注。呂氏春秋。淮南子高注。楚辭王注。郭璞司馬相如賦注。引司馬彪說。論語皇疏。莊子陸釋文。並同。說文人部則云。仞。仲臂一尋八尺。淮南子原道訓許注云。八尺曰仞。孟子趙注。王肅聖證論。孫子曹操李筌注。山海經郭注。漢書顏注。管子尹注。並同。而小爾雅廣度云。四尺曰仞。漢書食貨志顏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曰仞。則尤爲差異。金鶚云。仞字从人。明是以人身爲度。考工記云。人長八尺。則仞爲八尺可知。說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蓋釋从人之義。許說自確。但仞與尋亦稍有不同。尋。用以度廣。故取於兩臂之伸。仞用以度深。故取於一身之長。記云。同開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浚。廣深相等。同爲八尺。其廣言尋。深言仞。則尋以度廣。仞以度深。可知矣。鄭君以仞爲七尺。於經無據。鄉射禮賈疏引僞書傳云。雉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也。不知經傳凡言有幾者。皆奇零之數。若適足一丈。則當言築宮一雉。何必言仞有三尺乎。惟仞爲八尺。其宮牆過於一丈。故言仞有三尺也。案金說至塙。足正鄭說之誤。程瑤田云。澮。十之。舍萬井。爲一同。十澮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曰同間有澮也。賈云。井田之法。畛縱途橫。溝縱澮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唯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畛縱爲東畝。畛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開之故。而以爲夫開縱者。但分其界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開之遂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乎。陳喬樞云。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統言土地之數耳。其實非邑丘甸縣都之法。皆積四成八。成容一甸。甸六十四井。方八里。縱橫數之。皆八井。八八爲六十四井也。同容四都。六十四成。爲四千九十六井。積六十四甸之數。縱橫數之。皆八甸。亦八八爲六十四成也。則其溝澮之制。自當從井法。而八井共一溝。成爲八澮。八澮之水。皆注之澮。八成共一澮。澮長終同。同爲八澮。八澮之水。咸注之澮。方爲合制。故匠人丈但言井開成間同間。與遂人制異也。知匠遂溝澮之異。則不當仍倣遂人之意以十爲數。案陳說是也。此職與遂人溝澮形體之異。程說得之。而此職溝澮以八積數。則當以陳說爲正。程約計之。尙未密合也。凡五溝積數。每井有一溝。三遂。每成有一澮。八溝。百九十二遂。每同有一澮。八澮。四千九十六溝。九萬八千三百四遂。其五涂則徑與遂同。畛與溝同。涂與澮同。道與澮同也。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者。對遂人治野爲畿內鄉遂之制也。賈疏云。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小司徒注同。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及公邑者。小司徒注謂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此又謂公邑亦不制井田者。載師注云。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故鄭謂亦同鄉遂。不制井田。金鶚云。鄉遂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凡言邑者。皆四井爲邑也。若不制井田。何以名公邑乎。小司徒云。攷夫屋。夫夫屋者。井田之制也。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皆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案金說是也。公邑不徒六遂之餘地。稍縣都皆有之。凡王子弟食邑。公卿大夫采地。皆取之公邑以與之。其絕除者。王攷其地。則復歸之公邑。是公邑與采地隨時更易。不可豫定也。田制則井與不井。一成而不可易。若如鄭說。則公邑與采地田制迥異。假令本爲公邑。而取爲采地。則將盡易其不井之田而爲井。本爲采地。而反之公邑。又將盡易其已井之田而不爲井。紛紛更改。有是理乎。云三夫爲屋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說同。云屋。具也者。詩秦風。檣與鑿同。爾雅釋言云。握。具也。屋。握字亦通。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者也。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屋三爲井。是非有三屋九夫之地。三三相具。共出賦稅。井共治其井閒之溝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爲屋也。皇氏亦訓屋爲具。而義與鄭異。依鄭義。池與溝爲方。長雖竟成。方十里。而中包一甸。實田止六十四井。其方亦八井也。凡一千四百四十丈。加八溝八畛。共八丈。通一千四百四十八丈也。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池者。明此經之成。與小司徒徒四丘爲甸。內外相包。卽彼注所云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池相包乃成耳。是也。依鄭義。一成八溝。則溝在井閒。而其長竟八井。凡一千四百四十丈。加遂徑各二十四。共十四丈四尺。通一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也。賈疏云。司馬法有二法。有甸方八里。出長穀一乘。又有成方十里。出長穀一乘。言甸者。據實出稅者而言。云成者。據通治溝池而說。爲有二種。故鄭細分計之。八里爲甸。出田稅。緣邊一里。井之則二里。治池。以成閒有池。故使共治池也。詒讓案緣邊者。猶小司徒徒注云旁加也。成積百井。統溝池所占三十六井之虛地計之。則方十里而爲成。除溝池所占之虛地計之。則止有八里六十四井而爲甸。池在成之緣邊。甸包在中。故云中容一甸。其池在成閒亦一甸。出田稅之人共治之。緣邊一里。指治池之地。非治池之人所居也。但此所加之地。實井井閒之溝言之。池在緣邊。溝不在緣邊。鄭止言緣邊治池者。欲取整數計之耳。詳小司徒疏。云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池者。亦明此經之同。與小司徒徒四縣爲都。內外相包。彼除治治之虛地言之。故爲四縣。依鄭義。治長雖竟同方百里。而中包四都。實田止四千九十六井。其方六十四井也。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丈。加八溝八畛。共十二丈八尺。又加遂徑各一百九十二。共一百十五丈二尺。通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八丈也。賈疏云。此據小司徒而言。彼經四縣爲都。注云。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

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也。云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者。賈疏云。據載師職而言。按彼云。家邑任精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置地。是三百里外。至畿五百里內。言此者。欲見三者采地之中。有此井田助法。引載師職曰。閭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者。賈疏云。欲見鄉遂及公邑之等爲溝洫貢子法。與采地井田異。云皆就夫稅之輕近重遠耳者。夫。卽九夫之夫。謂田稅皆於夫征之。特以遠近制其輕重。故有什一什二等之異也。引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以下至訪者藉也者。並孟子滕文公篇文。引之者。明三代授田定賦之法不同。訪。孟子作助。說文未部作勸。訪卽勸之俗。趙注云。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徵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徵。猶徵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案助法。公田在私田外。則不得於七十畝內取七畝以助公家。趙說非是。劉熙說同。趙訓徵爲取。亦與鄭異。詳後。其三代田制異同之故。趙氏無說。王制孔疏引劉熙皇侃。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徵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論語皇疏義同。王制疏又引船安生云。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什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左傳成十五年孔疏從劉皇義。賈疏又載或解云。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云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六達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授地之法。夏言五十而貢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佃百畝。常稅之。據二百畝爲稅百畝。爲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者。據六達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百畝。猶百畝稅七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周人百畝而徵者。據上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畝而徵也。案依劉皇說。則殷民稀於夏。周民又稀於殷。既非事情。依鄭說。則夏乃二十而稅一。殷乃十而稅一。與什一之率尤不合。如賈引或說。則四等之地。三代所同。不宜一代各據一端爲論。以上三說。並不可通。顧炎武。萬斯大。錢塘。金鵬。並據獨斷。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七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三代田制不同者。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一里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自蓬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畝。是之謂名異而實同。案諸家謂三代田制名異實不異。殷畝小於夏。周畝小於殷。皆至當不易之論。據先鄭後注。舉少康有田一成。疆十里爲成。後鄭小司徒注亦引彼以證非牧之制。則二鄭亦謂三代田制名異而實不異。顧萬錢金諸說。實冥符古義。但蔡說三代尺度不同。西漢以前無文可證。論衡正說篇云。周以八寸爲尺。而夏殷無文。通典吉禮引白虎通又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十二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則殷尺特長。

又與蔡說不同。鄭王制注謂周尺八寸。爲六國時亂變法度之害。則三代異尺之不足信可知。徐養原亦謂古者以律起度。黃鐘之管無短長。則尺度亦無大小。此駁甚精。然則尺度長短之說。究未盡安。竊謂殷之畝小於夏。周之畝又小於殷者。止由畝法有異。猶周以百步爲畝。秦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也。其尺寸步里。則三代未必不同。惜古籍淪佚。無由一一校算耳。引龍子曰治地莫善於飭以下者。亦孟子文。趙注云。龍子。古賢人也。善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賈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賈疏云。孟子本爲莫不善於貢。今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云文公又問井田。孟子曰。請野九一而飭。國中什一使自賦者。以下並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答語。鄭云文公問井田者。從文便也。趙注云。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閭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貢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野爲通鄉。遂都鄙言之。郭門以鄉遂貢子法也。別於助言之。故云使自賦。趙說未悛。又趙據載師職閭廛釋國中。則以野爲通鄉。遂都鄙言之。郭門以外。悉用九一之制。以孟子下云鄉田同井證之。自謂鄉用九一助法。蓋孟子意在重助。故爲此論。與周制不必合。趙說深得其指。若鄭意。則以鄉遂用貢。當孟子國中什一。以都鄙用助。常孟子野九一。義自不同。至趙以國中爲常二十而稅一。乃依載師閭廛法。不可以爲田稅之通率。且與孟子什一之語相戾。不足據也。云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者。廣說授田之法。圭田。詳載師及後疏。餘夫受田。詳遂人疏。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者。趙注云。死。謂葬死也。徒。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案周田制有不易一易再易。然無爰土易居之法。趙說亦與經不合。詳大司徒疏。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然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者。舊本井字不重。宋董氏本注疏本並有。與孟子合。今據增。趙注云。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案趙謂公田八十畝。以二十畝爲廬舍。鄭所不從。詳後。云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飭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者。孟子引詩以明周之川徹兼用助也。趙注云。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獨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兩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云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

曰。盡微與。曰。二晉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者。論語顏淵篇文。何氏集解引鄭注云。盡。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微。微。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又引孔安國云。二。謂什二而稅。引春秋宣十五年。秋。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者。左傳文。杜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晉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云此數者。世人謂之錯。而疑焉者。明以上所引經傳。言周一代之制。或貢。或助。或徹。似相錯連。世人不察。或以爲疑。故下又分別說之也。載師是用貢法。孟子論語是用徹法。詩與春秋是用助法。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者。以稅夫無公田。故載師任地。惟近郊什一。遠郊以外。皆過於什一也。程瑤田云。鄭小司徒注引司馬法。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之云。卽此注所謂以司馬法論之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之事。孔氏王制疏引鄭注而說之。以爲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卽爲井田稅夫不與畿外同。最得鄭指。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蒞法。制公田不稅夫者。賈疏云。詩云。雨我公田。公田是助法。春秋初稅畝。亦是助法。論語云。盡微乎。微是天下之通法。亦助法也。孟子蒼畢戰井田。引詩爲證。亦周之助法。故摠云助法不稅夫也。論讓案。春秋論語所說是魯制。孟子所說爲滕言。並是邦國之法。故鄭定爲邦國制公田不稅夫也。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者。與趙岐說同。云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者。據孟子爲說也。說文未部勸字注云。商人七十而勸。勸。耕稅也。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云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且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者。賈疏云。鄉遂公邑之內。皆鄰里比閭等。治民之官。且夕從民事。因此促之。使先治公田。故不得恤其私。故爲貢法不得有公田也。案公邑不得爲鄰里比閭之制。賈說非是。詳載師疏。云邦國用蒞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者。釋文作藝也。云音藝。今本載作藝。又無也字。案經注。例樹藝字作藝。道藝字作藝。此注疑當與道藝字同。詳大司徒疏。左昭十三年傳云。貢之無藝。杜注云。藝。法制孔疏引服虔云。藝。極也。一曰。常也。鄭意貢法無公田有稅夫。助則助治公田而不稅。畿外諸侯。自專其國政。易於貪暴。故爲制公田。使從助法。以防其稅民無準極。若魯稅晦之爲也。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者。亦據載師職論之。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者。鄭論語注義同。後漢書陸康傳云。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陸說與鄭異。而以通詰徹亦同。然鄭雖以通徹轉相訓釋。而未宣究其說。以此注求其指趣。蓋據貢十一。助九一。通二法以爲率。故云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詩大雅萬公劉。徹田爲糧。鄭箋亦云。什一而稅。謂之徹。王制孔疏云。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魯

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爲八家井，應舍，是百畝之外則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爲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十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爲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詩小雅甫田孔疏說亦與劉同，徐養原云，鄭貢周別無徹法，但貢助兼行，即謂之徹，又九一爲九中取一，什一爲十外取一，合之則爲二十而取二，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說與其實皆什一之文不合，未可從，金鶚云，孟子九一，是九中稅一，則什一，當是什中稅一，非什一而稅一也，孟子言貢助徹其實皆什一者，以九一與什一所差甚少，亦可謂之什一也，若必貢助通率而爲什一，則殷人不兼貢法，何以爲什一乎，又云，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是夏亦用助法，大雅公劉云，徹田爲糧，公劉當夏時，而行徹法，又夏用助之一證，夏殷並兼貢助，是周徹法之義，非取通乎夏殷也，案金鶚劉孔說是也，漢書食貨志載李悝說，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五石，此即周貢法什一而貢一之證，鄭所謂以什一通其率者，本謂周人兼用貢助二法，通而計之，其大較不離什一，非必以什一自賦爲什一而貢其一，合之九一爲二十而取二，乃爲通什一之率，劉孔申鄭，似皆未得其指，然徹之名制，舊說多異，孟子趙注謂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王制孔疏及孝經邢疏引孟子劉熙注說同，是謂徹本無公田，但家受田百畝，而貢取其十畝之稅也，姚文田云，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足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須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助時，則巡野觀稼，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徐養原云，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即公田也，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其之云者，至極之辭也，然則二者之間，固有稍細於助，而較優於貢者，其徹之謂乎，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徹者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其法之小異者也，案姚徐皆據司稼之文，以周經證周法，罔不可易，但以此經賦法攷之，司稼所云者，是以年之上下爲賦法輕重之差也，而載師任地，則四郊甸稍縣都有十一至十二三等之法，是又以地之遠近爲輕重之差矣，周之徹法，蓋當兼此二者，徹之云者，通乎地之遠近，年之上下，以爲斂取之法，鄭詁爲通，趙詁爲取，兩義當兼存，但鄭以爲通貢助，則未得其義，凡載師司稼之法，皆通行於畿內邦國，蓋徹爲周之正法，斷無畿內不用，而唯行之邦國者，鄭以徹專爲諸侯法，亦不察之論也。

徹之異於貢助者。蓋無論鄉遂溝洫都鄙井田。皆家受百畝。稅夫無公田。則與助法異。而與貢法略相類。但貢法所稅之數有定。如李悝所說一畝收百五十石。什一稅十五石者。歲無論豐歉。壹以此爲常額。自非大荒弛征。所斂必盈此數。龍子所謂貢者。率數歲之中以爲常者是也。若徹法。則稅夫歲無常額。以地與年參相校爲之差。龍子以有常率爲貢法之不善。明徹爲無常率之善法矣。但年上下難以率定。輕重之數。全以司稼之巡視爲準。所任或不得其人。則豐年容有隱匿之弊。而歉歲又有措克之憂。固不如助法公私殊區。界域明白之善耳。又案鄭以論語證諸侯之行徹。又以孟子證邦國有公田。說皆未塙。周之邦國。亦有鄉遂溝洫縣鄙井田之異。皆稅夫不制公田。與畿內同。此徹之本法。通於天下者也。公田雖爲助之正法。而據夏小正。則夏時或已有此制。蓋其由來甚久。但以九服之中。疆索不同。容有沿襲舊制。而未能盡改者。先王以俗教安。不欲強更其區畛。故周詩有公田之文。此亦如左定四年傳所說康叔封衛。啟以商政之類。非周邦國必制公田也。孟子則以助法爲至善。欲更制以救戰國橫征之弊。亦非謂公田爲徹之本法。故孟子援大田詩。而云惟助爲有公田。明徹無公田與貢同也。若徹兼助法有公田。則公田爲周本法所有。何必援大田詩爲證邪。互詳司稼小司徒疏。云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者。鄭意邦國雖用徹法。以什一爲通率。而據孟子。則亦郊外用助。郊內用貢。外內異法。與王畿同也。賈疏云。此云野九夫而稅一。即彼云請野九一而助。此云國中什一。即彼云國中什一使自賦。云九一而助者。一井九夫之地。四而八家。各自治一夫。中夾一夫。八家各治十畝。八家治八十畝入公。餘二十畝。八家各得二畝半。以爲廬宅井廩菑韭。是十外稅一也。國內。據民住在城中。其地即在郊內。郊外鄉遂之民。爲溝洫。爲貢法貢十一。亦十外稅一者也。漢書食貨志既有井田饒民二畝半之事。是以宋均注樂緯。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皆饒民。詩云。倬彼甫田。歲收十千。鄭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通稅十夫。其田千畝。成稅百夫。其田萬畝。不言饒民者。以經云歲收十千。校一成之內。舉全數而言。鄭亦順經從整數而說。其實與諸家不殊也。詩甫田孔疏云。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譌。何休之注公羊。范寧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譌。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錢云井稅一夫。

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案孔說是也。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爲居。非竈意非盡取焉。又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家得百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卽班志所本。說文广部云。廬。二畝半也。一夫之居。蓋亦同班義。惟鄭詩禮箋注並無是說。故孔謂鄭與彼異。而賈氏此疏反引彼以述鄭義。疏矣。金鵬亦云九一爲助法。以九百畝而得一百畝也。若公田僅八十畝。是輕於九一矣。亦與孟子不合。五畝之宅。皆在邑中。猶今之村落然。詩所謂中田有廬者。乃於田畔爲之。以避雨與暑。大不容一畝。必無二畝半之廣在公田之中也。案金說是也。賈謂什一爲什外稅一。亦沿劉說之誤。云圭之言圭。潔也者。圭。注本作圭。亦通。此釋孟子圭田之義。孟子趙注說同。說文土部云。圭。古文圭。从玉。蜡氏注云。圭。緊也。九章方田篇別有圭田。乃三角田形之一。與孟子王制圭田不相涉也。云周謂之士田者。載師云。以士田任近郊之地。注云。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是也。互詳彼疏。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有田一成者。左哀元年傳文。引證方十里爲成也。詳小司徒疏。云又曰列國一同者。襄二十五年傳文。引證方百里爲同也。詳大司馬疏。專達於川。各載其名。達。猶至也。謂漕直至於川。復無〔疏〕於地。漕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是也。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彼指山谷水道。川小於溝澮。與此異。注云達。猶至也者。樂記注云。至。猶達也。行也。是至達可互訓。云謂漕直至於川。復無所注入者。謂漕不復更注它溝。徑入大川。故經云專達於川也。云載其名者。識水所從出者。國語晉語韋注云。載。記也。謂記識水所出之處。此統川澮等言之。書呂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載川名。若水經所釋是也。賈疏謂惟識漕水所出處。說未咳。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通其壅塞。〔疏〕兩山之間。必有川焉者。程瑤田云。漕以例澮在同開。澮在成開。溝在井開。其事相同。賈疏云。此言同開有漕。漕水入川。其川是自然而有。又非平地而出。必因山開有之。云大川之上。必有涂焉者。遂人云。川上有路。注云。路容三軌。此涂卽路也。散文通稱。賈疏云。大川不可輒越。巡川必常有涂。地勢然也。注云通其壅塞者。釋文無其字。又壅作。案壅卽雍之俗。秋官雍氏亦作雍。釋文本是也。賈疏云。川與涂。皆是通其壅塞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溝。謂造溝。防。謂脉理。屬。讀爲注。孫。順也。不行。〔疏〕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者。謂決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疏〕以下通論治溝之事。與上

非田溝洫之制異。注云溝。謂造溝者。賈疏云。此溝非謂廣深四尺在田間者。下云梢溝三十里而廣倍。當是人所造溝洫引水者。云防。謂脉理者。說文自部云。防。地理也。此地防亦即謂地之脉理也。大戴禮記勸學篇云。孔子曰。夫水。其流行庫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云屬讀爲注者。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此讀爲注者。易其字也。云孫。順也者。學記注同。說文心部云。孫。順也。孫。即孫之借字。案鄭意理孫猶云順理。即大戴云循理是也。逆防理孫。文有俱到耳。王引之云。理孫皆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文曰。順。理也。亦通。云不行。謂決溢也者。說文林部云。樹。水行也。不行。即謂不流。決溢旁出。爲滯若逆地理。則溝土不固而善崩。水不順理。則其流注不暢。必橫逆決溢。不能行矣。云禹鑿龍門。播九河。爲此逆防與不理孫也者。書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又云。又北播於九河。詩周頌般孔疏引鄭彼注云。播。散也。引以證禹爲洪水逆地理。又不順理。故鑿之播之。使無衍溢。孟子公孫丑篇云。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使禹治之。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注云。梢。謂不聖地之溝也。鄭司農謂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逆防不理孫。即所謂水逆行也。梢溝三十里而廣倍。注云。梢。謂不聖地之溝也。鄭司農故三十里而廣倍。〔疏〕同。今本疏梢溝字亦從木。蓋後人依已誤之經以改疏也。五詳輪人疏。注云。謂不聖地之溝也者。對上田間諸溝爲聖地設也。鄭司農云。梢讀爲桑螵蛸之蛸者。輪人指其蔽。先鄭讀同。段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擬其音耳。案段校是也。云梢謂水激蓄之溝。故三十里而廣倍者。梢舊本亦作蛸。蓋涉上而誤。明監本毛本作梢。段玉裁從之。又於梢下增溝字。云。輪人注云。梢。除也。此云梢水激蓄。義略同。案梢字實當作梢。溝字當從段增。先鄭意此溝是水自激蓄而成。非人力所爲。後鄭則謂亦人力所爲。但非爲聖地耳。二君義異。江永云。梢謂掘地爲溝也。下流納水多。故三十里宜倍於上流之廣。其廣當以漸而增也。凡行奠水。聲折以參伍。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聲。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疏〕凡行奠水。聲折以參伍者。此即大戴禮記所說水流倨句之義。賈疏云。言凡行停水者。水去遲。似停住止。由川直故也。是以曲爲。因其曲勢。則水去疾。是以爲聲折以參伍也。程瑤田云。奠水止而不行。今欲溝而行之。爲直溝無益也。若爲已句之溝。欲其行而反壅之。亦無益。惟用曲矩度其倨句。使中乎聲折。又非一聲折而已也。參之伍之。令多爲聲折之形。以奠水之流行無滯而後已。注云坎爲弓輪水行欲紆曲也者。易說卦云。坎爲水。爲溝洫。爲弓輪。引之。明行水之法與弓輪同。取紆曲也。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者。阮元云。余本停作亭。是也。說文有亭無停。段玉裁云。亭。停正俗字。古本作亭。易奠爲亭。猶易奠爲定也。云謂行停水。溝形當如聲。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

者疾焉者。磬氏爲磬，股爲二，鼓爲三，先鄭意行奠水不可全直，亦不可太曲，必行之停之，使直行少，曲行多，其率者三之與五，與磬之股鼓相應，而後水自能行疾也，然經參伍義本不如此，程瑤田云：「記言行奠水之曲折，當如磬折之倨句，以形體言，三五者，言不一其磬折，無定數也，司農乃謂直行三，折行五，紀其直體之數，而昧於曲體之形，且以三當股二，宜以四五當鼓三，今但約之以三五，何不直云磬折以二三之爲道其實也，案程說是也。」欲爲淵，則句於矩，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疏〕欲爲淵，則句於矩者，說文水部云：「淵，回水也。」管子度地篇云：「水出地

停，二義相備也。」賈疏云：「凡川溝欲得使教淵之深，當句曲於矩，使水勢到向，上句曲尺，則爲迴濶，自然深爲淵，驗今皆然也。」程瑤田云：「欲爲淵，而但爲磬折之倨句，不能也，即句之，而爲中矩之倨句，亦猶不能搏激其水勢，而使之過類在山，其淵終不能成，惟準曲矩之正方而句之，或如倨句之圓形，且又句之如倨句之宣形，相其來水之緩急，與其地脈之所宜而權衡之，自能成其淵之深淵矣。」注云：「大曲則流轉，流轉則其下成淵者，流轉謂回旋也，爾雅釋

水云：「過辨回川，郭注云：「旋流，列子黃帝篇云：「流水之潘爲淵，殷氏釋文云：「潘本作蟠，蟠，洄流也。」管子度地篇云：「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復推前，杜曲則掃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淵，即大曲則流轉成淵之義，程瑤田謂流轉又宜激而隨之，使回旋激淵，乃能成淵，案程說亦注義所該也。」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

之，漱猶留也，鄭司農云：「淫，讀爲厭，謂水淤泥。」〔疏〕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者，以下兼明築防之法，稻人云：「之土，留著助之爲厚，玄謂淫讀爲淫液之淫。」注云：「漱，猶留也者，說文水部云：「漱，水盪口

也，齒部云：「齧，漱也。」案漱水爲盪口，引申爲凡水盪物之稱，齧，謂水衝陸土，猶齒之噬物也，呂氏春秋開春論云：「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水之漱土謂之齧也。」鄭司農云：「淫讀爲厭者，司服注同，云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者，說文水部云：「淤，澱滓濁泥也。」司服先鄭注云：「厭，陳也。」此水淤泥土，留著防閒，助之爲厚，亦與陳義相近，云玄謂淫讀爲淫液之淫者，淫液見樂記，謂與饒氏淫之以養義同，賈疏云：「謂以淤泥淫液使

厚也。」段玉裁云：「鄭君不改字，而與大鄭意同。」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崇，高也，方猶等，〔疏〕凡爲防，廣與崇方者，

疏云：「假令陸高丈二尺，下基亦廣丈二尺，云其綱參分去一者，防形上殺而下侈，以備潰決也。」賈疏云：「三四十二，上宜廣八尺者也。」注云：「崇，高也者，總敘注同，云方，猶等也者，梓人注同，云綱者，薄其上者，綱，注例川今字，

常作殺。詳玉人疏。防以捍水。凡水愈深。則其下壓之力愈大。防下當水之衝。宜厚培其土。以抵水之壓力。而自上而下。破陀衰側。亦可以減其激瀉之勢。故知綱是溝其上。檀弓注云。坊形旁殺。平上而長是也。管子度地篇云。春三月。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管子說隄小其上。即此所謂綱也。但以下文大防外綱之文推之。則尋常不甚大之防。當內外殺率正同。蓋內殺六分之一。外殺亦然。合內外爲三分去一也。九章算術商功篇云。今有隄。下廣二丈。上廣八尺。高四尺。彼高不與廣方。所殺分率亦較。而天下小上形法則與此同。大防外綱。又薄其上。〔疏〕爲大防外綱者。管子度地篇云。大者謂隄也。隄防對文則異。散文得通。注云。又薄其上。厚其下者。賈疏云。此文承上參分去一而云外綱。故云又薄其上。厚其下。雖不知尺數。但知三分去一之外更去也。江永云。大防宜殺其外。不殺其內也。外必殺者。使下厚而上不傾。內不殺者。所以常水之衝也。然則兩邊皆殺者。非大防也。案江說與鄭異。論審鄭意。蓋謂防大則其廣崇皆增。而水之深度與壓力亦大增。非益厚其下。不足以爲固。經云外殺者。明內殺亦與小防恒度同。唯其外。則於恒度外。更增其殺之分率。實因防外之下基。培之益厚。則上彌見其薄。而其殺於下者。自不止三分之一矣。鄭說尋文似疏。審理實密。江氏則謂大防亦止三分殺一。惟所殺者全在外。其內當水者。則直上不殺。欲以傳合經外殺之文。而於理似未切。姑存之。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疏〕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者。賈疏云。言以備一義。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爲溝。爲防也。〔疏〕深者。謂深淺尺數。戴震云。古九數有商功。爲此也。預爲布算。以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一日之式。大致可知。又以一里之式平之。注云。程人功也者。賈疏云。將欲造溝防。先以人數一日之中先作尺數。是程人功法式。後則以此功程賦其丈尺步數。詒讓案。九章算術商功篇。爲隄溝。有冬春程人功若干尺。求用徒。何之術。李籍音義云。程。課程也。唐六經云。凡役有輕重。功有短長。以四五六七八月爲長功。三四月八月九月爲中功。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短功。中功以十分爲率。長功加一分。短功減一分。此即以日長短程人功之法。云溝防。爲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里讀爲已。〔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者。江永云。溝爲防也者。明溝防爲兩事。並宜先爲式也。里讀爲已。〔疏〕傳衆力者。江永云。舊讀里爲已。非也。以一里之功。築壘幾何。又以一里之地計。幾何日。幾何人力。則可依附此而計用幾何衆力也。案江說是也。戴震。沈夢閣說同。但傳疑當爲數之借字。書禹貢。禹敷土。大司樂注引數作傳。是其證。說文支部云。數。施也。此傳衆力。亦言爲役要以施衆人之功力也。注云里。讀爲已。聲之誤也者。鄭未達里爲式之義。故依聲類破爲已字。言爲式既畢。然後可以令衆而傳其力。然非經義也。凡任索約太汲其版。

謂之無任。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玄謂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者。牆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

〔疏〕之索。小者謂之繩。築土縮版。必用繩索。故云任索約大汲其版。任。猶轉人任正之任。小爾雅廣器云。大者謂

也。注云。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者。汲沒形相近。說文水部云。沒。沈也。故書作沒。蓋謂引繩太過。陷沒

其版。則機而無力。義雖可通。而不及作汲之長。故杜破之也。云玄謂約。縮也者。爾雅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郭

注云。縮者。約束之。詩大雅縣孔疏引孫炎云。繩束築版。謂之縮。云汲。引也者。說文水部云。汲。引水於井也。引

中爲凡引物之稱。穀梁襄十年傳汲。鄭伯范注云。汲。猶引也。縮版時。恐版不附植。不可築土。故必引之。云築

防若牆者。以繩縮其版者。檀弓一目而三斬版。孔疏謂築墳之法。所安版側於兩邊。而用繩約版令立。後復內土於版

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版平。則斬所約版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偏如此。其墳乃成。此築防牆

之法當與彼同。必以繩束版。兩版相去。如防與牆之厚。實土其中。而後可用杵極築之也。云大引之。言版機也。版

機。築之則鼓。土不堅矣者。繩束版。引之太過。則版不能勝而機曲。及下土而築之。則外出而鼓起。其土雖築不能

堅也。引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者。大雅縣文。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又

云約之格格。築之要藥者。小雅斯干文。毛詩格格作閣閣。傳云。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藥藥。用力也。箋云。又

約。謂縮版也。與此注同。引此。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各分其脩。以〔疏〕葺屋參分者。說文艸部云。葺。茨也。二詩者。並證約爲縮之義也。

葺屋宜峻於瓦屋。注云。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者。賈疏云。按上堂脩二七言之。則此注脩亦謂東西爲屋。則三分南

北之間尺數。取一以爲峻。假令南北丈二尺。草屋三分。取四尺爲峻。瓦屋四分。取三尺爲峻也。爾雅云。以屋爲三

角形。下平度脩丈二尺。中分之爲兩句股。則每句六尺。股四尺。困。窮倉城。逆牆六分。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

以一分爲之。假令城高九雉。則以上一丈五尺卽爲逆牆。困窮倉逆牆放此。禮書引尙書大傳云。天子貢庸。諸侯疏杼。鄭注云。貢。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直之牆。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案伏傳杼卽序之。杼字。依鄭彼注說。則諸侯以下廟寢之牆亦皆有殺。不得正直。但與困窮倉城御牆不同耳。注云逆。猶卻也者。廣雅釋言云。卻。退也。御牆。謂牆上退卻殺減其廣也。云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網者。網。注例亦當作殺。此明經逆牆家困窮倉城爲文也。賈疏云。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爲網。上惟二尺。其困倉城地上爲之。須爲此網。其窮入地。亦爲此網者。雖入地。口宜寬。則牢固也。焦循云。疏知丈二尺。則厚四尺者。以記文牆厚三尺崇三之準之也。高得六分九尺之一。則厚得三尺之半。爲逆牆之度。云困。圍倉者。說文口部云。困。廩之圍者。圍謂之困。方謂之京。九章算術商功篇有圓困。劉注云。圓。困廩也。亦云圓圍也。釋名釋宮室云。困。縋也。藏物縋縋束縛之也。焦循云。月令中秋。穿窬窮。修困倉。高誘云。圍曰困。方曰倉。蓋於屋之中建牆。或方或圓。以貯穀。其上不接屋爲逆牆也。廩爲屋室之名。倉困窮則廩中貯粟者之名。云穿地曰窬者。釋文云。窬。劉古孝反。依字當爲窬。作窬。假借也。案說文穴部云。窬。窬也。窬。地藏也。廣雅釋詁云。窬。窬。藏也。月令仲秋穿窬窬。呂氏春秋作窬。窬。窬聲近義同。古多通用。故劉昌宗讀爲窬也。呂氏春秋季春紀發倉窬。高注亦云。穿地曰窬。又仲秋紀注云。穿窬。所以盛穀也。義並與窬同。焦循云。月令注云。方曰窬。蓋掘地作方形。內四面亦爲牆。股深六尺。則口上一分。縮卻一尺。故寬於下。計之。若方一丈。其口上高一尺之處則方一丈二尺也。堂涂十有一分。謂階前。若今令辟祔也。分其督旁之脩。〔疏〕李注云。謂階前者。謂堂下東西階前之路。以髹髹之高於平地也。皆三揖至階。晉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需將曲者。至門內需。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需。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需矣。既至堂塗。北而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饗鼎股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云若今令辟祔也者。釋文辟作璧。祔誤祔。宋余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及注疏本。並作璧。今從嘉靖本。與集韻十四皆引鄭注合。賈疏亦作辟。云漢時名堂塗爲令辟祔。令辟。則今之導也。祔。則導道者也。阮元云。古號字多作辟。今金石猶有存者。莊述祖云。音義祔音陔。說文示部。祔。宗廟奏祔樂。从示。戒聲。衣部。無祔字。廣韻。祔。釋典有衣祔。古得切。一切經音義。相傳云。謂衣祔也。未詳所出。明祔字惟釋典有之。令璧祔之祔。卽鍾師奏祔夏之祔。祔陔互相借。音義从衣音階。皆非。是祔當从示。古哀反。借作陔。說文陔。階次也。堂涂

象塲爲階次。故曰令號。無取乎衣衾之義也。丁晏云。釋宮。甌。甌謂之甌。注。甌。甌今江東呼爲甌。說文瓦部。甌。甌。甌也。土部。甌。甌適也。毛詩。中唐有甌。傳。甌。甌。甌也。禮運注。瓦甌。甌。甌字亦作塲。史記封禪書。塲三。塲。徐廣曰。階次也。漢郊祀志作塲。師古曰。塲。重也。三塲。三重塲也。音該。甌。甌。甌爲塲鼓之塲。古字通用。案。莊丁。就是也。云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塲也者。賈疏云。名中央爲督。督者。所以督率兩旁。脩謂兩旁上下之尺數。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塲。塲者。取水兩向流出故也。丁晏云。國語衣之偏。繫。章昭注。繫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莊子。緣督以爲經。釋文。李云。督。中也。引伸之。凡物之中央曰督。焦循云。疏云上下者。自中至邊之謂。兩旁邪。故中央爲塲也。引爾雅曰。堂塗謂之陳者。釋宮文。彼文塗作途。詩小雅。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毛傳云。陳。堂塗也。又陳風。防有鵲巢云。中唐有甌。傳云。唐。堂塗也。孔疏引孫炎云。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釋宮又云。廟中路謂之唐。蓋堂下之塗謂之堂。塗。廟寢並有堂。則堂下路同有堂塗之稱。爾雅。唐陳訓別者。散文則異也。此經堂塗亦兼廟中寢中言之。周書作維。篇載五宮之制有隄唐。孔注云。唐。中庭道。隄。謂高爲之也。此堂塗常法。十二分止取一分爲塲。賈其崇三尺。宮中水。疏。注云。宮中水道者。說文穴部云。竇。空也。又自部云。竇。更峻之。即所謂隄唐與。竇其崇三尺。道。注云。宮中水道者。說文穴部云。竇。空也。又自部云。竇。入地。隋曰竇。方曰竇。案竇者。今陰溝。穿地爲之。以通水潦者。其形。隋方廣狹由便。崇則三尺也。墨子。備城門篇云。百步爲甌。甌。廣三尺。高四尺。與此經度數亦相近。左襄十年傳。鼙門閭。竇之人。杜注云。竇。小戶。穿壁爲門。上銳下方。狀如圭也。儒行及說文竹部。並作圭。與此竇異。賈疏以爲一。非也。牆厚三尺。崇三之。高厚以是爲率。疏。注云。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者。倍於厚。不要厚三尺高九尺。假令厚六尺。高丈八尺。皆依此法。故云以是爲率。足以相勝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歷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櫨之木。頭取名焉。易。疏。車人之事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云半矩謂之宜者。釋文云。宣。本或作寡。亦作宜。案或本蓋引易爲宣。髮。本亦作寡。誤合爲一條。亦通。此總明車工。係句形體之法數也。程瑤田云。百工皆持矩以起度。而係句之度法。遂生於矩焉。矩者。係句之正方者也。由是而句焉。則半矩謂之宜。又云。矩有直者。有曲者。係句之云。

折其直矩，而爲曲矩，故直矩無角，周髀所謂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折之爲曲矩，則一縱一橫，而爲正方之角，周髀所謂折矩以爲句廣三股，四又所謂合矩以爲方，又所謂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凡正方之形，謂之一矩，是矩也，當其未折時，一直物，而無角，其數九，其體略占曲矩之倍，及其折之爲曲矩，則橫五縱四，其體略存直矩之半，兩矩合之，縱橫皆五，苟卿書所謂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者，指曲矩而言之也，故當其未折而爲直矩也，伸之無可伸，何倨之有，屈之不必屈，何句之有，及其折爲曲矩，而謂之一矩，由一矩之折，而漸伸之出乎一矩之外，名之曰倨，其倨之角，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由一矩之折，而復屈之入乎一矩之內，名之曰句，其句之角，亦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而此或倨或句，不能悉數者，呼之爲角，不辭也，今以其可倨可句也，於是合倨句二字以名之，凡見無定形之角，則呼之爲倨句，此考工記呼凡角爲倨句之所昉也，故車人之事，爲倨句發凡起例，而折直矩爲正方之一矩，以爲一切倨句之權衡，乃妄判一矩之角而二之，曰半矩，又云，車人一記，其起例有二道，起例於半矩者，爲凡造物發斂不同形，是爲倨句之例，起例於半柯者，爲凡造物修短無定數，是爲尺寸之例，是故倨句之例，不可以尺寸言，故以半矩一矩加半而數之，尺寸之例，則必紀之以數，故曰柯長三尺，以爲半柯一柯二柯三柯之定限，注云矩，法也者，爾雅釋詁文，案此矩，即與人方者中矩之矩，鄭誤以宣櫪等竝爲長短之度，故別訓矩爲法，非經義也，云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腰也者，鄭誤以此經爲說長短之度，而一矩半矩，度無明文，故以意定之，謂取法人身長八尺，上下分之，有此三節，因以求其數也，淮南子似真訓高注云，腰，腳也，云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鄭欲推出宣之長短之數，以人長八尺，三分之，六尺各得二尺，其二尺又取尺八，三分之，各得六寸，又以二寸寸爲三分，爲六分，三分之，各三分寸之二，故云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程瑤田云，鄭謂矩爲法，以法人長八尺，三分人長之八尺，以其一之二尺六寸有奇爲一矩，半之爲半矩，如此，則三尺之柯，斷不可以言矩，四尺五寸之一柯半，斷不可以言一矩有半，案程說是也，鄭所推宣櫪折尺度，皆以車人爲車柯三尺之文增減求之，不知此文自泛論倨句之形，而非計長短之度，一櫪有半之倨句，與三尺之長，本不相謀也，云頭髮皓落曰宣者，據易義也，釋文皓作皓，云皓本或作顙，劉作皓，案皓正皓俗，阮元云，顙是正字，說文曰，顙，自兒，南山四顙，自首人也，云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者，御覽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頭者，神所居，上員，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此注取半矩之度，與彼相近，賈疏云，矩既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故減半爲人頭之長，有此數也，云柯櫪之水頭取名焉者，戴震云，柯櫪以人所執之端爲頭，界畫其處，亦以度物，案鄭意蓋當如臧說，謂柯櫪頭與人頭相似，因以取名，此亦以意推之，非經義也，程瑤田云，宣之言發也，當是起土句鉏之最句者，

蓋句庇利發之義。詩緯曰：適宜適飲。萬公劉曰：既順適宜。鄭注曰：時耕曰宜。宜之言發也。釋名曰：縛，迫也。迫地去草也。宜之句地僅半矩，用以去草，夫亦迫地之至矣。豈宜卽縛乎？案程說亦通。明易巽爲宜髮者，豈髮暗落之義。賈疏云：按說卦云：其於人爲宜髮。注：宜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今易文不作宜作宜者，蓋宜宜義得兩通，故鄭爲宜不作宜也。臧琳云：易說卦：巽爲木，其於人也爲宜髮。釋文：宜本又作宜。黑白禡爲宜髮。李氏集解作宜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宜髮。馬君以宜髮爲宜髮。非也。據此，知易本有作爲宜髮者。宜，明也。又散也。故虞以爲白。周禮注與虞仲翔本正合。賈疏引鄭易注云：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常作宜。蓋馬鄭所注古文易本作宜髮。鄭用馬本。王弼韓康用鄭本，故釋文正義皆作宜。賈疏亦云：今易文作宜是也。禮注與易注不同者，鄭先通京氏易，後注費氏易。又遭黨錮事逃難，注禮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然則禮注之爲宜髮，京氏易也。易注之爲宜髮，費氏易也。一宜有半謂之櫪。櫪，斫斤，柄長二尺。〔疏〕一宜案臧說是也。今本賈疏宜字亦互譌。茲從張惠言校正。一宜有半謂之櫪。櫪，斫斤，柄長二尺。〔疏〕有半謂之櫪者，程瑤田云：山宣而倨焉，益以半宜，則四分矩之三而爲一宜有半矣。是謂之櫪。注云：櫪斫斤者，據爾雅爲說。斤，宋董氏本。余仁仲本，巾箱本。注疏本，並作木。阮元亦引說文云：斤，斫木斧也。案賈疏述注，亦作斫斤。則唐本不作木。說文斤部云：斫，斫也。木部云：櫪，斫也。齊謂之鐵櫪。一曰：斤柄，性自曲者，鄭此訓與說文後一義同。國語齊語亦有斤櫪。管子小匡篇作鐵櫪。墨子備城門篇作居櫪櫪字通。程瑤田云：句櫪其著秘也，句於矩。與一宜有半相應。云柄長二尺者，亦誤以櫪爲長短之度也。賈疏云：一宜有半，得長二尺者，以一宜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取半添之，一尺得五寸，三寸每寸三分，得九分，并前一分爲十分，取半得五分，三分爲一寸，餘二分，據爲六寸三分寸之二，添前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爲二尺也。引爾雅曰：句櫪謂之定者，釋器文。今本爾雅句櫪作斫櫪，彼釋文載或本作櫪，與鄭所見同。郭注云：斫櫪，釋文引李巡注：御覽引舍人注，並云：斫也。皆不云斫斤，與鄭義異。說文斤部云：斫，斫也。與木部櫪字義同字異。案斫木之斤，斫土之鉏，其柄形一櫪之半謂之柯。伐木之柯，同句曲，故並有句櫪之稱。據下先鄭注引蒼頡柯櫪，則此經所云：自以斤柄爲是。一櫪之半謂之柯。柄長三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疏〕一櫪有半，謂之柯者，程瑤田云：又由櫪而倨焉，益半櫪，則倨於矩，而爲一矩。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櫪。又八分矩之一矣。是謂之柯。又云：判其櫪爲半櫪，櫪者四分一矩之三。半櫪者，四分一矩之一分有半，以半櫪，加於一櫪，則出乎一矩又餘八分一矩之一矣。注云：伐木之柯者，國語晉語韋注云：柯，斧柄。所操以伐木。周書文酌篇云：九柯十匠歸林柯。蓋謂車人之事也。程瑤田云：柯之爲言阿也，句不及矩之

禮也。斧內以秘，其倨句之外博也。應之，故謂之柯。而因以名其秘。云柄長三尺者，亦誤以柯爲長短之度也。後爲車云，柯長三尺。墨子備穴篇云，斧金爲所，長三尺。尿卽柯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太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亦伐木斧柄長三尺之證。引詩者，幽風伐柯文。一柯有半，謂毛傳亦云，柯，斧柄也。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樹者，證此柯樹之名。蒼頡篇今佚，柯樹之文無考。一柯有半，謂之聲折。人帶以下四尺五寸，聲折立，則上倨，玉〔疏〕者尤多，而爲一矩又三分矩之二強。謂之聲折，聲折者，如矩之倨句也。但聲氏云，倨句一矩有半，二度不同者，此經所說宜樹柯聲折四倨句之形，各以益半遞增成度。與聲氏一矩有半專明爲聲之度異，然一柯有半之聲折，與一矩有半之聲折數異，而名不害其同也。今假割圓四象限之度數，以釋倨句之形，一象限爲九十度，是爲一矩。治氏所謂倨句中矩者也，倍之爲二象限，爲一百八十度，其半矩之宜，則四十五度也。一宣有半之矩，則六十七度半也。一樹有半之柯，則一百一十四度四分度之一也。一柯有半之聲折，則百五十一度八分度之一也。夫自二度以至百七十九度中，凡百七十七度，皆有倨句之形，發斂之，成無數之倨句，而經止著此五者之名，將謂凡物倨句必準此五者之數，不得少有贏縮乎而不能也。然則自二度至百七十九度，其倨句之不合於此五名者，亦必就此五者相近之度，揆量以名之，而不必以毫釐之差議，其不合也明矣。是故此職之聲折，則百五十一度八分度之一，聲氏之倨句，則百三十五度，二形差十六度八分度之一，而皆可以聲折名之，蓋此經四者益半遞增之度，本非求合於聲折，特以兩度所差不多，遂假聲折以爲名。若下文未疏之倨句聲折，及匠人行奠水之聲折以參伍，皆不能必協一柯有半，要其形約略如是而已。由此二柯有半而倨焉，而爲鞀人皋鼓之倨句聲折，則約百六十五度也。更倨焉，而極於百七十九度，苟未至於百八十度之不成倨句，則亦無不可以聲折名之矣。故此經言聲折者，文凡四見，而度則有三，不足異也。互詳聲氏疏，注云人帶以下四尺五寸者，亦誤以聲折爲長短之度也。賈疏云，此據人之所立聲折之儀，云一柯有半，謂之聲折。據紳帶以下而言也。程瑤田云，鄭因下記柯長三尺之云，而以之聲折之倨句，等而下之，遂謂樹爲二尺，宜爲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等而上之，遂謂聲折爲四尺有五寸，夫人身之聲折，聲折之名也，故曲禮云，立則聲折，言其折之倨句似聲也。謂之聲折者，言凡應聲之倨句者，乃以聲折謂之，其不以人立之倨句言也明矣。案程說是也，云聲折立，則上倨者，賈子新書容經云，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聲，曰共立。因以聲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是聲折之立，視共立經立上益倨也。引玉藻者，賈疏云，案彼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鄭注曰，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以其人長八尺，中則四尺，今云三分帶下，紳

居二分，明帶上有一分，上三尺半，是帶下有四尺半可知也。

車人爲耒。鹿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鄭司農云。耒。謂耒耨。下岐。玄謂鹿讀爲棘刺。有疵之疵。謂耒下岐。

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耒。〔疏〕車人爲耒者。山虞云。凡服耒。斬季材。注云。服。牝服。車之材。是服耒同材。故耒車亦同工也。云庇長尺有一寸者。賈疏云。庇者。耒之面。但耒狀若今之曲柄杵也。面長尺有一寸。云中直者。

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三尺有二寸者。賈疏云。謂手執處爲句。故謂廐上句下爲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也。人手執之處。二尺有二寸也。詒讓案。此明採耒正身三節倨句之實度。合之爲六尺六寸也。耒木銳其耑爲廐。以貫於金耜。又以繩

束之以爲固。大戴禮記夏小正云。正月。農縹厥耒。縹。束也。是也。廂長尺有一寸。則耒之長常尺有一寸。而足
冒廂而與中直相接。又匠人云。耜廣五寸。廂納耜中。則廂當不及五寸。經於廂著長不著廣。於耜著廣不著長。可以

參互求之。注，鄭詩農云，耒，謂耒耨者，說文耒部云，耒，手耨曲木也。从木推丰，古者重作耒耨，以掘民也。

耒卽耒之省。釋名釋川器云，耒，來也，亦推也，急就篇顏注云，耒，今之曲把耒耨，其遺象也。云鹿讀爲其類有旌

是以後部上注亦云。今之用岐頭。明古者用燕岐頭也。治囊案。先鄭言此者。以鹿裘爲一物也。凡用鹿經典多通言。之病者。其氣有旋。釋文作旋。王表改讀爲讀。云。詩如燕。攔其音。陽云。此月讀王。其氣有旋。案段校是也。云謂未下岐者。賈疏云。古法未下惟一金。不岐頭。先鄭云。未下岐。據漢法而言。其實古者耜不岐頭。

也。此卽先鄭所本。後鄭以耜金庶木二者異材，故不從。蓋此爲木刺，耜爲金刃，納鑿相函，故此亦可通稱耜。而此

經所言耜與廐，實異物也。云玄謂廐讀爲棘刺之刺者，段玉裁云：後鄭易廐爲刺，以其銳耑，故謂刺，猶爰接接鐘者，自晉，云刺，耒下前曲接耜者，此破先鄭說也。月令注云：耒，耜之上曲也。耜，耒之金也。雍氏匠人注亦以耜爲耒。

金剡土者，耒，庇入耜者，前銳利似矛戟之刺，故亦謂之刺，莊子胠篋篇云，耒耨之所刺是也。程瑤田云，據後鄭注，則耜爲耒頭金，上存登，以貫耒末，庇卽耒末之木，以納於耜登者，先鄭以庇爲耜之或文，然觀匠人耜廣二耜兩耜字

皆不从庇。於車人不當異文。宜後鄭以庇爲耒木之末也。案程說是也。庇木耒金。後鄭說最分析。耒蓋金工段氏所爲。非車人所掌也。庇爲木刺。不可以刺土。故必沓金。而後可以利發。說文耒部云。耒。耜。木部云。耒。耜也。坡。

來掘木也。重文鉞，或从金，台聲。徐鉞謂卽耕字。故土部訓塋爲一重土。卽匠人二耕之伐。是其證也。拾。卽此

經之庇也。許義蓋與後鄭同。故云耒耨木。或體从金者。以其爲耨。金所沓也。徐本說文拾字注。說木字。於義未備。今據齊民要術所引補正。易林。晉云銷鋒鑄耨。亦與後鄭義合。

自其庇。緣其外。以至

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疏〕自其庇。緣其外。以至

耒下曲庇。及上句。句之實度也。賈疏云。據庇下至手執句者。逐曲量之。云以弦其內者。賈疏云。據庇而至句。下留直量之。內。謂上下兩曲之內。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者。賈疏云。言逐曲之外。有六尺六寸。今弦其內。與步相中。中。應也。謂正與步相應。注云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者。謂自耒首兩曲。以至於庇端。循其外曲折度之。合共六尺有六寸。此即上文庇與中直上句三節長度之和數也。然其外庇既爲磬折。而其內耒首至中直三寸。三寸盡處。又爲曲弧形。以其有句曲之減。故直度少六寸。以弦觸其兩端。適得六尺。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六尺曰步。此正與彼同。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六尺之耨。所以成畝也。耒耨對文則異。散文亦通。畝法廣一步。呂云。六尺成畝。即此經與步相中之解也。此經之義。鄭賈所釋自耨。近戴震所圖。以弦其內爲自耒首觸庇端爲直線。亦最爲得解。蓋人扶耒推之。必前其庇。自人視之。前者爲外。後者爲內。首至庇末。其空處正當耒內。故云以弦其內也。是外爲木體之實數。內爲空中之虛數。經文之弦其內。正與緣其外對文。外爲實度。故曰緣。內爲虛數。故曰弦也。下文所謂倨句磬折者。止就庇與中直言之。至耒上句處。揉曲爲弧形。與車曲轉相似。戴圖及漢武梁祠畫像石刻神農所持耒耨。阮元所圖今山東農人所用耒形。咸如此。並無直句磬折之異也。又案司馬法六尺爲步。古說並同。史記商君傳。治秦。步過六尺者罰。亦用其法。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記人之異說。不爲曲要。此經以六尺六寸之弧曲。得弦六尺。以爲步法。與呂覽文合。義證明。可無疑於古步法之異同矣。云耨者以田器爲度宜者。據匠人云。野度以步。此耒爲田器。弦度適得六尺。故即以之度田野也。云耨異材。不在數中者。程瑤田云。庇爲木材。故與耨金材異也。賈疏云。未知耨金廣狹。要耒自長六尺。不通耨。若量地時。脫去耨而用之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其庇與直者如磬。〔疏〕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者。堅地若草人之強。柔地若草人之弱。爲壤五。爲堅三。壤即柔地。亦謂之驟。說文田部云。驟。餘田也。云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者。記耒庇倨句之中度也。直庇之任力在刺耨。故利推。句庇之任力在耨木。故利發。江永云。耨之入土也。不必高舉。惟用力推之。其發

土也。句曲者向外，非向內也。詢之行中州者，謂親見耕地之法，以足助手，蹠耜入土，乃按其柄，向外挑撥，每一發，則人卻行而後也。案江說是也，推謂推耜，金入土，月令說耕耜云，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是也。發，謂發起其土，以治畝。匠人說爲畝云，一耦之伐，卽國語周語之王耕一壥，舊音引賈逵本，壥作發，發伐義同。一發，謂一人發，不合耦也。凡治畝，必先推而後發之，推與發事相因，故爲耒廔，必推發兩利，而後爲良。互詳匠人疏。云倨句磬折，謂之中地者，如一柯有半之倨句，以爲廔，則不直不句，而無地不宜矣。注云中地之耒，其廔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者，明廔與中直者如磬折，其上句者與中直者則不如磬折也。調者，倨句得中之謂。戴震云，中地，謂無不宜也，宜堅不宜柔，宜柔不宜堅，爲不中地，利推不利發，利發不利推，爲不中地。云調則弦六尺者，直廔則廔於六尺，句廔則不及六尺，惟磬折乃正合六尺之度也。

周禮正義

卷八十六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二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

〔疏〕羊車。爲車者。王宗漢云。此車謂任載者。任載之車有三。行澤者曰大車。行山者曰柏車。介乎行山行澤間者曰

工爲之。云柯長三尺者。賈疏云。此車人爲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也。

云博三寸。厚一寸有半者。虞人注云。齊人謂柯斧柄爲棹。則棹隨圍也。若然。斧柄蓋備方而微圓。略鈍其觚稜。使

握之不銛手也。其圍蓋九寸弱。云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者。斧以刃爲首。與桃氏爲劍以柄環爲首異。攻金之工。

以斧斤入上齊。賈彼疏謂亦治氏爲之。則斧首當鍊金工。此因明斧柄度數。牽連及之耳。車工實不爲斧首也。注云。

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者。六寸謂斧刃之長度也。六韜軍用篇說。大柯斧刃長八寸。與此微異。賈疏云。漢時斧近刃。

皆以剛鐵爲之。又以柄開孔。卽今亦然。故舉爲況也。案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揚關斧。李注云。關斧。斧名也。

蓋卽鄭所謂關頭斧。賈所謂以柄開孔也。程瑤田云。斧之安秘也。橫其刃。而於其首爲鑿。上下相通。樛直插鑿中。

不爲內也。丁晏云。毛詩破斧釋文。錄。一解云。今之獨頭斧。其剛關頭斧之類歟。云柯。其柄也者。前注義同。鄭

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因以爲度者。程瑤田云。車人爲車。而取度於柯。與上言倨句之柯異事。故特著長三尺。

以爲下文言車者起度。倨句之柯。言其折。故與鑿折並稱。長三尺之柯。言長不言折也。王宗漢云。車人爲車。首首

柯長三尺。猶匠人爲溝洫首。言相廣五寸。較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大車較徑六疏。較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者。

也。卽所執之器以起度。取其便於事。較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大車較長一尺五寸。圍四尺五

可知也。注云大車轂徑尺五寸者。賈疏云。鄭知此是大車者。此論轂輻牙。下柏車別論轂輻牙。又柏車轂長以行山。此車轂短以行澤。故知此是大車平地載任者也。鄭知徑尺五寸者。以其圖一柯有半。四尺半。圖三徑一。故知徑一尺五寸也。王宗濬云。依密率。圖四尺半。徑一尺四寸三分二釐三豪九秒四忽零。鄭說依六觚率也。濬謂車之高下皆用整數。不取奇零。如小車之輪。徑有六尺六寸六尺三寸二等是也。此大車當以輪徑九尺。轂徑一尺五寸爲定率。記以六觚率計轂圖。則曰一柯有半。爾。徑一尺五寸。於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輻厚一寸也。故書博或密率。圖得四尺七寸一分二釐三豪八秒八忽零。輻長一柯有半者。王宗濬云。此篇記文取數不甚密。大車輪徑九尺。除牙徑一尺。轂徑一尺五寸。餘六尺博。〔疏〕輻長一柯有半者。王宗濬云。此篇記文取數不甚密。大車輪徑九尺。除牙徑一尺。轂徑一尺五寸。餘六尺通長四尺零五分。而記半九尺之輪以爲輻長。故曰取數不甚密也。又考大車亦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一尺零八分三釐三豪三秒三忽零。不殺者二尺一寸六分六釐六豪六秒六忽零。云其博三寸。厚三之一者。與斧柯博厚度正同。輪人注說小車輻廣三寸半。則此大車輻廣殺於彼七分之一也。王宗濬云。博。廣也。輻廣三寸。厚一寸。倍之。得八寸。即股圍也。三分股圍。去一以爲轂圍。則轂圍得五寸三分寸之一。皆備方圍也。量其輻廣。以爲鑿深。則轂上容齒之積。每穴深三寸。廣亦如之。寬則穴口一寸。與輻厚相應。穴氏半之。得五分。此大車羊車柏車所同者也。穴口寬寸。積三十穴。凡三尺。以除大車轂圍。餘一尺七寸一分四釐二豪八秒五忽零。則每穴口相距五分七釐一豪四秒二忽零。以除柏車轂圍。餘三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則每穴口相距一寸零九釐五豪二秒三忽零。皆依密率推也。注云輻厚一寸也者。厚得博三分之一。故有一寸。云故書博或作搏。杜子春云當爲博者。此聲之誤也。搏。釋文作搏。音徒丸反。依陸本。則渠三柯者三。鄭司農云。渠謂車轂。所謂牙。〔疏〕蓋亦揉三木爲之。大車牙大圍之度也。爲形之誤。未知孰是。渠三柯者三。鄭司農云。渠謂車轂。所謂牙。〔疏〕蓋亦揉三木爲之。每木長九尺。故云三柯者三。賈輸人疏謂牙皆揉一木爲之。若然。則此大車之渠。當以一長二丈七尺之全木揉之。使其圍中規。絕無偏僂。亦甚難矣。況如賈說。則此經直云渠九柯。豈不文者事明。而必云三柯者三。於文不已贅乎。下文柏車之渠云二柯者三。亦以三命分。與此文例正同。斯亦車渠必合三成規之塙證也。互詳輸人疏。注云渠二丈七尺者。賈疏云。按上輻長一柯有半。兩兩相對。則九尺。尚有轂空壺中。於二丈七尺不合者。云輻長一柯有半。兩相九尺者。通計轂而言。其實輻無一柯有半也。云謂罔也者。阮元云。大車之牙謂之渠。尙書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鄭注云。渠。車輞也。錢坫云。廣雅曰。輞。輞也。輞即渠字。渠與巨通。巨者大也。王宗濬云。渠。

輪之大圍也。罔。即輞之者。云其徑九尺者。亦以圍三徑一疏率推之。大車輪崇於柏車羊車三尺。崇於乘車兵車二尺四寸。崇於田車二尺七寸。車之最高者也。戴震云。大車渠二丈七尺。輪崇當八尺六寸弱。王宗濬云。置圍二丈七尺。以密率求徑。得八尺五寸九分四釐二豪六秒六忽零。如輪徑整得九尺。於密率。圍得二丈八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輞爪厚寸。大車羊車柏車並同。積三十爪。凡三尺。以除大車渠圍。餘二丈五尺二寸八分五釐七豪一秒四忽零。則爪鑿每穴相距八寸四分二釐八豪五秒七忽零。鄭司農云。渠謂車輞所謂牙者。釋文云。牙本或作迓。案迓即牙之誤。輪人先鄭注云。牙。謂輪輞也。世閒或謂之罔。書或作輞。案渠與罔爲一輞。與牙爲一二者微異。後鄭釋渠爲罔。是也。漢時俗語牙或通稱罔。先鄭沿俗爲釋。其義未析。故引之於後。並詳輪人疏。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澤泥苦其險苦其〔疏〕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者。賈疏云。此據言大車柏車所利之事。以大車在平地。并行澤。柏車山大動。〔疏〕行。各有所宜也。王宗濬云。此言任載之事。所以有大車羊車柏車之殊。短轂大車。長轂羊車柏車也。論議案。此長轂短轂。專據大車而言。若對兵車乘車之長轂言之。則此大車三等並爲短轂。後漢書馬援傳云。乘下澤車。則漢時乘車。或亦有短轂行澤之別制。未知周制然否。注云澤泥苦其大安。山險苦其大動者。大安則輪行不速。大車主以任載。故不欲大安而貴速。山行澤者反輶。行山者仄輶。反輶則易。仄輶則完。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行大動。則又易傾覆。故欲其安也。行澤者反輶。行山者仄輶。反輶則易。仄輶則完。故書仄爲側。鄭司農云。需者在外。澤地多泥。柔也。側當爲仄。山地剛。多沙石。玄謂反輶。〔疏〕柏車車牙外內輶治之宜。注云故書仄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仄輶。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疏〕柏車車牙外內輶治之宜。注云故書仄爲側者。聲近字通。梓人仄行。說文山部亦作側行。鄭司農云。反輶。謂輪輶反其木裏。需者在外者。謂釋文作輶。賈疏約注義云堅濡。則與山虞注義同。段玉裁校從釋文是也。經注輶需字多互譌。弓人經。鮑人注。柔輶字並誤需。可證。木裏需者在外。即謂木心柔朋者在牙外輶地者也。云澤地多泥。柔也者。爲其多塗泥柔輶。與木心柔相宜也。云側當爲仄者。徐養原云。說文厂部。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又日部。厝。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爾雅釋水。洑泉穴出。穴出。仄出也。釋文仄本亦作側。然則側仄字雖異。而音義皆同。杜必從仄者。旁曰側。傾曰仄。因事設詞。亦各有所常也。云山地剛。多沙石者。爲其輶輶易致顛側也。云玄謂反輶爲泥之黏。欲得心在外滑者。此增成先鄭義也。易滑義同。程瑤田云。據注所云。其材蓋以一木析之爲二也。木析之。則有心有邊。心在外。曰反輶。輶之不順木理。故言反也。心堅故滑易。案程說是也。以全木析爲兩列。則每列各有心。生時木心在內。今揉以爲牙。

乃使心向外。所謂反也。鄭意木心柔而外堅。澤地泥柔。則不患其顛。而患其粘滯。木心柔則理滑。反轉以木心著地。則泥不粘而行利矣。云仄棘。爲沙石破碎之。欲得表裏相依堅刃者。刃與山虞注柔刃義同。段玉裁云。表裏相依。謂表堅裏柔相倚。並在棘外。案段說是也。鄭意蓋謂仄棘表裏各半在外。則著地者木心與木邊適均。而剛堅與柔刃。調和相得。以之繫沙石。自無破碎之患也。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輪高輪徑也。〔疏〕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者。牙圍謂牙身長方四面之圍。其度居輪崇六分之一。與輪入小車牙圍尺五寸。〔疏〕牙圍輪崇之差同。注云輪高輪徑也者。輪崇卽謂輪高。亦卽輪上下之直徑也。云牙圍尺五寸者。賈疏云。輪崇九尺。六尺得一尺。三尺得五寸。故尺五寸也。王宗濬云。此謂輪高九尺之大車也。故知牙圍一尺五寸。謂謂市車輞。一木也。牙圍橢方。植較處厚三寸。踐地處削薄三分之一。厚二寸。非之以除牙圍。餘一尺。半之以爲大圓平面而立。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徑凡五寸。〔疏〕宗濬云。一柯三尺。所謂長轂也。三分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除輻廣三寸。則轂在圍尺二寸。牙圍尺二寸。〔疏〕宗濬云。一柯三尺。倍於大車之轂長。賈疏云。此柏車山行。故轂長。輪崇又下。皆取安故也。王輻內者九寸。在輻外者一尺八寸。云其圍二柯者。增於大車轂圍四分之一。王宗濬云。二柯六尺。依六觚率。徑得二尺。依密率。徑得一尺九寸。零九釐零九秒。澆謂柏車當以輪徑六尺。轂徑二尺爲定率。依密率。轂圍得六尺二寸八分。三釐一豪八秒五忽。云其輻一柯者。殺於大車輻長三分之一。賈疏云。兩輻相對六尺。王宗濬云。柏車輻長一尺八寸。記云一柯。則取輪崇之半。并轂半徑牙徑數之。取數亦不甚密。柏車不言輻博及厚。蓋與大車輻同制。又云柏車輪徑六尺。除牙徑六寸。轂徑二尺。餘三尺四寸。輻長半之。得一尺七寸三分。輻長而殺其一。則殺者五寸三分寸之二。不殺者一尺一寸三分寸之一。苗長如大車之輻。苗爪長半牙徑。得三寸。通長二尺三寸。案王說是也。羊車輪崇輻長當與柏車同。云其渠二柯者。殺於大車渠二分之一。此蓋亦據三木爲之。每木長六尺。故云二柯者三也。賈疏云。渠圍二柯者三。圍丈八尺。亦謂通轂空壺中并數而言也。云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者。殺於大車牙圍五分之一也。注云柏車。山車者。釋名釋車云。柏車。伯也。大也。丁夫服任之小車也。案釋名小車疑當作山車。卽用此經注義也。吳志忠校本作牛車。亦通。鄭知此爲山車者。據轂最長。與上文行山者長轂合也。王宗濬云。柏道也。柏車之輪。更卑於田車。此服最迫近於地。故名柏車。案王說近是。云輪高六尺者。亦以渠周求徑得之。王宗濬云。圍一丈八尺。高六尺。鄭依六觚率也。依密率。渠圍一丈八尺。徑得五尺七寸二分九釐五豪五秒五忽。如輪徑

因其形似而名之也。詩云：「脫彼牽牛，不以服箱。」大車之謂也。若小車，則有較式之別，高下參差，復闕後面，與作箱之法異。案段徐說是也。詩大東以服箱並舉，故毛兩釋之。鄭箋亦云：「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孔疏謂兩較之內，容物之處爲箱，馬瑞辰謂鄭以牝服爲左右較，而以箱爲大車之輿。案綜核毛鄭孔義，蓋當如馬說。若然，是牝服爲兩平較之專稱，箱爲車輿之大名，猶之小車較通屬輿也。大總言之，服亦卽箱。異名同物，後鄭既夕禮注亦云：「服，車箱。」是二鄭說同。云服讀爲負者，明與服牛服馬義異也。服，負聲近假借字。釋名釋車云：「負，在背上之言也。」此讀服爲負，蓋亦取背負之義。箱在輿版上，若負之然。陳奐云：「牝卽牛，服者負之，假借字。」大車重載，牛負之，故謂之牝服。案陳說亦通。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疏〕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者，大車一尺，程瑤田云：「羊車復不見較長，轂圍，輻長，渠現牙圍之數者，羊車五者同於柏車可知也。」賈疏云：「按此羊車較長七尺，下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者，以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小車之名也。案論語爲政篇云：「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臣執注引鄭彼注云：「大車，柏車；小車，羊車。」此卽賈氏所本。然論語大車小車，自以集解引包咸說，分牛車輿馬車爲是。此職三車並牛車，則皆大車也。鄭彼注以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其不可通一也。經於羊車，止著較長之度，大車最大，羊車柏車次之，今釋大車，乃遺最大之大車，而取其次之柏車，不可通二也。輓軌並持衡之木，以牛車馬車所用異名，同其轂輻牙諸度，並無文，蓋當與柏車同。若如賈說，轂輻牙小於柏車，則此宜明出其度，而經不然。明羊車官度悉同柏車，其較又視柏車加長，則羊車自大於柏車，而鄭釋反是，不可通二也。輓軌並持衡之木，以牛車馬車所用異名，同若如鄭說小車爲羊車，則仍是牛車。其持衡者亦當爲輓，論語不當云無軌，不可通三也。然則彼注蓋文有闕舛，非鄭之舊，殆無疑矣。賈疏不察，輒據彼定此，羊車小於柏車，疑誤後學，謹附正之。注：鄭司農云：「羊車，謂車羊門也者。」釋名釋車云：「立人，象人立也。」或曰：「陽門，在前曰陽，兩旁似門也。」廣雅釋器云：「陽門，簾簾，雀目蔽簾也。」案羊陽聲同，羊門制不可攷，張揖以爲卽簾簾。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說文云：「車常謂之屏星。」又引謝承書云：「別駕車前有屏星。」如刺史車曲轡儀式，則屏星陽門皆卽車前屏蔽之物。爾雅釋器云：「與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詩秦風小戎孔疏引李巡注云：「編竹當車前，以掩蔽，名之曰禦。」卽是物也。先鄭意蓋謂羊車前有屏蔽，謂之羊門車。因以爲名。故云卽車羊門也。云玄謂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者，釋名釋車云：「羊車，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賈疏云：「漢世去今久遠，亦未知定張車將何所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也。」鄭正變云：「晉書車

服志云。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輅。伏菟箱漆。畫輪軌。齊書輿服志。隋書禮儀志。同謂羊車。金漆輦車。漢時以人牽之。又北史斛律金傳言。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李諧傳則言賜斛律金羊車上殿。是羊車以人步挽。隋志云。隋取童年十四五者二十人。謂之羊車小史。駕果下馬。其大如羊。釋名又有羸車羊車。云各以所駕名之。則小兒別有羊車。非古之羊車。論議案。據釋名所云。則羊車亦牛車。但車制卑小。故以羸駕之。然此經羊車制度大於馬車。並不卑小。劉據漢制說之。已自不合。至史志所載羊車。或以人步挽。或駕果下馬。釋名別載駕羊之車。則又兒童游戲所乘。復與輦車異。與此經羊車尤不相涉。故鄭別以定張車釋之。知漢時所有羊車。與此名同而實異也。又此羊車乃任載之牛車。不得以宮中車爲說。賈以宮內所用差小。故謂之羊車。蓋誤以漢晉以後制推之。殊爲失攷。定張車亦未詳。孔廣森引尙書大傳曰。主夏者張。張爲輶火。南方之中。疑定張車卽司南車。案鵬冠子天則篇云。前張後極。則孔以定張爲司南。說非不可通。又馬總意林引物理論云。指南車見周官。今全經六篇無指南車之文。楊泉亦或卽指此注而言。但鄭以今況古。西京雜記說漢大駕。雖有司南車。而兩漢書無其制。恐非鄭意也。云較長七尺者。此家上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之文。故知此亦卽較長之度。二柯爲六尺。加三分柯之一。一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柏車輪崇〔疏〕凡七尺也。王宗濬云。羊車牝服。短於大車牝服一尺。長於柏車牝服亦一尺。柏車二柯。較六尺也。柏車輪崇〔疏〕柏車二柯者。亦牝服之長也。又殺於羊車一尺。王宗濬云。柏車牝服最長。蓋以山險難行。而少其任載也。然則任載之車分三等。亦量地之易險而利其用爾。易野用大車。險野用柏車。易險半者用羊車。而任載多少。亦隨地之易險而殊。故牝服有長短也。注云較。六尺也者。柏車之箱。短於大車二尺。羊車一尺。牝服之最短者也。云柏車輪崇六尺。其綆大半寸者。賈疏云。大車輪崇九尺。綆一寸。此柏車輪崇六尺。三分減一。其綆亦宜三分減一。三分寸之二。卽大半寸也。凡爲輶。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高長六尺。鄭司農云。鉤。鉤心。〔疏〕凡爲輶。三其輪崇者。明牛車爲兩直輶。異於馬車之一曲輶也。詳辨人疏。三其輪崇。則與渠之大圍度正同。賈疏云。凡爲輶者。言凡。語廣。則柏車大車羊車皆在其中。輪崇雖不同。其輶當各自三其輪崇。假令柏車輪崇六尺。三之爲輶丈八尺。大車輪崇九尺。三之爲輶二丈七尺。但羊車雖不有輪崇。亦三之以爲輶也。江永云。牛車輶長者。牝服之後猶有輶。輶尾亦可載物。今車亦如此。以上下文可推知其長短。大車尾輶五尺。羊車二尺五寸。柏車三尺。皆以輶長三之一減牝服之半計之。其前輶出牝服之外者。大車一丈四尺。柏車九尺。羊車八尺五寸。云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者。記鑿鉤銜軸之度也。王宗濬云。輶二在鉤前。一在鉤後。則大車鉤前輶長一丈

八尺。鉤後轅長九尺。柏車鉤前轅長一丈二尺。鉤後轅長六尺。牝服立轅上。半在鉤前。半在鉤後。大車牝服深八尺。則轅出牝服後者五尺。柏車牝服深六尺。則轅出牝服後者三尺。此卽所謂軹。說文車部云。軹。大車後也。舉大車以包羊車柏車也。軹及前轅。大車獨長者。以爲增加任載之用爾。又云。任載之車。皆兩轅。轅之下而以鉤軸。其轅之大小。記文不具。蓋皆十分其轅之長。以爲一爲之圖。以上承牝服參分其圖去一爲頸圍。以縛駕牛之兩。五分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則大車之轅方圍二尺七寸。徑六寸七分五釐。頸圍一尺八寸。踵圍一尺四寸四分。柏車之轅方圍一尺八寸。平徑約三寸。立徑約六寸。頸圍一尺二寸。踵圍九寸六分。案三車雖於轅鑿鉤。然亦有伏免。度蓋與轅當免同。又三車轅及頸踵之圍度。經注無文。王據轉人馬車轅頸踵之圍度推之。於義得通。但馬車轅踵適承後軹。常爲橢方圍。牛車轅踵出軹外數尺。王以爲圍圖。未知是否。互詳轉人疏。云微廣六尺者。微卽軌也。匠人注云軌廣八尺者。謂駟馬車微也。依此文。則大車軌狹於彼二尺。故途人注謂駟容大車。涂容乘車。明其異也。賈疏亦謂不與駟馬車八尺者同微。江永云。大車之輪。必出於箱外。其闊又須有空處容輪轉。微廣。安能與兩長同數。微廣六尺。當是八尺之誤。以微廣計。置輻宜皆如馬車之法。參分其微長。二在外。一在內。以此計之。大車箱不無轂。柏車箱下有轂。戴震亦云轅值軹服下。兩在兩轅之間。兩長車廣蓋等。大車轂長尺五寸。中其轂置輻。輻內六寸。輻廣三寸。輻寸。凡一尺六尺之箱。旁加一尺。兩旁共二尺。微廣八尺明矣。古者涂度以軌。軌皆宜八尺。田車之輪。卑於於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物於四馬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爲不合微。不可行於涂。案微兩同度。於理難通。江戴定此微廣六尺爲八尺之譌。是也。鄭珍說亦同。蓋大車轂長一尺五寸。柏車羊車轂長三尺。其置輻宜準輪入駟馬車之例。亦三分轂長。八尺之譌。二在外。一在內。以置之。然則大車轂在輻內者凡四寸。在外者凡八寸。柏車羊車轂在內者凡九寸。在外者凡一尺八寸。大車輻內與輻廣及輻之和數凡八寸。柏車羊車輻內與輻廣及輻之和數凡一尺二寸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三車箱廣同。兩長六尺。則大車轂在箱外相距左右各二寸。而柏車羊車則轂入箱下左右各二寸六分六釐六豪六不盡。故江氏謂大車箱下無轂。柏車箱下有轂。所推最確。戴氏則謂大車中轂置輻。與馬車置輻法不合。但經注並無見文。姑存以備一義。又案輿人云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此馬車之通例也。車人三車。柏車羊車輪崇車廣兩長之度蓋亦參如一。惟大車輪特崇。不與兩長同度。而車廣兩長則仍無不同。故經絕不見車廣之度。以有兩長。可以比例求之也。假令三車輿廣各自爲度。不與兩長同。則經於牝服之長。既詳著其度。而其廣之各異。不宜絕無一語及之。然則三車之輿廣同六尺。輪在輿外。微必不止六尺明矣。鄭所見本。八已誤爲六。途人注據此以定軹涂異軌。然則大車止可行軹。不可行涂。若行涂。則爲不同軌。其說殆不可通也。凡馬車一轡。在輿下之中。牛車兩轡。異

則在輿下兩旁。然不必正切輿軌之外邊。蓋當與馬車輿下置伏兔之處正相直。故得上鉤與版。否則不鉤與版而鉤軌。失鉤心之義矣。大車軌廣度不可考。而馬車設伏兔之處。鄭珍謂在軌內一寸二分。加軌廣。并之共七寸。於制近是。牛車設兩轅之處。約與彼同。然則大車之轅自相距約計蓋四尺六寸。三車之隔。左右出兩轅外。亦約有七寸。可以交縛爲固。柏車之轅。雖長入輿下。而距設轅之處。尙有四寸三分有奇之餘空。以之與兩交縛。爲地甚寬也。羊車諸度。常與柏車同。車軌度數。互詳匠人疏。云兩長六尺者。賈疏云。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兩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兩長也。注。鄭司農云。鉤心者。釋名釋車云。鉤心。從輿心下鉤軸也。易小畜九三爻辭云。輿脫輹。孔疏引鄭注云。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鉤心之木是也。又李氏集解引盧氏云。輹車之鉤心。夾軸之物。案輹卽伏兔。此鉤心則是就輹鑿之以鉤軸。與輹異。鉤字又作枸。御覽車部引通俗文云。軸限者謂之枸是也。其上又微隆起。入輿心。使相持而固。制並與伏兔同。故亦得稱鉤。與鉤心略同也。江永云。鑿鉤。謂輹當軸處。鑿半月形以銜軸。軸上亦稍鑿之。令其相鉤著不脫。鄭珍云。所云心者。謂輹底版心。其鉤者。謂輹鉤版心之處。鑿其鉤者。視此處應鉤深若干。而刻低其前後不鉤者。其鉤者自高出也。大車兩轅。承輹底之旁。而對鉤版心。黃以周云。司農云。鉤。鉤心。其實鉤與鉤心。其制同。其名有別。大車兩轅。卽於輹上設鉤。是鉤在旁也。故曰鉤。不曰心。小車設伏兔於兩旁。其鉤在輿心。故曰鉤心。鉤心者。小車之專名也。以鑿其鉤者。鑿。謂鑿其納鉤之孔。鉤。卽其入鑿之木。其在小車。鄭易注所謂鉤心之木是也。鉤心者。釋名所謂從輿下鉤軸是也。凡輿軫置轉伏兔上。轉伏兔置軸上。皆空腹者。其所以連縛輿軾轉軸。使四者不相分離。全恃鉤心之木。無鉤心。則輿軾轉軸皆離而不可行。故易以輿說輹爲止象。輹卽鉤心之木是也。前讓案。大車轅之鉤心。卽在小車轉之著伏兔處。江說鑿鉤之法。是也。鉤心之義。亦常如鄭說。兼上鉤與版下鉤軸言之。義乃昭備。黃氏區分鉤與鉤心爲二。說亦甚析。但大車雖於兩轅鑿鉤。而仍有伏兔。易大壯九四爻辭云。壯于大輿之輹。小畜釋文引鄭注云。輹。伏兔。彼大輿。卽大車。輹。卽伏兔。是大車有伏兔之明證。說文車部云。輹。車伏兔也。輹。車軸縛也。二字異訓。王筠據大壯爻辭。謂小車用輹。大車用輹。其說甚精。蓋大車直輹。小車曲輹。其在輿下當軸之處。皆鑿鉤以銜軸。又皆有伏兔。小車獨轉居中。其鉤卽轉人之常兔是也。其伏兔有二。在車箱下兩旁。此經謂之輹。大車兩轅居旁。其伏兔則止一。在輿腹下正中。當小車設輹之處。易及左傳謂之輹。是小車轉一而兔兩。大車轅兩而兔一。遂道易居。以輿輹軸相鉤連。其疏密略同。使大車無伏兔。則兩轅間四五尺地空無一物以載輿版。不足以爲固矣。大車伏兔。居輿下之中。故輹周易集解載虞翻本又作腹。蓋以輿兼義。伏兔上下。又以革縛之以爲固。故說文訓輹爲車軸縛。小車轉之當兔。及大車之輹。並正當輿心。

故鄭易注云。縛。木鉤心是也。小車之轅。及大車之鉤。並當與旁。則唯謂之鉤。而不曰鉤心。此云鑿鉤是也。先鄭并鉤與鉤心爲一。義尚未析。輓轅互詳總敘疏。云謂轅端軛牛領者。謂即轅之借字。釋名釋車云。轅。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喙。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喙物時也。說文木部云。轅。大車扼。段玉裁云。扼當作輓。車部曰。輓。轅前也。轅。考工記作輓。大車之輓曰轅。西京賦曰。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轅。隱隱展展。此正謂大車也。案段說是也。小車一轅。而以兩曲輓下扼馬頸。大車二轅。而以一曲轅下扼牛頸。即小車之輓。輓之爲轅。猶說文手部拈之或體爲扼也。先鄭及劉成國所釋致明。西京賦之聯轅。薛綜注亦以車扼釋之。說文車部釋輓爲轅前。蓋誤以輓爲轅。而木部釋轅爲輓。則不誤。論語衛靈公篇集解引包咸云。輓。輓也。亦誤合二者爲一。不足據也。論語爲政皇疏云。古作牛車二轅。不異即時車。但轅頭安扼。與今異也。即時車。輓用曲木駕於牛腹。仍縛輓兩頭著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爲扼。縛著橫木。以駕牛腹也。即時一馬牽車。輓猶如此也。據此是梁時馬車。有輓有輓。牛車有輓無輓。皇意古牛車亦常兼有輓輓。竊謂以此職經注考之。古牛車蓋亦有輓無輓。與梁時制度不異也。何以言之。衡任爲車制最要之一端。大車亦有一牛。牽傍又非轅內轅之所扼。不宜舍衡而舉轅也。馬車所以有衡者。爲勢開駕兩服。故必爲衡以持兩輓。大車轅內止一牛。牽傍又非轅內轅之所扼。又何必更爲衡以持輓乎。馬車之勢上曲。其輓頸之端高出於軸上者逾四尺。故加以衡輓。而適扼馬領。今大車直轅平出。以大車輪崇九尺言之。半徑不過四尺五寸。柏車羊車輪崇六尺。半徑不過三尺。比之馬車。尙少三寸。直轅兩端出軸上不過數寸。如於轅端縛輓。而後加輓以駕牛。則牛身常負輓輓。輓端必昂起。車行前成仰勢。而終日如登陟矣。惟即以輓兩束縛於轅端。則輓末與轅末正平。而輓曲中高出於轅上。以下扼牛領。乃適相當。轅末既縛於轅。則兩束相去之直徑。當與輓同。故兩長六尺。六尺者。謂兩束相去直徑之度也。以皇侃說梁時牛車制推之。古牛車之輓。當亦曲揅。與馬車同。惟近兩束數寸之處。又當直揅之。左右平出。以縛於兩轅。則與馬車輓異。古今車制不同。而牛身之高。不異梁時。牛車不能同馬車具衡輓之制。而謂周時大車必同小車。非通論也。至論語之輓。皇疏引鄭注云。輓穿轅端著之。則輓自是大車兩轅端與輓相持之關鍵。蓋兩束末當直揅。以平湊轅端。故各以輓穿轅輓而縛之以爲固。則輓之長亦不過數寸。故韓非子外儲說云。墨子曰。吾不知爲車輓者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蓋兩束末縛轅端。各以輓直穿以爲固也。論語集解引包咸注。釋輓爲轅端橫木以縛輓。蓋誤以輓當衡。說文車部又云。輓。大車轅端持衡者。雖較勝包說。而亦不知大車有輓無衡。蓋衡兩之制。消失莫辨。自漢時已然矣。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疏〕弓人爲弓者。亦以所作之器名工也。說文弓部云。弓以革莖實。夾弓。庾弓。以狝于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燕禮及孟子公孫丑篇並有弓人。卽此。注云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者。賈疏云。鄭知取幹以冬者。見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二時俱得斬。但冬時尤善。故月令云。日短至。伐木取竹箭。注云。堅成之極時。是知冬善於夏。故指冬而言也。取角以秋者。下云。秋殺者厚。故知用秋也。絲漆以夏者。夏時絲孰。夏漆尤良。故知也。必知六材。據此六者皆依下文而說也。云筋膠未聞者。二者取時。經無見文。齊民要術有煮膠法云。煮膠要用二月三月十日。六材既聚。巧者和之。聚猶具也。具也者。明此與輪人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同義。說文俱部云。聚。會也。聚會則備具。故引中之亦得爲具也。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六材之力。〔疏〕幹也者。以爲遠也者。此明六世家索隱云。幹。弓幹也。案幹者幹之變體。說文木部云。幹。築牆樹木也。是幹本植幹字。引中之。凡木材通謂之幹。故月令注云。幹器之木也。此幹則專爲弓材之名。卽弓身木統指及兩隈兩簫爲一所。以發矢及遠也。云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者。曲禮云。凡遺人弓者。張弓尙筋。弛弓尙角。注云。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隕然順也。孔疏云。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案據孔說。蓋弓張。則曲而向內。而筋上見。弛則反是。而角上見。是角著弓裏。互左右隈及兩簫。筋著弓表。皆所以助其力。故一以爲疾。一以爲深。江永云。射深之力在幹。亦在筋。後言九和之弓。角不勝幹。幹不勝筋。則筋力在角幹之上。故篇末云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云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者。膠絲所以黏纏弓身。使幹角筋相著而不解。故一以爲和。一以爲固也。云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者。制弓既成。乃施漆於幹角之外。以禦霜露也。注云六材之力。相得而足者。賈疏云。六材在弓。各有所用。六材相得。乃可爲足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鄭司農云。億。乃可爲足也。〔疏〕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者。以下並記治幹之法。說文木部云。柘。桑也。案桑之億。爾雅曰。柘。又曰。檠。桑屬。與桑小異。寇宗奭本艸衍義云。柘木裏有紋。亦可旋爲器。葉飼質。桑。山桑。國語曰。聚弧箕箒。

曰柘蠶。葉硬。然不及桑葉。總敘荆之幹注云。幹。柘也。賈彼疏引書禹貢榦栝柏鄭注云。幹。柘幹。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謂烏號之弓。亦以柘桑爲幹。蓋弓幹以柘爲上。故柘專得幹名矣。云橋次之者。總敘云。橋踰淮而北爲根。蓋周時南方有以橋爲弓幹者。云木瓜次之者。詩衛風木瓜毛傳云。櫟木也。可食之木。爾雅釋木云。櫟。木瓜。郭注云。實如小瓜。酢可食。云荆次之。竹爲下者。說文艸部云。荆。楚木也。又竹部云。簞。大竹也。可爲幹。卽此弓幹也。
注。鄭司農云。櫟。讀爲億萬之億者。段玉裁改爲爲如。云。此擬其音耳。引爾雅曰。櫟。櫟者。釋木文。郭注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輶。關西呼櫟子一名土櫟。櫟。說文木部作櫟。云梓屬。大者可爲棺槨。郭注云。似弓材。詩唐風山有樞孔疏引陸機疏云。櫟。櫟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藥正白。蓋樹今宜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櫟。材可爲弓弩幹也。案陸謂櫟取名於億。與先鄭讀同。云又曰。櫟桑。山桑者。亦釋木文。郭注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輶。引國語曰。櫟弧。箕服者。鄭語文。今本國語服作服。假借字也。韋注云。山桑曰櫟。弧。弓也。箕。木名。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類。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疏〕云。赤黑則鄉心者。易說卦心。是木近心則堅韌。故宜爲弓幹也。注云。陽猶清也者。義與梓人其聲清陽而遠聞同。陽皆揚之假字。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湯偃身而揚聲。卽此陽聲也。云木之類。近根者奴者。謂木之脈理耳。結而不條達也。水經澧水酈注云。水不流行。亦猶水之不流矣。理不。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鄭司農云。執。謂形執。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則當反其力少。直則可。〔疏〕類。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者。賈疏云。此說弓力多少之事。弓弱則宜射遠。謂若夾庚之厚。厚則力多。〔疏〕類。弓直則宜射深。謂若王弧之類也。注。鄭司農云。執。謂形執者。木形曲。則自有容突矯變之執力也。執勢古今字。詳總敘疏。云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者。曲木不反之。則發之不剽。故必矯而反之。取其執之自還。以射則遠也。云故曰審曲而執者。明此執與總敘審曲而執之執同也。云玄謂曲執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者。此增成先鄭之義。曲執逆操。必。居幹之道。苗橐不弛。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苗。讀薄而後可矯而反之。故力少。直者順操。故可厚而力多也。居幹之道。苗橐不弛。則弓不發。鄭司農云。苗。讀爲橐橐之橐。謂以鋸剖析幹。也。讀爲倚移從風之。〔疏〕案。陸本非也。凡經用古字。當作橐。注用今字。當移。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玄謂橐讀爲裂繻之裂。〔疏〕案。陸本非也。凡經用古字。當作橐。注用今字。當

作栗。詳漢人疏。居。猶言處置也。居幹與棲居角及與人居材義同。先取幹。次相幹析幹居幹。以幹爲弓體。故尤致詳也。賈疏云。居謂居處解析弓幹之法。謂以鋸剖析弓幹之時。不邪迤失理。則弓後不發傷也。江永云。發。謂發弓辟展。今人謂之弓翻。王引之云。賈疏以發爲發傷。於古無據。發當讀爲撥。撥者。枉也。言析幹不邪行絕理。則弓不至於枉展也。管子宙合篇曰。夫繩扶機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淮南本經篇。扶機以爲正。高注曰。撥。枉也。脩務篇。事或撥刺枉機。注曰撥刺。不正也。荀子正論篇曰。羿蓬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西周策曰。弓撥矢鉤。是弓枉展謂之撥也。古字撥與發通。商頌長發篇。玄王桓撥。韓詩撥作發。是其例矣。案王說是也。注。鄭司農云。蓄讀爲不蓄而畜之蓄。栗讀爲棲栗之栗者。釋文作不蓄畜。無而字。盧文昭云。而字當是衍文。易及禮記坊記皆無而字。案盧校是也。栗讀之栗。舊本作栗。宋剛釋音本注疏本並作栗。今從之。栗。栗古今字。注例用今字也。後鄭改讀亦作栗。可證。詩小雅大田箋殺獸載爲獵蓄。而云讀爲蓄栗之蓄。亦依先鄭讀。戴震云。蓄斯聲相避。析也。案戴讀與先鄭異。亦通。云謂以鋸剖析幹者。列女傳仁智篇云。鋸者所以治木也。說文刀部云。剖。剝也。段玉裁云。以鋸剖析幹。如鋸之鐵蓄。栗則幹木也。案段說是也。蓄與史記張耳傳刺刃之刺音義相近。詳論人疏。先鄭訓栗與後鄭異。賈疏謂栗亦取破義。非。又先鄭此注乃釋蓄栗之義。非以鋸釋居幹之居。詩大田孔疏引此經。改居爲鋸。殆誤會注意。與人居材。釋文載舊音據。亦似即隱據此注而誤音也。云通讀爲倚移從風之移者。總敘注同。云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者。段玉裁云。通移音同。皆謂邪也。案木理多直。若邪行剖析之。橫絕其理。則弓發恆起於是也。云玄謂栗讀爲裂繻之裂者。賈疏云。讀從隱元年左氏傳。紀裂繻來逆女。彼裂繻字子昂。則爲裂破衣義。惠棟云。毛詩幽風東山曰。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段玉裁云。鄭謂七幹中無栗樹。易栗爲裂舊者鋸入之裂。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絛而昔。鄭司農云。絛。讀爲珍縛之珍。者分之。錯也。玄謂昔讀〔疏〕至此更宜相角厚。謂角厚肉少。薄謂角薄肉多。云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絛而昔。說文履錯然之錯。〔疏〕至秋綱者厚。春綱者薄者。此明角宜用厚。故前注云取角以秋。賈疏云。上文已言幹說。禾部云。稗。幼禾也。案稗義本爲幼禾。引申之。凡幼少通謂之稗。方言云。稗。小也。賈疏云。直而澤。謂角直而潤澤。絛而錯。謂理錯錯不潤澤也。詒讓案。角宜用稗牛。故下云瘠牛之角無澤。明以有澤爲貴也。昔亦即無澤二文相對。詳後。注。鄭司農云。絛。讀爲珍縛之珍者。轉。舊本作縛。非。今據宋本及釋文正。釋文云。絛。劉徒展反。許慎尙展反。角絛縛之意。孔廣森云。揚子太玄。更。次二曰。時七時九。輪轉其道。珍縛。疑即輪轉字。輪轉

又卽轉之音變也。段玉裁云。方言曰。𦍋。𦍋也。說文糸部云。𦍋。轉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𦍋。轉也。又云。𦍋。轉也。皆轉較之意。江永云。𦍋與直對。謂辟𦍋不直也。案孔段江說是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云。𦍋。轉也。又云。𦍋。轉也。也。孟子告子篇。𦍋兄之臂。趙注云。𦍋。𦍋也。廣雅釋詁云。𦍋。𦍋也。又釋訓云。𦍋。𦍋也。轉𦍋也。𦍋。𦍋也。𦍋。𦍋也。並聲近義通。淮南原道訓。扶搖𦍋抱羊角而上。𦍋。𦍋。本經訓作𦍋。正羊角轉𦍋之形。高釋爲了𦍋。西陽雜俎說野牛角了𦍋。與此記牛角𦍋義亦正合。可以互證。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角角理錯也者。阮元云。𦍋。說文角部作𦍋。角長也。引申川爲粗槓字。而傳寫譌其體从牛旁。段玉裁云。謂角屬理錯不順。案段說是也。山海經北山經。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郭注云。言角有甲錯。理錯與甲錯。義亦略同。云玄謂昔讀𦍋然之錯者。履錯然。易離初九爻辭。釋文云。李云。鄭且各反。段玉裁云。蓋讀同𦍋𦍋之𦍋。李必據周易注言之。案段說是也。易釋文履錯載鄭音七各反。與李音同。江永云。昔似與澤對。謂若陳久之色不鮮潤也。昔有久意。若昔酒是也。俞樾云。昔字不必改讀。古昔脂同字。說文日部。昔。乾肉也。𦍋而昔者。𦍋而乾也。廣雅釋詁。𦍋。乾也。𦍋即昔之俗字。下文凡相膠欲朱色而昔。與此同義。案江俞並讀昔如字。是也。下言相膠。疾疾險中。則角裏傷。〔疏〕疾疾險中者。爾雅釋昔也者。深瑕而澤。角昔則無澤。膠昔仍有澤。二者正相反也。〔疏〕魚云。𦍋大面險。郭注云。險者。謂汗薄。此險中亦謂角中汗陷而不實也。洪頤煊云。險當作險。古字通用。險謂瘡省也。案洪說亦通。注云牛有久病。則角裏傷者。說文疒部云。𦍋。熱病也。引申爲凡病之稱。賈疏云。以𦍋疾爲久病。故云牛有久病。險。傷也。中卽裏。謂角裏傷也。案鄭意蓋謂角中。瘡牛之角無澤。少潤。〔疏〕潤也。謂牛瘡瘻血少。角無光潤之氣。傷。則險而不平。實非訓險爲傷也。賈說失其指。瘡牛之角無澤。氣。〔疏〕潤也。謂牛瘡瘻血少。角無光潤之氣。也。角欲青白而豐末。豐。大。〔疏〕角欲青白而豐末者。末謂角端。端豐則力強而氣盛。賈疏云。夫角之本。盛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者。豐。葉鈔本釋文作戚。案棟敘戚數字亦作戚。段玉裁云。豐俗字。剗。釋文云。本又作𦍋。莊述祖云。說文。𦍋。頭體也。从匕。匕。相匕者也。《象髮》。𦍋象髮。𦍋象髮。玉篇。𦍋或作𦍋。亦作𦍋。攷工記作𦍋。於六書無所取義。但相傳以爲古文奇字。而不敢易。不知𦍋从匕。𦍋从𦍋。𦍋卽古文𦍋字。字作𦍋。是古文𦍋當作𦍋。故隸譌作𦍋。或作𦍋耳。案莊說是也。以字形推之。蓋𦍋凶變爲兩止。移匕於右。又到其形。遂變成刀。隸古譌變。

往往如是。墨子雜守上篇云：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為厲，收其皮革筋角脂鬃羽皆剝之。剝亦即嚼字之譌變。與此經割字同。注云：聲近也者，聲亦當作威。小爾雅廣詁云：威，近也。云休讀為煦者，段玉裁云：聲類同也。說文云：煦，蒸也。玉藻：顧實陽休，亦讀煦。案段說是也。左昭三年傳：民人痛疾，而或煖休之。釋文：休，虛喻反，亦讀為煦。樂記注云：氣曰煦，謂角本近腦，腦氣易蒸及之，故多柔軀。賈疏謂得和煦之氣，未得其義。鄭司農云：欲其形之自由，反以為弓者，執與上射遠用執之執同，故亦以自由為訓也。云玄謂色白則執者，賈疏云：角色白者，即執之徵驗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當為威。威謂弓淵。角〔疏〕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者，凡角接附，一端接簫，大射儀謂之左右限，角互限開，則角之中，即限之中也。云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者，弓張弛引釋，限角常隨之機曲，故欲角堅強，則雖機曲而不傷其力也。注云：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當為威者，段玉裁云：為當作從，徐養原云：威與畏古字本通，皆驪謨。天明畏，馬本作威是也。故子春從威。鄭君從畏，並訓弓淵也。云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者，釋名釋兵云：弓，其末曰簫，中央曰附。簫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云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限之限者，賈疏云：按僖三十五年，秋，秦兵伐都，秦人過析限，鄭以為入限。段玉裁云：杜從威，鄭從畏，而讀如限，其訓則一。鄭意畏即大射儀之限字。大射儀曰：執弓，以袂順左右限。上再下壹。注：限，弓淵也。後注云：角長者當弓之限，則徑易為限字矣。阮元云：此讀如當作讀為，案段阮說是也。說文自部云：限，水曲隈也。引申之，弓曲亦曰限，又說文角部云：限，角曲中也。弓曲中曰限，與角曲中曰限，二者恆相傳，故聲亦略同。夫角之末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脰。脰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末之大者，割〔疏〕夫之末，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脰。脰，故欲其柔也者，說文肉部云：脰，小與易斷也。賈疏云：此說角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鄭〔疏〕角長二尺有五寸者，言角極長也。角從文便也。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者，謂一角之直與全牛等。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紵而

搏廉。搏。園也。廉。〔疏〕凡相膠。欲朱色而昔者。朱。純赤也。詳鍾氏疏。賈疏云。上已相幹角。次及相膠。此云

錯。與上老牛之角。終而昔同。今以文義審之。亦當讀如字。蓋膠以乾昔為貴也。史記田敬仲世家。淳于髡曰。弓膠昔。所以為合也。集解引徐廣云。一作乾。案隱云昔。久舊也。依徐引別本。則昔幹亦即昔乾。可證此膠欲昔之義。索隱又謂彼昔幹。即此文之析幹。則非也。云昔也者。深瑕而澤。終而搏廉者。賈疏云。終謂有珍理。案賈釋終與上相角章同。是也。但相角欲其滑澤。不欲多理。膠則尚燥勁。故以瑕深文終為佳。與角正相反也。注云搏。園也者。矢人注同。云廉。瑕嚴利也者。段玉裁謂瑕嚴利也。四字句。是也。賈疏謂廉瑕並是嚴利之狀。非。廉與與人義略同。廣雅釋詁云。瑕。裂也。謂膠裂痕有廉棱峻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

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疏〕鹿膠青白。馬膠赤白者。唐石經初刻。赤誤黑。磨改作

加青為碧。以赤加白為紅。是鹿膠色碧。馬膠色紅也。云牛膠火赤者。謂純赤如火也。論語鄉黨皇疏引穎子嚴云。以自者。說文肉部云。膠。呢也。作之以皮。案川皮謂馬鼠。用角謂鹿牛犀也。魚膠用膠。鄭不有者。文略。云餌。色如餌者。說文馬部云。餌。粉餌也。餌即齧之或體。詳籩人疏。餌之色蓋白而微黃。魚膠之

色似之則佳也。列女傳辯通篇。晉弓工裴說造弓曰。糊以河魚之膠。是弓用魚膠之證。凡呢之類不能方。云。謂膠善戾。故書呢或作機。杜子春云。機。讀為不義不呢之。〔疏〕也。梓人注云。方。猶等也。國策趙策云。膠漆至黏也。蓋凡物結力之大。以諸膠為最。而色佳者則尤固。宜呢物之類。不能比方之也。注。鄭司農云。謂膠善戾者。段玉裁云。戾當作麗。聲之誤也。凡附麗之物。莫善於膠。云故書呢或作機。杜子春云。機讀為不義不呢之呢者。不

義不呢。隱元年左傳文。今左傳呢作囉。案說文日部云。囉。日近也。重文呢。囉或从尼。引中為結固不釋之義。段玉裁云。杜諱機為呢者。呢。囉之或字。戢聲匿聲。古音同在之哈部。云或為劓。劓。結也者。段玉裁云。謂故書機或為劓。劓者結之借字。日聲。刀聲。與囉雙聲也。論讓案。說文黍部云。劓。結也。从黍。日聲。春秋傳曰。不義不和。重文劓。劓。或从刃。又結。相著也。據詩所引。是左傳或本亦作劓也。云玄謂機脂有臘敗之臘。臘亦結也者。釋文引呂忱云。臘。背敗也。賈疏云。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臘。臘亦結也。段玉裁云。鄭君徑從臘。云機者脂膏臘敗之同部假借字。臘。說文作殖。字林作脂。釋名作臘。他書又作臘。臘亦訓結。經作機。自可不必易為囉也。徐養

敗之同部假借字。臘。說文作殖。字林作脂。釋名作臘。他書又作臘。臘亦訓結。經作機。自可不必易為囉也。徐養

原云。禹貢。徐州厥土赤埴。釋文。埴。鄭作𦵏。音熾。說文玉部。埴。黏土也。又步部。埴。脂膏久埴也。又木部。有機字。訓机。非此義。臆字說文不載。此注機當作𦵏。臆或作埴。廣雅釋器。臆。臭也。此埴敗同義。臆字亦不見於說文。唯儀禮鄉射記有之。大約翻載埴埴四字。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正。臆機別字也。臆機俗字也。案徐說是也。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剽。疾也。鄭司農云。簡。讀爲簡然登陴。〔疏〕凡相筋者。此又明相筋之法。之擱。玄謂讀如簡札之簡。謂筋條也。〔疏〕筋。謂牛馬及麋鹿之筋。後有牛筋藥筋。意林引尸子云。弓人筋筋。則知牛長少。列女傳辯通篇。晉弓工妻說造弓云。續以荆藥之筋。云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者。筋之小者。欲其成條。而長。大者。欲其搏結而色有潤澤。乃爲良也。云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者。賈疏云。言此筋之獸。剽疾。爲弓亦剽疾。注云。剽。疾也者。剽。卽慄之借字。說文心部云。慄。疾也。亦通作慄。後漢書班固傳。掎僂狡。李注云。僂。狡。獸之輕捷者。鄭司農云。簡。讀爲簡然登陴之擱者。擱然登陴。左昭十八年傳文。杜注云。擱然。勁健貌。段玉裁云。大鄭讀爲春秋傳之擱然者。易具字。謂筋休於氣。狀擱然也。云玄謂讀如簡札之簡。謂筋條也者。段玉裁云。鄭君讀如簡札。謂其音同。簡之言莖也。故釋以筋條。云筋欲敵之敵。鄭司農云。〔疏〕注。鄭司農云。嚙之當孰者。賈疏云。筋之推打嚙齧。欲得勞敝。詒讓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嚙之當孰。〔疏〕注。鄭司農云。凡推打筋謂之嚙。蓋漢人常語。淮南子主術訓云。嚙者。可令嚙筋。嚙卽嚙之誤。嚙字亦作嚙。故誤爲嚙。易林蒙之離云。輶駟摧筋。摧亦漆欲測。鄭司農云。測。讀爲測隱之側。玄〔疏〕漆欲測者。以嚙之誤。後文云。引筋欲盡。故治筋宜推打勞敝也。漆欲測。謂測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疏〕下又明相漆絲之法。注。鄭司農云。測。讀爲測隱之側者。測隱見孟子公孫丑篇。釋文云。隱本或作嚙。同。案嚙卽隱之俗。然先鄭此讀。未詳其義。云玄謂測讀如測度之測。測猶清也者。此引申之義也。段玉裁云。謹如測度者。其音同而義在焉。又申之曰。測猶清也。案說文云。測。深所至也。故度深淺曰測。漆清如可度然。故曰測。測不訓清。絲欲沈。在此經之測。謂漆清也。故曰猶清。案段說是也。孔廣森據爾雅釋言。深。測也。謂測當訓深。亦通。色。〔疏〕注云。如在水中時色者。賈疏云。言絲欲沈。則據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全。無瑕病。〔疏〕注云。全無瑕病者。說文玉部云。全。完也。賈疏云。幹角膠漆絲六材。皆令善而無瑕病。然後爲善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三材。膠、絲、漆。鄭〔疏〕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者，前注云，取幹以冬，取角以秋，蓋於初冬取幹，至盛寒而司農云，液，讀爲醴，鄭〔疏〕副析之，角則秋取，至次年春乃醴治之，以幹貴乾昔，角則宜和醴，乃易治而無變也。注水云，冬析幹，當兼伐木言之，伐木宜於冬時，謂其津液下流，體質堅實，一立春，則津液上行，其材濡栗，且易生蠹，案注說亦足備一義，云秋合三材者，賈疏云，言秋合三材，膠漆絲，則幹角筋須三材乃合，則秋是作弓之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注云三材，膠漆者，賈疏云，以經既言幹角及筋，六材之中，惟少膠漆絲，故知三材謂此也。月令孔疏云，秋時陰陽氣調，合膠漆絲之三材，角在內面，筋在外，幹在中，案賈孔說是也，知三材不卽謂幹角筋者，以經言合，則是以膠漆漆合之，若然，則是合六材，今止云三材者，以上文已見幹角筋，是不煩復舉，而膠漆絲則未見，故知義然也。鄭司農云，液，讀爲醴者，段玉裁云，夜聲、羣聲，古音同在魚虞模部，易液爲醴酒之醴者，重釋治之也，或曰，史記多用醴爲釋，釋者解也，謂解析角，劉沈醴音釋，此非鄭意，案段說是也，說文水部云，液，澁也，於義無取，下文云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又云厚其液，後鄭亦以醴治釋之，且彼文以液幹中斲木必茶之義，則當爲醴治無疑，鄭云解析，則不得有再三，又不當言厚，劉沈讀於經注並不可通。寒奠體，奠，讀爲定，至冬膠堅，〔疏〕寒月令孔疏云，春時先浸液其角，豫和濡，此讀液如字，亦非二鄭義，寒奠體，內之槩中，定往來體，〔疏〕寒體者，對下冰爲文，蓋謂初冬微寒之時也，月令注引此作冬定體，蓋鄭以義改之，注云奠，讀爲定者，司市注同，云至冬膠堅，內之槩中，定往來體者，說文木部云，槩，柄也，柄所以輔弓弩也，詩小雅角弓毛傳云，槩，弓匣也，既夕記有秘注云，秘，弓槩，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荀子性惡篇云，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槩，則不能自正，楊注云，排槩，輔正弓弩之器，說苑建本篇又作排槩，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夫工人張弓也，伏槩三句而蹈弦，一曰，犯機，又外儲說右云，槩槩者，所以矯不直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弓待槩而後能調，高注云，槩，矯弓之材，又說山訓云，槩不正而可以正弓，注云，槩，弓之掩牀，讀曰槩，槩槩並與槩同，賈疏云，槩謂弓櫃，定往來體，則六弓往來，冰析瀹，大寒中，下於槩，〔疏〕明，上云秋合三材，注云，膠漆，謂漆析鄂，案析瀹之義，鄭注未體來體多少者是也，冰析瀹，中，復內之，〔疏〕冰析瀹者，轉人先鄭注云，瀹，謂漆析鄂，案析瀹之義，鄭注未時，竊疑秋時弓已繫漆訖，至寒而入槩，則弓體不復動，漆瀹亦凝結而無痕，至大寒時，乃下弓於槩，而數張弛之，使漆之常隈曲處，微有瑕釁，以視其漆之厚薄，且極寒之時，物皆剛脆易拆落，若此時漆瀹分析而不至拆落，則漆之和翻，又可知矣，注云太寒中，下於槩中，復內之者，賈疏云，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是冰盛之時，故以大寒解冰也，下於槩中，復內之，謂復如上寒奠體內之於槩中相似，詒讓案，弓在槩，則體無張弛，而漆瀹不至分析，故必

下之。變動其體。而後可析。復虛在繫未久。冬析幹則易。理滑。〔疏〕注云。理滑致者。毛詩小雅甫田傳云。易其體未定。又至次年春。方被弦。故仍內之。致。〔疏〕治也。易繫辭釋文引京房云。易。善也。幹治之善。則理自平滑而密致也。江永云。易者。言其易治無濡。生蠹諸病。春液角則合。合。讀。〔疏〕注云。合讀為治者。以與下文秋合三材則合義復云。易者。言其易治無濡。生蠹諸病。春液角則合。合。讀。〔疏〕注云。合讀為治者。以與下文秋合三材則合義復云。裁云。此猶士虞禮古文給為。夏治筋則不煩。煩。注云。煩亂者。淮南子精神訓高注云。秋合三材則合。合。讀。〔疏〕注云。煩亂者。淮南子精神訓高注云。秋合三材則合。合。讀。〔疏〕注云。煩亂者。淮南子精神訓高注云。也。〔疏〕秋合三材則合者。賈疏云。幹角筋。須膠漆絲三材乃合。秋是作弓之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注云。合。堅密也。者。謂三材相得。堅而不脫。密而無隙。史記田敬仲世家云。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與此義同。寒奠體則張不流。流。猶。〔疏〕寒奠體。則張不流者。說文弓部云。張。施弓弦也。賈疏云。體既定後。用時雖張。弓體移。冰析澇則審環。審。猶。〔疏〕冰析澇則審環者。賈疏云。納之槩中。析其漆澇。其漆之澇澇。則定後不鼓動也。冰析澇則審環。審。猶。〔疏〕冰析澇則審環者。賈疏云。納之槩中。析其漆澇。其漆之澇澇。則定後不鼓角澇如環。然車轉無角。而轉人云良轉環澇。則筋膠諸澇。亦得如環。此審環。亦當通駭弓體諸材漆澇皆審察之。蓋施漆之應法與否。專視環文以辨其優劣也。此審環亦即在下槩析澇時。賈謂納槩而後澇定。似非經注義。注云。審。猶。定也。者。亦引中之義。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云。審。定也。此亦謂審。審。定也。此亦謂審。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非歲乃。〔疏〕注云。非。用者。言為弓。自前年冬始析幹。至次年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則奠體析澇。析幹必倫。順其理。〔疏〕注云。至三年春而被弦。是并年周而後可用。司弓矢亦云。中春獻弓弩。蓋可用乃獻成也。析幹必倫。順其理。〔疏〕注云。理也者。禮器注云。倫之言順也。又學記注云。倫。理也。此理謂幹之脈理。吳兢貞觀政要云。唐太宗得良。析角無邪。亦正。〔疏〕注云。亦正之者。謂亦如。斲目必茶。舒。徐也。目。幹節目。〔疏〕斲目必茶者。說文斤部云。斲。斲不可盡去。盡去則有缺陷。非他物所能填補。故遇目處。徐徐斲之。令其平正。無暴起摩筋之病而止。而其餘目。仍欲留之。使無缺陷填補之病也。注。鄭司農云。茶讀為舒者。丁晏云。後寬緩以茶。注云。茶。讀為舒。玉藻注。

茶。讀爲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茶。注。茶。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則茶是徵。索隱曰。茶音舒。云舒。徐也者。毛詩周南野有死麕傳文。云目。幹節目者。賈疏云。按禮記學記云。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是節目。斷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久也。猶〔疏〕者。賈疏云。以筋在弓。皆與幹爲力。必徐之義也。今弓幹有節目。則用力不得其所。故筋代幹受病。以爲偏用力故也。注云脩。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猶久也者。小爾雅廣言云。脩。長也。引申爲長久之義。首用久則其受病見也。其筋。夫筋之所由。恆由此作。筋。猶隱也。故書筋或作蘄。鄭司農云。當爲〔疏〕。夫筋之所由。恆由此作者。由也。晉注云。作。起也。注云摩。猶隱也者。亦引申之義。易繫辭上傳。剛柔相摩。釋文引京房云。摩。相碰切也。莊子齊物論釋文云。隱。馮也。鄭意幹之節目強。而在筋內。與筋相依倚摩切也。云故書筋或作蘄。鄭司農云。當爲筋者。段玉裁云。此雙聲之誤。徐養原云。亦字之誤。案徐說是也。筋。俗書或作筋。故誤爲蘄也。云。讀爲車轡之轡者。車轡見巾車注。段玉裁云。此讀爲乃讀如之誤。謂其音同。不取其義也。云玄謂轡。絕起也者。謂幹目強。摩切筋而絕其理。則不與幹相附而散起。賈疏云。由絕起則廉轡然也。案依賈說。則轡亦謂筋理絕起有廉棱。轡。雜記作揅。注釋爲鼈甲邊緣。廉棱與邊緣義亦相近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重治之。使〔疏〕。故角三液而幹再液者。江永云。文承節目不茶而筋轡恆山此作之後。意主於幹再液。案注說是也。三稱。液。再液。皆謂醇治非一次。卽所謂茶也。注云重醇治之。使相稱者。段玉裁云。重醇者。重釋也。說文醇酒字祇作釋。此鄭君用大鄭液讀爲醇之說。厚其智。則木堅。薄其智。則需。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智。智。論議案。相稱者。重醇治。使勻致與角相稱也。厚其智。則木堅。薄其智。則需。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智。智。中。〔疏〕。厚其智。則木堅。薄其智。則需。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智。智。中。注。更者在外。釋文獨不誤。案段說是也。更需二字。聲義並異。詳鮑人疏。注云需。謂不充滿者。需。亦當作更。不充滿。謂縮減也。大玄經更云。見難而縮。范注云。更而自縮。故謂之更。又廣雅釋詁云。經。縮也。更。更聲義亦同。此經需與堅文相對。堅謂堅強。需亦卽謂柔更。然柔更則智。必不能充幹。故鄭以不充滿爲釋也。鄭司農云。智。智。爲需。有衣絮之絮者。釋文云。需。本亦作需。絮。本亦作需。周易作御。案需卽俗需字。詳司服疏。絮。段玉裁改。

爲絮。云。依釋文。女居反。則絮乃絮之字誤。羅氏注云。縞有衣絮。釋文。絮。女居反。又說文絮字下引易需有衣絮。可以證此絮字之誤。此讀爲乃讀如之誤。絮絮皆非弓裨正字。其音義相同耳。注不言絮謂弓中裨。則知非易字也。案段校與羅氏釋文合。是也。說文中部云。絮。巾絮也。一曰帶巾。糸部云。絮。絮縷也。一曰敝絮也。弓裨與巾絮義別。而用小蒺木。以縷纏約。著之臂間。則與絮束殘敝兩義並相近。故先鄭讀從之。先鄭及許君並從京氏易作絮。互詳羅氏疏。云。絮。謂弓中裨者。葉鈔釋文。裨作陣。字通。說文衣部云。裨。接益也。弓中即當挺臂。在兩限之間。於弓幹爲正中。較之兩限須微強。故於幹間別以蒺木副益之。賈疏云。造弓之法。弓幹雖用整木。仍於幹上裨之。乃得調適。是故厚其液。而節其絮。厚。猶多也。〔疏〕是故厚其液而節其絮者。江永云。厚其液。即上文幹再液也。云厚。猶多也。節。猶適也者。亦皆引申之義。呂氏春秋。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不皆約。約之機不相次也。〔疏〕稽木篇高注云。厚。多也。又情欲篇注云。節。適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皆約則弓絮。侔。猶均也。〔疏〕約之不皆約者。此家上。明幹與絮相附。則皆約之。外此則不皆約也。賈疏云。約謂以絲膠橫纏之。今之弓猶然。不皆約。謂不次比爲之。云疏數必侔者。此謂弓絮之外。凡有約者。皆疏數均適。不相比次也。賈疏云。約之多少。須稱疏必均也。注云不皆約。纏之機不相次也者。說文糸部云。約。纏束也。絮。生絲縷也。凡弓皆以生絲纏約之。若弓兩末亦有纏約。謂之緣是也。但雖約之。而疏數均調。不相密次。故云纏之機不相次也。云皆約則弓絮者。謂弓自有皆約之處。即上文之弓絮。全體唯此爲然。餘則否也。弓絮別以蒺木裨附挺臂。故必約纏相次。而後能與幹密合。又引釋時。挺臂之變動較限篇爲少。故皆約。不至傷其剛校之勢也。云侔。猶均也者。後注云。侔。猶等也。均。亦齊等之意。斷棼必中。膠之必均。擊之言致也。〔疏〕此斷棼亦謂斷弓幹。極其精致也。賈疏云。斷幹厚薄。必調均爲之。云中猶均也者。中均同義。文相變耳。斷棼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江永云。中與均。皆謂無厚薄不均也。斷棼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角斷折也。〔疏〕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者。此亦申上文摩角。與前摩筋義同。雅釋詁云。挫。折也。言幹在內。與角相蹶。而角爲之折也。凡居角。長者以次需。當弓之限也。長短各〔疏〕凡居角。長者以次需者。需字亦當內。與角相蹶。而角爲之折也。凡居角。長者以次需。稱其幹。短者居簫。〔疏〕爲與。音人竟反。釋文不爲作音。

則所見本已誤。居角。與前居幹義同。鄭鑄云。居。處也。處角之法。宜長短與弓相宜。長者宜在隈。短者宜在籍。需者弓之隈。惟曲之處則需矣。以角之長者處之。以助其力。使不甚弱。江永云。此需字與上同義。角長者居淵中。此句爲下張本。下恆角而短。是當長而短也。恆角而達。是當短反長。案鄭江說是也。次。亦言相比次也。注云。當弓之隈也者。弓隈句曲。契於籍。故謂之契。非隈一名契也。云長短各稱其幹者。弓幹常隈長而兩籍短。居角之法。當長處角亦長。當短處角亦短。乃稱也。云短者居籍者。曲禮云。右手執籍。注云。籍。弭頭也。謂之籍。籍。邪也。孔疏云。籍。弓頭。頭稍刺差邪似籍。故謂爲籍也。今謂弓頭爲弭。弭籍之言。亦相似也。賈疏云。籍謂兩頭。則長者自然在隈內可知。案賈孔並釋籍爲弓頭者。即謂弓兩末。故下經又以籍爲末。釋名釋兵云。弓。其末曰籍。言籍稍也。又謂之弭。以骨爲之。骨弭弭也。字亦作彌。廣雅釋器云。彌。弭也。玉篇骨部云。弭。弓弭也。爾雅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左傳二十三年孔疏引李巡云。骨節兩頭曰弓。不以骨節兩頭曰弭。孫炎云。緣。謂轅束而漆之。弭。謂不以轅束骨節兩頭者也。案孫說是也。既夕記云。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注云。弓無緣者謂之弭。弭以骨角爲飾。此注說角短者居籍。即以角爲弭飾也。凡弓籍皆以骨角爲飾。骨角之外。更加轅束。謂之緣。其無緣者。欲取其滑澤。故不復轅束。蓋兵車所川之弓。故詩小雅采芣云。象弭魚服。毛傳云。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箋云。弭。弓反末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紛。宜滑也。說文弓部云。弭。弓無緣。可以解紛者。是無緣之弓。弛而反之。其末可以解紛。有緣之弓。雖不可解紛。亦仍有骨角矣。李巡謂弭不以骨節。與詩禮義尤不合。非也。互詳後疏。恆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鄭司農云。恆。讀爲繫。繫之經。玄謂恆讀爲恆。力。若欲反橈然。校。疾也。〔疏〕恆角而短。是謂逆橈者。此明隈太弱之弊也。凡角傳弓之裏面。其長竟弓體。然弓既不用力放之。又不疾。〔疏〕之上制。長至六尺六寸。而角之長。以二尺五寸爲極。勢不能以一角成一弓。故必合數角接續爲之。然其接續節數。及長短之度。合縫之處。皆有定法。而不可易。以弓角之長。及經言居角諸文推之。一弓之角。蓋爲五節。附一節。兩隈各一節。上云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是也。兩籍各一節。兩隈之角。內端與附角爲合縫。外端與籍角爲合縫。恆角而短者。謂角短不能達隈幹之盡處。勢必將長其籍角。揉曲之。以接於隈角。則籍強。而隈之力不足以自持。引之。則隈端之角將隨籍而起。凡弓隈句向內爲順。今隈弱爲籍強所牽。則句勢反趨外。是逆機也。云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者。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又系部云。縱。緩也。隈之強而內句。所以爲弓作勢。今引滿之時。既若反機。則隈緩而無力。釋矢自不能疾矣。注。鄭司農云。恆。讀爲繫。繫之經者。段玉裁云。此皆易

字也。袞者，卽俗云脅縫，說文，袞，背縫也。恆，恆古通用。詩天保，如月之恆，釋文本又作繩，案段說是也。恆亦訓竟，先鄭讀與後鄭異，而義則同，云玄謂恆讀爲恆，恆，竟也者，說文手部云，恆，引急也，非此義，此當爲恆。說文木部云，恆，竟也，重文亘，古文恆，漢書敘傳云，恆以年歲，顏注引如淳云，恆音亘，竟之亘，是其例也。後鄭以先鄭讀爲繩，非其正字，故易其讀而并釋其義，段玉裁云，鄭君則易爲恆訓竟，見說文木部，詩，亘之桓桓，字作亘，方言，桓，竟也，字作繩，古同音通用，案段引毛詩，據孔疏引崔氏集注本也，孔本亘作恆，與此經正同，云竟其角，而短于淵幹，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撓然者，阮元云，于，當作於，案阮校是也，竟其角，謂以角傳於幹裏，必長與兩淵等，而後弓引滿時，角足以助兩淵之勁，今短於兩淵，則引弓時，淵曲無角之助，其力不勁，恆角而若反撓矣，云校，疾也者，慮人注同，云既不用力，放之又不疾者，引之來既無力，縱之去，又不疾也，恆角而達，辟如終繼，非弓之利也，達，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繼，弓秘，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疏，恆角而達，辟如石經及嘉靖本並作辟，宋余仁仲本，明汪道昆本，並作辟，與釋文合，今從之，辟，辟字通，宰夫注亦作辟，則經不作辟明矣，說文言部云，辟，諫也，墨子小取篇云，辟也者，舉他物而以明之也，戴震云，秘，以竹爲之，弓弛，則繼之於弓裏，張，則去之，角長過淵接，引弦送矢，俱不利，故曰辟如終繼，又曰引如終繼，論讓案，此明隈太強之弊也，隈與簫用力各異，故角亦分爲二節，其隈簫相湊處，卽角之合縫處，今隈角過長，外與簫連，則其引之時，限力與簫相牽而張強不便，若常繫於繫矣，注云達，謂長於淵幹，若達於簫頭者，釋名釋言語云，達，徹也，凡居角，兩淵各以一長角，兩簫各以一短角，今淵幹角長侵簫，或直達於簫頭，與簫角爲一，是所謂達也，云繼，弓秘者，說文系部云，繼，系也，秘，卽前注所云弓繫，毛詩秦風小戎竹閉，傳詁閉爲繼，與此注以秘詁繼同，又小雅角弓傳云，不善繼，槩巧用，則翩然而反，繼字又作機，荀子非相篇云，接人則用機，楊注云，機當爲繼，繼者，繫也，正弓弩之器也，既夕記云，弓有秘，注云，秘，弓繫，今文秘作柴，案，繼，繼機，秘閉，秘柴，並聲近字通，秘爲弓繫，以繩縛繫弓於繫，則曰繼，詩角弓孔疏云，竹閉謂之繫，繼卽繼機也，案孔所釋最析，蓋繼非弓繫之名，鄭因經言終繼，明其指繼於弓秘，故云繼弓秘耳，下注云若見繼於秘，則繼非卽秘之正名審矣，云角過淵接，則送矢不疾，若見繼於秘矣者，淵接卽下注之接中，謂隈與簫接湊處，凡弓之引繼，其機勢在簫隈之間，若簫隈角相連，則其引繼之勢不靈，故送矢自不疾也，云弓有秘者，爲發弦時備頓傷者，戴震云，發弦，謂解去弦，案戴說是也，既夕注說秘云，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頓，損也，注義與既夕注同，引詩云竹秘繼機者，秦風小戎文，秘，

名詩作閉。傳云。閉。繼。緇。繩。也。既夕記注引毛詩又作秘字。並同。釋文云。膝。木又作縶。案縶即膝之俗。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鄭司農云。菱。讀爲激發。讀爲絞而婉之絞。玄訓菱讀如齊人名手足緊爲絞之絞。〔疏〕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者。明弓引繼之勢在簫限之間也。義解。謂接中也。變。謂簫臂用力異。校。疾也。〔疏〕賈疏云。記人別起義端。故言今夫。言菱解中。謂弓限與弓簫角接之處。有變者。卽異也。謂弓簫與臂用力異。詒讓案。此反復論弓力校刺之所由。以申恆角而達則不利用之義。注云。鄭司農云。菱。讀爲激發之激者。段玉裁云。讀爲激。當作讀如激。此擬其音。非易其字。故下文仍云菱謂弓擊也。激之古音如交。云菱謂弓擊也者。謂弓擊解下其中有變動也。然弓擊稱菱。於古無徵。故後鄭不從。云段。讀爲絞而婉之絞者。廬人注同。先鄭蓋亦取切疾之義。與後鄭訓疾義略同。云玄訓菱讀如齊人名手足緊爲絞之絞者。輪人注云。人歷近足者細於股。謂之絞。卽此義。弓臂兩端。與簫相接處。微細。故取絞以爲名。鄉射記。弓二寸以爲侯中。注云。正三寸。絞中。之博也。是鄭意絞廣二寸。若然。弓臂大於絞。殆不止二寸與。段玉裁云。亦謂同音。故與股相接。限與簫相接。則義亦同也。云菱解。謂接中也者。謂簫與長相接之縫際。戴震云。前云居角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簫。然則角長至淵幹。與居簫之短者相接。所謂淵接。是謂菱解中也。案戴說。是也。賈鄉射記疏謂絞卽弓附把中側骨之處。疑誤。云變謂簫臂。用力異者。釋文云。臂本或作辟。賈疏云。異者。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簫用力。詒讓案。函人先鄭注云。變隨人身便利。弓接中亦隨弛張而動。故謂之變。弓限弓把。通謂之臂。與弩臂異。凡弓簫直而外向。臂橈而內向。是用力異也。云校。疾也者。廬人及前注並同。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挺。直也。柎。側骨。剽亦疾也。〔疏〕於挺臂焉。故剽者。賈疏云。直臂中。正謂弓把處有柎者。謂角弓於把處兩畔有側骨。骨堅強。所以與弓爲力。故剽疾也。注云。挺。直也者。漢書蓋寬饒傳顏注云。挺然。直貌。弓限把雖通謂之臂。然兩限皆句曲。惟當把處挺直。故謂之挺臂。猶少半。饒禮說牲體脊爲三節。以中節直者爲脰脊也。云柎。側骨者。柎與附同。大射儀。司射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獻于柎。注云。附。弓把也。曲禮云。左手承附。注云。附。把中。少儀作執柎。釋名釋兵云。弓中央曰附。附。柎也。人所持柎也。附爲弓之柄。故廣雅釋器云。附。柄也。說文刀部云。劍。刀握也。玉篇刀部云。劍。附同。則附正字當作劍。刀握者。卽少儀之削附。說文取部云。彘持彘柎。柎與附亦同。蓋刀削弓彘之把。同有此稱。柎亦謂之質。公羊定八年傳。弓續質。何注云。質。柎也。又既夕記。弓設依撻焉。注云。撻。附側矢道也。賈彼疏云。所以撻矢令出。生時以骨爲之附側。詒讓案。挺臂當幹之中。柎又當挺臂之中。柎內既以薄木爲柎。其旁兩側。又以

猶生。〔疏〕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者，角幹濕時柔，與易屈申，故因而矯治之，苟求便易，賤工則然也。云也。〔疏〕善者在內者，賈疏云，此經說弓幹須外內皆善，不得外善內惡者也。鄭用牧云，動者在內，謂後必機減變動於內，詒讓案，凡爲弓，角幹皆以乾爲善，史記田敬仲世家云，弓膠昔幹，即取乾昔之義也。檀弓鄭注亦云，木工宜乾腊，注云，苟，愉也者，愉，舊本作愉，汪道昆本及注疏本並作愉，釋文同，今從之，愉，愉字同，見大司徒經，國語晉語章注云，愉，苟也，言苟且有賤工也，云濕，猶生也者，說文水部云，溼，幽溼也，經典通，凡賤濕爲之，生，謂幹新未乾也，韓非子外儲說云，虞慶爲屋，匠人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是生即濕也。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握持者，〔疏〕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者，此據幹而言也，峻，即籥上隆起而有隅棱，所以持弦使急，故欲方，柎當挺者，〔疏〕臂，直而微穹，仰而張之，則需弦隆起，與兩隈之句曲，反正取勢，故宜高，此柎指把中幹，與上專指側骨異，云長其畏而薄其敝者，此據角而言也，隈角短則曲中促而不盡其勢，故欲長，即上云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是也，敝與柎同處，但敝在柎之外，幹既高，則表角不宜過厚，故欲薄，蓋隈幹與而角長，柎高而角薄，皆欲劑其強弱之平也，注云宛，謂引之也者，漢書楊雄傳顏注云，宛，屈也，弓引之則屈多，故謂引之爲宛，云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者，錢大昕云，漢書賈誼傳，坐罷軟不勝任，罷需，即罷軟也，案錢說是也，需亦當作栗，言凡弓常引之，則其勢挽而力減，惟有此四善，則雖常引，而其勢與弦緩急必相應，不至於罷栗而無力也，云峻，謂籥也者，小爾雅廣詁云，峻，高也，謂籥內端高起處，戴震云，峻，蓋籥之柱弦者也，鄭司農云，敝讀爲蔽，塞之蔽者，段玉裁云，此易其字，弓敝所以蔽遮角幹，故鄭讀從蔽也，云謂弓人所握持者者，賈疏云，敝謂人所握持手蔽之處，戴震云，敝與柎皆弓把，柎者，其內側骨，詒讓案，以先鄭義推之，敝當謂弓把之角在弓裏與幹相傳者，弓柎之幹本高，又有柎木及側骨，則內已甚厚，下柎之弓末應將興，末，猶籥也，興，猶動也，發也，〔疏〕注云末猶籥也者，丁晏云，故薄其敝角以調劑之，下柎之弓末應將興，弓柎卑，籥應弦，則柎將動也，〔疏〕鄉射禮注，籥，弓末也，釋名，弓，其末曰籥，言籥動也，云興猶動也，發也者，此言將興，猶下云必動於綱，及末應將發也，爾雅釋言云，興，起也，動發即起之意，戴震云，興與弓韻，發與綱韻，異文協句爾，云弓柎卑，籥應弦，則柎將動者，明興即謂柎動也，趙溥云，柎正當弓之要，惟高其柎，以壯其力，故引之而弓柎不能以挽之，若柎骨太卑下，爲之，籥方應弦，則柎發動，由柎力弱，撐壓限不住故也，戴震云，言籥應弦，將有傷動，爲柎而發，必動於

綱。綱，〔疏〕爲拊而發，必動於綱者，發亦當讀爲綱，謂枉戾也。詳前疏。注云：綱，接中者，猶前云：莢解中也。但莢中，〔疏〕解爲長與相簫接之縫，綱則爲長與相拊相接之縫，其處不同，而爲接中則一也。趙博云：接是散接長處，戴震云：言因拊以致傷動者，其病必在角拊相接之處。弓而羽綱末應將發。羽讀爲屈，屈，緩也。接中動，則〔疏〕者，戴震云：接中既傷動而緩綱，角幹皆隨之壞矣。注云：羽讀爲屈，屈，緩也者，段玉裁云：此易其字，案經典屈無緩訓，未詳所出。云：接中動，則緩，緩，簫應弦，則角幹將發者，言畏拊相接處一動，則接縫寬緩，而力不相貫，簫應弦時，弓體之角幹皆隨之而機枉也。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無難易。〔疏〕維幹強之者，說文弓部云：彊，弓有力也。強，卽彊之機枉也。五材常依幹，而有以幹爲本，故指幹爲極。注云：無難易也者，老子云：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此云：張如流水，亦謂幹之調善，隨所抑舉，無偏強而難挽，偏弱而易挽之處，如流水之順也。維體防之，引之中參。體，謂內之於繫中定其體，防，深淺所止。〔疏〕於繫中，定其體者，謂弓之往來體也。注云：體，謂內之所止者，稻人云：以防止水，繫定弓體所止，猶防止水，故云防也。賈疏云：若王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乃有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庚之弓，往體多，來體寡者，弛之一尺五寸，張之得五寸，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是防之深淺所止。云：謂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者，賈疏云：此據唐大中者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負弦，辟戾也。賈疏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疏〕欲宛而無負弦者，宛同，言引之而角隨弓屈曲，其勢調順，不相辟戾也。云：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者，戴震云：既張弦引之，如環，及其釋弦，無失體，亦如環也。注云：負弦，辟戾也者，賈與九章算術方程正負之負義同，戰國策秦策高注云：負，背也。又呂氏春秋處方篇注云：辟邪也，辟戾，謂角與弦邪背也。云：負弦則不如環者，言角若與弦相戾，則引之不能正圓如環也。云：如環，亦謂無難易者，謂與上云：張之如流水同義。鄭司農云：等，讀如等距之等，車等之等者，段玉裁云：注中四等字皆堂之誤，案說文止部曰：堂，距也。距，止也。堂，古本音堂，轉爲直夷反，其字變等，變等，車定亦作車檠，說文金部曰：檠，車檠結也，車檠，急就篇，釋名，作棠，劉熙曰：棠，檠也。在車兩旁，檠

總使不得進卻也。棠與檣古通用。注言讀如堂距之堂。車堂之堂者。謂其音如此。兩堂其義亦同也。盧文昭云。釋文出經堂之爲音。注云注同。不爲穿別作音。知舊亦必本是堂字。穿字俗。案段盧說是也。尊卽堂之俗。漢書匈奴傳注引蘇林云。撐音。撐距之撐。與先鄭讀略同。先鄭意弓隈捧曲。恐其力弱。故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以角堂距之。以輔其力也。賈疏謂堂。正也。言置角於隈中既正。失其指矣。故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一。有三。讀爲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損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故書勝或作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玄謂不勝。無負也。〔疏〕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者。也。云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者。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誤涉先鄭往而衍。今從宋本刪。此別言角幹筋之參均也。云均者三。謂之九和者。參均者凡三。相乘爲九。是謂九和也。和均義同。注云有三。讀爲又參者。段玉裁云。有又古文通用。三讀爲參者。欲使與上文一例。乃後下文言參均者三也。云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較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漢書律歷志以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三石則十二鈞。三百六十斤也。賈疏云。此言謂弓未成時。幹未有角。稱之。勝一石。後又按角。勝二石。後更被筋。稱之。卽勝三石。引之中三尺者。此據幹角筋三者具總。稱物三石。得三尺。若據初空幹時。稱物一石。亦三尺。更加角。稱物二石。亦三尺。又被筋。稱物三石。亦三尺。江永云。注言以繩試弓之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本已成之弓。先言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此推三均之由。謂其由此三者之力耳。非謂弓未成而悉試之也。疏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安能使角先於筋。案江說是也。云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損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者。此言量弓力之法。必引之中三尺者。以此爲準。若過三尺。則爲不勝矣。說文弓部云。弛。解也。廣雅釋詁云。損。著也。謂解弦而別以繩緩著弓筋。必以繩緩損之者。恐試時傷弦之力。必緩損者。恐其急而斷也。賈疏云。此卽三石力弓也。必知弓力三石者。當弛其弦。以繩緩損之者。謂不張之。別以一條繩繫兩筋。乃加物一石。張一尺。二石張二尺。三石張三尺。則與前三幹角筋力各一石也。云故書勝或作稱者。故書別本兩勝字並作稱也。勝稱古字通。易繫辭。吉凶者。貞勝者也。釋文引姚信本作貞稱。鄭司農云。當言稱謂之不參均者。謂經勝並當從故書或本作稱。經謂之參均。又當云謂之不參均。此先鄭依故書改二字。又以意增一字也。段玉裁云。司農從稱。故如此說。鄭君則從勝。此彼無勝負。則謂之參均宜矣。唐開成石經作謂之不參均。此鄭仲師說也。不知仲師說已經

鄭君駁正矣。徐養原云。注當言二字貫下六字。不舉經語。從省也。云玄謂不勝無負也。者。謂與角無負弦義同。角與幹。幹與筋。並相得均一。不相勝害。則自無辟戾也。九利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伴。膠三銑。絲三邸。漆三斛。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權。平也。伴。猶等也。角幹既平。筋三而〔疏〕九和之與幹權者。論一弓六材相參之數量也。云筋三伴。膠三銑。絲三邸。漆三斛者。葉鈔本釋文云。伴。本又作梓。亦作梓。案類篇木部。梓梓字同。呂賢基云。既夕禮兩梓注。今文梓爲梓。說文作孟云。盛飯器也。內則云。敦牟屈區。鄭云。牟讀曰整。敦牟。黍稷器也。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爲牟。正義引陳義曰。整。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蓋本飲食之器。亦得爲量名也。案釋文或本作梓。則當爲量名。蓋與〔疏〕注黃整之整略同。以下銑邸斛文例校之。亦合。呂說雖與鄭異。而義可通。但攷莊氏三禮圖引舊圖。謂牟形制容受與簠簋同。則三牟凡三斗六升。一弓之筋。不宜有如此之多。或木殆非也。漆三邸。說文斗部云。斛。量也。引周禮漆三斛。案許從正字作漆。此總從借字作漆。字例不同也。詳戰師疏。戴震云。三伴。三銑。三邸。三斛。一弓之筋膠絲漆也。〔注〕云權。平也者。王制注同。戴震云。權之使無勝負。云伴。猶等也者。輸入義義同。云角幹既平。筋三而與角幹等也者。鄭意作爲齊等。謂角與幹平。筋又與角幹平等。即上云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三者力等。則數量亦當相稱也。然云筋三。不審其數。於義未明。且下三者並言數量。不宜於筋獨異。蓋失之。雲銑。鍛也者。治氏注引許叔重說同。彼注又以一銑爲六兩大半兩。三銑爲一斤四兩。戴震云。鍛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三鍛重一兩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案依戴說。三鍛與治氏殺矢刃重三院同。與銑異量。則一弓之膠。不過今量五錢有奇。似太少也。云邸斛輕重未聞者。漢書貨殖傳云。秦千大斗。斛。蓋斗之屬。廣雅釋詁云。斛。量也。義同說文。又釋器云。釜千曰鐘。鐘十曰斛。是斛容六十四斛。其量太大。與弓漆三斛之數不相當也。莊子田子方篇云。鈞斛不敢入於內。彼釋文云。鈞音庚。李云。六斛四斗曰鈞。司馬本作鈞斛。云。鈞讀曰終。斛讀曰庚。莊子之鈞。鈞俗不成字。其從庚。似與斛聲類同。然李頤及司馬彪並謂即鍾字。陸讀斛爲庚。司馬讀斛爲庚。又似皆謂即陶人實二般之庚。聘禮記十六斗曰鈞。注云。今文鈞爲鈞。國語魯語章注引又作庚。玉篇仁部云。廔。受十六斗。逾庚廔亦並與斛聲近。而揆之盛漆之器。爲天子之弓。量究不合。故鄭許皆不據彼釋斛也。戴震云。邸。收絲之器。斛。把漆之器。皆有量數可取則者。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材良則旬。〔疏〕爲天少也。〔疏〕子之

弓。合九而成規者。以下記弓。尊卑良敝。咥句形體之異。司弓矢文同。江永云。此言尊卑制度如此。至用弓時。自有變通。下文所言。則變通之法也。亦猶大射侯道有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以此辨尊卑。至射時。臣各射其侯。而君則三侯皆可射也。案江說是也。此段王侯大夫士以明弓良敝之衰。有此四等耳。非謂用弓者必如其等也。韓詩外傳云。夫巧弓在此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此為天子之弓。猶云為萬乘之寶矣。並詳司弓矢疏。最少。合七成規者。次之。合五成規者。又次之。合三成規者。句最多。材亦最劣。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貌。疏。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者。此即彙人所謂弓六物為三等也。士亦謂國勇力之士。三等之差。與桃氏為劍同。注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者。賈疏云。此上士中士下士。以長者為上士。次者為中士。短者為下士。皆非命士者。故鄭云。人各以其形貌大。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又隨其人。疏。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者。言為弓。小服此弓也。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又隨其人。疏。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者。言為弓。不徒據人形貌大小為之也。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言損贏濟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疏。豐肉而短者。謂其君之躬肉而庫。注云。豐猶厚也。庫猶短也。此義與彼同。云寬緩以茶者。謂其君志慮寬緩。而體舒遲也。云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者。賈疏云。此經以下說君之躬與志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庾弱者為言。安弓。謂王孤之類。強者而言。若然。危矢據恆矢。安矢據殺矢者也。江永云。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強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案江說是也。注云。言損贏濟不足者。賈疏云。明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為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忿執。是贏。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則以危矢濟之。云危。奔。猶疾也者。說文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引中之。亦為急疾。對安為舒緩。釋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云骨直謂強毅者。骨直。言骨幹挺直。其人必剛強而果毅也。周書職方篇云。強毅果敢曰剛。云茶。古文舒。假借字者。謂茶舒聲類同。古字假借通用。詳前疏。

段玉裁云。鄭君與仲師說小異。木職茶字已見。此又言者。詳略互相足也。鄭司農云。茶。讀爲舒者。先鄭前注同。此破字。與後鄭微異。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

且不深。故書速或作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疏〕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

注云。故書速或作數者。總敘注同。鄭司農云。字從速者。段玉裁云。數字義短。故從速。前文無以爲威速。司農亦不從數。云速。疾也者。總敘注同。云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者。射者躬與志慮既緩。所用弓矢又緩。則發矢無力。其行必緩而短。不能及遠。常不能中也。云中又。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愿。慙也。三疾不能深者。謂即使中。仍不能深入。亦勢緩之故。云又。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者。此明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者。不可以用危弓也。注

矢行長也。〔疏〕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者。此明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者。不可以用危弓也。注長謂過去。〔疏〕云愿。慙也者。大司寇注義同。愿中。謂矢不旁掉。適中其所射。若謹愿然。云三疾不能慙而中。注

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者。鄭意射者躬與志慮既急。所用弓又急。則發矢力太勁。其行至急而長。常越過所射之物。不能正貫而止也。然經云。莫能愿中。似當兼含大射儀所云。揚觸相復諸弊而言。鄭唯據矢行長過去爲釋。約舉以見義耳。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射遠者用執。夾與之弓。合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

弋。繳射也。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疏〕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者。與。司弓矢作庚。聲同字通。黃以周云。庚。當從外撓。來體。謂弓體內向。凡弓必兼往來兩體。而後有張弛之用。但以往來之多少爲強弱之差。此夾與。謂弓之最弱者也。云利射侯與弋者。侯蓋通梓人三侯言之。凡大射燕射實射。弓皆用夾與也。詳司弓矢疏。注云。射遠者用執

者。據上文。明此夾與曲多。亦爲執弓也。云夾與之弓。合五而成規者。此依司弓矢職作庚。以其往體多。則句亦多。即是上合五成規。大夫之弓也。云侯非必遠。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者。司弓矢注說夾庚

射。射侯云。射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故云侯未必遠。賈疏云。夾與反張多。隨曲執向外。弱。則射遠不能深。則近亦不深。故射近侯用之。論議案。鄭意上文云。凡析輪。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此夾與往體多。來體寡。即執弓也。射遠宜莫如用此。而司弓矢說夾庚以射射侯。彼注推之以爲射大侯用王弧。參侯用唐大。此夾與所射。乃

非最遠之侯。大侯參侯侯道皆遠於射侯。而射反用直弓。而不川執弓。嫌彼注義與此經上文乖謬。故此注自圓其說。

謂夾與弓反句。則材必薄而力弱。矢射物必不深。中侯時。不至太深而穿過。故可不落。欲明用夾與之執弓射最近之侯者。不取其射遠。惟取其中侯不落也。實則此射侯當通咳三侯。夾與不專射。射侯。亦非取失不落之義。鄭說非。經義詳司弓矢疏。云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者。據大射儀。鄭意因大夫士矢落不獲。故必用夾與之弓也。賈疏云。按司弓矢職云。夾弓夾矢。以授射。射侯鳥獸者。射侯鳥獸。則射侯與弋也。按彼注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據天子之臣多。如是。君用王弧射大侯。大夫用唐大射參侯。士用夾與射射侯。若然。此大夫與士同用夾與射近侯者。案鄭言此者。亦欲明大夫士皆不用直弓之王弧。取其不穿侯而落耳。蓋大夫參侯七十步。尚非甚遠。而所用唐大之弓。則比之王弧。尚為執弓。故謂同取矢不落之義。非謂大夫士同射射侯也。賈說未達鄭旨。但依經。夾與當射三侯。連於貴賤。王弧唐大並非射侯所用。鄭說亦與經義不甚合耳。云弋。繳射也者。詩齊風盧令序箋同。往體寡來體多。弋。即雖之假字。亦詳司弓矢疏。云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為與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革。謂干盾。其餘則〔疏〕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者。此王弓。謂弓之最強者也。亦兼有弧弓。云利射革與質者。賈疏云。否。即得為直弓也。云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者。謂此王弓更直於唐弓。弓直則力勁。故宜射堅。革質皆堅物。故以此弓射之。云王弓合九而成規者。以其往體寡。則句亦寡。即是上合九成規。天子之弓也。云弧弓亦然者。據司弓矢王弓弧弓同類。說文弓部亦云。往體寡來體多。曰弧。云革謂干盾者。國語齊語。定三革。韋注云。甲、冑、盾也。鄭司弓矢注云。甲革。革甲也。與此異者。干盾與甲。並以革為之。此注與司弓矢注義互相備也。云質。木槌者。司弓矢注云。樹槌以為射正。穀梁昭八年傳。以葛覆質以為槊。范注云。質。槌也。案質槌異名同物。謂以斫斬之木藉樹之以當射的。與三侯之正質異也。詳司弓矢疏。云天子射侯。亦用此弓者。鄭意合九成規。是天子之弓。又司弓矢以夾與射射侯推之。知大侯當用王弧也。今案天子射侯。亦當用夾與。不用王弧。鄭說未當。詳前疏。引大射曰。中離維綱。揚觸相復。君則釋獲。其餘則否者。大射儀文。作公則釋獲。衆則不與。鄭彼注云。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為維。揚觸者。為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相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衆當中鵠而著。引之者。證天子射侯。雖過而落。猶得釋獲。故用王弧。若他人。則當以夾與射侯。

取其矢不深中。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疏〕往體來體若一。謂者。此不言者。亦各舉一邊而言。兼有彼事可知。注云射深用直者。唐大來往體若一。雖不及王弧之強。然以較夾與。則已爲直。故得與王弧同屬直弓也。云唐弓合七而成規者。以其往來體若一。在強弱之中。即是上合七成規。諸侯之弓也。云大弓亦然者。據司弓矢。唐弓大弓同類也。引春秋傳曰。盜竊寶玉大弓者。定八年經文。云傳者。順文傾也。鄭引之者。謂彼大弓即司弓矢之大弓也。賈疏云。彼以爲陽虎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鑄質。引之者。證大弓同也。論議案。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勞者。彼注以勞者爲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若然。鄭意蓋謂周公以勤勞受賜。當授以唐大。故井以爲一與。但穀梁傳云。大弓。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公羊何注又引禮天子雕弓。雕弓即詩大雅行葦之敦弓。毛傳云。畫弓也。又引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毛云。畫弓與公羊續實亦正相應。依公穀及明堂位說。則彼大弓當爲王弧之屬。何義較鄭爲長也。大和無濇。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其次有濇而疏。其次角無濇。大和。尤良者也。深。謂濇在中。〔疏〕尤良。故無濇也。云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者。賈疏云。筋在背。角在隈。皆有濇。但深在其中。兩邊無也。云其次有濇而疏者。唐石經其下有角字。今依宋本。賈疏云。以上參之。此謂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阮元云。其次有濇而疏。疏意蒙上筋角皆有濇。是賈疏本無此角字。故經下始言角也。石經此角誤衍。案阮說是也。注唯釋角無濇爲隈裏。則經文上不云角有濇明矣。王氏訂義本。亦有角字。疑即據唐石經誤增。云其次角無濇者。賈疏云。謂隈裏無濇。簫頭及背有之。注云大和。尤良者也者。謂六材相得。弓最良善者也。云深。謂濇在中央。兩邊無也者。弓筋在表。而角在裏。中央。謂表裏之中。皆有濇。兩邊無者。弓側也。云角無濇。謂隈裏者。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故知角無濇。謂隈裏無濇。餘並有也。合濇若背手文。〔疏〕合濇若背手文者。此與下經。並明弓有濇者之形狀不同。注云應。鄭司農云。如人手背文理。〔疏〕弓表裏濇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者。言弓側表濇與裏濇相接處。若人兩手背相合。其文相應。不差戾也。程瑤田云。合手掌。空縫有疏密。惟背手之縫。則不容髮。弓合處似之。皆紋密也。鄭司農云。如人手背文理者。此直謂若人手背之文理。不爲合手。與後鄭不同。義亦得通。故附著之。

上句弓疾而不遠不及侯者也。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疏〕也。注云射深之弓也者，賈疏云，此弓三善者，按上文唐大射深，則王弧三善，亦射深可知。舉中以見上者也。云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者，上文云筋也者，以爲深也。謂非徒角幹至，兼筋又良，故得兼疾遠深三善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二二五四九)

國學基
本叢書
周禮正義四冊

每部定價大洋肆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孫 詒 讓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0

1241

000

